世 界 文 学 名 著

#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

Guy de Maupassant

【法国】居伊·德·莫泊桑

李青崖　译

李颢&李度&李庠　校补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学版制作：Jian · Tsou

#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

Guy de Maupassant

【法国】居伊·德·莫泊桑

李青崖译

李颢&李度&李庠　校补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社《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
本书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校补

# 序

莫泊桑于 1 850 年 8 月 5 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迪埃普区的一个古堡中。他的家庭是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父母亲因感情不合而分居，莫泊桑跟随母亲住在埃特雷塔。他在一间教会中学和卢昂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卢昂中学读书时，他的寄宿生代家长是路易·布耶。布耶是有名的诗人，福楼拜的同学。他给了莫泊桑许多父辈的忠告，并教导莫泊桑写诗。1 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其时莫泊桑已中学毕业，正在巴黎攻读法律，只好停学入伍，参加机动保安队作战，表现颇佳。法国战败后，他于 1 871 年回到巴黎，在海军部任小职员，后于 1 872 年转入教育部任小职员，这给了他一个冷眼观察巴黎小公务员的生活习惯和憧憬的机会。福楼拜是他母亲童年的朋友，在这期间积极指导他从事创作，并介绍他结识文艺界的许多作家。福楼拜教导他：必须显示出自己的独创性；必须直接接触真实并从中挖掘出未经发现的东西；蔑视吹捧；抨击市侩的偏见；努力寻找只适合于表达某一事物特点的特定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艺术是长期耐心坚持不懈的结晶。莫泊桑对于这些简单明确的原则信守不渝，这对他日后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在 7 年中，莫泊桑写过诗歌、剧本，写过一些有病态和恐怖倾向的短篇小说。福楼拜每篇都给他批改和提意见。莫泊桑在学习当作家的同时不忘娱乐，他喜欢郊游和划船，锻炼得身体结实，肌肉发达。可是，从 1 876 年起，他就犯心脏病和剧烈的头痛，使他对人生经常感到悲观失望。

左拉于 1877 年发表《小酒店》以后，高举着自然主义的旗帜，成了这个文学新流派的领袖。当时有 5 个信奉自然主义的青年作家，其中也有莫泊桑，经常聚集在左拉的圣乔治街的寓所里谈天论地，嘤鸣求友。后来地点改为巴黎近郊左拉的梅塘别墅里。1879 年夏天，他们商定以 1 870 年普法战争为背景，6 个人各写一篇短篇小说，集成一集出版，书名就叫做《梅塘晚会集》。莫泊桑写的就是《羊脂球》。这本集子于 1880 年出版以后，《羊脂球》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莫泊桑也从自然主义作家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从此以后，莫泊桑辞去公职，成为专业作家。从 1880 年到 1891 年，他一共写了约 300 篇短篇小说和 6 部长篇小说。

起初，莫泊桑受到《羊脂球》成功的鼓舞，继续写一些短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然后集成集子出版，其中左拉和福楼拜的影响有时是颇为明显的。后来莫泊桑逐步树立了自己的美学观，采取了与自然主义迥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消除了别人的影响，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变成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题材也改为描写家乡的农民为主。成了名作家以后，莫泊桑富有了，经常出外旅行，漫游地中海。频繁的社交应酬，使他的视野开阔了。从 1883 年起，他发表了《一生》(1883).《俊友》(1885),《温泉》(1887),《彼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我们的爱情》(1890)，这些长篇取材多数是上层社会，注意力也集中到分析病态心理上去，这是莫泊桑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莫泊桑的健康逐步损坏，起初是神经痛，后来加上视觉模糊和血液循环障碍，使他经常烦躁暴怒。他的一个弟弟患精神病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的打击尤大。1891 年末，他自己也被确诊为精神病，被送进一个私人医生开设的疗养院，住了 18 个月后死亡，神志始终没有清醒过，时年 43 岁。

莫泊桑的出现，在法国文坛通常被比喻为一颗流星，来时光芒四射，但短短十年，转瞬即逝。足以使莫泊桑永垂不朽的，是他的约 300 篇短篇小说。莫泊桑首先用简洁的手法，三言两语就确定了他的短篇小说的背景：农舍的院子，集市广场，公园，火车车厢。接着安置他的人物：农民、小职员、有产者；只要强调一下外貌的某些特点，习惯的手势，几句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方言，就足以使主角栩栩如生。然后展开故事情节，内容相当简单：钓鱼或者打猎，乡间或巴黎的一段社会新闻；可是过不多久意外的事故就发生了，使情节很快就走向结局，这结局往往是悲惨的，但作者仍然声色不动，保持叙述者的冷静。莫泊桑的高超的

写作技巧，语言的出色的准确和简洁，使他与世界文坛上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齐名，他们是：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奥·亨利。当然，他的短篇小说的思想性是不无轩轾的。

莫泊桑是五四运动以后首批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作家之一，而第一个用白话文翻译莫泊桑著作的是李青崖先生。

李青崖于 1886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他的在浙江做官的祖父李幼梅思想比较开明，送他到上海震旦书院攻读法语。1907 年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费，到比利时攻读采矿，留欧 6 年，于 1912 年回国。初期曾在河南与山西的铁路与矿山中工作，后来转入教育界。曾任同济大学附中校长，其后相继在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处讲授法国文学。1921 年他参加了由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开始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其主将沈雁冰说过，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是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二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他推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向国内文坛推荐了 21 位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就有莫泊桑。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翻译作品，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文学，给我国新文学运动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李青崖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数量众多，陆续出过几本选集。此外，他还译过法朗士、福楼拜、左拉、大仲马等名作家的作品。李青崖同其他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都是当时推动历史进步的先进人物，值得我们崇敬。

我同李青崖先生见过两次面。两次都在翻译家韩侍桁家里。一次他与韩侍桁对饮，一次与韩侍桁对奕（围棋）。在谈话中我知道他仍在翻译莫泊桑的小说，我觉得他几十年如一日，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如今已达耄耋之年，仍在继续这项工作，真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了使中国读者得以目睹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全貌，在一生中曾多次设法出版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而未果。1926-1927 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出全集，只出了三册就因北伐战争而中断。1928 年与上海北新书局签订了出版莫氏短篇全集的合同，近 2 年中出版了 9 册，以淞沪抗日战争后北新书局倒闭而终了。1938 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再出，只出版了两册，又因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而夭折。解放后多次出过选集，全集则始终未出。六十年代开始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与老先生订了口头协议，准备出版莫氏全集。老先生认为数十年来夙愿将可得偿，为此兴奋万分，不顾近八旬高龄，昼夜埋头苦译。至 1966 年中，已基本完成。谁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浩劫，老先生本人被斗，家里的中外文书籍及手稿十之八九被抄走。尽管本人受到如此严重打击，外国文学又遭到一片斥责声，老先生仍念念不忘莫氏全集，每到夜深入静，总到走廊里，在堆放在那里的剩余书稿中，逐页翻阅，希望能找到自己付出全部心血的译稿。到了 1969 年，终因心力交瘁，与世长辞。遗恨是未能亲眼见到莫氏全集出版。

1976 年拨乱反正，发还文革中没收的书稿。老先生的子孙们在徐家汇天主堂一间昏暗的陋室内，从千万本没收的私人藏书中，找出了老先生的书籍和莫氏全集译稿。这真是奇迹！一套灌注了老人毕生精力的书，经过如此曲折的道路才能同读者见面，我想是弥足珍贵的吧。

郑永慧 1991 年 3 月于北京

# 目录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 - 1 -
序 - 3 -
目录 - 5 -
第一卷 - 11 -
戴家楼 - 11 -
那些墓碑 - 28 -
水上 - 34 -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 37 -
在家里 - 51 -
西孟的爸爸 - 68 -
一次野餐的故事 - 74 -
啊，春天 - 81 -
保罗的女人 - 85 -
蜚蜚小姐 - 96 -
拔蒂士特夫人 - 103 -
痿症 - 107 -
玛珞伽 - 111 -
那块柴 - 116 -
圣骨 - 119 -
床 - 123 -
是我疯了吗 - 125 -
警醒 - 128 -
诡计 - 131 -
骑马 - 134 -
爱情的语言 - 139 -
巴黎历险记 - 142 -
两个朋友 - 146 -
那个小偷 - 151 -
圣诞夜餐的故事 - 154 -
替工 - 158 -
半夜餐 - 161 -
月色 - 165 -
一场政变 - 168 -
狼 - 174 -
那个孩子 - 178 -
圣诞节的故事 - 182 -
霍尔唐司女王 - 186 -
宽恕 - 191 -
圣米歇尔岛的传说 - 195 -
为少年守节的孤孀 - 199 -
窑姐儿 - 202 -
珠宝 - 205 -

鬼神出没 - 210 -
那扇门 - 215 -
那位父亲 - 218 -
莫艾隆 - 221 -
我们的书信 - 226 -
黑夜（梦魇） - 229 -
山鹬 - 232 -
莫兰那只公猪 - 234 -
女疯子的归宿 - 242 -
比埃洛 - 244 -
曼律舞 - 248 -
恐慌 - 251 -
诺曼第式的闹新房 - 255 -
木鞋 - 258 -
修理椅子的妇人 - 262 -
海上 - 267 -
遗嘱 - 271 -
在乡下 - 274 -
公鸡已经报晓 - 280 -
一个儿子 - 283 -
圣安端 - 289 -
施乃甫的历险 - 294 -
一个诺曼第人 - 299 -
第二卷 - 304 -
密斯哈列蒂 - 304 -
遗产 - 316 -
德尼 - 358 -
那头驴子 - 363 -
田园小曲 - 370 -
绳子 - 373 -
堂倌，来一大杯！ - 378 -
洗礼 - 382 -
懊恼 - 386 -
我的茹尔叔 - 390 -
旅途上 - 395 -
蛮子大妈 - 399 -
洪多丽家的姐妹们 - 403 -
女房东 - 422 -
小酒桶 - 426 -
他 - 431 -
我的索斯登舅舅 - 435 -
安德烈的病痛 - 441 -
恶面包 - 444 -
吕诺太太的案件 - 448 -
一个聪明人 - 452 -

雨伞........................................- 456 -
门栓........................................- 461 -
邂逅........................................- 464 -
自杀事件........................................- 469 -
勋章到手了........................................- 472 -
姹荔........................................- 476 -
波宜发司老爹式的命案........................................- 483 -
蔷薇........................................- 487 -
父亲........................................- 491 -
招供........................................- 498 -
首饰........................................- 502 -
幸福........................................- 508 -
老人........................................- 513 -
懦夫........................................- 519 -
醉汉........................................- 525 -
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 529 -
宝贝........................................- 532 -
手........................................- 535 -
乞丐........................................- 539 -
杀父母的人........................................- 542 -
小家伙........................................- 546 -
企鹅岛........................................- 550 -
通布图这个人........................................- 554 -
真的故事........................................- 559 -
伤逝........................................- 563 -
回忆........................................- 565 -
临终的忏悔........................................- 570 -
端恩........................................- 573 -
巴襄斯那个朋友........................................- 580 -
两性人........................................- 585 -
髭须........................................- 587 -
嫁奁........................................- 590 -
第 29 号病床........................................- 595 -
保护人........................................- 604 -
庞拔尔........................................- 607 -
那一绺头发........................................- 611 -
孟其来大爷........................................- 615 -
壁橱........................................- 620 -
第十一号房间........................................- 624 -
俘虏........................................- 629 -
我们的那些英国人........................................- 637 -
罗热的办法........................................- 643 -
那份忏悔书........................................- 646 -
人妖之母........................................- 650 -
萨波的忏悔........................................- 654 -

第三卷 - 662 -
巴仑先生 - 662 -
裴洛姆老板身上的怪物 - 686 -
出售 - 693 -
不知姓名的她 - 698 -
知心话 - 702 -
那一场不幸的洗礼 - 706 -
轻率 - 709 -
一个疯子 - 715 -
村里的法庭 - 719 -
头发别针 - 722 -
那群山鹑 - 727 -
车厢里的故事 - 732 -
必定如意 - 736 -
发现 - 741 -
寂寞 - 745 -
床边协定 - 748 -
矮小的兵士 - 754 -
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 - 759 -
败绩 - 769 -
疯了吗 - 774 -
模特儿 - 778 -
子爵夫人 - 783 -
一桩买卖 - 787 -
凶杀犯 - 791 -
马尔德茵 - 794 -
宵游 - 798 -
忏悔 - 804 -
离婚 - 809 -
报复 - 815 -
一个妓女的漂泊史 - 823 -
窗子 - 827 -
苡威荻 - 831 -
归来 - 894 -
弃儿 - 900 -
上校的意见 - 907 -
散步 - 911 -
穆罕默德一弗利布依 - 915 -
看守人 - 921 -
柏斯 - 927 -
狂人日记 - 933 -
爱情 - 949 -
潭 - 953 -
铃子大妈 - 957 -
富墨罗侯爵坟前的悼词 - 960 -

信号 - 966 -
魔鬼 - 970 -
那一顿年夜饭 - 976 -
林子里的逸事 - 987 -
一家人 - 990 -
友人约瑟 - 994 -
高山小客店 - 997 -
流浪人 - 1005 -
阿鲁玛——沙漠之恋 - 1014 -
霍多父子 - 1031 -
鄱瓦代尔 - 1041 -
传令兵 - 1047 -
兔子 - 1049 -
一夕 - 1056 -
那些别针 - 1067 -
菘先生 - 1072 -
密约 - 1078 -
海港 - 1082 -
亡妇 - 1088 -
第四卷 - 1092 -
无益的容貌 - 1092 -
橄榄田 - 1106 -
蝇子姑娘 - 1126 -
溺死的人 - 1132 -
验证 - 1137 -
面具 - 1144 -
一幅肖像画 - 1149 -
残废者 - 1152 -
修女院长的二十五法郎 - 1156 -
一件离婚案 - 1160 -
谁知道 - 1163 -
小珞格 - 1171 -
那条破船 - 1192 -
隐士 - 1199 -
珍珠小姐 - 1203 -
珞莎丽·白吕唐 - 1213 -
关于猫 - 1216 -
得救了的女人 - 1220 -
帕里士夫人 - 1224 -
许丽乐曼 - 1229 -
阿玛伯勒老爹 - 1235 -
羊脂球 - 1249 -
椰汁，椰汁，清凉椰汁 - 1271 -
施圣水的人 - 1273 -
那只剥了皮的手 - 1276 -

拉雷中尉的婚姻........- 1279 -
米龙老爹........- 1282 -
一个春天的晚上........- 1286 -
盲人........- 1289 -
点心........- 1291 -
牧童坡........- 1293 -
旧物........- 1296 -
磁感作用........- 1298 -
科西嘉的绿林好汉........- 1300 -
守灵之夜........- 1303 -
梦........- 1305 -
一个女人的自白........- 1307 -
月光........- 1309 -
激情........- 1312 -
信简........- 1316 -
女人的诡计........- 1319 -
依芙林·沙莫艾........- 1323 -
警告式的呼声........- 1326 -
孤儿........- 1330 -
乡村小贩........- 1335 -
等待........- 1340 -
在死人身边........- 1347 -
新年礼物........- 1350 -
恶作剧........- 1355 -
佃农........- 1358 -
休矣........- 1363 -
一场决斗........- 1368 -
从前........- 1371 -
溺死者身上的信........- 1374 -
我的二十五天........- 1377 -
初雪........- 1382 -
拉丁文的问题........- 1388 -
花房........- 1395 -
拘挛病患者........- 1399 -
巴黎一夕........- 1403 -
报应........- 1411 -
令人发疹的事........- 1415 -
后记........- 1420 -
编后记........- 1421 -
拾遗........- 1422 -
亚历山大........- 1422 -
一位巴黎市民的星期天........- 1424 -
补记........- 1450 -

# 第一卷

## 戴家楼

### 一

每天夜间 11 点光景，大家总到那地方去，简单得如同上咖啡馆似的。

他们在那地方碰头的一共有七八人，始终就是那么几个，然而都不是什么放浪之徒，却是体面的人，商人，市区的少壮派；他们来喝他们的修道院药酒①，一面和那地方的姑娘们胡调一会儿，或者和女东家，大家所敬佩的“马丹”②来恭恭敬敬谈点儿话。

①是一种由法国某处修道院创始浸制的药酒，素为社会珍视的滋补品。

②法语对于妇人表示敬意的称呼是“Madame”，一般译做“夫人”或者“太太”是适合的；但在此篇则否，所以用音译译作“马丹”；本集其他各篇中亦同。

随后，顾客在 12 点以前都回去休息了。而少壮派却有时候蹲着不走。

这一家店是有家庭意味的，局面很小，漆成黄颜色，正在圣艾坚堂后面一条小街的角落里；然而从店里窗口儿上，却望得见河里那个满是卸货船只的港内碇泊区，那片被人称为“永保”的大盐田，以及后面圣女山的坡儿和坡儿上那座颜色全是灰黑的古礼拜堂全景。

那位马丹原是欧尔州一个农村里的好人家女儿，从前她完全如同开女帽店或者内衣店似地接受了现在这种职业。至于肯定卖淫这种行业是丢脸的那种偏见，在城市里原是那样激烈和那样固执的，然而在诺曼第的农村里却不存在。农村里的人说：“那是一件好生意。”于是派了自己的孩子去经营妓院，俨然像派他去领导一所女生寄宿学校一般。

这家店并且还是从遗产得来的，从前的业主是一位年老的舅父。马丹和她的丈夫原是伊弗朵附近的小客店的东家，他俩当年断定斐冈的买卖对他们有利益得多，立刻就顶掉了小客店；接着，他们两夫妇在某天早上到了斐冈，就接收了这个因为无人经理陷入危机的买卖管理权。

这本是两个立刻使得邻居和他们的店员爱戴的正直人。然而两年以后，马丹的丈夫因为脑充血死了。原来他这个新职业早把他牵到了筋骨发软的无事可做的状态里，他久已变成了很胖的人，这胖身体终于断送了他的生命。

马丹自从寡居以来，徒然受到店里的长期顾客的渴慕；但是旁人说她是绝对谨慎的，并且那些受餐宿供给的姑娘们也绝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什么。

她是高大的，丰肥的，和蔼的。她住在这所整天关门的晦暗房子中间．皮肤变得苍白，真像是在一片肥油的浮光之下发亮。一层薄薄儿像是新生而又烫过的假发绕着她的额头，于是给她造成了一种和她体格的圆熟不很调和的少妇姿态。她总是快乐的，脸庞儿是镇日开朗的，她很愿意诙谐，不过还带着一种没有被这种新职业所消耗的谨慎风度。那些伧俗的字眼儿是始终教她感到有些刺耳的；并且遇着一个不识礼貌的年轻人用合乎事实的名称来称呼她所主持的商店的时候，她就愤然生气了。总而言之，她的头脑是高雅的，尽管把自己店里的姑娘们全都当作朋友看待，她却毫不牵强地老是说自己和她们不是从“同一个篮子里”出来的。

偶尔，在星期日以外，她领着她的队伍中的一部分坐上租来的车子出游；并且到那条在伐孟山的峡里流着的溪河边儿的草地上游戏。于是这就是种种逃学孩子式的玩意儿了，种种狂乱的赛跑了，种种儿童式的游戏了，整个儿是一套被新鲜空气所陶醉的幽居者的快乐。大家在草丛里嚼着熏腊的冷肉，一面喝着苹果酒，直到日落的时候才带着一种美妙无穷的疲倦，一种甜蜜的柔软感觉回家；大家在车子里，把马丹当作一个温良宽大的好母亲吻着。

这家店有两个出进的口子。在角儿上开着的是一种情形暖昧的小咖啡馆的门，那要到傍晚时候，才有小市民和海员来光顾它。两个女店员负责本店的这项专有买卖，特别派作应付这一部分顾客的要求。她们的助手是一个名叫弗里兑力的男工，一个强健得象牛一般的淡黄头发没有胡须的矮子。她们在那些摇晃不定的大理石桌上给顾客们伺候着大杯的葡萄酒和成瓶的啤酒，并且把臂膊搭在喝酒者的项颈上，把身子斜坐在他们腿上来推销这种消费品。

其余 3 个（她们一共只有 5 个）形成了一种贵族阶级，专门伺候楼上的顾客们，除非楼下需要她们帮忙而且楼上已经客散，她们是不下楼的。

楼上的座儿叫做茹彼德沙龙，专门为当地的资产阶级聚会之用，墙上糊着蓝纸儿，画着茹彼德的爱人蕾佗躺在一只天鹅的肚子底下。这沙龙有一条螺形梯子，沿着梯子走下去就是一扇并不惹人注目的临街的小门，门上的花格子里面点着一盏通宵不熄的小风灯，正像某些城市还点在那些嵌入墙里的圣母像前的小风灯一样。

这所潮湿而陈旧的房子教人嗅到点儿霉气。偶尔，一股科洛臬花露水的味儿在过道里飘着，或者楼下一扇半开的门把楼下顾客们的粗俗叫唤像一声霹雳似地传上来，使它在整个儿一所房子里激响，于是在楼上的先生们都把嘴巴略略撇一下，来表示他们是心情不安的和感到厌恶的。

马丹同着她那些朋友一样的顾客们是不拘形迹的，从不离开沙龙，留心于种种被他们传来的本市风声和消息。她的庄严的言论，可以使三个娘儿们的胡言乱语转变方向；尤其某些个别的大肚子顾客每晚总来陪着妓女们喝一杯，他们利用这种冠冕而平凡的放浪行为尽兴地轻薄诙谐，可是马丹一发言，他们也就沉默了。

楼上那三个贵妇人名叫飞尔南荻，拉翡儿，和绰号“驮马”的乐骚。

店里的人选是经过考虑的，从前有人极力使她们之中的每一个都算得是一件样品，一件女性典型的样品，使得任何顾客能够在这店里，至少差不多都有法子实现各人的理想。

飞尔南荻代表金黄头发的美人，很高很高，胖得几乎近于臃肿，脾气柔和，农村的女儿，一脸无法消除的雀子斑，一头淡得几乎没有颜色象是理好了的苎麻般的短发．不大盖得满她的头颅。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到各处海口跑码头的老油子，充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人的角儿，瘦瘦的，鼓着一副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子。她那头用牛骨髓擦得通亮的黑头发在两鬓卷成钩形。她那双眼睛本是美的，倘若右边那一只没有眼翳。她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压着一条颇为发达的上牙床，在那儿有两粒新装的牙齿在下牙床的那些牙齿旁边显出痕迹，那些旧的牙齿已经用得太久了，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相似。

驮马乐骚是一个肚子大而腿子细的小肉球儿，从早到晚用一种发嗄的声音，轮流地唱着种种放荡不羁的或者富于感伤的曲子，谈着种种没有结局的和毫无意义的故事，仅仅只为着吃饭而停止谈天和只为着谈天而停止吃饭，虽然脂肪过多而肢体细小，她却轻捷得像松鼠一般整日绝不休息；并且她的笑声像一道声音尖锐的瀑布，不管是这儿，是那儿，在卧房里，在搁楼里，

在楼下客座上，可以无缘无故连续不断地爆发起来。

楼下的两个娘儿们，露绮思，绰号“老母鸡”，而佛洛娜，因为略略有些儿跛，被旁人称为“跷跷板”，前一个系着一条三色腰带，一直装束得像个自由神，后一个装束是假想的西班牙式的，她在头发丛里挂着许多铜的圆片儿，跟着她一高一低的步儿摇晃，她们都像是两个穿上奇装异服来过嘉年华狂欢节的厨娘。她

们正如民间一切娘儿们一样，既不更丑，也不更美，真是道地小客店里的女招待；在码头上，旁人用“两条唧筒”的绰号来称呼她们。

仗着马丹的善于调解的智慧和她的从不枯竭的好脾气，这五个娘儿们之间只存着一种含着妒意的和平而很少什么骚动。

这种在小城市里的独家买卖是不断地有人出入的。马丹早知道把这店子装成了像样的外表，而自己对于全部的顾客显得那样和蔼和那样亲切，她的心地厚道是非常著名的，所以人都对她抱着一种尊敬的观念。那些长期的顾客为她花了钱，在她向他们表现一种比较明显的亲热时，他们都认为胜利；并且他们在白天做买卖相遇的时候，一定互相说道：“今天晚上，在您知道的那个地方会面，”正同我们说：“上咖啡馆，可对？夜饭以后。”

总而言之，戴家楼是一个好地方，很少有什么人不去赴那儿的日常的约会。

谁知在五月底的某一个晚上，第一个上门的顾客布兰先生，木材商人和前任市长，竟发现那扇小门是紧闭的。花格子里面的那盏小风灯简直没有一点儿光；那所像是死了的房子里面没有一点儿声息传到外面。他敲门了，开初是从从容容的，以后，多用了一点儿的气力，仍旧没有一个人答应他。于是他用慢慢的步儿向着街道的坡儿上走去，后来，走到菜市广场，他碰着了那位正要向同一地点走去的船行经理杜韦尔先生。他们一同折回那地方去，成绩也并不见佳。但是一阵大的喧嚷忽然在他们很近的处所爆发了，于是他们绕着这所房子走了一周，以后才望见一大群的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正在挥着拳头撞击这咖啡馆的那些放下了的活动木板帘。

为着使自己避免麻烦，这两个资产阶级立刻都逃走了：但是一声轻轻的“喂”止住了他们：这是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在认清楚他们之后和他们打的招呼。他们把事情告诉了他，对于他，这消息是不快活的，本来他是娶了亲的，而且又有了子女，行动不便，只能够在星期六到戴家楼来，他用拉丁话说是“为着力求安全”；而实际上却是一句隐语：因为他的朋友波尔德医生曾经把卫生警察制度的周期检查的日子告诉了他，他利用这种消息给自己规定了夜假。这一天正是他的夜假之期，而在这情形之下竟要耽误他整整的一周了。

这 3 个人向着碇泊区转了一个大弯，在路上遇见了年轻的斐礼卜先生和班贝斯先生，前一个是银行家的儿子，戴家楼的老主顾，后一个是本地的税务局长。于是全体又从犹太人街走回来，目的是再去作最后的一试。但是那些愤不可遏的水手们正包围了这所咖啡馆，对着它扔石头，一面直嚷；于是这 5 位属于楼座的顾客都赶紧退回来，开始在各处的街道上荡着。

他们还撞见了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随后又撞见了商业法庭的审判员华斯先生；一个远距离的散步开始了。最初他们走到了防波堤上。他们在石栏杆上并排坐下来，瞧着浪花卷动。浪头上的泡沫在黑影里形成了许多发光而一现即隐的白痕，海波触着岩石的单调噪音在夜色中沿着整座悬崖响动。在这几个发愁的散步者待了一会儿之后，都仑伏先生发表意见了：

“这真扫兴。”

“扫兴，的确，”班贝斯先生接着说。

末了，他们提着小步儿都走开了。

走过了那条摊在坡下被人称为“林下”的街，他们就从“永保盐田”的木桥上走回来，经过铁路附近，重新又到了菜市广场，这时候，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和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正谈到了一种可作食品的鲜菌，因为他们两人中间有一个肯定已经在附近寻着了这东西，于是就突然起了一番争执。

人心都由于烦闷变成愤愤的了，倘若其余的人不来调解，他们也许因而竟会动起武来，所以怒气冲天的班贝斯先生退出去了：然而一个新的争论又在前任市长布兰先生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之间发生了，主题是税务局长的薪水和他能够为自己创造的财源，种种侮辱性的言语雨点似地从双方口里洒出来，这时候，陡然爆发了一种像暴风雨一样骇人的喧嚷，接着那群懒得在一家关了门的咖啡店外面徒然空等的水手们涌到广场上来了。他们排成对儿挽着臂膊，组成一道长的行列，并且怒气冲天似地咒骂不停。

这一群资产阶级都在某一家的大门底下躲着，那些狂吼的群众对着修道院的那个方向走了。经过颇为长久的时间，还听得见那阵喧嚷如同去远了的雷声一般低下去；最后才恢复了沉寂的气象。

彼此愤然相攻的布兰先生和巨布伊先生，没有互相道别就朝各自的方向走了。

于是其余的 4 个人又重新提起了步儿，并且本能地再由下坡道儿向着戴家楼走去。店呢，始终是关着的，静寂无声的，不可进去的。一个安静而顽固的醉汉，轻轻儿敲着这咖啡馆的前门，随后又停住不敲而用低声叫着堂倌弗里兑力。他看明白绝没有谁答复他，于是打定主意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来等候变化了。

这些资产阶级正要退下来，这时候那一群闹轰轰的海员们又在街口出现了。法国水手们狂吼着《马赛曲》，英国水手们狂吼着《大不列颠国歌》。发生了一阵向着墙壁直扑的全体冲锋，随后那些粗蠢的家伙的浪头儿再向着堤岸扑过去，于是这两国的水手就在那地方爆发了一场斗争：在喧嚷之中，一个英国人被人打断了臂膊，一个法国人被人打破了鼻梁。

那个留在门外边的醉汉，现在如同倔强的孩子或者酒鬼似地哭起来了。

末了，这些资产阶级也都散了。

慢慢儿，安宁的气象又回到这个被人打搅过的城市上面了。不时一阵浮起的人声从某一处传到另一处，随后就在远处消失了。

有一个人始终单独荡着，那是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他因为要等候下星期六而伤心了；并且希望有偶然的机会，这偶然的机会在旁人固然莫名其妙，在他自己也没有法子了解；他认为警务当局听凭一所归他们监视的公用商店关门是教人非常生气的。

他又转到那地方去了。四处窥探，搜索种种理由，末了他望见防雨板上粘着一张大的纸儿。他很快地划燃了一枝蜡烛火柴①，于是看明白了这样几个笔迹不匀的大字：因为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①这是一种非常纤小的蜡烛，烛心的头儿和火柴相连；在手电筒尚未产生的时代，这东西

在法国是很流行的。

很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了，于是他走开了。

那个醉汉现在睡着了，直挺挺地拦着那张恕不招待的门躺着。

第二天，所有的熟客，一个跟着一个，在臂膊下面夹些纸头，假装有事的样子走过这条街，并且每一个人都偷偷地来读这张神秘的启事：“因为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 二

马丹娘家的姓是里韦，她有一个以细木匠为业并且有家小的兄弟，他名叫约瑟甫，住在他们的故乡欧尔州的味乡。马丹从前在伊弗朵开小客店的时候，曾经负担了这兄弟的女儿举行受洗礼的开销，她给这侄女取的教名是康司丹丝。这个细木匠是知道姊姊境况不坏的，他并没有忘了她，尽管双方都因为受了职业的牵制而且居住的地方相距又远弄得不能够常常碰头。但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快有十二岁了，这一年决定教她去第一次领圣体，所以他握住了这个接近的机会，写了封信给他的姊姊，说是这场礼节的开销完全要靠她。本来他们父母早已死了，她不能拒绝这种为了她的侄女而起的要求；因此答应下来。他的兄弟，更一心指望由于这种拉拢的效力可以教姊姊立一个有利于这个女孩子的遗嘱，因为马丹原是没有子女的人。

他姊姊的职业绝不妨害他的廉耻心，并且，尤其是当地谁也不知道什么。有人谈到了她仅仅说：“马丹是斐冈的一个资产阶级妇人，”这话就任凭旁人揣测她能够靠年息过活了。从斐冈到味乡，大家至少算它是二十法里；而赶一段二十法里的路程，在农村老百姓的观念里竟比一个航海人之超越大西洋还要费事。味乡的居民从没有越过卢昂市；而又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斐冈的居民走到味乡去，味乡是一个埋没在平原中间的五百来户人家的小市镇，而且又属于另外一州。结果彼此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了。

但是，领圣体的季节近了，马丹感到了很大的困难。她没有什么可以帮着照料买卖的人，所以即令把自己的店子仅仅放任一天，她也放心不下。因为楼上的贵妇人和楼下的，这两者之间的种种竞争必然会爆发；此外，弗里兑力一定会喝醉，喝醉了，他可以毫没来由地得罪人。到末了，她决定随身携带自己的全部人员，至于那个男工，她给了他假期，直到第三天为止。

这个兄弟得到了消息，一点儿也不反对，并且自愿供给这全部道伴住宿一宵。所以，星期六早上，八点钟的快车，在二等客车的一个车仓①里运走了马丹和她的全部道伴。

①在十九世纪，欧洲铁路上的客车大多数用车仓(Le Compartiment)分配客座，每一客车横隔为若干车仓，彼此互相隔绝，不似现代客车之有直贯全车的过道，每一车仓左右各有一扇半截装了玻璃的门，门下均有踏脚板两级以供出入上下之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行程较短的铁路交通上，仍旧有此种分仓的客车。但我国素未用过。

由开车之后一直到白时乡，她们都没有遇到同仓的旅客，所以噪聒得像是一群喜鹊了。但是在白时乡却上来了两夫妇。男的呢，一个乡下老头儿，披着一件蓝布罩衫，领子发皱，宽大的袖子在手掌边收得紧紧的，绣上些儿白花做装饰；顶着一顶古式的平顶高帽子，四周的丝繻变成了红不红又黑不黑的，活像是一圈倒竖的毛；一只手抓着一柄绿的大雨伞，另一只手挽着一只很大的篮子，篮口露出三只鸭子的神色惊惶的脑袋。女的呢，一身硬挺挺的全是村庄式的打扮，有一副母鸡一样的面貌，带着一条鸡喙样的钩子鼻梁。她坐在她男人的对面，因为插在一个这样漂亮的团体中间，一直不敢动弹。

而事实上，在车仓里真有一片颜色鲜艳得夺目的光彩。马丹全身从头到脚都是蓝的，蓝缎子的，披着一条红的，耀眼的，闪光的法国仿制羽纱的大围巾。飞尔南获包在一条苏格兰式的裙袍里喘气，裙袍的腰身原是靠着女伴使劲才缚好的，所以托起了她的本来颤动的胸部，使它变做一对像是包在布囊里的流质一般始终摇荡不停的山峰。

拉翡儿戴着一顶翎毛帽子，像是一只满是鸟儿的鸟窝，穿着一套洒金的青莲色衣裳，的确是有一点适合于她那副犹太女人面貌的近东装束。驮马乐骚配着身上那条宽边镶滚的玫瑰色短裙，竟像是一个过于肥胖的孩子，一个肥胖的侏儒；至于“两条唧筒”的装束都奇怪得像是从古老窗帏中间剪下来的，上面的图案枝叶纷披，都是十九世纪法国王室复辟时代的产物。

自从车仓里不单是自己几个人以后，这些贵妇人立刻表示了一种庄重的神情，并且开始谈起许多高超的事情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在鄱培克的车站，上来了一个蓄着金黄大胡子的先生，他戴着许多金戒指和一条金链子，在自己座位的顶上放了好几个用漆布包成的包裹。他现出了一种滑稽家的和天真孩子的神情。

他施礼了，微笑了，并且轻松地发问了：

“这几位马丹调换防地吗？”

这问题在道伴里投下了一种使人感到尴尬的惭愧。然而马丹却终于恢复了庄重的神情，于是，为着争回集团的体面，她干脆地答复道：

“您很可以讲点儿礼貌!”

他告罪了：

“请您原谅，我本想说调换修道院哟。”

马丹找不着什么有待答辩的理由，或者也许是满意于这种纠正，于是闭紧了嘴唇一面表示了一个庄重的敬礼。

这时候，这位坐在驮马乐骚和乡下老头儿之间的先生样的人，开始对着那三只从篮子里伸出脑袋的鸭子挤眉弄眼了；随后，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引动了他的观众的时候，就动手来格支这些鸭子的脖子，一面对它们发表许多滑稽言词来替大众解闷：

“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小池塘！关！关！关!．为的是去认识小铁叉和火光！关！关！关!”

这些可怜的家禽都扭开自己的脖子去逃避这种温存，使出可怕的气力，想从这个柳条的监狱里逃出来；后来忽然三位一体地迸出一阵表示危迫和伤心的叫唤：“关！关！关！关……”这时候，一阵狂笑在这些娘儿们之间爆发了。她们俯下了身子向前伸着去看；大家发痴似地对于这些鸭子发生兴趣了；而那位先生格外加倍使出了他的聪明而又啰嗦的手段。

乐骚也来参加了，她从她邻座旅客的腿子上面俯下了身躯，吻着这三个牲口的脑袋。立刻每一个姑娘都要依次来吻它们了；于是那位先生就让她们坐在自己的膝头上，颠着她们，拧着她们；陡然一下和她们用“你”字来做称呼了。

那两个比他们的家禽更为惶骇的乡下人，都愣着迷惑了的眼睛不敢动作一下，他们那种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微笑，没有一点儿颤动。

于是这位本以推销货物为业的先生，用闹着玩儿的手段提议拿几条吊裤子的背带送给这些贵妇人，接着就从包裹之中取下了一个打开了它。这原是一种诡计，包裹里装的是许多袜子吊带。

这些吊带，有些是用蓝绸子做的，有些是用粉红绸子做的，有些是用大红绸子做的，有些是用紫绸子做的，有些是用青莲绸子做的，有些是用闪光的红绸子做的，都有一副用两个互相搂着的镀金爱神镶成的金属圈子。这些姑娘们都欢喜得叫起来了，随后都仔细观察这些样品，显然又被女性接触一种装饰物件的天然慎重态度所拘束了。她们用眼色或者耳语来互相询问，也同样互相答复。而马丹呢，她摆弄着一双橙黄色的，舍不得丢下，这一双比其余的宽大些儿也庄严些儿：的确是女掌拒的袜子吊带。

这位先生怀着一种念头等着，他说道：

“快点儿，我的小猫儿，应当试试这些东西。”

于是起了一阵风浪似的惊喜之声，接着，她们如同害怕什么强暴行为似地绷紧了自己的裙子。他呢，从容不迫地静候他的时机。他高声说道：

“各位不爱，我包好就得了。”随后又狡猾地说：“我可以送一副给那些来试吊带的，听凭自己挑选。”

但是她们都不愿意，很庄严，都重新竖直了自己的身子。然而“两条唧筒”因为他更换了提议像是都很扫兴了。尤其跷跷板佛洛娜，她受了欲望的压迫，明显地有些迟疑。他催促她了：“快点儿来，我的孩子，拿点儿勇气出来吧；拿去吧，这双青莲色的，它和你的衣裳很配得上。”这一来，她打定主意了，于是，撩起了自己的裙袍，露出了那两条勉勉强强箍在粗纱袜子里面像牧童一样的粗腿子。这位先生弯下了身子，在她的膝盖下边儿扣好了吊带的圈子，随后又扣好了上边儿；接着轻轻地搔着这姑娘，使得她突然缩着身子一面迸出几声轻微的叫唤。到了系好了的时候，他送掉了这双青莲色的，又问：“轮到谁？”大家齐声叫着：“轮着我！轮着我!”他从驮马乐骚着手了，因为她摆出了一双臃肿得不成形状的东西，那么滚圆一段儿，没有看见踝骨，正是拉翡儿所谓的“腿子香肠。”飞尔南荻身上那两根健壮的柱子教这推销员目骇神移，她是受着了他的赞美的。至于犹太美人那双枯瘦胫骨就没有多少成绩了。老母鸡露绮思闹着玩儿，把裙子罩在这位先生的脑袋上，于是，马丹为了制止这种不成局面的恶作剧，只好来干涉了。最后马丹伸直了自己的腿子，一双有脂肪又有筋肉的诺曼第种的漂亮腿子；于是这个惊喜交集的推销员用献媚的姿势脱下了自己的帽子，以道地的法国骑士的身分来向这条可称领袖的腿肚子致敬了。

那两个在昏乱之中如同冻得发木的乡下人，都用一只眼睛从旁瞧着；并且他们简直像是两只鸡，以至于这个金黄长髯的汉子立起身来对准着他们的鼻子“格——格——里——格”像雄鸡似地啼了一声。于是这又重新激动了一阵狂欢的风暴。

这两个老年人带着篮子、鸭子和雨伞在木德乡下车了；接着大家听见了那妇人一面走一面向她丈夫说道：“这又是一些到该死的巴黎去的野鸡。”

这个爱开玩笑的推销员闹得太不像话了，使得马丹自认应当强硬地教他归复原位，后来他在卢昂下了车。她如同说教似地说道：“这够得教训我们怎样和初次会面的人说话。”

走到瓦塞尔，她们换车了，接着在下一站找着了约瑟甫·里韦先生，他正拉着一辆套着白

马而且塞满着椅子的大车在那儿等候。

这木匠彬彬有礼地吻过了这些贵妇人，并且帮着她们爬上了车子。三个坐在靠后的椅子上；拉翡儿，马丹和他的兄弟坐着靠前的那些椅子；至于乐骚，既然没有坐处，只好将将就就坐在高大的飞尔南荻的膝头上边；随后，大家起程了。不过，这匹矮而小的牲口的骤然而起的快走步儿，立刻那样怕人地教车子颠簸起来，使得那些椅子都开始跳舞，使旅客们坐不稳定，使他们带着木偶的动作，害怕的脸儿，以及因为丧胆而起又被一阵更强烈的动荡所打断的叫唤向左右乱晃了。她们攀着车子的两边了；帽子滑到脊梁上去了，盖着鼻梁了，或者压着肩头了；然而这匹白马始终一径跑着，挺起了脑袋，伸直了那一条不时打着臀部而光秃得活像鼠尾的尾巴。约瑟甫·里韦，一只脚伸在车辕上，另一只屈在身躯下边，双肘高高地举起，拉着缰绳，喉管里不时吐出一种类乎母鸡召唤鸡雏的声音，使得那匹矮而小的马竖起了双耳，并且加快了脚步。

碧绿的郊野从公路两侧展开了。正在开花的油菜四散地铺开了一幅黄澄澄的波动不息的大地毯，其中散出一阵清新强烈的香气，一阵被轻风带到远处的沁入嗅官的甜香，在那些已经长大的裸麦丛里，许多矢车菊露出了浅蓝的小花朵儿，使得这些妇人都想去采，但是里韦先生却不肯停车。并且偶尔有一片像是整个浇着鲜血的地里满开着红罂粟花。在那些被盛开的鲜花如此渲染的平原中间，那辆大车像是载着另一簇颜色更热烈的花被白马用快步拉着前进，它偶尔在一座农庄的大树后面失踪，穿过了大树枝叶的掩蔽范围又显出它的影子，然后重穿过那些被红颜色或者蓝颜色点缀的黄黄绿绿的农作物，在日光下边载着那些光彩照眼的娘儿们飞奔。

在大家到了木匠的大门跟前的时候，已经是一点钟了。

她们都因为劳顿而不能支持了，都因为饥饿而面无人色了，自从动身以来一点儿什么也没有吃，里韦太太连忙迎上来，扶着她们一个一个下了车，等她们一到地上就来拥抱；并且对于这位被她想做奇货看待的姑奶奶，她吻得更为巴结。大家在木匠工作室里吃着点儿东西，室里的工作器具早已为明天的筵席而挪开了。

吃过一份炒鸡子儿，跟着是一份炸的肥肠包饺子，再浇上些烈性的苹果酒，于是全体皆大欢喜了。为了表示敬意，里韦拿着一只杯子碰过了杯，而他的妻子照顾一切，下厨，上菜，撤菜，低声在每一个女客耳门边说：“这东西，您可合意？”无数竖在墙跟前的木板和许多扫到墙角落里的刨花散出一阵新出刨的木头香味，一阵细木作里的香味，那种深入肺部的树脂气息。、

大家问起了那女孩子，但是她早到礼拜堂里去了，只能在傍晚以后才得回来。

于是，这一行人为着参观本地风景而出门了。

那是一个被一条公路穿过的很小很小的市镇。十来所沿着那条唯一的街道而排列的房子庇荫了当地的商家：肉店，油盐作料店，细木作，咖啡馆，皮匠店和面包店。礼拜堂在这样一条街道的尽头，被一座小小的公墓绕着；四棵种在门外的异常高大的菩提树盖住了整个礼拜堂。那是用燧石块儿砌成的，没有任何艺术作风，并且顶着一座石板盖顶的钟塔。从礼拜堂再往镇外走过去，郊野又开始了，郊野是被一堆堆东罗西布的树丛所剖分的，树丛里藏着好些农庄。

里韦因为礼貌关系，尽管身着工人衣裳，却堂堂皇皇挽着他姊姊的臂膊散步。他妻子完全因为拉翡儿的金光耀眼的裙袍感到了惊讶，钻在拉翡儿和飞尔南荻二人之间。圆球样的乐骚同着老母鸡露绮思和疲倦而微跛的跷跷板佛洛娜，三个人跟在后面提起了快步。.

镇上的居民都到门外来看了，孩子们停止了他们的游戏，一幅掀起的窗帏教人望见了一个戴着印花布小帽的脑袋；一个撑着拐杖而几乎失明的老妇人，如同对着一列宗教游行会似地在

胸前画着十字；并且每人都长久地用眼光追着这些来自遥远的城里的漂亮贵妇人，因为她们都来参与约瑟甫·里韦的女孩子第一次领圣体礼；一阵不可估量的敬意集中在这细木匠的身上。

经过礼拜堂的前面，她们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一阵由尖锐的小嗓子向天空高唱的《诗篇》；但是马丹阻止大家走进堂里去，免得打搅那些可爱的女孩子。

绕着效野走了一周，又列举了那些主要财富，田地的收获量和家畜的生产量以后，约瑟甫•里韦才领了这一群妇人回到家里去安排。

地方是很狭小的，他们派定了每两个人住一个屋子。

这一回，里韦到工作室里的刨花上面去睡觉；他妻子和他的姊姊同床，而飞尔南获和拉翡儿占住旁边的屋子。露绮思和佛洛娜都在厨房里的一铺摊在地上的褥子上面睡觉，乐骚可以独自占住楼梯上面那间乌黑的小屋子，紧靠着一个小木阁儿的门边；那个领圣体的女孩子这天夜间就睡在小木阁儿里。

到了这女孩子回家的时候，就来了一阵“吻雨”扑到她脸上了：所有的娘儿们都带着那种温柔四溢的动作要来和她温存一番，这种装腔作势的职业习惯，先头在客车里已经使她们和鸭子都吻过了。现在，每人都抱着她坐在膝头上，抚弄着她那些柔软的金黄头发；在突起而热烈的亲昵劲儿中间箍着她不肯放手了。这个很聪明而又一心笃信宗教的女孩子，如同受着赦免令里的封锁一般，忍耐而又深思地任凭她们这样做。

白天里的光阴早教她们够受了，大家吃完夜饭之后就连忙去睡觉。那种像是具有宗教意味的漫无边际的田园寂静包在这个小小市镇的四周，真是一种安宁得使人感动并且远达星群的寂静。

姑娘们素来是和公共场所的喧闹晚会习惯了的，这时候睡熟了的乡村的无声休息使得她们彷徨起来。她们有点儿毫毛倒竖了，然而并非由于天气冷，而是那种从骚动不安的心里而起的寂寞使得她们不寒而栗。

她们一到床上，就两个两个互相箍着来抵抗这种来自田园的宁静而且深沉的瞌睡的侵袭。但是驮马乐骚独自一人躺在黑的小屋子里而又不大惯于空着臂膊睡觉，所以这时候竟感到受着一种空虚难堪的侵袭。她正在床上辗转不休，无法入睡，忽然听见了她脑袋旁边的隔板后面有一阵像是孩子哭泣的轻微呜咽之声。她吃惊了，轻轻儿叫着，于是有一道断断续续的小声音答应她：这正是那个素来和母亲同睡的小女孩子，这时候在小木阁儿里面感到很害怕。

乐骚心花怒发了，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免得惊动了谁，再走去找那个孩子了。她引着她到自己的热烘烘的床上来，抱着她靠在自己的胸前吻着，体贴人微地保护她，用种种夸大表情的爱抚裹住她，随后，自己宁静了，便也睡得着了。未了直到天明，这个预备领圣体的女信徒，始终把自己的脑袋紧贴在这个妓女的精赤的胸脯上面。

一到5点钟，《早祷曲》的钟声从礼拜堂的小钟塔上连续地响着，惊醒了这些素来只能用睡到午前来补偿夜间疲乏的贵妇人。镇里的乡下人已经都起来了。当地的妇女们都挨家挨户忙着，活跃地谈着，小心谨慎地捧着好些浆得硬挺挺的像是纸板般的麻纱短裙，或者好些非常长的蜡烛——烛的腰上箍着一个金线流苏的绸结子，并且在抓手的地方刻着一圈花纹来做标识。已经高高升起的太阳，照着整个蔚蓝的天空，而地平线附近却留着一层略带淡红的色彩，像是一层被黎明之光冲淡的色彩似的。许多群的母鸡在各自的门前闲走；不断地有一只黑颈金毛的雄鸡，抬起它的戴着朱冠的脑袋，拍着翅膀，并且迎风唱着它那种使得其他雄鸡都跟着唱的

嘹亮歌声。

好些车子从附近的村庄里来了，在各处的门口卸下了好些高大的诺曼第州的妇女们，她们身上都穿着深颜色的裙子，胸前都搭着一幅用古式银质装饰品扣住的围巾。男子们呢，都在新的方襟大礼服上面或者后襟长尾已经走样的绿呢的古老晚礼服上面罩着蓝布罩衫。

到了驾车的牲口都牵到了马房里以后，沿着公路，排成了两行由式样不同年代不同的车子组成的行列，有乡村的四轮运货篷车，有运货敞车，两轮敞车，两轮客车，大型运人敞车，这些车子或者前部栽在地上，或者后部靠在地上而车辕仰着朝天。

细木匠的家里活动得像是一个蜂房了。那些贵妇人身上只穿着短衣和短裙，背上披着又稀又短的头发，那种看去像是由于使用而褪了颜色受了磨折的头发，共同照顾那女孩子穿衣裳。

那女孩子立在桌上没有动弹，这时候，马丹戴正指挥她的“游击队伍”的种种动作。大家替她洗濯，替她梳头，替她插戴，替她穿衣裳，后来，靠着重三复四的圆头小针替她端正了裙袍上的褶，替她扣紧那个过于宽大的腰身，替她配合装饰上的出众风度。随后到了这些事情结束了以后，大家教这个听人摆布者坐下来，一面叮嘱她再不要动一下，于是这一队兴奋的娘儿们赶忙跑去打扮自己了。

那座小小的礼拜堂重新又敲起钟来了。它那口破钟的脆弱的叮咚声音升上去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如同一阵过于没有气力的声音一般，迅速地淹没在漫无边际的碧空里。

那些应当去领圣体者都从各家的门里走出来，向着镇上那栋包括两所小学和镇长办公处的公有建筑物走过去，这建筑物坐落在本镇的尽头，而“上帝之家”则在另一个方向的头儿上。

那些亲族，穿上了过节的衣裳，露着一种笨头笨脑的神情和那些对于终日弯着腰做工的身体不相习惯的动作，跟在他们的孩子们的后面走。女孩子们隐没在一阵奶酪花似的透明薄纱的云雾中间，而男孩子们打扮得像是咖啡馆里的侍应生的雏形一般，满头涂着刷亮的头油，叉着两条腿儿走路，使自己身上黑呢裤子不至于弄脏。

对于一个家庭那真是一种荣幸了，遇着一大群的戚族从远处跑了来，围着自己的孩子：所以细木匠完全胜利了。戴家的部队由女掌柜领着来追随康司丹丝；并且，她的父亲被姑母挽着臂膊，她母亲陪着拉翡儿，飞尔南获陪着乐骚，“两条唧筒”并在一处，这队伍如同一群身着军用大礼服的参谋人员堂堂皇皇地展开了。

在镇上，这影响真象闪电一般来得又惊人又迅速。

走进了小学里，女孩子们都聚在女修道士的尖角形的头巾下面，男孩子们的领导人是小学校长，是一个健美的汉子；末了，全体在唱着《诗篇》的声浪之中出发了。

男孩子们领头，在两行卸下了牲口的车子之间引伸了他们的双行行列；女孩子们在同样的秩序之下跟在后边；而所有的居民由于表示敬意，都对这几位由城里来的贵妇人让出了空儿，所以她们紧接在女孩子们的后面也一样排成了双行，延长了宗教游行的行列，3 个在左边，3 个在右边，亮出了她们那些俨然一簇烟火似的耀眼的打扮。

她们走进礼拜堂的情形真教观众发狂了。大众都忙起来，转过身躯，挤向前来看。并且那些女信徒都被这些衣裳比唱诗班的祭服还要花花绿绿的贵妇人的气象吓昏了，几乎高声谈起话

来。

镇长让出了他那条长凳，紧靠着唱诗台右边的第一条，于是马丹戴同着她的弟妇，飞尔南荻以及拉翡儿都坐下来。驮马乐骚和“两条唧筒”由细木匠陪着坐在第二条长凳上。

礼拜堂的唱诗台塞满了跪下来的孩子们，女孩子在一边，男孩子在另一边，那些擎在他们手里的蜡烛像是无数东歪西倒的长矛。

在唱诗台上的乐谱架子跟前，3 个立着的男子高声唱着。他们无穷尽地延长着拉丁文的那些嘹亮的缀音，唱到了“阿门”这名，词的时候，更用一阵漫无归宿的“阿——阿”音，一阵由蛇形木箫①发出来的单调而漫无归宿的“阿——阿”音，使“阿门”这名词的声浪延续不绝。一个孩子的尖声音开始答唱了。后来，一个坐在唱诗台边的座位上，头戴方形四角帽子的神父.不时立起身来口吃地说几句话又重新坐下来，这时候，那 3 个唱诗者睁大了眼睛对着一本大书来答唱了，这本大书是礼拜堂里常用的《罗马调》，现在就摊在唱诗者的眼前，下面用一只顶在活轴上的木雕的展翅老鹰托着。

①蛇形木箫是一种管乐，用木制成外包铜质，形式是一条蛇，有七孔以节音调；它的音色是不清亮的：近代的一般乐队当中已不使用，而以他种形式的管乐代替了它。

随后是一阵沉寂的气象。全部参加的人在一个动作之下都跪下来了，主坛的神父临坛了，这是个年老而令人敬服的人，满头白发，向着自己左手举着的圣杯俯着脑袋。在他前面开道的是两个身着红袍的陪祭相公①，而追随的，是一群排在唱诗台两侧的足踏粗制皮鞋的唱诗者。

①相公是天主教中一种资格次于神父的教士。

一只小钟在这十分沉寂的气象之中叮叮当当响起来了。日课开始了。那位神父从容不迫地在金质的圣体龛子前面逡巡，跪下无数回，用他衰弱的声音，用他的因为年老而发抖的衰弱声音，唱着预备祷告的颂歌。到了他停住的时候，那些唱诗者跟着蛇形木箫立刻一下子齐声高唱起来，而许多男子也在台下开始唱着，不过声音没有那么强烈，比较柔和些儿，如同参加礼节的人应有的唱歌态度。

突然，希腊文赞美短歌，从所有的肺部气力和虔诚念头挤出来飞向天空了。许多灰尘点儿和许多被白蚁蛀出的木头屑儿，竟从那阵被呼号的爆发所动摇的古老穹顶上落下来。射在屋顶石板上的太阳把这座小小的礼拜堂变成了一座闷炉；并且一阵大的感动，一阵使人忧戚的静候，种种难以形容的神秘境界的接近，紧束着孩子们的心，紧压着他们的母亲的嗓子。

那位早已坐了好一会的神父，重新向着祭坛走上去，光着银发蓬松的脑袋，带着好些抖抖擞擞的手势，他接近于神道了。

现在，他转过脸儿来对着信徒们了，后来，伸起了双手对着他们先用拉丁文后用法文说道：“祷告吧，兄弟们，祷告吧，兄弟们。”他们全来祷告了。这位年老的神父现在低声在吞吞吐吐念着那些神秘而崇高的语句；那口小钟不住地叮当叮当了；俯伏的群众一齐高呼上帝了；孩子们因为一种过度的苦闷而头晕了。

正是这时候，乐骚双手抱着额头，忽然想到她的母亲，她村子里的礼拜堂，她的第一次领圣体。她自以为回到了那一天了，当年她是那样矮小，整个儿包在自己的雪白的裙袍里，所以现在她因此哭起来。开始，她缓缓地哭着：眼泪慢慢地从眼眶里满出来，随后，想起从前的事，她的感慨扩大了，终于，脖子胀大了，胸脯颤动了，她呜咽起来了。她抽出了手帕，擦着眼睛，

掩着鼻子和嘴教自己不至于号咷出来：然而这竟是徒劳的；一阵干喘从她的喉管里出来了，接着另外又来了两声深沉得使人肝肠破裂的叹息来答复她；因为那两个伏在她左右两侧的，露绮思和佛洛娜，都受着了同样遥远的回忆的束缚，也带着泉涌一般的热泪抽噎。

不过正像眼泪都是有传染性的，马丹也不久就感到自己的眼眶儿湿了，后来，她侧过头来看她的弟妇，她发现她那条凳上的人也正都哭着。

神父生产了"圣体"了。孩子们由于动了热烈的信心都在地上匍匐，已经都失去知觉了：并且，在唱诗台下，这儿那儿，一个为人妻者，一个为人母者，一个为人姊者，受了这类伤心的感慨的异样同情心的拘束，又因为这些跪着的贵妇人的发抖和打噎使她受到了动摇，也浸湿了她的印花方格子手帕，她并且用左手使劲压住了那颗正在急跳的心。

如同一点火星在枯草场中扔下了火种似地，乐骚和她的同伴们的眼泪在一瞬之间引动了整个儿礼拜堂。男的，女的，老的，穿着新罩衫的少的，全都迅速地哭起来了，并且以为他们的头顶上像是飞翔着什么超于人类的东西，一种正在扩散的灵魂，一种无从目睹而又万能的生命造成的不可思议的影响。

这时候，在台下的合唱队里，清脆地轻轻响了一声：那位女修道士敲着手里那本书，发出了领圣体的信号；于是因为一种来自天上的感动力而发抖的孩子们，都走到了圣几跟前了。

全体一条线似地跪下了。那位老神父握着那只镀金的银质圣杯，走过他们前面，两指夹着供弥撒的圣面包片儿送给孩子们，——这面包片儿就是基督的肉体，人世间的救援。他们带着颤抖的动作，神经质的表情，灰白的脸色，紧闭的眼睛，张开嘴来接受；而那幅在他们下巴底下铺开的长布单子，颤动得像是一点儿流着的水。

忽然，在唱诗台下，奔流着一种发痴的现象，一种落入颠狂的集团的骚动现象，一阵忍着呼号的呜咽的暴风雨。这如同一阵使得成林的树木折腰的狂风破空而过一样；后来神父立着不动，手里夹着一片圣面包，自身因为激动而无力了，心里想着："这是上帝，这是上帝降到我们的道伴中间表现他的降临，从我的声音降到他这些跪下了的'老百姓'身上。"末了，他在一种向着天空奋发的感激中间，口吃地念了许多呓语样的祈祷文，无法找着适当的字眼，念了许多心灵上的祈祷文。

他用一种如此过度的信仰上的兴奋来结束领圣体的礼节，以至于双腿几乎立不起来，后来到了他自己饮过了他的主的血之后，他竟在一种梦一样的致谢动作中间萎顿不堪了。

在他的背后，"老百姓"渐渐都宁静了。那些已经在雪白祭服的庄严气象之中立起来的唱诗者，重新又用一道不甚稳定而依然发抖的声音唱起来；后来蛇形木箫如同自身曾经哭过一般也像是在那里干喘。

这时候，神父举起了双手，向他们发了停止唱诗的信号，那两行领圣体者都因为幸福无限感到精神恍惚了，神父接着就在这两行人篱中间经过，一直走到唱诗台的栅栏跟前。

全体都在一阵椅子的移动喧噪之中坐下了，现在谁都用手帕包着鼻头使劲擤出鼻涕。一下望见了神父，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他开始用一种很低的，迟疑的，不明朗的音调谈起来：

"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孩子们，我从我良心的深处感谢你们：你们刚才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快乐。我感到了上帝在我的呼号之下降到我们身上了。他来过了，他到过这里，他充实了你们的灵魂，教你们放开了眼界。我是本教区里最老的神父，今天也是最幸福的。

刚才在我们道伴当中造成了一次明显的圣迹，一次真的，一次大的，一次至高无上的圣迹。正当耶稣基督首次透入这些小人儿身上的时候，圣灵，天堂的神鸟，上帝的呼吸，曾经扑到你们身上了，擒住了你们，制住了你们，使你们如同和风之下的芦苇一般都弯下自己的身体。”

随后，用一道较为清亮的声音，侧转身子向着那两条被细木匠的宾客们坐着的长凳：

“尤其要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姊妹们，你们都来自远道，而你们在我们这儿出席，你们明显的信心，你们如此活跃的虔诚态度，对于大家都是一个有益人生的榜样。你们是我的教区里以身作则的人；你们的感慨温暖了在场的人心，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没有你们，也许这个盛会不能有这种真正完满的意味了。有时候只须有一条出群的绵羊，就使得上帝打定主意降临到羊群里。”

他力竭声嘶了。接着又说道：

“我祝你们必得天佑。事情应当如此。”

末了为着结束祭礼，他又向着祭坛走上去了。

现在大家急于要走了。孩子们自动地骚动起来，这样长久的神经紧张真教他们感到疲乏。况且也都饿了；戚族们都渐渐走了，为着准备午餐，他们都不等候最后的福音了。

在礼拜堂门口，那真是一片杂乱现象，一片闹轰轰的杂乱现象，一阵唱出诺曼第地方语调的喧嚷而不调和的音乐。居民形成两道人篱了，等到孩子们出来的时候，每一家人都涌到了自己的孩子们的身边。

康司丹丝被全家的娘儿们撵上了，围住了，拥抱了。尤其是乐骚，她箍着康司丹丝不肯放手。末了她牵着她一只手，马丹戴牵住了另一只，而拉翡儿和飞尔南荻拉起了她的麻纱长裙，免得在灰尘里扫着；露绮思和佛洛娜陪着里韦夫人走在最后；于是这个被自己带在身上的上帝所接引的所渗透的女孩子，开始在这队荣誉护卫中间上路了。

筵席在工作室里那些用木马架子托起来的长木板上面摆好了。

大门临街敞着，任凭镇上的全部快乐气氛涌进来。四处，大家度着盛节。从每一个窗口，望得见许多坐在餐桌边的身穿过节新衣的人，而且一阵阵的喧闹声从许多微醉而欢乐的房子里传到外面。那些脱去上装只披着坎肩和衬衣的乡下人举着满杯的苹果酒畅饮，并且每一组道伴中间，总望得见两个不属于一家的孩子，这儿，两个女孩子，那儿，两个男孩子，坐在两家中间的某一家吃午饭。

偶尔，在正午的高温之下，一辆排着长凳的敞车被一匹身材不大的老马颠颠蹦蹦拉着穿过镇上，那个身披布罩衫的赶车的人，对着这一切摆着的酒肉投出了一道羡慕的眼光。

在细木匠的家里，快乐当中保存着一种相当含蓄的气象，一种由早上留下的情绪。里韦是唯一兴高采烈的人，并且已经喝过了量。马丹戴不时留心钟点；因为为着免得接连两天停止买卖，她们是应当去乘 3 点 55 分那一趟车的，那么她们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回到斐冈。

细木匠使尽了全力去扭转这种意思，并且挽留他的客人住到次日，但是马丹戴绝不让自己分心，每逢有关买卖的时候，她是从来不肯闹着玩儿的。

刚刚喝过了咖啡，她立刻吩咐她那些“寄宿女生”赶紧预备，随后，她转过来向她兄弟说：“你呢，你立刻去套车。”然后她自己去结束她最后的种种预备。

重新下楼的时候，她的弟妇正等着和她来谈女孩子的事情，后来经过了一段长谈，其中却没有任何决定。这乡下妇人使诡计多，假装无限感慨，而马丹戴尽管抱着女孩子搁在膝头上，但是什么也没有约定，仅仅空空洞洞肯定将来有人照管她，时间是从容的，并且将来彼此还要会面。

然而车子还没有来，并且那些娘儿们也始终还在楼上。大家甚至于听见了楼上一阵阵的大笑，一阵阵的撞击动作，一阵阵的叫唤，一阵阵的拍掌声音。于是，趁着细木匠的老婆到马房里去看车子是否备好的当儿，马丹戴终于上楼了。

里韦醉得很厉害，并且半赤着身子，徒然费尽了气力去对那个笑得瘫下来的乐骚逞强。“两条唧筒”在早上的礼节之后忽然看见这场活剧，感到自己受了冲撞，于是抓着他两条臂膊，指望能够教他宁静；但是拉翡儿和飞尔南荻双双笑得弯着身子转不过气来，这对于里韦正是一种挑逗；并且每逢这醉汉徒然使劲一回，她们就迸出一阵叫唤。这个怒气冲天的汉子，满面绯红，衣裳完全凌乱得不成样子，拚命使着蛮劲儿去摔开那两个攀着他的娘儿们，极力拉着乐骚的短裙，一面口吃地说：“脏货，你不肯？”但是马丹生气了，奔上前去，抓住她兄弟的肩头，激烈地把他向外一扔，剧烈得教他撞在墙上。

一分钟后，大家听见他在天井里唧着水浇自己的头，后来到了他驾着车子坐在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平心静气了。

大家如同昨天一样开始上路了，那匹小白马用它的活泼和跳跃的姿态向前走。

刚才吃饭时大家都很克制，但在火热的阳光下，他们又尽兴欢乐起来了。姑娘们现在因为这辆笨车的颠簸而大乐了，甚至于挤动了邻座的椅子，不时发出笑声，此外又因为受了里韦那些劳而无功的诱惑所推动。

一幅强烈的光线，一幅耀眼的光线盖着田园，而车轮卷起的两道尘土从车身后面盖在公路上长久地飞腾着。

忽然一下，素来酷爱音乐的飞尔南荻央求乐骚唱歌了，于是这一个高高兴兴地唱起了一首名叫《麦同城的胖神父》的歌。但是马丹立刻教她停住了，认为这首歌在今天不大相称。她接着说：“你不如唱点儿裴朗惹的东西给我们听听吧。”于是乐骚在迟疑了三五秒钟以后就选定了，后来用她那道沙哑了的嗓子开始唱起《外婆》来：

外婆在她过生日那一宵，

喝了两小口儿的醇醪，

摇着脑袋向我们说道：

我的爱人儿有过多少！

现在我真多么懊恼，

我的臂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生得那么好，

然而光阴却耽误了！

后来，姑娘们的合唱，由马丹亲自领导的姑娘们的合唱，又叠唱了一遍：

现在我真多么懊恼，

我的臂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生得那么好，

然而光阴却耽误了！

“这个，这是有劲儿的！”里韦受了拍子的刺激就提高嗓子说。

而乐骚立刻接着再唱起来：

怎样，妈妈，您从前并不智慧？

——不智慧，真的！由于我的娇媚，

我独自学会了做人，十五岁，

因为，夜里，我没法好好儿睡。

全体狂吼地叠唱了一回，里韦用脚在车辕儿上拍起来，并且用缰绳在那小白马脊梁上鞭着拍子，而这头牲口如同被旋律的轻快意味托起了一般，纵出了前蹄不断并举的纵步，一种风暴式的纵步，使这些贵妇人颠得挤成一堆，使这几个在车子里压着另外的几个。

她们如同痴婆子一般都笑得吃吃地立起来了。后来又继续唱下去了，在灼人的天幕底下，将近成熟的收获物的中央，穿过郊野，像驴子一般狂叫，而那匹异常愤怒的小马；这时候正在旅客们的兴高采烈之中，应着每次叠唱的回头就任起性来，于是每次必定用前蹄不断并举的纵步跑这么百十公尺。

在经过的许多地方，常常有锤石子的工人立起来，从他们脸上的铁丝面具里边注视这辆怒驰而在尘土当中任意狂吼的车子。

到了他们在车站跟前下车的时候，细木匠不免伤心起来了：

“你们走了，这真可惜，否则大家可以好好儿闹一回。”

马丹用理由充足的态度答复道：“什么事情都有它的限度，一个人总不能成天成夜地耍。”

这时候，里韦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他说道：“听哟，下个月，我一定到斐冈来看你们。”接着他用一副狡猾的神气瞧着乐骚，并且挤眉弄眼。于是马丹发表了结论：“我们想想吧，一个人总应当放聪明点；倘若你愿意，你尽管来，不过你断不可再闹笑话。”

他没有回答，后来因为大家听见了火车的汽笛，他就立刻开始和大家来拥抱了。轮到了和

乐骚拥抱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去找她微笑当中紧闭着的嘴唇，可是她每次总用一个迅速地偏向一旁的动作躲开了。他固然用两条臂膊抱住她，不过他受了手里握着的那根长鞭子的障碍，每逢他一使劲，鞭子就在乐骚的脊梁上面绝望地乱晃，使得他不能达到目的。

“到卢昂的旅客上车！”车站上的职员喊着。

她们都上车了。

一声轻轻的汽笛响了，到了车轮开始用一种明显的气力来慢慢转动的时候，几声雄壮的呼啸就立刻由那座轰轰地吐出第一股蒸汽的车头重叠地送出来。

里韦出了车站跑到站外的栅栏跟前再去看乐骚一次，后来，那辆满载着旅客的车厢在他跟前经过时，他举了手里的鞭子啪啪地刷起来，一面跳着并且使出全身的劲儿唱着：

现在我真多么懊恼，

我的臂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生得那么好，

然而光阴却耽误了！

随后，他瞧着一幅被人摇动的白手帕儿向远处去。

## 三

她们在一种心满意足的安稳瞌睡里，一直睡到斐冈车站，后来，等到回到店里为了当晚的买卖而梳洗休息过了的时候，马丹忍不住说道：“这还不是一样的，我早已在店里感到厌气了。”

大家很快地吃了夜饭，后来，大家重新披挂好了之后，就来静候那些常客了；并且点起了小风灯，那盏圣母式的小风灯，向路上来往的人说明着羊群已经回到了羊圈里。

一眨眼之间，消息就传出去了，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传出去的，没有人知道那是由谁传出去的。斐礼卜先生，银行家的儿子，殷勤得甚至于派了人去通知那位被禁在家里的都仑伏先生。

咸鱼行经理恰好每逢星期日总有几个同吃夜饭的弟兄辈，这一天，他们正喝到了咖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了。很感惊讶的都仑伏先生拆开了信封套儿，他的脸孔竟变了色：只有这样几个用铅笔画的字：“装载的鳚鱼已经寻着了，船到了岸，祝您发财。请您赶紧来。”

他在好几个衣袋里搜索了一番，给了送信人 4 个铜子，后来，忽然一下子连耳朵都是绯红的了，他说道：“我应当出门。”于是他举起这页简单而神秘的信交给他的老婆。他打铃了，随后在女用人进来的时候说：“我的大衣，快点儿，快点儿，还有我的帽子。”

刚好走到街上，他就跑起来，一面吹着一首曲子，然而路程在他看来比往常加长了一倍，他心里的焦急真激烈得了不得。

戴家楼这家酒店，现在真有过节的意味了。在楼下，船员们的叫嚷声音造成了一种令人耳聋的喧噪。露绮思和佛洛娜简直不知道答复谁好，陪着这一个顾客喝酒，又陪着另一个喝，她们从来没有像今天更能够和“两条唧筒”这个绰号名副其实了。同时各处座儿上全叫着她们：

她们已经不够应付买卖了，所以夜工在她们看来是辛苦的。

二楼的沙龙一到 9 点钟就客满了。华斯先生，商务法庭的审判员，入迷的熟客而只算是马丹的柏拉图式的恋人，在一只角落里和她低声地谈天，并且他们如同一种协商快要成立似的，彼此望着微笑。布兰先生，前任市长，挽着乐骚骑在自己的膝头上，而她呢，和他鼻子对着鼻子，那双短短的手儿在这个好好先生的

白胡子里往来摸索。一段光溜溜的腿子从她的掀起了的黄绸短裙里露出来，在他的黑呢裤子上面压着，那双红的袜子是用推销员送她的那副蓝吊带吊住的。

高个儿的飞尔南获躺在沙发上，两只脚压着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的肚子。上身靠着年轻的斐礼卜先生的坎肩，右手挽着他的脖子，左手夹着一枝烟卷。

拉翡儿像是正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有所磋商，后来她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谈话：“行，心肝儿，今天晚上，我很愿意。”

随后，她独自用很快的步儿穿过沙龙旋起一曲华尔兹舞：“今天晚上，要怎样全行。”她高声喊着。

那扇门忽然开了，于是都仑伏先生出现了。许多表示兴奋的叫唤爆发了：“都仑伏万岁！”而那个始终旋着身子的拉翡儿快要撞倒在他的胸前了。他用一个怕人的搂抱紧紧地箍住了她，接着一言不发，从地上把她像一片鸟羽似地托起来穿过了沙龙，走到了靠里面的门口，终于在不绝的掌声中，托着他这一件活的包袱，

向着那条上通卧室的楼梯上失踪了。

乐骚挑逗前任市长，接接连连地吻着他，并且同时拉着他那两绺长须，使得他的脑袋保持挺直的姿势。她利用都仑伏的榜样发言了：“我们走，你照他一样做吧！”于是乎这个老头儿立起来了，整理过自己的坎肩，就跟在乐骚后面走，一面摸索自己的衣袋里的钱。

只有飞尔南获和马丹陪着那 4 个汉子了，后来斐礼卜先生高声叫唤道：“我开香槟酒：马丹戴，请您派人取三瓶来。”

于是飞尔南获贴着他的耳门边儿向他说道：“你来引我们跳舞吧，可愿意？”他立起来走到那架在角落里睡熟了的老迈八音琴跟前坐下，奏出了一曲华尔兹，一曲从机器的肚子里哼出来的又像哭又像发喘的华尔兹。这个高个儿的姑娘抱住税务局长，马丹靠在华斯先生的两只臂膊中间；于是这两对儿一面旋着一面吻着。

华斯先生从前原是一个在正式交际场里跳过舞的，现在表现出了许多优美的步法，于是马丹用一种自居于俘虏之列的眼光盯着他，用那种表示“默许”的，一副比言语更为谨慎又更为甜美的“默许”的眼光盯着他。

弗里兑力送上香槟酒。第一瓶的塞子蹦地一下飞走了，接着斐礼卜先生邀请表演一场 4 人对舞。

这 4 个跳舞者，按照正式交际场中的方式来展开这场对舞，端端正正地，恭恭敬敬地，带着种种姿态，种种鞠躬和种种敬礼。

以后，大家开始喝起来。这时候都仑伏先生出现了，满意，舒展，喜笑颜开。他

高声说道："我不知道拉翡儿心里想什么，但是今天夜晚她是尽善尽美的。"随后，大家送了一杯给他，他一口儿喝干，一面喃喃地说道："好家伙，只有这是点儿阔劲！"

斐礼卜先生当场奏了一曲活跃的波兰舞，于是都仑伏先生同着那个被他凌空托起脚不着地的犹太美人向前突进了。班贝斯先生和华斯先生又都重新用奋励的姿态起舞了。不时，舞偶中的一组在炉台跟前停一会儿来干一杯腾着泡沫的酒；于是这场跳舞不得不往下延长了，这时候，乐骚擎着一枝蜡烛把门推开了一半。

她的发髻已经完全散了，披着一件衬衫，穿着一双便鞋，神色很现激动，满脸绯红，高声说道："我要跳舞！"拉翡儿问道："那么你的老头儿呢？"她笑哈哈地说："他？已经睡着了，登时就睡着了。"

接着她抓住那个躺在矮榻上无事可做的巨布伊先生，波兰舞又开始了。

酒瓶子早都空了："我请一瓶。"都仑伏先生喊着。"我也请。"华斯先生高声说。"我同样请。"巨布伊先生表示了他的念头。于是大家鼓掌了。

场面组织好了，变成一个道地的跳舞会了。并且露绮恩和佛洛娜不时很快跑上楼来，匆匆忙忙跳一转华尔兹，而这时在楼下，她们的顾客都等得不耐烦了；随后，她们都怀着满腔的懊恼，回到了楼下的咖啡馆里去。

在 12 点光景，他们依然舞着。偶尔，姑娘们中的一个退出了沙龙，后来到了有人去找她亲密地谈一会儿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男子们之中也少了一个。

"你们从哪儿来？"斐礼卜先生这时候正遇着班贝斯先生和飞尔南获从门口进来，就用闹着玩儿的口吻问。

"去看布兰先生睡觉来。"税务局长说。

这句话造出一种了不得的效力了；于是全体轮流，同着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姑娘跑上楼去看布兰先生睡觉，她们这天夜间都怀着一种不可解的殷勤往楼上跑。马丹闭着眼睛装作不知；她和华斯先生如同调整一件已经商量好了的买卖的种种细则似地，在各处的角落里个别长久地谈了好些回的密语。

末了，在一点钟光景，那两个成了家的人，都仑伏先生和班贝斯先生说自己都要退出，所以要算清他们的帐。店里这次只算香槟酒的价钱，并且每瓶还只算 6 个金法郎，而平常的价钱是每瓶十个。后来他们正因为这种便宜价格而惊讶的时候，马丹兴高采烈地向他们回答道：

"并不是每天都过节啊！"

## 那些墓碑

这 5 个朋友已吃完晚饭了。这是 5 个俗世公子，成熟而富有。其中 3 个是结了婚的，两个仍然是单身。他们每月这样聚会一次以重温青年时代，可以从吃完了饭后一直聊到第二天早晨两点钟。他们保持着亲密友谊，相互关切，享受着这些也许是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夜晚。什么事都谈：一切巴黎人感兴趣的，正在干着的事都谈。正如在所有的其它客厅里一样，在他们之间，也总是从晨报某段新闻报导之类重新谈起来的。

最快乐的人之一是约瑟夫·德·巴东，一个过着最道地和最狂热的巴黎式生活的单身汉。这人一点也不放荡堕落，而是一好奇的，还算年轻的快活人，因为他刚满 40 岁。是一个应从最广义和最善意的内涵去理解的“俗世公子”。他天赋很高而不深，知识多样而并不真正广博，理解敏捷而认识并不深刻。他用自己的观察遭遇和所有他见过的，遇到了的，知道了的组成喜剧式的故事轶闻，同时也形成了他的哲学，还有一些幽默妙语，这使他在城市里赢得了智慧很高的评价。

他是个晚餐上的发言人，每次都有他的故事，这是靠得住的。不用请求，他自己就会开场。

他此刻将胳膊靠在桌子上，抽着烟，在他的碗碟前是一杯半满的香槟佳酿，在烟雾和咖啡的芬芳之中敞怀大嚼。他十分自在，正如某些生物某地某时完完全全在自己家中，有如一个虔敬的教徒在教堂里，一条鱼在鱼缸里。

在喷出两口烟的间歇里，他说：

“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件怪事。”

几乎众口同声都要求道：“说说吧。”

他接着说道：

“我很愿意。你们知道，我经常在巴黎逛街，就像那些搜寻橱窗的古玩收藏家。我呢，我观察那些景象、人物、一切来来往往的和一切发生的事。

可是，将近 9 月中，这天天气很好，我从家里出走。这是一个下午，我漫无目的。人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想去拜访任何一个漂亮的女人。于是在自己的印象栏里挑来挑去，在思想里比来比去，衡量她能挑起的兴趣，她能给你的魅力，于是最后人们按当天的吸引力作出决定。尤其碰到特别风和日丽的时候，它常会引起拜访的强烈愿望。

这回正好日丽风和；我点起了一枝烟，糊糊涂涂地走到了外边的林荫道。后来，我漫步走着，起了一个念头，一直到蒙马特尔的墓地去。

我很喜欢墓地，我，它使我宁静、忧郁：这是我所需的。此外，那儿还有好朋友在里面，这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仍然去，我，常常去。

在这座蒙马特尔墓地里，应当说我有一段伤心史。我有一个情妇，这是一个曾使我十分钟情感动的、动人的小女人，对她的回忆思念同时使我痛苦、惭愧……各种性质的惭愧……于是我到她墓前遐想……对她说来，这是完了的。

此外，我也爱这些墓地，因为这是鬼魂的城镇，神奇的居住区。试想想这块小小的空间里容下了的死人，想想巴黎所有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人，永远在他们封闭的洞里穴居，住在他们那个用一块石头盖着或者一个十字架标志着的小洞子里。而那些活人占了那么多地方，发出那么多喧闹，真是些蠢货。

此外，在墓地里还有一些纪念碑，几乎和博物馆一样有趣，卡韦涅的墓使我想起了让·古容的杰作——我申明并没有对比——路易·布莱泽①睡在鲁昂大教堂的教堂地下室的尸体。先生们，所有称之为现代现实主义的艺术都起源于此。这位死者，路易·布莱泽，比所有现在人们放在墓上受罪的尸体都更真实、更可怕，他是用更无生命的却仍然因痛苦而痉挛的像所塑成

的。

①法国昂热地方望族，曾管辖昂热及部份波尔都，诺曼地领域。

但是在蒙马特尔墓地还可以欣赏博月②的纪念碑，那是庄严的。而高基哀③的碑、米尔热④的碑呢，在那里，有一天我曾看到一个孤零零的黄蜡菊花圈，谁送去的呢？也许是那个很老了的、最末一个穿着浅灰色丧服、还在附近看门的女人？这曾是米勒的一座漂亮小塑像，但是正因废置无人照管和肮脏而处于毁损之中。唉，米尔热，歌唱青春吧！

②医师，政治家（1811-1851）曾为共和国大议会代表，死于巴黎巷战中。

@法国诗人小说评论家(181l-1872)著有诗《死之喜剧》。《爱玛与加梅》。著有小说：《莫邦夫人》，《佛拉加斯船长》等。

④法国作家（1822–1861）作品有小说《波希人生活场景》，喜剧《加地老好人》。

我这次又因走进了蒙马特尔墓地，立刻就沉浸到了悲哀之中，一种不太痛苦的悲哀，而且是一种使你思索的悲哀，当人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会想：“这儿并不奇怪，这个地方，但是对我来说为时尚早……”

正散发着枯叶气息的潮味，再加上了软弱无力而贫血的太阳，这种秋日景象在这儿充满了诗情却同时加强了浮荡在这儿的孤寂之感，在这儿使人感到人类的死亡气息。

我在这些坟墓的小道上迈着小步。在这儿，这些邻居从不串门，既不躺在一起也不读报。而我，我开始读那些墓志铭。这，嘿，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无论是拉比谢或者梅尔阿克①都从没有像碑文的滑稽那样叫我好笑。唉！比起保罗·德·柯克②的那些书来，这些大理石板和十字架真是高明得多的令人开怀发噱的书，在它们上面，死者的亲人倾诉了他们的愧疚，他们为死者消失到另一世界里的幸运的祝福，和他们重逢的愿望——一片谎话！

①法国剧作家。

②法国讽刺作家。

然而在这片墓地里，我最欣赏的是那被遗忘了的一角，那孤寂的、往日死者的老区，满处都是高大的紫杉和柏树，它即将又成为新区；人们将在这里砍倒这些由人类尸体吸取营养的绿树，在小块大理石板下安排新近的死者。

当我在那儿溜达得我的精神得以清新之时后，我知道我快要感到厌倦了，并应当到我小恋人的最后卧榻前去奉献出我真诚的忆念。快到她的墓前时，我有一些内疚。可怜的亲人，她曾这样驯顺、这样钟情，而且这样白皙，这样生气勃勃……而现在……要是将这掘开……。

倚在铁栏杆上，我低声向她倾诉我的辛酸、无疑她什么也不会听见。可是当我正将离去时，我看到了一个全身穿黑、重孝的女人跪在相邻的坟上。从她挑起的黑纱一翼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脑袋，那两边分开平梳的头发在漆黑的头巾下，像映着一缕黎明之光。我看得呆住了。

无疑，她应正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受着折磨。她将视线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像一尊塑像，不动地在沉思，在悔恨中迷离若失，掩住了紧闭的双眼，在黑暗中逐件痛苦地追思往事。她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死者，并正在思念另一死者。而后我突然猜到了她要哭了，我是从那背上的

一个轻微动作猜到的，那动作像一阵风勾起的柳树的战栗。她开始轻轻地哭，而后变得强烈，脖子和两肩急骤的抽动。忽然她睁开双眼，那是充满了泪而动人的双眼，她迷惘的眼光漫然地看着自己四周，仿佛方从恶梦中醒来。

她看到我在瞅她，她好像感到羞耻，而后仍然用手遮住了整个面庞。于是她的啜泣变成了痉挛的，而她的头慢慢地俯向了石碑，她在那儿搁上了前额，她的纱巾围着她展开来盖住了心爱者的墓地的白色四角，像是一件新的丧服。我听到她呻吟悲诉，而后她倒下了，她的面颊贴在石板上，不动了。失去了知觉。

我向她倾下身去，我双手拍她，我向她的眼皮吹气，一面读着那简单的墓文："在这儿躺着海军陆战队上尉路易——特奥多儿——卡雷尔，在东京湾阵殁，为他祝福。"

这次死亡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我感动得掉泪，我加倍小心照料她，这些取得了效果，她苏醒了。我的样子十分感伤——我不是太坏的，我才 40 岁。她的第一眼就使我懂得她是有礼的，并且知道感激的。她确是如此，带着更多的泪和断断续续地从她激动的胸脯里吐出来，或者说讲完了他的故事：新婚一年之后在东京湾倒下的军官之死。因为是无父母的孤儿，经过爱情结婚。她完全公正地得到了规定的恤金。

我劝慰她，鼓励她，扶起她，劝她振作起来。

而后，我对她说："别留在这里了，走吧。"

她低声喃喃说：

"我现在走不动了。"

"我会扶着您的。"

"谢谢，先生，您真好。您也是来这儿哀悼死者的？"

"是的，太太。"

"一个女死者？"

"是的，太太。"

"您的妻子？"

"一位女友。"

"可以像爱妻子一样爱一个女友，感情是不遵循法律的。"

"是的，太太。"

于是我们现在一块儿走了，她靠在我身上，我呢几乎拥着她走过墓地的那些小道，当我们要出去了的时候，她低声有气无力地说："我想我大概是病了。"

"您愿意到那儿去吃点什么吗？"

“好的，先生。”

我看到一家饭店，一家那种死者的亲友们去祝贺不快活任务终于结束的饭店。我们进去了。我让她喝了一杯烫茶，对她像是起了提神作用。在她的双唇上浮起了一些隐隐的笑意。于是她向我诉说她自己。这真是悲惨，生活中完全孤独一人真是悲惨，孤零零地日日夜夜在家里，不复有任何人可以倾诉衷情，信托和亲昵。

神情是真诚的。她的话说得亲切。我被感动了。她很年轻，也许20岁。我称赞她，她很得体的接受了。后来，时候不早，我建议找辆车送她回家，她接受了；在车厢里，我们这样一个傍着一个呆着，肩并着肩，我们的体温隔着衣服混在一起，这真是世界上最挑动人心的事情。

当那辆车到了房子前面时，她低声说：“我觉得我没能力独自上这楼梯，因为我住在4楼，您曾这么善心，您能不能仍然给我您的胳膊送我到我的住所？”

我赶忙答应了。她慢慢上去，一边总在喘气，而后在她的门口，她又说了：

“进去坐会儿吧，让我好谢谢您。”

当然啰，我进去了。

她家里是朴素的，甚至有点儿穷，但是朴质而整洁。

我们在一张小长沙发上并排坐着，她又重新向我诉说她的孤寂。

她打铃唤她的女仆，想给我送点什么饮料。女仆没有来。我对此很高兴，设想这个所谓女仆只在早晨来，人家所谓的整理家务女佣。

她已经脱去了帽子。她明亮的两眼定定地盯着我时真是可爱。如此地定睛不动、如此地清澈，以致我受到了强烈的诱惑，并且屈服了。我将她搂进了我的双臂，在她突然合上了的眼皮上，印下了许多亲吻，……许多吻……许多吻……多而又多。

她一面推开我力图挣脱，一面重复说：“请结束吧……请结束吧……请结束吧。”

她对这个字下的涵义是什么呢？在许多相同的情况下，“结束吧”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为了使她闭口，我从眼皮上转到了嘴唇上，对“结束吧”这词给予了我所选定的解释。她并不太抵抗，而当我们重新4眼相对的时候，经过了这场有损于对在东京湾被杀的上尉的忆念行为之后，她显示出疲惫、含情脉脉而顺从的神气，它消除了我的不安。

于是我成了有礼貌的、殷勤而又有知遇之感的。而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小时的闲谈，我问她：

“您在哪里吃夜饭？”

“在附近一家小饭店里。”

“独自去。”

“是啊。”

“您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吃晚饭吗？”

“那在哪儿？”

“在林荫道上一家大餐馆。”

她略略推谢了一下，而我坚持，她让步，一边为自己作一点辩解：“我真闷透了……真是。”而后又加上说：“那么我该换一件不那么暗淡的裙子。”

于是她进了她的卧室。

当她从那儿出来时，她是穿的半孝服，动人的，精巧而纤细，十分简朴的灰色打扮。她显然有上坟的服饰和在城里穿的服饰。

晚饭是十分友好的。她喝了一点香槟，受到了激奋，变得炽热起来。我陪着她住到了她家。

这场在坟上结合的姻缘约保持了三个星期。可是我对任何东西都厌倦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女人。我以一次不能回避的旅行为借口离开了她。我的离别办得十分慷慨，她对此十分谢谢我。而且她让我允诺，她让我发誓回来后再回去，因为看来她真是有一点儿钟情于我。

我在其它的柔情绻意之中奔波，于是约一个月过去了，重晤这位服丧小恋人的心情从没有强烈到使我撑不住。虽然我一点没有忘记她……对她的回忆像一个奥秘，总在纠缠着我。像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像一个为求得答案而不断叫我们萦怀的那些难题。

不知道为什么，有天早晨我认为我会在蒙马特尔墓地见到她，于是我去了。

我在那儿溜了很久，除开这地方的那些常客之外没有碰到过别的人，这是些还未和死者切断一切关系的人。在东京湾阵殁的那位上尉坟前没有哭泣的女人，既没有花朵，也没有花圈。

可是当我在这个亡魂的城市的另一角漫步的时候，我在一条十字架的窄道上，忽然看见一对穿着重丧的人走过来，一男一女。啊，真奇怪！当他们走近时，我认出了她。是她！

她看见了我，脸红了；而后，当我和他们相交而过时，我略略掠着了她。她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信号，很轻微的一眼，那意思说：“请别认识我。”但好像也在说：“再来看我，亲爱的。”

那个男人很正派、文雅、洒脱，是荣誉团的军官，约莫 50 来岁。

他扶着她，就像我自己在离开墓地那时扶着的那样。

我十分惊讶地走开了，自问我刚看见的那一幕，这个墓地的女猎手是属于那一类的呢？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妓女，一个得了灵感的妓女；她到这些坟上去收集那些为女人、妻子或情妇而梦魂萦绕的，而且还为那些丧失了爱抚思念所烦恼的、悲伤的男人？她是唯一的吗？抑或不止一个？这是不是一种专业？是不是有人将墓地当成了拉客的人行道？这些墓碑！或者她从某种深沉的哲理里独自想出了这个独特的主意，在这种丧葬的地方去发掘重炽的爱情遗恨？

而我还真想知道：在这一天她又是属于谁的寡妇？

# 水上

去年夏天，我在塞纳河边距巴黎二十多公里的地方，租了一所小的乡村式的歇夏房子，并且每晚总在那里歇宿。几天之后，我结识了一个邻居，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这真是我平生仅见的最好奇的男子，他是一个老资格的游艇家，但也是一个常在水边，常在水里而奋不顾身的游艇家。他应当是在一只游艇上生的，并且也一定会在最后使用游艇时死去。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在塞纳河畔散步。我要求这汉子给我说他在游艇生活中的一两件故事。此刻我眼见他活泼起来了，神采焕发了，议论风生了，几乎和一个诗人相似。在他的心里，本有一股大的狂热，一股非常的、不可抵抗的狂热溪河。

——唉！他说，您可看见那条在我们前面不远之处流动的溪河吗？在这条河上，我有多少纪念！你们各位住在街市上的人，素来不知道溪河是什么！但是请你细听一个渔夫说这名词吧。对于它，那是件神秘而深邃不可窥测的东西，是个有蜃楼幻境的地方。在夜晚，我们在其中看得见一些绝非本来面目的事物，并且仿佛穿过了一座公墓一般，不知不觉地浑身发抖；在事实上，那是绝没有坟堆而又最使人心悸的公墓。

陆地对渔夫是有界限的，然而在黑暗中，那种没有月光的时候，溪河却是无界限的了。一个航海家对于大海所体验的绝不是同一回事儿。它固然时常是生硬而怀恶意的，但是它呼号吼啸，它是诚实的，这个大海；而溪河就不然了，它是沉默而狡滑的。绝不发怒，永远静悄悄地流着，而这种流水的不息运动，我以为比那狂涛巨浪更为可怕。

无数的说梦者，凭着他们的臆造，说大海在它内部藏着种种漫无涯际的深蓝区域，其中，有些沉溺了的人，杂在大鱼群里，如同在奇异的森林和水晶的崖洞之间转动。至于溪河，只有乌黑色的深渊，其中的人就在泥泞里腐烂。然而它未必不是好看的，当它在朝暾之下荡漾，以及它在芦林簌簌的高岸之间从容波动的时候。

诗人在歌咏海洋的诗中说过：

慈母伏地悲呼之痛史，

嗟汝大海已尽知！

夜潮逆流时，汝乃谱此痛史入新词，

汝声因以惨，当汝向我而飞驰。

然而，我却相信那些被瘦弱的芦苇用那么从容的声音说出来的故事，应当比那些被狂涛巨浪的呼号所唱出来的悲剧更为狞恶一些。

并且您既然要求我说我本身的一两件纪念，我就拿我 10 年以前，在此地遇见的一件罕见的怪事说给您听。

那时候我也像今日一样，住在拉丰老太婆家里，而我一个姓贝尔名路易的至好朋友，那个久已抛弃了游艇生活和游乐拓落生活而去做参政官的贝尔内，当时却住在距此十来公里下游的西村。我们一直同在一处晚餐，有时在我家里，有时在他家里。

某一天夜晚，我正很费劲地划着那只常供夜间使用而长达 12 尺的海上大游艇独自回家，并

且到了觉得疲倦时，我就在那个和铁路小桥相距约有二百公尺光景的芦洲边歇一会儿来喘息。

天气真是那样可爱之至的，月色皓洁，水光微漾，空气恬静而又温和。这种沉寂的境界诱惑了我；我说在这地方吸一斗烟丝应当有趣的。那时节，行动竟遵从思想而来，我举起艇上的锚抛在溪河里了。

那只随着水势而下的游艇，拉着锚的链子带到了尽头，随后才停着不走；于是我照那个办得到的合宜方法，在我那张羊皮褥子上靠着。我什么也听不见了，什么也不，仅仅有时候，我觉得受到了一两次由水力撞在岸边所生而几乎不可觉得的小波动，和看见了那些高一些的成丛芦群露出一些惊人怪样子并且有时候还骚动起来。

水面完全是宁静的，但是由于这种绕在四周的非常沉寂的境界，我觉得有点儿惊惶。一切虫蚁儿，青蛙和癞蛤蟆，这些沼泽间的夜鸣者，它们都没有声响。陡然，在我右边很静的处所，一只青蛙咽咽地叫起来。我动了一下，它又缄默了，我怎么也听不见了，于是我决定吸点烟来消遣。虽然我素来虽以烟斗不离口著名，但是那时候竟不能吸了；一经吸了第二口，就觉得心里有点翻，于是只好停着。我开始哼了几句儿歌，然而嗓子又教我费了事；于是我躺在艇子里向天顶端详。经过好一会儿，我一直蹲在安然的境界里。但是不久艇子的许多轻微动作使我不放心起来。

仿佛它有许多加大距离的避壤航线的动作，间歇地触着河的两岸；随后我相信有一种不可目睹的东西或力量，从容地在水底挂着它，并且接着把它顶起来再让它又往下坠。我这时竟像一阵风浪的中心大受激荡了：听见我的四周有阵噪响，我一下跳起来了：谁知水光依然微漾，一切都是宁静的。

我悟到我神经略有不安，于是决定离开那个地点。我抡着锚练，游艇开始动了。随后我感到了一种抵抗力；我格外用力拉着，那锚却依然不上来；它在水底挂上了什么，所以我拉不起它，重新再去拉，但是绝无效果。于是利用两桨来旋转我的游艇，教它朝着上游去更换锚的位置。然而却又是徒然，它始终不动；我生气了，愤怒地挥动那条链子。什么也不因此受摇动。我失去勇气坐下来，于是极力在我现有地位上着想。既然不能在扭断链子那上面转念头，也不能教它脱离游艇，因为它很粗，并且又紧紧地钉在船头那一根比胳膊还粗的木头上面，但是天气依然真是很美，于是我想起大概不要等待多久，定可遇见一两个来援助我的渔夫。我这种如意打算竟教我宁静了，于是再坐下来，并且终于能够吸烟了。我身边本有一瓶朗姆酒，拿出来喝了两三杯，并且我的处境教我自己发笑了。气候本来很热，仔细推敲下来，我满可以在这灿烂的星光之下过夜而绝无大害。忽然我的船舷轻轻受了一个打击。我轻轻跳了一下，一阵冷汗教我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这声音大概是由一段被水力推来的木头弄出来的，但是这就够了，我觉得重新又被一种新的神经不安所征服了。我抓着那条链子，于是忘命地去拉。那锚依然坚持不动。我精疲力竭地重新坐下了。

然而，那溪河却渐渐地被一阵很低的盖住水面的很厚的白雾整个儿罩住了，以至于我立起来竟看不到河面，也看不见我的脚和我的游艇，不过仅仅望得见那些芦苇的梢子，远一些，还望得见那片因为月光而成灰白的平原，和那些由意大利白杨树叶所成的高入云霄的大黑团。我身躯自腰以下，仿佛埋没在一种异样的白棉絮堆里，于是我心里起了一些虚无的想象。我推想有人会偷着来上我那条已经被我看不清楚的船，以及那条被这阵浓雾罩住的溪河。应当满是那些在我四周游泳的怪物。我感受一种极可怕的不自在了，头部发涨了，心房跳得几乎不能呼吸了，并且失掉神智了，竟想泅水而逃；接着，这意识立刻使我因为害怕而发抖了。我已经眼见自己要崩溃了，在那浓雾之中冒险而去，在那些不能避免的水草和芦苇堆里挣扎，因为恐惧而发干喘，看不见堤岸，再也重觅不着自己的游艇并且仿佛觉得有一种潜伏的力量，从这乌黑的

水底来拉我的双脚。

本来从事实上说来，在觅到一个可以立足的有草和藤葛的适宜地点之前，至少我真应当在这逆流中游泳五百公尺，所以我虽然是个游泳好手，那时候却十有九不能在这浓雾里调度自己的身躯，十有九必然淹死。

我极力从理智上推敲，觉得意志上是坚强绝无畏惧，但是那时我除了我的意志以外另有其他的东西。我对自己来检讨我所能疑惧的事了，我的勇敢的“我”竟讥诮我的畏怯的“我”了，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好好地领悟到两个在我心上的生命的矛盾地位，这一个愿意那一个反抗，并且彼此轮流互为优胜者。

这种愚笨而无法解释的畏惧心，继续不断地扩大，并且竟变而为恐怖了。我张目侧耳地静候，保持绝不动弹的地位。什么呢？我一点也不得而知，但是这应当是可怕的。我以为倘若有一尾鱼跃出水面而被我发觉，——这本是常有的事——那就不必多费事了，已经可以教我失去知觉，一下直挺挺地跌倒了。

然而，一股强毅的力量，使我终于几乎追回我失掉的理智了。我重新拿出那瓶酒喝了一大口。于是产生了一个意识，我用尽气力大声叫唤起来，一面把身躯继续向四面旋转。等到我的嗓子绝对无法使唤的时候，我就静听着。——一只狗在狂吠，很远很远。

我再喝了些儿酒，于是把身躯整个躺在游艇里了。我也许这样守了一小时，两小时，张开双眼，对着一些围绕我的恶梦而绝没有睡着。我不敢起来，尽管却非常想：于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延宕下去。我曾经向自己说：“快点，起来罢！”但是又不敢动一下子。到末了，我小心翼翼地挺起了自己的身躯，仿佛我的生命完全依赖那点儿可以被我造成的极小极小的响声似的，后来，我伸出脑袋在船上舷外边四面探望。

我被那幅最奇异最惊人而居然可以目睹的景物所迷惑了。那竟是一种仙国的幻景，一种由远方归客口述而我们亲耳静听时不肯相信的怪事。

那层在两个钟头以前笼罩水面的雾，已经渐渐退去而在岸上屯集了。它丢开河面任其完全自由，却在每一边岸上，叠成一带高约六七公尺莫测首尾的丘陵而从月光之下闪出雪一般的寒光。所以我只看见水光像火鳞一般荡漾的溪河夹在这两条银色的山带里，至于在上面的，在我头上的一轮皓月，悬在那略带蔚蓝而有乳白意味的天顶。

一切在水里生活的虬虫都睡醒了，青蛙都正发怒似地鼓吹着，而癞蛤蟆也忽断忽续，或左或右，向空中送出它们那种有金属性的声音，使我觉得那是短促的，单调的，不快活的怪事。我不再害怕了，我已经置身于一幅那样令人叫绝，使得那种最强的奇异之事也不能慑我的图画里了。

这境界延长了多久呢？我绝不知道，因为结果我竟打瞌睡了。等到我睁开了眼睛，月轮已经不见了，满天都是云。河水惨淡地动荡，风起来了，气候冷了，黑暗世界是深邃的了。

我喝完了瓶子里剩余的酒，随后我听见了芦苇簌簌之声和溪河里使人心悸的空响，一面竟发抖起来。我想看个仔细，但我不仅不能分辨我的游艇，就是那双抬到眼睛边儿的手也不能分辨了。

渐渐地，黑暗的浓度毕竟稀薄起来。我陡然觉得有一个影子在身边很远地溜过去，我迸出一声狂叫了，另一道声音回答了我，这是一个渔夫。我叫了他一声，他就把船靠过来，于是我

向他说起我的麻烦。他把他的船和我的紧紧地靠好，接着我们俩就一同去拉链子了。那链子依然不动。天明了，却是阴暗的，灰色

的，有雨意的，冷冰冰的。那种给我们添愁增怨的天空之一。我发现了另外一只大船，我们远远地大声吆喝。大船上的汉子和我们通力合作了，于是我那枝锚渐渐退让了。它上来了，但是慢慢地慢慢地，并且带着一个很可观的重量。末了，我们看见一堆太的东西，于是把它起到了我的船上。

这是一个在项颈上系着一块大石的老婆子的尸首。

#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 一

天气真好，田庄里的人的午饭比往常吃完得快，接着就都到田里去干活了。

罗莎，女长年，独自待在宽大的厨房中央，伴着一点点留在壁炉中心压在那口满是热水的锅子下边的余火。她不时舀着这水，慢慢洗着她那些杯子盘子，偶尔停下来注视着那两方穿过缺少玻璃的窗子留在长桌子上的日光。

三只很大胆的母鸡在椅子下面寻找面包的碎屑。鸡埘的味儿和马房的发酵的温暖气息，都从那张半开着的门口透进来，而在这个热得烫人的正午时候的沉寂中间，大家听得见雄鸡在各处喔喔地叫唤。

这女长年等到做完了她这些日常工作，抹过了桌子，打扫了炉台，并且把许多盘子搁在厨房后墙边的高架子上面，架子近边是一座清脆地嘀嗒嘀嗒响着的木头挂钟；这时候她才透了一口长气，感到有点儿茫然，有点儿气闷，却不知道为着什么。她盯住那几堵发了黑的粘土墙，那些托在天花板底下发黑的椽子，和那些挂在椽子上面的蜘蛛网，黄黑色的青鱼干以及一串串的洋葱球儿；随后她坐下了，感到厨房里地上那层砸紧过的泥土里发出许多味儿教她不大舒服，因为那种泥土自从很久以前就阴干了多多少少散布在里面的东西，现在受着气温的逼迫都向外面蒸发。这种蒸发物也渗杂着那阵由隔壁屋子里新结酪皮的乳浆传出来的刺鼻气味。这时候，她想如同往常一样动手缝点儿东西，但是她没有气力了，于是走到了门框儿边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这么一来，她受到强烈的光线的抚慰，心里觉得一阵愉快，四肢里也流动着舒服之感。

正对着门，那堆覆着等候发酵的厩肥不住地腾出一道小小的闪光的水蒸气。许多母鸡在那上边侧着身子躺着打滚，用一只爪子轻轻刨着去寻觅蚁虫儿。在它们中央立着那只很健美的雄鸡。

它几乎每一转眼之间就选择了一只雌的，并且发出一道轻轻的召唤声音一面绕着转一下。那只雌的懈怠地站起来，并且用安稳的神气接待它，屈着爪子，用翅膀托起它了，随后雌的抖着自己的羽毛，从中撒出些儿尘土，重新又在厩肥的上边躺下，而雄的呢，正用啼声报告自己的胜利；于是在各处天井里的所有的雄鸡答复着它，这样从一个田庄转到另一个田庄；俨然是它们互相送还这类的爱情挑战。

这女长年瞧着这些鸡，心里却没有想到什么；后来她抬起了眼睛，终于被那些开花的苹果

树的光采，整个儿白得像是许多扑着粉的脑袋，弄得目眩起来。

忽然一匹快乐得发狂的马驹儿，纵着前蹄并举的驱步在她前面冲过去。它绕着那些种着树木的壕堑打了两个圈子，随后突然停止了脚步，接着又回过头来，好像对于只剩下自己一个感到诧异。

她也感到了一阵对于奔跑的羡慕，一阵运动的需要，同时，也有了一阵欲望：想躺下来，想伸开四肢，想在炎热而且静止的空气里休息。她走了几步，心里犹豫不决，闭上了眼睛，被一种兽性的舒服意味制住了；随后，她从从容容到鸡埘里去找鸡蛋。

一共拾到了并且带走了 13 个。等到鸡蛋都在酒柜子里紧紧地搁好了的时候，厨房里的种种味儿又弄得她不舒服起来，于是她走出来到草地上边儿坐一会。

田庄里的天井，被树木围绕着的天井，像是睡着了的。草长得相当高，颜色很绿，一种深春的新绿，其中那些黄蒲公英的光采强烈得耀眼，苹果树的影子在树的脚下聚成圆形；在房屋茅顶的脊上，长着许多叶子尖尖儿活像长剑的蝴蝶花，略略冒点儿烟，如同马房和仓库的湿气都透过那层麦秸而腾起了一样。

这女长年走到车房里了，那地方排着大大小小的车子。在壕堑的空儿里，有一个碧绿的满种着香气四散的紫罗兰的大坑，她从斜坡上望见了田野，一片广阔的大平原，其中全长着收获物，间或还有成簇的树，并且，这儿那儿，许许多多在远处的干活的，真小得像是泥人儿，许许多多白马俨然是一些玩具，正拖着一架被一个指头儿样大小的泥娃娃赶着的小而又小的犁头。

她到一个阁楼里搬了一捆麦秸，把它扔在那坑里，自己再在上面坐下来，随后，感到还不十分自如，又解开了捆麦秸的绳子，铺好了场子，自己仰着躺下来，双手垫在脑袋下边，双腿伸得直挺挺的。

慢慢儿，她闭上眼睛了，在一阵甜美的柔软意境里打着瞌睡。直到竟要完全睡着了的时候，她觉得有两只手抱着自己的胸部，于是蹦地一下跳起来了。这是雅格，田庄里的打杂男工，一个身体矫健的比卡尔狄州的人，自从新近不久，他极力逢迎罗莎。这一天，他在绵羊棚子里做工，看见了她躺在有遮荫的处所，于是提着轻轻的步儿掩过来，屏住呼吸，张开眼睛，头发里边儿还粘着些儿碎的麦秸。

他试着来拥抱她了，但是她打了他一个像她身体同样结实的耳刮子；后来，他涎着脸儿求了饶。于是他俩并排地坐下来，并且友好地谈天了。他们谈到这种有利于收获物的天气，谈到趋势不错的年成，谈到他们的老板，一个直性子的人．随后又谈到邻居，谈到整个儿附近一带地方，谈到他俩自己，谈到本村，谈到他俩的幼年时代，谈到他俩的种种回忆，谈到他俩的久已离开的、也许永远离开的父母们。想到这一层，她感动了，而他呢，抱着固定的念头慢慢地移近了，靠紧她了，不住颤栗着，整个儿受了欲望的侵袭。她说道：

“有很久很久我没有看见妈了，这究竟是难受的，像这么久，大家见不着面。”

接着，她那副失神的目光瞧着远处，向北穿过天空，直到那个远而又远的村子里。

他呢，陡然，抱住了她的脖子，并且重新吻她；但是，她举起她那只握紧了的拳头，那样使劲地扑面打了他一下，以至于他的鼻孔里流出血来；于是他站起来把脑袋靠着一枝树。这样一来，她受到感动了，接着走近他身边问道：

“这可揍得你疼？”

然而他却笑起来。不疼，简直不算什么；不过她恰巧打在他脸儿的当中。他喃喃地说：“好家伙！”接着就用赞美的神气瞧着她，这是一种敬佩，一种完全异样的亲热之感，他开始真正地爱上了这个如此健壮果敢的女孩子。

到了他的血停止不流的时候，他向她提议去兜一个圈子，因为倘若他俩这样并排再坐下去，他害怕这位同坐的硬拳头。但是她自动地挽着他的胳膊了，俨然像一对未婚的人傍晚在大街上的行动一样，后来她向他说道：

“对不对呀，雅格，像那样子看不起我。”

他抗议了。不是，他并没有看不起她，不过他是钟情的，事情不过如此。

“这样，你真愿意和我结婚吗？”她说。

他不免迟疑。随后，他趁着她出神地向前面远望的时候，就从侧面来端详她。她有一副绯红而又饱满的腮帮子，一个在她短衫的印花布里边儿绷起的胸脯，一副润泽丰肥的嘴唇和一条几乎精赤而正渗出小汗珠儿的脖子。他觉得自己重新又被欲望制住了，末了，他的嘴附在她的耳门边喃喃地说道：

“对的，我很愿意。”

这样一来，她把自己那双胳膊搁在他脖子上，并且长久地吻他了，简直教他俩喘不过气。

自从这个时候起，那种无穷尽的爱情故事在他俩之间开始了。他俩在各处的角落里互相逗着玩儿，他俩趁着月光在一座麦秸垛子的掩护之下互践约会，并且仗着桌子的遮蔽，在下面彼此各用自己那双钉着铁件的粗皮鞋，向对方的腿上弄出许多发青的痕迹。

后来，渐渐地，雅格竟像对她厌倦了，他躲避她几乎不再和她说话了，不再想法子和她单独相遇了。于是她常常怀疑了，发生一个大的忧虑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最初，她不免惊愕，随后起了一阵激怒，而且每天怒气增加，因为她简直没有法子找得着他，他呢，真费尽心思躲避她。

末了，某一个夜间，田庄里的人通通睡着了的时候，她静悄悄地走到了外边，系着短裙，赤着脚，穿过天井，然后推开马房门，雅格就睡在马房里面一只搁在马槽顶上满盛着麦秸的大筐子里。听见了她进来，他假装打鼾；然而她攀到他身边了，后来，跪在他的侧边，推着他直到他爬起来才住手。

到了爬起坐着的时候，他才问：“你要什么？”她咬紧了牙齿，怒气教她浑身发抖了，说道：“我要，我要你娶我，因为你从前答应过和我结婚。”他开始笑着，后来说道，“哼！倘若一个人把一切和他出过岔儿的女人都娶过来，那就不好办了。”

但是她抓住了他的脖子，不等他来得及冲出她这个猛烈的拘束就撳倒了他，接着扼住了他，很近地对他喊着：“我肚子大了，可听见，我肚子大了。”

他透不过气来，发喘了；后来，他俩就都不动弹也不说话地待在黑暗的沉寂里，仅仅听见

某一匹马从槽里拖着麦秸然后慢慢嚼碎的牙床声响。

雅格懂得了她的气力比他的强些，于是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好吧，我一定娶你，既然是这样。”

但是她不再相信他的话了。

“立即，”她说，“你立即当众报告结婚的日子。”

他回答道：

“立即。”

“你把这件事凭着仁慈的上帝发誓。”

他迟疑了几秒钟，随后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件事凭着仁慈的上帝发誓。”

这样一来，她放松那几个指头儿，再也没有多说一句就走了。

从此她又有好几天没法儿和他说话了，并且那马房，从此每天一到夜间都用钥匙从里面锁好了，她害怕惹起闲话，竟不敢闹出响动来。

此后，某一天早晨，她看见另一个打杂工友进来吃饭。她问道：

“雅格走了？”

“一点也不错，”另一个说，“我接了他的位子。”

她开始发抖了，简直没有气力从壁炉里面取下那只悬着的汤罐子；随后，到了大家全去上工时，她走到了楼上的卧房里，然后把脸儿伏在枕头上面哭起来，免得被人听见。

在这天的白天里，她试着用那种并不引起旁人疑惑的方法去探听，但是她老是想着自己的不幸，乃至于以为看见一切被她询问的人都会对她阴险地笑。以后她不能得到一点儿消息，只知道雅格早已完全离开这一带了。

## 二

这样一来，对于她，一种继续不断的困苦生活开始了。她如同一架机器样地工作着，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什么，脑袋里藏着这样一个念头：“设若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呢！”

这个不变的烦恼教她真没有能力去推想了，以至于明明感到恶评就会来，她连种种避免这个恶评的方法，也都不去寻找了，日子越来越近，无可补救，而且确定得像是催命的死神。

每天早晨，她起得比其余的人都早，并且用一种激烈的固执态度，对着一小片供她梳头之用的破镜子尽力注视自己的腰身，想看一看是否当天就有人看得出来，她忧愁极了。

并且，在白天，她不时停止自己的工作，为的是对自己从上到下细看一遍，看自己的肚子是不是把自己的围腰裙儿凸得太高。

好几个月过了。她几乎不说话了，到了有人问她一点什么的时候，她竟不懂了，神情慌张，目光发呆，双手发抖；这样子引得她的老板说话了：

“好孩子，近来你真笨！”

在礼拜堂里，她总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并且不敢到忏悔室里去，很怕撞见了长堂的神父，她以为他有一种超于人类的力量能够看得见她的心事。

在吃饭的桌子上，同伴们的注目现在竟教她因为忧虑而发晕了，她始终揣想已经被那个看牛的小子看出来，这小子是一个早熟而又狡猾的家伙，他那副发亮的眼光是不离开她的。

某天早晨，邮差给了她一封信。她从来没有接过什么信，于是心里非常慌张，弄得她非坐下不可了。他寄来的，也许？但是她识不得字，所以一直发愁，对着那张写满了字的纸儿抖个不住。她把纸儿搁在衣袋里了，不敢把自己的秘密托付任何人；好几次停住自己的工作，去仔细注视那些排列得匀匀称称而且末尾用一个签名作结束的成行的字儿，空空泛泛指望自己就能陡然一下子明白其中的意义。末了，正当她因为焦躁和挂念几乎变成疯子的时候，她去找本村里的小学教师了，这位教师请她坐下然后念起来：

*亲爱的女儿，此信为的是通知你，说我不很对劲儿；我们邻居，邓都老板，提笔叫你回来，倘若你能够的话。*

*你母亲的代笔人凯塞乐·邓都*

她一声也没有响就走了，但是一到她是独自个儿的时候，立刻倒在路边，两条腿都软了，后来一直在这地方待到了黑夜。

回到田庄里，她向田庄的主人说起自己的不幸，田庄的主人任凭她愿意离开多久就离开多久，在她没有转来以前，他允许找一个做零工的女子来代替。

她的母亲本来是病得垂危的，她到家的那一日她母亲就死了；第二天，罗莎就生了一个只有 7 个月的男孩子，一副难看之至的小骨头，瘦得教人毫毛倒竖，并且他好像老是不舒服，因为他那双干枯得如同螃蟹脚爪样的小手痛苦地痉挛着。

然而他却活下去了。

她说自己结过婚，但是不能够由自己照顾孩子，于是把他交给了邻居，他们答应替她好好儿照顾。

她转来了。

不过这样一来，那个被她留在远处的弱小生命在她那颗受到很久折磨的心里，仿佛一道曙光似的引起了一种未曾体验过的爱情；后来这爱情又变成了一种新痛苦，一种时时刻刻都存在的痛苦，因为她离开了他。

而最使她伤心的事，就是一种疯狂的需要使她想吻他，想弯着胳膊抱他，想使自己的肌肉

感得到他的小身体的温暖。夜间她睡不着；整天想着他；并且，在傍晚，工作一完，她就坐在壁炉跟前，固定地瞧着它，如同那些想着远方的人一样。

有人竟渐渐讽刺到她的对象了，并且有人闹着玩儿说她应当是有了爱人儿，问她这爱人儿是不是漂亮，是不是高大，是不是有钱，预备哪一天结婚，哪一天行洗礼？后来，为着能够独自暗地里流眼泪，她时常躲避旁人，因为这些问题如同许多钢针一般刺到了她的皮肉里。

为着排解这些烦恼，她用奋发的姿态来开始工作了，然而，始终想着自己的孩子，她寻觅种种方法来为孩子多积点钱。

她打定主意加倍地工作，想使旁人不能不增加她的工资。这样一来，她渐渐包揽了周围的日常工作，所以老板辞退了另外一个女长年，因为自从罗莎勤劳得像是两个人以来，那一个竟变成了不必要的，在面包上，在灯油和蜡烛上，在种种被旁人随便撒给鸡吃的粮食上，在那些被旁人略为浪费的牲口草料上，她都能够节省。对于老板的钱财，她悭吝得如同是自己的似的，并且，买进的东西极力求其便宜，而田庄里的出产，极力尽高价卖出，极力打破那些出售物产的乡下人的诡计，买进和卖出，苦工的管理，伙食的帐目，只有她注意这些事情；于是，没有多久，她成了不可少的人了，对于自己四周的事，她使用一种这样的监督功夫，以至于在她管理之下的田庄不可思议地兴旺起来了。附近三四公里的圈儿里，大众都谈到“瓦兰老板的女长年”；而这个田庄的主人向各处重复地说：“这女孩子吗，真比金子还值钱。”

然而，光阴过去了，她的工钱却仍旧没有增加。老板之接受她的苦工，正像接受一种出自任何忠心的女工人的应有的事儿，一种简单的热心表现，并且她开始带着点儿苦味想到老板是不是靠着她每月多进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金法郎，而她所得的却始终是每年二百四十金法郎，一点儿不加多，一点儿不减少。

她决计要求加薪了。一连三次去找老板，然而走到他跟前却谈了旁的事。她感到了一种央求钱财的羞耻，以为这是一种不大好意思的行为。末了，某一天老板单独在厨房里早餐，她用一种迟疑的神情对他说起自己想和他特别谈话。他抬起了脑袋，有点吃惊，双手搁在桌子上，一只手拿着餐桌上用的刀子朝天举起，而另一只，拿着一点吃残了的面包，接着他定住双眼注视着他的长年女工。在这样的注目之下，她慌张了，后来她要求 8 天假期回家去一趟，因为自己有点不舒服。

他立即答应了她，随后，他也感到拘束了，又加上了两句：“我将来有话和你说，等到你转来的时候。”

## 三

孩子快有 8 个月了，她简直认不得他。他完全变成粉红色的了，丰满的脸儿，浑身也全是滚圆的，活像是个用着有生命的脂肪做成的小包裹。他那些由于肌肉隆起而张着的手指头儿，用一种明显的满意样子从从容容地动着。她热烈得如同野兽去扑一件捕获品似地向他扑过去，拥抱他，热烈得使他因为害怕而狂叫起来。这时候，她本人开始流泪了，因为他不认识她，又因为他一看见他的乳娘就向她伸起那双胳膊。

然而自从第二天起，他看惯了她的脸儿，并且看见她就笑。

她带着他到田里去，发疯似地举起他跑着，在树荫下面坐着；随后她向他说话了，虽然他绝对听不懂，而在她这还是生平第一次，算是向着一个人敞开了自己的肺腑。向他说起自己的

伤感，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种种不放心，自己的种种希望，末后，她不住地用种种热烈和极度兴奋的爱抚动作使得他感到了疲乏。

她得着一种无穷尽的快乐了，抱着他在手里揉着，给他沐浴，给他穿衣裳；甚至于给孩子收拾种种脏东西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幸运的，仿佛这类亲切的殷勤本是对自己做母亲身份的一种确认。她注视他，始终诧异于他是属于她的，抱着他，使他在自己手里舞着，一面低声重复地说："这是我的小宝贝，这是我的小宝贝。"

向着田庄转去的时候，她简直是一路号啕痛哭，后来，她刚好进门，老板就在卧房里叫她了。她走进了卧房，很诧异并且很感动，却不知道为着什么。

"你坐在这儿吧，"他说。

她坐下了，后来他们并排坐着好一会，彼此都不大自安，碍手碍脚似的，并且没有照乡下人的样子对面互相瞧着。

田庄的主人，45 岁的胖子，两次死掉了老婆，快活而又执拗，这时候，他尝到了一种在他并不常有的明显的拘束。到末了，他下了决心，于是开始用一种空泛的神气谈着，他略现口吃，而且目光远远地瞧着田地里。

"罗莎，"他说，"你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要成家吗？"

她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灰白了。他看见她没有答复他，就继续说：

"你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女孩子，又端方又勤俭。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婆，将来真是一个男人的福气。"

她始终不动弹，种种念头在扰乱她，如同大祸就在当前，她呆着眼睛，竟没有想法子来弄明白。他等了一两秒钟，随后继续说道：

"你可看得明白，一个田庄没有主妇，那是弄不好的，尽管有你这样一个女长年。"

这样一来，他沉默了，不知道再说什么了，于是罗莎用一种惶恐的神气注视他，如同一个人自以为正和杀人的凶手对面站着，而只须对方略动手势就立即会抽身逃避似的。

末了，在五分钟之后，他问：

"喂！这成吗？"

她带着一种忧愁的面容回答：

"什么呢，老板？"

这样一来，他呢，仓卒地说：

"就是和我结婚，自然！"

她突然站起来，随即重新坐下，如同骨头断了倒在椅子上似的，坐着一直没有动弹，简直

像个遭受重大不幸的人了。最后田庄主人忍不住了：

“快点儿！大家仔细瞧瞧；那么你究竟想要什么？”

她发呆地瞧着他的脸；随后，忽然眼泪挤到她的眼眶里了，她咽着嗓子说了两遍：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

“为什么，这？”那汉子问。“快点儿，不用装傻；我现在给你一点盘算的时间，到明天为止。”

他匆匆地走了，真觉得透了一口气，既然在她身上完成了这件使他非常为难的事情，也十分相信他的长年女工到明天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提议——这提议在她是完全来自意料之外的，而在自己真是件好的交易，因为他久已非常关心于找得一个配偶，认为配偶带给他的一定比当地最好的陪嫁还要好得多。

此外，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也不能有什么门户不相当的疑虑，因为，在农村里，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几乎平等的：田庄的主人像长年工友一样劳作，而男长年常常迟早也会变成田庄的主人，女长年随时也可以转到了女主人的地位，在她们的生活和习俗上却并不因此引起任何变更。

这天夜间，罗莎没有睡。她坐着倒在自己床上，疲惫得异乎寻常，以至于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她呆呆地坐着，竟感不到自己还有身子，而且精神涣散，如同正有人用着拉散成卷的羊毛的工具把她的精神分开了，扯碎了。

仅仅偶尔有点儿很短的时间，她能够如同收聚残肴似地集中了种种考虑，后来想到可能发生的变化，她很害怕起来。

她的种种恐怖扩大了，而在整个田庄里的镇静沉寂之中，每次厨房里那座大钟慢慢儿报点，她就忧愁得出汗了。头脑是空虚的，恶梦一场接着一场地来，蜡烛也熄了。这时候，她的精神错乱了，那是常常在乡下人身上发生逼得他们逃走的精神错乱，——每当他们相信受到了一种命运的打击，于是一种疯狂需要就逼迫他们如同海船躲避当头的风暴似的，在当头的恶运跟前离开，遁逃，奔跑。

一只猫头鹰喀喇喀喇叫着，罗莎吃惊了，坐起了，伸手摸着自己的脸儿和头发，如同一个疯女人似地按着自己的全身；随后带着夜游病者的种种姿态走下楼。等到走到了天井里，因为将近下落的月亮在田地里散出了一片清朗的光，她为着不教什么不相干的游荡者看见自己，于是只好爬着走。所以她并不去开栅栏门却攀上了土坎，随后在面对着田地的时候，她就跑起来。她用一种有弹力的快步一直匆匆忙忙地朝前走，并且不时地不自觉地迸出一道尖锐的叫唤。那条拉得很长的影子躺在她旁边的地面上陪着她走，有时候，一只夜鸟在她顶空上盘旋。附近庄子天井里的狗听见她经过都汪汪吠着，其中有一条跳过了壕堑，并且追着来咬她，但是她转身向狗扑过去，一面大吼起来，吼声大得教那条害怕的家畜逃回去蹲在窝里不响了。

偶尔，一窝野兔子大大小小全在一块地里嬉戏，但是，到了这个发狂跑着的女人如同一个疯癫了的田野恩①女神一般赶到近边的时候，这群畏怯的动物就逃散开了；几只小兔子和它们的娘在一条田沟里消失了，而它们的爹撑起几条腿儿跳着，有时候，它那条带着两只竖起的大耳朵而跳跃的影子，掠过那片将要落下的月光，——这时候，月亮落到了世界的尽头，用她那片斜射的光照着这片平原，如同一盏搁在地平线上的庞大的灯笼似的。

①田野恩(Diane)是意大利神话中的女神，她所司之事是田猎。

星星呢，都在天空的深远之处消失了，几只鸟嘁嘁喳喳叫着；天快明了。这个气力衰弱的女长年发喘了；最后，直到晓日刺破了粉红色的黎明的时候她才停住不走。

她那双发胀的脚竟不大听使唤了，但是她望见了一个水荡，一个很大的死水荡，荡里的水在晓日红光的反照之下简直像是血，后来，她提起小步儿踱着走过去，一只手按着心窝，预备把双腿浸在荡里。

她坐在一丛草地上，脱下那双满是尘土的粗皮鞋，褪下那双袜子，于是伸起那双发青的小腿插到了那片平静而偶尔吐出空气泡儿的死水里。

一阵美妙的凉气，从她的后脚跟儿升到她的喉管里了，后来，正当她呆呆地注视这个深水荡的时候，她忽然起了一阵迷妄的观念，一阵急于想把全身没入的欲望。以为在水里面就可以停止熬受痛苦了，永远停止了。她不再记挂自己的儿子；专心指望安宁，指望完满的休息，指望长眠不醒。于是她站起来，举起两只胳膊，接着向前走了两步。现在，水淹到她的大腿了，后来，等到踝骨上的许多火辣辣的剧痛使她向后跳的时候，她已经投到了水里，接着失望地叫唤了一声，因为从膝头直到脚尖儿，好些乌黑的长条蚂蟥正吸着她的生命，正都浑身胀得饱饱满满贴着她的肌肉。她不敢去动那些地方，并且由于恐怖而大声叫唤了。她这阵失望的求援呼号引动了一个赶着车子在远处经过的乡下人走过来。他一条一条地拔去了那些蚂蟥，用了些青草压紧那些伤口，并且装着这女孩子一直送到她老板的田庄跟前。

她在床上躺了 15 天，随后，在她起床的那天早晨正在门外坐着的时候，田庄的主人忽然走过来立在她跟前。

“喂！”他说，“那件事说妥了，对不对？”

开始，她没有回答，随后，因为他始终站着不走，用那副强顽的眼光盯着她，她才困苦地说：

“不成，老板，我不能够。”

但是他突然忍不住生气了。

“你不能够，孩子，你不能够，为什么这样？”

她开始哭了，后来又说了一遍：

“我不能够。”

他仔细向她端详，接着劈面对她嚷着：

“那么你早就有一个爱人吗？”

她羞愧得发抖了，吞吞吐吐地说：

“也许真是这样的。”

这汉子的脸儿红得象是罂粟花了，气得连嗓子都发抖了：

“哈！你毕竟招认这事儿了，贱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光棍？一个赤着脚跑的家伙，一个身无分文的家伙，一个睡在露天里过夜的家伙，一个饿得快死的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说？”

后来，在她什么也不答复的时候，他又说：

“哈！你不愿意……我来替你说吧，我：那是约翰·鄱德禹？”

她叫唤了：

“噢！不对，不是他。”

“那么就是彼得·马尔丹？”

“噢！不是！老板。”

后来他怒不可遏地数尽了附近一带的单身汉子的姓名，而她呢，透不过气来极力否认，并且不时用围腰的角儿擦着眼睛。不过他始终用粗鲁的顽强态度搜索着，搔着这一颗心去认识她的秘密，如同一条猎狗整天搜索一只窠巢而目的就是去捕获那只它觉得躲在窠巢里的野物一般。他忽然高声叫唤起来了：

“唉！还用说，那是雅格！上一年打杂的长年男工：从前有人说过他和你谈天和你俩彼此允许了要结婚的。”

罗莎急得呼吸迫促了，一阵热血涨红了她的脸儿，眼泪突然不流了，停在她的腮帮子上了，像是许多积在烧红了的铁上的水点儿。她高声嚷着：

“不对，那不是他，那不是他！”

“真的不是吗，呃？”这个狡猾的乡下人嗅着了一点儿真相就这样问。

她急促地回答道：

“我向您发誓说不是他，我向您发誓说不是他……”

她正思索究竟凭着什么去发誓，却不敢引证那些神圣性的东西。他岔断她的话了：

“他当初却在各处的角儿里跟着你跑，并且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的双眼简直要吞掉你，你答应过替他守吗，呃，说吧。”

这一次，她抬起眼睛瞧着她的老板了。

“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并且我现在凭着仁慈的上帝向你发誓：倘若他今天来要求我，我不会要他。”

她的神情诚恳得教这田庄的主人犹豫起来。他如同向自己说话似地接着说：

“那么，什么事？你并没有遇过一件不痛快的事，否则旁人是知道的。既然没有什么原故，一个女长年就不会因此拒绝她的老板。所以应当有点什么事儿。”

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她被忧愁扼住嗓子了。

他又问道：“你不愿意？”

她叹气了：“我不能够，老板。”接着他转过脚跟儿走了。

她自以为得到解脱了，这一天剩余的光阴差不多是平平安安过的，不过也感到疲劳和困惫，如同代替了那匹年老的白马的位置，被人教它从天明就来拉着研粮食的工具兜圈子。

她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早早儿睡了，并且立即睡着了。

在半夜里，两只在她床上摸索的手惊醒了她。她因为惊讶而战栗了，不过立刻辨出了老板的声音正向她说：

“不用害怕，罗莎，是我来和你说话。”

开始，她是惊讶的，随后，当他正极力想钻到她被盖里的时候，她就明白他寻找什么了，于是她开始很厉害地发抖了，感到自己单身在黑暗里，因为瞌睡四肢依然不灵活，而且全身赤条条的，又在一张床上靠近这个要她的人。她不同意，那倒确实；不过她所斗争的是那种在朴质汉子身上素来更强烈的本能，而给她不健全地作保护的却是那种属于懒惰软弱的血统的游移意志，她抵抗得决不坚强。为着躲避老板的嘴来找她接吻的温存，她的头忽而扭向墙边，忽而扭向房里，而她那个由于斗争的疲劳而倦乏了的身体，只在被盖里边略略扭动。他呢，由于欲望的沉醉力竟变成粗暴的了，用一个突然行动揭掉了她的被盖。这时候她很感到再也不能抵抗了。遵从一种鸵鸟式的羞耻心，她举起双手遮了自己的脸，并且不再自卫了。

田庄的主人在她身边过了一夜。第二天夜间又重新过来，以后每天都如此了。

他俩一块儿过活了。

某天早上，他向她说：“我已经教人定了喜期，我们到下一个月就结婚。”

她没有回答。她有什么可说？她绝不抵抗。她能做些什么呢？

## 四

她和他结婚了。她感到自己落在一个摸不着边儿的窟窿里了，永远走不出来了，并且种种不幸始终悬在她的头顶上，如同岩石之类似地只须机会一到就可以砸下来。她丈夫在她心里的印象，是一个被她抢过来的汉子，而这汉子迟早会有明白的一天。

后来，她又想起了自己那个孩子，她的不幸固然从孩子身上带过来，不过她的幸福也是从孩子那儿来的。

每年，她去看他两次，每次回来之后，她是更其不快活的。

然而她的这种恐慌却由于习惯而自然宁静了，她的心也平定了，后来她怀着一种依然浮在

脑子里的畏惧过着一种比较有信心的生活。

好几年过去了，那孩子有 6 岁了。现在她几乎是幸福的了，这时候，田庄主人的心境忽然不快活起来。

两三年以来，他像是怀着一种不放心的事，抱着一种挂虑，一点儿渐渐扩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天晚餐以后，他抱着脑袋长久地坐在桌子跟前，不快活，不快活，被伤心的事侵蚀了。他说起话来更激动，有时候，甚至于是粗暴的；并且竟像是有一种反对他妻子的隐衷，因为他不断地用强硬态度几乎带着忿怒和她答话。

某一天，一个邻居的男孩子到庄子上来买鸡蛋，她因为忙于日常工作，对这孩子不大客气，这当儿，她丈夫忽然走出来，并且用凶恶的声音向她说道：

“倘若这孩子是你生的，你大概不会这样对付他。”

她觉得很诧异，没有能够回答他，随后，她带着种种被人唤醒的忧虑回到了屋子里。

吃夜饭了，田庄的主人不和她说话，不望她，并且像是讨厌她，轻视她似的，总而言之，好像知道点儿什么。

她摸不着头脑了，在饭后竟不敢单身待在他身边，她避开了，并且一口气跑到了礼拜堂。

夜色下降了，礼拜堂里窄窄的中央部分完全是晦暗的，只有一道脚步声音在远远的处所，靠着唱歌台的处所慢慢徘徊，因为管理法器的司事正在着手布置圣体龛子的那盏通夜的长明灯。那一点儿淹在穹顶黑影里发抖的灯光，在罗莎眼里像是一点最后的希望，于是，睁起眼睛盯着它，她跪下了。

这盏守夜的小灯跟着一条小链子的响声升到空中了。不久，在堂里的铺地石板上起了一阵木屐的有规则的跳跃声，同时跟来了一阵由牵钟的绳索摩擦出来的小声音，于是那口不大的钟奏着那首在扩大着的雾气当中穿过的晚祷歌了。她在这司事快要走出来的时候找到了他：

“堂长先生可在家？”她问。

他回答道：

“我相信他在家，他素来在晚祷歌的时候吃夜饭的。”

于是她浑身颤着去推堂长住宅的栅栏门了。

这教士正吃着饭。他立刻教她坐下来。

“对的，对的，我知道，什么事情引着您来，您的丈夫已经向我谈过。”

这个可怜的妇人没有勇气了，宗教家接着说道：

“您想要点什么，孩子？”

接着，他迅速地吞了好几调羹汤，撒下了许多点汤落在他那件紧绷着肚子而且油腻发光的

道袍上。

罗莎不敢说话了，既不敢恳请，也不敢哀求；她立起来了，堂长却向她说道：

“拿点儿勇气出来……”

后来她就走了。

她回到了田庄里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事。老板正等着她，田庄里那些做苦工的人已经在她没有回来的时候走了。这样，她笨重地在他脚边倒下了，并且流着满脸的眼泪呻吟起来。

“你究竟为什么事儿恨我？”

他开口叫唤起来，叱骂了：

“我的心事就是我没有孩子，见鬼！一个人讨老婆的时候，并不是为的要教两口子孤单地一直蹲到老，我的心事就在这儿。

一条母牛不生牛犊儿，它是简直不值钱的。一个老婆不生孩子，她也是简直不值钱的。”

她哭了，断断续续地重复说道：

“这不是我的错儿！这不是我的错儿!”

这样一来，他略略和平了一点，接着又说道：

“我不说你这个，不过这究竟是使人不快活的。”

## 五

从这天起，她只有一个念头了：生一个孩子，另外再生一个；她把他的愿望向大众传播。

某个邻居的妇人指点她一个偏方：就是每天晚上给她丈夫喝一杯水，水里加一撮柴灰。这田庄主人照办了，不过这偏方没有成绩。

他俩互相讨论了：“也许有什么秘方吧。”于是他俩去请教旁人。有人对他俩指示了一个住在离他们的村子十法里内外的牧羊人，于是瓦兰老板某天套起了他的双座小马车，动身去向他请教了。

那牧羊人交给他一个面包，在那上面他画过了好些符咒，是一个和许多野草捏成的面包，他俩应当在晚间行房的前后各吃它一片儿。

这面包整个儿被他俩吃完①，却没有产生结果。

①法国乡下的面包，通常是每个一两公斤重的。

某小学教师给他俩揭开了好些秘密，好些在乡下没有被人知道的爱情秘传，他说那都是可靠的。然而他俩又没有因此得到成绩。

堂长劝他俩到斐冈那地方去朝拜圣血堂。于是罗莎和一大群信徒一同到那修道院里伏在地下膜拜了，后来，在虔诚之中杂着种种从乡下女人心里生出来的粗俗的希望，她哀恳着正被全体祈求的“那一位”教她再生育一回。这事儿又是徒然的。这样一来，她揣想自己是由于第一次失身而受到惩罚了，于是一阵漫无边际的痛苦侵入了她的心上。

她因为悲伤而身体衰弱了，她丈夫也老了，有人说：他在无益的希望上消费了自己，“吃了自己的血”。

于是吵闹在他俩之间爆发了。他辱骂她了，打她了。整天和她闹口舌，并且夜间到了床上，他喘着气，露出恨怒的样子，对她倾出种种侮辱和污蔑之词。

末了，在某一天夜间，他为着教她熬受更多的痛苦却又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于是吩咐她起床走到门外的风雨里去等候天明。因为她不服从，他抓住了她的脖子，接着就举起拳头在她脸上乱揍。她什么也不说，也不动。他怒不可挡了，跳起来跪在她的肚子上；后来，再咬紧牙齿，气得发狂，在她的头上乱揍。这样一来，她在一刹那间动了最后的反抗，立即用一个愤激的动作把他扔到了墙跟前，她在床上坐起来了，随后，用那道变了音的嗓子，像吹哨子一般喊道：

“我有一个孩子，我，我有一个！我从前和雅格生了一个；雅格那个人，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他本应当娶我；他却走掉了。”

那汉子发呆了，立在那地方没有动，也和她一样错乱糊涂，他吃着嘴问道：

“你说的什么？你说的什么？”

这时候，她开始呜咽起来，后来她从交流的热泪里断断续续说道：

“正因为这件事我从前不肯嫁你，正因为这件事。那时候，我不能够把这件事告诉你，倘若告诉了你，你可以使我和我的孩子都弄得没有饭吃。你现在没有孩子；你哪儿知道，你哪儿知道！”

他在一阵渐渐扩大的惊讶之中机械地重复说道：

“你有一个孩子？你有一个孩子？”

她一面抽泣一面高声说道：

“你从前使劲强迫我；你很明白吧，也许？我呢，我本来真不肯嫁给你。”

这样一来，他起立了，点燃了一枝蜡烛，接着，双手挽在背后，在屋子里走动了。她呢，始终哭着，瘫在床上。突然一下，他立在她面前了，说道：“那末这是我的错儿了，倘若我没有和你生孩子？”她没有回答。他又走着，随后又停住，他问道：“几岁了，你的小宝贝？”

她喃喃地：

“现在他快满 6 岁了”

他又问道：

“你为什么早不向我说？”

她呻吟着：

“我能够说吗？”

他直挺挺地站着不动。

“快点儿，起来，”他说。

她费着事儿才站起来：后来等到她靠着墙站好了之后，他忽然用他那种在快活日子里哈哈大笑的声音笑起来；后来，她的神情仍旧是惶惑的，他却接着说道：

“这样，我们去接他来吧，那孩子；既然我俩生不出来。”

她惊讶得无可形容了，倘若这时候她不缺乏气力，定然是会跑出去的。但是田庄的主人擦着自己那双手掌并且喃喃地说：

“我本想承继一个，现在可找着了，现在可找着了。以前我早已向堂长说起要讨一个孤儿。”

随后，他始终是笑哈哈的吻着这个依然流泪而且发呆的配偶的两颊，末了，他如同以为她听不见似的高声叫唤道：

“快点儿，好个做娘的，快点儿去看看是不是还有点汤，我一定可以吃得下一罐子。”

她穿好了短裙，他俩都下楼来了：后来在她跪着去向锅子下边儿生火的时候，他喜气扬扬地跨着大步儿继续在厨房走动，一面重复地说道：

“既然如此，真的，这教我快活；并不单单是口头上这么说说，我心里到底满意，很满意。”

# 在家里

那列开往内伊里的近郊轻便火车刚好过了马约门，就沿着那条直通塞纳河边的大道走。拖着客车的小车头，鸣着汽笛去撵开种种障碍，吐出蒸汽，如同一个跑得呼吸迫促的人一样喘气；汽缸上的那些活塞，用那些运动着的铁腿子闹出一片急促的噪响。夏尽秋初的暑气压着那条大路，尽管没有一点风，路上却腾起一种乳白色的石灰质尘土，那种尘土是热烘烘的和使人窒息的，落在微润的皮肤上面就粘住了，并且窜入我们的眼里和肺里。

居民中，好些都走到自己的大门外面寻觅新鲜的空气。

列车的玻璃窗都放下了，而所有的窗帏都由于那阵迅疾的奔驰弄得飘荡起来。因为天气热，大家都爱车顶上的或者车子两端月台上的座位，所以车子里面座位上的乘客不多；其中只有几个服装可笑的胖太太，几个郊区的小资产阶级妇人；她们用一种不合时代的倨傲代替自身所缺的优点；又有几个疲于公务的先生，他们的脸色发黄，躯干弯曲，肩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弄得一边比另一边略高。他们那种担忧的面目还表现出家务上的种种顾虑，银钱上的种种不断的需求，和业已完全失望的旧日里的种种希冀，因为这些人，都是属于那种躲在陋室里用节俭方法度日而又受了挫折的穷鬼队里的，——他们的住宅，都在巴黎附近那个堆置垃圾的原野中央，

门前那一个花畦算是花园。

车厢的门边，有一个矮胖子，圆的脸，垂在两条收不拢的大腿当中的大肚子，全身的黑衣裤，并且身佩勋表①，正和一个瘦而长的人谈天，这个人的仪表是落拓的：一套脏不可言的白帆布衣裤和一顶旧的巴拿马草帽。那第一个慢慢地说话，迟疑得有时竟使他显得口吃，这就是伽辣汪先生，海军部的主任科员。那另一个，以前做过某一条商船上的医官，退职之后，早就在曲轨村的交叉路口设立诊所，对那地方的贫穷居民应用他那些在一生漂荡之余幸被保留的医学上的空泛知识。他姓石芮，并且虽然不过是一个医官，却自称医学博士。对于他的品行一直有些儿谣传。

①凡得有勋章的人在不佩勋章时，可以在衣襟上或者钮扣孔上佩一个等级相当的勋表；勋表的形式有些是一两公分大的圆形绸钮子，有些是三四公分宽的窄狭丝带，并利用不同的颜色以别等级。

伽辣汪先生素来就过着正常的职员生活。30 年来，他每天早上从那条同样的道路，没有变化地到他办公室里去，在同样的时刻走到那些同样的地方，遇见那些去办公的人同样的脸儿；并且每天傍晚时候，他从那条同样的道路回家，又依然遇见那些被他眼见得变老了的同样的脸儿。

每天，他在圣荣村拐角上买了他那份价值一个铜元的日报以后，就去买他每天所需要的那两个小面包，随后就像一个到法庭投狱的罪人一般的走进了他的部里；他终于匆忙地走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充满着不安，永远害怕因为自己的疏忽惹出一场申斥来。

绝没有什么事情来变更过他生活上的单调程序；因为除了办公室的事务以及晋级和得奖金以外，他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

无论在部里，或者在家里（他早在不谈陪嫁财产的条件之下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除了公务什么都不谈。他那副被种种使人愚蠢的日常工作所伤耗的头脑，除了那些和他的部里有关的事以外，早已没有其他的思虑，其他的希望，其他的梦境了。但是一种苦味始终损坏了他那种处于科员地位的满意处所：舰队里的军需人员，那些因为佩带银绦袖章以致被人称为白铁匠的，很容易调进部里做副科长或者科长；所以他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对着他那个替他抱不平的妻子极力推敲理由，来证明巴黎的种种位置动辄让给那些充当航海工作的人员真是不公平的。

他现在年龄老了，却绝没有感到生活的变化，因为他出了中学后就直接进部办公，其间并没有过什么经历，所以他在中学里望着就发抖的监学先生，现在却被那种使他害怕异常的长官们代替了。这些在屋子里称霸者的门限是教他浑身从头到脚都发抖的，结果由于这种继续不断的恐慌，他竟养成了一种见人就不自然的态度：卑躬屈节的风度和神经质的口吃。

他对于巴黎的认识，并不比一个用狗做引导每天在同样的门里出入的瞎子多点儿；有时候，倘若他在他那份价值一个铜元的日报里读着了那些怪事和奇闻，就以为那都是虚构的故事，被人编造出来去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原是个守法的人，无固定政见的保守者，但也是种种新消息的仇视者，只略略翻阅种种政治新闻，而他的日报素来为着钱的需要往往歪曲了这些新闻的面目；他每天傍晚从极乐公园大道的上坡道儿回家的时候，总用一个人地生疏的旅行者的风度，去注视那些散步者和车马所造成的人流。

到了这一年，他已经按规定完成了他在军事机关 30 年从公的义务，所以元旦那天，政府给了他一枚荣誉军的十字勋章，在这类军队化的行政机关里，这东西的用途就是褒奖这些钉在绿面子卷宗上罚做苦工者的长久而辛苦的服务（政府却说是奉公守法的服务）。这个意外的荣衔的

力量，却使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新颖而高尚的看法，变更了他的习惯。他从此丢开了他那些杂色的衣裤，只穿黑裤子和方襟大礼服，使得他那条很宽的勋表挂在襟上格外相称；并且每天早上一定刮脸，加意修整指甲，每两天必换衬衣，这都是对于国家勋章，对于他本身居然享受了一份的国家勋章而表示的一种合法敬意，所以在见到命令的第二天，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洗刷得干干净净，气派庄严并且虚心谦让的伽辣汪先生了。

在家里，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总要说起“我的十字勋章”。他心上起了那样一种骄傲，以至于使他不能容忍旁人纽孔上的任何种类的勋表。尤其是看见外国勋章，竟怒不可遏地说是：“我们不应当让大家在法国境内佩带这一套东西，”特别不愿意他每天傍晚时在轻便火车上所撞见的那个石芮医生，因为他佩带一种任意更换颜色的勋表，白的，蓝的，橙黄的或者绿的勋表。

这两个汉子从凯旋门到内伊里之间所说的话，素来是同样的，于是乎这一天也像从前那些天一样，他们始则谈到地方上那些使他们彼此都很不悦服而内伊里区长听其自然存在的种种恶习。随后，就像因为和一个医生相伴而决然免不了的事似的，伽辣汪的谈话便涉及种种疾病的范围了，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乖巧地拾得一些不花钱的小指导，有时或竟可以得到一次诊断而绝不至于露出讨便宜的痕迹来。此外他母亲的康健自从多时就教他放心不下。她得了一种常常发作的并且有延长性的晕厥症，尤其是，她虽然老到 90 岁的年龄，却绝不赞同保养自己。

她这种高年教伽辣汪感到不放心了，他不住地重复向石芮“医学博士”说：“您常常看见老年人活得到这种年龄吗？”于是带着快活的样子擦着双手，仿佛并不是一定想要看见老母会在世上长生不老，而只因为慈躬的长寿正像是为他自己的长寿而作出的一种担保。

他继续说道：“唉！我家里的人，都享高年，这样呢。譬如我，除了有意外的事，我一定要到很老才死。”那位医官用一副怜悯的眼光向他望着，他对他同车的这个汉子的发红的脸儿，出油的项颈，垂在两条没有气力而富于脂肪的双腿之间的大肚子，那一整套软弱无力的老科员式的易于中风的滚圆身体，细细地看了一下，末了，他举手揭起自己头上那顶灰黑色的巴拿马草帽，用冷笑的声音回答道：“不见得一定这样吧，好朋友，令堂是一枝‘风中残烛’，您自己不过是一只盛满汤的罐子罢了。”伽辣汪心下很不安宁，不作声了。

但是那列轻便火车到站了。这两个同行的旅客都下了车，于是石芮先生邀了伽辣汪先生到车站对面的环球咖啡馆里去喝一杯开胃的苦味酒——他们本来彼此都有到那里去的习惯。馆里的老板是他们一个朋友，向他们伸起两个指头，他们从柜台上的那些酒瓶子的顶上和他握了一下；于是他们就去和三个从正午坐到这时候的醉心于“接龙”的人合在一处了。一些免不了的消息探问和恳切的寒暄话都交换过了。以后那些斗牌的人仍然继续斗着；随后，他们俩给他们道晚安。他们对他们俩伸起手来握一下，但是并没有抬起头来，于是他们俩便各自回家吃晚饭去了。

伽辣汪住在曲轨村交叉路口附近一所三层楼的小房屋里，楼下是一家理发店。

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间厨房——其中的椅子之类都是按着需要随时在各处移来移去的，这些屋子组成了伽辣汪太太以清洁工作为消遣的那层住宅，而且清洁工作还要利用适当的时间，那就是要等候她的女儿和儿子同着本区的顽童正在大道旁边水沟里嬉戏玩耍。女儿名叫玛利，12 岁，儿子名叫斐立卜，9 岁。

在自己住的这层的楼上，伽辣汪安置了他的老母亲，她在附近一带很以悭吝出名，而她的干瘦样子竟可以使人说是上帝把他的节省原则用在她身上似的。她向来面带怒容，几乎没有一天不吵嘴不发脾气。她在窗口，使劲地唾骂那些各自立在门口的邻居，那些卖蔬菜的商人，那些清道夫，和那些在街上一遇见她就用报复手段叫她做“妖怪”而且远远地跟着她走

的顽童。

一个异常愚笨的诺曼第的矮小女仆人在他家里做工，她陪着那老婆子住宿，怕的是有什么意外。

伽辣汪回到家里时，那个身染洁癖的妻子正用一块法兰绒打磨那些乱搁在几间冷静屋子当中的旧椅子上的桃花心木。她手上始终戴着一副棉线手套，头上顶着一顶缝着什锦绸带而不住向一只耳朵歪着的小帽子，每逢被人撞见她正给家具打蜡和做洗刷摩擦等等工作的时候，她就不住地说："我不是有钱的人，我家里什么都简单，不过清洁就是我的奢侈品，并且清洁是和奢侈有一样的价值的。"

因为她富有坚决的实用判断力，所以无论什么事都能做她丈夫的指导。每天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他们总长久地谈着办公室里的事情，虽然她比他要小 20 岁，他却把她当作一个精神指导者看待，并且无论什么事都听从她的主张。

她向来不是俏皮的，由于又矮又瘦，现在变成丑陋的了。她在梳妆打扮方面是生疏的，所以她那些本当用衣着的艺术来衬托的女性曲线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裙子像是不住地向旁边扭着；并且她无论在什么处所，不管公众的注意常常用一种近乎怪癖的偏执态度给自己搔痒。她为自己接受的唯一装饰品，仅仅就是那些重重叠叠在那顶使她自负的家用小帽上面堆着的什锦绸带。

一看见丈夫，她立刻站起来了，后来，在他的长髯上吻了一下说道："你想过波丹的事吗，朋友？"（这句话是为着他曾经允许办的一件事而发的）但是他却颓丧地向一张椅子上一倒，这事儿，他刚好又忘了第四次："这真是活该，"他说，"这真是活该，我在那上头想了一天，一到傍晚我又忘记干净了。"但是因为他像是发愁的，她就安慰他："你明天再想想就得了。部里没有一点新闻吗？"

"有呀！一件大的新闻，又有一个白铁匠做了副科长。"

她的神气变成很紧张的了：

"在哪一科呢？"

"在国外采买科。"

她生气了：

"那末就是辣孟的缺，这正是我指望你能够升补的，他呢，辣孟，告退了吗？"

他口吃地说："告退了。"

她气极了，那顶小帽竟歪到肩膀上去了：

"这真拉倒了，你看，在这个坏地方，现在那里面是毫无指望的了。他姓什么呢，你这个军需员？"

"波纳梭。"

于是她拿起那本永远搁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接着便来寻找，书里的记载是："波纳梭，

都隆人，生于 1851 年，于 1871 年充学习军需员，于 1875 年升副军需员。”

“他航过海吗，这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伽辣汪的头脑竟豁然开朗了。一阵快乐使他笑得肚子动了起来：“像巴兰一样，正像他本科的正科长巴兰一样。”末了他在一阵更强烈的笑声里，说起海军部全部人员认为很有趣的一个老笑话：“不可以从水面上派他们到黎明岛去视察海军碇泊所，因为他们坐在蚊子艇上也会晕船的。”

但是她如同没有听见似的，态度依然是很严肃的，随后她从容地搔着下颏一面喃喃地说：“倘若真的有一个众议员听我们的指挥呢？到了众议院知道那里面干些什么的时候，部长一下就得垮台……”

一阵在楼梯上爆发的叫唤打断了她的话。玛利和斐立卜都从水沟边回来了，现在正在楼梯上，互相拳打脚踢地一级一级走上来。那母亲怒气冲天地跑出去，末了，一只手抓住一个，用力摇着，把他们甩到屋子里。

一下看见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立刻扑到了他的身上，于是他温存地和他们搂抱了好一会；随后，他坐下来，抱着他们坐在自己的膝头上，给他们谈闲天。

斐立卜是一个很低矮的小顽童，蓬着头发，从头到脚都是脏的，满脸的傻气。玛利已经像她的妈了，说起话来像她一样，不仅使用她的句法，并且还摹仿她的姿势。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呢？”他快乐地回答道：“你那个每月必到这里来吃晚饭的朋友辣孟，快要和我们分离了，小女儿。有一个新的副科长来代替他了。”她抬头瞧着她父亲，末了，她用一种早熟儿童的惋惜神情说：“那么，又有一个从你背后跳到前面去了。”

他结果笑了，但是没有答话；随后，为着更换谈话的方向，就向他那个正在那里揩玻璃的妻子问：“妈在楼上好吗？”

伽辣汪太太停止了工作就转过头来，端正了那顶完全落在背上的小帽，然后抖着嘴唇说：“唉！是的，谈谈妈的事吧！她对我闹过了一场！你想想吧，刚才，下面理发店的老板娘上来向我借一包小粉，当时我正没有在家，你的妈撵了她出去，拿她当作乞丐婆。所以我只得调处那个老妇人。她如同往常一样，等到有人说穿她的真相，她就假装没有听见，但是她并不比我更聋，你可看见，真是假样子，这一大套，你要问证据吗，就是她一个字儿也不说，立刻就上楼回到屋子里去了。”

惭愧的伽辣汪没有作声，这时候那个矮小的女仆人跑过来报告开晚饭。于是，为着通知他的妈，他拿着一根向来藏在墙角里的扫帚柄，向天花板上撞了三下。随后他们都到了饭厅里，伽辣汪的妻子安排了那份汤，一面等候那位老太太。她没有下来，而那份汤却已经凉了。于是大家着手慢慢地吃起来；随后，汤吃完了，大家依然又候着。伽辣汪太太愤愤地对她丈夫说：“她故意这样，你知道吗。你却向来是帮她的。”优柔寡断的他，取了个折衷的办法，于是打发玛利去请她的祖母，自己却低起眼睛坐着不动，至于他妻子却很生气地用刀尖儿敲着酒盅儿的脚。

忽然，那饭厅的门开了，接着就看见那孩子呼吸迫促而面色发青地独自一人走进来，她很急地说：“祖母跌倒在地下了。”

伽辣汪连忙一下站起来，把饭巾向桌上一扔，接着就向楼梯上跑，他妻子以为那是她婆婆

故意装出来的，所以正当她丈夫的重而急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着的时候，她只慢慢儿走上来，一面还用蔑视的意味耸着肩膀。

那老婆子是直挺挺地仆着倒在卧房中央的，到了她儿子翻转了她身子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干瘪不动的她露出了她那种黄而且皱像是鞣过一样的皮肤，闭着的眼睛，咬着的牙关，和精瘦挺硬的身子。

伽辣汪跪在她旁边悲哀地呻吟着："我可怜的妈，我可怜的妈！"但是他妻子在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却高声说："哼！她又晕厥过去了，没有旁的；这不过是耽误我们的晚饭，你可以放心啊。"

把她搬到了床上，给她脱掉了满身的衣裳，于是大家，伽辣汪两口子和那女仆人都动手给她按摩了。他们虽然费了气力，她却再也不醒过来。于是那女仆被他们派去请那位"医学博士"了。

他住在靠着徐来因那地方的河边。距离实在不算近，所以等了很久。他终于来了，对这个老婆子施过了望闻问切种种手续之后，他说："这是完结了。"

因为全身突然呜咽而起摇晃的伽辣汪扑到他母亲身上了：他象抽搐似地吻着他母亲那副发硬的脸，一面尽情大哭，竟至于热泪像水点儿似的落到了死者的脸上。

伽辣汪太太露出了一种适当的伤心态度，立在她丈夫后面轻轻地呻吟，一面极力擦着自己的眼睛。

伽辣汪面目仿佛肿了似的，几根干而稀的头发披得乱蓬蓬的，在真正悲伤里，他的仪表异常之丑，他忽然立起来说道："但是，你看得准确，医学博士……您真的看得很准确吗？"那医官连忙走近前来，如同一个商人估量货物的价格似的，用一种职业上的敏捷技巧伸出手来去抚摸尸首："请您注意：好朋友，请您仔细看眼睛吧。"他扳开她的眼睑，于是那老婆子的眼睛就在他的指头下面露出来，绝没有一点变更，大概只有那瞳孔放大了一点儿。

伽辣汪仿佛当胸受了一拳似的，接着一阵骇人的恐惧穿透了他浑身的骨头。

石芮先生拿着那只缩起了的胳膊，使劲扳开那些指头儿，用那种如同向着一个反对者而发的忿怒神情说："真的请您给我看看这只手吧，我从来不会弄错，请您放心吧。"

伽辣汪重新倒在床上打滚了，几乎像牛眸一般哭着，至于他妻子始终假装哭泣，一面料理那些应办的事。她走到床头边的小桌子跟前，在那上面铺上一方饭巾，又在那上面点燃 4 枝蜡烛，取出一段挂在炉台镜子后面的黄杨树枝儿，搁在那些蜡烛当中的一只经她盛满了清水的碟子里，因为本来没有预备一点圣水。但是，在迅速地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她向那清水里面扔下一撮食盐，这无疑是认为执行了一种圣礼。

她安排了那阵应当陪伴死神的象征以后，就立着不动了。于是那位帮着她陈设了一切的医官低声向她说："应当引开伽辣汪。"

她做了一个赞同的手势，就走到她那个始终跪着痛哭的丈夫身边，趁着石芮先生挽着他一只胳膊的时候，她就挽着他另外的一只拉起了他。

他们先教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后来她吻过了他的额头又委婉地劝过了他。那医官依据他的种种推论，劝他镇定，努力忍耐，凡是世人在这些闪电般的不幸之中能够保持的一切他都劝

他保持。末后他们重新又托着他的胳膊扶他出来。

他像一个胖孩子似的流着眼泪，不仅哽咽不绝，并且浑身虚浮，没有力气，手垂腿软，末了他机械地移动脚步，竟莫名其妙地走下了扶梯。

大家把他推到他素来坐着吃饭的围椅上，对着他那只依然盛着余汤并且还有汤勺横在里面的盆子。于是他停在那儿，绝不动作，眼光盯着他的酒盅儿，痴呆得竟到了丢了魂的地步。

伽辣汪太太在一个墙角上和那医官谈着，探听种种手续，询问一切合算的指导。到末了，石芮先生像是等候什么似的，拿着自己的帽子，并且口称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一个告辞的礼。她喊道：

“怎样，您还没有吃晚饭吗？但是请您别走吧，医学博士，真的请您别走吧！我们可以拿我们所有的请您用；因为您是明白我们……我们是不大吃得下什么的。”

他表示谢绝，请她原谅；她却坚持起来：

“这算什么事，真的请您别走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有朋友在跟前就算幸事，并且您也许可以使我的丈夫壮一壮胆子；他现在真非振作不可了。”

那医生鞠躬了，于是把帽子搁在一件家具上面：“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就答应了，太太。”

她向那个发了痴一般的女仆人洛莎利下了些命令，随后她本人也上了餐桌，据她说是假装吃点东西，借此陪陪这位“医学博士”。

他们吃了点冷汤。石芮先生吃了又讨。随后一盘葱香扑鼻的里昂式的牛肚子出现了，于是伽辣汪太太决意来尝一点。“这东西很有味道，”那医生说。她微笑：“可不是吗？”随后就转过身体向着她丈夫：“用一点儿吧，可怜的亚尔弗雷，这不过是给你填填肚子；想想吧，你今晚还得熬夜啊！”

他恭顺地端起了自己的碟子，如同倘若有人吩咐他上床他就会去睡似的，已经是到了无论对于什么既不抵抗也不思索的了。

接着他就吃起来。

那医生自己动手在那只大盘子里取了三回菜，这时候，伽辣汪太太偶然用叉子的尖子刺取了一大块，接着用一种假装的无心样子吞下去。

在那只满盛着空心粉的生菜盆子被人端上来的时候，那医生喃喃地说：“了不得，这真是一样好东西。”而这一次，伽辣汪太太却把这份菜分给大家。她并且连酒杯托子也盛满了，孩子们就在托子里拖泥带水似地吃着，——他们因为无人管束，正喝着不掺水的红酒，并且已经用脚在桌子下面互相踢着。

石芮先生记起罗西尼对于这种意大利名菜的留恋，随后忽然说：“不错！这到底是押韵的，我们可以着手做一首诗，譬如说是：

罗西尼先生①，

爱吃空心粉……”

①罗西尼(Rossini)为意大利的十九世纪著名作曲家。

谁也没有听见他说些什么。伽辣汪太太突然化为用心思量的了，她想到一切可以由这个变故而起的结果；至于她丈夫却拿面包屑子搓了些小球儿搁在桌布上，并且用一种傻样子呆呆地望着那些球儿。他的喉管感到强烈的渴了，他不住地端起那只满盛着酒的玻璃杯送到了口边；他的理智本来已被这次的打击和悲伤弄得颠颠倒倒，现在竟变成浮动的了，那种正在开始而难受的消化作用突然引起了晕眩，他觉得自己的理智仿佛正在那种晕眩中间跳舞。

此外，那医生喝起酒来竟像一个漏水的窟窿，他明显地醉了；而伽辣汪太太自身受到那种跟着神经激变而来的反应，精神竟动摇起来，也是糊里糊涂的了，虽然她只喝了些儿水，但是觉得头脑总有点儿不清醒。

石芮先生开始讲述好些在他是视为滑稽的有关死亡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充满着外省居民的巴黎近郊，可以看得见乡下人对于死者的那种冷淡，无论死者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总看得见那种在乡下视为很正常而在巴黎视为很稀罕的出于无心的残忍态度，那种不恭敬的态度。他说：“请您想想，上星期，布朵街有人找我，我跑了过去；看见了那个死了的病人，而那一家人却在那床边，从容地喝完前一天买给那垂危者过瘾的一瓶茴香酒。”

但是伽辣汪太太并没有听见，始终在遗产上转念头；而那个头脑空虚的伽辣汪却一点也不懂。

有人端着咖啡过来了，为着提神，这咖啡熬得很浓。每一杯都浇上了好些白兰地①，于是教各人脸上都冒出一种突然起来的红颜色，在那些已经动摇的头脑里掺杂了一些新的念头。

①咖啡里面浇白兰地是法国很通行的习惯。

随后，“医学博士”忽然握着那瓶白兰地，向每人的咖啡杯子里斟了一口儿。末了，不说话了，在消化作用的柔和温暖里变得懒洋洋，不由自主地被酒精在饭后引起的肉体舒适制服了，他们都慢慢儿用那种在咖啡杯底化成一种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给自己来润润喉咙。

孩子们打盹了，于是洛莎利引了他们去睡。

这时候伽辣汪机械地服从那种推动世上不幸的人故意以酒消愁的需要，又喝了好几回白兰地，末了他那双发呆的眼睛放光了。

那位“医学博士”终于立起来预备走了，后来用胳膊挽着他的朋友说：

“快点随我来，得点儿新鲜空气于您是有益的，一个人遇着了不顺心的事儿，不应当坐着不去运动。”

那一位恭顺地表示服从，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就出门了；彼此手挽着手，在星光之下由下坡道儿对着塞纳河走。

一阵阵的香气在温暖的夜色里飘动，因为附近各处的花园，在这一季里全是开满了花的；花在日间昏睡的香气，到了傍晚时候仿佛苏醒过来，于是便杂在一阵阵从黑暗里经过的微风里

四溢开来。

在那条直达凯旋门的宽敞大道上，全线点着两行煤气灯，但是寂静得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只有那个遥远的巴黎市区在一层红的雾气里隐隐地喧闹着。那是一种继续不断的隆隆之声，有时候，仿佛一列在平原里疾驰的或者穿过外省而奔赶大西洋的火车的汽笛正遥遥和它相应。

户外的空气拂在这两个人的脸上，始则使他们吃惊，继而教那医生身心上的平衡略略起了摇动，教伽辣汪心里加重了那些自晚饭以来就侵入他身上的昏眩。他像是在梦里走着，神志是鲁钝的，麻痹的，没有什么教人震动的悲伤，受到了精神上的一种感觉不到悲痛的麻痹作用的控制，所以他这时候感到的是一种被那些在夜色里弥漫的温暖气息造成的轻快意味。

等得他们走到那桥堍，便向右手转弯，于是那条河对着他们脸上送来了一阵凉气；河水在那一带高大的帏幕似的白杨之前，惆怅地而又安静地流着；许多被波纹漾着的星像是在水里游泳。一层浮在对岸的薄而微现白色的雾气，教他们的肺部感到一种潮湿味儿；末了，伽辣汪陡然停止了脚步，许多往日的回忆在他心里被河面上的这阵味儿掀起来了，他受到震动了。

于是他回忆到他的母亲，在从前，在他的童年时代，她弯着腰跪在门外，在那个远地方，在比卡尔第省，在那股从园子里穿过的流水里，洗她身旁的那一堆衣衫。他听见过她的杵声在乡下的寂静里响着，她的口里喊着："亚尔弗雷，给我拿点肥皂来。"现在他嗅着了那种同样的流水味儿，那种同样从潮湿地面上腾出来的雾气，那种依然留在他心上没有遗忘的沼地雾气，他偏偏在他母亲刚死的这一晚重新找着了它。

他不前进了，在一种重来的激烈失望当中僵着。这正同一道爆发的光陡然把他的恶运整个儿照得通明透亮一样，而这阵迎面飘荡的微风把他推到那条被种种不可救药的悲痛造成的深渊里了。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个无尽期的分离毁坏了。他的生活拦腰被人切断了，他的整个的少壮时代在这种死亡里耗尽了。所谓那整个儿的过去已经完了，青年时代的一切回忆完全消失了，谁也再不能向他谈起从前的事物，谈起他从前认识的人，谈起他的故乡，谈起他自己，谈起他过去生活的亲切情形；这正是他生命中早已结束了生存的一部分；对于现在刚死的另一部分而言。

末了，往日里的种种苦况渐渐回到他心上了。他重新看见了那位在比较年轻时代的"妈"，身上穿着那些使用很久看做不可分离就慢慢在她身上损坏的衣服，他在千百种已经忘了的境遇里重新觅着了她：种种消灭了的面容，她的种种手势，她的种种声音，她的种种习惯，她的种种奇癖，她的种种愤怒，她面目上的种种皱纹，她的枯瘦指头上的种种动作，她一切不会再有的亲切态度。

他终于攀着那位医生哭起来。双腿毫无气力只在那儿发抖，整个肥胖的身躯因为呜咽而动摇了，他口吃地说："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

但是他那个伴儿一直带着醉意，并且想走到那些被他惯常秘密出入的地点去消磨晚上的光阴，因此被这阵悲伤的激动现象弄得不甚耐烦，他就教伽辣汪坐在河边的野草上，自己却借口去看一个病人，几乎立刻和他分了手。

伽辣汪哭了好半天，随后，到了他的眼泪流尽了的时候，到了他的悲伤已经可以说是过去了的时候，他又感到了一阵宽解，一阵休息，一阵陡然而来的宁静。

月光升起了，地平线上浴着它的清光。那些耸立的高大的白杨树显出了银光般的反射，那层在平原上展着的雾气仿佛是浮动的雪，河水里没有游泳的星了，但是却像盖着了一层螺钿，

始终带着发光的微波流着。空气是甘美的，和风中充满了香味。一阵使人发软的力在大地的睡眠意味当中流过；而伽辣汪饱餐着这种夜的柔和滋味，经过了长久的呼吸，自信连四肢的指头儿都感到透入了一种清凉，一种宁静，一种超乎人世的安慰。

他却依然抵抗这种侵入的舒适意味，不住地自言自语："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一种正人君子的良心使得他要哭；但是他又哭不出；他的种种思想刚才还很有力地使得他号哭，现在竟没有任何忧愁能够在思想上拘束他。

于是他立起来预备回去，慢慢地信步走着，他完全沉醉在明净天色的漠然宁静里了，后来他的心也不期然而然地平稳了。

他走到了桥堍了，这时候，他望见了最后一列预备开动的轻便火车的号灯，从后面，他望见了环球咖啡馆的窗子里的灯火。

于是他感到一种需要，去向旁人说起这件陡然而来的祸殃，去引起旁人的吊慰，去引起旁人的关注。他装出了一副哭丧面孔，推开了那馆子的门，接着便向那个始终有老板管理着的柜台走过去。他以为一定引得起一种印象，大众都会站起伸着手向他走过来说道："喔，您有些怎样？"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脸上的悲哀。这样一来，他就伏在柜台上了，双手抱着额头喃喃地说："天呀，天呀！"

那老板向他端详："您生病吗，伽辣汪先生？"他回答道："没有，好朋友；但是我母亲刚才死了。"那一个却说了一个不注意的"唉！"厅子后部有一个客人喊着，"来一大杯黄啤酒！"他立刻用一道怕人的声音答应，"在这里，好！……就来了，"于是就跑过去伺候，丢下了发呆的伽辣汪。

那三个斗牌的人，依然聚精会神坐着不动，仍旧在晚餐之前的那张固有的小桌上斗牌。伽辣汪走到他们跟前去了，意思是等候有人吊慰他。这时候谁也不像是看见他，他就决定向他们谈谈了，所以说："刚才我遇着一件大的不幸。"

他们三个人同时略略抬起头来，但是目光却盯在各人手里的牌上。——"喔，究竟怎样？"——"我母亲刚才死了。"那三个人之中有一个轻轻地说："唉！可怜，"同时脸上露出那种出自漠不关心态度的假伤心样子。另一个因为找不出可说的话，就摇着头，一面像发愁似地嘘了一声。那第三个却重新着手斗牌，如同他正想着"不过如此"似的。

伽辣汪本来等候世人称为出自真心那类的字眼。现在看见自己受到这种对待就立刻走开了，心里因为他们在一个朋友的悲伤之前所施的这种冷淡态度竟生气了，虽然这时候，那种悲伤已经是那样麻痹得教他几乎也毫无感觉。

他终于走出咖啡馆了。

他妻子正等候他，身上披着睡衣，在一把搁在开着的窗口跟前的矮椅子上坐着，而心里始终想着那份遗产。

"你宽衣吧，"她说，"我们上了床再谈。"

他抬头了，并且双眼望着那天花板示意："但是……楼上呢……那儿没有一个人。"——"哪儿的话，洛莎利在她身边，你到早上三点钟去给她接班吧，那时候你也许可以睡过一觉了。"

然而他毕竟没有脱下贴身的衣衫，使自己可以应付一切变化，再在头上裹着一条包巾，随后才陪着他那个刚刚上床的妻子。

他们两口子靠着坐了一会儿。她呢，正在那儿冥想。她的发髻略略偏在一只耳朵上，并且还缀着一个粉红结子，如同这是由她种种小帽的一种锢习带来的自然结果。

突然，她侧过头来向他说："你是否知道你母亲立过一份遗嘱？"他迟疑了一下："我……我……不相信……不，大概，她没有立过这东西吧。"他妻子双眼盯住他，末了，用一种低微而发恨的声音说："这是一件不顾面子的事，你看明白吗；因为，总而言之到现在我们费了 10 年的心血服侍她，给她房子住，给她东西吃！这并不是你的姐姐能够照样为她做得到的，就是我，倘若我早知道我会受这样的报酬，我也不来这样干了！对呀，在她的记忆当中这是一种羞辱！你可以对我说她曾经付过了房饭费：那本不错，但是自己孩子们的心血，那却不是可以用一点儿钱买得到的，因为那要靠死后的遗嘱去谢。这就是顾面子的人怎样立身处世。那末，我自己，我算是白辛苦了！唉！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

惊讶不置的伽辣汪重复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别说，我哀求你别说。"

好一会之后她宁静了，又恢复了平日的态度，接着说道："明天早上，应当通知你的姐姐。"

他轻轻跳了一下："真的，我简直没有想到这一层，天一明，我就要发一个电报。"但是她用那种能够预料一切的妇人的态度止住了他："不必，到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再发，使我们可以在她未来之前，有时间安排一切。由沙朗东到这儿，她顶多不过花两个钟头。我们可以说是你弄昏了头脑。到早上去通知，我们决不会惹祸。"

但是伽辣汪却拍着自己的额头，他每逢想起他的科长自己也要发抖，谈到这个人总用畏怯的音调，现在他用这种音调说："也应当到部里通知一下。"她回答道，"为什么要通知？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忘了什么，向来是可以原谅的。信我的话，不必去通知，你的科长决不会说什么，你可以使他着实窘一下。"他说："唉！这不错，他到了看见我竟不去的时候，定要大发脾气的。对的，你很有道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念头。到了我对他声明我母亲死了的时候，他自然非闭嘴不可。"

于是这位因为预备开玩笑而心花怒发的科员，就搓着手掌一面想像他科长的脸儿，这时候在他顶上的那层楼上，那老婆子的身躯正卧在那个睡熟了的女仆人的旁边。

伽辣汪太太发起愁来了，如同受了一种难于启齿的心事的缠绕似的。末了她才毅然决然地说："你母亲那座有一个美女玩球的挂钟，从前不是的确已经给了你吗？"他极力思索，随后才说："对呀，对呀，她从前给我说过，不过那很久了，还是那时候她刚到这儿的事。她从前向我说过：这钟将来是留给你的，倘若你好好地伺候我。"

心上安定的伽辣汪太太也泰然了："那末，你瞧，应当去取来，因为，倘若我们等你的姐姐到了这里，她是要阻挡我们去取的。一他迟疑着，"你相信吗？……"她生气了，说道："我自然相信，只要一下子取过来，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就是我们的了。她卧房里那座大理石面子的五斗橱也是一样的：在她某一天高兴的时候把那东西给了我。我们可以同时把它搬下楼来。"

伽辣汪仿佛很不相信，他说道："不过，亲爱的，这是一件干系不小的事！"她忿然转过头来向着他，"喔！真的！你永不改脾气吗？你情愿让你的子女将来饿死，连动一下都不情愿。她既然把它给了我，那座五斗橱就是我们的，不对吗？并且倘若你的姐姐不满意，她可以对我说，

对我，你得知道！我真不爱管你的姐姐，起来吧，我们应当立刻把你母亲给了我们的东西取过来。”

浑身发抖并且战败了的他，终于从床上起来，随后他正着手穿裤子，他妻子便拦住他说道：“何必费力穿戴得齐齐整整呢，有你身上那条衬裤就够了，譬如我，我就是这样地去。”

于是这两口子就用睡觉时的装束出发了，静悄悄地上了那条楼梯，小心翼翼开了那扇房门，末了他们进了那间卧房——房里的那四枝围着圣水盘子发光的蜡烛，仿佛是单独地守着那个长眠的老婆子，因为那个躺在围椅上的女仆人：偏着脑袋，伸着双腿，叉着双手搁在裙子上面，也不动弹，并且还张着嘴，微微地打呼，睡得很熟。

伽辣汪取了那座钟。这是一座样子古怪的物件，如同帝政时代的艺术产生过的许多东西一样。一个镀金的铜质美女，头上装点着好些花，手里拿着玩球的杵，那球呢，就是钟摆。他妻子说：“拿这东西给我，你去搬五斗橱的大理石面子吧。”

他服从指使了，一面嘘了一口气，于是用很大的气力把那块大理石举到了肩头上。

随后，这两口子动身了，他低着头从卧房门口出来，发着抖从楼梯上往下走，同时他妻子走在前面，–一只手擎着灯去照他，另一只手把那座钟夹在肋下，用后退的步儿走下楼来。

等得他们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她大声叹了一口气：“最大的已经办妥了，我们去取剩下的吧。”

但是那些抽斗满盛着那老婆子的衣服之类。自然应当把这些东西藏在某一个地方。

伽辣汪太太得了一个主意：“你把那只放在过道里的杉木板箱拿来吧，那东西值不上四五十个铜子儿，我们很可以把它放在这儿。”等得那木板箱拿上来了之后，他们就着手搬运了。

他们把那个躺在他们后面的老婆子的那些袖套，衣领，衬衣，便帽和种种可怜的布片儿，一件一件取出来，再按着次序放在那只板箱里，这样就是要哄骗布罗太太——她是死者的女儿，她到明天就要来的。

这件事结束之后，他们先把那些抽斗送下楼来，随后橱身才被他们抬着也搬到了楼下，于是他们两口子费了好几分钟共同讨论这东西最好是放在哪儿。终于决定留在卧房里，床的对面，两个窗子的中间。

这五斗橱一经放定之后，伽辣汪太太就拿自己的衣衫盛满了它。那座钟搁在饭厅里的壁炉台子的上面，于是那两口子就来端详这样装点出来的印象了。他们立刻觉得很高兴：“这很有个样子，”她说。他回答道：“对呀，很有样子。”随后他们就去睡觉了。

她吹熄蜡烛，末了，那所房子两层楼上所有的人不久就都睡熟了。

伽辣汪重新睁开了眼睛，已经是天明了。他醒来的时候头脑不甚清楚，直到几分钟后才记起了那桩变故。这回忆在他胸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从床上跳下来，又伤心得要哭了。

他很快地跑到了楼上那间卧房里，洛莎利还没有醒来，姿势还是和昨晚一样，她竟整整地睡了一夜没有醒过。他叫她醒来去做事了，自己补充了那些已经点完的蜡烛．随后再端详他的母亲，一面却在自己的头脑里考虑那些看上去很深邃的思想，考虑那些有关宗教和哲学的平凡

见解——这些平凡见解每每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候就来缠绕中等智慧的人。

但是他妻子正喊着他，他就走下楼去。她把午前要做的那些事开了一张单子，并且把这份教他害怕的目录给了他。

他读着：

第一件事，到区政府报告；

第二件事，找验尸的医生：

第三件事，定棺材；

第四件事，上教堂；

第五件事，到杠行；

第六件事，到印刷店印讣闻；

第七件事，到会计师家里去；

第八件事，打电报通知家属。

此外还加上好些小事。

他就取了帽子出街了。

因为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渐渐来了许多女邻居，并且要求看看那个亡人。

他们楼下那个理发店里的老板正给一个顾客修面的时候，为着上楼去看亡人的那个问题，竟和他妻子争吵了一次。

那婆娘正拿绒线编着一只袜子，一面喃喃地说："又少掉了一个女人，一个舍不得花钱的女人，这一个在世上真是不大见得到的。我本不甚喜欢她，说句真话，然而我却一样应当去看看。"

那丈夫正给那顾客的下巴刷着肥皂，一面喃喃咕咕地说道：

"这是一些新鲜花样！世上只有娘儿们爱这个。她们在生前和你闹得不够，连到了死后还不让你安顿。"但是那个婆娘并不悦服，接着说道："这真教我不由自主，我应当去一下。这件事教我从一大早记挂到现在。倘若我没有看她，仿佛要想一辈子。不过我若是仔细看清楚了她的脸儿，以后我就满意了。"

那个手拿剃刀的汉子耸一耸他的肩膀，并且向那位正由他刮着脸的先生谈起心事："我请教您一下，对于这些没有办法的娘儿们您有什么意见。我并不是个要看死人来取乐的人！"但是他妻子听见了这些话，就不慌不忙地回答，"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接着她把那编的活计放到柜台上，就跑上二楼去了。

有两个女邻居已经先来了，并且和那位陈述详情的伽辣汪太太谈着这件意外的事。

她们对着那间停尸的卧房走上去。四个妇人一齐蹑着脚跨进了房门，这一个跟着那一个先后用盐水向床上洒了一两下，然后都跪下来，在各人的胸前画了个十字。一面轻轻地念着一种祷告词，随后立起来，都瞪目张口长久地端详那个尸首，这时候，这亡人的儿媳妇，正用一方手帕罩着脸儿，假装一种悲伤的打噎。

到了她转过身来预备下去的时候，看见了玛利和斐立卜都站在门口，他们身上穿的还是睡衣，带着好奇的神情瞧着。这样一来，忘掉了自己的假悲伤，她举起手掌扑到他们身边，一面用愤怒的声音喊着："你们滚出去，野小子！"

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又陪着一大堆女邻居到了楼上，在重新用树枝向她婆婆身上洒了点水，做了祷告，流了眼泪，完成了种种义务以后，她又看见她的孩子们重新又站在自己的后边。她还由于意识作用敲着他们的头，不过第三次他们又来了，她就不注意这件事了，末了，每逢再有吊客过来，这两个孩子始终跟在后面，也一样跪在一只墙角边儿，把他们看见的自己母亲做的事儿毫不变换地模仿了一遍。

刚到午后，那些好奇的女吊客渐渐减少了。不久竟没有一个人来了。伽辣汪太太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专心预备这场丧事要用的东西，那个亡人就独自躺着没人照管了。

那卧房的窗子是开着的。一阵灼人的气温带着些灰尘扑进来，四枝蜡烛的火焰在那尸首的近旁摇动，而在被褥上，在双目紧闭的脸上，在伸直的手上，有好些小苍蝇正在攀缘，来来去去爬个不住，访问这个老婆子，等候它们未来的机会。

但是玛利和斐立卜，已经又跑到大路上游荡去了。不久，他们身边包围了好些伴侣，尤其是一些比较有警觉性的小女孩子，她们比较快地嗅着了人生里的种种神秘。后来她们竟像成人一般儿问道："你的祖母死了吗？"死了，昨天傍晚的时候。"死人是什么样子？"于是玛利就来说明，说到那些蜡烛，那些黄杨树，那副脸。这一来，可唤醒了那些孩子们的好奇心，末了他们也要求到楼上那间停尸的房里去。

玛利立刻组织了第一个旅行队，一共是五女两男：那些最大的，那些最勇敢的。她强迫他们都脱了皮鞋免得被人发觉，这队人走进了那所住宅里，就像一群小老鼠一般轻捷地上了楼。

一走进了卧房，那女孩子摹仿她母亲调节了因袭的礼节。她庄严地引导那些伴侣，自己跪在地下，画着十字，微微动着嘴唇，于是立起来向床上洒些水，并且到了那些孩子挤成一大堆，

又怕又喜又要去端详那副脸和那双手的时候，她忽然用自己的小手帕掩住了眼睛，开始假装痛哭起来。随后陡然想到那些等在门外的人，她就得了安慰，于是牵着所有的吊客跑下去，立刻再引一组新的进来，随后又是第三组，因为本地所有的顽童，连那些衣裳褴褛的小乞丐都为着这种新兴的快乐一齐跑过来了，而她呢，每次总带着一种绝对的尽善尽美态度，着手重演她母亲的装腔作势的样子。

弄久了，她也倦了。一个新的游戏把孩子们引到远处去了；于是那位老年的祖母完全被人忘掉了，只单独地躺着。

暮色充满了那间卧房，那四枝蜡烛的发颤的光亮在那副干得起了皱纹的脸上跳跃了。

伽辣汪在八点钟光景走到楼上，关好了窗子，又换上了蜡烛。他现在用一种安静的样子走进来，瞧着那尸首并不诧异，如同它已经摆了几个月似的。他并且验明了还没有显出一点腐烂现象，后来在坐到桌上预备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这种注意告诉了他的妻子。她回答道："她本是

木头做的，也许可以保留一年。”

他们一言不发地吃着那份汤。那两个整日无人管束的孩子都是疲倦不堪的了，所以都坐在各人的椅子上打瞌睡，于是大家都缄默了。

忽然，灯光暗了。

伽辣汪太太立刻旋动了灯上那个升降灯芯的圆钮子，但是那盏灯发出了一道怪声音，一种拉长了的漱喉般的噪响，末了灯光终于熄了。原来他们忘了买油！到杂货店里去买吗，那么会耽误这顿饭，所以他们便去找蜡烛了，但是除了那些点在楼上卧房里小桌子上的蜡烛以外，他们家里也没有另外的蜡烛。

伽辣汪太太素来是善于决断的，她立刻派玛利到楼上去取两枝来，于是大家在黑暗里候着。

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女孩子上楼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到几秒钟的寂静。随后那孩子很快地跑下楼来。打开了饭厅的门，她神色惊惶得比昨天报告出了乱子时候更厉害，末了她咽着嗓子

喃喃地说：“唉！爸爸，祖母正在那儿着衣裳！”

伽辣汪一下跳起来，劲儿大得使他那把椅子滚到了墙边。他口吃地说：“你说？……你在那儿说些什么？……”

但是玛利吓得喘不过气来，她重复说道：“祖……祖……祖母正在那儿着衣裳……她就会下楼的。”

他发狂似地跑到了楼梯上面，他妻子惊惶失措地在后面跟着，但是走到三层楼上的卧房门外，他感到非常恐怖，竟停住脚步不敢进去了。他快要看见些什么呢？他妻子毕竟胆壮一些，就旋动门上的铜把手走进卧房里。

那屋子仿佛变得比以前暗晦一些，并且，在那屋子的中央，一个瘦而长的影子正动弹着。她站起来了，那个老婆子；原来在她从晕厥当中醒转来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的时候，她已经侧转身躯用一只胳膊支着，把那些点在尸榻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枝。随后，她恢复了体力，就爬起来寻衣裳。她的五斗橱之失踪开始也教她糊涂了一下，但是她慢慢地在那只板箱的里面寻着了她的东西，于是衣裳就从从容容着好了。她又倒掉了碟子里的水，把黄杨树枝儿归到了镜子后面，把所有的椅子归到了固有的位置，接着正预备下楼，这时候，她的儿子和儿媳妇在她跟前出现了。

伽辣汪两眼包着眼泪跑向前去，抓着了她两只手，和她吻颊；而他的妻子立在后面，用一种矫情样子重复地说：“真的好福气，唉！真的好福气！”

但是那个老婆子既不受感动，并且简直像是也不懂得情形，姿势硬挺挺地像是一座铜像，眼光也是冷冰冰的，她问道：“晚饭快预备好了吗？”他昏头昏脑地回答道：“预备好了，妈，我们正等候你。”于是他用一种没有习惯的殷勤样子挽着他母亲的胳膊，这时候，他妻子正举起那枝蜡烛来照他们，在他们前面一步一步从楼梯上退下去，如同她在上一天夜晚引导她那个掮着大理石的丈夫一般。

伽辣汪太太下完了楼梯到了二楼，几乎和那两个上楼的人相撞了。原来这正是住在沙朗东

的那一家子，布罗太太和跟在她的后面的布罗先生。

那妇人是高大肥胖的，挺着一个水肿病的大肚子弄得身躯老是向后仰着，这时候她睁大那双吃惊的眼睛预备逃走。那丈夫是一个社会主义派的鞋匠，身材矮小，满面胡须，活像一只猴子，他毫不惊惶地低声说道："这算得什么事？她醒过来了！"

伽辣汪太太一下子认清了他们，就向他们做了些失望的手势，随后用很大的声音说："喔！怎样！……你们来了！真凑巧啊！"

但是那个手足失措的布罗太太还不明白，她低声回答："就是你们的电报赶着我们来，我们早以为没有办法了。"

布罗先生立在后面，抓了她一下去禁止她发言。接着他就露出一种藏在他那部浓髯里的狡笑，一面把他们郎舅两家素来不睦的态度这样用隐语说道："你们来邀我们，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得信之后立刻就来了。"随后那老婆子正要快下完楼梯，他活泼地走近前去，用那满面的胡须凑到她脸上，向着她那只聋了的耳朵喊道："好吗，母亲，一向康健吗？"

布罗太太本来只期望和她的妈见到最后一面，现在在惶惑中间看见了妈居然还是活的，所以竟不敢去和她拥抱了，并且她那个大肚子塞满了楼梯跟前的地方，妨碍了其余的人走路。

那老婆子不放心了，怀疑了，但是却始终没有说话，只瞧着这些人围在她身边；后来她那双带着探究意味而又严厉的蓝眼睛，充满了种种使她这些子女们感受拘束的明显思虑，忽而盯住这一个，忽而盯住那一个。

伽辣汪为着说明来发言了："她当初本有点不舒服，现在已经好了，完全好了，对吗，母亲？"

于是这个正在开始提脚再走的老婆子，用她那种如同来自远处的衰弱声音回答道："那不过是一阵头晕，你们前前后后的事我都听见的。"

一阵不自在的缄默跟着来了。他们终于都进了饭厅，随后他们就对着一顿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胡乱张罗好的晚饭坐下了。

仅仅只有布罗先生保持他的稳定态度。他那副猩猩一样的凶恶面孔做了好些样子，并且他吐出了好些双关的字眼，明显地使得大众都感到不安。

但是过道里的门铃，每逢歇不了多久就一定接续响了又响；

后来那个手忙脚乱的洛莎利来找伽辣汪了，伽辣汪丢开了饭巾跑出去。他姐夫竟至于问他今天是不是接待朋友的日期。他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是，一些零星事，什么也没有。"

随后，有人送来了一个小纸包，他冒冒失失打开了它，一些印着黑边的讣闻露出来了。这样一来他连眼皮儿都是绯红的了，连忙包好了纸包，向自己的坎肩里一塞。

他母亲没有看见这件东西，她目不转睛地瞧着那座时钟悬着镀金球儿在炉台上面摆动。尴尬的气氛在一阵冷冰冰的沉寂当中扩大起来。

随后，那老婆子转过她那副阴狠而皱纹重叠的脸对着她的女儿，眼光里闪出一种狡猾的意

味，并且说："下星期一，你带你的女儿到这儿来，我想看看她呀。"布罗太太脸上很有喜色了，高声说道："是呀，妈。"这一来，那位脸色变成灰白的伽辣汪太太竟由于忧虑而有些头晕。

然而那两个男的渐渐开始谈话了，末了，他们没来由地展开了一个有关政治的辩论。布罗坚持革命党的和共产党的种种学说，瞪着那双在须发蒙茸的脸上发光的眼睛，愤愤地高声说道：

"资产那东西，先生，是对于劳动者的一种掠夺，土地是归大众公有的；继承权是一件不名誉的事和一件羞辱！……"但是他陡然停住了，惭愧得如同一个失言的人似的，随后他用一种和缓些的音调接着说，"不过目前不是讨论这些事的时候呀。"

那扇门开了，石芮"医学博士"出现了。他现出了一刹那间的惊惶，随后仍然恢复了镇静态度，于是走近那老婆子身边说道：

"啊哈！老太太今天好。唉！我早就想到，您各位看明白了吗，刚才我在楼梯上还对我自己说，我敢担保她老人家一定会起床的。"后来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脊梁，"她老人家结实得象巴黎的新桥一样，我们将来下葬都是要靠她老人家经手的，您各位将来看吧。"

他坐下了，接受了旁人献给他的那杯咖啡，不久又加入了那两个汉子的谈话，他称许布罗，因为他本人从前也在巴黎公社政府待过。

谁知那老婆子感到了疲倦。要走了。伽辣汪连忙走过去。这样一来，她眼睁睁地瞧着他，并且向他说："你，你立刻给我把我的五斗橱和我的钟搬上楼去。"随后，他口吃地说着："是的，妈。"

她已经挽着她女儿的胳膊和她一同走开了。

伽辣汪两夫妇目瞪口呆，陷入一种灾难性的绝望中，这时候，布罗却擦着自己的手，一面慢慢地喝着咖啡。

忽然，那个被怒火烧得发狂的伽辣汪太太奔到他跟前喊道：

"您是一个强盗，一个乞丐，一个光棍……我向您脸上唾口水，我问您……我问您……"她气得张嘴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但是布罗呢，他是笑嘻嘻的，始终喝着他的咖啡。

随后，他妻子回到了饭厅子里来，伽辣汪太太向她姑娘跟前奔过去；末了，这两个婆娘——一个是大得异常，挺着个吓人的大肚子，一个是疯狂而又干瘦，并且嗓子变了，手也发抖了——一齐用满嘴的村俗语言互相破口大骂。

石芮和布罗都来调停了，后来布罗抓着他妻子的肩头把她推到了门外，一面高声说："走吧，驴子，你叫得太厉害了！"

末后大众还听见他俩在街上互相争闹，一面渐渐地走远了。

石芮先生告辞了。

伽辣汪两夫妇面面相觑。

随后，那丈夫满头冷汗，向一把椅子上一倒，喃喃地说："我去向我的科长说些什么呢？"

# 西孟的爸爸

正午的钟声报过了。学校的门开了，于是那些孩子们争先恐后挤着涌出来。但是他们并不像往日一般立即散开回家去吃午饭，只走几步便都停止了，集成了许多人堆儿，并且开始低声议论。

那就是因为白大姐的儿子西孟，这天早上第一次到那学校里来上课。

所有那些学生早就在各人的家里，听见有人议论过白大姐；并且在公共地点虽然有人好好地招待她，但是那些有了孩子的妇人在女伴中间对待她，总带着一种略含轻蔑的怜惜样子，这种样子不等孩子们知其所以然，就钻到他们的心上了。

至于西孟，孩子们本不认识他，因为他从没有出来过，也没有和他们在本村的街上或者河边玩耍过。所以他们不甚爱他；他们这次在学校里怀着某种搀杂了重大惊讶的喜悦，摹仿着并且互相传播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所说的话——那大孩子那样灵巧地挤眉弄眼，仿佛很知道其中的底细似的，他说道：

“你们知道……西孟……喂，他没有爸爸。”

白大姐那个儿子，也在学校的门限边出现了。

他的年纪约莫七八岁，面色略现苍白，一身上很清洁，带着羞怯而几乎不大灵活的神气。

他从学校向他母亲家里走去，那几堆同学们始终低声议论，并且用考虑恶作剧的孩童的狡猾残忍的眼光瞧着他，同时慢慢地围上来，终于完全围住了他。他停止了脚步，直挺挺地立在他们的中央，惊讶惶惑，不懂得他们将要对他做什么。但是那个传播消息的大孩子，已经因为这点儿到手的成绩而骄傲起来，就向他问道：

“你叫做什么，你？”

他回答道：“西孟。”

“西孟什么呢？”那一个说。

这孩子给问糊涂了，又说了一遍：“西孟。”

那大孩子高声说：“一个人叫做西孟，总还得加点儿东西在后面……西孟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姓。”

而他却几乎要哭了，第三次回答道：

“我就叫做西孟。”

那些顽童都笑起来。那个大孩子更加得意，提高了声音说道：“你们现在看清楚了，他没有爸爸。”

空气很寂静了一下。那些孩子们被这件非常的，不会有的，可怪的事弄得莫名其妙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他们把他看做一个怪物，一个自然以外的生命。并且他们觉得他们自己

的妈对于白大姐所怀的轻视尽管一直还没有说明，现在却在他们心里扩大了。

至于西孟，他却靠住了一株树，总算没有倒下来，并且他如同被一场不可补救的灾害所压倒一般待着不走。他想尽法子去说明。但是他却找不到什么话来回答他们和更正他没有爸爸的这件怕人的事。末了，他面无人色了，随口向他们高声说道："谁说，我有一个。"

"他在哪儿呢？"那大孩子问道。

西孟不做声了；因为他并不知道。孩子们都笑了，异常高兴，那些近乎兽性的野小子，感到了一种残忍的需要——这就是使得在同一鸡埘里面的鸡群，看见其中有一只受伤就立刻群起去共同残害它的欲望。西孟突然看见一个小邻居，某寡妇的儿子，西孟向来看见他也是单独和妈同住的。

"你也没有，"他说。"你没有爸爸。"

"谁说的，"那一个回答道："我有一个。"

"他在哪儿呢？"西孟驳了他一下。

"他死了，"那孩子带着一种极其神气的骄傲神情大声说，"他现在在公墓里，我的爸爸。"

一阵喃喃的赞美声音在那些顽童堆里传开了，如同这件有一个死了埋在公墓里的父亲的事情，增加了他们这个同学的身分，因此压倒了这个简直没有父亲的另一同学似的。那些顽童们多半是凶恶的，酗酒的，做贼的和虐待妻子的人的儿子，现在他们互相拥挤着，一面渐渐围拢来，就像他们这些合法的人，要在一种压力之下教那个不合法的人窒息似的。

有一个靠着西孟身边的，突然用一种嘲弄的样子向他伸出了舌头，并且向他高声叫唤：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西孟双手抓住了那顽童的头发，一面用脚去踢他的双腿，那一个却来恶狠狠地咬他。形成了一阵翻来覆去的恶斗。两个战士被人分开了，接着，西孟在那群拍着掌的顽童圆圈儿的中央被人打了，被人拉了，被人伤了，被人推在地下打滚了。他一爬起来便机械地用手整理身上那件满是尘土的布罩衫，这时候，一个顽童喊着：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爸爸去吧。"

于是他心里感到无限的不安了。他们比他强，他们战败了他，而且他绝不能回答他们，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觉得那句话是真的，他本来没有爸爸。他抱着满腔傲气，花了好几秒钟去极力镇住那阵往上涌的热泪。随后，他窒息了，接着并不叫唤，突然浑身抽搭地大声呜咽起来。

于是，一阵残忍的快乐在他的敌人那边爆发了，并且他们自然而然地如同那些在可怕的狂欢中的蛮族一般，互相挽着手，开始绕住他围成个圆形跳起舞来，一面仿佛一种叠唱似地连续唱道："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但是西孟忽然不哭了。一种愤恨教他发狂了。他脚边本有许多石子；这时候他拾了一些，尽他的全力对着这些刽子手扔过去。其中有两三个挨了石子，都在叫唤之中逃走了；末了他仿佛那样锐不可当，教其他的顽童的心里起了一阵不测的恐怖。他们懦怯得像是立在一个愤极了

的汉子跟前的一伙人群，纷纷地散开逃跑。

现在只剩下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他开始向着田地里跑过去，因为一个回忆在他的心里引出了一个重大的解决方法。他想去投河。

他记起 8 天以前，有一个以乞丐度日的穷汉，因为没有钱用而自行投了水。有人捞起他来的时候，西孟正在旁边看着；那个寻常在他视为受苦的，龌龊的和难看的穷汉，那时候竟用他那副灰白的脸儿，那撮潮湿的胡须，那双张开的眼睛和那种宁静的神气，使他大受惊吓。周围的人当时都说："他已经死了。"另外有一个人接着说："他现在很舒服了。"所以西孟现在也想投水，因为他之没有父亲，和那穷汉之没有钱正是一样的事。

他走到了水边，瞧着那水流着。一些游鱼在那浅流里迅速地往来嬉戏，并且不时轻轻地跃起来去攫取那些在水面飞回的虫儿。为了看鱼，他已经停止哭泣了，因为它们的动作教他发生很大的兴趣。但是，那个"我要投水因为我真没有爸爸"的念头，偶尔如同飓风在尾声里忽然撼动树木一下子却又在天空远去一般，带着一阵尖锐的悲痛在他的心里刷过了。

那天的气候很暖，很晴。晴暖的日光晒热了野草。水像镜子一般闪着光。于是西孟在这阵随着眼泪而来的疲劳境界里得到了一点儿甘美的光阴，很想在这暖洋洋的草上睡一会儿。

一只小青蛙在他的脚边跳着。他设法去捉它。它从他身边逃走了。他追上了它，然而一连教它逃了三次。末了，他抓住了它的后腿尖儿，并且由于瞧见这畜生因为想逃走而使出的劲儿，他不禁开始笑了。它缩起了后腿，随后用一阵急促的伸展力，突然挺硬地象两枝棍子一样伸长了；一面，那双围在金线圈里的眼睛睁得滚圆，那双前腿像手一样向空中搅动。这种情形，使他记起了一件用许多小木条组成的玩具，——这件玩具，是用许多小木条曲折往复地串钉而成的，它一屈一伸，就使得那些插在上面的小木兵运动。于是他想到他的家，随后，又想到他的妈妈，末了，感到了一阵极大的伤心，又开始哭起来。他的四肢发抖了；他跪下了，如同将要去睡一般念起他的祈祷文来。但是他没有能够念完，因为他又起了一阵那样急迫那样骚动的呜咽的抽搭，抽搭整个儿征服了他。他不思念了，四周的东西，他一点也看不见了，只知道哭。

忽然，一只沉重的手压住了他的肩膀，并且一道粗大的声音向他问道："究竟谁教你这样伤心，好孩子？"

西孟回头一看。一个有鬈起的黑头发和胡子的大个儿工人，用一种和蔼的神气瞧着他。他带着装满了眼眶又塞满了喉管的热泪对他说道：

"他们打了我……因为……我……我……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怎样，"那汉子微笑着说，"但是人人都有一个。"

那孩子在自己的悲伤的抽搭中困难地回答：

"我……我……我本来没有。"

于是，那工人显出庄重的样子了；他本来认识白大姐的儿子，虽然他到本地方没有多少时候，但是却也略略知道她的历史。

"快不要这样了，"他说，"不要伤心了，好小子，和我到你妈那儿去吧。有人会给你……

一个爸爸。”

他们一同走了，大的牵着小的，末了那汉子又微笑起来，因为他并非不愿意去会会这位白大姐，有人说过她是本地方的最美的女子之一:，并且也许这时候他心里想着：一个已经失足的少女，很可以再失足。

他们走到一所很洁净的矮而白的房子前面了。

“是这儿，”那孩子说，接着他高声喊道：“妈！”

一个妇人出来了，那工人忽然敛住了笑容，因为那个身材高大面色灰白的女子严肃地待在那房子的门口，如同她在房子里曾经受过一个男子的欺侮，因此禁止再有人进来一般，他立时明白对她是不能再开玩笑的。他胆怯了，除下了便帽并且口吃地说道：

“请您注意，马丹，我把您这个在河边迷路的孩子带到了府上。”

但是西孟跳起来搂住他妈的脖子了，并且一面重新哭着向她说道：

“不是迷路，妈妈，我是要去投水的呀，因为那些孩子们打了我……打了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一阵火一般的红颜色盖住那青年妇人的双颊，并且一直透到皮肤里边了，她在眼泪满面急流的当儿里激动地和她的孩子拥抱着。那个受了感动的汉子却仍然站在那儿，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离开。但是西孟忽然跑到他跟前，向他说：

“您愿意做我的爸爸吗？”

空气沉寂了。缄默而且被羞惭所困的白大姐，这时紧紧地倚住那堵墙，两只手压着胸部。那孩子瞧见这汉子不回答他，就接着说：

“倘使您不愿意，我还是再去投水吧。”

那工人把这件事当做玩笑接受了，于是微笑地回答：

“成，我真愿意。”

“你叫做什么呢？”那孩子问，“告诉我吧，他们将来要知道你叫什么的时候，我才好回答。”

“斐立卜，”那汉子说。

西孟缄默了一下，极力在脑子里记住这几个字，随后他完全得到安慰了，伸起胳膊向他说道：

“好！斐立卜，你是我的爸爸了。”

那工人从地上举起他来，匆匆地在他的两边脸上吻了两下，接着便摆开大步很快地溜走了。

那孩子第三天上学的时候，一阵恶意的笑声接待了他；并且在放学的时候，那些顽童又想

再来干，西孟如同对他们扔一块石子似地，劈面说道：“他叫做斐立卜，我的爸爸。”

快活的吼声从四面八方飞过来了：

“斐立卜谁？……斐立卜什么？是什么东西．斐立卜？……你在哪儿抓来的，你的斐立卜？……”

西孟什么也没有回答；后来他用眼光去挑逗他们，打定主意，宁可任凭他们伤害他，自己决不逃走。学校的教师给他解了围，于是他回到他妈的家里了。

自后一连在两三个月里边，那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斐立卜时常从白大姐住宅附近经过，并且有时候，他看见她在自己的窗子跟前缝纫，便鼓起勇气去和她谈天。她恭敬地回答他，始终是严肃的，绝不和他笑一下，也绝不任凭他走进门里。然而他如同世上的男子们一样不免有点得意，以为每逢她和他谈天时，她的脸色总比寻常红一点。

但是一个毁坏了的名誉，是难于恢复的，是永远不健全的，所以白大姐纵然暗自小心谨慎，本地方已经有闲话了。

至于西孟，他很爱他的新爸爸，并且在白天的。工作完了之后，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傍晚和孩子一同散步。他勤勉地上学，高傲地经过同学们当中，绝不回答他们。

然而有一天，那个带头攻击他的大孩子向他说道：

“你说谎，你没有一个叫做斐立卜的爸爸。”

“为什么？”西孟惊讶地问着。

那个大孩子擦着自己的手掌接着说：

“因为倘若你有这样一个，他就一定是你妈的丈夫。”

西孟在这个推论的正确性之前愣住了；然而他却依然回答道：“这一样算是我的爸爸。”

“这是可能的事，”大孩子冷笑地说，“不过，不完全是你的爸爸。”

白大姐的这个孩子低下脑袋了，于是做梦似地走到斐立卜做工的那个牢戎铁店那边去。

这铁店如同藏匿在许多树的下面似的。店里光线很弱，仅仅一座大炼炉的红焰发出强大的反光，照着五个赤着胳膊的铁匠在震耳的激响中间向砧上打铁。他们都是站着的，兴奋得像一群魔鬼，眼光专注着他们所打的那块红铁；而他们的迟钝思想随着他们的铁锤一上一下。

西孟走进去没有被人瞧见，他从容拉住他朋友的袖子。这一个回头一看，工作就突然中止了，接着几个人都很注意地瞧着他俩。于是，在这个不习惯的寂静中间，响起了西孟的脆弱的声音。

“说吧，斐立卜，米硕德的那个大孩子，刚才对我说你不完全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呢？”那工人问。

这孩子用他全部的天真回答道：

“因为你不是我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笑一下。斐立卜那双粗大的手撑住那柄支在砧上的铁锤的把子站着，额头靠在手背上。他梦想着。那四个伙计瞧着他出神，那个站在这几个大汉中间的幼小的西孟正纳闷地候着。

忽然，这几个铁匠之中的一个，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向斐立卜说道：

“这白大姐仍旧是一个柔和而正经的姑娘，并且有勇气，虽然遇到过不幸的事，但是没有堕落，将来是可以做一个正经人的好妻子的。”

“这是实话，”那三个都说。

这一个接着说道：

“这个姑娘失了足，难道是她的过错吗？别人以前是答应娶她的，并且那种在今日很被人尊敬而以前也做过同样事情的女人，我也不止认识一个。”

“这是实话，”那三个齐声说。

他又说道：

“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以前为着单独抚养孩子受过多少痛苦，以及她自从非到教堂祈祷就不上街以来流过多少泪水，真的只有上帝知道。”

“这也是实话。”其余的那几个人说。

以后，大家只听见那阵鼓着炼炉的火力的风声了。斐立卜匆匆地俯着身躯对西孟说道：

“去告诉你的妈，说我今天夜晚要去谈天。”

然后，他便抓住那孩子的肩头，把他送到了外面。

他重新来工作了，于是只听得一下子，那五柄锤子一齐在那铁砧上面活动起来。他们拿着铁这样地一直打到晚，都像那些满意的锤子一样地强健愉快。但是，斐立卜的铁锤竟盖住了旁人的铁锤的激响，如同一座大教堂的大钟在节日发出那阵超乎其他一切钟声之上的巨吼一般，一下一下带着一阵震耳的巨响锤击着。而他本人却睁起那双热烈的眼睛，站在那些火星的当中热烈地打铁。

他到白大姐家里叩门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星了。他穿的是那件过节的布罩衫，一件新浆的衬衣，并且剃好了自己的胡子。

那少妇走出来，在门前用一种尴尬的神气说：“晚上到这儿来，是不好的，斐立卜先生。”

他想回答她，但是口吃了，于是惭愧地在她跟前站着。

她接着又说："然而您很明白不应当有人再来议论我。"

这样一来，他蓦地向她说："这有什么要紧，倘若您肯做我的妻子呢！"

没有一点声音回答他，但是他相信在那卧房的黑暗里传出来一种响声，他知道那是一个人倒在床上的声音。于是他很快地走进去了；这时候，西孟已经睡在床上，却辨明了一个接吻的声音和几个由他母亲嘴里很低地说出来的字。随后他忽然觉得自己被他那朋友的手抱起了，末了，这一个用那双赫尔克里斯①式的胳膊举着他，一面高声说道：

"你去告诉他们，你的同学们，说你的爸爸是铁匠斐立卜·勒米，倘若再有人来和你捣乱，我一定要揪他们的耳朵。"

第二天，学校里的学生已经到即将要上课的时候，小西孟站起来，脸色灰白而嘴唇发抖地用嘹亮的声音说："我的爸爸是铁匠斐立卜·勒米，他说倘若再有人来和我捣乱，他一定要揪他们的耳朵。"

这一回，谁也不笑了，因为他们很知道他，这个名叫斐立卜姓勒米的铁匠；并且也很知道这是一个被大家用自负的神气来欢迎的爸爸。

①赫尔克里斯(Hercules)是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史里的英雄，以神异的勇力著名；西洋人用他来代表大力士。

# 一次野餐的故事

迪富太太的名字叫佩特罗尼。五个月以来，大家就计划在她生日的那天到巴黎附近去吃中饭。由于早就不耐烦地等着这场宴会，这天早晨大家早早地就起床了。

迪富先生向送奶人借来了车子，由自己赶。那辆车有两个轱辘，十分合式。它有一个由四根铁杆支着的顶篷，从上面往下挂上了布帘子。人们把它撩了起来好看风景，只有后面的帘子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像面旗。那个做妻子的心花怒放地坐在她丈夫旁边，穿着一件特别的樱桃红裙袍。后面的两张椅子上端然坐着老祖母和一个年轻姑娘。还可以看见一个小伙子的黄头发。他由于坐位不够，完全躺在底板上，只露出头来。

沿着香丽榭大道走过去，再穿过了马约特大门的堡垒群之后，大家就开始向四面瞭望。

到了讷伊桥上，迪富先生宣布："这儿真正到了乡下了！"他的夫人在这一指示之下，立刻对自然深有感触。

在库伯瓦的弯道上，前边遥远天际的一片风光吸引住了他们。在那边，处在右边的是阿让特伊，它的钟楼傲然耸立在那里；在它上面能看到桑诺瓦的丘陵和奥其山的穆兰。左边是由玛莱水闸勾绘出的早晨晴空，再远，人们还可以看到圣日尔曼草原，而正面在一脉山岭的尽头有一片翻耕过的土地，显示出那儿是葛梅侬的新炮台。最远的景色，在那远得出奇的一些平原和村庄之上，可以看到一片森林构成的暗绿色。

阳光开始使面庞感到烤灼了，灰尘不断地扑面而来，在道路两旁展开的是一望无垠光秃秃而污臭的乡村。这些乡村真像曾遭到过一场连房屋也未能幸免的癞病袭击；因为到处都有许多破败被弃置的房屋，或者说许多因业主欠施工费而未竣工的小房子，它们展示着还没有屋顶的

四壁墙垣。

竖着的烟囱成为贫瘠的土地上仅有的植被。在被污染了的田野里，春风播送着阵阵由石油芬芳和页岩气味混成的气味，令人格外难受。

终于又一次跨过了塞纳河。这次在桥上的感受确实令人神往。河水波光荡漾，在太阳的蒸腾下，河面升起了一层薄雾。人们受到的是一种恬静之感，那种吸进的是纯然没有受到工厂烟尘或粪池臭气污染的新鲜空气时所产生的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感。

一个过路人给这儿取了个名字：伯宗。

车停住了，迪福先生念着一家小饭店招呼客人的招牌，“宝林饭店，炸鱼、葱烧鱼，所堂和秋千庭院客座。”读后说道：“喂，我的太太，这儿行吗？你作决定，行吗？”

这回轮到那位女客念了：“宝林饭店，炸鱼、葱烧鱼、所堂和秋千庭院客座。”而后她久久地端详了那座房子一阵。

这是一家立在路旁的白色乡村饭店。从开着的门里露出了发光的锌板柜台。柜台前站着两个度假日的工人。

迪富太太最终决定了。她说：“可以，这儿可以，而且这儿有风景可看。”那辆车进了一个种着大树的宽场子，它设在旅馆后面，与塞纳河只有一条纤道之隔。

于是大家下车了。丈夫首先跳下来，而后张开双臂以接他的夫人。由于两片铁板钉的踏脚板离得很远；以致迪富太太踩到它们的时候要露出大腿的下半部，从臀部一直延下来的脂肪渗侵的结果，这儿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秀美了。

被乡下的气息挑动起来了的迪富先生迅速地捏了一下那腿肚子，而后从臂膀下抱住了，将夫人重重地放到了地上，像放下了一个大包袱。她用手拍了拍丝裙袍，掸掉了上面的尘土，再朝她现在所在的地方四周看看。

这是一个 36 岁左右，丰腴滋润，喜气洋洋，使人看了高兴的女人。由于胸甲收得过紧，勒得厉害：使她呼吸都有点儿困难。而这一套设备的压力，竟将她那过于丰肥的胸脯上那一大堆一直顶到了她的双下巴。

那个年轻的女儿跟在后面，将手搁到了她爸爸的肩头上，完全靠自己轻巧地跳到了地上。那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已经一只脚踏在轮子上下了车子，帮着迪富先生把祖母搀下了车。

接着卸了马套，将马拴到一棵树上，于是车前杆的头儿碰到了地上，两副辕也卸到了地上。男人们脱去了外衣，在一个桶里洗过了手之后，去找那些已经坐在秋千里的女士们。

迪富小姐已试着靠自己站着把秋千晃起来，但没有能给够冲力。这是一个 18 岁到 20 岁的漂亮姑娘，那种在路上遇见了会突然勾起您欲念的女人，而且会让您一直到晚上心旌摇摇肉欲奋起。她高高个子，身材纤秀，胯部宽阔，深棕色的皮肤，肥大的双腿，黑黑的头发。她的袍裙清晰地勾出了她坚实丰满的体型，而且由于蹬高时肌腱使劲而变得更为突出。她伸出双臂抓住了高过她脑袋的绳索，这样每当她款款地蹬起一次，胸脯就挺起一次，一阵风将她的帽子刮起来，掉到了她的后面。秋千渐渐地飞高了，每次来回都齐膝露出了她秀美的双腿，裙子一直

扬到了那两个带笑看着她的男人们脸上，裙子扬起的清风比酒香还要醉人。

迪富太太坐在另一个秋千上，不断单调地哼哼啧啧说：“西柏凉，推推我，来呀，推推我，西柏凉!”他终于过去了，卷起衬衫的两只袖子，像承当了一件重活似的，费了无穷之力才推动了他的太太。

她捏住绳子，伸直双腿以免碰到地。她喜欢那架秋千来来回回使自己有点儿头晕。可是一摇起来，她就一身都颤悠悠地像块放在盘子里的果冻。等到前后摇摆变大了时，她又觉得头晕害怕了。每次往下晃，她就尖叫一声，使得当地那些小淘气都跑过来。从对面远远一道园子篱笆上面，她隐约看到了一排放肆的脑袋，还有一些笑声和做出来的形形色色鬼脸。

大伙走过来了，于是定了午餐。迪富太太用一种严肃的声音逐一报出来！一份塞纳河的炸鱼，一份炒兔肉，一份生菜加点心。她的丈夫说：“您再带来两升啤酒，另外来瓶波尔多酒。”那个年轻的姑娘接上说：“我们在草地上吃。”

那位老祖母一看见这房子里猫就不胜钟情，对它不惜发出种种最甜蜜的招呼，追求了它十分钟之久，似没有收到效果。这头畜生内心无疑为这种钟爱而受到了奉承，总在那位善心女人近边转悠，却又不让她碰到。它不停地绕着树打圈子，在树上擦身体，竖直了尾巴，一边发出高兴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瞧!”那个在地里东寻西找的黄头发年轻人忽然嚷起来了：

“这儿有两条船，漂亮的船!”大家都跑过去看。在一个小棚子下面，悬着两条出色的手划船，精巧而且加工得像讲究家具一样。

它们辉煌纤长，好像两位娉婷少女，使人兴起在温和美丽的黄昏，或者在夏日的清晨到水上去垂钓的愿望，再不然就想沿着百花盛开的堤岸去划船。在那儿所有的树都将树枝儿浸到了水里，长着常年瑟瑟的芦苇，从草丛中会飞出群群蓝色闪电般的翠鸟。

全家都带着崇敬的神情端详这两条船。迪富先生认真地说：

“啊，是的，真漂亮。”于是他摆出了内行的资格细细评议。表白他自己年青时也亲自划过，而且一朝桨在手（这时他做了一个划桨的姿势)，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他从前在巴西的若因维利曾击败过不止一个英国人，他还开玩笑说法文里‘女士’这个词也是用来称呼船上系桨的那两根桨架的词，因此划船手们不带‘女士’不出门是自有道理的。他越说越起劲，还坚决要打赌，说像这样的船，不用使劲就可以一小时走六海哩。

饭店伙计从门口出来说：“饭好了。”大家赶忙走，可是迪富太太原来挑中了的最好的地方，现在却已经有两个年轻人在吃饭了。很可能就是那些小船的主人，因为他们穿的是划船手的服式。

他们躺在椅子上，几乎睡下了。他们的脸色被太阳晒得黝黑，而上身只穿了一件薄白棉纱背心，让健壮得像铁匠的臂膀露在外面。这是两个结实的快活人，一副想炫耀精力的气派，但在他们所有的动作里，确实都显出了那种经锻炼得来的，四肢弹力充沛的优美姿势，和工人艰苦单一劳动留下的那种畸形完全不同。

他们看见那位母亲的时候迅速地交换了一个微笑，再后再看见那个女儿时交换了一个眼神。其中一个说：“我们让出位子，这样就够结识了。”另一个立刻就起来，手里拿着半黑半红的鸭

舌帽，用一种骑士般的姿势，给女士们让出了园子里唯一没有太阳晒的地方。这一家子连声道歉地接受了，而且为了更富于田园风味，大家坐在草地上，不用桌椅。

那两个年轻人将他们的餐具搬到了相距几步远处，重新开始吃饭。他们一直露在外面的光胳膊使年青姑娘有点害臊，她甚至回过头去毫不注意他们。至于迪富太太就大胆些，受到那种也许是源于性欲的女性好奇心所激，总是看着他们，很可能不无憾意地将他们和她的丈夫秘不示人的丑陋之处相比。

她随意地坐在草地上，两腿顺着身躯弯着，她不断地扭来扭去，说是有蚂蚁爬进了什么部位。迪富先生由于陌生人的友好殷勤而变得拘谨起来，在找一个不会被别人发现的方便地方却还没有找到，而那个黄头发的年轻人像个老馋一样，不吭声地尽吃。

那位胖太太因为划船客们让了座，想显得和蔼友好，而对其中一位说道："先生，天气真好。"另一位回答道："是的，您常来乡下吗？"

"唉！一年就来一两次，吸吸新鲜空气，您呢！先生。"

"我每天晚上都来睡。"

"啊！这该很惬意吧？"

"是的，真是这样，太太。"

于是他带着诗意地叙说他每天的生活，以鼓动这些被剥夺了青春和渴求到乡间散步的商人们对自然的原始依恋，他们整年在店堂柜台后面都为此梦魂萦绕。

那个被感动了的年轻姑娘抬起眼睛看着这位划船手。迪富先生呢，这回第一次开口了。他说："这，这才叫生活。"而又接着说，再来点儿兔子，我的好太太。啊，不要了，谢谢，朋友。"

她重新又转过身去对着那些年轻人，并指着他们的臂膀说："你们这样从来不冷吗？"

他们两个都同声笑起来。他们用那种不可思议的劳累故事，那些汗流浃背和在雾里夜赛等等故事来吓唬这一家子。还使劲地拍胸脯，显示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位做丈夫的说："唉！你们的样子真结实。"他不再提起那个他击败了英国人的时代了。

那个年轻姑娘现在从旁边观察他们，那个黄头发的小伙子醉得歪歪倒倒，拼命咳嗽，将那位女主妇的樱桃红裙袍弄湿了。生气了的女主妇叫人拿水来洗去这些污渍。

这时气温变得太难受了。闪烁发光的河面像一座炉子，而酒气使人人脑袋发昏。

在受着打嗝折磨的迪富先生已经解开了他的背心和裤子上的扣子，而他的妻子因为感到憋气，正一点一点地解松裙袍。那个徒弟一副快活样子摇晃他那头亚麻色乱蓬蓬的头发，自己一杯又一杯地倒酒喝。做祖母的感到自己有点儿醉了，坚持直挺挺十分庄严地坐在那儿。至于那位年轻姑娘，她什么也不曾露出来，只有她的眼光隐隐发亮，在两颊深棕色的皮肤上，染上了玫瑰红的调子。

喝完了咖啡。有人提议唱歌，于是每人都唱上一段，其余的人则使劲鼓掌。而后大家费了大劲才站了起来。那两位妇女还只是略略有些醉，有点儿喘，但那两个男的则完全喝醉了，做出了各式各样像在做操的姿势，却又笨又没有力气。他们满脸通红傻呼呼地靠在披屋下站不起

来，衬衣的下摆却总是从裤子里跑了出来，好像旗帜一样飘飘荡荡。

这时划船手已经将船卸下水了，他们有礼地回来建议两位女士到河里漫游。

迪富太太喊道："迪富先生，你愿意吗？我求你。"他一副喝醉了的神气看着她，没有听懂。这时一个划船手走过来，手里拿着两根钓竿。能够钓到条鮈鱼是店老板们所共有的心愿。这一希望使这位老好人黯淡无力的双眼发亮了，他答应了人家的一切要求，自己坐到了桥下的荫凉里，两只脚悬在河上，旁边是那位黄头发的年轻人，在他后面睡着了。

两个划船手中有一个自愿由他带那个做妈妈的。船划开的时候，他叫道："到英吉利岛的小树林里去！"

另一条小船走得晚一些。这位划桨人一心看着他的船伴，使他不再想别的事，一种情绪攫住了他，使他连力气也都没有了。

那个年轻姑娘坐在舵手的圈椅里，忘情于水上的舒适。她感到自己处于四肢怠懈，无所用心的忘我境界之下，像是反反复复地受到酊剂陶醉的袭击。她脸色变得绯红，呼吸急促。酒带来的晕眩在周围横溢的热气流下变得更强烈了，使得河堤上的树仿佛在船儿航过的时刻都在向她致敬。她的肉体在这天兴奋心情的激荡下有一种隐约的享乐欲望，一种躁动在她的血液里奔腾。在这个由于天气炎热而人踪稀少的环境里，和这个年轻男人促膝而坐也使她心烦意乱。这个男人感到了她的美貌，他的目光吻着她的肌肤，他的性欲和阳光一样咄咄逼人。

他们不知道该从那里引起话头，这愈加使他们心旌摇摇，于是张望着四周。终于他鼓起了勇气请教她的名字。她说道："昂里叶。"她接上去说："哟，您瞧我叫昂里。"

他们的话音使自己安定下来了，欣赏着河岸。另一只小船停了下来，好像在等他们。坐在那只船上的男士叫道："我们到树林里去会齐你们，我们一直到罗宾逊去，因为这位太太渴了。"——而后他俯到桨上，走得飞快，以致不久就看不见了。

前此人们就不断隐隐听得到的一阵阵隆隆响声，这时很快地就越来越近了。河水也发出了奔腾湍急的声音，像是那阵隆隆的低沉声音将河底搅翻了起来。

她问道："听到的是什么声音？"这是在岛那儿将河截成两段的堰坎上的瀑流。"在解释这些的时候，船已经过了英吉利岛了，这时透过瀑布的喧声传来了仿佛来自远处的鸟鸣，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说："瞧夜莺在大白天鸣啭，所以这儿该到女修道院了。"

一只夜莺，她从没有听到过。想到听到了一只夜莺啼啭的念头，在她的心里引来了诗意柔情的幻景。一只夜莺！这是朱丽叶在阳台上所求为她的爱情作证，但是没有出场的证人，这是配合男人蜜吻的天乐，这是情思恹恹的抒情歌的不朽启发者，这些抒情歌为情窦初开的小姑娘那可怜的小心灵启发了忧郁的空想。

啊，她将聆听到一只夜莺的啼啭！

她那位伙伴说："不要弄出声音来，我们可以走到树林里并且坐在离它很近的地方。"

小船像在滑行。在岛上露出了一些树，这儿的岸坡如此低矮，使视线可以直接看到浓密的灌木丛中。他们停了下来，将船系好，昂里叶倚在昂里的腕子上，他们走进了枝叶丛里。他说：

"您弯下腰。"她弯下了腰，于是他们走进了杂乱无章的藤萝，叶丛和苇子交织成

的绿丛里，进了一个该当是他熟知的藏身之所，这个年轻人笑着称之为他的‘雅室’。

正在他们的头上，在一棵遮蔽着他们的树上栖息着一只唱个不停的鸟儿。它抛出了一段颤音和华彩的过门之后，跟着是一串宏亮动人的啼啭，它充塞于大气之中，在河上翻滚，在平原上翱翔，穿透了压在乡村上的酷热的沉寂，而后仿佛消失在天边。

因为怕惊走了它，他们不说话。他们一个傍着另一个坐着，于是昂里韵胳膊慢慢地围到了昂里叶的腰肢上。并且轻轻地压紧箍住了她。她抓住了这只大胆的手，并不发怒，而是不断地以他靠近的程度为限，离得远一些，而且不显出一点为这种抚摸有什么不知所措，就好像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她也一样自自然然地把它推开。

她听着鸟啭，心醉神迷。她抱着无穷的幸福愿望，无限蓦然掠过的柔情和超凡绝俗的诗情启示，却又感到如此强烈的心神软弱，禁不住无端地垂下泪来。那个青年男人现在将她拥抱到胸前，她不再推拒，也不对此思索。

夜莺忽然不叫了。远远地有个声音叫道：“昂里叶！”

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别回答，您会惊走了飞鸟。”

她几乎没有思考，也没有答复。

他们就这样呆着一阵子。迪富太太已经在什么地方坐下了，因为不时可以隐隐约约听到那位胖太太的小声尖叫，很可能是另外那些划船手在对她淘气。

那个年轻的女孩子仍然在流泪，沉浸在十分甜蜜的感觉里，皮肤发烧，到处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搔痒。昂里的头倚在她的肩上，忽然间他吻了她的嘴唇。她使劲愤怒地反抗，为了避开他，她向后仰倒下去，但是他猛扑到她的身上，用整个身体压住了她。他久久地搜寻那张回避他的嘴，而后碰到了，他将自己合上去，这时，为一种强大的意愿驱使下，她还给他以自己的吻，将他紧紧搂在胸前，于是一切拒抗都没有了，就像被一个太强大的重量压碎了。

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鸟儿重新唱起来了。它先唱了三个沁人心脾的音符，像是一声爱情的召唤。而后，在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它降低了嗓音，开始唱起了十分舒缓的变调。

一阵微风拂过，勾起了一阵树叶的沙沙声，在树从深处，混在夜莺的歌声里和树林轻轻吹拂里飘起了两声灼情的叹息。

鸟儿沉醉了！它的歌声仿佛胃炽起来的火焰，或者正在增长的激情那样变得越来越快。好像在配合树下雨点般亲吻的声音。

而后，它的嗓声狂热得像发疯似的汹涌奔放。在连串的音符上缀入了绵长的柔音和宏大的乐音痉挛。

有时它也歇息一下，只慢声唱出轻轻的两三个音句，而忽然用一个特别尖的音符收尾。或者又以泉滴般的音阶、颤声、顿音疯狂地开始一曲狂热的爱情之歌，再随之以胜利的高呼。

但是它听到了在它下面有一阵这样深沉的、一阵会使人以为是一个灵魂永别的呻吟，于是它沉默了。这声音延续了一阵，又以一阵啜泣结束了。

他们在离开那绿茵床时，两个人都十分苍白。蔚蓝的天对他显得是阴暗的，在他眼里，火

热的太阳好像熄灭了，他们看到的只有寂寥与沉默。一前一后，他们走得很快，不互相说话，也不互相接触，因为他们像是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仿佛在他们的身体之间升起了一种厌恶之感，而在他们的灵魂之间则产生了一种仇恨。

每间歇一会，昂里叶就叫一声："妈妈!"

在一丛荆棘下发出了一阵子声音。昂里觉得看到了有一条白裙子很快地翻下来遮到了一条肥腿上，跟着一个胖太太发现了，有点儿狼狈，满脸通红，两腿发亮，胸膛起起伏伏。她和她的邻座未免靠得太近一点，那一位呢，该是看到了十分可笑的事，因为不顾他的意愿何如，他的脸上仍然留下了曾忍俊不禁的痕迹。

迪富太太用一种温柔的神气挽着他的胳膊上了船。走在前面的昂里一直不响地傍着那个年青的姑娘，他觉得方才看到的是一场勉强刹住了的粗俗拥抱。

人们终于回到了贝仲。

酒醒了的迪富先生已经有些不耐烦了。黄头发的青年在离开小旅店之前吃了一小顿。车已经架好在院子里，那位已经上了车的祖母有烦恼，因为怕天黑以后还在野地里，巴黎的近郊不够太平。

大家握过手，于是迪富一家子走了。那两位划船手喊道："再见!"回答他们的是一声叹息和一场眼泪。

两个月以后，昂里在经过烈士络时，看到在一张门上写着：

"迪富五金商店。"

他走了进去。

那位胖太太蜷在柜台后面，他们立刻就互相认出来了。经过百般问候之后，他问起了一些新闻。"昂里叶小姐呢？她好吗？"

"很好，谢谢，她结婚了。"

"啊！……"他禁不住一阵心情激动，又说道：

"那……和谁呢？"

"就是那位陪着我们的年轻人，您认识的，该他来接班继承。"

"啊，太好啦。"

他郁郁不乐地走了，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迪富太太叫住了他，她有点儿发怯地问道：

"您那位朋友呢？"

"他很好，很好。"

“为我们问候他，好吗？要是他过这儿时，请告诉他来看我们。”

她满脸通红，而后又加上说：“告诉他，那会叫我很高兴。”

“我记住了，希望再见。”

“啊，不……不久见！”

又过了一年，有一个星期天，天气很热，昂里从没有忘记过这次遭遇中的一切细节，忽然又想起来，这么清晰而且值得怀念，使他独自回到他们在树林子里的那个小房子里去。

他走进去时惊呆了。她在那儿，闷闷不乐地坐在草地上，而在她旁边是她的丈夫，那个总是只穿衬衣的黄头发年轻人像一个不讲礼貌的人，安安心心地在睡他的觉。

一看是昂里，她脸色变得这么苍白，几乎使他以为她会昏厥过去。而后他们开始自在地交谈起来，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可是当他说到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星期天他常来这儿休息，一边深深想念着许多往事时，她久久地看着他的眼睛深处。她说：

“我呢，我每天晚上都想着这个地方。”

她那位丈夫打着哈欠接口说道：

“走吧，我的好太太，我看现在到了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 啊，春天

每当年初明媚春光来临的时候，大地就苏醒回青了，这时天空中芬芳的和风吹拂着我们的皮肤，吹进了胸膛，就像是一直吹进了心田，我们产生了对无限幸福的混沌期望：要跑，要信步而行，要搜寻奇遇，要渴望为春日畅饮。

去年的冬天是严酷的。在五月时分，这种心儿怒放的需要侵袭我，使我如醉如痴，令我精力泛滥。

于是，有一天当我醒来的时刻，我从窗户里，越过邻居的屋顶看到了为阳光耀红了的广阔蓝天。挂在窗前的金丝鸟唱个不停；每层楼的女仆都在歌唱；从道路上升起了一阵欢乐的喧声；而我怀着节日的心情出了门，却不知所措。

遇到的人们在微笑；在归来的春日的暖洋洋的阳光里，到处荡漾吹拂着幸福的微风。人们说在城镇的上空吹拂着到处弥漫的爱情；而那些穿着晨装的青年女人，双眼里仿佛带着默默温情，步伐里带着更轻柔的情意，使我的心充满了骚动。

不知是怎样的，也不知为了什么，我走到了塞纳河边，成行的汽轮向叙雷纳航去，我忽然得到一种不可衡量的、想跑着穿过树林的愿望。

渡轮的甲板上挤满了人，因为初升的阳光会不论您的心情如何，也将您从住处里吸引出来。

而且这些人们都心情激动，走来走去，和邻座寒暄。

我的邻座是一个女人，无疑是一个小女工，完全是一副巴黎女人的气质，在垂到双颊的卷曲头发下，是娇小可爱的脑袋；像弯弯曲曲的光线一样的头发垂到了耳朵，再延伸到头部迎风飞舞；再往下一点则变得这样细、这样轻，人们几乎看不出来，但是使人们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想在那儿献上一阵蜜吻。

在我的视线盯住不动下，她转过头来朝着我，而后忽然低下了眼睛，这时像要微笑似的在嘴角上陷下了一点小涡，从而也露出日光映着的丝光的白色毫绒。

宁静的河面变开阔了。空气中布满了温和平静，空间像是充满了生命的嘤嘤之声。我的邻座又抬起了双眼，而这次由于我总看着她，她显然微笑了。她如此动人，在她飘逸的流盼里给我传出千种风流，至今我尚未知道过的千种风流。我觉察到了不可知的深情，柔情的一切动人之处，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诗情，我们朝朝暮暮寻觅的一切幸福。于是我萌生了疯狂的欲望，想张开双臂抱着她的一部分，以在她耳边呢喃细语充满爱情词句的甘甜音乐。

我正开口去接近她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吃了一惊，我回过头，于是我瞧见了一个面貌平常的人，不年轻也不老，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我。

他说："我想和您谈谈。"

我做了一个鬼脸，很可能让他瞧见了，因为他又加上说："这很重要。"

我站起来跟着他到了船的另一头；他说："先生，当冬天带来寒冷和雨雪来临的时候，医生每天都对您说：'保持双脚温暖，防止受凉、感冒、支气管炎、肋膜炎。'于是您千般小心，穿上了厚鞋、法兰绒衣服、厚厚的大衣，这些也未必一定能防止您要在床上躺两个月。但是当春天伴着它的红花绿叶、和暖醉人的微风以及田野的气息回来的时候，它们给您带来了隐约的烦恼、无因的柔情时，就没有任何人来给您说：'先生，当心爱情！它到处设下了埋伏；它在每个角落里窥伺您；它一切的狡计都张开了，它所有的武器都磨尖了，它所有的谎话都准备好了！当心爱情！……当心爱情！它比感冒、支气管炎、肋膜炎更危险。它谁也不饶过，它使所有的人干下不可弥补的傻事！'是的，先生，我说每年政府都应当在墙上写上有下面这些字的大标语：'春天回来了，法国公民，请防爱情！'就像有些人在墙上写道'谨防油漆。'好吧！既然政府不这么办，我本人就代行了。于是我对您说：'谨防爱情；它正要抓住您'。而我有责任预先告诉您，正如在俄国要预先告诉一个冻了鼻子的过路人。"

在这个陌生的怪人前面我惊呆了，于是我用一种尊重的神气说："先生，总之，我看您像是让自己掺进一件可说与您并无关系的事情。"

他做了一个猛然的动作，并说："啊？先生！先生！要是看到一个人将到危险区域里溺死，我能让他去死掉吗？瞧，请听听我的故事吧，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敢于这样向您说了。"

这是去年，在同一时间。我该首先对您说，先生，我被雇在海军部工作。在那儿，我们的头头，那些专员将他们的文官袖口丝绦看得了不起，而将我们当作上甲板的水手对待。

唉！但愿这些头头真是文人。可是我考上了，因此我得从办公室看着有燕子飞翔的蓝天一角，而我呢，真想在我的那些黑纸卷宗夹之间跳舞。

我想自由的欲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致虽然我很憎恶，我仍然去找了我的那个"小头头。"这

是一个总是生气的小暴躁人。我说自己病了，他盯着我的鼻子吼道："我对这一点也不信。行，您走吧！您以为一个办公室能靠您这样的雇员工作？"

于是我走了，我到了塞纳河，那时天气和今天一样好，于是我上了渡轮到圣格洛德去走了一圈。

唉！先生！我的上级真不该允许我走。

在太阳下面的我像是变得快活起来。我什么都爱，那船，那些树，那些房子，我的邻座，总之一切。我有一种愿望想拥抱什么，不管它是什么。这是爱情在布下陷阱。

忽然在特罗加德罗，一个姑娘提着一个小包上来了，她坐在我对面。

她漂亮，先生，真的；但也真令人奇怪，早春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些女人对您会变得更好；她们有一种鬼机灵、一种动人之处、一种我说不清的特点。这和在吃了奶酪之后喝的酒完全一样。

我看着她，而她也看着我——但只是间歇地，就像刚才您那位一样。由于我们经常看来看去，我感到我们已经相知到了着手搭讪的时刻，于是我对她说话。她回答了。无疑她和所有人一样很可爱。她使我飘飘然了，我尊敬的先生！

到圣格洛德她下去了——我跟着她。她是去交一件定货。等到她回来已快开船了。我陪在她身边，而空气的暖洋洋使我们两人都不禁叹息。我对她说：

"在树林子里会特别好！"

她回答说："啊，是的。"

"要是我们去转一圈，您愿意吗？小姐？"

她迅速地偷偷瞄我一眼，仿佛衡量一下我的价值，而后犹豫了一阵之后，她接受了。于是我们肩并肩地来到树林中。在仍然不太茂盛的叶丛下，高而浓密的绿草像上了漆一样，泛满了阳光。到处是谈情说爱的小动物。人们到处都听得到鸟儿啼啭。我的同伴蹦蹦跳跳的跑过来，为微风和乡村的气息所陶醉。我跟在她后面也和她一样跳跃。有的时候人就是傻，先生！

后来，像痴了似的，她样样都唱，歌剧里的咏叹调，缪塞特之歌①！缪塞特之歌！此刻她对我显得如此有诗意……我几乎哭了。唉！都是这些废话把我们弄晕了头；请听我的话，决不要挑上一个在田野里唱歌的女郎，尤其她唱的是缪塞特之歌！

①指歌剧《波希米亚人生涯》中女角缪塞特唱的"他不忠但迷人坦率"一折。

她很快就乏了，坐到了一片绿色斜坡上。我呢，我坐在她的脚下，抓着她的双手；她细小的双手布满了针眼的小点点，这使我心软。我对自己说："这是劳动的神圣标记。"——唉，先生，先生，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劳动的神圣标记？它所指的是车间里的说长道短，是耳朵边叽叽喳喳传播的下流话，被各式各样说来说去的肮脏事沾污了的灵魂和丧失了的纯洁，还有闲聊中的种种傻事，日常习惯的一切贫乏，无知庸俗妇女自身意识中的狭隘，这些都不容置疑地在那些指头上有劳动神圣标志的女人心里扎了根！

而后我们久久地互望。

唉！女人的眼睛，真是威力无穷，它挑动攻击，占有统治！看起来它多么深情，充满了许诺，而且无穷无尽。人家说这是看到了心灵深处！唉！先生！真是什么样的玩笑！要是人们能看到那里，看到灵魂里，人就会聪明点，算了。

最后，我给激奋了，痴了。我要将她拥进怀里。她对我说：

“把脚爪收回去！”

于是我跪在她近边，我倾示了我的心，我向她的双膝倾注了令我窒息的柔情。她像是为我的风度的变化骇住了，并用斜眼看着我，好像她的意思是：“唉！人家这是给你闹着玩的；我的好人；好吧，我们走着瞧。”

对于爱情，先生；我们总是些天真人，而女人是买卖人。

无疑，我本可以占有她，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愚蠢；但是我追求的，我，不是一个躯壳，而是温情，而是理想。当我应当更好地利用时机时，我用了我的感情。

当她听够了我的表爱以后，她站起来；于是我们回到了圣格洛德。直到巴黎我都没有离开她。从我们回来开始，她的神情这么忧郁，我问她原因。她说：“我想这是人们一生中十分难得的旅行。”我的心几乎跳得连胸膛都撞破了。

我下个星期天又见了她，于是又下一个星期天，于是以后所有的星期天。我领着她到布棋滑、圣日耳曼、梅松·辣斐德、波瓦西；所有散布着爱情的郊区。

那个小荡妇，这回轮到她对我来“挑起她的炽情。”

最后我完全失了头脑，而三个月后我娶了她。

您能说什么呢？先生，当差、单身，没有家，没处商量！人家认为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会甜蜜！于是娶她了，这个女人！

于是，她从早到晚骂您，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整天嚼舌头，拉开了嗓子唱缪塞特之歌（唉！那个缪塞特之歌，可真是烦死人），和送煤的吵架，给看门人说家庭里的体己事，把床第之间的秘密全说给邻居的女仆听，在供货商店里毁谤丈夫，而那脑袋里塞满了这么多笨故事，这么多傻信念，这么多怪诞观点，这么多奇怪偏见，以致每次我和她谈话的时候都泄气得哭！

他不响了，有点儿气喘，并且十分激动。我瞅着他，怜悯这个天真的可怜虫。而当我想简单答复一下时，船靠岸了。已经到了圣格洛德。

那个曾搅乱了我的小女人起来准备下船。她经过我身旁时对我瞟过来一眼，偷偷地带着微笑，那种使您发慌的微笑，而后跳上了驳船。

我跑起来要跟上她，可是我的邻座抓住了我的袖口。我猛然一摆，摆脱了他，他又捏住我的大衣的下摆抓住了我。他往后面拉我，一面重复说：“您别去！您别去！”嗓门这么高以致大家都转过头来。

在我们周围起了一阵笑声，于是我站着呆住了，愤怒，但面对叽笑和起哄我失去了勇气。

这时船重新开航了。

那个小女人在驳船上，带着一种失望的神情看着我远去，这时干扰我的这位一边搓着双手一连在我的耳边悄悄说：

“我这可给您帮了一个大忙，走吧！”

# 保罗的女人

格里翁饭店是游艇手的“法伦斯泰尔”。①这儿经过一阵喧喧嚷嚷和招呼的骚动后，慢慢地走完了。在大门口，那些魁梧的壮小伙子穿着白色紧身衣，肩上扛着桨，边说着话、边指手划脚。

①法伦斯泰尔：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虚构的生产消费合一之组织。

那些女人穿着春天的浅色衣服小心翼翼地跨上了小艇坐到了艇尾，展平了她们的袍裙。而游艇的老板，一个以力大出名，长着红胡子的小伙子，一边将手伸给那些漂亮的小娘儿们，一边设法使那些轻飘飘的小船保持竖直。

现在轮到划桨的人了，他们光着胳膊，挺起了胸膛，为观众摆出了架式。观众是由一群来过周末的城里人、靠在栏杆上的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而且十分专心地看着这一景色。

这些船一个接着一个从浮筒上解开了。那些推船手先向前俯下身体，而后用一个规律的动作挺起来，于是在弓起来的长篙推力下，小艇迅速地在河上滑过去，飘远了，变小了，最后在另一座桥下面，一座铁路桥下面消失了，从那儿顺流而下到达噪蛙池。

只有一对人留下来了。那个年轻的男人几乎远没有长上胡子，瘦瘦的苍白脸，揽着他女伴的腰肢。这是一个纤瘦、棕色头发的小个儿女人，迈着蹦蹦跳跳的步子，他们时不时地互相瞅着对方的眼神深处。

那个老板喊道：“来呀，保罗先生，你们快点。”于是他们走过来了。

在这个棚子里所有的顾客之中，保罗先生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他钱给得多而且及时，而另外那些顾客总要让人拉着耳朵催好久，以免得他们失踪了，付不出钱了。而且对于这个船站，他还成了一种活广告，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参议员。碰到有陌生人问道：“那边那个小家伙是谁？他会把那个体貌平庸行止可疑的妞儿当宝捧着？”于是就有熟悉的人压低了嗓门，用一种郑重而神秘的意味说道：“这是保罗·巴隆，您不知道？参议员的儿子。”而另一个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说：“这可怜的家伙，他连一半的把握也没有。”

格里翁大娘是商业场中出名的规矩女人，她叫这个青年人和他的女伴做“一对小斑鸠”，并且好像对这种有利于她这座房子的爱情十分关怀。

这一对儿小步行了过来，汽艇玛德莲号已经准备就绪了，但是在上到船里的时候互相搂着，这惹得那些聚在桥上的人笑起来。于是保罗拿起了桨也给噪蛙池划去。

等到他们划到了的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那儿的水上大咖啡厅里挤满了人。

这是个巨大的木排，上面用木柱顶着一个刷了柏油的屋顶，依靠两条栈桥和美丽的克罗瓦西岛连起来，其中一条一直通到这个水上建筑中央，而另一条则从一端通到一个极小的、只种着一棵树被称为“花盆”的岛，可以从那儿经过浴场管理处到岸上。

保罗先生将他的小船沿着房子系好。他攀过咖啡座的栏杆，而后抓住了他情妇的双手，将她拉上来。于是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的端头。

在河的另一边纤道上排着一长条车队。出租车夹在花花公子的讲究车子一起，这种大肚子压紧了弹簧的重车，套的是一匹低着头，两膝擦伤了的劣马，而另外那种车厢轻盈秀逸，架在轻巧的轮子上，腿儿细长挺拔、竖着脖子的马、嚼子还泛着雪似的白沫。假正经的车夫穿着制服，脑袋僵在高领子里，让伸直了的缰绳和鞭子落到了膝头上。

堤岸上布满了人，有的是全家一起来的，有的是成群结队一起来的，也有成对成双或者孤零零一个人来的。他们拉住了草茎一直下到河边，又攀回到路上去，碰到大家都挤到了一处时就停下来让人过去。满载的小渡船不断在两岸之间往来，将旅客卸到小岛上去。

这条饮食供应点的浮船停在一道支流上，这是一道被人叫成死支流的水道，在这里水流得这样缓就像睡着了似的，一队一队快艇，单人艇、轻型船、小舢板……各式各样不同性质的船，在呆滞的波澜上往来如织，相互交叉混杂，一会儿靠岸，一会儿众臂一挥之下停下来，为的是重心突然绷紧了肌肉，像一条条红色的、黄色的长鱼那样奋勇前进。

不断地有新船到来：一些从下面来、向上游去，另一些从布其华来，往下游去；在水面上飘着从这只船传向那只船的笑声，招呼声，质问和吵骂声。那些划船的人在酷热的阳光下敞露着他们棕色的皮肤和隆起的二头肌，在船尾则万紫千红地怒开着许多奇怪的花，一些在水上漂流的花，这是那些女船手们五彩缤纷的绸伞。

七月的太阳在天空里张开了火伞，空气里弥漫着热烈炽人的欢乐气氛，没有一丝风，白杨柳树的枝叶纹丝不动。

对面那边，是屏障一样的瓦来里央山，强烈的光线突出了它陡峭山坡的轮廓；右边是鲁夫西央山令人神往的山丘，随着河流的走向它构成一个半圆，有些地方穿过丰肥的草地和深色的大菜园子，露出了乡下房子的白色墙垣。

在噪蛙池边上，一群群散步的人在许多参天大树下徘徊，这些树使得岛上的这一角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园。有些女人，那些黄头发的妓女腆着过度丰满的乳房和垫得太夸张的屁股用粉把脸抹得像石灰一样、嘴唇涂得血红，穿着奇奇怪怪的袍裙，系着各种带子，在绿油油的草坪上留下了他们刺眼打扮的低级味道。在她们边上是一群穿着模仿时髦板画上那种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子，他们带着浅手套，像提着根绳子似的提着极粗的软鞭子，还戴上一只单片眼镜，微笑时格外透出一股子愚昧无知的味道。

这个岛一直到噪蛙池都是狭长的，到另一边的河岸也有一艘船在摆渡，不停地将克罗瓦西的人运过来，河叉里水流湍急，到处都是漩涡、回流和泡沫，一派激流的姿态滚滚向前。一支浮桥部队穿着炮兵的服装在这个堤岸上扎下了营，那些兵排成一行，坐在一根长梁上看着水流。

在水上大厅里，嘈杂的人群争争吵吵大声吆喝。在那些木头桌子上到处摊着的食品，搞出了许多粘粘糊糊的薄薄的一条条液体，还有很多未空的瓶子，一些半醉的人围在四周。这群人

都在大喊大叫大声喝。男人们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红着脸，两眼充满了喝醉了的神气，在原始的、自然的叫嚷本能冲动下骂人。而那些女的在等待觅取捕捉过夜对象的时间里，自己买着酒喝。在这些桌子中间的空地方，主要是那些常客，这是一群划船手组成的起哄舞①手，和他们穿着法兰绒短裙的舞伴。

①起哄舞：民间舞的一种，当时认为有伤风化，在公共场所不许演出。

他们中间有一位跑到了钢琴那儿，好像手脚并用的演奏起来，有四对人出来跳了一场四对舞。一些文雅而端正的年青人看着他们，假使不发生什么事故，无论如何看起来还是合乎这儿的场面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人们鼻子里闻到的全是社会渣滓、非同寻常的放荡子和巴黎社会所产生的一切腐朽气息。这儿的人是些时装店店员、瘪脚演员、下流记者、穿上了教士服的游手好闲之徒、干骗人买卖的小证券商、病残了的浪荡子和无赖酒色之徒，由一切可疑的人物组成的形迹可疑的人群。一些让人又骂又怕，敬而远之的扒手、骗子、妓女的皮条客、衣冠楚楚的伪君子，一派虚张声势的神气就像在说：“谁首先把我当坏蛋，我就要他的命。”

这地方流行的是粗活，发出的是市井式殷勤和欺诈的腐臭。男男女女在这儿给自己认定价格，飘着的是一种爱情气味，人们可认为—个“是”或“否”打斗，目的是想维系毁坏了的臭名，其实动刀动枪也只能使臭名变得更臭。

每逢周末，附近也有几个居民为了好奇来看看，每年有几个很年轻的青年人跑来，为了学学怎么生活。也有些人是散步时漫步走进了这儿，也有几个天真的在这儿就陷了进去。

叫做噪蛙池是有道理的。在喝酒的木排旁边，紧邻着“花盆”，人们在那儿游泳。那些够丰腴的女人便在这儿裸露展示自己以招徕顾客。另外一些女人虽然这儿那儿是用棉花垫高的，或者用弹簧撑起再东收收紧，西撑撑高打扮起来的，却用傲慢蔑视的神气看着她们女伴们玩水。

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那些游泳者忙于头向下地跳水。他们有的长得像竹篙，有的圆得像柠檬，有的弯弯曲曲像橄榄树，弓着背向前倾或者因为腆着大肚子而向后仰，但是一无例外都是丑货，他们跳进水的时候溅起的水花，大都迸到了喝咖啡的人身上。

纵然那些大树斜伸到水面的房屋顶上而且就在水面旁边，这儿依然充塞着一阵叫人窒息的暑热。饮料散出的气味混在人体气味和那些渗到了爱情贩子皮肤里的香味一起，在这个笼屉一般的空间里蒸腾。但是在这形形色色的气味中间，人们总会发现时有时无地飘着阵阵轻淡的化妆香粉味，好像有一只隐藏着的手在空中摇晃着一只粉扑。

河上是风光所在，那儿不断地来往着吸人视线的船只。那些女艇客躺在围椅里，面对着她们的两腕肢着劲的男伴，带着淡薄的神情看着岛上那些正在踯躅以求一餐的女人。

有时当有一队快速船队迅速航过的时候，在岸上的朋友们发出一阵欢呼，于是所有的人都像忽然着了狂，大喊大叫起来。

在向夏都流去的河湾上不断地出现新船，它们航过来，变大了，但是正当人们快辨得清面孔和那些人的叫嚷声音的时候，它又驶远了。

一艘张着船篷，载着四个女客的小船顺流慢慢过来了。掌舵的是一个小小瘦瘦、见老了的女人，穿着一件见习水手服，头发卷在一预发亮的帽子下面，在她对面坐着一个金发的大个儿，

穿着男人的服式，一件白法兰绒上衣，仰天躺在船底上，两腿朝天搁在舵两边的板凳上，抽着烟，每划一次桨，她的胸脯和肚皮都要颤动一次，被震得晃晃荡荡。最后面在帐篷下面的是两个高而瘦的漂亮的姑娘，一个是棕发的，一个是金发的，相互揽着腰，不断地看着她们的同伴。

从噪蛙池里有人大喊一声："是莱司波家的!"于是突然间爆发了一场激烈喧闹，出现了一场让人害怕的挤挤撞撞，玻璃杯到了地上，有些人跳上了桌子，所有的人在一阵嘈杂的狂热中骂骂嚷嚷："莱司波！莱司波！莱司波!"这喊声轰隆轰隆变成不清不楚的，而且成了一种骇人的嗥叫而后突然重新变得响亮起来，向天空升去，遍传了原野，充斥于那些大树的叶丛里，传播到远处的山坡上，于是直升向太阳。

在这种欢呼前面，那位女划船手安静地停住了桨，而躺在艇底的大个儿金发姑娘，用一派漫不经心的神气转过头来，在船尾的那两位漂亮姑娘一边向这群人敬礼，一位笑了起来。

于是那些喧嚷变得更成倍的厉害，使得那座水上房屋都发抖。男的举起了帽子，女的挥动手巾，尖嗓门和粗嗓门混在一起，一致同声喊道："莱司波!"人们会以为是这群人，这群烂胚在向这位头头致敬，就象船队在一位海军大将经过时向他开枪致敬。

成群结队的船也对这些女人和小艇欢呼。她们正以懒懒散散的速度离开，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靠岸。

保罗先生和别人不一样，他从兜子里掏出了一个钥匙片，并且使上所有的劲吹起来。他那位神经质的情妇依然脸色发白，拉住了他的胳膊想使他安静，并且用生气的两眼看着他。但是他被一种男人的妒忌和深刻混乱的直觉愤怒所激动，好像精疲力竭了。他结结巴巴，气得双唇颤抖地说：

"真不要脸，该把她们像母狗一样，在脖子上挂上一块石头沉到河里去!"

但是玛德莲突然生气了。她尖锐的小嗓门变成了哨叫，她说话突然变得流畅起来，好像在为自己作什么案情申辩：

"你是这么看的吗？你？她们难道没有自由按自己的意愿办吗，她们不是对谁也不欠情吗？让我们安静些，也包括你的那副神气。忙你自己的事去……"

但是他打断了她的话：

"警察局才是这么看的，而我要把她们撵到圣拉扎尔去，我!"

她有点生气说：

"你!"

"对，就是我！而且目下我还得禁止你和她们说话，你听着，我禁止你这么办。"

这时她耸了耸肩头，而且立刻冷静下来说：

"我的小宝贝，我会怎么高兴就怎么办，要是你不满意，那就盯着我吧，而且马上就试试。我不是你的老婆，对吧？你快闭嘴。"

他没有回嘴，他们面对面瞅着，闭着嘴，呼吸都急促了。那四个女人从木头盖的咖啡厅的

另一头进来了。那两个穿男人衣服的走在前面：一个是瘦瘦的，有点像个老气横秋的小男

孩，两颊带着黄色。另一个胖得塞满了她的法兰绒上衣，臀部涨足了她的大裤子，两条肥硕的腿、两个膝头略向里收，走起来摇摇摆摆像只肥鹅。她们的两个朋友跟在后面，那群划船佬跑过去和她们握手。

她们 4 个人在水道边上租了一间小木屋，像两家人一样住在里面。

她们的淫荡是谁都知道的，公开有了定论的。人们谈起她们这些事就像是家常便饭，甚至几乎使她们成了受人同情的。人们在下面悄悄地传说着一些怪诞的故事，一些炉火中烧的娘儿们编的脚本，还有一些女妓、戏子秘密造访水边小屋的逸闻。

被这些广为流传的丑闻激怒了的一位邻居曾请过来一位宪警。这位队长带着一个下属来作了一番清查，这是一个微妙的任务。总的说没有对这些女人找到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她们从不卖淫。那位弄得很伤脑筋的队长完全不理睬那些流言蜚语的性质，随随便便问了一番就写了一个‘清白无罪’令人惊讶的结论报告。

对此，一直到圣日耳曼都传作笑谈。

她们像些皇后一样小步走过了噪蛙池的大棚，仿佛对她们的出名感到自傲，以大家对她们注目而高兴，超然于这些纭纭众生，凡夫俗子的群氓之上。

玛德莲和她的情夫注视着她们的来临，而在这个女孩的眼睛里更燃起了一股激情。

走在前面的那两位到了那些桌子的这一头时，玛德莲喊道：

“宝林!”那个胖的回过头来站住了，一边仍然拉着她那位穿着见习水手服的女的胳膊，回答道：

“瞧！玛德莲……过来给我说说话吧，我的宝贝儿。”

保罗收紧了他捏在情妇小腕子上的手指，可是她对他说：“你明白，我的小宝贝，你可以走开。”那神情使得他不响了，独自呆在一边。

于是她们 3 个人在一起站着，悄悄低声谈起来，从她的嘴唇上能见到一阵幸福快活的神态，话也说得很快，而宝林有时带着讥嘲揶揄的神气看保罗一眼。

他终于熬不住了，站了起来，一下子冲到她们旁边，四肢都在发抖。他抓住了玛德莲的胳膊说道：“过来，我叫你过来，我禁止你和这些无赖说话。”

可是玛德莲抬高嗓门，使出那套市井女人的全套本事吵起来了。周围的人开始起哄，挤近了，踮起了脚尖想设法看得更清楚些。而他呢，被这些肮脏话吓住了。对他说来由这张嘴里冒出来的这些字眼攻击他，就像是往他身上倒屎尿脏土，于是这场吵闹刚一开始他就退却了。他抬起脚转过身，俯靠到河边的栏杆上，背向着胜利了的这 3 位女郎。

他呆在那儿望着水面，间或迅速地动一下，用那神经质的手指仿佛拨走什么似的抹去了挂在眼角上的泪珠。

不知道为什么，他违反了自己敏锐的直观感觉，不顾自己的意愿和理智，陷进了狂热的恋爱之中。他掉进了这份爱情就像人们掉进了一个泥泞的窟窿。天生多情细腻，曾梦想过许多理想，卓绝而炽热的恋情，而现在这个女人又瘦、又小、又糊涂。这个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糊涂得叫人生气，既不漂亮而且又瘦又爱生气的女人，却抓住了他，俘获了他，从头到脚，从肉体到灵魂都占有了他。他忍受了这种神秘的，无所不能的女性的魅力，这种未知的力量，这种神秘的、不知其自何而来的霸权，是肉体之魔授与的，它能使最智慧的男人匍伏在任何一个女郎的脚下，并不需在她身上具有任何可以解释她的生杀之权所自来的东西。

他感到这儿，在他的背后，在酝酿着什么可耻的事，一阵一阵笑声一直刺进了她的心里。该怎么办？他很清楚该怎么办，但是他办不到。

他呆呆地看着对面堤岸上一个下了钩，钓线不动的钓鱼人。

陡然，那个老人一下子从河里提起了一条银色的小鱼，鱼在钓线的头头上直蹦。接着，他试着想把钓钩拿下来，拧来扭去都没有成功。于是不耐烦了，使劲一拉，只见整个儿喉头带着血，拖出了一大串鱼的脏腑。保罗心里难过得发抖，他感到这钓钩就像他的爱情，要是谁要把它拉出去，他胸膛里的一切都会跟着这个勾在他内心深处的钩子拖了出来。正是玛德莲在拉着这根钓线。

一只搁到他肩上的手吓了他一跳，他回过头去，是他的情妇站在他旁边。他们互相没有说话。而她呢，和他一样趴到了栏杆上，双眼定定地看着河水。

他想找点儿话来说，但是没有找到。他自己也没有能分析清楚他刚想过的事。他所感到的一切，只是一种羞怯的懦弱感，一种原谅一切的愿望，只要她能永不离开他，就什么都可以忍受。最后，经过了几分钟之后，他用很温存的声音问道：“你愿意我们走吗？在船里会更好些。”

她回答道：“好吧，我的猫儿。”

于是他帮着她下了小艇，拉着双手扶住了她，温情默默，双眼里还挂着泪水。而她也含笑地瞅着他，于是她们又拥抱起来。

种着成行柳树铺满了青草的河岸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他们沿着静悄悄的河岸缓缓溯流而上。

等到他们回到了格里翁餐厅的时候，已经刚刚要敲 6 点钟了。这时他们抛下了小艇，在岛里漫游，穿过了草地，沿着岸边高大的白杨树，朝着柏丛村走过去。

正待开割的大片干草场上盛开着鲜花，落山的太阳映得满天一片绯红，在落日的余辉下，暖风里飘浮着干草的气息，它和河上的潮气混到一起之后，好像是一阵使人舒适的水蒸汽，给大气里掺进了一种清柔的忧郁而又淡淡的欢乐之感。

伴着璀灿宁静的黄昏，到处弥漫着生命发出的若有若无的神秘沙沙之声，还有沁人心脾的忧郁诗情，给这两颗心引发了一阵软绵绵的恍惚心情，要为他们启示灵感，仿佛它是在这甜蜜、冥思的时刻出自并盛发于花木万物的闲情。

这些他都感受到了，他，但是她没有一点理悟。他们并排着走，她腻烦这种沉默，于是忽然唱了起来。她用的是夹声假嗓子，唱的是一种残留在记忆里不肯散去的流行曲调，它一下子

撕碎了黄昏时刻深沉宁静的和谐。

他看她，这时感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她呢，用伞打着草叶，略略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一面学着用颤音歌唱，拖长了音节，试配上了过门。

他曾多么深沉地爱过的这个小小的、狭窄的前额，竟然是这么空虚，空虚！在它里面只有这种八音盒式的音乐，即使偶尔会在里面形成某种观念，也只是和这种音乐一类的东西。她对他毫不理解，他们之间的距离比他们相聚之前变得更大了，他的吻难道从没有突破嘴唇的感官而进到深层去过？

这时她抬起了双眼对着他，仍然含着微笑。他为此感动到了心灵的深处，于是张开双臂以双倍的爱，热烈地搂住了她。因为他这一来弄皱了她的袍裙，她终于把自己摆脱了出来，一面作为补偿说道："乖乖，我多爱你，我的猫儿。"

可是他搂住了她的腰，一面跑一面拉着她，着了狂，吻她的鬓角、吻她的面颊、脖子、一起快活得蹦蹦跳跳，他们打打闹闹，喘着气，倒到了一丛被落日霞光照得像在燃烧的灌木丛下，在还没有喘过气来，她没有理解到他的行动之前，他们就结合了。

他们手拉着手走回来，正在穿过那些树丛，这时忽然看见了那四个女人在河上驾着的船。大个子宝林也看见了他们，因而她站起来向玛德莲抛过来许多吻，而后她喊到："今晚见！"

保罗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浸到了水里。

于是他们回去吃饭。

他们安排坐在水边的凉棚里，开始闷声不响地吃饭。夜晚来临时，送来了一枝放在一个玻璃球里的蜡烛，用一种闪烁不定的微光照着他俩，人们不断听到从大棚楼厅里传来的划船手爆发出的阵阵喊声。

到了吃饭后上点心的时候，保罗轻轻握住了玛德莲的手对他说："我觉得很累了，我的好乖乖，如果你愿意，我们早点睡吧。"

可是她懂得他这说法中的诡计，她用含意十分暧昧的眼光瞟了他一眼，这是那种在女人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不忠实的眼神，然后她想了一下回答说："你如果要睡你就去睡，我呢，我答应过去参加噪蛙池的舞会。"

他凄凉地微微一笑，这是一种人们用来掩饰最可怕的痛苦的微笑，而后他用一种带着抚慰调子而伤心的声音回答说："要是你真正听话，那么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她摇摇头而不张嘴表示不。他仍然说："求求你，我的小鹿儿。"然而她一下子打断了："你明白，这事我对你说过。要是你不满意，门开在那里没有人留你。至于我，我答应过人家，我得去。"

他将两只胳膊撑在桌上。两只手捧住了前额浸在痛苦的沉思里发呆。

那些划艇手不停地喊喊叫叫下楼来了。他们乘着小艇离开，到噪蛙池舞会去了。

玛德莲对保罗说："要是你不想去，你就决定吧，我会从这些先生里求一位领着我去。"

保罗站起来喃喃说："那我们去吧。"

于是他们走了。

天已经黑了，满天的星星。到处散布着烫人的气息，压抑人的气息，充满了炽情，不安的因素和激动的因子，它们混合在微风里，使它变得迟滞起来。

那些小艇启程了，船前挂着一盏花灯笼。艇身一点都看不见，只看见一盏盏彩色挂灯时高时低地迅速游过，好像梦境中的一群萤火虫，在两岸的阴影里到处都是人声。

这两个青年人的小艇慢慢往前滑过去。偶尔有条小艇从旁边冲过去时，就会在瞬间看到划艇人被灯笼照亮了的白色背影。

当他们经过河湾后，远远可以见到噪蛙池。节日的大棚装饰着彩灯组成的花环和葡萄灯球。塞纳河上有几条宽底小船来回巡游，在上面演放五彩焰火，有的是穹形、有的是球形、金字塔形和各种复杂的纪念性建筑物形象。一些燃着的彩带一直拖到水面，而有时是一盏红色或者蓝色的挂灯悬在一根看不见的大吊杆上头，好像一颗摇摇晃晃的大星。

所有这些光源和星星，都在咖啡棚的周围撒下了一片淡淡的光，从下到上，照亮了堤坡上的大树，树干被点染成了淡灰色，树叶成了乳白色，突出在天空和田野的深黑色上。

由近郊区五位乐师组成的乐队将它那种小酒吧间舞会的音乐传得远远的，乐音贫瘠断断续续，但是它仍然使得玛德莲唱了起来。

她要立刻进去，保罗虽然希望在岛上转转，但还是最后让步了。

听众已经变得单纯了。几乎只有划船手和稀稀拉拉的城里人，以及几个有姑娘陪着的年轻人。这场康康舞的组织者和指挥装腔作势地穿着一身黑衣服，四方八面地伸着他那个为廉价公共娱乐事业弄秃了的老商人脑袋。

胖宝林和她的那些朋友都不在那儿，保罗于是嘘了口气。人们在跳舞，一对对面对着面发狂般地又蹦又跳，把脚踢得老高老高，一直伸到了对面的鼻子前面。

那些女的跳得大腿都快脱臼了，裙子飞起来露出了她们的内裤，她们的脚意外轻易地就举过了头，她们摇摆肚皮，晃动屁股，颠抖乳房，在她们周围散发出阵阵强烈女人汗味。

那些男子则学蛤蟆样子蹲着，做出猥亵的姿势，扭来扭去，用手倒立，丑陋可憎地挤眉弄眼，或者装出一付可笑的绅士派，努力做出一副滑稽相。

一个胖女侍和两个男侍送饮料食物。

这间水上咖啡座只有一个屋顶，没有任何墙板把它和外面隔开，那种疯狂的舞蹈就直接展示在宁静的黑夜里和满天星斗的苍穹之下。

忽然间，在下游对面的德烈里央山亮了起来，好像在山后发生了一场火灾。那闪光扩大开来，旺烈起来，渐渐蔓延到了上空，勾画出一个发光的苍白乃至白色的圆。而后有什么红色的东西涌出来了，扩散开了，赤红得像铁钻上赤热的铁一样。它慢慢地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发展成圆的，于是月亮从天边脱离开来，慢慢地升上了天空。她升得越高，她的绛红色就变得越浅，转成了黄的，一种发亮的淡黄色，于是星星随着它的远去变得越来越小。

保罗早就在看着这了，沉浸在这种凝视之中，忘却了他的情妇。等到他回过神时，她已经

不见了。

他寻找她，然而找不到。他焦躁地用眼光扫过那些桌子，不停地东跑西跑，问这个又问那个，谁也没有见到过她。

他荡来荡去，受着不安的折磨。这时一个侍应生对他说：“您是找玛德莲夫人吗？她刚和宝林夫人一起走了。”也是这时候，保罗看见在咖啡厅的另一头站着那个穿见习水手衣的女人和那两个漂亮女孩子，3 个人都相互搂着腰肢，一边低言细语地看着他。

他明白了，于是像疯子似地一直狂奔到岛上去了。

他先朝着夏都那边跑，但是到了广坪前面，他又转过身来，开始搜索灌木丛，疯狂漫无目标寻找，有时停下来听听。

整个领域里都是蛙类在发出它们金属般短促叫声。

在布其洼那边，一只说不出名字的鸟试叫了几声，遥远的距离使它的鸣声变弱了，月光倾泻到广阔的草原上像一片白絮样的尘雾，她透过叶丛，让它的光辉照到了白杨树的银色树皮上，她的光辉像两点似地透过了战栗着的大树树梢间的空隙。纵然保罗并没有心情，但是夏日黄昏令人陶醉的诗意仍然浸进了他的心田，穿透了令他五内如焚的痛苦，用一种残酷的嘲讽震撼着他的内心。在他那多情的沉浸于冥想的灵魂里挑起了对理想的温存的狂热企求，企求能够在一个受他崇拜，又忠诚的妇人怀里倾诉衷情。

他为骤发的心痛欲裂的呜咽噎住了，只好站住不动。

等到发作完了以后，他又动身走了。

突然间，他觉得好像被人砍了一刀。在树丛后面有人在拥抱，他跑过去，这是一对情人没完没了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当他走过去时. 他们轮廓的黑影就迅速地分开了。

他不敢喊，很清楚‘她’不会回答，同时他也非常怕一下子把他们揭露出来。

由令人心碎的小号独奏，笛子模似的笑声和提琴尖声狂叫组成的四对舞老调，拢得他心烦意乱，加剧了他的痛苦，疯狂的乐声飘忽不定地在树下盘旋，在阵阵微风吹拂下一会儿强、一会儿弱。

忽然之间，他自问道：‘她’会不会回去了？是的，‘她’已经回去了！为什么不会？是他愚蠢地毫无理由地丧失了理智，受了长期以来无端的怀疑和恐惧的控制。

于是在这种偶然掠过的绝望心情的奇异间歇时机下，他回到了舞会里。

一眼他就看清了整个大厅。她不在那儿。他绕着桌子走，突然发现仍然面对着那 3 个女人。他的神情显然是绝望而可笑的样子，因为那三个人都一下子哄笑起来。

他逃开了，他又跑进岛里，喘着气朝林子里走过去——而后又仔细听起来——他听了很久，因为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但是他终于听到在稍远一些地方有一阵他十分熟悉的刺耳笑声。于是他很慢很慢地往前走，扳开那些树枝爬过去，胸膛里跳得这么厉害，简直没有法子呼吸。

两个人的声音在低声说话，他还听不清说的是些什么，随后她们沉默了。

这时，他产生了一个要逃走的强烈意愿，不想看见，不想知道，永远解脱自己，远远地离开这啮食自己的炽情。他想回夏都去，乘上火车再也不回来，再也不见她了。可是她的形象忽然又占领了他的意念，于是在他的意念里看到了她在他们的软床上醒过来，爱抚地靠拢他，双臂抱住了他的脖子，云鬓蓬松微微遮住了前额，她闭上双眼张开了嘴来承受第一个吻。蓦地里出现的晨吻的回忆，使他充满了炽烈的欲望而心痛欲狂。

又有人说话了。他低低地弯下了腰靠近去。接着就在他身旁的树枝丛里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叫喊，一声叫喊！那种在他们爱抚狂热时刻他曾听到过的熟稔叫声。他继续朝前走，总往前去，全然这不是他的意愿，却被吸引得无法抵制，完全是下意识的……

而后他看见了他们！

唉！如果那是一个男人，另外那一个人！可是！可是！他感到自己在和他们的下流行为沾连上了。心慌意乱，灰心丧气了的他停不了下来，仿佛才刚发现一具被残害了的亲人尸体，一件违反自然的惊人罪行案，一件亵渎污秽的行为。

他撞到两棵树上，扑倒到了一棵树根上，爬起又走，于是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河，面临月光照映下水流湍急的支流。奔腾的水流在那儿形成了许多在月光下闪烁的漩涡。堤岸高踞在水面上像一座峭壁，在它的脚下投下了一条宽宽的黑带，可以听到阴影里的水流激荡。

在河的另一边河岸克罗瓦西，乡野的房屋在月光如洗下十分清晰。

保罗看见这些都有如在梦中，仿佛浸在回忆之中。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理解，而一切事物，包括他自己的存在，对他都像十分含糊、十分遥远，被忘却了，结束了。

这儿就是河流。他明白他在做什么吗？他愿意死吗？他真疯了。然而他转过来对着岛，对着‘她’酒吧厅的舞曲一直在夜晚静悄悄的大气里顽固地回荡它那无力的叠句，他用绝望的，超乎人声的尖叫骇人地喊道：“玛德莲！”

他撕心裂胆的这一声叫喊穿过天空的沉寂传遍了四野。接着他奋力纵身一跳，像兽类那样，纵身一下跳进了河里。

水溅了起来又合拢流走了，在他消失了身影的地方涌出了一大串圆的漩涡，它们光亮的圆形波漪一直扩到了另一边的河堤下。

这两个女人听见了。玛德莲站起来说：“这是保罗。”在她心里涌起了一阵惶惑不安，她说道：“他跳河了。”于是她朝河边冲过去，大个儿宝林在那儿才追上她。

一条载着两个人的重船在这儿绕着转，一个人在划船，另一个人将一根大杆子探进了水里像在找什么东西。宝林叫道：“你们在干什么？那儿有什么？”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道：“这儿有个人，他刚才投河自尽了。”

这两个女人互相紧紧靠着惊呆了，紧紧盯着船的移动。噪蛙池的音乐仍然在远处起伏，好像是有节奏地伴着忧郁的打捞人的动作。那条现在淹了一个人的河水在灯光下旋流。

搜寻的时间很久，叫人感到阴森森的等待使玛德莲发抖。至少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其中的一个人说道：“我搞到了！”于是他慢慢地提起钩篙，很慢很慢的。于是在水面上浮起

了什么大东西。

另一个水手放下了他的桨，两个人一起合力将绳子缆到了那个不会动的东西上面，拉起来，将它翻转来跌到了船舱里。

接着他们找到一块有亮的低地上了岸。当他们上了岸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也到了。

玛德莲看到它的时候，怕得直朝后退。在月亮光下面，他好像已经变成绿色的了。他的嘴巴、眼睛、鼻子、衣服都沾了污泥。握成拳的僵硬手指很吓人，全身都涂上了一层黑稀稀的泥水。脸好像肿了，从稀泥粘住了的头发上不住地淌下污水。

这两个人查了一遍尸体，一个人说：

“你认识他吗？”

另一个是克罗瓦西的摆渡人，他犹犹豫豫地说：

“是的，很像见过这张脸；可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分辨清楚的。”而后，忽然说：“不错，这是保罗先生！”

“保罗先生？这是谁？”他的伙伴问道。

前面那一位回答道：

“是保罗巴隆先生，参议员的儿子，这个年轻人真是个痴情的。”

另一位带着点哲学意识说道：

“也罢，他的这一局游戏算结束了，有钱无钱这都是糟心事。”

玛德莲抽泣起来，倒到了地上。宝林朝尸体走过去，问道：“他真死了吗……完全死了吗？”

那两个人耸耸肩说：“唉，经了这么多时候了！肯定完了。”

而后其中有一个人问道：“他是住在格里翁？”

另一个回答道：“对的，该送到那儿去，会有酒钱。”

他们重新下了船划走了，因为水急，走得很慢。在那两个女人呆着的地方，过了很久才看不见他们，人们能听见桨一下下落到水里的有规律的声音。

于是宝林把眼汪汪的玛德莲搂到怀里，爱抚她，又突地抱着她安慰她说：“你要怎么办呢？这完全不是你的错，不是吗？然而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止男人做傻事。他们要干只好算他们活该，说到底就是这么件事。”而后她扶起玛德莲说：“走吧，亲爱的，你来睡到我家里去，今天晚上你不能回格里铺翁住。”她又搂住了她说：“走吧，我们会治好你的。”

一直还在哭的玛德莲站了起来，抽泣得不那么厉害了，头靠在宝林肩上，像是找到了一种更体贴可靠、更亲密信任的温情的庇护，迈起了细碎小步走了。

# 蜚蜚小姐

普鲁士的少校营长、法勒斯倍伯爵看完了他收到的文书。歪着身子靠在一把用壁衣材料①的靠垫的太师椅里，翘着两只套在长统马靴里的脚搁在壁炉台子上，台子是用漂亮大理石砌成的。自从他们占住雨韦古堡三个月以来，他马靴上的马刺每天总把它刮坏一点点，到现在已经刮成了两个深窟窿。

一杯咖啡热气腾腾地搁在一张独脚的圆桌子上，桌面子原是按照精巧图案嵌镶的，现在却被甜味烧酒留下了斑点，被雪茄烟烧出了焦痕，又被这个占领军官长拿着小刀划了许多数字和花纹，因为他有时候也拿着小刀去削铅笔，然而削的动作一停，他就凭着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梦想意味拿起小刀在桌面子上乱划。

①这是欧洲一种带有艺术价值的手工刺绣，底子是厚而密的细布，绣的是故事或图案，可以制成大幅，刟同我们悬挂字画似的张在墙上称为壁衣，亦可制成小幅蒙在家具上面，称为壁衣材料，来源很古，流传很广，至今仍视为贵重的装饰品。

这一天，他看完了文书，又浏览了那些由他营里的通信中士刚才送来的德文报纸。他就站起来，拿着三四块湿木头扔在壁炉里——那都是他们为了烤火渐渐从古堡的园子里伐下来的，以后，他走到了窗边。

大雨像波浪奔腾似地下着，那是一种诺曼第地方的大雨。我们简直可以说那是由一只怒不可当的手泼下来的，它斜射着，密得像是一幅帷幕，形成一道显出无数斜纹的雨墙。它鞭挞着，迸射着，淹没着一切。卢昂一带素来被人叫做法国尿盆儿，现在这种雨真地是那一带的雨。

那军官长久地望着窗外那片被水淹没的草地和远处那条漫过堤面的昂代勒河；他用手指头儿如同打鼓似地，在窗子的玻璃上面轻轻敲出一段莱茵河的华尔兹舞曲，这时候，一道响声使他回过头来：那是他的副营长开尔韦因石泰因子爵，官阶是上尉。

少校是个宽肩膀的大个儿，一嘴扇形般的长髯铺在胸前；他那种大人物的庄严丰采，使人想像到一只戎装的孔雀，一只可以把展开的长尾挂在自己下巴上的孔雀。他眼睛是蓝的，冷静而且柔和，脸上挂着一道刀痕，那是普奥战役①留给他的；据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勇将。

①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又名七周战争或德意志战争），发生于1866年，是近代战争史上发生在中欧地区的一场著名战争。这场战场是普鲁士为争夺统一德意志领导权对奥地利进行的战争。

上尉是个满面红光的矮胖子，肚子捆得很紧，火红色的胡子几乎齐根剪掉，有时候在某种光线之下，竟可以使人以为他的脸上擦过了磷质。他在某一次欢乐之夜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两颗门牙，使得他说起话来不大清楚，旁人始终听不出来；他是秃顶的，不过俨然是个行过剃发礼的宗教师，仅仅秃了顶门上那一部分，而围着那一块光秃秃的皮肤的四周全是金黄刷亮鬈起来的短头发。

营长和他握了手又一口气喝了那杯咖啡（从早上算起已是第六杯了），一面听取他那个属下报告种种在勤务上发生的事故；随后他俩都走近窗口边一面高声说起景象真不快活。少校原是个安静的人，有妻小留在家里，对于什么都好说话；但是子爵上尉就不然了，他是个寻乐不倦的人，爱跑小胡同，爱追女人，3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人关在这个孤立的据点里守着强迫的清

净规则，真是满肚子不痛快。

有人又叫门了，营长叫了一声请进来，于是他们的一个部下，一个好像机动傀儡般的小兵在门口出现了，只要看见他在此刻出现，就可以说明午饭已经伺候停当。

在饭厅里，早有三个军阶较低的军官：一个中尉，倭妥•格洛斯林；两个少尉，弗利茨•硕因瑙堡和威廉•艾力克侯爵；那侯爵是个浅黄头发的矮个儿，对于一般人自负而且粗鲁，对于战败者残忍而且暴烈，简直像是一种火药。

自从侵入法国以来，他那些朋友都只用法国语叫他做蜚蜚小姐。这个绰号的来由，是因为他的姿态倜傥，他的腰身细巧使人可以说那是缚了一副女人用的腰甲，他的脸色苍白仅仅只显出一点点初生的髭须影子，以及他用来待人接物的习惯——那种习惯就是为着表示自己蔑视一切的崇高态度，他随时用一种轻轻吹哨子般的声音道出一句法国成语："蜚蜚"。

雨韦古堡的饭厅本是一间长形的富丽堂皇的屋子，然而现在，它那些用古代玻璃砖做成的镜子都被枪子打出许多星状的创痕，它那些高大的弗兰德尔特产的壁衣都被军刀划成许多一条条的破布挂在各处，那正是蜚蜚小姐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干出来的。

在墙上，挂着古堡里的三幅家传的人像：一个是身着铁甲的战士，一个是红袍主教，另一个是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嘴里都吸着一枝长杆瓷烟斗，此外在一个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而褪色的泥金框子里，有一个胸部紧束的贵族夫人，她却傲气凌人地翘着两大撇用木炭画出来的髭须。

那些军官们的午饭几乎是在那间受到蹂躏的屋子里静悄悄地吃着的，外面的狂雨使得屋子晦暗不明，内部的那种打了败仗的仪容使得屋子十分凄惨，那种用桃花心木做成的古老地板简直变得像小酒店里泥地一样污糟。

吃完了以后，他们在吸烟的时间又动手再喝起来，每天在这种时间里，他们必须重复地议论他们的烦闷无聊。好些瓶白兰地和甜味烧酒从各人的手里传递不停；全体都是把半个身子斜躺在椅子上的，拿着杯子慢慢地喝了又喝，同时他们嘴角上，仍旧都衔着一枝德国烟斗，烟斗的杆子是长而曲的，头儿上装着一个蛋形的瓷质烟锅，而且素来是画得花花绿绿如同为了引诱霍屯督人一样。

他们的杯子一空，他们就无精打采地再把它斟满。不过蜚蜚小姐动辄随意砸破自己的杯子，于是立即有一个小兵另外送一只给他。

一阵辛辣的烟雾笼住了他们，他们仿佛都沉溺在一种打盹的和愁人的醉态里，沉溺在那种属于没有一事可做的人的忧郁醉态里。

但是那位子爵突然站起来。一阵怒气激动他了，他骂着："活见鬼，这怎样能够持久，应当想出一点儿事来做。"

倭妥中尉和弗利茨少尉本是两个非常富于日尔曼民族的笨重形态的人，那时候齐声回答道："什么呢？我的上尉。"

上尉思索了三五秒钟，随后接着说："什么吗？喂，应当组织一场欢乐的聚会，倘若营长允许我们那么做。"

少校挪开了嘴里的烟斗问："什么样欢乐的聚会，上尉。"

子爵走过去说："一切由我负责，我的营长。我就派'义务'往卢昂去给我们带几位女客过来；我知道那是要到什么地方去找的。这儿呢，我们预备一顿夜饭，并且什么材料也不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像样的晚会。"

法勒斯倍伯爵微笑地耸着肩膀："您发痴了，朋友。"

但是军官们全都起立了，他们围绕了他们的营长向他恳求："请您让副营长去办吧，我们的营长，这儿真是闷死人了。"

少校终于让步了："可以，"他说；于是子爵立刻派人叫了"义务"来，"义务"是一个年老的上士，谁也从没有看见他笑过，但是上级派给他的种种命令不管性质如何，他都出人意外地完成得毫无缺憾。

他神情自若地站着接受子爵的吩咐，随后他出去了，五分钟以后，一辆张着直墙圆顶的油布篷子的军用马车，被四匹飞奔的马在狂雨下面拉着走了。

立刻，各人的心灵上仿佛都起了一种醒觉的波动；毫无生气的姿态都重新振作起来，脸上都有了神采，并且他们开始谈话了。

尽管外面的雨仍旧同样地狂倾，但是少校却肯定天色没有以前那么阴晦，倭妥中尉怀着信心说天气快要晴明。蜚蜚小姐也好像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又重新坐下。"她"那双闪灼而冷酷的眼睛正寻找什么来供"她"破坏。忽然间，"她"盯住了那个翘着两撇髭须的女像就抽出身上的手枪一面说道："你就会看不见什么了，"说完没有离开座位就对她瞄准，两粒子弹接连打穿了那幅人像的两只眼睛。

随后"她"嚷着："我们来演放地雷吧！"

如同一种新颖有力的兴趣转移了大家的注意似地，大家的谈话突然中断了。

地雷，那是"她"的发明，"她"的破坏方法，"她"最心爱的娱乐。

古堡的合法主人，斐尔南•阿木伊•雨韦伯爵从前在离开这古堡的时候，除了把银餐具塞在一个墙洞儿中间以外，没有来得及带走一点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藏起一点什么，偏偏他原是很富有的和奢华的，他那间和饭厅相通的大客厅在主人没有仓卒逃走以前，简直是博物馆里的一间陈列室。

墙上挂着好些有价值的油画和水彩画，家具上面，架子上面和精致的玻璃柜子里，摆着成千累百的古玩，有料器，有雕像，有萨克斯的瓷像，有中国的瓷人，有古代的象牙物件，有威尼斯的玻璃器具，这些珍贵希奇的东西满满地充塞了那间宽大的客厅。

现在，那些东西所剩无几了。然而并非被人抢劫，因为少校营长法勒斯倍伯爵不会容许那种行为；不过蜚蜚小姐不时演放"地雷"，而所有的军官在演放的那一天也都享到了五分钟真正的娱乐。

那个矮小的侯爵到客厅里去找他应该选择的东西了。他拿了一把很小巧的洛思款式的中国茶壶走出来，壶里满装着火药，并且慎重地在壶嘴子里装了一条长的引线，他点燃了它，捧着这件凶器赶忙送到隔壁那间屋子里。

随后他很快又回来了，同时又关上了门。所有的德国人都站起来等着，一种幼稚

的好奇心使得他们脸上都显出微笑了，末后一到爆炸的力量摇动那座古堡以后，他们赶忙一齐向着客厅里扑过去。

　　蜚蜚小姐首先进去，“她”站在一座炸断了脑袋的维纳斯瓷像跟前发狂似地拍掌；接着每一个军官都拾起好些碎瓷片儿，吃惊地看着碎片上异样的断口，审查这一次的损失，否认某些破坏是上一次爆炸的成绩；营长摆出家长样子，检阅这间宽大的客厅被耐龙式的霰弹所扰乱的情形和其中满地的艺术品的残余骸骨。后来他首先从客厅退出来，一面用和蔼的态度高声说道：“这一次的成绩真不坏。”

　　但是一股很浓的硝烟早已窜到了饭厅里，它和烟草的烟混在一块儿，使人没法儿呼吸。营长推开窗子，那些回到饭厅里来喝最后一杯白兰地的军官都走到了他身边。

　　潮湿的空气涌到饭厅里，带来了一种凝在胡须上的灰尘样的细水珠儿和一阵河水上溢的气味。他们望着那些压在狂雨下面的大树，那条笼在低云中间的宽大河谷，以及很远很远如同一枝灰色长锥似地竖在风暴里的礼拜堂钟楼。

　　自从普鲁士人到了以后，那钟楼一直是静悄悄的。它的沉默简直是侵略者在附近一带遇到的唯一抵抗。礼拜堂的堂长对于普鲁士人在堂里的住宿和饮食毫不拒绝；敌军的营长时常把他当做一个善意的中间人，他甚至于肯陪营长喝过好几次啤酒或者葡萄酒；不过若是要请他照往常一样按时敲钟，即令只敲一次，那也办不到，因为他宁肯让人来枪毙自己而绝对不肯敲钟。那是他本人反对侵略的抗议方法，和平的抗议，沉默的抗议，他说教士原是温和的人而不是讲流血的，只有这方法才和教士适合，所以在十法里的周围，人人都称赞他的坚定，商大樊长老的英雄主义，他敢于肯定国难正在目前，用他那所礼拜堂的顽强沉默来宣布国难。

　　整个被这种抵抗所鼓舞的村子，决定牺牲一切来彻底支持他们这位堂长，认为这种英勇的抗议是对于民族光荣的捍卫。在农民看来觉得自己这样对于祖国的贡献胜过斯忒拉斯堡和倍勒伏尔两个地方，觉得自己表示了一种价值相同的榜样，自己村庄的名称因此而不朽，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战胜者普鲁士人的苛求是什么都不拒绝的。

　　营长和他部下的军官们都对那种无害的勇气付之一笑，并且因为当地的全部农民在他们的眼光里表现得良好和顺从，他们都欣然宽恕那种无声的爱国主义。

　　仅仅只有威廉•艾力克侯爵非常想用强迫手腕要礼拜堂敲钟。他因为他的上级对教士采取了迁就的手腕而感到生气，每天他都恳求营长让他去丁东丁东搞一回，仅仅为了笑一下子小搞一回。并且他恳求的时候每每装出猫儿的媚态，女性的阿谀，一种被欲望所沉醉的情妇式的柔曼声音，但是营长决不让步，于是蜚蜚小姐为了安慰自己，就在雨韦古堡里演放“地雷”了。

　　现在，他们５个人待在那儿吸着潮湿的空气，好几分钟没有动弹。中尉弗利茨终于发出一种不响亮的笑声，说道：“那些姑娘们到这儿来散步，一定是遇不到好天气的。”

　　接着他们就分手了，每个人都去办公，而上尉忙来忙去预备晚上的筵席。

　　到了他们在傍晚重新集合拢来的时候，他们如同大检阅日子一样，都是打扮得整整齐齐、容光焕发，头上都擦了油又洒了香水，见了面彼此互相望着笑。营长的头发像是没有早上那么花白，上尉也刮过了脸，只在鼻子底下留着一小撮火焰样的髭须。

　　虽然雨并没有住，他们却开着窗子，而且他们中间总有一个不时走到窗子跟前去听。到了６点１０分光景，子爵报告远远地有一阵隆隆的声音。全体都赶过来了，不久那辆大马车出现

了，四匹马始终在路上飞驰，连脊梁上全是烂泥，浑身汗气蒸腾而且喘着气。

5个妇人在台阶儿前面下车了，那是五个经过上尉的一个伙伴仔细挑选的美貌姑娘，“义务”先头是带了上尉一张名片去找他的。

她们当初并没有教人费什么事，因为都确信自己会好好儿赚得几文，此外根据自己三个月以来的亲身经验，她们是深知普鲁士人的，所以把男人看做物件一样。“这是职业要这样的，”她们在路上对自己说，无疑地是为了答复那种残余的良心对自己的暗暗责问。

大家立刻走进了饭厅，饭厅灯火通明，这样映出其中可怜的毁损情形，反而显得它像是更其愁惨；并且桌上满是各种肉食，华美的杯盘碗碟以及从墙洞子搜出来的那些被古堡主人藏好的银质器具，因此又使得饭厅像一所黑店，匪帮在抢劫了一场以后同到店里聚餐。上尉是笑容满面的，他独占着那些女人，把她们当作一种熟识的事物看待，品评她们，吻她们，嗅她们，估量她们的卖笑姑娘的身价，后来那3个少年人正想各自留下一个，上尉用权威态度反对起来，主张按照官阶来作很公正的分配，才可以绝不损害阶级制度。

于是为了避免任何争执，任何辩论和任何由于偏私而起的怀疑，他把她们五个人按照身材高矮排成一个行列，接着就用下命令的音调向那个最高的姑娘说道：“你名叫什么？”

她提高着声音回答：“葩枚拉。”

于是上尉喊道：“第一名葩枚拉，断定给营长。”

接着他拥抱了第二名白隆婷，显示自己的主人翁身份，然后把肥胖的阿孟妲分给中尉倭妥，西红柿艾佛分给中尉弗利茨，剩下来的就是那个最矮小的乐石儿了，她是一个很年轻的栗色头发的犹太女子，眼珠黑得像是一滴墨水，弯弯儿的鼻梁肯定了那条号称把鹰钩鼻子配给犹太民族的规律，上尉把她分给了军官中间的那个最年轻的，分给了那个身体不算结实的威廉•艾力克侯爵。

她们并且全都是漂亮而且肥胖的，脸蛋没有什么显然不同，由于官办妓院的共同生活以及每天的卖笑生涯，她们的姿态和皮肤差不多都变成了相同的。

3个少年人都借口要用刷子和肥皂给她们清洁一下，口称要立刻引走他们那几个女人；但是上尉聪明地反对这个办法，肯定说为着吃夜饭她们都是够清洁的，而且那些要上楼的人要在下楼的时候有所更换就会扰乱其余的配偶。他的经验战胜了。于是饭厅里只不过有很多次的接吻，在等候之中的很多次的接吻。

乐石儿忽然透不过气了，咳得连眼泪都挤出来了，鼻孔里喷出了一点儿烟，原来侯爵借口和她接吻，对她嘴里吹进了一股烟。她并没有生气，也不说一个字，不过只用一种从乌黑的眼珠里露出来的怒气，盯着她这个主人翁。

大家坐到饭桌边了。营长本人仿佛也很高兴；他右手拉着葩枚拉，左手拉着白隆婷，在展开饭巾的时候，他高声说：“您先头的意思真是妙极了的，上尉。”

倭妥和弗利茨两个中尉都是彬彬有礼的，仿佛陪着上流社会的女宾，他们这样就使得同坐的女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开尔韦因石泰因子爵完全得意忘形了，喜笑颜开，说了许多村野的话，仿佛他那圈红头发使他像是着了火似的。他用莱茵河流域的法语来献殷勤，他那些从门

牙的缺口喷出来的小酒店派头的颂扬，夹在一阵唾沫星儿中间溅到了姑娘们的脸上。

然而她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她们的聪明仿佛只在他吐出一堆堆的猥亵言词的时候，吐出一堆堆被他的土音丑化的刺耳成语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这样一下，她们一齐如同痴婆子似地开始大笑，倒在她们旁边的男人肚子上边，重述着那些被子爵为了使她们说些污秽语言而故意曲解的成语。她们随意吐出那种语言，初巡的葡萄酒已经灌醉了她们，她们恢复了本来面目，展开了固有作风，向右面又向左面吻着那些髭须，捏着旁人的胳膊，发出种种震耳的叫唤，随意乱喝旁人的酒盅儿，唱着好些首法国曲子和几段由于日常和敌人往来学来的日耳曼曲子。

那些男人们受到这种陈列在鼻子和手掌下面的女人肉体的陶醉，不久也都猖狂起来，他们嚷着，敲碎好些杯盘碗碟，同时他们的背后，有好些神情木然的小兵正伺候他们。

只有那位营长多少还能够保存一点体统。

蜚蜚小姐早已抱了乐石儿坐在膝头上，不动声色地兴奋起来，有时候，他如同发痴似地吻着她脖子上的那些卷起来的乌木般的头发，从她的衣裳和皮肤之间微嗅着她的美妙的体温和她身上的一切香气；有时候，他从她的衣裳外面生气似地捏得她叫唤，他受到了一种暴怒的兽性的控制，他是存心虐待她的，根据自身感到的虐待女人的需要使他痛苦。他频繁地用两只胳膊搂着她，紧得如同要把自己的身子和她的身子混合变成一个，他长久地把自己的嘴唇压住那犹太女子的鲜润的小嘴巴吻着，逼得她不能够呼吸；不过他突然一下很深地咬着她的嘴巴，一线鲜血从青年女子的下颏边流下来再落到她的胸襟上。

还有一次，她给自己洗濯那条伤口，面对面地瞧着他，并且低声慢气说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笑了，是一种无情的笑。"我将来一定出代价。"他说。

已经到了饭后吃甜食水果的时候了；有人斟上了香槟酒。营长站起了，举起杯子用那种俨然是向他们的皇后奥古思妲恭祝圣安的音调说道："我为恭祝我们席上的高贵女宾的健康而干杯！"

于是一大串举杯致贺的颂词开始了，那是一些老兵式的和醉汉式的殷勤献媚的颂词，其中掺杂了好些猥亵的诙谐，而且由于对语言的无知、因而更其显得粗鲁。

他们当中这一个说完坐下去另一个又站起来致词，每一个人都搜索枯肠，极力使自己变成滑稽的；姑娘们都醉得快要跌倒了，眼睛模糊，嘴唇发腻，每次都拼命鼓掌。

上尉无疑地想使这种大吃大喝的场面增加一种风流的空气，他高声说道："我恭祝我们爱情上的胜利而干杯！"

倭妥中尉原是一只黑森林当中的狗熊样的家伙，这时候，他兴致勃发酒气熏人地站起来。忽然那种醉后的爱国观念在他脑子里发动了，他嚷着："我恭祝我们在法国的胜利而干杯！"

她们是全都醉了的，没有发言，只有乐石儿浑身气得发颤了，偏过头来说道："你知道，我是认得法国军队的，在他们面前，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矮小的侯爵一直抱着她坐在膝头上，但是现在葡萄酒的力量使得他很快活起来，他说："哈！哈！哈！我从没有见过法国军队。只须我们一出现，他们都跑掉了！"

那姑娘很生气了，对着他的脸儿嚷道："你撒谎，脏东西！"

他如同先头固定地望着那幅被他用手枪射穿的油画似地，睁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对她望了一秒钟，随后他开始笑了："哈！对呀，我们来谈他们吧，美人儿！倘若他们是勇敢的，我们会来到这儿吗？"说到这儿他兴奋起来了："我们是他们的主人，法国是属于我们的！"

乐石儿一下离开了他的膝头，滑到了自己的椅子上。他站起了，举起了他的酒杯一直送到桌子中央，口里重复又说："法国是属于我们的，法国的人民，山林，田地，房屋，都是属于我们的！"

其余的那些大醉了的人，忽然都动了军人的兴奋情绪，一种野蛮的兴奋情绪，一齐举起杯子狂吼："普鲁士万岁！"并且都一口气干了杯。

姑娘们没有抗议，害怕得哑口无言。乐石儿没有气力答复，不再开口了。

这样一来，矮小的侯爵把手里的杯子重新斟满了香槟搁在犹太女子的头上，一面嚷着："也是属于我们的，所有的法国的女人！"

她很迅速地站起来，那只杯子突然一倒，把其中的黄澄澄的酒如同举行洗礼似地都倒在她的黑油油的头发上，杯子落下去了，在地上砸碎了。她抖着嘴唇横着眼睛去望那个始终嬉笑的军官，接着用一种被怒气咽着的声音含含糊糊地说："这种话，这种话，这种话不对，这算什么，你们得不到法国的女人。"

侯爵为了笑得更自在一些就坐下了，并且用德国字音摹仿巴黎人的语调："她是很好的，很好的，你究竟到这儿来干什么的，女小子？"

她呆住了，开初，她在慌张中间没有听得明白，所以没有开口；随后，一下懂得了他的意思，她恶狠狠地对他反驳道："我！我！我不是个女人，我是个妓女；普鲁士人要的只能是这个。"

她还没有说完，他啪地就掴了她一个耳光；但是正当他重新举起手预备再打的时候，她在狂怒中间从桌上抓起一把吃点心的银质小刀，在迅速得教人简直来不及看见的刹那间，把小刀直挺挺地戳到了他的脖子里，那恰巧在喉头下面锁骨中间的空儿里。

他说着的那句话被小刀截断在喉管里了，他愣起一双怕人的眼睛张开嘴巴没动弹。

全体都狂吼着并且慌乱地站起来，但是乐石儿把自己的椅子向倭妥中尉的双腿中间扔这去，中尉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她在旁人没有来得及抓着她以前就推开了窗子，并且跳到黑暗里，在那阵始终不停的雨底下逃走了。

蜚蜚小姐在两分钟之间死了。这时候，弗利茨和倭妥都拔出刀来要屠杀那些在他们膝头上的妇人，少校好不容易才制止了那场屠杀，教人把那四个吓坏了的女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再派两个小兵保护着；随后他如同作战似地分配了他的部下，组织了追缉队去追缉在逃的姑娘，相信一定可以拿获。

五十名受到威胁的小兵扑到古堡里的园子里去了。另外还有两百名着手搜索那个河谷里的所有的人家和所有的树林。

餐桌一下子就撤空了，现在那是蜚蜚小姐的尸榻了，那四个严酷的，酒醒了的军官都显出执行任务的军人的无情面目站在窗口边，探测窗外的夜色。

急流般的雨一直没有停。一片继续不断的波动充塞了黑暗世界，落下来的水，流

着的水，滴着的水和迸射着的水，合拢来组成了一片漂荡的模糊声音。

忽然响了一枪，随后很远地又响了一枪，并且在 4 小时中间，不时有人听见许多或远或近的枪声和好些集合归队的叫声，好些用硬颚音发出来如同召唤一般的古怪语句。

到早上，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其中死了两个，伤了三个，那都是他们自家人在黑夜追缉的慌乱和驱逐的狂热中间干出来的。

他们没有找得着乐石儿。

这样一来，河谷里的居民们受到恐吓了，房屋受到扰乱了，整个地方都被他们踏勘过，搜索过，翻转过。那个犹太女子仿佛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痕迹。

师长得到了消息，吩咐要隐灭这个事件，免得坏的榜样传到整个部队里，一面惩罚营长的纪律不严，营长也处罚了他的下属。师长说："我们并不是为了娱乐和玩妓女而打仗的。"于是法勒斯倍伯爵在盛怒之下决定在当地寻报复了。

然而却应该找一个借口来使报复性的虐待不显得勉强，他教人找了堂长来，吩咐他在艾力克侯爵下葬的时候打钟表示哀悼。

出乎一般期待以外，那教士表示了服从，谦卑，满腔的敬意。蜚蜚小姐的出殡日期到了，小兵们抬着"她"的尸体从雨韦古堡对着公墓走，向前引路的，在柩边防护的和跟在后面的全是荷枪实弹的小兵，这时候，礼拜堂的钟第一次带着一种轻快的意味，发出它的哀悼声音，仿佛有一只富于友谊的手正在爱抚它一样。

它在傍晚又响起来，第二天也一样，而且每天都一样；它随人的意思奏出大钟小钟合奏的音乐。有时候甚至于在夜间，它也独自欣然摇摇晃晃在黑影里从容不迫地响那么两三声，俨然莫名其妙地快乐起来。是它醒了吧，谁也不知道那为着什么。地方上的全体农民因此说它着了邪魔，于是除了堂长和管理祭器的职员那两个人以外，谁也不再到钟楼近边去。

实际上，钟楼上面住着一个可怜的女子，她在忧郁和孤寂中间过活，而在暗地里供给她饮食的却是那两个人。

她在钟楼上一直待到德意志的部队开走为止。随后某一天傍晚，堂长借了面包店里的敞篷马车，亲自把这个由他看守的女子一直送到卢昂的城门口。到了的时候，堂长拥抱了她一下；她下了车，提起快步回到了妓院，那儿的女掌柜却以为她早已死了。

不久，一个不拘成见的爱国人士敬佩她当日的英勇行动，把她从妓院里带出来，接着他爱上了她，以后就和她结了婚，使她成了和其他的妇人同样有价值的主妇。

## 拔蒂士特夫人

走进了路板城车站的候车室里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看钟。

我必须空耗掉两点十分的时间，去等候那列开往巴黎的火车。

我忽然觉得疲倦了，如同走了三四十里似的，随后，我如同想在墙壁上去发现一个消磨光阴的方法一般，向四周仔细瞧着；末了，我仍然走了出来，并且在这车站的门前站着不动，我

的头脑受了一种想寻事做的欲望的支配。

那条街，那条栽着一些不甚畅茂的槐树而类似通道的街，夹在两行不整齐不调和的小城市式的房屋当中，一直达到一座小山的坡儿上；而在路尽头地方，我们望见一些树木，仿佛有座花园堵住了这条街一样。

偶然，一只穿过街面的猫，用一种微妙的姿势跳过那些水沟。一只闻嗅树根的急性哈巴狗，寻觅厨房的渣滓。若是说到行路的人，却不见一个。

一阵莫名其妙的扫兴罩住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已经想像那种在铁路边的小咖啡馆里，对着一盅不可入口的啤酒和一份不可入目的地方日报所发生的了无休止却难于避免的场合了，这时候，我望见了一队送葬的人从横街转过来，走到我走的那条街上。

看到了一辆运灵柩车，这竟使我感到欣慰，我至少可以混过 10 分钟了。

但是忽然，我的注意又扩及另外一层了。这死者只有 8 个绅士送葬，其中有一个哭着。其余的，却很友好地谈着天。没有一个教士陪着走。我想："这是一场非宗教的葬仪"；随后我又想起像路板这样一个城市，至少也有百来个可承担一种表彰任务的自由思想者。那么，怎会这样呢？这队送葬者的行进迅速，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不采用仪式来悼念这位死者，于是，作出决定，不用请教士。

我那无事可做的好奇心，钻入一些极复杂的设想里了，正当柩车走我跟前经过时，另一种怪想法到了我心上：跟随着那 8 个绅士走吧，至少我可以在一小时内有事好做了，于是便装出一种凄恻的样子，跟在他们的背后走。

那两个在顶来了走的人，用惊讶态度转过身来瞧我一下，随即低声谈着。他们一定互相探听我是否本城的人。随后，他们又请教他们前面的那两个，那两个也来端详我了。这阵检查式的注目使我受到拘束了，末了为着免除这一层，我就走近我前面的那两位跟前。在致过了礼之后，我说："先生们，倘若我打断了各位的谈话，我很望您各位原谅。但是，在看见了一队非宗教式的葬仪的时候，我就不考虑是否认识各位所送的这位去世的先生，竟急于来追随了。"那两个绅士中有一个说："死者是一个女的。"我吃了一惊，仍然接着问道："然而这的确是一场非宗教式的葬仪，对吗？"

另外一位绅士，他显然是热心于向我解释的，回答道："可以说是的，也可以说不是的。教士不许我们从那教堂里出殡。"这一回，我很快地说了一个惊讶的"哦！"我简直一点也弄不明白了。

我那位多情的同行者低声告诉我："唉！这简直是一段故事。这位青年妇人是自杀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不能用宗教仪式给她送葬的原故。那个在顶头走的哭着的人，就是她的丈夫。"

于是，我迟疑地说："您教我诧异，也很教我感到好奇，先生。倘若要求您告诉我这段故事，是不是不太恰当？倘若我烦扰了您，那末请您当作我甚么也没有说过吧。"

这个绅士恳挚地抓着我的胳膊说："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当心点，我们略略留在后面一点儿罢，我可以告诉您这件事，那是很可悲的，在未到公墓以前，在未到我们望见的那座满是高高在上的树木的公墓以前，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说话，因为那山坡是很陡的。"

他开始叙述了："请您想想，这位青年妇人哈穆夫人，原是本城富商冯塔内尔先生的女儿。

她在幼小的时候，11 岁时，遭遇了可怕的不幸：一个仆人强奸了她。她被这罪恶昭彰的恶棍摧残，几乎因此丧身。一件可怕的诉讼开始了，证明了这个可怜的受难者，成为那个畜生的耻辱行为的牺牲品已经有三个月了。那家伙终于被法庭判了无期徒刑。

“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因为受了耻辱被人另眼看待，以致竟找不到同伴而和大伙隔离开了，那些尊长，竟以为嘴唇触到她的额头便会受到玷污，所以也不过略略拥抱她。

“在这城里，她已经成了一个魔鬼，一个怪物，大家低声说：‘您知道，那个姓冯塔内尔的女孩子。’在街上，当她经过的时节，大众都向她侧目。简直连找一个女仆领着她散步也没有方法，其余人家里的女仆，都不肯接近她，仿佛这女孩子正传播一种瘟疫，会蔓延到一切和她接近的人的身上似的。

“看见这女孩子走到那个专供孩子们午后顽耍的空地里的情形，那真是令人感到可怜。她站在她的女用人身边，完全孤单地没人理会，用一种发愁的样子，瞧着那些行乐的孩子们。有时，她熬不住一阵想混到孩子们伙伴里的冲动，便带着一些疑惧的动作，羞答答地走上前去，并且如同有自惭形秽之明似地，用遮遮掩掩的脚步儿挨进人堆里。立刻，那些做母亲的，做姑母或姨母的，做保姆的，都从各方的长凳上跑过去，抓住那些被她们保护的女孩儿，使劲地牵着走开了。这个冯塔内尔的女孩子竟莫名其妙地留在隔离而惶惑的地位了，于是便伤心地流起眼泪来。随后她跑到她的女用人身边，拿脸儿伏在她的围裙里号啕痛哭。

“她长大了；那就更糟了。傍人如同躲避一个染了瘟疫的女人一般，教年轻女孩子们远避她。请您想想吧，这位姑娘，一点甚么也没机会学了，一点什么也不能；她没有入学校的权利了；她几乎在还未识字的年龄，已经坠入那种使世上的母亲担忧的成婚之夕的伤心神秘境界里了。

“她随着用人在街上经过的时候，总以为旁人在那种对于飞来横祸的永恒恐惧境界里，用眼光监视着她，她独自在街上经过的时候，她的眼光永远在那种自知压在身上的神秘耻辱之下低着，而其余的青年女孩子，那些被世人认为天真烂漫而并不那样天真的青年女孩子，一面瞧着她一面互相耳语，倘若偶然之间她抬头望着她们，她们便用一种无心的样子移开了视线。

“这城里的人，几乎不向她招呼。只有几个男子向她脱帽。年长的妇人遇着她，总装没有看见。几个小流氓叫她拔蒂士特夫人，这‘拔蒂士特’就是那个强奸她摧残她的男仆的姓。

“谁也不知道她心灵里的秘密痛苦；因为她几乎不说话，并且从来不笑，她的父母在她跟前仿佛也感拘束，如同他们因为这点不可补救的错处而永远怨她一般。

“一个有地位的人，是不大愿意和一个被释的囚犯握手的，即令这被释的囚犯是他的儿子，这话对吗？冯塔内尔先生两夫妇待他们的女儿，正像他们待一个出狱的儿子一样。

“她是漂亮的。而脸色灰白，身材高大，伶俐出众。倘若没有这件公案，先生，她一定很教我喜悦。

“不料一年半以前，我们换了一位新的州长，他带着他的机要秘书同来，这是个不同一般的青年，据说从前在拉丁区混过日子。

“看见了冯塔内尔小姐。他对她钟情了。有人把全部的经过告诉了他。他欣然回答道：‘真是，这刚好是对于未来的一种保证。与其这类事发生于日后，我宁愿它发生于以前。同着这样

一个老婆，将来一定睡得安安稳稳。'

“他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并且娶了她。他勇敢地结婚之后，和她四处拜客，如同以前绝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有几个人也给他们回拜，其余的仍然固执成见。末了，旁人渐渐忘记了，并且她在交际场里也有了位置了。

“我应当告诉您，她之崇拜她的丈夫竟同天神一样。请您想想吧，他把荣誉给还她，他拿她送归到平等的法律之下，他降伏了成见，冲倒了那些侮辱，总而言之，完成了一种不大有人能完成的勇敢行为。她对于他，所以有一种感激不尽的兼怀忌惮的热爱。

“她怀孕了，旁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那些最爱发脾气的人物也开门欢迎他们，如同她因为有了这种做母亲的资格，便肯定已经漂洗清洁了。这是奇怪的，但是这却是如此的……什么都向最好情况发展了。我们到了地方纪念日的一天了。

那一天，这位州长由他们幕僚们和政界人物所扈从。他结束了他的演说。音乐团体联合比赛会主席，他的机要秘书哈穆先生开始向各团体分给奖章了。

“您知道在这类的场面里边，总有些使人失去分寸的嫉妒心和竞争心。

“本城的上流社会的女宾，那一天都坐在会场的看台上。

“穆米龙村的音乐会长，轮到他走向前来了。他的会只得了一个二等奖章。本来谁也不能都把一等的分给全体，可不是？

“这位机要秘书拿这奖章发给他的时候，这汉子竟当场扔下他，一面大声喊道：'你可以把你这个奖章留给拔蒂士特吧，你并且欠了她一个一等奖章，正和欠了我一样。'

“那时有一堆人都开始笑了。群众不是慈详的，也不是周到的，并且全场的视线，都转过来射向这位可怜的女宾。

“唉，先生，您偶然也看见过一个妇人变成狂人吗？一一没有看见过。——唉！我们当时却目睹这种情况！她在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如是者接连一共三次，如同她想躲开而又发觉她不能从那些围住她的人群里走出去似的。

“一个声音，又从某一处观众之中喊道：'喂，拔蒂士特夫人!'于是一阵起源于快乐和怨恨的大骚动，立刻发生了。

“那简直是一阵风浪，一阵喧嚷而凌乱的动作，万头攒动，秩序大乱。大家重述着那句话；大家颠起脚跟去看那个不幸的妇人的容颜；好些个丈夫抱起自己的女人，使她们能够看清楚；好些个人问道：'哪一个呢？那个穿蓝衣的吗？' 顽童们做出雄鸡的啼声；狂笑之声四起。

“惊惶失措的她，如同为着示众被人陈列一般，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围椅上不敢动弹。她既不能隐藏，也不能够移动，又不能够遮蔽自己的脸儿，她的眼睑迅速地一开又一阖，仿佛被一道极强的光灼了她的眼睛似的，末了她气喘得像是一匹爬山的马。

“那样子看着真教人伤心。哈穆先生已经抓住了那个蠢材的脖子，他两人便在这阵可怕的骚动之中扭在地下打起来了。

“纪念日的礼仪就因此中止。

“一个钟头以后，在哈穆先生两夫妇回家的时节，这位自从受辱以来始末发一言，而只如同神经受着弹簧的伸缩以致满身发抖的青年妇人，忽然在她丈夫措不及的那一个刹那间，跨过了桥上的栏杆跳到河里去了。那桥下的水是深的。大家费了两个钟头才捞起了她。她自然已经死了。”

这位说故事者缄默了一会。随后他才接着说：“这也许就是在她的地位所能找得到的最好的办法。世上本有许多事是不能洗刷的事。”

“您现在，总明白为什么教士不肯叫旁人抬她到教堂里的原由了。唉！倘若这葬仪是宗教的，满城的人就都会来。但是您明白这种自杀是附加在那另外一段历史上面的，他们的家族就自行抵制这种仪式了，并且在这地方，一副没有教士跟随的灵柩，很难有人送葬。”

我们进了那公墓的门了。我大受感动，静候他们把那灵柩下到金井里边，才走到那个号啕痛哭的可怜的青年之前，恳挚地和他握手。他从泪泉儿的里面惊讶地瞧着我，随后说道：“感谢您，先生。”

我对于这次跟着人送葬并不懊悔。

# 痿症

他这一辈子只有一件永不衰退的热情，那就是打猎。他抱着狂热的心情，成天狩猎。他不分冬夏，不论春秋都一样，当条例禁止在平原树林中狩猎时，他就在沼泽地打猎，打的方法不拘，用枪打，用狗追，拦、挖、下套子、用镜子引诱，也用白鼬追。

他只谈打猎，做梦也是打猎，总是反复说：“人要是不爱打猎，那真是一件大不幸。”

他现在正进入 53 岁，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尽管头秃了，有点儿发胖，但是依然威武有力，而且他总是留着剃好了的胡子，小胡子下部遮住了嘴唇，而嘴巴的四周仍有自由余地，这样便于吹响猎号。

在那个地方大家只用他的小名“艾克特先生”称呼他。他的全名是艾克特·富特朗·德·古特里艾子爵。

他住在林子中间的一座小庄园里，这是他继承来的。他虽然认识区里所有的贵族，并且在邀猎时见到所有他们派去的代表，但他经常拜候的只有一家，那是许多世纪以来就与他家联系的友好邻居古维叶一家子。

在这家子，他曾受到过照料、爱护和溺爱。他说：“如果我不是猎人，我一刻也不愿离开你们。”古维叶先生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和同学，一个农业贵族。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女婿安静度日。

这女婿以研究历史为借口，什么也不干。古特里艾子爵常到他的朋友家里吃饭，主要谈的是他射猎的故事。关于狗和白鼬他有些很长的故事，他讲起这些动物来就像是讲些他认识的著名人物。他揭示它们的思想和意图，分析它们解释它们：“当梅多看到秧鸡让他这么奔跑时，就自忖：‘等着瞧，汉子，我们会笑的。’于是它用脑袋给我示意，让我蹲苜蓿地的旮旯里，它自己则着手到处搜寻，摇得那些草直响，想把那些猎物逼到它们没法逃走的角落里。一切都像它

设想的那样，忽然间有一只秧鸡在池边上出来了，它再走远就无法不暴露自己。它就对自己说：‘这下被逮住了，该死的狗家伙。’于是蹲了下来。梅多这时停住趴下瞅着我。我给了它一个信号，它一逼，叶……这秧鸡飞了。——我举起枪——嘣！它掉地了，于是梅多去叼了回来。一边摇着尾巴，是为的对我说：‘游戏结束了吧，这场游戏，艾里特先生？”

古维叶、达纳多和那两位妇女对这位子爵全心全意绘声绘色的故事笑得发狂。他兴奋起来时，鼓动了双臂全身作态，而当他讲到哪个猎获物死亡的时候，笑得让人吃惊，而像作为结尾似的，总是问道：“这真有意思吧，这一个？”

当人家讲别的事情时，他就不听了，独自哼着逐鹿的号角声。而且当在两句话之间有片刻静寂出现了，停止了谈话，喧声有片刻安静时，会忽然听到一阵打猎的调子：“咚咚，咚，咚得儿咚咚。”一这是那位子爵鼓着腮帮子，俨然举着号似地吹的。

他的生活只是为了打猎，矢志不疑亦不自知。突然间他为风湿病所袭，在床上呆了两个月，几乎因为风痛和无聊而要命。由于他没有女佣，他的饮食是由一个男用人管的，他既得不到热泥疗，也没有人细心照料，也丝毫得不到任何不舒服的人所必需的东西。他的马夫是他的看护，而这个骑手至少也和他主人一样感到厌烦，当这位子爵躺在床上恼火咒骂的时候，他坐在围椅里不分白天晚上都在打瞌睡。

古维叶家的女眷有时去看看他，这是他安心享福的时刻。她们为他煎药、看炉子，和蔼地坐在床头照料他吃饭。于是当她们走时，他就低声说：“老天爷，你们真该住在这里。”于是她们就开怀大笑。

当他好了一些，并开始在沼泽地打猎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到他朋友家去吃饭，这回，却不像往常那样热情而快活。一个念头使他不断担忧，他怕在开放打猎之前又陷于那些病痛之中。在告辞的时候，那些妇女用一条披肩裹着他，在脖子上结一条围巾。

这是他一生中是头一次让人这么做，他用一种悲惨的声音说：“要是再犯病，我这个人就完了。”

在他走了之后，达纳多太太对她母亲说：“该让子爵结婚。”

所有的人都举手赞成。怎么以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件事呢？大家整个晚上都在熟悉的寡妇里挑选，这选择最后落到了一个 40 来岁的女人身上，她仍然漂亮，又比较富有，脾气好，身体健康，名叫梅丝维莱太太。

大家邀她到宅邸里来住一个月。她正烦闷，就来了。她是个手脚不停的快活人，古特里艾先生立刻就喜欢她了。她捉弄他好像是个活玩具，整小时整小时恶作剧地问他兔子的感情和狐狸的机智。他看待各种动物的态度是认真有别的，他赋予它们以等同于他所知的人类的敏锐推理和计划的能力。

她对他的关注使他欣喜若狂。于是有天晚上，为了证明他的评价，他邀请她出猎。这他从没有对任何女人提出过。这邀请看来如此奇特，她接受了。这成了一个装备她的节日，人人参予送点什么给她，而她出场时穿得像个女骑士的派头，高统靴子，男人式短袜，短裙，窄领的天鹅绒茄克，一个养狗人式的便帽。

这位子爵在她要开第一枪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他向她解释风向，狗的各种追扑方式，枪击猎物的方法，而后将她推到一片田野里，亦步亦趋地跟着她，那种神气就像一个奶妈看着她

哺养的婴儿第一次学步。

梅多见到了机会了，它趴下，停住，举起了一只爪子。这位子爵跟在他的学生后面像一片树叶那么发抖，结结巴巴地说："注意，注意有竹……有竹……竹鸡。"

他还没有说完，从地上就扬起了一大阵子喧声，一一啪儿……啪儿……啪儿…——一群肥鸟拍着翅膀飞上了天。

维莱太太迷糊了，闭上双眼，放了两枪。在枪的后坐力下退了一步，等到后来她镇定下来时，看到了子爵像个疯子一样在她周围跳舞，而梅多嘴里叼上了两只竹鸡。

从这一天起，古特里艾先生成了钟情于她的人。

他一提起她，就抬起眼睛说："多了不起的女人！"于是他现在每天晚上都来谈打猎。

有一天，古维叶先生一边送他走，一边听着他对新朋友赞不绝口的时候，冷不丁地问他："您为什么不娶她？"子爵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我？娶她！……可是……毕竟……。"于是他不说话了，而后冒冒失失地抓住了他朋友的手喃喃说："再见，我的朋友。"于是大踏步地消失在黑夜里了。

有三天他没有露面。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因为思考而变得苍白了，比平常要严肃。将古维叶先生拉到了一旁而后说："您那主意可真是好极了。下点功夫让她答应我。"可是立刻又发愁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我首先该出去小小旅行一番……小小的旅行……去巴黎。等我从那儿回来我会给您明确答复。"没有能从他哪儿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澄清，而他第二天就去了。

这次旅行拉得很长。一周、两周、三周都过去了。而古特里艾先生仍然没有出现。古维叶一家子变得惊奇不安了。不知该向他们的朋友说什么，他们预期子爵会打退堂鼓。每两天就派人去打听消息，可是他们的用人们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然而一天晚上，维莱夫人正在伴着钢琴唱歌，一个女佣带着一付很神秘的样子来找古维叶先生，用很低的声音向他说有位先生要找他。这是那位大大变样了的子爵，老了，穿着旅行服装。

当他看到了他的老朋友，他抓住了他的双手，用带着些些疲乏的声音说："我刚到，亲爱的，我就跑来您这儿，那事我不能办了。"

接着犹豫一阵显然有些为难地说："我想给您说……立刻……这事……这件事……您明白我的意思……就不行了。"

古维叶先生惊诧地看着他："什么？不行了？为什么？"

"唉！别问我，求求您，要说出这事可太难了，但请您相信我是按……规矩人办事的。我不行……我没有这权利，您懂吧，没有这种权利去娶这位夫人。我该等着，到哪天她走了再来您府上，要是再见到她，我会太痛苦，再见。"

于是逃也似地走了。

全家都思考、讨论，作了种种假设。大家的结论是子爵的生活里有大秘密，他也许有血亲

儿子，一个老关系。总之这事看来关系重大，为了一点不要卷进困难的复杂关系，巧妙地通知了维莱太太。她回去时仍然是个寡妇，和她来时一样。

又过去三个月了。一天晚上，大吃之后带着点儿醉意蹒跚，古特里艾先生在和古维叶先生一起抽着烟斗度黄昏时，对他说：“要是您知道我如何经常想念您那位朋友，您会可怜我的。”

另一个呢，由于子爵先生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而有点儿见怪，痛快地对他说了他的想法：“老天爷，好朋友，一个人在他一生中如果有了某些秘密，那就从一开始就不会采取您哪种行动方式。因为，总之，您当然能预计到得打退堂鼓的原因的。”

弄糊涂了的子爵停住了抽烟。

“也是也不是。总之，我原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不耐烦了的古维叶先生诘难地说：“该预先见到的。”

可是古特里艾先生，一边用眼球望着黑漆漆的四周以保证没有人能听见，一边低声说：

“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我这回给您全说清楚，希望您能原谅我。打从 30 岁以来，我的朋友，我过的只是打猎的日子。我只爱这一件事，您知道，我只忙于这一道。因此当要和这位夫人签定各项义务公约的时候，我面临了一种要审慎的心理，一种出于良知的审慎的心理。一种出于良知的审慎。自经过丧失了那种习

惯……那种……那种……那种关于爱情的……总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那种能耐去……去……您很明白……您想出来了吧。离开我……离开我最后那次，现在整整 16 年之多，您听明白了？

在这儿，这个地方不好去……去那个……你明白。此外，我还有别的事要办。我更喜欢打枪。简单地说，在我要站在市长和牧师之前的时候，对……对……对这事儿，您明白，我有点害怕。我就对自己说：“见鬼，要是……要是……要是到时候我打不响。一个正经人决不能不履行诺言，而我这是和这一位面对面承担婚约。最后，为了对此心中无愧，我决定去巴黎过 8 天。”

“到 8 天终了，不行，就是不行。但这不是试验中有问题。我选的是所有人中最好的，我向您保证她们使尽了她们的全身解数……是的……毫无疑问……，她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忽略……可您有什么办法？她们总是告退了……一无成就……一无成就……一无所获。

“于是我再待到 15 天，三个星期，总是抱着希望。我在饭店里吃了一大堆刺激性的东西，它们败了我的胃口，而……什么也不行……就是不行。”

“您瞧，在这种情况之下，确证之下，我只能……只能告退。我就这么办了。”

古维叶为了不笑，憋得要死。他重重地握了子爵的双手对他说：“我替您惋惜。”一直送他到他住处的中途。而后当他和他妻子独处的时候，他全给她说了，笑得呛气。可是古维叶太太一点不笑，她听得十分注意，等到她的丈夫一说完，她就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回答说：“这子爵是个傻瓜，亲爱的，如此而已。我立即给柏丝写信叫她回来，而且要快。”

当古维叶以他的朋友经长期无效的试验为理由反对时，她斥责说：“哗！当人家爱他的妻子时，您明白，这事儿……就回来了。”

于是古维叶什么也不争了，他自己也有点儿尴尬。

# 玛珞伽

朋友，你曾要求我寄信给你告诉我的那些印象，那些遭遇，尤其是我在这块非洲土地上的爱情故事，这块使我久久留连的非洲土地。事前，你曾嘲笑过我多次，你称之为我的“黑色恋情”，而且你还想到过我回来时会有一个高高的头缠黄纱的乌木色女人跟着，穿着一身晃来晃去的闪光衣裳。

本来很可能会轮到那些黑女人登台的，因为我已经看中了好几个，她们多少使我起了到这种黑墨水中泡泡的愿望。可是我却一开头就掉进了某种更妙更新鲜的奇事里。

在你给我的最近一封信里说：“倘若我知道某个地方的人是如何恋爱的，那么即令我从没有去过，我也知道如何描述这地方。”

你得知道，这儿爱起来是疯狂的。从初来乍到的日子开始，就能感到一种沸腾作响的热情，一种动荡，一种欲情的亢进，一直传导到十指指尖的心烦意乱，它们高度挑动了我们的爱恋功能和肉体的感觉，乃至激发了它们，从简单的双手相接直到那种使我们干了许多傻事的不可言状的要求。

让我们弄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你们听说的心灵的爱、精神的爱，感情理想主义，总之是不是存在那种柏拉图主义在天底下存在，我对这一点感到怀疑。但是在这儿这种气候下另外那种爱，那种有凭证、确有凭证的感官上的爱情可真是猛烈的。那种暑热，那种不变的使你发烧灼烤人的空气，那种窒息人的南风来自近在咫尺的沙漠热潮，那阵强烈的比火还横暴干燥的“西洛戈”风，那阵由一轮巨大噬人的太阳引起的，将全洲砂石都烤焦了的永恒火灾，它们都使血液沸腾，肉体发狂，使一切回归兽性。

可现在讲到我自己的故事了。我一点也不想对你说刚到阿尔及利亚时的逗留。在游历了波尼、君士坦丁，比斯克拉和塞提夫之后，我经过沙贝特峡谷群和一条顺海穿过卡皮勒森林，海拔二百多公尺的绝幽大道，顺着高山的花径蜿蜒而行，到达了布日伊海湾布日伊城。那海湾真是幽美，可以和我所知最可赞叹的那不勒斯、阿雅克肖、杜阿奈资海湾媲美。在我的比较里，我只除开了那位于科西嘉西岸，红色花岗石环抱，巨型血色奇峰群立，令人疑非尘世的波尔图海湾。

在绕过水面静悄悄躺着的大内湾之前，从远处，很远的地方就可看到布日伊。它建造在一座很高的山的陡坡上，周围森林环绕。这是绿坡上的一点白，就像是倾泻入海的瀑布上的白沫。

我一跨进这座很小而迷人的城，我就懂得我会久久住在这儿。举目四望真是群峰环立。这些山风如钩、如齿、如角而千奇百怪，密密环闭得这样密实，很难看到大海，海湾像是一个大湖。蓝色的，一种浅蓝色的水透明得叫人惊叹，蔚蓝的天，深重的蔚蓝像是重复着色染成的，在上空炫示它超凡的艳色，水天相照亦复相映。

布日伊是一座充满废墟的城市。一到码头，首先见到的就是一座伟丽的废址，简直像歌剧院里的布景。这就是蔓满了长春藤的沙拉辛人旧城门。在那结环城起伏高低的树林子里，也到处有废墟遗址：罗马人城垣的墙面、沙拉辛人纪念碑的残段、阿拉伯人建筑的残迹。

我在高高的城里租了一间摩尔人式的小屋。你知道这种常为人描述的住处。它们对外全无

窗户，但是内部的天井使光从上面向下进来，照亮了它们。一层是我白天度日的凉爽之所，最上面是过夜的大平台。

我立即沾上了热带的习惯，那就是在吃过饭以后午睡。在非洲中午是令人窒息，气都吐不出的时刻，这时那些马路、野外和炫目的驿道上全部行人绝迹。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少穿衣服去睡觉，我至少试图睡觉。

我在我那阿拉伯式柱子的大厅里安置了一张大软垫子，上面盖上吉提布一一阿莫尔的毯子。我穿着当地人的衣服躺在上面。

可是我几乎无法安息，因为被抑制的性欲使我苦恼。唉！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苦恼是我但愿你不会知道的：缺水和缺女人。哪一种最可怕呢？我不知道。在沙漠里会为一杯清凉的水而干出任何可耻的事。在某些滨海城市为了一个美丽鲜润健康的姑娘，又什么事不敢去干呢？因为在非洲并不缺少她们，那些姑娘！相反的，她们多得很；但是将我的比拟引伸下去，那她们就全和撒哈拉井里的泥浆水一样有毒而腐臭。

可是有一天比平常更为烦躁不安。我试着闭上眼，可是没有用处。我的两条腿哆嗦得像里面有什么针在扎，一种平静不了的苦恼使我在毯子上不断转侧，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爬出来跑出去。

这是 7 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路上铺的石子可以烤熟面包，衬衫立刻湿透了粘在身上，在整个儿天际飘着一点儿白茫茫的水气，这就是西罗科热雾，它像是一种可以触知的炎热体。

我走到海边，绕着海港，顺着海湾的陡坡走。那儿是浴场所在。陡峭的山岗到处覆盖着灌木和散发着强烈芬芳气睬的高大乔木，它绕着这个沿岸都是赭色大石头的小湾，成为一个圆形。

外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牲口的叫声，没有一只飞鸟掠过，没有一点声音，甚至连波涛拍岸的声音也没有，不动的大海好像也在阳光下麻痹了。可是在炙人的空气里，我好像抓住了一种热情的私语。

突然我猜到在半浸在静静的波涛里的一块岩石后面有一种轻微的动静，而当我正回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在沐浴的高个儿裸体姑娘，水浸到齐胸，她深信在这烈日炙人的时刻只有她自己一人。她转过头对着遥远的海面，背面看不见我，轻轻地在点水跳跃。

没有比这更动人的画面了；清明如镜的水中，在耀眼欲盲的光亮下的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她出奇地美丽，这个模特儿塑像般的高大女人。

她转过身来惊叫了一声，半游半走地整个儿隐身到了那块岩石后面。

因为她必然要出来，我就坐了下来在堤岸上等待。于是她慢慢地露出了她草草挽起了黑发的脑袋。她嘴大而微微噘起来成为一圈，眼睛大而放肆，整个皮肤因气候而略略有些棕色，像多年的象牙，坚实而滑润，是被太阳略略加深了肤色的那种黑色美丽人种。

她叫道：“您走开！”她嘹亮的嗓子就像她人一样略过响亮，带着较重的喉音。我一动也不动，她又叫了：“先生，留在那儿是不规矩的。”那些卷舌音在她的嘴里好像车轮打滚。我一动也不动，那个脑袋不见了。

过了 10 分钟，先是头发、后是前额、再后是那双眼睛慢慢地小心地露了出来，就像小孩子

在玩捉迷藏时，那些躲起来的人要寻找他们的人一样。

这回她的样子有点生气了。她叫道：“您会弄得我生病的。您在那儿多久我就多久不走。”于是我起来走开了，但我还是屡屡回头。当她判定我已经走得够远了时，她半弯着腰从水里面出来，背对着我，于是消失到一个岩洞里，躲在一条挂在洞口的裙子后面。

第二天我又回来了。她仍在洗澡，但是穿上了一套全身浴衣。她露出晶莹的牙齿朝我笑起来。

8 天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又过了 8 天，我们更进了一步。

她叫做玛珞伽，这无疑是她的姓，而她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就像其中有 18 个 R。是西班牙血统的本地人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个叫朋达倍迟的法国人。她的丈夫是政府雇员。我从没有搞清他担任的是什么职务。我确知他很快，但没有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

于是调整了她的洗澡时间，每天在我中饭后到我家来午睡。

这种午睡！这哪能算休息！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姑娘。既有点兽性又有点傲气。她的那双眼睛总像是闪耀着热情；她半开的嘴唇，尖利的牙齿，乃至她的微笑，都有着某种强烈性感的意味；她长而竖立的尖尖的奇妙双乳，像一对肉的梨子，像有钢簧一样富于弹性，赋给她的躯体以某种野兽意味，使她成为某种低级的而美丽出众的人，命定是爱情无度的生物。这些唤醒了我心中那种古代淫亵之神，展示在长林丰草之间纵性放荡的心念。

没有一个女人的胸怀中会有比她更难于平熄的欲求。紧随着她被挑起的热情和嗥叫着的拥抱，伴随着的用牙齿啮、磨、抽搐撕咬而来的是如死一样深沉的半睡。但是又突然在我的怀里醒过来，全然准备又一个新的回台，满怀都是吻。

而且她的心灵单纯得就如二加二等于四，一阵嘹亮的笑声代替了她的思维。

因为直觉地感到她的冶丽而骄傲，她甚至嫌恶最薄的纱绸。在我的家中，她带着一种不自觉的放肆，淫猥。她绕圈，奔跑，跳跃。当她的情欲最后得到满足，喊叫和活动得声嘶力竭时，就陪着我在榻上入睡，睡得深沉而平静，困人的暑热使她棕色的皮肤上露出了凸起的点点小汗珠，她的手臂张开放在她头下，在她身上所有的隙缝里，散发出一种教男性舒心的麝香气味。

有的时候她在晚上来，我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哪里值勤去了，这时我们就躺在平台上，身上仅仅盖着东方的薄薄细纱。

遇到了热带地区的满轮皓月当空，照亮了城市和群山环抱的海湾时，我们还可以看见所有其它屋顶平台上好像躺着一支无声的幽灵部队。他们有时爬起来换换地方，而后又在宁静天空的微温下懒洋洋地躺下去。

不顾这些非洲夜晚月明如画，玛璐伽仍然坚持在月光下脱得赤条条的。对于有可能被别人看到这一点，她几乎根本没有不安的感觉，而且不顾我的害怕和乞求，她在晚上会发出一些使远处的狗也为之吠叫的振耳的嗥啸。

有一天晚上，当我在满天星斗的广漠苍穹下睡觉时，她过来跪在我的毯子上，翘起她丰满

的嘴唇凑到我的嘴上说：

“你该到我家里去睡觉。”

我不理解，说，“什么？到你家里去？”

“是的，等到我的丈夫出去了之后，你来睡到他的位置上。”

我禁不住自己想笑，说道：

“为什么想那样，既然你到了这里。”

她对着我的嘴说话时，经她胸怀深处发出来的热气喷到了我，湿润了我的胡须。她带怨意地说：“这是给我留个纪念”。

——还把纪念后面的卷舌尾音拖得老长，像激流冲到岩石上的喧声一样。

我一点也抓不住她的想法。她双手攀住我的脖子，说：“等你不在那儿的时候，我可以那样思念你。而当我搂着我丈夫的时候，可以设想成那是你。”

她发出的各式各样的卷舌音拉得很长很长，就像是在哆声嗔怪埋怨。

我受到了感动，也很高兴，用低低的声音说：

“你真发痴了。我还是喜欢呆在我的家里。”

我确实没有胃口到人家配偶的屋顶下去幽会，那向来是让人家抓傻瓜的陷阱。可是她求着我、央着我，甚至掉下泪来，还说：“你会看出我是多么爱你的。”爱你的这三个字音拉得长长地，就像冲锋号令时的小鼓一样。

她的要求对我显得如此奇怪，我完全无法理解。后来经过思考以后，我认为其中包括了对她丈夫的某种深刻仇恨，属于以欺骗讨厌的丈夫为乐的那种女人的秘密报仇方法之一，而且还想要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具之间去欺骗他。

我对她说：“你的丈夫对你很坏？”

她带着一种被触怒了的神气说：“啊，不，很好。”

“但是你不爱他，你？”

她用那双吃惊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

“不，相反的，我很爱他，很爱，很爱，但不及爱你，我的心肝儿……”

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我还在设法猜测的时候，她在我嘴上压上了一个她知道其威力的吻，而后她喃喃地说：

“你会来的，你说一声吧。”

我仍然拒绝。于是她立刻穿上衣服走了。

她整整8天没有出现。第九天她出现了。严肃地站在我房间的门槛上问道："你今天晚上会来我家里睡吧？要是你不去我就走了。"

8天，朋友，可够长了，尤其是在非洲，8天能足足顶上一个月。我喊道："好。"于是我张开了双臂，她扑了过来。

那晚上，在相邻的一条街上她等着我，领我去。

他们住在港口附近一座矮矮的小房子里。我先穿过一间主人做饭的厨房，进到一间石灰刷白了的房间，干干净净的，沿墙是亲戚们的照片。在灯下面挂着纸花。玛珞伽快活得像疯了似的，蹦蹦跳跳，反复说："你现在是在我们家里，就像在你家里。"

我也确实行动得就像在我家里。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承认，也有点不安。在这陌生的住处里，我犹豫，不想脱去某件衣服，一个男人要是没有这件衣服而被人撞见了，不但可笑还不对头，而且无法行动。可是她动手强制给我扒了，并且把它和我的其它衣服一起拖到了隔壁房间里。

我终于恢复了我的信心，并且尽我所能向她证实了我的能耐，以致经了两个钟头之久，我们丝毫也没有想到休息。这时忽

然有很重的敲门声弄得我们都发抖了。一个很响的男人声音喊道："玛珞伽，是我。"

她蹦了起来："我的丈夫！快，你躲到床下去。"我仓惶地找我的袜子，但是她喘着气推我："进去，进去。"

我趴下，肚皮贴地一声不响地滑进了床下面，而我原在上面躺得很舒服。

于是她走过厨房，我听见打开一个柜子，关上后她又回来；拿着一件我看不见的东西，很快地把它放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她的丈夫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她泰然大声地回答说："我找不到火柴。"后来忽然说："在这儿，我开门来啦。"于是她打开了门。

男人进来了。我只看见他的脚，一双大脚。如果与他的身材成比例，他应当是个巨人。

我听到亲吻，在光着的肉上拍了一巴掌，一声笑，而后他用马赛口音说："咱忘了钱包，为此只好回来。否则我想你会放心睡觉的。"他走到五屉柜那儿找了一阵子他要的东西，可是玛珞伽躺在床上好像累坏了。他又走到她那儿，很可能想去爱抚她，因为她用了一大串的卷舌音，给他说了一些生气的话。

他那双脚离我这么近，以至一种很傻的、不可理解的心情攫住了我，想很轻、很轻地碰它们一下，可是我抑制住了。

当他达不到他的计划时，有点恼火："你今天太淘气了。"可是这时他该走了。"再见，小宝贝。"又一声亲吻的响声，而后这双大脚转了过去。走远了一些的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底上的那些大钉子，走过了隔壁房间，临街的大门于是关上了。

我这算得救了。

我慢慢地从我的藏身之处退出来，一付可怜卑贱像。而这时一直裸着的玛珞伽绕着我跳起了快步舞，朗声拍手大笑，我无精打采地去坐到了一张椅子上。可是一件冰凉的东西躺在我下面，我一下子蹦起来，因为我穿的衣服并不比我那个同谋作案的多，这一碰吓住了我。我转过身看了看。

我刚才是坐到了一把小的劈柴斧头上，它锋利得和一把刀一样，它怎样会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我进门时没有见过。

玛珞伽看到我跳起来时笑得喘不过气来，一面嚷、一边咳嗽，双手捧住了肚皮。

我认为这种高兴未免过分，不太适宜。我们真是变得拿我们的生命作儿戏，我的脊梁到现在还发凉，而这种狂笑使人不痛快。我问她道：

“要是你丈夫看见了我。”

她回答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这斧子可是个硬家伙。只要他弯下腰就能见到我！”

她不再笑了，用她那双大眼睛定定地瞅着我时不住微笑，里面又萌发了新的肉欲。

“他不会低下去。”

我仍然坚持说：“举个例吧，假使只要他的帽子掉下来，他当然该拾起来，于是……那我可合适了，我，这套打扮。”

她将那对丰腴有力的胳膊搁到了我的肩上，并压低了声音，就像要对我说：“我热爱你。”

她说：“那样呀，他就永远起不来了。”

我全然没有懂，问道：“为什么？”

她淘气地对我做了一个眼色，向我刚坐下的椅子伸过手去，她伸出的手指，面颊上的纹路，半开的双唇，锋利、洁白而有力的牙齿，全都指给我那把刀口锐利发亮的劈柴小斧头。

她做出拿起它的姿势，而后用左臂把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将她的股骨紧贴着我的，用她的右臂做出了砍一个跪着的男人的动作……

瞧，朋友，这儿的人们是怎样理解配偶的义务——爱情和待客的！

## 那块柴

那座四壁涂着深颜色的客厅是很小的，微微散发着一些芬芳味儿。一堆很旺的火，在一个大的壁炉里燃着，一盏放在那炉台一只角上的煤油灯，向着两个说话的人物，射出一道被一只用古式花编成的灯罩所遮荫的微光。

女的就是这房子的主人，一位白发的老太太，然而却是一位有那种细纸般光滑并且久经膏沐，香气彻骨的皮肤而令人崇拜的老太太；一位在我们给她吻手时便闻到那种如同揭开一只粉盒子所遇的扑鼻微香的老太太。

男的，就是这主人的一个始终没有娶亲的老友，一位每星期必会相晤的朋友，一位在生命旅途中的伴侣。此外却绝没有什么。

他们停止谈论，已经有一会了，于是两个人都瞧着那壁炉里的火，在一种不必淡论也能彼此相悦的朋友的沉默交谊里出神。

忽然一块大柴，一块燃烧了的树根上的木节发爆了。它从炉口冲出，飞到厅中，坠在地毯上面，一面向四周射出了一些火星。

那老妇人轻轻喊了一声，如同预备逃走似地立了起来，这时他却蓦地一脚，立时把那块大炭重新踢回炉中，并且用鞋底蹂躏那些剩余的红屑。

这意外之事收拾妥当了，留下了一股浓的焦味在空中散发出来，那男客重新在他女友的对面坐下了，指着那块重新扔在炉里的柴，微笑地向她说：“瞧吧，这就是我永不娶妻的道理。”

她用一副好奇的女性眼光，惊诧地瞧着他，——这是那种已经不年青了的女性眼光，是经过思考的曲折复杂而时常近乎恶作剧式的好奇心；末了她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这简直是一件故事，一件略带愁惨而难堪的故事”：

“我许多旧友，常因为我和一位名叫舒良的，以小名相称的好友陡生隔阂而奇怪。实则他们不明白，我们那样不可分离的密友实际早成了陌生人。唉，请您听我说这段疏远了的我们的秘密吧。

“我和他，两个人从前本来是住在一处的。我们从来没有相离过；并且那种将我们连结起来的交情像坚固到了永不会折断的地步。

“有天晚上，他回来的时节，便向我宣布了他的婚姻。

“我心中竟受了一下大打击，如同他欺了我或卖了我似的。大凡一个朋友一到结婚，就算完了，完全完了。一个女子的带妒忌的爱情，那种多疑的、不宁的和肉体上的爱情，是绝对不会容忍两个男子中间肝胆相照的结合，这种坚固而诚实的结合的。

“您瞧见吗？太太，无论那联合彼此爱情的是什么，然而男子和女子的灵魂、智慧，素来不是一样的：他们完全处于对敌的位置：他们的阶层本来不同，所以总应该有一个控驭者，和一个受控驭者，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那一个，他们永远是不平等的。他们紧紧地互相握手，他们的那些手因热情而发抖；然而他们从来不是用宽宏大量而公正有劲的压力相握的，这种压力应属于披肝沥胆，诚挚刚毅有丈夫气概的感情，因此世上谨慎的聪明人，总不愿娶妻和为着慰藉老景起见，生育许多日后同自身相离的子女，而是想寻找一个真心诚笃的男朋友，在一种只可能在两个男子间发生的精神结合里共老。

“末了，我朋友舒良娶了妻子。他那个有卷着的黄头发和胖胖的小身材而仿佛很爱丈夫的妻子，是俏皮的，飘逸的。

“开初我不大到他家里去，恐怕有碍他们的温存，觉得在他二人之间，我当然是

多余的。然而他们却仿佛拉拢我，不断地叫我过去，并且和我很亲密。

“我渐渐地听凭这共同生活的甜滋味来引诱了；并且我时常在他们家里吃晚饭，末了我到了夜半才回家，常觉得我那空洞无物的房子异常寂寞，便打算学他的样，娶一个妻子。

“他们吗，仿佛十分亲热，镇日守着不离，谁知有天夜晚，舒良写信邀我去吃夜饭。我到了那里，他说：‘好朋友，饭后我应当出去办件事情，不能在 11 点以前回到家里，但是准定 11 点回来。我把陪伴妻子的事，算在你身上。’

他妻子也微笑地接着说：‘并且，这是我出的主意，叫他派人请您。’

“我向她握手致谢，并且说：‘你们太厚意了。’于是我在指头上感到一阵友好而长久的压力。但是我却没有转念头。大家便上了餐桌了；一到 8 点钟，舒良便和我们分手。

他一走，我和他妻子中间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拘束。虽然我们的友谊，一天增似一天，然而却一直还没有单独在一处坐过，这种对谈，把我们放在一种新的境界里了。起初我只谈些泛泛的事情，谈了那些无所取义的事情，使那些受了拘束的缄默现象略有点缀罢了。她竟毫不回答，呆呆地在壁炉那边对我坐着，垂头低

目，伸起一只脚对着那壁炉，如同在一个困难的沉思里失掉了头脑似的。等到我的无聊话说完了，我也缄默了。这真是怪事，临时要找点事情谈谈，有时候真是困难的。随后我感着了在我们四围空气里，有点新的气象，我感着了一点儿无形的东西，一件难于形容的莫名其妙的事，一个信号告诉您另外一个人对您有某种或好或歹的秘密意图。

“这种难受的缄默现象拖延了好一会儿。末了她才说：‘朋友，请您搁一块柴在火里吧，您不是明明瞧见它快要灭了吗。’于是我揭开那盛柴的桶，——它位置正和您这个是一样的，从中取了一块柴，那块顶大的柴，把它斜斜地架在那些已经烧去四分之三的柴块上面。

“于是缄默现象重又开始了。

“几分钟之后，那块柴燃得使我们的脸烘得滚烫。那青年妇人抬起那副我觉得异样的眼睛瞧着我说道：‘现在可是太暖了，我们到那边沙发上去坐吧。’于是我们便移到沙发上面去了。

“随后她忽然面对着我问我：‘倘若一个妇人向您说是她爱您，那末您便怎样办？’

“这个可叫我发窘了，便说：‘说实话，这情形不是预先可以知道的，并且也要看是什么妇人。’

“于是，她便笑起来了，一种神经质的发干的笑声，一种像打碎了细巧玻璃杯的假笑声，并且又说：‘男子们向来没有胆量，也不精明。’

“她歇了一下，又说：‘保禄先生，您有时也曾做过钟情的人吗？’

“我便照直说：‘是的，我也曾做过钟情的人。’

“她说：‘请您给我说说那个吧。’

“我给她说了一件随便的故事。她带着那不信任的和轻蔑的神情，表示细心地听着；末了，

她忽然说：‘不然，您在这里面，什么也不明白。我以为真正的爱情应该使心田扰乱，神魂颠倒，痴痴呆呆，应该是——我怎样说呢？——是危险的，有时并且是可怕的，近乎杀机的，近乎亵渎神圣的，应该是类似叛逆的：我说，它有打断宗教上的障碍，打断法律和打断友谊的种种可能，倘若它是平静的，不费事的，没有风险的，合乎法律的，还算得是爱情吗？

“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回答；只拿哲学家的惊叹口气，向着自己说：‘唉，这真是道地的女性的头脑了！’

“她说话时，故意装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气，靠住那些枕头的她，竟伸长她的身体躺下来了，那脑袋倚在我的肩头，那略略掀起的裙袍，使我看见一只时被火光照亮的红色丝袜。

“歇了一会儿，她说：‘我使您害怕。’我争辩了几句。她竟完全靠在我的胸前了，并且眼睛瞧着旁处向我说：‘倘若我向您说我爱您，那末您怎样办？’并且不待我找着答复的话，她的胳膊早已箍住了我的项颈，接着就是猛可里一下，拿我的脑袋向前一拉，于是她的双唇，就和我的粘住了。

“唉！朋友，我向您说我那时候真不舒服！怎么！我出卖舒良吗？我要变成这个欲火奔腾的小疯婆子的情人吗？她的丈夫，在她已经是不够用了！不住地携二，永远地欺骗，只是为了禁果的诱惑，只是为了这被人蔑视的危险的诱惑性，只是为了卖友的诱惑而玩弄爱情！不行，这个和我简直说不拢。但是怎样办呢？去学约瑟吗！这太不懂好歹了，并且也很费事，因为这少妇由于二心的作用，已经疯了，这个妓女已经烈焰爆发了，已经血脉奋张了，唉！愿那位没有尝到过预备舍身的妇女的热吻的人，向我投来第一块石头……

“……末了，倘若这再迟一两分钟……您明白吗？只要再迟一两分钟，于是……我就是……不对，她就是……恕我，是舒良，他就成了那个了，……幸而那时候有一个异样的响声，使我们跳了起来。

“那块柴，太太，蹦到了客厅中间，撞倒了火钳这类的东西，像一只火球似的飞滚着，把地毯烧焦了一块，才滚到一张几乎被它烧着了的椅子下面。

“我发疯似地跑过去，而当我拿这块救我一命的柴，重新丢人壁炉的时候，客厅的门忽然开了！舒良扬扬得意地回来了。他高声说：‘我已经自由了，我要办的那件事比预定的时间早完两个钟头！’

“是的，朋友，倘若没有那块柴，我一定在现行犯的地位被人抓住了。从这一点，其结果您可想而知了！

“我从此便抑制自己永不，永不再坠入这样一种境地。后来，我发现舒良待我冷淡了。自然是他的妻子掘断了我们的交情；于是我渐渐不到他家里去了，末了大家便不往来了。

“我从来没有娶过亲。这事应当不致使您再惊怪了。”

# 圣骨

寄：苏瓦松·爱纳玛–路易神父

亲爱的神父：

我和你表妹的婚姻以一种最愚蠢的方式被破坏了。起因是由于我几乎完全无心地对我未婚妻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

我的老同学，我求你来拯救我于当前所陷的烦恼，因为你能帮我摆脱困境。我将为此对你铭感终生。

你了解吉培尔特，或者更确切地说，你以为你了解她；可是真有人了解女人吗？所有她们的论点，她们的信念，她们的想法都是令人吃惊的。所有一切都是转弯抹角，反反复复的，出人意料而不可捉摸的推理，并且是违背逻辑的，好像是不可改变的偏执，却又会仅仅因为有只小鸟飞来，停到了窗边而让步。

你的表妹是南锡地方穿白色或黑色衣服的嬷嬷带大的。我无需告诉你她虔敬到了极点。

对此，你比我更清楚。很可能的是你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她对一切都同对信仰那样狂热。她的脑子飘浮得像一片风中之叶。

而她是个女人，更是个女孩子，而决不是什么别的，会一下子就心软或者生气，既会为爱而冲动也会为恨而冲动，消失得也一样迅速，至于漂亮……这你知道，动人得无以形容……你对此也许会永远想不到。

因此我们订婚了，我曾热爱她，而且至今仍然热爱她。她也曾何等地爱我！

有天晚上，我接到一封电报，要我去科隆会诊可能还要接着做一个大而困难的手术。因为我第二天就得走，我跑去向吉培尔特告辞，还告诉她为什么我在星期三不能来岳父家吃饭，而只能等到星期五回来的那天才去。唉！多防着点星期五，我认真告诉你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当我说到要出行的时候，我看到她眼睛里的眼泪，但当我说明了我很快回来，她立刻拍着手嚷着说："真运气！您给我带样东西回来，极小的，一件简单的纪念品，但是是一件专为我选定的纪念品。应该使我在打开它之后最最满意，您听明白了吗？我将看看您有没有想像力。"

想了几秒钟，她又接上说："我禁止您为它花过 20 法郎，我要这点心意，为这创见而感动，先生，而不是为它的价钱。"后来，又沉默了一会儿，她用不太大的声音，低下了眼睛说："要是这没有花您的钱，而又是十分机伶，十分精微的，我……我会亲亲您。"

我第二天到了科隆，这是涉及到一件使一家子都陷于绝望边缘的意外，急需截肢。人家让我住下，几乎将我软禁了，我只看见一些将我弄糊涂了的哭哭啼啼的人。我为一个临危的人施了手术，他有可能在我手中去世，我因此在他床边守了两夜，而后当我看到了一线生机时，我就去了车站。

这时我搞糟了。本来我有一个小时可以安排，可是我走在路上时仍旧想着病人，这时有一个人走近了我。

我不懂德语，他不懂法语，最后我懂了，他是在向我推销圣骨。这时想起了吉培尔特心上的纪念物。我跟着这个人到一个卖圣品的商店，我选了"一小块一万一千个圣女①的圣骨。——这是他用德国式的法语给我介绍的。

①根据一篇传说，在科隆有一万一千贞女为乌苏尔拒嫁汗王而以身殉教。

那块假圣骨装在一个迷人的银盒子里，我看中的是这个盒子。

我将这玩意放到口袋里就上了车。

回到了我的家里，我要再看看我买的东西。我拿它出来……那盒子打开了，圣骨不见了！我好好地搜遍了口袋，把它翻了过来，那块半只别针大小的小骨头不见了。

我，你知道，亲爱的神父，只有一般的信仰。你有宽宏大量和友情，以容忍我对宗教的冷漠，任我自由，照你的说法期待于将来；但我对于旧货商在虔敬对待圣骨这一点上是完全缺少信任的，而且你在这一点上也和我一样有同感。因此对丢失了这块羊骨头我一点也不烦心，我不费力地就找到了一块相似的骨头，把它小心地粘在我的首饰盒里。

于是我去了未婚妻的家里。

她一看见我进去就一下子冲到我面前，微笑而着急地问道："您给我带什么来了？"

我装成忘记了，她不相信。我求着，央着。而当我感到她好奇地发狂时，我送给她这块神圣的小饰物。她喜欢得呆住了。"一块圣骨！啊！一块圣骨！"她热情地吻那个盒子。我为自己的欺骗感到愧怍。

可是一阵不放心掠过了她，并且立刻变成了一阵骇人的惶惑，两眼深沉地盯住了我：

"你真有把握它们是可靠的吗?"

"绝对肯定。"

"怎么呢？"

我给逮住了。承认我是从一个溜马路的商人哪儿买来的那就完了。一个傻念头掠过心头，我低声用一种神秘的调子回答说：

"我为您偷来的。"

她用惊喜欲狂的大眼注视着我："啊！您偷来的，那儿呀？"

——"教堂里，就是那一万一千贞女的圣龛。"她心儿蹦蹦跳，幸福得快要发晕；她低声说："啊！您为了我，为了我这么干了。说说吧……详细给我说说。"

这算完了，我已无后退余地。我编造了一个荒唐的故事和惊人的详细的细节。说我给了看房子的人一个法郎好单独参拜，那神龛正在修缮，而我去时正碰上工人和工头吃饭的时候。我撬起了一块壁板，居然在一大堆骨头里（我说一大堆是设想以为一万一千个贞女的骨骸碎片该多大一堆）从中抓了一小块（唉！真小），而后好好地重新安好了壁板，再找到一个金银匠家里，买了一个配得上圣骨的摆饰品。

我对于告诉了她这摆饰品花了我五百法郎这事没有什么可抱憾的。

她几乎完完全全没有考虑这一点，她发着抖带着狂喜听我讲。她一边低低地说："我多爱您！"于是任凭自己投入了我的怀抱。

请您注意这一点：我向她承认我犯了偷窃圣物的罪行。我偷窃，侵犯了一座教堂，一座神龛，盗窃了圣物。而她为此热爱我，认为我多情、尽美、尽善。这就是女人，亲爱的神父，所有的女人。

有两个月，我该是最被未婚夫们所羡慕的。她在她的房间里安排了一个出色的小教堂之类的布置，安放这块使我为爱情而亵渎了神圣的小骨骸，她对此何曾怀疑，并且朝朝暮暮在它前面兴奋颂扬。

我说因为怕逮捕我，判处我，引渡到法国去，求她保密。她遵守了对我的诺言。

然而到了初夏的时候，她忽然起了一个疯狂的想头，要去看看我立下了业绩的地方。她这样恳切而又技巧的央求她的父亲（没有告诉他秘密原因），他终于领着她去了科隆，而且还按照他女儿的愿望，对我隐瞒了这次出行。

我用不着告诉你我并没有去过教堂里面。我不知道这一万一千贞女的墓在那里（是不是有墓？）看来这墓是无法走近的，唉！

8 天以后，我接到了十行字，她退还了我的婚约，还有她父亲迟到的一封解释信，这是封迟到了的密件。

从那个神龛，她一下清楚了我的欺骗，我的谎话，也同时知道了我并没有犯罪。她曾问过圣骨的看守人是否从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人们对这好笑，并且证明了想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但一经弄清了我并没有侵犯圣地，并且将我这不信教的手伸进神圣的遗体中去时，对于我这位金发可爱的未婚妻来说，我就成了配不上的了。

人家不许我再进那家子的门。我苦苦请求，求饶，可一点也无法再打动那个美丽虔敬的姑娘。

我痛苦得病了。

于是在下一个星期，她的表姐妹，也是你的表姐妹德阿米叶太太在刚拜访过她之后来邀请我去。

下面就是宽恕我的条件：我得去找到一块圣骨，一块真的、有证明的，由我们的圣父罗马教皇出证的，任何一个殉教贞女的圣骨。

我烦恼得快要疯了。

假使需要的话我会去罗马。但是我不能唐突地去找教皇，告诉他我碰到的蠢事。而且我还怀疑他会不会出据证明真圣骨。

你能不能介绍我见见那位拥有某位圣者遗骨的贵人，或者简单些，某位法国主教？你自己在你的收藏中有没有所要的珍物？

救救我，亲爱的神父，我答应你我提前十年皈依正教！

那位认真办这件事的德·阿米叶太太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吉培尔特想终身不嫁。”

我的好同学，你能让你的表妹成为一个愚蠢的胡闹的牺牲者而死吗？我求求你，不要让她成为第一万一千另一个。

请原谅我，我不配，但我全心地拥抱你，爱着你。

你的老友

亨利·蓬达

# 床

去年夏天某一个很热的下午，那座广大的市立拍卖场竟像睡熟了似的，那些主持拍价的人员，用一阵奄奄待毙的声音吆喝着物价。场里二楼靠底的一个厅里，有一套古锦的法器法衣之类的东西堆在墙角。

那都是一些庄严的长袍和一些富丽的旃旛之类的东西，上面绣着一些围绕种种简写字母的花条，底子略带黄色，大概是由固有的乳白色变成的。

有几个做古物转手卖买的人候着，两三个胡须满面的汉子和一个大肚子的妇人——这种妇人就是那些所谓做装饰品转手卖买的女商人，实则她们兼以给有情人传递种种难于交通的消息为业，所以她们对于老少人肉之有买卖，正和对于新旧装饰品之有买卖一样。

陡然，有人把一幅路易十五世款式的小旛子来喊价了，那东西真可爱得像是一件侯爵夫人的裙袍，中央用蓝的蝴蝶花绣成一个十字架，架的四周都是绣的铃兰，四角都是蔷薇，一切都是鲜明的。

我买到了这东西之后，便发现这东西是略带香气的，如同有旃檀余味钻在里面，或者竟不如说是有那类异常轻而和的古代香味留在里面——这类香味，仿佛像芬芳的纪念品，飞散了的香气的精华。

我把它带了回去，预备用它去罩盖一把同列于那风雅时代的围椅；后来，拿着它去量宽窄短长，便觉得有些纸片儿在我的指头下面磨擦。等得把它的里子拆开之后，有几封信掉在我的脚跟前。那些信笺已经发黄了；并且那些模糊了的字迹仿佛是一些铁锈的斑点。一笔娟秀的字，在那依着旧日款式折叠好的信笺的一面，写着："寄呈银光神父。"

最初的三封信，都是简单地预约相见之期的。那第四封呢，我录在这里：

"朋友，我病了，很难熬受，于是便不能起床。不断的雨点儿扑着我的窗子，然而我却在羽绒被的微热境界里温暖地躺着，柔弱地做出神的人。我手边有一本书，一本为我所爱并且像是为我而写的书。我可以把这本书告诉您听吗？不能。因为您会来责备我。但是当我从头读完了的时候，我却想告诉并且要告诉您几句话。

"有人在我的头后面放了一些可以托着我坐起的枕头，于是我伏在您送给我的那张小几上面给您写信。

"我在床上睡了三天，始终想着我的床，并且就是在梦里我也沉思到那里。

“床，我的朋友，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世人的诞生，恋爱和死亡，都在那里。

“倘若我有克雷皮庸①先生那样一枝笔，我可以给一张床写本历史。种种动人的和可怕的奇遇，以及有趣的奇遇和其他迷人的奇遇，都可以无所不备！那种教训和对于大众的精神指导，不能从那里面提出来呢？

①法国十七八世纪间的大诗人。

“您是深知我这张床的，朋友。您永不会想像我这三天在床上发现的事，于是我真更爱它了。我仿佛觉得它曾经被一大堆人睡过；用过，尽管他们在这卧具上留下一些属于自身的事，我以前绝没有怀疑到他们。

“唉！我真不懂那些买新床，买没有纪念的床的用意。我这张，我们这张，这样陈旧，这样使用过多时和这样宽大，早应当蕴藏多少人生，多少由出世到入墓之间的事。请您想像这一层吧，朋友；请您细看种种整个的人生，在那画着人物而张在我们头上看过多少事故的帐顶之下的那四根床柱。三百年来，那帐顶看见过甚么呢？

“有一个青年妇人在床上躺着。她偶尔迸出一声叹息，随后她便呻吟；并且那些老年父母围着她，未了一个像猫一般叫着而满身带着皱纹的小生命，四肢痉挛地从她身上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人的有生之初。她呢，那个青年的母亲，自己痛苦地感着快乐；她因为那第一声叫唤喜得不能说话了，末了伸起两只胳膊呜咽着，四周的人都带着至乐而流泪了；因为这一小块从她身上分出来的活东西，就是家庭的继续，那些精神抖擞地看着的老年人的精神和血统的延长。

“后来在这里，有两个有情人初次在这个生命的帷幕里肌肤相切。他们都浑身发抖了，但是因欢娱而狂乱，觉得彼此都隽美地互相偎傍；末了，嘴唇儿便渐渐互相接近了。这阵有仙意的齿唇使他们神志颠倒，送他们到人间的天国，歌唱人生的至乐，使他们的腹心肝胆彼此洞现无遗。末了，他们的床竟像被海波涌着似的，起伏伊哑，仿佛床的本身也活动也快乐，因为爱情的感人神秘是在它身上完成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使两人合而为一，并且同时把相同的思虑，相同的希冀和那像是一阵真火一般坠在他们身上的相同的狂乐给予每方面的种种拥抱，更为甜美一些满意一些吗？

“您现在记得那一年读给我听的那几句诗吗？那是什么古诗，我却不知道是谁的，也许是那诗味温柔的龙沙尔①的吧：

①龙沙尔(De Ronsard)为 17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

倘若在床头双双厮抱，

就何妨学那有情人，

去尽兴儿真个消魂，

在被底来百般颠倒！

“这几句诗，我想把它绣在我的床顶上，在那里，本有毕辣姆和荻丝蓓②无尽期地用他们那些绣出来的眼睛瞧着我。

②古代巴比伦的一对情侣。

“并且请您想像‘死亡’那件事吧，朋友，想像那些向上帝吐出自己在床上那声最后的叹息者吧。因为床也是种种终结了的希望的坟地，也是那先为人类而开终乃关闭一切的门。在我现在给您写信的这张床上，自从它预备以自身庇荫人类的这个三百年以来，不知有过多少的呼号，不知有过多少的忧闷，痛苦，可怕的失望以及垂危的呻吟，对于过去的事故的攀谈，对于无尽期的幸福的希冀；又不知有过多少的抽搐，干喘，口歪眼斜那类种种难堪的败相。

“说到床，请您朝那上面想像吧，那就是人生的象征；这件事我看清楚已经有三天之久。床以外再没有更好的东西了。

“譬如瞌睡，难道不是我们那些最好的时间里的一种吗？但是我们感受困苦也是在那里面！它是有疾者的逋逃薮，一个对于衰弱的肉体可称痛苦的世界。

“床，是人用的。我们救世主耶稣，因为要证明他之绝非凡人，所以竟像是从没有用床的需要。他生在草荐上，死在十字架上，把那柔软可供休息的卧具，留给我们这类的被创造者。

“我还想到了多多少少的事！但是我没有时间请您注意那些，并且我能够通通记得吗？此外又因为我已经很疲倦了，就要抽掉我的那些小枕头，好好地躺直身体睡一会儿。

“请您明天三点钟来看我；也许我会好一些，并且能够把那东西指给您看。

“再见，朋友，我伸手给您吻，并且我也伸着嘴唇儿等您。”

# 是我疯了吗

是我疯了吗？还是只不过是妒嫉？我一点也弄不清，但是我痛苦万状。我干了一件傻事，傻得可怕，这是真的。可是难道那种令人心灼如焚的妒嫉，或者那种狂热而被辜负了的该死的爱情，还有我所遭受的那种糟透了的痛苦，这些都不足以使我们这种内心和理智都未存心犯罪的人犯罪，或者干出傻事来？

唉！我受过罪，受过罪，受过没完没了的严酷可怕的罪。我曾狂热冲动地爱过这个女人……然而这是真的吗？我爱过她吗？

不、不、不。她占有了我的灵魂和躯壳，她侵占了我，拴住了我。我曾是，现在也是她的财产，她的玩具。我隶属于她的微笑，她的嘴，她的顾盼，她身材的曲线，她面庞的轮廓，我在她容貌统治下喘息。可是“她”，这个具有这一切的女人，这个躯体的生命，我恨她，我厌恶她，我憎恨她，我一直恨她，厌恶她，憎恨她，因为她不忠，原始兽性，淫邪不浩。她是那种堕落的女性，性欲旺炽和虚伪的动物，没有一点灵魂，在它之中，思想从来不像自由焕发的空气。她是人形的畜生，连那也不是，她只是人体中腰的一段卓绝的丑行所居的圆圆的软肉。

我们关系间的前一阶段是奇妙的。在她永远张开的怀抱里，我以永不能满足的欲念疯狂地汲干了自己。她的双眼仿佛能使我干渴，使我张大了嘴。它们在午间是灰色的，日落时染上了绿色，而日出时则点染了天蓝。不是我疯了，我保证有这三种颜色。

在做爱的时候，它们是蓝的，像受了伤一样，瞳孔大而带有神经质。她的嘴唇像发抖般的颤动。有时吐出了她红而湿润的舌尖，像蛇一样的抖动，她沉重的眼睑慢慢地张开了，露出了

炽热销魂的眼神，真叫我为之发狂。

当我搂着她在怀中的时候，我看着她的眼睛而战栗，既为杀死这条野兽的企图所挑动，也为永远占有她的欲求所挑动。

当她走过我的房间时，她每步发出的响声都在我心中引起震荡；当她开始脱衣，让裙袍掉在地上，喜气洋洋，一无羞耻之感地从摊在她周围的衣衫中跨出来时，沿着我整个儿的四肢，我整个儿胳膊，整个儿下肢，整个儿喘着气的胸腹部都感到极端的晕眩和软弱。

一天，我看到她已经对我乏味了。这是醒来时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的。每天早晨，我俯身对着她，等候第一个秋波。我充满了愤怒、仇恨、怒气等着她，这酣睡的女原人，而我是她的奴隶。但是当她那浅蓝色青碧如水的眸子一露出来，虽仍然是懒洋洋的，困乏的，还是因最后的爱抚而病恹恹的，却仍然像一蓬烈火烧炙了我，激发了我的炽情。而这天当她张开了眼皮时，我看到的是木然黯淡，无所欲求的眼神。

唉！我看见了，我懂得了，我感到了，我立刻全明白了，这算完了，完了，永远地完了。而我每小时、每秒钟都得到了证明。

当我用胳膊和嘴唇去召唤她时，她腻烦地转过身去，说："放开我。"或者说："你叫人受不了！"或者说："就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这时，我妒嫉了，但像条狗那样妒嫉，狡猾多疑，而且伪装起来。我知道她很快就会重新开始，会有另一个人来重点起她的欲火。

我是妒嫉得发狂，但我没有疯，不，肯定的，没有。

我等待，窥探，她骗不了我，但她仍然冷冷地睡着了。她有时说："那些男人叫我败胃。"而且真是这样。

于是我妒恨她自己，妒恨她的无所谓，妒恨她的夜晚独处，妒恨她的姿态，妒恨她那我以为经常是丑恶的念头，对我猜到的一切都妒恨。有几次她起床时的眼神显出了以往我们热情之夜后那种娇慵无力的神气，好像有某种尘世的欲念萦绕着她的灵魂，挑动着她的肉欲，于是我忿怒得透不过气来，愤愤然气得发抖，渴望将她掐死，将她摔倒在我的脚下，扼住她的喉咙，要她供认她心里所有可耻的秘密。

是我疯了吗？不！

有一天晚上，我觉得她在高兴。我觉得有新的热情在她身上躁动。我对这很有把握，无可怀疑的把握。她好像在我们拥抱以后那样悸动，她热情洋溢，双手发热，她整个儿人都在振动，散发出那样一种爱情的气息，那种曾使我如颠如狂的爱情气息。

我装成什么也不明白，可是像一张网一样我注意着她。

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等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她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热情里，心花怒放，她宁静地在一种不可捉摸的爱抚幸福中生活。

然而突然地我猜着了！我不是疯子，我发誓，我不是疯子！

该怎么说呢？怎么使我理解呢？如何表达这可憎的不可理解的事呢？

瞧，我是这样得到启示的。

有天晚上，这我对您说过，有天晚上她骑马作了长途散步之后回来。她双颊通红，胸膛起伏，双腿像断了，两只眼遭了挫伤，一屁股坐到了我对面的矮椅子上。我见过她这样！她在恋爱！我决不会错！

这时，我头晕脑胀。为了不看她，我转过头去对着窗户，这时我看到一个仆人拉着马缰绳，将她那竖立起来的大马拉进马厩。

她也目光跟着那匹热情兴奋地蹦起来的马，等到那匹马一看不见了，她就立刻睡着了。

我考虑了一晚上，而对我说来好像一下看穿了以前从未怀疑过的神秘。谁能测度女人在色情上的败坏程度呢？谁又能理解她们那种难于置信的轻浮和那些对各式稀奇古怪的幻想奇怪的满足方式呢？

每天早晨朝曦方露，她就出去骋驰在平原和森林之中，每天回来都疲惫不堪，就像经过了一场爱情的狂乱之后一样。

我这就明白了！我现在妒嫉那精力旺盛的奔驰的马，妒嫉当她狂奔时拂过她的面庞的风，妒嫉在她经过时吻过她的双耳的树叶，妒嫉穿过树叶丛而落到她前额的点点阳光，妒嫉负载着她，而她用双腿夹紧了的马鞍。

就是所有这一切使她感到幸福，使她激奋，使她满足，使她精疲力竭，使她此后对我冷淡，并且几乎使她迷失。

我决心报复。我对她很温柔，并且充分小心。当她在狂奔之后要跳下马时，我伸出双手。怒马向我尥蹶子，她却拍拍马弓起来的脖子，亲亲它煽动的鼻翼而且以后也不擦自己的嘴唇，于是她身上散发出如同在床前温存之后的那种汗味，这味道和那个畜生的黄褐色的酸涩气味，在我鼻子下混为一体。

我等待着我的时日，她每天早晨经过同一条小径，走进一个直伸进森林里去的小白桦林。

我在黎明之前出去，手里拿了一根绳，而我的手枪则藏在胸前，好像我是去参加一场决斗。

我走到她喜欢的那条路上，在两棵树之间我系上了一根绳，而后我躲进了草丛里。

我将耳朵贴在地上，我听到她在远远的地方大跑，而后我看到她在那边，在那些树叶下，好像从一个穹顶的另一端，正在全速驰来。唉！我没有弄错，就是这样！她好像满怀欢愉，两颊充血，眼睛像发狂似的，而奔驰的急促动作使她的神经为一种独享的疯狂欢乐所激奋。

那畜生的前腿碰到了我设的埋伏上，滚倒在地骨折了。她呢，我张开双臂接住了。我壮得可以抱起一条牛。当我把她放到了地上以后，我靠近那个正在看着我们的“他”。于是乘“他”还打算咬我的时候，我对着“他”的眼耳开了一枪……我杀了“他”……

好像一个男人那样……。

可是我自己也甩倒了，我的脸被马鞭子抽了两鞭，而当她再要扑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对着她的肚子射出了我的另一颗子弹。

请告诉我，我是疯子吗？

# 警醒

她结婚已经有 3 年了，从没有离开过蜡谷，在那地方，她丈夫有两座纺织厂。她安闲地过活，没有孩子，在她那所藏在树下面而被工人们呼之为府第的房子里享受幸福。

华塞先生比她年纪大得多，性情很好。她也爱他；并且从来没有过一点应受责备的念头在她的心头上闪过。她母亲每年必到蜡谷来歇夏，随后一到树叶渐渐落下的时节，她便回巴黎过冬。

每到秋末，若妮总有点咳嗽。在这个时令以后，这条有溪河蜿蜒穿过的山谷，竟有四五个月笼罩在雾里。始则一阵轻雾，在山谷里的那些长着草的低地上浮着，使得谷底各处像一座浮出一些屋顶的大潮。随后这阵白颜色的云样的东西，便像潮水一般笼住了一切，使得这座山谷，变成了一个幻境，其中来往的人像影子一般动着，十步内外便彼此不能互相辨认了。那些被雾气笼住的树木，都在这种湿度下长上了竖立着的苔藓。

但是那些在附近山坡上过往而又瞧着这白窟窿般的山谷的人，总看见华塞先生的工厂的那两座巨灵般的烟囱，突出在这种和山岭一般高的积雾之上，向天空镇日镇夜地吐出两条蛇样的黑烟。

仅仅这种景象，已经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在这个如同充满了棉絮的洞穴里过日子。

那一年十月初，华塞家里的医生劝这位青年太太到巴黎回娘家过冬，因为谷里的空气对于她的肺部已经构成了威胁。她终于动身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始终思念那所离开了的房屋，她种种习惯都在那里取得根基，而其间的种种使用惯了的家具和那种宁静的气象，也都使她留恋。随后她对于她的新生活终于习惯了，并且对宴会和跳舞感兴趣。

一迳到这个阶段以前，她还始终保存着自己的种种少女姿态，那就是有着一点儿迟疑不决和娇憨的意味，一种缓慢的步伐，和一种懒洋洋的微笑。现在，她变成了活泼愉快的，镇日预备寻乐。许多男子向她献殷勤。她因为他们的议论纷纭而很感乐趣，对于他们的热情予以玩弄，对于自己的抵抗力十分自信；她大概有点厌恶爱情，因为在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懂得这顽意儿了。

想到拿自己的身体，付与这些胡须满面的生命，去获得种种不雅驯的温存，使她苦笑，使她厌恶而至于毛发耸立。她纳罕地询问自己：何以世上的女人，在她们对于合法的丈夫已经在这某方面受了束缚的时候，却还能同意和这类陌生人降格相从，倘若她和华塞先生早先就像两个朋友似的过活，她自己就可以格外温柔地去爱他，而以那些表现灵魂间温存贞洁的吻为满足。

但是她很乐于听那些颂扬的话，那些在由眼光显示出来而她绝不赞同的要求，那些直接的挑逗，那些在盛餐之后重回客厅时才入耳的表白，那些低声缓诉非猜测不能明白的言词——这

些言词，忽略了她的冷而静的心弦和肉体，却引逗出她那种无意志的娇媚，在她心里烧燃起一种快意的火焰，使她笑，使她看，使她那个颠倒众生的女性性灵微受激动。

她欢喜那些傍晚时候在昏暗的客厅中伴着炉火的密语，这时候，男人已经成了急躁的，口吃的，发抖的和下跪了的。对她，这是一种隽永新奇的妙境：她觉得自己的热情并没有奔放，她用摇头的姿势又用语言表示拒绝，她缩回自己的手，她立起来，她泰然按铃叫人掌灯，她看见那个在她脚边发抖的他，在听见仆人的脚步声之后羞愤交集地站起来。

她有种种冷却那些热烈言词的干笑，种种如同一瓢冰水般泼在那些热烈剖白上的强硬字眼，种种使那些为她神魂颠倒者语塞的清脆音调。

有两个青年，格外不惮辛劳地追求她。然而这两个相互之间，毫无相同之处。

一个是白洛芮尔先生，这是个上流交际场中的年轻人，殷勤豪放，富有财产，并且知道待时而动。

另一个是亚方塞尔先生，他走近她跟前便会发抖，仅仅只敢于猜测她的温柔，但是形影相随地跟着她，用奋勉的追随和失神的注视，去表示自己的失望式的要求。

她叫第一个做‘匍匐上尉’，第二个做‘忠实的羊’；并且把第二个当做跟班奴才，当仆人来使唤。

遇着有人说是她会爱他，他就大笑。

然而她却用一个异样的方式爱他。因为她不断地和他见面。

她竟学会了他的声音笑貌，这正同一个人学会了那个与之经常地接触者的习惯是一样的事。

在她的梦寐里，她常常看见他，还看见他的温柔细腻以及谦逊地怀着热爱的情景，这正同现实生活里的他一般无二；末了她醒来了，心中却因为这类想像的回忆而无所适从，以为依然听见他在说话，并且觉得他还在她身边。有一天晚上，大概她有点发烧，竟梦见自己单独和他在一座小树林里；一同坐在草地上。

他向她说了许多美妙的事，一面抓紧着她的手吻着。她感着他的肌肤的温暖和他呼吸的活动；她本人自己不期而然地抚弄着他的头发。

在梦境里，竟和现实生活里大两样。她觉得自己给予他满腔的柔情，一种宁静而深邃的柔情，摸着他的额头和拿他留在自己身边，真是幸福。

慢慢地，他用两只胳膊箍住她，吻她的颊，吻她的眼，但是她绝不动作一下去躲避他。并且两个人的嘴唇，立刻互相会合。

她失掉了勇气了。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这些令人销魂的事——这就是一刹间的一种清越而类仙境的幸福，既合乎理想，而所有肉体上的美感，又令人陶醉，永不遗忘。

她心头突突并且如痴如醉地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因为觉得自己是那样被他谄媚了、占有

了。

末了，到了她再会见这个茫然由于自己所造成的骚动的他的时候，她不免脸红起来；而在他羞怯地向她宣布爱情的过程中，她竟不能自持地念念不忘那个回忆，不忘梦里那种美妙的拥抱。

她爱他了，她因为一种细腻而纵欲的异样柔情——从这个想像的回忆而生的柔情——爱他了，虽然她对于完成这种在她心头苏醒的需要感到恐惧。

结果——于是她向他说了一切，连对于他的吻所生的害怕也都说到了。她叫他发誓去证实对她的尊重。

他的确尊重她。他们俩一同度过长久的美满的时光，然而在这样的时光里却只有灵魂上的坚固结合。末了，他们终于都胸无主宰，意志颓丧，而面红耳热地分手了。

有时候，他们的嘴唇也凑在一块儿；并且闭着眼睛，玩味这种长久而依然贞洁的温存境界。

她领悟到自己不能再坚持抵抗了；可是她不愿意败退，于是写信给她丈夫，说是想回家和他团聚，并且重享自己的安宁而寂静的生涯。

他回她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劝她不必在隆冬回家，来冒犯这急促的气候变更和山里那种冰透了的雾。

她灰心了，她生气了，承认这个对她信任的男人，懂不得并且猜不着她心头上所争取的。

二月的天气是晴朗而温和的，现在，她虽然避免独自和‘忠实的小羊’长久地蹲在一处，但是有时却允许他在傍晚时候，和她坐着车子到公园里的湖边兜圈子。

傍人可以说是在那种黄昏里，由于微风的吹拂是那样和暖，树木的脂肪香味都苏醒了。小马车缓缓而行，天色已经黑了。他们手握着手，彼此靠紧坐着。她心里默念：“这回可完结了，这回可完结了，我失败了。’原来她已经觉得自己心上起了一种她强烈需要在某一次梦境里那样充分地感觉过的，那种隽美无伦的紧紧拥抱。他们的嘴唇时时互相寻觅，彼此互相并合，并且为着立时再来互相寻觅而又离开。

他竟不敢陪她回家进门去，只在门口便和她分手——她已经是如痴如醉四肢无力了。

白洛芮尔先生在那个没有点灯的小客厅里等候她。

和她握手的时候，他觉得她发烧的手掌叫他感到异样。现在，他用温存而献殷勤的低声开始谈话，来抚慰这个因种种的含情词句而衰弱的心灵。

她在一种幻妄境界里听着他说话，绝不答复，心中想的却是另外那一个，以为耳朵里听的是另外那一个，并且以为自己靠紧着另外那一个坐着。她现在只看见另外那一个了，几乎不记得世上除了另外那一个还有一个男人存在；并且她在听见了“我爱您”这三个字的时候，以为说话的是他——另外那一个，以为吻着她的指头的是他，以为以前在马车箍着她的身躯的人就是这个说话的，以为现在在她的唇上接着那些胜利的吻的，几乎她所拥抱的，她之用心头上的全部忠诚和身体上的全部热情所低唤的，一概是以前那个人。

等她从这样的想像里醒来的时候，迸出一声骇人的叫喊。

跪在她跟前的匍匐上尉，正吻着她那头乱发，狂热地给她表示谢意。她高声喊着："请您走开，请您走开，请您走开！"

然而因为他并不了解内情，便极力再来箍住她的身躯，她扭转身驱，一面口吃地说："我恨您，您对于我是一个贼，您走开罢。"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取了自己的帽子，便走掉了。

第二天，她便回蜡谷去了。她丈夫觉得诧异，责备她这个执拗的举动。她却说："我再不能离开你过活呀。"

他觉得她脾气变了，比往日多愁善感；及至他问她："你究竟怎样了？你像是不舒服。你要甚么呢？"她便说是："甚么也没有。世上只有做梦是有意思的。"

那一年的夏天，忠实的小羊到蜡谷来看她。

她毫不惊惶也毫不后悔地款待他，陡然之间领悟到自己之爱他，不过就是在白洛芮尔先生那次卤莽地把她惊醒来的那一个幻景里。

但是这个始终崇拜她的青年，在回家的时候想道："女人真是很奇特很复杂又很不可解的生命。"

# 诡计

那位老医生和那个年轻的女病人在壁炉边上聊天。她只是得了那些漂亮女人常有的妇科病：有点儿贫血，神经质，疑心有点儿过分，属于那种因爱情而结婚的新婚夫妇蜜月之后有时表现出来的疲劳。

她躺在她的长榻椅上闲谈："不，医生，我决不原谅一个女人欺骗她的丈夫。我即使承认她可以不爱他；不信守诺言，她的誓言，但是怎么敢于去委身于另一个男人？怎么能瞒过众人的眼睛？怎么能在谎话和背叛中过日子？"

那个医生微微一笑，说：

"至于这，那很容易。我给您保证，当欲望让您犯错误的时候，人们就几乎完全不考虑这些微妙之处了。我还可以肯定：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经过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和婚姻中所有令人倒胃的事，在真正的恋爱上她就是不够成熟的。照一个名人的说法婚姻只是使之从白天的坏脾气变成了晚上的坏气味。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一个女人只有被娶了之后才能热情的爱。要是我可以将她和一座房屋作比拟的话，我就想说，只有在经丈夫粉刷了之后，才能住人。"

"至于隐瞒的问题，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是应付绰有余裕的，最单纯的女人最巧妙，并且能最巧妙地摆脱了最困难的情况。但是那个年轻的妇人看来并不相信这……

"不，大夫，只在事后人们才能看到在危险关头该做的事，而女人们无疑更比男人们易于失去头脑。"

那个医生举起了胳膊说：

“‘事后’，这是您说的！我们这种属另一类的人，我们才只在事后有灵感。可是你们！您瞧，我要给您说说我的某位顾客碰到的一件小故事。说起她来，真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她无需忏悔我就会给她上帝的祝福。

“这事发生在一座外省的城镇里。”

“有天晚上，我睡得很熟，这是那种人家很难叫醒的第一觉，正做着一个迷迷糊糊的梦，好像城里的火警钟响了。”

“我立刻惊醒了。原来是我家当马路的门铃响得要命。由于我的仆人像是一点没有应门，于是轮到我拉到了那根悬在我床上的绳子，于是那些门立刻砰砰响起来，脚步声打破了沉睡着的房子的安静，而后是让出现了。他拿着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勒莉哀芙夫人迫望西墨翁大夫莅临她的寓所。”

“我考虑了几秒钟，我想：是神经质发作？忧悒症？嘿，我太困了。于是我回答说：西墨翁大夫不大舒适，请勒莉哀芙夫人最好邀请他的同行波耐大夫。”

“而后，我将条子放在信封里重新睡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门铃又响了。约翰进来对我说：‘我搞不清这是个什么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遮得严严实实，说要马上见先生。还说这涉及两条人命。’”

“我说：‘让他进来。’

“我坐在床上等着。

“一个像幽灵之类的人出现了，等到约翰一出去，他就露出了脸来。这是勒莉哀芙太太，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和城里一个大商人已结婚了三年。他被认为娶到了这个省里最漂亮的女人。

“她脸色白得怕人，满脸愁容皱得像发了疯的，双手发抖。她有两次张开嘴想说话，可是一声也说不出来。最后她结结巴巴地说：‘快、快、……快……大夫……来。我的情夫死在我房间里。’

“她噎住了，停了下来，又接着说：‘我丈夫要……就要从俱乐部里回来。……’

“顾不到只穿着内衣我就跳了起来，几秒钟后我就穿好了衣服。后来我问：‘方才是您自己来的吗？’她像个石头人似的站着，愁得在发呆：低声说：‘不，那是……我的女佣……她知道……’而后静了一会儿。说：‘我，我正躺着，他在……身旁。’于是从她嘴唇里发出了一声痛苦不堪的喊声，而后经过一阵子引起气喘的憋气，她哭开了，哭得连抽噎带痉挛约一两分钟，而后一下子就收住了眼泪，而且干了，好像从内部被一场火烤干了，变得悲剧式的安安静静，她说：‘快走！’

“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是我叫道：‘天哪，我没有叫备车。’她回答说：‘我有一辆，我有他的车在等着。’她一直连额都包了起来。我们就动身了。

“等到在车子的黑地里，坐到了我身边以后，她一把将我的手抓到了她的手里，用她纤细的手指搓着，她嗓子里带着振颤，从破碎了的心里发出的振颤说：‘唉，要是您能知道，您知道

我多么痛苦！我爱他，我爱得发狂，这六个月以来，爱得像个丧魂失魄的女人。”

“我问：‘还有人醒着吗？在您家里？’

“她说：‘不，没有任何人，除开露斯，她全知道。’

“车子在她门前停了下来，在那座房子里真是全睡着了，我们悄悄地用一把万能钥匙开门进去，蹑着脚上楼。那个吓坏了的女佣坐在楼梯顶端的地板上，旁边点着蜡烛，她不敢呆在死者身边。

“我走进了那间房间。她则像经历了一场决斗似的倒了下来。又皱又乱的床还摊着，像在等待谁，一张床单一直拖到了地毯上，一些用来擦那个男人双颊的餐巾丢在地上，旁边放着一只水罐和一只杯子。一进门就被食用醋的怪味和吕邦药水混合气味弄得想吐。

“那具尸体挺直朝天躺在房中间。

“我走过去观察他，摸体温，撑开他的眼睛，扪脉之后，转身对那两个抖得像冻坏了的女人说：‘帮我把他抬上床。’手是轻轻把他放上去，于是我听他的心跳，并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嘴前，在此之后我喃喃说：‘完了，快给穿衣！’这事看来真的非同小可。我一只一只地抬起他的四肢，好像它是一个大布娃娃，而后把它们塞进了那些女人拿着的衣服。她们递过来鞋子，裤衩、裤子、背心最后是上衣，将胳膊塞进去可真费了劲。

“到该扣上靴子时，这两个女人跪在地上，我这时替她们照亮，由于脚有点儿肿，这变得很困难，因为找不到拉扣子的钩，她们用了发针。

“一会儿这怕人的梳妆打扮算完成了，我观察了这一作业而后说：‘得给他梳梳头。’女仆去找来了她女主人的梳子和刷子，但是由于她在发抖，因而不能自制地乱弄乱拉那些长而又乱的头发，勒莉哀美太太使劲一下子抢过了梳子，轻轻地整理那些头发，好像是在抚摸它们。她重新分了头缝，刷过胡须，而后慢慢地将胡须卷在她的手指上，很可能过去她在爱情的亲昵时刻有这样弄的习惯。

“突然一下子，她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将情夫不动的头捧在手里，久久地，绝望地看着这张不再对她微笑了的死脸，而后扑到了他身上，满怀箍紧了他，疯狂地吻起来。她的吻一下一下地落到紧闭了的嘴上，熄灭了的眼神上，两颊上，额头上。而后靠近了他的耳朵，仿佛他还能听见，仿佛为了对他耳语，用一种使拥抱变得更热情的调子，用一种令人心碎的声音反复说：‘永别了，亲爱的！’

“可是时钟敲报午夜了。

“我一下子跳起来，说：“不得了，午夜了！这是俱乐部关门的时候。走，太太，振作起来。”

“她站了起来，我吩咐把人抬到客厅里。于是我们三个人抬了起来，抬到之后我让他坐到榻椅上，点起了那些枝形烛台。

“那张大门大声地打开又合上了。‘他’已经到了。我叫道：‘露丝，快给我拿来餐巾和水罐，整理好房间，你们快点，天老爷！勒利哀芙先生回来了。’

“我听到脚步声上来，走过来了。在黑地里有手在摸墙。于是我叫道：‘来这儿，朋友，我

们出事了！'

“那位吃惊的丈夫站在门槛上，口里叼着一枝雪茄。他问道：‘什么事？有什么事？这怎么回事？’

“我朝他走过去：‘好朋友，您瞧，我们这下可碰到大麻烦了。我的朋友用车把我送到这儿来，让我和您的夫人聊天，在这儿聊到了很晚。可他这时忽然之间昏厥了。虽然我们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护理，可他仍然没有知觉。我不想找外人，因此请您帮着我把他弄下去。到他家去可能我好看护一些。'

“吃惊但并未起疑的丈夫脱下了帽子，他则从双臂下面抓住了自此以后不会再有妨害了的对手，我则像在两根辕杆之间的马一样架住了双腿，这样下了楼梯，现在由那个做妻子的照亮。

“等我们到了门口，我将尸体竖起来并对他说话，鼓励他以欺骗他的车夫：‘走吧，我的好朋友，没有事，您现在的感觉该好点儿了吧，对吧？勇敢点儿，瞧，鼓起一分勇气就多一份力量，就行了。'

“因为我觉察到他在塌下去，在我的手里往下滑，我狠狠使劲用肩一顶，把他扔了出去。这一顶顶得他向前晃，一下子倒进了车里，而后我在后面跨上去。

“那位不放心的丈夫问我：‘您觉得这情况严重吗？’我笑着回答说‘不’。而我看着那位妻子，她已经把她的胳膊伸到了那位合法丈夫的胳膊下面，她的眼睛却将视线不动地投向了车厢的黑暗深处。

“我握着那双手并下令动身。整个儿行程里死者都靠在我的右耳上。

“当我们到他家里时，我申明他在路上丧失了知觉。我帮着把他扶上了他的房间，而后我诊断为死亡，在哪个要疯了的家庭里我又演了一场全新的喜剧。最后我总算又上了床，不免对那些情人咒骂一番。”

这个医生不说话了，总在微笑。

那个有点儿惹怒了的年轻女人问道：

“您干么要给我说这个骇人的故事？”

他风度翩然地说：

“为了在适当的时候为您效劳。”

# 骑马

这家可怜的人是靠丈夫的微薄薪水困苦地度日的。自从两夫妇结婚以来，有两个孩子出了世，于是初期不宽舒的境遇，变成了一种委屈的和没有光彩的而且羞人的苦况了，变成了一种依然要装装门面的贵族人家的苦况了。

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是个住在外省的贵族的子孙，在他父亲的庄园里长大，教育他的是

个老年的教士。他们并不是有钱的，不过维持着种种外表苟且偷生而已。

随后在二十岁那一年，有人替他在海军部找了一个位置，名义是办事员，年俸是一千五百金法郎。他从此在这座礁石上搁浅了。世上原有许多没有趁早就预备在人生里苦斗的人，他们一直从云雾当中观看人生，自身不仅没有什么方法和应付力量，而且从小也没有得过机会去发展自身的特别才干，个别性能，一种可供斗争之用的坚定毅力，所以手里简直没有接到过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格力白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部里最初三年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令人恐怖的。

他曾经访到了几个世交，那都是几个思想落伍而景况也都不如意的老头子，都是住在巴黎市区里的那些贵族街道上的，圣日耳曼区的凄凉的街道上的，他也结识了一大群熟人。

那些贫穷的贵族对于现代生活是隔绝的，微末而又骄傲。他们都住在那些毫无生气的房子的高楼上。其中从底层到高层的住户都有贵族头衔；不过从第二层楼数到第七层楼，有钱的人像是很少。

种种无穷尽的偏见，等级上的固执，保持身份的顾虑，始终缠绕这些在往日有过光彩而现在因为游手好闲以致颓败的人家。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在这种社会里，遇见了一个像他一般贫穷的贵族女子就娶了她。

在 4 年之间，他们得了两个孩子。

又经过 4 年，这个被困苦所束缚的家庭，除了星期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带散步，以及利用同事们送的免费票子每年冬天可以到戏院里看一两回戏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散心事情。

但是在今年春初，有了一件例外的工作由科长交给了这个职员；末后他就领到一笔三百金法郎的特别奖金。

他带了这笔奖金回来向他妻子说道：

“亲爱的杭丽艾德，我们现在应当享受点儿，譬如同着孩子们好好儿地玩一回。”

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以后，才决定大家同到近郊去吃午餐。

“说句实在话，”海克多尔高声喊起来。“反正就这么一次，我们去租一辆英国式的小马车，给你和孩子们以及女用人坐，我呢，我到马房里租一匹马来骑。这于我是一定有益处的。”

以后在整个星期中间，他们谈话的资料完全是这个定了计划的近郊游览。

每天傍晚从办公室回来，海克多尔总抱着他的大儿子骑在自己的腿上，并且使尽气力教他跳起来，一面向他说道：“这就是下星期日，爸爸在散步时跑马的样子。”

于是这顽皮孩子整天骑在椅子上面，拖着在厅子里面兜圈子，一面高声喊道：“这是爸爸骑马儿哪。”

那个女佣人想起先生会骑马陪着车子走，总用一种赞叹的眼光瞧着他；并且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静听先生谈论骑马的方法，叙述他从前在他父亲跟前的种种成绩。哈！他从前受过很

好的训练，所以只要骑到了牲口身上，他一点也不害怕，真地一点也不害怕！

他擦着手掌重复地向他妻子说道：

“倘若他们可以给我一匹有点儿脾气的牲口，我就高兴了。你可以看见我怎样骑上去，并且，倘若你愿意，我们从森林公园转来的时候，可以绕路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那么我们真可以绷绷面子，倘若遇得见部里的人，我一定不会丢脸。单凭这一点就足够教长官重视我的。”

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车子和马同时都到了他的门外。他立刻下楼去检查他的坐骑了。他早已教人在自己的裤脚管儿口上，绽了一副可以绊在鞋底上的皮条，这时候，他又扬起昨天买的那根鞭子。

他把这牲口的四条腿一条一条地托起来，一条一条地摸了一遍，又按过了它的脖子，肋骨和膝弯，再用指头验过了它的腰，扳开了它的嘴，数过了它的牙齿，说出了它的年龄，末了，全家已经都下了楼，他趁此把马类的通性和这匹马的特性，举行了一次理论实际双方兼顾的小演讲，根据他的认识这匹马是最好的。

等到大家都好好地坐上了车子，他才又去检查马身上的鞍辔；随后，他踏到了一只马镫上立起来，就跨到了牲口身上坐下了，这时候，那牲口开始驮着他乱跳了，几乎掀翻了它的骑士。

慌张的海克多尔极力稳定它，说道：“什么话，慢点儿，朋友，慢点儿。”

随后，坐骑恢复了它的常态，骑士也挺起了他的腰杆儿，他问道：“大家都妥当了？”

全体齐声回答道：“妥当了。”

于是他下了命令：“上路！”

这些坐车和骑马的人都出发了。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用英国人的骑马姿态教牲口“大走”起来同时又过分地把自己的身子一起一落。他刚好落在鞍子上，立刻如同要升到天空似地又向空中冲起。他时常俯着身子像是预备去扑马鬃，并且双眼向前直视，脸上发白，牙关咬紧。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搁在膝头上，女用人抱着另外的一个，她们不住地重复说道：“你们看爸爸呀，你们看爸爸呀。”

那两个孩子受了动作和快乐以及新鲜空气的陶醉，都用好些尖锐的声音叫唤起来。那匹马受了这阵声音的惊骇，结果那种大走就变成“大颠”了，末了，骑士在极力勒住它的时候，他的帽子滚到了地上。于是赶车的只得跳下车来去拾，后来海克多尔接了帽子，就远远地向他的妻子说：“你别让孩子们这样乱嚷吧，否则你会弄得我的马狂奔！”

他们在韦西奈特的树林子里的草地上，用那些装在盒子里的食品做午餐。

尽管赶车的照料着那三匹牲口，海克多尔不时还站起来去看他骑的那匹牲口是不是缺点儿什么，并且拍着它的脖子又给它吃了点儿面包，好些甜点心和一点儿糖。

他高声说道：

“这匹马性子很烈。开始它固然掀了我几下子，但是你看见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它承认了它的主人，现在它不会再乱跳了。”

他们按照了预定的计划，绕道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

那条路面宽敞的大道上，车子多得像是蚂蚁。并且，在两边散步的人也多得可以说是两条自动展开的黑带子，从凯旋门一直延到协和广常日光照到这一切上面，使车身上的漆，车门上的铜挽手和鞍辔上的钢件都放出反射的光。

一阵运动的颠狂，一阵生活上的陶醉，像是鼓动了这些人群的车马。那座方尖碑远远地竖立在金色的霞光当中。

海克多尔那匹马自从穿过了凯旋门，就陡然受到一种新的热劲儿的支配，撒开了大步，在路上那些车辆的缝儿里斜着穿过去，向自己的槽头直奔，尽管它的骑士费尽了方法让它安静，不过简直毫无用处。

那辆车子现在是远远地和马相离的了，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后来那匹马走到了实业部大厦跟前，望见了那点儿空地就向右一转并且大颠起来。

一个身系围腰的老妇人，用一种安安稳稳的步儿在街面上横穿过去，她刚好挡住了这个乘风而来的海克多尔的路线。他没有力量勒住他的牲口，只得拚命地开始叫唤：“喂！喂！那边！”

那个老妇人也许是一个聋子，因为她仍然太太平平继续她的路程，直到撞着了那匹像火车头一般飞奔过来的牲口胸前，她才滚到十步之外，裙子迎风飞舞，一连翻了三个筋斗。

许多声音一齐嚷道：“抓住他！”

张惶失措的海克多尔抱着马鬃一面高声喊道：“救命！”

一股怕人的震动力量，使得他像一粒子弹似地从那匹奔马的耳朵上面滑下来，并且倒在一个刚刚扑到他跟前的警士的怀里。

顷刻间，一大群怒气冲天的人，指手划脚，乱叫乱嚷，团团地围住了他。尤其是一个老先生，一个身佩圆形大勋章的大白胡子，像是怒不可遏似的。他不住地说：“真可恨，一个人既然这样笨手笨脚就应该待在家里不动。骑不来马就不必跑到街上来闹人命。”

但是四个汉子抬着那个老妇人过来了。她像是死了一样，脸上没有血色，帽子歪着顶在头上，而且全身都是灰尘。

“请您各位把这妇人送到一家药房里，”那个老先生这样吩咐，“我们到本区的公安局里去。”

海克多尔由两个警士陪着走了。另外一个警士牵着他的马。一群人跟在后面，末了，那辆英国式的马车忽然出现了。他的妻子连忙奔过来，女用人不明白如何是好，两个孩子齐声叫唤。

他说起自己当初正预备回家，却撞倒了一个老妇人，这算不了什么。他那一家吓坏了的人都走开了。

到了区公安局，没费什么事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他报了他的姓名，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海军部职员，随后，大家专心等受伤者的消息。一个派去探听消息的巡警回来了。说她已经醒

过来，但是她说内脏异常疼痛。那是一个做粗工的女佣人，年纪６５岁，名叫西蒙大妈。

听到了她没有死，海克多尔恢复了希望，并且答应负担她的治疗费用。随后他连忙跑到那药房里去了。

乱哄哄的一大堆人停在药房门口，那个老太婆躺在一把围椅上面不住地哼着，手是不动的，脸是发呆的。两个医生还在那里替她检查。四肢没有损坏一点，但是有人怀疑内脏有一种暗伤。

海克多尔和她谈话了："您很难受吗？""唉！对呀。""哪儿难受？""我肚子里简直像一炉火。"

一个医生走过来："您，先生，您就是闹下这个乱子的人吗？""是的，先生。"

"应该把这妇人送到一个疗养院里去，我认识一家，那里的住院费用是每天六个金法郎。您可愿意让我去办？"

海克多尔快活极了，他谢了这个医生回到家里，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妻子哭着等候他，他劝她不要着急：

"这没什么要紧，那个西蒙大妈已经好了些了，３天之后就可以痊愈，我送她到一家疗养院里去了，这没什么。"

没什么要紧！

第二天，他从办公室里下班出来，就去探听西蒙大妈的消息。他看见她正用一种满意的神气吃一份肉汤。

"怎样了？"他问。她回答道：

"唉，可怜的先生。这还是老样子。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快要完了。并没有什么好点儿的样子。"

那位医生说应该等候，怕的是陡然起一种并发症。

他等了三天，随后又去看。那老妇人面色光鲜，目光明亮，望见他的影子就哼起来。

"我不能够动一下，可怜的先生，我再也受不住了。这样要到我死的那天为止。"

海克多尔的脊梁上面起了一阵寒噤。他请教医生。那医生伸起两只胳膊向他说道："您有什么办法，先生，我不晓得。我们试着抱她起来，她就直嚷。就是要教她换一换椅子的地位，也没有法子能够禁止她伤心地乱嚷。我应该相信她向我说的话，先生，我总不能钻到她肚子里面去看一看呀。所以非到我看见她走得动的时候，我没有权力假定她在那里说谎。"

那老妇人呆呆地静听，两只眼睛露出狡猾的光。

８天过去了；随后又是半个月，一个月。西蒙大妈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围椅。她从早吃到晚，发了胖，快乐地和其余的病人谈天，仿佛已经是惯于不动作了，如同这就是从她５０年来的上

楼，下楼，铺床，从地下向高楼上运煤、扫地和刷衣等等工作，好好儿挣得来的休息。

海克多尔摸不着头脑了，每天来看她，他觉得她每天都是安稳的和恬静的，并且向他高声说道："我再也不能够动了，可怜的先生，我再也不能动了。"

每天傍晚，那位忧心如焚的格力白林夫人总向他问道："西蒙大妈呢？"

每次，他总垂头丧气地回答："一点也没变化，绝对一点也没有！"

他们辞退了家里的女用人，因为她的工钱成了极重的负担。他们还格外节省用费，那笔特别奖金完全耗掉了。

于是海克多尔约好了四位名医生团团地齐集在老妇人跟前。她听凭他们诊察，摸索，把脉，一面用一副狡狯的眼光瞧着他们。

"应该教她走几步。"有一个医生说。

她大嚷起来："我再也不能够了，我的好先生们，我再也不能够了！"

于是他们握着她，托起她，牵着她走了几步，但是她从他们的手里滑出来，倒在地板上面乱嚷，声音非常可怕，他们只好用异常小心的态度，把她仍然抬到原来的座位上。

他们发表了一个谨慎的意见，然而断定是无法工作的。

末了，海克多尔把这种消息报告他妻子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倒在一把椅子上面，一面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如把她养在这里还要好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少花点儿钱。"

他跳起来了："养在这儿，养在我们家里，你居然这样想？"

但是这时候，她对什么都是忍让的，含着两眶眼泪回答道："你有什么办法，朋友，这不是我的错处！"

## 爱情的语言

星期天

我亲爱的大公鸡：

你不给我写信，也没有再见到你，你也没有再来过。你不爱我了吗？为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告诉我，我求求你，我亲爱的好人儿！我真爱你，真的，真的！我要你永远伴着我，终日搂着你，啊，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小猫咪，我要用所有涌到我心坎儿里的蜜名字来叫你，我崇拜你，崇拜你，崇拜你。唉，我英俊的大公鸡。

你的小母鸡

莎菲

星期一

我亲爱的朋友：

你绝对理解不了一点儿我要对你说的话。这儿不要紧。如果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这封信落到了另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它也许对她有好处。

如果你聋了，哑了，无疑我会永远，永远爱着你。而灾祸来自于你所说的话，就是这么回事。有个诗人曾经说过：

像一具平庸乐器，任我手法非凡

你终身也无奇迹可寄

仿佛一支歌，叩打的是六弦琴的木空腔

我徒然向你的心儿歌唱我的梦幻

你看到过吗，在爱情中，人们总是歌唱梦幻，但为了梦幻绵延，就不能让它中断。当你在两个吻之间插话，就截断了灵魂交溶成的梦的呓语，除非那是超凡的信息，而在美丽的姑娘的小脑袋里是孕育不出来绝响的。

你一点也不明白，对吧？那更好，我接着说下去。你肯定是我曾见过的最动人，最可爱的女人之一。

在凡世里有比你的眼睛更富于幻想，更能默默相许，更富于眉目传情的吗？我想不出来。当你的嘴和它圆圆的嘴唇露出了皓齿微笑的时候，真让人相信从这令人销魂的嘴里将流出的，是无以言传的音乐，馥郁非凡，甜蜜得催人泪下的东西。

而这时你却平平静静地喊我一声：“我可爱的大兔子。”于是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就进到了你的脑袋里，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你心灵的活动。你这个娇小美丽……美丽的姑娘的渺小的心灵，但是……于是我烦恼，你明白吗，我很苦恼，我宁可没有看到。

你仍然一点也不清楚，是不是？我估计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吗？你突然进来了，你的裙子那时飘起了一阵紫罗兰的香味，我们久久相视而没有说一句话；而后像疯子一样我们拥抱起来……后来……后来一直到第二天我们也没有说一句话。

可是，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的手发抖而我们的眼睛诉说了千言万语，千言万语……，没有语言能表达这些——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而在分别时，你用很低、很低的声音对我说：“早早再见！”——这就是你说的一切，你永远不会想到这给我留下了多么广阔的梦，我从中体会到了的一切的一切，我以为猜到了你的思想。

你看，我可怜的孩子，对于那些不傻的、有一点儿教养的，并且略有点儿优越感的男人来说，爱情像非常复杂的乐器，一点小事就能把它毁了。你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女人们，你们在恋爱时从来看不到某些事情的可笑和你们冒出来的那些表达方式的可笑。

为什么一个棕发娇小妇人口里的一句话到了一个金发魁梧女人的口中就是极端虚妄可笑的

呢？为什么这一类人的温存姿态到了另一类人手里就是不适当的呢？为什么这类人的一些动人的抚慰而到了另一类人手中，这同一表现就令人困惑呢？为什么？因为在一切事物中，尤其在爱情中应当有一种完美的协调，要在姿态、声音、语言、温情的表露上完全协调，要与那个动作、说话、表态的人以及他的年龄、身材、头发颜色以及他漂亮形象完全协调。

一个女人到了35岁时就到了强烈情欲旺炽之年，她所保留的20来岁时的娇态已经很少。她如果不知道应当用不同的方式谈吐、拥抱，她如果还不知道所扮演的是荻冬④而不是朱丽叶，那她将毫无例外地遭到她十个情夫中九个的憎厌，而且他们根本不需要声明他们之所以离开的任何理由，你明白了吗？——不！——我早就预期如此。

①荻冬传说中迦太基之建国人。初嫁后守寡时卷金逃走，建迦太基国，收逃犯艾耐为夫。艾耐受众神劝，弃逃，荻冬登火葬用柴堆，以匕首自杀。

在你敞开了情意绵绵的饶舌之日，就对我成了与你万事皆休之时了，我的朋友。

有的时候，我会为一个狂热的，连续的吻而拥抱了五分钟之久，这是那种闭上了双眼仿佛唯恐它会从眼睛里逃走了的吻，仿佛要把它们更完整地保存在被它们搅和得蒙昧了的心灵之中的吻。然而当我们分开了我们的嘴唇时，你一面朗声的笑，一面对我说：“真好，我的大狗儿！”这时我几乎想把你打倒在地上。

因为你给我提了种种动物和蔬菜的名字，这些无疑是你从“城市烹调”、“园艺大全”、“常用物种自然简史”里找来的，但这还不算什么。

那种爱抚是粗野的，兽性的，细想起来更是如此，缪塞曾说过：

我回忆起了那些可怕的抽搐；

那些无言的吻，那炽热的肌肤

那个苍白，咬牙，忘情其中的人，

如果它们不是神圣的瞬间，

那它就是丑恶的顷刻

荒诞吗？……唉！我可怜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恶作剧的才华，是什么样堕落了的心灵，能给你提示你那些词汇……后来那些词汇呢！

我把它们搜集起来了。可是为了爱情，为了你，我不会把它们拿出来。

此外，在没有任何合适机会的场合，你也仍然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吐出一个“我爱你”。在某种太奇异的场合，使我只能克制想笑的意念。有的场合“我爱你”这句话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会成为不合适的，请你记住吧。

然而，你不理解我。

许多女人都不理解我，她们判定我是愚蠢的。这对我并无关系。饥者易为食，美食者口难调，而他们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嫌恶不已。爱情也有如烹调厨事。

有的事是我不能理解的，例如有些妇女如此了解绣花丝袜不可拒抗的诱惑力，色彩变化的绝妙吸引力，和内衣深处藏着的精微花边之令人销魂，以及秘不告人的奢侈品及精细内衣的扰人气息，了解种种女性的细腻和文雅，却从不理解那些不适时的语言和愚蠢的柔情所能挑起的，不可抵御的厌恶。

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有时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令人心惊肉跳。这在战争时是许可的。冈柏罗纳①的话难道不是出色的吗？合时的东西是不会引起任何触犯的，但是也应当懂得沉默，在有些时候要回避使用保罗·德·柯克②的词。

①冈柏罗纳法国十八世纪名将，与英国人战于滑铁卢，死守最后一垒，名言为："守将有死无降。"

②法国十九世纪作家，遣词有时粗鲁。

我将热烈地拥抱你，但条件是请你三缄其口。

# 巴黎历险记

在女人们的心里，是不是有比好奇心更强烈的感情呢？唉，想方设法认识、接触、认识她幻想中的东西，为着这她们什么事情不会干呢？一个女人在她按捺不住的好奇心一旦占了上风的时候什么傻事，粗心大意的事都干得出，会全身是胆，万事一往无前。我说的女人是真正的女人，她们赋有了表面上看来理智冷静，而实际上是三重背景的心灵。这三重的第一部分是充满了总在翻腾的女性的不宁，另一部分充满的是用善心伪装修饰了的狡诈，最后一部分充满的是感人的流氓行为，高超的骗局和美妙的背信弃义，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邪恶品质，它们使得那些愚蠢轻信的情人自杀，而使其它的人陶醉。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遭遇的女人是一个可爱的外省女人，直到那时她还是平凡诚实的；她的生活表面上平静，以做家务度过，这个家包括一个十分忙碌的丈夫和两个小孩，这是她以一个无可指责的妻子抚育着的。但是在她的心田里总有一种未满足的好奇心，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渴望在颤动。她不断地想着巴黎、贪婪地读着那些时髦杂志。那些关于节日、打扮和游乐的故事，使她的欲望沸腾，但是最使她隐隐烦恼的是那些充满了隐喻的逸闻、和用技巧的词句欲揭还掩的内幕，通过它们可以打开那些罪恶害人的享受景域。

她在外地所看到的巴黎，是处在一个璀灿而堕落奢侈的光环里。

在那些漫长的梦夜里，在她身边丈夫有规律的鼾声催眠下，她头上包着红纱，将当天报纸头版中出现姓名的那些天，想成黑黝黝的天上的大星星，她设想他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无始无终侈奢得吓人的花天酒地，以及她连想也想不出来的复杂官能享受。

那些林荫大道对她好像是一个人类热情的渊薮，而它们的房屋无疑蕴藏着奇妙爱情的秘密。

纵然她感到年华正在老去。而除开了这些人们称之为组成家庭幸福的常规，令人憎恶单调平庸常规家务之外，她徒然老去却对生活一无所知。宛如储存在框子里的冬日水果。她在这宁静的环静里依然娇艳，但受着私下里的热情的折磨，蹂躏，弄得心烦意乱。她自问会不会在依然对这些该死的纸醉金迷味道一无所知之前死去，在一次也没有轮到，哪怕是整个儿轮到一次之前死去。

她以长期不懈的努力，作了一次巴黎之行的准备。她制造了一个藉口，设法使父母邀请而

丈夫不能陪伴，于是单独走了。

一到巴黎以后，她就设想出一些使她可以在需要时失踪两天或者两夜的理由。假使该当说的话，她就说找到了几位住在近郊的朋友。

于是她就想办法了。她跑遍了那些林荫道。除了闲荡街头，评头品足的坏风气以外，什么也没有遇到。她用眼睛去探测那些大咖啡馆，仔细阅读费加罗报的小通讯，它们每天出现在她眼前，好像是警钟，一种爱情的召唤。

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置身于艺术家演员纵酒宴乐之途，从没有什么人给她也打开那种她认为是由一字真言关闭了的淫逸庙堂之门，它们像天方夜谈里的酒窖或者古罗马的地下隧道在里面秘密地进行着被迫害的宗教种种秘行。

她的父母是小商人，没有条件认识任何使她脑袋发热的人，处于失望中的她正起了回去的想头时，却时来运转。

有一天当她走到安当隧道大街时，她站下来看一家橱窗里五颜六色鲜艳夺目的日本小摆设。在观察那些象牙小怪人，彩色艳丽的珐琅花瓶和奇奇怪怪的紫铜货时，她听见店老板指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磁佛，恭恭敬敬地向一个秃头，灰下巴颏的胖胖小人儿说："这是罕见的珍品。"这个商人每句话里都以响亮得像喇叭一样的音调称呼这位业余收藏家的名字，一个出色的姓名。另外还有一些顾额、一些年轻的女士们、漂亮的男士们都在偷偷地而又恰如其分表达敬意地迅速瞟这位有名的作家一眼，他呢只热衷地看着那尊磁佛。他们俩真是一个丑得赛似一个，就像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两兄弟。

这个生意人说："约翰·华林先生，对您、我把价让到一千法郎，这可真是公平价钱。对任何别的人这都得要一千五百法郎，可是我珍视光顾我的艺术家。我给他们特别优惠价。他们总是来我这儿，华林先生，昨天卜司纳虚先生从我这儿买了一件大口的古董杯子，有一天还卖了两个瓶子给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就是这样的，您说它们真漂亮！对吗？瞧，您手里的那件，要是让左拉先生见了，也会买了，华林先生。"

十分矛盾的作家打不定主意，既为东西所激动，又想到那笔钱，他不再注意周围的眼光，仿佛自己是孤零零地在旷野之中。

她哆哆嗦嗦地跨进去了，用一副放荡的眼光盯着他，也不考虑他是不是漂亮，风度翩翩或者年轻。这是约翰·华林本人，约翰·华林！

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痛苦的犹豫之后，他把那尊像放回了桌子上。他说："不，这太贵了。"

那位商人更卖力地施展才华说："唉，约翰·华林先生，这还太贵？这可是把两千法郎当一个铜板卖。"

这位文人两眼一直盯着那个老人的瓷釉眼睛，有点伤心地回答说："我不是不同意，可是我买不起。"

这时，她一下子斗胆上前说："对我，这老人得花多少？"

吃了一惊的店老板说：

“一千五百法郎，太太。”

“那我要了。”

那位作家直到这刻还没有看到她，这时一下子转过身来，眯着眼，从头到脚用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看她，而后以内行的身份细细评析她。

她动人、生气勃勃，为一直在她心中潜在的这股子热情而容光焕发。而花一千五百法郎买一个小摆设的女人该不是头回主顾。

她于是做了一个迷人的微妙动作，转过身对着他，声音发抖地说：“对不起，先生，很可能我有点儿抢先了，您可能还没有说出您最后的价。”

他弯弯腰说：“我已经说过了，太太。”

于是她十分感激地说：“总之，先生，不管是今天或者以后哪天，如果您有心改变主意，这尊像都会是您的，我之买它，是因为它曾讨得您的喜欢。”

他微微笑着，显然喜欢得到的捧场。他说：“您是怎样认识我的呢？”

于是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钦佩之情，一一数说了他的作品，显得雄辨滔滔。

为了谈天，他把胳膊支在桌子上，向她投过敏锐的目光，设法猜测她是谁。

这个商人高兴得到了这个活广告。有几次当有新主顾进来时，他就从店子的另一头叫道：“您瞧瞧这个，约翰·华林先生，这件漂亮吧？”于是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而她由于能让人看见和一位知名人士如此亲密谈心高兴得发抖。

她最后陶陶然了，仿佛那些即将发令进攻的将军，她使出了大胆的绝招，她说：“先生，请给我一个大的，最大的快乐。允许我以一个热诚钦佩您，并曾见过您十分钟的女人身份，送给您这尊塑像作为纪念品。”

他不受，她坚持。他十分高兴而一边拒绝，由衷地大笑。

她很坚决，对他说：“好吧！我立刻送到您家里，您住在哪儿？”

他拒绝给她地址，可是她问了那个商人后知道了地址，于是付过贷款，告辞了走向一辆马车。作家为了追上她而跑了过去，一点也不想贸然受这件来源不明的礼物。他追上车子的时候正好她跳上车。他冲过去，差点儿跌在她身上，一下子扑到了正在启动的车上，后来很不安地坐到了她身边。

他苦苦求她，可是她显得无可商量。一直当他们到达门口时，她提出了条件，她说：“我同意不把这件东西留给您，但是您得今天满足我的一切愿望。”

这事对他看来太奇怪了，因此她同意了。

她问道：“您平常这时候干什么？”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说："我散步。"

于是她断然一声说："到森林公园去。"

他们就去了。

他得向她点名他所认识的一切女人，尤其是那些不正经的，以及她们身上隐秘的细节，她们的生活，她们的习惯，她们的内心，她们的缺点。

到了黄昏时候，她问道："每天您这时候干什么？"他笑着说："我喝苦艾酒。"

他们迈进了林荫道上一家他常去的大咖啡厅，他常在那儿和他的同行会晤，他将她介绍给了大家。她快活得快发疯了。在她的脑袋里不停地想道："终于办到了。"

时间又过了一阵子，她问道："这是您用餐的时候吗？"

他回答道："是的，太太。"

"好吧，先生，吃饭去吧。"

从华浓餐馆出来，她说："晚上您干什么？"

他定睛地看着她说："这没有一定，有时去剧院。"

他们凭着他的优待进了城市之声剧场，尤其光彩的是她端然坐进了包厢的圈椅里，就在他的旁边，让整个剧场的人都见到了。

演出结束了，他谦谦有礼地吻了吻她的手说："太太，该我谢谢您美好的一天了……"她剪断了他的话，说："在这刻，您每天晚上干什么呢？"

"……那……那……我回家去了。"

她笑笑，用一种发抖的声音笑道：

"好吧……我们去您家里，先生。"

这时他们不再说话了。一下子，她从头到脚都打颤，真有点想逃走，但又想留下，在心底深处是一股把事做绝了的坚决愿望。

在楼梯上因为情绪万分激动，她紧紧抓住了栏杆。他喘着气，手里拿着一根照明的火柴走在前面上楼。

她一进了房间，立刻快快地脱掉了衣服，一言不发地钻进了被子里，缩成一圈，面对着墙躺了下去。

可是她正如一个外省公证人妻子那样的单纯，而他却比一位梳三条辫子的巴夏①还要摆架子。他们没有能彼此理解，一点也没有。

①巴夏旧时对土耳其省督的称呼。

于是他睡着了。一晚时光流逝，只有时钟的喃喃嗒嗒打破了沉寂，她躺着不动，遐想着合欢之夜；却一边在一盏中国式灯笼的黄光下伤心地看看身旁这个仰天睡着的矮个儿，圆滚滚的球一般的肚皮，像鼓足了气的球顶高了毯子。他的呼噜带着管风琴风管式的噪音，拉长了的鼻息声和可笑的哽了气的声音。他那数得清的二十根头发卷于再趴在秃头上遮住那些疤痕，利用他休息的时候竖成了奇形怪状，从半张的嘴角里流出了一道涎水。

晨曦终于从合着的窗帘里送来了白日来临的信息。她起来悄悄地穿上了衣服，当她经打开了一半门，弄得门锁咯咯响的时候，他揉着眼睛正好醒来。

他呆了几分钟才完全清醒，这时记起了整个儿碰到的事情。

他问道："那么您要走了？"

她站在那儿有点惶惑，结结巴巴地说："是的，现在是早上了。"

他坐起来说："瞧，现在轮到我有事想问问您了。"

她没有回答，他接着说："您从昨天起太太把我弄糊涂了。请坦率对我承认您这么闹是为什么？因为我一点也弄不懂。"

她慢慢走过去，脸红得像一个处女："我想知道……那……那种……什么是放荡……可是，可是，这并不好玩。"

于是她走了，下了楼梯走到了路上。

清洁大军正在扫除。他们扫人行道，扫路面，把所有的垃圾推到了河里。用一种规律的，像草原上刈草工人的那种动作，将稀泥聚在他们面前堆成半圆，一条路又一条路，她觉得他们像些完美的木偶人，靠着同样的发条在自动行走。

而她呢，她好像也刚清除了什么，将她过于兴奋的梦幻推进了河水，推进了水沟。

她气吁吁满心冰凉地回到家里，脑袋里留下的只有早晨见到的巴黎清洁工的行动印象。

她一走进了她自己的卧房，就抽泣起来。

# 两个朋友

巴黎被包围了，挨饿了，并且已经在苟延残喘了。各处的屋顶上看不见什么鸟雀，水沟里的老鼠也稀少了。无论什么大家都肯吃。

莫利梭先生，一个素以修理钟表为业而因为时局关系才闲住在家的人，在一月里的某个晴天的早上，正空着肚子，把双手插在自己军服的裤子口袋里，愁闷地沿着环城大街闲荡，走到一个被他认做朋友的同志跟前，他立刻就停住了脚步。那是索瓦日先生，一个常在河边会面的熟人。

在打仗以前，每逢星期日一到黎明，莫利梭就离家了，一只手拿着一根钓鱼的竹竿，背上

背着一只白铁盒子。从阿让德衣镇乘火车，在哥隆白村跳下，随后再步行到马郎德洲。一下走到了这个在他视为梦寐不忘的地方，他就动手钓鱼，一直钓到黑夜为止。

每逢星期日，他总在这个地方遇见一个很胖又很快活的矮子，索瓦日先生，罗累圣母堂街的针线杂货店老板，也是一个醉心钓鱼的人。他们时常贴紧地坐着消磨上半天的功夫，手握着钓竿，双脚悬在水面上；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交谊。

有时候他们并不说话。有时候他们又谈天了；不过既然有相类的嗜好和相同的趣味，尽管一句话不谈，也是能够很好地相契的。

在春天，早上１０点钟光景，在恢复了青春热力的阳光下，河面上浮动着一片随水而逝的薄雾，两个钓鱼迷的背上也感到暖烘烘的。这时候，莫利梭偶尔也对他身边的那个人说："嘿！多么和暖！"索瓦日先生的回答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于是这种对话就够得教他们互相了解和互相推重了。

在秋天，傍晚的时候，那片被落日染得血红的天空，在水里扔下了绯霞的倒景，染红了河身，地平线上像是着了火，两个朋友的脸儿也红得像火一样，那些在寒风里微动的黄叶像是镀了金，于是索瓦日先生在微笑中望着莫利梭说道："多好的景致！"那位惊异不置的莫利梭两眼并不离开浮子就回答道："这比在环城马路上好多了，嗯？"

这一天，他们彼此认出之后，就使劲地互相握了手，在这种异样的环境里相逢，大家都是有感慨的。索瓦日先生叹了一口气低声说："变故真不少哟！"莫利梭非常抑郁，哼着气说："天气倒真好！今儿是今年第一个好天气！"

天空的确是蔚蓝的和非常晴朗的。

他们开始肩头靠着肩头走起来，大家都在那里转念头，并且都是愁闷的。莫利梭接着说："钓鱼的事呢？嗯！想起来真有意思！"

索瓦日先生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到那儿去？"

他们进了一家小咖啡馆一块儿喝了一杯苦艾酒；后来，他们又在人行道上散步了。

莫利梭忽然停住了脚步："再来一杯吧，嗯？"索瓦日先生赞同这个意见："遵命。"他们又钻到另一家卖酒的人家去了。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很有醉意了头脑恍惚得如同饿了的人装了满肚子酒一样。天气是暖的。一阵和风拂得他们脸有点儿痒。

那位被暖气陶醉了的索瓦日先生停住脚步了："到哪儿去？"

"什么地方？""钓鱼去啊，自然。""不过到什么地方去钓？"

"就是到我们那个沙洲上去。法国兵的前哨在哥隆白村附近。我认识杜木兰团长，他一定会不费事地让我们过去的。"

莫利梭高兴得发抖了："算数。我来一个。"于是他们分了手，各自回家去取他们的器具。

一小时以后，他们已经在城外的大路上肩头靠着肩头走了。随后，他们到了那位团长办公

的别墅里。他因为他们的要求而微笑了，并且同意他们的新鲜花样。他们带着一张通行证又上路了。

不久，他们穿过了前哨，穿过了那个荒芜了的哥隆白村，后来就到了好些向着塞纳河往下展开的小葡萄园的边上了。时候大约是１１点钟。

对面，阿让德衣镇像是死了一样。麦芽山和沙诺山的高峰俯临四周的一切。那片直达南兑尔县的平原是空旷的，全然空旷的，有的只是那些没有叶子的樱桃树和灰色的荒田。

索瓦日先生指着那些山顶低声慢气地说："普鲁士人就在那上面!"于是一阵疑虑教这两个朋友对着这块荒原不敢提步了。

普鲁士人！他们却从来没有瞧见过，不过好几个月以来，他们觉得普鲁士人围住了巴黎，蹂躏了法国，抢劫杀戮，造成饥馑，这些人是看不见的和无所不能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素不相识却又打了胜仗的民族本来非常憎恨，现在又加上一种带迷信意味的恐怖了。

莫利梭口吃地说："说呀！倘若我们撞见了他们？"

索瓦日先生带着巴黎人贯有的嘲谑态度回答道："我们可以送一份炸鱼给他们吧。"

不过，由于整个视界全是沉寂的，他们因此感到胆怯，有点不敢在田地里乱撞了。

末了，索瓦日先生打定了主意："快点向前走吧！不过要小心。"于是他们就从下坡道儿到了一个葡萄园里面，弯着腰，张着眼睛，侧着耳朵，在地上爬着走，利用一些矮树掩护了自己。

现在，要走到河岸，只须穿过一段没有遮掩的地面就行了。他们开始奔跑起来；一到岸边，他们就躲到了那些枯了的芦苇里。

莫利梭把脸贴在地面上，去细听附近是否有人行走。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显然他们的确是单独的，完全单独的。

他们觉得放心了，后来就动手钓鱼。

在他们对面是荒凉的马郎德洲，在另一边河岸上遮住了他们。从前在洲上开饭馆的那所小的房子现在关闭了，像是已经许多年无人理睬了。

索瓦日先生得到第一条鲈鱼，莫利梭钓着了第二条，随后他们时不时地举起钓竿，就在钓丝的头子上带出一条泼刺活跃的银光闪耀的小动物：真的，这一回钓是若有神助的。

他们郑重地把这些鱼放在一个浸在他们脚底下水里的很细密的网袋里了。一阵甜美的快乐透过他们的心上，世上人每逢找到了一件久已被人剥夺的嗜好，这种快乐就抓住了他们。

晴朗的日光，在他们的背上洒下了它的暖气。他们不去细听什么了，不去思虑什么了。不知道世上其他的事了，他们只知道钓鱼。

但是突然间，一阵像是从地底下出来的沉闷声音教地面发抖了。大炮又开始像远处打雷似地响起来了。

莫利梭回过头来，他从河岸上望见了左边远远的地方，那座瓦雷良山的侧影正披着一簇白

的鸟羽样的东西，那是刚刚从炮口喷出来的硝烟。

立刻第二道烟又从这炮台的顶上喷出来了；几秒钟之后，一道新的爆炸声又怒吼了。

随后好些爆炸声接续而来，那座高山一阵一阵散发出它那种死亡的气息。吐出它那些乳白色的蒸气——这些蒸气从从容容在宁静的天空里上升，在山顶之上堆成了一层云雾。

索瓦日先生耸着双肩说："他们现在又动手了。"

莫利梭正闷闷地瞧着他钓丝上的浮子不住地往下沉，忽然他这个性子温和的人，对着这帮如此残杀的疯子发起火来了，他愤愤地说："像这样自相残杀，真是太蠢了。"

索瓦日先生回答道："真不如畜生。"

莫利梭正好钓着了一条鲤鱼，高声说道："可以说凡是有政府在世上的时候，一定都要这样干的。"

索瓦日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共和国就不会宣战了……"莫利梭岔着说："有帝王，向国外打仗；有共和国，向国内打仗。"

后来他们开始安安静静讨论起来，用和平而智慧有限的人的一种稳健理由，辨明政治上的大问题，结果彼此都承认人是永远不会自由的。然而瓦雷良山的炮声却没有停息，用炮弹摧毁了好些法国房子，捣毁了好些生活，压碎了好些生命，结束了许多梦想，许多在期待中的快乐，许多在希望中的幸福，并且在远处，其他的地方，贤母的心上，良妻的心上，爱女的心上，制造好些再也不会了结的苦痛。

"这就是人生！"索瓦日先生高声喊着。"您不如说这就是死亡吧。"莫利梭带着笑容回答。

不过他们都张皇地吃了一惊，明显地觉得他们后面有人走动；于是转过眼来一望，就看见贴着他们的肩站着四个人，四个带着兵器，留着胡子，穿着仆人制服般的长襟军服，戴着平顶军帽的大个子，用枪口瞄着他们的脸。

两根钓竿从他们手里滑下来，落到河里去了。

几秒钟之内，他们都被捉住了，绑好了，抬走了，扔进一只小船里了，末了渡到了那个沙洲上。

在当初那所被他们当做无人理落的房子后面，他们看见了二十来个德国兵。

一个浑身长毛的巨灵样的人骑在一把椅子上面，吸着一枝长而大的瓷烟斗，用地道的法国话问他们："喂，先生们，你们很好地钓了一回鱼吧？"

于是一个小兵在军官的脚跟前，放下了那只由他小心翼翼地带回来的满是鲜鱼的网袋。那个普鲁士人微笑地说："嘿！嘿！我明白这件事的成绩并不坏。不过另外有一件事。你们好好地听我说，并且不要慌张。

"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是被人派来侦探我们的奸细。我现在捉了你们，就要枪毙你们。你们假装钓鱼，为的是可以好好地掩护你们的计划。你们现在已经落到我手里了，活该你们倒运；

现在是打仗呀。”

“不过你们既然从前哨走得出来，自然知道回去的口令，把这口令给我吧，我赦免你们。”

两个面无人色的朋友靠着站在一处，四只手因为一阵轻微的神经震动都在那里发抖，他们一声也不响。

那军官接着说：“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你们可以太太平平地走回去。这桩秘密就随着你们失踪了。倘若你们不答应，那就非死不可，并且立刻就死。你们去选择吧。”

他们依然一动不动，没有开口。

那普鲁士人始终是宁静的，伸手指着河里继续又说：“你们想想吧，五分钟之后你们就要到水底下去了。五分钟之后！你们应当都有父母妻小吧！”

瓦雷良山的炮声始终没有停止。

两个钓鱼的人依然站着没有说话。那个德国人用他的本国语言发了命令。随后他挪动了自己的椅子，免得和这两个俘虏过于接近；随后来了 12 个兵士，立在相距二十来步远近的地方，他们的枪都是靠脚放下的。

军官接着说：“我限你们一分钟，多一两秒钟都不行。”

随后，他突然站起来，走到那两个法国人身边，伸出了胳膊挽着莫利梭，把他引到了远一点的地方，低声向他说：“快点，那个口令呢？你那个伙伴什么也不会知道的，我可以装做不忍心的样子。”

莫利梭一个字也不回答。

那普鲁士人随后又引开了索瓦日先生，并且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索瓦日先生没有回答。

他们又靠紧着站在一处了。

军官发了命令。兵士们都托起了他们的枪。

这时候，莫利梭的眼光偶然落在那只盛满了鲈鱼的网袋上面，那东西依然放在野草里，离他不过几步儿。

一道日光使得那一堆还能够跳动的鱼闪出反光。于是一阵悲伤教他心酸了，尽管极力镇定自己，眼眶里已经满是眼泪。

他口吃地说：“永别了，索瓦日先生。”

索瓦日先生回答道：“永别了，莫利梭先生。”

他们互相握过了手，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了。

军官喊道："放！"

12 枝枪合做一声响了。

索瓦日先生一下就向前扑做一堆了，莫利梭个子高些，摇摆了一两下，才侧着倒在他伙伴身上，脸朝着天，好些沸腾似的鲜血，从他那件在胸部打穿了的短襟军服里面向外迸出来。

德国人又发了好些新的命令。

他的那些士兵都散了，随后又带了些绳子和石头过来，把石头系在这两个死人的脚上；随后，他们把他们抬到了河边。

瓦雷良山的炮声并没有停息，现在，山顶罩上了一座"烟山"。

两个兵士抬着莫利梭的头和脚。另外两个，用同样的法子抬着索瓦日先生。这两个尸身来回摇摆了一会儿，就被远远地扔出去了，先在空中画出一条曲线，随后如同站着似地往水里沉，石头拖着他们的脚先落进了水里。

河里的水溅起了，翻腾了，起了波纹了，随后，又归于平静，无数很细的涟漪都达到了岸边。

一点儿血浮起来了。

那位神色始终泰然的军官低声说："现在要轮到鱼了。"

随后他重新向着房子那面走去。

忽然他望见了野草里面那只盛满了鲈鱼的网袋，于是拾起它仔细看了一会，他微笑了，高声喊道："威廉，来！"

一个系着白布围腰的兵士跑了过来。这个普鲁士人把这两个枪毙了的人钓来的东西扔给他，一面吩咐："趁这些鱼还活着，赶快给我炸一炸，味道一定很鲜。"

随后，他又抽着他的烟斗了。

## 那个小偷

"我不是给您说过人家不信吗？"

"您还是照样说说吧。"

"我愿意。可是我认为首先需要对您保证我这个故事的各点都是真事，虽然好像未必真实。只有那些画家们一点不感到奇怪，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他们对这个时代爱开玩笑这一风气之盛行体会至深，这风气在最严肃的情况下也仍然缠着我们。

于是这个老演员倒骑在一张椅子上，这是在巴比棕旅馆里发生的事。

他接着说："却说这天晚上，我们在那可怜的苏里欧家吃过了饭，他现在死了，是我们中间

最狂的一个。我们那时只有三个人；我想是苏里欧，我，还有勒·波特文，但我不敢肯定是他。您知道我说的是那个爱琴海的画家欧茄·勒·波特文，也是已经死了的那位，不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并且天才洋溢的那个风景画家。

“说到我们在苏里欧家吃饭，那就等于说那时我们是醉醺醺的，只有波特文虽有点儿醉却还清醒。那时我们都不年轻。我们在画室贴隔壁的房间里，躺在地毯上高谈阔论，苏里欧脸朝天，两腿搁在椅子上谈战争，议论帝国的军服。突然他站了起来，从他那个杂物框里拿出了一套轻骑兵服自己穿上了。然后他再强制勒·波特文穿上了近卫兵的服装。因为这位不干，我们就抓住了他，把他的衣服脱了以后，塞进了一套他穿上以后连人都看不见了的大制服里。

“我自己打扮成了骑兵。于是欧苏里叫我们做了一种复杂动作，然后叫道：‘既然我们今晚成了些兵痞，我们就该照兵痞的格局喝。’

“点着了一瓶五味酒，喝完了；接着又在一碗朗姆酒上点起了一蓬火。于是我们张大了嘴唱一些老歌，过去那些太军里的老兵大喊大叫着唱的歌。

“忽然间一直还能控制自己的勒·波特文叫我们不要响，过了几秒钟之后，他低声说：“我们肯定有人在画室里走。”苏里欧费了大劲站起来叫道：‘一个小偷！多妙的机遇！’接着他突然唱起了马赛歌：

“武装起来，市民们！……”

“于是一下子冲到陈列着的各种武器前，按我们的制服分配武器。我得了一枝滑膛枪之类的家伙和一把军刀，勒波特文得的是一枝上了刺刀的火枪，而苏里欧找不到他该有的，自己配上了一枝马鞍上用的手枪插在腰里，手上挥舞着一把登陆斧。接着他小心地打开了画室的门，让这支军队开进了可疑地区。

“当我们走进了塞满大画布，家具和奇奇怪怪意想不到的东西的那间大画室时，苏里欧对我们说：‘我任命自己为将军，我现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你，骑兵队，任务是去截断敌人的退路，你，近卫军，你是我的护卫队。’

“我按命令行动，而后跟上了大队，它正在执行搜索。

“当我正要追上时，在一扇屏风后面爆发出了一声怒吼。我手里一直捏着一枝蜡烛，冲了过去，原来是勒波特用刺刀刺穿了一个人体模型，而苏里欧则补上了几斧。发现误会之后，将军下令：‘必须小心。’于是继续行动。

“从开始到现在，至少经过了 20 分钟，我们找遍了画室的弯弯角角都一无所获。这时波特文想起打开了一个大壁柜。这壁柜既深又黑，我伸进拿着蜡烛的手，立刻吓得倒退一步，有个人在那儿，一个活人，他看着我。

“我马上关上了壁柜，将门锁转了两圈，大家商量新建议。

“意见十分分歧。苏里欧要用烟薰小偷，勒·波特文提议饿他。我建议用火药炸壁柜。

“勒·波特文的意见占了上风，当他提着他的大枪上岗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去找剩下的五味酒和我们的烟斗；而后我们安顿在关上的门前面，还为获得俘虏祝酒。

“过了半个多钟头，苏里欧说：‘没有什么两样，我很想就近看看他。我们要是用武力把他抓起来呢？’

“我喊道：‘妙啊！’大家都朝自己的武器跑过去，打开了壁柜的门，苏里欧用他没有子弹的手枪作为武器首先冲了上去。

“我们跟在后面，一边吆喝。在黑地里挤成一团，经过约五分钟的乱打乱抓，我们把他拖到了亮地里，这是一个白头发肮脏褴褛的老贼之类。

“大家把他的两手两脚捆上，让他坐到了一张围椅里，而他一言不发。

“于是灌得醉意十足的苏里欧转过来对我们说：‘现在我们来审讯这个贱贼。’

“我已经半醉到这种程度，因此认为这个建议对我好像是理所当然。

“勒·波特文是被告的代言人，而我则是支持原告的。一致通过了他的死刑，只有他的辩护人没有投票。

“苏里欧说：‘我们立即行刑。’可是他发生了一点儿犹豫：‘这个人该得到宗教的赦免后才就刑。该去找一个牧师吧！’我反对，我说时候已经晚了。于是苏里欧建议由我来代行这一手续，并且劝诫这个罪犯向我来作忏悔。

“这个人五分钟以来一直在滚动着惊惶的眼睛，猜忖和他打交道的是些什么人。于是他用给酒精烧得干哑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在开顽笑，没有错。’但是苏里欧用武力强制他跪下，而且因为怕他的父母亲曾忽略了他的洗礼，于是朝他秃顶上浇了一杯罗姆酒。

“接着他说：‘向这位先生忏悔，你最后的时刻到了。’

“糊涂的老坏蛋叫了起来：

“救命呀！’叫得如此之响，我们被迫堵上他的嘴，免得惊动了邻居。这一来，他在地上打滚，乱踢乱扭，打翻了家具，撕破了画布。最后苏里欧不耐烦了，叫道：‘结果这家伙，’看到这个小偷躺在地上，他扣上了手枪扳机，撞针只轻轻地干响了一下，受到了他这个先例的挑动，轮到了我开枪。我的枪是用燧石打火的，发出的一点火星，使我吓了一跳。

“于是勒·波特文严肃地发话道：‘我们真有杀这个人的权吗？’

“苏里欧吃惊地回答道：‘然而我们已经判了他死刑！”

“可是勒·波特文又说：‘没有人枪毙平民的，这个人该交给刽子手。该把他送给警察局。’

“我们看来这是我们结论性意见。大家扶起了这个人。因为他不能走，只得将他放在一块做模型的案板上，紧紧缚好，由我和勒·波特文抬着，而苏里欧全副武装押送。

“到了警察局，哨兵拦住了我们。找来的头头认识我们。而且由于他每天都是我们各种闹剧，种种叫人讨厌的胡闹和各种异想天开的发现的见证人，他只笑笑就算了，并且拒绝接受我们的俘虏。

“苏里欧还不罢休，于是这位警察老爷严肃地劝我们回去，不要吵吵闹闹。

“这么一个队伍又回到了画室。我问道：‘我们拿了小偷怎么办？’

“勒·波特文心软了，认为这个人应该很累了。事实上，绑着而且堵着嘴，缚在木板上，已经是一副快要断气的神气。

“轮到我也大发善心了，一种醉汉的善心。我拔掉了他堵口的东西，问道：‘嘿，可怜的穷老头儿，这是怎么回事？’

“他哼哼说：‘我受够了，狗养的。’

“苏里欧一下子也变得和蔼了。他解开了所有的捆绑，让他坐着，以你我相称，并且为了安慰他，我们三个人都着手快快地配制一盅新五味酒。那个小偷老老实实坐在围椅里瞅着我们。等到饮料配制好了，递给了他一杯，我们存心想使他恢复神智，大家喝一杯。

“这俘虏的酒量能顶上一连人。可是这时天光亮了，他站起来，用很泰然的神气说：‘我必须离开你们了，因为我该回家了。’

“我们感到惋惜，想挽留他，可他不愿再呆下去。

“于是大家握手，而苏里欧则手里拿着蜡烛在过道里照他，一边喊着：‘当心那扇过车大门下的踏步。”

大家围着说故事的人爽声大笑起来。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傲然地对着我们加上了一句说：

“而我这故事的最可怪的地方就是它是真的。”

# 圣诞夜餐的故事

“圣诞夜餐！圣诞夜餐！啊，不行，我不吃圣诞夜餐！”

胖子亨利·当柏里艾用气急了的声音说，好像人家给他建议了什么可耻的事。

别人笑着大声说：“你干吗要生气？”

他回答说：“因为所谓圣诞夜餐给我开过世界上最叫人糟心的玩笑，我一直对这个愚蠢的晚上闹的糊涂笑话抱着一种克制不了的嫌恶。

“怎么闹的？”

“怎么闹的？你们想知道？好吧，你们听着：

“你们回想一下两年前这时候吧。那真冷，冷得穷人就死在路上。塞纳河也冻上了。在人行道，冷气透过了鞋垫，使脚在半统靴里冰冷，人好像都要倒毙了。”

我那时手头正有一项大工程，谢绝了所有圣诞夜餐的邀请，我毋宁在一张桌子前面度过长

夜。我单独进餐，而后开始工作。可是等到了十点左右的时刻，我想起了这时巴黎到处的狂欢，听到了冲破一切传到了我这里的街上的喧哗和隔壁邻居做晚饭的声音，这些都扰得我心烦意乱。我搞不清我在干的是什么工作，写了些什么傻话，于是我知道今天晚上得放弃做出任何像样的东西的打算。

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坐下去又站起来，无疑我受到了外面狂欢的微妙影响，我认输了。

我打铃把女仆找来，对她说："安吉勒，给我去买份两个人吃的夜餐来：牡蛎，一份凉鹧鸪、虾、火腿、蛋糕。给我拿来两瓶香槟，放好餐桌后您就去睡觉。

她去办了，有点儿觉得奇怪。等到她都办好了，我穿上大衣出去了。

还有一个大问题有待解决，我去找谁来一块儿吃圣诞夜餐呢？我的女朋友全被人邀走了。要找一个的话，就应当早早办好。于是我想到可以同时做一件好事。我自忖：'巴黎有的是饭桌上还没有晚餐的漂亮穷姑娘，还有街头上流浪想找一个慷慨的单身汉。'我想为这种没有父母保佑的可怜人之一做她的圣诞节庇护人。

我开始在城里到处跑。

当然啰，我碰到了好多在找好运的穷姑娘，可是她们丑得叫人倒胃，或者当她们一站下来时那瘦劲儿真让人止步。

我有一个弱点，这你们是清楚的，我喜欢营养好的女人。她们越是丰满我越喜欢。一个丰腴的女人能令我神魂颠倒。

忽然之间，我在杂耍剧院前面看到了一个中意的侧影，一个脑袋，前面两堆，这是胸脯，十分好看，下面更动人了，像肥鹅的肚皮一样。我一震，悄声说："见鬼，这姑娘漂亮！"还剩了一点我得弄清，那张脸。

这脸孔是道饭后甜点，而其它部分是……烤肉。

我加快了步子，赶上这个遛达遛达的女人，而后在一盏煤气灯下，我一转身：她是动人的，十分年轻，棕色头发和黑色眼睛。

我提出了邀请，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一刻钟以后，我们在我家里就着桌子坐下了。

一进门，她就说："啊，这儿真不错。"

于是她看看四周，可以明显看得出。她对于在这寒夜里找到的饭桌和住处是满意的。她真是出色的，她美丽得叫我吃惊，而丰满得使我久久心旌摇摇。

她脱下了大衣帽子，坐下来开始进餐，但是好像有点什么不舒服，有的时候她那苍白的脸会有点哆嗦，好像在忍受什么隐瞒着的痛苦。

我问她道："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她答道："算了，别管它。"

于是她开始喝酒，一口气就干了一杯香槟，倒满又一杯，不停地喝。

很快地在她的两颊显出了一点红晕，她开始笑了。

我呢，我已经迷上了她，满嘴地亲她，发现她不笨也不粗俗，也不像人行道上那些姑娘们那们粗野。我问她的生世细节，她回答说："小宝贝，你别管吧！"

唉！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到了该上床的时候了。这时，当我收拾起放在壁炉前的桌子时，她匆匆忙忙脱了衣服溜进了被窝里。

我的邻居吵闹得要命，又唱又笑像群疯子。我对自己说："我去找来这个漂亮姑娘是完全有理的，这毫无办法干工作。"

一声长叹使我转过了身来。我问道："什么事我的小猫儿？"她没有回答，可是她继续发出痛苦的哼哼，好像痛苦得了不得。

我又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这时她突然发出一声令人心碎欲裂的喊声，我手里拿了蜡烛跑过去。

她的脸痛苦得变了形，而她自己绞着手，喘着气，从胸膛深处发出阵阵呻吟，像临终时的喘息令人无法忍心听。

我发慌了，问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你怎么啦？"

她不回答我而径自嗥叫。

立刻连隔壁的那些人也不响了，在听我家发生了什么事。

我反反复复地说："你哪儿痛，告诉我你哪儿痛。"

她口吃地说：'啊，我的肚皮，我的肚皮！'

我一下子揭开了被子，而我看见了……

她临产了，我的朋友们。

这时我昏了头了，我冲到了墙边，使拳头敲打，使出了全身力气，一面喊："救命呀，救命呀！"

我的门不推自开了，一群人冲进了我的家里，有些是穿着礼服的男人，有些袒胸露肩的女士，还有些丑角打扮的，土耳其人打扮的，骑士打扮的，这一入侵弄得我如此晕头转向，都无法解释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呢，他们原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也许是什么罪案，也无法理解。

我最后说了："这是……这是……这个女人……她……她要生了。"

于是人们都来观察。提出他的意见，尤其是一个广济会的教士也装成他懂，要来帮大自然的忙。

他们也醉得像驴一样，我怕他们会把她弄死了，于是我光着脑袋冲到了楼梯上，想去找一个邻街的老医生来。

等到我和医生回来，我的房子已经整个儿翻了个够，楼梯上的煤气灯点着了，各层楼的住户都进占了我那套房子，4 个坐在桌旁的装卸工清算了我的香槟酒和我的虾。

一看见了我，爆发了一阵吓人的喊声，于是一个送牛奶的女工在餐巾里递给了我一块可怕的肉团，满是皱纹，蜷在那里，哭哭啼啼，叫得像只猫似的。她对我说：'这是个姑娘。'

医生诊视了产妇，怀疑才吃过晚饭就生产会情况不妙，临走声明他立刻就派一个陪病人的和一个奶妈来。

这两个女人过了一个小时来了，拿着一包药。

那天晚上我是坐在一张圈椅里过的，想起以后的事完全茫然。

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了。他发现病人情况很不好。

他对我说："先生，您的妻子……"

我剪断他的话说，"这不是我的妻子。"

他又说："您的情妇？她是什么，对我并不重要。"于是他一样样告诉我应当应当小心的事情，食谱、药。

怎么办呢？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送到收容所里去？在整个楼里，整个街区里都会把我看成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我把她留在了家里，她在我床上过了六个星期。

孩子呢？我把它送到波瓦西的乡下人家里，她每个月还得花我五十法郎。从开头就付起，直到现在我还被迫付款，直到我死了为止。而且以后会以为我是她的父亲。

可是，最最倒霉的是那个姑娘病好了时……她爱上了我……她爱我爱得发狂，那个女叫花子。

"那么后来呢？"

"后来她变成瘦得像只没有家的猫，我赶走了这副骨头架子，她躲在马路上偷看我，躲在一边看我过去。在我晚上出去时拦住我好亲我的手，使我厌烦得简直要命。

“这就是为什么从此我再也不参加圣诞午夜餐了。”

# 替工

“说的是朋德罗阿太太？”

“是，朋德罗阿太太。”

“不可能吧？”

“我一给一您一说‘是’。”

“那个戴顶花边小帽的太太，虔诚的、圣洁的女人，可敬的朋德罗阿太太，那个短发蒙茸，长长短短好像是绕着脑袋粘上去的朋德罗阿太太？”

“就是她。”

“啊？哪儿的话，您糊涂了吧。”

“我一向一您一保一证。”

“那么给我详细说说，行吧？”

“听着。老公证律师朋德罗阿在世的时候，人家说朋德罗阿太太让他的文书为她当特别的差。这女人是那些私下里淫荡而又严守教规的受人尊敬的一类小资产阶级，这种人是很多的。她爱那些漂亮单身汉，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吧？我们不是爱那些漂亮姑娘吗？

“朋德罗阿老爷子一死，这位寡妇就成了安分守己，无可指责的靠年金过活的女人。她频繁地上教堂，谈起亲戚来带着瞧不起的样子，不容对她有何议论。

“后来她老了，她变成您熟知的那种小老婆子，装腔作势，尖酸刻薄，脾气不好。

“然而在上星期四发生了好像不可能发生的怪事。您认识我的朋友约翰·德·安格玛，他是龙骑兵上尉，驻扎在丽维特近郊。

“有天早晨，他到营房去的时候，得知他营里有两个人狠狠地干了一架。军队对荣誉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举行了一次决斗，事后这两位兵又和好了。在他们军官的质问下，终于说出了这场争吵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朋德罗阿太太打架的。”

“啊？”

“是的，朋友，为了朋德罗阿太太！”

“我不如用骑兵西巴勒的话来说这件事吧。”

上尉，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十八月以前，一个晚上在六点到九点之间，我在场里散步，这时有个特特别别的女人朝我走过来。

她像找我问路似的说：“当兵的，你愿意每个星期老老实实赚十个法郎吗？”

我真心诚意地回答说：“愿意随时听您使唤，太太。”

于是她对我说：“您明天来找我，中午，我是朋德罗阿太太，住在濠沟路六号。”

“我会到的，太太，您放心。”

然后她一副高兴的样子离开我了，还加了一句：“我很谢谢您，当兵的。”

“该我谢谢您，太太。”

不过这事让我一直惦念到了第二天。

中午，我到她家门口去拉铃了。

她亲自给我开的门，在她的头上扎着一堆小缎带。

她说：“快点儿，因为我的女佣会回来。

我回答说：“我很愿意快点干，可我该干什么？”

这时她笑了，还反问道：“你真不懂，你这个胖滑头？”

我还是没有懂，上尉，说真话。

她过来坐得很靠近我，对我说：“要是你将这事儿那怕漏出去一个字，我也会弄得你下狱你得发誓不开口。”

我照她的要求发了誓，可是我仍然没有弄懂。为这我闹得满头大汗。于是我脱下了头盔，我的手帕原放在里面。她从那儿拿出了我的手帕，给我擦干头发和脸上的汗。接着她就搂住了我，在我耳边悄悄说：

“好啦，你很想来吗？”

我回答说：“我很想干您打算要的，太太，我原就是为了这来的。”

这时她就着手采用毫不隐晦的示范行动来使我了解。当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就把头盔放到了一张椅子上，并且用事实证明给她看龙骑兵是从不退缩的，上尉。

她对这事并没有太夸我，因为对这位不同一般的女人这不是头回了。但是干这行的不能太斤斤计较，要看到这个赚钱机会得来不易，何况我还要养家。我自忖：“这活中间还得一百个铜钱是给老爹的。”

干完了这件短差，上尉，我就作出要走的姿态。她很不愿意我这么早走。可是我对她说：“货真价实，太太。一小杯值两个铜钱，两小杯就得 4 个。”

她很懂这个道理，于是在我手心里放了一个值二十法郎的小拿破仑币。这种钱对我不太合

适，因为它会在口袋里滚，而裤子缝得不好时，会在靴子里才找得到，甚或找不到了。

于是在我看着这块黄色表面的小钱币，一面对自己说那些话时，她看着我，后来她脸红了，并且误会了我的神色，于是问我道：

“您是不是认为这不够？”

我回答她说：

“不完全是那样，太太，但是如果对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宁可得两个值一百的铜钱。”

她这样给了我，我就走了。

就像这个样子过了十八个月，上尉。每个星期二晚上，在得您准假后，我就在晚上去了。她喜欢这样，因为这时她的女佣睡了。

现在再说下去。上星期我觉得不太舒服，得去医院看病。又到了星期二，但是还是无法出去。于是我为那拿惯了的二十法郎发急。

我自己想：“要是没有人去，我就会给开差了，她肯定会找个炮兵。”这念头叫我焦急。

于是我求波梅尔帮忙。我们是同乡。我于是告诉他这行当，并说：“这样你可以得一百个铜钱，我也得一百，就算说定了。”

一经商定他就去了。我给他说清过情况。他到那儿敲了门，她开了。让他进去，她看了看他的头，却一点也没有看出不是原来的了。您知道，龙骑兵就是龙骑兵，上尉，当他们戴了帽子时是很相像的。

可是忽然一下子，她发现这个变了样，她气冲冲地问道：

“您是什么东西？您要干吗？我不认识您，我！”

于是波梅尔进行解释。他证明我是病了，说明他是我派去做替工的。

她看着他，也让他发誓保密，而后她收留了他，这您可以想得到，因为波梅尔的身材是不错的。

可是这狗腿子回来以后，上尉，他不肯给我份儿上的那一百个铜钱。假使那是留给我自己的，我也就罢了，可是，可是，这是我父亲的呀，在这事上面不能开玩笑。”

我对他说：

“作为一个龙骑兵，你这做法可不够意思，你没有想想你穿的制服吗？”

上尉，他一面说这项杂差该加一倍，一面就动手了。

观点不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他一个钱也不该得。我对他鼻子就是一拳。其它您都知道了。

“上尉德·安格玛给我讲这段故事时，眼泪都笑出来了。可是他也要求我发誓保守秘密，他对这两个兵也保证了，最要紧的是您不能出卖我，您自己知道就行了，能答应吗？”

“啊，一点不用怕，可这事最后怎么结束的呢？”

“怎么结束？我给您赌一千法郎！……波多罗阿大娘把两个龙骑兵都收下了，各有各的日子。这样彼此高兴。”

“啊！她真是不错，真不错！”

“而那老父母的桌面上也有钱买面包了。真功德圆满了。”

# 半夜餐

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我现在记不大正确了。那时候，我狂热地打猎已经有一个月之久，抱着大家对于种种新的酷嗜而起的热烈态度，快乐得像是一个野蛮人。

打猎的地方是在诺曼第省，住的地方是一个独身亲戚茹尔·巴恩韦的贵族古堡里，他身边只有一个女用人，一个男用人和一个守卫。那古堡是一所仿佛被人遗弃了好几百年的灰色建筑物，四周绕着簌簌呼啸的松树，那也就是好些夹在迎风摇动的高大榆树丛里的大道的中心。在那些一年到头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仅仅放着一色古老的家具，在往昔，古堡的主人们常常在那儿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的贵族阶级邻居们，到今日，我们只看见主人们的遗像都挂在一条暗廊里，遇着外面起风的时候，那暗廊里也满是风，简直像郊外的大道。

我们当时都躲在厨房里，那是古堡的唯一可以住人的角落，面积非常宽大，其中偏僻的阴暗地方，必须有人把一束木柴扔到庞大的壁炉里等它烧旺了的时候，才可以照得亮一些。每天晚上，我们首先总对着壁炉打一阵甜美的瞌睡，总让我们烘着脚上那些湿透了的长统皮靴，总让我们那些猎狗盘在我们腿子底下睡觉，随后，瞌睡醒了，皮靴长久的烘出水蒸气了，猎狗因为梦见打猎如同患着睡游病一样吠起来了，于是我们才一同到楼上的卧房休息。

我们的那间卧房是唯一教人全部装了天花板和墁了石灰的屋子，原因呢是为了防老鼠。不过墙上虽然墁了石灰显得白净，却是赤裸裸没有装饰的，仅仅挂着几枝枪，几根赶狗的鞭子和几枝打猎的号角，我们进了那间冷得像是西伯利亚小屋子一样的卧房，分别走到它的两只角落边，就都浑身发抖地钻到了两张床上。

在古堡对面一法里光景，那座壁陡的悬崖一直落到海里，洋面上强劲的海风镇日镇夜地使得折腰的大树长叹，使得屋顶和屋顶上面的测风器啜泣，尤其是这一整座可敬的建筑物，因为它那些不合缝的屋瓦，宽大得象是旋流中的涡卷一样的烟囱，怎样也关不严密的窗子，都是招风的道儿，所以风在屋子里呼啸不止。

那一天，天气冻得十分厉害。天色黑了。我们正要坐到高大的壁炉前面吃饭，一枝铁叉穿着一头野兔和两只竹鸡对着炉里的火烤出香喷喷的味儿。

我那个表弟兄抬起脑袋说道：“等会儿睡的时候是一定不会暖和的。”

我淡淡地回答：不会暖和，不过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在水荡打野鸭。”

女用人把我们的刀叉盘碟摆在餐桌的一端，用人们的摆在另一端，她问道：“两位先生可知

道明天是耶稣诞日，半夜餐就是今天夜里。”

我们是确实不知道这件事的，因为我们不大看日历。我那位表弟兄问：那么，半夜的弥撒礼也在今天晚上哪，今天礼拜堂里打了一天的钟，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女用人回答道：“也是也不是，先生，礼拜堂打钟也因为傅耐勒老爹死了。”

傅耐勒老爹从前以牧羊为业，在当地是个很出名的。活到93岁，他从来没有生过病，直到一个月以前，他因为黑夜掉在一个池塘里受了寒。第二天，他便卧床不起；从那天起，病情一直很危险。

我的表弟兄转过头来对我说：倘若你愿意，我们等会儿就去看看那些穷苦的人。”他说的正是那个老翁的一家人，老翁的孙子58岁，他的孙媳妇小一岁。当中的那一代人都久已不存在了。他们住的是一所可怜的破屋，正在村口的右手边。

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何以在那个寂寞无聊的时刻听见了耶稣诞日，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俩互相对着谈起好些有关古时候耶稣诞日前夕半夜餐的故事，谈起那些属于那一个故意装痴的夜间的奇遇，那就是说过去的好运气和次日的醒觉，两个人在冒险的诧异中得来的醒觉，由于种种发现而起的惊讶。

这样，我们那顿晚饭延续得很长。烟斗吸完又装上一斗，再吸完又装上一斗，寂寞生活里的快乐，那些在两个密友之间忽然发生的相互感染的快乐真振作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休息地谈着，藏在心坎儿上的种种隐秘，在人生吐露真性情的关头是每每被人遗忘的，所以我们各自搜索枯肠去叙述这些隐秘。

女用人本已老早走开，现在又出来了，她说：“我去做弥撒了，先生。”

“这么早就去！”

“现在是十一点一刻。”

“我们是不是也到礼拜堂走走？”茹尔问，“在乡下，这种耶稣诞日的弥撒是很希奇的。”

我答应了，于是我们都披上打猎的皮衣出门了。

一股尖厉的寒气削着面部，逼得眼泪浸出来。冻透了的空气紧压着我的胸口，教我的喉管发干。深沉的天空没有一点儿云雾，满是星星，简直可以说星光因为下冻都变成了淡淡的，它绝不像火点儿样的闪烁，而像是好些冰球，好些发光的结晶体。在远处那种干燥而有回声的铁石样的土地上，好些农人的木鞋橐橐地响着，许多村落的小钟楼都敲着钟，从各方面向夜色里传出它们那些也像是畏寒的尖锐音调。

乡村简直是没有人睡觉的，好些雄鸡误会了那类的闹声都彼此唱和似地啼起来，我们从许多牛圈旁边经过刚，听见那些被人声惊扰的牲口都在圈里移动。

走到了村口，茹尔记起傅耐勒那一家子了。他说：“这儿就是他们的破房子，我们进去吧！”

他敲了好半天的门，毫无用处。一个女邻居从自己家里出来了，她是预备到礼拜堂里去的，

望见了我们她就说道："他们都做弥撒去了，先生们，他们去给老爹祷告。"

"我们等会儿出来的时候一定看得见他们，"我的表弟兄说。

天上的星是亮晶晶的，像是有人向着漫无边际的太空撒下光明的种子，下弦的月在那些播下了的颗粒中央对着天际挂出它那个镰刀样的剪影。钟声在尖顶的钟楼上不断地响着，那些颤动的火点儿从乌黑的田野中间四面八方对着钟楼走过来。火点儿都在晦暗的平原中央靠近地面跳动，使人望得见它们正在许多种着树木的田庄院落之间走过来。那都是农人们在他们妻子前面拿着的牛角风灯，她们戴着白的便帽披着黑的长衣，后面还跟一些没有十分睡醒的小孩互相牵着手儿走。

从礼拜堂的敞开的大门口，望得见灯烛辉煌的唱诗台。无数的每枝一个铜元的蜡烛组成一长串，绕着堂里的那个气象寒伧的本堂，左边一间小祈祷室里，有一个蜡制的婴孩基督的硕大偶像，躺在一些围在松枝中央的麦秸上面，显出它那粉红色的而且不自然的裸体。

弥撒开始了。农人们弯着脊梁。农妇们跪着，他们都在那儿祷告。这些从寒夜里爬起来的老百姓，都很感动地望着那幅粗糙的画像并且都合着手掌，他们不仅天真地心悦诚服，同样也因为那个稚气的遗像的平凡光彩感到了畏怯。

冷风吹得烛影摇晃。茹尔向我说："我们出去吧！外面还比较舒服点。"

那些俯伏着的乡下人正在虔诚地浑身寒战的时候，我和茹尔却在不见人影儿的大路上开始再来谈我们的回忆，谈得很久，谈完了，我们回到了村口，弥撒也正结束。

一线火光从傅耐勒家门底下的缝儿里射出来。"他们正替死者守夜呀，"我那个表弟兄说。"我们终于可以进去看看这两个穷苦的人，这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安慰。"

在壁炉里，一点儿燃过头的木柴差不多快要熄了。乌黑的屋子被脏东西染得象是涂了漆，几条被虫子蛀伤的椽子由于年代久远都变成了棕色，满屋子全是油煎血油香肠的味儿，使人感到窒闷。一张大桌子下面是一只周身象肚子一般圆圆的凸出的长型面包桶；桌子中央点着一枝插在歪了的铁烛台里的蜡烛，烛花结成一朵菌子样的东西，冒出一线刺鼻的烟腾到天花板上。

傅耐勒夫妇正在面对面地吃着他们的半夜餐。

他俩都是忧郁的，两副乡下人的发呆的脸儿，郑重地吃着东西不说一句话。在单独一只搁在他俩之间的深边盘子里，一大段血油香肠腾出它那种瘟臭的味儿。他们不时用刀子切下一点点香肠，再把它压碎涂在切成小片的面包上，然后送到嘴里慢慢地嚼着。

男人的杯子空了的时候，妇人提起盛着苹果酒的罐子给杯子斟得满满的。

我们进去了以后，他俩请我们坐下来，并且请我们也"照着他俩的样子一样做"，我们拒绝了，他俩再动手吃着。

经过两三分钟的沉默，我的表弟兄说话了："喂，昂丁，您的祖父死了吗？"

"是呀，我的可怜的先生，他是先头过去的。'

沉默又开始了。他妻子由于表示礼貌夹去了烛花。这时候，我为了谈几句就接着说："他原

是很年老的。”

他那个 57 岁的孙媳妇回答道：“唉，他的寿命终结了，他在这儿再没有什么可干了。’

忽然间，我心上动了一个欲望要看一看那个百岁老人的遗体，于是我央求他们引我去看他。

那两个乡下人原来一直都是安静的，现在突然都慌张起来。

两对放心不下的眼睛互相商量着而嘴里却不答话。

我的表弟兄看见他们的不安神情就坚持一定要去看。

这时候，丈夫用一种怀疑的狡猾神气问道：

“看一看于您有什么用处？”

“毫无用处，”茹尔说，“不过这是常有的事，为什么您不肯让我们看一看他？”

那个乡下人耸着肩头说：

“噢！我很愿意，不过，在现在这样的时候，那是不便当的。”

我们怎么也猜不透。这时候，那个死者的孙子和孙媳妇始终并不动弹，并且面对面地低着眼睛，一副不高兴的木头木脑的神气仿佛像是说道：“请出去吧，”我的表弟兄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了：

“我们快点儿吧，昂丁，请您起来带我们到他的屋子里去。”

不过丈夫下了决心，皱着眉头回答：

“那是不必费事的，他不在这儿了，先生。”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

妇人不等她丈夫开口就抢着说：

“我来告诉您吧：我把他放在面包桶里，预备到明天再说，因为我们简直没有空地方。”

后来，挪开那只血油香肠盘子以后，她揭起了桌面子，我们才懂得他们原来是把面包桶当做桌子用，所以桌面子就是桶盖，她揭起了桶盖，就端着蜡烛弯下身子去照那个空洞的大木桶的内部，我们望见了桶底有件灰色的东西，一个长长的包裹样的东西，它的一端露着一个白头发乱蓬蓬的干瘦脑袋，另一端是一双赤着的脚。

那就是傅耐勒老爹，枯槁得不成样子，闭着一双眼睛，身上裹着他那件牧羊人的风衣，长眠在好些零碎的面包块儿中间，那些东西也像他同样年代久远古老得发黑。

然而他的孙子和孙媳妇，却在那上边吃着耶稣诞日前夕的半夜餐！

茹尔气得浑身发抖，他嚷着：

“为什么你们不让他躺在床上？你们真是太不懂道理！”

这样一来，那妇人流眼泪了，接着很快地说：

“我来对您说，我的仁慈的先生，我们家里只有一张床。以前我们是和他一块儿睡的，三个人一块儿睡的。自从他病重的时候起，我俩就睡在地上了，我的好先生，在现在这种天气，那是很苦的。所以在他先头去世的时候，我俩就这样说：他既然不再有什么难受，那么又何必把他留在床上？我俩很可以把他搁在面包桶里等候明天再说，我俩总不能和这个死人睡在一块儿，我的两位仁慈的先生！……”

我的表弟兄很生气了，陡然使劲拉开了门就向外面走，我却跟在他后面，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 月色

马理尼央长老是配得上用“马理尼央”这个战役名称做姓的。这是一个瘦长而笃信宗教的教士，性情虽然激烈，却是正直不阿。他的种种信仰都是坚定不移的，而且从不动摇。他真诚地自以为认识了他的上帝，窥透了上帝的种种计划，种种意志，种种目的。

①马理尼央( Marignan）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名；法国于十六世纪之初在该处战胜了瑞士人遂成大国，又于十九世纪中叶战胜了奥地利人，此处所指应当是前者。

他在他那所乡下礼拜堂堂长住宅的树荫小径上迈开大步散步时，有时候头脑里涌出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了这东西？”于是他固执地寻觅答案，替上帝设身处地，结果几乎一定是寻得着答案的。世上有些人在一种虔诚的谦逊状态中，免不了喃喃地说：

“主，你的计划是深不可测的！”而他却不如此；他想的是：“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应当认识他做事的理由，倘若不认识，我应当去猜度。”

他以为无论什么，总是带着一种绝对而又可赞赏的逻辑在自然里被创造出来的，种种的“为什么”和种种的“因为”素来彼此互相平衡。曙光是为了叫睡醒的人快乐而设，白昼是为了禾苗的成熟，雨是为了禾苗的滋润，黄昏是为了预备瞌睡，而黑夜是为了睡觉。

四季对于农事的种种需要是完全相应的：这教士从来不会怀疑到自然原是没有目的的，也就是绝没有怀疑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相反都得服从时代和气候以及物质的必然需要。

但是他却恨女人，他不自觉地恨女人，并且由于本能作用看不起女人。他时常讲述基督的话，“女人，在你和我之间，可有相同的处所？”末了他还加上一句：“可以说上帝自己也不满意于这种作品。”在他看来，女人比诗人所谈的孩子还不纯洁十二倍，她诱惑了第一个男人拖累了他，并且永远继续她这种堕入地狱的工作．这真是软弱的、危险而又神秘地扰乱人心的生物。并且他憎恨她们那种具有爱力的灵魂，尤甚于憎恨她们那种沉沦了的肉体。

他时常觉得她们向他表示温和亲爱，他虽然知道自己是攻不破的，不过却痛恨那种整日在她们身上颤动的恋爱需要。

在他看来，上帝之造女人不过是为了引诱男人和考验男人，所以非带着种种防御性的以及

因为陷阱而起的恐惧是不好和她们接近的。在事实上，女人的那同着男人张开的嘴唇和伸出的胳膊简直就是陷阱。

仅仅对于那些因为虔信宗教而变成没有害处的女教士，他才存宽大之心；不过却一样强硬地对付她们，因为他觉得，尽管他是一个教士，在她们那颗锁住了的心的深处，在她们那受了委屈的心的深处，那种向他表示的永恒的温和亲爱，依然始终是活跃的。

他觉得在她们那种比男教士的眼光格外被信仰润湿的眼光里，在她们那种以异性的身分来参加的对上帝的陶醉里，在他们对于基督而施的热爱里，都有温和亲爱的存在，这些事都是使他生气的，因为这是女性的爱情，肉体的爱情；就是在她们的柔顺态度里，在她们和他说话而用的声音的和婉意味里，在她们低垂的眼睛里，在她们因为遇着他用强硬态度相待而忍住的眼泪里，无处不有这种可咒骂的温和亲爱的存在。

并且，每逢他抖着道袍从女修道院的门里出来，就伸长了脚步急急走开了，如同逃避危险一样。

他有一个外甥女儿，她和她的母亲同住在邻近一所小房子里。他专心指望她能够做一个服务于慈善事业的童贞女。

她是美貌的，天真的和爱嘲笑的。每逢这位教士说教，她就笑起来；而每逢他对着她生气，她就热烈地拥抱他，紧紧地箍住他，于是他便不知不觉地极力设法来解脱这样的包围，然而这样的包围，却使他尝着了一种甜美的快乐，在他心里唤醒了那种在世上男人心里沉睡了的父性感觉。

他时常带着她在身旁从田地里的小路上走，一面老是对她谈到上帝，谈到他的上帝。她几乎没有听见他的话，只去望望天色和花草，眼光里显然露出一种由于生活而起的幸福。有时候她为了追赶一个飞的虫儿就跑起来，随后把虫儿带回来一面喊着："看呀，舅舅，这东西真好看，我很想吻它一下。"末了这种想和蜜蜂儿或者花苞儿吻一下的热望，竟使这教士不放心了，生气了，激怒了，原来他又从这些地方．发现了这个无法除根的温情总要在所有女人的心里萌发出来。

后来，某一天，教堂里看守法器的职员的妻子——她是替马理尼央长老管家务的——小心地告诉他，说是他的外甥女儿有了一个情人。

他当时正在家里刮胡子，听见那句话，他感到了一种可怕的惊慌，板着那张涂满了肥皂的脸好半天透不过气来。

等到他的心镇定下来能想能说的时候，他就嚷着："这是假的，你说谎，梅拉尼！"

但是那个乡下女人把自己的手搁在胸前："上帝应当审判我是不是说假话，堂长先生。我告诉您，每天晚上，她只等您姐姐睡了觉便去找他。他们总在河边上会面。您只须在 10 点到 1 2 点之间到那里去看一看就够了。"

他不刮脸了，激动地走着，如同他平常有重大的思虑时候所表现的动作一样。到了他后来重新着手刮胡子的时候，一连在耳鼻之间割破了三刀。

在整个白天，他一直不说话，满肚子怒气。因为对着不可克制的爱情，他作为教士已经动了暴怒，此外，他又是道义上的家长，保护人和精神指导者，现在一个女孩子欺骗了他，抢劫

了他，玩弄了他，所以他的暴怒更其过度了；这种自私自利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情形，正是父母遇着女儿不等父母参预又不听父母劝导而径自宣言选择了配偶时所常有的。

吃过了晚饭，他想勉强去看一点儿书，但他没有能够达到目的；终于越想越气。到了报过 10 点钟以后，他拿了他的手杖，一根粗大的榆木棍子，一根每逢他在夜里去看病人必定带着防身的粗棍子。随后他那只粗大结实的手掌拿起粗棍子像风车儿一般有威有势地抡起来，一面瞧着它微笑。末了，他忽然擎起了它，咬牙切齿用它敲着一把椅子，那椅子的靠背开了坼，倒在地板上了。

为了到外面去，他拉开了门；但是走到檐前便停住了脚步，看见了那片几乎从没有见过的月色清辉，他竟因此吃惊了。

因为他生来就有一种激动的聪明，一种为教会里的古代圣哲们——梦想派的诗人——所应有的聪明，这时候，他忽然觉得这片空明夜色的壮丽的美景教自己分心了，教自己受感动了。

在他这个被清辉浸透的小园子里，成行的果树，在小径上映出它们那些刚刚长着绿叶子的枝柯的纤弱影子；那从攀到他住宅墙上的肥大的金银花藤，吐出一阵阵的美妙甘芳的清气，使一种香透了的情感在这温和明朗的夜色里飘浮。

他深深地呼吸着，如同醉汉饮酒一般吸着空气，并且从容地信步往前走去，心旷神怡，几乎忘了他的外甥女儿。

一径走到了田地里，他便停住脚步去玩赏那一整幅被这种温情脉脉的清光所淹没的平原，被这明空夜色的柔和情趣所浸润的平原。成群的蟾蜍不住地向空中放出它们的短促而响亮的音调，远处的夜莺吐出它们那阵使人茫然梦想的串珠般的音乐，吐出它们那阵对着诱人的月色而起的清脆颤音，简直像是为了拥抱亲吻而唱出的歌声。

长老这时候又开始走动了，心里失掉了勇气，但是却不知其所以然。他觉得自己陡然衰弱了；竟想坐下来，竟想留在那里不动，竟想从上帝的作品里去认识去赞美上帝。

远处，一大行白杨树随着小溪的波折向前蜿蜒地伸长着。一层薄霭，一层被月光穿过的，被月光染上银色并且使之发光的白色水蒸气，在河岸上和周围浮着不动，用一层轻而透明的绵絮样的东西遮住了溪水的回流。

教士又停住自己的脚步了，一阵温柔的感觉，一阵越来越扩大而且无法抵抗的温柔感觉打进了他的心灵。

一种疑虑，一种泛泛的不安侵入他的心了；他觉得自己心上生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他有时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

上帝从前为什么造了这些东西？既然夜是注定给睡眠用的，给停止意识用的，给林息用的，给人忘却一切用的，为什么又教它比白昼更有趣味，比黎明和黄昏更柔和？好些过于微妙过于意味深远的事物对于强烈的光浪既然不相宜，为什么这个月球，这个态度从容使人感到诱惑而且比太阳富于诗意的月球，竟像是被上帝注定来小心翼翼地照明这些事物一般，把黑暗世界照得通明透亮？

为什么鸟雀中的那些最善于歌唱的，不像其余那些一样同去休息，偏偏在这种使人动荡的

阴影里歌唱？

为什么有这种半明半暗的薄幕投在世界上？为什么有心弦的颤动，心灵的感慨和肉体的疲劳？

既然人到夜里都在床上躺着，为什么又有这种不被世人看见的诱惑人的东西？这幅无上之美的景物，这种从天上投到地下的无边诗境，究竟是为谁而设的？

长老终于是一点也不明白了。

但是他看见远远的处所，草滩①的边上，那些罩在发光薄霭里的树丛底下，有两个并肩而行的人影儿冉冉出现了。

①草滩常在河滩边，农家利用地势和土性选择草种使之在滩里繁殖以作牲畜的一种饲料。

男人比较高大一些，挽着他那女朋友的脖子，并且，偶然还吻一吻她的额头。那幅罩着他们如同为他们而设的仙境般的景物本来是静止的，现在突然由于他们而充满生气：他们两人像是一个单独的生命，那个领着天意来享受这个静悄悄的夜景的生命；他们对着教士走过来了，俨然像一个活的答案，那个天主向教士的疑问而投下来的答案。

他站着不走了，心脏跳得很急，精神感到彷徨；他相信看见他们的《圣经》上的什么事迹，如同路得和波阿司的恋爱①一样，那正是《圣经》所谈的上帝意旨在一种幕景中的实现。于是《雅歌》②中的好些篇章，烈火样的呼声，肉体的召唤，那部灼人的温柔诗集的全部热烈篇章，都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间共鸣了。

①路得（女）和波阿司（男）是《圣经》中的一对情人，见《旧约》中的《路得记》

②《雅歌》亦是《旧约》中的一种，其内容系热烈的恋爱故事。

他向自己说："上帝也许是为了用理想世界掩护人类的爱情，才造了这种月夜。"

他终于在这一对边走边吻的人儿前面向后退却了。然而那就是他的外甥女儿；于是他问自己：他是否快要违抗上帝。既然上帝明显地用一幅如此清幽的景物去围绕爱情，他难道不容许爱情吗？

他逃走了，精神恍惚，几乎有些惭愧，如同闯入了一所他不应当进去的异教庙宇中似的。

## 一场政变

巴黎才听到色当的败绩，共和国政府就立时宣布成立了。从这一乱糟糟的搞法开始一直到公社以后，整个儿法国都忙得喘不过气来。全国从头到尾都在玩当兵的把戏。

有些帽子店的老板成了上校，而起着将军的作用。在围着红布的富泰大肚子上，绕周插上了手枪和匕首。一些小商人靠偶然的机遇成了军人，指挥着成营吵吵嚷嚷的志愿兵，像车夫一样地咒骂以显示威风。

单是拿到了枪、按制式端着武器这一件事，就足以使这些迄今只拿过秤杆子的人发疯了，并且毫无理由地使第一个碰到他的人倒霉。为了证实会杀人而去杀死一些无辜的人，并且在还

没有遭到普鲁士人光临蹂躏的乡村里溜达时，用枪打死一些游荡的狗、安安静静在反刍的牛和在草场上放牧的病马。

人人都认为受到号召来在军事上演个重大角色。连很小的村庄里的咖啡馆都像是兵营或者急救站，挤满了穿上军服的商人。

加纳镇这个小镇还不知道那些有关军队和首都的令人糊涂的消息，但是一个月来已经被搅和得极端动荡，因为敌对的派别已经处于对峙状态。

镇长是子爵华纳多先生，他是个瘦小上了年纪的男人，由于野心而在不久前归顺帝国的正统派，他发现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死敌马沙烈医生，这是个脸红红的胖子，他是这个区域的共和派首领，一县的共济会头目，农业协会会长，救火协作队主席，应当保卫地方的民团组织人。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他找到了办法使３６个有妻室子女的谨慎农民和镇上的商人决心保卫乡土，他每天在乡政府前的广场上操练他们。

当镇长偶尔到镇公所所在的房子来的时候，这位司令官马沙烈腰夸手枪，手持军刀，傲然地走过他的队伍前面，对他的这些人拉起架势叫道："祖国万岁！"大家都知道这一声吆喝使得那个小个子子爵冒火，他无疑把这看作一种示威，一种挑战，也是对大革命的令人受不了的纪念。

９月５日的早晨，这位医生穿上了制服，手枪放在桌子上面，正在为一对乡下老夫妇看玻那位丈夫得静脉曲张已经７年了，一直等着，到他的妻子也得病才来找医生。正在这时信差送报纸来了。

马沙烈先生打开来一看脸色一下子变白了，猛然站了起来，用兴奋之极的姿势，朝天举起了双手，在这两个吓呆了的乡下人面前，放开了嗓门叫道："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

而后一屁股坐进了围椅里，激动得快晕倒了。

当这个乡下人接着往下说："开始时，像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爬……"这位医生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哪有时间来听您的傻话。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皇帝已经被俘，法兰西得救了。共和国万岁！"于是他跑到门口，大声吆喝道："西莱斯特，快，西莱斯特。"

吃惊的女仆跑来了，他说得越快就越口齿不清地说："我的靴子，我的军刀，我的子弹袋，还有我的西班牙匕首，它在我的床头柜上，你赶快。"

当那个乡下人乘短促的安静时刻，固执地又接着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鼓包，使我走路时很疼。"

惹火了的医生吼道：

"让我安静一会，真见鬼，要是您常洗脚的话，就不会得上这种病！"而后抓住了他的领口，冲着他的脸叫道："你竟没有体会到我们转变成了共和国吗？大傻瓜！"

可是他的职业感觉很快使他平静下来，他把惊愕中的这家子推出去，一面反复说："明天再

来，明天再来，朋友。今天我没有时间了！”

在一面紧张地将自己武装起来时，他一边重给他的女仆下了一整套命令：“快跑到中尉彼卡特和少尉波梅家去，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等着他们快来。也叫杜区布把鼓带来！快！快！”

西莱斯特出去了之后，他凝神打算如何应付形势中的困难。

这３个人穿着工作服来了。期待着他们穿着制服来的这位司令官吃了一惊。

“你们竟然什么也不知道，老天爷！皇帝被俘囚起来了，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该行动的时候来了。我的地位很微妙，我甚至可以说十分危险。”

在他这些下属的惊愕面孔前面他考虑了几秒钟，而后又说：“应该行动，不能犹豫，在关键时刻几分钟能顶上好几个小时，一切决定于迅速果断。彼卡特您去找神甫并责令他打钟召集群众，我要去通知他们。您，杜区布到村子里去敲鼓集合队伍，一直敲到吉利赛和沙儿马的庄子上。让民团到广场上去。您波梅，赶快去穿上军服，只要军衣军帽就行了。我们要去占领镇公所，还要责令华纳多先生向我们交权，这都懂了吧？”

“是。”

“立即执行。我陪着您到您家去，波梅。而后我们一同去执行。”

五分钟后，这位司令官和他的下属武装到了牙齿，来到了广场上，也正是这时候，小个儿子爵华纳多像去打猎似的上了绑腿，肩上是福勒寿式的猎枪，从另外一条路走过来，后面跟着３个穿着绿军服的保卫，屁股上挂着刀，斜挎着枪。

在那个医生停下来发愣的时候，这四个人走进了镇公所，那扇门在他们后面关上了，这医生嘟嘟囔囔地说：“我们让人抢先了，现在得待援。这一刻钟里什么也干不了。”

中尉彼卡特出现了，他说：

“神甫拒绝服从，他把自己、杂役和看门人一起关到了教堂里。”

在广场另一边，面对着关着门的镇公所白色房子的就是沉寂的黑色教堂，它露出了镶着铁条的橡木大门。

这时，当勾起了好奇心的居民们在窗户后面贴着鼻子或者站到了房前门槛上的时候，突然响起了鼓声。这时杜区布使劲敲着三快点的集合鼓点出现了。他用操练的步伐穿过广场而后消失到了田间小路上。

这位司令官拔出了他的军刀独自走到大致位置在两幢房子的中间地方，这两幢房子都是被敌对的人盘踞着的。他在头上挥舞着军刀，使尽了肺部的力量吼叫着说：“共和国万岁！叛逆者死！”而后他朝着他的军官们所在撤回来。

那些不放心的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和药剂师都上好了他们的排门，关上了店。只有杂货店还开着。

这时民团的人员慢慢到了，穿着各式各样衣服，但都戴着顶有红道的军帽，这军帽形成了全团统一的制服。他们是用自己的老锈枪武装起来的，这些老枪３０年以来一直挂在厨房的壁

炉上，他们真是像一队乡下看林人。

等到他周围有了约莫３０来人时，这位司令用几句话给他们交待了事变情况，而后回过头来对他的参谋部说："现在行动。"

居民们聚集在一旁，一面看一面议论。

这位医生很快就确定了他的作战计划：

"中尉彼卡特，您前进到乡政府的窗户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华纳多先生先将镇里的那栋房子交给我。"

可是这位原是泥水师傅的中尉不干，他说："您仍旧是个滑头，您。要让我去挨一枪，对不起。里边那些人的枪法很好，这您清楚。您自己去完成这使命吧。"

司令官的脸红了："我以军纪的名义命令你去。"

这中尉十分气愤地说："我可不会为干那种莫明其妙的事去送命。"

围在一旁的那些有身份的人笑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嚷道："你有道理，彼卡特，这不是时机！"

这位医生叽叽咕咕说声："一群胆小鬼！"

他于是把军刀和手枪交给一个士兵，慢慢往前跨步，一边提防会看见从里面伸出枪来瞄准他。眼睛盯着那些窗户。

当走到离开房子不过几步远的时候，两边两张学校的大门打开了，一大群小把戏涌了出来，这儿是男孩，那儿是女孩，聚在广阔的空场子上游戏吵闹不休，好像是一大群鹅围在医生周围。没有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

等到那些学生都出来之后，那两扇门就立刻关上了。

大部分孩子终于都散开了以后，这位司令官于是鼓足了劲喊道："华纳多先生？"二层楼的一扇窗开了，华纳多先生出现了。这位司令官开腔道："先生，您知道适才发生了政府变革体制的重大事件。您所代表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我所代表的已经掌权。在这决定性的艰难时刻，我以新共和国的名义要求您，请您向我交出以前的权力机构授予您的职权。"

华纳多先生回答道：

"医生先生，我是加纳镇的镇长，由合格的权威任命的，一直到我接到被我的上级撤职并被取代的命令之前，我将仍然是加纳镇的镇长。作为镇长，镇政府是我所应在的地方，我将继续呆下去。否则您试试赶我走吧。"

于是他关上了窗。

这位司令官回到了他的队伍里，但是在向大家说明情况之前，先从上到下打量了彼卡多一番之后说："您白长了个脑袋。您，您是只道地的兔子，全军的耻辱，我要降您的级。"

这位中尉回答说："我对这不太在乎。"

于是他走出去混到了在交头接耳的老百姓堆里。

这时这位医生打不定主意了。干什么？发动进攻？可是这些人愿意干吗？还有，他有这权力吗？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跑到在镇政府对面广场另一边的电报局去，发出了三份电报。

一件致在巴黎的共和国政府诸公：

一件致在鲁昂的下塞纳州的共和国新任州长。

一件致迪耶普新共和国新任的县长。

他说明了形势，说当前的危险是这个镇还掌握在老的贵族镇长手里，还说愿意贡献他的忠诚服务，请求给予任命，并且在签名后加上了他所有的头衔。

此后他就回到了他的队伍里，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十个法郎，说："拿着吧，去吃点儿并喝上一杯，这儿只要留下十个人的一小队，以防止任何人从镇政府出来。"

可是在和钟表商聊天的少尉彼卡特发话嘲笑道："老天爷，要是他们出来那才是进去的好机会。要不是那样，我不会有机会看到您在里面，我！"

这医生没有答理，迳自吃饭去了。

到得下午，他绕镇布下了岗哨，好像这镇子会有遭到意外袭击的危险。

他好几次走过了那幢镇政府房子和教堂的门前，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现象，几乎可以认为这两幢房子里没有人。

肉店、面包店和药店又重新开了门。

大家在家里议论纷纷。如果皇帝成了阶下囚，那就是下面发生了变节。大家也说不准回来的是什么共和政体。

天色变黑了。

快到 9 点钟的时候，这位医生独自不声不响地走近了公共建筑的进口，认为他的对手已经走开去睡觉了，当他安排好用十字镐砸开门攻击时，立刻有一个像是卫兵的很粗的声音问道："谁在哪儿？"马沙烈先生于是撒开腿就尽量大步往回撤。天亮了，形势仍就没有一点变化。

武装民团占据了广场，所有的老百姓围在这个队伍周围想看个究竟，邻村的也跑来参观。

医生这时明白他正在以他的荣誉赌博，下了决心采取措施来结束这一局面。正当他要采取任何确实有力的措施时，电报局的门开了，那位局长的小女用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张纸。

她先走到这位司令官跟前递给他一张电报，而后穿过那空荡荡没有人的广场，被到处盯着她的那些眼睛吓坏了，低着头用碎步小跑过去，轻轻地敲那扇闭着的门，好像她并不知道里面

藏着一支军队。

门呀地开了一点点，一只手接住了那张电报，那个女孩子因为被全镇子的人这样盯着看而满脸通红，回来时几乎要哭了。

这位医生嗓门发抖地要求道："请大家安静点儿。"

于是所有的群众都静下来了，他得意扬扬地接着说："这是我从政府接到的通知。"接着举起了电报读道："原来的镇长免职。请告须立即办理的事，后续指示即到。

代理县长沙班参议员"

他胜利了，高兴得心里蹦蹦跳，双手发抖。可是他的旧下属从旁边的一群人中间叫道："真妙，一切如意，可是要是那些人不出来，这张纸带给您的全是空欢喜！"

马沙烈的脸色这时发白了。确实，要是那些人不出来，他就该进攻，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他心焦地看着乡政府，盼着那扇门会打开，他的对手撤出去。

可那扇门仍然闭着。怎么办？人群越聚越多，团团围住了民团。大家在看笑话。

有一种考虑使医生尤其为难。假使他进攻，他就得走在他的队伍前面：如果他死了，那么所有的较量就算完了。而华纳多先生和他的三个卫兵要是开枪，那就是对着他的，对着他一个人的。而他们的射击很出色，很准；彼卡特刚才还对他重新提起过。可是忽然灵机一动，他转过身向波梅说："快去要求那位药剂师借给我一块餐巾和一根棍子。"这中尉赶快跑过去。

他打算做一面谈判旗帜，做一面白旗，看到白旗也许会使那位旧镇长的正统派心理觉得快活。

波梅带了所要的布和一根扫帚柄回来。用些绳子就组成了一面由马沙烈先生双手持着的旗子。当他走到门前时，他还叫着："华纳多先生！"那张门忽然打开了，于是华纳多先生和他的三个卫兵出现在门口。

这位医生由于本能动作，退了一步，然后彬彬有礼的向他的对手敬了一个礼，于是开始致辞。他因为激动而声音有些发哽地说："先生，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向您传达我所接到的指示。"

这位绅士没有对他还礼，对他回答说："我引退，先生，但要请您了解这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为了服从篡权的这个丑恶政府。"他一字一顿地着重说："我不愿让人以为我像是愿为共和国服务，哪怕一天也不愿意，就是我的动机。"

吃惊的马沙烈什么也没有回答，而华纳多先生就快步走开了，他的随从一直跟着他，到广场的那个角落里就消失了。

这时这位医生得意忘形地朝那群人走过去，一走到可以让大家听见他的声音的地方，他就叫道："呜啦！呜啦！共和国全线胜利了！"

可是谁也没有表示态度。

这位医生接着叫道："人民自由了，你们自由了，独立了，挺起胸膛来！"

镇上的人麻木地看着他，眼睛里没有闪起一点光荣的火花。

这回轮到他来端详他们了。对他们的麻木不仁感到愤慨，搜索一些可以说的，可以起到猛击一掌作用的话，刺激一下这太平地方，完成他的鼓动任务。

可是他得到了一个灵感，于是他转过去对波梅说："中尉，去把那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的胸像找来，它在市议员的议事室里，用一张椅子把它抬到这儿来。"

这一位很快就在右肩上扛来了那个石膏拿破仑，而左手则提着一张革垫椅子。

马沙烈先生走到他前面，拿起椅子放到了地上，在上面放上了白胸像。然后退回几步用响亮的声音吆喝道："暴君，暴君，你现在倒台了，倒到了臭泥巴里面，倒到了烂泥浆里。祖国曾在你的皮靴下喘息呻吟，而今复仇的命运之神把你打倒了。失败和受耻辱的是你，普鲁士人的俘虏，你被战败倒台了，并且在你那崩溃中的帝国废墟上，年轻光辉的共和国站起来了，拾起你被折断了的剑……"他等待着喝采。可是没有一点呼声，没有一点鼓掌的声音出现。惊惶的那些乡下人一语不发，而那座胡须两边翘得老高，超过了两鬓，头发梳得像理发店广告一样不动的胸像却凝视着马沙烈先生，它脸上石膏抹成的微笑像是一种无法抹杀的讥笑。

他们俩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地面面相觑，拿破仑在他的椅子上，医生站在离开它三步远的地方。一阵忿怒攫住了医生。他怎么办？他该干些什么来鼓动这些人并赢得这场公众舆论的断然胜利呢？

他的手在不留意中搁到了肚皮上，这时他碰到了他扣在红腰带上的手枪枪柄。

在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灵感，新的辞汇的情况下，他拔出了武器，朝前跨两步逼近地轰了旧君主一枪。

那颗子弹在这个脑袋上钻了一个小小的黑洞，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没有见到效果，于是马沙烈先生又开了一枪，又打了一个眼，接着是第三枪，而后连续地射出了所余的三颗子弹。拿破仑的前额上白灰飞扬，可是那双眼睛、那鼻子和胡子的两个尖角仍然是完整无损。

这时，这位气急了的医生，一拳打翻了椅子，一脚踩到倒在地上的胸像上；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转过身向惊呆了的群众嚷道："将所有的卖国贼都照这个样子消灭掉！"

可是这些观众好像吓呆了，仍然没有任何激奋了的表现，因此这位司令官只好对民兵们叫道："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他自己则迈开大步像逃走似地往家里走。

等他一到家，他的女仆告诉他，有些病人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已经 3 个小时还多了。他跑过去，原来是那两位既耐心又固执的看静脉瘤的乡下人，他们天一亮就来了。

于是，那个老头儿立刻又开始他的陈述："开始时，就像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爬……"

# 狼

这是在拉维尔男爵府上，在吃过猎神节晚宴后，阿尔维老侯爵给我们讲的故事。那天白天，大家刚追猎过一头牡鹿，但是这位侯爵从来不打猎，因此他是所有客人里唯一没有参加这场逐

鹿的人。

在丰盛的宴会过程中，大家几乎都是谈的捕杀动物。女客们对那些流血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特别感兴趣。那些讲故事的则高高举起了双臂，一边大声讲述。一边模仿那些人兽之间的打斗。

阿尔维爵爷讲得很好，略带一些儿夸张的诗意而效果出色。他大概常常讲这个故事，因为他讲得很流利，在择词上毫不犹豫，而且有描绘技巧。他说道：

“先生们，我从没有打过猎。我的父亲也没有，我的祖父也没有，甚至我的曾祖父也没有。而他却是一位打猎老手的儿子。这位老猎手打过的猎比你们都多。他死在1764年，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怎么死的。

他叫约翰，结过婚。我的曾祖父是他的儿子。他和他的弟弟，阿尔维・德・弗郎朔瓦住在一起，那是我们家里在洛林密林中的一座宅邸。

弗郎朔瓦因为沉迷于狩猎，一直是单身汉。

他们一年到头都打猎，不休息，不间断，不知倦。他们只爱这一行，其它都不懂，也不谈别的，活着就是为此。

他们心中只有这样一种可怖的残酷热情，这热情炽烈地烧着他们，把他们整个儿淹没在里面，不为其它感情留任何余地。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为任何理由干扰他们的狩猎。我的曾祖父出生时，正好他的父亲在追逐一只狐狸。约翰・德・阿尔维尔并不曾为此停下来不追，他只骂了一句：“真气人，这鬼娃子该等到猎获号吹响了之后再出世。”

他的兄弟表现得更暴躁。一爬起床，他就去看狗，然后去看马，而后开枪打宅邸周围的鸟雀，直到他出发去欺凌某些大兽时才停。

当地称他们为侯爵爷和少侯爷。那时候的贵族什么事也不干，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些侥倖封侯的贵族阶级需要想方设法争得世袭名位。因为现在的侯爵的儿子未必能当上伯爵，子爵的儿子也未必是男爵，正如一个将军的儿子不会生来就是校官，但是这种安排，利用现在鄙俗的虚荣心，可以有些好处。

我还是回过来讲我的祖宗。

他们大概是些高大过人，瘦骨嶙峋的人，满身是毛而凶狠有力。年轻的那位比老大更高，据一个引以为荣的传统说法，他的嗓门之高，当他大喊的时候，整个儿树林的树叶都会簌簌作响。

当他们两个人跨上马鞍出猎的时候，看看这两个彪形大汉跨在他们的坐骑上该是幅出色的景象。

1764年这一年隆冬的天气特别冷，狼变得格外凶残。

它们甚至袭击晚归的农民，在房屋周围嗥叫，从太阳落山起一直叫到太阳出山，咬死或者

叼走圈里的牲口。

不久就流传起一阵风言风语，说是有一条几乎是白色皮毛的大灰狼，它吃过两个孩子，啮食过一个女人的胳膊，扼死了所有的乡下看家狗。它毫无忌惮地钻进围墙，在门缝下嗅来嗅去。所有的居民都认定曾感到过它的呼吸，它一喘气就使得蜡烛的火光摇曳不定。接着全省都传遍了恐慌气氛。一到黄昏时刻就没有人敢出门。黑夜好像遭了这个畜生的魔魇。

阿维尔兄弟俩决心要找到它，并且把它宰了。于是他们邀请了境内所有的绅士们来大围猎。打死了一些狼，但是其中没有这一条。而在这一役后每个晚上，这畜生就像报仇似的攻击过路人或者吞吃某些家畜，而且都是距离曾见到它的地方很远。

最后有一天晚上，它竟然进了阿尔维宅邸的猪圈里，咬死了两条最肥最大的牲口。

这两兄弟一肚子怒火，认为这次袭击是这头怪物的一次示威，一次直接侮辱，一次挑战。他们把所有经过训练的凶猛的搜索犬放击去追踪一切可疑的兽迹，他们自己也满腔怒火出猎。

从黎明开始，直到染成了绛色的太阳落到了赤裸裸的大树后面的时分，他们搜遍了树丛，却一无所获。

这两个人最后落得又气又乏，任马信步从一道沿着荆棘丛边的小路回来。心里对自己的策略竟遭到白狼识穿了感到奇怪，也同时感到一阵神秘的恐惧的袭击。

那个做哥哥的说道：

“这畜生真不平常。真可以说它通人性。”

这位弟弟回答道：

“也许得让我们当主教的堂兄弟给子弹祝福，再不就请那一位传教士说些该说的吉利话。”

而后他们沉默了一阵。

约翰打破了沉寂说：

“看太阳，它多红。那条大狼今晚又该造孽了。”

话还没有说完，他那匹马一下子竖立了起来，而弗郎朔瓦的马则尥开了蹶子。一丛盖满了枯叶的树丛突然在他们面前掀开了，从里面突然冒出一头灰色的巨大野兽，它横过树林逃跑了。

两个人都兴奋得发出了一阵大喊，接着就俯身贴住在他们那步伐呆滞的马匹脖子上，使尽全身之力向前一纵，用这种姿势激奋它们，引导它们，把它们投向前方，用声音，用姿势还用马刺鞭策它们前进，以致像是那两位魁梧的骑士将沉重的马匹夹到了他们的两腿之间，把它们夹了起来在空中飞翔。

他们就是这么朝前奔，肚皮向着地，折断了荆棘，跃过溪沟，冲上山坡，驰下峡谷，一面拼命把号角吹响，召集他们的人和狗。

然而在这狂喜的时候，我那位祖先辈前额撞到了一枝大树干上，把他的脑壳劈开了。他一下子僵直地摔死到地上，他那匹受惊的马这时吓慌了，一下子消失到包围着树林的黑

暗之中。

阿维尔弟弟停住马跳下来，双臂抱住他的哥哥，于是看清了从伤口里，脑髓随着血朝外淌。

这时他坐到尸体旁边，将变形了的血红脑袋抱在膝上，瞧着他哥哥那个不动了的脑袋等着。他慢慢地感到了一阵骇怕袭击了他，一种他从未感到过的奇怪的骇怕：害怕黑暗、害怕孤独、害怕光秃秃的树木，还害怕幻影般的狼，这狼方才为报复他们已经杀死了他的哥哥。

夜色更浓了，峻峭的寒冷使树枝格格作响。弗郎朔瓦站起来，一边发着抖，感到几乎要晕，不能再呆下去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没有狗叫，也没有猎号的声音，一直到视野的尽头一切都是沉默的，在冰冷的黄昏的死一般沉寂里，包含着某种叫人害怕而奇怪的东西。

他用那双巨人式的手抓住了约翰庞大的躯体，把它扶起来卧躺到马鞍上面，想把它带回宅邸去。他慢步往回走心情恍惚像喝醉了一样，被许多可怕吓人的幻象纠缠住不放。

在夜色开始袭来的小径上忽然闪过了一个巨大的形体，原来这就是那条畜生。猎人受到了一个强烈冲动的刺激，仿佛有一滴凉水，某种冰凉的东西顺着他的腰肋淌下去，他于是像一个受到了魔鬼侮辱的修士那样画了一个大十字架的记号，因为这骇人的强盗忽然又回来而使他糊涂了。但是当他的目光转向了呆呆躺在他眼前的尸体时，他骤然从害怕转成了忿怒，由于一种无名怒火而全身发抖。

他于是把马刺一紧追着这条狼奔过去。

他顺着许多小树丛、溪谷，老林追踪过去。穿过了一些他已经不认识了的树林，双眼紧紧不舍盯着那个企图乘着降临大地的黑夜逃走的白色点子。

他的马也像是受到了一种力量和莫名的勇气的激发。它伸直了脖子急驰，横搁在鞍子上的死者的头和脚碰在枝杈和岩石上，荆棘挂断了头发，前额磕在树干上，将它们洒满了血，马刺将皮撕得一片一片。

没有想到，坐骑和骑士竟已经跑出了树林，冲进了一条小山谷，这正是月亮在群山上露出来的时候，这是一条石块嶙峋的山谷，巨大的岩石封住了端头，是没有出路的，陷进了绝境的狼于是转过身来。

弗朗朔瓦这时发出了一声欢呼，回声像雷声一样不断回荡，他跳下马，短刀握在手中。

那条畜生耸起全身的毛，圆起了脊梁等着他，那一对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可是那位矫健的骑士在进入战斗之前，先扶起了他的哥哥，让他坐在一块岩石上面，找来一块石头将他那个成了一堆血疙瘩的脑袋垫稳，对住了他的耳朵，像对一个聋子说话那样大声喊道："瞧着，约翰，瞧我的！"

此后他就朝那个怪物扑过去。他觉得自己力气大得可以移山，双手可以将岩石捏成齑粉。那畜生想咬他，设法要找到他的肚皮，但是他抓住了它的脖子，根本不使武器，而是用手慢慢扼死了它，一边听着它的胸部停止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于是他笑了，快活得要命，把致命的绞杀越拧越紧，在狂喜里大叫道：

"瞧，约翰，瞧！"一切抵抗都停止了，狼的躯体变软了。狼已经死了。

这时，弗朗朔瓦双臂抱起了狼捧过去；扔到了哥哥的脚下，用变得柔顺了的声音

说："看吧，看吧，我亲爱的约翰看吧，它在这儿了！"

而后他把两个尸体，一个摞着一个摆好，上路了。

他回到宅邸里又哭又笑，就像潘格鲁达①出生时的嘎冈都阿。在描述野兽丧生经过时发出胜利的欢笑，兴奋得蹬脚，而在讲到哥哥归天时，他悲痛得拔下了自己的胡子。

①为"拉伯莱"所著小说中人物，潘格鲁达为巨人，食量巨大，其父嘎冈都阿无法满足，因此既喜又悲。

在这之后每当他说起这一天的时候，常常满眼含泪地说："要是可怜的约翰真能看见我勒死了另外那个家伙，我肯定他死了也是高兴的。"

我这位祖宗的寡妇将狩猎中这种骇人听闻的经历体会传给了他的儿子，又父传子地一直传到了我。

说完阿尔维侯爵沉默了。有人问道：

"这段往事是一个传说，对吧？"

这位说故事的人回答说：

"我向您保证这从头到尾都是真的。"

于是一位女士小声轻轻地说：

"这不关重要，有这种感情是高尚的。"

## 那个孩子

雅格·布地莱尔经过长期立誓不娶之后，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是在一个夏天海浴时忽然发生的。

那天早晨他正伸直了身体躺在沙滩上，忙着看那些女人跨进海水里去的时候，被一只轻巧娇柔的小脚触动了心，再抬眼一瞧，整个人儿都吸住了他。对这位的身材，除了从小心扣紧了的一件白法兰绒浴衣中露出的那双踝骨和脑袋以外，他任何其他部位都没有看到。他是个被人认为耽于声色，追求逸乐的。因此一开始他就被外型上的优美吸引住了，随后又被年轻姑娘那付跟水灵的面颊和嘴唇一样甜美灵魂吸引住了。

一经介绍给这家人，他竟自流下泪来，很快他就陷进了爱情的狂热里。在黄沙漫漫的海滩上，远远一看见蓓斯·拉妮，他就全身发抖。在她的身边，他成了哑吧，什么也不会说，也不会想，心中沸腾，耳朵里嗡嗡作响，心神恍惚迷离。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这？

他真是不清楚，对此也毫不理解，但不管是什么情况，他变得坚决要娶这个女孩做他的妻子。

那两位父母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青年人的声名不好而对此阻拦。人们说他有一个情妇，

一个老相好，一个以前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个人家以为断了，而实际仍然保持着的关系之一。

此外，他还对他嘴唇能够得上的女人都时期长短不同地爱过。

于是他甚至不同这个曾和他长期相好过的女人再见一面，就径自作了安排。由一位朋友出面调整了给这个女人的津贴以保证她的生活。钱是雅格出的，但他不愿听到谈她，装成从此以后连她的名字都忘了。她寄信来他也不拆。每个星期他都看到了这个被他遗弃了的人的笨拙的笔迹，而每次都是引起他对她的更加憎恶。他一下子就撕烂了信封信笺，不拆也不读，一行也不，因为早就知道了里面所会包含的谴责和叹息。

由于人家全然不相信他会有恒心，因此整个冬天都处在考验他的状况里，一直到了春天才同意了他的请求。

婚礼在五月初在巴黎举行。

他决定他们不采取典型的蜜月旅行方式。

为了不要使漫长而令人疲劳的仪式拉得无穷无尽，只举行一场表亲之间的家庭舞会，到了11点钟就不再延长。在这场小型舞会之后，年轻的夫妇就在他们家的房子里过共枕的第一夜，在第二天早晨就单独出发到他们心爱的，曾在那儿相识相爱的海滩上去。

晚上了，人们在大厅里跳舞。他们双双退到一间日本式的、挂着闪光绸子壁衣的小客厅里，这房子晚上由一盏悬在天花板上像一个大鸡蛋式的彩色大灯笼照着，它那暗淡的光线几乎根本不起照明作用。因为这是个安静而温和的黄昏，从半开的窗户里偶有外面的凉风拂面而来，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他们相互什么话也不说，握着手，间或使出他们的全身之力握紧了。她静静不动，双眼迷朦，为她生命中这一巨大的变化而有些儿迷糊恍惚，她一面微笑感动万分，一面又随时都准备流泪，几次快活得快要晕过去，相信整个世界都在因为她所遇到的这件事而在变化。没来由的心神不安，整个儿身体和灵魂都为一种无尽无休而甘甜的疲乏所袭。

他紧紧地凝视着她，以不变的微笑向她微笑；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因为找不到辞汇而呆着不动，将整个儿的热情交付给双手的压力来表达。一再喃喃地叫道：“蓓斯！”而每次她都甩甜蜜温柔的动作抬起眼睛看着他，他们相互凝视一秒钟，他对她的视线在受到了她对他的视线的渗透、激励之后又低下去了。

他们找不到任何要交换的思想。人们让他们独自呆着，有时一对舞伴在经过的时候却偷偷地瞄他们一眼，仿佛他们将是这项秘密可信赖的、知己的见证人。

旁边的一张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仆人，在他的盘子上放着方才一个信使送来的一个急件。雅格发着抖拿起了这封信，感到了一种忽然袭来的隐约的害怕，害怕会有神秘的灾难突然降临。

他长时间地看着这封他认不出笔迹的信不敢开启，愚蠢地希望能不去谈它，不想知道它，把它放进口袋里去，并劝自己：“等明天，明天我就走远了，找不到我了！”但是，在信角上有几个字划了一条横线：万分火急。这使他停下了，不敢了。他问了一声：“您允许我吗？亲爱的朋友？”于是撕开了封着的信读起来。他

一读那张信，脸色变得苍白怕人，一眼看过了之后，他又慢慢逐字地读起来，好像在拼音

似的。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整个儿阴沉沉的。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亲爱的小宝贝，……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遇到了大不幸，一场特别的不幸……马上……这是一件有关生死的事。您允许我去二十分钟吗？我立刻就回来。"

她发着抖，心惊肉跳，期期艾艾地说："去吧，我的朋友。"她成为妻子的时间还太短，不敢追问他，弄清情况。于是他不见了，她独自呆在那儿，听着邻室里跳舞。

他顺手拿起了最近边的帽子，随便抓了一件大衣跑下了楼梯。在迈到马路上之前，他站在过道的煤气灯下再次重读了那封信。

下面是那封信的内容：

*"先生，一个叫辣维的姑娘，她可能是您从前的情妇来生育一个声称属于您的孩子。母亲现在临危要求见您一面。*

*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并请求您可否同意这个女人最后的接见要求，她看来十分不幸而且令人怜悯。*

*您的仆人波纳尔医师*

当他走进那个临终妇人的房间时，她正在咽气。他开始时认不出来。那位医生和两个女护理员在看护她，地板上到处是冰桶和粘满了血的纱布。

水流得满地都是，在一个柜子上点着一枝蜡烛，床后面一个柳条摇篮里那个婴儿在哭叫。每当它呱呱哭一次，那个正在熬受折磨的母亲就一边在冰袋下面哆嗦，一边挣扎着动一动。

她在流血，由于这次生育她受了致命的伤。不顾所用的一些护理和那些冰，都制止不了继续往外出血，促使临终时刻的来临。

他在床边跪下来，抓住一只垂下来的手吻个不停而后他渐渐地靠过去靠得很近，很近那张因他的接触而战栗的面庞。一个护理员站了起来，手上拿着一枝蜡烛照着他，而那位医生退开了，往房间的深处看着。

这时，她用一种已经显得很遥远了的声音，喘着气说："我就要死了，我亲爱的，请答应我，您将呆在这一直到我断气，唉！不要现在离开我，不要在最后的时刻离开我！"

他在她的前额发际上吻了一下，一边抽噎着，喃喃地说："我会留在这儿的。"

她痛苦衰弱到等了几分钟才能又说话。她说："……这个小人儿是您的，我凭上帝向您发誓，我凭良心向您发誓，我在临终之前向您发誓……答应我……您不会抛弃他。"他想设法再抱起这个可怜的，崩溃了的，流尽了血的身体。他由于悔恨和痛苦，而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我向你发誓，我会抚养他，宝贝他。他不会再离开我的。"她于是想设法吻雅格，但是因为已经精疲力竭，抬不起头来，她只伸出了苍白的嘴唇，祈求再得到亲吻一次。他伸过了他的嘴去接受这凄惨的，人所祈求的爱抚。

她略略平静了一些，低声说道；"抱起他来，让我看看，你真宝贝他。"

他走过去抱来了那个婴儿。

他将孩子轻轻地放到了床上，放在他们中间，孩子停下不哭了。她喃喃说："就这样！"他也就不动了。他就这样呆着，在他发烫的手里捏着那只正因临终前的战栗而在哆嗦的手。他时而一次又一次地偷偷看一眼钟点，看着指针过了午夜，于是，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

医生已经走了，两个护理员轻步地在房间里徘徊了一阵之后，现在坐在椅子上假寐。孩子已经睡着了，而那位母亲闭着双眼，好像也在休息。

当晨光苍白，从窗帘间的缝隙里透过来的时候，她蓦地里用这样突然而且猛烈的动作一伸双臂，几乎差点儿将她的孩子掷到了地上，在她的喉咙里一阵阵临终的哮喘来回起伏，终于她仰天躺着了，不动了，死了。

那两个护理员赶过来，宣布道："完了！"

他看了这个他曾爱过的女人最后一眼，再看看标着四点钟的摆钟，忘记了大衣，只穿上黑色上衣，怀里抱着孩子逃也似地走了。

在他让那个年青的女人独自呆着以后，她在那间日本式的小客厅里等着，一开始时还是比较定心的。后来一点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她就带着无所谓而安静的神气回到了大厅里，但心里却翻腾得怕人。她的母亲看到她是独自一个人，问她道："你的丈夫呢？"她回答道："在房间里，他会回来的。"

又过了一个钟头，因为大家都来问，于是她说出了那封信和雅格惊惶失措的形象，和他害怕发生不幸。

大家仍然在等待。来客们走了，只有双亲和最近的亲属留着。午夜时分，新娘哭得支不住了，人们安置她去上了床。她的妈妈和两个姑姑围着床边坐着，悲伤地默默听着她抽泣……那位父亲已经到公安局长家去求援了。

5 点钟的时候，走廊里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声响，一张门轻轻地打开来又闭上了，然后忽然在寂静的屋子里传出了一声像猫儿叫的声音。

所有的女眷们都站起来了，蓓斯跳起来得最快，虽然还裹在晚梳妆服里，也顾不上妈妈和姑妈的意见。

雅格站在房间中央，怀中抱着孩子，面色苍白喘着气。

这四个女人瞅定了他，但是忽然变得勇敢起来的蓓斯，虽然痛苦得揪心似跑了过去问道："什么事？说，出了什么事？"

他一付傻呆呆的神情，声音一冲一冲地说道："是这样……是这样……我有了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刚才去世了……"

于是举起了在他那不熟练的双手里号叫着的男孩子。

蓓斯一句话也没有说，接过孩子来，抱着他紧紧拥到怀里，而后朝着丈夫抬起双眼说："那位母亲死了，这是你说的吗……？"

他回答道："是的，刚才……在我的怀里……我从夏天起就和她断了往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是医生让我去的。……"

于是蓓斯低声说："好吧，我们来带大他，这个孩子。"

# 圣诞节的故事

波能医生一面从回忆里搜索，一面小声地反复说："一件关于圣诞节的回忆？……一件关于圣诞节的回忆？……"

于是他突然叫起来：

"有啦，我有一件还是很奇特的，这是一件圣诞的史实。我看到了一件奇迹，是的，太太们，一件奇迹在那年圣诞节晚上。

听见我这么说你们会吃惊。我这个人是几乎什么也不信的。虽然这样，我却曾看见一件奇迹！我看见，我说的是我看见了，用我自己的眼睛，这是目睹的。

对此我大为吃惊吗？不，因为尽管我一点也不相信你们的信仰，但我相信意念，我知道它们可以移山。我可以历历数出一些例子；但是我尊重你们，即使这可能会冒降低这些故事效果的风险。

我首先向你们保证，即使我没有为这件事所说服或皈依信仰，仍然至少是很被感动了的，而将尽可能向你们如实叙述这个故事，就像我也是奥弗涅山区的一个迷信的人一样。

那时我是乡村医生，在诺曼地的罗贝勒城的乡镇里。

这年的冬天很可怕，从 11 月末开始，经过一周的严寒后就下起雪来。远远地看得到从北方过来的大片大片云，接着就下开了白茫茫的雪。

一夜之间整个平原都给湮没了。

那些孤零零围在方场院里的庄屋隐到了洒满白雪的大树帷幕后面，它们竟像是在这厚厚堆聚起来的轻飘飘的银屑下面睡着了。

在静静的田野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天空里构成了一道道的花边，一无成就地在求生路，一同扑打着苍白色的田地，用它们的大嘴啄着雪。

人们只听到冰的尘屑不断降下来所发出的连续含糊的嘶嘶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

这样整整延续了 8 天，而后突然停了。大地背上了整整 5 尺厚的大氅。

跟着来的三个星期，白天天空清澈得像蓝色的晶体，到夜里，天上洒满了星星，简直叫人以为是霜。广漠的大地是严峻的，在成了一望无垠的平原上，铺着的是成为硬壳了的雪。

那平原，那些树丛，修道院的那些榆树，都像死了，像寒冷杀死了。既没有人也没有牲畜从里面出来，只有那从穿着白衣的茅屋的烟囱里款款升起的淡淡炊烟；向冰冷的大气泄漏躲起

来了的生命。

人们间歇地听到树枝在噼啪作响，这是由于它们的木质枝干在树皮下面碎断了；而有的时候一根粗枝竟折断了掉下来，无法克服的寒冷使树液凝冻起来，折断了纤维。

在田野里散住着的人彼此像相隔千里。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只有我不断地冒着埋葬在某个洞穴的危险，设法去看看距我最近的病家。

很快我就发现在当地笼罩着的一种秘密恐怖。人们想这样一种灾害决不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坚持说在晚上听到过一些声音，这是一些飘然而过的尖锐的哨声。

无疑这些哨声是来自一些在黄昏时刻旅行的候鸟。它们成群结队地向南逃迁。但是却引起了一种骇人的传说：一个妖魔在追袭亡魂，人们在等待异常灾祸。

瓦蒂奈老爹的铁匠铺在爱比湾小村的端头上，靠着大路，现在已经没有了，荒无人烟了。由于面包已经吃完，这个铁匠决定进村子里去。他在构成这个村子中心的六家人家里闲谈了几个钟头，带着面包，新闻和一点儿在乡村里传播的恐惧回去。

天晚以前他开始上路。

他沿着树丛篱笆走的时候，忽然看见雪上像是有个蛋；是的，就是一个蛋放在那儿，和它周围一样白。他弯下身，这确实是个蛋。从哪儿来的呢？什么鸡婆能从鸡埘里跑到这儿来下蛋呢？铁匠觉得惊诧，不能理解，但是他拾起了蛋，并交给了妻子。

“瞧，老婆子，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蛋。”

那个女人摇摇头：

“路上捡的蛋？在这种时候，这是真的？”

“可不，老婆子，它正在一片篱笆树脚下，还是热的，没有冻。这儿，我把它放在怀里免得凉了。你可以用它来下饭。”

这个蛋下到了文火墩着汤的锅子里，于是铁匠开始说起他听来的那些人说的事。

那个女人听着，脸色转成了苍白，她说：

“确实，我那天晚上也听到过啸叫，也像是从烟囱里下来的。

大家坐下来吃饭，开始喝着汤。后来当丈夫在面包上涂黄油的时候，那个女人捞起了那个鸡蛋，用一种信不过的眼光观察起来：

“这蛋要是有个啥呢？”

“你想里面会有啥呀。”

“我能知道是啥，咱？”

“好吧，吃了它，别发傻。”

她打开了蛋，它和所有的蛋一样，而且很新鲜。

她迟迟疑疑地开始吃蛋，尝尝，放下，又拿起来。丈夫说：

“好啦，有啥味道，这蛋？”

她没有回答，而是将它吞下去；随后她忽然死死地盯着丈夫狠狠地疯了似的，举起双臂扭来扭去，从头到脚抽搐，大声发出吓人的喊叫，在地上打滚。

整个晚上，她抽搐挣扎得吓人，受着可怕的折磨，痉挛得奇形怪状。那个铁匠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把她绑起来。

而她无止无休，一用不知倦的声音号叫：

“我身子里有它！我身子里有它!”

第二天把我找去了。我用尽了所有已知的镇静剂，毫无效果，她疯了。

这时虽然大雪塞门，可是这新闻，这奇闻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一个村传到一个村：“铁匠的老婆中邪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但不敢进屋，远远地听着所发出的可怕的声音，这声音强得使人难以相信是人类发出来的。

早已通知本乡神甫了。这是一个老年的老老实实的传教士他穿着法衣跑来，像是来执行一场临终式。他伸开了双手读着驱邪符咒。而这时候，得有四条汉子使劲才能制住那个在床上口吐白沫的疯颠女人。

但是妖魔一点也没有驱走。

圣诞节来临了，气候一点也没有变。

第二天早晨，那个教士找到了我，他说：

“我有个想法，今晚在教堂里来帮帮这个苦命人。也许上帝会在耶和华从一个女人那儿降生的时辰，赐她以奇迹。”

我答复神甫说：

“神父先生，我绝对赞成您。要是靠那场仪式能使她的精神受到震动（最有利的是受到激励）她也许可以不药而愈。”

那位长老喃喃说：

“您不是教徒，医生，但您会帮我，是这样吧？您负责领她来？”

于是我答应了帮他的忙。

黄昏来了，接着便是晚上。教堂的钟声这时响了起来，将它平静的声音传过了忧郁的空间

和冰封雪盖的白色大地。

一些黑幢幢的人群慢慢地走过来，驯服地听从钟的青铜声音。满月用它苍白而活泼的熹光照着整个天边，使田野的苍白孤寂更加显眼。

我找到了四条壮汉，一起走到铁匠店里。

中邪的女人被绑在床上，总在号叫。不管她怎样发狂反抗，大家还是将她穿得整整齐齐抬走了。

教堂里现在已经挤满了人，灯火辉煌而清冷。唱诗班唱着单调的音符，蛇形乐管发出隆隆的声音，合唱童子的小铃叮叮作响，指挥着信男信女的动作。

我将那个女人和她的看守人关在教士的住宅厨房里，我等待着那个我们认为有利的时辰。

我选定的是紧跟在集会之后。所有村子里的人，男男女女都见过了上帝，乞求过他驱退严寒。在教士完成他那神圣的神秘仪式的时候，弥漫着一片深宏肃穆。

在我的命令下，门打开了，我的四个帮手带来了疯子。

她一看见那些烛光，那些跪着的群众，点着火的唱诗班和饰金的圣坛，她就拼命挣扎，几乎逃脱了，还发出了那么尖锐的叫声，使一阵巨大的寒噤传遍了教堂，所有的头都抬了起来，还有的人逃出去了。

已经看不出她的女人形象，在我们的手里痉挛扭曲，脸孔变形，双眼发直。

人们将她拖到了唱诗班的台阶上，而后使了大劲让她蹲到了地上。

教士起来了。他等着，在看到她不动了的时候，他双手拿起发着金光，中间盛着圣饼的圣饼盘，向前走了几步，举起双臂伸到头上，伸到中邪女人迷失了的视野里。

她不停地嗥叫，两眼发直，神经紧张地看着这个发亮的东西。

而这个教士站得这样稳稳不动，几乎可以看作一尊塑像。

就这样持续了好久，好久。

那个女人像是吓住了，呆住了；她呆呆地看着圣饼盘，因为抖得出奇而一阵阵地摇摇晃晃，仍然总在叫，但是声音不像原来那样令人心碎。

这样又持续了好久。

人家以为她的眼睛不会转开了，钉住了，她变得只呻吟了，僵直的躯体变软了，坍下来了。

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前额叩地。

中邪的女人这时迅速地垂下了眼皮，而后又抬了起来，仿佛它们承受不了上帝的形象，她不响了。而后，我看到她的双眼合上了。她进入了梦游的催眠状态，老天爷！在持续地冥想圣

饼盘之后败北了，被胜利了的基督打倒在地。

传教士重上祭坛的时候，大家扶着呆滞无神的她。

震惊了的与会者唱起“上帝，我赞颂你。”感恩。

在这以后铁匠的女人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一点也不记得中邪和驱魔。

你们看，太太们，这就是我看见的奇迹。

波能医生不响了，而后用一种恼火的调子说：

“我无法拒绝对这件事作出书面证明。”

# 霍尔唐司女王

在阿尔让德邑那地方，大众都叫她霍尔唐司女王。谁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说话的斩钉截铁的态度像一个发号施令的军官吧？也许是因为她的身材的高大，仪表的冷峻，性情的严厉吧？也许是因为她统治着一个由她所宝贵的那些鸡，犬，猫，金丝雀，虎皮鹦鹉等鸟兽所组成的民族吧？但是她之对待这些宠物，既不给甜食，也没有温存话，更不会有女人们那种朝着打呼噜的猫用嘴去亲毛皮的童稚式柔情。她向来用权威统治她所君临的那些鸟兽。

这是一个老处女，事实上，就是那些声音刺耳，举动触目而心肠坚硬的老处女之一。她绝不允许反驳，辩难，迟疑，马虎，怠惰和困乏。旁人也绝没有听见她发过不平，不满意什么事和羡慕什么人之类的议论。她常常带着一种确信命运的态度说：“各人有各人的份儿。”她不进教堂，不爱教士，不信上帝，称呼那一切宗教上的事物做“爱哭人的商品”。

自从 30 年以来，她就住在她那所前有临街小园的小住宅里，她从没有变更她在 21 岁时所得的那些习惯，仅仅狠心地换过几个女用人。

她的猫犬鸟雀，有时因年龄或灾祸而死掉了，她便绝不流泪绝不含悲地补充起来，并且她用一柄小锄头，把这些死了的畜生埋在园中的空地里，随后她再安然用脚在那堆起了的泥土上面踏几下就完事了。

在城里，她有几个熟人，她们都来自那些逐日趁车到巴黎的店员家庭。偶然，有人邀她在夜晚去用一些茶点。她不可避免地在这些聚会之中睡着了，于是只好把她叫醒来才能回去。她从来没有允许过谁给她作伴，无论是黑夜，或白天，她绝没有什么畏惧。她不像是喜欢孩子的。

她的光阴，完全消磨在男性的各种工作里，譬如细木作，园艺，用锯子和斧头砍伐树木，以及整理她自己的旧房屋之类，她都躬身操作并且在必要时还能执行瓦匠的职务。

她有两个每年来看望她两回的亲戚：姓辛姆和姓哥龙贝的，一个是草药商人，一个是小资产阶级，都是她的姊妹的丈夫。辛姆夫妇，没有儿女；哥龙贝夫妇，却有 3 个：亨利、约瑟和女孩子保菱，亨利已经有 20 岁了，保菱 17 岁，而约瑟只有 3 岁，此后，他们的娘，似乎没有能够再生育了。

这老处女和她这些亲戚之间，绝没有一点温情。

在 1882 年的春间，这位霍尔唐司女王忽然大病了。邻居给她找来了一个医生，却被她撵走。于是一个教士前来自我介绍，谁知她竟从被褥里赤着半个身躯跑了出来推他出去。

那个泪流满面的小女佣，给她煎泡了一点儿汤药。

到了她在床上躺了 3 天之后，病势仿佛是很沉重了。于是那个住在旁边的大桶匠，在那医生的建议下，承担了去通知她那两家亲戚的责任。

这两家亲戚，都同时趁着午前 10 时的火车到了阿尔让德邑。哥龙贝家还带着那个小的约瑟同来。

当他们走到了那个小园的门口时，第一眼所望见的，就是那个小女佣，坐在一张椅子上顶住墙头哭着。

那只狗在日光下面，躺在那住宅门口的草垫上睡得很熟。两只被大众疑为已经死了的猫，闭着眼睛，伸着脚和尾巴，在两只窗台上躺着。

一只偶然咯咯而鸣的大母鸡，领着一群黄毛蒙茸的小鸡在小园里散步；而一只钉在墙上盖着草花的大笼子，关着一群在这春天的朝暾里啁啾不住的小鸟儿。

一对澳洲产的俗名“不可分离”的虎皮鹦鹉，养在一只屋形的小笼子里，并立在它们的小横梁上安然不动。

辛姆先生是一个大胖子，他无论在哪儿，都是头一个挤开别人，抢先跑进去，这时他问：

“塞来司忒，果然不行了吗？”

那小女佣在泪泉儿中呜咽着：

“她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说是无望了。”

大众面面相觑。

辛姆太太和哥龙贝太太一言不发，只互相拥抱了一下。她们都梳着那从顶门分开的平髻，披着那红如炭火的红围巾，外表异常相似。

辛姆转身向着他的连襟哥龙贝——这哥龙贝是个黄瘦而有胃病的人，并且跛得很厉害——正经地说：

“大事不好！时候到了！”

但是谁也不敢走进那间坐落在楼下的垂危者的卧房里去。辛姆也自动地停下脚步。于是哥龙贝便先行打定主意，像一支船桅一般摇摇摆摆地走了进去，他那拐杖的铁头，和地板相触而达达地发出响声。

那两个妇人也探探索索地跟着进去了，而辛姆殿后。小约瑟却蹲在外面，他已经看见了那只狗而且对它发生了兴趣。

一道日光照到了床上，将床分成了两截，正处在日光下的那两只手不住地忽开忽闭，焦躁

乱动，如同有什么念头使它们兴奋不止，在表达某些意义，标明某些思想，服从一种智慧似的。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却都盖在被里不动。那副棱角显然的脸宁静异常。双目是紧闭的。

这些亲戚在床前展开成半圆形，默默无言而伤心屏息地开始向她注视。那个小女佣也跟着他们进来，并且一直哭着。

末了，辛姆问道：

“那医生究竟说了什么详情呢？”

那女佣断断续续地说：

“他说是要让她安安静静，绝没有什么办法了。”

但是那个老处女的嘴唇，忽然开始动起来了。仿佛是说一些沉默无声的字，一些藏匿在这个垂危者的头脑中的字，并且她的双手也加紧它们那些奇异的动作。

陡然，她用一种不能为旁人所能听的弱音，一种仿佛从远处而来的声音说话了，这也许是从这从没有开放过的心田的深处发出来的吧？

辛姆觉得这情形是难受的，便踮起脚走出去了。而哥龙贝却因为他那只不良的腿疲倦了，只好在房里坐下。

那两个女人却都站着。

霍尔唐司女王这时很快地絮絮不休地说起话来，但是旁人听不懂她的言词，她说了一些人名，许多人名，温柔地呼唤一些想象上的人物。

“那这儿来，我的小飞利浦，亲亲你的妈吧。你很疼你的妈妈吗，说吧，我的孩子？你，罗斯，在我没有回来以前，你看护你的妹妹吧。尤其，不要让她一个人呆着，你听见我的话吗？并且我禁止你玩火柴。”

她缄默了几秒钟，随后，用高一些的声音，如同叫人似的，说了个：“亨荔叶德！”她等了一会，末了又说：“你去告诉你的爹，要他在到办公室去以前，来和我谈话。”并且忽然说：“今天我很不舒服，亲爱的；你答应我早点回来吧。你可以告诉你的长官，说我病了。你明白，当我在病中而任凭孩子们孤单地蹲着，是危险的，你可以弄一份八宝饭给你做晚餐。孩子们很爱这件食品。克莱尔一定会快活起来！”

她用一种她向所未有的年轻而漂亮的笑声开始笑起来：“你瞧让吧，他的脑袋真是与众不同，他正拿果子酱糟着，小脏货！瞧吧，亲爱的，他真可笑。”

那位不时将那只走累了的脚更换位置的哥龙贝喃喃地说：

“她梦见她有一个丈夫和几个孩子，弥留已经开始了。”

那两姊妹始终不挪动一下，完全由于受惊而发呆了。

那个小女佣说：

“您两位应当宽一宽围巾，除一除帽子，您两位愿意到厅子里去坐一下吗？”

她们一言不发地出来了。哥龙贝也跛着腿跟上她们，而重新任凭那垂危者单独躺着。

末了，这两个妇人将她们上路的服装卸除了以后，便坐了下来。于是有一只猫离开了它的窗子，伸一伸懒腰，便跳到厅子里，随后跳到辛姆太太膝头上，她开始和它温存了。

大家在旁边听见那垂危者的声音，大概在这最后的时光里，可能是将她期望已久的生活，那些梦境，在这一切对她都将结束的时候，尽情倾吐出来。

辛姆这时在小园里，逗着小约瑟和那狗玩着，他很高兴，露出到了田野间的胖子的愉快样子，丝毫不记得那垂危者了。

但是他忽然走进厅子来，并且找那小女佣说话：

“喂，孩子，你去给我们预备午餐吧。太太们，你们要吃什么？”

他们商量妥当，要了一份青菜炒蛋，一份马铃薯煨牛脊肉，一份干酪饼和一份咖啡。

正当哥龙贝太太摸着自己的衣袋搜索钱包时，辛姆却止住了她；接着便转身向那女佣说：“你应当有钱，对吗？”她说：“是的，先生。”

“有多少呢?”

“十五个法郎。”

“这够了。赶快去预备吧，孩子，因为我渐渐有点饿了。”

辛姆太太瞧着外面那些在日光里沐浴的藤花和那两只在对面屋瓦上的多情鹁鸽出神，一面用哭丧的神情说：

“到这样一种悲惨的情况下来，真是使人难过。今天野外的天气好得很呀。”

她妹子叹了一声，却想不出回答的话，而哥龙贝也许因为想起那一段路程，便喃喃地说：

“我这条腿真使我难受。”

小约瑟和那只狗闹得天翻地覆：这一个因喜悦而狂呼，那一个却发狂地吠着。他们绕着那三只花台提起迷藏来，像两个疯子似的这个追那个跑。

那垂危者继续喊她的孩子们，和他们逐个地谈话，她幻想给他们穿衣，抚摸他们，教他们识字：“快点，西蒙，再念呀：ABCD，你念得不好，瞧着吧，DDD，听见了吗？再念一回吧，那末……”

辛姆说：“她这时候所说的，真是不可思议。”

于是哥龙贝太太问道：

“倘若我们再到房里去陪她，也许合适一点吧。”

但是辛姆立刻加以阻止。

“既然您一点也不能改变她的情况，那末究竟去干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地好。”

谁也不再坚持了。辛姆太太观察那两只所谓“不可分离”的绿色的鸟——虎皮鹦鹉，用几句话来称赞这种少见的忠诚，并且诅咒世人不知道摹仿这种畜生。辛姆笑起来了，瞧着他的老婆，露出一种刁猾的神情低声唱着：“特拉拉拉。特拉拉拉。”仿佛是使人能从中体会到辛姆是如何如何忠诚似的。

哥龙贝现在感到他的胃拘挛了，拿手杖打着地面。另外一只猫摇着尾巴走进厅子来。

他们一直到一点钟，才用午餐。

因为从前有人嘱咐哥龙贝只可以喝波尔多的好葡萄酒，于是他一尝到杯子里的酒，马上叫那女用人过来：

“喂，孩子，在酒窖里，再没有比这好一点的吗？”

“有，先生，还有些上等葡萄酒，向来只在您各位到这里来的时候用的。”

“既然如此，去给我们拿 3 瓶来吧。”

这看来十分上等的酒，并不是因为来自出名的产地，而是因为在窖里收藏了 15 年，他们品了后，辛姆说：“这真是给病人喝的酒。”

哥龙贝陡然渴想吞占这批葡萄酒，便又询问那女佣：

“现在这酒还剩下多少瓶呢？”

“唉！差不多没有动过，先生；小姐从来没有喝过。这是最里面的一批。”

于是他转过来向连襟说：

“倘若您肯，辛姆，我愿意从您的份儿里，取过这笔酒来抵旁的东西，这酒和我的胃格外地相宜呀。”

那母鸡这时也领着那群小鸡进来了；那两个女客拿些面包屑子丢给它们取乐。

他们将那吃饱了的小约瑟和狗送回小园里去了。

霍尔唐司女王始终在床上说话，但是现在的声音却低下来了，所以他们竟分辨不出她的言词。

等到喝完了咖啡，大家都去察看病人的情状。她仿佛很平静。

他们于是又都出来了，并且到那小园里聚谈以助消化。

忽然那只狗的口里衔着一件东西，以它最快的速度，绕着一些椅子兜圈子，那孩子发狂地追着它。他们一齐朝房子里跑进去了。

辛姆仰着肚子在日光里躺着。

那垂危者又开始高声说话了。不久，忽然叫唤起来。

那两个妇人和哥龙贝，都连忙跑进屋里去看她。那个惊醒了的辛姆，因为不爱这些事，所以依然不动。

霍尔唐司女王已经坐起来了，愣着那双大眼。她的那只躲避着约瑟追逐的狗，早已跳上了床，从那垂危者的身上越过。并且，凭借那只小枕头做护身矮墙，用那双发亮的眼睛盯着对方，预备再行跳了下来重新开始这场游戏。它口里衔着女主人的一只便鞋，玩了一个多钟头，早已弄得稀烂了。

那母鸡也进来了，因为受到这种喧闹的惊扰，已经跳到一张椅子上面；向着那些在那张床的四脚之中惶然唧唧的雏儿，失望地叫唤。

霍尔唐司女王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喊着：“不行，不行，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谁来替我教养我的孩子们呢？谁来看护他们呢？谁来疼爱他们呢？不行，我不愿意！…我不……”

她仰身向后一倒。这算是完结了。

那只异常兴奋的狗，在卧房中忽上忽下地跳跃。

哥龙贝跑到窗口去，叫他的连襟：“快来，快来。我相信她刚刚去世。”

于是辛姆毅然立了起来，并且走到那卧房里，一面慢腾腾地说：

“这没有我所揣测的那样长久。”

# 宽恕

她是在那类不与外界往来的家庭里长大的，这些家庭仿佛与世隔绝。他们无视所有的政治风云，虽然在饭桌上也谈谈；但是政权交替发生的地方距离这儿远而又远，因此人们谈起来的时候就像这是什么历史上的事件，和谈路易十六之死或者拿破仑登陆之类的事情似的。

风俗移易，时尚相承；但是在这个安静的家庭里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这儿总是沿袭传统习惯过。如果有什么丑事传过街坊，这些丑闻迈不进这幢房子的门槛，只有为父的和为母的会在某天晚上躲在楼上说几句，还得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因为四墙有耳，于是父亲审慎地说道：

“你知道里瓦勒家那件骇人的事吗？”

而那位母亲就回答道：

“谁能相信，这种事太可怕了。”

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轮到他们自己处理生活的年龄时，心灵和眼睛上都蒙着一幅蒙眼布，从不怀疑在生活下面存在什么，也不知道人们想的未必和说的一样，而行动可能和说的更不一致；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要在斗争中生活，或者至少在武装了的和平中生活，猜想不到天真的人总是上当，忠厚的人总是遭人要弄，好人得不到好报。

有些人一直到死都处于这种老实、忠厚和荣誉的盲目之中，正直到什么也打不开他的眼睛。

另外有些人没有太弄懂，迷梦就破裂了，栽了大跟头，绝望了。这时还相信是由于遭了例外的噩运的作弄。这是些碰到了灾难临头和特别伤天害理恶徒陷害的可怜牺牲者。

在他们的女儿柏丝到达 18 岁时，沙维夫妇让她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在巴黎交易所里任职的年轻人乔治·巴隆。他是个漂亮的男子汉，谈吐也好，具有一切外表上应有的诚实；可是在他的思想深处有点儿讥笑他这两位落伍的泰山泰水，在他的朋友之间，他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化石。"

他出身子一个好家庭，而这个女孩子有钱，他将她带到了巴黎过日子。

她成了巴黎的外省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大群人。她仍旧茫然不知道这个大城市，不知道它的文雅社会，它的娱乐，它的服饰，就像她过去那样对生活一无所知一样，不知道它的种种背信弃义，种种奥秘。

在他的统治封锁之下，她几乎只认识门前的路，当她冒险走到另一个街区时，这竟像是完成了去另一个生疏而奇怪的城市的长途旅行。那天晚上她就会说：

"今天我穿过了林荫大道。"

她的丈夫每年带她去两三次剧院。这就成为她无穷尽的回忆题材和谈个没完的节目。

有些时候，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她会在饭桌上忽然笑起来，并且大声说：

"你记得那个穿着将军服学公鸡叫的角儿吗？"

她所有的往来关系限于两家的姻亲。在她看来，他们就代表了人类。她在他们的姓氏前面加上了一个冠词"那些一——那些马丁奈家的和那些米述林家的。

她的丈夫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愿意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时是日出时才回，毫不难为情的假说是有事。他有把握这个纯真的灵魂不会发生任何怀疑。

但是有一天早晨她接到了一封匿名信。

她陷进了发狂状态。太正直的心不能理解这些指控的无耻，不足以蔑视这封信，作者自称这是出于对她的幸福的关怀，对丑恶的恨和对真理的爱而写的。

人家告发给她，说她的丈夫两年来一直有一个情妇，一个叫露西太太的年轻寡妇，他每天黄昏都在那儿度过。

她既不知假装，也不知掩饰；既不知窥探监视，也不知道要手段。当他回来吃饭的时候，她把这封信扔给他，一面就哭着跑进了房间里。

他有时间去理解，去准备好他的答复；这时他就去敲他妻子的房门。她立刻打开了，不敢看他。他微笑着坐下了，将她拉过来坐在膝头上，用一种甜蜜的略带讥嘲的口气说：

“我亲爱的小宝贝，我确实有一个女朋友叫露西太太。我们认识已经 10 年了，而且和我很要好。我还要补充一句，我认识的人还有 20 来家，我从没有对你说过他们，因为我知道你不追求世俗节宴和建新交往关系。但是为了一次弄清这些所有的无耻控告，我请求你吃完了饭以后穿上衣裳，一同去拜访一次这位寡妇，我毫不怀疑她会成为你的朋友。”

她张开双臂，拥抱了她的丈夫，而且由于女人们那种一旦惊醒就决不会再沉睡的好奇心毫不拒绝去拜访这位不相识的人，虽然对她仍然有所怀疑。她凭着直觉，感到一种熟知的危机大致避免了。

她走进了一幢漂亮楼房的四层楼，这是一个铺陈讲究的小单元，里面陈设满了小摆饰，点缀得有艺术味。在一间为墙纸门帘和雅致地垂地窗帘遮得阴暗的客厅里等了 5 分钟之后，一扇门打开了，一个深棕色头发的女人走出来，小巧而略有些儿丰腴，有一点儿惊讶但仍然微笑着。

乔治介绍她们见面。

“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朱莉·露西太太。”

那个年轻寡妇轻轻发出了一声惊讶而高兴的叫声，张开双手扑过来。她说她从没有想到过有这样的幸运。因为知道男爵夫人从不会客，而她却这么幸运！这么幸运！她可真是喜欢乔治（她用一种带着姐弟之情的短促调子称呼乔治)，她曾抱着一种疯狂的渴望想认识他年轻的夫人而且爱她！

到过了一个月之后，这两位新朋友谁也离不开谁了。她们天天见面，常常还一天见两次，每天黄昏_起吃饭，有时在这家有时在另一家。乔治现在几乎不出去了，不再装成有事。他说是爱上了他这坐在炉边一角的生活。

后来在露西太太住的房子里有一个单元出空了，男爵夫人赶快把它租了下来，好更靠近一些，彼此相晤得更勤了。

在整整两年里，都是碧空无云的友谊，一种心灵相通的友谊，绝对的，柔情缱绻的，忠实的，细腻的。柏丝在谈话中不可能不出现朱莉的名字，对于她，这就是完美的代表。

她是幸福的，属于一种完美无缺的幸运，安宁而且甜蜜。

但是这时露西太太病了。柏丝不离开她，她在悲痛中度过了这些夜晚，她的丈夫自己也处于绝望之中。

于是在有一天的早晨，医生在访视之后将乔治和他的夫人拉到了一边，告诉他们，他发现他们的朋友情况十分严重。

当他走了之后，这两个吓坏了的年青人面对面坐着，而后突然开始哭了起来。晚上，他们两个人在床边守着，柏丝时刻去拥抱那个病人，而乔治在卧榻前面站着，坚持不懈静静地注视着病人。

第二天，这病人变得更不行了。

后来，到了黄昏时刻。她声称感到好了一些，并且强迫她的朋友们回自己家里去吃饭。

他们凄凄惨惨地坐在他们的饭厅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吃。那个女仆这时送给了乔治一封信。他拆开来读完之后脸色也变了，他站了起来，用一种奇怪的神情对他的妻子说："等等我，我得出去一会儿，十分钟就回，你千万不要出去。"

他跑到房间去拿起了帽子。

柏丝等着他。一种新的不安困扰着她，但他是驯顺的，她不想在他回来之前上楼去看她的朋友。

因为总不见他出现，她起了一个念头：到他的房间里去看看他有没有戴手套，这会说明他应该是到哪里去了。

她一眼就看到了手套，一张揉皱了的纸被扔在那里，躺在一边。

她立刻看出了这是人家刚才交给乔治的。

这时她遭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强烈诱惑，想读读它，知道它。她那遭到了背叛的良心在挣扎，但是被勾起了的好奇心的痛苦，渴望使手伸了出去。她抓住这张纸，打开来，立刻认出了字迹，这是朱莉写的，用打颤的手写的铅笔字。她念着："单独来拥抱我吧，我可怜的情人，我就要死了。"

她开始没有懂，站着发呆，主要是受到了死亡这一个观念的打击。后来忽然被那种称呼吸引住了，这像一道强烈的闪电那样，照亮了她的整个生活，向她指明了一切可耻的事，他们的一切背叛行为，他们的一切背信弃义。她看清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欺骗，他们的眉目传情，她被愚弄了的好心，被欺骗了的信赖。她又重新见到了在她的灯罩下，他们面对面读着同一本书，从书页的边上眉来眼去。

于是她从心田里涌起了一阵愤怒，痛苦得伤心，陷到了无边的绝望里。

听到脚步声响，她逃回了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关在里面。

她的丈夫马上就叫她道：

"快来，露西太太临终了。"

柏丝站到了自己的房门日，嘴唇发抖说：

"你单独回她那儿去，她不需要我。"

他呆呆地看着她，因为悲伤而反应迟钝了，重又说道：

"快，快，她正临终。"

柏丝回答道：

“没有我你们会爱得更好。”

这时他大概懂了，走了，又到临终人的身边去了。

他毫不掩饰，不以为耻地为她哀泣，不顾那个再也不和他说话，再也不看他了的妻子的痛苦。她与世隔绝地生活于厌世之中，生活在遭到背叛的痛苦之中，唯有晨夕祈祷上帝。

他们虽然同居在一处，面对面吃饭，但不说话，毫无希望。

后来他慢慢平静下去了，但她绝不原谅他。

这种生活继续下去，对两个人都是艰难的。

一年之中，他们保持着互不接触，有如陌路人，柏丝几乎要疯了。

后来有一个早晨，她黎明时就出去了。8 点钟她回来的时候双手捧了一大把月季，白的月季，全白的。

这时他告诉丈夫说，她要和他谈谈。

他局促不安地来了。她对他说：

“我们一块儿出去，您拿着这些花，我拿着它们太重了。”

他拿着那扎花跟着他的妻子。有一辆车子在等着他们，一跨上车就出发了。

她在墓园的铁门前面止住了车，于是柏丝两眼充满了泪对乔治说：

“领我到她的墓前去。”

他发着抖，不懂为什么。他开始朝前走过去，手里始终抱着那些花。他最后在一块白大理石前站住了，指指这块墓石什么也没有说。

于是她从他的手里拿回了那个大花球，跪下来，将它放到了坟跟着，而后独自说了一段陌生的祈祷文！

她的丈夫站在她后面，由于一些回忆而感到羞愧，哭了起来。

她站了起来，向他伸出了手说：

“假使您愿意，我们将成为朋友。”

# 圣米歇尔岛的传说

我是首先从坎加勒看见这座竖在大海中央的神仙宫殿①的。我隐隐约约看到它，它是在薄雾笼罩着的天空里竖着的一个灰色影子。

①圣米歇尔岛在法国芒什 Manche 州，孤立在圣米歇尔湾附近水面，上有古修道院及堡垒，

为法国有名的建筑。全岛面积甚小，全系花岗石。

在日落时，我又在阿弗朗区看见了它：辽阔的沙滩是红的，天边是红的，整个儿无垠的海湾是红的。只有那座陡立的、远离大陆的修道院从那儿突出来，像一座幻景般的庄园，像一座梦中的宫殿，那样叫人惊叹，超出想像的奇特而美丽，在落日的绛红色余辉中几乎成为黑色。

第二天拂晓，我穿越沙滩向它走去，眼睛盯着这瑰奇的珍宝，它大得像座山，像一座宝石浮雕，而雾气腾腾又像一张薄薄的纱幕。我走得越近，就越为赞叹之情所激荡，因为在世界上也许没有令人更为惊叹、更为完美的东西了。

我漫步而行。在穿过这些由纤巧的或粗笨的柱子托着的大厅时，惊诧得仿佛发现了一座神仙的住所。当穿过日光射进的走廊时，我抬起的双眼注视着那些仿佛是正在射向天空的火箭般的小钟楼，还有从这些难以置信的千姿百态的小塔楼上伸出来的滴水的、精致迷人的装饰，用花岗石饰边的火焰状石刻，真是建筑上硕大而精致的杰作。

当我正沉醉留连的时候，一个下诺曼地的乡下人走过来，对我讲了那位圣米歇尔和魔鬼大较量的故事。

一位天才的怀疑论者说过“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人，但是人也恰如其份地报复了他。”①

①此系伏尔泰的反对宗教的名言。

这话是不朽的真理，如果将每个大陆的地方神故事写出来，那会是十分奇妙的；就是我们各省的地方神也是这样。黑人有吃人的凶神怪煞；回教的一夫多妻制民族有他的女人的天堂；希腊人按实际的人型将七情六欲都神化了。

法国的每个村庄，都安排在一个按居民形象塑成的保护神的庇佑之下。

监护着下诺曼地的是圣米歇尔。圣米歇尔是个光芒四射的胜利天神，是个佩着剑的天上英雄，长胜将军，他看管着撒旦。

但是现在请看看这个狡猾、诡诈、阴险、好找茬儿的下诺曼地人，是怎样理解和描述那场在伟大的圣徒与魔鬼之间的较量吧。

“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免受相邻魔鬼恶意骚扰的庇护所，圣米歇尔在大海上为他自己建造了这座够天使长身分的居所；真的，只有像这样的圣者才能为自己建造这样的住宅。

但是，因为他仍旧怀疑那个坏东西会来打扰他，便再在他的领域四周，用比大海更为无信的流沙围起来。

那个魔鬼住在海岸上一所简陋的草屋里；但是他拥有满是浴着海水的草甸子，长着沉甸甸的庄稼的田野，和富足敌国的山坡和肥润的山谷；而圣徒只统治着沙滩。以致撒旦富裕，而圣米歇尔穷得像个乞丐。

大斋了几年之后，圣徒厌倦了这种局面，想和这个魔鬼订个契约，但这件事可真不容易，撒旦十分珍视他的收获，决不放手的。

他思考了半年，终于走上了陆地。当撒旦看见圣徒时，自己正在门前喝汤，于是吻袖为礼，

并邀请他进去喝点解渴的。

一钵牛奶下肚之后，圣米歇尔说话了：

——我来是为和你商量一件好买卖。

那个乐观而不多疑的魔鬼回答说：

——这个我赞成。

——就是这样一回事：你让出你所有的田地。

撒旦不放心了，急忙说道：

——可……

圣徒并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先听着。把你所有的田地让给我。由我负责经营它。修整，耕耘，播种，施肥，和其他一切事情，而后我们对半平分收获。行吗？

生来懒惰的魔鬼同意了，只要求加上几条从荒山周围可以钓到的美味红海鱼。圣米歇尔同意给他这些鱼。

他们相互击掌，朝旁边吐了口水，表示这场买卖定了案。于是圣徒说了。

一一瞧，我不愿你对我有什么可埋怨的。你可以挑选你要的。露在地面上的收获，或者埋在地下的收获。

撒旦叫道：

一我要地面上的。

圣徒说：

——这就算定局吧。

于是他走了。

谁知 6 个月后，在魔鬼的广大领地里，人们只看见一些胡萝卜、白萝卜、参头，婆罗门参，所有根茎好吃的植物，而它们的菜子并无用处，顶多只能喂牲口。

撒旦一点什么也没得到。他认为圣米歇尔是“存心不良”，他想中断契约。

但是这个圣徒对耕作尝到了好味道，他又来找这个魔鬼。

一一我向你保证我真没有想到过这种情况，但结果就是如此，这完全不是我的不对。为了补偿你，我建议今年你分得所有的地下收获。

——这个我赞成。

下一个春天，这个罪恶的精灵的土地全面都盖上了厚厚的麦子，像小钟一样的燕麦，还有苎麻、出色的油菜、红色的苜蓿、碗豆、白菜、洋蓟和所有那些在阳光下盛开鲜花、结籽或结果的作物。

撒旦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彻底气坏了。

他收回了牧场和作物，不听他的邻居的任何新建议。

整整一年过去了。从他那孤处高处的庄园里，圣米歇尔瞧着遥远而富饶的田地，看着魔鬼指挥着耕耘，运回收获物，打下谷物。于是他发怒了，对自己的无能发怒。他没法再愚弄撒旦，决定进行报复，并亲自去央求他下星期一来吃饭，他说：

一一在你我的买卖中，你的运气不好，这我知道；但我不愿意它一直成为我们之间的怨恨，我打算让你来和我一起吃饭，我要让你吃好东西。

撒旦既馋又懒很快就答应了。到了说定的那天，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上路去到那座岛上。

圣米歇尔让他坐到一张漂亮桌子跟前。仆人先送上一盘肉鱼馅的千层饼，满是鸡冠肉、鸡心和小腊肠的肉丁；接着是两大条红海鱼加奶油；而后是一只填满了酒浸蜜饯栗子的清墩火鸡，而后是一只烂得像蛋糕的酶羊腿，而后是到口即化的蔬菜和冒着热气，散出一阵黄油香味的美味煎饼。

大家喝着冒着泡儿的甜味纯柠檬酒，醇厚的红葡萄酒，而在每一道菜以后，畅饮一盅陈年苹果酒，消消油腻。

那个魔鬼像个口袋一样，拚命地又吃又喝，以致感到便急。

于是圣米歇尔凶狠地站起来，用打雷一样的声音说：

——当着我的面！当着我的面，流氓！你敢……当着我的面……

惊惶失措的撒旦往外逃，于是这位圣徒操起一根棍子去追。

他们跑过那些低矮的厅，绕着大柱子冲上了飞桥，沿着挑檐飞奔，从一个伸出的滴水口跳到另一个滴水口。可怜失魂落魄的魔鬼一边逃，一边将排泄物洒遍了圣者住房。它终于跑到了再无退路的高高在上的平台。从那儿展现了无垠的港湾和遥远的城镇，属于他的沙滩和牧场。他也再跑不动了；而那个圣徒冲到撒旦背后，愤怒地一脚踢过去，将他像球一样抛到了空中。

它像一枝标枪一样向空中飞去，重重地摔到了茂当城下。它前额的角和四肢的爪子深深地嵌进岩石里，那儿永远留下了撒旦这一跤的痕迹。

他跛着脚爬起来，永远成为残疾了，远远地望着矗在太阳里像一把丁字镐的倒霉的神山，他懂得了在这场不平等的较量里自己是永远地被击败了。于是他拖着下肢，连爬带走，朝着远远的地方去了，把他的田地，他的平原，他的海岸、山谷和牧场都放弃给了敌人。

瞧，这就是圣米歇尔，诺曼地人的守护神，如何战胜魔鬼的故事。

另一个民族对这一场战斗的幻想会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 为少年守节的孤孀

这时在巴纳乡宅邸里正是打猎的时候，今年秋天多雨而沉闷，红色的树叶不是踩在脚下簌簌作响，而是在烦人的大雨之下，烂在了车辙里。

树叶几乎落尽了的树林湿得像澡堂子，当人们从中走过的时候，在遭到暴风骤雨鞭挞的大树下，散发出一阵霉味道，一阵滴下来的小水珠、潮湿的草味和湿透了的土地散发的水气就会包围住您。猎手在这种不停的霪雨之下，只能弯着腰，忧郁的狗把尾巴夹得低低的，毛贴到了肋骨上。那些年轻的女猎人穿着的贴身呢衣，也被雨湿透了，每天黄昏回来，谁都身心两乏。

饭后人们在大厅里玩着乏味的“对号入座”游戏，风吹在百叶窗上阵阵作响，将那些老风标括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于是像在有些书里说的那样，人们想出来讲故事听。但没有人找出什么有趣的事。猎人们讲的都是些开枪的奇遇，杀兔子的故事，在那些妇女们绞尽脑汁，也没有找到天方夜谈式的幻想。

人们正打算放弃这种消遣散心，这时一个年轻姑娘，无意捏着那个仍然是老姑娘的老姑姑的手，在玩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用金发做成的戒指，这只戒指她看到过好多次了，但从没有进一步想过。

于是，在拨弄它，让它绕着姑妈手指慢慢转的时候，她发问道：“姑姑，你说说，这是什么戒指？这该是小孩儿的头发的吧？……”

那位老小姐脸红了，而后又转白了，后来声音发颤地说：

“这事真叫人伤心，真是伤心，因此我从不愿谈它。我一辈子的不幸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时我还年轻，而这回忆总是那么叫我痛苦，因此每回想起来我都是流泪。”

人们都想立刻知道这个故事，但那位姑姑拒绝讲它；然而大家央求得这么厉害，她终于让步了：

你们听我说过桑泰兹家，但只讲起这家现在已经绝代了。我认识这家人的最后 3 个男人。这 3 个人都是在同样情况下死去的。这是最后那一个的头发。当他为我自杀的时候，他刚 13 岁。你们觉得这事奇怪，对吗？

唉！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家族，要是你们愿意也可以称他们是痴子，但是一些感动人的痴子，钟情的痴子。他们都是这样的，从父传子，都感情炽烈，毕生的冲动总是把他们推到狂热的极端，推向狂热的忠贞，甚至犯罪。这在他们就像有些人的心中的炽热信仰一样。成为苦行僧的人和那些在沙龙里追求女色的人，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在亲戚之间常会说：“钟情得像桑泰兹。”只要看到他们的形象就可以认出来。他们都是在低低的前额上伏着卷发，卷曲的胡须，大大的眼睛，目光直逼你的眼光，使您无缘无故而感到不宁。

这儿这件纪念品主人的祖父，在经历了许多遭遇，决斗和诱骗妇女之后，在近 16 岁时，变得热烈钟情于他一个佃农的女儿。他们两个人我都见过。她是淡金色头发，白皮肤，举止高雅，用一种很柔和的嗓子慢慢说话，眼神那么甜，简直可以说是属于圣母的。这个老贵族把他接到了家里，而且他变得如此丧魂落魄，简直一分钟也离不开她。也住在这所宅邸里的女儿和媳妇

认为这很自然，认为还是这个家庭里的传统。当他为热情而动的时候，她们毫不惊讶，而当人家在她们面前谈论另一种倾向时，如情人的分手及至背叛后的报复时，她们两人都用一种悲痛的声音同时说：“啊，搞成了这样，他（或她）该多伤心！”别的什么也不说。她们总是为爱情的悲剧而同情，但从不为此而愤慨，那怕那是犯了罪的。

接着，在某个秋天，一位被邀来打猎的年青人德·格拉台勒先生将这个女孩子拐走了。

德·桑泰兹先生泰然地，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然而有一天早晨人家发现他吊死在狗房里，在许多狗中间。

他的儿子也是同样情况死的，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1841 年，在他的一次旅行中，死在遭到了一家大歌剧院的女歌唱家的欺骗之后。

他留下了一个 12 岁的儿子和一个寡妇，是我母亲的妹妹。

她带着孩子住到了我父亲的家里，在伯尔梯翁的土地上，那时我 17 岁。

您没有方法描述这小桑泰兹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早熟儿童。

可以说这个家族所有的桑泰兹性格和所有的炽情都赋给了他，这家的最后一代。他总是幻想，独自散步，沿着一条从宅邸直到森林，种着榆树的宽阔小道。我从自己的窗户里看着这多感的男孩子，他迈着沉着的脚步，双手放在背后，前额朝前倾，有时停下来抬起双眼，仿佛他真见到了，理解了，并感受到了某些完全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事情。

常常在晚饭后，在月明之夜，他对我说：“表姐，我们做梦去……。”

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去，走到花园里，他突然在飘浮着白茫茫的水气的林中隙地里站住了，站在那种月光用以点缀林隙的轻絮里。他握住了我的手，对我说：“瞧吧，瞧吧。可是你不了解我，我能感到这点，要是你了解我，我们就能幸福，应当相爱，那样就可以理解。”我笑了，我拥抱了他，这个男孩子他仰慕我，他将为我而死。

他还常常在晚饭后去坐到我母亲的膝上。他说：“姑妈，听着，给我们说些爱情的故事。”而我的母亲为了逗乐，总是给他说些有关他们家族的传说，他父辈的那些奇遇，因为对此人们传说有成千上万，有真有假。这是他们的声誉，也毁了他们家所有的男子汉。他们昂着头以此为荣，决不为此有愧于他们门庭的声誉。

这孩子常为这些柔情或可怕的故事激动，有的时候，他拍着手说：“我也是的，我也是这样的，我比他们全都更懂得爱。”

于是他对我献殷勤，一种胆怯深情，而别人发笑的殷勤。这多少有些滑稽。每天早晨我得到他采来的花；每天晚上在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之前，他吻我的手，并且喃喃地说：“我爱你。”

我真该死，真是该死。我现在仍然为这不时流泪，并且为此一辈子遭到了惩罚，我为他终生不嫁——不，毋宁说我为之终身守节，做他的未婚寡妇。我曾以这种童稚的柔情为乐趣，我挑动他，像对一个男人那样。我风骚卖俏，逗他喜欢，说些假话。我将这孩子弄糊涂了。这对我是一种娱乐游戏，对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是一种有趣的散心。他那时才 12 岁！想想看，谁会把这小不点儿的热情当回事！他愿意我拥抱他多少次，我就拥抱他多少次！我给他写些甜言蜜语，我们的母亲也读；而他给我的一些信，一一些火热的信，这些我都留下了；他相信我们

爱情的隐私秘密自认为是一个男子汉，可我们忘了他是一个桑泰兹！

这样将近一年，一个晚上，在花园里，他伏在我的膝上，并且用一种发疯的狂热来吻我的裙边，反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宁为爱你而死。要是你欺骗我，你听着，要是你弃我而爱别人，我将照你父亲那样办……"并且他以令人心颤的深沉声音加上说："你是知道他干了什么的！"

后来由于我骇呆了，他站了起来。因为我比他高，他踮起了脚凑到我耳边，变了声调叫我的名字，我的小名："姬内薇芙。"声音这样甜蜜，这样温柔，这样深情，使我直到脚根都发颤。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回去吧！回去吧！"他什么也不再说，跟着我走。可是当我们要跨上石阶的时候，他止住了我说："你知道，假使你抛弃了我，我就死！"

这回我明白了。我已经走得太远，我该变得稳重了。于是在一天他责备我时，我回答说："你现在已经长得太大，不能开玩笑了。但要认真的谈恋爱，你还太年轻，我等着。"

我以为这样就和他分开了。

这个秋天，他被安排进了寄宿学校。下一个夏天他回来时，我已有了未婚夫。他立刻就明白了。并且有 8 天功夫保持了这样一种思考的神气，以致我感到十分不安。

第九天早晨，我起床时看到门下有一张小纸条。我拾起来展开一念："你抛弃了我，而且你知道我说过的话。这是你命令我死，因为我愿意由你之外的人发现，请现在到花园里去，到去年我向你说：'我爱你'的地方，向天上看看。"

我觉得自己要疯了。我不得不尽快地穿上衣服跑出去。力竭了的我跑得跌跌撞撞，一直跑到他写明的地方。他那顶寄宿学校的小帽掉在地上的稀泥里。那晚上整晚都下着雨。我抬起了两眼，于是我看到了在树叶丛中有东西在摇摆，因为那时起了风，起了大风。

此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应当先是大叫，也可能晕了，跌倒了，而后跑回了邸宅里。到我恢复神智时，我已经躺在床上，我的母亲坐在床边。

我相信我是在可怕的梦魇里幻想了这些。我支支吾吾地问道："他呢，他，恭特朗呢？……"没有人回答我。那么这是真的了。

我不敢再去看他，但是要了一长绺他的头发，长的金发，喏……喏……这就是了。"

那个老小姐用一个绝望的姿势伸出了她发抖的手。

这以后，她擤了几次鼻涕，擦干了眼泪又说道："我谢绝了我的婚约……没有说为什么……而我……我就一直成了……这个 12 岁的孩子的孤孀。"于是把脑袋低低地垂到胸前，久久沉思地流着眼泪。

当大家回房间里去睡觉的时候，一个曾让她扰乱了心情安宁的魁梧猎人就着他邻居的耳朵悄悄说：

"动情到这地步真不幸，是吗？"

# 窑姐儿

我们正要从某所疯人院出来，忽然望见天井里某只角儿上有一个瘦瘦的男人，在那里不停地做着一种样子去召唤一条幻想的狗。他用一种柔和的声音，一种娇曼的声音叫唤道："窑姐儿，我的小窑姐儿，到这儿来哟，我的乖乖，"一面拍着自己的大腿，如同逗引什么家畜似的。我向院里的医生问：

"那是个什么人？"

他回答道：

"哦！那个人是值不得注意的。他是个赶车的，名叫佛兰琐，曾经淹死了自己的一条狗，以后就变成了疯子："

我继续追问：

"那么请您把他的历史告诉我吧。世上最简单最低微的东西，有时候却是最使我们动心的。"

我现在把那汉子的遭遇记在下面，那全是由一个喂马的人，那汉子的一个伙伴说出来的：

在巴黎近郊区有一家很富的资产阶级人家。这家人住在塞纳河边一所盖在小园子中央的别墅里。他们的赶车的就是那佛兰琐，他是一个乡下汉子，笨头笨脑的，但是心地仁慈，不懂世事，易于被人欺骗。

某一天傍晚，他正回到他东家那里去，有一条狗开始跟着他。起初他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但是那畜生始终跟着他走，因此不久就使他回转身来。他细看自己是否认识那条狗。不认识，他从没有看见过它。

那是一条雌狗，瘦得可怕，肚子底下垂着好些个大乳房。它在那汉子后面用"小走"①的步儿走着，神气是饿得令人伤心的。尾巴夹在后腿中间，耳朵贴在头上，他停着不走的时候狗也停着不走，他重新走的时候，狗也仍旧跟着走。

①兽类，特别是马走路时，如果它同时举起两条前腿向前纵步，术语叫做"驱步"，北方叫做"颠"，有的叫做"搂蹿"；其同时用前后各一腿前进的叫做"速步"，北方叫做"走"；再就走的或者颠的快慢，别为"大走"和"小走"，或者"大颠"和"小颠"。

他想撵开那条枯骨架子般的狗了，于是嚷着："滚开，你愿意走开吗！嘿！嘿！"它走开了几步，随即撑起两条前腿坐下来候着；随后，那赶车的一下提步再走，它又在他后面跟着。

他假装去拾石头。那畜生摇着那些累赘的乳房略略跑开了一点；但是那汉子一转过背来，它立刻又回来了。

这样一来，那个赶车的佛兰琐起了恻隐之心，他来叫它了。

那只雌狗怯生生地走近前来，脊梁屈成弧形，浑身的皮紧贴着骨头，一条条肋骨全露在外面。那汉子抚摸了它那些凸起的骨头，末了，那畜生的凄惨样子教他可怜起来，他就说："好，来吧！"明白自己被人收留，被人抚养，它立刻摇着尾巴了，并且它竟不在新主人的膝下勾留，

反而在他前面开始跑着。

他把它安置在马房的藁荐上；随后他跑到厨房里找了点面包。等到它吃饱以后，就弯着身子躺下来睡着了。

第二天，这个赶车的请求他的主人允许他留下那条狗，主人答应了。那是一条好狗，肯和人亲近而又忠实，聪明而又温和。

但是，不到多时，他们认出了它有一个可怕的缺点。它一年到头受着爱情火焰的燃烧。不到多久，它已经结识了附近各处的狗，弄得它们整日整夜绕着它徘徊。而它呢，用一种妓女式的无所轻重的态度，对它们分配自己的恩惠，仿佛唯恐不能普及，在自己后面引着由各种类型的狗结成的一支真正的队伍，有些不过拳头样的大小，有些竟高大得像一条毛驴。它引着它们在大路上不停地散步，它偶然停住脚步到草上休息一会，这时候，它们都团团地围成圈子绕着它，并且伸出舌头一齐向它望。

当地的人把它当作一个怪物看待，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兽医们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中的道理。

每逢傍晚它回到马房里的时候，那狗群就来包围那个别墅了。它们从园子四周生篱①的缝里钻进来，破坏了那些花畦，撞落了种种花卉，在各处花台上刨了许多窟窿，园丁大为生气。

①生篱是用一种栽在地下的藤本植物编成的篱笆，它在编成以后仍旧有生命，仍旧滋蔓地发展枝叶。

它们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绕着它们唯一的女友住着的屋子吠个不住，简直没有法子撵走它们。

白天，那些狗竟跑到了别墅里面来了。那就真是一种外族的入寇，一种灾殃，一种祸害。别墅的主人们在楼梯上，甚至于在卧房里，都随时遇得着它们：黄毛狮尾的哈巴狗，猎狗，矮脚狗，粗毛狼狗，无人理落的野狗，使得孩童逃跑的纽芬兰大獒，无一不备。

于是大家在当地看见了一些为附近二三十里以内素未见过的狗，那些畜生不知从何处而来，如何生存，并且以后又不见踪迹。

然而佛兰琐却钟爱它。他给它取的名字是“窑姐儿”，它虽然名副其实地像个窑姐儿，不过他命名的动机却毫无恶意。他并且重复地说：“这畜生算得是一个人，不过不会说话。”

他为它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圈上系着一块铜牌，牌上雕着：“窑姐儿小姐，赶车人佛兰琐所有。”这样十多个字。

那条雌狗变成庞大的了。从前瘦得异样，现在可以说是肥得出奇，带着一个凸起的大肚子，肚子下面始终垂着好些个长大而摇摇摆摆的乳房。它突然一下有了许多脂肪，现在行走很感困难了，几只脚像那些过于肥胖的人一般张开来，张开嘴巴来喘气，稍许勉强跑一会它的体力便立刻不济了。

此外，它显出一种惊人的生殖力，下了一次小狗以后几乎立刻又装满了一肚子，每年四次，产出一大串属于各项犬族的新种小动物。佛兰琐在选择了那条由他留下给它消耗乳汁的小狗以后，就把其余的包在围裙里，狠心地向河里一扔。

但是不久，那家的厨娘也跟着园丁提出了她的抗议。她在炉子下面，存放食物的

柜子里面，煤仓里面都遇着一些狗，并且它们遇见什么就偷什么。

主人不能忍耐了，吩咐佛兰琐要撵走窑姐儿。那汉子发起愁来就去替它寻找安身之处。谁也不要它。于是他决计丢掉它，就托付一个在长路上赶车的人，把窑姐儿送到巴黎对岸的戎韦桥附近的乡下去。

当天傍晚，窑姐儿又跑回来了。

这样一来，非大费周章不可了。于是他花了五个金法郎，把狗交给一列开赴勒阿弗尔的火车的列车长，教他在到埠时候就丢掉它。

3 天以后，它又回到马房里了，疲惫不堪，变瘦了，伤了皮，再也没有气力了。

别墅主人动了恻隐之心，就也不再追究。

但是，外面那些雄狗不久又都来了，从来没有那样多，也从来没有那样奋激。后来某一天傍晚，主人正在请客吃饭，一只蘑菇煨鸡竟被一条英国种的猎狗在厨娘的手边叼走了，她没有敢和它争夺。

主人这一次十分生气了，于是叫了佛兰琐过来，愤怒地向他说：“倘若到明天早上你不把这畜生扔到河里去，我就请你走，你可曾听明白？”

那汉子呆住了，于是到楼上卧房里去收拾行李，甘愿离开自己的位置。随后他想起带着这个不方便的畜生一定无处可以安身；又想起自己是在一家工钱不低饮食又好的大户人家做事；暗自说一只雌狗真是不能和这个相比的；他想到切身利益就管不了其他了；于是他决然打定了主意，预备到黎明时候就扔掉窑姐儿。

然而这一晚他是睡得不安的。一到黎明便起床了，寻着了一条粗绳子，他就去找那条雌狗。它慢慢地站起来，摇了摇身子，伸了伸四肢，来和它主人亲近。

这一来他竟失掉了勇气，于是用温存态度拥抱它，抚摸它那双长耳朵，嗅一嗅它的嘴巴，用自己所知道的种种温柔的称呼对它乱叫一阵。

但是附近一口时钟报着 6 点。不能再迟疑了。他打开了门，说道：“来呀，”那畜生懂得是要出门，摇着尾巴。

人和狗都到了河边，他选择了某一处像是水深一些的地方。于是他把那绳子的一端，系在那个漂亮的皮圈上，又拾起一大块石头用另外的那一端结好。随后他把窑姐儿抱在怀里，如同将要和一个人分手似地发狂般吻着。他把它搂在胸前，左右摇着，叫它做“我的窑姐儿，我的小窑姐儿”，而它呢，任凭他逗弄，一面快乐地哼哼着。

他一连十来次想扔它到水里去，但是却没有那种决心。

但是他一下忽然打定了主意，于是用尽平生之力把它扔到了力之所及的最远的地方。它开初勉强游泳，如同有人给它洗澡时所做的一样，但是它那只被石头拖住的脑袋一下一下往水里沉；于是它用惊恐的眼光，通人性的眼光望着它主人，一面像一个落水的人一般挣扎。随后，它的前身全部沉下去了，同时它的两只后脚在水面上乱搅一阵；末了也同样失踪了。

那时候，许多水泡儿从水面上冒出来，那一段的河水如同正在沸腾似的，这现像大概延续到 5 分钟；而那个瞪眼发痴的佛兰琐，心头突突跳个不住，以为看见窑姐儿在河底的泥沙里挣扎；末了他用乡下人的单纯观念自言自语："现在那个畜生对我怀什么念头？"

他几乎变成傻子了；病了一个月，每天晚上他总梦见他那条雌狗；觉得它舐他的手；听见它狂叫。于是非请医生不可了。结果他快要痊愈了；六月底光景，他的主人们带他到毕沙尔去——在那里他们也有产业，地点在卢昂市附近。

毕沙尔也是面临塞纳河的一个地方。佛兰琐开始在河里洗澡了。每天早上他和那个喂马的一同下水，并且一同游过河面。

谁知某一天，他们正在水里耍着取乐，佛兰琐忽然向他的伙计喊道：

"你仔细看那件浮过来的东西吧，我到那上面去取一份肋条肉给你吃。"

那是一个庞大的浮尸，发肿的，落了毛的，对着他们漂过来，四脚朝天，顺流而下。

佛兰琐两手分着水泅向前去，并且继续说着笑话："糟了！这并不新鲜。好家伙！朋友。这却也不瘦。"

于是他团团地绕了一转，远远地望着那个发着腐臭气味的大畜生。

随后，他忽然不做声了，并且特别留心地注视着它；接着，他又游近前去，这一次，如同去碰碰它似的。他双目盯住了那畜生的项圈，接着便伸起胳膊抓住它的项颈去挪转尸体把它牵近身边，最后细看那块系在项圈上的小铜牌子，项圈已经变了颜色，小铜牌子也生了绿锈，上面的字却是"窑姐儿小姐，赶车人佛兰琐所有"。

这条死了的雌狗，在离家一二百里的地方，又找着了它的旧主人！

他迸出了一声怕人的叫唤，接着就拚命对着河岸泅过来，一面继续狂喊乱叫；他一上岸，就赤条条地在田地里糊里糊涂乱跑。他从此疯了。

## 珠宝

自从郎丹先生在他的副科长家里的晚会上遇见了那个青年女子，他就堕入了情网。

那是一个去世好几年的外省税务局长的女儿。父亲死后，她和母亲到了巴黎，母亲时常到本区几个资产阶级人家往来，目的是要给年轻女儿找配偶。

母女俩都是贫穷而可敬的，安静而温和的。那年轻女儿像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范，明哲的青年男子是梦想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这种典型人物的。她那种带着含羞意味的美，具有一种安琪儿式的纯洁风韵，那阵绝不离开嘴角的无从察觉的微笑仿佛是她心弦上的一种反射。

大家全赞美她。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住地重复说："将来娶她的那一个真有福气。我们找不出更好的了。"

郎丹先生当时是内政部的一个主任科员，每年的薪水是三千五百金法郎，他向她求婚，娶

了她。

最初和她在一块儿，他过着一种令人难于相信的幸福生活。她用一种那般巧妙的经济手腕治家，两个人好像过得很阔气。她对待丈夫的注意，细心，体贴，真是罕有的；并且她本身的诱惑力非常之大，以至于在他俩相遇 6 年之后，他之爱她更甚于初期。

他仅仅责备她两个缺点：爱看戏和爱假的珠宝。

她的女朋友们（她认识三五个小官儿的妻子）随时替她找得到包厢去看流行的戏，甚或去看那些初次上演的戏；而她呢，不管好歹总要拉着丈夫同去散心，不过他在整天工作之后，这类的散心事是教他骇然感到疲乏的。于是他央求她跟着熟识的太太们去看戏并且由她们送她回家。她认为这种办法不大相宜，经过长久的时间不肯让步。末了她由于体恤才答应了他，他因此对她十分感激。

谁知这种看戏的兴趣，不久就在她身上产生了装饰的需要。她的服装固然始终是简单的，真是具有风雅的趣味的，不过究竟朴素；而她的幽娴的媚态，她的不可抵抗的、谦逊的和微笑的媚态，仿佛由于她那些裙袍上的简洁获得一种新的丰姿，但是她养成了习惯，爱给自己挂上一双假充金刚钻的大颗儿莱茵石的耳环，并且佩上人造珍珠的项圈，人造黄金的镯子，嵌着冒充宝石的五彩玻璃片儿的押发圆梳。

这种恋恋于浮光的爱好引起了丈夫的不满，他时常说：“亲爱的，一个人在没有方法为自己购买种种真的珠宝的时候，那么只能靠着自己的美貌和媚态来做装饰了，这是举世无双的珍品。”

但是她从容地微笑着说：“你教我怎样？我爱的是这个。这是我的毛玻我明明知道你有理由，不过人是改变不了本性的。我当然更爱真的珠宝，我！”

于是她拿着珍珠软项圈在手指头儿之间转动，又教宝石棱角间的小切面射出回光，一面不断地说：“赶紧瞧吧，这制造得真好。简直就像真的。”

他在微笑中高声说：“你真有波希米女人的风趣。”

偶尔到晚上，他俩坐在火炉角儿上相伴的时候，她就在他俩喝茶的桌子上摆出她那只收藏郎丹先生所谓“劣货”的小羊皮匣子来；接着她用热烈的专心态度来着手细看那些人造的珠宝，俨然是玩味着什么秘密而深刻的享受；末了她固执地把一个软项圈绕在她丈夫的脖子上，随即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一面嚷着：“你的样子真滑稽！”后来扑到了他的怀里，并且兴奋过度地吻着他。

某一个冬天夜里，她到大歌剧院看戏，回家的时候她冻得浑身发抖。

第二天，她咳嗽了。 8 天之后，她害肺炎死了。

郎丹几乎跟着她到坟墓里去了。他的失望是非常惊人的，以至于在一个月之间头发全变成了白的。他整天从早哭到晚，心灵被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撕毁了，亡妻的回忆，微笑，声音和一切娇憨姿态始终缠绕着他。

光阴绝没有减少他的悲恸。每每在办公钟点之内，同事们谈着点儿当日的事情，他们忽然看见了他的腮帮子鼓起来，他的鼻子收缩起来，他的眼睛满是眼泪；他做出一副苦相，随即开始痛哭起来。

他把他伴侣的卧房保留得原封不动，为了思念她，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卧房里面；并且一切家具，甚至于她的衣着，也同样如同她去世那天的情形一般留在原来的地方。

不过生活对于他是困难的了。他的薪水，从前在他的妻子手里，够得应付一家的种种需要，而现在应付他一个人的用途反而变成不够的了。后来他发呆地问自己：她从前用什么巧妙方法教他一直喝上等的酒和吃鲜美的东西，而目下他自己竟不能够依靠菲薄的财源去备办从前的饮食。

他借过债，并且千方百计想法子弄钱。终于某天早上，他连一个铜子儿都没有了，而且和月底发薪的日子相距还有整整一周，他想起要卖掉一点儿东西了；接着立刻动了念头要把他妻子的“劣货”卖掉一点，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对于从前那些害得他生气的冒牌假货早已是怀着一种憎恨的。甚至于那些东西的影子，使他每天对他至爱至亲的亡妻的回忆，也多少损害了一点。

他在她遗留下来的那堆假货里找了许久，因为直到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始终固执地买进过许多，几乎每天晚上，她必定带回来一件新的东西，现在，他决定卖掉她仿佛最心爱的那只大项圈了，他以为它很可以值得六个或者八个法郎，那固然是假东西，不过也的确是下过一番很细致的功夫的。

他把它搁在衣袋里，后来他沿着城基大街向他部里走，想找一家使他感到有信用的小珠宝店。

末了他看见了一家就走进去了，因为如此表白自己的穷困而设法出卖一件很不值钱的物事，他免不得有点儿难为情。

“先生，”他对那商人说，“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件小东西的估价。”

那个人接了东西，左看右看了好一阵，掂着它的轻重，拿起一枚放大镜，教他手下的店员过来，低声给他讲了几句，他把项圈搁在柜台上边了，并且为了格外好好儿鉴定它的印象，他又远远地瞧着它。

郎丹先生被这一套程序弄得不好意思，开口正预备说:“唉!我很知道这东西没有一点价值。”然而珠宝商人先说话了：“先生，这值得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金法郎；不过，倘若您能够正确地教我知道这东西的来源，我才能够收买它。”

那个丧偶的人睁着一双大眼睛并且一直张着嘴，他弄不清楚了。末了他吃着嘴问：“您说？……您可有把握。”另一个误解了他的惊讶，后来，干脆地说：“您可以到旁的地方问问是不是多给价钱。在我看来，顶多值得一万五千。倘若您找不着更好的买主，将来您可以再来找我。”

郎丹先生简直成了傻子了，收回了自己的项圈并且走了，他心里只模模糊糊觉得应该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了。

然而一走出店门，他简直忍不住大笑了，他暗自说道：“低能儿！唉！低能儿！倘若我真地照他说的去做！眼见得那是一个不知道分辨真假的珠宝商人!”

后来他又走到另一家珠宝店里了，地点正在和平街口上。那商人一看见那件珠宝就高声说：

“哈！不用多说，我很认识它，这个项圈；它是我店里卖出去的。”

郎丹先生被人弄得很糊涂了，他问：

“它值多少？”

“先生，从前我卖了两万五千金法郎。倘若您为了服从政府的命令，能够把这东西怎样到您手里的来由告诉我，我可以立刻用一万八千金法郎收回来。”

这一次，郎丹先生由于诧异而呆呆地坐下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不过请您仔仔细细看一看这东西吧，先生，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它是……假的。”

珠宝商人问：“可愿意把尊姓大名告诉我，先生？”“愿意，我姓郎丹，是内政部科员，住在舍身街十六号。”

那商人打开了他的好些本帐簿，寻了一阵就高声说道：“这项圈从前的确是送往郎丹太太家里去的，地点是舍身街１６号，时间是１８７６年7月２０日。”

后来这两个人都定住眼光彼此互相瞅着，科员吃惊得发昏，老板觉得遇见了一个扒儿手。

后者接着说：

“您可愿意暂时把这东西在我店里搁２４点钟？我立刻给您一张收据。”

郎丹吃着嘴说：“有什么不愿意，当然。”

后来他折起收条搁在自己衣袋里就一面走出店门了。

随后他穿过街面，朝着上坡道儿走，发见自己弄错了路线，又朝着杜勒里宫走下来，过了塞纳河，认出了自己又走错了路，重新回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头脑里连一个主意也没有了。他极力去推测，去了解。他妻子从前原没有能力去买一件这样大价钱的东西。——没有，自然。——但是那么一来，那是一件馈赠品了！一件馈赠品！一件谁送给她的馈赠品？为的是什么？

他停住脚步了，并且立在大街当中不动了。他微微地感到骇人的疑问了。——她？——那么其余所有的珠宝也全是馈赠品了！他觉得天旋地转了；觉得一株大树对着他正面倒下来；他张开了一双胳膊并且失去知觉跌倒了。

他被路过的人抬到了一家药房里才醒过来。他请人送他回家，后来就关起门躲着。

一直到深夜，他始终神经错乱地哭着，口里咬着一块手帕，免得自己号啕出来。随后，他疲劳而且悲恸地上了床，终于沉沉地睡着了。

一道日光照醒了他，后来他慢慢地起了床，正想到部里去。在那样一番精神打击之后再去工作是困难的。于是他考虑自己可以在科长跟前要求原谅；接着他写了信给他。随后他想起自己应当再到珠宝店里去了；然而一阵羞耻之心教他脸上发红。他思索了好半天。可是他不能把项圈留在那个汉子那里。他穿好了衣裳走到了街上。

天气是和暖的，蔚蓝的晴空展开在这座微笑着似的城市顶上。好些闲逛的人双手插在衣袋

里向前走过去。

郎丹瞧着他们经过一面对自己说："一个人有点儿财产的时候，真是舒服！有了钱，可以连伤心的事都扫得干干净净，要到哪儿就到哪儿，旅行，散心，全做得到！哈！倘若我是一个富人！"

他发觉自己饿了，从前天夜晚起就没有吃过什么。不过他衣袋是空的，于是他重新记起了项圈。一万八千金法郎！一万八千金法郎！数目不小呀，那笔款子！

他走到了和平街，于是开始在珠宝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来一往地散步了。一万八千金法郎！他几乎有一二十次要走进店里去，只是羞耻之心始终阻住了他。

然而他饿了，很饿了，而且没有一个铜子儿。他突然一下打定了主意，跑着穿过了街面，教自己没有思索的功夫，接着就扑到了珠宝店里。

一下望见了他，那珠宝商人就忙个不祝他用一种微笑的礼貌对他献了一个座儿。店员们本来在一旁望着郎丹，现在都自动地走过来，眼睛里面和嘴唇上面全露出快活的神气。

掌柜的高声说道：

"我已经打听明白了，先生，因此倘若您始终没有改变意思，我可以立刻照我从前和您说起过的数目兑价。"

科员支吾地说："当然可以。"

掌柜从一只抽屉里取出了十八张大钞票，数了一遍，交给了郎丹。郎丹签了一张收条，然后用一只抖抖嗦嗦的手儿把钱搁在自己的衣袋里。

随后，正当走出去的时候，他重新向那个始终微笑的商人回过来，低着眼睛对他说："我有……我有……许多旁的珠宝……那全是我从……那全是我从……同样的继承权得来的。您可愿意也从我手里收买那些东西吗？"

掌柜欠着身子说道："当然愿意，先生。"

可是一个店员为了放声大笑跑出了店门；另一个使劲用手帕擤着鼻涕。

镇静的郎丹脸色绯红了，不过神情很沉着，他高声向他说："我就去把那些东西带到您这儿来。"于是他叫了一辆马车坐回去取那些珍贵的首饰了。

等到一小时之后赶到珠宝店里的时候，他还没有吃午饭。他们着手一件一件地审查那些东西了，估量每一件的价值。几乎全是从前由那家店里卖出去的。

郎丹呢，现在争论那些估定的价值了，以至于发脾气了，坚决地教店里把销货的帐簿翻给他看，并且遇着数目增高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也愈来愈高了。

耳环上的那些大的金刚钻共值两万金法郎，手镯共值三万五千，扣针，戒指和牌子之类共值一万六千，一件用翡翠和蓝宝石镶成的头面值一万四干；独粒头大金刚钻悬在金项链底下做坠子的值四万；全部的数目一共达到十九万六千金法郎。

掌柜用一种带嘲笑意味的正经态度高声说:“这是由一个把全部积蓄都搁在珠宝上面的人遗下来的。”

郎丹郑重地发言了:“这是存钱的一个方法，正和其他的方法一样。”

后来，他在和买主决定到明天举行一次复验之后就走开了。

等得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瞧着旺多姆纪念柱，把它看成了一枝爬高竞赛的桅竿，很想攀到它的尖端。他觉得自己浑身轻松了，可以跨过那座高入云端的大皇帝铜像的顶上和它表演“跳羊”的游戏。

他到伏瓦珊大饭店吃了午饭，并且喝了一瓶价值二十金法郎的葡萄酒。

随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在森林公园兜了一个圈子。他用一种颇为轻蔑的态度瞧着公园里的那些华丽的私人马车，恨不得要向着游人叫唤:“我现在也是富人了，我。我现在得了二十万金法郎!”

他想到他的部里了，于是教马车载了他到部里去，毅然决然走进了他科长的办公室说道:“我来向您辞职，先生。我现在得了一份三十万金法郎的遗产。”

他和他旧有的同事们握过了手，又把自己的新生活计划告诉了他们;随后他在英吉利咖啡馆吃夜饭。

一个被他看做出众的绅士正坐在旁边，郎丹忍不住心里的痒，要把事情告诉他，于是用一种相当卖弄的姿态说自己新近继承了四十万金法郎遗产。

他第一次在戏院里感到不厌烦，后来又和女孩子们过了夜。

半年之后，他续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个很正派的，但是脾气不好。她使他很感痛苦。

# 鬼神出没

大家正谈论一件最近发生的讼案中的私擅监禁人的事，这时正是某处府第夜宴将阑之时，每人都有一两件故事，一两件号称真的故事。

于是那萨苗尔侯爵，一位 82 岁的老翁，立了起来，走向火炉前站住。他打起微颤的嗓子说。

说到我，我也有。我知道一件怪事，如此之奇，它一辈子都缠着我。从这意外事和我相遇到现在，整整是 56 年。从来没有一个月我不在梦中重新看见这事。自从那天，它便在我脑中留下了一个烙印，一个恐惧的影子。各位懂得吗?对呀，我曾经有过十来分钟给骇得发疹。

从此以后，一种永恒的惊心动魄的现象，永远在我灵魂中盘踞着，偶然的响声也可使我心房跳跃，夜间在黑影中瞧不清楚的东西，也使我发生拼命奔跑的欲望。总而言之，我怕夜色。

唉!在我未曾到目前这样的年纪以前，我不愿承认这事。现在，我却可以说了。人生到了 82 岁，因为幻境中的危险而失去勇气，是大家会原谅的事。然而我在真实的危险面前，却从来不曾退缩过，诸位夫人知道吗?

这件故事，曾使我的思想大肆扰乱，将我推入一种那样深沉的，那样神秘的，那样骇人的境界，曾使我永不愿说出来。我将他隐匿在我心房最密的处所，隐匿在大家隐匿各人的痛苦的秘事（自愧的秘事和人生不可告人的弱点）的处所。

我没法解释这事，只向各位说明是怎么一回事。这肯定是一件可以解释的事，除非我当时神经错乱；但是不然，我当时神经并不曾错乱，并且我可以给各位证明，请各位按自己的愿望推想这事吧。这就是很简单的事实：

那时正是 1827 年的 7 月。我正在鲁昂的驻防营中。

有天我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似曾相识而记不清楚的人。我由于本能的作用，做了让自己立定的动作。那人看见这种姿势，向我瞧了一下，便和我拥抱起来。

原来这是我一位童年的至交。我有 5 年不曾和他会面了，他好象老了 50 年似的，头发完全白了，腰弯背屈，神志颓丧。他悟到我的惊骇状态，于是说明他生活中，有一种不可抵抗的恶运将他折磨透了。

他曾经和一个少女发疯似的恋爱着，后来居然在一种魂消神往的幸福中和她结婚了。在仙境浓情中过了一年之后，她陡然得了心脏病死了，大概是被爱情本身杀死的。

他在他妻子下葬的那天，便离开他的别墅，搬到他在鲁昂的府第。他被悲哀所伤，孤独失望地生活着，不幸得使他只想自杀。

他说："朋友，您我既然这样重逢，我要求您给我办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请您到我家中，在我卧房——我和我妻子住过的卧房——的书桌抽屉内，给我拿几件我迫切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我不能叫下级人员或管事的司事去取，因为对我说来，这事应当绝对的缄默，它有不可透漏的秘密。至于我个人，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我再进这住宅里。我将我临行时亲手锁闭的卧室的钥匙和书桌的钥匙给您；此外，请您再带一张字条给我的园丁，他将给您打开别墅的门。

"明天请您和我同吃午饭吧，那时我们再谈这个。"

我允许替他完成这件轻微的服务，这在我不过是一种散步。

他的别墅离鲁昂市面不过十五六公里光景，我骑一个来钟头的马就到了。

次日 10 点钟，我就到他的府第中了。我们二人相对午膳，但是说了不上 20 句话，他就要求我原谅，他说想到我将到他那享受幸福的卧室，他就心乱。他的神情，可真是动荡得出奇，仿佛在他灵魂之中，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斗争。

最后，他告诉了我应当如何做。这很简单，我应当取两包信件，在书桌右边第一个抽屉中的几札文件。他还说："我想无需提出请您别看这些。"

我几乎被这句话触犯了，于是愤愤地向他说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原谅我罢，我太感到痛苦了。"接着他就哭了。

午后一点钟光景，我便和他相别，去干那件委托。

那日的天气真是好极了。我从草中驰马飞奔而过，一边听着云雀啼啭和我的刀鞘与长靴相

触的有韵律的响声。

末了，我走进树林中了，于是按辔缓行。树枝和面目相拂，有时我还用牙咬住一些树叶贪婪地咀嚼，我处于充实的无端愉快之中，来自不可捉摸的乱哄哄的幸福感和一种令人心醉的力量。

走近别墅，我从衣袋中取出带给园丁的信，发现那信是封了的，我为此异常愤怒，几乎不待办事便回头就走。未了，我以为如此未免显得浮躁易怒和脾气坏。并且我那朋友在他的那种愁昔状态之中，也许是无心将信封了。

那所别墅，好像是弃置了二三十年似的，四周的栅栏，破坏腐蚀，东倒西歪，不知像个什么，栅栏内的路径，完全被野草埋没了，草地和阶石的界限也消失了。

我用脚在百叶门上踢了几下，一个老仆从旁边的一张门内走出来。他看见我，便露出一种惊诧的神情。我跳下马来，拿信给他。他读了又读，翻来复去，偷眼窥我，将信插入衣袋便说：

“好！您想做什么？”

我突然答道：“既然您从信内受了你主人的命令；你就应当知道，我要进别墅。”

他如同受了惊骇似地，说：“那么，您要走进……进他的卧室吗？”

我渐渐忍耐不住了，便说：“见鬼！到底，你是否或者有质问我的意思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不，先生。但是那卧房自从……自从死了人以后，便不曾……不曾开过，倘若您愿意等候我 5 分钟，我便去……去看，倘若……”

我愤愤地打断他的话。

“哼！这样，您瞧，你藐视我吗？您走不进那卧房？因为钥匙在我手中。”

他不知道如何答复，只得说：“那末，先生，我给您领路。”

“您将扶梯指给我看，让我单独去。就是您不同去，我也寻得到的。”

“不过……先生……然而……”

这可使我完全冒了火了：“现在您闭嘴，行吗？不然，你可够受的了。”我一下将他推开，冲入房屋之内。

先从厨房经过。便走入园丁夫妇住的两间小房子。以后就是大过道，我走上扶梯，立刻认出我朋友向我说明的那间房。

我从容将门旋开，便走了进去。

室中光线异常微弱，最初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被封死了的空房死气沉沉的房间里的阴霉之气所蒸，不免站定了一会。末了，我眼帘渐渐和黑暗习惯了，于是才清清楚楚地瞧见这间乱糟糟的空房，床上被子被单都没有了，床垫和枕头仍然存在，其中一个枕头，还有一个深的

凹印，很像新近有人用臂肘或脑袋压过似的。

椅子像打了败仗一样乱七八糟的。我瞧见一张门——大概是壁橱的门——半开半掩着。

我向窗子跟前走去，预备将它打开，得点太阳的光线；但是窗门上的铁件都生了锈，使我不能推开。

我拿了军刀，试着将它们砸开，然而始终无效。因为我对白费力气生气，并且因为我眼睛在黑暗中也完全习惯了，我便放弃了使这屋子大放光明的希望，于是向着书桌走去。

我在一张围椅上坐下，将书桌的桌盖推开，再拉开他曾向我指明的抽屉。这抽屉完全盛满了，我只该取三包，因为我能认出来，便一件一件寻找。

我正睁开眼睛，展读那些文件的编号，忽然仿佛听见，或者毋宁说是感到我身后有一种窸窸窣窣之声。我以为这是过门的风，吹动房中的帏幕之类，于是并不理会他。但是不到一分钟，一种旁的动作，简直是不可辨别的，使我的皮肤感到一种奇特的轻微不快的寒栗。为这种事而受惊，那怕受惊极微，也是可笑的。因此我由于感到可耻，不愿意回头返顾。那时我已经寻到第二个包裹，一会儿，我刚好寻到第三个包裹时，一声凄凉的长叹，从我肩上轻轻飘过，使我骇然从围椅跳起来，到了两公尺以外。我跳时翻身一转，左手刚好和刀柄相处，说句实话，倘若我那时不知道刀在我身边，我一定和懦夫一般逃走了。

一个身穿白衣的长大女子，站在我刚才坐的围椅后面，向我瞧着。

一阵那样的惶惑，在我全身奔驰，几乎使我仰天跌倒！唉！除非曾经感受过这种可怕而愚昧的恐慌，谁也不能了悟。个中滋味魂飞天外，七窍不灵，全身软得海绵相似，可以说我身体的内部完全耗丧了。

我并不相信神怪之说，可是，在这种可憎的死亡的恐惧之下，我无力自支，并且痛苦。唉！在那种因超自然而生的苦恼之下，这几秒钟的痛苦，比我剩余的生命中所有过的还厉害。

倘若她先头在我身后向我说过话，那末也许我已经死了！但是到了这时，她开口了，她用一种使人神经震动的柔和凄惨的声音说话。我简直不敢说身已自主和恢复了我的理性。没有。我那时糊涂得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但是我固有的本性尊严和部分由于职业上的自尊心，竟使我保持了冠冕堂皇的态度，我为自己，可能也为她摆起了姿势。也为她，管她是人是鬼。后来我才对这些衡量了一番，因为当最初出现之时，什么也不曾考虑，不过恐惧而已。

她说：“唉，先生您能帮我一个大忙吗？”

我预备答复，但是我吐不出一字，喉间只能发出一点噪音。

她又说：“您愿意吗？您可以救我，可以医我。我真难受。我难受，唉！我真难受！”

于是她从容坐在我坐过的那围椅上，瞧着我又说：“您愿意吗？”

我点头表示一个‘愿意’。因为嗓子依然是哑的。

于是她在头上取一柄玳瑁圆梳给我，低声说：“请您给我梳罢！唉！请您给我梳罢，这个可以医我，我得靠旁人梳。请您瞧我的脑袋吧……我真难受，我的头发，它使我疼痛。

她披散的头发，很长，很黑，从椅背拂过，一直拖到地上。

何以我竟那样做？何以我竟抖抖擞擞地接受那玳瑁梳子？何以我竟握住了她的长发，那使我皮肤如同受了弄蛇一般的冷感的长发呢？我全然不知道了。

这种冷感一直在我指头上残留着，并且一想起来，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我给她梳理。我抚弄这种莫名其妙的冰发。我给她绾好，我给她盘成一个髻，并且又将这髻重新拆开，于是便学了马夫拿马鬃结辫一般，给她结成辫子。她叹息一声，歪着脑袋，好像很愉快似的。.

忽然她向我说声："谢谢！"从我手中抢了梳子，向着我进房时瞧见的那张半开半掩的门中逃走了。

我单独在房中站了几秒钟，忽如恶梦初醒一般，惊跳一下，末了才将知觉恢复过来。我走向窗前，愤然一推，便将窗门摧折了。

日光进来了，我转身向她刚才逃走的门走去。我发现这门是关上了。并且关闭得结结实实。

于是一种逃走的热浪将我包围，这真是惊惶失措，战争中的惊惶失措。我从书桌上开着的抽屉里取了那三包文件，不待将书桌关好，飞也似的从房中冲出去，一步四级地跳下扶梯，不知穿过什么地方，居然走出门外，并且瞧见我的马离我不过10来步。我一蹦跳了上去，将双腿一夹，便绝尘而驰地离开别墅。

一直到了鲁昂，我才将马在我门前勒住，将缰绳向传令兵一交，便走入卧室，关了房门仔细思索。

有个把钟头，我焦急地询问自己，是否让幻觉开了玩笑。我那时肯定得了一种难以了解的神经不稳症，一种产生幻想的脑髓狂病，世上'超于自然'的威力，都得凭藉这些变态。

当我向窗前走去时，已经快要相信是个幻象，或者错觉。我的目光，偶尔俯下来看了一下胸部，谁知我军服上面，粘了无数的妇人的长发，和钮扣缠在一起。

我用手一根一根地将长发拈起，用发抖的指头颤巍巍地将它们扔到了窗外。

末了，我将传令兵叫来，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不安，不宜本日就到我朋友家中去，并且我还要仔细思量应该向他说些什么。我派传命兵将文件送给他。他给了传令兵一张收据，并向他详细地询问我。传令兵只说我受了日光的热度，不知何故不甚舒服。他仿佛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我次日黎明就去他家中，决定将情况如实告诉他。他已经于头一夜间出去，没有回家。

到了日中，我又去了一次，依然不曾看见他。我等了一个星期，他依然杳无消息。于是我便报告司法当局，大家派人各处寻觅，然而无论他路过或居住的痕迹，一点也得不着。

司法当局在他放弃的别墅中，仔细检查一次。什么疑点也得不着。更没有一点证据，可以表现藏匿过妇女。

调查毫无结果，搜寻也中断了。

这五六十年以来，我什么旁的也不曾听见过。我什么旁的也不知道了。

## 那扇门

卡尔·莫索金尼叫起来了。这可是个难题，一个关于那些洋洋自得的丈夫的。我确实见过各式各样的丈夫，嘿，唯独怎么也不知道这个独特的人的观点。我常常试图制定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瞎了眼睛，是看透了还是软弱。我相信总是属于这三大类之中。

现在大略说说瞎了眼的。这一点也不是什么自以为是，因为这些人既不知道而且只是些视野越不过鼻尖的老实傻瓜。此外这也是件很奇怪而有趣的事：男人，所有的男人，女人也包括所有的女人，都那么容易受骗。哪怕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朋友，仆人或者供应商，只要我们周围这些人稍稍使一点儿狡计，我们就会上当。人性就是轻信盲从的。我们用来捉摸，猜测和挫败别人的花在言辞上的精力还比不上十分之一我们去骗人时所花去的精力。

至于那些看透了的丈夫这一类分三种。一种是有利可图的，金钱的，野心的或其它利益的，他们的妻子有一个或者几个情夫对他这些有利。一种是只要求取得面子上的大致保障的，他们对此就已满足。至于那些勃然大怒的，对他们就大有文章可做。最后一类是那些软弱的！这些人怕丑事。

也还有些是不能人事的，或毋宁说是疲惫了的，于是自己引退，自己只看着一个朋友去冒这些险。

我呢，我却知道一个丈夫应去属于罕见的类型，他采取了一种心灵上的怪证方式，为自己防止这种常见事故。

我在巴黎认识了一家漂亮、时髦而且很兴旺的人家。那位妻子是一个活跃、子女绕膝的高瘦而且已过了艳遇年华的女人。她的气质使我喜欢，我相信我也让她喜欢。我对她献殷勤，一种试探性的殷勤，而她回答我以明显的挑逗。很快我们就处于互送秋波，紧紧捏手，所有在大举进攻前的小殷勤之中。

然而我犹豫了。总的衡量一下，我以为这些浮华而十分短促的偷情，都抵不上它们会给我带来的麻烦，也抵不过它们可能引起的厌赋。因此在我认为看到了那位丈夫有怀疑，并在监视我时，我就在心中比较那些预期可能遇到的有味的以及所害怕的不利情况。

有天晚上，在一个舞会上，在人们跳舞的大厅旁的一间附着小客厅里，我正向那位年轻的女士甜言蜜语的时候，我忽然从一面镜子的反射里看到一张窥视我们的面孔，这就是他。我们的视线交错了，后来我仍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他转过头去走开了。

我低声说：

“您的丈夫在侦察我们。”

她像是吃了一惊：“我的丈夫？”

“是的，刚这一阵子他就看了我们几次。”

“是吗？您有把握？”

“十分肯定。”

“这太怪了。他平常表现得正好相反，对我的朋友他是再亲密不过的。”

“这可能是他猜到了我爱您。”

“是吗？可您并不是第一个对我献殷勤的。所有大致看得过去的女人后面都拖看一群追随者。”

“是的，可是我，我是深深爱着您的。”

“就算这是事实，但一个丈夫能猜出这些事吗？”

“那么，他不妒嫉？”

“不……不……”

她思索了一会，而后有保留地说：

“不……我从没有见过他吃醋。”

“他从不对您……从不监视？”

“不，总是像我刚对您说的那样，对我的朋友他是再友善不过的。”

从这天开始，我更常规地去献殷勤，并不是更喜欢那个女人了，而是引得丈夫可能妒嫉这一点，使我渴望试试。

对于她，我冷静明智的给以评价。她具有来源于伶俐、愉快、可爱和轻浮的吸引力，但没有一点深沉稳重的魅力。正如我曾给您描述过的那样是一个不安定的女人，全部表露在外面的，一种有点过分热闹的性格。怎样对您解释清楚呢？这是……，这是一件装饰品……而不是一个家室。

这样，有这么一天，我到她家去吃饭，她的丈夫在我告辞的时候对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他以朋友待我有些时候了）。我们即将动身下乡去。对于我的妻子和我，最大的乐趣是在那儿接待我们喜爱的人。您愿意接受邀请到我们那儿去过一个月吗？这会是您的一种十分友好表示。

我感到吃惊，但我接受了。

因此一个月以后，我去了他们在都连省的绿峰领地的家里。

他们在离宅邸 5 公里的车站等我。3 个人，她、她的丈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我被介绍给这位莫特辣德伯爵。他见到我的时候神气特别高兴，当我们的马顺着一条在两行绿树中间的一条漫长大道大跑前进的时候，我心中溜过了一些最荒诞的想法。

我自忖：“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位肯定怀疑我在和他的妻子调情的丈夫，但他却邀我来他家，像至好那样接待我，他的神气像在对我招呼：“来吧，来吧，我亲爱的，这条路是阳

关大道。”

而且还给我介绍了一位先生，实在话，很漂亮，已经住在这家子里了，还有……还有他也许正想离开这儿。他对我的到来也和那位丈夫自己一样，神气十分高兴。

这是不是一位正想撤退的老交情呢？也许人家信任他——那么怎样呢？这两个男人于是同意了，心照不宣采用一个在社会上常用的冠冕堂皇的卑鄙协定？于是对我什么也不说，却对我建议参加这个‘协会’，跟着接替。人家给我伸出双手，伸出胳膊，为我敞开所有的门和心。

她呢？一个谜。她不应当，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是？……可是？……这是……我真不懂。

这顿饭吃得十分快活而热情。离开饭桌以后，那位丈夫和他的朋友自去打牌了，我则伴着夫人到石阶上欣赏月色。她好像很受到了自然景色的感动，我则判定我的美景良辰临近了。这天晚上我真感到她很迷人。乡村使她变得温情默默了，或毋宁说变得娇疲不胜了。在石阶上的一只种着一棵植物的大盆子旁边，她纤长的身材可真显得秀丽。我渴望将她带到树林下面，跪下来对她朗诵爱情辞句。

她丈夫的声音在叫：

“路易丝？”

“我在这儿，朋友。”

“你忘了上茶了。”

“我来了，我的朋友。”

我们回去了，她给我们端来了茶，那两位男人的牌局已经结束。显然该睡了，该回我们的房间了。我睡得很晚，也很不好。

第二天，决定在下午出去郊游。我们坐着四轮马车出发，想随意去询问一些古迹。她和我坐在车厢的后座，而他们面对着我，坐的倒座。

大家兴高采烈心情舒畅的聊天。我是个孤儿，但是和他们一起，我好像是和自己家人一起，简直像在自己家里。

当她忽然将她的脚伸到他丈夫的两腿之间的时候，他带着责备的神气说：“露易丝，我求求您，您自己可别穿旧鞋，没有道理在巴黎要比在乡下格外仔细。”

我低下眼睛，她确实穿的是坏了的半统靴。而且我看到她的一双短袜也一点没有拉好。

她红着脸将她的脚收回到袍裙下面。那位朋友用无所谓，万事无关的神气遥遥看着。

这位丈夫送给我一支雪茄，我接受了。有好些日子我没有机会和她单独相处两分钟，他到处紧跟着我们。此外他对我总是很好。

这样，一天早晨他来邀我在饭前作一次散步。我们从而谈到了结婚。我说了几句关于寂寞感的话，又另外说到一些社交生活会由于一个女人的温性而变得有吸引力。他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说话：“好朋友，别谈您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一个女人等到她爱您一旦不复有利的时候，就会

不再爱您。一旦她们属于我们之后；在她们还未永远属于我们之前的那些打扮，那些使她们成为绝妙佳人的打扮就宣告结束了。而后何况……那些老老实实的女人……就是说我们的妻子……是些……她们不是……她们缺少，总之对作为一个妻子的技能所知不足。您瞧……我可是清楚的。”

他不再谈下去了，而我无法确切猜到他的思路。

这次谈话以后又过了两天，他大早叫我到他房间里去，想给我看一些他收集的版画。

我坐在一张围椅里，面对着分隔开他和她妻子两人的房间的一扇门。我听到这门后有走动，因而我几乎完全不想这些版画，只一个劲儿的叫嚷：“啊，珍品！绝妙！绝妙！”

他忽然说：

“啊！我可有一张出色的在那边。我去给您找来。”

于是他快步走向那张门，两扇门扉仿佛为取得戏剧效果似的那样一下子打开了。

在一间乱七八糟的大房间里，在撒得满地的裙子、领子和胸衣之间；一个还未梳洗的瘦巴巴的大个儿，坐在一张大镜子前面梳刷既稀又短的金发，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绸裙，紧紧贴在她那瘦屁股上。

她的肩膀构成了两只尖角，而在她惊惶地转过身来时，我看见了在一件普通布衬衣下面的一排肋骨，这在社交中是用棉花假胸遮住了的。

那位丈夫发出了十分自然的叫声，关上门，回过来用一种懊恼的声调说：“唉！老天爷！我真笨。唉，我真是个糊涂人！这可是我妻子永不原谅的疏忽。”

我呢，我真已经满心意地谢谢他。

3 天过了之后我走了，高高兴兴地握了那两位先生的手，并吻了那位妻子的手，她冷冷地给我告别。

卡尔·慕沙里尼不说话了。

有人问道：

“可是那位男朋友呢？”

“我不知道……不过……不过他看到我这么快就走了时，那神气有点儿懊恼……”

# 那位父亲

瓦诺亚的让是一个我常去拜访的朋友。他住在一个树林里的河旁小庄园里。在巴黎过了 15 年疯狂日子以后，他退隐到了这儿。一到这儿，他立刻就找到了很多乐趣，一些夜宴、男男女女、打牌等等都有，于是他就在这个他出生的地方住了下来。

我们常三三两两到他那儿过两三个星期。当我们去时，看到我们他显得高兴，而当我们走

时又高兴于只剩下自己一人。

因此上星期我去了他家，他热情地欢迎我。有时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在一起消磨时间，有时我们又各干各的。一般是白天他读书，我工作，而每天晚上，我们谈到午夜。

却说上星期过了一个闷热的白天后，将近晚上 9 点时，我们两个人坐到了一起，看着在我们脚下流过的河水，我们交换着一些关于星星的似懂非懂的概念，它们映在水流里好像是在我们眼前游泳。我们说来说去的这些概念十分混乱、十分芜杂、十分简单，因为我们智慧十分浅薄，没有说服力。我呢，我对死于大熊星座的太阳十分感动。它如此苍白以致只能在清明的夜晚才能看到。当天空有薄雾时它就消失了，这是个频于消亡的星星。我的想念那些繁殖于世界上的生存物，它们不可想像的形状，无法猜测的性能和一点也不知道的器官，它们的动物、植物种种门类纲目、各种要素、各种物质．都是人类所无法梦想更无法触及的。

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远远地叫道：

“先生！先生！”

让回答道：“这儿，巴弟斯特。”

于是当这个仆人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报告：

“是先生的那位波希来亚女人来找。”

我的朋友笑了起来，这是他很少有的那种大笑，而后他问：

“我们现在是 7 月 19？”

“确是的，先生。”

“那好，告诉她等着我。把汤烧起来，我十分钟就回。”

等到这个人不见了，我的朋友挽着我的胳膊说：

“慢慢儿走，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

离开现在 7 年了，那是我刚到这儿的那年，有一天我黄昏出去，想到树林子里走一圈。那天天气和今天一样好。我在大树下走着，透过树叶能看见星星，开怀呼吸，享受着夜晚和树林子里的宁静。

我刚给巴黎告了永别。我疲倦，疲倦，我说不出我曾看到的一切傻事、下流事、卑鄙事弄得多么腻烦，这 15 年里我却曾深深地卷在里面。

我在这深邃的林子里沿着一条路堑走得很远很远。这条路可以一直通到离这儿 15 公里的克鲁齐叶村。

我那条一直不离身的圣日耳曼大狗波克突然站定了，低声地呼噜起来。我想是见了一条狐狸、狼或者野猪，于是我踮着脚尖轻步走过去，以免弄出声音来，可是我忽然听到了叫声，人

的叫声，凄凉压抑的，令人心碎。

显然有人在树丛里行凶，于是我跑起来。在我右手里握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杖，一根道地大木头棍。

我近着那阵现在更明显地朝我传来，但低沉喑哑得出奇的呻吟走过去。听来像是从一间房子里传出来的，也许是从一间烧炭工人的草棚子里。波克在我前面几步跑跑停停，停停又跑，十分兴奋，总是低声咆哮。忽然间来了另一条狗，一条大黑狗，双目如炬挡着我的道。我清清楚楚看见它的血色獠牙在它的嘴里发亮。

我向它挥舞起我的手杖，可是波克已经跳了上去。这两条狗滚在地上，交相用嘴咬住了颈脖。我走过去，差点被一条躺在地上的马身体绊倒了。我十分吃惊，停下来想观察一下这条牲口，于是我看到了再过去还有一辆车子，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一辆可以滚动的房子，一座流浪艺人或流动小贩用的那种房子。他们赶着这种车，从我们乡下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

那些叫声是从这里出来的，很吓人，仍然没有停。因为门在那一边，我绕过这辆破车子，猛然跨上了三级台阶，准备扑到那个恶人身上去。

我看到的景象如此奇特，以至一开始时，我完全弄不清楚。

一个男的跪着像在祈祷，而在这个木盒子里的一张床上，有件无法辨清的东西，是一个半裸的生物，奇形怪状疯疯癫癫地。我看不见它的脸，它在动来动去，激动不安而嘶叫。

这是一个女人在临产。

等到我懂得了这阵子哀号的事故性质时，我就让人知道我在这儿。而那个男人，一个像是疯了的马赛人，求我救她和他，一面用没完没了的话允诺我一种看来不现实的报恩方式。我从没有见过生产，从没有救过一个处于这种状况的雌性生物。一个女人，母狗或者母猫处于这种情况。我老老实实地说明了，一边惊惶地看着她在床上叫得这么凶。

后来等到我镇定下来，我问吓坏了的男人为什么不到邻村去。原来他的马在一条车辙里摔倒时把腿弄折了，再也站不起来。

“嗨！汉子，我们现在是两个人，我们将您的妻子一直接到我家里去。”

可是一阵狗叫逼得我们出去，必须冒着将它们打死的危险，才能用棍子把它们分开。后来我出了个主意，让它们和我们一起拉车，一条在左、一条在右，夹在我们的腿中间帮我们。十分钟后，一切都办好了那车子于是慢慢上路了，一面在深深的车辙的高低起伏里摇晃那个肚子痛得要命的女人。

什么样的路啊，天哪！我们喘着气发着牢骚，满身都是汗的往前走，而我们可怜的狗则在我们的腿中间喘得像铁匠店的风箱。

走回我的宅邸花了 3 个小时。当我到得门口时，车里的号叫已经停了。母子都身体平安。

大家将他们安顿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而后我驾车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定心了的、畅怀胜利了的马赛人这时在大吃大喝，醉得半死以庆祝小生命的降生。

这是一个女孩子。

我留这家子在我家里住了 8 天，那位母亲爱米尔小姐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召灵人。她祝我延年益寿、鸿福无边。

第二年，又在这一天，在天快黑了的时候，就是刚才来的这个仆人在晚饭后到吸烟室来找我，对我说："去年那个皮希米女人来谢谢您来了。"

我吩咐让她进来，当我看见在她身边是个金发大个儿的北方汉子时，我惊呆了。他对我行过礼以后，就俨然以这一家之长的身分发话了。他知道我对爱米儿小姐做的好事，他不愿空过这个周年纪念而不来给我道谢，同时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请他们在厅房里喝汤，并招待他们当晚住下，第二天他们走了。

从此那个可怜的女人每年都在这天带了孩子来，这是个出色的小女孩，每次还有一个新的……新郎。只有一个好好地"西西（谢谢）"了，我的奥维涅人曾连来过两次。那个小女孩全叫他们"爸爸，"就像我们中间称呼"先生"似的。

我们到达了宅邸时，隐约地看见在石阶前有三个人影在等我们。

那个最高的向前跨了四步，对我们行了个大礼。

"伯爵先生，我们今天来了，您知道这是为的向您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

这是一个比利时人！

跟在他后面那个最小的女孩子说话了，一付准备过了的、做作的、孩子气背诵颂词腔调。

我呢，装成了一无所知将爱米尔拉到一边，说了几句闲话后，我问她：

"这是您孩子的父亲？"

"啊，不是。"

"那个父亲他死了吗？"

"啊，没有，先生。我们有时还见面，他是警察。"

"噢，嗨，那他不是那个马赛人，那第一个，您同他怀孕的那一个？"

"啊，不是的，先生，那是个恶棍，他偷走了我的钱。"

"那个警察，那个生父他认识孩子吗？"

"啊，是的，先生，他也很爱她，可是他不能要她，因为他另外还有些，那是他妻子生的。"

# 莫艾隆

大家还在谈论普朗济尼案件的时候，那位在帝制时代任过总检察长的马鲁罗先生

对我们说：

“啊！从前我了解过一件很奇怪的案子，有几点特别奇怪，你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那时我是省里的皇家检察官，并靠了我的父亲是当时巴黎的第一市长，在宫廷里很吃得开。当时我应当为一个称之为莫艾隆老师事件的有名案件发言。

莫艾隆是法国北部的一位教师，在整个地方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聪明人，深思熟虑，很虔敬，比较沉默。他在波艾斯丽诺镇任教的地方结了婚，有 3 个孩子，先后死于肺病。从此以后，他好像将他藏在心里的全部柔情都献给了交托给他的那群孩子。

他用他自己的钱买玩具给好学生，给那些最聪明最有礼的，他给他们做便饭，给他们塞饱了蜜饯、糖果糕点。当谁都正在夸他、爱他这个好人好心的时候，他的 5 个学生，一个接着一个，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死掉了。大家怀疑由于干旱产生的污水带来了流行病；大家追究原因，没有结果，而许多征象好像越来越奇怪。这些孩子好像得了一种忧郁症，不吃东西、声称肚子痛，拖了一个时期之后，在腹痛之中死亡。

对最后的死者作了尸体解剖，什么也没有发现。肠腑送到巴黎去分析，也没有发现任何毒素存在。

经过一年，什么事也没有。而后有两个小孩子，班上最好的学生，莫艾隆最得意的学生，在四天之内死了。又重新交给尸检，于是发现在两个人的器官里都一样有碎玻璃嵌在里面，结论是这两个孩子曾不小心地吃了什么没有洗净的食物。只要一个玻璃杯在一罐牛奶上打碎了，就可以发生这类可怕的意外。如果莫艾隆的女佣没有在这期间因病躺下，这案件就会就此结束了。请来的医生察觉到和以前那些学生的同样病征：经质询并得到她的供认，她曾偷吃过这位老师给学生们买的糖果。

在检察院的命令之下，学校校舍受了搜查，发现了一柜子满满的玩具和蜜饯，都是为学生准备的。然而几乎所有这些食物都含有玻璃碎片或者碎针头的小屑块。

立时遭到了逮捕的莫艾隆对加之于他的怀疑表现得如此愤怒和惊讶，使得人家又决定放了他。虽然他已经暴露了这些犯罪的蛛丝马迹，而且已引起我内心中对自己原来信念的斗争。这些信

念是基于他出群的信誉，他的整个生涯上的，建立在事情的违乎常情，完全缺少导致相应罪行的动机。

为什么这个善良朴质虔敬的人会杀死那些孩子?而且这些孩子看来是他最喜欢的，他给他们糕点，塞给他们蜜饯，他为他们花掉了一半收入去买糖果和玩具。

为了肯定这些行动，应当归之于疯狂！而莫艾隆看来如此明智，如此安静，如此富于哲理和良知，以致好像无法证明他疯狂。

证明潮涌而至！从供给教师食品的厂家所搜得的糖果、糕点里，蜀葵面团①等等里，经认证，都没有任何可疑碎片。

① guimauve 蜀葵之一种，其花、叶、及根之汁，均有助于浮化溶液或润肤。

于是他声称应当是一个还未知道的敌人用一个仿制钥匙打开了他的柜门，从而往这些美味里掺进了玻璃和针。他整个儿虚构了一个遗产的故事，这遗产有赖于某孩子的死亡，这死亡是某个乡下人打定了主意并在寻求的。而且办成了却同时使嫌疑落到了教师身上。他还说，这畜生并不关心别的可怜的孩子也会因此丧命。

这是可能的。这人看来如此自信而且伤心，以致如果不是有两件很有份量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而来，纵然揭发的指控对他不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宣判他无罪。

首先是一只装满了碎玻璃的烟灰盒！他的烟灰盒，放在书桌的一只秘密抽屉里，那儿应当是锁他的钱的！

对这件意外发现，他仍用前面所谓的那个未知的真正罪犯的最后狡计，作了大致还可以接受的解释。这时圣玛尔鲁夫地方的一个针线商人找到预审官，报告有一位先生曾到他那里多次买针，买他所能找到的最细的针，还同时折碎了它们，看是否满他的意。

“安排”这个针线商会见了十二三个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莫艾隆。侦讯也证明这位教师确实在针线商指出的那天去过圣玛尔鲁夫。

我忽略了孩子们的一些令人害怕的证词。这是选择糖果和吃下去要当着他的面前；从而得以消灭一切痕迹。

激怒了的公共议论坚决要求处以极刑，它成了可以摧毁一切抵抗和犹豫的巨大威胁。

莫艾隆被判死刑。后来他的上诉也被驳回。对他只剩下了特赦一条出路。我通过父亲知道皇帝对此不同意。

可是，一天早晨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时，有人禀报监狱牧师求见。

这是一个老传教士，他对人类十分理解，对犯人也十分习以为常。他像是十分烦恼、为难和不安。在谈了几分钟其它事情以后，他忽然立起来对我说：

“要是莫艾隆被斩首，皇家检察官大人，那就是您让人处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而后不行礼他就走了。我对这些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一种动人而严肃的姿态说了这些话，为了拯救一条命，略张开了那为忏悔的秘密所严封紧闭的双唇。

一小时以后，我到巴黎去了，接到我的预先通知的父亲，立刻提出请皇帝听取证词的要求。

第二天我得到了接见。我们得到进荐的时候，陛下在一间小厅里工作。我陈述整个案情，一直到传教士的来访。正在我叙述的时候，在御座后面的一扇门开了，以为只有皇帝一个人的皇后出现了。拿破仑陛下和她商量。她一经了解这件事，就喊道：

“该赦免这个人。该这样，既然他是清白的。”

为什么一个这么虔敬的女人的突然决定，竟会在我的心灵中引起极大的怀疑呢？

直到这时，我曾热盼减刑。可是我立刻感到一个圈套，一个狡猾罪人的愚弄，他利用了传教士和忏悔作为防卫的最后一招。

我对陛下陈述了我的犹豫。皇帝变得难于决定了，既为他的天生善心所感动，又为怕遭罪人愚弄而踌躇。但是皇后深信传教士是服从于神的关怀，重复说："有什么关系！赦免一个有重罪的总比杀一个无辜的好！"她的意见占了上风。死刑改成了强迫劳动。

而若干年后，我得知在都隆劳改营中，以模范行为又得上报皇帝的莫艾隆，为感化院长雇作仆人。

此后，我久久地没有再听见谈到这个人。

后来，约在两年以前，我到里尔表弟拉里爱勒家过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个青年传教士请求与我谈话。

我传话让他进来，而他要求我到一个临终人的床边去，这人一定要求见我。在我作为司法官的漫长生涯里，这是常遇的事。

在共和国时，我虽然被闲搁一边，我仍然常在类似的情况下被人找去。

因此我随着神职人员走，他让我走上了一间在工人住的高楼屋顶下的简陋小房间。

我在那儿看到了坐在草席上，背靠着墙以便呼吸的陌生的临危人。

这是一付怪相的骨头架子，深深陷下去的双眼发着光。

他一看到我就喃喃地说：

"您不认识我吧？"

"不。"

"我是莫艾隆。"

我打了一个寒噤，于是我问道：

"那个教师？"

"对。"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说来话长。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就要死了……人家给我领来了这位神甫……当我知道您在这里，我派人去找您……您是我要对之忏悔的人……既然您救过我的命……以前。"

隔着被单，他用痉挛的手抓住草荐的草。他用嘶哑有力的低音又说下去：

"这刻……我该告诉您实情……对您……因为在离开人世之前，总该向谁说说清楚。

"是我杀了那些孩子……所有的……是我……为的报仇。

"您听着，我原是一个老实人，很老实……很纯洁……崇拜上帝……这位好上帝……人家

教给我们该爱的上帝，而不是坏上帝，那是个刽子手，那个贼，那个统治大地的杀人犯。我以往从来不作恶，从不干一点丑恶行当。我曾纯洁得如人间未有，先生。

“一旦结婚，我有了些孩子，我之爱他们有过于任何人间父母。我活着就是为了他们。我对此痴心了。而他们三个统统死了！为什么？我干过什么，我？我发生了强烈反感，而且是狂怒的剧烈反感。而后猛然间，我像人们初醒时一样睁开了眼睛，于是我懂得了上帝是坏的。为什么它杀死了我的那些孩子？我睁开了眼睛，于是我看到了它嗜杀成性，它只爱杀，先生！它之所以生之是为了毁灭！上帝，先生，它是个屠夫。每天都得为它杀死人。它用了种种方式干这种事以此自娱。他发明了那些病，那些灾祸，是为了慢慢的年年月月消遣娱乐；而后，当它厌倦了时，它还有瘟疫、流行病、霍乱、咽炎、天花；难道我能晓得它这个魔鬼想出的一切？这对它还不够，这都相似，所有这些坏招！于是它还时不时为自己挑起战争，为的是看到二十万兵员倒在地上，倒毙在血泊污泥之中，死了，胳膊大腿没了，一些脑袋让子弹打穿了，像掉到了地上的许多蛋一样。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它制造了人自相食的人类。而后，当人变得比他好时，他制造了畜类以看着人们逐猎，屠杀，并用以作滋养。这还不是一切，它还制造了生命只有一天的很小的动物，一小时之内成亿兆死去的苍蝇，让人踩死的蚂蚁，以及其它，这么多，这么多，以致我们无法想像。而所有这一切相互屠杀，相互逐猎，相互吞食而不断死亡。而这位好上帝以观赏这些自娱，因为它都能看见，从最大到最小都一样，有些在一滴水之中，有的在别的星球之上。它观察这一切自以为乐。——恶坯，滚他的！

“于是，我，先生，我也杀他们，一些孩子。我也要回了它。这回不是它占有了他们，这些孩子。这回不是它，是我。而我差点还会杀许多别的，但是您抓住了我，就是这样。

“我快要死了，上断头台了。我！于是它将会笑得要命，这条毒蛇！于是我要求来一个传教士，我说了谎，我说要行忏悔。我说了谎，而我成功了。

“现在，都完了。我无法再从他那儿逃走了。但是我不怕它，先生，我太看不起它了。”

看着这个可怜的人喘气，打着呃说话，真是可怕，张着一张好大的嘴，想挤出有时几乎听不出的字来，喉咙里发出临死的咯咯的声音，拉住他草垫上的布套子，他精瘦的两腿在一床几乎黑色的被子下动来动去，仿佛在挣扎自救。

唉！这疹人的人和疹人的回忆！

我问他：

“您另外没有一点什么要说的了？”

“没有，先生。”

“那么，永别了。”

“永别了，先生，有朝一日……

我转过身来对着那个脸色发白的传教士，他高大的阴影投照在墙壁上，我说：

“您留下，神父？”

“我留下。”

于是这个临终的人嘲笑地说：

“就是的，就是的。它派了它的乌鸦来守着尸体。”

我呢，我算受够了。我推开门自己走了。

# 我们的书信

铁路上的 8 个钟头，惹起一部分旅客的瞌睡，却又打断其它一部分旅客们的瞌睡。至于我，由于旅行的影响，向来使我在次日晚上不能安眠。

我在 5 点钟光景，到达我的朋友慕雷爵士家里，预备在他们的阿贝雨别墅中住 3 个星期。这所美丽的房子，是百多年前由他们的祖先营造的，到现在仍然为他们所有。所以它竟有那种始终被同样的人口所居住，所陈设而使之兴旺的特性，从来丝毫也不变动。这所从不撤除陈设，而壁衣已到破旧地步也不取下的住宅的气质，也毫没有消散。那些仅仅为了给新家具腾出位置才行挪动的旧式陈设器具，也从不抛弃。这些新家具进门时，俨然是一个来参与兄弟姊妹行列的新坠地者。

这房子建筑在一座小山上，矗立在一个庄园中间。这庄园顺着山破伸展到一条有圆背石桥跨着的小溪边上。在小溪后面，有许多草场，有的草场上有许多从容来往，以新草为食的肥牛。它们那润湿的眼睛，仿佛充满露雾和牧场的清气。我之爱这房子，如同爱那种炽热地想占有的人或物一般。每年秋季，我怀着一种说不尽的愉快到那儿去一趟，并且在离开的时候，总是留连不舍。

我在这个得着宾至如归之乐的寂静的友谊家庭中用过晚餐之后，便向我的同学保禄雷问道：“今年，你分哪一间房给我住呢?”

“我拿露士姑母的卧房给你住。”

一个钟头以后，慕雷太太带着 3 个孩子——两女一子，将我安置在露士姑母的卧房里。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在这间房里住宿过。

到了我独自一人蹲在那房子里的时候，便审察那些墙壁，那些陈设的器具，和房中的一切气象，这使我安心下来：这位给卧房定名的露士姑母的彩色画像也在这房子里，从前我已经知道它，不过因为只是到这房里来过几回，并且用不注意的眼光望过几下，所以印象不甚清晰。

这位在像框的玻璃底下而且有些褪色了的卷发露士姑母，并不能给我一点印象。据她的神情看来，是一个从前的贤妇人。一个令人敬重的妇人，一个端正而又明察的妇人，是一个外省家庭中的严肃而慈爱的姑母。

以前我绝对没有听见有人说过她，她的生存和死亡我都不知道。她是本世纪人或前世纪的人呢？她是在经历平坦的或者波折的生活之后和人世相离的呢?她果真将一个老处女的清洁的灵魂，一个良妻的灵魂，一个贤母的灵魂，或者一个被爱情激荡的灵魂归还了上天吗？这又和我有何相干呢？除了这个我觉得仿佛可笑的、平凡的、庸俗的、‘露士姑母’的名称以外，我对

她什么也不知道。

我掌着一盏灯，去省识她那个嵌在高高挂起的古式贴金木框中的严肃面目。随后，觉得这面目是没有意义的，是使人不悦的，并且竟是使人生厌的。于是便去审察那些陈设的器具，这都是路易十六那个世纪末叶的，大革命时代的和督政府时代①的物品。

①督政府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后第四至第八年，即1795–1799年。

大概从那些时代以后，竟没有一张椅子，一幅窗帘钻进这房里，这间房真是饱看过人世的悲欢离合的。

随后，我上床了，但是不能安眠。在辗转反侧了一两点钟以后，便决计起来写几封信。

我打开了那张搁在两窗之间的铜边柚木书桌，希望从中取得纸张和墨水。但是我仅仅只找着一枝用豪猪箭所制而杆端略被咬坏了的破笔杆。我正预备将书桌关好，忽然一个放光的钉子引动了我的视线：这是一个黄色的钉头，插在书桌上一个小架子的一角上方，成一个凸起的小圆块。

我用指头括了一两下，仿佛觉得这圆块头正在那里摇动，于是我用了两个指头钳住它，使劲拔。这圆块竟慢慢上来了，原来这是一枝插入木缝的长金针。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我立刻想到这应当是供挑拨一个藏匿神秘的弹簧用的，于是，我便寻找起来。我可真花了不少时间，至少花了两个钟头的探究之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几乎和这前者相对而在一条槽底的窟窿。于是将那金针插了进去，只见一片小小木板跳了起来，碰到了我的面孔。于是，我看见了两札书信，两札用蓝丝条束好而纸色已经变黄的书信。

我将它们通通读过一遍，现在从中取出两封记在这儿：

“我的爱人，您愿我寄回您那些信札。好，您的信札都在这里，但是您这个要求使我感受很大的痛苦，您害怕什么？害怕我遗失您的信札吗？您的信札通通被我锁好了。还能有人来偷了去吗？因为你的信札就是我最贵重的宝贝，所以我一直始终防护着它。

“不错，寄回您的信札，使我感到极端痛苦。我问我自己，在您的心田深处，是否绝没有一点后悔？绝不是为爱我而后悔，因为我知道您始终爱我。但是您的后悔来自您在屡次不向我倾诉衷肠，却以之付诸您手里那管笔，把热烈爱情表现在白纸上。当我俩相爱的时候，感到彼此需要推心置腹，需要谈心，需要通信，来相互温存；于是我们谈心，于是我们写信。那些说过的话究竟飞散了，那些由音乐、举止和温存组成的柔情蜜语，在说过之后立刻飞散了，只留在记忆之中，它们不像亲手写下的字，我们既不能看到它们也不能触摸它们，更不能吻它们。但您那些信札呢？是的，我通通还给您！但这何等伤心！

“事后，肯定因为您对那些不会磨灭的词句怀着了细腻的羞怯之心，于是在您的敏锐、畏葸并且被一阵难于捉摸的轻微变化所冲淡的心灵上，后悔不应当对您或曾爱过的一个男子写了信。您记起了一些激荡起你的回忆的话，于是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些字化成灰烬。’

“请您满意，请您放心，您的信札都在这里，我爱你。”

“我的朋友，

“不，您没有明白，您没有猜着。我决不后悔，永不会后悔我从前向您说过的柔情。我将要时时给您写信，但是您在接到我的信札之后，应当即刻给我寄回。

“假如我告拆您这种要求的理由，朋友，您一定会受到我的打击。这种要求并不是特意的，然而却是经验之谈。我害怕——自然不是害怕您，怕的是命运。我是有罪的。不愿意我的罪过牵涉别人。

“好好地了解我罢，我们会死的，您和我。您既然天天骑马，您就可能因为堕马而死；殴打，决斗，心脏病，车祸，也可以使您致死，并且死的方法很多。因为倘若死只有一个，但是接受死的方式是多于我们有生之日的。

“到那时，您的妹妹，您的弟弟，您的弟媳将发现我的信札吧？

“您相信他们爱我吗？我却不大相信。即令他们爱我，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知道了一个秘密——这样的密秘，他们能够替我守住不说出去吗？

“我先说您的死，继而又顾虑您家庭里的不守机密，我真像是故意说了些不祥的事。

“但是我们总都有死的一日，对吗？不过我们两个人之中，有前有后，这却是一定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预料一切的危险了，这一件当然不在例外。

“我呢，我将要把您的信札，连同我的那些，一齐藏在我书桌里的一个秘密所在。我将来带着您去看看它们在那个绸盒子里面并头睡着，充满了我们的爱，好似一对同穴合葬的爱人一样。

“你一定会对我说：‘假如您先死，我亲爱的，您的男人会找到我们的信札呀！’

“唉！我一点儿不害怕，一则，他不知道我的家具的秘密；二则，他也决不会去找。即令他在我死后找了出来，我一点也不怕。

“您曾经想过种种在死了的女人的抽屉里发觉出来的情书吗？长久以来我就想到了这件事，并且就从这里得到反省，使我决定向您索回从前我寄给您的那些信札。

“您应当想到一个女人永不会一一你听明白一一永不会烧掉、撕掉那些有人用以表示爱她的信札。我们整个生命，一切希望，一切期待，一切梦想，都在那里。这些有我们的姓名留在上面，并且用种种甜蜜的东西来熨贴我们的纸片儿，都是一些圣骨，并且我们，我们女人，都敬重教堂，尤其敬重那些以我们女人为圣徒的教堂。我们的情书，就是我们的美貌的标志，就是我们的风韵和吸引力的标志，我们妇女引为内心骄傲的标志，这都是我们心中的宝藏。不会，不会！一个女人永不会毁灭她生活里的这类神密而趣味深长的文卷。

“但是我们终究会死，如同世人一样，那么……那时这些信札，会被旁人发现出来！发现的人是谁？那个做丈夫的吗？那么他怎么办呢？？不要紧，充其量他不过把那些东西烧掉罢了，他。

“唉！我对于这件事想过几次，很多次。您想想吧。每天都要死一些被人爱过的女人，每天她们的过错的痕迹和证据都会落到她们的丈夫手里，不过从没有闹什么丑闻，也没有为此而发生过决斗的事件。

“我亲爱的，您想想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的心又是什么样的。他替一个活着的

女人报仇，他和那个玷辱他的人决斗，当她还活着的时候，他可以杀他：因为是……对呀，为什么呢？我不很明白。但是在她死了之后，假如找出一些关于她的这类证据来，他什么也不说，不过把那些证据一烧，继续和死者的爱人握手，并且因为那证据没有落在外人手里而又被他销毁了，十分满意。

“唉！我知道我的男朋友当中，有些人都销毁过这种证据，并且还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假如当‘她’还活着的时候，找出了这些证据，那末他们肯定会气冲冲地决斗。但‘她’一死，颜面问题就变了。所以坟墓就是对‘她’的不负罪过的处方。

“因此，我可以保存我们的信札，如果留在您手里，对于我们都是一种恐吓。

“你敢说我没有理由吗？

“我爱你，我吻您的头发。”

——“露士上”

我举眼向着露士姑母的画像，于是瞧着伊的严肃的、发皱的，略带恶意的面目，末了我想像我们所绝不深知的那些妇女的心灵，我们对她们的设想和她们的真实是那样不同，我们从没有渗透过她们那种天然、简单而狡猾和安然的口是心非的态度，于是我记起了威威尼那句诗：

这伴侣的心田，

向来难以信赖。

# 黑夜（梦魇）

我怀着激情爱黑夜。我之爱它像人们之爱祖国，爱情侣，出自于本能的，深厚的不可战胜的爱。我用我的全部感觉爱它：用我的眼睛看它，用我的嗅觉吸它，用我的双耳倾听黑夜里的寂静，用我的全部肌肤接受黑夜的爱抚。云雀在阳光中歌唱，在碧空中歌唱，在热风中也在晨曦的清风中歌唱，猫头鹰则遁入了黑

暗，在黑沉沉的长空中如一个黑点掠过，它喜欢沉醉于无边的黑色之中，发出了振撼人心而凄厉的鸣叫。

白日使我疲乏而腻烦。它粗鲁而喧嚣。我难于起床，我厌于穿戴，我懊恼于出门，每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每一转念都令我疲乏，有如我在举千斤重担。

但一等到夕阳西下，我就全身为一种欢愉所袭，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欢乐。随着黑暗帷幕张开，我的感受完全不同，而是感到更年轻更健壮，更轻捷更幸福。我看着夜色渐浓，这是自天而降的宏伟而柔美的黑暗：仿佛是一种不可捉摸、无法穿透的洪流，它染黑了城市，它掩藏了、抹煞了、破坏了色彩和形体，用

它那不可觉察的接近，紧紧拥抱了房屋、生命和庙堂纪念建筑物。

于是我渴望作欢乐的号叫如猫头鹰，渴望奔走于屋脊之上如猫狸，在我的血液之中燃起了无法克制的爱情之火。

我出门去，我奔走，时或在阴沉的郊野里．时或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之中，在这里我听到了我的姊妹众生和我的兄弟偷猎者们的踯躅。

人往往以身殉所爱之极的。但是对这次所遭遇的又当如何理解？又何以解释我能对这种遭遇予以描述？我不知道，也不会再知道，我只知道事情就如此。——请听。

且听，昨天，——是昨天吗？？对，可能是，至少这是以前某天、某月、某年——我不清楚。然而应当是昨天，既然是曙光还未升起、太阳还未露面的时候。但黑夜是从哪时哪刻开始？

……从何时何刻开始的？……谁说得清……谁又曾知道过？……

且听，昨天，在吃过晚饭以后，我像日常一样出去，天气晴朗，风很小而很热。走到了林荫道上，我抬头望着天上那条布满了星星的黑色河流，这河是凭着屋顶从长空中划出来的，曲折起伏的街使它像是一条星宿在里面向前飘浮的河流。

在清新的空气里，无论是煤气灯或者星星都很清晰。城市中和高处那边的万家灯火辉煌使得黑暗也因此仿佛发光。光辉的黑夜较之阳光果杲的白昼更令人欢快。

林荫道上，咖啡馆的光芒四射，人们喧笑往来，开怀畅饮。

我也曾几次跨进了剧院。哪个剧院，我不复记得。它如此之明亮，使我悲伤，我怀着变得有点儿忡忡的心情出来，楼座金饰的粗俗光辉冲击得我心中忧郁，水晶球大吊灯的人工闪烁光芒使我心中忧郁，坡道上成排的脚灯和它伪装了的不柔和的照明情调使我心中忧郁。我走到了香榭丽，那儿的音乐茶座在叶丛中像些起了火的地方。被黄光染上了颜色的栗树显得像刷上了漆似的，仿佛是些发着磷光的树。而那些电灯泡像是些苍白发光的月亮，是些从天而降的月亮生下的蛋，它们又像些有生命的巨大珍珠，在它们神奇而堂皇的珠光下，一行行污秽难看的煤气灯和彩色玻璃的花环变得黯然失色。

我立在凯旋门下，望着那条大道，那条漫长而令人感叹的满铺星斗的大道，在两行灯火和群星，拥簇之中伸向巴黎！天上的那些星斗，不知名的，任意撒向无垠的星星，它们在那儿勾描出了怪诞的图案，创造了多少梦境、多少幻想！

我跨进了布罗涅森林，久久地久久地在那里留连。一阵独特的寒噤攫住了我，这是一没有预料到的巨大的激动，我那濒于疯狂的思想激荡。

我久久地、久久地走。而后我回来了。是凯旋门了吗？我不知道。这个城市入睡了，一片片乌云，大片大片的乌云慢慢地在天上扩散开来。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会重新出现什么奇怪的事物。对我，天时好像转冷了，空气变得稠密了，而黑夜，我所深深爱着的黑夜在我心头变得沉惦惦的。现在，大道已经空圹了，只有市区警察在出租车站附近巡逻。奄奄一息的煤气灯勉强照到了车道上，一列送蔬菜的大车正向中央菜市场走过去。它们慢吞吞地走着，装满

了红萝卜，白萝卜和白菜。赶车的睡着了，看不到他，那些马迈着均匀的步伐，在木头的路面上跟着前面的车子走。在人行道的每盏灯下面，胡萝卜发着红光，白萝卜发着白光，白菜发着绿光。这些车子一辆接着一辆过去，红的红得像火，白的白得像银，绿的绿得像宝石。我跟在它们后面，而后到了皇家大道，我转弯到了林荫道上。没有人了，没有灯火辉煌的咖啡厅，

只有几个匆匆而行的晚归人。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寂静这样空旷的巴黎。

我掏出表来，这时正是两点钟。

一种力量推动了我，这是走一走的要求。我从而往巴士底监狱走过去。在那儿，我看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阴暗夜晚，因为我甚于连 7 月纪念柱也看不到了，它的金色守护神已消失到了不可穿透的黑暗之中。厚如无极的乌云的天穹吞没了星星，它驾临于大地之上像是要使之化为乌有。

我往回走。我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在水宫广场上虽然曾有一个醉鬼几乎撞了我，但后来，他也失踪了，我听到一阵他那不均匀的响亮脚步声音。我往前走，在蒙马特尔郊区的高处有一辆马车往赛纳河走。我招呼它，但是马车夫不理我。在德鲁泥路附近有一个女人在徘徊，她说：“先生，请听听。”我加快了步伐以避开她伸出的手。此后再也没有碰到什么了。在渥德维叶，一个拾废品的在翻掏那条沟渠，他的小灯紧贴着地面摇摇晃晃。我问他道：“几点钟了？”

他嘟嘟囔囔地说：“我咋晓得！我又没有表！”

这时，我见到煤气灯一下都灭了。我知道在这个季节里为了节约，人们早早在天将亮之前就将煤气灭了，可现在离天亮还早得很，日出还早得很。

我想：“到中央菜市场去吧，在那儿我至少还可以看到活力。”

我上路了，但找不到一点可以给我指引道路的。我慢慢地朝前走，就像人们在森林里似的，一面考虑一边辨认。

在里昂信托银行前，有条狗在叫，我在格雷蒙路拐了弯，迷了路了，我徘徊，而后靠着它的铁栏杆我认出了财政部。整个巴黎都睡着了，在可怕的深沉的酣睡之中。不过，在远远地还有一辆马车在辘辘地响，孤孤单单一辆马车，它可能就是刚才从我前面经过的那辆。我拼命想追上它，跟着它轮子的声音跑过去，穿过那些黑沉沉的孤寂道路，黑沉沉的，黑得有如死亡。

我又迷失了。我这在哪儿呢？这么早就把煤气灯灭了真是何

其愚蠢！看不见一个行人，没有一个晚归人，没有一个游荡汉子，没有一声猫儿叫春。没有！

那么，市区警察到那里去了呢？我自言自语说：“我该大声喊，他们会来的！”我喊了。没有一个人回答。

我喊得更响。我的声音消散了，没有回音，它单弱，为夜晚所窒息、所辗碎，为这无法穿越的夜晚！

我嗥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我绝望地呼叫，却仍不得回答，这是什么时候呢？我摸出了怀表，但我没有火柴。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前所未知的欣然，听着那小小机械轻轻嘀嗒、嘀嗒。它仿佛活了。减少了我的孤独。何等神妙！我又向前走，像盲人一样，用我的手杖探触墙垣，我一直抬头看着天空，希望白日终将来临，但长空里是黑沉沉的，完全黑沉沉的，比城市还要黑沉沉。

可能是什么时候了呢？我往前走，我好像从无限早以前就开始往前走了，因为我的腿在我的身下已经伸不直了，我的胸膛在喘息，我已经在遭受极端饥饿的折磨。

我决定拉响碰到的第一个出租马车人家的门铃。我拉了那个铜扣，屋子里的铃铛响了；它响得很奇怪，好像屋子里唯有这个振动的噪音。

我等着，没有人应，根本没有人来开门。我再拉铃，仍然等着，——没有！

我害怕了，我跑到下一幢住房，我连连拉了20次那个应当是看门人睡在那儿的黑走道里的门铃。但是他没有醒。——于是我更往前走，使了我全身之力拉那些门环、门扣，用我的脚踢、棍子敲、手推那些死死关住不开的门。

然而蓦地里我看到我到了中央菜市场。菜市场也是空的了。

没有一点喧闹，没有一点活动，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把菜或者花。它们是空空的，没有活动的，被荒弃了的，死了的！

一种恐惧控制了我——不寒而栗。发生过什么事了？唉，天啦！发生过什么事了！

我又动身朝前走了，可这时几点钟呢？谁能告诉我时间呢?

没有一座钟楼里的钟或者纪念堂的钟敲点。我想我得打开表的玻璃用手去摸指针，我摸出了表……它不走了……它停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在城市里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点儿微光，没有一点儿声音掠过。没有，再也没有，远处马车的辘辘之声也没有了，——什么也都没有了。

我站到了码头边，从河里升起了一股冰凉的凉气。

塞纳河还在流吗？

我想知道，我找到了台阶，我走下去……我听不到桥拱下嘶鸣的水……再下几级……而后是沙……是淤泥……是水……我将胳膊伸进了水里……它在流……她在流……冷……冷……将近冰冻……将近枯竭……将近死亡。

而我清楚地感到我再也不会有力气回到上面去……我将死在这里……我也将死，由于饥饿，——由于疲劳——还由于寒冷。

## 山鹬

那位年高的拉佛伯爵，身居他那一省的打猎大王的地位，共约40年之久。但是自从这五六年以来，一场双腿的麻痹症竟将他钉在圈椅上了，于是他只能从他客厅里的窗口或者他门前石级的高处，去射击一些鸽子。

在其余的光阴里，他都读书。

这是一位可爱的、好客的人，他头脑里满贮着前世纪的文人思想。他最爱听那些故事，那些放荡不羁的小故事；也最爱听那些从他的朋辈口中说出来的真实逸话。一个朋友只要走进门

来，

他第一步就问：

“喂，有甚么新闻呢？”

并且他知道用一个推事询问案件的方法来询问你。

在天晴的时节，他叫人在他的门外，给他推动那张宽大如床一般的圈椅。一个站在他背后的男仆，拿着几支猎枪，挨次上好子弹，递给他的主人；另外一个躲在树林子里的仆人，或缓或急地偶然放出一只鸽子，不使这位爵爷预知，让他始终处于戒备的地位。

于是他从早到晚，射击这些疾飞的鸟儿。有时他措手不及，便感烦恼；有时那鸟儿垂直地跌下来，或者翻一两个出乎意外而新奇的筋斗，他便哈哈大笑，连眼泪都挤了出来。于是他回转头来时，对着那个装枪的仆人，用那种因快乐以致憋住的声音问道：

“中了吧，那一只，约瑟！你刚才看见它正坠下来吗？”

于是约瑟都是那么回答：

“哦！爵爷枪无虚发。”

在深秋的打猎时节，他依着从前的习惯，邀请他的朋友们来打猎，并且他爱听那些从远处传来的枪声。他一响一响地计算着，倘若枪声来得快而且密，他便很感舒服了，并且在傍晚时，他极力央请每一个人将他本人在白天里发生的事，忠实地叙述出来。

末了，他们便在餐桌边坐上这么两三点钟，一面详细叙说一些射击的情况。

那都是些异样而不可尽信的偶然之事，他以那些猎人们的夸大的气概自娱。一只兔子在布黎尔男爵走廊里漏网的故事，年年都使他们一样地捧腹大笑一回。每隔 5 分钟，便有一个新的发言者说道：

“我听见一阵‘泊泊’之声，于是就有一大群鸟儿在我面前十来步的天空里飞去了。我在瞄准之后‘必八’两下，立刻就看见它们像一阵雨似地落下来，那真是一阵雨。一共有 7 只！

全体在座的人不免惊讶，但是彼此却都互相轻信，于是都叹赏起来。

但是在这屋子里，本有一个叫做‘山鹬故事’的旧风俗。

每当这种“野味里的女王”应着气候飞过的时节，这种仪式便在每日的晚餐上举行。

因为他们异常称赞这种鲜美无比的鸟儿，所以在座的人每晚每人都能吃到一只。但是大众却应当留下这鸟儿的头．一齐搁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

于是这爵爷叫人拿一只小碟子盛点猪油过来，他像一个主教似地主持这个礼节，拿着鸟头前部的长针般的喙，细心地给那些美味的鸟头涂油。一支点燃了的蜡烛搁在他的身边，在座的人，都在那种焦躁的期望里闷声不响。

随后他拿起一个这样泡制好了的鸟头，固定在一支针上，再拿这支针插在一个酒瓶的木塞

上面，另外用一些像平衡棒交叉着的小木条子，去维持这套东西的重心；然后巧妙地拿这玩意儿竖在一只酒瓶的口上，使它成转盘之类的玩意儿。

在座的人，一齐高声数着：

“一——二——三。”

于是这爵爷用食指一推，便叫这玩意儿上端的鸟头，顶在针尖旋转起来了。

等到旋转停止了，那鸟头的长针般的喙便指着一个在座的人，于是这个人就取得资格去享受所有的鸟头，这真是使同座侧目的异常的美味。

他便一枚一枚拿起来在那支蜡烛上炙着。鸟头上所涂的猪油发爆了，炙熟了的皮冒烟了，于是那位撞巧被选中的人，抓住鸟喙，一面咬开那鸟头的油津津的颅骨，一面欢呼。

在座的人，在这被选中者每次吃完一枚鸟头之后，都举杯向他道贺。随后，他吃完最后的那一枚时，便应当遵守这爵爷的命令说一个故事，去赔偿其他的座客的鸟头损失。

后面就是这些故事的几篇记录：

# 莫兰那只公猪

写给 M·吴迪诺

我问拉巴伯：“这样，我的好朋友，你刚才又说了‘莫兰那只公猪’。何以我听见大家说到莫兰，总免不了把‘那只公猪’四个字和他连在一处？”

拉巴伯，现今的国会议员，他睁起一双猫头鹰样的眼睛望着我一面说道：“你是洛奢尔市的人，怎样不知道莫兰的故事？”

我告诉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莫兰的故事。这样拉巴伯才擦着自己的手掌，开始向我说起这一番经过：

“你本来认识他，可对？你总该记得他在洛奢尔市的河沿上开的那家大丝带店吧。”

“对呀，一点儿不错。”

“成，你仔细听吧。”

1862 年或者 1863 年，莫兰到巴黎住了半个月，目的原是去寻他的快乐，或者他的种种快乐，不过他却假借了购办新货为名。外省商人所谓“巴黎半个月”那句隐语的意义，你是一定明白的。那就是在你们的血管里播下了火种。每天晚上看种种表演，频繁地和异性轻轻相触，那简直是对精神的继续不断的刺激。人都变成了颠狂的。只看见身着丝光紧身汗衫的舞妓，袒胸露臂的女伶，滚圆的腿，丰肥的肩膀，一切几乎都是伸手就接触得到的，不必问人敢去接触或者能去接触。那差不多是尝过一两回几样下等的菜似的。等到离开了以后心里仍旧不平静，情绪仍旧是很兴奋，嘴唇上还带着一些因为接吻而惹起的微痒之感。①

①从这一段起以至篇末，全文均系拉巴伯的叙述。

莫兰在巴黎南站买了午后 8 点 46 分开赴洛奢尔的车票以后，就有上文说了的那种情况了。他正怀着满腔的留恋和不安，在车站门口的大厅子里散步，忽然望见一个青年妇人抱着一个老妇人吻颊，他很近地在她身边停着没有走开。她是卷起了面网的，莫兰心花怒发了，低声慢气说：“了不得，真是个美人！”

她和老妇人道了别以后就走进候车室了，莫兰跟着也进去。

一会儿她走上站台了，莫兰依然跟着她。最后她找了一辆空的客车跳上去了，而莫兰始终跟着她。

快车上的旅客是不多的。车头放汽笛了，列车开动了，那辆客车里只有莫兰和她。

莫兰的眼睛盯着她看了一个饱。她的年龄像是十九二十光景，金黄的头发，长长的身材，豪放的气概。她用一条旅行毯子裹住了双腿，就躺在车座上睡觉了。

莫兰暗自盘算：“这是什么人？”他翻来覆去地思索着，筹划着。他暗自又说：“人都说铁路上的奇遇很多。这一件也许正是它自己来找我的。谁知道？一件好运气是来得很快的。我也许只须胆大就够了。丹东不是说过：‘要胆大，要胆大，始终要胆大。’倘若这些话不是丹东说的，那就是米拉波了①。总而言之，究竟是哪一个说的并不关重要。对呀，但是我欠缺的正是胆大，这是个难关。哈！倘若知道底蕴，倘若窥得见心灵！那么在这种妙不可言的机会旁边，我敢于打赌说这是毫无疑义随时可以通过的。然而也只须她有一个手势对我表示她正求之不得就够了……”

①丹东和米拉波都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激烈派首领。“胆大”云云，原是大革命时代的名言，略有历史常识的法国人都知道是丹东说的。

这样一来，他假设好些可以使他得到胜利的计划。他想像着开头要表现出自己肯为贵妇人服务的骑士作风，向她献些小殷勤；和她说些热烈而且谄媚的话，到末了，就用你们想得到的一种表白来作结束。

不过他始终欠缺的东西就是如何着手，如何借口。他只好抱着受了创伤而且忐忑不定的心灵来静候美满的机会。

然而夜里的时间流过去了，莫兰这方面正在深沉地胡思乱想，那个美人儿却始终是酣睡的。天明了，不久，晨曦也露出来了，一长道从天尽头射过来的日光照着了那个女孩子在酣睡中的柔和的脸。

她醒了，坐起了，望着野外，望着莫兰微笑着。那是心境舒展的妇女的微笑，神气是表示愉快而且讨人欢喜的。莫兰吃惊了。无疑地，正是为着他，那种微笑；那真是一种审慎的勾引，他在梦想中等候的信号。

那微笑仿佛就是说：“你在坐位上待了一夜，像一枝木头桩子一样，难道不是笨货，不是糊涂虫，不是傻瓜？

“那算怎样一回事，现在请您瞧吧，我难道不是迷人的？真是好糊涂，您整夜对着一个美

人却不敢干一下。”

她始终望着他微笑，后来竟大笑起来了。他神魂颠倒，一心只想找一句应景的话，一句颂扬的话，简而言之，一两句随随便便可以说的话。不过他什么也找不着，什么也找不着。这样，他被孱头人的胆大行动制伏了，他暗自想道：“活该，我拚一下子吧。”他突然一句话也不说就向前走，两只手是伸起的，嘴唇是贪婪的，把她抱了一个满怀吻着。

她蹦地一下站起来直嚷着“救命”，因为害怕而使劲狂吼。后来她打开了窗子，伸出胳膊在外面挥动，惊骇得发狂，想跳出去，这时候，莫兰也吓糊涂了，懂得她快要扑到轨道上去，就抓住她的裙子一面结结巴巴嚷着：“太太……喔！太太。”

列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两个列车员对着这个青年妇人的求救信号赶过来，她倒在他们的怀抱里含含糊糊说：“这个人想……想对我……我……我”说到这儿她已经晕过去了。

列车到了木随镇的车站。站上的保安警察逮捕了莫兰。

那个被害的女子恢复了知觉的时候，她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当局录了口供。那个倒霉的杂货商人一直到傍晚才回到家里，背了一个在公共地点侵犯善良风俗的嫌疑罪名听候法院侦查。

那时候，我正在《沙朗特河①信号灯日报》做总编辑，每天晚上总在商业咖啡馆看得到莫兰。

①沙朗特河是法国一条流入大西洋的河，其人海之处属于滨海沙朗特州，洛奢尔市是州治所在。

他在闹乱子的第二天来找我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我对他并不掩饰我的见解，因此说道：“你只算是一只公猪①，做人是这样的吗？”

①公猪是指没有阉割的猪，在法国一般人的口头上，可以当做性欲强而爱胡闹者的代名词使用，但不认为是一种恶意的侮辱言词。

他哭了，他老婆打过他一顿，他眼看着生意垮台，名誉扫地，朋友们生了气都不向他打招呼。最后我动了恻隐之心，就找了我的同事李韦来商量办法。李韦是一个爱说俏皮话也会出主意的矮子。

他要我去请教帝国检察官②，那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打发了莫兰回家就到那位官员家里去。

②作者在第一节说明了本篇的故事发生于1862年，当时法国正是第二帝国。

于是我知道那个被人侵犯的妇人是一个青年女子，杭荔蒂·波内尔小姐，父母双双去世，她新近在巴黎取得了小学教师的文凭，特地到她姑丈姑母家里来度假期，她姑丈姑母是木随镇的正派的小资产阶级。

那个使得莫兰陷入严重地位的原因，就是她的姑丈向法院递了诉状。倘若这诉状能够撤回，法院就同意将此事了结。所以应当把握的正是这一点。

我走到了莫兰家里看见他躺在床上，他已经因为害怕和伤心而生病了。他老婆是个嘴唇上长了点儿髭须的又高又瘦的泼妇，不住地用虐待手段对付他。她引我走进卧房，一面对我劈面大声说道："您来看莫兰那只公猪吗？瞧吧，在这儿哪，那家伙。"

她站在床跟前双手握着拳头撑在腰上。我说明了情况，莫兰哀求我去找青年女子的姑丈。那种使命是微妙的，我却答应了他。那个可怜的家伙不断地向我说："我向你发誓当时我连接吻也没有做哟，没有，简直没有，我向您发誓。"

我回答道："那还不是一样的！你只算得是一只公猪。"我收了他交给我的一千金法郎，由我将来斟酌情形去用。

不过我不愿单独一个人冒险去看她那个姑丈，因此邀着李韦同走。他答应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立刻出发，因为第二天下午他在洛奢尔市有点紧要的事情须得处理。

两小时以后，我和他在一所漂亮的乡下房子门外拉铃了。一个很俊俏的青年女子来给我们开门。这当然就是那位小姐了。我用很低的声音向李韦说："老天，我开始懂得莫兰的心事了。"

那姑丈，多恩雷先生是个热心政治的教友，恰巧还是《信号灯日报》的长期订户，他伸起一双胳膊接待我们，称赞我们，祝贺我们，和我们热烈地握手，由于得到了他所读的日报的编辑先生们的惠顾，他觉得高兴非常。李韦立刻在我耳朵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调停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

那个内侄女不在我们跟前了，我从从容容引到了那个很微妙的问题。我向他说到当日的那个景象，郑重地说明那青年女子经过一场这样的诉讼以后，声誉上是可以遭遇那种无从避免的贬损的，因为旁人永远不相信那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接吻。

那位好好先生像是打不定主意的；不过在没有和妻子商酌以前，他什么也不能决定，而他妻子要到夜晚才能回家。突然间，他像是胜利似地叫唤了一声随即说道："两位看吧，我有一个极好的念头。我留住两位，款待两位。请两位在这儿吃晚饭并且住一宿，等到我妻子回了家，我希望大家可以彼此了解。"

李韦开初是表示拒绝的，不过那种想替莫兰那只公猪解围的指望教他决定留下来，于是我们接受了那姑丈的邀请。

他兴高采烈站起来，叫了他的内侄女过来，向我们提议到他的田园里散步，一面高声说道："正经事到晚上再谈。"

李韦开始和他谈论政治了。我呢，不久就在他俩背后落后了几步，陪着那个青年女子同走。她真是妩媚动人的，妩媚动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和她谈到那个遭遇，我的目的就是想法子趁此给我找一个同调的人。

不过她像是毫无羞惭意味的，用一种很开心的神气听着我说。

我说："小姐，请您想一想您将要遇到的一切吧。您将要到法庭上对质，受到庭上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注目，公开地叙述客车里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您瞧，我们说句相知的话：倘若当初什么话也不说，只教那个混帐东西不许动弹，也不召唤列车员，到末后只简简单单换一辆客车，那岂不好得多？"

她笑着说："您的话真对！不过您教我怎样办？当初我多么害怕；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的。等到明白了情形，我很后悔不应该叫唤，不过已经来不及了。也请您想想那个蠢材吧；他当初一个字也不说，带着一副疯人的脸，如同一个怒气冲天的人一样对我扑过来。我简直不知道他想找我做什么。"

她那时候向我对面望着，既不惊惶，也不羞怯。我暗自说道："是个豪放的人，这姑娘。我懂得莫兰那只公猪是要误会的。"

于是我笑着说："您瞧，小姐，请您承认他是可以宽恕的吧。因为和您这样一个美人儿对面，谁也不能不感到一个要来拥抱的绝对正当的欲望。"

她笑得更有力了，满口的牙齿露出来了，说道："先生，人在欲望和行动的中间，还是应该讲究礼貌的。"

这句话究竟是奇特的，虽然不很明朗。我骤然问："既然这样，倘若我拥抱您，我，现在，那么您会怎样办？"

她停着脚步对我从头看到脚，随后她宁静地说："噢！您吗，那不是一样的事。"

用不着多说，我深知那不是一样的事，因为全省的人都叫我做"美男子拉巴伯"，当时我正30岁，不过我仍旧问："那为什么？"

她耸肩回答："真是！因为您不像他那样愚笨。"随后她低头望着我一面又说："也不像他那样难看。"

她还来不及躲避我的动作，我就在她的颊部印了一个吻。她向旁边一跳，然而已经迟了。随后她说："您瞧，您也是个厚脸皮，您！真的请您不要再闹这个玩意儿了。"

我显出谦卑的神气用很低的声音说道："噢！小姐，在我这方面，倘若心上有一个欲望，那就是希望自己为了一个和莫兰相同的原因也到法庭上去受审判。"

她现在反过来问我了："那为什么？"

我庄重地瞧着她说："因为您是世上一个最美的人；设若我冒犯了您，在我是一种资格，一个头衔，一种荣誉。因为旁人在看见您以后，会说拉巴伯固然没有抢夺那种走到他跟前的机会，不过他究竟有点运气。"

她尽情大笑起来了。

"您是不是滑稽？"这滑稽两字还没有说完，我伸起双臂把她抱了个满怀，并且发狂似地寻找可以吻的地方随处吻个不住，头发上，额角上，眼睛上，甚或嘴唇上，脸蛋儿上，整个脑袋全吻到了，她为了掩护许多许多部分，毕竟免不了暴露出某一只角儿。

到末了，她冲出了包围，满脸绯红显出怒容说道："您是个不讲礼貌的人，先生，我后悔不该来听您说话。"

我有点惭愧了，抓住她的手支支吾吾说道："请您宽恕我，请您宽恕我，小姐，我冒犯了您，我做的事太粗鲁了！请您不要恨我。您倘若知道？……"说到这儿我正搜求一种辩白的言词，

不过简直是徒劳的。

她歇了一下才说："我什么也用不着知道，先生。"

不过我居然找着了辩白：我高声说："小姐，我对您钟情已经一年了！"

她真地诧异了，抬头望着我。我接着说："是的，小姐，请您听我说。我本来不认识莫兰，并且也看他不起。他到法庭受审或者坐监，都和我没有关系。去年我在这儿看见过您，您正坐在那边的铁栅栏前面。我看见了您，心里就吃惊得很，从此您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您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于我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久已认为您是值得崇拜的；对您的思念占住了我的心；我一直希望再和您会面，所以这回借了莫兰这蠢材做由头；我到了此地。偏偏目下的机缘使我超过了界限；原谅我吧，我向您哀求，原谅我吧。"

她从我眼里窥探真情，几乎又笑起来，低声慢气地说："您真是爱开玩笑的！"

我举起一只手，诚恳地，我相信那时候我确实是很诚恳地向她说道："我向您发誓：我并没有说谎。"

她简单地说："我们赶紧走吧。"

那时候，我和她身边并没有谁。李韦和那姑丈已经在树荫里的弯曲小径上消失了；我长久而且温柔地向她说了一通肺腑之言，一面紧靠着她而且吻着她的手指头儿。她呢，正像静听新奇有趣的故事一般，并不很知道自己在那里面应该相信什么。

由于觉得自己心上起了扰乱，由于想起我说过的那些话，我就不再说下去了；我脸色苍白，呼吸紧迫，身上微微发抖；终于从容不迫地搂住了她的腰。

我和她耳鬓厮磨地谈着。她静止得如同断了呼吸，她完全坠入了梦想。

末了，她的手碰着了我的，就握住了它；我从从容容颤巍巍地一步紧似一步搂着她的腰；她简直一点都不挪动了；我的嘴唇微微触着她的脸蛋儿，陡然我的嘴唇毫不费事就和她的凑在一块儿了。那真是一个长久的吻；倘若我没有听见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人发出"哼，哼"之声，大概还得延长许久。

她向着一个树木缜密的地方逃走了，我回头一看，就瞧见李韦正来寻我。

他站在小径中间庄严地向我说道："喂！你可是这样来调停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

我傲慢地回答："这不过是各人尽各人力量而已，好朋友。那姑丈呢？你和他谈到什么地步？我这一方面，负责向那内侄女调停。"

他说："同着那位姑丈在一块儿，可没有这么舒服。"

末了，我挽着他的胳膊去找那姑丈一同回去。

那一顿晚饭终于使我失掉了理智。我是靠着她坐的，我俩的手不断地在桌子下面互相接触，我的脚压着她的，我俩的视线凑在一处，你看我，我看你。

饭后，大家又在月光底下散步了，我低声在她的心灵里灌输了一切从心里涌出来的温存话。

我紧紧地挽着她走，不断地吻着她，李韦和她的姑丈在我俩的前面讨论。月光从对面照过来，他俩的影子跟在他俩身后在沙地上慢慢移动。

我们回来不久以后，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了那姑母发来的电报，说她要第二天早上七时第一次火车才能回家。

那姑丈说："这样，杭荔蒂，你引先生们去看他们的屋子吧。"

我们和好好先生握过手就上楼了。她首先引了我们到李韦的屋子里，李韦在我耳朵边轻轻说："即使她首先引了我们到你的屋子里，也是不会有危险的。"随后她引了我对着我的床走过去。一到她刚好和我单独待在一块儿，我重新张开胳膊抱住了她，试着迷惑她的理性，制伏她的抵抗。不过，她到了觉得快要不能自持的时候却逃走了。

我钻到被盖里了，很懊悔，很激动，并且很不好意思，知道自己是睡不好的，追溯自己先头究竟误犯了什么样的愚笨毛病，谁知这时候有人轻轻叩着我的门。

我问道："谁？"

一道轻轻的声音回答："我。"

我赶忙着好了衣裳，开了门，她进来了。她说道："我忘了问您一声明天早上要用点什么：可可，红茶或者咖啡？"

我激烈地搂住了她，千百遍地爱抚她，一面吃着嘴说道："我用……我用……我用……"但是她从我的胳膊当中滑出来，吹灭我的蜡烛就跑掉了。

我怒气冲天地独自待在黑暗当中寻找火柴却偏偏寻不着。末了毕竟发现了它，就端起了我的蜡台走到了房门外的过道中间，自己差不多是半个狂人了。

我要去干什么？自己简直晕了头，我想去找她，我想她哟。

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走了好几步。随后我忽然想到："倘若我走到了那姑丈的屋子里，那又怎么说？……"我只好站着不动，脑子是空洞的，心脏跳得很急。几秒钟以后，回答的话被我想出来了：

"老天，我可以说我寻找李韦的屋子，预备和他说几句紧要的话。"

于是我开始仔细审察过道里那些房门，尽力想找到她的。不过绝没有什么标志可以指点我。我随手抓住一张门上的钥匙一旋。我开了门，我进去了……杭荔蒂坐在她的床上慌慌张张望着我。

这时候，我从从容容闩好了门上的闩子；踮着脚尖向她走过去，终于向她说："小姐，我忘了向您借本书看看。"她挣扎着，不过我不久就揭开了我要找的那本书。书的名称呢，我是不会说的。那真是小说当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诗集当中最有游仙意味的一种。

我一下翻开了第一页以后，她就任凭我随意阅览了，我翻了许多卷数，直到我俩的蜡烛通通点完为止。

随后我道过了谢，就蹑手蹑脚对着我屋子里走，这时候一只粗硬的手拦住了我，一道声音，

李韦的声音逼近我的脸低声慢气地说："你可曾把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调停好？"

一到早上 7 点钟，她亲自送了一杯可可给我喝。我真的从来没有喝过那么一杯。那是一杯以生命相许的可可，柔糯得像是骨髓，细腻得像是丝绒，香喷喷的有些儿教人陶醉。我的嘴唇真舍不得离开那只杯子。

那青年女子刚好出去，李韦就进来了。他简直烦恼得像是个整夜没有睡好的人，显得有些焦躁，用一种不愉快的音调向我说道："你倘若继续下去，你得知道将来一定要把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弄糟。"

那姑母在 8 点光景回来了。我们的讨论没有花费多少时间，那两位正人君子答应撤回诉状，我呢，拿出五百金法郎留给地方上的苦人。

这时候，他们想留着我们到夜晚再走。并且可以组织一次游览去凭吊古代的遗迹。杭荔蒂在她姑丈姑母的背后点头给我打招呼，意思就是："对呀，你们待着别走。"我答应了，不过李韦执拗起来，非走不可。

我引了他走到一旁；要求他，恳求他；向他说："大家想想吧，李韦，你为了我答应了吧。"但是他仿佛很动气似地，劈面向我说了好几遍："你可听见，为了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我真够受了。"

我也得走开，心里真感到很受逼迫。那真是我生平遇到的最难受的关头。因为为了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我是可以用毕生的时间去调停的。

经过热烈而又沉默地握手道别以后，我在客车里向李韦说：

"你只知道捣乱。"他回答道："小子，你那时候已经弄得我十分生气了。"

回到了《信号灯日报》社，我发见了一大群人正等着我们……他们一看见我们就嚷起来："喂，您两位可曾把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调停妥当？"

整个洛奢尔市本来因为那事件弄得不安。这时候，李韦的怒气在路上消失了，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一面高声向大家说："对呀，这是拉巴伯的恩惠。"

我们到莫兰家里去了。

他在睡椅上躺着，腿上涂着芥子泥，头上贴着冷敷布，忧愁得毫无气力。他不断地咳嗽，是一种病在垂危的轻嗽，那种风寒真不知是哪儿来的。他老婆睁着雌老虎般的眼睛瞧着他，如同预备吃掉他一样。

一下看见了我们，他的拳头和膝头都发抖了。我说："事情调停好了，脏货，不过千万不要再干。"

他呼吸迫促地站起来了，握住我的手当做亲王的手不住地吻着，他哭了，几乎神经错乱了，他拥抱了李韦，又去拥抱他的老婆，她一下把他推倒在睡椅上。

在那场打击之后，他始终没有恢复健康，他当时受到的刺激本来是过于粗暴的。

从此全市都叫他做“莫兰那只公猪”了，这个绰号每次落到他耳朵里，真像利剑似地刺穿了他的心。在街上偶尔听见一个流氓嚷着骂人做“公猪”的时候，他也本能地回头望一下。有时候他吃着火腿，朋友们都当他是个箭靶子把很刻薄的诙谐话对他集中射过去，向他问道：“这可是你自己身上的？”

两年以后，他死了。

我本人于 1875 年参加了国会，曾经到都西尔市一位新任职的会计师倍龙克勒先生家里作过一次重要的访问。首先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位富丽而且高大的美貌妇人。

“先生，您不认识我吗？”她说。

我支吾地说：“简直……不……太太。”

“我是杭荔蒂·波内尔。”

“哈！”我登时觉得自己脸上发白了。

她却仿佛十分自在的，并且望着我微笑。

她让她的丈夫单独陪着我了，她一出去她丈夫很使劲地握着我双手说道：“亲爱的先生，很久我就想去问候您。我妻子是常常谈及您的。我知道……对呀，我知道您从前在她多么痛苦的情况中间认识了她，我也知道您从前十分周到，多么审慎，机敏，忠实，去对付那次……”说到这儿他迟疑着，随后用一种低一些的声音如同清清楚楚吐出一句刺耳的话似地说道：“去对付那次莫兰那只公猪的事件。”

# 女疯子的归宿

（致波尼哀尔的罗柏特）

马塞·德·安多林先生说：“您瞧，山鹬让我想起了那次战争期间一件特别凄惨的故事。

你们知道我在高美布近郊的房产，普鲁士人来的时候我住在那儿。

我那时的邻居是一个属于疯子之类的人，她的精神在遭受连续打击下错乱了。在她 25 岁那一年，在一个月里她连续丧失了父亲、丈夫和新生的孩子。

死神一旦跨进了一幢房子之后，它差不多总是立刻再次光临，好像它认识了那张门。

被痛苦压倒了的那个年轻可怜的女人躺到床上昏迷谵语过了六个星期。继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之后，是一段安静的疲乏期。

她躺着不动，吃得也少，只转动两只眼睛。每次人们要让她起来，她就喊得好像人家要杀她。因此总让她躺着，除了为她梳妆和翻垫褥之外，从不将她从床单上拉起来。

在她身边有一个老女佣，不时让她喝点水或者嚼点儿冷肉。

在这个绝望了的灵魂里有些什么活动呢？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她再也不说话了。她在思念

亡人吗？她是在悲伤的幻梦之中并无明确的忆念吗？抑或是已丧失了思维能力，她停顿不动有如一泓静水？

整整有 15 年，她就这样木然地被关闭起来。

战争降临了。于是 12 月初普鲁士人侵入了高美依。

我想起这件事好像是昨天的一样。那时天气冷得石头都崩裂了，我自己躺在一张靠椅里，由于痛风症而不能动，我这时听到了他们规律的沉重步伐声音。我从窗户里看着他们走过去。

他们没完没了地列队走过去，全部一个样子，用他们特有的那种傀儡般的动作。然后他们的那些长官将他们的兵员分到各个住户里去。我这儿分到 17 个。我的邻居，那个女疯子有 12 个，其中一个头儿，一个道地的兵痞，凶狠而暴躁。

在起初那些日子里，大家相安无事。有人悄悄告诉那个官说那位女主人是个病人，他对此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不久之后，因为从来见不到这个女人露面而使他恼火，他打听这个女病人，人家答复说，他的女主人由于一场极大的灾难，从 15 年前开始，就卧床不起。无疑他对此完全不信，猜度那个可怜的女疯子是因为傲慢而不起床，为的是不和普鲁士人见面，不和他们说任何话，一点不和他们接触。

他强求她接见，人家让他进她的房间去。他用粗暴的语调和浓重的法国口音问道：

“我请您，太太，请您起来，还请您下楼去给大家见见面。”

她茫然地向他转过那双眼睛，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而不作答复。

他又大着舌头说：

“我不容许傲慢无礼。要是您不能抱着善意起来，我会找到很好的办法让您单独滚蛋。”

她没有一点表示，就像没有见到他似的一动不动。

他气极了，将这种神情宁静的沉默看作极端的蔑视。于是他又接着说：

“要是您明天不下去……”

而后他走了。

第二天，那个吓糊涂了的老女用人要给她穿衣裳，可是那个女疯子嗥叫着顽抗。那个军官很快就上楼来了。那个女佣跪下来哭着说：

“先生，她不肯，她不肯，原谅她吧，她真是命太苦了。”

这个军人进退两难地站着，尽管他气愤，但不敢要他的手下把她拉下床来。但他忽然笑了起来，还用法国话下了道命令。

不久人们就看到一小队人抬着一个床垫出来，像抬着一个伤兵似的，床上的被褥一点没有弄乱。那个女疯子一直不响，仍然安静，只要让她躺着，她就对一切遭遇无动于中。一个士兵

跟在后面抱着一包女人衣服。

于是那个当官的搓着双手大着舌头发话说：

“我们会弄清您是不是不能完全靠自己穿戴好，再走那么一点儿路的。”

此后，人们就看到了那个行列向着莫维叶森林的方向走远了。

过了两个钟点以后，那些士兵空手回来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疯子。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把他抬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

这时期大雪昼夜不停，将平原和森林都盖到了一张冰屑的裹尸布下面，狼群一直嗥叫到了我们的门前面。

对这个失踪了的女人的思念总纠缠着我；我多次奔走于普鲁士人的当局，想得到一些情况，可差点儿被枪毙了。

春天回来了。占领军撤走了。我邻居的房屋仍然关着，小径上茂草繁生。

那个老女用人已经在冬天死了。没有人再关心这次事情，只有我对此仍然念念不忘。

他们对这个女人干了些什么呢？她有没有穿林逃走呢？有没有人在哪儿收留了她？并且把她掩护在一个不经指点就找不到的病院里呢？没有得到过什么减轻我的疑虑的情况，而时间却渐渐地磨蚀了我的记挂。

这后，跟着是秋天到了，那些山鹬成群飞过，于是在我的风痛症略得缓解的时候，我拖着腿进了森林。当我已经打死了四五只长嘴鸟以后，又打中了一只，但它掉进了一条堆满树枝的沟里。我被迫走下去拾起猎物。我发现它掉到了一个死人的头骨旁边。突然间对那个女疯子的忆念又出现了，就像给我当胸一拳。

在这可怖的岁月里，也很可能会有别的人倒毙在这林子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深信不疑，我告诉你，我深信不疑所碰到的是这个可怜疯女人的头骨。

于是一下子我明白了，我猜出来了。他们让她躺在这床褥子上，扔在这寒冷荒芜的林子里不管。而她忠于她的固定意念，既不抬一抬腿也不动一动胳膊，就让自己死在又厚又轻的羽绒般大雪之下。

而后狼把她吃掉了。

于是这些鸟儿用她那被撕破了的床垫中的毛做了窝。

我保存了这付悲惨的遗骸。我并发誓要让我们的子孙永远看不到战争。

# 比埃洛

## 写给杭里•路戎

乐斐佛太太是个乡下太太，一个寡妇，那种半城半乡式的太太之一，这种太太们的衣裳和帽子都点缀好些花边和波浪纹的镶滚，她们说起话来每每把字音的尾音随意乱拼，在公共场所爱摆架子，把那种自命不凡的村俗心灵藏在种种打扮得不调和的滑稽外表当中，正像她们的手都是皮色发红而且粗糙的，却偏偏套着生丝制成的手套。

她用的一个女用人名叫洛斯，是个头脑很简单的纯朴的农家妇人。

主仆两人住在一所不大的房子里，房子的绿色百叶窗正对着诺曼第省区里的一条大路，那正是下塞纳州的中心。

她们的房子前面有一个窄窄的园子，她们利用它种了些蔬菜。

谁知某一天夜里，有人偷了她们十几个洋葱头。

洛斯一下发现了被盗的事情，就跑了去通知太太，太太只系着一条羊毛短裙就跑下楼来。那简直是一种令人伤心又令人恐怖的事。有人偷了东西，偷了乐斐佛太太的东西，地方上有了贼，并且这个贼可以再来。

于是那两个惊惶失措的妇人观察那些脚迹了，纷纷地议论和揣想："瞧吧，他们是从那儿经过的。在踏过那堵墙以后就跳到了菜畦里。"

想起未来的事她们不禁害怕起来。现在怎样能够安安稳稳睡觉！

被盗消息传开了，邻居都跑过来实地踏看又来讨论；每逢有一个光临的新客，两个妇人便把她们的注意和见解说明一回。

一个住在近边的农庄主人给她们献了一个主意："您两位应当养一条狗。"

这句话是真的，她们应当养一条狗；若是仅仅只为守夜不必要一条大狗，上帝！她们拿着大狗有什么用？它可以吃穷她们。但是一条小狗，一条跳跳蹦蹦爱叫的小狗，却是用得着的。

大家走了以后，乐斐佛太太长久地讨论这个养狗的意思。经过了考虑，她被一只满盛着狗食的盆子的影子弄得大起恐慌，所以用尽方法反对；因为她是属于乡下太太们里头的秉性吝啬之列的，她们为着当众施舍路旁乞丐做好事和星期日送给教士的香金，在衣袋里带的总是一些以生丁计算的小钱。

洛斯却是欢喜动物的，她发表她的道理并且用狡诈的态度拥护这些道理。所以她们终于决定要养一条狗，一条很小的狗。

她们开始寻狗了，但是只找得一些大的，一些有骇人食量的。罗尔村的杂货店老板却有很小的一条；但是他非得有人出两个金法郎做饲养费不肯让出来。而乐斐佛太太却声言她固然很想养一条狗，但是不肯花钱买。

谁知这些事情被面包店老板知道了，某天早上，他在货车里带来了一条异样的黄毛小畜生，几乎没有脚，有一个鳄鱼般的身子，一个狐狸般的脑袋，和一条大小与它的其余肢体相称的喇叭般的尾巴——那尾巴真是一族鸵鸟羽。他有一个顾客正想推开它。乐斐佛太太认为这条怪狗很好看，并且不花一个钱。洛斯抱着它，随后又问它名叫什么。面包店老板说它名叫

“比埃洛”。

它被人安排在一只旧的肥皂箱子里了，别人首先给它喝水。它喝了。接着别人给它一块面包。它吃了，乐斐佛太太放心不下了，她有了一个主意：“等到它在家里弄熟了之后，我们可以听其自由。它可以在这里四处周游去寻食物。”

现在她们听凭它自由了，然而事实上却免不了挨饿。此外，它素来是只为要求口粮而叫的；不过叫起来却很激烈。

无论是谁，都可以走到她们的园子里。比埃洛看见每个新进来的人，就去和他亲热一次，并且始终绝不叫一声。

然而乐斐佛太太却和这畜生弄得熟了。她并且竟到了爱它的地步，给它握握手，有时还给它好几小片在肉汤里浸过的面包。

但是她却绝没有想到养狗是要纳税的；终于有人为着这条不叫的狗向她讨八个金法郎了，说是：“八个金法郎，太太！”这时候，她几乎吓得晕过来。

于是她立刻打定了主意要推开比埃洛，不过谁也不肯要它。十来法里内外的居民都表示拒绝。她没有旁的办法了，只好决定教它“去吃石灰质粘土”。

那地方的人每逢淘汰一切不想再留下的狗，用的总是教它“去吃石灰质粘土”的办法。

在一片广大的平原中央，我们望得见一种茅棚子，或者竟不如说是望得见一个架在地面上的很小的茅草屋顶；那就是石灰质粘土坑道的竖坑入口，竖坑是个深达二十来公尺的往下垂直的井，井底和一组长的横坑道相通，那里面的土壤是石灰质粘土。

每年到了肥田的季节，就有人到井底下去取石灰质粘土做肥料，其余的月份，它就给一切被人判处了死刑的狗做坟墓；而且若是有人在井口边经过，时常听见一些悲怨的叫声，忿怒而绝望的狂吠，一些求救的哀号从井里传到您耳朵里。

猎狗和牧狗，一走近这个发出哀号的窟窿边总是吓得飞跑的；并且我们若是伏在这个窟窿口边往下窥探，总嗅到一阵刺鼻的腐臭气味。

好些怕人的惨剧，都是在那个黑暗世界里完成的。

每一条狗到了那里面，靠它那些先到者的恶臭遗体做食物可以挣扎十一二天光景，以后就有一条格外肥一些的当然格外强一些的狗忽然被人扔下去。它们在那里单独相对，一齐挨着饿，瞪起了发光的眼睛。于是互相觊觎，互相追逐，双方都是忧愁迟疑的。不过饥饿催促它们：它们便搏击起来，角斗多时，互相拚命；末了那条强一些的就吃了那条弱一些的，活活地吃了它。

把比埃洛送了去吃肥泥的那个办法固然已经决定，她们忙着寻找一位执行人。那个修理驿路的工人要半个金法郎的工钱才肯走这么一趟。这件事在乐斐佛太太看来是太过分的。那个住在隔壁的泥瓦匠学徒虽然只讨五个苏，却还是贵了一点；末后，洛斯认为最好是她们自己去送，因为如此一来，它在路上不会受虐待，并且也不会预知它的命运，所以她们决定在当日傍晚两个人一同前往。

吃晚饭了，她们给了它一盆好汤和一点奶油。它一齐吃得精光，后来趁着它因为快活而摇

起尾巴的时候，洛斯就捉住它放在自己的围裙里。

她们如同偷窃蔬菜的人一般迈开大步在平原上穿过去。不久，她们望见了那个肥泥坑，随后就走到了坑口；乐斐佛太太俯下身躯，去窥听是否有狗在坑里叫唤。——没有——一只也没有；比埃洛可以单独地待在坑里。于是那个流着眼泪的洛斯抱住它吻着，随后就扔了它到坑里，她们都伏下身躯去侧耳静听。

首先，她们听见一种钝弱的响声；随后，是一阵不平之鸣，尖锐得使人伤心，显见得那是一条受了伤的狗发出来的，随后，又是一阵接续而来的短促哀鸣，最后，又是一阵失望的长号，使人想得到它正对着坑口伸起脑袋求救。

它叫着，唉！它叫着！

她们后悔了，害怕了，一阵发痴得无可形容的恐惧心慑服了她们；于是她们都跑着逃走了。因为洛斯走得快一些，乐斐佛太太便嚷道："您等等我，洛斯，您等等我！"

她们这一晚做了许多恶梦。

乐斐佛太太梦见自己坐在餐桌前预备吃汤，但是揭开了汤盂的盖子，比埃洛却在汤盂里。它腾起身子扑过来，咬住她的鼻子。

她惊醒了，觉得还听见它叫。仔细一听，她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她重新又睡着了，于是又觉得自己在一条大路上走，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路上走。忽然，她瞧见路当中有一只被人丢下的篮子，一只农人用的大篮子；这篮子使她害怕起来。

然而她毕竟揭开了它的盖子，于是伏在篮子里的比埃洛咬住她的手不肯放松；末了她张皇失措地逃走了，那只不肯松口的狗却悬在胳膊上。

黎明的时候，她醒来了，几乎发痴了，末后再跑到那个肥泥坑的边儿上去。

它叫着；它依然叫着，它叫过了一整夜。她开始呜咽了，并且用许多温存的名字叫它。它也用狗的种种抑扬顿挫的柔和声音答复她。

这样一来，她想和它再会面了，向它许了一个心愿，暗自答应使它到死为止都是快快活活的。

她跑到了那个以取肥泥为专业的掏井工人的家里对他说起情形。她汉子一言不发地静听着。到了她说完的时候，他就说："您想您的狗？这要四个金法郎。"

她吃了一惊；她的痛苦一下子都吓跑了。"四个金法郎！您会撑死的！四个金法郎！"

他回答道：

"做这件事，我必须携带绳子和手摇轮盘架子到那儿去布置停当，必须带我的孩子同到那儿去，下去之后，我还要惹得您那条倒霉的狗来咬我，您可是以为我那么费事吃苦，为的是讨您的欢喜把它还给您？以前就不该扔它下去的。"

她生气地走开了。——四个金法郎！

她一下回到家里，就把洛斯叫过来又把掘井工人的奢望告诉了她。洛斯向来是肯忍耐的，不住地说：“四个金法郎！这可太多了，太太！”

随后她接着说道：“倘若把食物扔给这条可怜的狗吃，使它不会这样的死掉，那行吗？”

乐斐佛太太很欢喜地答应了这个办法；她们带着一大块揩了奶油的面包又动身到那儿去了。

她们把面包切成很小的片儿，一片一片扔到坑里，一面轮流对比埃洛谈着。那只狗一下吃完了一片，便又叫着来讨另一片。

她们到傍晚时候回家了，随后第二天又去，以后每天如此，但是她们每天只有功夫走这样一趟。

谁知某一天早上，她们刚好把第一片面包扔下去，忽然听见坑里有一道洪大的狗叫声音。它们已经是两条了！有人另外又扔了一条狗，一条大狗！

洛斯喊着：“比埃洛！”于是比埃洛叫起来，叫起来。她们开始扔下食物了；不过每一回，她们都清清楚楚听见了一阵可怕的扰乱，接着就是比埃洛的许多哀鸣，它被它的伙伴咬了，那伙伴力气大，把什么都吃掉了。

她们费了气力来说明：“这是给你的，比埃洛！”可是比埃洛显然是一点什么也没有得着的。

两个失了主意的妇人面面相觑了；末了乐斐佛太太用不高兴的声音说道：“然而我却不能喂养一切被人扔在这里面的狗。这非停止不行了。”

末了，想到一切的狗都要靠她的费用生活，她心疼得说不出话来，她把剩下的面包带在身边走开了，自己一面走一面吃。

洛斯在后面跟随，不住地拿自己的蓝布围裙擦着眼角。

# 曼律舞

写给波尔·步尔惹艾

约翰·步理代尔是个以怀疑派出名的老独身汉，他说：

“种种大的灾难不能使我感到凄凉。我曾经很接近地看见过打仗：我毫不怜悯地在尸首上跨过。自然界的或者人类的残忍的粗暴行为，能够教我们发出种种因为惶恐或者因为愤怒而起的叫喊，但是不能给我们造成那种使人心酸的感触，那种看见某些细微的伤心事情而起的全身寒栗。

“人生所能感到最激烈的悲痛，当然莫过于母亲对于孩子的死亡和成人对于母亲的死亡。那是剧烈的，可怕的，使人烦乱震惊，使人肝肠碎断；不过这类的奇祸正像流血的宽大创口一般，是可以痊愈的。至于某些遭遇，某些略略窥得见，猜得着的事情，某些秘密的伤感，某些命运上的捉弄，每每在我们心里惹起一个思想上的悲伤境界，在我们眼前突然微微打开精神痛苦的神秘之门，这类痛苦全是复杂的，无法医治的，愈是像和缓的愈见得深刻，愈是像几乎无

从捉摸的愈见得使人悲伤，愈是像出乎人造的愈见得富于坚韧性，留在我们的心灵上面如同一串忧愁似的，如同一种苦味似的，如同一种久为我们挣扎不脱的幻灭感觉似的。

“我眼前始终有两件或者三件事情是旁人定然绝没有注意过的，而它们正如好些长而纤细的针一般刺进我的心上，简直无法医治。

“您各位也许不明白这类迅速印象留给我的感触吧。我将要把其中的一个告诉您各位。这感触是很久远的，但是新鲜得如同昨天的一样。我的感触如此之深，这大概是我那丰富的想象力造成的吧。

“我现在有 50 岁了。当年我是个少年人，学的是法律。性情有点儿爱愁闷，有点儿爱幻想，受了一种忧郁派哲学的濡染，那时候，我几乎全然不欢喜那些闹轰轰的咖啡馆，喧喧嚷嚷的同学们，也不欢喜那些愚昧无知的姑娘们。我起得很早；而我那些最珍爱的享受之一，就是在早上 8 点钟光景，独自一个人到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去散步。

“那个苗圃，您各位没有领略过它吧？那像是一个在另一世纪被人忘掉的园子，一个仿佛老妇人的甜美微笑般的漂亮园子。好些用灌木围成的茂密生篱分开了那些窄狭而规则的树丛小径，那些夹在两道按照方法剪裁的墙一样的绿叶之间的幽静小径。园丁们的大剪刀不断地修齐了那些由枝柯组成的间墙；而且，我们几乎到处遇得着好些花坛，好些真像散步时的中学生行列一般的矮树的长畦，好些自成部落的绚烂之至的蔷薇或者好些自成队伍的果树。

“那个悦人心目的灌木小树林子的某一个角落，整个儿是养蜂的地方。蜂群的那些麦秸房子都用智巧的方法分开排在好些木板上，向着日光开着一扇像针箍那样大小的门；我们沿着各处的小路常常遇见那些嗡嗡不止的金色蜜蜂，那片和平世界的真正女主人，那些像过道样的宁静小径里的真正散步者。

“彼时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到那地方去，坐在一条长凳上读书。有时候，为了梦想，为了静听在我四周活动的巴黎和享受那种古色古香的树丛小径中的无限宁静，我听凭我的书落到了膝头上。

“但是不久，我发现了一到打开栅栏就进来玩赏的人并不止我自己一个，我往往在树丛的某个角落里，会面对面地遇见一个异样的矮小的老翁。

“他穿的是一双装着银搭扣的浅帮皮鞋，一条宽脚短裤，一件鼻烟色的方襟大礼服，一条当做领结用的花边和一顶大得令人难于相信的灰色宽边长毛绒帽子，使人想到了很古的时代。

“他是瘦的，很瘦的，瘦得露出骨架，满面皱纹，露着微笑。一双活溜溜的眼睛向四处扫视，不停地眨巴着眼皮；而他手里始终握着一枝金把子的非常华美的手杖，那对于他应当是件了不得的好纪念品。

“那个老翁开头是教我诧异的，随后却教我异乎寻常地感到了兴趣。末了我透过绿叶组成的墙缝里去窥探他了，远远地追踪他了，在灌木小树林子的迂回处所停住了脚步免得被他看见。

“到了某一天早上，他以为自己身边真的没有人，于是开始做了好些罕见的动作；最初三五次的短跳，随后一次表示致敬的动作；接着用他的细而长的腿子做了一次还算活泼的两足交叉的轻跳，随后他开始曼妙地旋转起来，像鸟儿一般用小步儿连续不断地跳，用一阵滑稽的姿势反复回翔，如同正向着观众微笑；做着好些妩媚的姿态，圆圆地弯着一双胳膊. 扭着他那个

傀儡般的身躯，向着空中表示好些感人而又可笑的敬礼。他跳舞哟！

“由于诧异，我竟像石头一般站着不动了，只问着自己：我们两个人究竟谁是痴人，是我呢还是他。

“但是他突然停住不跳舞了，如同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行动一般向前走了几步，随后他一面鞠躬一面向后退，同时发出一阵柔媚的微笑，并且好几次如同演喜剧的女演员一般举起颤巍巍的手向着两行经过剪裁的树送吻了。

“末了，他重新带着庄重的态度散步了。

“从这一天起，我老是看见他；并且每天早上，他重新表演他那种不可想象的运动。

“一阵疯狂的羡慕支使我去和他说话了。我冒险了，后来在向他欠一欠身子以后我就向他说：

“‘今天天气真好，先生。’

“他鞠躬了。

“‘对呀，先生，这和过去的天气真是一模一样。’

“8 天之后，我们成了朋友了，而且我也知道了他的历史。

他在路易十五世时代，曾经当过巴黎歌剧院的跳舞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是克莱尔蒙伯爵的一件礼物。并且，有人和他谈到跳舞的时候，他的滔滔议论是无法停止的。

“不料到了某一天，他诚恳地告诉我说：

“我的配偶是茄思蒂荔丝，先生。倘若您高兴，我就给您介绍，不过她要等一会才来。这园子，您可看见，它就是我俩的快乐和我俩的生命。旧时代留给我俩的全在这儿了。我俩相信倘若看不见它，我俩也是不能存在的。它是古老而出色的，对吗？我以为在这儿吸得到一种从我少年时代算起就始终没有变更过的空气。我妻子和我，一直在园子里消磨我俩午后的光阴。不过我呢，每天从早上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一到吃完午饭，我又走到卢森堡公园去了，后来我望见了我那个朋友彬彬有礼地把胳膊给一个黑衣服的矮小老妇人挽着，他把我介绍给她了。那就是茄思蒂荔丝，有名的舞星，被王公们爱过的，被法兰西王爱过的，被那个仿佛在世界上留下爱情气息的整个风流世纪爱过的。

“我们全坐在一条石头长凳上了。时候正是五月。一阵花香在雅洁的树丛小径上飘动；晴暖的日光从绿叶丛里滑过来，在我们身上洒着无数的光点。茄思蒂荔丝的黑裙袍仿佛沉浸在光辉里。

“园子是没有游人的。我们听得见车子在远处的辚辚的声音。

“请您说明给我听吧，’我向那个老年的跳舞师说，‘曼律舞在从前究竟是什么样的？’

“他略略吃惊了。

“‘曼律舞，先生，是各种舞里边的王后，又是王后们的舞，您可明白？自从法国没有国王，也就没有曼律舞了。’

“后来，他用壮丽的谈锋开始了一长篇夸大的颂扬，可是我简直听不明白。我想让他为我描述一下种种步法、动作和姿势。他竟弄不清楚，埋怨自己的能力不够，心焦而且发愁。

“突然间，他侧转身子向着他的老伴侣，那个始终沉默而且庄重的老伴侣说：

“‘艾荔丝，你可愿意，说吧，你可愿意，你一定很乐意的，你可愿意我们把曼律舞的原来样子表演给先生看？’

“她抬起那副不放心的眼睛向四周瞧了一下，随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就站起来了，接着就站到他的对面了。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

“他俩装着种种孩童姿态走过去又走回来，互相望着微笑，摇着身体，屈着身体，用小步儿接连跳着，活像是两个老迈的洋娃娃在一副古代机械的支使之下跳舞着，机械虽然略现损坏，不过在从前是由一个很熟练的技工照他的时代里的方式造成的。

“我注视着他们，心里被好些奇异的感触扰乱了，精神被一种说不出的怅惘摇动了。我仿佛看见了一阵可悲而又可笑的鬼神示象，上一世纪的过时的影子。当时我真想笑并且也真要哭了。

“突然一下，他俩停住了，他俩已经结束了跳舞的动作，面对面地站了好几秒钟没有动，出人意外地哭丧着脸，随后他俩在呜咽声中互相拥抱了。

“三天之后，我动身到外省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等过了两年我重回巴黎的时节，那个苗圃已经被人拆掉了。没有那个可贵的古老园子和它那些迷宫式的小径，它那些过去时代的气息和矮树丛里的曼妙的迂回路线，他俩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目下，他们可是都死了？他们可是如同毫无希望的被放逐的人一般在现代式的街道上飘流？他们，滑稽的幽灵，可是都在某处墓园的柏树之间，沿着好些坟堆儿里的小径，趁着月色共同舞着一阕幻想意味的曼律舞？

“对于他们的回忆始终缠着我，附着我，教我痛苦，如同一道创伤似地留在我的心上。为什么？这个我真一点儿也不知道。

“您各位无疑地会觉得这是可笑的吧？”

## 恐慌

吃过饭，大家都站到了船桥上。大西洋在我们前面，整个儿海平如镜，只有静静的一轮明月照出了片片漪纹。这艘巨轮经水上滑过，向播满了星星的天空抛出了一条像大蛇一样的黑烟。在我们的后面，白茫茫的水被航过的大船的螺旋桨搅得白沫嘶喷、扭曲翻滚，激起了片片银色，好像月光在沸腾。

我们七八个人，悄悄地赞叹着这景色，一边转过眼去望着遥远的目的地非洲。那位在我们

中间抽着雪茄的船长突然重新拾起了吃饭时的话头。

“是的，那天我可是恐慌了。我的船被海推得肚子搁在礁石上六个小时。运气的是黄昏时我们被一条英国的运煤船救了。”

这时，一个气派严肃，脸上晒焦了的大个头第一次说话了。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他浑身是胆的人，属于那些曾穿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域，遇过数不完的危险，宁静的眼神深处还藏着某些曾见过的奇景的人中的一个。他说：

“船长，您说过您曾恐慌，我对这可是不信。您将您所经历的感觉与这字的涵义弄拧了。一个有力量的人从不会为面临的危险恐慌的。他感到激动，不安，焦躁；但是恐慌则是另一码事。”

这位船长笑着接着说：

“那才怪！我回答您我真是恐慌了，我！”

于是那个古铜色皮肤的人用一种慢慢的声音说了：

“请允许我来解释。恐慌（而且最勇敢的人也是会恐慌的），它是一种极令人害怕的事，一种十分糟糕的感觉，好像心都撕碎了，一种心灵和思想的抽搐；而对它回忆却只引起苦恼而战栗。但是，对于勇敢的人，这种情况不会在受到攻击时发生，也不会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危险时发生，也不会发生于面临任何可能已知的牺牲之时；它发生于面对着某种暖昧不明的，某种神秘的影响之下和异常的异物前面的时刻。真正的恐慌有点像过去幻想中的恐怖不自觉地从记忆中复苏。一个相信亡魂回访的人在夜里幻想见到了幽灵时，就能体会到他能感到的毛骨悚然的恐慌。

“我呢，我是在大白天体会到了恐慌这个字的，这将近十年了。而去年冬天，在一个十二月的晚上，我又重新感到了。

“然而，我有过很多偶然的遭遇，很多像是致死的事故。我常常处于失败地位。我曾被强盗们扔下来等死。我曾在美国被当作谋反犯判了绞刑，也曾在中国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被扔到了海里。每次我都以为完了，我都立刻准备接受这一命运，既不伤感，也无遗憾。

“可是恐慌是另一回事。

“我在非洲就预感到它，然而它是北国姑娘，太阳使它和雾一般的消失了。先生们请注意这一点。在东方，生命是不值钱的；到那儿就立刻认命了。那儿夜晚是明亮的，没有传奇的，在那些灵魂里也没有萦绕北方人头脑的阴暗不安。在东方，人们可以知道惊慌，但不知道恐慌。

“唉！这就谈到我在非洲遇到的事情。

“在瓦格拉南部，我穿过了那些大沙丘。那儿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地方之一。你们知道那种平坦的沙，大西洋无际的沙滩上平直的沙。好吧！您们设想一下在大风暴中，大西洋自个儿成了沙的情景；设想一下由黄色尘土构成的不动的沙浪那种无声风暴吧。它们高得像些山，这些高低不等、形式各异的沙峰，起伏得和汹涌的波涛一样，只是更大些，像云纹绸一样起了一条条的条纹。在这默默无声也无动静的愤怒海洋上，南方噬人的太阳直接地倾泄下它毫不留情的烈焰。要攀登上这金色灰尘的波涛，又下来，再又攀登，没完没了的攀登，没有休息也没有荫

蔽。马喘着气，一直陷到了膝头，连滑带滚地从骇人的高岭上下来。

“我们是两个人，跟着 8 个士兵和 4 个驼夫和他们的骆驼。在这灼人的沙漠里，我们疲乏，口渴不堪，被太阳烤得困顿之致，都不再说话。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喜似喊叫的声音，大家都停下了。于是我们停住不动；为在这被遗弃的境域里的旅人们熟知的一种不可解释的现象吓住了。

“在我们附近什么地方，说不出是哪个方向，有一阵鼓声，沙丘的神秘鼓声；敲得很清晰，一阵强，一阵弱，一会儿停住，而后又开始它神秘的隆隆之声。

“那些吓坏了的阿拉伯人互相望着，其中有一个用他们的语言说：‘死亡来临了。’而在这时刻，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几乎是我的兄弟，头朝前从马上跌下去，中了暑了。

“而在两小时之间，在我徒劳无功地想救活他的时间之内，这不可捉摸的鼓声始终不断地以它单调的，不断的，不可理解的声音充满了我的两耳；而我感到了恐慌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滑，那是真正的恐慌，在这四面被沙山围住，被阳光熊熊烘烧着的火窟里，面对着亲友的尸体的惨人恐慌，而在这远距一切法国村庄八百多里的地方，回声给我们传来了鼓声迅速的节奏。

“这一天，我懂得了这才是所谓恐慌，而我有一次比这感受得更深。……”

船长打断了说话的人说：

“对不起，先生，这鼓声呢？这是什么？”

这位旅客回答说：

“我那时对这一点也不懂。没有人知道。那些地方官常常受到这种奇怪的鼓声的惊吓，通常归之于沙丘上黄沙被风卷起冲击到干草丛上的砂雹声和因地势起伏所加强而增大了无数倍的回声。因为人们曾注意到这种现象总发生在一些被太阳灼焦了的硬得像羊皮纸一样的小植物附近。

“这种鼓声因此不过是一种声音的幻景。就这么回事。但是这些我是以后才学到的。

“我现在讲我的第二次感受。

“这是去年夏天在法国北部的一座森林里。晚上提前来临了两小时，天色昏暗。我由一个乡下人带着，他在我旁边，走一条十分小的小道，上面是杉树的穹顶，断断续续的风在上面呼啸。在树梢上，我看见云片奔驶溃散，好像是一些在什么可怕的事物前面奔逃的惶惑的云。有时，在一阵狂风之下，整个森林都朝一边弯过去，一边痛苦得战栗；虽然我穿着厚厚地，跨着大步，但仍然感到寒气逼人。

“我们应当在一家离得不远的看林人家里食宿。我是去打猎的。

“我的向导不时抬起双眼呶呶地说：“天气真糟！”而后他给我谈起我们要去的那家人家。那个父亲两年以前杀死了一个偷猎者，于是从那时起，他好像变忧郁了，好像总被什么回忆缠着，他的两个结婚了的儿子和他在一起生活。

“夜幕沉沉。我前面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周围也看不见，树木枝杈交错，使黑夜里充满了

不断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最后，我看到了一点光，很快我的伙伴就去敲一扇门。一些女人的尖声音回答我们。而后，一个男人的声音，扼住了嗓子的声音问道："谁在那儿？"我的向导报了名字，于是我们进去了。这是一幅忘不了的图画。

"一个白发苍苍、目光像疯了的老人，提着扣了火了的枪站在厨房中间等我们，同时两个汉子拿着大斧看着门。我看出了在昏暗的角落里有两个女人掩着脸面向墙跪在地上。

"说明了来意之后。那个老人对着墙放下了武器，吩咐给我铺床；后来因为那些女人一动不动，他突然对我说：

"'先生，您瞧，两年以前这天晚上我杀了一个人。去年他的魂前来叫我，今晚上我仍在等他。'

"而后他用一种使我好笑的声音说：

"'因此，我们并不放心。'

"我尽我力所能及地安慰他，高兴能正好在这个晚上来，得以目睹这种迷信的恐怖场面。我讲了一些故事，差不多做到了使每个人都平静下来。

"在炉子旁边，一条几乎瞎了的胡子拉碴的老狗，一条有点像通人性的老狗，将鼻子捂在爪子中间睡觉。

"外面，激怒了的风暴抽打着小房子，并且从一窄条玻璃里，类似安在门旁的窥视洞中，我突然在闪电的光辉里看到一丛树枝树叶在那儿摇曳。

"虽然我努力，我清楚感到仍有一种深沉的恐怖揪住了这些人。每当我停下不说话，所有的耳朵都倾听着远处。腻烦于参与这种愚蠢的恐怖，我要求去睡觉。这时那个老看守人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重新抓起了他的枪，一边用慌乱的声音结巴地说："这下子来了，这下子来了！我听到了！"那两个女人重又去跪在墙角里掩住了脸；那些儿子重拿起了斧头。我仍然再试图使他们平静下来。这时，睡着了的狗突然醒了，抬起头，伸直了脖子，用它几乎没有光了的眼睛看着炉火，它发出了那种使夜晚在乡村旅行的人寒噤的凄凉叫声。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它，它现在停着不动，在它的爪子上站着，好像中了什么幻影的邪，于是它开始朝着什么看不见的不认识的东西吠叫，无疑是害怕了，因为它的毛都竖了起来。脸色苍白的看林人叫道：'它闻到了！它闻到了！我杀他的时候它也在！"于是那些女人都吓糊涂了，两个人都同着一齐号起来。

"即使我，也在两肩之间感到一阵寒噤。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这些害怕得糊涂了的人中间，这条狗的样子也是叫人看着害怕的。

"大约有一个钟点，这条狗站着不动，干号；它好像是在一场梦的焦虑之中号叫；而那种恐惧，那种怕人的恐慌也进到了我的心里；恐慌什么呢？我知道吗？就是恐慌，就是它。

"我们不动，脸色苍白，在等待一件恐怖事件，耳朵伸得长长的，心在蹦，一点声音就不知所措。这时那条狗开始在房间里巡回绕圈，嗅那些墙，总是悲鸣。这畜生使我们要疯！于是那个领我来的乡下人一下子扑过去，在一阵怒气冲天的恐怖暴发之下，打开对着一个小院子的门，把狗扔了出去。

"它一下子不响了，于是我们沉浸在更可怕的寂静之中。而忽然间我们都同时感到一惊；

有一个生物沿着外面面对森林的墙在溜，而后它走过门前，它好像用一只犹豫的手想扣门；而后约有两分钟什么也听不见，这是我们表现失魄的两分钟；而后它回来了，总在摩擦墙；并且轻轻地扒，好像一个孩子用手指在弄；而后忽然在窥视洞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头，一个白色脑袋而眼睛像野兽一样闪闪发光。从它的嘴里发出一种声音，一种不清楚的，像低声叹息似的声音。

“于是从厨房里发出了一声吓人的声音，那个老看林人开枪了。那两个儿子立刻扑过去将大桌子竖起来顶在窥视洞上，他们再用碗柜顶上。

“我对你们发誓，到我完全没有预期的枪响为止，我的心身灵魂如此之焦躁，我感到快要晕了，恐惧得要死。

“我们一直呆到天明，没有法子动，说不了一个字，在一种无法可说的昏狂情况下瘫痪了。

“一直到从裂缝里可以看到薄薄的一线日光之前，没有敢拆除屏障。

“对着门在墙下，躺着那只老狗，狗嘴让一颗子弹打碎了。

“它是在栅栏下挖了一个洞跑出去的。”

棕色脸的人不说了，后来他加上说：

“这天晚上虽然我没有遭遇任何危险；可是我宁可再经历一次我曾遇到过的最可怕的危险，也不想经历一枪打中窥视孔中那只毛脑袋的那一分钟。”

## 诺曼第式的闹新房

这队人走到村旁斜坡上以后，进到大树荫蔽下的路堑里时，就散开了。前面是年轻的新婚夫妇，而后是那些亲戚，再后面是村里的穷人和像苍蝇似成行围着转的野孩子，他们在行列里穿来穿去或者爬到树上好看看清楚。

新郎是个端正的男青年，叫约翰·巴都，是地方上最富的农庄主，这个人首先是个狂热的猎人，为了满足他的这种爱好甚至丧失了理智，为了狗、看林人、白鼬和枪，大把大把花钱，不亚于他的肥胖程度。

新娘叫罗莎丽·露茜尔，受到附近各方面的充分奉承，因为觉得她和蔼可亲，而且知道她嫁妆多。但是她选中了巴都，也许是因为他比其它人都更讨她欢喜，但更可能是按照诺曼地的思维方式：因为他的钱多。

当他们绕过丈夫庄子的大篱笆时，响了 40 响枪，开枪的人躲在濠沟里是人们看不见的。这一阵子枪响使这群人一下子高兴起来，按着他们的节日习惯混身使劲乱扭，而巴都则抛下了妻子，跳到他看见躲在树后的一个用人身上，抓过了他的枪自己放了一响，一边像匹小马一样蹦蹦跳跳。

而后大家又走到果实沉甸甸的苹果树下的小路上，从张着大眼睛望着他们的牛群中间穿过了高高的草丛，这些牛不慌不忙地抬起了头来站好，伸直了脖子用鼻尖对着这群参加婚礼的人。

快到吃饭的时候，这些男客又变得严肃了。有些阔一点的，头戴看来不合地方风情的丝光

礼帽，另一些则戴着长毛绒像鼹鼠皮的老式帽子，最低级的则箍着一顶鸭舌帽。

所有的女人都披着散在背上的披肩，她们用手仪态万千地捏着它的两头。这些披肩有红色、有杂色也有闪闪发光的，它们的闪光像吓呆了那些栖在鸡埘上的黑母鸡，站在潭边的鸭子和在茅屋顶上的鸽子。

整个田野的绿色，树的绿色和草的绿色在这些绛色的点缀下像是怒发了，在炽烈的正午阳光下，这几种十分相近的绿色变得令人炫目。

在苹果树交叉构成的穹顶尽头的大农庄像在等待来客。从打开的门窗里飘出烟样的薄雾，从那座大房子所有打开的洞口里，乃至墙面本身，都散出一阵阵浓厚的大量粗俗食物味道。

那些客人像是条蛇一样排成一行走过了院场。前面的那些人走到了房屋跟前就散开了，而在打开的栅门那边不断有人进来。堑道里现在就剩下一些野孩子和好奇的穷人了。四面八方不断地同时有枪响，给大气里渗进了阵阵火药烟雾和一种有点像苦艾酒的辛辣味道。

走到了正门前面，女人们拍去了她们袍裙上的灰尘，解开了她们帽子上的彩条缎带，脱下她们的披肩挽到了胳膊上而后走进

屋里，好彻底卸下这些装饰。

桌子放在大厨房里，它能容下百十来人。

两点钟左右大家坐下了，直到晚上八点钟大家仍然在吃。男人们解开了扣子，只穿着衬衫，面孔通红，像无底洞似的吃个没完。黄色清亮、金晃晃的苹果酒在大玻璃杯里闪烁，旁边是色酒、血色的葡萄酒。

每道菜之间大家都得饮上一杯诺曼第式的豪饮，一杯足以使人身上发烧、脑袋糊涂的白烧酒。

不时会有一位宾客在席上胀得像个酒桶，于是找上一棵离席略远一点的树，卸了货之后回来时，又重变得嘴馋了。

那些脸都胀红了的女庄园主，上下鼓得像个汽球，可又被胸衣勒成两段，虽然内急仍然坐在桌子上不好意思走，但是一旦有一个人实在受不住了，走了出去时，立时全都照办。到回来时就更高兴了，总是想笑。于是开始了一些粗俗的戏谑。

这是隔桌互放的一阵猥亵排炮，全是关于新婚之夜的。乡下人心里的军火全出空了。百年以来都是同样的下流笑话用于同样的场合，而且尽管人人熟悉，可仍然能使两行与宴宾客在临行时笑个不停。

一位灰头发的老年人喊道：“去美夕洞的客人上车了。”接着就是一阵子高兴的大喊大叫。

四个坐在桌子一头的邻居青年在准备给新郎恶作剧，好像找到了一个妙法，于是一边说一边顿脚。

突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乘一个安静的空档叫起来说：

“偷猎的会利用今天晚上这个时机的，有月亮，……老实说吧，约翰，今晚你要去监视的

不是这个月亮了吧？”

那个丈夫猛然转过头来说：

“那些偷猎的？打哪儿来的？”

“啥！他们会来的，可是你不会为这离开你的那个活路!”

整个桌子上的吃客都为这几句话快活得轰动了。地面都为此震动，玻璃杯叮当响。

可是那个丈夫想到人家可以利用他的婚事偷猎而变得气愤了：

“我告诉你，看谁敢来!”

于是来了一阵雨点般的双关猥亵话，使得那位新娘脸上泛红，等在一边全身发抖。

而后，喝了一小桶又一小桶白干酒以后各自散开睡觉去了。

年轻的新婚夫妇走进了他们在楼下的房间里，它和庄里所有的房间一个式样。由于天气有点热，他们打开了窗户，关上档雨板。在五屉柜上点的是岳父送的一盏粗俗小灯。床已经铺好了，等待这对新人光临，那种城市居民在第一次同房之前的插曲，这一对儿一点也没安排。

那个年轻的女郎已经卸了她的头饰和裙袍，穿着衬裙，解开了她的半统靴，这时约翰抽完了一支烟，从角落里看着他的伴侣。

他用发亮的眼光，欲火多于温情地看着她。因为他毋宁是需要她而不是爱她：于是突然他用一个猛烈的动作，用一个男人要从事某项工作一样，脱掉他的衣裳。

她已经脱掉了靴子，正在脱袜子，这时她按童年时那样你我相称地对他说：“你躲到那边去，在窗帘后面，我好上床。”

他做了一个拒绝的表情，而后用一种狡猾的神气去藏起来，只露出了脑袋。她笑了，要遮住他的双眼，他们相爱相欢地逗着玩，没有感到害羞也没有拘束。

他让步以结束这，于是她在一秒钟里就解开了她最里面的衬裙，它顺着她的腿滑下来，绕着她的腿成圈摊在地上。她让它们留在那里，跨了过去．在飘动着的长睡衣下面，裸着身子溜进了床里。弹簧在她的体重下铮铮作响。

他立刻过来，脱了鞋穿着裤子，弯下腰就着他的妻子找她藏在枕头里的嘴唇。这时远远地响起了一声枪响，他听来像是在辣背森林那边。

他心中一紧，不安地立起来跑到窗前，解开了遮雨板的搭扣。

满月使院子沐浴在金光下面。苹果树的阴影在树脚跟绘出了一片片暗斑。远处的田野里覆盖着的成熟了的庄稼闪闪发亮。

约翰探身出去倾听夜晚的嘈杂声音的时候，他的妻子两条赤裸的胳膊箍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往后拉，一面低声说：“让他去，你这是干什么，你来吧。”

他转过身抓住她，紧紧地抱住了，一边在薄纱衣下抚摸，于是用他粗壮的胳膊把她抱到了床上。

正在他把她放上床，床单在体重上皱褶起来的时候，重新响起了一声枪，更近了，强烈地回荡。

被无名怒火激动了的约翰骂起来了："见鬼……他们真以为我会为了你不出去？……等着瞧，等着瞧！……"他穿上了鞋，取下总挂在他伸手可得的地方的枪。这时虽然他的妻子跑下了床求他，可他气疯了，一下子就摆脱了她，跑到窗前，跳进了院子里。

她等着，一小时，两小时，一直到了天亮她的丈夫仍就没有回来。这时她急极了，喊起来，诉说约翰的狂怒和他的追捕偷猎者。

大家在离庄子 8 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从脚绑到头，气得半死，枪被折弯了，裤子翻了个里朝外，三条死野兔挂在脖子，胸前挂了块牌子：

"打猎的人，必误大事。"

此后，每当说起新婚之夜时，他就加上说："唉！作为一场玩笑！这真是个大玩笑！他们用个活结颈套像抓兔子似的扣住了我，这些混蛋，他们还用个口袋套住我的脑袋，要是有朝一日我搞清了是谁干的，他们可得当心。"

在诺曼第那儿，新婚之夜人们就是这样开心的。

# 木鞋

那个老神父，在农妇们的白色小帽和农夫们毛糙的或者上了油的头发顶上面，讷讷地说完了他布道最后的几个字。那些从远处到此祷告的农场妇人的大篮子，通通在她们身边的地上放着。

7 月里的高温，从大众身上逼出了一阵家畜的气味。雄鸡的啼声，和睡在附近一个场上的母牛的哞声，从开着的正门传了进来。有时候，一阵充满着野花香味的微风，从正门中间下面涌进来。沿着那些帽子上翻动的丝带，一面吹到那神座上面使那些烛尖上的黄色火焰摇摇摆摆。

"依着上帝的旨意，愿其如此!"那神父说。随后，他不做声了，揭开了那本书，于是像每个星期日一般，开始安排本乡里的那些内部小事，叮嘱他的信徒。这是一个白发老翁，他管理这个教区快 40 年左右了，而这种在星期日祷告后的训话，使他和大众亲切往来。

他接着说道："我建议你们为戴西雷•华兰祷告，他病的很厉害，也为波麦尔家的女人祷告，她在生产以后没有快快地恢复体力。"

他再也不知道了，于是寻觅那些夹在一本日课书本里的纸条儿。末了他寻着了两条，于是继续说道："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不应当像这样傍晚时在公墓里相会，不然我就去通知乡间巡警。——遂查尔・俄孟先生，很想找一个正经姑娘做女工。"他又想了一下子，随后又说："没有甚么了，弟兄们，我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你们祝福。"

末了，他走下讲台，结束了这场弥撒。

马郎当那一家人，回到他们那所位置在傅乡大路边和沙盘村后面的茅屋里以后，那父亲，一个干瘦矮小而皱纹满面的老头子，在他妻子取下那只汤镬和他女儿到柜里寻觅杯盘的当口，已经坐在餐桌跟前了。末了他说道："俄孟老板家里那个位子也许不错，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老婆的人。他的儿媳妇不喜欢他。他是一个人，并且他有钱。我们若是把亚德雷德送到那边，也许是合适的。"

那老婆子拿那只烧得乌黑的汤镬放在桌上，揭开那汤镬盖，于是在那阵满含白菜香味的汤的热气升到承尘板的时节出神。

那汉子说道："他有钱，这是实在的。但是一个人要机灵点才好，亚德雷德却一点也不灵。"

于是他老婆子便慢慢地说道："我们不妨去看看。"随后，便转身对着她的女儿——这是一个神情幼稚，焦黄头发，两颊象苹果一样绯红的健硬女子——高声说道："你听见吗，大傻姑娘，你要到俄孟老板家里去找工做，以后你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事。"

那女孩子只是傻笑，并不回答。随后，他们三个人动手吃起来。

十分钟以后，那父亲接着说道："听我一句话，孩子，你要用心，千万对于我要给你说的话不要弄错……"

于是他用慢吞吞而仔细的口吻，给她解释一套做人的规则，同时预料到那些极细微末节的事，给她筹划好对付一个同亲族不睦的老鳏夫的战略。

那母亲停下了饮食去听，她抓着那柄叉子不动，举眼轮流瞧着她的汉子和她的女儿，用一种集中而沉默的注意神气，追随这番教训。

亚德雷德呆呆地静候着，那眼光却是迷惑而漠然的，柔顺而傻乎乎的。

这顿午饭一经吃完，那母亲便叫她戴上她的小帽，于是母女俩同去找遂查尔·俄孟先生。他住在一所小别墅一般的砖造房屋里，正靠着那些他的农场工人们的所住的垦植房屋的后面。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开垦事业，仗着收租为生。

他的年纪约莫有 55 岁光景；身体肥胖，兴致勃勃，脾气跋扈，适应一个有钱人的身份。他笑起来、喊起来能声震屋瓦，他对于苹果酒和烧酒，都用满满的杯子喝，虽然他上了年纪，但是他的心依然是热烘烘的。

他欢喜将双手背在背后，在野外散步，拖着木鞋，在那肥沃的地里徘徊，用一种逍遥自在，喜爱农事而不动手的行家眼光，注意那小麦的收获和油菜的开花。

有人议论他，说"他是一个爱享福的人，不是天天早起的。"

这一天，那母女俩走到他跟前的时节，他正喝完咖啡，腆着肚子靠住桌子。随后他仰着身躯问道："你们想要些什么？"

那母亲发言："就是我们的女儿亚德雷德，想到您这里做女工，因为今天早上，那神父先生说是您这里要人用。"

俄孟老板仔细看着那女儿，忽然说道："她有多大年纪，这条大牛？"

“到今年圣米奢尔节满 2l 岁，俄孟先生。”

“好，她可以得 15 个法郎一个月，并且每天还有肉吃。明天，我等她早上来预备午饭。”

于是他叫她们走了。

第二天，亚德雷德便上工了，并且一声不响，如同在家里给父母做事似的，动手发奋地做工。

9 点钟光景，她正在厨房里濯洗地上墙上的磁砖，俄孟先生远远地喊着她：“亚德雷德。”

她跑了过去：“我来了，老板。”

她一经走到他的跟前，便垂下那双红手，双眼不宁。他高声说：“你听清楚一点，我们两个人中间，最好是不生什么岔子。你是我的女工，但别的关系都没有。你听清楚。我们断不要将我们的木鞋混在一起。

“是的，老板。”

“各人有各人的地方，孩子，你有你的厨房，我有我的厅子。此外的地方，你和我都有份的。这行吗？”

“是的，老板。”

“这就行了，快去做你的事吧。”

于是她便再去做她的事了。

到了 12 点钟，她在那间糊着花厅的小厅里，安排她老板的午餐，随后，等到那份汤已经搬到桌上的时节，她便去通知俄孟先生。“午饭已经安排好了，老板。”

他到了那厅子里去，坐下了。向他的四周瞧过，将自己的饭巾展开，迟疑了一下，随后，用打雷般的声音喊着：“亚德雷德!”

她张惶地来了。他如同他将要杀她一般喊着：“嘿，你真是，老天爷……你的坐位呢？”

“但是……老板……”

他狂吼道：“我不爱一个人吃饭，真是老天爷；你坐在那边吧。不然，倘若你不愿意，你就走。你拿你的盘子和杯子来吧。”

她被他吓坏了，于是拿着她的刀叉杯盘过来，一面结结巴巴地说：“我来了，老板。”

于是她便坐在他的对面。

随后，他又成了快快活活的了；他举杯邀她喝酒，他敲着桌子，给她说了许多使她低头静听，一个字也不敢响的故事。

她站起好几次，去取面包、苹果酒和盘子之类。

她端着咖啡来的时节，只在他跟前搁下一只杯子，于是他又重新生气了，愤愤地说：“嘿，你的杯子呢？”

“我一点儿也不喝，老板。”

“为什么你一点儿也不喝？”

“因为我一点儿也不爱。”

于是他又高声说：“我不爱一个人喝咖啡，真是老天爷。倘若你不愿意坐下陪着我喝，你就走吧，你真要命。你赶快去取你的杯子来吧。”

她去取了一只杯子，于是重新坐下，尝着这种黑汁，皱起了眉头，但是，在这老板的怒目之下，却喝的连一点儿底子也没有。随后，又应当先喝一杯清咖啡杯的白酒，再喝一杯咖啡结束酒，再喝上第三小杯，踢屁股滚蛋酒。

末了，俄孟先生放她走了。

“你现在去洗盘子杯子吧，你是个好孩子。”

吃晚饭的时节，仍旧一样。随后她又得陪着他用骨牌接龙，随后他叫她去休息：“去睡觉吧，我歇一会儿就上楼。”

于是她进了她的卧房了，那就是屋顶下的一个屋阁。她做了晚间的祷告，于是脱了衣服，向被窝里一溜。

但是她忽然张惶地跳了起来。一阵发脾气的声音震动了那栋房子……“亚德雷德！”

她开了门，于是从屋阁上答复道：“我来了，老板。”

“你在哪里？”

“我已上了床，老板。”

于是他用发脾气的声音说：“你愿意下来吗？老天爷。我不爱一个人睡觉，倘若你不愿意，你就走吧。你真是要命。”

于是她又吓昏了，一面寻找烛台，一面从屋阁上答复道：“我来了，老板！”

于是他听见了她的小木鞋在楼梯木头上撞击的声音；随后，等到她走到最低的那一级的时节，他便抓着了她的胳膊了。末了，她刚到房门外，脱下了她那双窄小的木鞋放在她老板那双粗大的木鞋边的时节，他便将她向那卧房里一推，一面愤愤地说：

“赶快呀，你真是要命！”

而她却不知所云地接着说道：“我来了，我来了，老板。”

六个月以后的某一个星期日，她回家去看父母，他父亲异样地审察她，随后询问道："你不是大肚皮吗？"

她发呆了，瞧着自己的肚皮，不住地说："没有，我一点不觉得。"

随后，他想知道底细，盘问她道："说给我听，是不是有过哪天晚上，你们拿你们的木鞋混在一处呢？"

"是的，从头一天夜晚，我们就将我们的木鞋混在一处了，以后每天夜晚都这样。"

"但是你已经装满了，大坛子。"

她哭起来了，口吃地说："我以前会知道吗，我？我以前会知道吗，我？"

马郎当老头儿侦察着她的女儿，满眼的神光，满脸的得色。

他问道："你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吗？"

她从热泪里答复道："我以前哪里知道孩子是这样弄出来的呢？"

她的母亲走进来了。那老头并不生气，慢慢地说："她已经是大肚皮了，现在。"

但是他那个由本能而反感的老婆却生气了，拉开了嗓子骂她那个痛哭着的女儿，说她无耻，是贱货。

随后，那老头子叫她不要再说。末了，当他着好了他的圆襟小礼服，去找遂查尔·俄孟先生谈论他们的事情的时节，他高声说："她简直比我以前设想的还要傻一些。她以前一点不明白她做过的事，这个笨蛋。"

下一个星期日，那个老神父在教堂里训话的时节，宣布遂查尔·俄孟先生和亚德雷德·马郎当姑娘，已经定下婚约了。

# 修理椅子的妇人

写给雷雍·亥尼格

那是裴托朗侯爷家里的打猎开场大宴席终的时候，11 个打猎的宾客，8 个青年妇人和当地的医生，围着那张灯火通明而且放满了水果和鲜花的大桌子坐着。

有人谈到了恋爱问题，于是为了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只能够真正地恋爱一次或者还是能够恋爱多次，引起了好大的一场讨论，漫无穷尽的讨论。有人举出好些例子，说是人在一生之中从来仅仅只有一次真正的恋爱；又有人也举出好些其他的例子，说是人常常有多次的热烈的恋爱。男人们普遍主张恋爱正同疾病一样，它能够多次打击同一个人，并且倘若有什么障碍挡在他的前面，竟能够把他打击以至于死。虽然那种看法难以证实，但是妇人们的见解的根据素来着重于诗意而不着重于观察，所以她们肯定爱情，真正的爱情，伟大的爱情，只能在每个人的身上降落一次，又肯定这种爱情正同霹雳一样，并且更肯定一颗被它触过的心以后一直始终是万念皆灰的，被扰乱过的，被燃烧过的，以至于其他强有力的情感，甚至于任何梦想，都不能

重新在上面生根发芽。

侯爷曾经有过多次的恋爱，激烈地攻击这种信念：

“我告诉各位：人是能够用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心灵去恋爱多次的。你们对我说起好些人为了恋爱而自杀，来证明第二次热恋之不可能。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倘若那些人自杀，当然不会再上当，倘若并非傻得要自杀，那么都是可以医治得好的；而且可以从头再去恋爱每每直到终其天年为止。世上有好些钟情的人正像醉了的人一样，喝过酒的将来还要再喝——爱过的将来还要再爱。那是一件有关气质的事。”

他们找了医生做评判员，那是一个从巴黎退隐到乡村里的老医生，他们央求他发表意见。

恰巧他没有意见，只说道：

“正如同侯爷说过的，那是一件有关气质的事；在我这方面，我亲眼看见过一件热恋，它一直延长到五十五年之久，其间没有一天间断过，而且一直到死方休。”

侯夫人拍手了。

“那太动人了！那样被人恋爱是个多么好的春梦！整个儿包在那种专心而彻底的至情之中生活了 55 年是多么幸福！他当时真应当是快乐的，赞美人生的，那个在那种情形之下被人倾倒的人！”

医生微笑了：

“太太，您对于这一点没有弄错，在事实上，那个被人爱的真的是一个男人。您认识他，那就是叔皆先生，本镇上的药剂师。至于她呢，那个女人，您也认识，那就是从前每年必定要到这古堡里来的那个修理椅子靠垫的老妇人。那么我就来好好儿说明吧。”

女宾们的兴奋态度冷下来了，她们的扫兴的脸儿正表示着“呸！”这样的意思，仿佛爱情这件东西只配得上那些高雅出众的人物，只有他们才值得上流人物的关心。

医生接着说道：

“3 个月之前，我被人请到这个老妇人的垂危的病榻跟前去看她。她是上一天到的，住在那一辆当做房子用的马车里面，拉车子的就是那匹您看见过的没有气力的马，同来的还有她那两条大黑狗，那正是她的朋友和她的守卫。本地礼拜堂的堂长已经在那儿了。她请我和他来做她的遗嘱执行人，并且让我们了解她最后的心愿，她向我们说到了她的一生。我知道的事，再也没有比这一件更为希奇和更为伤心的了。

“她父亲本是修理椅子靠垫的匠人，她母亲也同样做着这行手艺。她从来没有住过什么固定在地面上的房子。

“很小的年龄，她就流浪着，衣裳褴褛不堪，脏得使人讨厌，而且浑身长满虱子。他们在村口边沿着壕沟停下，卸下车子，牲口啃着地上的青草。狗呢，把嘴巴掩在腿子中间睡下。后来，在那两口子坐在路边的榆树底下修理村子里所有的旧椅子的时候，小女孩子就在野草上边躺着，滚着。在那所活动住宅里，大家几乎是不大说话的。为了决定谁去绕着那些人家兜个圈子同时用大家很熟识的嗓子高声叫唤‘修理椅子靠垫’，他们也谈几句必要的话，可是谈了之后，

他们就面对面地或者肩靠肩地动手去搓去扭那些麦秸了。有时候，女孩子走得太远了，或者想和村子里的三五个顽童一块儿耍，她父亲就用生气的声音叫唤她：‘你可愿意回来，下流东西！’这就是她听得见的唯一的温存口吻。

“到了她长大了些的时候，他们让她去收破椅垫子。于是她开始在这儿在那儿结识了好些顽童；不过这么一来，她这些新朋友的父母就粗鲁地叫回他们的男孩子：‘你可愿意回来，顽皮小子！我不要瞧见你和花子们说话！……’

“大点的孩子们常常用石子扔她。

“有些太太们给过她一两个铜元，她小心谨慎地收藏着。

“某一天——当年她有 11 岁了——她在这地方经过的时候，在公墓后边遇见了小叔皆，他正哭着，因为有一个同学偷了他两个小铜元。那种由一个幼小的有产阶级流出来的眼泪，竟扰乱了她的心灵，因为她那种穷苦人的弱小心灵认为有产阶级的孩子们总是快乐和满意的。于是她走过去了，后来，到了她明白了他伤心的原因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积蓄统统倒在他的手里，一共是七个铜元，他自然接受了，一面擦着眼睛。这时候，她快乐得发痴，竟大胆地和他拥抱了。他当时正仔仔细细欣赏那点儿零钱，他听凭她这样做。发现自己既没有受到拒绝又没有挨打，她重新再来拥抱；她伸起两只胳膊心满意足地抱着他。随后她逃走了。

“那可怜的脑袋里想过一些什么？”她之恋恋于那个小子，是因为她为他牺牲了自己由流荡得来的财产或者是因为她把自己的第一次的温存拥抱给了他？其中的神秘无论在大人们心里或者在小人们心里是一样无法了解的。

“经过几个月之久，她时常惦记着公墓后面的那个角落和那个顽童。她希望和他再见，于是偷窃她的父母的财产了，这儿刮一个铜元，那儿刮一个铜元，从修理工作上，或者从那些由她去购买的食品上。

“到了她回到这地方的时候，她衣袋里竟有了两个金法郎，但是她只能够从小叔皆的父亲的药房的玻璃外面，望得见幼小的药剂师打扮得很洁净，站在一大缸红药水和一瓶绦虫之间。

“她因此反而更爱他了，那种上了颜色的药水的光彩，那种对于耀眼的玻璃的崇拜心理诱惑了她，感动了她，使得她神往不已。

“她在心上留下了她这个不可磨灭的回忆，后来，第二年她遇见了他在小学后面和同学们玩弹子，她扑到了他的身上，张开胳膊箍住了他，并且那样使劲地吻着他，使得他因为害怕而开始大声叫唤了。于是为了使他安定，她把自己的钱给了他：三个金法郎二十生丁，一份被他瞪起一双大眼睛瞧着的真正财宝。

“他取了财宝，并且听凭她尽兴地温存了。

“在四年当中，她在他的手里倾注了她全部的储蓄，他心安理得地搁在衣袋里，她换到了同意的拥抱。某一次是三十个铜元，另一次两个金法郎，另一次只有十二个铜元（她由于感到难堪和委屈而哭过，但是那年‘年成’不好），而最后一次，五个金法郎，一枚滚圆的银币，它使得他快活地笑起来了。

“她只思念他了；他也抱着相当焦躁态度等候她，瞧见了她就跑着朝她扑过去，这事情使

得那女孩子的心大跳起来。

“随后他失踪了。他家里送他进了中学。她从巧妙的询问之中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使用了许许多多手段使自己的父母变更路程，使他们在学校放假的时候经过这地方。她成功了，不过她的诡计经过一年才成功。所以她有两年没有见过他；而她竟不大认识他了，他真变了样子了，长大了，漂亮了，身上穿着金钮扣的制服显得十分神气。他假装没有看见她，并且骄傲地在她近边经过。

“她因此哭了两天；并且从此她无尽期地感到了痛苦。

“每年她必定再到这地方来；在他跟前经过却不敢向他打招呼，而他竟也不愿意向她看一眼。她爱他爱得发疯，她曾经对我说过：‘那是我在世上看得见的唯一的男人，医生先生；我不知道其余的男人是否存在。’

“她的父母全死了。她继续他们的职业，不过她带的狗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两条教人不敢惹的恶狗。

“某一天，走到她这个心之所寄的村庄里，她看见了一个青年妇人挽着她的心爱者的胳膊从叔皆的药房里走出来。那是他的妻子。他结过婚了。

“当晚，她在村政府广场边的水荡里投水了，一个耽误了回家时刻的醉汉救起了她送到药房里去。小叔皆披着寝衣下楼来诊治她，后来，他像是不认识她，宽了她的衣，给她摩擦了身体，随后用一道冷酷的声音对她说：‘您真发痴了！不应当傻到这个样子！’

“这就足够把她医好了。他和她说话了！她长久地觉得幸福。

“他绝不肯接受一点什么来当做那些手术的报酬，虽然她极力坚持非付出费用不可。

“后来她整个的生活就这样流过去。她修理椅子靠垫，一面思念叔皆。每年，她望见他坐在他的玻璃窗子里面。她养成了习惯，到他店里购买一些零零碎碎的药品。这样，她可以就近看见他，和他说话，并且还拿钱给他。

“正如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过的一样，她是这个春天死的。在对我说完这篇整个的伤心史之后，她央求我把她毕生的全部储蓄交给那个被她那么忍受痛苦去恋爱的人，因为她的工作只为着他，绝对仅仅为着他，她说，甚至于为着留点儿钱而挨饿，使他在她死了的时候至少也必定有一次会思念她。

“她给了我两千三百二十七个金法郎。我留下了二十七个金法郎交给堂长先生替她办理丧葬，后来在她断气的时候，我带走了剩下的数目。

“第二天，我到了小叔皆家里。两夫妇正吃完午饭：他俩面对面地坐着，全是绯红滚壮的，神气十足的，心满意足的，嗅得出药品的香味。

“他俩请我坐下了，请我喝一杯樱桃烧酒，我接受了；后来我用一种伤感的声音开始说明我的来意，自以为他俩是快要流眼泪了。

“他一经明白了自己曾经被这个流浪的女人，这个修理椅子靠垫的女人，这个跑着赶工做的女人爱过，小叔皆气得跳起来了，俨然是她盗窃了他的名声，正派人的身价，他的个人荣誉，

这是比自己生命更其宝贵的微妙东西。

“他妻子也像他一样很生气了，重复地说：‘这个女花子！这个女花子！这个女花子……’简直找不到另外的字眼了。

“他站起了，提起大步在桌子后边走着，头上那顶希腊式的便帽歪着压在一只耳朵上。他支吾地说：‘有人懂得这件事吗，医生？对于一个男人，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怎么办？哈！若是我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这事儿，我会教保安警察逮捕她，再把她关在监狱里。并且她是不会从那里边出来的，我向您保证!’

“我由于一片至诚却得到这种结果，竟至于发了好一会呆。我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不过我应当完成我的使命，于是接着又说：‘她托我把她的积蓄交给您，总数是两千三百金法郎。仿佛我刚才告诉您的话很教您不快乐，那末最好也许是把这笔钱施给穷人们吧。’

“他俩全向我注视了，丈夫和妇人，全因为突然而起的激烈感觉竟发呆了。

“我从衣袋里取出那笔钱，那点儿可怜的钱，它的国籍无一不备，花纹无一不备，金币和铜元混在一块儿。随后我问：‘您怎样决定？’

“小叔皆太太第一个发言了：‘不过，这是她的最后愿望，那个女人的……我觉得我们像是很难于拒绝的。’

“她丈夫漠漠然地不好意思起来，接着说：‘我们将来不妨用这笔钱买点儿东西给我们那几个孩子。’

“我冷冰冰地说：‘悉听尊便。’

他回答道：‘不妨请您给我，既然她托了您；我们将来一定是找得出方法把它用在慈善事业方面的。’

“我放下那笔钱，欠一欠身子，接着就走了。

“第二天，叔皆来找我了，并且仓猝地说：‘她在这儿不是还留下了她的车子，那个……那个女人。您现在把它当什么用？’

“‘毫无用处，您拿去吧，倘若您愿意。’

“‘很好；那东西合我的意；我可以用它做我菜园子里的一间木棚子。’

“他走了。我重新又叫他。‘她还留下了她那匹老马和两条狗。您都要吗？’他惊讶地停着不动了：‘啊！不要，还用说！您教我拿着这些牲口做什么用？请您随便处置吧。’并且他笑了。随后他伸手给我，我只得握了一下。有什么办法？同在一个地方，医生和药剂师是不应当互相仇视的。

“我留下了那两条狗。堂长有一个大的天井，他拿了那匹马。车子做了叔皆的木棚子；后来他用那笔钱买了五张铁路股券。

“这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唯一深而且专的爱情。”

医生不再发言了。

这么一来，本来双眼包着眼泪的侯夫人叹着气说道：

“的确，世上只有妇女们才知道恋爱！”

# 海上

写给杭理•西阿尔

最近在各种报纸上，我们看见下面的这种记载：

步洛臬滨海市①1 月 22 日消息：

①步洛臬滨海市是法国西北部顶点的迦莱海峡的一个海口，面临英法海峡，为法国渔业的第一个海港。

两年以来，我们的滨海居民久已很感痛苦，最近一件恶劣的消息又使他们大受惊惶。那条由若阿韦尔老板驾驶的渔船，在进口的时候被风浪推向西边，竟在防波堤的岩石上撞得粉碎。

救生船曾经努力援救，救急炮也射出了好些绳索，但是还牺牲了四个海员和一个年幼的见习海员。

恶劣的气候一直继续着。人们担心灾难还会发生。

那个若阿韦尔老板是谁？可是那个“独臂”的哥哥。

可怜的汉子被海浪卷走了，而且也许就死在他那条粉碎了的渔船残骸底下了，倘若他正是我心里揣想的那一个，那么他在距今 18 年以前，还曾经目睹过另外一个戏剧场面，一个使人恐怖而又简单的戏剧场面；一切航海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素来都是这样的。

若阿韦尔老大当年是一条拖网渔船的老板。

拖网渔船原是海面捕鱼最好的船。结实得不怕任何风浪，滚圆的肚子不断地在风浪当中像酒瓶木塞子那么滚来滚去，终年在外边，终年在英法海峡受着强烈而带咸味的风的鞭挞，它不知疲倦地在海里往来，张着满帆，在舷边拖着一铺大网一直刮到海底，把沉睡在石岩中间的一切动物，贴在沙上的平板样的鱼，钩形长腿的运动不甚灵活的蟹，尖锐触须的龙虾都拉起来收在网里。

在风好浪小的时候，船就着手捕鱼了。它的网是沿着一枝装上铁件的长大木杆上面钉稳的，木杆的两端各有一根缆子，每根缆子的另一端都分别盘在船头和船尾的辘轳上，只须松开辘轳，网子就从船舷上放到了水里。船在海风和海流中间回旋，它一面拖着那件直向海底扫荡劫掠的器械。

若阿韦尔的船上，除了他的兄弟以外还有四个海员和一个幼年的见习海员。为了下网捕鱼，

他是从步洛臬趁着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发的。

谁知不久风就来了，接着忽然起了一阵暴风逼得那只拖网渔船只好逃避。船达到英国海岸了；但是激荡的海水拍着岩岸向陆地直扑过去，眼见得没有法子可以开进一个港口；那只小渔船重新又从海面对着法国海岸开回来。然而狂风继续使得防波堤变成无法越过的，一切避难的地点都受到了浪头和呼啸以及危险的包围。

拖网渔船仍旧在海面航行了，它在波浪的高峰上奔驰，摇晃，颠簸，漂荡，受着浪头的冲击，不过它居然活跃着，因为那种气候固然实在恶劣，往往扼住它五六天不肯放松，只教它在两国相望的海岸中间彷徨而又无法靠近任何一处，不过对于这种遭遇它早已习以为常。

随后，风暴终于在渔船漂到大海中心的时候宁静了，当时浪头虽然仍旧不低，老板却吩咐从船上下网。

于是那件捕鱼的大型器械被人抬到船边上了，船头和船尾各有两个人动手从辘轳上面靠着船舷放松那两根系着那件器械的缆子。器械突然触到海底了，但是一个大浪头使得船身偏了一偏，这时候，老板的兄弟小若阿韦尔正在船头上指挥下网，因此他身子歪了一歪，那条缆子也因此靠着船舷宽松了一刹那，于是他一只胳膊恰巧就滑到缆子和船舷之间的空隙里，船身立刻又稳定了，他的胳膊就紧紧地夹在缆子和船舷之间，他拚命用力，勉强用另一只手去提那条缆子，但是渔网已经在水里拖着走，缆子绷紧了，简直不听指挥。

小若阿韦尔疼痛得痉挛起来，他叫唤了，大家都赶过来了。

他的哥哥也丢开了舵杆。他们都扑到了缆子跟前使劲地想教那只被夹住的胳膊抽出来。谁知那简直也是白费劲。“应当斩断，”有一个海员这么说，他并且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柄宽叶的小刀，那东西只须两下就救得出小若阿韦尔的那条胳膊。

不过倘若缆子被人斩断，木杆就无法再拉上来，结果就是丢掉渔网，而那副渔网是值点儿钱的，是很值点儿钱的，那要一千五百金法郎；并且是属于大若阿韦尔的，他素来重视他的所有物。

他心痛了，嚷着：“不成，不要斩断，等着吧，我就去教船调头。”于是他跑到舵跟前，尽力扳着舵杆去抢风。

船身不仅被渔网牵制了它的动作，而且又受着海流和海风的力量的牵制，它不大服从舵的操纵了。

小若阿韦尔跪着倒下了，咬着牙齿，愣着眼睛。他什么也不说。他的哥哥又过来了，始终害怕海员手里的小刀；他嚷着：“等着吧，等着吧，不要斩断缆子，应当下锚。”

下锚了，整个一条链子放下去了，随后大家旋着锚的绞盘去教两根缆子都松劲。缆子终于松动了。他们抽出了那条包在血淋淋的羊毛衫的袖子里的没有生气的胳膊。

小若阿韦尔像个傻子了。旁人替他脱下了那件羊毛衫，于是看见了一件很怕人的东西，一块糜烂的肉，鲜血直冒，像是从唧筒当中射出来。这时候，那汉子望着自己的胳膊喃喃地说：“完了。”

“随后，冒出来的血在甲板上凝成了一滩，一个海员高声说：“血快要冒完了，应当缚住动

脉。”

这时候，海员们拿着一根索子，一根发黑的和涂过沥青的粗索子，把它捆在胳膊的伤口上端，他们尽力把它缚得紧紧的。血液渐渐停住不喷了；末后完全停住。

小若阿韦尔站起来，那只胳膊垂在一边。他用另一只手抓着它，托着它，扳着它，摇着它。完全断了，骨头全碎了，仅仅依靠那些筋肉系住他身上那段残余。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它，心里一面思索。随后他坐在一幅折好的船帆上面了，伙伴们都劝他不断地用水去沾湿伤口免得发生“黑痛症”①。

有人提了一桶清水搁在他旁边，他不时用玻璃杯向桶里舀水，一点点地倒在那道很怕人的伤口上。

他的哥哥向他说：“你到舱里去要舒服一点。”他下去了，不过一小时以后他又到甲板上来，觉得一个人单独待着不舒服。并且他最欢喜新鲜空气。他重新坐在他那堆船帆上再来沾湿他那只胳膊了。

①黑痛症(Le mal noir)是否学名抑或法国海员们的语言，尚待考定。某医生根据本篇所述的病征以及截去一段胳膊那种有效的治疗方法，认为应当似乎就是“气体性坏疽(La gangrbne gazeuse)”。兹暂从原文字面直译。

捕鱼的成绩是好的。好些白肚子的大鱼卧在他旁边在死亡的痉挛中间动弹。他望着那些鱼一面不断地在自己那些压碎了的肉上洒水。

那只小船快要达到步洛臬的时候，又起了一阵大风，小船又再开始狂奔了，跳跃而且颠簸，使那个忧愁的受伤者感到痛苦。

天黑了。风暴整整地闹到黎明。船上的人从晨曦中间又望见了英国，不过，当时海面已经平静了一些，他们逆着风向曲曲折折地向法国驶去。

将近天晚的时候，小若阿韦尔叫了伙伴们到跟前，把好些道黑纹指给他们看：那段不再是他身体一部分的肢体已经开始腐烂，看上去叫人害怕。

海员们望着，发表他们的意见。

“这很可能就是那种黑病。”有一个海员这么肯定。

“应当浇些盐水在上边，”另一个高声说。

立刻有人拿盐水过来浇在伤口上面了。受伤者的脸色惨白，牙齿发抖，身子略略扭着，不过他没有叫唤。

随后在那种火辣辣的刺激宁静了的时候，他向他哥哥说：“把你的刀子给我。”哥哥把刀子给了他。

“你把我的胳膊凌空托起吧，”他说，“那要拉得挺直的。”

旁人照他的话做了。

于是他亲自动手来切了。他带着熟思的态度从从容容地切着。用那柄锋利得如同剃刀一样的尖刀子割断最后那些粗筋；不久，他的胳膊只剩下一段残肢了。他长叹了一声，说道：

“应当这么办。我本是断送了的。”

他像是减轻负担了，呼吸有气力了。他重新在剩余的胳膊的残肢上面浇着水。

到夜里，天气又变成恶劣的，他们没有法子拢岸。

太阳出来了以后，小若阿韦尔拿起了他那段割下来的胳膊看了好半天。腐烂的样子是明显的。伙伴们也走过来瞧，他们拿着在手里传观，捏着，翻来覆去地把玩着，嗅着。

他哥哥说：“应当趁这时候把它扔到海里去。”

但是小若阿韦尔生气了：“哈！那真不成。哈！那真不成。我不肯。那难道不是属于我的，既然是我的胳膊。”

他重新拿着它，把它搁在膝头上。

“反正总要烂掉的，”他哥哥说。

受伤者这时候起了一个念头。为了在海里耽搁得长久而要保存那些捕来的鱼，他们总把鱼砌在盐桶里。

他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搁在腌鱼的盐桶里。”

“这，这倒是真的，”其他的海员高声说。

于是有人倒空了一只盛鱼的桶，桶里本来满盛着前几天捕来的鱼；后来把那段割下来的胳膊搁在桶底上。再倒了些儿食盐，接着把那些鱼一尾一尾地重新彻好。

一个海员说了这样一句玩笑的话：“只要我们不把它拿到叫货①场上出卖。”

①叫货即拍卖。

大家都笑了，除了若阿韦尔两弟兄以外。

风是始终不息的。他们仍旧逆着风向向着步洛臬一直走到第二天十点。受伤者不断地把水洒在伤口上。

他不时站起来，在船上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

他哥哥掌着舵，眼光跟在他背后一面摇头。

他们终于进了海港。

医生诊察了他的伤口，肯定情形是良好的。他给它完全包扎好，教他休息。不过小若阿韦

尔不拿回自己那段胳膊是不肯去睡觉的，于是他很快地又回到海港去寻那只曾经被他画了个“十”字做标志的木桶。

有人在他跟前倒空了它，他拾起了那段放在盐桶当中保存得好好儿的胳膊，已经起了皱纹，却还新鲜。他用一方特意带来做这种用途的毛巾包起它就带着回家去。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把父亲的这段胳膊看了又看，捏着那种手指头儿，除去那些儿陷在它的指甲缝儿里的盐屑，随后有人叫了细木匠来做一口小的棺木。

第二天，那只拖网渔船上的全部人员都来给那段割下来的胳膊送葬了。若阿韦尔弟兄俩并排地在前引路，本区教堂里的管法器的司事把那只匣子夹在腋窝底下走。

小若阿韦尔从此不航海了，在海港里得到一个小职位，事后每逢有人和他谈起了他的意外，他总用很低的声音向那个说话的人说：

“倘若我的哥哥从前肯斩断渔网的缆子，我的的确确还可以留得住我的胳膊。不过他把他自己的东西看得太重了。”

# 遗嘱

写给保尔·亥尔未厄

我认识那个姓步仑洼勒名叫雷内的大个儿青年人。他为人是和蔼的，尽管有点儿忧郁，他像是对什么都看透，用一种明确而激烈的怀疑学说怀疑一切，尤其善于用一句话揭开上流社会的假仁假义。他时常重复地说：

“世上没有正直的人；或者至少与那些流氓比起来算是正直的人。”

他有两个简直不见面的哥哥，那都是姓顾尔西的。由于姓氏不同，我从前以为他们的母亲是改嫁过的。有人屡次对我说过这一个人家曾经有一个古怪的历史，但是没有道及一点什么详细情形。

他非常和我情意相投，我们不久就成了朋友，某一天晚上，我在他家里两个人吃着晚饭谈天，我偶然向他问起：

“您是令堂初婚时候生的或者还是再婚生的？”

我看见他的脸色有点发白，随后又发红了；他歇了好几秒钟没有说话，显见得有些为难。后来他用他那种独具的惆怅而又温和的神气微笑了，对我说道：

“好朋友，倘若这件事情不使你觉得琐屑，我马上就把我身世里的那些很罕见的详细情形说给您听。我知道您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我不害怕您对我的友谊因此会感到不快活，倘若那是应当认为不快活的，那么我将来也不必定要有您这样一个朋友。”

后来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篇话：

“我母亲顾尔西夫人是一个懦弱而可怜的矮小妇人，她丈夫从前是为了她的财产和她结婚的。她整个的人生简直是一种牺牲。她生性是慈爱的，畏怯的，纤弱的，一辈子不间断地受着

一个粗鲁家伙的虐待，那家伙是个所谓乡村世家子弟①，他本应当算是我的父亲。他自从结婚一个月之末，就和一个女用人过活了。此外，他还弄了他那些佃农们的妻女做外室；不过这些事并没有阻挡他和他的配偶生了两个儿子；连我算在一块儿应当一共是三个。我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过；她在那所始终人声喧杂的房子里边，像是钻在家具底下的小老鼠一样地过活。销声匿迹，战战兢兢，她望起人来，那双放光的眼睛总是闪灼不安的，慌慌张张显得她的心里一直感到畏惧。然而她是漂亮的，很漂亮的，一头金黄的头发，金黄之中带点灰色，带点虚弱的意味；仿佛她的头发因为终日害怕褪了点儿颜色似的。

①法国当时的乡村世家子弟是指那些老居乡村而不涉足都市的贵族后裔，他们大多数不仅完全保守着封建时代的习俗而且文化的水准也落后，换句话说，那几乎都是自以为是的土老儿，而且他们都有一所称为“古堡”的住宅。

“在顾尔西先生的那些常常到古堡来往的朋友们中间，有一个卸职的骑兵军官，那是个没有娶亲的贵族，素来被人敬畏，温存而又激烈，遇事敢作敢为，大家称呼他做步仑洼勒先生，我现在就袭着他这个姓氏。那是个性情豪爽的人，身材又高又瘦，却很结实，蓄着两大撇乌黑的髭须。我和他是很相像的。他读过不少书，但他的思想和他那种阶级里的人简直不同。他的曾祖母从前是卢梭的一个女朋友，可以说他由于祖先的这种渊源承袭了一点遗传。他读熟了《民约论》和《新爱洛绮丝》，以及全部为着日后推翻我们的种种古老习俗，种种成见，种种陈旧法律和种种愚顽人生观而早就预备的种种哲学书①。

“步仑洼勒先生仿佛爱我的母亲，并且也是被她爱的。那种联系一直是很秘密的，秘密得谁也不怀疑。我的母亲那么一个无人理会的抑郁妇人，应当是用一种发狂的方式向他倾心的，应当在他的举止当中接受了他的种种思维方法，自由情感的理论，独立恋爱的腰子气概；不过，因为她竟畏怯得从来不敢高声说话，所以那些事情都集中地压缩在她那颗从来没有开放过的心里。“我两个哥哥正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对于她都是无情的，他们简直不疼爱她，并且由于看惯了她在家里丝毫没有地位，他们都有点把她当做一个女用人。

“当时在她几个儿子中间，我是唯一真正爱她的而且也被她爱的。

“她死了。我那年只有十八岁。现在为了使您可以明白后来的事情，我应当先说她的丈夫从前接受一个法律辅佐人的见解，宣布过一种有利于我母亲的夫妻分产协议，我母亲仗着法律上技巧的恩惠和一个公证人的聪明努力，享受了随意设立遗嘱的自由。

“母亲一死，我们都得了通知知道有一份遗嘱存在那个公证人的事务所里，并且都被邀请去参加宣读遗嘱。

“那件事我还记得象昨天一样。那个场面是伟大的，戏剧性的，滑稽的，教人吃惊的，而引起那个场面的原由却是这个去世

①《民约论》和《新爱洛绮丝》以及此处所说的种种哲学书，都是十八世纪法国前进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至于“日后推翻”云云，就是指法国大革命。

女人的身后愤怒，是那种自由的呼声，是这个牺牲者在坟墓里的要求——她毕生受着我们种种风俗的迫害，直到盖棺之后才向着独立权发出最后的失望呼声。

“那个以我的父亲自居者是一个皮肤充血的胖子，活像一个屠夫，我那两个哥哥，一个 22 岁另一个 12 岁，两个都是身体强壮的孩子，他们 3 个人都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们的位子上候着。步仑洼勒先生也被邀请到场，他正坐在我的背后，他的身上着的是方襟大礼服，脸色是很苍白

的，并且时时咬着那两大撇已经有点灰白的髭须。他无疑在期望着那件就要揭晓的事。

“公证人锁好了门上的双重锁簧，当着我们的面拆开了那个用火漆封好的信封，取出了那份并未经他过目的文件，于是宣读的程序开始了。”

我那个朋友说到这儿忽然停住了，他站起来了，随后在他的书桌柜子里取出了一张旧纸，打开了它，长久地吻过以后接着就说：

“这就是我母亲的遗嘱。”

遗嘱的内容如下：

我以安恩一迦特玲一任韦艾佛一玛蒂尔德·克拉吕斯①的名义和若昂一雷沃波勒一若瑟一共忒朗·顾尔西②的合法配偶的名义，在身心均属健全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字据上表明我的种种最后意志。

①克拉吕斯是雷内的母亲的娘家姓氏，安恩等 4 个名字是她的全名。白种人在重要文书上必列举有关系者的全名以免和他人相混；而平时则只独举最后一个名字。

②若昂等四个名字，是克拉吕斯合法丈夫的全名。

我首先恳求上帝其次要求我的爱子雷内，请他们宽恕我就要误犯的那种行为。我相信我的儿子的仁心足够了解我和宽恕我。

因为我毕生受尽了折磨。我从前结婚是被人暗算的，随后又不断地被丈夫轻侮，被丈夫无视，被丈夫压迫，被丈夫欺骗。

我现在宽恕他。不过我对他并不负任何义务。

我那两个大儿子简直都不爱我，简直都不疼我，简直都不把我当做一个母亲看待。

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对他们都尽了应尽的责任；死了以后，我对他们是不再负任何义务的。倘若没有经常的，神圣的，每天的亲爱，血统关系是不存在的。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赶不上一个陌生的人；那是个有罪的人，因为儿子没有对母亲毫不关心的权利。

对着男人们，对着他们的不公平的法律，不合人道的礼教，没有廉耻的成见，我始终是发抖的。对着上帝，我毫不害怕。死了，我从身上扔掉了可羞的假仁假义，我敢于发表我的思想，说出我心里的秘密并且亲笔签字。

所以我把我全部经过法律许我自由支配的财产，用委托方法交给我十分相爱的情人比尔一日尔枚一西蒙·步仑洼勒①，使他日后交给我们的儿子雷内。（这种愿望，另外在一份由公证人证明的字据中间，用一种明确的方法记载得清清楚楚。）

①比尔等三个名字是那个姓步仑洼勒的骑兵军官的全名。

并且在那位听我申诉的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声明我从前几乎要诅咒上苍和生活，倘若我没有遇见我情人的那种深刻忠诚温柔坚固的亲爱之情，倘若我没有在他的怀抱中间悟到造物主之造人原是教人类在艰苦的时候互相爱慕支援安慰和一同落泪。

我两个大儿子的父亲是顾尔西先生，只有雷内是从步仑洼勒先生身上取得生命的。我恳求人类的和支持人类命运的主，能使他父子俩都受不到社会成见的屈辱，能使他父子俩毕生相爱并且还爱我这个长眠地下的人。

立遗嘱人玛蒂尔德·克拉吕斯。

“顾尔西先生当时站起来了，他高声嚷着：‘这是一个痴婆子的遗嘱！’

“于是步仑洼勒先生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就用有力的声音，斩钉截铁的声音说道：‘我，西蒙·步仑洼勒，肯定这份字据所有记载的全是确切的真象。我并且预备用我掌握着的那些信件来作证明。’

“这时候，顾尔西先生对着他走过去了。我以为他们两个快要互相揪着打起来。他们都是高个儿，一个是胖的，另一个是瘦的，浑身都正发着抖。我母亲的丈夫吃着嘴呐呐地说道：‘您是一个卑贱的东西！’

“另一个用同样有力的决绝音调说：‘我们将来在旁的地方会面吧，先生。以前，倘若我不十分尊重那个被您百般磨折的可怜的妇人的生前的安定，我早就要打您的耳巴子对您挑衅了。’

“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说：‘您是我的儿子。您可愿意跟我走？我固然没有牵着您同走的权利，不过倘若您很愿意和我在一块儿，我就来使用这个权力。’

“我并不回答就和他握了手。末后我和他一块儿走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真成了痴子。

“两天以后，步仑洼勒先生在决斗之中杀死了顾尔西先生。我两个哥哥由于害怕惹起丑恶的风声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向他们提议把我母亲遗产的一半让给他俩，他俩都接受了这样的提议。

“我抛弃那个由法律派给我的而并不是我应当有的姓氏，使用了我真正的父姓。

“步仑洼勒先生死了 5 年。我到现在心里还不快活。”

我的朋友说完，站起来走了三五步，又站在我的对面对我说：

“唉！我说我母亲的遗嘱在一个妇人能够完成的事情当中，是最美的，最合法的，最伟大的。这难道不就是您的见解？”

我向他伸起两只手说道：

“对呀，当然对呀，好朋友。”

# 在乡下

写给沃克达夫·米尔鄱

两所茅屋彼此紧连，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和一个有温泉浴场的小城市相距不远。两家农民为了抚育他们的孩子们，整日在肥沃的地上艰苦地工作。每家各有 4 个孩子。在两张贴邻的门外，整个一群孩子从早到黑闹个不停。其中两个顶大的都有 6 岁，而两个最小的都将近有

15 个月；两家的结婚时期和以后的生育时期，彼此差不多全是并行的。

在这堆孩子们当中，他们的母亲们都只勉强能够辨得出谁是自己生的；至于那两个父亲却完全分不清他们。8 个名字在父亲们的脑子里跳来跳去，不住地混在一堆；而每逢应当在孩子中间召唤一个的时候，父亲们时常在提到那个真正的名字之前已经高声叫过了 3 个。

从洛勒波尔温泉站出来先看见的那个住人的地方，是杜瓦诗那一家住的，他们有 3 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另一所破房子住的是瓦阑那一家，他们有一个女孩子和 3 个男孩子。

这两家都是靠着菜羹，马铃薯和新鲜空气艰苦地过活的。在早上 7 点钟，随后在正午，最后在傍晚 6 点，两家主妇如同养鹅的人召集他们的鹅群一样，为了分给食料都得把自己的小家伙召集拢来。孩子们按着年龄的顺序，坐在一张用了 50 年而脏得全是油光的白木桌子跟前。顶小那个的嘴巴刚刚和桌面一样高。在孩子们跟前搁着一只高边的盘子，满盛着浸在那种用半莞白菜，好些马铃薯和 3 个洋葱头煮成的羹里的面包；于是全体一直吃到不饿为止。顶小的那个是由母亲动手喂的。星期日，一点儿牛肉菜羹，那是大家的一顿盛筵了；而父亲，这一天总是久久留在餐桌上，一面不住地说："将来我可以每天办到这样的伙食。"

在 8 月里的某一个午后，一辆轻巧的马车骤然停在这两所茅顶房子跟前了，一个亲自驾车子的青年妇人向那个坐在身边的先生说：

"哈！你瞧，杭理，这一堆孩子！他们可是好玩儿的，像这样在灰尘里闹着！"

男人没有回答，这类赞叹之词在他听来不仅是一种痛苦而且几乎是一种责备，然而他是听惯了的。

青年妇人接着又说：

"我非和他们拥抱不可！哈！我真想要有这么一个，这一个，顶小的一个。"

末了，她从车子上跳下来，跑到孩子们跟前，在顶小的孩子们当中抓住了一个，杜瓦诗家的那一个，抱到怀里，她热烈地吻着他那副脏脸，吻着他那些鬈起的和满是泥土的金黄头发，吻着他那双为了推开这讨厌的温存而挥动着的小手。

随后，她重新上车了，并且很快地走了，但是下一个星期她又来了，自己坐到了地上，把那个小家伙抱在怀里，拿好些甜点心塞给他吃，拿好些糖果分给其余所有的孩子们；后来和他们玩耍得像一个大女孩子似的，而她的丈夫耐心地在那辆轻巧的马车里等候着。

她以后又来了一次，和那孩子的父母会了面，而且每天都来，衣袋里满是糖食和铜子儿。

她的称呼是杭理・储璧艾夫人。

某天早上，他俩一到，她丈夫同着她都下了车，后来，没有在那些和她已经相识的孩子们身边停留，就走到了那个乡下人的家里。

他们都在家，正劈着一点儿烧菜用的木柴；他们都惊讶地站起了，拿了椅子给他俩，自己却等着。那青年妇人用一道发抖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发言了：

“我的好朋友们，我来找您两位，正因为我很想……我很想带了您两位的……您两位的小儿子同我去……”

这两个发呆了，而且弄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答话。

她喘息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我俩没有孩子，我俩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的丈夫……我俩将来可以留住他……您两位可愿意？”

那个乡下妇人渐渐明白了。她问：

“您想带走我们的沙尔洛？哈，不成，老老实实说。”

于是储璧艾先生来参预了：

“我妻子没有说得明白。我们想抚养他做义子，但是他将来可以回家来看您。要是他有志上进，如同一般使人相信的事一样，那么他将来就是我们唯一的财产继承人。设若我们偶然又生了孩子，他可以和他们一样分我俩的遗产。不过，设若他不能报答我们的照顾，那么到了他成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笔二万金法郎的现款，这现款可以立即用他的姓名存在公证人那里。而且我们也替您两位打算过了，预备每月供给您两位一百金法郎的固定收入，到死为止。您懂了吗？”

那个庄家妇人怒气冲天地站起来了：

“您想我们把沙尔洛卖给您？哈！可不成：这不是可以向一个做母亲的提出来的事儿，这个！哈！可不成！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那汉子一个字都没有说，稳重而且沉思；不过用一阵继续不断的点头动作赞同他的妻子。

失望的储璧艾夫人开始流泪了，转过来向着自己的丈夫，用一种满是抽噎的声音，一种娇生惯养的孩子声音支吾地说：

“他们不愿意，杭理，他们不愿意！”

这样一来，他们只得来试最后的一着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请您两位为这个孩子的前途想想，为他的幸福想想，为……”

乡下妇人气极了，打断了那句话：

“这是什么都见过的，这是什么都听过的，这是什么都考虑过的……走吧，并且，在这儿，我应当不再和您会面。想带走这样一个孩子是可以答应的吗！”

这样一来，储璧艾夫人在走出去的时候想起了从前原来看见有两个很小的，于是这个从不肯轻易罢休的娇养任性的女人含着眼泪问道：

“另外那个小的是不是您的？”

杜瓦诗老爹说：

“不是，那是隔壁人家的：您可以到那儿去，要是愿意。”

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了，他妻子的生气声音还闹个不住。

瓦阑两夫妇都坐在饭桌跟前，正在慢腾腾地吃着好些盛在一只放在他俩之间的盘子里的面包片儿，用吝惜的样子把刀尖儿上一点点奶油擦在面包上。

储璧艾先生重新提出了他那些建议，不过用了好些婉转语气，说出的话比较谨慎，也比较巧妙。

那两个乡下夫妇摇头表示拒绝了；但是，到了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每月得一百金法郎的时候，他们互相注视着，彼此用眼色打量，决心已经动摇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困苦，迟疑。那妇人终于问道：

“你在这上面怎么说，汉子？”

他用一种严谨的音调说：

“我说这一点也没有什么犯不上。”

于是因为忧愁而发抖的储璧艾夫人向他俩谈到那小子的前途，他的幸福，又谈到他日后能够给他们的钱财。

那乡下人间：

“那一笔每年一千二百金法郎的款子，是不是要当着公证人的面签字的？”

储璧艾先生回答道：

“当然一定，从明天起。”

沉思的庄家妇人接着说：

“每月一百金法郎，要我们丢开那小子，那是不够的；再过几年，他是可以做工的；我们要一百二十金法郎。”

储璧艾夫人本来焦躁得跺脚了，立刻同意了这个数目；后来，因为她想带走那个小子，所以在她的丈夫正动手拟着一份契约的时候，她先送了一百金法郎做礼物。村长和一位邻居即刻被人请过来了，他们做了殷勤的证人。

末了，那青年妇人如同从一家店铺里抱起一件中意的摆饰似地，兴高采烈地抱走了那个大嚷不止的小家伙。

杜瓦诗两口子立在门口瞧着他们走了，两口子一句话也没有说，都板着脸儿，也许后悔不该拒绝。

再也不听见有人谈起幼小的约翰•瓦阑了。父母们每月到公证人家里去领一百二十金法郎；后来他们和他们的邻居不和了，因为杜瓦诗大妈鄙薄了他们，不断地挨家挨户说他们卖掉孩子是失去人性的行为，说这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一件卑鄙的事情，一件败坏风俗的事情。

她不时带着炫耀的神气抱着她的沙尔洛，好像他听得懂似地向他嚷着：

“我没有卖掉你，我，我没有卖掉你，我的小宝贝。我不出卖我的孩子们，我。我没有钱，不过不出卖我的孩子们。”

事情经过了好些年又好些年，而她呢，每天总这样嚷着。每天好些无礼的隐语从门口怒嚷出来，使它们可以传到邻居的房子里面。到末了，杜瓦诗大妈自以为是整个地方上的最高尚的人了，因为她没有卖掉沙尔洛。那些谈到她的人都说：

“我很明白在从前那些条件是很诱人的；现在还不是一样，她的品行真像一个贤母。”

这事情一直被人传着；后来沙尔洛 18 岁了，他从小到大始终听见旁人不断地向他重述这种见解，所以长大了以后，自以为高于所有的同伴们，而理由就是自己没有被人卖掉。

瓦阑两口子由于那笔津贴的恩惠，不好不坏地度着舒舒服服的生活。

依旧穷苦的杜瓦诗那一家子的无从平息的怒气正是从这一点来的。他俩的长子入伍去了，第二个死了。沙尔洛为了养活母亲和其余的两个在家的妹子，单独和他的年老的父亲过着劳苦的生活。

在他 21 岁那年的某一天早上，有一辆光彩照人的车子停在这两所茅顶房子前面。一位身挂金表链的青年先生走下车来，叫一位白头发的老夫人挽着自己的胳膊。老夫人向他说：

“是这儿，我的孩子，在第二家。”

于是他像是回自己家里似地走进了瓦阑的破房子里。

年老的母亲正在家里洗着围腰，多病的父亲在壁炉近边打瞌睡。两口子同时抬起了头，后来青年人说道：

“早安，爸爸；早安，妈妈。”

他们都惊愕地竖直了身子。那乡下妇人听凭手里的肥皂落到水里了，并且呐呐地说：

“是你，我的孩子？是你，我的孩子？”

他伸起胳膊抱着她并且吻着她，一面重复地说：“早安，妈妈。”这时候，浑身发抖的老翁用他那种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宁静音调说：“你现在回来了，约翰？”仿佛他在一个月之前看见过他似的。

后来，在他们彼此相认之后，两位老人立刻都要他们的儿子到村子里去给大伙儿见见。他们引着他去看了村长，副村长，礼拜堂堂长和小学校长。

沙尔洛站在他那所茅顶房子的门口，瞧着约翰走过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向他的两位老人说：

“从前让他们带走了瓦阑家的小子，你们真是糊涂。”

他母亲固执地回答道：

“我们从前绝不肯出卖我们的孩子。”

父亲什么话也不说。儿子接着说道：

“作这样大的牺牲，难道不是倒楣！”

这时候，杜瓦诗老爹用一种很生气的音调发言了：

“你该不是为了留着你在家里才责备我们吧。”

那个青年粗鲁地说：

“对呀，我正是责备你们那个办法，你们真地都不识好歹。象你们这样做父母，真是孩子们的不幸。我设若和你们脱离，那是你们自找的。”

老妇人对着自己盛汤的盘子哭起来了。她一面吃着一勺一勺被她撒了一半的菜羹一面哼着：

“你们把他养大，倒该去死！”

于是那个性情坚忍的汉子强硬地说：

“我与其这样活着，宁愿我从前不被人生下来。刚才我看到了那一个的时候，我突然生了一阵怒气。我对自己说过：瞧，我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

他站起了。

“说吧，我真觉得我最好是不留在这儿，因为我将来会把这件事情从早到晚来责备你们，我将来会给你们造成一种困苦的生活。这事情，你们看吧，我将来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两老不说话了，受了委屈，流眼泪了。

他接着又说：

“不成，想到这事真使人太难受。我宁愿跑到别处去谋生。”

他开了门。一阵热闹的声音传进来了。那正是瓦阑两口子同着那个回家的儿子在家里欢天喜地般吃饭。

于是沙尔洛跺脚了，他把身子转过来向父母嚷着：

“全是土老儿，用不着多说！”

末了，他在夜色里失踪了。

# 公鸡已经报晓

致勒纳·此罗特

柏德·达望舒太太一直拒绝了约瑟夫·德克罗沙德子爵的一切祈求，他是对她死心塌地的仰慕者。冬天在巴黎时他热烈地追求过她。现在呢，他在他的诺曼地的卡维叶宅邸里，为她组织宴会和狩猎。

那位丈夫达望舒先生和往日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见。人家说他和他的妻子因为生理缺陷而分居了，这位夫人在这一点上绝不原谅他。这是一个胖的小个儿男人，秃额，短腿，短胳膊，短鼻子，短脖子，一切都短。

达望舒太太正好相反，是一个大个儿年轻果断的棕发女人。

她朗声嘲笑那位公开称呼她为‘干练夫人’的男主人。她还用一种温柔动人的神情看着这位钟情于她的求爱者，也就是子爵约瑟夫·德·克罗沙德的宽肩、有力的颈项和金色长胡须。

直到现在她还什么也没有同意过。这位子爵为她大肆挥霍。

于是不断举行宴乐、狩猎乃至邀请邻近宅邸的贵族们来共聚的种种新鲜玩意。

白天那些猎狗整天放到树林里吠叫，追逐狐狸、野猪，而每天晚上，耀眼的焰火在星空里掺进了它们五色杂陈的火花，客厅里雪亮的窗户在宽阔的草坪上投下了片片人影迷离的光。

秋天已经到了，这是赭色的季节。树叶在草地上飘零好像是鸟儿掠过。人们可以感到渗到了空气中的潮湿土地，裸露了的土地的气息，就像人们舞罢归来可以嗅到衣裙正卸时的肉体气息。

去春的一个节庆晚上，达望舒太太曾答复那位为了他的请求而纠缠不清的克罗沙德子爵说：“假使我该投降，好朋友，那决不是叶落以前的事。这个夏天我事情太多，不会有时间。”他记住了她开玩笑说的这句大胆话，并且日益坚决，日益逼近，他的密切程度，希望在那个大胆的美人心里再赢得一步。看来除开方式上以外，她已经不再拒抗了。

又要举行一次狩猎了。在前一天晚上，柏德太太曾笑着对子爵说：“子爵，你如果杀了那条畜生，我会有奖赏给你。”

一到天明，他就起来去侦察野猪在哪里活动。他带着他的马夫、马匹，亲自组织一切以迎接他的胜利。于是到了喇叭吹响，召集起程时，他穿着紧身的红色金色猎装出场了，虎背熊腰，目光如炬，新鲜有劲，好像刚从床上起来。

猎人们启程了，从洞里被赶出来的野猪飞跑穿过灌木林，狂吠的狗群跟在后面，马驮着男女骑士在小路上奔驰。陪伴狩猎队的车子也同时在那些软土道上无声地往前滚动。

达望舒太太居心戏弄子爵，把他留到了她的身边，拖在后面一步一步在笔直漫长的大道上前进，四行橡树交荫在上面，形成了一座穹门。

他一面因为爱情和惶惑而心中打颤，一边用一只耳朵听那个年轻女人嘲弄人的饶舌，用另

一只耳朵追随着猎号的声音和渐渐远去的狗吠。她说：

“那么您不再爱我了吗？”

他回答道：

“您能说这种话吗？”

她又说：“可现在您好像对打猎的关心有甚于对我。”

他委屈地说：“您不是下过命令要我自己杀死这畜生吗？”

这时她板着脸说：“我是这样打算的。您得当着我的面杀。”

这一说法，气得他在马鞍上发抖，用马刺扎得它跳起来，按捺不住说道：“老天爷，夫人，要是我们呆在这儿，那可没法子办到。”

接着她温情脉脉地给他谈话，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或者仿佛无意地抚摸他的马。于是一边笑着一边对他甩出了这句话，说道：“就得这样，虽然……否则……你就活该。”

然后他们朝右转进了一条隐蔽的小路；突然间，她为了躲开一根挡在前面的树枝，朝他侧过身去，近得使她感到了她的头发搔得他脖子痒痒，于是他一下子把她搂过来，将大胡子压在她的鬓角上，疯狂地吻起来。

她一开头不动，就这样听凭自己落到急风狂雨式的拥抱里；接着她一震，回过头来，也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有意，属于她的小嘴在他们水瀑般泻下来的金色须发掩护下，碰上了他的大嘴。

后来，也许是迷惘中，也许是出于悔恨，她在马肚子上抽了一鞭，马儿大步奔驰起来。他们就这样一起跑了很久，相互谁也没有看谁一眼。

打猎的喧闹声近了，从林里像沸腾了似的猛然间一只满身是血的野猪折断了树杈冲出来，使劲要挣脱扑在它身上的狗群。

这时子爵发出了一声胜利的欢呼，喊道：“爱我的跟着我！”一下子消失到了小树丛里，好像被森林吞噬掉了。

几分钟后，等到她追上来的时候，他正好在林中一片空地上，满身沾满了污泥站起来，夹克撕破了，双手血污，而挺直躺在地上的野猪背上是一把深深插进去的猎刀，一直插到了刀柄护手。

烤炙猎获物的时候是一个暖和而阴沉的夜晚。火炬的油脂烟雾笼罩着黑夜，火炬的红色火焰在月光下染成了黄色。又叫又吠的狗在咬啮野猪的内脏，那些马佚和狩猎的绅士们团团围住了猎物，鼓足了劲吹响猎号。逐鹿的号声越过了树林一直在清朗的黑夜里传播，反复的回声消失在远处，的山谷里，惊醒了不安的牡鹿，尖叫的狐狸，使得在林间空地上蹦蹦跳跳的小灰兔也不得安心。

受惊了的夜鸟在兴奋得发狂的猎狗群上空盘旋。被所有这些甜蜜又凶残的事物感动了的女人们，在狗儿还没有吃饭之前，已经各自微微地倚在男人的胳膊上，分散到了一些小

径里。

已经被这一天的劳累和舒绻柔情弄得精疲力竭的达望舒太太对子爵说：

“您愿意到牧场上去走一圈吗？我的朋友？”

他却没有回答，发着抖，晕晕腾腾地把她拉过来。

于是他们立刻搂到一起了。他们一步步，小步地在叶子快掉光了、月光从里面透过来的树柯下面走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欲望、他们对拥抱的迫不及待都变得如此炽烈，使得他们几乎摔倒在一棵树下。

号角声音已经没有了。身疲力竭了的狗儿睡进了它们的窝里。这个年轻的妇人说:“回去吧。”他们回去了。

然后，当他们走到了宅邸前面的时候，她用情思倦乏的声音低低说：“我真是睏极了，我要去睡觉了，好朋友。”这时他张开了双臂想在一次最后拥抱时抓住她，她溜了出去，对他像诀别似地甩过来一句话！“不……我要睡了……爱我的该听我的话。”

一小时以后，整个儿宅邸寂静得像死一般。子爵像狼一样蹑着步子从他的房间溜出来，去轻轻敲她的门。因为他的女朋友不应，他试着推推，门栓完全没有插上。

她正倚在窗上幻想。

他跪到地上，隔着睡袍疯狂似地吻她。她一句话也不说，用一种抚摸的姿势将纤细的手指插进了子爵的头发。

忽然她摆脱开来好像已经作出了重大决定，她用果断的神气但是低低的声音喃喃地说：“我就回来，您等等我。”朝着黑暗里伸出了她的手指，指着在房间深处那张床的白色模糊轮廓。

他迷迷糊糊地两手发抖，摸摸索索地快快把衣服脱了，钻进了清凉的毯子。他愉快地躺着，几乎忘记了他的女朋友，他困乏得不想动的身体深深地享受着床单的安抚。

可是她一直不回来，很可能将让他焦躁作为一种逗乐。他闭上了眼处在十分舒服的享受里，在愉快地等待久盼的幻梦成为现实中。然而慢慢地，他的四肢麻软了，思路朦胧了，变成了不明确的飘飘然的，最后疲乏征服了他，他入睡了。

他睡得十分深沉，这是那种疲倦不堪的猎人的睡眠。他一睡直到黎明。

那扇一直半开的窗外，忽然有一只栖在附近一棵树上的公鸡啼起来了。被这嘹亮的啼声惊醒，子爵张开了眼睛。

他感觉到贴着他有一个女人的胴体，又发现是在一张不熟悉的床上，他感到吃惊而且什么也记不起来，他在醒来的惊惶失措中结结巴巴地说：

“怎么？我在哪里？怎么回事？”

一直一点也没有睡过的她瞧着这个未经梳洗、两眼发红嘴唇肥厚的男人，用她那种对丈夫

说话的调子朗声说道：

“没有什么，这是公鸡叫了。您再睡吧，先生，这与您没有关系。”

# 一个儿子

写给勒内·枚寺洛瓦

他们，两个老朋友，正在百花齐放的园子里散步，园子里的快乐春光使得人生变得活跃了。

一个是国会里的议员，另一个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两人庄重严肃，能说会道，却也夸夸其谈，全是卓绝而享盛名的人。

开始，他们讨论着政治，交换好些看法，不过却无关于意识而着重于人：在这方面，个性始终是胜过理智的。后来，他们提到了三五件往事；后来，他们又不说话了，并肩地继续前进，都被和煦的空气弄得懒洋洋的。

一个大圆畦的桂竹香吐出一阵阵甜美的芬芳，一丛种类错杂色彩缤纷的花，在和风里飘出香味，其间一枝满垂着浅黄穗子的金雀花随风布散着它的轻盈的花粉，那是一阵金色的花粉，它甜香得像是蜂蜜而且如同香水商人向顾客撒粉一般向空中播送芬芳种子。

议员停住了脚步，吸着那阵浮动而有繁殖力的轻云般的东西，注视那枝像太阳一般耀眼而且花粉飞扬的含情的树。末了，他说道：“想想吧，这些看不见的极细极微的芬芳分子，都快要到距此几百里之外去创造新的生命，都快要使雌树的纤维和汁液发生颤抖，并且构成好些有根的生命；这些生命像我们一样由于一个胎种而生，也像我们一样是寿命有限度的，而且还像我们一样始终要被族类相同的生命所代替。”

然后，议员先生站在那枝香气扑人随着空气荡漾的盛开的金雀花跟前再向它说道：“哈！快活人，倘若你应当计算你的孩子们，那末你不免是非常困难的。你繁殖后代太方便了，而且又毫无留恋地遗弃它们，也毫不因此而有所牵挂。”

院士接着说道：“我们正也同样做呀，朋友。”

议员回答道：“对呀，我不否认这个说法，我们有时候也遗弃孩子们，不过至少我们是知道有那样的事情的，而且这个正构成了人类的优越地位。”

但是另一位却摇头了：“不成，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您瞧吧，老朋友，世上的人，差不多无论是谁，都有过自己并不知道的孩子，那种所谓无法找得出父亲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父亲制造孩子，正像这枝树的繁殖一样，几乎也是不知不觉的。

“倘若我们必须算清楚那些和我们有过关系的女人的数目，我们岂不也会像这枝被您质问的树一样，为了点数它的子孙而感到棘手吗。

“总计那些从 18 岁到 40 岁之间的临时遇合，一小时的短促接触，旁人很可以承认我们都和二三百个女人有过……亲切的关系吧。

“既然如此，朋友，在这种数目里面，您真能保证自己连一回的生殖成绩都没有？您真能保证自己绝没有一个在街道上或者在监牢里的匪类儿子？一个对于我们正派人士行使暗杀和窃

盗的儿子？或者一个留在妓院里的女儿？或者这女儿也许原是被她那个做过厨娘的母亲遗弃的？

“此外，请您再想象那些被我们称作‘娼妓’的女人吧，她们几乎全都有一两个找不出父亲的孩子，这是些从一二十个金法郎一次的偎傍里面偶然撞到手的孩子。在任何职业里，人都是要计算利润和损耗的。而这类的孩子构成了她们职业上的损耗。谁是孩子的制造者？您呀，我呀！我们全在内，所谓规规矩矩的人！那都是我们至友之间的快乐夜宴的结果，我们愉快的晚会的结果，我们满意的肉体驱使我们去寻欢作乐的那种时会的结果。

“盗贼，游手好闲之徒，一切的贱东西，总而言之，都是我们的孩子。然而为我们着想，我们倘若是他们的孩子，那么岂不更糟糕，因为他们也都是有繁殖力的，这些光棍！

“请您听吧，我这方面，在我良心上有一件很为难堪的故事要告诉您。对我，那是一种没有止境的悔恨，比悔恨还要厉害，那是一种继续不断的疑惑，一个无法稳定的不安，有时候，它使我感到剧烈的痛苦。

“在 25 岁那一年，我曾经同一个朋友，今日身任平政院评事的，在布列塔尼省作了一次徒步旅行。

“经过半个月或者 2 0 天的急走之后，游览了北海岸各处和非尼司台尔一部分地方之后，我们达到了都尔恩内城；从那儿，费了一天的行程，从忒来巴遂海湾，我们走到了那个名叫拉兹的荒凉地角，后来就在一个随随便便的村子里住了一宵，村子名称是用沃夫两个字音收尾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一阵异样的疲倦把我的同伴困在床上不能动身了。我之说‘床’完全是出于习惯，因为我们当日睡的处所不过是简单地用两束麦秸铺成的。

“在那地方生病是绝无办法的。所以我强迫他起来，后来在傍晚四五点钟光景，我们居然到了倭洁仑。

“次日，他的病减轻了些儿；我们又动身了，但是，在路上，他被一种难受的困苦制住了，费了很大的事，我们才走到拉培桥。

“在拉培桥，至少，我们找着了一个客店。我的朋友睡了，后来，那个被人从甘卑找来的医生，证明了那是一种高热症，却没有确定是什么病。

“您认识拉培桥那个地方吗？”

“不认识。”

“既然这样，我来说明吧。整个布列塔尼省是以保持固有的风俗习惯著名的，而拉培桥在这个省区里又是个最富于地方色彩的小城市，省的海岸线从拉兹地角一直延到木尔皮杭，是个包含着布列塔尼人的习惯上的、传说上的和风俗上的精华的区域。到今日，这个角落样的地方几乎仍旧没有变动。我之所以说‘今日’，正因为在目下我每年必定回到那儿去一次，真伤心！

“一座古堡，它那些碉楼的墙基浸在一个凄惨的大水荡里，加上野鸟的成群盘旋真是凄惨。一条小河从那儿流出来，使得小船能够上行而到城市里去。在那些被古代房屋夹着的窄狭街道上，男人们戴着大帽子，穿着绣花的坎肩和层层相叠的四件短褂：第一件，小得像是一只手掌，顶多盖得住两边的肩胛，最后的，恰巧盖到裤裆上面。

“女孩子们，高大，美貌，鲜润，整个胸脯完全压在一件铠甲样的呢坎肩里面，坎肩箍紧了她们，简直教人猜不着她们竟有一个肥满而且受着痛苦的胸脯；她们的头上的遮盖也是怪异样的：在两鬓上，两片绣着五彩花纹的软片子框着脸庞儿，扣着那一头像桌布似地垂到脑后然后倒覆上来堆到脑盖顶上的头发，头发上面压着一顶古怪的平顶小帽，通常它总是用金线或者银线织成的。

“我们客店的女用人至多只有 18 岁，两只蓝眼睛，蓝得浅浅的，两个瞳仁的小黑点儿从中间透过。她笑的时候不住地露出纤小而密致的牙齿，像是可以研碎花岗石。

“她却不知道说一句法国话，如同她的大部分家乡人一般只会说布列塔尼的土话”。

“谁知我朋友的病状并不好转，虽然还没有查明任何病症，而医生却不许他起程，吩咐他彻底休养。我整日留在他身边了，那女用人不住地走到屋子里来，或者端着我的饭菜，或者药汤。

“我略略挑逗她，那像是使得她快乐，不过我自然没有和她谈天，因为我们彼此是语言绝不相通的。

“谁知某一天夜间，我在病人跟前停留得很晚，却在走向自己卧房里的时候，遇着那个年轻的女子也正预备回她的卧房。地点正对着我那张敞开着的房门，于是突然间，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究竟做的是什么，不妨说是仅仅只是闹着玩耍，就把她拦腰抱住了，接着，我在她没有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以前，已经把她扔到了我的卧房里，并且关好了房门。她瞪着眼盯住我，惊惶失措，神经错乱，吓得不敢叫唤，怕的是闹出风声，无疑地先要被东家撵走，以后也许还要被她父亲撵走。

“这事儿我原是一面笑一面干的，不过，她一下到了我卧房里，我的欲望竟使我非得占有她不可了。于是我和她就发动了一阵长久而没有声音的斗争，一阵力士式的肉搏，一阵彼此胳膊扭紧的，呼吸迫促的，皮肤出汗的力士式的肉搏。哈！她猛勇地抵抗着，并且我们有时候撞着了家具，隔板或者椅子；然后我们互相箍住停留三五秒钟，怕的是有人被声音闹醒；随后我们又来恶战了，我对她进攻，她对我抵抗。

①布列塔尼(Bretagne)原是一个独立的公园，至十五世纪末年它的女公和法兰西王查理八世结婚后，此公国才和法国合并；居民的语言属于印度欧罗巴语中的开尔特(Celtique)语的一种，和法语截然不同而与英国的威尔斯语相近；是以其地虽久为法国的一省，但民间语言迄未同化。

“到末了，她气力用尽了，跌倒了；我在地上，在铺着石板的地上，粗鲁地占有了她。

“爬起来之后，她立刻跑到了门跟前，抽开了门闩，接着就逃走了。

“后来那些日子里，我几乎不大遇得着她。她绝不让我走近她跟前了。随后，我的同伴病好了，我们应当继续旅行了，谁知在起程的上一天半夜里，我刚刚回到自己的卧房里休息，竟看见了她赤着脚披着汗衣走进来。

“她扑到我的怀里了，热烈地抱住我了，随后，直到天明，她拥抱我，爱抚我，哭着，痛哭着，总而言之，对我表示了一个女人在双方语言绝对不通的时候所能对我们表示的全部温柔与失望。

“8 天之后，我早已完全忘掉了这个在旅行之中屡见不鲜的冒险行动．因为客店里的女佣

通常本是注定这样给旅客散心的。

“后来，我有 30 年没有思念到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到拉培桥去。

“谁知在 1876 年，我偶然因为引证一本书和仔细赏玩风景又到了布列塔尼那一带去游历一次，而竟回到了拉培桥。

“在我的眼前像是什么也没有变更。古堡的灰色墙脚始终浸在那个小城市入口边的水荡里。客店呢，尽管已经修理过，见了新，显出一种比较近代的气概，不过仍旧是那一家。进去的时候，就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布列塔尼女子招待我；她们都是鲜润而且和蔼的，身上箍着呢的小坎肩，头上顶着银线小帽，耳朵上盖着大的绣花软片子。

“傍晚 6 点钟光景了。我坐到餐桌边去用晚饭，后来正当客店主人亲自忙着侍应我的时候，也是命中注定，我竟开口问道：‘您可认识从前这店子里的主人？我曾经在这儿住过 10 来天，到现在有 30 年了。我向您谈到了从前的事。’

“他回答：‘那是我的父母，先生。’

“于是我和他说到我在什么机会之下到店子里住过，我怎样因为一个同伴的小病留着没有走。他不等我说完就说道：‘噢！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是十五六岁。您那一回住在靠里边的那个屋子里，您的朋友住在临街的那间，现在归我自用的屋子里。’

“这时，那个小女用人的活生生的形象才又回到我的心里了。我问：‘您可记得您父亲当时用的一个和蔼的小女用人吗？她的眼睛是蓝的，漂亮的，牙齿是整齐雪白的，倘若我的记忆力不错。’

“他接着说：‘对呀，先生，后来不久，她就在分娩中死了。’

“说到这儿，他伸手指着天井中间的一个干瘦而且跛着脚的汉子，那汉子正在翻着兽粪，他继续说：‘那是她的儿子。’

“我开始笑起来：‘他并不漂亮，不像他的母亲。他无疑地是像父亲的。’

“客店的主人说：‘这是很可能的；不过旁人从没有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他母亲没有说过就死了，而这儿并没有谁知道她有相好。当年我们知道她怀上了孕的时候，真认为是件出名的教人诧异的事情。谁也不肯相信。’

“我起了一阵难受的寒噤，内心隐隐作痛，它仿佛暗示沉重的伤心事立刻会来。我向着天井里的汉子注视了。他这时正汲好了饮马的水，提起两只水桶，痛苦地使着那条比较短些儿的腿子的劲儿跛着走。他身上褴楼不堪，加上那些缠得乱七八糟如同好些绳子一般垂到脸上的长的黄头发，真是脏得怕人。

“客店主人又说道：‘他没有什么大用处，店里从前由于做好事才收容了他。也许他本可以变得比较好些，设若早有人像教养大家一般教养他。但是您有什么办法，先生？无父，无母，无钱！我的父母本来爱惜孩子，不过这不是他们养的，您明白呀。’

“我一句话也不说了。

“后来我仍旧睡在以前那间卧房里了。整整一宵，我记挂着那个可怕的打扫马房的汉子，

一面不住地向自己说：‘这竟是我的儿子吗？我竟能够害死了那个女用人并且生了这个汉子？！那是可能的，总而言之！

“我决计和那汉子去谈话，并且去查清楚他的生日。设若有两个月的参差，就应当可以消除我的疑惑。

“第二天，我叫了他来。不过他又是不会说法国话的。并且他的神气像是什么都不懂，店子里的女用人替我问了他的年龄，他也绝对不知道。后来他傻子似地站在我跟前，两只只看见骨节的讨厌的手卷着他的帽子，发呆似地笑着，在嘴唇角儿上和眼睛角儿上保留着他母亲往日里的一点点笑的神气。

“但是赶过来的客店主人却去找这个可怜人的出生证件了。他原来是在我从前经过拉培桥以后 8 个月 26 天生的，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我那年是 8 月 15 日到乐梁那地方的。证件上的记载是：‘父姓不详。’而母姓是盖拉兑克，名叫冉妮。

“这一来，我的心脏跳得很急了。自己感到窒息得不能说话了；后来我盯住这个老粗，觉得他那些长的黄头发是一种比兽类还要脏的兽粪；这个穷汉受到了我的注视的拘束，不笑了，侧转了脑袋，想设法逃走了。

“整整的一天，我沿着小河闲走，一面痛苦地思量。不过思量有何用处？没有一点什么能够教我安心。经过好些钟点又好些钟点，我一反一正地盘算自己从前有没有理由取得了做父亲的可能，我在好些无从清理的假定上面焦躁起来，总是跳不出那一个使人恐怖的疑团，随后又更为残酷地确信那汉子一定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够吃晚饭，并且躲到我的屋子里了。费了长久的时间还是睡不着，后来瞌睡来了，却被种种无法熬受的幻象所惊扰。我看见那块废料当面讥诮我，叫我做‘爸爸’；随后他变了一条狗并且咬了我的腿肚子，后来我躲避他然而没有用处，因为他始终跟在我的后面，不过他不叫了，开始说话了，辱骂我了；随后文学研究院里我那些同人为着决定我是否是他的父亲来开大会了，他在他们跟前提出了诉状；其中有一个高声嚷着：‘这是不可怀疑的！请大家瞧瞧他多么像他。’我果然发现那个妖人本像我。末了，我醒来了，脑子里怀着这个生下了根的意思，并且发痴似地定要再看他一回去决定我和他是不是有些相象。

“我在他去做弥撒的时候（那是星期日）和他在一处了，我给了他一块五个金法郎的银元，一面不放心地仔细端详他。他用卑贱的样子笑了，接了银元，随后，重新受到我眼光的拘束，于是口吃地说了一句几乎教人听不清楚的话，无疑地那是表示‘谢谢’的，以后他就逃走了。

“白天的光阴，在我是抱着和上一天相同的忧郁心情过的。傍晚以后，我找了客店的主人过来，于是带着许多小心，智巧，圆滑，我对他说我关心那个被众人所抛弃而又什么都感缺乏的可怜虫，以及我愿意为他想点办法。

“但是客店主人向我答辩道：‘请您不必这么打算吧，先生，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您将来一定自寻烦恼。我呢，派他收拾马房，他呢，也只能够做这件事。因此，我养活着他，要他和马睡在一处。不必再替他多安排什么。倘若您有一条旧的短裤，请您施给他，不过一星期内外裤子一定又会破得不成样子的。’

“我没有追问了，只在暗中注意着。

“那花子在晚上大醉而归了，几乎教房子着了火，举起锄头打倒了一匹马，到末了，他在

雨底下躺在烂泥里睡熟了，这全是我大方施舍的结果。

“第二天，有人央求我不要再拿钱给他。烧酒教他变成了怒气冲天的，而且，只要衣袋里有两个铜元，他就要喝掉它。客店主人又说：‘给他钱就是想要他死。’那汉子从来没有得过钱，绝对从来没有得过，除了一两个由旅客扔给他的铜元以外；而且除了把这种零钱送到酒店里以外，他是不懂得旁的用法的。

“这样，我在屋子里耽搁了好几点钟，打开了一本书像是读着似地，但是并没有做旁的事而只瞧着那个老粗，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一面想法子去发现他是否有些像我的地方。在极力寻觅之中，我相信在额头上和鼻梁的起点上认出了好些相似的线条，后来，我不久就感到自身被说服了，因为他和我的貌似之处是被不同的服装和他脑袋上那些难看的‘鬣毛’所掩盖住了。

“但是我倘若再留着不走，就可能变得形迹可疑，末了，我在拿出了一点儿零钱交给客店主人去贴补他那个佣工的生活之后，就带着一颗碎了的心动身了。

“谁知 6 年以来，我在生活里总丢不开这个念头，这个令人恐怖的不安，这个令人厌恶的疑问。而且每年，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引了我到拉培桥去。每年，我自己像受苦刑似的去看那个老粗在兽粪里潦倒，想象他和我相似，而且总是徒然想法子救他。我每年回来以后，心里更觉得游移痛苦和忧伤。

“我曾经试着去教育他。然而他是无法可受教育的傻子。

“我曾经试着减少他生活的痛苦。然而他竟不可救药地整天大醉，而且把我给他的钱统统花在酒店里；他也很知道卖掉他那些簇新的衣裳去买烧酒喝。

“我曾经常常送了点儿零钱，试着引起客店主人对他的恻隐之心使他能够对他顾爱。但是客店主人终于诧异起来，他很明智地向我说过：‘凡是您想为他做的事，先生，只能够害他。这家伙，非把他当做囚犯管理是不成的。只要他有点儿时间或者得了点儿舒适的境遇，立刻就变成于人有害的。倘若您愿意做好事，社会上并不缺乏无人照料的孩子，那还用多说，请您从中选择一个能够对得起您的照顾吧。’

“有什么可说，对于这种情形？

“并且设若我把这些教我痛苦的疑团泄漏一点痕迹，这个蠢物一定会变成狡猾的，他会来剥削我，来拖累我，来侵害我。他可以叫我‘爸爸’，如同我在梦里听见的一样。

“我自认从前杀了他的母亲并且又害了这个干瘦的生物，这个在兽粪堆里孵化和长成的幼虫；这个汉子设若像其余的人一般受过教育，他也可以像其余的人一样。

“每逢我面对着他，想起他是从我身上出来的，想起他是由于联系父子的那种亲切关联而和我相联系的，想起那些可怕的遗传定律，在许许多多方面，他就是我，他的血和肉就是我的血和肉，想起他甚至于身上的种种病菌和心上种种热情的酵母都和我一样，我就体验了异样的、羞惭的和不可忍受的感受，这感觉是您想象不到的。

“末了，我不住地起了一种无法安慰的和悲恸难堪的需要必得去看他，他的情况使我剧烈地痛苦，然而从窗子里，我一连几小时瞧着他翻动那些兽粪再用小车去运开，同时我不住地告诉我自己：‘这是我的儿子！’

“有时候我感到了制止不住的渴望想去拥抱他。可是事实上我连他那双脏手都没有接触过一下。”

院士不发言了。他的同伴，政治家却喃喃地说：“真对，我们应当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们多关心一点。”

一阵风吹过了，那枝黄澄澄的大树摇着它那些一簇簇的花，用一阵芬芳纤细的香雾，笼罩住了这两个深深呼吸着的老头子。

后来那位议员说：“25 岁上可真是好年纪啊，即使养出了几个这样的孩子！”

# 圣安端

写给沙尔美

他们叫他做圣安端，因为他本来名叫安端，也许又因为他是健壮的，快活的，好恶作剧的，很能吃又很能唱的，并且虽然年达六旬，而对于追猎那些乡下做工的姑娘们，还依然是有劲儿的。

这是科镇的一个大个儿的乡下人，脸红红的，背宽肚凸，装在那一双长腿的上面，——不过和那肥硕的躯体比较起来，这双腿似乎过于瘦了。

他是个鳏夫，孤零零地和他那个女工及那两个长工一起，在那由他自己以狡猾的手段所指挥的农庄里过活，他很关心自己的利益，明白那些买卖和那些饲养家畜耕薅田地的事。他那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已经在很有利的条件下各自成了家，在附近一带居住，每月来和他们的父亲吃一顿晚餐。他的气力，在本地方的四周是出名的；傍人每每如同用成语似地，开口便说：“这汉子强健得像圣安端一样。”

普鲁士军队这次入侵的时候，圣安端在本地的咖啡馆里声称他能消灭一个军，因为他如同一个真正的诺曼第人似地，是爱说大话的人，略略带点懦怯而又矫强的意味。他那时举起拳头打着那张木头桌子，使得桌上的杯子和酒盅儿都跳舞起来，并且他以健壮汉子的一种假的暴怒神情，红着面孔使着眼色高声喊道：“我将来非吃掉那班东西不可，见鬼！”本来他以为普鲁士的队伍，日后决不会开到谈恩乡来；但是他有次知道他们已经到了罗多，便不出门一步，并且从他厨房里的那个小窗子的口边，不住地窥着那条驿路，时时准备望见一些安在枪上的刺刀。

某一天早上，他正和他家里的那些男女仆人喝着汤，那张门忽然开了，于是当地的村长市依戈老板，领着一个戴着一顶铜尖黑盔的兵士进来。圣安端蓦地一下跳起了；而他那些仆人都瞧着他，以为一定会看见他撵走这普鲁士兵士；但是他却和这村长高高兴兴地握手。这一位对他说道：“这是交给你的一位，圣安端。他们是今日天明以前到的。千万不要闹麻烦，他们说是倘若有极小极小的事情，也要开枪放火。现在已经通知你了。给点东西给他吃吧，他像是一个忠厚的汉子，我现在要到别的人家去。每家都有个把。”于是他便走了。

安端老爹脸色灰白的了，瞧着那普鲁士兵出神。这个胖孩子，皮肉肥白，蓝眼黄毛，脸上都是胡子，像是个呆笨羞懦的好小子。这个灵巧的诺曼第人，立刻便将他看透了，于是安然向他做个手式叫他坐下。随后，他向他问道：“您要汤喝吗？”那外国人却不懂他的话。这可叫安端胆大了，于是拿着一只满盛着汤的盆子送到他的鼻子底下，一面向他说：“拿去吧，吃了这东西吧，肥猪。”

那兵士答了一个“雅”，于是便动手饕餮地吃将起来，这时候，这个得意的田舍翁，觉得自己的名誉恢复了，朝着他那些同时害怕而又要笑，因而怪样地皱着眉头的仆人，眨了眨眼睛。

那兵士吞完了那盆汤之后，圣安端又另外给了他一盆，他照样拿它吞了；但是他对着那第三盆便让步了，原来那田舍翁还想强迫他吃，一面说道：“赶快，拿它倒到你肚里去吧。你将来可以长油，不然，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快点，我的猪猡！”

而那个兵士却只明白他要他吃饱，便用一阵舒服的样子笑着，一面用手式表示他是装满了的。

于是圣安端完全成了亲热的了，拍着那兵士的肚子笑着说道：“在我的猪猡的肚子可真有货！”但是他忽然捧腹大笑，满面红得如同打过一场架似地，竟不能说话了。一个突然钻出来的想法，使他笑得窒住了呼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圣安端和他的猪猡。我的猪猡就在这里。”于是他三个仆人也放声大笑了。

这老头儿是那样兴高彩烈，竟叫那女仆拿烧酒过来，叫大家一齐都喝一点。他们和那个咂着舌头赞美酒味以表逢迎的普鲁士人碰杯了。于是圣安端凑近他的鼻子跟前高声喊道：“怎样？这是点好酒。你在家里是喝不到这样的东西，我的猪猡。”

从此以后，这安端老头儿非同着他这个普鲁士兵不出门了。

他找到他的买卖了，就是他本人的报复方法，他的大滑头式的报复方法。整个儿从心底害怕的村子，想起圣安端的恶作剧，都背着那些战胜者，笑得把身躯扭到一团。说真格的，这真是没有见过的滑稽把戏。世上只有他能够发明这样的事。真滑头，够了！

每天午后，他挽着他的德国人走到各处的领居家里，他拍着那德国人的肩头，一面用高兴的样子向大众介绍：“看呀，我的猪猡在这里，请您替我看看，他长了些油没有，这只畜生！”

于是那些乡下人放声大笑了。——他真逗，安端这个宝贝！

——这牲口我卖给你，西塞尔，33 个法郎。

——我要，安端，并且我请你来吃猪血肠。

——我吗，我想要的是它那几只脚。

——你拍拍他的肚子吧，你可以知道它全身都是脂肪。

然而大家都挤眉弄眼不敢放声大笑，害怕这普鲁士人到末了猜到他们是有意玩弄。只有安端的胆子越弄越大，他捏着那普鲁士人腿上的肉喊道：“完全是脂肪！”拍着他的臀部叫着，“这光滑得像刮过了的猪皮，”用他那双能够搬得一块铁砧的巨灵式胳膊举起他来，高声说：“它有六百磅，决不短秤。”

他随便同着他走到那里，就有人照着他的习惯送东西给他的猪猡吃。那真是件很快乐的事，见天的很开心的事：“你肯拿什么，就给他什么，他什么都吃。”于是他们就给他一点面包和奶油，一些马铃薯，一点冷的油炸食物和一点灌肠。既然在法文里傻大个儿也叫“灌肠”，于是就使人加上一句说：“您贵体上的，并且是选择过的好货。”

那个温顺而傻气的兵士，因为这些殷勤而异常高兴，便礼貌彬彬地吃着，因为不拒绝，竟

吃的难受了；并且他真地长胖了，那套军服到现在绷得很紧了，这可使圣安端喜得发狂，并且使他反复地说道："你知道吗，我的猪猡，非为你另外做一只笼子不行。

并且，他们两人竟成世上最好的朋友了；有时候，这老头儿到附近一带做些正经事，这普鲁士人自动地陪他同走，原来这是他唯一的快乐。

那年的冬天格外严酷，冻得厉害。这 1870 年的隆冬，仿佛同时使两种灾祸一齐降到法国来了。

那安端老头子，习惯于事事早作准备，并且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料到他明年春耕的肥料一定缺少，便向一个境遇不宽的邻居，买了些厩里的厩肥，于是给这邻居约好，每天傍晚驾着自己的两辆板车取一车肥料。

所以每天一到傍晚他就上路，永远由他的猪猡陪着，向那座远在两公里左右的霍尔农庄走去。于是每天都有了一场喂那头"牲口"的盛会。全村的人如同星期日去做大弥撒似地，都向那里跑去看。

然而那兵士渐渐生了防备的心思了。末了，到了傍人笑得太狠的时候，他有时竟竖起了他那双怒火中烧的不平的大眼。

然而有一天傍晚，他在已经按照自己的食量吃饱之后，绝对不肯多尝一点，于是设法立起来预备走开。但是圣安端顺手一带，就拉住他了；并且用双手压在他的肩头上，他沉重地仍然坐了下来，并且使得那张椅子在他的下面压折了。

一阵风暴式的欢乐暴发了，于是喜得发狂的安端扶起了他的猪猡，假意地给他把伤口包好，随后高声说道："你既然不要吃，你可以喝呀，见鬼！"末了便有人到那咖啡馆取烧酒。

那兵士瞪起了那双凶眼，但是他仍然喝着，他听凭傍人相邀毫不拒绝地喝着，于是圣安端在那些傍观者的欢呼声中，抓着他的猪猡的脑袋。

这个诺曼第人，红得像一只番茄，双眼都像着了火似的，拿那些酒盅儿斟满起来，高声喊着"敬你！"给那兵士碰杯。这一个却一个字也不出声，一杯一杯连着拿白兰地酒灌下去。

这是一场角力，一场争斗，一场报复！看谁喝得多！妈的！

等得那个酒升干了的时候，他们两个彼此已经都不能支持。但是却没有一个相信自己是输了的。他们手挽手走了出去，就算完了。大概第二天还得再干！

他们蹒跚地走了出来，于是便在那乘由两匹马慢慢拉着的肥料车傍边，一同上路了。

雪来了，没有月光的夜色，惨惨地被平地上死气沉沉的白光映着。这两个人受着寒气，醉意更浓了，于是这个因为没有得胜而不高兴的圣安端，故意用肩头去推他的猪猡，想叫他滚到沟里来寻开心。那一个却让开好几回，躲避这些攻击；并且，他每次用愤怒的样子说出了几个德国字，这田舍老翁便放声大笑了。结果，那普鲁士人真的生气了；于是在圣安端正对着他发出一个新的推挤的时刻，他便用一个使这魁梧奇伟的汉子歪了一下的拳头答复他了。

这时候，这个被烧酒烧燃的老头子，用胳膊抱起了那兵士的身躯，如同对付一个孩子似地，拿他摇了几下，然后把他抛到驿路的那一边去了。随后他因为这种处决很觉得意，便叉着两只

胳膊重新大笑起来。

但是那兵士很快地爬起来了，因为那铁盔已经滚跑了，所以竟赤着脑袋，拔出了他的腰刀，向着安端老头子奔了过来。

这乡下人看见了这个来势，便拦腰地抓着自己的鞭子，自己的那根又长又直又软得像一条牛筋般的刺枫鞭子。

那个普鲁士人已经到了跟前了，低着头，伸出武器，拿定决心要杀他。但是这老头子用手格开了那把尖头将要刺到他肚皮的刀，拿身子一偏，接着便用鞭柄使劲在那兵士的额角边打了一下，他的敌人便倒在他的脚边了。

随后，他去端详他，却因惊骇而害怕了，发呆了，那个尸首开初抽搐了几下，末了便仆着不动了。他弯下腰去，拿他翻了转来，仔细观察了一阵。那家伙的眼睛闭了；一道鲜血，从额角边一条伤口流出来。虽然是在黑夜里，这安端老头子对于这些血留在雪上的黄黑斑痕，却辨得清楚。

他呆呆地蹲在那里，头脑久已失灵了，而他那乘板车，却由那两匹马的安步，始终在走着。

他将怎么办呢？他会被人枪毙的！他们会烧掉他的农庄，会蹂躏这地方！怎么办呢？怎样藏起那尸首，隐瞒起那死亡，欺哄那些普鲁士人呢？他在这大雪的沉寂境界里，听见了远处的人声。于是他吓糊涂了，末了便拾起了那顶铁盔，给他的被害者戴好，再拖住他的腰，抬起就跑，追上了他的车子，将尸首扔在肥

料上面。等到家之后再作计较。

他用慢步走着，挖空心思地想，什么办法也找不着。他衡量了自己的处境，觉得自己已经完了。他回到他的天井里。一道灯光在屋顶的老虎窗里亮着，他的女仆还没有睡觉；于是他连忙将车子退到那个堆肥料的土窖边，他想起若是拿那车里的载荷倒出去，那个搁在上面的尸首一定会跌在那土窖的底上，于是便拿车子向后放倒。

那汉子如同他所预料的一般，埋在肥料的下面了。安端用他那柄铁叉耙平了那肥堆，随后把叉子插在傍边的地里。于是喊了一个长工过来，叫他把那两匹马牵到槽边；末了便进了自己的卧室。

他上了床，一直在将来的办法上动脑筋，但是没有一个想法能给他照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恐慌在这床上的静止境界中不断增长！有人会枪毙他！他吓得出汗了；上下的牙齿相撞了；他爬了起来，浑身抖个不住，他已经不能在被窝里自持了。

于是他下了楼，走到厨房里．拿起碗柜里面的那瓶烧酒，又上楼来。他接连喝了两大杯，不仅没有消去精神上的忧愁，却反而在宿醒的上面添上一层新醉。刚才真是于的好事，活见鬼！

现在他一纵一横地走着，寻找计谋，解释和推卸的办法；并且，偶尔还喝一口烧酒，润润喉壮壮胆。

然而他竟什么也找不出。到底什么也找不出。

在夜半１２点钟光景，他那只守夜的狗，一只和狼相似而被他喊做“狠货”的狗，拚命地狂吠起来。这安端老头儿连骨髓都发抖了；而每逢这畜生将它那种哀而长的号声继续

来一次，这老头儿的皮肤上面便又感到一阵毛发竦然。

他瘫在一张床上发呆地躺着，双脚全没有气力了，带着焦躁等候那“狠货”，再来诉冤，他已经被一切使我们心惊肉跳的事折磨得受不了了。

楼下的钟报过 5 点了，那只狗始终没有缄默过。这乡下人竟要发疯了。于是立起来预备去解开它的链条，使得耳朵里可以安静些。他下了楼开了门，在黑漆漆的夜色里走动。

那雪始终下着。什么都是白的了。仅仅这农庄的房屋是一大堆的黑东西。

这老头儿走近那狗笼跟前了。那狗拉紧着自己的链条。他解开链条。于是“狠货”蓦地里一下跳起来，随后却干脆地停住不动，它的毛是竖起的，爪子是伸出的，牙齿是外露的，鼻子是向着那堆肥料的。

浑身发抖的圣安端，吞吞吐吐说道：“你究竟怎样了，混蛋？”

于是向前走了几步，睁开眼睛对着那模糊的黑影，对着那天井里的略有微光的黑影搜索。

随后，他看见了一个影子，一个坐在肥料堆上的人影子！

他瞧着那东西，四支吓得不能动弹，喉管里喘个不住。但是他忽然认明了那把插在地里的铁叉的手把就在自己的身边；于是将它从地里抽出来了；末了，那种极端强烈的恐慌作用竟使他变为鲁莽大胆的了，于是他便冲上前去看个明白。

这就是他，那个普鲁士兵，他从那堆使他得了温暖，因而苏醒的厩肥里，肮肮脏脏钻了出来。于是机械般坐下了，并且就在那阵向他洒着的大雪下面坐着不动了，满身的泥污和血迹，而因为酒力，打击和伤口，所以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神经错乱的，没有气力的。

他窥见了安端，因为仍然是昏头昏脑的，什么也不明白，便动了一下预备立起。但是这老头子一经认明是他，早已像一只困兽一般暴怒了。

他口吃地说着：“哼！猪猡！猪猡！你没有死！你要去拿我告发，现在……等着吧……等着吧！”

于是他向着那德国人直冲，拿那把铁叉像一枝长矛般举起来，使尽两臂的气力对准他一下戳过去，那四只铁齿一齐都插到他的胸膛里去了，只有那铁柄还留在外面。

那兵士迸出了一声永诀的长叹，一面向后倒下了，这老头儿从那伤口里抽出了他的武器之后，接着又在他的肚子上，胸部和喉管上戳了好几下，发狂似地戳着，拿这个鲜血乱流的挣扎着的尸首，从头到脚开了无数的窟窿。

随后他停下来，已经因为工作激烈而呼吸急促了，吐了好几口长气，这时倒也觉得安然，那个大害已经除去了。

这时候，因为那些雄鸡已经在鸡埘里报晓了，太阳快起来了，他便动手进行埋人的事。

他在肥料坑里掘一个洞，见到了泥土，继续又掘深一些，用尽全身和两臂的力量，拚命使劲胡乱地工作着。

等到那个坑掘得够用了，他便用铁叉推动那尸首滚到坑里，重新拿泥土堆在上面，用脚践踏了多时，然后把肥料恢复固有的地位，末了他望着那阵用漫天白幕给他完成工作并且遮掩痕迹的大雪，不禁微笑了。

他重新拿他的铁叉插在那垃圾堆上，便回到自己的卧房。那只盛着半瓶烧酒的酒瓶，还放在一张桌子上面。他一口气拿这酒喝完，便向床上一倒，末了竟沉沉地睡熟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一点醉意了，那个宁静而轻捷的头脑，自然是长于判断这件事的情形的和预料那应有的后果的。

一个钟头以后，他便跑出去了，一面向本地各处打听他的兵士的踪迹。他找到了那些军官，问他们为什么拿他那个兵士调回去。

他们因为知道他俩的交情，所以并不怀疑到这件事；末了他说这个普鲁士兵每晚必定跑出去跳舞，并且一面建议了些侦察的办法。

一个退职的保安警察，本来在邻近某个村子里开设一爿旅店，并且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忽然被普鲁士人捉去枪毙了。

# 施乃甫的历险

自从随侵略军进了法国境内，施乃甫自认是世上最苦恼的人。他那时是一个胖子，走动很费力，感觉许多痛苦，尤其因为他那双很厚很平的脚，格外痛苦得厉害。此外，他本是一个平和慈爱的人，高傲和嗜血的性情一点也没有。家中有 4 个孩子，他妻子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妇人，他现在每晚想到她给他的那些温存，殷勤和接吻，便很失望，后悔。他爱晏起早睡，从容嚼些有味的东西，和到酒馆中喝几杯啤酒。他还以为，世界上的甜美的事情都快和他的生命一同消灭了。此外，一面出于本身，同时也由于推理，他对于大炮、火枪、手枪、刀剑抱了个痛恨的心情。尤其对于刺刀，自己觉得不能够敏捷地运用这种需要快速动作的兵器，去防卫自己的大肚子。

到了夜间，他卷在外套里，挨着那些打呼噜的弟兄们躺在地下的时候，便想到留在家中的妻室儿女，和自己沿路会遇到的危机，自忖：“倘若我阵亡了，儿女将会变成什么呢？谁抚养他们、教训他们呢？虽然临行时借了点钱留给他们，但是并不宽裕。”于是施乃甫不免哭了几次。

战事初起之时，他觉得两腿如此无力。要不是想到全体军队都会从他身上踹过，他就会任其自然地倒下去。子弹的嗤嗤之声，使他满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这样在恐惧和焦虑中拖着。

他的队伍向诺尔曼地前进。有一天，他同不多的几个人，奉了命令，出外简单侦察附近一带的地方状况，并且随即应当回营。乡间似乎是很沉静的，什么抵抗设施都不曾发现。

末了，这些普鲁士人正从容安稳地从一条被一些溪涧冲断了的山谷往下行走。一阵激烈的枪声，将他们干脆止住了。有 20 来个人就撂倒在地下；于是一支法国游击队飞也似地从一座手掌大的小林子里冲出来，枪头上了刺刀向他们直扑。

施乃甫起先只站着不动，惊骇得不知道逃走。歇了一会儿，才发疯似的想溜走，但是他立时省悟到他奔跑的本事，若和那队飞来的法兵相比，恰似龟兔赛跑。于是，当他瞧见前面几步

有一条山沟，沟中生了许多刺杉，上面有许多枯叶时，他便不管深浅，并住双脚，如同从桥上跳到河中一般地跳了下去。

他箭一般从厚厚的枯叶堆和刺杉的刺尖丛中穿过，他面孔和手掌都给扎破了好些地方，而后沉重地跌在一层石块上面。

他立刻将眼打开，从自己所制造的窟窿瞧见天色，这个能通消息的窟窿，可以将他的踪迹暴露，于是他小心地四肢着地爬着，在这枝叶交错的荫蔽下，急急忙忙地避着交战地点逃走。随后又重新停下来，如同野兔子似的在枯树中趴住。

他等了好一会儿，依然听见枪声、叫喊声和呻吟声，末了这些战斗的呐喊才渐渐地收住。一切都沉默宁静了。

忽然有件东西，在他身边动弹。他骇得要命。原来这是一只栖在枯枝上的鸟，惊动了一些枯叶。施乃甫的心房为此急急跳跃了点把钟。

夜色到了，沟里一片黑。于是这个兵士才独自计算。做什么事呢？去和自己的队伍集合吗？……怎么办得到？从哪里走？难道他又该重新过开仗以来那种焦虑可怕的，困乏痛苦的生活？不

成！他自己觉得没有这种勇气了。他没有那种支持行军前进和时时刻刻面临迎击敌人的毅力了。

到底怎么办？他不能在沟中蹭着躲着一直到那战事完毕为止呀。不能，一定的。倘若他能不吃东西，这或者还不要紧，但是他要吃东西，他天天要吃东西！

他想到自己是孤单地穿着军装，带着武器，在敌人地面上待着，远远地和那些可以保护他的人离开，皮肤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忽然，他默念道：“倘若我单独地成了俘虏呢？”于是他的心房，为这种愿望，为这种预备去当法国俘虏的强烈愿望而乱跳。

好，俘虏！他就可以从枪林弹雨之中被人保护出险，并且有人供给食物住处，在那个防守严密的监牢之中，可一点不用担忧了。

俘虏呀！多妙的梦呀！

于是，他决心拿定主意。自己说道：“我去投降做俘虏吧！”

他便站起身，决心一分钟也不耽误，就履行这个计划。但是忽然又被那令人烦恼的推想和新的恐慌罩住了，停步不走。

他到哪里去投降呢？怎样投降呢？从哪边走呢？并且许多可怕的幻想，死亡的幻象，都在他的心里冒出来了。他得顶着他那顶尖顶钢盔，冒险从田中奔走。

倘若遇见些乡下人呢?这些乡下人瞧见一个战败了的普鲁士兵，没有抵抗力的普鲁士兵，那么一定会像宰一条野狗一样将他杀掉。拿着那些斧头、锄头、犁头……将他一顿乱砍；他们用那种战败者的愤恨，将他剁成肉酱或肉饼。

倘若遇见法国的游击队呢？他们都是怒气冲天，不守纪律的，会拿枪毙他当做游戏，瞧着他的脑袋当作笑话，消磨个把钟点。于是他仿佛觉得他已经靠墙站着，面对 12 支枪的枪口，那些圆而黑的小窟窿，好像瞧着他。

倘若遇见法国的正规部队呢？前哨部队一定把他当正式的敌探——一个大胆狡猾的士兵，独自出来侦察——捉住了他，依然还要对他开枪。于是他仿佛已经听见那些伏在树丛中法兵的接续不断的枪声，他本人却像站在田中，满身被那自己觉得一粒粒钻人肉中的枪弹穿成海绵一样。

想到这些，不觉大大失望。他只好重新坐下来，以为他的境遇是没有出路的。

夜色完全降临了，这是一个沉静黑暗的夜。他伏着不动，听见从黑暗中过去的一切轻微响动，都不免毛发悚然。有一只兔子，在一个洞边触了他的臀部一下，几乎将他吓得逃跑，猫头鹰的叫唤，更使他惊心动魄，使得他一阵一阵吓得要命，像伤口一样感到痛苦。他瞪着两只眼睛在黑暗中侦察，于是时时仿佛听到身边有行人的足步。

他在这愁惨无尽的光阴中过了许久，后来从枯枝的空处，窥见天色已晓。一身都感到一种无边的轻松，一下子缓过来，心里平静了，闭上了眼。他竟睡熟了。

到了醒来的时候，日色已经快到正午。没有一点声浪刺破田野的宁静。然而施乃甫觉得很饿了。

他打了一个呵欠，想到士兵吃的腊肠滋味，他的肠胃叫他难受。

于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得双腿简直没有一点力气，便重新坐下来出神。又歇了两三个钟头，他往复衡量，几乎一会儿一个主意，垂头丧气，痛苦不堪，被许多完全对立的主意拉来拉去。

最终他认为有一种想法是合乎逻辑而且可行的，就是悄悄窥伺到一个没有携带兵器或危险工具的单独过路乡下人时，跑到他前面去，将自己托付给他，同时还使它完全明白他是来投降的。

于是他脱下了可以暴露他的尖顶钢盔，小心翼翼地将头向窟窿外伸出去。

整个地平线上什么生物也没有。右边，远远有一座小村庄，村子的房顶上升起了阵阵炊烟，这是厨房里的烟！往左，他窥见在一条大道旁的树木尽头，有一座群塔围绕的别墅。

他这样一直等到天晚，异常痛苦，除了飞鸦以外，什么也瞧不见，除了他饥肠碌碌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见。

夜色又降临了。

他在他隐蔽的深处躺了下来，发着烧，沉沉地睡着了。他被噩梦纠缠不休，这是那种饥饿的人特有的睡眠。

晓色又重新在他头上升起了。他又尽力观察。田野依然空旷如昨，于是一种新的恐慌，又在施乃甫的脑中出现了：他怕成为饿殍！他看见自己仍然在那洞中朝天躺着，双目紧闭。接着有些蚁虫，各式各样小的蚁虫走近它的尸首旁边来了，并且开始吃他，各方面同时向他攻击，溜进他的衣裳里去啃他已经凉了的皮，并且还有一只大的乌鸦，用他的尖而长的喙啄

他的眼。

于是他变得发傻，想象他快被这种衰弱状态断送了，并且走不动了。当他决然打算朝着林中走去，什么也不害怕，什么都敢干时，他瞧见了三个乡下人肩着锄头往田里走去。于是他又重新缩回洞内。

但是等到夜色又笼罩住的时候，他慢慢地从沟中爬出来，心里怦怦直跳，屈背弯腰地上了路，向着那座远远的别墅走去。他以为这种地方比那些虎穴一般的村子要好一些。

别墅楼下的窗子放出灯光。其中有一个还敞开着，一股很强的熟肉香味从那里外腾，这香味立时钻入他的鼻孔，一径窜入他的肠骨里。这气味使得他肌肉都收紧了，挑逗得他无法抵挡，朝他的心中注进了一种奋不顾身的勇气。

于是陡然，他毫不思量，戴着他的尖顶钢盔出现在窗口上。

七八个仆人正绕着一张大桌子吃饭。一个女仆忽然张开嘴巴，愣着眼睛，手中的杯子也坠落了。大家的视线都跟着她的视线转过去。

大家这时瞧到敌人了！

“老爷！普鲁士人攻击别墅了！……”

开始时，这是一声，仅仅一声，由 8 个不同的声调异口同声喊出来的。这叫声真是惊心动魄。以后都乱哄哄地站了起来，撞撞跌跌一阵大乱，晕头搭脑地从后门逃走。椅子倒了，男的撞倒了女的，再从她们身上跨过去。不到两秒种，这屋子便空了，人全绝了，只剩下满桌食品，对着依然立在窗外呆了的施乃甫。

他迟疑了一会，便跨过靠着的窗台跳进去，朝着盘盘碟碟走过去，他饥饿不堪，使他和害疟疾的人一般发抖；但是一种恐怖心仍然约制着他，使他手足不听使唤。他倾耳静听，整个房屋都好像在发抖；许多门户关上了，楼上有许多迅疾的脚步在奔跑。

这个放心不下的普鲁士人，拉长了耳朵听这些乱糟糟的声音。末了，他听见许多低沉的响动，仿佛许多人被扔到墙根边的软土上面，许多人从楼上跳下来似的。

随后，一切活动，一切动荡都停止了，这座巨大的别墅，沉寂得和一座坟一样。

施乃甫在一盘没有吃动的菜前面坐下了，于是着手吃起来。

他张口大嚼，仿佛恐怕有人不待他塞饱就早早地止住他。他双手拿着面包，向那货舱口似的大张着的口中塞进去。许多食物，大口大口地撑胀了食道后，再大团大团地塞到了胃里。有时像条填得过满的管子，快要胀破了，他就略停一下，再拿起苹果酒杯，疏通疏通食道。正和我们冲洗堵住了的管子一样。

他将所有的杯子、盘子、瓶子都卷空了。未了，因为酒食的作用，竟然醉了。昏头昏脑，满面发红，不断打嗝，神志不清，满口油腻。他把军服的纽扣解开，以便呼吸，并且一步也不能走了。两眼睁不开了，心思麻痹了。他双臂抱着沉重的脑袋趴在桌上，于是他慢慢地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概念。

蛾眉的下弦月淡淡地悬在园子里树梢儿上空的天边，这会儿正是黎明前的凛冽时

刻。

许多人影在矮树林中移动，静悄悄地一大群，有时偶尔有一道月光照得钢尖儿在暗中发亮。

安安静静的别墅，巍然竖立着它的巨大黑影。只有下面两个窗户依然亮着灯光。

陡然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喊道：

“前进！冲呀！孩子们！”

于是立刻一切的门窗和玻璃；被潮涌似的人群撞破了，他们扑过来，打坏了一切，压碎了一切，占据了这所房屋。这 50 来个彻头彻脑武装了的士兵，跳进了施乃甫睡得安安稳稳的那个厨房，将五十来杆上了子弹的枪，对准他的胸口。把他打翻滚倒在地，然后抓住了，从头到脚都用绳子捆起。

但是他目瞪口呆直喘气，昏头昏脑，搞不清楚，他已被打倒在地挨了棍子，怕得要命。

忽然一位身带金线的军官，踩着施乃甫的肚子大喊大叫道：

“你是我的俘虏了，你投降吧！”

这个普鲁士人只懂得“俘虏”这个名称，但颤着嗓子，用德国话哼哼唧唧地道：“是，是，是！”

他被大家抬起来搁到一张椅子上，那几个气喘如“牛”的战胜者，审慎地检查他。有几个坐在那儿，惊骇、疲倦交集，什么也不能干了。

他微笑了，他，施乃甫，他现在微笑了，终于已经做了俘虏了！

另外有一个军官，从外面进来，报告道：

“团长，敌人都逃走了；有几个好像受了伤。我们仍然是这地域的主人。”

那个胖大的军官，拭着额头上的汗大喊道：“胜利了！”

于是他从口袋中，扯出一本商业日记小簿子，写道：

“在一场血战之后，普鲁士人且战且退，带走了死伤兵员，估计约有 50 人退出战斗。此外还有许多被我们生擒。”

年轻的军官又说：

“团长，我们应该取怎样的布置方法？”

团长道：

“我们立即撤退，以免敌人用炮队和强兵力追袭我们。”

于是他发出撤离的命令。

在别墅的墙下的黑影里，团队整理列队后开始行动，被捆的施乃甫，由六个握着手枪的人押着，团团围住。

派出了许多尖兵在前面引路，大家小心翼翼地前进，还不时休息。

天色渐渐明了，这时大家已到了洛区·奥阿塞的县城，这次军事行动就是由这个民防兵团完成的。

满城的居民，迫切兴奋地等待着。当他们瞧见俘虏的钢盔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妇女们扬着胳膊；老婆子们眼中流下了泪，其中有一个祖父辈的人，将它的手杖向普鲁士人掷了过去，却将一个卫兵的鼻子打伤了。

团长高声喊道：

“请大家注意俘虏的安全!”

大家终于到了市政厅前面。监狱的门已经开着相候，施乃甫便被人送了进去，松了绑。

两百名武装的壮丁，将监狱团团围住。

这时施乃甫虽然仍受着一直折磨他的不消化的苦恼，然而这个普鲁士人却高兴得发狂，开始跳起舞来，狠命地跳，挥手狂叫，一直到他声嘶力竭跌倒在椅子上才停止。

他成了俘虏了！得救了！

这就是那座尚比臬别墅，仅被敌人占领了6个小时即行夺回的详情。

团长拉杰，本来是一位毛货商人，他带着洛区·奥阿塞的民防兵团突然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被授给了勋章。

# 一个诺曼第人

写给波尔·阿勒克西

我们刚好出了卢昂市区，轻快的车子就在茹蔑日大路上急速地向前进，它穿过好些草滩；随后，为了要爬甘忒勒坡，那匹马才踏着慢步走。

那地方，应当是世界上绝美的视界之一，我们的背后有卢昂，市区里满是礼拜堂，雕琢得如同象牙玩具样的戈忒钟塔；前面，圣绥韦，以工业著名的近郊区，向天空竖起成千累百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正和古老市区里的成千累百的神圣钟塔遥遥相望。

这儿，圣保罗堂的尖塔，人工建筑物的最高峰；那一边，“霹雳厂”的大水塔，它和尖塔，它的对手几乎同样高得异常，比埃及最高的金字塔还高一公尺。

塞纳河在我们前面回曲地流着，河里布散许多洲岛，右岸是一座被森林掩盖着的白石悬岩，

左岸是好些草滩，它们被另一座森林远远地，很远很远地拦住。

好些大船分开泊在两岸的各处。三条大的轮船衔尾似地向着勒阿弗尔驶去；一只三桅船，两只大的双桅船和一只小的双桅船连成一串，由一只吐着黑烟的小拖轮拖着由下游开向卢昂。

我的同伴原是本地生长的，对于这幅动人的风景简直不瞧一眼；但是他不断地微笑，仿佛在心里暗笑似地。突然间，他高声说："哈！您就会看见一点儿滑稽东西了；马洁老爹的礼拜堂。那东西，是妙不可言的，朋友。"

我用惊讶的眼光瞧着他。他接着又说：

"我就来教您体会一种您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诺曼第省的香味。马洁老爹是本省最有趣味的诺曼第人，而他的礼拜堂真正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奇的礼拜堂之一；不过第一步我来先给您略略说明。

"马洁老爹就是旁人也叫他做'酒老爹'的，原是一个退伍还乡的中士。他巧妙地斟酌分量把老行伍的哄人手段和诺曼第人的小聪明恶作剧集合在一块儿，来构成一套完备的把戏。回家以后，仗着多方面的保护和不可思议的手腕，他变成了一个显圣的小礼拜堂的管理人，他那个小礼拜堂受着圣母的保护，又受着怀了妊的闺女们的频繁朝拜；他称呼他那个奇妙的偶像做'大肚子圣母'，他用某种绝没有忘却敬意的嘲弄式的亲切姿态对待她。

为了他这个'仁慈圣母'，他亲自编成了并且印好了一种特别祷告文。这祷告文是一种出自无心的反嘲杰作，诺曼第精神的杰作，其中的嘲弄意味掺杂着对于圣徒的畏惧，对于某些神秘东西的迷信似的畏惧。他不很信仰他的守护女神①；不过由于谨慎却也略略信仰她，并且由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还应付着她。

①守护女神是天主教徒的一种习俗，小而一个人大而一个城市都可以崇奉圣玛利亚或者他们教里的一个圣徒作守护之神。

"这篇惊人的祷告文的开端如下：

"我们的仁慈太太，圣母玛利亚，本地和全地球上做了母亲的闺女的当然守护女神，请您保佑您这一个一时大意犯了错误的信女吧。'

"那篇祷告文的结束如下：

"尤其请您在您的神圣丈夫身边不要忘却了我，并且请您在天父身边说情，哀求他允许给我一个像您的丈夫一样好的丈夫。

"这篇祷告文被当地教会禁止，他却秘密地出售它，而那些抱着感戴之心诵读的信女们都相信它有保佑力量。

"总而言之，他谈到仁慈的圣母，竟像一个有威望的王公的贴身仆从谈到他的主人一般，凡是一切心腹琐屑的秘密全是他所熟悉的。他知道一大串于她有关的趣味浓厚的故事，他每每在至友之间喝过几杯之后，用轻而又轻的声音把那些故事说出来。

"不过您将来会亲眼看得见他。

"由于种种来自守护女神方面的收入在他看来仿佛并不满意，他除了主要的圣母之外还附

带一宗小买卖，发售圣徒们。全体的，或者几乎全体的圣徒们，在他是无一不备的。小礼拜堂的地位不够安置那些圣徒们，他把他们藏在柴房里，遇着有一个信徒问起他们，他立刻从柴房把圣徒们请到外面。那都是他亲自制作的木偶，都滑稽得出乎意外，并且在某一年油漆房屋的时候，他又把木偶完全漆成了绿色。您知道圣徒们是医得好各种病症的；不过每一个圣徒各有自己的专长；把他们弄得混淆不清或者弄错都是不应当的。因为圣徒们之互相忌妒正像江湖卖艺的小花脸一样。

“为了不至于闹岔子，心地仁慈的老妇人全来请教马洁了。

“有人问：‘为了医治耳朵，哪一个圣徒是最好的？’

“他说：‘有个名叫沃西姆的圣徒是好的；又有一个名叫浜斐尔的圣徒也并不坏。’

“然而还不止此。

“马洁在有点儿闲空的时候，他喝酒；不过他用艺术家的态度，用心诚悦服者的态度喝酒，所以他每天晚上必定喝得半醉。他喝得半醉，但是他自己却心中有数；他心里清清楚楚，甚至于每天可以把喝醉的程度准确地记下来。这是他注意的主要事情；小礼拜堂还在其次。

“他发明了——您听清楚并且多多留心——发明了醉度表。

“事实上，器械并不存在，但是马洁的观察力正像数学家的同样正确。

“您不住地听见他说：‘从星期一起，我超过了四十五度。’

“或者：‘我当时在五十二度和五十八度的中间。’

“或者：‘我当时确实在六十六度到七十度的中间。’

“或者：‘见鬼了，我本以为自己在五十度，现在却明白自己到了七十五度！’

“他从没有弄错过。

“他肯定从来没有到过一百度，但是到了他自认为超过九十度而观察力变成不正确的时候，旁人就不能够绝对相信他的肯定口吻了。

“他一承认超过九十度，可以请您放心，因为他已经很醉了。

“在这类场合，他的妻子枚立，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便发狂似地生气了。她在门口等到他进来的时候就嚷起来：‘你来了，脏东西，猪猡，醉了的畜生！’

“于是马浩不笑了，站稳在她的对面，后来用一种严厉的语调说：‘你别说话，枚立，现在不是谈天的时候，你等到明天吧。’

“倘若她继续唠叨，他就再走近些儿，用颤抖的声音说：‘别再嚷了；我已经到了九十度了；我不再量度数了；要揍人了，你留心！’

“于是枚立只得且战且走。

“到第二天，倘若她要再提这件事，他就当面嘲笑她并且答复道：‘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已经谈够了：过去了。只要将来我不会升到一百度，那是不妨事的。不过倘若我过了一百，我允许你处罚我，一言为定！”

我们已经走到山坡顶上了。大路钻进了那座值得赞叹的卢马尔森林。

秋天，绚烂的秋天，把它的金色和紫色掺杂在依然鲜明的最后剩余的绿色里，仿佛是日光融成了点滴从天上落到了茂密的树丛里。

我们穿过杜克来，随后，不再沿着茹蔑日大路继续往坡下走，我的朋友向左转了，择取了一条斜行的小路，钻进了那座轮伐的林场①。

①此种林场是专门培植木材用来分年轮流采伐的。

后来不到多久，从一个大坡的顶上，我们又看见了塞纳河的壮丽平川，蛇蜒的河身正在我们的脚底下延展。

在右边，有一所很小的建筑物，盖的是石板瓦，顶上有一个像阳伞那样高矮的钟楼，背靠着一所有好些绿百叶窗的漂亮房子，墙上满披着金银花藤和蔷薇藤。

一阵粗大的人声嚷着：“朋友们到了！”接着马洁在门框里露面了。那是一个60来岁的人，瘦瘦儿的，蓄着一撮短髯和两撇长长的髭须，全是白的。

我那个同伴和他握过了手，向他介绍了我，后来马洁请我们走到了一间同时兼做客厅的清洁的厨房里。他说：

“我呢，先生，没有出众的房子。我很欢喜坐在肉羹旁边。大大小小的锅子，您可看见，全是给我做伴的。”

随后，侧转身子对着我的朋友：

“怎么您两位偏偏在星期四到这儿来？您两位明明知道这一天是我的守护女神诊病的日子。今天午后我不能出去。”

他说完，跑到门口，迸出一阵怕人的牛哞一般的声音叫唤：“枚立！”这叫唤里头的“立”字的余音拉得很长，使得远处整个平川里，那些上上下下的船上的船员们都会抬起头来。

枚立却简直不回答。

于是马洁用乖巧的神气眨了一眼。

“给我闹别扭，您可看见，因为昨天我到过了九十度。”

我的同伴开始笑了：“到过了九十度，马洁！您怎么搞的？”

马洁回答道：“我来告诉您。去年，我只收着了二十拉屑尔①的杏子苹果③。再也没有多的；不过，要做点苹果酒，还够。所以我用它做了一桶，到昨天我开了它。当它是甘露吧，那真是一点儿甘露；您一定会说我称赞得不错。我这儿来了波立忒；我和他喝了一口，后来又喝了一口，没有喝够瘾（大家可以一直喝到第二天），因此一口又一口，我觉得肚子里有一股凉气了，

我向波立忒说：‘是不是可以喝点儿白兰地来暖一暖身体！’他同意了。不过那点儿白兰地在您的身体里像一团火，因此不得不再喝点儿苹果酒。但是这样由冷到热又由热到冷，我明白自己到了九十度。波立忒呢，和一百度差不了多少。”

①拉屑尔(Rasiere)是法国一种古老的容量名称，每一拉屑尔等于七十公升光景。

②应当是一种苹果的地方名称，其详待考。

门开了。枚立进来了，并且在没有来得及向我们道早安之前，立刻就嚷：“……猪猡，你们两个人早已完全都到了一百度了。”

这样一来，马洁生气了：“别这么说，枚立，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到过一百度。”

他们为我们办了一顿很好的午饭，坐在门外的两棵菩提树底下，“大肚子圣母”礼拜堂旁边，和那幅一望无边的风景正面相对。后来马洁用着掺杂了好些出乎意外的轻信的嘲笑口吻说了好些有关奇迹的虚构故事。

我们喝了好多值得赞美的苹果酒，有劲儿又带甜味，又凉又醉人，比一切饮料都好，后来我们跨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斗，这时候，有两个信女来了。

她们全是年老的，干瘦的，弯着脊梁的。致敬之后，她们问起了圣徒白朗。马洁向我们眨了眨眼睛才说道：“我就来拿给你们。”

他走到柴房里去了。

他在那里边足足逗留了5分钟，随后才皱着眉头走回来，举起了两只胳膊说道：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找不着他了；不过我的确有那么一个。”

于是他用双手做出一个传声筒，重新嚷着：“枚立！”他妻子在天井的顶头处所回答道：

“有什么事？”

“圣徒白朗在哪儿？柴房里找不着。”

这时候枚立迅速地这样说道：“可是上星期你拿了去塞兔子房窟窿的那一个？”

马洁的身体轻轻地抖动了一下：“活见鬼，真有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向那两个妇人说：“你们跟我来。”

她们跟上去了。我们也照样跟上去了，因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真有点难受。

果然，圣徒白朗像一枝简单的木桩一般钉在地面上，满是烂泥和脏东西，在兔子房的一只角儿上派了用场。

那两个信女一下看见了他，都一齐跪下来了画着十字了，并且开始念祷告文了。但是马洁赶忙跑过去：“你们等着吧，你们现在都在烂泥里；我去给你们找一束麦秸来。”

他去找麦秸了，后来用它给她们做了一个祷告上帝用的垫子。后来，仔细瞧着他这个泥污了的圣徒，并且无疑地害怕他的买卖丧失信用，他便接着又说：

“我给你们来拾掇干净。”

他取来了一桶水，一只刷子，接着就使劲地洗刷那个木偶，那两个老妇人在这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祷告。

随后，他搞完了，接着又说：“现在，再没有什么不好了。”末了，他引了我们去喝一杯。

刚好把杯子举到自己的嘴边，他又停住了，接着用一种略现不好意思的神气说：“这还不一样，从前我把圣徒白朗搁在兔子一块儿的时候，我真以为他是不能卖钱的了。两年以来就没有人问过他。不过圣徒们，您两位可看见，是从来不会过时的。”

他喝了酒并且又说道：

“努力，大家再喝一杯。跟朋友们在一块儿，不应当低于 50 度；而现在，我们都还只有 38 度。”

# 第二卷

## 密斯哈列蒂

写给某某夫人

在一辆四轮马车上，我们一共是七个人，四个女的和三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坐在赶车的座位旁边，我们仗着几匹牲口的慢步爬着那条公路盘旋的大山坡。

为了去参观当迦尔韦的那些废墟，我们天一亮就由艾忒勒达出发，在清早的凉气里打起精神，却依然有点儿睡意。尤其女客们都是不惯于象打猎的人那么早就起床的，她们这时候不断地听凭自己的眼皮合拢来，低着头或者打着呵欠，对于日出时的情绪是没有感觉的。

时令正是秋天。路的两边，展开着收过了种植物的田地，黄黄的一片全是被人割掉了燕麦和小麦的禾本，这东西盖着地面正象是一些剃得不光的胡子。罩在薄霭里的田地象是冒烟。云雀在空中唱着歌，其他的小鸟在灌木丛里唧唧喳喳闹个不住。

太阳终于出来了，绯红的，正在地平的尽头，后来它渐渐上升也渐渐显得更有光彩，旷野象是醒过来了，微笑了，活动了，如同一个女孩子从床上走下来，脱去了身上那件白色水蒸气的衫子。

艾特拉伊伯爵在车子前面的座位上高声说道：“注意，一只野兔，”接着他向左边伸起一只

胳膊指着一片苜蓿田。那畜生快快跑着，除了两只耳朵以外几乎整个儿掩在草里；随后它匆匆穿过一段耕过的地就停了一下，然后用一阵发狂的速度再跑，它变换了方向，放心不下地再停下来，窥测有什么危险，定不下要走的路线；随后它开始用高高跳跃的姿态跑了，象是挂在炮车后面的拖车，终于在一方种甜菜的大丘里失了踪迹。男子们的眼睛都盯着那畜生的动态，完全清醒了。

勒内·勒马诺瓦发言了："今天早上，我们全是不知道招呼太太们的。"说完就望着那个贴近他身边的女客绥雷因男爵夫人正勉强睁开打瞌睡的眼睛，他低声向她说："您正想您的爵爷哟，爵夫人，您放心吧，他要到星期六才回来，您还有四天。"

她带着一个含着瞌睡意味的微笑回答："您真笨！"随后，她振作了精神又说："想想吧，请您对我们说点儿什么教我们笑笑吧。石讷尔先生，听说您的幸运比从前的理诗立厄公爷的更多，现在请您随意说一件您有过的爱情故事吧。"

来雍·石讷尔是一位老画师，他少年时代很美，很健，很以体格自负，并且很被人恋爱过。这时他捋着雪白的长髯微笑，随后他经过一会儿思索，才突然变成了庄重的；他说道：

"那一定是不会让你们感到高兴的，各位太太，我就来说说我生平有过的最为凄惨的爱情，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至于感到什么和它相似的。"

## 一

那年我正二十五岁，沿着诺曼第一带的海岸做绘画的学徒。

所谓"做绘画的学徒"，就是背着背囊在沿途的客店出出进进，假借研究画理和观察风景为由随处流荡。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那种信步逍遥的生活更有趣。人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牵绊，没有顾忌，没有忧虑，甚至于连明天的事情也不想。只须照着合意的路线走，除了自己的癖好别无向导，除了自己的眼福别无指点。有时候停着不走，无非因为一条小溪使人受到引诱，无非因为一家客店门外的油炸马铃薯条是香喷喷的。有时候，一阵牡丹蔓的清香或者一家客店的姑娘的天真眼风，教人决定了自己的选择。请你们不要轻视那种乡村的温柔之感哟。那些姑娘们，她们也都有一种心灵和种种感觉，以及丰腴的脸蛋儿和鲜润的嘴唇；并且她们的热烈的吻真象野生的果子一样有浓厚的好味道。爱情始终是有价值的，不必问它的出处。一条在您到场的时候就颤动的心弦，一双在您离开的时候就掉泪的眼睛：那都是很稀少，很甜美，很宝贵的事物，千万别轻视了它们。

我经历过多少约会，有时候是在那些满生着樱草的土坑里，有时候是在那种正有奶牛睡着觉的牛圈后头，有时候是在那些依旧保存着白天温度的阁楼里的麦秸上。我有种种回忆都是和那些穿着灰色老布的具有弹性而又结实的肌肉有关的，我也有好些留恋都是和种种天真淳洁的爱抚有关的，那样的爱抚的诚实的粗鲁态度，真比种种从娇媚出众的女性方面得来的细腻欢乐更其隽美。

不过我们在这类信步闲逛中间最爱的东西，尤其是田园，树林，朝暾，晚霞，夜月。在画家的心里，那简直是和大地结婚的蜜月旅行。人在那种宁静的长期密约中间和它悄悄地相伴。可以在一片草滩里，在密茂的野菊和罂粟花中央，对着一阵明朗的日光睁开眼睛，去望远处的村子和村子里的那座报着日午的尖顶钟楼。

可以坐在一个泉眼边，泉水从一枝橡树脚边的一丛纤细的茂草中间浸出来。可以跪下去俯着身子，去喝那种沾湿鼻子和胡子的清澈冰凉的水，喝起它来真感到一种肉体的愉快，简直象

是和泉眼接吻。有时候，若是沿着这样的细流遇见一个水潭就赤条条地跳下去，于是觉得皮肤上从头到脚，仿佛一阵冰凉隽美的爱抚似地，使人感到一种曲于轻微而迅速的水流所引起的寒噤。

在丘陵上是快活的，在水荡边是惆怅的，看到沉没在血红云海里的太阳对着溪河。映出绯红的反射，那时候真教人高兴得无可形容。到了夜晚，就在那片经过天顶的月轮底下去冥想种种不可胜数的希奇事情；若是在灼人的阳光下，那些事情简直是不会到脑子里来的。

这样在我们今年到的这个区域里闲逛，某天傍晚我终于走到了培弩乡那个小村子，它是个竖在伊波尔和艾忒勒达之间的绝壁上的小村子。我是从斐冈起身沿着海岸走的，海岸高而且直，象是一堵城墙，沿路还有许多突出的石灰石悬崖高临海面一直落到海里。我从一大早踏着那种盖在地面上的浅草，又细又软，仿佛是一铺毯子从那种压在咸风底下的深坑里铺出来。我放开嗓子唱，提着大步走，时而望着一只从容盘旋的白鸥在蔚蓝的天空里展开翅膀飞翔，时而望着一艘渔船在碧绿的海面上扬着棕色风帆，我当时过了一天无忧无虑而又自由自在的日子。

有人曾经向我推荐了一个可以住旅客的小小田庄，那是一个乡下妇人主持的客店样的处所，坐落在一个两行山毛榉树围着的诺曼第式的天井中央。

离开绝壁，我走进了那个关闭在大树丛里的村子，就去找勒迦舍大妈了。

那是一个满面皱纹而气概严肃的乡下老妇人，如同始终用勉强的态度接待出门的老江湖一般，露出一种不大放心的神气。

时候是五月；苹果树的花正在盛开的时节，展出一片香气扑人的花锦如同屋顶似地盖着天井，不住地洒下一阵盘旋漂泊的雨点似的粉红花瓣儿，不住地对人身上和草丛上落下来。

我问：“喂，勒迦舍太太，您可有一间屋子给我？”

眼见着我知道她的姓氏，她吃惊了，她的回答是：“这要看情形，屋子全租掉了。不过还是可以一样去看看。”

花了五分钟，我们居然谈好了，于是我把背囊卸在一间乡下屋子的泥地上了，屋子里的家具是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架脸盆。它正对着那间熏得乌黑的宽大厨房；住宿的旅客们同着田庄里的工人们以及那个寡居的女主人全在厨房里吃饭。

洗过了手，我仍旧出来了。那老妇人正利用那座挂着熏得乌黑的铁钩的犬壁炉，炒着一只子鸡预备晚饭。

我向她说：“您这时候还有好些旅客？”

她用不快乐的神气回答：“我们有一个女客，一个有年纪的英国女客，她住在另一间屋子里。”

由于每天多花五个铜子儿，我遇着天晴的时候，就可以教人把我的饮食摆在天井里独自一个人去吃。

于是有人把我的餐具摆在门外了，接着我便咬开那只诺曼第母鸡的瘦腿子，一面喝着浅颜色的苹果酒，嚼着雪白的大面包，面包虽然是四天的陈货，不过很好。

忽然，对着路上的那扇木栅栏门被人推开了，接着就有一个古怪的女人向着房子走过来。

她很瘦，很高，那样紧紧地裹在一条红格子的爱尔兰式大围巾里，以至于旁人倘若没有看见她腰旁边露出一只长手抱着一柄旅行用的白阳伞，真会相信她没有胳膊。她一副木乃伊式的脸包在许多灰白的头发卷儿中间，她每走一步，头发卷儿就轻轻跳跃一下，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样子使我想起一条青鱼干挂上好些卷起的纸条儿。她低着眼睛在我跟前匆匆地走过了，接着就钻到了那所茅顶砖墙的房子里。

这个象鬼魂出现一样的怪女人教我感到乐趣了；无疑地那就是我隔壁屋子里的女客，被我们的女主人谈过的那位有年纪的英国女客。

那一天，我再没有看见她过。第二天，我走到一个小山谷的顶头地方去画画，那个小山谷的出口一直通到艾忒勒达，也正是各位都熟悉的地方。我布置妥帖的时候，忽然抬起眼睛就望见了小山顶上竖着一件古怪东西，那简直可以说是一根挂着旗子的桅杆。是她哟，看见了我，她便不见了。

我回到客店吃午饭，就在共同的餐桌上坐下来，这样我可以得到结识那个年老的古怪女客的机会，但是她对于我种种礼貌全不答复，甚至于我对她而施的种种小殷勤，她也是没有感觉的。我毫不灰心替她斟点儿凉水，我殷勤地替她传递食品。然而她对我表示的谢意不过是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头部动作和一句声音低得使我简直听不出的英语。

我不管她了，尽管她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三天以后，关于她的事，我象勒迦舍太太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叫做密斯哈列蒂。她寻找一个荒僻的村子来歇夏，在六星期以前到了培弩乡就待下来，并且简直象是不打算走。她在饭桌上从不说话，吃得迅速，一面看着一本宣传耶稣教的小书。她把那种小书送给了大家。村里礼拜堂堂长亲手收到了四本，那是一个野孩子在收过她两个铜子儿做脚力以后送去的。她有时候会突如其来地向我们的女主人这样表示：“我之爱主，超乎一切；我因为他的一般创造而赞美他，我因为他的一般性能而崇拜他，我一直供养他在心里。”于是她立刻把那种为了指点全世界改宗耶稣教'之用的小册子，交了一本给那个十分纳罕的乡下老妇人。

在村子里，谁也不欢喜她。小学教师宣言：“她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一种诋毁压到了她的身上。堂长被勒迦舍太太问过，他的问答是：“那是一个邪教徒，不过上帝是不愿意犯罪的人死亡，我呢，相信她的德行并非不完备。”

“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原是旁人不能正确了解的，因此在一般人的脑子里撒下了许多怀疑。此外还有人说那个英国女人是个富人，她在全世界旅行中过活，而原因就是她的家庭驱逐了她。为什么她的家庭驱逐了她？自然因为她违背宗教哪。

在实际上，那是世上那些由于信仰什么主义而发狂热的女人之一，那些在英国生出的多多少少的性情固执的清教徒之一，那些心地善良而令人不能忍受的老姑娘们之一，她们常常到欧洲大陆上的一般旅馆的饭厅里出出进进，弄糟意大利，毒化瑞士，使得地中海沿岸的风景明媚的城市都变得住不下去，把她们种种古怪癖性，种种僵化的教婆的习俗，种种难于描摹的服装和满身相当浓厚的橡校气味带到各处，这气味使人以为她们原不是真正的人，一到夜间就被人收在一只小巧的箱子里。

我在一家旅馆里望见这样的女人的时候，我素来是要逃出来的，正象一只鸟在田地里看见

了一个稻草人。

而现在这一个，真是很少见的，以至于觉得她并不讨厌。

凡是一切不带乡村意味的，勒迦舍太太都由于本能作用加以仇视，所以对于这个老姑娘的精神恍惚，她的窄狭的头脑里感到了一种憎恶。为了品评她，她找到了一个术语，那术语显然是表示轻蔑，我却不知道那是怎样落到她嘴上的，我更不知道由于哪一种模糊而又神奇的力量竟使她叫出来。她说过："那是个着了魔的女人。"这个附着严谨而且富于感伤的女人身上的名称，使我认为仿佛具有一种无可抵抗的滑稽性，我也只称呼她做"着了魔的女人"了，每逢望见她我就高声读出这几个字的时候，真感到一种古怪的快乐。

我问过勒迦舍大妈："我们那个着了魔的女人今天做什么事？"

那个乡下妇人用一种被人挑逗的生气样子回答：

"您可相信，先生，她拾了一只被人弄断了腿的癞头蛤蟆带到屋子里来搁在脸盆里，并且如同看护一个人似地给它扎上了绷带。这是不是糟蹋好东西！"

另一次，她在绝壁底下散步的时候，买了一条刚刚被人网起来的大鱼，而目的呢，不过是要重新把鱼再扔到海里。那个渔人尽管得了好价钱，却辱骂她浪费，忿怒得比她抢了他袋子里的钱还更厉害。他在一个月以后谈起这件事情，还免不了暴怒和高声辱骂。唉，对呀！那真是一个着了魔的女人，密斯哈列蒂；勒迦舍大妈替她取上这样一个浑名，真有天才的灵感。

客店里那个招呼牲口的工人，年轻时候曾经在非洲驻防军当过兵，大家叫他做"开路先锋"；他肚子里有许多另外的见解。对于密斯哈列蒂，他用一种狡猾的神气说过："那是一件无用的老货。"

倘若那个可怜的老姑娘知道了这句话？

客店里那个名叫西莱斯狄的小女佣人不大乐意服侍她；理由呢，我却弄不明白。也许不过是因为她是外国女人，是另一种族的，另一语言的和另一宗教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着了魔的女人！

她的光阴是在野外的徘徊之中消磨的，她在大自然里寻觅上帝和崇拜上帝。某天黄昏，我发现她跪在一个灌木丛里。事前，我从树叶子的缝儿里辨出了一点儿红的东西，于是披开了树枝，结果密斯哈列蒂站起来了，因为这样被人看见而害羞了，她慌张地盯着我，正象一只猫头鹰因为在白天受惊而瞪起它的眼睛。

有时候，我正在岩石堆里工作，忽然望见她站在绝壁的边儿上，活象是铁路上的一座信号机。她用热爱的神气瞧着那片在斜阳底下晃出金光的大海和红得象火一般的天空。有时候，我清清楚楚望见她在一条小山谷的顶头地方用英国女人那种有弹力的步儿快快地走；后来我不知道受了什么东西的吸引向她走过去了，而目的不过是去看她那副兴致勃发的脸蛋，她那副不可言传的干瘦脸蛋；它当时确实因为内在的和深刻的快乐而感到满意。

我也时常在一个田庄房子的角落里遇见她坐在苹果树下的青草上，带着她那本在膝头上摊开的《圣经》之类的小本子，然而她的眼光却向远处漂浮。

那个宁静地方的轩敞而又优美的景物竟使我发生了无穷的留恋，我被它绊往了，所以我就

住下去没有走开。我住在那个无人知道的田庄里是舒服的，它远离一切而接近大地，接近这个慈爱的，健康的，美丽的和绿油油大地，我们某一天都得把各自的身体给它施肥。并且我也许应当自白：在勒迦舍大妈家里，还有一点儿简直算不了什么的好奇心也牵住了我。我当时对于那个异样的密斯哈列蒂原想认清楚一点，并且对于那种藏在这类游踪不定的英国老姑娘们的孤寂心灵里的东西，我也想知道。

## 二

我和她相结识的经过是颇为特殊的。某一天，我刚好结束了一幅在我看来象是胆大而且确实是胆大的画，——那幅画在十五年之后卖了一万金法郎。并且那是比“二二得四”更要简单而又超出研究院派的种种规律之外的。画布右边的全部表现一座岩石，一一有疙瘩的巨大岩石，满盖着棕色的，黄的和红的海草，那上面，日光象是泼了一层油。日轮掩在我本人的背后，在画上是看不见的，日光落到石头上，用火一般的色彩使它象是镀了金。如是而已。一片光线充足的，着了火似的，好极了的耀眼的前景。

左边是海，不是乌蓝的海，青石板般颜色的海，而是翠玉般的，碧绿的，带白沫的海，它压在蔚蓝的天空下面也显得很刚强。

我当日非常之满意于我的工作，以至于蹦蹦跳跳地带着它回客店。心里真想全世界的人立刻都来看它。现在我还记得曾经在山径边拿给一头奶牛瞧，一面喊着：

“瞧这个，老朋友，将来你不能时常看见这样的东西。”

走到了客店门外，我立即拼命直着嗓子来叫勒迦舍大妈：

“喂！喂！老板娘，请您走过来，给我欣赏这个。”

那个乡下妇人来了，用她那双分辨不出什么的笨眼睛，那双甚至于看不出我画的究竟是一条牛或者一所房子的笨眼睛，来端详我的作品。

密斯哈列蒂回来了，她经过我的后边，那时候我正平举着我的画布给老板娘看。那个着了魔的女人是不能不看见它的，因为我当时很注意于披露那件东西的方式，使得它可以被人一目了然。密斯哈列蒂干脆地止步了，吃惊而且发呆。仿佛那就是她的岩石，那座她可以随意神游而且攀登过的岩石。

她轻轻地说了一个大不列颠式的“噢！”那般着重而且那般颂扬，使我回过头来对她微笑；末了我对她说：

“这是我最近的习作，小姐。”

她是出神的，近乎滑稽意味而使人感动的，用轻而且慢的英国口音说着法国话：

“噢！先生，您用一种动人的方式领悟着大自然。”我脸红了；我可以发誓说那句恭维话的感动力，比一个女王说的还要大。我被诱惑了，被征服了，被战败了。我当时几乎想拥抱她，说句真心话！

吃饭的时候，我如同素来一般坐在她旁边。她居然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大声地表露她的思

想：

“喔！我真爱大自然！”

我替她递面包，递酒，递水。现在，她用木乃伊式的小小微笑来接受了。后来我开始谈到了风景。

吃完饭以后，我和她同时站起来。我们提起脚步一同穿过了天井；随后，大概由于落日在海面上照出来的伟大火光的吸引力，我就拉开了那张可以通到绝壁的栅栏门，于是我们并排着走了，满意得象是两个新近互相了解和互相洞悉的人。

那是一个温和而迷人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感到舒服的黄昏。什么都是享受和情趣。温和而芬芳的空气，满掺着野草和水草的味儿，用海洋的气息来抚慰嗅觉，用动人的甜美来抚慰心灵。现在我和她走到那条绝壁的边儿上了，那片卷着小浪花的大海离开我们脚底下约莫有百十来公尺，于是我们张大了嘴并且展开了胸襟，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那阵经过洋面受到波浪的咸化再慢慢滑到我们皮肤上的新鲜空气。

那个英国女人包在方格子的大围巾里，带着有所感悟的神情，露出牙齿来欣赏那个向着海里落下去的庞大日轮。在我们前面，辽远的地方，辽远的地方，视界的尽头，一艘张着风帆的三桅船，在着了火一般的天空描出了它的剪影，一艘汽船，在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经过，一面吐出它的煤烟，在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黑影慢慢地升上天空。

那个火红的球不断地慢慢往下降。不久，它恰巧在那艘不动的船的后边触着了水面，船在这座光芒四射的星球中央显出来，真象是嵌在一个火样的框子里。星球渐渐下沉了，被海洋吞噬了。我们看见它入水，降低，以至于消灭。结束了，仅仅那只不大的船始终在远处天空的金光背景上剪出它的侧影。

密斯哈列蒂用一种热烈的眼光来欣赏日轮的光辉灿烂的结局。末了她的确有一种奢望想去和天和海和整个儿宇宙紧紧地拥抱。

她轻而且慢地说话了：“噢！我欢喜……我欢喜……我欢喜……”我看见她的眼眶里包着眼泪了。她接着又说：“我愿意变一只小鸟到天空里飞来飞去。”——那依旧用的英国人说话的声调。

后来她站着不动了，如同我以前时常看见的一般，矗立在绝壁顶上，脸色象她那条绯红围巾同样地红。我真想把她的轮廓描在我的画册里头。旁人会说那是出神入化的速写。

为着让自己不露笑容，我侧转了我的身子。

随后我和她谈到油画了，如同可以和一个同道的谈着似地，用职业上的术语提到了色调，价值，气韵。她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她能够了解，设法去猜测字眼上的模糊意义，去理解我的思想。她不时说道：“噢！我懂得。我懂得。这是很动人的。”

我和她转来了。

第二天，望见了我，她活泼地走过来和我握手了。终于我们立即成了朋友。

那是一个心灵如同弹簧样的正直女人，在兴奋的时候是会跳起来的。她显然缺乏平衡力，如同那些年达五十的老闺女一般。她象是浸在一种酸苦的清白境界里的；不过心情上

却保存着一点点很年轻的，正在燃烧的东西。她深爱大自然和种种动物，不过所用的爱却是狂热的爱，是激动得如同年代过于久远的酒一样的爱，是从来没有奉献给任何男性的肉感的爱。

看见一条喂奶的雌狗，看见一匹在胯下带着马驹儿在草滩里跑着的骒马，看见一个满是大脑袋，光身子，张嘴啁啾的雏儿的鸟窠，当然都能够使她由于一阵浮夸的情绪大受感动。

可怜的孤寂人们，客店饭桌上忧郁的流浪者，可怜的惹人非笑又令人垂泪的人们，自从我认识了这一位以后，我永远爱你们！

不久，我发现了她有点儿事情要对我说，不过她简直不敢，而我呢，由于她的畏怯而得到乐趣了。每逢我早上背着画具盒子出去的时候，她缄默地陪着我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显然她是愁闷的，并且正在寻觅她的字眼儿来开口。随后她突然离开了我，接着就用她那阵象麻雀一般跳跳蹦蹦的步儿迅速地走了。

某一天，她终于鼓起了勇气用英语音调的法语对我说："我想看看您怎样画画！您可愿意？我素来是很好奇的。"接着如同说了些儿极其胆大的话似地，她的脸发红了。

我引了她到小山谷的尽头，在那儿我动手搞一幅大规模的习作。

她立在我的背后，集中了注意力来追随我的一切手势。

随后突然间，也许由于害怕那于我有什么不便，她对我说了"谢谢"就此走了。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她对我更其接近了，并且开始每天带着一种明显的乐趣来陪伴我了。她在肋下挟着自己的折椅，不愿意让我替她拿，末后她在我旁边坐下了。不言不动地，她勾留好些小时，眼光一直跟着我笔尖的一切动向。到了我用着"画盘刀"骤然在画布上刮出一大片平铺的颜色，因此造出一个正确的和料想不到的效果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迸出一声小小的"噢"来表示惊喜和赞美。对于我的画她有一种受了感动的敬佩之情，对于那种从天工中的一丝一屑而成的人工作品，她有一种近乎宗教意味的敬佩。我那些习作在她眼里象是许多有关圣迹的图画；并且有时候，她对我谈到上帝，试着引导我改宗耶稣教。

噢！她的仁慈上帝真是一个古怪的好好先生，一种乡村式达观者，没有了不得的方法也没有了不得的力量；因为她心目中认为那上帝始终由于她眼见的种种不公道的事而忧愁——如同他，上帝没有能够阻止那些事似的。

此外，她和上帝的交谊很好，仿佛居然深知上帝种种秘密和种种不乐意的事。她说："上帝愿意"或者"上帝不愿意"活象一个中士通知入伍的新兵说是"团长已经吩咐过"一样。

她对我启示的天意，我都一无所知，她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我每天在衣裳的口袋里，在那顶被我放在地上的帽子里，在颜色箱子里，在那双被人擦好了油一到早上就搁在卧房门外的皮鞋里，总发现好些宗教小册子，无疑地，那都是由她直接从"天国"里收到的。

我带着一种恳切的诚实态度，把她看做一个相交多年的女朋友。不过没有多久我发现她种种姿态都有点变了。最初我却一直没有留意。

在我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在我那个小山谷里或者在什么人迹不多的小路上，我每每望见她突然出现，她踏着有旋律的快步儿走到跟前来。她仓仓卒卒坐下了，气喘得象是跑过一阵或者象是有一种深刻的感慨使得她受到惊扰。她的脸是绯红的，那正是其他民族所无而只有英国人

独具的红颜色；随后毫无原由，她的脸褪色了，变成土色了，并且仿佛快要晕倒了。慢慢地，我却又看她的面目恢复了常态了，并且她开口谈起来。

随后，突然一下，她不让一句话说完就站起来，并且那样匆忙又那样奇特地跑了，使得我想了好久，自己是否有什么语言或者动作使她不快活或者得罪了她。

末了，我想起那应当是她的常态，不过在我们相识之初，她因为对我表示敬意所以略略改变过自己的常态。

遇着她在那一带被海风拂着的岸边走过好几小时而回到客店里的时候，她那些扭成螺旋的长头发时常是散了的，并且如同是失了弹性似地通通垂下来。从前，她对此毫不介意，就在这么被她的海风姊妹弄得满头蓬蓬松松的情形之下，安然来吃夜吃。

现在，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重新整理她那些绕着脑袋垂下的头发卷儿——那东西正象许多绕着一盏大煤油灯垂下的玻璃瓔珞，我一直就这样称呼它；后来，我用一种始终对她挑逗的殷勤态度，向她说起“您今天美得象是一颗星，密斯哈列蒂”。这时候，一点儿绯红的血色立刻升到她的脸上了，那是女青年的血色，十五六岁女子的血色。

随后，她变成了完全野性的，并且也不来看我画画了。我想起：“这是一阵波折，将来必定会平息的。”然而却并没有平息。我现在对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答不是一种佯装的漠视，就是一阵闷脾气。并且她显得有些莽撞，举动暴躁，神经质。我只在吃饭的时候看得见她，而我们几乎不谈话。我真地以为从前有点什么事情得罪了她；后来，某一天停晚我向她问：“密斯哈列蒂，为什么您对我不象从前了？我做了什么教您不乐意？您教我很难受！”

她猛的用一种十分奇怪的英国语调回答：“我对您始终象从前一般，您的话不对，不对，”接着她跑到自己的卧房里躲着不出来了。

有些时候，她有一种奇怪的样子注视我。从那时候起，我不时暗自说道：判了死刑的罪犯在听见有人对他宣布末日到了的时候，应当都是这样看人的。在她的眼光里有了一种癫癫意味，一种神秘而暴烈的痴癫意味；并且还有旁的东西，一种潮热症，一种由于没有实现而且无从实现的事所生的焦躁虚弱的激怒欲望！后来我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斗争，她的心正在和一种她要去控制的未知力进行着斗争，并且也许还有另外的事……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

## 三

这真地是一种罕见的启示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一起黎明，我就去经营一幅这么一个主题的画：

一条深远的山隘夹在两堵丛生着大小树木的陡坡中间，被乳白色的水蒸气，被那种偶值日出之时飘在小山谷上空的雾气笼罩着。那种雾气是浓厚而透明的，在它的尽头，我们看得见，或者不如说我们猜得着来了一对人儿，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他俩互相吻着搂着，她对他仰着头，他对她俯着身子，嘴对着嘴。

一道从枝叶中间溜过来的朝霞刺破了黎明时的雾气，用一片桃色的反射从那一对乡村情人背后照明了它，使他俩的模糊影子在一阵银光里经过。那情景再好不过了，我敢说，再好也没有了。

我在那条可以通到艾忒勒达的一个小山谷的下坡处所工作。那一天早晨，我运气真好，得着了我所不可少的飘荡雾气。

有点东西竖在我的前面，仿佛一个幽灵，那是密斯哈列蒂。瞧见我，她想逃走。但是我叫唤她，高声叫着："请您来，请您赶紧来，小姐，我有一小幅画送给您。"

她走过来了，神情象是有点不很愿意。我举起了我的画稿给她看。她什么话也不说，但是静止地站着看了好些时，末后她突然哭起来了。她带着许多神经性的抽掣哭着，如同一个人和眼泪经过长久的斗争，后来无法支持但是在放任之中仍旧一面抵抗似的。我连忙一下站起来，自己也受了这阵莫名莫妙的悲伤的感动，于是我用一个突然的亲切动作，一个行动快于思想的法国人的真正动作，握住了她两只手。

她听凭那两只手在我的手里留着好几秒钟，而我呢，觉得那两只手如同被所有的神经扭着似地颤个不住。随后她突然一下抽走了，或者竟不如说是突然一下拔走了。

由于已经感到过，我认得那种颤抖了；而且也决不至于误会。哈！那种出自一个女性的爱情颤抖，无论她是十五岁或者五十岁，也无论她是富贵或者贫穷，它都能够很直捷地钻入我的心，并且我也从来不待迟疑就能了解。

她整个可怜的身躯全发抖了，颤动了，几乎发晕了。我全知道。她走了，不等我有时间说一字，教我如同遇着一种奇迹似地大受惊骇，而且忧愁得如同我犯了一个大罪。

我那一天没有回客店去吃午饭。走到绝壁的边儿上兜了一个圈子，心里同时感到要哭又感到要笑，认为那种遇合是滑稽的和可怜的，觉得自己可笑而且判断她竟不幸得可以变成疯癫。

我考虑自己应当做的事了。

到后来认为自己除了离开以外别无办法，于是我立即因此作了决定。

信步逛到吃夜饭以前，我始终有点不快活，有点象是做梦，我直到揣测菜羹端正好了的时候才回客店。

如同向来一般大家全坐在桌子眼前了，密斯哈列蒂坐在那儿稳重地吃着，没有和谁说话也没有抬起眼睛。此外，她的脸色和姿态全象平常一样。

我等到夜饭快要吃完才转过身子向着老板娘说道："喂，勒迦舍太太，我快要和您分手了。"

那个本分的妇人吃惊了，不快活了，用她那道拖沓的声音叫唤着："您说什么，我的好先生？您快要离开我们！我们和您处得很熟了！"

我远远里瞧着密斯哈列蒂；她的脸上绝没有颤动一下。但是西莱斯狄，那个小的女佣人正抬起眼睛看着我。那是一个十八岁的胖姑娘，绯红的，鲜润的，健壮得象是一匹马，然而干净得不可多得。有时候，我在角落里吻过她，那也不过是出自乡下客店里爱闹着玩儿的旅客的习惯，此外绝没有更多的事儿。

末了，夜饭结束了。

我走到苹果树底下去吸烟斗了，一面在天井里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我在白天里作过的打切考虑，早晨的新奇发现，那种系在我身上的滑稽而热烈的爱情，种种随着那个启示而来的回

忆，种种动人而又扰人的回忆，也许连女佣人听见我说要走就抬头看我一眼都包含在内，这一切经过混合，经过综合，现在在我身上安排着一阵放肆的兴致，在嘴唇上安排着一阵的狂吻，在血管里安排着那种使我胡闹却没有被我明白的东西。

夜来了，把它的黑影滑到树木底下了，我望见西莱斯狄走着去关栅栏子那一边的鸡埘。我连忙撵过去，用那种轻得教她一点全听不见的步儿跑着，后来正当她刚好放下了那块供母鸡出进的天窗门再竖直身子的时候，我张开胳膊满满地搂住了她，在她的肥而宽的脸上栽了一阵雨点般的吻。她抵抗着，不过却带着笑容，这种事在她是习惯了的。

为什么我连忙就放了她？为什么我突地一下就转过了身来?我怎样竟觉得有一个人在我的后面？那是密斯哈列蒂回来了，并且她看见了我和西莱斯狄的行径，她象对着一个怪现象一般直立着不动。随后她在夜色里消失了。

我羞愧惊惶地走回来了，这般被她捉住，较之被她发现我犯了什么大罪更为失望。

我那一夜睡得不好，过于受到刺激，被种种忧愁扰得不安。我仿佛听见有人哭，那无疑是错觉。我好几回相信有人在店子里走动又有人打开过外面的门。

天明前后，我疲乏得不堪，终于睡着了。并且醒得很晚，直到要吃午饭才出来，心里依旧不好意思，有些不知所措。

大家没有看见密斯哈列蒂。等着她；她没有露面。勒迦舍大妈走到她的屋子里去看，那个英国女子已经出去了，并且也许是刚刚一天明就出去的，如同她时常这样到外面去看日出。

大家并不诧异，于是开始静悄悄地吃起来。

天气是热的，很热，那是一个热得灼人连树叶都不动的日子。吃饭的桌子被人抬到了门外的一棵苹果树下面；开路先锋不时到地下室里去取苹果酒，大家喝得真多。西莱斯狄从厨房里端出各种菜，马铃薯煨羊肉，炒兔子和生菜。随后她在我们跟前摆着一大盘樱桃，时令里的第一批水果。

由于想要洗干净并且冰一冰那点水果，我央求西莱斯狄去为我汲一桶很凉的水来。

五分钟后她转来了，说是井里干了。她曾经放完了绳子，水桶触着了井底，随后拉上来却是空的。勒迦舍大妈想去亲自看个明白，于是走到井口去瞧。转来的时候她说自己清清楚楚看见井里有点东西，有点儿不很自然的东西，大概某一个邻居出于报复，在井里扔下了好些束麦秸。

我也要瞧瞧，以为我可以分辨得清楚一些，末了我在井边俯下了身子。模糊地望见了一件白的东西。不过，是什么？这时候，我想起了可以用一根绳子系一盏风灯放下去。它慢慢地被我放下去了，黄黄儿的灯光在井里的石头围子上跳跃。我们在井口边弯着腰的一共是四个人，开路先锋和西莱斯狄都同我们连合在一处，风灯落在一堆看不清楚的东西上面了，那东西有白，有黑，样子古怪得叫人看不明白，开路先锋叫唤道：

“那是一匹马。我看见它的蹄子。大概是昨天夜里从草滩里逃出来以后落在井里的。”

但是忽然一下，我连骨髓都发抖了。我刚刚看清楚了一只人脚，接着又看清楚了一只翘起的人腿；整个的身子和另一条腿全没在水里。

我很低很低吃着嘴说，同时抖得那样厉害以至于风灯在那只人脚的皮鞋上乱晃起来：

“是一个女人，她……她……她掉到了井里……是密斯哈列蒂。”

这时候，只有开路先锋一人是神色不变的。在非洲，他从前见过多多少少！

勒迦舍大妈和西莱斯狄开始迸出一阵尖厉的叫唤，后来都跑着逃走了。

非打捞这个死人不可了。我结结实实缚稳了开路先锋的腰，接着，我使用了辘轳很慢很慢地把他放下井去，一面瞧着他钻到黑影里。他手里拿着一盏风灯和另外一条绳子。不久，他的声音，象是从地心传上来似地叫唤道：“打住，”于是我瞧见他在水里捞着了一点东西，另一只脚；随后，他把两只脚捆在一块儿，接着又重新叫唤：“朝上拉吧。”

我动手把他朝上拉；不过我觉得我的胳膊断了，筋骨软了，害怕的是放松那条绳子让那个人再往下坠。等到他的头在井栏圈里露出来的时候，我问：“怎样？”如同我正急于想他把那个留在井底的女人的消息告诉给我一般。

我和他，两个人都站在井栏圈的石头上了，接着面对面地，都向井口弯着身子，我们动手来拉那个尸首了。

勒迦舍大妈和西莱斯狄都躲在房子的墙后面，远远地窥探我们。等到她们望见那个落水女人的黑皮鞋和白袜子从井口里出来的时候，她们又都不见了。开路先锋抓着两只脚的踝骨，接着大家就此朝上拉着她，拉着这个可怜而贞洁的女性，不过当时的姿势是最不守礼法的。她的脑袋是很难看的，乌黑而且碰得稀烂，长的灰色头发完全散了，从此永远披开了，都拖泥带水地垂下来，开路先锋用一种轻蔑的音调说：

“可了不得，她真瘦！”

我们抬了她到她的屋子里，并且在那两个妇人不露面的时候，我就和那个管牲口的长年来殡殓她。

我洗干净了她那副变了相的苦脸。眼睛在我的手指头儿下面略略张开了，用那种黯淡的眼光，用那种冰凉的眼光，用尸首的那种仿佛从幕后窥视人生的可怕的眼光盯着我。我尽我的能力整理了她那些散开了的头发，用我那双生硬的手在她的额头上盘了一个异样的新式发髻。随后，我脱掉了她那些湿透了的衣裳，如同犯了一种亵渎之罪一般带着羞惭，略略剥出了她的肩部和胸部以及那双瘦得象树枝儿一般的长胳膊。

随后，我去寻了许多花，罂粟花，矢车菊，雏菊和芬芳的青草，给她铺好了殡床。

随后，我不得不单独在她身边完成固定的手续。一封在她衣袋里找出来的临别遗言，她要求旁人把她葬在那个由她度着最后日子的村子里。一个难堪的念头揪着我的心了．这岂不是因为我，她竟愿意留在这地方吗？

傍晚的光景，附近那些爱管闲事的女人都跑了来看死者的遗体了；但是我阻止她们进来；我愿意独自和她作伴；后来我看守了一个通宵。

我从蜡烛的微光里瞧着她，这个死得这样远这样惨而且谁都不认识的可怜妇人。她可曾在某些地方留下几个族戚朋友？她的童年和人生是什么样的？她是从哪儿这样单独飘泊如同被家里撵出来的狗一般到这儿来的？究竟什么痛苦的和失望的秘密藏在这个多嫌多怨的

身躯里，藏在这个搬来动去的身躯里，以至于象是可耻的货物外皮，可笑的包裹外衣，撵走了她毕生的依恋和爱情？

世上真有苦命的人哟！我觉得冷酷大自然的永恒不公道压着这个女人了。这对她早就完结了，也许并不等她偶然得到那种支持最缺乏幸福者的东西，——被人恋爱一次的希望！否则，她何以这样隐藏自己，逃避世上的人？何以她用了一种很热烈的深情去爱一切不属于人类的生命？

并且我懂得她本来信仰上帝和她早指望上帝对她的困苦有所补偿。现在她快要开始腐朽并且化为草木了，她可以在太阳下面开花，可以被牛羊咬嚼，可以在开花以后结了子被鸟雀带着走，并且她可以由动物的肉变成人类的肉。不过世人所谓灵魂那件东西，却早在乌黑的井底熄灭了。她再也不痛苦了，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其他可以由她使之萌芽的生命。

好几小时在这样不祥而且缄默的对晤里滑过了。一道淡淡的微光报晓了，随后一簇红光流到床上了，在褥单和那那双手上留下了一条火样的光线，那是她最心爱的时刻哟，醒来了的鸟雀在树丛里唱歌了。

我把窗子敞得大大的，把窗帏完全拉开，使得整个儿的天可以看见我们，接着，我俯下来对着那个冷冰冰的遗体，双手捧着那个变了面目的头，随后，我从从容容，毫无恐惧或者厌忌的念头，在那张从没有被人接过吻的嘴上接了一个吻，一个长吻……

## 尾声

来雍·石讷尔不发言了。女客们通通流着眼泪。大家听见埃特拉伊伯爵在自己的座位上不住地擤鼻涕，无疑地，他害怕自己的眼泪流出来。只有赶车的打着瞌睡。几匹马已经不觉得有鞭子了，都延缓了它们的步儿懒洋洋地拉着。那辆四轮马车象是满载着愁闷一般，突然变得笨重，好象走不动了似的。

# 遗产

## 一

写给迦都勒•孟代斯

时候虽然还不到十点，那些从巴黎各区的角儿里匆匆而来的部员们，竟象一阵波浪似地涌进了法国海军部的大门，因为元旦已经很近了，那正是部员们的卖力和晋级的日子。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充塞了那座又高又大的建筑物，其中路径弯曲得像一座迷宫，满是摸不清方向的过道，各科各司办公室的门都开在过道里的两侧，多得数也数不清。

每一个部员都钻到他的办公室里了。和那些先到的同事们握过了手，脱下了身上的圆襟小礼服再穿上办公的旧衣裳，然后坐在自己那张桌子跟前，望着好些堆在桌上等他处理的文件。随后，人都走到附近的办公室去探听新闻。首先探听的是科长是否到科，他的脸色是否高兴，当天的到文是否很多。

通用物资调配科的收文科员西扎尔•迦诗阑先生，他原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退伍上士，由于年资长久，现在做了主任科员。那一天早晨，他在一本大簿子上面登记他刚刚从秘书厅派来的送文员手里接到的一切文件。他对面坐的是发文员肥皂老爹，一个由于夫妇间的不幸事件弄得

部里人人皆知的老糊涂虫，他正用迟钝的手录着科长的一封电报，侧着身子，斜着眼睛，用一种小心谨慎的抄写人的死板姿势专心办事。

迦诗阑先生是个胖子，一头短短的白头发如同板刷似的竖在脑壳上边，他办着日常公事一面说话："三十二封由土伦打过来的电报，差不多和其他四个军港给我们的总数一样多。"随后他向肥皂老爹提出了那个每天早上必然重提的问候："喂，肥皂老爹，尊夫人可好？"

那老头子并不停止他的工作，回答道："您很明白，迦诗阑先生，那件事真教我很难受。"

收文员听到了这句从不变更的话便笑了起来，他每天早上都要这样笑一阵子。

办公室的门开了，马慈先生进来了。那是一个棕色头发的健美的青年人，穿著得异常考究，自以为仪表和态度比他的地位高些，觉得自己是降了格的。他戴着一个大戒指，一条粗的表链和单片眼镜，那东西是装时髦的，因为他做事的时候总除下它，为了使得袖头上的那些宝光灿烂的大钮扣能够好好地显出来，他很喜欢指手画脚。

他一到门口就问："今天的公事多吗？"迦诗阑先生回答："横竖全是从土伦来的。显见得元旦快到了；他们都卖力了，那边。"

但是另外一个科员，滑稽而很聪明的毕多雷先生，也进来了，他笑着问："我们这样，还不算卖力吗？"

随后他取出表来一看，就高声说："十点差七分，而大众都到齐了！小马慈！您说怎样，这件事？并且我很可以和您打赌：那位可敬的勒萨白勒先生，已经在九点钟和我们的大名鼎鼎的科长同时来到了部里。"

收文员停止他的登记工作了，拿起那支笔夹在自己的耳朵后头，把胳膊肘撑在桌上："哼！这一个，好说，他要是出不了头，断不是因为他不卖力！"

于是毕多雷先生坐在桌子的角上摇着腿一面回答："但是他将来一定会出头，迦诗阑老爹，他将来一定会出头，请您放心。我拿二十个金法郎和您打赌，倘若他要到十年之后才做科长，算是我输给您，不然，您只要赔我一个铜子儿，您可愿意？"

马慈先生背对着炉子去烘着两条腿取暖，手里卷着一枝纸烟一面说："够了！若是我，与其像他那样终日卖命，还不如一辈子只赚两千四百金法郎一年……"毕多雷旋动脚跟把身体转过来，接着用一种轻蔑的态度说："话虽这么说，好朋友，在今天１２月２０日，您还是不到十点钟就来到这儿了。"

但是那一个却用一种冷淡的神情耸着肩膀："自然！我也不愿，意大众从我背后跳过去！既然您各位到这里来看天明，我虽然可怜各位性急，自己却也照着一样做。不过比起勒萨白勒喊科长做'恩师'，每天要到六点半钟才出部并且带着公事到家里去办，却差得远了。并且我个人，是在上流社会交际场里出入的，我有好些旁的义务占住我的时间。"

迦诗阑先生已经停止了登记工作，他呆呆地瞪起眼睛望着前面出神。末了他问："您可相信他今年又能够晋级？"

毕多雷说："我相信他一定晋级，并且十有八九可靠。他那样乖巧不会没有好处的。"

于是他们谈论到晋级和给奖那两件说不完的问题，一个月来，这些问题使这个被

官僚们占住的蜂窝，从平地到屋顶都象发了疯似的。

他们计算种种机会，揣测种种数目，衡量种种头衔，指斥种种预先看得见的不公平。他们没完没了地又提起昨天的争论，而且到明天，这些争论必然毫不变化地又被人用种种同样的理由论据和语句提出来。

一个新的科员进来了，身材矮小，面色灰白，仿佛象一个病夫，那是博瓦塞尔先生，他的生活简直像是在大仲马一部小说里过的。什么事在他看来都会变成非常意外的冒险，每天早上，他总把他的头一天晚上遇见的古怪事情，告诉他的伙计毕多雷。譬如在他家里揣测出来的骇人事故，在半夜里三点多钟，他那条街上有人惨叫一声，于是他打开窗子去看。每天，他总劝开打架的人，抓住狂奔的马，救出遇险的女人，并且他虽然体力很坏，却用一种迟缓而自信的语调，不住地叙述许多由他个人腕力所完成的功绩。

一经明白他们正议论到勒萨白勒先生，他就高声说："几天以后，我要找这个混小子算帐；并且，倘若他要是从我背后跳到前面，我就要揍他一下，让他死了这份心！"

马慈本来始终吸着烟，这时候冷笑道："你很可以从今天起就揍，因为我从可靠的消息，知道今年因为要把位子留给勒萨白勒，所以大名已经搁在一旁了。"

博瓦塞尔举起手来："我向您发誓，倘若……"这时候，那张门忽然又打开了，一个矮小身材的少年用一种忙碌的样子活泼泼地进来了——这少年蓄着一簇海军官长式的或者律师式的长髯，戴着一条很高的硬领，露出一种匆匆说话的神情，如同他永没有时间结束他的议论似的。他用不能浪费时间的忙人的姿势和大众握了手，于是走到收文员身边："亲爱的迦诗阑，您可愿意拿沙白鲁在１８７５年为土伦军港采办船缆的卷宗给我？"

那个科员站起来，揭开一只放在他身边的架子顶上的纸盒子，从中取出一包捆在一只蓝的卷夹子里面的文卷交给他："在这里，勒萨白勒先生，您可知道科长昨天在这个卷宗里面取去了三封电报吗？"

"知道。那些东西都在我手边，谢谢。"

这少年匆匆地走出去了。

他刚好一到门外，马慈就大声说："哼！多么漂亮！简直像是已经当上科长了。"

毕多雷接着说："等着吧！等着吧！他将来做科长，比我们哪一个都要早些。"

迦诗阑先生没有接着再写什么了。好像有一件心事缠着他。这时候，他又问："他有一个好的前程，那孩子！"

于是马慈用一种轻蔑的语气低声说："若是以那些拿部里的事当作一种职业的人而论，他还不错。若是以另外的人而论，就算不了什么……"毕多雷岔着说："您大概预备做大使吧？"

那一位表示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这问题谈不到我，我真不爱管这一套！我不过说科长的位分，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大事。"

肥皂老爹，那位发文员，始终没有停止他的抄录工作。不过不到一会儿，他接连把笔头一下一下在墨水瓶里蘸墨水，随后他生气地在那块浸在小玻璃盂里的海绵上擦着笔头，然而却写不成一个字母。那种黑颜色的液体只沿着笔头的尖子流下来，落在纸上成了一些圆的

斑点。这个发糊涂而又发急的老翁，因为已经有多少天是这样的，只瞧着他那些应当动手再写的发文出神，末了他用一种低而凄凉的声音说："看吧，这又是掺了假的墨水……"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迦诗阑笑得把肚子顶着桌子；马慈笑得弯了腰，如同要把身躯退到壁炉里去似的；毕多雷笑得跺脚，咳嗽，摇着右手，如同手上沾了水似的；博瓦塞尔虽然向来总把可笑的事当作可哀，这回也笑得不能呼吸了。

但是肥皂老爹终于用自己的衣襟里子拭了自己的笔头，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笑。我现在非把我所有的工作，重做两三回不可。"

他从他的纸夹里取了另外一张纸出来套在格子纸上，动手按照头衔写着："部长同寅先生……"那笔头，却不再漏墨水，并且很清清楚楚写出每一个字母了。于是那老爹重新歪歪地坐好，继续他的抄录工作。

那些其余的人却没有停住笑声。他们的嗓子都咽住了。他们对于这老爹而施的这种不变的恶作剧，到现在已经快半年，而这老爹却什么也没有窥破，那就是在拭笔的湿海绵上面滴了几点油。笔尖一下蘸上了那种腻的液体，自然留不住蘸着的墨水，因此那位发文员竟一连几个小时地发急发糊涂，用了好些盒的笔头和好些瓶的墨水，而末了却高声肯定那些文具都完全是次品。

这样一来，恶作剧转到歪缠和胡闹的行动上面了。他们在老翁的烟丝里拌一点点火药，在老翁盛饮料的水瓶里滴一点儿药，他偶然喝一杯儿，他们就告诉他，使他相信自从有过巴黎公社，于是大部分的日用物品都被公社余党掺了假，目的是激起人民对政府的恶感再来引起一场革命。

因此他对于那些无政府党怀着一种异常的仇视，以为他们在四处埋伏，四处躲藏，以为有一个伏在幕后而骇人的隐名者正制造一种神秘的恐怖。

但是，过道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

他们很清楚，那就是科长多史白夫先生生气揿铃的音调；于是他们都各自连忙走出这屋子的门，各归各的屋子里去了。

迦诗阑又动手登记了，随后他又重新搁下了笔，双手抱着脑袋思索起来。

他近来对于一桩使他挂虑颇久的念头考虑了好久。他本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士，受伤三次——一次在非洲西部，两次在交趾，得到了特别恩典才调部办公，以前，他长期在属员的职务上熬受过许多艰苦和枯涩的境遇；所以他把权威，长官的权威，看作世上最体面的东西。一个科长，在他仿佛是一个在最高级的世界里过活的特殊人物；至于那些时常被旁人称为"这是一个马上就升官的精明能干"的科员，他认为都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一种和他有着不同根柢的人。

所以他对于他的同事勒萨白勒，竟有一种近乎崇拜的高深敬意，并且他蓄着秘密的期望，期望招他为婿。

他的女儿，某一天会变成有钱的，很有钱的。那是全部皆知的事，因为他的阿姐迦诗阑小姐，手边管着百万金法郎的家私，整整的一百万，有活期又有定期，有人说那都是她从前用爱情赚来的，不过由于她到暮年皈依了宗教，那个数目就变成了清洁的。

这个曾经度过香艳生活的老小姐，早就带着五十万金法郎退出了情场，由于一种严刻的节

俭和生活上的一些超乎淡泊的习惯，那个数目经过了十八年竟增加了一倍。多年来，她就住在她这个兄弟家里，他兄弟原是鳏居，只带着一个名叫珂拉荔的女儿过活；但是她一心居积钱财，对于家用只拿出一笔小小的数目，并且不住地向她兄弟说："这算不了什么，既然这是留给你的女儿的；不过你快给她找人家吧，因为我想看见侄外孙。拥抱一个出自我们血统的孩子何等快乐，她将来是能够把那种快乐给我的。"

事情在海军部里早已被人知道；并且绝不缺少求婚的人。有人说是马慈，那个漂亮的马慈，本科的那只狮子，带着一种看得出的企图，在迦诗阑老爹身边周旋。但是这位退伍的上士却是一个富于阅历的老江湖，他所要的是一个有好前程的孩子，一个会做科长并会给他，给老年的上士西扎尔增光的孩子。勒萨白勒很合他的条件，并且他早就想找一个方法把他引到他家里来。

忽然他搓着手掌站起了。他已经有办法了。

他很明白各人的弱点。认为若要利用勒萨白勒，只好由虚荣着手，由职业上的虚荣着手。他可以向他要求保护，如同旁人去要求一个国会议员似的。如同要求一个大人物似的。

自从五年以来，迦诗阑没有晋过级，现在自以为在本年一定很能够得到一次。所以他可以假装糊涂去要求勒萨白勒，然后就可以如同道谢一般邀他吃饭。

打定了主意之后，他立刻就动手实行。于是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那件出门穿的衣裳，换掉那件旧的，末了，拿着所有和他这位同事职务相关而业已登记过的文件，走到勒萨白勒一人独占的那间屋子里去，——因为肯卖力和职务重要两件理由，所以他能享受独用一间屋子的特别优待。

那少年人正在一张大桌子上，围着许多用红笔或者蓝笔标明号码的散乱纸片和打开的卷宗之间写字。

他一下看见了收文员进来以后，就用一种显出尊敬意味的亲切语调问："怎样，好朋友，您可是带给我不少的东西？""是的，不少，并且我还有话和您谈。""请坐，好朋友，我听您说。"

迦诗阑坐下，喉咙里像是发干，轻轻地不断地咳着嗽，装出不自在的神情，末了，才用一种不甚自在的声音说："我是为这件事来的，勒萨白勒先生。我决不会兜圈子。我如同一个老兵一般仍旧是爽直的。我来求您给我帮一个忙。"

"哪一件呢？"

"我爽利说。今年我很想得到晋级的待遇。然而却没有谁能保护我，于是我就想到了您。"

勒萨白勒的脸上略略红了一下，虽然吃惊，却也高兴，满腔的骄傲而带惭愧的神情。然而他毕竟回答道："不过我在这里算不了什么，好朋友。比起快要升做主任科员的您，我真差得多。我绝无能力，请您相信……"迦诗阑用一种充满了敬意的匆促态度拦断了他的话："不用客气。我们的科长很听您的话，所以倘若您肯替我说一句话，我就晋级了。请您想想吧，我在十八个月之后，就有享受全俸退休的权利，倘若不在明年一月以前晋级，那末每年就要少得五百金法郎了。我很知道有人说：'迦诗阑并不困难，他的姐有一百万。'对呀，我的姐有一百万，不过她那一百万却是做本求利的，所以她不拿出来。那款子是给我女儿的，这句话也对；不过，我女儿和我，究竟是两个人。倘若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末到了我的女儿和女婿闹起阔劲儿时候，我一定差得很远了。您现在自然明白情形，可对？"

勒萨白勒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对，您说的很对。令婿也许未必完全合您的意。一个人谁也不靠，就很自如了。总之，我答应极力替您做一下，我将来一定和科长去谈，给他说明情况，倘若必要的话，我预备坚持。请您算在我身上吧！"

迦诗阑站起来，握着他同事的双手，用一种军人式的握手方法紧紧地握着摇了几下；末了他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请您相信吧，倘若我偶然撞到机会……只要我能够……"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来结束他的话便走开了，过道里发出他那种老兵式的拍子均匀的脚步声。

但是他老远就听见一阵生气的铃声响着，于是他开始跑起来，因为他是认识那阵铃声的。那正是科长多史白夫先生传唤他的收文员。

八天以后的某一个早晨，迦诗阑在他的办事桌上看见了一件封着口的信，其中说的是：启者：兹幸有好消息相告：部长根据我们的司长和科长的呈请，已于昨天批准足下晋级为主任科员，此事明天即可见正式命令。目前，大概足下尚无所闻，然否？即颂近安。

勒萨白勒启

西扎尔立刻跑到他那个少年同事的办公室里，给他道谢和道歉，表示拥护他，把感恩知己的话说了又说。

第二天，果然大众都知道勒萨白勒先生和迦诗阑先生都晋了级。其余的人员却要等候另一个好时机，然而由于补偿办法，却都能享受一笔由一百五十至三百金法郎不等的奖励金。

博瓦塞尔先生竟声言要在某一天半夜里，躲到勒萨白勒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上等候他，去好好揍他一阵，使他立不起来。其余的人员却都一言不发。

下一个星期一那一天，迦诗阑一到部就去找他的保护人，严肃地走进那间屋子，并且用一种有礼貌的语调说："我希望您愿意在新年头上，赏光到舍下吃年夜饭。日期由您挑眩"那位略受惊讶的少年抬起头来，并且双眼盯着他的同事；随后他为着细揣那一位的心思，所以并没有把视线移开多少，口里却回答道："但是，好朋友，因为……这一向的晚上，我都和旁人有了约会。"

迦诗阑用一种好好先生的语调要求："请您想想吧，您既然给我们帮了忙，就请您不要拒绝我们让我们难过。我现用我自己的和我全家的名义央求您。"

优柔不断的勒萨白勒依然迟疑着。他固然明白了这番意思，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来考虑和权衡自己应当同意或者应当拒绝，所以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末了，他暗自想起："我去吃饭的时候什么心愿也不许，"于是用满意的样子答应选定本星期六。并且带着微笑加上一句："这样我第二天不必早早起床。"

## 二

迦诗阑先生住在洛施刷尔街的高坡儿上，住宅是六楼上一层有露台的房屋，在那儿可以望得见巴黎全城。他有三间卧房：他自己，他的姐以及他的女儿，每人各住一间，另外有一间兼作客厅使用的饭厅。

在整整一个星期里，他为着预备这顿饭忙个不祝为了要排好一顿丰富而又漂亮的饮食，菜单子很费了商量。终于这样作了决定：一道蛋花原汁肉汤，一道用咸虾和香肠镶的什锦冷盘，

一道龙虾，一道烤肥子鸡，一道罐头青豆，一道鹅肝冻，一道生菜，一道冰淇淋和一道饭后甜食。

鹅肝冰，是在附近一家熏腊店里指明要上等材料买来的。那一小罐竟费了三个半金法郎。至于红葡萄酒，迦诗阑却从本街拐角上那家在平时供给他止渴饮料和零沽酒店里买来的。他不愿意到一家大酒店里去，理由就是："小酒店很难有机会卖掉他们那些上等酒。因此他们把上等酒很久地放在酒窖里，结果他们的上等酒都成了顶陈的。"

星期六那一天，为了保证一切是不是已经都预备停当，他回家比较早些。他的女佣人给他开门了，她脸色比番茄还红一些，因为她恐怕大铁灶不能应时，一到日中就在灶里生了火，她的脸儿整整地烘了一个下半天；而且她因为慌张显得手忙脚乱。

他走到饭厅里去考查一切了。在那间小屋子中间，小圆桌映着绿色罩子的挂灯强光竟成了雪白的一大片。

四只盘子的上面，都放着一方由迦诗阑小姐——那位姑母——折成主教法冠式的饭巾，两旁都放着一些白色金属的刀叉，前面都放一大一小两只杯开。西扎尔觉得这东西的看相不够好，便喊了一声："沙尔罗物！"

左边的那张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妇人。她比她兄弟年长十岁，一副窄窄的脸包围在那些用纸卷卷好的白色鬈发中央。她的细微的声音就是和她的伛着的矮细身材相比，也仿佛是过于弱小，她拖着脚步无情打采地走着。

在她少年时代，旁人谈起她总说是："何等娇小玲珑的尤物！"

现在她是一个瘦弱的老妇人，由于往日的习惯，依然清洁好动，性情固执，并且窄狭多疑，易于生气。皈依了宗教以后，她仿佛久已完全地忘掉了过去生活里的那些艳史。

她问："你要什么？"

他说："我觉得两种酒杯没有多大神气。倘若用一瓶香槟酒……这为我不过多花三四个金法郎，但马上就可以拿些长颈杯子摆在桌上，于是这个厅子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

迦诗阑小姐接着说："我看不出这笔花费的好处。然而花钱的是你，这和我不相干。"

他迟疑起来，设法说服自己："我包你那一定更好一些。并且那东西对于新年蛋糕，一定更能够增加光采。"有了这个理由，他就打定主意了。他拿着自己的帽子，走下楼去，五分钟以后，抱着一瓶酒回来了，酒瓶的肚子上面，贴着一张画着许多大型勋徽的白纸宽招牌，招牌上面的字是："莎兑尔雷伯爵的葡萄园特制上好堆花香槟酒。"

迦诗阑高声说："这只花我三个金法郎，我觉得它是妙品。"

于是他亲自从一张大柜里取出了一些长颈酒杯，放在各个座位的前面。

右边的那张门开了。他的女儿进来了。她是长大的，丰腴的和鲜润的，一个绀发蓝眼而身体健硕的美貌女子。一条简单的裙袍，描出了她那个滚圆而轻捷的身躯；她的声音强烈得几乎和男子相近，洪亮得使人神经紧张。她高声喊道："上帝！有香槟酒！多么快活！"一面却用一种孩童的姿势拍起掌来。

她父亲对她说："你要特别留心的事，就是对于那位给我出了大力的客人，要拿出和蔼的样子来。"

她爽朗地笑了，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呀。"

穿堂里的铃声响了，门打开了，后来又关上了。勒萨白勒进来了。他穿着一套燕尾大礼服，系着一个白领结，套着一双白手套。他造就了一种吸引力。迦诗阑又欢喜又惭愧的跑向前去："好朋友，是我们自家人呀，何必这样客气，您瞧，我还不是穿的普通的短上衣。"

那少年回答："我知道，您也给我说过，不过我弄成了习惯，晚上非穿大礼服不出门。"他行礼了，那顶折得拢的高型大礼帽夹在胁下，一朵鲜花插在钮子孔里。西扎尔给他介绍："家姐迦诗阑小姐；小女珂拉荔，在家里我们叫她珂拉。"

大众都彼此相对鞠躬了。迦诗阑接着说道："我们没有客厅。这有点不方便，不过也就惯了。"勒萨白勒回答道："这布置得很有意思！"

有人接了那顶被他想保留在手边的帽子。他立刻动手除去自己的手套。

大众都坐下了；隔着桌子远远地互相瞧着，彼此一句话也不说。迦诗阑问："科长可是很迟才从部里出来？我呢，我因为要帮她们两位，早就走了。"

勒萨白勒用一种轻快的语调回答："不迟，我们是一同出来的，因为我们应当谈谈布雷斯特军港的帆布解决方法。那是一件很头痛很复杂的事。"

迦诗阑相信应当使他的姐明白科里的情况，于是侧转身子对着她说："我们科里的困难问题，总是勒萨白勒先生处理的。我们可以说他是科长的左右手。"

那位老小姐宁静地表示礼貌，一面高声说："我知道勒萨白勒先生很有才干。"

女佣人用膝头顶开了门，双手举起一只大汤盆。于是那主人翁喊道："快点，请坐！请您坐在那边，勒萨白勒先生，坐在家姐和小女的中间。我想您不会害怕女宾吧。"于是那顿夜饭就开始了。

勒萨白勒用一种满意的，几乎是退让的恭敬神气显出自己是和蔼的，并且偷眼注视那位姑娘，因为她那种鲜润的丰采和她那种使人垂涎的健康教他感到了惊讶。沙尔罗特小姐知道她兄弟的用意，特别留心，于是尽力维系着这种枯燥而且乏味的谈话。迦诗阑心花怒发了，他高声谈着话，随口诙谐，斟出那种在一个钟头以前从街角上零沽酒店里买来的葡萄酒："一杯步尔戈臬的小红酒，勒萨白勒先生。我不对您说它是道地的名酒，但是它却不坏，是从家里的酒窖里取出来的，并且是原装头；这一层，我可以担保。我们从当地的朋友们手里得来的。"

那位青年姑娘什么也不说，略略地有点脸红，略略地有点害羞，因为这位男客的思想使她动疑，所以她坐在他的旁边感到受了拘束。

到了龙虾被人端上来的时候，西扎尔高声说道："这是我很想认识的一位贵人。"微笑的勒萨白勒说起有一位作家称呼龙虾做"海上的红袍主教"，，却不知道这动物在没有煮熟以前原是黑的。迦诗阑放声大笑，一面不住地说："唉！唉！唉！这笑话真滑稽。"不过沙尔罗特小姐却很生气了："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关系。那位先生不免有点儿不知轻重。我个人，很懂得一切的诙谐，一切的；不过我却反对旁人当着我嘲笑教士。"

少年人很想取悦于那位老小姐，就利用时机宣布一种对于天主教的信仰。他议论那些恶意的人用轻浮态度对待伟大真理。末了他下着结论："我尊敬我的祖宗的宗教，我以前是在宗教里面受培养的，以后，我终身都要待在那里面。"

迦诗阑不再笑了。他拿起面包屑儿搓成些小球儿，一面喃喃地说道："这不错，这不错。"随后他便更换了这种使人厌烦的谈话，根据那些每天做着同样的日常工作者的一种天然癖好，发出了疑问："那个漂亮的马慈，为了没有晋级一定生气了吧？"

勒萨白勒微笑着："您有什么办法？根据各人的行为去报酬各人！"于是他们谈到部里了，那是使大众都热心的事，因为这两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听见谈他们，所以她们对于那些部员，几乎和迦诗阑一般熟悉。沙尔罗特小姐很留意博瓦塞尔，因为那些被他述起的意外和他那个富于小说意味的头脑，珂拉小姐的心里却关心马慈。虽然她们都没有和他们见过面。

勒萨白勒用一种高岸的态度谈论他们，俨然是一个批评属员的部长气慨。

大家静听他说："马慈绝不缺少一定的长处；但是若要升官，却非格外卖力一些不可。他欢喜交际和种种娱乐。那些事弄得他心里不宁。由于他自己的错处，他是永不会有多大前程的。也许由于那些被他所影响的人的恩惠，他不难于做个副科长，但是位置却不能再高。至于毕多雷，他笔下不错，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层，他有一种无可指摘的漂亮文体，但是没有内容。在他身上无论什么都是一点皮毛。他是一个不能放在重要职务上去独当一面的孩子，不过如若有一个精干的首领把公事指点给他，他却是可以用的。"

迦诗阑小姐问道："那末博瓦塞尔先生呢？"

勒萨白勒耸起两只肩头："一个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什么事也看不准。他站着作梦。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

迦诗阑开始笑了，并且高声说："顶好的人，就是肥皂老爹。"于是大家都笑了。

随后大家谈到戏园子和本年的戏剧了。勒萨白勒也用同样的权威口吻来批评戏剧文学，把所有的作家清楚地分出等级，用永不错误而且无所不能者通常自信态度，估定每一个作家的优点和缺点。

他们吃完了那道烤子鸡了。西扎尔现在打开了那只盛鹅肝冻的瓦罐子。他那份小心谨慎的样子，使人确信里面的东西非同一般。他说："我不知道这一份究竟怎样。但是向来总还不差。这是我们一个住在斯特拉司堡的表兄弟寄来的。"

于是人人都用一种恭敬的从容态度，来尝那份封在那只黄色瓦罐子里的冷荤。

冰淇淋上来的时候，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那简直是一种在一只果酱小缸子里荡漾的糖汁，一种清淡的液体。原来那个小女佣人，因为恐怕自己不熟悉，所以糖果店里小伙计在七点送货来的时候，她就央求他亲自从冰桶里取出来留在外面。

迦诗阑不乐意了，竟想教她撤下去，随后想起那份新年蛋糕，他才宁静下来，他用神秘态度来切那个大蛋糕了，如同它关住了一件重大的秘密似的。大众的眼光都盯住那件含有象征意味的点心，随后有人拿着传递起来，一面却吩咐大家先闭上眼睛，再伸手去取应得的那一份。

哪一个会得着糕里的那粒蚕豆？大众的嘴唇上都流露出一阵发傻的微笑。勒萨白勒先生轻

轻地迸出了一个表示惊讶的“呀”，接着就用拇指和食指取出一粒还被面粉裹住的白色蚕豆来。于是迦诗阑开始鼓掌了，随后他高声喊道：“请节王赶紧选节后吧！赶紧选节后吧！”

节王的心里免不得迟疑一阵。若是选沙尔罗特小姐做节后，难道不是一种“政治手腕”？她一定会受奉承，会受笼络，会受拉拢！随后他又想起在事实上，本来是为了珂拉小姐才有人请他吃饭，那末倘若来选那姑母做节后，岂不像个傻子。于是他把身子转过去对着他身旁的那位青年女子，献出那粒至尊无上的豆子：“小姐，您可愿意许我献给您这个？”这时候他们才彼此对面互相注视。她说：“谢谢，先生！”于是接受了这个尊严的信物。

他想：“她真美，这个姑娘，那双眼睛真再好没有了。并且她很活泼，了不得！”

拍的一声响，使得姑侄两个都跳起来。原来迦诗阑刚好开了那瓶香槟酒，酒呢，正从瓶口猛烈地迸出来流到桌布上。随后那些杯子都充满了堆花般的酒沫，于是这位主人高声说：“这酒真好，我们可以看得见。”但是勒萨白勒正因为要自己的杯子里的酒不至溢到外面打算去喝一些，西扎尔却喊道：“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于是沙尔罗特小姐也心花怒发了，用她那种尖锐的声音喊道：“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

勒萨白勒用郑重的态度干了杯，把杯子搁在桌上：“您各位看见我是稳稳当当的！”随后转过身来对着珂拉小姐：“轮到您了，小姐！”

她正要喝酒；但是大家却喊道：“节后喝酒了！节后喝酒了！”她不禁脸红了，于是笑起来，把那只长颈杯子重新搁在桌上。

这顿晚饭的结局，是充满了喜悦的，节王对于节后表示热中和殷勤。后来到了喝过甜味烧酒的时候，迦诗阑就说：“他们要来收捡桌子，使我们舒展一些。倘若不下雨，我们可以到露台上坐一会儿。”虽然那时候久已是黑夜。他却很想向来宾指出房子前面的远景。

打开了那两扇玻璃门。一阵带潮气的微风进来了。

外面的气候温和，正像四月里的光景，大家都跨过了那条分隔饭厅和露台的门槛。除了一片罩在这座大城市上的模糊微光，那片如同画在神像顶上的光圈一样的光，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这种光明仿佛间或也有强烈一些的地方，于是迦诗阑开始给他说明：“仔细看吧，那边，就是人间的伊甸园在那里发光。这边就是各城基大街连成的路线！看上去清清楚楚。白天。这儿的风景真好极了。您要是去旅行，只算空跑，无论在哪儿，您总看不到比这儿再好一些的。”

勒萨白勒正在那铁栏杆上支起胳膊伴着珂拉，她突然感到了一种使人发呆的惆怅，瞧着天空默默地出神。沙尔罗特小姐因为害怕潮气仍然回到了饭厅。迦诗阑却继续谈着，伸起胳膊指点荣军院在哪一方面，德罗伽兑罗宫在哪一方面，星辰凯旋门又在哪一方面。。

勒萨白勒低声问：“您，珂拉小姐，您可欢喜从高空眺望巴黎？”

她如同被他唤醒了似地，略略动弹了一下，接着就回答：“我？……对呀，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我想象一切在那边，在我们眼前经过的人。在那些房屋里面有多少有福气的人和没福气的人！倘若我们能够通通看见，那么真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事！”

他靠近了她的身边，他们的胳膊肘和他们的肩膀已经互相接触：“在月光里，这应当是仙境吧？”

她喃喃地说："我想很对。可以说是多雷的一件作品。一个人能够在屋顶上长久散步，该是何等的快乐。"

于是他向她询问那些和她的趣味，她的想象，她的娱乐有关的事了。她自如自在的回答他，俨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理智的，想象程度恰到好处的女子。他觉得她很有见识，并且想起倘若能够用胳膊去搂住这个丰腴而有弹力的身躯，并且能够如同用小口儿喝着上等的烧酒一般，去细吻这片被灯光照着的鲜润面庞儿上的耳门边，岂不是真地隽美。他觉得自己受到吸引了，受到煽动了，那阵如此贴近的女性触觉，那阵对于成熟的闺女肉体的渴想和那个少女的微妙诱惑力，正吸引他，正煽动他。他仿佛会在那里勾留几小时，勾留几夜，勾留几星期，始终伴着她靠住栏杆，使她觉得在自己身边，他被那种由她的接触而生的美感迷住了。并且有点儿东西如同一阵诗境般的感情似的，对着这座在他眼前摊开的灯光照耀的巴黎大城市拨动了他的心灵。巴黎的黑夜生活，巴黎的行乐和放荡的生活，是因灯光而有生气的。他仿佛自己管领了这座大城市，自己在那上面翱翔；并且他觉得那一定是快乐无边的，倘若每晚能够在这露台上陪着一个女性，并且在这个大城市的顶上，在这个大城市所蕴涵的一切爱情之上，超过一切的庸俗满意和平凡欲望在这些星斗的近边，互相爱慕，互相接吻，互相拥抱。

有些晚上，那些最难兴奋的心灵也如同生出翅膀一般都来开始梦想。勒萨白勒也许有些醉意了，现在。

迦诗阑跑开去取他的烟斗，一面点着一面走回来，并且说："我知道您不抽烟，所以我也不拿纸烟奉敬。在这儿熏一枝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个人，若是定要我住在楼下，我就真有些儿活不了。我们本可以那样办，因为这栋房子，也和左右两边的那两栋一样，都是归家姐管业的，她在那上面有一份不小的收入。以前这些房子并没有花她多少钱。"他说到这里，便扭转身躯对着饭厅里高声问："从前买这儿的地皮，究竟你花了多少，沙尔罗特？"

于是那个老姑娘的尖声音开始谈起来。勒萨白勒只听见一些破碎不全的句子："……在１８６３年……三十五个金法郎……后来才盖了……三栋房子……一个银行家……至少可以卖五十万金法郎……"她用老兵替自己表功的那般满意，谈起自己的家产。她数出她种种的购买，旁人从前向她献过的提议，涨价的情形之类。

勒萨白勒完全发生了兴趣，因此转过身躯对着里面，现在他的脊梁靠着露台的栏杆了。但是因为他还只听到这节说明里的一些无头无尾的话，所以连忙丢开了他那个青年女伴，到厅子里去听个明白；末了，他坐在沙尔罗特小姐身边，长久地和她谈到那些势在可加的租金，以及用存款买债券或者产业所能得到的利润。

他在半夜光景才走，一面答应再来。

一个月之后，部里的人员只谈雅各—来沃波尔•勒萨白勒和西莱思蒂—珂拉荔•迦诗阑的婚姻了。

## 三

年轻的夫妇住的房子，不仅是和迦诗阑两姐弟所住的同在一层楼上门户相对，而且款式也相同，那本来是租出了的，现在早辞退了固有的房客。

然而却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扰乱了勒萨白勒的精神：那位姑母绝不肯用确定的字据来保证她日后留给珂拉的遗产。不过她倒承认在上帝跟前去宣誓，说她的遗嘱已经办好，并且保存在公证人俊人老师的事务所里，此外她又承认她的财产将来全部都留给她的侄女，仅仅只保留

了一个条件。有人恳求她宣布那个条件，她竟拒绝说明，不过却带着善意的微笑又来宣誓，说条件是易于履行的。

在这个老的女教友的固执态度和这些说明之前，勒萨白勒觉得应当另找出路，然而那个青年女子真合他的意，他的欲望战胜了他的顾虑，于是他在迦诗阑的坚持努力之下投降了。

现在他是幸福的了，虽然始终因为一个疑团而心烦。并且他真爱那个绝没有误过他种种期望的妻子。他的生活是过得安宁而又单调的了。有家男子的新处境，他在几个星期之中就习惯了，后来他继续显出像以前一样的精明能干。

这年的光阴完了。元旦又来了。他竟没有得到那个在他视为当然的晋级优待，这可真使得他诧异。仅仅马慈和毕多雷晋了级，而博瓦塞尔秘密地通知迦诗阑，说是他决定在某一天傍晚下班的时候，要当着大众在大门对面好好地揍这两个同事一顿。然而他却什么也没有做。

因为有了劳绩而没有晋级的抑郁，勒萨白勒竟有七八天睡不稳了。然而他的工作实在象狗一般地忠实；他无止境地代替那位一年要在恩谷医院住九个月的副科长拉鄱先生；每天八点半他就到部：直到下午六点半才走出来。人还要再要求什么？倘若有人对于一种这样的工作和一副这样的精神还不表示满意，他就会照着其余的人一样做了，那还用多说。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多史白夫先生素来拿他当子侄辈看待，怎样竟能不照顾他？所以他想明白真相了。他预备去找那位科长和他说个明白。

某个星期一早上，在他的同事们都没有到部的时候，他果然去敲这位专制者的门。

一道尖锐的声音喊道：“请进来！”他进去了。

多史白夫先生坐在一张堆满着案卷的大型办公桌跟前写字，很矮小的身材，顶着一个仿佛搁在那张吸墨纸垫上的大脑袋。他一下看见了他这位心爱的科员，就说：“早安，勒萨白勒；贵体可好”少年人回答道：“早安，恩师，很好，您自己呢？”

科长停笔不写字了，接着就把自己的椅子旋过来，他的身躯紧束在一件款式正派的黑色方襟大礼服里，瘦小虚弱，仿佛和这张牛皮靠背大围椅完全不相称。一个荣誉军都尉章的玫瑰色勋表，体积是大的，颜色是艳的，佩戴在这个人的身上，更加显得特别大，正像一粒燃烧透红的煤在他那个被大脑袋压着的窄小胸脯上面发光，这脑袋大得可观，以至于整个的人简直如同蘑菇一样，发育的部分就仅仅局限在头部上面。

他的下颏是尖的，颊凹眼凸，那个宽大的额头上盖着向后披开的白头发。

多史白夫先生说：“请坐，朋友，请您把来意告诉我。”

对于一切其他的科员，他向来自以为是一个待在自己船上的舰长，表示一种军人的粗硬态度，因为他把海军部当作一只大船，法国所有舰队的旗舰。

勒萨白勒心中略受感动而面色略变灰白，他吞吞吐吐说道：“恩师，我特地来请教您，我是否有什么事办得不对？”

“哪儿有什么不对，朋友，您为什么对我提起这个问题？”

“我因为今年没有像往年一样晋级，觉得有些诧异。恩师，我要求您原谅我的冒昧，一面还请您准我说完我的理由。我知道自己仗着您，得过许多特别的优待和许多意外的利

益。我知道照普通的规矩，非每隔两三年不能晋级：但是我还请您注意，我给科里做的工作，差不多四倍于一个普通人员，办公的时间至少是两倍。倘若有人把我种种努力的结果当作勤劳，而把今日的结果当作酬劳，再合拢来衡量一下，那末就一定会发现酬劳远逊于勤劳哪！”

原来他早就用心预备了这段他认为十分得体的议论。

吃惊的多史白夫先生寻觅着答辩的话。他终于用一阵略带冷落的语调说：“虽然在原则上，科长和科员之间是不许讨论这些事的，不过因为我对您的辛勤努力表示敬重，我很愿意答复您这一回。

“我本来也像往年一样呈请给您晋级。但是司长认为您的婚姻给您保证了一个美好的前程，这前程远比一种宽舒境界高，是您那些清寒同事们永远触不到的一种幸福，所以圈掉了您的姓名。从各人的生活条件分别一下，难道不公平？您将来要变成富人，大富人。每年多加三百金法郎，在您算不了什么，至于在其余的人荷包里，这个小小的增加就不算少了。朋友，这就是您今年没有晋级的理由。”

勒萨白勒羞愤交集地退出来了。

当晚吃饭的时候，他对他妻子很表不快。她素来是高兴的，并且脾气也还公正，但是任性，有时候她真地想一件东西就是永不退让的。在他看来，她已经没有新婚初期的肉感趣味了，虽然他的欲望依旧是受着刺激并没有衰退；因为她固然始终是鲜润的和美貌的，不过偶尔他竟也感到那种因为两性同居而生的近乎厌弃的幻灭。因为手头不富裕，所以生活上的千千万万平凡的或者可笑的琐屑事情，早上起身以后没有注意的装饰，又旧又破的粗呢便袍，褪了色的旧浴衣，以及一切的在一个贫穷家庭里摆在面前的必要的日常工作，在他眼里都使得婚姻失掉了光彩，使那朵远远地引诱未婚夫妇的诗意之花归于萎谢。

沙尔罗特姑母也使他内心不快乐，因为她镇日不再上街了；什么她都来干预，都要管理，对于什么都挑眼，因为大都很怕得罪她，所以无论什么总勉强忍受，不过一方面却是带着一种日见增加而潜伏的隐怒的。

她用她那种老婆子的拖沓步儿在他们家里穿房入户；并且用她那种尖锐的声音不住地说：“你们应当做这个；你们应当做那个。”

到了他两夫妇单独相对的时候，勒萨白勒忿忿地高声说：“你的姑母简直不象话，我，我不愿意再领教。你可听见？我不愿意再领教。”而珂拉却安稳地回答：“你教我怎样办？”

于是他怒不可遏了：“有这样一个家庭真可厌！”

而她始终宁静地回答：“不错，这个家庭固然可厌，但是那份遗产却不坏，可对？千万不要做傻瓜吧，敷衍沙尔罗特姑母，你和利益和我是一样的。”

他不知道如何答复，不言语了。

现在那姑母抱着非有一个孩子的定见不住地来麻烦他们了。她推着勒萨白勒走到墙角边，在他面前轻轻地说：“侄儿，我要您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做父亲。我要看见我的遗产承袭者。您断不会使我相信珂拉没有做母亲的能力。只须看看她就可以明白的。人结了婚，侄儿，为的就是生男养女，我们的圣母教会禁止不能生育的婚姻。我很知道您家境不宽，一个孩子要增加用费。不过在我死了以后，您是什么也不会短少的。我要一个小勒萨白勒，我要他，您要明

白!”

结婚十五个月后，她的期望始终还没有实现。于是乎她动了疑心，并且变成了迫不及待的；末了她用昔时经验丰富而今日在必要时依旧记得正确的妇人地位，低声对珂拉做了一些合乎实用的指导。

但是某一天早上，她觉得自己不太舒服，没有能够起床。她是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因此迦诗阑觉得很慌张，就走来敲他女婿的门了：“赶紧去找巴尔贝忒医生吧，以后再去告诉科长，自然要说我今天因为这情形不能到科。”

勒萨白勒愁愁闷闷过了一天不能工作，对于公事既不能办稿也不能研究。多史白夫先生诧异起来了，因此问他：“您今天有点儿分心吗，勒萨白勒先生？”然而焦躁的勒萨白勒回答道：“恩师，我很疲倦。昨天晚上，我整整地服侍我姑母一夜，她老人家的病是很重的。”

但是科长冷静地接着说：“既然迦诗阑先生在她身边，那就应当够了。我不能因为我的科员们的私事，就耽搁科里的事务。”

勒萨白勒早把自己的表对着自己搁在桌上，并且带着一种发热的焦躁姿态等着五分钟。末后大天井里的大时鸣钟一响他就溜走了，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规定时间下班。

因为他很不放心，所以坐了一辆马车回去，随后他跑着走上了扶梯。

女佣人给他开了门：他喃喃地问：“她老人家怎样呢？”

“医生说她老人家很不好。”

他心房突突地跳起来，他始终非常着急：“哎呀！真地。”

莫非她真地就会死？

现在他不敢到病人的卧房里去了，派人去请那个守着病人的迦诗阑出来。

他丈人立刻来了，小心地推开了房门。他身着便袍，头戴希腊式便帽，正像他往常在夜晚围炉时似的；他低声慢气地说：“事情不好，很不好。她失去知觉已经四小时了。并且今天下午，已经给她领过了圣餐。”

于是勒萨白勒顿然觉得他的双腿没有气力，坐下来了：“我的妻子呢？”

“她在她身边。”

“医生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说是一种突发症。她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也可能今晚就死。”

“您有什么事要我做？倘若没有事，我宁愿不到那间屋子里去。因为看见她老人家那种情形，真使我难受。”

“没有。您可以回家去。倘若有什么变化，我立刻派人来找您。”

于是勒萨白勒便回到自己住的那边去了。

家里的房子在他看来仿佛变了样子，比以前大一些又亮一些。但是他坐不住，就到露台上去了。

时令正是七月底光景，骄阳正在德罗伽兑罗宫的双塔后面落下，对着各处密密麻麻的屋顶洒出一阵火雨。

天空靠着地平线是绯红的，在较高一些的处所转成了淡金色，再上去，是黄的，再上去，又是碧色，一种被光辉渲染出来的浅碧色，再上去到了天顶，另是一种清洁而鲜明的蓝色了。

飞箭般的燕子往来经过几乎分辨不出，它们在天空的银红色里屋出它们翅膀的钩子样的飘忽侧影。一层蔷薇色的薄霭，一层火般的蒸气，在那无数无数的房屋上面，在辽远的田园上面浮着，钟塔的尖顶，一切建筑物的尖顶都从蒸气当中穿出来，如同在仙境里一样。凯旋门在这着了火一般的地平线上，显得又大又黑，荣军院的半球形屋顶，好像另一个从天空坠下来的太阳压着建筑物的背脊。

勒萨白勒双手攀着铁栏杆，如同饮酒一般饮着这种空气，觉得有一种深沉而胜利的喜悦钻到了身上，他很想跳跃，很想叫唤，很想表现一些热烈的动作。在他看来人生是喜笑颜开的，前程是充满幸福的！他就可以做些什么？末后他坠入梦想里了。

一阵响声从后面使他轻轻地跳了一下。原来他的妻子来了。她双眼绯红，颊部微肿，神情疲倦。她伸起额头给他吻，随后向他说："我们预备在爸爸那边吃晚饭为的是可以不至于和她老人家远离。我们等会儿吃饭的时候，女佣接手替我们看护她老人家。"

他跟着她到对面那层房子去了。

迦诗阑已经坐在饭桌边，等候他的女儿和女婿一同吃饭，一份冷的烤子鸡，一份杂拌马铃薯生菜和一份草莓，都在桌子旁边的小木架上安排好了，汤已经在各人的盆子里吐出蒸腾的热气。

他们都坐下了。迦诗阑高声说："这是我不愿意常过的日子。不快乐。"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音调上固然显出漠不相关的表情，然而脸上却有一种满意的颜色，随后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的胃口很好，觉得子鸡很鲜，杂拌马铃薯生菜很爽口。

但是勒萨白勒觉得自己的胃囊如同锁住了似的，并且精神上也不安逸，他略略吃了一点儿，两耳静听着隔壁那间沉寂得如同空了一般的屋子。珂拉也不饿，她感到伤心，流着泪，不时用餐巾的角儿擦眼睛。

迦诗阑问："科长说了些什么？"

于是勒萨白勒说了详细的情形，那都是他丈人教他细述的，教他重述的，他如同一年没有到部一般，盘查得结结实实。

"他们知道了她生病，应当有一种感慨吧？"于是他想起自己在她死后如何扬眉吐气地回到部里，在同事们心里如何想法：然而他如同向一种良心的责备答话似地说道："并不是对于我这位亲爱的姐有什么不好的心肠。上帝知道我是要多留她一些时候的，不过这却一样可以造成一点印象。肥皂老爹可以因此忘掉巴黎公社了。"

他们刚刚开始吃着草莓，病人屋子的门忽然开了。震动力竟大得教那几个吃晚饭的人都立刻一齐张皇失措地站起来。接着那个神气始终稳定愚呆的矮小女佣人从那门里出来。她安静地说："她停止呼吸了。"

迦诗阑把餐巾扔在那些盘子上面，像一个疯子似地连忙跑过去；珂拉跟着他走，心房突突地跳；但是勒萨白勒却只站在屋子门口，远远瞧着那张病床隐约地在薄暮微光里显出灰白的影子。他看见了他丈人朝床边弯下身子，不动弹地仔细观察；随后突然一下，他听见了他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从远处来的，从世界的尽头来的，正是一种在梦境里经过再向我们报告一些惊人事件的声音。它正报告着："完了！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见他妻子跪下来，额头靠在床上的毯子放声大哭。于是他决计走进屋子里了，这时候迦诗阑刚好直起腰来，他瞧见了沙尔罗特姑母那双闭着眼睛，躺在枕头的白布套子上面的脸，那样枯凹，那样严肃，那样灰白，神气俨然是一个用蜡做的老妇人。

他愁闷地问："完了吗？"

迦诗阑正望着他的姐细看，这时候才转过来对着他，于是他们彼此互相望着。他嘴里回答了一个"完了"，心下却想极力装出一种戚容；但是这两个汉子在一个眼色之下已经互相了解了，并且由于本能作用，不知为着什么彼此互相握起手来，如同因为彼此帮了忙而互相致谢似的。

这时候，他们立即着手料理后事，一分钟也不耽误。

勒萨白勒自告奋勇去找医生，并且尽力赶快为了那些最紧急的事情跑腿。

他取了帽子，又跑着走下了扶梯，因为他急于要上街，要离开他们，要呼吸，要思虑，要清静地玩味他的幸运。

到了他结束他那些使命的时候，他却急于想去看看繁华的闹市，去加入热闹的人堆里，去加入傍晚的舒服生活里，所以并不回家而走上城基大街了。他很想向过路上的人喊道："我现在有五万金法郎的常年利息了。"他把两只手插入衣袋里走着，在那些店铺的橱窗跟前停住脚步，去仔细看那些讲究的衣料，珠宝，精美的家具，一面高兴地暗自想着："现在我能够买这些东西了。"

他忽然在一家供给丧事用品的店前经过，于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倘若她并没有死。倘若他们都弄错了？"

他抱着这阵浮在头脑里的疑虑，提起一阵急一些儿的步儿向家里走。

进了门他就问："医生可来过了？"

迦诗阑答道："来过了。他证明了死亡，并且还自愿填写报告。"

他们又走到亡人屋子里了。珂拉坐在一张围椅上面始终哭着。她用妇女们的那种易于流泪的习惯，不费气力很从容地哭着，现在她几乎没有伤感了。

他们三个人一经在家里会了面，迦诗阑就低声说："现在，女佣人既然睡了觉，我们可以仔细看看所有的家具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

于是这两个男子动手工作起来。他们倒空了所有的抽斗，搜过了所有的衣袋，摊开了所有的零星纸头。一直弄到半夜，竟没有找到一点紧要东西。珂拉已经打瞌睡了，并且很

匀静地微微地打呼。西扎尔问："我们可是要在这儿守到天亮？"游移的勒萨白勒，觉得这样是合乎礼貌一些。于是他丈人赞成了他的意见，说道："既然如此，我们搬几张围椅过来吧。"他们走到少年夫妇的家里，把那些陈设着的软靠垫围椅搬了两张过来。

一小时以后，这三个亲属都在那个永远僵卧而冰凉的尸首眼前，带着那些不等的打呼声音睡着了。

天亮了，矮小的女佣人进来了，他们三个也就醒了。迦诗阑擦了擦眼睛，立刻就说了一句真心话："我差不多直到半小时以前才打了一阵瞌睡。"

但是勒萨白勒的精神却立刻恢复了，他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连一秒钟都没有睡；仅仅只闭上眼皮休息休息。"

珂拉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于是勒萨白勒带着一种明显的平淡态度问："您想我们在什么时候到公证人那里去看看遗嘱？"

"不过……就赶今天早晨，倘若您愿意。""可是一定要珂拉陪着我们去？""这样比较好一些，因为她毕竟是有关承袭遗产的人。""既然如此，我去通知她预备。"

于是勒萨白勒快步出来了。

迦诗阑和勒萨白勒夫妇二人，身穿重孝面带戚容走到俊人老师的事务所，那时候，所里刚刚打开大门。

公证人立刻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坐下。迦诗阑发言了。他说："先生，您是认识我的：我是沙罗尔特•迦诗阑小姐的兄弟。这就是小女和女婿。家姐不幸在昨天去世了；我们预备明天安葬她。您既然是给她保管遗嘱的人，我们特地来向您请教，看她生前对于自己的葬仪，是否留下了什么有关的愿望，看您是否有什么话通知我们。"

公证人开了一只抽斗，取出了一个信封，接着拆开了它，从中取出了一张纸，于是说道："在这里，先生，遗嘱一式两份，我立刻就可以把内容告诉您。另外那一份，应当留在我这儿备查。"于是他读起来："立遗嘱人，威克多林－沙尔罗特•迦诗阑，在此表示我的最后愿望："我以我之全部价值一百二十万金法郎左右的财产，留给我侄女莱思蒂－珂拉荔•迦诗阑在结婚后将生的子女们，但是在此项子女们之居长者未成年以前，其父母有享用全部子金之权利。

"附在本遗嘱后的规则，把我的遗产平均分做两部分：一部分将由每一个子女分别自行管理，另一部分则由其父母管理至死亡之时为止。

"如若我在侄女未得子女之前去世，则我的全部财产将由我之公证人管理三年，在此种限期内如有子女生出，则我在上文所列举的最后愿望仍然可以有效。

"不过，倘若珂拉荔在我去世三年以后还不能倚赖天赐得一个孩子，则我的全部财产，将由我的公证人经手捐赠分配于本遗嘱附单所载之慈善机关及贫寒者。

接着，公证人就读出一大串公共事业团体的名称，分配的数目，规则和叮嘱。

随后，俊人老师彬彬有礼地把这张字据交给了那个气得发昏的迦诗阑。

他并且以为应当加上一些说明，所以就说："迦诗阑小姐头一次赏光到我这儿来，谈起她这样立遗嘱的计划，当时还说过她极端盼望得一个属于自己血统上的遗产承袭人。对于我的种种劝说，她用一种越说越能具体表示意志的话答复了我，并且这种意志是根据一种宗教情感而来的，她以为任何不生育的结合，是一个出自上帝的诅咒表示。我当时简直没有能够劝她变更意思。请您相信我对于这件事情很觉得抱歉。"随后他又一面微笑对着珂拉荔说："我相信亡人的期望，早晚就可以实现哪。"

末后这三个亲属都走了，因为过于惊讶，所以什么也不思念。

他们并肩地走到回家的道儿上了，彼此相对无言，愧愤交集，如同他们彼此互相窃盗了一番似的。珂拉的全部悲伤忽然都烟消云散了，她姑母如此刻薄寡恩，她也不再为她哭泣了。末后，那个因为忧愤而双唇发白并且紧闭的勒萨白勒向他丈人说："请您把那文件给我来过目。"迦诗阑把那张字据交给了他，少年人开始来读了。他不断被路过的人撞动，索性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站着不走，用那副锐利而有经历的眼光搜求字眼的意义。父女二人在前两步等着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随后，他把那份遗嘱交还他丈人。一面高声说："什么办法也没有。她老人家让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迦诗阑因为失望而忿怒了，他回答道："生孩子在乎您，自然！您知道她早就指望一个孩子。"

勒萨白勒耸着他的双肩，没有辩驳。

他们一回到家里，就撞见了一大群人等着他们，那些人的职业向来就是围绕一些死人做事的。勒萨白勒不愿管点什么，就回到了自己的那一边去，而迦诗阑却用强硬手段对付他们，用高声教他们让他清静一会，要求把一切的事赶快办好，并且说他们干得太慢，到现在还没有把尸首搬开。

珂拉躲在自己屋子里，静悄悄地绝没有一点声音。但是迦诗阑在一小时以后却去敲他女婿的门了，他说："亲爱的来沃波尔，我来请您考虑一下，因为大家终于应当互相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丧事一样要办得像样，免得部里的人动疑。用费呢，我们将来彼此再来斟酌。此外，现在什么也没有失败。你们结婚还没有多久，非有很坏的运气，不怕没有子女。您将来好好儿留心就得了。赶快留心吧。等会儿您能不能到部里去？我就去写讣闻上的投送地点。"

勒萨白勒忍着痛苦承认他丈人说得有理，于是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头，拿着那些黑色框边的帖子在封面上写字。

随后他们吃午饭了。珂拉出来了，神情淡漠，如同那一切事情简直毫不与她相干似的，并且因为昨天过于饥饿，所以她吃得很多。

那餐饭一吃完，她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勒萨白勒出门到海军部去了，迦诗阑却在露台边骑着一张椅子吸他的烟斗。夏季的骄阳垂直地射在许多的屋顶上，其中有几处嵌着玻璃，竟像火一般闪灼，射出好些使人不能正视的炫目反光。

迦诗阑只穿上一件衬衫，在那阵光流下面乜着眼睛，去望那些远而又远竖在都城之外的，竖在尘土扑人的近郊镇市之外的小小的青山。他想起塞纳河的宽阔平静而清凉的水正沿着那些

树木满坡的小山脚下长流，若是在那些树荫底下仆着睡在河边的草上向水里唾唾口沫，一定远比在这露台的烫人铅板上好。于是一阵不如意的心绪压着他了，那就是使人懊恼的念头，由于他们的灾殃而起的，由于这种意外的不幸而起的痛心的感触，往日的期望多么热烈和多么长久，同样这种感触就多么苛刻和多么粗暴；于是他竟象那些人在神志慌乱、心事重重时所做的那样，高声说道："真该死！"

在他的背后，在那间屋子里，他听见了殡仪馆的人往来动作和那阵钉棺材的不断的榔头声音。自从访问过公证人以后，他简直没有再看过他的姐姐。

但是渐渐地，清风和愉快的心情以及夏季天气的明净意味，都钻入他的心灵和肉体了。于是他想起什么都没有绝望。他女儿为什么不会有孩子？她结婚还没有两年！他女婿像是结实的，虽然矮小，但是先天和后天都强剑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孩子，还用多说。此外，也非有不可！

勒萨白勒偷偷掩掩地到了部里，并且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书桌上看见一张纸，上面写着"科长找您"几个字。开始他表示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一阵对于那种将要压在他身上的专制手段而发的反抗；随后一种升官的急进而强烈的渴望鼓舞了他。他自己也会做科长了，并且还不会慢；他还可以爬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不待换去那件上街穿的方襟大礼服，他就去找多史白夫先生。他带着人在伤心时候的一种哭丧脸儿去见他，并且还不只此，另有一种现实的和深沉的悲痛痕迹，那种被强烈的不如意事情印在神态上的自然而然显出来的颓丧。

科长的那个始终俯在纸堆里的大头抬起来了，他用一种焦躁的态度问："我整整等了您一上午。您为什么没有来？"勒萨白勒答道："恩师，我们不幸，姑母迦诗阑小姐去世了，我并且来要求您明天参加葬礼。"

多史白夫先生的脸上顿时显出舒服的颜色了。随后他用一种郑重的神气回答道："既然如此，那就另当别论。我谢谢您，并且我准您的假，因为您应当有许多事情要做。"

但是勒萨白勒却要表示自己是卖力的："谢谢您，恩师，什么都办妥了。我预备在部里待到规定的时间为止。"

随后他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消息传开了，于是各科的人员都来问候他，然而与其说是为了致唁，却不如说是为了道喜，并且也还为了看看他的态度。他用一阵演员式的宁静假面具和一种使人吃惊的机敏，承受了种种言词和眼光。"他真地谨慎，"有些人说。但是其余的人却接着说道："这没有关系，他心里应当是再欢喜也没有了。"

马慈比哪一个都来得豪放，便用他那种上流人物式的舒展神情问他："您可知道财产的正确数目？"

勒萨白勒用一种完全不注意的态度回答："不知道正确的数目。遗嘱上说有一百二十万金法郎光景。因为公证人已经遵守职务立刻把某些和丧礼有关的条款通知了我们，我所以知道这句话。"

据大家的意思看来，勒萨白勒是不会再待在部里的。既然有六万金法郎的常年利息，决不再守着案牍劳形的生活。他算得一个人物了；能够随自己的欢喜去做什么了。一些人说他想运

动做平政院评事；另一些人说他想参加众议员的选举。科长指望就收到他辞职呈文去转呈司长。

整个部里的人都去送葬了，然而都觉得这场仪仗并不热闹。但是一阵谣言来了：“那是迦诗阑小姐本人吩咐过要这样办的。那是在遗嘱上载明了的。”

第二天，迦诗阑已经回到了科里办公，勒萨白勒却在养了一星期的病以后才去，他面色略现灰白了，但是勤勉的情形却和从前一样。旁人说他们生活简直没有突起的变化。仅仅只看见他们带着夸大神气吸起肥大的雪茄，听见他们如同有种种有价证券搁在衣袋里的人一般，谈论年息和铁路股票以及公债，并且在过了一阵之后，又知道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了一所别野去过夏天。

旁人想道：“他们都是像那个老婆子一般儿吝啬的，这是家风；相像的人总是聚在一块的，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份家财还要待在部里，总不算是漂亮。”

再过了一向，旁人不再想起这件事了。他们已经被人看透了，无须多说了。

## 四

勒萨白勒当初跟着沙尔罗特姑母的灵柩走的时候，一面想象那一百万金法郎，并且一种使他身受创伤的剧痛不仅强烈而且不可外传，他竟因为这场很可悲的不幸而迁怒到世界了。

他又独自盘算：“为什么我结婚已经两年而没有一个孩子？”于是那种目睹妻室绝不生育的恐惧使得他心房突突地跳起来。

这样一盘算，勒萨白勒鼓起最后的勇气想做父亲了，那像顽童望着夺标桅杆想夺锦标一样；锦标悬在那枝光滑的而且竖得高高的桅杆顶上，有人爬得上去就可以取下它来，顽童望着它，每每发誓要仗着毅力和决心，使出必要的体力和耐心爬到顶上去齲所以说到生孩子，既然多多少少的人都做了父亲，为什么他做不到？也许他以前由于一阵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对于有些事情竟疏忽了，冷淡了，愚昧地错过了。他一生素来没有感到要养孩子的渴望，所以他以前从没有尽心去追求这种成绩。以后他就要对于这一层发奋努力了；一点儿也不敢疏忽了；而且他是可以有成绩的，既然他这样想得成绩。

但是他送葬回家以后，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了，并且不得不躺在床上。失望来得太强烈了，他因此受了它的打击。

医生断定病势不轻，教他趁早绝对安心静卧，并且以后还要有相当长期的调养。怕的是惹起一场大脑炎。

然而八天之后，他起床了，并且他仍旧到部办公。

但是他觉得病没有断根，所以简直不敢和妻子同宿。他不仅迟疑，并且发抖，如同一个将军将要决战似的，将要为了存亡关头而决一战似的。每天晚上，他总指望那种使自己觉得健康如意诸事好办的时候明天就会到来。他时时给自己诊脉，总觉得太弱或者太快，于是他服补血的药品，吃些生的牛肉，并且在回家以前，先作种种健身的长距离散步。

他既不能满意地恢复健康，因此动了一个念头想到巴黎附近乡村去度过夏季。不久，他竟深信郊外的好空气对于他的身体会有很多益处。在他的情况当中，乡村是能产生一些奇异而有决定性的效果的。由于确信这种未来的成绩，他心里安定起来，于是他在声音里带着许多不必

说明的意思重复地向他丈人说:“我们到乡村住的时候,我身体一定好些,结果什么都一定顺利。”

仅仅乡村这名词，在他看来仿佛包含着一个神秘的意义。

他们毕竟在白崇租了一所小的房子，三个人都搬过去祝每天早上，翁婿两个步行穿过那片平原走到哥龙白村的车站乘火车，并且每天傍晚回来的时候也是步行的。

珂拉因为这样在那条清浅的河边过活，真是欢喜不尽，她常到河岸上闲坐，采许多花，把好些细嫩金黄迎风招展的花草扎成一个个的大把儿带回家里。

每天傍晚，他们三人一齐沿着河岸散步，一直走到鳘鱼闸，在菩提树饭店喝一瓶啤酒。河身受到那些列成长线的桩子的阻碍，在那段宽约一百公尺距离中间的一个个空儿里跳跃，沸腾，涌出一片白沫；落到闸底下的水使得地面动摇，同时散出一阵极细的水珠，一阵潮湿的雾气在空气里飘浮，如同一阵轻烟似地从这铺水帘里升起来，向附近挥发一种被人搅动的河水和一种被人翻转的湿泥的味儿。”

天黑了，对面远远地，一片辽阔的微光，那就是巴黎市区，每天傍晚总使迦诗阑重述一遍：“唔！何等伟大的城市!”不时有一列从那条横断洲尾的铁桥上经过的火车，闹出雷鸣般的疾驰声音，并且无论向左开往巴黎或者向右而趋海岸，都是立刻就不见了的。

他们缓步回来，瞧着月轮升起，坐在一条沟边长久地欣赏：嫩黄的月光是柔和的，落到水里像是跟水一块儿流，水面的皱纹像是一幅闪烁的波纹织物。蛙群发出它们那阵嘹亮性的短促声音。夜鸟的相唤声音在空中流过。有时一片无声的黑影掠过河面惊动了它那幅光明的静流。那就是一只偷着打鱼的小船匆匆投下了鱼网，后来又静悄悄地在他们的船上，从那铺黑色的大网里，引上了他们网到的银光灿烂而且活泼动弹的鲈鱼，那如同一座从水底引上来的宝库，一座充满着银鱼的活宝库。

珂拉动感慨了，撒娇地靠着她丈夫的胳膊，虽然他俩什么都没说，她却明显地猜到了他的用意。为他俩，这竟是未婚夫妇的一种新境界，他们又一次期待着爱情的亲吻。有时他在她耳轮的底下，在她的脖子根上新发初生的地方，偷偷给她一阵温存。她紧握着他的手表示答复；他俩是彼此相迎的却依然都彼此相拒，一个更强毅些的意志，那个一百万的幻影固然感动了他俩却依然阻止了他俩。

迦诗阑受着那种绕在自己四周的希望的安慰，也舒服地过活，喝得畅快又吃得饱足，一到黄昏，他觉得心上发生了一些空想的波动，这种愚蠢的感触，常常因为对着某些野景，譬如对着一阵在枝叶中间洒下来的光雨，或者一阵映着霞光射到河面的远山落日，也会在那些最粗笨的人心里发生的。他那时候高声说道：“对着这类东西，我个人，不能不信仰上帝。这竟留着我不教走,”说到这里，他又指着他的心窝：“并且我觉得自己完全转变了。我成了怪人了。如同有人把我浸在一个使我要哭的浴盆里似的。”

勒萨白勒的情形渐入佳境了，忽然感到自己许久没有像如今这样精力旺盛，很想像一匹马驹似地跑着，在草地上打滚，并且发出快乐的长啸。

他认为那种时候已经到了。那真是一个新婚的良宵。

随后他俩度了一个充满着爱抚和希望的蜜月。

随后他俩窥破了他俩种种的试验都依然是没有结果的，他俩的自信力落了空。

那是一种绝望，一种恐怖。但是勒萨白勒却并不灰心，竟用一些超人的力量坚持不放。他那个比他强健的妻子，本受到相同的欲望的动摇，又因为相同的害怕而发抖，尽兴承受他的种种尝试，逗引他的吻，不住地唤醒他那种将归衰弱的热劲儿。

在十月初，他们都回巴黎去了。

生活对于他俩成了难堪的了。他俩的嘴边，现在都有好些不平的论调；迦诗阑嗅到了真实情形，竟用老行伍式的恶毒粗鲁的讽刺去增添他们的烦恼。

一种不停止的念头追逐他们了，慢慢侵蚀他们了，激动了他们相互间的怨恨，那是一种得不到遗产的怨恨。珂拉现在在唱着高调了，并且用强硬手段对待丈夫。把他当做孩子，当做儿童，当做不重要的人看待。迦诗阑每逢吃晚饭的时候总重复地说："我吗，我倘若有钱，我一定早就有许多孩子了……人在穷的时候，应当知道自己要明白道理才好。"后来，转过身来对他女儿说："你呢，你应当学我一样，但是瞧吧……"并且他又用一种含有意义的眼光向他女婿瞧了一下，同时他那副充满着轻蔑意味的肩头也动了一下。

勒萨白勒绝不答辩，自认是一个落在粗野社会的家庭里的上等人。在部里，同事们觉得他面色不好。某一天，科长并且问他："您是不是害病？我觉得您有点儿和从前两样。"

他回答道："没有，恩师。也许我有点疲倦，自从不久以来，我做的事不少，如同您早就看得见的一样。"

他很相信到年底又可以晋级，于是又抱着这个希望，重新再显出了模范科员的卖力生活来。

结果他仅仅得到一笔绝不算什么的奖励金，数目比哪一个都少。他丈人却没有得到一点。

伤心的勒萨白勒又去找科长了，并且免去了那个"恩师"的称谓，第一次叫他做"先生"："先生，像我这样办公，而什么结果也得不到，我究竟为的是什么？"

多史白夫先生那个大脑袋仿佛受了顶撞似的："我以前已经向您说过，勒萨白勒先生，在我们之间是不许可讨论这类性质的事情的。现在我再告诉您；您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宜，既然知道了您的现有财产和您同事们穷困情形的比较……"勒萨白勒竟不能自持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先生！我妻子的姑母把她的财产留给我们将来可以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我和家岳，现在专靠薪水度日。

科长吃惊了，他答辩道："倘若您现在没有得到什么，总而言之，到了那一天，您一定会发财。所以这依然是一样的。"

于是勒萨白勒退出来了，这次没有晋级之使他伤心，比起拿不着遗产还厉害一点。

但是几天以后，迦诗阑刚好一到办公室，那个漂亮的马慈在嘴唇上带着微笑走进来；随后毕多雷也出现了，眼光闪烁不定；随后博瓦塞尔又推开了门，显出一种兴奋的神气走近前来冷笑，一面用通同一气的眼光对那几个人望了几眼。肥皂老爹口角里含着他的瓦烟斗，始终抄着文件，坐的是一把高椅子，他如同小孩子似的把双脚踏在椅脚中段的横木上。

谁也不说一句话。人都像是等候什么似的。迦诗阑正登记那些到文，一面用他的老脾气很高地报道："土伦军港，采办理诗利厄号军官食堂物品由。罗良军港，德塞号救命圈

由。布雷斯特军港，考验英国出产的帆布由！”

勒萨白勒进来了。现在，他每天亲自来取那些和他有关的公事，他丈人不再费事派工友送那类东西给他了。

他正在那一些堆在收文员桌上的纸头里面搜寻的时候，马慈斜觑着他，一面搓着自己那双手，毕多雷正卷着一枝纸烟，嘴唇上现出一些得意的皱纹，那都是表示一阵不能自持的快乐的信号。他转身向那位发文员说：“请您说一声，肥皂老爹，您在您的生活当中可学到过不少东西？”

那老翁懂得旁人要来戏弄他，并且要来议论他的妻子，所以并没有回答。

毕多雷继续说：“您既然有好几个孩子，可是已经好好地寻着了制造孩子的窍门？”

那个好好先生抬起头来说：“您可知道，毕多雷先生，我不想开这样的玩笑。我以前遇着不幸，才娶了那个溅东西。所以得到了她那些不规矩的证据以后，我就不和她同居了。”

马慈用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并且不露笑容地问道：“说到证据，您可是得过好几种？”

肥皂老爹庄重地回答：“是的，先生。”

毕多雷继续再说：“然而旁人告诉我说，说这并不能妨碍您是好几个孩子的，三个或四个孩子的父亲，可对？”

那个好好先生变成了满面通红的，吃着嘴说：“您要和我过不去，毕多雷先生；不过这个目的，您简直达不到。在事实上，我妻子诚然得过三个孩子。我有好些根据断定第一个是属于我的，不过却不承认其余那两个。”

毕多雷继续说：“在事实上，大家都说第一个是属于您的。这就够了。得一个孩子是很有体面的，很有体面又很有福气，瞧吧，我可以和您打赌，勒萨白勒若是学着您得那么一个，只要得那么一个，我可以打赌他就很快活的。可对？”

迦诗阑停止登记工作了。虽然肥皂老爹向来是他的乐意儿，并且他对于他，向来用尽一切挖苦去编排他夫妇间的不幸，但是这一次却不笑。

勒萨白勒已经搜集了他那些文件；不过觉得有人正惹着他。他受着自尊心的控制，羞愤交集，决定待着不走，并且思索究竟谁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们。随后他记起了曾经向科长说过的那些话，立刻懂得自己应当马上拿出一种大的威风，倘若他自己不甘于做整个海军部的乐意儿。

博瓦塞尔一来一往地走着，一面始终冷笑。他摹仿街上那些叫卖者的力竭声嘶的喉音喊着：“《制造孩子的窍门》，十个生丁，两个铜元！快来买《制造孩子的窍门》哪，连同许多骇人的详细情节，这是肥皂老爹泄漏出来的！”

除了勒萨白勒和他的丈人以外，大家都笑起来。于是毕多雷转身向着收文员说：“您有点怎样了，迦诗阑？我认不出您惯常的快乐劲儿。人都会说您对于肥皂老爹居然和他夫人养了一个孩子视为并不奇怪。不过我，我觉得这太滑稽了，太滑稽了，这并不是大家都能办得到的呀！”

勒萨白勒又动手翻着那些文件了，假装阅看公文和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他的脸色成了苍白的。

博瓦塞尔重新用那同样的流氓声音喊着："《承袭遗产者取得遗产的实用方法》，十个生丁，两个铜元，快来买哪！"

这样一来，马慈认定这种玩笑太低级，并且因为勒萨白勒从前夺了他的发财希望而暗自怀恨他，因此直接问他："您有点什么不舒服，勒萨白勒？您的脸色是很苍白的！"

勒萨白勒抬起头来，面对面地瞧着这位同事。他迟疑了一下子，双唇发抖，心里正寻觅一点刻毒而漂亮的语句，但是因为一时找不出来，就回答："我没有什么不舒服。不过只因为看见您这样费尽心机，我觉得诧异。"

马慈始终把脊梁对着壁炉，并且用双手提起他那件方襟大礼服的下摆，笑着说道："各尽所能罢了，好朋友，我们正像您，不见得常常有成绩……"一阵爆发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议论。发呆的肥皂老爹，模糊地懂得旁人并不再打搅他，懂得旁人不是嘲笑他，只张着嘴，举着自己那枝笔。迦诗阑却静候着，预备一碰着机会就动手干一常勒萨白勒吃着嘴说："我不懂。我对于什么事没有成绩？"

漂亮的马慈因为要卷一卷自己的髭须，放下了自己那件方襟大礼服某一边的下摆，用一种很动人的音调说："我知道您对于一切经手办理的事，向来是有成绩的。所以我先头不应该谈您。此外，谈的是肥皂老爹的孩子们，而不是您的，因为您本没有孩子。不过您既然经手的事都有成绩，那末倘若您没有孩子，自然是您本来不想要哪。"

勒萨白勒强硬地问："究竟跟您有什么相干？"

对于这个挑战的语调，马慈也提高声音说道："请您说吧，谁惹了您什么？请您拿点礼貌出来，否则我可不是好惹的！"

但是勒萨白勒因为愤怒而发抖，并且不知轻重了，他说："马慈先生，我不像您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也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我要求您从此永不要同我说话。无论是您本人或者您那一类的人，我都不在意下。"说到这里，他用一种挑战的眼光向毕多雷和博瓦塞尔瞧了一下。

马慈忽然悟到了真的力量原是藏在镇静和反嘲里的；不过他的虚荣心已经受了伤，因此要用攻心的方法对付他的对手，于是用一种保护人的音调，一种善意忠告者的音调，眼睛含着怒气向他接着说："亲爱的勒萨白勒，您闹得过了头。此外，我也明白您的忧愤；失掉一笔财产，而原因是一件那样小的，那样容易的，那样简单的事，真是难过……喂，若是您愿意，我作为好朋友可以为您效劳，您什么也不用花。那不过是一件五分钟的事……"他正预备再往下说，谁知勒萨白勒却拿着肥皂老爹的墨水瓶对他当面扔过去恰好洒了他一个满怀。墨水像一阵浪头盖在他的脸上了，在一个惊人速度里把他变成了黑种人。他睁起那双白眼扑过去举手预备打他。但是迦诗阑遮住了他的女婿，拦腰抓住了高大的马慈，把他一推一摇，挥拳就打，末了把他顶在墙上。马慈拚命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暴力，打开了那张门，高声向那两翁婿嚷道："您两位等着吧！"他走掉了。

毕多雷和博瓦塞尔跟着他出去了。博瓦塞尔说明他自己为什么显出温和态度，因为他害怕自己一介入就会闹出人命来。

马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立刻洗了脸，不过没有成功；原来他染着的是一种名叫"不褪色又不灭迹"的紫底子墨水。他对着镜子又生气又懊恼，用他那块擦手布折成圆柱形怒气冲天地擦着自己的脸。他得着的不过是一层更明显的衬上了红底子的黑颜色，他擦得皮肤都发了红。

博瓦塞尔和毕多雷始终跟着他，并且给他出了好些主意。照这一位的意思。应当用纯粹的橄榄油去洗；照那一位的意思，用点阿摩尼亚水就成。办公室的工友奉命到一家药房里去问办法，他带着一种黄的药水和一块浮石回来。然而却没有一点用处。

马慈失了勇气坐下来高声说："现在要解决的只是荣誉上的问题。您两位可愿意替我做公证人去问勒萨白勒？或者由他充分地赔礼，或者由一场决斗来补救。"

两个人都答应了，于是着手讨论应当遵守的程序。他们对于这类的事情是一点都不懂的，不过却都不肯说直话，并且由于他们一心要充内行，又发表了一些畏葸和琐屑的见解。结果才决定去请教一位由舰队调部管理煤斤的舰长。谁知他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在思索了一会儿之后，他毕竟劝他们去找勒萨白勒，请勒萨白勒找两个朋友出面来和他们开谈判。

他们正对着这位同事的办公室走过去，博瓦塞尔忽然停住了脚步："手套，是不是紧要的东西？"

毕多雷迟疑了一下："对呀，也许非戴手套不成。"但是要找手套，自然要上街，然而科长却是不肯开玩笑的。他们只得派个工友到一家商店里拿一包来选择大校谁知手套的颜色问题又使他们费了长久的斟酌，博瓦塞尔主张用黑的；毕多雷以为那颜色在这个场面当中有点不大合宜。他们选择了两双紫的。

勒萨白勒瞧见这两个戴着手套而神气庄严的人走进来，就抬起脑袋匆促地问："您两位要干什么？"

毕多雷回答道："先生，我们是受我们的好友马慈之托到这里来的，请教您对于刚才那种向他表现的行动，是否愿赔礼或者用一场决斗去补救。"

但是勒萨白勒依然是愤激的，高声说："怎么！他侮辱了我，现在又来和我挑战？请您告诉他，说我瞧他不起，对于他说的或者做的，我都瞧不起。"

悲观的博瓦塞尔向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先生，您就强迫我们把此事经过交给各种日报宣布，这于您是很不愉快的。"

调皮的毕多雷又加上两句："并且于您的名誉和您将来的晋级，都大有妨害。"

勒萨白勒发急了，瞧着他们。怎样办呢？他想到争取时间："先生们，十分钟以后，我送回信过来。两位可愿意在毕多雷先生的办公室等？"

他们一出去了之后，他如同寻觅一种劝告，一种保护似地，向自己的四周瞧着出神。

一场决斗——他快要参加一场决斗了！

张皇失措的他抖个不住了，他本是爱和平安分的人，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可能，简直没有对于这类的危险这类的惊慌有所预备，也没有养成足够的胆量来对付这种可怕的事。他预备站起来，却又立刻坐下，心跳，腿软，他的怒气和体力都完全消失了。不过想到部里的议论和这件事情将在各科传播的谣言，他那种渐见衰弱的骄气又因此醒来了，他不知道如何解决，结果跑了去找科长向他请教。

多史白夫先生吃了一惊，然而也不能下决断，他以为那并没有决斗的必要，并且想起这样一套还可以立刻把他的科里的工作弄得乱七八糟。他重复地说："我呢，我什么也不

能对您说。这是一个与我不相干的荣誉问题。您可愿意我写封信给您去找步克舰长？那是一个对于这类事情有办法的人，并且他可以指点您。”

勒萨白勒答应了，去找那位舰长了，他居然肯做他的公证人；并且又找了一位副科长来做副手。

博瓦塞尔和毕多雷始终戴着手套等候他们。后来就在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借了两张椅子过来凑成四个坐位。

大家庄重地互相致敬，都坐下了。毕多雷发言叙述事实。舰长在细听之后就回答：“事情是严重的，不过在我看来，并非不可挽救；一切完全倚赖双方的意见。”那位舰长原是海军界里的一个寻开心的老滑头。

于是一阵长久的讨论开始了，在那场讨论里，四封信的稿子都从他们手里陆陆续续拟出来，道歉应当由双方交互举行。倘若马慈先生承认在原则上并没有侮辱人的心，那末勒萨白勒先生就愿意承认自己从前用墨水瓶打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对于轻率的暴烈行动愿意道歉。

末后四个公证人分别去找各自的当事人了。

马慈虽然相信他的对手一定退让，但是可能决斗的感觉究竟使他心慌，这时候正坐在自己的桌子跟前，向着一面小圆镜子轮番细看自己的双颊，——每一个部员都有一面这样的镜子在各自的抽斗里，预备在傍晚下班以前给自己整理须发和领结。

他看过了旁人交给他的那些信，就带着一种明显的满意说：“在我看来，这很有体面。我是准备签字的。”

在另一方面，勒萨白勒并不加讨论就承认了他那两个公证人的信稿，一面高声说：“既然尊意如此，我只能照办。”

末后，四个全权代表又重新集合了。双方的信都交换了；大家彼此郑重地互相鞠躬；冲突既然结束，大家又分手了。

在这行政机关里，起了一种非常的惊扰。科员们都去探听消息，从这张门穿到那张门，在各处过道里大家交头接耳靠在一处。

到了大家全知道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竟都感到了失望。有一个说：“这始终不能给勒萨白勒制造一个孩子。”这句话传出去了。又有一个科员编了一首短歌。

但是到了一切仿佛都结束了的时候，一个由博瓦塞尔提起的困难又忽然发生了：“倘若这两个对手将来会了面，他们应当取什么态度？他们会不会互相打招呼？他们会不会假装彼此不相识？”于是决定教他们当天如同碰巧似地，在科长办公室里碰头，并且教他们当着多史白夫先生彼此交换几句客套的话。

这个礼节居然立刻被履行了；随后马慈在派人找来了一辆马车之后，就回家想法子去洗脸。

勒萨白勒和迦诗阑一同在上坡的道儿上走着，一言不发，彼此气忿忿地怪着对方，如同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是对方酿成的。勒萨白勒一到家，激烈地把帽子扔在五斗橱上，接着向他的妻子嚷道：“我受够了，为了你，我要决斗一次，现在！”

她两眼盯着他，感到吃惊和生气："决斗一次，那为了什么？""为了马慈对于你的事情侮辱了我。"

她走向前去："对于我的事情？怎样？"

他气忿忿地坐在一张围椅上，接着又说："他侮辱了我……我用不着把那件事情和你多说。"

但是她却定要知道："我要你把他编排我的话述给我听。"

勒萨白勒的脸色红起来了，随后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说……他向我说……就是说起你不能生育。"

她惊骇了一下；随后一阵怒气鼓动了她，那种由父性方面秉来的粗硬态度穿透了她的妇女本性，她嚷道："我吗！我是不能生育的吗？他怎样会知道，那个混帐东西？同你不能生育，对呀，因为你不是一个汉子，不过倘若我从前嫁了另外一个汉子，无论是谁，你听清楚，我可以同他得到好几个孩子。哈！我现在劝你说话呀！嫁了你这样一个废物，我算倒霉了！……你是怎样回答那个混蛋的？"

勒萨白勒在这种暴风雨之前张皇起来，吃着嘴说："我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她惊讶地瞧着他："他怎样做的，他？""他派了公证人来找我，还用多说!"

她现在对于这事件发生了兴味，如同世上的妇女一般，这类使人惊心动魄的遇合使得她受了吸引，她突然气平了，对于这个将以性命去冒险的汉子忽然起了适当的敬意，末了她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决斗？"

他从容地回答："我们不决斗了；那事由双方的公证人调停好了。马慈对我赔了罪。"

她因为轻蔑而大感愤怒了，愣着眼瞧着她丈夫："哈！有人在你跟前侮辱了我，你竟听凭他胡说八道，而结果你并不去决斗。你真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

他生气了："我现在吩咐你不许说话。和我荣誉相关的事，我比你明白得多。并且，马慈的信在这儿。拿去看，你自然会明白。"

她接了那张信看了一遍，什么都猜着了，于是冷笑地说："你也写了一封信？你们彼此当时都害怕。哼！男人们真都是废物！倘使我们在你们的地位，我们这些女人……总而言之，在这件事情里面，受了侮辱的是我，是你的妻子，而你竟因为有了这封信就表示满意。所以你现在没有能力得到一个孩子，我并不觉得古怪。什么都忍得祝你在妇女跟前也像在男人跟前一样……软弱。唉！我算是找到了一个害人精!"

她忽然使出了迦诗阑的声音和手势了，一些老行伍式的村俗手势和男人的音调。

她双手叉在腰上站在他跟前，高大强健，生气勃勃，胸脯是滚圆的，脸色是绯红的，声音是洪亮而发颤的，血液在她那副美女般的鲜润脸蛋子上染出了颜色，双眼盯着那个坐在她前面的矮个儿，他，面色灰白，头顶略秃，颊部刮得干干净净，下颏蓄着一部律师式的短髯，她想扼死他，想压杀他。

她重复地说："你没有能力，无论对于什么，无论对于什么，即以当科员而论，你也让大家

从你背上跨过去!”

房门开了，迦诗阑受到一阵喧闹的吸引，他过来了，他问：“什么事!”

她转身向她父亲说：“我同这个小丑谈他的事!”

勒萨白勒抬起眼睛，看出了那父女两人的酷肖处所，他觉得仿佛有一幅揭开了的幕布，教他看清楚那父女两人是出于同一血统的，是出于同一平凡粗野的种族的。他看见自己失败了，命中注定要永远在这两人之间过活了。

迦诗阑高声说：“只要能够离婚就成。嫁了一只阉过的公鸡真没意思。”

勒萨白勒因为这个名称气得浑身发抖，一下跳起来。他向着丈人跟前走过去，一面呐呐地说：“请您出去！……请您出去！……请您出去！您现在是在我家里，听见没有……我撵您出门……”他并且在五斗橱上抓着一只盛着止痛药水的瓶子，当做一只棒槌扬起来。

迦诗阑胆怯了，向后退出去，一面喃喃地说：“究竟谁惹了他什么事，现在？”

但是勒萨白勒的愤怒一点也平不下去；那本来太过分了。他转过身来对着他妻子，她始终瞧着他，因为他那种激烈情形她有点诧异，他把那只瓶子搁在家具上以后就高声说:“至于你……至于你……”但是他因为找不着什么可说的话，没有理由可以发挥，只得带着那副变了的脸和那种变了的声音，始终站在她的对面。

她禁不住笑起来了。

对着这种又来侮辱他的快乐样子，他竟发狂了，于是向她扑过去。用左手抓住她的脖子，忿忿地用右手打她的耳刮子。她惶骇起来，呼吸迫促，往后直退。她撞到了床边，就横倒在床上。他简直没有放松，并且始终打着。突然他气喘力竭地挺起了自己的身躯；后来他因为自己的粗暴举动又忽然感到惭愧，于是吃着嘴说：“看吧……看吧……看榜样吧。”

但是她简直不动一下，如同他打死了她一样。她在床边上仰面躺着，用两只手遮住了自己的脸。他狼狈地走近前去了，暗自思量究竟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等候她露出脸来，再去审察她的情况。一两分钟以后，他越发懊恼了，他低声慢气地说：“珂拉！说吧，珂拉!”她不回答，也不动弹。她有些怎样？她干什么？尤其是她预备干些什么？

他的愤怒过去了，消失了，去得匆促和它来得迅速一样，他觉得自己是卑劣的而且几乎是犯罪的了。他打了一个妇人，他打了自己的妻子，而他自己本是个聪明冷静的人，受过好教育而向来有条有理的人。于是在这种反应的软化力之中，他竟想求饶了，竟想跪下了，竟想吻那个被殴而发红的脸蛋儿了。他用一个指头尖儿，从容地去触一只盖在那副教人看不见的脸上的手。她仿佛一点也不觉得。他抚摸着，温存着，如同我们温存一只被责罚的狗似地。她始终不理会。他又说：“珂拉，听呀，珂拉，我错了，听呀。”

她仿佛死了似的。随后他勉强托起这只手。没有费事就使手和她的脸相离了，于是他看见了一只张开着向他注视的眼睛，一只惶惑而且呆木的眼睛。

他又说：“听呀，珂拉，我刚才太任性了。那也是你父亲逼得我无路可走。谁可以那样侮辱人。”

她如同听不见似地不回答。他真不知道要怎样去说，怎样去做。他在她耳根边吻

着，末了，他立起的时候，看见了她眼角上有一粒泪珠儿，一粒从眼角上滚出而迅速地在颊上流动的大泪珠儿。随后那眼睛一开一阖眨了几下。

他满腔的伤感和惊骇了，于是张开两只胳膊再盖在他妻子身上；他用嘴唇拨开了另外一只手，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个遍，向她哀求："我可怜的珂拉，饶恕我吧，说呀，饶恕我吧。"

她始终流泪，没有声音，没有呜咽，如同世人因为沉痛的伤感而流泪似的。

他紧紧搂住她，爱抚她，在她耳边低声吐出他所能找出来的一切柔和字眼。不过她始终沉在无知觉的境界里。这时候，她却不流泪了。他俩就这样待了许久，始终躺着，搂抱着。

夜色到了，黑影充塞了那间小屋子；随后在小屋子已经很黑的时候，他胆壮了，极力向她恳求饶恕，以便使他俩重新恢复希望。

他俩从床上起来以后，他已经恢复了他寻常的声音和笑貌，如同并没有经过什么一般。她反而像软化了，用一种比较往常缓和一些的音调说话，用一副柔顺而几乎温存的眼光注视她丈夫，如同那场意外的惩戒反而松缓了她的神经并且软化了她的心肠似的。他宁静地说："你父亲一人在家，应当在些发闷吧；你应当去找他来。再说，我们快要到吃饭的时候了。"她出去了。

在事实上，有七点钟了，那个矮小的女佣人报告晚饭已经摆好；随后迦诗阑宁静而微笑地和他女儿一同过来了。这一晚他们用久未用过的恳挚意味谈天吃饭，如同有什么为大家而来的幸福已经到了似的。

## 五

不过，他们那些始终抱有并且屡次更新的希望，却简直没有一点结果。尽管勒萨白勒能够有坚持的恒心，他妻子又能够保持热情，然而他们的期待都是骗人的，使得他们月月因为忧虑而焦躁不堪。彼此都因为毫无成绩互相埋怨了，丈夫呢，灰心，消瘦，并且疲乏，他对于迦诗阑的粗俗态度尤其感到痛苦，现在他在他们那种爱吵闹的亲热态度里，只叫勒萨白勒做"公鸡先生"，以前他因为称呼女婿做"阉过的公鸡"，几乎在头上挨了一瓶子，现在"公鸡先生"这个称呼，无疑地是记起了以前的事。

他女儿和他是由于本能而联合的，父女俩永恒地念及那笔非常接近而无法到手的财产都非常愤慨，所以现在都只知道制造一些事端，使那个给他们招灾惹祸的废物受到委屈和困苦。

每天，珂拉吃着晚饭总一面说："我们晚饭没有多的东西可吃。倘若我们有钱，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并不是我的错处。"

到了勒萨白勒要上街去办公的时候，她就在卧房里高声向他说："带着你的雨伞去吧，免得把一身弄成一只公共马车的轮盘那么脏才回到我跟前。总而言之，你现在不能不再干这个抄写公文的职业，并不是我的错处。"

到了她自己要上街的时候，从不忘记高声嚷着："说吧，若是我从前嫁了一个另外的丈夫，我就可以有自己的车子了。"

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遇见什么机会，她总想起这层，用怨言刺激她的丈夫，用辱骂鞭挞她的丈夫，把错处归在他一个身上，说她那笔早就可以到手的钱财竟至于失掉，应当由他一人

独自负责。

末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失掉忍耐性了，高声说："见鬼！你到底闭嘴不闭嘴？没有孩子并不是我的错处，而是你一个人的，听清楚，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我自己……"他以为无论什么，总比那种无尽期的责备和那种表示软弱的羞辱好一些，现在他说谎了。

她开初是吃惊的，双眼盯住了他，在他的眼光里搜索真相，随后她居然明白了，使出满腔的轻蔑态度说："你有一个孩子，你？"

他老着面皮回答："有，我教人养在阿业尔的一个私生子。"

她宁静地接着说："我们明天就去看他，看他是什么样的。"

但是他连耳根都是绯红了，一面吞吞吐吐地说："随你的便。"

第二天，她一到七点钟就起来了，他觉得诧异的时候，她才说："我们难道不去看你的孩子？昨晚你答应过我。难道今天你碰巧又没有孩子吗？"

他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并不是要去看我的孩子，要去看的却是一个医生；将来他可以把什么都告诉你。"

她以自信的妇女态度答复："我正求之不得。"

迦诗阑自愿负责到部里给他女婿请病假，随后勒萨白勒两夫妇得了邻近一个药剂师的指导，在午后准一点正去请教勒斐乙医学博士，那是一个写了好几部有关生育卫生著作的专家。

他们走到了一个陈列得不好而糊着金花白纸的客厅里，厅里虽然有许多的坐位，却像是赤裸裸的和无人居住的。他们坐下了。勒萨白勒觉得自己有点慌张，浑身发抖，并且又感到羞惭。轮到了他俩的时候，他俩走进了一间类乎办公室的屋子，一个礼貌彬彬神情冷静的矮胖子在屋子里接待他们。

他等候他俩说明病情；但是那个连耳根都是绯红的勒萨白勒竟不敢冒这个危险。于是他妻子才打定了主意，用一种宁静的声音，拿出一个为了要达到目的而对一切都有决心的人物的态度说："先生，我们因为没有孩子来找您。我们有一笔大的财产正要倚赖他。"

那场诊察是长久的，细密的和难堪的。只有珂拉仿佛一点也不畏葸，好像一个被一种重大的利益所兴备所支持的妇女，承受医生的细心审查。

在费了一小时光景研究了那两夫妇以后，这个专家一点意见也不发表。

末后他才说："我没有验出一点不正常的样子，也没有一点什么特别的。并且这宗事是颇为常见的。人类的体质也和性情一样，都是有种种分别的。我们既然常常看见多少配偶因为性情上的不相容以致失和，那末因为体质上的不相容而遇见不生育的事也就不必诧异。这位太太的体质，在我以为是特别地好，并且有生育的能力。在这位先生那方面，虽然构造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形，不过我觉得他仿佛日趋衰弱，也许就是求子之心太过的结果。您可愿意让我来听诊？"

心境不安的勒萨白勒脱去了身上的坎肩，医生把自己的耳朵在部员的胸部和背部贴了多时，

随后他又来敲诊了，从他的胃部到项颈，又从他的腰上到脑后，都结结实实敲了一回。

他在他心房的第一个跳动上发见了一种轻微的纷扰。同样在胸部的旁边也有一种可虑的情况。

您应当调养自己，先生，细心地调养自己。这是贫血现象，衰弱现象，没有旁的事。这些意外，在目前还算不了什么，不久都可以变成难于医治的。”

勒萨白勒忧虑得面无人色了，他要求一个方子。医生给他开了一篇复杂的治疗规则。要服铁剂，生肉，肉汤，现在；要运动，要休养，夏天要到乡村里祝随后那医生又给了他俩好些指导，去供他将来身体复原之后使用。他又对于他俩的例子，说了一些适合情形而且常收效果的习用经验。

那次的诊断，花了他们四十个金法郎。

他们到了街上的时候，那个隐怒填膺而预见未来的珂拉就说：“我现在的运气真是再好没有了，我本人！”

他没有答复她。抱着满腔恐惧向前走，对于医生的议论，他一句一句思索其中的关系，一句一句估量其中的重轻。他有没有骗他？他不是断定他已经失败？他现在不思念遗产和孩子了！问题是关乎他的性命！

他仿佛听见肺里有一阵呼啸，又觉得心房跳得迅速。走杜勒里公园穿过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疲乏就想坐一会儿。他的妻子是怒不可遏的，立在他身边羞辱他，用一种轻蔑的怜悯态度从他头上看到脚。他困苦地呼吸着，夸张那阵由于惊惶酿成的呼吸迫促；末了，他用左手的指头儿按着右手去数脉搏了。

因为不能忍耐而跺脚的珂拉向他问：“你还有完没有？你什么时候可以走？他如同遭难者一样站起来，一言不发地再往前走。

迦诗阑在知道了这次诊断结论的时候，他的怒气并没有减少。他嚷道：“我们拾着了好买卖，哼！我们拾着了好买卖。”接着他便用一双狞恶的眼睛盯住他的女婿如同要吞噬他一样。

勒萨白勒只想着自己的健康，自己受着威胁的生命，不仅不去听，而且也听不见什么。他们父女两人能够叫唤，因为他们所处的不是他的地位，不是勒萨白勒的地位，至于他，他是要保命的。

他在自己的桌上摆了好些从药房办来的瓶子，每次吃饭，总在他妻子的微笑和他丈人的哗笑之下调服这些东西。他时时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目，时时把手掌搁在自己的胸前去研究心房的跳动情形，并且不愿意再和珂拉有肉体上的接触，他在一间本来当做藏衣间使用的黑屋子里给自己铺了一张床。

现在他对于她竟感到一种含着畏惧而又搀着轻蔑和厌忌的怨恨了。并且以为世上的妇女都像妖物，都像危险的野物，她们的使命就是屠杀男子；末后他想起沙尔罗特姑母的遗嘱，就像人想起一场几乎使自己送命的大祸。

好几个月的光阴又流过了。时间和那个逃不了的限期相距仅仅只有一年。

迦诗阑在他的饭厅里挂上了一张大型的年历，每天早上他用笔涂去一天，他愤激

了，原因是女婿没有生殖力，他失望了，原因是那份财产和他的距离是一周比一周远，他懊恼了，原因是自身还要到部办公而以后到死也只能靠一笔两千金法郎养老年金度日，有了这三个理由，他那些激烈言论随时都会变成激烈行动。

每逢他望着自己的女婿，总免不了因为一种想去殴打他，压碎他和践踏他的忿怒而微微地发抖。他恨他恨到极点。每次他看见他开门进来，就认作是一个强盗又走到了他的家里，那强盗曾经劫过他一份神圣财产，一份传家遗产。他之憎恨他甚于我们之憎恨一个仇敌，而且同时因为他的弱点又蔑视他，尤其更因为他只一心注意自己的健康而不肯追求那个共同希望的懦夫态度。

在事实上，勒萨白勒过的生活更其和他的妻子隔离，如同他俩相互间本来没有一点联系。他现在不近她的身了，不触她了，并且由于惭愧也由于害怕，他逃避她的眼光了。

每天，迦诗阑总问他女儿："喂！你丈夫可是打定了主意。"

她回答："没有，爸爸。"

每天夜间在饭桌上，就有一些难堪的场面：迦诗阑不住地重复说："一个男人在不是一个男人的时候，不如一死把位子让给旁人。"

而珂拉还接着说："世上真有些无用而又碍事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除了妨害旁人以外，还在世上做些什么。"

勒萨白勒服着自己的药水并不回答。末了有一天，他丈人高声向他说："您可知道，您现在身体快要复原，倘若不变更态度，我女儿将要干什么我是知道清楚的！……"

女婿预感有一场新的侮辱就要来，抬起了他的脑袋用眼光表示询问。迦诗阑接着说："她将要在您以外另找一个，自然！然而这件事到现在并没有办成，算你运气好。一个人嫁了您这样一个废物，什么都是有权去干的。"

勒萨白勒面无人色了，他回答道："我并没有阻止谁来听从您的好主意。"

珂拉俯下脑袋了。迦诗阑模糊地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一点过头的话，不免有点儿惭愧起来。



## 六

在部时，翁婿两个仿佛彼此都还和洽。为了在同事们跟前遮掩家庭间的内部斗争，他们相互间成立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相互间的称呼都是很亲切的，并且假装相视而笑，似乎他们的共同生活是舒服的，欢乐的和满意的。

在马慈和勒萨白勒那一方面，他们彼此相处都守着一种礼貌彬彬的姿态，如同两个早已交手的敌人。那场使他们发过抖而未酿成的决斗，在他们相互间造成了一种过分的礼貌，一种格外明显的尊重，并且他们因为模糊地害怕一场新的冲突，也许还秘密指望有一种相互间的协和。大家从旁观察，大家赞许他们那种经过一场荣誉交涉的上流人士风度。

他们用一种严肃的庄重气概，很远就恭恭敬敬的脱下帽子一扬，互相致敬。

他们彼此并不谈天，两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情愿或者敢于开口先说话的。

但是某一天，勒萨白勒受了科长紧急传呼的命令，他为了显示卖力，连忙跑着赶过去，然而在过道的拐弯处所，他在一个从对面来的人的肚子上结结实实撞了一下。那个人正是马慈。他们两个各自倒退了几步，于是勒萨白勒用一种惭愧而有礼貌的关切态度问道："我有没有撞疼您，先生？"

那一个回答道："一点也没有，先生。"

从此他们都觉得若是相遇，彼此都要谈几句才合式一些。随后他们居然都到了各显拉扰手段的地步，彼此都互相关切起来，因此不久就产生了一种相当亲热的态度，随后是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亲密友谊，那种从前互相误会的人的亲密友谊，不过一种畏惧性的矜持依然控制了急进的倾和；随后，因为种种礼貌和常常互相往来，竟结成一种兄弟式的友谊了。

现在，他们每逢走到收文员办分室探听新闻，也常常高谈阔论。勒萨白勒已经没有自己那种一定升官的干员的倨傲神情，马慈也收起了自己那种上流人士的架子，并且迦诗阑也加入这种谈话，如同带着兴趣去目击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一般。有时候，在那位挺着脊梁而且和门一样高的漂亮科员走开之后，他就瞧着他的女婿一面喃喃地说道："这是一个果敢的人，至少！"

某一天早上，那间办公室里他们一共有四个人，那是包括肥皂老爹而言，因为他永没有放下过他的抄录工作，谁知这位发文员的椅子大概是早被什么刻薄鬼锯过了一下的，这时候竟突然坍下来，使得这个好好先生滚到了地上，发出一阵惊骇的呼声。

其他三个人一齐奔向前去。发文员把这种坏主意归罪于巴黎公社的阴谋，而马慈却坚持要看那个受伤的地方。他和迦诗阑甚至于都要想法子解开那老翁的衣裳，说是为了替他包扎。不过他拼命抵抗，大声说起自己一点什么伤也没有。

这场乐趣平静之后，迦诗阑忽然高声说："马慈先生，您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很相投的，您应当在星期天到舍下吃晚饭。那可以使我们大家都快乐，我女婿我自己和我女儿都会感到高兴，我女儿久仰大名，因为我们常常谈起部里的事。您可答应，唔？"

勒萨白勒也极力相邀，不过比起他丈人，他却来得冷静一点："请您答应就是了，您一定使我们大家都快乐。"

马慈进退两难，想到传到外面的那些谣言不禁微笑起来，一面只迟疑不决。

迦诗阑催促他："快点，这可算是说好了？""既然如此！成，我答应。"珂拉的父亲一回到家里就向她说："你可是知道马慈先生在下星期天会到这里吃晚饭？"她开初诧异了一下，呐呐地说："马慈先生？……喔！"

后来她莫名其妙地连头发根都绯红了。从前她那样时常听见有人谈起他，谈起他的派头和他的艳遇，因为在部里，大众把他当做个勇于对异性投机的和不可抵抗的人，以至于她多久就动了想和他相识的期望。

迦诗阑擦着手掌说："你将来看吧，那是一个结实的人，又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他身体高得和一个骑兵相似，他不像你丈夫，那一个！"

她一个字也不回答，羞惭得像是已经有人猜着她的心思。

他们如同以前邀请勒萨白勒晚饭似地，带着同样的热心安排那顿晚饭。迦诗阑斟酌菜单子，说要办得像样，并且在他心里俨然有一种不可自白而尚未确定的信心，他像是格外快乐了，因为什么秘密而可靠的预料得到了安定。

星期日那一整天，他兴奋地监督种种预备，至于勒萨白勒却办理昨天从科里带回的一件紧要公事。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初旬了，元旦就在眼前。

七点左右，马慈到了，满面的快乐气概。他仿佛宾至如归似地走进来，并且用几句客气话，举起一大把玫瑰花送给珂拉。他接着用惯于交际者的潇洒态度说道："我仿佛，太太，有点认识您，并且仿佛从小时就认识您，因为到如今，令尊对我谈过您多年了。"

迦诗阑瞧见那些花就高声说道："这，太出色了。"

于是他女儿想起勒萨白勒第一次来的那天，一点儿花也没有带。现在这个漂亮的科员仿佛很愉快的，用那种初到老友家里的和气孩子的态度笑着，并且向珂拉说了一些蕴藉曲折的殷勤话，使她脸上发出红晕来。

他觉得她是很使人艳羡的。她判断他很有诱惑力。他走了以后，迦诗阑就问："唔！何等会寻快活的人！多么能干！仿佛所有的女人都被他笼络着。"

珂拉不像她父亲那么肯道出自己的心事，只说自己觉得"他是和蔼的，并且他也不像从前被人揣想的那样摆架子。"

勒萨白勒不像往常那样疲乏和那样愁闷了，承认当初"误认了"他。

马慈开初只偶尔来一两次，随后就来比较勤了。他使得大家都欢喜。大家也吸引他，注意他。珂拉给他安排他爱吃的那些菜。那三个汉子亲密的友谊不久竟热烈得不大离得开了。这位新朋友邀了这一家子同去看戏，坐的是一些被各报馆定下的包厢。

夜戏散了，他们沿着那些行人拥挤的街道，散步似地向着勒萨白勒夫妇的房子门口走。马慈和珂拉用相同的步儿紧紧地靠着走在头里，双方用一个相同的动作和相同的快慢摇摇摆摆，简直是两个生来就是为了并肩步行的人。他们低声谈着，因为他们二人异常相投，一面用一种咽住了笑声笑着；并且那青年妇人有时候转过身来，向后望一望她的丈夫和爸爸。

迦诗阑用一种和蔼的眼光望着他们，并且时常忘了自己是对着女婿谈天似地高声说："他们的派头居然都好，看见他们在一块儿，真教人快活！"勒萨白勒从容回答道："他们的高矮几乎是一样的，"并且他觉得自己提起快步儿走也不喘气，觉得自己的心房也跳得慢些，觉得总结起来就是自己已经强健了一些，他也就欣喜起来，此外自从多时，他丈人的那些恶意的讥讽便停止了，所以女婿对他的怨恨也渐渐消灭。

元旦日，他得到了升为主任科员的委任。因此感到了一种非常热烈的愉快，一到家里，竟打破半年以来的态度来拥抱自己的妻子。这番举动弄得她手足失措了，如同他做了一件不相宜的事使得她难乎为情；那时候，马慈恰巧为了恭贺新年正在他们家里坐，珂拉反而望着他。他也像进退两难似的，转过身躯向着窗口，俨然处于眼不见为净的地位。

但是迦诗阑不久又变成了易于生气的和粗暴的，并且又开始用些戏谑来窘他的女婿。有时候他还牵到马慈，如同他也怨着马慈，而来由就是那个悬在他们头上的灾祸和那灾祸的无可避

免的日子，已经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迫过来。

只有珂拉像是完全宁静的，完全舒服的，完全喜笑颜开的。仿佛她早已忘了那个具有威胁性的限期已经非常接近。

三月到了。一切希望都像是断绝了，因为七月二十日，就是沙尔罗特姑母死后三周年。

一个早暖的春天使大地苏醒了；马慈向他的朋友提议在某一个星期日到塞纳河边散步，在灌木丛里去采些紫罗兰。

他们一大早就乘着列车出发了，随后在拉菲德集下车。一阵冬意的寒气依然在落了叶子的枝椏丛里流动，不过那些新绿而有生气的草已经缀着一些或蓝或白的花；小坡上的果树带着它们枯枝上的发出了的新芽，仿佛是缀了一些蔷微花似的。

塞纳河两边的堤岸都因为冬季水涨受过侵蚀，现在河水凝重惨淡地流着，新近的几场雨使它有点像泥浆；那种全部被水淹过的田原，简直像是从浴池里托出来，在初晴的气温之下吐出一股稀薄而潮湿的气味。

他们正在风景区里闲逛。迦诗阑这一天是抑郁的，格外苦闷地想着他们的恶运不久就要完成，他显得比往常格外无聊，举起手杖去鞭泥土。勒萨白勒也是忧愁的，害怕在草里浸湿自己的脚，这时候他的妻子和马慈却正想法子扎一个花球。好几天以来珂拉仿佛生了病，没有气力，面色发青。

不久她就觉得疲乏了，要折回来吃午饭。他们走进了一座破旧的靡坊边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巴黎人效游的传统式午餐就在近水的花棚底下，在一张铺着两块餐巾的白木桌子上陈设出来。

他们嚼过了干炸鲈鱼和马铃薯烧牛肉，就有人送上了满盛着绿叶生菜的钵子，这时候珂拉匆促地立起来，接着又向岸边跑，一面双手捏着自己的餐巾掩在嘴上。

勒萨白勒放心不下，问道：“她究竟有点怎样不舒服？”马慈着急了，脸红了，支吾地说：“不过……我不知道……她刚才还是好好的！”迦诗阑目瞪口呆了，叉子在手里向空中竖起，它的尖子上还带着一片生菜叶子。

他也站起来了，打算去看他的女儿。把身子一弯，就望见她的脑袋靠在一棵树上，她真生病了。他一下子犯了疑，两条腿也失去了力气，他落到自己的椅子上了，用一阵张皇的眼色瞧着那两个正都像是羞惭的汉子们。他用自己那副忧虑的眼睛探索他们，烦闷和希望使得他发痴，他不敢再说什么了。

十多分钟在深沉的缄默里流过了。末了珂拉又出现了，面色略带苍白，走起来有些费劲。谁也不用切实追问的话问她；每一个人都猜着了一件幸福的变化，那是难于启齿的和急于想知道却又怕求了解的。仅仅只有迦诗阑问：“可是好些了？”珂拉回答道：“好些了，谢谢，这不要紧。不过我们可以早些回去了，我有点头痛。”

在回家路上，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如同表示有什么在她还不敢自白的秘密似的。

他们在巴黎的汕拉扎车站分手了。马慈托词记起了一件要紧的事，在致敬和握手之后就抽身走了。

迦诗阑一下和自己的女儿女婿单独在一块儿以后，就问：“你在吃午饭的时候有点什么不舒服？”

不过，开初珂拉什么也不回答；随后迟疑了一大阵，才说：“那并没有什么要紧。只有一点点恶心。”

她用一阵疲倦的步儿走着，同时嘴角边带着一点儿微笑，勒萨白勒是不自在的，精神恍惚，受着好些混杂而矛盾的缠绕，含着满腔奢望，隐怒，不可自白的羞惭和妒忌意味的卑怯，如同那些在早上睡觉的人闭着眼睛，免得看见日光从窗帏里溜进来用一道明亮的线条射到床上一样。

他一到家就说有一件急待办完的工作，于是跑到自己屋子里躲起来。

迦诗阑这时候把两只手搁在他女儿的肩头上向她问：“你可是怀了妊，唔？”

她吞吞吐吐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到现在有两个月了。”

他不待她说完便快活得跳起来；随后绕着她来舞那种公共游戏场里的刚刚舞，那种舞正是他往日军营生活的旧纪念。他抬起了他的腿，虽然腆着大肚子却依然跳着，弄得整个一层楼都受了震荡。家具动摇，玻璃杯子在柜里互相撞击，挂灯摇晃颤动，仿佛是船上的灯。

随后他抱着心爱的女儿，发狂似地吻着；随后亲昵地轻轻拍着她的肚子：“唉！这毕竟成功了！你可曾把这件事告诉了你的丈夫？”

她突然有点害羞，喃喃地说：“没有，还没有告诉……我……我本来等着。”

但是迦诗阑高声说：“好，那好。于你不方便。等一会吧，我亲自去告诉他。”

于是他连忙跑到了他女婿那里。勒萨白勒什么事也不做，看见他来了就站起。但是他丈人不等他来得及认清楚是谁，就说：“您可知道您的妻子怀了妊？"那个发呆的丈夫举止失措了，并且双颊变得绯红。“什么？怎样？珂拉？您说？”“我说她怀了妊，您可听明白？这真是一种运气!”

于是他在快活心情里抓住了他的双手，紧握着，摇着，如同向他贺喜又向他道谢；他重复地说：“唉！这毕竟成功了。好！好！您想想吧，那笔财产属于我们了。”末了，他不能自持，把女婿搂在怀里。

他喊道：“一百多万，您想想吧，一百多万!”他又跳起舞来，随后忽然又说：“请您来吧，她正等着您：请您来拥抱她吧，至少!”于是拦腰一下抱住他，推着他向前面走，把他当弹丸一般送到饭厅里，珂拉一直提心吊胆站在那儿静听。

她一下看见她丈夫进来，她的嗓子被一阵突然起来的惊惶扼住了，她往后退。他呢，面色发白，精神痛苦，对着她停住了脚步。他的神气仿佛是一个审判官，她是一个罪犯。末了他说：“你怀了妊？”

她用一种发抖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仿佛有这样一回事。”

但是迦诗阑挽住他夫妻两人的脖子，把他俩鼻子对鼻子地贴在一处，一面高声说：“你们拥抱吧，见鬼！是很值得这样做的。”

他放松了他俩以后，得意洋洋地高声说道："这一局毕竟赢了！说吧，雷沃波尔，我们马上就到近效去买一所房子。您在那儿，至少可以使体气复原。"

勒萨白勒却因为这个念头而浑身发抖了。他丈人接着说："我们将来在那儿，可以邀请多史白夫先生和他的太太，并且副科长的末日就在眼前，您将来可以继任。那是一个进行的方法。"

迦诗阑谈着的时候，勒萨白勒竟像看见了那些事；他看见自己正在一座临水的漂亮白房子前面接待科长。他穿的是一套白胶布上装，戴的是一顶巴拿马草帽。

由于这一种希望，他心里尝到了一些儿甜美的东西，他身上仿佛感到了一些儿温暖舒适的意境，使他变成了轻捷的和已经病愈的。

他微笑了，却还没有答话。

迦诗阑受到了希望的陶醉，在梦境里发痴，继续说道："谁知道呢？我们将来可以在那儿的地方发生点势力。您将来也许会做众议员。总而言之，我们将来可以看看那地方上的社会，为自己花点儿钱取乐。您将来可以有一匹小马和一辆双轮车，每天套起来到车站上去。"

一些奢华时髦和舒服的幻象，在勒萨白勒的头脑里苏醒了。像富人一样亲自驾驭一辆小巧马车，那本是他久已羡慕的一件事，现在听见他丈人的这个想法，他自然是非常满意的。于是他情不自禁地说："哈！那件事，对呀，那真是再有趣没有的了，仔细一想。"

珂拉看见他已经被征服，自己也微笑起来，心里真觉得感恩不尽；后来迦诗阑看不见再有任何障碍了，就高声说："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晚饭吧。好极了！我们应当花点儿钱去稍许快乐一下。"吃了晚饭回家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有醉意了，勒萨白勒眼光模糊而思想恍惚，再没有能力回到他的黑屋子里。他躺在他妻子还没有占住的那张空床上了，也许是出于无心，也许是出于忘记。整整的一夜，他觉得他的床好像一只船，摇摆，起伏，旋转，颠簸，他竟像得一点儿航海玻醒来的时候，他看见珂拉睡在自己怀里，自己真很吃惊。

她张开眼睛微笑了，用一种猛进的姿势，满腔感恩示爱地吻着他。随后她又用妇女们在爱抚中间具有的那种柔和声音说："倘若你肯更爱我一些，今天就不要到部里去。既然我们快要做富翁，你何必那样严守时刻。我们可以一同再到效外去玩，只有我们两个人去，用不着邀谁。"

他觉得自己得到休息了，满腔全是那种行乐后的疲倦和舒适，并且在被褥温暖的中间麻痹了。他极想在那里面休息多时，除了安宁地享受这种软绵绵的滋味以外，什么事也不想做。一种未经认识而强烈的偷闲需要麻痹了他的心灵，征服了他的肉体。末了一个模糊的，不断的而满意的思想在他的头脑里荡漾起来，他快要做富人了，生活独立了。

但是忽然间，一阵恐慌心慑住了他，他如同害怕他的语言被墙壁听见似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想你总拿得定自己是怀了妊？"

她立刻来稳定他："唉！拿得定，你放心。我没有弄错。"

他呢，还不放心，轻轻地动手来摸。他用手在她那凸起来的肚子上摸了一个遍。他才高声说："对呀，是真的，——但是你不会在那个限期以前分娩。旁人也许会拒绝我们的那种权利。"

对于这个设想，她竟起了一种暴怒。——哈！仔细一想，到底不成，在吃了这样多的苦头，费了这样多的气力之后，现在不容旁人来找麻烦了，哈！到底不成！ 鹄戳要 徽庵制

吲 貌话病?

她说："我们立刻到公证人那里去。"

不过他以为应当先去弄一张医生证明书。他们又重新去访问勒斐乙医生了。

医生立刻认得了他们是谁，于是问："怎样！您两位可是有了成绩？"

他们俩一齐连耳根都是绯红了，末了珂拉有点忍不住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是的，先生。"

医生擦着自己那双手："我早就等候有这一天。我从前指点您两位的法子是永不落空的，除非配偶中间有一个是根本没有能力的。"

他检查了那个青年妇人以后就高声说："恭喜，成功了！"

随后他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以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名义，证明迦诗阑家之女雷沃波尔•勒萨白勒太太，现在已经有怀妊三个月左右的一切征兆。"

接着又向勒萨白勒说："您呢？肺病和心脏病呢？"他给他听了一回，觉得都已经痊愈。

他俩的心里异常愉快，手挽着手，提起一阵轻快的步儿走了。但是勒萨白勒在路上得了一个念头："在未到公证人那里去以前，倘若你腰里捆上一两条餐巾，也许可以是有益的，这样一来更容易使人注目，并且也会格外好一些。他不会想到我们要争取时间。"

所以他俩又回了家，他亲手给他妻子宽了衣裳，去给她度量一个哄人的大肚子。他接连弄了十来回给她更换那些餐巾的位置，并且倒退了好几步去考验情形，极力设法去求一个绝对相似的样子。

他俩觉得满意以后又出街了；走到了街上，他俩仿佛觉得，挺起这个可以证明自己生殖力的大肚子在街上散步是值得自豪的。

公证人和蔼地接待他俩。随后他细细听他俩说明，又拿起证明书细看，这时候勒萨白勒极力主张：说是"此外，先生，只要望她一下就够了"，他用一种表示信服的注视，对着青年妇人的厚而尖尖儿的腰身望了一下。

他们愁闷地候着；那法律家高声说："一点儿也不错。无论那孩子是已经出世，或者将要出世，总而言之，他是存在的和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遗嘱的执行延到勒萨白勒太太的分娩时期为止。"

从事务所出来之后，他们就在门外的扶梯上面拥抱起来，他们真的高兴极了。

## 七

自从有了这个有幸福的发现以后，那三个亲属就在一个圆满的结合里过活了。他们的心绪都是快乐的，一致的和甜美的。迦诗阑恢复了他往日的豪兴，珂拉尽力服侍她的丈夫，勒萨白勒也像是另外一个人，一直是高兴的和好脾气的，仿佛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马慈不常来了，并且现在他在这一个人家里仿佛感着不自如；旁人始终好好地招待他，然

而比从前冷落；因为幸福本来是为自己享受的和避开外人的。

迦诗阑本人在几个月以前，虽然殷殷勤勤把那个漂亮科员引到了家里，现在对他却有些反感。从前把珂拉怀妊的事通知这个朋友的正是他。他现在匆促地向他说道：“您可知道小女怀了妊！”

故意装做吃惊的马慈回答道：“还用多说！您应当很满意！”

迦诗阑说了一个“自然”！看出了这位同事却反而是一点也不象快活的。男人们都是不爱看见他们所尽忠的妇女们处于这种情况的，无论那是否由于他们自己的错处。

然而每逢星期天，马慈却继续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不过尽管没有发生一点严重的不和谐，但那些晚会的气氛却不正常；末后，那种异样尴尬的意味一次比一次增加。某一天晚上，他刚好离开，迦诗阑居然忿忿地高声说：“这是一个渐渐使我讨厌的人！”

于是勒萨白勒回答道：“事实就是他在和我们深交以后并不显得那么值得敬重。”珂拉早已低下自己的眼睛。现在不表示意见。她和高大的马慈相对，始终仿佛不安，而从马慈那方面说来，他一到她身边就几乎像是惭愧的，不敢和往日一样带着微笑望她，也不邀她去看晚戏，并且仿佛把那种在往日十分恳挚的亲密交谊看作一种不能不那么表现的负担。

但是在某一个星期四吃晚饭的时候，她丈夫一从科里回来，珂拉就用比平常多一些的撒娇样子吻着他那撮短髯，并且喃喃地咬着他的耳朵说：“你也许会责备我吧？”“为什么？”

“就是为了……马慈先生刚才来看我，因为我不愿意有人说我的闲话，就央求他若是你不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到这儿来。他仿佛有点见怪了！”

勒萨白勒诧异了，问道：“这样！他说了些什么？”

“喔！他没有多说什么，不过那也一样教我不乐意，后来我央求他完全不必来。你知道以前本是爸爸和你引他到这里来的，我在那里面简直没有关系。所以先头我恐怕因为拒绝他上门使你不舒服。”

一阵感激不尽的快活打到他丈夫的心坎儿上了：“你做得不错，很不错。并且我还要谢谢你。”

为了好好安定这两个汉子的关系，她在事前早已定好了办法，所以接着又说：“在办公室里，你将来假装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并且你将来要像往日一样地和他谈天；仅仅要他不再到这里来就成了。”

于是勒萨白勒用温存态度张开两只胳膊抱住了他的妻子，在她的眼部和颊部长久地吻着，嘴里重复地说：“你是一个安琪儿！……你是一个安琪儿！”并且他由自己的肚子上的触觉，觉得那个胎儿已经不小了。

## 八

一直到分娩的时候，绝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

珂拉在九月下旬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的教名被人题做“如愿”；不过因为他们要把题

名的受洗礼节办得热闹，所以决定要到第二年夏季在他们快要购入的新房子里举行。

他们在阿业尔那地方面临塞纳河的山坡上，选着了他们的新产业。

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在那年冬天办好了。遗产一到手，迦诗阑就上了申请退休的辞职书，并且立刻得了批准，他于是离开了海军部。他用一柄精巧的机械锯子，去锯一些雪茄烟盒子的盖来消闲。利用那些木材做些时钟盒子，首饰盒子，花盆，各种各式的异样小家具。那种工作的兴味是他某一天在歌剧戏院大道上得来的，当时他看见了一个流动摊贩在大道上用那类的木板工作。现在他对于那种工作很热心了。到末后，大家每天都要赞叹一番他那些新鲜、巧妙而又很幼稚的模型。

他自己也要把他的作品颂扬一通，口里不住地说："做到这样，真是惊人!"

副科长拉鄱先生终于死了，勒萨白勒虽然还没有得着副科长的头衔，却已经担任副科长的职务，因为勒萨白勒自从上一次的晋级任命算起，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法定的升职限期。

珂拉呢，财产加在她身上的种种变化，她都懂得了，猜着了，感到了，因此她立即变成了一个两样的妇人，比以前来得蕴藉，比以前来得出群。

趁着元旦的机会，她去拜访那位科长的太太了，那一位胖太太在巴黎住了三十五年而始终保持着外省的派头，珂拉要求她来做女孩子的题名礼节的教母，费了多少拉扰手段，终于得到多史白夫太太的许诺；迦诗阑用外祖父的身份担任教父。

那场礼节是在六月里的某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举行的。全科人员除了他们那个不再见面的马慈以外，都接到了邀请。早上九点钟，勒萨白勒到了车站前面等候巴黎开来的列车，另外有一个身着金钮制服的小马夫，在一辆簇新的两轮马车跟前抓着一匹肥膘小马的缰绳。

机车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不久就拖着成列的客车到站了；客车卸下了水涌般的旅客。

多史白夫先生同着他那位服装耀眼的妻子从一辆一等客车里下来，同时毕多雷和博瓦塞尔都是从二等车下来的。他们没有敢于明邀肥皂老爹，不过却已商量妥当，决定在午后装做撞巧似地和他碰头，并且征求了科长的同意趁此引他来吃晚饭。

那四个人一下车，勒萨白勒就跑上前去迎接他的上级，这一位身着方襟大礼服走过来，身子显得很矮小，礼服上勋表大得活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他的大脑袋戴上一顶宽边帽子压着他的矮小的身材，看上去像个怪物；他的妻子简直不必踮起脚就能够不费事地越过他的顶门去看东西。

兴高采烈的雷沃波尔向他鞠躬致谢。他请他俩上了马车，随后再向着那两个规规矩矩跟在后面的同事们跑过去，他和他们握了手，一面却说明自己的马车太小不能装载他们："请两位沿着河岸走，就可以到我的门外，那就是拐角上的第四栋房子：如愿别墅。请快一点吧。"

末了，他上了车，拉着缰绳，车子就开走了，同时那个小马夫轻捷地跳到了车后的小坐位上。

题名礼节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举行过了。随后他们走回来吃午饭。每一个来宾都在自己的餐巾下面寻着一份和自己身份相当的礼物。教母得的是一只真金手镯，她丈夫，一只用红宝石镶的领针，博瓦塞尔，一只俄国制的皮夹子，毕多雷，一只上等海泡石的烟斗。有人报告这些礼

物，都是如愿送给她的新朋友们的。

多史白夫太太因为不好意思又因为欢喜竟脸红起来，把那只黄澄澄的手镯套在自己的肥胳膊上，科长这时候因为系的是一个黑的瘦小领结，不能安插领针，他就把宝石刺在礼服的翻领上，位置正在那枚勋表的底下，俨然是另外一枚等级较低的勋章。

从窗口，他们看得见一段河身，两边的河岸上树木成林，直达上游徐雷因镇。日光撒到水上，河面变得通红，像起了火。午饭开始是郑重的，由于多史白夫先生两夫妇在场竟成了严肃的。随后，大家渐渐高兴了。迦诗阑吐出了一些粗笨的戏谑，既然有了钱，他自以为是百无禁忌的；末了大家都笑起来。

那些戏谑要是从毕多雷或者博瓦塞尔口里说出来，一定是刺耳的人。

在饭后吃糖果的时候，有人按着规矩抱了孩子出来，每一个客人都吻她一下。她围绕在那一堆雪样的花边里，用那副动摇而无思虑的蓝眼睛瞧着这一干人，她那个仿佛渐渐懂得看人的胖脸儿略略转动一下。

毕多雷在人声嘈杂之中，咬着那个坐在身边的博瓦塞尔的耳朵："她仿佛是一个小马慈。"

到第二天，这句话在部里传了一个遍。

两点钟报过了；饭桌上的人喝过了饭后的甜烧酒，于是迦诗阑提议参观他们这幢房子，以后再到塞纳河边兜一个圈子。

宾客排成了队伍，从地下室走到了阁楼，一间一间都穿过了，随后他们在园子里走了一周，一草一木通通看到，末了才分成两组散步。

迦诗阑夹在太太们队里不免有点感受拘束，于是拉着毕多雷和博瓦塞尔同到河边那些咖啡馆里去坐，至于多史白夫太太和勒萨白勒太太，都随着她们的丈夫由另一边的河岸往上游走。

这两个爱脸面的妇女是不能和星期日的那些服装不整洁的人物混在一起的。

她们在河边的纤道上慢慢地走，两个丈夫正正经经谈着科里的公事都跟在后面。

在河面上，一些长型游艇正在划过，划桨的都是赤着胳膊的强健汉子，他们的筋肉鼓着晒红了的皮肤一缩一伸。把舵的都是女子，她们斜靠着黑的或者白的兽皮坐垫躺下，日光教她们感到了困乏，头上撑开着几柄颜色鲜艳的绸伞，简直像一些浮在水面的大得无比的花。好些狂唤的声音，或者是叫人，或者是吵架，隔着船飞来飞去；一阵从远处传来的模糊而且继续不断的人声，表示那边有一群趁着星期日出来散心的人。

无数行的垂钓者都沿着河边坐下一点也不动弹；有些游水的人几乎全身赤条条的，他们立在笨拙的渔船当中先把脑袋钻入水里，随后重新爬上船来，又再跳到河流里去。

多史白夫太太用诧异的神气望着。珂拉向她说："每逢星期日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杀风景的。"

一条游艇从容地来了。两个女人划着桨，运送两个躺在船板上的强壮汉子。她们之中有一个向岸上叫唤："喂！听呀！爱脸面的太太们！我有一个汉子出卖，价钱不贵，你们可要？"

珂拉带着轻蔑的样子把身子避过来，伸出胳膊换着多史白夫太太的胳膊："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下都不行，我们走吧。这些东西真是无耻！"

于是她们走开了。多史白夫先生对勒萨白勒说："元旦日一定发表任命，司长已经正式答应了我。"

勒萨白勒回答道："我真不知道怎样谢您，恩师。"

回到家里，他们看见迦诗阑，毕多雷和博瓦塞尔，他们三个人正笑得连眼泪都挤出来，并且几乎抬起了肥皂老爹；他们用戏谑口吻，硬说遇见这老翁和一个野鸡坐在河岸上。

那个老翁张皇失措，重复地说："没有这件事；没有，没有这件事。这样说话是不好的，迦诗阑先生，是不好的。"

迦诗阑笑得喘不过气来，高声嚷着："唉！老滑头！你叫她做'小心肝儿'。哼！现在，我们捉住了你，坏胚子！"

两位太太也一样笑起来，那个老实头仿佛真被人弄得毫无办法了。

迦诗阑又说："我们要把他扣在这里来受罚，并且教他和我们吃晚饭，多史白夫先生可同意？"

科长善意地答应了。于是旁人继续为了那个被这老翁丢开的女人笑起来，他已经被那场恶作剧弄得发急，但是始终不承认。

这场恶作剧一直闹到傍晚，许多用不尽的聪明字眼都借着它来发挥，有时候还引出些近乎放肆的话。

珂拉和多史白夫太太都坐在檐前的布棚下面瞧着落日的反照。太阳对着林间的枝叶射出一阵霞光。没有一点声音摇动树杪；一阵晴爽而无穷尽的静穆气象从这绯红而宁静的天上降下来。

又有几条船过了，那比从前的那些走得慢些，都是回船渠去的。

珂拉问："这位可怜的肥皂先生仿佛是娶了个坏女人，可对？"

多史白夫太太是熟悉科里的事情的，她回答道："对呀，他从前娶了一个过于年轻的孤女，她和一个坏东西私通，结果和他一同逃跑了。"随后这位胖太太接着又说："我说那是个坏东西，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说他们从前是很相爱的。不过无论如何，肥皂老爹没有一点诱惑力。"

勒萨白勒太太庄重地说："那并不是可以饶恕她的一个理由。这可怜的汉子真是抱屈的。我们的邻居巴尔部先生的情形也一样。他妻子被一个在这里歇夏的画师勾上了。后来他俩一同逃到了外国去。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样可以堕落到这步田地。照我的意思，对于这样一类的使得一家子丢脸的贱人，应当有一种特别的惩罚。"

在树下小径的那一头，乳娘抱着那个包在花边里的如愿出来了。孩子被人抱着给两位太太们送过来，映着薄暮的霞光浑身都成了粉红的。她用那种茫然漠然的蓝灰色眼睛瞧着天空，正和她瞧着人的脸儿一样。

在远处谈天的男人都过来了；于是迦诗阑抓着他的外孙女儿，如同想把她送上天空似地，

伸长自己两条胳膊举起她来。她连着那件长得拖在地上的白袍子，在天空的明亮背景上显出了侧影。

她的外祖父高喊道：“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好的孩子，肥皂老爹？”

那老翁并不回答，大概无可回答，或者也许是思虑的事情过于多。

一个男佣人打开了檐前那扇门走到外面，一面报告：“太太，晚饭伺候齐备了。”

# 德尼

## （一）

马朗博先生拆开了用人德尼交给他的信，读过之后就出门了。

德尼在这一家里呆了二十年了。他是个矮胖的快活人，在这一带被看作模范仆人。他问道：

“先生，您挺高兴，是接到了好消息吗？”

马朗博先生并不富裕。他原来是村里的药剂师，是个单身汉，靠卖了些假药给乡下人，得以赚下来了一笔钱，就吃这些钱的收益过日子。他回答道：“是的，孩子，马卢瓦老汉在我吓唬他说要起诉后让步了。明天我会收到我的款子。对一个老单身汉的钱柜来说，五千法郎也算不错了。”

于是马朗博先生搓了搓双手。这一个具有逆来顺受性格的汉子，愁的时候多于快活的时候，干不了长期费力的事，在事业上也是懒懒散散的。

如果他乘那些在重要中心区已经创立的业务的同行去世时，盘过他们的事业所和主顾，他肯定会赚到一笔可观得多的钱，过上富裕生活。可是他懒于搬家，又想到他因而得办的各种事务活动，就总是使他办到这儿就搁住了。于是再搁下来重考虑了几天之后就自我安慰说：

“唉！等下回再说吧。我等等也不吃什么亏，说不定还会找到更好的。”

德尼呢，正好相反，催促他的主人发展业务，属于性格活跃的人，他总是说：

“唉，要是我有点儿本钱，我就能发财。只要有一千法郎，我就能经营起来。”

马朗博先生笑笑并不回答，走到他的小园子里，背着手散步，一边漫无目的的遐想。

这天德尼整天都唱着歌，像个逍遥人，既唱叠句，也唱当地的环舞曲。他还显得不同平常的活跃，因为他把整个房子的铺地方砖全洗刷了一遍，使着劲擦玻璃杯，一边大着嗓子唱歌。

马朗博先生对他的兴奋心情感到有些惊奇，多次笑着对他说：

“你要是这么干下去，孩子，你明天就得闲下来了。”

第二天，快早上九点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四封给他主人的信交给德尼，其中有一封很重。先生立刻将自己锁到了房间里，一直到下午才出来。这时他交给他的仆人四封信，要他去投邮，

其中一封是寄马罗阿先生的，这很可能该是钱款收据。

德尼对他的主人一个问题也没有提，他头一天曾十分高兴，而今天却显得异样忧郁沉闷。

晚上了，马朗博先生按常规时间上床睡着了。

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他。他立刻从床里坐起来仔细听。可是忽然他的门被人推开了，德尼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捏着厨刀出现在门口，两眼瞪得溜圆，像受到了什么恐怖心情激动的人那样，两片嘴唇和面腮都绷得紧紧的，脸色白得像个幽灵。

马朗博先生吓坏了，以为他得了梦游病。他想起来，在他过来之前跑开。可这时这个用人却吹灭了蜡烛，朝床上扑过来。他的主人朝前伸出双手，想挡住这一冲，可是却冲得仰天倒了下去，他想设法抓住这个像似疯了的仆人的两只手，好挡他朝他抡过来的刀。

他的肩头首先被刀砍着了，接着又砍在前额上，第三刀砍在胸口上。他疯狂地挣扎抵抗，在黑暗里乱舞双手，一面乱踢，一面大叫：

“德尼！德尼！你疯了，瞧，德尼！”

可是这一位呢，喘着气，穷追猛打，有时还踢上一脚，抡上一拳，发疯地反反复复地干。

马朗博先生腿上又挨了两下，肚皮上挨了一下。可是忽然在他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于是他嚷道：

“停住，停住，德尼，我没有收到钱！”

那个人一下子就住手了，他的主人在黑地里能听见他的呼吸发着哨音。

马朗博先生立即接着说：

“我什么也没有收到。马卢瓦先生说诉讼就要开庭了，你送去邮局的信就是为了这案子的。你不妨读读我书桌上的这些信。”

于是作为最后努力，他摸到了床头桌子上的火柴，点燃了蜡烛。

他一身都是血。有些鲜血溅出去沾污了墙面、床单、窗帘全都有红色。德尼也从头到脚都有血，仍然站在房间中间。当马朗博先生看到这情况时，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当时就丧失了知觉。

天亮的时候他苏醒过来了。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恢复知觉、理解力和回忆。他猛然想起了谋杀和受伤的过程，并遭到了如此强烈的恐怖袭击，致使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想看了。经历了几分钟以后，他的恐惧平息下去了，于是开始思考起来：他当时并没有立刻死去，因此现在仍旧得以苏醒过来。他觉得虚弱，十分虚弱，但并不太感到痛，只是满身有许多地方感到像针扎似的明显刺痛。他也感到全身冰凉潮湿，捆得紧紧地，像被人卷起来缠上了好多绷带。他想到使他觉得全身潮湿的是血，再想到这些都是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而且是它染红了床单时，使他害怕紧张得全身发抖。重见到当时可怖场面的心情使他吓坏了，他使劲地把眼睛闭上，就像怕自己会不由自己地睁开来。

德尼怎样了呢？他很可能已经逃走了。

但是现在应当怎么办呢，他，马朗博自己？是爬起来？是呼救？可是无疑的是，如果他略微动一下，那他的那些伤口又会裂开，于是他会失血过多致死。

忽然间，他听到有推门的声音。他的心几乎停跳了。肯定是德尼回来想结果他。他屏住呼吸想让凶手相信他已经彻底完了，事情结束了。

他感觉到有人提起了他的床单，有人触摸他的腹部，在跨腿那儿一阵剧痛使他发颤。有人现在用清水在轻轻地给他洗涤。那么是已经发现了罪案，有人在医护他，救治他。他禁不住一阵狂喜。但是为的谨慎。他不愿意显出已经恢复了知觉，于是极其小心地眯开了一只眼，单独一只眼。

他看出了是德尼站在他旁边。德尼自己！天哪！他赶快重闭上了他的眼睛。

德尼，他是在干什么呢？他打算怎么办呢？他还在酝酿什么可怕的阴谋呢？他一定是为了消除痕迹而洗净他！那么他现在就要把他埋到园子里去了，埋到十尺深下面，好让人发现不了了吧？或者放到酒窖里的酒瓶堆下面去？

这时马朗博开始打起颤来，颤得连四肢都抖起来了。

他自己揣度：“我这下子完了，完了！”于是他绝望地闭紧了眼皮以免眼见最后一刀下来。可并没有挨到这一刀。德尼现在把他扶起来裹在一张床单里，而后他着手小小心心地，按他从主人还在当药剂师时学来的那一套包扎他腿上的伤。

对一个懂行的人来说，再没有任何可怀疑的了，这是他的仆人在要杀他之后，现在又在设法救他。

于是马朗博先生用一种垂危的声音给他提出实用的建议：

“所有的洗涤和敷扎都要用石炭酸溶液。”

德尼回答说：

“我是这么办的，先生。”

马朗博先生张开了双眼。

在床上和房间里都没有了一点血迹，暗杀者身上也没有。受伤的人躺在雪白的床单上。

这两个人互相端详。

最后马朗博先生和和气气地说：

“你犯了一个大罪。”

德尼回答说：

“我正在弥补它，先生。要是您不检举我，我将和过去一样老老实实为您服务。”

这当儿不是让他的仆人不高兴的时候。马朗博先生一面闭上双眼，一面清清楚楚地说：

“我向你保证，我决不检举。”

## （二）

德尼救活了他的主人。他日夜不眠地不离开病人的房间。为他配药、煎药，按脉，忧心忡忡地数脉搏，用一个护理员的技术和一个儿子的忠心看护着他。

他不断地问道：

“喂，先生，你觉得怎样了？”

马朗博先生用无力的声音回答说：

“好点儿啦，孩子，我谢谢您。”

这位伤病人在晚上醒来时，常常看见他的看护坐在围椅里流泪，悄悄地擦干眼睛。

这位老药剂师从没有受到过别人这么全心全意温存地看护过。刚开始时，他对自己说过：

“等我一好，我就把这个小无赖辞退了。”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恢复时期，而他日复一日地推迟辞退这个凶手的时刻。他想不会有别人如此尊重细心地对他，他利用害怕心理控制了这个仆人。他还预先告诉他，他在一个公证人那里立下了一份遗嘱，如果他再遇到什么意外，会在法庭上检举他。

这一预防措施好像防止了他将来任何重犯的企图。他于是自己问自己，要是仍然把这个人留在身边以利仔细监视他，这是不是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他就像遇到可以另找一片更大的药店经营时总是犹豫那样，对这件事也总下不了决心。

德尼仍然表现得像一个无双的差役。马朗博先生痊愈了，他把他留下来了。

可是有天早晨，他刚吃完饭时，一下子听到厨房里闹哄哄的。他跑过去，是德尼被两个警察抓住了，而他则力求挣脱。那位队长在他的小本子上认真记录。

当他看到他的主人时，这个仆人哭起来，他一边喊着说：

“您检举了我，先生，这不公道，你曾答应过我。您不信守诺言，马朗博先生，这不公道，这不对……”

感到意外的马朗博先生，因为受到了怀疑，而觉得委曲，他举起手说：

“我凭上帝向你起誓，孩子，我没有检举你，我绝对不知道警察先生怎么会知道你曾试着杀我的。”

这位队长吓得一跳：

“马朗博先生，您说他曾打算杀您？”

慌张了的马朗博先生回答说：

“啊，是的……可是我没有检举……我什么也没有说过……我发誓什么也没有说过……从那一回以后，他服侍我真是好……”

这位队长一字一字地严肃说：

“我对您的陈述作了记录。马朗搏先生。法庭会对这件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感到兴趣。我受命逮捕您这个仆人是因为他从杜赫梅先生家偷偷摸摸地弄走了两只鸭子，对此有他违法的证据。我请您原谅，马朗博先生。我将向上汇报您的发言。”

于是他转身朝着士兵下令说：

“走，出发。”

那两个警察牵走了德尼。

## （三）

辩护律师以两件罪行加在一起支持他的辩词，作为这是疯狂行为辩护，他明确地证明了盗窃两只鸭子的行为动机是和砍马朗博先生八刀一样都属于同一种精神状态。他周密地分析了这种阵发性精神错乱的各个方面。毫无疑义，在出色的精神疗养院里受到几个月的治疗就可以消失。他用热情的言辞谈到这个忠实仆人的长期忠诚，和他对主人所做无比精心的看护，这位主人正是他在瞬间精神错乱中致伤的。

马朗博先生为这些回忆感动到了心灵深处，两眼都湿润了。

律师看到了这一点，他用一种夸张的姿势伸开了两臂。扬起了两只长得像蝙蝠翅膀的黑袖子并且用一种发颤的声音喊到：

“请看看吧，看看吧，裁判员先生们，看看这些眼泪。我为我的委托人说过了些什么呢？什么样的辩词，什么样的发言，什么样的推理能赢得他的主人这些眼泪！它们比我更雄辩得多，比法律更尊严，它们在呼吁：‘原谅那一小时所犯的神经失常吧！’它们在恳求，它们是饶恕，是祝福！”

他不说了，于是坐下去了。

那位首席裁判官这时转过来对着那位证词十分有利于他仆人的马朗博先生，问他道：

“先生，说到底，即使承认您曾把这个人看成神经病，这也解释不了您把他留下的理由。他并不会因此而不那么危险。”

马朗博先生一边擦着两只眼睛，一边回答说：

“主席先生，您要怎么办呢？在当今时刻要找一个仆人可真不容易……，我还没有碰到过更

好的。"德尼得到宣判无罪，并且由主人出钱安置到了一家精神病院里。

# 那头驴子

没有一点儿风吹进滞留在河上面的浓雾里。这是一堆堆浮在河上阴沉沉的絮云。陡岸原来就绰绰约约看不清，在像山一样一堆堆蒸汽的云遮雾罩下，就成为看不见的了。然而，在孕育中的黎明之下，山坡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坡脚在黎明送来的曙光中，也渐渐露出了抹上石灰的房屋，看起来成了一些大白点。鸡埘里的公鸡开始啼晨。

河那边依然还笼罩在雾里。对面的弗来特村，不时升起一阵阵轻微的喧声，扰乱了没有一点儿风的天空的沉寂；这，有时是一阵隐约的水浪里，像有小船在小心翼翼地行驶过去，有时是硬邦邦的一声响，像是船桨在船沿上碰了一下，又有时像是什么软软的东西倒到了水里。然后，又回复了静悄悄。

偶尔也会有不知从那里飘来的窃窃私语，也许来自远处，也许就出自这里河上或者岸边；在昏暗的迷雾中飘游不定，然而怯生生地溜走了，消失了。而这时候，一群栖息在灯芯草丛中的野鸟，乘天色方始变白的时候翩然而起，为的继续远走高飞，不断地迁移。片刻之后，人们又接着看到它们展翅翱翔，穿雾而过。它们发出一声声胆怯柔和的鸣叫，唤醒了它们的陡岸边的伙伴。

忽然间，从河岸近旁对着村庄的水面上，显出了一个阴影。起始时很难辨认，后来变大了，形象加深了，从密布在河上阴沉沉的帷幕里出来了一条由两个人驾着的乎底船，搁住在草滩上。

划桨的那个人站了起来，从船里拿出来一满桶鱼，而后将还湿淋淋的鱼鹰撂到了肩上。他的伙伴还没有动，叫道："将你的枪拿来，我们到坡上去找几只兔子，嗯？马若虚？"

另一个回答说：

"这合我的意，等我一下，我会来找你。"

于是他走了，去把鱼收起来。留在这儿的那位慢慢装上烟斗抽起来。

他叫拉蒲西，外号喜哥，伙着他的老搭档马若兄，俗称马若虚的，干些捞水面漂来的废物之类那种性质暖昧不定的行当。

他们这些低级的水手只在闹饥荒的月份里干正经航运，其它时候他们抢劫掠夺。成天在河上闯荡，打已经死了的乃至活着的猎获物的主意。在水上偷鱼，黑夜里偷猎，干种种下水道里寄生虫的营生。有时又去圣日耳曼森林里打麂子，有时又打捞涨退潮时漂来的死人，搜死人的口袋，还靠拾漂来的那些破衣，那些瓶颈朝天，像醉汉似的摇摇幌幌的空瓶，以及那些随波逐流淌来的零散木头过日子。拉蒲西和马若虚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

有时他们往南边幌幌荡荡走过去。找上个河边小客店吃顿饭，又并排往前走。这样，他们失踪了一两天，此后，某个早晨，会有人看见他们在一堆被他们当船用的破烂堆上溜溜达达。

而那略远些的地方呢，在却因城，诺强那边，有些懊丧的划船手在找他们去失的船，是解开了缆绳走的，无疑是遭偷了。而在离这儿又三二十里地方的一个瓦年省有钱业主，却在搓着手欣赏碰运气买到的小艇。这是前晚上两个人要了五十法郎卖给他的，他们路过时主动提出来，

并立地成了交。

马若兄带着一枝包在破皮里的枪回来了。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高瘦个儿，一付经常受到法律干涉的人和遭到围捕的畜牲的眼神。他敞开的衬衣后面露出了满是灰色长毛的胸膛。可是好像除了一排短胡子，下唇一小撮硬毛之外，没有别的胡子，两鬓也是光秃秃的。

当他脱下了他那顶当鸭舌帽用的满是积垢的帽胎壳时，他的头皮上覆着的是一层松松软软的茸毛，丁点儿头发，仿佛快要送去燎掉细毛的拔了毛的母鸡。

喜哥正好相反，面红红，长了一点疙瘩，矮胖，多毛，像块生牛排藏在一顶工兵帽下面。他经常闭上左眼，好像观察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当有人和他这怪癖开玩笑，对他嚷道："张开眼，拉蒲西。"他安安定定地回答道："别害怕，好妹子，我见到了便宜就开眼。"他还有称呼所有的人做"好妹子"的习惯，包括对他的流浪伙伴在内。

又轮到他拿起桨了；这条船又钻进了河上不散的雾里，但是映在玫瑰色微熹的天空下，雾已经变成了牛奶般的白色。

拉蒲西问道：

"你带了什么枪子儿，马若兄？"

马若兄回答道：

"很小的新子儿，这是打兔子合适的。"

他们很慢、很慢，轻轻地靠近另一个堤岸，一点声音也没有弄出来。这河堤属于圣日耳曼森林，而且是不许打兔子的。这儿到处都是藏着那些小家伙的洞子，每当黎明时刻就在那儿蹦来蹦去，往往来来，进进出出。

马若兄一只膝头在前跪着，向前窥伺，枪藏在船板下面；忽然间他看到了，瞄准后，一声枪响在寂静的乡野里久久隆隆地回响。

拉蒲西两桨就划到陆坡下，他的伙伴跳上岸拾起了一只还在抽搐的小灰兔。

而后这条船又重新钻进了雾里，要赶到河的另一岸去，好得到掩蔽，逃开守林人。

这两个人现在好像是在河水上款款漫步。武器已经藏到了隐蔽用的木板下面，兔子则在喜哥那件鼓起来的衬衫里。

过了一刻钟光景，拉蒲西要求说：

"再去，好妹子，再弄一只。"

马若兄回答说：

"这合我的意，走吧。"于是这条船又上路了，很快地顺流而下。笼罩在河面上的雾开始消散了。像透过一层轻纱，人们可以看见河岸上的树，沿着水流走，雾被撕成了片片浮云也流走了。当他们靠近一头对着赫伯莱的那个小岛时，这两个人放慢了他们的速度，又着手窥伺，很

快又打到了一只兔子。

他们接着继续顺流往下走，一直到了去功佛朗的中途就停了下来，把船缆系到一棵树上，躺下，在船底板上睡大觉。

拉蒲西不时起来用他张开的那只眼睛眺望天边。最终的晨雾已经消散了，一轮炎炎的夏日太阳正在蓝天中升起来。

在河的另一侧，种着葡萄的小山坡弯成一个半圆，在山顶上的一丛树中间孤零零地立着一幢房子，到处都是静悄悄的。

可是河旁岸道上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移动，走得很慢。这是一个女人在拉着一头驴。那头驴硬挺住关节，倔强执拗，只到了无法顶住那位伙伴的劲头时，才间或地伸出一条腿；它就是这么伸长了脖子，耷拉着耳朵慢慢地走，使人猜不出要到什么时候它才会从视线中消失。

那个女人把身体勾得低低地往前拽，有时转过身来用树枝抽驴身。拉蒲西看清了发话说：

“马若虚，喂！”

马若虚回答说：

“什么事？”

“你愿意开个玩笑吗？”

“行啊。”

“来，你摇船，好妹子，我去逗逗乐。”

于是喜哥接过了桨。

等到他们渡过了河，而且正面对着那一对时，他叫道：

“喂，好妹子！”

那个女人停住了，不再拖她的牝驴，而望着他们，拉蒲西接着说：

“你是去集里赶火车头赛会吧？”

那个女的根本不回答。喜哥又说：

“喂，你那条母驴赛跑该得过第一，这速度你想拉着它去哪里？”

“我去马加特家，在香庇屋，把它宰了，它什么也干不了。”

拉蒲西说：

“我看你说对了。他会给你多少，那个马加特？”

那个女人用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没有把握地说：

“我咋晓得她。说不准，许给三法郎、四法郎的。”

喜哥嚷着说：“我给你一百个铜钱，买了，那样你就甭跑了，这不算少。”

那个女人想了一会儿，就说道：

“就这么办。”

这两个烂污汉子上了岸。

拉蒲西拽住了牲口的缰绳。马若虚觉得奇怪，他问道：

“你要这张皮干啥？”

这回喜哥把另一只眼也张开了，表示他正得意。他整个儿红脸都因为快活又变了样子了。他咯咯地笑着说：

“甭怕，好妹子，我有我的妙计。”

他给了那个女人一百铜钱，女人坐到了沟边，她想看看怎么回事。

于是拉蒲西高高兴兴跑去找来了那枝枪，并且交给了马若兄：

“一个人开一枪；我的老伙计，我们来打这只大猎物了，好妹子。别这么近，见鬼，你先开枪打。该让这场游戏多耍一会儿。”

于是他指定他的伙伴要离开那头牺牲品四十步。感到自由了的驴子想啃陡坡高处的青草，然而它实在疲倦不堪，以致用它的四条腿打颤，好像站都站不住了。

马若兄慢慢地瞄准它，一边说道：

“往两只耳朵里上点盐，看好了，喜哥。”

于是开了一枪。

霰子沿着驴子的两只耳朵开了很多的小窟窿，它于是拼命晃耳朵，一下子一前一后，一下子并齐了，想止住刺痛。

这两个汉子笑得捧住了肚子，弯脚顿脚。可是生气了的女人冲过来，她不肯让这些人折磨她的驴子，提出退还那一百铜钱，又生气又懊恼。

拉蒲西吓唬她说要揍人，还装腔作势地卷起了袖子。他不是付过了钱吗？那么见鬼去吧。他说要对着她的裙子开一枪，这可以证明不会有什么感觉。

于是她走开了。一边恫吓他们要找警察。他们好久还听见她的骂声，走得越远她就骂得越凶越响。

马若兄将枪递给他的伙伴。

“给你，喜哥。”

拉蒲西瞄准了开火。驴子的大腿上挨了这一枪，但是铅子儿那么小，而且是从那么远发射的，它无疑以为是牛虻叮了它，因为它开始使劲用尾巴赶蝇子，往腿上和背上甩来甩去。

拉蒲西坐了下来，为的笑得痛快一些，马著兄则重新给枪上子弹，高兴得像是在对着枪筒打喷嚏。

他向前迈了几步，对着他伙伴原先射过的同一地方又开了一枪。那牲口这次猛地一跳，转过了头来想尥蹶子。它被射中得很深，终于流了一点儿血，痛得厉害，它为这开始一冲一冲地跛着脚在陡坡上慢步大跨地跑着逃走。

这两个人扑过去追它，马若兄跨着大步，拉蒲西则用小个子的急步喘着气小跑。可是这驴子累极了，站了下来，用惶惑的目光看着要杀它的人过来，而后忽然伸长了脖子嘶叫起来。

拉蒲西喘着气拿着枪，这回他走到了近旁，不想再重演那场戏了。

当那匹长耳朵牲口结束了它那种悲惨求救哀鸣，徒劳的临终呐喊以后，那个出主意的人叫道：“马若虚，喂，好妹子，你来！我要让它吃点儿药。”于是当另外那位强制扒开这畜牲闭紧了的嘴时，喜哥向他喉咙的深处把枪筒塞了进去，好像要用它灌药似的，而后说：

“喂，好妹子，当心，我倒泻药了。”

于是他扣动了枪机。驴子向后退了三步，屁股坐到了地上，又挣扎着想起来，但终于肚皮趴到了地皮上，闭上了眼睛。它那整个儿都没有几根毛的老身体都在发颤，四肢直在来回蹬，好像想跑。

从它的牙齿缝里流出来一道血，很快它就不动了，它死了。

这两个男人没有笑，这事结束得太快，他们吃亏了。

马若兄问道：

“对啦，我们这回咋办？”

拉蒲西回答说：

“甭怕，好妹子，装上船去，天黑以后我们再开一次玩笑。”

于是他们找到了船，把畜牲的尸体放到了船底，用鲜草盖上。而这两个二流子则躺上面睡着了。

到得中午，拉蒲西从他们这条破烂泥泞的船的暗仓里抽出了一瓶酒，一块面包，还有奶油和洋葱，两人吃了起来。

等到他们吃完了饭，又重新躺在死驴子上面睡起觉来。夜幕降临时，拉蒲西醒了，他摇醒

了他那位呼噜得像拉风箱似的伙伴，对他说：

“走，好妹子，上路。”

于是马若兄摇起桨来。他们缓缓地向上游塞纳河划过去，反正有的是时间。他们沿着漫生着盛开的水百合的堤岸前进，河岸被伸到水面上的一簇簇白山植树花薰得芬芳诱人，装满了的小船在睡莲的大平叶子上滑过去，睡莲的白色铃铛般的，圆圆开着的小花，先侧过去，而后又竖直过来。

当他们到了隔开圣日耳曼森林和迈松斯——辣裴德饲养场的艾贝隆墙时，拉蒲西止住了他的伙伴，告诉了他的计划。这引得马若兄悄悄地笑了好一阵子。

他们将铺在尸体上的草扔到了河里，提着畜牲的脚将它弄到了岸上，藏在一丛树丛里，而后他们又上了船划到了迈松斯——辣斐德。

当他们走到茹尔老爹那个酿酒贩子家附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一看到他们，这商人就凑过来，拉着手到他们桌子上，而后东谈西说起来。

将到十一点钟了，最后的顾客也走了，茹尔老爹眨眨眼对拉蒲西说：

“嘿，有点什么？”

拉蒲西用脑袋做了个动作，而后说：

“有或者没有，这都有可能。”

饭店老板坚持说：

“灰家伙，只有灰家伙是吧？”

于是喜哥将手伸到了他的羊毛衫里，拉出了兔子的耳朵说：

“一对值三法郎。”

于是在价钱上开始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协议是两法郎六十五个铜钱。这两只兔子就交货了。

当这些小偷起身走时，茹尔老爹瞅着他们打量后说：

“你们还有别的，可是你们不愿说。”

拉蒲西回答说：

“可能是，但与你无关，你太吝啬。”

这人急了，追着问：

“嗨，有大家伙，来，说说吧，总好商量的。”

拉蒲西像有点儿为难，用眼睛装成和马若兄商量，而后慢吞吞地回答道：

“这么回事，我们适才埋伏在艾贝隆时，有什么东西从第一个灌木丛左边的墙头那儿从我们前面过去。于是马若虚放了一枪，那家伙躺下了。我们怕那些看守，就溜了。我没法告诉你这是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至于大小，那是个大家伙。可是是什么？要是我给你说，那是骗你。而你知道的，好妹子，我们之间可是坦率的。”

这汉子动心了，问道：

“这不是狍子？”

拉蒲西回答说：

“很可能，是这或别的啥。一个狍子？……是……也许再大点儿？也说不定是条牝鹿。唉！我不是肯定说是条母鹿，因为我不知道，但没有准是。”

这小饭店老板盯着问：

“许是只公鹿？”

拉蒲西张开双手说：

“啊，不是！说起公鹿，这可不是公鹿，我不骗你，不是公鹿。我看见它躺在树林子里。不像是，不是公鹿。”

“为什么你没有给带来？”那个人又问。

“为什么，好妹子，因为我们从今儿起就地卖货。我有熟客。你知道，人家去那儿散步，看见那玩意就得了。自己甭冒险。就这么回事。”

这个干黑市买卖的怀疑地问道：

“要是没有了呢？现在？”

可是拉蒲西重新举起了手说：

“我为了保证那儿有东西，向你发誓，我答应你。在第一个灌木丛的左边。至于那是什么却不知道。我知道这不是公鹿，这，不，我对这有把握。至于其它，等你去看。二十法郎，现地取货，你同意吗？”

这人还犹豫不定：

“你不能给我拿来？”

马若虚发话了：

“那么不闹玄乎的。要是一头狍子，出五十法郎；要是条山羊，六十法郎；这是我们的价。”

这个小饭店老板下决心了：

“就算二十法郎。这说定了。”于是大家拍了巴掌。而后他从柜台里拿出四串值百的大铜板，这两位朋友装进了口袋里。

拉蒲西立起来，喝干了酒杯走了出去；但在进到黑地里时，他再回头特别说明白：

“这不是公鹿，这得说清楚。但是什么呢……至于有没有，那现在是有的。要是你找不到东西我给你退钱。”

于是他消失到黑暗里去了。

马若兄跟在他后面。为了表达他的高兴，在他的背上捶了两大拳。

# 田园小曲

列车刚离开了热那亚，沿着漫长起伏的岩石海岸，向着马赛开去，它像条铁的蛇一样在山与海之间滑行，蜿蜒而行在由微浪构成的银边的沙滩上，而后忽然钻进了隧道的黑色嘴巴，就像是一头野兽钻进了它的洞穴。

在列车的最后车厢里，一个胖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对面坐着，没有说话但有时相互看看。她大概有二十五岁，坐在车门附近凝视着风景。这是一个地道的皮埃蒙特乡下人，漆黑的双眼，丰满的胸膛和圆鼓鼓的双腮。她那几个包袱推到了长木凳下面，在膝头上留着一个篮子。

他呢，大约有二十来岁，瘦而黝黑，一付在大太阳下面种地的男人的深脸色。他身旁二方布包着他的全部财产：一双鞋，一件衬衫，一条短裤和一件短上衣。在凳子下面他也藏了几件东西：用绳子捆在一起的一把铲子和一把十字镐。他是到法国去找工作的。

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向海岸上倾下了一场火雨。这时将近五月末，馥郁的气味从放低了的窗户钻进来，在车厢里飘浮。正开花的橘子树和柠檬树在宁静的天空里吐出了它们甜甜的香味，这气味这么甜，这么强烈，这么忧人，还混进了像野草一样到处漫开的玫瑰花的芬芳，这些玫瑰花在沿着铁路全程都有，富人的花园里有，破屋的大门前有乃至田野里也有。

这条海岸就是玫瑰的家，这些玫瑰！它们用强烈而清新的芬芳充满了原野，它们将空气酿成了甜食，比酒更甘醇而一样醉人。

列车慢慢地往前行驶，好像想在这座花园里懒洋洋地歇下来。它不时在小车站的那几幢白房子前面停下，在长长地鸣笛以后，再用它那平静的步伐出发；没有任何人上下。人们真会以为全世界都在半睡里，在这炎热春末的早晨，谁也下不了决心挪动挪动。

那个胖女人经常闭上双眼而后又忽然张开，原来是放在她膝头上的篮子这时正在往下溜，快要掉了。她用敏捷的姿势抓住了它，朝窗外看上几分钟而后重又昏昏欲睡。在她的前额上有一粒粒的汗珠，呼吸很吃力，好像她正在受着重压。

当开出一个小站的时候，那个乡下女人忽然好像醒了，于是她打开了篮子，拿出了一块面包，一些熟鸡蛋，一长颈瓶酒和一些杏子，一些很漂亮的红杏子，她开始吃起来。

那个男人这会儿忽然也醒了，瞧着她，瞧着她每一次从膝头拿到口边的食物。他双手交叉

坐着，两眼盯住不动，两个腮帮子都陷下去了，紧紧地闭着双唇。

她用贪嘴的胖女人的方式吃东西，经常喝上一口酒将鸡蛋送下去，于是停一下子喘口气。那块面包，那些鸡蛋，杏子和酒都让她吃完了。等到她吃完了饭，那个汉子又闭上了眼睛，她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松开了短上衣，而这个汉子突然又重新张开了眼睛。

她对这并没有感到不安，接着又解开了她裙袍的扣子。她那对乳房的巨大压力撑开了衣服，从变得越来越大的裂缝里露出了两乳之间的一点儿白麻纱和一些皮肉。

那个乡下女人觉得舒服一点之后用意大利话说：“天气真热，叫人透不过气来。”

那个年轻男人用同样语言和口音回答道：“这是旅行的好时候。”

她问道：“你是皮埃蒙特人？”

“我是那尔阿司梯的。”

“我是加沙勒。”

他们是邻县，于是聊起来了。

他们谈了一些老百姓翻来覆去谈个没完的又长又陈腐的一些事，这就满足了他们迟钝而漫无边际的心情。他们谈到家乡，他们的共同熟人；他们一个一个地数了一些人名，立刻就发现了某个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于是他们就更熟稔了。从他们的口里吐出了快而急促的字和响亮的尾音，和他们的一些意大利歌曲。而后他们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她已经结婚了，她有了三个孩子，交给了她的妹妹照拂，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奶妈的位置，在马赛的一位法国太太家里的好工作。

他呢？他在找工作，人家告诉在那儿工作好找，因为那儿要盖房子的人多的是。

此后，他们没有再说话了。

天气变得热得可怕，日照像雨一样洒到了车厢顶上。从列车后面扬起的一阵灰尘钻了进来；桔子花和玫瑰的香味变得更强烈。了，好像变得更浓郁厚深了。

这两位旅客又重新打起瞌睡。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张开了眼睛，太阳快要落到海面了，将蔚蓝色的海面照得波光粼粼，空气变得清新起来，好像变得轻了。

那位奶妈喘着气，敞开了上衣，两颊潮润，双眼惺忪，她用一种疲乏的声音说：

“从昨天起我就没有给过奶；我现在有点昏昏沉沉，好像要晕过去。”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回答。她接着说：“像我这么有奶的人，一天该喂三次奶，否则就会难过，就像在胸脯前面压着个重量，重得叫我吐不过气来，四肢都像散了架。有这么多奶，真是倒霉。”

他说：“是的，这真糟糕。这叫您伤脑筋。”

她看来真是很不舒服，昏头昏脑，一身无力。她自言自语说：“只要压一下，奶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这听起来很特别，没法相信，在加沙勒所有邻居们都来看过。”

他说：“是吗？是的？”

“是，真的。我完全能让您看，但是这对我毫不解决问题，用这种方式挤出得不够多。”

她不说话了。

这列车忽然停下了。在一个栏杆附近站着一个怀中抱着在哭的孩子的女人，她瘦而衣衫褴褛。

这个奶妈瞅着这两个人。她用一种正在权衡的调子说：“这儿倒有一个可以帮助她解决困难的，而且那个小家伙也能减轻我的困难。瞧，我不富，因此我离开了我的家，我的亲人、我最小的宝贝去为自己找了个工作。可是我仍然打算给她五法郎，为的抱过这个孩子十来分钟给他喂口奶。这会使他安静下来也使我安定下来。看来我又能活过来了。”

她又不说话了。而后她用发热的手擦了几次流着汗的前额。于是哼着说道：“我撑不下去了。我像要死了似的。”于是不自觉地一下子整个儿解开了她的裙袍。

右边的乳房露了出来，大而绷得紧紧的，带着棕色的奶头。这可怜的女人哼着说：“唉！我的上帝！唉！我的天哪，我咋办呀？”

列车又行驶了。黄昏中，在芬芳的花丛里继续它的行程。有时可见到渔船像沉睡似地浮在蓝色的海上，它的白帆静静地映在水里，仿佛另外有一艘船，头向下地倒覆在水中。

那个不安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也许……太太……我可以帮你……帮你舒服点儿。”

她用一种心碎了的声音回答说：“好，要是你愿意。您可是帮我的大忙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也不行了。”

他跪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侧过身就着他，用一个奶母的姿势，将奶头凹下去了的乳房捧到他的嘴边。当她用双手将乳房捧着送向这个汉子的时候，奶头上出来了一滴奶。他迅猛地凑过去，像逮住一个果子似的将这沉重的乳房含在两唇之间。他于是开始贪婪地用有节奏的方式吮吸起来。

他用双臂围住那个女人的腰身，抱住她好拉近一些，他慢慢地一口一口饮下奶去，好像孩子一样。

忽然她说：“这只奶可以了，现在换一只吧。”

他顺从地又吸另一只。

她将双手搁在年青汉子的背上，现在她用力呼吸，幸福地品味那混在因列车运行而灌进来的气流中的花香。

她说："这儿真是香啊。"

他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地从这肉体的泉源中畅饮，双眼闭着，好像为的是能够细细品尝。

可是她现在轻轻地推开了他，说道：

"现在够了，我感到好些了。这可让我的灵魂回了窍。"

他站起来，一边用手背擦嘴。

她将两只活葫芦塞回去，这对葫芦把她的裙袍都鼓胀了，同时一边对他说：

"您真给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真谢谢您，先生。"

而他用一种感恩的声音说：

"该我谢谢您，太太，我有两天什么也没吃了。"

# 绳子

写给哈来·阿里士

在戈德镇四周的大路上，乡村中的男男女女都向镇上走过来，因为那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男的提起安静的步儿向前走，每次他们的长腿动作一下，他们的身子就向前一俯，那些腿都是罗圈腿，变了形，原由呢，正由于种种艰苦的工作，由于那种同时使得肩头耸起脊梁偏向一边的犁头的压力，由于那种逼得两膝分开去保持重心的割麦的姿势，由于，田地里的迟缓而困苦的日常劳作。他们的蓝布罩衫浆得挺硬，又亮得象是擦了一层漆，领口和袖口都绣着白花，在他们瘦得露骨的胴部四周鼓起来活象预备起飞的气球，头部和四肢伸到外面。

有几个男人用一根索子牵着一条母牛，一条牛仔。他们的女人却在牲口后面，用一枝绿叶未脱的树枝儿打着教它快点儿走。她们的胳膊上都挽着一些露出了鸡头或者鸭头的大篮子。她们的步儿比她们的汉子们的快一点却又短一点；她们的身躯，干瘦而挺直，裹在一幅用别针别在平坦胸部上的窄围巾里；她们的脑袋用白布贴着头发包好，并且又加上一顶软便帽。

随后，一辆列着长凳的两轮篷车，被一匹小马颠簸地拖着奔跑了，使得那两个靠着坐下的男人和一个坐在车尾荷攀着车边借减震动的妇人，都东倒西歪地摇晃个不住。

戈德镇的广场，挤满了一堆堆乱轰轰的人群和牲畜。牛的犄角，乡下土财主的长毛绒的高帽子和女人的头巾之类，同时都在这会场的人堆儿的头顶上浮动。种种尖锐刺耳的叫唤组成了一阵不断的和野蛮的喧嚷，有时候，一个快活的乡下人的健壮胸膛里忽然爆发出一声大笑，或者一条系在墙边的母牛忽然长号一次，那些喧嚷就被盖住了。

这一切的味儿象是牛栏，牛乳和牛粪，牛草和人汗，散发出酸恶难闻，人畜混杂而且是庄稼汉所特有的味儿。

布略戴村的霍时可仑老板一到了戈德镇就朝广场走，这时他瞧见地上有一段绳子。这位道地诺曼第式的节俭大家霍时可仑老板，认为不论什么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捡起来；于是很吃力地俯下了身躯——因为他有点患风湿症。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他于是细心把它团着，这时，

他看见了那个卖鞍辔的马兰单老板正坐在自己的门限边瞧着他。从前，他们俩为着一副马笼头，彼此闹过意见，而这两个人又是喜欢记仇的，所以彼此一直互相敌视。霍时可仑老板因为被他的敌人窥见自己在兽粪中寻觅一段绳子，不免感到了一点惭愧。于是他匆匆地把他这点儿拾得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布罩衫里，随后又放在自己的裤子的口袋里；随后他再假装在地上寻觅一点儿找不着的东西，末了他才向前伸着头，并且因筋骨疼痛就弯着身体向赶集的市场里去了。

他立刻羼入那个大声叫唤的和行动迟缓的人堆儿里了，这个人堆儿正因为不断地讨价还价搞得乱轰轰的。乡下人仔细看着那些出卖的母牛，疑惑不定地去了又回来，始终害怕上当，永远不敢下个决心，却反而窥探卖主们的眼色，总想识破他们的花招，挑出牲口的毛病。

乡下女人们把那些大篮子放在自己的脚边以后，就从篮子里取出好些鸡搁在泥地上，这些鸡的脚都是缚住的，眼睛显得慌慌张张，冠子通红通红的。

她们静听着顾客们还的价钱，摆出干脆的神情和自若的面目，坚持自己所讨的原价，或者也突然一下子决定依从那种还出来的贱价，就高声向着那个慢慢走开的顾客喊道：

“这算是说定了，安汀老板。我卖给您。”

随后，渐渐地广场上的人数稀少起来了，接着教堂的钟声报告已经正午了，于是那些住得过远的人都分散在各家客店里了。

在茹尔丹客店里，大厅子坐满了好些等候午餐的人，那个很宽阔的天井同样停满了各种车辆——这些车辆，各式俱备，有两轮敞货车，有两轮皮篷客车，有两轮长凳篷车，有两轮英式敞客车，有说不出名称的马车，都是一些被马粪搞黄而又变了样子打了补疤的旧家伙，它们的两枝辕子，或者象两只胳膊一般朝天空冲起，或者扑在地上车尾朝天。

大厅里那座火光熊熊的壁炉，紧靠着那些已经入座的顾客，对着右边那行人的脊梁射出了一种强烈的热气。三把叉着鸡、鸽子和羊肉的铁叉在火上翻动着，一阵烤肉的和那在半熟的肉皮上面流着的油汁的香味从炉膛里散布出来，使大家欣喜非常，馋涎欲滴。

那些庄稼人中的阔佬都在茹尔丹的店里吃饭，茹尔丹是一个既开客店又做马贩子而且有钱的狡猾的人。

食品一盘一盘地跟着来了，空得和黄色苹果酒的大罐子一样快。各人说起自己的生意，买进和卖出。他们听取年成的种种新闻。天气对于青苗是不坏的，但是对于小麦未免潮湿一点。

忽然，一阵鼓声在这客店门前的天井里响起来了，除了几个不关心的人以外，全都站起了，接着都嘴里含着食物手里带着饭巾很快地跑到门口，或者跑到窗子边去看。

鼓声停止以后，镇上的公共报告人就开始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读起来：

“请戈德镇的一切居民和一切赶集的人注意，今天早上九点至十点钟之间，有人在白兹镇大路上，丢了一个装着五百金法郎和买卖单据的黑皮夹子。拾得者请立刻送到本镇区政府或者蛮恩镇的胡拔来格老板家里，可以得二十金法郎的酬谢。”

随后，这人去了。他们又听见了远处有一阵轻轻的鼓声和报告者的微弱的叫唤。

这时候，他们开始谈起这件意外了，一面推测胡拔来格老板可以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他的皮

夹子的各种运气。

后来，这顿饭结束了。

等到保安警察的巡长在这客店的门限前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喝过咖啡了。

他问：

“布略戴村的霍时可仑老板可在这儿？”

霍时可仑老板正坐在餐桌的那一头，便答道：

“我在这儿。”

巡长接着说：

“霍时可仑老板，您愿意跟我到区政府去一趟吗？区长要和您谈话。”

这乡下人大吃一惊，浑身感到不自在，一下干了他的酒盅就站起来了。他这时身体比早上弯的更厉害，因为每次休息后的头几步总是特别困难的。他开始走动了，一面连续地说：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于是他跟着巡长走了。

区长坐在一把围椅上等着他。他就是当地的公证人，一个庄重而能说会道的胖子。

“霍时可仑老板，”他说，“有人看见您今天早晨在白兹镇大路上，拾了蛮恩镇的胡拔来格老板丢了的那个皮夹子。”

发呆的乡下人望着区长出神，他被这个莫名其妙地牵到他身上的嫌疑吓昏了。

“我，我，我拾了那个皮夹子？”

“对呀，您本人。”

“说句正经话，这件事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有人看见了您。”

“有人看见了我？究竟是谁看见了我呢？”

“马兰单先生，鞍辔店的老板。”

于是，这老头儿想起来了，明白了过来，于是气得满脸通红：

“哈！他看见了我，这个坏蛋！他看见我拾起了那段绳子，请您瞧，区长。”

于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他取出了那段绳子。

但是区长不肯相信，只管摇头：

“霍时可仑老板，大家知道马兰单先生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您不能教我相信他会把这绳子看成一个皮夹子。”

那乡下人愤不可遏了，举着手，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去证明他自己的正直，一面重复地说：“然而这是上帝看见的真事，一点也不假，区长。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拿我的灵魂和我的幸福发誓。我再说一遍。”

区长接着说：

“在拾起了那件东西之后，您并且在烂泥里面找了好些时，去看是否还有些零钱从皮夹子里漏在那里。”

这个老头儿又气又怕，简直喘不过气来。

“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这样的假话，来诬赖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

他徒然费了辩白的功夫，旁人却不相信。

他和马兰单先生对质了，这一个口口声声坚持有那么一回事。他们互相咒骂了个把钟头。由于霍时可仑老板自动的请求，便有人到他身上来搜查了。但是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找着。

末了，区长左右为难，便放了他，一面却通知他，说要去报告检察官并且请示办法。

新闻已经传播出去了。在区政府门口，这个老年人被人围住了，许多人带着一种真正的或者侮弄式的好奇心问这问那，但是没有一个人抱不平。他开始说起绳子的经过。大家不相信这件事。大家笑着。

他走开了，谁都过来拉着他询问这件事，他也拉住自己的朋友们，重新无休止地开始他的叙述和抗议，为了表明他什么也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口袋翻转来给大家看。

有人对他说：

“老滑头，够了！”

于是他生气了，很生气了，因为不见信于人而忧愁愤激，竟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并且一直叙述自己的经过。

天色快黑了。他应当走了。他同着三个邻居一齐动身，把那个捡起绳子的地点指给他们看，并且一路上，他始终谈着他这件意外。

晚上，他在布略戴村里走了一个圈子，去向大家说明这件事。但是他所撞见的人一个都不相信。

他因此整整地病了一夜。

第二天午后一点钟光景，伊木镇的农家白勒东老板的长年工人波美尔，把那个皮夹子和其

中所装的物件，交还了蛮恩镇的胡拔来格老板。

这汉子声称他确实是在那大路上拾得了这东西，但是他是不识字的，于是带了它回来并且交给了他的老板。

新闻在附近各处传遍了。霍时可仑老板因此也知道了这消息。于是他立刻又走了个圈子，并且开始叙述这个有了结局的完整的故事。他得胜了。

“以前使我伤心的事，”他说，“并不是问题本身，您明白吗；而是那种诬赖。世上教人受害的事，再没有比这种诬赖更厉害了。”

他整日谈论他这件意外事，在大路上谈给过往的人听，在酒店里谈给喝酒的人听，到第二个星期日，他还站在那教堂门口邀着好些陌生的人谈着。现在，他已经不生气了，然而却有一点儿东西教他感到了不安，不过他没有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因为听着他谈起这件事情，大家总有一种玩笑的神气。仿佛象是对他不信服。他觉得他的背后总有人议论纷纷。

另一个星期的星期二，他仅仅想把这桩事情说明白，又到戈德镇去赶集了。

马兰单站在自己的门前，看见了他走过去就开始大笑了。为什么呢？

他遇见了克里盖多村的一个田庄的老板就走上前去和他谈论，这一个不等他说完，就在他的肚子上拍了一下，劈面对他高声说：“老滑头，够了！”随后就转身走开了。霍时可仑老板搞得目瞪口呆，他愈来愈不自安了。为什么旁人叫他“老滑头”呢？

14l

他在茹尔丹客店里的餐桌边坐下时，又开始来说明这件事了。

有一个从孟第微叶来的马贩子向他高声说：

“好了，好了，老江湖，我早就晓得了，你的绳子！”

霍时可仑吃着嘴说：

“既然有人找着了它，那只皮夹子！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这一个接着又说：

“不要说了吧，老头儿，有一个找着了这东西的人，又有一个送了它回去的人，事情不就了结啦。”

这乡下人气得不能说话了。他毕竟明白了。大家指摘他在事后教一个同谋的送了那皮夹子回去。

他想辩白了。全桌的人都笑起来。

他不能吃完他的午餐，就在纷至沓来的讥诮声里走开了。

他羞愤交集地回到家里，因此连嗓子都噎住了，仗着他的诺曼第式的小聪明，他本可以去

做旁人栽诬他的那件事，并且自夸手段高明，现在他本人并没有做，而受的压迫却同做了一样多。他的清白，在他看来仿佛是无从证明的了，因为他的恶作剧是被人公认的。他觉得他的心蒙受到了不白之冤的打击。

这一来，他又再行开始叙述这意外了，每日必加长他这种叙述，每次必添出好些新的理由，好些较为有力的抗辩，一些由他想象，经他在寂寥的时间预备下的更为冠冕的誓词：他的头脑完全被这绳子的故事占住了。不过他的抗辩来得越复杂和他的议论来得越巧妙，旁人就越不相信他了。

“这，简直是说谎者的理由，”大家在他的背后说。

他也觉得有这句话，只得含泪吞声，竟在这些枉费气力之中憔悴了。

他看着日见颓丧了。

那些爱玩笑的人，现在，教他口述“绳子”这故事给他们取乐，如同我们教一个兵士口述他所身历的那场战斗似的。他那个深受刺激的头脑也渐渐自行衰弱起来。

在十二月底，他卧倒在床上了。

他是在一月初死的，并且，他在临危时的神志昏乱之中，为了证明他的清白曾经连续地说道：

“一段细小的绳子……一段细小的绳子……请您瞧，就在这里，区长。”

# 堂倌，来一大杯！

写给若塞·亥雷甲

那天晚上，我为什么跑到了那家啤酒馆里去？现在我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当日气候很冷。一阵很细的雨，一阵灰尘样的细雨在空气里飞散，一层透明的薄雾笼住了煤气路灯，使得人行道映着店铺里面透出来的微光发亮，照见了潮湿的土地和行人的脏脚。

我当时没有任何目的地要去。不过是在晚饭以后略略走动而已，我经过了里昂放款银行，韦未因街和其他许多街道，忽然发见了一家大的啤酒店，其中的顾客差不多占了一半的座儿。我糊里糊涂地进去了。当时我并不口渴。

我抬头一望就找着了一个不至于受到拥挤的座位，后来就坐在一个男顾客的旁边，他在我眼里象是有年纪的，吸着一枝瓦烟斗，那东西每枝值两个铜元，已经熏得象煤一样地黑。七八个酒杯叠成一堆堆在他的桌上，表明他已经喝过了七八大杯的啤酒。人呢，我是没有细看的。我当初只顺眼一望，就知道那是个啤酒店的常客，那种顾客对于半斤一大杯的啤酒是成了瘾的，他们从早上店门一开就进来，直坐到深夜要关店门才出去。我当时身边那一位是邋里邋遢的，顶门上已经光秃，剩下的那种油腻腻的花白长头发，都覆在他那件方襟大礼服的领子上。他那套过于宽大的衣裳，仿佛是他在从前大肚子的时候做的。可以猜得着他的裤子也绝不合身，并且他本人每次走到十来步，非把那套穿得不合身的衣裳端整一下不可。他可是着了一件背心？只要想到那双皮鞋里包着的东西就已经使我害怕，那双磨破了的白袖头的边缘完全是黑了的，正和那些指甲一样。

我一经坐在他的身边，这位先生便用一种宁静的声音向我说：“你可好？”

我吃惊地连忙侧过头去细看他了。他接着说：“你认不得我吗？”

“认不得！”

“我是巴雷。”

我发呆了。他就是约翰·巴雷伯爵，我中学时代的旧同学。

我和他握手了，惊讶得什么话也说不出。

末后，我吃着嘴说：“你呢，你可好？”

他安详地回答：“我吗，得过且过罢了。”

说完他又缄默了。我想表示要好，我找了一句话：“那末……你现在做什么事？”

他用达观安命的态度说：“你看。”

我觉得自己有点脸红了。极力向他追问：“天天这样吗？”

他吐了一口浓烟才说：“天天是一样的。”

随后他用手里握的一枚铜子儿在桌子的大理石面子上敲着，一面喊道：“堂倌，来两大杯！”

一道声音远远地重述了一遍：“两杯四枚的！”另外又一道更远的声音很尖锐地喊了一句：“在这里。”随后一个系着白围腰的汉子出现了，端着两个淌出许多黄汁撇在地面上的大杯子跑过来。

巴雷一口气喝干了那一大杯，然后把杯子搁在桌子上，一面吸着那些留在自己髭须上的酒味儿。

随后他问道：“有什么新闻？”

我实在不知道有一点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他，便只吃着嘴说：“一点也没有，老朋友，我现在是个商人。”

他始终用相同的声音说：“那么……这可合你的意？”

“不合呀，但是你要怎样？自然应当找点事做！”

“为了什么？”

“不过……为了消磨光阴。”

“那有什么用？我吗，我一点事也不做，如同你看见的一样，从来一点事不做。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我懂得他应当工作。一个人在有了生活资料的时候，那就不必了。工作有什么好处？你现在工作，为的是你自己还是为的别人？倘若为的是你自己，就是这件事教你乐意，那

自然很好；倘若你的工作为的是别人，那么你不过是一个笨蛋。”

随后，他把自己的瓦烟斗搁在桌上，一面又喊道：“堂倌，来一大杯！一末了又接着说：“说话教我口渴。我没有说话的习惯。对呀，我一点事也不做，对于自己听其自然，我老了，将来死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留恋。除了这家啤酒店以外，我不会有另外的纪念。无妻，无子，无牵挂，无伤感，什么都没有。这比较好些。”

他又干了刚才来的那一大杯，伸出舌头在嘴唇上扫了一下，然后又拿起了自己的烟斗。

我纳罕地瞧着他。我问他：

“不过你从前不是这样的吧？”

“对不起，向来如此，自从进了中学以后。”

“这不是一种生活，这样，老朋友。这是很可怕的。你想想吧，你很可以做点事，你可以有所爱好，你可以有朋友。”

“没有。我每天正午起床。到这里来，吃午饭，喝好些个大杯，我等天黑，吃晚饭，又喝好些个大杯；随后到了夜里的一点半钟，我回家睡觉，因为要关店门了。那是最教我厌烦的事。十年以来，我真有六年光景是在我这只角落里的这条长凳上过的，其余的呢，那就是在我床上了，从来没有旁的地方。有时候，我和这里的常客谈谈天。

“不过你当初到巴黎的时候做了些什么？”

“我学法律……在梅狄西斯咖啡馆。”

“以后呢？”

“以后，我过了塞纳河，便到了这里。”

“你为什么费了事儿走过河来？”

“你教我怎样，一个人不能在拉丁区①守一辈子。大学生闹得太厉害了。现在我不会再动了……堂倌，来一大杯！”

我怀疑他瞧我不起，就追问道：

“这算什么话，说实话吧。你可有过很伤心的事情？无疑地是失恋吧？你一定是一个被恶运打击过的人。你今年多少年纪？”

“三十三岁。但是至少我象四十五。”

我从正面来仔细望他了。他那副起了皱纹而没有梳洗的脸，几乎象是一个老翁。顶门上，几茎长头发在那种不甚清洁的皮肤上飘着。他有粗的眉毛，密的髭须和厚的长髯。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在想象之间看见了一只面盆满盛着黑黑的水，那点水大概就是替他洗过那些毛发的。

我向他说：“在事实上，你的样子象是比你年纪老些。你必然有过好些伤心的事。”①拉丁

区是巴黎市区之一，是高等教育机关荟萃之所，因而也是文化人和大学

生的荟萃之所。塞纳河斜贯巴黎全市，拉丁区在河的左岸。

他答辩道：“我向你保证没有。我的老态是由于我从来不呼吸新鲜空气；世上最伤人的，莫过于咖啡馆里的生活。”

我不相信这些话：“你可曾同姑娘们混过？一个人若是没有滥用爱情，决不会象你这样秃顶。”

他从容地摇着脑袋，于是，几点从他那些残发里坠下来的小白点儿，撒在他的背上了，他说：“没有，我向来是安分的。”接着便抬头望着那盏在我们头上发热的大煤汽挂灯说：“我之所以秃顶，就是因为煤汽灯。它是头发的仇敌。——堂倌，来一大杯。——你不渴吗？”

“不渴，谢谢你。但是我真想弄清楚。你从什么时候起就这样灰心？这不是正常的，这不是自然的。里面一定有点儿原故。”

“对呀，这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发生了的。在幼年时候，我受过一次打击，这次打击造成了我一生的悲剧。”

“究竟是什么？”

“你可是想知道这件事？听我说吧。你既然曾经在暑假期间到我家里去过五六次，你现在自然很记得我从前住的那个古堡！你记得那座盖在一个大风景区中心的灰色大房子，那些对着四方展开的榆树成林的长夹道！你记得我的父母都讲礼貌，都是庄重而又严肃的。

“我钟爱我的母亲，害怕我的父亲，此外因为见惯了任何人在两老跟前都要鞠躬，所以我对于两老同样地敬重。在当地，两老是本地的伯爵和伯爵夫人；并且我们那些邻居，譬如达恩马尔，辣瓦雷和布雷思维尔那些人家，对于我两老也表示一种极崇高的敬意。

“那年，我有十三岁。我原是快乐的，对什么都满意的，正同大家在那种年龄充满着生活幸福一样。

“谁知那年九月底，快要回校以前的某一天，我正在园子里独，自做‘跳狼’的游戏，在树的枝叶中间跳来跳去，偶然抬头向一条夹道望过去，瞧见了我两老正在那里散步。

“那件事，我现在还记得仿佛象是昨天的一样。那一天是一个起大风的日子。整行的树木都在狂飙之下弯屈。呼啸，仿佛迸出许多叫唤声，许多震耳而不可测的叫唤声，树林子全卷入了风暴里。

“树上那些被风卷下来的黄叶象鸟儿一般飞舞盘旋然后落下，随后又象一些疾驰的动物一般沿着夹道奔跑。

“天色晚上。茂密的树木丛里已经相当晦暗。狂风和树枝的震动使我兴奋起来，于是我发狂似地跳着，并且摹仿狼嗥的声音。

“我一下望见两老，我就用偷偷掩掩的脚步在树枝底下跟随过去，预备使两老吃惊一下子，如同我是一个真正无家可归的游荡者。

“但是我走到两老跟前几步的地方，就因为害怕而停步了。我父亲正怒气冲天地大声说：‘你母亲是个糊涂虫，此外，这件事本与你母亲并不相干，不过与你有关而已。我告诉你，我必须用那笔钱，我要你签字。’

“我母亲毅然答道：‘我将来决不签字。那些东西是约翰的财产，我替他保管着，并且不愿意你象花掉了你自己得来的遗产一样，又在妓女和女佣人身上再去花掉约翰的。’

“于是我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转过身去抓住我母亲的脖子，用另一只手迎面使劲去打她老人家。

“我母亲的帽子落了。散了的发髻也披开了，她老人家极力躲避，却躲也躲不开。而我父亲却象发狂似地打了又打。她老人家滚到地上了，两只胳膊抱住了脸。于是我父亲为了再去打母亲就把她老人家揿着仰卧在地上，去扳开她老人家那双掩着脸的手。

“我呢，好朋友，我那时候以为世界末日快到了，天理已经变了。我感到的慌乱，正象一个人面对着鬼怪，面对着巨祸，面对着不可补救的灾殃。我的幼稚头脑紊乱了，发狂了。因为一种恐怖，一种伤心和一种惊骇擒住了我，我莫名其妙地开始尽力狂叫起来，我父亲听见了我的声音，回过头来望见了我，就站起对着我走过来。我以为他会来杀我，我就象一只被人追赶的野兽似地一直向前对着森林里飞跑。

“我一口气也许跑了一小时，也许两小时，现在真没法知道。天色黑了，我精疲力尽倒在草地上，接着就躺在那儿，如痴如醉，恐怖之感吞噬了我，一阵永远摧折孩童心灵的悲痛侵蚀了我。我那时候觉得冷了，我也许饿了。天明了，我既不敢起来，又不敢行走，也不敢回去，更不敢遁逃，怕的是遇见我已经不愿再看见的父亲。

“倘若不是看守森林的人寻着了我，又使劲来牵了我回去，我也许会由于困苦和饥饿，早已死在我那棵树下了。

“回到了家里，我觉到两老的神情面貌和通常的一样。我母亲仅仅向我说：‘你先头真教我害怕，不象样的孩子！我简直一夜没有睡觉，’我什么话也没有答复，不过大哭起来。我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

“八天以后，我又回中学了。

“唉！好朋友，在我看来简直是完了。我早已窥见了种种事情另外的那一面，坏的那一面；从那天以后，我看不见好的那一面了。一些什么事在我头脑里经过了？什么古怪现象转变了我种种念头？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无论对于什么，我从此不感兴味，不感需要，没有爱情，没有欲望、大志或者希冀。我只始终望见我可怜的母亲躺在树底下夹道里的地上，我父亲正殴打她老人家。——现在我母亲死了好多年了。我父亲却还活着。不过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了。——堂倌，来一大杯！……”有人端了一大杯给他，他一口气通通倒在嘴里了。他拿起他的烟斗，不过因为他身体抖得厉害，竟打碎了它。这样一来，他就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接着又说：“看哟！这是真正的悲伤！我每个月要熏黑一管新的。”

末了，他对着那个已经充满了烟雾和顾客的大厅，发出他那声永不变更的叫唤：“堂倌，来一大杯——一和一根新烟斗！”

# 洗礼

## 写给祁厄枚

那些身着新衣裳的男人都在田庄的门口等候。五月的太阳洒出光辉浸着门前那些正在开花的苹果树，不仅浑身圆滚滚的象是一些缤纷芳馥的巨大花球，并且又象是给那整个儿院落形成一个花毯般的屋顶。一阵雪片儿似的花瓣不住地绕着树坠下来，飘荡盘旋着落在一些深草上，草里的蒲公英象火焰般发光，罂粟花仿佛许多血红的斑点。

一只母猪横在一堆藁肥①边打盹，肚子庞大，乳房滚圆，它那一群小崽摇着它们那些卷得象绳子样的尾巴，绕着它的四周来来去去。

忽然，在各处田庄的树木后面，村里教堂的钟丁东地响了。它的金铁之声在晴空中发出微弱遥远的召唤。一些燕子象飞箭似地穿过那片围在巍然不动的毛榉树围子里的蔚蓝天空，偶尔有一阵牛圈里的味儿杂在苹果树的甜而香的气息里飘过。

立在门口的那些男人们当中，有一个转过身来对着门里边高声喊着：

“赶快，赶快，梅丽娜，已经打钟了！”①欧洲人的马厩或者牛圈的地面上都是铺着藁荐的，藁荐和牛马的排泄物混在

一处经过发酵作用就成了藁肥，在一定的季候中间每每堆在室外。

他约莫有三十岁年纪。是一个高大的农人，长年的耕种工作还没有使他脊骨弯曲，也没有使他身体变形。一个老翁，他的父亲，身上的筋骨凸起象是一枝多节的榆树老干，而且是手扭腿歪的，高声说道：

“娘儿们从没有早早儿就预备停当的。”

老翁另外两个儿子都笑起来，其中有一个转身朝着他的阿哥，就是刚才高声叫人的那一个说道：

“你去催催她们吧，波李特。她们决不会在午前出来的。”

于是那个壮年人走到房子里去了。

一群在那些乡下人跟前蹲着的鸭子拍着翅膀叫起来，随后用它们那种迟缓而摇摇摆摆的步儿，向着水荡里走。

这时候，在那张开着的门里，一个胖妇人抱着一个初生两月的婴孩出来了。那是两月以前替这婴孩接生的护士，她那顶高型便帽的白飘带披散在她的背上，拂着她的红得象火的围仲，那个包在白布襁褓里的婴孩正在这护士的大肚子上休息。

随后婴孩的母亲出来了，高大而且强壮，年龄不过十八九岁，鲜润，微笑，挽着她丈夫的胳膊。婴孩的祖母和外祖母都跟着出来了。她们都干瘦得象是隔年的苹果，他们的腰干儿许多年来就受了艰苦工作的磨折，现在都显出一种明显的疲乏，那外祖母是个寡妇，她挽着那个在门外等着的祖父的胳膊，一同在婴孩和护士的后面向前开路了。其余的族戚都跟他们走，其中年纪最轻的都带着一些满盛糖果的纸口袋。

在远处，钟声不住地响，使尽力气召唤那个被人等候的脆弱的婴孩。路上好些顽童爬到壕沟边上，好些居民走到木栅栏子的口儿边，好些女长工把手里提着的两只满满的牛乳桶随手分

开搁在地上，自己却站着不动来看这一场洗礼。

护士是扬扬得意的，抱着她这个有生命的包裹，在两行种着树的高坡之间避开那些低凹路上的水荡。老年人都恭恭敬敬走着，因为年龄和筋骨疼痛的关系，行列略略有点儿歪，少年人都快活得想要跳舞了，眼光注意那些来看他们经过的姑娘们，婴孩的父母都庄严地走着，神情格外郑重地跟在婴儿后面——这婴孩将来要在生活里代替他们，在地方上要继续他们的姓氏，继续这个在当地很出名的邓都家的姓氏。

他们走到平原上了，于是斜斜地从田里穿过，免得在大路上去绕大弯子。

现在，他们望见教堂和它的尖顶钟楼了。一个四面透空的窗口正在钟楼的石板屋顶底下露出来，其中有件东西正在窄小的窗子里边活泼地一来一往晃个不住。那就是那口始终响着的钟，它召唤初生的人初次到上帝家里来。

一条狗开始跟着走。有人扔了些糖果给它吃，它绕着人跳跳蹦蹦。

教堂的门是敞开的。堂里的神父是一个长瘦强健的红发年轻人，他也姓邓都，是婴孩的一个叔叔，这时候，他在祭台前面等着。后来他根据种种礼节给他侄子行了洗礼，给他取了名字叫做卜洛司佩·西沙，而卜洛司佩·西沙却在尝着那些带象征意味的食盐的时候哭起来了。

到了这场礼节结束以后，那一家子都在门外等侯邓都神父脱卸他的法衣，随后大家仍旧上路了。现在他们走得快了，因为谁都想着那顿筵席。本地的儿童们都跟在后面，每逢有人向他们扔了一撮糖果，就看见一阵狂暴的混战，一阵肉搏，一阵揪住头发的厮打，并且那条狗也加入人堆里去拾点儿甜东西，它虽然被人拉着耳朵，拉着腿子，拉着尾巴，但是比那些孩子格外顽强。

护士有点儿疲乏了，她向那个在她身边行走的神父说：

“请您说，堂长先生，您是不是愿意抱一抱你的侄子，使我松一口气儿。我肚子有点儿疼。”

神父接了婴孩，婴孩的白衣裳衬着神父的黑道袍显出很耀目的一团，后来神父吻着他，这个轻巧的包裹使他碍手碍脚，他竟不知道要如何抱，要如何放。大家都笑起来了。婴孩的祖母辈当中有一个远远地问：

“说呀，长老，你是永不会有这样一个的了，这总不会教你不乐意吧？”

神父没有回答。他洒开大步向前走，瞧着那个蔚蓝眼睛的婴孩出神，他那副滚圆的脸儿真使神父想去再吻一下。他不能再自持了，终于把他举得和自己的脸儿一般高，长久地吻着不放。

婴孩的父亲高声说道：

“说呀，堂长，倘若你也要一个，你只要说一声就成。”

于是大家开始来说笑话了，如同种田的人说笑话一样。

大家一下坐到筵席上，那种乡村式的嬉闹象一阵风暴似地爆发了。婴孩的祖父另外有两个儿子，他们本来也都快要结婚，他们的未婚妻这时候也在筵席上，不过仅仅是为了贺喜而来，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结合都保证着未来的苗裔，于是那些被邀的男宾女宾，对于这一层不住地说

出一些俏皮话。

那都是一些很放肆的粗字眼，使得姑娘们一面羞得脸红一面冷笑，使得男人们笑得捧着肚子。他们用拳头敲着桌子叫唤。婴孩的父亲和祖父的放肆态度也都是不落人后的。母亲却微笑着，老婆子也各自快乐起来，都说了一些放肆的话。

堂长对于乡下人的胡闹样子是索来看惯了的，这时候，他坐在护士旁边安安静静待着不动，只用手指头儿挑逗他侄儿的小嘴引着他笑。他如同没有见过婴孩的脸一般，象是因此而吃惊了。他用一阵深沉的注意，用一种出神的庄重态度，用一阵出自内心的温存对婴孩观察着。这个作为他侄儿的脆弱小生命，竟在他的精神上引起一种莫名其妙和希奇活泼而又略带惆怅的怜爱之情。

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心观察那个婴孩。他只想再抱着他坐在膝头上，因为刚才从教堂里抱着婴孩转来他得着了甜美的感觉，现在那种甜美的感觉还留在他的胸脯上头和心坎儿里。所以现在对着这个人芽儿，他竟沉醉在无穷的感慨当中，如同对着一种不能用言语形容而又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秘密，对着一种尊严而神圣的秘密——那正是一个新的灵魂附入肉体的现象，也就是正在开始的生命的，正在苏醒的爱慕的，正在继续的血统的和始终进行不息的人类的大秘密。

护士始终吃着，绯红的脸，发亮的眼睛；婴孩使得她不能和餐桌相近，她有点感到碍手碍脚了。

教士向她说：

“您把孩子给我吧。我这时候不饿。”

他又抱着婴孩了。这样一下，他的四周什么都消灭了，一切都隐没了，他眼睁睁地盯着那个红润滚圆的脸儿，末后，那个渺小身子的体温渐渐透过了襁褓和道袍传到了他的腿上，如同一阵很轻松很有滋味又很纯洁的陶醉，一阵使他快要掉眼泪的甘美陶醉钻到他的心坎儿上了。

筵席上的喧闹变得更加不可开交。婴孩被这阵声浪激怒了，竟开始哭起来。

有人高声说道：

“听呀，长老，你给他喂奶吧，”

于是一阵爆发的笑声连房子都摇动了。但是那母亲站起来了，抱着她的婴孩送到隔壁那间屋子里去。几分钟后她走出来，口称婴孩已经在摇篮里睡得很安稳。

筵席始终继续吃着。男客们和女客们不时都到院落里散步，随后又陆陆续续入席。肉食、疏菜，果子酒和葡萄酒都落到了他们的嘴里，装满了他们的肚子，使他们眼睛发光，使他们精神错乱。

等到大家用咖啡，已经是天快黑了。

神父久已不见了，却没有教旁人诧异。

那位年青的母亲站起来再去看婴孩睡得究竟怎样。这时候天色是晦暗的了。她摸索地走到了屋子里，伸起胳膊向前免得撞着家具。但是一阵异样的声响教她突然一下停着不走，后来她

肯定自己听见了有人在屋子里动弹，她就慌慌张张再走出去。她走到了厅子里，已经是面色灰白浑身发抖了，于是说起原由。所有的男客都乱哄哄地立起来，醉醺醺的并且是威风凛凛的，后来婴孩的父亲端着一盏灯连忙走到那屋子里去。

长老跪在摇篮边呜咽不休，他的额头正伏在婴孩枕着脑袋的枕头上面。

# 懊恼

写给雷雍•企埃尔

萨华尔先生，在芒特城里被人称为萨华尔老丈的，刚好从床上起来。那时候正下着雨。这天是秋季里一个愁人的日子，树叶纷纷下落。这些树叶仿佛是另外一阵更厚又更慢的雨，从从容容从雨点当中坠到地面上。萨华尔先生是不高兴的。他从壁炉跟前走到窗子跟前，又从窗子跟前走回原处。人生本有许多黯淡的日子。然而在他想来，自己现在仅仅只有一些黯淡的日子了，因为他已经有了六十二岁！他单独地守着老鳏夫的生活，身边没有一个人。这样孤独地举目无亲而死，真叫人难过！

他想象自己的那样单调那样空虚的人生。从往日的生活里，从童年的生活里，他记起自己和父母住过的那所房子，随后进中学，出中学，到巴黎学法律的种种时代。随后，他父亲的病，父亲的死。

以后，他就回家和他母亲同住了。少年人和老婆子，母子两个安稳地生活着，此外并没有什么多的欲望，现在她也死了。人生真是愁惨！

他孤独地留在世上。到现在，死亡不久又要轮到他了。他快要消失了，什么都要完了。将来地球上不会有保禄•萨华尔先生了。何等伤心的事！然而其余的人将来都活着，笑着，互相爱着。是的，他们依然可以行乐，而他却快要不存在了，他本人！在死亡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势力之下，还有人能笑，能乐，能做快活人，岂不是怪事。倘若死亡是件将信将疑的事，人还能够有希望，但是不然，死亡是决不能避免的，竟和白昼之后不能避免黑夜一样。

假使他的人生从前是充实的！假使他从前做过一点儿事，假使他从前有过一些冒险的事，娱乐的事，有成绩的事，满意的事。但是不然，什么也没有。他除了在一定的时候起床吃饭和安寝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过。末了，他就这样到了六十二岁的年纪了。并且他甚至于没有像旁的男人一样娶过亲。那为什么？对呀，他为什么没有娶亲？他本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因为他有点财产。那么难道是他没有机会？也许是的！但是机会都是由人造成的！他原是个疏懒的人，原因就在这里了。疏懒是他的大坏处，他的缺点，他的恶习。世上不知有多少人，为着疏懒误了自己的人生。奋发、活动、做事、谈话、考虑问题之类，在某种人是很困难的事。

他甚至于没有被人爱过。从来也没有什么女人真正地、热烈地爱过他、陪伴过他。所以，等候佳期中的滋味隽美的忧虑，手儿相压时的类乎仙境的寒噤以及获得胜利的狂热中的令人神往的境界，在他都是全不知道的。

唉！到了两个人嘴唇儿第一次相触的时候，到了四条胳膊把两个彼此倾倒的生命搂成一个舒服自如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一种何等超乎人世的幸福，它应当淹住你的心田。

萨华尔先生坐下来了，对着火举起两只脚，身上披的是晨装长袍。

确实地，他的人生已经耽误了，完全耽误了。然而他却早有所爱，他本人。他曾经秘密地

痛苦地并且疏懒地，像他处理旁的事情一样早有所爱。对呀，他爱过他的老女友桑笛尔太太，他的老朋友桑笛尔的妻子。唉！倘若他在她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认得她该有多好！但是他遇着她的时候太迟了，那时候，她已经和桑笛尔结了婚。他从前确实可以向她求爱！自从第一天看见了她，他真是毫不犹豫地爱着她了！

他记起了自己每逢和她会面而起的感动，每逢和她分手时而起的凄凉，他夜间之不能睡觉正因为他思念她。

等到早上起来，他钟情的程度却比夜晚减低许多。

那为什么？

从前她本来真是俏皮的和小巧玲珑的，一头金黄色的鬈发，满面的笑容！桑笛尔不是个可以使她满意的人。目前，她有五十八岁了。她仿佛是舒服的。唉！倘若这个妇人从前就爱他！倘若她从前就爱他！他，萨华尔既然很爱桑笛尔太太，为什么她又没有对他表示过爱？

倘若她那时候只要猜到了一点儿……难道她那时候真一点儿也没有猜到？一点儿也没有看破？一点儿也没有懂得？那么，她那时候会怎么想？倘若他那时候对她谈过，她又会怎么答复？

萨华尔又想到许多另外的事。他使得他的人生重新活跃起来，极力搜求一大堆详细的情节。

他记起了从前到桑笛尔家里尽情打牌的情形，那时候，他的妻子是多么年轻，风韵是多么迷人。

他又记起了她对他说过的那些事，她以前有过的那种语调，那些意味深长的缄默微笑。

他并且记起了他们三个人每逢星期日在塞纳河堤边的散步和草地上的冷餐了，因为桑笛尔是一个在副州长公署服务的人。突然那个清晰的回忆在他的心上涌现了：他和她在河边的一座小树林子里度过的某一个下午。

那一天，他们三个人一早就带着许多包食品出发了。那时候正是暮春当中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日子，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什么都是香喷喷的，什么都像是舒服的。鸟雀呢，歌声格外愉快，翅膀也格外动作得迅速。他们就在垂杨下面的草地上吃饭，那正在被太阳晒温了的流水近边。空气和暖，草香醉人，大家从容地呼吸着，天气多么好，那一天！

午饭完了，桑笛尔仰在地面上睡着了。“我毕生最甜美的午睡。”他后来醒了的时候这样说。

桑笛尔太太挽了萨华尔的胳膊沿着河岸走开了。

她紧紧地靠着他。她笑了，她说：“我醉了，朋友，完全醉了。”他瞧着她，他连心房都发抖了，觉得自己的脸色发白，害怕自己的眼光过于胆大，害怕自己的手发抖因此泄漏自己的秘密。

她用许多野草野花扎成了一顶花冠戴在自己头上，随后问他：“您爱我吗，像这样？”

他当时没有回答——他本来找不着回答的话，宁愿跪下来——她用一种不乐意的笑声开始笑了，一面瞧着他高声说：“笨货，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

他几乎要哭了，却依然一个字也说不出。

这些情形，现在清楚得和在眼前一样，都回到他心上来了！为什么她那时候竟说：“笨货，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

末后他又记起了她那时温存地贴紧着他。他们在一枝斜欹着的树下经过的时候，他曾经觉得她的耳朵触着了他的脸，他却突然避开，怕的是她会把这种接触当成有意挑逗。

等到他说出了一声：“这不是我们应该回去的时候吗？”她就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向他射了一下。确实说来，她当时真是用一种奇特的神情瞧着他，他却没有对此加以考虑，但是目前他却记起了这一层！

“您要怎样便怎样，朋友，倘若您倦了，我们就回去吧。”

他那时候的回答却是：

“这并不是因为我倦了，不过桑笛尔现在也许醒了吧。”

她耸着肩膀一面说道：

“倘若恐怕我的丈夫睡醒了，这倒是另外一件事，那么我们回去吧！”

以后在转来的时候，她一直是沉默的了，并且也不紧贴着他的胳膊了。那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他始终还没有向自己提起过。现在，他仿佛窥见了一点他一直弄不明白的事。

难道？……

萨华尔先生觉得自己脸上发红了，于是他神情颠倒地站起来，如同三十年前，他早就听见了桑笛尔太太向他说是：“我爱你！”

那是可能的吗？这个刚才印入他灵魂里的疑团使他难受了！从前他居然没有看见，没有猜着，那是可能的吗？

噢！也许那是真的！然而他那时对于那样一个机会竟失之交臂！

他于是暗自说道：“我要探听明白，我不能在疑团里待下去。我要探听明白。”

于是他匆匆忙忙把衣裳穿着停当。自己又想着：“我六十二岁，她五十八，我是很可以向她询问这件事的。”

末后，他出门了。

桑笛尔的房子就在本街的那一边，差不多就在他的对面。他走到了那里。矮小的女佣人听见敲门，立时给他开了。

她这样早就看见了他，觉得是诧异的。

“萨华尔先生，您这样早就来了，有什么意外的事？”

萨华尔答道：

“没有，我的孩子，不过你去告诉你的女东家，说我想即刻和她谈话。”

“太太正熬着那过冬的梨子酱；她正站在炉子边，并且没有梳妆，您懂得的。”

“懂得，但是你可以说这是为着一件很紧要的事。”

女仆走开了，于是萨华尔焦躁地提着大步走到客厅里。然而他并不觉得手足失措。哈！他快要如同探听厨房里买进了什么东西似地去向她探听那件事。那正是因为他有了六十二岁！

客厅的门开了，桑笛尔太太进来了。她现在是一位滚圆肥胖而且面貌团团笑声哈哈的妇人。她走向前来，两只手伸得和身体相离很远，两只袖子卷在那双粘着糖浆的精赤的胳膊上部。她惊惶似地问他：“您有什么事，朋友，您没有生病吧？”他说：“没有，好朋友，我想向您探听一件事情，在我那是很关紧要的，而且使得我心里镇日不宁。您答应老老实实告诉我吗？”

她微笑地说：“我向来是老实的，请您说吧。”

“那就是我说从前我第一次看到您时就爱上了您。您是不是也曾怀疑过？”

她带着那种依然像以前一样的语调笑着回答道：“笨货，够了！我也是在第一次时就已经看清楚了。”

萨华尔不觉发抖了，便吞吞吐吐说：“您早知道那件事了！……那么……”

他说到这里可又立刻停止了。

她问道：“那么？……什么事？……”

他接着说：

“那么……您从前怎样想的？怎样……您从前打算怎样答复我？”

她笑得更高了。好些滴糖浆流到了指头尖子上又滴到了地下。

“我？……不过您从前什么也没有向我要求过。那时候并不该由我来向您有所表示。”

于是他向她跟前走了一步：

“请您说给我听……请您说给我听……某一天，桑笛尔在午饭后倒在草地上睡着了，我们两个人曾经一同散步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您现在可还记得那天的事？”

他等着答复。她停住不笑了，并且愣着两眼盯住他：“我确实记得。”

他战栗地接着说：

“既然如此……那一天……倘若我是……肯冒险的……那么您会怎样办？”

她又用一种毫不后悔的妇人神情微笑了，并且用一种表示反嘲的清朗音调诚实地回答：“我就会对您让步哪，朋友！”随后，她立刻转身跑出去熬梨子酱了。

萨华尔重新走到街上了，六神无主，如同在遇见了一场大祸以后一般，他在雨中撒开大步一直对着河边走，并没有想起要到哪儿去，等到走到了河边，他向右一拐沿着河岸走。如同受着本能支使似的走了好半天。他的衣裳都流水了，帽子变样子了，软得像是一块破布，帽檐像屋檐似地滴着水。他始终走着，始终一直向前走着。末后走到了他们很多年以前某一天吃午饭的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的回忆正使他的心上痛苦不堪。

这时候，他坐在那些脱了叶子的树底下流泪了。

# 我的茹尔叔

写给阿启勒•培努韦尔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向我们要求布施。我的同学约瑟甫•达勿朗诗给了他一枚值五个金法郎的银币。我吃惊了。他向我说了这样一件故事：这个可怜的人使我记起了一个故事，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听我说吧。

我家庭原是住在勒阿弗尔的，并不富裕。靠大家想法子应付罢了，没有旁的办法。父亲在外工作，定要到天晚才从办公室回家，而收入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当时我还有两个姊姊。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得不宽裕很感痛苦，时常找着好些尖刻的话，好些遮遮掩掩的和不顾信义的闲话去对付我的父亲。这位可怜的丈夫当时有一个教我伤心的手势。他每每张开手掌搁在额头上，俨然是去擦汗一般，可是汗呢，并没有，而且他绝不答辩。我感到他的懦弱的痛苦了。大家尤其注意节约，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一顿夜饭，为的是免得回请；家里买的食品之类全是大减价的东西，种种陈货。姊姊们的裙袍全是自家缝的，为了三个铜元一公尺的滚条，也要在价格上商量好久。我们通常的食品仅仅是浓汤和牛肉杂烩。那仿佛是有益卫生的和滋补的，不过我宁愿吃旁的东西。

为了我失落了钮扣和撕破了裤子、他们就对我大嚷大闹。

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打扮得齐齐整整到港口的防波堤上去走一遭。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帽子，套上手套，伸起胳膊给母亲挽着，母亲插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过盛节的海船挂着各种旗子。姊姊都是早已打扮停当，专心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方襟大礼服上头发见了一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

我父亲依旧把丝光高帽顶在头上，大礼服是脱下了的。露出两只被衬衣袖子笼着的胳膊，去等候旁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那副近光眼镜，并且脱下了那双手套，免得弄脏，忙个不祝大家礼貌彬彬地上路了。姊姊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父母们都要教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靠住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之中的庄严气概，他们脸上的严肃，他们态度上的正经。他们挺直了脊梁，伸直了腿子，郑重地走，仿佛一桩极端重要的事件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样。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陌生的远地方回来的大海船，父亲始终毫不变更地说着同样的话：“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我的茹尔叔，父亲的兄弟，当初全家都对他躲避不及，而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唯一希望了。我自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到他，我对他是那么熟识，所以我仿佛一见面就认得出他。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

他像是曾经有过一种不良的品行，这就是说他曾经吃空了一些儿银钱。对于贫穷的家庭这就是莫大的罪状了。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那就被旁人在微笑之中称呼他做花花公子。在日用短缺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强迫父母消耗了本钱，必然变成一个坏人，一个光棍，一个游荡子弟！

即令事实是同样的，而这种分别始终算正确的，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够判别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而言之，茹尔叔在吃光他自己那一份遗产之后，此外还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可以得到的遗产。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地方，茹尔叔就做了商人，不过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并且他不久曾经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从前替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家庭里引起一种深刻的激动了。茹尔，从前有人说他毫无价值，居然一下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姓达勿朗诗的人，纯洁正直得和所有姓达勿朗诗的一样。

此外，一个船长从前告诉过我们，说茹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我亲爱的费力卜、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请你不要记挂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做得不坏。明天我动身到南美洲去作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消息给你。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记挂。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勒阿弗尔。现在希望这是一定不会等得太久，并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过活……”这封信竟变成了家庭里的《福音书》了。大家时常读着，大家拿给所有的人看。

在十年当中，事实上，茹尔叔再也没有消息回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好心眼儿的茹尔回来之后，我们的景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瞧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黑壳子大轮船从水平线上走过来，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变动的话：“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

并且大家几乎指望看见他扬起一方手帕唤着：“噢嗨！费力卜。”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不能肯定我父亲对于这个题目绝没有找人商量过。

我的大姊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件事当时对于我们是一个忧闷。

终于有一个想求婚的人被介绍给二姊了。是一个机关里的职员，不是富人，然而是正派的。我素来相信茹尔叔的那封信，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瞧，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种种游移

而下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以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对于穷人，哲西岛是个旅行的理想世界。地方不远，坐着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那个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功夫，就能够看见一个邻国的民族住在他们国内的情形，和研究这个被英国国旗掩护的岛上的风俗，那种风俗真糟糕得如同那些说话率直的人所说的一样。

到哲西岛去的那次旅行，变成了我们专心注意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随时都怀着的梦想。

我们终于起程了。我现在还看得见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轮船在大城码头边生了火，我父亲张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记挂多端，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姊姊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姊姊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伶仃地留在原有的窝里的唯一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转头去瞧。

汽笛响了。我们都上船了，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海面上走动了。我们瞧见海岸在那儿跑着，大家都幸运得并且高兴得和世界上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大肚子，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方襟大礼服里边挺着，而他的四周，散布着那阵在寻常出街日子必然闻得见的汽油味儿，这味儿教我认得那是星期日。

突然他望见了有两个男搭客正邀请两个时髦的女搭客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牡蛎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面去。

我父亲无疑地受到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的引诱了。他认为那是好派头，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姊姊们身边，一面问：“你们可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不免游移起来，但是我的姊姊们却立刻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阻挠的音调说：“我害怕吃了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多吃，否则你会弄得她们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他用不着吃；男孩子们，我们是不该惯他们的。”

这样，当时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我用眼光跟着我父亲，他正庄严地引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搭客刚刚走开，于是我父亲指点姊姊们应当怎样刷溜地吃，才免得教汁子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于是就拿起了一个牡蛎来。正在摹仿那两个女搭客的时候，他一下把汁子统统撒到了自己的方襟大礼服上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母亲喃喃地说：“哎呀，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

但是我发现我父亲突然像是心绪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家里那几个绕着牡蛎贩子身边忙着的人，后来突然间，他对着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他的脸色发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向我母亲说："这非常古怪，那个牡蛎贩子真像茹尔。"

我母亲发呆了，她问："哪一个茹尔？"

我父亲接口道：

"就是……我的兄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美洲有了好地位，我真会相信那就是他。"

我母亲慌张起来，吃着嘴说：

"你发痴了！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又说这种糊涂话？"

但是我父亲仍然坚持：

"你去看看他吧，克辣立斯，我认为由你亲眼去证明一下要好得多。"

她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呢，也注视着那个人。他是老了的，脏的，满是皱纹的，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他的活计。

我母亲转来了，我望见她正发抖。她急速地说："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长打听打听消息吧。要紧的是务必慎重一些，免得这坏蛋现在再落到我们身上来！"

我父亲走过去了，但是我跟在他后边。我觉得自己异常地激动。

船长，一个高个儿的绅士，瘦瘦的，蓄着一大把长髯，正用一种尊严的神气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邮船。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近了他的身边，一面带着颂扬的口吻向他询问有关于他的业务的事："哲西岛重要特点是哪些？它的出产？它的人口？它的习惯？它的道德观念？土壤性质等等……"旁人也许相信他所问的至少是美国的事。

随后他们谈到了我们所搭的那艘名叫快利的船，随后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末了我父亲才用一道不安的声音问："这儿有一个老年的牡蛎贩子，他像是很能引人注意的。您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底细？"

这段谈话终于激起了船长的怒气，他冷冷地回答道："那是我去年去美洲找着的一个法国老年流浪者，我把他带回了祖国。他像是还有家族住在勒阿弗尔，不过因为他欠了他们些儿钱，所以不肯回到他们身边去。他名叫茹尔，姓呢……是达尔莽诗或者是达尔往诗，总而言之是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姓。从前有一个短期间，他像是在国外发过财的，而现在您看得见他的破落光景了。"

我父亲变得面无人色了，哑着嗓，瞪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啊！啊！很好……真好……这倒不教我诧异……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他以后就走开了，而那位航海家莫名其妙地瞧着他走开。

他重新回到我母亲跟前，面容变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她向他说："坐下吧，有人快要看出来

了。”

他摊开身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一面吃着嘴说：“是他，的的确确是他。”

随后他又问：“我们怎么办呢？”

她激烈地回答道：

“应当教孩子们走开。既然约瑟什么都知道了，就要他去找他们过来吧。尤其应当留心的，就是教我们的女婿一点也不要犯疑。”

我父亲像是惊呆了，喃喃地说：“大祸临头了！”

我母亲突然变成怒气冲天的了，她接着说：“我一向怀疑这个扒儿手做不成一点好事，并且有一天他又会落在我们脊梁上来的！一个姓达勿朗诗的，怎能够指望在他的身上盼望一点什么！”

后来，我父亲用手心抚着自己的额头，如同他素来在他妻子责备之下所做的一样。

她又说：

“拿点钱给约瑟，派他去付吃牡蛎的钱吧，现在，只差教我们被这花子认出来。一认出来，那船上就会有好戏瞧了。我们走到那一头去吧，并且你务须设法教那个人不至于走近我们跟前！”

她站起来了，他们在给了我一块值得一百铜子儿的银币之后都走开了。

我的姊姊们正在惊讶之中等候着父亲。我说母亲觉得有点儿晕船，后来我向牡蛎贩子问：“我们应当付您多少，先生？”

我当时简直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道：“两个半金法郎。”

我拿出了我那块值得一百个铜子儿的银币，他找了零钱还我。

我望着他的手，他那只全是皱纹的水手的脏手，又望着他的脸，一副忧愁萧索的衰老可怜的脸，一面向自己说：“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

我留下了十个铜子儿给他做小费。他向我道谢了：“上帝保佑您，少爷！”

那声音正是穷人接受布施所常用的。我想他从前在美洲应当是讨过饭的！

姊姊们很注意地望着我，因为我的大度而感到吃惊。

到了我把两个金法郎交还父亲时，我母亲又吃惊了，她问道：“要花到三个金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用坚决的声音发言了：“我给了十个铜子儿做小费。”

我母亲突然诧异得轻轻跳起来，双眼盯住了我：“你发痴了，拿十个铜子儿给那个人，那个

花子！……”

她在我父亲的一个眼色之下静止了，我父亲所示意的正是他的女婿。

随后大家不响了。

在我们眼前的水平线上，一个紫颜色的小点儿像是从海里钻出来似的。那就是哲西岛。

等到快要靠近堤岸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再和我的茹尔叔见面一次，想自己走过去，想向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体己的话。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再要吃牡蛎了，他早已无影无踪了，无疑地，他早已走到供给这种可怜的人做住宿之所的臭气薰人的底舱去了。

后来我们搭了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免得和他相遇。我母亲是万分不放心的。

从此我就永远没有再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了！

这就是你会看见我有时候拿出一块值得一百铜子儿的银币施给流浪者的理由。

# 旅途上

写给巨思达夫•都杜寺

## 一

从戛纳车站起，客车里已经满是人了，因为彼此全是互相认识的，大家都谈起来。过了达拉司孔的时候，有一个人说道：“暗杀的地方就是这里。”于是大众开始来议论那个凶手了，他不仅神秘得简直逮不住，而且两年来还杀过几次过往的旅客。每一个人都作了好些推测，每一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妇女们带着毛骨悚然之感瞧着车窗外面的夜色，心里害怕自己突然看得见一个脑袋从窗口边显出来。末后，大家渐渐谈到种种怕人的故事了，有些是险恶的遭遇，有些是在特别快车里和疯人同会一个车仓，有些是和一个可疑的人物长久地单独相对。

每一个男客都晓得一件可以当作本人荣誉的轶闻，每一个人都曾经在惊人的情况中间，用了一种镇静的态度和勇气去威吓过，掀翻过和捆住过什么匪党，有一个每年必到法国南部过冬的医生，在轮到他说话的时候，谈起了他的一个奇遇。

我现在把他的话录在下面：

我呢，从来没有机会在这类事件里头试验我的勇气，不过我认识过一个妇人，一个已经去世的女病人，她遇见了世上最罕见的也可以说是最神秘的和最使人感动的事。

那是一个俄国妇人，马丽•巴乐诺夫伯爵夫人，一个姿容绝世而且很阔绰的夫人。您各位都晓得俄国妇人真都是美貌的，至少，她们那种挺直的鼻梁，细巧的嘴巴，略见蹙拢而色彩不定的青灰色的眼睛，以及略现严谨的冷静娇态，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美貌！她们的意味多少都有些儿是忧郁而又有诱惑力的，是高傲而又亲切的，是柔和而又严肃的，所以，在一个法国人眼睛里那是十分动人的了。彻底说来，也许仅仅就是这点儿在种族上和典型上的不同，教我在她们

身上看见许多事。

自从好几年来，巴乐诺夫夫人的医生已经看见她受到了肺病的威胁，于是极力使她打定主意到法国南部来，但是她固执地不肯离开彼得堡。到了去年秋天，医生终于断定她已经没有希望，于是就通知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立刻吩咐她动身到芒东去。

她趁了火车，独自一人坐在客车的一个车仓里，她的随从却坐着另外一个车仓。她略怀愁意，靠着窗口坐下，瞧着田园和村庄在窗外过去，觉得自己很孤单，真的在生活之中被人遗弃了，没有儿女，几乎没有亲属，只有一个爱情已入坟墓的丈夫，而现在，丈夫如同世人把病了的仆从送入医院似的，把她这样扔到世界的尽头而自己并不来相伴。

每逢列车在一个车站停下来，她的男跟班伊万总来询问女主人是否要点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家人，对于她吩咐的一切事情都一律照办。

天黑了，列车正全速前进，她过度烦躁，没有法儿入睡。忽然她记起她丈夫在她临行之际交给了她一些法国金币做零用钱，现在她想数一数那笔钱的数目。于是打开了她那只小小的钱荷包，把那点儿金光灿灿的泉水样的东西倒在自己的裙子上。

但是陡然有一道冷的空气拂到她的脸上了。她吃惊了，抬起头一看，才发见车仓的门刚刚被人弄开了。伯爵夫人骇然了，匆匆地抓了一条围巾掩住那些摊在裙子上的金币，一面静候着。几秒钟过了，接着出现了一个男人，头是光着的，手是带伤的，呼呼直喘气，而身上穿的却是晚礼服。他重新关好了车仓的门，坐行了，用那双闪灼有光的眼睛瞧着这位同仓的女客，随后用一条手帕裹好自己那只出血的手。

那青年妇人感到自己快要因为害怕而发晕了。这个汉子显然看见了她在点数金币，那么他到这儿，为的就是抢劫她和杀她。

他始终眼睁睁地瞧着她，呼吸迫促，面部的肌肉抽掣不停，显然是预备向她身上扑过来。

他实然向她说："夫人，请您不用害怕！"

她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因为已经没有能力开口了，只听见自己的耳鸣和心跳。

他却继续说："我不是个干坏事的人，夫人。"

她始终一个字也不说，但是，她匆促地把自己的膝头并到了一处，于是那些金币就如同一道从承溜管里流出来的水似的开始向车仓里的地毯上直流。

那个男人吃惊了，瞧着这一道金光灿灿的泉水，便突然弯下身子去拾。

张皇失措的她站起了，这一来，她衣襟上的钱通通落到了地上，而她本人却扑到车仓的门边预备跳到轨道上去。但是他明白她想干什么，于是连忙扑过去，伸起胳膊抱着她，使劲教她坐下，并且抓着她双手向她说："请您听我说，夫人，我不是个干坏事的人，而证据呢，就是我要拾起这些钱还给您。不过我是一个绝望的人，一个死人，倘若您不帮助我过关出境。我不能向您再说更多的话了。一点钟以后，我们就要到俄国境内最末了的一个车站，一点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要越过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了。倘若您一点儿也不帮助我，我简直是绝望的了。然而，夫人，我并没有杀害过谁，也没有抢劫过谁，更没有做过什么不顾名誉的事。这一层，我向您发誓。我不能向您再说更多的话了。"

他跪在地下去拾那些金币了，连座位下面都搜了一遍，连那些滚得远远的都寻了出来。随后，等到那只小小的皮荷包重新装满了以后，他一言不发地把它交给他这位同仓的伯爵夫人，自己就转身坐在车仓里的另一只角儿上。

他们这两个人彼此都不动弹了。她依然因为恐怖弄得浑身发软，始终呆呆地不言不动，不过却渐渐安定了。他呢，他没有做一个手势，也没有一个动作，只直挺挺地坐着，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脸色很苍白，活像是已经死了。她不时向他匆促地望一眼，不过迅速地又回过眼光来。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很漂亮，很有一个世家子弟的气概。

列车在黑暗里奔跑，从夜色里迸出它种种震耳的声响，偶尔减低了它的速度，随后又很快地向前飞驰。不过忽然它的行动慢下来，它鸣了几声汽笛，终于竟完全停祝伊万重新走到车仓门口来听候吩咐。

那位伯爵夫人向她同车的古怪人又端详了最后的一回，随后用一道发抖的声音向她的仆从说："伊万，你可以回去伺候爵爷，我现在用不着你了。"

这个茫然的汉子张着那双大眼睛，低声地说："不过……伯爵夫人……"她接着说："不必，你以后不用来，我换了主意。我现在要你待在俄国。拿去，这是你回去的盘缠，你把你的便帽和外套留给我。"

那个老家人发呆了，他终于脱下了帽子和外套，一言不发地表示服从，他两位主人的变换无常的意思和不可抵抗的乖僻脾气，他都是尝惯了的。末了，他含着两眶眼泪走开了。

列车又开动了，向着边界前进。

这时候，伯爵夫人向她同车的人说：

"这些东西是留给您的，先生。您现在是伊万，我的跟班。我对于我所做的只要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您永远不要和我说话，您不可以和我说一个字，用不着谢我，无论什么话都用不着说。"

这个不知姓名的人鞠躬了，没有说一句话。

不久，列车又停住了，于是就有好几个身着制服的官吏来查车。伯爵夫人拿着好几张证件交给他们，并且指着车仓那一头角儿上的汉子说："那是我的仆人伊万，护照在这里。"列车终于重新开走了。这一整夜，他们面对面地待着，谁也没有说话。

天明了，列车在德国境内某一个车站跟前停住的时候，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下了车，随后，他立在仓门边说："请您恕我，夫人，我现在打破了我以前的诺言，但是因为我，您竟缺少了随从的人，我现在来代替也是应该的。您现在什么也不短吗？"

她冷淡地回答道："您去给我找个随身的女佣人来吧。"

他去了。随后他不见踪迹了。

等到她下车走入车站的餐室的时候，她却望见他正在远处望着她，末后他们都到了芒东。

## 二

医生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才接着说：某一天，我正在诊所里接待顾客们，忽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人走进来向我说："医生，我特地来请教您巴乐诺夫伯爵夫人的消息，她本人固然不认识我，我却是她丈夫的一个朋友。"

我说："她没有希望了。她是回不了俄国的了。"

这青年人突然呜咽起来，随后他站起来，踉踉跄跄像一个醉汉似的走了。

当天晚上，我通知这位伯爵夫人，说起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问起她的健康。她像是很受感动，就向我谈起我刚才向各位说过的那个故事。末了她还说道："我与这个人素不相识，现在竟像是我的影子似地跟着我，我每次出外总碰见他；他用一种古怪的样子瞧着我，不过从不向我说话。"

想了好一会儿，她接着又说道："对呀，我现在可以向您打赌，他就在我的窗子下边。"

她离开了她那张躺椅，走去揭开她的窗帏，果然对我指出了那个在白天找过我的青年人，他正坐在人行道上的一条长凳上抬头望着那座房子。他望见我们就站起了，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样一来，我目击了一件惊人的和伤心的事，那种属于两个绝不相识的人的无言的爱情。

他用一种因为获救感恩所以至死尽忠的感情去爱她。他懂得我猜着了他的事，每天一定走来问我："她的病体怎样？"后来，他看见她日见衰弱和日见面无血色的时候，他竟失声痛哭了。

她向我说道：

"这个古怪人，我只向他说过一次话，然而我却像已经认识他二十年了。"

后来，他们相遇的时候，她总用一种庄重而又妩媚的微笑去答复他的敬礼。她如此无人理落而且自知已经失望，我认为那究竟是幸福的。因为这样被人用尊敬而且有恒的态度来恋爱，这样被人用充满诗意的激情来恋爱，这样被人用奋不顾身的忠实态度来恋爱，我认为她究竟是幸福的。然而她却不肯抛弃她的激昂的固执态度，坚决不愿接见他，不愿晓得他的姓名，不愿和他谈话。她说过："不成，不成，那样一来，可以弄糟这种异常的友谊。我和他应该守着彼此各不相识的地位。"

至于他，他当然也是一个吉诃德先生样的人，因为他绝不设法和她接近。他始终想坚持从前车仓里表示过的那个永远不和她说话的承诺。

时常，在长期的衰弱状态里，她从躺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略略揭开窗帏去看他是否在那儿，是否在窗子下面。等到她看见他始终安安静静坐在长凳上以后，她就带着嘴唇上的微笑走回来躺下了。

某一天早上十点钟光景，她死了。我刚好走出她的宅子，他正哭丧着脸儿朝着我走，他已经晓得她的消息了。

"我想当着您面看她一两秒钟。"他说。我挽着他的胳膊，接着就引他进去了。

等到他走到灵床跟前，随即握着她的手吻着不肯放，末了他才像是一个傻子似地走了。

医生说到这儿又沉默了好一会，后来他才接着说："在我晓得的铁路旅行的遭遇当中，这确实是最罕见的。也应当说那两个人全是痴人当中的最奇怪的。"

一个女客低声慢气地说：

"那两个都不像您想象的那般痴癫……他们都是……他们都是……"但是她没有再往下说。她已经流眼泪了。于是大家变换了谈话的题目去使她平静下来，因此竟不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

# 蛮子大妈

## 一

我有十五年不到韦尔洛臬去了。今年秋末，为了到我的老友塞华尔的围场里打猎，我才重新去了一遭。那时候，他已经派人在韦尔洛臬重新盖好了他那座被普鲁士人破坏的古堡。

我非常心爱那个地方，世上真有许多美妙的角落，教人看见就得到一种悦目的快感，使我们不由得想亲身领略一下它的美。我们这些被大地诱惑了的人，对于某些泉水，某些树林子，某些湖沼，某些丘陵，都保存着种种多情的回忆，那固然是时常都看得见的，然而却都象许多有趣味的意外变故一样教我们动心。有时候，我们的思虑竟可以回到一座树林子里的角落上，或者一段河岸上，或者一所正在开花的果园里，虽然从前不过是在某一个高兴的日子里仅仅望见过一回。然而它们却像一个在春晴早起走到街上撞见的衣饰鲜明的女人影子一般留在我们心里，并且还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种下了一种无从消磨和不会遗忘的欲望，由于失之交臂而引起的幸福感。

在韦尔洛臬，我爱的是整个乡村：小的树林子撒在四处，小的溪河像人身的脉络一样四处奔流，给大地循环血液，在那里面捕得着虾子，白鲈鱼和鳗鱼！天堂般的乐趣！随处可以游泳，并且在小溪边的深草里面时常找得着鹧鸪。

当日，我轻快得像山羊似地向前跑，瞧着我两条猎狗在前面的草里搜索。塞华尔在我右手边的一百公尺光景，正穿过一片苜蓿田。我绕过了那一带给索德尔森林做界线的灌木丛，于是就望见了一座已成废墟的茅顶房子。

突然，我记起在一八六九年最后那次见过的情形了，那时候这茅顶房子是干干净净的，包在许多葡萄棚当中，门前有许多鸡。世上的东西，哪儿还有比一座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更令人伤心的？

我也记起了某一天我在很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妇人请我到那里面喝过一杯葡萄酒，并且塞华尔当时也对我谈过那些住在里面的人的经历。老妇人的丈夫是个以私自打猎为生的，早被保安警察打死。她的儿子，我从前也看见过，一个瘦高个子，也像是一个打猎的健将，这一家子，大家都叫他们做"蛮子"。

这究竟是一个姓，或者还是一个诨名？

想起这些事，我就远远地叫了塞华尔一声。他用白鹭般长步儿走过来了。

我问他："那所房子里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

于是他就向我说了这件故事。

## 二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他们并不很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

她单独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座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此外，她的气性和那父子两个是一般无二的，一个严气正性的老太太，又长又瘦，不常露笑容，人们也绝不敢和她闹着耍。并且农家妇人们素来是不大笑的。在乡下，笑是男人们的事情！因为生活是晦暗没有光彩的，所以她们的心境都窄，都打不开。男人们在小酒店里，学得了一点儿热闹的快活劲儿，他们家里的伙伴却始终板起一副严肃的面孔。她们脸上的筋肉还没有学惯那种笑的动作。

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是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锈了的，并且枪托也是被手磨坏了的。这个高个儿的蛮子大妈看起来是古怪的，她微微地偻着背，在雪里慢慢地跨着大步走，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紧紧包住一头从未被人见过的白头发，枪杆子却伸得比帽子高。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毛发是金黄的，胡子是金黄的，眼珠是蓝的，尽管他们已经熬受了许多辛苦，却依旧长得胖胖的，并且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这样没人统率地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都充分地表示对她关心，极力设法替她省钱，教她省力。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那就是说，在冰雪未消的日子里用井水来洗他们那种北欧汉子的白里透红的肌肉，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

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这个老太太，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瘦而且长的、弯钩鼻子的，棕色眼睛，嘴上盖着黑黑地两撇浓厚髭须的儿子。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

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因为农人们都不大有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是属于高等人士的。至于微末的人们，因为本来贫穷而又被新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素来人数最多，所以他们成群地被人屠杀而且真地做了炮灰；因为都是最弱小和最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他们终于最为悲惨地受到战争的残酷祸殃；有了这类情形，他们所以都不大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大了解那种激动人心的光荣以及那些号称具有政治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在半年之间，每每使得交战国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败，都同样变得精疲力竭。

当日地方上的人谈到蛮子大妈家里那四个德国兵，总说道："那是四个找着了安身之所的。"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平原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担任分送信件的乡村邮差。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于是她从自己的眼镜盒子里，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光眼睛；随后她就读下去：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正在跟前，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我从他衣袋里头取出了他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了仗的时候带给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这封信是三星期以前写的。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力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她以后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长个儿孩子，是永远抱不着的了！保安警察打死了老子，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教人战栗的情景：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尖子，像他从前生气的时候一样。

他的尸首是怎样被人拾掇的，在出了事以后？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连着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那末她儿子的，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办？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是笑呵呵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的兔子回来，这无疑是偷来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了；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失掉了勇气。然而宰兔子在她生平这并不是第一次！那四个兵的中间，有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一拳打死了它。

那东西一死，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的温暖的血，自己竟从头到脚都发抖了；后来她始终看见她那个打成两段的长个儿孩子，他也是浑身鲜红的，正同那个依然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一面打好了一个主意，然而她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教他们什么也察觉不到。

忽然，她问："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然而我们在一块儿又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这办法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通信处，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架起了眼镜，仔细瞧着那篇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搁在自己的衣袋里，盖着那封给她儿子报丧的信。

饭吃完了，她向那些兵说："我来给你们做事。"

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望见这种工作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寝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

吃夜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蛮子大妈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因此竟担忧了。她托词说自己的胃里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

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响亮而长短不齐。

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随后那简直是一大堆骇人的炭火，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光从那个窄小的窗口里窜出来，对着地上的积雪投出了一阵耀眼的光亮。

随后，一阵狂叫的声音从屋顶上传出来，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一阵由于告急发狂令人伤心刺耳的呼号构成的喧嚷。随后，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冲上了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一般升到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整个儿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火力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屋顶陡然下陷了，于是这所房子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空中射出一大簇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一阵钟声在远处开始响着。

蛮子大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枪，她儿子的那一杆，用意就是害怕那四个兵中间有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了事情已经结束，她就向火里扔了她的枪。枪声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满口法国话说得像法国人一样好，他问她："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灰，末了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她回答："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后来，大家正都围住了她并且听她说话，她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说到尾，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同着茅顶房子一齐被烧的人的最后叫唤。凡是她料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简直没有漏掉一点。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并且为了要对着那点儿余火的微光来分辨这两张纸，她又戴起了她的眼镜，随后她拿起一张，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从从容容把这张白纸交给那军官，他这时候正抓住她的双肩，而她却接着说："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名姓是威克多娃•西蒙，到了夫家旁人叫我做蛮子大妈。请您不要忘了。"

这军官用德国话发了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兵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绝不移动。她早已明白；她专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过了，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在地下。她是弯着身躯的，如同有人斩了她的双腿。

那德国军官走到她的跟前了。她几乎被人斩成了两段，并且在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我们的朋友塞华尔接着又说：

"德国人为了报复就毁了本地方的古堡，那就是属于我的。"

我呢，我想着那四个烧在火里的和气孩子的母亲们；后来又想着这另一个靠着墙被人枪毙的母亲的残忍的壮烈行动。

末了，我拾着了一片小石头，从前那场大火在它上面留下来的烟煤痕迹依然没有褪。

# 洪多丽家的姐妹们

致乔治·德波多一德区

比尔·友弗耐说："不，我并不了解意大利。虽然我曾两次试图深入进去，可是我总是在边界上就打住了，以致没有能再往前一步。纵然这样使我对这个美丽的国家的习俗也仍然得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概念。有待于我做的是去认识那些城市、博物馆和这个国家丰富的艺术杰作。只要再得到机会，我就会再到这个理解不透的国土上去碰碰运气。"

"你们不懂？……那么我来解释吧！"

## 一

那是在 1874 年的时候，我起了去访问威尼斯、佛罗仑萨、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念头。大约在

6 月中，这兴趣抓住了我，这个时候的春天旺盛活力使您心里泛起了旅游、恋爱的炽情。

然而我不是个旅行家。对我来说，迁动地方好像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铁路车厢颠波下睡觉的那些夜晚，弄得脑袋昏昏沉沉，落得个四肢酸痛，仿佛身处翻滚中的木箱里面，醒来是疲惫不堪，身上感到粘粘糊糊，飞尘迷住了眼睛，还弄脏了身上皮肤。在餐厅的过堂风里吃那些糟透了的正餐，咽进去的是煤气臭味。所有这些对我说来，都是那种散心乐事的叫人憎恶的序曲。

接在这段'快车'的引子之后，我们又遇到的是客旅生涯的凄凉。住满了人却空洞洞的大旅馆，令人伤心的陌生房间，再加上叫人放心不下的床！比任何其它东西我都更坚持要自己的床，它是生活的圣地。人们将肉体赤裸裸地交给它是求复苏，并在雪白的床单暖和的羽绒被中休息的。

在它的上面，我们觉到了生活中最甘甜的时刻，爱情和憩睡的时刻。床是神圣的。它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和崇拜，也应当被我们看成地球上最甘甜美好的东西去爱。

揭起旅馆的床单时，我无法不因为恶心而发颤。在这里面前些晚上干的是什么事呢？那个脏而可憎的人曾在里面睡过呢？我想起了每天摩肩而过的可怕的人，有驼背的坏蛋、有肥胖的小商人，有引人想起臭脚等等的污黑的手。我想起所碰到的那种不时向您鼻子里刮来蒜味和人味的那些人。我想起了畸形的、长脓疮的人，病人的汗臭，人类所有的丑陋的污秽。

我就要睡上去的床对这些全见过，我将脚伸进去的时候满心的不舒服，

接着是旅馆里的午餐，夹在一群令人厌恶或者惹人发笑的人物之中吃冗长的定食正餐；还有就是面对着一盏上面顶着个灯罩的蜡烛，在饭店小桌子上面孤单单吃那难以忍受的晚饭。

至于在不为人所知的小镇上令人肠断的黄昏呢？您难道一点也体会不到客居异地黑夜来临时会带来的伤感？迎着自己前面，是一种梦幻般令人奇怪的行为和心情骚动不安。看见的是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听到的这些声音所说的尽是些与您无关的事情，用的是您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您感到的是一种遗失了、糟透了的感觉。您心情紧张，两腿发软，心神沮丧。向前走像在逃遁什么，往前走只是为了回避到旅馆去。您在旅馆里会更感到空虚，因为那就算是到了家，谁都得付钱的家，终于像失落般地坐到一间点着灯的咖啡店椅子上，那儿镀金的装饰和照明，比街上的黑暗还要使您抑郁。于是在堂倌跑着端来了转着泡沫的啤酒杯前面，你会感到如此糟心和孤独，以致感到有一种狂乱袭来，想要离开这儿到别处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留在这儿，不在这张大理石桌子前面，不在这烛花噼啪的灯架下面。于是发现，实际上，而且在世界上到处都一直是孑然一人，不过在熟识的地方，与熟悉的人肘腕相接给了您以人间友情的幻像而已。正是在这些游离的时刻，在这些城市遥远的孤独黑暗之中，人们才可以敞怀清晰而深沉的思索。正是这时可以一眼看清整个生命、超越于永恒希望的远景，超越了习惯的因袭欺骗和长期幻想中的幸福范畴。

正是在走得远了之后，人们才能理解为何一切都是近的、短促的、空虚的；正是在追求未知之时，才看清了为何一切都归于平庸、短促而有限。正是在作环球之游的时候，人们才看清了它的渺小和无穷相似之处。

唉！我太熟悉在那些陌生街道中信步的阴暗之夜。我害怕它过于一切。

也是由于我决不愿意蚀自作意大利之行，我决定挑选了我的朋友保尔·巴维莱作伴。

您知道对于保尔说来，世界和生活就是女人，有很多男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对他只是因

为女人生活才有了诗意、有了光采。只是因为有她们在，地球才成为可居的，太阳之有光有热也是为了照耀她们；呼吸空气之所以甘甜是因为微风曾滑过了她们的皮肤、吹动了她们的鬓边短发；月亮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引她们入梦，并为爱情提供了情思恹恹的魅力。无疑保尔所有的行动都以女人为动力；他的全部思想都向着她们，他所有的努力与所有的希望无不如此。

有一个诗人曾抨击这类的人写道：

我最恨那个含泪歌颂英雄的人

他看着星星却喃喃着一个人名

无限的自然对他只是茫然一片

除非他后面跟着个轻佻少女真可爱的是自寻烦恼的人

为使人留恋可怜的宇宙

他们给平原的树上穿上围裙

他们给绿色的山坡系上白色领巾那些不肯独自走进溪谷的人

他们岂能理解您——永恒的自然

你颤声唱出了天籁

他们在森林喧嚣里梦着的是女人①

当我给保尔说起意大利时，一开头他坚决拒绝离开巴黎，及至我给他讲了旅游的艳遇，还给他讲了那些意大利女人为什么动人；我使他寄希望于我所认识的某种人物米契尔·阿莫罗梭先生。这位阿莫罗梭先生的种种关系，对旅行十分有用，经他的介①摘自路易·布亦艾 1859 所作："我爱，谁不爱？"绍，可望在那不勒斯享受到精雅细致的旅游，于是他同意试试。

## 二

我们选定 6 月 26 日，一个星期五晚上的快车。在这个时间里，人们差不多都是往南方去的；我们两个人单独在车厢里都心绪不好。一方面因离开巴黎而感到烦恼懊悔屈从了这个旅行的想法，一方面也眷念凉爽的马莱，美丽的塞纳河，它那些平坦的堤岸，那些偏舟泛流的幸福日子，和在河岸上等待夜晚降临的慵懒美好黄昏。

保尔舒服地坐在他那个角落里，当列车启行的时刻，他公然声称："上那儿去真是犯傻"。

因为要改变主意已经太晚了，我回答说："那就不该来。"

他不答复。可是他越是要生气，他那付神气让我看着他就越想笑。他无疑像一只松鼠。我们每个人在人的轮廓之外，脸部线条间总保留着动物的某种特征，仿佛是他的原始种族的烙印。有多少人长着斗狗的下巴和山羊、绵羊、兔子、狐狸、马或者牛的脑袋！保尔是个松鼠变的人。他的眼睛有这种动物的灵活，他有棕色的皮肤、尖尖的鼻子、瘦小好动的柔软体格，而且在整个风度里有一种奇妙的相像之处。我知道是哪些呢？使人想起来时，仿佛在姿势、动作和风度

里都有一种相似之处。

我们终于在火车的沙沙声里睡着了。这种睡眠常常使脖子胳膊都难受得厉害，并且列车突然一停就给打断了。

到沿着罗纳河行进时我们醒来了。立时就从车门口传进了知了绵长的叫声，这种宛然像热带地方的合唱，或者普罗旺斯的歌曲的鸣声迎面扑来，给我们胸膛里、心灵里注进了南方的欢乐之感那种炽热的土壤、多石故国的风情和铜绿色叶丛的矮墩墩橄榄树的清新气息。

当列车再次停下的时候，一个职员沿着支道跑，一面嘹亮吆喝道："瓦郎斯"，一声道地地方口音的"瓦郎斯"。这一声浓重的地方味又重为我们的身心带回了普罗旺斯的韵味。就是那种知了吱吱的鸣声曾使我们体味过的韵味。

一路平安到达马赛。

我们下了车到车站的餐厅进餐。

等到我们回到原车厢里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女人在那儿坐下了。

保尔给我投过来一个高兴的眼色，于是用一种机械式的姿势捻了捻胡子，接着又略略顶高一点帽子，张开五指，像梳子似地将手偷偷伸进被通宵旅行弄得乱糟糟的头发，而后找到这个不相识的女人对面坐下。

无论是在路上或者是在人群里，我每当发现自己面对一张新面貌时，就情不自禁地猜测这是个什么样的心灵，什么水平的智力，在他的行止风度后面藏着的是哪类性格。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很年轻漂亮，肯定是个南方姑娘。她双眼有神，一头叫人羡慕的黑头发，波浪式的略略有些儿小卷，异常浓密粗长，看起来沉甸甸的。而在额上却让人看来一点不觉得过重。穿着文雅而略带一点南方的低级趣味，看来有点儿庸俗。她脸上的线条一点也不秀气，没有那种文雅种族的细腻，贵族女儿有生以具的轻逸纤秀，却有一种属于血液比较轻薄的遗传象征。

她带的手镯太粗，不像是真金的，带的耳环上面透明的宝石太大，不会是钻石，她整个儿看来都有一种一无所知的味道。可以设想她说起话来会很响，一有机会就会指手划脚大声叫嚷。

列车出发了。

她坐在位置上不动，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一副女人皱着眉头生气的姿势，一眼也不看我们。

保尔开始和我闲谈，说些为产生某种效果而挑选出来的话，就像商人展示他们精选的货物，以求激发欲望一样，他展开了话题想引起注意。

可是她像没有听见一样。铁路职工叫道：

"上伦！停车十分钟！请吃饭！"

保尔给我做个下去的手势，一到站台上他就问道："你说说，这个尤物是什么人？"

我笑了起来，说道："我不知道，我，我对这不关心。"

他火气大了："她可非常漂亮鲜嫩，这女娃子，多妙的眼睛！可是她的神气像不快活。她该有些烦恼事。她对谁都不理。"

我低声说："你白费力了。"

可是他生气地说："我没有下功夫，亲爱的，我认为这个女人漂亮，就这么回事。"能和她谈谈吗？可给她从哪里谈起呢？瞧，？？？？你没有一点主意，你，你猜测过她是何许人没有？"

"我保证真的没有。不过，我想多半是个蹩脚演员，在经历了一场逃婚之后又回戏班子的。"

他满脸不高兴的神气，好像我对他说了什么伤害他的话。他又说："你凭什么这样看？我，我正相反，我认为她神气正浓。"

我回答说："看那手镯，亲爱的，还有耳环，还有那打扮。如果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也可能是马戏团的马术演员，但更能是舞蹈演员。她身上整个儿就可以让人感到剧院的味道。"

这个想法肯定使他不高兴："她太年轻，亲爱的，她顶多二十岁！"

"不，好朋友，有好些事情在二十岁以前就可以干的，跳舞和朗诵都属于这一类，何况还有些想不到的，而正是她独特从事干着的。"

乘务员又在叫了："到尼斯、文梯米去的上车！"

又该上车了。我们的邻座吃过了一个橘子。她显然并没有什么出众的风度。她在膝上铺开了一块手帕，剥开金红色的皮，张嘴将一瓣瓣橘子送进嘴唇，以及用车门碾碎果核的方式，都显示出了生活习惯和姿态的庸俗、缺乏教养。

此外她好像比任何平常时候见过的要更暴躁，那种生着气很快地吞下她的水果的样子，十分可笑。

保尔贪婪地看着她，想方设法做点什么举动来引起她的注意，勾起她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和我谈天，亮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一一数述他熟悉的名人。而她对他的努力一点也不注意。

列车经过了弗雷瑞斯，圣拉伐尔。驶行在花园里，玫瑰花的天堂里，盛开的橘子和柠檬林里，它们漫开着白花同时又挂满了金色的果子。它在这芬芳的王国里，花的牧场里，从马赛直到热纳这一条令人赞叹的河岸上奔驶。

确时该在六月时分顺着这个山坡走走。在这条窄谷里，岭坡上，到处漫开着最美丽的野生花朵。连绵不断看得到玫瑰花、田野、矿原、树林和蔷薇丛，这些蔷薇攀附在墙上、浸开在屋顶上，附着在树上，在叶丛里炫耀着白的，红的、黄的、大的、小的、纤薄单瓣单色的或者卷曲复瓣打扮得五彩缤纷的花朵。

这时它们强烈的气息、那种香味不断地使空气变得稠馥，变得甘甜而使人困乏。更袭人欲醉的是盛开的橘树，它好像给吸进来的空气渗进了糖分，成了供嗅觉的蜜饯。

雄伟的赭色岩石海岸向外伸出去，浸到了静静的地中海里。夏日逼人的阳光成一片火海泼到了山上，落到了漫长的沙岸上，洒到似冻了的蔚蓝色海面上。列车不断地穿过隧道，以横过海岬，在起伏的山陵上运行，在直得像墙一样挑出在水面上的栈道上奔驶，一阵阵使人愉快的隐约咸味那种正在曝晒中的海藻气味，混进了强烈扰人的花香之中。

但是保尔什么也没有见到，既不看，也不闻。那位女旅客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

到了戛纳，他仍然有话要同我说，他做了一个手势让重新下车。

刚出车厢，他就拉住了我的胳膊：

“你知道她真是迷人。瞧她的眼睛，再瞧瞧她的头发，老朋友，我从没有见过能比得上的！”

我对他说：“算了吧，你就安定点儿，要不，你要是真有心，那就进攻。我看来她并没有凛然不可犯的神气，虽然她好像是个喜欢埋怨别人的人。”

他说：“难道你不能给她说点什么，你？我呢，真找不到话夹。一开头时，我总是傻乎乎的胆小。我从不晓得怎样在马路上和女人搭讪。我跟着、绕着她们转，靠近去，可从没有找到过合适的话头。只有一回，我曾试着去说上话，因为我明确地看出了她表示在等我开腔，毫无疑问该当说点儿什么，我口吃的说：“您好吗，太太？”她当面嘲笑了我一阵，我逃走了。”

我答应保尔，我将使出全身解数来发动一场谈话。于是当我们回到了原来座位上时，我亲切地问我们的邻座：“您讨厌雪茄的烟吗，太太？”

她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我不懂。”①

这是一个意大利姑娘，我真想大笑一场。保尔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得由我给他做翻译。我于是就开始执行任务，用意大利语发话说：

“我请问您，太太，烟草的烟味是不是一点也不致打扰您？”

她用生气的口吻扔出了几个意大利字：“这我管不着。”

她既没有转过头来对着我，也没有抬起眼睛来看我。我变得十分困惑，不知道我该将这个“这我管不着”当作一种授权还是当作一种拒绝，是当作一种无所谓的真正信号还是看作直接了当的“别打扰我。”

我这时又说：“太太，要是这味道对您有那么一点儿……”

她于是又用意大利语说道：“不，一点不。”可是那语调实际是说：“让我安静！”这仍可看作一种许可，于是我对保尔说：．“你可以吸烟。”他用来看我的那种眼神就是你听到人们当你的面用外国话谈天而你又想懂时的那种十分可笑的眼神。于是他用一种十分可笑的神气间我：

“你对她说的什么？”

“我问她，我们是不是可以吸烟。”

“那么她不懂法文?”

“一个字也不懂。”

“她怎么回答的？”

“她授权我们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我点起了雪茄。D 原著女主角的短句都是用的意大利语，现译文均改用汉语，以便我们读者。

保尔接着问道：“这就是她给你说的全部内容？”

“亲爱的，要是你数过她所说的话，你会注意到她只说了十几个字，其中前面几个字，是告诉我她不懂法语，还剩下了八九个字。靠八九个字确实表达不了一大堆东西的！”

保尔像是十分苦恼、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意大利女人用她那可能是天生就带着怨气的声调说：“您知道我们几点钟到热那亚？”

我回答道：“晚上十一点钟，太太。”而后沉默了约一分钟，我又说道：“我们也是去热那亚的，我的朋友和我。要是在旅途中，我们有什么可为您效劳之处，我们会十分高兴的。”

因为她不回答，我又再说：“您是单独一个人，要是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她又清楚地重新说了一声意大利话：“不，一点不。”调门这么严厉，我一下子闭了口。

保尔问道：

“她说什么？”

“她说她觉得你可爱。”

可是他并没有开玩笑的心情，因此他干脆求我一定不要嘲笑他。于是我将那个年轻女人的问题和我遭到了生硬拒绝的献殷勤的建议都翻给他听。

这事真不容易办，而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想，对这个难于接近的人，我自己也起了想弄个一清二楚的愿望。

经过了尼斯、摩纳哥、芒通，这时列车停在边界上接受行李检查。

虽然我怕那些缺少教养的人在车厢里吃饭和点心，我们仍然去买了一大包食品，试图在我们这位旅伴的贪吃嘴馋上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我确实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基本是容易接近的。碰到了某种不顺心的事使她烦恼，但是也许只要用一小点什么，用什么激发她的愿望，用一个字或者某种巧妙设计的能使她开心的赠与，就足以使她定下心来并被征服。

列车又开了，我们一直只有三个人。我把我们的食物摊在长凳上，将鸡切开，文雅地将一段段的鸡腿放到一张纸上。而后我小心地在那个女人身边安排下我们的甜食：草莓、杏子、樱桃、糕点和糖果。

她看见我们开始吃饭的时候，从一个小袋子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和两块新月形小面包，于是

她开始用她美丽的尖牙齿啃发脆的面包和糖块。

保尔低声对我说：

“请她吧！”

“这就是我的目的，亲爱的，可是很不好开口。”

这时她有时从旁瞟一眼我们的食物，我觉察到一旦她吃完了那两个面包，她会依然是饿的。因此我就等她吃完她简朴的晚餐，而后问她：

“太太，要是您愿意尝尝水果，我们就会感到十分荣幸。”

她仍然回答说：“不，一点不。”可是没有白天的声音那么狠，我仍然坚持说：“瞧，您能同意我请您喝点儿酒吗？我看到您什么也没有喝。这是您国家出的酒，意大利酒。现在我们既然进了您的国家，我们会非常高兴看到一张美丽的意大利嘴接受她的法国人的邻座们的敬意。”

她用头轻轻地表示‘不’，既表示拒绝的意思却又带着接受的心情，她仍然又说：“不，一点不。”但这个‘一点不’接近于客气。我拿起按意大利方式包装，用草裹着的小瓶，倒满了一杯送给她。我对她说：

“您喝吧，这是我们在您祖国欢庆会晤。”

她用一种不愿意的神气拿起了杯子，一饮而尽。这一渴得难受的女人的姿态，而后没有说谢谢就将杯子还给了我。

于是我送樱桃给她：“拿着，太太，我请您。您看得出您使我们很高兴。”

她用眼角瞟了一眼陈列在她身旁的全部水果，于是她说话了，但是意大利话说得太快，我费了大劲才听清。

保尔立刻问我：“她说什么？”

“她说她不喜欢樱桃，也不喜欢杏子，而只喜欢草莓。”

于是我将放满了野生草莓的报纸放在她的膝上，她立刻就很快地吃起来，用手指头捏住了，在还离开嘴一段距离的地方就扔进了为接它而张开了的嘴里，姿势媚人。

我们看着那小堆红果子，在几分钟内便在她那双手的迅速动作下缩小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当她完成了之后，我问道：“现在我还能请您点儿什么呢？”

她回答说：“我很想来点儿鸡。”

于是她吞掉了半只鸡，她用食肉兽的派头大口大口地嚼碎。而后她自动决定拿起了她本不喜欢的樱桃，接着是杏子，再接着是点心。然后她说：“这够了。”于是缩回到她的角落里。

我也很感兴趣了，想让她再吃，成倍地往上加东西，说恭维话，想促使她吃下去。可是一下子她又变得气吼吼的了，迎面给我反复来了几声狠得吓人的：“不，一点也不。”以致我不再

冒险去触犯她的消化器官。

我转过来对着我的朋友说："我可怜的保尔，我看我们的钱算白花了。"

黑夜来临了，这是个款款迟来的夏日炎夜，将它微温的阴影铺到了炽热而乏力的土地上。远远的东一处、西一处在海角海岬上亮着灯光，星星也开始在阴暗的天边出现了，我常常将它们和导航灯弄混了。

橘香变得更渗入了，简直叫人沉醉。人们鼓足了肺叶想深深地吸进去。在芬芳的大气里像飘荡着什么甘甜馥郁、不属人间的东西。

忽然间，我看到在那些树下深暗的阴影中有似一阵星雨。仿佛是点点飞翔跳跃的光点在叶丛里游戏奔走，仿佛有很多从天而降的小星体在地上举行聚会．这是些萤火虫。这些热情的小昆虫在芬芳的空气里演出一场奇怪的火之芭蕾。

其中一只偶然地闯进了我们的车厢，它飘忽不定，明明灭灭之间散射出断断续续的光。我在我们的煤油灯上遮上了一方蓝布，瞅着那幻象般的小虫应着它心情激动的飞翔随想曲去去来来。忽然间，它停在了我们那位正在饭后小寂的女邻居黑发里。保尔于是心醉神迷地两眼盯着这明灭之间的发光小点，它在那位入睡的妇女前额上像是一颗有生命的宝石。

大约到了十点三刻的光景，那位意大利姑娘醒了，在她的发际一直呆着那只发光的小虫，看到她动了，我就说："太太，我们正在热那亚。"她没有回答我，像被一种固定恼人的念头纠缠着，喃喃地说："现在我怎么办呢？"

然而突然间她问我道：

"您愿意我跟你们走吗？"

我吃惊得简直弄不明白：

"什么？跟着我们？您是什么意思？"

她神气变得越来越狂乱，重又说：

"您愿意我立刻跟你们走吗？"

"我很愿意，我，可是您愿意去哪儿？您想我领您去哪儿？"

她耸耸肩，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说：

"随您去哪儿，这我管得着吗？"

她重复说了两次："这我管得着吗？"

"那么，我们一块儿去旅馆？"

她用轻蔑透顶的口气说："好吧！我们去旅馆！"

我转过身对着保尔说道：

“她问我们愿不愿意让她跟我们走。”

我那位朋友如此惊讶失措，倒使我宁静了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跟着我们？去哪里？为什么？怎么回事？”

“这事我也一点都搞不懂。她方才用最生气的语调对我提出了这个奇怪的建议。我回答她说我们是去旅馆住，她就回答：‘好吧，我们去旅馆！’她该没有那份钱，这无关紧要，她结识人的这套方法可真特别。”

保尔兴奋得发颤叫道：“当然同意，我真想告诉她，她喜欢去哪儿我就领她去哪儿。”而后他犹豫了一会又用一种不放心的声音说：“不过得弄清她是跟谁，是跟你还是跟我。”

我转过身对着这个意大利女人，她好象根本不在听我们谈话，重又处在了她那漫不经心的心态里。于是我对她说：“太太，我们会很高兴领您去，不过我的朋友希望知道您是愿意我招拂您还是他招拂您？”

她对我睁大了她那双黑色大眼睛，并且带着隐隐约约地诧异味道回答道：“这我管得着吗？”

我解释说：“我想在意大利称呼那个照料一位妇女的一切愿望、处理她的一切要求、满足她的一切随想任性的男朋友为‘巴颠多’，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您愿意谁当您的‘巴颠多’？”

她毫不犹豫地说：“您！”

我转过身对着保尔说：“她选中了我，好朋友，你没有缘分了。”

他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说：“算你走运。”

而后，他想了一会儿说：“那么你决定带着这个浪货？她会搞糟了我们的旅行。你要我们拿着这个女人怎么办？从她的神气我看不出她是哪一类人。一家正派的旅馆会不让我们进去的。”

可是我这时刚好发现这个意大利女人比我一开始时的判定要好得多。于是我决定，是的，我现在决定带着她。我也为这个打算十分高兴，我已经感到了因对一夜风流这一前景的期待而血管里引起的颤动。

我回答道：“亲爱的，我们已经接受了，要退已经太迟。你是第一个劝我回答‘好’的。”

他小声抱怨地说：“真傻！好吧，照你的高兴办吧！”

列车鸣笛了，慢了下来，到站了。

我从车厢里下来伸手给我的新女伴。她轻巧地跳下了地，我伸出了胳膊给她，她带着点儿勉强的神气接受了，一待认领了行李，我们就往城里走。保尔迈着心神不定的步子，不声不响地跟着走。

我对他说：“我们去下哪个旅馆呢？要是去‘巴黎城大旅社’带着个女人那可能不行，尤其是

这个意大利女人。”

保尔打断了我的话说：“可不是，带着的是一个像妓女而不像公爵夫人的意大利女人。总之，我不在乎这些，照你的意思办。”

我举棋不定。我曾给‘巴黎城’写过信，请给我留一个套间……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决定。

两个搬运工带着行李跟着我们走。我接着说：“你远远走在前边，告诉它我们到了。此外你还要让老板懂得我还带着一个……女朋友，因此我们想要一个完全分开的套间给我们三个人用，免得我们和别的旅客混杂。他会懂的。我们那时根据他的答复决定。”

可是保尔低声埋怨说：“谢谢，这使命和这角色对我不太合适。我来不是为了帮你安排房间和享受的。”

可是我坚决说：“瞧，亲爱的，你别生气。住个好旅馆肯定比住个坏旅馆好，找老板要个有餐厅的三间独房间套房并不难。”

我重点放在三间上，这使他决定了。

他因此老在前头。我呆在马路另一边，拖着我那位哑巴意大利女人。我看着他走进了一家漂亮旅馆的大门，跟着一步一步走的是送行李的小工。

保尔终于回来了，一脸晦气，不亚于我那位女伴。他说道：“办好了，它接待我们，可是只有两间房的，你按你能办的办吧。”

于是我跟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带着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伙伴。

我们果然得了两间房，中间夹着个小餐厅。我请人家给我送来一顿凉菜夜宵，而后我有点为难地转身对着这位意大利女人：

“我们只能为我们找到两间房，太太，请您选定您要哪间。”

她用不变的“这我管得着吗”回答我。于是我从地上拿起她的小黑箱，一个实实在在的用人箱子，把它送到我为她——为我们选定的右边房间里。箱子上粘着一张方纸，上面是一个法国人的手迹写的：“佛朗西斯加。洪多丽小姐。热拿亚。”

她没有答话，只是点头表示“是”。

我又说道：“我们马上就吃宵夜。您也许愿意在等的时候梳妆一下？”

她说了一声：“不，完全不”，这在她嘴里和“这我管得着吗？”是一样常说的词。我又再说一遍：“在铁路上旅行以后，洗洗是很舒服的。”

后来我想到她也许没有那些女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她肯定是处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例如从某些不愉快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于是我拿出了我的必需品。

我带够了所有梳洗一类的小东西，包括：牙刷、新牙刷——因为我总带着一个备品——我的剪刀、指甲钳、海绵。我打开了一瓶花露水、一瓶琥珀色的薰衣草水，一小瓶干蓟草香水，任

她选择。我打开了有粉扑的粉盒；还将一条我的旅行毛巾放在水罐上，在脸盆上放上了一块没有用过的香皂。

她用恼怒了的大眼睛瞪着我的动作，既不像对我的细心感到吃惊也不像感到满意。

我对她说：“您该要的这儿都有了，夜宵一好，我就来找您。”

我回到了餐厅里，保尔已经占用了另一间房将自己关在里面，找因此独自等着。

一个服务员来来往往送餐具、拿杯子。他慢慢地摆好了桌子，然后在上面摆上了一盘冷鸡并告诉我已经齐了。

我轻轻地拍拍洪多丽小姐的门。她叫道：“进来。”我进去了。一阵呛人的香水味噎住了我，味道之强烈只有理发店才能相比。

那个意大利女人坐在她的箱子上，一副闷闷不乐沉思的样子，或者说是一副遭到了辞退的女佣的样子。那条手巾折好了，放在仍然满着水的水罐上。那块完整未动仍然干着的香皂放在空着的脸盆边上：可是人们会以为那个年轻女人喝完了那些香水瓶中的一半。花露水虽然用过了，但只少了不到瓶子的三分之一；代之以惊人地消耗了薰衣草水和干蓟草水。在空气里好像还在飘着一阵子香粉的云，一阵朦朦胧胧的雾。在脸上和脖子上她尽量地胡涂了一阵；在鬓角和眉睫里仍然堆着一些白粉，而两鬓上抹了这么多粉，人们可以在她脸上低洼的地方看到有厚厚一层；在鼻翼上面、在下巴的小坑上，在眼角上都是这样。

等到她站起来时散出的气味这么强烈，使我产生了一种偏头痛的感觉。

坐上桌子吃东西的时候，保尔变得脾气坏透了，我从他那儿只能得到一些恶言恶语、怒气冲冲的评价，叫人不痛快的恭维话。

佛朗西斯加小姐吃得像个无底洞。等到吃完了饭，她就在长躺椅上假寐。这时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分居室的决定性时刻到来。我突然决定了这件事，我就坐到了那个意大利女人旁边彬彬有礼地吻她的手。

她半张开她困乏的双眼，透开她眯开的眼皮之间，投给我懒洋洋地总是不高兴的一瞥。

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只有两间房，您愿意允许我陪您到您的房间里去吗？”

她回答道：“照您的意思办。对我都一样。这我管得着吗？”

这‘都一样’，使我放心了：“那么走吧，既然我陪您不会让您不高兴。”

“这对我都一样，照您的意思办。”

“您愿意马上睡吗？”

“是的，我很想，我要睡。”

她站起来，一边打着哈欠把手伸给保尔，他一脸生气的神气接了她的手，我则拿灯照亮她进房间。

可是我总在心里有点惶惑，我重又对她说："您瞧，您该要的东西这都有。"

于是我小小心心地自己将半罐水倒进了脸盆，将手巾放在肥皂旁边。

于是我转过身走向保尔。当他看到我回来了的时候说道："你这次算领来了一峰漂亮骆驼！"我笑着回答说："亲爱的，别说酸葡萄的坏话。"

他带着一种阴险的恶意回答说："好伙计，你会感到为此后悔的。"

我打了个寒噤，一种后怕攫住了我。这是那种追逐可疑的爱情之后缠人不放的害怕，随着我们的艳遇、不期而得的拥抱和偶然得来的亲吻而来的害怕。我这时装作勇敢说："别泄气，这个姑娘不是荡妇。"

可是他逮住了我，这坏蛋！他从我的脸上看到了有不安的阴影飘过，说道："你凭什么能知道？你在车厢里搜罗来了一个单身旅行的意大利女人，她真厚颜无耻到稀奇古怪，竟提出愿意到碰上的头一个旅馆里陪你睡觉。你把她领来了，而还假装这不是个妓女！你是在说服你自己，说你今晚上如果在一个……染了天花的女人床上过夜也不会有危险。"

于是他发出了恶意又有气的笑声。我坐下了，满心烦恼，怎么办？他确实有理。于是我堕入了恐惧与欲望的可怕斗争之中。

他又说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已预先告诉你了，你将来不要为随之发生的一切后悔。"

可是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如此嘲讽意味的高兴，一种得到报复的欢愉；他如此以讥嘲我为快，以致我不再迟疑。我给他伸出了手，并对他说："晚安，'无险之克，胜而无荣'。说真的，亲爱的，为这胜利值得冒点儿险。"

于是我坚决地，一步就跨进了佛朗西斯加的房间。

在门口我惊讶地站住了，真是奇怪，她已经全裸地睡在床上了。她刚脱完衣服就被睡眠征服了。她以提香①所画的那个伟大的女人的动人姿势躺着。

她好像是在脱袜子时因为困乏而躺下了，因为它们还丢在床单上；然后她想起了什么事，无疑是什么快活的事，因为她为了让这梦做完，想在起来之前再接着躺了一会儿；于是，在慢慢闭上眼睛时就迷糊睡着了。丢在椅子上的是一件领子上绣花睡袍，这是刚开始工作的人在成衣店里买的现成讲究衣服。

她年青动人，结实而鲜艳。

有什么比入睡了的女人更美丽呢？这个全部轮廓线都柔和的胴体，它的所有曲线都吸引人，它所有隆起的柔软部份都叫人动心，它好像是为了配合床的静态而生的。起伏的曲线在腰部两侧凹了下去，在胯部隆起来，而后又缓缓优美地顺着两腿低下去，在脚那儿俏丽地打住了。但它没有能真正勾画完她的绝妙妩媚，它的余韵风流漫遍了卧榻上的床单。

在这一瞬之间，我竟忘却了我那位伙伴的谨慎劝告。而当我转身对着盥洗台时，突然我看到了所有的东西都和我原来留下来的情况一样，于是我坐下来十分烦恼，因为下不了决心而苦闷。

我肯定在那儿呆了很久，很久很久，说不定有一小时。什么也决定不下来，既不敢上床也

不敢逃走。加之我是无处可退的，提香：意大利十六世纪名画家。莫泊桑此处所指当为所作“维纳斯在休息”一画。我要么在一张座椅上过一夜，要么上床而自己承担一切风险。

关于在这儿还是在那儿睡的问题，我真不该胡思乱想，我弄得头昏脑胀，两眼发酸。

我不断地走来走去，动摇、兴奋、不舒服、过度心烦。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折衷的论点：“这对我睡觉毫无干系。对我说来，为了休息睡在褥子上总比睡在椅子上好。”

于是我慢慢地脱了衣服，而后从睡着了的那位女人身上越过去，面墙而卧，背向着诱惑。

然而，我仍然长时间的，很久很久不能入睡。

可是我的邻居突然醒来了。她睁开了那双总是不快活的吃惊的眼睛。后来看到自己是裸着的，她爬起来从容地穿上她的睡衣，毫无所谓，就像没有我在似的。

于是……这是实话……我利用了这个情况，她呢，她对此好像丝毫也不放在心上，于是头放在右臂上又重新安然入睡了。

于是我开始思考人类的粗率和软弱，而后我终于也睡着了。

她按惯于早晨工作的女人的习惯，早早就起来穿上衣服了。她起床的动作惊醒了我，我从半张的眼缝里窥伺她。

她毫不着忙地走来走去，好像对无事可做感到奇怪。后来她决定走到了梳妆台那儿，一分钟之内她就将那些瓶子里剩的香水全倒空了。确实她也用了些水，但很少。

后来她穿整齐了衣服，坐在她的箱子上，并且双手抱着膝头，坐着沉思。

我于是装作刚看见了她，并说道：“早上好，弗朗西司加。”

她小声地但并不比前宵亲切地说：“早上好。”

我问她：“您睡得好吗？”

她用头表示“是”，但没有回答。我一面跳下床，走过去拥抱她。

她用那种因为受到了不合意的抚爱而腻烦的孩子式动作将脸伸给我。我于是十分温柔地将她拥进了怀里（开了瓶酒，而我却不再喝，岂不是真傻）。我于是将嘴慢慢贴在她生着气的大眼睛，在我的亲吻下她把它们闭上了；再贴上她清凉的面颊，她撅了起来的卷曲的嘴唇。

我对她说：“那么您不喜欢别人拥抱您？”

她回答说：“不，完全不。”

我坐到了箱子上，就在她旁边；把我的胳膊拽到她的胳膊下面：“不，完全不。‘完全不！’什么事都是完全不！我以后就叫您‘完全不小姐’。

这是我第一次相信看见了她嘴唇上的一丝笑意，可是它瞬息即逝，我也很可能看错了。

“可是如果您总是回答‘完全不’，我会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事能让您高兴。您看，我们今天还该干些什么呢？”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在她脑袋里有个要求闪过，而后她漫不经心地说：“对我完全一样，按您的打算办吧。”

“那么，完全不小姐，我们找辆车，出去逛逛。”

她低声说：“按您的打算办。”

保尔在饭厅里等我们，脸上是一付那种扮演了爱情事务中第三者的厌烦神气。我装成极其高兴的样子，并且像要证明胜利似的，使足了劲握他的手。

他问道：“你打算干什么？”

我回答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在市里走走，而后可以要辆车看看附近各个角落？”

早饭很安静，饭后就出发上街，拜访那些博物馆。我挎着弗朗西司加从一个宫到一个宫。我们跑了斯皮诺那宫、多丽阿宫、马·杜拉左宫、红宫和白宫。她什么也不看，偶或在那些杰作前抬起一下她那疲乏而无所谓的眼光。恼着火的保尔跟着我们，一边叽叽咕咕说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后来一辆车将我们拉到了乡下，三个人都不说话，于是回家吃饭。

第二天还是这样，然后是第三天。

第三天保尔对我说了：“你明白我要离开你了，我，我不打算留三个礼拜就只瞧你和这个浪货搞恋爱。”

我变得十分矛盾，十分为难，因为大出意外，我已经以一种十分奇怪的形式寄情于弗朗西司加。男人就是软弱愚蠢，可以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事锲而不舍，并每每纵情于刺激或制服了他感官的东西。我死盯着这个我对之一无所知的姑娘，这个沉默寡言抑郁无欢的姑娘，我爱的正是她一脸委屈之情和撅着的嘴巴、厌世的眼神；我爱的是她疲乏的姿态，带着蔑视味道的同意，乃至爱她对抚爱的麻木不仁。这是一种奥秘的联系，愚昧的爱情所生的神秘关联，由未能占有而生的私衷眷恋之情将我留在了她的身边。我将这些统统告诉了保尔。他认为我是犯傻，而后对我说：“好吧，那带着她吧。”

可是她顽固地拒绝离开热那亚，却又不肯解释为什么。我请求，讲理，许愿，都一点没有效果。

于是我留下了。

保尔声称他将一个人走。他整理了行李，可是也留下了。

于是 15 天过去了。

弗朗西司加总是闷声不响，而且发脾气，在我身旁生活但不是和我一同生活，对我的一切欲望、一切要求、一切建议都用惯常的“这我管得着吗？”来回答。或者用她同样惯常的“不，完全不一来回答。

我的朋友再也无法息怒，对他的气愤我总回答说：“要是你腻了，你可以走，我

不留你。”

于是他骂我，对我肆意申斥，嚷嚷道：“可是你现在叫我上哪儿去，我们原有三个星期可以安排，而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天了。现在，我已经是无法继续旅行的了！而且我怎能独自一人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去！难道你给我付钱，而且你不再多想？从巴黎跑到这儿来总不是为的和一个意大利荡妇在一起关的热那亚的一家旅馆里。”

我安安静静地对他说：“好吧，那就你回巴黎去吧！”于是他大吼道：“我就要这么办，至迟明天！”

可是第二天他仍和前夕一样，总是生着气骂骂嚷嚷。

马路上的人现在认识我们了。我们从早到晚在那儿溜达，这个城市的道路狭窄而且没有人行道，好像是一个石头的迷宫，穿插着许多像地下室般的走廊。我们走过这些刮着强烈过堂风的走道，在这些遭到高墙深锁的纵横道路里，很难看到青天。有些法国人也偶尔回过头来，对认出来的同胞却带了这个浓妆艳抹而满脸倦容的姑娘做伴感到惊异。位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她的风姿确实看来奇怪而且使人受连累。

她挎在我的胳膊上什么也不看。为什么她留下来陪着我们、陪着我，这两个好像很少引起她兴趣的我们？她是谁？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她有没有计划，想法？她是不是靠外遇，靠机会，靠冒险过日子？我努力想弄懂，想深入了解她，却总是白费。我越了解她，就越感到奇怪，越对我像是个迷。她肯定不是个以玩弄爱情为职业的女流氓。在我看来，她多半是个穷人的女儿受到了诱拐逃走而后被弃，现在陷身为娼。可是她打算变成什么呢？她在等什么呢？因为她一点也不像是要努力征服我，或者从我取得某种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试着查问过她，和她谈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没有答复我。我和她呆在一起，心意荡然，肌体斯磨，从不腻味将这个傲慢易怒的女人拥进怀里，象兽类式的交合。我已经落到了为感官所控制或者毋宁说是接受了它的勾引，为一种性的魅力，一种由她那甘芳的皮肤和结实丰满的胴体曲线在周围散发的强大青春健康魅力所征服。

还有 8 天可过。我旅行的期限接近了。因为我要在 7 月 11 日回到巴黎。一直在骂我的保尔也将完成他在这一艳遇中扮演的角色了。而我呢，想出了种种娱乐、散心、冶游以取悦我的情妇和朋友，给自己找来无穷的烦恼。

有一天，我向他们建议到圣玛格丽塔岛去郊游。这个位置于许多花园中心吸引人的小镇，隐蔽在一个山坡脚下，这个山坡远远地伸进了大海，一直到斐诺港那个小镇。我们三个人顺着那条顺山的令人神往的路走去。弗朗西司加忽然对我说：“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散步。我要去看看我的亲戚。”

于是她又不说话了。我没有问她，她肯定绝不会回答我。

第二天她真的很早就起床了。而后由于我仍躺在床上，她在我的床脚头坐下，神情局促烦恼，期期艾艾地说：“要是我今晚不回来，您会去找我吗？”

我回答说：“那当然，该去哪里找呢？”

她对我解释说：“您走爱麦汝限路，而后再走法尔孔巷，圣拉发尔横道；走进家具商的房子，

在院子最里面，在右边有座房子，那儿您找洪多丽太太就对了。”

于是她走了，我感到非常意外。

看到我一人独自时，保尔惊讶了：“弗朗西斯加去哪里了？”我于是给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他叫道：“好啊，亲爱的，利用这机会咱们溜了吧。正好我们的假期也完了。多两天少两天没有关系。上路！上路！收拾你的箱子上路。”

我拒绝说：“啊，不，亲爱的，已经和她在一起过了近三周以后，我确实不能就这样把这个姑娘扔了。我得给她说声再见，得让她接受点儿东西，不那样，我就做得像个下流坯。”

但是他一点也不听，总催我，缠住我。虽然我并没有让步。

我那天整天没有出去，等着弗朗西斯加回来。但她根本没有回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保尔胜利了：“是她抛弃了你，亲爱的，这真有趣，这太妙了。”

我承认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儿难过。他当面笑我讥嘲我说：“这办法不错，虽然原始一点，‘等着我，我会回来’。你会老等她吗？谁知道？你也许真会天真到去告诉给你的那个地址找她：‘洪多丽太太，您是吗？’——‘啊，不是这儿，先生’。我打赌你有意思去找，是吗？”

我抗议道：“不，亲爱的，我向你保证，如果她明天早晨不回来，我就乘八点的快车动身。我将等二十八个小时。这就够了，我就对得住良心了。”

我那一晚是在心神不定中度过去的，有点儿伤心，有点儿不宁，有点神经过敏。我心里确实有点想她，到午夜我躺下了，勉强入睡了。

我 6 点钟起来，叫醒了保尔，收拾好箱子。两小时以后，我们一同乘车回了法国。

## 三

然而就在第二年的同一季节，我又重起了去逛意大利的念头，就像有些人得了周期性的热病似的。我立即决定着手这一次旅行，因为对于一个有教养的男子汉，无疑访问威尼斯和罗马也是他的教养的组成部份。此外，这还提供了在大庭广众中的无数话题，得到了播散那些看似深沉的有关艺术的陈词烂调的权利。

这次我独自出行，到达热那亚的时候，正好是去年的同一时刻，可是旅途中没有一点艳遇。我到那儿住在同一座旅馆里，而且碰巧还住在同一房间里！

刚一躺上这张床，那自昨晚上以来，就在我思想里隐隐浮起了的对弗朗西斯加的怀念，异样顽强地纠缠着我。

您能体会得到在很久以后回到曾爱过，并且占有过某个女人的地方时，对那个女人的这种心烦意乱吗？

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强烈而又最难熬的感觉之一，仿佛就看见了她进来、微笑、张开了怀抱。她那飘忽而清晰的形象就在您面前往来消逝。她像梦魇似的折磨您，抓住了您，让您满脑子都是她，她的幻像使您情不自禁。眼前有她，她的芬芳追逐着您，人们在嘴唇上可以感到她亲吻

的味道，在肌肤上仿佛有她的肌肤斯磨。然而却又知道，此时此刻是孑然一身，熬受着这回忆中的幻影的折磨。于是为一阵令人肠断的沉重苦恼所包围。好像刚刚遭到了永远的离弃。一切事物都带来了一种令人悲怆的意味，向心灵注进了一种孤独、被遗弃的令人心痛如绞的印象，唉，决不要重返那个您所钟情、曾在怀中搂过的女人的城市、房屋、房间、林子、花园乃至那张长凳上。

结果，整整那天晚上，我一直为对弗朗西斯加的忆念所追逐；于是我渐渐萌生了再看到她的愿望。开始是一种含混的欲望，而后更强烈，最后成了尖锐的、令人焦躁的，于是我决定第二天白天在热那亚过，尽力去找到她。假使一无所获，我就坐晚车离开。

因此，天一亮，我就着手找她。我完全想起了她在离开时给我指出的道："爱麦汝限路——法尔孔巷——圣拉发尔横道——家具商房屋——院子最里面，右边的房子。"

我费了点事找到了。于是我敲敲一座类似陈旧的售货亭房子的门。一个胖女人来开了门。她过去可能很漂亮，但现在只剩了满身邋遢。虽然她仍然保持了令人注意的线条上的威仪，但太胖了。没有梳过的头发一绺绺地披在额前和肩头上，人们还可以看出在那件沾满了污渍的家常裙袍下面，颤颤悠悠，晃晃荡荡的胖身材。她脖子上挂了个大镀金项链，在两腕上戴着热那亚特产的镶嵌手镯。

她用一种带敌意的口吻问道："您想干什么？"

我说："这儿是不是住着弗朗西斯加·洪多丽小姐？"

"您找她干吗？"

"去年我有幸碰到了她，我希望再见到她。"

那个老妇人用她不信任的眼光扫我一眼说："告诉我，您是在哪儿碰到她的？"

"就在这儿，在热那亚。"

"您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而后说了我的名字。我刚刚说完，这意大利女人举起了双手就像要拥抱我似的，说道："啊！您是那个法国人，我多么高兴能见到您！我真高兴！可是，您让她受了多少苦，那可怜的孩子。她等了您一个月，先生，是的，整一个月。第一天，她以为您会来找她。她想知道您是不是爱她！但愿您能知道，当她知道您不会回来时，曾哭得多么厉害。是的先生，她眼泪都哭干了。而后她到旅馆里去，您已经走了。于是她想您是去旅游意大利了，还会经过热那亚，而您回来时会找她，因为她曾拒绝陪您去。于是她等着，是的，先生，一个多月，而且十分苦恼，唉，十分苦恼。我是她的妈妈。"

我真感到些儿狼狈。于是，我重新定了定神，而后问道："她这刻在这儿吗？"

"不，先生，她现在巴黎和一位画家一起，一位爱她的和蔼可亲的单身汉，先生，他全心全意地爱她，她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哪，瞧，这是她送我的，给我，她的母亲的。这漂亮，不是吗？"

于是她满怀南方式的兴奋，指给我她手上的大镯子和脖子上的重项链。她接着说："我还有两个大宝石的耳环和一件绸袍裙和一些戒指，可是我早上不穿戴它们，只在我打扮的

时候偶尔戴上。唉，她很幸福，先生，很幸福。等我写信告诉她，说您来过时她该会多么高兴。先生，您坐。您会吃到点儿好东西的，请进。”

我谢绝了，想第一班车走。可是她抓住了我的胳膊，拉着我反复说：“进来吧，先生，我得告诉她您进了我家的门。”

于是我走近了一间比较暗的小厅，放着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

她又说：“唉，她现在很幸福、很幸福。您在列车里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十分痛苦。她的情人在马赛离开了她。于是她回来了，可怜的孩子。她立刻深深地爱上了您，可是她还有点儿苦恼，您知道。现在她什么也不缺了，她所干的一切事情她都写信告诉我，他叫倍勒曼先生，有人说这是您那儿的一位大画家。他路过这儿时在路上碰见了她。是的，先生、在路上，于是他立刻爱上了她。唉，先生，您请好好喝杯果子露吧？它特好，您今年是不是就自己一个人来的？”

我回答说：“是，我就一个人。”

我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要笑的意愿所控制。我刚来时的失望心情在洪多丽大娘的各种通报之前风消云散了。真值得喝上一杯果子露。

她接着说：“怎么？您竟然单独一个人？唉，那我真为弗朗西斯加不在这儿惋惜，要不，当您呆在城里时她就可以为您作伴了。单独一个人散步不快活，她对这会十分惋惜。”

后来，因为我站起来了。她叫道：“嗨，要是您愿意让卡罗达陪您去的话，她对所有的闲逛地方都熟悉。这是我的另一个女儿，先生，第二个。”

她无疑把我的惊愕当作了同意，冲到了里门前，她打开门，朝着黑洞洞的里面的一张看不清的楼梯叫道：“卡罗达！卡罗达！快下来，马上就来，宝贝。”

我想谢绝，但是她不让：“不，她会陪您作伴，而且比那一个要快活得多；这是一个好姑娘，一个我很钟爱的很好的姑娘。”

我听到楼梯上一阵拖沓着旧鞋的声音，于是一个大姑娘出现了。棕色头发，清丽可爱，可也是还没有梳头，穿着她母亲的一件旧裙袍，让人去猜度里面苗条的青春躯体。

洪多丽立刻滔滔不绝地把我的情况介绍给她：“这位是找弗朗西斯加的法国人，就是去年那位，你很清楚。他来找她，他只有一个人，这位可怜的先生，因此我对他说你会和他一块儿，陪着他。”

卡罗达用她漂亮的棕色眼睛看着我，于是她一边微笑着说：“要是他需要，我很愿意，我。”

我怎么拒绝呢？我说了：“那当然，我很想要。”

于是洪多丽太太把她推出去：“去穿衣，快点，快点，穿上你那件蓝色裙袍，戴上花帽子，你赶快。”

那女儿出去后，她对我解释说：“我还有两个女儿，但更小了。唉，带大 4 个孩子可真费钱！运气是老大现在摆脱困境了。”

而后，她给我说她的生活。她的丈夫是死去的铁路职员，还谈她第二个女儿卡罗达的各种

品质。

这一位回来了，打扮的味道和老大一样，一件鲜艳而奇特的裙袍。

她的母亲把她从头看到脚，判定符合了她的心意，于是对我们说：“走吧，孩子们。”而后又对她女儿说：“最要紧是今晚不要晚于十点回来，你知道会锁门的。”

卡罗达回答道：“别怕，妈妈。”

她挽着我的胳膊，于是我就像去年和她姐姐一起那样，在街上和她一起闲逛。

我回到旅馆吃中饭，而后领着我的新朋友到圣玛格丽塔，重温我和弗朗西斯加所作的最后一次散步。

到了晚上，她并没有回去，尽管那扇门在十点以后是要落锁的。

于是在我可以安排的 15 天以内，我和卡罗达在热那亚附近漫游。她使我不再依恋那一个。

我离去的那天早晨，和她满含热泪作别，留下了一份给她的赠礼，同时送给她母亲四只手镯。

于是我总打算有朝一日重回去观光意大利，同时带着某种混杂着希望的不安，想起了洪多丽太太，还有她的两个女儿。

# 女房东

乔治·克弗仑说：我那时住在圣父路一间有家具的房子里。

当我的父母决定我应当去巴黎学法律的时候，对安排一切有关事情曾作了长时间讨论。开始时我的年金定在 2500 法郎，但是我可怜的母亲有些害怕，她对我父亲提出了：“要是他胡乱把钱花光了而营养不良，那就会大伤身体。这些年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于是决定给我安排一家供膳宿的，舒适而俭朴的公寓，由我的家里按月直接支给费用。

我从没有离开过坎佩尔。我期待着像我这年纪的人所期待的一切。他们从各方面安排得我可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通过请教了几位邻居，他们介绍了一位同乡克加朗太太，她经营着一家膳宿公寓。我父亲因此写信和这位可尊敬的人物商量好。我则在一天晚上带了个箱子到她家里。. 克加朗太太约莫 40 岁左右。她很刚毅果断，说起话来嗓子像个上尉教官，所有的问题都斩钉截铁地用一个字作出决定。她那十分狭窄的住处，每层楼只有一个窗口对着马路，样子像是用窗口组成的一架梯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夹在另外两栋房子中间的一个薄片儿。

房东和她的女佣住在二楼，在三楼做饭进餐，四个布列塔尼人住客住着四楼和五楼，我占了六楼的两间。

一个又黑又小，像开瓶塞的螺丝拧子的楼梯盘旋上来，直到这两间屋顶小房。克加朗太太整天在这螺旋梯子上上上下下，为这抽屉般的住处忙碌，像个船长在甲板上似的。她每天连续

十次跑进每个套间，检查一切，说话像打雷，审查床是不是铺好了，衣服是不是认真刷了，服务是不是周到无遗。总之，她照看她的房客像个母亲，胜似母亲。

我很快就认识了我的四个同乡。两个读医，另外两个读法律，都威服于女房东的专制管束之下。他们怕她就像偷鸡摸狗的人怕田庄看守人。

至于我，我立刻感到了要独立自主的愿望，因为我天生就爱造反。我首先声明愿意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因为克加朗太太规定了午夜是最晚限度。她对于我的这种要求是先用她那对清澈的眼睛盯住我几秒钟，而后声称：

“这不行。我不能容许人们通宵把阿奈特闹醒。过了一定的时候，您在外边没有什么可干的。”

我坚决地回答说：“太太，根据法律，您有责任随时给我开门。假使您拒绝，我会去找警察确认，我会去住旅馆而由您付钱，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您因此必得给我开门或者让我走。开门或者永别，请您选择。”

我毫无顾忌地当面向她摆出这些条件。她开始一愣以后，要求商量。可是我表示无可商量，于是她让步了。经过协议，我得到一个通行钥匙，但明确的条件是别人都不让知道。

我的精力给了她一个有益的印象，从此她就对我采取了特别优待。她对我仔细小心又体贴，而且偶然还表露了某种温情，对此我并没有什么不高兴。有时，碰到我快活的时候，我出其不意的拥抱她，这没有什么其它打算，只是为了让她狠狠地回敬我一记耳光。在我过来够快地亲了那个脑袋时，她的手就快得像粒枪子儿一样，高高地举得高过了我的头，而逃开了的我则笑得发狂。这时她嚷嚷道：“嗨！这下流坯，我会报你这个仇。”

我们成了一对朋友。

但是这时我在马路旁认识了一个在商店里当雇员的小姑娘。

您知道，这就是那种巴黎式的轻薄爱情。有一天，我去学校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没有戴帽子的女人，她在去上工之前，挎着一个女友的胳膊。大家交相看了一眼，可是在自己心里就感到了有那么丁点儿的波动，这是某些女人的眼光会勾起来的。这是生活中吸引人的生涯之一，这是一种迅速的物理共鸣，会使一次偶遇孵化成熟。这是一种轻浮而微妙的诱惑，来自一个为您的欢乐和爱恋而生的尤物掠过您的身旁之时。爱得深和爱得浅又有什么关系？它存在于您对爱欲的本能反应之中，当您第一次看到这面庞，这嘴，这头发和微笑之时，您就会感到它们带来了一种温柔馥郁的欢乐，您会感到一种幸福舒适贯穿了您，由于一种混沌的温柔之感的觉醒，它将您推向了这个尚未相识的女人。仿佛您在回答她的一种召唤、一种在推动您的吸引力，好像人们久已相识，早已见过，知道伊人所思。

第二天早晨，在同一时刻又经过这同一条路。又看见了她。而下一天她又来了，再下一天又来了。终于谈话了，于是轻浮的爱情故事开始了，正像得场病那么规律。

因此到了第三周末，我和爱玛已经进到了冲刺阶段。如果我知道从哪儿着手挑逗，冲刺还会来得早些。我的这位女朋友住在家里，她以一种出奇地刚毅劲儿拒绝跨过有家具的旅馆门槛。我挖空了脑袋想找一个办法，一个狡计、一个机会。终于我采取了一个没有办法的主意，我决定找一天晚上，在近十一点左右，借口喝杯茶使她上楼去我那里。克加朗太太每天十点睡觉。因此用我的通行钥匙我可以悄悄回来不引起任何注意。我们等到一两点钟用同样方法下去。

在略略作了一些恳求之后，爱玛接受了我的邀请。

整个白天我过得乱糟糟的，一点也定不下心来。我怕会出麻烦，闯祸或者发生某种骇人听闻的丑事。到了夜晚来临时，我出门走进了一家啤酒店，在那儿喝了两杯咖啡、四五小杯啤酒来为自己鼓气。而后我到圣·米歇尔大街转了一圈。我听见了敲十点钟，而后又敲十点半钟。于是我慢慢地走向我们约会的地方。她已经在那儿等我。她用一种温柔的姿势挽着我，于是我们缓缓地往我住处走过去。我们走得离门越近，我也就越发愁。我想："只能盼克加朗太太睡了。"

我对爱玛说了两三次："主要在楼梯上不要弄出一点声音来。"

她于是笑了："那么您很怕让人听到了？"

"不是，可是我不想惊醒我那位病得很重的邻居。"

到了圣父路了。我走进住处时心里那么害怕，就像是到一位牙医生家里去。所有的窗户都黑灯了，无疑都睡了。我吸着气，像一个小偷似的小心翼翼地开门。让伙伴进去而后关上了门。于是憋住了气，踮起了脚尖上楼，同时点起了一枝小蜡烛，以免那个年轻姑娘有一步踩空。

当经过那位女房东房间前面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然后我们到了三楼，而后四楼，最后到了六楼，我到家了。胜利了！

虽然我只敢低声说话，脱去了靴子以免弄出任何声音。在酒精灯上煮出来的茶是在我的五屉柜的一个角上喝的。而后我变得性急起来……性急起来……于是像在玩一场游戏似的，我一件一件地脱去女朋友的衣服，她半推半就，脸发红、害臊总在拖延关键的消魂时刻。

说实在话，当我的门一下子给打开了的时候，她已经只剩一条白色短裙了，而克加朗太太手里拿着一枝蜡烛出现在那儿，服饰和爱玛一式一样。

我从她那儿猛往后退回一步，仍然站着，惊慌失措，一边瞧着这两个互相凝视着的女人。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位女房东用一种我不熟悉的傲慢声音宣称："我不容许在我的房子里有妓女，克弗仑先生。"

我支支吾吾地说："可是，克加朗太太，这位小姐不折不扣是我的女朋友。她来这儿喝一杯茶。"

这个胖女人回答道："不会有人穿了衬衣来喝茶的，您立即将这个女人弄出去。"

惊呆了的爱玛将脸藏到了裙子里开始哭起来。我呢，我昏了头，既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干什么。那位女房东以无可争辩的权威接着说："帮助小姐重新穿上衣服，并且立刻把她带走。"

显然我别无出路，于是我拾起了在地板上掉成一圈像瘪了的气球的衣服，把它们套过那个姑娘的头，于是再使劲给扣上，整理好，费尽了无穷之力。她帮着我，同时一直哭哭啼啼，慌慌张张，想赶快些却闹出了种种错误，不知到哪儿去找带子，哪儿是扣眼，而克加朗太太声色不动地在那儿拿着蜡烛，用一种执法人的姿态，严肃地照着我们。

爱玛现在加快了动作，疯狂地将自己穿着起来，打结子，扣别针，缚带子，气急败坏地重新系好。因为急于逃走而被缠得心烦意躁，乃至鞋子也没有扣好，就跑着经过女房东前面，冲

到了楼梯上。我穿着拖鞋，衣衫不整地追上去，反复说："小姐，听着，小姐。"

我深深感到该给她说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一直到了路边的门口，我才追上她，我想挽住她的胳膊，可是她狠狠地推开我，低声而神经质地结结巴巴说道："让我走……让我走，别碰我。"

于是她跑到了马路上，一面猛地关上了她后面的门。

我转回来，克加朗太太已经在二层楼上。我慢慢地走上去，我准备好对付一切，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女房东的门开着，她邀我进去，用一种严肃的调子说："我有话同您说，克弗仑先生。"

我低着头走过她前面。她将蜡烛放到了壁炉上，而后交叉双臂，放在那件白色短上衣未能完全遮住的丰硕乳房上，说：

"喂，克弗仑先生，您竟把我的房子当作妓院！"

我没有采傲慢态度。我低声说："不对，克加朗太太，您不该生气，瞧，您懂得什么是年轻人。"

她回答说："我知道的是我这儿不容无耻之徒，您明白。我知道的是要让我的门楣受人尊重，房屋名誉为重，您听到了吗？我知道的是……"

她至少讲了 20 分钟，集所有愤怒的理由之大成，以她这所房子的荣誉对我大施压力，用刻薄的字眼讥笑我。

我呢，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不是听她而是看她。我一个字也没有听，哪怕一个字。她的胸脯真是出色，这个体态丰肥的美妇人，结实而白皙丰腴，也可能略过了一点，可是引人动心，叫人背上发酥。我毫不怀疑在女房东的毛纺裙袍下面的内容该是举世无双的，脱下了外衣之后，她像是年轻了十岁。这会儿，我因此觉得十分可笑，十分……我该怎么说呢……？十分动情。我忽然明确了我在她面前的地位……那是一刻钟之前曾经在我房间里中断了的。

在她背后，我看到了那张在凹阁中的床。那是半拉开的，床单陷下去的凹痕，显示出是由曾在上面睡过的体重压出来的。我因而想起那里面该铺垫得很好，很暖和，比另外那张床要暖和。为什么更暖和呢？我对此说不清，很可能是因为在那儿曾休息过丰腴的肉体。

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张凌乱了的床更令人心猿意马？这真叫我陶然，远远地就使我皮肤阵阵发酥。

她一直在说话，但现在是温柔的，她说我的这位严肃而善意的女朋友所要求的只是宽恕。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瞧……瞧……克加朗太太……瞧。"由于她已经停下来不再说话而在等我的答复，我把她抓了过来抱在怀里并去吻她。但这回我是以一个对此期待已久的男人，一个渴望的男人的方式去吻她。

她挣扎、转过头去。但不太生气，而是照着她的习惯机械反复地说："唉！这个坏蛋……这个坏蛋……这……。"

她这话说不下去了，我一使劲就把她抱起来。于是我抱着她，紧紧箍住。有时人就是非常有力气的，真的有时！

我碰到了床沿。我没有撒开手放下，就跌倒在上面。她的床上确实使人十分舒适，十分暖和。

过了一小时后，蜡烛熄灭了。女房东起来另点了一枝烛。于是又回来溜到了我身边，将她有力的圆滚滚的腿伸到毯子下面，用一种亲热满意的也许是感激的声音说："唉！这坏蛋……这坏蛋。"

# 小酒桶

写给达韦尔臬

汲可老板是艾白尔乡的镇上开客店的，他赶着自己那辆双轮小马车停在马格洛瓦姥姥的田庄门口。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快快活活的大个儿，面色绯红，肚子也不小，被人看做是会要花样的。

他在棚栏的木桩上系好了马就走到天井里，他有一份产业和老婆子的土地相连，因此他对这块土地早已垂涎三尺。他费过一二十次盼尝试去收买它，但是马格洛瓦姥姥坚决地拒绝。

"我从前在哪儿生的，将来就死在哪儿，"她说。

这一次，他又来了，看见她正坐在门口削马铃薯。她是七十二岁的老妇人，皮肤干得起了皱，脊梁是弯曲的，不过从不疲倦象是一个青年女子。汲可用友好的态度拍着她的脊梁，随后就坐在她近边的一张方凳上。

"喂！姥姥，您的身体，始终好？"

"不太坏，您呢，卜洛斯贝老板？"

"唉！唉！多少有点儿疼痛；不然的话，那就满意了。"

"哪儿的话，您的运气多好！"

她什么也不再说了。汲可望着她干活。她那些钩曲多节坚硬得象是蟹脚一样的手指头儿，用夹钳的样子在一只篮子里抓起一块略带灰色的马铃薯，接着活泼泼地旋动着它，于是在另一只手里的古老刀子的锋口底下，她揭起了一条带子样的薯皮。到了那个马铃薯周身变成了黄澄澄的时候，她就把它扔到一只水桶里。三只胆大的母鸡一只跟着一只赶到她的裙子底下来拾薯皮，随后啄着了它们的捕获品就含在嘴中尽力逃走。

汲可象是有些不大自在，迟疑顾虑，嘴里含着点点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到末了，他才打定了主意：

"说呀，马格洛瓦姥姥……"

"您有什么吩咐？"

“这个田庄，您可是始终不想卖给我？”

“说到这个，不成。请您不必对它打主意吧。早就说明白了，早就说明白了。请您不必再提它哪。”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两不吃亏的办法。”

“那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哪。您把它卖给我，以后您仍旧把它留在自己手边。您可是一点也不懂？那么请您细听我的道理吧。”

老妇人停住了马铃薯的削皮工作，抬起那双压在皱了的眼皮下面的眼睛盯着客店老板。

他接着说：

“我现在来说明。每个月，我向您交出一百五十个金法郎。您听清楚：每个月，我坐着车子把那种值得五个金法郎的大银元①带

①法国币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用硬币金法郎做单位的，以后才改为纸法郎；金法郎在当日国际上的兑换率是稳定的，纸法郎则日益低落，三四十年以来始终无法使之稳定，至一九五 o 年以后，约莫只值得前者的五十分之一。所以在第一次大战以前的作品当中提到的“法郎”，我们必须肯定即是金法郎，才能有明确的印象。又金法郎虽是硬币，却只是十个法郎以上者才是金元，以下的则均系银元，而以此种大银元流通最广。

三十块到这儿来，此外一点什么也不变，绝对一点什么也不变；您仍旧待在您家里不动，简直不用理落我，您绝不欠我什么。只管收下我的钱就得了。这样可合您的意思？”

他用一种快乐的神气，用一种和蔼可亲的神气望着她。

老妇人抱着提防的心理向他注视，寻思着其中的圈套。她问道：

“这个，是我这方面的利益；但是您那方面，这个田庄岂不是仍然没有到手？”

他回答道：

“请您不必为了这一层发愁。您在乐享天年的时候尽管待着不动。始终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只须到会计师那里给我写一张字据，使得这个田庄在您身后归我管业。您并没有子孙，只有几个不大被您注意的侄子。这办法可合您的意思？您在乐享天年的时候保留您的产业，我呢，每个月带三十块大银元交给您。这全是您的利润。”

老妇人仍旧很诧异，放心不下，不过已经受到了诱惑。她答辩道：

“我并不说不成。不过我要盘算一番。请您在另一个星期当中再来谈这个办法吧。那时候，我会照自己的意思答复您。”

汲可老板走了，满意得象是一个国王新近征服了一个帝国。

马格洛瓦姥姥却坠人了冥想。当天晚上她简直没有睡得着觉。以后在四天当中，她因为迟

疑不决竟发了一次烧。她明明嗅着了那办法里面有点东西对她是不怀好意的，不过想起每个月可以收入三十块大银元，想起那些丁丁当当的银元会流到她的围腰的口袋里，想起那些银元如同从天上落到她手里似的，她居然利令智昏起来了。

这么一来，她去找本乡的公证人，对他说起自己的情况。他劝她接受汲可的提议，不过对他要求把大银元由三十块改成五十块，因为她那个田庄至少值得六万金法郎。

“倘若您再活十五年。”公证人说，“他照这个样子给您的，将来还不过是四万五千哪。”

那种由每个月五十块大银元构成的远景使她喜得发抖了；不过她害怕成千累万的意料不到的事情，害怕种种暗算，所以始终放心不下，不能够打定主意抽身离开，她向公证人提出了种种问题一直待到傍晚。最后才教人把出卖的字据预备好，抱着慌乱的心情回家，如同喝了四大瓦罐子的新酿苹果酒一样。

汲可走过来探听回音了，这时候，她故意教他央求了许久，她只说自己不能同意，不过她却也害怕他不肯每个月拿出五十块大银元，所以她也暗自着急。末后他仍旧固执不舍，她才发表自己的主张。

他因为失望跳起来拒绝了。

于是为了说服他，她向他说明自己寿命不会太久。

“顶多，我确实不能再活到五六年以上。现在我是七十三岁的人了，哪儿还有什么勇气。前几天傍晚，我以为自己真要走了。当时我觉得有人淘空了我的身体，几乎不得不教人把我抬上床去。”

不过汲可是不肯上当的。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老江湖，您的身体结实得象是一座钟楼。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岁，将来您一定还得送我下葬哪。”

那一天的时间又整个儿在讨论中间消逝了。但是因为老妇人不肯退让，于是客店老板终于同意每月送她二百五十金法郎。

第二天，他和她在字据上签了字，马格洛瓦姥姥强迫他拿出十块大银元做中人用费。

三年又过去了。那个老妇人的身体健旺得象是一棵栗树。她显得并不比从前更老一天，而汲可是失望的。在他看来，那笔按月交纳的款子仿佛已经交了五十年，他觉得自己受骗了，吃亏了，破产了。他不时也去拜访田庄的女地主，那正象人在七月底到地里去看小麦是不是熟得可以去割一样。她眼光里带着一种狡猾神气接待他。可以说她为自己耍的巧妙手段暗自欣喜；末后汲可很快地跳上了自己的小马车一面低声慢气地说：

“你就不会死啦，贱骨头！”

他不知道怎样去做了。看见她的时候几乎想扼死她。他用一种狠毒而且狡猾的憎恨，一种上了当的乡下人的憎恨恨着她。

这样一来，他想法子了。

某一天，他终于又擦着双手再去看她了，正象他第一次对她提起买卖的时候一样。

闲谈了几分钟以后，他说：

“说呀，姥姥，您经过艾白尔乡的时候，为什么总不到我店里吃饭？有人乱说了；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我因此很不愉快。您知道哟，亲爱的姥姥，若是到我店里吃饭，您是不必花钱的。我并不吝惜一顿饭。您将来在愿意的时候，请您痛痛快快地来吧，那是教我高兴的。”

马格洛瓦姥姥并不等他再来罗嗦，就在第三天赶集的日子，教她的长工塞来司丹套好篷车坐着去了，毫不客气地把牲口系在汲可老板的马槽上，自己坐索那顿约好了的午餐。

那客店老板喜笑颜开，把她当做一个阔太太款待，请她吃子鸡，吃香肠，吃肥肠包的肉圆子，吃羊腿，吃腌肉煨卷心白菜。不过她差不多什么也不吃，她从小就是饮食有节的，始终只靠一点儿糊羹和一块涂了奶油的面包过活。

汲可极力相劝，他失望了。她并且一点什么也不喝。她甚至于拒绝喝点咖啡。

他问道：

“您总可以答应喝一小钟儿①哪。”

“噢！喝那个，可以。我不拒绝。”

于是他使尽肺部的力量叫唤着，声音响亮得教整个客店里的人都听见：

“洛萨黎，拿白兰地来，拿顶陈的，把道地的陈酒拿过来。”

末后，女佣人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长颈酒瓶，那上面贴着一片纸剪的葡萄叶子做装饰。

她斟满了两只小酒钟儿。

“您尝尝这个吧，姥姥，这是一点出名的。”

老妇人开始慢慢地喝着，她喝得很少，慢慢地品味。到了酒钟儿空了的时候，她又把它沥干，随后她高声说：

“这个，真是好白兰地。”

她的话简直还没有谈完，汲可又斟上了第二钟。她原想拒绝，不过已经迟了，于是她又象喝第一钟那样长久地细玩酒的味道。

汲可于是想请再喝第三钟，不过她不肯接受。他固执地说：

“这东西，只算是一点牛乳吧，您可看见；我呢，常常喝十钟，十二钟，毫不算什么，那象糖一样消掉了。肚子里什么也不①小钟儿通常是白兰地酒的代名词，因为那是只用小酒钟儿喝的，而且总在饭

后；至于吃饭时候喝的，在法国通常是葡萄酒，上两段的“一点什么也不喝”，

正是指葡萄酒而言。觉得，头上什么也不觉得；简直可以说它在舌子上就变成一股气走掉了。对于身体是再好没有的哪！”

这时候，她正很舍不得它，她让步了，不过只喝了半钟。

于是汲可用一种热烈的大方态度高声说：

“听呀，既然这东西合得上您的意思，我就送您一小桶吧，那不过是对您表示我们是一对朋友哪。”

老妇人没有说不要，后来她带了一点儿醉意走了。

第二天，客店老板走到马格洛瓦姥姥的天井里了，从他的车子里取出一只箍着铁箍的小木桶。随后他要求她尝一尝小木桶的东西，来证明那的确是同样的白兰地；末后他和她每人又喝了三小钟，他在走的时候说道：

“您要知道将来没有酒的时候，我那里还多得很；千万不要客气哪。我不是舍不得的。将来越是酒完得快，我越高兴。”

他又跳上小马车走了。

四天以后他又来了。老妇人正在门口切着做糊羹的面包。

他走近前去向她道早安，靠近她的鼻子说话，意思就是嗅一嗅她的呼吸。后来他认出一阵酒气了。于是他脸上有笑容了。

“您可是会请我喝一钟儿白兰地？”他说。

末后，他和她又碰了两三次杯。

但是不久，地方上就传出风闻了，说马格洛瓦姥姥常常独自喝得醉醺醺的。旁人有时候在她的厨房里从地上扶起她，有时候又在她的天井里，有时候竟在附近的小路上，因为她象死人似地毫不动弹，于是不得不抬着她送回去。

汲可不再到她家里去了，并且遇着有人向他谈到这个乡下妇人，他就用凄凉的面容低声慢气地说：

“在她这样年纪上了这种瘾，不是可怜吗？您可看见，人老了，没有主意了。结果她将来终于要因此上大当的。”

在事实上，那种做法教她上了一个大当。她在当年冬天，耶稣诞日前几天，因为大醉倒在雪里死了。

而汲可老板在承袭了她的田庄的时候高声说道：

“这个蛮婆要是不喝酒，她真可以再活十年。”

# 他

写给彼德·德古尔绥勒

亲爱的朋友，您不懂那件事吗？我却领悟了。你以为我变成了疯人吗？我也许有点儿疯，不过却不是为了你揣想的那些道理。

是呀。我要娶亲。是这样的。

然而我种种意识和种种信念都没有变。夫妇敦伦，在我看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我深信十个丈夫有八个的头上都是生了角的①。而且他们又都够得上有那种傻劲儿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去拒绝那种可称世上唯一的快乐和幸福的东西的自由爱情，去剪短那种不断把我们向着所有的异性推送的无形羽翼……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能只爱一个异性，因为我始终要爱其他的异性。为着能够同时搂抱一大群那种娇媚而无足轻重的生命，我会指望获得成千的胳膊，成千的嘴唇和成千的……气质。

然而我要娶亲。

我现在还得说我不大认识我明天的配偶，以前，我看见她不过四五回。我知道她并非不合我的意，为了我指望在她身上做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足够的。她是矮小的，金黄的头发和肥胖的身体。后天，我将要热烈地指望有一个高大的女人，栗色的头发和①“丈夫头上生角”是欧洲人的一句隐语，意思就是“丈夫戴绿帽子”。苗条的身体。

她并不富有。她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那是一种俯拾即是的青年女子之一，适宜于结婚，没有明显的缺点和优点，通常的小资产阶级风度。旁人为她而下的考语是：“乐若尔小姐真是可爱的。”明天，旁人却会说：“她是很可爱的，莱蒙太太。”总而言之，她属于爱脸面的青年女子之列，旁人娶着她必然感到幸福，不过到了某一天，旁人发现一切其他的异性都比自己从前选择的这一个好些，那么从前的幸福感也就完了。

这样，你将来会说，我为什么要娶亲？

那么怂恿我去干这种愚昧行为的异样而且象是虚伪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我现在真不大敢据实告诉你。

我娶亲的目的就是免得自己是孤零零的！

这种原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样才能说个明白．你会可怜我，然而我的智慧太低，你将来一定看不起我。

我不要自己在夜间是孤零零的了。我要自己觉得有一个生命在我近边，靠着我，那生命是要能够说话的，无论什么事都谈得来。

我指望能够撵走她的瞌睡，突然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愚呆的问题，而目的却是为了要听得见一道人声，为了要觉得到一个正在醒着的心灵，一种正在活动的理论，为了要在突然点燃蜡烛以后看得见我旁边有一个人脸儿，因为……因为……（我不敢招认这件可羞的事）……因为我害怕自己是孤零零的。

唉！你现在还不了解我。

我并不害怕一种危险。若是有一个人走进来，我可以毫不惊慌地宰掉他。我并不害怕鬼魂，我不相信超自然的东西。我不害怕死了的人，我相信每个死了的人都是永远归于消灭的。

那么！……对呀。那么！……听呀！我害怕我自己！我害怕的正是害怕的意识，害怕我那种发狂的意识上的不断痉挛，害怕那种由于无从了解的恐怖而起的战栗之感。

耻笑我吧，倘若你高兴。那是狞恶的，不可医治的。我害怕各处的墙壁，害怕种种家具，好些习见的事物，在我以为那都活动得如同一种动物的生活，我也害怕它们。我尤其害怕我思想上的使人战栗的扰乱，我的理智因为那种神秘而又不可见的忧虑以致凌乱纷驰不受我的支使了。

我首先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它穿过我的心灵并且使我的皮肤上的毫毛都倒竖起来。我向我的周围一望。什么也没有！而我却指望一点儿东西！什么哟！一点可以了解的东西。因为我之害怕仅仅只由于我不了解我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我说话了！我害怕我的声音。我走动了！我害怕有什么陌生人躲在门背后，躲在窗帏背后，躲在衣柜当中，躲在床铺底下。然而，我知道无论在哪儿什么也没有。

我突然向后一转，因为我害怕我背后有什么东西，尽管那本来什么也没有而且我也知道。

我坐立不安，我觉得我的惊惶越来越大，后来我在卧房里关好了门，又钻到了床上，躲到了被盖里，我失望地闭上眼睛，缩着身子，象一只球似地滚着，我这样在一种无穷尽的时间里待着，心里却想起那枝点在床边便桌上的蜡烛应该吹熄了。然而我不敢吹熄它。

这样活着，可不是糟糕的？

从前，我绝没有感到过这种情形。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安安宁宁的。我在房子里边来来往往，并没有一点什么扰乱过我神志的清明，那时候，设若有人告诉我，说是有什么不肯信服的，痴呆的和很可怕的“恐惧病”某一天会来缠着我，我会付之一笑，我素来用果敢态度在晦暗当中打开各处的门，我素来从从容容睡觉并不再把门闩好，并且从不在半夜里起床去看卧房里那些出路是不是都关得结结实实。

而这种“恐惧病”是在去年由一种罕见的情况开始的。

那正是秋天里的一个空气潮湿的晚上。在我的女佣人开完晚饭走了以后，我盘算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我在卧房里走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疲倦，没来由地衰弱，工作呢，固然是做不到的，甚至于看书也没有气力。一阵细雨打湿了窗子上的玻璃，我当时是不快活的，一种突然而来的愁惨意味打进了我整个儿的心，这种愁惨意味每每使人掉泪，使人指望随便找人谈天去摆脱自身思想上的包袱。

我当时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我的寓所在我眼里，仿佛以前从来没有那么空虚。一阵漫无边际的和令人悲伤的寂寞包围着我。怎么办？我坐下了。这样一来，我的腿忽然焦躁得教我有些坐不安稳。我站起来重新又在屋子里走着。我当时也许还有点发烧，因为我那双手正用大家慢慢散步时常有的姿势抄在背后互相握着，仿佛彼此都觉得有点烫人，而且我也曾注意到。随后，我的脊梁上忽然感到一阵冰凉。我想起外面的湿气已经走进了我的卧房，因此我意识到应该生点儿火。我点燃了壁炉，那还是年度里的第一次。末后我重新坐下来瞧着火。但是不久，

那样坐着不动在我是不可能的，我因此只得再站起来，觉得我应该出门，使自己振作一下，去找个朋友。

我上街了。走到了三个老同学家里，他们全不在家，随后，我决定要去寻一个熟识的人，就走到了城基大街。

四处的气象都是愁惨的。湿透了的人行道映出微光。一阵潮湿的微温空气，一阵突然而起的寒栗冰着我们的微温空气，一阵由于不可捉摸的细雨变成凝重的微温香气正压着街道，仿佛使得煤气路灯的火焰减少了势头和光采。

我用一种软绵绵的脚步走着，一面不断地暗自说道：“我一定找不着一个人谈天。”

我在好些咖啡馆里巡视了好几回，从玛德来因礼拜堂①一直走到那个在市区边缘的渔婆镇。好些坐在座儿上发愁的顾客，象是连喝完杯子里饮料的气力也都没有。

我这样闲荡着，将近到半夜，我才踏上了回家的路。我是很安定的，不过很疲乏。我寓所里管大门的人素来是在十一点以前就睡的，这一次却立刻给我开门，这是一件和他的习惯相反的事，我想：“喔！无疑地另外一个房客刚刚上去。”

我每次上街的时候，一定用钥匙把房门上的锁簧旋转两下②。而这一次回来，我发现房门仅仅是带关的，这很使我吃惊。我当时揣想管门人在当晚送了好些信件进来。

我进了门。壁炉里的火还没有熄，并且在屋子里略略映出一点儿微光。我拿着一枝蜡烛预备走到炉子跟前去点。这时候我抬头向前一看，望见有一个人正坐在我那把围椅上边，他背对着我一面伸起两只脚烘着。

我并不害怕，喔！我一点也不害怕。一种很自信的想法在我脑子里闪过，那就是设想我的朋友中间有一个来看我。我出门的①玛德来因礼拜堂在巴黎市区的中心。②欧洲大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门上通用的锁都有两组锁簧，第一组是可以

自动关闭的，出门时只须随手带门，即可锁好，若从外面启门则须用锁匙旋

开。但为保证安全起见，放另配备第二组锁簧，如此则无论出入均须用钥匙旋

动两转方能生效。时候曾经通知过管门人，管门人因此对他说过我快回来，而且借了自己身上的房门锁匙给他。于是我回来时的种种情形，一刹那间都回到了我脑子里：我在大门外一拉铃立刻就有人来开大门，我房门仅仅是带关的。

那个仅仅被我看见头发的朋友，已经在等我的时候对着壁炉打瞌睡了，于是我走过去叫醒他。我明明白白看见了他，他一只胳膊在右边垂着，他两只脚互相叠着，他的头在围椅的左边略略歪着，清清楚楚显出他正打瞌睡。我问着自己：“这是谁？”此外，当时在屋子里是看不大真切的。我伸起手去摸他的肩头！……

我摸着的却是椅子的木头靠背！并没有什么人．围椅是空的了！

真叫人大吃一惊，老天！

首先我向后退却，正象是有一种怕人的危险在我眼前。

随后我向后一转，觉得有人站在我的背后，随后，立刻又不由自主地再去看那把围椅，我再向后转了一回。末后我站着没有动弹，由于惊惶老是喘气，张皇得只有一个念头：预备倒在地下。

不过我是一个沉着的人，立刻我又恢复了理智。我揣想自己刚才得到一种幻觉，并没有旁的道理。并且我立即对于那桩怪事极力思索。在那一种关头，思想素来是快的。

我得到一种幻觉——那一点是件不容否认的事。然而，我的神志一直始终是清朗的，动作起来合乎规则又合乎逻辑。所以在精神上没有一点恍惚。先头仅仅是眼睛的错误使我的思想发生错误。眼睛得了一种幻视，一种使得天真的人相信鬼神示像的幻视。那正是视觉器官的一种神经性的意外，绝没有其他的原因，也许有一点点充血吧。

我点燃了蜡烛。我对着火低下身子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正发抖，于是我突然竖直了身子，如同有人触着我的臀部。

我当时确实是无法安心的。

我走了几步，我高声说话，我用低声唱了三五首歌。

随后我把卧房门的锁簧旋了两转，自己觉得安全了些儿。至少谁也是不能进来的。

我仍旧坐下，对于我这种遭遇思索了许久，随后我才睡下，并且熄了蜡烛。

一切在三五分钟以内都是正常的。我颇为平静地仰着躺在床上。随后，我又感到需要了，我不得不向卧房里望望，于是偏在一边躺着。

壁炉里的火只剩下了两三段发红的木柴，那正照着我那把围椅的脚，后来我以为又看得见那个坐在围椅上的人。

我用一个迅速的动作点燃了一根火柴。我弄错了，看不见一点什么。

然而我爬起来了，把围椅藏在我的床后面。

随后我又熄了蜡烛，想法子教自己睡得着。大概还不过睡熟五六分钟，我在梦里如同在现实当中一样清清楚楚瞧见了晚上的全部场面。我狂乱地醒来以后就点燃蜡烛坐在床上，简直不敢再去勉强睡觉了。

不过瞌睡实在到我身上来了，我不由自主地一连两次打了几秒钟的瞌睡。于是我又一连两次重新看见了那件事情。我当时自以为变成疯子了。

在天明的时候，我觉得病好了，并且安安稳稳睡到正午。

那是结束了，完全结束了。以前我是得了热病，或者做了恶梦，我现在哪儿知道？总而言之，我以前有病就是了。我认为自己毕竟是太笨了。

那一天，我是很愉快的。我在馆子里吃晚饭，我去看了戏，随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线。不过眼见着走近我的寓所，我心里发生了一种异样的不安。我害怕的正是又会看见他。那倒也不是害怕他本身，不是害怕他出现，因为那是我绝不相信的，我害怕的却是我的眼睛重新又会恍

惚，害怕幻觉，害怕那种恐怖缠着我不放。

所以我在人行道上一来一往地徘徊了一小时以上，随后我终于觉得自己过于低能，我终于回去了。气急得十分厉害，我简直不能够上楼，好容易爬到了楼上，我又在我的房门外边待了十分钟以上，随后我突然有了奋发的勇气和镇定的意志。我把锁匙插到了锁孔里，举起一枝蜡烛向前闯进去，一脚踢开了我那扇开了锁的门，慌慌张张对着壁炉望了一眼。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哈！”

多么轻松！多么快活！多么自由自在！我高高兴兴地在屋子里走去又走来。不过我没有感到自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我突然向后一转，各处角儿上的晦暗地方教我放心不下。

我睡得不安，不断地被好些想象上的响声惊醒。但是我没有看见他。那是结束了！

从这一天起，我到夜里就害怕自己是孤零零的。我觉得那天夜里的幻视就在我近边围绕着我。它没有再对我现出来。噢，没有！并且那有什么，既然我不相信，既然我知道那是绝对没有的事！

不过，因为我不断地惦记它，它究竟有点碍我的事。——一只手在右边垂着，脑袋如同一个人睡着了似的向左边偏着……我们不用谈了，够了，简直象说鬼话！我不愿意再想象了！

然而这种纠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没完没了？他那双脚就在壁炉边哟！

他纠缠着我，这是发痴，不过却是这样的。他是谁？我深知他是不存在的，深知那是绝对没有的！他仅仅在我的恐怖中间存在，仅仅在我的害怕中间存在，仅仅在我的思虑中间存在！我们不用谈了，够了！……

对呀，但是我徒然在理智上推敲，徒然不肯让步，我却不能孤零零地再在自己家里待下去，因为他在那儿。我固然不会再看见他，这层我也知道，他是不会再露面的，那件事已经结束，不过他仍旧在那儿，在我的脑子里，他始终是不可见的，这却无害于他的存在。他在门的背后，在关好的衣柜里，在床底下，在各处的黑暗角落里，在一切的阴影里。倘若我拉开门，倘若我打开衣柜，倘若我用火照着床底下，倘若我照着各处的角落和一切的阴影，他又不在那儿，但是我觉得他在我背后。我向后一转，然而又靠得住不会看见他，再也不会看见他。他不可能还在我的背后。

这是愚笨的，不过这是残酷的。你想怎么办？我没有一点办法了。

不过倘若我在家里是两个人，我觉得，对呀，我定然觉得他不存在了，因为他所以存在正由于我是孤零零的，纯粹由于我是孤零零的！

# 我的索斯登舅舅

写给波尔·祁尼司狄

我的索斯登舅舅是一个在世界上不算少见的自由思想者①，一个糊涂的自由思想者。常常有人也是这样的宗教信仰者。舅舅望见一个教士就突然没来由地暴怒起来，对着他扬起拳头，对着他装出头上生角的手势②，用武器指着他的脊梁，这已经表现着一种信仰，那种表示嫌怨

的信仰。然而谈到种种不合理的信仰，是应该各种具备的，要不就一种也不要。譬如我，也是个自由思想者，那就是说那些教人编造死亡恐怖的信条我都反对，不过我并不因为庙宇而生气，无论那是天主教的，使徒派的，罗马派的，耶稣教的，俄国的，希腊的，佛教的，犹太教的，回教的。我并且对于庙宇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庙宇是一种对于不可知者的尊敬，愈是思想发达，不可知者愈见削减，庙宇愈见零落。但是我却要在那里边布置一些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以及电动机器之类，去做香炉的代替品。就是这样！

我和我的舅舅，几乎无论在哪一点都是不相同的。他是爱国主义者，我却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还是一种宗教，是战争的种①在法国，凡是不信宗教的人都是自由思想者。②“头上生角”在此处就是骂人做“魔鬼”；据法国民间的宗教传说，地狱里的魔鬼

是头上生角的。所以相信此说的，仍旧是信仰宗教。子。

他是瓦匠共济会①会员。我呢，却肯定共济会会员比年老的教徒还更糊涂。这是我的见解，并且坚持此说。我以为即令要有一种宗教，那么在我看来固有的也够用了。

①瓦匠共济会是发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秘密结社，最初大概是泥瓦工人们的一种弟兄式的互助结合，会员间有若干暗号以资互相辨认。此会至近代已发展为一种国际性的倾向不明的政治团体，但只普遍地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其为落后可以概见，此会的简称是共济会。

那班糊涂虫却一心摹仿天主教的教士。他们用三角形做象征去代替十字架。他们也有礼拜堂名叫“会区”，以及一大堆仪式：爱尔兰仪式，法兰西仪式，大东方堂②，一大堆笑死人的幼稚把戏。

②大东方堂是瓦匠共济会在巴黎的“会区”。

并且，他们要的是什么？以互相搔手心来互助吧？对于这一层，我真看不出什么坏处。因为他们实行基督的教训：“你们彼此要互助。”唯一的不同之点就是要互相搔手心。不过为了借一百个铜子儿给一个穷汉，何必费事去搞那样多的仪式？宗教家是以募化和援助当作一种义务和一种职业的，他们在他们的圣诗的头上印着 J．M．J． 三个字母。共济会会员在他们的姓名后面也加上三个点。二五得一十，都是暗中通气的家伙。

我的舅舅曾经回答过我：“我们正创立宗教以攻宗教。我们正用自由思想去做打杀圣职至上主义③的武器。瓦匠共济会正是结集一切打倒神权者的堡垒。”

③圣职至上主义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上的一种反动主张，它主张把民政和社会都纳入教会管理的下面。

我不得不和他辩驳了，先叫了一声“舅舅”，——说句真话，我心里叫的是“老脓包”，然后说道：

“不过这恰巧是我要责备你们的事。因为你们不去破坏宗教反而组织另一个来跟固有的作竞争，结果使得双方的市价都低落。并且还有一层，倘若你们只允许自由思想者入会，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不管，人人都可以入会。所以你们中间有成群的天主教徒，甚至于还有政党的首领。譬如罗马教皇毕伊九世在未登法座以前，原是你们的会员。倘若你们把一个这样组成的团体当做堡垒去反对圣职至上主义，我肯定你们堡垒不是坚强的。”

于是我的舅舅眨着眼一面说：“我们的真正行动，我们的最怕人的行动却在政治上。我们用

一种继续不断而且可靠的方法，摧毁君主政治的思想。”

这一下，我不免高声说：“哼！对了，你们真狡猾！倘若说瓦匠共济会是一个选举制造厂，我承认；倘若说这会专为选举那些臭味不同的候选者做机器使用，我也永不否认；倘若说这会除了愚弄老百姓，并且如同指挥兵士前赴火线一般使他们成群结队去投票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我也和您表同意；倘若说这会是有用的，并且因为它能使每个会员变为选举代办人，所以认为是一切政治上的大举不可缺少的，我竟想向你们高声喊着：‘这是和日月一般儿明亮的’了。但是倘若你们想用它去破坏君主政治的思想，我只好当面嘲笑你们。

“请你们给我去略略思考这个伟大而神秘的民主团体吧。这团体的大首领，在法国帝政时代，是拿破仑亲王；在德国，是太子；在俄国是皇弟；而意大利王洪贝尔特，英国太子以及全球有冕的巨头，都是这会的一分子！”①此处的拿破仑亲王是指拿破仑三世的独子某甲。

这时我的舅舅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这是真的；但是这些皇族子弟，都能忠实地执行我们的计划。”

“彼此相互地执行，可对？”

同时我暗自认为：“这真是一伙蠢货！”

我的舅舅请一个瓦匠共济会会员吃饭的情形，真不可不看。

开始，他们彼此对着走拢来，随后，他们用一种神秘得很可笑的样子互相把手接触一下，旁人看见他们交换一套秘密的表示压力的动作。倘若我要舅舅立刻大发雷霆，那真容易：我只要请他想一想狗类也有一套完全象瓦匠共济会式的互相辨认的方法。

随后，我的舅舅如同要谈重大事件一般把他那个朋友引到墙角边去了，随后坐到桌上，彼此相对，都有一个互相注视的派头，把他们的视线互相交错，喝起酒来总把眼睛一眨，仿佛是不断地互相重复地说：“我们都心照不宣，可对？”

想到地球上有几千万的这样欢喜挤眉弄眼的人！我宁肯做耶稣会会员①了。

谁知在我们那城中有一个年老的耶稣会会员，他是被我舅舅骂得最厉害的人。每次他遇见他或者仅仅远远地望见他，一定喃喃地说：“光棍，滚吧！”随后，他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你将来一定会看见这个坏东西有一天必来害我。我感到了这件事。”

①耶稣会是天主教教会中的一种专业的组织，成立于十六世纪，组织甚严，内部阶级和军队近似，由罗马教皇指挥而会所则分布在欧洲各奉仰天主教的国家内：以研究学术相号召，但每每参预所在国的政治，用意盖在扩张教皇对所在国的权力，希冀政治受宗教的支配。是以至十八世纪多被所在国的政府驱逐。法国于二十世纪初制定法律，不许此会在境内设立会所。“耶稣会会员”亦可作“伪君子”解。

我舅舅说的真不错。看吧，那个乱子是怎样由我的过错造成的。

我们看看快到那“圣周”①了。我舅舅当时就动了念头，想在那一周的星期五组织一顿荤的晚饭，一顿有肉圆子又有香肠的真正荤的晚饭。我尽力反对了一阵；我说：“那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地吃荤，不过是单独在家里吃。你的示威运动是发傻。为什么要示威？那些不吃肉的人在哪一点妨碍了您？”

但是我舅舅极力坚持。他邀了三个朋友到城里最有名的饭馆子里；而且因为是他做东，我也就不再拒绝那个示威运动。

一到下午四点钟，我们在那个生意最好的贝恩罗泊饭馆里占了一个显眼的座儿；而我舅舅高声报出了他定下的那些菜。

六点钟，我们开始吃饭了，一直到十点还没有吃完，并且我们五个人，除开喝了十八瓶好葡萄酒以外，还加上四瓶香槟。于是我舅舅来行酒令了，来行那种被他称为"主教式的酒令"了。在自己跟前把六只满盛着各种不同的甜烧酒的小杯子摆成一线；随后在一个在座者数到二十的时候，便应当一口气喝干那六杯酒。那本是胡闹，但是我的舅舅索斯登觉得那很"应景"。

到了十一点钟，他已经酩酊大醉。于是不得不用车子送他回家，并且抬着他放在床上，我们已经能够预料他这种反宗教的示威运动，马上要变成一种可怕的消化不良症。

我回到我寓所的时候，我也醉了，不过由于醉得快乐，我的脑子里动了一个玩弄权谋的狭促念头，这念头可以使我的怀疑派的本能得到满足。④天主教规定耶稣复活节前的一周为"圣周"，不许信徒在周内吃荤，而此星期五

最为严格；自由思想者在此处故意如此以表示反对。

我理好了我的领结，装出失望的样子，跑到那个年老的耶稣会会员的门口，如同一个很生气的人似地去拉铃。他本是个聋子，所以让我等了些时。但是因为我踢了好些脚使他那整个一所住宅受到动摇，他终于从窗口边伸出他那个戴着棉睡帽的脑袋问了一声："找我干什么？"

我高声喊着："快，快，神父呀，请您给我开门；有一个业已失望的病人，要求您的圣典。"

那可怜的老头子连忙穿上一条裤子，并没有披上道袍就跑下楼来。我用一种发喘的声音，说我那位自由思想者的舅舅突然非常不舒服起来，使人预料有一种危险的症候，他害怕死亡就在目前，想和神父会面跟他谈谈，领受他的教训，好好地认识一些宗教信仰，和教会接近，无疑地还想忏悔，领圣体，使本人能够和平地超越那个可怕的步蹴。

我并且还用一种爱下批评者的音调加上了几句："总而言之，他要这样办。倘若这于他没有好处，然而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那个年老的耶稣会会员惊喜交集了，浑身发抖地向我说："等我一下子，孩子，我就来。"但是我又说："对不住，神父，我不能陪着您同去，因为我的信念绝对不许我这样做。刚才，我还不肯到这儿来寻您；所以我现在要求您不要说看见了我，仅仅只要说您得到上帝一种启示，知道了我舅舅的病就行了。"

那老头子同意了这个办法，提起快步走到我舅舅的门口去拉铃。那个招呼病人的女仆不久就开了门，我看见了那件黑道袍走到那个自由思想者的堡垒里去。**启示就是我们旧社会所谓"显灵"一样的事情，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一般思想

落后者心里，这种迷信还是浓厚的。

我躲在隔壁的一家门口等候变化。我舅舅若是没有生病，那是一定会殴打那个耶稣会会员的，但是我当然知道他彼时连一条胳膊都抬不起来，于是我带着一种狂喜思量着：这两个互相反对者之间，将要闹出一些什么想象不到的场面？什么样的斗争？什么样的辩论？什么样的惊

慌？什么样的扰乱？而且那种没有出路的场面可以被我舅舅的愤怒弄成更为悲惨，那么结局又是什么样的？

我捧着自己的肚子独自笑起来了，低声自言自语道："哈！缺德，这种玩笑！缺德，这种玩笑！"

天气虽然冷，我却发现那个耶稣会会员在我舅舅家里待得很长久。我暗自说："他们正在各讲各的道理。"

一点钟报过了，随后两点，随后三点。那神父一直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我舅舅是否因为看见他就吓死了？不然就是他杀掉了那个穿道袍的人？再不然就是他们互相吞噬了？这个最后的设想，我觉得全不足信，因为这时候我舅舅连一点点食物也吃不进的。

天明了。我觉得很不放心，然而又不敢到他家里去，我记起有一个朋友住在对面。我于是到了他家里把事情告诉了他，这使得他诧异，使得他大笑，随后我埋伏在他的窗口边。

到了九点钟，他接替了我的了望工作，于是我睡了一下。到两点钟我又来轮值了。我们那时都是非常摸不清头脑的。

一直到六点钟，那个耶稣会会员才带着安闲和满意的神气走出来，随后我们看见他从从容容地走远了。

那时候，我惭愧而且胆怯地走到我舅舅门口拉铃了。那女仆走出来了。我竟不敢问她，一言不发就向楼上走。

我的索斯登舅舅正在床上休息，面色灰白，精神颓丧，双目无光，两臂无力。他的窗帏上早已有一张表现信仰宗教的小画片用小针钉在那儿。

在卧房里，气味很难闻，显见得他的消化不良症是重的。

我说："舅舅你睡了？那么是不舒服？"

他无精打采地回答："唉！可怜的孩子，我以前很不舒服，几乎死了。"

"那是怎样一回事，舅舅？"

"我不知道，那是很教人诧异的。不过更古怪的事，就是那个刚才从这儿走出去的耶稣会神父，你可知道，那个使我不能忍受的正经人，唉，他竟从上帝的启示知道我害了病，并且到了这儿来找我。"

我竟很想放声大笑了。

"喔！可是真的？"

"真的，他到了这儿来。他听见过一种声音吩咐他从床上起身到这儿来，因为我当时快要死了，那是上帝的一种启示。"

我当时只好装作打嚏去压住自己免得发笑。我几乎要在地上打滚了。

一分钟以后，我虽然心花怒放，不免仍然用生气的声音说：“那么你接待了他，舅舅？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瓦匠共济会会员？你没有把他撵出门外？”

他显得惭愧了，支吾地说：“听我说吧！那是很教人诧异的，完全出自天意的！并且他还给我谈起先父，他从前认得老人家。”

“认得他老人家吗？舅舅？”

“是呀，仿佛他认得他老人家。”

“不过，倘若要在家里接待一个耶稣会会员，这也不成为一种理由。”

“我也知道，不过因为我那时候病了，病得很厉害了！并且他用一种彻底的忠实态度给我看护了一个整夜。他真正周到。他救了我。他们这种人多少懂点医道。”

“哈！他看护了你一个整夜。不过你刚才不是对我说过他从这儿走出去还没有多久？”

“不错。因为我觉得他待我很好，我留了他吃午饭。他在这床前的那张小桌子上吃饭，我呢，喝着一杯茶陪他。”

“那么……他吃了荤？”

我舅舅如同我做了一件很不合宜的事一般，表现了一个动作，显得自己受了讽刺，后来他才说：

“别开玩笑，伽司东，挖苦得太过火了。那个人在我这场病中比我哪一个亲戚都诚恳；我赞成旁人尊重他的信仰。”

这一下，我虽然能够答话，我的兴头却被他压下去了：

“很好，舅舅。你们午饭以后做了些什么事？”

“我俩打了一场纸牌，随后，在我拿起他身上那一本小书读着的时候，他就讲他的日课，那本书写得真不错。”

“一本尊敬上帝的书吗，舅舅？”

“可以说是的，也可以说不是的，或者不如说不是的，那是一本记载他们教会在非洲中部传教的历史。那简直是一本谈旅行和冒险的书。他们那些人在那边所做的事，真是很高尚的。”

我渐渐觉得这件事弄糟了。于是立起来说：“好，分手了，舅舅，我现在看见您正和瓦匠共济会脱离而皈依宗教了。您是一个变节的人。”

他又有点惭愧了，喃喃地说：“不过宗教也是一种瓦匠共济会。”

我问：“你那位耶稣会会员几时再来？”

我舅舅支吾地说：“我……我不知道，也许明天……那是不一定的。”

末后，我出来了，觉得非常狼狈。

它果然弄糟了，我这个玩笑，我舅舅已经根本上入了教。说到这一点，无甚重要。天主教徒或瓦匠共济会会员，在我看来不过是“二五”和“一十”罢了；但是最坏的事，就是他新近立了遗嘱，是的，立了遗嘱，不让我承袭遗产，先生，而受优待的却是那个耶稣会的神父。

## 安德烈的病痛

公证人的家正面对着广场。后面是一个培植得很好的园子，一直伸展到荒芜着的比格家的巷子，用一道墙隔着。

就在这个园子的端头，摩罗公证律师的妻子第一次约会了梭梅里夫上尉。他追求她已经很久了。

她的丈夫出门到巴黎去住 8 天。因此她认为自己整个星期都是自由的。那位上尉曾那么求她，曾用过那么样的甜言蜜语央求她，使得她信服了，认为他真爱她那样强烈，而感到她如此孤单，不曾被人如此理解过。那个公证人只忙于一些合约，她自己已经被忘却于这些合约之中，以致她任情接受了他的心，而没有考虑过是不是有一天要有所回报。

接着，经过了几个月柏拉图式的恋爱，紧紧地捏一下手，在门后短促地偷偷吻，这位上尉提出要求改变现状，如果他不能得到一次幽会，当她丈夫不在时到树林深处的一次真正幽会，那他就立刻离开这个城市。

她让步了，她许诺了。

她这时在等他，靠墙边蹲着，心里怦怦跳，一点声响就叫她发抖。

突然，她听到了有人在爬墙，差点儿想要逃走。假使不是他呢？要是这是个小偷呢？不是的，一个声音在轻轻呼唤：“马娣德。”她回答道：“艾基纳。”于是一个人一下跳到了路上，发出了一阵金属碰撞声音。

是他！什么样的吻啊！

他们久久站着不动，缠绵在一一起，嘴唇相贴。但是忽然一阵细雨萧萧下来了，雨滴从一片树叶滴到了又一片树叶，在黑暗里沙沙作响。当脖子里滴进了第一滴水的时候，她一惊。

他对她说：“马娣德，我亲爱的，我热爱着的，我的伴侣，我的天仙，到您家里去吧。现在是半夜，什么也不用害怕。我们走吧，到您家里去，找求求您。”

她回答说：“不，我深深爱着的人儿，我害怕。谁知我们会碰到谁呢？”

可是他紧紧地把她搂进了怀里，在她耳边轻轻说：“您的那些仆人在四楼，广场那边；您的房间在二楼，园子上面。谁也听不见我们。我爱您，我要自由自在地爱您，整个儿的，从头到脚。”于是他狂暴地搂住了她，一面吻得她惊慌失措。

她仍旧抗拒，又害怕又害羞。可是在变得吓人的大雨下他搂住了她的腰，把她抱了起来。

那张门仍然开着。他们摸索着上了楼梯，而后当他们走进了房间、点着了一枝火柴时，她

推上了门栓。

可是她晕倒在一张围椅上。他先跪到了地上，而后慢慢地，从脱下她的短靴和长袜开始。吻她的双脚，为她宽衣解带。

她喘着气说："不，不，艾基纳，我求求您，让我们仍清清白白的，我千万求您！这太不体面了，太粗鄙了！难道人不能只以精神相爱吗……艾基纳。"

他以一个侍女般的熟练和一个匆忙男人的敏捷，一刻不停地解开了扣子，解除了绳结，松开了搭扣，解开了紧身衣。她想站起来逃走，躲开他的放肆时，反成了突然从她的裙袍、短裙和衬裙里赤裸裸地跑了出来，竟宛然像是一只手伸出了袖子。

糊涂了的她朝那张床跑过去，想躲到帐子里。这一退却是危险的。他跟了过去。可是在他碰到她时行动得如此匆匆，以致他的军刀解下得太快，掉到了地上，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声音。

立刻从房门还开着的邻室里传过来了一声拉长了的埋怨叫声，一阵尖锐的、没完没了的孩子的哭闹。

她低声说："唉！您刚才吓醒了安德烈，他没法再睡着了。"

她的孩子才十五个月，睡得离她母亲不远，以便她可以随时照看他。

这个热情正炽得发狂的上尉不听："这有什么要紧？有什么要紧？我爱你，你是我的、马娣德。"

可是又懊恼、又害怕的她挣扎着不干："不，不！听听他哭得多厉害；他会把奶妈惊醒。要是她来了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完了！艾基纳，听着，晚上他这样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抱到了我们的床上安抚他。他就立刻不响了，立刻，没有别的法子。让我去抱他，艾基纳。"

那孩子干号，发出的叫声穿透了最厚的墙，走在住房附近的路上行人也能听见。

惊愕的上尉爬起来，而马娣德跳起来，跑去把那个小把戏抱回她的床上。他不响了。

艾基纳骑在一张椅子上卷起了枝烟。大约过了五分钟安德烈睡着了。那个母亲悄悄说："我这就抱他走。"于是她万般小心地将孩子抱回他的摇篮。

当她回来的时候，上尉张开了双臂等着她。他紧紧抱住她，爱得发狂。终于被征服了的她紧紧搂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艾基纳……艾基纳……我的爱人儿！唉！要是你知道多么……多么……"

安德烈又哭起来了。发火了的上尉骂道："天神老子混蛋！他就是不肯安静，这拖鼻涕的娃子。"

可不，这拖鼻涕的就是不肯安静，他大吼大叫！

马娣德觉得楼上有了动静，很可能这是那位奶妈来了。她跑过去，抱起孩子带到了她的床里。他立刻又不响了。

接连着三次把他放回了摇篮里，接连三次都得重新抱过来。

上尉梭梅里夫在黎明前一小时走了，口里一边咒骂真没办法。

可是为了平息他的焦躁，马娣德允许他当天晚上再来。

和前晚上一样他来了，可是更急躁，更上火，因为等待而气得发疯。

他小心翼翼，轻轻将军刀放在围椅的两边扶手上，像一个贼一样脱去了靴子，低声说话，甚至马娣德也听不见。他终于就要快活了，称心如意地快活了，可这时也许是地板或者什么家具，甚至就是那张床本身，嘎吧一响。这声音像是什么支承的东西折断了的短促一响，但是立刻就传过来了一阵开头小后来特别尖的哭声。安德烈醒了。

他尖声叫得像只狐狸一样。要是他总这样叫下去，肯定一家子都会起来。

慌张的母亲跑过去，把他先抱过来。这位上尉不起身。他气极了。他于是慢慢伸过手去，在两个手指之间轻轻地夹住那个小男孩一点儿肉，不管是哪儿，不管是大腿上或者屁股上，拧了一下。孩子拼命想挣脱，尖叫得人耳朵都要震裂了。于是这个恼火的上尉拧得更重，狂怒地到处拧。他迅速地捏住了鼓起来的皮肤，扭住了狠狠地捏，而后放松了又捏另一处，过去远一点又捏，于是又另捏一处。

孩子发出了像在挨刀的母鸡或者挨打的狗的叫声。眼泪汪汪的母亲抱住了他，抚摸他，极力想叫他平静，用嘴去堵住他的哭声。可是安德烈脸色变得青紫，好像要抽搐一样，他扬手踢脚好像又害怕，又伤心。

这位上尉用温存的声音说：“试试把他抱回摇篮里去，也许会安静下来。”于是马娣德抱着孩子到另外那间房间里去了。

当他从母亲床上出来的时候就哭得好些了，而一睡上自己的床上时便安静下来了，只偶尔还有点抽噎。

夜里的其余时间是安静的，上尉也如愿了。

下一夜，他重又去了。当他话说得响一些的时候，安德烈又醒了，并且开始尖声叫起来。他的母亲赶过去抱他来。可是上尉拧得这么狠，这么毒，而且这么长久，以致小家伙透不过气来，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将他一放回摇篮，立刻又安静了。

到了第四天末，他再也不为要到母亲床上去而哭叫了。

星期六晚上公证人回家了。他恢复了他在炉子前面和两口子房间里的地位。

旅行困乏了的这位早早就上床了。而后，当他完全恢复了他的惯例行为，并且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一个正派按章办事的丈夫的一切任务之后，觉得奇怪：“瞧，今天晚上安德烈不哭。你去看看，马娣德，我喜欢感到在我们中间有他。”

这个做妻子的马上起来去抱孩子。可是，一看到自己在这张床里，这张前些日子它那样喜欢睡的床里时，这骇坏了的小家伙就扭来扭去，而且哭叫得只好由他母亲把他抱回摇

篮里。

摩罗公证律师对这想不通：“可不真是怪事，他今晚怎么啦？也许他想睡？”

他的妻子回答道：“你不在的时候他总是这样。我一回也不能抱他。”

在早上的时候，醒了的孩子摇动着自己的小手有说有笑。

动情了的公证人跑过去亲亲他的产品，而后抱在他的胳膊里，想抱到他们两口子的房间里去。安德烈笑着，属于思想还在朦胧状态的小生物的微笑。而蓦地看见了那张床，他母亲还在里面躺着，于是这张幸福的小脸皱起来了，变样了，从喉咙里发出了狂叫，拼命挣扎，好像有人要宰了他。

吃惊的父亲自言自语说：“他有点什么事，这孩子。”于是自然而然地他揭起了孩子的衬衣。

他惊惶地叫了一声：“啊！”小把戏的脚腕、大腿、腰部，整个儿后背都是一块块青印，大的像铜板一样。

公证律师叫了起来：“马娣德，瞧，这可骇人！”骇坏了的母亲冲过来。每一块斑的中央有一条死血的紫线。无疑这是某种可怕的怪病，某种癞病初起，一种奇怪的感染病，它使皮肤有时变得像癞蛤蟆背上的脓疱一样，有时变得像鳄鱼一样长一片片鳞甲。

惊慌失措的双亲面面相觑。摩罗公证律师叫道：“快去找医生！”

可是比死人还要苍白的马娣德呆呆地看着她那个像豹子一样长着满身斑点的儿子，她突然叫了出来，一声未加思索的猛叫，仿佛她见到了有谁使她嫌恶万状。她冒出一声：“啊！这坏蛋！……”

摩罗先生吃了一惊问道：“嗄？你说谁？那个坏蛋？”

她的脸变得红到了发际，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这……你看……我猜……不要去找医生……肯定是这个坏蛋奶妈，她拧了这小把戏好让他别哭。”

这个气极了的公证人跑去找奶妈，差点要打人。她厚颜无耻地不认，于是被辞退了。

于是她的行为被报到了市里，使她找不到别的工作了。

## 恶面包

塔衣老爷子本有三个女儿。安娜是那个居长的，现在，她的家庭已经不大谈到她了；萝思，那个年轻一点的，刚好十八岁；珂莱尔，那个最小的，还是女孩子，今年春天正达十五个年头。

这老翁在今日已经是鳏夫了，他的职业，是勒布吕门先生的钮扣工厂的工头。这是一个正经汉子，很被人敬重，很正直，很淡泊，是工人队伍里的模范。他住在哈佛尔的昂古来姆街。

当安娜私奔的时候，那老翁竟要去杀那个诱惑者，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在本城的某个百货公司时装部做组长的青年。随后，各方面有人告诉他，说是安娜已经悔过，已经有点存款，已经不在外面漂泊，已经和另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在商业法院做审判官的杜博瓦先生结合；于是

这老翁才算是罢休了。

然而他还记挂着她的行为；找着他几个新近看见过她的老同事们询问她住宅的状况；后来终于有人说她的住宅摆饰得不错，并且她在炉台上摆着许多五彩的瓶子，在墙壁上挂着许多油画和镀金的钟，并且各处都铺着地毯时，他本人的嘴唇上漾起了一阵满意的微笑。可怜他自己为着赚下五六千佛郎竟做了三十年的工！可见那女孩子无论如何总不算傻！

谁知有一天早上，本街一个桶店老板杜沙尔的儿子，向他来要求娶那第二个孩子萝思了。这老翁的心跳了一阵。杜沙尔那家人，是有钱的和很谨慎的；他的女孩子们的运气真是不坏。

结婚仪式已经定了；并且他们决定要办得热闹。于是预备在一个名叫阿德莱司的村庄，借用若沙饭店做行礼的地点。这样一来，费用可就大了，但是偶然一次下不为例，好歹干一下再说。

但是有一天的上午，这老翁回家午餐，正和着他两个女儿坐在餐桌边。门忽然一下子开了，接着就看见安娜走了进来。她身着很光鲜的衣服，带了一些戒指和一顶装着驼鸟羽的帽子。加上了这些装饰，她真娇冶的像一个心肝儿。她跳起来抱着她父亲的项颈，这一位连个'啊'都来不及说。随后她带着眼泪和她的妹子们拥抱一会，然后擦着眼睛坐下，并且问他们要一只盘子，预备陪大家吃汤。这一下，老人竟大受感动，也迸出眼泪来了，并且好几次重复地说："不错，这个，孩子，不错，不错。"于是她立刻说起结婚的事，——她不愿意他们给萝思在圣堂举行婚礼。她不愿意。他们可以在她的家里给萝思举行婚礼，这样就可一点儿也不叫那老翁花费。她已经作好安排了；她自己担负一切。

那老翁重复地说："这个，不错，孩子，不错。"但是他又有一个顾虑了，杜沙尔那家人会赞成吗？萝思，那未婚妻，不免惊讶，便问道："他们为什么不会赞成呢？随她办吧，我承担这件事，我去和斐礼卜商量。"

她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她的未婚夫，果然，当天斐礼卜就来声明这很合他的意思。他的父母因为能办一顿毫不花费的好筵席，也是欢天喜地的。并且他们说道："既然杜博瓦先生是在金子上打滚的人，自然是一定好的。"

随后，他们要求答应邀请一个女朋友，弗罗郎司小姐，一流人物的厨娘。安娜满口答应了这件事。那结婚的日期，选定了本月最后的那个星期二。

在结束了市政府的手续和宗教上的仪式以后，那结婚的一干人证便向安娜的家里出发了。塔衣家这一边，邀来了一位老姑母拉孟德瓦太太，和一位年老的表兄索物达南先生，——这是一个有哲理思想多礼拘泥的男子，他们正等候他的遗产。

索物达南先生早经被人指定去搀安娜。他们拿这两位配成一对，承认在这团体里，这是两个最重要最出色的人物。

大众一经走到了安娜的大门外，她立刻离开了她的那位男宾，跑到前面，一面高声说道："我来给各位引路。"

她用跑着的步儿上了那座楼梯，至于那一群被邀请的宾客，比较从容一些在后面跟着。

她把她的宅门打开，便立在旁边，让那群在她面前排成行的宾客行列，睁大眼睛向着那种

神秘的华丽陈设，左顾右盼走进去。

因为事前早已认定那餐厅太小，所以便将餐桌摆在那客厅里面。一家开在隔壁的饭馆，将器具出租给她，而那些满盛着好酒的大玻璃瓶，在那道从窗口射进来的日光下面，反射出一些光彩。

女客们都走进卧房里，去卸除她们的围巾和帽子。站在卧房门口的杜沙尔老翁。乜着双眼对住那张矮而宽的床，并且向那些男客们笑嬉嬉地挤眉弄眼。塔衣老爷子很庄严的，带着一种从心坎儿上发出来的倨傲，瞧着他女儿的这些贵重家具，并且他从这一个房间走到那一个房间，手里始终拿着他那顶帽子，用一种专注的眼光估计那些物件，用一个虔敬教徒在教堂里走的方式迈着步子。

安娜一来一往地跑个不住，发出一些吩咐，催促那顿筵席。

末了，她在那个家具搬得空空的餐厅门口现面了，一面高声喊道："请各位都到这里来一下。"那十二位宾客都一下就过来了，于是便看见有十二杯葡萄牙产的甜酒，团团地摆在一张独脚的小圆桌上。

萝思和她的丈夫挽着腰，已经在这儿那儿的墙角边接吻了。索物达南先生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安娜，大概受了某种热劲儿的驱使，某种使男人无分老丑，都心旌摇摇追逐于色情妇女之后的期待的驱使，仿佛以为从技能上看，从职业的义务上看，她们对于一切雄性，都欠了一点儿身债似的。

随后，大众都入座了，于是着手吃起来，老年人坐在这一头，青年人坐在那一头。年老的杜沙尔太太坐着右边的首席，新妇坐在左边的首席。安娜既留心宾客的全体，又留心这全体里的每个人，为的是要盘里飧常满，杯中酒不空。一种怀着尊敬心的拘束，一种由于宫室的富美和饮食的丰盛而生的威严，竟使在座的人都不大灵活了。大家吃得很好，很有味，但是却不能象普通吃喜酒时所应当喧笑一般地喧笑，仿佛觉得是置身在一种过于出众些的气氛里似的，使之拘束了。那位年老的杜沙尔太太本来是欢喜笑的，这时便极力来活跃气氛；并且因为已经吃到餐末甜食了，她便喊道："喂，斐礼卜，给我们唱点儿什么吧。"在她住的那条街上，她儿子素来被人看做哈佛尔最好的嗓子之一的。

那新郎立刻带着微笑站起来了，并且因为礼貌和殷勤的关系，把身体转过来对着他的大姨子，着手寻觅一点儿应景的，庄严得体的，他认为和这一顿庄重的筵席配得上的东西。

安娜露出了得意的样子，并且靠着她椅子的背上来听。所有的面目，也都变得专注和隐含微笑的了。

那唱歌的声明了"恶面包"，于是拿右边的胳膊抬起而弯成圆圆的，——这个动作，使他的燕尾服的领缘升到项颈上面——一面开口唱起来：

世有幸福面包种在俭德园，

我们振起胜利手腕去搞探。

这是正直男子勤劳的面包，

每晚欣然带给自己的儿曹。

又有恶面包，魔鬼所播作，

见者流涎故陷我们受天戮，

见者流涎故陷我们受天戮，

世人应知此为毒果不可触！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满座都发狂似地鼓起掌来。杜沙尔老翁高声说道：“这真是合拍。”那个被邀请过来的厨娘，受着感动，拿起她所瞧着的那个面包头子在手里轮转着。索物达南先生喃喃说道：“很好！”而拉孟德瓦姑母已经用手巾擦着眼睛了。

那新郎声明道：“第二折。”接着便用一阵越唱越高的劲儿唱起来：

敬重那个力衰年迈的穷汉，

路旁彳亍向人求援真可叹。

又有游手好闲健捷的少年，

漠然伸手我曾拒之词色严。

少年行乞者，是窃老年禄，

是窃坚苦卓绝工友的余粟！

是窃坚苦卓绝工友的余粟！

应知养生倚赖惰果世所辱，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全体的人，连那两个靠墙站着的女仆，也都一齐高声同和那结尾的复唱的那一句。那些妇女们的尖嗓子，竟使那些男子们的宽喉失去调门了。

姑母和新妇，竟完全是泪人儿了。塔衣老爷子以大喇叭般的声响擤出鼻涕，而杜沙尔老翁已经近乎发痴了，拿着一条没有割动的面包，伸到餐桌中央挥舞起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厨娘，任凭自己的眼泪悄悄滴落在那个始终被她转来转去的面包头子上面。

索物达南先生在这个使人感动的环境中说道：“这真是有益身心的内容，和粗俗东西是很不同的。”

安娜也受着感动了，吻了她的妹妹几次，并且用一种友爱的手势把新郎指给新妇看，如同

是给她道贺似的。

这年轻人被这种成绩所陶醉，继续唱道：

问汝生长蓬门妙年女工友，

偶亦仿佛听见诱汝之声否！

可怜孩子莫抛针凿听我语，

汝父汝母毕生幸福仅有汝。

汝父怒呼时，责汝多嗜欲，

蒙羞厕入华丽场里有何乐？

蒙羞厕入华丽场里有何乐？

须知辱果坠入泪泉化砂砾，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这一折，仅仅杜沙尔老翁和那两个女仆，同声和着结尾的复唱那一句。安娜已经是面无人色，低下了眼睛不敢看什么。那新郎摸不着头脑，朝四周顾望，不明白这个陡然开罪的来由。那厨娘和同她那个面包头子染了毒似的，忽然任凭它掉在地下。

索佛达南先生知道局面已经弄僵，便庄重地高声说道：“顶末了的一折是过多了。”塔衣老爷子连耳朵都是绯红的了，回转着猛兽般的眼光，向自己的四周瞧着。

于是那个满眶包着眼泪的安娜，用一种十分激动的声音，一种带哭的妇人声音，向那些男仆说道：“拿香槟酒来吧。”

立刻，一阵喜悦的空气，摇动了全体的宾客。所有的面目，都是喜笑颜开的了。然而杜沙尔老翁对于这个僵局，却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什么也没有觉得的，什么也没有明白的，所以始终舞动他那条面包，并且一面指给大家看，一面独自唱道：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在座的人这时正瞧着那几瓶头上包着银皮的酒被人端了出来，便如感受了电气作用似的，一齐雷鸣一般接着唱道：

好孩子，那个面包幸勿触!

## 吕诺太太的案件

那位胖胖的调解法官，一眼闭一眼半开，一副厌烦的神气听着申诉，有时候他就发出一阵

咕咕哝哝的声音，引起了对他判决的猜测；他还用一种类似童音的尖嗓子打断发言，以提出质询。

他刚解决了约莱先生控告伯第巴先生的纠纷，这是一块地的边界问题。由于伯第巴先生的马车夫耕地时不小心移动了。

他现在传唤的案件是教堂执事兼五金商伊波里·拉固控诉安西末一衣西多的寡妇塞来斯特～赛莎琳·吕诺太太。

伊波里·拉固四十五岁，瘦高个儿，长头发，胡子修剪得像个教堂里的人员，说起话来慢慢吞吞，拉腔拉调。

吕诺太太看来有四十岁。体格魁伟像个角斗士，在她窄紧贴身的裙袍里，到处都鼓鼓胀胀。她硕大的胯骨支着一个朝前胀鼓起来的胸脯，而后面那两片丰肥的肩胛肉凸起得像对乳房。她粗壮的脖子鼓起一圈圈支着她的脑袋，宏厚的嗓门不用使劲，发出的音符就让玻璃和鼓膜发震。在腰部她那凸出的大肚子，像座山。

被告的证人在等待轮到他们。

调解法官着手讯问：

“伊波里·拉固，陈述你的要求。”

起诉人提出申诉：

“您瞧，调解法官先生。离圣米歇尔节还有九个月时，吕诺太太有天晚上来找我，那时我才为安琪吕斯曲打完磬，于是她给我谈了关于她没有后嗣的情况……”

调解法官说：“请您简洁点。”

伊波里说：“我明白，法官先生。她想要个孩子，并要求我参与。我对这并没有不同意见，她同意给我一百法郎。这事就商定了作好安排。可是现在她拒绝践约。我为此到您这儿来申请索赔，调解法官先生。”

调解法官：“我完全不明白您。您说她要个孩子？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孩子？要收养一个孩子？”

伊波里：“不，法官先生，一个新的。”

调解法官：“您说的一个‘新的’是什么意思?”

伊波里：“我的意思是指一个新生的孩子，我们共同的，就像我们是丈夫和妻子那样。”

调解法官：“您真叫我吃惊透了。她给您提出这反常的建议的目的是什么呢？”

伊波里：“法官先生，一开始接触时，我不清楚，我也有点弄不通。因为不让我全盘弄清楚，我就会什么也不干的。我就要求弄通她的理由，于是她一一对我说了。

“原来的丈夫安西末一衣西多，这您和我都认识，在前个星期死了，同时他的全部财产归了

他的家庭。因此从钱上看，这事对她不利。她就去找了一个律师。他告诉她，对于这件事，得在十个月里生个孩子。我意思说在安西末一衣西多火化后的十个月以内，那时出生的孩子，可以看作合法的，并且有继承权。

“她马上决定要争取得这种结果，并到教堂的门口来找我，因为我有幸向您说，我是八个合法孩子的父亲，都能活下来，其中我的大儿子是卡昂的食品杂货商，在卡尔瓦多斯州，与维克多一伊莉莎白经法律手续结婚……”

调解法官：“这些细节没有用处，请回到本题上来。”

伊波里：“我这就说到了，法官先生。因此她对我说：‘要是你成功了，一经医生诊断我是怀孕了，我给您一百法郎。”

“于是我就履行了，法官先生，立时满足了她。经六个星期或两个月以后，确确实实的，我高兴地知道这事办成了。可是当我要这一百法郎时，她却对我拒付了。在好些次再干的时候，我重新索款，可一个子儿也没有得到。她把我当骗子和没有能耐的人看待，可是只要看看她就可以得到相反的证明。”

调解法官：“您有什么说的，吕诺大娘？”

吕诺太太：“我说，调解法官先生，这个人真是个骗子！”

调解法官：“您的这个评价有什么依据证明？”

吕诺太太脸红了，哽住了，口齿不清地说：“什么证明？什么证明？我没有这样的证明；作为证明，实实在在的，作为证明，这孩子不是他的。不，不是他的，法官先生，以我过世了的丈夫的脑袋发誓，不是他的。”

调解法官：“那么是谁的，在这种情况下？”

吕诺太太气得结巴了：“我知道谁？我，我知道谁？全有份，老天爷，瞧，这儿是我的证人，法官先生；全在这儿了。他们是六个。您叫他们作证；叫他们吧，他们会回答的……”

调解法官：“安静点，吕诺太太，安静点儿，冷静地回答。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人是您怀的孩子的爸爸？”

吕诺太太：“什么理由？我有一百条理由证明，一百条、二百条、五百条、一万条、一百万条还多的理由。由于在给他提出您知道的那许诺一百法郎的建议后，我得知他是个乌龟，别见怪，法官先生，而且他那些孩子并不是他自己的，他那些都不是他的，一个也不是。”

伊波里·拉图冷静地说：“这是谎话。”

吕诺太大：“谎话！谎话！真能说！那些红头发的是你生的吗？那些红头发的？”

调解法官：“请注意，不许人身攻击，否则我只能予以严惩。”

吕诺太太：“因此我对他的能力发生了怀疑。我自忖，就如人家常说的，两手准备比一手保险，于是我就和塞西·勒比，就是这儿的我这个证人，一起盘算了我这事情，他对我说：“听您的吩咐。”于是他给我提供了帮助，以防伊波里失败的局面。可是由于这样，其他证人也知道了

我要采取预防措施。要是我愿意，我可以找到成百以上的，法官先生。

“您看见的这个大个儿，他叫吕加·向德里艾，给我发誓说我给伊波里·拉图一百法郎是个错误。因为他干的活一点也不比那些不要钱的多。”

伊波里：“那就根本不该给我许那个愿。我呢，法官先生，我是说话算数的。对我说来，我没有错，言必有信。”

吕诺太太控制不住了，说：“一百法郎！一百法郎！为这花一百法郎，骗子，一百法郎！他们什么也不要我的，我有了，而什么也没有要。瞧，他们在这儿，六个人。叫他们作证，调解法官先生，他们肯定会回答的，他们会回答的。（对着伊波里）等着他们吧！骗子，尽管他们瞧不起你。他们是六个人，我还可以有成百、二百、六百个，要多少，有多少，一文不花！骗子！”

伊波里：“我没有少尽我的责任……这改变不了我们的协议。”

吕诺太太双手拍着肚皮说：“好吧，证明这是你的，证明，证明，骗子。我瞧你有什么办法！”

伊波里平心静气地说：“可能这是属于我的成分不比别人的多。可这无碍于您答应了给我的那一百法郎。您用不着对后来所有的人都说这。这毫无影响。这事我完全该单独解决。”

吕诺太太：“这不对！骗子！调解法官先生，问问我的证人，他们肯定会答复的。”

调解法官传讯了被告证人。他们是六个红头发的，垂着双手，显得有点儿害怕。

调解法官：“吕加·向德里艾，您有没有理由假定您是吕诺太太肚皮里的孩子的父亲？”

吕加·向德里艾：“是的，先生。”

调解法官：“西来斯汀一比艾尔·西多纳，您有没有理由假定您是吕诺太太肚皮里的孩子的父亲？”

西来斯汀一比艾尔·西多纳：“是的，先生。”

（其余四个人给出完全同样的证词）

调解法官在凝神思考后宣判：

“鉴于伊波里·拉固如有理由自认为吕诺太太所需孩子的父亲，则名为吕加·向德里艾等等的也有同样的（或者更优越的）条件申请同一父权；

“但鉴于吕诺太太首先求助于伊波里·拉固，并商定以补偿一百法郎为条件；

“鉴于即使全面权衡了拉固先生的善意，也可以否定他以这种方式承担任务所得到的明确权利，因为他已知起诉人为已婚，按法律应忠实于他的合法配偶；

“鉴于其它种种原因，

“判罚吕诺太太二十五法郎以赔偿伊波里·拉固先生时间损失和违例挪用。”

# 一个聪明人

勃列罗是我童年时的朋友，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我们以一种心灵之深沉友谊联在了一起，一种兄弟之情，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他向我倾诉他最微妙的思想，乃至那些对自己也难于承认的、有愧良心的细微末节。我也一样对待他。

我知道他在爱情上的一切隐秘，他也知道我的一切。

当他通知我他将结婚时，我伤心得好像遭到了背叛。我感到将我们联在一起的那种忠贞不二的感情就此结束了，他的妻子夹到了我们中间。当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床第之间的亲昵后，即使一旦他们不复相爱，也有了一种默契，一种奥秘的联系。他们是丈夫和妻子，像两个保密的合伙人，他们对任何人也不相信。可是由夫妇的抱吻结合起来的这种如此紧密的关系，在妻子一旦有了情夫之时，就会骤然断裂。

勃列罗的结婚仪式在我记忆中还有如昨日。我不愿意参与婚约仪式，对这类事情兴趣不大；我是独自到教堂和市政府去的。

他的妻子我一点不认识。她是一个高个儿略有点消瘦的金发女郎，漂亮、浅色眼睛，浅色头发，浅色皮肤，没有血色的双手，走起路来有一点儿波浪般的摆动，好像是站在一艘船上一样。她朝前走时，好像在优雅地行一长串的敬礼。

勃列罗对她显得情意绵绵。他不断地看着她，我感到他在心里对这个女人沸腾着一种节制的欲念。

过了几天之后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无法想像我有多么幸福，我爱得发狂。此外她是……她是……"他没有把那句话说完，而是将两个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一个手势，意思说：非凡的、绝妙的，尽善尽美的，还有许多其它其它。

我笑着问道："真这样？"

他回答道："你能梦想到的全都有了。"

他给我作了介绍。她是动人的．亲切得恰如其分，对我说这个家也是我的。可是我感到他不复是我的了；这儿这个'他'是指的勃列罗。我们的亲密之情断得千干净净。我们很难找到什么可谈的了。

我走了。而后我到东方去作了一次旅行。我经俄国、德国、瑞典和荷兰而回来。

我离开了巴黎，整整十八个月才回来。

我到达的第二天，到林荫道上去闲逛，吸吸巴黎的空气。这时我看见了一个满脸皱纹、十分苍白的人朝我走过来，如果说他像勃列罗，那就真是将一个消瘦的肺痨病人比之于一个红润壮健、略有点大肚子的单身汉。我吃惊而不安地瞧着他，自问道："是他吗？"他看见了我，喊了一声，伸出双臂。我也张开我的。我们就在林荫道上拥抱起来。

经过了几条小道，到了去沃德市的德鲁沃路。因为看来他已经走累了，而我们决定分手时，我对他说："你的身体看来不好，你病了？"他回答道："是的，有点不舒服。"

他的神气有点儿像快要死了的人，我心里涌起了一种对故人的好友之情。他曾是我唯一的挚友。我握住了他的手。

“你得了什么病？你难受吗？”

“没有，略有点儿疲倦，这不算什么。”

“你的医生说什么？”

“他说贫血，并嘱咐我多吃铁素和牛羊肉。”

我心里掠过了一丝怀疑：问道：

“你幸福吗？”

“是的，很幸福。”

“十分幸福？”

“十分。”

“你的妻子呢？……”

“很迷人，我比从前更爱她。”

可是我看出来他脸红了，他好象怕再有新问题而有些不定心。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推进了一家现在空荡荡的咖啡店，强迫他坐下来，眼对眼地看着他：

“瞧，老勒耐，给我说老实话。”他支支吾吾地说：“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用坚决的调子说道：“这不是实话，你病了。很可能是心病，而你不敢向任何人公开你的秘密。有什么痛苦在啮咬你。可是我，你得对我说，瞧吧，我在等着。”

他脸发红，而后转开了头期期艾艾地说道：

“这真傻……可我就是……我算完蛋了。”

因为他不说话了，我又说：“这事儿，瞧吧，你说。”于是他突然说出来了，好像他是在倾泄正在折磨他的不可告人的想法。

“唉！我有了一个正在宰杀我的妻子……就这。”

我一点也不懂：“她让你苦恼？她让你早早晚晚受罪？怎么会？怎么弄的？”

他用漫无力气的声音，好像在承认什么罪行似的说：“不……我太爱她了。”

在这个直接了当的招供前面，我愣住了。跟着我简直想笑，而后我终于能回答了：

“可是在我看来……你……你可以……少爱点儿。”

他又变得脸色十分苍白，终于他决心敞开心怀像以往那样对我说了：

“不，我办不到。我在朝死里走，这点我知道。我正在死亡之中，在杀我自己。有些时候，就像今天这样，我想离开她，完完全全走开，走到天尽头去以求活命，活得长久些。可是后来，等到天晚了，不得已，我小步回到了家里，慢慢上了楼，拉响了门铃。她在那儿，坐在一张围椅里，对我说：“你怎么回得这么晚？”我吻了她，于是我们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总在想：“我在吃完饭后就出去，赶上那趟车去哪儿都行。”可是当我们回到了客厅里，我就觉得如此疲倦，以致我再也没有勇气再站起来。我歇着，而后……而后……我总是屈服了……。”

我忍不住让自己又笑。他看到了，接着说：“你笑，可是我对你发誓这真叫人发悚。”

我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你的妻子？只要不是个怪物，她会懂的。”

他耸耸肩膀：“唉，你说得容易。我没有告诉她是因为知道她的脾气。难道你从没有听到过关于有些女人的说法吗：‘轮到第三个男人当她的班了？’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就像刚才那样，这又让你好笑了。然而这是真的。有什么办法？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她之所以这样是自然把她造成的。亲爱的，她具有的是梅莎林①的性格。她对这不知道，可我很清楚，这对我就算活该。而且她迷人、温柔、甜蜜，还认为那种汲干了我，在杀死我的抚爱是自然而有节制的。她那副神气就是个不懂事的寄宿学校学生。并且她真是不懂事的，这可怜的孩子。

“唉！我每天都立下了宏愿。你明白，我可能送命。可是只要她看一眼，从这一眼里我就能体会到她那双唇的炽情，于是我立刻屈服了，一边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要这致命的吻了。’而后，当又像今天这样又让步了之后，我就出来，一边朝前走一边想着死亡，还同时对自己说我又输了，这算完蛋了。

“我的精神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身体这么虚弱，因此昨天我到拉曷司神父公墓去走了一圈。看着那些像骨牌一样排列着的墓，我想：‘很快我也就在这儿了’。我回家了决心自称生病逃避她，可是我办不到。

“唉，你不会明白这事。去问问一个抽烟的人，看他能不能因为尼古丁有毒而放弃他那芬芳致命的癖好。他会告诉你他试过一百次而没有成功，并且再加上一句：‘更糟的是我甘心为此而死。’我就是这样。当卷进了这样的热情或者恶习的时候，就得受到头。”

他站起来伸手给我。这时，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愤攫住了我；一种对这个女人，这个妻子，对这个糊涂、动人而可怕的生物的怒火攫住了我。他扣上了他的短大衣打算走了，我粗暴地当面甩给他这句话：“老天，不如让她找些情夫，别让这么样宰了你！”

他耸了耸肩，不回答就走了。①梅莎林——格林德皇帝之妻，以淫荡出名。48 岁时思改嫁，被处死。

我有六个月没有再见到他。每天早晨我都在等着要我参加他的葬礼的通知。可是我决不想跨进他的家门，这是出于对那个女人和他的蔑视、愤怒、不屑等等千千万万不同感触而产生的复杂心理。

一个清朗的春日，我在香榭的散步。这是一个激起我们内心欢的温和下午，它使我们两眼灼灼发光，向我们倾注下激荡的生之欢乐。有谁拍了拍我的肩头。我回过头去：是他，这是他，神采奕奕，身体健康，红润丰腴，腆着肚皮。

他给我伸出了双手，喜笑颜开叫道：“你在这儿，胆小鬼？”

我看着他，惊愕得手都抬不起来：“哟……真的，毕格，祝贺你。你六个月来变了。”

他变得满脸绯红，一边强笑着回答说：“度力而行。”

我死死盯着他看，显然使他不好意思了。我发话说：“那么，你是……你是好了？”

他很快地结结巴巴说：“是的，完全好了，谢谢。”而后换了口气说：“碰上了你真是好运气，你，老朋友。嗨！现在该相互会会面，我希望能常常会会。”

我可一点也不放松我的想法。我要弄清楚。我问道：“瞧，你还记得以前你给我说的私房话吗？现在六个月了……那么……那么……你现在顶住了？”

他咬字不清地一顿一顿说：“只当我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过，别给我罗唆。可是你知道我找到了你就要抓住你。上我家吃饭去。”

我突然起了一种狂热的愿望要看看内幕，弄懂它。我接受了邀请。

两小时以后，他把我引到了他家里。

他的妻子以一种动人的方式接待了我。她神情单纯、天真得令人向往，文静而两眼有神。她纤长的双手和面颊颈项都白皙细腻，肤色典雅高贵，属于贵族的肌肤。走起路来总是慢步款款而行，好像每跨一步都微微地屈一下腿。

热勒那亲了亲她的前额，像兄弟一样，并问道：“柳兴还没有来？”

她轻声清晰地回答道：“不，还没有，我的朋友。你知道他总是要晚点儿的。”

门铃想了，出现了一个魁梧的单身汉，深棕色头发，两颊毛茸茸，一副人世间的大力士模样。给我们相互作了介绍。他名叫：‘柳兴·德拉巴尔。’

勒耐和他使劲握握手，而后上桌吃饭。

晚饭很精致，充满了欢乐。勒耐不停地和我谈话，亲热，实在，坦率和过去一样。总是说：“你知道，老朋友，说吧，老朋友，听着，老朋友。”后来他忽然喊道：“你真得相信，我多高兴碰到了你。我像是又活过来了。”

我看看他的妻子和另外那位。他们仍然完全正常。虽然我感到他们曾有一两次相互迅速地溜一眼。

等到吃完了饭，勒耐转身对着他的妻子说：“亲爱的朋友，我找到了比埃尔，我要把他拐走了，和往日一样，我们将沿着林荫大道去聊天。你会原谅我们这种闲逛……单身汉式的。此外，我将德拉巴尔先生委托给你。”

那个年轻女人微微一笑，在向我伸出手来时一面说道：“别留他太久。”

于是这时我们交扣着胳膊上了路。于是我决心豁出了一切而要知道究竟问道：“瞧瞧，怎么回事？给我说说吧？……”可是他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被人无缘无故打扰了安静的人的

埋怨声调回答道："唉，这事！老朋友，别用你的那些问题来打扰我。"而后像自言自语压抵了声音接着说，一副采取了明智决定的人的那种确信不疑的神气："总之，让自己去累得要死可真是傻瓜。"

我不再坚持问下去。我们走得很快，装成在闲聊。忽然他在我耳朵边悄悄说："我们去找找姑娘们如何？喂？"

我于是开怀大笑起来："随你。去吧，老朋友。"

# 雨伞

写给迦宓意•吴迪诺

倭雷依太太是个节俭的妇人。她是知道一个铜子儿的价值的，并且为了累积零钱她有着一肚子的严格原则。她的女佣人从那些经手采买的食品上面刮点儿油水无疑地要费着大事；她丈夫倭雷依先生也要费尽极端的困难，才能在皮夹子里留点儿零花钱。然而他们家境却是很宽裕的，并且没有儿女。不过倭雷依太太看见那些白的小银元一个一个从她家里走出去就感受一种真切的痛苦。那简直是她心上的一条伤口，所以每逢她应该花一笔略为可观的钱，即令是断不可少的，她总有一两夜睡不安稳。

倭雷依不住地向他的妻子说道：

"你手笔应该放宽大一些，既然我们永远吃不完我们的进款。"

她答道："未来的意外，谁也不知道。多留几文总比少留好些。"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矮妇人，爱活动，爱清洁，面上略带皱纹，并且时常要生气。

她丈夫因为她使他忍受的种种节约时时觉得不平。其中的某一些特别使他感到痛苦，因为那都是伤了他的自尊心的。

他是陆军部的一个主任科员，一径待在部里不走开，而原因不过是服从他妻子的命令，借此增加家里那些用不完的年金收入。

然而两年以来，他永远提着那柄打满了补丁的雨伞使得同事们发笑。他终于被他们的轻嘴薄舌恼昏了，只得强迫他妻子替他买一柄新的。她替他买了一柄八个半金法郎的雨伞，那是某家大百货商店做广告的货品。部里同事们看见那是成千成万扔在巴黎市内无人过问的东西，因此又来重新另开玩笑，倭雷依先生只好忍着一肚皮闷气痛苦的熬着。那柄伞简直毫不经用。不到三个月就成了废物，在他的部里，大家都把这件事当成笑料。有人并且把这件事编成了一首歌，从早到晚，从那座大建筑物的楼上到楼下，大家都听见有人唱着。

倭雷依气极了，吩咐他妻子买一柄价值二十金法郎的薄绸子的新伞，并且要她带了发票回来做证明。

她却买了一柄十八个金法郎的，愤愤地红着面孔交给她的丈夫，一面说道："你有了这柄，至少要用五年。"扬扬得意的倭雷依在办公室里真正挽回了面子。

到了他夜间回家的时候，他妻子用一种放心不下的眼光瞧着雨伞向他说道："你不应该把橡

皮圈箍在上面，那是要勒断丝经的。这应该由你自己留心照顾，因为我不能够不到几天再买一柄新的给你。”

她拿着新伞把橡皮圈捋开，把伞衣摇散。但是她又吃惊了。在伞衣上发现了一个鹅眼大小的圆洞，那是一个被雪茄烟烧出来的焦痕！

她喃喃地念道：“那上头是什么？”

她丈夫没有回过头来安然答道：“谁呀，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现在，怒气塞住了她的嗓子，她简直说不出话了：“你……你……你烧焦了……你的……你的雨桑你……你……你真发痴了！你想把大家弄得倾家荡产！”

他自己觉得面色发青了，转过身子向她问：“你说什么？”“我说你烧焦了你的雨伞，瞧吧！”

她如同要和他相打一般扑到他跟前，激烈地把那个圆圆的小小焦痕放在他的鼻子下面。

瞧见那个焦痕，他不免呆住了，吞吞吐吐说道：“这……这……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向你发誓。我不知道这柄雨伞是怎么搞的一回事！”

她现在嚷起来了：

“我猜着你在部里，一定拿着这柄伞玩耍，你做了变戏法的，你打开了给他们看。”

他答道：

“我只撑开了一回，教他们看看这柄伞真漂亮。就是这样。我向你发誓。”

但是她气得跳起来了，向他狠狠地大闹了一场，使那些爱和平的男子觉得家庭比弹丸如雨的战场还可怕一些。

她量了大小，在旧雨伞上割了一块颜色不同的旧绸子补上去；第二天倭雷依委屈地拿着这件经过修理的雨具出门了。到了部里，他就把它搁在柜子里，心里把它当做可怕的回忆一样不大惦记它了。

但是，他在傍晚时候回到家里，他的妻子便双手接住雨伞撑开来看，她发现伞已损坏得不可收拾，气得嗓子都噎住了。雨伞上穿了无数的小孔，那明明是烧成的，仿佛有人把烟斗里没有熄灭的灰倒在上面一样。东西是断送了，断送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她一言不发地检查着，真气得一个字也吐不出。他也一样，他检查着损坏的情况，他发愣了，吓糊涂了，狼狈不堪了。

两人互相瞧着，他只好低着眼睛，随后，她把那件破玩意掷到他的脸上，她的嗓子从愤不可遏之中恢复过来，她高声喊道：“哈！短命鬼！短命鬼！你特意这样做！真得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你将来再也得不着这东西……”于是一出闹剧重新开幕了。暴风雨似地演了一个钟头以后，他终于能够解释了。他发誓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说这件事只能是由于恶意或者报复而来。

门上铃子一响可把他救出来了。原来那是一个到他们家里吃夜饭的朋友。

倭雷依太太把情况告诉了那个朋友。至于再买新伞，那算是拉倒了，她的丈夫再也不会有伞好用。

那个朋友对她讲道理："那么，太太，他的衣裳岂不断送了，衣裳当然比雨伞更值钱。"

那个矮小妇人依然是气愤愤的，她说道："那么他只准用厨房里用的雨伞，我没有新绸伞给他。"

听见这种意思，倭雷依生气了，他说：

"那么我就辞职，我！我是决不肯拿着厨子的雨伞到部里去的。"

那位朋友接着说："拿这个去换一块伞面吧，那并不很贵。"

倭雷依太太依然是忿忿不平的。她喃喃地说："至少也要八个金法郎才能换面子。八个加从前十八个，一共是二十六个！花二十六个金法郎买一柄雨伞，真是发痴！是胡闹。"

那位朋友是一个可怜的小资产阶级，忽然得着一种灵感，他说道："教您的保险公司赔偿吧。只要这损害是在您家里发生的，公司应当赔偿烧了的东西。"

听到这种主意，矮小妇人的怒气完全平息了，她思索了一分钟，就向丈夫说道："明天，你在到部以前，先到慈爱保险公司教他们验明这柄雨伞的情况，再要求赔偿。"

倭雷依跳起来说道：

"算什么话，我这一辈子也不敢去！那十八个金法郎是丢定了的。没有什么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就送了命的。"

第二天，他携着手杖出门了。幸而天气晴朗。

倭雷依太太独自坐在家里，对于十八个金法郎的损失依然无法自慰。她把雨伞搁在饭厅的桌上，自己从四面瞧了一周，却得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保险赔偿的念头时时刻刻回到她的心上来，不过，保险公司那些接待顾客的先生们的嘲笑意味的眼色，也是她不愿意去领受的，因为她一到社会上总感到畏怯，所以在必须和陌生人谈话的时候，她一出场就弄得手足失措，她脸上可以毫无来由地红起来。

然而这十八个金法郎的损失使她肉痛得像是被人割了一刀。她不想再去转念头了，不过这损失却始终沉痛地锤着她，怎样办呢？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她简直打不定主意。随后忽然如同懦夫变成了勇士似地，她得着她的解决方法了。

"我一定去，去了再说！"

不过应当在雨伞上花点功夫，使它所遭的灾害更为严重一点，那么她所提的主张才容易得到支持。于是她从壁炉台子上取了一根火柴，在伞骨之间把伞面烧去手掌大小那么几块；然后仔仔细细地把剩下的绸伞面卷起再用橡皮圈箍住，自己披上围巾，戴上帽子，提起快步走下楼来，向着保险公司所在的黎伏力街走。

不过她越是走得和公司相近。她的脚步越发慢下来。自己怎样去说？旁人怎样来

回答她？

她在黎伏力街注意房屋门牌的号数了。和她相距还有二十八家。很好呀！她可以思索。她越走越慢了，突然发起抖来。原来她走到公司门前了，门上金晃晃的几个字标着："慈爱火险有限公司。"已经走到了，好快！她停了一会，又发愁又惭愧，走过去，又走回来，随后又走过去，走回来。

她终于暗自默想："然而我应该进去。早到一点总比迟到一点好些。"

不过走进那栋房子里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心正跳着。

她走到了一个宽大的厅子里了，厅子的周围有许多窗口，每个窗口里面只看见有一个人露着脑袋，身材以及其他部分都被一道格子墙遮住了。

一位先生手里拿着许多纸片在厅子里经过。她停住脚步向他羞怯怯地低声问道："对不起，先生，哪儿是顾客要求赔偿烧毁了物件的地方，您能够告诉我吗？"

他大声回答："在二楼靠左首，损失科。"

损失这二字，更使她害羞了，她很想逃走，预备什么话也不说，甘愿牺牲那十八个金法郎。但是想到这个数目，她心上的勇气又上来了一点，她上楼了，一面喘着气，走一步停一下。

在二楼上，她瞧见了一张门，她叩门了。里面有人清朗地喊着："请进来。"

她进去了，看见那间大的屋子中间，有三位气概庄严身挂勋表的先生站着说话。

其中有一位向她问："您有什么要求，太太？"

她找不着她的字眼了，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来……我来……为的是……一件火灾的损失。"

那位先生恭恭敬敬指着一个位子请她坐下一面说道："请您费心坐一会儿，我立刻和您谈话。"

他依然转身向着那两位先生继续谈话了，他说："先生们，超出四十万金法郎以上的数目，本公司自信对于二位是不受约束的。我们不能承认您二位这种追还原数的要求，使我们格外多付十万。并且估价……"那二人中间有一个把他止住说道："这就够了，先生，法院将来会作决定。我们此时只有告辞吧。"

于是他们恭恭敬敬行了几次礼便都出去了。

唉，倘若她敢于和他们一同出去，她便会那么做了，什么都放弃就此跑了！但是她能够那么做吗？那位先生走近前来鞠躬问道："贵干是什么，太太？"

她困难地支支吾吾说道："我来是为了……为了这个。"

那位经理用一种天真的诧异神态，低头望着她举给他看的那件东西。

她用一只发抖的手试着捋开橡皮圈。费了好些劲儿才达到了目的，于是连忙撑开了那副只

剩下残破面子的雨伞残海经理恻然说道："我觉得这东西损坏得不轻。"

她迟疑地高声说道：

这东西送掉我二十个金法郎。"

他吃惊了，说道："真的！要这么多？"

"是的，这东西以前是很好的。现在我想请您检查它的情况。"

"很清楚，我看得到。很清楚。但是我不知道这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不放心了，以为这公司不肯赔偿这种小东西，于是说道："但是……这柄伞被火烧了……"经理并不否认："我看得很清楚。"

她张着嘴发呆，不知道如何说下去，随后，忽然明白自己忘了把来意说清楚，于是连忙说道："我是倭雷依太太，我们在慈爱公司保了火险，现在我是为了要求赔偿损失来的。"

她害怕旁人干脆地拒绝她，又连忙添上一句："我只要求您为我补上一个新伞面。"

这可把经理窘了，说道：

"但是……太太，我们不是卖雨伞的商人。我们不能亲自担负这类的修理事情。"

这个矮小的妇人觉得自己的事有着落了。自然应该奋斗。她可以奋斗了！她没有恐惧心了。她说道："我只要求修理的费用。我自己能够去办。"

经理先生好像有点糊涂了，说道：

"真的，太太，这真不算多。不过旁人从来不向我们要求赔偿这样轻微的灾害损失。我们现在断不能够照付，请您想想吧，譬如手帕、手套、扫帚，破鞋子，一切小的东西，那都是每日逃不了火灾的损失的。"

她面红了，觉得满身都是怒气了，说道："先生，不过去年十二月，因为烟囱走火，我们至少损失五百金法郎，倭雷依先生一点儿没有要求赔偿，今天公司赔偿我的雨伞是应该的。"

经理猜到她是说谎，就带着微笑说道：

"你可以老实说哟，太太，倭雷依先生对于五百金法郎的损失一点儿也不要求赔偿，现在为了修理雨伞的五六个法郎，倒反来要求，这是很可怪的事。"

她一点也不惊慌地答道：

"请您见谅，先生，五百金法郎的损失，是属于倭雷依先生的钱袋里的，至于这十八个的损失，是属于倭雷依太太名下的。这不是一码事。"

经理看见他既然推不开这个妇人，并且徒然耗去时间，于是用退让的神情问道："请您把怎样成灾的情形说给我听。"她觉得胜利在望，便开始叙述起来："请听吧，先生，我有一只搁雨伞和手棍的铜架子放在大门旁边。某天我回家的时候就把这柄伞搁在架子里。我应该告诉您，

架子上部有一块板子是做安置蜡烛火柴用的。我伸手取了三四根火柴。拿一根一划，谁知它断了；我再划第二根，立刻燃了，却又立刻灭了。再划第三根，谁知也是一样。”

她说到这里，经理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她的叙述：“那果真都是政府制造的火柴吗？”

她不懂这个意思，依然继续叙述：

“那是很可能的。我每次都是划到了第四根才划出火去点燃蜡烛，随后我进房预备睡觉。但是刻把钟以后，我觉得有点烧焦了东西的味儿。我素来是害怕火烛的。唉！倘若我们偶然出了一个乱子，那不可能是我的过错！尤其自从遇见我刚才告诉您的那次烟囱走火以后，一直没有见过它。我所以立时起床走到外面去找，我像猎犬一样向四处嗅着，终于看见这雨伞烧着了。那大约是因为掉了一根火柴进去的原故。现在你看见它被火烧成什么样子了……”经理已经打定了主意，问道：“这种损失，你估计要多少钱？”

她不敢确定数目，待着没有说话。后来她装着大度地说道：“请您教人修理吧。我再到您手中来龋”他拒绝了：“不成，太太，我不能照办。您要求多少，请您告诉我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吧，先生，我不能赚您的钱，我们去试一下。我把这雨伞拿到一家伞铺子里，教他们配一个又好又结实的绸伞面，以后再拿发票向您取款。这可成？”

“很好，太太，就这么说妥了。我写一张通知出纳科付款的条子给您，那里有人偿还您的用费。”

于是他写了一张片子交给倭雷依太太，她伸手接了它，道了谢，害怕经理变卦就匆匆走出来了。

她现在欢欢喜喜地在街上走着去寻一家气象与众不同的雨伞店。等到寻得了一家华美的铺子，她就走进去用一道安安稳稳的声音说道：“这是一柄要换绸面的雨伞，要顶好的伞面。请您拿最好的装上去。我决不在乎价钱。”

# 门栓

放在吃饭的那些人前面的四只杯子仍然是满的，一般情况下这表明客人们也全都半醉了。人们开始只顾说而不听答话，人人都只忙于自己心头闪过的念头；嗓门变得震耳，姿态夸张，两眼发亮。

这是一席单身汉的宴会，是些铁了心的老单身。二十多年前他们就创立了这个定期的会餐，命名为“独身会”。当时有十四个人，决心终身不娶。现在只剩了四个了。三个死了，其他七个结婚了。

这四个坚持得很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他们严格遵守这个奇特集团创建时定下的规章。他们曾经手握着手宣誓，要把他们能接触到的女人勾引得偏离常人所谓的正道，尤其是他们朋友的女人，特别是他们挚友的女人。当他们之中有人要脱离这个集团成家时，他就得设法无可挽回地和他的老伙伴们闹翻。

此外，他们在每次聚餐时，必须相互坦白供认他们最近的外遇，还得连姓名，所有的细节，最精彩的场面都说出来。因此他们对于俗话所谓“单身汉式的胡说八道”十分熟练。

此外，他们还装成百分之百地最看不起妇女。以致将她们称之为“供享乐的牲口。”随时宣扬他们的上帝叔本华，要求恢复后宫和塔楼。在独身会吃饭用的桌布上绣上了古箴言：“妇人乎，终其生也孺子。”并且在下面注上爱·维涅的诗句；①

“女人，啊，病弱的孩子加上十二倍的淫荡。”由于要极力蔑视女人以致他们想的只是她们，生活也只为了她们，为她们耗费了全部精力和情欲。

*注：摘自维涅所著《参桑的愤怒》中的‘命运’一节。

他们之中那些终于结了婚的人，称他们为荒唐的老情郎；既嘲笑他们也害怕他们。

这刻，在独身会宴会上到了该喝香槟酒，开讲秘史的时候了。

这一天，这些老头儿（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老了）却越老越能讲出一些惊人艳福，这些老人真是不涸之泉。一个月以来，这四个人，人人每天都至少勾引一个女人，而且是些最年轻、最富有、最漂亮的女人！

当他们结束了他们的故事时，最先讲的那一位听过了别人的故事之后站了起来说道：“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玩笑话了。我建议给你们说说我的第一次艳遇而不是我最近的艳遇。我指的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奇遇，我第一次纵身（因为这是一次纵身）进一个女人的怀抱。唉！我不会给你们叙述我的……怎样说呢……我最最早的处女作，不讲那。跳过第一道壕沟时（这是我的形象化说法）毫无味道。总的说来是拖泥带水，爬起来时有点不干不净，失掉了一些动人的幻想，有那么一种隐隐约约的反感，一星点儿难过。第一次涉足其间时，那种爱情的现实叫人腻烦；与想象中的全然异样，想象中要微妙得多，细腻得多。它给您留下了一种道义上和感官上的恶心之感，有如将手偶尔放到了某种粘粘糊糊的东西上面之后却没有水来洗一样。您使劲擦，可是那种感觉还在。

是的，但人们对这何等的容易习惯，而且很快，我相信你，是会适应的！虽然……虽然对我来说，对于我未能在造物主安排这些事的时候提出些劝告总是引以为憾。我说不准我设想的事，但是我想我会作出不同的安排，我会研究出一种更合适的、更诗意的，对，更诗意的组合。

我发现我们这位好上帝表现得实在太……太自然主义者了。在他的发明物里太缺少诗意。

因此，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在俗世中的第一个女人。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要讲第一个勾引上我的女人。因为开始时是我们让自己被人抓住了的，至于以后呢……就是一样的事了。

这人是我母亲的一个女友，而且还是一个动人的妇人。这些人，当她们贞洁时，一般都是出于愚蠢，而当她们恋爱时，那就是个疯子。人家怪我们腐蚀了她们。唉，好吧，就算这样！和她在一块儿的时候，事情总成了是兔子挑起的，而不是猎人挑的。唉！她们面子上与此无关，对此，我是知道的，但实际她们在操纵。是她们从我们这儿取得了她们所要的，却不露声色；而后又指控我们败坏了她们，侮辱腐化了她们，我知道什么呢？

我现在说起的这一位，无疑满心都是要让自己和我乱来的渴望。她大约有三十五岁，那时我勉强能算成二十二岁。我从没有想到过要勾引她，我同样也没有想过要当苦行憎。可是有一天当我去拜访她时，我惊讶地端祥了她的衣着，这是一件颇为袒露的早梳装衣，敞开得像开始做弥撒时的教堂的大门。她拉住了我的手，握着它。你们知道，像她们在那种时刻那样地握着，一边迷迷糊糊地叹了口气，这是那种出自丹田的叹息，一边对我说：“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孩

子。”

自然，我的脸变得比蕃茄还要红了，比平常更胆小了。我很想走开，开是她捏住了我的手，而且捏得紧紧的。她把我的手放到了她胸膛上，一个保养得十分出色的胸膛。她对我说：“试试，试试，我的心在怎样地跳。”当然它在跳。我呢，我开始理会到了，可是不知道如何着手，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我是打这时候起变的。

因为我一只手一直压在她心房上衬着的那层脂肪上，而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并且因为我仍然带着一种含含糊糊的微笑看着她，一种傻乎乎的笑、一种出于害怕的笑；她突然站了起来，用愤怒的声音说：“噢！年轻人，您在干吗？您是下流的，没教养的。”我很快地抽回了手，不再微笑，支支吾吾地道了歉，接着我站起来，惊慌地走了，头晕脑胀。

可是我被俘虏了，我梦见了她，我觉得她动人丽且极可爱，我以为我爱上了她，我一直爱她，于是我决定大胆进攻，冒失也干。

当我再次见到她时，她暗中给我微微一笑。唉，这微微一笑可真叫我心神不定，而且她这么久地握住了我的手，而且还别有含意的紧紧不放。

从这天起我就追求她，看起来是这样。至少是她告诉我，说我从那时起就在勾引她，而后骗到了她，玷污了她，用的是一些少见的手腕，一种熟练的技巧，一种数学家式坚韧不拔以及许多美国东北部印地安人式的狡计。

可是有一件事叫我特别烦恼，到哪儿去取得我的胜利呢？我住在家里，而我的家庭在这一点上显得很顽固，我也没有勇气大白天里挟着一个女人走进旅馆的大门，我不晓得到哪里去商量。

于是我这个女伴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在闲谈时用肯定地口气对我说，所有的青年人都该在城里有一间房。我们住在巴黎，这就是一种使人茅塞顿开的启示，我如果有一间房，她会去的。

十一月的一天她来了。这次我本来打算改期的拜访使我很尴尬，因为我没有生火。没有生火是由于炉子漏烟。就在头天晚上我和房东闹了一场，那是个老商人，他终于答应自己带个扫烟囱的来仔细检查一下要做的活路。

她一进来我就宣布：“我没有火，因为漏烟。”她没有想听我的话的神气，自己结结巴巴地说：“一点不碍事，我有……”由于我吃惊地站着不动，她也完全懵住了，不再说下去了，接着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疯了……我没脑子了……我在干什么呀，主呀！我干吗来呢?真倒霉！唉，真可耻！”于是她哭着倒进了我的怀里。

我相信了她的悔恨，向她发誓说我尊重她。于是她扑到了我的双膝上，一边发着抖说：“可你还不知道我多爱你，你如何征服了我，我疯了！”

我立时想：到了开始短兵相接的时候了，可是她打颤，站起一直跑到了一个大柜里躲起来，一边哭着：“唉，别看我，别，别，这阳光让我害臊，至少求你别瞧着我，但愿我们俩全在黑暗里，在黑夜里。你想象过吗？那真是梦幻，啊！唉！可这阳光！”

我冲到窗户前面，关上了挡风板，拉拢了窗帘，在仍然透进一道光线的地方挂上了一件短

大衣，而后伸开了双手以防绊倒在椅子上，心里怦怦跳着找她，我找到了她。

这是一次新鲜的旅行，双人的嘴唇贴着嘴唇，摸索着向在另外那个角落里放床的暖阁摸过去，肯定走的不是直线，因为我先是碰到了壁炉，而后是五屉柜，最后终于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

于是我们完全忘情于一种狂欢之中。这是狂乱纵情的一小时，非凡世间的欢乐。接着一种美妙的疲乏袭来，我们搂着胳膊睡着了。

于是我做梦了。然而在梦中出现了好像有人叫我，有人在呼救，而后我挨了狠狠的一拳；张开双眼……

唉！……红色落日的斜晖从我整个儿敞开的窗户里照进来，仿佛是从天边外照过来的，用它尊荣的曦微照亮了我那乱七八糟的床。床上躺着一个发狂的女人，她尖叫，拉拉扯扯，扭来扭去，手脚并动想抓住一角被单，一角床帐或者任何东西；在房间中间立着的是穿着大衣，惊慌失措的房东，双眼发傻的瞪着我们，两边肩并肩站着门房和一个黑得像鬼的扫烟囱汉子。

我愤怒地爬起来打算当胸抓住他，还大声叫道："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老天爷！"

那个不断忍住笑的扫烟囱的汉子听任手里拿着的铅皮掉到了地上．那个看门人像变成了傻子，而那个房东则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先生，这是……这是……为了那个烟囱、烟囱……。"我吼起来了："给……您滚出去，老天爷！"

于是他带着一副不安而有礼的神气拿起了帽子退着走了，一边喃喃说："对不起，先生，原谅我，要是我想到会惊扰你，我就不会来了。这个门房告诉我说您出去了。请原谅我。"于是他们走了。

从此以后，你们看，我从不关窗户；可是我总把门拴推上。

# 邂逅

——写给爱德华·洛德

这是一件偶然的事，一件真正偶然的事。那位因站立过久而发倦的艾特雷尔伯爵，从外面走进那间空旷无人，与客厅的辉煌相形之下竟像完全黑暗的卧室。这一晚，莱思公主府中的各处房间，因为夜宴而尽行开放了。

他本来在寻觅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知道他妻子非到天明绝不肯走。自从走到这卧房的门口时，他便看见了那座在这个宽而且大的房间中央矗立着的金光灿烂的大床，这张床如同埋有爱神的坟台一般——因为公主已经不是少年了。这床的后面，有一个大片发亮的处所，使人觉得那是一座由高高的窗口可以看见的大湖。原来这是一面广阔得无可形容的大镜子，挂着一块偶垂而常启的薄呢。这镜子仿佛向着那些被褥——它的同谋者——注视着似的。我们可以说它有许多纪念，许多惆怅，如同这些看过许多死亡的活剧的府第一样，并且从它平滑而空无一物的镜面上，曾有人看见过那些女性的赤裸裸的臀部的巧妙曲线，和那些互相攀扭胳膊的温存动作。

这位伯爵在这间旖旎的卧房门口略受感动，因此微笑地停止了脚步。但是陡然间，有点东西，如同一些向他猛扑的幽灵一般在这镜子里出现了。一男一女，本来都坐在一张藏在黑影里的矮塌上，现在都立起来了，于是这玻璃的反射，便将他们的影子映了出来，清楚地表现他们

是站着的，并且在分手之前，啮唇而吻。

伯爵认得这就是他的妻子和塞威臬候爵。他便用坚定而能自我控制的态度转身走开了，一心静候天明去引他的妻子回去，但是决不想睡觉。

等他和他的妻子单独相对时，便向她说：

“太太，我刚才在莱恩公主的卧房里看见您。自然我不必再来细说。我不爱斥责人，不爱粗暴，不爱闹笑话。为了避免这些，我们可以静悄悄地分居。那些管事的人，将来会遵照我的命令给您供给用费。你一搬出了我的门之后。您就是自由的，可以照您的意思过活。但是我现在预先通知您，倘若闹出了什么风声，因为您依然继续冠着我的姓，那么我就非表示严厉的办法不可。”

她正想发言，但是他止住了她，于是她便向他鞠了一躬，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了。

他觉得自己的受惊和发愁，甚于所感到的不幸。在新婚的头几年，他曾经十分爱她。这种热潮已经渐渐冷了。现在，他虽然对于伯爵夫人还保存某些兴味，但是时常对于看戏或者交际更来劲儿。

她年纪很轻，不过是 24 岁，身材矮小，一头极少见的金黄头发，并且瘦削，过于瘦削。这是一个巴黎式的玩偶，细致，娇冶，时髦，风骚，相当聪明，其飘逸过于其美，他在向他的兄弟谈及他的妻子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的妻子是个飘逸的，动人的，只有……她一被我握到手中，什么都没有了，她仿佛是那些全部白沫腾起的香槟酒。我们到了干杯的时节，味道固然不差，可是太少了一点。”

他这时在自己的卧房中纵横来回走着，神情激动，百感交集。有时，一种暴怒将他激动起来，竟然要去打断那候爵的腰，或者在那一个场所当众给他几个耳括子。随后，他承认这是无味的事，旁人所要笑的，将是他自己，而非那一位；并且这种愤怒，大部分是由于他那被损害的虚荣心而来，而不是心灵受伤。于是，他便躺在床上，但是一点儿也睡不着。

几天之后，巴黎城中，都知道艾特尔伯爵和伯爵夫人，因为气味不相投，已经和和气气地分居了。旁人绝不怀疑什么，旁人绝不因此而耳语，并且旁人绝不诧异。

然而伯爵为着免除那些使人难受的邂逅，竟在旅行中过了一年。随后，他在某处海水浴场度过第二年的夏季，在猎场过秋季，一直到冬季才回巴黎。其间一次也没有遇到他的妻子。

他知道旁人绝不谈她什么。至少，她对外表是留心的。他也不再要求了。

他觉得很烦闷，于是再去旅行，随后便在他那为修缮在威波司地方的别墅中住了两年。随后，他在这别墅中邀请宾客，一直闹了一年零三个月光景。随后，他又被这种老一套的娱乐弄倦了，便又回到在巴黎的府第中，这正是分离后的第六年了。

现在他正是 45 岁，头上并没白发，不过肚子略略大了一点，然而那种素以丰仪伟俊见称于往日的人，在久离故乡后的惆怅，却是不可免的。

他在回到巴黎一个月之后，因为从某个俱乐部出来感受了风寒，咳起嗽来。他的医生便叫他到法国南方滨海的尼司地方过他的冬季。

在某个星期一的晚上，他便趁着特别快车起程了。

因为他来的迟了一点，所以在将要开车时才上车，那时只有一个车厢中还有一个座位。有一个旅行者已经在那张靠内面的围椅上躺着，但，因为那旅行者完全被衣裳和皮子所盖覆，所以分不出是男是女，人们什么也看不出，看到的不过是一个长的衣裳包裹。于是他便着手给自己布置，戴起他的旅行式瓜皮帽，铺开他的被盖，将身体裹了进去，躺下睡觉了。

直到黎明时，他才醒来，于是立刻向他那个同车的人注目。那个人整夜绝没有动弹，仿佛依然在黑甜乡里。

艾特雷尔先生利用这时机，给自己整理早装，刷刷他的长髯和头发，修饰他那副在夜间大起变化的面目：真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时，这变化何其显著。

有位大诗人①说过：年少晨起时，丰仪谁与似。

一个人在少年时，每逢睡醒了起来，总是仪容焕发，皮肤鲜润，双目有神，头发光洁。

到了老大之时，醒来的样子就可怜了，双目无神，颊部绯红而发涨，嘴唇仿佛厚了一些似的，头发蓬松，胡子拉碴，使脸上显出一种老迈，疲倦，万事俱了的神情。

伯爵将他的旅行必备提包打开，略略刷几下，就整理好了仪容，随后便等候着。

那列列车鸣过笛就停下来了。那位同车的动了一下，大概是醒了。随后那列车又开动了。一道斜斜的日光，钻进了这节车厢里面，并且刚好射在这个重新开始动弹的高卧者的身上。只见那脑袋像一只鸡雏钻出蛋壳一般动了几下，便从容地将面孔露出来了。①指 v·雨果，诗引自《世纪传奇》集。

这是一个异常鲜润，极其俊俏而丰腴的金发妇人。她坐起来了。

伯爵不免发呆了，向她尽力注视。他竟不知道是不是应当相信事实。因为明摆着地，这是……是他的妻子，但是这是起了异常变化的妻子……更增姿色地丰腴了，啊！像他自己一般地发胖了，但是变得更好看了。

她安然瞧着他，仿佛不相识似的，随后便从容地除去那些围在她身上的东西。

她的神情，竟有那种在醒来时自信是容光焕发而仪态万方的妇女的意味。

伯爵真给弄胡涂了。

这是他的妻子吗？或者是和她像姊妹一般相似的其它人吗？六年以来，他从没有见过她，自然可能发生误会。

她打了个呵欠。他认出了这种动作。但是她又重新转过脸来对着他，并且用一种从容而漠不相关的注视，一种绝无所觉的注视，在他的身上溜过一遍，随后她却又去看窗外的野景了。

他依然坠在那发呆的境界里，迷惑得要命。他等候着，坚持从旁窥探。

但是没有错，这是他的妻子。见鬼！他怎样能迟疑呢？那条鼻梁，世上哪有第二条呢？于是成千累百的回忆都涌上心头。许多抚爱的回忆，她身上的一些细微末节，在臀部上的一颗肉

痣，在背上和第一颗不同侧的另外一颗。以前，他以前多少次吻过这两个东西呀！他这时觉得被一种往日的沉醉所征服了，重新想起了她皮肤的香味，她张臂拥住他肩头时的微笑，她声音的柔和的调子，她一切的娇媚温存。但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变化了，更美了，这是她，但不再是往日的她了。他发现她现在更成熟了，更老练了，更女性一些了，更动人一些了，更可爱一些了，更令人倾心，更激动情欲了。

所以这个陌生的，不知姓名的，偶然在一个车厢里遇见的妇人，是属于他的，是按法律属于他的。只要他说一声："我要。"

他从前在她的怀抱中熟睡过，在她的爱河中生活过。现在，他觉得她变化得几乎使他不能认识了。她是另外一人，而同时也还是她：这是另外一个从他们分离之后才出世而长成的人，这也是他以前所有的她；他现在认出了这是姿态变更，神韵老练，微笑略失其媚，动作愈见其庄的她。这是合二而一的妇人，就是将新的不知姓名者的大部分，和载入被爱的纪念之中的大部分的综合。这竟是一件罕见的，乱人心绪的，使人兴奋的事，一种令人神往而心旌惶惑飘摇的爱情之秘。这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新的躯壳中，在一种绝未经他双唇接触过的肉体中。

于是他想起，在事实上，这六年之中，他们都完全变了。仅仅轮廓依稀还可辨认，然而有时这轮廓亦复不存。

那血液，毫发，皮肤，都是新生的，都是再造过的。他们在经过长久期间的睽违之后，便发现另一个生命完全不同了；虽然仍然还是那个人，而且享有同一姓名。

并且那心弦也可以变迁，那些观念也可以改造更新。所以在四十年的生活之中，由于一些慢慢的和持续的变化，我们竟可以化作四五个完全新而不同的生命。

他心乱如麻，一味玄想。陡然间，他想起在公主卧房中捉住她的那一晚。什么愤怒也没有激动他。现在他眼前所看见的，并不是同一妇人，往日那个瘦小而活泼的玩偶。

他怎么办呢？怎样和她说话呢?给她说什么呢?她已经认出了他吗？

列车重新又停住了。他便站了起来，向她致敬，并且说："贝尔蒂，您什么也不短吗？我可以给您带点……"

她将他从头看到脚，并且绝不惶惑，绝不愤怒，显出一种平淡无奇的态度答复道："不——什么都不短——谢谢。"

他下了车了，并且在月台上走了几步，振作自己，如同在失败之后，去恢复理智似的。现在，他将要干些什么呢？跳上另外一个车厢吗？未免仿佛有点儿像逃跑，连忙去献殷勤吗？未免仿佛有点儿像赔礼。拿出主人翁的样子去说话？未免仿佛有点儿像一个未受教育者。并且，他确实已经没有那种权利了。

他重新上了车，并且仍归原位。

她在他下车的空儿，也迅速将自己的装束整理了一下，现在她已经自得地、精神焕发地靠在那围椅上了。

他转过身对着她，于是向她说："亲爱的贝尔蒂，既然在分离六年之后，在和平地分手六年之后，一种很奇异的命运使我们重新会面，我们还要继续以两个不可言归于好的冤家相视吗？

现在我们两个人单独被关在这儿，是好还是歹。我，我不会走开。所以，倘若能像……像……像……一些……朋友谈起天来，一直到我们行程的终点，岂不好一些？”

她安静的答道：“随你的意思吧。”

于是他语促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随后，得了一点勇气，他便靠过去一点，坐在那当中的围椅上，用一种殷勤的声音说道：“我看到了应当讨好您。并且这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您是动人的，您不会想到这六年里您漂亮了多少。刚才，我看见您从您的皮子下面露面时，那神情所给我的俊美绝伦的感觉，我没有从任何女人身边领略过。真的，这样一种变迁，我见乎不肯相信竟有这么一种变化……”

她头也不动眼也不瞧地说：“我不会对您照样说这些，因为您潇洒得很。”

他惶惑起来了，面色红了，随后带着一种不经意的微笑说：“您真是强硬。”

她转过来向着他：“为什么？我明白。你并不是有心对我求爱，对吗？所以我之觉得您仪表是好是不，绝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看得出这个主题对您是难受的。我们说旁的事罢。您做了些什么事，自从我看不见您以后？”

他觉得很狼狈了，口吃着说：“我吗？我曾经旅行，我曾经打猎。我已经老了，如同您所看见的一样。那末您呢？”

她爽利地高声说：“我遵守您从前吩咐我的话，留心我的外表。”

一个粗劣的字已经到了他的口边了。他却没有说了出来，但是抓着他妻子的手吻着：“我因此谢谢您。”

她不免惊讶。他真是意志很强，永远能保持自身之主的地位。

他接着说：“您既然对于我的第一个要求，表示同意，现在您愿意我们不用尖刻的话谈天吗？”

她表示了一个轻蔑的动作：“尖刻话吗？但是我并没有这种意味。在我这方面，您完全是一个无关系的人。我仅仅在寻个方法去圆转一种困难的谈话。”

他一直瞧着她，她虽然生硬却仍然是动人的，他竟起了一种粗鲁的欲望，一种不可抵抗的欲望，一种主人翁式的欲望。

她觉到她已经得罪了他，便说：“现在，您究竟有多大年纪呢？我相信你一定比您的外表年轻些。”

他面色不禁发白了：“我现在有四十五岁。”随后，他又接着说：“我忘了向您打听莱恩公主的消息。您一直看见她吗？”

她用怀怨的眼光向他瞧了一下：“是的，一直看见。她身体很好，谢谢。”

他们两人并肩坐着，心中激动，情绪不宁。陡然他高声说道：“亲爱的贝尔蒂，我刚才变了主意。您本是我的妻子，我要求您今日再回我家去。我发觉您的容貌性情都有进步，于是我重

拾坠欢。我是您的丈夫，这是我的权利。”

她吃了一惊，于是深深地注视他。想从他的眼光里，细读他的心事。他脸色沉着，坚定，无法看透。

她说：“我很遗憾，我还有许多约会。”

他微笑着说：“活该您倒运，法律给我以权力。我将预备用它。”

他们已经快到马赛了，列车拉响了汽笛，并一面减速。伯爵夫人立了起来，安安稳稳地将她的被盖卷起，随后转身向着他丈夫说：“我亲爱的莱蒙，请您别将我安排的这场密谈弄糟了。我早已服从尊命，采取了一种防范的手段，使我无论有什么事都不用怕，不管是您或者社交界，您现在是到尼司去，对吗？”

“我要到您所要到的地方去。”

“绝对没有这回事。请您听我说吧，我保证您会让我安安静静的。等一会儿，您会在月台上，看见莱思公主和亨利奥子爵夫人，她们都同她们的丈夫在月台上接我。我要他们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要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单独地在这车上过了一夜。您什么也不用害怕。这件事是那样出人意料之外的，这些太太们一定会向四处宣扬。

“刚才我对您说过，我一切都按照了您的建议，细心地留心外表。而且此外并未发生问题，对吗？既然如此，所以我安排这次‘邂逅’就是为的继续执行。您吩咐过我，要极力避免丑闻，我避开了，亲爱的……因为我害怕……我害怕……”

她等这列车停稳，因为这时一群朋友都对着他车厢的窗门前走了过来，并且动手将门打开，于是她结束道：“我害怕怀孕。”

那公主张开两臂来拥抱她，她却指着这位因诧异而发呆，并且正在极力猜度真象的伯爵向她说：“您不认识莱蒙吗？事实上，他的样子变了许多。他不愿意让我单身旅行，所以答应来陪我。我们有时作为不能共同生活的好朋友出来溜达溜达。并且我们就在这儿分手，他已经有点陪我陪够了。”

她伸手给他，他机械地握着，随后她跳上月台，到了那些接她的人堆中去了。

伯爵陡然将那扇门关上，他过于激动，以致一个字也不能说，一点办法也不能定。耳中正充满着她妻子的那种说话之声和她的悠然而逝的欢笑之声。

以后，他永远没有和她再见过面。

她以前说过谎吗？她这时说的真话吗？他永远不会知道。

# 自杀事件

——写给佐治勒格朗

我们在日报的琐闻栏里，看见这件事还不到几天：

“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之间的那个半夜里，那些住在某街 40 号门牌的住宅里的居民，都被两声连续而来的枪声惊醒。这声音是从一间 X 先生所住的屋里出来的。那屋子的门被人打开了，见那位躺在血泊里的房客，手里还握着那管用以自杀的手枪。

“X 先生有五十七岁，素来在一种有体面的、宽裕境界里过活，并且具有一切过享福日子的条件。大众对他这种悲惨的结局的理由都毫无所知。”

世上这样幸福的人，究竟是被什么隐痛巨恨和私衷如炽的伤心事推到了自杀的路上去呢？大家寻觅答案，设想是爱情的悲剧，或者又疑虑是财产严重损失的灾难。随后，因为始终找不着一点确凿的痕迹，于是对于这类的死亡，称之为“神秘”。

在这类无端自杀者之一的桌上，被人找到了一封在最后的一夜写成的信，它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相信它是值得研究的。谁知它并没有为那种人们在遇到这种绝望行为后面常要进行的搜查揭示出任何重大灾难来，但是它却揭示了人生中的细微困苦的慢性演进，那种一切梦想成空了的寂寞生活的大限；它是造成悲剧式收场的理由，这一切只有神经质的、敏感的人可以懂得。

请看那封信：

已经是半夜了，当我写完这封信时，便将自杀。

为什么呢？我接着就尽量说清缘由。这并不是为那些在将来会看到这封信的人，却是为得鼓起我那种正在衰耗的勇气，使我能够了然这种可延而不可免的大限之期现已来临。

我是在我父母的手里抚育成人的，两老都是胸无城府的人；并且我算得一个孝子。

我在梦境里混了过多时候。最后的那几层幕布，仅仅到现在才被撕开。

有一种现象多年前就到了我的眼前了。凡是以前在我看来有如晨曦的生活遭遇，到现在都仿佛褪色了。事物已经显露给我它丑恶的真象；爱情的真实理由也使我心理作恶，就是含着诗意的温存也一个样。

我们在世上的这些人，都是种种妄想的玩物——它们都常常花样翻新而引人入迷。

随后，到了老时，当我在今天晚饭后，发现了一线光明，给我照见了‘四大皆空’的时候，我对于环境的困苦，奋斗的无益，期望的虚荣，便都抱了听天由命的态度。

以前，我是快乐的，什么都使我惬意。那些街头杂景，来来往往的妇女，我所居住的地方，乃至我对自己的衣服的款式，都有兴趣。但是这类翻来覆去的景象，就跟一个看戏的每晚老到那个固定不变的戏院去一样，终于使我心里充满了厌倦和烦闷。

自从三十年来，我每天就在那个不变动的时刻起床；末了，走到哪个同一饭馆，在同一时刻，吃那种由不同的堂倌送上来的同样的菜。

我曾经预备去旅行。但是因人地生疏旅客所感的那种孤独伶仃的境界，使我害怕。我觉得我在地球上是那样孤单，那样渺小，结果我竟迅速之极地转回家来。

但是，我那三十年来没有搬动过的家具的不变动面目，我那些从崭新用到现在的椅子的破旧样子，和我久居而有特别气味的房屋的气味，每晚必使我因相习而生厌烦，并因这样过活而

产生惆怅忧郁。

这一切，竟可悲地出现了又出现。即如我每逢回家时把锁匙插入锁眼的那个姿势，我搁火柴的那个地方，当着火柴燃烧时我向房里望去的第一眼，都使我感到一种愿望：要从窗口里跳出去，并且从而结束我们总也无法摆脱的单调生涯。

每天，我刮面的时节，虽感到一种要抹脖子的激烈欲望；并且我那副永远不变更的面目，我在镜中所看见的那副涂上了肥皂的面孔，好几次使我因发愁而流泪。

那些从前我素来喜欢的人，由于我如此熟识他们，如此了解他们而知道他们将对我说的话和将对他们作的答复，由于我早就看明白他们的固定思想和他们的推敲力的细微末节，以致我无法再接近他们。世人的脑袋，个个都像是一个马戏团：里面关着一匹倒霉的、在里面转个不停的马。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迂回，如何拐角，然而那界限是近似的，迂回是不断的，既无不可预见的激动，也无未知的出口。我们应该以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快乐，相同的戏谑，相同的习惯，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厌忌兜圈子，不息地兜圈子。

今晚的雾真是讨厌，它笼罩了那条大街，街中的那种昏暗了的煤气路灯，竟像是一些烟煤很重的蜡烛。较通常沉重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我大概会忍受不了，消化不了。

因为好的消化力是人生中的要素。它可以使艺术家得到烟士披里纯，它给青年人以爱情上的需要，给思想家以明确的观念，它使世人得到生活的乐趣；并且它允许世人多吃——这件事依然是最大的幸福。一个带病征的胃把人推进多疑寡欢的境界，使抑郁的幻想和求死之心萌芽。我时常注意到这点。倘若我今晚的消化好，我也许不会自杀。

我一坐到这张自从三十年来我每天必坐的围椅上，我举目向四面一瞧。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那样骇人的苦恼之境，以为自己快发狂了。

我努力寻觅如何能解脱我自己，但是无论什么策略都使我心悸，好像比无所作为更可怕一些。于是我就想整理我那些纸片儿。

本来长期以来，我就想做整理抽屉的工作；因为自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信札和发票糊涂淆混地扔在这张桌子的抽屉里，并且这种杂乱无章的做法，常常给我造成一些纠纷。一经想起整理这件我素无勇气动手的怕人的工作，就使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感到十分疲倦，我终于还是坐在我的书桌跟前，并且把抽屉打开，希望在我的那些旧纸片中，选出一部分，再把所余的大部分毁去。

对着那些堆得成了黄色的纸片儿，开始我竟茫无头绪；随后，我从中拿出一张来。

唉！倘若你们想活下去，请千万不要去碰那种家具，那种往日信札的坟墓！并且，倘若你们偶尔把它打开，请你们双手抓住其中所有蕴藏的信件，闭上双目，以免看到它们之中的一个字，使那唯一久付遗忘而陡然辨出了的笔迹，不致一下子将你们推到那种海洋般的纪念里去！把这些向人索命的纸片留到火里去吧！末了，到了这些纸片成灰的时候，再请你们把它压碎，弄成一种不可睹的灰尘……否则你们就完了……如同我刚才一个钟头以前干完了一样……

唉！我开始时所重读的那些信，对我都不是甚关痛痒的。并且，它们都是近日的，由那些依然时常遇见而声音笑貌使我不甚感动的活着的人寄来的。但是突然有一个信封使我一惊。一笔豪放的书法在上面写出了我的姓名；于是，一阵热泪顿时润湿了我的眼脸。那个写信的人，是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总角之交，呈现在我的眼前，竟使我的骨节都不寒而栗。对呀，对呀，

那些死者都回来了，因为我看见他们了！人类的记忆力，真是一个比宇宙还完备的世界：它能够使得那些不存在的人重得生命！

我头晕眼花地把他以前告诉我的那些话重读了一遍，于是在我这个悲怨欲绝的心弦上，感到了一种那样痛苦的致命之伤——这种致命之伤，使我象一个被折断了肢体的人似的，开始呻吟。

随后，我如同在一条河里溯流而上似的，回溯了我毕生的经过。我辨出了那些在我久已不在意姓名而付之遗忘的熟人。仅仅他们的面貌还印在我心口。在我母亲留给我的那些信里，我还寻找了那些老家丁和我们住宅的样子，以及儿时念念不忘的那些无甚意义的细微末节。

对呀，我忽然看见了我母亲往日的种种服装，和她老人家因为当日所崇尚的种种发髻和帽式而生的种种不同的神态。尤其她老人家身着一件古式的下摆四展的绸子裙袍的光景，格外使我憧憬起来。于是我便记起她老人家某一天穿上了这件裙袍向我所说的一句话："洛贝，我的孩子，倘若你不好好地立直，你就会一生成为驼背。"

随后，忽然打开了另一个抽屉，找到了我许多爱情的纪念品：一只跳舞鞋，一块撕开了的手帕，一双缚长统女袜的吊带，许多头发，和许多枯干了的花。于是，我一生的甜美小史，竟把我浸润在某些永无结局的苦味惆怅里了——可怜那些小史的女主人，到今日依然活着，然而已都是白发苍苍了。唉！那些金发云卷的少年头呢？那种握手的温存呢？那种传言的顾盼呢？那种突然跳跃的心儿呢？那种允诺接吻的微笑呢？允诺拥抱的双臂呢？……而那第一次接吻……那种使人沉迷于将临的占有而在无穷幸福中的接吻，那种使人闭目忘情而永愿结束的长吻！

捧着远日温存的旧纪念品在手里，我发狂似地抚爱它们，然而在我被这些回忆所损害的心灵里，逐一重温了相违之时，于是我承受了苦刑的煎熬，一种比任何地狱寓言所想像的还残酷的苦刑煎熬。

只剩了最后的一封信了，这是我写的，是我在五十年前遵照一位作文教师的口授而默写出来的。它所说的就是："我亲爱的妈妈：我今日有七岁了，正是可以懂事的年龄。趁这个机会，谢谢您对我所给的生命之德。爱您的爱子洛贝谨上。"

那些旧纸片儿算是看完了。我已经达到了我的本源之地，于是我突然转过头来去面向我将来的时日。我见到了那种可厌的和寂寞的老年，以及不久便可立见的衰颓。于是完了，完了！并且我身旁一个人也没有。

我的手枪在那里，那张小桌子上面……我把它装好了子弹……请你们千万不要重读你们往日的书信吧。

这就是许多自杀者之所以自杀的原因之一。我忽然在他们的生活里去寻找隐痛剧恨，而结果毫无所获。

# 勋章到手了

好些人在生下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一种支配欲的本能，一种癖好，或者在刚一开始说话，开始想事，就产生了一种欲望。

萨克勒门先生自从孩童时代起，装在脑子里的只有一个想得勋章的念头。稍许大一点，当

然那还是很小的年龄，他如同其他的孩子们戴着一顶军帽似的，挂着好些锌质的荣誉军十字勋章，并且在街道上，扬扬自得地把手交给他母亲牵着，一面挺起他那个被红带子和金属的星型牌子所装饰的小小胸脯。

他马马虎虎地读了几年书，却被中等教育考试委员会淘汰了，于是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办；末了，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他本有一点财产。

他俩在巴黎住着，如同富裕的资产阶级一样，只在同阶级的交际场中来往，但是并不在交际场中鬼混，因为他俩认识一位有希望当上部长的国会议员，并且和两位师长做了朋友，所以得意洋洋。

但是那种从萨克勒门出世的初期已经走进他脑子里的思想，不再和他相离了；并且由于没有权利可以在礼服上佩带一条有颜色的勋表丝带，他一直感到痛苦。

他在城基大街上遇见了的那些得了勋章的人，常常使他心上受到一种打击。他抱着愤怒的嫉妒去侧眼瞧着他们。偶尔到了午后闲着的时候，他独自一人一个个地数着他们，自言自语道：“从马德来因礼拜堂走到德罗特街，我将要遇见多少佩勋章的。”

他在街上慢慢走着，利用自己那副惯于从远处辨认那种小小红点儿的眼光，去考察人家的衣服，等到散步完了的时候，他因为好些数字吃惊了：“八个荣誉军官长，十七个荣誉军骑士。竟有这么多！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滥发十字勋章真是糊涂。我们看看走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样的数目。”

于是他转身慢慢地走回去了，到了拥挤的人群妨碍他的寻觅之时，使他遗漏了一两个，他不乐意了。

他知道那些最容易遇见佩勋章的人的区域了。他们都集中于旧王宫。在歌剧院大街看见的不及在和平街看见的多；在大街右边比左边多。

仿佛他们也常在某几个咖啡馆某几个戏院出入。每次萨克勒门看见成群的白发先生们站在人行道当中并且妨害交通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这都是一群荣誉军官长啊！”他简直想向他们致敬了。

官长们——他常常注意他们——有一种和骑士们不同的神气。他们的头部气派与众不同，旁人觉得他们具有一种更高尚的庄严，一种更崇高的威望。

偶尔，萨克勒门也怒从心起，愤然反对那些得着了勋章的人；后来他觉得对于他们，感到了一种社会党人才会有的憎恨。

他如同一个挨饿的穷人经过了大饮食店前面而生气一样，因为遇着那么多的勋章气坏了，于是回到家里就高声说道：“究竟到哪一天，才可以有人替我们扫除这恶浊的政府？”他的妻子吃惊了，问他道：“你今天有什么事？”

他回答：“我对于各处发现的不公道的事，很为生气。哈！巴黎公社党人当初真有道理！”

晚饭以后，他依然又上街了，后来考察了那些制造勋章的铺子。他仔细看过了一切不同的图案，各别的颜色，真的想一齐占有过来，并且在一个公共的典礼当中，在一个满是宾客的和满是惊奇者的大礼堂里，自己挺着胸脯，上面挂着无数垂在彼此重叠如同肋骨一样的别针之下

的光辉闪灼的勋章，领着一队行列，挟着一顶折得拢的大礼帽在胳膊下边庄严地经过，在一片赞美声中，一阵敬佩声浪中，自己的光辉简直像是天上的星斗。

他没有，真糟糕！他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接受任何勋章。

他想着："一个从没有担任过公共职务的人想要搞一个荣誉军勋章真是过于困难的。倘若我设法为自己去搞科学研究院官长勋章呢？"

但是他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把这件事情和他那个一直莫名其妙的妻子商量。她说："科学研究院官长勋章？为了这东西，你曾经做过了一些什么事？"

他气极了："你要懂得我的意思。我正寻找应做的事，你有时候真笨。"

她微笑道："对呀，你真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我？"

他却得着一个念头了："倘若你向众议员罗士阑先生谈谈这事情，他可以给我一个好主意。我本人，你懂得我差不多不敢向他直接谈这问题。那太微妙，太困难，若是由你开口，那就很自然了。"

萨克勒门太太照他要求的话做了。罗士阑答应向部长去谈。于是萨克勒门叠次去烦扰他了。末了，这众议员的回答是应该先做一次申请，并且列举他的头衔。

他的头衔吗？问题来了。他连中等教育毕业的头衔都没有。

然而他却用起功来，预备编一本小书名叫《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思想贫乏，他没有能够编成。

他找了好些比较容易的主题，并且接连着手了好几个：最初的是《儿童的直观教育》。他主张应当在贫民区域里专为儿童设立一些不收费用的戏院样的场所。从很幼的年龄，父母就引他们进去看，院里利用幻灯使他们获得人生一切常识的大概。这可以算得是真正的学校。视官是可以教育头脑的，图画是可以刻画在记忆里的，这样就使科学都成为看得见的了。

这样去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等等，哪儿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他把这册子印好了，每个众议员，他各赠一本，每个部长，各赠十本，法国总统，赠五十本，巴黎的报馆，每家赠十本，巴黎以外的报馆，每家赠五本。

以后他又研究"街头图书馆"的问题，主张国家制办许多和卖橘子的所用一样的小车，装满许多书籍派人在街上来往推动。每个居民，每月可以有租阅十本书的权利，共取一个铜元的租金。

他说："人民只为寻欢作乐才肯走动。他既然不肯主动去接受教育，那么就应当让教育来找他们吧……"然而这些论文在各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时候他上了他的申请书。有人回答他，说是已经在注意之列，在研究之列了。他确信自己的成绩了，一心等候着。却仍旧一点什么也没有。

于是他决定从个人方面运动了。他要求谒见教育部长谈一次话，然而接见他的却是一位很年轻而举止庄重并且有权力的机要秘书，这位秘书如同弹开钢琴一样，按着一组白色电铃钮儿

不住手地传召收发、勤杂人员，甚至科员之类。他向这位求见的人肯定他的事情进展顺利，劝他继续这种值得重视的工作。

萨克勒门先生于是重新从事著述了。

现在，众议员罗士阑像很关心他的成绩了，乃至于常常给他许多高明而合乎实用的意见。并且罗士阑是一个有勋章的人，不过大家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这种特别荣誉会落在他的身上。

他对萨克勒门指点了许多可以着手的新研究，把他介绍到好些专门学会，会里专注的是种种特别深奥的科学问题，目的正是想得到荣誉。他并且向内阁保举了他。

有一天，他走到了他朋友萨克勒门家中吃午饭（这几个月以来，他常在这个人家吃饭），他握着他朋友的手低声说："我刚才为您得着一个大的喜信。历史工作委员会有件事情委托您。任务就是要到法国各种图书馆去搜求资料。"

喜倒了的萨克勒门因此连饮食都没有心思了。八天之后他起程去搜求了。

他从这一个城市走到那一个城市，查考书目，搜寻好些堆着满是灰尘的旧书的阁楼，招惹了图书馆员们的憎恨。

某天晚上，他在卢昂动了回家和妻子拥抱的念头，原来他有一个星期看不见她了；他搭了晚上九点钟的火车半夜就可以到家。

他本来带着大门钥匙在身边。于是他轻轻开了门进去，快乐得发起抖来，这样惊骇她一下是很有趣的。岂知她却扣上了卧房的门：何等没趣！于是他隔着门喊道："婀恩，我回来了！"

她大概吃了一惊，因为他听见她从床上跳下来，以及她如同呓语一样独自说话。她忽然向着梳妆室跑过去了，开了梳妆室的门立刻又关起来，并且赤着脚在房里很快地穿过好几次，家具上的玻璃都震得响动了。末了她才问："是你，亚力山大？"

他回答道："是呀，是我呀，开门吧！"

房门开了，他妻子向他怀里一倒，同时喃喃地说："呵！真怕人！真吓坏我！真喜坏我！"

于是他着手宽衣了，按部就班地，如同往日做的一样。并且从椅子上，拿起了那件向来挂在暗廊里的外套。但是，忽然，他发呆了。那外套的钮孔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小小丝带，勋章！

他吃着嘴说："这……这……这外套系了勋章！"

于是他妻子突然向他一扑，并且向他的手里抓着那件外套，她说："不是……你弄错了……把它给我……"但是他抓住一只外套袖子不肯放手，在一阵发痴的神气中间重复地问："呵？为什么？对我说！这是谁的外套？这决不是我的，因为它挂着荣誉勋章！"

她拼命向他抢夺，张皇失措地吃着嘴说："听我说……听我说……把它给我……我不能对你说……这是一件秘密……听我说……"但是他生气了，满脸发青了，他说："我要查明这件外套如何会在这儿，这并不是我的。"

这时候她劈面向她嚷着："谁说不是，闭嘴，你对我发誓……听我说……你已经得到勋章了！"

他激动得厉害，以至于放弃了那件外套，并且倒在一把围椅上了。

他说："我得到……你说……我得到勋章了！"

"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

她把那件光荣的衣服锁到一个衣柜里了，接着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地走向她丈夫跟前，继续说："是的，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新外套。但是我发过誓不对你说。将来要到一月或者六星期之后才正式公布。要等你的任务结束。你到转来时候才应当知道。是罗士阑先生替你搞得来的……"

萨克勒门衰弱得没有气力了，吃着嘴说："罗士阑……得到勋章……他使我得到勋章……我……他……哈！"

他不得不喝一杯凉水了。

有一张白色小纸留在地上，那是早已从那外套口袋里掉下的。他拾起了它。原来是一张名片，印着"众议员罗士阑"几个字。

他妻子说："你瞧清楚了吧！"

他欢喜得掉眼泪了！

八天之后，《政府公报》载着：由于特别任务的功绩，萨克勒门着给予荣誉军骑士勋章。

# 姹荔

写给约翰·贝洛

那位海军上将瓦雷，仿佛在躺椅上打盹，用他那种老婆子式的声音说道："我本人有过一件爱情上的小奇遇，事情是很罕见的，各位要我说说吗？"

末了，他靠在他座位上并不动弹地说起来，一面在他嘴上保留着那种从没和他离开过的皱鳞鳞的微笑，那种伏尔泰式的微笑会使人把他看成可怕的怀疑论者。

那时候我三十岁，是海军的尉官，奉了一个到印度中部研究天文的使命。英国的政府把一切必要的工具都交给我，使我能够完满地达到目的，于是我不久带了几个护卫的人，深入这个令人惊奇的异国了。

若是要谈这次旅行，大概要写二十来本书才够。我穿过一些俨同幻境的地方。我受过一些貌如天人而身居天堂般的宫殿的酋长们的款待。在那两个月的经过之中，我竟仿佛是在一种诗境里行走，骑在一些想象的象背上，游历了一个仙国。我在种种异样的森林中央，发现了种种幻境般的遗址；我在那些梦幻般的城市里，找到了一些奇绝的古代遗迹：它们精美得像是珠宝，细致得像花边，而宏伟得如高山。那些巧夺天工，令人难以置信的遗迹如此高雅，它们的形态真使人对之忘情得有如钟情于一个女人一样，并且使人在欣赏它们的时候，得到一种实在的，感官上的愉悦。总而言之我竟像维克多·雨果所说的一般，很清醒地在梦境里行走。

随后，我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冈哈担。那地方在往日，是印度中部最繁盛的城市之一，现在已经很萧条，由一个尊号马当王的酋长统治，这酋长是豪富、专制又凶暴，大度而又残忍，

一个道地的东方式君王，精细而又粗野，彬彬有礼而又嗜杀，他有一种女性般的温雅态度而又有一种绝不慈悲的猛恶性情。

那城市位置在小湖边的一个山沟的里面，为一大群墙垣临水的佛庙所包围。

从远处看，那城市是一个白色的点儿，对着它走向前去，它便大起来。我们便渐渐看得见那些圆顶，那些高高的钟楼和钟楼的尖顶，一切印度式的华丽建筑物的漂亮而精巧的屋顶。

在离城门约有一点钟路程的地方，我遇见了一匹装饰着华丽鞍辔的象，那匹象的前前后后，围绕着由那君王派来接我的仪仗队。于是我便在盛大仪仗之下被人送到那王官里去了。

我本要费点时间换衣穿着得讲究点，但是那位君王的焦躁却不容我这样做。他们第一步就是要认识我，想知道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赏心乐事；以后则看情形再说。

我被在一些肤色如铜而服装灿烂的兵士簇拥下，进了一座四面全是廊檐的大厅。厅里站着一些身着颜色鲜艳而满缀宝石的长袍的人。

在一条像我们公园里所用而没有靠背却又盖着一块华丽的毯子的长凳上，我看见了一堆发亮的东西，一个坐着的太阳般的物体，这就是王公了。他安安静静地披着一件颜色极其纯正的黄袍等着我。他身上所缀所戴的金刚钻，大概有一千多万枚，但是他额头上仅仅戴着显赫的巴里哈拉王朝传家之宝，有名的德里明星. 我的主人是这王朝的后裔，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少年。虽然属于最纯粹的印度人种，却像有点黑人血统的意味。他眼睛大而呆滞，神采不足，面颊凸出，嘴唇肥厚，胡须卷曲，额头低塌，微笑的时候常常露出尖而白的牙齿。

他立起了，并且走到我跟前用英国派头和我握手，随后他请我坐在他旁边一张长凳上面——那张长凳之高竟使我的脚尖不能触到地面，所以坐着很不自如。

立刻，他向我提议在第二天去猎老虎，打猎和角斗都是他最看重的事，并且他不懂世人还能看重别的什么事，他自然相信我那样远道而来，只为散心和陪他寻乐。

因为我那时候很要仰仗他，便极力逢迎他的嗜好。他非常满意于我的姿态，便立刻准备了一场力士的决斗给我看，于是引我走到一个围在宫里的校场。

两个汉子奉着他的命令出现了，他们都赤膊，铜色皮肤，双手套上钢爪子；一出场他们立时交手了，使尽方法用那套使他们黑皮遇着就要裂开流血的锐器互相撞击起来。

这件事持续了许多的时间。那两个躯体尽是伤口，而两个角斗者，一直用这种尖利的钉耙般的器械互相挖掘。其中一个一边脸已经像一堆肉糜了，另一个的一只耳朵变成了三块。

然而这酋长却带着残忍而热烈的愉快心情看着。他因为欢乐而浑身发抖，迸出一阵阵的欢乐的号叫，并且用种种无意识的手势摹仿那两个角斗者的动作，一面不断地喊道：“打呀，打呀。”

那两人之中有一个晕倒地在上；于是便按惯例将他鲜血淋漓地搬出校场，王公却对此不满意，惋惜这件事已告结束，竟长叹了几声。

随后他转身瞧着我，来探询我的意见。我自然是愤怒的，但是却热烈地祝贺他；于是他立即派人引我到那个名叫欢乐官的地方居住。

我穿过了这座城市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园子，末了到了我的下榻场所。

那一座官——不如说是一粒宝石一一位置在御花园的那一端，前临威哈拉圣湖，湖水就是它的墙垣的一面。它是四方的，每一边都有三层相叠的雕柱廊檐。每只角上，都有种种的小塔，或高，或矮，或孤立，或对峙，大小形象，也不一律，真像一些在这种东方建筑的仙树上盛开的真花。所有的塔，都盖着那种宛如时装发髻的奇形屋顶。

在那座宫的中心，有一座雄壮的穹楼，上端是一座瘦削而透光的华美钟塔，它那个长而圆的穹顶，仿佛是一只向天空伸起的白云石的乳峰似的。

并且这座建筑物的整体，从头到脚，都堆满阿拉伯式雕刻，刻着使人眩目的极好的花草人物，从那些雕工细腻的人物姿势里，我们可看见印度的风俗人情。

那些房间，都是由一些向着花园的锯齿圆顶的窗子取光。在那些云石的地面上，嵌着许多由碧玉和各色玛瑙镶成的花球。

我走到房间里，刚好把梳洗穿着之事检点停当，一个名叫哈力拔大大的负责我和酋长之间的交通使命的侍从官员，向我报告他的君王前来拜访。

那位黄色的王公出现了，重新和我握手，并且开始向我述起许多事情，一面便不住向我询问意旨，那真的叫我难于答复。随后他带我去看园里那一端的故宫遗址。

那是一座道地的有猿类居住的石林。我们走近跟前，那些雄猿便对我们做些可怕的鬼脸朝墙上跳，那些雌的却逃开了，向我们露出它们的秃臀并且用胳膊抱着它们的孩子。那酋长发痴似地笑起来，扭着我的肩头来向我表现他的愉快，末了他在那些颓坦败瓦当中坐下来，而我们的四周，一群蹲在墙头，从所有突角探出身子的白须老猿，向我们扬拳吐舌。

这位黄色的君子看够了之后，便起立重新缓步走动，始终拉着我同他一块走，他由于能在我入境的当天叫我看过了这样的事而高兴，并且向我提起明天将为我开一次猎虎的大围场。

我同他打了这次猎，随后，第二次，第三次，接着竟打过十次，二十次。

我们继续地追猎当地所产的种种动物：艾叶豹哪，熊哪，象哪，羚羊哪，河马哪，鳄鱼哪，大概把世上的动物戏弄了一半。我那时候已经疲倦极了，不爱再看流血了，对于这种始终不变的娱乐竟生厌了。

终于，那酋长的热情宁静下来了，并且因为我多次的迫切恳求，便给我一点儿闲暇去做正事。好了，他现在又以送我礼物来自娱了。他送我种种的珠宝衣料和调驯了的野兽，每次哈利拔大大总用一种明显的庄重敬意把这类礼物献给我，如同我就是太阳的本身，虽然他心里很蔑视我。

并且每天，一大队的仆从把御厨里的种种食品，按件盛在盘子里给我搬过来；每天，那王公从中获取的极端愉快就是给我组织些新的散心的事：印度舞女的跳舞哪，戏法哪，阅兵哪，以及观看当地一切奇妙的风光。王公真好客，但是也碍事。

我一等得旁人给我留下一点闲工夫，便动手工作，或者去看那群猴子，我认为它们的社会比那酋长的社会更合我意。

但是某一天傍晚，我刚好散步回来，在我的宫门外面看见了哈利拔大大，他严肃

地用神秘的言词向我报告，说是一份由他君主送来的礼物，已经安置在我的房间里；并且他代表他的君王向我道歉，因为他以前没有想到要拿这份在我应当久缺的东西送过来。

这位全权大使，在这一场含糊的致辞之后向我鞠躬，接着就走开了。

我走到房间里，便瞧见有六个女孩子，如同一串白条鱼似地，按着身材的高矮，靠墙排成一行站着不动，那个顶大的大约有八岁光景，顶小的不过六岁。在开始的一阵，我不大明白何以这群孩子被人安置在我的房间里，随后我才领悟了这酋长的体贴入微之处，这是他送给我的一群回教式后宫。由于格外殷勤，他就选择了这群很年轻的。因为在那个地方，那果子越是没有成熟，越是被人爱。

我面对着这群孩子，真被弄得糊涂狼狈而且不好意思起来：她们用她们那些大而庄重的眼睛瞧着我，并且仿佛已经知道我所能够在她们身上需索的东西。

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对她们说些什么，竟想把她们退回去。但是一个人是不能退回君王的礼物的。否则就是冒杀身之祸的侮辱。所以非拿这群孩子留下不可，非安插她们在我这里不可。

她们站着不动，始终望着我出神，等候我的命令，在我的眼光里搜索我的心思。唉！这份可以讥咒的礼物，真碍我的事！结果，自己觉得无聊，向那个顶大的问道：

“你叫做什么名字？”

她回答道：“姹荔。”

这个皮肤柔嫩而像象牙一般略带黄色的女孩子，真是一座脸上有长而整齐的条纹的非凡的小雕像。

随后我为着看她如何回答——也许是为着窘她——便说：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她用她那种甜美丽和谐的声音说道：“我是为做你要在我身上需索的那件事情来的，爵爷。”

可见这女孩子是受了指导的。

末了我把同一的问题，对那个顶小的提出来，那一个用她那最脆弱的声音清朗地一字一字说道：“我到这里来，为的是你所将要要求我的那件事，东家。”

她的神情仿佛像一只小老鼠，她真有意思。我把她抱起来放在怀里吻着。其余的女孩子都动作了一下，如同要退出似的，大概她们想到我已经表示了我的选择罢，但是我吩咐她们不要走；后来，我自己用印度方式坐下来，便叫她们也来围着我团团地坐下，于是我开始给她们讲一件神话里的故事，因为我能够大致不差地说她们的方言。

她们用全副精神听着，因为那些奇异的部分而打颤，因为焦急而摆手，对于那个叫她们来的理由，她们几乎已经置之于脑后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

我说完故事之后，便叫我那个心腹仆人拉治门拿糖缸果酱和甜点心过来，这些东西可把她们都填得要吐了；随后我渐渐承认这场遇合是很奇特的，便组织了种种游戏使她们开心。

那些游戏中的一件，大获成功．我用我的双腿做成一条桥叫我那六个玩偶从桥下过去，那个顶小的在前面开路，而那个顶大的略略和我撞了几下，因为她的腰始终弯得不够。这游戏使她们迸出了一些震耳的哗笑，这一阵阵朗润的童声，在我这座宫殿的那些离地不高的窄顶下面震响，竟使这座宫殿苏醒了，在这里种下了儿童的乐趣，充满了生气。

随后，我费了许多脑筋；给我那些清洁无瑕的小老婆，布置了一间卧房。末了我便把她们围在里面，叫那四个同时由酋长派来伺候她们的女仆去保护她们。

在这八天里，我真感到快乐，因为我在给那班玩偶做父亲。我们捉过许多次值得赞叹的藏猫，抛手帕那些玩艺真使她们喜得发狂，因为我每天总在这些她们素未见过而极有趣味的游戏中，挑选一种来教她们。

我住的那地方，俨然有一个教室的气象。而那些身着洒金镶银的名贵绸料衣裳的小朋友，如同一些懂人性的小动物，在那些略有微光从圆窗射入的静室长廊里往来穿梭。

随后在某一天傍晚，不知怎样，那个顶大的，那个名叫姹荔而像一座古代象牙雕像的女孩子，竟成了我真正的妻子了。

那是一个令人倾倒的小生命，柔和的，羞答答的，并且嬉笑颜开的，她不久便用一种热烈的亲昵态度爱我，使我异样地爱她，然而带着惭愧，带着迟疑，带着一种对于欧洲司法制度而生的害怕，带着种种的谨慎和种种的担心，但是却又带着一种热烈的肉感上的亲爱。

我在一个父亲的地位钟爱她，然而我又在一个丈夫的地位温存她。

请原谅我，在座的太太们，我谈得过于远一点。

其余的那些女孩子，继续在那宫里游戏，俨然是一群小猫儿。

除了我到那酋长那里去以外，姹荔没有离开我过。

我们时常一同走到那古宫的颓垣败瓦里，坐在已经变成我们的朋友的猿群中央，度过许多甜蜜的时刻。

她靠着我的膝头，蹲着不动，大概用她那个司芬克司式的小脑袋胡思乱想，然而也许什么也不思想，仅仅保留那些高贵而善思的民族所有的那个传统的美而娇的姿势，那些神圣雕像的传统姿势。

我本来在一个铜盘里，带来了一些食物点心和水果之类。长尾猿们慢慢地走过来，它们的孩子们胆小一些，在后面跟着；随后它们团团地围着我们坐下，不敢再走过来，却等候我来布施食物。

随后几乎总是一个胆大的雄猿先走到我的身边，像叫化子似地伸出手来；于是我拿一块食物给它，它便带给它的雌儿去了。其余的到了这时候，都开口发出种种愤怒的叫号，种种含妒和生气的叫号，我只好把每一个应得的分开扔过去，才阻止那种刺耳的喧哗。

我因为觉得在那些败瓦颓垣里很自如，便想把我的仪器都搬到那里去工作。但是它们看见那些精巧的铜制器械，大概认为是种种杀人的东西，所以发出一些可怕的呼声，四散逃走了。

我也时常和姹荔在那些临湖的外廊上，消磨晚景。我们不发一言，瞧着那轮明月滑到天顶

上，在水面上抛出一袭颤动的银光大氅。对岸的远处，那一行成林的小塔，仿佛是一些从水底长出来的蘑菇。我把我那个小情妇的脑袋抱在怀里，从容地，长久地吻着她那光润的额头，她那双饱阅这个奇异古国的秘密大眼，和她那双在我的温存之下微微开启，犹如酣睡着似的樱唇。末了我生出一阵模糊的，强烈的，尤其是诗意的感觉，享有了这个女孩子身上有具有的整个种族特征的感觉——世上其他的人种仿佛都出自这个神秘的美丽人种。

然而那酋长却继续拿种种礼物来压我。

某一天，他送给我一件很意外的礼物：那东西却在姹荔的心头引起了一个热烈的赞美。这不过是一个螺钿盒子。一个用纸板镶成而外面用胶水粘着一层小贝壳的盒子。在法国，顶多值得两个法郎。但是在那边，这宝贝的价值就无从鉴定了。大概那一个，还是传人他们国里的第一枚。

我把它放在一件家具上面，随后就没有动过它，想起这件百货公司的玩具所引起的重视，我不禁微笑起来。

但是姹荔对于那盒子的尊重赞美，却没有懈怠过，满腔都是恭敬和慨叹。她时常问我："你许我摸摸那只盒子吗？"

等到我允许她做那件事，她才把那盖子揭开来，接着就小心翼翼地重新盖好，用纤细细的指头很从容地抚摸那些小贝壳的皱纹，从这种接触中，她仿佛感到一种打人心坎里的隽美的快乐。

我已经结束了我那些工作，自然便应当回来。我费了很长的时间去打定主意，因为我那时被自己对于那个小朋友的柔情牵制住了。末了，我才决定动身。

那酋长觉得歉然，又组织了好几回打猎，好几回角斗，但是快乐地过了半个月之后，我宣称不能再留，于是他便任凭我自由行动。

姹荔的话别真是伤心。她躺在我身上，拿脑袋压在我的胸前，因为伤心哭得浑身发抖。我真不知道怎样去慰藉她，我的吻一点也没有用了。

陡然我得出了一个主意，于是立起来去寻那个螺钿盒子，拿着放在她手里："这是给你的。它现在归你管了。"

这一下，我看见她开始微笑了。她满面由于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快乐而显出笑容来，这种深邃的快乐，就是那些不可能的梦境居然一下实现的时候所产生的。

末了，她发狂似地吻我。

然而她在再后的那场叙别里，却一样哭得很厉害。

我对于其余那些女人，分配了许多爸爸式的吻和许多赠品，末了便起程了。

两年过了，海上服务的偶然因素又引我到了孟买。由于许多不能预料的境遇的结果，有人留我在那里担负一件新的使命，我个人对于印度的风土上和语言上的知识，也决定了我应接受这件使命。

我尽力地赶快把我的工作结束，后来我因为还剩下三个月的闲工夫，便想去拜访我的朋友

冈哈拉的酋长，和我那个在我意中一定大起变化的小女人姹荔。

王公马当用了种种狂喜的表示接待我。他邀我看了角斗，有三个角斗者在我面前截喉而死。在我到那里的第一个白天，王公绝不让我有一秒钟的闲空。

晚上我居然得了自由，便叫人找了哈利拔大大过来，后来在发了种种问题去迷惑他之后，我才问他："你知道王公从前给我的那个姹荔，现在做些什么呢？"

那个人的脸上现出一种愁闷而烦恼的表情，终于带着一种很拘束的神气说：

"最好是不谈她！"

"这是为什么。她从前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人。"

"她后来弄得不好，爵爷。"

"怎样，姹荔吗？她成了什么样的？现在她在哪里呢？"

"我的意思是说她结局不好。"

"结局不好？她已经死了吗？"

"是的，爵爷。她做了一件很丑的事。"

我那时很受惊讶，觉得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并且有一阵闷损窒住了我的呼吸。

我接着说："一件很丑的事？她做了什么事呢 2 她遇了什么事呢？"

那个人越弄越狼狈了，喃喃地说："最好是您不必问这件事。"

"谁说，我要知道这件事。"

"她做了贼。"

"怎样，姹荔吗？她偷了谁的东西？"

"偷了您的东西，爵爷。"

"我？这是怎样一回事？"

"在您上次动身的那天，她拿了我们君王送给您的那只盒子。有人在她手里找着那件东西。"

"什么盒子？"

"那只螺钿盒子。"

"但是那是我从前给她的。"

这个印度人抬起他那副发呆的眼睛望着我，并且说："对呀，她本用过一切神圣的誓词发誓，说是您给她的。但是我们不肯相信您会拿国王的礼物给一个奴隶，于是王公就叫人办

了她的罪。”

“怎样，办罪？那末他们对于她怎样做的呢？”

“他们把她捆起放在一个袋里，爵爷，后来就从这个窗口，从我们现在所坐而她从前在这儿做贼的这间房的窗口，将她扔到那湖里去了。”

我觉得我受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最惨酷的打击，于是向哈利拔大大做了一个手势请他暂退，为的是使他不至于看见我流泪。

末了，我在那条临湖的长廊里，在我往日常在膝上抱着那可怜的孩子的那条长廊里，消磨了我的长夜。

我想到她那副已经腐朽的小巧玲珑身躯的枯骨，现在可不就在那边，在我的下面，在一只用索子捆住的布袋里，在这湖被我们一同注视过的黑水里吗？

第二天我就动身了，尽管王公用种种的央求和种种的热情挽留我。

到如今，我自信除了姹荔以外，从没有爱过旁的女人。

# 波宜发司老爹式的命案

这一天，邮差波宜发司从那邮政局出来的时节，已经知道了他这一天的路程，比往常要短一点，因此很是高兴。他本来担任分送菲儿镇附近一带乡村的邮件，每晚回家，两腿总很困倦，有时他得走上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

这天分配信件的事，一定可以轻快地结束，并且他还能够在路上逍遥一下，到午后三点钟便可以回家了。这是一件多么好的运气！

他从塞恩马大路出镇，便着手工作。这时候刚好是 6 月，草绿花香，正是平原的好时光。

这个身穿蓝布大褂而头戴黑质红章制帽的汉子，从一些小路走，穿过一些菜子田和麦田。这些到了收获期的庄稼，有他肩膀一般高矮，所以像将他身体埋没了似的；于是他那个在那些穗上露出的脑袋，仿佛在那恬静浅绿时被和风吹拂而微波荡漾的海面浮动着。

在那两行枫树所荫盖的斜坡上有道木栅栏，他将沿着这道栏杆走进那些农庄，一面带着这庄稼人的姓名喊道：“早安，时哥师傅！”一面将他的小诺尔曼底报给他。那庄稼人在裤子后片上擦擦手，接了投向袋里一插，预备在午饭后慢慢地读。那只关在歪苹果树下笼中的狗，拉着铁链狂叫，这个步行而掉头不顾的邮差，用着开正步走的姿势走了，左手搁在信袋上面，右手接着那根和他一起继续而且迅速走动的棍子。

他在塞恩马村里分送了许多印刷品和信札，然后穿过田间向大路上走，预备向那位住在离村里把路以外的四面凌空小房屋里的税务官交付一些邮件。

这是一位新来的税务官，姓沙拨笛，上星期才来，并且新婚不久。

他定了一份巴黎的报纸，有时波宜发司在时间宽裕的当口，在未把它交付收报人之前，偶

尔也先拿着看看。

所以这天他打开那信袋，拿着这份报，从封套里抽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展开读着。第一页的新闻，不能引起他的兴味，政治对于他是很冷淡的，他时常翻出财政新闻，但是那琐闻最合他的口味。

这天的琐闻栏，内容十分丰富。他看见一段谈森林警棚的命案，不禁眉飞色舞，于是在一块草地上坐下，预备仔细再读。这事的详情是可怕的。一个樵夫早上在一个森林警舍前经过，瞧见了那门口有点儿像是有人出鼻血似的血痕，他以为这森林警察在夜间宰了一只兔子：但是近前一看，那张门是半开半掩的，门上的锁也被折断了。

于是这樵夫不免恐慌，便跑到那村里去寻村长，那村长便邀请了一位乡村警察和那小学教师陪着以加强队伍；末了这四个人一同到了警舍。他们发现这森林警察倒在火炉面前，喉管已经被人割断，他的妻子被人扼死了丢在床底下，他们那个六岁上下的小女孩子，夹在两层卧褥中间被人闷死。

波宜发司想起这件惨状如在目前的命案，不禁大为激动，以致他两条腿发软了，并且高声说道：

“见鬼。世上竟有一些这样凶恶的人！”

末了，他仍然将那报纸插在纸套里，便重行上路，他脑中装满着那命案的幻象。一会儿他已经到了沙拔笛先生的住宅前面，他推开了那小园的栅栏，走到了门前。这是一所矮建筑物，只有一层平房，加上房顶上的一间屋阁。它和最近邻居相距，至少也有半公里地。

这邮差走上那门前的两步石级，抓着门上的挽手球，用手一推，证实了它还是关着的。随后他瞧见那些窗子上的百叶门还没有开，便知道这一天还没有一人出外。

一阵恐慌的心理将他吓住了，因为沙拔笛先生自从到这里以来，向来起的很早。波宜发司拿出表来一看。那时还只是早上七点十分，所以他竟是早来了点把钟；然而无论如何税务官应该起床了。

于是他带着预防之心，如同遇见什么危险一般，在这住宅的四周兜了一个圈子。但是除了在那片蛇床子的地上看见许多男子脚印以外，什么可疑的形迹也没有。

但是忽然间，他走过一扇窗子的外面时，定着不动了，急得抬不起腿来不动了。因为有人在房子里，有人哼哼。

他便跨过一排百里香，靠近窗子去，将耳朵靠住那百叶窗，使自己能够听的格外清楚，肯定有人在那屋子里呻吟。他清清楚楚听见有一阵痛苦的长叹，一种喘气的声音，一种相扑的响动。那呻吟来得更厉害了，更频繁了，更加强了，未了简直化为一种呼叫。

于是波宜发司不再疑惑了，确信此时此刻，在这税务官家里正在发生命案，便甩开大步穿过了小园子，从斜刺里穿过那田野，穿过庄稼飞跑，他跑的连呼吸都几乎断绝了，他腰上撞击的信袋，不住地摆动。他到得那乡下警局的门前时，完全精疲力竭，喘过不住了，快晕到了。

那巡长马乐杜正用些钉子和一把缒子在那里修整一张散架了的椅子。警士罗杞野用两腿夹住这件坏了的木器，拿着一枚钉子插在断缝边上；巡长咬着胡须，轮着那双滚圆而注意集中的

眼球，一下一下举起缒子向他伙伴的指头间的钉子敲着。

那邮差一经看见他们便高声喊道：

“快来，有人正在谋杀那位税务官，快快！”

这两个便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并且各自抬起了各人的脑袋，抬起了被旁人吓了一跳，并都胡涂了的脑袋。

波宜发司发现他们因惊骇而并不急躁，说：

“快呀！快呀！那些强盗都在那所房子里，我听见喊叫，时间要紧。”

那巡长把手中缒子放在地下问道：

“谁把这件事情告诉您的？”

这邮差接着说：

“那时我正往那里送两封信和一张报纸，发现那张门没有开，那位税务官还没有起床。我为着了解情形，便绕着房子走了一转，随后听见了有人呻吟，好象有人被人扼住嗓子，或者被人割了脖子似的，于是我尽快跑来找你们。现在刚好是时候，不宜再迟。”

那巡长站起再问：

“您没有亲自去救人吗？”

这个张惶失措的邮差回答道：

“我那时恐怕人数不够。”

于是那巡长才相信了，他说：

“等我穿好衣服就跟您走。”

他说完便向里面走，警士则搬着那张椅子跟了进去。

他们立刻重新出来了，于是三人一同动身，小跑着向那发生命案地点前进。

将近那房子的跟前，他们因为预防起见，便放慢了他们的脚步，那巡长并取出了他的手枪，然后他们才慢慢地跨进了那个小园子，朝着墙跟走。没有一点什么新的痕迹，可以显示那些凶手已经逃走。那张门和那些窗子都依旧是关得好好的。

“我们抓住他们了。”那巡长轻轻说。

这个年老的波宜发司激动得心脏直跳，叫他走过那一边，指着那百叶窗向他说：

“在那里。”

于是那巡长独自前进，拿耳朵贴住那窗板。另外两人则等着听吩咐，四只眼睛盯住他。

他专心听着，好一会儿没有动弹。因为要使得脑袋便于靠着百叶窗，他便摘了他那顶三角形的制帽，用右手拿着。

他听见什么呢？他那幅宁静的面孔什么也不泄漏，但是忽然之间，他的胡须翘起来了，两腮微缩，很象正在暗笑，末了他便跨过了那块草地，朝着那两个呆呆地向他出神的人跟前走过来。

随后他颠着脚尖走，并且做了个手势，叫他们跟着他向外走：到了门前便命令波宜发司拿报纸和信件都塞在门缝下面。

这邮差不免发呆，然而却一言不发地照着办。

那巡长说："现在我们走吧。"

但是一经他们刚好穿过了那栅栏，他一副揶揄人的神气，嘴唇带着嘲笑，笑眯眯地睁着一双晶亮的眼睛，瞅着这邮差说：

"您真是一个滑头，您？"

这年老的邮差问：

"为什么？我曾经听见，我向您发誓说我曾经听见。"

但是那巡长不能再矜持，也忍不住了，于是放声大笑。他笑得无法呼吸，拿两手揿住肚子，身子弯成两段，两眼满含眼泪，鼻子缩成一种难看的样子。那两个人只好瞧着他。

因为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止住笑声，更不能使旁人懂得他心里的事，于是他只得做一种手势，一种很村俗淫猥的手势。

然而大家却依然不懂，他只得接着做了好几次，一面用脑袋指着那所门窗全闭的房子。

那警士却忽然醒悟了，立时爆发了一阵吓人的大笑。他说：

"哦！你确曾听见了。那么你的老婆，你对她也是这样地谋杀吗，老缺德？"

"我的老婆吗？"

于是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又说：

"我的老婆……是的，我打她的时候，她也喊呀，……但是喊叫是喊叫，什么，难道沙拔笛先生打他的老婆吗？"

于是那巡长在这种狂笑之中，抓住他的肩膀，和搬泥人儿一样，将他带了过来，并且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使他表露惊骇样子的话。

这年老的邮差想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她什么也不响，我的老婆……我几乎永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旁人竟会断定这是一个受虐待的……”

于是他难为情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点下不来台，便穿过田野向着大路走去了。至于那位巡长和那位警士依然笑着，远远地向他喊出一些兵营里流行的恶谑，瞧着他那黑的制帽，在那恬静无波的麦海中一步一步走远了。

# 蔷薇

那两个青年妇人仿佛像是埋到了一层鲜花下面。她们两人单独地坐在一乘满载着花球的四轮车里，那车子成了一只其大无比的花篮。在前部的那条长凳上，是两只用白缎子蒙上了的托盘，盛满了尼司所产的紫罗兰，而在那铺在她们膝头的白熊皮上面，堆着一大堆的蔷薇、绣球、夜来香和橙花，用一些丝绦缚住，仿佛要压紧这两位妙曼的躯干，只许她们的肩臂和那一个蔚蓝一个莲青的腰肢的一小部分，从这铺芬芳艳丽的床上露出来。

那御者的鞭子，带着一个银莲花的套子，那些马匹的�辔，都缀着一些黄的桂竹香，车辐条都缀着一些金钟花，而在那两个安置车灯的处所，有两个滚圆而庞大的花球，如同是这只能够转动并且饰着花的动物的两只怪眼。

这座四轮车在那条大路上飞驰，经过安第白街，被另外许多缀着鲜花而载着一些在紫罗兰的花雨之下失踪的女人的车子，在前引导，在旁并进，在后追随。因为这一天正是戛纳那地方的赛花节。

到了银行通街了，那里正是竞赛的地方。沿着这条广大的通街，两行缀着鲜花的车马，如同一条没有终端的丝带似地一来一往。那些车子上面的人彼此用鲜花互相抛掷。那些鲜花像枪弹似地在空中经过，去扑打那些娇嫩的脸蛋儿，撞回来又坠到了尘土里，惹起成堆的顽童再去拾起来。

一群排列在两面人行道上的密密的观众，有的喧喧嚷嚷，有的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被那些骑着马而耀武扬威地经过的保安队所防备，他们推开这些步行的好奇者，如同绝不许这些穷人混杂到那些有钱人的道伴里去。

在那些车子里面，有人互相唤着姓名，有人互相认识，有人用蔷薇去做机关枪一般互相抛射。某一乘车子里面，满载着一些身着红衣的天魔般的美貌女人，吸引了观众的视线。一个酷肖亨利王四世的男宾，用一种欣然的狂热态度，抛掷一个用橡皮带子系着的很大的花球。那些美貌女人因为害怕那花球的撞击力量，便掩住自己的眼睛，那些男子却俯下了脑袋，但是这个旖旎的投射物是迅疾而又服从指挥的，它在画出了一条曲线之后，便重新回到它主人手边了——这位主人立刻又拿它向一个新的面目抛过去。

这乘四轮马车上面的那两个青年妇人，用手大把大把地抛掷他们的“武器”，并且接受了一阵阵的花雨；随后，在奋斗了一点钟之后，她们终于感到了一点儿疲倦，便吩咐那御者沿着那条循海而赴胡安海湾的大路走过去。

日轮在艾司兑雷山的后面隐没了，这座山脉锯齿般的剪影，蔽着夕阳的火样的红光，被描绘成了黑色。蔚蓝而清浅的海水，宁静地伸展到和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队在这海湾里下碇的兵舰，仿佛象一群停在水面不动的怪物，那种启示录上所载的野兽，甲胄显然；并且挺胸弓

背，顶着一支象羽毛一般纤弱的长桅，还有一些到夜晚便能发光的眼。

这两个遮盖在厚重的熊皮之下的青年妇人，惆怅地瞧着。其中的一个终于说道：“有些傍晚时分，真是使人叹赏不置，像什么都好。玛诃，你说对吗？”

那另一个回答道：“对，真好。但是却总短点儿东西。

“究竟短什么？我觉得自己舒服之至，我什么也不短。”

“是的。你没有想这事吧。无论多么舒服，甚至舒服得我们麻木，我们总还盼着点儿有旁的东西……心灵里要的。”

末了那另一个微笑首：“短了点爱情吗？”

“对呀。”

她们都不做声了，望着前面，随后那个名叫玛格丽德的喃喃地说：“倘若没有这样东西，人生在我看来就像是难堪的了。我需要被爱，那怕是条狗也行。并且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对这说什么，西慕。”

“那儿的话，好朋友。若是谈到无论爱我者是谁，我情愿绝不被爱。你能相信我会有兴趣吗，譬如爱我者是……是……”

她说到这里，正寻觅自身可以被谁爱，一边用眼光横扫那幅广廓无边的风景。她那双眼睛在地平线上打了一个圈子之后，便坠到那时在她的御者背上发光的金钮子上面了，于是便微笑地说：“是我的车夫。”

玛诃夫人略略露出微笑，并且低声说道：“倘有被一个仆人爱上了，我保你那是很有趣味的，我遇过这样的事情两三次。他们愣起眼睛那真使人笑得要死的。自然，越是他们钟情，旁人越装成严肃正经，随后某一天，便藉口一个随意的托词开除他，因为倘若有人窥见底蕴便是笑话了。”

西慕夫人静听着，眼光望着前面，随后才说：“不对，一定不对，我那个跟班仆人的心，在我看来是不够劲的。你怎样看出了他们爱你呢？说给我听吧。”

“我之窥见他们，也就象窥见其余的男人一般，这时他们变成了呆子。”

“其余那些男人爱我的时候，我觉得并不象那样呆笨的。”

“都成了些白痴，好人，他们既不会聊天，也无能答话，什么也不懂。”

“但是你，被一个仆人所爱时，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动心吗？……满意高兴吗？”

“动心吗？没有。满意高兴吗？是的，多少有一点。我们素来因为一个男人的爱情便感到高兴，无论他是怎样的人。”

“唉，等一等，玛诃！”

“是的，亲爱的，听着，我来给你说一件我碰到过的稀奇事。你可以看见在我们身上碰上的

这类话儿，会多古怪，多乱七八糟。”

“距现在约莫有四年光景，那时候我正缺少一个贴身的女侍。接续试过了五六个，完全不合我的意思，末了，我竟以为没有希望找到了，忽然我在一份日报的小广告上，看见登载了一个知道缝纫，刺绣，和做女帽子的青年女子，在寻觅一个位置，并且有一些上好的证明书。此外她还能够说英国话。

我于是照着所登载的住址写了信。第二天，那个在问题中的人便来了。她身躯颇高，但是也还苗条，面色略带灰白，神情是很羞怯的。她有一双很美的黑眼睛，色彩异常之好，她立刻就使我认为满意。我问起她的那些证明书：她给了我一张用英文写的，据她说来，她是从林威尔太太家里出来的，在那里她蹲过十年。

那证明书证明这青年女子之离开她那个成绩优良的职务，是因为要回法国，在那长期的服务之中，除了有点法国式的媚态以外，别无可訾议之点。

那句英文句子的讥诮式的宛转曲折，竟使我略略微笑起来，于是当场便留下了这个贴身的女侍。

她当日便搬到我家里；她名叫蔷薇。

用到了一个月之末，我觉得她是可以赞叹的。

这真是一件拾得来的宝贝，一粒珍珠，一件稀世之宝。

她对梳头真有一种无穷尽的鉴赏力；她在一顶帽子上面盘压种种栏杆，竟比那些最好的女帽工还要盘压得好，并且她知道做这种种裙袍。

我竟因为她的能力发呆了。我从没有被人伺候得那样好。

她用一种惊人的轻巧手艺迅速地给我着衣服。我从没有在皮肤上面触到她的指头，本来最不舒服的事情，无过于让女侍的手接触。不久我竟染了异常懒惰的习惯，因为任凭那个一向略略脸红而从不说话的羞答答的长女孩子，给我从头到脚从里衣到手套那样一手打扮起来，真是舒服得很。每逢从浴盆里出来，我便在一张矮榻上打一会儿盹，这时候，她便来给我按摩拂拭；说句真话，我并不当她做一个简单的仆人，竟认为是个低级的女朋友。

谁知某一天早上，我的司阍者神秘地要求找我谈话，我有点吃惊，于是叫他。这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一个老兵，我丈夫从前的一个马弁。

他对于自己要说的话像是感到不自在。末了，他矜持地说：‘太太，本区公安局的区官在楼下。’

我粗暴地问道：‘他要做什么事？’

‘他要在公馆里检查一下。’

自然，公安警是有用的，不过我最恨它。我认为那不是一种高尚职业。受侮辱而又生气地我终于回答道：“为什么要检查？什么目的？他不能进来。’

那司阍接着说：‘他说是公馆里有一个歹人躲着。’

这一下我可害怕起来，便叫他请那个警官到我跟前来说明。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身上佩着荣誉勋章的绶带。他说了些道歉的话，请我原谅，随后告诉我，说是在我的佣人之中有一个苦役犯人！

我不免生气了，便说我可以保证我家里的一切佣人，并且我可以叫他们排着队给他看。

‘司阍古尔丹本是个老兵。’

‘不是他。’

‘车夫斑古，尚拔臬州的一个乡下人，我父亲一个庄头的儿子。’

‘不是他。’

‘一个管马房的人，也是从尚拔臬雇来的，并且也是我认识的一个乡下人的儿子，此外还有您刚才看见过的那个做跟班的用人。’

‘不是他。’

‘那么您很可以知道您自己弄错了。’

‘对不起，太太，我自问决没有弄错。因为这问题是一个可怕的刑事犯，您可否特别给我一个面子，叫府上所有的佣人到这里，等我当着您询问一下吗？’

我开始也推辞了一阵，后来便答应了，于是叫我的一切男女佣人都上楼来。

那位警官只随意看了一遍便高声说：‘在这里的并不是全数。’

‘对不起，先生，没有来的只有我那个贴身的女侍，一个不能被您混作一个男犯的年轻女子。’

他要求道：‘我能够也看她一下吗？’

‘一定可以。’

我便按铃叫蔷薇立刻就来。她刚好一进来，那警官便做了一个手势，于是那两个早已躲在门后面而没有被我看见的汉子一齐向她扑过去，抓了她两只手用绳子缚住。

我迸出一声愤不可遏的叫唤，并且想跑过去给她防卫。那警官连忙阻挡我：‘这女子，太太，她是一个男人，姓勒卡丕，名让·尼可拉，因为在强奸之后杀人，于 1879 年判了死罪，后来减为无期徒刑。到现在，他越狱已经有 4 个月了。我们从那时候寻到现在。’

我真气疯了，没有主意了。不肯相信那一套。那警官笑着说：‘我现在只可以给您一个证据，他右边的胳膊是刻了花的。’

接着他就捋起蔷薇的袖子。果然不错。那个公安人员用一种讥诮意味说道：‘对于其余的证明，请您相信我们吧。’

“末了，他们终于牵着我的贴身女侍走了！”

“唉，你可相信那个使我耿耿在心的，并不是因为这样受了欺骗受了耻笑而生的愤怒：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汉子那样给我穿衣束带和宽衣解带以及抚弄按摩而生的羞惭……却是一种……深刻的委屈……一种妇女心上的委屈。你懂得吗？”

“不，不很懂！”

“仔细想想吧……他之犯罪是……因为强奸，那汉子……既然如此！我就想起……那个被他强奸的女人……于是这……这件事竟很委屈我……是这样的……你现在懂得吗？”

玛诃太太并不等着答复。她用一种异样而固定的眼光，向前直瞧着那御者制服上的两粒发光的钮扣，一面露出了妇女有时会有的那种谜一般的微笑。

# 父亲

他是一个住在巴黎附近的巴地弱村的人，在教育部供职，每天早上搭着公共马车到部里办事。每次他都和一个不相识青年女子，对面在这车中坐着，并且一直同到巴黎，不知不觉成了她的爱慕者了。

她每日在同一的时候，到她服务的店中去，这是一个身材玲珑，头发浅黑的女子，从这种浅黑色之中，她的眼珠越显得如同两颗发光的象牙做成的小黑球儿一样。他每天总看见她从一个拐角上走出来赶那辆笨重的车子。她略有点儿匆忙地用活泼、飘逸的姿态跑着，并且在车子未曾完全停止以前，就跳上踏板。然后微微发喘地走进车内，一会儿坐下。再瞧瞧邻近所坐的人。

他——戴西——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便觉得她的神情使他产生无穷的喜悦。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他们会让人碰到时不待问姓通名，就起了想立时紧紧地拥抱她的念头。这个女子符合戴西的私衷愿望，秘密期待，那种不自觉的、心灵深处的爱情理想。

他不由自主，目不转睛瞧着她。这种出神的样子，把她的面孔羞红了。他也觉得，并且想把眼睛移开；虽然极力瞧着别处，但是一会儿又移往她的身上去了。

几天之后，他们不待说话，就互相相识了。有时车子客座挤满之时，他虽然不愿离开她，然而也仍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自己却站在车顶的客座上去。现在她微微向他一笑，算是招呼了。她对于他的出神，虽然仍旧把双眼低着，却像是并没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末了，他们竟谈话了。一种很急进的亲密态度，每天半个钟头的亲密态度，竟在他二人之间发生。这是他毕生的最令人销魂的“半个钟头”的境遇！此外的时间，他时刻记念着她；就在办公时，也仿佛看见她。为这个飘忽而顽固的、所爱的女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所萦绕、所控制、所干忧。他以为倘若能够得着这小女人，便是他莫大的幸福，简直在一切生活之上。

现在他们每天早上握手相见了，这种纤手在他肉体轻轻捻住的记忆和感觉，他一直保存到晚上，仿佛是印入他的皮肤之中了。

他每天总焦急地等着这种公共马车的短途旅行。而星期日对他成了难过之极的日子。

她大约也爱他了，因为有天在三四月里的某个星期六，她允许次日和他一同到拉菲特村去

吃午饭。

那天她先到火车站等他。他很惊讶；但是她向着他说道：

“在动身以前，我有几句话和你讲。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才开车，这很够了。”

她靠着他的胳膊，身上发抖，两眼看地：面色青白，接着说道：

“你不要把我认错了。我是一个规矩女人，除非你允许我，你发誓说什么也不……一点不干……那种……那种不规矩的事，那么我才同你到那儿去。”

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比樱粟花还红。她便默然了。他竟不知道如何答复，既欣悦又失望。按内心深处，也许他情愿她如此，虽然……虽然昨天晚上，他在一种使他脉管发火的梦境内心旌摇动。倘若他知道她举止轻荡，他一定不会这样爱她，然而对他那又是令人神往、美妙！于是在爱情问题中的男子的利已计算，不住地在他思想中往复.

因为他一字也不说，她的眼色含着眼泪，用抱怨的声音，继续说道：

“倘若你不答允绝对地尊重我，我便回家去。”

他温情地握着她的胳膊答道：

“我答允，你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

她露出放心的样子问道：

“真的吗？确实吗？”

他深深地瞧着她说道：

“我向你发誓！”

“那么我们去买车票吧。”

一路之上，他们差不多不能说话，因为车厢完全载满了。

等得到了拉菲特村，他们便沿着塞纳河边走去。

温和的空气把灵魂和肉体都变酥了。满照在水面和草木上的日光，向灵肉注入了万种欢乐的漪澜，他们一面手挽手沿着河走，一面看河里居群的小鱼在两股水流中闲适回缓。他们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像脱离了尘世，进入了忘情的幸福界中。

她说道：

“你大概以为我傻！”

他问道：

“为什么？”

“像单独和你到这儿来，难道不是傻事吗？”

“噢，不。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呀！”

“不是，不是。在我想来，这不是自然的，因为我不愿上当，然而人家就是这样上当的。但愿你知道，这是很烦闷的，每天，每月，每年，都一样！我单独和母亲同住，因为她的伤心事情太多了，她永远不愉快。我呢，我尽我所能。我照样装着笑脸，但是有时不一定能办到，今儿也一样，到这里来是不大好的。但是您至少不会怪我吧？”

他深深地在她耳后吻了一下作为答复。但是她用一个突然的动作离远了他，陡然生气地说道：

“戴西先生，您是发过了誓的。”

于是他们朝拉斐特村走回来。

他们走进一家在水边柳树下面的馆子里吃午饭。

新鲜的空气，湿热的风，白色的葡萄酒，和两人倚傍坐着的感觉使得他二人脸红，压抑，谁也不说话。

喝过了饭后的咖啡，他们顿然又高兴起来了，于是跨过了塞纳河后沿着河，又向福来德村走。

他忽然问道：.

“你的小名叫什么？”

“叫做路易斯。”

他照样念了一声“路易斯”，于是什么也不说了。

河身弯成一条曲线，远远地有一行白房子，在水中映出了它的倒影。路易斯采了许多野菊，扎成一个大球；他呢，他放开嗓子唱着，喜得和一匹马驹到了青草场中一样。

在他们的左边，是一溜种葡萄的山坡。戴西忽然站住了，惊奇得不动地说道：

“看呀！”

葡萄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儿坡上都是盛开的丁香花，这竟成紫色的树林！像张大地毯一样铺在地上，一直到那边两三公里远的村子里。

她也被吸引住了，低声地说：

“啊，多么美丽呀！”

他们穿过田地向着这座特别的山走去，这就是每年遍布巴黎的花贩子小车上面，所装载的

丁香花的出产地。

一条小道儿在树荫下藏着。他们走了进去，在内面发现了一块草地后，他们便坐下了。

成群的蜜蜂在他们坐的地方上面旋绕，从新鲜的空气之中，发出一种柔和不断的嗡嗡的声音。日光，毫无遮拦的正午日光倾注到繁花似锦的小山上，使这种花从树木发出强烈的清香，飘来阵阵强大的芬芳，花儿分泌的汗香。

一座礼拜堂的钟声，远远地叮咚叮咚响着。

他们很慢很慢地互相吻了，于是互相拥抱了，一同躺在草地上面了，除了接吻以外，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她闭着眼睛，双臂抱住了他，不知不觉地疯了一般箍着，性灵完全失了，满身从头到脚都在一种热恋的渴望中沉醉了。于是她完全糊糊涂涂被降服了，不知道自己做的事，不知道自己已经委身于他。

她在极其苦恼的惶惑境界中清醒过来了。于是痛哭起来，两手把面目掩着，痛苦得呻吟。

他极力安慰她。但是她要走，要立刻起身转回家去。她一面大步走，一面不住地念道：

“上帝呀！上帝呀！”

他向她说道：

“路易斯！我的路易斯！我们再坐一会儿吧！我求你。”

她现在两频红了，两眼洼了。车子到了巴黎的车站时，她也不向他道别就径自离开了。

等到次日，他在公共马车上遇见了她，他觉得她变了，瘦了。她向他说：

“我得和你谈几句话，我们就在大街上下车吧！”

他们单独在大街的人行便道上时，她说道：

“我们应该分离了，因为过去了的事，我以后不能和你再相会。”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为着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够。我曾经犯了罪，我不愿再犯。”

于是他求，他哀求，他完全被欲望包围住了，一心只希望得着整个儿的“她”，天天在美满的良宵过着。

她严正地说道：

“不行，我不能够。不行，我不能够。”

他更焦急，更急迫。他允诺娶她。她仍然说道：

“不行。”

于是她就和他分手了。

一连过了八天，他一直没遇见过她。因为他不知道她的住址，所以他竟无法寻找，以为永远失掉她了。

第九天晚上，有人在他的门首敲门。他开门看，原来就是路易斯来了。她倒到了他怀里；什么也不抵抗。

她成了他的情妇，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光景了。等到他知道她有孕的时候，便动了厌倦她的念头，于是头脑只有了一种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断绝往来。

但是他不能达到目的，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讲，只是焦急不安得要命，并且害怕这个慢慢长大的婴孩，于是就用了一个最后的对策，在一天夜晚搬了家，从此便杳无踪迹。

这打击如此难堪，以致她不去寻找如此半途相弃的人。她跪到了她母亲的膝前，坦白了她的不幸：几个月后，她便产了一个男孩。

光阴流水一般地过去了！戴西渐渐地老了，但是在他的生活之中，毫无一点变迁出现。他仍旧在呆板和沉寂的事务员生活中混着，既没有希冀，也没有期望。每天在同一时候起床，在同一路上走，从同一门口的看门人跟前经过，踏进一办公室的门，往同一的椅子上坐，做同样的事务。他在世界上孤孤单单的人，独自一人，白天和一些痛痒不相关的同事一起办事，夜间在自己的鳏夫房中安歇，他每月节省一百法郎，储蓄着预备养老。

每逢星期日，他总在香榭里大道上散步，看看来往的人物车马和俊俏入时的妇女。

次日他对他那些终日劳苦的同事们说：

“昨天森林转角上很光鲜呀。”

有一次星期日，他偶然从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上走走，便到了慕索公园了。这是一日夏天的晴朗早晨。

一些乳娘们母亲们都在长的绿荫道旁坐着，看顾在她们身边玩耍的小孩们。

戴西先生陡然满身毫毛都竖起来了。有一个妇人手中牵着两个孩子在他的眼前经过：一个男孩子十来岁，一个女孩子五六岁。

这就是她——路易斯——了！

他再走了百来步，而后因为在这种刺激下呼吸都不畅了，便倒到了一张椅子上。她没有认出他来。于是他便转身回去想再看一次。现在她却坐下了。男孩子很乖地在她旁边站着，女孩子在地下弄那些泥土。这是她，的确是她。她确实有一种正直女人的神情，装束朴素，态度拘谨端庄。

他远远看着她，不敢走近。男孩子把头抬起。戴西觉得满身都发抖了。这是他的儿子，毫

无疑义，他仔细审察他，他相信看出了往日照片上的他自己。

他在一棵树的后面躲着，预备她回家时跟着她走。

那夜他简直没有睡熟，尤其困扰他的，是对孩子的思念。是他的儿子呀！唉，倘若他能知道，到底有把握吗？怎样办呢？

他看见了她现在的住宅，他便去探听。他知道她已经嫁了一个邻居，一个被她的不幸感动了的诚实体面男子。这个男子知道她的过错，并且原谅了她，还认戴西的儿子做自己的儿子。

他以后每逢星期天，便到慕索公园去散步。每逢星期天，便看见她，并且每次都发生一种想招他的儿子，吻他和抢走他的不可禁止的狂热。

在这种毫无生趣的垂老鳏夫的孤单境遇之中，他痛苦得要命，由内疚、羡慕、妒嫉和自然赋予众生的天伦之爱交织而成父子之情，将他的心都撕碎了。

他终于打算做一件冒险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刚好进园之时，他一径走到她跟前，在路中竖着，脸色苍白，双唇不住打颤地向她说道：

“你不认识我吗？”

她举眼一望，向他端详着，忽然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一种惨人的喊叫，牵着两个小孩，拖着他们跑了。

他只好回家哭泣。

几个月的光阴又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再看见过她。但是他镇日镇夜为父子情所折磨、煎熬。

为着想拥抱他的儿子，他可以死，他可以杀人，他可以冒一切的险，尽一切的力。

他写信给她，她不答复。一直到了二十封之后，他才悟到他不应当再希望感动她。于是他决计用最后的手段，并且预备到必要之时，甘愿使他自己的心房吃一粒手枪子弹，他便向她的丈夫写了几句话：

“先生，对您说来，我的姓名应当是一件丑恶的东西。但是我是十分可怜的人，为伤心之事所困逼。我只有求您这一条路了。

“现在我只要求您给我十分钟的谈话，并祝你健康。”

次日他便得了回信：

“先生，我在本星期二五点钟等你。”

他跨上扶梯，心中不住地跳跃，只好走一步，停一步。他胸中忡忡，像在跑马，声音低沉而强烈。他尽力保持呼吸，扶着扶梯的栏杆，使自己不至于跌倒。

到了四层楼，他便叩门。一个女仆开门候着。他问：

“佛拉美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这里，先生。请进来。”

于是他走进一个中等社会排场的客厅。他独自等着，浑身软瘫，如同大祸临头。

门开了，一个男子进来了。这是一个穿着礼服气象庄严身躯高大略略发胖的男子。他指着一个座位请戴西坐下。

戴西坐了，喘着说：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我的姓名，……要是您知道……”

佛拉美岔着说：

“这不用问，先生，我知道，我的妻子向我说过。”

他有一种善良人要严肃说话时的庄严声音和中等社会讲礼貌人的仪态。戴西接着说：

“这么回事，先生。我懊悔、惭愧、痛苦得快要死了。我想要一回，只要一回……抱抱那小孩子……”

佛拉美先生站起来走到壁炉旁边，把叫人铃一按。女仆就来了。他说：

“你把路易带来。”

女仆去了。他二人对面无言地站着，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只有呆呆地等候。

一会儿，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到客厅中来了，朝着他以为是他的父亲扑过去。但是看到了还有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便止住了。

佛拉美吻吻孩子的额角说道：

“现在你和客人拥抱吧，我的宝贝。”

那孩子客客气气走到客人身边，向他望着。

戴西已经站起来了，任凭帽子掉到了地下，作好自己也会晕倒的打算。他凝视着这孩子。

拂拉美出于体贴，转过身去，伏在窗子上面，看着街上。

孩子疑惑地等待着。他把帽子拾起来，还给了客人。于是戴西把小孩子搂进了怀里，疯了一般地满脸吻他，眼睛上，耳朵上，嘴上，头发上都吻到了。

路易被这种雹子般的吻弄得惊慌失措，极力撑持躲避，他把头偏过去，用那双小手来隔开这男人贪婪的双唇。

戴西陡然把孩子放倒在地下。喊道：“永别了！永别了！”于是他像个小偷儿似的逃走了。

# 招供

中午的太阳暴雨般地倾泻在田野上。在高低起伏，漫布在那些田庄之间的庄稼地里，人们播种的有已经成熟了的裸麦，正在转黄的小麦，淡绿的燕麦，暗绿的苜蓿。它们在大地的袒露着的肚皮上铺上了一张款款摇摆着的软软的被子。

那边，在一处坡地的高脊上，是一行望不到头的母牛，它们像列队的士兵，有的躺着，有的站着，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着它们的大眼，在一片宽广得像个湖的苜蓿地里啮食放牧。

这时有两个女人，母女俩，跨着蹒跚的步伐，一前一后，顺着庄稼地中间的一条小道朝着这群牲口走过去。她们每人提着两只锌皮桶，用一个大桶箍把桶和她们隔开，免得擦到她们身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每当她们跨一步，这些金属家伙就发出一道道白色的耀眼光芒。

她们一句话也不说，是去挤牛奶的。她们走到后放下了一只桶，朝前面带头的两条牛走过去，对准了它们的肋骨，用木头鞋一脚把牛踢起来。牛慢慢地爬起来，先站起前腿，而后费力地把它庞大的屁股抬起来，好像后部被垂下来的庞大的浅黄色的乳房压得太重了。

马里瓦家的这母女俩跪到母牛的肚皮前面，双手迅速地上下拽那个鼓涨了的乳房，每压一次就从中有一道细细的奶汁射进桶里，微带黄色的汁子升到了桶边。她们一头一头地挤过去，一直挤到这一长行的尽头。她们每当挤完一头，就将这头牵开，让它到还没有啮过的青草地里放牧。

后来她们母亲在前、女儿在后地动身走了。压在牛奶的重量下，走得比来时更慢。

但是走在后面的这位忽然停住了，放下了她的负担，坐下哭了起来。

那位马里瓦大娘听不到了脚步声，往回一看却惊呆了。她问道：

“你怎么啦？”

那个叫塞莱斯特的是个火红头发的大个儿姑娘，在她通红的两颊上那些点点雀斑像是某天在太阳下干苦活时，洒落到她脸上的点点火星。她一副刚挨过打的孩子样子，低声抽噎着说：

“我提不动这桶牛奶。”

那个做母亲的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反复说道：

“你怎么啦？”

塞莱斯特在那两桶牛奶之间躺倒下来，用围裙遮住了眼睛说道：

“它让我受不了。我不行了。”那个做母亲的第三次又说道：“你到底怎么啦？”

“你到底怎么啦？”

那个女儿这时哼哼唧唧地说：

“我想我肚子……大了。”

接着她抽泣起来。

这回轮到老女人放下奶桶了，她惊讶得找不出任何词来。终于结结巴巴说道：

“你……你……你这大了肚子的，不自爱的家伙，咋能这样？”

马里瓦这家人家是有钱的农场主，富裕、庄重、受人尊敬、精明而有势力。

塞莱斯特结结巴巴地说：

“我怕多半是，就是那么回事。”

骇呆了的母亲看着躺在她前面满脸是泪的女儿。等了几分钟她叫道：

“你肚子大了！你肚子大了！你那儿弄来的？贱货！”

塞莱斯特害怕得完全撑不住了，低声说道：

“我想一定是在波利特的车子里。”

这个老太婆使劲儿要了解清楚、使劲儿想猜出来，使劲儿要知道是谁给她的女儿弄来这件倒霉事的。要是这是一个阔气而且看得上眼的那就想法子把事安排妥当。那就不算太糟。塞莱斯特不是头一个碰上这类事的。但鉴于流言蜚语，还有他们家的地位，这事总是叫她不愉快的。她又问道：

“那又是谁给你弄上的，浪货？”

决心全说出来的塞莱斯特回答道：

“我认为是波利特。”

这一来，马里瓦大妈气得发疯，一下子扑到了她的女儿身上，如此狂暴地捶女儿以致头上的小帽子都掉了。

她大拳大拳地捶她的脑袋和各处；而完全伸直了的塞莱斯特躺在两个略略能挡住她一点的两只桶子之间，只有将脸捂在两只手里。

所有的母牛都受惊了，停止了吃草，回过头来用它们的大眼睛望着。最近的那头牛伸长了鼻尖，对着这两个女人哞哞叫了。

一直打到气都透不过来了，马里瓦大妈才喘着气停了下来；重新定了定神之后，她想让自己完全掌握情况：

“波利特！真是天知道！你怎么能去和一个公共马车的马夫搞。你没有头脑啦？怎能让你碰上这种命，明确点说，一个毫无出息的人？”

于是仍旧直直躺着的塞莱斯特在尘土之中低声说：

“我从没有付过车钱。”

那个诺曼第老太婆这样就懂了。

每周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塞莱斯特将庄里的货送到集上去，有鸡蛋、家禽和奶油。

她一大清晨，用胳膊挽着两只大篮子，一只里装的奶制品，另一只装的家禽。她走到大路上去等到伊夫杜的邮车。

她将东西放在地上，自己坐到沟边上。那些短短尖嘴的母鸡和长长平嘴的鸭子从柳筐里探出头来，用它们圆圆的眼睛，傻乎乎惊奇地张望。

不久一辆破破烂烂的顶着个黑色顶蓬的黄车厢公共马车到了，车屁股则按那匹白色驽马的小跑步伐晃晃摇摇。

车夫波利特是个快活的胖单身汉，虽然还年轻，但是肚皮已经凸出来了，让风吹、日晒、风淋得如此厉害，再加上酒精的渲染，脖子和脸都成了红砖颜色。他老远就响鞭子叫道：

“早上好，塞莱斯特小姐，身体如何？”

她将篮子一个一个地递给他，他把它们放在车顶的格子里；然后她高高抬起脚来，够着上车子的踏脚板，同时露出了穿着蓝色长袜子的粗壮腿肚子。

每次波利特都重复一样的顽笑话：“好哇！没有变瘦。”

于是她笑笑，感到这话好玩。

接着他吆喝一声：“吁，浪货。”于是他那条瘦马又上了路。这时塞莱斯特将手伸进了口袋里，慢慢地从里面拿出十个铜板，从肩头上递给了波利特。六个是付自己的车费，四个是付篮子的。他一边接过钱来，一边说：

“那么今天还是轮不到开开心？”

跟着开怀大笑起来，转过头来对着她，好看个痛快。

三公里路就得花上半个法郎对她真是太贵。尤其当她没有铜板时，就更觉得心痛，下不了决心伸出她那个银币。

有一天，她在付钱的时候问道：

“像我这样好的熟主顾您是不是确实只该收六个铜子儿？”

他笑起来了：

“六个铜子，我的美人儿，您比这可值得多了，老实话。”

她仍然说道：

“就这样每月也得给您两法郎。”

他一边打着马一边说：

“瞧，我可是好说话的，只要能开一次心我就免了您的费。”

她一副傻像地问道：

“您说的什么事儿呀？”

他逗得这么快活，笑得都呛住了：

“开一回心就是开一回心；老天爷，一男一女两个人一块儿顽，不带音乐。”

她懂了，脸红了说道：

“我是不开这种玩笑的，波利特先生。”

可是他不怕，又说，越说越开心。

“您将来会参加的，美人儿，那种一男一女的游戏。”

而且从此以后，每次当她给他付钱他就养成了习惯问道：

“今天还是轮不到开心？”

现在她也拿这开玩笑，回答道：

“今天不行，波利特先生，可是该在星期六，那时准行。”

于是他笑着喊道：

“讲定了星期六，我的美人儿。”

可是她心里盘算，自这情况开始的两年以来，她整整付了波利特四十八法郎，而在乡下要挣四十八法郎可不是随便哪儿就能办到的，她还算出来，要是像这样再过两年下去，她会付上一百法郎。

因此有一天，一个春天的日子，只有他们的时候，他照习惯问道：

“今天还不是开心的日子？”

她回答说：

“听您的意愿办，波利特先生。”

他一点不奇怪，跨过了后面的条凳，用一副满意的神气低声说：

“来吧，我很清楚，总会行的。”

而那匹老马呢，开始用慢慢的小步跑，简直像在原地跳舞，根本听不见从车厢深处偶尔传来的吆喝声音：“吁，咳，浪货，吁，咳，浪货。”

3 个月以后塞莱斯特看出她的肚子大了。

她哭哭啼啼地全向妈把这些说清了。那个老太婆，气得脸发白地问道：

“那么，这到现在合多少钱了？”

塞莱斯特回答道：

“对我说，这自然是 8 个法郎。”

这时那个乡下婆子的气愤又疯狂发作了，她又扑到女儿身上，直捶得气噎住了。而后一站起来就问：

“你对他说过你肚子大了吗？”

“没有，真的。”

“你为什么一点不对他说？”

“因为他很可能又要我付钱。”

于是那个老太婆想了一会儿之后拿起桶说：

“走吧，起来，以后尽力干。”

而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什么也别给他说，让他什么也不清楚，我们好好地再赚 6 个月或者 8 个月！”

而披头散发的塞莱斯特，一边站起来，一边哭着，迈着沉重步子走起来，一边低低地说：

“我肯定一点也不说。”

# 首饰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

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

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

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

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

找不到它。

他问道："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路易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埃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然而，某一个星期日，她正走到香榭丽舍大街兜个圈子去调剂一周之中的日常劳作，这时候忽然看见了一个带着孩子散步的妇人。那就是伏来士洁太太，她始终是年轻的，始终是美貌的，始终是有诱惑力的。

骆塞尔太太非常激动。要不要去和她攀谈？对的，当然。并且自己现在已经还清了债务，可以彻底告诉她。为什么不？

她走近前去了。“早安，约翰妮。”

那一位竟一点儿也不认识她了，以为自己被这个平民妇人这样亲热地叫唤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地说：“不过……这位太太！　也恢　馈　蟾庞Φ 笔悄　砹恕?

“没有错。我是玛蒂尔德•骆塞尔呀。”

她那个女朋友狂叫了一声：“噢！……可怜的玛蒂尔德，你真是变了样子！……”

“对呀，我过了许多很艰苦的日子，自从我上一次见过你以后；并且种种苦楚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这是怎样一回事？”

“从前，你不是借了一串金刚钻项链给我到部里参加晚会，现在，你可还记得？”

“记得，怎样呢？”

“怎样，我丢了那串东西。”

“哪儿的话，你早已还给我了。”

“我从前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完全相同的。到现在，我们花了十年工夫才付清它的代价。像我们什么也没有的人，你明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现在算是还清了帐，我是结结实实满意的了。”

伏来士洁太太停住了脚步：

“你可是说从前买了一串金刚钻项链来赔偿我的那一串？”

“对呀，你从前简直没有看出来，是吗？那两串东西原是完全相同的。”

说完，她用一阵自负而又天真的快乐神气微笑了。

伏来士洁太太很受感动了，抓住了她两只手：

“唉。可怜的玛蒂尔德，不过我那一串本是假的，顶多值得五百金法郎！……”

# 幸福

那正是掌灯以前喝茶的时候。别墅面临着大海；太阳落下去了，留下那片泥金般的回光使天空变成了玫瑰色；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还在薄暮里漾着光明，像一片经过打磨而且渺无边际的金属。

远远地，靠右边，好些锯齿般的山峰隔着淡淡的霞光，描出了乌黑的剪影。

大家正谈到爱情，讨论着这个陈旧的题材，重复着那些被人时常讲述的事。暮色里的柔和惆怅使得讨论变得温和，使得性灵里浮着一种惋惜意味，“爱情”这个名词不断被人翻来复去地搬弄着，有时候被一道洪大的男子声音说出来，有时候又被一道清脆的女性音调说出来，简直充塞了那间小客厅，像鸟一般在客厅里飞翔，像幽灵一般在客厅里盘旋往复。

人是不是能够不间断地恋爱好些年？

“能够的，”好些人都这么说。

“不能够，”另外好些人又那么肯定。

大家辨别种种情况，设立好些界限，列举好些例子；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是满肚子的突然想到的和使人骚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升到了我们的嘴边而他们却没有能够叙述，他们都好象非常激动，都带着深刻的情绪和热烈的兴味来议论这种平凡而又高尚的事，两性之间的温柔神秘的结合。

不过，忽然有一个望着远处注视的人嚷着：

“哈！各位看呀，前面，那是什么？”

在海面上，在天尽头的尽头，突然现出了一件灰色的东西，体积巨大轮廓模糊。

女宾们全站起了，莫名其妙地注视着那件从没有见过的古怪东西。

有人说：

“那是科西嘉岛！每年在某种特有的气候条件之下，我们可以有两三次这样望得见它，那就是遇着空气完全明净，不再用永远笼着远景的水蒸气结成的薄霭掩住它的时候。”

大家隐约辨得出那些山峰，以为看得出山顶的积雪。这种另一世界的突然出现，这种从海面出来的妖物使大家都诧异了，都不安了，甚至都要害怕起来了。从前的人横渡着未经深测的重洋，如哥伦布之流，也许都看到过这类新奇的景象。

这时候，一位还没有说过话的老翁发言了：

“请注意啊，这座岛现在竖在我们前面，不仅正像是用它的本身来答复我们说过的问题，而且对我还引起一个罕见的回忆，因为我以前在这座岛上，看到过一个令人赞叹的爱情例子，那真是生死不渝的，真是美满得类乎虚构的。”

老翁接着就说了这样的一篇故事：

距现在五年以前，我在科西嘉岛旅行过一次。这座未经开发的岛，在我们眼里比美洲来得更其辽远又更其陌生，尽管我们从法国海岸上，有时候能够象今日一样看得见它。

请各位想象一下吧：一个还是没有秩序的世界，一片被无数奔流急湍的山凹儿分开的崇山峻岭；没有一片平原，而只有一望无边的花岗石质的不毛之地和满是荆棘或者栗树松树的巨大坡谷。那是一块未经垦植的处女地，荒芜得不见人烟，虽然有时候望得见一个村子，那也不过像是一座小山顶上的一堆岩石。绝对谈不到文化，绝对谈不到工业，绝对谈不到艺术。永远遇不见一段加工过的木头，一片雕刻过的石头，他们的老祖宗对于精美物件永远没有留下什么精

制的或者幼稚趣味的纪念品。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个壮丽而又艰苦的地方，对于被人称为“艺术”的那种造型美的研究，他们在传统上是不重视的。

意大利是个充满着艺术杰作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件杰作，其间的每一座殿堂之中的大理石，木材，青铜器，铁器，各种金属和各种石类都证明人类的天才，其中的那些散乱在古老房子里的古老的小巧物件都显出那种爱美的无上专心，意大利既然把这种有关创造性智慧的力量，伟大，气魄和胜利，给我们显示又给我们证明，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那是个被人爱慕的圣地。

蛮荒的科西嘉岛在意大利的对面，却落后得如同停在它的原始时期。居民住在岛上的，陋室里，对于一般不和自身生活相干的事物甚至连家庭里的吵闹，都是漠不关心的。于是他们保存着未受教养的人种的种种缺点和优点，他们都是暴烈的，爱怀恨的，不自觉地嗜杀的，不过却也是好客的，有雅量的，肯尽忠的，天真烂漫的，开门容纳路过的旅客，并且为了报答极细微的同情而献出他们的坚贞友谊。

我当时居然在那个美不胜收的岛上纵横地游玩了一个月，觉得自己走到了世界尽头。绝没有客店，绝没有酒家，绝没有道路。我从那些专供骡子走的小路达到了那些悬在半山腰上的穷村，穷村下临着弯弯曲曲的深沟，一到傍晚就听见沟里的连绵不断的噪响，奔流急湍的隐约深沉的声浪。遇见人家就去敲门。向他们央求餐宿。结果我就坐在矮小的饭桌跟前，并且还在矮小的屋顶下面睡觉；到早上，握过了东道主伸出来的手，他再引导我一直走到村子的边界上。

某一天傍晚，我经过十小时的步行以后，来到了一所孤零零地盖在窄小山谷顶头的矮房子，地点和海面相距约莫有一法里之遥。山的两面陡坡满盖着荆棘，乱石和大树，如同两堵忧郁的城墙似地关着那条惨淡得令人伤心的山凹儿。

在茅顶房子的四周，有三五枝葡萄藤和一个小园子，略远一点，有几枝高大的栗树，生活的必需品①，在那个穷苦的地方可以算是一笔财产。

接待我的是个老妇人，严肃而且清洁，与众不同。男的呢，本来坐在一把麦秸靠垫的椅子上，特地站起来和我打招呼，随后一句话不说又坐下了。他的伴侣向我说：

“请您原谅他；他现在耳朵聋了。他的年纪是八十二岁。”

她说的一口道地的法国国语。我不免诧异起来。

我问她：

“您不是科西嘉的本籍吧？”

她回答：

“不是，我们都是大陆上来的。不过到现在，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十年。”

他们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忧郁窟窿里住了五十年，想到这一层，我心里起了一阵忧虑和恐惧的感想。一个老的牧羊人回来了，于是大家开始吃夜饭了，那顿夜饭只有一道菜：用马铃薯和①栗子是这类地方的副食品。卷心白菜同着腌肉一块儿煨的糊羹①。

吃完这顿简单的饭以后，我就到门外坐下来，望着愁闷萧索的景色，我的心不舒展了，在那些黯淡的黄昏和荒凉的处所，旅客们常常会感到烦闷，我的心情正是如此。仿佛一切都快完结，无论是宇宙和人生。人在这时候突然窥见了人生的难堪苦恼，人类的孤立，事物

的空虚，一天到晚想入非非以致自误一辈子的心境上的昏暗寂寞。

那个老妇人走到我跟前了，她是受到那种始终藏在最为安命的性灵深处的好奇心的折磨的。

“那么您可是从法国来的？”她说。

“对呀，我的旅行为的是自己散心。”

“您是巴黎人吧，也许？”

“不是，我是南锡③人。”

我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打搅了她。这一层，当时我是看见了的，或者更不如说我是察觉到了的，然而怎样会看见或者会察觉，我却始终一点也不明白。

她用一道慢腾腾的声音再问：

“您是南锡人？”

这时候，老翁走到门框儿的口边了，他如同世上一般的聋子一般毫无感觉。

她接着说：

“不关事。他是听不见的。”①“糊羹”或者“菜羹”是欧洲农村里的主要食品，而且不一定常常有肉类搁在里

边，所以和中国人所谓大菜中的汤是不相同的。②南锡是法国东北部和德国相邻的一个大城市，旧为罗来因省的省会，现为麦忒

摩塞勒州的州治。

歇了几秒钟，她又问：

“那么您在南锡可认识几个场面上的人物？”

“我几乎都认识。”

“汕阿来时那家人呢？”

“是呀，很熟：从前那都是我父亲的朋友。”

“请教尊姓大名？”

我说了我的姓名。她定住眼睛望着我，随后用那种记忆往事时的低声音说：

“对呀，对呀，我记得很清楚。那么白里斯马尔那一家呢，他们现在怎样？”

“他们全死了。”

“哈！西尔蒙那一家呢，您可认识他们？”

“认识，最小的那一个是个将官。”

这时候，她发抖了，显见得那是由于感慨，由于苦恼，由于我不得而知的什么隐情的强烈而且神圣的力量，由于我不得而知的什么需要，她需要倾诉那些一直被她藏在心底的事情和那些使她惊心动魄的人的名姓，她终于说道：

“对的，杭里·德·西尔蒙。我深知他。那是我的亲弟兄。”

我吃惊得发呆了，抬起眼睛望着她。末后突然一下记起了那件事。

往年，在那罗来因省的贵族社会出了一件大失体面的事。一个美貌而且有钱的青年闺女，序萨因·德·西尔蒙，被她父亲部下的一个轻装骑兵中士拐走了。

那个诱惑了团长女儿的中士是个健美的青年，出身于农家，不过穿上骑兵的蔚蓝军衣却很出众。她无疑地在望着骑兵行列经过的时候看见了他，注意了他，爱上了他。不过从前她怎样和他说话？他俩彼此怎样能够会面？怎样能够了解？她怎样敢于使他懂得她爱上了他？这一切是永远没有人知道的。

事前谁也没有猜着一点什么，预感到一点什么。某天傍晚，那中士刚满自己的服役期限，就同着她逃走了。当然有人寻觅过他俩，不过并没有找得着。以后从来没有得过任何消息，于是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然而我却在那条狞恶的山谷里见到了她。

这么一来，我接着说话了：

“对呀，我记得很清楚，您是序萨因小姐哪。”

她点头表示“不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落下来了。于是她望着那个坐在门槛上的静止的老翁对我示意，一面说道：

“就是他。”

我懂得她始终爱他，懂得她仍旧用那种受着诱惑的眼光看他。

我问：.“您从前至少是幸福的吧？”

她用一道从心上发出来的声音回答我：

“噢！对呀，很幸福．他从前使得我很幸福。我从来没有什么后悔。”

我怅惘地仔细望着她，爱情的威力使我感到了惊奇！这个富家的闺女从前追随了这个男人，这个农人，她自己也变成了农妇。她摒除了任何香艳奢华风雅的生活，屈伏于种种简朴的习惯了。并且她仍旧爱他。自身变成了一个头戴便帽身穿布裙的农村妇人。坐在白木头桌子跟前的麦秸靠垫的椅子上，用瓦盆子吃着一份用马铃薯和卷心白菜煨的腌肉糊羹。到夜间，她躺在他身边的麦草藁荐上。

她什么也不思念而仅仅想着他！她什么也不留恋：不论是珠宝或者服装的材料和款式，也不论柔软的坐椅以及帏幢低垂的屋子里的芬芳暖气和盖在身上的舒舒服服的羽绒被盖。她的需要从来只有一个他；只须他在身边，她什么也不再指望了。

从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抛弃了人生和世界以及那些抚育她和钟爱她的人。单独同着他到了那个蛮荒的山凹儿里。他呢，原是她的全部目的，一切的指望，一切的梦想，一切不断的期待，一切无止境的希冀，不过就是他而已。他自始至终使得她的生活充满着幸福。

她不能比这更幸福了。

末后，我整整的一夜听到那个老军人的鼾声，他正在那个从很远的地方跟着他过来的女人身旁的一张短榻上躺着，我因此想起那个希奇而简单的遭遇，想起那种如此美满而几乎毫不费事就造成的幸福。

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和那一对老夫妇握过手以后就此走开了。

说故事的人沉默不言了。一个妇人说：

“尽管这样，不过她的理想过于平常，她的需要过于原始，她的要求过于简单，那只能算是一个糊涂女人。”

另一个用慢腾腾的声音说：

“那有什么关系！她是幸福的。”

在天的尽头，科西嘉岛埋没在夜色里了，从从容容回到海里了，刚才，它的巨大的影子的显现，如同为了亲自叙述那两个托庇在它的岩岸边而地位微末的情侣的一般小史，现在它消失了。

# 老人

秋季的温和阳光，从壕沟边那些高大的毛榉树的顶上，照到了田庄的天井里。地面盖在一层被牛啃平的青草下边，它受过了新雨的浸润依旧还是潮润的，被人一踏，就在脚步下面带着水声往下陷，那些丰满地结实的苹果树，在深绿的野草丛里点缀着它们那些浅绿的果子。

四条被人系成一串的小母牛在那里吃草，偶尔对着这所房子叫一两声；一群家禽在牛栏前面的牛粪堆上，显出一片活动着的颜色，它们搜爬，骚动，咯咯地低吟，其时两只雄鸡却不住地高啼，为了那几只被它们活泼地召唤的雌鸡寻觅些儿虫蚁。

天井边的木栅栏门开了，进来一个汉子，他年纪大约是四十来岁，不过却老得像是六十岁了，满脸皱纹，脊梁弯曲，提起那双塞满了麦秸的木屐，用笨重的大步儿向前走。一双过长的胳膊在身子的两旁垂着。走到了田庄的房子边，一条系在大梨树脚下，立在一只暂做犬窠用的酒桶旁边的黄毛小狗向他摇着尾巴，接着就表示快乐地叫起来。这汉子喊着：

“不许闹，非诺！”

狗不响了。

一个乡下妇人从房子里出来了。她的宽平多骨的身躯，在一件箍在腰上的羊毛衫里显出了清清楚楚的轮廓。一条过短的灰色短裙只把那双穿着长统蓝袜的腿子遮住一半，脚上穿的也是一双塞满了麦秸的木屐。一顶发黄的白布便帽盖住了那点儿贴着顶门的头发，一副枯黄干瘦缺了牙齿的丑陋的脸儿，显出了乡下人所常有的那种村野面容。

汉子问道：

“现在怎样的了？”

妇人回答道：

“堂长先生说完了，他是过不了今天夜晚的。”

他们两个人一同走进房子里了。

穿过了厨房以后，他们俩就都走进卧房了，这卧房是矮的，黑的，勉强由一块玻璃引进点儿阳光，而这块玻璃上却盖着一方破了的印花布。几条椽子，旧得发黄，熏得发黑，在卧房的屋顶底下前前后后横列着，托住了那层有大队老鼠昼夜奔驰的阁楼下面的薄板。

卧房里的泥地，高低不平而又潮湿，像是抹了油，在靠里的那一头，那张床好像是模模糊糊一点白的。一阵有规则的哑嗄的声响，一阵困苦的，干涸的，呼啸般的喘息带着一阵如同破唧筒抽水的汩汩的水响，从一个垂危老人的黑暗的床上传出来——这老人就是乡下妇人的爸爸。

汉子和妇人都走近前去了，接着就用他们那两双安静忍耐的眼睛来端详这个垂危的人。

那女婿说道：

“这回，没办法了，他是等不到夜里的。”

那田庄妇人回答道：“自从今天日中，他就这样抽气了。”

随后他们两口子都不说话了。老人的眼睛是闭上了的，泥土样的颜色的脸，枯得象是木头做的。那张微开的嘴任凭那种波动而费劲的呼吸透出来；那床灰色的布被单，每逢他一吸气就在他的胸上起伏一下。

女婿在一阵长久的缄默之后才说：

“我们只有等他死了之后再离开他。现在没有一点办法。不过为了修整磨坊里的水渠，这究竟是打岔，眼见得天气这样晴，明天应当去翻土。”

他老婆想到这层像是不放心了。她思索了一下，后来才说：

“既然他快要去了，星期六以前决不会葬他，那么明天你有的是功夫去修整水渠。”

那乡下汉子沉思了，后来才说：

“对呀，不过明天应该去请人来送葬，没有五六个钟头，我是不能够从都尔威走到马恩多去通知大家的。”

妇人在想了两三分钟之后才说：

“现在还不到三点，你可以走点夜路到都尔威那一带去，你尽可以说他已经过去了，既然他熬不过今天晚上了。”

汉子在迟疑之中停留了好一会，把这个意思的便利和结果度量了一番，末了他高声说：

“就这样吧，我去。”

他快要出去了，却又走回来，经过一阵迟疑之后，才说道：

“你既然没有事情做，那末去打几个苹果下来准备去烤吧，以后你再做四打‘屠雍’，预备请那些送葬的人吃，给他们高兴一下那是应当的。你再去搬那些塞在榨床棚子底下的树枝儿烧起那只闷炉。树枝儿全是干了的。”

末了，他走出卧房，回到了厨房里，打开那张盛食物的柜子，取了一个六磅重的面包，小心翼翼地削下了一片，拾起那点落在桌子上的面包屑搁在掌上，接着毫无遗漏地向自己嘴里一倒。以后，他用刀尖在一只黄瓦缸子里刮了一点成奶油，揩在自己那片面包上面，然后从从容容像往常一般吃起来。

后来，他穿过天井，喝住那条开口向他叫着的小狗，踏上那条沿着壕沟的小路，朝着都尔威的方向走了。

独自守在家里，那妇人开始做事了。她揭开了面粉箱，调了点儿做屠雍用的面粉，接着长久地揉起来，翻了又翻，压了又压，捣了又捣。后来，她用这种材料做了一个不黄不白的大圆球，把它搁在桌子的角儿上。

这时候，她去摘菜果了，为了免得用棍子打伤树木，她就顺着一张小梯子爬到了树上。她细心地选择果子，只摘下那些熟了的，搁在自己的围裙兜儿里面。

路上有一个人叫她：

“喂，喜戈大妈！”

她回头一看。那是一位邻居，奥新·法韦老爹，本村村长，他正要到自己田里去施肥，坐在那辆肥料小车的箱子上，两条腿悬空垂着。她又回过头来回答道：

“您有什么吩咐，奥新老爹？”

“您的爸爸在哪儿？”

她高声嚷着：

“他算是已经死了。星期六下葬，七点钟；因为现在是修整水渠的时候了。”

那邻居回答道：

“明白了。愿你们诸事顺利！您自己好好地保养。”

她回礼道：

“谢谢，彼此一样。”

后来，她仍旧动手摘她的苹果了。

一经回到了房子里，她就去看她的父亲，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走到卧房门口，立刻就辨出了他那种嘈杂而又单调的喘息，于是认为走到床跟前是无益的，不过徒然荒废光阴。所以她就动手去做那些屠雍了。

她把苹果一个一个包在一层薄薄的面粉里，后来一行行地把它们列在桌子边上。等到她做好了四十八个球儿，又分成了打数排列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她想起该准备晚饭了，于是把锅子挂在火上煮马铃薯；因为若是当天就去烧起闷炉，她考虑到那是不必的，明天还有一整天把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

她丈夫在五点光景回来了。一跨进门他就问：

“完了吗？”

她回答说：

“一点也没有，他一直还在那儿抽气。”

他们走了去看，那老人的情况完全和原来的一样．他那种哑嗄的干喘规则得象是钟摆，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延缓。它一秒钟一秒钟地接续而来，只根据空气在肺部里一出一进而略略引起着音调的变化。

他女婿瞧着他出神了，随后才说：

“他将来会死的，不必要旁人留心，如同一枝蜡烛一样。”

他们仍旧回到厨房里了，末了一言不发就动手吃夜饭了。等到吃完了菜羹以后，他们又都吃了一片擦了奶油的面包，后来洗好盘子，又立刻回到了垂危的人的卧房里。

那妇人端了一盏芯子冒烟的煤油小灯，照了一下她父亲的脸。倘若他当时不呼吸，他们会相信他的确是死了。

这两个农人的床是藏在这卧房另外一头那个凹进去的地方。他们一言不发地睡了，灭了灯，闭上眼睛；不久，两道不同的鼾声，一道较为深沉，一道较为尖细，陪着垂危者的不断的干喘声同时响起了。

老鼠成队地在阁楼上跑来跑去。

天边的鱼肚白一露，那丈夫就醒了。他的岳父仍旧活着。他摇醒了他的老婆，老人的这种抵抗力是教他心里着急的。

“说呀，斐米，他一点也不肯咽气。你打算怎样办，你？”

他素来知道她是个会打好主意的人。

她回答道：

“他过不了今天的。什么也不要害怕。像这情形，村长决不会反对我们明天安葬他，从前不是有人替勒纳尔老爹这样办过的吗，他正是播种时候倒下来的。”

她这番道理说服了他，他下田去了。

他老婆烤熟了那些屠雍，后来又完成了农家里的种种日常工作。

到了日中，那老人竟还没有死。那些受雇来修整水渠的短工都一齐来看这个延宕不去的老辈了。每一个人都说了他的话，后来都重新下田去了。

六点钟，他回家的时候，老人还在那里呼吸，他的女婿终于着急起来。

“你将要怎样办，到这时候，斐米？”

她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了，于是去找村长。他答应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可以允许他明天下葬。医官方面呢，他们也去过，他为着见好于喜戈老板，也答应把死亡证明书倒填一天。于是这两口子都安安稳稳回家去。

他们和昨天夜晚一样，上床了，并且睡熟了，在老人的衰弱的呼吸中间，杂入他们那两道较为响亮的呼吸。

到了他们醒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死。

于是他们两口子都没有主意了。一齐站在父亲床边，如同这老人故意向他们弄一种恶作剧，欺骗他们似的，用开玩笑的方式来难为他们似的，他们因此竟抱着不信任的念头向他注视了，尤其因为他使他们荒废了时间，所以他们心里着实怨恨他。

女婿问道：

“我们怎样办？”

她没了主意，回答道：

“这可太麻烦了！”

那些应邀而来送葬的吊客都快要准时而来了，那是没有法子去止住的。为了说明经过，他俩决定等他们来了再说。

在七点差十分光景，第一批吊客已经到了。妇人们身穿黑衣，头罩一幅大面网，都是带着凄凄惨惨的神气来的。受了呢制短褂的拘束的男人们，两个两个排着，步子走得轻快些，一面却闲谈着买卖。

张皇失措的喜戈两口子愁苦地接待他们了，忽然，他俩走到了第一群吊客跟前，便同时哭起来。他俩说明这种意外，叙述他俩的困难，替他们端椅子，指手划脚，极力辩解，指望证明大家倘若在同样的情形之下都是会照他俩同样做的，说个不休，他俩突然都变成了多嘴多舌的

人，让别人插不上话。

他俩从这一个人身边走到另一个身边：

“我们真不会相信，这是简直料想不到的，他竟会这样拖延！”

摸不着头脑的，略略受了欺骗的吊客们，反而都如同没有赶上定期举行的礼节似地，简直不知道如何办了，呆呆地坐着或者站着。有几个想走了。喜戈老板挽留着他们：

“我们一样要吃点儿东西。做了好些屠雍，应当趁此吃吃。”

想到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是面有喜色的了。于是大家开始低声谈起来。天井里渐渐地满是人了，先到的人把新闻说给后到的人听。咬着耳朵谈天了。想到了屠雍大家都很开心。

妇人都走到卧室里去端详垂危的人了。她们站在床前在自己胸前画了十字，喃喃地低声念了一段祷告文，然后重新走出来。男子们都不甚热心于这种场面，只在那个打开了的窗口望一眼。

喜戈大妈说明着垂危的情况：

“到目下，他整整两天一直如此，不加重也不减轻，不加高也不减低。不简直是一台没有水的抽水机吗？”

大家都看过了这个垂危的人以后，又都记着那顿吃食了，但是因为坐在厨房里，人数不免过多，于是有人把桌子搬到了门外。四打黄澄澄的和令人垂涎的屠雍，堆在两只大盘子里吸引了大家的视线。每一个人都伸手去取自己的那一枚屠雍了，怕的是数不够。但是到末了却剩下了四枚。

喜戈老板的嘴里装得满满的，说道：“倘若他看见我们，老爹，这样一定是教他心里不好受的。他生前爱的就是这东西。”

一个快活的乡下胖子高声说道：

“他吃不着这东西了，这时候，这是谁都会轮着的。”

这种想法不仅不教吊客们感到凄凉，反而像是教他们快活。现在是轮到他们这些人来吃屠雍的时候了。

因为花费太大而发愁的喜戈大妈，不住地到储藏室去取苹果酒。一罐一罐跟着搬过来，也一罐一罐跟着被人喝空。大家笑了，现在，大家高声说话了，大家如同吃酒席一样开始嚷起来了。

有一个坐在垂危者身边的乡下老妇人，本来害怕这件事不久就会轮到她自己，这时候，她忽然在窗口边露出脸儿来了，用一道尖锐的声音嚷着：

“他已经过去了！他已经过去了！”

每一个人都不讲话了，妇人们都迅速地立起来去看。

他果然死了。他的干喘已经停止了。男人们互相注目，低着头，有点不自在。他们还没有嚼完那些屠雍。这老东西连死也不选个好时候。

喜戈两口子，现在不哭了。这已经完结了，他俩都安宁了。他俩反复说道：'

“我们早知道这件事是不能延长多久的。倘若他昨天夜晚就打定主意，那么就不会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的。”

有什么关系，这已经完结了。星期一给他下葬，万事皆休，并且趁着机会还可以再吃一次屠雍。

吊客们都走了，一面谈着这件事，他们瞧见了这件事又吃着了一顿东西，所以都是满意的。

末了，到了那两口子单独相对的时候，她蹙着发愁的面孔说道：

“又要再烤四打屠雍了！倘若他昨天夜晚横了心就好了！”

丈夫比较看得透一点儿，他回答道：

“好在就这么一次！”

# 懦夫

在社交场中，人家称他为“漂亮的西诺”。他自称为子爵官特朗一约瑟夫·德·西诺。

他既是孤儿又是一笔不小财产的主人，因此如人们所说他是个场面人物。他外表潇洒，风度翩翩，言辞华丽，使人容易相信他聪明，具有以生与俱的风采；高贵傲岸的神气，再加上凛然的胡子和温柔的眼睛，这些都令妇女倾心。

他是沙龙里的宠儿，跳华尔兹舞的女人追逐他。在男人群里，他挑起人家投给强者的那种带着微笑的敌意，还怀疑他有好几个能引起单身汉啧啧称羡的情人。他活得舒畅平静，处于最完备、讲道德的舒适生活之中。人家还知道他善于使剑而更长于使手枪。

他说：“要是我决斗，我就选用手枪。用这种武器我有把握杀死我要杀的人。”

可是有天晚上，他陪伴着他年轻女朋友中间的两位，还有她们的丈夫也陪在一起。他邀请他们在看戏之后去妥多尼酒家喝一杯。他们过去了几分钟之后，这时他看见邻桌上有位先生，定睛地看着他旁边的女客之一，她像是有点为此尴尬不安，低下了头，终于对她丈夫说道：

“这儿有个男人老盯着我。我不认识他，你认识他吗？”

那位一点也没有瞧见的丈夫抬起眼来说道：

“不，完全不认识。”

那位年轻女人半嗔半笑又说：

“这真太恼人，这人把我的冰淇淋都看脏了。”

“呸！别理它。要是对碰到的不懂礼貌的人都管，那该没有个完了。”

可是这位子爵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不能容忍这个不相识的人玷污了他请客的这杯冰淇淋。既然这些朋友是由他邀请的，并为着他到这个咖啡馆来的，这种侮辱就是对着他来的，因此这事只涉及他。

他朝着那位走过去；说道：

“先生，您瞅这些太太的方式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我请您同意停止这种凝视。”

那一位回答道：

“您别干扰我。”

子爵咬紧牙关说道：

“先生，请小心点，您会逼得我逾越常度的。”

这位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字，这个猥亵的字眼响彻了整个咖啡厅，而且好像起了弹簧效果，使每个顾客都做了一个突然的动作。每位背对着的都突然转过头来，其余所有的人则都抬起了头来，三个单身汉像陀螺般以脚根为支点转过来，柜台里的两位太太吓得一跳，继而将全身转将过来，好像她们是两个听从同一摇柄的机器人。

这造成了一阵子大沉寂。而后忽然在空气中砰的一响。子爵已经给了他的对手一记耳光，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想调停，两人交换了名片。

这位子爵回到家里，存房间里大步急躁地踱了几分钟。他太激动了以致什么也没有想。在他心里只浮起了一个念头，‘决斗’，除此之外没有挑起任何动荡。他做了应该做的，表现得恰如其分。人家将议论这件事，赞许他，祝贺他。一面像人们进行重要思考时说话那样，他高声反复说道：

“这人怎么这样粗野！”

然后他坐下来思索。天一亮，他就该去找见证人。他找谁呢？他该选所熟识的人中间最沉着而有名望的。最后他选中了黑塔侯爵和布尔丹上校，一位大贵族和一位军人，这很合式。他们的名字也许会见报。他发现自己渴了，一杯又一杯地喝了三杯水，然后又踱起来。他感到浑身是劲。当显得勇敢、坚决、果断，并且提出的是严格危险的条件，要求进行一场严肃的，十分严肃可怕的决斗的时候，他的对手就很可能会退缩并进行道歉。

他拾起了那张他曾从口袋里摸出来扔到了桌子上的名片，并从新读了它一遍。这，他曾在咖啡馆里瞟过一眼，回来在车厢里一盏盏路灯的微光下读过：“乔治·拉密，蒙茜路 51 号”。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仔细观察这些排列在一起的字，对他好像是个谜，完全是些不清不楚的意味：乔治·拉密？是个什么人？干什么的？为什么他用这种神气看一个女人？因为这么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认识的人，由于他喜欢定睛无礼地看一个女人，就一下子打乱了您的生活，这还能不令人愤慨吗？

于是这个子爵又高声重说了一遍！

“怎么这样粗野！”

而后他呆住了不动，站着思索，目光始终盯在名片上。他对这张纸片儿升起了一阵怒气，一阵中间混着奇怪的不安之感的敌意。这件事儿真傻！他拿起了手边一把打开了的折刀，刺在印着的姓名中间，仿佛他刺穿了谁。

他为此就该决斗！因为他毫无犹豫地自认为是被侮辱者，该当选剑还是手枪呢？用剑他冒的险少，但是用手枪他可能吓退了对手。用剑决斗是很少致命的，相互的审慎会阻止打斗双方过于接近，就防止了刺得太深。用手枪会严重地以生命冒险，但是也有可能光荣地摆脱这一处境并免于一次决斗。

他判断道：

“应当坚定。他会怕的。”

他自己的声音使他发抖，看了看四周。他发现自己很紧张。他又喝了一杯水，而后着手脱衣睡觉。

一上床他就吹熄了灯，闭上了眼睛。

他想道：

“我明天还有一整天去忙自己的这些事。先睡好，求得镇定。”

但是在毯子里太热，他不能人睡。他辗转反侧，先仰着躺了五分钟，又转过左侧躺，再转身右侧躺着。

他仍旧口渴，爬了起来喝了水。而后感到一阵不安：

“难道我害怕？”

为什么房间里熟悉的动静也使他的心怦怦跳？在摆钟报时前那弹簧的轻轻吱吱声音也吓了他一跳；而且他得张开了嘴吸上几秒钟的气，他真是觉得压抑。

他开始自己推理这件事发展的可能性：

“我会害怕吗？”

决不会，不会怕。既然他已经决心走到底，既然他的意志已经完全决定决斗，还决定了决不发抖。但是他感到自己心里如此乱糟糟，以致自问道：

“会不顺从自己的意志而害怕吗？”

于是这种疑虑、这种不定心、这种惶惑心情侵来了。假使一种比他的意志更强的、更有支配力的，不可拒抗的力量控制了他，会怎样呢？是的，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肯定的，既然他要求去，他会去的。但是假使他发抖呢？假使他失去了知觉呢？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处境自

己的荣誉、自己的名望。

这里他忽然起了一个奇怪迫切的愿望，想立刻起来从镜子里看看自己。他重新点燃了蜡烛。当他看到了从光滑的镜面里反映出来的面孔时，他很难以认识了，而且像是从没有见过的似的。他的双眼看起来很大，而且脸色苍白，确实，是苍白的，很苍白。

他面对着镜子站着，像要诊断身体健康状态的地伸出了舌头，然而一下子，一个念头像颗子弹似的射进了他的心里：

“后天，就在这个时刻，我也许就死了。”

于是他的心脏急骤地跳动起来。

“后天，这个时候，我也许就死了。我这时面对着的这个人，我从镜子里看到的这个我，将不再存在。怎么呢，这儿的我，这个我看着的，我感到活着的，都在二十四小时后将要躺在这张床上，已经死了，双目紧闭、凉了、没有生命了，消失了。”

他转身向着那张床榻，于是历历在目地看到自己仰天伸直躺在他刚离开了的毯子下面。他有的是一副死人特有的凹下去的脸颊和一双软绵绵的、再也不会动了的手。

他于是对他的卧榻感到了害怕，为了不再看到它，他走进了吸烟室。他机械地拿起了一支烟，点着了之后踱起来。他觉得冷，他走到挂拉铃绳的那儿想叫醒收拾卧室的仆人，手伸到了绳子上之后他又停住了。

“这个人会觉察到我害怕。”

于是他不拉铃了，他点着了炉火。当他碰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手有点发抖，一种神经质的颤抖。他头有点儿晕、思想不清、变得飘忽不定、暴躁、痛苦。仿佛喝了酒似的，心里感到了一阵醉醺醺。

他不停地问自己：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他全身发抖，全身传遍了一阵战栗，他站起来，朝窗户走过去，拉开了窗帘。

白天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夏日。玫瑰红的天将这个城市、那些屋顶和墙都映红了。柔和的光辉尽情倾泻下来好像是旭日的爱抚复盖了已经苏醒的大地，随着这熹光，一种迅速猝然的欢快的希望侵占了子爵的心灵！难道他傻了，竟在任何事情还没有决定之前，甚至他的见证人还没有会到乔治·拉密的证人之前，就让自己为恐惧所慑服？

他梳洗完了，穿上衣服，以坚定的步伐走了出去。

他在走着的时候一面反反复复说：

“我应该精力充沛，很充沛。应当表明我无所畏惧。”

他的见证人，那位侯爵和上校接受了他的委托，并且在使劲握过手之后，讨论了条件。

那位少校问道：

“您想要认真决斗？”

这位子爵说：

“很认真的。”

那位侯爵又说：

“您坚持用手枪？”

“是的。”

“容许我们有权作出其它规定？”

子爵用干嗓子逐个字一字一顿地说：

“二十步，听令抬手开枪，而不是落下手时开，互击至受伤为止。”

这位上校用高兴的声音说：，

“这些条件很出色。您枪法好，好运必然属于您。”

于是他们走了。子爵回到了家里等着他们。他一度平静下来的激动，现在又一分钟、一分钟地加大了。他自己感到沿着胳膊和腿以及在胸膛里都在打颤，不断发抖，他立也不是，坐也不是，无法站住。他嘴里已经没有一点儿口水，他不时地用舌头弄出有响声的动作，好像要使它别粘在上颚上面。

他想吃饭，但吃不进去。于是起念想喝点儿酒好鼓起勇气，他让人拿来了一瓶兰姆酒，一口一口咽了六小杯。

一阵炙人的热的感觉袭击着他，接着就是一阵头昏眼花。他想：

“我继续用这个方法。现在好了。”

可是一个钟头后，他已经喝完了这瓶酒，于是他的不安又变得难以忍受。他有一种想在地上打滚、想叫、想咬的渴望。黄昏时刻到了。

一阵铃响叫他气都透不过来，他简直无力站起来接待他的见证人。

他也不敢和他们说话、向他们问好，说不出一个字来，怕他们从他声音的变调里猜到了他害怕。

这位上校说：

“一切都按您所提示的条件安排好了，您的对手开始曾提出他应有被侮辱的那些特权，可是他马上让步全盘接受了。他的见证人是两个军人。”

这位子爵说：

“谢谢。”

那位侯爵接着说道：

“请原谅我们才来就又要走，因为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忙。既然这是一场受了重伤才止的决斗，而且您知道那些子弹不是闹着玩的，因而要找个好医生。还要指定场地，得靠近一间房屋，以便在必要时把受伤的抬进去，等等，最后我们得要两三小时办这件事。”

这位子爵又一次吐出了一个字：

“谢谢。”

那位上校问道：

“您好吗？您心定吗？”

“是的，很平静，谢谢。”

这两个人退出去了。

当他感到又重新成了单独一个人之后，他觉得像是疯子。仆人已经点上了灯，他在桌子前面坐下想写些信。在一页纸头上描下了“这是我的遗嘱……”之后，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退得远远的，感到无法将“作出决定”和“决心不顾后果何如”这两个观念联系起来。

就因此他将去决斗！他对此已无法避免，他是怎么弄的呢？他要求决斗，他有这种意图和坚决定出了解决方法；可是他清清楚楚感到，不管他全心全意使劲，他仍旧无法鼓起到决斗现场去所需的力量。他努力设想这场斗争，他自己的态度和对方的举止。

他的牙齿不时在嘴里相互碰得格格响。他想看看书本，拿起了夏都维亚著的决斗条例。而后自问道：

“我的对手是不是常去射击场？他是不是有名？他是不是等级射手？怎么能知道？”

他想起了渥伯爵关于手枪射击手的书，他从头看到尾，里面没有乔治·拉密的名字。但是当时假使这个人不是射击手，他怎么会立即接受使用这件危险致命的武器？

他随手打开了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的一个 G·R·名牌枪厂的盒子，拿出了一支手枪，而后按一个射手的位置站好，举好了臂膀。可是他从头到脚发抖，枪在他手里指向东西南北。

于是他自言自语：

“这不行，我不能这样去决斗。”

他从枪管的一头看着这黑森森的小深孔，他想到了耻辱，在社交圈里的窃窃私语，在客厅里的嘲笑，女人们的鄙视，报纸上的隐喻，那些懦夫将朝他投来的辱骂。

他总是看着武器抬起了枪上的击锤，他忽然发现了在下面好像一点红火似的发亮的雷管。

原来由于偶然疏忽，这管手枪早就上了子弹。他因此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隐约高兴。

假使他在另外那位前面，不能恰如其分地举止高雅，他就一辈子都完了。他将受到玷污，留下可耻的痕迹，为社会所抛弃！但是他知道，他不会有这种镇定和果敢，他感到了这点，虽然他曾勇敢过，既然他曾要求决斗！……他曾经勇敢；既然……当在他心头掠过的这些想法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已经将嘴张得大大的，让手枪的枪管伸进了他的喉咙深处，压下了板机……。

当他的仆人被枪响惊动了跑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仰天躺着死了。一股血迹溅到了桌子上的那张白纸上，在下面这几个字上加上了一个大红点：

“这是我的遗嘱。”

# 醉汉

那种从北海来的风旋天转地像风暴般地刮来，在天空推送着那些黑而厚湿的大片云块，在经过时向地下泻下了倾盆大雨。

那汹涌奔腾的海怒号着，振撼着，海岸将那些庞大迟笨而带涎状的波涛倾泻到岸边，而后这些海涛在雷鸣炮响的轰鸣中消亡了。它们高得像山岭一般，从容地，一个接着一个走近前来，在暴风之下，向空气里散出那种俨如巨灵之汗的白头飞沫。

这种飓风闯到易埠的小山沟里面来了，呼啸号吼，掀散屋瓦，折断窗片，推倒烟囱，在街道上鼓起那股势不可挡的推送力，使我们只能循墙而行，而孩子们竟像树叶一般被它卷到空中，越过一些房屋的上空而跌到那些田野里。

那山沟里的居民，因为怕涨潮时的海水会扫荡海滩，便将打鱼用的小木船儿都拖到岸上，并且有几个水手，躲在几只侧面躺着的小船的凸肚子后面，瞧着这种天和水的狂怒出神。

随后，他们渐渐走开了，因为夜色坠在这风涛上面，用黑影笼住了这个发狂的海洋，和任何忿怒的自然力的喧嚣。

却有两个人依然蹲着没有去，他们拿手插在衣袋里，将脊梁拳曲在飓风下面，粗毛帽子压住了眉毛，这两个诺曼底籍的渔人，他们一脖子的胡须，满脸让掺着咸味的海风刮枯的皮肤，和一双中央钉着一个黑点的蓝眼——这类锐利的蓝眼，就是那种能像鸷鸟般地望得很远的海员所有的。

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个说：

“快点来吧，叶来米，我们去玩多米诺骨牌，混混今天的日子吧，归我出钱。”

那一个还迟疑不决，他固然被那儿张骨牌和那种烧酒所引动，但是却也知道倘若他一到波麦儿的店里又要酩酊大醉，而他的妻子又一定是独自在家里等候。

他问道：

“有人会说你当了当头去每晚来灌醉我呀。你告诉我吧，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像你常常这样做东？”

他说了之后，想起由别人出钱喝烧酒这个主意又笑了；他用诺尔曼底人得着便宜时节一种笑容笑了。

马杜南，他的伙计，老拉着他的胳膊。

“快点来吧，叶来米。今天晚上，这个时节，不是肚子里可以不装一点热货便回去的。你怕什么呢？你老婆不会给你拿床睡暖吗？”

叶来米回答道：

“那一天晚上，我简直没有能够找到我的门……他们几乎要在我们门前那条沟里捞我了！”

并且他又因为这个醉乡里的回忆而笑了，便很慢很慢地向着那片窗口有光的波麦儿咖啡店走过去：既被马杜南挽着，并且海风又推着，他抵抗不了这两股势力，就这样去了。

那个低矮的厅子，被水手们和烟味以及喧闹所充塞。这些披着粗毛衣而拿肘弯撑在桌上的汉子们，极力提高自己的嗓子使旁人可以听见，酒越是喝得多，他们越是在人声的和骨牌打在桌上的嘈杂声中吆喝得响——尤其那些斗牌者的埋怨惹出更多的喧闹。

叶来米和马杜南走到一只墙角边坐下，于是开始他们的那一局，接着那一盅一盅的烧酒，便继续不断地在他们的喉管里消失了。

随后，他们斗了许多局的牌，喝了许多盅的酒：马杜南不停地斟着，一面向那个面赤如火的胖老板挤眉弄眼，这一位呢爱开玩笑，深知某些恶作剧的来龙去脉。叶来米则放开酒量喝个不住，晃着脑袋，用一种愚顽自得的神情瞧着他的对手，哈哈地像发吼般笑个不住。

所有的顾客都散了。每当一个顾客出去而推开一下店门的时节，便有一阵风羼到这咖啡店里，将那层由无数烟斗吐出的浓烟搅成了一些“羊角”，使那些挂着的煤油灯在它们的链端摇摆，使它们的火焰闪灼不定，并且大家便会忽然听见那自行崩溃的浪山的澎湃和飓风的怒号。

叶来米把衣领解开，显出了醉态，一只腿伸长，一只手下垂：而用另外的一只手抓住那些骨牌。

现在只剩下他们二人和那满腔兴致走近前来的老板相对了。

他问道：

“喂，叶来米，肚子里舒服吗？你给自己浇下了许多，是不是要凉快点呢？”

他支支吾吾地辩道：

“我越浇，那里头就越干。”

这老板用一种调皮的神气瞧着马杜南。他说道：

“你的兄弟，马杜南，这时候在那里呢？”

马杜南哑笑了一下：

“他正暖和，你不必担忧。”

于是他们二人都瞧着叶来米，这一个兴高采烈地拿张天牌发了出来一面说道：

“瞧吧，这才是好东西。”

他们结束了这一局时，老板高声说道：

“你们知道吗，老弟们，我要去睡觉了，我给你们留下一盏灯和一升酒。那里有一个法郎的东西。等会儿，马杜南，你给我把大门关好，再像那天晚上一样，拿钥匙塞入那窗板的下边。

马杜南接着说道：

“你不必担忧，全明白了。”

波麦尔和他这两位迟走的顾客握过了手，便迟笨地爬上了他那架木楼梯。他那些沉重的脚步声音，在这小房屋里橐橐地响了一大阵；随后一个沉重的声音，报告他已经在上床的当口了。

这两个人继续斗他们的牌；偶然那飓风中的一阵更强劲的狂风，使那墙壁门窗都晃动起来，于是这两个喝酒的便如同有人将要走进来一般，抬头看看。随后马杜南端起那个盛酒的升子，拿叶来米的酒盅儿斟满。但是那座挂在壁上的时钟，忽然在柜台上方报了十二下。那阵嘶哑的声音，简直像敲破锅一样，并且一下一下带着一种金属的铮锹（金从），颤动了许久。

马杜南如同一个值班到点的海员一般，立刻站了起来说道：

“快点吧，叶来米，应当走了。”

那一个费了大事才开始动作，靠着那桌子站了起来；随后他走到门边，在他那伙计吹熄那盏油灯时打开了店门。

他们都到了街上，马杜南便给那咖啡馆美好了门，随后向叶来米说道：

“好，晚安，明天再会。”

于是他便在黑暗境界里走开了。

叶来米走了三四步，便歪了一下，连忙伸开了两只胳膊，却撞着了一爿墙得以撑住他的身体，于是便东倒西歪地走着。有几回，一阵闯入这条窄街上的飓风将他向前面一推，迫使他跑了几步；随后，这股旋风的暴力消失了，他也就失掉了那股推身体的外力，便干脆止住脚步，随后他仍然用他那醉汉式晃晃荡荡的双腿东倒西歪地走。

由于本能的作用，他像倦鸟归巢一般地向着归家的道儿走。末了他认明了他自己的大门，于是便着手去摸索那锁孔，预备插进钥匙去。可是始终摸索不到，于是低声骂将起来。末了轮起拳头打着那门，叫他的老婆来帮助：

“梅里那！喂！梅里那！”

因为他使劲靠着那扇门，以免倒下来，那门扇竟退让而自行开了，叶来米却因失了倚靠，扑通一下跌进门里，在自己的房间当中滚了几转，于是觉得有件重的东西在他身上跨过，并且

又立刻在黑暗里逃走了。

他不动弹了，因为害怕而受了惊骇，以为中了邪，遇了鬼，遇了黑暗境界的什么神秘事物，于是等侯多时，不敢动弹一下，但是因为他再也没见到一点儿动静，便回复了一点理智，回复一点醉汉式的乱七八糟的理智。

他从容地坐起来了。他又等侯了多时，末了渐渐胆壮了，于是喊着：

“梅里那！”

他的老婆却不回答。

于是，陡然之间，一种疑惑，一种不能肯定的疑惑，一种空泛的疑虑，在他的头脑里穿过。他绝不动弹；在黑暗里坐在地下等着，搜索他的记忆，缠在一些残缺不全而像他那双腿一样地晃晃荡荡的反思上。

他重新又问道：

“那是谁？告诉我吧，梅里那。告诉我究竟是谁吧。我绝不会给你为难。”

他等侯着。没有一点儿声息从黑暗里发出来。现在他高声发表议论：

“我仍然喝醉酒了！我是喝醉酒了！就是他拿我灌到这步田地，这乡巴佬；就是他，为的使我不会回来。我喝了酒了！”

末了，他重新又说道：

“告诉我究竟是哪一个吧，梅里那，——不然我就要惹事了。”

在重新又等了一会儿之后，他又用一种醉汉式的迟钝而固执的理论继续说道：

“就是他拿我绊在波麦尔那个懒货的店里；并且那几天晚上，也就是这东西不想我回来。一定是合谋。嘿！该死的畜生！”

他慢慢地跪了起来。一阵暴怒跟着酒力罩住他。

他又说道：

“告诉我那究竟是那一个吧，梅里那，不然我就要打了，我现在通知你！”

现在他已经站起来了，因为一种雷霆般的暴怒而发抖了，仿佛他身上所有的那些酒精在他脉管里燃烧，他走了一步，撞着了一张椅子，于是他便抓住了它再走，却又撞着了那张床，他拿那张床摸了一遍，便触到床上他老婆的温暖的身体。

他这时怒不可遏了，愤愤地咕噜着：

“嘿！你在这里，贱货，你竟不回答我的话！”

末了，他举起那张抓在他那水手式的铁手里的椅子，带着一种激烈的怒气向前扑向他的老

婆，一声呼叫，一声狂乱而惨痛的呼叫，从床上迸射出来了。于是他如同一个在仓廒里打麦人一般地动手打个不住。不久，床上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椅子也变成一些的碎片儿飞开了；但是却还有一只脚抓在他的手里，然而他却依然喘着气打个不住。

随后，他忽然停止下来去问她：

“到了这个时节，你会告诉我那究竟是谁吗？”

梅里那没有回答。

末了，他因疲倦而力竭了，被自己的狂暴弄胡涂了，便重新坐在地下，接着张开四肢躺在地下，末了竟睡熟了。

在第二天天明了的时候，一个邻居看见了他的门是开着的，便跑了进去。他发现叶来米躺在地下打呼，身边有一张椅子的许多碎片，而在那床上，有一大堆血肉模糊的东西。

# 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

保禄·撒维里尼的寡妇，孤苦伶仃地和儿子安端住在波尼法削城墙上的一所可怜的小房子里。那座城是造在山脉的一个突出部分上面的，有几处并且俨然悬在海面，可以从礁石矗立的海峡顶上去俯瞰对岸萨兑臬岛的低些的海岸。在山脚的另一面，一道像是深巷高墙般的绝壁几乎完全绕着它，形成了它的海港，经过一条夹在两堵绝壁间的弯弯曲曲的水道，那些从意大利半岛或者从撒丁岛来的小渔船，竟可以一直停泊在城边最居前列的房屋跟前；每隔两星期，那只气喘吁吁的旧轮船从本岛的阿惹克削城开过来走一趟。

在这座白色的山上，无数的房屋显得更白一些。那些房屋像是野鸟的窠似的悬在这个山岩上，俯瞰着那条没有多少船只敢于轻试的险恶水程。周年不息的风揉着海面，揉着被它长期剥蚀以致仅有浅草的光濯濯的海岸；在那条两岸全被它损害的海峡里鼓荡不休。一阵阵白色的海水泡沫，绕着那些到处刺破海波的数不尽的乌黑的礁石尖头，仿佛是在水波上面颤动的和浮起的破布片。

撒维里尼的寡妇的房子是嵌在绝壁本身的边儿上的，对着这片荒寂而凄凉的景物开了三个窗子。

她孤零零地带着她儿子安端和他们那条名叫快活的雌狗在那里过活，快活本是一条守护羊群的狗，身子高而瘦，毛长，力大。那青年男子把它用作一条猎狗。

某天晚上，安端·撒维里尼在一场争执之后，被尼可拉·辣伏拉狄不顾信义地一刀杀死了，当天夜里，凶手就逃到了撒丁岛去。

过路的人把安端的尸首抬到家里了，这时候他的老母亲并没有哭，但是呆呆地对他端祥了好些时；随后伸着那只干瘦的手放在尸首身上，允许替他用科西嘉方式去复仇。她一定不要旁人陪伴她，并且关好了门，同那条狂嗥的狗在尸首旁边守着不动。它，那畜生，站在床边，伸起脑袋，夹住尾巴，向它的死了的主人不断地嗥叫着。它也象那老婆子一样地没有动弹，她现在弯腰盯着尸首，在凝视中流着无声的热泪。

青年人是仰卧着的，身上披着他那件在胸前被人戳破了撕开了的粗呢短褂，仿佛是睡熟了一样；不过全身都是血，在那件抢救他时而拉下的衬衣上，在坎肩上，在裤子上，在脸上，在

手上，处处都有。好些凝固了的血块结在胡子和头发的当中。

老母亲开始向他说话了。那条狗听到主人说话就不再作声了。

“放心，放心，将来一定有机会替你报仇的，我的小子，我的儿，我的可怜的孩子。睡吧，睡吧，将来一定有机会替你报仇的，你可听见？这是母亲允许你的！她素来不失信，你的母亲，这是你很明白的事。”

于是她慢慢地伏在他身上了，用她的冰凉的嘴唇去吻那死去的儿子的嘴唇。

这一来，快活又开始嗥起来了。它迸出了一阵单调的，伤心的，怕人的和拉长的悲怨声音。

她和它，妇人和畜生，一同在那里直守到天明。

第二天，安端·撒维里尼被人葬了，以后不到多久，在波尼法削就没有人再提到他了。

他没有胞兄弟，也没有表兄弟。在家族里没有一个男子可以替他复仇。想着这件事的只有母亲，那个老婆子。

向海峡的那一面，她从早到晚望着海岸上的一个白点儿。那是撒丁岛的一个小村子，名叫龙各沙尔多，凡是科西嘉岛那些被人就近搜索的强徒都躲在那里。那个和他们祖国海岸相对的村子几乎全被他们住满，并且也就是在那里，他们等候回国的时机，等候重回深山荆棘丛里的时机。她知道尼可拉·辣伏拉狄就躲在那里。

她独自整日坐在窗口边望着那边，一面思索复仇。像她那样衰弱得离死不远而又没有谁帮忙，究竟怎样个复法？但是她却早许下诺言，她早对着户首发过誓。她不能遗忘，她不能等侯。她将来怎样办？她在夜间睡不着了；她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抚慰；她只是一个劲地考虑筹划。那条狗横在她脚边打盹，有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狂嗥。自从它主人不在之后，它时常这样狂嗥，如同它正唤着他，如同它那畜生式的不可安慰的心灵里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

谁知某一天夜里，快活正开始呜咽的时候，母亲忽然得了一个念头，一个残忍而爱复仇的野蛮人的念头，她把那念头一直深沉地考虑到第二天早上，随后天色微明，她就起身到教堂里去了。她祈祷了，伏在地上，匍匐在上帝前面，恳求他帮助她，支持她，把那种为儿子复仇所必需的气力付给她这个可怜的疲惫身体。

随后她回家了。她本有一个收容屋溜水的破的旧木桶搁在天井里边，现在，她推倒了它，倒掉了桶里的水，用木桩和石块把它固定在地面上；随后把快活系在这个新的窠里，然后才回到屋子里来。

现在，她的屋子里走个不停了，眼光始终盯着撒丁岛的海岸。她就在那边，那个凶手。

狗整日整夜地嗥着。老婆子早上用一只盆子装点水给它，但是再也没有旁的：没有汤，也没有面包。

白天过去了。饿倦了的快活睡了。第二天，它眼睛露出凶恶的光芒了，全身的毛竖起了，并且发狂似的拉着身上的链子。

老婆子还是一点什么也不给它吃。畜生变得怒不可遏，用一种发嗄的声音嗥叫着。这一晚

又过去了。

于是，老婆子在天明时候就到邻居家里央求施两束麦秸给她。她取出了她丈夫从前穿过的旧衣，把麦秸塞进里面，装成了一个草人样的东西。

她在快活的新窠前头的地上钉了一根木杆之后，就把草人缚在木杆上边，使它像是站着的。随后她用一包旧的布片儿做成了它的脑袋。

那只吃惊的狗瞧着那个草人出神，它虽然饿得要命，再也不做声了。

这时候，老婆子到肉店里买了一长条黑的血香肠。回到家里，她在天井里生好了一炉柴火，靠近狗窠边去烤香肠。快活竟发狂了，跳个不住，口角流涎，双眼盯住那份香气钻入肚子的烧烤美味。

随后，老婆子用那条热气腾腾的香肠给草人做了一条领结。她把它在草人的脖子上用绳子缠了多时，如同要使它嵌入脖子里面似的。接着把这一套布置搞完以后，她才解开了狗的链子。

那畜生骇人地跳起来一下就扑着草人的脖子了，接着双脚伏在它的肩上开始去咬脖子。它下来了，口里衔着一块捕获物，随后又扑上去，狠命地把牙齿钻到那些绳子里边，结果又弄到了一些食物，于是它又下来了，末了又奋力地再扑上去。它张开很大的口揭起了草人的脸儿，把那整个一条脖子撕得稀烂。

老婆子不言不动地瞧着，双眼仿佛着了火一般。随后她再把那畜生用链子锁好，又教它饿了两天，然后又做那种希奇古怪的练习。

经过三个月之久，她教它对于这样的斗争，对于用牙齿夺取这种食物，已经弄得很习惯了。现在她不再锁它了，但是用一个手势教它扑到那草人身上。

她使它受好了训练去分裂那个草人，痛咬那个草人，竟无需乎在草人的脖子上藏什么食物。接着她就象发赏似的，把点儿烤好的香肠扔给它。

快活一看见人，就发抖了，随后抬头望着它的女主人，她翘起一个指头，同时用一道呼啸的声音向它喊着：“去吧！”

等到她判断时机已经成熟了之后，撒维里尼老娘就在某个星期日早上用一种出神入化的热忱行了忏悔并且领了圣餐；随后，穿上了一套男子衣裳，扮成一个褴褛的老穷汉，和撒丁岛一个渔人说好了价。他便带着她和她的狗渡到了海峡的那一岸去了。

她在一个布口袋里带了一大条香肠。快活已经饿了两天。老婆子却不时教它嗅嗅那份有香味的食物，并且去刺激它。

她和狗都到了龙各沙尔多村。科西嘉岛的女人微微地跛着脚前进。她走到了一个面包店里，打听尼可拉·辣伏拉狄住在什么地方。原来辣伏拉狄早已恢复固有的职业仍旧做小木匠了。他独自在他的小店里做工。

老婆子推开了店门，就叫他：

“喂！尼可拉！”

他回头一望，于是她就放松了她的狗并且高声喝道：

“去，去，咬，咬！”

那只发狂的狗扑过去，咬住尼可拉的嗓子了，那汉子伸起了两只胳膊，箍住了那条狗在地下打起滚来。经过了几秒钟，他扭着身子，两只脚在地上乱踢；随后他便不动了，这时候，快活正扒着那条被它咬啐了的脖子。

有两个当时各自坐在他们自己门口的邻居，很清楚地记得曾经看见过一个老穷汉带着一条瘦的黑狗走出来，它一面走一面吃着它主人给它的那点黄黑色的东西。

老婆子在傍晚的时候回了家。那一夜，她睡得真好。

【青崖按】此篇原文的标题是(Une Vendatta)，这原是一个意大利名词，专指科西嘉（Corso 岛上居民的特有方式的复仇，所以各国对予此名词均不另作译名而只引用意大利原文的固有字形以免和一般方式的复仇相混，我因此译成“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

科西嘉是地中海北部的一个大岛，中世纪以后属于意大利人，至 1768 年让与法国遂为拿破仑一世的故乡。岛上山岭重叠；土地贫瘠，交通梗塞。生活艰苦，以此文化落后，风俗强悍；他们的复仇方式就是由被害人的亲族挺身而起去担任实行报复的任务，有时缺乏亲族则由较疏的族人担任，绝不求助于家族以外的任何人，此篇所举的和作者在《人生》（Une ）中所举的均是鲜明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窥见它的特有方式。

# 宝贝

在周围邻近一带，人家都将吕加家的庄子叫做“佃户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很可能那些乡下人对佃户这个词看作附带有富足光鲜的含义，因为这个庄子肯定是这一方最大、最富、最井井有条的。

那个广阔的场院被五行大树围着，可以为那些低矮娇嫩的苹果树挡住平原上的暴风，环绕着一长条贮存饲料、谷物的瓦顶房子，燧石砌的漂亮牛棚，能容 30 匹马的马厩，还有一栋居住用的像是座小宅邸的红砖房。

厩肥保存得很好，看院的那些狗住在窝里，一群家禽在高高的草丛里转圈。

每天中午，主人、雇工和仆人一共十五个人围着厨房里的长桌子坐着，一只大的蓝花陶罐子装着的汤在桌上冒热气。

那些牲口，马、牛、猪、羊都又肥又干净，整整洁洁；肚皮正在发福的大个儿主人吕加每天巡视三圈，监督一切，安排一切。

在马厩的深处，出于善心还养着一匹很老的白马，这是女主人要养到它死的，因为这原来一直是她养大照看的，它能引起她回忆许多往事。

一个十五岁的徒工，名叫衣西多·杜瓦的，或者简单地就叫西多儿的看管这条病马，在冬天喂它有定额的燕麦和饲料，在夏天得一天四次把它带到山脚下拴在那儿，让它有足够青草吃。

快动弹不了的这头牲口抬起那对从膝头以上都是脂肪，从蹄子以上都肿了的沉重的腿来都

费劲。它那些人家从来就不再梳剪了的白毛像头发似的，长而长长的睫毛给它的双眼带来了一种忧伤的气氛。

当西多儿带它去吃草的时候，他得拽着缰绳，牲口走得太慢了。这孩子弯着腰，喘着气一边笃着它，一边生气，轮到自己来照拂这条老驽马。

庄子里的那些人看到这个徒工对这"宝贝"的愤怒觉得好笑，不断地对西多儿谈论这条马来挑怒这个学徒。他的伙伴开他的玩笑。在村子里，人们称呼它为"宝贝——西多儿。"

这孩子气得发疯，同时起了要对马避行报复的念头。这是一个长腿的瘦孩子，很脏，一脑袋又厚又硬像鬃毛般的赭色头发。他显得很傻，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费劲得要命，好像在他粗野而迟钝的心灵里形成不了概念。

长期以来他就奇怪主人家要保留着"宝贝"。气愤看着为了这无用的畜牲花费钱财，在他看来，自从它不干活以后再养着它就是不对的，对他说来为了这头瘫痪了的老马浪费燕麦，昂贵的燕麦，就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他甚至常常不顾主人的命令，节省马饲料，只给它倒上一半，克扣厩草、干草。在他那孩子的糊涂心灵里滋长起了一种仇恨，—种凶狠残酷、阴险粗暴而懦怯的乡下人的怨恨。

当夏天重临时，他得到坡土去给牲口改变它在山上的位置。道儿很远。这徒工每天早晨特别生气，他得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麦地。在这些地里干活的男人喊着给他闹着玩：

"嘿，西多儿，你给我问问宝贝好。"

他根本不理，而在路过树篱的时候，拆下一根小棍子，等到移好拴老马的位置时，他就让它自己吃草，然后阴险地走近去，抽它的膝盖。这畜牲想躲开，用后脚踢，一次又一次躲避，在绳子的一头转，好像是限在一条跑道上。于是这孩子愤愤地抽打，跟在后面追，气得咬紧牙关。

后来，他慢吞吞连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而那匹马则用老年人的眼光看着他走开，因为跑过一阵而在喘气，肋骨都突高起来。它一直要等到那个年轻乡下人的蓝衫子远远看不见了之后，才重新就着麦草将它瘦骨棱棱的白头低下去。

因为这些日子晚出热，现在人家让"宝贝"在那边，外面树林后的溪谷旁边过夜，只有西多儿去毳它。

这孩子还以向它扔石头作为消遣。他离开它十步远，坐在一个斜坡上休息约半小时，时不时给这匹小白马扔一块锋利的石头。这头拴住了站着不动的小白马一直看着他，在他走开之前不敢啮草。

可是在这徒工心里，一直有这么个想法盘据着："干吗养着这条什么也不再干了的马呢？"在它看来，这匹驽马偷了别的马的饲料，偷了人类的财产，上帝的物资．同样也偷了他，西多儿，在干活的他。

于是，西多儿在逐日往前移栓绳子的木桩时渐渐缩短了他给出的皮带长度。

这畜牲变黄了，瘦了，衰弱了。太弱了，弄不断栓它的带子，它将脑袋向着那高高的，绿油油的而且如此之近以致青香扑鼻的草伸过去，可是够不着。

可是有天早晨，西多儿得了个主意：就是不挪动“宝贝”了。为这副骨头架子，他已经为它走得太远了。

然而他还去，为的体味报复的味道。那匹不放心的畜牲看着他。这天他没有打它。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绕着转。他甚至做出换位置的样子，可是把桩子插到原来的洞里就走开，他对这项发明很高兴。

这匹马看到他走了，嘶鸣着叫他：可是这徒工跑开了，让它独自呆着，孤孤单单的，在小河谷里结结实实拴住了，并且它的嘴够不到一棵草。

挨着饿，它设法去够用鼻尖可以碰到的油油的绿茵。它跪在地上，伸直了脖子，伸长了它垂着口涎厚而无用的嘴唇。整整一天，这条老牲畜在经过徒劳可怕的努力后精疲力竭。饥饿在啮噬它，看着眼前展延到天边的这一大片绿色的饲料使得饥饿更为难熬。

这个徒工一整天都没有回来。他在林子里游荡找鸟窝。

第二天他出现了。疲惫不堪的“宝贝”躺在那儿。看到孩子过来了，它站起来等待，希望最终能给换个地方。

可是这个小乡下人甚至不碰那个扔在草里的大木槌。他走近去看着这条畜牲，朝它的鼻子扔过去一块土，这土在白色的皮上撞碎了。他于是又吹着口哨走开了。

这马一直站着直到看不见他时为止；而后清楚地感到一切想碰到邻近青草的努力都会是徒然地，于是又重新肚皮贴地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西多儿没有来。

又过了一天，当他走近来时，他看出一直躺着的“宝贝”已经死了。

于是他站着不动，看着它，对他的成就高兴，同时也惊奇这竟然结束了。他用脚碰碰它，抬起它一条腿又让它掉下去，坐在上面呆着不动，眼盯着青草，什么也不想。

他回到了庄子里，可是他不说这件事，因为他还要在它平时去换马的位置的时候，去浪荡几个钟头。

第二天他再去看它。走近时一群乌鸦飞起来。无数苍蝇在尸体上爬来爬来去，围着它营营飞。

回去时他说了这件事。那牲口这么老了，因此谁也不对这感到吃惊。这位主人对两个雇工说：

“拿你们的铲子去，你们就地挖个坑。”

这些人就在那匹马饿死的地方把它埋了。

于是牧草茂发，青翠而壮实，从那可怜的躯体上获得了营养。

# 手

大家围着那位贝美奇检察官坐成了一圈，听他讲他对巴黎附近圣克罗村一件神秘案件的看法。一个月以来这件难以理解的命案轰动了巴黎，然而还没有人能悟出一点道理。

贝美奇先生背靠壁炉站着谈话，列举了证词，评论了各种观点，但没有下结论。

有几个女客站了起来，想靠近他一点，却仍然原地不动，眼睛盯着检察官的剃得于干净净的嘴。那些重要的话都是从这张嘴里吐出来的。她们又打颤、又兴奋；她们被这种不可思议的恐惧弄得心烦意乱，也因贪得无厌地追求恐惧而恼火；却又受到这种追求的折磨，让它们像饥饿似的纠缠住了心灵。

在她们中间有一位脸色比别人更苍白，沉默了一阵之后，她发言了。

“这太可怕了，这涉及到超自然力。对此人类永远什么也知道不了。”

这个检察官转过身来对她说：

“是的，太太，很可能人们对这案子永远也什么都不会清楚，至于您刚才用的那个辞“超自然力”，与此毫无关系。我们面对的是一件在巧妙构思下的罪案，而且很巧妙地执行了，它如此完善地掩盖在神秘之中，以致我们无法深入，解不开环绕着它的情节。但是我，我以前曾追查过一件案子，它真像是掺进了某种怪诞的因素，此外由于缺少弄清的方法只好把它放弃了。”

好几个妇女都同时说，而且说得那么快，简直把她们的声音合成了一个。

“啊，说给我们听听。”

贝美奇严肃地微微一笑，正符合一位检查官的身分。他说：

“请务必不要以为我曾从这事件上会设想过某种超人的东西，那怕是瞬息之念也不会。我只相信正常的原因。是的，与其用‘超自然的’这个辞表达我们所不理解的，不如还是‘无法解释’这个辞更恰当得多。总之，反正在我就要给你们说的这案件中，使我震动的主要是直接相关的环境条件，那种事先的环境布置。好吧，这就说到本事。

我那时是阿雅克肖的检察官，这是一个小小的白色县城，躺在一个多面环山的可爱的海湾边上。

我们那儿所控告的主要是些报仇案件，有出色的，极富戏剧性的，有凶残的、有英雄气概的。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人们可以想得出的最绮丽的复仇主题，时或平熄但永不会熄灭的世仇令人憎恶的奸诈，由刺杀而激成的屠杀，以及一些接近光荣的行为。两年里我听到的只有血的代价，只听到科西嘉式的可怕成见，它强对所有所有引起不公正的人进行报复，或者对他的子孙近亲进行报复。

这时，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英国人要在海湾深处租用一幢小别墅住几年。他带着一个过马赛时找来的法国佣人。

很快，大家就热中于打听有关这个怪人的事了。他独自住在他的房子里，除了打猎钓鱼之外从不外出。他不对任何人说话，从不到城里去，每天还在早晨练一两个小时的手枪和卡宾枪

射击。

围绕着他有好多传说，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身份很高的人，为了政治原因逃离祖国；后来又有人肯定他是犯了滔天大罪后逃跑的。还数说了若干特别骇人的情况。我作为一个检察官，自然想取得某些关于这个人的情况，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找到。他让别人称呼他为约翰·勒威爵士。

我因此只能满足于从侧面考察，可是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可以怀疑他地位的信息。

然而由于对于他的谣言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成为一致的趋势，我决定试试亲自去观察这个怪人，因此我开始规律地在他周围进行狩猎。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这机会终于出现了。我射中了一只竹鸡，并且就是在这个英国人的鼻子前面打下来的。我的狗给我衔来了，可是一拿到这猎获物，我立刻就为我的失礼道歉，并请求爵士约翰·勒威接受这只死禽。

这是一个魁梧的红头发男人，红胡子，很高很大。属于彬彬有礼的大力士类型。他没有一点所谓不列颠式的严峻，他热情地感谢我的关切，一口芒实地方的法语口音。经过一个来月我们在一起闲谈过五六次。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从他门前经过时看见他坐在花园里，骑在一张椅子上。我向他招呼，他邀我进去喝一杯啤酒。我不待他再邀就进去了。

他完全以英国式无微不至的礼节接待了我，谈话中颂扬法国，科西嘉，声称他热爱这个国家和这条海岸。

于是我采取了百般小心，以一种兴致很高的方式对他的生活和计划提了几个问题。他不嫌厌烦地固答了，给我说他旅行得很多，到过非洲、印度、美国，他还微笑着加上：

“我有过很多遭遇，啊，真的。”真的这个字是用英语说的。

然后我开始谈打猎，他给我指示了猎河马、老虎、大象乃至猩猩的一些最奇怪的细节。

我说：

“这些都是危险的猛兽。”

他微笑说：

“啊不，最坏的是人！”

他朗声大笑，一种英国式十分得意地笑着说：

“我也猎过很多人。”

然后他谈起了武器，邀我到他家里给我看看各式各样的枪。

他的客厅是黑色陈设，黑绸金绣。大朵的黄花布在黑色料子上，耀眼如火。

他介绍说：

“这是一张日本毯子。”

可是在最大的一张壁板上，一件奇怪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眼睛。在一方红色的丝城上固定着一件黑色的东西，我走过去，这是一只手，一只人手。不是一只白的，干干净净的手腕骨，而是一只干黑的手，黄色的指甲，裸露出了肌肉和老的血迹，像锈斑的血，齐崭崭靠近小腕中部截断的骨头。好像是一斧头砍下来的。

围在手腕上，是一条大铁链，连铆带焊固定在这只不干净的断肢上，用—个足以拉住一头大象的铁环钉在墙上。

我问道：

“这是什么?”英国人安安静静地回答说：

“这曾是我最好的对手。他来自美国，他被人用军刀劈开了而后用石刀剥了皮，在太阳里晒了 8 天，啊，这事对我太好了。”

我碰了碰这只原来应当属于一个巨人的人体残肢。那些手指长得异常，由很粗的筋连在一起，这些筋在有些地方还留着一条一条肉皮。这只剥掉了皮的手看起来怕人，它自然地使人想起某种原始方式的复仇。

我说：

“这人该是孔武有力的。”

英国人不动声色地说：

“啊，Yes，可我比他更强．我用铁链箍上好保持住它。”

我以为他开玩笑。我说：

“这条链子现在完全用不着了，这手跑不了。”

约翰·勒威爵士严肃地说：

“它总在打算逃走。这条链子是必需的。”我飞快地瞄他一眼，观察他的脸色，我自忖：

“这是不是一个疯子。或者是在开一个恶意笑话?”

可是那付脸色仍然是深不可测的，安静而善意的。我谈了些别的，夸羡那些枪枝。

我这时注意到有三枝子弹上膛的左轮放在桌上好像这个人活在经常的袭击恐怖之中。

我去过他家中几次之后；没有再去了。大家习惯了他的存在，他对大家都无所谓了。

整整一年过去了。在接近 11 月末的一个早晨，仆人来叫醒了我，告诉我约翰·勒威先生昨

晚被刺。

半小时以后，我和警察局长及警长一起都进了英国人的家里。一无办法急昏了的男仆在门前哭。我开始怀疑这个人，然而他是无辜的。

大家一直也没有找到那个罪犯。

一经进到给翰·勒威爵士的客厅，我一眼就看到尸体仰天躺在房间中央。

那件背心被撕破了，拉破的，一只拉破了的袖子还挂着，一切都说明曾发生过一场恶斗。

英国人是被扼死的。他的脸又黑又肿，怕人的样子，像是在表示惊恐中夹着憎恶。在他紧闭的牙齿里咬着什么东西，而脖子上穿了五个洞，像用什么尖头铁器干的，满处是血。

一个医生参加了我们之间，他久久地观察那些手指抠进肉里留下的坑，而后说出下面奇怪的看法：

“我们可以说这是被一个骷髅扼死的。”

一阵寒噤袭过了我的背上，于是我将视线提向墙上我曾见过的那只剥了皮的手。它已经不在了。断了的链子悬空挂着。

于是我向死者弯下腰，我看见他痉挛者的嘴里有一只这段失踪了的手上的指头，被截断了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被牙齿齐第二关节咬断了。

接着就进行现场查验。一点也没有发现什么。门窗、动产全没有被撬动过。两条看门狗也没有惊醒。

仆人的证辞简单说来如下：

“一个月以来，主人好像很不安。他接到过很多信，随即烧掉了。”

“常常处在一种类似神经错乱的狂怒之中,拿着一根鞭子怒气冲冲地抽打这只钉死在墙上的干手。不知怎么地这只手在出事的同时被偷走了。”

“他睡得很晚，而且小心锁门。手头总有武器，腕上常常高声说话，好像和谁争吵。”

这天晚上很巧，没有一点声音，一直到了来打开窗户时，这仆人才发现约翰爵士被杀死了。他没有发现任何可怀疑的人。

我将我对死者所知告诉了法官和公正官员。他们在全岛作了详细调查，什么也没有发现。

然而，在案件发生之后三个月，有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好像我看见了那只手，那只可怕的手，它像螺子或蜘蛛那样，沿着我的窗帘和墙壁跑。我醒来之后又睡过去三回，三次我重复看见那可怕的残肢沿着我的房间跑，一面像爪子似的摇着那些指头。

第二天人家给我把这残肢送来了，在墓地的约翰·勒威爵士坟上找到的，他葬在那儿，因为找不到他的家族。这手缺了食指。

这就是我的故事，太太们。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那些骇坏了的妇女脸色苍白，发着抖。其中一个叫道。

“可这不是这案子的结局，连解释也算不上！如果您不给我们说说，按您的想法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去睡觉！”

这位检查官微微笑着严肃地说：

“唉！我，太太们，我这就来点破你们的噩梦。我简单地认为那只手的合法主人并没有死。他带着那只还留着的手来找这只。但是我无法知道他是怎样找到的。唉，这就是一种报复。”

一个女客低声说：

“不，不会是这样的。”

于是这位检察官仍然微笑着说：

“我明明白白给你们说过，你们不会同意我的解释。”

# 乞丐

他从前也曾有过比较好一些的日子，尽管他的环境困苦而且身体残废。

在十五岁那一年，他在瓦尔乡的大路上被一辆马车压断了两条腿。从此他撑着一对木拐，穿过各处田庄的天井，沿路拖着身子摇来摇去地讨乞；那双木拐使得他双肩耸到耳朵那么高，以至他的头像是夹在两座山的中间一样。

他原是一个扔在壕沟里的婴孩，皮乙忒镇的礼拜堂堂长在亡人节的前夕拾到了他，根据这个理由，把诸圣做了他的姓，把尼可拉做了他的名字①，他是靠布施抚养大的，没有受过一点教育，镇上面包店掌柜为了闹着玩儿曾经请他喝了几杯烧酒，因此害得他变成了残废，他从此过着流浪生活了，除了伸起手以外，他不知道做旁的事情。

①天主教以 11 月 2 日为“亡人节”，是日他们专为亡人祈福。据天主教的传说：圣徒尼可拉是孩子们的“守护圣徒”，他也是所谓圣诞老人。

从前，有一个珂伐里男爵夫人在自己古堡边上田庄里的鸡埘旁边，施了一个满铺着麦秸的窠巢样的地方给他睡觉；并且在大饥荒时代，他能够始终可靠地从厨房里获得着一份面包和一杯苹果酒。他还时常接得着这位老太太从台阶儿上或者从窗口边扔给他的几个铜子儿。现在，她早死了。

在各处的村落里，几乎没有人给他布施了：因为大家太熟悉他了；四十年以来，始终只看见他撑着两枝木拐，把自己那个褴褛而且畸形的身子，从这一个穷村子移到另一个穷村子，所以谁都对他起了厌倦。然而他简直不肯离开本地方，理由是他在世界上面只熟悉那一个小角落，那三四个可以使他苟延穷苦生命的人口稀少的穷村子。他曾经对于自己的讨乞行为定好了界限，于是他从来没有走出那些在他习惯上向不越过的范围。

他的眼界所能看到的那些树木后面是不是还有世界，他心里是不明白的。他也没有向自己

提出这问题，有时候，乡村里的人因为常常在自己的田地边或者壕沟边遇见了他而感到厌烦，就向他嚷着：

“你为什么不到旁的村子去，倒反常常在这一带撑着木拐来来往往地走？”

他不回答就走开了；他害怕的是人地生疏，是穷苦的人模模糊糊怀着的成百成千的恐怖：素不相识的人对他的怀疑注视，侮辱，陌生面孔，以及那些在大路上排成对儿行走的保安警察们，他一看见了他们．每每由于本能立刻躲到了灌木丛里或者碎石子堆儿的后面。

他远远地望见了他们在太阳下面亮闪闪的服装，他就突然用一种罕见的轻捷姿态，一个怪物躲入洞里的轻捷姿态，先把身子从那两枝木拐上面滑下来，再让它如同一件衣衫似地落在地下，接着就缩成了一团，变成了很小很小的，看不见的，象一只伏在巢穴里的兔子一般，使自己的棕色破衣衫和泥土的颜色混成一片。

他固然从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是这法子却是从他的血液里带来的，仿佛是他早从他那素未见过面的父母身上接受了这种恐惧和这种狡猾。

他没有托身之所，没有家，没有茅草棚子，没有躲避风雨的地方。在夏天他随处睡觉；到了冬天，他用一种值得注意的巧妙手腕滑到了人家的马房里或者谷类的仓库下面。始终一在旁人没有窥见他的踪迹以前就退出来。为了钻到种种建筑物里边，他是熟悉种种窍门的，并且因为长期使用木拐，他那双胳膊得着了一种惊人的气力，所以仅仅仗着一双手，他就攀得上那些收藏草料的阁楼，有时候他挨家挨户地讨到了足够的食粮，就可以在阁楼中间勾留四五天不动一下。

他在人群之中如同野物一般过活，不认识谯，不爱谁，仅仅在乡下人心里惹起一种冷酷的轻蔑和厌恶的仇视。旁人给他的诨名叫做吊钟，因为他的身子在两枝木拐当中摆动起来，正同吊钟在架子当中摆动一样。

现在他有两天没有吃到什么了。谁也没有给过他一点什么。大家终于都不理睬他了。乡下妇人们站在门口看见他走过来，就远远地嚷着：

“你还不给我好好儿走开，下流东西！我给过你一块面包，到现在还没有过三天！”于是他仗着他那两个保护者旋转了自己的身子，接着拐到了邻近的人家，在那儿，旁人接待他的方式是同样的。

妇人们挨户嚷着：

“人总不能成年喂养这块废料。”

然而废料却是每天不得不吃东西的。

他走遍了汕奚赖尔，瓦尔乡和皮乙忒，却得不着一个铜子或者一块发硬的面包。他剩下的希望只有到都尔诺勒去了：不过那却要在大路上走两法里，而他呢，肚子象他的口袋一样空，觉得已经疲乏得不能再拖过去了。

然而他仍旧开始前进。

那是十二月里，一阵冷风在野外刮着，吹得没有叶子的树枝呼呼地响，云层在低而阴晦的天空中跑着，匆匆地不知卷到哪儿去。这个残废的人慢慢走着，很吃力地一先一后移

动那两枝木拐，一面用身上剩下来的那条弯曲的腿抵住地面，腿的下端就是一只包着破布的弯曲了的脚。

他不时在路旁的壕沟上坐下休息三五分钟。饥饿在他模糊而沉重的心灵上逼出了一阵悲伤。他只有一个意识了，那就是“吃”，但是他不知道使用哪一种方法。

在那段很长的路线上，他奔波了三小时；随后，望见了村子的树木的时候，他加快他的动作了。

那个被他遇见又被他要求布施的乡下人向他回答道：

“你又来了，老江湖！我们将来永远推你不开吗？”

于是吊钟走开了。家家门口都有人用强硬手段对待他，都有人什么也不给就撵他走。然而他忍耐而固执地继续他的周游行动。但是始终收不到一个铜子儿。

于是，他只好到各处的田庄人家去了，穿过那些被雨水浸成软绵绵的地面，把身体弄得衰弱非常，以至于再没有气力提起那一对木拐。四处的人都驱逐他。那正是一个又寒冷又愁闷的日子，大家的心境是窄狭的，脾气是忿怒的，精神是忧郁的，手呢，为了布施和援助都是不肯放开的。

等到把所有认识的人家都走了一遍之后，他就到一条壕沟的角落里去休息了，那正在史一垓老板田庄的天井旁边。他把自己的身子从“架子”上滑下来，这正如旁人为了说明他这个动作而说的一样；那就是他一面让两枝高高的木拐从胳膊下面滑走，自己就趁此落下来。后来，他因为饥饿的痛苦，躺了很久没有动弹，不过要他好好儿探索他这种无从测度的穷困，那是他的智力达不到的。

他在等着什么，别人不知道。动机呢，就是出于那种常常存在我们心上的那种模糊的指望。在那个天井拐角上的冰凉的风下面，他等着那种始终被人希望来自天上或者来自人世的神秘救援，不过，救援会从什么人方面，为什么原由以及用什么方式达到他身边，他却并不考虑。一群黑毛母鸡走过去了，在那营养一般生命的大地里边寻觅它们的食物。不断地一下一下啄着一颗谷粒或者一只难于看见的虫子，随后再继续它们的迟缓而可靠的寻觅。

吊种呆呆地瞧着那群鸡，心里本没有想到一点什么；随后，他脑子里起了一个念头，或者不如说是他肚子里起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从那一群鸡里边捉到一只，放在一堆用枯枝生起的火上烤熟来吃，大概是有味道的。

他想不到自己快要犯一个窃盗罪了。拾起了手边的一块石子，并且用敏捷的手法把石子扔过去，橐地一下就打死了那只和他相距最近的鸡。那动物偏着倒下去了，一面拍着翅膀。其余的都摇摇摆摆举起它们那些单瘦的爪子逃得四散了。于是吊钟重新撑起了他的木拐，为了去拾起他的猎获品，他用那种和鸡群动作相同的动作前进了。

刚好走到了那只头上沁出鲜血的黑毛小尸体近边，他的背上就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下，使他丢下了那双木拐，并且使他的身子向前滚了十来步。史一垓老板怒气冲天地扑到了这个乡下扒儿手的身上，接着就殴打起来，他像是一个狂人似的殴打他，像是一个被人窃盗的乡下人似地殴打他，用拳头又用膝头，在这个不能自卫的残废者全身殴打个遍。

田庄里的人也都赶过来了，他们又开始同着他们的东家来乱揍这个乞丐。随后到了他们用

尽了气力的时候，就抬走了他，末后在派人去找保安警察的时候，又把他关在堆柴的屋子里。

吊钟已经是半死的了，流血并且饿得厉害，就在泥地上躺着。天黑了，随后夜深了，随后天明了。他始终没有吃到一点什么。

正午光景，保安警察出现了，他们害怕遇到一种抵抗，小心谨慎地打开了柴房的门，因为史一垓老板说是自己受到了乞丐的攻击，并且费了好大事才保住自己。

巡长高声喝道：

“赶紧站起来！”

但是吊钟已经不能够动弹了，他极力想教那两枝木拐托起自己的身子，但是简直不成。旁人认为是一种装腔，一种狡猾，有心捣蛋不起来，于是这两个武装的人粗暴地对待他，抓住了他并且用强迫手段教他笔直地撑起两枝木拐。

害怕的心情慑住了他，那正是对于黄皮宽带①而起的本能性害怕，那正是属于野物在猎人跟前或者耗子在猫跟前而起的害怕。末了，由于好些超乎人类的气力，他居然能够站得稳了。

“走！”那巡长说。他向前进了。整个田庄里的人瞧着他走了。妇女们对他扬起拳头；男子们冷笑，对他辱骂：大家终于捉住了他！人人都感到满意。

他夹在他两个保护者当中走远了。他居然还有那种为了拖到天黑所必需的最后体力，昏头昏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来，简①保安警察的服装上的皮件。直惊慌得什么也不懂了。

他们遇到的人，都停住脚步来看他经过，并且乡下人都喃喃地说：

“这是小偷儿！”

他们在夜间才走到了区政府所在的地点。吊钟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地方。无论过去了的事或者可以突然发生的事，在他都是无从想象的。那一切可怕的，预料不到的事，那些陌生的面目和房子，都使他吃惊了。

他没有说一个字，本来也没有什么可说，因为他简直什么也不懂了。此外，自从多少年以来，他没有向谁说过话，他几乎早已失掉了舌头的用途；并且如果要用语言表示意见，他的思想是过于模糊的。

有人把他关在区的监狱里了。保安警察们没有想到他是非吃点东西不可的，结果，大家把他一直关到第二天早上。

但是，到了天色刚明有人便来审问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死在泥地上了。多么意料不到的事！

# 杀父母的人

那律师辩护的立脚点，就是精神错乱。这场异样的命案，怎样用别的方法去解释呢？

某一天早上，有人在沙都村附近的芦滩里，发见了两个堆在一块儿的尸首，这原来是两夫妇，两个有名又有钱的上层人物，年龄虽然都已不轻，但是去年才结婚，那妇人，以前度过三

年的孀居生活。

大家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仇人，而在这两个尸首身上，又没有什么被抢劫的痕迹。仿佛有人在用一种长的铁钩打了他们之后，才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岸上扔到河里似的。

那场侦查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些传讯被询的艄公，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当局已经预备把这案子搁下了，那时候忽然有一个在附近某一个树子做小木作的青年到案自首——这青年叫做佐治·路易，诨名“财主”。

在屡次讯问的时节，他只回答说：

“我认识那汉子有两年了，那妇人，却只半年。他们时常来叫我修理一些旧家具，因为我的手艺是灵巧的。”

及至有人问他：

“您为什么杀了他们呢。”

他晕头晕脑地回答道：

“我因为要杀他们，就杀了。”

当局再也不能从他身上，找出另外的事。

这男人原是个私生子，从前是放在当地一个乳娘家里受抚养的，以后被人遗弃了，除了用“佐治·路易”做称呼以外，他并没有什么姓，但是因为他到了长大了的时节，却成了异常聪明的，并且又有一些为他的伙伴里所绝没有的鉴赏力和天生的娴雅态度，所以旁人就给取了一个“财主”的诨名，于是大众便不用旁的名字称呼他了。他在他所学的手艺小木工作里，被看作特别灵巧著名。他有时并且还能在木材上做点儿雕刻。有人又说他很热心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广读惊险和凶杀小说，在选举时很有作为，在工人农民的公开集会里，他的演说很动听。

那律师以精神错乱作为依据为他辩护。

事实上，我们怎么能相信这工人杀了他的最好的主顾，他的手头阔气的主顾呢？（他知道他们的这种性情），并且他的帐簿又证明了他们在两年里头，叫他做过三千法郎的生意。那末这案子的唯一解释只有精神错乱这个原因，认定是这个失去固有阶级地位的人，在这两位有钱人身上发泄他对于一切有产阶级的仇恨，并且那位律师对于这个被遗弃者的“财主”这个诨名，寻出了一个巧妙的隐意；他高声说道：

“这难道不是一句挖苦话吗？一句可以激动这个无父无母的可怜孩子的挖苦话吗？他是一个热烈的共产主义者．我怎样说呢？他属于原为法兰西共和国所杀所逐而近为法兰西共和国所张臂欢迎的那个政党，属于以放火为一种主义，杀人为一种简单方法的那个政党。

“这些使人伤心而目下在公开集会上受人喝彩的学说，害了这个男子了。他听见过一些共产主义者，一些妇女们——是的，一些妇女们呀！——要叫刚贝达先生流血，要叫葛雷微先生流血：他那种有病的头脑就因此颠倒了；他要流血，要叫一切有产阶级流血！

“应当受刑罚的，并不是他，先生们，却是巴黎公社。”

一些低声的赞叹流动着。大众明白地感到这律师主张的已经胜诉了。那检察官并没有坚持。

于是那庭长对着这个被告人提出了那个照例的询问：

“被告人，您对于您的辩护，还有追加的话吗？”

那汉子站了起来。

他身材并不高大，须发是淡金黄色的，浅灰色的双眼清新稳定。一阵从这个虚弱的青年口里发出来的爽朗而嘹亮的声音，从头几个字，就陡然变更了大家以前对于他的看法。

他用一种朗诵者的态度，高声谈着，但是说得异常清朗，就是在这个法庭的大厅的另一头，也对他所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庭长，我因为不愿到一个疯人院里去，又因为宁愿身受斩头的刑罚，我可以全盘告诉您。

“我杀了这个男人和这个妇人，因为他们曾是我的父母。

“现在，请您听我的口供，并且请您审判我。

一个妇人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便把这孩子送到了旁的地方交给乳娘抚养。她以前仅仅知道她那个同谋的男子，把那个无罪的小生命送到什么地方，而不知道这竟是用那种毕生的困苦，那种非法产生的耻辱去惩罚那小生命啊！不仅如此，并且无异于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那奶娘既然收不到月费，便可以像她们通常做的那样。听凭那个小生命自行衰弱，熬饥受饿，乃至送命！

那个给我喂奶的妇人，是讲道德的，比我的母亲贤良很多，伟大很多，她更是个女人，更是个母亲。她把我抚养成人。她不肯如同大家在路边倾倒垃圾一般，听任那些丢在附近村子里的可怜虫自行灭亡。

我带着一种泛泛的不名誉的感觉长大。有一天，有些孩子叫我“私生子”。他们并不知道这名词的意义，不过是他们中间有人在父母口边听到的。我那时也不明白这是什么，不过我觉得丢人。

我可以说是那学校里最聪明的一个孩子。倘若我父母对我不犯遗弃的罪恶，庭长，我也许会成一个有声望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这个罪是他们对我犯的。我早就成了受害者，他们早就成了罪犯。我那时候没有抵抗力，他们那时候没有怜悯心。他们本应当爱我：却把我抛弃了。

在我，我对于他们，本应当感谢生育之恩，但是这种生命是一件礼品吗？尤其是我的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只算得是一种不幸。在他们那种可耻的遗弃之后，我对于他们，只应当有报复的行为了，他们对我干下了最不人道的行为，最不名誉的行为，人类对于一个生命所能施的最狞恶的行为。

一个受咒骂的人打人，一个被抢劫的人用实力夺回自己的财产；一个受欺骗受玩弄受牺牲的人杀人；一个挨着耳光的人杀人；一个受侮辱的人杀人。而我，我所受的抢劫，所受的欺骗，所受的牺牲，所受的精神上的凌辱更为严重。

我给自己报了仇；我杀了人。这是我的正当防卫。我拿他们以前硬行塞给我的这种可怕的

生命交换他们自身的有福的生命。

您将使用“弑父母的人”这个词语！可他们是我的父母吗？这些把我当作一个负担，一个祸害，一个污点看待的人：这些把我的出世当作一种灾难，把我的生命当作一种羞耻的威胁的人。他们以前寻觅一己的色情之欢，于是得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他们早就消灭了这个孩子。现在轮着我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然而，就是在最后的时期里，我依然预备要爱他们呀。

我已经说过，这个男子，我的父亲，第一次走到我家里，到如今是两年以前的事，我那时毫不疑心。他叫我修理了两件家具，原来他从当地的神甫身边，得着了一些消息，——自然是在保证保守秘密的条件下得到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

他时常到我家里来；叫我做了些活，并且价钱付的很好。有时，并且和我谈些旁的事。我一直觉得对于他，多少有一点情感。

在本年的年头上，他和他的妻子同来，那就是我的母亲呀。她一走进门来，便浑身发抖，那颤抖得厉害的情形，竟使我以为她害着一阵神经质的病。随后她要了一张椅子坐下，并且要了一杯水喝，她什么也没有说：只用发痴的眼光注视我做的那些家具，并且她只用“是”和“不是”这两句简单的话，去颠倒错乱地回答他向她询问的那些事情！等到她走了之后，我真相信她有点儿发疯。

第二个月她又来了。她是宁静的，有头脑的。这一天，他们很蹲了些时，从天上说到地下，并且给我定下了一大票的生意。以后，我又看见她三回，什么事也没有想到；但是有一天，她却渐渐来和谈起我的生活，谈起我的儿童时代，谈起我的父母了。我对她说：“我的父母，太太，都是卑鄙之人，他们早就丢掉我了。”于是她拿手揿住自己的心，末了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立刻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但是我极力镇住自己，一点不漏声色。我很想再看见她来。

另方面，我得着了一些情报。我知道他们是在去年的七月才结婚的，以前，我的母亲守了三年的寡。有人早就私下议论，说他们在那第一个丈夫活着的时节，彼此已经互相恋着，但是却没有一点凭据。然而我就是那个凭据，那个他们始则加以遮掩终乃希望付之消灭的证据。

我等着。有一天傍晚，她又来了，总是由我父亲陪伴的。这一天，她仿佛很激动，我却不知道是为什么。随后，她在临去的时节向我说道：“我想帮助您，因为我看您像一个正经孩子和一个勤快的人；您大概想到迟早总要娶亲，我现在来帮助您，使您可以自由选择那种合于您意思的妻子。譬如我，我曾经违反我的心事结过一次婚，于是便知道其中的痛苦。现在，我是富裕的，没有孩子，可以自由支配我的财产。瞧吧，这就是您娶亲的费用。”

这时她拿一个用火漆封好的信封交给我。

我睁起眼睛盯住她望着，随后向她说：“您是我的妈吗？”

她向后退了几步，于是用手遮着眼睛，免得看见我。那男子，我的父亲双手托住了她，并且向我喊道：“您真是发痴了！”

我回答道：“一点也没有。我很明白您两位是我的爹妈。这是瞒不了我的，请您两位承认了吧，并且我给您两位守秘密；我决不会怨您两位；我会仍旧像我现在这样，做一个小木作工人。”

他始终托住他那个已经开始号啕痛哭的妻子，一面向着门口而退。我跑过去把门关上，拿钥匙搁在衣袋里并且接着说道：“请您看她吧，而您还否认她就是我的妈。”

于是他生气了，脸色变了灰白的，想到那件遮掩到目前的丑事可以陡然爆发，不禁惊骇起来；这样一下子，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名望，他们的荣誉，都会丧失了；他口吃地说：“您是一个想对我们诈索银钱的小人。您给穷人给这些光棍做好事，给他们帮忙，救他们吧，得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母亲完全张皇失措了，不断地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随后，因为那张门是锁了的，他高声说：“倘若您不立刻开门，我就用强暴迫胁的罪名，送您到监狱里去！”

我依然处在胸有主宰的地位；便把门打开来，瞧着他们在黑暗里逃走了。

我仿佛陡然被人化为孤儿，被人丢开不顾，被人推到海里似的。一阵掺和着愤恨厌恶的可怕的苦闷，把我征服了；我因我的整个身世而生出一种愤恨，一种因从正义道路，荣誉上被抛弃而产生的愤恨。我开始奔跑，顺着他们回到沙都村车站所应当走的那条沿着塞纳河的道路上去追赶他们。

不久，我便追上他们了。夜色是漆黑的。我狼似的蹑着脚在草上走着，使他们听不见的我的步声。我母亲始终哭着。我父亲说：“这是您的错处。您为什么定要去看他呢？在您的地位上，这是一种发痴的举动。我们可以远远地给他做点好事，自己不必露面。我们既不能承认他，那末这类带危险性的访问，有什么用处呢？”

于是我跑到他们面前去哀求。我结结巴巴地说：“看清楚吧，你们俩是我的爹妈。以前你们把我丢开过一回，现在还要抛弃我吗？”

这样一来，庭长，他对着我扬起了他的手，我以荣誉，以法律，以共和国的前途，向您发誓。他殴打我了，随后因为我扭住了他的衣领，他便从衣袋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我的眼发了红，我的头脑紊乱了，那时我的衣袋里，带着了我那副铁的卡钳，我便拿起那家伙去打他，尽我的力量去打他。

于是她开始狂叫：“救命呀！捉凶手呀！”一面抓着我的胡子。我好像也把她打死了。我弄得清那时我所做的事吗？

随后，等得我瞧见他们两个躺在地上的时节，我便不加思索地把他们扔在塞纳河里了。

请您瞧吧，事实都在这里了。——现在，请您定案吧。

那被告人坐下了。面对这一交待，这案子被留待下一庭再审。大概不久就要开庭了。倘若我们做了陪审人员，我们对着这个弑父母者怎样办呢？

## 小家伙

雷末尼埃先生带着一个孩子鳏居。他曾以炽热的柔情疯狂地爱过他的妻子，他们共度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低潮。这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人，单纯，十分单纯、忠厚；不多疑，

没有坏心。

经过对这个穷困的邻居钟情之后，他向她求了婚，并且娶了她。他经营着一家兴隆的地毯商店，赚的钱不少；并且从来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否真是看中了他本人而同意结婚的。

她确实使他幸福。在世界上他只看见她一人，只想念她，永远以一个五体投地的爱慕者的眼光看她。在吃饭的时候，他干了成千件傻事，就是由于目不转睛地看那个可爱的脸蛋而往盆子里倒进了酒，往盐瓶里灌了水，而后像孩子似地笑着反复说：

"我太爱你了，你瞧；这害得我干了一大堆傻事"。

她安静含蓄地微微一笑，而后，好像被她丈夫爱慕的眼光看得不好意思，转过了视线，设法让他闲谈，不管谈什么都行。可是，他隔着桌子将她的手捏在自己手里，一面喃喃说：

"我的小珍妮，我宝贝的小珍妮！"

她最后变得不耐烦了，结局说：

"行啦，瞧，理智一点；吃吧，也让我吃吧。"

他发出一声叹息，咬了口面包，而后慢吞吞嚼起来。

五年之间，他们没有过孩子。后来，她忽然怀孕了。这真是叫人兴奋之极的幸福。在她怀孕的时候，他一刻也不离开她，以致他的女佣人，一个带大他的，在家中说话算数的女佣，有时要把他弄出门外，并上了门，强迫他去吸点儿新鲜空气。

他和一个年轻男子有着密切的友谊。这一位从小就认识他的妻子，他是省里的一位副处长。这位杜尔都先生每星期到雷末尼埃先生家里来吃三次饭，送些花给这位太太；有时在剧院里为她定个包厢；而这位受感动的好人雷末尼埃，常在进甜食的时候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妻子叫道：

"有你这样一个伴侣和他这样一位朋友，在世上真是幸福透了。"

她在分娩时死了。他也几乎因此死去。然而看到这个婴儿，给了他以勇气；这是一个哭哭啼啼蜷着的小生命。

他以一种过分激动而痛苦的心情爱着他。这是一种病态的爱，在上面寄托着对死者的哀思，但又残存着某些他对死者的倾慕。这是那个女人的血肉，这是她生命的延续，宛然她的体外之体。这孩子就是她本人的生命转托于另一个躯壳；她已经为他的生存而消亡。——于是这个父亲狂热地拥抱这孩子。—一但也是他，这孩子，杀了她，他盗窃了这个受到崇拜的生命—一他以她为营养，他喝掉了她的生命。——于是雷末尼埃先生将儿子放回了摇篮里，坐在一旁观察他。他在那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呆着，看着他，一边想起了千万件悲欢离合的事。到后来，当这小东西睡着了时，他对着他的脸，俯下了身子，伏在他的小花帽边哭了起来。

孩子长大了。这个父亲一小时也离不开他，他绕着他转，自己给他穿衣、洗脸、吃饭。他的朋友杜尔都先生好像也宝贝这个孩子，使使猛劲抢他。这种狂热温情劲儿是父母所独有的，他让他在怀里蹦达。他几小时地让他在他的腿上骑马，而后突然间让他在膝头上仰卧着，提起了他的衣下摆吻他那小男孩肥肥的大腿和滚圆的小腿肚。高兴得发狂的雷末尼埃先生低声念叨

说：

“真是娇小可爱，真是娇小可爱！”

于是杜尔都先生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用胡子格支他。

只有那个老女佣人西莱斯特好像对小家伙没有温情。她对他的那些淘气活动恼火，而且好像还恼火那两个男人的柔情。她嚷嚷说：

“能像这样带大一个孩子吗？你们会把他弄成一个穿衣服的猴子。”

许多年过去了，让到了九岁。他差不多不识字，因为过于宠着他，他脑袋里从不沾这些边。他任性固执，容易生气。这位做父亲的总是让步，什么都同意。杜尔都先生不断买了小家伙想要的玩具送来，用点心和糖果喂他。

西莱斯特为这些大发脾气，叫道：

“真是丢人，先生，真丢人。你们会给孩子弄得吃苦头的，遭殃的。但是这种情况必须收场；是的，是的，该收场了。我给你说了，我给你们说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雷末尼埃先生微笑着回答道：

“你说怎么办呢？我的姑娘？我太爱他了，我没法拒绝他，真只能由你来串演你那个角色。”

让身体不好，有点儿病痛。医生诊断属于贫血症，给了铁素处方：吃牛羊肉、肥肉浓汤。

可是这个小家伙只爱吃糕点而不肯吃任何其它食品；没有办法了的父亲只好塞给他奶油蛋糕、巧克力和奶油酥条。

有天晚上，他们单独坐着吃饭。西莱斯特带着一付她平常所没有的自信和权威样子，捧来了一盆汤。她突然把它揭开来，把这盆浓汤端到中间，宣称：

“这可是一盆我从来没有给你们做过的好浓汤，这回，这小家伙得好好吃吃。”

惊惶的雷末尼埃低下了头，他看出这事要出乱子了。

西莱斯特拿起他的汤盆，亲自给盛满了放在他前面。

他立刻就尝了这份汤，并且说道：

“真的，它真出色”。

于是那个女仆拿过小家伙的汤盆，往里满满倒上了一大瓢，然后退了两步等着。

让闻了一闻，推开盘子，表示厌恶地说声“呸！”西莱斯特的脸色突然变白了，走过来抓住盛满了汤的调羹，使劲塞进了孩子半张的嘴里。

他噎住了，呛了气，一喷，吐了出来，于是一边号啕大哭，一边伸手抓住了一个杯子就朝那女仆扔过去，泼得她满身都是。这一下她恼火了，她把小鬼的头挟在胳膊下，开始朝他的喉

咙里一匙一匙地灌汤。一他只得一口口吞下去，接着就蹬脚，扭来扭去，一边呛着气扬着手，脸红得仿佛要噎死了。

这位父亲一开始时这末惊惶以致一动也不动，继而狂怒地扑过去，扼住了那个女仆的脖子把她推到了墙边，结结巴巴地说：

“出去，出去！……出去！……野蛮婆娘！”

可是她一撞就把他推开了，披着头发，便帽掉到背上，双眼冒火叫道：

“您这是对谁狠？因为我要这孩子喝汤您就揍我，可您会用糕点把这孩子宰啦！”

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反复说道：

“出去！……滚开……滚开，野婆娘！……”

她气疯了，于是转过来对着他，眼睛盯着眼睛，声音发抖地说：

“啊！……您相信……您想得到您会这么待我吗？我，我？……唉，不会的……而且，是为的谁，为的谁？……为了这个根本与您无关的拖鼻涕的孩子……。不……根本不是您的……不……根本不是您的……根本不是您的……大家都知道，老天爷，除您之外！……问问杂货店老板、肉店、面包店老板，全都可以去问问！”

她因为生气而发哽，说话急促得口齿不清：跟着，她就不响地看着他。

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两只胳膊垂着。过了几秒钟，他声音发抖、有气无力然而又夹着一种叫人害怕的激动说：

“你说什么？……你说？……你说的什么？”

她不响，被他的脸色吓坏了。

他朝前又走一步重复问道：

“你说？……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她用一种镇定的声音回答道：

“我说的话我明白，老天！这事人们都知道。”

他举起双手，以一种激怒了的野兽方式朝她扑过去，想把她推倒在地。她年轻虽然大了，却仍然敏捷有力，从他的胳膊下溜了出去，一面绕着桌子跑，同时突然又生气了，她尖声叫道：

“您看看他，看看他吧，您真是，这不完完全全是杜尔都先生的像吗？只要看看他的鼻子和眼睛，您的是这样的吗，那双眼睛？那鼻子？还有头发？她的像这个样子吗，她？我对您说，大家全知道，所有的人，除您以外！这是全城的笑话！您看看他……”她走到门前，打开了门，走掉了。吓坏了的让，面朝着他喝汤的盆子发呆。

过了一个钟头，她悄悄回来想看看。那小家伙在吃完了蛋糕、奶油酥饼和糖水梨之后，正

在用给他喝汤的调羹在吃果酱。

那位父亲走开了。

西莱斯特拉过孩子来，吻了吻他，蹑着步子把他抱回他的房间。安排他睡下。于是她再回到餐厅里。收拾完桌子，安排好一切，心中很不安。

在这栋房子里听不到一点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走过去将耳朵贴在主人的房门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将眼睛放到门锁孔上。他在写字，好像平平静静。

于是她回到厨房里坐下来，作好对付任何情况的准备，因为她确实意识到会有点儿什么事。

她就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一直到天亮才醒。

她按照每天早晨的常规做好了家务，扫好地、掸净了灰尘，快到八点钟时给雷末尼埃先生预备好咖啡。

可是她完全不敢将咖啡送给主人去，想不出会遭到什么样的接待，于是她等着他打铃。可他总也不打铃。九点钟了，而后十点钟过去了。

惊惶不安的西莱斯特摆好了茶托，心里怦怦跳着地端过去。在门口她站下来听了听，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她拍拍门，没有人回答。于是鼓足了勇气，她推开门走进去，接着，就发出了一声怕人的叫声，让手中捧着的那顿早饭掉到了地上。

雷末尼埃先生端端正正地悬在他的房间中央，脖子挂在天花板的一个吊环上。舌头伸出来叫人害怕，右脚的拖鞋掉到了地上，左脚的还套在脚上。一张打翻的椅子已经滚到了床旁边了。

吓昏了的西莱斯特嚎叫着奔出去。所有的邻居都跑来了。医生诊断死人是午夜上吊的。

在自杀者的桌子上，找到了一封致杜尔都先生的信。它写着下面一行字：

“我离您而去，并将孩子委托给您！”

# 企鹅岛

企鹅们的季节到了。

从四到五月初，在那些到这来洗海水澡的巴黎人到达之前，人们会看到在爱特列塔小河滩上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靴子，背着打猎背心的老先生。他们在奥城旅馆住上四五天就不见了，过了四五个星期又回来了，重新短短地住上一段时候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接下来的几个春天，年年都看到了他们。

这是前辈人中留下的最后几个猎企鹅的人，他们约有三四十年历史了，曾有过二十来个积极热中的人，现在只剩了几个狂热的猎人。

企鹅是一种不多见的候鸟，它们的习性很特殊。它们几乎终年住在新地岛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但是在发情的月份里，年年成群地渡过大西洋到同一个被视为属于企鹅的礁岩的地

方产卵孵化，这地方在爱特列塔附近。只在那儿才能找到它们，其它地方是没有的。它们总是在那儿，人们总去猎狩，而它们仍旧回到那里，而且总是回那里。一旦长大，它们就走了，这一年中再见不到它们。本篇所称的企鹅与我国文志中的常见的不完全一样；但属一大类。有时可见于诺曼底及以北、塞纳河下游海域。458

它们为什么从不去别的地方？在这完全相似的，延绵于加来海峡与勒阿弗尔之间的白色峭壁上，它们为什么从不选任何别的地点呢？是什么力量，什么看不见的直觉，什么百年习俗驱使这些鸟儿回到这里来的？是那次重大迁徙或者是什么暴风雨开始将他们的先辈抛上了这块礁岩的？而且为什么这些子子孙孙，所有出自这些第一代的后代总是回来？

它们并不多，顶多一百来只，这样一个单一的家族，具备了这种年年朝圣的传统。

于是每逢春天这个小小的旅游部族一旦在它这块岩上住定以后，同样的猎人也要在这个村落里出现了。从前他们还年青时，大家就认识，他们现今老了，可仍然忠实于三四十年前建立起来的常规约会。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不来。

这是最近这些年来某年四月的一个晚上。老企鹅猎人才到了三位，他们还缺一位阿奈尔先生。

他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也没有通过任何消息？既然他和其它人一样没有死，就总会知道的。最后等得不耐烦了，先来的这几位就开始吃饭了，等到晚饭快结束时，一辆车子驶进了旅馆的院子，那位晚到的人即时进来了。

他搓着双手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胃口十足地吃饭，而当他的一位伙伴奇怪他穿着常礼服时，他泰然地回答道：

“是的，我没有时间换衣服”。

退席后，大家就去睡了，因为要袭击那些鸟儿，就得在日出之前早早动身。

没有比这种狩猎，比这种凌晨的出行更有趣的了。

早晨三点钟的时候，那些水手就朝着窗户上扔沙子，唤醒那

些猎人。几分钟后大家都准备好了，走到了沙滩上。虽然还没有

见到一点新月，但星光已经有点儿转淡了，大海使得卵石在嘎嘎

响；微风凛冽，叫人穿了厚衣也仍然有些打寒噤。

那些人很快就将那两条船推得滑下了卵石的斜坡，发出了一

种像将布撕破了的声音，然后它们就在方始遇到的波浪上摇摇摆

摆。棕色的帆升上了桅杆，微微地鼓了起来，在桅上颤动；停了

一停，又重再鼓高，鼓得圆得像个肚皮，拖带着那条刷了沥青的

小船，走向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的下游宽阔出口。

天亮了，黑暗渐渐消退了：海岸仿佛还披着一层面纱，雄伟

的白色海岸陡得像一面壁立的墙。

穿过可以过船的巍峨马纳拱门，绕过库廷角就到了与安梯谷

同名的海岬；这时突然呈现到眼中是一片海滩，成百的海鸥在那

儿栖息。这就可以看到企鹅岩了。

这只不过是峭壁上凸出来的一小片，在岩石的窄窄挑檐口

上，露出了几只在看着这些船的鸟头。

它们在那儿不动地等着，仍然一点也不敢冒险出动；有几只

竖立在前面的边缘上，那种坐在那儿的神气就像一些瓶子立在那

儿。它们的腿很短，走路时像在滚轴上滑动；要想逃走时跳不起

来，只好像石头一样让自己掉进海里，几乎正好掉到窥伺它们的

人们那儿。

它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和因此造成的危险，所以迟迟不能决心

逃走。

但是那些水手开始嚷嚷了，用支桨的木头棒在船的的侧板上拍

打，这时这些吃惊了的鸟一只跟着一只朝前扑到了空中，一直冲

向波涛面上；而后急促地拍动两翅排成一队，如果不被一枪霰子打得落水就成行地归向大海。

人们用霰子轰击它们近一个钟头，逼得它们一个跟着一个逃走，有时那些在窝里沉湎于孵化中的雌禽坚决不走，于是遭到了一枪又一枪的射击，白色的岩石溅上了粉红色的企鹅血，而母禽至死也不离开它的禽卵。

第一天，阿奈尔先生兴高采烈地按照习惯出去打猎。但是到十点钟光景，杲杲的太阳悬在天上，向海岬的白色弧形海岸投下了巨大的三角形光照，大家在这光照下回去时他却显得有点儿愁眉不展，有时沉思，这和他的惯常表现不同。

当他回到住地时，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仆人走过来。对他低声说话。他好像思考、犹豫了

一阵，而后回答道："不，明天"。

第二天，狩猎又开始了。阿奈尔先生这回常常没有击中这些禽鸟，虽然它们几乎掉到了枪口上。他的伙伴们笑着问他是不是在恋爱，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秘密烦恼使他心神恍惚。

他终于承认了：

"是的，我真该马上就走，可是这叫我不甘心。"

"什么，您走？为什么？"

"唉！我有件事必须回去，我不能多留了"。

而后大家都谈别的事了。

到吃完午饭，那个穿黑衣服的仆人又来了。阿奈尔先生吩咐驾车，正当已经要走的时候，这三位朋友插进来了，连求带请坚持要留他们的伙伴。其中有一个最后要求说：

"可是，您瞧，既然您已经耽待了两天，这事就不会是那末严重的。"

这位完全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猎人思考起来，显然被驳倒了，处在娱乐与责任的矛盾之中，又苦又恼。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他犹犹豫豫地低声说：

"这因为……这因为……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还有我的女婿。"

这引起了一阵惊呼！

"您的女婿？……可他在那里？"

于是他一下子脸通红显得难为情地说：

"怎么！你们不知道？……可是……，可是……他在车库下面，他死了。"

因为惊愕而变成了一片雅雀无声。

变得越来越伤心的阿奈尔先生接着说：

"我不幸失去了他，于是当我把尸体运回勃利恩镇家中去的

时候，我略略绕了点儿道，为的不致缺席我们的约会。可是，你

们能理解，我不能再耽误了。"

这时，这些猎人中一个更热衷的人说：

"固然……既然他已经死了……我以为……完全可以再耽搁

一天。”

另外两位也不犹豫了，他们说：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阿泰尔先生虽然还有一点儿不安，但已经如释重负，问道：

“可是那……坦率地说……你们认为……？”

另外这三位异口同声回答道：

“天啊！好伙计，处于他这种状况下，多两天少两天根本无所谓。”

于是这位丈人完全定心了，转过身来对着殡仪人员说：

“好吧！伙计，定在后天。”

# 通布图这个人

林荫大道，这条生命之河，在夕阳下的金色尘埃里熙来攘往。整个儿天空是耀眼的红色。在玛德莲纳教堂后面，一大堆火红的乌云向整个长长的大道上斜斜地射出了一大泼火，像场篝火的烟雾激动人心。

快活的人群心情愉悦地走进了这阵炽热的尘雾里，仿佛走进了祥云瑞气之中：脸变成了金色，黑色的帽子和衣服映出紫色的光，靴油变得锃亮，在沥青的人行道上射出闪闪光焰。

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群人喝着五彩光泽的饮料。那些饮料宛然熔融在清澈透明器皿里的宝石。

在穿着浅色衣服的顾客中间，有两位穿着黑色大礼服的官员，他们身上的眩目金条使所有的眼光都垂下去了，他们沉浸在生活的荣耀和黄昏灿烂的光芒里，愉快而漫无目的地闲谈，一面看看人群中那些举止舒适的男人和行动匆匆的女客，她们在身后留下了一阵挑逗人心的芬香。

突然间走过一个穿着黑色衣服，魁伟而大腹便便的黑人，他的油麻布背心上不协调地挂着一些饰物，脸上发亮像是打了蜡，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气。他对过往的人笑，对卖报的人笑，对着明朗的天笑，他对着整个儿的巴黎笑。他魁伟得高过了所有的人头，而在他后面，所有闲逛的人都回过头来看看他的背影。

可是他突然看到了那两个军官，于是他撞开了那些喝酒的人冲过来。一走到了他们桌前，他就两眼发亮兴高采烈地看完了他们。他的嘴角一直拉到了他的两个耳朵，露出了他的白牙，清亮得就如黑黑的天空里初升的月亮。这两个男子惊诧地看着这位乌黑的巨人，一点也弄不懂他的喜悦。

他用一种让所有桌子上的人都笑起来的嗓门叫道：

“早上好，中尉。”

两位军官的一位是营长，一位是上校。

前面那位说：

“我不认识您，先生，不知道您找我干吗？”

那个黑人又说了：

“我们爱您，大大的，中尉韦其艾，贝西之国，葡萄多多的，找过我。”

这位军官完全糊涂了，定睛看着这个人，搜索着记忆深处，于是一下子叫起来：

“通布图？”

这个黑人精神焕发地拍着大脑，发出一阵响亮得出人意料的大笑，一面大喊道：

“对，对，是，我的中尉，又认出了通布图了。是的，早上好。”

这位指挥官拉住了他的手，自己也敞怀大笑。于是通布图又变成严肃的了。他抓住了那位军官的手，按黑人和阿拉伯人的习惯，快得另一位都来不及推辞就吻了起来。感到尴尬的军人用严肃的声音对他说：

“算了，通布图，我们这不是在非洲。你坐下，请告诉我，我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你的。”

通布图挺起了肚子，说得飞快，连口齿都不清了：

“赚了多多的钱，多多的，大饭店，吃的好，普鲁士人，多多偷的有，法国烹调，通布图，皇厨师的，给我二十万法郎的赚。哈！哈！哈！哈！”说时还吃掉了好些尾音。

于是他笑得捧腹大声喊叫，眼神里透着狂喜。

这位能理解他古怪语言的军官问了他一会儿话之后，对他说：

“好吧，通布图再见，不久见。”

这个黑人立刻站起来，这次握了握伸给他的手之后，始终是笑着地说：

“早上好，早上好，中尉！”

他这么高兴，走开时手舞足蹈，人们以为他是疯子。

这位上校问道：

“这个粗人是谁？”

这位军官回答说：

“一个正派男子汉，也是一个好兵。我这就给您说说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很有趣。”

您知道 1870 年战争开始时，我被困在贝济耶，这就是那个黑人称为贝齐的。我们并没有被

包围，但被堵住了。我们周围都是普鲁士人的战线，但是炮的射程以外，也不对着我们打，而是慢慢地让我们断粮挨饿。

我那时是中尉，我们的驻防部队由各种不同性质的队伍组成，被击溃了的部队、逃兵、离队的散兵游勇和小偷，总之我们什么人都有，甚至还有一群在某个晚上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如何来的，十一个阿尔及利亚士兵。他们到了城门口，疲惫、褴褛饥饿却醉醺醺，人家把他们交给了我。

我很快就知道，他们什么纪律也不遵守，老在外面，总醉醺醺。我试过拘禁，甚至下监都毫无效应，我整天整天看不见这些人，好像他们都钻到地底下去了。而再出现时醉得东倒西歪。他们没有钱，会去那里喝的呢？怎么喝？用什么喝？

这引起了我热烈的好奇心，而这些野人老是笑着，而他们那些淘气大孩子式的性格更使我感兴趣。

这时，我发现他们全都盲目服从他们中间那个个儿最大的，就是您刚才看见的那个人。他随心所欲地管着他们，无可争辩的是他们的头，全权操纵他们的秘密事业。我把他找了来亲自质询，我们的谈话延续了三小时，可直费了大劲才弄懂了他那出奇难懂的语言，至于他呢？这穷鬼，他作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努力，希望让人听懂，发明了许多词，做出各种姿势…费劲得出汗、擦额头、喘气，当他相信找到了一个新办法解释自己时，立刻停下来重新开始。

我最后猜到了他是一个大酋长的儿子，一个通布图附近某个黑人王公的儿子。我问他的名字，他的回答类似'沙德哈里布哈里克赫剌那伏停波剌拉'我觉得不如用他老家地名'通布图'给他当名字更简单。于是八天以后，整个儿驻军都不用别的名字叫他。

可是想搞清这位退位非洲王子是从那儿搞到酒喝的强烈愿望控制了我们。而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现了。

一天早晨，我在城垣上研究天边远处，这时我发现在一簇葡萄藤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当收获葡萄季节，葡萄已经熟了，但我一点没有想到过。我以为有间谍潜近了市镇，于是我派了一整队人去抓这个混进来的人，在得到将军许可后，我自任指挥。

我安排了从三个不同的门出去三个小队，应当在那株可疑的葡萄藤附近合拢包围住他。为了剪断这间谍的退路，有一个小队至少走了一小时。留下一个人在墙上观察。用信号指示我那个被看见的人有没有离开那块地。我们悄不出一点声音过去、爬着，几乎躺在那些车辙里。最后我们接触到指定地点了，我突然散开士兵，他们扑到葡萄藤里去，于是找到了是……通布图四肢着地在葡萄藤中间爬行吃葡萄，更确切地说，像狗喝羹汤一样，用嘴凑上去，就着藤子用嘴浦口咬住，用牙一下子揪了下来。

我要他站起来，那可无法办到。于是我懂得为什么他这样两手两膝着地在地上拖，看到人家把他扶得站起来，他晃晃摇摇了几秒钟，伸出胳膊打到自己鼻子上。他醉到了我从没有看到过任何人有过的程度。

大家用两根小木杠把他抬回来。在路上他笑个不停，手舞足蹈。

这就是全部秘密，我的这些小伙子就是吃葡萄本身当酒的，而当他们醉得不能动时，就原地睡倒。

至于通布图，他对葡萄的爱好超过一切想象，简直无法估计，他就像只鸟儿似的在里面过活，此外，他之恨这些鸟儿，也可真像个红了眼的敌人，他总是反复说：

“这些鸟儿把葡萄全吃了，真恶棍！”这把卷舌音全免了，别人都难听懂。

一天晚上人家来找我。有人看见在平坎地里有什么东西朝我们过来，我根本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好像是条大蛇似的，是不是一个队列，我怎知道？

我在这个奇怪的队伍胜利归来之前派了几个人出去，原来是通布图和他的九个伙伴用一些乡下椅子做的祭坛之类的东西，抬来了九个斩下来的血淋淋变了形的脑袋，第十个阿尔其利亚士兵拉着一匹马，马尾巴上还另拴着一匹，另外还有六匹牲口，跟着，都用同一方式拴着。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些非洲人正出去找葡萄，忽然见到了一支普鲁士部队走进了一个村子。他们没有逃走而是躲了起来。当那些军官在一家旅店前下了马喝点什么的时候，这十一个小伙子扑了过去，让那些以为遭到攻击的枪骑兵自去逃命，杀死了那两个哨兵，加上那个上校和陪同的五个军官。

过天，我拥抱了通布图，可是我看出他走路有些困难。我以为他受伤了，可是他笑起来，并对我说：

“我呀，我留着花的。”

原来通布图打仗完全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的发财。他找到了任何在他看来有价值的东西时，尤其是那些发亮的东西，他全都装进他的口袋里，那是什么样的口袋呀！一个从胯部一直通到踝骨的无底洞，从老兵那儿学到了一个名词之后，他就叫它做“深口袋”，而这真是个深口袋。

于是他将普鲁士兵制服上的金牌子，帽子上的铜牌子，扣子等等扯下来，扔进了他的“深口袋”，以致它已经满得要漫出来了。

每天，他都把落到他眼下的发亮东西塞进了这个口袋：一些锡片或者银片，这样有时把他搞成一副极其可笑的姿态。

他的口袋每天早上都是空的，因此他必然有一个堆贮他的财富的总仓库。可是在哪儿呢？我从没有能发现。

那位将军得知通布图的高功后，命令赶快把留在邻村的尸体埋了，为的不让人发现他们被人取走了首级，哪些普鲁士人第二天回来了，认为有人告发了法国人的到来，就地枪决了村长和七个士绅作为报复。

冬天来了，我们又困乏又少希望。现在每天都打仗，这些饿坏了的人们再也走不动了。只有那八个阿尔及利亚士兵（三个已经被杀死了）依然肥壮，而且油光满面，随时都可作战。通布图依然发福。有一天，他对我说：

“您太饿了，我有好肉。”

于是他真的给我拿来了一块出色的黑脊肉。我们既没有牛也没有山羊、绵羊、驴子和猪。这也不可能是马身上得的。吃完了我所分得的肉以后我思忖着这事，于是我有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想法。这些黑人出生的地方离吃人的地方很近！而且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士兵在城周

围倒下来！我质问通布图，他不愿答复。我一点没有勉强，但从此我不接受他送的东西。

他崇拜我，有个晚上，在前哨突然下起大雪来。我们那时坐在地上。我同情地看着那些可怜的黑人，在这阵阵白的冰凌粉下面发抖。因为我受凉了，我开始咳嗽，我立刻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到我的背上，好像一床大热被，这是通布图扔了件大衣到我肩上。

我站起来，把他的衣服还给他说：

“留着它，孩子，你比我更需要它。”

他说：

“不，我的中尉，你要，我不需要，我热，热。”

同时他用央求的眼光看着我。

我又说：

“去。听话，留着你的大衣，我要这样。”

这个黑人于是站起来，抽出他像使镰刀那样使用的军刀，另一只手拿着他的那件被我拒绝了的大衣说：

“你要是大衣不留，我砍？？人的有大衣。”

他干得出的，我让步了。

八天以后，我们投降了。我们中间有的人找到机会逃走，其余的人走出城去向胜利者投降。

我自己向阿尔墨广场走过去，我们应当在那儿集会，我在一个身穿白细麻纱衣服，头戴草帽的巨人般黑人跟前惊呆了。这是通布图。他看来精神焕发，正在散步，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一家陈列着两套餐具和两只杯子的小店前面。

我对他说：

“你在干吗？”

他回答说：

“我不去，我，好厨师，我侍候上校吃，阿尔及人，我吃普斯人，多多地偷，多多的。”

那时是零下十度，在这个穿麻纱的黑人前面我直发抖，于是他拉着我的胳膊进去。我看到了一个大招牌，这是准备我们一走他就挂在门上的，因为他还有点儿腼腆。

于是我念了念这该当是那个同谋犯帮着写的这块招牌：

“通布图先生战地餐馆

原国王陛下御厨

巴黎技师取价低廉”

虽然我心里正在遭受绝望的煎熬，却止不住笑起来，于是我让我这个黑部下改行从事他的新行当。

这不比强领着他去当俘虏强吗？您这该看到他成功了，这汉子。贝济耶现在划归法国了，通布图餐馆就是另一场赌博的开始。

# 真的故事

一阵大风在外面吼着，一阵狂呼而疾卷的秋风，一阵扫尽枝头枯叶送它们直到云边的那种风。

那些打猎的人吃完了他们的晚饭，却都没有脱掉他们的长统皮靴，满面绯红兴致勃勃。他们都是诺曼底省的一些半贵族半乡绅而又半务农的人，家境富豪，身体壮健，气力可以击断那些在集市里蹲着的牛的双角。

他们在艾巴乡的村长白龙兑尔老板的山场里，打了一整天的猎，现在他们正在那个别墅般的田庄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吃东西——那田庄的主人就是他们的东道主。

他们像吼着一般说话，像野物嗥着一般大笑，像蓄水池一般喝酒，伸长了腿子，肘拐撑在桌布上面，眼睛在灯光下面睁得大而有神，身体被一座向天花板吐出血色微光的大火炉烘得火热；他们所谈的都是打猎和猎狗。但是半醉了的他们，已经到了心中别有所思的时候，所以全体都用眼光去追逐一个用发红的指尖儿托着那些满盛着食物的大盘子的强壮女人。

忽然，一个喜欢吵闹的姓塞茹尔的大汉子——这个人从前本研究那种做教士的学问，现在却成了兽医，给本地附近各地诊治家畜一一他高声说：

“了不得，白龙兑尔老饭，您有一个无可非议的女佣人。”

于是一阵哈哈的笑声爆发了。这时候，一个除了名而为酒所困的贵族卫仑多先生提起嗓子说：

“我从前和这样一个女孩子有过一种奇异的故事；哼，我应当说给大家听。每次我想到她，就叫我记起麋儿扎——那是一条雌狗，我从前卖给何宋内子爵的，但是只要有人放开它，它总要回来，可见它不能离并我。后来我生气了，便央求那位子爵用链子拴住它。后来你们可知道它怎样吗？那个畜生？它竟因为悲伤送了命。

不过现在不说它了，还是回到我那女佣人身上，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有二十五岁，没有成家，住在我自己那个在好乡的别墅里，你们知道，一个人年轻有钱而晚饭后又无事可做的时候，眼睛就要四处寻东西了。

不久，我发见一个在戈乡的兑布多先生那里做事的年轻人。白龙兑尔，你本来认识兑布多呀，简而言之，那个小家子女儿很叫我发狂，以致某一天我跑了去找她的东家，向他提出一件交易。倘若他把他的女佣人让给我，我就把他想了两年的那匹东黑马卖给他。他和我握手：“彼

此两无异言！卫仓多先生。”交易做成了：那个小女人到我别墅里来了，我亲自牵了那匹马到戈乡去，作三百法郎让给了兑布多。

在初期，这件事便利得像轮子一般。谁也没有疑虑到什么，仅仅从我的口味上说来，蔷薇有点过于爱我，你们知道，那孩子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她在血脉里大概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而凡是和东家闹花样的女佣人总有点这样。

总而言之，她真崇拜我，这就是那些小狗的称呼和种种温存亲热的字眼和事情给我的看法。

我自己盘算过：“这件事顶好是不要维持太久，否则我要上当！”。但是我不是容易上当的。我不是那些用两个吻便可以迷得住的人。末了，当她向我通知说她怀孕了的时候，我早已注意了。

这简直像是有人在我胸脯上噼啪放了两枪。她呢，她吻了又吻我，笑着，舞着，她发痴了，有什么话说！当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到了夜晚，我便推敲起来。我想：“事情发生了；但是应当拿出手段来，割断那根线，时候正好。”你们可懂得，那时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仑乡，我姐姐伊士拔侯夫人住在罗贝克，离好乡不过十多里路，真是没有法儿开玩笑的。

但是我怎样给自己解围呢？倘若她离开我那里，便有人会动疑，于是就有人会来饶舌，倘若我留下她，不久便有人会看见她的大肚子，并且我不能够就是这样放掉她。

我和我舅舅克勒德邑侯爵谈起这件事，这本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我并且向他征求意见。他泰然答复我：

“应当嫁掉她，好孩子。”

我一下跳起来：

“嫁掉地，舅舅，但是嫁给谁？”

他从容地耸着双肩：

“你愿意嫁给谁，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啊。一个人只要不笨总可以找得着。”

我把这篇议论想了七八天之久，结果我自己对自己说道：“他毕竟有道理，我的舅舅。”

后来我开始挖空心思地思索起来；某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在本地做推事的人吃晚饭，他对我说：

“波梅尔老婆子的儿子，新近又闹了一个笑话；他的结局将来定不会好，这个孩子。可见遗传的力量很大。”

那个姓波梅尔的老婆子本是一个老光棍，她的青年时代本使人垂涎。一个法郎便可以使她卖掉她的灵魂，她儿子的坏劲儿更可以想见。

我走去找她，并且从容地使她明白那件事。

我真窘于答复，因为她竟陡然问我：“您对于那个女孩子，能够给她一些什么东西？”

她真是狡猾，那个老婆子，但是我也不笨，我早就预备妥当了。

我刚好有三块丢在沙司乡附近的地，那些地本来属于我在好乡的三个庄子。那些庄家人永远嫌其过远，我早就收回了那三块面积一共六亩的田，末了因为那些庄家人又来噜苏，我便在每个佃约里免了他们应当缴的鸡鸭之类。这样一来简直算是丢了。所以我那时候便在邻近买了一点儿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两者共花了我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算组成了一桩没有花多钱的小产业，于是我就拿它给这女孩子做生活基金。

那老婆子说这产业是不够的？但是我也不让步，结果我们就毫无结果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儿子便来找我。说到他的面貌我真不大记得。我看见了他，我更放心了，因为若是在乡下人之中看来他并不算坏；不过却真像一个很狡猾的人。

他随随便便地谈起那桩事，如同他新近买了一条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谈好了之后，他要看看那份产业，于是我们便穿过田里动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那里足足蹲了三个钟头，他量过宽窄，又拾些土块儿在手里打散，俨然像是害怕看错了货色。那房屋的顶还没有盖好，他坚决不要茅草做顶，非盖石板不行，因为这样可以少要一些修理！

随后他向我说：

“但是家具呢，那是要由您给的。”

我反驳道：

“不行，拿一座田庄给您，已经很不错了。”

他冷笑着说：

“我相信是不错了，一座田庄和一个孩子。”

我不由脸红起来，他说：

“大家想想吧，您可以给一张床，一张柜，三把椅子和一套吃饭用的东西，否则就什么也不必干。”

我承认了这一层。

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回家的道儿，他那时还没有一个字谈到那女孩子身上。但是忽然用一种狡猾而又不好意的神气问：

“但是，倘若死了，这产业又归谁呢？”

我说：

“那末，自然归您。”

他从一大早就想知道的事都在这里了。立刻他用一种满意的动作同我握手，我们算是谈妥当了。

唉！说起我叫蔷薇打定主意，那就真叫我头疼。她倒在我脚跟前呜咽起来，并且重复地说："您来给我提议这件事！您！您！"经过了七八天，她始终抗拒，无论我怎样苦劝和怎样哀求。女人真是笨，一旦产生了爱情，她们就什么也不明白了，世上没有可以自恃的聪明，爱情先于一切，一切为的是爱情！

结果，我终于生气了，并且以要推她出去来恐吓。她算是才慢慢地让步，条件就是要我允许可以不时来看我。

那一天到了，我亲自引她到教堂里去，敬神和喜酒种种费用都是我出的，总而言之，我漂亮地办了一切的事，随后我告别了，走到杜尔乃，在我哥哥家里住了半年。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每星期必来探听我的消息。到家不到一点钟，便看见她抱着一个孩子走进来了。看见那小家伙真叫我难受，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啊！大概我还吻过那孩子。

至于那个娘呢，简直是一所破房子了，一副枯骨了，一个影子样的东西了，又老又瘦。婚姻于她真没有好处！我机械地问她：

"你日子过得好吗？"

于是她的眼泪像泉水般涌出来，泪不成声地哭着，末了，她高声说：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丢开您，现在，我情愿死，再不愿活了！"

她发疯似地给我闹了一大阵，我尽力安慰她，并且送她直到栅栏门外。

事实上，我听见有人说她的丈夫打她，她的婆婆虐待她，那个老鸱鸮。

两天之后，她又来了。她抱住了我，她在地上打滚。

"请您杀了我吧，我到底不想回去。"

这完全是麋儿扎要说的话呀，倘若它能够说！

这样的弄法渐渐叫我头疼了：我终于又躲了半年。等我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她在三星期前死了，以前，她每逢星期曰必定回来……始终像麋儿扎一样，那孩子在八天之后也死了。

至于那丈夫，狡猾的光棍，却袭承了遗产，仿佛他从此很得法，现在他做了村里的自治委员。

随后卫仑多先生一面笑一面说：

"这没有关系，他的幸运是我造成的。"

末了，那兽医塞茹尔先生端着那盅烧酒送到嘴边，一面庄重地下了结论：

"无论你们要怎样，但是这样的女人是惹不得的。"

# 伤逝

这两个朋友已经吃完了饭。从窗户里看着满是人群的大街，感受着在巴黎温暖夏夜里款款吹拂的微风。这风使他们抬起头来看着街上过客，并勾起了要出去走走的愿望，到那不知的去处去，到树荫下去，这风使人梦想起月光下闪闪的溪流，发亮的诗句和夜莺。

他们中间的昂利·西蒙深深叹了口气说道：

“唉！我老了。这真叫人伤心。往日要是碰到了这样的晚上，我真满身来劲。而现在我只感到惆怅。人生何其短促！”

他已经有点儿发胖了，按他四十五岁的年纪来说，已经可能太秃了点。

另一个年纪更大一些，这是皮埃尔·加尔尼埃，但是比较瘦，比较活跃，他回答道：

“我呢，老朋友，我老了，可是我自己还一点都没有看出来，而我就老了。我曾总是快快活活，高高兴兴、精力充沛的，而且现在仍然如此。瞧，一个人如果每天照镜子的话，他就看不见岁月给他留下的痕迹，因为它是慢慢的，有规律的，它如此缓慢改变容颜，因此这种变迁是觉察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甚至经历了两三年的忧患我们也不会死去。因为我们不会感觉到它，要五六个月不看自己的容貌才能发觉这一点。唉！那会是多大的打击呢？”

“至于女人，亲爱的，我多么为她们叹息，这些可怜的生物。她们的整个儿幸福，全部的能量、整个生活都有赖于她们的美貌，而这只有十年时光！

“因此，我是在不自觉中变老了的，这样在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我仍然认为自己近似青年人。我没有感到任何性质的任何衰弱，我过得幸福安宁。

“我的衰老是以一种简单而奇特的方式向我揭示的，它使我惊愕了几近六个月……而后我承认了我的状况。

“我经历过多次的恋爱，这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但是主要的只有一次。

我是战后不久在埃特列达海滨遇到她的，离开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以早晨入浴而言，没有任何地方比这片海滩更可爱的了。它是小小的，在高耸的白色峭壁环抱中，成一个马蹄形。这些陡壁上有些被人称为“门”的奇异的洞。一座陡壁将它的巨腿伸进了大海，对着的另一半成为圆弧形蹲着，妇女们成群成堆地聚在这条窄窄的卵石长滩上，在岩石的框架里，遍布鲜明的衣着打扮，成了一座耀眼的花园。阳光普照到海滩上、色彩缤纷的遮阳伞上和蓝中带绿的大海上。这一切都如此令人赏心悦目，如此之吸引人。人们走到了水边坐下来，观赏那些入浴的人。她们披着一条法兰绒的浴衣走下去走到了短短的波涛的白沫边上时，用美妙的姿势将浴衣扔掉。于是用碎步迅速地走进了海里，有时因为奇妙的清凉而停顿一下，短短地屏息一下。

没有人抵制这种入浴的比赛。这种场合，人们评价她们，从小腿肚一直到前胸。出水时更能揭露那些弱点，虽然海水对于软弱无力的体肤是强有效的救星。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位青年女人的时候，就心旷神怡。她善于防守，而且坚持顶位。有些人形象的动人之处会一下子就印进了我们的心里，立刻就占领了我们。就像所找到的是天生情侣，我就感到这种心情和激荡。

我设法得到了介绍，而马上就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陷入了情网。受到一个女人的这种占有是一种可怕而又美妙的事。它近似一种折磨，却又同时是一种幸福。她的秋波、她的微笑、清风拂过时她颈项上的头发，她脸上一切最细微的纹路，她面纹最细微的动作，都使我陶醉，使我倾倒，使我颠狂，她以她的整个儿身型、她的姿态乃至以她所佩并因此而成为令人销魂的物饰占领了我。一看见她在厨柜上的面纱，她扔在圈椅上的手套就使我心动。她的梳装打扮在我眼里像是无可比拟的。她的帽子是世上无双的。

她已经结婚了，但是她的丈夫每星期六来，星期一就走。而且任他何如，我并不关心。我对他毫无妒嫉。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好像在我的生活中，再没有谁这样不足轻重，从没有谁比这个人更不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我爱她，她！并且因为她漂亮，妩媚而且年轻！她就是青春、风度和鲜嫩。我从没有像这样感到过女人是一种可爱的、优美的、出众和娇嫩的存在，一种由魅力和风韵构成的生命。我从不曾体会过一颦、一笑、朱唇一动有这样诱人的美，小巧耳朵的、圆圆褶缝、和被人称作鼻子的那种傻样儿的器官会有如此动人的美。

这样过了三个月，怀着无望的、粉碎的心，我动身到美国去了。但是对她的怀念如此根深蒂固，高踞不动。不论是远或者近，它都同样地缠着我岁月流逝，但我从未忘怀。对她一往情深，我始终不逾，这是一种默默的柔情，仿佛是对一生中所曾遇到过的，最美最动人的事物的钟爱纪念。

在人的一生中，十二年又何其微不足道！不知不觉之中就过去了。年复一年，缓慢而又迅速，迟迟却又仓促地过去了。岁月虽长而迅即逝去！它们如此匆匆地，在身后了无痕迹地走了。它们消失得这样彻底，当转身回顾往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以致我们不知老之所至。

对我说来，离开这个埃特列达卵石滩上的销魂时节距今仿佛不过几个月的时候。

去年春天，我到辣斐德宫的朋友家中吃饭去。

列车即将发车的时刻一位胖太太走进了我的车厢，带着四个小女儿。我对这位太圆、太胖、面如满月的母鸡或母亲不屑一顾，她头上包着一顶有彩带装饰的帽子。

因为急走之后，她喘着气，做深呼吸。那些孩子开始叽叽喳喳，我翻开了报纸，看起来。

列车方过了阿什尼埃时，我的邻座突然问我道：

“对不起，先生，您是不是加尔尼埃先生？”

“是的，太太。”

于是她笑了起来，一个有礼貌的女人的高兴的笑，虽然也带了一点儿伤感味道：

“您不认识我吗？”

我犹豫了一阵。我深信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脸，但在那里？什么时候？我回答道：

“是的……啊，不……我肯定认识您，但是想不起您的名字。”

她有点儿脸红。

“朱利·勒费弗尔太太。”

我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好像顷刻之间我的一切都完了！我只感到在我眼前有一张幕布被撕破了，我即将见了一些触目伤心、令人断肠的事物。

这是她！这个肥胖庸俗的妇人竟是她？而自我不见她之后，她已经孕育出了这四个女儿，这四个小生命也和她们妈妈一样使我吃惊。她们出自她，她们已经长大，她们已经在生活中取得了地位。至于她呢，她已经不再关心苗条和卖弄风情的出色效果了。对我说来，仿佛还是昨天见过她的，而重见时她已经如此了！这可能吗？我一阵心酸强烈如绞，也起了对自然本身的一种抗拒，对这种粗暴行为和无耻破坏行径的非理性愤慨。

我惊惶地看着她，握住了她的手。我的泪水涌上了双眼。我哭泣她的青春，我哭泣她的死亡。因为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位太太。

她也感动了，结结巴巴地说：

“我变了很多，是吗？您又能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成了往事。您看，我变成了一个母亲，除了是个母亲，是个好母亲之外，什么其它也不是。和其它都永诀了，全完了。唉！我清楚想过，我们如果一旦相遇，您不会认识我。您也是，而且您也变了。我花了些时间才有把握我没有认错。您须发全白了。您想想，这有十二年了！十二年！我的大女儿已经十岁了！”

我看着这个孩子。在她身上我找到了某些她母亲的昔日风姿，但还不明确，还没有形成，有待时日。今后我看来生命迅即逝去，如一驰而过的列车。

我们到了辣斐德宫。我吻了这位昔日女友的手。除了可憎的陈词滥调之外，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对她说，心乱如麻，无话可说。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我长久、长久地对着我的镜子。我终于记起了往日的我，在沉思中见到了我综色的胡须和黑色的头发，还有我脸上的青春气色。我现在老了，再见吧，青春。

## 回忆

在初春的晴光里，一些青年时代的回忆，何其容易涌上心头！那些青年岁月真是一切都是美好欢欣的，令人神往、令人陶醉的，对往日春光的那些回忆何其旖旎：

你们可记得，老朋友们，我的弟兄们，那些只有胜利、只有欢笑的人生的快活年代吗？你们记得那些在巴黎附近一带浪游的日子吗？我们在各处森林的新绿下面的散步吗？我们在塞纳河的小酒店里的晴光沉醉吗？和我们那些极平凡而极隽美的爱情上的奇遇吗？

现在，我想在这些奇遇里拿一个出来说说。这约莫是十二年的事，然而我已经认为那样遥远了，那样遥远了，仿佛它是在我生活的那一端的，在那个转折以前的，那个该死的、我突然看见了这旅行终端的转折以前的。

那时我正是二十五岁。我刚到巴黎，在某部服务，于是那些星期日在我都成为非同寻常的佳节，虽然从未遇过惊人之事，却充满了洋溢的欢愉。

到今日，却天天都是星期日了。但是我很眷恋那种每逢七天才有一个星期日的时代。那真好！我那时有六个法郎供我零花！

我起床很早呀！那一天，满腔怀着了那些当职员的所深知的自由感觉，得到解放和休息、而且安宁自在的感觉。

我打开了我的窗子。那天气真算得是异常之好。蔚蓝的天空，在那充满着日光和燕子的城市上面展开着。

我很快穿好了衣裳便出了门，预备在那些森林里消磨光阴，呼吸树叶的新鲜清香，因为我本是乡村里的人，素来在草里和林间长大的。

欢乐的巴黎在和风与晴光之中苏醒了。那些房屋的墙面都发光，那些看门人养的金丝雀，都在它们的笼子里高啭，街上洋溢着欢欣气象，辉映着行人的面孔，向四处布散阵阵欢笑，好似在这晨曦之下的万物之中，正升起一阵神秘的喜悦景象。

我走到塞纳河边，去乘那种可以送我到圣克罗德的飞燕小轮。

我那时真爱在那趸船上候船的情景：仿佛我将要动身到世界的尽头去似的，到那些新而奇的地方去似的。我看见它出现了，那只船，在那边，在那边，在那第二座桥的下面，很小很小，带着它那簇烟，随后，大一点儿了，大一点儿了，不断地大起来了；末了，它在我头脑中，竟有海船航行的意味了。

它靠岸了，而我也上去了。

一些为星期日而好好打扮了的人，已经在那船上了，衣饰华丽，面目红润。我在船头上站着，瞧见那些码头，那些树木，那些房屋和那些桥梁都走远了。忽然我望见了那座拦在河心的黎明栈桥。这就是巴黎的终点，乡村的起点了。而那段在那桥穹的双拱线另一面的塞纳河，如同旁人拿空间和自由都支还给它一般，渐渐扩宽了，陡然变成那条将要穿过平原，傍着山麓，傍着树林，经过四野而流的平静的河身了。

飞燕在那两洲之间经过以后，便沿一座弯转的山坡而行，这山坡的新绿丛中充满着许多的白色房屋，一道声音报告道："下麦东村"，随后更远一点："塞戚尔"，末了再远一点："圣克罗德"。

我下船了。于是我快步穿过一座小城镇，便走上那条通到森林的大路了。我身上带着一张巴黎附近一带的袖珍地图，以免在那些向各处分叉地穿过这些有巴黎人士散步的小树林的歧道上迷途。

我一经走到那树荫里，便来研究我这张地图，这地图在我眼里看来真是简单明了。我可以向右转，随后向左转，随后再向左转，于是在天黑时可到凡尔赛晚餐了。

于是我在那些新绿的树叶之下，吸着那阵渗入了树脂和树芽香味的好空气，一面开始慢慢地走动了。我用小步儿前进，将那些破烂的便条儿、办公室、科长，同事们和案卷之类，都丢在脑后，却幻想我必将遭遇到的幸福，前途的一切未知之数。在我那时的头脑里，闪过许多被这阵乡村精气所唤醒的童年的回忆，并且我渐渐地被这种在初夏日光里微熟的树木的芬馥而生气勃勃的怡神趣味所浸润了。

我偶尔坐了下来，去细看那些沿着一道高坡盛开而我早就叫得出名称的各种野花。我立刻认出了这些东西俨然和我在家乡看见过的那些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纤巧的，红黄青紫，无一不备，有些是顶在一根长茎上，有些铺在地下。一些色彩形式两俱不同、奇形怪状，或扁、或长、或大得骇人、或小得无比的小虫儿，安静地在那些因它们的重量而摇动弯曲的草茎上向高处攀援。

随后，我在一处低凹些的场合睡了几个钟头，末了，由于我已经在这个午睡中得了休息和调养，便继续走起来。

在我的眼前，有一条令人忘情的小径，在略成狭长形的叶丛里，任凭日光漏过，在各处的地面上洒出一些和白色野菊相似的小圆点儿。这小径空荡荡静悄悄，向前伸出去，望不到的尽头，仅仅有一只伶仃而嗡嗡地闹着的大黄蜂沿着它飞着，有时为着在一朵垂在它身边的花上汲取滋养，便稍停一下，并且几乎立刻又重新飞起来，预备到略远的地方去休息。它粗壮的身体，仿佛是用绀地黄条的绒做成的，由那透明而异常之小的双翼托着。

但是忽然之间，我看见这条小径的那一端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对着我走来。我因为不愿意有人在这种安静的散步之中来打扰我，所以在他们仿佛要喊我的时节，我正要转向一丛小树林躲起来。可是那女人扬动她的阳伞，而那个宽去外褂只着衬衣的汉子，也苦恼地将他那一把举了起来。

我只得向着他们走过去。他们用匆忙的态度迈着脚步，两个人都是脸色通红，她的步儿小而且快；他呢，用大步儿跨向前来。旁人可以在他们脸上，看见一些不高兴的意味和疲倦的神情。

那女人立刻向我问道：

“先生，您能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处所吗？我这个蠢汉男人自称熟悉本地情形，却使我们迷路了。

我有把握地答复道：

“这位太太，您正对着圣克罗德走，和凡尔赛背道而驰。”

她用一种气愤愤的怨埋眼光瞧着她的丈夫，说道：

“怎么样！我们和凡尔赛背道而驰，但是我们正要到那边吃晚饭。”

“我也一样，这位太太，我也到那里去。”

她耸着肩头，一面用妇女表明激怒的高傲而轻视的态度说了好几遍：

“上帝！上帝！上帝！”

她很年轻，漂亮，绀发，唇上略略有一点儿毫毛的浓影。

至于他，满天是汗，正用手帕拭着自己的额头。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那汉子仿佛是疲倦极了而又发愁似的。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但是，好朋友……这是你……”

她并不待他说完：

“这是我！……哦！这是我，现在。先时不肯打听就动身，一面却自称一定可以寻得着道路，难道是我吗？难道是我要从那山腰上向右面转弯自称认得道路吗？难道是我自告奋勇……”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他的汉子如同发狂似地迸出了一声刺耳的号叫，一声无论是那一国语言都不能描摹的野人式的叫号，但是却有点儿象“狄狄”的声音。

那少妇既不惊讶，也不激动，并且仍接着说道：“不是。真的，世上真有许多自称知道一切的蠢人呀！去年，拿着那列开往迪那普的车当作开往阿佛尔的车，难道也是我吗？快说呀，是我吗?那回说勒都尔那先生住在殉教街以至于和旁人打赌，难道也是我吗？……不信色来司蒂是个女贼的，难道也是我吗？”

随后，她用一种暴怒，用一种令人惊异的速度转动舌头继续闹下去，把那些由共伺生活的亲密相处所生的最琐碎的，最想不到的和最难堪的怨言，都凑积拢来，责备她丈夫的—切举动，一切思想，一切状态，一切尝试，一切努力，包括自从结婚直到目前的生活。

他极力去拦阻她，使她宁静，并且口吃着说：“到底，亲爱的……这样没有益处……在这位先生跟前……我们拿自己来演话剧……不免使这位先生厌烦……一”

于是他挪开他那种可怜的视线，对着那丛小树，仿佛他要窥探那种神秘安静的幽深之处，预备钻到里头去逃离一切视线似的；并且，偶然之间，迸出一声新的叫号，一种拖长而尖锐刺耳的“狄狄”之声的叫号。这习惯我认为是一种神经上的病。

那青年妇人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我，并且异常迅速地换了音调说道：“倘若这位先生答应，我们很愿意跟着您走，免得又迷道儿，免得在树林子里面过夜。”

我鞠躬同意了，她便挽着我的胳膊，于是开始和我谈起许多事，谈她自己，谈她的生活，谈她的家庭，谈她的买卖。她们原来是在巴黎城里开手套店的。

她的丈夫在她的身边同着走，时常用紧张的眼光瞧着树林的深处，并且偶尔还发出那种“狄狄”之声。

末了，我向他问道：“为什么您这样地叫喊？”

他用一种狼狈而失望的神情回答道：

“就是为着我失掉了的那只可怜的狗？”

“怎么样？您失掉了您的狗吗？”

“是的。这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它从来没有到过店门以外。我那一天想引它到树林子散步。谁知它从未看见过树和草，于是便像发狂了。它一面跑一面汪汪地吠着，随后便在树林里失踪了。我应当说明它很害怕那条铁路；那东西使它失掉了头脑了。我徒然喊了一气,它并没有回来。

它一定是在那里面饿死了。”

那青年妇人并不瞧着她的丈夫而清朗地说道：“倘若以前放开那根吊它的绳子，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一个人到了像你一样笨的时候，就不能养狗了。”

他羞怯地支支吾吾说道：“到底，亲爱的，那是你……”

她一下便停住了脚步；并且愣盯着他的眼睛，如同要给他剜掉似的，她又将没完没了的责备劈面向他倾泻了。

黄昏渐渐到了。那一层笼罩在原野上的晚霭正慢慢地张开来，于是由傍晚时充满了这座森林的特别凉爽而动人的感觉激起的诗意到处浮荡。

忽然，那年轻的汉子停住了脚步，并且焦急地摸摸身上说道：“哦！我相信我已经……”

她瞧着他说道：“喂，什么！”

“我以前没有注意我的外衣是搭在胳膊上的。”

“那末怎样呢？”

“我已经丢了我的票夹子了……我的钱都在那里头。”

她气的发抖了，气的连喉咙都扼住了。

“糟糕，你真是糊涂！到底你真是糊涂透了，真会嫁给这样一个糊涂虫！既然如此，赶紧去找吧，并且务必去寻来。至于我，我就和这位先生到凡尔赛去。我不愿意在这森林里过夜。”

他慢吞吞地回答说：“可以，朋友；那末我等会儿到那里来寻你们两位呢？”

有人向我推荐过一爿饭馆。我便指明了。

那汉子转身走了，对着那块被他那双愁眼所梭巡的地面，弯下了腰寻找，一面带着“狄狄”之声走远了。

弄了好一阵还看得见他；暮色比以前更厚了一点儿，他逐渐隐入那条小径的远处了。不久我们便辨不清楚他的影子了，但是过了许久，我们还听见他那种“狄狄”之声，越是暮色越浓，这声音越现尖锐。

哦，我同着这个攀着我的胳膊而本不相识的小鸟儿，在暮蔼的恬静境界里，用轻松的快步走着。

我思索一些献殷勤的字眼，然而却寻觅不着。只好又烦恼又高兴地闷声不响。

忽然，一条大路将我们这条藏在树丛中的小径切断了。我瞧见在我右手边的山沟里，有一座小的城市。

那地方是什么处所呢？

来了一个过路的人。我向他询问。他回答道："那地方是布奇瓦。"

我不免发呆了："怎样，布奇瓦吗？您拿得稳吗？"

"自然，我是那儿的人。"

那小鸟儿疯也似地笑起来。

我便动议叫乘车子送我们到凡尔赛。她说：

"我真不想那样做。那不免太怪了，并且我现在很饿。说句真心话，我是很安心的；我的男人总能弄清楚的。并且我可以因此而舒服几个钟头，这对我太有益了。"

我们便走到了一爿开在堤边的饭馆里，我竟胆壮地开了一间特别房间。

她竟喝醉了，我说句真话，她唱起歌来，喝了些香槟酒，闹了各种神经错乱的事情……并且就是那件顶大的，她也干过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的风流罪过。

## 临终的忏悔

玛格丽特·德·赛莱儿快要死了。虽然她只有五十六岁，可看起来至少有六十五岁。她比床罩还要苍白，呼吸急促，颤得吓人，连人都摇晃了，脸上抽搐，眼神惊愕发呆，好像在她面前出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她的姐姐苏珊比她大六岁，跪在床边哭。在临终人身边一张小桌上有条餐巾，上面立着两支点燃了的蜡烛，因为在等着该来给她做临终涂圣油和领圣餐仪式的教士。

这个套间里显示了一种有人临终的房间所共有的那种凄惨气象和绝望的永诀气味，在家具上，散乱放着玻璃瓶，角落里是一些被踢过来或者扫过来的床单衬衣之类。那些散乱的坐椅好像它们自己也迷糊了，因为它们散得朝向各自不同。可怕的死亡已经在那儿了，在那儿等着，藏着。

这两姐妹的身世是感人的，传颂得很远，曾使许多人掉泪。

从前，姐姐苏珊曾被一个她也爱的青年人疯狂地恋爱过。他们已经定婚了，大家就等结婚的那一天，这时安利·德·桑比尔忽然间死了。

这个年轻姑娘的绝望是骇人听闻的，她为此发誓绝不结婚。信守诺言，她从此穿上了寡妇的衣服再没有脱过。

而她的姊妹，小妹妹玛格丽特那时还只有十二岁。一天早晨，她投入了姐姐的怀抱对她说："大姐姐，我不愿意你受苦，我不愿意你一生都哭。我永不离开你，永不，永不！我也一样，我不结婚。我要永远留在你的身边，永远，永远，永远。"

受到了这种孩子式的誓言的感动，苏珊拥抱了她，她没有信以为真。

然而小的信守诺言，不管是父母的祈祷、姐姐的祈求，她终生不嫁，她曾是漂亮的，很漂亮，她拒绝了好多似乎爱她的年轻人，她再也没有离开姐姐。

她们一生中天天在一起生活，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她们出去的时候并肩去，联在一起不能分离。但是玛格丽特好像总是悲伤的，抑郁的，比姐姐更阴沉，好像是她的崇高牺牲把她压垮了。她老得更快，三十岁的时候就有了白头发，经常不舒服，好像得了一种不知名啮食她的病症。

现在她要首先离去了。

从二十四小时以前起，她就不说话了，只在第一道曙光的时候说过：

“请去找神甫先生来，时辰到了。”

她于是接着就仰天不动，抽搐得摇晃，激动的双唇好像有些可怕的话从心里涌上来，但是说不出，惊惶失常的眼神叫人看着骇怕。

伤心欲裂的姐姐哭得发昏，前额顶在床沿上反复说：

“玛丽，我可怜的玛丽，我的小妹妹！”

她总是叫她做“我的小妹妹”。妹妹也以一样的方式，总叫她：“我的大姐姐。”

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了。门打开了，一个唱诗班的孩子出现了，跟着是穿着教堂服装的教士。那个临终的人一看见他，就一下子坐了起来，张开了嘴唇结结巴巴说了两三句话，就开始用指甲指床单，好像她要在那上面挖一个洞。

神父西蒙走过去，抓住了她的手，在额头上亲一下，用温和的声音说：

“上帝原谅您，我的孩子，勇敢些，现在是时候了，说吧。”

于是玛格丽特，从头到脚都一起发颤，她的神经质活动地整个床都摇了，她口齿不清地说：

“请坐下，大姐，您听着。”

这位教士向一直倒在床边的苏珊俯过身去，扶起她来，让她坐到了一张围椅里，两只手分别拉着两姐妹的一只手说：

“主啊，我的上帝！给她们以力量！赐给她们您的宽恕！”

于是玛格丽特开始说话了。那些字从她的胸臆里一个一个地出来，声音嘶哑，时强时弱，好像极度衰弱了。

“宽恕，宽恕，我的姐姐，宽恕我！唉！要是您知道我这一辈子多怕这一时刻！……”

苏珊在泪水里结结巴巴地说：

“小妹妹，你有什么要求得宽恕的？你把什么都献给我了，全牺牲了，你是个天使。”

可是玛格丽特打断了她：

“你别说，你别说！让我来说……别制止我……这太骇人了……让我全部说了……一直说完，不要动……听着……你还记得……你记得……安利……”

苏珊发着颤，看着她的妹妹。这个小妹妹接着说：

“你要听完了才能了解。我那时才十二岁，十二岁，你记得很清楚。对吗？而我十分受宠，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记得清人家是如何溺爱我的吗？……听着……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穿着上了油的靴子，他在石阶前下了马，并且请求原谅他的服饰，他带给了爸爸一本小说。你还记得，是不是？……什么也别说……听着。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完全着了迷，我发现他这么漂亮，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整个儿时间都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不动。孩子们是很奇怪的……而且可怕的……唉！是的……我梦想过他！”

“他又回来过……好几次……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按我的年龄说，我是早熟的……而且比人家想象的狡猾得多……，我只想他。我用很低很低的声音念叨：安利·德·桑比尔！

“而后人家说他要和你结婚了，这真叫痛苦……唉，大姐姐……痛苦……痛苦！我哭了三个晚上没有睡，他每天都来，吃过中饭之后，下午……你记得起这些吗？……别说，听着。你为他做了他特别喜欢的蛋糕……用面粉、奶油和牛奶……唉！我很清楚如何做的……需要的话，我也会做。他一口气就吃完了，于是，他喝了一杯酒……而后他说：‘这真好吃’。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

“我妒嫉，妒嫉！……你的婚期已经近了，已经只剩下十五天了。我变得发疯了。对自己说：他娶不了苏珊，不，我不愿意！……他该娶的是我，等到我长大了的时候。我从没有找到过_个我爱得如此的人过。……然而一个黄昏，你的婚期的前十天，你和他在宅邸前的月光下面，散步……在那儿……在杉树下，那棵大杉树下……他吻了你，……吻了……在他的怀抱里……这么久……你还记得，对吗？这可能是第一次……是的，你回到客厅里时面色那样苍白！

“我看到了你们，我在那儿，在树丛里。我气极了，如果我能，我会杀了你的！”

“我对自己说他娶不了苏珊，永不！他谁也娶不了的。我会太痛苦的……于是，我一下子开始对他恨得要命。

“这时，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听着，我看见过花匠调制的杀野狗的丸子。他用石头辗碎了一个玻璃瓶，再将玻璃渣子拌进了一个肉丸子。

“我从妈妈那里拿了一个小药瓶，用锤子把它碾成了粉，再把玻璃粉藏在我的口袋里。这是一种发亮的粉……第二天在你刚做成这些小点心的时候，我用刀把它们剖开，把玻璃渣放进去……他吃了三个，……我也吃了，我吃了一个，……我将另外六个扔进了池塘里，三天之后，那三只天鹅也死了……你记得吗？……唉！你什么也别说……听着，听着……只有我，我没有死，……….可是我总是病……听着……他死……你很清楚……听着……这不算什么……而是后来，以后……永远……最可怕的……听着。

“我的一辈子，我整个儿一辈子……受的什么罪啊！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离开姐姐。并且在我临死的时候，全告诉她。……这就是时候了。并且我始终在惦着这一刻……现在这时辰到了……真骇了……唉！大姐姐！”

“我总在想，朝朝暮暮、日日夜夜都在想：该给她说了，一旦……，我等着……多么折磨人……现在到了。……什么也别说……现在，我害怕……我害怕……唉，我害怕，再过一会，等我死了的时候，要是我再见到他……再见到他……你想到了吗……头一个去！……我不敢……该当……我要死了……我要你宽恕我，我要……我不能没有得到宽恕就去见他。唉！告诉他要他宽恕我，神甫先生，告诉他吧……我求求您，我不能没有得到宽恕就死……”她不说话了，仍然喘着气，一直用她痉挛的手指甲抓床罩……

苏珊将她的脸藏到了双手里不动。她在想他，她曾有望和他长相恋的他！他们将会有多么幸福的生活！她重在那些消逝了的往日里见到他，在永不泯灭的往昔里的他。亲爱的死者们啊！它们如何使你心摧欲裂，唉，这吻，这唯一的吻！她曾把它藏在心里。此后再也没有过了，在她的生命里再也不曾有过了。……

这位教士突然站了起来，用大声感人的喊道：

“苏珊小姐，您的妹妹快临终了！”

于是苏珊撒开了双手，露出了被泪水漂满了的脸，俯身到她妹妹身上，用尽全力吻她，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我宽恕你，我宽恕你，小妹妹……”

# 端恩

这里方圆十法里内外，大家全认识端恩老爹，大胖子端恩，陈酒端恩，他姓嚼麦，教名的全称是安端恩，绰号火烧甜酒，是转风村的酒店老板。

转风村是个专住农人的穷村子，一共只有十来家诺曼第式的房子，围在壕沟和树木当中，正藏在那条通到海边的小山谷的一个曲折处所，而使得这村子出名的就是端恩。

那些房子都像是蹲在地面上的一样，建筑在这个被野草和荆棘盖住的山凹里，也就是在那条被人叫成“转风”的弯弯的山谷里头。从前，它们如同鸟雀遇着狂风暴雨的日子躲在旧沟里似的，在这个窟窿里选着了一个庇荫之所去躲避海风，躲避那种从大洋方面吹来的风，猛烈而带咸味的风——那种风的剥蚀力和焦灼力像是火，它的吸收水分力和破坏力像是冬天的隆霜。

但是整个村子俨然都像是安端恩·嚼麦的产业，他除了绰号火烧甜酒之外，旁人又时常叫他做端恩和陈酒端恩，而来由就是他始终使用一句这样的话；

“我的陈酒在法国是第一。”

他的陈酒，当然就是他本店自造的白兰地。

二十年以来，他把他的陈酒和他的火烧甜酒烧遍了当地，每逢有人问他：

“我们喝点什么，端恩老爹？”

他毫不变更地回答：

“一杯火烧甜酒，我的姑爷，这东西可以暖暖肚肠，又可以清醒脑袋，对于身体是再好没有

的。”

叫任何人做“我的姑爷”，这也是他的习惯，其实他从来没有嫁出去的女儿，或者要嫁的女儿。

哈！对呀，大家认识他，火烧甜酒，本区的，甚或是本县的第一号又高又大的胖子。为了装他的高大身躯，他那栋小房子像是窄得太可笑和矮得太可笑，并且旁人在看见他站在那个整日由他出入的门口边的时候，就想起他怎样能够走到屋子里去，每逢有一个顾客来，他是一定回到店里的，因为陈酒端恩在所有到他店里喝酒的顾客身上，都有受到邀请的权利，先来举起他的小杯子。-他的酒店的招牌是会友居，而他本身，端恩老爹，也真的是整个地方上的朋友。有人从斐冈和孟第韦乙走过来，而目的就是看他和听着他说话取乐，因为他的口才是可以使得一块墓碑也会笑起来的，这个胖子。他有一种方式嘲笑旁人而不使他们生气，眨一眨眼就能够表明那种不必由他说出来的事情，在种种乐不可支的情形之下拍着自己的大腿，引得旁人随时忍不住捧着肚子大笑。此外，仅仅瞧着他喝酒也是一种有趣味的事. 他毫不推辞地尽量喝着旁人敬给他的酒，同时他那副狡猾的眼光里显出一种喜悦，一种由于双层愉快而生的喜悦：第一层是自己能够尽量大喝，第二层是旁人敬酒自己可以从店里的酒上面赚到许多铜元。

当地那些爱说笑话的人问过他：

“你为什么不喝海水，端恩老爹？”

他回答：

“那有两件事情和我弄不好，第一那是咸的，第二那是应当把它装在瓶子里才能喝。因为我的肚子太大，用那种杯子去喝是弯不下身子的。”

并且真应当去听听他怎样和老婆吵嘴！那是一幕很好的喜剧，好得教旁人甘心愿意买票去听。他俩已经结婚三十年了，而每天都要吵嘴。不过在他那个老板娘生气的时候，端恩总是嬉皮笑脸的，她是个高个儿的乡下妇人，走起路来伸着白鹭一样的长腿，她的身子是干瘦扁平的，顶着一个呜呜长啸的猫头鹰脑袋。她的消遣就是在酒店后面的小天井里养许多鸡，并且她的饲养家禽的方法是有名的。

在斐冈，有钱人家宴客，必须吃到一只由端恩大妈饲养的鸡，那么筵席才被人重视。

不过她生来脾气不好，并且素来对于一切都不满意。无论是谁，她都不悦眼，而特别怀恨她的丈夫。她怀恨他的快乐，他的声名大，他的身体结实和他的肥胖。她把他当作什么也干不好的人。因为他一事不做而赚了好些钱，她把他当作“酒糟罐子”，因为他的食量和酒量比通常的人要大十倍；并且从来没有哪一天，她不用一种怒气冲天的样子嚷着：

“赤条条地搁到猪圈里去，岂不比这样好些？……满身是脂肪，真教人倒胃口。”

并且她指着他的脸向他叫唤：

“等着吧，等着吧；我们将来总看得到会出什么事，我们将来一定看得见！这个发胀的大肚子像一只粮食口袋一样，将来是定要爆开的。”

端恩拍着自己的肚子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说：

“唉！鸡大妈，我的干木板。想法子把那些鸡养成这样肥吧。想想法子看吧。”

于是他卷起了袖子露出他那只又粗又大的胳膊向她说：

“这是一只肥翅膀，大妈，这是一只肥的。”

于是酒店里的顾客们用拳头拍着桌子一面扭着身子狂笑，用脚跺着泥土的地面，并且在一阵快活得发狂的情况之下向地下乱吐口水。

那个怒气冲天的老婆子接着又说：

“等着瞧吧……等着瞧吧……我们将来看得见有什么事情会来……那一定会像一只粮食口袋爆开的……”

末了，她气忿忿地在顾客们的笑声中间走开了。

事实上，看见端恩真教人吃惊，他变得多么笨重又多么肥胖，满面红光，气喘吁吁。催命的死神像是使用种种狡猾，种种快乐，和种种笑坏人的恶作剧，在这种大胖子身上去取乐一般，使得它对人类的慢性破坏工作带来一种不可缺少的喜剧性质，而端恩正是这种大胖子中间的一个。在另一种人的身上，死神所表现的形态是：白头发、干瘦的身躯，起皱的皮肤，日见增加的衰弱现象，使得看见的人带着一阵寒噤说道：“好家伙！他真变得厉害！”死神对这一个的恶作剧却是给他增加脂肪，教他变成畸形和古怪的。在他身上装点种种鲜明的颜色，把他吹得膨胀起来，给了他一种超乎人类健康的外表：于是死神在这类人的身上所加的一切改头换面的处罚，在端恩身上都成了可笑的，奇特的和使人开心的了，并不是那么可怕，让人可怜。-“暂时等着吧，”端恩大妈重复地说过：“我们将来看得见有什么事情会来。”

端恩由于一场急症成了风瘫病人了。于是旁人把这个大胖子睡在店房隔板后面的小屋子里，使他可以听得见旁人在隔板那边说的话，并且可以和朋友们谈天，因为他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虽然他那个不能动弹起坐的庞大身躯始终受了痿痹的拘束，起初，有人指望他那双肥腿多少能够恢复一点气力，但是这指望不久便消灭了，于是陈酒端恩整日整夜在床上消磨光阴，那张床每星期只整理一回，在翻动床上草垫子的时候，仗着四个邻居的帮助来托起这酒店老板的四肢。

然而他却一直是快乐的，不过快乐得和以前不同。比较畏怯，比较谦虚，对着他那个整日在跟前吆喝的老婆，竟像小孩子一般害怕——他老婆吆喝的话就是：

“胖酒糟罐子，没本事的，懒人，这个胖酒鬼！这太好了，这太妙了！”

他并不回答，只在老婆子背后眨眼，在床上翻身一下，那是他还没有失去的唯一动作，他叫这运动做“往南走”，或者“往北走”。

他现在散心的大事情，就是静听店房里顾客们的议论，并且有时候辨清楚那是熟朋友的口音，他便隔着板壁对谈了；他高声说：

“喂，我的姑爷：是你吗，塞赖斯丹？”

于是那个姓马洛随的塞赖斯丹便答道：

“是我，端恩老爹。你现在又跳起来了吗，肥兔子？”

陈酒端恩说道：

“若是说到跳，那还不行。不过我并没有见瘦，胚子是结实的。”

不要多久，他便邀了那些最要好的人到自己卧房里来陪他，虽然他瞧着大伙儿不把他放在喝酒团体之内觉得伤心，然而却有人和他做伴。他重复地说道：

“就是这件事使我伤心。我的姑爷，我不能再尝我的陈酒了，真见鬼，旁的事，我真不爱管，不过喝不着，真教我伤心哪？”

端恩大妈那只猫头鹰脑袋在窗口里出现了。她喊道：

“看呀，看呀，这个懒胖鬼，现在要喂他，要洗他，要替他收拾，像养头猪一样。”

到了老婆子走开以后，一只赤羽公鸡有时候跳到了窗子上来，用滚圆的好奇眼睛望着屋子里。随后响亮地叫了一声，也有时候一两只母鸡飞到了床边，在地面上寻觅面包屑子。

不久，陈酒端恩的朋友们，为了每天午后围着这胖子的床来谈天，都不在店房里坐了。他虽然一直是躺着的，这个滑稽的端恩，却依然能够使他们快乐。他是能够使恶魔大笑的，这个滑头。有三个每天必来的人：塞赖斯丹·马洛随，一个瘦长子，一个身躯像苹果树干那样略略弯曲的人；卜罗斯佩·何尔拉韦，一个矮小而干瘦的人，鼻子像鼠狼一样尖，性情像狐狸一样乖巧；塞沙尔·波美尔，一个从不说话也一样会寻快乐的人。

他们从天井搬了一块木板过来，搁在床边，于是搬开一副骨牌来接龙了，他们尽兴接了许多盘，从两点钟干到六点。

但是端恩大妈不久竟变得教人不能容忍的了。她对于这个懒胖子用床上斗牌的方法来继续消遣，竟认为是不能宽恕；每逢看见他们动手来斗一场牌，她便气忿忿地跑向前去，打翻那块木板，抓住那副骨牌送回店房里，高声说是养着这个满身是油无事可做的胖子已经是够受的，她不愿看他自寻娱乐，那简直像是为了耻笑整天忙到晚的苦命人。

塞赖斯丹和塞沙尔都低头了，但是卜罗斯佩看见这个老婆子生气觉得开心，他想捉弄她了。

某一天，看见她比平常格外脾气大，他于是向她说：

“喂！大妈，倘若我做了您，您可知道我会怎样办？”

她等候他来说明，楞起那双猫头鹰眼睛盯着他。

他接着说：

“他身上热得像一座闷炉。您的老板，并且又简直不离床。要是我，我可以教他来孵些鸡子儿。”

她不禁发呆了，以为他有意讥消她，于是盯着那个乡下人的干瘦而狡猾的脸，他正继续说：

“我要在他某只胳膊底下捆五个鸡子儿，另一只胳膊底下也搁五个。同时我还教一只母鸡也孵一窝，那是同样会出小鸡的。等得小鸡出来了的时候，我便把您老板的小鸡也交给您的母鸡

去领。这样很可以替您添几只鸡哪，大妈！”

那老婆子诧异起来，问道：

“这做得到吗？”

那汉子回答道：

“这做得到吗？怎么做不到！既然可以在一只暖箱里去孵鸡子儿，那末，在一张床上自然也可以的。”

这种推论果然使她动了心，于是她走了，心里想着事，气也平了。

八天以后，她在围裙里满兜着鸡子儿走到了端恩的屋子里说道：

“我刚才在黄毛母鸡的窝里，搁了十个鸡子儿，这十个是给你的，千万留心不要压破了。”

端恩莫名其妙了，问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事？”

她回答道：

“我要你来孵这几个鸡子儿，废料。”

他起先笑了起来；随后在她坚持的时候，他生气了，他抵抗了，坚决不让人把那些鸡子儿搁在他两只肥胖的胳膊底下，利用他的体温来孵小鸡。

但是老婆子很生气了，高声说：

“在你不肯孵这个鸡子以前，你是不会有肉汤吃的。咱们等着瞧。”

端恩不放心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回答。

到了听见报着十二点，他叫唤道：

“喂！大妈，汤可煨好了？”

老婆子从厨房里回答：

“没有一点汤给你吃，胖的废料。”

他以为她是闹着玩儿的，所以等着，随后他要求，哀恳，怒骂，在床上失望地“往南走”了几回又“往北走”了几回，用拳头敲着隔板，不过他终于不得不让步了，听凭旁人在他床垫子左边靠着他搁了五个鸡子儿，以后他才得到了他的肉汤。他那些朋友们来了的时候，竟都以为他身体有点很不舒服了，他真像是滑稽的和古里古怪的。

随后他们开始他们每天的牌局了。但是端恩仿佛不能因此得到一点儿乐趣，只能够用迟缓

而异常小心的态度伸出手来。

“你的胳膊可是被人缚住了？”何尔拉韦问。

端恩回答道：

“我肩头上差不多是沉甸甸的。”

忽然他们听见店房里有人进来，斗牌的人便不言语了。

原来是区长和他的副手。他们讨了两杯陈酒，便开始谈着地方上的事。在他们谈话声音很低的时候，火烧甜酒端恩便想把耳朵贴在隔板上去听，谁知忘了那些鸡子儿，他突然来了一个“往北走”，于是他便躺在一摊蛋花上了。

端恩大妈在他大嚷的时候跑过来，终于猜着了这个乱子，用力把他一推便发现了实在情形，起初她呆了好半天异常生气，她对着那一堆粘在她丈夫肩胛边的黄色糊浆气喘吁吁，话也说不出。

继而她浑身发抖，扑到这个风瘫者身上了，如同在水坑边上捣衣似地举手在他的肚子上痛揍起来。她那双手带着一阵沉滞的声响轮流着揍他，迅速得像是玩具里那种打鼓兔子的爪子。

端恩的三个朋友都笑得透不过气来，咳嗽，打噎，叫了一阵，而那个张惶失措的胖子谨慎躲避他妻子的攻势，免得再压破那五个放在另一边的鸡子儿。三

端恩战败了。他不得不孵鸡子儿了，他不得不谢绝斗牌，放弃任何活动，因为每逢他破弄一个鸡子儿，老婆子便狠心地剥夺他的食料。

他仰面躺着不动，双眼望着天花板，两只胳膊像翅膀似地戢起，贴紧身体去温暖那些藏在白壳子里的鸡胎。

他只用很低的声音说话了，如同他对于声浪的害怕。正和害怕动作一样，并且他对于那只在埘里像他负着同样工作的黄毛母鸡也不放心。

他向他妻子问：“那只黄母鸡在傍晚时候可是吃了东西？”

末了，老婆子由于顾虑到那些在床上和埘里已近成熟的小鸡，心里只想着这件事，于是从鸡群里跑到她丈夫跟前来，又从她丈夫跟前跑到鸡群里去。

本地那些知道这把戏的人，无论是好奇的和正经的，都跑来向端恩探取消息。他们蹑着脚走进房来，如同走到病人房里一样，并且用关心的样子问：

“喂！顺利不顺利！”

端恩回答道：

“说顺利吗，那倒是顺利，不过我很不舒服，那东西真弄得我发烧。我的皮肤上有好些蚂蚁跑来跑去。”

不料某一天早上，她妻子很兴奋地走到屋子里大声叫喊：

“黄母鸡得了七只小鸡，另外有三个鸡子儿都是坏的。”

端恩觉得自己的心直跳——他自己可以得几只？

他带着一个将要做母亲的妇人的忧虑问：

“等会儿一定会见分晓吧?”

老婆子心里非常害怕他不成功，忿忿地回答：

“应当要相信才好！”

他们等着。那些得了通告知道时机已近的朋友们，都不放心，不久便都来了。

一家家议论纷纷，大家都向邻居探听消息。

有三点钟光景，端恩打瞌睡了。现在，他每天的光阴有一半是用在睡觉上面的。他忽然醒来了，觉得右边胳膊下面痒得非常古怪。他立刻用左手去摸，于是从那儿抓着了一只黄绒披体的小鸡，那东西正在他几个指头之间动弹。

他的情绪非常激动，竟叫了起来，他放了那只小鸡，它在他的胸脯上走动了。店房里的人本来是满的。顾客们都连忙跑过来，冲进了屋子里，如同绕着一个变戏法的人似的围成了一圈，而那个到了场的老婆子，小心翼翼地抓着那只在她丈夫胡须下面躲藏的小生命。

没有一个人说话，那时候正是四月里的一个温暖的日子。大家从那个开着的窗口边，听见黄毛母鸡正用格鲁格鲁的呼声召唤它那些新生的儿女。

端恩因为情绪激动，因为烦闷，因为挂虑而出汗了，他低声慢气地说：

“我左边胳膊底下又有一只了，这时候。”

他妻子把那只瘦而长的手伸进了床里，用着接生婆的细心动作抓出了第二只小鸡。

邻居们都要看它了。大家拿起来传着看，一面很用心地观察它，如同它是一只怪物似的。

在二十分钟里，他停止了生产，随后才同时又有四只都从它们的壳子里钻出来。

旁观者之间发生了一大阵骚动。端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渐渐因为这种罕见的慈父地位自负起来，他微笑了。像他这样的事毕竟不是常见的吧！这真的是一个奇人！

他高声说：

“这一共是六个。见鬼，怎样教它们到礼拜堂里去行洗礼！”

于是一大阵笑声从观众里爆发出来，另外有许多人塞满在店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候在店门外。

有人向着同来的人问道：

“有多少只？”

“有六只。”

端恩大妈把这个新的家族送到了那只母鸡跟前，于是那只母鸡惊惶地格鲁格鲁叫起来了，竖起了它的羽毛，尽力展开了它的翅膀，去掩护它这些雏儿所扩大的队伍。

“又是一只！”端恩喊着。

他弄错，是三只！这竟是一种胜利！最后的那一只，在傍晚七点钟啄开了它的壳子，所有的鸡子儿都是好的！喜得发狂获到解放和光荣的端恩，在这个弱小畜生的背上吻着，几乎用嘴唇窒住了它的呼吸。一种为了这个由他生出来的非常渺小的生命而起的母爱制伏了他。他要把它搁在床上留到次日；不过老婆子根本不听她丈夫的哀恳，她像对待其余的小鸡一样带走了它。

那些惊叹不置的参观者，细谈着这件意外的事走开了，末后那个勾留到最后的何尔拉韦问：

“说呀，端恩老爹，你把第一只煨着来请我吃，可是真的？”

想到这个煨着来吃的事，端恩脸上发光了，后来这个胖子回答道：

“我一定请你，我的姑爷。”

# 巴襄斯那个朋友

“你可知道雷勒米现在做什么事？”

“他现在是龙骑军第六团的一个连长。”

“那末班宋呢？”

“县长。”

“那末拉可雷呢？”

“死了！”

我们寻觅其余那些可以叫我们记起种种戴着金边制帽的少年面孔的姓名。后来，我们在那些浓髯秃顶有妻室有子女的旧时伙伴之中，居然重新找着了几个，而这些遇合同着这些变迁，又给我们引起了一些不快意的寒噤，给我们表明了人生是短促的，一切都是消逝不留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

我那个朋友问道：

“那末巴襄斯呢？巴襄斯胖子呢？”

我不禁嗷然迸出了一声叫唤，说道：

“唉！说到这一位，你细听一下吧，四五年以前，我在里木日一带巡行视察。那一天因为等候晚餐，便在戏院广场一家大咖啡馆的门外坐下，心里很觉厌烦，许多商人，三五成群地走到这馆子里来喝开胃的甜酒，高声谈论旁人的或者自己的买卖，狂笑，或者故意把声音压低，去交换些儿心腹话。

我对自己说：“吃了夜饭，我又做什么事呢？”于是我想象到那种在外省都市里的漫漫长夜了，想象到那种穿过陌生街道的迟缓而愁惨的散步了，想象到那些由街上的行人——对于你都是陌生的行人——身上冲着单身旅客散布出来的压人的沉闷意味了；那些行人的外省式的衣服和带土气的举止声调，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闷，就是以房屋店铺和车子的异样形式以及那种绝没有被我们听惯的喧嚣而论，也无一不使人感到恼人的沉闷。于是这种恼人的沉闷，便使您如同陷入挤兑您的险地似的，渐渐地加快脚步，使你想回旅馆里去；然而那种旅馆呢，屋子里留着种种使人不放心的气味，床上使人不敢躺下去，盆子里留着一些沉在盆底垢腻里的头发。

我瞧着那些煤气灯放出光明，想到这一切，离群之感随着暮色一同增加起来，吃了夜饭我又做什么事呢？我是孤单的，很孤单的，伶仃地失了伴。

一个胖子走到我旁边的那张桌子上坐下来，未了，他用一道骇人的声音喝道：

“堂倌，我的补血苦酒！”

在这句话里面，“我的”两个字响得象打雷一般，立刻使人明白：在人生里，什么都是属于他的，的确属于他的，并不属于另外的人；他有他的个性，他的饿相，他的裤子，他的较任何人都完备一些的别具的特点。随后他用满意的样子向四周一瞧，堂倌给他拿了苦酒送过来，于是他又喊道：

“我的报呢？”

我想：“他的报究竟是哪一种？”当然那报的名称，可以向我启示他的见解，他的理论，他的主义，他的嗜好，他的心底。

堂倌带了一份《巴黎时报》过来，我不免惊讶，为什么看《巴黎时报》呢？那是持重的，灰色的，空谈理论的，维持政局平衡的报！我想道：

“那末这是一个谨慎的人，尊重一切善良风俗的人，要而言之，一个性善的有产阶级吧！”

他在鼻梁上架起一副夹金的眼镜，便向背上靠着。在没有动手看报之前，重新又向四周团团地望了一遍，他望见了我，立刻用一种带盘诘意味而使人不自在的样子对我端详。我正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注意看我的时候，他却在固有的位子上向我喊道：

“什么风，这准是恭特南·拉尔朵华哟！”

我回答道：

“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

于是他连忙起身对我跟前走过来，伸着双手向我说道：

“唉！老朋友，你怎么样？”

我因为绝不认得他，很觉不好意思，只得吞吞吐吐地说道：

“真……很好……那末您呢？……”

他开始笑了：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啊！”

“认不出，认不出了……我觉得您像是……然而……”

他拍着我的肩膀：

“想想吧，不要开玩笑。我是巴襄斯，洛贝尔·巴襄斯，你的伙伴，你的同学。”

我想起来了，对呀，洛贝尔·巴襄斯，中学时代的同学，就是这件事，我便去握他伸给我的那只手。

“你，你好吗？”

“我，如沐春风。”

他的微笑显出了得意的神情。

他问：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说明了我是财政巡行视察官。

他指着我的勋章问：

“那末，你的事业已经成功了吗？”

我回答道：

“对呀，还不坏，你呢?”

“我吗？很好？”

“你做什么事呢？”

“在商界里。”

“你赚了些钱吗？”

“赚得多，我现在很有钱，你明天日中到我家里来吃中饭，我住在鸣鸡街十七号，你看看我家里的场面。”

他像是迟疑了一下，随后才说：

“你始终像以前那样有兴致吗？”

“但是……我也这样指望！”

“没有娶亲，对吗？”

“没有。”

“好极了。你始终爱玩爱吃吗？”

这时候，我渐渐觉得他是个趣味很低级的人。然而我却回答道：

“一点也不错。”

“那末爱女人吗？”

“这件事，对呀。”

他笑起来了，那笑声是满意的：

“好极了，好极了。你现在还记得我们在博尔多的鲁比小饭馆吃宵夜那第一次玩耍吗？唉！那真玩得快活！”

在事实上，我的确记得那回的快活；于是这件纪念使我感到乐趣了。旁的许多事也从记忆里复活过来，许多许多，我们都说：

“你说，记得我们那一回把训育先生关在拉托革老爹的酒窖子里吗？”

末了，他笑了，拍着桌子继续说：

“记得……记得……记得，你呢，你记得地理教员马兰先生正在那里高谈世界重要的火山的时候，我们在地球平面图的后面放一个爆竹吗？”

但是，我忽然问他：

“你呢，你娶了亲吗？”

他高声说：

“娶了十年了，好朋友，并且我有四个孩子，那都是很可爱的小人儿，你还将看到他们的娘。”

我们说话的声音很高，左右前后的座位上的客都惊讶地转过头来仔细看我们。

我这位朋友，忽然拿出表来看时间——那只表是一只小甜瓜一般大小的金表，末了他说：

“见鬼，真讨厌，我应当和你分手；今晚上我没有闲空。”

他立起了，握着我两只手如同想甩下来似地摇着，并且说：

“明天日中再见，说妥了！”

“说妥了的。”

早上我在会计长的办公处做了些事，他定要邀我吃中饭，但是我声言已经和一个朋友有了约会，他便陪我走到了大门外。

我问他：

“您可知道鸣鸡街在哪里？”

他回答道：

“知道，这里去不过五分钟。我现在正闲着，可以引您去。”

于是我们便一同走到街上了。

不久，我们走到了那条要寻的街。是宽阔的，也还整齐，正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处。我瞧着两边的房屋，于是便望见了那第十七号了，那是一栋有花园的府第式的房屋，正面的墙上面着意大利派的水彩面，这东西使我认为太俗，其中有些仙女捧着花瓶之类的东西，另有一些在云端里露出半身来，两个石头的爱神像托着那房子的门牌号码。

我向会计长说：

“我要去的地方便是这里！”

于是我伸手和他告辞。他显出一个仓卒而异样的动作，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握了握我伸给他那只手。

我拉过了铃，一个女仆出来了。我问道：

“巴襄斯先生是住在这里的吗？劳驾。”

她回答道：

“是这里，先生……您要会的是他本人吗？”

“一点也不错。”

门里的过道，也一样的挂着本地一些画家的油画做装饰品，一些是有情男女，在晴光之下的花木丛里互相拥抱，一盏刺目的近东式的风灯悬在承尘板上，好几张门都用颜色鲜明的幔遮住。

但是那件顶使我受不了的事，就是过道里的味儿，一阵又香又令人作呕的味儿，使人想起脂粉和地窖里的苔藓，一阵在重浊空气里的不可形容的味儿，像按摩蒸汽浴堂里的一样使人感到沉闷。我跟着那女仆上了楼——那楼梯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并且盖着一条近东式的毯子，末了我便被她引到了一所华美的客厅里。

我独自坐着，向四周团团细看。

那屋子摆饰得很讲究，但是却有一种淫秽倾向，许多尚称有价值的版画，并且是十八世纪的，表现一些高髻的半裸女人，正被一些殷勤男子妙不可言的姿势所困扰。另外一个躺在一张凌乱的大床上的女人，用脚逗引一只钻在毯子里的小哈巴狗玩；另外又一个女人带着笑容抗拒她的求欢者——他一只手隐在她的裙下，另外又有一幅只画着四只脚，身体却遮在一道绫子的后面。这间被无数软榻绕着的大客厅，完全充满了那种使我已领受的怪味儿。大概从墙壁上，从帏幕上，从那些过于华丽的家具上，从一切物体上，都有什么可以使人怀疑的东西散发出来。

我走到窗子边去，从那儿望见了园子里的树木。园子很大，树木畅茂，可爱极了，一条很宽的路，绕着一片装有喷泉的草地，接着又从树丛里通到远处。后来我忽然在两丛小树之间，发现了三个女人。她们胳膊挽着胳膊慢慢地走，身上穿的是镶着许多花边的白色长浴衣，其中有两个的头发都是金黄的，另一个却是栗色的。她们立刻又走进大树的浓荫下面去了。这时候，对着这种在我心上造成诗境的短而有味的幻象，我真是得意忘言，这几个女人，在合宜的日光之下，在枝柯交荫的范围里。在幽静的园子的深僻之处，略略现过了色象。所以我一举目，重新看见了那些在灌木丛里徘徊的古代美人了，这个客厅墙上那些带着春意的画片，使人回忆当时的轻浮爱情。于是我又想起那种风光旖旎的盛世了，那时风羽宽容，娇娃易得。

一道粗犷的声音惊得我一蹦，巴襄斯走到客厅里了，末了，他兴高采烈地和我握了手。

他如同探觅肺俯似地用狡猾的神情深深地盯着我。后来，又用拿破仑式廓大而滚圆的手势，指着他那所华丽的客厅，他那座园子，和那三个重新从树荫里面走出来的女宾给我看，随后，用一种自鸣得意的声音说道：

“说起从前，我真说得上白手起家……只靠我的老婆和我的小姨子。……”

# 两性人

我们曾有多少次听到人家说“这个男人挺和蔼，不过他是个妓女，真是个妓女。”

大家都在议论我们这儿的“两性人”那种瘟疫。

因为我们在法国都属于“两性人”，就是说多变，怪诞，不守信誉到了不知信誉的程度，信念上、意志上都不成系统，暴躁而脆弱得象个妇人。

但最令人讨厌的两性人无疑是巴黎人和林荫道上咖啡馆里的常客。后者的知识分子外貌最显著，他还具备了姑娘们的一切魅力和缺点，而且因为他的男人气质而更为突出。

我们的众议院里充满了两性人。在那里制造了大批和蔼可亲的机会主义分子，人们可以称之为“媚客”的人。这是些以甜言蜜语和欺骗性诺言进行统治的人，他们知道用握手去赢得信任，用某种微妙的方式对他们毫不相识的人称兄道弟，毫不犹豫地改变论点，对任何新观念慷慨激昂，对他们见风使舵的信念忠贞不渝，任意自欺欺人而转眼食言。

报刊里也充满了两性人，也许这是最容易找到这类人物的地方，但也是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但应当将某些刊物除外，如舆论报与法兰西报。

无疑，好的记者都得有一点女性气质，就是说听大众舆论，不自觉地适应当前舆论色彩的时高时低，多种多样，既多疑又盲目，既刁钻又忠诚，又爱开玩笑又老成持重，既热情又善嘲

讽，总是接受人的说服却又对任何事物都不信。

阿倍尔①太太曾说，与我们相反类型的外国人，如固执的英国人和沉闷的德国人，他们抱着惊奇而混着鄙视的心情在观察我们。并将一直观察到世纪末。他们认为我们轻浮，但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是些姑娘家，这就是在为什么我们虽然有缺点而人家依然爱我们，对我们虽然说了些坏话，却又仍然回来找我们，这是一种爱情的龃龉。

①阿德里艾纳·阿倍尔(1798-1873)画家。

两性人十分和蔼可亲，当在人群中碰到您的时候，他短谈五分钟就能哄住您。他好像是为您微笑，人们只会想他嗓子的特别美好的音调，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意愿。当他走开的时候，使人相信他和大家原是二十年前故交。人们都准备借钱给他，只要他有求于您。他像个妓女一样勾引您。

假使他对您有过可疑行为，重见到的时候他之可亲，也会使人不能对他记仇。他道歉吗？人家还想请他原谅呢！他骗人吗？对此无法相信！他是不是总用虚假的许诺不断玩弄您？对他的简单一诺，人们也会感激得有如他曾动员了世界来为您服务。

当他赞扬某件事情，他用的是如此动人的词汇，使它向您的心里注入了他的信念。他曾崇拜雨果，而他今天视之为老朽！他曾愿为左拉战斗，而他今天为了巴比·德奥尔维来②而抛弃了他。当他颂扬时他毫无节制，但当他开始蔑视时，他会为了一个字而打您的嘴巴，他不再知道什么是极端鄙视，还决不容人抗议。

②巴比·德奥尔维来(1808-1889)，法国作家。作品中混杂天主教的奇迹，花花公子作风，及魔鬼之说。

总之，他什么也不懂。

请听听两个姑娘的对话吧：“那么你生朱莉亚的气了？”“我信得过你，我给了她一个耳光。”“她对你干了什么啦？”“她对宝琳说我十二个月里有十三个月穷，而宝琳又告诉了宫特朗，你明白吗？”“你们一块住在格罗西路？”“我们曾一块儿在勃莱达路住过，已经四年了，后来我们吵了，为了她认为我穿了——没有这回事——一双她从马丁大妈那儿买来的长统丝袜。于是我一顿大打出手，为此她就搬走了。我这又找到了她，六个月了，她曾求我搬到她那儿去，因为她租了一套房，大了三倍。”

其余的没有听见，就算了。

可是当下个星期天到圣日耳曼区去的时候，有两个年青女士坐到了一个车厢里。于是马上就认出来了，一个是朱莉亚的对头，另一个呢？……是朱莉亚！

于是一大阵殷勤问候和计划——“你说，朱莉亚。——听着，朱莉亚……等等。”

两性人的友谊就是这种性质。有三个来月他离不开他的老约克，他亲爱的约克。世界上只有约克，只有他有灵魂、有天才，在巴黎只有他算个人物。到处都看见他们在一起，一块儿吃饭，一块上马路，每天晚上从这个门口到那个门口陪来陪去上十次，总也舍不得分手。

三个月以后一讲起约克：“这是个恶棍，一个坏蛋，一个无赖。我可看透了他，滚吧。既不诚实，也无教养，等等。”

再过三个月，他们住到一起了，可是有一天早晨人家听说他们决斗了，而后又掉着眼泪原地拥抱起来。

他们毕竟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有半年吵架吵得要死，轮流一阵子相互诽谤，下一阵子又相互珍爱，毫无节刺地使劲握手把骨头都捏碎了，而一言不合就准备扎通肚皮。

因为两性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性格是动摇不定的，兴奋起来骇人，他们的温情反覆一百八十度，他们的激情时明时暗。今天他们珍爱您，明天他们一眼也不看您，总之他们所具的是女孩子的性格，他们的感情就像姑娘们的爱情。

他们待他们的朋友，就像傲慢放肆的女人对她的小狗。

狂热地搂着的是宝贝小狗，用糖喂，放在枕头上睡觉，可是一不耐烦，就一个动作从窗里扔出去，提着尾巴像提着扔石器悠着它转，收紧胳膊把它勒得快死，毫无理由把它浸进一桶冷水里。

一个真正的妓女和一个两性人之间的温情又是何等奇特景象。他打她，而她则抓，他们相互憎恶，不能见面又不能分离，靠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灵上的奥秘联系，相互吸引，勾在一起。她欺骗他，他也知道，哭一阵就原谅了。他爬上了另一位买的床，说实话自认为无可厚非。他鄙视她又崇拜她，而不知道她也有权还他以鄙视。他们两人都相互弄得十分痛苦却无法分离；他们从早到晚相互倾泻成筐成篓的咒骂、责备、和骇人的指责，而后神经刺激过度，怒恨交加，互相落入了对方的怀抱，疯狂地搂在一起，将他们两张发抖的嘴唇和两个厚颜无耻蔑视一切的女性灵魂混在一起。

两性人既勇敢又懦怯，他对荣誉的狂热感胜于别的人，但缺少最简单的诚实，当环境有利时，他可以毫不在乎的渎职、诽谤；因为他们不加分辨地服从于他永远随波逐流的思想动荡。

对他说来，欺骗一个盗助者是许可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他，欠债不付是一种荣誉，除非那些是赌债，就是说无可抵赖的；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搞些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欺骗；当他的钱不够时，他会用一切方法借钱，绝不顾虑欺诈贷款人，而对那些只是有些怀疑他，敏锐不足的人，却能满腔怒火，将对方一剑穿胸杀死。

# 髭须

1883 年 7 月 30 日寄于索尔别业

亲爱的吕西，什么新闻也没有。我们以在客厅中赏雨为消遣。在这一向的坏到极点的天气里，我们简直不能出外，于是我们开始表演那些喜剧。它们真是笨而拙的，朋友，现在那些在客厅中流行的脚本！其中什么都是勉强的，村野的，闷涩的。那些玩笑诨科，仿佛和炮弹相似将一切都破坏了。没有思想，绝不自然，缺少好的幽默，也绝无文采，这些文学者，真是对于上等社会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怎样思想，怎样谈天，在他们心目中，完全是茫然的。我可以允许他们轻视我们的风尚，我们的约法和我们的方式，但是现在我绝不允许他们不知道这一些。他们为着要纤巧，却制造一些可以使全队兵士大笑的字谜，为着重快活，他们却将巴黎郊外的，那些自从五十年以来便以传播大学生式的议论著名的啤酒馆，号称艺术界啤酒馆中的思想，献给我们。

总之，我们演了喜剧。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女的，我丈夫便去充戏中的婢女那一脚，并且因

此他将髭须剃掉。你真不能揣想，亲爱的吕西，这个举动给他带来的变化，我真不认识他了……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倘若他不立刻将他的髭须留起来，我相信我一定会对他发生携贰之心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形之下，那样不讨我的喜欢。

真的，一个没有髭须的男子，就不是一个男子。我不大爱那长髯，因为它几乎常常流露那种落拓的神气，但是髭须，在一张勇敢的面孔上，髭须真是不可少的。不可少，你永远不能想象那件位置在嘴唇上面的小毛刷，对于眼睛和……对于……配偶之间的各种关系，是有用的。这东西上面，引起了一大堆几乎不敢写给你看的感想。我却很想有朝一日说给你听听……很低声音地说给你听听。但是说明某些情形的字眼，是那样难于寻找的，而其中的某一些，不仅那轻重分寸之间，不能以甲代乙，而且在纸上，都会如此难看，以致我无法落笔。最后那主题是那样深奥，那样微妙，那样棘手的，非有无穷技巧，决难不遇危险而从容达到目的。

总而言之，倘若你懂不得，只算活该。亲爱的朋友，你在字里行间，下点功夫读罢。

对呀，当我丈夫剃了他的髭须走到我跟前时，始而我就懂得我永不会对一个小丑或者给一个说教者心软的——即令这说教者就是最长辞令的第东神甫本人，继而在迟了一会，我和他——我丈夫——单独相对时，那就更坏了！唉，我亲爱的吕西，千万别给一个没有髭须的男子接吻呀：这种吻是一点趣味也没有的，一点也没有的，一点也没有的！那没有那种使人迷恋的妙境，那种甜美那种温柔和那种……胡椒，是的，那种真吻的胡椒。我们所谈的髭须，就是其中的辣货——刺激品。

你想想那种由一个人拿一张或干或湿的羊皮纸在你嘴唇上粘住所得意味罢。那就是剃了髭须的男子的温存了。这真不值得费事了。

这髭须的诱惑力从哪里来的呢，你会告诉我吗？我又晓得吗？首先，它在皮肤上所触出的痒痒那样俊美。一个人在未触及嘴唇之前，已经感到它来了，于是它在您整个身体中引起一阵美妙的发麻一直到脚尖儿为止，是它温存了，使皮肤颤动收缩了。是它给了那些神经以甘美的战栗因而使人仿佛因陡遇严寒，轻轻“喔”地一声。

至于它碰到颈项上！不错，你偶然也在颈项上接触过那髭须吗？这味儿使你们陶醉，使你们蜷缩，往下传到你们的背上，窜到你们的指尖，于是你们便弯着身体，耸着双肩，低下了脑袋；既想躲开，却也想留下；既可爱，也扰人！但是滋味真好！

并且还不止此，真地，我不敢再说了！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但是注意，指全心全意爱的——自然知道一些藏吻的湾湾角角之处，一些在本人几乎不注意的小湾小角。唉，没有髭须，这样的吻除了几乎成了不合宜以外，同时也失掉了它们的大部分的趣味了！你尽你之所能，来说明这件事吧。至于我，这就是我对此寻到的理由：没有髭须的嘴唇，是像没有衣裳的身体一样赤裸裸的：衣裳是永不可缺的，即令只要很少一点儿，但是总得要它！

造物者——我在说这些事之时，不敢用旁的称谓——造物者在我们肉体上的应当潜伏爱情的处所，早已费心都遮盖了起来，一张剃了髭须的嘴，我觉得和那四周树木斩伐净尽，而朝夕被人品玩休憩的清泉相似。

这件事使我记起一个政治家所说，而在我脑中盘旋了三个月之久的一句话。我丈夫是流览各种报章的，有天晚上，他拿法国当时的农业部长梅林先生的一篇奇异的演说念给我听，不过现在梅林先生是否已被另外一人接替，我却不知道。

我那时并没有听清楚，但是梅林这个姓，我却牢记在心。这个姓使我记起波希米人的生涯

那出戏，我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轻佻女工的角。这就是这篇演说词有片言只语在我脑中留下的原故。那时梅林先生仿佛是对阿棉司乡的居民，发表了这句至今我尚在寻觅意义的话："没有农业就绝无爱国主义！"然而说到这儿，我刚才寻到那意义了，并且轮到我向你宣言："没有髭须就绝无爱情。"不过当您读到这儿时，仿佛这可笑得很，可不是吗？

没有髭须就绝无爱情。

"没有农业就绝无爱国主义，"梅林先生说，这位部长，他真有理由，现在我已经参透这一层了！

从完全另外的观点看来，那髭须是主要的。它决定了面貌的形状。它能赋予你们以和悦，温柔，激烈，古怪，放荡，进取的神韵？看那长髯，真是长髯的男子，那留着他颊上全部的毛——唉！这个刺目的字——的男子，面目的轮廓既已大半埋没不彰，自然就永远没有明确的外貌。本来那腮骨和颊肉的形式，对于那些知道观察的人，是可以说明许多事的。

有髭须的男子，同时保存着他的固有的神韵和清秀。

并且这些髭须又有多少变动不拘的外形呀！有人是曲卷的，翘起来，漂亮的。这一类髭须之恋爱妇女，似乎在一切之上！

有人是尖的，尖得和针相似；带着威吓的意味的。这一类最爱喝酒，驰马，打仗。

有时是一些肥大的，垂下来的，不顺眼的这一类常常乔装成极好的性情，一种近乎懦弱的善良，一种近乎羞怯的温和。

并且在各式各种的髭须之中，我之所最崇拜者，就是那法兰西式，纯粹的法兰西式。这式子是从我们的祖先高卢民族而来，于是后来它就一直做了我们国民个性的标识了。

它是夸张，是文雅，是勇敢。它谦虚地碰碰酒，并且知道文雅地一笑，至于那些宽下巴大胡子的，它们所作所为无不迟钝笨拙。

瞧，我记起一件事了，这件事曾经使我将眼泪哭干了，并且我发觉它使我至今爱慕那些在男子嘴唇上的各式髭须。

那正是普法战争时代，我住在我父亲家里。那时，我还是少女。有一天，他们在那别墅的附近打仗。从早上我就听见排枪和大炮声了，到了晚上，一个德国的上校走进我们的大门了，于是就在我们的家里住下了。第二天，他却走了，有人来告诉我父亲，说是在各处的地里，有许多人死亡。于是他老人家叫人去收集拢来。再搬到我们住宅的附近，预备丛葬。他们依着搬运的方便，将那些尸首顺着摆在松林大道的两边，并且因为已经渐有臭味，于是在等候掘成那个大坑时，先拿一些泥土盖在那些尸首上面。所以看过去，只见一些俨如从泥土中钻出来的脑袋，颜色和泥土一般黄，双目紧闭。

我要去看看，但是我的视线一经触着这两行可怕的面孔时，我竟以为自己会要得病了；随后，我着手一个一个去审察，极力揣度这些汉子以前的像貌。

那些军服都遮掩在泥土之下，然而在陡然之间，是的，我的亲爱的，陡然之间，我从他们髭须的分别，辨认了那些法国兵！

有一些是在打仗的那一天修过面的，他们真是到了最后的时间，还一样地爱漂亮！

然而他们的胡子却依然长出来一点儿，因为你知道在死了以后，它们依然会长的，另外一些，仿佛已经有了七八天似的；但是全体都留着很好分辨的法兰西式的髭须，这种豪气的髭须仿佛正说着：“别将我混作那长髯朋友，女孩子，我是一个自豪的兄弟。”

我竟放声哭了，唉！我倘若没有这样辨认了他们——那些可怜的死者，就不会哭这么厉害。

我不应该说这件事给你听。现在，我伤心了，不能再多谈了。再会，亲爱的吕西，我倾心和你拥抱，髭须万岁！

尚痕启

基·德·莫泊桑录

# 嫁奁

谁也不对西蒙·勒柏吕蒙先生和贞妮·科地艾的婚姻感到奇怪。西蒙·勒柏吕蒙先生刚买下了公证人巴比容先生的事务所；都知道他迫切要钱付款。而贞妮·科地艾小姐有 30 万法郎的票据和个人名下的活钱。

勒柏吕蒙先生是个魁梧的漂亮单身汉。为人机敏，一种公正人式的机敏、外省人式的机敏，但总之是机敏，这在勒蒲的布狄尼是不多见的。

科地艾小姐文雅爽朗，略有点儿笨拙的文稚，和略有点儿不拘边幅的爽朗。但总的说来是一个值得仰慕，受欢迎的漂亮姑娘。

那场结缡之礼，将整个儿布狄尼都轰动了。

大家很羡慕这对夫妇，他们回去后闭门享福之余，还决定在享几天同衾共枕之喜后，到巴黎去作一次小旅游。

共枕的时刻是令人销魂的。勒柏吕蒙先生早已掌握了第一次关系中的一种技巧，一种微妙之处和卓绝的适如其时。他遵循着这一劝告：“一切在于掌握时机”。他既知道要耐性也知道要使劲。成功来得迅速而完美无缺。

四天之后，勒柏吕蒙太太就万分钦佩她的丈夫，只想和他形影不离。她无法离开他生活，她要求他整天在身旁抚摸她，拥抱她，她抚弄他的胡子，他的手，他的鼻子等等。她坐到他身上，拉着他的两只耳朵说道：“张开嘴，闭上眼睛。”他信任地张开了嘴，半闭着眼睛，于是他受到了一个长长的温情默默的甜吻。这吻使他背上一阵阵地麻酥了。于是轮到了他总感到所施的温存不足，没有足够的手，足够的嘴唇，乃至他整个人都不足以朝朝暮暮、暮暮朝朝、热情款待他的妻子。

第一周一过完，他就对他年轻的伴侣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下星期三就到巴黎去。我们要装成没有结婚的夫妇样子。我们去逛饭馆、剧场，进音乐咖啡座，到处去耍，到处去。”

她高兴得蹦起来。

“啊，是呀，啊！对，我们要尽早些去。”

他接着说：

“此外，因为什么都不能忘记，要事先通知你父亲把你的嫁妆都准备好，我把它带着和我们一块儿，我也利用这次将钱付给巴比容先生。

她说：

“我明天早晨给他说。”

于是他把她抱到怀里，从新开始温存的游戏，这是八天以来她最喜欢的。

第二个星期三，岳父和岳母陪着他们的女儿女婿到了火车站，送他们去首都。

这位岳父说：

“我认真对您说，在公事包里带这么多钱是不谨慎的。”

“您一点不用担心，岳父，我有这么办的习惯。您懂得，干我这一行有时我随身带上一百万。用这种办法，我们免了一大堆手续和时间耽误。您一点不用担心。”

站务员叫了：

“去巴黎的旅客上车了！”

他们赶快走进一间有两个老太太的车厢。

勒柏吕蒙在他妻子耳边低声说：

“这真讨厌，我不能抽烟。”

她用极低的声音说：

“我也是，对这我也很讨厌，但不是为了你那雪茄原因！”

列车叫着开出去了。这段旅程要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谈什么重要的事，因为那两个老妇人一点也不睡。

等到他们到了圣拉扎尔车站场场，勒柏吕蒙先生对他妻子说：

“要是你愿意，亲爱的，我们先到林荫道上吃饭，而后我们安安定定回来找我们的行李运到旅馆里去。”

她立刻同意了。

“好啊，去饭店吃饭，远吗？”

他回答说：

“是，不算近，可是我们乘公共车去。”

她有点吃惊：

“为什么我们不雇辆轿车？”

他一边笑着批评她说：

“你就是这样节约钱的，去为五分钟的路要一辆轿车，一分钟得六个铜板，你什么也不会省。”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说：“这倒是”。

一辆三匹马的大公共车过去，勒柏吕蒙叫道：

“车夫！慢！车夫！”

那辆空车停下了。那位年青的公证人推着他的妻子上车，很快的说：

“坐到里面去，我要爬到上面去，至少在我吃饭之前抽上一支烟。”

她来不及回答，就被那位抓住了她的臂膀帮她上车的车夫推进了车里，她惊惶地坐倒在一张长凳上，透过脑后的玻璃她惊愕地看到了攀上了车顶的丈夫的那双脚。

于是她坐在了一个有烟斗味的胖先生和一位有狗气味的老妇人中间。

所有的其它旅客都排着坐在那儿不响：一个杂货店的伙计，一个工人，一个步兵上士，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先生，他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卷得像屋檐水沟的丝帽子，两位脸色严峻，生气样子的太太，她们好像在表示：“我们在这儿，可是我们的地位比这高。”两位嬷嬷，一个不戴帽子的姑娘，一个殡仪馆人员。他们像一群漫画上的人物集成，一个蜡人的博物馆，一系列人物漫画好在庙会上让人射击的一排排的在木板上的人头像。

车子的颠簸使他们的头有点儿晃，摇摆他们，使面腮上松弛了的皮发抖；轮子的颤动弄得他们昏头昏脑，使他们像一些睡着了的白痴。

那个年青的女人呆着不动，她对自己说：

“为什么他不来和我坐在一起呢？”一阵泛泛的愁情压抑着她。确实，他完全可以节制这一支烟。

那些嬷嬷做了一个停车的信号，而后她们相继下了车，散发了一阵淡淡的旧裙子的气味。

于是车又走了，又停了。接着上来了一个红脸气促的女厨子。她坐下来，在双膝上放下了她的食物篮，在公共车里散出了一阵浓厚的餐具气味。

贞妮想：“这比我想的要远。”

殡仪馆的人下去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散发着马厩气味的马夫。不戴帽子的姑娘的接班人是一个信使，他的双脚散发着他奔波道路的气味。

这位公证人的妻子感到不舒服、恶心，毫没来由地想哭。

一些别的人下车，又一些别的人上车。公共车总是沿着无尽头的路走着，一站站停下了，又接着上路。

贞妮自己想道：“真多远！但望他不要大意，别睡着了，几天以来他太乏了。”

渐渐地旅客都走了。她独自呆着，就她一个人。那车夫叫着：

“终点站！渥奇拉！”

因为她不动，他又叫道：

“终点站！”

她看着他，明白这词是对她说的，因为她已经没有邻座了。这个人又叫了：

“渥奇拉！终点站！”

于是她问道：

“我们这在哪儿啦！”

他用一种暴躁的嗓子说：

“我们这在渥奇拉！老天爷，我喊了几十次了。”

“这儿离林荫道远吗？”

“什么林荫道？”

“意大利人大道。”

“过了好久了！”

“啊！您能告诉我丈夫吗？”

“您的丈夫，在哪儿？”

“在车顶上。”

“在车顶上！那儿早就没有人了。”

她做了一个惊惧的姿势。

“怎么会？不可能的！他和我一块儿上的，好好看看，该在哪儿！”

那个车夫变得粗鲁了！

“算了，小娘，说够了。丢了一个男人，找他十个。您溜了吧，算定啦，您可以在马路上再

找一个。”

眼泪涌满了眼眶，她仍然说：

“不，先生，您弄错了，我保证您弄错了。他胳膊下还夹了个大公事包。”

这个雇工笑起来：

“一个大公事包。哈，是的，他在马德连纳下车了，他可把您给甩了个干脆。哈！哈！哈！……”

车已经停了。她从里面出来，虽不愿意，飞快地瞄了车顶一眼。完全空空旷旷的。

于是她放声大哭起来，不考虑有人听着她、或看着她。她喊道：

“我会变成怎样啊！”

办公室的视察走过来，问道：

“什么事？”

那车夫用揶揄的调子说：

“这是位让丈夫在路上甩了的太太。”

另一位说：“行了，这儿没事，您去干您的公差吧。”

于是就转身走了。

她朝前走，太惊愕、太紧张，已经无法理解自己碰到了什么事。她该往哪里去呢？她该干什么呢？他又碰到了什么事呢？从哪儿引起了这样一桩错误，这样一种疏忽，这样一种误会，这样一种不可想像的岔子？

她在口袋里有二十法郎。该找谁请教呢？于是突然之间地想起了表哥巴拉尔，海军部的副科长。

她的钱正好够这一趟的轿车费，她于是赶到他那儿。她正好碰到他出门要到部里办公室去。他也像勒柏吕蒙一样，在胳膊下夹着一个大公文包。

她跳下车来，喊道：

“亨利！”

他吃惊地站住了：

“贞妮？……在这儿？……就单独一个人？……您干吗？您哪儿来的？”

她双眼充满了眼泪结结巴巴地说了：

“我方才把丈夫丢了。”

“丢了，在哪儿？”

“在一辆公共车上。”

“在一辆公共车上？……啊！”

于是她含着泪给他说了这场遭遇。

他一面听着她，一面思考，问道：

“今天早晨，他头脑很平静吗？”

“是的。”

“好，他身上钱多吗？”

“是的，他拿着我的嫁妆。”

“您的嫁妆……全部？”

“整个儿的……为了付清他就要开的事务所。”

“好，我的好表妹，您的丈夫此时此刻该逃到比利时了。”

她还不懂，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丈夫……您说？……”

“……我说他拐走了您的，……您的财产……就这么回事。”

她站着，气都憋住了，自言自语说：

“那么这……这是……这是个坏蛋……”

而后伤心得全身发软，她抽泣着扑倒在表兄的背心上。

因为有人停下来看他们，他轻轻地推着她到他家房子的门口，扶着她的腰上楼，当他的女仆吃惊地打开门后，他招呼道：

“沙菲，到饭店里买两份午餐来。我今天不到部里去了。”

# 第 29 号病床

上尉厄皮旺走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女人都会转过头来。他确实代表了轻骑兵漂亮军官的典型。他也总是炫耀自己，到处高视阔步，时刻以他的长腿、猿腰、胡子而傲然自得。而且他的那一套，那胡子、腰身、大腿，真是出众的。胡子，是金色的，像熟了的麦穗颜色，十分浓密，像一个垫圈似的从嘴唇上威武地垂下来，但是很细，仔仔细细地卷好了，而后在嘴的两侧形成两道直泻而下的胡须。腰肢呢，很细，仿佛穿着束腰，在上面是挺起凸出的宽阔的男性胸脯。他那双腿也是叫人羡慕的，是运动员、舞蹈家的腿，在红色贴身的呢裤下面，他双腿的肌

肉勾划出了他的一切动作。

他走路的时候张开膝弯，分开双脚双肘，用略略有点摇摆的骑士步伐，这十分适于显示那双腿和躯干，在穿着制服的时候像一个胜利者，但在紧腰的大衣下面就未免显得平庸。

和许多军官一样，厄皮旺上尉不适于穿便衣。一旦穿上了黑色或者灰色的呢衣服，他就像大商店里的伙计，就没有了神气。但是穿上制服，他就意气洋洋。此外，他脑袋也很漂亮，瘦削略弯的鼻子，蓝眼睛，窄额头。唉，他是秃头，但从没有弄懂为什么他头发全掉了。他自我安慰；断定，虽脑袋有点秃，有了大胡子也不碍事。

一般说，他谁也看不起。但鄙视程度大有区别。

对他说来，小市民根本不放在眼里。他看他们如牲口。对他们之不关心和有些人不关心羊、鸡之属相同。在社会上，只有军官才算数，但是也不是所有军官都一样能得他的尊敬。总的说，他只尊敬那些漂亮人物，首先要仪表堂堂具有真正的军人风格。一个士兵，就是一个男人，魔鬼制造出来专为打仗和恋爱的大男人，一个专权武断，使马耍腰板的男人，如此而已。他将法国的陆军将领根据身材、风度和他们脸上的严肃表情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布巴基是现代最伟大的军人。

他常嘲笑那类矮、胖．走起来喘气的军官；但是他对从专门学院里出来的可怜小矮个儿最不能自禁地瞧不起，其程度几近憎恶。让这些戴着眼镜笨拙不灵的瘦短男人穿着制服，他认为就像让兔子去主持弥撒。他愤慨在军队里居然容忍这些两腿瘦骨伶仃、走起路来像螃蟹的早产儿，他们既不喝酒又少吃饭，而且好像爱好方程式更胜于爱好漂亮姑娘。

这位上尉经常成功，经常在追逐异性之中取得胜利。

但凡他和一个女人进晚餐，他就认为必然会以同床共枕结束。假使出现了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当晚取得胜利，他保证能“明晚继续”。他的伙伴不喜欢让他遇到他们的情妇，而那些店堂里有漂亮妻子坐橱的商人都知道他，怕他，而且极其恨他。

当他经过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那些女生意人就透过橱窗玻璃和他眉来眼去；这是胜过绵绵情语的那种眉眼，其中有召唤、有回答、有欲求、有承诺。而这个丈夫以一种直觉发现了，于是突然间转过身来，愤怒地盯那位军官傲慢而挺拔的侧影一眼。等那个上尉因为他的效果而微笑、而得意地走过去之后，这个商人就一只手神经质地乱摇他前面阵列的商品，一边声称：“这是个大傻瓜。什么时候能不再养这些拖着白铁货在街上逛的一无用处的人？至于我，我看一个杀猪的要比当兵的可爱得多。他围裙上的血至少还是牲口的血，他还多少有些用处，他拿的刀不是用来杀人的。我不懂怎么能忍受这些公开的杀人犯在散步广场上展示他们的杀人用具。我很清楚少不了他们，可是，至少应当把这些人隐蔽起来，不要用蓝袄红裤子把他们穿着起来。谁也不该把刽子手打扮成将军的，对罢？”

那个妻子于是不觉地耸了耸肩膀而不答复。这时那个丈夫虽没看见却猜到了这姿势，叫道：

“只有傻瓜才去看这些家伙招摇过市！”

上尉厄皮旺作为征服者的名声遍传于法国全陆军中间。

现在却说一八六八年他这个团，第一 O 二轻骑兵团奉驻鲁昂。

很快他在城里出了名。他每晚五点左右就出现在波尔第安广场，到喜剧院里去喝苦艾酒咖啡，但是在进那座楼之前，他从来不怕麻烦，要先在人行道上溜一趟，显示显示他的下身，腰肢和胡子。

那些双手背在背后散步的鲁昂生意人愁着他们的买卖，行情高、行情低的说着话，这时向他投过一眼并低声说：

“嘿，这可是个漂亮人物。”

后来，当他们认识了以后：

“瞧，厄皮旺上尉！总是那么矫健。”

那些女人碰到他的时候，就用头作一个十分奇怪的动作，一种腼腼引起的颤动之类，好像在他面前她们感到软弱，或者在他面前宽衣解带了似的。她们唇边隐隐带着微笑、略略低一低头。既希望能使人觉得动人，又想得到他的顾盼。当他和一个伙伴一块儿散步时，这个伙伴每当看见了这同样的把戏，就免不了带着妒嫉的意思低声说：

“厄皮旺，这家伙真走运。”

在这个城里那些受人供养的姑娘之间，这成了一场斗争、一场比赛，看谁会勾上他。她们全在五点钟，这些军官的时间，到波尔第安广场上来。她们拖着裙子，两个两个地从场子这头走到另一头，中尉、上尉和少校则成双在走进咖啡馆之前在人行道上拖着他们的军刀。

有一天晚上，那位美丽的，据说是有钱的厂老板唐·帕朋先生的情妇埃尔玛，在喜剧院前停下了车子，装出到印刷商波拉先生家订宴请卡片或者买纸的样子，而为的是走过军官们的桌子，给上尉厄皮旺送去了一个秋波，意思是说：“您愿意什么时候来?’做的这么明显，以至正伴着中校喝苦艾酒的少校普柳纳禁不住叽叽咕咕说：

“这猪猡。他这家伙真走运，是吗？”

这位少校的话传开了，于是上尉厄皮旺为上级这句赞许所激励，在第三天，穿上了礼庆装束，连续几次从那个美人儿窗下走过。

她也看见了他，露面微笑。

当晚他就成了她的情夫。

他们招摇过市，惹人注目，互相勾勾搭搭，两个人都同样以艳遇为傲。

在城里的风言风语只剩了关于美人埃尔玛和军官的爱情故事了。不知道的只有唐·帕朋先生。

这位上尉以此为光荣而兴高彩烈，总是说：

“埃尔玛方才对我说过——埃尔玛晚上告诉过我——昨天和埃尔玛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整整一年多，他在鲁昂城以这场爱情使人人瞩目，他展示它、炫耀它，好像它是从敌人那儿夺来的军旗。他感到自己因为这一次征服变得更伟大了，更为人家妒嫉，也对前途更有信心，

对极其盼得的十字勋章更有把握，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而他只要做到处于众人瞩目的位置，就不致被人忘却。

可是这时战争爆发了，上尉所属的这个团是首先派往第一线中的一处。永别的分离是令人心酸的。他们整整聚了一夜。

军刀，红裤子，平顶军帽，有丝袜扣子的军服挂在一张后来倒在了地上的椅子椅背上，那些袍裙，短裙，脱下的长统丝袜也掉到了地上，在地毯上景况凄惨地和制服混在一起。那间房乱七八糟像经过了一场大仗，处于悲痛之中的埃尔玛疯疯癫癫，披头散发，绝望地将双手圈在这位军官的脖子上，将他搂紧，而后又将他放开；在地上打滚，打翻了家具，撒下了椅子的流苏，咬椅子的脚，而十分感动了的上尉没有本事劝说，只反反复复说："埃尔玛，我的小埃尔玛，没有话好说，这是应该的。"有时他用指尖从眼角拭去一颗含着的泪。

日出的时候他们分别了。她乘着车跟着她的情夫一直到第一个宿营地。在分别的时候，她几乎是当着全营拥抱了他。大家仍然认为这很文雅、很高贵，很好，而那些伙伴拉着上尉的手对他说：

"你这该死的幸运儿，她真是仍然有心的，这小娘子。"

大家确实从中看到了某种爱国的心情。

在战场上这个联队表现很好，上尉表现英勇并最终得到了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鲁昂驻守。

一回来之后，他立刻打听埃尔玛的消息，但是没有人能给他说明确。

据有些人说，她和普鲁士的参谋结了婚。

据另外一些人说，她回到了她双亲那儿，在依夫多附近务农。

他还派了他的勤务兵到市里去查死亡登记，那里面没有找到他情妇的名字。

他为此十分痛苦，对此他也摆出来让大家看。他把他的不幸算到他的敌人帐上，将这个年轻女人的失踪归罪于占领过鲁昂的普鲁士人，并且声称：

"下回再打仗时，他们该为此给我付出代价，这些混蛋。"

然而，一个早晨，他进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一个信使，一个穿短褂子的老人，戴一顶油光闪闪的鸭舌帽，交给他一个信封，他打开来念道：

"我亲爱的，

我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你不来看看我吗？我会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埃尔玛。"

上尉脸色变得苍白了，因为可怜她而十分感动，他表示说：

“老天爷，这可怜的姑娘。我吃过饭就去。”

于是吃饭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告诉军官们埃尔玛在医院里，但是这该死的早晨，他就要去领出来，这仍然是那些该死的普鲁士人的错。她该觉得孤单，而且没有一个钱，穷得要命，因为肯定人家把她的动产都抢劫一空。

“唉！这些混蛋！”

所有听着的人都很感动。

他一经将餐巾卷起来塞进圆木筒子里，就站了起来，并且在鞍囊里装上了军刀，挺起胸膛好显得瘦一点，扣上了腰带，而后用小快步出发到市民医院去。

可是在他盼着立即进去的医院门口，他被认真挡驾了，而且他还得去找他的少校，说明他的情况，才从他那儿得到给院长的一个短简。

这位院长在让漂亮的上尉在他的前厅等了好一会儿之后，终于给了他一个允许条，并给了他一个冷冷的、不以为然的敬礼。

一到门口，他就由于这个穷人的收容所的死亡气味感到不自在，一个服务员领着他走。

他踮着脚走，以免弄出声音来，沿着走廊泛着一种淡淡的病人药物气味和潮湿发霉的气味，只间歇有低低的说话声音打破了医院里深沉的寂静。

有时候，从一扇开着的门里，上尉可以看到某间病室的一排排床，床上的床单按着身体的形状鼓起来。有些康复中的病人坐在他们床脚边的椅子上，闲谈，穿着一身同样的灰布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白色小帽。

他的向导突然在一排满是病人的行道里停下了，在门上可以看到大字写的“梅毒病室”，上尉一惊，而后感到脸红了。一个护士在进门口一个小木桌上配制一种药剂。她说：

“我来领您去，是 29 号床。”

于是她走在军官前面。

后来她指着一张小床：

“这就是。”

人们只能看见鼓起的一堆被褥，连头也藏在毯子下面。

到处都是脸从床上探出来，一些惊奇、苍白的脸看着穿制服的人，一些女人的脸，有老妇人的，有年轻妇人的，但是看来都丑陋、粗俗，穿着规定的对襟上衣。

十分慌张的上尉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握着军刀低声说：

“埃尔玛。”

床里一阵子大动，于是他情妇的脸露出来了，但是变得如此厉害、如此衰败，如此瘦小，

他简直认不出来。

她喘着气，激动得吐不过气来，叫着：

“亚尔培！……亚尔培！……是你！……唉！……真幸福，……真幸福。……”

于是她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来。

护士拿来了一张椅子：

“您坐，先生。”

他坐下了，看着这个姑娘那张苍白而真是可怜的脸，他离开她时曾是那么美丽新鲜！

他说：

“你得的什么？”

她一边在哭，一边说：

“你看清了的，在门上写着。”

于是她将眼睛埋在被单的边下面。

他迷迷糊糊，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怎么得这个病的，可怜的姑娘？”

“是那些鲁普士的混蛋。他们几乎是强奸了我，于是他们给我染上了毒。”

他找不到别的话来谈下去了。他瞅着她，一边在膝头上转他的帽子。

别的病人定眼看着他，而他则觉得闻到了一阵腐臭的味道，这间装满得了可怕脏病的姑娘房间里的一种腐肉臭和下流气味。

她低声说：

“我不信我能好了。医生说很严重。”

而后看到了军官胸前的十字勋章，她叫道：

“啊！你得了勋章，我多高兴啊！我真多高兴！唉！我能拥抱你吗？”

想到这一吻，一阵由害怕和反感引起的颤栗从上尉的皮肤上传过。

他迫切想现在就走，到空旷地去，不想再看到这个女人。然而他呆着没动，不知道该怎样站起来给她告别。他支支吾吾地说：

“你不够当心。”

在埃尔玛的眼里闪过了一道火花："不，当我为此送命受罪时，我要为自己报仇！于是我也让他们染上毒，全染上，尽我的可能让他们全染上，因此凡是他们在鲁昂的时候，我就不当心自己。"

他一种发窘的但人家又能觉察到中间杂着一点儿高兴的声音说：

"关于这一点你做得很对。"

她有一点儿兴奋起来，两颊有点儿泛红说：

"是对，为了我的失身，他们死的岂止一个，好啦。我告诉你吧，我报了仇。"

他仍然说：

"那就好了。"

而后站起来说：

"好啦，我该走啦，因为我要在四点钟的时候到少校家去。"

她变得很激动：

"就走！你就离开我！唉！你还才到这儿！……"

但是他不惜一切代价要离开。他说：

"你看得很清楚我是立刻就来的；但是我绝对需要在四点钟到达少校家里。"

她问道：

"还是那位帕吕纳少校吗？"

"仍旧是他，他受了两次伤。"

她接着说：

"你的伙伴呢，有被杀了的吗？"

"是的，圣·梯蒙，沙瓦尼亚，波利·萨普雷瓦尔，罗贝特·库尔松，帕萨菲，桑塔·卡拉旺和布瓦林都死了。萨埃尔丢了一条胳膊和库瓦桑碎了一条腿，帕凯缺了右眼。"

她满怀关心地听着。而后忽然问他说：

"你愿意在离开我之前拥抱我吗，说，朗格卢瓦太太这会儿不在。"

于是纵然他嘴唇上感到一阵憎恶，他仍将嘴唇压在这个苍白的前额上，而她呢，双手环抱着他的颈项，狂热地吻他的有丝条的军服的呢子。她又说了："说，你还要来，你还要来。答应我你还会来。""好的，我允许你。"

“什么时候？能在星期五吗？”

“是的，星期五两点。”

“好，星期五两点。”

“你答应我了？”

“再见，亲爱的。”

“再见，亲爱的。”

于是他有点羞愧的在同室人的视线之下走了，弯下了腰将大个儿显得小点，等走到马路上时，他吸了口气。

晚上，他的同伴们问他：

“嗨！埃尔玛好吗？”

他用有点为难的调子说：

“她得了肺炎，病得很重。”

但是一个小中尉从他神气里嗅到点什么，去打听了消息，于是第二天当上尉进餐厅时，受到了一场哄笑和讥嘲的接待，他终于也让人家报复了。

此外人家还知道埃尔玛还和普鲁士的参谋曾声势张扬地结过婚，她还和一个穿蓝衣服的轻骑兵少校一同骑马到处跑，而且还有好多别的人，以致在鲁昂人家只叫她做“给普鲁士人玩儿的女人。”

整整八天，上尉成了团里的笑柄。他从邮局里接到了些揭发信，药方，特殊的医疗指示，甚至还有些性质在包装上写明了的药品。

而那位少校听到了人家告诉他后，用庄严的调子宣布：

“好吧，这位上尉在那儿有位漂亮的女相识，我对他表示祝贺。”

大约十二三天以后他接到了埃尔玛的又一封信要他去。他生气地撕了，不给答复。

又过了八天，她又给他写信说她十分不好，她要和他诀别。

他不答复。

又过了几天，他受到了医院牧师的来访。

姑娘埃尔玛·帕沃兰在临终床上求他去一次。

他不敢拒绝，跟了牧师走。但是他跨进医院时，心里充满了恶意仇怨，虚荣受到了损伤，

骄傲受到了屈辱。

他没有看出她有任何变化，并且认为她是在嘲弄他。他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要和你诀别。我好像是完全不行了。”

他不相信她。

“听着，你把我弄成了全团的笑料，我不愿再这样下去。”

她问道：

“我对你干了什么事？”

他生气自己无从答复。

“你不想想，我到这儿来让我自己成了人人嘲笑的对象？”

她那双看着他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里闪起了一阵怒火，她于是重复又说：

“我对你干了什么，我？难道我没有对你亲热过？是我曾问你要过什么东西？没有你我就会和唐·帕朋先生在一起，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不，要是有人有权责难我，那也轮不到你。”

他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

“我并不责难你，但是我不能再来看你，因为你和普鲁士人之间的那些行为已经成为全城的耻辱。”

她一震，从床里坐起来说：

“我和普鲁士人之间的行为？我不是曾告诉你他们抓了我，不是曾告诉过你我不当心自己是为了毒害他们？要是我愿意治好自己并不难，老天在上！可是我要杀死他们，我，而且我也已经杀过了！瞧！”

他仍然站着，说：

“不管怎么说，这可耻！”

她有一点儿噎住了，而后说：

“什么叫可耻，为了灭绝他们把我弄死了是吗？你到我家里，在贞德路上的家里时，可不是这么说话的。噢！这可耻？你还没有做到这个样呢，你这个挂了十字勋章的！我比你更有资格些，你瞧，比你多，我杀的人比你多，那些普鲁士人！……”

他站在她面前惊呆了，愤怒得发抖。

“嗨！住嘴！……住嘴！……别说了！……因为……这些事情……我不允许……人家玷污它们……”

可是她几乎不听：

“为它，我让他们吃了大苦头，给那些普鲁士人！要是你们阻住了他们到鲁昂来，能有这事儿吗，你说？听着，应当是你们把他们挡住。而我呢，我让他们吃的苦头比你大，是的，更厉害。我无疑要死了，而你在闲逛，你，你在炫耀自己好勾引女人……。”

每张床上都伸起了一个脑袋，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个穿军服的人，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别说了……你明白……别说的……”

可是她不愿意闭嘴。她嚷道：

“嗨！就是，你是一个漂亮的装腔货，我知道你，走。我认识了你。我告诉你，我让他们吃的苦头比你大，我，而且我杀的比你们整个联队加起来的多……走吧……胆小鬼！”

他走了，实际他是逃走的，伸长了他的长腿，在两行躺着梅毒病人的床里走过去。他还听见了埃尔玛连喘带哮的声音追着他：

“比你多，是的，我杀得比你多，比你多……”

他四级一步四级一步地冲下楼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

第二天，他得知她已经死了。

# 保护人

若昂•马阑从来不曾梦见自己有一种这样好的运气！他本是外省一个执达吏的儿子，从前也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到了巴黎拉丁区学习法律。那时候，他在各种被他先先后后光顾的啤酒馆里，结交了好几个狂喝啤酒高谈政治的饶舌的大学生做朋友。他对他们赞叹不止，一心跟着他们从这一家咖啡馆跑到另一家，有时候他手里有点钱也给他们付账。

随后，他成了律师了，辩护过一些在他手里败诉的案件。谁知在某一天早上，他从报纸上知道往日同学中的一个新近当选了众议院议员。

他重新又是他的忠实走狗了，那就是专门跑腿，有事招之即来而且简直不拘形迹的朋友。但是由于议院里的政潮，这个众议员居然做了阁员，半年以后，若昂•马阑就做了平政院评事。

开初，他有些得意忘形，他如同想使旁人一见就能猜到他的地位似的，专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到街道上闲游。有时候，他到铺子里买点东西，到报亭子里买张报或者在街上叫一辆另雇的马车，即令谈到种种绝无意义的事情，他也想法子告诉铺子里商人或者卖报的，甚至于赶车的说：“我本人是平政院评事……”随后他自然而然地感到了一种迫不及待的需要，要去保护旁人；把保护旁人看做是他的威望的表现，是职业上的必要，是性情宽厚而力量雄大者的义务。无论遇着哪种情形，无论对于哪个，他总用一种无限的宽厚态度献出他的援助力。

在大街上遇见了面熟的人，他总喜笑颜开地走过去握手寒暄，接着并不等候旁人发言，他就高声说：“您知道我现在做了平政院评事，我很愿意给您帮忙。倘若我对于您能够有点用处，请您不必客气，把事情交给我办。在我这种地位，手上是有点办法的。”

于是他就同着这样遇见的朋友走到咖啡馆里去讨笔墨纸张；他说道："只要一张纸，堂倌，那是写一封介绍信用的。"

他就这样写了好些介绍信，每天十封二十封或五十封不等，并且都是在巴黎热闹街道上那些很有名的大咖啡馆里写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官吏，从预审推事数到阁员，他都写过信了。并且他觉自己有幸运，很有幸运。

有一天早上，他正从自己家里出来到平政院去，忽然遇着了雨。他颇想叫一辆出租马车，但是却没有叫，从街上冒雨走去。

那阵大雨愈下愈大了，淹没了街面，漫上了人行道。于是马阑先生不得不跑到一所住宅的大门下面去躲雨了。那地方已经躲着一个老教士，一个白头发老教士。在未做评事以前，马阑先生是很不欢喜教士的。自从有一个红袍主教曾经恭敬地请教他一件困难的事件以后，他现在竟尊重这种人了。那阵雨像大水一般地倾个不住，逼着这两个人一直走到那所住宅的看门人屋子里躲藏，去避免泥水溅到身上。马阑先生为了标榜自己，感到心痒难搔急于想说话，这时候他高声说道："天气真很恶劣，长老先生。"那老教士欠一欠身子回答："唉！对呀，先生，对一个只预备到巴黎住几天的人来说，真讨厌。"

"哈！您可是从外省来的？""对呀，先生，我只在巴黎路过。"

"一个人在京城里住几天却偏偏遇着下雨，确实是讨厌的。我们，在政界上服务的人，终年住在这儿，却没有想到这点。"

长老不再答话了。他瞧着那条雨势渐杀的街道。忽然，他下了决心，如同撩起裙袍跨过水沟的妇女们似地，撩起了他的道袍。

马阑先生瞧着他要走，高声喊道：

"您快要打得全身透湿，长老先生，再等一会儿吧，雨就要停止的。"

那个犹豫不决的老翁停住脚步了，随后他说道："因为我很忙。我有一个要紧的约会。"

马阑先生仿佛很不乐意似的。

"但是您一定会把全身打得透湿。我能够请教您到哪一区去吗？"

神父露出了迟疑的样子，随后才说："我到旧王宫附近去。"

"既然这样，长老老生，倘若您答应，我可以请您来和我共这柄桑我呢，我到平政院去。我是平政院评事。"

老教士抬起头来瞧着他，随后高声说："真的谢谢您，先生，我很愿意。"

于是马阑先生挽着他的胳膊，搀着他同走了。他引导他，防护他，劝告他："当心这个水荡吧，长老先生。尤其要格外注意马车的轮子；有时那东西溅得您从头到脚都是泥浆。路上的伞也要留意。对于眼睛，世上再没有比伞骨子更要危险的了。尤其那些女人真教人受不住；她们一点也不留心，不管是雨天或是晴天，永远把她们伞骨子从您对面撞过来。尤其她们从不对谁偏一偏自己的身子。简直可以说市区是属于她们的。她们统辖着街面和人行道。从我个人的意

见看起来，我觉得她们的教育在以前是很没有被人注意的。”

后来马阑先生开始笑起来。

教士没有回答。他走着，身躯向前略俯，仔细挑选那些踩脚的地方，使他的道袍和鞋子都不会沾上一点泥浆。

马阑先生接着又说：“您到巴黎来一定是散散心的。”

老翁回答：“不是，我有一件正经事情。”

“哦！可是一件重要的？我能不能请教您是什么问题？倘若我能够有益于您，我愿意听候您的吩咐。”

教士仿佛有些狼狈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唉！是一件私事。一件和……和我的主教发生的小麻烦。那是不会使您发生兴趣的。是一件……一件有关宗教行政的……的……内部秩序的事情。”

马阑先生可发急了：

“不过，那些事正是归平政院管。既然如此，请您吩咐我吧。”

“是的，先生，我也是到平政院去的。您真好。我要去会勒来贝尔先生和沙奉先生，并且也许还要会白底巴先生。”

马阑先生突然停住了脚步。

“那简直都是我的朋友，长老先生，我的几个至友，几个最好的同事，几个很可爱的人。我就写信给这三位，把您介绍介绍，并且，热烈地介绍。算在我身上吧。”

教士向他道了谢，歉疚不安似地用吞吞吐吐的样子，说了无数感恩的话。

马阑先生快乐得发痴了：

“唉！您不妨夸口说是遇着一种绝好的运气，长老先生。您就会看见，因为有了我介绍，您就会看见您的事情像是踏在轮盘上面似地转得很顺利了。”

他们到了平政院。马阑先生引了教士上楼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端了一张椅子，请他坐在火炉前面，随后自己才到桌子跟前坐下，并且提笔写起来：“亲爱的同事，请足下许我以最恳挚的意思，向足下介绍一位最尊贵最能干的教士，长老……”他停笔不写了，问道：“尊姓呢？请教。”“山杜尔。”

马阑先生继续写道：

“长老山杜尔先生，此君有小事须待面陈，以便领受高明指点。

“我幸得此便，向足下……”末后他加上几句通用的客气话作了结束。

他这样写完了三封信，一齐交给这个受他保护的人，这一个在说了无数感激的话以后就走

了。

马阑先生办完了他的公事，回到了家里安宁地度过了白天的光阴，夜晚平静地睡了觉，第二天愉快地起了床，教人拿报纸来看。

他打开来的第一份是一种激进派的日报，他读着："我们的宗教师和我们的官吏。

"宗教师的为非作歹的行动，我们说也说不完。某处有一个姓山杜尔的教士，曾经承认自己有过背叛现在政府的阴谋，且因为犯过种种值不得由我们来指出的不名誉事实曾经被人告发，此外还有人怀疑他是个由旧日的耶稣会教士变形的普通教士，某主教更因为他有种种被人认为不便明言的动机免了他的职，召他到巴黎来检查他的人品，岂知山杜尔找到了一个姓马阑的平政院评事做他的热心辩护者，这辩护者敢于为这个身着道袍的坏人，写了好些极有力量的介绍信，给共和国的一些官吏，他的同事们。

"我们现在特地指出这个评事的不堪容忍的作风，深望内阁注意……"马阑先生一下跳起来，连忙着好衣裳，跑到他的同事白底巴先生家里，白底巴向他说："唉！您把那个老鬼介绍给我，真是发痴了。"于是马阑先生慌张起来了，吃着嘴说："不是的……请您想想吧……我上当了……那家伙的神气很像正派人……他骗了我……他卑劣地骗了我。我央求您，请您从严，格外从严惩办他。我就要写信。譬如要惩办他，应当写信给谁，请您告诉我吧。我要去找总检察长和巴黎的总主教，对呀，总主教……"于是匆匆地坐到白底巴先生的书桌跟前，他写道："总主教阁下。敬启者，我新近为一个姓山杜尔的教士之阴谋及其谎语所欺，致受其害，特此奉闻……"随后，他在签了名和封了信的时候，回头瞧着他的同事高声说道："您可看见，好朋友，这回的事对于您应当是一个教训，请您再也不要替任何人作介绍吧。"

# 庞拔尔

西孟·庞拔尔常常觉得生活不好，这生活！他是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百事懒做"的秉赋和绝不违反这种天意的超常愿望，而降生世界的。任何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力量，任何为一件事业而采取的行动，在他看来，总超乎他的能力之上。他只要听见人家一谈正经事，便心不在焉，他的头脑，不用说紧张，就是要它注意，也受不了。

他是卡昂一个百货商人的儿子，从出世到 25 岁的年龄，都是稳稳静静流过的，这正是他家里的一种说法。

但是他的父母的境况，总是更近于破产而不是发财。他深深地以短钱用为苦。

他是个身材高大丰腴英俊的壮年人，带着一部光润的诺尔曼第式的赤色长髯，一双含着傻乎乎而快活的蓝眼睛和一个已经腆起来的肚子，至于他的穿着有一种外省人过节式的火气意味。随便遇着什么事情，他总是笑、叫着，还指手划脚，带着一种掮客式的豪气显示出他的善良多变的脾气。他以为生活是专为寻欢作乐和开颜笑而设的，所以只要到了应当抑制他那种喧闹的快乐的时节，他便坠入一个迟钝想睡的境界里，连发愁都不会了。

他的到处缺钱，使他烦恼异常。在他的伙伴里他习惯于重复说一句他的名言："若是每年能够得一万法郎的进款，就是刽子手我也可以做。"

每年，他一定到特鲁乡去旅行半个月。他叫这件事做"渡假"。

他在一个表亲的家里，借了一间卧房居住，从到达之日算至启程之日，他总在那些沿着沙

滩摆的木跳上溜达。

他用一种稳重的步儿走着，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头或者挽在背后，身上穿着好材料的衣裤，浅颜色的背心和漂亮的领结，那帽子歪在头上，_枝价值一个铜元的雪茄衔在口角边。

他走着，微微地触着那些装束入时的女人，睥睨着那些预备从“侧面袭击”的大胆男人，于是他寻觅着……寻觅着……因为他本有所寻觅。

他原来正在那里寻觅一个女人，仗着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仪表，他对自己说：“甚么鬼把戏，在这一堆从那边来的她们里头，我末了可以好好儿寻找得我的那话儿。

于是他用一种猎狗式的嗅觉，一种诺尔曼第式的嗅觉，着手寻觅那个可以使他发财的女人，自以为只要看一眼，就会认出来。

在某一个早上，他低声地口吃地说：“怎样一一怎样一一怎样。”

那天真是一个很晴朗的日子，一个 7 月里的热气逼人的青天赤日的日子。那个充满着仕女、更衣棚的五颜六色大沙滩，仿佛像一座陈列妇女的花园；而那些在深蓝的水面上几乎不动、在水里映出倒影的棕色风帆渔船，仿佛在早上十点钟的大太阳里酣睡。它们在木堤的对面，远远近近或者更远，一个接着一个安泊在那儿，如同被夏日的困顿制住了，连利用涨潮和画埠的事都漫不经心了似的。我们大雾气里依稀望见对面那个顶着两个圣址灯塔，——看起来成了两个白点的勒·哈佛尔的海岸。

他在第三次撞见了那个女人，并且觉得她那种年龄成熟、经验丰富、胆气雄壮而甘于自荐的妇女眼光射到身上的时节，便向自己说道：“——怎样，怎样，怎样！”

在前几天，他已经天天留意她了。因为她仿佛也正寻找一个人似的。这是一个颇高而略瘦的英国女人。那种由旅行和环境所化俨然一个男子般的大胆英国女人。并且不丑，迈着短而干脆步儿走着，穿着简单朴素，但是帽子却很古怪，和所有那些英国女人所戴的一样。她有一双够得上称为好看的眼睛，一副隆起而略带红色的颧骨，一口过长的牙齿，老露着风。

他到了快要走到那小埠的时节，便回转头来再走，去看会不会再撞见她。他又撞见了，于是他便向她用火光熊熊般的眼光瞟了她一下，这眼光就是说：“瞧，我来啦。”

但是怎样去和她说话呢？

他又回转头来走他的第五次了，末了，当他正看见她重新走到自己眼前的时节，她让自己的伞掉在地下。

他赶快走上前去拾了起来，于是送到她的跟前：“您许我拿这东西拾给您吗，太太……”

她回答道：“哦，您真是费心了。”

于是彼此互相瞧着。竟不知道要说什么。她已经面红了。

随后，他自己壮起了胆子，便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

她低声说：“哦，可真好得很！”

他们仍然面对面，彼此都有点儿局促，却彼此都不想走开。然这回是她敢于开口问了："您预备在这里久住吗？"

他带着微笑回答说："是的，我愿意住多久都行！"

随后，他忽然提议："您愿意走到那堤跟前去吗？在这些日子里真是好看！"

她简单地说："我很愿意。"

于是他们就并肩而去了，她迈出了她那干脆而直挺挺的步儿，他却像一只开屏的火鸡一般地摇摆起来了。

3 个月以后，卡昂的那些富翁，在某一天早上，都接到了一封白笺纸的信，上面写道：

卡洛司贝·庞拔尔先生和他的妻子，敬以他们的儿子西孟·庞拔尔先生和寡妇卡德·饶伯森太太的结婚奉闻。

在这信笺纸另一面上，写着：

寡妇卡德·饶伯森太太，敬以她和西孟·庞拔尔先生的结婚奉闻。

他们在巴黎住家了。

那新妇每年的进款，毫不含糊地达到一万五千法郎之数。西孟每月要求四百法郎做他的零用钱。他得证明了他的温柔值得上这种牺牲；他轻而易举地证明了这件事，并且得到了他所要求的。

在开初的那些时节，甚么都顺利。这位少庞拔尔太太自然不是少年的了。并且她的鲜润的处所，已经受过了一些损坏，但是她对于苛求那些事情，却有一个使人不能拒绝的方式。

她用自愿而郑重其事的英国口音说道："哦！西孟，我们去睡吧，"这句话的力量，就使得西孟像一只得到了"进窝"命令的狗一般，朝那张床的跟前走过去了。她懂得用一种攻克种种抵抗的方式，从早到晚，甚至都要求。

她没有去生气，绝没有吵过嘴，从不高声喊叫，永没有惹火了或者受了侮辱的神情，就是受了冷落的神情也是没有露过的。关键所在，就是她善于说话，并且她用一种不容有人抗辩的态度，说得恰到好处。

西孟有好几次几乎要犹豫，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妇人的专横干脆的愿望之前，他永远以退让收场。

然而他因为觉得夫妇间的接吻总是单调的和枯竭的，又因为他口袋里有钱可以随手多花，于是不久便用了些钱吃吃喝喝，但是却带着千般的小心。

少庞拔尔太太不待他猜着甚么，便窥破了这件事；于是某一天晚上，她告诉了他，说是她在乔特租了一所房子，预备将来去住。

生活渐渐更难以忍受了。他勉强找了些形形色色散心的事，但是却不能够补偿他心里的追

求异性的需要。

他钓鱼了，知道分辨那些被鲈鱼鲤鱼和鲫鱼所爱的深潭了，那些被鳊鱼所爱的河岸，以及各种不同的鱼所爱的各种不同的饵。

但是他瞧着他钓纶的浮筒在水面微动的时节，旁的幻象又来纠缠他的灵魂了。

他和县政府的科长，和保安队的连长，都成了朋友了；于是，他们晚上便在那商业咖啡馆，斗起英国纸牌来，但是他那副发闷的眼神，几乎想给纸牌里的几个王后宽衣解带，然而这些画像里的无腿问题，却又搅乱了那些在他头脑里孕育着的幻象了。

随后，他构思了一个计划，一个道地狡猾的诺尔曼第式计划，他给他的妻子弄来一个合乎他的意思的女仆，这女仆不是一个漂亮姑娘，不是一个妖艳的好打扮的姑娘，而是一个经他选就的粗壮结实、不害臊的女人，绝不会引人疑虑。

这个女仆，是由地方税局局长介绍的，这一个通同作弊而殷勤的朋友，向他们两夫妇替她担保一切。末了少庞拔尔太太便很信任地接受了旁人给她介绍的这个聚宝盆了。

西孟是舒服的了，但是舒服之中，仍然带着预防，带着害怕并且还有一些想不到的困难。

他只能利用很短的刹那间，费尽心力，在偶然无定的地点，去躲避他妻子的不放心的监视。

他着手寻觅一个方法，一个诈术，末了，居然找着了一个完全成功的办法。

少庞拔尔太太是无事可做的，早早就睡，而那在咖啡馆斗牌的西孟，每晚要到准准九点半钟回家。于是他设法叫威多利英，在走廊门厅里，黑黢黢的踏步上，站在那儿等他。

顶多他得着五分钟的光阴，因为他总害怕被逮住，但是经常得上五分钟，对于他的热劲儿总算够了，末了他拿一个二十法郎的金币，塞在那个立刻爬上屋阁的女仆的手里，因为他对于游冶事情的花费，是不吝惜的。

于是他笑着，独自得意洋洋，如同米大司王①的理发匠一般，在河边芦滩里钓鱼时节不住地高声喊着："老板娘子，扔进河了！"而这阵叫少庞拔尔太太"扔下河"的快乐，在他看来，自然顶得上他那种为领津贴弄来的掠得物的不足之处。谁知有一天晚上，他按着往常的习惯，在踏步上的黑暗境界里，找着了正等着他的威多利英，但是这一回，她仿佛比往常格外活泼一些似的，格外热情一些似的，于是他在这个暗廊里幽会里，大概蹲了十来分钟。

①米大司王：传说中的弗利季人之王。因不爱阿波罗之竖琴，触怒天神，长了一对驴耳。他的理发师发现这一秘密，不敢告人，在地上挖洞，对洞说了这个秘密。此后在这里长出的芦苇，在每逢微风掠过时，就对过往人说："米大司，米大司王长了一付驴子的耳朵。"

他走到那间供夫妇同居的卧房里的时节，他的妻子却不在那儿。他觉得他脊梁上感到了一阵寒气，于是向着一张围椅上一倒，焦急不安得要命。

她进来了，手里端着一只烛台。

他发着抖问道："你出去过吗？"

她安稳地回答道："我刚才到厨房里去找杯水喝喝。"

他极力安定她可能怀着的疑虑，但是她仿佛是宁静高兴的，放心的，末了，他放心了。

第二天，当他们一同走到饭厅里去午餐的时节，威多利英正在餐桌上安置那份猪排。

她刚好抬起身预备走开时，少庞拔尔太太拿那个在两指之间巧妙夹住的金币伸给她，并且用那种宁静而严肃的外国口音说道："拿着，孩子，这是我截掉了您的那二十法郎。我现在还给您。"

那个吃惊的女工，用发呆的神情瞧着接过来的那枚金币，至于那张惶失措的庞拔尔，却对着他的妻子瞪着那双大眼睛。

# 那一绺头发

那些小单人间的墙是光光的，刷着石灰。在很高的不让人们够着的地方，开着一个有铁栅的狭长窗，清明惨淡地照亮了这间小房。而那个疯子坐在一张草垫椅子上，用呆滞无神中邪的眼神看着我们。他很瘦，两颊凹陷，几近白了的头发，人们可以猜到这是几个月里变白的。他的衣服对他干枯的四肢和凹胸瘪腹，看起来太大。人们感到这个人在受他的思想的折磨啮蚀，受那么一种思想的啮蚀，就像一个果子遭一条蛀虫啮似的。他的痴病、他的意识、就在那儿，在这个脑袋里，顽固地纠缠，吞噬。它一点一点的吃掉肉体。它，这个不可见、不可捉摸、抓不住的，非物质的观念在消耗肉体，饮汲鲜血，熄减生命。

多么奇怪，这个人竟会为一个幻想所杀，这个祟鬼，它制造苦难、恐怖和怜悯！在这个前额里藏着的是什么奇怪的可怖的死亡的梦呢？它已经在这前额上披起了一道道令人终朝不宁的深沟。

这位医生对我说："他的可怕之处起源于愤怒，这是我所见过的许多疯子中最罕见的一个，他得的是色情，并沉湎于死人的疯狂病，这属于恋尸症类中的一种。此外他还写日记，这日记清晰地给我们揭示了这种病的精神世界。为此，对他的痴癫可以认为明确可知的，要是这使您感兴趣，您可以过目看看这一文件。"找跟着这个医生到他的房间里，于是他将这个可怜人的日记交给了我。他说："您读读，并请您给我说说您的意见。"

下面是这个抄本的内容：

直到三十二岁，我生活得仍十分平静，没有爱情。在我看来，生活显得十分简单，十分美好，并且十分轻松。我富裕，我对那么多的事物感到兴趣，以至我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感到热情。生活多么美好，我每天愉快地醒来，为的就是做些我高兴做的事。我心满意足地上床，平静地期待着明天和无忧无虑的未来。

我有过几个情妇，但是从没有因欲求而使我感到心里如癫似狂，或在占有后使我的精神为爱情而遭到挫伤。这种方式的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更美好，但可怕。此外，那些和普通人家一样相爱的人，应当会感到一样火红的幸福，但也许不及我，因为爱情是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降临于我的。

因为富有，我就搜集老木器和古物；我还常常想象那些抚摸过它的不相识者的手和仰慕过它们的眼睛，爱过它们的心，就因为这些人爱这些东西！我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又几小时地呆着看一只上世纪的小表。它加上了它的磁釉和镂金雕刻，真是玲珑美丽。而它还在走，走得像

一位妇女卖它的那天一样，那天她曾为获得了这样精致的首饰而欣喜若狂。它一点也没有停止跳动，停止它机械的生命。自一个世纪以来，它从没有停止过它的有规律的滴嗒。是谁第一个将它挂在胸前，覆盖在柔软的衣料下，让钟表的心对着女人的心跳动的呢？是什么样的手，曾在微温的指尖上拿着它，将它转来转去，而后擦净了被皮肤的沁汗沾湿了一会儿的瓷釉牧羊人呢？是什么样的眼睛曾在这绮丽的表面上窥视过等待的时刻，亲爱的时刻，神圣的时刻！

我多末希望知道她、看到她，那位曾选中这件绝妙的奇珍的她。她死了！我中了想占有已逝妇人的欲望的邪，岁月虽遥，而我爱所有曾恋爱过的她们！消逝了的温柔往事使我满心遗恨，唉！那种美丽、那些微笑，那些青春的抚爱和期待！难道这些不应永恒存在！

于是我多少夜整宵地为那些往昔的可怜妇女哭泣。如此美丽，如此多情，如此甜蜜，她们的胸怀为吻而敞开，而今却已长逝！吻，它是不朽的！它从唇到唇，从世纪到世纪，代代相传！男人们接受了吻，给予了吻，然后死亡。

过去使我向往，现在使我害怕，因为未来乃是死亡。我惋惜一切已成，我哭泣一切已生，我想止住时间流逝，止住时间流逝，然而它离去了，它离去了，它消失了，它一秒钟一秒钟地从我这儿取走了生命以求明日的乌有，而我永不得再生。

再见吧昨日的一切，我其爱汝。

可是我无需叹息了。我找到了它。我，找到了我所期待的。我从它领略到了，不可思议的欢乐。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巴黎游荡，精神欢愉，步履轻快。抱着一个闲逛人淡淡的兴趣看着店铺。忽然我在一家古董商店看到一件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木器。它很美，很罕见。我认为它是威尼期名匠维特里的制品，他在当时是有名的。

后来我走了。

为什么对这件木器的回忆以如此魅力追逐我，以致我又走回来了？我重新立在这家店前看它，我感到它在召唤我。

这种召唤是何等奇特的东西啊！看着一件东西，渐渐地它引诱您，使您心烦意乱，它烦扰您好像一个女人的形象。它的动人之处进入了您的心田，那种来自它的形状，它的色彩，它的神韵的动人之处；于是已然爱上了它，想要它，要它。一种占有的要求赢得了您，开头是淡淡的，彷佛是胆怯的，但是它不断增大，变成了强烈的，不可战胜的。

于是那些商人好像从炯炯的目光里看到了正在增强的秘密意愿。

我买了这件家具，我还要他立刻送到我的家里。我将它放在我的房子里。

唉！我为那些不知道收藏家对于他刚收购得的摆设的那种蜜月心情的人惋惜。他以眼和手抚摸这摆设，彷佛它是血肉之躯，随时都回到它旁边，无论走到了哪里，去干什么，总是想到它。不管在那里，在路上，在人众之中，对它的思念总是追随你；而当回到家中之时，甚至在脱下帽子手套之前，就会以情人的眼光去看它一眼。

真的，有八天之久，我崇爱着这件家具，我每时每刻都去开它的门，拉出它的抽屉，我抱着狂喜去抚摸它，体味占有了它的内心喜悦。

然而一天晚上，我在试探一块板的厚度时发现在那儿应当有一个暗匣。我的心跳起来了，我整晚上花在找到打开它的秘密上。

我在第二天朝那块壁板一个裂缝里插进一块薄片时成功了。有一片板滑开，于是我看到在黑色丝绒的底面上有一绺女人的美丽头发。

是的，一绺头发，一根近乎赭色金发的大辫子，应当是在近肉的部位铰下来的，用一根金线扎着。

我惊住了，手抖，心烦意乱！从这神秘的抽屉里和这意外的纪念物中，飘起一道几难觉察的香味，它如此陈旧，味道几乎像是一种香味的灵魂。

我小心翼翼地，几乎带着一种虔敬意味地拿起了它，把它从暗匣里抽出来。它立刻展开了，铺开了金色的波浪，一直垂到地上，它又厚又轻，柔软发亮，彷佛慧星燃烧着的尾巴。

一种奇特的感情攫住了我。这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头发会锁在这个家具里？这件纪念品里有过什么故事，有过什么遭遇？

是谁剪下来的呢？一个情人在诀别之际？一个丈夫在报仇之日？或者就是那位曾将它盘在额上的人在绝望之日？

是不是在进到修道院的时刻，将这爱情的财富留了下来，作为留给人间的证据？是不是在那个年青美丽的死者盖棺之际，她的钦慕者留下了她头上的珍饰？这是他唯一能从她那儿保留下来的，她躯体中唯一决不会腐败、在他疯狂痛苦的时刻还能爱抚的活体。

这难道不奇怪吗？虽然生长它的躯体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束头发依然如故。

它从我的指间滑过，以一种特殊的爱抚，死者的爱抚，撩拨我的皮肤，我感到如此温柔，几乎潸然泪下。

我久久地保留着它，久久地把它保留在我手中，而后我感到它在使我不安，好像在它中间有什么灵魂之类潜在。于是我这时把它放在褪了色的丝绒上，推上抽屉，关上桌子，然后走到路上去幻想。

我朝前走，满怀悲伤，也满怀惆怅，这是那种在爱之吻后在您心上留下的惆怅。好像从前我已经有过一次生命，那时我该认识这个妇人。

于是维隆的诗句油然涌上了我的唇边，心中浮起了一阵欷歔：

“请告诉我而今她们安在：阿基比亚达和她的表妹泰依思，

还有弗洛娜，罗马尤物？

喧声充塞了河谷，

回声越过了河面山脚：

人间数她们花容月貌，

而今安在？

唉！有如去年积雪

如百合花的忠贞纯洁，是谁，是谁在用晨露般的声音颂扬：

大脚柏斯，皮特里，阿里斯

坚守马耶纳的汉伦布，

和死于英人火刑的圣女贞德？

至尊的圣母啊，而今她们安在？

唉！有如去年积雪。”

当我回到家里，油然生起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念头，想再看看我那件奇怪的意外收获。于是我将它取出来，闻闻它；在接触到它的时候，一阵战栗驰过了我的四肢。

虽然在若干天里我处于正常情况，然而我对这绺头发的强烈思念从未停歇过。

一当我回来，我就要看它，抚摸它。我旋转柜子钥匙的时候，抖得就像在推心上人的门，因为在我的手和心里总有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奇怪的、连续的性感的要求，想将五指伸进这道死者头发的清泉。

而后，当我结束了抚摸，闭上了抽屉，我仍然感到它在身边好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被藏了起来，拘禁了起来。我感到它在，我仍然需要它，我又重燃起要再拿起它，触摸它的愿望，直到那种冷、滑、挑逗，极度刺激而又微妙的接触使我神经紧张到烦燥不安为止。

我这样地过了一两个月，我已经弄不清多久了。它纠缠我，经常折磨我。我既幸福又苦恼，就像在等待爱情来临，好像处于同意委身之后和搂抱之前。

我独自和它闭门相处，好和它肌肤相接，将我的嘴唇贴在里面，吻它，咬它。我将它盘在我的脸上，我吞咽它，我用它金色的波浪浸浴我的双眼，好透过它看到金色的阳光。

我爱它！是的，我爱它．我没有它就无法生活，不能有一小时不看见它。

于是我等待……我等待……等待什么？……它，她。

一天晚上，我忽然醒来，感到我并不是独自在房间里。

虽然我只是一人。可是我无法再入睡，我好像在一种失眠的焦躁中激动不安，我爬起来要去抚摸那绺头发。它好像比往常更温柔，更有生气。那亡魂返回了吗？我的那些使它变得温暖的吻，使我陶醉得软弱无力：于是我将它带到床上，我躺下来将它压在我的嘴唇上，好像是我即将占有的情妇。

魂兮归来！她来了。是的，我看到了她，我抓住了她，我得到了她，她昔日活时就是这样，金色头发，身材挺拔丰腴，两乳清凉，胯部像一座竖琴。于是我顺着这神圣而波浪般的肉体曲

线，从胸前抚摸到双脚。

是的，我得到了它，朝朝暮暮。她回来了，那个死者，那个美丽的死者，那个令人销魂的，那个神秘的，那个何曾相识的人儿夜夜归来。

我的幸福如此广阔，使我无法隐瞒。在她近旁，我感到一种超凡出世的陶醉，那种占有了“不可捉摸的”、“不可见的”死者的深沉而无法解释的欢愉。任何情人都无法体味到更热烈的、更猛烈的享受。

我一点也不知道隐瞒我的幸福。我爱得如此强烈，因此我决不再和它分离。随时随地带着它。我带着它如同带着我的妻子散步，我带着它到戏院去坐在隔开的包厢里，好像它是我的情妇，……可是有人看见了它……有人猜度了它……有人从我这儿抢走了它，于是将我投入了监牢，好像我是恶棍。人家强夺走了它……唉！天啦！……

那本手记到这儿完了。当我向医生抬起惶惑的眼光时，在这个医院里升起了一声可怖的叫声，一声无能为力的愤怒的嗥叫，一种剧化了的欲求的嗥叫。

那位医生说：“您听着，每天要为这个花痴作五次淋浴。并不止贝特朗上士一人爱死了的人。①

我的惊异、害怕和怜悯交感在一起，于是结结巴巴的问道：

“但是……这头发……真有吗？”

这位医生站起来，打开一个装满了长颈瓶和仪器的柜子，隔着房间扔给我一团绕在长轴子上的金发，它就像只金鸟似的飞到了我这儿。

当我的双手察觉到它的轻巧温柔感时，我一阵阵发颤。我的①1848 年左右在报章上流传的故事，上士 F. 贝特朗患偏执狂、专事盗尸。心因为反感和羡慕而怦怦跳起来，这反感来源于接触到了涉及罪恶的事物，羡慕则来源于面对着一件不洁而神秘的事物的诱惑。

那位医生耸耸肩膀又说：

“人类的灵魂是什么都能干的。”

# 孟其来大爷

在办公室里，孟其来大爷独属一类。这是一个好脾气的老职员，他一辈子只出过巴黎一次。

我们现在是七月末的几天了，我们人人在星期天都到附近乡下草地上打滚或者到水里泡。阿涅尔，阿让特伊，夏都，布其瓦，迈松，普瓦西都有他们的常客和着迷的人。大家热情地讨论这些对巴黎职员们算名胜地方的优点和价值。

孟其来大爷说：

“一群跟着起哄的家伙！你们的乡下真好看！”

我们就问他：

“那么，您，孟其来，您从不去散散步？”

“对不起，我呀，我坐公共车散步。我吃饱了中饭，就舒舒泰泰地到楼下的酒店里，凭着一张有线路和交通联系的巴黎平面图定下线路。而后爬上了我的公共车，撑开雨伞，拍拍马车夫就走。嗨，我从车上可看到东西了，比你们多，瞧！我换街区，就像我在周游世界，这条路和那条路上的人那区别真大！

“我对我的巴黎比谁都熟悉。而最有趣的莫过于看夹层人物。一眼就能看到许多内幕东西，简直不可想象。只要看到一个男人哭的怪像，就可以猜到家里的许多戏，走过理发店时，看到了那些理发师为了看窗外而放了客人涂满肥皂的白鼻子不管，真好笑。对女裁缝抛媚眼，眉目传情，只是大家笑笑的故事，因为没有功夫下车。嗨，真能看到东西！

“这是一种剧院，这是大的，真实的，天然的剧院，在两匹马蹄声中看的剧院。见鬼，我才不拿我的公共车兜风换你们傻希希的林子散步。”

大家求他：

“试试，孟其来，到乡下去一次，试试嘛。”

他回答说：

“我去过一次，已经二十年了，以后再不去了。”

“给我们说说这事，孟其来。”

“你们愿听就说吧．就这么回事：你们知道波艾万，我们叫他波艾罗的文牍员？”

“是呀，很熟悉。”

“他是我在办公室的老搭档。这坏蛋在哥隆布有一幢房子，经常邀我到那儿去过周末。他对我说：

“来吧，短腿子（他开玩笑叫我短腿子）。你跟我们作一次出色的散步。”

“我呢，让自己当了傻瓜；于是有天早晨我乘八点钟的列车动身了，找到了一个类似市镇的地方，一个乡村市镇，那儿什么也看不到，最后我找到了一条两墙之间的狭道端头，有一扇旧木门挂着一个铁铃。

“我拉铃。等了好久，而后人家给我开了门。是谁给我开门的呢？头一眼我认不出来：这是个女人还是个长尾猴？这东西老而丑，包在一些旧布里，看起来又脏又讨厌。在头发里夹着些羽毛，样子像要吃掉我。

“她问道：

“‘您要什么？’

"'波艾万先生。'

"'您找波艾万先生干吗？'

"对着这个泼妇的质问我很不自在。我口吃地说：

"'啊，是……他等着我。'

"她回答：

"'啊，是您要来吃中饭？'

"我勉强说了个'是'，一边发抖。

"于是，转身对着房子。她用生气的声音叫道：

"'波艾万，你的客来了！'

"这是我朋友的妻子，那个波艾万小老头立刻就在门口出现了，这是一幢用石灰粉了的小栅子，上面盖着锌皮，好像一间小锅炉房。他穿着一条白细麻布裤，上面满是斑迹，还有一顶肮脏巴拿马草帽。

握过手以后，他领着我看他所谓的花园，这是在又一道走廊的端头，用高墙围着一块手帕大小的方块地，周围都是高高的房子围着，一天大约只有两三小时的日照。在这个没有风，遭受着周围房顶的反射闷热得像个炉子的井底，有些三色槿，石竹花，紫罗兰之类，还有几颗蔷薇在受罪。

"波艾万说：'我没有种树，但是我邻舍的墙代替了。我就像在树林里似的有遮荫。"

"然后他拉着我上衣的一粒扣子，低声说：

"你能帮我一个忙。你看见过了那位老板娘，她不好处，是吗？今天我邀你来了，她给我穿了干净衣服；要是我给弄脏了，就全完了，我打算靠你帮我浇花。'

"我同意了。我脱了上衣。卷上了袖子，开始轮流用胳膊压泵。这泵呀又喘又叫，像个痨病鬼喘着这样才排出像华莱士泉那么一线水。要十分钟才能装满一洒水壶。我简直是在洗澡。波艾万领着我干。

"'这儿，……这棵；……再来点；……够了……换这棵。'

"那洒水壶，有破孔、漏水，我的脚接到的水比花还多。我裤脚下边弄湿了，浸透了泥。连续二十来次我一再开始，弄湿了我的脚，让水泵飞轮吱吱叫时满身汗。疲倦不堪，我想歇下来的时候，波艾万大爷求我，拉着我的胳膊说：

"再浇一壶……就一壶……就完了。"

"为了谢我，他送了我一朵玫瑰花；一大朵玫瑰，可是它才碰到我的扣眼就完全没有花瓣儿了，像装饰似的，给我留下了一个绿色的小梨形物，硬得像块宝石。我很吃惊，但什么也没有

说。

“老远就听见了波艾万太太的嗓门：

“‘你们到底来不来？人家给你们说饭好了！’

“我们朝那个小锅炉房走过去。

“假使说花园在阴处，那房子相反全在大太阳里。东方浴池的二级蒸汽室还没有我这位朋友的饭厅那样热。

“三套餐具由没有洗干净的镀锡叉子陪同左右，紧贴在一张黄木头桌子上。中央是一罐子和土豆一块儿热的炖牛肉。大家开始吃饭。

“一大瓶染了点儿红色的水引起了我的注目。不好意思的波艾万对他的女人说：

“你说，我的好人儿，为了庆祝，你不给一点儿纯酒喝？

“她定眼看着他气冲冲地说：

“‘让你们两个人都喝醉，是吗？于是你们整天在我家里大喊大叫？庆祝，谢谢啦！’

“他不响了。吃过红烧肉熬菜，她另外拿出一盘猪油土豆。等到这道菜不声不响吃完了，她声明：

“完了。现在该走啦。

“波艾万惊讶地看着她：“可是鸽子呢……你今天早晨拔毛的鸽子呢？’

“她双手叉在胯上说道：

“你们还没有够，是吗？你带了人来并不是把家里全吃光的理由。我得吃什么，我，今天晚上？’

“我们站起来，波艾万对着我耳朵悄悄说道：

“等我一分钟，我们就走。’

“于是他走进他女人进去了的厨房。我听到说：

“给我二十个铜板，亲爱的。’

“你要这二十个铜板干什么？’

“谁知会碰到什么事。有点钱总好办些。’

“她为了让我听见大喊道：

“不，我不给你这些！既然这个人在你家里吃了饭，那至少得由他付你白天的花销。’

“波艾万回来和我在一起。因为我要显得有礼，我弯弯腰对女主人结结巴巴地说：

“太太……多谢……美意招待……’

“她回答说：

“‘这好，可是您不要等他醉醺醺地再给我带回来，因为您会给我找麻烦，您知道！’

“我们就走了。

“要穿过一片光秃秃像桌子的平地，满晒着太阳。我想采一枝沿路的植物，可是我痛得叫起来。手上让它弄得痛得出奇。那儿的人叫它作荨麻。而后到处都有肥料臭，可是这儿臭得叫您心绞。

“波艾万对我说：

“‘耐心点，我们马上就到了河边。’

“真的，我们到了河边。这儿，那泥沼和脏水发臭，而照到水上的阳光是这样强，以致我双眼都感到灼痛。

“我请波艾万带我进那儿去坐坐。他带我进了一间简陋满是人的房子之类的地方，一间内河水手的酒店。他对我说：

“这儿样子不好看，可是这儿人很好。’

“我饿了。我要了一份炒蛋。可是这回，等第二杯酒下肚，这坏蛋波艾万就晕了头，于是我懂得为什么他的女人只给他搀够了水的酒。

“他口若悬河，站起来，要装成力气很大，卷进到调停两个打起来的醉汉的事情里，如果不是老板干预，我们两个人都会遭到一场毒打。

“我拉着他，像扶醉鬼一样扶着他直到第一个小树丛，在那儿我把他放下。我自己在他旁边躺下。显然我也睡着了。

“显然我们睡了很久，因为我醒时已经是晚上了。波艾万在我身边打鼾。我摇摇他。他起来了但还是醉醺醺的，虽然略好了一点。

“于是我们又动身了，在黑地里穿过大平地。波艾万装成找到了路。让我向左转，向右转再向左转。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我们迷失在一大群齐鼻高的桩群里。看来这是一个葡萄园和葡萄藤架子。一直到边也看不见一盏煤气灯。我们在里面转了大约一两个小时，转来转去，犹豫不定，伸着两臂，迷迷糊糊，找不到头，？？？？还是走回到原路上。

“最后，波艾万撞在一根棍子上，撞破了脸颊，于是毫不惊惶地就坐在地上，使足了嗓子拉长了声音响亮地慢慢喊道：‘拉一伊一都！’而我则使劲喊‘救命呀！’一面点起小蜡烛给救援人照路而让我的心落实到肚子里。

“终于有一个回晚了的农民听到了我们，把我们引回到路上。

“我引着波艾万一直到家。可是当我正要把他留在花园门口的时候，那扇门忽然打开了，他的女人拿着一支蜡烛出来了。她使我怕极了。

“而后她一看见了她的丈夫，她大概从日落时起就在等他了，她一边喊着一边朝我冲过来：

“‘唉！坏蛋，我知道您一定会让他醉了再领回来！’

老天，我一直跑着逃到车站。而当我一想到那泼妇在追我，我就躲到了厕所里，因为火车还得过半小时才到这儿通过。

这就是使我从不结婚的原因，而且我从此再也不出巴黎。

# 壁橱

晚饭以后，大家谈到了姑娘们，因为男人们聚在一处，教他们谈什么？

我们中间有一个说：“哼，关于这个题目，我遇见过一件希奇的故事。”

他随即叙述了下文的经过：

去年冬天里的某天晚上，我忽然感到一阵使人凄凉的懒散意味，那是教人受不住的，不时缠住人的肉体和性灵。我当时独自一个儿待在家里，觉得自己倘若那么待着不动，立刻就会感到过分的愁惨，那类愁惨倘若时常侵袭过来，每每无可避免地把人引上自杀之路。

我披上了外套，随即出了街，自己却不知道去干些什么。由下坡道儿走到了城中心的热闹大街，我开始沿着各处咖啡馆的门外闲逛，咖啡馆几乎全是空的，原因是天正下雨，那种细雨，同时沾湿人的精神和衣服，并不是倾盆大雨，不像瀑布似地倒下来叫呼吸迫促的行人跑到大房子的门底下躲藏，而是一种使人无从辨别点滴的毛毛细雨，一种不断地把那种无从目睹的纤小点滴对人飘过来，不久就在衣服上盖着一层冰凉而有渗透力的苔藓样的水分。

怎么办？我向前走，我又向后退回来，想找一个消磨两小时的地方，结果却第一次发现夜晚在巴黎竟没有什么好散心的。最后，我决定走进了牧女狂，那个算得是姑娘们的游戏常在它的大厅子里，人并不多。那条蹄铁形散步长廊只容纳着一些低级的游客，他们的平凡身世从举动上，从服装上，从须发剪裁上，从帽子上，从皮肤的色泽上显示得一目了然。至于一个可以看做是干干净净洗濯过的人，穿着整套像是相称的服装的，那真的不大遇得见。至于姑娘们呢，始终是同样那么些个，你们知道的那些可怕的姑娘们，容颜丑陋，精神疲乏，皮肤松驰，显出她们那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愚顽的轻蔑态度，她们走来走去，好像在猎取主顾似的。

我暗自说那些婆娘都是畸形的，与其说她们富于脂肪不如说她们全是油垢，这一部分肥得凸出来，另一部分却又干瘦，腆着一个“酒肉和尚”式的大肚子，而两条鹭鸶式的长腿的膝盖部分却又向里弯曲，所以真地没有一个是值得一枚路易的，她们在讨价五枚路易以后好不容易才能够得到那么一枚。

不过我忽然望见一个使我觉得可爱的矮矮的人儿了，年纪并不很轻，不过是鲜润的，颇讨人欢喜的，有刺激性的。我拦住了她，并且愚笨地不待考虑，就出了我肯付的那种度过通宵的代价。我不愿意孤孤单单独自一个人回家；更欢喜同着这一个姑娘去偎傍搂抱。

于是我跟着她走了。她住在殉教街一所大房子里。楼梯上的煤气灯已经熄了。我慢慢地爬

上去，不断地划燃一枝蜡烛火柴，我的脚撞着梯级几乎快要失足，因此心里不大痛快，她走在头里，我听见她的衣裙的摩察声音。

她在五楼停住了，关好了和外面相通的门以后，她问道：“那么你可是待到明天？”“一点也不含糊。你知道这原是我们商量好了的。”

“好，我的猫儿，那不过是问一下。你在这儿等一分钟，我马上就转来的。”

于是她让我站在黑暗当中了。我听见她关好了两扇门，随后她仿佛还说了几句话。我诧异起来，不放心了。想来或许有一个面首在她屋子里。不过我的拳头和腰干儿都是结实的。我暗自想起：“等会儿，我们可以看个明白。”

我用全副精神和耳力去细听。有人轻轻动作，有人慢慢行走，并且非常之小心谨慎。随后另外一扇门打开了，我觉得又有人说话，不过很低很低。

她转来了，手里端着一枝点燃了的蜡烛。“你可以进来，”她说。

她用你字来称呼我，就是表示一种占有权的取得。我进去了，经过了一间显然从来没有人吃饭的饭厅以后，我就走进了一间卧房，那正是一般姑娘们住的卧房，连家具出租的卧房，还带着几幅厚的幔子和一铺染上可疑的斑斑点点的红绸子羽绒被盖。

她接着又说：“你随便坐吧，我的猫儿。”

我用一种怀疑的眼光视察屋子。可是绝没有什么像是令人放心不下的。

她很快地脱了衣衫，快得在我脱下外套以前，她已经到了床上。她开始笑了：“喂，你怎么地？你可是变成了木头人儿？你瞧，赶快点吧。”

我照她的样子做了，和她躺在一堆儿了。

五分钟以后，我发痴似地很想穿上衣裳并且走开。但是，那种在我家里缠过我的使人疲劳的懒散意味竟留住了我，剥夺了我任何动作的气力，所以尽管我在这个人人可睡的床上感到恶心，我仍旧躺着不走。从前，我在那边，我在游戏场的灯光下面，以为从这个尤物身上发现了肉感滋味，而现在，那滋味竟在我的怀抱中间消失了，靠着我肉贴肉的，不过是个庸俗姑娘，和一般的庸俗姑娘丝毫没有两样，而且她那种并无感情却像殷勤的吻又带着一股大蒜味儿。

我开始和她谈天了。“你在这儿住了不少的时候了吧？”我说。“到一月十五就是半年。”“你住在哪儿，以前？

“以前我在克洛随勒街祝不过看门妇人给我捣麻烦，我就退了房子。”

接着她就述起一篇关于那个看门妇人的说不完的闲话了，她从前造了她许多谣言。

但是忽然间，我听见有些声音就在我们身边响动。开始，那是一声叹气，随后，一些轻微的响声，不过是来得清清楚楚，如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转动一样。

我突然在床上坐起来，并且问：“那是什么响声？”

她用安详文静的态度回答：

“你不用担心，我的猫儿，那是隔壁的女人。隔板非常之薄，所以我们听起来简直像在这儿。这种房子真糟糕。简直是纸板糊的。”

我懒得非常厉害了，仍旧钻到了被盖里。后来我和她又谈天了。男人们每每受到愚笨的好奇心推动，要向这类的尤物询问她们的初次遭遇，想揭开她们的初次堕落的幕布，如同为了在她们身上去搜寻一种遥远的清白遗迹，如同为了从一句真话里去寻求他们从前的天真而贞洁的短暂回忆，使自己也许因为那种回忆而去爱她们；我当时竟受到那种好奇心的推动，向她提出好些有关她头几个情人的问题。

我明明知道她是会说谎的。有什么关系？我也许会从那些谎言中间发现一件诚实而且动人的事。

“瞧吧，你得告诉我那是谁呀。”“那是一个玩游艇的人，我的猫儿。”“哈！说给我听吧。你们从前在哪儿。”“我从前在阿尔让德伊。”“你从前做什么事？”“我在一家饭馆子做女佣人。”“在哪一家？”“在淡水船员馆。你可知道它？”“那还用说，盘南舫开的。”“对呀，正是那一家。”“他怎样和你讲爱情的，那个游艇家？”“我替他拾掇床捕的时候，他强迫了我。”

不过我突然记起我朋友们中间的一个医生的理论了，那是一个善于观察而且深明哲理的医生，他在某大医院服务多年，整天和他接触的全是身为人母的闺女和公共的姑娘们，他认识了女性的一切羞耻和困苦，认识了可怜的女性在变成有钱闲逛的男性的丑恶牺牲品以后的一切羞耻和困苦。

“一向如此，”他告诉我，“一个女孩子一向是被一个和她阶级相同而且生活情形相同的男人引坏的。我有好些本有关这种例子的观察记录。大家指摘富人采摘民间孩子的清白的花。那不是正确的话。富人购买的是采下来扎好的花束！他们诚然也动手采摘，不过对象却是那些在第二期开放的花；他们从不去剪第一期的。”

这样一回忆，我就望着这个女伴笑起来：“你得知道我明白你的历史。第一个和你相识的人并不是游艇家哪。”

“喔！真的是他，我的猫儿，我对你发誓。”“你说谎，雌猫儿。”“噢！没有，我告诉你。”“你说谎。赶快把事情都告诉我吧。”

她像是迟疑不决，显见得有点惊惶。

我追着又说：

“我是个魔术师，我的漂亮女小子，我是个懂得催眠术的人。倘若你不把真相告诉我，我就来催眠你，结果我一定知道你的事情。”

她是和她那些相类的女人一样地愚昧的，她害怕了。支吾地说：“你怎样猜着的？”

我接着说：“快点说吧。”

“唉！第一次吗，真差不多不算什么。那一天正是那地方的纪念节。饭馆子里添雇了一个临时帮忙的大掌锅，亚历山大先生。他一到之后，想干什么就在馆子里干什么。他指挥一切的人，指挥老板两口子，俨然是一个国王……那是个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人，他并不在

他的炉灶跟前站着不动。始终嚷着：‘赶快，要点奶油，要几个鸡子儿，要点儿葡萄酒。’并且旁人必须立刻跑着把这点儿东西送给他，否则他就生气，对你们骂一些使人连大腿都羞得绯红的话。

“白天的事情完了以后，他就在门口抽他的烟斗。后来我正捧着一大叠空盘子从他身边经过，他就对我这么说道：‘听呀，孩子，你来陪我到河边上走走，教我看看本地的风光吧！’我呢，像一个糊涂虫似地走向河边了；我和他刚好走到了岸边，他很快地就强迫了我，快得简直教我没有来得及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末后，他赶着晚上九点的火车走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

我问：“全在这儿吗？”

她结结巴巴说：“哈！我很相信弗洛朗丹是属于他的。”“那是谁呀，弗洛朗丹？”“是我的小子！”

“啊！很好。后来你又教那个游艇家自以为是弗洛朗丹的父亲，可对？”

“还用多说！”“他可是有钱的，游艇家？”

“是呀，他留下了一份产业给弗洛朗丹，每年收得着三百金法郎的利息。”

我渐渐感到兴趣了。仍旧追下去：

“很好，我的女儿，这很好。你们居然全体都不像旁人猜想的那么笨。弗洛朗丹现在几岁了？”

她接着说：“今年他十二岁了。一到春天，他就要去第一次领圣体。”

“就这样，自从那一次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做你这一种行业？”

她叹气了，用忍耐的意味说：“那又怎么办呢……”但是忽然一道大的声音使我突然一下从床上跳起来，那声音是卧房里出来的，是一个人跌到地上又爬起来，其中还夹杂着双手在墙上摸索的声息。

我端起蜡烛向四周望了一转，又惊惶又生气。她也坐起了，勉强拉着我不教动，一面低声慢气地说：“这毫无关系，我的猫儿，我向你保证这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这方面已经弄清楚那道异样的声音是从哪一边来的。我随即向着一扇被我们床头遮住的门走过去，接着突然拉开了它……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子，那是个苍白而瘦弱的男孩子，坐在一把大的麦秸靠垫椅子旁边浑身发抖，睁着一双受了惊骇的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显见得他刚才是从椅子上落到地下的。

他一下望见了我就哭起来，张开两只胳膊向他母亲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妈，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先头睡着了，后来就摔交。不要骂我哟，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转过身来望着那个妇人。末后我高声说：“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她似乎有些难为情，心里很难过。她用一道断断续续的声音来说明了：“你教我有什么办法？我挣的钱不够教他在外边寄宿。真不得不把他留在身边，我又没有能力多租一间屋子，老天。我没有谁的时候，他就和我一块儿睡。若是有人在这儿来混一两点钟，他只好在壁橱里安安静

静待着；他是知道那么做的。不过若是有人来住通宵，如同你一样，那么在一把椅子上睡觉是叫他腰痛的哪，叫这孩子腰痛的哪……那当然也不是他的过错……我真想让你也去试试看，你……在一把椅子上睡一夜……你就明白那种滋味了……”她生气了，很生气了，一面叫唤着。

孩子始终哭着。一个瘦弱而畏怯的孩子，对呀，那真是壁橱里的，寒冷阴晦的壁橱里的孩子，他只能偶然回到那张暂时空着的床上吸收一点点温暖。

我呢，当时也很想哭一常

末后我回到自己家里去睡觉了。

# 第十一号房间

“什么！您不知为什么调动了首席校长阿曼东？”

“不，一点不知道。”

“他，也一样，而且从不知道，这可是一段最奇怪的历史。”

“您给我说说。”

“您记得阿曼东太太吧，棕色头发，小小瘦个儿的漂亮女人，她这么出众而且秀气，以致在整个柏修斯·勤·隆人家叫她马格丽特夫人。”

“记得很清楚。”

“好吧，那听着。您也再回想想她多得人们的景仰，恭敬，在整个市里没有更受欢迎的人。她善于接待，组织节日或慈善事务，为穷人募捐，为年青人找出千百种消遣方法。

她是仪表万千而且很风流蕴藉，但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风流和外省式的仪表动人，因为这个小女人是个外省地方的，省级的尤物。

那些作家先生们都是巴黎人，用各种调子给我们歌颂巴黎女人，因为他们只知道她们，可是我，我宣布属于上乘的那些外省女人较之巴黎的要好上百倍。

那些精华的外省女人有一种完全特殊的风度，比巴黎女人的更蕴藉，更谦虚，她不空许愿而施舍更多，至于那些巴黎女人，大部份时间是许愿虽多而从不给宽衣解带。

那种巴黎女人是仿制品，厚颜与精致的辉煌成就；而外省的女人是真诚的庄重矜持。

在一个小城市户户瞩目和众眼睽睽之下，一个机伶的小外省女人，以她轻巧的小布尔乔亚的气色、靠固定收入过日子的人的那种令人上当的梗直，别无用意的微笑、一贯而巧妙的种种微小善意，应当比所有巴黎女人的狡猾、机灵和女人的谎话加起来更能高明上千倍。她可以从而获得的爱好、她的放荡，却不引起任何怀疑，任何流言蜚语和社会丑闻。

阿曼东太太是这种难得的族类的一种典型，十分动人。人们从没有怀疑过她，从没有想到过她的生活并不像她的眼神那样清澈，一种栗色透明而热情，但看来真十分诚实的眼色——你

看看去！

再说她有一种令人叹服的手腕：天才的发明，奇妙的机敏和难以置信的纯朴。

她总是从军队里选择情夫，保持三年，这是他们的服役期，就这样。她没有爱情，但她有性要求。

每当一个新部队到达柏修斯·勒·隆，她就打听有关三四十岁之间的一切军官的情况，因为在三十之前的人不够慎重，四十岁以后人常常变弱了。

唉！她对军官清楚得一如上校。她全知道，全知道：那些内心习性，知识、教育、体格质量、耐劳力、有耐性或凶暴、财产，倾向和储蓄还是挥霍，而后她作出选择。她选中那些性格像她那样平静的人，但是要漂亮。她还要求他们没有过任何已知的相好，没有过任何曾泄漏痕迹或者弄出了风声的倾心之事。因为让人传说爱情故事的人决不是审慎的人。

在选定了三年常规驻在时期中该爱她的人之后，余下的事就是对他扔手帕。

按照常规办理的那些妇女该给自己找来多少麻烦，看着她们让大家追求，想出办法使得来献殷勤，又一边标明卖俏推拒的各个阶段，今天让他吻手指，第二天让吻手腕，再一天给面颊而后就是嘴，于是其它等等。

她有一种更快的方法，更审慎又更有把握。她举行一场舞会。

选中了的军官被邀来为屋宇的女主人伴舞。于是，在跳华尔兹的时候，在快动作的吸引中，受到了醉人的舞蹈的陶醉，她紧紧把抱着他，彷佛是在要求献身，并且久久神经紧张地使劲捏紧了他的手。

如果他不理解，那就只是个傻瓜，于是她转向下一个，在他的性欲卡上排列第二号的。

如果他理解了，事情就成了，悄悄地，没有会造成危险的献殷勤，没有频繁的拜候。

那些要让我们懂得我们使她们欢乐的女人，真该用与此相类的方法，这会超越了多少困难、犹豫、语言、动作、不安、忧虑和误会，多少次我们擦身而过了我们毫未意及的幸福！因为当她的嘴还保持沉默，她的眼睛还清澄难测的时候，谁能摸透思想中的神秘、意志上的秘密委弃，对肉欲无声的呼唤和一个女人的灵魂未知之处呢。

当他懂得了的时候，他向她要求约会。而她总让他等上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以窥视他，了解他，防他有没有危险的缺点。

在这期间，他伤透了脑筋，想知道在哪里他们能相逢而无危险。他设想种种困难和不安全的综合情况。

然后，在某个正式的宴乐会上，她悄悄地对他说：“瞧，星期三晚上，九点，在吾溪路靠近城垣的金马旅馆找克拉丽丝小姐。我等您，特别注意穿便衣。”

实际是八年以来，在这个不出名的小旅馆里，她就有着一间带家具的论年包房．这是她第一个情夫的主意而她认为可行的，当那个人走了，她把这个窝保留了下来。

唉！一个普普通通的窝，四壁是淡色蓝花的壁纸，一张杉木床，挂着细麻纱帐子，旅舍老

板经手买的一张圈椅，按他安排的两张椅子一张床前踏脚，以及盥洗要用的盆盆罐罐。何必还要别的呢？

墙上挂着三张大照像，三位上校骑在马上，她的情人上校！

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既不便本人画像作为直接回忆，她就想用这种方式间接地保存回忆？

您会问：在她所有的进出金马旅馆中，从没有被人认出来的吗？

从没有！谁也没有！

她所用方法真叫人钦佩而又简单。她想出了并组织了一系列慈善集会，她经常去而偶有缺席。这位丈夫知道她的虔敬事业，并为此花了他不少钱，过着日子对此不曾有过怀疑。

因此一旦定下了幽会，在吃饭的时候她就当着佣人们说：

“我今晚到为瘫痪老人做法兰绒腰带的协会去。”

她在近八点的时候出去，进了这个协会立刻出来，穿过各式各样的路，于是在某条小道里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在一个阴暗没有灯的角落里脱下了帽子，换上在她短大衣下面带着的女佣小帽子，展开一条用同样方式藏起来的白色围裙，拦腰系上，用一条餐巾包上她的出客帽子和方才还披在肩上的外衣，大胆地露着胯部快步走，像个女佣去办事；而且有时她甚至跑起来，像有急事催着。

因此谁能从这个瘦小灵活的女仆认出首席校长阿曼东夫人呢？

她到了金马时，就上楼到她有钥匙的房间；而那个胖老板特鲁渥看到她走过柜台时，就自言自语说：

“这是克拉丽丝姑娘会她的情人来了。”

这个胖滑头他确实也多少猜到了点事，但是他不想再设法多知道，而且在知道他的主雇是阿曼东太太，就是那位当地被叫作“玛格丽特太太”时，肯定曾大吃一惊。

下面就是如何发生了大揭露的。

克拉丽丝小姐从不两宿接连幽会的，她太细致谨慎，干不出这种事来，而且特鲁渥师傅对此很清楚，因为八年以来，他从没有见过她在幽会后的第二天再来的。而且在房间紧张的日子里，他还曾安排让人用那间房住上一夜。

可是在去年夏天，校长阿曼东先生要离开一周。这是七月时候，这位夫人热情正炽，因为不用怕人干扰，在一个星期三晚上分手的时候她问他的情人，华仑吉尔的漂亮的司令官愿不愿明天再见，他回答说：

“那当然！”

于是他们约定星期四在经常的时候见面。她低声对他说：

“要是你先来，亲爱的，你躺下等我。”

他们拥抱了之后分手走了。

于是在第二天十点钟左右，特鲁渥师傅在读市里发行的共和派读物“柏修士小报”时，他远远地叫正在院子里拔鸡毛的老婆说：

“这儿发生霍乱了。昨天在渥米涅死了一个男的。”

后来他就再没有想这件事了，他的旅馆住满了人，营业很顺利。

到得中午，一个步行的客人到了，一个旅游艺人，喝了两瓶苦艾酒后要了一顿好中饭，因为天气很热，他喝了至少一立升酒，两立升水。

接着喝了他的咖啡和小杯儿酒，更明确些说三小杯酒，而后感到有点儿晕，他要间房休息一两小时。一间空房也没有了，这老板和他妻子商量后，给他开了克拉丽丝小姐的房间。

这个人进去了，快五点时因为还未见到他出来，老板去叫他醒来。

真是吓人，他死了！

旅馆老板下来找到他的妻子：

“你说怎么办，我安排在十一号房的那位演员，肯定死了。

她抬起那双胳膊。

“不可能！老天爷！是霍乱吗？”

特鲁渥摇摇头说：

“我宁可说是脑溢血，看来他黑得像酒糟。”

可是那个女店东吓坏了，反复说：

“不能说出去，不能说出去，人家会认为是霍乱。你去报告但不要说。到晚上抬出去绝不要让人看见。既没见也不知，我给你闹个糊涂帐。”

这个男的低声说：

“克拉丽丝姑娘昨天来过，那房间今晚是空的。”

于是他去找医生来，诊断是由于饱餐后积食死亡。然后他通知警察局将于午夜抬出去，以免对旅馆引起怀疑。

刚到九点时，阿曼东太太飞快地跨上了金马旅馆的楼梯，这天谁也没有看见她。她找到自己的房间，开门进去。壁炉上点着一枝蜡烛，她走到床边，那位司令官已经躺下了，但他放下了帐子。

她说：

“一分钟，亲爱的，我就来。”

于是她以一种狂热的粗暴方式脱衣服，将靴子扔在地上，紧身裙扔在圈椅上，然后她的黑裙袍和解开的短裙成为一圈落到她的周围，她站起来穿着红色的绸衬衫，就像一朵正开的花。

因为这位司令官一句话也没有说，她问道：

“你睡了，我的胖子？”

他不答应，于是她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笑起来：

“瞧，他睡了，真滑稽！”

她还穿着她白天的黑色丝袜，于是跑到床边很快地溜进去，想把那位一下子惊醒，满怀抱住了这个旅客冰凉了的尸体满嘴亲了上去！

一刹那，她楞住了不动，太骇怕了以致什么也不懂。但是这堆没有反应的肉的冷气，在她在心灵还没有能开始反应之前就给她的肉体注进了极端的和非理性的恐怖。

她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从头到脚都发抖；而后跑到炉台上抓住了蜡烛，再回来看看！于是她看到了一张她从不认识的可怕的脸，黑色浮肿，双目紧闭，上下巴颏一副可怕的鬼脸。

她发出了一声喊，那种女人们在慌张失常中迸发出了的尖声长叫，于是让蜡烛掉在地上，她打开门，裸体沿着走廊里逃走。一边继续以受惊的样子嗥叫。

住在四号房一个穿着短袜子的旅行推销员立刻跑出来，把她搂住在怀里。

他吃惊地问道：

“什么事，好孩子？”

她迷迷糊糊结结巴巴地说：

“有人……有人……有人在我房里……杀了人。”

别的旅客也出来了。老板自己也跑过来。

接着那位司令官也在走廊尽头显出了他高大的身影。

她一看见他，就向他扑过去，喊着说：

“救救我，救救我，罔特朗……在我们房间里有人杀了人。

要解释真困难。虽然特鲁渥先生说了实情，并且请人家立刻释放了克拉丽丝小姐，对此他以自己脑袋担保。但是那位穿短袜子的旅行推销员在看过了尸体以后，肯定其中有罪行，因此他决定伙同其它旅客来阻止放走克拉丽丝小姐和他的情人。

他们得等警察局长来，他允许他们自由，但他是不会守秘密的。

又一个月，校长阿曼东先生得到了迁升和一幢新住宅。

# 俘虏

森林里除了雪花落到树上的轻微摩擦声音以外，没有一点旁的响动。雪从中午就开始落下：是一阵片儿不大的小雪，在树枝上集成一层苔藓样的冰，在落叶上铺出一层银样的薄衣，在道路上撒成一幅又白又软而又广阔无边的地毯，并且加重了这树海里的没有界限的沉寂气象。

在那看守森林的警察住的房子门外，一个露出胳膊的年轻妇人正用斧头在一块石头上面劈柴。她是瘦长的和健壮的，一个道地的在森林里面长大的妇人，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森林警察。

房子里有一个人喊着：

“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两个人，贝尔盯你应当进来，看着快要天黑了，很可能有些普鲁士人和一些狼在附近一带打主意。”

那个劈柴的妇人正很使劲地劈着一段树根，每逢劈过一下，就挺起胸膛，举起双手再劈，这时候她一面劈柴一面答话：“我已经完了，妈。我就来了，我就来了，你不用害怕，天还没有黑。”

随后她搬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柴块儿进来，沿着壁炉堆好；再跑到外面去关板窗，去关那些用榆木心子做成的厚实阔大的板窗，末了，才进来扣好门上的那些结实的门闩。

她母亲，一个皱纹满面因为年老而胆小怕事的老妇人，这时候连忙走到了火炉边说：

“我真不愿意你爹到外面去。两个女人，顶什么用？”

年轻女人回答：“不见得！我一样可以打得死一只狼或者一个普鲁士人。”

于是她抬头望了望一枝悬在炉台上的大型手枪。

她丈夫在普鲁士人侵入的初期就加入军队里了，现在她们母女两人单独和家长同住，这家长就是绰号高跷的老警察尼可拉•毕戎，他从前执拗地不肯离开自己的住所搬到城里去。

那座最近的城市就是勒兑尔，旧日一座建在石岩上的要塞。那儿的人是爱祖国的，有财产的人早就决定抵抗侵入的敌人，早就决定闭门死守，早就决定依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来受包围。从前已经有过两次了，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世那两个时代，勒兑尔的居民们都是以英勇自卫而著名的。这一次他们将要照样做，当然！否则宁肯全城同归于尽。

所以，他们购置了一些枪炮，配备了一队民兵，分为营又分为连，每天在演武场里操练，全体，做面包师的，开油盐店的，做屠夫的，做会计师的，做律师的，做小木匠的，开书店的，做药剂师的，都轮流按着规定的时间操练，指挥者是乐伟业先生，他从前在龙骑兵队里当过中士，现在正开杂货店，娶了大乐伏唐先生的女儿，并且承袭了他的小店。

乐伟业自称城防指挥官，当地的青年人早已都去从军，于是他把其余那些为了抵抗而留下的人组成一支队伍。胖子们只用体操式的步伐在街上行走，为的是减肥和增加肺活量。体力弱

的背着好些重的东西走路，为的是锻炼筋骨。

后来，大家等候普鲁士人了。不过普鲁士人却没有出现。他们驻扎得并不远；因为他们的侦察兵已经穿过森林前进了两次，一直走到高跷毕戎那所看守森林的房子前头。

这个像是狐狸一样会跑的老警察早到城里通知过了。他们瞄好了大炮的射击线，但是敌人却没有露面。

高跷的房子做了设在阿韦陵森林里的前哨站了。老翁为了采办食物，又为了把乡下的消息送给城里的有产阶级，每周到城里去走两回。

这一天他又到城里送消息去了，因为前两天下午两点钟光景。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德国步兵小支队在他家里休息，后来不一会儿就开走了，那个带队的中士会说法国话。

每逢他，这老翁，这样到城里去的时候，总牵着他那两条大嘴巴猎狗、以防备树林中的狼，因为这季节里狼变得特别凶狠。并且临行总吩咐他的妻女一到天色快黑就要关好门待在家里不到外面去。

他女儿什么也不怕，不过他的妻子总是发抖的、并且重复地说道：

“将来没有好下场，这一切；你们会看见将来没有好下场！”

这一天傍晚，她比往常更着急得厉害一点。

“你可知道你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

“喔！要在十一点以后，一定。他老人家在指挥官那里吃晚饭，向来是回来得很晚的。”

于是她把锅子挂在火上来煮菜羹了，到了她停止动作的时候，就静听一阵从烟囱管里传到她耳朵里的模糊的响声。

她喃喃地说：“有人在树林子里走呀，有七八个人，至少。”

老婆子害怕起来，停止了纺轮的工作，一面结结巴巴地说：“唉！上帝，你爹刚好不在这里！”

她还没有没完，一阵激烈的叩门动作使得她们的门发抖了。

母女两人没有回答，这时候，一道凶恶生硬的口音喊着：“开门！”

随后，沉寂了一会儿，那同样的口音又喊：“开门，不然的话，我就要打破它！”

于是贝尔丁听明白那是德国人说法国话的口音，就把炉台上那枝大型手枪藏到了自己的裙子口袋里，随后，她走过去把耳朵贴到了门上才问：“您是谁？”

那说话的声音回答道：“我们是那天来过的队伍。”

年轻妇人接着问：“您要什么东西？”

“从今天早上，我同我的队伍就在树林子里迷了路。开门，不然的话，我就要打

破它。”

她在这当口没有选择的可能了，就连忙抽开了那根粗的铁门闩，拉开那扇厚的板门，于是在积雪的微光里望见了六个人，六个普鲁士人，前天来过的那几个。

她用坚决的语气问：“你们这时候到这儿来做什么？”

那中士用同样口音重复地说：“我迷了路，完全迷了路，我认识这所房子。从今天早上起，我没有吃过一点什么，我的支队也一样。”

贝尔丁高声说：“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在家里，今天晚上。”

那个像是一个正直汉子的军人回答：“这不要紧，我不会做什么坏事。不过你要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因为又乏又饿，我们都快站不住了。”

她立刻往后退了："请进来吧！”她说。

他们进来了，满身都是雪，在他们铁盔上面堆成一种宝塔形奶酪蛋糕样的东西，他们都像是疲倦得很。

年轻妇人指着那些排在大桌子两边的木头长凳向他们说：

“请坐上吧！我去给你们做点菜羹，你们看上去真是累极了。”

随后，她重新上好了门闩。

她在锅子里添了水，又添了点奶油和好些马铃薯，随后取下了那块悬在炉台里面的肥膘腊肉，切了一半扔在汤里。

那六个人瞧着这一切动作，眼里饥饿得发火。他们早把他们的枪和铁盔搁在一只墙角落里了，现在安静得像是好些坐在讲堂长凳上的孩子一般等着。

那母亲重新动手纺纱了，一面不时向着那些侵入的兵慌张地望一下。这时候，他们除了纺轮的轻巧旋转声音，柴火的开裂声音和水在锅子里的微响声音之外，什么也不听见了。

不过忽然之间，一道异样的声音教他们全体都吃惊一下，那道声音像是一种从门底下传进来的干喘样的吹气声音，一种强有力的抽鼾样的和野兽嘘气的声音。

德国中士一下跳起来对着搁枪的处所走过去了。这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妇人却做了个手势教他不必动弹，并且微笑地说道：

“这是狼呀！它们也和你们一样，走来走去并且都饿了。”

那个不肯轻信的汉子定要去看，于是立刻打开了那扇门，这一来，他就看见两只灰色的大野兽腾起了快步拚命地逃。

他转身坐下来一面喃喃地说：“我当初真不相信。”

他一心等候那份菜羹出锅了。

他们饕餮地吃着菜羹，为了想要多吃一些，嘴巴张开到了耳朵底下，那几双滚园的眼睛和嘴巴同时张开，喉管里的声响竟像落水管里格鲁鲁的水声一样。

母女俩一声不响地瞧着这些红胡子的迅速动作：菜羹里的那些马铃薯都像是落到了这些活动的毛丛里。

他们口渴了，于是这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妇人，就到地窖里替他们去取点苹果酒。她在地窖里耽误了好些时；地窖是一间有穹顶的小石屋，据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曾经做过监牢又做过避难之处。那里面有一条窄窄螺旋形的梯子，穿过梯子顶上的小洞就升到了厨房尽头的地面上，可是这小洞是用一块厚的四方木板盖住的。

贝尔丁走上来的时候却笑起来了，独自用狡猾的神气笑起来了。后来她把那只装苹果酒的罐子交给了德国人。

随后她和她母亲一同在厨房的另一端也吃着晚饭。

这些兵吃完了，于是六个人都围着桌子打瞌睡。偶尔，一个脑袋轻轻地在桌上碰出一点响声，随后这个突然醒来的人又竖起了脊梁。

贝尔丁向那中士说：

“你们到炉子前面去睡吧，还用多说，那儿容得下六个人；我呢，要他妈到楼上的屋子里去。

末了母女俩上楼去了。大家听见她们锁好了门，听见她们走了一阵，随后她们再也没有一点声息了。

普鲁人士都躺在地上了，脚对着脚，头枕着自己那件卷好了的大风衣；不久，发出了六道不同的鼾声，有些是响亮的，有些又是尖锐的，不过却通通是继续不断的和骇人的。

忽然响了一枪，这时候，他们确实睡着了很久很久，那枪声是非常震耳的，可以教人相信放枪的地点就靠着房子的墙外。那些兵立刻都站起来了。不过枪声又响了两下，随后另外又是三下。

楼上的门突然开了，年轻妇人赤着脚走下楼来，身上只披着小衫，系着短裙，手里端着一只烛台，神气像是张皇得很。

她吃着嘴说道：“法国兵来了，至少有两百人光景。要是他们在这儿找着了你们，他们就会来烧这所房子了。赶紧到地窖里去躲吧，并且不要弄出响声。倘若有响声，我们就都没有性命了。”

那个神色张皇的中士用德国口音的法国话喃喃地回答道：“我很愿意，我很愿意，应当从哪儿走下去？”

年轻妇人连忙托起了小洞上的那块厚的四方木板，六个人就一个跟着一个，用退后的步儿凭着脚尖去探索梯子上的落脚处所往下走，最后都从那条螺形梯子上面失踪了。

不过，在最后一顶铁盔的尖子消失以后，贝尔丁就盖上了那块沉重的榆木板——这木板厚得像是一爿墙，硬得像是一块铁，有绞链，有锁簧，她用钥匙把那监狱式的锁簧旋了两转，于是她就开始笑起来，她带着一阵想在这群俘虏的头上跳舞的疯狂欲望，不声不响然而乐不可支地笑了起来。

他们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关在那里面，像是在一只坚固的箱子里，在一只石头箱子里，那只箱子只靠着一个嵌着几根铁条的矮气窗接受外面的空气。

贝尔丁重新燃起了她那炉火，又重新把那只锅子挂在火上，末了一面重新炖着点儿菜羹，一面低声自言自语："父亲今晚一定累坏了。"

随后，她坐下等着。现在只有那座挂钟的摆，在沉寂的境界里送出那阵有规则的嘀嗒嘀嗒的声音。

这年轻妇人不时对着挂钟望一眼，眼光里的焦躁意味正像是说："走得太慢了。"

但是不久她就觉得有人在她的脚底下唧唧哝哝的说话了。好些低而模糊的语句，穿过地窖的砖砌穹顶传到她的耳朵里来。普鲁士人渐渐猜着她的诡计了，一会儿，中士就爬上了那座小梯子，举起拳头来打那方盖板。他重新用德国口音的法国话喊着："开门！"

贝尔丁站起来走到盖板跟前，摹仿那中士的口音问："你们想要什么？"

"开门！"

"我不开！"

那汉子生气了："开门，不然的话，我就要打破它！"

她笑起来了：

"你打吧，好小子，你打吧，好小子。"

于是他动手用枪托来撞这块关在他头上的榆木盖板了。不过它竟抵住了枪托的撞击。

这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妇人听见他从梯子上下去了。随后，那些兵一个一个轮着走上梯子使劲来打，并且考察这盖板是如何关上的。不过，他们无疑地自行承认了这种尝试是枉费气力，所以又通通走下去再在地窖里开始议论。

年轻妇人细听他们议论，随后她打开了那扇通到外面的门，向夜色里侧起了耳朵细听。

远处一阵狗吠传到她跟前了。她如同一个猎人一样吹起了口哨，后来，几乎立刻就有两条大狗在黑影里纵过来向她身边直扑。她抓住它们的脖子教它们不要再跑。随后她尽力高声叫唤起来："喂，爹呀！"

一道声音从很远的处所回答："喂，贝尔丁！"

她等了几秒钟，随后又叫唤："喂，爹呀！"

那道声音在近一些的处所又重新回答："喂，贝尔丁！"

她接着又叫唤："不要走气窗跟前经过。地窖里有好些普鲁士人。"

于是，那个长大的人影突然向左面一偏，在两枝树干中间停住不走了。

他不放心似地问道："好些普鲁士人在地窖里。他们干什么？"

年轻女人开始笑了：

"就是前天来过的那几个。他们在树林子里迷了路，我把他们放在地窖里乘凉。"

于是她说起了这件凑巧的事，她如何放了几响手枪去恫吓他们，又如何把他们关到了地窖里。

那个始终郑重其事的老翁问道："在这个时刻，你想教我们怎么办？"

她回答道："你去找乐伟业先生和他的队伍吧！他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毕戎老爹微笑了："对，他一定很高兴！"

他女儿接着说："我给你做了点菜羹，赶快吃了再走吧！"

年老的森林警察坐在桌子跟前了，他把两只盆子盛满了菜羹放在地上去喂那两条狗，然后再吃自己那一份。

普鲁士人听见了有人说话，都不做声了。

高跷在一刻钟以后又动身了。贝尔丁双手抱着脑袋静候。

俘虏们重新骚动起来了。现在，他们嚷，他们叫人，他们怒气冲天地不断用枪托来撞击那块摇不动的盖板。

随后，他们从气窗的口上放了许多枪，无疑地是希望有什么在附近经过的德国支队可以听见。

这个在森林里面长大的妇人不再动弹了，不过这种声音教她焦躁，教她生气。一阵恶怒在她心上发动了；她几乎想弄死他们，免得再闹。

随后，她越来越焦躁，开始瞧着壁上的挂钟，计算过去的时间。

她父亲去了一个半钟头了。现在他早到了城里。她仿佛看见了他：他把事情告诉了乐伟业先生，这一位却因此而脸色发白，于是打着铃子问女佣人索取他的军服和军器。他又仿佛听见了那阵在各处街道上流动的鼓声。看见了各处窗口里现出好些惊惶的脑袋。那些民兵从各自的家里喘着气走出来，衣裳还没有穿好，一面扣着身上的皮带，用体操式的步儿往指挥官家里走。

随后，队伍排好了，高跷站在头里，在深夜的积雪中间向森林开拔。

她又瞧着壁上的钟："再过一点钟；他们可以到这儿。"

一阵神经质的焦躁使得她心里忍耐不住了。每一分钟在她都好像是无穷尽的。真慢呀！

最后，她假定他们要到来的时刻，已经被钟上的针指出来于是她再打开门去听动静，望见有一个人影子正小心地在那儿走。她害怕了，迸出了一声叫唤。谁知那就是她的爹。

他说道："他们派我来看情形是不是没有变。""没有，一点也没有。"

这时候，他也在黑暗中吹起了一声拉得很长的尖锐的口哨。不久就看见一堆黄不黄黑不黑的东西，从树底下慢慢地走向近边来：一队由十个人组成的前哨。

高跷不断地重复说道："你们不要在气窗跟前经过。"

后来，那些先到的人把那个令人不放心的气窗，指给了后到的人看。

末了，部队的主力到齐了，一共是两百人，每人带了两百粒子弹。

精神激动的乐伟业浑身发抖了，他把弟兄们安排布置好，把房子团团围住，一面却在那个气窗前面，那个开在墙脚边给地窖通空气的小黑窟窿前面留下了一个大的空白区域。

随后，他走到房子里面了，并且问明了敌人的实力和动态，因为敌人现在绝无声息，竟使他们可以相信敌人已经失踪，消灭，从气窗里飞走了。

乐伟业先生在那方盖板上跺着脚叫唤："普鲁士军官先生！"

德国人却不回答。

指挥官接着又叫唤："普鲁士军官先生！"

竟然没有效果。他费了二十来分钟，劝告那个一声不响的军官把军械和配备缴出来投降，同时允许保全他们全体的生命安全和军人荣誉。不过，无论是同意或者仇视的表示，他没有得到一桩。因此形成了僵局。

民兵们正踏着地面上的雪，使劲用胳膊打着自己的肩头，如同赶车的人教自己取暖似的，并且都瞧着那个气窗，那种想从气窗前面跑过的孩子气的念头愈来愈强烈。

民兵们中间有一个姓酒罐的，素来很轻捷。这时候突然冒险了，他使起一股劲儿像一只鹿似地在气窗前面跑着走过去。这尝试竟成功了。俘虏们都像死了一样。

有人高声叫唤着："没有一个人。"

后来另一个民兵又从这个危险的窟窿前面，穿过那段没有受包围的地方了。这样，就成了一种游戏。不时就有一个人跑起来，从这一堆中间跑到另一堆中间，如同孩子们的某种游戏，并且两只脚提得那样活跃，所以就有许多雪块儿跟着他跳起来。有人为了取暖，烧燃了几大堆枯枝，于是民兵们跑动的侧影，在一阵由右面跑到左面的迅速动作里照得明显了。

有一个人叫唤："轮到你了，笨鹅。"

笨鹅是一个胖大的面包商人的姓，他本人的大肚子惹起了同伴的笑声。

他迟疑起来。有人取笑他了。于是他打定了主意，就用一种小小的体操式的步儿起程了，那种步儿是有规则的，气喘吁吁的，大肚子摇来摇去。

全队的人都笑出眼泪来了。大家打起吆喝来鼓励他："好啊！好啊！笨鹅！"

他将近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这时候，气窗里闪出了一道长而快的红光。同时、叭地响了一声，接着这个胖大的面包师带着一声骇人的叫唤扑倒在地上了。

没有一个人跑过去救他。随后，大家看见他在雪里手脚伏地爬着，口里一面哼个不住，末了，等到他爬完那段可怕的路程便晕倒了。

他臀部的脂肪里中了一粒枪弹，部位正是臀尖上。

在初次的意外和初次的惊慌过了以后，一阵新的笑声又起了。

不过，指挥官乐伟业在那所房子的门槛边出现了。他刚刚决定了他的作战计划。这时候用一种颤动的声音下着命令："白铁铺卜朗虚老板和他那些工友。"

三个人走到他跟前了。"你们把这房子的落水管都取下来。"

一刻钟之后，他们就搬了二十来米长的落水管交给了指挥官。

于是他用尽了千般小心，在地窖的那块盖板旁边挖了一个小圆孔，后来从一口井的抽水机边引出一道水路通到这个小圆孔里来，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我们就要请这些德国先生喝点儿东西！"

一阵由于赞美而起的狂热"胡拉"之声爆发了，接着就是一阵狂嚷和傻笑。后来指挥官组织了好些个工作小组，五分钟换一次班。接着他发命令了："抽水！"

于是井上的那副抽水唧筒的铁挽手开始摇动了，一阵细微的声响沿着那些落水管流着，接着不久就带着一阵溪涧中的流泉幽咽之声，一阵有些红鱼在里面出没的岩泉的幽咽之声，从梯子上一级一级落到了地窖里。

大众静候着。

一点钟过了，随后，两点钟，随后又是三点钟。

怒气冲天的指挥官在厨房里散步了，他不时把耳朵贴在地面上，设法去猜度敌人正做着什么事；暗自询问他们是否不久就会投降。

敌人现在起了骚动了，有人听见了他们撞动地窖里的那些酒桶，听见了他们说话，听见了他们弄得水哗哗响。

后来在早上八点钟光景，一句用德国口音说的法国话从气窗里传出来了："我要和法国军官先生说话。"

乐伟业从窗口边略略伸出了脑袋答话："您投降吗？""我投降。""那末请您把所有的枪都

送到外边来。”

于是大家立刻看见一枝枪从气窗里伸出来了，并且随即倒在雪里了，随后又是两枝，三枝，所有的军器都齐了。末了，那道同样的声音又叫唤：“我没有了。请您快点，我已经淹在水里了。”

指挥官发了命令：“停止抽水。”

抽水唧筒的摇手不动了。

末了，把那些握枪候命的民兵塞满了那间厨房，他才从从容容托起了那方榆木盖板。

四只脑袋出现了，那是四只湿透了的灰黄长发的脑袋，后来，大家看见那六个德国人一个跟着一个走上来，那都是发抖的，浑身流水的和惊慌失措的。

他们都被人捉住了，都上了绑了。后来，因为大家恐怕有什么意外，就立刻分成两队出发；这两队中间有一队是押解俘虏的，另一队，却用一张铺在几根树条子上的床垫子抬着笨鹅。

他们都胜利地回到了勒兑尔的城里。

乐伟业先生因为生擒普鲁士的一队前哨的功勋得到了政府的勋章，而那个胖大的面包师因为在敌人跟前受伤，也得了军人奖章。

# 我们的那些英国人

一个钉好的小本子躺在车厢有垫子的座椅上。我捡来打开，这是一本旅行日记，那位旅客掉了的。

下面我抄了最后三页：

2 月 1 日芒通是结核病者的集中地，以它与结核病的因缘而出名。和土豆上的结核完全不一样，土豆的结核是生长在土里为了营养和育肥人类，而这种病菌是长在人体里面而营养育肥大地。

我信的是这个国家一个可爱而博学的医生的这一科学定义。

我在找一家旅馆，人家给我介绍了一大群大、大……，有俄国大旅馆，英国大旅馆，德国大旅馆，荷兰大旅馆。

根据国际情况，我对老板作出了评价，并将自己安排到了这家医院。它看来很空，虽然很大。

而后我在城里转了一圈，这城很漂亮，很好的位置在一座火山（看旅游指南）脚下，我遇到一些面有病容的人，由一些脸有倦厌之色的人陪着散步。在这儿看得见口罩（这合自然主义者的意见，他们对口罩的消失感到不安）。

六点时，我回来吃饭。餐具安排在一个大厅里，这厅该容三百来客人，可是现在整整只有 22 个。他们一个一个进来。首先是一个高个儿，刮了胡子的瘦英国人，穿着一件有下摆的合身大衣，那套着这位先生的两只瘦胳膊的袖子好像装着一把雨套的雨伞鞘子。这衣服叫人想起老

早时候中尉之流的常规制服，病人的衣服，和神职人员的道袍；在正面有一行扣子，用和主服一样的黑呢子包着，一个锁着一个，像一排土鳖，对着的一排扣眼，好像在等着它们，给人以一种不相称的印象。

背心的扣合也是用的同样方法。穿这种衣服的主人看起来是不喜欢顽笑的。

他向我敬礼，我还以同样的礼仪。

第二群进来的，是三位太太，三位英国女人，那位母亲和两位女儿。每人头上戴着一顶雪白的蛋形帽子，这真叫我惊奇。女儿和母亲一样老。那位母亲老得和女儿一样。三个人都是瘦瘦的，平胸高个儿，行动缓慢，表情严峻；而且她们外面的牙齿叫人连盆子都会望而生畏。

别的住客也来了，都是英国人。只有一个红润而胖，带着白连鬓胡子。每个女人（她们只十四个）头上都带一顶雪白的蛋形帽。我看出这种贴在上面的小帽是白花边或是泡泡纱做的，我不太清楚。看来不是甜津津的。所有这些女士们却都有一股醋浸渍过的神气，虽然在他们中间有五位年轻姑娘，不太丑但都是平平淡淡的，看不出什么希望所在。

我想起了布衣哀的诗：噢，我之所爱，你胸膛平坦又何妨，

平板一块就更能贴近心房！这时我看见了你骨架中的爱情，

宛然如乌鸦独立，在笼中做梦！

还有两位比第一位年轻些的年轻先生，也一样穿着祭司的大衣。这些是没有出家的教士，有妻子儿女，称为牧师。他们的神气比之我们的神甫更正派、更严肃。我无法将这位的一吨换算为另一位的一桶，性质是不相同的。

等到宾客到齐，带头的牧师主持布道，用英文宣讲了很长的祝福之类，全桌子都带着一副像在做糖渍食品时的气色听着。

我的饭菜也是同样圣洁的，人人都是吃的汤，我也是，纵然我信仰的是以色列和阿尔柏的上帝。

大厅里是一片严肃的静寂，应当属于一种不正常的静寂情况。我想我的出现对这一片‘殖民地’是不愉快的，这块地迄今为止还没有进来过一只不圣洁的羊。

那些女人尤其保持了一种愚蠢的僵硬态度，好像她们总在怕让她们奶油泡沫似的小帽子掉到盒子里。

这时那位主持牧师对他的邻位副牧师说了几句话。因为不幸我能听懂点儿英文，我惊异地注意到他们在重新拾起中断了的饭前关于预言课文的谈话。

所有的人都凝神致志听着。

于是纵然我，我也享受到了一些不可信的引文。

以赛亚说过：“我将为渴极者布水。”

我不知道这话。我也不知道那些由取利米，玛拉基、以西结、以利亚、和珈加基传布的真

理。

它们像苍蝇一样钻进了我的耳朵，这些简单的真理在我耳朵中嗡嗡直响。

“饥者必求食。”

“空气属于鸟，而水属于鱼”。

“无花果树结无花果，枣树结枣。”

“不听话的人得不到科学。”

我们伟大的亨利·莫尼艾较之要广阔深奥多少啊，他只由不死的普留多一人之口说出了比所有的预言加在一起都更闪光的真理。

他面对大海喊着：“大洋啊，真是美丽，可是损失了多少土地！”

他为世界拟定了永恒的政治：“舞刀弄枪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日，我将使用它们以捍卫赐我刀枪的权威，而需要时，也用之以攻击它！”

假使我有幸能被介绍给在我周围的英国社会，我一定要为他们编一本我们法国预言选。

饭一吃完，大家就到客厅里。

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那个英国部落在广阔场地的另一角落里，好像在商量什么阴谋。

突然间，一位太太朝钢琴走过去。

我想：“啊！来点儿音乐！那可好！”

她打开钢琴坐下，于是整个儿殖民团围住了它，像一个兵团，前面一排是妇女，后面是男人。

他们要演唱一段歌剧吗？

那个牧师头头变成了合唱的牧师头，举起手来再放下去，于是一阵不可名状的，可怕的喧嚣从所有这些嘴巴里出来，他们唱的圣诗！

那些女人尖声叫，那些男人则吼，玻璃都发抖了。旅馆里的狗在院子里吠起来。 房间里还有一条狗应答。我又吓又气跑开了。我到城里走了一阵。既找不到戏院也没有电影院，一处游乐场也没有，只好回来。那些英国人还在唱。

我躺下了。他们总是唱。他们一直到午夜，都用最假、最刺耳、最使人受不了的假嗓子给至尊唱赞歌，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而我被这种可怕的模拟精神弄得恼火，它将整个民族带进了阴森可怖的舞蹈里。我在床毯下面吟了几句。我叹至尊德·啊比翁，

人家在大厅里把您歌颂，但愿主多只耳朵，

赛似他的子民忠又诚。但愿他爱才、爱美、爱善良，

爱那智慧与欢畅。

还有出色好表情，

还有音乐真欣赏，至尊，至尊，我为您

实实在在太伤心。

当我终于睡着了的时候，我做了许多可怕的噩梦。我看见一些先知骑在牧师身上，一边吃死人头上雪白的鸡蛋。

真怕人，真怕人。

2 月 2 日一起来我就问老板，这些侵入到他旅馆的野蛮人有没有开始他们每天的、令人心惊的散心。

他微笑着对我说：

“啊，没有，先生，昨天是他们的礼拜日，而您知道照他们国内，星期天是神圣的。”

我回答说：

“牧师眼里万事不神圣。

甭管旅游者睡不睡得着，

吃不吃得进；

更甭提管他耳根能不能安静。

请您注意这类事情别再有，

否则毫不疑迟，我就去把火车乘。”

这位旅馆老板有点吃惊，并同意他要注意观察。

这天白天，我到山里去作了一次十分舒心的散步。

晚上到了，我又参加了同一的祝福。而后我回到客厅里。他们要干什么呢？大约有一个钟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忽然间，仍旧是昨天那位伴奏圣诗的太太朝钢琴走过去，打开了琴——我骇得发抖——，于是她弹起来……一曲华而兹。

那位牧师头头照着习惯在他的膝头上打拍子。那些英国人轮流着邀请那些妇女。于是那些雪白的鸡蛋就转呀，转呀转，那些鸡蛋到处转。

我对这比较高兴些！华尔兹之后来了一个四对舞，一个波尔卡舞。

没有得到介绍，我无声无息的呆在一个角落里。

2 月 3 日到山里可爱的废墟老卡斯特拉旅游，山中的古迹令人叹赏，陵峰顶上都有些堡垒的残迹。

没有再比乱石丛中这些卫城的残迹更美丽的了，它俯视阿尔卑斯山（见导游者），这地方真是妙绝了。

吃饭的时候，我按法国方式单方面地自我介绍给桌上的邻座。她不答理我——英国礼仪。

晚上，英国人舞会。

2 月 4 日远足至圣来摩（见导游者）

晚上，英国人舞会，坚持对我隔离。

2 月 6 日远足至尼斯（见导游者）

晚上，英国人舞会，我去睡去了。

2 月 7 日远足至戛纳（见导游者）

晚上，英国人舞会，我在我的角落里喝茶。

2 月 8 日星期天。大报复。我等着他们，这些坏蛋。

他们又拉长了他们那付在圣日的熬蜜饯的脸，并吊他们唱赞美诗的嗓子。

于是我在晚饭前溜进了客厅，把钢琴钥匙放进了我的口袋里，并对办公室的雇员说：

“要是牧师先生们要钥匙，您对他们说我拿走了，并请他们来找我。”

吃饭的时候，他们讨论了圣经上的一些疑点，阐说了各种版本，还澄清了圣经人物的家谱。

而后他们转到客厅里。于是有人朝钢琴走过去——惊呆了——相互商量。这个大家庭好像吓坏了，那些‘白鸡蛋’好像准备逃走。最后那个牧师头头走开了，出去了，而后回来了。大家议论纷纷，用不屑的眼光看我，于是现在这三位牧师朝我走过来了，按秩序排着队，俨然大使。他们确实一付若有其事架子。

他们对我敬礼。我站起来，那位最老的用英国口音开言说：

“先生，人家说您曾拿了那个钢琴钥匙。那些太太们要，用来唱圣诗。”

我回答道：

“神父先生，我完全理解这些太太们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事办不到。您是个宗教人氏，我

也是，先生，而且无疑我的规则比您的严格，我决定阻止您将从事进行的渎神行为。

“先生们，我不能许可你们用整个星期以来，都用来给姑娘们跳舞的那台乐器来歌颂上帝。在我们的教堂里不举行公共舞会。先生们，而且我们也不用我们的管风琴跳四对舞。你们对这台钢琴的用法使我愤怒、反感。你们可以将我这些答话转给太太们。”

这三位牧师大吃一惊，退了回去。那些太太们好像惊呆了。于是不用钢琴就叫起圣诗来。

2 月 9 日老板来请我迁走。在英国人的共同要求下，赶我走。

我遇到了那三个牧师，他们好像在监督我走。我直冲着他们走过去，向他们敬礼。我说：

“先生们，你们好像对圣经很有研究，我呢，我自认为这些问题也不错。我也懂一点希伯来文。因此，我想向你们提供一个情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它使我很为烦恼。

“在你们心目中乱伦是丑恶的，对吧？那么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例，对于戒条来说它是令人十分不安的。

“罗得逃到了所多玛，被他的两个女儿诱奸，对此你们不会不清楚。他在妻子被变成了盐，因而丧妻之后就死了。从这可憎的双乱伦，生下了亚扪和摩押，从而出现了两大民族，即亚扪人和摩押人。那个叫醒了入睡的波阿斯，想使他成为父亲的收获女神就是一个摩押人。

“维克多·雨果不是曾经说：

‘……路得，那个摩押女人，过来敞怀躺在波斯脚下，期待着人所未识的那种射线，但望会与他醒来时的光辉齐到。’

“这人所未识的射线使俄备得出生，他是大卫的祖父。

“那末我们至尊的耶苏不也是大卫的后代吗？……”

这三位神父没有答复，而是相顾愕然。

我接着说：

“你们也许说我这儿所说的是合法丈夫约瑟夫，但对耶苏的母亲没有影响。可是人人都说约瑟夫对他儿子出生毫无关系，因此约瑟夫虽是乱伦的后代而不是人神。对此，我同意你们。但是我要加个观点。首先是约瑟夫与玛利是表兄妹，应当出自一源，第二是让我们读上十页无意义的家谱令人愤慨。

“我们费了眼神去设法知道 A 生 B，B 又生 C，C 又生 D，D 又生 E，E 生了 F；当我们被这无止无终的乏味事情弄胡涂了的时候，最后所得是毫无意义。这可以说是故弄玄虚到了极点。”

于是一下子，这三个牧师像一个人一样转身背对着我逃走了。

两点钟——我乘车去尼斯。

日记到这儿完了。虽然这些记录揭示了作者这一方面的低级趣味，一个庸俗而特别粗鄙的

灵魂，我想它们可以使某些旅行者注意到在旅行中遇上英国人的弊害。

我还得加上一句，我知道有些英国人很可爱，而且很多如此。但一般说来，我们在旅馆中的邻居并不如此。

# 罗热的办法

我和罗热一同在林荫道上散步，这时有人喊道：“您问问他摆脱丈母娘麻烦的办法！问问！”

我一下子站住了，对我的同伴说：

“瞧，这喊声让我想起了好久以前我就想对你提出的一个问题，你妻子老说的‘罗热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她老是用一种可笑的方式用这开玩笑而且十分出名，在我看来涉及到用康查里德虫①配制的药，你掌握了其中的秘密。每当人家在她面前谈到某个青年人疲乏无力和气喘时，她就转向你笑着说：

“应该告诉他‘罗热的办法’。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滑稽？你每次就为此脸红。”

罗热回答说：

这里面有点儿妙处，要是我的妻子对她说的这事信不过的话，我保证她就不会说了。我这就给你说说这个秘密，只给你。你知道我娶了一个我十分钟爱的寡妇。我的妻子说话索来随便，在我正式娶她为法定伴侣之前，我们的对话常常加油加醋，特别是和那些寡妇一起时日，她们的嘴里总保持着那种风趣，她们很喜欢那些快活的故事，放荡轶闻。但并无恶意。在有些情况下，④一种甲虫，盛产地中海，主要寄居榛皮树，可用以配制发泡剂及落发剂，饶舌的罪孽不算严重。她是放肆的，我则有点儿胆小。在我们结婚之前，她常常用些问题或玩笑使我为难。这些问题或玩笑都是我难于回答的。然而，也可能是这种大胆使我成了她的爱慕者。说到钟情，我是彻头彻底，从躯体到灵魂都是如此，而她是知道的，这淘气鬼。

经商定我们不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做任何旅行。在教堂里祝福以后，我们请证婚人吃一顿便餐。再在我们两人单独地乘了一辆四轮轿车兜风之后，回家吃晚饭。家在赫尔德路上。

于是我们的证婚人走后，我们这就上了车，我告诉车夫送我们到布洛桌森林去。这是六月末，天气好极了。

一待我们单独在一起，她就笑了起来。

她说：“亲爱的罗热，这是该献殷勤的时候了，让我们看看你要怎么表演。”

遭到这种形式的考问，我立感到瘫痪了。我吻她的手，对她说：“我爱你。”我鼓起勇气亲了她的后颈两次，可是那些过路人使我拘谨。她总是用带点儿挑逗和滑稽的口气说：“还有呢……还有呢……”这个“还有呢”既使我激动也使我懊恼。大白天在布洛果森林里一辆马车上可不能……你懂。

她完全看清了我的为难，并以此为乐。她不时地重复说：“我很怕事情不妙，你弄得我很心神不定。”

而我也是，我也开始看到我自己也有些惶惑。当人家使我怯场的时候，我就什么

也干不了。

吃饭的时候她很动人。于是为了鼓起勇气，我遣走了使我拘谨的仆人。唉！我们这成为自在的了，可是你知道恋人们，总犯傻，我们在一只杯子里喝酒，在一个盆子里吃菜一共用一把叉子。我们从两头共吃一个小奶油饼好玩，好让我们的嘴唇在中间碰上。

她对我说：

“我要点儿香槟。”

我将这瓶酒忘记在餐具柜上。我拿来，拉绳子，揿塞子想让它蹦出来，可是它不跳。嘉柏莉微微一笑，低声说：

“坏兆头。”

我用大拇指揿涨大了的软木塞，我往右斜揿往左斜揿，可是都没有用，一下子，我齐瓶口将塞子弄断了。

嘉柏莉叹了口气说：

“可怜的罗热。”

我拿来开瓶器，将它旋进剩在瓶颈里的那部分。可是接着又无法拔出来！我只好叫普罗斯佩。这时候我的妻子开怀大笑反复说：

“啊行啦……啊行啦……我看出了可以指望你啦。”

她已经半醉了。

喝完咖啡时她就差不多醉了。

让一个寡妇上床，不存在让年轻姑娘上床时那些仪式的繁文缛节，嘉柏莉安安静静地走进了她的房间，一面对我说：

“您先去抽一刻来钟的烟。”

到我去找她会合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已信心不足。我感到自己神经紧张、心乱、不自如。

我采取了丈夫的位置，她什么也不说。她嘴上略带微笑看着我，看得出正在嘲笑我。在这种时刻，这种嘲笑使我狼狈透顶，我得承认，真把我肢解了，手足都不听使唤了。

而嘉伯莉看到了我在……为难的时候，她不做任何使我定心的事，而且完全相反。她用一种无所谓的可爱神气说：

“您是不是天天都是这种精神状态？”

我禁不住自己回答说：

“听着，您真是让人受不了。”

于是她笑了起来，但是一种放肆失礼叫人生气的笑。

确实那时我是愁眉苦脸，样子大概是很傻的。

时不时地在两声欢愉的狂叫之间，她一面噎着气一面说：

“来——勇敢点儿——使点劲——我的——我可怜的朋友。”

然后她又开始如此狂笑，甚至还笑得叫起来。

最后我感到自己如此无力，对自己对她都如此恼怒，我知道如果我不换个位置，我会要揍她。

我跳下床，突然恼怒地穿上了衣服，一句话也不说。

她突然间安定下来了，并且知道我生气了，这时问道：

“您干什么啦？您去哪儿？”

我不回答。于是我走到马路上。我想杀个人，想报仇，想干点儿傻事。我大踏步往前走，一下子在我心里起了到那些妓女家去的念头。

谁知道？这也许是一种试验，一种证明，也许是一种锻炼？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报复！而且假使我有朝一日被老婆背叛了，这一来那也是她首先让我骗了。

我毫不犹豫。我知道离我住处不远有一家供幽会的小旅馆，我就跑去了。我跑进去的样子，就像那些跳进水里想试试自己是不是会游泳的人那样。

我游了，而且游得很好。于是我在那儿待了很久，品味这种秘密而醇美的报复。于是在黑夜将尽，空气清新的时刻，我回到了马路上。我现在感到平静而自信，高兴而安宁，而且好像仍然有所准备，可以对付一阵放荡行为。

于是我慢吞吞回到家里，我轻轻地打开我的房门。

嘉柏莉在读书，手肘撑在枕头上。她抬起头用害怕的声调说：

“您来啦？您碰到了什么啦？”

我不回答。我镇定地脱了衣服。我以胜利的主人姿态重新占领了我曾落荒而走的位置。

她惊呆了，并且深信我采用了什么神奇的秘密方法。

于是现在，无论甚么事，她就提这个‘罗热的办法’，好像她是在说一件决不会失败的科学方法。

可是，唉！从那时起十年了，现在这种同样的试验已不再有成功的机会，至少对我如此。

可是假使你有什么朋友在新婚之夜对情绪有怀疑，告诉他我的战略；并保证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要解除伯郎东①称之为婚姻中的魔魇之灾，没有别的更有效的办法。

①伯郎东(1535-1614)，法国短篇小说家。

# 那份忏悔书

维齐艾·勒·列泰的人全部都参加了巴冬·勒列敏赛先生的出殡和葬仪，并且大家的记忆里都印下了州政府代表致词里的最后几句话：“这又少了一位正直的人。”

在他一生中，数得上的一切活动里，表现得都是正统的：他的言谈、他的判案事例，他的举止，他的奔走活动、他胡子的修剪样子、他的帽子式样都是如此。他从没有说过一句不含鉴戒的话，从没有给过一个不带上劝告的施舍，从没有伸出过一次手而不带着祝福的神气。

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儿子是参议长而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公证律师波艾列·德·拉·胡特，身居维齐艾市要职。

对他们父亲的死，是无法劝慰他们的，因为他们真挚地爱着他。

仪式一结束，他们回到了死者的房子里。这三位，儿子、女儿、女婿一经关在里面，他们就打开了应当由他们单独启封，而且必须在他的棺材下葬之后打开的遗嘱，信封上的一个注释表达了这一愿望。

由波艾列·德·拉·胡特来撕开这信封，以公证人的身份，他熟习这类程序，于是在端正了眼睛上的眼镜之后，用他练就为陈述那些合同的手稳声读起来：

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在坟墓的那一边我不能向你们忏悔，忏悔由它而生的内疚毁了我一生的罪行，我将无法在长眠中安宁，是的，我犯了一项罪，一项可怕的极恶罪行。

那时我二十六岁，我在巴黎律师公会初次任职，过着外省不顺遂的青年人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没有父母亲戚。

我找了一个情妇。虽然有些人无法单独生活，却仍然有许多人对“情妇”这个字气愤，我也属于前面那些人之列。孤独之感，那种客居黄昏对炉火枯坐面生的孤独之感，使我充满了可怖的苦闷，这时我好像孑然一人在地球上，孤独得怕人，而周围是些模糊不清的危险，一些不认识的、可怕的事物。将我和我的邻居，我不相识的邻居隔开的墙壁，使我和他如遥隔千里，有如窗外的星星。一种狂热袭击了我，这是一种忍耐不住和恐惧的狂热；而四壁的寂静使我畏惧。我所住的这间房的沉寂是如此之深远，如此之阴沉。这不仅是一种肉体周围的沉寂，而且是灵魂周围的沉寂，并且，当一件家具作响时，人会发抖，抖得直到心里，因为在这忧郁的住所里听不到一点声音。

有多少次因为对这种音哑的静止状态感到害怕，神经质，我就自己开始说话，说出一些不连贯，无意义的字，目的为的制造一些声音，这时，我的声音对我显得如此陌生，以致我对它也害怕。能有什么东西比在一幢空屋里独自说话更令人不安呢？那声音像是另一个人的，一个陌生人的，在无缘无故地说，不给谁听，在空洞的气氛里没有一只耳朵在听，因为在这些话逸散到寓所的空漠之中以前，自己已经知道了要从嘴里出来的语言。而等到它在寂静中凄恻地震响时，它们不再有韵调，而只是一种回声，一种由思索用很低声音所发出的字的回响。

我找了一个情妇，一个年青的姑娘，她和所有的那些住在巴黎，但是职业不足以养活她们的姑娘一样。她温柔、善良、简单，她的父母住在普瓦西，她经常回他们家住上几天。

在这一年里，我和她比较宁静地住在一起。约定好在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得愿意娶的年青女人时，就和她分手。既然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女人的爱情是应得到报酬的，她穷的时候就送些钱，她富的时候，就送些礼．我将给这位一笔小小的年金。

可是这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惊呆了，我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生活中的全部灾难。在我前面出现了一条锁链，我将拖着它直到死亡。处处都在，在我未来的家庭里，到我老年时候，永远地，一条由孩子把我拴到那个女人身上的锁链，要教育抚养、监护、保护那孩子的锁链；并且同时对他隐瞒着我，而对社会隐瞒着他。在这条新闻面前，我精神崩溃了，一个我毫没有构思，而是在我心里感觉到的一种模糊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出台，好像有些人躲在门帘后，在等人家通知他们出来似的：这是一种犯罪意图在我思想深处徘徊踯躅——是不是能发生一次事故？有过多少小生命在出生之前就这样死了！

唉！我一点也不愿意我的情妇死去。那个可怜的姑娘，我很爱她！可是我祝祷另外那个也许在让人见到它之前就死亡。

他生出来了。在我的单身汉小寓所里安排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一个有孩子的不法家庭，是件可怕的事。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几乎不喜欢他。你们看那些父亲，只有到了后来才会爱。他们没有一点母亲的本能迫切温情。他们的感情要一点一点苏醒，要靠使共同生活的人们心灵拴得日益紧密的联系。

又过了一年：我这时开始逃避我那个太狭小的家了。在那儿，满地是被服褯褓，像手套大小的袜子，各式各样千百种东西扔在一件家具上，扔在围椅的犄背上，到处都是。我逃避，尤其是因为不想听一点哭声，因为他什么事都哭，给他换衣服、哭；给他洗，哭；摸他、哭；让他躺下、哭；让他起来、哭。没完没了。

我结识了几个人，我在一间沙龙里碰到了一位应成为你们母亲的女人。我变得钟情了，我追求她，我向她求婚，人家同意了。

这时我看到自己落到了陷坑里，已经有了孩子再去娶我所爱慕的姑娘的陷坑，否则就得向她托出全盘实情，放弃她，听凭运气，等待将来，听其自然，因为她的父母是严峻而仔细的，要是他们知道了，决不会同意把她给我。

我过了烦恼可怕的一个月，受着道义折磨，受千种可怕的思想纠缠，我的一个月，于是，我感到在我心里对儿子，对着这块小小的有生命的肉的仇恨日益增长，并且怕他妨碍我的前途，切断了我的生活，罚我去过所不想要的那种生活，丧失掉青年生活中吸引人的种种隐约希望。

可是这时我情妇的母亲病倒了，只好我和孩子单独一起。

这时是十二月，天气冷得怕人。什么样的夜晚！我的情妇刚才走了，我在我那狭小的门厅里吃饭，而后我轻轻走到那个小家伙在睡觉的房间。

我坐在炉火前面的围椅上，风刮着，吹得玻璃格格响，是冰冷的干风。通过玻璃窗我看到星星闪烁着，只在冰冻的寒夜才有那种刺人的光。

这时，一个月来一直纠缠我的顽强想法，又重新钻进了我的脑袋。每当我不动的时候，它

就来了，进入我身体里啮我。它像那些顽固的念头。那样啮食我，像癌症想啮食肌肤那样啮食我。它在那儿，它好像在我头里面，在我心里面，在我整个身体里面，而且像一头野兽那样吞噬我。我要赶走它，要推开它，将我的思想导向别的事情，向新的希望开放，像人们打开一扇迎着早晨清风的窗户以驱走夜间的污浊空气那样，可是我办不到，哪怕是一秒钟也办不到。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这种折磨。它啃咬我的灵魂：每当它用牙咬一次，都使我感到痛苦得怕人，一种实质和道义上的真正痛苦。

我的生活算完了，我如何能走出这种境况呢？怎样退却，又如何供认呢？

而我以一种疯狂的热情爱这个应当成为你们母亲的她，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更激励了它。

一种可怕的愤怒增大了，它扼住了我的喉咙，一种接近疯狂的怒火……接近疯狂！肯定的，这天晚上我疯了！

孩子睡着了。我站起来看着他睡觉。是他，这个发育不全的，这条幼虫，这个小不点儿，它把我判处了苦命而无处申诉。

他睡觉了，张着嘴，裹在被子里面，在我床边的一个摇篮里，而在这床上我睡不着，我！

我是怎样完成了我所干的事呢？我清楚吗？是什么力量推动我的，什么作恶的能力使我中了邪？唉！我还没有感到它的先兆，犯罪的邪念已经形成了！我只记得我心悸得怕人。它跳得这么厉害，我能听到它，好像听到隔壁后面的锤子敲打。我只记得这一点！我的心蹦蹦跳，在我的头里是出奇地一团糟，一阵乱哄哄，一切理智和镇定都完蛋了。我已处于人们的惊惶和幻觉的时刻之中，丧失了理智对行为的良知，也失去了对意志的指导。

我慢慢揭开藏着孩子身体的被子，我把它们扔到了摇篮脚下，于是我看到他全身赤裸着，他没有醒来。于是我朝窗户走过去，轻轻地轻轻地，我打开了窗户。

一阵冰凉的风像杀人犯一样进来了，如此之冷使我朝后退，那两支蜡烛颤动着。我仍在窗户附近站着，不敢转身，好像为的看不见在我后面发生的事情，可是我的前额，我的两颊，我的手却感到了死亡的风不断地在进来。这一段时间很长久。

我不想，也不再思索任何事情，突然一声轻微咳嗽，使一阵可怕的战栗从我的脚下开始，一直冲到头上，一阵直到现在在我头发里还感到的战栗，于是，我用一个慌慌张张的动作，关上了那两扇窗，而后，转过身来朝摇篮跑过去。

他仍然睡着，那嘴开着，全身赤裸。我摸摸他的腿，冰凉冰凉的，于是我盖上它们。

我的心突然软了，碎了，对这个我曾要杀死的可怜无辜的生命，充满了怜悯，温情和爱，我在他纤细的头发上吻了很久，而后我回来坐在炉火前面。

我惊愕，害怕地沉思我做过的事，问自己这场心灵的风暴是从那里来的。在这风暴里，人完全丧失了对事物的观念和对自己的控制，而在一种丧失理智的醉汉心理下行动，不知道他做的事，不知道往那里走，好像飓风中的一条船。

孩子又咳了一阵，于是我感到心痛欲裂。要是他会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会变成什么，我？

我站起来走过去看他，一支蜡烛捏在手里，我弯下腰去看他。看到他平静地呼吸，

我心定些，这时他咳了第三次；于是我感到一阵这么强烈的震动，我做了一个往后退的动作，有如受到了一件可怕事情震惊的人，以致连手里的蜡烛都掉了。

在拾起了它，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两鬓都被因灵魂的焦愧而渗出的既凉又热的汗弄得湿漉漉了，好像从这种不可名状的道义痛楚产生了某种可怕的东西，它的确既炽烈如火，又冷峭如冰，透过头骨和头皮渗了出来。

于是我一直到天明都俯在我儿子上面，当他长时间宁静不动时，我也安静，而当一阵微弱的咳嗽从他嘴里出来时，我就遭受一阵可怕的痛苦。

等到他醒来时，他两眼发红喉咙堵塞，呼吸急促。

当我的家务女佣进来时，我差她快去请医生。过了一小时他来了。检查了孩子之后，他说：

“他没有受凉吗？”

我发抖得像那些年纪很大的人一样，结结巴巴地说：

“不会，我想不会。”

后来我问道：

“这是什么？严重吗?”

他回答说：

“我现在还什么也说不上来，今晚上再来。”

他晚上又来了。我的儿子差不多整天都在无法克服的昏睡状态中过的，还不时咳嗽。

这晚，他宣布是肺炎。

这样过了十天。我无法表达在这无止无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时辰里我的痛苦状况。

他死了。

自此以后……从这时起，我不曾有过一小时，不曾有过一分钟解除过这灼心的痛苦回忆，这啮食灵魂，扭绞灵魂，直到把灵魂撕裂的回忆，它无时不在骚扰我，好像一只咬人的畜生关在我的灵魂深处。

唉！要是我能变成疯子！……

波艾烈·德·拉·胡特先生用他在结束朗读一个合同时所惯用的手势抬抬眼镜，于是这三个遗产继承人相互望着不动，不说一个字，面色苍白。

过了一分钟，这位公证律师说：

“应当把这毁了。”

另外两位在签署同意时，低下了头，他点起了一枝蜡烛，小心地将包含有害的忏悔那几页与有关钱财分配的分开来，而后将前者放在烛火上点着，再把它们扔进壁炉。

于是他们看着那些白色的纸张烧完。它很快就成了只是一些黑色的渣块。因为还可以看到几个变成了白色的字在黑底上显出来，那个女儿用脚尖一下一下把这些轻轻的壳样灰烬踩碎，混到了老灰里。

而后，他们三个人仍然守在那儿看着这，好像他们怕这烧掉了的秘密从烟囱里飞出去似的。

## 人妖之母

那一天，我在一个被富豪们留恋的海滩上，看见了一个被大家敬仰崇拜的年轻的巴黎妇人，她美丽娇媚，颇有名气，于是我记起了这件很可怕的历史和那个很可怕的婆娘。

我这个故事是年代已经长远的，不过谁也绝不会忘记这一类的事情。

我曾经被一个朋友邀到他在外省一个小城市的家里去住过一些时候。他因为要使我在那地方有散心的机会，就引了我到各方面去看那些享有盛名的风景，别墅，工业和废墟之类；他向我指出了那些大建筑物，那些教堂，雕花的古老大门，好些巨大的或者古怪的树，譬如圣安德雷的橡树和洛革博司的水松。

到了我带着善意的神往赞叹看遍了当地的名胜古迹以后，我那个朋友就用很颓丧的样子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倒透了一口气，知道自己可以在树荫下面休息一会儿了。但是他忽然叫唤了一声：

“噢，谁说没有！我们还有那个人妖之母，那应该请你见识一下。”

我问：

“那是谁！人妖之母？”

他回答：

“那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婆娘，一个真正的妖怪，她每年能够故意地生些变了形状难看得可怕的孩子，那简直是些人妖，而她却把他们卖给那些走江湖耍妖怪的人。

“这类可怕的商人，不时到她家里去探听她是否有什么新的怪胎，若是合他们的意，他们就拿一笔以年计算的报酬交给他的妈，同时带着他走。

“到目前，这样的孩子，她一共有十一个。她成了富人了。

“你以为我说笑话，我造谣言，或者我言词过甚。不是的，朋友，我只和你说真话，说正确的真话。

“我们去看这婆娘吧。以后我再把她怎样变成一个人妖制造厂的来由告诉你。”

他领我到了那个离城市不远的村子里。

她住在大路边的一所漂亮小巧的房子里。那真是可爱的和保管得很好的房子。园子里种满了气味芬芳的花。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位退职的公证人住宅。

一个女佣人引我们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小客厅。后来，那个无耻的妇人出来了。

她年纪约莫四十左右，是个神情迟钝的大个儿，但是壮硕清洁，可以算得那种强健的乡下婆娘的典型，一半儿是婆娘，一半儿是畜生。

她是知道那种攻击她的议论的，所以她接待客人，仿佛只带着一种怨恨意味的卑躬折节的态度。

她问我们了：

“这两位先生有什么事？”

我的朋友回答：

“有人告诉我，说您那个最小的孩子的身体是和一般人一样的，说他简直不像他那些阿哥。我久已想弄明白这件事。那可是真的？”

她用狡猾而生气的眼光对我们瞧了一下才回答：

“哦，不是的！哦！不是的！我的可怜的先生。他也许比其余的那些更丑一些。我没有运气！没有运气。全都是那样的，我的好先生，全都是那样的，这真是一件急坏人的事，难道上帝对于一个孤单地在世上过活的穷妇人，真能够这样忍心？真可以这样？”

她的话说得很快，她低着眼睛装出假仁假义的神情，简直就是一头受惊的猛兽。她柔化了她的粗野的音调，听见那些用假嗓子装成的哀怨语言从她身上吐出来，我们感到诧异了，因为她的身躯过于高大强健，背阔肩方，筋骨显露，像是为了粗暴的动作和像狼一样的长嗥而生的。

我的朋友要求她：

“我们想看看您那个最小的孩子。”

她仿佛脸红起来。也许是我弄错了吧？在缄默了一会儿以后，她用高一点的声音说：

“这对于您两位有什么用处？”

她重新抬起了脑袋，迅速地用那种有点儿出火的眼光看了我们好几下。

我的朋友接着又说：

“为什么您不肯教我们看他？您把他送给好些人看过。您知道我谈的是谁！”

她惊讶了一下，于是压不住她的声音了，压不住她的怒气了，她高声说：

“您两位可是为了这件事到这儿来的？请说吧。为了侮辱我吧，还有什么？可是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像怪物？请说吧。您两位是看不到的，不成，不成，您两位是看不到的；请出去吧，出

去吧。我不知道你们都这样来逼迫我，究竟是什么道理？”

她双手撑在腰上对着我们走过来。她的声音变得粗暴，这时候，一种呻吟之声——或者不如说是一种猫叫——一种傻子的哀号，从隔壁屋子里传来。我竟因此吓得全身发抖。我们从她的面前倒退了。

我的朋友用一种严厉语调说：

“小心点吧，女魔王（在平民社会里，大众都叫她做女魔王），小心点吧，这件事迟早总会给您惹祸。”

她愤怒得发抖了，扬起拳头，怒气冲天地嚷起来：

“请出去！究竟什么事会给我惹祸？滚吧！一群混帐东西！”

她快要扑到我们的脸上来了。我们就此逃跑了，心里很不痛快。

我们一到她的门外，我的朋友就问我：

“喂！你可看见了她？你对她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道：

“请你把这蛮不讲理的婆娘的历史告诉我吧！”

当时我们慢慢地踏着大路往市区走，大路是灰白的，两边全是已经成熟的麦田，它被微风轻轻拂着，如同一片宁静的海面似地波动，我的朋友把这样一段话告诉了我：

“那婆娘以前本是某一个田庄里的女工，勇敢，端正并且勤俭。谁也不知道她有什么情人，不疑心她有什么弱点。

“某天割麦的傍晚，暴风雨快要来，天气非常之闷，连风丝儿都没有，热得像是一座火炉，使得汉子们的和姑娘们的晒得发红的身体都浸在汗里，她如同她们那种人一样，那时候躲在一束一束割下来的麦杆堆儿里犯了一个错误。

“不久，她觉得受了孕，又害羞，又害怕，十分苦恼。一心只要掩住自己这件糟糕的事情，她发明了一种腰甲，那是用木条和粗绳子制成的，她用这种蛮干的腰甲狠命缚紧自己的肚子。越是那个日见长大的胎儿的力量胀大她的肚子，她越把这种刑具缚的更紧，孩子受着灾难自然是痛苦的，但是她本人却勇于忍受，始终微笑自若，绝不让人看见或者动疑。

“她用这种狞恶的器械在自己的脏腑里毁损胎儿；她压迫他，使他变了形态，因此把他造成了一个人妖。他的头颅受过压迫，本来应当是圆圆的却变成长的了，变成一个两眼突出眉骨之外的尖东西了。四肢靠住身体同受束缚，也变得非常之长而且歪歪曲曲，简直像是葡萄藤，藤的末梢上带着一些像是蜘蛛长腿样的指头儿。

“躯干却是很小的，并且圆得像一个胡桃。

“春天里的某一个早晨，她在田地里分娩了。

“那些耨草的女人跑着去帮助她，看见了那个从她身上跑出来的怪物，她们大声叫唤着逃跑了。新闻在当地传了出去，说她生了一个人妖，从此人都叫她做女魔王。

“她被人驱逐因而失掉工作了。她靠着布施度日，或者也许是暗地靠着卖笑度日，因为她当时是个美貌女子，而一切男子都是不怕地狱的。

她抚养了她自己的那个人妖，不过却残忍地憎恨他，幸而当①在天主教的见解里“地狱”是由“魔王”看守的，因此以为接近“魔王”就是接近“地狱”。地礼拜堂的堂长有先见之明，害怕她弄出人命，所以用法院的威权恐吓过她，否则她也许早已扼杀了她那个儿子。

“谁知有一天，一些素以陈列希奇事物逗人观看的江湖卖艺人在这儿过路，他们听见有人谈起这个可怕的怪物，于是要求看一下子，预备倘若合他们的意思就带走他。他很中他们的意，他们给了那母亲五百金法郎的现款。开初，她是有些羞惭的，曾经拒绝他们看看这个动物般的东西；但是一经听见这东西是值钱的，是引起这些人的欲望的，她便动手讨论价钱，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争执起来，把这孩子的畸形怪状引动他们，用庄稼人的执着态度提高价格。

“为着免得受骗，她和他们签了一个合同。其中约定他们每年另外津贴她四百金法郎，如同他们已经带了这动物般的东西给他们服务似的。

“这种意外之财可使她发狂了，想起再生这么一个怪物，定可以使自己像有产阶级一样每年再弄些固定的进款。从此她的脑子里就没有丢开这样的欲望了。

“因为她是能生育的，所以她居然如愿以偿，并且她仿佛竟变成善于在怀妊期间根据加在胎儿身上的压力不同，去变更她那些人妖的形态。

“她有了一些长的和一些短的，这一些像螃蟹，那一些像蜥蜴。有好几个已经死了；她很伤心。

“司法机关设法去干涉她，但是找不着一点违法的证据。结果只好让她太太平平去制造那些怪物。

“在目下，她有十一个这样的活东西；每年好好歹歹可以给她弄五六千金法郎的进款。只有一个还没有找得主子，就是她没有肯拿给我们看的那一个。不过她不会久留着他，因为世界上的江湖卖艺人，在今日没有一个不知道她的，她们不时来看看她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如若那东西是值得讨价还价的时候，她便让买主们如同在拍卖场上一般，互相用竞争办法不断加码。”

我的朋友不发言了。一阵深沉的厌恶使得我打恶心了，并且我动了一阵激动的暴怒，深悔当初没有扼杀那个本来近在手边的恶物。

我问：

“谁是他们的父亲？”

我的朋友回答：

“我们不知道。他，或者他们多少总还顾点面子，所以他，或者他们总不肯露面。也许大家

还要分点利润。”

我那一天在那个时髦的海水浴场上，瞧见了一个优雅娇冶而被那些尊敬者团团围住的妇人，并没有想起这件年代久远的、与女魔王有关的故事。

一个朋友，浴物的负责医生，挽着我的胳膊在沙滩上走。十分钟以后，我瞧见一个女佣人保护着三个在沙滩上打滚的孩子。

一副丢在地上的小木拐，使我吃了一惊。我于是才看见了那三个小孩子都是畸形的，鸡胸龟背，丑恶不堪。

那医生对我说：

“这都是你刚才遇见的那个娇冶妇人的儿女。”

一种对于她、对于他们而发的深刻的怜悯之感印入我的心灵了。我高声说道：

“唉！那个母亲未免可怜！她怎样还能够笑！”

医生接着说：

“不必怜惜她吧，好朋友。应当怜惜的，却是那些可怜的小家伙。那都是流传到近日的保持苗条身段的结果，这些人妖都是由腰甲制造出来的。她很知道自己是拿着性命和这玩意儿相拼。可是这在她是无甚关系的，因为她只要自己美貌和被人爱慕。”

于是我又记起了另外的那一个，那个乡下婆娘，那个女魔王，那个出卖自己生的那些怪物的女人。

## 萨波的忏悔

萨波是玛丹镇的人，每逢他走到镇上那家小酒店里，大家就先笑起来。萨波这宝贝果真是可笑的吗！那真是一个不欢喜教士的人！哈！哪儿的话！哈！哪儿的话！他还靠他们吃饭，这个快活的汉子。

这个姓萨波的人名叫兑倭杜尔，是个细木作的老板，代表本镇的激进分子。那是个瘦的高个儿，带着一双灰色的狡猾眼睛，一头贴在额角旁边的头发和一张小小的嘴巴。每逢他用某种古怪的神气说到“我们的喝醉了的圣父”，人人都笑得抱住自己的肚子。星期日，镇上的人正在礼拜堂里做弥撒，他却在家里用心做工。每年在四旬斋戒期里的末一周的星期一，他宰了他的猪，把它的肥肉和血都做成黑香肠，使自己可以从那一天直到耶稣复活节天天吃荤①，并且每逢镇上礼拜堂堂长走过的时候，他就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个，他刚才在小酒店的柜台上喝了他的上帝的血②。”

那堂长姓马力汀，是个胖子，并且也很高。他很害怕萨波，①四旬斋戒期是天主教的一种教律，那就是从耶稣复活节倒溯四十天，他们

的信徒在此期内应当斋戒禁绝肉食；此期最后的七天名叫圣周，更应当严

格守戒，萨波宰猪食肉，是他的一种反宗教的表现。②天主教在领圣体的礼节当中，用葡

萄酒象征他们的教主的血，此处“喝了”

云云，就是说“喝了酒”。因为萨波的滑稽论调对他的害处，正同游击队一样是防不胜防的。堂长又是一个政治家，能使巧妙手段。他们两个的竞争相持了十年之久，这场斗争是隐蔽的，激烈的和不断的。萨波身任本镇自治机关的委员，大家相信他有一天做到了镇长，那自然会造成教会的根本失败。

选举快要举行了。教堂的阵线在玛丹镇动摇起来。有一天早上，堂长起身赴卢昂去，他告诉了他的女佣人说是去见主教。

两天以后，他回来了，喜笑颜开，得意非凡。第二天，人人都知道本镇礼拜堂的唱诗台快要改成簇新的。主教从他自己的钱柜里，捐助了六百金法郎做费用。

旧有的杉木靠椅应当全部拆掉，用新的好榆木心子来代替。那是一种细木作的大工程，当天晚上，每个人家都议论这件事。

兑倭杜尔·萨波却没有笑。

第二天他从镇上走出来，那些和他要好的或者有嫌隙的邻居，都用嘲弄的态度问他：

“礼拜堂的唱诗台可是你去做？”

他找不着一句回答的话，但是他突然生气了，气得还很厉害。

那些狡猾的接着又说：

“那是一桩好工程，至少有两三百金法郎的好处。”

两天以后，有人知道修理的工程要归贝时镇的细木匠张白伦承办。随后，又有人更正这个谣传，随后又有人声言礼拜堂里所有的长凳也都要重做。那差不多要花完他们从前向部里申请到的那两千金法部。这一下哄动可大了。

兑倭杜尔·萨波现在睡不着了。个个人都记得本地从没有一个细木匠承办过这样一桩工程。随后谣言四起了。有人低声说是堂长因为要把工程交给别处的细木匠觉得难受，不过萨波的信仰与堂长相反，这桩事又不能交给他。

萨波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到了堂长家里。女佣人说堂长在礼拜堂里没有回来。他就到堂里去找他了。

两个年老而带酸气的童贞女正在堂长指挥之下，为着预备过圣母佳节装点祭台。他自己腆着大肚子站在唱诗台中央，那两个女人站立在椅子上给祭台上的圣体龛子布置花球。他指挥她们的工作。

在礼拜堂里面，萨波如同深入强敌的重围似地不大自在了，但是赚钱的欲望却挑动了他的心。他脱下便帽抓在手里走过去了，并没有注意那两个因为受惊而站在椅子上面不动的童贞女。

他吃着嘴说道：

“日安，堂长先生。”

那教士一心注意着祭台，并没有回头看他一面答道：

“日安，细木作掌柜先生。”

萨波心里不安起来，什么话也找不着了。缄默了一会以后，他才说道：

“您正赶着预备过节吗？”

马力汀神父答道：

“是的，我们快要到圣母生日的月份了。”

萨波又说道：“正是，正是，”随后又不做声了。

现在，他真想什么也不说就走出去，不过他的眼睛对着唱诗台上一望，他就被它留住了。他看见了有十六张靠椅要重做，右边六张，左边八张，堂长整装室的门外两张。十六张榆木靠椅，顶多只要花三百金法郎的本钱，好好地去做的时候倘若手脚灵便一点，当然可以在工作上赚得两百。

于是他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是为了谈谈活计来的。”

堂长仿佛吃惊了，问道：

“什么活计？”

萨波心慌意乱，低声慢气地说：

“那件正要人来做的活计。”

这时候那教士转过身来，向他的神情仔细观察：

“您可是想谈谈我堂里唱诗台的修理活计吗？”

对着马力汀神父所取的态度，兑倭杜尔·萨波觉得脊梁上起了一阵寒颤，他又很想赶忙退出来。然而他却带着谦卑的态度回答道：

“是呀，堂长先生。”

这时候那教士把两只胳膊叉在自己的大肚子上面，如同因为吃惊而发呆了似的：

“是您……是您……您，萨波……来向我要求这件事……您……是本教区里的唯一不信上帝的人：这难免不是一件糟糕事，一件人人尽知的糟糕事。主教会申斥我，也许还会撤换我。”

他说到这儿气急了，喘息三五秒钟以后，才用一种宁静一些的语调接着又说：.

“瞧着这样一桩重要工程交给邻近一个教区里的细木匠承办，您心里有些难受，这点我是懂得的，不过我不能有另外的办法，除非……然而不行……那是做不到的……您也不会赞成，倘若不那么做，却永远没有办法。”

萨波现在瞧着那些自成行列一直排到门口的长凳了。真了不得，倘若这些统统更换呢?

于是他问道：

“您要的是什么？还是请您说吧。”

那教士用坚定的声调回答：

“我要的是一件出自您的善意的明显的保证。”

萨波喃喃地说：

“我现在不说……我现在不说，也许大家可以谈得妥。”

堂长高声说道：

“应当在下星期日做大弥撒时候公开地领圣体：”

细木匠觉得自己脸上发白了，他并不回答，却反而问道：

“那些长凳可是也要通通修一修？”

教士沉静地回答：

“是呀，不过要迟些日子。”

萨波接着说：

“我现在不说，我现在不说。我不是一个先交坏货预备买主毁约的人。我的确赞成宗教，不过在实地应用起来，有点教我觉得别扭，然而就目前来说，我并不会因此而表示反对。”

那两个童贞女早已从椅子上走下来，躲到了祭台后面，她们静听着，都因为吃惊而面色发白了。

堂长瞧见自己占了上风，就突然胸无城府了，他亲热地说：

“这才对，这才对。这句话是聪明的，不笨的。您可听见。您将来再看吧，您将来再看吧。”

萨波用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微笑，他问道：

“那种领圣体礼，有没有法子迟一点？”

不过教士却又露出他的严肃面孔了。

“到了这工程将要交给您承办的时候，我却要看明白您是否真的改变了信仰。”

随后他又比较平和一些继续说道：

“明天，您可以来忏悔自己，因为我至少应该考验您两次。”

萨波照样说道：

“两次？……”

“对呀。”

教士微笑了，接着又说：

“您得明白您应该接受一次大扫除，扫得一千二净。所以我明天等候您。”

那个很惊惶的细木匠问道：

“您要在哪儿做这件事？”

“就是……在忏悔室。”

“是不是在……那个小屋子里，那边角儿上？那……那……那对我不大合用，您的小屋子。”

“那为什么？”

“因为……因为那个我简直没有弄得惯。并且也因为我耳朵有点儿聋。”

堂长表示了满意的态度：

“既然如此！您可以到我家里的厅子里来。我们两个面对面的来做这件事。这办法可合您的意思？”

“行，这就合我的意思了，不过您那个小屋子，可不行。”.

“既然如此！明天，在做完日工以后，六点钟光景再会。”

“这是说妥了的，就这么定了，要算数的，明天再会，堂长先生。后悔的不是好汉！”

他伸出了他那只粗手，教士让自己的手啪地一下落在那上面。

那两只手掌相拍①的响声，在堂里穹顶上面波动，传到那风琴排管的后面消失了。

兑倭杜尔·萨波在第二日是整天不安逸的。他感到的正和我们要拔牙时候所怀的害怕一样。他时时想到那件事：“我今天傍晚要去忏悔。”后来他的慌乱了的心灵，一种信仰不坚定的无神派的心灵，在神秘世界的模糊而强烈的恐惧之前发呆了。

他一下工就到堂长家里去。堂长正在自己的园子里等候他，一面沿着树荫下面的一条小径读他的宗教日课。他神情仿佛是很快活的，哈哈大笑地走到他跟前说：

“哈哈！我们都在这里了。请您进来，请您进来，萨波先生，不会有人吃掉您。”

萨波于是在头里走，吃着嘴说道：

“倘若这不打搅您，我愿意立刻办好我们那件小事。”

堂长回答道：

“给您效劳。我的白道袍在那边，请您等一两分钟，我穿好了就来听。”

细木匠因为心下不安，想不出另外的意思，只好瞧着他穿上那件百褶的白道袍。教士向他做了一个手势：

“请您跪在这个垫子上吧。”

萨波因为要跪有点惭愧了，站着不动。随后他迟疑地说：

“这是不是的确很有用？”

但是教士却变得十分严肃：①这种由双方各伸一只手掌相拍的动作，是法国农村的一种双方同意一言为

定的手势。

“我们只有跪下才能接近忏悔罪过的审判台。”

萨波跪下了。

教士说道：

“请您背一背《忏悔经文》。”

萨波问道：

“那是什么？”

“《忏悔经文》。倘若您已经记不得《经文》那么请您照着我念的一句一句重念一遍。”

这时候堂长用一种慢腾腾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念着那篇经文，一面分开那木匠照着重念出来的每一个音缀，随后他说道：

“现在，请您忏悔自己的罪过吧。”

但是萨波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于是马力汀神父来帮助他了。

“孩子，既然您仿佛不大熟悉，我就来问您。我们把上帝的十诫一件一件提出来。您仔细听着我，并且不要心慌。请您好好地说实在话，并且千万不要害怕说得太多。“汝应敬一神，爱之以诚意。

“您可曾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件东西，也像爱上帝一般爱过？可曾用您的整个灵魂，用您的整个的心，用您的敬爱之感的全副力量，爱过上帝？”

萨波因为想起来费力气竟出汗了。他回答道：

“没有。唉！没有，堂长先生。我尽我的能力爱上帝。那是——对的—一我很爱他。若说是我不爱我的孩子们，那却不对，因为我不能不爱。若是说在孩子们和上帝中间应当选择一下，我

说不上来。若是说应当丢掉一百金法郎去爱上帝，我也没法说。

但是我很爱他，说句可靠的话，我一样很爱他。”

那个庄重的教士说道：

“我们爱他，应当超过一切。”

于是满腔虔诚的萨波高声说道：

“我尽力去做，堂长先生。”

马力汀神父接着说道：“上帝不可骂，他物亦如是。

“您有时可曾说过骂人的话？”

“没有。——晤！那个没有！——我从不骂人。从不。有时很生气，我也爱说起‘上帝’①！那一层，我不算骂人。”

那教士高声说道：

“那就是骂人！”

末了又庄重地说道：

“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我继续念：“主日勿做工：专心事上帝。“您在星期日干些什么？”①法国人在情感冲动的时候，每每用“魔鬼”这名词来表示发泄，和我们说的

“见鬼”分量相同；不过一般反对宗教或者涵养不够的人，在那种场面之

下，则不说“魔鬼”而说“上帝”，用意就是此二者是相等的。宗教家则视为

骂人。

这一次，萨波搔着耳朵：

“不过，我尽我的力量伺候上帝，堂长先生。我伺候他……在我家里。星期日我做工……”

大度的堂长拦住了他：

“我知道呀，以后您一定会更像样一点。这一条诫文之后的那三条，我都可以搁下再说，因为我明白您向来没有违反过。我们来看那第六条和第九条吧。我接着念：“不可夺人财，也勿取以计。

“您可曾用诡计骗过别人的钱财？”

但是兑倭杜尔·萨波却生气了：

“哈！根本没有这种事。哈！根本没有这种事。我是个正直的人，堂长先生。这件事，我完全可以发誓。若说是我有时候不想法子多做几点钟的工，我可不敢说，若说是我有时候不在发票上多开几个铜子儿，仅仅只有几个铜子儿，我也不敢说，不过若说抢夺别人的钱那就真没有那种事！哈！确实没有那种事。”

堂长严正地接着说道：

“骗别人一个铜子儿，就是一次抢夺。以后请您不要再做了。“妄证不可说，谎语是当弃。

“您可曾说过谎？”

“没有，这件事没有做过。我向来不是说谎的人。这是我的好处。若说是我简直不爱讲点儿笑话，我可不敢说。若说是我有时候为了我的利益一点也不捏造些无中生有的事，我却也不敢说。不过若说我是个说谎的人，我向来不是那样的材料。”

那教士简单地说道：

“请您格外留心自己一些。”

随后他念道：

“若非夫妇间，性交宜永忌。

“除了您的妻子以外，您可曾想过或者占有过什么另外的女人？”

萨波用诚恳态度高声说：

“这件事没有做过，唉！这件事没有做过，堂长先生。哄我那个可怜的妻子吗！没有！没有！连指头儿都没有动过，不仅没有做过，也没有想过。完全是真的。”

他缄默了一下，随后，如同有点怀疑似的，压低着声音说道：

“有时候我到了城里，若说是我不到一所房子里去，不到一所解闷的房子里去玩笑一下子，并且去换个地方看着，您很明白，那我不说是没有。但是我花钱，堂长先生，我向来付钱，到了一个人付了钱，事情就用不着多说了。”

那位堂长不再往下盘问，并且赦免了他。

兑倭杜尔·萨波承办了唱歌台的活计，并且每个月都到教堂领圣体了。

# 第三卷

## 巴仑先生

小乔治在小径上四肢着地爬着，在玩堆沙丘。他双手捧起沙堆成了金字塔，而后在顶上插上一片栗树叶。

他的父亲坐在一张铁椅子上，深情专注地看着，在狭长的到处是人的花园里却只专注他一个人。

沿着经过水池和三一教堂前面、再绕着草地回来的整个儿环道上，别的孩子也都在忙他们的小小动物游戏，这时那些漠不关心的女佣，用粗鲁无知的双眼看着天，至于那些相互谈着天的母亲则时时刻刻看一眼那群孩子。

一些奶母，两个两个一起，脸色庄重地散着步，让她们帽子上发光的长丝带拖在后面，怀里抱着用有花边的白布包裹着的东西；那些光着腿穿短裙的小姑娘在两条滚铁环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街区的看守人则穿着绿色的制服，在这些小把戏之间溜来溜去，不断绕道走，为的一点别弄坏了那些泥巴做的工程，千万别踩到了手，也不要让这些人类幼虫般的小宝贝去打扰那些蚂蚁窝。

太阳即将消失到圣·拉扎尔路那些屋顶后面，它将宽阔的光斜射到这群打扮了的孩子身上。那些栗树辉映着黄色的光泽，而在教堂门前的那三条瀑布，则像是用银色的水做的。

巴仑先生看着他的儿子跪在尘埃里，他深情地看着他最小的动作，好像从他的唇端给乔治的每一个动作都送去了吻。

但是一经抬眼望着钟楼的钟，他衡量已经晚了 5 分钟了。于是他站起来，拉住了孩子的胳膊，给他拍拍满是灰尘的衣服，擦净了手，牵着他往白街走去。他加紧了步伐，想保证不要在他妻子后面进门；而那个跟不上他的孩子，在他旁边小跑着走。

这位父亲于是将他抱在怀里，更加加快了他的步伐，走上斜坡的人行道时已开始气喘了。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头发已经灰白，有点儿发胖，神色不安地挺着个快活汉子的大肚皮，但因那些遭遇而变得胆小起来。

他在几年以前娶了一个以一片深情爱着的女人，她现在待他粗暴，并且用一种暴君式的绝对权威统治对待他。她不断地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乃至没有做的事情斥责他，对他最小的动作习惯，简单的爱好，趣味，他的风度、姿势、腰围乃至声音的平静，都尖酸地加以责

难。

他现在仍然还爱着她，但是他尤其爱他和她生的孩子乔治，他现在 3 岁，成了他最大的欢乐和他心里最专注的事。他靠微薄的年金生活，没有工作，只靠两万法郎的收益，他那没有嫁妆的妻子，不断因为他的丈夫的闲散无为而生气。

他终于到了家里，将孩子放在台阶的第一级上，擦擦额头而后上楼。

在第二阶上他拉铃。

一个将他带大的老女佣人，一个属于家中霸主或主妇式的女仆来开了门，于是他焦急地问道：

“太太回来了吗？”

那个女仆耸耸肩说：

“从什么时候，先生，您见过太太 6 点半时就回来？”

他用有点不好意思的调子说：

“那好，那更好，这就给了我换衣服的时候，因为我很热。”

这个女佣带着又气又看不起的怜悯看着他。并且叽叽咕咕说：

“唉！我看得很清楚，先生汗出得像是洗澡，先生你抱着那个小家伙跑过了，而所有这些就为的要等太太 7 点半到。至于我，现在不准备按时开饭了，我按八点钟做饭，我，谁要等，算活该，烤肉可不能让它焦了。”

巴仑先生装做没有听见。他喃喃说：

“这样好，这样好。该给乔治洗手，他做了砂子饼。我呢，我去换衣服。吩咐上房女佣好好洗洗小家伙。”

于是他走进了他的套间。他一进了那儿，就推上门栓，好单独呆着，彻底单独，完全自己一人。现在他是如此习惯于看到自己被叱责和粗暴对待，以致只在锁的保护之下才自我感到安全；除非旋过了一圈钥匙感到可以防那种目光和猜度了之后，他也不敢再自我思考、反省和推理了。他倒到了一张椅子上以便在换上干净衣服之前稍稍休息一下，他想到朱莉开始成了家里的一个新危机。她恨他的妻子，这是明显的；她尤其讨厌和波尔·里摩逊保持挚友和家庭熟客关系，这是件希奇事，他曾经是他童年时期起不可分离的伴侣，后来里摩逊又成了他和亨利叶之间的润滑剂和缓冲器，他既机敏又严肃地保护他，制住那些不应得的责备、那些粗暴的场面和他生活中的所有日常苦难。

可是现在看来很快就快有六个月了，朱莉不断让她自己对女主人提出意见和含敌意的评价。她对她任意指摘，每天说上二十次：“如果我是先生，那我是不会像这样让人牵着鼻子。最终……最终……各人按他的性格办。”

甚至有一天，她曾对亨利叶无礼，亨利叶这晚上却满足于只对他的丈夫说：“你知道，这个女佣只要有一句刻薄话，我就要赶她出去，我。”虽然她什么也不怕，看来却怕这个老女佣人；

而巴仑将这种宽厚归之于考虑那个女佣是带大他的，而且是她阖上了他母亲的眼睛的。

但是这算完了，这些事再拖不下去多久了；而他想起可能发生的事就骇怕。他怎么办呢？遣走朱莉在他看来真是个可怕的决定，他不敢让他的思路停止在这里。认为她有理由反对他的妻子也是同样不可能的。现在再过不了一个月，在她们两人之间情况就会成为难于忍受的。

他仍然坐着，两腕悬在下面摇摆，含含糊糊地找全面妥协的办法，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他喃喃地说："幸运的是我有乔治……没有他，我就很可怜了。"

后来他想到了去找里摩逊的办法；他作了决定，但是立刻记起了他的女仆和他的朋友之间的敌意，使他害怕他这位会建议赶走她；于是他又重新失落于痛苦和犹豫之中。

摆钟打七点了，他吓了一跳。七点了，而他还没有换衬衣！于是慌慌张张喘着气开始脱衣服，洗澡，穿上一件白衬衣，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好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去参加一个极端重要的聚会。

然后他走进了客厅，高兴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

他对报纸瞄了一眼，走过去看看马路，再回来坐在长榻上；这时有扇门开了，他的儿子梳洗过了，微笑着进来。巴仑把他抱过去拥在怀里，热情地吻他。他先吻他的头发，而后两只眼睛而后两腮，而后嘴上，而后再是双手。于是他再让他跳起来，尽腕长把他举到了天花板，在为这使劲弄乏了后坐下来，将乔治放到膝上，他为他做"骑马"玩。

孩子笑得异常高兴，舞着胳膊，发出阵阵快乐的叫声，而这位父亲也因为高兴，又笑又叫，摇着他的大肚子，比小的还要感到有趣。

他用他软弱的、顺从的、受到挫伤了的全部善良的心爱着他。他用发疯般的冲动和不能抑制的大量的抚爱爱他，使出了全部腼腼地藏在心中的柔情；这是从没有露出过，发挥过，即使在他的初婚时刻也没有的。他的妻子始终表现得是干巴巴的和稳重的。

朱莉在门槛上出现了，面色苍白，眼睛发亮，她用一种愤怒发抖的声音说：

"现在是 7 点半了，先生。"

巴仑不安而温驯的向摆钟看了一眼，低声说：

"确实，是 7 点半。"

"这是了，先生，我的晚饭好了。"

眼看着暴风雨将来临，他使劲岔开："可是你不是在我回来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只按八点钟做饭？"

"按 8 点！……您别那么想，这是定了的。您不要想现在让这小的到 8 点吃。是那么说过，老天，但只是一种说的方式。要是让小的到八点钟吃会把胃弄坏的！唉！真少见像他的母亲的！她可是真关心她的孩子！唉！是的！我们说说她吧，这算是个母亲！看到这种样子的母亲真是造孽！"

巴仑急得直抖，感到该断然防止那场吓人的局面。他说：

“朱莉，我决不许你这样议论你的女主人。你听到了，对吗？以后别再忘记。”

那个老女佣人惊奇得气都哽住了，立地转过身来出去，拉门时使的劲那么大，以致所有的挂灯架上的玻璃片都叮当作响。有几秒钟，这像是些看不见的小铃子的轻而含混的声音，在客厅沉静的气氛里飞翔。

乔治开始时有些吃惊，接着高兴地拍起手来，并且鼓起了两腮，使出全身力气发出一个“砰”的声音，他在模仿那扇门的响声。

他的父亲这时开始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心里惦着的事叫他随时都把故事的线索弄丢了；而这个小家伙因此听不懂了，瞪着两只吃惊的大眼。

巴仑的视线不离开那座摆钟。他好像看见指针走。他希望钟点停下来，让时间不动直到他的妻子回来。他并不埋怨亨利叶晚回来，但是他怕，怕她和朱莉，怕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再过十分钟就可能引起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一些他甚至不敢想像的解释和风暴。想到口角，大嗓子发火，在空中像枪弹般往来的詈骂，这两个女人脸对脸，盯着眼底看，并相互不让地迎头交换伤人的话，单是这些就使他心跳口干，像是在骄阳下步行，使他萎靡得像件破衣服，萎靡得连举起他儿子，让他在膝头上跳的力气也没有了。

敲 8 点钟了；那张门自己打开了，朱莉又出现了，她已经没有了生气的样子，但是有一副冷冰冰充满决心的神气，这更可怕了，她说：

“先生，我侍候您的妈妈直到她最后的日子，我从您出生抚养您到今天！我相信可以说我是忠于这一家的……”

她等着答复。

巴仑结结巴巴说：“当然，我的好朱莉。”

她接着说：

“您很清楚我从不为钱财办事，但总是为您的利益；我从没有欺骗过您，对您说过假话；因此您从没有机会说责怪我的话。”

“确实，我的好朱莉。”

“好吧，先生，这情况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本是为了您的情谊，我什么也不说，为此我让您蒙在鼓里；但是这太过甚了，这儿的街坊太笑话您了。您可以按您的心愿办，但是所有的人全知道，最终我也应该说给您听，虽然也许我并不是合适来报告的人。太太之所以到了不可思议的时候才回来，为的是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他变得惊惶却并没有理解。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你别说了……你知道我禁止你……”

她用不容置辩的决心剪断了他的话：

“不，先生，应当全给您说了，现在。长久以来，太太就和里摩逊勾搭上了。我呢，我见到他们在门后面亲吻有二十次以上。唉！算了，要是里摩逊先生阔过的话，那太太就不会是嫁给

巴仑先生了。只要先生能回忆这婚事是怎么成的，就会将事情从头到尾弄清楚……”

巴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闭嘴……闭嘴……否则……”

她接着说：

“不，我全给您说清。太太是为了息金嫁给先生；从第一天起就骗了您。这在他们之间是谅解了的，老天爷，只要回想就会清楚。既然太太并不满足于嫁给了她不爱的男人，就是您，她就让您活得艰苦，艰苦得让我都心碎了，我看着这些……”

他走前两步，握紧了拳头，反复说：“闭嘴……闭嘴……”因为他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

那个老女佣人并不后退；她像是下了彻底决心。

可是乔治开始是惊惶，后来被这种斥责人的声音吓坏了，于是发出尖叫。他站在他父亲后面，绉起了那张脸，张大了嘴号了起来。

儿子的叫喊激怒了巴仑，使他怒气十足、勇气十足。他朝朱莉冲过去举起了两只胳膊，准备给上两巴掌，一面喊道：“啊，坏家伙！你会引坏小孩子的感情。”

他已经碰上她了！她迎面朝他嚷道：

“先生要是想打我也行，我，是我把他带大的；但是这禁不住他的老婆骗他，他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他一下子停住了，双手垂下去；面对着她，他竟然如此激动，以致什么也弄不懂了。

她接着说：“只要看看孩子就会认出父亲来，老天爷！全是里摩逊先生的样儿。只要看看他的前额和眼睛。一个瞎子也不会弄错……”

但是他已经抓住了她的肩头，使出全身力气摇她，口吃地说：“尖嘴婆！……尖嘴婆！滚出去，尖嘴婆！滚出去，否则我宰了你……滚！滚！……”

于是拼命一使劲，他把她推到了隔壁房间里。她摔倒在摆好了餐具的桌午上，上面的杯子倒了下来摔碎了；而后她立了起来，让桌子隔在她自己和主人之间。当他追着想再抓住她的时候，她给他迎面冒出了一些可恶的话：

“先生只要出去……今晚上……吃过饭……而且立刻回来……就能看见！……他就将看到我有没有说谎！……只要先生试一试……他会看见。”

她已经到了厨房门口，就逃走了。他跟在她后面追，爬上后房楼梯一直到了她将自己关在里面的女仆房门口，敲着门道：

“你立刻就给我离开这个家！”

她隔着墙板回答说：

“先生可以放心。一个钟头以内我就再也不在这儿了。”

于是他慢慢走下去，紧紧抓住栏杆免得跌倒；他回到了他的客厅，乔治在那儿坐在地上哭。

巴色倒到了一张椅子上，眼神迟钝地看着孩子。他真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感到昏头昏脑、反应迟钝、发傻，好像方才他曾脑袋着地那样摔下来过。费了好大劲才记起他的女佣对他说的令人寒噤的事情。后来，他的理智渐渐地、像一池浑水慢慢澄清了，透明了；于是叫人憎厌的揭发开始影响他的心灵。

朱莉说得如此干脆，如此气势，如此确信，如此忠诚，他不能怀疑她的善意，但是他执拗地怀疑她是眼见的。她可能弄错了，因为对他的忠心而变得盲目，受了对亨利叶的不自觉的仇恨的拖累。然而，随着他的努力安定说服自己，成千的小事也在记忆中觉醒过来了，他妻子的一些话，里摩逊的一些眼神，一堆没有观察到甚至没有看见的琐碎事，一些晚出，一些同时不在，还有一些几乎没有意义的手势，虽然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注意，不能理解，而现在这些对他显得有极重要意义。证明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默契。从他订婚开始的所有这些往事，都忽然从他因痛苦而过分激动的记忆中涌了出来。他想起了所有的事，一些奇特的语调，可疑的态度；于是他这颗安静善良的男人的可怜的心，不断地为怀疑所骚扰的心，现在给他指出那些好像本来只是疑点的事，实在是确凿事实。

他顽强固执地搜寻结婚以来的 5 年，想全部一月一月，一天一天的过一遍，而每件他发现的使他不安的事，就像马蜂的针一样刺痛他的心。

他不再想乔治了，这一位现在安静了，屁股坐在地毯上。可是看到人家不再关心他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哭起来。

他的父亲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在他头上吻个不停。至少他的孩子还在！别的又有什么关系？他拉着他，紧紧抱着，将嘴埋在他的金色头发里，痛苦得到了缓和、得到了安慰，结结巴巴地说：“乔治……我的小乔治，我亲爱的小乔治……”可是他一下子想起了方才朱莉说的……是的，她说过他的孩子是里摩逊生的……啊！这不可能，唉！不，他不能相信这事，对这一点也不能怀疑！这就是那些卑劣的女佣们制造的可恶的诽谤之一！他反复说：“乔治……我亲爱的乔治……”受到了爱抚的孩子又重新不响了。

巴仑感到那些小胸膛的热气透过了衣服渗进了他的身体。它充满了爱情、勇气和欢乐；孩子的这种温暖抚爱了他，鼓舞了他，救了她。？？？？

于是他将娇小可爱的鬈发脑袋略略从他身边推开一点，好深情地看看他。他贪婪狂热地细细端详着孩子，看得都忘情了，一面不断反复说：“唉！我的小人儿……我的小乔治！……”

忽然他想道：“如果他像里摩逊……那可是！”

这对他是一种陌生的、残酷的观念，对他全身和所有的四肢都引起了一阵刺骨而强烈的寒冷感觉，好像一下子他的骨头变成了冰凉的。唉！要是他象里摩逊！……于是他继续看着现在在笑的乔治。他用他迷糊昏沉发呆的眼睛看着他。于是他在前额、鼻子、嘴、面颊寻找，看是不是会找到某种属于里摩逊的前额、鼻子、嘴巴或两颊的东西。

他的思路迷惘，好像一个要变疯的人，而他的孩子的面容在他的视线下好像在变化，变成了奇怪的外貌，成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形象。

朱莉说过“一个瞎子也不会弄错”。那么其中有某种触目的东西，某种无可否认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前额？是的，也许？然而里摩逊的前额要窄些！那末是嘴？可是里摩逊全都是胡子！

怎样来评议这个孩子的丰肥的下巴和这个男人尽是毛的下巴的关系呢？

巴仑想：“我不管了，我再也不管了。我头太晕了；我现在什么也辨不清……该等一等；应当在明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来好好看看他。”

而后他想：“但是如果他像我，像我，那我就得救了！得救了！”

于是他两大步跨过了客厅，为的是到镜子里观察他自己脸旁边的儿子的脸。

他抱住乔治，让他坐在他的胳膊上，使他们脸非常靠近；由于他思路如此迷惘，他就尽量高声说：“是的……我们的鼻子一样……一样的鼻子……也许……这没有一定……一样的眼神……不对，他的是蓝眼睛……那么……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变疯了！我不愿再看了……我变疯了！……”

他逃得离镜子远远的，到了客厅的另一头，倒进了一张圈椅，将孩子放在另一张里，于是哭了起来。他大声绝望地抽泣。乔治听到他父亲的悲诉吃惊了，立刻也开始号起来。

门铃响了。巴仑一下子蹦起来，好像有颗子弹打穿了他。他说：“她这会儿来了……我怎么办呢？……”于是他跑去关在自己房间里，好争取一点时间，至少可以擦擦眼睛。但是几秒钟以后铃又重响了一次，这使他更发抖了，后来他想起朱莉已经走了，没有告诉屋子里的女佣，因此没有人去开门，怎么办？他去了。

现在一下子他感到了勇气，坚定，准备不露感情再干上一仗。顷刻之间，可怕的冲动对他已经成熟了。而且他要知道；他抱着一种胆怯的忿怒和一种激怒了的老实人的固执，要想知道。

可是他发抖！是由于怕吗？是的……他也许仍然怕她？能知道被逼紧了的懦怯人有时会有多大胆子吗？

他用偷偷的步子走到了门后面，他停下来想听听。他的心一下下发疯似的跳；他只听到这个声音：在他胸膛里重重一下一下低哑的声音，还有在客厅里一直在哭的乔治的尖嗓门。

他的头上门铃突然响了，像爆裂似的震了他一下；于是他抓住了锁，喘着气无力地拧转了钥匙，打开了门。

他的妻子和里摩逊互相靠着站在台阶上。

她带着一种夹着一点怒气的吃惊神情说：

“是你开门？那末朱莉上那儿了？”

他的嗓子有点噎住了，呼吸急促；他使劲想回答，可是没有能发出一个音来。

她又说：“是你变哑巴啦？我问你朱莉那儿去了？”

于是他结结巴巴说：“她……她……走了。”

他的妻子开始发火了！

“怎么，走了？去那儿？为什么？”

他渐渐站稳了，并且感到对这个蛮横的站在他前面的妻子，产生了一种刻骨的仇恨。

“是的，彻底走了……我把她遣走了。”

“你把他遣走了？……朱莉……是你疯了？”

“是的，我把她遣走了，因为她蛮横无礼……而且她……她虐待孩子……”

“朱莉？”

“是……朱莉。”

“她为着什么事情而粗暴无礼？”

“为着你的事。”

“我的事？”

“是的……因为她做的晚饭糊了而你不回来。”

“她说了……”

“她说了……一些对你不负责任的话……并且我不该，没法听的……”

“什么事？”

“重复它们没有意思。”

“我要知道。”

“她说对我这样一个男人来说娶了你做妻子是很倒霉的，不守时、没有规矩，不关心，是家庭的坏主妇、坏母亲和坏妻子……”

那个年青女人已经进到前厅了，跟着的是里摩逊，在这种没有料到的情况下他一个字没有说。她猛然关上门，将大衣扔在一张椅子上，走向他的丈夫，一边气忿口吃地说：

“你说呢？……你说呢？……我是吗？”

他很苍白而很平静。他回答：

“我什么也没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只是重复了朱莉的闲话，那是你要知道的，并且我给你指出了，我把她赶出门就是为了这些闲话。”

她由于强烈地想拔掉他的胡子，用手指甲抠他的腮帮子而打起颤来。从那声音、调子、姿态里，她明确感到他造反了，然而她什么也无法回敬，于是她设法用句什么可以直接中伤的话来重取攻势。

“你吃过了？”她说。

“没有，我等着。”

她不耐烦地耸耸肩膀：

“等到 7 点半以后就是犯傻。你该懂得我被耽搁了，我有些事情，有些路要走。”

而后，忽然间，想起了有给他解释时间是怎样花掉的必要，于是她用短词傲气地说，因为有些想选的家俱目标很远，很远，在雷恩路。她在过 7 点后回来时，在圣·日耳曼大街碰到了里摩逊，于是她要求他挽着她进一个饭店里去吃一点儿，她独自不敢进那里，虽然她真是饿得觉得要晕倒了。她就是这样和里摩逊一块儿吃饭的，要是这也能叫做吃饭的话；因为他们只要了一份浓汤和半只母鸡，故而他们急着回来。

巴仑简单地说：“你做得对。我对你没有什么责怪。”

于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响的几乎躲在亨利叶后面的里摩逊走过来。并且伸出了他的手，一边叽叽咕咕地说：

“你好吗？”

巴仑接住这只伸过来的手，有气无力的握了握：“是，很好。”

可是那个年轻的女人却抓住了他丈夫最后话里的一个字。

“责怪？……为什么你说到责怪？……人家会说你是有想法的，”

他申辩说：“不，完全没有。我只是想回答你说，对你的晚回来我没有不放心，而且我并不因此认为你有过错。”

她居高临下地对待他，找一个借口争吵：

“对我晚回来？……人家真会说成那是到了早晨一点，而我成了在外过夜。”

“啊，不是，我亲爱的朋友。我说‘晚’因为我没有别的字。你该 6 点半回来而你 8 点半回来。这是晚，这！我对这了解得很；我没有……没有……自己也没有为此吃惊……不过，……不过……我难于用别的字。”

“依你说话的调子，好像我曾在外面过夜。”

“没有……没有……”

她看他总是让步，而且她快走到她的房间了，这时她终于看到了乔治在。于是她带着感动的脸色问道：

“小家伙怎么啦？”

“我对你说过，朱莉有点儿虐待他。”

“她对他干了什么？这坏蛋？”

“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她推了他，于是他摔倒了。”

她想看她的孩子，于是冲到了餐室里，然后一下子站在满漫着酒的桌子前面，还有打碎了的长颈瓶和杯子，打翻了的盐罐子。

“搞得这样乱七八糟是怎么回事？”

“这是朱莉，她……”

可是她愤怒地截断了话说：

“这太厉害了，总之！朱莉把我当作放荡女人，打我的孩子，打碎了我的器皿，倒翻了我的家，而在你好像这都是自然的。”

“不是的……既然我把人遣走了。”

“不错！……你把她遣走了！……该把她抓起来。碰到这种情况该找警察来！”

他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我亲爱的朋友……然而我办不到……这没有一点理由……真的，情况很为难……”

她用十分傲慢的神气耸耸肩膀。

“瞧着，你向来总是个软蛋，一个可怜虫，一个没有志气的可怜男人，没有决断，没有精力。唉！她肯定对你说了难以忍受的话，你那位朱莉。这才使得你决定把她赶走。我真希望那一分钟我在场，不要多，只一分钟。”

客厅的门一打开，她就跑到乔治那儿，扶起来将他紧紧搂在怀里，吻着他说：“小乔治，你怎么啦，我的小猫咪，小羊羔，我的小宝贝？”

经妈妈抚慰，他安静下来了。她又说：

“你怎么啦？”

他用受惊的孩子眼光看待这场纠纷，因而他回答说：

“是朱莉打了爸爸。”

开始时亨利叶惊呆了，转过身对着他的丈夫。而后在她的眼光里露出了一种嘲笑的轻率念头，它像一阵颤栗传过了她清秀的两颊，抬起了双唇，撩起了鼻翼，而终于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以一阵响亮的哄笑方式，一连串的戏谑方式喷出来，嘹亮而尖锐，就像鸟儿唱的过门。她来来回回地笑，同时从她洁白的牙齿之间发出一些恶意的小声喊叫，像咬似的撕裂了巴仑的心：“哈！……哈！……哈！哈……她打……打你……打了你……哈……哈……哈……真可笑……多可笑……您听，里摩逊。朱莉打了他……打了……朱莉打了我的丈夫……哈……哈……哈……多可笑……”

巴仑口吃地说：

“啊不对……啊不对……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相反的，是我，我把她推进餐室里，推得那末厉害以致她打翻了桌子。孩子没有看清。是我打了她！”

亨利叶对他儿子说：“再说一遍，我的小宝贝。是朱莉打了爸爸！”

他回答说：“是的，是朱莉。”

后来，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她又问：“可是他没有吃饭吧，这孩子？你什么也没有吃，我的宝贝？”

“没有，妈妈。”

于是她愤怒地转过身对着她的丈夫：

“你真是疯了，疯到头了！已经八点半了而乔治没有吃饭！”

他被这场戏和这种解释弄得恍恍惚惚；他生活中这场突然降临的滔天祸简直把他压垮了。他为自己辩护道：

“不，亲爱的朋友，我们曾经等你。我不愿意你没有回就先吃饭。因为你每天都晚回来，我总时刻在想你就要回来了。”

她将一顶一直戴在头上的帽子扔到圈椅里，提高了嗓门说：

“真是，和这种什么也不懂的人搞在一起真受不了。他什么也猜不到，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该自己干。说吧，如果我半夜回来，那孩子就什么也吃不上了。你怎就不能懂得，过了 7 点半以后，我是有急事、有耽搁，有阻碍！……”

巴仑发起抖来，感到他的怒火也占了上风，可是里摩逊插进来了，并转过来对着那个年轻的女人说：

“你完全不公平，我亲爱的朋友。巴仑不可能猜到你会回得这末晚，这，你从没有发生过；而且当朱莉遣走了以后，你要他怎样单独一人把事处理了？”

可是气极了的亨利叶回答道：“活该他自己摆脱困境，因为我不会帮他。瞧他多能应付！”

于是她突然回到她的房间里，已经忘却了她的儿子还一点没有吃。

这时里摩逊一下子帮他朋友的劲头大增。他拾起那些散满桌子上的破杯子，送走后，放好刀叉，将孩子抱到高脚小圈椅上，这时巴仑去找上房女佣，让她来伺候饭。

她来时吃了一惊，她在乔治房间里干活时，甚么也没有听到。

她端来了汤，一只焦了的羊腿，而后是土豆泥。

巴仑坐在他的孩子边上，情绪低落，理智被这场灾难夺走了。他让孩子吃，自己也试着吃

点，切开肉，嚼碎了使劲吞下去，好像他的喉头麻痹了。

这时，在他的心里渐渐复苏了观察坐在他对面的里摩逊的疯狂愿望。那位正在把面包捏成小球的人。他要看看他是不是像乔治，但是却不敢抬起眼来。然而他下了决心，于是粗暴地观察起这个很熟悉的面孔来。虽然他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细看过，而它和印象中的差别真大。一秒钟复一秒钟地，他对这张脸迅速地瞄上一眼，设法找出那些最小的线条，最小的感觉；而后立刻看他的儿子，装出要催他吃东西的神情。

他的耳朵里有个词在嗡嗡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它们配合着他的每次心跳在耳朵里响。是的，这个男人，这个安安静静的男人，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可能是他的儿子的，乔治的，他的小乔治的父亲！巴仑停下不吃了，他没法再吃。一种极端的痛苦，一种使他要叫，要在地上打滚甚至啮家俱的痛苦将他撕得五脏俱裂。他几乎要拿起刀插进自己的肚皮里。这会使他减轻痛苦，救了他；一切结束。

因此他现在能活吗？他能活吗，早晨起来、吃饭、出去上马路，晚上上床乃至夜里时都在心中抱着"里摩逊，乔治的父亲……"这个念头去睡觉？不行，他会没有力气再走一步路，再穿衣，再去想一点儿事，再去和任何人说话！每天、每时、每分、每秒，他会问他自己这件事，他要设法知道、猜到、攻克这个可怕的秘密。至于那个小的，他亲爱的小宝贝，他无法再看着他而不忍受因这种怀疑而生的可怕的痛苦，而不感到五脏欲裂，而不受苦到痛入骨髓。他将活在这里，留在这间房子里，在这个既爱又恨的孩子身边！是的，他最后将以恨他结束。多么苦恼！唉！假使他明确了里摩逊是那个父亲，他能否做到安定下来，在不幸中、痛苦中安睡？但是不明确简直无法忍受！

不明白，总想弄明白，于是总在受罪。还随时拥抱这个孩子，这个别人的孩子，领着他在城里散步，抱着他，在嘴唇上体味他纤细的头发，热爱他却又不断地想："他也许不属于我？"是不是不再看见他，抛弃他，在马路上丢了他更好一些？或者自己逃得远远的，逃得那末远，从此再也什么都听不到，永远地！

他听见门开时吓了一跳，他的妻子进来了，她说：

"我饿；您呢，里摩逊？"

里摩逊迟疑了一下说："说真的，我也是。"

于是她叫人拿回羊腿来。

巴仑想："他们吃过吗？抑或他们是因为幽会而晚了？"

他们现在胃口很好地吃起来了，这俩人都是。亨利叶泰然地笑着，开着玩笑。她的丈夫也在窥测她，不时迅速瞄她一眼又转开去。她穿着一件白滚边的粉红家常裙袍，她金发的头，鲜嫩的颈子、丰腴的双手，从这件风骚美丽而芬芳的衣服里伸出来，好像一个边上嵌着泡沫的贝壳。她整天和这个男人干了些什么呢？巴仑意识到他们拥抱过，一边还口齿不清地说些甜言蜜语！他怎么会什么也不知道呢？在看到他们这样并排在他对面坐着时，他怎么会猜不着呢？

他们该如何笑话他，要是从第一天起他就是受他们欺骗的人？难道能这样玩弄人，玩弄一个老实人，就因为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儿钱？怎么能看不到在灵魂里的这些丑事，怎么能不对正直的心揭示一点那些卑鄙的心的欺骗，而让那些说假话的声音和爱慕的声音一样，让那

种欺骗的奸诈眼光和忠诚的眼光相似？

他窥伺着他们，等待着一行一语，一句话。突然间他想："我今晚要抓住他们。"于是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方才已经打发走了朱莉，从现在起我就得着手找另一个女仆。我立刻出去，好让我能为明天早晨找到一个人。我可能得晚些回来。"

她回答说："走吧，我在这儿不动了，里摩逊会陪我。我们等你。"

而后，他转身对上房女仆说："您去让乔治上床，此后您可以撤去了碗盏回您房里去。"

巴仑站起来了。他站着，卤莽踉跄地晃了晃。他说："马上就回。"扶着墙走到了门口，因为地板像在船上似地摇晃。

乔治由那个女仆抱着离开了。亨利叶和里摩逊走进了客厅。等到那扇门一关上，他就说："啊！怎么！你疯了，你这样挑惹你的丈夫？"

她回过来："啊!你知道，我开始有了这种粗暴习惯，这是从你把巴仑看作'受折磨的人'之日起就一直如此的。"

里摩逊躺进了一张圈椅里，两腿交叉地说："我是世界上最没有把他看作在遭折磨的人了；可是我发现，我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从早到晚无视这个人是荒谬的。"

她从壁炉上拿了一支烟点燃了，回答道："但是我不蔑视他，而是相反，只是他的愚蠢让我生气……我就恰如其分地对待他。"

里摩逊用一种不耐烦的声音接着说：

"你做的事情是不合式的！此外，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怎么？这儿有一个好男子汉，太好了，因为信任和善良而成了愚蠢，他一点不让我们为难，他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那怕一秒钟，他让我们自由，如我们所愿的那样泰然，而你却尽你所能去惹他生气，损害我们的生活。"

她转身对着他："听着，你让我讨厌！你，你是个懦夫，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你怕这个白痴！"

他很快地站起来，气愤地说："啊！这么，我很想知道他对你干了什么，而你对他能怀恨些什么？他让你倒霉了？他欺骗你了？不，这到头来是太狠了，让这个男人受苦，只是因为他太善良，怀恨他只是因为你欺骗了他。"

她靠近了里摩逊，并且，直盯着他的眼底：

"轮到你来责备我欺骗了他？你？你？你？你有的是什么坏良心？"

他有一点不好意思，为自己辩护道："不过我一点也没有责备你，我亲爱的朋友，我只要求你宽待一点你的丈夫，因为你我都需要他的信任。我以为你应当懂得这点。"

他们彼此十分靠近，他高大，棕色头发有一些鬈发垂下来，一个自满的漂亮汉子，略有点儿庸俗的风度；她小巧个儿，粉红肤色和金色头发，一个一半风骚一半女店主式的小巴黎女人，生在店铺后间里，在店子的门槛上打量过往行人的日子里长大，于是在这种搜集之中，偶然和一个天真的过路人结婚了，这人是在每天早出晚归时，在这家门前看到她后被她俘获

的。

她说："但是你究竟不懂，大傻瓜，我憎恨他正因为他娶了我，因为到头了他是买了我，因为所有他说的，所有他做的，所有他想的，都压迫我的神经。他的愚蠢每秒钟都激怒我，而你称之为他的善良；同样，他的迟钝则被你称之为信任。最最主要的，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代替了你！在我们俩之间我感到有他存在，虽然他几乎不惹我们。还有？……还有？……不，他总之是太笨了，因此毫不怀疑！我但愿他至少有点儿妒嫉。有些时候我直想对他叫道："可是你什么也看不到，胖畜牲，你不懂波尔是我的情夫。"

里摩逊笑了起来："暂时你闭上口最好，不要给我们的生活找麻烦。"

"啊！我不为那担心，好！对这个傻瓜，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可是你不能理解，简直不能相信，他对我是何等讨厌，他多么叫我烦心。你呀，你总是对他一副爱护的神气，诚恳地和他握手。男人有时真叫人吃惊。"

"必须知道如何不露真情，亲爱的。"

"不露真情没有用处，亲爱的，而主要是感情。你们这些人，当你们欺骗一个男人时，人家会认为你们立刻就更爱他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从开始骗他的时刻起，就开始恨他。"

"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在搞到了一个好男人的妻子时，要去恨他。"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这是一种你们对什么事都缺少的机智，这！你要什么？这是那些能够感到而说不出来的东西。然而，首先是该不该这样？……不；你一点也不懂，这没有用处！……你们这些人，你们缺乏机智。"

于是微微笑着，用一种淫荡女子的甜蜜的忘情姿态，她将双手放在他肩头上，向他伸出了嘴唇，他向她侧过头去，紧紧地一抱将她箍住，于是他们的嘴唇合在一起了。因为他是站在壁炉的镜子前面，另一对完全和他们相同的，在时钟后面拥抱了起来。

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没有听见钥匙的转动，也没有听到门的咯吱声音；但是亨利叶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尖叫，将里摩逊从怀中推出去，于是他们看到了在看他们的巴仑，脸色苍白，握紧了拳头，脱掉了鞋子，帽子在前额上。

他一个接着一个看着他们，头不动，眼睛迅速地转来转去。他好像疯了，而后一句话不说，他冲到里摩逊身上，双腕整个儿抱住他好像要噎死他，把他推到了客厅的一个角上，这么猛劲的一冲，以致另一个，一脚踏空，双手扬在空中，一下子将头颅狠狠地撞到墙上。

但是亨利叶，当她明白了他的丈夫快打死了她的情夫时，扑到了巴仑身上，扼住他的脖了，将她粉红色的纤纤十指抠到了肉里，凭着激动万分的女人神经，她抠得如此之紧，以致从她的指甲下往外喷血。她咬住了他的肩膀，好像想用牙齿撕碎他。被扼住了噎住了的巴仑放开了里摩逊，想挣脱钩在他脖子上的妻子；于是逮住了她的腰身，他只一推，就把她甩到了客厅的另一头。

后来，因为他具有的是那种软心肠人长不了的气愤和弱者一冲即逝的气力，他呆呆站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动，喘着气，精疲力竭，不知道还该干什么。他粗暴的忿怒在这场努力中已经发散完了，好像是开了瓶的酒的泡沫，而他异乎平常的精力在喘气中也完了。

一当他能说话时，就结结巴巴说：

“你们滚……你们两个……立刻……滚！……”

里摩逊贴在角落里的墙上呆着不动，因为一点都还没有弄清楚而十分惶恐，无比惊慌，连一个手指也不敢动。亨利叶的拳头撑在小圆桌上，脑袋向前，头发蓬松，胸衣拉开，露着胸口在等着，好像一头要扑出去的野兽。

巴仑用一种有力得多的声音重新说：

“滚出去，立刻……滚出去！”

看到他的第一次愤怒已经平息下来，他的妻子胆大了，站直了，朝他走过去两步，近乎蛮横地问道：

“你是昏了头啦？……你抓到了什么？……为什么搞这种毫无道理的攻击？”

他转过身对着她，举起了拳头想打她，口吃地说：

“啊！……啊！……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我我……全听到了！……全！……全！……你懂……全！……坏蛋！……坏蛋！……你们是两个坏蛋！……你们滚！……两个都滚！……立刻！……我会杀死你们！……你们滚！……”

她知道这算结束了，他知道了，她毫无办法宣称无罪，知道该当让步。但是她完全恢复了她的厚颜无耻，而她至兹被剧化了的对这个人的仇恨，促使她更大胆，将她推向想挑战、想逞强的意境。

她用清脆的声音说：

“来，里摩逊，既然人家撵我们，我到你家去。”

可是里摩逊不动。巴仑在新的忿怒之下，开始叫道：

“你们滚！……喂！……你们滚！……坏蛋……否则……否则……”

他抓起一张椅子在他的头上飞舞。

这时亨利叶快步走过客厅，抓住了她情夫的胳膊，把他从傻呆在那儿的墙边拉出来，一边拉向门口一边反复说：“来吧，我的朋友，来吧……，您看这个人明明疯了，来吧！……”

在出去的时候她回过来对着他的丈夫，看看在离开这个家时她能干什么，她能想出些什么来刺伤他的心。一个念头穿过了她的心里，一个狠毒的，致命的主意，那里面酝酿着女人们的一切不忠不信。

她坚决地说：“我要带走我的孩子。”

惊惶的巴仑结结巴巴地说：“你的……你的……孩子？……你敢……你敢提起你的孩子……有了这种事以后！……这种事以后！……暖！嗳！嗳！这太过分了！……你敢？……滚开，女

无赖！……你滚！”

她差不多已经报了仇，几乎是微笑着地朝他走过去，藐视他，走到很近了，面对面说：

“我要我的孩子……而你无权留下他，因为他不是你的……你听着，你好好听着……他不是你的……他是里摩逊的。”

像疯了的巴仑喊道：“你意思是……你意思是……流氓！”

但是她回答说：“蠢货！大家全知道，只有你除外，我告诉你，这儿是他的父亲。而且只要看看他就会清楚……”

巴仑晃晃摇摇在她面前往后退。然后他转过身，抓住一根蜡烛，跑到了隔壁房间里。

他几乎立刻回来了，在他胳膊上抱着裹在床上被盖里的小乔治。猛然惊醒了的孩子骇得直哭。巴仑把他扔到到妻子的手里，然后一句话也不多说，把她粗暴地朝着台阶推出门去，里摩逊为了谨慎，等在那里。

而后，他关上门，锁了两转并推上门栓。刚回到客厅里，他就整个儿地倒在地板上了。

巴仑独自一人活着，完全一人。在那次分离以后的头几周里，新生活的震荡使他无法多想。他重新捡起他的单身汉生活和闲荡的习惯，与往日一样，他在饭店里吃饭。为了避免种种丑闻，他通过经纪人给妻子安排了一笔年金。但是渐渐地对孩子的思念开始缠住了他的思想。常常在晚上，当他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他幻觉一下子听到乔治叫“爸爸”。他的心立刻呼呼跳，并且很快地起身去打开对着台阶的门，看看会不会碰上孩子回来。是的，他也有可能回来，就像那些狗和鸽子回来一样。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本能不如一只畜牲呢？

在认识到他的误会以后，他回来坐到他的围椅里，并且思念孩子。他在那儿几天几小时地那么思念，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着魔，还是一种实质的强迫观念，一种性的神经质的需求，想要吻他，牵他摸他，让他坐在膝头上，让他在手里跳、在手里翻筋斗。他对令人激奋的往日爱抚的忆念更日益加剧，他感到那双小胳膊紧紧抱着他的脖子，那张小嘴贴在他的大胡子上，细软的头发在搔痒他的面腮。对这些消失了的甜蜜爱抚和对贴到唇边的温暖娇小可爱而细腻的皮肤的渴望，使他要发疯，就像对一个逃走了的宠爱的妻子的欲求一样。

在马路上，他忽然哭起来，想到了他原可以有胖胖的小乔治在他旁边，用他的小步子小跑，就像以前他散步时那样。于是他就回来，将头埋到双手里缀泣直到天黑。

以后他每天二十次上百次地问自己：“他是抑或不是乔治的爸爸呢？”但主要是在夜里，他让自己耗在这个念头的无穷尽的理论探讨里。每晚刚一躺下，他就开始这同一无望的争论。

自从他的妻子离开后，他开始时再也不怀疑：这孩子肯定属于里摩逊。而后，渐渐地他又开始疑惑起来。肯定的，亨利叶的承认是毫无价值的。她过去看不起他，想法要把他置于绝望之地。在冷静地衡量了是与不是之后，认为确实很可能是她说了谎。

也许只有里摩逊会说真情。可是怎么知道，怎样问他，怎样使他决心承认？

巴仑有几回在深夜里爬起来，想去找里摩逊，去求他，答应给他所要的一切，以结束这可憎的痛苦。然而绝望的他又躺下了，想到了情夫无疑也要说谎！他肯定同样说谎，为的防止亲

生父亲领回孩子。

那怎么办？毫无办法！

于是他懊恼曾如此唐突处理了这些事，一点没有考虑，没有耐心，不知道等待和掩饰，花上一两个月，用他自己的眼睛来了解情况。他该当装成什么也没有怀疑，让他们从从容容地暴露。他只要看着那一位拥抱孩子就足以猜到、弄懂。一个朋友不会像一个父亲那样拥抱。他原可以在门后面窥测他们！他怎么会不想到这呢？要是里摩逊单独和孩子呆着时，没有马上把他抓过去，搂在怀里、热情地吻他，假使他漠不关心地让他玩，不理他，就可以肯定他不是父亲，他也信，不会感到他是父亲。

这样他，巴仑，赶走了母亲保留了儿子，于是他就会幸福，完全幸福。

他回到了床上，出着汗而且苦恼，并且努力回忆里摩逊对小家伙的态度，可是他一点记不起，绝对没有，没有一个姿势，一个眼神，一句话，没有任何可疑的爱抚。而他的母亲也一样几乎不关心她的孩子，假使她是从她的情夫那儿得的，无疑她会格外爱他。

那末人家是为了报复，为了做得残酷；将他和儿子分开是为的惩罚他撞见了他们。

于是他决定一等天亮，他就去找法官将儿子要回来。

可是他刚作出这个决定，立刻他又感到受到了相反的定论的反击。从里摩逊开始成为亨利叶的情夫，被爱着的情夫之时起，她该当就已抱着激情委身于他，就是这种纵情，这种炽情使女人变成母亲的。在和他，巴仑的私生活关系之间，她一直保持的是冷冰冰的含蓄态度，这种含蓄难道不足以阻碍了她因为与他的性关系而怀孕吗？

那末，他是去索还要由他带，由他永远保管，由他看护的另一个人的孩子。他去看他，去拥抱他，去听他说："爸爸，"那时必将受到"这根本不是我的儿子"这一想法的刺痛而心痛欲裂。他将随时受到这种酷刑，过不幸悲惨的一生！不，不如单独活下去更好，单独老去，单独死去！

而每天每晚这些可恶的犹豫和痛苦反复开始，无法平静，更无终止。他尤其憎恨在晚上来临的黑暗，和薄暮的阴郁。在这时分，他的心上像随着黑暗降临了一场苦雨，一场绝望的洪流，淹没了他，并使他精神失常。他害怕他的思绪有如人家害怕凶手，在它们前面他回避逃走，像一头被追逐的野兽。他尤其害怕他空荡荡的住房，那么黑，那么可怕，还怕行人稀少的路，路上只间或地点着一盏煤气灯，在那儿人们听到远远孑孑独行人的脚步，好像是一个踯躅者，他会根据是朝你走过来，或者是跟在你后面，让脚步变快或者变慢。

于是巴仑不由自主，直觉地向着灯火辉煌，人群熙攘的大路上走去。那光和人群吸引着他，使他忙碌，变得麻痹。而后，当他游荡得疲乏了，倦于在人群的骚动中流浪的时候，当他眼见行人变得稀少，人行道变得更空旷的时候，对孤独和静寂的恐惧就将他推进了一个充满了酒徒和光亮的大咖啡厅。他走到那里去仿佛是昆虫飞向火焰，坐到了一张小圆桌前面，要上一大杯啤酒。他慢慢地喝着，每有一个顾客起身走开，他就为之不安。他真想去拉住他的胳膊，留住他，求他再呆一会，他太害怕那个时刻，那时侍应生会站到他前面，用不耐烦的声音说："走吧，先生，关门了！"

因为每天晚上他都留到最后一个。他看着那些桌子收了，那些煤气灯一盏一盏熄了，只有两盏除外：他的和柜上的那盏。他用凄伤的眼光看着出纳算完帐而后将帐锁进抽屉里，于是他得走了，让职工撵了出去，他们同时一面叨叨："这儿碰了个傻瓜！叫人以为他不知该上那儿睡

觉。”

一俟他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到了黑黝黝的马路上，他又开始想念小乔治，绞尽脑汁，自我折磨，想发现自己究竟是、或者根本不是他儿子的父亲。

这样他得了到啤酒店里去的习惯，和那些喝酒的人的不断碰头，会在您旁边形成了一个熟悉而安静的群众，在那儿，雪茄的浓烟会催眠那些不宁心绪，而醇厚的啤酒使精神迟钝，心地安宁。

他就在这儿生活。刚一起来，他就去那儿找邻座，占上他的思绪和视线。而后，懒得挪动，接着就在这儿吃饭。到中午时候，他用茶碟子敲敲大理石桌面，于是侍应生很快就给他拿来一套餐具、一个杯子、一方餐巾和中午饭。等到吃完了，他就慢慢喝他的咖啡，眼睛盯在烧酒的长颈瓶上，这样他糊里糊涂可以耗上美美的一小时。他先在白兰地酒里润润唇，仿佛是在品味，只用舌尖尝尝这酒的滋味。然后他仰着头，把酒一滴一滴地倒进嘴里，让烈性酒慢慢地在他的上颚上、他的牙床上、他口腔里的粘膜上漫流，而后和这种接触激发出来的清涎水混在一起。而后，经这种混合变柔和了以后，他凝神地咽下去，感到它沿着他的喉咙流下去，一直到他的胃的底部。

每次吃过饭，他在一个钟点里这样品尝三四小杯，它们慢慢地使他变得迟钝起来，于是他低下头靠在肚皮上，闭上眼睛打盹。将近下午过半的时候他醒过来，于是立刻向大杯啤酒伸过手去，这是他睡觉的时候侍应生给他放在前面的；喝完之后，他从红丝绒的长座位上起来，拉上裤子，拉下背心，以遮住两者之间看得见的白缝，整整他上衣的领子，将衬衫的袖腕拉到衣袖袖口外面，然后拿起他上午已经读过的报纸重读。

他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其中包括广告，求职，声明，国库牌价和剧院广告。

在四点到六点之间他到林荫大道走一圈，照他的说法，为的吸吸空气；而后他回到人家给他保留的位置上坐下，并要上他的苦艾酒。

于是他和他认识了的熟客聊天。他们从当天的新闻谈起，包括社会新闻和政治事件。这让他度到了晚餐时间。晚上的时间和下午一样过去，一直到歇店。对他这是可怕的时刻，这时他该回到黑暗里，空荡荡的房间里，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回忆，可怕的思绪和痛苦，他再也不看老朋友里的任何人，亲戚里的任何人，任何可能使他回想起过去生活的人。

但是由于他的房子对他成了一个地狱，他到一家大旅馆里租了一间房，位置在夹层上的漂亮房间，好看看行人。在这幢大的公共居房里，他不再是孤独的；他感到在他周围挤满了人，他听得到在间隔墙后面的声音，当他面对铺开一半的床和孤独的炉火，而往日的痛苦过分残酷地缠着他时，他就出去，在大走道里，像一个哨兵那样沿着所有关上了的门走来走去，一边伤心地看着每张门前成对的鞋子，女人的娇小可爱的短靴放在男人的大靴子旁边；于是他想这些人无疑是幸福的，温柔地在他们被子的热气里肩并肩或者搂着睡。

这样，五年过去了，暗淡的五年，除了不时花上两个路易做上两小时的爱，没有别的遭遇。

于是有一天，他在玛德莲纳和德鲁奥路之间作常规散步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一个女人，她的姿态使他吃了一惊。一个高个子男人和一个孩子陪着她，三个人在他前面走。他自问道：“那么我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呢？”于是他立刻认出了一个手势：这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和里摩逊，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小乔治。

他心跳得气都透不过来了，然而他不停下来，他要看看他们；于是他跟着他们。人们会说这是一家子，一个小商人的完美家庭，亨利叶倚在波尔的胳膊上，和他款款地说着话，有时从旁边看看他。巴仑这时从侧面看着她，重新认出了她面孔的优美线条，她的嘴的动作，她的微笑和眼光里的温存。孩子最引起他的注意，他变得多大多强壮了！巴仑看不见脸，只看见长长的金发鬈曲地落到颈子上。这是小乔治，这个光着腿的高个孩子，他在他母亲旁边，宛然一个小男人。

当他们在一家店子前面停下来的时候，他突然看清楚他们三个人了。里摩逊变白、变老了，瘦些了；他的妻子相反，比从前更滋润了，毋宁说是长了脂肪了；乔治变得认不出了，和过去多么不同!

他们重新走了。巴仑重新跟着，后来大步追过他们，以便回过来从很近的地方对面看他们。他终于面对面经过这孩子了，他有一种愿望，一种疯狂的愿望：把他抓过来搂在怀里抱起来。他好像是偶然地碰了他一下。这个小的转过头来，用不高兴的眼光看着这个笨拙的人。受到这一视线伤害、追随和打击的巴仑于是逃走了。他像一个贼那样逃，他落进了怕被他妻子和她情夫看见认出的毛骨悚然的恐惧之下。他一口气直跑到了他的啤酒店里，喘着气猛地坐到了他的椅子上。

这晚上，他喝了三份苦艾酒。

四个月里，他将这次相逢的创伤藏在心里。每天夜里他重见到他们父、母孩子三个在回家吃饭之前，幸福而安详地在林荫大道上散步，这个新的幻象消除了老的。这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现在的幻象，也是另外一种痛苦。往昔他曾如此爱过，如此亲过的那个小乔治，已经在遥远的结束了的过去中消逝了，并且他看到一个新的乔治，像是前一个的兄长，一个露着小腿肚的小男子汉，他不认识他，他这个人。这个想法使他痛苦得可怕。小宝贝的爱已经死了，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看见他的时候孩子不会伸开胳膊。他还用一种恶意的眼光看过他。

后来，渐渐地，他的心灵又平静了；他精神上的折磨变淡了。曾出现在他眼前，索绕他的黑夜的图象变得模糊了，淡薄了，他渐渐开始和别人一样过活，像所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在大理石的桌子上喝大杯啤酒，在长凳的磨损了的丝绒上磨破他们男裤的后片。

他在烟斗的烟雾里进入老境，在煤气灯下磨秃了他的头发，将每周的洗澡、每 15 天一次的理发、买一件新衣或者帽子，看成一件大事。当他戴上了一顶新帽子到他的啤酒店里时，坐下之前他要对着镜子观察一大阵子，戴上又脱下连续好多次，用不同的方式戴着，最后问他的女朋友，那位柜台上带着兴趣看着他的太太道：“您认为它对我合适吗？”

每年他到剧院去两三次；在夏天，他有时在香榭丽的一家音乐咖啡座消磨几个黄昏。他的脑袋从那儿带回一些曲调，会有几个星期在他的记忆深处回响，而当坐到他的大杯啤酒前面时，他会用他的脚打着拍子低声吟唱。

随着来的这些年，缓慢、单调而短促，因为它们是空虚的。

他不感到岁月从身边滑过。他无所感触、无所激动地坐在啤酒店的桌子前面走向死亡，只有他那日益见秃的头靠在上面的那面镜子，反映了那吞噬着人们，吞噬着那些可怜的人们而消逝的光阴。

现在，他只偶尔才想起使他生命黯然的那可怕场面，因为从那可怕的夜晚起，20 年已经流

过去了。

但是自此以后他所过的生活使他衰退了，消沉了，疲备了；他的啤酒店的那位老板，从他跨进这家店后的第六位老板常对他说：“您该振作一点，巴仑先生。你应当去吸点空气，到乡下走走，我保证过上几个月您会有很大变化。”

当他的顾客一出去，这位商人就和他的出纳交换他的感想：“这位巴仑先生真是病入膏肓，从不离开巴黎可没有什么好处。既然他信任您，您不妨推动他到近郊去吃顿葱酒煮鱼。夏天就要到了，这能让他恢复健康。”

于是这个收款员对这位固执的主顾充满了同情和善意，每天对巴仑重复说：“瞧，先生，下决心去吸点儿空气！天气好的时候乡下可真美丽！啊！我呀！要是我能，我会在那儿过一辈子。”

于是她对他描述她的梦，所有那些一年到头圈在一家店堂玻璃后面的可怜姑娘们的诗意而简朴的梦，她们瞅着马路上那种喧嚣而虚假的生活；梦想着田间平静甘美的生活，那种在树下的生活，在牧场的灿烂阳光下，在茂密的树林里，在清澈的溪流上，在躺在草中的牛群中，在形形色色的花朵中，各种蓝的、红的、黄的、紫丁香色的、紫罗兰色的、粉红的、白的花丛中的生活；而所有那些人们在散步时采来的，做成大花球的各种天然花朵又是何等可爱，何等新鲜，何等芬芳！

她作为一种乐趣，给他没完没了的谈她永恒的愿望，包括现实的和不现实的；而他呢，穷老无所期望，却从聆听中得到了乐趣。他现在移到钱柜旁边坐着，为的是和左艾小姐闲谈，和她讨论乡下。于是渐渐地，他得了一种隐隐约约去看的愿望，有朝一日，碰到天气真像她说的那么好的时候，走出大市区的城圈子去看看。

一天早晨他问道：

“您知道在巴黎附近哪儿最宜吃中饭吗？”

她回答道：

“那么您去圣·日耳曼台地吧，那真好看！”

过去他订婚的时候曾在那儿散步过。他决定再去那儿。

他选定了一个礼拜天，并没有特别理由，因为他只习惯在星期天出去，虽然他在一周里什么也不干。

于是一个星期天早晨，他出发去圣·日耳曼区了。

这是七月初一个晴朗暖和的日子。对着车厢厢门坐着，他看着树和巴黎附近奇奇怪怪的小房子往后退去。他感到烦恼，后悔对这个新想法让了步，打乱了他的习惯。变动而又总是相似的景色使他倦厌。他口渴，他几乎在每个车站都想下去，在一家看得见的站后咖啡店里喝上一杯两杯啤酒，再坐上第一趟的火车回巴黎。而后他感到旅程好像太长太长。虽然他成天成天地眼对着一些不动的同一东西，但是他感到坐着不动而换地方、看着整个大地在移动而他自己却一点不动真使人心烦意乱，令人疲乏。

然而每次通过塞纳河的时候他都感到兴趣。他看到夏都桥下一些快艇通过，光着膀子的划

船人举起浆使大劲划，于是他想："这该是些不会腻味的快活人！"

从贝格桥两侧展延出去的长长流水，在他内心深处泛泛地唤醒了沿着河堤去散散步的愿望。可是列车已经驶进了圣·日耳曼站前的隧道里，以后立即在到达站停了下来。

巴仑下车来，因为疲倦而变得迟钝，双手背在后面，向台地走过去。而后在背向着铁道的栏杆走到了之后，他停下来眺望天边。广阔的平地在他前面展开，宽阔得像海洋似的，全是绿的，而且满布着人口和城市一样密集的大村子，一些白色的道路穿过这块宽阔的地面，一块块的森林使这儿那儿树木葱葱，威西赖群湖像片片银镜片，而远远的沙诺埃和阿让特伊的山坡在轻轻淡蓝色的薄雾渲染下，使人难以猜度。太阳将整个儿风景沐浴在它灿烂暖和的光辉里，在风景上遮上了一层早晨的蒸气和湿润的、土地受热后吐出的鲛绡薄雾，这条河像一条无尽头的蛇蜿蜒穿过平原围绕着村庄，顺着山坡往前流去。

一阵软软充满了草场和树液的气息的微风轻轻拂过肌肤，再一直深深进到肺腑深处，它好像使心脏回复了青春，使精神焕发，血液畅通。

感到惊异的巴仑敞怀呼吸。开阔的风景使他目炫神迷了；于是低声自语说道："真的，在这儿真好。"

而后，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观看。他以为发现了陌生的新东西，完全不是他用肉眼看到的东西，而是他的心灵预感到的，一些未为人知的事情，隐隐约约存在着的幸福，一些还有待开发的欢乐。一个他从未设想过的生活地平线蓦然在这乡村的无边天际向他展开了。

他生存中所有可怕的阴郁好像忽被弥漫在大地上的强烈光线照亮了。他看到了他 20 年的咖啡馆生活之单调暗淡和令人痛心。他原可以和别人一样旅行，到那边去，那边去，到异乡人民中去，到罕为人知的土地上去，漂洋过海，怡情于其他人热衷的各种事情：艺术、科学，爱那千姿百态的生活，爱那神秘的、吸引人的或者令人痛心的、总是在变化的、经常无法解释而新奇的生活。

但现在太晚了。他将一大杯又一大杯地灌下去，一直到死。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希望，对任何事都不好奇。一阵无边的悲痛侵袭了他，兴起了一种想逃走、想躲起来，想回巴黎去的愿望！回到他的啤酒店里去，回到蛰居中去！沉睡在停滞的懒散心田中的所有想法、所有的梦、所有的愿望，都被平原上的阳光唤醒了，翻腾起来了。

他感到如果他单独在这个地方再呆下去，他会丧失理智。于是他快快走到亨利四世售货亭去吃中饭，用红白酒来麻痹自己，至少找个人谈谈。

他在小树丛中找了一张小桌子，从那儿可以俯视整个儿乡村，点好了菜并请人家赶快拿来。

别的散步的人也到了，坐在邻近的一些桌子上。他感到比较好了，他不再是单独一个人。

在一个藤萝架下，有三个人在吃饭，他望了他们几次但没有看清，就像人们看不相干的人那样。

忽然之间，一个女人的声音引起他一个寒噤，连骨髓都打起颤来。

她用那种声音说道："乔治，你去切开小鸡。"

于是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好的，妈妈。"巴仑抬起眼来。于是他懂了，他立刻

猜到了他们是什么人！肯定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妻子头发全白了，很强壮，是位严肃可敬的太太，虽然在她的胸前遮上了一方餐巾，她吃的时候仍然将头往前伸以免弄脏了衣服，乔治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了。他有了胡子，那种长短不齐、鬈曲在两颊上近乎没有颜色的成熟时的胡子。他戴着一顶高顶帽，穿一件白细麻布背心，一个单眼镜，很可能是为的时髦。巴仑看着他惊呆了！这会是乔治，他的儿子？——不，他不认识这个年青人；在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点！

里摩逊背过身在吃东西，两肩有一点拱起。

这三个人看来是幸福而称心的；他们到乡下来，在有名的餐厅里吃饭。他们过着一种平静甜美的生活，在热情和好的热闹家庭里常见的生活；因为各种使生活愉快的小事，各种感情的温暖、各种当人们相爱时说来说去不停的柔情蜜语而变得热闹的家。他们靠着他，巴仑，在欺骗了他、偷窃了他、断送了他之后，用他的钱而这样活着！他们惩罚了他：一个无辜的、单纯的、厚道的人。给他以一切孤独的悲愁，使他在一条人行道和一个钱柜之间度过岁月，给他以一切的精神折磨和物质贫困！他们将他变成了一个无用的、迷失方向、茫然于人世的人，一个没有欢乐可言、没有期待，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企望的可怜老头子。世界对他是空虚的，因为他对尘世已无所爱。他可以追逐于众人或奔走于道路，走进巴黎的每一幢房屋、打开所有的房间，但是不会从任何一张门后面找到所追求的、所爱的、见到您时会微笑的女人或孩子面孔。而想起打开门，到门后找一个要拥抱的人，这个念头尤其使他烦恼。

而这是这三个可恶的人的过失，这过失！这个不规矩女人！这个可耻的朋友和这个态度傲慢的金发大孩子的过失！

他现在怨恨这个孩子不亚于另外两个人。难道他不是里摩逊的儿子吗？如果不是，里摩逊会留下他、爱他吗？如果里摩逊不知道这小的是他的，确实是他的，他难道不会很快就把这个母亲和孩子遗弃了吗？会去养育别人的孩子吗？

现在他们在那儿，很近，这三个使他受了如此苦难的坏人！

巴仑看着他们，因想起他所有的这些痛苦、烦恼和失望而气愤、而激动。尤其因为他们的心平气和、心满意足的样子而激动。他想杀死他们，想把他的塞兹苏打水瓶扔过去，砸开里摩逊的头，他看见这个脑袋，时刻地俯向他的盘子又立刻抬起来。

而他们继续这样活着，没有忧愁，没有任何不安。不，不，总之，这太甚了！他要报仇；既然现在他们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要报仇。但是怎样报呢？他搜寻，设想在报刊里见过的种种可怕方法，可是没有找到任何适用的。于是他一杯又一杯地喝，来激奋自己，来鼓起勇气，为的不要放过这样一个机会，这种机会他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突然间，他得了一个主意，一个可怕的主意，于是他停下喝酒以等待它成熟。一阵微笑卷过他的唇边；他低声说："我逮住他们了，我逮住他们了。我们等着瞧吧。我们等着瞧吧。"

一个侍应生问他道："先生您还要些什么？"

"不要了。来咖啡和白兰地，最好的。"

于是他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品尝着他的小杯饮料。对他要干的事说来，现在这间餐馆里人太多了，因此他等着，他将跟着他们，因为他们必然会到高地上或者森林里去散步，等到他们走远了一点，他就追上去，于是他就报仇，是的，他报仇！而且这已经不早了，在经受了 23 年

的苦难以后。啊！他们很难想到什么事在等着他们！

他们从容吃完了中饭，一边安心地说着话。巴仑听不到他们的话，但是看得见他们平静的姿势。他妻子的脸孔尤其使他激动。她采取的是一种傲岸的气派，一个虔敬的胖女人，一个难于接近的、死守教条、盲从道德的虔敬女人的神气。

后来，他们付了帐单起身了，于是他看见了里摩逊。人家会以为是个退休的外交家，白色软软的漂亮连鬓胡尖垂到他大衣翻领上，使他看起来像位重要人物。

他们出去了。乔治抽着一支雪茄，帽子扣到了耳朵上。巴仑立刻跟上了他们。

他们先在台地上走了一圈，平平静静地，如丰衣足食的人那样欣赏风景，然后他们进了树林子。

巴仑搓搓手，于是总是远远跟着他们，同时隐蔽着自己以免过早引起他们注意。

他们小步走着，沐浴在绿茵上的和风里。亨利叶倚在里摩逊膀子上，在他的右边走着，扮演她的可靠而自豪的妻子角色。乔治用他的细手杖打那些树叶，有时用小马想奔进树林的姿势轻轻一跳跨过路上的沟。

巴仑渐渐地靠近去，因为激动和疲乏而喘着气，因为久已不多走路了。很快他就碰上他们了，可是一下子害怕起来，是一种模糊的说不清的害怕。于是他超过他们，为的好回过来对面靠近他们说话。

他走过去，心直跳，现在感到他们在他后面了，于是他反复说：“干吧，这是时候了：要大胆、大胆！这是时候。”

他转过身。他们三个人都坐在一棵大树下的草上。他们一直在谈话。

于是他下了决心，快步走回来。站在路中央，停在他们前面，他用短促的声音，一种因情绪激动而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这是我！我在这儿！你们没有想到我吗？”

这三个人都看着这个像是疯了的人。

他接着说：

“有人会说你们没有认出我来。那么，看着我！我是巴仑，昂利·巴仑。嗨，你们没有想到过我吗？你们认为这事算完了，完全完了，你们永远，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嗨！不对的，我这不回来了？我们现在该说说清楚了。”

惊惶的亨利叶将脸掩在双手里，喃喃说：“啊！我的天啊！”

看到这个陌生人好像威胁了他母亲，乔治站起来，准备抓住他的领子。

惊呆了的里摩逊用惶惑的眼光看着这个来者。后者在喘了几秒钟之后接着说：“好吧，我们现在就说说明白。这时刻到了！啊！你们骗了我，你们给我判处了一个苦役犯的生活，而且你

们以为我不会再找到你们！”

可是那个年轻人抓住了他的肩膀，推开他说：

“您疯了吗？您想要什么？赶快走您的路去，要不我狠狠揍您。我。”

巴仑回答说：

“我要什么？我要你明白这些人是什么。”

可是气急了的乔治责骂他，几乎要动手打他了。而另外这位又说：

“放开我。我是你父亲……瞧着，他们现在是不认识我吗？这些坏蛋！”

惶惑了的青年人撒开了手，回头看着他母亲。

自由了的巴仑向她跨进一步：

“嗨！告诉他我是谁？你们！告诉他我叫昂利·巴仑，而且我是他的父亲，既然他的名字叫乔治·巴仑，既然你是我的妻子，既然你们两个人都靠我的钱过活，我把你赶出我家时给的那笔一万元年金！还告诉他我为什么把您从家里赶出来，因为我撞见了你和这无赖，这无耻之徒，和你的情夫！一一告诉他我是谁，我，一个正派人，你为了我的财产嫁给了我，从第一天就欺骗了我……告诉他你们是谁，还有我是谁……”

他被忿怒所驱使、喘着气，结结巴巴。

那个女人用嘶哑的嗓子哭着：

“波尔，波尔，止住他；叫他别说，叫他别说；止住他，叫他在我儿子前面别说这些！”

里摩逊这时站起来，他用很低的声音喃喃说：

“闭嘴。闭嘴。你得明白你干的事。”

巴仑狂怒地说：

“我干的事我清楚得很。还没有完。有一件事我要明白，20 年以来这事一直折磨着我。”

然后，转过身对着惶惑不清靠在一棵树上的乔治说：

“听着，你。当她还是我家的成员之一的时候，她认为那样背叛我还不够；她还要使我绝望。你曾是我的全部安慰；她把你从我这儿抱走，发誓说我不是你的父亲，而你的父亲是他！她有没有说谎，我不知道。20 年来我一直在想。”

他向她走得很近，从神情悲惨骇怕的她的脸上拉开了掩着的双手：

“我今天是为的要您对我说清：谁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他还是我；您的情夫还是您的丈夫。行啦，行啦，说吧。”

里摩逊朝他扑过来，巴仑把他推开，愤怒地嘲笑道：

“啊！你今天勇敢了，你比那天怕我揍你而从台阶上逃走时勇敢了。好哇，要是她不回答，那你，你要回答吧。你应当和她一样清楚。说吧，你是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快！快！说！”

他回过来，走近他的妻子说道：

“要是您不肯对我说，对我；至少对您的儿子说。这人现在是一个男人，他完全有权知道谁是他的父亲。我呢，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从不，从不！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孩子！”

他有点失常，他的嗓音变成了尖的。他像个癫痫病人似地舞动双手：

“行啦……行啦……回答吧……她不知道……我打赌她不知道……不……她不知道……天老爷……她和两个人都睡觉！……哈！……哈！……哈！……谁也不知道……有人清楚这些事吗？……你也不会清楚这件事，我的孩子，你不会清楚，不比我多，……永不……瞧……问他……问他……你会看到她不知道……我也一样不……他也一样不……你也不……没有人知道，……你可以选择……是的……你可以选择……他或我……选吧……晚安……这结束了……要是她决定告诉你，你会来告诉我这事的，我在大陆旅馆，是吗？……知道这事我会高兴……晚安……我祝你们乐趣无穷……”

于是他手舞足蹈地走了，继续在大树下面那充满了树液香味的新鲜空气中自言自语。他毫不回头看他们。他往前走，在忿怒的推动下，在激情的冲动下走着，他固定的观念控制着他的精神。

一下子，他就到了车站前面。一列车快开了，他登上车。在路上，他的忿怒平息下来，他恢复了理智。回到了巴黎，对自己的大胆感到惊愕。

他觉得自己乏得好像有人把他的骨头都折断了。这时他走进他的啤酒店去喝上一大杯。

左艾小姐看见他进来有些惊奇，问他道：

“已经回来啦？您是不是疲倦了？”

他回答说：“是……是……很乏……很乏……你明白……当人没有出游的习惯时！这就完了，我决不再去乡下了。我宁可呆在这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动了。”

因此她不能要他说说他的散步，虽然对此她抱过希望。

他有生以来，这晚上第一次彻底醉了；人们得将他抬回去。

# 裴洛姆老板身上的怪物

开赴勒阿弗尔的长途马车快要从克里格多镇动身了，旅客们都在小马朗丹开的商业旅馆的天井里等着点名上车。

那辆车子的颜色是黄的，轮子的颜色本来也一样，不过因为积上了烂泥几乎变成了灰色。前部的轮子很小，后面的呢，又高又不结实，驮着一个变了形并且臃肿得像是怪物似的车厢。三匹老白马，教人一望就看得见大脑袋粗膝盖的，排成“品”字套着那辆在结构上和形状上都显

得古里古怪的大车。它们都像是在那辆异样的运输工具的前头睡着了。

赶车的姓何尔拉韦勒，名叫西遂尔，是个大肚子的矮个儿，然而由于长期地爬上车轮和攀登车顶养成了习惯，所以他是矫捷的，他的脸色被野外的新鲜空气，雨水暴风和烧酒弄得发红了，他的眼睛因为风雪得了眨个不住的毛病；这时候，他在旅馆的门框当中出来了，一面举起一只手背擦着嘴唇。好些个圆篮子满盛着神气不安的鸡鸭，搁在许多站着不动的乡下妇人跟前等车。西遂尔·何尔拉韦勒把篮子一只一只先提起来，再依次放在他的车顶上；随后他格外从从容容放好那些装鸡子儿的；随后他又把几个盛着粮食的和盛着种种用手帕，用布片或者用纸头做的小包裹的口袋从下边扔上去。然后拉开车尾的门，从衣袋里拿出一份名单来点名：

“戈日乡的堂长先生。”

那教士走过来了，他是一个强健肥胖满面红光而笑容可掬的高个子。他抬起自己的脚时，就如同妇女们撩起裙子似地先撩起自己的道袍，然后才攀到车子里。

“罗勒婆斯村的小学校长。”

这个人赶忙走上前来，是长个儿，有些儿胆怯，披着一件长齐膝盖的方襟礼服；接着他也在那扇拉开了的车门里不见了。

“波瓦雷老板，两个位子。”

波瓦雷到了，他的身体是长而弯曲的，由于犁耙，他的背驼了，由于节制饮食，他瘦得露骨了，由于想不到洗澡，他的皮肤也干了。他妻子跟在后面，又矮又瘦，像是一条疲乏了的牝山羊，双手抱着一柄大得异常的绿雨伞。

“拉鄱老板，两个位子。”

拉鄱的本性是多疑的，这时候他迟疑着。问道：

“你叫的的的确确是我吗？”

西遂尔素来有“缺德鬼”的诨名，这时候正要给他一个滑稽的答复，不过拉鄱正被他的妻子把他向前一推，已经把头对着了车门，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宽阔的放荡妇人，肚子圆得像一个木酒桶，双手粗得像两根捣衣的木棒。

拉鄱终于像一只进洞的耗子似地钻到车子里了。

“伽尼伏老板。”

一个比牛还笨重的乡下人把车子的弹簧压紧了，接着他也到了那口黄箱子里。

“裴洛姆老板。”

裴洛姆，一个长而瘦的汉子，走过来了，歪着脖子，哭丧着脸，一条手帕压在耳朵上，他像是牙疼得很厉害。

全体都穿着蓝布罩衫，罩在里面的都是黑呢的或者墨绿呢的古式而异样的截尾短上衣，在勒阿弗尔的街道上随处都看得见的礼服；他们头上都顶着绸子做的鸭舌帽，高得像一座箭楼，

这是诺曼第一带乡村里最高的漂亮物件。

西遂尔重新关好了他那口箱子的门，随后跳到自己的座位上，接着扬起鞭子，把它甩得劈叭劈叭响。

那三匹牲口现在像是全醒了，并且扬着脖子，教人听见它们铃子的轻轻响声。

赶车的人在这时候使尽全部气力吆喝了一个“俞！”①递换着胳膊来鞭挞这些马。它们活动了，使劲儿了，于是用一种跛而慢的小走步儿开始上路了。在牲口后头，车子摇着它那些摇动的玻璃和弹簧的铁件，造成一阵白铁的和玻璃的惊人的嘈杂声音，这时候，两行座位上的那些被颠来倒去的旅客们，一遇到路面的凸凹使得车身顿挫，便都受着了波动的回击。

最初，大家由于尊敬堂长都觉得不便于随意唠叨，所以谁都是沉默的。然而堂长是个生性爱说话而且爱谈家常的人，所以他首先开口来说话了。

“怎样，伽尼伏老板，”他说，“日子过得如意吗？”

那个庞大的乡下人的身材，脖子和肚子，都是和这个宗教家的相像的，他带着微笑回答道：

“总算如意，堂长先生，总算如意。您呢？”

“噢！我吗，始终好。”

“那末您呢，波瓦雷老板？”那教士问。

“噢！我，也许不会坏，不过今年菜籽的收成一定不好，若是说到买卖，大家全靠它捞回一点儿。”①“俞’是他们叫牲口起步的声音，等于我们北方赶车人口里的“达”。

“有什么办法，日子是艰苦的。”

“对的，真艰苦，”拉鄱的大个儿妻子用一条保安警察式的嗓子表示肯定。

因为她是邻近某个村子里的，堂长只知道她娘家的姓。

“是您吗，菩龙兑尔大姐？”他说。

“对的，就是我，我丈夫是拉鄱。”

纤弱畏怯却又满意的拉鄱带着微笑致敬了；他伸着脑袋向前深深地欠着表示致敬，仿佛是说：“我，拉鄱正是菩龙兑尔大姐的丈夫！”

突然裴洛姆老板，那个一直用手帕贴着耳朵的裴洛姆老板，开始用一阵凄惨的样子哼起来。他嘴里发出“哟……哟……哟”的声音，一面跺着脚表示疼得难受。

“您真地牙疼得很厉害吗？”堂长问。

这乡下人不再哼哼唧唧的了，开口答道：

“不是哟……堂长……这简直不是从牙齿里来的……这是从耳朵里来的，从耳朵的顶靠里边

的地方来的。”

“您耳朵里究竟有点儿什么？一个脓疡吗？”

“我真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脓疡，不过我知道有一个怪物，一个不小的怪物，它钻到了耳朵里边，因为我在阁楼上的麦秸堆里睡过觉。”

“一个怪物，您真相信吗？”

“我是不是相信？那像我相信有天堂一样，堂长先生，因为它在耳朵顶深的地方咬。要吃我的脑袋，没错儿！要吃我的脑袋！噢！哟……哟……哟……”

于是他又跺脚了。

旁观者的心里顿时发生了兴趣。各人发表各人的见解。波瓦雷以为是一个蜘蛛，小学校长以为是一条毛虫。他曾经在沃仑州的冈白木雷村见过一次——在那地方，他住过 6 年；那条毛虫并且爬到脑袋里再由鼻子里出来。不过那个人的这只耳朵从此聋了，因为他的鼓膜破了。

“这多半是一条小虫，”堂长高声说。

裴洛姆老板，脑袋偏着靠在车门上，因为他原是最后上车的人，所以坐在车门旁边，这时候他始终哼着。

“噢！哟……哟……哟……我真相信这是一个蚂蚁，一个大蚂蚁，咬得真厉害……瞧哟，堂长先生……它正蹦着……它正蹦着……噢！哟……哟……哟……真受罪！……”

“从前你有没有看过医生？”伽尼伏问。

“没有。”

“这是哪儿来的道理？”

对于医生而起的害怕，像是医好了裴洛姆。

他挺直了身子，不过却没有丢开他的手帕。

“哪儿来的道理！你有铜子儿给他们哟；你，给那些骗子哟！一回不够，两回，三回，四回，五回！这就是两块一百铜子儿的银元，两块银元，毫不含糊……而他究竟能干什么，说吧，这种骗子，说吧，他究竟能干什么？你可知道，你？”

伽尼伏笑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副模样到哪儿去？”

“我到勒阿弗尔去看商白勒朗。”

“商白勒朗，什么商白勒朗？”

“那个治病的人，就是。”

“什么治病的人？”

“从前给我父亲治好了病的那个治病人。”

“你父亲？”

“对呀，我父亲，从前。”

“他当年害的什么病，你父亲？”

“脊梁上受到一口风，害得他腿动不得，脚也动不得。”

“你这个商白勒朗怎样给他搞了一下？”

“他如同做面包似地在他的脊梁上动来动去，用的就是两只手哟！过了两点钟，那就好了！”

这时候，裴洛姆也清清楚楚想起商白勒朗还念过许多咒语，不过在堂长跟前，他没有敢于说出来。

伽尼伏笑着接口说道：

“莫不是有只兔子什么的躲在耳朵里吧？它也许把这个窟窿当做它的地洞，既然它正啃着。等着吧，我来撵走它。”

接着，伽尼伏用双手做成传声筒模样，开始来摹仿猎狗追逐野物时候的连续狂吠。他像小狗叫着，嗥着，像子鸡啼着，像大狗连续吠着。于是车里所有的人都笑起来，连那个从来不笑的小学校长也笑了。

在这当儿，裴洛姆像是因为大家戏弄他而生气了，于是堂长转变了谈话的方向，他和拉鄱的妻子谈起来：

“您家里的人口不少？”

“不少，堂长先生……养活起来真不容易！”

拉鄱点头表示意见，如同说是：“噢！是的，养活起来真不容易！”

“多少孩子？”

她用一道洪亮稳定的声音带着自负的神气说道：

“16 个孩子，堂长先生！其中 15 个是我丈夫的！”

拉鄱笑得更明显了，一面点头表示敬意。他制造了 15 个，他，他独自一个人的成绩，拉鄱！他妻子已经承认！所以，旁人用不着怀疑。他因此自负，那还用多说！

那第 16 个是谁的？她本没有说。那是最大的那一个，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也许，因

为大家全不诧异。连伽尼伏本人也非常沉着镇静。

然而裴洛姆又开始哼起来：

“噢！哟……哟……哟……它在耳朵的顶靠里边的地方搅着……噢！……真叫人受罪！……”

车子在波立特咖啡馆外停住了。堂长说道：

“倘若放点儿水在您的耳朵里，也许可以把它撵出来。您可愿意试一试？”

“自然！我很愿意。”

末了，大家全下了车来观看这种手术。

堂长要了一只小盆子，一条饭巾和一杯清水；后来他吩咐小学校长把病人的头歪扶着,一到流质灌进了耳门立即把他的头扳转。

不过伽尼伏为了看自己是不是可以用肉眼去发现怪物，他已经对着裴洛姆的耳门去瞧，这时候他嚷起来了：

“真糟糕，那是什么糖酱！非出空它不可，老乡。你那只兔子是永不会从那点儿果酱里面跑出来的。它四只爪子全在里面粘住了。”

堂长也来视察这条出路了，接着他承认若是要设法撵出那个怪物来，出路是太窄了而且泥淖也太多了。于是小学校长利用一根火柴和一点儿破布来扫除这条道儿。这样一来，堂长就在众人注视之下，对着这条清洁过的管子倒了半杯子水，弄得裴洛姆一头一脸全是水淋淋的。随后，小学校长迅速地扳着病人的头向那小盆子上一偏，活像是想把它从螺丝钉上旋下来似的。几滴水落到白的盆子里了。所有的旅客全挤过来。没有任何怪物跑到外面。

然而裴洛姆却高声说：

“我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

得意的堂长高声说道：

“它当然是淹死了。”

大家全满意了。于是又上了车。

不过刚刚开车不久，裴洛姆又怕人地嚷起来。怪物又活过来了，并且变得怒不可当。他甚至于肯定它现在已经到了脑袋里，啃着他的脑髓。他的身子扭出种种动作，一面嚷叫，以至于波瓦雷的妻子以为是魔鬼附着他，于是流着眼泪一面画着十字。随后，疼痛镇定了些儿，病人说是“它”正在耳朵里兜圈子。他用指头摹仿怪物的动向，像是看见了它，用眼光追随着它。

“瞧吧，现在它又朝上了……哟……哟……哟……真难受！”

伽尼伏忍不住了：

“这是那点儿水教它生了气，这怪物。也许它喝惯了不掺水的酒。”

大家又笑起来。他接着又说：

“等会儿我们到了蒲培咖啡馆的时候，给它点儿好烧酒，它一定再也不动了，我向你发誓。”

但是裴洛姆再也忍不住了。他如同有人正拔着他的灵魂似地叫唤起来。堂长不得不给他托起脑袋。大家央求西遂尔·何尔拉韦勒在遇见的第一所房子前面停下来。

那是大路边一个田庄。裴洛姆被人抬到了田庄里；随后为了再来行手术又让他躺在厨房里的桌上。伽尼伏始终劝人在水里掺点儿烧酒，这样可以教怪物醉，教怪物麻痹，也许可以教怪物死，不过堂长认为用醋比较合适。

这一次，这种混合液体是一点一点滴下去的，目的就是让它渗到耳腔底部，随后，又等液体在那个被怪物占住的器官里多留几分钟。

一只盆子又被人送过来了，裴洛姆整个儿身子被堂长和伽尼伏两个大个儿推着翻过来了，同时，小学校长用指头弹着那只健全的耳朵，教另一只可以好好儿出空。

西遂尔·何尔拉韦勒也走进来看，手里依然握着鞭子。

末了，大家忽然在盆子的底上，发现了一个黄黑色的小点儿，那东西并不比一粒洋葱子大。然而却是会动的，是一只跳蚤！好些人惊奇地叫唤起来了，随后，一阵狂笑。一只跳蚤！哈！它真好，真好！伽尼伏拍着自己的臀部，西遂尔·何尔拉韦勒挥动自己的鞭子；堂长开口笑得像长号的驴子一样，小学校长笑得像是打嚏，那两个妇人都迸出许多表示快乐的小小叫唤声音，活像是雌鸡的格咯格咯。

裴洛姆在桌子上坐起来了，后来拿起那只盆子搁在膝头上，用一种郑重的注意和一种从眼光露出来的快活的愤怒，来观察那个战败了的小畜生在水里兜圈子。

他咕噜着：“你在这儿，死畜生，”接着向它唾了几口。

赶车的快活得发狂，不住地重述着：

“一只跳蚤，一只跳蚤，哈！你在这儿！鬼跳蚤，鬼跳蚤，鬼跳蚤！”

随后略略镇静了些儿，他叫唤道：

“我们快上路吧！耽误的工夫也真够多了。”

末了，那些笑着的旅客们都向着车子走过去。

然而，来得最迟的是裴洛姆，他高声说道：

“我呢，要回克里格多去。这时候，我到勒阿弗尔已经不能做什么事了。”

赶车的向他说：

“没有关系，你付车钱吧！”

“我只应当出半价，因为我还没有走过一半的路程。”

“你应当付全价，因为你本来把位子定到底。”

于是一场争执发生了，不久竟变成了一场怒气冲天的吵闹：裴洛姆发誓只肯给 20 铜子儿，西遂尔·何尔拉韦勒声称自己要收四十。

末了，他们都嚷起来，鼻子对着鼻子，眼睛对着眼睛。

伽尼伏走下车了。

“首先，你应当送 40 铜子儿给堂长，你可听见，其次，你应当请大家喝一轮儿，这就是 55，最后你应当给西遂尔 20。成吗，缺德鬼？”

倘若裴洛姆真地拿出 3 个金法郎 75 生丁，赶车的很乐意，所以他就回答：

“成！给我 20。”

“快点儿，付钱吧！”

“我不付钱。堂长并不是医生，首先。”

“倘若你不付钱，我就把你放到西遂尔的车子里，再带你到勒阿弗尔去。”

接着，这大个儿在拦腰抓住裴洛姆以后，就把他当做一个孩子似地抱起来。

另一个看清楚非让步不可了。他拿出了自己的钱包儿付了钱。

随后，车子重新向着勒阿弗尔前进了，这时候，裴洛姆正转过来向着克里格多，所有的旅客都不说话，只向灰白色的大路上，望着那乡下人的蓝布罩衫在他两条长腿的上边摇摇摆摆。

# 出售

在太阳初升的时候起身散步，然后就在波平浪静的海边，沿着麦田踏着露水前进，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呀。

这是令人陶醉的魅力！这魅力跟着光线同时传到眼睛里，跟着清新空气同时传进鼻孔里，跟着微风同时传进皮肤里。

我们对于大地而起的留恋，不知为什么常常回想起其中某些瞬间是非常清晰的，是非常珍贵的，是非常尖锐的，是出自一阵美妙而迅速的感觉的，那如同在一条大路的拐角上，在一条小山谷的入口边，在一条河流的堤岸上，受到一幅风景的爱抚，同样也正同一个遇得见的情意殷勤的美人。

我现在记起了许多日子当中的一个了。当日我沿着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海岸向菲尼司①地角走。我毫无思虑提起大步伴着海波走。地点正是甘贝尔雷的附近，也正是布列塔尼地区里最

温和又最美秀的地方。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那种春天的早上，可以教人年轻 20 岁，可以教人恢复种种希望，可以教人重新获得青春时代的梦想。

我当日走的是一条不大被人注意的小路，那正夹在麦田和海波之间。麦田里一片平静，海波只略略有些动荡。到处散发出成熟了的收获物的甜香和海藻的咸味。我毫无思虑，向前继续我的旅行；那一次，我从海岸来环游布列塔尼全境，出发已经有半个月了。觉得自己健壮，矫捷，满意和快活。我向前走。

①布列塔尼原是一个独立的大公国，于 15 世纪因婚姻关系和法兰西王国合并，遂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至 18 世纪之末分为菲尼司等五州。

我毫无思虑！为什么要思虑呢，在那种欣喜的时候，在那种不自觉的、深远的、浑身通畅的欣喜的时候，在那种属于在青草里奔驰的走兽的或者属于在晴空里翱翔的飞禽的欣喜的时候？我听见了一阵赞美宗教的歌声在远处唱着。也许有一列迎神的行列，因为当日正是一个星期天。不过我在小的地角上拐弯了，接着我心旷神怡地停住了脚步。五条大型的渔船在我眼前出现，满载着人，有男，有女，有孩子，他们正往卜鲁恩樊①那地方去作朝拜旅行。

那些渔船沿着海岸从容地走，微微地被一阵略略鼓着船帆的轻风推送，随后，风停了，船帆立刻懒洋洋地沿着船桅垂下来。

笨重的船载着人慢慢移过来，人呢，全体唱着歌。男人们站在船边，戴着宽边的帽子，迸出他们那些雄壮的音符，女人们尖锐地叫唤着，孩子们的尖而弱的嗓子，在那阵虔敬而激烈的大规模喧嚷之中像是许多出了调的笛子声音。

并且，五条船上的旅客齐声嚷着同一的赞美歌，歌里的单调旋律在宁静的天空里升起；五条船很近地一条接着一条向前驶着。

那些船对着我驶过来，在我面前经过，后来我又看见它们驶到了远处，听见那阵歌声渐渐衰弱终于渐渐消沉。

①菲尼司州的一个小地名。布列塔尼的朝拜旅行，在法国是享盛名的，那地方的天主教信徒每每结队旅行作宗教的朝拜，向画家供给了有名的题材。

末后，我渐渐梦想着好些隽美的事，如同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一般，我当时的情况是幼稚的和愉快的。

它去得真快哟，那种以梦想为事的年龄，人生的唯一有幸福的年龄！一个人一到孤单的时候，设若心上抱着那种使自身迷惑于种种希望之中的超人力量，他一定永远也不会寂寞，永远也不会忧愁，永远也不会感到抑郁凄凉。多么好的神仙境界，那种能教一切都从思潮起伏的幻觉之中走到眼前的境界！人生在想象世界的黄金粉屑之下真是美满的！

啊哈！现在那已经完结了。

我时时梦想着。梦想什么？梦想一切被我们期待着的，一切被人指望的，梦想幸运，梦想光荣，梦想异性。

末后，我迅速地跨着大步走了，伸着手去爱抚那些金黄的麦穗，麦穗正垂在我手

指头儿下边，并且如同触着头发似地教我皮肤发痒。

我绕着一个高坡样的小小地角走了一周，望见了一个圆圆的窄狭海滩的顶档地方有一所洁白的房子，那是顺着高坡斜度分做三个段落建造的，每个段落各有一座月台，以次降到海滩边为止。

为什么那座房子教我欣喜得跳起来呢？我哪儿知道？在这样旅行之中，遇见许多偏僻的角落，那样和人相习，那样和人意趣相投，人有时候竟会感到似曾相识。能说从没有见过？能说以前绝没有在里面住过？一切引诱着您，迷惑着您，视界边的柔和线条，树木的分布，沙滩的色彩！

哈！漂亮的房子，竖在它那些高耸的石级上面！许多大的果木如同巨人的前进行列一般，沿着那些落到水边的台坡两旁挺起。每一层台坡的顶上，如同戴着一顶金冠似地，各有一长畦盛开的西班牙的金雀枝！

由于心里老是想着那幢房子，我停住脚步。我当时真想占有它，永远在那儿生活！

我走到了门口，因为羡慕，心房跳得很快，接着我望见了栅栏子的一条小柱子上挂着一块大木匾：“出售”。

我因此感到了一阵狂喜，如同有人会把那所住宅送给我，有人会把它施给我！为什么？对呀，为什么？我不知道！

“出售”它已经几乎是不属于某一个人了，它可以属于大众，属于我，属于我！那阵欣喜，那阵无从说明而深刻的愉快之感，为着什么？然而我当时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绝不会买它！我怎样付款呢？管它呢，反正它是出售的。鸟儿关在笼子里是属于它的主人的，鸟儿在空中飞是属于我的，既然不属于任何人。

后来我到了园子里。哈！好极了的园子，它有许多重重叠叠的小月台，它有许多沿着围墙种下的果木，果木的枝桠横伸得像是钉在十字架上者的胳膊，它有许多金黄色的金雀枝和每层台坡之末的两枝苍老的无花果树，那都是它的装点。

走到了最上的一层，我向前眺望了：小海滩在我的脚底下展开，圆圆的，满是沙子，有三堆重镇一般的棕色岩石使海滩和大海隔离，形成了它的门户，在风涛险恶的日子里应当卷得碎那些浪头。

在对面的地角上，两块庞大的石头，一块是立起的，另一块是卧在草里的，史前时代的一座华表和一座石台，俨然是一对被什么魔法“定住”了身子的古怪夫妇，整日瞧着那所被它们看着盖成的小住宅，自从好多世纪以来，它们就认识了那个寂寞的海湾，将来还会看见那所将由崩塌而粉碎而飞散而消失的小住宅，那所正在出售的小住宅！

哈！古老的华表和古老的石台，我真爱你们！

后来我在房子门口拉铃了，简直象是在自己的门口拉铃。一个妇人来开门了，一个矮小的老女佣，一个黑衣裳白帽子的矮小的老女佣，她很像是一个女修道士。我仿佛也认识她，那个老妇人。

我向她说：

“您不是布列塔尼人吧？”

她回答道：

“不是，先生，我是罗林州的。”

接着又说：

“您是来看房子的？”

“呃！对呀，那还用说。”

于是我进去了。

我对一切仿佛都很熟悉，无论是墙壁或者家具。我几乎因为在穿堂里找不出我的手杖而诧异起来。

我走到客厅里了，一座铺着席子的漂亮客厅，从它三个大的窗口里望得见海。在壁炉台子上，有许多中国花瓶和一张大尺寸的女人照片。我相信也会认得她，于是立刻向她走过去。我终于认出来了，虽然我的确从来没有遇见过她。是她，她本人，我期待过的，渴望过的，呼唤过的；她的脸蛋儿在梦里扰过我许多次。她，这个大家四处寻觅的女人，在街道上就可以遇见，到了望见麦穗顶上有一柄红阳伞就可以在乡下大路上碰见，或许已经走到了我旅行中歇脚的旅馆里，走到了我就要去乘的客车里，走到了对我开门相迎的沙龙里。

是她，的的确确，毫无疑问地是她！从她那副向我注视的眼睛，从她那头用英国款式卷着的头发，尤其从她那张嘴，从那种早就被我猜着了的微笑里，我认出了她。

我立刻问：

“这妇人是谁？”

那个脑袋很像女修道士的女佣干脆地回答。

“是太太。”

我接着问：

“是您的女东家？”

她用女信徒的坚定语气来解释：

“噢！不是，先生。”

我坐下来说：

“请您说给我听吧。”

她惊呆了，一动也不动，一言也不发。

我极力盘问：

“那末是这所房子的业主了！”

“噢！不是，先生。”

“那末这所房子究竟是谁的？”

“我的东家都尔内勒先生的。”

我伸出指头对着那张照相。

“那末这妇人，究竟算什么？”

“那是太太。”

“您东家的配偶？”

“噢！不是，先生。”

“那末是他的外室？”

那女修道士样的用人没有回答。我受到了一阵泛泛的妒忌心的刺激，受到了一阵因为那个男人占有了这个妇人而起的暴怒的刺激，就继续再说：

“他们目前都在哪儿？”

那女佣喃喃地说：

“先生在巴黎，不过，太太的消息，我不知道。”

我吃惊了，说道：

“哈！他们已经不在一块儿？”

“不在一块儿，先生。”

我当时想出了一点儿花招；后来，用一种很郑重的声音说：

“您可以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也许我将来能够给您的男东家帮忙。我认识这婆娘，这是一个不讲理的！”

那个老女佣盯着我，后来在我的开诚布公的神气跟前，她对我有信心了。

“唉！先生，她从前害得我的东家真苦。他在意大利结识了她，并且如同和她结了婚似地带着她回来。她唱得很好。他之爱她的情形，先生，教人看了就觉得可怜。后来他们去年旅行到了这一带。他们发现了这幢被一个痴人盖的房子，那真是一个痴人哟，把房子盖在这个离开村庄足有两法里的地方。太太当时要立刻买过来和我的东家一块儿来住。后来他为了讨她的欢喜

就买下了。

“去年他们整整地住了一个夏天，先生，并且几乎又整整地住了一个冬天。

“后来，某天早晨吃饭的时候，东家问我：‘西撒林，太太可曾回来？’

“我说：‘没有，先生。’

“我们等了一整天。我东家像是发狂了。我们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得着她。她走掉了，先生，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怎样了。”

哈！什么样的快乐侵入我的心上了！我当时真想拥抱那个女修道士，真想拦腰搂住她并且教她在那个客厅里跳舞！

哈！她走了，她逃走了，她在对他厌倦了之后离开他了！我真有运气！

那个老女佣继续说道：

“我东家感到了一阵可以致命的悲伤，后来他回巴黎去了，一面留下我夫妇俩来出售这所房子，讨价是两万金法郎。”

不过，我却没有再听下去！我一心只对她转念头！后来，我忽然仿佛觉得我只有动身去找她，觉得今年春天她应当回到这地方来看这所房子，这所没有他在一块儿她就会格外欢喜的美丽房子。

我在那老婆子手里扔下了 10 个金法郎；拿下了那张照片，后来提起腿跑步儿逃走，并且神魂颠倒地吻着她那个夹在纸板当中的和蔼脸蛋儿。

我重新回到了大路上，一面瞧着她一面重新向前走。何等快活的事，她居然是自由的了，她逃走了。一定，我快要遇见她，今天或者明天，本周或者下周，既然她早已离开了他！她离开了他，因为要轮到我了！

她是自由的，在世界上的某处！我只须去找她就成了，既然我已经认识她。

末了，我始终抚弄着那些成熟了的麦穗，吸着那阵胀满胸部的海面空气，受着那种吻着我面部的太阳。我走着，我走着，被幸福颠倒了，被希望陶醉了。我走着，深信不久就遇得着她，并且带着她在那个轮到我俩享受的时刻里，到那所“出售”的漂亮房子里去住。这一次她在那儿肯定是乐意的！

# 不知姓名的她

大众那时候正议论种种的好运气，人人都吹起了奇奇怪怪的牛皮：一些在火车上，在旅馆里，在外国，在海滩上，惊人而又醉人的遭遇。据罗杰说来，海滩对爱情尤其有利。

龚特南本没有作声，这时才说：“这层还得数巴黎最好吧。那里有像小摆设一样的女人，我们尤其欣赏在想不到的地方与她们不期而遇，然而只有在巴黎，才真地撞得到那些罕见的。”

他说到这里歇了一下，随后才接着说：“了不得，那真可爱！您找个春天的早晨，到巴黎街

上去看看吧。那些沿着房屋快步走的小女人，她们都像蓓蕾初绽的花。真漂亮！真漂亮！嘿！那般漂亮劲！我们在人行道上还闻得见紫罗兰的味儿；那些由卖花人装在车里慢慢推着过路的紫罗兰的味儿。

“在城市里，气氛是令人快乐的；于是我们端详那些女人。真是妙绝又妙绝，仗着她们的轻装淡抹，她们那些薄得可以看见肌肤的服装，她们真是诱惑人的。我们逍遥漫步，鼻孔迎着上风，精神焕发；我们逍遥漫步，边嗅边看。这样的早晨，那真是妙极了！

“人们看见她远远来了，那个即将在我们旁边、使我们高兴的她！我们在离开百来步时便能分辨出来，能认出来。从帽子上的花，从头的动作和步伐的姿势，能猜出来。她来了，我们便自言自语：“当心，这是一个，”于是我们赶到她的前面，用眼光去贪婪地盯着她。

“这是给店铺跑腿的小姑娘呢？还是一个从教堂里或者从情夫家里出来的少妇呢？那都无关紧要呀！那胸脯是丰满滚圆地藏在那透明的衣襟里面。——唉！能将指头儿搁在那上面吗？指头儿也行，嘴唇也行。——她的眼光是大胆的还是羞怯的呢？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或是金黄色的呢？那都无关紧要呀！这个匆匆而过的女人的轻轻一拂，真使人的脊梁上一噤。而我们对于这样地撞见过的她，到傍晚时刻又如何惦记不忘！我的记忆里突然深深保存有二十来个曾经被我这样看见过一二回或者十来回的尤物，并且倘若我能更亲密地认识她们，我一定早已成了她们痴情的人了。

“但是，瞧，我们失魂落魄地所钟爱的那些她，我们却从来不认识。你们留心过这一层吗？这真够离奇的！世人常偶会对有些女人一见钟情，不过却也只望望而过。至于我，我始终惦记一切我曾在巴黎的街道上摩肩而过的那些尤物，我曾有几次气得预备上吊。她们在哪儿呢？她们是谁呢？我们可以在哪里再找到她们呢？再见到她们呢？有句俗语说是世人常常和幸福失之交臂，嘿，真是！我肯定我曾不止一次错过了，那种会将我当作红雀，并且用自己的鲜肉来饵我的尤物。”

罗杰本来带着微笑听着，这时候才回答道：

我对于这种事情，和你一样清楚，听听我亲身遇见的吧。大概在 5 年以前，我在协和桥上，撞见了一个长身玉立，略显丰腴的青年妇人。她虽然略胖，一见就对我发生了一种影响，一种惊人的影响。这是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滋润有光的棕色头发覆到额上的人，两道乌黑的眉毛，连通了两边的鬓角构成一道大弧线压着那双眼睛，唇上浮着浅浅的髭须，使人梦想……梦想……如同一个人看见桌上一束青枝便梦想到被爱的树林一样，她的身段是亭亭玉立富于曲线的，胸脯高高的，俨然在挑战，呈显一种诱惑的作用。那双眼睛简直是两点滴在白磁上的墨。不，那不是眼睛，而是一对黑洞，一双在她的头上，在那个女人身上敞开着的深洞一一从那里，我们看得见她的心，我们可以进到她的心田。唉！那种暧昧而空荡的，没有思想却那样美丽的奇异眼波。

我想象那是一个犹太女人。我跟着她走，许多人都回头顾盼。她用一种不甚娇媚然而扰人心弦的摇摆姿势走着。她走到协和广场便叫了一乘轿车。于是我只得像一个傻子似的，站在那方埃及纪功碑的旁边不动，我处在极端的欲求冲动的撞击之下，没有苏醒过来。

我至少念念不忘地想了三个星期，随后我才忘了。

半年之后，我又在太平街撞见了她，在望见她的时候，我心中一阵动荡，俨然像一个人遇着了从前发狂似地爱过的情妇。我便停住脚步以便好好地看着她来。等到她经过我的近旁，碰到了我时，我觉得自己像是立在熊熊的火炉口上。随后等她走远了，我又感着了一阵拂面的凉

风。我并没有跟踪她。因为我害怕闹出什么胡涂举动，我害怕自己。

她时常扰及我的梦魂，你自然是认识这类缠萦现象的。

后来我有一年之久没有再撞见她；随后在某一天傍晚，那正是 5 月杪（注：年月的末尾）的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认出了她，她对着我走过来——那地方就是极乐公园通衢。

凯旋门的弧形，正衬托在天空的火样的幕布上。一阵金粉样的霞光，一阵红光样的雾气正飘荡着，这就是那些使巴黎列入仙境的傍晚之一。

我跟着她走，心中热烈地想和她说话，想跪下；想拿那种使我窒息的感触告诉她。

我两次超过她前面又走了回来。当我在她跟前劈面岔过的时候，我两次重新感到了在太平街撞击过我的那种火样发热的感觉。

她瞧了我一下。随后我看见她走到卜来司堡街的一所住宅里面去了。我在门外等了两点钟光景，她竟没有出来。于是我打定主意去问那家的看门人。他装出懂不得我的意思的神情，只说是："这应当是一种拜访吧。"

后来我又有 8 个月没有再看见她。

谁知在一月的某天早上，我正沿着马雷艾白广衢走，因为那天碰上了西伯利亚寒流，所以我用跑步取暖，而当跑到一个拐角上的时候，我和一个女人狠狠相撞了，竟使她手里一个小包裹坠下来。

我正想向她道歉。一看，却就是她！

开始我竟吃惊得发呆了，随后，在拾起那件东西交还给她之后，便贸然地向她说："太太，我这样冲撞了您，真是又愁又喜。到现在，我认识您，崇拜您，极盼被人介绍给您，已经有两年多了，并且我还没有能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和府上住在那里。请您宽恕这类的话吧，请您拿这些话归咎于那种想自附于有权向您致敬之列的妄想吧。像这样一种感情总不会得罪您，对吧？您根本不认识我。我是罗杰伯爵。请您去探听吧，旁人一定要说我是可以款待的。现在倘若您拒绝我的要求，您就会使我成一个无限不幸的人。请您想想吧，请您发些善心吧，给我指点一个和您会面的方法吧。"

她用异样和发呆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瞧着我，末了终于微笑地说："请您拿您的住址给我，我可以到您家里来。"

我那样惊愕，以至于可能暴露了这种心情。但是我从来不要多久便可以从这种惊愕中恢复原状，于是连忙给了她一张名片，她用一个迅速的动作，一种熟习于藏匿信件的手段，拿那张名片塞入自己的衣袋里面了。

重新变得胆大了的我，口吃地问她："什么时候我可以看见您呢？"

她迟疑着，如同在做一种复杂的计算似的，这大概是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回忆自己的时间安排吧，随后她吞吞吐吐地说："星期日早上，您愿意吗？"

"我十分愿意。"

她用那呆滞而迷离的眼光对我端详、评判、衡量，推究了一会儿之后，便走开了。那阵眼光仿佛在我的肌肤上面留下了一点东西，一种黏液似的东西，如同她对于这些人身上，喷出了一种浓厚的流质，那种章鱼用以使水浑暗并且麻醉它们那些捕获物的浓厚流质。

从这天一直到那个星期日，我一心一意地用尽脑力去猜度她究竟是什么人，决定一个我对她行动的准绳。

我应当给她钱吗？怎么给呢?

我终于决定去买一件首饰，一件真正漂亮的首饰，我拿它装在盒子里，再摆在炉台上面。

于是我静候她来，但是头天晚上我真睡得不好。

她在 10 点光景来了，很宁静，很安闲，并且伸手给我握；如同和我很熟识似的。我请她坐下，给她除去了帽子，面幂，围巾和毛皮大衣和手笼子。随后我带着点儿不好意思着手一些使我显得更风流的事，因为我没有可以枉费的光阴。

她并且也一点用不着我央求，末了我们还没有谈上二十来句话，我已经动手给她宽衣解带了。她独自继续我从没有能胜利完成的那种困难工作。我让那些针刺痛了，不是解开了那些带子却反而弄成了死疙瘩：一切都被我弄混了，搞乱了，弄拖拉了，末了我头昏脑胀了。

唉！好朋友，我们为着谨慎起见，为着不揭破她们谁都有的那种假惺惺的羞耻，于是立在略远的地方，看着那个雌儿为我们把自己身体剥了出来，而让那些衣裳一件跟着一件窸窣有声地坠在脚边，围成圆圈，可是，你知道人生的光阴里还有比这一阵更美隽一些的吗？

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她宽解那些柔软的服装，让它们俨然像是刚被死神打击以致飘荡无力地坠下来时的动作，更为曼妙吗？当脱去了上衣之后，一下子裸露出来的胸膛、裸臂，那肌肤真是美满动人之极！而那藏在最后一层幕里让人可以猜得着的躯干上的曲线，又是何等使人颠倒哟！

但是我忽然望见了一件使人惊讶的东西；在她的两肩之间的一块黑斑；因为她背着我立着；那是一块鲜明突出的大黑斑。然而我当初曾答应过不看着的。

那是什么呢？然而我不能有何怀疑，并且想起了那隐约可见的髭须，那左右相接的浓眉，和那头密得像盘头铁盔的头发，我对于这件出乎意外的事应当有所准备。

然而我却发呆了，并且猛可里一下被种种奇异联想和幻像纠缠不清。我仿佛看见了一位《天方夜谭》里的魔术家，一个属于那些负着引导世人走到无名深渊使命的、危险寡信的女人。我竟想起了所罗门王叫沙巴女王在镜子上走一遭①去证明她的脚上并没有叉蹄的故事了。

①源自可兰经苏拉特二十七节。沙巴女王多毛，故被疑为畜类。

末了……末了，等到到了要唱爱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嗓子了，到底连一线儿的嗓子都没有了，朋友。对不起，我的嗓子竟和哑子一样，这就是她始则惊讶继乃大怒的缘故，因为她竟愤愤地着好了衣裳一面说道：“从前根本不必枉费气力来打扰惊动我。”

我本想请她收了那个为她买来的戒指，但是她很高傲地声称：“你拿我当做什么人，先生？”我因为这一连串的凌辱连耳朵都羞红了。于是她再也不发一言便走了。

唉，这就是我的全部遭遇。但是最糟糕的就是现在我依想钟情于她并且发痴地钟情于她。

我现在每逢看见一个女人非想起她不可。其余的一切女人除非像她，都使我生厌，使我倒胃。我现在每逢拿我的嘴唇搁在一个脸儿上，一定便看见她的脸儿就在我所吻的脸儿旁边，并且一定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并未平静的欲望正使我痛苦。

现在，在我的每次幽会里，在我的每次温存里，总有她的影子来参加，她使人受不了，她损害我。她永远在那里，或者衣裳整齐，或者赤条条一丝不挂，俨然是一个真的情妇；她永远在那里，紧贴在那另外一位的身边，或立，或卧，可望而不可即：现在我终于相信那定然是一个受了魔咒的女人，她在两肩之间带着一个神秘的符咒。

她是什么人？我现在依然不知道，在那一次之后，我重新撞过她两回。我向她致敬。她毫不给我还礼，她假装绝不认识，她是什么人，也许是一个亚洲人吧。大概是近东的一个犹太女郎！对呀，一个犹太女人！我心目中认为那是一个犹太女人！但是为什么呢？瞧吧！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 知心话

小巧的男爵夫人格朗其在她的长椅上假寐，这时小巧的雷纳东侯爵夫人一下子冲进来了，一副激动的神情，上衣有点儿绉，帽子有点儿歪，猛地坐到一张椅子上说道：

“好啦！这事办成了！”

知道她素来安静从容的女友惊奇得坐了起来。她问道：

“什么？你什么事办成了？”

那位侯爵夫人好像坐不住。她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然后她一下子坐到她的女友休息的长椅脚旁，并且拉着她的双手：

“听着，亲爱的，给我发誓你决不再说出去我要给你说的事！”

“我给你发誓。”

“以你终生名义？”

“以我的终生名义。”

“好吧！我刚才为我自己对西孟报了仇。”

另一位嚷了起来：“啊！你干得真妙！”

“可不是！你想想，6个月以来，他变得比过去更令人无法忍受了；当然，整个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我嫁他的时候，我完全知道他很丑，可是我相信他善良。这一来我真上了大当！很可能他曾以为我爱的是他本人，包括他的大肚皮红鼻子，因为他曾经像个小斑鸠一样咕咕地说情话。我呢，你明白，这让我好笑，因此我就叫他鸽子。这些男人对他们自己真是有一些滑稽观念。当他知道我对他只有友谊时，他成了多疑的了，他开始对我说些刻薄话，把我当作风骚女人，放荡女人，乃至不把我当回事，而在那事……那事之后就变得更严重了。那事……真

不好说……后来，他变得十分钟情于我，并且他常常向我以行动表示，太经常了。唉！亲爱的，这真是一项苦刑，让一个奇形怪状的男人……爱。不，真的，我没法子再……完全没有法子再……这就有如每晚上让人拔一颗牙……比这还糟心，还糟心得多！总之，你设想看，在你的熟人中某个很难看的，很可笑的，很讨厌的，还有个大肚皮——这真怕人——和长满了毛的小腿肚的人！你明白了吧，是吗？好吧，再设想这某个人是你的丈夫……而且……每天晚上……你明白。不，这叫人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我呢，这叫我作呕，真的呕，……在我的小盆里有呕出来的东西。真的，我再也受不了了。应当有条法律专门保护这种情况下的女人……你可想想，每天晚上如此……呸！多脏！

“不是我曾梦想过的那种诗意的爱情，不，从来不是。已经找不到了。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的男人都是些马夫或者银行家；他们爱的只是马匹或者钱；并且如果他们爱女人，那也是用爱马的方式，为了在客厅里炫示她们，就像人家在树林子里炫示一对栗色配种马。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当今生活里感情是毫无地位的。

“因此我们就作为一个现实点的无所谓的女人活着吧。那些交际往来也不过是些常例会晤，每次在那儿重复说些一样的事情。此外，人还能对谁有一点儿柔情蜜意呢？这些男人，我们的丈夫，总的说来不过是些完全缺乏智慧和体贴的规矩木头人而已。要是我们像人们在沙漠中寻水一样要追求一点儿精神生活，我们就去找一些艺术家到身边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无法忍受的、装腔作势的人，或者一些教育水平不高的波希米亚人。我呢，我在找一个男人，像狄奥吉纳那样的！在整个巴黎社会里找一个，可是我已经肯定找不到，于是我毫不迟疑地就吹灭了我这盏指路明灯。为此我回到了丈夫那儿；看到他穿着睡衣短裤走进我房间时，对这件事我可真闹成了一场动乱。我用了一切方法，一切，你听清楚，疏远他，而且为的是使他对……我讨厌。起初他愤怒，后来他变成了妒嫉；他幻想我骗了他。开始的日子里他只是监督我就够了。他对到我们家来的人都虎视眈眈，而后迫害开始了，他到处跟着我。他用了一些可憎的法子来突然袭击我。后来他不再让我和任何人聊天，在舞会上他站立在我后面，我只要说一个字，他立刻伸长他那猎狗似的大脑袋。他跟着我到取菜桌边上，防止我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跳舞，把我领到四人舞中间，让我变得愚蠢可笑，让我变成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从此我停止参加社交。

“在私生活上变得更糟。你想想这个坏蛋把我当作……当作……我不敢说这个字……当作婊子！

“亲爱的！……他那晚上对我说：‘你今天和谁一起睡？’我呢，我哭起来，而他快活透了。

“而后，情况变得更坏了，那个星期他领我到香榭丽去吃饭。命运安排了波比涅在邻桌上。于是西孟愤怒地踩我的脚，就对我叽叽咕咕：‘你给他定下了约会，臭东西，你等着点儿。’于是你决想不到他干的事，亲爱的；他轻轻地悄悄地解下了我帽子上的别针，还把它插进了我的胳膊里。我呢，我大叫了一声。所有的人都跑来了。于是他演了一场痛苦的可怕的闹剧。你明白了。

①希腊哲学家(纪元前 413-323)。号召返回自然，鄙视财富。

“这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为自己报仇，而且不再等了。你会怎么办呢，你？”

“啊！我会给自己报仇。”

“好啦，这就是了！”

“怎么报呢？”

“怎么？你不懂？”

“可是，我亲爱的……当时……”

“好啦，是的……”

“什么‘是的’？”

“瞧，动动脑筋。你清清楚楚地看见过他，对吧，他的胖脸盘，红鼻子，和像狗耳朵似的垂下来的胡子？”

“是的。”

“想想，就这样，他比只老虎还要爱吃醋。”

“是的。”

“好啦，我对自己说：我要为我自己和玛丽去单独报仇，因为我打算好了要说给你听，但只有你，唉。想想他的脸，还想想他……他……他是……”

“什么？……你把他……？”

“唉！我亲爱的，尤其不要对任何人说，再给我发一次誓！……可是想想多可笑！……想想……从这刻起，一切都变了！……我独自好笑……现在想想他的脑袋吧！！！”

那位男爵夫人看着她的女友，于是从心中涌起的狂笑从牙齿间迸发出来；她开始笑了；但笑得好像得了神经病：于是双手捧着胸，脸上痉挛，呼吸停顿，向前弯下腰去，像要脸冲地摔倒了。

于是轮到小巧的侯爵夫人透不过气来了。在阵阵小声尖叫之间，她反复说：“想想……想想……这可笑吧？……说，想想他的头！……想想他的胡子！……他的鼻子！……想想……这可笑吧？……可是尤其……不要说这事……不……别说这事……永远别说！……”

她几乎窒息了，没法说话，在欢乐的谵语中真正哭出来了。

那位男爵夫人首先镇静了下来，于是心还在蹦蹦跳时就说：“唉！……给我说说你怎么办成的……给我说说……这事这么可笑……这么可笑！……”

可是另外那一位也没法子说出话来；她结结巴巴地说：“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对自己说……去，……快点……这事最好立刻……于是我就……办了……今天。”

“今天！……”

“是的……方才……而且我对西蒙说，要他到你家来找我，为的让我们好玩！……他会来的……很快……他会来的！……想想吧……看到他时想想他的脑袋吧……”

那位男爵夫人稍稍平静了一点，喘得像跑了一场下来。她接着说：

“唉！给我说说你怎么干的……给我说！……”

“这很简单……我对自己说：他是吃波比涅的醋；好吧！该找波比涅。他傻得和他的那双脚一样，可是很老实；什么也不会说。于是吃过中饭我就去他家。”

“你去了他家？用什么借口？”

“一笔捐款……给孤儿的……”

“说吧……快点……说呀……”

“看见我的时候他如此吃惊，话也说不出了。后来他拿出两个路易，作为给我的捐款，末了，当我起身准备走了，他问我关于我丈夫的新闻。于是我装出像是再也忍不住了，并对他说了所有心上的话。我还把它们说得比实际更黑暗，不用说！……于是波涅克感动了，他想法子要来帮助我……而我就哭了起来……可是哭得像……当人有所需的时候……他安慰我……他让我坐下……而后因为我平静不下来，他拥抱了我……我呢，我说：‘唉！我可怜的朋友……我可怜的朋友！’他重复说：‘我可怜的朋友！’——于是他总抱着我……总是……一直到末了。就这样。

“这以后，我呢，我来了一场失望和斥责的大发作——唉！我把他说成，当作最坏的最坏的……可是我真是想笑。我想起西孟，他的脑袋和他的胡须……！设想想！……设想想吧！在到你家来时的路上，我真忍不住了，可设想一下吧！……这事办成了！……即使他现在来，也是这么回事了！而他则那样怕这回事！即使发生了战争、地震、瘟疫，我们都会死……这已经办成了！！！什么东西也止不住了！！！想想他的脑袋……给你说……就是办成了！！！”

气都噎住了的男爵夫人问道：

“你会再见波比涅吗？”

“不会……永远不会，唉……我对他算领教够了……他并不比我丈夫强……”

于是她们俩都开始笑，笑得这么来劲，以致她们几乎是手舞足蹈。

一声门铃打断了她们的欢乐。

那位侯爵夫人低声说：“是他……瞧他吧……”

那张门开了；于是一个胖人出现了，一个脸红红，厚嘴唇胡子拖下来的胖人。他愤怒的眼睛直转。

这两个年轻女人看了他一秒钟，而后她们一下子扑到了长椅子上，落在这样一阵子极度狂笑里，以致她们哆嗦得像人家在极可怕的悲痛里似的。

而他呢，用一种暗哑的声音反复说：“好啦，你们疯啦？……你们是疯了吗？……是疯了吗？……”

# 那一场不幸的洗礼

“来吧，医生，一点儿白兰地。”

“很愿意。”

那位年老的海军医生端起了小酒盅儿以后，望着旁人给他斟上的金黄色的美酒渐渐满到了酒盅的边儿上。

随后，他把酒盅举到眼睛那么高，让灯光从酒里透过来，玩味它的香气，一面尝了一点点，让它在自己的舌头上和软颚上流连好半天，随后他说：

“唉！迷人的毒药！或者竟不如说是致人于死命的怪物，可以使种族覆灭的美妙物品！

“你们不认识它哪。你们诚然读过那部名叫《小酒店》的名著，不过你们不像我一样，看见过酒精能够消灭一个部落的野蛮人，一个小小的黑种王国。那酒精是由红胡子的英国海员，用和蔼的神气卸到岸上的满满的木桶运去的。

①左拉的小说中的杰作之一。

“不过请大家注意，我曾经在这儿的近边，布列塔尼省内的一个和拉培桥相接的小村子里，目睹过一件很古怪而且很惊人的酒毒惨剧。

“当年我在 12 个月的休假期间，住的是我父亲从前留给我的一所乡下住宅。那一带的平坦海岸，你们是认识的，在那儿，海风整日整夜在金雀花①的树丛里呼啸，不时看得见好些那种立着的或者卧着的大块儿石头，那些在从前被人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姿态和位置以及形式上都保存了一点儿使人不安的意味。我始终觉得：它们似乎活动起来，我就要看见它们用一种迟缓沉重的步儿，一种花岗石巨人的步儿从田地里走开，或者用很长大的翅膀，石头的翅膀向着德吕伊德教徒③的天堂飞去。

①一种四尺来高的有刺的灌木，它的花是小而黄的。

②这种大块儿石头都是天然平扁的，每每在两片横竖的上面搁一片平放的，考古家称之为“它尔扪”，字源出自欧洲古代（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凯尔忒民族语，意思是石头桌子，实则是史前的遗物，当时的用途无从考订，大概是坟墓。在布列塔尼海岸边，此物是常见的；印度及日本等国亦间有之。

③德吕伊德是凯尔忒民族的一种宗教；他们没有庙宇，只在树林之中祀神，甚相信轮回转生之说。

“视界呢，是被海面封住的和管住的。动荡的海面随处都露出乌黑的礁石，它们始终被浪花的泡沫包围，简直像是好些等候渔人的狗。

“而渔人呢，男的都到那种使人害怕的海面上去，它用惨绿的波浪的动荡使得渔人的小船旋转，并且如同吞服丸药似的吞噬那些船。他们整日整夜坐着小船走，都是胆大的，不定心的，而且醉意蒙胧。他们常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据他们说：‘瓶子是满的时候，看得见礁石；不过瓶子一空，就看不见那东西了。’

“走到他们住的那种茅顶房子里，谁也找不着家长。并且倘若向妇人问起她的丈夫在哪儿，她总伸起胳膊指着那片忧郁的海，海是不断呼啸的而且沿着岸边吐出白沫。她的丈夫在某一个喝得过多的晚上就留在那里边没有回来。大儿子也一样。她身边还有四个儿子，四个淡黄头发的身体结实的儿子。不久，同样的命运又都要轮到他们身上。

“我居然在拉培桥附近一所乡下住宅里住下了。在那儿，我身边只带着我那个男佣人，一个旧日的海员，此外还有一家在平日替我看守房子的布列塔尼的本地人。那一家子一共是三个，男的给我种园子，他带着他的妻子和大姨子住在一块儿。

“谁知那一年快到耶稣诞日的时候，我那个园丁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丈夫找我去做孩子的题名教父。那是我无法拒绝的，他向我借十个金法郎，据他说是付给礼拜堂做用费。

“题名的宗教礼节定于 1 月 2 日举行，整整一周以来，地上满盖着积雪，那是一铺惨白坚硬的非常宽阔的毯子，漫无垠际地盖着平坦低洼的陆地。海面远远地对着洁白的平原像是乌黑一片；我们看见海面不住地动荡，卷起它的浪头，如同要扑到它的颜色苍白的邻居身上——这邻居仿佛是死了的，静止，凄惨，阴冷。

“早上 9 点钟光景，那个姓盖朗兑克的父亲同着他的姨姐该尔马冈老大和伴月子的护士都到了我的门外，护士抱着一个包在被盖里的婴孩。

“末后我们都望着礼拜堂走过去了。天气简直冷得教那些留在地上的它尔扪也会冻碎的，是冷得教人皮肤开裂的，冷得教人觉得冰到身上非常疼痛如同被火烫着一样的。因此使我想起我前面的那个被人抱着的可怜的生命，暗自认为一个初生的婴孩居然能够熬受这样的游行，可见得布列塔尼这个种族真是铁打的。

“我们走到礼拜堂门外了，不过门还是关着的。堂长老爷误了钟点。

“于是护士坐在门槛近边的一块界石上，动手解开婴孩的包裹。我初以为婴孩弄潮了他的尿布，不过我接着又看见她把他脱得精赤，那个可怜的生命在冰冻的空气里被人脱得赤条条的。我因为这样一种冒失举动很生气了，向前走过去说：‘您真发痴！您快要冻死他哪！’

“她安然回答我：‘不会的，我们的东家老爷，他应当全身精赤地等候上帝。’

“婴孩的父亲和阿姨都宁静地望着。那是当地的乡风。倘若人不遵守，那小子将来就会遇到灾害。

“我的怒气当然没有平息，责备婴孩的父亲，用威胁的神气表示我就要走，想用强迫手段把那个脆弱的生命仍旧包好。那简直是徒劳的，护士在我跟前逃开跑到雪里去了，婴孩的身上冻得发紫。

“我刚要丢开那几个老粗自己抽身走开，便望见堂长正从田地里走过来，他后边跟着一个替礼拜堂经管法器的职员和当地的一个野孩子。

“我向堂长身边赶过去，用激烈态度向他说起我的不平。他却一点都不诧异，并没有加快他的脚步，他的动作仍然是慢腾腾的。

“他回答道：‘您想怎样办，先生，这是本地的乡风，他们都是这么干的，我们不

能阻挡。’

“我高声说：‘不过至少请您快点走吧。’

“他的答复是：‘然而我不能走得更快一点哪。’

“末后他走到礼拜堂的法器室①里去了。而我们仍旧待在礼拜堂的门槛边，在那儿，我确实比那个受着冷气的啮蚀而狂叫的可怜婴孩更为痛苦。

①礼拜堂存放一切法器以及文卷簿册之所，堂长平日办公和行礼时更换道袍亦在此处，它对外的出入自有门户，但内部仍和堂里相通。所以此处堂长先“走到法器室里”，而下一段才说“开门”。

“礼拜堂的门终于开了。我们都进去了。不过婴孩还是应当精赤地等候礼节完全结束。

“礼节拖拖拉拉，没完没了。那教士朗诵着那些从他嘴里落下来的拉丁文字音，但是停顿得错误叠出。他慢腾腾地走着，慢得像神圣的乌龟一样；后来他披的那件白道袍冰透了我的心，如同那是另外一种包着他的雪，正假借一个残酷野蛮的上帝的名义，来折磨那条已经被寒气折磨的人芽儿。

“洗礼终于按照节目完成了，我看见护士重新用着长长的被盖包裹那个婴孩，冻坏了的婴孩正用尖锐痛苦的声音啼哭。

“堂长向我说：‘您可愿意在登记册子上签字？’

“我转过头来向我的园丁说：‘现在您赶紧回去，并且立刻给我烘暖这个婴孩。’

“我又给了他几句指导的话，希望时间如若来得及可以使婴孩避免肺炎。

“园丁答应照我的吩咐去做，于是就领着他的姨姐和护士一同走了。我呢，跟着教士到法器室里去。

“我签了字以后，他问我要五个金法郎做用费。

“既然给过了婴孩的父亲十个金法郎，我不肯重新再付。堂长竟来威胁我，说是要撕毁证书，要把礼节作为无效，我也用共和国检察官来威胁他。

“争吵了许久，我终于付了五个金法郎。

“我刚好回到家里，就想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于是就赶到盖朗兑克的房子去，不过婴孩的父亲和阿姨以及护士都还没有回来。

“产妇孤单地待着，在床上冷得发抖，并且从上一天就没有吃过东西，也饿得厉害。

“我问道：‘那些家伙，他们到哪儿去了？’

“她并不诧异也不生气地回答：‘他们恐怕是去喝酒庆贺吧。’

“那是当地的乡风。于是我想起我那十个应当交给礼拜堂的金法郎，无疑地都用

去买酒精了。

“我派人送了点肉汤给产妇吃，又教人在她的壁炉里生了足够的火。我又着急又生气，决定要撵走那几个粗胚子，并且惶恐地问着自己：那个可怜的小毛头快要弄成什么样子了？

“午后 6 点钟，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我吩咐我的佣人等候他们，我自己睡了。

“不久就睡着了，因为我的瞌睡素来大得和一个真正的水手一样。

“第二天刚好天明，我被佣人叫醒了，他正送着刮胡子的热水进来。

“我一睁眼就问：‘盖朗兑克呢？’

“他迟疑着，随后才吞吞吐吐地说：‘噢！他回来了，先生，他是在下半夜回来的，醉得连路都不会走，该尔马冈老大也一样，护士也一样。依我看他们都在一条壕沟里睡了一觉，连那个小家伙死了他们都没有觉得。’

“我蹦地一下跳起来嚷着：

“‘孩子死了！’

“‘是呀，先生。他们把他带回来交给盖朗兑克的老婆。等到她看见婴孩死了的时候，她就哭起来；于是为了安慰她，他们又教她喝。’

“‘怎样，他们教她喝？’

“‘对呀，先生。不过我直到今天早上，刚才不多一会才知道这件事。当初，盖朗兑克的烧酒完了，钱也完了，他就用了先生从前给他点灯的煤油；他们四个人把剩在盛油的瓶子里的都喝得干干净净。盖朗兑克的老婆现在很不舒服。’

“我匆匆忙忙穿好了衣裳，拿着我的手杖赶到园丁家里，下决心预备去揍那几个畜生样的人。

“产妇躺在那个浑身发青的婴孩尸体旁边，被煤油醉得快要死了。

“盖朗兑克和该尔马冈老大以及护士都躺在地下抽鼾。

“我不得不给产妇做看护工作，她终于在正午光景死了。”

那位老医生不说话了。他重新拿起白兰地瓶子又斟了一小盅，再举起淡黄色美酒对着灯光，灯光像是教他的小酒盅盛着溶化了的黄玉的透明汁液，他一口气就干了那盅温暖而且害人的液体。

## 轻率

结婚以前，他们纯洁地相爱过，就好比相爱于宇宙间的星海之中。开始是在大西洋海滩上一次动人的相遇。他觉得她美妙，这是位粉红色的姑娘，打着浅色遮阳伞一副朝气盎然的装扮，

在广阔的海洋地平线上走过。在这蓝色的波涛和广阔长天的环境里，他爱上了这位金发娇嫩的姑娘。于是他将这个含苞欲放的女人在他身上勾起的温情，和由于带咸味的强劲海风和充满了阳光海浪的大幅风景在他心中、在他灵魂里、在池血管中唤醒的强烈而模糊的感情混到了一起。

她曾爱过他，因为他追求她，他年轻，相当富有，亲切而体帖。她曾爱过，因为年轻的姑娘爱上给她们说甜言蜜语的青年人是自然的事。

于是，有 3 个月的时光，他们并肩生活着，眼睛看着眼睛，手拉着手。他们早晨入浴前在新的一天的朝气中交换的问好，和黄昏时候，在沙滩上，在星空下、在宁静的微温的晚上低声悄悄说的晚安，已经带上一种吻的味道，虽然他们的嘴唇还从来没有相遇过。

他们一经入睡，就在梦里相逢，醒来后又立即相思，并且虽还没有互相说出来，但他们的整个儿心、整个儿身体，都互相召唤互相企盼。

结婚以后，他们受到了普遍的羡慕。这开始是一种不知疲倦的性的狂热；而后是一种由浅薄的诗情过分修饰的爱抚，再加上文雅而淫荡的谎言构成的柔情。他们的一切眼色都显示某种不洁的事物，而他们的一切姿势，都使他们记起了晚上炽热的私情。

现在他们还没有承认，也许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经彼此相互厌倦了。虽然他们相爱；但他们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互启发，没有任何他们不常做的事可做，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相互学习，甚至没有一个新的爱情的字，没有一个预料不到的冲动，没有任何可使那个曾如此多次重复说过的熟悉动词再次变成炽热的声音。

虽然他们曾努力，想使变得微弱了的早期搂抱的炽情重新旺盛起来。还为此曾每天设想了许多温情的手段，简单的或者复杂的胡闹，但都成了一系列无望的试验，无法复生当初他们心中无法平息的热情，和蜜月时在血管中的情火。

常常为了鞭策情欲，他们重唤起个把钟头的虚假的忘情，但立即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腻人的疲乏。

他们曾多次试验过在月光下，在黄昏柔情下和在叶丛中散步，以及沐浴在笼罩着轻雾的堤岸上的诗情乃至公共节日的激奋里。

却说有一个早晨，昂利叶对保尔说：

“你愿意带我到酒店里去吃饭吗？”

“那当然，亲爱的。”

“到个很出名的酒店里去。”

“那当然。”

他看着她，用眼光探询她，他看得很清楚，她在想着什么事，但不想说。

她又说：

“你知道，到一个酒店……怎么说呢？……到一个优美文雅的酒店去……到一个那种约定幽

会的酒店？”

他微笑说：“是，我懂了，到一家大咖啡馆的特别酒吧间是吗？”

“是这样。但要是一家认识你的大咖啡馆的或者你去消夜过的……不，晚餐过的……总之，你知道……总之……我要……不，我怎么总也不敢说？”

“说出来，我亲爱的，在我们之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在乎小秘密。”

“不，我不敢说。”

“瞧，别装老实人，说吧？”

“好……好……我要……我要让人当作你的情妇……喏……并且那些不知道你结婚了的单身汉把我看作你的情妇，你也这样……在这地方，一个来钟头，在这个你应当有很多纪念的地方，把我当作你的情妇……就这意思！……而我自己也设想我是你的情妇……我犯一个大错……我要欺骗你……和你打伙骗……就这样……这太下贱了……可是我想要……不要弄得我脸红……我感到我红了……你不要以为因此会给我……我……和你这样去吃饭会使我慌张，在这种不正派的地方……在一个成宿让人搞恋爱的特别酒吧间里……这太下贱……我脸红得像朵大红花了。别瞧我……”

他笑，很感兴趣，于是回答说：

“好，我们去，今晚上，到一个认识我的很漂亮的地方。”

近 7 点光景，他们走上林荫道上一家大咖啡馆的楼梯，他微笑着，一副胜利者的神气，她，胆怯地戴着面纱，喜出望外。当他们走进一间有家俱、放着四张围椅、一张红丝绒大躺椅的小间时，饭店的老板进来送来了菜单。波尔把它递给了妻子。

“你想吃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我，人家在这儿吃些什么？”

于是他一面脱着大衣交到侍应生的手里，同时叨叨那些菜名字：

“加料菜单一一海味飞禽浓汤一一神仙子鸡，兔脊肉，美式龙虾，拌生菜和甜食——我们喝香槟。”

那个饭馆老板看着年轻女人微笑，他拿了菜单低声说：

“波尔先生是要香槟还是药酒？”

“要香槟，很纯正的。”

昂利叶很高兴听见这个人知道他丈夫的名字。

他们并排坐在长榻椅上吃起来。

10 支蜡烛照着他们，反映在用金刚钻刻了成千名字的褪色镜子里，这些名字投射在清亮的

玻璃上像一张庞大的蜘蛛网。

昂利叶一口又一口地喝着以兴奋自己，虽然从头上几杯起就感到昏头昏脑了。波尔受到了回忆的刺激，时刻吻他妻子的手。他的双眼发亮。

她自己感到在这个可疑的地方异常慌张、激动、高兴，有点儿受到玷污却很兴奋。有两个严肃的侍应生不声不响，习惯于一切都看到、一切都忘去，只在需要的时候进来，在倾诉的时分出去，迅速悄悄地来来往往。

这顿饭吃到将近一半，昂利叶醉了，完全醉了，波尔醉在兴头上，使劲贴紧她的膝头。她现在话也多了，胆也大了，两颊绯红，双眼满含泪水，动情地看着她。

“啊！来，波尔，你坦白，你知道；我想全知道。”

“亲爱的，什么事？”

“我不敢对你说。”

“放心说吧……”

“你有过情妇……很多……在我之前？”

他犹豫，有点儿困惑，不知道是应当瞒住他的还是该吹嘘他的桃花运。

她又说：

“唉，我求你，告诉我，你有很多吗？”

“有几个。”

“多少？”

“我不知道，我……谁会知道多少呢？”

“你没有算过？……”

“没有。”

“啊！那末，你是有很多了。”

“是的。”

“大概多少……只要个概数？”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亲爱的。有些年我有很多，而有的年头少得多。”

“一年多少，说说？”

“有时二、三十，有时只有四五个。”

“啊！这总起来得上百个女人。”

“是的，大致是。”

“啊！这多叫人作呕！”

“为什么这，叫人作呕？”

“可不，因为这叫人作呕，当想到……所有这些女人……赤条条的……而且总是……总是那一件事……唉！怎样说都是令人作呕，百多个女人！”

当她判定这叫人作呕时，他感到受了触犯，于是采取了男人那种要让女人知道她们说了傻话的傲慢态度说：

“这真可笑，真怪！要是有 100 个女人会令人作呕，那有一个也是一样令人作呕！”

“啊！不，完全不！”

“为什么不？”

“因为，一个女人那是一种联系，一种使您依附于她的爱情；至于 100 个女人，那就是污秽，不道德。我不懂怎样一个男人可以和所有这些脏女人打交道……”

“但是不对，她们很干净。”

“干她们这一行的不可能干净。”

“可是，相反的，正因为她们干这一行，所以是干净的。”

“啊！呸！一想到前一天晚上她们是和另一个人干这事儿！这真下贱！”

“这并不比我用这只我不知道今晨是谁喝过的杯子来喝水来得贱，而且还洗得远不那么干净，要是这的确是这么回事的话……”

“喂！闭嘴，你让我强烈反感！……”

“可是那为什么你要问我是不是有情妇？”

“说吧，你那些情妇，都是些妓女？……所有这上百的？……”

“那不是，那不是。”

“那么，那是些什么人？”

“有些女演员……有些……有些小女工……还有些……几个社交场里的女人……”

“有多少社交场上的女人？”

“六个。”

“只有六个？”

“是的。”

“她们漂亮吗？”

“那当然。”

“比那些妓女漂亮。”

“不。”

“你选中哪些呢？是妓女还是社会上的妇女？”

，“那些妓女。”

“唉！你多龌龊！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些业余者的才干。”

“啊！真可怕！你真可恨，你知道吗？你说吧，这样从这个要到那个使你有趣？”

“那自然。”

“很有趣？”

“很有趣。”

“什么人让你有兴趣？她们不相像吗？”

“当然不像。”

“啊，哪些女人不相像……？”

“完全不。”

“没有一点像的？”

“没有一点。”

“这多奇怪！她们的不同在哪里？”

“整个儿不同。”

“身体？”

“当然，身体。”

“整个儿身体？”

“整个儿身体。”

“那还有什么？”

“还有，那方式，那种……拥抱、说话和表达各种琐事的方式。”

“啊！这种变化很有趣？”

“当然。”

“而且那些男人也各不相同？”

“这，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

“他们应当是不同的。”

“是的……可能的……”

她把香槟酒的杯子捏在手里，停下来沉思。它是满的，她一口干了，而后把它放到桌上，她把那双胳膊箍住了丈夫的脖子，一面嘴里低声对他说：

“啊！我亲爱的，我多爱你……”

他紧紧的一把抱住她……一个进来的侍应生退出去关上了门；于是送菜停止了将近 5 分钟。

当这位餐厅老板气色庄重尊严地捧着水果和甜食出现时，她重新在她的手指中间拿着一杯酒，并且一直看到黄色透明的液体的底上，她像要从里面看到某些陌生而梦想着的东西，她用梦幻般的音调说：

“啊！是的！这应当同样是十分有趣的。”

## 一个疯子

他死时是一所高等法院的首脑，一个廉洁的法官，他的一生无可指摘的评语盛传于法国的所有法庭中。那些律师、年纪轻的参事、审判员，对他那曾是两眼深沉炯炯有光的瘦削白皙大脸行礼时，为了表示尊敬，低低地弯下了腰。

他的一生是在起诉罪案和保护弱者中度过的。那些骗子和杀人犯没有更可怕的敌人，因为他好像洞察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和秘密思想，而且一眼就剖析出他们意图中的一切隐私。

他死于 82 岁，盛名所崇并为全民族所惋惜。由一些穿红裤子的兵护送到他的墓地，还有一些打白领结的人在他的棺材上发表了悲伤的讲话，洒了许多好像真诚的泪。

然而，这儿是被弄糊涂了的公证人在他的书桌里发现的奇怪档案，放在他经常锁着的重大

案件的抽屉里。

这份档案的标题是：

“为什么？”

1885 年 6 月 20 日 我从会议中出来。我判定了白隆台死刑！为什么这个人杀了他的五个孩子？为什么？经常，人们会碰到那种人，对于他，杀戮生命是一种乐趣。是的，是的，这应当是一种乐趣，也许是一切乐趣中最大的：因为“杀”不是最像“创造”的吗？制造和破坏！这两个字包含了宇宙的历史，所有历史，所有的！为什么杀戮如此令人心醉！

6 月 25 日 想想吧，那儿有一个生命，它活着、它走、它跑……一个人？什么是人？这个活动的东西，它有行动的原则和制约这种行动的意志！这东西不居于任何东西之中。它的株干不与地面相通，这是移动于地球上的生命的粒子，它来自我不知之处，人们可以任意摧毁它。于是它就什么也没有了，不复再有了。它腐烂了，完了。

6 月 26 日 那么为什么杀戮是一种罪呢？是罪，但那为什么？而且相反的，这是自然的法则。所有的生命都有着杀戮的使命：它为生存而杀，而且为杀而杀——杀存在于我们本性之中；应当杀！牲畜在它活着时的每天每刻杀无已时。人类为营养而杀无已时，但他也为了快感而要杀，因此发明了狩猎。儿童杀戮他所俘获的昆虫、小鸟，杀戮所有落到他们掌握中的动物。但是这不能满足我们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杀戮要求。杀戮动物是完全不足以满足的；我们还需要杀人。从前人们以人作牺牲来满足这种需要。今天社会生活的需要使杀人成了罪行。人们斥责并处分杀人犯！但由于我们活着而不能不醉心于这种自然的并且不可抗拒的死亡的直感，我们就不时地以战争来舒解我们，于是这时就成了整个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这就是一场使军队丧失理智的放纵大流血，还使得那些晚上在灯下读狂热的杀戮小说的商人、女人，孩子们醉心于此。

人们也许以为大家会蔑视这些命定以杀戮人类为使命的人吧！不，人们赋予他们以荣誉。人们给他们披上金线和闪闪发光的呢子做成的服装，他们头冠羽毛，胸前挂上装饰品；还给他们十字勋章，奖赏，和各种性质的头衔。他们傲然，受到尊敬，受到女人们的爱，群众的喝彩，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命洒泼了人类的血！在街上他们拖着杀人器械列队前进，穿着黑色衣服的过路人以妒羡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杀戮是自然注入生命心灵中的重大法则！没有任何东西比杀戮更为壮观，更为荣耀。

6 月 30 日 杀戮是法则：因为自然爱的是永恒的青春。它好像以各种下意识的行动在呼唤！“快！快！快！”而后它予以破坏，再予以更新。

7 月 2 日 生命——什么是生命？既是一切也是虚有。他依靠思维，是一切的反映。他依靠记忆和科学，是世界的缩影，它负担着世界的历史。他是事物的镜子、事件的镜子，每个生存的人成了宇宙中的小宇宙！

但是去旅行吧；去看看各种族的熙来攘往吧，于是人就渺小得不足道了！不足道了！乌有了！您登上了船，远离了遍地是人的海岸，于是您立刻就只看到岩岸，别无其它了。看不见不易觉察的生命，他如此渺小，微不足道。乘上一列快车穿过欧洲，从车门里看出去吧。那么些人，人，到处是人，数不清的，陌生的，在田间他们人头来来往往，在道路上来来往往；那些愚笨的农民知道如何正确地翻地，那些丑陋的女人知道如何正确地为男人和孩子做汤。到印度去，到中国去，于是您还可以看到成亿人的活动，他们生育、生活、死亡，留下的痕迹不过如路上压死了的蚂蚁。到栖身于泥土的盒子里的黑人的国土上去吧；到在一幅迎风飘展的棕色帆

布下蔽日的阿拉伯白种人中去吧，于是您就会懂得孤立的、坚定的人微不足道，渺小之至。种族是一切吗？荒漠中一个游牧部落的一员，任何一员，算什么？这些人是智者，他们不为死亡而不安。在他们中间，一个人是无所谓的。他们杀死敌人：这就是战争。这事自来如此，庄园对庄园，省对省。

是的，您环游世界，观察无数陌生的人忙忙碌碌吧。陌生啊！这就是那个有问题的词！杀戮是一种罪，因为我们查点了生命！当他们生时，人家予以登记，给他定名，给他受洗。法律承认了他们。这就是了！没有登记的不算数：您是在旷野里杀还是在荒漠里杀，在山里杀还是在平原，有什么关系！自然喜爱死亡，它不惩罚，它不！

神圣的，就这么说吧，是公民清册，这就是了！是它保护了人类。生命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登记在公民清册上的。尊重公民清册吧，法律的上帝。下跪吧！

国家可以屠杀，它，因为它有权更改户藉清册。当他在一场战阵中屠杀了 20 万人的时候，它把他们从户口清册上划去，他用法院档案保管员的手删掉了这些人。这就完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这些人不能改动一点儿市长的手迹，我应当尊重生命。户藉清册，光荣的至上尊神，在市政府庙堂里的统治者，我向你致敬。你更强于自然。唉！唉！

7 月 3 日 这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奇异的娱乐：杀死在自己前面，在那儿的，那个活的、有思想的生命；在他身体里穿一个小洞，仅仅一个小洞，从中看到流出殷红的东西。所谓血，是由它构成生命的。于是，在他前面的，在那儿不复有生命，成了一堆软软的、凉的、不动的、无思维的肉！

8 月 5 日 我以判词判决，定刑，杀人、以砍死杀人的人而度过了我的——生命，我！我！我所作为和我所打击的那些杀人犯何其相似，我！我这有谁知道？

8 月 10 日 谁又能有所知呢？有人会怀疑我吗？我，我，尤其如果我选定的是一个于我毫无利益的人去杀害？

8 月 15 日 诱惑！诱惑！它进到了我里面像一只爬着的蛆虫。它爬来爬去，它在我整个儿身体里、我的精神里漫游。我的心只想这一件事：杀，我的眼睛迫切要看到血，看到死亡；我的耳朵里不停地有某种陌生的东西在掠过，可怕的、撕心裂胆的，疯狂的；仿佛最后的生命在呼叫；我的双腿在为到执行这件事的地方去的欲望而发抖，我的双手在为杀戮的需要而战栗。对一个自由的人，高踞于众人之上，作为自心的主宰并在寻求优美的感觉的人，这事应当何等美妙，何等稀罕，何等地值得！

8 月 22 日 我再也止不住。我杀了一个小动物试手，作为开始。

我的佣人约翰有一只金丝雀，关在挂在办公室窗口的一个笼子里。我差他出去跑一趟，于是我把这只小鸟抓在手里，在我手里我感到它的心跳。它是热的。我上楼到我房间里。我捏紧它，它的心跳得更快了。这事残酷而美妙。我几乎扼死了它，但那样我就看不到血了。

于是我拿来了剪刀，短的指甲剪刀，我轻轻地将它的脖子剪了三下。它张开嘴，使劲想逃走，可是我抓住了它，啊！我抓住了它；几乎像是抓的一个暴躁生气的疯子！于是我看见流血了。这多么好看，红色发亮，清明，是血！我简直想喝它。我将舌尖沾了沾！这真妙。可是它的血太少了，这可怜的小鸟！我没有享受到如我所期望有那么长的时间，要是能看到放公牛的血，那该是出色的。

然后我干了那些杀人犯干的事，像真的凶手一样。我洗净了剪刀，洗净了我的双手，将水倒了，于是我拿着那个躯体，那个尸首到花园里去埋葬。我将它埋在一棵草莓下面。人们永远不会找到它的。我将每天吃一粒这棵植物的果实。真的，一旦明白了，人生真可以其乐无穷。

我的仆人哭了；他以为他的鸟，飞了。他怎么会怀疑我呢。

哈！哈！

8 月 25 日 我该杀一个人！该这么办。

8 月 30 日 办成了。这多简单的事！

我到维尔纳森林里去散步。我什么也不想，不，什么也不想。在路上见到一个孩子，一个吃着奶油面包的小孩。

他立定了看我走过去，还说："早安，院长先生。"

于是我脑袋里起了这个想头："假使我杀了他？"

我回答说："你一个人吗，孩子？"

"是，先生。"

"你一个人在树林里？"

"是，先生。"

杀他的愿望和酒一样使我陶醉。我很和气地靠近他，深怕他会逃走。于是这时我抓住了他的脖子……我扼住他，用我的全力扼住他！他用惊惶的眼睛看着我！什么样的眼睛！滚圆的，深沉清澈而骇人！我从没有感受到过一种如此野蛮的感情……但是如此短促！他把我的手腕抓在他的小手里，而他的身体像在火上的羽毛一样扭曲。然后他不动了。

我的心呼呼跳，唉！那只鸟的心哪！我将这身体扔到了沟里，而后盖上了土。

我回到家里，饭吃得很好。好像并没有什么事。到晚上，我很快活，轻松，重返青春，晚上我是在市长家里过的。人家认为我很精神。

可是我没有见到血！我是平静的。

8 月 31 日 有人发现了那个尸体。在搜寻凶手。哈！哈！

9 月 1 日 逮捕了两个流浪汉，缺少证据。

9 月 2 日 父母来见我。他们哭了，哈！哈！

10 月 6 日 人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是那个外来流浪汉干了这一下。哈！哈！要是曾见到了流血，我现在大概就安心了！

10 月 10 日 在我的骨髓中奔流着要杀戮的愿望。这可以和 20 岁时折磨您的爱之疯狂相比

拟。

10 月 20 日 又是一个。午饭后我沿着河走。于是我看到在一棵柳树下有个钓鱼的睡着了。这是正午。好像是有人完全故意地将一把铲子插在相邻的土豆地里似的。

我拿起了铲子走回来；把它像大头棒似的高高举起，用它的刃口，只一下子我就砍下了钓鱼人的头。啊！他出血了，这一位！粉红的血，混淆着脑浆！它慢慢地流进了河水里。于是我大踏步走开了。要是有人见到了我！哈！哈！我当了一个出色的凶手。

10 月 25 日 钓鱼人事件引起了一场大哄动。人家控诉和他一块钓鱼的侄子是凶手。

10 月 26 日 预审法官认为这个侄子是罪人，全城人都相信。哈！哈！

10 月 27 日 侄子辩护得很不利。他声称他走开了，是去村里买面包和奶酪。他发誓是人家趁他走开时杀了他叔叔。谁会相信他呢？

10 月 28 日 这个侄子差不多承认了，这样人家会让他掉脑袋！哈！哈！法律。

11 月 15 日找到了不利于这个侄子的重大证据，他应当是他叔父的继承人，我主持庭审。

1 月 25 日 死刑！死刑！死刑！我判处他死刑！哈！哈！总辩护律师发言像位安琪儿！哈！哈！又是一个。我将去看行刑。

3 月 10 日 这结束了。今晨送他上了断头台。他死得很对！很对！使我愉快！看砍断一个人的头真是壮观！血迸出来像潮水一样，像潮水一样！唉！要是我能行，我真愿在里面洗个澡。躺到那下面该何等令人销魂，用我的头发和脸去接住血，满身通红地爬起来，通红的！啊！要是有人知道了！

现在，我等着。我可以等待。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人家突然发现我。

这本手记还有许多页，但是没有涉及任何新的罪行。

受委托的精神病学医生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未被人识破的疯子，和这个十分恶毒的疯子一样机诈而可怕。

# 村里的法庭

佐治乡的治安法院的法庭里全是一些乡下人，他们都沿着两旁的墙站着等开审。

那些乡下人，有高的，也有矮的，有胖得脸上发红光的，也有瘦得像苹果树的根似的。他们都把他们的篮子放在地下，守着安静沉寂的地位，一心想着注意着自己的案子。他们身上多少都带一些牛栏马厩和汗臭乳酸的味儿。成群的蝇子在那白色的承尘板下面嗡嗡地闹着。从那合开着的门口，我们可以听见雄鸡的啼声。

在一个讲台般的东西上面，搁着一张铺上绿桌毯的长桌子。一个绉纹满面的老翁正坐在左面歪头写字。一个保安警察直挺挺地坐在右边偏着头向空中望着。在那空无所有的墙上，挂着一个木雕的基督像——他在一种痛苦的状态里扭着身躯，仿佛把他的无尽期的痛苦，又献给那

些满身牲畜气味的大老粗的利益似的。

末了，那位治安推事先生到庭了。他是个满面红光的大肚子，用那种性急胖子式的快步摇动他那件黑色的法官长袍；他坐下了，把那顶没边制帽搁在桌上，于是用一种很轻视的神情向大众瞧着。

这是外省的一个文人，某县的一个思想家，在那些翻译拉丁古诗，玩味伏尔泰的小诗和牢记各种情诗者之中，他算得一个。

他说道：

“赶快，波兑尔先生，传案吧。”

随后他带着微笑喃喃地念一句拉丁古诗：“我试着说过的一切都是诗。”

于是那位书记抬起他那个秃头，用一种难于听明白的声音慢腾腾地喊着：“巴士古太太控告伊西多拔杜隆一案。”

一个身材庞大的胖妇人走向前来了，这真是一个乡下太太，一个市镇上的乡下太太，带着一顶盘栏杆的帽子，一条垂在肚子上的镂花银表链，一些戒指和一副像蜡烛般发光的耳环。

那推事用一种含刺讽意味的熟人眼光向她招呼一下，后来才说：

“巴士古太太，请您报告您的损失吧。”

那另外一造立在另外一端，一共是男女三个。中央，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乡下青年男子，他滚圆得像是苹果，绯红得像是鸡冠花。他的右边就是他的妻子，年纪很轻，身材瘦小，俨然像一只母鸡，一顶粉红色的小帽像鸡冠一般盖着那个小而平的脑袋。她那副骇怒交集的圆眼睛，也像鸡眼似地从旁边瞧着。他的左边就是他的父亲，一个脊梁弯曲的老汉，那身躯盖在那件浆得挺硬，像一座铜钟似的布大衫之下，竟看不出什么了。

巴士古太太说明她的理由和事实：

“推事老爷，我收容这孩子到现在有 25 年了。我以前像做娘似地抚养他，疼爱他，为他，我甚么都办过，这样就叫他成了一个人。他从前答应我过，向我发过誓不和我相离，并且给我写过一张字据，因此我给了他一份小产业，我在马丁嘴的那份田地，价值六千法郎。谁知现在有一个小东西，一个不值价的小东西，一个小的野女人……

那推事说：“放心平气和一点，巴士古太太。”

巴士古太太说：“一个小女人……一个小女人……我明白，弄昏了他的头，给他做了一些被我知道的事，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后来他跑掉了，娶了那个笨东西，那个蠢货，并且把我的产业，我在马丁嘴的那份产业，放到他的婚约上……嘿！那可不行，嘿！那可不行……我有一张字据，请您看吧……他非把那份产业还我不行，那么。我们从前在本地的会计师那里，为那份产业写过一份合同，并且也为交谊写过一张密约。两张字据的价值是一样的。各有各的权利，难道不是真的吗？”（她说完便把一张贴着印花税票的纸，打开送给那推事。）

伊西多拔杜隆说：“这是假的。”

推事说：“不要做声。轮到了您，您再说。”（他读着那张纸。）

“我以伊西多拔杜隆的名姓立字，愿依照本字，承认自己在活着的时候，永不离开我的恩人巴士古太太，并且保证用忠心服侍她。1883 年 8 月 5 日在佐治乡立。”

推事问：“在签字的地方有一个十字，那末您是不知道写字的？”

伊西多答：“不知道写字，我。”

“这十字是您画的吗？”

“不是我画的。”

“谁画的呢，那末？”

“就是她。”

推事又问：“您能够发誓说是您自己没有画这个十字吗？”

伊西多匆忙地回答：“我对着我父母，我祖父祖母，我的上帝发誓，说那画十字的的确不是我。（他伸起一只手，并且向旁边唾了一次口沫，来给他的誓词助劲。）

推事面带笑容地问：“您和这位到庭的巴士古太太从前的种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她给我当贱货用。”（满庭轰堂大笑。）

推事说：“您说话的口气要放和平一些。您的意思，大概是想说您两个从前的种种关系不像她所说的那样纯正吧。”

伊西多的父亲发言了：“他还没有 15 岁，15 岁，推事老爷，当她从我家里拔他出去的时候……”

推事问：“拔他出去，您大概是想说引诱他出去吧？”

伊西多父亲答道：“字眼的分别我哪里知道呢？他那时候还远没有 15 岁。她呢，已经好好地养了他四年，把他养得像一只嫩肥鸡似的，简直拿饮食去填他，不顾害处。后来等得时候像是到了，她就对他出花样……”

“出花样……而你也就是没有管吗……”

伊西多的父亲说：“这一个或者另外一个，那件事总一定要来的！”

“那么你有什么不平呢？”

“什么也没有！唉！我没有一点不平；只是我的儿子再也不肯，他，他是自由的。我向法律要求保护。”

巴士古太太发话了：“这些人用谎话来逼我，推事老爷，我从前把他抚养成人。”

推事说："天晓得。"

巴士古太太说："而现在，他背叛我，抛弃我，抢劫我的产业……"

伊西多反驳道："这话不对，推事老爷。我早就要离开她，到现在有五年了，因为她胖得太厉害，这样真和我弄不来。我觉得这样没有味道，有什么办法吗？我就对她说我要走。谁知她哭了，眼泪来得像屋檐水一样多，并且答应把马丁嘴的田地给我，要我再呆几年，至多不过四五年。我呢，我就说'可以'！您换了我，又要怎样办呢，您？……我呆了五年，一天也不短，一点钟也不短。后来我就走了。各人有各人的权利。我并没有占什么便宜！"伊西多的妻子始终没有发言过，这时用一种尖锐得像鹦鹉长啼般的声音喊起来：

"请您说她几句，请您说她几句，推事老爷，那个大个儿女人；请您告诉我，究竟占便宜没有？"

伊西多的父亲用一种信服的神情点头，并且照样说："究竟占便宜没有？"巴士古太太向她背后的那张长凳上倒下，并且开始哭起来。

推事用仁慈的声音说："您叫我怎样，这位太太，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您以前用很完备的手续把马丁嘴的田地给了他。那就该归他管了，的确该归他管了。他的办法和他把这田地做妻子的生活基金，在法律上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没有权力去过问某些问题的……难言之隐……只能从法律的论点上去观察事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

伊西多之父用得意的口气问："我们可以回去吗？"

推事回答："可以回去。"他们便在那些乡下人的同情眼光之下，带着打赢了官司的人的神气走了。巴士古太太在长凳上大哭。

推事微笑着说："您镇静一下吧，这位太太，想想吧，您镇静一下吧……并且，倘若我有话劝您，就是请您另外找一个……另外找一个学徒……"

巴士古太太眼泪巴沙地说："我将来找不着……找不着……"

推事又说："我不能给您指定一个，觉得很抱歉。"她向那个在十字架屈着身体受苦的基督，失望地瞧了一下，随即立了起来，慢步儿走了，可是还抽咽不住，并且用手帕遮着脸。

推事侧过头来对着那书记，接着便用一种轻蔑的样子说："乌利西斯走了，科琍普索①便失了安慰。"随后用一种庄重的声音说："请您传后面的那些案件吧。"

书记慢腾腾地唤道："勒伽设和孑拉裴……"

①乌利西斯 Ulysse 及科琍普索 Colypso 均为希腊传说中人物。乌为伊太格园国王，以英勇著称，因航海遇险漂流，为倭纪吉岛女王科琍普索所救，同居至七年之久才分离。现在一般译为"尤利西斯"或"奥修斯"。

# 头发别针

我不说出地方名称，也不说人名。这在远处，离这儿很远，在一处肥沃而炎热的海岸上。从早晨开始，我们就顺着遍地丰收景象的海岸和满浴阳光的大海走。花儿一直开到了离海浪很

近的地方，这是些轻轻的、缓缓的、催人入睡的海浪。天气很热，这是一种软绵绵的暑热，充满了潮湿丰肥的草地的气息，让人以为吸进了胚芽。

人家告诉我，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那间法国房子里受到接待，它处在桔林里一条散步小路的尽头。他是谁呢？我还不知道。10 年以前的一天早晨，他到了这里，他买了地，种了葡萄，播了谷物；这个人抱着热衷和激情工作。而后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的领域扩大了，不断地使有地力的处女地变得肥沃，这样靠了他不倦的劳动，积累了一笔财富。

人家说，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断工作。黎明就起来，在他的田里奔走到晚上，不停地监督，他像是被一个念头缠住了，受着不可能满足的金钱欲望的折磨，不知困倦，不知从容。

现在，他看来很富有了。

我到他家时，太阳下去了。这个家实际是峙立在桔树中的一个海岬上。这是一幢方形的简朴大房子，俯视着大海。

当我走近时，一个长大胡子的人出现在门口。行过礼以后，我请求他容我栖身一宿。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

“进来，先生，这就是你的家了。”

他引我走进一间房，让一个佣人听我使唤，一种社交场中人的完全轻松而和易友好的态度。而后离开时说道：

“您愿意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吃饭。”

我们实际是俩人单独地、在一个向着大海的平台上吃饭的。

我先对他谈起这地方这么富裕，这么遥远又这么陌生！他微笑着不在意地回答说：

“是的，这地方是美丽的。但是任何远离一个人所爱之处的地方是不会使人快活的。”

“您惋惜法国？”

“我惋惜巴黎。”

“为什么不回去呢？”

“啊！我将来会回去的。”

于是，很从容地，我们在谈话中描绘了法国的社会，林荫道，和巴黎的事物。他问我关于他认识过的人，给我说了一些名字，都是在渥德维人行道上熟稔的名称。

“在托尔托尼现在能看见些什么人呢?”

“还是那些人，除开死了的。”

我仔细观察他，纠缠在一个模糊的印象里。肯定的，我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面孔。但在那儿？在什么时候呢？虽然他健壮但是看起来疲乏，虽然坚定但是忧郁。他的金色长须垂到胸前，

而且有的时候，他从下颌起，将胡子捏在合拢的手里，顺着那儿抚摸到头。他有点儿秃，浓浓的眉毛，和鬓毛连成一片的厚胡子。

在我们后面，太阳正在沉到海里去，映得海岸上一片火红。正开花的桔子树在黄昏的清风里吐出阵阵强烈诱人的芬芳。他呢，只看着我一个人，视线固定不动，他好像看进了我的双眼，在我的灵魂深处看到了所爱的遥远地方的熟稔景色，从玛德莲纳到德鲁奥路的林荫下的人行道。

“您认识布特莱吗？”

“认识，当然。”

“他变化了吗？”

“是的，全白了。”

“还有，拉·辣达米呢？”

“还是那样。”

“还有那些女人？给我说说那些女人。瞧，你认识苏珊·韦尔耐？”

“是的，很熟，完了。”

“噢！还有沙菲·阿斯基？”

“死了！”

“可怜的姑娘！还有？……您认识吗？……”

可是他忽然不响了。然后嗓音变了，脸一下子发白，他又说：

“不，还是不说这事为好，这叫我心里难受。”

然后，好像为了调整他精神的运转状态，他站了起来。

“您愿意回里面去吗？”

“很高兴。”

于是他在我前面走进了屋里。

那些楼下的房间很大，光秃秃而阴暗，好像是废置的。在桌上散乱放着餐具和杯子，是那些皮肤古铜色的佣工们留下的，他们不停地在这大住宅里走来走去。

在墙上的两颗钉子上挂着两枝枪，而在那些犄角里，可以看到铲子、钓丝、干的棕榈叶，回来时为了偶然的事要走或者需要，而顺手留下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的主人微微一笑，他说：

“这是住屋，或者更恰当是一个被放逐者的破屋，但是我的房间比较干净。我们去那儿。”

一走进去，我以为进了一家旧货商店，它东西塞得这么满，一些不相称的奇奇怪怪不同的东西，使人感到是些纪念品。在墙上是两张名画；一些织物、武器、剑和手枪，而后在主要墙壁正中，是一方镶着金边的白缎子。

感到惊讶，我走过去细看，于是找着一只头发别针插在闪闪发光的料子中央。

我的主人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他一边微笑着说：

“这就是我在这儿唯一盯着看的东西，也是我 10 年来唯一看着的东西。普鲁东先生①声称‘这把刀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呢，我可以说：‘这颗别针是我的全部生命。’”

我想找一句通俗些的说法，结果是说：

“您吃过一个女人的苦头？”

他愤然回答说：

“您该说我遭罪得像个造孽人……您到我阳台上来吧。方才一个名字到了我的唇边，我却绝没有敢说出来，因为如果您对我回答说：‘死了’，像您说沙菲·阿斯基那样，我会当天就开枪自杀。”

我们出来走上可以看到两个海湾，一个在右，一个在左的大平台，它们被环抱在灰色的高山之中。这时是黄昏时刻，太阳已经不见了，大地只有天空反映的光辉照着。

①法国 1852 年时著名五幕喜剧《普鲁东先生的光辉与没落》中的主人公，为一豪言壮语的空头人物。

他接着问：

“贞妮·德·里慕还活着吗？”

他的眼睛定定盯着我，里面充满了一种令人颤栗的痛苦。

我微笑着说：

“天哪……比以往更漂亮。”

“您认识她？”

“是的。”

他迟疑了一下：“很了解她？”

“不。”

他拉着我一只手说：

“给我说说她。”

“可是我对她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那些女人之一，或毋宁说是巴黎最受重视、最吸引人的妓女之一。她过的是一种愉快的公主般的生活，如此而已。”

他低声说：“我爱她。”就像他在说“我要死”一样。而后突然说：“啊！那三年之间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可怖的而又馥郁的生活。我几乎有五六次杀死了她；她曾试图用您方才见到过的别针挖掉我的眼睛。瞧，在我左眼睛下的这个小白点。我们相爱过！我怎么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您一点也不会理解的。

“应当存在一种单纯的爱，由两颗心和两颗灵魂的成双跳动组成的；但是肯定存在一种残酷的爱，令人遭受残暴的痛苦，由两个不相容的生命无法解脱地连锁在一起组成的，在相互恨的同时相互爱慕。

这个妓女在三年之内把我毁了。我有四百万家当，她声色不动定定心心地花掉了。她甜甜地微微一笑，就像眼波落到了双唇上，于是就挥霍掉了。

“您知道她吗？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不可拒抗的。我不清楚。是她那双灰色眼睛的目光，像螺旋一样拧了进去，于是像箭上的钩子一样留在您里面吗？很可能是她那种甜蜜而泛泛迷人的、像张面具一样留在她脸上的那种微笑。她款款的风韵渐渐地渗透进来。当她与其说是在走路不如说是在滑行时，这风韵从她亭亭玉立、娉婷而过的身上播散开来；好像一阵芬芳；也通过她那音乐般地巧笑，那摇曳而动人的韵调散发出来，也从她的那永远谦和，永远恰到好处与灰色眼睛十分协调的姿态中散发出来。在这三年里，在地球上我只看见她！我受了多少罪！因为她和所有的人一起骗我！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为了欺骗。而当我知道了时，当我按妓女和无赖对待她时，她平静地承认。她说：‘难道我们结婚了吗？’

“自从我到了这里，我如此之想她终于了解了她：这个妓女是玛侬·莱斯柯④的再生返世。这个玛侬·莱斯柯在恋爱时必然欺骗。对于玛侬，爱情、欢乐和银子是同一事物。”

他不响了，隔了几分钟又说：

“当我为她花掉了最后一个铜板时，她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你理解我不能只靠空气和时间生活。我很爱您，我爱您甚于任何人，可是应当过活。贫困加我永远构不成好家庭。’

然而，我给您说，那时我在她身边过的真是何等糟糕！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想杀死她的愿望和想拥抱她的愿望是同等强烈。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激烈的要求：张开双臂，将她抱紧，将她扼死。在她身上，在她那双眼睛后面，有某种背信弃义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我憎恨；而可能正是因此我爱她。在她身上，女性特征，令人憎恨的使人不安的女性特征，比任何其他女人身上的都更强烈。她盛满了、超额盛满了这种特征，这仿佛是一种使人飘飘然的有毒的液汁。她比人们从没有过的女人还女人。

①神父伯列弗斯特的以女主人翁命名之名剧中的女主角，一再背叛情夫之妓女。

“您听着，当我和她一同出去的时候，她的眼光带着这种神情落在一切男人们身上，好像她一眼就委身于每个男人。这使我愤慨，然而又使我更依附于她。不管我何如，也不顾她自己，这个尤物只要走过马路，同时就成了人人得而有之的。这是她的本性使然，虽则她的风度谦虚和驯。您明白吗？

“可这多么折磨人！在剧场里、在餐馆里，对我说来像在我的眼皮子下人家占有了她。而当我让她单独时，别人就实际上占有了她。

“现在有 10 年我没有见她了，而我比任何时候更爱她。”

黑夜已经笼罩着大地。在空气里飘荡着桔子花的浓郁香味。

我对他说：

“您会再见到她吗？”

他回答说：

“天哪！我现在在这里，算上土地也算上钱，70 到 80 万法郎。等到完成了一百万，我就会卖了走路。我有这些可以和她度一年光景——整整一年——而后，永别了，我的生活也就结束了。”

我问道：

“那以后呢？”

“那以后，我不知道。这就完了。我也许会请求她雇我做她的贴身佣人。”

# 那群山鹬

亲爱的女友，您问我为什么不回巴黎，为此惊异，还几乎为此生气。我要说的理由，很可能会使您反感：难道在山鹬飞过的时候，一个猎人会回巴黎吗？

当然，我理解而且相当喜爱这种城市里的、从住室走到人行道上的生活；可是我更爱自由自在的生活，那种猎人在秋天的严峻生活。

在巴黎，我感到好像从来到不了户外，因为那些街道总的说来也不过是大型的无顶公寓而已。人在丽墙之间呼吸，脚站在木头或者石头铺面上面，视线到处受到房屋的限制，没有一点草茵、平原和树林的天际，难道这能算在露天吗？成千上万的邻人和您接肘而过、推推搡搡、向您敬礼，和您谈天，而那种雨天用一把雨伞承雨的做法，不足以给我以空间的感觉和印象。

在这里，我十分清楚，而且舒适地看到了室内外之别……但是这些不是我想对您说的…

说说山鹬过境吧。

该告诉您我住的是诺曼底式的大房子，在一个山谷里的一条小溪旁边，而我呢几乎天天出猎。

其他的日子，我读书；我还读些巴黎人没有时间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很严肃，很深刻，十分奇妙；是一个天才博学的好人写的，一个外国人，他终生都是为的研究和观察有关我们的器官功能对我们智力的影响的事实和问题。

但是我要对您说的是关于山鹬。先说说我的两个朋友奥其莫兄弟，他们和我在狩猎季节中

将呆在这里，现在等待第一次寒流，而后等天气冻了，我们就到他们在费冈附近的加纳多去，因为在那里有一座美妙的小树林，一座极妙的小树林，所有过境的山鹬都在那儿栖宿。

您认识奥其莫一家，这两个巨人，这两个正当年的诺曼底人是那个古老强大征服者的民族的男子汉，这个民族入侵了法兰西、占领留守了英国，在旧世界的各个海岸站住了，到处建起了城市，像一阵浪潮一样刷过了西西里，在那儿创立了令人钦佩的艺术，击败了所有的帝王，劫掳了最自豪的城市，用教士的狡计欺骗那些教皇，耍弄他们，比那些意大利大主祭更狡猾，尤其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床上搞出了孩子。这两个奥其莫是贴了道地标签的诺曼底人，他们具有诺曼底的一切特征：嗓子、口音、心灵、金色头发、和海水一样颜色的眼睛。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方言，我们按诺曼底人的方式生活、思考、行动，我们成了诺曼底土著，比我们的农民还要当地乡民化。

然而，自 15 天前起，我们就等着山鹬。

每天早晨，哥哥西蒙对我说：“嗨，现在风往东吹，要冻了。两天以内就会冻。”

那个弟弟加司达比较细致，则等着冰冻来临再说话。

于是上星期五，天刚黎明，他就嚷着跑到我房间里：

“这行了；地上全白了。再两天这样，我们就去加纳多。”

确实，两天以后我们动身去加纳多。要是您看到我们您肯定会笑。我们坐在一辆奇怪的猎车上迁徙，这是我父亲从前建造的。我只能用“建造”这个词来谈这件旅行的巨大制品，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地动山摇的轱辘车。

一切全在里面：食品箱、武器箱、行李箱、装狗的透气箱。这些在车上全盖上了，只有人除外，人高踞在格栅的长凳上，高得像支在四个巨大无比的轮子上的三层楼。人们爬上去时各显其能，用脚、用手、甚至有时用牙，因为没有一个踏步可以上到这个建造物去。

于是，这两个奥其莫和我穿上了欧洲极北部人的奇异服装爬上了这座山。我们穿的是绵羊皮服装。在我们的裤子上，我们套上了硕大的羊毛长袜，在羊毛长袜上再穿上皮腿套；我们头上戴着黑皮帽子，手上是白毛皮手套。等我们安顿好了，我的仆人让扔给我们三条矮脚猎犬，比夫、巴夫和苍蝇。比夫是让的，巴夫是加司达的，而苍蝇是我的。人家把它们比作三条长了毛的鳄鱼。它们长身子、矮矮的，钩形曲腿，毛多得像乱蓬蓬的黄色荆棘。人家很难看见在它们眉毛下的黑眼睛，和在它们胡子下的白色獠牙，大家从不把它们关在车子上的有轮狗窝里。各人把自己的狗放在脚下取暖。

于是我们动身了，震得真受不了。天下冻了，冻得很硬。我们很高兴。近 5 点时，我们到了。那个佃农主，皮哥老板在门口等我们。这也是一个快活人，不高，但滚圆矮胖，强壮得像条塌鼻狗，狡猾得像狐狸，总是微笑，总是高高兴兴，从哪儿都能赚钱。

山鹬季节对他是个大节日。

庄子宽广，是建在苹果园里的一座旧房子，周围是四排山毛榉树，终年挡着海风。

我们走进烧着熊熊大火迎接我们的厨房。

我们的桌子安排得正对着高壁炉，一只大嫩鸡在炉子里耀眼的火焰上烤着、转着，汁水滴到了一只陶土盘子里。

那个佃家主妇向我们敬礼，这是一个不响的高个儿女人，很有礼貌，忙忙碌碌地照料家务，一脑袋的经济和数目字，谷价、鸡价、羊价、牛价。这是一个井井有条、端正严肃的女人，在乡里之间得到尊重的。

在厨房深处摆着一张刚刚坐下了各类佣仆的大桌子，有车夫、雇农、小泥水工、庄子里的女仆、放羊人；所有这些人都看着主妇的眼色安安静静地吃着；同时看着我们和主人皮哥一起吃饭。他则说些笑话逗乐。而后当所有的人都快吃饱了，皮哥太太一个人在桌子的一角迅速地吃她简单的饭，一面监视着那个女佣。

在平常日子里，她和所有的人一块儿吃。

我们三个，奥其莫兄弟和我睡在一间白色房间里，光秃秃的刷白墙，只放下了我们三张床，三张椅子和三个盆子。

加司达总是第一个醒来，他吹起一阵响亮的起身号。半小时以内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于是和主人皮哥一同出发，他和我们一起打猎。

户主皮哥选了陪我而不是他的东家。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他的东家。因此现在我们两个人从右边去进林子，而那两兄弟从左边进。西蒙领着狗，他用一根绳子的端头拉着它们。

因为我们不去追山鹬，于是我们就去追兔子。我们深信最好不去找山鹬，但是可能碰巧了。碰到了这种巧事，就打它，就这样打算。要想专门去碰到它时，却从来抓不着。在早晨的清新空气里先听到枪的短促响声，而后听到满天加司达骇人的喊声：“山鹬在这儿！”可真是一件精彩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呢，我可耍了点诡计。当我打到一只山鹬时，我喊道：“兔子！”于是在中午吃饭打开猎囊，拿出收获时，我就因为超额获得胜利。

却说，我们，皮哥和我，现在到了这个小树林里，这儿树叶不断沙沙地、轻轻地用一种干燥又有点儿凄凉的小声音往下掉，这些树叶已经枯了。天气冷，一种刺激眼睛、鼻子和耳朵的轻冷，它在草的叶尖上和耕地的土尖儿上撒下了一层细细的白色苔藓。可是在厚羊皮下面，四肢都暖和。在蓝天上，阳光灿烂却几乎不发热，但是愉快。在冬日清晨去森林打猎真舒服。

那边有一只狗尖声吠了一下，这是比夫。我认得出它的娇声。而后，不响了。这儿，另外一声吠，后来又另一声；于是轮到巴夫大声吠叫。苍蝇干什么去了？啊！这是它尖叫，仿佛一只母鸡让人要勒死了！它们找到一只兔子。注意，皮哥老板！

它们走远了，靠近了，又分开了，而后又回来了，我们沿着它们那些意想不到的小径走，也同时在小道上跑，集中精力，手指扣在扳机上。

它们奔上了平地，我们也上去了。突然，一个灰色的斑点，一个阴影从小路上横过。我举枪扣火，一缕烟在蓝色的大气中摇曳，于是我看到在草上一点白斑在动。于是我使出全部力气大喊：“兔子，兔子，着了。”于是我指给三条狗，指给向我摇尾祝贺的三条长毛的鳄鱼看，而后它们又去找另一只。

皮哥老板和我会合了。苍蝇开始尖声叫起来。这佃户主说：“这很可能是一只兔子，到平坝地边上去！”

可是当我从树林里出来，我看见离我十来步站着皮哥老板的放羊人哑巴加冈。和我们家乡的牧羊人一样，蜷在他庞大的淡黄色大衣里，戴着一顶羊毛帽子，总在编结着一双袜子。我照习惯对他说：“早上好，牧羊人。”于是他举手向我敬礼，虽然他听不见我的声音，可是他看见了我嘴唇的动作。

我认识这个牧羊人以来已经 15 年了。从 15 年前起，每个秋天我都见到他，站在一块地的边上或者中央，身体不动，手上总在编结。他的羊群跟着他，像一群猎狗，好像服从于他的眼光。

皮哥老板抓住了我的胳膊，说：

“您知道这牧羊人杀死了他的妻子吗？”

我吃了一惊：“加冈？这聋哑人？”

“是的，这个冬天，他在鲁恩受了审判。我这就给你说说。”

他把我领到小丛林里，因为这个牧羊人会从他主人的嘴上读出字来，就像他听见了似的。他只懂他的，于是面对着他，他就不是聋的了，而相反的，他的主人像一个巫师，猜得出这个哑巴的手势的一切意图，他手指的一切姿势，脸颊上的绉纹，和他双眼的反映。

下面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属于有时在乡间流传的形形色色的忧郁事实。

加冈是一个泥矿工的儿子，泥矿工是那种下到泥灰岩里去挖掘白色可溶的软泥巴的男人，泥巴提供给农夫去撒到田里。他天生聋哑，人家让他沿着路边沟壕放牛。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后来皮哥老板的父亲收容了他，成了庄子里的牧羊人。这是一个出色的牧羊人，忠实，正直，而且还会给脱臼复位，虽从没有人教过他。

轮到皮哥接管农庄的时候，加冈已经 30 岁了，而且看来有 40 岁。他又高又瘦、大胡子，胡子长得像个大主教。

大约在这个时候，乡下一个很穷的纯朴老婆子玛黛死了，留下了一个 15 岁的女儿，被人叫做“来点儿”，因为她对酒过分嗜好。

皮哥收留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姑娘。用她做些小事，不付工资，给她吃作为工作的交换。她睡在谷仓里、牲口棚里或者马厩里，睡在草上或者粪肥上，不管任何地方，某一部位，因为人家没有给这种光脚丫子一张床。因此她不管在那儿、不管跟谁都睡，也可能和车夫或者跟小泥水匠睡。然而很快，她就迷上了聋子，而且连续地伴着他。这两个可怜人怎样联到一起去的？他们怎样互相理解的？他这个从没有和人谈过天的人，在遇到这个谷仓里的浪荡女人之前，是不是从不知道女人？是不是她，一个车辙边的夏娃在那滚动的小棚子里找到了他，并在路边诱惑了他？没有人知道，只是有一天人们知道了他们像对夫妻共同生活。

没有人对此奇怪。而皮哥也认为这对配偶是自然的。

可是出现了神父，知道了这种未经弥撒的配偶后就为此生气。他斥责了皮哥太太，使她良

心不安定，还用神秘的惩处恐吓她。怎么办？这事本很简单。到教堂里和市里去结婚。他们什么也没有，两个人都是：他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她呢，没一件整件头的裙子。因此没有一点不符合法律或宗教上要求满足的事。在一小时之内，在市长和神父前面他们联姻了，于是大家相信都是按最好方式安排的。

可是很快在这地方出现了给可怜的加冈戴上绿帽子做乌龟的游戏（请原谅用了这下贱词儿）。在他结婚前，谁也不想和'来点儿'睡觉；而现在，人人都想轮上，作为笑料。所有的人都在这位丈夫背后为此干一杯。这事件闹得四周如此风风雨雨，以致哥台城的先生们也来看个究竟。

借助于半升酒，那个"来点儿"可以给任何人在墙后一条沟里演一场戏，这时人们还可以看见加冈不动的侧面影象，后面跟着他咩咩叫的羊群，他正在编织。于是在当地的所有咖啡馆里乐此不疲成了毛病；晚上在炉火前面也只谈这事；人们走到马路上就一边问："你给'来点儿'付钱来点儿了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牧羊人好像什么也没有见到。可是临到了这么一天，那个沙司维家的小伙子波艾罗给磨盘后面的加冈的老婆做了个信号，让她看见一整瓶酒，她懂了就笑着跑过去；这时，他们刚要从事那造孽的勾当时，这个牧人好像自天而降，扑到了他们身上。波艾罗短裤套在脚踝骨上，独脚跳地逃走了，这时哑巴一面像野兽一样叫嚎，一面卡紧了他妻子的喉咙。

在平原里干活的人跑了过来。但太晚了；她的舌头发黑，眼睛暴出了脑袋，在鼻子上淌着血。她已经死了。

牧羊人受到了鲁恩法庭审判。因为他是哑巴，皮哥当了他的翻译。这件事的细节使陪审员们觉得有趣。可是这个佃农主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的牧羊人宣判无罪，于是他耍了手法。

他首先谈了聋子的全部历史和他的婚事。而后当谈到犯罪情况的时候，他自己来质问凶手。

所有的出席人都静悄悄的。

皮哥慢慢地说："你知道她欺骗你吗？"而且他同时用眼睛模仿他的问号。

另一个用头表示"不。"

"你撞见他时你是躺在磨坊里吗？"于是他做出一个人看见了可憎事情的姿势。

另一个用头表示"是"。

于是佃农主模仿市长主持结婚的手势和以上帝名义祝福的教士姿势问他的仆人，他之杀她是不是因为她曾当着众人和上天面前与他结合。

这个牧羊人用头表示"是"。

皮哥对他说："那么说说这事怎么碰上的。"

于是这个哑吧自己模仿了那整个场面。他指出他睡在磨坊里，他因为感到草动被惊醒了，他慢慢地看，于是他看到那件事。

他那时站在两个警察中间，而他突然间模仿那对犯罪的人在他前面搂在一起的猥

亵行动。

在大厅里哄起了一阵嘈杂笑声，而后一下子刹住了；因为这个牧羊人双眼凶悍，摆动他的下颌和胡子，好像他咬住了什么东西，双臂张开，头向前，重复一个杀人犯勒死一条生命的可怕行动。

于是他可怕地嗥叫起来，气愤得如此发狂，就像他还抓着她，以致那些警察只好抓住他，强制坐下来，使他平静下去。

在听众中传过了一阵不安的骚动，于是皮哥老板将一只手放在他的仆人肩上，简单地声明：“他有节操，这个人。”

于是这个牧羊人被宣判无罪。

至于我呢，我亲爱的女友，我听到这个在我用粗略的词句描述的这个事件的结局时，十分感动，这时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枪响，而加司达骇人的嗓子迎风隆隆，像一声炮响。

“山鹬！在这儿。”

这就是在窥伺山鹬过境时我如何使用时间的。至于你这时正在树林里看冬日的初妆吧。

# 车厢里的故事

太阳即将在那条大山脉后面消失了。其中最巍峨的是多姆山，山峰的阴影一直伸到罗亚特深邃的山谷里。

有些人在公园的音乐亭周围散步。虽然已经是晚凉时刻了。另外一些人仍一群一群地坐着不动。

在这些一堆堆的人里面，有一群人谈话时情绪激动，因为这儿议论的是深深苦恼着沙加涅，渥拉赛和白丽多太太们的重大事情。几天之内假期即将开始，涉及到让她们在耶酥教会和在圣多明格会寄宿上学的儿子们回来的事。

然而这些太太们没有一点心意亲自旅行去领她们的下一代回来，同时她们也不知道什么人是恰当的人选，可以委之以这一微妙的任务。现在已近 7 月末了，巴黎已经走空了。她们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能符合她们期望的保护人。

由于几天前在车厢里发生的一件风化案而使她们的担心变得更甚了。于是这些太太们变得深信首都的妓女都在奥弗涅山和里昂车站之间的湍流附近营生。此外，根据纪柏拉报的消息，按伯利多先生的说法，在维希、蒙多尔和巴布尔，在所有有名的和无名的视野里都有这种人。她们要去那些地方，当然得坐客车：她们还得不断地去，还得天天回来。因此这条该死的线路，就不断有肮脏人在来来往往。这些太太对车站不禁止可疑的女人进站感到恼火。

这时，罗吉·德·沙拉涅已经 15 岁，宫特朗·德·渥拉赛 13 岁，而罗朗·德·白丽多 11 岁。怎么办呢？当然她们不能让她们亲爱的孩子和这些骚货接触。如果他们要在一个关上了门的小间里过上一天或者一夜，可能这种可恶的女人还要加上一两个她们的陪伴，那他们会听到些什么呢？学到些什么呢？

看来这种情况真没有出路了。正好这时玛丁塞太太走过。她站下来向她的朋友们问候，她们则对她倾诉了她们的苦恼。

她嚷道："这简单得很，我把我的神父借给你们。这 48 小时，我可以安排得很好。罗道尔夫的教育不会为这一点事就吃亏。可以由他去找你们的孩子，替你们领回来。"

于是商定由勒固神父，一个年轻的受过很好教育的教士，现任罗道尔夫·德玛丁赛的家庭教师，在下星期去巴黎找这三个年轻人。

于是这位神父在星期五动身了；星期天早晨他已经带了他的三个小男伴，出现在里昂车站上，去乘 8 点钟的快车。这是在所有去奥维涅海浴的人全体要求下，刚增开没几天的特别快车。

他在发车站台上散步，跟着的是她们的那些小鸡雏，于是他寻找一间空的，或者只有看来外貌可敬的人坐着的小间。因为他一脑都塞满了那些零零星星的劝告，这些都是沙加涅夫人，渥拉赛夫人，白丽多夫人的指示。

这时，他一眼看到了在一扇车厢门的前面有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在和一位坐在车厢里的太太谈话。那位老先生是荣誉团的军官：并且这些人的风度像是属于最有教养的人。这位神父想："这符合我的想法。"他让这三个孩子上去，自己跟着他们。

那位老太太说：

"主要该保养好你自己，我的孩子。"

那位年轻的回答说：

"啊，是的。妈妈，你什么也不用怕。"

"要是你感到痛，就立刻找医生。"

"是的，是的，妈妈。"

"走吧，再见了，我的女儿。"

"再见，妈妈。"

于是长久地互相拥抱，而后一个站上职员关上了那些车门，于是列车开始上路。

只有他们单独在这车厢里了。十分高兴的神父以自己的机智暗暗得意，并且开始和委托给他的青年人闲谈。在他出发的那天，他曾再三与玛丁赛约定，授权他在整个假期给这三个孩子复习功课，于是他想略略测验一下他的新学生的智力和性格。

罗吉·德·沙加涅最大，是高班中学生中长得很快的一个，瘦而苍白，他的关节不像是发育完全的。

宫特朗·德·渥拉赛相反，仍然很矮，胖乎乎，他狡猾阴险，坏而刁滑。他对所有的人都讥嘲，用大人的口吻，包括许多使他父母不安的双关语意。

最年轻的是罗朗·德·白丽多，一点不像能看出有什么能耐的样子。这是一个像他爸爸的老实

小傻瓜。

神父曾告诉过他们，在夏天这两个月，他们得听他的命令：他并且给他们做了一篇气派十足的说教：关于他对他们的责任，他准备管理他们的方式，和他对他们拟采用的方法。

这是一个心地正直简单的神父，有点咬文嚼字，满肚子都是制度。

他的致辞被他们邻座发出的一声深沉呻吟打断了。他转过头看着她。她仍然坐在她那个角落里，眼睛盯住不动，两颊有点儿发白。神父又回到他学生这儿来了。

列车在全速滚进，穿过平原、树林，在一些桥下穿过，又在一些桥上驶过，用它令人震颤的震动激起了关在车厢里的旅客们的咒骂。

官特朗·德·渥拉赛这时问起神父勒固关于罗亚特和当地的娱乐。那儿有河吗？能去钓鱼吗？他能像往年那样有匹马吗？等等，等等。

忽然间那个年轻妇人发出了一声迅速的、类似叫唤、为的忍住疼痛的'噢'。

这个教士不放心了，问道：

"夫人，您感到不舒服？"

她回答道："不，不神父先生，没有什么，略略有些儿痛，没有什么事。我病了有一个时候了，而列车颠簸叫我劳累。"

实际上，她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了。

他仍然问道："我能帮您什么忙吗，太太？"

"啊，不用，一点儿没事，神父，我谢谢您。"

这位神父继续他和学生们的谈话，为的是给他们讲课和辅导作准备。

几小时过去了。这列车不时地停下来而后重开。现在那个女人好像睡着了，不再动了，蜷在她的角落里。虽然这一天已经流逝了一半，她仍然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吃。神父想："这个人该在难受得很。"

到克莱蒙费朗的路只有两小时了，这时那位女旅客突然开始发抖，她差点儿让自己从长椅上掉下来，靠双手支着。两眼发直，脸上的纹路痉挛，反复呻吟，"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哪！"

神父奔过去问道：

"夫人……夫人……夫人，您怎么啦？"

她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想这是……这是……我临产了……"于是她开始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喊叫起来。她开始发狂似地长声大叫，像撕肝裂胆似地、可怕地尖声大叫。那种可怕的声音像是她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煎熬。

这个可怜的教士不知所措，站在她前面不知该干什么，说什么，试什么。他只叽叽咕咕地

说："我的上帝，要是我知道……我的上帝，但愿我知道？"他连眼睛都急红了，他那三个学生则惊愕地看着这个躺着喊叫的妇人。

突然间，她一弓身，将两腕举到头上，她的腰于是开始了一阵奇怪的摇摆，从那儿起了一阵痉挛。

神父想，由于他的过失，她没有能得到帮助，没有得到照料，她会死了。于是他用坚定的声音说：

"夫人，我来帮您的忙。我不晓得……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对于一切受苦受难的生命，我都应当帮助。"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三个孩子叫道：

"你们来，你们把脑袋伸到窗户外面去；并且假使你们中间有人回过头来，他就得给我抄一千遍维吉尔诗篇。"

他亲自放下了三扇玻璃窗，将三个脑袋塞进去，将那些蓝色窗帘放到了他们的脖子上，并且重复说。

"只要你们重复动一动，你们就会被取消整个假期里的旅游。还应当记住，那样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们，我。"

于是他回到了那个年轻女人身边，卷起了他长袍子的袖子。

她一直发颤，并且一阵又一阵地喊叫。这位神父脸色绯红，帮助她，劝勉她，鼓励她，还不时地转过头来，用眼看看那三个孩子。他们正不时朝他们那位完成新鲜任务的老师偷偷溜一眼，而又马上转回头去。

他叫道："渥拉赛先生，您给我抄动词'不服从'一百次！"

"白丽多先生，您得一个月不许吃点心。"

忽然间那个年轻归人停住了她一直持续的呻吟，并且立刻有一个奇怪而轻的、既像狗叫又像猫叫的声音使这三个中学生一下子转过头来。他们相信适才听到了一只新生的小狗叫。

神父在他的手里托起了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小东西，好像又喜又愁，既想笑、又想哭。人家会以为他疯了。通过他的眼睛、嘴唇和面颊的迅速表演，他用脸表现了如此丰富的内容。

仿佛对他的学生们申明一件重大新闻，他宣布：

"这是一个男孩。"

而后又立刻接着说：

"沙加涅先生，请将网子里的水瓶递给我。——好——请打开瓶塞——很好——给我手里倒上几滴水，只要几滴，——好得很。"

于是他在抱着的赤裸裸小生命额上洒上了点儿水，同时声称道：

“以我们的父的名义，并以圣灵之子的名义，我给你授洗。礼毕。”

列车进了格莱蒙站。白丽多太太的脸在门窗上出现了。这时晕了头的神父将他刚接生的脆弱小生命呈给她看，一边喃喃说：

“这位太太方才在路上碰到点小意外。”

他那神气好像是在一个地沟里拾到了这个孩子。并且他的头发全湿了，胸饰搭到肩上，袍子也弄脏了。他反复说：“他们什么也没有见到，——一点也没有见到——我保证——他们三个人都看着窗外——我保证——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于是他带了四个孩子下了车厢。而不仅仅是他去接的三个。至于白丽多太太、渥拉赛太太和沙加涅太太呢，脸色发白，相互交换不知所措的眼神，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这晚上，这三家在一块儿吃饭以庆贺中学生回来。但是几乎没有人说话，那几位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像有自己的心思。

忽然间，那个最小的，罗朗·德·白丽多问道：

“妈妈，你说神父是从那儿找来它的，这小孩子？”

那位母亲没有直接回答：

“行啦，吃饭，让我们忘了你的问题。”

他静默了几分钟，而后又说：

“除了肚子痛的太太以外，什么旁人也没有。因此神父是个魔术师，就像罗勃·胡克那样从地毯下面找出了一缸子鱼。”

“瞧，你别说了。这是好上帝给送来的。”

“可是这位好上帝把它放在哪儿的？我一点没有看见。他是从车窗里进来的吗？你说。”

白丽多太太不耐烦了。说道：

“瞧，就这些，你别说了。他是从一棵白菜下面出来的，所有孩子都这样。”

“可是在车厢里没有白菜呀？”

于是带着一副狡猾神气听着的宫特朗·渥拉赛微微一笑说道：

“有，那儿有棵白菜。可是只有神父先生看到了它。”

## 必定如意

我在巴尔乡下车，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从前在某一本到现在不记得名称的旅行指南上面，

看见这样几个字：完善的博物馆，其中有一张吕班，一张兑臬，一张李白辣的作品。

所以我那时候想过：去看看这些名画罢。随后再到欧罗巴饭店吃晚饭，据那本指南说来，这饭店的饮食很好，第二天我再回来。

谁知那博物馆是关着的：要有旅行者的要求才开放；结果它应了我的请求让我进去，于是我竟能够瞻仰了几张由一个珍赏名画的外行收藏家所捐赠的恶劣画片。

随后我没有什么事可做，便一个人在这个位置在大平原中央的，无名小城市里的一条长街上徘徊，我跑遍了这条"干线"，我仔细参观了几家可怜的商店；随后，因为已经是午后 4 点钟，我便被一种连最强毅的人也走投无路的扫兴所包围了。

干什么事呢？上帝，干什么事呢？我真想宁可花上五百法郎，也得找到一件任何散心的办法！然而在找不出办法之后，我便决定仅仅吸一支好雪茄烟，于是去寻烟草公卖点。不久我认识了它的红灯，便走了进去。那位女掌柜拿出好几个盒子来给我挑选；我瞧明白了那些雪茄烟都是很糟的，忽然偶尔瞧着那位女掌柜端详。

这是一个年纪约四十五六的妇人，身体结实，头发略略有几根半白的。她有一个丰腴而令人敬重的面目，在那面貌上面，我发现了几个面善的地方。然而我怎能一点认不出这个妇人呢？不，我的确不认识她。但是，难道不能说是我以前遇见过她吗？是的，也许有过这样一件事！那副面孔应当是眼见过的一个熟人，一个久不相见而如今大发其胖，以致换了样子的往日熟人！

我吞吞吐吐地说："请您恕我，太太，像我这样端详您；但是我仿佛早就认识过您。"

她脸上发红了，一面回答道："真是怪事……我也一样。"

我迸出了一道叫唤的声音："哦！必定如意！"

她用一种滑稽的绝望样子把两支手抬起来，像听见了这个名字就吓坏了，于是口吃地说："唉！唉！倘若有人听见您的话……"

随后，她才忽然高声说："哦，就是你，佐治！"随后她因害怕有人听见，慌张地四处注视。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单独的，完全单独的！

"必定如意"，那个可怜的必定如意，那个瘦小的必定如意，那个发愁的必定如意，变成了这样一个宁静丰腴的政府公务人员，我怎样能够认识她呢？

必定如意！多少的纪念陡然在我心里苏醒过来了：布奇瓦村，蛙池馆，沙杜村，敷耐司饭店堤岸边的游艇里的漫长时日，我在那个使人勾留的溪河头上的穷乡僻壤所过的十载光阴。

那时候，我们那一班人约莫有十二三个，一齐都住在沙杜村的伽洛博瓦馆里，用一种可笑的方式过活，永远是一半赤身露体的、一半醉醺醺的。今日的游艇的风尚却变得厉害了。这些先生们不仅衣冠楚楚，并且还要戴单片眼镜。

在我们那个团体里，连常来的和不常来的计算，一共二十来个女游艇家。在某几个星期日里，我们可以有四个，在其余的某几个星期日里，我们却能够得到她们全体都来光临。有几个本在那里——就是说住着不动，其余的，却要等到她们找不到更好玩一些的事才来。五六个仗着大众过活，仗着没有家室的男子过活，必定如意那时候就是这里头的一个。

那是一个瘦小的可怜女孩子，并且还有点儿颠脚。所以竟使她像一只蚱蜢。她是忸怩的，笨手笨脚的，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向来是不敏捷的。她畏葸地攀着我道伴里的最谦和，最不倜傥和最不富裕的人，他依着情形，少则保留她一天，多则一个月。她从前怎样到我们团体里来，谁也不知道了。难道是某一天晚上，在一个游艇家的跳舞会遇见了她，便如同我们所常做的一样把她引到我们那些女宾的队里来的吗？我们曾经看见她独自坐在一只墙角边的一张小桌上，便请了她来吃午饭吗？我们道伴中早已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原委了；但是她却早已是我们团体中的一份子。

我们之所以给她加上'必定如意'这个雅号，因为她素来埋怨倒霉、运气不好。每逢星期日，总有人对她说："喂，必定如意，现在如意吗？"而她始终这样回答："不大如意；但是应当希望有一天必定如意。"

这个并不娇媚而且笨拙的可怜虫，怎样居然来拿这件最以娇媚为重的职业做职业呢？神秘！并且在巴黎，竟到处有许多丑陋的卖笑女儿，丑得连保安警察也嫌。

在那个时代，她除了星期日以外做些什么呢？好几回，她告诉我们说是她有工作：有什么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对于她的生活，我们都是漠不关心的。

随后，我们几乎看不见她了。我们的团体渐渐散了。把那个行乐的地点让给另外一代人，并且把必定如意也给他们留下了。

这些话，都是我后来偶尔到敷耐司饭店吃午饭听得来的。

我们的那些接手的人，不知道我们何以给她这样一个雅号，竟以为这是一个近东民族的名字，于是乎有声无词地瞎叫起来，随后他们又把他们的游艇和几个女游艇家，让给了再后的一代人——他们通常只在水面上过三年的生活，以后便离了塞因河，到巴黎来做法官，医生或者政客去了。

有声无词的必定如意，到这个时代连声音又变动了；后来变了又变，于是大众以为她是一个从以色列地方来的。

最后的那些游艇家，那些戴单片眼镜的，爽性简单地叫她做"犹太女人"。

随后她就失踪了。

然而现在我却知道了她在巴尔乡做烟草公卖商。

我向她说："喂，如意吗，现在？"

她的回答是："好一点儿。"

我当时动了一个好奇心，很想知道这个妇人的生活，从前我也许绝不会想到这一层；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被人引入胜境，觉得很有兴味。我问她："你从前用什么法子去找运气呢？"

"我不知道。当我等候得最无望时，好运却来了。"

"你是在沙杜村撞上的吗？"

“不是！”

“哪儿呢？”

“在巴黎，在我住的那个旅馆里。”

“喔！你以前在巴黎有一个位置吗？”

“对呀，我那时候在辣弗莱太太那里做事。”

“谁，这个辣弗莱太太？”

“你不认识辣弗莱太太吗？唉！”

“不认识。”

“那个女帽工厂的东家，巴黎礼伏利街的那个大女帽工厂的东家。”

于是她当时便开始谈起她往日生活里的种种事，巴黎生活里的种种秘密事，一家女帽工厂的内容，那些做帽工的姑娘们的生存方法，她们的妙算，她们的思想，女工的种种心事，那种在早起入厂，午餐后光着头散步和日暮回家时在各处人行便道上所布的网，所下的饵。

她谈着往日的事很觉舒服，向我说道：“倘若你从前知道我们那种花样百出……我们那样硬干。我们每天总把那些事传来传去。真的，我们真瞧不起世上的男人，您现在知道了吗！

“我自己第一次出的花样，就是为一柄雨伞。那时候我本有一柄旧的，布做的，一柄用起来使人显得寒伧的雨伞，有一个下雨天，我在进厂时正把雨伞收好，那个长个儿路易丝向我说：‘怎样！你好意思拿这东西上街！’我说：‘但是我没有旁的可用，并且在这时候，手里存款不多。’存款向来是不多的，说句真话！她却告诉我：‘你到马德莱茵教堂里去取罢。’在我，这真是一件使我诧异的事。她却接着说：‘我们所有的雨伞都在那里拿来的；你要多少有多少。’于是她对我说明白办法。那法子是很简单的。

“我居然同着伊尔玛到那个教堂里去。我们找着了那个管物件的司事，便对他说明我们上星期如何在那里忘记了一柄雨伞。他于是问我们是否记得那雨伞的柄子，我便说明那柄子是一个用玛瑙雕成的苹果形。他引我们走到了一间屋子里，其中有 50 多柄被人遗忘下来的雨伞。我们仔细看了一遍，末了竟找不着我的那柄：但是我却选了一柄好看的，一柄有雕花牙柄的很好看的。几天以后路易丝便到那教堂里去寻。她在未经看见之前先把那伞说个明白，所以旁人很放心地拿给她了。

“要做这件事，是要穿得考究的。”

她笑起来了，一面把那只盛烟丝的大盒子的盖子揭开，随着又任凭它随着枢纽盖下去。

她接着又说：“那时候，大家的把戏真多，并且其中有些奇怪的！我们在工厂里一共五个人，四个普通的和一个很齐整的，那就是伊尔玛了，美貌的伊尔玛了。她是很出众的，并且有一个情人在参议院。这却不能阻止她不去大弄把戏。一个冬天她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好好儿去干一下。’接着她便发表她的意见。

“你得知道伊尔玛真有一种使世上男子神魂颠倒的巧妙手段，此外还有一个好身段儿，又有

一个使人流涎的臀部。她所想像的事，就是给我们每人赚一百法郎去买戒指，于是她把那件事这样铺排下来。

“你得知道我那时候是不宽裕的，其余的人也一样。这可不行，我们在工厂里只有一百法郎一月，一点也不会多。自然应当去找。我知道我们每人都有两三个情人，他们也花点儿钱，但是不多。在每天正午散步之中，我们有时候也对于个把先生下饵，第二天，他一定再来。我们便把他搁这么半个月，然后再投降。但是这种男人从不会多花钱呀。至于那些在沙杜村的，却是为的散散心。唉！倘若你以前知道我们的狡猾，真地会叫你笑死。所以，伊尔玛向我们提议要给我们每人赚一百法郎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是兴高彩烈的。我所要向你说的，真是一件很不像样的事，但是却不要紧；你是认识人生的，你，并且我们又都在沙杜村住过四年……

“伊尔玛所以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到巴黎大戏院的跳舞场里去勾，那是巴黎唯一最好寻找那些最出众最有钱的男子的处所。我认识那男子。’

“开始我们不大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那个跳舞场里的男子，不是为我们这些做女帽子的女工降生的，若说是为伊尔玛，可以的；为我们，可不行了。唉！她真是一个漂亮女人，那个伊尔玛。你知道吗，我们在工厂里，一直说是倘若法国皇帝认识她，一定会娶她去。

“到了那天，她叫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最好的衣裳穿着起来，于是对我们说：‘你们不必到跳舞场里，只要每人在附近的那些街上，各自坐在一乘骄车里等着。自然会有一个先生们来上车子。等得他一进来之后，你们各人便尽力用各人做得到的亲热样子去拥抱他；随后，你们便大叫一声表示你们弄错了人，表示你们所等候的是另外一个。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个容易受骗的人明白他占了旁人的位置，于是便恃强蹲着不走；你们便要抵抗，捶他一大顿，尽力赶他出去……随后……你们可以和他去吃宵夜……结果他一定赔你们一大笔。’

“你现在还是一点不懂，对吗？既然这样，你看她干的事罢，那个小鬼头。

“她叫我们四个人乘了四乘车子，那都是一些很考究的包车，随后她把这些车子停在大戏院的附近各处街道上。于是她才独自一人到那跳舞场里去。她对于巴黎那些最有名的人姓名都熟悉的，因为我们女东家给他们的妻子办帽子，所以她开始便选了一个去勾引他。她对他天南地北地说了一些，本来她除美貌以外，还很有聪明。等到看见那个人笼络妥当了的时候，她便去了面幂，那个人便完全坠在一铺网子里面了。他立刻要她出去，然而她却只给了他一个约会，叫他在 30 分钟以后，到台布街 20 号房屋对面的一乘轿车里去找她。在这车子里面的人却是我呀！我衣服包得很好，并且又戴了一个厚的面幂。于是一下子，有一个先生在车门外面伸起脑袋问道：‘是您吗？’

“我低声回答：‘对呀，是我，快点上来。’

“他上来了，我便双手抱住了他，并且吻他，简直吻得他不能呼吸；随后我再说道：‘我真幸福！我真幸福！’

“于是，我忽然喊起来：‘不是你呀！唉！上帝！唉！上帝！’接着我便开始哭了。

“你想一想一个处境尴尬的男人罢！他开始着手安慰我；请求原谅，辨白自己也是弄错了！

“然而我却始终哭着，但是柔缓一些；末了便大声叹气。于是他给我说了无数很甜蜜的话。这是一个很懂规矩的人，并且看见我这时越哭越减了劲儿，觉得这是使他开心的事。

“简单点说，他一步一步按着次序邀我去吃宵夜。我呢，拒绝他，并且要从车子里跳出去，他把我拦腰抱住：随后他便来吻我，如同我在他进车时候吻他一样。

“随后……随后……我们便去……吃宵夜……你可明白，末了他给了我……猜猜罢……快点……猜猜罢……他给了我五百法郎！……你相信世上有这种手笔宽大的男人吗！

“总而言之，这一回的妙计，大家都收到了效果。路易丝得的最少，只有两百法郎。但是，你得知道她真的太瘦！”

这个烟草局的女掌柜始终说着，把那些自从很久就堆在她那宁静的心头的纪念，一下子尽量倾吐出来。那个整个儿可怜而奇特的过去，感动了她的心灵。她对于巴黎人行道上的生活，那种由艰难境遇，由出卖温存，由嬉笑和困苦，由狡猾和偶然真情所组成的旖旎而又带波希米式的生活，是惆怅不已的。

我对她说：“你究竟怎样地得着这个烟草点的呢？”

她带着微笑说：“唉！这简直是一件故事。你想想罢，我以前住的那个旅馆里的对面屋子里，有一个习法律的大学生，但是，你得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正经事也不做的大学生。这个人从早到晚只坐在咖啡馆里，并且欢喜打象牙台球，我从没有看见过谁是那样欢喜打球的。

“有时我在单独无聊的时候，便也和他同在一处谈一黄昏。就是同着他，我生了罗杰。”

“那是谁，罗杰？”

“我的儿子。”

“喔！”

“他给了一笔用费来抚育这小子，但是我很快想到他这个少年不会有什么好处留给我，我真从没有见过一个像他一般怠惰的人，怠惰到那样，从没有。读了 10 年书，他始终在一年级。到了他的家庭看明白不能在他身上希望什么的时候，便喊他仍然回到外省去；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孩子，依然始终通信。后来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是前两年——我竟在报纸上知道他当选了他那一区的众议员，再迟一些时，他在众议院演说了。真是在盲人国里，如同世人所说……但是末了，我便找着了他，于是他立刻给我找了一个烟草公卖点，如同受流放的女子似的……在事实上，我的父亲是受了流刑的，但是我也从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轮到我自己。

“简单点说……喔！罗杰回来了。”

一个身长的少年走进店来，端正庄重，颇有傲慢的样子。

他吻了他母亲的额头，她向我说：“请您看，先生，这是我的儿子，市政局的科长……您知道吗……这是一个未来的副州长。”

我庄重地向这位官吏致敬，末了我在庄重地握过必定如意伸给我的那只手之后，便出来回旅馆去了。

# 发现

那船上的旅客真是不少。看来这趟路程是很不错的，哈佛尔的那些居民，都去特鲁乡郊游了。

有人解了缆绳；最后的一声汽笛，报告启程了。于是，立刻就有一阵颤动，摇撼着整个儿的船身，而我们同时便也听见沿着那船的两舷，有一阵水的激荡。

那船机，转动了几秒钟便又停住了，随后才慢慢地再动起来；末了，那位立在小梯上的船主，用传音喇叭对着机器舱喊了一声'启程'，船机便开始迅速地搅动海水了。

我们沿着那条伸人海里而站满了人的石堤前进。船上的人扬动各自的手帕，好像他们是向美洲出发似的；而那些蹲在陆地上的朋友们，也用相同的方法答礼。

7 月里的骄阳，照着那些红的阳伞、浅颜色的服装、快乐的面孔，和那个仅有轻微波动的海面。等到我们出了海口的时节，这只小船便迅速地画了一条曲线，拿它那个尖鼻子般的船头，朝着在早雾里依稀可见的那一带远岸了。

塞纳河在我们的左边，展开着它那宽约 20 公里的人海的门户。一些大的浮标，这里那里一步一步记出了那些浅滩；并且我们远远地就能辨得出塞纳河的那些带着泥沙的淡水。它们不和咸水相混，只在那大海的碧绿纯一，而浩渺无边的幅员上，斜斜地画出几条黄带子。

我向来一经跳到一只船上，便感到一种想纵横来往走动的迫切心情，像那种在船面值班海员似的。为什么呢？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这时便开始在甲板上，穿过那些人堆儿走动起来。

忽然有人唤我。回头一看，就是我一个已经 10 年没有会面的老朋友亨利·席登。

在互相握过了手之后，我们便一面谈着天，一面继续我先前那种仿佛入柙之熊式的散步。并且我们谈着的时节，一面还瞧着那些坐在甲板两边的两行旅客。

席登陡然用一种真正生气的意味说道："这儿尽是英国人，这儿！这些脏人！"

在事实上，真到处是英国人。那些站着的男子，都用一种庄重的神情望着天空，仿佛是说道："就是我们，英国人，我们是海上的主人！砌！砌！我们到了！"

并且所有在他们的白帽子上招展的白盖布，都俨然是他们自足的旗帜。

这些平淡无味的青年密斯们，穿的鞋叫人想起她们祖国的船只形式，都披着一条五彩披肩，裹在她们直挺挺的身子和干瘪瘦削的胳膊上。隐隐约约地对着那幅悦目的远景微笑。她们那种从这些长长躯干上端顶出来的小脑袋，都戴上一种款式奇异的英国帽子，她们脑后的那些鬈曲和稀薄的头发，仿佛是一些迎风飞舞的小蛇。

而那些年老的密斯们，就更枯干瘦长了，对着海风张大了她们赋有民族特色的腮骨，就像在用她们那些黄而过长的牙齿威吓宇宙似的。

人们在她们跟前经过的时候，嗅到了一阵橡皮和牙膏的气味。

席登越来越气愤地重复说："这些脏人！我们难道不能阻止他们到法国来吗？

我微笑着问她："你为什么怨他们呢？至于我，他们和我毫不相干。"

他说：“对呀，你自然！但是我，我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就是为此。”

我停下了脚步好迎面笑他。

“哦！见鬼。给我说说这件事吧。她真使你很不幸吗？”

他耸着双肩说道：“没有，你这话不很对。”

“那么……她对于你……她对于你……负心了吗？”

“不幸没有。倘若负了心，那就有了离婚的原由，于是我因此就可以得了解放了。”

“那么我真不懂了！”

“你不懂吗？这件事我却不诧异。这完全只为她学过法文，并没有旁的事！听我说吧：

当两年前我在埃特勒达歇夏的时节，绝没有怀过娶亲的心思。世上再没有比海滨城市更危险的了。谁也没有想到女孩子们在那儿会那样有利的。巴黎于妇人们是合适的，若说到乡村，就是为青年女子们的了。

那些骑驴子的散步，早上的海水浴，草地上的午餐，尽是搞婚姻的圈套。并且，真地世上没有比一个穿过一片田地跑着的或者沿着一条道路采花的 18 岁的女孩子，再可爱一些的了。

我认识了一个和我住在一个旅馆里的英国家庭。那父亲就像你所看见在前面的那些汉子一样，那母亲也像一切的英国女人。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是瘦骨嶙峋的孩子，他们从早到晚用些球，木槌或者球拍，做些激烈的游戏；至于那两个女儿，那居长的，是一个干瘦的，依然是一个干果式英国女子；那居次的，却是一个稀奇的珍宝。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子，或者更恰切地说是一个浅金黄色头发和天仙般脑瓜的女子。她们打扮漂亮的时候，这些家伙，真是天仙。那个居次的，有一双蓝眼睛，一双包含着诗意，梦境，希望和人间幸福的蓝眼睛！

这样一双的女人眼睛，在种种的无穷想象里，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境界！真配得上我们心中永恒而模糊的期待！

也应当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法国人向来是崇拜外国女人的。只要撞见一个略略漂亮一点的俄国女子，意大利女子，瑞典女子，西班牙女子或者英国女子，我们立刻成了钟情者了。一切从外国来的都使我们赞叹，做裤子的呢，帽子，手套，大枪和……女人。然而我们错了。

但是，我以为在这些外国派头里面最能引诱我们的东西，就是这些外国人的口音上的错误。所以一个外国女人的法国话说得不好，立刻我们便觉得她有无穷的媚态；倘若她每一个字弄出一个错处，她就是妙绝古今的了，倘若她用疙疙瘩瘩的姿势说一些令人不懂的话，她就有了不可抵抗的力量了。

你揣想不出的：当我们听见由一张蔷薇般小嘴，发出的那种英国腔调的法国话，说‘我很爱这份羊腿’的时节，那一份娇媚味道呀，你真揣想不出来。

我那英国小女人卡德说的那一口话，真是不可摹拟的。在开始的那些日子，因为她编出的那些出人意表的字眼太多，我竟一点儿也不懂，随后我对于这种滑稽而有味的特别语言，反而

绝对地钟情了。

那种种的畸形的而可笑的词句，竟在她的嘴唇上增加了一种隽美的娇态；并且到傍晚时，我们总在那一家音乐咖啡馆的草地上，作一阵俨然像猜谜般的长久谈话。

我娶了她了！我如同世人爱一个梦里情人般地爱着她。因为真的情人所崇拜的向来是一个具有妇人形式的梦境。

你还记得路易布易来那几句可爱的诗吗？就是：

在从前那些最珍贵的光阴里，

你不过是我快意胡弓下的一件平凡乐器。

俨如一阵空气在那些六弦的槽里和鸣，

我曾叫我的梦境枉自对着你的清心歌唱。

既然如此，朋友，我过去的唯一的错误，就是给我的妻子找了一个教法文的老师。

她那样地在字典和文法里用起了苦功，竟使我钟爱不尽。

我们的谈话是简单的。她拿她生命里惊人的娇媚，她动作上的特出的都雅显示给我看；她像一件解语的奇珍异宝，也像一个为接吻而生的肉身玩偶，将这些妙处给我看——这玩偶还略知数说她心爱的东西，偶尔还迸出一些异样的赞叹，由于不懂的和没有想到，于是用一种妩媚的方式发表出了阵阵简单的感情和感动。

她和那些牙牙学语而令人爱看的小把戏，是很相似的。

我怎么会想到……

她说话了，到现在……她说的……不好……很不好……她开口就有文法上的错误……但是旁人懂得她的意思……是的，我懂得她的意思……我知道……我了解她……

我解开了我的玩偶去观察内容……我看见了。末了应当谈完了，好朋友呀！

唉！你不认识那一套，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女子的种种意见，理想和学理呀！我对于这位，绝没有甚么可责备的，不过她却从早到晚，拿一本青年女子寄宿学校所用的会话书上的一切语句，向我重复叨叨不休。

你见过那些舞会上的彩色，那种包着点儿坏糖果的漂亮的金纸包。我有了一件。我撕开了它。我想尝尝它内容的味道，但是我竟处于那样败胃的地位，以至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她的同乡女人就打恶心。

我算是娶了一只曾由一个老英国女教师教授法文的鹦鹉吧。你懂得吗？

特鲁乡的水埠，现在已经显出它那条站满着人的木码头了。

我说道：“你妻子在那儿呢？”

他答复道：“我将她带回了埃特勒达。”

“你现在到哪儿去呢？”

“我吗？我到特鲁乡去散心。

在缄默一会之后，他接着又说：“你断想不到一个女人有时会傻到甚么程度。”

## 寂寞

那是在男客们的一顿夜饭以后。当时大家都很快乐。其中有一个老朋友向我说：

“你可愿意在香榭丽舍大道①的坡儿上走着回去？”

①巴黎市内西部一条风景最美和路面最宽的街道，散步的人和车马几乎镇日不绝，莫泊桑谈巴黎风景区的作品每每提到这地方。大道的本义原是由市区通到近郊小镇的道路，但由于欧洲都市的面积久已日见扩张，所以大多数又包括在市区之内了，大道亦可译做通衢。

于是我和他提起慢步沿着那条长道魁在那些还是刚刚披上叶子的树木下边走了。除了巴黎全市传出来模糊而且不断的声浪以外，没有一点喧闹的噪音。一阵凉风在我们的脸上拂着，无数的星在乌黑的天空里撒出一层金粉。

我的同伴向我说：

“我不知道何以到了夜间，我在这儿总比在旁的地方呼吸得格外舒服一点。仿佛我的思想在这儿就展开了似地。有时候，我头脑里得着那种微光，它教人相信就会发现事物的神秘性，然而这种信念仅仅存在一刹那间，随后窗门闭了。也就完了。”

我们不时看见了两个人影子沿着树丛里滑过去；我们经过了一条长凳的前面，凳上两个并排坐着的人只构成一个黑点。

我的同伴喃喃地说：

“可怜的家伙！他们教我感到的并不是什么厌恶，反而是一阵无限的怜悯。在人生的各种神秘里边，我只看透了一件：我们生活里的巨大痛苦是由于我们永远是孤零零的，而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不过是为了驱除这种寂寞，刚才的那两个人，那两个在露天下面的长凳上的情人，也像我们一样，也像世上的人一样，无非想教他们的孤立境界至少停止一两分钟；不过他们目下正停在，将来永远停在孤零零的情况里；而且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多少窥到了这层，如是而已。

“不久以前，我由于懂得了，发现了自己在怕人的寂寞当中过活以后，我一直忍受这种可厌的苦刑，并且知道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它停止，绝没有什么东西，你可听见！尽管我们试着，尽管我们干着，无论我们的心弦怎样奋励，我们的嘴唇怎样号召和我们的手臂怎样搂抱，然而我们始终是孤零零的。

“今天夜间，我在这次散步里抓着你同步，为的就是我不必回去，因为我现在对于我寓所里的寂寞是非常可怕地感到痛苦的。这于我将来究竟有何用处？我对你说话，你听我说话，而我们俩全是孤零零的，尽管我俩肩头靠着肩头，不过仍旧都是孤零零的。你可懂得？

“《圣经》上说过：‘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他们都有幸福的幻想。我们这种寂寞的悲苦境界，那些人哪儿感觉得到，他们不像我一样在人生里漂泊，而我呢，除了胳膊肘的接触以外，没有其他的接触，除去了解，看见，猜想和不断忍受我们永无尽期的孤立境界得到自私的满意以外，没有其他的快乐。

“你现在觉得我有点儿发痴吧；可对？

“听我说吧，自从我感到了人生的寂寞以来，仿佛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其深邃地坠入一个晦暗的地窖子里，我固然找不着它的边缘，认不得它的止境，并且它也许是本来就没有终极的！绝没有谁陪我到那儿去，绝没有谁在我的四周，绝没有谁走过这条同样黑暗的道路。这地窖子就是人生。有时，我听见一些噪响，一些人声，一些叫唤……我就摸索着对那些模糊的声浪走过去。但是我从来不能准确地知道它们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我在那个围绕我的黑暗里，从来没有撞见过一个人，从来没有寻到一只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某些人偶然也猜到过这种残酷的痛苦。

“缪塞①高唱过：谁来了？谁唤我？没有一个人。我是孤零零的。——响的是时钟声音。呜呼寂寞！——呜呼贫困！

“但是在缪塞的心上，那种怀疑不过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确定的自信，当然和我心上的不同。他是个诗人：他制造了那种如幻如梦的生活。他从来不是孤零零的。至于我，我一直是孤零零的！

“居斯塔夫·福楼拜是这世界上著名不幸者中间的一个，因为他也是那些著名有远见者中间的一个，他不是曾经对一个女朋友写过这样一句失望的话吗：‘我们都在一片沙漠里。谁也不了解谁。’

①19 世纪前期的法国大作家，他的散文和戏剧固然很被人称道，但尤以抒情诗见长，至今在法国，他始终是唯一最高的爱情诗作者。

“不了解，谁也不了解谁，无论有人思虑，无论有人议论，无论有人尝试。譬如我们目下看见的那些行星，如同一粒火种似地在天空窜过去，远得使我们只望见其中某几个的光明，而这时候，其余数不清楚的那一些，都在渺无垠际的处所失散了，它们彼此相距是那样接近，也许能够像一个物体的分子一般构成一个集合体，我们的地球也是一个行星，它真能知道在那些行星上发生的是什么？

“既然如此，一个人永不会知道另一个人的心里发生的事。我们人类彼此相互间的距离，比这些行星间的更远，尤其是更孤立。因为思想是不可窥测的。

“你可知道有件事，比我们不能渗透的人类间的长期隔膜还更其丑恶一些！我们彼此相爱，如同很接近地连系在一处，然而伸着胳膊却无法联合我们。一个哀求结合的需要正折磨我们，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效果，我们的信任等于虚设，我们的推心置腹等于徒劳，我们的搂抱没有功能，我们的温存简直枉费。每逢我们要双双厮并的时节，然而双方的奋励直前的态度不过使

我们彼此互相唐突罢了。

“我自己感到最孤零零的，莫过于拿自己的心献给朋友的时候了，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更加懂得了那个不可超越的障碍。他在近边，那个人，我看见他那双有光的眼睛正对着我！但是他的心灵藏在那双眼睛的里边，我却一点也不认识。他听着我说话。他心里想着什么？对呀，他心里想着什么？你难道不明白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也许憎恨我？或者藐视我？或者讥笑我？他思考我说的话，他评判我，他讽刺我，他鄙薄我，估量我是无足重轻的或者冥顽不灵的。我怎样知道他心里想的？怎样知道他之爱我正像我之爱他一样？怎样知道那个小而圆的脑袋里的问题？一个人的不可知的思想，潜伏而自由的思想，真是何等神秘！我们既不能认识它，也不能引导它，更不能控制它，降伏它！

“至于我个人，我徒然抱着以身相许和洞开肺腑的大志愿，然而达不到这一层。我深沉地，很深沉地守住这个属于我自己、谁也不能猜透的秘密地点。谁也不会发现它，不会走到那里面去，因为谁也不和我相似，谁也不了解谁。

“你现在至少了解我吧，你？没有，你现在断定我是个疯子！你审查我，你对我保持己见！你心下暗自盘算：‘他有点怎样，今天晚上？’不过倘若你有一天居然能够了解，能够好好地猜着我这种骇人而微妙的痛苦，那末只须走到我跟前告诉我，说是：‘我已经了解你的意思。’也许你那时将要使我舒服一刹那。

“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的寂寞的，就是那些异性。

“作孽！作孽！我从她们那里真正感到痛苦，因为她们时常比男子们给过我更多的梦想，使我不愿意孤零零的！

“一个人在走到‘爱情国’里的时节，仿佛觉得自身变成了舒展的。一种类乎仙境的幸福钻到你身上了！你可知道那为着什么？你可知道那种广大无边的幸福感到底从哪儿来的？那都是因为想到自身已经不是孤零零的罢了。于是以为孤立的境界，人类的遗弃仿佛中止了。然而那是多么谬误！

“女性是‘梦国’里的大幻想，她受到这种侵蚀我们寂寞心情的长期求爱的需要，更比我们男性感到痛苦。

“那种和长发媚态而顾盼迷人的生命厮并的良宵滋味，你是认识的。那是什么样的狂力扰乱我们！什么样的幻象激动我们！

“她和我，我们两个不是仿佛立刻将要变成一个？但是这个立刻却是永远不实现的，并且，在好几个星期的等候期望和空喜之后，某一天，我忽然觉得自己是空前的孤独。

“在每一次接吻之后，在每一次搂抱之后，孤独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真是令人掉眼泪的，可怕之至的！

“有一个诗人，徐立·布吕它姆①先生，不是写过：

用肉体结合心灵素来是幻想，贫乏的爱情却偏偏对它指望；

听哟：爱抚不过是浮动的狂恋，那种爱情的毫无收获的试验……

①法国 19 世纪后半期的名诗人，不属于 19 世纪的任何一派，而以刻划思想和情

感的矛盾见长，其杰作有《寂寞集》等等。

“随后，分手了。那就完了。那不过如同我们承认了那个女人在人生的一瞬间算得是我们整个的目的罢，然而我们却无疑地永远没有认识她的亲切的和平常的思想！

“即令在两个人神秘的和谐中，在欲望和一切意志完全交流的时节，我们固然仿佛已经钻入了她的心灵深处，然而有时只要一个字，一个单独的字就把我们的谬误漏泄出来，好像黑夜里一道电光一样，把我俩一我和她——中间的那个黑窟窿指给我们看了。

“然而，世上还有最甜美的事，就是在所爱的女人身边沉默地度过一个黄昏，仅仅由于见上一面已经几乎是完全幸福了。我们再也不用要求了，因为两个生命是从来不会彼此交流的。

“至于我，现在，我封锁了我的心灵，我再也不把自己所信的，所想的和所爱的去向谁说。既然知道我注定要忍受这个骇人的寂寞，我现在瞧见天下的事物就永不发表我的意思。无论是见解，争论，快乐和信仰都于我有什么相干！既然不能跟任何人表示赞同，我对一切都是不关心的。我的思想，那是无从目睹的东西，一直没有被人探测过，我用些平凡的话去答复每日里的询问，有时甚至于不愿意费事去说话，于是只用一个表示‘是的’的微笑了。

“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他说了这么一大篇话，我们早从那大道的上坡道儿走到了凯旋门，随后我们又由下坡道儿走到了协和广场。因为他这些话是从从容容说的；此外还加上了另外许多我已经记不起来的事情。

忽然，他停住脚步了，伸起胳膊对着那座竖在巴黎街道上的花岗石华表，那座流落异国的大纪念品，它满身雕着的那些古怪的象形文字都是它祖国①的历史，现在对着星光连它那种埃及意味的瘦长侧影都埋没了，我那个朋友高声说道：

“留心，我们全都和这座华表一样。”

随后，他一言不发就和我分了手。

他可是醉了？疯了？还是聪明谨慎？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偶然间，我仿佛觉得他有道理；偶然间，我又觉得他精神错乱。

①古代的埃及人每每在庙宇或者大建筑物的门外以及显贵者的坟墓前面，竖立石质华表一对以作纪念。此处所言的华表本来和另一枝成对地竖在上埃及的陆克索城的太阳庙前，高约23米，通体用一整块花岗石斫成，乃于18世纪之末被拿破仑一世劫运至法，移植于巴黎的协和广场，表上所雕埃及象形文字，据某专家的想象都是记载和当初采石、运石和立石有关的大小工具的。

# 床边协定

壁炉里大火熊熊。在日本式的桌子上，两只茶杯对面放着，而那茶壶在旁冒着热气，正对着兰姆酒小高颈瓶一旁的糖罐子。

沙吕尔公爵将他的帽子、手套和皮衣扔到了椅子上，而那位公爵夫人脱掉了舞会衣裳，对着镜子略略整理一下头发。她一边甜甜地对着自己微笑，一边用她纤纤十指的指尖和晶莹的戒

指轻轻拍着自己鬓边的鬈发。而后她转身对着丈夫。他看了她几秒钟，好像有什么不便说的念头使他烦恼，因而有点犹豫。

最后他说了：

“今晚上你让人捧够了吧。”

她用眼睛审视着他，眼睛里闪耀着一种胜利的挑战火焰，于是回答说：

“但愿如此。”

然后她坐到了自己的坐位上。他坐在她对面，一面撕开一个黄油小面包，一边接着说：

“这简直有点可笑……这是我的感觉。”

她问道：

“这是一场戏吗？您是不是打算责备我？”

“不，我亲爱的朋友，我只是说培列先生在您身边几乎闹到了失礼的情形，要是……要是……要是我有权利……我就会生气。”

“我亲爱的朋友，坦率点。您今天的想法不再是去年的想法了，就这么回事。我知道在有了一个情妇，一个您爱的情妇时，您是几乎不关心人家是不是在追求我的。我给您说过我的悲伤，我说过，就像您今天晚上，但是理由更充分。我的朋友，您搞上赛尔维太太，您让我心痛，您使我成了笑柄。您答复了什么没有呢？唉！您让我清清楚楚体会到我是自由的；在有知识的人之间，婚姻只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一种社会联系；而不是一种道义关系。这是真的吧？您曾让我了解您的情妇比我强无限倍，更吸引人，更女性。您说过：‘更女性些！’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由一个教养良好、备受赞扬的男人在小心谨慎的方式制约下，以一种我至表尊敬的文雅方式表达的。我对此是彻底了解的。

“协商议定了我们将从此共同一起过活，但完全分开。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构成我们之间的一线联系。

“几乎是您有意使我看穿您要的只是面子，因此我如果高兴，我可以找一个情夫，只要这种关系保持秘密。您曾冗长地论说妇女们的精细之处，她们维系礼仪的巧妙等等，而且讲得很好。

“我懂得了，朋友，完全懂了。您那时在恋爱，对赛尔维太太爱得很；而我合法妻子的柔情，法定的柔情使您烦恼。很可能，我偷到了您的某些办法。我们从此分别生活。我们一块儿到社交场中去，而后我们各自回自己的房间里。

“然而，一两个月以来，您采取了一个妒嫉的丈夫的姿态，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一点也不妒嫉，可是我怕看到您会连累自己。您年轻、活泼、富于冒险……”

“对不起，如果说到冒险，我要求在我们之间衡量一下。”

“瞧，不要开玩笑，我求您。我作为朋友给您说话，作为一个谏友。至于您方才说的那些，

那是过于夸大了。”

“完全没有。您承认过，您对我承认了你们的关系！这就等于给了我权利模仿您。我还没有做到……”

“请允许我……”

“请让我说下去。我还没有办成。我还没有一个情夫，我还没有……直到现在。我在等待……我在我……我没有找到。这人应当是个好的……比您好的。这是我对您说的恭维话，而看来您没有注意到。”

“我亲爱的，所有这些玩笑话都是完全不合适的。”

“但是我完全不是开玩笑。您给我说过 18 世纪，您曾让我会意您曾是个‘摄政’者。我一点没有忘记。一当我与人发生了瓜葛，不复是现今的我的那一天，您会有得好看，您听清楚，您会，甚至您自己对此还没有疑心到……像别人一样做了乌龟。”

“啊！……您怎能说出这样的字眼来？”

“这样的字眼！……可是在听到姬尔太太说赛尔维先生的神气像个当了乌龟的，在大找他的绿帽子时，您笑得发疯。”

“在姬尔太太嘴里显得好笑的话，到了您嘴里就不合适了。”

“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您对乌龟这个字用于赛尔维先生时感到十分有趣，而用于您时，您就判定很不悦耳了。都决定于观点。此外，我并不坚持用上这个字，我之说了它，只是为的看您是否成熟了。”

“成熟……作为什么？”

“只是作为一个人。当一个人听到说这句话时发怒，那是他……烫痛了。在两个月以后，如果我说起……一顶帽子，您会首先笑起来。就是……是的……人在其位，就不见其怪了。”

“您今天晚上太缺礼貌了。我从没有见过您这样。”

“啊！瞧着吧……我变了……变坏了。这是您的错。”

“瞧，亲爱的，认真谈谈。我求您，我恳求您不要再像您今天晚上这末干，让培列先生那样失礼地追求您。”

“您妒嫉了。我说得对。”

“那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不要闹笑话。我不愿成为笑话。并且如果我再看见这位先生和您在……两肩之内……或者说在胸窝子里说话……”

“他在找一个传声喇叭口。”

“我……我会拉他的耳朵。”

“您可能偶然成为我的情人吗？”

“我可以配得上的是不那么漂亮的女人。”

“瞧，您不就是这样吗！可见我已不是您所钟情的女人了！”

这位公爵站起来。他绕着小桌子转，于是在经过他妻子后面的时候，在她的颈后迅速地吻了一下。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向他的眼睛深处看进去：

“别再开这类玩笑，在我们之间，请您注意。我们是分开生活的。这结束了。”

“瞧，您别生气。我已经有不少时候发现您真迷人了。”

“好啦……好啦……这是我赢了。您也……您发现我……成熟了。”

“我发现您是迷人的，亲爱的；您的一双胳膊，脸色，双肩……”

“使培列先生喜欢……”

“您真厉害。但是那……真的……我不知道哪个女人像您这样迷人。”

“您肚皮空了？”

“嗯？”

“我说，您肚皮空了。”

“怎么说？”

“当肚皮空了的时候人就饿了；在饿了的时候，人就决心吃在别的时候决不想吃的东西。我是那盘子菜……一直被忽视了，直到了您不致于因为吃它而大发雷霆的时候……今天晚上。”

“噢！玛格丽特，您从那儿学来这么说话的？”

“您！瞧！自从您和赛尔维太太断了关系以后，据我所知您有过四个情妇，一些浪荡货，她们这一行中的艺术家。那么，您要我如何用……一时肚子空了之外的其它方式来解释……您今晚的一时兴起呢？”

“我要干脆利落，不讲礼节了。我恢复了对您的一片钟情了。说真话，十分强烈。就是这么回事。”

“瞧，瞧！那么您想……重新开始？”

“是的，太太。”

“今晚上。”

“啊！玛格丽特！”

“好。您现在还在憋着口气。我亲爱的，我们商量一下吧。我们现在谁跟谁什么也不是，对吧？我是您的妻子，它是真的，但是是个自由的妻子。您希求我的优惠照顾，我将就此作为另一方取得一个契约。我将满足您……在对等价格下。”

“我不懂。”

“我来解释。我是不是和您的那些荡妇一样好？请坦白说。”

“好一千倍。”

“比最好的还好？”

“好一千倍。”

“好吧，那您在三个月里给最好的那个花了多少？”

“我不再去那里了。”

“我说：您最动人的情妇在三个月里共花了您多少，包括钱、首饰、午晚饭、剧院等等全部款待，总共？”

“我怎知道，我？”

“您应当知道。看吧，一个平均值，节俭的。每月伍千：这该差不多吧。”

“嗯，是……差不多。”

“好吧。我的朋友，立刻给我五千法郎，那样我在一个月里就归您，从今晚算起。”

“您是疯了？”

“您这么看？那么晚安。”那位公爵夫人出去了，回到了她的卧室里。床上铺陈了一半。一阵淡淡的芬芳浮在空中，渗进了壁毯。公爵在门前出现了。他说：“这儿很好闻。”“真的？不过这儿没有变化过。我总是用的西班牙树皮香末。”“瞧，真不同一般……这很好闻。”“这可能的，但是您，请您给我赏光走开，因为我要睡了。”“玛格丽特！”“您走开！”

他干脆走进来坐在一张围椅上。

公爵夫人：“噢！这么样。好吧，那算您活该。”

她慢慢脱去了跳舞上衣，露出了白皙的光胳膊。她举起手来在镜子前面解开发饰；于是在一抹花边下面露出了在黑色丝胸衣下面的某种粉红色的东西。

那位公爵迅速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

公爵夫人：“别靠近我，否则我会生气！……”

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整个胳膊，设法去凑她的嘴唇。

于是她很快地一弯身，在她的梳妆台上抓了一杯漱口用的香水，于是，从肩上迎着她丈夫的脸倒过去。

他站起来，脸上直淌水，生着气，叽叽咕咕说：

“这事办的真低级。”

“可能是……但是您知道我的条件：五千法郎。”

“但这是痴话……”

“为什么是……”

“什么，为什么？丈夫付钱为的和妻子睡觉！……”

“啊……您用的多可耻的字眼！”

“可能是。我重说，付钱给他妻子，给他的合法妻子，那是白痴！”

“但有一个合法妻子时却去付钱给荡妇就更笨得多！”

“也许，可是我不愿成为笑柄！”

这位公爵夫人坐在一张长椅上。她慢慢地将袜子翻转褪下去，像蛇蜕皮一样。她粉红色的腿从淡紫色的丝套子里出来，娇小可爱的脚放在地毯上。

公爵略凑过去一点，柔声问道：

“你那儿来的那个怪想法？”

“什么想法？”

“朝我要五千法郎。”

“再自然不过。我们互相是外人，不是吗？现在您想要我。您不能娶我，因为我们都已结过婚，于是您来买我，可能比别的女人少花一点。

“那么，您想想。这钱不是交到了另一个女无赖家里用来干什么我不知道的事，而是仍然留在您家里，在您的家产里。而且，对于一个有教育的人，难道付钱给他的正规妻子不是更有趣而且更有创造性的吗？对于非法爱情大家只喜欢高价货，很费钱的。您作为爱情的一方，在付钱时就给了我们的……合法的爱情，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放荡的味道，一种……一种……一种浪荡行动的兴奋剂，难道这不对吗？”

她站起来，几乎是裸体地往盥洗室走过去。

“先生，现在请您走开，否则我打铃叫贴身女佣了。”

这位公爵站起来心情矛盾，不高兴地看着她，于是突然将他的皮夹子扔给她。

“瞧，淘气鬼，这儿是六千……可是你知道吗？……”

那位公爵夫人拾起了钱，数过后慢吞吞地说道：

“什么？”

“你别弄惯了。”

她哄然一笑，并朝他走去：

“每月五千，先生，或者我把您送回荡妇那里去。同样是……假使你认为满意……我请您加价。”

## 矮小的兵士

每逢星期日，这两个矮小的兵士一得自由，便一同出外走动。

他们出了营门往右一转，如同用正步做军事操练似地快步穿过曲轫村，随后，他们一经走过那些房屋，便用一种轻一些的步伐，沿着那条通到贝松村的只有尘土飞扬的光秃秃大路行走。

他们过于小，过于瘦，在那两件太大太长的风衣里面，仿佛被埋没了似的，因为那风衣的袖子遮掉了他们的手，那两条玫瑰紫的裤子，也因为太宽，所以使他们非得分开两腿才能走快。并且在那种硬而高的皮壳军帽下面，旁人竟看不见他们的脸，那两副枯瘦的布列塔尼人的脸——那两副脸是那样天真。天真得几乎像是原始人——缀着两对柔和宁静的蓝眼。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从不说话。向前笔直地走，头脑里怀着相同而可以代替说话的思想，因为他们在走进尚皮坞的那个小树林的入口时，都觉得到了一个使人想起故乡的地方，于是他们便觉得只有那地方是不错的。

走到了通哥龙白的和通沙杜的那两条大路的交叉点，因为正在树荫之下，他们便除下了那两顶压着脑袋的军帽，各自擦一擦自己的额头。

他们常常在贝松桥上休息一下去看塞因河，弯着腰伏在桥栏上面蹲两三分钟；或者玩赏那片在阿让德伊村前的宽河面——在那里有许多斜挂白帆的轻舸，那些东西也许使他们想起布列塔尼的海面，他们的邻近商埠瓦恩，和那些穿过莫尔皮昂到海面上去的渔船。

他们从桥上走过了塞因河，便立刻到肉店面包店和本地酒店去购买他们的饮料和食物。他们把一节香肠，四个铜元的面包和一升淡蓝色的酒，包在手帕里，作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一出那个村子，他们便只用很慢的步儿走着，并且开始谈天。

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小树丛生的枯瘠平原，通到一座小树林子，这树林子在他们看来，竟像开尔马利方那地方的那一座。麦苗夹着那条在陇亩新绿里失踪的小路，于是让·凯兑伦每次总向吕克·勒法尼兑说：

“这真和卜卢尼那一带相像。”

“对呀，真像。”

他们肩靠着肩走了，满腔都是故乡的泛泛的回忆，满腔都是苏醒了的图画，简单得如同每张一铜元的花纸般的图画。他们心目中，又看见一角田园，一道篱笆，一片草地，一个十字路口，一块花岗石的十字碑。

每次，他们也在某一处田宅的界石跟前停住脚步，因为那界石颇像洛克那温的古石塚。

勒法尼兑在每星期日，走到第一株小树跟前时，必采它一根树枝，一根榛树上的树枝；而后他开始慢慢地剥它的皮，一面想着故乡的人物。

凯兑伦拿着那些食物。

吕克偶然说起一个姓名，记起童年时代的一件事，只须几个字便可以使他们想好久。至于那故乡，那个亲爱的故乡，渐渐重新统制了他们的心灵，占领了他们的神志，超越遥远的空间给他们送来了故乡的风光声色，故乡的著名区域和气息，在海洋上荡漾的那片绿色旷原的气息。

他们嗅不出巴黎附近各处那些施了肥的地面的肥料气味了，嗅到的只有那种由海面带着咸味的风所送过来的荆豆的香味。而那些从河堤上露出的游艇的风帆，在他们看来，仿佛它们就是那些他们在故乡直奔大海的漫长平原上见过的海上帆船。

他们用慢步走着，吕克和让两人都觉得称心，不过也都感到忧悒，他们纠缠在一种伤感之中，被一种樊笼中动物思念原野的慢性而深刻的伤感所纠缠。

末了，在吕克剥完了那枝树枝儿的外皮的时候，他们已走到那树林的角上了，每个星期日他们总在那里进午餐。

他们找着了那两块被他们藏在荆棘里的砖头，于是用树枝点起了一点小火烤他们那节戳在刀尖上的香肠。

末了，在用完午餐，把面包吃得精光和把酒喝得一滴不剩的时候，他们便并肩坐在草里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乜着眼朝远处望，双手叉着，如同做弥撒似的，双腿套在红裤里面，伸在野花旁边；而他们的皮帽子和铜纽子都在炽热的日光里发光，使那些在他们头上盘旋歌唱的云雀停止了动作。

时候将近日中了，他们开始不时回头向贝松村望望，因为那个取牛奶的女工快要来了。

每个星期日，她总在他们跟前经过去取牛奶，并且去照料她那条牛，那就是本村唯一放青的牛，它的放牧场所是林子那边一个窄小的草场。

他们不久便望见那女工了，这就是在这乡村里唯一行走的人，于是他们觉得她的那个白铁桶在日光下反射出来的光竟使他们心花怒放了。他们向来没有谈过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见她就觉得快乐。

这是一个健壮的女子，一个巴黎近郊式的大胆的壮女子，因为受了明朗的日光影响，所以皮肤灼得通红，并且还起了斑点。

有一次，她看见他们坐在那个老地方，便向他们说：

“早安……你们常常到这里来吗？”

吕克胆子比让大一些，便口吃地说：

“是的，我们常常到这里来休息。”

这算是完了。但是，第二个星期日，她望见他们就笑了，她用一种了解他们畏葸情形的机灵妇女的保护善意笑了，末了她问：

“你们为什么这样坐着呢？难道是看这些草长高吗？”

吕克也微笑了，口吃地说：“大概是这样吧。”

她接着说：“啊，这件事来得可不快。”

他始终带着微笑说：“关于这件事，可不快。”

她过去了。但是到了她带着那只盛满了牛奶的桶回来，又在他们跟前停住脚步，并且向他们说：

“你们想喝一点儿吗？这东西可以叫你们想起家乡。”

她从本能上猜着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她也许也是远离家乡的，结果却刚好打动了他们。

他们两个人一齐受了感动。于是她费了大事，把牛乳倒了一点儿在他们带酒来的玻璃瓶子的口子里；末了，吕克先小口儿喝了一些，一面不住地停着去看自己是否喝过了自己那一份儿，而后他把瓶子传给让。

她立在他们前面没有动弹，双手叉在腰上，那只牛奶桶搁在她脚跟前的地面上，她对于自己布施给他们感到快乐和得意。

随后她走开了，一面喊着：

“——好了，下星期日再会。”

于是他们的眼光都跟着她去了，看着她那高高个儿的影子向前走去。直到渐渐变小，终于仿佛在田地的绿色里失踪了看不见了，方才罢休。

第二个星期，他们一经出了营门，让便向吕克说：

“应该给她买点好吃的东西吗？”

后来，他们在选择件点心给牛奶姑娘的问题上，变得十分困扰。

吕克想买一节香肠之类的东西，但是让却以甜的东西为妙，因为他自己是爱吃糖食的，他的主张占了优胜，于是他们便在一家杂食店里，买了两个铜元的有红有白的糖果。

他们因为被这场等候所激动，所以午餐比往常结束得快些。

让第一个发现她：“在那里。”他说。吕克回答道：“是的，在那里。”

她看见他们便远远地笑起来了，她喊着：“你们好吗？”他们齐声答道：“你自己呢？”

于是她谈起天来，谈论种种使他们都认为有兴味的家常事：天时，收成和她的东家之类。

他们不敢把那些在让衣袋里慢慢融化的糖果送给她。

末了吕克胆壮起来，于是喃喃地说：

“我们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她问：

“是些什么？”

于是那个连耳朵都是绯红的让，抓着那个小纸袋儿交给她。

她开始吃着那些小块儿的糖，她把它们在口里左右轮动，使它们在腮上凸出了一些圆形。那两个兵坐在她跟前，喜悦不尽地注视着她。

后来她挤牛奶去了，回来的时候，终于又给了他们一点儿牛奶。

在这个星期里，他们镇日想着她，并且把这件事议论过好几次。接着来的那个星期日，她和他们坐在一块儿，为的是多谈一阵，他们眼睛望着远处，膝头抱在手里，谈起他们故乡的琐事；至于那条牛，它远远地看见这少女在半路止步，硬向她伸起它那个鼻头带润的大脑袋，久久地哞哞叫着。

不久，那女工竟同意和他们分食一块面包和分饮一杯酒。她时常在衣袋给他们带些李子来；因为那正是李子当令的季节。她的到场，使这两个布列塔尼籍矮子兵摆脱了羞怯，像鸟儿一样饶舌。

某一个星期二，吕克向营里告了一次假，这是他素未做过的事，并且一直到晚上 10 点钟才回来。

让不放心了，极力思索他的伙计究竟为的什么理由，肯这样跑出去。

接着在星期五，吕克向他的隔邻床上的弟兄借了十个铜元，并且又请准了一个出外勾留几点钟的假。

末了，等到星期日那天他和让出营去做例行散步的时候，他的神情很异样，很恍惚，很不同于往常。

让不明白，但是只泛泛地有所怀疑，猜不着那种可能发生了的事。

一直走到素来休息的那个地点，他们一个字也没有交谈；那个地点上的草，因为他们素来总坐在同一的处所，所以竟有了受了蹂躏的现象。末了他们从从容容用着午餐。彼此都不饿。

不久，那女工出现了。他们如同每星期所做的一样，瞧着她走过来。等到她到了很近的地方，吕克立起来走了两步。她把她那只空桶放在地上，接着便来拥抱他。她热烈地拥抱他，双

臂箍住他的颈项，并没有理会让，没有想到他在那儿，没有看见他。

他变得迷惑不清，他，那个可怜的让，那迷糊的程度竟到了他不能理解的地步了，既沮丧又心伤，更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

随后，那女子坐在吕克身边，他们便开始高谈阔论。

让不去看他们，现在，他明白他的伙计为什么在上星期出来了两次，后来他感到自己心上有一种难堪得心碎了，像被扎伤了，类似被卖友者之流所造成的创伤。

吕克和那女子立了起来，预备一同去照料那条牛了。

让用眼光追随他们，他望着他们并肩走去。他伙计那条玫瑰紫的裤子，在路上显出一个鲜明的点儿。分明就是吕克在地上拾起那个木槌，并且去敲紧那个系牛的桩。

那女子弯着身躯去挤奶，而吕克呢，安闲地用一只手去抚摸那牲口的脊梁。随后他们任凭那只奶桶放在草丛里，于是便向那树林子里钻进去。

除了那爿被他们钻进去的绿色"围墙"以外，让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觉得自己苦恼得站不住，若是要勉强站起来，一定会立刻跌倒。

他蹲着没有动，骇痛交集竟至于发呆——尤其那种痛苦单纯而深刻。他竟想痛哭，想逃走，想躲起来，再也不见谁。

忽然，他望见他们从树丛里走出来。手挽手慢慢地回来了，如同村庄里的订了婚约的男女一样。并且提着那桶的就是吕克。

他们在分手之前又拥抱一次，而那少女却在远远地给让道过一个友好的晚安和递过一阵和睦的笑眼之后才走开。这一天，她根本没有想到送牛奶给他吃。

这两个矮小的兵士和平日一样，相并地蹲着没有动，安安静静地一声不响。他们那两副安谧的面目，一点没有把在他们心里烦恼的那件事表现出来。斜阳射在他们的身上了。那条牛有时远远地朝着他们长哞。

到了惯常的钟点，他们便立起来预备回去。

吕克拣了一枝树枝儿，让携着那只空瓶子。他把它搁在贝松村那家酒店里。随后，他们如同每星期日所做的一般，走到了那座桥上，他们在桥的中央停住了，去看看江水的流动。

"让俯下了头，越来越低地把身子伏到铁栏杆上，如同他看见江流之中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似的。吕克向他说："你想去喝一口儿吗？"他刚好说完最后的那一个字，让的头竟把身体抬起来了，那两只上翘的腿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于是这个红裤蓝衣的矮小兵士坠下去了，坠到水里就此不见了。

因悲骇而嗓子麻木的吕克，徒然勉强喊起来。他看见远处有点东西正在水里挣扎；随后他伙计的脑袋在河面上冒了出来，却又立刻钻进去了。

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他又望见一只手，只有一只手伸出水面并且又沉了下去。这样就完了。

那些跑过来的船夫，在这一天竟没有找着这个尸首。

吕克独自跑着回到营里，头脑已经发僵，在讲述这场意外时，眼睛里和声音里都是热泪，并且不住地擤鼻涕：“他低下了头……他……他低下了头……低得那样……低得那样叫他翻过去了……末了……末了……就坠下去了……坠下去了……”

他再也不能多说了，伤心得哽住了他的嗓子。——倘若他早知道……

# 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

听到了车务人员高声报告站名，以致惊醒了我的瞌睡，我才知道我们刚好过了希梭尔①那小地方，末了我正预备再睡一下，忽然一个可怕的摇晃，使我扑到那个坐在对面的胖太太身上。

①法国西北部埃尔州的一小市，位于艾伯特河畔。厄尔本属于旧日的诺尔曼地省之一部分，及省制度遂为州，其首市名艾弗勒，15 世纪英法二国交战时，屡被英军侵犯。

那辆坏了一只轮子的火车头已经横卧在轨道上面了。那辆装载煤水的车子和那辆装载行李的车子也一齐出了轨，都倒在那个喘息呻吟呼啸呛咳同时并作，俨如倒在路上的马匹似的垂危机器的身边——那样的马匹，胸膛抖动，鼻孔冒烟，浑身发抖，但是却不像会再有一点儿力量爬起来连续前进。

居然并没有撞伤人，更没有撞死人，仅仅只有几个撞疼了的罢了，因为那列车还没有恢复速度。于是我们发愁地瞧着那个残废的铁质大牲口，它再也不能拖带我们，并且也许还要长久地塞断这条道路，因为很可能要到巴黎去调一列抢修车来。

时候正是午前 10 点钟，于是我决计回到希梭尔去吃午饭。

我在那条铁轨上步行时，一迳想着：“希梭尔，希梭尔，在这地方确实认识一个人。究竟是谁呢？希梭尔？慢着，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这城里。”一个姓名忽然在我的记忆里显出来：“亚尔培·马朗波。”这是我在中学里的一个同学，至少有 12 年没有见过他，他在希梭尔行医为业。他多次写过信邀我来看他；我总答应，但是没有实践。这一次，我终于利用时机了。

我向第一个在路上遇着的人问道：“您知道马朗波医生住在那里吗？”他用诺尔曼第省的拖沓口音绝不迟疑地回答：“皇太子妃街。”我后来便在那所被他指点出来的房子的大门上，真正看见了我那老同学的姓名刻在一块大的铜牌上面。我拉着门铃；但是那个女仆，一个头发焦黄举止迟缓的女子，用愚呆的神情重复地说：“他不在家，他不在家。”

我听见了一阵刀叉和酒杯的声音，于是喊着：“喂！马朗波。”一扇门开了，一个长髯的胖子走了出来，神气不甚舒服，手里还握着饭巾。

我真地没有认出他来。至少可以猜他有了四十五六岁，末了，整个的外省生活在我眼前闪出来了，这种生活，竟使他成了呆笨的，成了胖得滚圆的，成了有老态的。我在我思虑的一刹那间—一这刹那间比我给他握手的动作还要快——认识了他的生活，他的起居的方式，他的思想的种类和他处世的原则。我猜着了那种使他肚子变成滚圆的盛餐，那种在酒肉过饱的麻痹境界里的饭后午睡，和那种眼对着病人而想念着在闷炉中旋动的烤鸡的那种没有劲头的视线。我仅仅只要望到他双颊的红颜色之浓，双唇之厚，和眼光之迟钝，于是乎他对于烹调酒食的选择和五味调和而发的议论，已经在我的心目中了。

我向他说："你认不出我了。我是劳尔·奥贝丹。"

他张开胳膊来抱我，几乎箍得我不能呼吸，末了他第一句就是："你大概至少还没有吃午餐吧？"

"没有。"

"真是好运气啊！我正吃饭，并且有一份出色得很的鲈鱼。"

五分钟之后，我便和他相对用午餐了。

我问他："你还没有成家吗？"

"自然！"

"你在这里快活吗？"

"我觉得倒不厌烦，我有事可做。有病人又有朋友。我吃得好，身体好，我喜欢笑，喜欢打猎，日子过得不错。"

"在这个小城市里面，生活不嫌单调吗？"

"一个人在知道找事做的时候，朋友，倒不单调。一个小城市，总的说来，也像一个大的一样。新闻和娱乐虽然变化不多，但是大众格外重视；有关系的人，在小城市里虽然数目不多，但是过从格外亲密。到了一个人认得一条街上所有的窗子时，这时每个窗子里面的人之关心您，对您好奇，竟超过于巴黎之一条整街。

"它真是很有味道，一个小城市，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譬如我们这一个，希梭尔，从它的有史以来直到今日，我都了如指掌。它的历史之奇你真想不到。"

"你是希梭尔出生的吗？"

"我？不是的。我是古尔乃出生的。那地方是希梭尔的贴邻，却也是它的竞争者。这两个地方相互间的关系，正如陆古鲁刁和西塞罗①的关系是一样的。这里，什么事都是为的荣誉，大众总说：'希梭尔式的骄傲人。'在古尔乃，却注意肚子，大众说的是：'古尔乃式的饕餮。'希梭尔轻视古尔乃，但是古乃尔却嘲笑希梭尔。这是很滑稽的，这个地方。"

①古尔乃为法国西北部下塞因州的一小市；陆吉鲁刁为罗马名将，以精于饮食见称。西塞罗为罗马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最重荣誉。

我发现我吃着了一点儿真正美味的东西，许多浅浅嵌在菜香扑鼻的肉冻里的糖心鸡蛋。

我用舌头嗒出声响来颂扬马朗波："好吃啊，这一样。"

他微笑着："两件必要的东西，一点儿好味道的膏冻，这真不易得，和一些好的鸡蛋。唉！好鸡蛋，那真罕见，蛋黄是带红的，并且很香！我，家里有两个养鸡场，一个是为生蛋的鸡用的，一个是为肉鸡用的。我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养那些生蛋的鸡。我有我的理想。在鸡蛋里面，也像在牛肉羊肉鸡肉牛乳以及一切东西里面一样，我们寻得着并且应当尝试那种精华，那种由

动物在食料里得来的精华。倘若我们对于这层多加注意，便可以吃得格外好。”

我笑了一阵。

“你真是饕餮家吗？”

“自然！只有傻子是不爱吃喝的。人之成饕餮家。正像人之成艺术家，成学问家，成诗人，是一样的事。朋友，味官是微妙的，可以改进的并且和眼耳一样可敬的。味官失了作用，就是短少了一种高尚的能力，短少了一种辨别食物品质的能力，正和世人被剥夺了辨别一本书的或者一种艺术作品的品质的能力一样；这就是短少一种主要的官能，短少人类高贵能力的一部分；这就是那些组成我们民族中的那一大群低级阶层的一些残废人，缺陷人，呆傻人；这就是有一张畜牲的嘴，一言以蔽之，犹之乎有一副畜牲的心肠一样。一个人若是不辨对虾和龙虾，不辨海中美味的青鱼和鲈鱼，不辨脆梨和硬梨，简直同那种拿巴尔扎克和欧仁·苏徐混为一谈，拿一篇贝多芬的交响乐和一篇军乐队头头编的进行曲混为一谈，拿贝威兑尔博物馆①的阿玻罗的铜像和白山将军的铜像混为一谈，是相类的事！”

①欧仁•苏徐为法国浪漫派作家之一；贝威兑尔为罗马城之著名博物馆。

“这位白山将军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喔！不错，你不知道。我们看得出你绝不是希梭尔的本地人！好朋友，刚才我对你说过，大众叫这里的居民做‘希梭尔式的骄傲人’，这个形容词是再恰当没有的了。但是你先吃了午餐吧，以后我带你去参观时再和你谈谈本城的事。”

偶然，他停止了他的谈论，去从容喝那半盏不甚愿意停杯的酒。

一条饭巾结在领子上，两颊绯红，两眼炯炯有光，一部浓髯绕着那张在工作之中的嘴。看起来他真是很有味的。

他叫我吃得不能呼吸了。随后因为我要去车站上望一望，他便在街上挽着我的胳膊同走。那座城，有外省式的漂亮意味，处于它的要塞——那种也许是法国仅存的第 7 世纪的、最奇异的大军事营造物——俯视之下，而城的自身，却又俯视着一条有那些诺尔曼第种的肥牛在其中的牧场嚼草并反刍的长而绿的山峪。

那医生对我说：“希梭尔，一座居民四千人的城市，位置在厄尔州的边境，在凯撒大帝的远征录上，称为隋沙里·奥司丁，随后称为隋沙尔丁，隋梭尔丁，希梭尔丁，末了是希梭尔。我现在，却不打算引你去看那些痕迹显然可见的罗马的故垒。”

我笑起来了，于是回答道：“好朋友，我以为你像是传染了一种你以医生地位应当研究的特别病，这种病，就是世人称之为乡愿头脑的。”

他断然说道：“乡愿头脑，朋友，不过是天然的爱国主义。我爱我的房子，我的城市，并且扩张而爱护我的省，因为在省的范围里我还寻得着我乡村里的习惯；但是假使我在我的房子里已经觉得受到威胁，正是因为我不曾见到的边境就是到我省里来的通道。所以，譬如我，我是诺尔曼第省人，一个道地的诺尔曼第省人；既然如此，我纵然敌视德国人而且要报仇，但是我之对德国人，从本能上不像对英国人——真正的敌人，历代的敌人，诺尔曼第人的天然敌人——一样仇恨诅咒，因为英国人在这块被我们祖先住过的地面上奔驰过，抢掠过，侵吞蹂躏过十回二十回，并且对于这个不顾信义的民族的嫌恶，早已由我的父亲连同生命一齐传给我了……喔，

看吧，这就是那将军的铜像。”

“甚么将军?”

“那个白山将军呀！我们应当给他一个铜像。我们之所以成其为希梭尔的骄傲人不是绝无来由的！于是乎我们发现了这个白山将军了。你来看看那书店的陈列柜吧。”

他引着我向一家书店的前面走过去，在那里有十多本面子或红或蓝或黄的书引人注目。

读着那些名称，竞使我忍不住一阵狂笑，那就是：<希梭尔的原始和未来》，著者某先生，好几个博学会的会员；《希梭尔的历史》，著者某神甫；从《凯撒到今日的希梭尔》，著者地主某；《希梭尔及其附近》，著者某博士；《希梭尔的荣耀》，著者某研究员。

“好朋友”，马朗波接着说：“没有哪一年，你听清楚，没有哪一年，我们不发现一本新出版的希梭尔的历史；我们现在有 23 本。”

“那么希梭尔的荣耀呢？”我问。

“唉！我不能通通说给你听，只说几件重要的吧。我们始则有白山将军，继而有大卫叶伯爵，那个著名的陶业家，他在西班牙和巴雷尔群岛做过探险家，并且将西班牙和阿拉伯混合式的可赞赏的瓷器，介绍给收藏家瞻仰。在文学界，有一位现在已经身故而大有声誉的新闻记者，查尔·白赖恩。而在那些健在者之中，有一位查尔·拉比乙，他是罗昂的《新闻报》的主笔……此外还有其他的许多人，其他的许多人……”

我们沿着一条略带斜坡式的长街而行，这条街，整个儿被 7 月里的那种将居民逼回家里的日光灼热了。

忽然，在这条道儿的那一端，一个人出现了，一个醉汉偏东倒西地走着。

他走到了我们的跟前，抬起脑袋，摇动胳膊，而那双腿子却没有气力，他用快步儿走这么三五步或十来步，接着总得休息一下。到了他那阵短促的一冲一冲将他送到了街道中间的时候，他便一下子停止了下来，在那双腿晃晃摇摇，在一种摔倒下去和精疲力竭走下去的状态里游移不定。随后他突然又听其自然对着某一个方向走开了。他一下子撞到一所房子上，竟像粘到了上面，仿佛想钻透墙壁撞到里面去似的。随后他从摇晃里侧转过了身子，张大了嘴向前直视。两眼在阳光下面乜着，随后他又腰部一使劲，使身躯脱离了墙壁，继续上他的路。

一只黄毛小狗，一只饿了的哈巴狗，汪汪叫着地跟着他，当他停住脚步时，它也停着，他再走动时，它也再走。

“喔；”马朗波说：“这就是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

我很惊讶，便问道：“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医生开始笑了：“唉！我们这儿是这样称呼醉汉的。这句话是根据一件到现在已有故事性质的旧历史来的，虽然这事是千真万真。”

“你所说的这个故事可笑吗？”

“很可笑。”

“那么请你说说吧。”

“很愿意。”

从前在这个城里，有一位年老的太太，既很有德行，并且又以提倡德行为己任，她叫俞宋太太。你得知道，我对你说的是真的姓氏，不是虚拟的姓氏。俞宋太太特别关心慈善事业，救济贫苦和奖励德行。她矮小，用快促的小步儿走路，头上带着一顶黑丝的假发，彬彬有礼，并且和马鲁长老所代表的上帝很说得来，她怀着一种深刻的恐惧，对品行不正的天生恐惧，尤其是宗教界所谓“放荡”的那种品行不正，那些结婚以前的怀孕事情，使她怒不可遏，使她气得灵魂出窍。

那个时代，巴黎的附近一带，盛行褒奖德性坚定的闺女的风气，于是俞宋太太便想在希梭尔也找一个贞女来褒奖褒奖。

她因此请了马鲁长老过来，这一位立刻开了一个候补人的名单。

但是俞宋太太，是被一个女工，一个名叫佛兰琐，而且像她女主人一般执拗的老女工伺候惯的。

这位教士走了之后，这位女主人便叫她的女佣，并且向她说：“瞧，佛兰琐，这是堂长先生为褒奖德性的事给我开的一张闺女名单，你给我探听本地人对于她们的论调吧。”

佛兰琐便到乡下去了。她将所有的闲谈，逸事，议论和疑团都采集下来。为着使自己不致有任何遗忘，她拿这些事连同花费都写在厨房里的账簿上，并且在每天早上就拿这账薄交给俞宋太太，这一位在将她的眼镜架在自己的干瘦鼻梁上后，便看见这样的记载：

面包五个铜板

牛乳两个铜板

牛油八个铜板

玛尔芬·雷微司格和马都男·拔昌胡调。

羊腿二十五个铜板

盐一个铜板

格沙丽·华蒂内在 7 月 20 日的黄昏边，同着西沙尔别黑躲在利布兑的树林子里，这件事被阿内沁太太撞见。

红萝卜一个铜板

醋两个铜板

草酸钾两个铜板

约瑟芬·杜丹尽管是大众相信不出花样的人，但是她和小奥坡顿通信，他在罗昂当兵，托长途马车带了一顶小帽子送给她做礼物。

从这个细密的调查录看来，没有一个闺女是完璧。佛兰琐问过所有的人，邻居，货贩子，小学教师，姆姆，因此静悄悄地知道了一切。

世上既然没有一个不被饶舌妇人所訾议的闺女，那么在本地，便寻不着那个唯一能在讥诮之下受着庇护的妙龄人。

在俞宋太太的心里，认为希梭尔的贞女，非像凯撒大帝的妻子一样绝无被疑的痕迹不可，所以她对着她女佣的这本账簿，又惊又愁又失望。

于是她们扩大了调查的区域，一直到附近各村庄为止；不过终究一无所得。

希梭尔的市长也被她请教过，但是他所提议的那些女子都没有当选。巴白琐医生的那些也没有成绩，虽然他的科学保证精确。

某一天早上，佛兰琐从外面走了一趟回来，便向她的女主人说："您可曾见到，太太，您倘若愿意褒奖一个人，这里只有伊西多呀。"

俞宋太太坠在沉思的境界里了。

她很了解他，伊西多，蔬果店女掌柜菲荆尼的儿子。好几年来，他那种成为口碑的贞操，已经是希梭尔的乐趣，成了城里的谈笑材料和那些以他取乐的女儿们的玩笑材料了。他，年龄是 20 多岁，身材高大，举动迟缓，性情畏怯，帮着他母亲做生意，坐在店门前面的一把椅子上面，以拣选水果或蔬菜消磨时日。

对女人，他有一种病态的害怕，所以只要有一个女主顾带着微笑瞧着他，他便立刻低下了头，并且这种被人熟知的羞涩状态，竟使他成了本地一切佻达儿的玩具了。

那些大胆的字眼，那些过分的玩笑，那些放纵的隐语，一下子就会使他脸红，所以巴白琐医生竟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他做贞操的温度表。他知道吗？或者竟不知道吗？那些邻居，那些狡猾的人心中这样想着。这真是对那种不知道的和可羞的神秘的预觉吗，或者是对于那些由爱而生下贱接触的愤懑，如此激动了菲荆尼的儿子？本地的流氓，每每在他店前跑过，一面满口嚷着一些脏话，以求可以看见他低头；那些市井的女儿，在她跟前一来一往地走着取乐，一面切切地说出一些放肆的话使得他躲进店里去。那些最胆大的，他们为了取笑竟彰明昭著地挑逗他，向他提出了些幽会，向他提议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因此俞宋太太坠在沉思的境界里了。

伊西多的确是一个例外的，公认的和无懈可击的贞洁范例。就是那些最受怀疑的人，那些最不肯轻于信任的人，谁也不能——并且不敢——疑到伊西多对于道德上的任何一个信条，有一点极小的违背举动。从来也没有谁看见他进过咖啡馆，从来也没有谁在晚间的街上撞见过他。他在 8 点钟就睡觉。4 点钟起床。这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一粒明珠啊。

然而俞宋太太却还迟疑。用一个贞童去代替一个贞女的那种设想使她心无主宰，使她有点放心不下，末了她决定去请教马鲁长老。

那马鲁长老回答道："您究竟想褒奖什么呢，太太？德行，可不是吗，除了德行

并没有旁的什么。那么，或男或女，对您有什么关系！德行是不朽的，它没有国界，也没有性界，它是神圣的。”

这样受了鼓励的俞宋太太，便去找市长。

他完全赞成，说道：“我们将来举行一场隆重的典礼。并且以后另外找一年，倘若我们找着一个像伊西多一样可敬的女子，我们就去褒奖一个女子。并且这是我们将在南兑尔做出的一个好范例。我们什么都不要排斥，兼容并蓄一切美德。”

得到通知的伊西多，脸变得通红通红，像是高兴。

那场褒奖典礼，终于在 8 月 15 日举行了。这一天本来是圣玛丽亚的和皇帝拿破仑的纪念节。

市政局对于这场典礼，决定大大地热闹一下，并且在加冕台上搭了一座讲台，巧妙地延长了古代堡垒围墙，等会儿我引你去看。

由于公共观念上的一阵自然的变革作用，自从伊西多那种至今还受愚弄的德行，给他带来了五百法郎，再加上一本储蓄存款证，一大堆不甚必须的荣耀和尊敬后，他陡然成了被人敬佩的和被忌妒的了。那些女孩子，现在后悔自己的轻薄，自己的嘲笑，自己的放荡举动；而那虽然始终是谦和羞涩的伊西多，却已经有了一种表明内心喜悦的满意神气。

8 月 15 日的前一天，那条皇太子妃街满街都悬了国旗。唉！可是我忘记将这条街所以名为“皇太子妃街”的缘故告诉你。

有人说是那位皇太子妃，某一位皇太子妃——我已弄不清是哪一位——到希梭尔来游历，因为当局所举行的典礼时间过长，所以在一个穿城而过的隆重兜风时，她竟在这条街某一所房屋前面叫她的驺从停住，并且高声说道：“唉！好漂亮的住宅，我真想参观！这是谁的产业呢？”有人对她说出了业主的姓名，这业主便被人找着引过来，他惊喜交集地立在她的前面。

她下了车，进了那住宅，口称要从楼上看到地下，并且在某一间屋子里关着门单独呆一会儿。

等到她走出来的时候，民众因为这种对一个希梭尔市民所施的光宠甚感荣幸，便齐声喊着：“皇太妃子万岁！”但是一个捣蛋鬼编了一首短歌，而这条街便保留了这皇室贵人的称号，因为那短歌有这样几句：

贵人真性急，

不用教士和法器，

略洒清水三五滴，

即为此街施洗礼。

但是现在我又要转过来再谈伊西多了。

那一天，有人沿着那行礼的队伍所过的街道抛掷鲜花，如同圣餐节的行礼的队伍一样，而团防队也列队步行，带队的是他们的首领，兑巴尔中校，拿破仑大军旧部中之一个健在的老翁——他傲然拿他从俄国退兵时，挥刀在一个哥萨克兵的下颏上砍下来的长髯，悬在那个陈列那

枚由皇帝亲手给予的荣光十字章的镜框之侧。

他所统率的士卒，是全省中的一队著名的精锐，因而希梭尔的这连火枪兵，每逢附近五六十里一带举行纪念节，总被人召过去。有人说法兰西皇路易·斐礼帕某次检阅厄尔州的团防兵时，走到希梭尔那一连跟前便感叹地止住了脚步，并且高声喊道："喔！这些军容雄伟的火枪兵是那里的呢？"

"希梭尔的。"那将军回答道。

"我该能这样猜到的。"法兰西皇喃喃地说。

中校兑巴尔带着他的队伍来了，军乐在前面引导，到伊西多的母亲的店里去接伊西多。

当那一折在窗子外面奏的军乐完毕之后，这位贞童便在阶前出现了。

他浑身着的白色胶布衣裳，戴的一顶草帽，帽上如同帽徽似地缀着一小束橙花。

关于这个服装的问题，很扰乱过俞宋太太的心绪，她在用那种皈依宗教典礼所用的黑色上衣和用垒白的衣裤二者之间迟疑了很久。但是佛兰琐，她的顾问，却叫她决定了全白的衣裤，使得那贞男俨然有天鹅的外表。

伊西多的后面，跟定了他的保护人，他的干娘，胜利的俞宋太太，她挽着他的胳膊预备出发，市长却位置在那贞男的另一面。铜鼓响了。兑巴尔中校发了口令："举枪！"那一行人便在一大堆从附近各乡镇来的民众之中，向本市的教堂出发。

在一场短的祷告和马鲁长老的一篇动人的演说之后，他们便向着加冕台而行，那里搭了一座天幕，幕下设了筵席。

入座之前，市长发言了。那是一篇对题的演说。因为词句漂亮，我记得很熟：

"少年呀，一位被贫人爱戴，被富人尊敬，而由我代表全城民众向之致敬的妇人，俞宋太太，得着这种美而善的意思，在本城里组织一个德行褒奖会，难道这不是对于这个美丽地区的居民所作的一种宝贵勉励吗！

"青年人，您现在是被选者之中第一人，这个谨慎贞洁的皇朝中的第一个受褒奖者。您的姓名，将来便留在这最有德者的名单之首了；并且您的生活，请您明白这意思，您的整个生活，应当和这个幸福的起步相符。今天，当着这位褒奖您的品德的贵妇人的跟前，当着这些因您的荣耀而举枪的兵士的跟前，当着这些为欢呼您——不如说是为欢呼您身上的德行——而齐集的民众的跟前，您对于本城，对于我们这些人，立下了这个隆重的契约，要毕生成为青少年的好榜样。

"请您绝不要忘记这件事，少年。您是播在这个希望之田里的第一粒种子，请您拿我们等候的果实给我们吧。"

那市长向前走了三步，张开胳膊，拥抱那个呜咽不能成声的伊西多。

随后，那市长拿一个金声零丁、内有五百法郎的金币的绸袋子放在他一只手里，而在另一只手里，又放了一本储蓄存款折。末了他用一道庄严的声音说道："对于德行的敬礼，光荣和润

色。”

那指挥官兑巴尔喊道：“好哇！”那些火枪兵都欢呼起来，民众一齐鼓掌。

这时候，轮到俞宋太太擦着眼睛了。

随后，大众便团团地围着那张排好筵席的桌子坐下了。

那筵席是吃不完的，并且异常之好。吃了一道菜又来一道菜；苹果酒和葡萄酒在不同的杯子里友好地并列着，而终于在肚子里混合起来。盘碟相撞之声，人声和那阵用节音器制住而低奏的乐声，造成了一种不断的和深沉的嘈杂声并且散到了那燕燕于飞的明净天空里。俞宋太太不时端整一下自己那顶歪在耳朵上的黑绸假发，并且和马鲁长老谈着。神情兴奋的市长，和兑巴尔中校谈着政治，而伊西多却吃着，喝着，如同他从没有吃过喝过似的！无论什么，他取了又取，使人窥见他初次觉得拿那些可口的美食装满自己的肚子是件甜美的事。他刷溜地放松了他那条因肚子扩大的张力而紧紧箍住他身子的裤带，并且不发一言。然而他却因为一滴坠在白色短褂上面的葡萄酒分了心，于是停止咀嚼，拿酒杯端到口边，并且极力含着不吞，因为他是用从容态度尝酒的。

致祝词的钟声响了。祝词纷繁，并且大受欢迎，掌声四起。天色黄昏了！这顿饭是从日中吃起的。那层细而带乳白色的水蒸气、溪涧和草原上的轻幕，已经在山谷之间浮起，日光拂着了地平线；牛群在牧场里的轻雾里远远地哞着。这顿筵席终于结束了：大众仍旧由下坡道儿向希梭尔而行。那队到现在已经散乱的人纷纷地走着。俞宋太太挽着伊西多的胳膊，并且给了他许多恳切而且出色的建议。

走到那蔬果店的门外，他们停止了脚步，于是那个爰褒奖的贞童，便被留下在他母亲的家里。

他母亲并没有回来。她被她亲族邀了去庆祝她儿子的胜利，原来她在随着那队人走到那宴会的布幕边之后，便到她姐妹家里去吃午饭了。所以只有伊西多一人独自在暮色苍茫的店里蹲着。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面，被酒力和骄傲所兴奋，向四面瞧着。

胡萝卜、白菜、葱球都在那间关着的店房里，喷出它们的蔬菜气味，它们的蔬菜清香，其中还掺杂了蛇床子的甜而扑鼻的香味和从一筐李子里散逸出来的香味。

那贞童取了一枚李子，于是囫囵地嚼起来，虽然他的肚子竟圆的和一枚西瓜相似。随后，他因为被欢喜所醉，陡然跳舞起来：于是他的短褂里面有些东西零丁地响个不住。

他惊讶了，拿两只手插入衣袋里面，终于寻着了那一袋因酒醉而付之脑后的五百法郎；五百法郎！何等的运气！他将那些金币倒在柜台上面，再用他那只张开的手，用一种从容姿势将那些金币铺开，使自己可以一下就看得见全部。一共有 25 枚，25 枚圆的金片！通通是金片，它们在浓浓的黑影里在木台上发光，于．是他数了又数，拿指头搁在每一个的上面并且喃喃地说：“一，二，三，四，五——这是一百，六，七，八，九，十——两百”，随后拿这些东西重新放在那只钱袋里，仍然将它们藏入衣袋。

谁会知道，又有谁能够说出那时候善与恶在这贞童心灵里的可怕的斗争，魔鬼对于这个羞怯的、贞童式的心灵所施的诱惑呢？为着打动和败坏这个被选的男子，魔鬼发明了什么样的暗

示，什么样的想象，什么样的渴望呢？他拿了他的帽子，俞宋太太的礼物，他那顶依然缀着一小束橙花的帽子，于是从店后那条街溜出去，在黑暗里失踪了。

那蔬果店的女掌柜知道她儿子已经回家，几乎立刻便回来了，然而家里是空空的。她始而安闲地等着；随后过了刻把钟，她便出去探听。本街的那些邻居都看见伊西多回来，并且也都没有看见他再出去。于是便寻找。结果一点儿也找不到。这女掌柜忧虑起来，便去找市长；市长也不知道，除开他当初曾把那个受褒奖的贞童送到店门口以外。有人跑去通知俞宋太太说是她那被保护人失了踪，那时候她刚好上了床睡觉。她立刻戴上她的假发，起床亲自跑到菲荆尼的家里。菲荆尼那种老百姓感情来得快，已经在那些胡萝卜白菜和葱头之间放声大哭了。

他们怕的是遇了一场意外。哪一种呢？兑巴尔中校通知保安警察队，队里派人绕城走了一个圈子！结果有人在那条通到朋特瓦司的大路上，找着那一小束橙花。这束花被人带来放在一张小桌上面，当地的要人正围着那桌子思考。那个贞童应当是成了一种诡计的，一种阴谋的，一种嫉妒的牺牲品！但这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些人用了什么法子去捉弄这个天真的人呢？并且目的又在哪里呢？

当地的要人倦于遍觅无着，便都去睡了。只有菲荆尼睁开了眼睛流泪。

谁知第二天傍晚，当那辆到巴黎去的长途马车转来的时候，希梭尔的居民，吃惊地知道他们城里的那位贞童，曾经在离城二百米的地方叫这马车停下来，上车以后，拿出一枚金币付了票价，收回了车上找还他的零钱：末了他从容不迫地在巴黎城里的热闹地点下了车。

这影响在城里成了很大的了。市长和巴黎的警察总监之间，交换过一些文件，但是引不出一点下落来。

一天过了又来了一天，一星期的光阴终于去了。

咳，某一天早上，巴白琐医生一大早出了门，看见有家门口的石级上，坐着一个灰布衣服的人，脑袋靠在墙上睡着了。他走近前去，于是认明这就是伊西多。虽然想唤他醒来，但是他却没有达到目的。那位卸职的贞童正睡得极酣，不可制止并且使人不放心，这位吃惊的医生，便去找了帮忙的人预备将这少年抬到良马药房里去。当他们托起了他的身躯的时候，滚出了一只藏在他身躯下面的空瓶，这医生嗅一嗅那只空瓶，便声称这是装过烧酒的，这是一个对诊治有用的标志。他们成功了。伊西多是醉了，八天的酩酊大醉使他失去知觉了，醉到使一个收破烂的也不愿意碰他了。他那套漂亮的细白麻布衣裳，成了一种灰而且黄的油垢遍体、不可辨认的褴楼了；而他的身上发出各种阴沟垃圾和污秽的味儿。

人们洗净了他，训诫了他，把他关了起来，有四天之久他绝没出来。他仿佛感到羞愧后悔。他身上，无论是那个盛五百法郎的钱袋子，无论是那本储蓄款存折，乃至他父亲——蔬果店掌柜——留给他的神圣遗产，那只银表，通通不见踪迹了。

第五天，他又在皇太子妃街冒险地出现了。那些好奇的眼光都针对着他的身影，而他呢，低头偷眼地沿着那带房屋而过。旁人瞧着他从路口向着山坡走去便不见了；但是两个钟头以后，他又出现了，一人独自冷笑，并且往墙壁上撞去。他喝醉了，完全喝醉了。

以后什么方法都没有能够纠正他。

他被他的母亲赶出家门后，便替布葛里塞商店推送煤车——这商店到如今依然存在。

他的醉酒的声名如此之大，竟连州城艾弗勒那地方都会有人谈论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了，而地方上的无赖便保留了这个浑名。

一桩慈善事业真是永不会消声灭誉的。

马朗波医生说完了这件故事时搓了搓手。我向他问：“你从前认得这个贞童吗，你？”

“认得，我居然荣幸地得过机会给他送终。”

“他因什么病而死呢？”

“自然是因疯癫而死。”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旧日要塞的附近了——那是一大堆的破败的壁垒，上面有圣多马的大塔和那个俗名俘虏塔的塔。

马朗波向我谈起这俘虏的历史，原来他用一枚钉子，‘依着那线从一个枪眼的窗缝透人囚房的日光的运动，在囚房各处的墙壁上雕刻了许多花纹。

随后我又听见他说起希梭尔在政治上的变迁，在军事上的重要，以及被英国屡次侵略的情形等等……

末了，深信不疑而几乎“口若悬河”的马朗波不住地说：“什么样的光棍，这些英国人！什么样的无赖，朋友；一切所谓德行昭彰的人，那些伪君子之流！”

随后缄默了一阵，他伸手指着那条在草地上发光的小溪河：“你知道亨利·莫涅①是这条艾伯特河的一个常川的钓徒吗？”

①法国作家兼讽刺画家（1805～1877）。

“我以前不知道。”

“而布斐，朋友，布斐③从前是这里画玻璃的画师。”

②法国剧作家及著名喜剧演员（1800～1888）。

“哪儿的话！”

“真是这样的。你怎样能够对于这类的事一无所知呢？”

# 败绩

我穿过科西嘉岛到都灵去。

我从尼斯乘船到巴斯蒂亚。当我们在海上抽着烟的时候，我看到在船桥上坐着一位年轻文静而相当朴素的女人，她正眺望着远处。我对自己说：“瞧这儿是我渡海时的女伴。”

我将自己安置到她对面，看着她；一边在心里衡量，衡量那些当您看到引起您兴趣的陌生

女人时，会独自捉摸的各个方面：她的年龄、性格。而后用能看见的这些方面去猜测那些看不到的方面。用眼睛和思考去探测在上衣里面和裙袍下面的内容。在她坐着的时候，您可以注意上身的长度，努力去看到踝骨部分；注意手的素质，通过它可以泄露出腕骨的纤秀程度，而耳朵的素质所标志的出身，比常受到争议的出身摘要更为可信。人们尽力倾听她的谈吐以深入探索她的灵魂本质，而心地的刚柔则可以凭藉她声音的抑扬顿挫听出来。因为对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音色和一切语言的微小出入都足以显示出一个灵魂的奥妙构成；虽然难于捕捉，但是思想本身和藉以表达的器官之间永远是完善协调的。

因此我仔仔细细地观察我的邻座，找到信息，分析姿态，一边期待她任何态度中的默示。

她打开了一个口袋，从中取出了一张报纸。我搓了搓双手想道：“告诉我你读谁的文章，我就能告诉你你在想什么。”

她从首栏的文章谈起，略带着愉快而有味的神情。那张报纸的标题跳进了我的眼帘：“巴黎回声报。”我有点儿感到困惑。她读的是绍尔①的新闻专栏！见鬼！这是个绍尔分子一一一个女绍尔分子！她微笑了：一个爽朗人，那就不是假正经人，乖孩子。很正派。一个女绍尔分子——对，就是爱法国精神，敏锐机智，再加上辛辣。高分数。于是我想：“让我们看看反证。”

①A.绍尔(1833-1902)：巴黎回声报主编及许多有名大报专栏作家，文笔生动辛辣。

我坐到她旁边，并非无意地开始看一本我启程时买的书：佛·佛朗克著的《爱之歌》。

我注意到她飞快地瞟了一眼，看清了封面上的标题，就像鸟儿在飞翔途中逮住了一只苍蝇。好几个客人走过我们前面为的是看看她。但是她好像只顾着她的报刊。她等到看完了报，就将日报放在我们中间。

我向她问候了之后对她说道：

“太太，您允许我看一眼这报纸吗？”

“先生，完全可以。”

“在这会儿时间里，我可以给您推荐这本书吗？”

“先生，那当然，这书有趣吗？”

我有一点儿为这个问题伤脑筋。没有人会问一本诗选是不是有趣的。——我回答道：

“这比报纸要有趣些，它凝炼、细腻、艺术化而且富于感染力。”

“请您给我吧。”

她拿起了书，打开来，略带一点儿惊奇的神气浏览起来，这证明她很少读诗。

有时她像是感动了，有时又微笑，但这是与她读报时的不同的微笑。

我蓦地问她道：“这您欢喜吗？”

“喜欢。但是我喜欢愉快的那类，十分愉快的那类。我不是善于感伤的。”

于是我们聊开了，我知道她是一位龙骑兵上尉的妻子，在阿雅克肖驻防，她现在是去会丈夫。

经过几分钟，我就猜到她几乎一点不爱他这个丈夫！虽然她喜欢他，但她之喜欢他是有限度的，因为他已丧失了婚前她所憧憬的主要特征。他将她从一个驻地迁到另一个驻地，经过一大堆凄凉的城市，真凄凉！现在呢？他目下，他在这个大概也是郁抑的岛上叫她来。不，生活不是对任何人都是愉快有趣的。她仍然喜欢住在里昂的双家亲里，因为她认识的人都在里昂。但是现在她应当去科西嘉。那位大臣对她的丈夫真是太不友好，虽然他的国务政绩很好。

于是我们谈到她可能愿意选中的住地。

我问她：“您喜欢巴黎吗？”

她大声喊道：“啊！先生，我真爱巴黎！怎么能将这作为一个问题呢？”于是她抱着这么激奋的热忱给我谈起巴黎，兴奋到这种程度，带着这样一种狂热向往，以致使我想道：这就是我应当弹的一根弦。

她远远地艳羡着巴黎，抱着旅游归来后的贪馋狂热，加强了的那种外省人热情，带着整日从笼中望着窗外树林的鸟儿的那种狂躁。

她开始问起我来了，因为着急而吐字不清，她想什么都知道，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都知道。她知道所有知名人士的名字，另外还有很多是我从没有听人说过的。

“古诺先生怎样了？还有沙杜先生呢？唉，先生，我太喜欢沙杜先生的戏剧了！真是多么轻快机智！每次我看一遍，就梦见八天！我还读过一本都德的书，它真叫我喜欢！沙弗，您知道这本书吗？都德先生长得漂亮吗？您见过他吗？还有左拉，他怎样！要是您知道《萌芽》让我哭成了什么样子！您还记得那个没有光明而死去的孩子吗？太可怕了！我几乎为此十分苦恼。这不是说笑话，唉！我也读了一位布尔热先生的书！那本《残酷的谜》！我有一个表妹被这本书弄得神魂颠倒，甚至给布热先生写信，我呢，我觉得这太富诗意了。我更喜欢那些引人发笑的。您认识格勒万先生吗？还有科克兰先生？还有达马拉先生？还有罗谢福先生？人家说他真机灵！还有德·卡萨尼亚克先生？他好像天天在搞决斗，是吗？……”

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她的问题算差不多要提完了，经过以最随心虚构的方式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以后，轮到我可以谈谈了。

我给她说了一些社会上的故事，巴黎社会的故事，上流社会的故事。她倾耳倾心细听。嗨！她显然会对漂亮太太们，巴黎显赫的太太们得到一个美妙的概念。这也无非是一些风流奇遇，一些幽会，一些一见钟情的胜利和一些爱情上的失败罢了。她不时地问我：

“啊！是这样的，那个上流社会？”

我一副讥讽的神气微笑着说：

“当然，只有那些小市民才过着遵守道德的平淡而单调的生活，遵守那种使人不知何为欢愉……的道德。”

于是我开始用大量的尖刻讽刺的大棒、哲理的大棒和俏皮话的大棒来摧毁道德观

念。我肆言不羁地挖苦那些自行老去的傻瓜，不知什么是好，什么是甜，是温柔或者文雅；从来不知道深深地热情偷吻的微妙乐趣。而她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嫁了一个笨蛋做丈夫，他在配偶上的审慎持重使她们至死对任何精致的官能之乐和风流爱情一无所知。

而后我还说了一些逸事，一些密室逸事，一些我肯定是人所共知的私情艳史。而且都是些歌颂一见生情的偷偷摸摸爱情和昙花一现的偷香窃玉的老调之类。

天色晚了，这是一个宁静的炎热之夜。这条大船受它自己机器的推力在海上滑行，上面是广阔的星光灿烂的天穹。

那个纤小的女人什么话也不说了。她缓缓地呼吸着，有时吁一口气。蓦然间她站了起来。说道：

“我要去睡了，先生，晚安。”

于是她握了握我的手。

我知道她明天晚上该乘从巴斯蒂亚穿山到阿雅克肖山的公共车，整晚都将在旅途上。

我回答说：

“晚安，太太。”

于是轮到我回到自己的舱房床上。

第二天一清早，我已经租定了四轮马的三个座位，这三个座位只有我一个人。

当天色一晚时，我跨上了那辆去巴斯蒂亚的的老车子，那个车夫问我是不是愿意商量，让一角给一位太太。

我立刻问道：

“给哪位太太？”

“给一位到阿雅克肖去的军官太太。”

“请告诉这位，我乐意给她一个位置。”

她来了，说白天都是睡过去的。她道歉并谢谢我之后就上了车。

这辆四轮马车是一个密封的盒子，只有那两个窗户透进来一点儿光。因此我们是俩人单独在里面促膝而坐了。车子一会儿小跑、一会儿大跑；而后进到了山里。从放下了玻璃的门里飘进一阵强劲的草香，那种科西嘉在它周围散发的、远至浩瀚的海上也能闻到的香草，它沁人如肉体的芬芳，如浸透了香精的绿色大地的汗液，在炽热的太阳蒸腾下，随风飘散。

我重新又谈议巴黎，而她也开始热情小心地听着我。我的故事变得放肆，巧妙地裸露，充满了模糊地、伪装了的字眼，一些使血沸腾的字眼。

夜深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方才还标志着她的脸的那个小白点也看不见了。只有车

夫的那盏灯在照着一步步上山的四匹马。

有时夹在铃声里传来了在岩石中奔腾的急流声，而后又迅速地远远消失在我们后边了。

我缓缓地将脚伸出去，碰到了她的脚，它们没有缩回去。于是我等着不动，并且忽然改变了调子，我讲到柔情和爱情。我朝前面伸出手去，碰到了她的手。她也没有抽回去。我总在说话，靠近了她的耳朵，完全就在她的嘴边。我已经感到了她的心靠在我的胸膛前面跳动。明显的，它跳得快而且猛——好信号；于是我将我的嘴唇埋到了她的颈项了，确信已经掌握了她，确信到了我可以随便用什么和人打赌。

可是，她猛然一推，好像她忽然被人弄醒了，推得这么狠，使我撞到了车厢的另一头。然后，在我还没有考虑明白之前，一点也没有想的时候，先是挨了五六下狠狠的耳光，而后一阵乱拳向我打了过来，又尖又硬，到处都挨上了；在包围这场殴打的深沉黑暗里，我根本躲不开这阵拳头。

我摸索着伸出双手想抓住她的胳膊但一无结果。后来，因为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突然转过身去，背对着她的疯狂打击，将头埋在四壁的角落里。

她也许是从拳头的声音里发现了我这一绝望的行动，一下子停下来不再打我了。

过了几秒钟之后，她又回到她的角落里大声纵情地抽噎起来，至少有一小时之久。

我重新坐起来，十分羞愧不安，我想说话，但是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请求原谅！那是愚蠢！您能有什么说的呢！什么也不行了，算了！

她现在是抽泣中有时夹着长叹，使我心酸、也叫我懊恼。我想安慰她，像拥抱孩子那么拥抱她，跪在她面前求她宽恕，可是我不敢。

真是傻，处到了这种情况之下。

她终于平静了。我们分别在各自的角落里呆着，不动也不说话。而车子始终在朝前走，偶尔停下来换马。这时我们赶快闭上眼，两个人都这样，免得马厩的强烈灯光照进来的时候相互看见。而后，车子重新出发了；科西嘉山上浓郁芬芳的风不断抚摸着我们的面腮和嘴唇，于是，使我好像喝了酒似地酩酊半醉。

真糟糕！要是……要是我的旅伴不傻成那样，这该是多妙的旅行！

但是白昼渐渐溜进车厢来了，一道苍白的晨曦。我看看我的邻座，她装成好像睡着了。而后太阳从山后升起来，顷刻之间将花岗石群峰环抱的广阔海港照耀得一片蔚蓝。海湾边上，一座还在阴影之中的白色城市出现在我们前面。

我的邻座于是做出了仿佛刚刚醒来的样子，她张开了曾经发红的眼睛，好像要打哈欠似的张开了嘴，仿佛她曾睡了很久。而后红着脸，期期艾艾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们快到了吗？”

“是的，太太，刚好要一小时。”

她看着远处又说：

“在车上过一夜是很乏人的。”

“唉！是的，腰都给压折了。”

“尤其是渡海之后。”

“唉！真是。”

“前面就是阿雅克肖吗？”

“是的，太太。”

“我真盼已经到了。”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她的嗓音有一点儿不安，姿态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眼光有点儿回避。虽则她像什么全都忘记了。

我钦佩她，这些调皮的女人，她们天生就这等狡猾。多妙的外交人材！

过了一小时，我们真到了，一个大个儿的龙骑兵，身材像个大力士，站在车站办公室前，看到车子时他扬起了手帕。

我的邻座一下子跳进了他的怀抱，至少吻了他 20 次，反复地说：“你好吗？我多么盼早点儿看到你。”

我的箱子从车上卸下来了。我悄悄地不让人注目走开时，她对我叫道：“啊，先生，您没有给我告别就走了。”

我口吃地说：“太太，我不想打扰你们的高兴。”

于是她对丈夫说：“亲爱的，谢谢这位先生；这一路他对我真好。他还在他自己一人包的车子里给了我一个位子。碰到这样友好的旅伴真是幸运。”

这位丈夫握住了我的手，衷心谢谢我。

那位年轻的女士微笑地看着我们……我呢，我该是一副十分尴尬的神气！

# 疯了吗

我亲爱的琦尼维弗，你要我给你说说我的结婚旅行，你叫我怎么敢呢？唉，诡计多端的家伙，你什么也没有给我说，什么也不让我猜到；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怎么搞的！你结婚了 18 个月。是的，而 18 个月以来，你这个自称为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的，你这个过去对我什么事也不隐瞒的，而竟能忍心不预先告诉我？假使你曾给过我一点儿启示，假使你曾使我有所提防，假使你曾使我心里有过一丝儿疑窦，那怕真真一点点，你就能防止我去干一件至今还叫

我脸红的大傻事，为此我的丈夫笑得要死，而对此你是唯一该死的！

从此以后我变得对所有的人都是可笑得要命的。我犯了一个永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错误，这是由于你的过失，你的过失，坏东西……唉，要是我早点知道！

等着吧，我写着写着就来了勇气，而且我决定全说出来，但是你得答应不要笑得太厉害。

你不要盼着一场喜剧。这是一场悲剧。

你回忆一下我的婚礼。我当天晚上就该动身去作结婚旅行。我当然一点也不像《结婚种种》那本俏皮书里的宝莱特①，吉帕在那个风趣故事里把她描绘得滑稽之至。如果我的母亲曾像德一阿特尔当太太对她的女儿那样对我说："你的丈夫会搂住你……并且……"我肯定不会像宝莱特那样一阵大笑，回答说："别再说下去了，妈妈……我对这些事和你一样清楚，去吧……"

①马黛勒公爵夫人(1850-1932)以吉帕笔名发表的两本著作之一，另一本为《离婚种种》。

我呀，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什么都怕，不敢触及这个微妙的主题。

因此吃过了圣餐以后，到晚上 5 点钟的时候，人家来告诉我们车子已经备好。客人们也已经走了。我也准备好了。我还记得在楼梯上的拖行李声音和爸爸的鼻音。他不想露出想哭的神气。在拥抱我的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对我说："勇敢些！"好像我是去拔牙似的。至于妈妈呢，她成了个泪人儿。我的丈夫为了回避这场困难的告别，催促我快些，我自己虽然很高兴却也满脸都是泪，这一点虽是实情，但无可解释。忽然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拉我的袍裙，这是从一早晨起来就全然被忘记了的"宝贝"。这可怜的畜牲在用它的方式向我话别。这仿佛给我当胸轻轻地打了一拳，我真是想拥抱我这条小狗。我抓起了它（你知道它就有一个拳头大小）贪婪地吻着它。我呀，我最爱抚摸畜牲。它给我一种温存的享受，它引起我各种方式的颤栗，这是使人欢欣的。

而它呢，它像是疯了，它扬动爪子，舐我，还像它很高兴的时候那样恰到好处地咬我。突然间它将我的鼻子咬到了它的獠牙里，我感到它咬痛了我。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把狗放到了地上，在玩的时候它真咬了我，我出了血。所有的人都懊恼了。拿来了水、醋、毛巾，而我的丈夫要亲自给我处理。这除了可以看成针扎的两个小眼之外什么事也没有。经过了 5 分钟后，血就止住了，我于是出发了。

已经定好了，我们要到诺曼底作一次旅行，约六个星期。

这天晚上我们到了迪耶普。我说的"晚上"意思是指午夜。

你知道我多么爱海。我对我丈夫说在没有看到海之前我是不去睡的，他显得很不同意。我笑着求他说："你真想睡吗？"

他回答说："不，不，好朋友；但是您应当理解我急于实现单独和你一起。"

我惊讶地说："单独和我？从巴黎进了车厢以后，我们就是单独的。"

他微笑着说："是的……但是……在车厢里和在我们房间里不是一件事。"

我不让步："嘿，先生，我们现在是单独在沙滩上了，这就够了。"

这一定使他不高兴了。然而他说："就算这样吧，既然您愿意这样。"

那天的黑夜真是出色，它使您心灵里掠过阵阵伟大而朦胧的想法，或者宁可称之是感觉而不是思想；渴望张开双臂、张开两翼去拥抱长天。我知道它是什么呢？人总是相信会懂得还不认识的事物的。

在大气里有梦幻，有沁人心脾的"诗情"，世外的幸福，有来自外星、月亮、银色涟漪之上的一种无尽陶然之感。此时此刻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顷刻。它们使人们看到生活中风平浪静、美妙的另一面，它们好像是启示可能存在的……或将出现的。

然而我的丈夫显得急于回去。我对他说："你冷吗？""不。""那看看那边那只小船吧，它像在水中睡着了。哪儿能比这儿更好呢？我愿在这儿呆到天明，你说呢？愿意等到黎明吗？"

他以为我在嘲讽他，几乎是强力将我拖回了旅馆！以前我怎么知道？唉！这个坏东西！

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害臊、窘迫，不知道为什么，我向您保证。最后我让他进盥洗室去，于是我躺下来。

唉！亲爱的，这怎么说呢？终于这样了。无疑他把我的天真当作了戏谑，把我的极端单纯当作了狡诈，把我的信任委身和糊涂当作了一种策略；而他毫不遵守应有的体贴照顾，以使一个毫不怀疑、了无思想准备的灵魂能理解并接受这种不可思议的奥秘。

我这时一下子以为他是昏了头。后来我害怕了，我问自己他是不是想杀我。当人被恐惧控制了的时候，人就不讲理了，不思索了，变成了疯子。在瞬息之间我想了许多怕人的事，我想起了报纸上的各种案件，神秘的犯罪，以及一些少女嫁给了坏人的各种各样传闻、故事！我认识的这个人是不是呢？吓糊涂了的我拼命挣脱他，一边推开他。我还拔下了他一绺头发，一侧的胡子，并且经过这一番奋斗得到脱身后，爬了起来，高叫："救命！"我跑到门口，拔开了门栓奔出去，几乎赤身裸体跑到了楼梯上。

别的房门开了。一些男人穿着睡衣，手上拿着蜡烛走了出来，我倒进了其中一个人的怀里，并央求他的保护。他朝我的丈夫扑了过去。

其余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他们打的打，喊的喊；而后笑，笑得你无法相信。整个房子从地窖到屋顶阁楼都笑开了。那些厨房里打杂的在房顶下笑，而看门的则在前厅他们的床铺上直不起腰来。

你想想吧：这是在一家旅馆里。

后来我单独和丈夫在一起时，他扼要地给我作了些解释，就像人家在作化学试验之前作些讲解那样。他很不高兴，我一直哭到天明，于是旅馆门一开，我们就走了。

这还没有完。

第二天我们到了布尔城，它还只是一个正在萌芽中的浴场车站。我的丈夫对我献了好多小殷勤和柔情蜜意。经过了第一次的很不愉快以后，他像着迷了。由于昨晚的事情而羞惭抱歉的我，尽其可能地亲切温驯，但是当我知道了人们如此小心翼翼地瞒着少女的这种可耻秘密之后，你无法想像出昂里给我挑起的恐惧和几近憎恨的恶心。我感到绝望、伤心得要死，整个儿醒悟了，快快回到父母身边去的想法纠缠不休。第三天我们回到了埃特列达。所有的人都在争相传

说：有个年轻女人被小狗咬了一口，快要疯死了。在旅馆里听到人们给我说起这件事时，我背上是一阵寒噤。我立刻好像鼻子上发痛，沿着四肢有种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完全忘记了丈夫，要是我不久也得疯病死了呢？第二天，我找到店主人问详细情形。他使我对这害怕。白天我走到峭壁上去散步。我不再说了，我沉思。疯狂！何等可怕的死亡！昂里问我："你怎么啦！你好像忧心忡忡。"我回答道："没有事，没有事。"我的视线茫然对着大海而看不见海，看着村庄，看着平原但说不出在我眼睛下的是什么。不管要什么代价，我不愿承认正在煎熬我的思想。我的鼻子里感到有点儿痛，真有点儿痛，我要回去。

一回到旅馆里，我就将自己关了起来想看看伤口。已经看不见了。然而我不能不怀疑，它使我痛。

我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该会使她惊奇的短信。我要求对许多并无意义的问题立即答复。在签过字以后，我写道："尤其不要忘却告诉我关于'宝贝'的消息。"

第二天，我不想吃东西，但是我拒绝找医生。我整天呆在沙滩上看那些在水里游泳的人。他们有胖有瘦，都穿着奇丑的服装，但是我对这并不感到好笑。我想："他们真幸运，这些人！他们没有被咬过。他会活下去，他们！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可以任情高兴。他们多安心！"

我随时将手举到鼻子上试试。它肿了吗？刚一回到旅馆，我又将自己关起来从镜子里看它。唉！要是它变了颜色，我会当场就死过去的。

到了晚上，我忽然对丈夫感到一阵柔情，一种绝望中的柔情。他显得对我好，我倚在他的胳膊上。我有好多好多次想对他说我可怕的秘密，可是我保持了缄默。

他令人作呕地滥用我的委身和我的精神颓衰。我没有力量抗拒他，也没有这种意志。我将承受一切，容忍一切！第二天，我接到母亲的一封信。她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没有给我提到'宝贝'。我立刻就想：'它死了，人家瞒着我。'后来我跑到电报局去想发一个电报。一个念头使我停下来了："要是它真死了，人家不会告诉我的。"于是我甘心再忍受两天痛苦，于是我写信。我要人家给我把狗送来、帮我散心，因为我有点儿腻了。

下午我一阵阵发抖。我拿起装满了水的杯子时，得设法才能不让水泼出半杯来。我的精神状态糟透了。薄暮时分，我避开丈夫跑到教堂里去祈祷了很久。

回来的时候，我重又感到鼻子发痛。我走到药房里，那儿还亮着灯。我告诉他有一个朋友刚才被咬了，请他提些建议。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很负责任，给了我很多指导。可是他一边说而我就一边忘记，我心里如此乱糟糟。我只记得这句话："建议常吃点泻药。"我藉口送给我的朋友，买了几瓶我不懂的药。

我碰到的狗都使我害怕，而且使我产生撒开腿拼命逃走的意念。我好像还有过几次，甚至起了想咬它们的念头。

我晚上心不定得怕人，我的丈夫利用了这一点。我在第二天早上得到了母亲的回信。她说：'宝贝'身体很好。但是让它独自从铁路上托运这末远太冒险了。"人家当然不愿意把它运给我。它死了！

我再也睡不着了。至于昂里，他在打鼾。他醒来过几次。我精疲力尽了。

第二天，我去洗了一次海水浴。在走进水里去的时候，我冻得这么厉害几乎认为我病了。我被这种水冻的感受弄得更心神不定。我的两条腿抖得厉害，但是我的鼻子完全不痛了。

人家偶然地给我介绍了浴场的医务监察，一个很使人好感的人。我极其巧妙地将他引导到我的主题上。我问他说，我的小狗在几天以前咬了我，于是我问他如果引起了一点发炎该怎么办。他笑了起来，并且回答道："在您的情况下，太太，我只看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您做一个新鼻子。"

由于我没有懂，他又加上一句："这还得看您丈夫的意见。"

分手时，我没有取得进展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指示。

这晚上，昂里好像很快活，很幸福。晚上，我们去了娱乐场，但是他不等到演出结束就向我建议回去。我对什么事也没有兴趣，跟着他走了。

但是我在床上呆不住，我的全部神经都被纠缠得震颤不宁。他一样也睡不着。他拥抱我，抚慰我，变得温柔体贴，好像他终于猜到了我何等痛苦；我接受了他的抚爱，但对此并不体会也无幻想。

可是突然之间，我落到了一个突发的异常的致命病征里。我吓人地叫了一声，推开了贴在我身上的丈夫，跳到房间中央，几乎扑面撞到了门上，这是疯病，可怕的疯病，我发狂了！

弄朦了的昂里扶起我想弄明白。可是我不说，我现在逆来顺受。我等着死亡。我知道经过几小时的暂息后又会来一次新的发病，而后一次又一次；一直到最后，那就是死亡。

我让自己躺在床上回想。在天明时刻，丈夫那种叫人生气的纠缠导致了另一次发作，比第一次还要长。我想撕、想咬、想叫喊；这真怕人，然而比我设想过的痛苦要少。

到早上 8 点，我睡着了，这是四天以来的第一次。

到 11 点时一个亲爱的声音叫醒了我。这是我的妈妈，她让我的信骇坏了，赶来看我。她手里提着个大篮子，从那里面忽然发出了狗叫的声音。我狂喜地抓住了它，欣喜欲狂。我把它打开，"宝贝"跳到了床上，亲我，一边蹦蹦跳跳，在我枕头上打滚，快活得要命。

唉，亲爱的，你要是愿意，你就会相信……我是一直到第二天才明白的。

唉！幻想！它真起作用！想起了我曾以为……吗？你说吧，这不是太傻吗？

你会懂的，对吗？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四天的折磨。想想，要是我的丈夫知道了这事如何了得？他已经对我在布尔城的事情嘲笑得够了。附带说一句，我已经不太为他的玩笑生气。我已经惯了。在生活中，对任何事都会习惯的……。

# 模特儿

那座弯如新月，前临碧海，后枕白岩的艾特尔达小城，正在 7 月里的骄阳之下摊着。两座位置在那新月两端的尖头上而左大右小的城门，各自显出一种侏儒之足和巨灵之腿的神情，伸

入那波平如镜的海里；那座高与岩齐，上锐下宽的尖塔，向天空竖起它的尖脑袋。

沿海的沙滩之上，一群闲坐的人，瞧着那些在水中沐浴的人神往。另外一群或坐或行的人，却在堤边的咖啡馆门外平地上的日光下面，列出一种由无数的色彩斑斓的丝光阳伞所组成的花园。

平地的尽头，便是散步的便道，那里也有许多人在从容散步，和沙滩上的时髦的人们远远相离，这都是些好静的朋友，安分的朋友。

一位年轻而负盛名的画师让·徐梅，带着抑郁的神情，伴着一张躺着一个少妇的小车同走。这少妇就是他的妻子，那小车由一个仆人慢慢推着，而这位残废的婵娟，却用那双愁眼，观察天空的快乐，睛光的快乐和旁人的快乐。

他们俩绝不谈天，他们俩绝不彼此互相注视。

“我们歇一会儿吧，”那少妇说。

他们便止步了，于是那画师便坐在一张由那仆人拿出来的折椅上面。

那些从这对哑而静的夫妇后面过去的游人，都用发愁的眼光向他们注视。由之传开了一段钟情专一不二的逸话，说他因为被她的爱情所感，所以她虽然是个残疾，毕竟还是娶了她。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少年，坐在一个系船缆的铁盘上，举眼望天，正在谈话。

“不，事实并不如此的，我告诉你，我很熟悉让·徐梅。”

“但是，那末他何以娶了她呢？她不是在未婚以前，已经成了残疾吗？”

“一点也不错，他娶了她……他娶了她……如同世人，由于糊涂而娶亲一样！”

“究竟还有旁的吗？”

“还有……还有，朋友，什么也没有了。人是糊涂的，因为人本来糊涂。并且你很知道凡是画家，都有酿成可笑的婚姻的专门技术，他们娶的几乎全是一些模特儿，一些往年的外室，总而言之，一些在各种关系之下受了损害的妇女，这为什么？我知道吗？从反对方面说来，我觉得这种由于和世人所称为模特儿的那种乏味的妇女们朝夕亲近，应当产生厌弃这种异性的念头了。然而实际上竟大不然。在使她们以身示范之后，便娶了她们了。你去读都德所著的那本那样逼真，那样冷酷那样卓越的《艺术家之妻》吧。

“对于你现在看见的那两口子，那乱子是以一种特别而又紧张的方式发生的，那少妇从前演过了一种喜剧——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可怕的悲喜交集剧。简而言之，她搞了背水一战。她是诚实的吗？她爱徐梅吗，谁又能有朝一日弄清这件事吗？谁能以确切的方法，去断定妇女们行为中哪些是做作的和哪些是真实的呢？她们经常是真挚的，处于总在变化无常的印象之中。然而由于服从那些不可捉摸的感触，她们成了暴躁的、干蠢事的、忠实的、可敬可佩的和卑鄙下流的。她们不住地、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莫明其妙地撒谎，虽然是这样，那种她们以猛烈的、出人意料的、无法理解的、疯疯癫癫的决心，所表现的感情上和感觉上的绝对忠实，却使我们的理智，我们保持平衡的习惯和我们一切的利己的权谋，都迷了路了。我们时常独自询问：她们是真诚的吗？她们是虚伪的吗？

“但是，朋友，她们同时是真诚的和虚伪的，因为在她们的本性中，既能二者兼备，却也可能二者俱非。

“你不妨注意那些最爱体面的妇女们，用以从我们方面取得她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方法吧。这些方法都是复杂而简单的。复杂到使我们永不能在事前猜度，而简单到使我们在上当之后，不禁因而为之诧异，并且自言自语：‘怎么，她竟这样笨拙地就玩弄了我？’

“并且她们拥有稳操胜券的地位，好朋友，尤其在发生结婚的问题的时候。

“你听徐梅的历史吧。”

那少妇自然是一个模特儿，她从前在他家里以身示范。她本来漂亮，尤其秀拔，仿佛有一个天仙般的身段。他钟情于她了，正和世人钟情于经常遇见的略有姿色的妇女一般吧。他自以为倾心地爱她，这点真是奇怪的现象。世人在需要一个妇女的时候，立刻会真诚地自信在此生未了的那一部分，决不能再和她相离。然而世人却很明白您又碰到了那么一回事了，厌弃便必然随着占有而来了；为着能够和另外一个生命去度共同的生活，所需要的不是一种易于消灭的粗暴肉欲，却是灵魂上的、性情上的和气味上的协调。所以在受到诱惑时，我们总应当学会区别这诱惑是从身体上的仪表来的，从肉体上的某种陶醉来的，还是从精神上的一种深刻的滋味来的。

结果，徐梅自信真地爱她：向她屡次以专注的爱情相许，并且完全和她过活。

她真地是柔媚的，富于巴黎女儿们所容易有的娇憨之态，她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用她贩来的憨态说一些俨然有思想的傻话，三不知便弄出一些极妙的娇憨，去诱惑画师的视觉。譬如她高举双臂，譬如她故折纤腰，譬如她登车，譬如她向我握手，这类的动作，都准确无误地是恰到好处。

经过了三个月，徐梅一点也没有窥破她在实际上也和其他的模特儿相似。他们于是在安德雷西村租了一所小的房屋避暑。

某一天晚上，我正在那儿。那正是我朋友的灵魂中，生了最初的不安的时节。

那晚的天气，真是那样晴朗的，我们便想在那溪河的沿岸散一次步。月亮向那微皱的水里，倾注一种雨点般的光，使它那象牙色的反射，在旋流中，在细流中，在那缓流轻咽的整个儿的溪河面上撒出来。

我们沿着那溪河走去，有点被这种梦境般的良夜带来的隐约激情所醉，诗意盎然不禁有置身仙境之感。我们觉得种种的赞叹，种种的希冀和种种的奇异憧憬，渐渐在我们的心中悸动，并且我们被这种良夜的恬静而有生趣的清气所移，被这种沁人心脾的月色的清气所移，竟至于彼此悄然无语。

忽然约瑟芬——她的名字——高叫一下：

“你看见在那边跳的大鱼吗？”

他并不抬头去瞧，只随口答道：

“看见呀，朋友。”

她不免发怒了，便说：

“不对，你没有看见它，因为你那时没有将身体转过去。”

他微笑道：

“是的，这是真的。今晚的气候，好得到使我什么也不思虑。”

她便也默然了；但是分把钟以后，一种说话的需要制住了她，于是她便问：

“明天你到巴黎去吗？”

他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

她又发怒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种哑巴散步有趣！一个人只要不笨，他总说话。”

他并不回答。于是她用富于经验的妇女本能去激怒让，开始唱起那支从两年以来早使我们心耳俱碎的《白眼望青天》的怒歌来。

他喃喃地说：

“别唱，我央求你。”

她愤然说道：

“你为什么要我别唱？”

他说：

“你给我们煞风景。”

于是闹剧开始了，可嫌而愚蠢的吵闹，并且还夹着意外的唾骂和不合时宜的反责；随后就是一大堆眼泪。等这场戏唱完，他们便回了家了。他为这次良夜弄得败兴之极，被这场嘲骂的狂暴暴雨吓坏了，不待解释，就让她走了。

三个月后，他疯狂地在人生中的那种制不服，看不见的罗网里挣扎，她控制他，压制他，虐待他，从早到晚，他们互相吵闹，互相辱骂，互相殴击。

结果，他想结束这局面，不惜代价一刀两断。他将所有的画片卖去，并且另向朋友们借钱，居然凑了两万法郎（那时他还不甚知名），于是在某一天早起，他拿这款子和一封永诀的信一齐放在炉台之上，便跑到我家中躲藏。

午后 3 点钟光景，有人在我门外拉铃，我走了去开门，一个女子劈面跳进门来，将我推开，一下就跑进我的工作室里面，这就是她——约瑟芬。

他瞧见她，便站了起来。

她用一种确实豪放的姿势，将那盛钞票的信封扔到他的脚边，并且用一种干脆的腔调说：

“尊款就在这儿，我不要。”

她那时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肯定什么傻举动都预备干一下，至于他——徐梅，我看见他也由于暴怒而面无人色了，也许什么狂暴举动都可以干出来。

他问道：

“您究竟要什么呢？”

她答道：

“我不愿意有人拿我当作一个‘妓女’看待。您以前哀求过我，得到了我。我以前什么也没有向您讨过。现在请您得守着我。”

他顿脚说道：

“不行，这太甚了！倘若你以为你将要……”

于是我抱住了他的胳膊。我向他说：

“别响，让，听我来对付。”

我走到她跟前，从容一步一步地和她说理，将我们在这种情况时能用的话箱子都倒空了。她默默定睛地听我谈，执拗不动。

最后，我竟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眼看这场吵闹决不会有好的结局，便决定用最后的方法。我说：

“他永远爱你，孩子；但是他的家庭想他娶亲，那末，你总懂得……”

她陡然跳将起来：

“什么……什么……那末我懂了……”

接着她便转过去问他：

“你要……你要……娶亲吗？”

他斩切地答道：

“是的。”

她向前走了一步，便说：

“倘若你娶亲，我立刻自杀……你听着。”

他耸着双肩说：

“好！……那末你自杀吧！”

她咽着嗓子，清朗地说了几遍：

“你说？……你说？……你说？……重说一遍吧！”

他重说：

“好！那末你自杀吧，倘若这件事合你的意思。”

她气得面无人色，接着便说：

“别不相信我，我会从那窗口往下一跳。”

他笑笑，向着窗子走去，将窗门打开，于是用让客先走的礼仪向她致敬：

“这就是您的路。照您的说法！”

她睁着疯狂可怕的眼向他盯了一会；随后，用一种在乡间跨过短篱的姿势，从我和他的跟前冲过去，跨过了窗台，立刻不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看到从这洞开的窗子跳下一个人所给我的刺激；那时，我一下子觉得这窗的阔大空旷，竟和宇宙相似。于是我由本能的作用倒退几步，竟不敢注视，仿佛我本身也会掉下去似的。

徐梅竟骇呆了，绝不动弹一下。

未了有人将这可怜的女子搬了进来，她的两腿已经折断了。从此她永不能走路了。

她的情人，后悔若狂，也许还因感动，便和她重释旧怨，结为夫妇了。

就这么回事，朋友。

天黑了，那位年轻的妇人觉得冷，想回去。于是这个仆人开始推着那辆小车子往村子里回去。那位画师在她旁边走，一个来钟点里，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

# 子爵夫人

“你等会儿在那里可以看得见种种引人人胜的玩艺儿。”那位姓博瓦雷内的朋友向我说：“你同我一块儿去罢。”

他引了我走到了巴黎某一条大街跨进了一所华丽的房子，登上了第二层楼。我们被一位很有气概的男子接待了，这男子的态度是无可指摘的，他引了我们从这一间屋子走到那一间屋子，拿出许多罕见的物件给我们看，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气报出它们的价钱。那种大数，一万，二万，三万，五万法郎，从他的嘴里吐出来，都是那样巧妙和不费事，叫我们对于这个上流社会

的商人的保险柜里会关着千万家当绝不怀疑。

我早已熟悉了他的声名。此人很干练，很圆滑，很聪明，对于各式各种的交易，都肯任经纪之责。无论巴黎哪一位最有钱的收藏家都和他有往来，就是欧洲的和美洲的收藏家，他也晓得他们的嗜好和他们的时尚。对于这些人，倘若是住在遥远的城市里的，他一经了解到有一件待价而沽的东西能够合他们的口味，他立刻就用一封短信或者一个电报去通知。

最高层社会的那些人，在手头拮据的时候，早已都向他通挪过，为的是找一笔赌本，或者是还一笔旧欠，或者卖掉一张画，一件传家的珍宝，一幅壁衣，甚或在很紧急的时候，就是卖掉一匹马或者一桩产业也一样找他。

据说他遇着任何预料可以赚钱的事，从没有拒绝给旁人效劳过。

博瓦雷内和这个异样的商人像是很亲密的。他们早应当在一块儿做过好几次买卖了。我这时候以满腔兴趣瞧着他出神。

他是高个的，瘦的，秃顶的，很倜傥的。他那种甜蜜委婉的声音，有一种特具的动人力量，一种有诱惑性而能使事物增加一种特别价值的动人力量。他用几个指头握住一件玩艺儿的时候，这么旋过来，又那么旋过去。同时又用那么多灵巧圆滑挺拔和同情的姿势瞧着这玩艺儿，于是这玩艺儿像是立刻增加了光采，象是立刻由于他的抚摸和顾盼变了样子。末了，我们对于这玩艺儿的估价，立刻就比在从架子上转到他手里之前所下的大得多了。

“您那尊基督像呢？”博瓦雷内说，“您去年给我看过的那尊属于文艺复兴精品的基督像呢？”

那个人微笑了，末了说道：“那东西已经卖掉了。并且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法卖掉的。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巴黎式的故事！您愿意我说给您听吗？”

“当然愿意。”

“您认识莎莫丽思子爵夫人吗？”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我只看见过一回，不过我晓得那是怎样一回事。”

“您可以说是……彻底地了解她吗？”

“彻底地了解。”

“那末您可愿意对我说说她，使我得以知道您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弄错吗？”

“很愿意，莎莫丽思夫人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妇人，她有一个女儿，不过我们却从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总而言之，倘若她从前没有丈夫，她一定是以一种谨慎的方法和许多情人来往，因为在某些个大度和盲目的交际社会里面，总是有人接待她的。

“她常在教堂里出入，用虔诚的态度接收宗教的礼仪，意思就是叫大家知道，并且从没有闹过岔子。她希望她的女儿将来可以得到一种体面的婚姻。就是这一位吗？”

“对的，但是我现在可以补足你的这些消息。这是一个供人做外室的妇人，不过她却懂得倘若自己不给她的情夫们舍身，就能够叫自己格外被他们敬重。这是一种罕见的成功；因为，这

样一来，她就可以从每一个男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她选着了的那一个，无疑地此人应当对她有过一个长期的献媚，带着惶恐追随她，谨慎地央求她，带着惊讶获取她，带着敬意占有她。因为她对于需索真有手段，所以他绝看不出自己花了钱；她用一种那样带保留性的、庄重的和规规矩矩的态度，来保持她和他之间的关系，使得他在跳下了她的床之后，可以伸起手掌，去打那些敢于对他情妇的德行表示怀疑的人。这是最能赢得社会上信任的。

“我曾经好几次替这个妇人服务过。末了，她对我绝没有一点儿什么隐瞒。

“谁知在今年 1 月的初旬，她跑了来找我借三万法郎。当然，我没有把这数目借给她。不过我当时却想联络她，就央求她很详尽地说明她所处的地位，叫我可以看一看能够如何替她出力。

“她当时带着词令上的那样一些妙得不能再妙的小心翼翼的态度，向我说起她的女儿预备举行初次的皈依洗礼了。于是我明白时态艰难，而她呢，身上却分文没有。

“商业上的危迫，政治上的动摇，当今政府仿佛当作儿戏。战争的谣传，普遍的不景气，这一切的一切，早已把金融弄得迟滞不前了，即令是那些情人的手笔，也亦复不宽裕。

“并且，她，这个顾脸面的妇人，又不能委身于什么新人。

“她缺少的，是一个上层社会的男子，一个供应她的日用而且保持她的声名的最高层社会的男子。一个沉溺于征逐的汉子，即令是很富的，也随时可以误她的事，并且也许会叫她女儿的婚姻发生难题。她又不能够在那些风流使者和那些给她丢脸的介绍人身上转念头，尽管他们尽可以解救她的困难。

“因为她应当维持她宅子里的气概，继续敞开宅门款待宾客，目的就是希望在那些征逐的汉子当中，绝不失掉她所等候，她所选择的谨慎而又倜傥的朋友。

“我呢，我当时就使她明白我那三万法郎是不大会有重回我手里的机会的；因为，等到她吃完了这笔钱之后，非得她一下弄到六万法郎，决不会将那一半还我。

“她听见了我这些话很发愁了。后来，我正在不晓得怎样去编造话头的时候，忽然一种念头，一种真正天才式的念头，在我的思想里闪过了。

“我当时刚好买进了那尊曾经请您看过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像，那东西真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东西，在那款式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它更精美的了。

“于是我向她说道：‘朋友，我等会儿派人把这件象牙玩艺儿送到您府上来。您可以根据您的意愿，编造一件巧妙的，动人的，带诗意的故事，来说明您愿意把这东西出让的理由。当然；这东西是令尊遗传下来的一件传家的纪念品。我呢，我可以介绍那些爱收藏的人到您府上来，并且我亲自引他们到您府上来。此外的事归您自己去办。我只在头一天，只用一句话叫您明白他们的地位。这尊基督像值得五万法郎，但是我可以作三万法郎让给您。剩下的数目将来就归您罢。’

“她用一种深沉的神气想了一会儿，后来她回答道：‘好的，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我很谢谢您。’

“第二天，我派人把这尊基督像送到她家里去，当天傍晚，我就介绍了圣荷司比大尔子爵到了她家里。

“一连三个月之久，我向她介绍了许多顾客，都是那些最好的，那些在我的买卖当中最谨慎的。但是我再也没有听见有人谈起她。

“谁知某一次我接待了一个法国话说得很差的外国主顾，我就决定了亲自把他介绍到莎莫丽思夫人家里去瞧瞧。

“一个全身穿着黑色制服的仆人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引到了一间漂亮幽静而陈设入时的客厅里，我们在那客厅里等了三五分钟。她出来了，态度真是逸趣横生的，她伸手给我握过之后，就请我们坐下来；后来等到我向她谈起我的来意的时候，她就按铃叫人了。

“那个仆人出来了。

“她向他说道：‘您去看看伊莎白尔小姐，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到她的礼拜堂里面去？’

“那位青年女子亲自来送回音了。她的年龄约莫十五六岁，一种谦虚和蔼的神情，满身的青春时代的鲜润气象。

“原来她要亲自引我们到她那所礼拜堂去。

“那是一间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客室样的屋子。在那儿点了一盏银制的神灯，灯的后面就是那尊基督像，我那尊基督像，平平地躺在一张用黑绒制成的小榻上面。这种布景是富于趣味的和手段纯熟的。

“那女孩子在自己胸前画了一个十字，随后就向我们说道：

‘请您两位看罢，先生们，它很出色吗？’

“我托起了这件东西，仔细审察了一遍，于是说那是值得细看的。那个外国顾客也注意它，不过他的神情，分到那两个女人身上的，像是比分到那座基督身上的多些。

“在她们的屋子里，空气是芬芳馥郁的，我们嗅得到檀旃、花朵和香水的气味，一切都叫人感到舒适。那真是一所引人勾留的安乐窝。

“我们重新走到了那座客厅的时候，我用蕴藉和微妙的态度谈到了价值问题。莎莫丽思夫人低下头索价五万法郎。

“接着她又说：‘倘若您愿意再去看看那件东西，先生，我在 3 点钟以前是不出门的；并且每天谁都找得着我。’

“走到了街上，这个外国人向我探听种种和这位子爵夫人有关的详细情形，他觉得她是秀逸绝伦的。不过以后我竟没有听见有人谈起他，也没有听见有人谈起她。

“三个月的光阴又过去了。

“某一天早上，这大概是半个月以前的光景，她在用早饭的当儿到了我的家里，并且拿了一只钞票夹子放在我手里：‘好朋友，您真是一位天使。这里是五万法郎；那个买了你那尊基督像的人就是我，现在我比那个约定的价值多出两万法郎，条件就是要您仍旧……仍旧介绍一些主顾来看……因为它仍旧是待价而沽的……我那尊基督像……”

# 一桩买卖

那两个人一个名叫伊布多，姓布鲁孟；一个名叫卜洛斯贝，姓郭尔吕。他们都在下塞因州的地方法院受审，罪名是杀人未遂的嫌疑，因为他们想淹杀布鲁孟大妈，前一位被告的合法配偶。

这两个被告并排地坐在那条应坐的长凳上。两个都是乡下人。第一个是矮胖子，短腿短胳膊，一只滚圆的酒糟红脑袋，看不见脖子，仿佛是直接栽在那躯干上，他本以养猪为业，住在克利格多区的古壁尔村。

郭尔吕呢，是个中等身材的瘦子，两只胳膊很长，头歪，嘴歪，连眼睛也是斜视的。一件蓝布罩衫，长得像是衬衣似的一直坠到膝头上，几根黄而稀的头发掩住脑门，使那副脸显出一种丧气样子，一派龌龊而且十分难堪的落拓气象。因为他很能够摹仿教堂里唱歌的声音和蛇形风管之类乐器的声音，所以旁人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神甫"。这种本事，就给他在克利格多区里开的那片咖啡店，吸引了多数的顾客——这些人说是在郭尔吕那里做弥撒，比在上帝那里还要有趣些。

布鲁孟大妈呢，坐在证人的长凳上，是一个仿佛总在睡觉的乡下瘦女人。她坐着不动，两只手搁在膝头上，眼光直视，神气发呆。

庭长继续讯问道：

"这样，布鲁孟大妈，他们都到了您家里，并且把您扔在一个盛满了水的桶里。您现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吧。您站起来。"

她站起来了，头上顶着一顶白的便帽，高得像一枝桅杆。她用一种拖沓的声音说道：

"那时候，我正剥四季豆。看着他们都进了门。我自已想道，他们有点心事。神气都不自然，他们都是爱出花样的。他们歪着头来窥探我，尤其是郭尔吕，因为他本来眼歪。我不爱看见他们在一块儿，因为这两个人在外边，不是什么正派人，我当时问过他们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他们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我便有些不放心了……"

被告布鲁孟激烈地打断了她的口供，高声说道：

"我那时已经喝够了。"

于是郭尔吕侧过脑袋向着他的同谋者，用一道像风琴声调一般幽咽的口音说：

"你该说我们两个人那时都已经'喝够'了，并且说你一点没有撒谎。"

庭长威严地问道：

"您是想说两人那时候都已经醉了吗？"

布鲁孟说："这是用不着问的事。"

郭尔吕说："这是谁都会有的事。"

庭长向被害人说："您接着供下去罢，布鲁孟大妈。"

"后来布鲁孟对我说：'你要赚一百个铜板吗？"要的。'我说，因为一百个铜板是不容易拾得到的，于是他便说：'睁开您的眼睛再照着我做。'说完，他就跑着去寻那只破的大木桶，那东西本来在墙角边的承溜管下面，后来他把木桶掀翻，后来把它搬到我的厨房里，后来把它放在厨房当中，后来他对我说：'你去弄些水来，要把桶灌满。'

"我便带着两只铅桶，走到水荡里取水，再把水提回来，后来提了又提，因为那只木桶大得像一个酒池子一样，所以提了一个多钟头，请别见怪，庭长。

"在这当儿，布鲁孟和郭尔吕，他们喝了一杯又是一杯，喝了一杯又是一杯，他们作伴儿，认真地把他们自己灌足，我对他们说：'灌满的是你们两个人，比这只木桶还要灌得满些。'布鲁孟回复我说：'你不要心焦，做你的事罢，快要轮到你了，各人有各人的帐。'我那时候没有管这些帐，因为他已经喝够了。

"等到那只木桶快要灌满的时候，我说：'现在已经弄好了。'于是郭尔吕给了我一个值得一百铜元的银元。不是布鲁孟是郭尔吕，给我钱的是郭尔吕。后来布鲁孟对我说：'你再想赚一百铜板吗？'我说：'好呀。'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送过礼。后来他对我说：'脱掉你的衣裳。'

"我说：'我应当脱掉衣裳吗？'

"他说：'要脱掉。'

"我说：'要脱到什么为止呢？'

"他说：'倘若你不好意思，就留着你的小衫罢，这样我们也不反对。'

"一百铜板究竟是一百铜板，我就脱我的衣裳。对着这两个饭桶脱衣裳。我真不好办。我除了帽子，再除大衫，再除裙子，末了就脱木屐。布鲁孟对我说：'留下你的袜子也行，我们都是好商量的。'

"所以那时候我差不多是像我们老祖宗夏娃一样了。他们都立起来，请别见怪，庭长，他们哪里立得直，都喝得够呛了。

"我对自己说：'他们打算出什么花样？'

"后来布鲁孟说：'好了吗？'

"郭尔吕说：'好了啊！'

"他们就来抱我，布鲁孟抱头，郭尔吕抱脚，如同我们抱一床洗了的被单一样，我就喊起来。

"布鲁孟说：'不要做声，贱货。'

"后来他们把我托起来，后来他们把我撖在那只灌满了水的木桶里，后来我觉得浑身的血都要造反了，好像连肠子都冷了的一样。

"后来，布鲁孟说：'只有这么多吗？'

“郭尔吕说：‘再也不能多了。’

“布鲁孟说：‘脑袋没有放进去，那应当算的。’

“郭尔吕说：‘你把它放进去罢。’

“后来布鲁孟就把我的脑袋揿进水里，像是要淹我似的，所以水就钻到我的鼻子里来了，我差不多要死了。后来他又往下揿，我便完全淹在水里了。

“后来他大约有点怕了，便把我从水里拖出来，并且对我说：‘你快去拿自己弄干罢，贱骨头。’

“我呢，我便往外跑，一直跑到本村神甫那里，因为我没有穿什么衣裳，他便向他的姨妈替我借了一条裙子，后来他又去找石易六老爹，本村的乡警；石易六老爹又到克利格多去找保安警察，后来他们便陪我回家。

“走到家里，便看见布鲁孟和郭尔吕两个人，像两只公羊似地打做了一团。

“布鲁孟喊着：‘这靠不住，我告诉你至少有一立方公尺。现在是法子不好。’

“郭尔吕喊着：‘四铅桶不过是半立方公尺，你不能多说，事情是弄妥了的。’

“那位巡长逮住了他们，我屁办法也没有。”

她坐下了，观审的人都笑了。几个陪审员呆呆地彼此面面相觑。庭长说道：

“被告人郭尔吕，您像是这个坏主意的教唆犯。供上来罢。”

于是郭尔吕便站起来：

“庭长，我那时候已经是‘喝够’了。”

庭长庄严地回答道：

“我知道，往下说罢！”

“我就说。那天，布鲁孟在9点钟样子到了我店里来，他叫了两杯十成烧酒，后来他对我说：‘你也有份，郭尔吕。’后来我和他面对面坐下，后来我喝了酒，后来为得讲客气，我也请他喝一杯。后来他又请我。后来我又请他，这样一杯又一杯喝到日中，我们都有个样子了。

“后来布鲁孟哭起来；这真叫我难受。我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对我说：‘这个礼拜四我要用一千法郎。’这件事，我只好不说话，您可明白。后来他对我谈起这个突然想出来的办法：‘我把我的老婆卖给你。’

“我那时已经喝醉了，又是单身汉子。您总可以明白这句话会打动我的心。我素来本不认识她。他的老婆，不过一个老婆，究竟是一个老婆，对吗？我问他：‘卖她给我，你要多少钱？’

“他想了半天，这或者是他故意假装。一个人已经‘喝够’了的时候，就不清楚了，后来他才

对我说：‘我卖她，要照立方尺算。’

“我呢，我醉得和他一样，而且这法子在我并不算稀奇，因为立方公尺，在我的行业里是懂得的。那就是一千公升，和我并没有什么说不上的。

“不过那价钱就得要商量了。什么都要看质量啊。我对他说：‘要多少钱一立方公尺？’

“他回答我说：‘两千法郎。’

“我像兔子一样跳起来，后来，我想起一个老婆顶多不过三百公斤。不过我还是说：‘那太贵了。’

“他说：‘我不能够再便宜，否则我就要亏本。’

“您明白吗？一个人做了猪贩子不是毫无所为的。他自然懂得他的行业。不过，倘若那个卖腌肉的是精明的，那末我就比他更精明，因为我也卖腌肉。哈哈！哈哈！我所以对他说：‘倘若是新货，我就没有话说，但是你已经用过了，这难道不是实话吗？所以那就是旧货。我现在给你一千五百法郎一立方公尺，一个铜板也不能加，这行吗？’

“他回答道：‘这也行。就此拍板吧。’

“我答应了，后来我们挽着胳膊走出门了。人在世上总要互助才对。

“不过我想起一件事又害怕了：‘倘若不把她放在水里，你怎样去量她有多少公斤呢？’

“这时候，他便说清楚他的意思，那真费了许多事，因为他已经‘喝够’了。他对我说：‘我拿一只大水桶，用水灌得满满的，再把她摆在里面。这样，桶里的水自然要排出一些，我们量一量便算得清楚了。’

“我对他说：‘我懂得了。不过那些排出来的水，你怎样去收回来量呢？’

“这时候，他以为我太笨，便和我说明白：只要等他的老婆从桶里出来之后，再补满那桶里的水。后来补进去的水，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分量了。我想起十铅桶的水，可以有一立方公尺。他尽管已经‘喝够’了，一点也不笨，这个滑头！

“少说点闲话罢，到了他家里了，我就来仔细端详那个女人。若说那是一个美貌的女人嘛，那并不美。这句话大家都可以明白，因为她现在就在这里。我那时对自己说：‘上了当了，有什么要紧，算数罢；美也罢，丑也罢，用起来不会两样！’庭长，这难道是假的吗？并且我看见她瘦得像柳树一样，又对自己说：‘这不会超出四百公升。’我即以酒水为业，自然是熟悉情形的。

“怎样动手的呢？这件事她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并且没有把她的汗衫和袜子除开，算是承认我的损失。

“等到这件事弄好，她却跑掉了，我说：‘布鲁孟，当心呀！她逃走了。’

“他回答道：‘你不必害怕，我早晚追得回来的。她非回来住不行。我们去量那要补进去的水罢。’

“我们量过了。不到四铅桶。哈哈！……”

郭尔吕说到这里大笑起来，一直到一个保安警察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才收住劲儿。在宁静之后，他便继续说道：

“布鲁孟只说是：‘没有弄好，这不够。’我呢，嚷起来了，他也嚷起来；我便嚷得更厉害，他动手就打，我揪住了他。这一揪住，功夫就大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喝’了。后来保安警察来了。他们说了我们一顿，又欺负我们。后来我们进了班房。现在我要求赔偿损失。”

他坐下了，布鲁孟声称郭尔吕的口供句句是实话，惊讶的审判人员宣告暂时退庭商议。

一个钟头之后，审判又开庭了，在强调了应当尊重婚姻权利的各种严肃理由，并阐明了商务合同的详尽限度后；两个被告便当庭开释了。

布鲁孟带着他的配偶布鲁孟大妈一同归家。

郭尔吕也回去做自己的生意了。

# 凶杀犯

罪人的辨护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这位初出茅庐的人是这样陈述的：

审判官先生们，事实是无可否认的。我的委托人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温驯胆怯、无可指摘的雇员，可是在一阵看来难以理解的狂怒里杀死了他的老板。如果我能够毫不避重就轻地进行陈述，你们可否允许我从心里学来分析一下这一罪案？

让·尼科拉·卢热尔出身名门，他们将他培养成了一个单纯而尊敬人的人。

而这就是他的罪行所在：尊重人！先生们，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几乎不知道了的感情，只有这个名词好像还存在，而它的全部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走进了某些保守俭朴的家庭里才能找到这种严肃传统，这种对事物或者对人的信任，这种披上了圣洁德行的感情或者信念。而且这种信任不容置疑，不容哂笑也不容忍一丝怀疑。

按正派的全部涵义，除非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正派人，一个真正的正派人。尊重人的人是完全盲目的。他就是相信。我们其他这些人在社会上是双眼睁得大大的；生活在这儿的人，在这个法律殿堂上的人是不能有尊重别人的灵魂的，这个场所是社会败类堕落分子所在的场所，所有的丑行都聚会于此，我们其他这些人是所有这些耻辱的信托人，是所有人类恶行的忠实辩护人，是所有的男无赖、女无赖的支持者，暂且不提那些靠妓女吃饭的人，从王子到街头流浪人我们都广为收容，殷勤接待，对所有的罪人都面带微笑，在你们面前善意地为他们辩护。我们假使真正爱我们这一行业，以罪行的大小来衡量我们律师的倾向，我们就不能有尊重人的心。我们看够了这种腐蚀的潮流，它从权力机构的首长腐蚀到最坏的无赖，我们对各种过程太清楚了，这类手法，这种成就知道得太清楚了。地位、职权、名誉都粗暴地因此换取一点黄金，巧妙地换得某种头衔、工业企业里的股份，或者更简单地只是女人的一吻。我们的责任和职业强迫我们要无所不知，怀疑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是可疑的，于是当发现作为一个凶杀犯坐在我们对面的人，却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信念如此强烈，甚至可以为之殉身的人时，势必吃惊了。

先生们，当人们由于人格的尊严和骄傲，由于对下流行为的憎恶，需要对财产进行保护时，

我们得到了尊敬。但是我们，我们这类人不像这个人，在心灵深处我们并不具备，盲目的、天生的、未经雕琢的信念。

谁允许我给你们说说他的一生。

像过去人们抚养孩子那样他是在将人类一切行为分为善与恶两部分的方式下抚养大的。人们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威指给他看哪些是善，从而区别于恶，正如区分昼与夜一样。他的父亲不属于那些才智至高的种族，这些人高瞻远瞩，看到信念的来源，也认识到由之产生这种区别的社会需要。

因此他长大后，虔敬而自信、信人，热情而目光短浅。

22 岁时，他结婚了。他娶了一个以同样方式教养大的表妹，和他一样单纯、一样纯洁。他得到极为少有的幸运，娶了一个心地正直、朴实的妻子，就是世上极宝贵的和极可敬的妻子。遵循那些家长制家庭里对待母亲的常例，他崇拜他的母亲，这是那种只贡献于神灵的那种崇拜。他将这种信念也部分地传给了他的妻子，并且几乎没有因配偶之间的亲密而有所减少，他生活于绝对不知何为欺诈之中、于执着的诚实坦率和平静的幸福之中，这种状况使他处于另一生活境界之中。他在不欺骗任何人的同时，也不怀疑有人会欺骗他，这就是他。

在结婚之前若干时候，他到了那位最终被他凶杀的朗格莱先生家当出纳。

法官先生们，我们知道，根据朗格莱太太和他的兄弟、也是他丈夫合伙人的贝秀伊先生、她的全家以及这家银行的全部高级职员的作证：卢热尔先生的廉洁，服从、温驯，对上级的谦恭以及遵守规则都是模范的。

而且人家以相应的尊重对待他的模范行为。他习惯于这种敬意，也习惯于对向来受到众口赞扬的卢热尔太太表示的那种尊敬。

她得了伤寒病，几天后死了。

他无疑深深地怀着痛苦，一种平静的、条理分明的痛苦。人们只从他苍白的脸色和绉纹的变化看出他伤心到了何种程度。

先生们，这时出现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这个人结婚至此已经有 10 年之久。10 年来他一直总能感到有一个女人在他身旁。他习惯于她的照料，她的那种熟稔的声音；当回到了家里时早上的早安、晚上的再见，也习惯于女性袍裙可爱之至的窸窣之声，习惯于使生活变得轻松的爱抚；有时是爱情的，有时是母性的，习惯于这些使时间不那么缓慢的爱的存在。他也许还习惯于桌上有蜜饯之类小吃，习惯那些不为人所感到却渐渐变得不可或缺的种种关切。他不能再独自生活。于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他养成了每晚到邻近啤酒店里坐上一两小时的习惯。他坐在那儿不动，喝上一大杯，漫不经心地，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瞅着台球桌上的弹子在烟斗的云蒸雾气之中追逐，一边并无思考地听着玩球人的争执、邻桌上客人的政治议论，还有偶尔在大厅的另一头为一个粗俗的笑话引起的哄笑。他常常由于疲乏或者厌倦而以入睡收场。但是在心田的深处和肉体的深处，都不可拒抗地需要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肉体。于是不知不觉地逐晚一点一点移近那个女出纳所在的柜台。这是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他不能自已地受到她的吸引，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他们很快就谈上话了。他已经习惯于在她的身旁度过所有的夜晚，对他这里是很甜蜜的。

她妩媚而殷勤，因为这行买卖里应该微笑，并且她以尽量频频地斟满他的酒杯为乐，这能使营业兴旺。但是卢热尔日甚一日地对这个他不了解的女人感到钟情，他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他只是爱她，因为他对她的其它方面都看不到。

这个狡猾的小女人很快就看到她可以从这个天真的人身上捞一把，于是她探索从他那儿淘金的上策。最妙的肯定是使他娶她。

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办成了。

审判官先生们，用得着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女人的品格属于最不正派的，而那场婚姻远不能对她的不轨言行加以约束，而看来相反地使之更不要脸吗？

由于女性奸诈的好赌天性，她似乎以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职员一同来欺骗这个老实人为乐。我说：和所有的人。先生们，我们有那些信件。很快这就成了公开的丑闻，只有丈夫不知道，这是通常情况。

最后，这个女无赖出于易于理解的利益，也勾引了老板的儿子，这是一个 19 岁的青年。她对他的身心很快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朗格莱先生由于对他这位职员的友情，迄今出于善心闭目不视，而对他的儿子落进了这双手感到憎恨，我应该说是对落进了这个危险动物的怀抱中感到憎恨。

他错在他的父辈尊严一受到打击的时候，就立即找卢热尔先生来谈话。

先生们，我还剩下要给你们说的就是临终者亲口说的犯罪经过，并经验察官收集的话：

“我一知道我的儿子就在前夕给了这个女人一万法郎，我的愤怒就超过了我的理智。当然，我从没有怀疑鲁其尔先生的信誉，但是盲目无疑比种种不是还要危险。

“我把他找来并且对他说我被迫要撤消他的任职。

“惊愕之下，他站在我前面不走，不能理解。最后他带着某种程度的激动要求解释。

“我拒绝给予答复，同时，保证我的理由纯属私人性质。他于是认为我怀疑他不诚实，脸色十分苍白，请求我，催促我提出解释。在这一观点上，他是有理由的，而且有权申诉。

“由于我一直沉默，他骂我，攻击我，愤怒到如此程度，以至我怕会发生殴打。

“这时，由于有一个伤人的字眼狠狠地朝我心上扎进去，我猛然对他摆清了全盘事实。

“他呆站了几秒钟，用恶狠狠地眼光瞪着我，而后我见到他拿起了我桌子上用来启封某些簿藉用的大剪刀，接着我看到他举起胳膊扑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时觉得有什么东西扎进了我的胸脯，在前胸的上部，一点没有觉得痛。”

审判官先生们，这件凶杀案的简单故事就是这样。还要说些什么为他辩护呢？他盲目地尊重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为他曾如理所应当的那样尊重过第一个妻子。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考虑，被告得到免罪释放。

# 马尔德茵

这件事撞到他身上，是某一个星期日在教堂里祈祷之后。那时他从那教堂里出来，沿着那条通往他家的洼路上走，这时那个马尔德茵也正回家，她刚好在他前面。

那父亲这时用一种富农式的稳重步儿，伴着他的女儿走着。他看不起那种工作布大褂，穿的是一件灰色呢的短上衣，戴着一顶宽边的硬顶圆帽。

她身上束着那副每星期只用一回的腰甲，直挺挺地走着，腰窄肩宽，微微地摆动那个凸出来的臀部。她头上戴着一顶由伊弗朵帽压制作的簪花帽子，露出了她那一整段健壮滚圆而柔软的脖颈，和脖颈上的那些因风吹日晒而发红的飘动的黄色短发。

他，白努司特，只瞧见她的背影；但是他却很熟悉她的面容，虽然他向来并不多注意她。

忽然一下，他向自己说道：“真是，这个马尔德茵真算得上一个美貌的女子。”他瞧着她去了，觉得自己受了冲动，陡然赞赏起来。这时他竟不必再去看看那个脸蛋儿，不必。他眼中保留着她那身材的形象，一面继续自言自语道：“真是，这是个美貌的女子。”

马尔德茵预备走进马尔德茵庄——她父亲让·马尔德安的田庄——而向右转弯了；她侧身向后面瞧了一下。她看见那个神情看来有点儿叫人好笑的白努司特了。她高声说：“早安，白努司特。”

他回答道：“早安马尔德茵；早安，马尔德安老爹。”于是他过去了。

他回到家里的时节，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他的坐位，在他的娘的对面，在他的两个长工的旁边，家里那个女工，去取苹果酒去了。

他喝了几调羹的汤，随后便推开了那只盆子。他的娘问道：

“你不舒服吗？”

他回答道：“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我肚子里像灌满了羹汤，于是我就不饿了。”

他瞧着旁人吃东西，一面偶然切一小块的面包，从容地送入口里去，长久地咀嚼着。他念叨着马尔德茵：“这倒真算得上一个美貌的女子。”说实话，他以前对于她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步，这个感觉这样陡然而来，其力量之强，竟使他因此而不思饮食了。

他对于那份煨牛肉，也不去动一点儿，他的娘说：

“什么话，白努司特，你应当勉强吃一点点，这是羊排骨呀，这于你有益，一个人在胃口不好的时节，应当勉强吃一些。”

他咽了几块儿，随后便把那盘子推开了，说道：“不行，一点也吃不下。”

午后，他走到那些地里兜了一个圈子，并且叫那小长工去休息，自己顺便来遛遛牲口。

田野里空无一人，这本是例假的日子。在一片生着苜蓿的平原里，四处都是一些侧身而眠的牛，它们肚子胀得老大，对着日光，细嚼那些反刍的草。一些卸下来的犁头，摆在一块耕好

了的田的角上；那些已经耕好了的地，在那些新刈未久麦茬头正在腐烂的黄色地里，平平展展地一方一方等着播种。

一阵略见干燥的秋风在平地上拂着，告诉我们在夕阳落山之后是会凉爽的。白努司特坐在一个沟边，如同要使脑袋透透气似地将帽子搁在膝上，而后在这个田原的沉寂境界里高声说道："若是论到美貌的女子，她倒真算是一个。"

夜晚，他在床上，依然想着，第二天醒来的时节，又是如此。

他不愁也不怨，他却说不清他有点怎样。像有一点什么抓住了他，勾住了他的灵魂，一种无法摆脱的念头使他心里痒痒的，我们常常遇见一只大的蝇子被人关在一间房里，于是便总听见它嗡嗡地飞。这声音一来，便使我们生厌，使我们发烦。忽然它停止了；我们也就忘记了；但是，忽然它又闹起来，因此我们只好抬起头来找。我们既捉不住它，也赶不走它，更弄不死它，并且就是叫它停止不动也一样做不到。刚好歇息一会儿，它又开始嗡嗡了。

马尔德茵的影子，正像一只被人关住的蝇子一般，在白努司特的头脑里捣乱。

随后，他起了个念头，想再去看她，于是他在马尔德茵庄前过了好几次。末了，他瞧见她了：她正在那根张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绳子上晒衣。

那一日，天气是热的；她只穿上一条短裙和一件衬衣，当她伸起胳膊去悬挂要晒的物件时，这衣裳便在她身上，明晰地勾出她那挺起的腰肢。

他靠着那条沟蹲了一个多钟头，甚至她走了以后他也没有动。回得家来，他比从前更加思念她了。

在这一个月的期间里，他头脑中只有她。有时听到旁人在他跟前谈起她的姓名，他竟至于颤栗。他不思饮食了，并且在夜晚，浑身出汗，使他不能安眠。

每逢星期日在教堂做祈祷的时节，他的眼光始终没有和她相离。她窥见了这种情形，因为这样地受到爱慕而感到愉快，一直向他微笑。

不料有一天傍晚时，他在一条路上遇见她。她看见他来了便停住不走。于是他连忙走向前去，虽然因感惧交集以致呼吸紧张，但是却决然要向她谈判。他于是开始支支吾吾地说道：

"您看明白没有，马尔德茵，这件事不能这样拖下去了。"

她如同挑逗他一般地回答道：

"谁不能再延搁呢，白努司特？"

他说：

"我真是时时刻刻惦着您。"

她拿双手支在腰下，对他说：'

"这不是我强迫您的。"

他口吃地说道：

“谁说，是您，我现在茶饭无心连瞌睡休息都不知道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很低地说道：

“应当怎么办才能医好这一切呢？”

他愣住了，摇着胳膊，张着大嘴，站着发呆。

她在他肚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于是便跑掉了。

从此以后，他们常常在那些僻静道路的水沟边相遇了，或者在日落时，他赶着他的马而她赶着她的牛，在田腾边聚会。

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受到了一种有力的推动，把他推到了她的身旁了。他真是想抱住她，扼住她，吞掉她，把她和自己捏成一体。并且他还因为无力办到，因为忍耐不住，因为她目前还没有属于他，他们还没有捏成一个生命，而气得浑身发抖。

现在，本地有人议沦他们的事了，有人说他们已经彼此相许。他向她询问过，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而她所回答的是“愿意”。

他们只等机会去和他们两方的父母谈判这件事。

不料，她忽然不在那种约定了的钟点来会他了。他就是在她的田庄附近徘徊，也始终没有见到她。所以他只能在星期天到教堂做祈祷的时节向着她望望。有一个星期日，神父刚讲完道，便在讲台上宣布威多利亚·马尔德安姑娘和约瑟华兰那小伙子，彼此已经订了婚约。

白努司特顿时觉得自己的手里得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如同有人在那里抽干了血似的。他两耳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过了好一会，他才发现自己让眼泪把圣经滴湿了。

他守在自己的卧房里躲了一个月，而后，才重新恢复了工作。

但是，他毕竟没有痊愈，并且依然记挂着那件事。他回避那几条环绕她住宅的道路，藉此免得看见她天井里的树，但这样一来，却使他无论早晚都得兜一个大圈子。

现在，她已经和华兰结婚了，这是本地一个最有钱的农人。白努司特和他彼此不谈天了，虽然他们本来是从童年时代就要好的。

有一天，白努司特在村政公所前面经过，听见有人说是她已经怀了孕。他不仅不因此而感受一种大的痛苦，并且反而松了口气，这完结了，现在，的确完结了。这件事隔离他们。比结婚的隔离力量强得多了。实际上，他更愿如此。

过了好几个月又好几个月。他有时看见她用沉滞的步儿向着村里走去。她瞧见他，脸便红了，于是低着头快步走开去。至于他，他也故意绕道，免得碰上她的眼光。

但是，他带着惶惑的神情，推想他在某个早晨很可能和她劈面相遇，被逼得向她说话了。在经过以前相握相偎时给她所谈的那一切以后，现在他能够向她说什么呢？因此他便时常还想起他们在沟边所践的约会了。她在那样的山盟海誓之后，居然又像现在这样做真是卑

劣。

然而，这伤感渐渐从他的心里离开了，只剩下一种抑郁。终于有一天，他第一次开始又在他往日惯常经过的那条靠近她住宅边的道路上行走了。他远远地便瞧着那屋顶，就是那儿，就在那屋子里头，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块儿过活呀！那些苹果树已经开着花，雄鸡在埘堆上啼着。那房子仿佛是空的，那些人都到田地里去忙春耕了，他在那栅栏边止住了脚步，望着那天井里出神。那条狗在它的窠前睡着了，三条牛犊彼此相随，用慢步向着池塘走去。一只肥大的火鸡，在那门前开屏，一面带着舞台上的歌手的姿式，向那一群雌鸡炫耀自己的羽毛。

白努司特靠住一枝马桩站着，于是忽然觉得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强烈冲动所制了。但是，陡然之间，他听见了一声叫唤，一声从那房子里传出来的大声呼救的叫唤，他不禁慌张失措了，双手抓紧了马桩，侧耳静听。又有一声拖长的惨痛的叫唤，钻入了他的耳朵，钻入了他的灵魂和肉体里。这是她在喊！他连忙奔上前去，穿过那养牲口的场子，把门推开，于是看见她正在那种临盆的疼痛中受着煎熬：躺在地下，浑身抽掣，脸色灰白，双眼猛张。

这时，他站着不动，脸色灰白，浑身抽掣，似乎比她还厉害一些，他口吃地说：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马尔德茵。”

她喘着气回答道：

“哎哟！请您不要离开我，请您不要离开我，白努司特。”

他瞧着她，不知道怎样说，怎样做。她又开始喊着：“哎哟！哎哟！这真和裂开我一样！哎哟！白努司特！”

于是她骇人地转侧起来。

陡然之间，一种奋发的冲动，使白努司特要去救护她，安慰她，给她解除疼痛，于是他弯下身体，把她抱起送到床上；末了，在她依旧呻吟的当口，他给她脱了衣裳：短褂，裙袍和短裙，都解除了。她咬着自己的拳头，制住自己的叫唤。于是他照着他平时给牲口，譬如母牛母羊母马之类，所应用的手续，执行一切：他帮助她，末了他手里接住了一个啼哭的肥胖婴孩。

他给他揩了一下，便拿一块烘在火炉边的抹布裹住他，再拿他搁在那堆掷在桌上预备烫平的衣衫上面；随后他才回到那产母身边。

他把她抱起重新放在地下，然后去给她更换床上的被褥，又把她抱上床去，使她再行安睡。她口吃地说：“谢谢，白努司特，你是一个好心的人。”随后，她像是感受到一种羞愧，流了点儿眼泪。

在他，他已经不爱她了，完全不爱她了。一切都已经完结了。为什么呢？怎么会的呢？他说不清楚。这件刚才发生的事，竟医好了他的病了，它的效果胜过了 10 年离别的力量。

她，很衰弱了，很感动，问道：

“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用一种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他们又归于缄默了。几秒钟后，那母亲用一种衰弱的声音说：

“抱给我看看，白努司特。”

他便去抱那个婴孩，然后如同拿着圣餐的面包似地去捧给她看，这时约瑟华兰出现了。

他开始一点儿也不懂；随后，忽然，他猜着了。

白努司特很觉狼狈了，他口吃地说：“我原先，我原先这样走过这里，听见她正叫唤着，于是我便进来了……这儿是你的孩子，华兰！”

于是那丈夫的眼眶儿包着眼泪了，走上一两步，接住对方抱给他的那个娇弱的小生命吻着，有好几秒钟因激动而透不过气来，他把那婴孩搁在床上，伸出了两只手给白努司特：

“请你握我的手，请你握我的手，白努司特，我们两个人中间的一切，你瞧，都明白了。倘若你愿意，我们将来依然是一对好朋友！……”

于是白努司特回答道：“我很愿意，实在话，我很愿意。”

# 宵游

在雷恩驻防，过着逍遥生活的中士瓦拉茹为了住到他姐姐帕杜瓦太太家里去，得到了八天的假期。因为当他发现自己与家中处得不好，而且一文不名时，曾为此给他姐姐去过信，希望这样可能得到一周的逍遥生活。她是个好说教，容易生气的虔敬女人，他这回去完全不是因为他很爱这位媚姐，而是因为他需要钱，大量的钱，而他记得所有的亲属之中，只有帕杜瓦这一家子是他没有敲过竹杠的。

瓦拉茹的父亲原来是在昂热的园艺家，现在退休了，已经断了给他这个败家子的资助，有将近两年没有见他了。他的女儿嫁给了原来是财政部职员的帕杜瓦，刚被任命为瓦讷税务局的税务官。

于是瓦拉茹从火车上下来后，径自到了他的姐夫家里。他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他，他正和附近的一些布列塔尼的农民在争论。帕杜瓦从椅子上站起来，从放满了文件的桌子上伸过手，一边喃喃地说：“请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招待您。”又重新坐下去，继续他的讨论。

这些乡下人一点也不懂他的解释，这位税务官也不懂他们的论点；他说的是法语，那些人说的布列塔尼话，而那位当翻译的雇员好像谁的话也没有听懂。

时间拉得很长很长。瓦拉茹看着他的姐夫，一边想：“多蠢！”

帕杜瓦看来将近 50 岁了；高个儿，瘦骨棱棱举动迟钝，多毛，两道弓起的眉毛在他的眼睛上形成了两道毛的拱门。头上戴着一顶镶金条的丝绒帽子。懒洋洋地瞧着，好像怎样都行。他的言词、姿势和思路都是软软的，瓦拉茹又想道：“真蠢。”

他是个属于好吵吵嚷嚷之流的人。对这些人说来，生活的最大乐趣无过于咖啡厅和嫖娼宿妓。他对生活中这两项之外的事一窍不通；对任何人都吹牛、大声嚷嚷、傲慢之至，由于极端

无知而蔑视一切。当他说：“狗娘养的，真够乐的！”准是他的最好评价，用这词来表达他的心灵是恰如其份的。

帕杜瓦最终打发走了这些乡下人后，问道：

“您好吗？”

“不错，您看，就这样。您呢？”

“还行，谢谢。您能想到来看我们，真太好了。”

“啊！我早就想来了，可是您知道，当大兵这一行是不太自由的。”

“啊！我明白，我明白；这没关系，真是承蒙关心了。”

“若斯菲娜好吗？”

“好，好，谢谢，您马上就能见到她。”

“她上哪儿去了？”

“她去拜访几个人，我们在这儿有很多亲友，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城市。”

“我料到是这样的。”

这时门开了。帕杜瓦太太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朝弟弟走过去，伸过面颊去，并问道：

“您来好久了吗？”

“不，才半小时。”

“啊，我以为火车会晚点。请到客厅里来吧。”

他们走到了隔壁房间里，让帕杜瓦弄他的数字和税款。

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她说：

“我听说有关你的一些搞女人的事。”

“哪些事？”

“看来你过得像个浪荡子，醉酒、借账。”

他的样子像十分吃惊。

“我！从没有的事。”

“啊，别否认，我知道。”

他还替自己辩护，可是她给他这么狠狠的一顿训斥。他只好闭上嘴，不响了。

而后她说道：

“我们 6 点钟吃饭，吃饭以前你可以自由。我不能陪你，因为我有不少事要办。”

独自呆着，他在睡觉和散步之中犹豫不定。他来回看着到他房间里去的门，和到马路上去的门。他决定上马路去。

于是他出去了，腰上挎着军刀，开始在那个布列塔尼的凄凉城市里漫步遛达，这个在内海海滨的城市是如此慵懒平静，死气沉沉。他看着那些灰色的小房子、稀稀拉拉的行人，空荡荡的店铺，自己低声说：“没有娱乐，没有玩处，到瓦讷来真是个倒霉主意。”

走到码头上，也是这么阴沉，他从一条荒僻冷静的林荫道回来，到家快 5 点了。于是他躺到了床上想睡到晚饭时候。

女佣敲门叫醒了他：

“先生，开饭了。”

他下楼去。

潮湿的饭厅里，靠地的壁纸已经脱胶了，在没有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汤罐，还放着三副凄凄凉凉的刀叉。

大家坐下，那位妻子和丈夫在他们的胸前画了一个小十字，而后帕杜瓦分汤，油呼呼的汤。这天是吃蔬菜肉汤。

吃过汤后上牛肉。牛肉太熟，已经化了，成了油腻腻、稀烂的一团。这位军士慢慢地、没有胃口、没有劲头地嚼着，一边生气。

帕杜瓦太太问她的丈夫：

“你今晚到首席院长家去吗？”

“是的，亲爱的。”

“别呆到太晚。你每次出去都弄得劳累了。你的身体不好，对付不了这种社交。”

于是她谈论瓦讷的社交界，这是个出色社会，由于他们对宗教虔诚的感情，帕杜瓦一家受到尊重。

而后上土豆泥，还有一盘猪肉冷盆，表示对来客的欢迎。

最后是奶酪。没有咖啡。

当瓦拉茹明白他得单独和他的姐姐一起度过这个晚上，挨她的训，听她喋喋不休的说教，还得不到一小杯润润喉，让这些谴责听起来顺耳些时，他感到受不了这种屈辱，于是声称他得

到宪兵那儿去办理他的许假手续。

一到7点，他就溜走了。

刚上马路，他就像从水里出来的狗一样，首先浑身摇一阵。他低声说：“老天爷，老天、老天爷！真要命！”

于是着手找一个咖啡厅，找城里最好的咖啡厅。他在一个市场上的两盏煤气灯后面找到了。里面有五六个男人，不吵不闹近乎绅士的人，胳膊支在小桌上在慢慢喝酒闲谈，还有两个在玩台球，弹子在绿毡上面滚来滚去互相碰撞。

人们听见他们计数的声音，“十八，……十九，……运气不好……啊，这下子真漂亮！打得妙。……十一……该用红的。……二十……球放到头上去，放到头上去。……十二嗨！我有道理吧？”

瓦拉茹吩咐道：“一小杯咖啡和一长颈瓶的上等酒，要最好的。”

而后他坐下来，等他的饮料。

他习惯于和他的伙伴一起，在喧闹和烟斗的烟气之中，度过自由的黄昏时刻。这儿的寂静和安宁使他生气。他开始喝起来，首先是咖啡，而后是他那瓶白酒，接着是他要的第二瓶。他现在想笑、想叫、想唱、想打人。

他对自己说：“见鬼！我这阵子上劲了。我得找点儿乐子。”于是他立刻起了找些妓女来开心的念头。

他叫堂倌道：

“喂！茶房！”

“来啦，先生。”

“您说，茶房，这儿到哪可以开心？”

这位被这问题弄蒙了。

“我不知道，先生，这儿就是！”

“什么这儿是？那末，你的‘开心’是什么事，你？”

“可我不知道，先生，喝好啤酒或者好白酒吧。”

“滚开，孱头，那些姑娘们，你们怎么叫？”

“姑娘们？啊！啊！”

“对，那些姑娘，在这儿上哪里找？”

“姑娘？”

“对啦，姑娘！”

那个侍者走过来，压低了声音：

“您是问窑子在那儿？”

“对了，老天爷！”

“您靠左走第二条路，而后右边的第一家——这是 15 号门牌。”

“谢谢啦，老伙计。”

“谢谢，先生。”

于是瓦拉茹一面叨叨“左边第二条，右边第一家，15 号门牌，”一边朝外走。可是几秒钟之后，他想“左边第二条，……这不错……可是出咖啡厅的时候是应当向左还是向右？罢了！活该，我们马上就会清楚。”

于是他朝前走，转进了左边第二条路，再进右边第一条路，接着找 15 号门牌，这是一幢外貌相当漂亮的房子，在关了的百叶窗后面还可看到二层的灯亮着。大门仍然半掩着，楼道里点着一盏灯。这个军士想道：

“准是这里。”

于是他走进去，因为没有一个人来，他叫道：

“喂！喂！”

一个小女用人出来了，当她看见一个当兵的时候惊呆了。他问道：“您好，孩子，姑娘太太们在楼上？”

“是的，先生。”

“在客厅里？”

“是，先生。”

“我上去就行？”

“是的，先生。”

“迎面就是门。”

“是，先生。”

他上去，打开一张门，于是看见由两盏灯，一盏大挂灯和两个枝形烛台照得亮堂堂的房间，

四个袒胸露肩的太太好像在等谁。

他们中间三个年轻些的神气不自然地坐在石榴红的丝绒椅子上，一个大约四十五六岁的第四位在往瓶子里插花，很胖，穿着一件绿色的丝裙袍，她硕壮的胳膊和胸脯从里面露出来，这件裙袍活像一朵骇人的大花的包皮带，包的一朵扑了粉的大玫瑰花。

这个军士招呼道：

“您们好，太太们。”

那个年长的回过身来，显得有点儿吃惊，但是弯弯腰说：

“您好，先生。”

他坐下了。

可是看到人家不像热中于接待他，他想可能这里只容许军官来，这想法有点叫他着恼。后来他对自己说：“管它！要是有个军官，我们瞧个明白。”于是他问道：

“喂，过得不错吗？”

那位胖太太，可能是房子的女主人回答道：

“很好，谢谢。”

他再也找不出话了，大家都不响。

虽然他由于自己胆小而有点羞愧，最后他带着忸怩笑着说道：

“好吧，既然不逗乐子，我买瓶酒。……”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那张门重新开了，柏杜瓦穿着黑色衣服走了进来。

这时瓦拉茹发出了一声欢叫，他立了起来，扑到他的姐夫身上，抱住了他，拉着他绕着房间跳舞，一边喊着，“瞧柏杜瓦……瞧柏杜瓦。”

而后放开了吃惊得糊涂的税务官，对着他的脸叫道：

“哈，哈，哈哈！滑头！滑头！……你原来是寻欢作乐，你……唉！滑头！……而我的姐姐！……你丢开了她，说吧！……”

一想起这种意外情况的种种好处姐夫会被迫给他贷款，无可回避地让他敲诈。他挺直了身子躺到了软榻椅上，大笑不已，以至这榻椅都咯咯作响。

那三位年轻的太太一下子站起来逃走了，而那位老太太朝门后退过去，像快要晕倒了。

于是两位带着勋章的先生出来了，都穿着礼服。柏杜瓦赶快朝他们跑过去说：

“啊！首席院长……他是疯子……他疯了……人家为了康复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你们

瞧得清清楚楚他疯了。”

瓦拉茹重新坐起来了，再也弄不清楚，突然猜到他闹了大傻事。接着他站了起来，转身对着他的姐夫，问道：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可是柏杜瓦，突然一下子怒气冲天，结结巴巴地说：

“哪里……哪里……我们在哪里……倒霉……无赖……无耻……我们在哪里……在莫特曼首席庭长家里……在……莫特曼……唉！……下流坯！……下流坯！……”

# 忏悔

当冯兑恩少校娶了珞林艾士德尔小姐时，亲友们早就断定他们这个新家庭是不会好的。

珞林小姐是个秀丽而纤弱的金发女子，素以勇敢著名，在 12 岁的年龄时，已经具有一个 30 来岁的妇人的稳重态度。这是那些早熟的巴黎式的小女人中的一个，仿佛是带着那做人的一切知识、女性的一切狡猾、大胆放肆的思想和各种玩弄世人的深心巧法而降生在世上的。她们所有的行为，仿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们所有的步骤仿佛都是有盘算的，她们所有的议论，仿佛都是经过衡量的，她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当面给她们同类耍手段。

并且，这位小姐也是意趣横生的；她很欢喜笑，有时遇到一件使她认为既妙且奇的事，竟笑到不能自主和不能回复原状的地步。她用那种极放肆的样子当面嘲笑旁人，但是却带着那点儿永不使人生气的娇态。

她是有钱的，很有钱的。由一位神甫的介绍，她和冯兑恩少校结了婚。这位军官，从前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里以那种最严厉的方法抚育出来的，因此他在军队里头，也保留着一些修道院式的习惯，一些很刚强的主意和一种绝不通融的性格。世上本来有些必然成圣或者必然成恶的人。在他们的心中，自己的思想居于绝对主宰的地位；他们的信仰心和决断心，是不可挠屈的和不可变更的，他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这是一个高大的金发青年，严肃正直，胸无城府，心思是简单肤浅而执拗的，然而这类的人尽管在世间活着，却永远不懂生活的那些内幕，那些微妙和那些机巧，他们什么也不会猜度，不会疑虑，并且也不容许旁人的思量、审度，不容人家和他们有不同信念和处理方法。

当初珞林小姐一看见他，就立刻看透了他的性格，于是便应许嫁给他。

他们组织了一个异常美好的家庭。她温柔、灵活而聪明，很知道将自己应当保持的地位显示出来，从不耽误参加慈善和喜庆节日；到教堂礼拜和到戏院看戏，都是按时刻的，端庄而装饰入时，略略显出一种嘲讽的神情，正正经经和她那个正经的丈夫谈话时，眼睛里有种闪光。她拿她和本区以及附近的神甫所做的善举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利用这类慈善的事务，使自己镇日在户外活动。

但是，有时候她说到这类慈善举动的中间，竟夹上一阵大笑，一阵不能自禁的神经质的大笑，使她全身都震动了。这位少校不免惊讶，不放心起来，瞧着他的妻子在对面笑的连气都转不过来，心里竟有点儿不悦了。等到她略归宁静的时节，他便问道：“您究竟有些什么，珞林？”

她答道："没有什么！我想起一件怪事呀！"于是她便说一件不相干的故事。

在 1883 年的夏天里，冯兑恩参加了第 32 军演习。

有一天晚上。因为他们正好在一个城市的附近扎营，而这以前已享受过 10 天帐棚和地榻的生活，享受了 10 天辛苦和拘束的生活，于是这位少校的朋友们，决计好好地吃顿夜饭。

冯兑恩先生开始却拒绝加入到他们的道伴里去，随后因为他的拒绝使他们惊讶，便只好答应了。

那位靠着他坐下的发弗雷中校，一面谈着那些最使这位少校醉心的军事行动，一面不住给他一盅一盅地斟酒。那日白天本来很热，有一种沉闷干燥而将变化的热气；并且这位少校毫不思索地喝着，渐渐地一阵新的快活钻到他的身上了，那就是某一种活泼而正燃烧着的愉快，一种人间的幸福：充满着苏醒了的愿望，莫名来历的欲望，说不明白的期待。

在晚餐已毕而用糖果的时节，他已经醉了。他说着，笑着，闹着，被一种喧嚣的醉劲儿，被一种为那素来明智而安定的男子的发狂的醉劲儿所支配了。

有人提议到戏院里去消磨这晚的光阴，他便陪着他的同事们去了，其中有一个，碰见了一个曾经被他爱过的女演员；末了便组织了一场夜半的便餐，邀请了那戏班子里的一部分女性人员参与。

这位少校第二天醒来时，才知道自己在一间素未到过的房间里，和一个金黄头发的小女人躺在一块儿，她瞧见他张开了眼睛便向他说："早安，我的猫儿！"

他开始竟有点儿不懂；随后，渐渐里记起了一些事，对此多少总有点惭愧。

于是他一言不发地从床上起了身，着好了衣裳，并且拿他的零钱，一齐都倒在了那个炉台上面。

当他瞧自己戎装佩刀站在这一个窗帏凌乱而睡榻上满布着可疑的斑点的房间里的时节，不禁惭愧起来，于是竟不大敢走出这房门，不大敢从那条可以遇见一些人的扶梯下楼，不大敢在那个看门人的跟前走过了，尤其不敢在那些行路者和邻居的众目昭彰之下走到街上。

那婆娘却不断地说："你遇着了什么？你失掉舌头吗？然而昨天晚上，你却拿它伸得好好儿的！真是一个蠢东西！"

他用军仪向她致敬，末了，便决然开溜，洒开大步回到营里，自以为旁人从他的衣裳和仪态看来，可以猜得出他是从一个"姑娘"家里出来的。

于是那懊悔心——缠住正直而小心谨慎男子不放的那种懊恼心—一钳住他了。

他自行忏悔，受了圣餐；但是始终觉得不大自在，因为自己的堕落纪念和一种负债般的感情一一有负与他妻子的神圣契约——始终追着他。

在一个月以后，他才和他的妻子重行相会，因为在那演习的时期里，她始终住在她的娘家。

她张开胳膊带着微笑向他跟前走过去。他却用一种心虚者的狼狈态度接待她；并且一直到

傍晚时，他始终禁止自己和她说话。

一经他们两口子单独相对，她向他问道：

“您有点儿怎样，朋友？我觉得您和以前很不相同。”

他用一种忸怩的神情回答道：

“我实在一点儿什么也没有，绝对什么也没有。”

“好好说，我很了解您，并且我拿得很稳：您有点心事，一件挂虑，一件伤脑筋事，一件厌忌事，我知道是什么事儿呢？”

“不错，有，我有事挂心。”

“哦！哪件呢？”

“叫我告诉您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啵法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您叫我不安，现在。”

“我没有理由可说。但是叫我告诉您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这时候她本来坐在一张对话的长围椅上，而他却拿双手叉在背后，一纵一横地走着，一面却躲着她的视线。

她接着说道：

“想想吧，我应当使您坦白忏悔，这是我的义务，并且，我还要求您吐出真情，这是我的权利。您对于我不能有秘密，我对于您也不能有。”

他转背向着她，拿身体伏在窗子上，一面说道：

“好人，世上有一些事以不说为妙。那件使我挂虑的事，就属于这类。”

她站起来了，走到了这房间的那一头，用胳膊攀着他，随后在使他转过来之后，两手搭在他的肩上，一面宁静微笑抬头瞧着他说：

“瞧呀，夫君（她在调情时就这样称丈夫），对于我，您什么也瞒不了我。我相信您一定做了件坏事。”

他喃喃地说：“我做了点儿很坏的事。”

她高声地说：

“哦！坏到这样吗？这件事出自您，我真很惊讶！”

他活泼地答复道：

“我再也不能给您多说什么了。不必白花心力来盘问我。”

但是她把他拉到那张围椅跟头，强迫他坐下，自己却坐在他的右腿上面，并且轻轻地飞一般在他髭须的尖角上吻了一下：

“倘若您现在什么也不给我说，我们就会永远不得安宁了。”

他被懊悔所伤，被烦恼所苦，只得支吾地说道：“倘若我告诉您我做了什么，您会因此永不原谅我呀。”

“完全是相反的，朋友，我立刻便会原谅您。”

“不会，那是办不到的事。”

“我现在先答应您这件事。”

“我告诉您那是办不到的事。”

“我向您发誓一定原谅您。”

“不，亲爱的珞林，您做不到那样。”

“您真没用，朋友，别说笨话了。一方面不肯拿您做过的事告诉我，您就使我相信这会是些极坏的事；并且我便会永远挂在心上。结果对您的钳口不言会埋怨得不亚于那件我不明底蕴的坏事。若是您现在开诚布公说出来，一到明天我便会忘记了。”

“就是……”

“什么呢？”

他连耳朵都红了，于是用一种正经的声音说道：

“我像在一个神甫跟前忏悔那样，向您忏悔吧，珞林。”

于是她的嘴上，露出了那种在听着他说话时所惯有的迅速的微笑，末了用一种略带嘲笑的神情说道：

“我洗耳恭听。”

他接着说道：

“您知道，亲爱的，我素来是饮食有度的。我只喝点儿兑着红葡萄酒的水，从没有喝过烧酒那类的东西，这是您知道的事。”

“是的，我知道这些事。”

“既然如此，请您想想吧，在这次演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夜晚，渴极了，很倦，很乏，并且让自己跟着去玩，并且竟随意喝了点儿……”

“您那回竟喝醉了吗？哼，那真丢人。”

“对呀，我那一回竟喝醉了。”

她露出了一种严正的神情：

“那一回，到底完全喝醉了吗？从实说来吧。醉到不能走路吗？说吧。”

“哦！没有，还没有到那种程度。那时我虽然失掉了理智，却没有失掉那种维持身体重心的本能。我说着，我笑着，我像疯了似的。”

因为他又缄默了，她便问道：

“都在这里了吗？”

“不然。”

“哦！……以后呢？”

“以后……我于了……我于了一件没廉耻的事。”

她瞧着他出神，心中忐忑起来，有些摸不着头脑，并且也有点儿激动。

“究竟是什么事，朋友？”

“我们同着……同着一些女演员吃宵夜……并且现在我不知道那是怎样弄的，我对于您做了负心的事，珞林。”

这段话，他是用一种庄重严肃的态度说的。

她身体略略掣了一下，随后，她的眼光因一种陡然来的快乐，一种深刻而不可抵抗的快乐而闪烁了。

她说道：“您……您……您对我做了……”

并且一阵清脆而急促的巧笑，在她的齿缝间分成三次冒出来，以致这句话也一再被打断了。

她极力再做出庄重的神情，但是她每逢将要说出一个字，那笑声便在喉管里发抖，随即迸了出来，才立刻止住了，然而那新的笑声又出来了，像一瓶开了塞，止不住冒沫的香槟酒的气体一般，总在往外冒。她拿手掩着嘴，想使自己归于宁静，把这场喜气洋洋的倒霉危机硬塞进口中；但是那笑声却从指缝里流了出来，震动了她的胸膛，直往外冒：

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您……您……您对于我做了负心的事……哎哟！……哎哟！……哎哟！”

于是她用一种异样的神情瞧着他，情不自禁露出那样嘲弄的意味，以致这位少校目瞪口呆。

末了，忽然一下，她不能自持了，便放声大笑……她笑个不住，像犯了神经病似的。一些短促的叫声从她口里迸出来，又简直像是从胸膛里迸出来的；末了，她用双手捧着肚子，长长

地呛了好几回气，像小孩们咳嗽时的情形一样。

并且，每当她努力使自己定神时，却都转而引起一阵新的狂笑：每当她想说话时，却都转而使她笑的更厉害了。

“我的……我的……我的……可怜的朋友……哎哟！……哎哟！”

他立起了，任凭她独自坐在那张围椅上面，末了，他的脸色忽然变成很灰白的了。他说：

“珞林，您现在不仅是不讲礼貌了。”

她在一种因过于快乐而发倦的境界里口吃着说道：

“您……您叫我怎样……我……我……我不能够……您真是……真是奇怪……哎哟！哎哟！……”

他的脸色像铅一样地青了，并且用一种显出有什么新想头的神气愣着眼睛瞧她。忽然一下，他张口像想嚷嚷什么，但是却什么也没有说，只突然向后一转身，把门带上便出去了。

珞林弯着身躯，噎的连气也转不过来，头昏力竭用一种欲绝的笑声笑着，这笑声正像一场几已垒熄的火场上余烬的火焰一般，不时地又腾起一两下。

# 离婚

巴黎有名的律师朋特南，10 年以来，专门为那些怨偶的分离之事辩护并且获得成功。这一天他在他的事务所里，将门打开，侧着身体，让这位新顾客进内。

这是一个强壮而红光满面，有浅黄连鬓胡子的大壮汉？他向他致敬。

“请坐。”那律师说。

那顾客坐下了，在咳了几声之后便说：“我到这儿来，先生，要求您在一件离婚案子里给我辩护。”

“请说吧，先生，我静听原委。”

“先生，我是一个退职的公证律师。”

“已经退职了。”

“是的，已经退职了。我有 37 岁。”

“请您往下说吧。”

“先生，我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很不幸的。”

“这也不止您一人是这样的。”

“我知道，我也替别人抱不平，但我的情形完全是特别的，我对于我妻子的抱怨，是从一种

很特别的原因引起的。但是我现在开始从头说起。我的婚姻是由一种奇特样子结合的。您相信那些带危险性的理想吗？”

“那一点，您是怎样理解的呢？”

“您相信某一些理想之能危害某一些头脑，竟和毒药之危害肉体有相同的能力吗？”

“是的，不错的，也许有的。”

“肯定的！人类间有许多观念，在我们不知道抵抗的时节，便来侵蚀我们，杀害我们，使我们变成疯子。这是灵魂上的一种蠹虫。倘若我们不幸而任凭一个这种带危险性的理想溜到我们身上，倘若在开始的时节，又没有窥破它是一个侵占者，一个女主子或者一个暴徒，又没有窥破它一天比一天发展，又没有窥破它不绝地跟着上来，部署自己的地盘，消除了我们平常的审慎，吸收掉我们的注意力，变更我们的眼光，那么我们便完蛋了。

“这就是轮到了我身上的那件事——”

先生，我向您说过我从前是鲁昂的公证师，那时候，我虽有点紧张，但不穷困，也不宽裕。于是时时极力节省，极力限制自己的一切兴味，是的，一切的！在我那个年龄这是很艰苦的。

既然是公证师，我便很留心地细读各报的第四版，譬如征求及出让及一切小通信之类；从这种方法，我使好几个顾客办成了一些有利的婚姻。

有一天，我就撞在这样一件事上了：

漂亮而受过教育的良家女士，想和有脸面的男子结婚，

并随带二百五十万法郎的现款作嫁资。合意者直接与本人联

系。

谁知这一天正好我约了两个朋友吃夜饭，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纺织家。不知我们那回的谈论，怎样扯到婚姻的上面去了，我便带玩带笑地和他们谈到这位带着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女士。

那纺织家说：“这些妇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那律师却有好几次，看见过这样一类条件结成的好婚姻，于是就详细说了几件，并且转过身来向我另外说了几句：

“你为什么不替你自己把这事打听一番？这还了得吗！二百五十万法郎，自然可以把你拔出困境了。”

我们三人都大笑一阵，于是又谈到别样事情了。

一点钟以后，我就回到了我的家里。

那晚气候很冷。并且我的住宅，是一所老房子，一所很像蘑菇种植场的外省款式老房子。我把手搁到扶梯的铁栏杆上时，一阵冰透了的冷气窜到这只膀子的骨头里了，随后因为摸索墙壁，便伸起了第二只手，一经触到它，第二道的冷气，又侵入我的身上了，这股并且特别潮湿；

末了，它们又在我的胸脯里会合起来，使我满肚皮苦恼忧愁和烦燥。我被一个陡来的回想控制了，喃喃地说道：

“那还了得吗？倘若我有那笔钱，二百五十万法郎。”

我的卧房是很凄凉的，一间由一个兼充厨娘的女仆所整理的鲁昂鳏夫式的卧房。您在这里就看见那间卧房呀！一张没有帏子的大床，一个衣柜，一张梳妆台，一个洗面架子，一个永不生火的壁炉。一些衣服堆在炉台上面，一些纸片摊在地板上面。我便低声按我常去的那个音乐咖啡座里的一个通行调子，慢慢地唱道：

两百万！

两百万！

真正妙，

还有五十万法郎，

加个新娘配套。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娶老婆，等到我钻到被里，陡然就想起来了。因为想得入神，竟耽误了好大的功夫才人睡。

第二天，天还没有明，我就醒了。我记得在 8 点钟光景，应该往大内他街做一件要紧的事。那么我非在 6 点钟起来不可了，而那天下了冻。这真是了不得又不得了，那笔二百五十万法郎的款子！

我在 10 点钟光景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个生锈而被火烧红的火炉，和那些陈旧的案卷的纸张，都发出一种气味，还有录事们的衣裳、靴子、头发的、和冬天没有洗澡的人味，都因办公室里温度升高到 18 度的缘故，使空气变坏了。

我如同往常一样，用一块焦了的猪排和一斤干的奶酪做午餐。随后我仍然办我的公事。

我就在那个时候，很正经地想着那个二百五十万的女士。这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写信去问？为什么不想知道？

以后的事，先生，我就简略点说吧。这种理想在我脑中萦绕、纠缠、折磨我达半月之久。那时我一切的烦恼，那种种使我不住地感受痛苦而以前迄未注意过的小困难，这时竟像一下一下针扎似地刺着我了，于是每种小苦难，都立刻使我想着这位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女士了。

末了，我想象她的历史。先生，一个人在痴望某一件事的时节，便按他所希望的造出幻象了。

一个这样的有厚厚陪嫁的良家女予而通过报纸来求婚，肯定是不自然的。然而可以想象成这是一个不幸而爱脸面的女子。

第一层，这二百五十万法郎的款子，不能像一件魔术一般使我晕眩。我们这些常见这类性质的贡献的人，对于带着六七百万或竟一千二百万法郎的款子而求婚的事情，是看惯了的，所以一千二百万的码子就也很平常。我很知道我们并不甚相信这样许诺的真实性。然而这些许诺

里，竟使这些虚构的数目印入我们的头脑里了，竟使我们对于这些数目所表现的巨款轻信会有某种程度是真的，并且使得我们对于一份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嫁资，当做很可能和合乎情理了。

设想有一个女子吧，她是一个暴发户和一个女仆的私生子。陡然间继承了她父亲的财产，也同时才知道了她的出世的污点。于是为着不让可能爱她的男子揭破底细，便用一个常用的，但本身就带着变相自认存在原始缺点的法子，去征求不相识的人应召。

我的悬揣，实在是可笑。然而我当时一直很自信。我们做公证师的人，真不应该读小说，然而我却读过一些，先生。

我便假托我一个当事人的姓名，用公证律师的地位，向她写了封信，于是便静静候着。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那录事头儿报道："常特弗黎小姐请见。"

"请她进来。"

于是一位 30 来岁的微胖黑发，羞答答的妇人进来了。我说道："请坐！小姐。"

她坐下了。轻轻地说道："就是我，先生。"

"小姐，但是我和您没有会过面。"

"我就是您对她写信的那一个人。"

"为着婚姻的事情吗？"

"是的，先生。"

"哦，很好！"

"我是亲自来的，因为亲自谈判，事情办的好得多。"

"我赞成您的意见，小姐。那么您是预备嫁人吗？"

"是的，先生。"

"您有亲族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低着头口吃地说道："没有，先生，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都去世了。"

我惊了一下。——我以前毕竟猜的不错——并且对于这个可怜的人儿，我心中立刻起一种强烈的同情了。我为着节制她的感情，也不再加盘查，便接着问道："您的财产都实在吗？"

"哦，是的，先生。"

我很留心地瞧着她，她真没有使我厌恶的样子，虽然年龄略略大一点儿，大于我的设想。这是一个漂亮的人，一个强健的人，一个有主见的妇人。于是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就是等到我将来落实了她的嫁资不是虚构的时候，我给她扮演上一幕情感上的漂亮小喜剧，变成钟情于

她者，顶替我那假托的当事人的位子。我对她讲述我的当事人，描写他是个很有脸面的，愁闷的和略带病体的。

她迅速地说道：“唉！先生，我喜欢身体康健的人。”

“您不久就可以会见他，小姐，但是要等这么三四天，因为他昨天已经到英国去了。”

“唉！这多讨厌。”

“上帝，您是急于回去的吗？”

“一点也不急。”

“既然如此，请您在这里等等吧。我想点法子，给您消遣。”

“您太热心了，先生。”

“您住了旅馆吗？”

她便说明了她所住的旅馆，原来是鲁昂的第一家，我说道：“既然如此，小姐，您愿意允许您的未来的……公证师，今晚请您吃饭吗？”她仿佛是迟疑的、不放心的，打主意不定的；随后才决然说道：“可以，先生。”

“我 7 点钟到您旅馆里来相会吧，好吗？”

“好，先生。”

“那末，小姐，今晚会吧？”

“是的，先生。”

我于是送她到门口了。

到 7 点钟，我已经在她旅馆里了，她为我已把晚装理好，用一种很娇冶的态度接待我。

我引她到我熟悉的那个馆子里吃饭，开了一张很出色的菜单子。

一个钟头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了，她拿她的历史告诉我，她是一个被绅士诱惑的贵妇人的私生女，在乡下抚育成人。现在她很有钱，已经承袭了她所永远不肯说出姓名的那两位父母很阔的遗产。我徒然费了许多事去问她，去求她，她始终总不肯说。因为我不太要知道他们，便询问她财产的状况。她立刻用有经验的妇人神情谈到这事，甚么现款、股票、地租，利息和放款都数到了。她对这类材料如此熟悉，立刻使我对她发生一种大信用，并且我变成殷勤的了，不过依旧带着矜持的情状；但是我已经清清楚楚对她表示出我对她的兴趣了。

她冠冕地说了许多矫饰的话。我为她开了香槟酒，我喝了几杯，这东西迷乱了我的思路了。我明明白白觉得我快要成为冒进的了，然而我却害怕，我怕我自己，我怕她，我怕她并未同样有点感动，会顶住不干。为着使我平静下来，我便着手谈论她的嫁资，说是应该用一个准确的方法证明，因为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商家。

她欣然说道："我知道呀，我把证据都带来了。"

"这里，在鲁昂吗？"

"是的，在鲁昂。"

"您放在旅馆里吗？"

"是的。"

"您能够给我看吗？"

"可以。"

"今晚吗？"

"是的。"

这件事竟从各方面救了我了。我会了账，我们就到她旅馆里去了。

果然，她的证据都带来了。我自然不能怀疑了，我接过来，检查着，读着。这些东西使得我心花怒放，顿然使我被一种想和她拥抱的强烈欲望所擒了。我理解为一种纯洁的欲望，一种得意男子汉的欲望。末了，我借着香槟酒的助力，一次二次十几次地拥抱了她……我顶不住了……或者不如说……她屈服了。

唉！先生，事后，我满脑发愁！她呢？她哭得泪如泉涌，要求我别出卖她，别使她失败。我对于她一切的要求，却都答应了，末了，我竟在一种可骇的情形下离开了。

怎么办呢？我唐突我的这位女当事人了。倘若我对她真有一个当事人，那就不要紧，但是我并没有。我就是那个当事人，那个胸无城府的当事人，那个被自己欺骗了的当事人呀。这是什么地位呢？并且在那种搅扰之后，我有权利丢开她吗，这个可怜的小鸟儿！加之，以后会何等于心不安？

对于这样受屈的女人，多不安全！

我游移不定、悔恨交加地过了一夜，让各式各样叫人良心不安的事搅得六神无主。但是次日早晨，我的理智，又完全清醒过来了。我整齐地着好了衣裳，到了 11 点钟，便向她的旅馆去了。

她看见我，连眼皮都羞红了。

我向她说道："小姐，我只有一个法子，挽救我们昨天的胡闹。我向您求婚。"

她口吃地回答道："我同意。"

不久我就娶了她。"

在最初的半年里，什么都是很好的。

我将我的业务让出去了，衣租食税，真地一点儿不满意的话也没有，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来访问我的妻子。

然而我渐渐地注意到，有时她出外很久，并且有一定的日子。这星期是星期二，下星期就是星期五。我以为被她欺负了，我就盯着她走。

这一天是星期二。她在午后 I 点钟光景，步行出外，从国民街的下坡道儿，向右一转，便从那条靠了主教衙门的街走到长桥街，由皮埃尔街过河。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她便显出不安了，时时回头向后看看，并且留心那些来往的人。

因为我穿上了一套运煤炭的小工的衣服，所以她没有认出我。

末了，她走进了左岸的火车站，我就决然知道她的情人将要由 I 点 45 分的车子到鲁昂。

我躲在一张大货车后面等着她。

一声汽笛……一阵人潮……

她前进飞奔，冲过去，抱起一个胖女人带着的三四岁的女孩子，热烈地吻着。以后她又转过身来，看到了另一个乡下女人，抱着一个还看不出男女的婴儿。她扑上去，狠狠地搂着，末了她便走了，那两个村妇抱着两个孩子，跟着她同向那沉寂无味的王后大街去了。

我惊惶地回到家里来，精神上非常烦闷，也明白也不明白，然而简直不敢猜测。

等到她回家吃晚饭，我便奔到她跟前愤愤地问道：“那些小孩子是什么人？”

“什么小孩子？”

“就是您在圣塞威火车站等候的那几个。”

她狂叫一声，登时晕了。等到她醒来的时节，她便从洪水一般的眼泪里，向我招了出来，说她有四个孩子：是的，先生，星期二会面的，是两个女孩子，星期五会面的，是两个男孩子。

这呀！真可耻！她财产的来源是这样的。她从四个父亲的身边，集下了这份嫁资。

“现在，先生，您建议我怎样办呢？”

那律师庄重地说道：“请您承认这些孩子是您的就得了，先生。”

# 报复

第一幕

（德·加雷勒先生独自坐在一张围椅里）

我现在作为单身汉在加纳了，真是件怪事。我是单身汉了！在巴黎的时候，我几乎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但在旅行之中，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说真的，我对此并没有什么埋怨。

而我的妻子呢，她重新结婚了！

他，我那位继承人，他幸福吗？比我幸福吗？继我之后娶她，该有多傻！说穿了，我首先娶了她也真是够傻的。虽然她有些长处……那身材体形……真值得看一阵子，但品德上也有些大毛病。

真能不择手段，而且多爱说谎，多么风骚，而对那些根本没有和她结婚的真妖娆！我当过乌龟吗？老天爷！从早到晚独自捉摸这个问题却得不到答复，真够折磨人的！

为了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活动奔走，想侦察出来，可是一无所知。既使我当过乌龟，但无论如何，我现在不是了，真得谢谢纳凯①。仍旧这么容易，离婚这玩意儿！只花了我一条十法郎的马鞭子和右胳膊酸痛一阵子；还不算痛打一顿您想打的老婆那阵痛快劲，我早就怀疑她在欺骗我！

A·纳凯(1834-1916)，当时的极端分子，曾两度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大力推行离婚法。

好一顿打！好一顿打！

（他站起来，笑着迈了几步，后又重新坐下来。）

判决书确实有利于她而有损于我，可是一一好一顿打！

现在我变成一个单身汉到南方度冬去了！多好的运气！怀着漫无对象的、随时的恋爱愿望去旅行岂不妙哉。过一会儿，我在这家旅馆里、或者在“小十字”、也许在大马路上碰到的是谁呢？她在哪里呢，那位明天将爱我的爱人？她的眼睛、嘴唇、头发和微笑是什么样儿的呢？第一个将她的嘴唇伸向我，而我将她拥进了怀里的女人会是怎样的呢？是棕色头发的还是金发？是高高个儿的还是纤小的？爱笑的还是严肃的？胖的还是……？她应当是胖的！

唉！我真为那些不懂得等待滋味的人惋惜，是谁又会不再能体会到等待的隽永魅力呢？我真正现在爱着的女人是个“未知数，”是个“期待中人”，是个“意想中人”，她萦绕在我的心中，而还不曾眼见她的芳踪，但是她的魅力随着每次幻想中的绝世佳人增加。她在哪里呢？在这家旅馆里，隔着这扇门吗？是就在这座房子中近在眼前的卧室里或者还要远点儿？没有关系，只要我想要她，只要我坚信，是能碰到她的！我肯定会在今天或者明天、这周或者下周，早早晚晚会碰到她；但是要紧的是我要找到她！

于是我就会完完整整地享受到第一次吻，第一次拥抱的馥郁欢愉，一切揭露爱情时的陶醉，而在征服那个处女的第一天，会体味到探索未知之境的一切诱人之极的神秘感！唉！那些不懂得第一次扬帆出航时，那种令人神往乐趣的傻瓜。唉！那些结婚的傻瓜……因为……这些风帆……不该经常……老在同一景色上扬帆呀。

注意，来了个女人！…

（在散步场地上，远远地有一个风度翩翩纤秀的妇女挺胸走过。）

天哪，她身材真好，也有风度。让我们设法看看……脸像吧……

（她从他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看见他，却坐到了他的围椅上。他自言自语地说：）

真见鬼，真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向特威的老婆！她仍旧很漂亮，

这个女无赖，……

难道不久我又会起意重新娶她？……好哇，她坐下了，还拿起了《纪勒·白拉》来读。咱们装蒜吧。

我的老婆！这事儿对我产生的影响可真大。我的老婆！到现在毕竟有一年了，她有一年多不是我的老婆了……是的，她的体态真够气派……真够劲；什么样的腿！我只要一想起它们就哆嗦，还有那胸脯，算一绝。行啦！我们开始时在运动锻炼中结合的那阵子——左——右——左——右——多够劲的胸脯！左右两边一个样。

可是，什么样的破烂货……道德上。

她有情夫吗？我曾为这种怀疑苦恼过吗？现在，呸！这事不再与我有关了。

我从没有见到过，有谁在上床时比她更挑逗人的了。她用的方式是跳上去，而后溜到床单毯子下面……

注：勒沙其所著小说，较全面地勾画了 18 世纪 20 年代的下层流氓社会；当时上层社会视之为下流书籍，读时一般不以示人，而向特威夫人不拘小节。

行啦，眼瞧我又要钟情于她了。

要是我去找她搭讪呢？……可是我用甚么搭讪呢？

而且她会喊救命，用那次殴打做题目！算什么殴打！虽然我也许粗暴了一点儿。

如果我去找她搭讪？这怎么说也有点可笑，而且冒失。见鬼，就这样，我去找她谈话。而且要是我真是强者……我们会明白的……

第二幕

（他走近在看《纪勒·白拉》的年轻女人，轻声柔气地说道：）

夫人，您允许我对您旧事重提吗？

（向特威夫人蓦地抬起头来，叫了一声，想要逃走。他拦住了她，而且低声下气地说：）

您一点不用怕我，夫人，我现在不是您的丈夫了。

【向】：啊！您敢？有了……有了那场事以后。

【德·加】：我敢……我不敢……总之您照您的想法解释吧。当我看到您的时候，我不能自已，止不住来和您谈话。

【向】：我希望这种玩笑话该结束了，对吧？

【德·加】：这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夫人。

【向】：那真是怪事，要不这就是纯粹的粗鲁莽撞。加之一个能揍女人的男子汉，是什么事

儿都干得出来的。

【德·加】：夫人，您很强硬。然而照我看来，今天您不该因我有次大发脾气而责备我，何况我对此表示后悔。我得承认，我原曾希望的，毋宁是您谢我。

【向】（发楞）：啊，瞧这，您疯了吗？或者您要像一个没教养的家伙一样来嘲笑我？

【德·加】：没有的事，夫人，因为您不懂这个道理，您该当是十分可怜。

【向】：您想说些什么呢？

【德·加】：假使您和我的继任人过得很好，您就该感谢我的粗暴，是靠这一招，您才能得以新结婚的。

【向】：先生，您这笑话可说得太离谱了。您让我安静点儿吧。

【德·加】：可是夫人，您想想，要是我没有揍错了您，我们到今天还是一对拴在一起的蚂蚱。

【向】（感到受了冒犯）：可事实就是您粗暴地对待了我。

【德·加】：是吗？这种对待比您刚才的接待还强点儿。

【向】：可能。但是您的形象太叫我不顺眼……

【德·加】：我对您可不说这种话。

【向】：您的殷勤讨好和您的粗鄙一样，都叫我不顺眼。

【德·加】：您要求什么呢，夫人，我再也没有权揍您了：我活该对您表现得友好些。

【向】：这一点，至少还算坦率。但是假使您真想友好些，您就从这儿走开。

【德·加】：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甚至会来讨您的好。

【向】：那末，您的意图是什么呢？

【德·加】：来弥补我的过失，承认我或曾有过错。

【向】（愤怒地）：什么？承认您或许犯过错？您真糊涂了。您揍了我一顿，而您居然发现你是世界上待我最好的人。

【德·加】：可能！

【向】：什么？可能？

【德·加】：是的，夫人。您知道那出叫做《乌龟丈夫，挨打还高兴》吗？好吧，我是不是当过乌龟，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不管怎么说是您挨了打，而不是您高兴……

注：此剧不明，有人疑为影射莫里哀所写的副标题为“糊涂丈夫”的喜剧《乔治唐丹》。

【向】(立起来)：先生，您侮辱我。

【德·加】(激动地)：我求您听我一分钟。我曾经妒嫉，很妒嫉，这证明我曾爱过您。我揍了您，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而且揍得很狠，这就更充分证明了我爱您。然而假使您是忠贞的却挨了打，那您真值得同情，完全值得同情，我承认这，并且……

【向】：不用您同情我。

【德·加】：您怎么理解的？人们可以有两种方式理解。我意思说，或者是您蔑视我的怜悯，或者是您没有资格得到我的怜悯，从而，假使我适才认为您应该得到的那些同情其实是您不配的，那末那几下子……您挨我重重打的那几下子就太活该了。

【向】：随您怎么想吧。

【德·加】：好，我懂了。夫人，我曾为您做过乌龟。

【向】：我没有那样说。

【德·加】：可您让人这么理解。

【向】：我是让您明白，我不要您的怜悯。

【德·加】：咱们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您对我坦率承认我当过……

【向】：绝对别说那个下流字，它使我生气，叫我恶心。

【德·加】：我让您免了那个字，可是您承认那回事。

【向】：从来不曾，没有那回事。

【德·加】：这样说来，我对您真满肚皮的同情，至于我原来打算向您提的建议，已经没有理由存在了。

【向】：什么建议？

【德·加】：对您说没有用了，因为只有您曾欺骗过我的时候它们才能存在。

【向】：好吧，就暂时承认一下我欺骗过您。

【德·加】：不行，得发誓。

【向】：我发誓。

【德·加】：这对我还不够，我要证明。

【向】(微笑)：您要求得太过了，总而言之。

【德·加】：不，夫人。我将对您提出，对您提一个重大建议，十分重大的。如果不是为了它，我就不会在发生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之后，再来找您，那个先是您对我，后来是我对您的问题。这个建议对我们两个人都会产生极重要的后果，但是假使我不曾遭过您欺骗，它就将成为毫无价值的了。

【向】：您真叫人吃惊。可是您还要我给您什么呢？我骗过您，行吗？

【德·加】：我要证明。

【向】：可您要我给您什么证明呢？我身上没有您要的，或者说不会再有您要的证明。

【德·加】：不管是什么。我将要这些证明。

【向】：可是没有人会保存这些证明的，这类证明、这类东西……而且……除非当场抓住了……（沉默片刻）我以为我的话，应当对您够算数的了。

【德·加】（靠近去）：那末，您准备发誓。

【向】（举起了手）：我发誓。

【德·加】（严肃地）：夫人，我相信您。那末是谁和您一起骗了我？

【向】：哟！可是您对这事到末了问得过甚了。

【德·加】：我必须知道名字。

【向】：可是我不能对您说。

【德·加】：这是为什么？

【向】：因为我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德·加】：那么？

【向】：包括这种职业性的秘密？

【德·加】：完全正确。

【向】：而且这还是伙同向特威先生蒙您的。

【德·加】：这不是实话。

【向】：为什么？……

【德·加】：因为那样，他就不会娶您。

【向】：蛮不讲理。至于这个建议呢？……

【德·加】：听着。您刚才承认过，由于您的原因我成了那种可笑的人物中的一员。不管他

们做什么都会被人嘲弄；他们不响也成了笑话，要是他们生活就更成为荒诞滑稽，被人叫做王八。瞧，夫人，您挨的那几鞭子，无可争辩地，远远不是抵偿我因您的行为所受到的凌辱和婚姻上的损失；也同样无可争辩地，您还欠我一笔更严肃的、另一种性质的赔偿，因为现在我已经不复是您的丈夫了。

【向】：您昏了头了。您想说什么？

【德·加】：夫人，我要说的是您现在该偿还我了，偿还当我还是您的丈夫时，您从我这儿偷走的那些销魂时刻，为的是将它们献给我所不知的人。

【向】：您真疯了。

【德·加】：没有的事。您的爱情本来属于我，对吗？您的吻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吻，一无例外。这当真吧？可是您将其中一部分分散给别人享受了！好啦，重要的是，对我而言实现“收回”事关重大，要不造成风言风语地收回，秘密收回，就像人们有时干了见不得人的偷窃那样。

【向】：可是您把我当作了什么人呢？

【德·加】：当作向特威夫人。

【向】：咦，这，这太过分了。

【德·加】：请原谅，那位骗了我的人可确实是曾把您作为德·加雷勒先生的妻子的。现在轮到我是完全公平的。要说谁过分，那是拒绝偿还依法拖欠了帐的。

【向】：那么假使我说还……您会……

【德·加】：那毫无疑义。

【向】：那末离婚有什么意义呢？

【德·加】：可以愈合我们的爱情。

【向】：您可从来没有爱过我。

【德·加】：对此我将给您一个极好的证明。

【向】：拿出来！

【德·加】：什么？拿出来？当一个男人能傻到先要求与一个女人结婚，而后接着要求做她的情夫时。这就证明他爱，否则就是我不懂爱情。

【向】：啊！别让我们搞混了。娶一个妻子可以证明爱或者情欲，可是当作情妇就甚么也证明不了。在第一种状况里，承担了所有的开支、一切的麻烦和一切有关爱情的责任；在第二种情况下，所有这一切负担都留给了合法主人，只保留了乐趣和在白天躲开不见的权利，那时人们是不纵情的。这完全是两件事。

【德·加】：我亲爱的伙伴，您的推理完全错了。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时，不该娶她。因为一旦娶了，她准会骗您；您对我就是如此。这就是证明。至于一个情妇，则无可疑议地会以

一切顽强努力欺骗丈夫，以效忠于她的情夫。这是真话吧？假如您要在自己和一个女人之间，有不可解开的关系存在，就叫她和另一个人结婚，婚姻不过是一根可以随时剪断的绳子；而您成了这个妇人的情人呢，自由恋爱则是一根拆不断的链子——我们已经剪断了绳子了，我现在递给您那根链子。

【向】：您真滑稽。可是我不干。

【德·加】：那末，我将去告诉向特威先生。

【向】：您去告诉他什么？

【德·加】：我对他说，您曾欺骗过我。

【向】：我曾骗过您什么？……您……

【德·加】：是的，当您曾是我妻子的时候。

【向】：还有呢？

【德·加】：还有，他不会原谅您。

【向】：他？

【德·加】：当然罗，要让他安心就不这么办了。

【向】（笑着）：别这么办，亨利。

（在楼梯上有人叫玛梯德）

【向】：我的丈夫叫！祝您平安，再见。

【德·加】：我现在就领您到他那儿去，并自我介绍。

【向】：别这么办。

【德·加】：您等着瞧吧。

【向】：我求求您。

【德·加】：那么您接了我的链子吧。

（喊声：玛梯德！）

【向】：让我走。

【德·加】：那我在哪儿再见您？

【向】：这儿，——今晚——饭后。

【德·加】（吻她的手）：我爱您……

（向特威夫人下）

（德·加雷勒先生慢慢踱回围椅，让自己坐下。）

【德·加】：好啦，真是。我更爱演这个角色，比原来的好。她真是动人，十分动人，而在我听到向特威先生叫他做“玛梯德”，一派丈夫主人调子之后，她就更动人了。

# 一个妓女的漂泊史

是的，那天晚上的经历永远不会在我脑海中消失。在那半个钟头里，我体会到了在无法摆脱的恶劣命运面前那种阴森凄惨的感觉；我也经受到了人们在走下矿井时所产生的那种寒噤。我终于触着了人生苦难的黑暗极点，终于明白了世上还有一些人，连起码的人的尊严都无权享有。

那时已经过了半夜，我走出滑稽剧院，快步沿着那条只见雨伞来往如流的广场，朝着特努街走去。迷迷蒙蒙的细雨，与其说是落下来的，不如说是在天空中飞散着的。路灯被它罩住了，街道因它而变得愁惨。闪着微光的人行道，湿漉漉的，却格外粘人脚跟，而那些只顾匆匆赶路的人们却什么也不在意。

那些“姑娘们”，撩起了短裙，露出了腿子，在晚上街灯的黯淡微光里让人隐约看到一段白袜。她们都在各处门檐底下的黑暗处候着，招呼，或者甚至走过来。其中性急胆大的，竟或在你耳边吐出两、三个猥亵而愚蠢的字眼。她们跟着男子追上几秒钟，紧紧挨上去，向他们脸上喷出有臭味的气息。随后，到了眼看自己的劝进无用时，便以一个急促而不满的动作离开他，扭着臀部走开去。

我路过时，她们一个个都鼓噪起来，上来拉我的衣袖。我大受其窘，厌恶之心油然而生。忽然，我看见三个“姑娘”发疯似地奔过，过跑边向其余的匆匆说了几句话。于是，其余的也开始跑了。她们是在逃，双手撩起裙子以便跑得更快。原来，这天在对这些卖笑的“姑娘”们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拘捕。

后来，我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塞到了我的胳膊下面，一个昏乱的声音在我耳际喃喃地说：“请您救我，先生。救救我，请您别离开我。”

我仔细看着那“姑娘”。她虽然已经憔悴，年龄却不到 20 岁。我向她说：“跟我一起走吧。”她喃喃地说：“唉！谢谢！”

走到巡警的警戒线了，他们闪出一条道儿来，让我们通过。

终于，我们转入了特努街。

我那伴儿问：“您不到我家里去吗？”

“不去。”

“为什么不呢？您已经帮了我一个永生难忘的大忙呢。”

为了摆脱她，我便回答说：“因为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那碍什么？”

“想想吧，好孩子，我们这样已经很够了。既然我帮了你的忙，那么现在你就不要再打搅我了。”

那条街漆黑一片，空寂无人，真叫人害怕。那个箍着我胳膊的婆娘，使那阵早已制住了我的郁抑心情变得格外可怕。她竟要吻我，我惶恐地倒退几步，并用强硬的声音说：

“得啦，给我走开不行吗？”

她做了一个愤怒的动作，随后，突然呜咽起来。张皇失措的我，就此软化了，糊涂了。

“你想想吧，你怎么啦！”

她含着眼泪说：“您不知道，那真没意思，哎……”

“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说那种生活。”

“你为什么偏偏要选上它呢？”“难道这是我的错？”“那是谁的错呢，那么？”“我怎么知道，我！”我对于这个身世飘零的女人起了一种好奇心。我对她说：“把你的故事给我说说吧！”于是，她就说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 16 岁了，在伊弗朵一个做粮食生意的勒拉白先生家里做事。我父母早已死了，举目无亲。我看得清清楚楚东家瞧着我时的那种怪神气，他还动手逗弄我的脸，但我没敢往下想。我当然知道那号事。在乡下，人们都是调皮的，不过，勒拉白先生毕竟是个逢到礼拜必做弥撒的老教徒呀！总之，我完全想不到他会来那么一下子。

有一天，他想在厨房里搂住我，我抵抗，他只好走开了。

他家对面有家卖杂货和食品的铺子，店里有个很惹人爱的小伙计，我听凭他来献殷勤。这难道不是大家都常有的事吗？所以，一到夜晚，我就把门打开，而他总是来找我。

谁知有一天夜里，勒拉白先生听见了响声。他冲上楼来，寻着安瑞就要杀他。于是，他们互相拿起椅子、水桶……各种各样的东西一顿乱打。我呢，我拾起了自己那些破旧衣衫逃到街上，就此跑掉了。

那时我真害怕，我吓坏了。我在一家人家的门廊里穿好衣衫，然后一直往前走。我估计他们总有一个要被打死，保安警察一定已在那里搜寻我了。我走上了通往卢昂的大路，满以为到了卢昂我可以好好地躲起来了。

天色黑得连路上的壕沟都看不见，只听得村子里的狗吠。我怎么辨得清黑夜里的那些声音呢？野鸟发出像被割断嗓子的人的那种叫声，有的野兽也在嗥吼，有的在尖叫，还有许多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我吓得起了鸡皮疙瘩，有一点声音就划一个十字，根本没功夫去揣想刚才那件骇人的事。天明时，我才又想起了保安警察，于是拔腿就跑，直到过了好久才慢慢放下心

来。

我只管张皇失措，但是饥饿仍一样感觉得到。但是那时我没有钱，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当初逃出来时我忘了带钱，我在地球上的全部财产共十八个法郎。

我饥肠辘辘地走着。天气炎热，阳光灼人。中午也过去了，我仍在不停地走着。

忽然背后传来马蹄声，回头一望，只见来了两个保安警察，我的血都凝住了，几乎要跌倒了，可我勉强撑着。他们追上了我，朝着我上下端详。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对我说："早安，姑娘！"

"早安，先生。"

"你这个样子走到哪儿去？"

"到卢昂。那里有人给我找了个活，我上工去。"

"就这么去吗？"

"是的，就这样。"

这时候，我的心实在跳得厉害，先生，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我想：这下可给他们逮住了。我动了逃跑的念头，这个念头一个劲地使我急于快走。但是，他们立刻就会追上我，你明白吗？"

那个年纪大些的又说话了："既然我们差不多同路，姑娘，我们可以一同走到巴朗丹村去。"

"那好，先生。"

于是我们谈了起来。我极力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竟致无中生有地引起了他们的某种欲念。后来，当我们经过一个林子时，那个老的说："姑娘，你可愿意到那边草地上歇一歇？"

我根本没想，随声应道："遵命，先生。"

他随后下了马，把马交给另一个。这样，我们两个就一同走到树林中间去了。

那就无话可说了。倘若您处在我那时的地位该怎么办呢？他满足了欲望后，对我说："不要偏了我那位伙计。"后来，当另一个与我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便转回去看马。我羞得几乎放声大哭啊，先生。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敢反抗，您明白吗？

我们终于重新上路了，但再也没有说话。我悲伤已极，又饿得那样厉害，真的不能再走了。他们还在小镇上请我喝了一杯酒，那东西使我恢复了一点儿气力。未了，他们催动马儿大步地走了，为的避免和我一起穿过巴朗丹。于是我坐在壕沟边上痛哭起来，直到眼泪流干为止。

我又走了三个钟头才到达卢昂，那时已是晚上 7 点钟了。街上的灯光叫我头晕目眩，我又不知哪儿可以坐下歇歇。在乡间大路上，有壕沟，有草地，还有可以让人当睡觉的场所，但是到了城里什么也没有。

我的两条腿酸得几乎要断了，头晕又使我随时都会倒下。天正下着雨，那是毛毛雨，就像今晚这种雨一样，飘在身边连看都看不见。下雨的日子就是我没有生意的日子。我挪着脚步在

街上走。看着城里的这些楼房时，我心里这样想：“那里面有多少床铺，有多少面包啊，然而，我连一铺草荐、一块面包都得不到。”我看到有些街上站着一些向过路男子打招呼的女人，于是便混到那里面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先生，我只好做到哪里是哪里。我开始模仿起她们的样子来邀客，但谁也不来应我，我简直想寻死了。如此一直站到半夜 12 点钟，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了。终于，有个男人来对我说话了，他问我：“你住在哪里？”人到穷极，自然会变得乖巧。我回答他说：“我不能引你到家里去，因为我同妈妈住在一块儿。难道你没有可以去的人家吗？”

他说：“我可不愿老是花二十个铜板去开个房间。”

他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你来。我记得有个僻静的地方，那里没有人会来打搅我们的。”他把我引过一座桥，一直带到城市尽头的一个临河的牧场里。我再也没有力气跟着走了。

他叫我坐下，开始和我胡扯我们来这干吗。但是因为他的把戏玩得太久，我因为疲乏所困，竟不知不觉地睡熟了。

他什么也没给我就走掉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天，下着雨，这我已向您说过了。就从那天起，我身上出现了种种治不好的疼痛，因为我在地上整整睡了一夜。

我被两个巡警唤醒了，他们把我押到警察局去，然后又把我从局里带到监狱里。我在牢里呆了八天。这八天中，他们盘问我究竟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我因怕受牵连，什么也没有谈。

然而他们却都知道了，不过到头来还是判我无罪，将我放了。

自然免不了再去找面包。我极力想求得个工作，但因为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所以办不到。

后来我想起有个年老的陪审员，审我的时候，他就是用勒拉白老爹式的眼光盯着我的。我就去找他。果然，我没弄错。他和我分手的时候，给了我一块值一百铜板的银元，一面还对我说：“你每次都可以得到这么多，但是每星期你只能来两趟。”

我很懂他的意思，因为我看得出他的年龄。但是这个说法使我另有所思，我对自己说：“年纪轻的爱开玩笑，爱胡闹，但是手头从来不宽；老头儿们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算是看透他们了，看透那班老猢狲了，还有他们那种斜着看人的眼光和脑袋的那种假动作。

您知道打那以后我做过什么事吗？先生。我打扮得象个上街买东西的女佣人，在街上跑来跑去寻找那些养我的人。唉！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拴住。每每我都这样对自己说：“又有一个上钩了。”

这样的人走近来，总是先开口：

‘早安，姑娘。’

‘早安，先生。’

‘您上哪，这会儿？’

‘上东家那里去呗。’

‘他家离这远吗，你那东家？’

‘不远，也不近。’

往下，他就想不出说什么好了。我便放慢脚步，为的是让他表达看法。

于是，他又嘟嘟囔囔地说一些恭维的话，最后就开口要求我到他家里去。我得使他央求我，您明白吗？最后我才答应他。这样的人我每天早晨总是碰上两三个，整个下午就完全自由了。这是我生活中的黄金时代，那时我是无忧无虑的。

可是好景总是不长，倒霉的命运使我认识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大阔佬，一个年届花甲的前国务总理。

一天晚上，他带我到附近乡下的一家饭馆吃晚饭。后来，您可明白，因为他平常一向荒淫无度，竟在吃糖果的当儿一命呜呼了。

我又蹲了三个月的牢，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监督。

那以后，我就到巴黎来了。

唉，在这个地方，先生，日子真难过呀。我并不是每天都吃得上饭，可怜哪。人太多啦。总而言之，活该倒运，各人都有各人的苦处，可不是吗？

她沉默了，我陪着她走，心里颇不好受。忽然她用“你”这个称呼来和我说话了：

“那么你不到我那去吗？我的心肝。”

“不去，我已和你说过了。”

“既然如此，再见吧！别怪我，那我还是感谢你的。但是，你到底是失策的呀！”

说完，她走开，钻到那片像一张网子似的蒙蒙细雨中去了。我看见她在一盏煤气灯下面经过，然后便消失在黑暗之中了。可怜的姑娘！

## 窗子

今年的一二月里，我在巴黎认识了莎兑尔太太。登时我觉得她极其对我的劲儿。并且您之深知她。和我一样……不是……对不住……差不多和我一样……她是那样又风雅又疯疯癫癫的妇人，这是您知道的事。她举止自由，而她的心，是易于受感动的，有主意的，解放的，冒险的，豪爽的，勇敢的。总而言之，超出任何的推侧之上。虽然如此，她却也是唯情式的，细巧的，容易得罪的，温柔的和腼腆的。

她寡居；我因迟钝成性，向来醉心于寡妇。我那时正筹划娶妻，便和她交往。渐渐我觉得越和她熟识，她越对我的劲儿；我相信我到了冒险提出请求的时候了。我久已钟情于她，并且将要到那更进一步的地步。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妻子爱得太过，因为如此一定要弄出笑话，头脑昏乱，同时变成了幼稚而又粗鲁的人。还有应当拿定主意的事。倘若第一夜失了主张，以后难免要赔上一年。

有天，我便着了很漂亮的衣服，到她家里去。我问她说：“太太，我能爱您，已经很幸运了。现在我请教您，我可否希望得着你的欢心，从中尽我的一切礼貌，把我的姓名送给你吗？”

她从从容容地答道：“照您现在的情形，先生！我绝对不知您是否早晚可以做个合我意思的人！但是我却很愿意从中得个证据。作为一个男人看来，我觉得您并不坏。至于在心性上和习惯上，我却尚待考察。多数的婚姻，因为结合的时节，彼此相知不深，所以变成了风暴不绝甚至罪恶的了！只要一点极小的事情，一个固定的理想，一件宗教或道德上、或任何事情上的不同的观念，譬如一种使人不高兴的姿势，一个怪癖及至某种不讨人喜欢的性格，无一不可以把最温柔最热烈的未婚夫妇，化为两个彼此终身相恨的不解之仇。

“我倘若没有将预备同我共营生活的那个人的灵魂角角缝缝里的底蕴，都清清楚楚地摸透，先生，我是决不结婚的。这些事情，我要在闲暇的时候，就近研究几个月。

“所以我向您提议，请您到我的罗乡地方的山庄里避暑去，我们在那里，可以舒舒服服审察上帝创造我们，是否做相依为命的……

“我很明白您要笑！您有一个坏思想！唉！先生，倘若我自信不确，我决不会向您提议这个办法。我的目的是为了爱，至于你们，你们男子所谓的爱情，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那样轻蔑和乏味的行为，我是不可能陷进去的。您赞成我这提议吗？”

我吻着她的手说道：

“我们几时动身呢，太太？”

“5 月 10 日，合意吗？”

“合意。”

一个月以后，我便在她山庄里居住了。她真是一个奇特的女子。从早到晚，无时不考察我。因为她很爱骑马，每天我们总在那些森林里漫步，消遣许多光阴，一面甚么事都议论到了，原来她设法摸透我那最心腹的思想，还在极力观察我那些极细微的举动。

至于我这方面，我发疯一般地成了钟情的人了。绝不挂虑我们的性情调和。不久我知道连我的瞌睡都有人在那里监察了。有一个人在我的卧房旁边的小房间歇宿，这人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用无穷的小心走到那房间里。这种绝不间断的侦探手段，结果竟令我不能忍耐了。我便想促成这件事的结局，于是有一天夜晚我决然成了勇敢的了。她用的那种接待方式，使我抑制了自己的任何新尝试；但是我也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使我不择手段，要让她须为我所身受的那种警察制度付出代价了，于是我便想了一个法子。

您认识西沙菱呀，她那个贴身的女朴，这是格兰城产的一个俏皮人儿，那里的女人，都是俏皮的。她一头的好头发，和她女主人的深棕色的一样，不过颜色是金黄色的。

于是有一天下午，我就把这个骚货引到我的卧房，拿一百法郎塞在她手里，于是对她说道：

“好孩子，我并不向你打一点儿坏主意，但是我想拿你的女主人对我做的事，来对她模仿一下。”

这个小的女仆，用狡猾的神情微笑着。我接着说：

“有人日夜看守着我，我知道这件事。有人注意我吃饭，饮酒，着衣，剃发，穿袜子，那一切我都知道呀。”

那孩子清朗地说道：“天呀！先生……”立即又不做声了。我接着说道：

“你为着探听我是否打鼾和是否发魇，所以就睡在我隔壁房间里，你别赖吧！……”

她故声大笑了，并且说道：

“天呀！先生……”马上又默然了。

我忍不住了：“那末，我的姑娘，你懂得吗？旁人要完全知道我的事情，而我对于那个要做我妻子的人，竟一点也不能知道，这未免太不公道。我倾心地爱着她。她有使我梦寐不忘的容貌，心肠和思想，在这种关系的下面，我是人类中最有幸福的一个；然而我却有一些很想知道的事……”

西沙菱这时毫不迟疑把我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塞在衣袋里了，我便明白这定局了，于是接着说道：

“听吧，我的姑娘，我们，我们男子，非常注意……注意……注意身体上的某些详细情形，这些情形，是无碍于一个女人的娇冶的，但是却能使我们的眼光变换价值。我不要求你说女东家的短处，即使她有也不要你把她那些秘密的小毛病告诉我。我只要你诚实地答复我要发问的四五个问题。你既然每天替你女东家穿衣脱衣，那末你之知道她，自然和你知道自己一样。既然如此，想想吧，给我说这个吧。她是不是和她的外表一样丰腴呢？”

那个小的女仆并不答复。

我接着说道：

“想想吧，我的姑娘，你应该知道有些妇女，在身上装着棉花，你知这棉花总放在……放在……放在那个喂小孩子的地方，也在那个坐椅子的地方呀！说吧！她用棉花吗？”

她把眼睛望着地下，胆怯地答道：

“尽管接着问吧！先生，我一齐答复您。”

“那末。我的孩子，有许多妇女的膝头是朝里弯的，每走一步两只膝头便在互相磨擦。有些妇女的膝头，是朝外弯的，于是就使得两腿像桥洞一样，旁人可以看见两腿间的空洞。这两个都是俏皮的样子。说吧，你女主人的腿是怎样的？”

那个小女仆，还是默默地等着。

我又接着说道：

“有许多人的胸脯，健壮得使下面压出一道折纹。有许多人的胳膊很肥，腰身很苗条。有许多前部很丰肥，后部一点也不，或者后部很丰肥，前部一点也不。这也都是很俏皮的。但是我要知道你女东家的身材是怎样的。实对我说吧！我还可以另外给你许多的钱。”

她深深地瞧着我，一边从心坎中发出笑来答道：

“先生，除开她的头发是深色的，和我不同之外，都和我一样！”

说完她就跑了。

我被她耍了！

这回，我觉得自己是可笑的，于是决计至少也要向这小蹄子行使报复手段。

一点钟以后，我轻轻地走进了那女仆窥听我的那间小房里，把那些门栓上的螺钉旋下。

到了半夜，西沙菱果然到她的岗位上来了。我立即跟着她进去。她一看见我，便预备喊起来；但是我立刻用手把她的口掩住，并且没有费多少力，就相信沙兑尔太太的身材是很合度的——倘若西沙菱说的“她和女东家一样的”那句话是真的。

将这一场检验略略扩大一点，看来也没有使西沙菱发生厌恶。这一点，使我也对此大有兴趣。

老实说一句，这是一件下诺曼第地方的人种好标本，壮丽精巧，兼而有之。但是她不知道在亨利第四所不爱的某一些微妙处所上注意。我立时都给她指点出来，并且因为我最喜欢各种香水，于是在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就送了她一瓶有龙涎香的更衣草香水。

不久我们就亲密到我所意想不到的地步，几乎是知心的朋友了。她成了一个卓绝出众的情妇，天生丽质，并且很知道凑趣。

如果在巴黎，就是一个有大身价的卖弄风情的女子了。

她那些温柔手段，使我对于等候沙兑尔太太考验的结局，毫不急躁。我变成了一个柔顺，服从，殷勤到不可比拟的人。

至于我的未婚妻，当然觉得我是优美的了，从某些的表示上，我明知不久就可以被人接纳了。我当然会是世上最有幸福的人，在一个我柔情所钟少而美的女子的怀抱里，宁静地等候我所爱的一个妻子的合法的一吻。

好友，到了这里，应该请您回转来想一想；我到了一个微妙的地方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正骑马散步回来，沙兑尔太太非常埋怨她那些马夫，因为他们对于她所骑的那匹牲口，忘记了某一些的分外的注意。并且连声说：“他们要小心，他们要小心，我有法子抓住他们。”

我安静地在我的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就醒来，觉得非常愉悦轻快，末了，我穿着停当了。

我每天早上本有一个习惯，到这山庄的望楼上，去吸一枝纸烟，这座楼有一座螺旋式的梯子，它借着一个像第二层楼那样高的大窗子，引进了日光。

这一天，我穿上一双棉底的羊皮便鞋，轻轻走到楼边，刚巧到了第一级，便看见西沙菱伏身在那个窗子口上看着外面。

我不能看见整个的西沙菱，只看见她的半身，她的下半身；我真地最爱的那一半。如若是沙兑尔太太，我或者要爱那上面一半。它，这段献给我的一半，仅仅只系上一条白色短裙，那样滚圆，真是娇媚。

我那样慢慢地走过去，使得这个少年女子甚么也不听见。于是我跪了下去，带着千千万万的小心，抓住了她的两边的裙沿，末了，闪电一般地往上一翻。我立刻认识了我的情妇的丰满鲜润的秘不示人的一面了。接着就扑了上去，朋友，对不住，把嘴唇温柔地扑了上去，您知道吗？情人的嘴唇，是甚么事都敢做的。

我受了点惊讶。因为那里发出一种紫根草的香水气味！但是那时候，却没有功夫让我去推敲这层。我挨了一掌，或者不如说是迫面而来几乎打折了鼻梁的一推。

我听见了一声使我吓得头发倒竖的叫唤，那人儿已经转过身来——原来是沙兑尔太太呀！

她如同疯婆子一般，双手向空中搅动；她喘了几口气，向我做了个用鞭子抽挞的手势，随后便跑掉了。

10 分钟后，惊呆了的西沙菱送来一封信给我；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沙兑尔太太希望白利夫先生立时离开她家。’

我走了。

然而到现在，我依然是没有得到安慰的。我用尽了方法和说明，使我这种轻妄的错误可以见恕，但是一切总归无效。

从此，您看见吗，我……现在心上，总记得一阵紫根草的香味，使我奢望再去嗅那个花球。

# 苡威荻

## 一

约翰·塞韦尼从富有咖啡馆走出来就向雷雍·撒瓦尔说：

“倘若你高兴，我们就走着去。这样的好天气坐车太可惜了。”

他的朋友回答：

“我正求之不得。”

约翰接着说：

“现在刚好 11 点，等会儿走到那边，一定离正午还早，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走。”

一大群心情兴奋的人在城基大街上来来往往，那种在夏天夜间出街的群众真是满腔的舒服喜悦的劲儿，他们闲逛，随意喝酒，低声慢气地谈天，像一条河似地流动。不断地看得见一家咖啡馆里射出一大片亮光照着它门外人行道上的成堆顾客，顾客们都坐在好些满摆着酒瓶子和酒盅儿的小桌子跟前，这种忙忙碌碌的群众妨碍了人行道上的来往。街面上，一般的出租马车都点上红灯，绿灯或者蓝灯，从灯火辉煌的店铺门外穿过，使得拉车的瘦马的轮廓，高高地坐

在车前的御者的侧面以及晦暗的车身都在一刹那中显现出来。至于出租的富丽马车，车身上的金黄色嵌板映着灯光却显出了它们的光彩而且飘忽的远影。

两个朋友慢步走着，口里衔着一支雪茄，身上穿着一套晚礼服，胳膊上搭上一件折好的外套，钮孔里插着一朵鲜花，头上戴着一顶丝光高帽子，那是由于大意略略偏向一边的，如同我们在晚会酒后的和风之中偶然这样戴着一样。

自从在中学读书时，他们相互间便结下了一种亲密，忠实，坚固的友谊。

约翰·塞韦尼是个贵族子弟，身材灵巧的矮个儿，头发略稀，体气稍弱，然而很漂亮，卷起的髭须，有光的眼睛，细巧的嘴唇，使人一见就知道他是一个仿佛在城基大街上降生又在城基大街上长成的“夜客”。他神情虽然像是衰弱，然而是绝不疲倦的；面色虽然灰白，然而是生气勃勃的；体育，剑术，淋浴和汗浴，在这种瘦瘦的巴黎人的身上，养成了一种锻炼出来的强壮体力。他固然因为他种种游宴的成绩享到盛名，但是他的聪明，他的财产，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属于某些人所特有的那种交际手腕，那种和颜悦色，那种在情场里的殷勤，也一样造成了他的声誉。

他是道地的巴黎人，并且是周到的，多疑的，见异思迁的，随和流俗的，似乎沉着而又无决断，万能而一无所长，他在原则上，抱着利己主义，不过由于冲动，他每每又是大度的；他节约地花费他那些年息的收入，寻欢作乐而又不忘却健康。冷眼而又热心，遇事并不坚持却又随时改正，他在好些互相矛盾的本能之下内心往往迟疑不决，而终于因为服从自己那种受着鼓励的享乐者的理智，所以他对于一切总是让步的，这种测风机式的论理，完全集中于随风转向和利用机会而不肯花费心力去创造机会。

他的同伴雷雍·撒瓦尔也很有家财，是一个使妇女们在街上回顾的健美之至的伟丈夫。他使得我们一看见他，就把他当做一个由真人装成的纪念雕像，一个人种的标本，如同我们送往展览会陈列的模范物品一样。过于美，过于高，用钱过于大度，身体过于强壮。他的人生上的缺点正由于什么都过于好，由于各种品质都过于好，他有过数不尽的热烈爱情。

他们刚好走到喜剧戏院的跟前时，他便问：

“那个将要由你给我介绍的女主人，你已经预先通知了她吗？”

塞韦尼笑了一下：

“预先通知那位奥柏蒂侯夫人！譬如公共马车总是停在大街拐角边的，你若是要跳上去，难道也要预先通知那赶车的吗？”

于是撒瓦尔不免略带疑惑，便问：

“那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

于是他的朋友答道：

“一个暴发户的妇人，一个场面阔绰而生活神秘的外国妇人，一个娇娆的风流放荡妇人，我们既不知道她从何而来，又不知道她如何忽然一天在冒险家的交际场里出现，并且懂得使自己露脸，不过那于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她本来名叫奥克达薇，姓柏蒂安，她做闺女时代的真名姓是这样的，——并且我们应当知道她一直以闺女的身份冠着一切头衔，而清白的头衔却在

例外，后来她把名字的第一个音加在姓上，再除去姓的末了一个音，就成了现在用的奥柏蒂这个姓。

“那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妇人，由于你的体质，你一定会做她的情夫。把亥耳巨勒送到梅莎林①家里，怎能不发生一点事儿。然而我得再说一声，倘若那住宅的门是和百货公司的门一样可以自由地进去的，那末我们并非必定要在里面买点儿东西。旁人在她家里注重的是爱情和纸牌，但是谁也不拿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件来强迫你。所以从那门里出来也是自由的。

①亥耳巨勒是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史里的大力士，能和长蛇猛兽以及强敌斗争，很被美妇人所恋．梅莎林是罗马帝国克洛德帝的配偶，以放荡著名于世。后世文学家每每用此二人作为力士和荡妇的代表。

“她住在星辰区①这个可疑的区域已经三年了，她敞开自己的大大小小客厅的门，款待那些初到巴黎试演各项可怕的和犯罪的伎俩的各国轻浮子弟。

注：在巴黎市西部偏北的处所，风景甚佳，近代在市内新建的邸第多在此区域内，但其中住户不一定是有正经职业的人。

“我早就到过她家里！怎样去的呢？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我从前之到那儿，正像我们大家都到那儿去一样，因为有人在里面赌钱，因为那些女人是易于上手而那些男人是不爱体面的。我欢喜那个充满了身挂各色勋章的骗子式人物的交际场，他们都是外国人，都象贵族，都有头衔，都是他们的大使馆所不认识的人物——除了那些间谍。他们大言不惭地谈论他们的尊贵，没来由地表彰他们的先人，毫不避忌地陈述他们的生活：他们都是浮夸者，谎言者，诈欺者，都像他们的纸牌一样有危险性，都像他们的姓名一样有欺骗性，都有在必要时非以性命相搏不能劫人的凶手式的勇气。总而言之，那简直就是苦工监狱里的贵族。

“我很佩服他们。因为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是件有兴味的事，听他们说话是件教人开心的事，他们时常都是聪明的，从来不像法国官吏那样平淡无奇。他们的妇女们素来都是漂亮的，都带着一种异样狡狯的伶俐风趣，都有她们过去生活的神秘——那种过去，也许一半儿是在一所感化院里度过的。通常，她们都有绝漂亮的眼睛和无可比拟的头发，很合使用的体质，一种醉人的娇媚，一种使人颠狂的诱惑力，一种对人有害却又无法抗拒的妖冶！这都是好些类似古代的绿林武士的女将军，肉食的鸟，真正的雌性鸷鸟。我也佩服她们。

“这位奥柏蒂侯夫人就是这些人材出众的，不顾廉耻的女人的典型。虽然近乎半老，不过永远是美的；她具有益惑力，又像猫儿一般机警，我们觉得她浑身连骨髓都是放荡的。在她家里，大家很快乐，有人赌钱，有人跳舞，有人吃夜宵……总而言之，一切组成上流社会生活的娱乐，大家都可以享受。”

雷雍·撒瓦尔问：

“你以前可做过她的情人？或者还是现在？”

塞韦尼答道：

“我以前没有做过她的情人，现在也不是，而将来也绝不会。并且我之到那儿去，是为了她的女儿。”

“哦！她有一个女儿？”

“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好得不可思议的女儿。朋友。她名叫苡威荻，是那个巢窟的主要吸引力。高大，艳丽，刚好成熟，18 岁的年龄，一头浅黄的金色头发像她母亲的棕色头发一样好看，她永远是快乐的，永远是为宴会而准备停当的，永远是笑容满面而忘形地跳舞的。将来谁可以得着她？或者已经有谁得着了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一共有 10 个人等候她，指望得着她。

“这样一个女儿，落到了侯夫人这样一个婆娘的手里，自然是一注财产。她们谨慎地玩着，这两个豪放的女人。我们一点也弄不懂其中的诀窍。她们也许是第一个机会……比我好一些的……不过在我这一方面，我告诉你，倘若将来我遇着了机会，我一定把握得住。

“此外，苡威荻那个女孩儿绝对使我摸不着头脑。那是一种神秘。倘若她不是我向所未见的那种诈伪而又邪恶的怪物，那末她一定是我们所能寻着的最突出的清白奇女子。因为她在那种不顾廉耻的环境之中过活，而她所表现的舒展态度却是很稳定的和扬扬自得的。所以倘若她不是凶狡得令人吃惊，那么她就是彻底地天真烂漫。

“她是女冒险家的非常之好的嫩苗儿，在那种境界的肥料中萌芽长大，正和一种被腐臭东西所滋养的美而艳的植物相同，要不她的父亲就是一个高级人物，一个大艺术家，或者一个煊赫的贵族，一个亲王，或者一个国王，在某天晚上落在她母亲的床上；旁人绝不能明白此中具体情况和她所思虑的事情。但是你就会看得见她。”

撒瓦尔不禁笑了，于是说：

“你是钟情于她的？”

“不是，我在那些候补的顺序之列，这就不是一样的了。等会儿我可以把我在这问题上的几个最正经的同志给你介绍。但是我有了点运气，已经被注意上了。我多少有了点优先权，得到了一点儿优待。”

撒瓦尔又说：

“你是钟情的了。”

“不然。她使我心荡神移，她诱惑我又使我不安，她吸引我又使我害怕。我因此把她当做一种陷阱提防着，而对她的羡慕又和口渴时羡慕冰果子汁一样。我喜欢她的娇媚，然而和她接近的时候我不能不怀一种戒心，如同怀疑某人是个手段高明的扒儿手一样。在她身边，我同时感到两种东西：一种是未经推敲就便我向她趋附的诱惑力，另一种是很合理的疑虑，因为她固然可能是诚实的，但是她也可能怀着狡猾的策略。所以我觉得我接触的是一个在自然的规律之外的反常人物，不过那是隽美的或者可厌的，我始终漫无把握。”

撒瓦尔第三次又说。

“我说你是钟情的了。你现在正用诗人的强调口吻和行吟诗人的抒情意味来谈她。瞧吧，不用装腔了，问问你的心吧。”

塞韦尼沉默地走了几步，随后才说：

“无论如何，这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她很使我分心。对呀，我也许是钟情的。我太过于注意她了。睡熟的时候我固然想着她，醒来的时候也一样……这是颇为严重的。她的影

子跟着我，追着我，不住地伴着我，永远在我跟前，在我的四周，在我的心里。这么实在，这么执着，这就是爱情吗？她的面貌非常深刻地印入我的视官里，以致我眼睛一闭就立刻看见她。每次我望见她，就不觉心跳，这一层，我绝不否认。所以我毕竟是爱她，但是爱得滑稽。因为我固然热中地需要她，然而那种想和她做配偶的意思，在我看来竟像是一种谬误，一种傻想头，一种违背自然的事。我对她也有点儿害怕，一只小鸟对于一幅向它张着的罗网而生的害怕。我还因为她而起了妒忌心，妒忌在那个深不可测的心田里隐藏着我不知道的私情。我时常向自己问：'这是一个娇媚的女孩儿，还是一个可怕的女光棍？'她说过许多可以使一军士兵吃惊的事，但是一只鹦鹉也可以有这样的本领！有时候，她是不害羞的，或者不知忌讳的，使我相信她的毫无疵瑕的诚实，并且有时是天真的，一种不可比拟的天真烂漫，使人简直不能相信，使我疑心她始终可以是个贞洁的人。她像一个卖弄风情的妇人一般地挑逗过我，激刺过我，而同时自己却保护得像是一个闺女。她仿佛爱我，然而又仿佛玩弄我，她公开地标榜如同是我的外室，用亲昵的态度待我如同我是她的弟兄或者她的跟班。

"有时候，我想象她的情人竟和她母亲的一般多。有时，我以为她一点也不顾虑生活里的什么，简直一点也不，你可听清楚了？

"她，并且是一个小说迷。我暂时等候好一点的机会，一面做她的书籍供应者。她叫我做她的'图书馆员'。

"每星期，新书店用我的名义，把一切新出版的书寄给她，并且我相信她把一切混合在一块儿阅读。

"这些读物应当在她头脑里，制造了一种异样的'十锦生菜'。

"这种由读物所成的糊羹，在这女孩子的稀奇姿态里也许起了点儿作用。一个人通过成千成万的小说去观察人生，自然会在一种古怪的光线之下过目，并且对于各项事物也许会发生好些颇为异样的思想。

"至于我，我静候着。当然在我一方面，现在对她表示的盲目热情，我从来还没有对于哪一个女人表示过。

"然而我一定还不会娶她。

"所以，倘若她本有许多情夫，我将来不过在那总数上面增加一个。倘若她本来没有，我便像在站头上等电车似的，因为到得早，就在排队时候占到了第一号。

"情况是简单的。她将来一定不会嫁人。谁来娶奥柏蒂侯夫人，奥克达薇·柏蒂安的女儿？由于成千累百的理由，谁都不干。

"那末她可以到哪儿去寻一个丈夫？在贵族阶级里？永不会。因为她母亲的宅子是一个用女儿吸引顾客的公开地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决不会娶她。

"在资产阶级里？更加不会。并且这位侯夫人不是容易对付的精明妇人；她一定只肯把苡威获许给一个地位煊赫的人，而这个人却是她寻不到的。

"在平民阶级里？那末更为难达目的。所以并无出路。这位小姐既不是属于贵族阶级的，也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更不是属于平民阶级的，她绝不能通过一种结合加入社会上的任何一种

阶级。

“由于她的母亲，由于她的家世，由于她的教育，由于她的遗传，由于她种种作风，由于她种种习惯，她是属于装了金的卖淫事业的。

“她是不能逃避那种事业的，除了做天主教的女修士以外，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她的作风和习尚，那末也可以揣测这又是不大做得到的事。所以她只有一项可能的职业，恋爱。倘若她已经练习过这件事，她将来一定会走这条路。她是不能躲避她的命运的。她将来很简单地从青年姑娘变成‘姑娘，①。我很愿意做这种变化的枢纽。

①此处的“姑娘”即法语所谓“不冠形容词的姑娘”，是一般语言中称谓妓女的别名。

“我等着。那些鉴赏家的数目不在少数。你等会儿在那里会看见一个法国人，贵族贝卫臬先生；一个俄国人，被人称为克拉瓦劳亲王的；一个意大利人，华雷亚礼骑士②。这几个人都明显地提出了他们的候补志愿书，并且因此正都极力行动。此外，在她的四周，我们算得出还有很多无甚重要关系的打劫者。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骑士也是一种特殊阶级的荣衔，虽不一定有领地却须由国王任命；在此种条件之下，并不是泛指骑马的人。

“那位侯夫人从旁窥视。但是我相信她在我身上很注目。她知道我是很有钱的，而她自己却比其余的人都穷。

“并且在我熟识的这类展览会一样的场所中间，她的客厅是个最使人诧异的。在那里头，我们竟可以遇得到许多很正路的人，因为我们既然在那里出入，那末自然断不会只有我们这样几个。至于说到其中的那些女人，她早在女扒儿手的堆里找了些——不如说挑了些一一顶好的过来。她在哪里发现了那些女人？却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和真正滑稽不顾廉耻的女人社会并列的社会，是一个和流荡之徒并列的社会，是一个和一切并列的社会。此外，她早有一种天才的灵机，就是专门选择那些有孩子的女冒险家，尤其大部分是有女孩子的。这样一来，以至于一个糊涂虫样的汉子简直以为跟自己搅在一道的全是些正派女人！”

他们已经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了。一阵微风从容地在树枝间通过，有时在他们的脸上拂着，像是一柄在天空招展的巨大扇子生出来的波动。好些静悄悄的人影子，在树荫底下闲步，另外的一些却像是在长凳上构成一个黑点儿。这些影子用很低的声音谈着，如同他们谈的全是一些重要的或者羞人的机密一般。

塞韦尼接着说：

“你决然揣想不着我们在那巢窟遇见的那一套虚构的贵族头衔谱。

“有了这一层，你得知道我要把你当做撒瓦尔伯爵去介绍，因为倘若仅仅简单地说是撒瓦尔，一定被人轻视，大大地被人轻视。”

他的朋友高声说：

“哈！这可不成，算什么话。即令只有一晚，即令在这种人的家里，我也不愿旁人因为我冒用一个头衔，揣想我的举动可笑。嘿！简直不成。”

塞韦尼开始笑起来。

“你真傻。我呢，在那个人家，旁人叫我做塞韦尼公爷。我不知道这是怎样来的，也不知道这是为的什么。我便永远待在塞韦尼公爷地位了，绝没有叫屈过，也绝没有抗议过。这并不妨我的事。因为若不是这样，我一定会可怕地大受轻蔑了。”

但是撒瓦尔没有被他说服：

“你吗，你本是贵族，这可以使得。为我，却不行，我将来仍然保留着那客厅里唯一的平民身份。倒霉或者走运，听其自然。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标识……和……我的高尚态度。”

塞韦尼执拗起来：

“我向你保证这是办不到的事，简直办不到的事，你可听见？这仿佛几乎会成反常的事。你一定会造成一个拾破烂的人跑入帝王团体里的那种印象。你任凭我去做吧，我将来把你当做上密西西比总督介绍给他们，而且谁也决不会诧异。一个人在冒充官爵的时候，是决不会知道冒充得太过度的。”

“还是不成，我不愿意。”

“随你去吧。但是，事实上，我现在要说服你真算是笨，我带你冒着危险走进那个地方，是无法阻止旁人给你装上一个头衔的，正和我们在某一类的商店门口把紫罗兰花球献给女宾们一样。”

他们在贝礼街向右一转，上了一座摩登的华美府第的二楼，把他们的外套和手杖交给了四个身着套裤①的男佣人。一阵宴会场里的热烘烘的香气，一阵鲜花的香气，香水的香气，妇女的香气，使空气变得凝重；一阵模糊不清的和继续不断的切切声音，从附近那些使人悟到满是宾客的屋子里传到了外面。

①男子的套裤在古时的欧洲是一种礼服，至 19 世纪渐渐受了淘汰，只有爱摆臭架子的贵族还教他们的男佣人这样打扮。

一个高大的，笔挺的，颊上蓄着两丛白胡子的知宾待者，腆着大肚子，显出庄重气概；走近新客身边行了一个简短而豪爽的敬礼，一面询问：

“我应当报告哪一位来了？”

塞韦尼说了个“撒瓦尔先生”。

于是那个人把门打开，用一道响亮的声音向那些宾客堆里报告道：

“塞韦尼公爷，撒瓦尔爵爷。”

第一个客厅里完全是女客。他们最初看见的，就是一群陈列在缤纷夺目的衣裳光浪上面的袒肩露臂的女人。

女主人正站着和三位女朋友谈话，听见了报告，她就转过身躯带着步趋里的袅娜和面目上的微笑，从容庄严地走过来了。

她的窄小而很低的额头，被一簇漆黑平滑略略掩着鬓角的头发盖住。

她是高大的，略略过于强健，略略过于肥胖，略略过于成熟，但是很美，是一种丰富热烈而有力的美。在那顶引起冥想，引起微笑，神秘地使她化为令人羡艳的"发盔"底下，张着一双大而且黑的眼睛。鼻子是略见瘦削的，嘴巴是大的，是有无限诱惑力的，是为了谈话和征服一切而生的。

此外，她的那种最动人的妖媚，却在她的声音里。声音从那张嘴里如同泉水从泉眼里滑出来似的，那样自然，那样轻清，那样铿锵，那样爽朗，使我们听起来就感到一种肉体上的快乐。听见那阵带着一种小溪的幽韵从嘴里滑出来的软语，真是耳福，看见那两片略略过红的嘴唇在讲话时自行展开，真是眼福。

她向塞韦尼伸出一只手给他吻，一面听凭她那柄用一条小金链子系着的折扇往下坠，她向撒瓦尔伸出另外的一只手，一面向他说：

"欢迎您，爵爷。在这儿，公爷的朋友们都算是到了自己家里。"

随后，她睁起那副光彩照人的眼睛，盯着这位刚才被人给她介绍的大个儿。在她的上嘴唇上面，有一小撮黑色羽绒样的毫毛，一小撮若有若无的髭须影子，在她说话之时比较更显得黑。她身上是香的，一种强烈的、醉人的、来自美国的或者印度的香水味。

许多其他的人物进来了：侯爵，伯爵或者亲王。

她用一种母性的抚媚态度向塞韦尼说：

"您在另外那间客厅里，可以找得着我的女儿。先生们，好好儿行乐呀！这所房子是属于您两位的。"

后来她离开了他们去招待那几个最近进来的宾客，一面向着撒瓦尔使了个微笑的而又立即闪开的眼色，那正是妇女们为了教人领悟到自身受到她们的喜悦而表示的。

塞韦尼挽住他朋友的胳膊向他说：

"我给你做向导吧。这儿，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客厅，女客厅，是座为了供奉新鲜的或者陈旧的肉神而设的庙宇。其中全是标着高价用契约出租的现成物品，质地和簇新的相同，甚或还更好一点。左边，赌博厅，是座钱神的庙宇。那是你知道的。一直再往里走，跳舞厅，是座天真女神的庙宇，圣堂的内殿，少女市场。就是在那儿，他们在各种关系之下，陈列这些阔太太的出品。并且人人都可以同意于好些合法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晚会的前途和希望。这也就是这座道德病的博物馆里的最奇异的事；因为这些女孩儿的灵魂，正和那些由江湖卖艺出身的武小丑的肢体一般，早已脱臼了。我们一同去看吧。"

他向左向右用殷勤的微笑打招呼，用一种鉴赏家式的活泼眼光，向他所认识的每一个袒胸的女宾都望了一下。

一队音乐师在第二间客厅的顶头那一端，奏着一首华尔兹曲子；于是他俩在这间客厅的门口停住脚步去看。十五六对的人正旋转着：男宾的外表都是庄重的，女客们的嘴唇上带着一种冻结了的微笑。她们也像她们的母亲一般露出许多的肉；并且其中三五个的上身衣衫只用一条挂在肩上的薄丝带系着，有时，我们仿佛瞧见一点儿藏在腋下的阴影。

突然，一个高大的女孩儿从客厅的尽头跑过来了，她穿过人群，撞着那些跳舞的对儿，并且用左手撩起自己那件裙袍的长尾。她用妇女们在人堆里奔跑的急而小的脚步跑着，并且高声叫唤：

“哦！豆蔻来了。早安，豆蔻。”

她的风致显出一种人生的快乐，一种幸福的光辉。她那种略带金焰的白皮肤，一种赤发女子的皮肤，仿佛发光似的。那堆盘在头上的火一般的卷发紧压着她的额头，充实着她那条还是略嫌纤细的软绵绵的脖子。

她的动作是非常自然、高雅、利落，竟使人以为她仿佛为了自身动作而生，正和她母亲为了说话而生是一样的事。在我们看见她走，看见她动，看见她俯首和振臂的时候，我们像是感受了一种精神的快乐和一种身体的舒畅。

她重述着：

“哦！豆蔻，早安，豆蔻。”

塞韦尼如同和男子握手一般激烈地摇着她的手，后来他替他们介绍：

“苡威荻小姐，我的朋友撒瓦尔爵爷。”

她向这个陌生人致敬了，随后就仔细端详他：

“早安，先生。您是不是每天全是这样又高又大的？”

为了遮掩他的疑惑和不安，塞韦尼就用他和她所常用的那种嘲弄口吻答复她：

“不是，小姐。他今天显出了他最大的体形，来取悦您那位注重体形的令堂。”

于是这少女用一种装作正经的滑稽态度说：

“那就很好！但是您将来来看我，请您把自己的身体缩小一点儿；我欢喜那些不大不小的。看呀，豆蔻正合我规定的比例。”

于是她向着这位新客伸起了那只张开得很大的小手。

随后，她问：

“您跳舞，豆蔻？来吧，一圈华尔兹。”

塞韦尼并不回答，突然一下激动地搂住了她的腰，于是他们立即用一阵旋风样的迅疾动作失踪了。

他们动作得比谁都快一些，旋着，旋着，狂热地挺着身躯用直轴旋转式的动作前进，两人紧紧地连在一处只像是一个人，并且不仅身躯都是挺直的，就是腿子也几乎都是不动的，仿佛他们脚底下藏着一副看不见的机械使他们这样回旋。

他们像是永不疲乏的。所以其余的男女舞客都渐渐停下来。他们仍然单独舞着。这样远离

跳舞之群而在销魂的境界里徜徉，他们仿佛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事。乐队里的乐师们永远奏着，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一对发狂的人的身上了；大家都欣赏他们，最后在他们停舞的时候，大家都拍掌了。

现在她的面色有点儿红，眼睛有些异样。一双发光的和羞怯的眼睛，不像刚才那样有勇气了，一双闪灼不定的深蓝色眼睛带着深黑色的瞳孔仿佛很不自然了。

塞韦尼像是微醉了似的。他靠着了一张门勉强站住。

她向他说：

“没用的，我可怜的豆蔻，我比您还结实一点。”

他用一种神经质的笑容微笑着，同时他的眼光里和口角里都露出狂热的欲望，简直要把她吞下去。

她一直站在他的面前，并且任凭她那个微微喘动的胸脯整个儿露在这青年的视线之下。

她接着说：

“在某几种动作里，您仿佛是一只想跳到人身上的猫。快点，请您把胳膊给我，我们去找您的那位朋友吧。”

他一言不发地把自己的胳膊伸给她挽着，于是他们便穿过这个大客厅了。

这时候，撒瓦尔并不是孤零零的。奥柏蒂侯夫人早已陪着他。她用那种富于魔力教人陶醉的声音和他谈论上流社会的事，常见的事。并且，聚精会神地瞧着他，她仿佛除了口述的以外还向他暗示了好些其他的话。等到她瞧见了塞韦尼，她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把身躯转过来向他说：

“您可知道，亲爱的公爷，我新近在布奇瓦尔那地方租了一个别墅预备去住两个月。我一心指望您将来到那儿去看我。请您邀您的这位朋友一同去吧。请您留心，我星期一就搬过去，您两位可愿意在下星期六一齐去吃晚饭？第二天我要留您两位一整天。”

塞韦尼突然偏着脑袋向着苡威荻。她微笑一下，态度是宁静的，爽利的，接着就用一种不许有人迟疑的确定口吻说：

“豆蔻自然一定在星期六去吃晚饭。这何必问他。我们在乡下，可以尽兴闹一闹。”

塞韦尼相信在她的微笑里看见了一种许诺，并且在她的声音里悟到了一种意思。

于是侯夫人抬起那双大的黑眼睛向着撒瓦尔：

“您也一样吗，伯爵？”

她的微笑简直是毫无疑义的。他欠身回答：

“我倘若到了那儿，真是运气太好了，夫人。”

苡威荻用一种天真的或者不老实的狡猾神情喃喃地说：

“这样一来，那些人可要不高兴了，可对？豆蔻，并且我们要教我身后的那批人生气了。”

她并且使了一个眼色指出那几个在远处瞧着他们的人。

塞韦尼答道：

“您要怎样就怎样，小姐。”

由于他们混得很熟，他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总用巴黎的俏皮音调来说“小姐”这个名词。

后来撒瓦尔问：

“为什么苡威荻小姐总叫我的朋友塞韦尼做豆蔻①？”

①欧洲变戏法的人每每手拈小球以表示手法，球的大小和豆蔻相似，所以它就被人叫做“豆蔻”。这大概就是塞韦尼的诨名的来由。

那青年女子用一种坦白的神气说：

“这是因为他常常会从您的手里滑走，先生。我们每每以为抓住了他，但是我们永远留他不住。”

侯夫人明显地追着另外一种意思出神，并且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撒瓦尔，一面用不甚留意的神情说：

“这些孩子们可不是滑稽？”

苡威荻生气了：

“我并不滑稽，我是诚实的！豆蔻很合我的意，他却又常常把我丢在一边，真讨厌，这件事。”

塞韦尼向她深深地致敬：

“我现在不离开您了，小姐，无论白天或者夜晚。”

她做了一个非常害怕的手势。

“哈！那可不成！那算什么！在白天，我很愿意；但是夜晚，您会教我不安顿。”

他用傲慢的神情问：

“那为什么？”

她用一种宁静的大胆态度回答：

“因为您在脱了衣裳的时候不会这样规矩的。”

侯夫人并不感到诧异，只高声说：

“他们简直都说到界限外边去了。一个人能够糊涂到这步田地！”

于是塞韦尼用一种嘲笑的神情接着说：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侯夫人。”

苡威荻睁起眼睛盯住他，生气似地用目空一切的语调说：

“您，您刚才又不老实了。这一向以来，您总是这种样子。”

接着扭转了身躯，她喊着：

“骑士，请您来保护我吧，有人侮辱我。”

一个举止迟缓的绀发瘦子走过来了，他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微笑说：

“谁是不老实的人？”

她抬头望着塞韦尼：

“是他；不过我之爱他，却依然超过我之爱您各位，因为他是比较不那么讨厌的。”

华雷亚礼骑士鞠躬了：

“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我们的品格也许差一些，但是忠心却不欠缺。”

一个大花白胡子的高个儿腆着大肚子突然走过来了，他高声说：

“苡威荻小姐，我是来听命令的。”

她喊着：

“哦！贝卫臬先生。”

随后，她转身向着撒瓦尔，向他介绍：

“我的正式志愿求婚者，又高，又胖，又有钱，又是傻瓜。我就是这样地爱这些特点。这真正是一个鼓手长……包饭作的公共食堂里的鼓手长。哎呀，您却更比他还要高一些。我怎样来给您取个诨名？……好！我来叫您做小洛德斯先生吧。因为洛德斯巨人①一定是您的爸爸。但是您两位应当都有好些有趣的事，彼此可以在其余的人的头顶上对谈吧，晚安，再会。”

①西洋所称的“世界七杰作”之一，因其竖于希腊的洛德斯岛，故名，那是古希腊人所雕的太阳神铜像，高达 27 米以上，因为迭次倾覆，遂于七世纪时被当地卖与犹太人，据说曾用骆驼 900 头方运送完毕。

后来她活泼地向着音乐队走过去，目的是要求乐师们奏一曲四组对舞曲。

奥柏蒂侯夫人仿佛心不在焉似的，为了谈天，她用从从容容的声音向塞韦尼说道：

“您常常和她闹着玩儿，将来一定会养成她的坏脾气和许许多多怪不好的恶习惯。”

他反诘道：

“您毕竟没有完成她的教育？”

她仿佛不懂似的，依然和蔼地微笑着。

但是她瞧见一个在胸脯上挂着无数勋章的气派庄严的人物向她走来，于是便向着他连忙赶过去：

“哈！王爷，王爷，什么福气！”

塞韦尼重新挽住撒瓦尔的胳膊拉着他说：

“这就是最近那个正式预备求婚者克拉瓦劳王爷。那女孩子可不是美极了？”

撒瓦尔答道：

“在我，我觉得母女两个都美极了。那母亲非常使我感兴趣。”

塞韦尼向他欠一欠身子：

“随你意思办吧，好朋友。”

那些跳舞的人挤开了他们，把自己排列到四组对舞的地位，他们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分列在两条对面的直线上了。

塞韦尼说：“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些翻戏党吧。”

于是他们走到那赌博厅里去了。

每一张桌子的周围，一圈绕成圆形的人站着观看。他们不大说话，有时一阵掷在桌毯上或者从桌毯上匆忙地拾起的金币响声，在赌友的咕噜声里杂出一阵叮铃叮铃的声响，仿佛钱币的声音在人类的声音里说出了它的话。

那些人都佩着不同的勋章，罕见的勋表，并且他们虽然面貌不同，但是却都装出相同的严正的气派。尤其从那种胡子上面，我们可以分辨他们的国籍。

直挺挺的美国人蓄着马蹄铁那样半圈的胡子；高傲的英国人，仿佛是一柄铺在胸前的毛扇子；西班牙人，是一片连到眼睛底下的黑毛；罗马人，摹仿意大利王维克多一艾马吕埃赠给意大利的那种浓而多的髭须；奥国人颊上的胡子固然很多，但是下颏却剃得很干净；一个俄国将军，他嘴唇上如同佩着两枝由鬈毛做成的长予；而那些法国人的含媚的髭须，却表现出世上各种胡子的新花样。

“你不赌钱？”塞韦尼问。

“不，你呢？”

“从来不在这儿。你可想走吗？我们到哪一天比较安静些儿的时候再来吧。今天人太多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快走吧！”

于是他们穿过一张通到穿堂的门就此走了。

他们一经走到街上，塞韦尼便说：

“喂！你说怎样？”

“这实在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那些女客们都比男客们可爱。”

“谁说不是。那些女客们，都是我们种族里的比较好的。你在她们身边，难道没有像在理发店里一样嗅到香水的味儿，嗅到了恋爱的味儿吗？在实际上，只有在这类的人家可以真地用金钱行乐。并且她们都是何等的讲究实际呀。好朋友！她们都是多么出色的艺术家。你有时也偶尔在面包店里吃过蛋糕吗？那些蛋糕，样子看来像是好的，然而一点也不中吃。因为做那些东西的人只知道做面包。既然有这一层理由，所以一个通常的上流社会妇人的恋爱，常常教我想起面包庙里的甜糕饼，至于我们在奥柏蒂侯夫人那样的妇人堆里觅得的恋爱，真是最上等的甜糕饼。

唉！她们真知道做糕饼，这些糕饼店的女掌柜！我们不过是花五个铜子儿，到她们家里去买那些在别处只付两个铜子儿的货吧，并没有旁的道理。”

撒瓦尔问道：

“哪一个是幕后的主人翁，在这时候？”

塞韦尼茫然把双肩耸了一下。

“我一点也不知道。最近大家公认的那个人原是一个英国贵族，他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了。目前，她应当靠公众生活，也许靠赌博过活和靠赌博者过活，因为她有许多花样。但是，你得告诉我一声，星期六我们自然要到她家里一一布奇瓦尔——去晚餐，可成？在乡下，我们自由一些，而且到末了，我一定会知道苡威荻的脑袋里装的什么。”

撒瓦尔答道：

“我吗，正求之不得，那一天我什么事都没有。”

再由香榭丽舍大街的坡儿上往下走，他们却在星光之下惊动了一对躺在一条长凳上的人，于是塞韦尼喃喃地说：

“何等可笑的事，同时也是何等值得重视的事。恋爱是平凡的，有趣的，总是一模一样而又变化多端，这穷小子在这女人身上约莫要花二十个铜子儿，我将来在一个奥柏蒂那样的女人身上可以花一万金法郎，但是他和我所要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并且那个奥柏蒂也许并不比这个女花子年轻一些聪明一些！何等荒唐可笑的事！”

他缄默了一两分钟，随后重新又说：

“那原是相等的，倘若能做苡威获的第一个情夫，那就是了不起的运气。唉！为这件事，我可以给……我可以给……

他寻不着他可以给的了。后来他们正走到了故宫街的拐角上，撒瓦尔就向他道晚安分手了。

## 二

餐具早已在临河的廊檐下摆好了。奥柏蒂侯夫人租来的春光别墅正坐落在小山的半坡上；塞纳河向着马尔黎村流去那一段，恰巧在别墅的围墙外面拐弯。

房子的对面，十字洲形成了一线树木参天的视界，一丛浓绿，我们并且望得见一长段的宽大河身，一直通到浮在水面藏在树荫里的蛙池咖啡馆。

黄昏已经到了，正是水边的一个天空着色而情调柔和的寂静黄昏，一个使我们感到人生幸福的安逸黄昏。没有一点儿微风惊动树的枝叶，吹皱塞纳河的平坦清浅的水。这时气候温和并不很热，真是舒服的。塞纳河两岸的可人凉气正向着晴朗的天空上腾。

太阳在远树的后面落下去了，我们仿佛嗅得这个已入睡乡的大地的安逸，我们在空间的和平里嗅到人间的闲暇生活。

该吃饭了，大家从客厅里走了出来。这时候，每一个人都赞叹不已。一种使人感动的快乐侵入他们的心里了；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野外得着这条河和这轮落日做装点品，一面呼吸这种清明新鲜的空气来吃晚饭，是非常舒服的。

侯夫人挽着撒瓦尔的胳膊，苡威获挽着塞韦尼的。

他们这时候只有四个人。

那母女二人仿佛完全不是在巴黎时节的那种样子了，尤其是苡威获。

她再也不说话了，竟像是疲倦的，持重的。

撒瓦尔有些莫名其妙，向她问：

“您有些什么不得劲，小姐？我觉得您从上一星期就换了样子。您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理智的人。”

她说：

“这是乡村使我起了变化。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觉得自己很滑稽。我，此外，我从没有在相连的两天中间不变样子的。今天，我可以像一个疯子，明天，却又像一首悲怨的小诗；我像气候一样地会变化，自己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您可看见，我什么都会干，只看时机罢了。有些日子，我可以杀人，却不杀虫子，我是从来不会杀虫子的，对呀，倒可以杀人，并且在其他好些日子里，我可以没来由地哭。我脑子里涌出许多不同的念头。那也要看我起床时候的情形。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可以预先说得出我那一天的脾气大概是怎样的。也许就是我们做的那些梦这样地摆布我们。那也要看我新近看过的书。”

她全身着了一套白法兰绒的衣裳，这衣裳把她身体微妙地包在飘荡的柔软毛织物里边。宽大的上装带着几条宽大的褶纹，恰巧松松地掩着她的胸脯，显得出她那一部分是舒展自如的，健全的和已经成熟的。她那条在微动之中的纤洁脖子，从一圈比衣裳黄一些像苔草一样蒙茸的花边的领口里伸出来，是件由肌肉做成的珍宝，托住她那个缜密的金黄发髻。

塞韦尼瞧着她好一会。后来才说：

“您是值得崇拜的，今晚，小姐。我真愿意常常这样看见您。”

她略略用她寻常的俏皮的神情说：

“您不必来发表宣言，豆蔻。今天我会把它当做正正经经的，所以您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侯夫人显得幸福，非常幸福。全身是黑的，华贵地穿着一套气派严肃的裙袍，描出了她的丰满有力的曲线，在前襟上略略有点儿红东西，一根红的石竹花的绦子，如同链子一般从腰上垂下来又重新挽上去系在臀部上，一朵红玫瑰编在黑黝黝的头发里。这一天傍晚，她心上多少怀着点儿火辣辣的情绪，这情绪在她整个儿身上，在那种简单而又缀着血红的鲜花的装束里，在她今天傍晚压在宾客身上的顾盼里，在她迟缓的声音和不多的动作里，隐约地暗示出来。

撒瓦尔也像是端庄的，沉思的。偶然，他用一种熟溜的手法，捋着自己的那撮修成尖角一般的亨利三世式的栗色短髯，并且像是在思索着深沉的心事一样。

几分钟里头，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随后，在吃到一份鲈鱼的时候①，塞韦尼才高声说：

①在这种场面吃到鱼大概已经是第四道菜，作者提到吃鱼即间接说明他们在桌上已经坐了好半天。

“沉寂有时候是有好处的。有人以为大家在缄默的时节，彼此却比谈话的时节接近的多；可对，侯夫人？”

她略略转过身来对着他，随后就回答道：

“一块儿去想那些可爱的事情，真是妙极了。”

后来她抬起她的热烈的眼光对着撒瓦尔；于是他们四目相视地互相端详了好几秒种。

一阵几乎不可目睹的小动作，在餐桌下面发生了。

塞韦尼又发言了：

“苡威荻小姐，您再这样不讲话，我就要以为您已经堕入情网了。您究竟钟情于谁？倘若您愿意，我们一同来探求吧。我现在把那群叹气乞怜的庸俗家伙搁在一边，只来谈那些主要人物，听呀，克拉瓦劳亲王呢？”

苡威荻听到这个人名，就如同醒了似的：

“可怜的豆蔻，您这样做梦！那亲王很像蜡人馆里陈列的一个俄国人，他的头发理得真出色，

也许已经在好些理发术的竞赛会得过许多奖牌吧。”

“成。我们除开那位亲王不算吧；您对于彼埃尔·贝卫臬子爵毕竟久已另眼相看。”

这一次，她开始笑起来了，并且问：

“您是不是看见我攀着果子酱的脖子，并且对着他的鼻子轻轻地说：‘我的小彼埃尔，或者我的天使彼得洛，我的最崇拜的彼埃得里，我的娇小的彼埃洛①，把你这哈巴狗大脑袋给你的亲爱的娇小的爱人，她正想吻它哟？”（事实上，她无论对谁都取过诨名，而对于彼埃尔，她有时叫他做果子酱，有时叫他做希腊甜酒或者其他的诨名，那就要看是在什么日子了。）

①彼得洛，彼埃得里和彼埃洛这三个名字，都是彼埃尔的昵称，也就是古代笑剧里用小丑扮演的人物。

塞韦尼说：

“请您除开这两个。现在只留下华雷亚礼都尉了，侯夫人仿佛优待他。”

苡威荻恢复了她的快乐态度了：

“那个流泪眼吗？不过他是个非常会哭的人。他对于第一个等的大出丧，总是非送不可的。所以他一望着我，我总以为我死了。”

“去了三个了。那末您对于这位近在眼前的撒瓦尔男爵，采取了闪电一般的手段。”

“对于小洛德斯先生，不成，他太结实了。我似乎还不如去爱巴黎的凯旋门。”

“那末，小姐，您是毫无疑义地钟情于区区了，因为在您的这些崇拜者中间，只有我还没有被我们谈过。由于谦逊和谨慎的缘故，我向来是采取保留态度的。现在只剩下给您道谢了。”

她用一种快乐的娇态答道：

“钟情于您，豆蔻？嘿！那真不成。我很爱您……但是，我不爱您……等着吧，我不想使您失掉勇气。我还不爱您，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您有好些希望……也许……坚守着吧，豆蔻，您得忠实，殷勤，顺从，遇事留心，迎合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细微的要求也不要忽略，极力讨我的欢喜……以后……我们再看。”

“但是，小姐，您所要求的一切，倘若不妨您的事，我情愿事后供给您这一大套，而不必在事前。”

她用一种喜剧女配角的坦白态度问道：

“在什么以后？……豆蔻？”

“在您将来向我表示您爱我以后，自然。”

“既然如此！那末请您权且如同我已经爱着您那般去做吧。倘若您愿意，就请您相信这件事……”

“不过，那就是……”

“别说了，豆蔻，这问题到此为止。”

他举手行了个军礼，不做声了。

太阳已经落在十字洲的后面了，不过天空一直像炭火一般绯红，宁静的河水仿佛变成了血。天空中的回光使得房屋和人物都成了红的。于是侯夫人头发里的那朵绯红的玫瑰，竟像一滴从云里坠在她头上的流霞了。

苡威荻望着远处，她母亲如同漫不经心似地把一只空手搁在撒瓦尔的手上；但是在这少女表示了一个动作以后，侯夫人立即用一种迅疾的姿势挪开自己的手，整理自己的上衣的皱纹。

塞韦尼本瞧着他们，这时说道：

“您可愿意，小姐，我们晚饭后到洲上去兜个圈子？”

她对此非常满意：

“哦！成，那一定很有意思，等会儿我俩单独地去，可成，豆蔻？”

“是，单独地，小姐。”

随后，他们又重新缄默起来。

天空的广漠的沉寂和黄昏时分带着催眠意味的宁静，使得他们的心，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声音都麻痹了。这正是宁静的时刻，沉思的时刻，大家几乎都说不出话来。

侍者们鸦雀无声地伺候着。天空里着火一般的霞光熄灭了，从从容容的夜色在大地上展开它的阴影。撒瓦尔问：

“您可有在这里久居的意思？”

侯夫人郑重地答道：

“是的。我将来觉得舒服就尽兴住下去。”

正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候，有人端来了几盏煤油灯。这些灯在空间的无边黑暗里，对桌上射出一种灰白得异样的光；虫子像一阵雨似地立刻坠在桌布上了。那是一种很小的双翅虫子，它们在灯罩上飞过时就被火烧着了，随后，那些烧焦了的翼翅和腿子，像一阵跳跃的灰色尘土，纷纷撒在桌布上和杯盘里了。

他们在酒里喝到了这些东西，在肉汁里尝到了这些东西，在面包上看见了这些东西动弹。并且脸上和手上，都被那些成群飞翔不计其数的细虫弄的发痒。

于是他们只得不住地更换饮料，遮复盘碟，在时时刻刻的提防之下来遮遮掩掩吃菜了。

这玩意儿却使得苡威荻有了开心的事了，塞韦尼小心地掩护她那些送到嘴边的东西和保护她的杯子，拿起他那块展开了的饭巾像屋顶一般盖在她的头上。不过心生厌恶的侯夫人变得忍

耐不住了，那顿晚饭就草草结束了。

苡威荻绝没有忘记塞韦尼的提议，她向他说：

“我们到洲上去吧，现在。”

她母亲用一种沉滞的声音吩咐道：

“千万不要耽误久了。并且，我们送你们到渡口去。”

于是大家起身了，永远是两个两个一组，青年女子和他的朋友在前面照着岸边的纤道走。他们听见侯夫人和撒瓦尔正在后面低声说话，很低很快。一切都是黑暗的，一种浓厚的黑暗境界，一种墨水般的黑暗境界。但是布满着火点似的天空，仿佛正把那些火点播散在河里，因为幽黯的水面点缀着许多星星。

蛙群沿着两岸呱呱地叫着，送出它们那些流动而单调的声音。

无数的夜莺在宁静的空气里，放出它们的清脆的歌唱。

苡威荻突然问：

“怎么！我们后面竟没有人走。他们到哪儿去了？”

于是她叫唤道：

“妈！”

并没有回答的声音！青年女子接着说：

“然而他们决不会在什么远的地方，我刚才还听见他们说话。”

塞韦尼喃喃地说：

“他们应当是回去了。令堂也许有点儿畏寒。”

于是他引着她走了。

在他们前面，一道灯光耀着。那就是渔人马尔第乃开的客店。在这两个散步者的召唤之下，一个汉子从客店里走出来，后来他们就上了一只停在岸边野草中央的大划子。

艄公摇起了两枝桨，于是这只向前进的划子惊醒了那些睡在水面上的星，使它们狂舞一阵渐渐又在划子后面归于宁静。

他们到了对岸了，接着便在那些大树的下面登岸。

一阵潮湿地面的凉气在高而密的树枝底下浮着，树枝上面像是栖着和树叶一样多的夜莺。

一阵由远处传来的钢琴独奏的声音，开始奏着一首民间的华尔兹舞曲。

塞韦尼早已挽着苡威荻的胳膊，现在，慢慢地伸出自己的手在她的腰上滑过去，并且用一种柔和的压力箍着她的腰。

“您想着什么？”他说。

“我？什么也不想。我现在是很舒服的！”

“那末，您一点儿也不爱我？”

“谁说不，豆蔻，我爱您，我很爱您；不过，请您别拿这件事来麻烦我。若是细听您这些废话，实在太对不起这种好天气了。”

他箍着她贴近自己了，她虽然也曾用了一些小小的动作试着挣脱出来，他却在接触中间，觉得她肌肉上的温暖透过那层细软的法兰绒传到了自己身上。他低声慢气地说：

“苡威荻！”

“喂，什么？”

“就是说我爱您，我。”

“您不老实，豆蔻。”

“我很老实：到现在，我久已爱您了。”

她始终想和他分开，极力从他俩的身躯之间去挣脱那只被压住的胳膊。由于这种连牵和这种动作，他们行走起来竟费事了，彳亍偏侧，竟都像是醉了的人。

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了，觉得对一个闺女谈话究竟和对一个妇人谈话不同，他胸无主宰了，寻觅自己应做的事，暗自询问她是否同意或者并不了解，并且费尽心思使自己话语变得温存，恰到好处和具有断不可少的决定性。

他不住地念着：

“苡威荻！请您说哟，苡威荻！”

随后，他从偶然的机会，突然在她的颊上栽了一个吻。她微微地躲了一下，并且用生气的样子说：

“哦！您真可笑。您是不是马上给我安静点儿？”

她的语调，绝不把她所思虑的和她所愿意的漏泄出来；末了，瞧见她并没有过于生气，他就把自己的嘴唇，在她的脖子根儿上，在金黄头发和毫毛交界的地方，在这个被他渴想多时的迷人地方，贴了一下。

这样一来，她为了逃避便用尽力突围的动作来抵抗了。不过他却坚强地箍住她，后来举起另外一只手扳着她的肩头，强迫她的脑袋向着他，并且在她的嘴上，深深地劫了一个使人狂乱的吻。

用着一个全身的迅速波动，她在他两只胳膊之间滑出来，立刻沿着他的胸部再往下一沉，她突地冲出了包围，接着她就在黑暗里失踪了，只听见她裙子的一大阵窸窣之声，活像是一只鸟儿飞过的噪响。

他始则呆呆地站着，完全因为那种敏捷的动作和那样的失踪而惊讶起来，继而因为什么也听不见，他低声叫唤了：

“苡威荻！”

她没有回答。他开始前进了，用尽眼力在暗中搜索，在草丛里寻觅她那件裙袍的白点儿。一切都是漆黑的。他提高了声音再叫唤：

“苡威荻小姐。”

夜莺也都不歌唱了。

他加快了脚步，茫茫然感到放心不下，始终提高声音叫唤：

“苡威荻小姐，苡威荻小姐！”

什么也没有了；他止住脚步，侧耳细听。洲上是整个儿沉寂的；他的头顶上略略有一阵树叶的颤动微响。两岸只有继续不断的呱呱的蛙声。

于是他在这一丛矮树里穿到另一丛矮树里，提起快步从下坡道儿走到那些陡立而荆棘丛生的急流堤岸边，随后，又折转向着洲后那些平坦而毫无树木的静水堤岸走过去。他一直走到和布奇瓦尔镇相对的地方，重新又回到了蛙池馆，把所有的树丛找了个遍，一面不断重复地叫唤：

“苡威荻小姐，您在哪儿？回答呀！刚才是给您开玩笑！想想吧，回答呀！请您别教我这样到处找。”

远处的时钟正开始响着。他数着那些点数：12 点了。原来他在洲上往复地走了两个钟头。于是，他想起她也许是回家去了，于是绕着弯子从桥上经过，很愁闷地回到了别墅。

一个在围椅上打盹的侍者，在穿堂里等候他。

塞韦尼叫醒了他，向他问：

“苡威荻小姐可是回来了？我先头因为要去看一个人，所以，在水边就和她分了手。”

那侍者答道：

“哦！是的，公爷。小姐在 10 点钟以前就回来了。”

他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就上床安歇了。

他睡不着了，只好张开眼睛等着。那个劫来的吻早已扰乱了他。于是他极力揣测。她当时究竟指望些什么？究竟想些什么？究竟知道些什么？她真是娇小的，使人发狂热的！

他种种欲望，早已因为他从前过的生活而疲乏了，早已因为那些到过手的妇人而疲乏了，

早已因为那些探索过的爱情而疲乏了，现在遇着这个罕见的青年女子多么鲜润刺激和神秘，他的欲望居然又苏醒过来。

他听见报过了一点钟，随后，又是两点。他确实睡不着了。他热，他出汗，他觉得心跳耳鸣，末了从床上起身去开窗子。

一阵凉的微风进来了，他深深地呼吸了一阵。深而厚的阴影是沉寂的，全部乌黑的，没有动静的。但是忽然，他看见他的前面，在园里黑暗处所，有一点火星；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小块烧红了的炭。他想道：“咦，—枝雪茄烟……大概只能说那是撒瓦尔吧……”于是他轻轻叫唤：

“雷雍！”

一道声音答道：

“是你，约翰？”

“是我。等我一下，我就下来。”

他穿好了衣裳，走到了外面，找着了他那个骑在铁椅子上面吸着雪茄的朋友，他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这时候？”

撒瓦尔回答：

“我吗，我正在这儿休息！”

接着他开始笑起来。

塞韦尼给他握手，一面说道：

“朋友，我对你全心全意地道贺，至于我……我真气闷。”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苡威荻和她的母亲，彼此是不相似的。”

“有过了一些什么事？说给我听吧。”

塞韦尼把他的试验以及成绩并不良好都述了一遍，随后接着说：

“千真万确地，这个小女子使我颠倒，你想想吧，我竟被弄得睡不着觉。真是古怪，一个女孩子。神气仿佛很简单，然而我们绝对不知道她的心事。一个体验过生活的，有过恋爱的，认识人生的妇人，我们很快地猜得透她。若是说到一个闺女就不然了！我们真一点也猜不着她。彻底说来，我渐渐相信她简直是玩弄我。”

撒瓦尔在他的椅子上一前一后地摇着。他很从容地说道：

“当心点吧，朋友，她正引你向着婚姻的道儿上走呀。你记一记那些有名的例子吧。孟第霍小姐①至少可以说是一个高等贵族人家的女孩子，她就是用相同的方法变成了法兰西皇后。你

不要扮演拿破仑那一类的人吧。”

①孟第霍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的娘家的姓，他俩的结婚相传是件有内幕的事。

塞韦尼喃喃地说：

“至于这一层，你绝不必害怕，我既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也不是一个皇帝。要干这种傻子的举动，总要是那两种人里边的一个，告诉我，你现在可有瞌睡，你？”

“没有。真的没有。”

“你可愿意到河岸边去兜个圈子？”

“很愿意。”

他们开了铁栅栏门，于是循着河沿向下游的马尔黎村走过去了。

那正是天明以前的凉爽时刻，熟睡，久憩而安静的时刻。夜间的声响都归于沉寂了。夜莺不歌唱了，青蛙结束它们的喧闹了；仅仅只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蚁虫儿——也许是一只鸟儿，在附近某处发出一种锯木一样的磨擦声，微弱，单调，像机器的动作那样有规则。

不时怀着点儿诗意和哲理的塞韦尼忽然说：

“你瞧。那个女孩子使我完全神魂颠倒了。在算术里，一加一，得二。在情场里，一加一，应当得一，而我这儿仍旧是二。因为一个人由于结识异性而感到的需要，倘若不是想使异性在自己身上融化，那就是想使自己融化在异性身上，你可曾偶然也感到过这个，你？不过我现在谈的并不是紧紧搂抱的那种兽性需要，而是谈那种只想和某一个人合而为一的心性上的苦闷，那种想使对方肺腑洞开推诚相见并且彻底领悟对方思想的心性上的苦闷。因为有关于对方的，我们从来绝不知道一点什么，无论是对方意志上的，欲望上的或者见解上的一切变化，我们都找不出来。即令对方的性灵和我们很接近，藏在那双向我们注视的眼睛里头，而眼睛又清洁得像是泉水，透明得像是掩蔽不住一点秘密的，并且对方用甜蜜的嘴和我们谈话，俨然像是向我们倾心，教我们抱很大希望，然而我们也永远猜不着一点秘密；这样的对方常常把她的心思，一件一件用言词对我们倾吐出来，然而她和我们距离仍旧比天上的星群彼此间的距离还远，并且也比那些星群更难测度！不是奇怪吗，这一切？”

撒瓦尔答道：

“我却研究不到这样多。我不注视到眼睛里面。因为我对于被包涵的东西是不甚专注的，但是很留心包涵者的主体。”

于是塞韦尼喃喃地说：

“这仍旧一样，因为苡威荻是一个罕见的人。等会儿到了早晨，她怎样来款待我？”

他们正走到马尔黎的抽水机器厂跟前，就看见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好些雄鸡渐渐在它们的埘里啼起来了；但是它们的声音传过来却被墙壁略略遮住。一只鸟儿在左边的一个园子里，不住地用天真滑稽的声调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大概是回去的时候了，”撒瓦尔高声说。

他们都回来了。塞韦尼正走进他的屋子，就从那个依然开着的窗口里望见了天空的朝霞。

于是他关好了百叶窗，拉满了并且掩好了两幅厚的窗帘，躺在床上，居然睡着了。

他在梦里所看见的，一直是苡威荻。

一阵异样的声响惊醒了他。他在床上坐着细听，却什么也听不见了。随后，忽然听见有一阵像霰子样的簌簌之声，扑着他窗子上的遮雨板。

他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子跟前跑过去，打开了窗子，就看见了苡威荻站在园里的树下小径上，手里抓着一把一把沙子向他劈面撒过来。

她穿着一身蔷薇红的衣裳，戴着一顶宽边草帽，按照火枪手的派头斜插着鸵鸟毛，用一种狡猾的样子笑着向他说：

“喂！豆蔻，您还在床上睡觉吗？您昨天夜晚做了些什么事，弄到这样晚的时候才醒来？难道您又胡撞过一大阵不成，可怜的豆蔻？”

他的视觉本来因为疲倦感到迟钝，并且又因为这个青年女子的嘲讽式的宁静态度受到惊疑，现在突然遇着了强烈的日光竟昏眩了好一会。

他答道：

“我来了，我来了，小姐。请您给我一点洗脸的工夫吧，我马上下楼。”

她高声说：

“赶快，已经 10 点钟了。并且我应当通知您一个大计划，一个就要由我们同去干的秘密勾当。您可知道我们在 11 点钟吃午饭？”

他寻着她了，她坐在一条长凳上，膝头上搁着一本书，一本小说之类的书。她神情上诚恳快活得如同上一夜并没有意外的经过一般，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随后就引了他走到园子的尽头。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要和我妈别扭一下，您等会儿引我到蛙池馆去。我要看看那个地方。妈说正经女人不能到那地方去。我呢，无论是能去或不能去，我不管这些。您等会儿领我走，可成，豆蔻？并且我们还要和那些玩游艇的人，好好地闹一阵。”

她是香喷喷的，然而他却不能断定是哪一种轻淡的香气在她的四周飘浮。这不是她母亲用的那类强烈的香水，而是一阵极静的清香，他疑心在那阵清香之中嗅着了蝴蝶花的粉或者也还有点马鞭草的味儿。

那阵不可捉摸的香味从哪儿来的？从衣裳上来的？从头发里来的？或者从皮肤上来的他暗自问着这件事，后来，她很近地同他说话的时候，他竟迎面接受了她那阵清新的微嘘，觉得吸入鼻孔仿佛是美妙的。于是他想起那阵正被他寻觅名称的流动香味，也许不过是被她那副逸趣横生的眼睛唤起的，那末不过是这个妙年而有诱惑力的尤物的一种迷人的挥发物吧。

她说：

“话已经说明白了，您看行不行？豆蔻？……午饭后天气一定很热，妈是不肯出去的。天气一热，她就没有一点气力了。我们可以让您那个朋友去陪她，您可以带着我走。我们那时可以被人看作是走到高山的树林子里一样。倘若您知道我看见蛙池馆会多么快乐就好了。”

他们走到那一带和塞纳河相对的铁栅栏跟前了。日光照着恬静而刷亮的河面。一层因为天热而起的薄霭从河面发生，那是一层被蒸发的水分在河面上布着的微光荡漾的稀薄蒸气。

偶然，有一两只船划过去，或者是游艇，或者是笨重的小船，并且他们听见好些从远处传过来的或长或短的汽笛呼啸，那些每逢星期日装载巴黎居民到附近乡村的火车的呼啸，和那些报告自身行程已近马尔黎水闸的轮船的呼啸。

但是一阵小的钟声响了。

那就是报告午饭已经摆好。他们回到房子里去了。

那顿饭是在沉默中吃的。7 月里的炙人暑气教地上万物都感到困顿。暑气仿佛是凝重的，麻痹了人的心灵和肉体。大家嘴里连懒散的议论都停止了，动作呢，如同因为空气有了抵抗力难于被人穿过一样，所以也仿佛费劲。

只有苡威荻虽然不发一言，却像是激动的。因为等候变成了心焦。

一到吃完了水果和糖食，她便问：

“我们到树林子里去散步吧：在大树下面是很凉快的。”

侯夫人像是没有什么气力，喃喃地说：

“你可是发痴？这样的天气可以出门？”

那个乖巧的青年女子却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留着爵爷陪你。豆蔻和我，我们去爬山，我们去坐在草里看书。”

说到这里，她转身对塞韦尼说：

“怎样？这算是说妥了？”

他答道：

“伺候您，小姐。”

于是她跑着去找自己的帽子了。

侯夫人耸着肩膀，一面叹着气说道：

“她真发痴了。”

随后，她在那种表示有情而懒洋洋的动作里，带着一种娇惰，一种倦态向男爵伸起她的洁白的纤手，他接住就从从容容吻着。

苡威荻和塞韦尼都出门了。首先，他们沿着河岸走，过了桥，到了洲上，随后，他们靠着急流那边的堤岸在柳荫里坐下了，因为这时到蛙池馆去，究竟还过于早一点。

青年女子立刻从她的衣袋里取出一本书来，带着笑容说：

“豆蔻，您来读给我听。”

接着她把书交给他。

他做了一个避开的动作。

“叫我读，小姐?但是我不会读！”

她庄重地答道：

“这算什么，不用推托，不用说理由。您现在依旧使我觉得您是一个漂亮的叹气乞怜的人！一切全算不了什么，可成？这是您的口吻？”

他接了那书，揭开了它，不免诧异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昆虫学的著作。一本由一个英国作家著的蚁族史。后来他以为她正戏弄他，所以待着不动，然而她忍耐不住了：

“怎样，请您读吧，”她说。

他问道：

“这可是恶作剧，或者又是什么新花样？”

“全不是，亲爱的，我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了这一本书。当时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有关蚁族的较好的书，于是我便想过倘若在草地里看着这些小东西奔跑一面研究它们的生活，一定是有趣的。请您读吧。”

她伸长了身躯伏着躺下了，两只胳膊肘撑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两只眼睛望着野草里。

他读道：

“我们从有关解剖的结构去看类人猿，不能不承认它们决然是一切动物中和人类最相近的；不过倘若我们观察蚁族的好尚，它们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广大的共同生活，它们营造的房屋和道路，它们饲养其他动物甚或加以役使的习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堪称在知识水准方面是和人类的地位相近的……”

他用一阵单调的声音继续读下去，偶然歇着一下问她：

“这还不够？”

她摇头表示不够；后来她折了一根草芽儿，引着一个蚂蚁爬到草芽儿上，她等这小虫爬到了草的某一头，她就欣然把草倒过头来，使它又向另一头爬上去。她用集中的和沉默的注意，

细听种种有关这些脆弱虫类生活里的可惊的详细记载：它们的地下布置，它们如同我们在牛栏里饲养奶牛一般，圈禁抚育那些分泌甜汁给它们作饮料的木虱，它们运用那些给它们清洁巢穴的瞎眼小虫，它们用战斗去捕获奴隶，使奴隶们给战胜者做事情，并且因为奴隶们非常尽心，竟使得战胜者都会渐渐失去独自吃东西的习惯。

后来慢慢地，苡威荻如同对于纤细而聪明的虫子动了一种母性的温存念头，她使它攀到自己的指头上了，她带着一阵和它拥抱的热望用出神的眼光瞧着它。

塞韦尼正读到它们共同生活的方法，其中述及它们相互间友谊式的角力和斗智的比赛。于是这个心花怒放的青年女子竟想去吻这个小虫，谁知它从她手里逃走了，并且开始在她脸上跑起来。这时候，她如同受了一种可怕的危险威胁一般，发出了一声尖税的叫唤，接着用好些发痴一般的动作拂着自己的脸，去扫除那只小虫。塞韦尼狂笑起来，在她的鬓脚边捉住了它，并且不待苡威荻把脑袋避开，就在捉虫的处所深深地吻了一下。

随后苡威荻站起来了，一面高声说：

“我认为这比小说可爱很多。现在，我们到蛙池馆去吧。”

他们走到了洲上那个被人作为风景区加以培植的部分，那地方是受着高大树木的庇荫的。好些成对儿的人在树荫底下沿着塞纳河的堤岸闲逛，好些游艇在那一带上下往来。成对的人是好些和青年人在一块儿的青年女子，是好些挽着情夫胳膊的女工人，那些情夫都宽下了方襟大礼服搭在胳膊上，掀起了丝光高礼帽顶在后脑上①，露出衬衣的两只袖子，带着醉了和乏了的神气向前走，也有好些领着家小同走的小资产阶级：妇人们穿上星期日的漂亮衣裳，孩子们像一群小鸡似地绕着父母跳跃。

①这种礼服和礼帽，在法国是随时可以使用的，意思就是在乎摆点绅士的架子，不必定要遇到什么隆重的礼节场面。

一阵遥远而不断的人声骚动，一阵隐约而扰攘的喧哗，表示那座被游艇家视为可爱的咖啡馆就在附近。

他们立刻瞧见它了。一只有顶棚的非常之大的船停在岸边，满载着一大群的男男女女，他们有些是坐下的，有些是站着的，有些是喝着酒的，有些是唱着歌的，另有一些正在那架节奏错乱而声音颤动如同破锅一样哀鸣的钢琴的噪响之中，叫号跳跃。

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头发姑娘挑逗般地陈列着她们前部和后部：她们的胸部和她们的臀部；她们睁着勾人的眼睛，带着沉沉的醉意，从血红的嘴唇里吐出种种猥亵的语句。

另外的几个，在好些放肆的半裸汉子对面跳舞，他们身着薄布短裤和线衫，头戴有颜色的软帽，活像是几个英国跑马师。

这一类人物蒸发着汗气，粉气，香水气和腋下的狐臭气。

喝酒的人都围着好些桌子，端着那些或白或红或黄或绿的烧酒狂吞，并且没来由地嚷着闹着，因为一种制造骚动的强烈需要支配着他们，一种想用喧哗塞满了耳和脑的粗鄙需要支配着他们。

每次歇不上几秒钟，便有一个要游泳的人立在顶棚上向水里一跳，于是一阵雨点般的水珠

儿溅到了那些坐得很近的喝酒者的身上，使得他们狂叫起来。

一群游艇，在水面上经过。那是长而窄的游艇，被好些桨师划着走，桨师都是光着胳膊而筋肉弩张的，桨呢，很有力地一起一落。船上的女客们，穿着或蓝或红的法兰绒的衣裳，撑着或红或蓝的阳伞，在日光里辉映，她们斜靠着船尾的围椅上，仿佛用一种不动弹而且睡熟的姿势在水面上奔跑。

几只满载游人而比较笨重的船慢腾腾地走着。一个兴高采烈想出点风头的中学生，用风磨翅膀的动作划着双桨，因此和所有的游艇相撞，使得游艇上的人都骂着他，随后，他几乎撞沉了两个游水的人，才张皇地躲得无踪无影。水上咖啡馆的人群吆喝着在后面斥责他。

苡威荻高兴极了，在这嘈杂扰攘的人堆里挽着塞韦尼的胳膊，仿佛因为这些无聊的拥挤而自以为得意，一面用宁静和亲切的视线端祥那些姑娘们。

“看那一个吧，豆蔻，她的头发多么好！她们都像是玩得很快乐。”

咖啡馆的琴师本是一个游艇家，他身上着的红衣，头上戴的阳伞般大小的草帽，这时候他正奏着一个华尔兹舞的曲子，苡威荻突地一下箍住了她的男伴的腰，用她那种急于跳舞的狂热托起了他。他们起舞了一舞得那样长久和那样颠狂，使得大家都注视他们。那些喝酒的人都站到了桌上，用他们的脚打着拍子：其他人却拿着酒盅儿敲打起来；琴师仿佛也发狂了，浑身显出疯人的动作，激烈地摇晃他那个庇荫在大草帽下面的头颅，一面挥着手挞击钢琴的牙键。

他忽然停住了一切动作，并且随即任凭自身滑到地上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他的帽子掩着他，如同因为倦极而死似的。一阵大笑在这咖啡馆里爆发了，大家都鼓起掌来。

四个朋友如同救护危险一般，都赶忙跑过去扶起了他们这位同伴，接着就把那屋顶般的草帽搁在他的肚子上，终于托住他的四肢抬着他走。

一个滑稽家伙跟在后面唱着一阕送殡的丧歌，于是一队行列就在这假死人的后面形成了，接着竟在洲上的道路上游行起来，引得喝酒的人和散步的人，以及一切被他们在道路上遇见的人，又都跟在他们的后面。

苡威荻乐不可支地追上前去，笑得前仰后合，随意和大家谈话，她完全因为这种动作和喧闹而发痴了。好些青年男子都盯着她，故意向她挤过来，他们很动火了，仿佛用眼光去嗅她，用眼光去剥她的衣裳似的；于是塞韦尼渐渐害怕这种冒险举动会引起不良的结果。

游行的行列始终向前进，并且加快了步儿，因为四个抬人的人已经用着半跑的步儿了，跟在后面的是大声嚷着的群众。但是，他们忽然转弯向着河边走，走到了河边一下就停住了，举起这位朋友摇摇摆摆地晃了几下，随后，这四个人一齐撒手把他扔到了河里。

一阵发狂的欢呼从所有的人的嘴里爆发了，至于那位被人弄得发糊涂的琴师却在水里挣扎着，骂着，咳着，唾着嘴里的水，随后他陷到了沙泥里，勉强爬上河岸来。

他那顶落在河里的帽子，由一只小划予送过来了。

苡威荻喜得跳起来，一面拍着手并且说道：

“哈！豆蔻，我真快活，我真快活！”

塞韦尼来观察她，他这时候又变得很严肃了，瞧着她在这群无赖里很觉自如，自己不免略感拘束，略感难受，一种本能在他心上反抗起来，这种正派人士的本能在一个好人家的子弟的心上是永远保存着的，即使他在忘形的时候，这本能也会使他避开种种过于有害的亲昵行动和种种过于恶浊的交游。

他感到诧异，心里一面暗自说：

“还用多说，你总算是好人家的子弟吧，你！”

并且他真想用“你”字称呼她，如同他在心里用“你”字称呼她一样，如同世人和那些属于公众的女人第一次见面便用“你”字去称呼一样。好些红头发婆娘挤着他们，并且用发嗄的声音嚷出好些猥亵字眼，他觉得她和她们差不多没有区别了。那些字眼在这一群人中间流动，粗鄙，简短，响亮，仿佛在人的头上飞翔，正像兽粪堆儿上的蝇子一般原是在那里面生出来的。谁也不觉得什么刺耳和诧异了，苡威荻似乎简直不注意。

“豆蔻，我想游水，”她说，“我们到河心去游泳一次吧。”

他答道：

“伺候您。”

他们走到了游泳服务处租好了浴衣。她先换好了衣裳，站到水边在众目注视之下微笑地等候塞韦尼。随后他们俩排着对儿在温暖的水里前进了。

她带着欣喜和陶醉的意味游泳着，满身因为波动感到了温存，因为一种肉体的愉快微微地发抖，每次她双手在水里向前伸齐再向后一分，她身体便像快要从水里出来一般向上腾起。他呢，吃力地跟着她，喘着气，感到体力不济是件憾事。但是她减小她的速度了，随后，突然翻身过来，叉起两只胳膊，向天空张开两只眼睛，她仰游了。她这样伸直了身躯在水面平平地躺着，他极力端详到的是：她身上的起伏波折的线条，她的和薄衣紧贴而显出圆峰的肥满的胸部，她的慢慢托起的腹部，她的半淹着的大腿，她的精赤而在水里荡漾的腿肚子和她的伸出水面的脚。

他看见了她的全身了，如同为了引诱他，为了献出自己的身子或者为了又来玩弄他似的，她故意把色相示人。于是他开始带着一种火辣辣的热情和激烈的焦躁对她发生欲望了。蓦地一下，她又翻身伏在水面上，瞧着他笑起来。

“您是一个正派人。”她说。

这种嘲笑刺激了他，激怒了他，那是一位钟情者在受到嘲弄时的愤怒；于是突然间，他屈服于一种模糊的报复需要了，屈服于一种为自己复仇，对她伤害一下的欲望了：

“这种生活可是合您的意？”

她用她的很天真的神情问道：

“什么？”

“得啦，不用再拿我开心了。您很知道我想说的！”

“不知道，说句真心话，我实在不知道。”

“哪儿的话，我们结束这幕喜剧吧。您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

“我一点儿也不懂。”

“您并没有这样傻。并且昨天晚上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忘了。”

“就是说我爱您。”

“您？”

“我。”

“这岂不是开玩笑！”

“我向您发誓。”

“那末，请您证明这句话。”

“我要求的不过就是这个。”

“什么，这个？”

“就是证明那句话。”

“既然如此，就请您做吧。”

“昨天晚上，您并没有这么说过！”

“您并没有向我提议过什么！”

“这个笑话！”

“并且首先，您不应当问我。”

“这笑话倒真有意思！问谁？”

“问妈，自然毫无疑义。”

他忽然大笑起来。

“问令堂？不必，那是多余的事！”

她忽然变成很正经的了，并且深深地瞧着他说：

“听我说，豆蔻，倘若您为了娶我而真地很爱我，那末首先，请您和妈去谈，以后我再答复

您。”

他以为她又来玩弄他，于是完全生气了。

“小姐，您把我认做了另外一个人。”

她依然用柔和明亮的眼光瞧着他。

她迟疑了一下，随后又说：

“我始终不懂您的意思！”

于是，他用那种多少含着点粗暴和恶劣意味的声音激烈地说：

“大家想想吧，苡威荻，我们结束这幕可笑喜剧吧，它拖得太久了！您扮演着不懂世务的小姑娘，然而这脚色和您简直不相称，请您相信我吧。您很明白在我俩之间是不能谈到婚姻的……但是可以谈恋爱。以前我说过我本爱您，一一这是实在的事，——现在，我再说我还是爱您的。请您不必再装傻，并且请您不必把我看做一个笨人。”

他们本来是面对面地停在水里，仅仅只用手的小动作来稳住身躯。这时候她依然在用静止的姿势待了好几秒钟，如同她没有能够下决心去领会他言词中的含义似的；随后，她突然脸红了，红到发根了。整个脸蛋儿，从脖子突然红到那一对耳朵，耳朵几乎变成紫的，于是她一言不发，用全力把双臂迅速地一分一合向陆地划过去。他赶不上她，只得喘着气在她后面跟着。

他瞧见她从水里出来了，她拾起了那件浴袍简直没有回顾就到整装室里去了。

他在穿衣时耽搁了许久，对于自己应做的事很觉得茫然，思索自己等会儿要向她说的话，盘算自己是否应当去求谅解或者仍然坚持。

他穿着停当以后，她已经走了，单独地走了。他只得带着忧愁慌乱的心情慢慢地回来。

侯夫人正挽着撒瓦尔的胳膊，在树荫下的圆形小径上绕着草地散步。

看见了塞韦尼，她就用那种自从昨天以来一直疏懒的神气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在这样的热天简直不应当出去。现在苡威荻受了暑气。她去睡觉了。她红得像一朵罂粟花，可怜的孩子，并且还很头疼。你们难免不在太阳里散步，你们难免没有胡闹过一阵。我哪儿知道？您也和她一般不大懂事。”

青年女子没有下楼吃晚饭。有人正要拿东西送去给她吃，她隔着门说是不饿，因为她已经关着房门，央求旁人让她安息。两个青年人趁着 10 点钟的火车走了，约定了下星期四再来，后来侯夫人独自坐在敞开了的窗子跟前出神，静听着游艇家跳舞会里乐队的跳跳蹦蹦的音乐，那正从远处送到深夜的严肃沉寂里。

侯夫人为了追求爱情受到引诱，而引诱她的正是爱情，我们不是为了骑马或者划船而受到引诱吗？她正像这般，得到好些突起的温柔感觉了，那如同一种病症似地侵入了她的身上。这些热情突然占有了她，钻到她全身的血脉里，使她癫狂，使她衰弱或者压得她透不过气来，那么还应当以热情的特性为定，看那究竟是哪一种：激昂的，暴烈的，戏剧意味的或者感伤意味

的。

她是一个为了恋爱人又为了被人恋爱而生的女性，出身不高，由于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把爱情造成了一种职业，由于仗着本能和生来的巧妙手腕居然爬到了目下的地位，她把接受金钱当做接受搂抱一样看待，自然说不上什么辨别，而只不加推敲地和简单地使用自己的著名的嗅觉，如同兽类因为生活上的必要把嗅觉变成很敏锐的一样。许多男人早在她的怀抱中经过了，她却不因此感到过什么爱抚，也并不因为他们的紧紧搂抱感到过什么厌恶。

她用一种宁静的漠然态度熬受那些不能选择的搂抱，正同我们在旅行中间无论什么饭菜都得咽下是一样的，理由就是不得不求生活。不过有时候，她的心灵或者肉体如同着了火似的，于是她便落到一种巨大的狂热里了，这种狂热持续的长短并不一致，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都说不定，那就要看她情夫的体质的或者精神的品格如何。

然而那都是她人生里的美满时会。她是用激昂和恍惚的态度尽灵肉双方的能力去恋爱的。她如同世人为了要投水自杀任其浮沉而跳入河心一般，奋身跳入了爱情里，倘若至必要时，她是预备视死如归的，她醉了，痴了，无穷尽地感到舒服了。她每次都想象着自己以前从没有相同的感受，并且倘若有人问她在夜晚仰观星宿时所痴心梦想的不同种类的男人究竟有若干，她一定是很为诧异的。

撒瓦尔已经拴住了并且降伏了她的肉体和灵魂。她这时候正思念他，在那种完成了的、幸福的、稳定而宁静的过度兴奋境界里，她被他的幻影和回忆笼络住了。

一阵从她背后传过来的声响使她回顾了。苡威荻正走进来，她依然穿着白天的那套衣裳，但是她的脸色现在是灰白的了，她的眼睛光亮得如同我们在疲倦达于极点以后的眼睛一样。

她靠住了敞开的窗口边，和她的母亲恰好正面相对。

“我应当和你谈谈，”她说。

侯夫人吃惊了，双眼盯住她的女儿。原来她是用自私自利的母亲地位去爱女儿的，换句话说，她从没有替女儿打算过，因为她自己依然是太美的，她所以不必妒忌女儿的美，反而如同一个人因为有了好命运而自负一般，觉得女儿的美是她一件可以自负的事，又因为她是漠视一切的，所以她并不去实行旁人向她提供的种种计划，然而又因为她富于机警性，所以她并非辨不出那种价值。

她答道：

“我听你说，孩子，有什么事？”

苡威荻定住双眼仔细观察她，仿佛要窥视她内心深处似的，仿佛要领悟种种就会被她自己的言词唤醒的感觉力似的。

“瞧吧。刚才发生了一点非常的事。”

“什么事，究竟？”

“塞韦尼先生向我说他爱我。”

放心不下的侯夫人等候着。这时候苡威荻不再说下去了，她就问：

“这句话，他当初用什么态度说的？你给我说明吧。”

于是这个青年女子用她惯用的撒娇姿势坐在母亲的脚边了，并且抓住她的双手说道：

“他向我求过婚了。”

奥柏蒂夫人表示了一个短促的惊讶动作，后来高声说：

“塞韦尼？你简直发痴了！”

苡威荻正窥探她母亲的意思和惊讶，她的眼光始终盯住她母亲的脸儿。现在她用庄重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我算是发痴？为什么塞韦尼先生不会娶我？”

侯夫人受窘了，支吾地说：

“你自己想错了，这是做不到的。你大概没有听明白，也许是没有弄懂他的意思。对于你，塞韦尼先生是太有钱了……并且若是要他成家，他是太……太……富于巴黎人的脾气了。”

苡威荻慢慢地站起来。她接着再问：

“不过，倘若他能够像他说的一般爱我呢，妈？”

她的妈带着有点不耐烦的神情答道：

“以前，我以为你年纪够大了，被生活训练得够了，可以使你不动这类的念头了。塞韦尼是一个尽情享乐的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将来只会娶一个和他阶级相等财产也相等的妻子。倘若他向你求婚……那就是他想……那就是他想……”

侯夫人没有勇气说出她心里的疑虑了，缄默了一两秒钟，随后才接着说：

“瞧吧，不要打搅我，快去睡吧。”

于是青年女子仿佛知道了她所指望的一样，低声下气地答道：

“是，妈。”

她亲了母亲的额头，就用一种很安稳的步儿走开了。

她正要跨出房门，侯夫人又叫她回来：

“你受过的暑气呢？”她说。

“我本没有什么。刚才就是为了这件事。”

后来侯夫人又加上几句：

“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尤其从今日起，你不要老是和他在一起，并且你应当深信他决不会娶你，可听清楚，他只想……误你。”

她竟没有找着更好一些的字眼来表现她的意思。于是苡威荻回自己的卧房去了。

这时候，奥柏蒂夫人开始盘算起来。

许多年以来，就在一种钟情的和富豪的安乐境界里生活着，凡是一切能够使她心烦的，使她不安的或者使她发愁的反省她早已尽力推开不去理落。所以她从来不想考虑苡威荻的前途；以为在困难临头的时节再去想象，总是不会太迟。根据她那种出卖风情的妇人的嗅觉，她很觉得她女儿只能由一种完全不可靠的偶然遇合，由一种拥戴女冒险家坐在配偶位上的出自恋爱的意外袭击，才可以嫁得一个有钱的和真的上流人。所以她绝不指望这一层，并且，她实在过于为自身打算，她哪儿能够编制一些并不和她自身直接有关的计划。

苡威荻将来无疑地会摹仿她母亲。她将来会变成一个以恋爱为业的妇人。为什么不？但是侯夫人却从来不敢思索这件事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

然而现在，她的女儿突然一下，绝无准备地把一个令人不能答复的问题向她提出来了，这事件是很棘手的，是很微妙的，在各方面都很带危险性，使得她的良心很感不安，是使得我们因为儿女和这类事情所应当表示的良心很感不安的，而她的女儿竟强迫她表示一种态度。

她的天性实在太狡诈了，所以塞韦尼的种种意思连一点点也瞒她不过，一一这狡诈固然是近乎蒙咙的，不过并没有完全睡熟，因为她从经验上认识了男人们，尤其是这种门第的男人们。所以，那几个字眼一下子从苡威荻口里说出来，她几乎不能自主地就高声说：

“塞韦尼，娶你？你简直发痴了！”

他，那个调皮的，那个放荡不羁的，那个专心于追求热闹和女性的男人，怎样竟用了这个老法子？现在他将要怎样干？而对于她，对于这小女子，自己该如何把话对她说个明白？甚至于去保护她？因为她是可以随便去闹什么大笑话的。

谁会相信这个大女孩子依然这样天真，这样没有头脑，这样老实？

优柔寡断的和已经倦于考虑的侯夫人极力寻觅应当做的事，然而什么也找不着，因为这种情况在她看来仿佛真地是难于对付的。

末了，被这些烦恼所困的她，认为：

“算不了什么！我将来就近监视他们，斟酌情形去应付。倘若在必要时，我将来就和塞韦尼去谈，他是机警的，只须半吞半吐的话，他一定懂得我的意思。”

她却不盘算她将要对他说什么和他将要如何答复，也不盘算哪一种约束可以管得住他们；不过她以为这件事不必得到结论就使她宽心，竟认为是舒服的，于是又开始想象那个健美的撒瓦尔了。她出神地望着天空的夜色，侧身向右面，瞧着那层像雾气一般盖在巴黎顶上的微光，用双手向这座伟大的都城送吻，送出好些由她掷在黑影之中而前后相继不断的吻；后来很低很低，如同她依然同他谈着一般，喃喃地说：“我爱你！我爱你！”

# 三

苡威荻也绝没有睡。像她母亲一样，她也在敞开的窗口边支起胳膊靠着，并且她的眼眶里满是眼泪，她的第一遭含愁的眼泪。

她自从有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是在幸福的青年时代的坦率而安闲的信心里生活的，长大的。然而她为什么要推想，考虑，寻觅？她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个像所有的少女们那样的少女？为什么一种疑惑，为什么一种畏惧，为什么好些难堪的疑惧会到她心上来？

她无论对于什么仿佛都有相当的认识，因为她的神气仿佛什么都能谈谈似的，因为她早已使用了那些在她四周生活的人的语调，姿态和种种敢于出口的字眼。不过她之所知却不比一个在教会女学受教育的女孩子多一些，因为她的大胆的论调，原是出自她的记忆力，出自妇女们固有的摹仿性和同化性的能力，并不是由一种受过训练而变成胆大的思想取得的。

她之谈论爱情正像一个画家或者音乐家的儿子在十一二岁上谈论绘画或者音乐一样。爱情这名词掩藏着哪一种神秘，在她是知道的，或者更不如说在她是很能推测的，因为从前，那些在她跟前被人低声说过的戏谑实在太多了，她的天真何至于受不到启悟，不过她怎样能够因此就判断世上的家庭并不和她的家庭相同？

人都用一种明显的恭敬态度吻她母亲的手，她们的朋友们全部都有贵族头衔，全部都是或者都像是有钱的，他们亲密地提起各国的亲王们的姓名。并且有两个国王的儿子在晚上到侯夫人家里来过好几回！她又怎样会知道？

并且她生性是天真的。她不甚思索，她绝不像她的母亲那般暗中打探别人。她宁静地生活着，她的生活是过于快乐的，因此那种使得比较沉着的人，比较谨慎的人，比较拘谨而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认为可疑的事她如何顾虑得到。

但是现在，塞韦尼突然用的几个使她莫名其妙地感到粗鲁的字眼，竟在她心里唤醒了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始则教人来不及推想，继则揭出了一种使人生厌的恐怖。

她回来了，她像一只受伤的鸟儿似地逃回来了，在事实上，那两句话沉重地伤害了她，现在为了参透其中的全部意义，为了猜度其中的分量，她不住地暗自重复念道：“您很明白在我俩之间是不能谈到婚姻的……不过可以谈恋爱。”

他究竟想说什么？并且为什么用了这种糟蹋人的话？她对于某件事，某件秘密，某件羞耻，果然没有知道？果然只是瞒着她一个人?不过究竟什么事？她这时候如同世人发现了一种潜伏的羞辱，那种出自一个亲爱的人的变叛，一种使人发狂的伤心之事似地，她坠入惶惑万分心胆皆碎的境界里了。

并且因为受到恐惧和疑惑的创伤，她盘算过了，考虑过了，寻觅过了，哭泣过了。随后，她的青年快乐的心灵重新爽朗起来，于是着手布置一件冒险行动，编造一个反常的和戏剧性的境界，那正是用她读过的那些诗意小说的回忆编成的。她记起了好些使人感动的急变，好些被她混淆的忧郁得使人伤感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她根据自己的经过去编造的，是她用包围自己人生的隐隐约约的神秘去美化的。

她已经不伤心了，她在梦境里想着，她揭开好些黑幕，她想象好些不可信的复杂情形，成千成百的又罕见又可怕的事——不过因为新奇也居然引人玩味。

也许她是一个亲王的私生女吧？她的可怜的母亲是一个先被人诱惑后被人遗弃的妇人，曾经某一个国王，也许是意大利王①封她做一个女侯爵，她从前之脱离家庭应当是在家庭的暴怒之下而潜逃的吧？

①奥柏蒂这个假姓在字形上很像是意大利语，因此提到意大利王。

难道自己或者竟是一个被她的父母、她的很尊贵很有名望的父母所遗弃的孩子，违背法律的恋爱之果，后来才被这位抚养她教育她的侯夫人所收容的？

还有好些其他的揣度又在她思想里发动了，不过她对于这些揣度而下的肯定或者否定，却是全凭自己的空想做标准的。想到自身处于又喜又忧的境界，她大受感动了，尤其是想到自身化为一个可以自炫可以自居又可以使用尊贵态度的小说主角，她是满意的了。后来又根据种种猜测过的事变来考虑自身将来应当扮演的角色。她模糊地看见了这角色正和斯克里布先生或者乔治桑夫人②的作品里的人物一样。那是由于忠诚，勇敢，自我牺牲，聪明，柔和并且长于言语种种品德组成的。于是她那种游移不定的本性几乎因为这新态度而快乐起来。

④斯克里布(Scribe)是 19 世纪法国的多产戏剧家，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之列；乔治桑(George Sand)是其时代相同的有名女作家，以擅长小说著名。

一直到傍晚时为止，她始终考虑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寻觅自己怎样着手去从侯夫人身上揭穿真象。

后来，天黑了，那于悲剧环境是有利的，她在那时候捏造了一种简单而机警的狡狯手段去争取她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仓卒地告诉她母亲，说塞韦尼向她说过求婚的话。

因为这件新闻吃惊的奥柏蒂夫人，自然会无意地漏出一两个字，一种会在她女儿头脑里闪出一道光明的呼声。

末了，苡威荻终于立刻完成了她的计划。

她本期望一个爆发的惊骇，一种有关爱情的泄漏，一种充满着手势和眼泪的密谈。

但是她母亲听见了那件事情仅仅仿佛是不耐烦，并没有多大的惊讶和不快活；后来听见了她答话时候所用的忸怩的、不悦的和含糊的音调，苡威荻心里的狡狯、女性的精细和机警忽然醒过来了，她悟到那是不宜盘问的，悟到其中的神秘性是另外有一种性质的，悟到倘若明白底细会教自己更难受，悟到应当独自揣测，于是她就回到了卧房，抑郁忧愁完全被一种真的恶运的恐怖压伏住了，却没有明确地知道这种感触从何处为了何事降到她身上来。末了她在窗口支起胳膊哭起来了。

她哭了多时，现在，什么也不推想，什么也不思索；后来渐渐被困乏压伏，她闭上眼睛了。最后，她的头滑下来伏在双手之间了，这时候，她睡着了三五分钟，那种瞌睡是使人疲乏的，人在劳惫得连脱衣和上床的气力都失掉的时候常常遇到它，它自然是沉重的，可是每每被一些突然而起的惊觉扰得睡不安稳。

一直到早晨的凉气冰着她，逼着她离开窗口边的时候，她才在黎明的微光当中上了床。

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依然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与惆怅的心情。她心里做着一种继续而且迅速的工作，一种反省的工作；她学上了窥探，猜度和推想。一种模模糊糊的微光，仿佛用一

种新的方式给她照见了那些围着她的男人和事物；于是她心上起了一种猜疑，对于一切的人，对于她素所信服的，对于她母亲，她都认为不得不去防范。一切的假定，她在这两天里都寻到了。她审度了一切可能的事，用她那种变动不常而且毫无分寸的本性的迅疾态度，置身于那些最走极端的解决方式里了。星期三那一天，她决定了一个计划，整套儿持身的规则和整套儿探求的方法。星期四早上，她一起床就决然拿定了主意：自身要比一个警务人员还得狡诈一些，无论对于谁都采取临阵戒备的手段。

并且她决然用“我独自”这三个字做格言了，于是极力寻觅了一两小时，要如何准备什么方法才可以使这三个字收到好的效果，用了暗号记在信笺上。

撒瓦尔和塞韦尼都在 10 点钟光景来了。

青年女子用安详的态度和他们握了手，并且用一种虽然庄严究竟亲热的音调说：

“早安，豆蔻，可好？”

“早安，小姐，不算坏；您呢？”

他偷眼瞧着她，一面独自想着：

“她今天就要和我串一幕什么喜剧？”

侯夫人挽住了撒瓦尔的胳膊以后，他也挽着苡威获的，后来他们开始绕着草地散步了，在那些大树和矮树的后面时隐时现。

苡威获带着一种慎重而沉思的神情向前走，瞧着小径上的沙子，仿佛只静听她的伴侣说话，自己几乎不甚答话了。

忽然她问：

“您真的是我的朋友吗，豆蔻？”

“还用说，小姐。”

“不过这一点，真的，真的，的确是当真的吗？”

“整个是您的朋友，小姐，无论肉体和灵魂。”

“真地连一次谎话都不说吗？”

“就是两次也可以的，倘若应当那样做。”

“真到那种肯向我说出整个真象，那种整个的恶浊真象？”

“是的，小姐。”

“既然如此，那么在您心里，在您心坎里，您觉得克拉瓦劳亲王怎样？”

“哈！很难评论！”

“您看您，已经预备说谎了。”

“没有，但是我找我的字眼，找些很正确的字眼，上帝，克拉瓦劳亲王是一个俄国人……一个真的俄国人，他说俄国话，在俄国生长，也许有一张到法国来的俄国护照，而姓名和头衔都是假的。”

她深深地向他注视：

“您想说那是？……”

他迟疑了一下，随后，毅然决然说：

“一个冒险家，小姐。”

“谢谢您。那末华雷亚礼都尉也未见得比他正派，可对？”

“您已经说了。”

“那末贝卫臬先生？”

“那一个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一个贵族……外省来的贵族，正派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仅仅有点憔悴……因为以前的生活过于腐化了……”

“那末您自己？”

他并不迟疑地答复道：

“我吗，我是个所谓爱赶热闹的人，一个好人家的孩子，本有智慧，却因为欢喜空谈而枉费掉了，本有好身体，却因行乐而受损坏了，也许本有价值，却因无事可干而撒光了。现在我所剩下的全部财产，就是某种程度的生活经验，一种颇为完备的扫除成见的观念，一种对于人的，包括女人在内的普遍蔑视，一种对于我种种行为的无益之处有深刻的自知之明，和对于一般卑贱行为的宽容大度。不过我有时还有点儿诚实，如同您看见的一样，并且我也能够有热情，您也会看得见。有了这些短处和这些长处，我现在静听您的号令，小姐，无论是精神上或者体质上，都使得您能够随意指使我，现在。”

她没有一点儿笑容，静听着，一面推敲那些字眼和意义。

她说：

“您以为拉麋伯爵夫人是怎样一个人？”

他连忙说道：

“我央求您允许我对于妇女们不发表意见。”

“连一个都不批评？”

“连一个都不批评。”

“那末，这正是您对于她们判断得很不好……全体。哪儿的话，您觉得一个例外都没有？”

他用那副几乎时常挂在脸上的高傲的神情冷笑着：末了他用那种视为自身一种实力一种武器的粗豪大胆说：

“自然那些近在眼前的人物应当例外。”

她的脸微微地发红了，但是用一种极宁静的态度问：

“既然如此，那末您以为我是怎样一个人呢？”

“您要知道吗？可以。我想您是一个富于判断力，富于经验的人物，倘若您还要我说得更好一点，那就是一个具有富于经验的判断力的人，长于颠倒玩弄，拿旁人开心，掩饰自己的见解，标出自己的高调，自己并不匆忙……一心等候变化。”

她问道：

“话全在这儿？”

“全在这儿。”

于是她用一种严肃的郑重态度说：

“我将来定要使您变更这种见解，豆蔻。”

随后她走近她母亲的身边了，这一位正低头缓步走着，她那种疲倦的态度，就是我们一面散步一面低声谈论种种很亲切和很甜美的事情的时候所常有的。她向前缓进，一面用伞尖子在小径上的沙子上画着好些个图形，也许是好些个字母，并且谈论的时候不望撒瓦尔一眼，只紧紧贴在他的身边长久地从容地谈着。苡威荻忽然盯着她，于是一点疑心，一个模糊得连她自己都说不明白而近乎疑惑的感觉，如同掠过地面的云影一般，在她的头脑里划过。

报告午饭的小钟响了。

午饭是沉默而几乎黯淡的。

那时的天色正像我们常说的一般，在空气里面有点儿风暴。好些不动的大块黑云如同在天顶上埋伏着似的，沉寂而且凝重，但是其中满装着暴风雨。

他们刚好在凉台边喝完了咖啡，侯夫人就问：

“喂！小鸟儿，你今天可要和你的朋友塞韦尼去散步？这种天气里在树荫下走走，真是太好了。”

苡威荻向她迅速地望了一下，但是立刻又移开了眼光：

“不成，妈，今天我不出去。”

侯夫人像是不如意了，坚持地说：

“出去走一趟吧，孩子，这于你很有益处。”

于是苡威荻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说：

“不去，妈，今天我留在家里，既然那天晚上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是明白的。”

奥柏蒂夫人一心指望能够单独陪着撒瓦尔，并没有想起这层。现在她不禁脸红了，迷惑了，为自己着急了，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够自由自在地过一两小时，她吃着嘴说：

“真的，我刚才简直没有想到，你说得不错。我不知道我的心放在哪儿了。”

于是苡威荻拿着一块绣花活计在她母亲身边一把矮椅子上坐下来，那活计素来被她称为“公共的幸福”，她每年只在无聊的日子里拿出来做这么五六回，那两个青年人却坐在两张帆布折椅上吸着雪茄烟。

光阴就在一阵精神懈怠而且时常间断的谈话里流着，心情焦躁的侯夫人向撒瓦尔丢了好些失望的眼色，寻觅一种借口，一个方法推开她的女儿。她终于懂得那是不会成功的了，后来她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巧计，她向塞韦尼说：

“您知道，公爷，我今天要留您两位住在这儿。明天，我们到沙杜村的敷耐司饭庄去吃午饭。”

他懂得了，微笑了，后来鞠躬了：

“遵命，侯夫人。”

午后的日子，是在暴风雨的威吓之下慢慢地、难堪地挨过的。

晚饭的钟点看着一步近似一步了。阴霾的天际满是重滞的云堆儿。绝无一点儿微风在人的皮肤上拂过。

晚饭也是沉默的。一种拘束，一种不自在，一种模糊的恐惧心仿佛使这两男两女都变成了哑巴。

餐具撤去了以后，他们都仍旧坐在凉台上，不过谈话是断断续续的，歇了好半天才谈几句。夜色到了，天气闷得教人难于呼吸。突然，天空被一条莫测短长的火蛇划破了，这火蛇用一阵使人目眥的惨白的光，照着这四张隐在黑暗中的脸，随后，一阵远来的响声，一阵隐约微弱像是一辆车子过桥的响声，在大地上经过；末了，天气的温度仿佛增加了，空气突然更使人气闷了，晚上的沉寂愈加深沉。

苡威荻站起来，她说：

“我去睡觉了，风暴教我害怕，”

于是她伸起额头送到侯夫人的嘴边，又伸起手给那两个青年人握，随后便走开了。

因为她的卧房正在凉台的顶上，所以一枝种在门前的高大粟树的叶子立刻被一种绿光照着，塞韦尼的视线一直盯着叶子上的微光，相信偶尔看见有一个人影子在叶子上晃过去。但是那阵

微光忽然熄了，奥柏蒂夫人长叹了一声。

“我的女儿睡了，”她说。

塞韦尼站起来说：

“我也要去睡了，侯夫人，倘若您允许我。”

他吻过了她伸给他的那只手也走开了。

于是她单独和撒瓦尔在黑暗之中相伴。

立刻，她倒在他的怀里了，抱着他，箍着他。随后，他虽然极力拦阻她，她却跪在他的跟前一面喃喃地说：“我想趁着闪电的光来看你。”

但是苡威荻在熄了蜡烛之后，便赤着双脚像一条影子一般重新溜到了卧房窗前的露台边，受到一个痛心而隐约的疑团的创伤，她来静听了。

她现在站的地方正是楼下凉台的顶上，也正是他俩的头顶上，她当然看不见什么。

除了一阵喃喃之声以外，她什么也听不出来；然而她的心房的跳跃，竟强大得使她的耳朵嗡嗡地响个不停。两扇窗门在她的头顶上关闭了。她知道那是塞韦尼已经上了三楼。那么，她母亲是单独地陪着撒瓦尔了。

又来了一道电光把天空划为两半，把她所熟识的水边全部风景在一阵强烈而狞恶的光明里显出了一刹那；于是她望见了那条颜色如同熔了的青铅一样的河，仿佛和我们梦见的虚无世界的河流一样。立刻有一道声音在她的下层说道：“我爱你！”

末了，她又什么也听不见了。一阵异样的寒噤在她身上发动了，她的心灵在一种可怕的扰乱当中飘荡着。

一种凝重而无止境的沉寂，像是永恒的沉寂一般在宇宙间盘旋。她不能呼吸了，胸部被什么素不认识的和使人战栗的东西压住了。另外一道闪电仿佛使天空着了火，把天空照耀了一会儿，随后另外又一道几乎立刻接着就来，随后，接着更来了许多道。

末了，那道已经被她听见的声音比以前来得高些，重复地说：“哦！我真爱你！我真爱你！”苡威荻清楚地认得出那声音是她母亲的。

一大滴的温凉参半的水落到了她的额头上，一阵几乎察觉不出的小动作在树叶丛里发生，雨开始落下了。

随后，一阵喧声从远处奔驰而来，一种模糊的喧声，如同在树枝之间穿过的风声一样；那就是向地上，向水上，向树上像一铺席子一般盖过来的狂雨来了。顷刻之间，她的四周都有水流动了，盖着她，溅着她，像洗澡一般淋透了她的身体。她简直没有动弹，仅仅只想象旁人在下面凉台上做的事。

她听见他们站起来上了楼又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卧房里。好些门都在住宅内部关好了；后来一种急于明白底细的欲望在她心上发生了，那是一种使她发狂使她受苦而不可抵抗的，她屈从欲望的驱使走下了扶梯，从从容容打开了那扇通到园子里的门，在狂雨之下穿过了草地，跑到

了一堆大树丛里躲着去瞧楼上那几个窗子。

窗子中间有灯光的只有一个，她母亲的那一个。窗口是开着的，向外面显出一个通明透亮的方框儿，她望见方框儿里忽然现出了两个人影子，两个并立的人影子。随后，这两个人影子互相接近合而为一了；末了，一道新来的闪电，向别墅的正面射出了一道迅疾而眩目的火光，她便看见了他们用胳膊互相箍住脖子接吻。

于是她不禁狂骇了，不待思索，不知道自己正做着什么事，尽力用一种非常尖锐的声音狂叫了一声"妈！"如同我们向人报告一种生命的危险似的。

她那道失望的呼声在大雨的嘈杂声浪里消灭了，但是那一对互相箍住的人儿，因为心里不甚自在也彼此分开了。末了，两个人影子有一个不见了，而其他一个正极力想从园子的黑暗里辨别一点儿东西。

这样一来，害怕被人发现，害怕这时候遇见她的母亲，苡威荻就向房子里飞跑，匆匆地上了楼，一面却拖带了好些水进来，随它在楼梯上一级一级流下去，末了她走进了卧房，并上了门，决定无论谁来，她是不开门的。

末了，并不脱下那些粘在身上的湿透了的衣裳，她就合掌跪在地上了，在她的忧危境界里恳求超乎人力的保护，从天而降的神秘救援，人在痛哭和失望时候高呼的那种不可知的扶助。

强烈的闪电一阵接上一阵向她的卧房射出惨白的光，于是她忽然从衣柜的大镜子里面，看见了自己连同那些凌乱潮湿的头发，真异样得连自己也不认识了。

她这样挨了多时，一直到暴风雨停止以后她还没有知道。雨止了，一点儿微光呈现在依旧被云掩住的天上，并且有一阵温馨而清新的凉气，一种从润湿了的草木发出来的凉气，对着那个洞开的窗口透进来。

苡威荻站起来了，脱下了她那些软而冷的衣裳，一点也记不起自己做过的事就上床睡了。随后，她眼睁睁地瞧着微露的黎明之光。她又哭了一场，她的思绪翻腾着。

她母亲！一个情夫！何等的耻辱！但是她看过多多少少的书，其中有好些妇人，甚至于许多身为人母的妇人，为了使得书的结局恢复光荣也都是这样失身的，所以现在她固然包围在一本悲喜剧当中，但是这本悲喜剧正和她那些读物里的悲喜剧相同，因此使得她并不过分惊讶。她模糊地回忆种种相同的情况，于是最初那种悲伤的激烈性，那种意外事故的残酷惊人力量，已经多少减轻了一些。所以她的思想的徘徊区域，已经是种种被小说家用诗意引导出来的悲剧式的冒险境界了，使她觉得那种令人恐怖的发现，渐渐像是一件从上一天开始登在副刊里的小说的续稿。

她向自己说：

"我要救我的妈。"

末了，因为这种英雄式的决心几乎使得她神志清朗，她觉得自己有气力了，长高了，立刻预备去牺牲和斗争了。于是她考虑到那些应当使用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合了她的意思，那就是那个和她的幻想小说式的生性相合的。末了，她竟像一个演员准备上台演戏一般，准备自己将要怎样和侯夫人去谈话。

太阳已经升上来了。仆人们在房子里往来工作。女侍端着一份可可茶走进卧房来。苡威荻教她把茶盘搁在桌上并且说道：

“您就去告诉我的妈，说我不舒服，说我要等那些先生去了才起来，说我昨晚没有睡，说我央求旁人别来打搅我，因为我要想法子休息。”

女侍吃惊了，瞧着那些透湿而像一堆旧布一般坠在地毯上的衣裳出神。

“小姐出去了一趟吗？”她说。

“对呀，为了乘凉，我在雨里头散过步了。”

于是女侍拾起了那些脏了的衣裙鞋袜；随后，她用一些带厌恶的小心，把那些如同落水的人的衣裳一样透湿的衣裳搭在一只胳膊上走了。

苡威荻是知道她母亲一定立刻就来的，她等候着。

侯夫人果然进来了，她在听见女侍说了开头一句话以后就从床上跳下来，因为自从昨晚听见了黑暗里那一道叫“妈”的尖锐呼声，她一直怀着疑虑。

“你哪里不舒服？”她说。

苡威荻瞧着她吃着嘴说：“我曾经……我曾经……”

随后一阵突起而不可抵抗的感触制服了她，她开始呜咽了。

侯夫人吃惊了，重新再问：

“你怎么不舒服，究竟？”

这时候，青年女子忘了自己那些计划和预备好了的言词了，于是用双手遮住脸儿，吞吞吐吐地说：

“唉！妈呀，唉！妈呀。”

奥柏蒂夫人始终站在床跟前，虽然感动过深不能懂个明白，但是凭那种给她产生气力的敏锐本能，她已经几乎全部猜着了。

苡威荻正被眼泪哽住了嗓子没有能够说话，她母亲到末了竟不耐烦了，并且感到了一种可怕的说明就要来，于是急促地问：

“怎样一回事，你能把你不舒服的原由告诉我吗？”

苡威荻极力镇静，勉强说道：

“唉！昨天夜晚……我看见了……你的窗子。”

侯夫人的脸色变成惨白的了，她慢吞吞地说：

“哦！怎样呢？”

那青年女子在呜咽之中连着说：

“唉！妈呀，唉！妈呀。”

奥柏蒂夫人的恐惧和不安，这时候已经变为愤怒了，她把肩头耸了一下，接着就转身预备走开了。

“我真相信你发痴了。且到事儿过了以后，你再告诉我吧。”

这青年女子本来用双手掩着脸儿流眼泪，但是现在她突然放下了双手说道：

“不成！……听我说，……我应当现在告诉你……听我说，……你会误我的事……我俩马上一同离开这儿，极力走远些，到一个乡村里去过乡村妇女的生活吧：这样，不会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将来的下落！说呀，你可愿意，妈？我请你这样做，我求你这样做，你可愿意？”

侯夫人吓得说不出话了，呆呆地站在卧房当中没有动。她本有下流人的脾气，易于发怒的脾气。并且，一种耻辱，一种做母亲的羞恶之心，同着一种空泛的畏惧之感以及一种热恋受到威胁的妇人的激怒混在一处，她浑身发抖了，准备要求她原谅否则就要大发雷霆。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说。

苡威荻答道：

“我看见了你……妈……昨晚……不应当再那么做了……倘若你知道……我俩马上一同离开这儿……只要你将来忘记……我将来一定爱你……”

奥柏蒂夫人用发抖的声音说：

“听我说吧，孩子，世上有好些事你还不懂。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我禁止你……再给我谈……这些事。”

但是下了决心的青年女子忽然变得义无反顾，她说：

“不成，妈，我现在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有知道底细的权利。而且，我知道我们一直接待一些名誉不好的人，一些冒险家，我也知道旁人正因为这些事一直全不敬重我们。我还另外知道好些事。现在，不应当再那么做了，你可听见？我不愿意。我们马上离开此地。你将来卖掉你那些珍珠宝贝，我俩至必要的时候去做工，我俩将来过正经女人的生活，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倘若我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就更好。”

她母亲用生气的眼光瞧着她，一面答道：

“你发痴了。你起来到下面和大家一同吃午饭吧，这就是讨我的欢喜。”

“不成，妈。有一个人我将来再也不和他会面，你懂得我的意思。我要他走，不然，那走的就是我了。你应当在我和他之间选择一个。”

她在床上坐起来了，并且提高了声音，如同在舞台上道白一般谈着，她终于来到了她梦想

过的悲喜剧的场面里了，由于专心记住自身的使命，她几乎忘掉了伤感。

发呆的侯夫人接着又述了一遍："你简直发痴了……"却找不着其他可说的话。

苡威荻用一种演戏的劲儿说：

"不然，妈，那个人非走不可，否则就是我走，因为我将来是决不示弱的。"

"那末你往哪儿走？你将来干什么事？……"

"我不知道，这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要求的，就是我俩要做正经女人。"

"正经女人"这个重复一遍的名词，却使侯夫人对于她的女儿动了一阵激怒，于是高声说道：

"不许说！我不许你对我这样说话。我像旁的女人一般儿有价值，你可听见？我是一个出卖风情的女人，这是事实，然而我因而自豪；因为那些正经女人并不比我的价值更高。"

丧了胆的苡威荻瞧着她，随后吞吞吐吐地说：

"唉！妈呀！"

但是侯夫人愈见激怒了：

"喂！对呀，我是一个出卖风情的女人。此外呢？倘若我不是一个出卖风情的，我，那末你今天大概是一个厨娘吧，你，如同我往日一般，可以做些三十铜元一天的零工，给人家洗洗杯子碟子，给你的女东家到肉店里跑腿，你可听见，倘若你逍遥一下，那末你的女东家就会撵走你，然而现在你却整日里逍遥着，这正因为我是一个出卖风情的女人。道理就在这儿。倘若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女佣人，一个在身边只有着五六十金法郎积蓄的穷女孩子，却又不肯饿死，那末就应当知道随机应变；世上并没有第二个法子来帮助我们，并没有第二个，你可听见，倘若一个人是女佣人！因为我们不能利用地位或者利用交易所的骗局去发财。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一无所有，身体以外，一无所有。"

她如同一个忏悔者自白一般，拍着自己的胸部，脸红气盛地向着她女儿的床前走过去。

"活该，一个人是个美貌女子的时候，应当靠此谋生，不然就只好毕生熬受贫苦……毕生……没有选择。"

说到这儿，她突然回到她的意识上了：

"她们却无须乎去谋生，那些正经女人。然而贱货也就是她们，你可听见，因为并没有一点东西去强迫她们。她们有钱，有那种为了过活和行乐所不可少的东西，而她们招惹男人就是为了淫邪放荡。贱货真地就是她们呀。"

她已经站在苡威荻的床边了，这个惶惑万分的女儿本来想叫唤"救命"并且逃走，而结果却像那些被人责打的孩子们一般放声大哭了。

侯夫人不做声了，双眼盯着她的女儿，后来看见她的女儿因为失望以至于发痴，她自己觉得悲伤、懊悔、感慨和怜悯一齐钻透她的心灵了，于是张开双臂扑在床上开始痛哭起来，随后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你可知道你多么使我伤心！”

于是她们母女俩一齐哭了很久。

随后侯夫人的伤感终止了，她慢慢地站起来，后来低声向她的女儿说：

“瞧吧，小鸟儿，事实就是如此，你还能怎么样？现在，我们在这里头是一点也不能变更的。对于生活，应当照它的来势去接受。”

苡威荻继续哭着。这次的打击来得太猛，太意外，使她没有反省和恢复原状的能力了。

她母亲接着说道：

“想想吧，起来去吃午饭，教别人瞧不出一点什么。”

青年女子不能说话了，只摇头表示“不成”。末了，用一种满是呜咽的声音慢慢地说：

“不成，妈，你知道我向你说过的话，我的见解将来是决不变更的。在他们没有走以前，我决不离开我的屋子。这班人里头无论是谁，我再也永远不愿意看见，永远，永远。倘若他们再来，我……我……你就再也看不见我了。”

侯夫人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感触使她觉得疲乏了；她只低声慢气地说：

“瞧吧，仔细想想吧，放懂事一点吧。”

随后，歇了一分钟又说：

“成，午前你休息一阵，自然好一些。午后，我再来看你。”

于是在吻过她女儿的额头之后，她走出卧房梳妆去了，她的心情已平静下来了。

苡威荻等她母亲一出去，就从床上走下来，跑着去闩好门，免得有人来打搅，随后她开始考虑了。

女侍在 11 点钟来叩门了，隔着门问：

“侯夫人教我来问小姐短点什么和小姐午饭要吃点什么？”

苡威荻回答：

“我不饿。我只求旁人不来打搅我。”

末了她在床上休息了，如同大病了一场似的。

3 点钟光景，有人又来叩门了。她问：

“谁？”

这一回却是她母亲的声音：

“是我，小鸟儿，我来看看你怎样了。”

她迟疑着。怎样办？她打开了门，随后仍然躺下了。

侯夫人走到了床边，如同给一个养病的人说话一般，用很低的声音说：

“喂，你可觉得好点？你可要吃一个鸡子儿？”

“不要，谢谢，什么都不要。”

奥柏蒂夫人坐在床跟前了。母女俩相对无言，随后，终于因为这青年女子双手搁在被子上绝不动弹，她才问：

“你可要起来？”

苡威荻答道：

“要起来，等会儿。”

随后，她用一种庄重而迟缓的音调说：

“我思索了多时，妈，听吧，……听吧，我的见解是这样的。过去是过去。不必再谈。但是未来却要两样的才好……否则……否则那些留给我去做的事，我是知道做的。现在，这一切应当立时结束。”

侯夫人知道这场口舌已经终止了，觉得心上渐渐有点不耐烦。那原是可以不必的，现在。这傻丫头应当早就知道。不过她始终什么也不答复她的女儿，只重复地又说一遍：

“你可要起来？”

“成，我已经预备好了。

于是她母亲给她尽女侍的职务了，给她拿袜子，拿腰甲，拿短裙；随后，抱住她吻着。

“你可愿意在吃晚饭以前去兜一个圈子？”

“成，妈。”

她母女俩到河沿散步了，只谈了点儿很不相干的事。

## 四

第二天一早，苡威荻单独一人走到了塞韦尼给她读那本蚁族史的地方坐下来。她暗自说：

“我在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决不离开这儿。”

在她的前面，在她脚底下，河水流着，那股在急流部分有旋涡有回流的水，在一阵无声的

奔逝里带着好些深沉的水涡儿不断地流着。

她并且还想到脱身的办法。

倘若她母亲不肯谨慎地遵守她向她提出了的条件：抛弃她现在的生活，抛弃她现在的社会和她到一个远的地方躲藏，她怎么办？

她本人可以单独离开……逃走。不过往哪儿走？怎样地走？靠什么生活？

做工？什么工作？她将来托谁给她找点工作？并且黯淡卑屈的女工人的、平民女儿的生活，在她看来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于她是不名誉的。她想到如同小说里的怀春人物一样，使自己做个家庭女教师，等着那个家庭里的小主人来爱她，随后再来娶她。倘若家长愤然大怒责备她偷了他儿子的爱情，那么就要她真地是一个贵族女儿，真能够傲然说：“我姓奥柏蒂，名苡威荻。”

那却是她做不到的事。况且那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老法子。

女修道院也不见得好一些。并且，她对于女修道士的生活素来绝无羡慕的意思，只有一种昙花一现而立刻消失的信仰。做了那种人，谁也不能利用和她结婚为手段去救她！也就是不能够接受任何一个男子的援助的了，没有可以实现的出路了，没有确定的解围策略了！

并且她想要的，是一种有勇气的至大至刚而可以给人做榜样的办法：末了她决定以一死来对付了。

她冷静地一下决定了这一层，如同决定了一个短期的旅行问题似的，没有思索，没有看清楚死亡是什么，没有懂得那是个不可重开的了局，那是个没有归期的行程，那是个对于大地和生命的吞声长别。

她用激昂的青年人的心灵的轻率态度，立刻准备这种极端的结局了。

她在她将要如何走的方法上颇费了一番斟酌。不过她以为执行起来仿佛都是困难的和靠不住的，此外还必须有一种使她起反感的激烈行动。

她很快地拒绝了使用短刀子和手枪，那些家伙只能够使她受伤，使她残废或者损坏她的面貌，并且非有一只富于经验和准确的手是不成的；用绳子吗，太庸俗了，那是穷人的自杀，又可笑又丑恶；投水吧，她不幸又深知游泳。所以剩下来的，只有服毒的一途，不过哪一种毒药？差不多无论哪一种都会使人疼痛，都会使人呕吐。她既不要疼痛，也不要呕吐。这一来，她就想到哥罗仿了，因为她在一张报纸的琐闻栏里，看到过一个少妇怎样用过这法子使自己窒闷而死。

她立刻因为这个解决方法而感到一种喜悦，一种秘密的自负之感，一种自得之感。旁人将来看得见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和她有什么样的价值。

她走到布奇瓦尔镇了，后来在镇上的药房里，讨一些儿哥罗仿去医牙痛。药剂师本来认识她，给了她很小一瓶这样的麻药。

接着她又走到了十字洲，又弄到了一小瓶毒物。她又在沙杜村弄到了第三瓶，在吕伊村弄到了第四瓶，回到了家里，午饭已经为她压住了好些时。在这样的奔走之后，她真地饿极了，就像一个长久运动后肚子空空的人一样快快活活地吃了很多的东西。

她母亲看见她这么饥饿心里感到舒服，结果自己也宁静了。她在吃完饭的时候向她说：

“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会在星期日到这里来逛一天。我已经邀了亲王，都尉和贝卫臬先生。”

苡威荻的脸上略略有点儿苍白，不过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她差不多立刻又出去了，走到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到巴黎。

她花了整整的一个下午，由这家药房走到那家药房，向每家买几滴哥罗仿。她是在傍晚的时候回家的，衣袋里塞满了这种小瓶子。

第二天，她继续使用着同样的策略。后来她偶然跑进一家化学物品店，居然买到了二百五十西西。

星期六那一天，她没有出去，这一天的天气是阴晦的和微温的，她在凉台上的一张柳条睡椅上面躺了一天。

她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很坚决，很冷静。

第二天，她安心把自己装饰得漂漂亮亮，穿上了一套和她很相称的蓝衣裳。

她正在镜子里瞧着自己，忽然向自己说：“明天，我就是死的了。”一阵异样的寒噤沿着她的全身经过了一遍。“死了！我再也不能说话，我再也不能想事情，再没有一个人看得见我。我本人呢，眼前这一切我再也看不见一点了。”

她细心地端详自己的脸蛋儿，如同素来没有看见过自己似的，尤其，审察那双眼睛，发现自己身上的无穷的事，发现自己面貌上的一种素未认识过的神秘特性，她由于看见自己而吃惊了，如同在她的对面有一个陌生的人似的，一个新交的女朋友似的。

她向自己说道：

“这就是我，这就是镜子里的我。真是古怪呀，自己瞧着自己。然而没有镜子，我们永不会认识自己。其他人都可以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不过我们本人却不会知道。”

她抓住那些结成好些小辫子的长头发牵到自己的胸前，用眼光跟着她一切的手势，她一切的姿态和她一切的动作。

“我真漂亮！”她心中思量着。“明天，我就会死，在那儿，在我的床上。”

她望着床出神，仿佛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像褥单一般地白。

“死了，七八天之后，这副脸儿，这双眼睛和这两边的脸蛋儿，就通通不过是一堆藏在棺材里埋在地下的发黑的腐烂东西了。”

一阵骇人的忧虑抓住了她。

日光浮在田野上了，早晨的清新空气从窗口进来了。

她坐下了，思念那件事：死。——由她看来，世界仿佛快要消灭了；但是不然，因为这世

界上，什么也不会起变化，连她这间卧房也是如此。对呀，她的卧房连着这张固有的床，这些固有的椅子，这张固有的桌子和这张固有的梳妆台，仍旧会保存它们的老样子，但是她自己却要一去不回了，并且谁也不会悲伤，除了她母亲也许会悲伤以外。

旁人会说："她生前真是漂亮！这个娇小的苡威荻，"无非就是这些。现在她正瞧着她那只搁在椅臂上的手，于是她重新又想起了那堆腐烂的东西，那堆会由她的身体变成的黑而且臭的腐肉。末了一阵因恐怖而生的寒噤重新又在她全身经过了，并且她不懂得何以她自身能够消灭，而整个地球并不化为乌有，因为她觉得无论在什么里边，不管是在田野，空气，太阳或者人生里边都有她的一部分。

好些笑声在园子里爆发了，一阵很喧噪的人声，那种走到乡下的嚣然喜悦的现象开始了，随后她辨出了贝卫臬先生高歌的嘹亮嗓子：

"此时我在汝窗下，愿汝欣然终来晤。"

她不待思索就站起来了，并且跑去看了。大家都鼓掌了。同着另外两个陌生的客，他们一共是七个人。

她连忙退进来了，由于想到这些男人到她母亲家里来行乐，到一个出卖风情的女人家里来行乐，她的心简直开裂了。

钟声报着吃午饭了。

"我就来把一个人怎样死的情形显给他们看。"她向自己说。

于是她抱着坚决的意志，如同殉教的基督徒走入那座在许多狮子等着的圆形剧场里一般，提起一阵庄严的步儿下楼了。

她带着亲切而略现高岸的微笑和他们握手。塞韦尼向她问：

"您今天可是没有那种不平气，小姐？"

她用一种严正而异样的神情答道：

"今天，我要做些发痴的事，我又发了在巴黎的那种脾气了。请您当心吧。"

随后，她转过来对贝卫臬说：

"我的'拔笛朵'①的任务，请您担任，我的小希腊甜酒。午饭完了以后，我引您全体到马尔黎去看地方纪念会。"

①"拔笛朵"是个意大利字，意思是"甘心忍受的人"。在中古时代，西班牙的青年妇女经过家庭或者丈夫的允许，可以选择男子在交际场中作伴；后来此种风气传入意大利，社会上因为这样受了选择的人非甘心忍受其所伴妇女的种种需求不可，就用"拔笛朵"这个名称来讥诮他。至近代此风已息，仅仅在戏谑的时候偶一提到。

在事实上，马尔黎本来有地方纪念会。有人把两位新来的客人给她介绍：塔明伯爵和白力格它侯爵。

在午饭的时间里，她没有多说话，决计掌握着自己的意志，使得自己在午后能够是高高兴兴的，使得旁人一点也不会猜着什么，使得旁人更其会吃惊，使得旁人会说：“谁会想到这件事？她以前仿佛是那样满意！那样快乐！在这类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

她极力压住自己，根本不去考虑她业已想好的那一时刻，到了那时候，他们全体都会坐在那凉台上。

为了提起精神，她过量地喝了些葡萄酒，末了又加上两小杯白兰地，所以她在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是脸红而神志略带模糊了，她的肉体和心灵都发热了，她这时仿佛无论对于什么，都是胆壮的和果敢的。

“全体出动！”她高声喊着。

她抓住了贝卫臬的胳膊，并且调整了其余人的脚步。

“快点，你们来组织我的队伍！塞韦尼，我委派您做中士；您要立在行列外的右边。此外，您教这队外国卫士——两个从外国来的人，亲王和都尉——在头里走；以后，再教那两个今日入伍的新兵，在后面走。开步走！”

他们都出发了。塞韦尼开始摹仿号兵的样子，那两个新来的客人也假装打起鼓来。贝卫臬有点不好意思，低声说道：

“苡威荻小姐，想想吧，请您不要闹得太不像样了，您一定会给自己惹是非。”

她答道：

“我并不给自己惹是非，却是要给您惹，果子酱。至于我的事，我有点不大爱管。明天，不会再成问题了。您活该倒运，不应当和我这样的女孩子出来。”

他们在那些散步者的惊愕中间穿过了布奇瓦尔镇。他们全体都回过头来看了，居民们都跑到门外来，那些乘坐吕伊到马尔黎的轻便火车的旅客都吆喝他们，车厢两头的月台①上那些立着的男客高声嚷着：

①当时的车厢两头各有一个月台，形式同上海原来的有轨电车上的月台相类。

“到水里去吧！……到水里去吧！……”

苡威荻如同押解俘虏一般牵着贝卫臬的胳膊，一面用开正步的姿势前进。她绝无一点儿笑容，脸上保留着一种灰白色的庄重态度，一种狞恶的恬静神情。塞韦尼停住他那种摹仿吹号的声音来喊口令了。亲王和都尉都很快乐，觉得这种玩法是很稀奇而有高级趣味的。那两个新客人继续不断地打着他们的“鼓”。

他们走到地方纪念会场时引起了一种骚动。好些姑娘们鼓掌，好些少年人却冷笑，一个胳膊教老婆挽着的胖子绅士，用一种带着羡慕意味的声音高声说：

“这些人真带劲儿！”

看见了会里木马台上的那些木马，苡威荻就跨上了一匹，并且强迫贝卫臬去骑那匹在她右边的，这时候，她的队伍已经都在后面跨上了这些兜圆圈的木马。到了这一轮娱乐停止转动以

后，她拒绝下马，强迫她的侍从在观众们用种种笑谑来表示的狂喜之中，跨着这种儿童式的坐骑连续转动了五次，面无人色的贝卫枭走下马来，已经是要吐了。

随后她开始在会场里那些木棚中间往来闲荡。她强迫她的“弟兄们”在观众围成的圈子中央来称他们自己的体重。她教他们买了好些可笑的玩具使他们不得不用手抱着走。亲王和都尉渐渐觉得这种玩笑太过火了。仅仅塞韦尼和那两个鼓手始终兴致勃勃。

他们终于走到陆地的尽头了。于是她用一种异样的神情，一道狡猾凶恶的眼光观察她的侍从。末了，一个新奇的花样在她的头脑中晃出来了，她教他们沿着那条河面的右岸排好队儿站着。

“那个最爱我的人，应当跳到水里去。”她说。

谁也不跳。他们的后面却已经堆集了一大群的人。好些身系白布围裙的妇人惊愕地瞧着。两个穿红呢裤子的步兵发痴地笑着。

她接着又说：

“在你们这些人当中，竟没有一个能够响应我一种欲望跳到水里去？”

塞韦尼喃喃地说：

“有什么话可说，该我倒霉。”

于是他挺直地跳下水了。

他这种动作冲起了好些水点一直溅到苡威荻的脚边。一阵惊喜交集的切切声音在群众之中发动了。

于是这青年女子在地上拾了一小片木头，拿着它向河心扔过去。

“给我带回来！”她高声喊着。

这青年人开始游泳了，随后，他像一只狗似地用口衔住了那片漂流着的木头，他带它回来了，随后升到了岸上，跪下了一条腿把木片献给苡威荻。

她接了那木片，向他说道：

“你真勇敢。”

后来，她友好地拍着他的头，温存地抚着他的头发。

一个胖太太生气了，高声说：

“哪能这样搞法！”

另外一个婆娘说：

"怎么能这样玩耍！"

一个汉子说：

"我断不会为了一个怪女人去洗澡！"

她重新挽着贝卫臬的胳膊劈面对他说：

"您只算是一个低能儿，朋友，您不知您错过了什么。"

他们都折回来了。她用怒眼瞧着过路的人。

"这些人真都像是笨货。"她说。

随后，抬头瞧着她那个同伴：

"并且您也是一样的。"

贝卫臬向她致敬了。她回头一望，看见亲王和都尉都已经失踪。神色黯淡而且浑身透湿的塞韦尼已经不吹他的"号"，只垂头丧气地在那两个停止"击鼓"的倦了的少年人身边走着。

她冷笑起来了：

"您各位仿佛已经够了。然而这不就是您各位所谓的寻欢作乐？您各位是为了这事儿来的。我因为您各位花了钱，就给了您各位一点儿快乐。"

随后她一言不发地走着。末了，贝卫臬忽然看见了她正流着眼泪，他慌张地问：

"您有点什么不舒服？"

她喃喃地说：

"请您不用管我，这和您无关。"

但是他像一个呆子似地盘问：

"唉！小姐，想想吧，您哪里不舒服？可是有人伤了您的心？"

她用不耐烦的神情重复地说："请您不要说话！"

随后，突然之间，因为抵抗不住那种淹着心田的可悲的失望，她开始呜咽起来，激烈得竟至于不能前进了。

她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脸儿，带着喉管里的喘声干噎着，完全被自己强烈的失望窒住了呼吸。

贝卫臬在她的旁边立着不动，慌张得毫无办法，他连续地说：

"我简直莫名其妙。"

但是塞韦尼突然赶上前去：

“我们回去吧，小姐，千万不要让人看见您在路上哭。您为什么要做些这样发痴的事，既然这些事使您伤心？”

于是他抓住她的胳膊肘儿牵着她走了。不过，他们刚好走到了春光别墅的铁栅栏门跟前，她就开始跑着，穿过了园子，上了扶梯，并且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了。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节她才走下楼来，面色很灰白，态度很庄重。然而大家都是快乐的。塞韦尼早在当地一家商店里买了些工人服装：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印花衬衫，一件绒绳编的内衣和一件布置衫，并且他用民众的口吻说话。

苡威荻觉得自己的勇气渐渐不济事，就催促大家早点结束。一到喝过了咖啡，她又上楼躲到了自己的卧房里。

在窗口边，她听见了那些快活的人声。都尉说了一些放肆的戏谑和一些恶劣笨拙的外国字谜。

她失望地静听着。塞韦尼略有醉意，摹仿那种喝醉了的工人，称呼侯夫人做老板娘。末了，突地一下，他向撒瓦尔说：

“喂！老板！”

满座大笑了一阵。

于是，苡威荻下决心了。她第一步拿了一张信笺写道：“我死了，免得变成一个给人做外室的女子。

苡威荻书于星期日，晚 9 时在布奇瓦尔。”随后，又在后面附注了一行：“永别了，亲爱的妈，请原谅。”

她封好了这信封，写明交给奥柏蒂侯夫人接收。

于是她把她的躺椅推到了窗子跟前，拉过了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己伸手可以触到的处所，拿起了那只盛着哥罗仿的大瓶子，放在小桌子上面的一大块棉花的旁边。

一大枝盛开的蔷薇从凉台边直攀到楼上窗子边，在夜色里喷出了一阵被微风送来的甜而淡的香味。后来苡威荻静坐一会儿尽情呼吸着。左端微缺的上弦月浮在黑暗的天空，偶尔略被雾气掩住一下。

她独自思索着：“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于是她那颗被呜咽塞满又被痛苦裂破的心房使她难于呼吸了。她觉得自己有一种向人乞恩的需要了，那就是要人救她，要人爱她。

塞韦尼的声音起来了。他正说着一件不时被狂笑声音切断的放荡故事。侯夫人本人的喜悦程度远比其余的人高。她继续不断地说道：

“只有他能够说得出这些事！哈哈！哈哈！……”

苡威荻拿起了瓶子，拔去了塞子，把瓶子里的流质倒了些儿在棉花上面。一阵有甜味而异

样的强烈气味立时散开了。她刚好拿起了棉花凑近她的嘴唇边，匆匆把这种强烈而有刺激性的气体吞了一口，这一下，却使她咳嗽了。

于是闭上嘴唇，她开始来吸它了。她深深地吸人了这种可以杀人的气体，闭上了眼睛，极力压住了心中一切的思潮，使自己不再考虑什么，不再知道什么。

开初，她觉得自己的胸部放宽了，扩大了，觉得自己的心灵，刚才还是因为伤感而沉重，现在已经变得轻快，轻快得如同那块压着心灵的东西已经被人托起了，减轻了，拿走了。

一种活泼可喜的东西钻到了她的肢体的尖儿上，钻到了她的手尖儿上和脚尖儿上，钻到了她的筋肉里，那是一阵模糊的陶醉和甜美的潮热。

她发现那块棉花已经干了，于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死就很诧异起来。她以为自己的知觉仿佛磨尖了一回似的，更加敏锐，更加轻捷。

她连楼下凉台上的最低的说话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了。克拉瓦劳亲王正说自己当年如何在决斗里杀了一个奥国将军。

随后，很远，在田地里，她听见了黑夜里的噪响，一只狗的忽断忽续的吠声，好些癞蛤蟆的短促叫声，一阵阵不可捉摸的树叶颤动。

她重新拿起了那只瓶子，重新浸湿了那块棉花，随后重新再来呼吸。经过了一会儿，她什么也不觉得了；随后，那种早已侵入她身上的迟缓而很愉快的安闲之感重新绊住了她。

她的棉花上面倒了两回哥罗仿，现在她一心指望肉体上的感觉和精神上的感觉，那种迷乱心灵的梦境般的麻痹。

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骨头，没有肌肉，没有腿，没有胳膊了。有人不待她知道就从从容容把这一切都给她拿走了。哥罗仿掏空了她的肉体，只给她留下了思潮，然而这思潮的格外清醒，活泼，广泛和自由，却是她素来没有感到过的。

她记起了千百件遗忘了的事，好些属于儿童时代的细微的事，好些曾经使她喜悦却算不得什么的事。她的精神突然得着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敏捷力，在那些最驳杂的意境上跳跃，在千百种的冒险境界里奔驰，在过去的生活里遨游，在未来的希望里闯荡。于是她的活动而没有牵挂的思潮竟得到了一种肉感的滋味。在这样想象之间，她感受了一种神仙般的快乐。

她依然听见那些人声，但是却辨不清那些字句，于是她以为那都是别有意义的。她深入一种奇异而变化的仙境，并且在里面迷路了。

她坐在一只大船里，遍游一个满是名花的名胜地方。她看见河岸上有好些人，他们用很高的声音说话，随后她不知怎样又在陆地上了；末了，塞韦尼身着王子的衣裳，接她同到一个斗牛场里去。

街道上都充满了说话的行人，于是她就静听那些简直不使自己惊讶的对话，如同她本来认识他们似的，因为她在她梦境般的醉态里，始终听得见她母亲的男朋友们在凉台上的谈笑。

随后，什么都成了模糊的了。

随后，她又醒过来了，甜美地感到了麻痹的意味，然而回忆起来多少有点费事。

所以她毕竟还没有死。

但是她觉得自己尝到了休息的滋味，肉体和心灵都在一种非常舒适非常恬静的境界里徜徉，使她简直不急于就此结束！她几乎想教这种隽美无伦的恍惚境界能够永远延长。

她从容呼吸，瞧着对面树顶上的月亮出神。有点东西正在她脑子里起变化了。她不像刚才那样思念了。罗哥仿在软化她的肉体和心灵的时候，镇定了她的悲伤并且麻痹了她的自杀意志。

为什么她不会活下去？为什么她不会被人爱？为什么她不会得到一种幸福的生活？现在，一切在她看来都是可能的，并且是容易的和可靠的。在生活里，一切是恬静的，美满的，可爱的。不过当时她要永远想象下去，所以又在棉花上面把那种"蒙药"倒了些儿，接着她又来吸着，一面却偶然故意把这种毒药离开自己的鼻子，使得自己不至于吸得过多，使得自己不至于死。

她瞧着月亮，于是在月亮中间看见了一副脸儿，一个女人的脸儿。她又在那种被鸦片粉饰出来的微醉里开始神游了。那副脸儿在天顶摇晃着；随后她——那副脸儿——唱起来了；她用一阵很熟识的嗓子，唱起那首《爱的赞美》的情歌来了。

原来那是侯夫人为了弹琴刚刚回到了客厅里。

现在苡威荻有了翅膀了。她趁着月白风清的夜色在森林上面和河流上面飞翔。她展开翅膀扇动起来带着无上的快乐飞翔，如同一个人受到爱抚的搬运似地受到了清风的搬运。她在那种和肌肤相吻的空气里盘旋，飞得非常迅速，迅速得使她绝没有时间去看下面的景物，最后，她在一个池边坐下了，手里拿着一枝钓竿；她钓鱼了。

有点东西拉住钓竿上的线了，她举起钓竿钓上了一个精美之至而被她渴想颇久的珍珠项圈。这种收获绝没有使她吃惊，随后她瞧着那个不知如何来到她身边的塞韦尼也正垂着钓，末了，他在河里钓出了一匹木马来。

随后，她重新又觉得自己醒过来了，她听见了有人在楼下叫她。

她母亲叫过了一声：

"把你的蜡烛吹灭吧。"

随后，塞韦尼的清朗而带滑稽意味的声音出来了：

"请您把蜡烛吹灭吧，苡威荻小姐。"

于是大家齐声叫唤起来：

"苡威荻小姐，请您把蜡烛吹灭吧。"

她重新又在那块棉花上面倒了些哥罗仿，不过那时候她不愿死，所以故意把它和自己的脸儿远远地离开，使自己可以吸得点儿清新空气，一面却使这麻醉剂的窒息毒气在她卧房里散开，因为她已经悟到有人快要上楼了；末了，采用了一种很放任的姿势，一种装死的姿势候着。

这时候侯夫人在凉台上说：

“我不大放心了！这个傻丫头把蜡烛留在桌上，自己却睡着了。我要教克蕾门司去吹灭她那枝蜡烛，去关好露台边大开的窗子。”

女侍立刻去叩门了，一面喊着：

“小姐！小姐！”

她在沉默一会儿之后接着又喊：

“小姐，侯夫人请您吹灭您的蜡烛，关好您的窗子。”

克蕾门司又等了一会儿，随后格外重一些再叩，一面高声叫唤：

“小姐！小姐！”

苡威荻并没有回答，于是那女侍就下楼来和侯夫人说：

“小姐一定是睡着了；她的门已经扣上了，我没有唤醒她。”

奥柏蒂夫人喃喃地说：

“她就这样待下去吗？”

于是大家听从了塞韦尼的主意，在这青年女子的窗子底下集合，接着就一齐吆喝起来：“喂——呀——一喂哈嗨！苡威荻小姐！”

他们的呼声在宁静的夜里上升，从月光底下在透明的空气里飞动，在睡熟了的地面上传开；末后，他们听见这呼声如同一列跑着的火车的响声一般传到远处了。

那时候苡威荻仍旧没有回答，侯夫人就说：

“只要她不会有什么事情才好，我却渐渐有点儿心慌。”

塞韦尼从那枝沿着墙边生长得蓬勃异常的蔷薇树上，摘了一些红的蔷薇和一些没有开的花苞子，接着便尽数向着窗口里抛进了她的卧房。

苡威荻在接受了第一个花苞子的时候吓了一跳，几乎喊出声来。另外有一些，落在她的裙袍上，另外有一些落在她的头发里，另外还有一些从她的头上飞过一直落到她的床上，在床上盖了一阵花雨。

侯夫人用一种尖锐的声音又叫了一次：

“怎么啦，苡威荻，答应我们。”

塞韦尼接着高声说：

“真的像是不大自然，我要从露台边攀上去。”

但是都尉生气了，他说：

“请您恕我，请您恕我说句不相干的话，这太占便宜了，我现在声言：为了去践约会，这是一个过于巧妙的方法……也是一个过于巧妙的时机……”

其余那些人以为这是那青年女子故意开玩笑，于是都高声说：

“我们反对。这是一种预先商量好了的办法。不许上去，不许上去。”

但是心慌意乱的侯夫人连连地说：

“然而却应当有人去看她。”

亲王用一种舞台上的派头高声说：

“她优待公爷，我们都上当了。”

“我们拿一个钱来打赌吧，我们把钱扔出去猜它落下来的反面和正面。”都尉说，“谁猜得中，谁就爬上露台去。”

于是他从他的衣袋里，拿出来一块一百金法郎的硬币扔着。

他和亲王来猜了。

“反面，”他说。

那个金钱落下显出来的却是正面。

王爷拿那个金钱扔着，一面向撒瓦尔说：

“说呀，先生。”

撒瓦尔说道：

“正面。”

显在他们眼睛里的却是反面。

于是亲王接着把这问题要大家猜了遍。大家都没有猜中。

塞韦尼单独站在他的对面用傲然的神情说：

“不用多说，他作弊呀！”

那个俄国人把手搁在他的胸前，并且把那个金钱伸给他的竞争者一面说：

“请您自己来扔吧，亲爱的公爷。”

塞韦尼接着那个金钱，拿起一扔一面喊着：

“正面。”

却是反面。

他欠了欠身子，一面用手指着露台的柱子说：

“请您上去，我的王爷。”

但是那个俄国人却慌张地向四周望了一圈。

“您找什么？”都尉问。

“不过……我……我……我很想要……一架梯子。”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于是撒瓦尔走上前去说道：

“我们来帮助您。”

他用他那双亥耳巨勒式的胳膊把亲王举起来一面吩咐：

“好好儿攀住露台。"

亲王立刻攀住露台了，撒瓦尔放松了他，他一直挂在那儿，双脚在空中搅个不住。于是塞韦尼抓住了这双寻觅支点而乱动的脚极力往下拉；双手一松，亲王就像一块石头一般掉在贝卫臬的肚子上了，原来这一位正走上前去托住他。

“现在轮着谁？”塞韦尼问。

但是谁也不来自荐。

“什么话，贝卫臬，拿点勇气出来。”

“谢谢您，好朋友，我舍不得我这几根骨头。”

“瞧吧，都尉，您应当有爬墙的习惯。”

“我把这位子让给您，亲爱的公爷。”

“嘿！……嘿！……我可不那么看得上。”

于是塞韦尼双眼露出注意的神情，绕着那柱子走。

随后，一个纵步，他攀着了露台，用两只手托起了身子，如同一个体育教师似地把身子朝上升，直到腹部升到露台上的栏杆那么高，一伸腿就跨到了栏杆的里面。

所有仰面朝天的观众都一齐鼓掌了。不过他立刻又向楼下伸出头来叫唤：

“赶快上来！赶快上来！苡威荻没有知觉了！”

侯夫人狂叫一声，立刻就向着楼梯上飞跑。

青年女子正闭着双眼，装出死人的模样。她母亲进来了，发狂了，向她扑过去了。

“请您快说，她怎样了？她怎样了？”

塞韦尼拾起了那只坠在地下的哥罗仿瓶子说道：

“她的呼吸窒住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耳朵贴在她的胸前，随后，他说：

“不过她没有死；我们一定救得活她。您这儿可有阿莫尼亚水？”

那个张皇失措的女侍继续地说：

“要什么……要什么……先生？”

“要宁神药水。”

“有，先生。”

“请您立刻取来吧，并且把门敞开，让空气可以流动。”

侯夫人跪在地下痛哭了。

“苡威荻！苡威荻！我的小女儿，我的女儿，听我说，回答我，苡威荻，我的孩子。唉！上帝！上帝！她有些怎样？”

那些受了惊骇的男子做不出一点什么事，却来来往往忙着，送凉水，送饭巾，送杯子，送香醋。

有人说：“应当解开她的衣裳！”

于是那位头脑已经不清的侯夫人，勉强来给她女儿宽衣解带；但是她竟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她双手发抖，动作也不连贯了，她呜咽着：“我……我……我不会，我不会……”

女侍拿着一只药瓶走进房来。塞韦尼接住了它，拔开了塞子，把药水倒了一半在一块手帕上。随后他把它贴在苡威荻的鼻孔边，她呛了一下。

“成，她呼吸了，”他说：“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他用这种气味强烈的流质润湿了她的鬓脚，颊部和颈部。

随后，他向那女侍做了手势，叫她给这青年女子宽衣解带。到了她身上只剩下一层贴肉的内衣的时候，他伸长胳膊托起了她，颤巍巍地把她抱到了床上，他完全因为这个半裸身躯的气味，因为这种肉的接触而心荡神移了，尤其是她那个微微袒着而且润湿的胸脯正弯在他的鼻子

底下。

他把她安放好了之后就站起来，他的面色，这时候是很灰白的了，嘴里却说：

“她快要醒过来了，这绝不要紧。”

因为他已经听见了她的呼吸是不断的和有规律的。不过瞧见那些男子都眼睁睁地盯住那个躺在床上的苡威荻，一种妒忌性的忿怒使他发抖了，于是他走到他们的跟前向他们说：

“诸位先生，在这卧房里，我们人数实在是太多；请诸位让撒瓦尔先生和我在这里来陪侯夫人吧。”

他用一种干脆的和满含权威意味的语调说着。其他的人都立刻走开了。

奥柏蒂夫人张开胳膊抱住了她的情夫，并且抬头望着他高声说：

“请您救她……唉！请您救她！”

但是塞韦尼转过身来，看见了桌子上的一封信。他连忙一下抓到了手里，看明白了信封上面的称呼。他懂了，于是暗自想起：“也许不应当教侯夫人知道有这封信。”末了，他拆开了信封，匆匆地看见其中所包含的几行字：

我死了，免得变成一个给人做外室的女子。

苡威荻书

……永别了，亲爱的妈，请原谅。

“这事很难说，”他独自思量着，“这件事真叫人费神！”

于是他把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袋里了。

随后，他走到了床跟前，接着就立刻想到了这青年女子已经恢复了知觉，但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受了委屈，因为害怕别人向她提出问题，她竟不敢表示自己是恢复了知觉的。

这时候，侯夫人跪在地下了，并且把头靠在床边哭起来。她忽然说：

“一个医生，应当请一个医生来。”

塞韦尼这时候正和撒瓦尔开始低声谈着，但是听见了这句话便向侯夫人说：

“不必，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注意哟，请您走开一两分钟，仅仅一两分钟，我保证您转来的时候，她一定会拥抱您。”

于是那位男爵挽着奥柏蒂夫人一只胳膊牵着她出去了。

这时候，塞韦尼坐在床边握住苡威荻的手说道：

“小姐，请您听我说……”

她没有回答。她觉得自己是那样好好儿地，那样甜美地，那样温暖地躺着，几乎想永不挪动，永不说话和永远这样活下去。一种无限的安逸之感，一种素未被她享受过的安逸之感侵入了她的身上。

夜间的温凉参半的空气像一阵阵微风似地流进屋子里来，不时拂到她的脸上，美妙得无从察觉，像是丝绒拂着人面一样。那是一种爱抚，一点儿类乎“风吻”的东西，一点儿类乎由扇子扇进来的雍容凉爽的气息，而构成这扇子的是树上的叶子，水面的薄霭，夜色的阴影以及那些蔷薇，因为那些从楼下掷到房里掷到床上的和那些在露台边盛开的蔷薇花，把困人的芬芳味儿掺和在夜间的清风的新鲜气息里。

她饮着这样好的空气，眼睛闭着，心情在那阵尚未消除的鸦片醉态里休息，然而，她绝不指望死了，但是有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强烈的欲望：想活，想舒服而不拘于方式，想被人恋爱，对呀，想被人恋爱。

塞韦尼重复地说道：

“苡威荻小姐，请您听我说。”

于是她毅然张开了眼睛。看见她醒过来，塞韦尼就继续说：

“瞧吧，瞧吧，这样胡闹算什么？”

她喃喃地说：

“可怜的豆蔻，我真伤心！”

他慈爱地握着她的手：

“就是这件事使您走到这样的地步，哈，对呀！瞧吧，您可要答应我再不这样干？”

她没有回答，但是略略点头，一点儿易于体会难于目睹的微笑使得这个动作更其明显。

他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那封在桌上寻到的信：

“可应当拿这个给令堂看？”

她摇头表示“不必”。

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因为目前的情形，在他看来是很难办的。他喃喃地说道：

“亲爱的小人儿，对于最难受的事应当忍耐。我很懂得您的伤心之处，我现在允许您……”

她口吃地说：

“您是有好心眼儿的……”

他们都不说话了。他望着她出神。她的眼光里含着点受了感动的，衰弱的意味；末了，她

突地一下，如同想拉住他似地向他举起了两只胳膊。他觉得她正召唤他，他俯下身躯向着她了；他俩的嘴唇终于凑在一处了。

他俩闭着眼睛这样待了许多时。但是他呢，明白自己快要失去理智，于是竖直了身子。现在她用一种温柔的真正笑容微笑了；末了，她用双手攀住了他的肩头不让他走。

“我去找令堂来，”他说。

她低声慢气地说：

“两等一两秒种，我现在多么舒服。”

随后缄默了一阵，她用低得仅仅可以使他勉强听得见的低声音说：

“您将来可会好好儿爱我？请您说吧。”

他在床边跪下了，一面吻着她伸给他的那只手：

“我崇拜您。”

但是有人在这卧室的门口边走动了。他一下就站起来，并且用他那种常用的声音，像是永远略带反嘲意味的声音喊道：

“您可以进来。现在已经停当了。”

侯夫人张开两只胳膊向她的女儿扑过去，眼泪洒到了她的脸上，发狂似地箍住了她，而那个心花怒放激动万分的塞韦尼，却走到了露台前去呼吸夜里的新鲜空气，一面低声唱着：“我闻女性变化多，为之倾倒真痴绝。”

【译者李青崖按】《苡威获》(Yvette)的原文是从 1884 年 8 月 29 日在《斐伽洛日报》开始发表的，至 9 月 9 日方登载完毕。柯本《莫泊桑全集》的编者，在此篇之未有下列的记载：

“《苡威获》的原稿是用对开的大型纸写的，一共是 83 面。外表上毫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点。修改之处正如作者历来的各篇原稿里的一样多，但是笔迹表现得格外有魄力和格外均匀……

“作者为了有关《苡威获》的事情，曾经于 1884 年 4 月 3 日写信给哈华尔出版社的主持人，说过：‘我为《斐伽洛日报》而写的中篇，刻下进行得很好。’后来在同年 10 月 2 日的信里，他又说过：‘我不愿意把《苡威获》那个中篇专印一个单行本。因为一印单行本，就是我仿佛给了它一种名不副实的重要性。我本来想用文学手腕去写一件具有伏叶忒(Feuillet)那一派都雅作风的仿摹品，现在已经写成了它。这只算得是一种轻松可爱的小品，而绝不是一种研究。这是玲珑的，不过并不是丰富的。”

在这两则记载之后，编者又把原稿的本来语句和修改后的列举了七十余条以作对照；大都是法文的修词功夫，兹不具译。

从这类的记载看来，《苡威获》这个中篇在作者全集中地位的重要是不必赘言的；其修改的

动机，更可以使读者肯定作者的一笔不苟！

# 归来

海水用轻短而单调的浪花拍打着海岸。好些小片儿的白云受着急风的推送，如同飞鸟一般迅速地横过蔚蓝的天空。村子在那个对着大洋倾斜下去的窄小山谷的拐弯之处，迎着日光取暖。

马尔丹一雷韦司克的房子孤孤单单恰巧立在村口的大路边。那是一所渔家的矮屋，用粘土筑的墙，用茅草结的顶，茅顶上面长着蓝的蝴蝶花。一个小得像一块手帕似的园子种着好些洋葱，几棵白菜，药芹和山萝卜之类，方方地摊在门前。一带篱笆沿着大路关住了园子。

男人打鱼去了，妇人正在门前修理一铺棕色鱼网，那东西张在墙上像是一个大得了不得的蜘蛛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坐在园口边的一张靠住篱笆向后仰着的麦秸靠垫椅子上面，补着一件衣衫，一件已经补了又补的破衣衫。另外一个年纪略小一两岁的女孩子，抱着一个还不知道动作和言语的婴孩摇着；还有两个三四岁的孩童面对面地坐在地下，用他们那些不很灵敏的小手儿挖着泥土，并且抓着一把一把地互相对着抛。

没有一个人说话。仅仅那个被人勉强教他睡觉的婴孩，用一阵尖脆的声音不住地啼哭。窗口边睡着一只猫，墙脚边许多盛开的丁香，组成了一圈悦目的白花，一群蜜蜂在上面嗡嗡地闹。

那个在门口做活的女孩子突然喊道：

“姆妈！”

她的母亲回答道：

“有什么事？”

“那个人又来了。”

母女俩从这天早晨就觉得不安定了，因为有一个男人，一个穷汉样的老人，绕着这所房子徘徊。她们当初送家长去打鱼的时候已经望见了他。他当时正坐在壕沟边，脸对着她们的门口。随后她们从海滩上回来，又看见他依然坐在老地方瞧着这所房子。

他像是有病而且很穷，坐了一个多钟头简直没有动一下。后来看见有人把他当个坏人看待，他就站起了，拖着腿慢慢走开了。

但是不久，她们看见他又迟缓而疲倦地走回来了。并且他依然坐下了，这回却坐得远一点儿，如同是为着窥探她们似的。

母亲和女孩子们都有些害怕了。尤其母亲竟很担忧，因为她的本性是胆小的，而她的丈夫雷韦司克一直要到傍晚才能够从海面上回来。

雷韦司克是她丈夫的姓；至于她本人呢，旁人本来叫她做马尔丹，并且旁人叫他们两口子做马尔丹一雷韦司克。因为她在头婚里，嫁了一个姓马尔丹的水手，这人每年一到夏季，便往纽芬兰①去打鱼。

①位于北美洲，现为加拿大自治领的一省；在 1904 年以前，法国根据条约上的优待，可以

在它的附近捕鱼。

头婚后的第二年，她和他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在她丈夫坐的那只名叫两姊妹的洁艾泊式三桅帆船失踪的时候，她身上又怀着六个月的妊。

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见过这只船的任何消息了，也没有人看见过一个上了这只船的海员回来，所以大家都把这只船看做人财两空了。

马尔丹大妈等候她的丈夫经过 10 年之久，好不容易抚养了那两个孩子。随后，因为她是个贤母良妻，本地有个姓雷韦司克的渔人正带着一个儿子鳏居，他向她求婚了。她嫁了他，在 3 年之中又和他生了两个儿子。

他们艰苦勤劳地过活。面包是昂贵的，肉味在他们家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冬天的风季里，他们有时还欠着面包店里的账。然而孩子的身体都是结实的。旁人说：

“那都是正派人，马尔丹一雷韦司克两夫妇。马尔丹大妈是吃得苦的，雷韦司克在渔业里是个数一数二的人。”

现在，那个坐在篱笆边的女孩子继续说道：

“那个人好像认得我们。也许是埃卜勒韦，或者倭土波司那两个村子里的穷人。”

但是母亲没有弄错。不对，不对，那决不是一个本地人。

因为他像一根木桩一样毫不动摇，并且双眼紧紧地盯着马尔丹一雷韦司克的房子，马尔丹大妈变成很生气的了，并且害怕的念头鼓起了她的勇气，于是提了一把铲子走出门外，对着那个流浪的人喊道：

“您在那边干什么？”

他用发哑的声音说：

“我乘凉！我可是妨碍了您？”

她接着说：

“您为什么老在我房子面前东张西望？”

他答道：

“我并没有害谁，可是不许人在大路上坐？”

找不着答复的话，她只好仍旧退回来。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到了正午光景，那个男人走开了。但是到了 5 点光景，他又来了。在傍晚的时候却没有人再看见他。

雷韦司克在天黑的时候才回来。她们便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他下了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管闲事的，或者是一个想和旁人闹着玩儿的人。”

于是他安然睡了，然而他的伴侣，却念念不忘那个曾经用了非常异样眼光瞧着她的穷汉。

到了次日天明，海风很大，那个渔人眼见得不能人海打鱼，就帮着他妻子来修补鱼网。

9 点钟光景，那个去买面包的大女孩子，一个姓马尔丹的，带着受了惊骇的面孔跑回家来喊道：

“姆妈，那个人又来了！”

她母亲吃了一惊，脸色顿时发白了，对她的丈夫说道：

“雷韦司克，你去和他说吧，教他别这样瞧着我们，因为这教我心慌意乱。”

雷韦司克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水手，火砖色的面孔，红而密的胡子，黑瞳孔的蓝眼睛和肥大的项颈，他因为遮避海风和海雨，项颈上永远裹着羊毛围巾。这时候，他不慌不忙地出了门，向那流浪人身边走过去了。

末了他们开始说起话来。

马尔丹大妈和孩子们，都又愁又怕远远地看着。

忽然那个陌生的人站起来了，并且跟着雷韦司克对着这房子走过来了。

马尔丹大妈惊慌得倒退了几步。她丈夫向她说：

“给他一点儿面包和一杯苹果酒吧。从前天到现在，他什么也没有吃过。”

于是他俩一起走进屋里了，妇人和孩子们跟在后面。那个流浪人坐下了，末了在众人的视线之下，开始低头吃起来。

那个母亲站着向他仔细看，那两个姓马尔丹的女孩子都靠着门一一其中有一个还抱着那个顶小的孩子一一都盯住眼睛看他，而那坐在壁炉灰堆里的两个孩童，仿佛也为着端详这位陌生的人，不再玩弄那只乌黑的锅子了。

雷韦司克在拿了一张椅子坐下之后，便问他：

“那么您可是从远方来的？”

“我从随特市①来的。”

①法国地中海北岸的一个次要的海港；此篇首段所言的村子，虽未由作者举出名称，但无疑地是面临英法海峡一带的。这样它和随特市相距至少是好几百公里。

“就是这样步行走来的吗？……”

“是的，步行。一个人到了没法子的时候，只好这样。”

“那么您往哪儿去呢？”

“我就到这儿。”

“您在这儿有熟人吗？”

“也许能够寻得着。”

他们歇着不谈了。他虽然很饥饿，却慢慢地吃着，并且他每逢咽下一口面包，便喝一口苹果酒。他的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像是吃过许多苦。

雷韦司克忽然问他：

“您贵姓？”

他依然低着头回答道：

“我姓马尔丹。”

这可使那母亲起了一阵异样的寒噤。她仿佛为了就近端详这个流浪人似地向前走了一步，于是张着嘴搭拉着两只胳膊在他对面站着不动了。谁都一声不响。末了雷韦司克又来问他：

“您可是这儿的人？”

他回答道：

“我是这儿的人。”

他抬起头了，这时候马尔丹大妈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相触了，于是都盯住不动，仿佛这两方面的注视互相钩住了一样。

陡然，她用一阵起了变化而低微颤动的声音问：

“就是你吗，我的丈夫？”

他从从容容清朗地说：

“是，是我。”

他说完以后，一点也不动弹，继续啃他的面包。

雷韦司克的惊讶超过他的感慨了，他吃着嘴问道：

“就是你吗，马尔丹？”

另一个简单地回答：

“对呀，就是我。”

于是那第二个丈夫便问：

“你究竟从哪儿来的？”

这第一个丈夫便说：

“从非洲的海边来的。我们从前在一个沙礁上遇了险。只有三个人逃出来，就是毕卡德，华丁内尔和我。随后，我们被野蛮人捉住了，他们扣留了我们 12 年。毕卡德和华丁内尔早都死了。有一个英国旅客在那里经过，救出了我，并且引了我到随特市。末了，我到了这儿。”

马尔丹大妈开始哭了，用围腰掩住了脸。

雷韦司克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马尔丹问：

“你现在可就是她的丈夫？”

雷韦司克回答：

“对呀，就是我！”

他们互相瞧着都不发言了。

随后马尔丹瞧着那些团团地绕在他身边的孩子们，偏一偏脑袋指着那两个大女孩子问：

“这可都是我的？”

雷韦司克回答：

“这都是你的。”

他并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拥抱她们，只说：

“上帝，她们都长得这么高了。”

雷韦司克接着又说：

“我们怎么办？”

迟疑不决的马尔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末了才决然说道：

“我吗，我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办。我不想教你吃亏。不过我见了这所房子究竟有点难受。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各人管各人的。孩子们的妈，究竟归我呢还是归你？只要哪个办法合你意，我都同意；但是房子呢，那是归我的，因为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因为我是在这里生的。并且因为它还有各种契据都一直存在本村的公证人手里。”

马尔丹大妈始终用那种掩在蓝色围腰里的轻轻的呜咽之声不住地哭着。那两个大女孩子走拢在一处，并且用不安的神气瞧着她们的父亲。

他吃完了。于是他也问：

“我们怎么办？”

雷韦司克忽然想出了一个念头：

“我们应该到本村礼拜堂的堂长那儿去，他一定可以出个主意。”

马尔丹站起来，他向着妻子跟前走过去，她这时候扑到了他的胸前放声大哭，一面说：

“我的人！你回来了！马尔丹，我的可怜的马尔丹，你回来了！”

往事的感慨，对于青春时代以及初期拥抱的种种回忆，使她的心震动起来了，她用双臂紧紧抱住了他。

马尔丹自己也受了感动，在她的便帽上吻着。那两个坐在壁炉边的孩子们，听见他们的母亲哭，都一齐狂叫起来，而那个抱在马尔丹第二个女孩子手里的婴孩，仿佛像走了拍子的笛声似地叫着。

雷韦司克站着等了一会，就说：

“我们快走吧，应该把这件事弄好。”

马尔丹放开了他的妻子，后来他正瞧着他两个女儿，那母亲便向她们说：

“你们至少也给你们爸爸亲亲。”

她俩瞪着那种吃惊而又略带恐惧的发呆眼光，同时走向她们的父亲身边去，于是马尔丹用乡下人的派头，在她们俩的两颊上先后重重地啄了一下。但是那个婴孩看见这陌生的人走近来却用很尖的声音叫唤，使他自己几乎因此抽搐起来。

随后两个男人一同出去了。

他们在商业咖啡馆前面走过的时候，雷韦司克问：

“我们可进去喝一杯？”

“我，我很愿意。”马尔丹高声说。

他们走进了咖啡馆，在那个还没有顾客的厅子里面坐下了。雷韦司克嚷着：

“喂，熙戈，两杯烧酒，要好的。这是新回家的马尔丹，我老婆的那一个，你是很知道的，在两姊妹那条船上遇险的马尔丹呀。”

那位红脸大肚子浑身全是肉的酒馆老板，一只手托着三只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瓶酒走过

来了，他从从容容问：

“哈！你毕竟回来了，马尔丹？”

马尔丹说：

“我回来了！……”

# 弃儿

“真的，我想你是疯了，亲爱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到乡下去漫游。两个月以来，你出了些怪主意。好好歹歹把我领到了海边，可是自从我们结婚45年以来，你从没有过这类奇想。你选定了费康县，一座凄凉的小城，在这儿，你一个素来不动的人却如此发疯地跑来跑去，你要在一年中最热的白天穿越田野。告诉阿帕列瓦叫他陪你，既然他对你任何发疯的事都是准备认帐的。至于我呢我回家午睡去。”

加端太太回过头问她的老朋友道：

“阿帕列瓦，您陪我去吗？”

他带着一种过了时的殷勤方式笑着回答同意道：“您上哪儿我都去。”

加端先生发表他的意见说：“那末您们去做一次日光浴吧。”他然后向海浴旅馆走回去，好在床上躺一两个小时。

等到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之后，这位老妇人和她的老伙伴就上路了。她拉着他的手，用很低的声音说：“到底成了！——到底成了！”

他也低声说：“您疯了。我保证您疯了。想想您在冒的危险。要是这个男人……”

她一怔说：“啊，亨利，说到他时不要说这个男人。”

他用一种生硬的声音回答：“好吧！要是我们的儿子起了什么疑心，要是他疑心我们，他就逮住您了，逮住我们了。40年来您没有看见他，也就过去了。您今天怎么啦？”

他们沿着从海边引到城里的路上走。他们往右转过去上艾特列达海角。白色的路在太阳洒下来的炽热下延伸过去。

他们用小步子在炎热下慢慢走着。她把胳膊伸到她那位朋友的胳膊下面，用人了迷的眼光定定地看着她的前方。

她说话了：“那末，您从没有再看过他？”

“从没有。”

“能这样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开始这场老争论了。我有一位妻子和几个孩子，您我彼此都得

防着闲话。”

她根本不回答。她在想她遥远的青年时代，和那些伤心往事。

和常人让少女出嫁一样，她也出嫁了。她一点不认识她的未婚夫，这是一个外交人员，后来她和他一起，过着社交界一切妇女们的那种生活。

可是，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阿帕列瓦先生，他和她一样结过婚，却深深地爱上了她；当加端先生因政治任务而出差印度长期不在的时候，她屈从了。

她能抵制吗？能拒绝吗？因她爱他如此之深，能有这种力量，这种勇气不让步吗？不，真不能，那太艰难了！她会太痛苦了！人生是何等凶险狡诈！人们能回避某些命运的安排，能逃离致命的灾难吗？作为一个妇人，在孤独为人所弃，没有温情，没有儿女的情况下，有可能永远回避在你心中涌出的热情吗？这正如同一位被迫在黑暗中了此余生的人，有可能要逃避阳光吗！

于是她现在回想起了所有这些细节：他的吻，他的微笑，他进她家门时在门口停下，看着她的情景。何等幸福的日子，她仅有的美好时光，迅速消逝了！

于是她发现她腰围粗了，又多么令人焦虑！

唉！在南方的那次旅行，那次漫长的旅行，那些痛苦，那些无穷无尽的恐惧，那种躲在地中海边上、一座花园深处孤伶伶、小屋里偷偷摸摸、不敢出去的日子！

她于是都想起来了，她躺在一棵桔子树下的那些长昼，抬起眼看着绿叶丛中园园的橙红色的果实的长昼！她多么希望能出去一直走到海边，从那边越过墙头给她送来了清风，从那儿她听到了海滩上短促的波涛声，她从而梦一样地想象那照耀着阳光的广阔蓝色海面，飘着的片片白帆，和远远天边上的那座山。但是她一点也不敢跨出门去。要是人家认出了她外形变成了这样，这粗笨的腰将会显露出她的耻辱！

于是那些待产的时日，最后痛苦的几天！那些惊惶！那些骇人的痛苦！而后是那可怕的一夜，她熬受了多少苦难！那一夜是什么样的一夜！她哼、叫成什么样子！幸而她仍然能看到她情夫当时苍白的脸，他每分钟都吻她的手，还有那位医生光滑的面孔，那位护士的白色小帽。

而当她听到孩子娇弱的哭泣时，心里感受到是什么样的震颤，这猫叫似的声音，一个男人首次尝试发出的声音。

还有那个第二天！那个第二天！她一生中唯一见到了她儿子的日子！唯一搂抱着她儿子的日子！因为自此而后，她连见也没有见过他了！

从此以后，开始了何等漫长空虚的生活，对这个孩子的怀念一直在回荡，回荡。她再也没看到过他，这个从她身体里出来的小生命，她的儿子！别人抱去了，抱走了，藏起来了。她只知道他是由诺曼地的乡下人抚养大的，他自己也成了乡下人，他已经结了婚，婚结得很好，他父亲给了很好的彩礼，但他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

40 年以来，有多少次她曾想去看他，去拥抱他。她想像不出他已经长大了！她总是想望这个人类的幼苗，有朝一日将他抱在怀里，紧紧贴在她这受伤了的慈母怀中。

曾多少次她对情夫说："我支持不住了，我要看他，我就动身去。"

他总是阻止她，拦住了她。她没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能自主；那一个会猜出来，会敲诈她。她会弄糟的。

她问道："他怎么样了呢？"

"我不知道，我也从没有再看见过。"

"怎能这样呢？有一个儿子而他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怕他，把他当作耻辱抛弃了。"

这真可怕。

他们沿着那条漫长的路走，太阳晒得令人困乏，没完没了地上坡。

她又说了："这不会被人说成是一种惩罚吗？我说没有过别的孩子。不，我没有法子再顶住想看他的愿望了，40 年来，这愿望一直萦绕着我。您们不理解这事，您们这些男人，您想：我都快要入土了。然而我没有再见过他！……再也不曾见过，能这样吗？我怎么会能够等这么久呢？我一辈子都在想着他。这把我的生活变得多么可怕。我从来没有哪一次醒来，从没有过哪次醒来时首先想的不是他，想我的孩子。他怎么啦？唉，面对着他，我真是该死！在这种情况下，该怕别人吗？我该放弃一切，跟着他，抚养他，爱他。那我会更幸福些，肯定的。可我不敢。我懦怯。我多受罪啊！唉！这些可怜的弃儿，他们该多么恨他们的母亲！"

她忽然间止住了，呜咽得哽住了。在灼人的太阳下，整个儿山谷都是荒芜寂静的。只有螽斯在路旁两侧稀稀拉拉的黄草里，不断发出干巴巴的声音。

他说："您坐一会儿吧。"

她让他将自己牵到了沟边上，沮丧地双手抱着脸。鬈曲的白发在她脸两侧垂下散披开来。深深的痛苦使得她哀心如绞地哭起来。

他焦急地面对她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后来，低声地说道："走吧，……勇敢些。"

她站起来说："我会的。"于是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迈着老妇人的踉跄步子向前走起来。

再往前一点，道路伸进了一丛有几幢房屋隐在里面的树林子里。他们现在清晰地听到了锤子敲在铁砧上有规律的震耳响声。

于是在右边，他们马上看到了有一驾双轮大车，停在一间矮矮的像是房子的前面，在一个吊架下，还有两个人在钉马掌。

阿帕列瓦先生走过去。

他叫道："比艾尔·白纳第农庄在那儿？"

一个男人回答道："沿着正对着那家小咖啡馆的左边那条路，顺着一直走，过了波来家后的第三条篱笆边有一棵小枞树。错不了的。"

他们朝左边走。她现在走得很慢，两条腿发软，心跳得那么猛，她都快噎气了。

每走一步，她都仿佛祈祷似的低声说：“我的上帝！唉！我的上帝！”于是，一阵可怕的感情扼住了她的嗓子，使得她的脚战战兢兢，好像有人把她的膝弯砍掉了。

阿帕列瓦先生脸色有点儿发白，突然对她说：“要是您不能把自己控制得好一点，您马上就会让自己露馅。努力把自己管起来。”

她结巴地说：“我能办得到吗？我的孩子！一想到我就要看到我的孩子！”

他们沿着夹在两座庄家院子间的乡间小路往前走。沟边的两行山毛榉树遮满了上空。

于是，他们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排树篱笆，中间夹着一棵小树。

他说道：“是这儿了。”

她一下子站住了端详起来。

种着苹果树的庭院很宽，一直延伸到住人的草顶小房子那儿。对面是马厩、谷仓、牲口棚、鸡埘。在石板顶的棚子下面是些手推车，四轮车，两轮大车，双轮蓬车。树荫下四条牛犊在吃绿荫荫的青草。黑色母鸡在所有的篱笆角落里踱来踱去。

没有一点声音，房门是开着的。可是看不见一个人。

他们走了进去。立刻有一条黑狗从滚到了一颗大犁树跟前的小桶里跳出来狂吠。

靠着房子的墙根，在一块木板上成排地放着上面有草顶的四窝蜂箱。

阿帕列瓦先生在这住房前叫道：“有人吗？”一个女孩子出来了，一个 10 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羊毛短裙，裸着两条肮脏的腿，带着一副胆怯而阴险的神气。她在门框里站着不动，好像是在防人进去。

她问道：“你要什么？”

“你爸爸在吗？”

“不在。”

“去那儿啦？”

“我不知道。”

“你妈妈呢？”

“全都赶牛去了。”

“她快回了吗？”

“我不知道。”

这时那个老妇人，好像怕有人强力把她拉走，突然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说：

“不看到他，我不走。”

“我们会等他的，亲爱的朋友。”

当他们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乡下女人朝着这房子走过来，挑着一对看来沉甸甸的白铁桶，太阳间或在上面闪耀出一道白光。

她的右脚有点儿跛，胸脯裹在一块棕色的针织披巾里，经夏日的雨淋日晒，变得黯淡了，她的神气像一个可怜造孽而肮脏的女佣人。

那孩子说：“妈来了。”

等到她走近了住屋，她神情凶恶多疑地看着陌生人，而后走进了家里，好像没有看见他们一样。

她看起来老了，脸凹进去，冷漠发黄，那种乡下人没精打彩的面孔。

阿帕列瓦先生招呼她。

“太太，听着，我们来是请您卖两杯奶给我们。”

她放下桶后又回到门口，用不高兴的口气说：’

“我的牛奶根本不卖。”

“我们实在太渴了。这位太太年纪大了，又很疲乏，有没有办法找点儿什么东西喝？”

那个乡下女人用多疑不安的眼光看着她们。

她终于决定了，说道：

“既然你们到这儿来了，我自会给你们牛奶的。”

于是她进屋子去了。

而后那个孩子搬了两张椅子出来，把它们放到了一棵苹果树下。接着轮到那位母亲拿来两碗浮着沫子的牛奶，送到客人手里。

于是她在他们前面站着不动好像是为的监视他们，并猜测他们有什么打算。

她说：“你们是从费康来的吗？”

阿帕列瓦先生说：“是的，我们到费康来过夏。”而后，沉默了一会，他接着说：

“你能每周都卖几只母鸡给我们吗？”

那个乡下女人迟疑了一下，而后回答说：

“行，反正是一回事。你们要的是嫩鸡吗？”

“对，要嫩的。”

“在市场上你们付什么价钱？”

阿帕列瓦不知道，转过来问他的同伴：

“您说这些鸡付什么价呢？亲爱的，这些嫩鸡？”

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结结巴巴地说：

“四法郎到四个半法郎。”

那个吃惊的乡下女人从眼角里看着她，而后问道：

“她病了吗？这位太太，她怎么在哭？”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期期艾艾地说：

“不是……不是……她在路上把表丢了，一只好表，这事叫她心痛。要是有人拾到了，请您告诉我们。”

那位贝纳第大娘不回答，在判断这疑点。

于是忽然间她说了：

“我男人这不到了！”

只有她看见他进来，因为她面对着篱笆。

阿帕列瓦一惊，加端太太坐在她的椅子上发疯似地转过身来时，几乎跌倒了。

约十步远，一个男人弯低了腰，喘着气，拉着一根绳子拽一头母牛。

他根本不理客人，骂道：

“该死的懒畜牲！”

于是他走过去了，朝着牲口棚过去，消失在那里。

那位老妇人的眼泪一下子干了，站着发呆了，不说话，也不经思考想到：“他的儿子，这就是他的儿子！”

阿帕列瓦也为这一想法而感到屈辱，用发慌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这是白纳第先生？”

那个农妇怀疑地问道：

“他的名字是谁告诉您的？”

他回答说：

“是大路转角那儿的铁匠。”

而后都不说话了，眼睛都盯着牲口棚的门，这扇门在那间屋子的墙上仿佛是一个黑洞。洞里的东西一样也看不见，但听得见隐约动作的声音，和由于撒在地上的干草而减轻了的脚步声。

他又在门槛那儿出现了，擦着额头上的汗，朝着房子大步慢慢地走去，每跨出一步，就抬起一点身子。

他经过这对陌生人前面时，仍然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他对他的老婆说：

“去给我拿一罐子苹果酒来，我渴了。”

而后他进了他的住房。那个乡下女人向存储酒的地方走去，把那两个巴黎人单独留在外面。

于是，惶惑了的加端太太期期艾艾地说：

“我们走吧，昂利，我们走吧。”

阿帕列瓦拉住他的胳膊，扶起她来，全力扶住了她，因为他感到她会跌下去，然后在椅子上留下了五个法郎，拉着她出去了。

等到他们穿出了栅栏，她开始抽泣起来，痛苦得摇摇晃晃，结结巴巴地说：

“唉！唉！您就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他脸色苍白。用干涩的声音回答说：

“我尽我的能力办了。他的农庄值八十万法郎。这不是任何生意人的孩子所能得到的赠与。”

于是他们慢慢地走回去，没有再说一个字。她总是哭，眼泪不停地在她眼睛里转动沿着双颊流下来。

眼泪终于止住了，他们回到了费康。

加端先生在等他们吃饭。一看见他们来了，又笑又嚷道：

“太好了，我的妻子巧妙地获得了一场日光浴。我真为此高兴，真的．我想她一段时间以来，总有点儿迷糊。”

他们这两个人一个也不回答，于是这位丈夫搓着双手问道：“你们是不是作了一次很好的漫游？”

阿帕列瓦先生答道：“令人神往，亲爱的，令人神往之至。”

# 上校的意见

“老实说，”上校波尔特说，“我是老了，我浑身都感到风寒的疼痛，两条腿僵硬得和木桩相似。然而倘若有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吩咐我从一口针的鼻孔中穿过，我自信一定仍会和一个英国式的小丑钻桶箍似的，扑上去。我将如此断送我的生命，这是我血统上的遗传性。我是一个老风流，一个旧派的老年人。一个女人的色相，一个漂亮的女人的色相，会使我全身都激动起来，真是这样的！

“并且，在法国，我们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先生们，我们以前确实是上帝的近卫队，由于人家将上帝取消了，现在仍然保留着的是爱情和冒险的护法者的地位。

“但是女人，您各位明白吗，旁人不能将她从我们的心坎儿上带走。她在那儿，她始终守在那儿。我们爱她，我们将来依然爱她，只要欧洲的地图上依然有一个法国，我们就会为了她干尽傻事。并且即令旁人偷卖了法国，然而法国人总是存在的。

“我，倘若在一个女人的、一个漂亮女人的秋波之前，我自觉什么事都可以干，真要命，当我觉得她的顾盼、她的神圣的顾盼、她的那种将火种搁在您的脉管中的顾盼落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真想打仗、决斗、砸碎家具，表示我是人类中最强的、最勇的、最猛的、最忠诚的。

“但是这样的人，决不止我一个，真的不止，全部法国的军队都和我一样，我向您各位发誓。从兄弟们数到将官们，倘若是一个女人的问题，一个漂亮女人的问题，我们便一往无前，并且始终不懈。请您回忆贞德在古时所给我们的影响罢。注意，倘当马克马洪上将在色当之役受伤的前一天，有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执掌全军的命令，那末我可以和您各位打赌，说我们必定会冲破普军的阵线，而在炮林中饮酒，那还了得！

“所以那时巴黎所需要的，不是那守城的特洛舒将军，而是一个在五世纪救巴黎的女圣徒热纳维埃夫。

“现在，我刚好回忆起普法战争中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可以证明我们在一个女人跟前什么都可以干。”

那时候我是一个上尉，一个没有定职的上尉，我率领一对侦察敌情的别动队，在一个被普军所占领的地域中央且战且退。我们已经受了包围，受了追击，疲惫不堪，又遭到切断，饥饿困乏得要死。

唉，我们那时候应当在第二天之前走到巴须尔丹，否则就有覆灭的可怕下场。我们怎样到达目的地的呢？我竟一点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有五十三四公里的路程要在夜间行走，可怜五十三四公里的路程，要在积雪之中、大雪之下，空着肚子行走。我独自揣想：“这竟是绝境了，我们这些倒运鬼，永远走不到那儿了。”

从前一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吃，我们整天躲在一座仓廒之中，大家彼此抱住箍住藉此御寒，竟没有说句话、动一动的气力，竟和一个人为困乏所屈而睡着一般，糊糊涂涂地一阵醒，一阵睡。

天色在 5 点钟的光景就已黑了。那是由雪光所映出的灰色的夜。我摇醒了我的兄弟们。其

中大多数不肯起来，他们已经不能动弹，不能直立，寒气和休息使他们的关节麻木了。

我们跟前的那片大平原一无所有，雪片儿像雨点儿一般地不断地落，不断下降，仿佛象一铺帏幕，这宗洁白的流苏，将一切都遮盖在一件厚厚的冰凉冰凉、死气沉沉大氅之下，一铺冰毡的褥子之下。我们可以说是到了世界的末日了。

“赶快上路罢，孩子们！”

他们瞧着这从空中降下的洁白的尘雾出神，心中仿佛默念：

“瞧着就够受了；不如死在这儿罢！”

于是我取出我的手枪一面说道：

“哪个先泄气，我就毙了他。”

于是他们便都开步了，然而很慢，仿佛是一些腿力衰竭了的人。

我从中遣派了四个人，叫他们在队伍的三百公尺前面，给我们侦察敌情，随后，其余的人跟着走，他们由于困乏和步伐迟缓，而搅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我便将那强健一些的弟兄搁在后面，并且命令他们用刺刀在后面催促那些疲乏了的。

雪仿佛想将我们活活埋葬。它散布在军帽上和外套上面绝不消融，使我们成了一群幽灵，一群因困乏而死的兵士们的亡魂。

我自言自语：“我们若是没有一种神助的奇境，将要永远跑不出这儿了。”

有时我们因为那些跟不上的人的缘故，便也停住几分钟，于是我们就只听见雪片儿的模糊的磨擦之声音。这种由天空降下的流苏的磨擦和错杂所生的声浪，几乎是捉摸不定的。

有几个人摇摆一两下，其余的却绝不动弹。

随后，我下了重行开步的命令。枪枝便重新在各人的肩头竖起了，于是我们用一种疲惫的步伐开始前进。

忽然，那些侦察敌情的兄弟们都折回来。原来有点儿东西使他们疑虑。他们听见有人在我们前面说话。于是我又遣派了六个兄弟和一个连副同去细探。而我们却等候着。

猛可里，一个尖锐叫喊，一个女子的呼声，刺破了大雪中的凝厚的沉寂，几分钟后，他们带了两个俘虏过来，一个老翁和一个少女。

我低声询问了他们。原来他们因为躲避那些在本日傍晚时候占住了他们住宅而喝醉了的普兵才行逃遁。那父亲替他女儿担忧，于是父女俩连家里的仆人也没有通告，便在天黑以后潜逃了。

我立刻辨明了他们都是有产者，并且较高于一般的有产者。

“您俩同着我们走罢。”我向他们说。

我们便起程了。因为那老翁熟悉地方的形势，他便给我们做向导。

雪片儿已经停止了，星也出现了；然而寒气却变得锐不可当。

那位挽着父亲的胳膊的少女，用一种狼狈的脚步，一种绝望的脚步走着。她几次喃喃地说道："我的脚已经麻木了。"至于我，我却因为瞧见这个可怜的少女这样在雪中受累，更觉难受。

陡然，她停住了脚步：

"父亲，我简直疲倦到不能再走了。"

那老翁想抱着她走，但是他就是想将她抱起也做不到，于是她就长叹一声倒在地下了。

弟兄们团团地围着他们。至于我，我只能当场顿足，不知道如何办法，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真下不了决心将他父女俩扔下来。

陡然，兄弟们中的一个，一个绰号智囊的巴黎人发言了：

"快，弟兄们，我们应当抬起这位小姐，否则我们都算不得法国人，是畜牲！"

说句老实话，我自己也高兴得骂起来了：

"他妈的呀！这才叫懂礼貌，孩子们。并且我也算一个。"

在黑影里，我们模模糊糊地瞧见左面有一座小树林，于是几个弟兄跑了过去，并且不久就抬着一个由一大束树枝缚成和担架相类似的架子走回来。

"谁将自己的外套出借呢？这是借给一位美貌姑娘用呀，弟兄们。"智囊喊道。

于是就有十件外套被掷在智囊的四周了。立刻这少女便躺在这些从十副肩膀上所卸下的温暖的外套堆里。于是我安排在右面头上，而且说实话，对这种任务真正觉得愉快。

我们如同喝了一口酒似的，格外高兴，格外活泼地向前再进。我并且听见了许多开玩笑的议论。您各位瞧罢，只要一个女人便可以使这些法国人受到电一般的刺激。

重新鼓舞起来、兴奋起来的弟兄们，居然几乎排成了行列了。一个跟着那担架行走的老年义勇兵，等候给首先抬人的伙伴换班，用略高而可以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声音，向着他身边的弟兄轻轻说道：

"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可是'性'这玩儿真是坏蛋，只要有它，就照样能够给您鼓气。"

我们一径走到早上 3 点钟，几乎没有休息。随后，侦察敌情的弟兄又折了回来，于是全队的人都躺在雪里了。仅仅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模糊的影子。

我低声发了一些命令，于是听见了在我后面由于士兵们装子弹所发的清脆的钢铁声音。

因为远处，那个平原的中央，有个怪异的东西正在括动，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动物在那儿跑，像一条蛇一般儿延长，忽然又结集起来，像一只球，采取了突进的姿态忽而左，忽而

右，忽而停止，随后忽而再进。

猛可里，这个游荡的东西走近我们的跟前来了；于是我瞧见 12 个因迷途而寻路的普鲁士的乌兰骑兵，一个跟着一个疾驰而来。

他们已经那样的近了，现在我清楚地听见了马匹的呼吸，兵器碰撞的响声，和皮鞍磨擦的声浪。

我喊道：

“放！”

于是就有五六十响的枪声，连续冲破了黑暗的沉寂。接着又是四五响，随后又是一枪，单独又响了一下；末了，到了火药的烟儿消散之后，我们便看见那 12 个人带着九匹马都倒在地下。另外的三匹愤然飞奔，其中一匹还拖着它主人的尸首，这尸的一只脚套在鞍镫之内，而身躯却在牲口的后面乱滚。

我后面有一个弟兄狂笑，另外的一个却说：

“瞧罢，又有许多寡妇了！”

大概他是娶了亲的。第三者又说：

“没有花多少时间。”

担架中间伸出了一只脑袋：

“干什么啦，打仗了吗？”她说。

我答道：

“这不算什么，小姐，我们刚好送走了一打普鲁士人！”

她喃喃地说道：

“可怜那些汉子！”

但是因为她怕冷，便又重新躲在那些外套的底下了。

我们重新起程，走了许久。末了，天色渐渐发白了。积雪成了发亮的，有光的，耀目的；随后，一道玫瑰红的颜色，在东方展开了。

一道从远处来的声音喊道：

“口令！”

全队都停住了，于是我单独前进使他们来辨认我们。

我们已经到了法军的防线之内了。

因为我的弟兄们在那汛地前整队而行，于是一位刚才和我接头而骑在马上的中校在瞧见那张担架经过时，便高声问我：

“这里面，您搁的什么？”

立刻一个金发蓬松而微笑的脑袋出现了，她答复道：

“是我，先生。”

一阵笑声，在那些弟兄们的当中爆发了，并且有一种喜悦，在他们的心坎儿上腾跃。

于是那个伴着担架行走的“智囊”，举起他的军帽扬着而大声高呼“法兰西万岁！”

至于我，我也不知道何以我全身都受了感动，以为这件事是那样有礼貌的和风流的。

仿佛我们刚才救了祖国，做了一件旁人所不会做到的事，一件简单并且道地爱国的事。

那个脸蛋儿，各位，我永远不会忘记；并且，倘若我要发表有关废止喇叭和铜鼓的意见的话，我一定提议在每一团里用一个漂亮的女子，去代替这两件东西。这会比马赛曲还好一些。对呀！倘若有一个圣母，一个活的圣母在一个团长的身旁，这真可给当兵的增加勇气。

他说到这儿停止了一会，随后他摇晃着脑袋用深信不疑的神情说道：

“都是一样，我们这些法国人，我们都很爱女人。”

## 散步

勒腊老爹，拉菩时公司司帐员从店里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被夕阳的光辉照昏了好一会儿。原来他是整天在煤气灯的黄色火光下面工作的，地方正是店房后面项头的部分，刚好对着一个又深又窄像是一口水井样的天井。那间小屋子正是他４０年以来一直度过白昼的地方，里面非常晦暗，即令在盛夏也只有１１点到３点之间不必点灯。

小屋子里永远是又冷又潮湿的，它的唯一的窗子正对着那种壕沟样的地方，其中的蒸发物不断地从窗口混进来，小屋子里因此满是霉气和阴沟的臭气。

４０年以来，勒腊先生每天８点钟就走到这“监狱”里；接着就一直坐到傍晚７点钟，对着帐簿弯着腰，用一种忠实店员的勤奋作风记帐。

初入公司的时候，他每年工资是一千五百金法郎。现在已经加到每年三千了。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他的收入不容许他娶亲。从来毫无享受，也没有什么大的欲望。然而，偶尔他被这种单调而不断的日常工作弄得疲倦了的时候，他发表他理想式的希望：“活见鬼，倘若我每年有五千金法郎的利息进款，我就要舒舒服服花掉它。”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舒舒服服花过钱，并且，除了每月领得的工资以外，从来没有其他收入。

他的生活没有变化，没有波动，也几乎没有希望。每一个人心上怀着的梦境想象力，在他的凡庸志愿里从没有得以发挥。

２１岁那一年，他就进了拉菩时公司。以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过。

１８５６年，他死掉了父亲。他母亲是１８５９年死的。此后，他只在１８６８年搬了一次家，理由是他的房东要增加租价。

每天早上一到六点正，他的闹钟就用一阵如同船上放松铁锚链子一样可怕的喧躁，使他从床上跳起来。

然而有两次，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４年，那件机器却出了毛病，他呢，也从来不知道那是为着什么。他每天穿衣裳，铺被盖，揩桌椅，扫屋子，这些日常工作要用掉他一个半小时。

后来他出门了，走到了那家换过１１个老板还没有改招牌的拉殊面包店里，他买了一个蛾眉月式的面包，接着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

他一辈子的生活，简直完全在那间窄小晦暗而且壁上糊着同样颜色折花纸的办公室里消磨了。初进去，他年纪轻轻的，名义上是那位蒲吕孟先生的助手，他当年一心指望接替他的职务。

他早已接替了蒲吕孟，于是什么也不指望了。

旁人的生活的过程总有种种值得回忆的地方，譬如意料不到的变化，甜美的或者悲苦的爱情，冒险的旅行，而他对于这一切属于自由生活的偶然遇合，全是门外汉。

所有的日子、星期、月份、季节、年岁，全是彼此相似的。他每天在相同的钟点起床，出门，进公司，吃午饭，出公司，吃夜饭，末后睡觉。这些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思想都具有合乎规则的单调性，从来没有一点什么打断过它们。

从前，他在他前任留下来的小圆镜子里，瞧见过自己的金黄的髭须和卷起的头发。现在，他每天傍晚出公司以前在同样的镜子里欣赏的，是他的雪白的髭须和光秃的头顶了。４０年已经溜过去了，长久而又迅速，空虚得像是一个整天发愁的日子，而且简直就是失眠者的漫漫长夜！４０年之间，他一点什么没有留下，甚至于连一个回忆也没有，甚至于自从他父母去世以后，连一点恶运也没有。总而言之绝对空虚。

这一天，勒腊先生在公司的大门口被夕阳的光辉照昏了好一会儿；后来，他想起暂时不必回家，可以在晚饭之前去兜一个小圈子，这种兴致他一年中大约有五六次。

他走到城基大街上了，那一带，人潮在新绿的树荫下在流着。时候正是暮春的一个黄昏，一个使人陶醉，心弦动荡的黄昏。

勒腊先生用他那种老翁式的小而急促的脚步走着；他带着愉快的眼光走着；由于大地的欢欣和空气的温暖，他感到幸福了。

他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了，接着继续前进，他被那阵在和风里经过的青春陶醉力鼓动兴致了。

天色整个儿红得像是着了火似的；凯旋门隔着地平线上的绯红背景浮出它的乌黑的体积，俨然是一个立在火灾现场之中的巨人。等到走到了这座巨丽的建筑物跟前，这个年老的司帐员

觉得自己的肚子饿了，接着他走进一家酒馆子里去吃夜饭。

有人招待他坐在店外人行道上的座儿上，他叫了一份酸汁冷羊脚，一份生菜和一份芦笋；后来勒腊先生吃着这顿很久没有吃过的较为像样的夜饭。又加上一块布里产的有名干乳酪，在那上面浇了半瓶鄱尔它产的上好葡萄酒；随后，他喝了一杯咖啡，这在他是不常有的事，最后他又喝了一小杯白兰地。

等到付过帐以后，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很活泼，并且略带醉意。末了他暗自说道："今晚真是一个好天气。我索性继续散步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入口为止吧。这是于我身体有益的。"

他重新走动了。一首在从前被他一个女邻居唱过的古老曲子，总是萦绕在他的脑子里：

林子新绿时，

情人向我语：

我望吾爱来，

同往花棚下。

他不停地哼着这首曲子，哼完了又来再哼。夜已经降到巴黎上空了，一个微风不动夜，一个很和暖的夜。勒腊先生随着布洛涅森林大道向前走，并且瞧着大道上的那些马车走过去。车子带着一对眼睛样的风灯，一辆跟着一辆走到近边、使人在一刹那中间望得见车子里成对儿的人搂在一处，女的穿的是浅颜色裙袍，而男的是黑颜色礼服。

那是一个由爱人儿组成的长行列，在一个满是星星而很热的天空之下兜风。车子不断地来，不断地来。爱人们不断地过，不断地过，躺在车子里，静默地彼此互相搂着，沉溺在幻觉之中了。沉溺在欲望之中了，沉溺在因拥抱而起的颤抖之中了。热烘烘的阴影像是充满了飘着的吻，浮着的吻。一种温存意味的感觉使得空气变成了更为窒人呼吸的。这一切互相搂着的人儿，这一切被相同的期待、被相同的思想所陶醉的人儿，引起了一种狂热的气氛。这一切满载着爱抚的车子，如同一阵淡淡的、然而恼人的放射物似地，在它们的路线上闪过。

勒腊先生走到末了有点倦了，就坐在一条长凳上去注视那些载着爱情的车马一辆跟着一辆闪过去。而几乎立刻就有一个女人走到了他跟前，并且坐在他旁边了。

"早安，我的小伙子，"她说。他没有回答。她接着又说："让我来爱你吧，我的亲人儿；你可以看得见我是很可爱的。"

他说："您认错了人，太太。"

她伸起一只胳膊挽着他的了："哪儿的话，不用装傻，听我说……"他站起了，并且走开了，心里感到不快活。

走到百来步光景，另外一个女人又走近他身边了："您可愿意在我身边坐一会儿，我的漂亮孩子？"

他向她说："您为什么要做这行买卖？"

她在他面前立定了，并且声音变得嘶哑，凶恶："活见鬼，总不是为了给自己快

乐。”

他用柔和的声音盘问：“那末，谁在后面逼着您？”

她咕噜着：“人不得不过活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后来，她走开了，口里一面轻轻唱着。

勒腊先生口呆目瞪地待了好一会。许多其他的女人又在他跟前经过，叫他，邀请他。

他觉得他的头上展开了一些儿什么乌黑的东西、一些儿教人伤心的东西。

后来，他重新坐在另一条长凳上了。成行的车子始终不断地跑着。

“我当初不到这儿来就好了，”他暗自想着，“现在我看见了一切，自己简直完全弄得心烦了。”

他开始想着摆在他眼前的这一切：买得到的或者出自真心的爱情，花了钱的或者自由的接吻。

爱情！他简直不大认识。他一生由于偶然，由于奇遇，也有过两个或者三个女人，可是他的收入不容许他的任何例外的开销。他想到他从前的生活了，那是和大众的生活很不同的，很暗淡，很忧郁，很平塌，很空虚。

世上有好些真正没有运气的人，忽然一下，如同一副厚实的幕布被人撕开了似地，他望见了苦楚，望见了自身生活里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苦楚：过去的苦楚，现在的苦楚，未来的苦楚。最后的日子和最初的一样，无论在前，在后，在左，在右，他四周一无所有，心里一无所有，任何方面都一无所有。

车子的行列始终走到着。一对对在揭开顶盖的轿式马车的通过中间静悄悄地互相搂着的人，在他眼前显露出来又消失过去。他觉得全世界的人类都像是受着喜悦，快乐，幸福的陶醉在他跟前排成了队伍走过。他自己是个孤零零的，完全孤零零的旁观者。到明天，他也许依旧是孤零零的，始终孤零零的，孤零零得谁也没有尝过这样孤零零的滋味。

他站起了，走了几步，后来突然疲倦了，如同他新近赶完了一个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一样，他重新又在第二条长凳上坐下了。

他等待什么？他指望什么？一点什么也不等待也不指望。他想起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回到家里，看得见许多小孩子们咭咭呱呱地说话，应当是有滋味的。一个人被那些由自己抚育的孩子们围绕，疼爱，温存，对他说些有趣的和天真的话使得冷落的心重归温暖，使得一切都受到安慰，那末这时候，老境是甜美的。

后来，他想起了自己那间空的卧房，想到了自己那间清洁而愁惨的小卧房，除了自己从来没有谁进去过，于是一阵烦恼的感觉紧束着他的心灵，那间卧房，在他看来，觉得比他那间小办公室更教人伤心。

谁也没有到那儿去过，谁也从来没有在那儿谈过天。它是死了的，哑了的，没有人声的回响的。旁人可以说房子若是被人住过，那末它把住过者身上的东西多少保留一点在它的墙壁里边，保留一点点姿态、形象和言论。所以凡是被幸福家庭住着的房子都比不幸的人住着的房子快活。他那间卧房正同他的人生一样，是绝没有任何纪念的。后来，想到要回到那间卧房里，

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照着老样子重新去做每天夜晚的种种行动和工作，真使他很害怕。末了，如同为了使自己和那间不吉祥的卧房以及那个将要必然又来的时刻更离开得远些儿似地，他又站起了，并且，忽然遇见了树荫下的第一条小径，他为了到野草上去坐，就走到一座轮流采伐的小树林子里了……他听见了他的周遭，他的头上，四面八方，有一种模糊的，无限际的，连续不断的声浪，一种由好些数目很多种类很杂的噪响构成的声浪，一种微弱而远近皆有的声浪，一种不确定的和巨大的生命活动：那正是巴黎的气息，像一个巨人似的气息。

……

已经上升的太阳在布洛涅森林上面罩着一层光浪。三五辆车子开始流动了；后来骑着马散步的人们都快快活活地到了。

有一对人儿在一条没有游人的树荫小径上散步。突然间，那青年妇人抬起脑袋，望见了枝叶当中有一件棕黑色的东西；她吃惊了，不放心了，伸起手指着：“你瞧……那是什么？”

随后，叫唤了一声，她不由自主地倒在她那个男伴侣的怀里了，他只得让她躺在地下。

看公园的警士立刻被人找来了，他们解下了一个用裤子吊带自缢的老人。

有人证明自杀是在前一天晚上完成的。那些从他身上找出来的证件，表明了他是拉菩时公司的司帐员勒腊。

有人把他的死亡归入一种无法揣测动机的自杀之列。也许是一种突然而起的痴癫结果吧？

# 穆罕默德－弗利布依

上尉问道：“我们到屋顶上去喝咖啡，好吗？”

我回答说：

“去，当然好。”

他站起来。这间大厅是按摩尔建筑形式造的，只靠天井照亮，现在已经暗下来了。在尖拱高窗前面，从人们夏天消夜的大凉台上，垂下许多藤萝。在桌上只放着一些水果，非洲的大个儿水果：大得像杏子的葡萄，紫色肉的软无花果，黄色的梨；又长又粗的香蕉，装在一个阿尔发草篮子里的图古尔特的枣子。

正在侍候着的毛里求斯人打开了门，我跨上了蔚蓝色墙面的楼梯，从上面射下了垂暮柔和的光。

一跨到平台上，我即时吐出了一口深深的舒服的长吁。这平台俯视着阿尔及尔市，码头，泊地和那些远远的海岬。

由上尉买的这所房子曾是一座老式阿拉伯住宅，位置在老城的中央，处在一些迷宫般的小街中间，这儿熙熙攘攘往来的是非洲海岸的奇怪居民。

在我们下面，方形的平屋顶像一排排巨大的踏步排下去，一直排到接上欧洲城的斜屋顶。在斜屋顶后面，可以看到锚碇着的船的桅；而后就是海，那平静的海，在蓝色的宁静的天空下

面平静而蔚蓝。

我们躺在席子上，头下支着垫子，一面慢慢喝着当地的浓咖啡，我看着在暗下去的蓝天上最先出现的那些星星。人们能看见的极少，这么遥远，这么淡，几乎不亮了。

一阵轻轻的热气，一种飘忽的暑气抚摸着我们的皮肤。偶尔有阵阵越过了阿特拉司山峰而来的呆滞的、更热的暑气，它挟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非洲的气味，那种仿佛沙漠的气息。那个仰天躺着的上尉说：

“多好的地方！亲爱的！生活是何等的舒适！在这儿休息又真如此特别、使人愉快。这样的夜晚，真是为了梦幻而设的夜晚！”

我呢，我盯着看星星一个个出来，带着一种懒洋洋却积极的好奇心，有一种昏昏欲睡的幸福之感。

我用低低的声音说：

“您真该给我说点儿您在南方生活的事。”

上尉马莱是军队里最老的非洲人之一，一个有钱的军人，土耳其骑士，一刀一枪干出来的。

靠着他，他的关系和友谊，我得以在沙漠里完成一个出色的旅行；这天晚上，我是在回法国之前来谢谢他的。

他说：

“您想听哪类的故事呢？我 12 年的戎马生涯中碰到了这么多的奇遇，我都不知该讲哪个了。

于是我说：“给我讲讲阿拉伯女人吧。”

他不回答。他仍然躺着，胳膊弯过来将手放在头下面，而我不时闻到他的雪茄味道，在这没有一点微风的夜里，那烟直直地向天飘去。

于是忽然间，他笑起来了。

“啊！好的，我给您说件我才来阿尔及利亚时的滑稽事。”

那时在非洲军队里我们有各种特殊类型的人，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也不再这么干了，有些类型您会觉得好玩，使您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

我原只是一个简单的土耳其骑兵，20 来岁的小兵，金色头发，勇敢矫键有力，亲爱的，一个道地阿尔及利亚的士兵。人家将我分配在波加尔军事司令部下。您知道波加尔，人家称之为南方的眺望台。您从堡垒顶上可以看到这片火一样的地域的开始。一个风蚀、裸露，崎岖多岩的红色地带。这真是沙漠的前庭，广漠黄色旷原的出色而炙人的前缘地带。

我们在波加尔共约有 40 来个当地人的骑兵，一个快活的小队，加上一连非洲狙击兵。这时知道了乌来一贝其部落曾杀死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英国旅客，因为那些英国人非常活跃。

得对这件在欧洲人身上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复，但是上级指挥官犹豫是不是要派一个纵队去，认为仅仅一个英国人不值得如此行动。

于是，在他和上尉、中尉谈到这件事时，一个为这个报告等在一旁的骑兵队的中士立时建议，只要给他六个人，他就去惩处这个部落。

您知道在南部驻防比在城市里自由，而在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一种在其它地方没有的伙伴情谊。

这个上尉笑起来：

“你，我的勇士？”

“是的，上尉，而且，假使您想要的话，我把它整个部落俘虏来。”

这个司令官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把这话当真了，说道：

“你明天带上你挑选的六个人出发，要是完不成你的诺言，你当心点。”

这个上士隐匿地在胡子下发笑。

“什么也别怕，司令。我的俘虏最晚在星期五中午带到这里。”

这个上士人称他为穆罕默德一弗利布依，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人，一个土耳其人，道地土耳其人。在法国入伍，有过一段飘泊而且很可能不甚清白的生涯。他旅行过许多地方，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巴勒斯坦，沿途他留下的罪过不会少。这真是一个土耳其的兵油子，大胆，狂欢纵饮，凶猛快活，一种东方式的冷静的快活。他胖，很胖，但像猴子一样柔软，他上马的方式真出色。他的胡子总是长而浓密，总引起我一个隐约的印象，仿佛一弯新月和东方式的大砍刀。他恨阿拉伯人恨得发狂，他以骇人的阴险残酷对待他们，不断地发明一些新的狡计，可怕的、预谋的背信弃义。

此外他还力大异常，勇敢得难以置信。

那位司令对他说：

“挑你的人吧，汉子。”

穆罕默德挑了我。他信任我，这勇士，而我对他的这一选择，变得从心底里到行动上都忠心耿耿，后来，他这一选择使我高兴得相当于后来得到十字勋章。

于是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出发了，七个人，仅仅我们七个。我们伙伴是些强盗匪徒出身的人，这些人曾到处抢劫流浪，去过一切可能去的地方，最后投奔到任何外籍兵团服役。我们非洲兵团里那时充满了这类恶棍，出色的好兵，但很不知羞耻。

穆罕默德让我们每人带上十多根约一米来长的绳子。此外，我是最年轻、体重最轻的，带了一整根粗绳子，约一百公尺长。当人家问他用这些绳子干什么时，他用他阴险而平淡的神气说：

“这是去钓阿拉伯人。”

于是他狡猾地眨眨眼睛，这是他从一个在非洲当老猎手的巴黎人那儿学来的。

他在我们的队伍前边走，头上是一块他下乡时总缠着的红领巾，并且在他的大胡子里用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微笑。

这个大个儿土耳其人确实漂亮，威风凛凛的肚皮，特别宽的肩膀和镇静的神气。他骑着一匹中等身材但壮实的白马；而这个骑士好像比他的坐骑能承担的大过了十倍以上。

我们进了一条岩石裸露，全都是黄色的小溪谷，它走向下面的谢利夫河谷。我们一路谈着这次出征。我的伙伴们有各式各样口音，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西班牙人，两个希腊人，一个美国人和三个法国人。至于穆罕默德，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喉音说话。

那太阳，那可怕的太阳，那些地中海另一侧的人从来不认识的南方太阳晒到我们的两肩上，我们齐步前进，在那边总是这末样的。

整天大家走着，没有见一棵树，也没有见一个阿拉伯人。

到下午近一点钟，在一条石子中漫流的小泉水附近，我们吃过了口袋中带来的面包和干羊肉，而后休息了二十来分钟，便又重新上路了。

最后，晚上 6 点钟左右，我们的头头让我们绕了一大圈以后，在一个圆土包后面，我们发现了一个扎营部落。棕色矮矮的帐棚在黄色的土地上变成了一些深色的小点，好像生长在这为太阳煅烧过的红色小丘下的沙漠大蘑菇。

这就是我们找的人。稍远一点，在一片深绿的阿尔法草的平原边上，一些拴着的马在放牧。

穆罕默德下令：“前进！”于是我们像一阵旋风来到了帐蓬中间。骇坏了的女人穿着挂在她身上飘飘荡荡的破白衣服，赶快回到了她们的布做的居处里，弯腰趴下，一面嗥叫得像被追逐的野兽。那些男人正好相反，从四面八方出来想方设法防卫。

我们直接奔向那个最高的帐篷，那个阿加（就是头人）的帐篷。

我们学穆罕默德的榜样，将军刀留在刀鞘里。他大跑的方式很奇特。他变得完全不动，直直地坐在他的小马上，这马在他下面费着大劲，好像因为驮了这一堆而成了疯子。这位长胡子骑士的宁静，正好和那畜牲的激动成为强烈对比。

当我们到达那顶帐篷前时，这位土著首领出来了。这是一个高个儿的瘦黑男人，目光炯炯，前额凸出，眉毛成一个圆弧。他用阿拉伯语叫道：

“你们要干嘛？”

穆罕默德利索地停下了马，用他的语言回答他说：

“是你杀了那个英国旅客吗？”

阿加用凶狠的声音说：

“我不接受你的盘问。”

这时在我们的周围好像起了场雷声轰轰的暴风雨。从我们四面八方跑过来好多阿拉伯人，他们逼近我们，包围我们，大声咒骂。

他们的弯钩大鼻子和瘦骨隆起的脸，带着那种食肉猛禽的样子；随着他们的姿势，他们宽大的衣服飘动着。

穆罕默德微微笑着，他的缠头布歪歪斜斜，眼光激奋，我看见他略略下陷多肉有绉的两颊上，好像有一阵快活的颤动。

他用压住一切骚乱声音的雷鸣说：

“处死造成那个死亡事件的人。”

于是他将他的手枪伸到阿加棕色的脸上。我看到从枪膛里出来一点儿烟，而后一股粉红的脑髓和血从那个首脑的前额流出来。他倒下了，被打死了，仰天张开双臂，它们像双翅一样抬起了他阿拉伯长袍的下摆。

我深信我的末日到了，在我们的周围喧闹得可怕。

穆罕默德抽出了他的军刀。我们也和他一样刀出鞘。他一边抡刀推开挤得他最紧的那些人，一边喊：

“投降不杀！其余人死！”

于是用他大力士的手掌抓住了最近的人，把他放倒在马鞍上，捆上双手，一面对我们嚷道：

“照我这么办，把要抵抗的宰了。”

约在 5 分钟之内，我们俘虏了二十来个阿拉伯人，我们把他们的手捆得紧紧的，而后我们追那些逃的，因为看到了出了鞘的军刀，在我们周围便是一场溃散逃走。又收集到了近三十来人。

整个旷原上，只看见白色的东西在跑，那些女人拉着孩子发着尖叫。像豺狗一样的黄狗围着我吠叫，对我们露出了白色獠牙。

穆罕默德好像高兴得发疯，一蹦跳下了马，拉住了我带的绳子叫道：

“注意，孩子们，下来两个人。”

于是他干了一件可怕又可笑的事：一串俘虏或者毋宁说是一串吊住了的人，他把第一个俘虏的手捆得紧紧的，而后绕着他的脖子打了一个活结，又用同一根绳子重新捆住下一个的胳膊，再接着绕上他的脖子。我们的五十来个俘虏很快就这样栓上了，因此只要其中一个有一点点要逃的动作就会被勒死，他相邻的两个也要遭殃。他们所作的任何姿势都会拉紧颈子上的活结，于是他们必得以同样步伐走，相互间这一个一点也不能离远另一个，否则就立刻倒毙，像被抓住脖子的兔子一样。

当这项特别任务结束了，穆罕默德笑了起来，这是他那种肚皮一鼓一鼓无声的笑，他嘴巴

里一点声音也不出。他说：

“这，这是阿拉伯人链。”

我们，也一样，我们在俘虏们惊惶可怜的面孔前面，捧腹大笑。

我们头头现在叫道：“现在每头一个桩子，孩子们，你们给我缚住。”

于是在这一群像鬼魂的白色俘虏的两头都钉上了一根桩子，这些鬼魂站着不动，他们好像变成石头了。

这个土耳其人说：“我们吃饭。”

人们点起火做熟了一头我们用手撕开的羊，而后吃那些从帐篷里找来的枣子，喝那些用同样方式得来的奶，还捡到几件逃走的人忘记了的银首饰。

我们从容地吃完了饭时，我看到在对面的山岭上一群奇怪的人群。这是那些方才逃走了的女人，只有女的。她们正朝我们跑过来。我把她们指给穆罕默德一弗利布依。

他微微一笑。

他说：“这是饭后甜食！”

唉！对，甜食！

她们来了，奔得像疯子似的，马上我们让石子砸得够受，她们不停下来就对着我们扔，并且我们看到了她们用菜刀、帐篷桩子和旧餐具当武器。

穆罕默德喊道：“上马！”攻击很可怕。她们是来释放俘虏的，正设法割断绳子。这个土耳其人明白了危险，变得暴怒，并叫道：“砍！砍！砍！”由于被这种新鲜的攻击弄得心烦意乱，我们仍然停着不动，正犹豫是不是去杀这些女人时，他扑进了这支进攻队伍。

他完全独自对付这支穿着破布的女人队伍，于是挥刀大砍，这流氓，像疯子一样地砍，这样的疯狂，这样的狂热，人们看到每当他挥动一次胳膊就倒下一个白色人体。

他如此可怕，以致那些受惊的女人逃得和她们来时一样快，在那片场地上留下了十二三人死死伤伤的，鲜血染红了那些黯淡的衣裳。

而穆罕默德，面色败坏，向我们走过来，反复说：

“列队，列队，孩子们，她们就会回来。”

于是我们且战且退，慢步地领着我们那批因为怕勒死而瘫痪了的俘虏。

第二天，我们带着那串吊着的人到达波加尔的时候正是钟敲正午。在路上只死了六个。可是常常需要将遣送队的结子从这一头解到另一头，因为每一次动乱，一下子就勒住了十来个俘虏。

这位上尉不响了。我也默不作声。我想起了可能看到发生同样事情的其他国家；望着黑沉

沉的天上，那个由无数发亮星星所组成的队伍。

# 看守人

晚饭后，大家聊起打猎的遭遇和意外事件。

我们大家的一个老朋友波尼发司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野物杀手和喝酒海量的人，一个壮实的快活男人，精力充沛，敏感而富于哲理，爱讥嘲容忍的世界观，常常显得尖刻滑稽而从无愁虑；他突然开口说道：

"我知道一个，我，一个打猎的故事，或毋宁说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打猎悲剧。它完全不像人们在这类故事中熟悉的，想到它不会使任何人高兴，我也就从来没有讲过。

"这不是同情，你们明白我吗？我想说它没有那种动人心弦的，吸引人的，或者使人愉快感动的那种趣味。

"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时我是 35 岁左右，我爱打猎就像中了邪一样。

那时候，我在朱米哀集附近有一块孤伶伶的地，周围都是森林，十分适于大小野兔的生存。每年我只到那儿去过上四五天，那儿的设施不容许我带朋友去。

我在那里安置了一个看守人，是个退休的老警察，一个勇敢的人，凶狠，严守禁令，对偷猎者是个可怕人物，什么事都不怕。 他远离村庄，单独住着一幢小房，或者毋宁说是一幢小破房，下面两间是厨房和食品储藏室，二楼两间住房。其中一间类似一个箱子，刚够放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椅子，是保留给我的。

卡瓦利埃大爷占了另一间。如果说他在这居处只有一人，我这话是不全面的。他还带着他的侄子，一个 14 岁的无赖，他到三公里外的村子里去买食物，并帮着老的干日常工作。

这小无赖，瘦长，鼻子有点儿钩，薄薄的黄头发，好像拔了毛的母鸡的绒毛，而且如此之少，近似有点秃。此外他有一双大脚和巨人的手，庞然巨物的手。

他有点儿斜视，从不看人。在人类中，他给我以动物中发臭的狐鼬之类的印象。这是一只黄鼠狼，或者狐狸，这个小无赖。

他睡在到那两间住房去的小楼梯顶上的一个小凹槽里。

但是当我到茅棚子——我叫这个小破屋做茅棚子——短居的时候，马里尤将他的窝让给一个艾哥区镇叫塞莱斯特的老妇人，

她来给我做饭，卡瓦利埃的蹩脚菜肴实在太不行了。

你们知道人物和地点了。现在讲这件遭遇。

这是 1854 年 10 月 15 日，我记得这日子，而且永不会忘记。

我从鲁昂骑着马，带着我的狗布克，这是一条波瓦都的大猎狗，宽胸大嘴巴，它趴在黑莓丛里好像朋一奥德梅的长耳朵长毛

狗。

我在马屁股上挂着我的旅行袋，肩上挎着枪。这是个很冷的日子，大风凄厉，天上乌云滚滚。

走上冈德鲁海岸时，我看着广阔的塞纳河谷。河流穿过这河谷，蛇似的曲曲弯弯流人大海。鲁昂在左边，它的钟楼高耸入云，右边视线被远处树木覆盖得满满的山坡挡住了。而后我穿过了鲁玛尔森林，有时慢走，有时小跑，将近 5 点时我到了茅棚，卡瓦利埃大爷和塞莱斯特在那儿等我。

10 年以来，在同一时期，我以同样的方式出现，而同样的人用同样的话向我祝贺。

“日安，我们的老爷。身体健康吗？”

卡瓦利埃几乎没有变。他就像棵老树一样经老，可是塞莱斯特在这最多不过四年的时间里变得难以认识了。

她差不多变成两截了，虽然仍旧活跃，她走路时上身朝前倾得这么利害，差不多和下肢成了直角。

那个老妇人十分忠心，看见我时总显得很感动，而每次走时她就对我说：

“得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亲爱的老爷。”

这个可怜的女仆凄凉可怕的告别辞，这种面对她肯定将临的、难免一死的安命态度，使我心里每年都以一种特别方式受到感动。

于是我下了马，当和我握过了手的卡瓦利埃牵着我的马走进用作马厩的小屋时，我则跟着塞莱斯特走进了厨房，这儿也用作吃饭间。

然后这个守林人也来会齐了。我一眼看出他的面孔和平常不同。他好像很发愁，不舒服，不安心。

我对他说：

“喂，卡瓦利埃，万事都顺您心意吗？”

他低低地说：

“有的是，有的不是，也真有的事简直不行。”

我问道：

“那是什么事，老好人，给我说说。”

可是他摇摇头：

“不，还不是时候，先生。我不愿意让您刚到这儿就为我的麻烦不安顿。”

我坚持要他说明，而他坚决拒绝在吃饭之前让我知道情况，可是我知道在他脑袋里这事儿严重。

我不知道还该对他说什么，只好说：

“是猎物吗？我们有吗？”

“啊！至于猎物，有的是，有的是！您可以随意找到。谢谢上帝，我估计过了。”

他用如此认真的方式，如此愁眉苦脸的认真方式说这件事，以致显得可笑。他浓重的灰胡子好像都快要从他的嘴唇上掉下来了。

忽然间，我发现我还没有见到他的侄子。

“马里尤呢？他现在那儿了？怎么他还没有出来？”

这个看林人好像有点吃惊，于是突然正面看着我说：

“唉，先生，我还是马上给您说那件事好，是的，我会更安心，我心上的事与他有关。”

“啊！啊！那末，他在哪里？”

“他在马厩里，先生，我在等他出来。”

“是这么回事，先生，……”

这个看林子的迟疑起来了，嗓子也变了，发着抖，脸上忽然由于深深的皱纹，那种老人的皱纹显得凹陷下去。

他慢慢地接着说：

“这样的。这个冬天，我很清楚，在露莎蕾森林里有人下套子。可是我没有能抓住人。先生，我在那儿过了一夜又一夜。什么也没有，而这时又有人开始在艾哥镇那边下套子。我为这事气瘦了。可是要抓住这小偷，不可能！人家可以说他预先知道我的行踪，这坏蛋，我的计划！

“可是有这末一天，在洗马里尤的裤子，他过周末的裤子时，我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四十个铜板，他从那儿来的这个！这小子？

“我好好地想了八天，于是我看到他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正是当我回来休息时，是的，先生。

“于是我监视他，可是没有怀疑到这件事。唉，没有疑心到！于是，一天早上，我比他先去睡了，而不久他却悄悄地出门了，我立刻起来跟踪他。先生，说到跟踪，那是没有人能比上我的。

“于是我这下抓住他了，是的，马里尤，他在您的地上下套子，先生，他，我的侄子，我呢，

您的看守人！

“我气愤之极，我于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几乎当场宰了他。唉！是的，我揍了一顿，去他的！我还预告他，当您回到这儿时，还得当您的面再揍一顿，告诫他，由我揍他作为教诫。

“就是这，我难过得瘦了。您知道，当人如此不痛快时是怎么回事。可是您要我怎么办呢？您说？他无父又无母，这孩子，他只有我和他是同血统的，我得照料着他，我绝不能赶走他，是不是？

“可是我对他说清了，要是他再犯，那就完了，完了，再也不怜悯他了。就这样，我做得对吗？老爷。”

“您做得对，卡瓦利埃，您是个好人。”

他站起来：

“多谢，先生。现在我得去找他，得给他告诫，做个例范。”

我知道想要劝住这个老头的打算是无用的，因此让他去按他的方式行事。

我去找到了这小无赖，拉着他的耳朵领来了。

我坐在一张草垫椅子上，面孔板得像个判官。

马里尤看来长大了，比往年更丑，神气恶劣阴险。而他那双大手像是魔鬼的。

他的叔叔把他推到我前面，用军人的语调说：

“向业主请饶。”

这孩子一个字也不说。

于是，从胳膊下面抓住他之后，这个老警察把他从地上举起来，开始猛打他的屁股，打得如此之猛，以致我站了起来去制止殴打。

这孩子现在尖叫：

“求饶！……求饶！……求饶！……我答应……”

卡瓦利埃把他放在地上，在双肩上使劲，强制他跪下来：

“请求宽恕。”他说。

这小无赖低下眼，叽叽咕咕说：

“我请求宽恕。”

于是他的叔叔拉他起来，并给了他一个嘴巴把他打走了，这一下也几乎给了他一个跟头。

他走了，我这晚上没有再看见他。

可是卡瓦利埃显得有些害怕。

他说："这是一个天生的坏家伙。"

而且在整个吃晚饭时间里反复说：

"唉！这真叫我痛心，先生，您不知道多叫我痛心。"

我设法安慰他，可是没有用。

于是我早早睡了，为的我天一亮就要去打猎。

当我吹蜡烛时，我的狗已经在我的床边的地板上睡了。

在半夜里我被波克的狂叫惊醒了。于是我立刻觉察到我的房间里充满了烟，我从床上跳起来，点亮了灯，跑到门口打开了门。一阵烈焰扑进来。房子着火了。我很快地关上厚橡木门扇，穿上了裤子，首先用我的床单卷起来做成一根绳，从窗户里把狗放下去，而后再把我的衣服、我的猎囊和枪扔出去，之后，用同样的方法轮到我逃出去。

于是我尽全力叫道：

"卡瓦利埃！……卡瓦利埃！……卡瓦利埃！"

可是这个看守并叫不醒。他睡起来就是老兵的那样结结实实的。

这时从下边的这些窗户里，我看到整个儿楼下已经是一座炽热的大炉子，并且我看到有人用草填满了四处以助长火焰。

是有人放火。

我发狂地叫起来：

"卡瓦利埃！"

于是我想起了该是烟窒息了他。我得到了一个灵感，在我的枪里装上了两筒散子，对着他的窗满满地开了一枪。

那六块玻璃溅进房间成了粉尘。这回，这老头听见了，张惶地到了窗口，穿着睡衣，简直被他住房前面强烈的火光照得糊里糊涂。

我对他叫道：

"您的房子烧了。从窗户里跳出来。快！快！"

那些火焰突然从楼下的门窗口冒出来，舐着墙，一直伸到他那儿，就要把他封住了。他跳下来，双足落地像只猫一样。

这正是时候。草顶在楼梯上从中裂开了，这楼梯在某种性质上构成了楼下的火的通道，于是一道巨大的红色火花束升到空中，像一根水柱似地扩开来，在草房周围洒下了一阵火星雨。

于是在几秒钟内，它成了一蓬火焰。

受惊了的卡瓦利埃问道：

“这怎么着的呀？”

我回答说：

“有人在厨房里放的火。”

他喃喃说：

“谁能放这火呢？”

而我，一下子猜到了，我说：

“马里尤！”

于是老人懂了。他结结巴巴说：

“啊！耶稣一玛利亚！就是为这他没有回来！”

可是一个可怕的想头一下子从心里穿过。我叫道：

“塞莱斯特呢？塞莱斯特呢？”

他不回答我，他，可是那房子在我们前面塌下来了，已经不过是一堆厚厚的炭火，熊熊发亮触目惊心，成了一堆骇人的篝火。那个可怜的在里面的妇人她自己也应只成了一堆红炭，人的体肤所烧成的炭。

我们连一声叫喊也没有听到。

可是当火烧到相邻的架子时，我立刻想到了我的马，卡瓦利埃跑去解开它。

他刚一打开马厩的门，一个柔软矫捷的身体撞倒了他从他两条腿之间钻过去，使他扑倒地上。这是马里尤，在没命地逃走。

他敏捷地爬了起来，想跑去抓住这个坏蛋，但是他明白绝对办不到了。由于一股不可抑制的愤怒的激动，受制于一种未经思考，出自直觉的刹那间的动作，他突然出人意料、无法阻挡地拿起了我那支扔在他身旁地上的枪，举到肩高，我还来不及作一个动作，他也不知道其中有无子弹，就勾发了一枪。

我为报火警而装进去的散子，有一筒还留在枪筒里，他这一枪满打在逃犯背上，使他扑面倒在地上，浑身流血。

这家伙开始用他的双手和双膝扒土，好像仍要用四只脚跑，像受伤临终的兔子看到猎人走

近时的那种样子。

我扑过去。孩子已在发出临终的喘息。在房屋的火熄灭之前就咽了气，没有说一个字。

一直穿着睡衣赤着腿的卡瓦利埃站在我们旁边发呆不动。

等到村里的人来时，带走了我那个像疯子一样了的看守人。

我在审讯中作为见证人出席，我将事实详细作了申述，一点没有变更．卡瓦利埃无罪获释。可是就在那天他失踪了，离开了这地方。

我从此再没有见过他。

这就是，先生们，我的打猎的故事。

# 柏斯

我的忘年交（有时人们会有比自己年长得多的朋友），大年纪的朋友波耐医生，常邀我到他在里翁的家里住些日子。我对奥弗涅一无所知，于是我决定在 1867 年近仲夏时去看看。

我是乘早晨的列车到达的。在车站月台上首先看到了医生的形象。他穿着一件黑外衣，戴着一顶圆形软毡宽边的黑帽子，帽筒很高，慢慢收小，像一个烟囱模样，这是一顶让人想起烧炭工人的奥弗涅帽子。这种在淡色短上衣下的瘦弱身材，加上白头发大脑袋和穿着打扮，使这位医生有一位老青年的神气。

他以外省人看到久盼的朋友来到时那种明显可见的快活拥抱了我；并且向他周围伸长了手充满自豪感地叫道：“这就是奥弗涅。”我在眼前看到的只是长长的一列山，它们的山峰像是一些截顶锥体，这应当是些过去的火山。

然后，他举起手指，指着站前写的站名说：“里翁，律师的故乡，司法界的骄傲，它应当更恰当地成为医生的故乡。”

我问道：“为什么？”

他笑着回答说：“为什么？将这个名字反过来拼，您就可以得到死亡……①年轻人，瞧，这就是我为什么定居在这个地方。”于是因为他的玩笑话而十分高兴，一面搓着手把我领走了。

①里翁法文为 RIOM，将字母颠倒可得 MORI，MOVRIR，作死亡解。

等到我喝完一杯牛奶咖啡以后就该去拜访老城了。我夸奖药剂师的房子和其它那些出名的房屋，全都是金色的。但是配着它们墙面的石雕漂亮得像小摆设。我赞叹屠夫的保护神塑像，圣女塑像，还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奇遇故事，这个故事我将改日再说。后来这位波耐医生对我说：“现在我请您给我五分钟功夫去看一位病人，而后我再带您到故央堡去，这样在午饭前可指给您看城市的全景和整个儿多姆山脉。您可以在人行道上等我，我只上去一下就下来。”

在_家老的，那种阴沉昏暗、静悄悄关着门的本地旅馆前面，他和我分手了。这一家显得有一种格外凄凉的外貌，而且我立刻就发现了其中原因。二楼所有的大窗都用实心的防风板一直封到了中腰，只有上面一半敞着，好像是为了防止关在这个大石头盒子里的人们朝马

路张望。

当那位医生下楼后，我给他说了我所注意到的情景。他回答说："您没有弄错，那个关在里面的可怜人，永远不能看到外边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女疯子，或者更确切地叫她做女白痴，或者也可叫她做傻子，也就是你们，你们这些诺曼地人叫做痴子的人。

"唉，这是一个凄侧的故事，瞧，同时也是一次特别的病理学病案。您愿意听我给您说说吗？"

我同意了。他接着说道：

看吧。现在已经有 20 年了．这家旅馆的主人一直是我的顾客，他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虽则那个小小的身体发育很好，她的智力却是痴傻的。

她很早就会走路了，但是她拒绝说话。开始时我认为她聋，后来我诊断她的听力很好，但是，她听不懂。强烈的噪声使她颤抖、害怕：她却不了解这些声音的动机。

她长大了。她长得出众但是哑，因智力缺陷而哑。我试着用所有的办法希图给这个脑袋里引进一线思维的微光，却毫无成就。我曾注意到了她认识奶妈，可一经断奶她就不再认识了。"妈妈！"是小孩子学说话时的第一个字，也是战死沙场的士兵喃喃的最后一个字，而她从不会说。她偶然试着结结巴巴、哩哩啦啦，但就此而已。

天气好的时候，她总是笑。还发出一些可以和燕雀呢喃相比较的轻微声音；天下雨的时候，她就用一种凄怆吓人的样子哭泣，发出像狗吠死人时的那种哭声。

她喜欢用小牲畜的样子在草里打滚，像疯了似地奔跑。一早看到太阳照进房间她就鼓掌。当人家打开窗户时，她就拍着手在床上摇晃，要人家马上给她穿衣。

她不想对这些人作任何进一步的分辨，分不清她的母亲和女佣，分不清她的父亲和我，也分不清马夫和厨房大师傅。

我喜欢她如此不幸的父母，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看他们。我也常在他们家吃饭，从而我注意到柏斯（人家给她取的名字是柏斯），好像对菜盘认识并且有所区别取舍。

她这时 12 岁。而她长得像 18 岁的姑娘，个儿比我还大。

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想诱发她的食欲，并且通过这条路在她的心灵里引起细微的变化，用味道的不同和浓淡强弱给她灌输即使不是理性的，也多少是直观的分辨能力。实质上，这已构成一种思维活动。

接着人们应当唤起她的激情，并发现那些健康有益的情绪，使之通过肉体在智力上得到一种类似的反弹。

因此，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放下了两盘食物，一盘是汤，另一盘是很甜的香草奶油。于是我让她轮流从这一盆尝到另一盆。而后我让她选择，她选了那盆奶油。

不用多久，我就使她十分贪馋，贪馋到了好像在她脑袋里只有吃的念头，或毋宁说是吃的欲望。她完全认识了那些菜盆，向她喜欢的伸手，而且贪婪地抢走，要是拿走她的，

她就哭。

我随后设想让她学会听到铃声就到饭厅里来吃饭。这费了些时候，虽然我达到了。在她混沌的理解力里，肯定在声音与味觉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或者称之为两种事物之间的联系，由一种唤起另一种，因此就是一种联锁观念——如果人们可以称呼在两种有机功能间的直观结合的特点为观点的话。

我将我的试验推进得更深远，我教她，那费了多大的劲！教她在钟的字盘上认识吃饭的时间。

经过很长时间以后，看来我不可能使她注意到那些指针，可是我达到了使她注意敲钟。用的办法很简单！我取消了那个铃，当那个小铜锤报午时，所有的人都起来去吃饭。

我也白费了些力气，例如教她学着数锤击鼓。每次她听到钟报时的时候，她就冲向门口，但是终于慢慢地她使自己知道了不是所有的钟声都对吃饭有同样的意义；而她的视线在她的听觉引导下常常定在钟面上。

注意到了这点，我每天中午和 6 点时，去将我的手指放到 12 点和 6 点上，同时这就到了她正在等待的时刻。于是我很快就看到她小心地跟着那些小铜针的步伐，我常常当她在那儿的时候去转动它们。

她懂了！我应更恰当地说她察觉到了。我达到了给她输进知识，或者更恰切地说，对时间的知觉，就像有些人喂鲤鱼那样，每天在完全同样的时候给它们进食，虽然它们没有摆钟可以作为方法。

一旦取得了这个结果，在这座房子里所有的钟表设备都以特殊的形式取得了她的注意。她以看它们、听它们、等待这些时刻来消磨时间。还出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她发现了一只悬在她床头的路易十六式挂钟打点乱了。她等了 20 分钟，眼神定在指针上，等着打 10 点钟。可是当指针走过了这个数字时，她由于什么也不曾听见而惊呆了。她坐在那儿如此吃惊，无疑所受到的震惊类似于我们面对大灾大难时的震惊。而且她有不同寻常的耐性，能在那小小的机器前面呆着，为的是看到它走到 11 点时会怎样。当然她仍然什么也没有听见，于是也许是为一种动物受骗时的愤怒所驱使，也可能是由于暴躁的动物遇到了障碍，愤怒急躁的情绪驱使她攫住了壁炉上的钎子，她用如此巨大的力气去打那个挂钟，以致顷刻之间把它打成了碎片。

因此她的头脑确实是以一种晦涩的方式，在十分局限的范围作用思考的，因为我没有能使她分辨人物有如分辨时间，为了使她获得一种智力活动，应当按激情这个字的实质意义去召唤起她的激情。

我们很快就有了另一个证明，唉！真可怕。

她长得出众，属于那种令人叹赏而愚蠢的维纳斯，这真是这个种族的典型。

她这时大约 16 岁，我很少见到过如此完善的体型，如此柔润而轮廓又如此端正。我说过她是个维纳斯，是的，一个维纳斯，金发，丰腴有力，大大的清亮空虚的双眼，蓝得像亚麻花，嘴唇圆圆的，一张贪馋淫欲的大嘴，一张用以亲吻的嘴。

然而，有天早晨她的父亲脸色特别地到我家里来了，刚一坐下，还来不及回答我的问好他

就说：

“我给您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人家是不是……是不是能娶柏斯？”

我骇了一跳，我嚷道：“娶柏斯？那不可能！”

他接着说：“是……我知道……可是想想……医生……这是……也许……我们希望过……要是她有了孩子……这对她是个大震动……一个大欢乐……谁知道会不会使她的心灵在母爱中惊醒？……”

我变得十分矛盾。这是正确的，这样的新鲜事有可能引起一场变革，在这个呆滞的头脑里引起一场天翻地覆而使它呆滞的思维机制运行起来。这种令人钦佩的母亲本能在妇女心中也和在牲口心中一样在悸动，它能使得母鸡为了保护她的小鸡而朝着前面的狗嘴扑过去。

我立刻想起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若干年以前我曾有一只小母猎狗，也笨得使我什么也得不到。而在它得了小狗时，一夜之间变得虽不算聪明但差不多相当于许多未经训练的狗。

我刚谈完了这个可能时，我心中嫁柏斯的愿望增大了。出于科学的好奇心的成分大于对她的友谊和对她可怜父母亲的友谊。会有什么结果呢？这可真是一个独特的问题。

我因此回答这个父亲说：

“您可能有道理……人们可以试试……试试……但是您永不会找到一个男人同意这件事。”

他略压低点声音说：

“我有一个人。”

我惊呆了。结结巴巴地说：“有人求婚？那个人是属于……您那个社会阶层的？”

他回答道：“是的，正是。”

“啊！那末……我能问问您他的名字吗？”

“我来就是为的告诉您并和您商量。是波艾司·德·吕塞勒的加士东先生！”

我差点儿叫出来：“这个坏蛋！”可是我没有响，于是沉默了一会，我说了：

“行，很好。我看不到有什么不妥当。”

这个可怜的人，拉住了我的双手，他说：“我们下个月让他们结婚。”

波艾司·德·吕塞勒的加士东先生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无赖，吃完了父亲的遗产，千方百计巧妙地借了一些债，又找一些新方子不加选择地骗取钱财。

他这又找到了这一位。

其它方面说来，他是一个漂亮的单身汉，身体健康，但是专门寻欢作乐，属于地方上令人憎恶的酒色之徒。以我看来，可以认为这对我们是个合格的丈夫，此后用一笔年金就可以解脱

麻烦。

他跑到这家去献殷勤，并且在那人漂亮的白痴姑娘前面炫耀自己。此外她好像也真使他喜欢。他送来了花，吻她的手，坐在她的脚边并且用双眼温柔地看着她；但是她对他的小心毫无触动，对他同对她周围的其他人毫无轩轾。

婚礼举行了。

您知道是哪一点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的。

第二天我去看帕斯，为的是从外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震撼了她。可是我发现她好像和所有的日子一样，只忙于时钟和吃饭。他呢，正相反，好像很倾心而且设法用些人家用来逗小猫的小玩意和挑逗动作来刺激他妻子的欢乐和感情。

他一点也没有取得进展。

我于是开始经常拜访新夫妇，于是我很快看到那个年轻妇人认识了她的丈夫，并且向他投去贪婪的眼光，这眼光迄今为止是只用于看那些甜食的。

她追随着他的活动，辨别得出他在楼梯上或邻室的脚步。当他进来时，她鼓掌，并在她焕发的脸上闪烁着一种深深的幸福和情欲的光焰。

她以全部身心，以她可怜的羸弱的灵魂，她整个儿的心，以她那可怜的动物智力的心爱着他。

这真是一幅纯朴奇妙的、关于单纯性欲的：腼腆而肉感的情欲的画像；是那种自然赋与众生，而且尚未遭受人类用各种调子的感情掺杂扭曲的情欲的画像。

可是他很快就倦于这个情炽如火而暗哑的美丽生命。他白天只在她身边过几小时，感到夜晚给她就已经足够了。

于是她开始受罪了。

从朝到晚，她等着他，眼神固定在摆钟上，不再专心于吃饭，因为他总是在外边吃，在克莱蒙，在古央堡，在罗亚特，不论哪里只要能不回来。

所有其它的想头，其它的欲望，其它的期待，所有其它含混不清的愿望都从她心灵中消失了。而那些她完全看不见的他踪影的时刻成了对她的极端酷刑。很快，他外宿了。他在罗亚特的娱乐场和女人们过夜，直到曙光初起的时分才回。

在他回来之前她拒绝上床。她一动不动地呆在一张椅子里，双眼无穷无尽地盯住那些走动的小铜指针，看它们绕着写了时辰的钟面，按着有规律的节奏缓缓移动。

她听到了远处他的马蹄小跑声，于是一蹦站起来，而后当他进来的时候，她用幽灵般的姿势抬起手指指向摆钟，仿佛对他说："瞧，多晚了！"于是他在这个钟情妒忌的白痴面前感到害怕；像那些无教养的人那样发火。有天晚上他竟打了她。

人家去找我。她号叫着打自己，陷在了可怕的痛苦、忿怒的激情之中。我知道什么呢？又

怎能猜到在这个发育不全的头脑正经历着什么呢？

我注射了吗啡使她安静下来。于是我禁止她再看到这个人，因为我懂得这场婚姻必然导致她的死亡。

于是她成了疯子！是的，亲爱的，这个白痴成了疯子。现在她总是想他。她日日夜夜，醒时梦里时时刻刻地等着他。因为我看到她消瘦下去，而她的视线固执地从不离开那些钟的表面。我让人拆除了这房子里的一切时计。这样我清除了她计算时间的可能，以免她在模糊暗淡的记忆中无止境地去寻找他过去在何时回来。我希望时间能消除她的记忆，熄灭我曾费了大劲才点燃的思维的星星之火。

于是我在某一天又作了一个试验。将我的表交给她。她接过去观察了一阵，而后她以一种骇人的样子叫起来，好像看见了这小小的仪表竟猝然地惊醒了正开始沉睡的记忆。

她现在瘦了，瘦得可怜。双眼洼了下去，却灼灼发光。她不停地走来走去，好像笼子里的动物。

我将窗户上了栅栏，加上高高的防风板，把座椅固定在地板上，以防她朝路上看他是否回来！

唉！可怜的父母！他们要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到了山岗上，那个医生转过身来对我说：“从这儿看看里翁。”

这个阴暗的城市是一副老城市的面貌。在后面视线消失的地方展开了一片绿色。树木葱葱，人口市集兴盛，沉浸在天边令人向往的靡靡的蓝色水气里。在我的右边，远远的大山延伸出去是一系列圆圆的或者像被人反手一剑削断了的山峰。

这位医生开始历数那些地方和山峰，给我一个又一个地讲它们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听他说话。我只想着那个疯子。我只看见她。她好像一个凄恻的灵魂在这整个儿广阔的地域上翱翔。

于是我突然问道：

“他变成怎样了，那个丈夫？”

我的朋友有点儿吃惊，犹豫了一下之后回答道：“他拿着人家给他的年金在罗亚特过活。他有好运，过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于是我们小步儿走回来，两个人都哀愁无言。一辆由一匹纯种马拉着的英国马车大步从我们后面过来。医生拉住我的胳膊说：

“这是他。”

我只看到一顶灰色毡帽斜压在两个宽肩上的一只耳朵上，在一阵尘土飞扬中疾驶而去。

# 狂人日记

5 月 8 日

何等美好的日子！我整个儿早晨都躺在屋前的草地上，躺在整个儿覆盖着它的、荫蔽着它的高大悬铃木树下。

我爱这片地方，我在这儿生活，因为我爱我的根源，深远微妙的“根”，它们将一个人系住在他的祖先生于斯，死于斯的土地上；它们将他系之于他之所思、他之所食和所用上，同样也系之于所说地方词汇、所发之音上，系之于土壤、村庄的气息及至空气本身上。

我爱我从中长大的老屋。从我的窗户里，我可以看到流过的塞纳河，它在大路的后边沿着我的圃，几乎就在我的家中流过，它从鲁昂流向勒哈佛，河面上百舸争流。

河的那边，靠左是鲁昂。那是一座有许多蓝色屋顶的大城市，在尖尖的白杨树下，有许多哥特式的钟楼。这座城市里的钟楼数不清，有的细长，有的宽阔，它们都匍匐在教堂的生铁塔尖之下。清晨蓝色的大气里，千钟齐鸣；它们柔和而遥远的金属嗡嗡之声一直传到了我这里，轻风给我传来的青铜之歌，时而高昂，时而低沉，决定于这个城市那时是在苏醒或者还在朦胧之中。

今天早晨何等晴朗啊！

将近 11 点钟的时候，一只像苍蝇那样大的拖轮曳着一队船在我的栏杆前面航过，拖轮吃力地拉着走，吐着浓浓的烟。

跟在两条红色的英国双桅船后是一个纯白的、纯洁可爱、发亮的巴西三桅船。我向它招呼，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船让我看了就特别高兴。

5 月 12 日

几天以来我就有一点儿发烧。我不舒服，或者说我觉得惆怅。

是受了哪里来的这种神秘影响，它使我们的幸福感转成为意志消沉，将信心转成绝望？有人说这是气，气之中充满了不可知的能，它使我们容忍神秘的周遭环境。我满心欢喜地醒来，胸中只想歌唱。——为什么？——我沿着河边走下去，可是在作了短短的散步以后，我却心情沉重地回来——是不是一丝寒栗掠过我的皮肤时，扰乱了我的神经并使我心情沮丧？是不是云朵的形状，日光的色调，万物的颜色在我眼前如此变化万千，致使我心中忧郁？你知道吗？我们周围的一切，所有我们不视而见、不知而遇、不摸而触、不辨而悟的一切，都对我们，对我们的五官，从而对我们的观念、内心有迅速的、令人惊异的无法解释的影响？

“不可见”这个秘密何等奥秘！我们没有法子用我们可怜的感官去探测它；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太小的，也看不了太大的，看不见太远的，也看不了太近的，既看不见一个星星上的居民，也看不见一滴水中的居民……并不能靠糊弄我们的耳朵，因为它们将空气中的振动转换成嘹亮的音符传给我们……是仙女们创造了将这种运动变成声音的奥秘，再用这种变种产生了音乐，它使自然无声的激荡歌唱……若想靠我们的嗅觉，它却还赶不上一条狗的……至于我们的嗅觉，它几乎连酒的年龄也分辨不出！

唉！假使我们有别的器官能帮我们完成其它的奇迹，那我们又将在我们的周围发现多少事

物！

15 月 16 日

我病了，毫无疑问！而上个月我的身体那么好！我发烧，一种高烧，更确切地说一种发烧虚弱，它使我的精神和身体同时受煎熬。我不断地感觉到一种危险的威胁，一种不幸正临或者死亡将近的恐惧，这种预感无疑是一种正萌生于血与肉之中而尚未认识的病毒感染。5 月 18 日

我将去找我的医生商量，因为我失眠。他发现我脉搏加快，眼睛张大，神经振动，但没有任何令人紧张的病征。我应当接受淋浴并服用溴化钾。

5 月 25 日

毫无变化！我的状况，确实奇怪。随着黄昏临近，我就有一种不能理解的恐惧袭击，好像夜色里隐藏了一种可怕的威胁。我晚饭吃得很快，而后试着读书，可是我难于理解那些字，我分不清那些字母。于是我在客厅里来回横竖地走，受着一种含混而不可抗御的恐惧的压力，对睡眠对床的恐惧。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刚一进去，我就重锁了门，推上了门栓，我害怕……怕什么？直到现在为止我什么也没有可害怕的……我打开柜子，观察我的床下面，我听……我听……什么……这不是奇怪吗？一种简单的不舒服，也许是血液循环有点儿麻烦，神经系统有点儿捣乱，消化系统有点儿不良，在我们功能十分精细而不完善的生理系统中有一点儿很小的麻烦，却就能使一个最快活的人变成忧郁的人，一个最勇敢的人成为胆小鬼。后来，我躺下了，我等待睡眠的来临就像等待刽子手，我抱着恐惧的心情等待它的来临；我心惊肉颤，我整个儿身体在毡毯的温暖之中战栗，一直到我像个自溺的人跳进一塘死水的深渊那样，忽然堕入了睡眠。我不知道它将到来，这个背信弃义的睡眠，它躲在我附近，窥测我，和往常一样它将从脑袋上抓住我，阖上我的眼睛，使我疲惫不堪。

我睡着了——很久——两三个小时——于是做梦——不，是场梦魇。我很清楚自己是躺着的而且睡着了的……我感到了它而且看到了它……我还感到有谁走近了我，瞧我，摸我，爬上了我的床，跪到了我的胸膛上，双手抓住了我的脖子往紧里扼……扼得紧紧的……使尽了它全身之力要勒死我。

我呢，我挣扎，却被残忍的力量拘束住了，它使我在梦中瘫痪无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我想动弹，可是动不了；我用了极大的力想试试，一边喘着，一边使劲翻身，想将这个压住我的生物甩开——而我不行！

于是突然间我醒了，惊惶不安，一身是汗。我点起了蜡烛。我是孑然一人。

经过这每夜如此重复一次的危机之后，结果我又安然入睡直到天明。

6 月 2 日

我的情况变得益发严重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溴盐毫无效果，淋浴也毫无效果。有时为了要使我身体疲倦，即使已经很乏了，我们还到鲁玛森林里去走一圈。开始我相信清新柔和的新鲜空气和空气中的草香会给我血管里注入新鲜血液，给心房以新鲜力量。我选定了一条狩猪的大道，而后转进布衣森林。经过了一条小径，它两旁树木参天，这些树在太空和我之间支

起了一座绿色的，几乎发黑的厚厚顶篷。

一阵战栗忽然控制了我，不是寒噤，而是一阵奇怪的痛苦的战栗。

我加快了步伐，因为孤单单地在这个林子里而不安，愚蠢地由于深沉的寂静而无端害怕。忽然之间，我觉得好像有人在尾随我，有谁紧跟着我，很近，要伤害我。

我突然转过身来，只我孑然一人，我后面只看到一条直条条的宽敞小道，空荡荡的，高高的，空荡荡得怕人；而另一头也一样，延伸到无尽的视野之外，令人觉得森然。

我闭了两眼，为什么？接着我立在一只脚跟上，很快地转起来，像一只陀螺那样。我几乎拧倒了；我张开了两眼，树在跳舞，地在飘浮；我该坐下来。后来，唉！已经弄不清楚我是从哪边来的！怪诞的念头！奇怪！奇怪的想法！我什么都不清楚。我往我的右侧走，于是我回到了那曾引我走过森林中央的大道。

6 月 3 日

晚上叫人害怕。我将离开几个星期。无疑一次小旅行会使我正常。

7 月 2 日

我回来了。我痊愈了。我还作了一次令人神往的游览。我访问了从未去过的圣本歇尔山。

对于在日暮时到达阿夫朗谢的人，例如我，真是何等的景色迷人！人家领我到了城端部的花园。我不禁惊叫。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望无际的海湾，它在夹峙的两岸之间，消失于海雾里；而在这浩瀚的黄色海湾里，在金色的天穹之下和片片沙滩之中，耸立起了一座尖顶的奇山。太阳方逝，在霞光依然耀眼的天际上，勾画出了这座在峰巅上竖着一座幻景般的遗迹的怪诞峭壁。

黎明时分，我朝它走过去。海潮退下去了，和昨天晚上一样，我注视着那随着我的走近而愈益令人惊叹的修道院。走了几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托着那座大教堂所俯视的小城的巨大礁石跟前。攀登过了那条陡窄的路之后，我走进了世上最令人羡叹的，为上帝建造的哥特式建筑的家。它宽大得像一座城，满是压在拱顶下的低低的大厅和用苗条的柱子支撑起来的高廊。我走进了这个花岗石做成的巨大的、却又细致得像条花边的珍品；到处都是塔，可以由盘旋楼梯上去的秀长钟楼，它们向那白天是蓝色、晚上是黑色的天空里，伸出了那些竖着异草奇禽、妖魔怪兽的奇怪塔尖，相互用精工细作的拱联了起来。

当我登上了峰顶时，我对陪着我的修士说：“神父，你们在这儿多么幸福。”

他回答道：“这儿风很大，先生。”于是我们用手势交谈，一边看着大海涨潮，潮水在沙滩上奔驰，在滩上覆上了一层钢色的护甲。

于是这个修士给我叙述了一些史实，所有这个地方多年前的往事，传说；都是传说。

其中有一个给我感触最深。当地人，山上的人认为到了晚上人们能听见沙子交谈，而后又会听见两只山羊叫，一只声音大，一只声音小。那些不信的人肯定这是海鸟的叫声，它有时像羊叫，有时又像人叹息；但是晚归的渔人发誓在那远离人世的小城周围的两处水塘之间的沙丘上，有一个总是用大衣蒙住头的老牧人，没有人看到过他的脑袋，他在他们前面走着的时候，领着一只男人面孔的公山羊和一只女人面孔的母山羊，这两只羊都有着长长的头发，相互不停

地谈话，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争吵，而后突然停下来，用全身的力量作羊叫。

我问修士道：“您相信吗？”

他喃喃说：“我不知道。”

我又说：“假使在地球上有我们以外的其他人类，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为何您会没有看见，您？为何我，我会看不见呢？”

他回答道：“难道我们看到了世上存在的十万分之一吗？瞧，风来了，风是自然界最大的威力，它吹倒了人，它推倒了房屋建筑，连根拔起了树，使海水涌浪成山，摧损着峭壁；.将大船抛上礁石；这风，它杀戮、它呼啸、它呻吟、它怒吼一一您见过它吗？您能看见它吗？然而它存在。”

在这单纯的推理前面，我缄口了。这个人是个智者或者是个愚人。我不能确切地予以判定，从而我沉默了。我常常想起这些话，他在那儿说的这些。

7 月 3 日

我睡得不好。在这个地方肯定有引起发烧的因素，因为我的车夫也患了和我相同的毛病。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注意到他脸色苍白得出奇。我问他道：“你怎么啦，让？”

“我得的毛病是没有法子睡着，先生。这些晚上耗尽了我白天的精力。自从先生出门以来，这就像什么厄运似地钉住了我。”

虽然现在别的仆人还很好，可是我怕，我怕又犯。

7 月 4 日

肯定我又犯病了。我过去的恶梦又回来了。这一晚上，我觉得有谁蹲在了我身上，它的嘴压在我嘴上，从我唇间吸走了我的生命。就是，他从我的胸膛里吸走了它，就像一个吸血鬼干的那样。后来，它在吸饱了之后爬起来，于是我，我就醒了。而且这么衰竭，沮丧，伤口犹在，因此我无法动弹。要再这样过上几天，我肯定还得出走。

7 月 5 日

是我丧失了理智吗？发生的事，昨夜发生的事这么奇怪，以致我一想起来都晕头转向。

按着我近日每晚的做法，我用钥匙锁上了门。后来渴了，我喝了半杯水，偶然间我注意到长颈瓶一直满到了玻璃瓶塞。

我跟着睡下了，于是我又陷进了一个可怖的睡梦中。经过了约两小时之后，我却因更可怕的冲击从梦中解脱。

您没想象过一个睡着了的人被人刺伤了，他醒过来时发现胸前插了一把刀的情景吧。他的喉咙里格格响，满身都是血，没有法子再呼吸了，他快死了，而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种情况。

当我最后恢复了理智的时候，我又渴了；我点起了蜡烛，走到了我原来放长颈瓶的桌子旁

边。当我举起它向我的杯子里倒时，却什么也不流出来——它是空的！它完完全全空了！开始我对这一点也不明白；后来突然一下子我感到可怕地心慌意乱，只能坐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瘫倒在椅子里！后来，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为的看看我的周围！而后我又重行坐下来，对着透明的玻璃塞子，惊惶得要命！我定睛细细看它，想法设法猜出来。我的两只手发抖！是有人喝过这水了吗？可能是我吧？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可能！那末我是梦游了。我在不自知之中过着神秘的双重生活，这真叫人疑惑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着两个身体，或者有一个未知的，不可见的外体。它当我们自己的灵魂麻痹时活跃，我们被它所俘的肉体就听从于这一外体，和听从我们一样，甚至比听从我们还要好。

唉！谁能理解我所焦虑的、糟糕透了的事？谁会理解一个精神健康，十分清醒完全理智的人；这个人现正惊惶地透过长颈瓶的玻璃，看着在他睡着时失踪了的水！然而我就是这样呆着直到天光，不敢重新上床。

7 月 6 日

我疯了。这天晚上又有人喝干了我那整瓶子的水——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喝了这些水！

可是，是我吗？是我吗？这该说是谁？谁？啊！我的天！我疯了！谁能救救我？7 月 10 日

我刚才做过了一个惊人的证明！

肯定地我是疯了！可是！

我 7 月 6 日睡觉以前，在桌子上放了酒、牛奶、水、面包和草莓。

有人喝了一一我喝了一一全部水和少许牛奶，没人动过酒，也没有动过面包和草莓。

我 7 月 7 日重做了同样的试验，结果一样。

7 月 8 日，我取消了水和牛奶。什么也没有人动过。

7 月 9 日

我最后在桌子上只放了水和牛奶，但是小心用白薄洋纱布餐巾包好了长颈瓶，扎紧了瓶塞。然后，我用石墨抹了我的嘴蜃、胡须和双手，于是我睡了。

无法抵御的瞌睡抓住了我，跟着就难受之极地醒了过来。我一点没有动，我的毯子没有一点污迹。我奔到了桌子那儿，包瓶子的餐巾仍然洁白无瑕。我解开了绳子，吓怕得心悸，水全喝完了！牛奶全喝完了！唉，天哪！

我将马上动身到巴黎去。

7 月 12 日

在巴黎了。最近那些日子我真迷迷糊糊！我恐怕成了我神经质幻想的玩具，除非我是真正梦游或者受了经确证存在但还没有解释而被称为暗示的某种影响。但在任何情况下，我的失常都可归之为濒于精神错乱。然而到了巴黎呆了 24 小时就足以使我重归正常。

昨天经过几番奔走和拜访，由此给我输进了新鲜的，使人振奋的气息之后，我到法兰西剧

院去结束我的夜晚。在那儿演出的是小仲马的一个剧本，轻快有力的精神状态使我痊愈。孤寂对正在工作的知识分子肯定是有危险的，对我们来说，需要有人在我们的周围思索、谈话。当我们长期孤独时，我们就在空荡荡的周围布下了幻象。

我从林荫道上高高兴兴回到旅馆里。在人丛里挤挤攘攘的时候，我不无讥嘲地想起了我的恐惧，另外那些我的臆想应是因为我曾以为，是的，我曾以为在我的房子里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本体存在。我们的脑袋何等脆弱，一旦遇到一些小小的不可理解的事时，就惊惶，很快就心神错乱！

我们不用这种简单的词语作结论，说是"原因不明，我无法理解"，而却立刻就想到令人惊惶的神秘和超自然力。

7 月 14 日

共和国国庆日。我在路上散步。虽然遵照政府的命令在指定的日子里欢乐是件很傻的事，但是彩旗招展和炮仗声音仍使我像孩子一样高兴。人民是一群傻瓜，有时愚蠢而听话，有时又凶猛起来造反，人家对他说："你去玩。"他就去玩。人家对他说："你去和邻国作战。"他就去打仗。人家对他说："你选皇帝。"他就选皇帝。接着人家对他说："你选共和国。"他又去选共和国了。

领导他们的那些人也是些傻子，但他们不是服从于人而是服从于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也无非是些傻话、废话和荒唐话。原则就是靠这些建立的，就是说这是些被看成了一成不变的观念，然而这个世界上人类对什么也没有把握；光明固然是一种幻象，喧声也只是一种幻象。7 月 16 日

我昨天晚上看到了一些使我十分纳闷的事。

我到表姊妹萨布莱夫人家吃饭，他的丈夫是位在利摩日的第 76 轻骑兵的指挥官。在她的家里我见到了两个年轻女人，其中一个嫁给了医生伯朗大夫。这位医生正忙于研究精神病和现时催眠术和暗示术引起的一些特殊表现。

他给我们说了很久那些由英国的博学之士和南锡学院医生们所取得的奇妙结果。他提供给我的那些事如此荒诞，以致我声称完全不能相信。他肯定地说：

"我们正面临发现自然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的时机。我意思是说这个地球上那些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因为在另外那些星球上无疑有别的重要秘密，自从人类有思维以来，自从会说、会写出他的思维以来，便遇到了一种人类的粗糙而不完整的感官无法透彻体会的神秘现象，他力图以智慧和努力来弥补他器官的力所不及之处。在这种智慧还处于粗浅阶段之时，对这些不可见现象的萦念采取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平庸态度，从而产生了庸俗的超自然信仰、有关游神、仙女、守护神、亡魂的传说，我还要加上关于上帝的传说，因为我们所产生的某些宗教概念，我们的劳工——创造者的概念，都是人类吓坏了的脑袋里最平庸、最愚蠢、最不该接受的产品。伏尔泰的这句话是最实在不过的了，他说：'上帝按他的面貌造了人，可是人类也回报得很够意思。'

"可是自从一个世纪再略多一点儿以来，好像重新预感到了什么。梅司美①及若干别的人将我们引上了一条从未开辟过的道路。尤其这四五年以来，我们确有所得，有些惊人的结果。"

①梅司美（1734-1815），德国医生生物磁场理论的创始人，曾行医于巴黎。曾表演催眠术

及暗示术。

我的表姐也很不信，微微一笑。那位帕朗医生对她说：“您愿意我试试让您入睡吗？夫人。”

“啊，我很愿意。”

她坐到了一张靠椅里。他开始定睛盯着她，使她入迷。我呢，我忽然感到一点儿不安，心跳，颈脖发僵。我瞧见萨布莱夫人双眼沉重了，她的嘴开始痉挛，胸部呼吸急促。

10 分钟后她入睡了。那位医生对我说道：

“您坐到她后面去。”

我坐到了她背面。他递给她一张名片，并且对她说道：“这是一面镜子，您在里面看见了什么呢？”

她回答道：

“我看见了表弟。”

“他干吗？”

“他在拧胡子。”

“现在呢？”

“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照片。”

“是什么照片？”

“他的。”

这是真的！而这张照片是这晚上我登记旅馆时才收到的。

“他在这张照片上是什么样子？”

“他手上拿了帽子站着。”

因此她在这张名片上，在这张白纸片上看到了这照片，就像她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似的。

那两个年轻的女人吓坏了，说道：“够了！够了！”

可是这位医生吩咐道：“您明天早晨将在 8 点钟起来：而后您到您表弟的旅馆里找到他，您将求他借给您五千法郎，这是您丈夫向您要求的，而且在他下次旅行时会找您归还。”

而后他叫醒了她。

回到旅馆的时候，我想起这场奇怪的表演，许多疑点搅扰我，但一点不涉及这事的绝对性，一点不涉及对我表姐无可怀疑的真诚，从童年起我就了解她，和对我姐妹一样；但怀疑这个医

生可能搞了个骗局。他会不会在他的名片里藏着一面镜子，在显示名片的同时，指给被摧眠入睡的女人看了？职业魔术家干的比这还要稀奇。

我于是回来睡了。

可是这天早晨将近八点半钟，我被贴身男佣人叫醒了，他对我说：

“萨帕莱太太要求立即见您，先生。”

我匆匆穿上了衣服去接待她。

她很不安心地坐下来，垂着双眼，连面纱也没有拾起来就对我说：

“好表弟，我要请您帮个大忙。”

“什么事，表姐？”

“给您提这件事真叫我不好意思，可是还是得说。我需要钱，真的需要钱，缺五千法郎。”

“真逗，您吗？”

“是的，我，或更确切地说是我的丈夫，他要我负责设法筹到。”

我简直太吃惊了，以致答话也结结巴巴的。我问自己：她是不是和帕朗医生合伙来愚弄我？是不是一场事先安排好了的狡计而且演得很好。

可是仔细看了她之后，我的一切怀疑都消失了。她急得发抖，这样一次出访对她是十分痛苦的，而且我体会到她心中噎满了苦水。

我知道她很富，回答说道：

“怎么？您丈夫缺五千法郎调拨！我们瞧瞧，您想想吧，您真相信他曾要您来找我要这些钱？”

她迟疑了几秒钟，仿佛她在极力搜寻记忆，而后她回答：

“是……是……我对此肯定。”

“他给您写信了吗？”

她疑迟了一阵还在思索。我猜她正在苦苦搜索枯肠。她不知道，她知道的只是她该为她丈夫借到五千法郎。因此她敢胡说道：

“是的，他写了。”

“那末是什么时候的事？您昨天一点没有给我说起过。”

“我是今天早晨接到了他的信。”

“您能拿出来吗？”

“不……不……不……它里面有些私事……很隐秘的事……我把它烧了。”

“那末，是您丈夫欠了帐。”

她又犹豫了一阵，而后低声说：

“我不知道。”

我断然声称：

“那末我现在没有法子安排五千法郎，好表姐。”

她痛苦地喊了一声，说道：

“唉！唉！求求您，我求您：找到这笔钱。”

她心情激动，握着双手像在求我！我听出来她的嗓音变了，她又哭又抽泣；遭到她所受的无法抗拒的指令的纠缠控制。

“唉！唉！我求您这件事……要是您知道我多痛苦……我今天就需要它。”

我可怜她了：

“您马上就可以拿到，我给您保证。”

她叫了起来：

“啊！谢谢！谢谢！您真好。”

我回答道：“您还记得昨晚在您家里的事吗？”

“是。”

“您记得帕朗医生曾催眠您吗？”

“是。”

“好了！他曾叫您今天早晨来我这儿借五千法郎，您此刻就是在遵照这个指示办事。”

她回忆思索了几分钟之后回答道：

“但这是我丈夫要求的。”

我花了一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但我没能达到这一点。

等到她一走，我跑到了医生家里。他刚要出去；他一边听着一边笑。而后他说：

“您现在信了吗？”

“是的，可真灵。”

“走吧，上您那位亲戚家去。”

她早已在一张长榻上假寐，又疲乏又困。这位医生把了把脉，看了她一会，将一只手抬到她的眼睛前面，她的那双眼睛在这种无法抵御的作用下慢慢地闭上了。

等到她睡着了的时候，他说：

“您的丈夫不再需要五千法郎了！您即将忘记您曾求过您的表弟借给您这笔钱。而且要是他向您谈起这件事，您会不懂。”

而后他叫醒了她。我从衣兜里抽出了一个纸夹子说：

“这儿，亲爱的表姐，这是您今天早晨找我要的。”

她这样吃惊，使我不敢坚持说下去。我试图唤醒她的记忆，可是她使劲否认，认为我在嘲弄她，而且最终快要生气了。

唉！我刚刚回家，而我却吃不下中饭。这试验把我弄垮了。

7 月 19 日

很多人在我给他们说这次遭遇时嘲笑我。我只有沉思一途。哲人说：“或许有之？”7 月 21 日

我在布其瓦吃的饭，而后到划艇人舞会上去消磨黄昏。肯定地，一切决定于地点及阶层。在噪蛙岛上相信超自然将是愚蠢之极……可是在圣·米契尔山上呢？在印度人之间呢？我们严重地受我们周遭的影响。下星期我将回到家里去。

7 月 30 日

昨天我已经回到了家里，一切顺遂。

8 月 2 日

仍然无事。天气极佳。我注视着塞纳河的流逝度日。

8 月 4 日

佣人们之间争吵不休。他们声称夜里有人打碎了柜里的玻璃杯。管房间的怪女厨子，女厨子怪洗衣女工，而她又怪另外两个。谁是这个闯祸的呢？最终谁来判定呢？

8 月 6 日

这次我没有疯。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不能再怀疑了！我

看见了！我仍然一直冷到了手指尖，我仍然害怕得透入骨髓……我看见了……

两点钟的时候，我迎着灿烂的阳光，在月季花坛间散步……在开始开花的秋季玫瑰小道上散步。

当我停下来细看有三朵出色花朵的战争巨人玫瑰时，我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就在我的身旁的花梗中有一枝折断了，就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拧了它。而后花梗弯了，仿佛这只手又采了它似的！随后那朵花升上去，顺着一条曲线，像有只胳膊将它举到嘴边似地升高上去，并且孤零零地悬在透明的空气里不动。一点鲜艳的红色离我的眼睛约有三步远。

我激动地扑过去想抓住它！我什么也没有抓到，它不见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生气，因为一个理智而严肃的男人怎能允许有这种幻觉呢？

可这真是一个幻觉吗？我回过头去找那枝花梗，我立刻就在小灌木上找到了，刚才折下来的那朵仍然留在枝上的另外两朵之间。

于是我丧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因为现在我肯定了，正如昼夜交替的必然一样，在我附近有一个不可见的本体存在，它以牛奶和水为营养。它可以触摸物体，可以拿它们，可以移动它们的位置，因此是被赋予了物质特性的，虽然我们的感官觉察不到，而且它和我一样居在我的屋顶之下。

8 月 7 日

我睡得很安静。它从我的长颈瓶里喝了水，但一点没有干扰我的睡眠。

我自问是不是疯了。当我有时在烈日之下沿着河边散步的时候，对我自己的理智发生了一些疑问。一点也不是此前我有过的那些隐约不清的疑问，而是明确的无可疑义的疑问。我见过一些疯子，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人除了某一个方面之外对生活中一切其它方面仍然聪明明智有见识。他们谈起一切来都明晰、灵活和深刻，而当思路忽然触及他们疯病的障碍点时，就一下子粉碎了，星散了，沉陷在恐怖和愤怒的汪洋大海中，而且波涛汹涌，海雾迷离，狂风怒号，人称之为精神错乱。

毫无疑义，如果我不是自觉的，如果我不完全清楚我的状况，如果我不以完全明智的态度对这些予以探测分析，我会以为我疯了，完全疯了。因此总的说来，对我这只是由推理产生的幻觉。一种未知的烦恼产生于自我头脑之中，这是现代生理学家试图评定并设法确定的障碍之一；这种障碍，将按我的观念的序列和逻辑在我的精神上构成一道深刻的裂罅。在梦中可以体验到类似的现象，在这种梦中我们可以毫不奇怪地经历一些最不合情理的幻想，这是因为稽核器官和控制意识都睡着了，而幻想机能还醒着并且正在工作。难道我的身体里的脑海键门不可捉摸的触点之一不可能出现麻痹吗？有些人在一次事故之后丧失了对姓名、对动词、对数字或仅对日期的记忆。大脑中所有的思维能力的区域位置现在都已经证实了，因此我的控制某些非现实幻觉的功能在当前出现一些麻痹，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顺着河边走时，我一直想着这件事。阳光照耀着河面，使得大地美妙怡人，使我的眼光里充满了对生命、对燕子、对小草的喜爱，看双双燕子轻捷掠过是我双眼的享受，岸边小草们的呢喃是我的双耳的幸福。

然而渐渐地，一阵无法解释的不安侵袭了我。一种力量，对我说来仿佛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使我麻痹，使我伫立，阻止我走远，在后面向我召唤。我体会到了有什么在催促您，需要您回

去时的那种烦恼，那种您预见到您留在寓所里的亲爱的病人病势加重，需要您时的烦恼。

于是虽然不愿意，我仍然回来了，认定会在家中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一封信或者一个电报。可是实际什么也没有；而我由此变得更吃惊更不安，怕我又重新犯了某种幻视。8 月 8 日

我昨晚过了一个可怕的黄昏。它没有再出现，可是我感到它在我身边，窥视我、看着我、渗进了我的身体、控制了我。而最令人疑虑的，是一边这样藏着看不见，却又以种种超自然现象表示它那不可见和恒常的存在。

不顾这些，我睡了。

8 月 9 日

无事，但我害怕。

8 月 10 日

无事，但是明天会碰到什么事呢？

8 月 11 日

仍然无事。心里得了这种恐惧和想法后，我没有法子再呆在家里了，我将动身出去。

8 月 12 日

晚 10 时。整天都在想走，却没有走成。我想出来的求得解脱的办法如此简单易行——出去，登上我的车子去鲁安——却也没有办到，为什么？

8 月 13 日

当感染了某些疾病的时候，所有肉体功能的活力好像都摧毁了，所有的精力都消失了，所有的肌肉都疲乏无力，骨头酥得像肉，而肉酥得像是水。在我的精神存在上，我以一种特殊的和令人悲痛的方式体会到了这一点。我变得没有一点力量和勇气，对自己没有一点主宰能力，完全不能使我的意愿付之行动，我已不能有所希求，只能是某某代替我提出要求，而我服从。

8 月 14 日

我已经不复存在！某某占有了我的灵魂并管制了它！某某安排我的一切行为、我的一切动作、一切思考。我丝毫不变，自我，仅仅是一个受奴役的第三者，对我们完成的一切都心怀恐惧，我要出门，而我不能。它不愿意；于是我留下了，坐在它坚持要我坐着的围椅里。惘然若失，一面发抖。我仅仅想站起来，站起来以使我相信还能自主。我却不能！我已经被固定在座位上，而我的座椅粘在了地上，以致任何力量不能将我抬起来。

然后，忽然，该当，该当，该当我到我园子深处去采草莓回来吃了。于是我去了。我采了些草莓，并且吃了。啊，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真有上天吗？如果有，请解放我！挽救我！拯救我！宽恕！怜悯！恩惠！救救我！唉！何等痛苦！何等折磨！何等可怕 1

8 月 15 日

无疑，当我可怜的表姐来向我借五千法郎的时侯，她遭受到的附身和统治就是这样的。她遭到了一种外来意志的侵入，它有如另一个灵魂，另一个寄生着却有支配力量的灵魂。是不是人类将终结呢？

可是统治着我的“它”，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可见的，这个陌生的，这个超自然族类的游魂？

真有不可见者存在！那末为什么自有人类以来，他们从来完全没有以他们现在加之于我的方式出现过？我还从没有读到过像在我的住房里所发生的情况。唉！假使我能离开这座房子，得以远走高飞而不归来，那我就将得救。而我不能。

8 月 16 日

今天我得幸逃脱了两小时之久。像一个囚犯偶然发现了他那监狱的大门大开。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自由了，它已经走远了。我通知快快备车到鲁安去。唉！可以对一个服从命令的人说：“去鲁安！”是何等令人快慰的事。

我让车停在图书馆前。我请人家借埃芒·厄雷斯托斯博士关于古今世界未知居民的大著作给我。此后当我回到我的双座轿车里时，我想说：“去车站！”而我是喊，不是说，我喊道：“回家去。”——嗓子如此之响以致过路人都转过头来，于是我倒在了车子的坐垫上，苦恼得要命。他又找到了我，抓住了我。

8 月 17 日

唉！什么样的一晚上！什么样的一晚上！虽然看来我是该高高兴兴的。我一直到早上 1 点钟都在读！埃芒·厄雷斯托斯博士，这位哲学和神学博士，记下了所有在人类周围游荡的或者人类梦见过的不可见的本体的故事和现象。他描述了他们的来源、他们的领域和他们的能力。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像这样纠缠我的。据说自人类有思维以来，就预感而且疑惑有一个新的本体，它比人类强，是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继承者；而且在感到它的接近而不能预知这位大师的性质时，在恐惧之中，他创造了各种神秘的幻想之民，由恐惧而生的隐隐绰绰的幻影。

为此我一直读到了早晨 l 点。我后来坐到了打开的窗前，迎着黑暗中静静的风，以清醒我的前额和思路。

天气很好，气候温和！在以往我是何等喜爱这样的夜晚！

没有月亮，星星在黑沉沉的天空深处闪烁。谁住在这些星球世界里呢？在那儿是些什么形状、什么生命、什么动物、植物？在这些宇宙远处思索的存在物能比我们多知道些什么呢？他们比我们更多些什么能耐呢？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什么是我们一无所知的呢？他们之中会不会有朝一日有谁会穿过了空间，以征服者的恣态出现在我们地球上正如往昔诺曼地人跨海征服那些弱小民族呢？

我们这些住在这个在一滴水中旋转的稀泥团之上的人啊，我，们何其虚弱，何其了无武装，何其无知，何其渺小啊！

我在黄昏的凉风中假寐的时候就像这样遐想。

在睡了将近 40 分钟以后，我睁开双眼一动不动，不知是被什么奇怪而含混不清的心情唤醒的。开始时，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后忽然间，在桌子上面放着的一本书，它打开了的书页好

像正在自己翻过去，而窗户里没有进来过一丝风。我对此感到吃惊，并且等着瞧。约四分钟后，我看到，我看到了，是的，我亲眼看到另外一页升起来又倒下去，阖到前一页上，好像有一只手在翻。我的围椅是空的，好像是空的；可是我懂得是它在那里，它坐在我的椅子上，它在读书。我急得蹦了起来，像反了的畜牲要去咬饲养者的那种蹦法，我穿过了房间要去抓住它、扼紧它、杀死它！……可是我的椅子在我还没有够到它之前就倒了，好像它在我之前就逃走了……我的桌子摇摇晃晃，我的台灯也掉到地上灭了，我的窗户碰上了，好像有个受惊了的坏人双手抓紧了窗扇，一下子跳进黑暗里去了。

显然，是它逃走了，它害怕，它害怕我，它！

那末……那末……明天……或者后天……或者总有那末一天……我可以把它抓到我的掌握之中，将它掀倒在地！难道那些狗真正从来不咬它们的主子，从来不扼死它们的主子吗？

8 月 18 臼

我整天在空想。唉！是的，我即将服从它，追随它的冲动，完成它的一切意愿，装成卑微而服从，而且懦怯。他是强者。然而有朝一日……

8 月 19 日

我知道……我知道……我全知道！我刚从科学世界杂志中读到："从里约热内卢传来惊人新闻。有种疯病，一种可与中世纪感染欧洲人的精神失常传染病相比较的流行性疯病现猖獗于圣·波罗省。神经失常的居民离家弃地出走，一边自称遭到看不见的，但可能及的，类似吸血鬼的类人畜牲所追逐，所作祟，所役使。这种"类人畜"在他们睡着时吸他们的血作营养，此外还喝水、喝牛奶，而一点不碰其它食料。

"教授东·佩德罗·昂里凯先生带了几位有见地的医学家已出发去圣·波罗，以便就地研究病原和这种骇人的疯症病征，并向陛下提出他们认为看来最适当的方法，设法使处于谵语状态的居民恢复理智。"

唉！唉！我记起了，5 月 8 日从我窗前驶向塞纳河上流的那条巴西的漂亮之桅船，我曾认为它真漂亮、真白，真叫人看了愉快！而那家伙就在那上面，从那儿来的，那是他的族类蕃生之地！并且它见到了我，它也见到了我的白房子，于是它从船上跳到了岸上。唉！我的天哪！

现在我知道了，我猜出来了。人类的统治结束了。它来了，这个曾是纯朴的民族原始恐惧所畏的"它"来了，这个耽心害怕的教士驱除的邪恶，这个巫婆术士在黑夜里召来了，却又仍然没有看见过它显形的东西。人间江湖能人曾给它们赋以骇人的或者美妙的形形色色鬼怪、神妖或者仙女的形象。有些特别敏锐的人继原始恐惧的拙朴概念之后，对之得到了更清晰的预感。梅司美曾猜到过它的存在而在它亲自显示力量之前，有些医生就在这十来年之前，以精确的方式发现了这种力量的性质。他们曾要过这位新尊神的武器，以一种神秘的意志加于一个人的灵魂，使之成了奴隶。他们曾将这叫做磁感、催眠、暗示……我知道什么呢？我曾见过他们像个冒失的孩子似的以这种能力作为娱乐。对于我们却是灾难！人类的不幸！它来临了。那个……那个……它叫什么名字呢？那个……好像它在对我喊它的名字，而我却听不见……那个……是的……它在喊……我听……却听不见……又喊了……什么……霍拉……我听见了……霍拉……这是它……霍拉……它来了。

唉！吸血鬼吃掉了鸽子，狼吃掉了绵羊，狮子吞噬有尖角的水牛；人类用弓箭、用剑、用火药杀死了狮子；可是霍拉将从人类取得人类自己从牛马取得的一切：它的财富，它的食物，

它的奴仆；而所靠的只是它的意志。这唯一能力。我们何其不幸！

然而动物有时也会造反，杀死饲养它的……我，我也要……我会的……可是我得认识它，接触到它，看见它！博学的人说畜牲的眼睛不同于我们的，不能像我的眼睛那样有能力分辨……然而我的眼睛不能帮我分辨出这个压迫我的陌生来客。

为什么呢？唉！此刻我想起了在圣·米歇尔山上那个修士说的话："难道我们看到了世上存在的十万分之一吗？瞧，风来了，风是自然界最大的威力，它吹倒了人，它推倒了房屋建筑，连根拔起了树，使海水浪涌成山，摧毁着峭壁，将大船抛上了礁石。这风，它杀戮。它呼啸，它呻吟，它怒吼——可您见过它吗？您能看见它吗？然而它存在！"

我于是还想：我的视力如此弱，如此不完备，如果固体的东西透明得和玻璃一样，我也会一点都辨视不清它！因此如果有一块洁净无尘的冰堵在我的路上，我也会撞到上面，就像一只闯进了房间的鸟朝着窗玻璃上去撞破自己的脑袋一样。此外还有千百种事物可以骗过视线使它恍惚！因此如果人类没有发觉有一个透明的新客体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一个新的存在！为什么不是呢？它肯定是会来临的！为什么我们就一定是最后一代呢？我一点也没有看见它，在我们被创造出来以来不也是这样的吗？这是由于它的本质更完善，它的躯体比我们更完善、更精密。它高明于我们，在于我们如此脆弱、如此构造拙劣，满身都是些处于磨损状态的，而且由一些过于复杂的弹簧之类缀合起来的器官；它高明于我们还在于我们活得如刍狗，艰难地以空气、菜蔬和肉为食物，肌体受各种疾病、伤残、腐烂过程的折磨，气喘心悸，幼稚怪诞，是一种劣货巧做，粗糙脆弱的制品，是一种可以变成聪明优越生物的毛坯！

从蠓类数起直到人类，居于地球上的生物也寥寥无几。一旦所有各种各类生物相继显形的阶段完成了之后，为什么不可以再加上一种呢？

为什么一种也不再加了呢？为什么不会在无数鲜花怒放、满境芬芳之后再来些新的树种呢？为什么在火、空气、土水之外不能有新的元素？它们有四种，只有四种，生物的食物之父！多么可怜！为什么不是四十、四百、四千！一切何等可怜：菲薄、穷困！赐予得悭吝，发明得单调，制作得粗笨！唉，大象、河马都多么妩媚！而骆驼又多么雅致！

可是，您说：那么蝴蝶呢？一朵飞翔的花！我从而设想了一个大如万千宇宙的蝴蝶，它双翅之美和它的色、形、动作是我所无法表达的！可是我看着它……它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在它的飞行之中，以和风微拂星球，使之清新，给以芬芳！于是在太空之上的居民心醉神迷、欣喜若狂，看着它飘然而过……

然而我何所有？是它，是它，这个霍拉；它作祟于我，使我作此狂想！它附着在我身上，它成为我的灵魂；我要杀死它！

8 月 19 日

我将杀死它。我看见了它！昨宵我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我装成十分专心地写作。我完全知道它将在我周围绯徊，靠得很近。会近到使我可以触及、抓住吗？于是这时呢？这时我就将抓住那个无计可施的形体，我会用我的双手，我的两膝，我的胸膛，我的前额乃至我的牙齿扼死它、压碎它、咬它、将它撕成片片。

于是我用我极其紧张的全部器官窥伺它。

我点好了我的两盏灯和壁炉上的八支蜡烛，这样使我可以依靠这些照明发现它。

对着我的是我那张床，一张橡木柱子的老床，右边是我的壁炉，左边是我小心关好了的门，开始我让它打开了很久，用来吸引它；在我后面是一张很高的玻璃柜，我每天都用它来穿衣、剃胡子，我习惯于每次经过时，在它面前从头到脚看看自己。

因此我装成在写字的样子，想骗它，因为它也在窥伺我；突然间我感到了，我肯定它在从我的肩上读信，它在那儿，擦到了我的耳朵。

我站起来，两手张开，同时我很快地转过身去，以致我差点儿要摔倒了。唉！怎样？这时的可见度像白天一样，但是我从镜子里看不到自己……它是空的，清亮的，深邃的，一一片光亮！里面没有我的影像……然丽我是面对着它的，我！我看见大镜子从上清澈到底，我双眼发呆地瞪着它；我不敢再往前走，我不敢动一动，虽然清楚感到它在那儿，但它仍然从我这儿逃走了，隐身不见的它已经吞噬掉了我的影子。

我何等害怕！而且现在我忽然看到自己在镜底的一团雾气之中，像透过一片水幕一样，在一团雾气之中。而且就我看来，好像这片水正慢慢地从左移向右，使我的影象一秒钟比一秒钟变得更清楚。好像一次月蚀结束时那样。躲着我的那个东西好像完全没有一个明确范围的轮廓线，而只是一种半透明体，一点，一点明亮起来。

最后，我终于能完全辨清我自己了，和我往常自己看见自己时一样。

我看见它了！我余悸犹在，仍然使我寒噤。

8 月 20 日

杀死它，怎么办到呢？既然我够不到它！下毒药？可是它会看见我向水里下药，而且我们的毒药对它那看不见的身体有没有作用？不……不……毫无疑义……那末……那末？8 月 21 日

我请来了一位鲁安的锁匠，请他为我的房间装上铁百叶窗，像在巴黎某些特殊旅馆底层那样，以防盗贼。此外，他还得为我做一扇相似的门。我在充当一个胆小鬼，但是我顾不上这些了……

9 月 10 日

住鲁安大陆旅馆。做好了……做好了……但它会死吗？我为我看见的事而心神不宁。

昨天那个锁匠装好了我的铁百叶窗，虽然天时已经开始变冷，我让它们开着直到半夜。忽然我感到它在那儿了。于是一阵高兴、一阵狂欢抓住了我。我慢慢站起来，向右走走，向左走走，走了好久，为的让它一点猜不出来。而后我脱掉了短靴，随随便便地穿上了拖鞋，然后苒关上了百叶窗，从从容容地一步一步走到门口，重锁锁上了门。于是走到窗户那儿，用一把挂锁锁上，将钥匙揣到了口袋里。

忽然我知道了它在我周围活动。这回轮到它害怕了。它命令我给它打开门，我几乎让步了，但没有让，而我背靠着门，将门开了一半，正好够让我退着出去；而且由于我很高，我的头顶到了门楣。我有把握它没有能逃出去，而且我关住了它，草草关住了它独自一个，它单独一个！多高兴啊！我抓住了它。于是我跑下去，拿起了两盏灯到我下面的客厅里。我将所有的油都到了地毯上，家具上，到处都是；而后我点着了火，于是再好好地关上大门，锁上两道接着我就

逃出来。

我于是远远地去躲到了我那园子里，在一大丛桂树后面。这可真久！处处都是黑黝黝的、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没有一丝风，没有一颗星；一大堆一大堆人们一点也看不见的黑云，可是它们压在我的心灵上，那么沉重，那么沉重！

我瞅着我的房子，等着。这可真有一阵子！我差点以为火已经自行熄灭了，或者被“它”扑灭了，被“它”。可是这时底层的一扇窗在大的威力下裂开了，于是一道火焰，一道长长、软软的，令人欢快的金红色的火焰顺着白墙一直舐到了屋顶。在树丛里、在枝叶之间一道微光在奔驶，还有一阵恐惧的战栗流过！鸟儿们惊醒了，有条狗在吠起来；对我说来，真像是天明了！立刻另外两张窗也亮了，我看到我那幢住宅底层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可是一声叫喊，一个可怖的叫声，一个极尖的、撕心裂肺的女人叫喊穿过了黑夜，这时两扇屋顶小窗打开了！我忘记了我的仆人！我看见了他们发狂的脸孔，他们挥舞的胳膊……

于是我给吓糊涂了，我往镇子里跑，高喊着：“救命啦！救命啦！起火啦！起火啦！”我碰到一些已经跑来的人，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回来，为的看看清楚。

那座房子现在已经成了一堆可怕的辉煌的篝火，一堆骇人听闻的篝火，照亮了整个儿大地，一堆烧糊了人的篝火，也烧糊了“它”，“它”，“它”，我的那个俘虏，新的生物，新的主人，那个霍拉！

突然间那屋顶整个儿陷到了四墙里面，于是一蓬火焰像火山一样地喷上了天空。

从那通红的大炉子上开着的窗户里，我看到了那一炉膛火，而我想：“它”在那儿，在这个炉膛里烧死了…”

死了？也许……它的躯体呢？它那日光可以透过的躯体是不是能用杀害人们的方法去消灭掉？

要是它没有死呢……也许只有时间对这不可见的可怕“存在”有作用？为什么这个透明的躯体、这个不可知的躯体、这个精灵的躯体，就是它也会怕病痛、创伤、衰老和夭折？

夭折？所有人类的恐怖之所自！人类之后是霍拉。在这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可能因任何意外而导致死亡的生物之后来临的，应当是那个生物，它只有到了命定的日、时、分、时，才会因为它已经达到了生存的极限而死亡。

不……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它没有死……那末……那末……我该当杀死自己……

# 爱情

某猎人随笔中的三五页

我刚才在报上的琐闻栏里读到了一件狂热的情杀事件。他杀了她，随后他又自杀，所以他毕竟爱她。他和她于我有何关系！仅仅他俩的爱情，在我是视为重要的；然而却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它使我心软，或者因为它使我吃惊，或者因为它使我心乱，或者因为它使我发生玄想，不过说穿了，是因为它唤起我少年时代的一个回忆，一个属于打猎的异样回忆；在那里边，爱

神如同天空中的十字架对着最初时期的基督信徒显圣一般，对我显示过一次。

我的生性，本来带有原始人的种种感觉和本能，不过这一切由于接受了文明人的感情和思想，已经变成温和的了。我狂热地喜欢打猎；然而流血的野味，羽毛生的血迹，我手上的血迹，每每使我的心房紧缩得至于衰弱。

那一年将近初冬的时候，寒流突然侵袭过来，我接受了一个姓罗韦勒名迦尔的表弟兄的邀请，和他在黎明之前同到水边的浅滩上去打野鸭。

我这个表弟兄是个四十来岁的豪爽人，红头发，身体很强壮，并且胡须很多，住在乡村的世家子弟，和蔼的半粗半细的人，有一种快乐气概，富于高卢人的聪明，能使平凡的东西化为可爱的。他住的房子藏在一条有小河经过的宽大山谷里，是一所半古堡半田庄的建筑。好些树林掩住左右两岸的小山，在这些贵族私有的古树林中，留下了好些很名贵的树木，寻得到在法国这一带地方最罕见的飞禽，有时候还可以打得到大雕；并且好些候鸟，好些差不多从来不到我们各处的人口过密地方来的鸟，几乎必然栖在那些古树的枝柯之间，如同它们早已知道或者早已认得古代森林留在那儿的一个角落，可以供给它们在黑夜的短行程里做个托身之所。

在山谷里，全是好些被水渠灌溉又被篱笆隔断的大牧场；较远一点，一条小河流向那里展开而形成一片很大的浅滩。这浅滩是我素来没有见过的绝好围场，是我表弟兄寄托全部精神的处所：他把它当一个风景区照料着。在那片掩住这浅滩而给它增加生气，增加声响，引起波动的芦林里，他开辟了许多小港，让那些用短篙指挥引导的平底小船，静悄悄地在那种死水上通过，触动水草，使得游鱼在水草里往来梭掷，使得水岛的尖尖儿的黑脑袋仓卒地没入水里。

我素来热烈地爱着水乡，譬如：海尽管是过于大，过于动荡却不能前去占有，河流是明媚的然而奔逝不息，我都很爱，尤其爱那些浅滩，那简直是供种种水族的不可探究的生活做回旋之所。浅滩是地球上的一个完备的世界，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的固定居民，它的过往旅客，尤其它的歌唱，它的呼号和它的秘密。再没有比一个沼泽同时更为扰人更为疑人更为怕人的了。为什么有这种恐惧在这些被水盖住的低洼平地上回翔？可是芦林里的模糊的声息？可是古怪的磷火？可是在宁静的黑夜里笼罩这些东西的深沉的寂静？或者是在藤葛上像女鬼的裙袍一般儿披着的怪雾？或者是异常轻柔异常和缓的不可捉摸的空响？这种空响有时比人间的炮声或者天上的雷声更为可怕，使得浅滩化为许多魔境，化为许多无从辨认而又险象丛生的魔境！

不然。旁的东西正从那儿展开另一种神秘，更加深奥，更加深沉，在浓雾里飘荡，那也许是造物的神秘本身吧！因为生命的种子，难道不是在泥浆般的止水里面，在日光晒热的湿土的滋润里面，去活动，去发育萌芽？

我在傍晚时到了我表弟兄家里。那时候的寒气真地冻得石头开裂。

晚饭是在大厅子里用的，那里面的家具，墙壁和承尘板，都用飞禽的标本做装饰，有些是展开翅膀的，有些是栖在一段用钉子挂稳的树枝上的，什么鹞鹰秃鹫和白鹭之属几乎无一不备，我表弟兄身着一件海豹皮做的圆襟小礼服①，俨然是一个寒带地方的奇兽，他在晚饭中间把他预先对于当晚定下的布置告诉了我。

①欧洲人的一种常礼服，不过在法国的一般中年以上的有产阶级随时随地都爱穿它；作家每每把它举出来当做法国人的一种独具的标识。

我们应当在早上 3 点半钟就动身，可以在 4 点半光景走到我们预定的埋伏地点。他们早在

那儿用冰块砌了一间小屋子，给我们略略遮蔽黎明以前那种势不可当的风，那种风充满了寒气，像锯子一般使人皮肤开裂，像毒针一般螫人，像铁钳一般夹人，又像火一般灼人。

我表弟兄擦着两只手掌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冷的天气，刚才天晚时候的 6 点钟，寒暑表已经降到零下 12 度了。"

晚饭一下吃完，我立刻躺到了床上，随后便对着壁炉里的火焰微光睡熟了。3 点钟时，有人来唤醒了我。我便也披上了一件羊皮衣服，而我的表弟兄迦尔披的是一件熊皮外套。我们每人喝过了两杯烫人的咖啡，接着又喝了两杯白兰地，于是都动身了，陪着我们走的，有一个庄丁和两条猎犬：小鸥和比埃洛。

跨到门外走不上多少步，我觉得自己连骨头都冰透了。在这种深夜里，地球也像冻死了一样。冰透的空气成了有抵抗力的，成了可以摸得着的，非常难受；没有一丝一点的风，空气是冻结的，不动的；它有咬龅力，钻透力，干燥力和屠杀力，把这类的力量施于种种草木昆虫以至小的鸟雀，使那些鸟雀自己从树枝上落到坚硬的泥土上，并且也在同样的严寒的紧紧拘束之下，变得像泥土一般坚硬。

半轮斜挂着的下弦月亮完全是惨白的，在天空中显出没有气力的神情，并且像是衰弱得不能走动，只在天上待着，它也是受到拘束的，被天空的肃杀之气麻木了，向人间散布一种枯涩黯淡的光，它那种在每次月望以后散给我们的了无生气的灰色微光。

我和迦尔并肩走着，屈着腰，夹着枪，两手都插在衣袋里，我们的鞋子都用羊皮裹着，使我们能够在这冻透了的小河上面走着不会跌交，也不会响；后来我望着我们两条猎狗吐出来的白色蒸气出神。

不久我们走到了那浅滩边，于是我们便在那些横斜地深入这片枯黄芦林的小径当中选了一条钻进去。

我们胳膊肘摩擦着那些像带子一般的芦叶，便在我们的后面留下一阵轻的声音；于是我因为那种由沼泽地带在我身上发生的强大而异样的情绪，觉得不自在起来，那真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它是死的，这片浅滩，是冻死的，既然我们能够在它身上的枯草丛里行走。

我忽然在某一条小港的拐弯处所，望见了他们给我们用冰块搭起的避风小屋子。为了等候那些漂泊的鸟儿醒来，我们还有一小时光景，所以我便进了那间屋子，钻到了我的铺盖里面设法取暖。

这时候，仰面躺着的我，开始端详那个变形的月亮，从那所北极式的屋子的模糊透明的墙壁上望过去，它仿佛是有四只角的。

但是，那片冻透了的浅滩生出来的寒气，那些墙壁生出来的寒气，那种从天空坠下来的寒气，不久便用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钻透了我的全身，我开始咳嗽了。

我表弟兄迦尔觉得不放心："倘若我们今日打不到多少东西，那真倒霉，"他这么说："我不愿意教你伤风；我们来弄点火吧。"接着他便吩咐庄丁砍些芦苇来。

为了出烟，我们的小屋子本来是在顶上穿了窟窿的，现在搬了好些芦苇堆在它的中央；末了，到了那阵红焰沿着那些水晶样的墙壁上升的时候，墙壁开始从容地融解起来，不过融解的情形，细微得像是那样的石头出了点汗似的。立在外面的迦尔高声向我说："你来看哪！"我走

出了小屋子，于是骇然失措了。我们那间圆锥式的小屋子，竟像一粒内部火光夺目的伟大无比的金刚钻，从那片浅滩的冰上一下子涌出来。并且还看见那里边有两个无从想象的物件的轮廓：我们那两条正在烘火取暖的猎狗。

但是一声异样的叫唤，一声失望的叫唤，一声飘忽的叫唤，在我们头上经过了。我们那座炉子的光亮惊醒了那些野鸟。

这第一声显出生命的叫唤者是简直教人看不见的，我只觉得它在空中的黑影里划过，不过世界上再没有旁的东西能够比它更教我感到心绪不宁的了，它来得非常之远，来得非常之快，在冬天的曙光还没有从地平线上露出以前。我在黎明的寒气彻骨的时候，觉得那阵由一只鸟儿的羽毛带来的飘忽的声音，是世上生命的一种叹息！

迦尔说：“熄掉火吧，曙光已经来了。”

天色果然渐渐发白了，接着就有成群的野鸭，在空中显出了迅疾而立刻消散的黑点儿。

一道火光在黑暗里闪了一下，那是迦尔刚刚放了一枪；后来两条猎犬立刻飞奔去了。

随后，我和他不时先先后后轮着放枪了，我们只要一看见一群羽族的影子在芦林上面飞出来，便赶忙来射击。末了小鸥和比埃洛都气喘吁吁而摇头摆尾地衔来了好些流血的动物给我们——有时候这些捕获物的眼光还对我们望着。

天明了，天色是清朗而蔚蓝的；日光从山谷的尽头处所显出来，于是我们都想到了要回去，这时候，忽然有两只鸟儿，伸着脖子，张着翅膀，在我们头上匆匆飞过去。我放了一枪。其中有一只几乎就落在我的脚边。那是一只白肚子鸳鸯。这一来，一道声音，一道鸟呼的声音，在我头顶上的空中号着。那是一种短促重叠而伤心的悲怨之声；后来那只畜生，那只幸存的小畜生，开始在我们头上的蔚蓝天空里盘旋，一面注意我手里提着的它那只死了的伴侣。

迦尔跪下端着他的枪，眼睁睁地盯住那只鸟儿，只等它飞得够近一点。他说：“你打中了那只雌的，这只雄的不肯走。”

在事实上，它简直不肯走开；它始终在空中盘旋往复，并且绕着我们哀鸣．从来没有什么痛苦的呼声，能够像那阵哀鸣，像那只在空中失偶的苦鸳鸯的悲怨指责之声使我伤心掉泪。

有时，它也在那枝正向它的飞翔追着的火器威胁之下逃开，仿佛预备只身穿过空中继续赶路。但是打不定主意，又立刻回来寻觅它的雌儿。

“你把雌的放在地下吧，”迦尔说，“雄的是不久一定会飞近前来的。”

它果然不顾危险，受到它的痴情的愚弄，飞过来找我刚才打中的那一只了。

迦尔放了一枪；那简直像是有人剪断了那条在半空中系着的鸟儿的绳子一般；我立刻看见了一件黑东西从空中下坠；我接着又听见了芦林里有一件东西落地的声音。末了，比洛埃把它衔过来给我。

我把这两只已经都冷了的鸟儿一同搁在一只猎囊里……后来我在当日就动身回了巴黎。

# 潭

“斗殴，伤害，以致酿成死亡。”这就是使那家具商人雷阿波勒纳到刑事法庭受审的公诉辨论点。

他的四周，坐着些重要的见证人：死者的寡妇佛拉姆夫人，细木作匠人路易拉都罗和水管匠人约翰杜尔敦。

贴紧在这凶手的身边的，就是他的妻子，身着黑衣，矮小，丑陋，俨然一只做妇人打扮的母猴。

看着吧，勒纳怎样陈述这次的惨剧：

——上帝，这是一件自始至终使我成了第一个受害者的不幸之事。我的意志对之毫无作用，事实本身会说清楚的，庭长先生。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勤奋的人，我在我住的那条街上做了 16 年买卖，从没有换过地方，大家都知道我，顾惜我，尊敬我，邻舍们对此都早有证明，就是那看门的老婆子也不是镇日开玩笑的。我欢喜工作，我欢喜储蓄，我欢喜那些正直的人和那些正当的娱乐。这就是使我搞糟了的缘故，真是活该；这回的事，我并非有意的，我现在继续尊重我自己。

“这 5 年以来，我每逢星期日，便和我这站在身边的妻子，去到巴黎附近鲍西地方去消闲。除了我们欢喜钓鱼以外，这种办法可以使我呼吸新鲜空气，唉！那地方，我们真喜欢。本是梅荔使我醉心这件事，她，这没出息的畜生，并且她在这事情上比我执着得多，她，这个蛀虫，这回的事情，坏处都是由她身上来的，您从下文就可以看得见。

“我，我是身体强健而脾气温和的，绝不会为一点儿事吵架。但是她，哎呀呀！虽然矮小，虽然瘦弱，绝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是却比一只发臭的黄鼠狼还要狠一点。我并非否认她的人品；她的人品并不坏，尤其在一个商人的地位，这是件紧要的事。但是她的脾气呵！请您向这些周围的人问问她的脾气吧，并且也一样可以去问问刚才给我开脱的那个看门的老婆子……她一定会从中给您一些新闻。

“每天她总责备我的温和态度，常常说：‘要是我，我不会容许自己这样做！要是我，我不会容许自己这样做！’倘若听了她的话，庭长先生，我每月至少也要用拳头去决斗三次……”

他妻子这时打断他的话头说：“尽管说吧，可不用笑的太快了。”

他转过头来用诚实的态度向她说：

“好，现在你既然不在被告之列，我可以告你，你……”

接着，他又将头转过去，对着那庭长说：

“我现在接下去说。每逢星期六夜晚，我们便到鲍西去一趟，以备一到第二天黎明便可在那里钓鱼。这件事在我们，真如世人所谓习惯成自然。3 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到底算得一个码头！啊呀！在树阴之下，深约八尺，也许十尺，一个深潭，它还在岸的底下连着许多小壑，真是一个鱼窠，一个钓徒的天国。那一个潭，庭长先生，我能够把它当作我自己的，因为我是发现它的‘哥仑布’。在那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并且大家都不反对。他们以前常说：‘这是勒纳的码头。’并且谁也不会去占。就是那位不怕得罪人、素以夺人码头著名的布吕

木先生，也没有侵犯过它。

“所以，既然确定了我的权利，我便俨然是一个业主，常去玩玩。星期六一到，我便同我的妻子走上‘大丽花’——大丽花是我叫傅雷司船厂给我造的挪威式船，这是一件轻快而安稳的东西，，我说是我们登上了大丽花，于是我们去放饵。放饵这件事，只有我内行，那些同道的人都知道的一一您要问我拿什么去放饵？我不能回答。这和本案毫无关系，我却不能回答，这是我的秘诀。共有两百多人问过我如何放饵。有人请我喝过酒，吃过油炸的薯条和酒焖的鲜鱼，来让我说论！但是去看看那些鲈鱼来了没有吧。唉！是的，有人对我使劲拉拢，想晓得我那配饵的方子……这只有，我的妻子清楚……然而她的嘴封得比我更紧！……对吗，梅丽？……”

那庭长将他的话头打断：

“请您赶快说正文吧。”

那被告接着便说：

“我转到正文了，我转到正文了。7 月 8 日星期六那一天，我们在晚餐之前，乘着 5 点 20 分的火车，如同别的星期六一般起程去放饵了：天气预告第二天一定晴朗。我向梅丽说：‘妙呀，明天，妙呀！’她答道：‘这是靠得住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同谈论过。

“随后，我们便回家去用晚餐。我那时是高兴的，我觉得口里渴了。这就是全案的原因，庭长先生。我那时向梅丽说：‘看呀，天气很好，倘若我喝上一瓶“小棉帽”多好！’这本是一种白葡萄酒，因为倘若喝得太多，‘它就会使你们睡不着，并且象戴了顶小棉帽子一样，所以给它取了这个诨名。您明白吗？

“她说：‘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你会觉得不舒服；并且明天，你定不能早早儿起来。’这句话本是真的，是聪明的，谨慎的，有先见之明的，我这时说了句认错的话。虽然如此，我却仍不能自持；于是竟喝完了一瓶。全案都是从这一点来的。

“我果然睡不着了。可恶得很！我戴着这顶用葡萄汁做的小棉帽，一直到凌晨两点钟。随后，一下，我忽然睡着了，但是睡得死死的，连阎王也叫不醒。

“简而言之，我的妻子梅丽到 6 点钟就将我唤醒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我快而又快地穿上衣裤；在胡乱拿点水在脸上揩了一下之后，我们便跳上大丽花号了。太晚了。当我们到了我的潭边时，那潭已经被别人占住了！这是我从没有撞见过的事，庭长先生，三年以来从没有撞见过的事！这简直像有人在我眼前给我倾囊倒箧偷东西一样。我那时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于是我的妻子便开始给我捣麻烦了：‘哼，你的小棉帽！去罢，醉鬼！你快活吗，大傻瓜。’我什么也不响；那本来说的不错。

“我依然在那码头相近的处所靠了船，预备就近截其所余。并且要是那汉子什么也得不到手，他也许就会走开！

“这是一个瘦而矮的人，穿的是一身白布斜纹衣裤，戴的是一顶大草帽。他也带着他的妻子，一个坐在他后面做活的胖婆娘。

“她看见我们在那地位相近的处所安顿时，便喃喃地说道：‘在这条河溪边的两岸，果然没有旁的地方吗？’

“于是我的这一位也动气了，便说：‘世上知道做人的人，在去占那些被别人预行留下了的地点以前，没有不随乡问俗的。’因为我不愿惹事，便向她说：‘不要说话，梅丽，随她去吧，随她去吧。我们将来再看。’

“我们已经将大丽花号系在那柳荫之下了，我们已经登上岸了，于是我们——我和梅丽——并排贴肩坐下，在那两个人的旁边钓起鱼来了。

“说到这儿，庭长先生，我应当将细情彻底说个明白。

“在我们坐下不过 5 分钟光景，我‘隔壁’那汉子的钓钱，眼看着沉下去两次，三次；随后一下，他带上一尾鲈鱼来，约莫像我大腿一般大小，也许小一点儿，但是所差无几！我，我不免有点心跳了；额头上的汗也出来了，于是梅丽向我说：‘哼，醉鬼，你看见了他吗，这一个！’

“就在这时，布吕先生，一一鲍西的杂货店掌柜，一个最爱钓鱼的人，——正划着船走过，并且高声向我说：‘有人占了您的码头，勒纳先生。’我回答他道：‘布吕先生，在这种世界，真有不懂常规的冒失人。’

“在我身旁的那个穿白衣白裤而戴大草帽的矮子，故意装作没有听见，他的妻子也一样，他那胖婆娘，什么东西，一只笨牛犊罢了。”

庭长第二次将他的话打断：“请您留心点！您辱骂了这位到庭的佛拉姆夫人了。”

勒纳连忙认错：“原谅我，原谅我，这是气愤激动了我！”

“那个穿白衣裤的矮子，居然不到一刻钟光景，又钓了一尾鲈鱼，并且几乎立刻又是一尾，5 分钟之后，又是一尾。

“我那时的眼泪，已经在眼眶中出现了。而勒纳夫人更其是气开了锅了，不住地向我罗嗦：‘唉！作孽！不是明摆着他偷了你的鱼吗？相信吗？你什么也不会得到了，一只田鸡也不会得到了，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看吧，我手里已经发火了，只要想起这件事。’

“至于我，我却另有一种希望在我的心里盘旋：‘我们等到正午吧。’他到那时候会去用午餐，这个小偷儿；于是我便可以恢复我的地位了。因为我，庭长先生，每逢星期日，向来就在钓鱼的地点用午餐。我们在大丽花号里带着食物。

“唉！见鬼。12 点钟报过了！他带了一只烧好了的子鸡，在一张报纸里包着，那个恶人，于是他这时拿出来就吃。看着他又钓着了一尾鲈鱼！

“我和梅丽随便吃了一顿。就这样站着，几乎没有吃什么，因为因为那时我正没这份心思。

“于是我拿起一张报看着，用它来助消化。每个星期日，我总这样地在水边的柳荫之下，看看《吉尔白拉报》。这本是哥龙宾轮值的日子，您一定很知道，哥龙宾在《吉尔白拉报》写东西的日子。我时常气气勒纳太太，说我认识这个哥龙宾。这本是假的，我并不认识这位女作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然而这有什么要紧，她写的很好；并且她有许多话，那简直是为一个妇人说的。我呢，她很合我的口味，这类的人是不多见的。

“所以我又和我的妻子来开玩笑，但是她又立刻生气了，并且态度很生硬。于是我只好不响。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这两位见证人，拉都罗先生和杜尔敦先生，都到了那对岸了。我们以

前不过是面熟。

“那矮子已经又来开始钓鱼了。他所得之多竟使我气得发抖。于是他的妻子便又说将起来：‘这码头真是实在好，将来我们一定要老来，雷阿波呀！’

“我呢，我这时觉得我脊梁上发冷。而我妻子却还重复说：‘你不是一个男子汉，你不是一个男子汉。你像一只鸡仔一样地胆怯。’

“我陡然对她说：‘听呀，我想还是走开好一些，否则我定会闹笑话。’

“她便用话来激我，这仿佛是拿一块烧红的铁在我鼻头上碰一下似的：‘你不是个男子汉。你到这时候要走，你断送那个码头！走吧，你这个降将军巴才恩！①’

①法皇拿破仑三世的上将，1870 年普法之战，巴才恩几未战而以梅慈要塞降普军，后经法政府判以死刑。

“这一下，我觉得受了触动了。然而我却没有乱来。

“但是那个矮子又钓上了一尾大的鳊鱼，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尾。从来没见过！

“我的妻子这时高声说起话来，仿佛她正在那里出神似的。你们瞧，这就是坏招。她说：‘因为是我们亲自在这码头放的饵，这就可以喊做来偷鱼。至少应当将放饵所花的钱归还过来吧！’

“于是那个穿细纹人字布的胖婆娘便也开口了：‘您在怪我们吗，夫人？’我的妻子说：‘我们只怪那些利用旁人花的钱去偷鱼的贼。’‘您叫我们做偷鱼贼吗？’

“这一来，她们便互相辩论起来，随后，她们嘴里都有些不干净的字眼。糟了，她们这些骂街的，真晓得一些攻击人的言辞。她们闹得激烈，竟使这两位见证人那时从对岸带着玩笑的意思喊起来：‘喂！那边放肃静一些吧。你们会弄得你们的丈夫们钓不成鱼的。’

“那时的事实，就是我和那个穿人字布的男人，两个人都像大木桩似的一点也不动弹。我们都低头蹲在那儿，只当丝毫没有听见。

“糟中之糟，我们却听的很清楚：‘您是个说谎的婆娘。’‘您不过是一个烂女人。’‘您是个婊子。’‘您是个淫妇……’并且愈说愈远。一个水手所晓的粗话，也没有那样多。

“陡然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些响声。我回头看了一下。原来那一个，那个胖婆娘，她拿起阳伞打我的妻子，邦！邦！梅丽挨了两下。但是她也发了脾气了，梅丽，于是她也打将起来，这本来是她的习惯，她揪了那胖婆娘的发髻，随后便用手掌哗唧哗唧地，一个紧接一个地给她吃耳光。

“我呢，我本想随她们去闹。妇女们归妇女们，男子们归男子们，不应当参加在内。但是那矮子像魔鬼一样跳将起来，并且要去扑我的妻子。嘿！那可不行！嘿！那可不行！不能有这么一手，朋友。于是我便用拳头去招待他，那个鸟家伙。搭，搭。第一下打着了他的鼻子，第二下打在他的肚子上。他也伸起两只胳膊，用脚来踢，谁知仰着身躯往后向河中一倒，那处所刚好是那个潭。

“庭长先生，倘若我当时有功夫，肯定会去捞他，糟的是，那胖婆娘压住了梅丽，拿她打得个不亦乐乎。我很知道当那矮子喝着水的时候，我不应当去救梅丽；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会淹

死。我那时向我自己说：‘有什么要紧，这可以使他清醒一下！’

“我便向着这两个妇人跟前跑过去，预备给她们分开。于是我也挨了些拳头、指甲、牙齿所施的攻击。岂有此理，这是些什么样的害人精！

“简而言之，我竟花了 5 分钟以上的时间——也许 10 分钟，才将这两个打得不可开交的分开。

“我便预备回家了。什么也没有。那水面像一口湖一般的宁静。而对岸的那些人在喊着：‘将那个人捞起来，将那个人捞起来。’

“说说是容易的，这件事，但是我不会泅水，并且更不会潜到水里去，说句实在话！

“末了，那管闸的人来了，还有两位先生带着几支撑船的篙子同着过来；一直闹了一刻多钟，才在潭底将他寻着，那潭有八尺多深，和我说过的一样，但是他躺在那儿，那个穿人字布白衣裤的矮子！

“请看吧，这就是我可以发誓的真的事实。以我的名誉担保，我是没有罪的。”

那些见证人也有相同的供词，这被告人便被释放而恢复自由了。

# 铃子大妈

可不是怪事吗，那些古老的回忆向我们打扰，弄得我们躲也躲不开。

我现在要说的这一件是非常古老的，古老得使我不明白何以它在我脑子里还那么活跃和那么顽强。从前，我固然见过多多少少的狞恶的，使人感动的和使人恐怖的事情；不过教我诧异的，却是我在我的眼前无时无刻不显现出铃子大妈的脸儿，那真清楚得如同我很久以前，10 岁到 12 岁时代认识过的一样。

那是一个年老的女裁缝，每星期二到我父母家里来修补内衣一次。当年我父母住的是一所号称古堡的乡下住宅，那种古堡不过是一些尖顶的古代房子，四周绕着四五个附属的田庄。

村子呢，是一个大村子，是一个镇，和我们住宅相距约莫几百公尺光景，村里的人家紧紧地围着村里的礼拜堂，那礼拜堂本是用红砖砌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早变成乌黑的了。

每逢星期二早上六七点钟之间，铃子大妈就到我们家里来了，并且立即上楼走到那间存放内衣的屋子里动手工作。

她是一个千瘦的高个儿妇人，长着胡子，或者不如说是毫毛很多的，因为她满脸都有些胡子，那些胡子是惊人的，出人意外的，聚成古古怪怪的一丛一丛的，卷成一撮一撮的，仿佛是一个疯人在这个身着裙子的保安警察的长脸上面胡乱地种下的。在鼻子上，在鼻子下，在鼻子周围，在下巴上，在两颊上，她都有胡子；并且她那两道浓厚而且长得异样的花白眉毛，也是卷起的和倒立的，简直像是两撇搁错了位置的髭须。

她是个跛子，不过和寻常残废的人跛得不一样，倒像是一艘挂着锚的海船。每逢她用那条好腿去支住自己那个瘦骨嶙峋的长而偏的身子的时候，她像是一艘使劲冲上一个巨大浪头的船，随后，忽然像是没人一道深渊里似地又沉下去，她投入地面的下边了。同时由于她摇晃得厉害，

她的步伐很教人联想到遇着了一阵暴风；她头上始终戴着一顶异常之大的白便帽，帽子的那两条在她背上飘着的带子，在她本人每一个动作之下，像是穿过天空从北吹到南又从南吹到北。

我非常欢喜这位铃子大妈。早上一起来，我就上楼走到了存放内衣的屋子里，看见她坐着缝纫，脚底下踏着一个脚炉。只须我一到，她就强迫我拿着那个脚炉坐在那上面，意思就是使我在那间紧接屋顶的大而冷的屋子里不至于受寒。

“这可以保护嗓子教它不受寒。”她说。

她对我说起好些故事，一面用那几只活泼而弯曲的长手指头儿补缀内衣；因为年老昏花，她戴着一副老光眼镜，那东西在我看来是大得可观的，异常之深的，加倍放大的。

根据我记得起的那些她对我说过的事情，以及我的孩童心情受到的感应，她真有一个穷苦妇人的达观思想。她的人生观是粗略而简单的。她同我说过镇上的种种新闻：一条奶牛的故事，牛从牛栏里逃走了，到某天早上有人发现它在马雷的磨坊跟前瞧着磨上的风车叶子转动；或者比拉司家那条狗的故事，某一天比拉司冒雨在外面走了一趟，回来就把裤子晾在门口，一个路过的人偷走了它，不料那条狗居然在十法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把它找回来；或者一只在礼拜堂钟楼上发现的鸡蛋的故事；那只蛋被人发现了以后，谁也摸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楼上把它生下来的。他对我说的这类天真的故事，居然在我的心灵上构成了永不会忘掉的戏剧成分，伟大而神秘的诗歌成分；我母亲在晚上也对我说过诗人们编的聪明故事，不过都绝没有这种由乡下妇人口述的故事有力量，有内容，有滋味。

谁知某一个星期二，我在铃子大妈身边听了整整一个早上的故事，以后到了下午，我又同着家里的佣工在黑草滩田庄后面的哈雷林子里采过了榛子，回来仍旧想到楼上去找她。这一切，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

推开存放内衣的屋子的门，我望见了那个年老的女裁缝躺在地上，正靠着椅子旁边，身体是扑着的，胳膊是伸长的，一只手还拿着针，另一只手拿着我的一件衬衣。一只穿着蓝袜子的腿，无疑地是那只不跛的腿伸在椅子下边，那副眼镜在墙脚边显出亮光，和她离开得相当远。

我尖叫起来赶忙逃走。有人跑过去了；几分钟以后，我才知道铃子大妈已经死了。

那阵深刻尖锐的怕人情绪使我孩提之心感到痉挛，真教我无法描写。我当时轻轻地下楼走进了客厅，躲到一只很晦暗的角落里，跪在一把被人称为“牧人式”的古老宽大的围椅上面哭着。我那时候无疑地勾留得很长久，因为天色看着黑了。

忽然有人端了一盏灯进来，但是没有看见我。后来我听见父母和另一个人谈天了；我从这个人的声音里，认得那是我熟识的医生。

当初有人很迅速地找了他过来，他现在说明了这种意外的原故。我简直没有听懂一点什么。随后他坐下了，并且接受了一杯甜酒和一片饼干。

他始终谈着；而他那时候所说的一直留在我的心上，我简直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深信我几乎绝对可以把他当时用过的言词同样重述一遍。

他当时说：“唉！可怜的妇人！那是我在这儿的第一个顾客。她在我到的那一天跌断了腿子。我当日刚刚从长途马车走下来，就有人很匆忙地来找我，我简直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去看她

了，因为伤得很重，很严重。

“当时她才 17 岁，是一个很美的女孩子，很美，很美！现在谁会相信这句话？至于她的历史，我从来没有说过；而且除了我本人和另外一个早已离开本地的人以外，谁也从来没有知道过。现在，她死了，我可以不必那么慎重了。

“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助理小学教师刚来到镇上，那是一个具有中士样的笔挺的身材和漂亮的脸儿的青年。所有的姑娘们都在他后面追求，而他呢，表示不愿意的神气，并且也很害怕小学校长，他的上级，葛拉蒲老爹，那并不是每天都好说话的。

“这个刚才死在府上的女裁缝本是很美貌的，当日正在葛拉蒲老爹的小学里做裁缝，她名叫荷尔当斯，直到跌断腿以后才有人替她加上‘铃子’这个绰号。那个助理小学教师赏识了这个美貌的小姑娘，她因为受到那个不可高攀的野心家的垂青，无疑地怀着知己之感。她爱着他了，他在小学的屋阁上和她践了第一次约会，时间正是某一个修补内衣日子快要天黑的时候。

“她装着回家的样子，不过她从葛拉蒲的屋子里出来并没有下扶梯，反而更向扶梯上走到屋阁里去，躲在草料堆里等候她的情人。他立刻和她碰头了，开始向她谈到了体己的话，这时候，屋阁的门又被人推开了，于是校长露面了，并且问道：

“‘您在草料堆上千什么，西吉斯培尔？’

“骇得发昏了的青年小学教师感到自己快要被人捉住了，他愚笨地回答道：

“我上来在麦秸堆儿上休息一下，葛拉蒲先生。’

“那屋阁是很大的，很宽的，黑乎乎的；于是西吉斯培尔把那个惊惶失措的青年女子推到靠墙的地方，一面重复地说：‘你到那边躲起来。我的位子快要不稳了，逃吧，躲起来吧。’

“听见这种喃喃的说话声音，校长就问：‘您并不只独自一个人在这儿吧？’

“真地是独自一个人，葛拉蒲先生！’

“既然您正和人说话，那末真不止一个人哪。’

“我向您发誓只有一个人，葛拉蒲先生。’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怎么一回事，’那老翁说；接着他锁好了门，就下楼去取蜡烛。

“这样一来，那个青年人，一个像大家时常遇得见的孱头东西，心里没有主意了，并且仿佛突然变成了怒气冲天的，他重复地说：‘您好好儿躲起吧，务必教他寻不着您。您快要教我毕生没有饭吃了。您快要断送我的职业了……赶紧躲起吧！’

“听见有人拿着钥匙在锁孔里旋转了。

“荷尔当斯向那个对着街上的小窗子跑过去了，突然打开了它，然后用一道低而坚决的声音说：

“等会儿他走了以后，您再下来扶我。’

“末后，她从窗口跳下去了。

“葛拉蒲老爹没有找着谁，很诧异地走下楼去。

“一刻钟以后，西吉斯培尔先生到了我的诊所里，向我说起他的遭遇，那青年女子从三层楼上跳下来之后，一直倒在墙脚边没有法子站起来。我和西吉斯培尔去看她了。当时雨下得很大，于是我把这个不幸的女子运到我家里，她的右腿折断了三处地方，并且骨头都刺穿了肌肉。她并不抱怨，只用一种值得赞美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我受了上帝的惩罚，结结实实受了上帝的惩罚。’

“我教人找了必要的救援和她的父母过来，我对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一辆狂奔的车子在我门外撞翻了她使她变成了残废。

“他们相信了我的话，后来保安警察徒然探访一个月之久，却找不着闯祸的人。

“事情全在这儿了！我说这个妇人是一个女英雄，是一个做出了最壮烈的英雄举动的女英雄。

“她毕生不贰的爱情就是这件事。她死的时候还是女孩儿家。这是一个殉爱情的女子，一个伟大的心灵，一个至高无上的忠实女神！设若我不绝对地赞美她，我就不会把这件历史说给您听，. 在她生前我没有告诉过谁，您现在懂得这为什么。”

医生不说话了。妈哭了，爹呢，说了几句没有被我懂清楚的话，随后大家就都走了。

我始终在大围椅上跪着没有动，后来听见扶梯上起了一阵由好些沉重的脚步和好些撞击造成的古怪响动，我放声大哭了。

有人正运走铃子大妈的遗体。

# 富墨罗侯爵坟前的悼词

洛吉·德·都纳维叶骑在一张椅子上，手里一支雪茄，坐在他的一圈朋友中间不时地吸上一口，吐出一阵阵烟云，他说：

……人家拿进一封信来时我们已经在吃饭了。爸爸拆开了信。您很清楚我爸爸很愿意扮演皇上在法国的代言人，我呢，我称他为唐·吉诃德，因为他 12 年来一直对着共和国那架风车作战，却不知道是用的波旁的名义还是以奥尔良的名义。他今天只以奥尔良的名义举枪，因为已不存在两个保皇派了。在任何情况下，爸爸都自以为是法国最出名最有影响的绅士，党的领袖，而他是终身制的上议员，他连周围的王侯宝座也认为是不稳当的。

至于妈妈，那是爸爸的灵魂；也是至忠至虔的灵魂，上帝在地球上的右臂，衡量恶念的天平。

再说正在我们吃饭时送来的那封信。爸爸打开来读过之后瞧着妈妈对她说：“你兄弟垂危了。”妈妈的脸发白了。在我们家里几乎从不谈起我们的舅舅。我对他一点不知道，只从舆论里知道他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过着放荡生活。在和数不清的女人一起花完他的财产后，他只留下了两个情妇，和她们一起住在烈士路的一间小公寓房子里。

这个法兰西的老一代骑兵的老上校，让人家说成他一不信上帝、二不怕魔鬼；一面怀疑来

世，对现世则极尽各种方式享受。

这成了妈妈心上的一块活伤疤。

她说：“给我这封信，保尔。”

等到她读完了以后，轮到我要了这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伯爵先生，我认为应使您知道，您的姻弟富墨罗侯爵临危。也许您会愿意处理后事，并请不要忘记是我通知您的。

您的仆人梅拉尼上

爸爸低声说：“该考虑一下。处在我的地位，在您的弟弟的最后时刻，我该守在旁边。”

妈妈回答说：“我要去找波弗隆神父征询他的建议。而后我和长老、罗吉去找我兄弟，不用麻烦您。您，保尔，您留在这儿。一个女人能办，而且也能办好这些事。可是对于处在您这地位的政界人物，这是另一回事。即使是您最值得赞扬的行为，对手也能利用来搞些好把戏。”

我的父亲说：“您有道理，按您的灵感去办吧，我亲爱的。”

过了一刻钟，波弗隆神父走进了客厅，摆清了情况，从它的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

假使法国最大的望族之一富墨罗侯爵临终得不到宗教的帮助，这对于所有的贵族肯定都会成为重大打击，而对于都纳维叶伯爵尤其严重。自由派会当成胜利，那些坏报纸会唱上半年凯歌；我母亲的名字会拖进泥潭和那些社会主义宣传品的文章里；而我父亲的名字也会受到玷污。决不能让这类事情发生。

因此立刻组成了一个由神父波弗隆率领的十字军。这是一个胖胖小个儿的规矩教士，略略抹了点儿香水，是一个道地富贵地区大教堂里的副司铎。套好了一辆四轮马车，妈妈，神父和我三个人就出发了，为的去办我舅舅的事。

决定首先去看梅拉尼太太，这是那封信的作者，她应当是我舅父的女佣或者看门人。

作为侦察兵，我在一幢七层楼房子前面下来，走进了一条昏暗的走道，费了很多麻烦才找到门房的黑洞子。这个人带着不信任的神气打量我。

我问道：“梅拉尼太太在那儿？麻烦您。”

“不知道！”

“可是我接到过她的一封信。”

“这可能，可是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什么人的情妇？”

“不，可能是一个女佣，她给我写信想找个工作。”

“一个女佣？……一个女佣？……也许是侯爵家的。去瞧瞧，五层楼左边。”

从明白我不是找一个情妇的时候开始，他变得比较友好了。他走到了走廊里。这是一个长着白色连鬓胡子的瘦高个，一副教堂执事神气，举止庄严。

我跑着爬上了一个长长的、粘乎乎的盘旋楼梯，我简直不敢碰那个扶手，我审慎地在五层楼左边的门上敲了三下。

这门立刻开了，在我前面是一个不干不净的大个儿女人，张开了两条胳膊支在门槛上，挡住了进口。

她不耐烦地说：“您想干吗？”

“您是梅拉尼太太？”

“是的。”

“我是都纳维叶子爵。”

“啊，好呀！请进来！”

“还有……我的妈妈和一位教士在楼下。”

“哟，好，去找他们。可是当心看门人。”

我下去，伴着跟在神父后面的妈妈上楼。

我们到了厨房里的时候，梅拉尼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四个人坐下来一同商量。

妈妈问道：“他情况很不好吗？”

“哦，是的，太太，他长不了啦。”

“他有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位教士的访问呢？”

“哦？我想没有。”

“我能看看他？”

“啊……好……太太……不过……不过……那些姑娘在他身旁。”

“一些什么姑娘？”

“可是……可是……就是他的相好女朋友。”

“嗳。”

妈妈变得满脸通红。

神父波弗隆低下了眼睛。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说：

“要是我先进去呢？我看看他怎样接待我，我也许还可以让他心里有点准备。”

妈妈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说：

“好吧，孩子。”

但是这时有扇门微微张开了一点，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梅拉尼！”

那个大个儿女人跑过去，答应道：

“要什么，格莱儿小姐？”

“炒蛋，赶快。”

“一分钟就得，小姐。”

回到我母亲身边时，她解释这招呼说：

“这是要奶酪炒蛋，她们要我两点钟的时候做出来当小吃。”

她马上打碎了鸡蛋放在一个盘了里，使劲地搅起来。

我呢，我走到楼梯口上拉铃，正式宣告我的莅临。

梅拉尼给我开了门，让我坐到一间前厅里，她去告诉我的舅舅说我在这儿，而后出来请我进去。

神父躲在门后，以待一有手势就可以出来。

一点不假，看到我的舅舅时我吃了一惊。他很漂亮，很庄重也很潇洒，这个鳏夫。他几乎是躺着地坐在一张围椅里，双腿用一条被子裹着，那双手，那双纤长苍白的双手悬在坐椅的扶手上，他带着一副圣经上描述的庄严气氛在等候死亡来临。他白色的胡子垂在胸前。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两颊上的胡子连成一气。

在他的围椅后面站着两个丰腴的小个儿女人，仿佛是在保护他来对付我，用姑娘们的放肆眼光盯着我。她们穿着短裙和梳妆上衣，光着胳膊，漆黑的头发垂到颈背，脚上是东方式金丝绣的拖鞋，露出了脚踝和长丝袜。她们站在这个临终的人后面，有点像象征派画里那种不死的人物形象。在围椅和床之间是一张铺了台布的小桌子，而只盘子，两只杯子、两付刀叉，在等着方才吩咐梅拉尼做的奶酪炒蛋。

我的舅舅喘着气用虚弱但清晰的声音说：

“你好，我的孩子。你来看我有点晚啦，我们相处长久不了。”

我结结巴巴的说："舅舅，这不是我的错。……"

他回答说："不是，这我知道。这更多是你爸爸妈妈的错……他们好吗？"

"还好，我谢谢您。当他们知道您病了时，就差我来打听您的消息。"

"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来呢？"

我抬起头来看看那些姑娘，慢吞吞地说："他们没有来不是他们的错。让我爸爸来这儿是有些不方便的，而我的母亲则不可能来……"

这个老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朝我的手伸出了他的手。我抓住了这只冰凉苍白的手，握住不放。

门开了，梅拉尼送进炒鸡蛋放在桌上。这两个女人立刻坐在她们的盘子前面吃起来，但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说："舅舅，要是我妈妈能拥抱您，她会十分高兴。"

他低声说："我也是……我想要……。"他沉默了。我想不该给他建议什么，只听见刀叉碰在盘子上的声音和隐隐约约的咀嚼声音。

然而在门后听着的神父看见我们拥抱并认为这边赢了的时候，以为介入的时机到了，出来了。

我的舅舅对这一出现如此吃惊，因此一开头他没有反应，而后就张开了嘴，好像要把那个教士吞下去，而后他沉着地、忿忿地大声说：

"您来这儿干吗？"

这位见惯了难办情况的神父仍然往前走，一面低声说：

"我以您姊妹的名义来的，侯爵先生，是她派我来的。她会感到十分幸福，侯爵先生……"

可是这位侯爵先生举起了手，以一种悲剧式的而且十分优美的姿势指着那扇门，愤怒地，喘着气说：

"从这儿走开……走开……灵魂的偷窃者……出去，迫害良心的人…从这儿滚开，这是个撬临危病人的门的小偷！"

于是神父向后退了，我也是，我朝着门退，和我这位神职人质一起退着，心蹦蹦跳，而受到藐视的那两个小女人，扔下了吃完一半的炒鸡蛋，站了起来，她们站定在我舅父围椅的两侧，把手按在他的胳膊上叫他安静，为了保护他对抗那一家子和那一门宗教的侵犯罪行。

神父和我在厨房里与妈妈重聚在一起。梅拉尼又重给我们拿来了椅子。她说：

"我很清楚，单是这么办是弄不成的。得找些别的事，要不他会从我们这边溜走了。"

大家重新商量。妈妈有一个主意，神父则主张另一个，而我提出了第三个。我们低声讨论

了也许近半小时。这时很响的一声搬木器的声音还有我舅父的喊声，这声音比第一次的还要可怕，我们四个人都站了起来。

隔着门和隔墙，我们听到："出去……外面去……没有教养的家伙……腐儒……外面去，恶棍……滚出去，滚出去。"

梅拉尼冲过去，而立刻又回来要我帮忙。我跑过去。我的舅父气得坐起来了，甚至几乎站起来了，一边还愤怒叱骂。对着他是一前一后两个男人，好像在等着他气死。

前面那一个穿着可笑的长大衣、高统英国鞋，一副失业教师的神气，从他的直领口、白领结和直头发那种纯粹杂牌宗教的传教士虚假卑贱形状，我立刻判定是一位新教牧师。

后面那个人是这房子的门房。这个属于宗教改革派的人曾跟着我们，看见我们碰到了钉子就跑去找来了他的牧师，想能碰到好点儿的运气。

我抓住了这两个人的胳膊，把他们扔到了门外面，使劲如此之猛，以致他们在到楼梯之前那条过道的两张门之间，两次互相撞了个满怀。

此后我就识相地出来回到了厨房里，那是我们的总部，好听我母亲和神甫的指示。

可是梅拉尼发着抖、慌慌张张回来说："他死了……快来……他死了。"

我的母亲冲出去。我的舅父已经顺着地板倒到了地上，不再动弹了。我认为他完全死了。

妈妈这刻真是出色！她笔直走到那两个跪在尸体附近想扶起他的那两个姑娘面前，用一种有权有威、无可争辩的庄严气派，指着那张门对她们宣布：

"你们出去，马上！"

她们一言不发、毫不抗议就出去了。还得说明，我原已准备把她们赶出去，就像刚才我赶走那个教士和看门人那么使劲。

于是神父波弗隆给我叔父作了所有的常用祈祷，并宽恕了他的一切罪孽。我的母亲跪在她兄弟身边抽泣。

可是她忽然叫道："他认得我，他认出了我的手，我肯定他认出了我！！！而且他谢谢我！啊！天哪！多快活！"

可怜的妈妈！但愿她是懂到了或者猜对了他这谢谢是对着谁说的，为着什么说的！

大家将舅舅抬到了床上。这回他真是死了。梅拉尼说："太太，我们没有布好用来裹尸。所有的布都是这些小姐的。"

我呢，我瞧着她们还没有吃完的炒蛋。我这刻又想哭又想笑。在生活中有时候真会碰到奇怪的时刻，荒诞的感触！

于是，我们给舅舅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墓前有五篇悼词。

那位克洛赛尔地方的男爵上议员用美妙的遣词说明上帝总能胜利，使一度游离的心灵回归，

所有保皇派的和天主教派的成员都以一种胜利的热情追随于行列之中，一面议论这个一度沦于混沌的生命终于得到真善美的死亡。

洛吉子爵沉默了。围着他的人笑起来。有人说：“算了！所有的悼词都是这么回事！”

# 信号

小巧的雷娜东侯爵夫人还在她关着的香闺里睡觉。她睡在大而软的床上，在她那精致得像花边，贴身得像甜吻似的细亚麻布的床单下面。她独自安安静静地睡着，这是那种离婚后的女人的幸福憩睡。

在那间蓝色小客厅里激动的说话声音惊醒了她。她听出了这是她的好朋友小巧的格朗吉莉伯爵夫人的嗓子。她正在和守着女主人房门的女侍，争着要进来。

于是这位小巧的侯爵夫人爬起来，拉开了门栓，旋开了门锁，拉起门帘探出脑袋去，只露出了她掩在金色云鬓下面的脸庞问道：

“你有什么事这么早就来了？还没有到 9 点呢？”

那位小伯爵夫人脸色苍白，神经质气冲冲地回答道：

“我得给你谈谈。我碰到了一件怕人的事。”

“进来，亲爱的。”

这位进来了，她们相互拥抱了一下，于是那位小侯爵夫人在女侍开窗后放进空气和日光的时刻又躺下了。后来当女佣走了以后，雷娜登太太说道：

“好啦，说吧！”

格朗吉莉太太哭起来了，洒下了那些使女人们更动人的清亮的珠泪。她为了不要弄红了眼睛，不敢去擦它们，只结结巴巴地说：

“唉，亲爱的，这事太糟了，糟透了，我碰到了这件事，弄得昨晚一宿没有睡，真的一分钟也没有。你听着，一分钟也没有。瞧，摸摸我的心口，跳得多快。”

于是拿起了她朋友的手放到了胸前，放在女人心房上那圆圆坚实的肌肤上，这常常就足以使男人们心满意足，而根本顾不到下面有什么了。她的心确实跳得很快。

她接着说：

“这是我昨天白天碰到的……约莫 4 点钟……或者 4 点半钟。我说不准。你很清楚我住的套间，你知道我的小客厅，临着圣拉扎尔路，我常在的二层楼那间房。我有凭着窗眺望人来人往的癖好，这个车站区真是熙来攘往，热闹得很……总之，我喜欢这种气氛，因此我每天坐在窗口的矮椅子上，开着窗，这扇窗，我什么也没有想过，我就是要吸点新鲜空气，你想想昨天天气多好！

“忽然一天，我看到了路那边，那儿窗口也有一个女人，一个穿红衣的，而我穿的是淡紫色

的，你知道，我那件淡紫色的漂亮梳妆衣。我不认识她，这个女人，一位新住户，住了约一个月，我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是我立即看出了这是个坏女人。开始时，我感觉十分倒胃，不顺心，她居然和我一样临窗而坐。后来，渐渐我开始用观察她作为消遣，她支着胳膊看那些男人，那些男人也看她，总是这样，或者差不多总是这样。叫人以为他们一走近这房子时就受到某种东西的影响，立刻嗅到了她，就像狗儿们嗅到了猎物似的，因为他们会突然抬起额头来很快地和她瞟一眼，一种共济会会员那种眼神，意思说：'您愿意吗？'

"对此他们会回答：'没有时间。'或者：'下回来'，或者：'没有钱'。或者：'你躲开一边去，无赖！'说最后这句话的是一些人家的为父者。

"你想不出观察她的手段或者说干她这行当多叫人好笑。

"有时她猛然关上了窗，而我就会看见有位先生在门前拐弯了。她逮住他了，这位，就像一个钓鱼的钩上了一条鲍鱼。于是我开始看我的表，他呆了大约 12 分钟到 20 分钟，从不过时。真的，她这只蜘蛛真激起了我的兴趣，而且她不算丑，这婊子。

"我自忖：她怎么能使人这末容易迅速而完完全全理解了的呢？是不是在她的眼神之外还用头作一个信号或者用手做个动作？

"于是我拿上了我看戏的望远镜来了解她的法子。嘿，真简单，先是瞟一眼，而后微微一笑，最后用头做个很轻微的姿态，意思是说：'您上来吗？'可是这么轻、这么隐约、这么审慎，真得很机灵才能像她那样办得成功。

"于是我问自己说：'我能办得像她这末巧妙吗？'这末从低到高的招数，既放肆又优美；因为真是很优美，她那个姿势。

"于是我对着镜子去试。我亲爱的，我做得比她好，比她妙得多！我十分高兴，而我又重新开始去坐到了窗前。

"她再也找不到人了，现在那个可怜的姑娘，再也没有人了。真的，她再也没有机会了。然而像这样来争面包该算是奇特的，有时则奇特而有趣，因为这些在马路上遇到的男人之中也总会有些不太糟心的。

"现在他们都走我这边的人行道了，只偶尔有一个走她那边。太阳转过来了。他们一个接一个过来，有少有老，头发有黑，有黄、有灰，有白。

"我也从里面看到有很讨人喜爱的，当真很讨人喜爱的，我亲爱的，比我的丈夫好得多，也比你的，你原来的丈夫强。你因为已经离了婚了，你现在可以选择了。

"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是我给他们信号，他们能懂我吗？我？这一来，我起了一个狂热念头，想给他们做个信号，但这是一种想头，一种粗野女人的想头……一种叫人骇怕的想头，你知道，那类愿望……人们对此是无法拒抗的！我有时就是这样，我。这不是犯傻吗？你说说，这些事儿呀！我认为我们长的是猴子的灵魂，我们这些女人。人家还给我保证说猴子的头脑很像我们的呢（这是一个医生对我说的）。因此我们总是在模仿某一个人。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月里，当我们爱着丈夫的时候就模仿他们，而后模仿我们的情人，如果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忏悔师好的话，就模仿他们。我们吸收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他们用的字，他们的姿势上等等一切，这都是犯傻。

“总之，我，当我太被一件事吸引住了的时候，我总会去干的。

“我对自己说：我要去找一个人试试，只一个，好看一看。那么我会碰到谁呢？……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们交换了一个微笑，这就完了，而且我将来也不会看见他，将来他不会认出我；即使他认出了我，我当然不承认。

“于是我开始选择了。我要一个像样的，很像样的。一下子我看到来了一个金发的很漂亮的魁梧小伙子。我喜欢金发的，你知道。

“我看看他，他看着我。我笑笑，他笑笑，我对他做个姿势；呀！就那末一点点，那末一点点，他用头表示了个‘好’，就朝里进来了，亲爱的！他从那栋房子的大门进来了。

“你没法想像这时我脑袋里过的是什么！我相信我真要发疯了！唉！多可怕！想想，他会对用人们说，对全心全意忠于我丈夫的约瑟夫说！约瑟夫肯定会相信我和这位先生久已相知。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他马上就会拉铃，一秒钟之内。怎么办，你说？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跑去迎上他对他说他弄错了，求他走开。他会可怜一个女人，一个可怜的女人！我因此往下奔到门口，我正好在他把手揿到铃上时开门了。

“我十分慌张，结结巴巴地说：‘您走开吧，您误会了！我是个正派女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这是个误会，一个可怕的误会；我把您当做了一个很像您的朋友。请饶了我吧。先生。’

“可是这时他笑起来，亲爱的，他还说：‘您好，我的小猫儿。你知道我懂这意思，懂你这个故事。你结过婚，那就是要两个路易而不是一个。你会得到的。走吧，给我带路。’

“于是他推着我，关上了门。可是由于我不动，在他面前吓坏了，他拥着我，箍住了我的腰，将我弄进了门还开着的客厅。

“而后他开始端详周围，好像一个拍卖经纪人；于是他又说：‘好家伙，你这儿真漂亮，真雅致。你这刻该是非常拮据了，以致要坐窗口。’

“而我呢，我开始求他：‘啊！先生，您走吧！您走吧！我的丈夫要回来了！他一会儿就会回来，这是他回来的时候了！我对您发誓您弄错了！……’

“他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走吧，我的美人儿，您这种样子做够了。要是您丈夫回来，我给他一百个铜板，让他好到对面去吃点什么。’

“因为看见了壁炉上拉乌勒的照片，他问我道：

“这是，这……你……你丈夫？’”

“是的，是他’

“他有一幅漂亮的傻瓜神气。而这，这是什么？你的一个朋友？’

“这是你的照片，我亲爱的，你知道是你穿着舞会打扮的那张。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的一个女朋友。’

“‘她很漂亮，你得让我认识她’。

“这时候座钟开始敲 5 点钟了；拉乌勒每天在 5 点半回来！要是他在另一个走开之前回来的话，你想想吧！于是……于是……我糊涂了……完完全全……我想……我想……那……那最好……是……是……是……让我摆脱这个人……尽……尽快……这能早点收场……你懂……于是……于是这就……这……既然得这样……就只得这样了，亲爱的……他要是达不到目的就不会走……因此我……我……我栓上了客厅的门……这就这样了。”

那位小巧的雷纳东侯爵夫人笑了起来，笑得要命，将头埋到了枕头里，笑得整个儿床都晃了。

等到她略为静下来一点时，问道：

“那……那……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嗯，是的。”

“那你懊悔？”

“可是……可是……你瞧，亲爱的，那是……他说他明天还来……在同一时间再来……而我……我怕极了……你不知道他时间真长……而且任性……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那位小侯爵夫人坐在床上为的想想；而后她断然说：

“把他逮起来。”

那位小伯爵夫人完全蒙住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说的？你想的什么呀？逮住他？用什么借口？”

“啊，这很简单。你到看门人那里对他说有位先生盯了你三个月了，他昨天竟然胆大妄为，敢登门找你，还威胁你明天还要再来拜访，你要求法律保护。人家会派两个警察来逮捕他。”

“可是，亲爱的，要是他说……”

“但是人家不会信他的，傻瓜，既然你已经给看门人编好了故事。人家会相信你，你，你是个属于一个无可指责的圈子里的女人。”

“唉，我可真不敢。”

“就得敢，亲爱的，否则你就完了。”

“想想吧，他会……他会在人家逮捕他的时候……骂我。”

“那时你会有些证人，而你可以使他判刑。”

“凭什么判刑？”

“判伤害罪。这种情况下，该毫不留情。”

“啊，说到伤害罪……有件事使我很为难……真是很……他给我留下了……两个路易……放在壁炉上。”

“两个路易？”

“是。”

“就这一点儿？”

“就这点儿。”

“这太少了。这对我会是种侮辱，我。这怎么啦？”

“这怎么？这点儿钱我怎么办呢？”

这位小侯爵夫人迟疑了儿秒钟，而后用严肃的语调说：

“亲爱的……该当……该当买个小礼物给你的丈夫……这才公道。”

# 魔鬼

那个乡下人在那垂危的女病人床前，和那医生对面站着。那个宁静忍耐而面色灰白的老婆子，瞧着这两个人，并且听着他们说话。她快要死了；她并没有不满，她的岁月已经完了，她已经 92 岁了。

7 月的阳光，从窗口和敞开的门口潮水般涌进房来，在那片高低不平而被四代乡下人的木屐蹂躏过的黄泥地上，铺开了它的烈焰。田原里的种种气味，野草小麦和树叶在正午的热力下面烘出来的气味，也被灼人的热风送过来。纺织娘啼着，用一种和市集上出卖的木制儿童玩具相似的清脆的啧啧声音，充塞了乡村的各处。

那医生提高声音说：

“何洛雷，您不能够任凭您的母亲在这种情形里独自躺着。她随时会过世的呀！”

而那个伤心的乡下人却不住地说：

“然而我应当收麦呀，麦子倒在地下已经太久了。刚巧天气又好。你说要怎样才好，这桩事，妈呀。”

那个垂危的老妇人，依然被诺尔曼第人的悭吝性质所束缚，使点头眨眼表示他儿子说的不错，劝他收麦，并且劝他让她独个儿死去。

但是那医生生气了，末了顿着脚说：

“您是一个一般道理都不懂的人，听见没有，我不许您这样做，听见没有！倘若您今天非收麦不可，那末就去找辣贝婆子！叫她看护您的娘。我要这样办，您听见没有！倘若您不相信我

的话，那到了您自己生病的时候，我就随您像一条狗一般地完蛋，听见没有。”

这个身材长瘦举动迟缓的乡下人，被自己的迟疑，医生的恐吓和省钱的天性等种种来由所苦，竟忐忑不定，算了又算，口里吃吃地说：

“她要多少钱，才来看护一次呢？那个辣贝婆子？”

那医生高声说：

“我知道吗？我？这要看您要求她来多少时间。您和她商量吧，真是！但是我认为得叫她在一个钟头以后就到这里来，您听见没有？”

那汉子决定了。

“我就去，我就去，请您不要生气，医生先生。”

那医生走了，一面向他嚷道：

“您得明白，您得明白，留心一点吧，因为我生气的时候，是不开玩笑的！”

自从医生走了之后，那乡下人便回过头来对着他的娘，用一种冷静的声音说：

“既然他要这样办，那汉子，我就去找辣贝婆子吧，你不要着急，等我回来。”

于是他也出去了。

辣贝婆子是个以熨衣裳糊口的老妇人，也向来在本村和附近一带看护病人并且看守死人，她每逢将她那些顾客缝在那幅永不会再拆开的包尸布里面之后，便回家拿起熨斗来熨那些活人的衣裳。她脸上皱得像一个隔年的苹果，性情是凶恶的，嫉妒的，悭吝的，异常悭吝的，身材弯曲得像两段，如同被那种在布上往来的熨斗的不停的动作所折断的一样，有人说是她对于垂危的境界有一种奇怪而恬不以为耻的爱好。她向来只谈谈那些被她瞧着死的人和她所目睹的种种临死的变化；并且她像一个猎人叙述自己的枪法似地，带着种种始终相类的琐屑详情一同谈着。

这次何洛雷一走到她家中，看见她正在为本村的女人染短褂调配蓝靛水。

他说：

“晚安，诸事如意吗，辣贝老娘？”

她转头过来向他说：

“总算还好，总算还好。您那边呢！”

“唉！我这边也不错，但是我的妈简直不行了。”

“您的妈？”

“是呀，我的妈！”

“您的妈怎样了呢？”

“她快要翻眼了。”

这个老婆子从那盆水里缩出了自己的手，那些浅蓝而透明的水点儿，正从她的指头尖上溜下来又滴到盆里去。

她用一种突然而来的同情问道：

“她已经是快咽气了吗？”

“医生说是她下半天断过不去。”

“那末她已经的确很靠不住了！”

何洛雷迟疑着。因为他对于自己预备好的建议，应当有几句引子样的话，可是却想不出来，便只得一下就干脆地决定了：

“若是要您看护她到底，您向我要多少呢？您知道我们并不是有钱的。我连雇一个女工的能力都没有。若是有人陪着她，那就好了，我的妈太没有气力了，太性急了！她固然有 92 岁的年纪，干点儿活倒像 10 岁。现在是没用了。”

辣贝婆子郑重地答复道：

“有两个价：做日工，两个法郎，做夜工，三个法郎，这是为那些有钱的人定的价。做日工一个法郎，做夜工两个法郎，这是为其余的人定的价，您可以给我一个和两个的那一种价。”

但是那乡下人思索起来。他很明白她母亲的体质，他知道她是强健有抵抗力的，虽然医生的意见是那样的，也许可以延长到七八天。

他干脆地说：

“不要这样，我很愿意您能够定一个价，一种包到顶末了的价，我宁可碰运气。医生说她没有多久就要死。倘若真会这样，您自然占了便宜，我就吃了亏；倘若她会拖到明天，或者还要长久一点，那末我就占了便宜，吃亏的便是您了！”

这个看护妇惊疑起来，双眼盯住那汉子。她从来没有定过一种包办的价。不过受了这种撞运气的想法的诱惑，便迟疑起来。随后她又疑心别人要捉弄她。她回答道：

“我若是没有看见你的娘，什么也不能够说。”

“请您到我家里去看她吧。”

她擦过了自己的手，便立刻跟他走了。

在路上，他们什么也不谈。她提着快步急急地走，而他呢，每一步都伸开他的长腿，如同

要跨过一条小的溪流似的。

那些因怕热而在野外躺下的牛，迟笨地抬起头来，向着这两个过路的人，轻轻地哞一声，想向他们求一点儿鲜草。

何洛雷走到自己的门前喃喃地说道：

“倘若那件事竟结束了呢？”

并且他对这件事的潜在愿望，竟在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

但是那个老婆子并没有死。她仰面在那张粗木床上躺着不动，两只手压在那铺紫色花布的被窝上面——那双瘦得连骨节都露了出来的手，仿佛是异样的生物，像是螃蟹，并且因为将近百年的辛勤工作、艰苦生活以及风湿等种种原因，成了不能伸开的。

辣贝婆子走到床边，向这个垂危的妇人端详着。她把过她的脉，又摸摸她的胸，再听听她的呼吸，然后再问了她几句话去辨声音；随后又观察了好一阵子才跟着何洛雷走出来。她的见解已经确定了。那老婆子当晚不会死。他问道：

“怎样！”

那看护妇回答道：。

“怎样！可以拖两天，也许三天。您可以给我六个法郎，一切都包在里面。”

他高声说：

“六个法郎！六个法郎！您是发糊涂吧？我说她还可以活五六个钟头，却不能再多活了！”

末了他们讨论了好一阵子，彼此都有点生气。然而因为那看护妇快要谢绝，因为时间过了许久，因为田里的麦不会自行走进门来，他终于只得同意：

“既然如此，就算定了，六个法郎，一切都包在里面，到装殓为止。”

“就算定了，六个法郎。”

于是他撒开大步，向着那些使五谷成熟的骄阳下的麦地走去。那看护妇回到那房屋里去了。

她来时就带了些针线活过来；因为陪着垂危的人和死人时，她素来工作不息，有时是为她自己，有时却是为那个因这种双料工作另加工资的人家。

她忽然问道：

“总有人给您举行圣礼吧，何老娘？”

那乡下老婆子摇头表示没有，于是这位信仰宗教的辣贝婆子，一下就跳了起来。

“上帝，会有这样的事吗？我就去找神甫来。”

于是她连忙向那神甫家里跑，因为跑的那样快，所以那些在广场上的孩子望见她飞奔，竟以为发生了一场什么意外。

那教士立刻来了，身披白色的法衣，前面有一个圣童摇动一口小钟，报告上帝在那个灼人而静寂的田野之间经过。一些在远处做工的人，脱下了他们的大帽子，一直等候这件白色的法衣转到一个农庄后面消失，他们才敢动作；那些拾麦穗的妇人，因为画那个十字架的记号，都立起身来；一些受了惊骇的黑色母鸡，沿着一些水沟而逃，一面摇摆着它们的身躯，直窜到那个被它们熟知的土洞跟前便连忙钻了进去：一匹系在一个牧场里的马驹儿，看见那件白色的法衣害怕起来，便拉着那个系马索打圆圈儿，一面还尥蹶子。那个圣童系着红色的短裙快快地走；而那教士偏着脑袋，戴着方的法冠，口中念念有词地跟着他；末了，就是辣贝婆子了，她弯着腰，俨然像是折成两段，藉以表示行路时候的敬礼似的，至于那两只手，却像在教堂一样合起来。

何洛雷从远处看见他们经过。便问：

“他往哪里去，我们的神甫？”

他那个帮工的，比他敏觉一些，向他回答道：

“他接引上帝到你妈那里去！”

这个乡下人并不诧异；

——也许真有这样一件事！

于是他又动手做工了。

何洛雷的母亲在那神甫跟前行过忏悔礼节了，受过赦免恩惠了，领过圣餐了；末了那神甫便回家去，只剩下那两个婆子留在那间气闷的茅屋里。

于是辣贝婆子开始来观察那个垂危的人，一面思量这件事是否会拖延很久。

日影已经斜了；那阵凉了一些的空气，被一阵阵的快了一些的微风送进来，使得一幅被两口针钉住的画像靠着那墙壁招展；那些窗帏，从前是白的，现在却成了黄的和满堆着蝇粪的了，仿佛也像是想飞开，在挣扎，想逃走，如同这个老婆子的灵魂一样。

她张开双眼躺着不动，俨然带着漠不相关的神气，等候那个姗姗来迟的死亡。她呼吸短促，在那个逼窄的喉管里微微地啸着。不久，她便要停止呼吸了，于是世上就会少了一个绝没有人顾惜的女人。

傍晚时候，何洛雷回来了。走到床边，看见他的妈依然活着，便问道：“好吗？”

如同他往日，遇着她有什么不舒服而问的话一样。

随后他便打发辣贝婆子走了，一面却吩咐她：

“明天，5 点钟，不要误事。”

她回答道：

“明天，5 点钟。”

她果然在第二天天明时候来了。

何洛雷在未去割麦之前，先吃了他自己煮好的那份菜羹。

那看护妇问：

“怎样！您的妈死了吗？”

他狡狯地斜乜着一只眼角回答道：

“她可以说是好了些。”

于是他便走了。

那辣贝婆子很觉放心不下，便走到那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她这时候仍然和昨天一样吧，呼吸迫促，神色漠然，张着双眼，而那双痉挛的手依然搁在被窝上面。

于是这看护妇明白这件事可以这样延长到两天，三天，四天，甚或至于七八天；未了一阵恐慌束紧了她那颗悭吝的心，同时一阵愤然的暴怒，激起她反对那个捉弄她的滑头和这个不死的老婆子。

然而她却动手干点活来等着，那双眼睛盯住何洛雷的妈的那副皱脸绝不放松。

何洛雷又回来午饭了：他像是愉快的，几乎有捉弄旁人的意味：随后他又走了。他在那种很满意的情况下，果断地收了他的麦。

辣狐婆子大发雷霆了，现在每过一分钟，仿佛就是从她身上偷去一分钟光阴，从她身上偷了去一份钱财。她竟想，她竟很想抓着这匹老牝马，这个老顽固，这个老梗头的脖子，并且略略箍紧一下子，就止住这道偷窃了她的光阴和她的钱财的小小呼吸喘流。

随后她又在危险方面思考着；未了另一种念头在她的头脑里

闪过去，她便走到床跟前去。

她问：

“您已经看见了魔鬼吗？”

何洛雷的娘喃喃地说：

“没有。”

于是这看护妇便开口谈起来，向她述及种种故事，去惊骇这个老婆子在垂危境界里的脆弱魂灵。

“在一个人断气的几分钟以前，”辣贝婆子说，“魔鬼就会在这个快死的人跟前出现，无论谁都是一样的。魔鬼手里拿着一柄扫帚，头上顶着一口锅，并且高声狂叫。一个人若要看见了魔鬼，那就完了，只有一会儿功夫活了。”

于是她便数起本年之内的那些在她跟前看见过魔鬼的人，譬如罗杰、洛安素、柏代弱和葛洛别诸男女。

何洛雷的娘终于受了激动，发起急来，移动那双手，勉强侧转了脑袋，去向屋子的里面那一边看去。

辣贝婆子忽然在床脚边失踪了。她跑到那口衣柜里面，取了一条毯子把自己包在里面；并且顶着一口锅，那口锅的三只短而曲的脚，像是三只角似地竖起；右手拿柄扫帚，左手拿着一只白铁水壶；她猛可里拿那水壶向空中一抛，使它哗唧唧跌下来。

那水壶撞到了地面便造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这时候，那看护妇立到一张椅子上面，掀起那幅挂在床架上的布帏，于是露出身体来，手舞足蹈，张开嘴躲在那个掩着脸的铁器里面尖锐地喊起来，并且如同一个驼背的魔鬼似地，用扫帚去威吓这个只剩下一口气的乡下老婆子。

这个垂危的人大大受惊，愣起那双呆眼睛，使出一种超自然的劲儿要起来并且要逃跑；她居然使肩膀和胸膛移到床外；随后

却长叹一声重新跌倒了，这下子结束了。

末了，辣贝婆子从容地归还一切的物件；扫帚放在衣柜的角上，毯子放在衣柜的里面，锅子放在火炉上，水壶放在搁板上，椅子放在墙边。随后，她用职业上的手势合上了这个死女人的大眼睛，在床上放上一只盘子，拿圣水倒了点儿在盘里，再拿钉在柜桌上面的树枝在水面蘸湿，然后跪在地上，用热忱的态度，朗诵她因职业关系而牢记在心里的那些为亡人的祈祷词。

何洛雷在傍晚时回来了，看见她正在那里祈祷着，便立刻算出她还是在他身上赚了一个法郎。因为她只看护过三天和一夜，那一共就是五个法郎，但是他却要给她六个。

# 那一顿年夜饭

“唉！”上尉咖仑士子爵说，“我完全记得普法战争时候的那一顿年夜饭！”

那时候，我是轻装骑兵团的一个上士，奉了命令去窥探德军，因此面对着他们的一个哨位巡逡了半个月。在吃这顿年夜饭的前一天，我们砍了几个德国马兵，但是却送了三个弟兄的命，其中有一个就是洛德微尔那个矮子。约瑟·洛德微尔，各位一定记得他。

这一天，我的连长叫我带领十个骑兵，去占领波尔特兰村，并且要防守一夜，在那里，三个星期之中我们打了五次仗。这个马蜂窝般的地区里的房屋，完好的剩不下二十栋；居民呢，不到一打。

我带领了那十个弟兄在 4 点钟出发了。到了 5 点钟光景，天色全黑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波尔特兰村的村边的危墙之下。我吩咐大家停止前进，并且吩咐马尔沙，那个名叫彼埃尔，娶了奥佛岚侯爵的女儿的马尔沙，先到村里去，探听情形再来报告。

我这次所挑选的人，都是自告奋勇的将门之子。这样一来，就可以免得和没教养的人道弟

称兄，自然是服役之中的一种乐趣。这个马尔沙机敏得世间无二，精细得像一只狐，轻捷像一条蛇。他之洞穿一些普鲁士人的肚子，正像狗之咬兔子一样；在我们可能饿死的地方，他晓得寻觅食物，并且他有不可思议的手段，可以从任何人那里取得种种消息，种种向称确实的消息。

在进村十分钟之后，他便回来了；他说：

“消息不坏；三天以来，村里没有一个普鲁士兵。这村子真是糜烂不堪的。我和一个女修道士谈了一阵；她正在一个无人过问的女教堂里看护四五个病人。

我下令前进了，末了我们走进了那条大街上。在那种乌黑的夜色里，只模糊地望见左左右右有一些略可辨认的没有屋瓦间架的墙。偶尔，在一个窗子里也露出一盏灯光，这就是一家因看守那所算是立着未倒的住宅而没有走的人家，一家胆壮的或者穷困的人家。忽而来了一阵细而冰冷的雨，在仅仅拂到我们外套，没有溅湿我们之前，已经使我们感到凉意。马匹在一些石块上，一些木材上，一些家具上，一高一低地乱踏。马尔沙在前面步行引着我们走，并且牵着自己的坐骑。

“你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我问他。

他回答道：

“我有一个栖身之所，一个好的。”

不久，他在一所小的房屋前面止了步，这是一所有钱人的住宅，保存完好，门户全然关闭，前面临街，后面有一个花园。

马尔沙仗着一块在栅栏门口拾起来的石头，把门上的锁簧敲破，随后他跨上了石级，又肩扛脚踢地把那宅门弄穿，点燃了一段从衣袋里摸出来的常备蜡烛，于是他便领我们进了一所完好舒适、特别阔气的住宅，一面用沉着的态度，一种可以赞叹的沉着的态度来指导我们，如同他早就在这所初次看见的住宅里面住过一样。

我留下两个弟兄在外面看马。

马尔沙向那个跟在他后面的胖子彭德雷尔说：

“马房应当在左边，在进门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了；你把牲口牵到那里面去吧，我们现在已经用不着牲口了。”

随后，他转过身躯向我说道：

“你发命令吧，老天爷！”

他索来使我惊讶，这个爽快的人。我带着微笑答道：

“我去把步哨在村外安置妥当再回来。”

他问道：

“你带多少人去呢？”

“五个。剩下的人到 10 点钟换班。”

“好。你留四个给我来预备饭，摆桌子。我呢，我到藏酒的地方弄些酒来。”

后来我就去辨认那些荒凉的街道，直到那个对着平原的出口为止，为的是在那里布置我那几个哨兵。

半点钟之后我回来了。我看见马尔沙躺在一张伏尔德式的长椅上——他已经去了那长椅的套子，据他说：“我自己生性是酷爱华美的。”他向着火炉烘脚，一面吸着一枝香味充溢的上等雪茄烟。他独自一人躺着，两只手伸在坐椅两边的搁臂上，缩着脑袋，满面红光，双目闪灼不定，神气是快乐的。

在隔壁房里，我听见一阵盘碟的声音。他带着一种安乐的微笑向我说：

“事情真顺利，我在鸡埘里找着了红酒，在门口的石级底下找着了香槟酒，在菜地里的一株梨树底下，因为在风灯的光里那株树像是歪歪的，又找着了烧酒一一这烧酒，一共是 50 瓶道地的好白兰地。至于固体的东西，我们有两只母鸡，一只鹅，一只鸭，三只鸽子和一只在笼子里提出来的八哥儿，但是八哥儿却只剩下了一些毛，你可看见，这些东西现在正都在锅子里煮。这地方真正不错。”

我那时候正坐在他的对面。壁炉里的火焰烘得我的脸发烫。

“这些木柴，你在哪里寻来的呢？”我问。

他喃喃地说：

“好柴，一乘主人的讲究车子，就是车上的油漆喷出了这种火焰，你不是嗅得出那味儿吗！好人家！”

我笑了，我觉得他是个怪人，这小子，他接着说：

“瞧吧，今天是显灵节啊，我们要吃年夜饭！我在那只鹅的身上藏了一粒蚕豆，预备可以产出一个‘时王’；但是找不出王后，这真令人心焦！”

如同一道回声似地，我重述道：

“这真令人心焦。但是你叫我在这件事上面想什么方法呢？”

“自然要由你去找！”

“找什么！”

“找女客。”

“找女客……你真发痴了！”

“我既然在一株梨树下面找着了烧酒，又在门口石级底下找着了香槟酒；而当时并没有什么指导过我。现在说到你，要你找一个穿裙子的，这是应当的事。你去找吧，朋友。”

他的声气是那样庄严慎重，所以我竟不知道他是否在那里开玩笑。

我后来回答道：

“想想吧，马尔沙，你说废话。”

“在当兵的日子里我从不说废话。”

“但是你要我到哪里去寻女客呢？”

“随你的便，哪里都可以。在本村里总应当剩着两三个。你把她们弄出窝里，再带过来。”

我立起身来，因为对着那炉火真是太热。马尔沙接着说：

“你要我出一个主意吗？”

“要呀。”

“你去找本村教堂里的掌堂教士吧。”

“掌堂的教士？做什么？”

“你邀他来吃宵夜，并且央求他邀一个女客过来。”

“掌堂的教士！一个女客！哎哟！哎哟！”

马尔沙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庄重态度接着说：

“我不说笑话。你去寻掌堂的教士，把我们的地位说给他听。他应当很闷气，自然一定会来。但是要告诉他，说我们至少要找一个女客，一个像样子的女客，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对于本教区里的女信徒应当了如指掌。所以倘若地方上有一个女人可以供给我们，并且你交涉办得又好，那他一定会指点你。”

“想想吧，马尔沙！你想到什么事情上面去了？”

“伽仑士，这件事你可以办的很好，并且可以说是很新鲜。我们自然都知道寻快乐！我们又都是很出众很显贵的人。你把我们的姓名说给那长老听，叫他笑，叫他动心，叫他受引诱，叫他打定主意！”

“不行，这是做不到的事！”

他把那靠椅拖近我的跟前，末了，因为他认识我的弱点，这个无赖接着又说：

“你仔细想一下吧，干这件事要有胆量，说起来使人快活。将来在整个部队里都会传开来，会使你声誉卓绝。”

受了引诱的我，竟犹豫起来。他追着又说：

“赶快，小朋友，伽仑士。你现在是这队人的首领；能够去找本村教堂首领的，也只有你。

我央求你去吧，将来战事结束之后，我把这件事用诗记出来，送到《两世界杂志》上去登载，现在我预先向你许下这个愿。并且你对你手下的弟兄们很应当这样做一下。这一个月里，你叫他们走的路真够了。”

我站起来问他：

“掌堂教士的住宅在那里？”

“你从左手边第二条街拐弯，走完这条街，就是一条直通村外的通衢；再走完这条通衢，就是本村的教堂了。他的住宅就在教堂旁边。”

我出门时，他高声向我说道：

“你把今晚的菜说给他听，使他格外流涎。”

我居然没有费事，便在一座用砖块砌成的大而简陋的教堂旁边，找着了那位宗教家的住宅了。我举起拳头去敲那张没有门铃门环之类的门，里面便有一道洪亮的声音问道：

“哪一个在外面？”

我回答道：

“轻装骑兵团的上士。”

我听见了一阵开门栓和旋钥匙的声音，后来一个高个的大肚子的教士在我的面前出现——这教士胸部宽得像一个力士，一双大得怕人的手从那卷起了的袖子里伸出来，满面红光，像个正正经经的人物。

我向他行了军礼：

“早安，堂长先生。”

他原怕是歹人的诡计，或者什么意外，于是带着笑容回答道：

“早安，朋友；请进来。”

我跟着他走到一间红砖铺地的屋子里，其中烧了一炉小火，那火和马尔沙的柴火迥然不同。

他向我指点了一把椅子，然后对我说道：

“您有什么吩咐？”

“长老先生，请你允许我来先通姓名。”

于是我把我的名片交给他。

他收了，低声读道：“伽仑士子爵。”

“我们在这里有 11 个人，长老先生，五个人在外面守望，六个人住在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家。

这六个人就是坐在您跟前的伽仑士；还有彼得马尔沙、路易彭德雷尔、艾特来伊伯爵、名画师马苏里尼之子伽尔和青年音乐师约瑟海尔朋。我以自己的和他们的名义来央求您给我们做个面子，到我们那里同吃宵夜。这顿宵夜是庆贺显灵节的年夜饭，所以，堂长先生，我们想做得快活一点。”

那教士微笑了。他低声说：

“我觉得现在不大像是寻快乐的时候。”

我回答道：

“我们天天打仗，先生。一个月来我们死了十四个弟兄，昨天，又有三个躺在地上，这是打仗。我们时时刻刻在玩命，难道没有权利快乐地玩它一下！我们都是法兰西人，我们都爱笑，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笑。我们的祖宗，从前在断头台上都大笑过。今晚，我们想畅叙一下，不过却要像个样子，不许烂醉，您现在可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说得有理吗？”

他马上回答道：

“您说得有理，朋友，我很愿意过去陪客。”

接着他便高声叫人：“海曼司！”登时便有一个驼背脸皱令人生畏的乡下老婆子出来向他问道：

“有什么事？”

“我不在这里吃夜饭。”

“那您到哪里吃夜饭呢？”

“同骑兵团里的老总们吃。”

那时候，我真想说：“何妨带着您的婆妈同走，那末就可以看见马尔沙的怪脸了。”但是我却没有敢说。

我问道：

“在贵教区那些没有离开的信徒之中，您可看见有什么可邀的男客或者可邀的女客呢？”

他迟疑，思索，末了高声说道：

“一个也没有！”

我继续盘问道：

“一个也没有？想想吧，堂长先生，请您找一下子。请得到几个女客，那就很合礼节了，我赞成一对一对地请！您知道情形吗？面包店掌柜夫妇，杂货店掌柜……钟表店掌柜……皮鞋店掌柜……药店男掌柜和女掌柜……我们有一顿考究的菜，有酒，并且若是因而能给本村的人士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就很快活了。”

那堂长又沉思了好一会，随后才毅然回答道：

“做不到，一个也没有。”

我开始笑了：

“真糟！堂长先生，找不到一个‘王后’真没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菜里放了一粒大豆预备选‘王’。想想吧，找吧。难道没有一个娶了亲的村长吗？一个娶了亲的副村长吗？一个娶了亲的村董吗？一个娶了亲的小学教师吗……”

“没有，所有的女眷都走完了。”

“为什么？在全境之内，竟没有一个家境宽裕而有勇气的女眷，同她的家境宽裕的丈夫留着吗？倘若有，我们就可以过这种快乐了，因为在目下的环境里，对他们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大的快乐。”

但是那堂长忽然开始笑了，因为笑得太有力竟使他浑身动摇了，后来他高声说：

“哈！哈！哈！我替您办，耶稣，圣母，我替您办！哈！哈！哈！我们去笑个痛快。并且她们都会很快活，哈！哈！您驻扎在哪里呢？”

我于是用描摹的方法给他说明。他明白了：

“很好。那是贝尔丹先生的产业。半点钟以内，我可以同四位女客到那里去……哈！哈！哈！四位女客！四位女客！”

他和我出门了，一面始终笑个不住，在分手之时他不住地说：

“这个很行；半点钟内外到贝尔丹家里会面罢。”

我匆匆地回去了，心里却很诧异，很纳罕。

“摆几份杯盘刀叉呢？”马尔沙望见我便问。

“十一份。六个弟兄之外，再加一位堂长和四个女客。”

他发呆了。我却得意扬扬。

他重复地说：

“四个女客，你说是：四个女客？”

“我说是：四个女客。”

“道地的女人吗？”

“道地的女人。”

“那还了得！你真叫人佩服。”

“我接受这句话，我够得上。”

他离开了他的靠椅，打开了那张通到饭厅的门，于是我看见了一幅铺在一张餐桌上的洁白的桌布，三个系着蓝围腰的弟兄，绕着那张桌子布置一些酒杯和盘子。

“有几个女人会来！”马尔沙高声喊着。

于是那三个汉子跳起舞来了，一面还用力拍掌。

一切都预备好了，我们候着。我们几乎候了一个钟头。满屋里都被一种烤肉的香味所弥漫了。

百叶窗上的一声响，使我们全体同时跳起来。那个肥胖的彭德雷尔跑了去开门，后来不到一分钟，一个矮小的女修道士在门框儿里出现了。她是矮小的，皱纹满面的，精情畏怯的，向着这四个神情惶惑地瞧着她进门的骑兵团的弟兄们，一个一个地致敬。她的后面，有一阵棍子触地的声响，她一经走到这客厅里面，我便看见有三个顶着白帽子的老年面孔，一个跟着一个走近前来。但是她们各人的摇摇摆摆的态度却不一致，这一个偏右，那一个偏左。末了，这三个老妇人终于一拐一撑地都出现了，——她们都是因疾病而成残废的，并且老迈而变了形的，这三个无用的残废女人，这三个在圣白劳女修道士所负责的养济院里寄宿者之中，算是可以走路的孑遗。

圣白劳向她这几个残废女人转身望望，一副关注的样子；随后瞧见了我佩着上士的袖章，她便向我说：

“我真感谢您，官长，您念及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我们这些女人毕生很少快乐，所以您现在对于我们所施的，不仅是一种大快乐，并且同时是一种荣耀。”

我瞧见那堂长立在过道的黑影里尽情大笑。于是我也免不得跟着笑起来，尤其是瞧着马尔沙那副面目的时候。后来我指着一把椅子请她坐下：

“请坐，师太；承各位对于我们的菲薄的邀请赏光，我们承蒙赏光，真高兴。”

她在墙边取了三把椅子排在炉子跟前，把那三个老妇人引过来坐下，给她们去了拐杖和围巾，并且把这些东西一齐放在一只墙角里；随后，她指着那第二个，一个肚子很大的瘦子，她显然害着水肿病，一面说：

“这是波尔美老娘，她的当家人是因为从屋上滚下来跌死的，她的儿子是在非洲死的。现在她 62 岁了。”

随后，她又指着那第二个，一个脑袋摇晃不住的大个儿：

“这是让一让老娘，67 岁。她几乎看不见什么了，从前她在某次火灾里面烧焦了脸，又烧坏了半只腿。”

末了，她对我们指着那第三个，一个侏儒样的东西，双目有光，滚圆又带呆气，滴溜溜地向四周看。

“这是布托瓦，一个弱智人。只有 44 岁。”

我如同在什么公主之前一般，向她们三人致敬，末了，我转过身来向那堂长说：

“您真是，堂长先生，您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这儿的全体弟兄都感谢您。”

大家都笑了。事实上，马尔沙却不在内，他像是愤怒异常。

“我们的师太，饭菜预备好了！”马苏里尼陡然高声喊着。

我请她和堂长在前面走，后来我便扶起了波尔美老娘，挽着她的胳膊很费事地把她拖到隔壁的饭厅里去——因为她那个气球般的肚子像是比铁还要重。

肥胖的彭德雷尔扶起了让一让老娘，她却哼也似地来讨拐杖；而海尔朋那矮子指挥布托瓦那个傻大姐，向那肉香扑鼻的大饭厅里去。

我们一经和桌子上的那些盘子相对，那位师太便在自己的掌心里拍了三下，于是那些女人便用兵士举枪致敬的整齐态度，很迅速地各自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随后那神父从容地用了拉丁文来祈祷。

大家都坐下了，后来，两只鸡端出来了，端鸡的人却是马尔沙，因为他情愿伺候我们，免得共享这顿可笑的饭。

但是我高声喊道：“快拿香槟酒来！”于是一只瓶塞便像放过一响手枪似地砰地一样跳出来。虽然那堂长和女修道士极力阻挡，骑兵团里那三位弟兄，却各自举起酒杯向身边那三个残废女人的口里灌下去。

马苏里尼素来是一个随遇而安绝无崖岸的人，这时候用那最奇异的样子和波尔美老娘从容调笑。那个害水肿病的妇人，虽然不幸，神情却是愉快的，这时候装出一种尖锐的声音答复他，并且她身边那位男客的戏谑，使她那个大肚子笑得像是对桌子一起一落。海尔朋那矮子一本正经地来灌那傻大姐，那个素安本分的艾特来伊伯爵，只向让一让老娘询问养济院里的生活习惯和规则。

这位女修道士惶骇起来，她向马苏里尼喊道：

“哎呀！您快要把她弄得犯病了；请您不要弄得她这样笑，我央求您哟，先生。哎呀！先生……”

随后她便站起来，奔到海尔朋跟前，从他的手里去夺那只正压着布托瓦的嘴往里直灌的酒杯。

于是那堂长捧着肚子大笑，重复地向这位女修道士说：

“您让他干吧，偶尔来这么一回，并没有什么害处，请您让他干吧。’

上过了那两只鸡以后，我们又吃了那盘镶着三只鸽子和一只八哥儿的鸭；末了，那份鹅终于上来了，热气蒸腾，颜色黄得像金子一样，喷出一阵烤肉的脂肪香味。

波尔美老娘高兴了，拍起掌来。

让一让老娘对于那位伯爵种种问题停止回答，而布托瓦发出一些快乐的声音，半是叫唤，半是叹气，如同孩子们看见有人拿出糖果时所做的一样。那堂长说：

“您可以许我动手来割这只鹅吗？这类的手法谁也没有我熟悉。”

“自然可以，堂长先生。”

那位女修道士却说：

“我们能不能开一开窗子？她们都觉得太热啊。我知道她们一定都会难受。”

我转过头来向马尔沙说：

“请你把窗子打开一会儿。”

他开了窗子，外面的冷气进来了，使那些蜡烛的火焰动摇了，使那只鹅的热气在空中旋转了，而那位项颈上围着汗巾的神父却从容不迫地拎着鹅的翅膀。

我们瞧着他割那只鹅，现在，话也不说了，被他那双手的引人的工作引动了，看见这只金光夺目的肥牲口竟激起了一场新的食欲了——这牲口的肢体，一件跟着一件，从从容容落在那只盘子的酱色汁里面。

忽然，在这种叫我们垂涎凝视的境界之中，一响从远处飞来的枪声，由那扇开着的窗口传进来了。

我那样快地就立起来，竟使我坐的那把椅子立时即刻在我后面向地下一倒；末了，我高声喊道：

“全体上马！马尔沙，你带领两个弟兄去探消息。我在这里等你，5 分钟内外你务必回来。”

后来当这三个骑兵在黑暗之中跑远了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都跨上了鞍子在大门外等着，至于那堂长，那女修道士和那三个老妇人，都在窗口边露出他们那儿个惊惶失措的脑袋。

除了村外有一阵狗叫的声音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见。雨呢，早已经停止了；天气寒冷，很寒冷。不久，我重新又辨别明白一匹马的驰骋的蹄声，一匹折回来的单骑的驰骋的蹄声。

这原来是马尔沙。我高声向他喊着问：

“怎样？”

他回答道：

“什么事也没有，佛兰锁打伤了一个乡下老头子，因为他不肯回答口令，并且还继续朝前走，尽管有命令广泛通知过。现在，他们把他抬过来了。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吩咐把坐骑都牵到马房里，又派了两个弟兄去接其余的人，随后我仍然回到那房子里了。

于是，堂长和马尔沙连我三个人，抬了一个床垫到客厅里，预备安置那个受伤的人；那位女修道士撕破了一块饭巾，动手预备一点儿绷带之类，至于那三个失了主张的女人却都呆呆挤

在一只墙角里。

不久，我辨出了一阵刀鞘触地的零丁之声，于是拿了一枝蜡烛来给那些回来的弟兄们照一照路径；后来，他们出现了，抬着那个不动的、软的、长而可怕的东西——大概一个失了生命的人的躯壳总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把这个受伤的人，放在那张为他而设的床垫子上面，我看了一下，就知道那是一个垂危的人。

他喘着，并且排出那些由喉管每次收缩挤到嘴里再滚到口角边的血。他满身全被血盖住了！脸，胡子，头发，项颈，衣服，都像是在一个血坑里洗过浸过似的。并且这样的血凝在他身上，成了暗晦无光的，而且又沾了些泥泞，看起了真使人害怕。

这是一个老年人，身上披着一件牧人式的长大氅，偶尔他微微地睁开那双无光无神因惊骇而发呆的眼——我们每次遇见中了枪而半死半活地坠在猎人脚下的野味，总看见它们用这样因诧异因恐怖而痴化的眼，瞧着那个杀它们的猎人。

那堂长喊道：

“哎呀！这是白拉西德老爹，磨坊村的牧羊老人，他本是个聋子，这个可怜的人，所以当时什么也没有听见，唉！上帝哟！你们打死了这个可怜的人！”

那个女修道士已经给他剥开内外的衣衫，于是便细看他胸部当中的那个已经不出血的紫色小窟窿。

“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她说。

这个牧人惊人地喘着，每逢呼吸一次临终的气，总从口里排出一点血来，并且我们听见有一道可怕的和不断的格格之声，在他的喉管里直响到肺管里。

那堂长立在他的身边，举起自己的右手画一个十字，于是用一种迟缓的庄严的音调，念出那些洗濯灵魂的拉丁文。

他还没有念完，那老人便被一种短促的动摇所抽掣得左右转侧，如同他身上刚才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地。他再也不呼吸了。他死了。

我转过身来，便看见了一阵比这个可哀的人的垂危状态更为可怕的活剧：那三个丑陋的老女人，站在那里互相抱着，满脸惶恐骇怪的样子。

我走近她们的身边，于是她们便迸出一些尖锐的叫唤，一面却设法逃跑，如同我们又要去杀她们一样。

让一让老娘因为那只烧坏了的腿支不住，便直挺挺地倒下来。那女修道士丢开了那个死人，向她这几个被看护人的身边直跑，并且也不向我说一字，望一眼，连忙给她们披好了围巾，撑好了拐杖，把她们向门口推过去，让她们出了门，末了和她们一同消失在那样乌黑的深夜之中。

我当时明白，就是派一个弟兄去送，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仅仅就是刀鞘子的零丁之声，已经把她们惊得发狂呀。

那堂长始终瞧着那个死了的人。

末了，他回过头来向着我说：

“唉！”

# 林子里的逸事

镇长刚上桌准备吃饭，有人来报告说看林人带来了两个犯人在市政府里等他。

他立刻就去了。看到他的看田人何墟杜老爹真在那儿站着，而且一派认真神气，守着一对城里人打扮的男女。

男的是个胖老爷子，红鼻子、白头发像个驼背佬；而那个女人是个小个儿，穿着出客衣服的老太太，浑身圆滚滚的，而且很胖。她两颊发亮，用一只不信任的眼睛瞅着抓他们的公家人。

镇长问道：

“何墟杜老爹，怎么回事？”

这位看田人开始申述他的证词：

按平常的钟点，他早晨出去了，好保证完成他从香比乌林子到阿让特依的边界的巡回。除开天气晴朗，麦子长势顺遂以外，他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殊情况。可是这时候，正在中耕葡萄的伯勃台家的儿子叫起来了。

“喂，何墟杜老爹，到树林边上看看去！就在第一行灌木丛里，您会在那儿找到一对加起来130岁的鸽子。”

他照着指出的方向走过去，走进了树丛里，听到了说话和叹息声。这些使他想到会是一场有关风化案的现场。于是他蹑手蹑脚爬过去，就像去抓偷猎者那样。他逮住了现在这一对，当时他们正纵情于人类的本能。

惊讶的市长观察着这一对儿。那个男的看来60有余，而那个女的至少55岁。

他开始质询他们，先从男的开始，他回答的声音特别低，只能勉强听见。

“您的名字？”

“尼古拉·波澜。”

“职业？”

“针线商，在巴黎烈士路。”

“你们在林子里干什么？”

这个针线商不响，将头低到他的大肚子上，双手平贴着大腿。

这个镇长又说：

“您否认镇政府人员的指控吗？”

“不，先生。”

“那末，您承认。”

“是的，先生。”

“您有什么话要为您自己辩护吗？”

“没有，先生。”

“您在哪儿遇到您的同案犯的？”

“这是我的妻子，先生。”

“您的妻子？”

“是的先生。”

“那末……那末……你们不住在一起……在巴黎？”

“对不起，先生，我们在一起生活。”

“可是这……这……您是糊涂了，完全糊涂了，我亲爱的先生，到这儿来让人家那末逮住，在大田里，还是早上 10 点钟？”

这针线商人好像懊恼得要掉泪。他低声说：

“是她要这末的！我好好地对她说过这是犯傻，可是当一个女人脑袋里有点什么想法的时候……您知道……她不会认别的想法。”

这位很欣赏高卢人精神的镇长笑笑，又说：

“在您这案件里，这是原该发生的事的反面情况。如果不是她脑袋里有了那事儿，您就不会在这儿了。”

于是波澜先生一下子冒火了，他转过身对着他的女人：

“你瞧，你的那些诗把我们弄到了什么田地？嗯？我们这在哪儿？现在我们得上法庭去，我们这年龄犯了风化罪！而我们得为此关上店，丧失了顾客，搬出街区？我们这回该明白了吧！”

波澜太太站起来，不瞧她的丈夫，毫不忸怩地开始解释，没有多余的谦逊，也没有什么犹豫。

“我的上帝，镇长先生，我知道我是可笑的。您能不能允许我像个律师，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个可怜的女人那样，申述我的理由？并且我恳切希望您会让我们回家去，免得蒙受被起诉

的羞辱。

“从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在一个星期天在这儿认识了波澜先生。他曾受雇于一家针线商的商店，我呢，我是一家糖果店的小姐。我一想起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那时候我常常陪着一位女朋友到这儿来过星期天。她叫露丝·勒位格，我和她一齐住在皮加勒路。露丝有一个男朋友，而我没有。是他将我领到这里来的。有一个星期天，他笑着对我宣布第二天他要领一个伙伴来。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我回答他这是白费。我那时是很审慎的，先生。

“因此第二天，我们在铁路上见到了波澜先生，他当时身材很好。可是我已经决定不松口，我也真没有松口。

“我们这时到了伯枯。这时的气候真出色，真是撩人心意的气候。我呢，一碰到好天气就心烦意乱，现在也仍旧和过去一样，我就会变得发傻想哭，如果在乡下我就犯糊涂。那些绿茵啼鸟、迎风作浪的麦田、翩然掠过的燕子，芬芳的牧草和那些红罂粟花、雏菊等等，这些都使我变得醉醺醺的，就像不会喝的人面对着香槟酒一样！

“那天的天气真好，您用眼瞧的时候和用嘴吸气的时候真是感到甜美清新沁人心脾。露丝和西蒙一分钟也不分离地拥抱着！看着他们也对我们起着某种作用。波澜先生和我，我们在他们后面走着几乎不说话。当人不相知的时候，就找不到一点话来说。这汉子一副胆怯的神气，看着他的窘态使我好笑。我们这会儿走到了那个小树林里，这儿使人清新恍如入浴。人们全都坐在草地上。露丝和她的朋友打趣我们的神情严肃：您很清楚我不能是别的神气。后来，他们顾不上我们是不是在那儿就开始拥抱起来；而后他们很低很低的声音说话；而后他们站起来一语不发地走进了叶丛里。您评评看，我面对着这个初次见面的汉子，成了多傻的形像。我看见他们这么离开，感到了那么不安羞愧，这就鼓起了我的勇气。我于是开始谈话。我问他的工作，正如我方才向您说的那样，他受雇于一个针线商。我们于是闲谈了一会儿。这使他勇敢起来，他，这时他想采取一些越礼行动，可是我让他安分，而且更冷静了。是这么的吧，波澜先生？”

波澜先生不安地看着双脚不答复。

她接着说：“于是他明白了我是端庄的，这汉子，他开始和蔼有礼地追求我，按正人君子那样。从这天开始，也每星期天都来。他十分钟情于我，先生。我呢，我也很爱他，那时，很爱!以前，这是一个漂亮汉子！”

“简单说，9 月时他娶了我，而我们在烈士路开设了我们的店铺，营业不好，我们几乎无力开支郊游费用；后来就对此没有了习惯，脑袋里装满了别的东西。在买卖里对钱箱要比对花花朵朵考虑得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慢慢地老去了，成了平平静静的人，几乎不再想起爱情。当人们看不见缺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抱怨。

“后来，先生，生意变好了一些，我们对前途较有把握了！于是您瞧，我不太清楚从我这儿已经消逝了什么，实在说，我不知道！

“这时我开始像一个靠小笔年金过活的人做起梦来了。看见人家在马路中间拉着小车卖花会让我流泪。在我的围椅里，飘来的紫罗兰香气袭人，使坐在钱箱后面的我心跳！于是我起来走到门口去望屋顶之间的青天。当人们在街道中间看天的时候，天就像一条河似的，像条蜿蜒曲折降临到了巴黎上空的长河：燕子在中间穿梭来去像鱼群。照我的年龄说，这真是傻不可及，想这些事儿！可，您要怎么办？先生，当一个人工作了一辈子，这时临到了这种时候发现有好多事还没有去干过，于是，后悔了。噢！是的，后悔了！您想想，20 年间，我该能到树林子去过，像别人一样，像别的女人一样享受春光。我想象躺在叶丛之下和某某人相爱该是何等醇美！

我天天想这，夜夜想这！我梦想水上的月色，简直想跳到水里去。

“我起初不敢对波澜先生说这些。我知道他会为这嘲笑我，而且他会安排我去卖我的针头线脑！而且说实在话，波澜先生已经只跟我谈些不足道的琐事了。但是当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时，我同意完全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对任何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

“于是我决定了，并且建议他到我们熟悉的地方举行一次郊外野餐。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于是我们到了这儿，今天早晨 9 点钟。

“我呀，当我跨进麦田的时候，我感到全身都激动了。女人的心是不会老的！而且，真的，我看到的丈夫不是他现在那样，而是从前的他。这，我对您保证，先生，真而又真，我真醉了。我开始拥抱他，他之受惊简直比我去杀他还要厉害。他反复地对我说：‘你该是发疯了，你该是发疯了，今儿早晨。你中了什么邪？……’我不听他的，我只听我的心。于是我让他进到林子里去。……于是这样……我说的真话，亲爱的镇长，这都是事实。”

这位市长是聪明人。他站起来笑着说：“安安心心地走吧，太太，别再钓鱼了……别在那些树丛下。”

# 一家人

我要去看看我的朋友西孟·赖德樊，自从这 15 年以来，我一直没有会过他。

往年，这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的肝胆之交，人们愿同这样的人共度安静而愉快的长宵，对着这样的人，我们谈种种的心中密事，对这样的人，我们在款款而谈时会感到种种罕见的，敏锐的，机智的，体贴的主意，都是从那启沃心灵并且使之自安的好感发生的。

我们在多少年之中几乎没有分离过。我们一同生活，旅行过；一同幻想，空想过；对于那些相同的事物，有过相同的留恋和好尚，并且一同赞美过相同的书籍，一同领悟过相同的作品，因为相同的感触一同动过心。常常只要彼此互换眼色，便可以因那些我们完全了解的相同事物相视而笑。

随后他成了家。他陡然娶了一个从外省到巴黎来觅未婚夫的青年女子。那女子是瘦削的，黄发的，双手拙陋的，双目清浅却又无神，声音鲜润却又笨拙，和那些成千成万待嫁的玩偶是一律的，但是她怎会笼住了这个聪明而又精细的汉子呢？这类的事世人能够懂吗？他大概那时候希望幸福，那种倚傍在一个柔和忠实妻子怀抱中的、简单甜美而又长久的幸福，这一切，他在那个淡黄头发的少女的透明顾盼里隐约见到了。

他那时候却没有想到，一个勤奋的、有生气的和活跃的男子，一经明白了这种愚蠢现实境界以后，就会对什么都乏味了；除非他糊涂到了什么都不懂的那步田地。

我现在可以看见他成了怎样一个人呢？仍然是活泼、聪明、喜笑颜开和劲头十足的吗？或者是被外省生活化成没有气力的呢？一个人在 15 年之中是可以变的。

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我正从车上下来，一个胖子，一个红光满面大腹便便的大胖子，张开一双胳膊向我跟前跑过来，一面喊着：“佐治。”我和他吻了颊，但是我竟认不得了。随后我茫茫然喃喃地说：“呵呀！你没有瘦呀。”

他带着笑声答道：“这有什么法子呢？安稳的生活！吃得好！睡得好！吃饭睡觉就是我的生

活：”

我向他端详，在那副宽大的面孔上寻找往昔可爱的轮廓。仅仅那眼睛并没有变样子；但是我找不着从前那种神采了，于是我独自思量：“倘若眼睛的神采真是思想的反射，那么现在这个脑袋里的思想，不会再是从前的那种了，不会是我从前那样深知的那种了。”

那双眼睛依旧是有光芒的，充满着愉快和友谊；但能够像语言一样表现一种灵魂价值的那种聪明的清朗神采却不见了。

忽然西蒙向我说：“看呀，这是我两个大孩子。”

一个十四五岁已具妇人雏形的大女孩子，和一个十二三岁身着中学生衣服的男孩子，用一种扭捏笨拙的神气走近前来。

我喃喃地说：“这就是你的吗？”

他笑着说：“一点也不错。”

“你究竟有几个呢？”

“五个，还有三个在家里没有出来。”

他用那种高傲的，满意的，类乎夸耀成功的神情这样回答我；而我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像兔子躲在笼里似的，成双蹲在外省住宅里而专以制造孩子为事的天真而高傲的复制者，感到一阵混杂了轻蔑的深刻怜惜心。

我登上了他亲手驾御的一乘马车，于是我们便穿城而过——那过于冷落的城，真是打着瞌睡而黯淡的，除了几条狗和两三个女仆以外，街上并没有活动的人和物。偶然间看见一两个小店的老板，在各人的门口脱帽致敬；西孟答了礼，接着就向我报了姓名，这大概是对我证明他能够从姓名上认识所有的居民罢。

随后我便想到他一定在梦想省议会的事，这本是一切在外省闲居者的迷梦。

我们一下就穿过了城里，于是那车子走到了一个仿佛像是公园的园子里了，随后便在一所有几座塔楼俨然可以混充别墅的住宅前面停住。

“这就是我藏身的窟隆。”西孟说。

他之所以要这样说，就是想得到一番恭维，我回答道：“真是好的很。”

在门前的石级上，有一个太太出现了，她的衣饰和发髻都是为接受人客的拜访而打扮的，并且还预备了一些为接受人客拜访而用的词句，这并不是 15 年前我在教堂里见过的那个淡黄头发而神情呆钝的青年女子。她成了一个浓装艳抹的胖妇人——这类妇人，没有年纪、没有特点、没有风韵、没有灵魂、没有一点构成女子所必具的条件。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娘，一个平凡的胖娘，那种多子的娘，那种人性的牝马，那种除了子女和厨房里的帐簿以外，心里绝无别样记挂的肉机器。

她对我说了些欢迎的话，接着我就走到了门里的过道里面，其中，西孟那三个小一些的子

女，如同一些消防队员在一个市长跟前排列成行听候检阅似的，按着高矮排成一线。

我说道：“啊！啊！这就是那些在家里的吗？”

西孟眉飞色舞地唱着他们的名字：“让，约瑟芬和恭特朗。”

客厅的门是开着的。我走到里面，便望见一把大围椅的当中，有什么东西正在那里发抖，原来那是一个人，一个瘫了的老年人。

赖德樊太太赶到我跟前说：“这是我的祖父。他老人家有 87 岁。”

随后她便在这个发颤的老翁耳朵边高声喊着：“这是西孟的一个朋友，祖父。”

这个老爹使了一阵劲给我道早安，于是呀呀地说：“哇，哇，哇，”一面摇着自己一只手。

我回答道：“你太客气了，先生。”

于是我就向一个座位上一倒。

西孟进来了；他笑着说：“啊！你认识了老爹，他老人家是个非常的人；这就是孩子们的散心的事。他真好吃，朋友，每顿饭总吃得要胀杀自己。倘若我们任凭他自由吃东西，你就真想不到他会吃成什么样，但是你就会看见，你就会看见。他痴心望着那些甜东西，如同那就是一些姑娘似的。你从前永没有撞见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你等会看罢。”

随后有人引我到卧房里去，让我梳洗，因为吃晚饭的时刻已经快到了。我听见楼梯上面有一大阵脚步声，于是回头去看。所有的男女孩子，都在他们的父亲的后面列队跟着我上楼，这大概是给我做面子罢。

我卧房里的窗子，正对着那片平原，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那俨然是一个野草和麦田所成的大海，既然看不见一株树，也看不见一座山，我想这就是这所住宅里所应有的生活的恼人而凄凉的写照。

一阵铃声响了，这是叫吃晚饭了。我下了楼。

赖德樊太太用一种举行仪式的神情挽着我的胳膊，于是便走到饭厅去。一个男仆推动那老翁的围椅，一直送他到他那份餐具跟前，那老翁费着气力侧转那个颤巍巍的脑袋，用贪婪好奇的眼光，对着那些点心糖果，从这边看到那边。

于是西孟擦着手掌说：“你就会找到使你开心的事。”

并且所有的孩子们，懂得他们会拿这个老爹贪馋的怪样子给我看，便同时笑将起来，至于他们的娘，却低耸着双肩一面微笑。

赖德樊用双手做成传声筒的样子，开始向着那老翁喊道：“我们今晚有牛乳甜稀饭吃。”

那老祖宗的皱脸生了光彩了，并且从上到下颤动得更厉害了，以表示自己已经明白和高兴。

我们终于动手吃饭了。

“看罢。”西孟低声说。

那老爹不爱汤，拒绝不吃，旁人因为健康关系便来强迫他；于是那个男仆使劲拿那盛满了的汤匙插入他口里，他为着拒绝吞咽这样灌下来的汤，便使劲喷出口外以致溅到桌上，溅到同桌的人身上。

那父亲在那些孩子的捧腹态度之中，很高兴地说：“他是不是怪像呢？这老头子。”

在这顿饭的整个时间里，旁人只注意他。他恶狠狠瞧着那些搁在桌上的盘碟。并且用他那拼命地摇晃的手，勉强去抓，勉强去拖到自己跟前。人们拿那些东西，放在他几乎伸手可触的地方，去测看他那些狂热的劲儿，看他对于那些食品颤动着使劲，还有他全身从眼口鼻表达的无望呼吁。末了他因为渴望而口涎流到了饭巾上面，一面发出一些不可辨别的不平之鸣。于是那一家人因为这种可憎的奇异的折磨而开心了。

后来，有人在他的盘子里搁了很小很小一片儿食物，他便用一种激烈的饕餮样子吃着，为的是可以快点儿再得别样东西。

那份甜稀饭到了的时候，他几乎满身抽掣起来。他急得哼了起来。

恭特朗向他高声说：“您已经吃得太多，不给您这东西了。”

于是他们假装一点甜稀饭也不给他。

这时候他竟开始哭了。在那些孩子们一齐大笑的时候，他一面满身发抖一面哭得更厉害了。

终于，有人将他那一份，很小的一份给了他，他咽下第一口这种点心，我们便听见他喉管里有一阵可笑的并且表示犯馋的声响，便看见他颈部上有一阵类乎鸭子吞咽一块过于宽大的物件时的动作。

随后，他一经吃完，便开始顿脚再要。

我对着这个可怜而又可笑的饿鬼道里的人，不禁动了恻隐，于是为他请愿：“瞧罢，再给他一点甜稀饭行吗，”

西蒙回答道：“唉！不行，在他这样的年纪，吃得太多，就会于他有害。”

我便不作声了，只品味这样的论调。唉！伦理，逻辑，审慎！在他这样的年纪！而他们因为顾虑到他的健康，竟然限制这种还依然可以享受的唯一快乐！他的健康，这堆发抖而又不能行动的残物，他仗着健康做什么用呢？所谓消耗他的时日吗？他的日子吗？几天呢，10 天，20 天，50 天或者 100 天？为什么？为他吗？或者为他这种衰弱的饕餮活剧在这一家人里多保留一些时候吗？

在这一生里，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什么也没有。他只残存着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喜悦，为什么不拿这最后的喜悦全盘给他，不拿这最后的喜悦给他到那因此而死的一天为止。

随后，我在斗完了一阵长久的纸牌以后，便登楼到我卧房去睡，我那时候真是伤心，伤心，伤心！

末了我立在窗口。窗外除了某一处树上有阵很轻柔的呢喃鸟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那只

鸟这样在黑夜里低声歌唱，应当是为着使它那只孵着鸟卵而熟睡的雌儿，感到一种摇篮式的起伏摇曳的作用。

于是我想到我那可怜的朋友那五个孩子了，——他本人现在该在他那个丑恶的老婆身旁打呼噜了。

# 友人约瑟

像常有的事一般，这两个朋友自从出了中学校以后，就没有会过面了。某一天晚上，他们在交际场合相遇，彼此都已老迈，两鬓斑白，一个已经成家，另一个还守着独居的生活。他们在这一个冬天里，亲密地互相往来。

梅陆尔先生是一个小贵族，每年之中，在巴黎住 6 个月，在自己那所杜白乡的别墅住 6 个月。他早就娶了附近的一个贵族女儿，一径在无所事事的那种汉子的懒惰境界里，享受一种安闲的生活。由于性情思想都是安定沉着的，既不孤僻愤世，知识追求上也无闯劲，所以他的光阴，竟完全是耗在伤心往事和蒿目时艰上面，他并且重复地向他妻子说：“上帝，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政府底下过日子啊！”她却只抬头望着天，有时偶尔也用手做一个强有力的同意的表示。

在精神上，梅陆尔太太仿佛和她丈夫是相似的，如同他们是兄妹一样。她从传统的思想方面，知道世人第一着是要尊敬教皇和国王！

所以她虽然不认识他们，却用一种诗的热忱，用一种遗传的忠信，用一种良家妇女的情感，真心地爱戴他们。她的性情，即使在心灵最深处也都是仁慈的。她始终没有得过儿女，一直视之为憾事。

当梅陆尔先生在一个跳舞场会中遇见了他那老同学约瑟·穆罗茶的时候，他从这个遇合感到了一阵深刻而天真的快乐，因为他们在童年时代，是很友爱的。

他们在互相惊叹了年龄催人老大年老体衰之后，便谈到了彼此的生活。

约瑟·穆罗茶本是法国南部的人，现在正任本乡的州参事，他坦诚热烈，活泼尽兴地谈着，将他自己的思想毫不掩藏地说出来。他是共和党人，这种共和党人的血统，使许多胸无城府的小伙子为自己制定了一种不必客气的规定，甚而至于因语言上的矫矫不群动辄弄到粗暴的地步。

他到了他朋友的家里，尽管他种种见解是先进派的，但是却因为他的性情悬挚、平易，所以立刻被人欢迎。梅陆尔太太高声说道：“多可惜！一个这样有趣的人！”

梅陆尔先生用一种沉重而亲密的态度说：“您想不到您这是对我们国家不利。”然而他却很爱他；因为世上的交谊，再没有比童年的知己在暮年重逢的交谊更坚固了。穆罗茶和他们两口子开开玩笑，叫他们做“好乌龟”，并且有时候，竟任性地高声攻击那些落后的人，攻击成见和传统的思想。

当他悬河似地开始他那种德谟克拉西式的雄辩的时候，这一对局促不安的夫妇，出于礼貌和世故，只好都默默无言。随后那丈夫为得避免种种冲突起见，极力拿话岔开。他们只用亲密的眼光，看着约翰·穆罗茶。

夏天到了，梅陆尔西口子异常高兴，邀请他们那些朋友到自己的杜日乡的别墅来。那真是一种亲热而道地的快乐，一种正派人而兼乡下财东式的快乐。他们每次都亲自到下一个车站去

接他们，用自己的车子去载他们，希冀他们会称赞自己的住处、植物、这个省的道路状况、乡下人房屋的清洁、田野间所见的牲畜的茁壮，和一切在地平线上摆着的东西。

他们叫人注意自己那匹每年分担一部分农种的马跑时迈的是一种惊人的快步，并且焦躁地等候新客人对于他们的家宅的意见；他们两口子对于极不关重要的字眼都敏感，对于哪怕最小的美意都感激。

约瑟·穆罗茶收到了他们的邀请信，随后便报告他的行程。

这两口子到了车站上，都因为他的光临而眉飞色舞。

约瑟·穆罗茶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们，便用一种使他们增添满意的活泼态度，从车上跳下来，与他们握手寒暄，他用的那些客气话，竟使他们心醉了。

沿着那条大路，看见树木有那样高，禾苗有那样好，马匹有那样快，他都表示惊异欣然。

在那别墅前面下了车，梅陆尔先生便用一种友好的庄重态度向他说：

“现在，你到了你自己的家里了。”

约瑟·穆罗茶回答道：

“谢谢你，好朋友，我知道。并且我对于自己的朋友是向不客气的。我明白款待宾客只有这个办法。”

随后他到了他楼上的卧房里，说是要去照乡下人打扮一下，末了他身着一套蓝布衣裳，头戴一顶游船式的平顶草帽，脚穿一双黄的皮鞋，一副半醉的巴黎人的洒脱样子。带着这一套乡村服装所显出来的那种在他认为应时的泰然和自然的神气，他仿佛也像是格外随和一些，格外快乐一些，格外亲热一些。然而他这种新的服装，却略略使梅陆尔先生两口子感到不快，他们即使在那些属于自己产业的地段里，也素来必恭必敬，仿佛他们姓氏上所冠的那个贵族记号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就是在亲密的道伴里头，也非彬彬有礼不可。

午饭之后，他们便去参观那些农庄，这个巴黎人弟兄式的口吻，使那些满腔敬意的乡下人发呆了。

本区教堂的堂长，在傍晚时到那别墅里进晚餐，这是一个老年的教士，星期日的晚餐常客，这一天，他们因为尊敬新客，特地叫人请他过来。

约瑟瞧见了他，便拿眉头一皱，随后诧异地瞧着他，如同那是一个索未被他逼视过的异种，一个稀有的生物似的。在这餐晚饭的过程中，他说了一些思想自由的故事，在亲密的交谊里，这本是通行的，但是因其当着一个宗教家的面，竟使那两口子仿佛难以为情似的。他在称谓里绝不按照习惯称他做“神甫先生”，仅仅只用“先生”两个字；他用哲学对于世上种种迷信的观点，去窘那位堂长。他口称：“您的上帝，先生，是在那些应受敬重者之内的，但是却也在那些应受讨论者之列。我的上帝名叫‘理性’：他以前无论在什么时候，一直是您的仇敌……”

梅陆尔两口子大失所望，极力将议论岔开。那堂长走得很早。

于是梅陆尔从容地说：

“你刚才对于那个神甫，不是略有过当的地方吗？”

但是约瑟立刻高声说：

“它很妙，这场讨论！我哪会为用这场议论招待教士而不安。你得知道，并且，你倘若以后在吃饭的时候，不再拿那老头儿来窘我，我就欢喜不尽，你们尽管尽量在星期日和工作日差遣他，但是不必把他介绍给朋友，什么东西！”

“朋友，但教士那种圣洁的性格……”

约瑟·穆罗茶岔着说：

“是的，我知道，应当拿他们当做一些受旌表的乡下贞女看待！我早已认清楚了，好朋友，到了那些人尊重我的主张的时候，我也会尊重他们的主张！”

这一天算是结束了。

梅陆尔太太第二天早上走到客厅里，便看见那桌上有三份使她却步的日报：一份是《伏尔泰报》，一份是《法兰西共和报》，一份是《公理报》。

立刻，那个始终身着蓝衣的约瑟·穆罗茶，在门限边出现了，一面还细心地读着一份《强硬日刊》。他高声说：

“在这里面，有罗时伏诃的一篇出色的文字。这个果敢的人真可惊。”

他用高声朗诵地读那篇文章，着重那些俏皮话，如此兴奋以致没有注意梅陆尔先生已经到了那客厅里。

梅陆尔手里拿着两份日报：一份是《高卢人报》，他自己看的；一份是《晨钟报》，他妻子看的。

那位反帝制的舆论界巨擘的这篇热烈文字，这时候被人用激烈的态度以法国南部的口音高唱出来，其中一阵阵的活跃、厚颜、刻毒和破坏性的字眼，在这座宁静的客厅里头格外来得响亮，震动了那些直垂到地的旧窗帏，大有压倒那些墙壁，那些绸面靠椅，那些自从百十年来没有搬动过的庄严家具之势。

那两口子一坐一立，带着惊惶的样子听他说，竟气愤得一下也不动弹。

穆罗茶如同点燃了烟火架上最后的一枚花炮似地，喊出了最后的俏皮话，随后便用一种得意的态度高声向他们说：

“唔？不是很有劲吗，这篇议论？”

但是他忽然瞧见了他的朋友所拿的那两份报纸，气得目瞪口呆，随后他撒开大步向他跟前走，愤愤地问道：

“你要这些报纸做什么用呢？”

梅陆尔先生迟疑地回答道：

“但是……这是我……我看的日报！”

“你看的日报……这是，想想吧，你给我开玩笑！你看看我的报吧，那样一来，你就使我欢喜了，并且可以解放你的思想。至于你这些报，我有对付的办法……”

于是他在他那位主人措手不及的时候，一把抓住他那两份报纸，拿着向窗子外面一扔。随后他庄重地将《公理报》塞在梅陆尔太太手里，将《伏尔泰报》交给她的丈夫，而自己却向一张靠椅上一倒，去看他那份《强硬日刊》。

那两口子因为礼貌的关系，假装看了一下，随后他们将这些共和派的报纸还给他，他们觉得自己的指头和这些报纸相触，简直是中了毒似的。

于是他开始笑了，并且高声说：

“将这宗营养料吃上一个星期，看我来改造你们的思想。”

八天之后，他果然统治了这一家人。他闭门拒绝那神甫，但是梅陆尔太太却秘密地去看他；他禁止《高卢人报》和《晨钟报》进这别墅的门，但是却有一个仆人奉命秘密到邮局去取，并且遇见他走到客厅里，便有人拿这些报塞在躺椅的枕垫下面；他随心所欲地处理一切，始终兴致勃勃，始终天真轻信所用的始终是一种全权在握并开朗乐观的独裁方式。

梅陆尔先生的其他的朋友们，也应该快来了，这都是一些信仰旧教和旧法兰西王的人。他们两口子都认为这种遇合是不可能愉快的，却又不知道如何对付；末了，他们在某一天傍晚，告诉约瑟·穆罗荼，说是他们两口子非走开几天去办一件小事不可，并且央求他独自蹲在那儿。他并不惊讶，并且回答道：

“很好，对我这是一样的，我可以尽量在这里等你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过：至交之间，无须用其客气。你们去办正经事是很对的，还用说吗！为这件事我不会拘形迹的，决不会；在你们这里我很自如。去吧，朋友们，我等侯你们回来。”

梅陆尔先生两口子在第二天就动身了。

他始终等候他们。

# 高山小客店

建在截断了白皑皑山峰的冰川脚下的，在那些裸露出岩石的峡谷中的施瓦伦巴赫小客店，它和阿尔卑斯省所有这一类的木造小客店一样，是一所供沿着让米道过来的旅客住的宿店。

它有 6 个月是开放营业的，让·欧塞一家子住在里面；而后等到积雪堆满了小山谷，并且快要使人无法从罗艾区下来时，那位父亲带着母女俩和三个儿子就走了，只剩下老向导加斯帕·阿里和年轻的向导于里奇·坎西看房子，带着大狗沙姆。

这两个人带着狗在这个雪筑成的监牢里要一直呆到开春，在他们眼前只有一片无垠的白色巴姆宏山坡地。他们被围在苍白发光山峦之中，被幽闭禁锢在里面，埋在他们周围不断升高的

雪下面。这雪裹住了山屋，要窒息它、压塌它，堆到了屋顶上，堵死了窗户封死了门。

这天到了欧塞一家搬回罗艾区的日子，冬天已经逼近了，下山日益变得危险。

由三个儿子牵三头骡子走在前面，驮着他们的衣裳行李。后面是母亲约阿纳·欧塞和她的女儿，她们骑在第四头骡子上跟着上路。

做父亲的跟在他们后面，由两个看房人陪着。他们要陪着这一家子，一直送到山坡顶上的下坡路口。

他们先按等高线，绕着在旅舍前展开的岩石下的小湖走。这个在岩下的大凹洼里的湖，现在已经彻底冻住了。而后他们将顺着一条清清楚楚，像一条长毡一样的小峡谷走，周围都是俯视着的雪巅。

一片阳光倾泻在这片发光的白色冻原上，耀眼欲盲而寒冷的光焰照着它，在这些山的海洋之中，看不到一点生命，在这无垠的荒原里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点声音来扰乱这儿的深沉寂静。

那个长腿的大个儿瑞士人于里奇·坎西渐渐将那个父亲欧塞和老向导加斯帕·阿里甩到了后面，去赶那头驮着两个女人的骡子。

那个年轻的女的看见他来了，用似乎忧伤的眼光招呼他。这是一个小小的金发乡下姑娘，她的乳白色双颊和淡色头发好像已经因为长时间逗留在冰雪之中而褪色了。

在走近了驮着她的牲口时，他放慢了步伐，将手搁到了骡子屁股上，那位母亲欧塞太太开始和他说话，一面一桩桩地交待无止无终的度冬指示。他是第一次留在上面，而那个老阿里已经在雪下面的施瓦伦巴赫度过了 14 个冬天。

于里奇·坎西听着，并没有听懂了的神气，还总是看着那个年轻姑娘。不时地答一声："是的，欧塞太太。"可是他的心绪好像很远，他平静的面容始终不动声色。

他们到了窄长的多伯湖，冻结了的湖面平展展地从谷底伸出去。右边在维德斯露培丘陵地带上边，傍着庞大的罗培恩冰川剥离出来的峰群，耸立着多盆峰，露着它黑黝黝的陡立岩石。

到他们走近了罗艾区下坡的始点让米坳口时，他们就可以看到了瓦莱州、阿尔卑斯省的广阔地平线，它隔在他们与罗纳河的宽深河谷之间。

远处是高低参差的皑皑群山；有尖的，有平的，都在阳光下发亮，长着两只尖角的米沙培山，巍峨庄严的魏士峰，高而可怕，常致人死亡的切尔维峰，还有风骚秀绝的白齿山。

在他们下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洼地，在骇人的深渊底部，他们可以看到罗艾区。那儿的那些房屋像一些撒在这个大裂口里的沙粒，裂罅的这头被让米隘口封住了，另一头朝罗姆河敞开了出路。

到了小路边上骡子就站住了。这条小路沿着右边的山盘旋曲折，变化万千，蜿蜒而行一直到这个山脚下几乎看不出了的小村子里。这两个女人跳下来站到雪地里。

那两个老人也到了。欧塞老爹说：

“我们走了，上帝保佑并祝你们勇敢，来年见，朋友们。”

阿里老爹也重复说：“来年见。”

他们相互拥抱。接着轮到欧塞太太伸出了两颊，而后那位年轻姑娘也一样做。

等轮到了于里奇·坎西时，他在卢伊丝的耳朵里低声说道：“别忘了山上的人。”她回答得这末低，以至他只能猜到而听不到。让·欧塞又说一次：

“走啦，上帝保佑，并祝身体健康。”

于是他走过这两个妇女前面，开始往山下走。经过第一个拐弯之后，三个人很快就看不见了。

这两个男子汉也回过头来向施瓦伦巴赫走。他们并排慢慢地走，一句话也不说。这就完了，他们将单独面对面地过上五个月。后来加斯帕·阿里开始讲他在另一个冬天的生活。那时他是和米谢尔·卡诺儿一起过冬的，要卡诺儿再这末干一冬已经太老了，因为在漫长的孤寂里任何事故都可能发生。此外他们不曾烦腻过，关键就在于定下心来，终于会想出些散心的办法游戏和消遣的。

于里奇·坎西听着，两眼低垂，思绪跟随着那些循着让米山道迂回小径下去，回到村子里去了的人们。

不久他们就望见了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客店了，它在惊心动魄的雪浪脚下，小得几乎成了一个黑点。

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那条大卷毛狗围着他们蹦蹦跳跳。老加斯帕说：

“好啦好啦，孩子，现在我们没有女人了。该做饭了，你去削马铃薯吧。”

于是两个人都坐到木头高凳子上，用汤浇面包吃。

第二天的早晨，对于里奇显得特别长，老阿里坐在炉子前面，一边抽烟、一边吐痰，这时这年轻汉子从窗户里眺望着房子对面发亮的山峦。

下午他重温了昨天的旅程，从地面上重觅驮那两个妇女的骡子的蹄迹。后来当走到了让米隘口时，他趴到了山峰边上，望着罗艾区。

虽然积雪已经十分逼近山岩深凹处的村庄，但还没有把它埋设在积雪下面。从上面望下去，那些矮矮的房子，好像成了铺在一片牧场里的一块块方砖。

小欧塞姑娘现在已经到了这些灰色房舍中的某一个地方了。但是在哪一处呢？于里奇·坎西发现自己相距太远了，已经没有可能一幢幢看清楚。他多么希望能乘时间还够时下去一趟！可是太阳已经躲到维尔德吕培尔的主高峰后面了，于是年轻人折了回来。那位老爹在抽烟，看到他的伙伴回来了，他提议玩会儿牌；他们面对面地在桌子两边坐了下来。

他们玩了很久的卑士格①，后来喝完汤就睡了。

①卑士格，一种扑克牌游戏，首先凑成同色的 K、Q 者为胜。

以后的日子和第一天一样，晴朗而寒冷，没有下过新的雪。老加斯帕用监视翱翔在冰峰顶上的老鹰和罕见的飞鸟打发时间，于里奇则有规律地巡回到让米隘口去凝视那个村庄。然后他们玩纸牌、掷骰子、耍骨牌、赌些小东西的输赢来增添乐趣。

一天早晨，第一个起来的阿里叫醒了他的同伴。一阵像絮沫的轻而深厚的浮云悄悄地向他们袭来，渐渐地将他们裹到了一层厚厚的泡沫层里。这样过了四天四晚。他们被迫卸下了窗门，挖开了一条槽，留出踏路才能走到这层冰屑上面，经过 12 小时的冻结，冰已经变得比风化了的花岗石还硬。

从这时起，他们过的是囚犯般的日子，几乎是不出户。他们分配安排了日常工作。于里奇承担了洗涤、清扫等等卫生清洁工作。劈柴也由他承担，而加斯帕·阿里则做饭、烧火。他们在规律而单调的工作中间穿插了长时间的玩牌和骰子。他们都是冷静沉着的人，从不争吵。他们也从来没有不耐烦过，脾气坏过，也没有尖言尖语过，因为他们做好了在山上过冬蛰居的准备。

有几次老加斯帕拿起了他的枪去找岩羚，他常常能打到。这就成了施瓦伦巴赫旅舍的节日和盛大的鲜肉宴会。

一天早晨，他就这样出去了。户外的温度表标志着零下十八度。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这个猎人希望能在维德斯露培邻近堵住那些畜生。

于里奇独自在家，一直睡到了 10 点钟。他是一个天生的睡汉，但是在总是热心而且早起的老向导面前，他丝毫不敢纵情于自己的癖好。

他和沙姆一同慢吞吞地吃午饭，这狗也是日日夜夜在炉火前面消磨它的时日；后来他感到有点儿发愁，也有点儿被孤寂骇住了，为盼望每天的牌局的念头攫住了，因为人们就是会为不可抗拒的习惯所控制。

于是，他走出去迎他的伙伴，这位该在 4 点钟的时候回来。

雪已经铺平了整个儿深深的山谷，填平了那些裂罅，抹平了那两座湖，在山岩上衬上了一层厚絮，在巍巍的山峦之间构成了一个规整的、白色耀眼的冻结了的巨大水槽。

于里奇已经有三周没有再到陡岩边上去，从那儿去眺望村庄了。他想在爬到维得斯露培的斜坡之前就从那儿折回来。罗艾区现在已经安然在雪下面了，裹在这件白色大衣下面的那些房屋是无法辩认的。

后来，他向右转弯找到了罗培恩冰川。他一边用铁棍敲打硬得和石头一样的冰，一面跨着山里人的大步子朝前走。他用锐敏的目光在这无边莽原里寻找在远处移动的小黑点。

他在走到了冰川边上时停下了，一边自忖那个老人是不是曾走过这条路；而后他开始沿着风化的岩石，更加心神不定地加快步伐前进。

天色晚了，雪变成了玫瑰色的，一阵阵干而冻人的风刮过积雪的晶面。于里奇发出一声刺耳振荡的长啸。那啸声在沉寂的群山寥寞中飞翔，仿佛在海涛上的鸟叫，它在那些冰屑砌成的深厚不动的波浪上奔驶，传到了遥远的去处，而后它消失了，没有一点回答。

他继续朝前走。太阳落到那边的山峰后面去了，天空仍然被它的回光照得发紫，

但山谷深处已经是灰沉沉的了。这个年轻人突然感到一阵惶惑。仿佛这些山峦的沉寂、寒冷、荒凉和冬日的死亡都走进了他的身体，将止住他的血流，凝冻他的血液，冻僵他的四肢，将他变成一个凝冻不动的生物。于是他跑了起来，朝家里逃回去。他想：那个老人大概当他不在家的时候回来了，他选的另外一条路，这时他正坐在火前面，脚下躺着一只死羚羊。

不久，他就看到了旅舍。从那儿没有一点儿烟出来。于里奇跑得更快了。他打开门。沙姆扑过来欢迎他，但是加斯帕·阿里没有回来。

惊惶的坎西原地不动转，好像他在等待发现他的伙伴躲在那个角落里。后来，他生起了火，煮上了汤，一面总在期待那位老年人回来。

他不时出去想看看他是不是会出现。夜晚降临了，这个从山中惨白的夜晚，青白色的夜晚，在天边上照耀着一勾黄色的娥眉新月，它正将落向那些山峰后面。

这个年轻人转回来，坐下烤着双手双脚，设想种种可能的意外。

加斯帕也许是掉进了一个窟窿里，折断了一条腿，跨空了一步，拧了脚脖子。因此他躺在雪里，困住了，冻僵了，心里焦急．绝望，也许正在呼叫求救，使尽了力在寂静的黑夜里呼叫。

但是在哪里呢?山是这么大，这么崎岖，环境这末危险，尤其是这个季节，在这个广阔地域里走遍各方找一个人，得有十个二十个向导，走上七八天。

然而于里奇·坎西决定加斯帕·阿里如果到午夜和早上 1 点钟还不回来，他就和沙姆一同出发。

于是着手准备。

他在一个口袋里装上了两天的粮食，带上他的钢钩子，围腰绕上一根细而结实的长绳，检查他用来在冰里凿梯级的铁钎和斧子情况，此后他就等待。火在壁炉里燃烧，那条大狗在熊熊的火光下打鼾，时钟仿佛是个心脏，在它的木头共鸣盒子里有规律地的哒响。

他等待着，耳朵惊醒地听着远处，当微风掠过屋顶和墙的时候，他一阵寒噤。

钟敲午夜了；他颤栗起来。而后因为感到正在发抖和惊惶，他将水坐到了火上，以便上路之前能喝上一杯热咖啡。

钟敲 1 点的时候，他站起来，叫醒了沙姆，打开门，朝着维德斯露培的方向走过去。他朝上走。

用他的铁钩攀登岩石、砍开冰块，不断前进，有的时候用绳子的一端，将留在十分陡峭的绝壁下的狗拉上来。快到 6 点钟的时候，他到达了老加斯怕经常去找山羚羊的峰顶之一。

他于是等着天明。

头上的天转成鱼肚白了。忽然之间不知从那里涌出了一道难以想像的光芒，顷刻之间照亮了分布在它周围百里以内的苍白色峰峦。人们会认为这若明若暗的光发之于雪的自身，以求充塞于天地之间。渐渐地远处的山巅染成了一片肤色般的桃红，于是在伯尔尼的巍巍阿尔卑斯群峰后面升起了一轮红日。

于里奇·坎西上路了。他像一个猎人那样往前走，弯下了腰，仔细寻找脚迹；一边对狗说："找吧，我的大小子，找吧。"

他现在重新下山，用眼睛搜索深渊，时或拉长了喊声呼唤，声音很快就消失在暗哑的广漠之中。他将耳朵贴到了地上细细听；他以为听到了声音，于是开始奔跑起来，重新呼喊，却什么也听不见了，精疲力竭失望地坐下来。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吃饭，也让和他一样疲乏的沙姆吃，而后继续前进。

等到黄昏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了 50 公里的山路，他仍然往前走。到他发现已经离家太远不能回去，也太疲乏再也拖不下去的时候，他在积雪里挖了一个窟窿，盖上他带着的被子，和他的狗一起在下面蜷成一团。人和狗相对而卧，相互取暖却仍然冷入骨髓。

于里奇几乎没有睡着，心里充满了幻象，四肢不断发抖。

他们起来的时候天快亮了。他的双腿僵直得像铁棍似的，心里虚弱到使他烦恼得呼叫，心悸得使他以为听到了一点儿声音的时候就沉下去。

他忽然想起自己也将在这荒原里死于寒冷时，对死的恐惧鞭策了他的精神，振奋了他的精力。

他现在往下朝着小旅舍走，跌倒了又爬起来，沙姆远远跟在后面，用三只爪子在后面跛行。

一直到下午 4 点钟他们才走到了施瓦伦巴赫。屋子里是空的，年轻人生上了炉子，吃过后就躺下了，头昏脑胀得什么也没有再想过。

他睡了很久，很久，一种无法克服的酣睡。可是忽然间一个声音，一声喊，一声"于里奇"的名字震撼了他的深度麻痹，使他坐了起来。是他做梦了吗？这是不是一声属于异常现象的召唤，突破了不宁的灵魂的梦幻？不，他仍然听到这振人心弦的叫喊，进到了他的耳鼓，滞留在他的肉体里，一直到了他手指的神经末梢。肯定有人叫过"于里奇"！附近有什么人，就在房屋附近。对此他不能有什么怀疑，他打开了门，用尽全身之力喊道："是你吗，加斯帕！"

没有任何回答，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窃窃私语，没有呻吟的声音，什么也没有。这是夜晚，雪是白苍苍的。

起风了。这是冻裂石头、不饶过这被人遗弃了的高地上任何生命的寒风。它一阵一阵忽然地刮过去，比沙漠上炙人的风还要吸潮，还要致命。于里奇重新喊道："加斯帕！——加斯帕！——加斯帕！"

接着他就等着。山上一切仍然没有声息！这时，一阵害怕把他的骨头都震酥了。他一蹦跳回了小客店里，关上了门，插上了栓，而后一边发着抖坐到椅子上，无疑他的伙伴在归天时曾叫过他。

他确信这事，就像人们确信活着、确信吃饭似的。那位老加斯帕·阿里这两天三晚是在那里等死，在一个洞里，一条皎洁的山涧里，这种皎洁甚至比地下的阴森可怕还骇人。他受了两天三晚的罪，他刚才惦念着他的伙伴而去世了。于是刚自由了的灵魂就飞到了于里奇睡着的小客店。它之呼唤他，是遵循了亡魂纠缠活人那种神秘骇人的道德规范。它，这个没有声音的灵魂曾在这个睡着了的人困乏的灵魂中呼唤过；他对后者呼叫诀别，或者他的谴责，或者对那个远

没有好好寻找的人的诅咒。

于里奇感到了它就在那儿，很近，就在墙后面，或者在他刚关上了的门后面。它在游荡像一只用翼膀扑打有亮光的夜鸟，吓昏了的年轻人恐惧得要号叫。他想逃走，却完全不敢出去；他一点不敢而且从此再也不会敢，因为只要老向导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并安葬在一个墓地的净土里，这个幽灵就会日夜等在那里，就总在这小客店的周围。

白天来了，坎西因为灿烂的阳光的归来而略略恢复了他的镇定。他做好了饭，做好了狗吃的汤，而后就呆在一张椅子上不动，想念睡在雪地上的老人，心痛如绞。

而后当夜色重临山上时，新的恐怖又袭拢他了。他现在在黑洞洞的只由一支烛焰勉强照亮的厨房里走，从房间的这一头大步跨到另一头，听着，细听那天晚上那个可怕的声音是不是仍然在外面忧郁的沉寂之中回荡。他感到孤单，可怜的人，他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他独自在这广漠的雪原里，单独一人在住人的土地之上两千公尺，单独一人高踞于人类住房之上两千公尺，高踞于生活的动荡、喧嚣和脉动之上，冰天雪地之中，一种不管往那儿，不论用什么办法也要逃走的狂热愿望困扰着他，他要投入深渊以回到罗艾区去；然而他甚至不敢开门，坚信另外那一位，那个死者会在路上挡住他，免得它会孤零零留在那上边。

将近午夜，走乏了，又满心烦恼和痛苦，他终于昏沉沉地在椅子上睡着了，因为他很怕那张床，仿佛那是一个祟了邪的地方。

突然间，那天晚上的尖叫又刺破了他的耳朵，声音这末凄厉，使于里奇扬开了双臂想推走那个幽灵，于是连着椅子仰天躺到了地上。

被闹醒了的沙姆开始按受惊了的狗的方式吠起来，它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找出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它跑到门口附近在门下面嗅，使劲吸气喘气，尾巴直直地低声呼噜呼噜地吠。

迷迷糊糊的坎西站了起来，捏起一只椅脚，一面叫道："别进来，别进来，别进来，要不我宰了你。"这条狗在这种威胁的激奋之下，对着不理它主人声音的看不见的敌人，愤怒地吠将起来。

沙姆渐渐安静下来了，在火炉旁边躺下来，可是它仍然不定心，抬起头，双眼发亮，从齿缝里低声咆哮。

这回于里奇重新清醒了，但是他因为觉得恐惧而全身无力。他从橱柜里找出了一瓶烧酒，一杯又一杯喝了好几杯。他的头脑变得迷糊了，劲头上来了，一股火似的热流贯遍他的血管。

又是第二天了，他几乎不吃东西，满足于喝烧酒。连续几天之内，他醉得像头畜牲。一想起加斯帕·阿里的亡魂在找他，他就又开始灌酒，一直灌到倒地不起，醉垮了为止。他就那样躺在地面上，醉死了，四肢弯着，面向黄土呼呼打鼾。但是一当他刚刚消解了那使人烧炙失常的酒性，那总是叫着一个词"于里奇"的声音又会像一颗子弹穿过了脑袋那样，把他吵醒，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伸开两只手好免得摔倒，一边招呼沙姆过来帮忙。这条狗也像他的主子一样发起疯来，扑到门上，用爪子抓门，用它雪白的獠牙啮门。这时候，这个年轻人扬起了脖子，脑袋朝天，像经过一场赛跑后喝凉水似地大口喝酒，顷刻之间又麻痹了他的思路、记忆和疯狂的恐惧。

在三个星期里，他喝完了所有储存着的酒。可是这种不断的狂饮并没有缓解他的恐惧，每次醒来都变本加厉，一直到成为无法平息的。那些想法已经固定了，而且被一个月来的酩酊大

醉加重了，在极端孤寂里加大了，像一个锥子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他在他这幢房子里巡逡，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边将耳朵帖到了门上想听听那一位是不是在墙那边，却又不信。

可是当经不住疲乏而瞌睡了的时候，他又听到那个会使他蹦起来的声音。终于有一个晚上，像个被逼到了后无退路的懦夫，他冲到门前，打开门想看看在叫他的那位，并强迫他闭嘴。

迎面刮来了一阵冰入骨髓的冷风，于是他重关上门，推上栓，却没有注意沙姆已经窜到了外面去了。而后他发着抖，向火里加上木柴，坐在炉前取暖，可是突然间他一阵寒噤听到有谁在哭着抓墙。

他慌张地喊道：“滚开。”回答他的是一声绵长的痛苦的叹息。

于是他残余的理智全被恐惧驱走了。他重复说“滚开”，一边原地打转想找一个角落躲起来。可那一位不停地呜咽，沿着房屋边走，边朝着墙上磨擦身体。于里奇冲到装满了餐具和食物的橡木板大柜，以超人的力气抬起来，将柜子拖到了门口用作依靠的屏障。而后将其余的家具、被褥、草垫、椅子……一件一件堆起来，仿佛人们受到敌人攻击时那样堵死了窗户。

可是门外的那个东西现在发出了大声凄厉的哀怨声音，对此年轻人也开始用同样的哀怨回答。

又过了一些日日夜夜，他们没有停止过互相嗥叫。一个不停地绕着房屋转，使劲地用爪子挖墙脚，间直像要把墙毁了；在房子里面的另一个，随着外面那一个的一切动作，弯下腰，将可耳朵贴在石头上，用骇人的声音回应那一位的叫喊。

一天晚上，于里奇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已经累得如此疲倦，立刻就睡着了。

他醒过来时什么记忆也没有了，一无思索，好像经过这一场沉睡，他的脑袋全部空了。他觉得饿，他吃起来……

冬日已经过去，让米山口又可通行了，欧塞一家子重新上路准备回到小客店来。

当她们走完了上山路时，这两位女人爬上了骡子，议论起她们马上就会见到的那两个男人。她们奇怪为什么路通之后，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下山来，散播他们在漫长冬日里的新闻。

人们终于看到了顶上还盖着雪的小客店了。门窗都闭着，屋顶上冒着淡淡的烟，欧塞老爹如此比较定心了。可是当走近时，他看见在门槛口有一具被鹰撕碎了的动物骨架，这是躺在地上的一具大骸骨。

大家都仔细观察这东西。那位母亲说：“这应当是沙姆。”接着她叫道：“加斯帕。”在里面有一个声音回答，一声尖叫，像是一头兽类发出来的。做父亲的欧塞重叫了一声：“嗨，加斯帕！”又听到了一个和第一次相同的叫声。

父亲和两个儿子，这三个人设法打开门。门顶住不动。他们从牲口棚里找来了一根椽子用作破城锤使尽了力夯过去。这张木门一声响，退了一下，木板散成了许多碎片，接着一声大响震动了房屋，于是他们看到里面在倒塌了的木柜后面，有一个人站着，头发披到了肩上，胡子拖到胸前，双眼发亮而一身披着片片褴褛。

他们完全认不出他来，但是卢伊丝·欧塞叫道：“这是于里奇，妈妈。”于是这位

妈妈也认准了这真是于里奇，不过他的头发已经白了。

他让他们走近来，他容许他们碰他，可是他一句也不回答他们提的问题。于是他们把他送到罗艾区：在那儿医生诊断他已经疯了。

谁也不知道他的伙伴变成什么样了。

就在这个夏天，那个小欧塞姑娘由于患了被认为是山地寒冷所致的忧郁症，也几乎死了。

# 流浪人

四十天以来，他一直在路上走着，目的是向各处找工做。因为无工可做，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孟施州的亚华雷镇。职业是木匠，年纪是 27 岁，正直，勤奋，他靠着家庭的负担闲住了两个月。他在家庭中间是老大哥，遇着普遍的失业现象，只好留在家中，无事可做。家里的面包渐渐不够了；两个妹妹都在外面做点儿零星短工，但是赚得很少，而他呢，雅格·郎兑勒，最有气力的，却什么事也不做，因为他本没有什么事可做，并且吃旁人的菜羹。

于是他到村政府去探听情形了。里面的秘书告诉他，说是在法国的中部有工可找。

所以他就带着证件和执照起程了，口袋里装了七八个金法郎，另外一个用蓝手帕缚成的小包包着一双预备替换的鞋子和一套衫裤，挂在一根棍子上在肩上挑着。

他一刻不停地向前走，经过许多昼夜，踏着走不完的大路，受着日晒和雨淋，不过那个有工可做的神秘地方却永没有达到。

最初，他只有一个应当做木工的念头，因为他原是一个木匠。不过在他投奔过的那些木厂里，人总说因为定货的不多，他们新近还遣散了许多人；于是在这种山穷水尽的当儿，他只好决定在路上无论遇着什么工作都来试试。

所以他做了几次土工，收拾马房和敲石头的小工；有时还劈柴，伐木，掘井，调和石灰，捆缚柴火，以及在一座山上看守山羊，这一切只能赚几个不多的铜子儿，因为为了迎合老板们和农人们的守财心理，他只能廉价拍卖力气才可以获得两三天的工作干干。

现在一星期以来，他什么工也没有了，一分钱也没有了，每天只在经过的大路边上，靠着那些被他沿门央求的妇女们的布施，弄得点儿面包吃吃。

天晚了，疲倦非常的郎兑勒，腿子酸了，肚子空了，心里很愁苦，赤着脚在路边的草上走，因为他爱惜最后的那双鞋子舍不得穿，而原来穿着的另一双又久已不存在。那是初冬时候的一个星期六，许多灰色的云堆儿，跟着一阵阵使得树木呼啸的狂风在天空里迅速地跑。眼看就要下雨了。在那种傍晚，星期日前一天的傍晚，野外简直没有一个人。好些打过了麦子的麦秸垛子，活像黄颜色的奇怪菌子一般在地边疏疏落落地堆着；地面仿佛全是精赤的，明年的小麦已经播过了种。

郎兑勒感到饿了，那是一种兽性的饿，一种驱使豺狼去扑人的饿。疲倦达于极点的他，只好把步子跨大一些。为的是少迈几步，并且头重，脑昏，眼红，口渴，手里紧紧地握住了那根棍子，带着模糊的欲望，只想举起胳膊去打那个被他遇着的回家吃饭的人。

他瞧着大路两旁，仿佛瞧见许多掘出来的马铃薯摊在那片翻过的地上。倘若他寻到了几个，

他可以拾点枯的树枝在壕沟里烧点儿小火，末了，一顿饱满的夜饭就可以出在那点儿蔬菜身上了，那种滚圆火热的东西可以使那双冷手先感到一点温暖。

但是季候已经过去了，他大概不得不像昨天一样，又在一片菜田里拔出一棵生的甜菜来咬。

两天以来，他一直在这类念头的纠缠之下拖着脚步走，一面高声说话。在此时以前，他全部的聪明，他种种简单的智力，都专注于他本行的日常工作，所以几乎竟没有想过什么。不过现在，他遇到的是疲乏，是那种对于无法寻到的工作的极力追求，是种种拒绝和白眼，是连日的露宿和饥饿，是那种有家有业的人对于流浪人的轻视，每天有人向他问起："何以您不待在自己家里？"而自己一双强健有力的胳膊空闲得教他伤心，父母姊妹待在家里也是穷得身无分文真教他记挂！这一切，使得一种慢性的愤怒，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刻一刻，渐渐由堆集而充满在他心里了，并且有时候，这种愤怒在那种使他不能自主的情况之下，化为简短的斥责语句从他口里挤出来。

他踏着那些在他赤脚底下活动的石子摔了一交，这时候，他愤愤地说道："受罪……受罪……世上不讲理的家伙真多，让一个人……一个有手艺的木匠挨饿！……世上不讲理的家伙真多……没有一个铜子儿……没有一个铜子儿……看看天要下雨，世上不讲理的家伙真多！……"

他因为命运不公平而愤怒了，并且把自然这位盲目的祖宗的不公平不仁慈和寡信的责任，归咎于世上的人，归咎于世上所有的人。

他咬牙切齿不住地说着："世上不讲理的家伙真多！"一面瞧着那缕缕在开晚饭的时候从好些屋顶上冒出来的青烟。后来他竟没有想到另一种由人类造成的不公平，被称为强暴和盗窃行为，所以他只想闯入那些房子中间的一所去打翻其中的住户，再去代替他们坐在桌上。

他自己想道："我现在没有生存的权利了，既然大家让我饿死；……我却只找工做，然而……世上不讲理的家伙真多……"

并且四肢的疼痛，肚子的疼痛，心的疼痛，仿佛一阵可怕的醉人力量似地冲上了他的头，使他的脑子里产生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我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我正呼吸着，既然空气是属于大众的，那末，所以旁人没有权利不给我面包吃！"

细密而又冰冷的雨丝不住地下着。他停住脚步喃喃地说："受罪……还要走个把月才能够回家……"事实上，他这时候正在回家的路线上了，因为他明白在家乡找工做，远比路上容易，在家乡大家都认识他，什么工都可以做，在路上谁都对他不放心。

既然没有木工可做，他尽可以变成搬运夫，变成调和石灰，铺整道路和敲打石子的人。只要每天赚得二十个铜子儿，就永远可以有东西吃！

他把他最后那条手帕剩下来的破布条儿围着脖子结好，去防止雨水流到背上或者胸前。但是他不久就觉得雨水已经透过了衣裳的单薄布料，于是他愁眉皱眼向四面瞧了一周：简直完了，已经不知道到哪儿藏身，到哪儿安歇，在世上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天黑了，田地都被黑影罩住。他远远地望见一个小牧场里的草地上有一个黑点儿，一条奶牛。他跨过了大路边的壕沟，接着就向着奶牛走过去，心里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走到了眼前，那奶牛对他抬起了它的大脑袋，他暗自想："我若是有一只罐子，就可以挤

点儿牛奶喝。”

他望着奶牛，奶牛也望着他：后来他忽然在它的腋下狠狠地踢了一脚，说道：“站起来！”

牲口从从容容地站起了，让它肥大的乳房垂着；于是他在牲口的肚子底下仰着躺下了，乳房是两只温暖饱满而略带臊气的袋子，他挤着袋子长久地吮着，直把那道有生命的泉源中剩下的乳汁吸得一干二净。

但是冰凉的雨越下越密了，而这片整个精赤的平地上在他眼里没有一个躲避的地方。他发冷了；后来望着树丛里一所房子的窗口射出一道灯光。

牲口迟笨地重新躺下了。他挨着它坐下来，一面抚弄着牲口的头，感激它给他的营养。牲口的强健洪大的呼吸从鼻孔吐出来，如同夜晚空气里的两道水蒸气似地在木匠的脸上拂过，他不觉说：“你肚子里倒不冷。”

现在他伸手到牲口的胸前和腿下摸索，目的是在那儿暖一暖他的冷手。这时候，他动了一个念头，想靠着这个温暖的大肚子睡一觉。他找了一个舒服一点的位置，把自己头贴住刚才吮过的肥大乳房。随后他疲倦极了，一下便睡着了。

不过他醒了好几次，无论肚子或者脊梁总有一面是冰凉的，哪一面靠站牲口的肚子，哪一面才有暖气；于是他只好转过身体去取暖，并且使他身上曾经露在黑夜空气里的那一部分能够干燥一点；后来他不久又在沉重的瞌睡中间睡着了。

一只报晓鸡教他站起了。快要黎明了；雨不下了；天色晴朗了。

牲口是躺着的，长嘴贴在地上；他弯下身子把双手撑在地上，去吻牲口的那个润湿的大鼻子，并且说道：“再见了，好人，……等下一次再会吧，你是一个心慈的牲口……再见了。”

随后，他穿好鞋子开步走了。

他始终沿着那条大路向前走了两小时；突然间他很疲倦，只得又在草里坐下。

已经是白天了，各处礼拜堂的钟声丁东丁东响着，好些身着蓝布罩衫的农人和好些头戴白色便帽的农妇，或者走路，或者坐车，渐渐都在路上经过了，他们都是趁着星期日到邻近村子里拜访亲友的。

有一个胖的农人来了，赶着二十来只胆怯而咩咩地叫着的羊，用一条快步的狗护着。

郎兑勒站起来向他打招呼，说道：“您难道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救一个快要饿死的匠人？”

那一个向着这流浪人恶狠狠地瞧了一眼，一面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工作分给一个过路的行人。”

于是木匠只得回到壕沟边去坐了。

他等候许久；瞧着农人们像牵线一般在他跟前走过去，他决计找一张和气的脸儿，一副慈善的面孔，再去表示他的央求。

他选了一个身穿方襟大礼服的有钱人，用一条金表链在他的肚子上做装饰的，向他说：

“我找工作到如今有两个月了。什么也没有找得着，并且我荷包里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

半绅士样的人回答道：“您早应该看看本区入境的地方布告。——在本区地段内讨乞是违法的。——您要知道我就是区长，倘若您不赶紧走开，我就要叫人把您关起。”

郎兑勒不觉恼了，喃喃地说：“倘若您愿意，就请您关起我吧，我很愿意那么办，至少，我总可以不会饿死。”

于是他仍旧回到壕沟边坐下。

过了一刻钟光景，果然有两个保安警察①在大路上出现了。他们互相靠着慢慢儿走，神气很不错，漆皮制帽，黄澄澄的铜钮扣和一切黄颜色的皮件都在日光底下闪烁，仿佛特地为了恐吓歹人，让他们老远一看就可以跑开似的。

①法国的保安警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总是两个排成对儿走的；其中一个是警长，另一个是警士。

木匠很明白他们是为了他来的；但是他依然不动，忽然很想和他们挑衅，让他们捉住自己，到日后自己再图报复。

他们越走越近了，仿佛像没有看见他一样，只提起他们那种军人的脚步前进，又笨重，又摇晃，像是鹅的脚步。随后经过他跟前，他们突然像是发现了他，立刻都停住不走，用一种生气而带威胁意味的眼光望着他。

警长走近前来问：

“您在这儿干什么？”

郎兑勒从从容容回答：

“我在这儿休息。”

“您从那儿来？”

“倘若应该把我经过了的地方都告诉您，也许我因此又得花费一个多钟头哪。”

“您到哪儿去？”

“到亚华雷镇。”

“亚华雷镇在哪儿？”

“在孟施州。”

“那可是您的家乡？”

“正是我的家乡。”

“您从前为什么离开那个地方？”

“为了找工做。”

警长转过身来对着警士，他像是常常受过这类的欺骗一样，终于用一种激怒的语气向警士说道：

“这班畜生，他们都有同样的说法。不过我却是识货的。”

后来他又向郎兑勒问：

“您可有证件？”

“对呀，我有。”

“都给我。”

郎兑勒从衣袋里取出了他种种证件，种种执照，种种受过损坏弄得肮脏而且快成碎片的纸头，伸手交给了警长。

警长用结结巴巴的音调把纸头都念了一遍，随后证明那一切都是合法的，他便像刚受到一个更为狡猾的人愚弄了似的，摆出不高兴的神气，把一切都交还了他。

警长思索了一会，才重新问：

“您身上可有钱？”

“没有。”

“一点没有？”

“一点没有。”

“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

“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

“您靠什么过活，那末？”

“靠旁人布施。”

“您讨乞，那末？”

郎兑勒毅然答道：

“是的，倘若我有机会。”

但是警长高声说道：“我敢肯定，您是一个无职无业，沿街乞讨的轻微罪现行犯，我现在让

您跟着我走。”

木匠站起了说：

“随您带我到哪儿，我都去。”

他不待那两个保安警察的吩咐，便站在他们的两人中间并且说：

“成，请您关起我吧。这样到了下起雨来，我也有个蔽雨的地方。”

他们向着小镇走了，小镇和他们相距约莫有四分之一法单光景，从那些落了叶子的树木之间，窥得见镇上的屋瓦。

他们在镇上穿过，正是镇上做弥撒的时候。广场上挤满了人；这些人立刻排成了两道人墙，来看这个被一群兴致扬扬的孩子跟着走的歹人经过。农人们和农妇们望着这个被两个保安警察抓着的人，眼眶里都燃起了怒火，恨不得拿几片石块去砸破他的头，用手指甲去抓破他的皮，用脚去踏烂他的身体。大家互相询问：这人是不是谋了财或者是害了人命。从前当过非洲驻防军现在做屠户的说道：“这是一个开小差的逃兵。”摆烟摊子的肯定他便是当天早上在他手里用了一枚五十个生丁假辅币的人，铜铁器具店里的掌柜看见他，却说这一定是警察局找了半年的那个谋害马雷寡妇的在逃凶犯。

保安警察把他带进区政府了，郎兑勒又会见了那位区长，他坐在议事厅的座位上，旁边陪着的是小学教师。

“哈！哈！”那官儿高声喊着，“您又来了，伙计。我曾经向您说过，我要监禁您。喂，警长，这是怎样一回事？”

警长回答道：“这是一个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的流浪人，区长；他自己承认身上既无银钱，又无帮助，我就用流浪讨乞的罪名逮捕了他，不过他却带着几张很合规定的证件。”

区长说：“拿那些纸儿给我瞧。”他拿着，读着，三番两次地读着，仍旧交还给他，末了他吩咐：“搜他。”他们在郎兑勒身上搜了一遍什么也寻不着。

区长像是迟疑不决了。他问匠人：

“今天早上您在大路上干些什么？”

“我在大路上找工做。”

“找工做？……在大路上？……”

“倘若躲在树林子里，您教我怎样找得着？”

他们俩人如同本是属于两个互相仇视的族类的动物一般，彼此恶狠狠地注视着。后来区长说：“我就可以放您，不过应该教我不再捉您才好！”

木匠答道：“我情愿您留着我。我在路上跑够了。”

区长严厉地说："请您闭嘴。"

后来他吩咐保安警察：

"你们先把他押出本镇境外的二百公尺远近的地方，以后再让他继续赶他的路。"

木匠说："请您至少给我吃点儿东西。"

区长不耐烦地说："只差养活您了！哈！哈！哈！这东西倒厉害。"

但是郎兑勒坚定地说："倘若您仍旧让我饿死，那末就是您要强迫我去做一件坏事。活该你们这些人倒运，胖子们。"

区长立起来说：

"快点带他去吧，要不我就发脾气了。"

于是两个保安警察抓住了木匠的胳膊带着便走。他听凭他们做，重新穿过镇上，重新走上大路，后来他们把他引到了那个和指路碑相距二百公尺的地方，警长高声说：

"到了，赶快走吧，并且不要教我又在本区里瞧见您，不然我就得教您好看。"

郎兑勒继续他的行程了，什么话都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他一直向前走了刻把钟，或者 20 分钟，心里非常糊涂，以至于什么事也不想了。

不过他在一所矮小的房子前头经过的时候，那房子的窗子本来是微开的，忽然一阵肉汤的香味窜进了他的胸膛，使他干脆地在它跟前停着不走。

末后，饥饿作用，一种猛烈的，吃人的，使人发狂的饥饿作用忽然激动了他，几乎当他如同野人一样，推着他和那房子的墙壁相撞。

他用一种叱骂的声音高声叫道："见鬼！这一回真应该给我一点。"于是拿起他的棍子使劲去敲门了。谁也不答应他；他敲得更起劲了，一面嚷着："喂！喂！喂！里面人呢？喂！开门呀！"

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时候，他走到窗子边用手一推，那阵关在厨房里的空气，那阵满是烧肉煨菜和沸汤的热气就向窗外扑过来。

蹦地一下，木匠跳到厨房里了。两副刀叉盘碟摆在一张桌子上。房主人无疑地都去做弥撒，却把他们的午饭，星期日的煨肉和蔬菜浓汤都搁在火上面暖着。

一条新鲜面包放在炉台上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瓶像是没有动过的酒。

郎兑勒首先向面包扑过去，使出那种可以扼死一个人的暴力折断它。随后就用大口咬着，快快吞着，饕餮地吃起来。不过肉汤的香味几乎立刻又把他引到壁炉边了，他于是揭开了肉罐的盖子，拿起一把叉子伸到罐子里取出了一大块用线扎好的牛肉。随后他又取了些白菜胡萝卜和洋葱头，直到他手里那只盘子盛满为止，以后他才端起它搁在桌上，自己跟着坐下来，再把牛肉切成了四份，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吃着午饭。等到他吞掉那些几乎是整块的肉又加上了许多蔬菜，便觉得有些儿口渴了，他又走到炉台跟前取了一瓶搁在那上面的酒。

那酒刚好倒入杯子里，他就认得是烧酒了①。活该，那是热的，可以在他脉管里面发烧，在他受过好些寒气以后可以有益处；末了，他便喝起来。

注：法国居民家里摆在外面的酒瓶所盛的，通常总是红葡萄酒。

他觉得那果然不错，因为他久已失了喝酒的习惯了。于是他又满满地倒了一大杯，两口便喝得干干净净。后来由于酒力作用，他差不多立刻觉得快活了，享乐了，仿佛有一种无上的幸福流到了他的肚子里。

他继续吃着，比从前吃得从容些了，拿起面包蘸着汤慢慢地嚼。满身皮肤都成了发烧的，尤其是额头，血正在那里边跳。

不过忽然间，钟声又在远处丁东起来。那是弥撒做完了：于是一种恐惧心，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本能，那种使得一切身入危境的生物立刻警觉的谨慎的本能，使木匠站起了，他把剩下的面包塞到一只衣袋里，又把酒瓶子塞进另外的一只，于是蹑手蹑脚走到窗口边向大路上窥探。

路上依然没有一个人来往。他跳出窗子外又开始前进了；不过他并不沿着大道，而只穿过田地向一座被他望见的林子里走。

他觉得自己是矫捷的，强健的，快活的，满意于自己做的事，并且身体异常轻便，他并着双脚一纵就越过了田地里的矮围墙。

一经走到了树木底下，他重新把袋子里的那瓶酒取出来动手再喝，那是大口大口直吞，他还一边向前走。这样一来，他的意识错乱了，眼光模糊了，双腿像弹簧一样有弹性。

他唱着一首古老的民歌：

啊！天气果然好，

天气果然好，

我们摘草莓。

他现在踏着一片又厚又湿而且又嫩的细草走，这幅绵软的毯子在他脚下，使他快活得像是一个孩子似地想翻几个筋头。

他突然向前奔过去，蓦地凌空就是一个筋斗，接着竖起身子又是一个……并且在一翻一竖之间的那一刹那，他又开口唱道：

啊！天气果然好，

天气果然好，

我们摘草莓。

他在一条小路边的坎儿上了，那小路是通在山凹里的，他望见山凹里面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姑娘，一个回镇上去的女佣人，双手分开提着两桶牛奶。

他俯着身躯去窥她，两眼发光，如同一条狗瞧见了鹌鹑一样。

她发现了他，抬起了头开始向着他笑，并且喊着：

“是您吗，刚才那样唱？”

他什么也不回答，虽然由小路边儿垂直到山凹里面，那条土坎至少总有五六尺高，他却向山凹里一跳。

她看见他突然站在面前就说道：

“了不得，您吓坏了我。”

但是他没有听见，他醉了，疯了，使他态度激昂的是一种比饥饿更其逼人的狂热，使他浑身发烧的不仅是酒精而是一个男人的不可制止的猛烈欲火，以前两个月，这个男人的任何肉体享受都被剥夺，现在呢，他醉了，他是少壮的，热烈的，被大自然种在雄性动物的强健筋肉里一切欲望所燃烧的。

那姑娘因为他的神情，因为他的眼光，因为他的半开半闭的嘴唇和向前伸着的双臂而受到惊骇，不免倒退了几步。

他抓住了她的双肩，一言不发把她推翻在路上了。

她让手里的牛奶桶坠在地上带着很大的声音往下直滚，把牛奶洒得干干净净，随后她叫唤着，随后知道这种叫唤在旷野里是无用的，并且已经明白他现在并不要她的性命，她终于既不十分抵抗也不十分发怒就随他摆布了，因为郎兑勒是十分强健的，但是并不真地过于粗暴。

等到她重新站起来之后，想起那两桶洒光了的牛奶立刻就觉得怒气冲天。于是脱下了脚上一只木屐，反而连自己的身子一齐向他扑过去，意思就是倘若他不赔牛奶，她就要打破他的头。

不过他误会了这种激烈的攻势，想起自己刚才做过的事，酒力略略惊散了一点，他慌张了，害怕了，于是提起脚尽力狂奔；这时候她向他掷了好些石子，其中有几块打中了他的脊梁。

他跑了许久许久，随后他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这么疲倦。两腿软弱得不能支持；一切念头都糊涂了，什么事都记不起了，再也不能够思索什么了。

末了，他坐在一棵树底下。

五六分钟以后，他沉沉地睡熟了。

他被一种大的撞击惊醒了，他睁开蒙胧的睡眼，就发现了两顶三角形的漆皮军帽俯在他身上，早上遇见过的两个保安警察正抓着他，用绳子缚着他的胳膊。

“我早知道你逃不掉。”警长用揶揄的口气说。

郎兑勒一言不发地站起了。两个保安警察虐待他，倘若他动一动，马上就会对他使用粗暴手段；因为他现在是他们的战利品了，成了笼子里的野味了，被这两个再也不会释放他的刑事猎人所捕获了。

警长发了命令：“走！”

他们一齐动身了。天晚了，一种深秋的沉闷愁郁的暮色罩着了大地。

半小时以后，他们又到了镇上。

所有的门都开了，因为大众都知道了这件事故。农人们和农妇们都是怒气冲天的，仿佛他们每个人都被窃盗，每个人都被强奸，所以每个人都想看见这个贱胚子走回来去向他辱骂一顿。

那简直是一阵吆喝，从第一家开始骂起，直到区政府跟前才告结束，区长在这流浪人身上寻着了报复，也在里面等候。

他一下望见了他就远远地嚷着：

“呵哈！你这个胆大的家伙！我们都明白了。”

于是他搓着自己那双手，仿佛他从来不像今天这般满意。

他继续说：“我在大路上一看见他就说过了，就说过了。”

随后他又带着一种加倍的快乐说：

“哼！光棍，哼！恶光棍，20 年徒刑，你跑不掉的！”

# 阿鲁玛——沙漠之恋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你去阿尔及利亚旅行时如果偶然有机会经过爱巴巴堡附近，就去看看我的老伙伴奥巴尔，他是那儿的上校。”

我忘记了奥巴尔和爱巴巴这两个名字，也几乎没有想过这位上校，我之到他家里完全出于偶然。

一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这片美丽地域上漫步旅行，它经阿尔及尔延伸到谢尔曷尔、奥尔良维尔和提亚雷特。这一带既有成林树木，而又有秃秃童山，既雄伟开阔又有曲径通幽。冬天在水瀑奔腾的窄谷里会遇到茂密的森林。巍峨的大树翻倒在那些山溪上面，被阿拉伯人用来作桥。也有些藤本植物缠绕在枯树干上，将它们打扮成一个新的生命。在山上一些不知名的地襞之间有些山洞，美得令人惊绝，而那些两畔平坦漫生着蔷薇月桂的小溪，妩媚得出人意。

但是这次旅游在我心中留下最可贵回忆的，是午后沿着树木不多的山坡起伏道路上的一些漫步。从那儿，人们俯视着，从蓝色的海面一直到瓦尔西尼山脉一片广阔起伏的赭色地域，群山顶上长着特尼艾特——海德峃松林。

这天我迷路了。我刚爬过一个小峰，从那儿我看到在群峰之上，朱梯雅的带状平原地。在那后面，是另一条山脉，在遥远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是那个被人称为基督教徒墓碑的奇特纪念物，有人说是莫里达尼王家族的墓地。我下山向南走去，发现在我前面一直到耸入云霄的高峰，在沙漠的入口之间，有一片赭色鼓高了起包的地方，它们赭得使这些丘陵好像是被一些缝在一起的狮子皮盖着。有的时候，在它们中间夹着一个突出得更高一些的发黄的尖鼓包，好像是毛发

蓬松的驼峰。

我用轻快的步子按人们顺着山坡上的迂回小道走的那种方式往前走。在丘陵上的轻快行程中迎着新鲜空气，一点负担都没有，无论属于哪部分的或哪一种的任何负担都没有，身上没有，心里没有，思想上没有，连思绪中也没有。这一天，那些压迫折磨我们生活之类的东西都全没有了，只剩了下山的欢乐之感。我看到远远的阿拉伯帐篷的营地，尖尖的棕色帐篷扣在地上，像大海中礁岩上的一些贝壳，或者还有好些小茅屋，一些用树枝搭成的棚子，从中升起了一道道灰色的炊烟。

许多男男女女的白色形体在慢步闲游，畜群的铃声隐隐约约的在黄昏大气中回荡。

在我经过的路上，撒得满地的都是紫色果实，它们还沉沉地压着那些杨梅树，压得它们弓下了腰。这些树的神气像流着血水的殉难者，因为在每根小枝的尖额头上，都悬着一粒红的果实，宛然一滴鲜血。

在它的周围地面上满洒着一片这种特殊的果实雨。踩碎了的杨梅在地上留下了一道道凶杀的痕迹。在经过的时候只要偶然蹦起来，便可以采些熟透了的来吃。

现在所有的山谷都充满了金色的蒸汽，它慢慢地升上来，好像经公牛腹部蒸腾起的水雾，在封闭了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地平线上，祈祷文中的苍穹在群峰上面闪闪发光。在一道道长长的金色痕迹之间，夹着一道道血迹——于是又是血！血和黄金，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而间或在它们中间露出了一条带淡绿色的天的缺口，遥远得像梦幻一般。

唉！我远离尘世，我远离了在林荫大道旁的碌碌众生和万物，也远离了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漂泊的存在，没有意识，没有思想，只有过眼烟云。它观望，它喜欢观望。我远离了道路，我对道路已经不再关心，因此在快入夜的时候，我发现我已迷了路。

阴暗仿佛是一场黑色的暴雨骤然降临到大地上，于是除了一望无际的远山外，我对前面的一切一点也看不见了。在山谷里露出了一些帐篷，我走下山去，想设法从我碰到地第一个阿拉伯人了解我要找的方向。

他猜到了我吗？虽则他回答我时讲了很久，而我一点也不懂。在绝望之下，我正打算在营地附近裹在一条毯子里过夜时，我却从他嘴里出来的含糊不清的字间觉得听到了“爱巴巴堡”几个字。

我重复说：“爱巴巴堡——对，对。”

于是我给他看看两法郎，这是一笔财产了。他开始向前走，我跟着他。唉！在黑沉沉的夜里，我跟着走了很久，这个白色幽灵在我前面赤着脚在石径上奔走，而我在这上面不断颠簸。

突然间有了一道灯光。我们已经到了一座白色房子前面，类似一座小堡垒，四壁直立而外面没有窗户。我敲敲门，里面有狗叫。一个法语声音问道：“谁在那儿？”

我回答说：

“这儿住的是奥巴尔先生吗？”

“是的。”

人家给我打开了门，我面对着的是奥巴尔先生本人，一个高个儿金色头发的汉子，穿着拖鞋，嘴里叼着烟斗，一个大力士气派的规矩汉子。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伸出双手，一边说：

“您等于到自己家了，先生。”

一刻钟以后，我坐在继续抽着烟的主人对面贪馋地进餐。

我知道他的历史，在陪女人们吃掉了许多钱之后，他把余下的钱投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种起葡萄来了。

葡萄事业进行得很好，他有运气，他一派富足人的安详神气。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巴黎人，一个花花公子，竟能习惯于在这样的荒原里的单调生活。于是我问他：

“您到这儿有多久了？”

“有九年了。”

“而你没有感到十分寂寞？”

“不，人先适应这地方，终于爱上了它。您大概不会相信，这地方是利用我们全然看不起的许多微小动物天性来吸引我们的。先是我们的感官迷恋了它，它使我们得到一些奥秘的无端喜悦。我们不能自已地让这气氛和空气征服了我们的肌体，而生气盎然的洋溢着的阳光不取任何费用，使人精神爽朗欢欣愉快。它像波浪，一波又一波，不断通过双眼渗进我们，并且确实可以说它洗涤了灵魂里的每一个阴暗角落。”

“可是女人呢？”

“啊！……那是少一点。”

“只是一点儿？”

“天哪，是的……一点儿。因为即使在部落里，也常常可以找到讨人喜欢的土著来怀念鲁密的夜晚。”

他转过身朝着在侍候我的阿拉伯人，这是个棕色的大个儿男孩，一双眼睛在缠头布下面发亮，对他说道：

“你走吧，穆罕默德，我要你的时候会叫你。”

而后对着我说：

“他懂法文，而我要给您说的一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重要角色。”

这个人走后，他开始说道：

那时我到这儿差不多四年了，从各方面看，还没有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这儿的语言，并且为了不要完全切断那些曾对我一度是致命的深情密意，被迫时不时地到

阿尔及尔去旅居几天。

我买下了这个庄子，这个堡垒，一个老的哨站，离开我雇来耕种的土著住的营地大约几百公尺。从这个部落里，乌拉一一达加的一个分支，我事先选了一个大个儿汉子做了特别劳务，这就是您刚看见的穆罕默德·本·拉哈尔，他很快就对我特别忠心。由于他不愿意睡在一间他毫不习惯的房屋里，他在距门几步的地方立起来他的帐篷，以便我可以从我的窗户里叫他。

我的生活，您能猜到吗？我每天跟着开荒和种殖，我不常打猎，偶尔和附近的机关站所的官员们一起吃吃饭，或毋宁说是他们到我家来吃吃饭。

至于说到……那些色情享受一一我给您说过。阿尔及尔供给我最高级的；而在我散步之际不时地有一个阿拉伯的皮条客或好心人拦住我，建议在晚上的时候给领一个土著女人来。我接受了几次，但多数时间我拒绝了，因为怕这会给我制造麻烦。

然而有一个初夏晚上，我在地里转了一圈之后回来，因为有事找穆罕默德，我没有叫就走进了他的帐篷。我经常都这么办。

在一张红色的又厚又软、像褥子一样的高级阿穆山大羊毛毯上，一个女人，一个姑娘几乎裸体睡在那儿，两臂交叉搁在眼睛上。在揭起的帐幕处射进来的光下面，那白色的胴体，白得发亮，在我看来这是我见过的人类最完美的例范之一，这儿的女人美丽、魁伟，而轮廓和线条真是罕见的协调。

有点儿不安，我放下了帐篷的沿子回了家。

我爱女人！看见这一形象的一瞬那就击中了我，使我燃烧起来，在我血液里重点炽了那种把我弄到这儿来的可怕的热情。这时是 7 月，天气很热，而我几乎整夜都在那窗前度过，双眼看着穆罕默德的那个帐篷，它在地上成了一个暗色污点。

第二天早晨，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我狠狠地看着他的脸，而他呢，低着头好像一个感到惭愧的有过错的人。他猜到我知道的事了吗？

我突然问他道：

“穆罕默德，你是结了婚的？”

我看到他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先生。”

我强迫他说法文并教我阿拉伯语，这就常常产生了一种无条理的中间语言。

我接着说：

“那么为什么在你那儿有一个女人？”

他喃喃说：

“她打南边来的。”

“啊！她是南边的。可这不能解释她怎么在你的帐篷里。”

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又说：

“她十分漂亮。”

“啊！真的。好吧，下回当你接待像这样一位很漂亮的南方姑娘时，你得注意让她到我的小破屋来而不是你那儿。听到了吗，穆罕默德？”

他以十分认真的态度说：

“是，先生。”

我得承认那天整天我处在想占有这个躺在红地毯上的阿拉伯姑娘的思念里；而且，在中午吃饭回来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重新走过穆罕默德的帐篷。到了晚上，他和平常一样做他的服侍工作，带着他那副沉着的脸色围着我转。我几次差点要问他，他是不是打算长期把这位南方小姐留在他的骆驼毛的屋顶下面，她真漂亮。

将近 9 点了，我一直被那个女人的风韵缠住了，就像猎狗的直觉那么顽强。我出去吸点儿空气，并且为的在那个棕色布的物体四周走走。透过那篷布我看见一点儿光在发亮。

而后我又走远一点，以免在穆罕默德的住处附近被他碰上。

一个钟头以后回来时，我清楚地看见在他的帐篷下属于他的那种轮廓。而后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了我的钥匙，我直进了碉堡，那里和我一起还住着我的总管，两个法籍工人和一个在阿尔及尔招的女厨子。

我走上了我的楼梯，看到在我的门下有一道光时吓了一跳。我打开门，于是看到在我面前，在一张草垫椅子上，在那张点着一枝蜡烛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面庞像布娃娃般的女孩子，她好像在安安定定地等我，挂满了银的小首饰。这是南方那些女人在腿上、臂膀上、胸脯上一直到肚皮上都带着的。她那黛色描大了的双眼向我投来大大方方的一瞥，四点蓝色的小花精致地刺在肉上，散布在她的头上．双颊上和下颌上。她戴着镯子的胳膊放在大腿上，她穿的红色丝织的吉巴之类从肩上披下来盖到腿上。

看到我进来的时候，她站起来立在我前面不动，满身的原始首饰，一种自豪而顺从的态度。

我用阿拉伯语问她：“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因为人家吩咐我来。”

“谁吩咐你的？”

“穆罕默德。”

“那好。你坐下。”

她坐下了，低下了双眼，我在她前面不动，观察她。

身段是不平常的，端正的，细腻而有一点儿兽性，却又不可思议地像一尊菩萨。她的嘴唇

肥厚而带着像盛开的红花般的颜色，这种颜色人们还可以从她的胴体上找到，标志混合了轻微的黑种人血统，虽然双手和双腕是无可挑剔的白色。

我拿不定该干什么，给弄得有点慌张，受到了吸引，又感到吃惊。为了争取时间并给我以思考的空隙，我对她提出许多别的问题：关于她的来历，来这地方前后的经历，她和穆罕默德的关系。可是她只回答那些我最不关心的，使得我不可能知道她因为什么来，目的是什么，受了什么指示，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可能知道在她和我的佣人间发生过什么。

正当我要对她说“回到穆罕默德帐篷里去”的时候，也许她猜到了，猛然站了起来，伸起两只张开的胳膊，那上面所有的镯子响亮地向肩头上滑到了一起，她在我脑后将双手叉在一起，用一种自愿的无可推拒的献身神态拉住了我。

她的双眼被激起了勾引人的欲焰，也被激起了征服男人的欲望，她那淫荡不洁女人的眼神就像猫儿的一样。这双眼睛在召唤我，拴住了我，解除了我一切的抵抗力量，使我升起了汹涌的炽情。这纯粹是在两对眸子之间的一场短促无声的激烈战斗，在两个原始人之间的永恒战斗，一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战斗，而男的总是其中的战败者。

她的双手在我的脑后用慢慢地而且在增大的压力拉我，好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机械力量将我拉向她兽性微笑。我突然向这双唇合上了我的双唇，并纵身将这个几乎是赤裸的、带着一些叮叮当当银镯的身体，从头部、胸部、一直到脚，都搂到了我的拥抱之中。

她是精力旺盛的，柔软而健康得像一只兽，有叹息，有动作，有风韵，还有种小羚羊般的气味，这使我从她的吻里获得一种罕见的，未体会过的味道，对我的官能陌生得有如热带的水果味道。

不久……我说不久，这可能是将近黎明时刻，我要遣她回去，我想她将如何来就如何回去，不会问我打算把她怎样，或者她打算对我怎样。

可是等到她明白了我的意向，她咕咕哝哝地说：

“要是你把我撵走了，你要我现在到哪那里去？我晚上得去睡在土地上。让我睡在地毯上，在你的床脚边吧。”

我能怎么回答呢？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想现在很可能轮到穆罕默德望着我的房间里照亮了的窗户了；于是各种性质的问题，在这件麻烦开始的时刻我从没有对自己提出来过的问题，现在就清晰地摆出来了，我说：

“留下吧，我们谈谈。”

在一瞬之间，我的决定就形成了。既然这个姑娘让人扔进了我的怀抱，我就留着她，我把她当作一个类似情妇的奴隶，按后宫妇女的方式把她藏在我家深处。哪一天我对她不再感到兴趣，很容易随时用任何方式将她遣走，因为在非洲土地上，这些生命的肉体和灵魂几乎都属于我们。

我对她说：

“很愿意好好待你，我待你的方式不会使你受苦。但是我得晓得你是什么人和你从那里来。”

她懂得该说话并且给我说了她的历史，或毋宁说了一个故事。因为正和一切阿

拉伯人，有动机也好没有动机也好，总是说谎一样，她也要从头到尾说假话。

这就是土人最令人吃惊而令人不解的特征：说谎。这些人是形象化了的伊斯兰教旨，教旨简直成了他们的一部分，简直范铸了他们的直觉，改造了整个民族，一直到使他们从道德上有别于别人，正如肤色使黑人有别于白人一样。他们从骨髓里就是个说谎的，它的程度已经到了使人决不能信赖他们的话。是由于他们的宗教导致的吗？我不知道，必须在他们之中生活才能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灵魂中有多少是由谎话构成的，这在他们心里几乎成为了第二天性，是生命的必需。

于是她给我说，她是乌烈——西地——契克的一个头目和他从都阿来抢来的女人生的女儿。这个女人应当是一个黑奴隶，或者来源于第一批阿拉伯血缘与黑人血缘的混交。人家说这些黑女人在后宫里是十分得宠的，在那儿她们扮演的是媚药的角色。

除开绛红色的双唇和那对长在她乳房上的，那对又长又尖、柔软得像有弹簧支着的乳房上的深色乳头之外，看不出任何这种血源。对此，只要仔细看一眼就不会受骗。可是所有其它部分都属于南方美丽的种族。白而苗条，小巧的脸由简洁的直线条构成，像一尊印度女人画像的头。分得很开的眼还为这位沙漠中的踯躅者增添了几分神圣的神情。

对她真实的身世，我一点也不知道详情。她给我说了一些不连续的片段，好像是从杂乱无间的记忆里偶而冒出来的，完全是在一个好胡思乱想的脑袋里产生的游牧社会式的幻象，从一个帐篷跳到另一个帐篷，从一个营地跳到另一个营地，从一个部落跳到另一个部落。

而这都是带着严肃的神气讲的，这个披毯子的民族总保持着这副神气，带着一种喜欢说话的木偶的表情和令人发笑的严肃样子。

等到她讲完了，我发现我一点也没有记住她那轻浮脑袋里藏着的故事，这是些充满了无意义奇遇的冗长的故事，于是我自问她是不是简单地用这些空洞而严肃的废话来嘲弄我，这些话毫不能使我对她有所理解，也根本不能对她生活的任何事有所知道。

于是我想到我们现在临时居住其间的这个被征服的民族，或毋宁说扎营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被征服的民族。我们开始讲他们的语言，我们看着他们每天在透明的篷布下面生活。我们并且对他们施加我们的法律、规章和习俗，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真一无所知。您明白，就像不在那儿似的，我们仅仅从事于看着他们。转眼就 60 年了，我们对在这些树枝棚子下面和用桩子锚在地上的这些布做的物体下面发生的事，也并不多所了解。它们离开我们二十公尺而我们仍不知道他们喊什么，想什么，在阿尔及尔的摩尔人房子里说的阿拉伯人的文明格言是什么。他们住在那刷着白灰的城市房屋四壁里面，他们住在小棚屋的木笆墙后面，或者住在迎风就要鼓起来的薄薄的棕色驼毛帷幕后面，他们虽住在我们旁边而并不相识，神秘，欺骗，狡诈，顺从，微笑，难以理解。我可以告诉您，远远地用我的双筒望远镜看附近营地的时候，我猜他们还有迷信，有仪式和千千万万我们不知道的，甚至从没有怀疑过的种种习俗，从来没有过一个被武力征服的民族能如此完整地躲过了真正的统治、道德的影响和费尽力量的侦察；而且对征服者毫无益处。

于是我突然感到了这种不可理解的，自然在民族之间设置的秘密障碍，它是无法穿透的，而现在已经竖在了这个阿拉伯姑娘和我之间，对此我以前似乎从末感到过。它存在于这个刚献身于我，刚将她自己交付给我，将她的身体任我爱抚的姑娘和曾占有过她的我之间。

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第一次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她发呆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看到她有些发抖，好像她忘记了我正在那儿对着她。于是从她那双抬起来对着我的眼睛里，我猜到只要一分钟，就已足以使她进入一种突然地、不可抗拒的睡眠，几近迅如闪电。妇女的一切活动感官都是如此受支配的。

她懒洋洋地，含含糊糊话音留在嘴里，回答说：

“阿鲁玛。”

我接着说：

“你想睡了？”

她说：“是的。”

“那末睡吧。”

她安安静静地伸直伏下，躺在我旁边，前额放在交叉的手臂上，于是我几乎立刻感到，她那捉摸不定敖桀不驯的思想在休息的时候熄灭了。

我呢，躺在她旁边开始空想，试图理解她。为什么穆罕默德把她给我？他是不是出于仆人的忍让，为了有贡献于他的主人，甚至不惜让出为他自己而拉进了帐篷的女人？或者不是出于慷慨，而是出于某种更现实意图的指使，而将这个曾供他享乐的女人扔进了我的床上。碰到有关女人的事时，阿拉伯人有许许多多性节制的严峻规矩和许许多多不可能分辨的烦文缛节，于是人们几乎无法再搞清它的宽严道德观而只照着他的感觉办。也许是我的偶然跨进他的帐篷，使我超前知道了这个有预知的仆人善意安排给我的这个女人，他的女友，他的同谋，也可能是他的情妇。

所有这类的假设烦扰着我，使我如此疲倦，于是慢慢地轮到我滑进了深深的梦乡。

我被我那张门的咯吱声音惊醒了；和每天早晨一样穆罕默德进来叫醒了我。他打开了窗户，从窗户里阳光如潮涌了进来，照见了仍然在睡觉的阿鲁玛。接着他拾起了地毯上我的裤子、背心和我的燕尾服，为的刷干净。他一眼也不瞧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好象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她在那儿，而他仍然和平时同样庄重，同样姿态，同样脸孔。可是那光线，动作和男人脚步轻轻的声音，皮肤上和肺里对清新空气的感觉使阿鲁玛从麻痹中摆脱出来。她伸长了胳膊转过身，张开眼看着我。同样无所谓地看着穆罕默德，坐了起来。而后她悄悄地说：

“现在，我饿了。”

我说：“你想吃什么？”

“那样都行。”

“咖啡和奶油加面包？”

“好。”

穆罕默德站在我的床边，胳膊上放着我的衣服等候吩咐。我对他说：

“给阿鲁玛和我送早点来。”

于是他出去了，他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惊奇或任何厌恶。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那个年轻阿拉伯女人：

“你愿意住在我家里吗？”

“是的，我很愿意。”

“我给你单独一个套间和一个女佣服侍你。”

“你很慷慨，我很感激你。”

“可是如果你的操行不好，我从这儿赶你走。”

“我会遵守你严格的要求。”

她拿起我的手吻了它，表示归顺。

穆罕默德拿了一个蓝子进来，里面放着早餐。我对他说：

“阿鲁玛要住在这幢房子里，你在走廊顶头那间房里铺上地毯，你叫从阿伯德·艾尔·卡德尔·艾尔·哈德勒来的那个女人来服侍她。”

“是，先生。”

这就定了。

一小时之后，我的阿拉伯美人在一间明亮的大房间里安置下了。当我去看看，弄清是否一切妥当的时候，她用一种恳求的口气要求我送她一个有镜子的柜子作礼物。我答应了，而后我走了，她蜷伏在一张阿穆山的地毯上，口里叼着一枝香烟，和那个我派人去找来的阿拉伯老女人喋喋不休，好像她们已经认识了多年。

一个月里，我和她十分幸福，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钟情于这个属于另一种族的生物，她对我好像属于另一大类，是生在附近行星上的。

我不爱她，不，一点也不会爱这个原始大陆上的姑娘。在她们和我们之间，也在她们和她们的自然男性，那些阿拉伯人之间，从来孕育不出那种北国的蓝眼睛的小花朵。她们太接近于通人情的兽性，她们的心灵太不发达，感情太少陶冶，不足以唤醒我们灵魂里感情的激动，那是爱情的诗。这些动人而一无知识的生物对我们所挑起的官能上的沉醉中，没有一点儿思维的酊酩，也没有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但她们仍然使我们留连，她们吸引我们，像别的女人一样，但是方式不一样，不那样执着，那样残酷，那样痛苦。

我从这一位所感受到的，我找不到更精确的解说方式。我刚对您说过这地方，这个赤贫的

非洲没有艺术，缺乏任何精神上的乐趣。但它却慢慢的，以一种未见过的而有把握的诱惑力，用它清风的温存爱抚，用它朝霞暮霭的柔情，用它甘美的光照，还有它那沐浴着我们全身器官的蕴藉舒适的生活，征服了我们的肉体。唉，阿鲁玛用同样的方式征服了我，用她千百种迷人的肉体的潜在魅力，那种深入动人的媚力，但决不是她的拥抱，因为她纯属于东方式的慵懒，却有其甘甜洒脱。

我完全任她自由，按她的意愿往来，她每两个下午至少有一个花在附近的营地里，在我那些本地农民的妻子中间。她也常常整天在我从朱里亚纳买来的有镜子的红木衣柜前照来照去。她对自己满心欣赏，站在那玻璃大柜门前十分认真小心地审视她的动作。她略略向后歪过头去，评议她的胯部和腰部，转过身，走远点又走近点，而后，累得不想动了，就坐到一个垫子上凝固似的对着自己，眼睛对着眼睛，脸色严肃，忘情于这种审视之中。

不久，我发现她几乎每天早饭后出去，并且一直见不到她，直到晚上。

有一点不放心，我问穆罕默德他是不是知道她在这末长的时间不在，会去干些什么。他安安静静地回答说：

“你不要担心，斋月快到了，她该去敬神。”

他好像也非常高兴阿鲁玛出现在这个房子里，但是我从没有撞见过他们之间任何可疑的信号，一次也没有，他们并没有瞒我的神气，也没有发现过他们相互商量或对我隐瞒什么事情。

我接受了这种情况而并不了解，让时间、空气和生活去处理。

在视察了我的土地、葡萄和我的开垦地以后，我常常徒步作较远的散步。您知道阿尔及利亚这一带那些出色的、几乎无法通过的森林、溪水。在那些地方倒下的大树拦住了激流，而在这些小山谷里蔷薇月桂从山顶上像东方的地毯一样铺到了水流的沿岸。您知道常常在这些人们相信从来没有人穿越的树林岩岸里，会忽然遇到一个纪念灵堂的雪白的拱顶，藏着一个谦虚的回教隐士的骸骨、一个孤独的回教隐士，仅仅偶尔有几个坚定的忠实信徒，从附近的回教聚居地来，在他们的口袋里装着一支蜡烛，准备点在圣者的坟顶上。

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的途中，经过一座这类的伊斯兰小庙，向那总是开着的门瞥一眼时，我看到有个女人在圣骸前面祈祷。这个阿拉伯女人坐在地上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在这间破烂的屋子里，可以随意进出的风在角落里聚起了一堆堆黄色的从树上落下来的枯松针。我走近去想看清楚些，于是我认出了是阿鲁玛。她没有看见我，一点没有听到我，整个儿沉浸在对圣者的虔诚里；她用小声说话，她对他说话，相信完全是单独和他一起，向上帝的仆人倾诉她的忧虑。有时她停下思考一会儿，找找她还要说的，为的一点也不要忘记她密藏在心里的隐情；而有时她兴奋起来好像他答复了她，好像他给她提出了什么她决不想做的事，对这她据理力争。

我悄悄无声地走开了，和来时一样，就这样回来了。

这天晚上，我找她来；于是我看到她带着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平常她是一点也不这样的。

我指着长榻上我旁边那个属于她的位置，对她说：“你在这儿坐下。”

她坐下，当我朝她歪过去吻她的时候，她敏捷地将头挪远了。

我觉得奇怪，于是问道：

“好吧，有什么事了？”

她说：“这是斋月。”

我笑起来说：

“于是那位隐士禁止你在斋月让人拥抱？”

“唉，是的，我是个阿拉伯女人，而你是一个鲁密①人。”

“这是一个大罪过？”

“唉，是的！”

“那末你整天没有吃东西，要一直到日落？”

“没有，一点没有。”

“但是日落后你吃过了？”

“是的。”

“那末，既然天已完全黑了，你不能再对待别的事情比对待嘴巴更严厉。”她好像很恼火，受了冲撞，受了侮辱，她用一种我没有见过的高傲态度说：

“要是一个阿拉伯姑娘让一个鲁密在斋月碰了，她会永远遭到诅咒。”

注：鲁密：阿拉伯人称呼基督徒的名称。

“那这要延续整个月？”

她坚信地说：

“是的，斋月的整个月。”

我做成生气的样子，并对她说：

“那好，在斋月你可以回到你家里去过。”

她抓住了我的双手放在她的心上说：

“唉，我求你不要凶，你会看到我会多听话的。我们一块儿过斋月，你愿意吗？我会照拂你，我会宠爱你，但你不要使坏。”

我没法让自己不笑，她真是可笑，又真在伤心；我让她回房间去睡了。

过了一个钟头以后，我正准备上床的时候，有人在我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敲得这么轻，我刚勉强听见。

我叫道：“进来。”于是我看见阿鲁玛出现了，在她前面捧着一个大盘子，盛着阿拉伯蜜饯，

煎炸的糖杏仁饼，全是游牧部族奇奇怪怪的糕点。

她露出了美丽的牙齿，笑着反复说：

“我们一块过斋月。”

您知道大斋在黎明时开始，在黄昏时结束。这时目力应该再分辨不清白线黑线。每天晚上从这时起，就过家庭小宴，一直吃到早晨。其结果是对那些不拘小节的土著人来说，斋月在于以日当夜，以夜当日，但是阿鲁玛对这种良心上的讲究走得更远。她在长榻上我们两人之间放上她的盘子，用她细长的手指拿起一块撒了糖的小团子，将它放进了我的嘴。一边叽叽咕咕说：

“这好吃吧。”

我咬碎了那块轻巧的点心，确实好吃。我问她：

“是你做的吗？”

“对，是我。”

“为了我？”

“对，为了你。”

“为了让我支持斋月？”

“是的，不要淘气，我天天给你拿来。”

唉！我过的这个月真怕！一个由糖食、娇媚组成的令人生气的月份，一个月的糕点和挑逗、愤怒并对一个无法制服的抵抗徒然费劲。

尔后到了开斋节的那三天，我按我的方式进行了庆贺，而将把斋月丢到了脑后。

夏天过去了，它十分热。秋季开始的日子快到时，阿鲁玛好像心思重重，心神不定，对事事没精打采。

于是一天晚上，我差人去叫她，可在她的房间里根本找不到。我想她可能在屋子里溜达，叫人去找。她没有回来。我打开窗户叫道：

“穆罕默德！”

睡在帐篷里的这个男人的声音回答道：

“是，先生。”

“你知道阿鲁玛在哪里吗？”

“不，先生——不可能——阿鲁玛丢了？”

几秒钟以后，我的阿拉伯男仆走过来，激动到了控制不住他的发愁样子。他问

道：

“阿鲁玛丢了？”

“就是，阿鲁玛丢了。”

“不可能吧？”

我对他说：“去找。”

他站着不动，推测思考，不能理解。而后他走进了阿鲁玛的房间，那儿阿鲁玛的衣服乱扔得东西南北。他像个警察一样观察，或者毋宁说是像一条狗嗅来嗅去，长时努力后仍然无效：他放弃努力低声说：

“走啦，是走啦！”

我怕出了事故，例如摔倒了在山沟里扭了脚。我将营地里所有的人叫起来，命令去找她直到找回时为止。

大家找了一夜，第二天又找，找了整整一星期。没有一点痕迹可以让人追踪。我呢，我很痛苦，我缺少了她；我这房子对我好像空了，我的生活变得孤独寂寥。而后我心里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怕她被掳走了，或者被凶杀了。可是每当我问问穆罕默德并告诉他我的害怕时，他一无变化地回答说：

“不，走了。”

而后他加上那个阿拉伯语“来查勒”，意思是小羚羊，好像是说她跑得快，已经远了。

三个星期过去了，我不再期望会再见到我的情妇了。有一天早晨，穆罕默德进来了，高兴得容光焕发，他对我说：

“先生，阿鲁玛回来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问道：

“她在哪里？”

“不敢来，那边，在树下！”

顺着他伸出的胳膊，我从窗户里看到在一棵橄榄树下的一个白点。

我起床走出去，当我走近这个像扔在弯弯曲曲的树干前的布团儿时，我认出了那双忧郁的大眼睛，针扎的星星和那吸引过我的野蛮人的修长端正身材。我走近一步就气恼上升一步，升起了打她一顿、让她吃些苦头、让我报仇的想法。

我远远地叫道：

“你从哪里来！”

她不回答，呆着不动，呆呆的，好像她只是勉强活着，准备忍受我的凶暴，挨打。

我现在站得离她很近，吃惊地看着遮在她身上的破衣，这些丝毛的破布片被尘土弄得灰扑扑的，撕得稀碎而肮脏。

我举起手像对着一条狗，重说道：

“你从哪里来？”

她喃喃说：

“从那边。”

“哪里？”

“从部落里。”

“从什么部落？”

“从我的部落。”

“你为什么跑了？”

看到我一点也不打她，她胆大了一点，于是低声说：

“该当……该当……我不能再在那房子里过了。”

我看到她眼睛里的泪水，立刻就像傻子一样心软了。我弯下去靠近她，我在转过身望后时，看到穆罕默德在远远地窥视我们。

我很和气地重新问道：

“瞧吧，给我说说为什么你走了？”

于是她告诉我长期以来，她这个游牧民族的心里就感受到不可抵御的期望：回到帐篷下去，去睡、去跑、去在沙丘上打滚，随着牧群从一个平原到另一个平原；在天上的黄星和她脸上的蓝星星之间，除了缝起来的旧布薄帷幕之外，不想再感到她头上还有什么其它东西，想透过帷幕半夜醒来时，可以看到点点星火。

她用天真有力的词句如此精确地使我懂得了，因此我感到她没有欺骗我，我可怜她，于是问她：

“为什么你不对我说你想走开一段时间？”

“因为你不会愿意……”

“要是你答应我回来，我会同意。”

“你不会相信。”

看到我没有生气，她笑了，她又加上说：

“你看，这就结束了，我回过了我的家而我现在在这里。我只需要在那边过几天。现在我已经够了，结束了，过去了，这就了了。我回来了，我不再难过。我很高兴，你不凶。”

我对她说：“进屋去吧。”

她站起来。我拉着她的手，她那十指纤纤的嫩手。穿着她的破衣高高兴兴地在她的手镯、戒指、项圈和挂片的叮叮铛铛响声之下，她严肃地走进了我的家，穆罕默德在那儿等着我们。

在进去之前，我又说：

“阿鲁玛，每次你想回你家之前，你得预先告诉我，我会许可你走的。”

她不信任地说：

“你许可？”

“是的，我许可。”

“我也一样，我答应，当我愁闷的时候……”于是她将双手放在头前，做了一个好看的姿势，“我会对你说：‘我要去那边’，于是你让我走。”

我陪着她进了她的房间，穆罕默德捧着水跟在后面，因为还来不及通知那个阿伯德·艾尔·卡德尔·艾尔·哈德勒的女人，说她的女主人回来了。

她走进去看见了带镜子的大柜，于是容光焕发朝它奔过去，好像扑向一个重找到了的母亲。她看了几秒钟，撅起嘴，而后用有一点生气的声音对镜子说：

“等着，我在柜子里有绸衣服。我马上就会漂亮的。”

于是我让她单独呆着，让她对着自己去卖弄风骚。

我们的生活又重和从前一样开始了。我越来越厉害地受到这个姑娘纯属肉体的奇怪的诱惑，而同时对她也感到一种父辈的傲慢。

有六个月一切顺遂，而后我感到她重又变得神经质、不安心，有一点儿忧悒，有一天我对她说：

“你是不是想回去？”

“是的，我想。”

“你不敢对我说？”

“我不敢。”

“走吧，我允许。”

她抓住了我的手吻它们，好像她在表达她所有的感恩的激情，于是第二天她不见了。

和第一次一样，约在三周末左右，她回来了，仍然衣衫褴褛，让灰尘与太阳弄得黑黑的，尝够了游牧生活和自由与沙漠。在两年间她这样回了四次她的家。

我高兴地承担这些而无所谓妒忌，因为对于我，妒忌只能因爱而生，在我们之间，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无疑的，如果我抓到了她欺骗我，我很可能会杀了她，但是我可能多少会像人家打一条不听话的狗那样，完全用暴力打死。我没有感到北方式妒嫉的那种折磨，那种怒火，那种可怕的烦恼。我才说过，我能像人家打不听话的狗那样打死她！我真是爱她多少有点像人家爱一条很稀罕的不可能替代的动物，狗或者马。这是一只奇妙的畜牲，淫荡的畜牲，一条供玩耍的畜牲，它有一个妇人的躯体。

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表达隔在我们灵魂之间的距离的不可跨越，虽然我们的心也许有时相接相温。她是我房子里，我生活里的某种东西，我对之保持着十分喜爱的习惯，而她所爱的我是一个肉欲的男人，他只有眼睛和器官。

可是有一天早晨，穆罕默德带着一副奇特的脸色进来了，那种不安的阿拉伯眼神就像在狗的前面逃跑的猫的。

看到他这副脸，我对他说：

“嗨，什么事？”

“阿鲁玛走了。”

我笑起来。

“走了，去那儿？”

“走得千干净净，先生。”

“什么，走得千干净净？”

“是，先生。”

“孩子，你痴了！”

“没有，先生，”

“为什么这么走？怎么啦？瞧见吗？你说说清楚。”

他站着不动，不愿说话，而后，他忽然爆发了阿拉伯人式的怒火，这种在城市马路上拦住了我们的那种着魔了的人的样子，那种东方式的安洋和庄重忽然间代之以最猛烈的手势和最凶狠的喊叫。

在这些叫喊中我懂得了阿鲁玛和我的牧羊人一起跑了。

我必须让穆罕默德安静下来，并一点一点地从他那儿找到详细情况。

费了些时间，我终于懂得八天以来，他窥伺到我的情妇有幽会，在附近的仙人掌丛里或者在长着蔷薇月桂的小山谷里，会的是我的管家上月末雇来的牧羊人，一个流浪汉。

前天晚上，穆罕默德看见她出去，可没有见她回来。于是他用一种愤怒的神情反复说：

“跑了，先生，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的深信，和这个流浪汉逃了的想法瞬间也进入我的心里，无可置疑，无可抵制。这是傻事，难以置信的，而肯定是出于不可理喻这一特性，这是女人的唯一逻辑。

心里难受，一腔怒火，我努力想记起对这个男人的印象，于是我忽然想起在上个星期我见过他，站在一个土丘上，在他的羊群之中看着我。这是一个大个儿贝都印人，裸露的四肢的颜色和破衣混在一起，颧骨隆起，钩鼻收颌，两腿干瘦，高骨架子穿着破衣，豺狗一样的褐色眼睛，一个粗犷的未开化人。

①生活于北非及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土著。

我毫不怀疑，是的，她跟着这坏蛋跑了。为什么？因为她是阿鲁玛，一个沙漠姑娘。要是另外一种，巴黎的马路边的妓女，则会跟着我的马夫或者马路上的流浪汉跑。

我对穆罕默德说：“这好。要是她跑了，算她倒楣。我要写信，你走开吧。”

他走开了，对我的沉着感到惊奇。我呢，我站起来，打开窗，大口吸气，它一直进到我的肺的底部，窒息人的风来自南方，因为北非的热风吹起来了。

后来我想：“我的天，这是一个……一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能有人懂……能有人懂得，什么使她们行动吗？什么使她们爱，什么使她们跟上一个男人，舍弃一个男人吗？

是，有时能懂，——而常常不能懂，有时，大家揣测。

为什么她跟着这个粗野讨厌的人失踪了呢？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一个月以来风差不多都来自南方。

这就够了！一阵风！她知道吗？她们知道吗？即使她是最聪明，最复杂的女人，能知道她们为什么行动吗？最多不过是一座随风转的风标。一阵觉不到的微风就能使那枝铁、铜、铁皮或木头的箭头转起来；和这一样，一点不可觉察的影响，一个抓不住的印象行动，就能将女人好变的心推向作出决定，不管她是城市的、乡村的、郊区的或者荒漠的。

要是她们进行论证，而且懂得了为什么这么办而不那么办，那她们以后会理解的。但是当时她们并不理会，因为她们是她们的偶然感觉的傀儡，是偶然，是环境、感情、遭遇以及所有她们灵魂和肉体颤动的轻微接触的盲目奴隶。

奥巴尔先生站起来了，他走了几步，看着我微笑着说：

“这就是一次沙漠之恋。”

我问他：

“要是她回来了呢？”

他喃喃说：

“淫荡姑娘……仍然会一样使我快活。”

“您会饶了那个牧羊人吗？”

“我的天。是的。对于女人们总得宽恕……或者不理睬。”

# 霍多父子

## 一

在那座半别墅半农庄式房屋的门前，在那类往日俨然贵族府第，而目前只住富农的混合式乡村住宅之一的门前，一些拴在天井里苹果树上的狗，看见了那些被猎丁和村童们拿着的盛野味的袋子，都汪汪地叫起来。在那座兼充食堂的厨房里，大霍多，小霍多，税局主任贝尔蒙先生和会计师孟达吕先生，都吃着面包，喝着烧酒，预备动手去打猎，因为这一天正是开猎的第一日。

那个以自身产业上所有的种种自豪的大霍多，事前早就夸耀宾客们可以在他的围场里猎得的种种野味。这是一个高大的诺曼第人，属于那些体健脸红骨骼粗大而肩头上掮得起苹果车子的汉子。半农人式的，半绅士式的，有钱的，受人敬重的，有势力的，有权威的，他从前叫他的儿子西扎尔霍多读完了初级中学的功课，使他受点教育，然而却不叫他再求深造，免得他成为一个不关心农事的绅士。

西扎尔霍多的身材，几乎和他父亲的一般高，但是略瘦一点，他是一个很尽子职的好儿子，柔顺和悦，对于他父亲的意志和见解，极其赞叹，极其尊重。

那税局主任贝尔蒙先生，——这是一个矮胖子，他那张绯红的脸上，显出许多蜿蜒曲折如同地图上的河道般的紫色脉经，——他开口问道：

“野兔，这里有那东西吗？”

大霍多答复道：

“您要多少有多少，尤其是在比沙洁那一带低洼的地方。”

“我们从那里动手呢，”那会计师问道。一一这会计师是一个肥胖而面色灰白的快活汉子，腆着一个大肚子，紧紧地穿上他在上星期从罗昂买来的那一套簇新的猎装衣裤。

“喂，从那边，从那一带洼地。我们要把那些竹鸡赶到平地，然后再去打。”

末了，大霍多立起来了。大家便也跟着立起来了，于是都到墙角边取了他们的猎枪，仔细审查他们的猎具，拿他们的脚在地上跺了几下，使在那些还没有被体温所软化的硬底鞋子里的脚能贴紧一点；随后他们都出来了；而那些拉着系在颈上的绳子腾跃的狗，都像拿空一般举起

了爪子，一面用尖锐的声音狂吠着。

大家都向着那一带低洼地走。那是一道小的山峪，或者竟不如说是一片地质不良而起伏波曲的地面。因为地质不良，所以并不耕种甚么，只看见裂开了一些土坑，长满了一些薇蕨，就成了最好躲藏野兔的地方。

这些猎人都散开前进着，大霍多守着右端，小霍多守着左端，两位宾客夹在中间。那猎丁和那些拿袋子的孩童都在后面跟着。这正是大家等候那第一响枪声的庄严时候，大家的心都不免略略有点儿蹦，而那些感着焦躁的指头儿，都时时摸索枪上的扳机。

忽然，那一响枪声已经响了！大霍多放过了。大家都停止了脚步，并且看见了一只竹鸡，它正从一群急飞而逃的同伴里脱离出来，坠在一个土坑的草丛里，那个受了鼓舞的猎人开步跑起来，撒开了脚步，排除了那些绊脚的荆棘，末了，他自身也因为寻觅他的猎得物，埋没在那荆棘丛里了。

这时又有第二响枪声响了一下。

“哈哈！”贝尔蒙先生高声说，他已经在那里面，撵出一只野兔了。

大家都望着那丛望不透的枝叶等候着。

那会计师拿两手合在嘴唇前面喊着：“您得手了吗？”大霍多没有回答；于是小霍多回转头来对着那个猎丁说：“约瑟，你去帮他老人家一下吧，应当成行走才好，我们在这里等候。”

于是约瑟这个干瘦露骨、骨节凸起的老头子，便用一阵安稳的步儿向前走，走到了那个土坑里，一面带着狐狸式的小心寻觅那些可以置足的当儿。随后，他忽然高声喊道：

“哎呀！快点来！快点来！出了乱子了。”

大家都跑起来，走到那荆棘丛里了。大霍多侧面倒在地下，不省人事，双手捧住了自己的肚子，几道长而红的血，从肚子上，经过衣服上的那个被铅子穿成的窟窿流到草上了。原来他先头松了他的猎枪，去拾那只死在他面前的竹鸡，谁知那枪倒了下来；由于震动作用，撞燃了枪筒里的第二发子弹，这发子弹便打穿了他的肚子。他们将他从坑里抬出来，给他解开了衣裳，便看见一个拖出来一些肠子的可怕的伤口。于是，他们在好好歹歹给他包扎好了之后，便将他送回他家里，等候那个和一个教士同时被人找去了的医生。

那医生到了之后，便严肃地摇头，末了，他回转身躯，对着那个伏在一张椅子上呜咽的小霍多说：

“可怜的孩子，这件事的趋势不妙。”

但是等到用绷带包扎妥当的时候，那受伤者的指头动了，嘴巴张开了，随后眼睛也张开了，用那混乱而可怕的眼光向前面瞧着，随后仿佛在他的记忆力搜索，仿佛想起来了，仿佛明白了，末了他喃喃地说：

“见鬼，糟了。”

那医生握住他的手：

“但是还没有，但是还没有，只要休息几天，就不要紧了。”

大霍多接着说道：

“糟了！我的肚子打穿了！我很明白这桩事！”

随后忽然又说道：

“我要和我的儿子谈几句，倘若我有时间。”

小霍多虽然极力忍住，却依然流着眼泪，并且像一个小孩子似地重复地喊着：

“爸爸，爸爸，可怜的爸爸！”

但是那父亲却用安静一些的声音说道：

“赶快别哭了，这不是时候。我有事和你谈。你坐在那里吧，近一点儿，一下子就说完了，那末我就可以安宁一些。各位好朋友，请你们给我一两分钟。”

大家都出去了，只留下那儿子对着那父亲。

一经只有他们父子俩人在那屋子里头，大霍多便说道：

“听吧，孩子，你有 24 岁了，我可以给你谈那件事，并且在我们现在要谈的事情里面，也没有多少的秘密。你的娘死了七年，这是你明明白白知道的事，不是吗？我现在不过 45 岁，成家的时候正是 19 岁，这又是你明明白白知道的事，不是吗？”

那儿子口吃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

“你的娘死了七年，于是我守着鳏居的生活了，唉！像我这样一个男人，是不能守鳏居生活的，不是吗？”

那儿子回答道：

“是的，这是真的。”

那父亲喘着气，皱着那副灰白色的脸，继续说道：

“上帝，我真疼痛！既然如此，你应当懂得。男人不是为单独过活而生的，但是我那时候不想找一个女人继续你的娘的地位，因为我对她早就答应了这桩事。那末……你懂得吗？”

“懂得的，父亲。”

“所以我就在罗昂弄了一个小女人，住在埃贝尔朗街 18 号 4 楼第二个门里，——我全部告诉你，千万不要忘记，——但是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异常地可爱，和蔼忠实，一个真正的良妻，不用多说。你理会吗，孩子？”

“理会的，父亲。”

“那末，倘若我一走，我应当给她点东西，但那是一点儿可以庇荫她的正经东西。你懂得吗？”

“懂得的，父亲。”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正经女人，但是这个正经女人，倘若没有你，没有你的娘的纪念，又没有我们三个同居过的这所房屋，我早已可以引她到这里了，并且也娶了她了，照稳妥的办法……听呀……听呀……孩子……我可以立一份遗嘱……但是我却绝没有立！我没有肯这样办……因为不应当写这些东西……那类的东西……对于那些合法的人太有妨害……并且把什么都弄乱了，使大众都毁了！你看见吗，永不应当有那粘了印花税票的纸，永不应当用它。我之能够有钱，就是我生平从没有用过它。你懂得吗，我的儿子？”

“懂得的，父亲。”

“再听我说。好好地听我说……所以我没有立遗嘱……我没有肯……并且我知道你，你的心很好，你不是贪鄙的，不是悭吝的，不用多说。我从前对自己说过，我到临终的时候，再来拿这些告诉你，并且要求你不要忘了那个小女人；伽珞玲朵芮，埃贝尔朗街 18 号，4 楼第二个门里，不要忘记。一一并且，再听我说。我走了之后，赶紧就到那里去，——并且你得想个办法，使她不至于怨我没有记心。一一你是有钱的。一一你能够做这桩事，我留给你的不少……听呀……寻常日子寻她不着。她在德邻街的穆洛太太家里做事。你在星期四到那里去吧。那一天她等候我。那是我的日期，自从六年以来。可怜的小女人，她会哭吗？……我拿一切告诉你，因为我很知道你，我的孩子哟。那些事情，我不公开地说，既不告诉会计师，也不告诉神甫。这是可以办到的事，谁都知道，但是非到必要的时候，就不必说。那末，除了家庭以外，没有一个外人会知道这个秘密，因为家庭，就全体而言，还是一个人吧。你懂得吗？”

“懂得的，父亲。”

“你答应吗？”

“答应的，父亲。”

“你发誓吗？”

“发誓的，父亲。”

“我央求你，我央求你，儿子，不要忘记。我坚持这一层。”

“不会忘记的，父亲。”

“你要亲自去。我要你保证一切。”

“亲自去，父亲。”

“并且，你将来会听见……你将来会听见她要给你说明的一切。我自己，实在不能多说了。这事发过誓了！”

“是的，父亲。”

“很好，我的儿子。给我拥抱吧。永别了。我要走了，我很看得明白。请他们进来吧。”

小霍多带着悲叹的声音与他父亲拥抱着，随后，遵照吩咐，将房门打开，于是那神父身着白的法衣，端着圣油走进来了。

但是这个垂危的人闭上了眼睛，并且不肯打开，不肯答话，并且就是用一个手式表示他已经明白，一样也不肯做。

他以前说的太多了，这个汉子，他现在已经没有气力了。并且他觉得自己心安理得，要在平安的境界里死亡。他刚才既然已经向着他的儿子，他家里的人，忏悔了一切，何必再向上帝的代表忏悔呢！

他便在他那些站在地下的仆人们和朋友们的中央，受了宗教上的种种仪节，却绝没有一个可以漏泄他依然活着的动作，在他脸上现出来。

在经过四个钟头的表示酷烈疼痛的抽搐之后，他便在夜半时死了。

## 二

星期二，是开猎后的第三天，他们给他下了葬。在送了他父亲的灵柩到了公墓之后回到家里，西扎尔霍多整整哭了一天。那一晚，他几乎没有多睡，到了醒来的时候，觉得那样愁惨，竟使他不明白何以自己依然能继续活下去。

然而星期三那一天，直到傍晚的时候，他始终念着应当于次日到罗昂的埃贝尔朗街 18 号 4 楼第二个门里，访问那个伽珞玲朵芮姑娘，以遵守他父亲最后的意愿。他如同世人含糊地念祷告之词一般，很低地拿这姓名和这住址念了无穷的遍数，以免遗忘，末了竟不住地喃喃起来，没有停止的能力，也没有想到这究竟为什么，因为他的舌头和他的神志，都被这姓名和这住址所占有了。

所以次日早上 8 点钟光景，他吩咐将那乘英国式的双轮马车套好，于是便在安乡罗昂间的驿路之上，鞭着那匹诺曼底种的重载力马大步起程了。他穿上了他那件黑色方襟大礼服，戴上了他那顶丝绒高帽，系上了他那条绊住脚管的裤子，并且，他因为在这样的时机里，要表示戴孝，所以不肯在他这套考究的衣裳上面，罩一件迎风隆起如球，又能给呢衣遮蔽尘土，而在下车之后便可一下就脱掉的蓝色布大褂。

他在敲 10 点钟的时候到了罗昂，也像往日一般，在三泽街的好童旅馆停住，于是承受了这旅馆的男女居停和他们的五个孩子的拥抱之礼，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哀耗；随后他叙述了这个乱子的详情，这就使他流泪了，使他拒绝这些人的种种恭敬的款待——他们都殷勤得很，因为知道他是富翁——使他拒绝了他们所邀的午餐，这却不免得罪了他们。

在拂一拂他的帽子，刷一刷他的衣裳，和擦一擦他的鞋子之后，他便动手去寻埃贝尔朗街，因为恐怕被人认识和引人怀疑，竟不敢向谁询问。

末了，正在寻觅不着之时，他恰巧看见了一个神父，因为素来信任宗教家的职业上的谨慎，于是便走向前去问他。

谁知只要走百来步就到了，正是那里靠右手的第二条街。

可是，他却迟疑起来了。从那天一直到这时候，他始终像一个原始人一般遵守那亡人的意志。现在他想到他要以儿子的地位，去和这个给他父亲做过外室的女人会面，觉得自己十分感动，不好意思而兼委屈。那个全部潜伏在我们心上的道德，经数千百年的传统教训下积存在我们感情深处的道德，和他从教义问答那类书学来的关于操卑下生涯的尤物的批评，以及任何男子对于她们存在心里的本能上的轻蔑，——即令这男子娶了一个尤物，这种轻蔑一样存在，——与夫西扎尔本人狭隘的农人式荣誉观，这四个原因：道德，批评，轻蔑，荣誉，一齐都在他心上自行骚动了，控制他了，使他感到羞辱和面红了。

但是他想起："我答应了父亲，不应当失信。"于是他便推开了那所标着了 18 号门牌的房子的那合半开半阖的门，发现了一条光线不甚充足的楼梯，走上了四楼，瞧见了一张门，随后，第二张门，找到了一根门铃的绳子，于是就抓着一拉。

那两下从门后传出来的叮叮之声，使他身上起了一阵毛发悚然的麻感。那张门开了，于是他看见在对面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这女人穿着一套华丽的衣服，用一副惊讶的眼光瞧着他。

他不知道要向她怎样说才好，而那一位绝没有想到有什么事，而且正在等待另一位，也没有请他进去。他们彼此这样面面相觑地呆了二三十秒钟。结果，她才问道：

"您有何贵干，先生？"

他喃喃地说道：

"我是小霍多。"

她惊了一下，脸色陡然变灰白了，随后她如同自从很久就认识他似地，吞吞吐吐地问道：

"西扎尔先生吗？"

"是的。"

"那末？"

"我奉着父命，有几句话和您谈。"

她说："啊！天哪！"于是退了一步让他进了门。他带上了那门，便跟着她走。

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这孩子正和一只猫玩耍，坐在一只大炉子跟前，几份搁在炉子上面煨着的菜，喷出一阵热气。

"您请坐。"她说。

他坐下了……她问道：

"怎样呢？"

他已经不敢说话了，两眼钉住那张搁在这房间当中而摆着三副刀叉——其中一副是儿童用的——桌子。他瞧见了那张背着火炉的椅子，那只盘子，那幅饭巾，那些玻璃杯子，那瓶开动了的红葡萄酒和那瓶还没有开动的白葡萄酒。那就是他父亲的坐位，背着火炉。他们正等着他。那份放在桌子边的面包，他看见，就认出是供他父亲吃的，因为它的硬壳已经剥掉了，为的是

大霍多的牙齿不好的原故。随后，他抬起头来，看见那墙上有他父亲的照片，那一个在赛会的那年到巴黎摄的大照片，那个相同的就挂在安乡住宅的卧房的床头墙上。

那年轻的妇人接着说道：

“怎样呢，西扎尔先生？”

他瞧着她出神。一阵激烈的悲伤，使他的脸色变成了惨白的，她却等候着，两只手已经因害怕而发抖了。

这时候他居然敢于发言了：

“唉！小姐，爸爸在星期日开始打猎的时候死了。”

她这一下竟惊骇得不能动弹了。在缄默了好一会之后，她才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哎哟！不可能！”

随后陡然之间，她满眼含着眼泪了，于是举起两只手掩着自己的脸，一面开始痛哭起来。

那男孩子于是回过头来，瞧见他的娘正哭着，便也狂叫。随后，他明白了这阵伤心是由这个陌生人引来的，便扑到西扎尔身边，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裤子，另外举起那一手尽力去打他的腿子。于是西扎尔介乎那个为他父亲而哭的妇人和这个为他母亲而施防卫的孩子之间，竟坠入迷惑而心软的境界里了。他自己也觉得被这阵情绪制伏了，双眼被这阵伤感涨大了；而为着恢复镇静的态度，他便开始说话。

“是的，”他说，“那个乱子是在上星期日早上 8 点钟发生的……”

于是他接续说将下去，如同她已经听着一般，一点细微末节都没有遗漏，用一种农人式的细腻态度说着。然而那个孩子却始终还打着他，到现在并且用脚踢他的踝骨了。

等到他说到大霍多谈及她的那些话，她一经听见了她的姓名，才放下那双遮着脸的手，接着便问：

“对不住，我先前没有跟上您的话，我很想知道……倘若可以央求您从头再说一遍……”

他便用着同一的字眼从头再说道：“那个乱子是在上星期日早上 8 点钟发生的……”

他花了很长时间全部说清了，偶尔还用了一些停顿、段落和加上一些他提出来的反省。她很细心地静听，用着女性的神经质的敏锐态度，明白了他说的那种种变故，因为惊骇而战栗起来，有时并且说道：“哎哟！上帝！”那孩子以为她已经宁静了，便早已停止了打人的动作，去抓着他娘的手，并且也听着，如同他也懂了似的。

这篇话说完之后，小霍多接着又说：

“现在，我们要照着您的意思，一齐来给我们商量办法。请您听明白，我是宽裕的，爸爸留给我不少的财产。我不愿意您有甚么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她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

“唉！西扎尔先生，西扎尔先生，今天不谈，我的心已经碎了……另外一次……另外一天……今天不谈。我所以同意的来由，请您听明白……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不是，不是，我向您发誓。这是为这个孩子。并且，这份财产，我们将来要放在他的名下。”

这时候，怅然的西扎尔猜着了，于是口吃地说道：

“那末……那是属于他老人家的吗……这孩子？”

“是的呀，”她说。

于是小霍多带着一种惭愧的、深沉的而难受的情绪，瞧着他的兄弟。

在经过了一阵长久的缄默之后，因为她重新又哭着，狼狈不堪的西扎尔接着说道：

“既然如此！那末，朵芮小姐，我就走了。您愿意我们在哪一天谈这件事呢？”

她高声说道：

“唉！不行，请您不要走，请您不要走，请您不要让我和爱弥儿孤伶伶地呆着！我快要因为伤心而死了。我没有一个人了，除了我的孩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了。唉！真作孽，真作孽，西扎尔先生。请您坐下吧。您再来给我谈谈吧。您把他从前在家里镇日做的事，说给我听吧。”

于是西扎尔坐下了，他本来是惯于服从的。

她给自己端了一张椅子，靠着他的放下，那地点正在那座始终煨着那几份菜的火炉之前，于是抱着爱弥儿搁在膝头上。末了她向西扎尔问起他父亲的种种事情，种种体面的事情，从这一点，他不待推敲便觉到了，便看见她曾经用尽她那个可怜的女性的心，爱着他父亲呀。

于是，由于他那些层次不多的思想上的连带关系，他又说到那个乱子了，并且又开始用同一的细微末节重新述着。

等到他说及“他在肚子上挨了一个窟窿，那里面可以放两个拳头”的时候，她迸出了一道叫也似的声音，于是呜咽也便重新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了。随后，西扎尔受了传染的作用，也开始哭起来，并且因为泪泉儿始终有软化心房的细胞的力量，他便对着那个额头就在他嘴边的爱弥儿，侧过身去吻了他一下。

那母亲转过气来以后，喃喃地说道：

“可怜的孩子，现在是孤儿了。”

“我也一样！”西扎尔说。

于是他们不说话了。

但是忽然之间，那种惯于顾虑一切的主妇式的实际的本能，在这年轻妇人的心上苏醒了。

“您也许在午前还没有用过什么，西扎尔先生？”

“没有，小姐。”

“唉！您应当饿了，您来吃点儿东西吧。”

“谢谢，”他说，“我不饿，我太伤心了。”

她回答道：

“尽管伤心，却得好好活着，您可不要拒绝我这件事！并且您可以多坐一会儿。到了您走了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变成什么。”

他在此后，依然拒绝了一阵，便也答应了，于是坐在那火炉的前面，和她相对，他吃了一份在火炉上沸着的烧肠子，喝了一杯红葡萄酒。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她去开那瓶白的。

他给那个弄得油汁满颊的孩子，擦了好几次嘴。

在临走而立起的时候，他向她问道：

“您愿意我几时再到这里来谈那件事呢，朵芮小姐？”

“倘若您没有妨碍，下星期四，西扎尔先生，这样，我就不致耽误时候。每逢星期四，我是闲着的。”

“行，下星期四。”

“您到这里吃午饭，对吗？”

“唉！说到这一层，我不能答应。”

“这不过是因为吃着饭谈天，可以谈得好一点，并且时候也宽裕点。”

“既然如此！也行，那末在正午吧。”

末了，他在重新给爱弥儿吻了额和给朵芮小姐握了手之后，便出来了。

## 三

这星期的光阴，在西扎尔霍多看来，真是长久的。他从来没有尝过孤伶伶地过活的滋味，于是这种孤独的情况竟使他不能熬受了。一直到闹乱子的那一天，他和他父亲向来如同形影般相随，从前他跟着他到田地里，监视那些奉命做工的人。而到了分离过半天之后，吃夜饭的时候又撞见他了。每天夜晚，他们彼此相对坐着，点燃他们的烟斗，谈论马牛羊之类，而在醒来的时候彼此互相紧握的那一把手，仿佛就是一种家人式的深刻的感情的交流。

现在西扎尔是孤伶伶的了。他在这种秋季的农事里蹒跚着，常常以为可以在一块平地的那一端，看见他父亲的那个指手划脚的侧面的高大身影。为着消磨时间，他便走到各处邻居的家里，对于那些还没有听见过的人，重述那次事故，有时又重复讲给旁的人听。随后，他在做完了精神上和体力上的工作之后，便坐在一条驿路边，向自己盘问这生活是否可以长久地延续下

去。

他时常想起朵芮小姐。她讨得了他的喜欢。他觉得她是个懂礼貌的，温和的，正直的女人，和他父亲所说是一样。是的，若说到一个正直的女人，这真是一个。他便决定宽大地去办那些事，预备拿两千法郎的年款，保证本金归那孩子，并且他想到下星期四要去看她，以及和她安排好这件事，竟感到某种愉快了。随后想到那个兄弟，想到那个 5 岁的小家伙是他父亲的儿子，精神感到紊乱，并且略感烦恼，同时且感到愤激了。这是一个某种类型的家庭，其中有一个永不会用霍多二字做姓的私生子，这是一个可以凭着他的意或取或舍的家庭，但是它却使他记起他的亡父。

星期四早上，他瞧见自己在罗昂的驿路上面，被那乘英国式的两轮车子用快步载着前进的时候，居然觉得自己的心轻快一些，安定一些，这是在他父亲死了以后尚未有过的事。

他走到了朵芮小姐的房间里，便看见那桌子端正得像上星期四一样，不同的处所，就是那面包的硬壳并没有剥掉。

他和那年轻女人握过了手，吻过了爱弥儿的面颊后，便坐了下来，虽然有点像在自己的家里，然而心下不安、郁抑。朵芮小姐在他看来，像是瘦了一点，苍白了一点。她应当伤心地哭过多次。现在她对着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神情，仿佛已经明白她在上星期遭到噩耗的初次打击时所没有觉得的那件事，于是这次款待他，便用着一些过度的尊敬，一种痛苦的谦虚和一些感人的注意，如同以小心和诚实去报答他向她所施的美举似的。他们的午饭吃得很长久，一面谈论那件引得他们同吃午饭的事。

她不要那么多的钱。那数目过多，太过多。她所赚的够得维持她本人的生活，但是她只要爱弥儿到了长大的时候，手边有几个钱就得了。西扎尔却极力坚持，并且加上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给她使用，给她做戴孝的费用。

他喝过了咖啡之后，她问道：

“您抽烟吗？”

“是的……我有烟斗。”

他摸索自己的衣袋，糟了，他忘了那东西！等到她从柜子里拿出父亲的一支烟斗送给他，他竟要伤心了。他接受了这种馈送，拿到手里，认出了它，嗅了一嗅，声音里带着感情地申明了它的质料，然后才装满了烟丝，用火把它吸燃了。随后，他抱起爱弥儿放在他的膝头上，逗他骑马耍。这时候，她正检点那餐桌，将那些用过了的器皿关在那碗柜的下层，预备等他走了之后，再去拿起来洗干净。

在三点钟光景，他带着遗憾立起身来，想到动身很觉惋惜。

“既然如此！朵芮小姐，他说，我向您道晚安了，这样见到您真高兴。”

她立在他的跟前，脸红心跳，一面抬头瞧着他，一面想像那一位。

“我们以后不再会面吗？”她说。

他简单地回答道：

“可以，小姐，倘若这件事合您的意思。”

“当然，西扎尔先生。那末，下星期四，您可以吗？”

“可以，朵芮小姐。”

“您定来吃午饭吗？”

“但是……倘若您很想这样，我不拒绝。”

“这就说定了，西扎尔先生，下星期四，12 点，和今天一样。”

“星期四，12 点，朵芮小姐！”

## 鄱瓦代尔

写给洛倍尔·班史翁

鄱瓦代尔（安端）老爹在当地是个处理种种污秽工作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每逢我们应当扫除一条壕沟，一堆垃圾，一个积水坑，或者疏通一段下水道，一个泥坑之类，大家要去找的总是他。

他带着他那些做扫除疏通之用的工具和他那双满是污秽的木头鞋子过来，接着就动手工作，一面不住地抱怨自己的职业。到了有人因此问他为什么偏偏要做这种使人厌恶的工作，他就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气说：

“还用多说，我不得不养活这一大群孩子呀。这工作比旁的赚得多一点。”

事实上，他有 14 个孩子。倘若旁人探询那些孩子们都做什么事，他就带着一种冷淡的神气说：

“现在只剩下八个留在家里。有一个正在队伍里服役，五个都结了婚。”

到了有人要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不是美满的时候，他就连忙回答道：.

“我从前并没有反对过他们，没有反对过他们。他们全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结婚的。人总不应当反对旁人的爱好，若是反对，结果总是弄不好的。我现在弄得这样一塌糊涂，正因为我父母从前反对了我的爱好。不然的话，我早可以变成一个像其余工人一样的工人。”

他父母从前反对他的爱好的详细经过就在下面。

他当年是一个兵，在勒阿弗尔的营房里度着服股的年月，比起其他的兵并不来得愚笨些，也并不来得聪明些，不过头脑简单一点。在休假的钟点里，他的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码头上散步；沿码头一带本是鸟雀商人聚集的地方。他有时候独自一个人，有时候随着许多人，慢慢地沿着鸟笼子走过去，笼子里，有些是黄脑袋绿身子的巴西鹦鹉，有些是红脑袋灰色身子的西非洲鹦鹉，有些是身材巨大的南美洲鹦鹉，它们有五色的羽毛，散开的长尾，矗立的冠毛，神气像是在暖房里培养的鸟；有些是大大小小的桐花风，仿佛是由一个以工笔画出名的上帝用细腻的心情设色的；那些小的，很小很小跳来跳去的鶺鸰一般的鸟儿，红的，黄的，蓝的和杂色的，色

色俱备。它们的叫唤和码头上的声响混在一起，在行人车辆和卸载船舶的喧闹中间，添入一种来自辽远而神秘的树林子里的激动，尖锐，嘈杂，震聋耳朵的噪音。

鄱瓦代尔站着不走了，睁着眼，张着嘴，喜笑颜开，露出牙齿，瞧着那些被人囚禁的鹦鹉，它们张开白的或者黄的冠毛，向他的军服裤子的鲜红颜色和他的腰带的光亮铜饰致敬。他到了遇见一只能够说话的鸟的时候，就向它提出好些问题；倘若那只鸟在那一天有能力回答他并且和他对谈，那末他直到夜间还是快活满意的。瞧着猴子，他也快快活活装出驼背的样子，并且他一点也没有想象到一个富人把这些动物像猫狗一样养着是最大的奢侈。这种爱好，这种异国风光的爱好，对他是深入血液的，正像旁人的爱好着重于打猎，着重于做医生或者做教士一样。每逢营门一开，他总不由自主再到码头上去，俨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欲望的吸引。

谁知有一次，他站在一只来自南美洲的五色大鹦鹉跟前竟几乎是得意忘形的了，那只鹦鹉正张开了全身的毛，俯下了身子又竖起来，像是用鹦鹉国的宫廷礼貌致敬，他看见一家和那鸟店贴邻的小咖啡馆的门拉开了，接着就有一个头上缠着红包布的黑种青年女人出来了，她把馆里的酒瓶塞子和沙子向着街上扫。

鄱瓦代尔的精神立刻在鹦鹉和黑种女人之间分开了，他也弄不明白自己惊喜交集一心注视着的，究竟是鹦鹉还是黑种女人。

把小咖啡馆里的垃圾扫出去以后，那黑种女人抬起头来望了，对着军人的服装她也目眩了好一会。她在他对面站着没有动，扫帚拿在手里正像是对着他举枪，同时那只鹦鹉也继续对着他鞠躬致敬。经过好一会之后，军人却被这样的注视弄得不好意思，于是他慢步走开了，表示自己并不是且战且退。

不过他又回来了。几乎每天一定在这家名叫殖民地的咖啡馆前面经过，并且时常透过窗口的玻璃，望见了那个黑种的矮小女堂倌给码头上来的海员们倒啤酒或者倒烧酒。她也常常在望见他的时候就走到了外边。不久，他们甚至于彼此从来没有说过话，就如同熟识的人似地互相望着微笑了。后来鄱瓦代尔看见那女人的颜色晦暗的嘴唇缝里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发光，他觉得自己的心有点儿摇动。有一天，他终于进去了，发现她说的法国话和大家一样，因此很诧异起来。他叫了一瓶柠檬水，请她也喝一杯，她接受了，于是在军人的记忆当中那瓶水真是甜美无比，永世难忘。末后他养成了习惯，常到码头边的那家小酒馆里，去享受种种他买得起的甜美饮料。

瞧着这个矮小儿女堂倌的黑手向他的杯子里斟上点儿东西，同时她满口的牙齿因为她笑着竟比眼睛还亮些，他心里觉得像过节一样高兴，感到难以忘怀的幸福。经过两个月的频繁来往，他和她完全成了知己了，而鄱瓦代尔在发现这个黑种姑娘的思想全和当地姑娘们的好思想一模一样以后，在发现她勤俭节约，笃信宗教，品行端正以后，便更其爱她了，他之对她的热中竟到了想娶她的地步。

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这使她快乐得跳舞了一阵。并且她本有一笔数目不多的钱，那是一个买牡蛎的女商人留给她的，这女商人从前看见一个美国船长把她放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她就收容了她。原来那船长在某次从纽约开船以后的几点钟，发现她蹲在他船上货舱的棉花包儿堆里，她当时的年龄约莫有 6 岁。到了勒阿弗尔，他就把这个不知怎样也不知被谁藏在他船上的皮肤乌黑小家伙，交给这个慈悲的女商人抚养了。女商人死了以后，于是青年的黑种姑娘就做了殖民地咖啡馆的女堂倌。

安端·鄱瓦代尔并且又说：

“这是办得到的，倘若我父母不反对。我从来不违背他们，你听清楚，从来不！我最近一回到家乡，就把这事情先对他们说两句。”

第二周，得着了 24 小时的假期，他果然回到了家里，他父母在伊勿朵附近的都尔忒乡种着一个小田庄。

他静候着吃完饭以后的空儿，那时候，掺了烧酒的咖啡可以使人的胸襟格外开阔，他就告诉他的尊亲属，说自己找着了一个非常合他的口味的，合他一切口味的姑娘，世上应当再没有另外一个能够同样美满地和他合得上。

两老听到这种话立刻都变得顾虑周详，对他盘问了好些情形。鄱瓦代尔什么话都没有隐瞒，除了她皮肤的颜色以外。

那个人好心眼，可没有多少钱，但是勇敢，节俭，清洁，有品行又有见识。这些事都比一点儿抓在一个坏女人手里的银钱的价值高些。并且她有好些铜子儿，好些大的铜子儿，都是从前抚养她的那个妇人遗下来的，差不多是一份小小的嫁奁费，一千五百金法郎的储蓄存款。两老被他的话说服了，尤其在他的判断之下表示信任，到了他快要提到关键之外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点点地让步允诺了。他用一阵略带拘束的笑容说：

“只有一件事情将来不会合你们的意思。她的皮色简直不是白的。”

两老全没有听明白，于是为了免得教他们失望，他不得不带着十分小心的态度来作了个长久的说明。他说她是属于颜色不鲜明的人种的，他们从前在艾比纳尔那地方出产的画片上①见过那个人种的样本。

④艾比纳尔是法国东境伏诃日州的州治，画片是那地方的一种驰名的商品，在法国民间流传甚为普遍。

这一来，两老都不放心了，糊涂了，害怕了，如同他对他们提议了一个要和魔鬼的结合。

那母亲说：

“黑的？黑到什么样儿？全身都是黑的？”

他回答说：

“一点儿不错，全身，正和你全身满是白的一样。”

父亲接着说：

“黑的？可是黑得像锅底一样？”

他们的儿子回答说：

“也许没有那么黑！是黑的，固然，不过黑得一点也不教人倒胃口。教堂里堂长先生的袍子是很黑的，然而它并不比一件白的道袍难看。”

那父亲说：

“在她的家乡，可有更黑的吗？”

儿子抱着信心高声嚷着：

“自然一定有！”

但是老头儿摇着脑袋说：

“那该叫人看了不顺眼吧？”

儿子说：

“没什么不顺眼的，因为不要多久就看惯了。”

那母亲问：

“不比旁的人要容易弄脏内衣吗，这种黑皮肤？”

“不比你的更厉害，因为那是她的本来的颜色。”

又经过了好些问题，那件事终于谈出办法了，就是：两老在绝没有作任何决定以前，可以先和这姑娘见面，儿子在下个月兵役满期以后，可以引她到家里来，这样就教大家能够考查她，并且在谈天的时候，能够决定她加入鄱瓦代尔家庭中间是不是颜色太深一点。

于是安端声明他在 5 月 22 日星期天，他服役满期的日子，可以带着他的女朋友到都尔忒乡来。

为了这次到她情人的父母家里的旅行，她穿上了最漂亮和最耀眼的衣服，其中的主要颜色是黄的红的和蓝的，好像是为了庆祝国庆佳节所以身上满挂着许多旗子。

由勒阿弗尔起身，车站里的人很注意她；因为自己的胳膊上面挽着一个这样被人留意的人，鄱瓦代尔感到了自负。随后在她和他并排坐着的三等车厢里，她对于同厢的乡下人散布了一种非常教人吃惊的事，使得左右隔壁两车厢里的旅客们为了能够从分厢的隔板顶上来端详她，都站在各人的长凳上了。一个孩子看见她的面貌竟吓得哭起来，另外一个把自己的脸儿藏在他母亲的围裙里。

注： 头二等车仓的隔板是达到车顶的，至于三等的，只比人略高一点，所以此段云云。

然而一直走到目的地的车站，一切都是平安的。不过在列车快到伊勿朵而减低速度的时候，安端感到不自在了，正像是遇着官长视察而自己竟不知道他的操典一样。随后，伏在门窗边，他远远地看清楚了他的父亲正握着那匹套在大车辕子里的牲口的缰绳，他母亲站在那道阻挡闲人入站的栅栏子的边儿上。

他自己首先跳下车来，把手伸给了他这个心爱的女朋友，后来，挺直了脊梁，如同护卫一位将军一般向着他的父母走过去。

他母亲看见了那个衣裳五色皮肤乌黑的女宾同着儿子走过来，简直吓得好一会不能张嘴，他父亲正费尽气力带住那匹马，不知道究竟是火车头还是黑种女人，使得它不住地掀起两条后腿乱踢。但是安端由于看见两老而突然发生了淳洁快乐，连忙张开了胳膊跑过去，在母亲脸上

啄也似地吻了一嘴，又在父亲脸上也啄了一嘴，并没有顾到那匹小马的惊惶；随后转过身来向着他那个女伴，他那个正被好些吃惊的过路者停止脚步来注视的女伴，说道：

“她来了！从前我对你们说过：初看的时候，她是不大顺眼的，不过一到认识了以后，说句真而又真的话，世上再也没有更教人乐意的了。请你们和她道个早安吧，这样可以教她一点也不心慌哪。”

这一来，他那个慌张得发昏的母亲表示了一个像是打招呼的动作，同时他父亲脱下了自己的便帽一面喃喃地说：“我恭喜您称心如意。”随后大家很快地攀到了车子上，两个女人坐的都是车尾上的椅子，每逢车子遇着路面上的凸凹，这种椅子就使她们向空中一蹦，两个男人坐的都是车子前段的长凳。

谁也没有说话。安端心里不安了，吹着一首在营房里流行的曲子，他父亲鞭着那匹小马，他母亲不时溜动黄鼠狼式的眼光，从旁瞅着那个黑种女人，发现她的额头和两颊在日光下面亮得像是擦得很好的黑皮鞋一样。

气氛像是冻结了似的，安端想要打破这种僵局便转过头来。

“喂，”他说，“大家不说话？”

“那么着急干啥，”老妇人回答。

他接着又说：

“快点儿，你把你那个母鸡的八个鸡子儿的故事说给小姑娘听吧。”

那是他们家里一个有名的滑稽故事。不过他母亲因为心绪激动弄得知觉麻痹，始终没有开口。于是他本人发言了，在笑哈哈的声音中间叙述那个值得记忆的奇遇了。他父亲本是背得出那个故事的，所以在开头几句话里就展开了自己的眉头；他母亲很快地跟上了他的榜样。后来那个黑种女人听到那段最滑稽的地方，突然一下发出了一阵狂笑，那是非常喧闹的，旋转不止的，奔放的，以至于受了刺激的小马也飞跑了一小阵。

已经是相识的了，大家就谈起天来。

刚好走到家，在大家全下了车的时候，安端就引了他的女人到卧房里去宽下身上的裙袍，因为她预备照她的做法做一份使得两老称心果腹的好菜，这样就免得等会儿弄脏了衣裳。接着他又引了两老走到门外，在心房跳得厉害的情形之下问道：

“喂，你们怎么说？”

父亲没有作声。母亲，比较胆大，高声说：

“她太黑了！不成，真的，太黑了。我真地打了好几次恶心。”

“你们将来会惯的，”安端说。

“可能，不过现在还做不到。”

他们都进来了，那个老婆子看见黑种女人正在做菜，感到了过意不去。于是她来帮她了，

卷起了裙子，不顾自己年迈也一样活动着。

那顿饭是有滋味的，吃得长久，吃得快活。以后到了大家到外面兜一个圈子的时候，安端就把他拉到一旁。

“喂，爸爸，你说她怎样？”

那父亲是从来不上当的。

“我没有一点意见。问你妈吧。”

于是安端赶到他母亲身边了，拉着她落后几步和她说话。

“喂，妈，你说她怎样？”

“可怜的孩子，真的，她太黑了。只要稍许淡一点点，我也不会反对，但是太黑了。可以说是个撒旦①！”

④天主教传说中的魔鬼的首领。

他知道老婆子素来是执拗的，所以他并不坚持，不过觉得自己的心里窜进了一阵狂风暴雨样的悲伤。他思索自己应当做的事，思索自己可以编造的话，此外，他觉得她从前能够诱惑他而现在却不能同样去诱惑两老倒是令人诧异的。末了他们四个人都迈着慢步穿过麦田，渐渐又都沉默不语了。等到大家沿着一圈做围墙的篱笆外面走的时候，里面的农人都到了栅栏的门外，顽童们都爬到了土堤上，所有的人都赶到了路上，来看鄱瓦代尔的儿子带过来的黑种女人。他们看见了远处有好些人从田地里跑过来，活像是听见了报告奇闻的鼓声一样。乡村里的这种因为他们走过来而起的好奇心，使得鄱瓦代尔的父母感到了慌张，于是两老连忙加快了脚步，如同替儿子引路似地，彼此并排远远地在头里走，这时候，儿子的伴侣正向他问起两老对她个人的印象。

他迟疑地说是两老还没有决定。

但是在村子里的广场上，大家纷纷从屋子里涌出，汇成一道惊慌的人流，鄱瓦代尔两老在那阵增加不已的拥挤情形之下一齐逃回家去了，这时候，怒气冲天的安端正被他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在那些由于惊愕而楞起的眼光底下，带着尊严的姿态向前走。

他明白那是完结了，没有希望了，自己娶不成他的黑种女人了；她呢，也明白了这种结果；后来他俩在快要到家的路上都开始流泪了。一回到了家里，她又脱下了裙袍帮着老婆子来做家务；她四处跟着她，在牛奶房里，在牛圈里，在鸡埘边，都是她担任着最吃力的部分，不住地说着：“请让我来做，鄱瓦代尔太太，”以至于天要快黑的时候，这个被感动的严气正性的老婆子向她的儿子说：

“这究竟是一个正直的女孩子。可惜她竟生得那么黑，真是，她太黑了。我将来和她弄不惯，她应当回去，她太黑了！”

后来小鄱瓦代尔向他的女朋友说：

“她一点也不愿意，她觉得你太黑了。应当回去。我可以送你到铁路跟前。没有关系，你不

用伤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和他们再谈这事儿。”

他终于送她到了车站，同时还许了她有好希望，后来吻过了她就教她上了车，又用一双饱含着眼泪的眼睛望着车子开走。

他徒然向两老恳求，他俩永远没有对他同意过。

等到述完这件人人皆知的事情以后，安端·鄱瓦代尔总是加上这么一段：

“从此以后，我对于什么全不在心上了，全不在心上了。没有一件手艺合我的意思了，后来我变成了现在的我，一个阴沟匠。”

有人向他说过：

“然而您是成了家的。”

“对呀，而且我不能说我的妻子教我不快乐，因为我和她生了十四个孩子，不过并不是从前那一个，简直不是，不是！从前那一个，您看，我从前那个黑种女人，她只须瞧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像乱了神一样……”

## 传令兵

到处都是军官的墓地像个花圃。红色裤子和平顶军帽，金色肩章和扣子，军刀，参谋官的胸绦，轻骑兵和狙击兵的金银线扣饰，在坟墓之间来来往往。这些坟墓上黑黑白白的十字架，在消失了的死者上方张开着它凄苦的双臂，有铁的，大理石的，或者木头的。

上校厉末沁刚刚葬下了他的妻子。两天以前在沐浴时淹死的。

丧事已经结束了，执事也走了，可是这位上校由两位军官扶着，仍然站在墓穴前，他还能看见穴底的木头棺材，里面压着他那年轻妻子已经腐烂了的尸体。

他已经将近成为老人了。瘦高个儿，白胡子。三年之前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自从父亲少校索梯去世以后，她就成了个孤儿。

扶着他们上级的上尉和中尉试图把他带走，他顶着，双眼充满了不让流下来的英雄泪，并且声音很低地喃喃说：“不，不，再呆一会儿。”他坚持要留在那儿，两腿弯着站在这个穴边，这个墓穴对他好像是没有底的，是个深渊，在里面陷进了他的心，他的生活，他在地面上仅余的东西。

奥尔蒙将军马上过来拉住了．上校的胳膊，几乎是强制地拉着他说：“走，走，老伙伴，不要呆在这儿。”于是，这位上校服从了并回到家里。

当他打开了他那间房间的时候，他看到在他的书桌上有封信。一拿起来，他大吃一惊，也十分伤心，几乎因此晕倒了。他认出这是他妻子的手迹。并且那封信上盖着当日的邮戳。他拆开了信念起来：

“父亲，

“请允许我和以往一样仍然叫您父亲。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应当已经死了，下葬了。因此想您也许会原谅我。

“我不想使您感动也不想减轻我的罪孽。我只想以一个在一小时内即将自杀的女人的全部忠诚之心，说明整个儿的真像。

“当您出于慷慨娶我的时候，我是因感恩而献身给您的，而且我以我的全部小女儿的心爱您。我曾像爱我的父亲那样爱着您；几乎是同等的。有一天我曾坐在您的身上，您吻我的时候，我曾不由自主地叫您“父亲”，这一声是由衷的、直感的、自发的。真的您曾对我说来是个父亲，而且仅仅是个父亲。您笑了，并对我说：‘永远这末叫我，好孩子，这使我高兴。’

“我们迁到这个城里来了，于是一一原谅我，父亲，我变成有所钟情了。唉！我抗拒了很久，将近两年，您看清楚了，将近两年，而后我屈服了，我变成了有罪的人，我成了一个失身的妇人。

“至于他呢？一一您猜不到是谁。我对此是十分泰然的，既然在我周围加上和我好的有 12 个军官，您称之为我的 12 星宿。

“父亲，不要设法去认出来也不要恨他，他，他只是做了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会做的事，而且我深信他也是全心爱我的。

“可是，您听着，——有一天，我们在山鹬岛上有约会，您知道那个在磨房附近的小岛。我呢，我应当游泳到那儿上岸，他得在灌木林里等我，然后在那儿呆到天黑，以免被人发现他离开。我们会合在一起了，这时候树枝忽然被扒开了，于是我看见了您的传令兵菲立普，他吓了我们一大跳。我觉得我们算完了，于是大喊了一一声，这时他对我说，他，我的男伴说：‘亲爱的，您从从容容地游开，让我对付这个人。’

“我就走了，如此紧张激动，几乎淹死了，于是我回到了您家里，等着某种骇人的事来临。

“过了一个钟头，我在客厅的走廊里遇到了菲立普，他低声对我说：‘要是您有信叫我送，我听从夫人的指示。’这时，我知道他出卖了自己，我的男朋友买通了他。

“确实我叫他送出了一些信，一一通通是我写的信一一他送去并且给我带来回音。

“这样继续了约两个月。我信任他和您信任他一样。

“然而，父亲，这事儿发生了。仍是在我游泳过去的岛上，但这回是我一个人，我又见到了您的传令兵。这个人等着我并向我预言：如果我不屈从他的欲望，他将向您告发我们，并将他保留的信件交给您。

“唉，父亲，我的父亲，我害怕，一种懦怯卑鄙的害怕，尤其怕您，由于您这么好却被我欺骗，还为他而害怕——您会杀了他一一也许还为了我自己怕。我知道什么呢，我慌了，我糊涂了，我想再收买一次这个恶棍，他也爱我，真可耻！

“我们是如此脆弱，除您以外我们这些人，以致比起您来，我们太丧失理智了。而且，人一旦堕落，就越陷越深，越深。我明白我做了什么事吗？我只知道你们中的一个和我会死，——于是我失身于这个畜牲。

“您看，父亲，我不想愿谅自己。

“于是，于是一一这时候，我应当预见到的事发生了——当他想要的时候，就来威胁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占有我。他也和另一个一样成了我的情夫，天天如此。这不可憎吗？而这是什么样的惩罚，父亲！

“于是，我对自己说：该死。我活着无法对您忏悔这种罪行。死了，我就什么都敢了。除死之外，我没有别的途径可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净化我，我是被玷污得太过份了。我不能再爱人，也不能再被人爱；在我看来，我辱没了整个世界，更没有资格结婚。

“我就要去沐浴了，而我不会回来了。

“这封给您的信将寄到我情人那里。他将在我死后收到它，并且一点也不懂，他会让您收到的，也成全了我最后的愿望。您从墓地里回来时会读到它。

“永别了，父亲，我没有再要给您说的话了。按您愿意的方式办吧，并请愿谅我。”

上校擦擦满都是汗的前额。他的沉着，他在战争岁月的沉着一下子又恢复了。

他打了铃。

一个仆人来了。

他说：“给我叫菲立普来。”

然后他半开了他的书桌抽屉。

那个人几乎立刻就到了，一个高个儿棕色胡子的兵，神气狡滑，目光鬼鬼祟祟。

这位上校直视着他。

“你现在告诉我，我妻子的情人的姓名。”

“可是，我的上校……”

军官拿出他半开抽屉里的手枪。

“说，快点，你知道我是不开玩笑的。”

“那好，上校……是上尉圣·亚尔培。”

他刚说出这个名字，一道火光灼痛了他的双眼，他脸冲地倒下去，在前额中间中了一颗子弹。

# 兔子

勒加塞老板按寻常时刻出现在他的房子门口，这是早上 5 点至 5 点 I 刻之间，为的是监视他的那些人开始工作。

他还没有太醒，只张开了右眼，左眼还几乎是半开的，在使劲地扣吊带扣子，一面用精明的眼光环顾他熟悉的庄子的各个角落。太阳穿过沟上的山毛榉和院子里矮壮的苹果树，投下了它的阳光，使得雄鸡在肥堆上啼，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地叫。牛棚的气味从开着的门里飘出来，在早上的清鲜空气里和马厩的酸涩味混在一起；在那里面嘶叫的马，转过头来朝着阳光。

一等到把裤子结结实实系好，勒加塞老板就走出去，首先到鸡埘去，为的数清早上的鸡蛋，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在防着小偷。

可是庄子的女仆扬起了胳膊朝他跑过来，咬字不清地叫道：“加塞师傅，加塞师傅，偷掉了一只兔子，咋晚上。”

“一只兔子？”

“是，加塞师傅，那只大的灰色的，右边笼子里的。”

这庄稼人张大了左边的眼睛，简单地说：

“瞧瞧去。”

于是他去瞧瞧。

那个笼子被拆开了，兔子没了。

这个人变得心思重重了，闭上右眼，揉了揉鼻子。接着，考虑了一会儿，他吩咐那个吓坏了的，在她主人前面发呆的女佣说：

“找警察去。告诉说我等他们立刻来。”

勒加塞老板曾是巴未纳·勒·格雷这个村镇的镇长，因为他的钱和地位，一派命令口气。

等那个女仆朝着半公里外的村子跑去不见了以后，这乡下佬回到家里，为的喝杯咖啡，并同他的妻子谈这件事。

他看到她跪在炉子前面用嘴吹火。

他从门口就说。

“这好，偷走了一只兔子，那只灰色大兔子。”

她转身得太快，以致坐到了地上，用发愁的眼光看着丈夫说：

“你说什么，加塞！偷走了一只兔子？”

“那只大灰兔。”

“那只大灰兔？”

她叹了口气。

“这么倒霉？咋能偷走的，这兔子？”

这是一个瘦矮灵活的干净女人，精通一切经营之道。

勒加塞有他的看法：

“这该是波里特来的那个小伙子。”

那个乡下女人一下子．站了起来，用愤怒的声音说：

“是他！是他！不用再追别人！是他！你说对了，加塞！”

从尖瘦愤怒的脸上和那闭紧了的嘴上，还有两颊和额头上的皱纹里，全都表露出了那种乡下女人的气愤，她的全部吝啬味儿，和节俭主妇对她总在猜疑的雇工和总在揣测的女佣人的全部恼怒。

“那，你怎么办了？”

“我叫人去找警察了。”

这个波里特人是一个才雇用了几天，到庄子里来干重活的工人。由于答话无礼，被勒加塞解雇了。他原是当兵的，被认为仍保留着他在非洲战场上的习惯，过着偷鸡摸狗的放荡日子。为了活命，他百业都干：泥瓦匠，土方工，车夫，割草工，碎石工，修树工。他特别好游荡，哪儿也留不住他，他不时要换地区而后才能再找到工作。

从他进村子的第一天起，勒加塞的妻子就讨厌他；因而现在她深信有把握，这偷盗的事就是他干的。

约半个小时后，两个警察来了。队长赛纳端很高而瘦，警士勒尼央则胖而矮。

勒加塞让他们坐下，给他们介绍了案情，而后大家一起去看了作案地点以及判断笼子损坏的经过，并搜集了一切证据，而后再回到厨房里时，女主人拿来酒，盛满了杯子，带着挑战的眼神问道：

“你们逮捕他吗？那个坏家伙？”

那位队长将军刀夹在两腿中间，好像有点伤脑筋。肯定的，如果人家愿意对他明确指定那个人，那他一定去逮捕他。相反地，他可不愿回答，让自己把事情揭穿。经过一阵子思考以后，他提出这样一个简单问题：

“你们知道他吗，那个小偷？”

在勒加塞的大嘴上漾起了一道诺曼底人的狡猾皱纹：

“说起知道，不，我一点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要是我看见了，我会连皮带肉把他吃了，用不着一点柠檬来送下肚。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是谁，我可不能说，虽然我相信是那个一无长处的波里特人。”

于是他花了好多时候说明他和波里特人的故事，这个雇工的离开，他的坏眼神被告发的一

些流言，集中了一堆无意义而琐碎的论点。

那位队长喝着酒，在喝空了又斟满的同时，十分小心地听着；用一种冷淡的手势转过身来，对他的下级说：

“该到牧羊人塞夫阑妻子家去看看。”

警察笑笑，并用头点了三下做答复。

这时，勒加塞太太慢慢地靠过去，带着乡下女人的狡猾，来问这位队长了。这个放羊人塞夫阑是个头脑简单，粗野类型的人。在山上的一个养羊场里抚养大的，他在山坡上这些小跑着咩咩叫的牲口群里长大，除了这些羊外几乎不知道世界，不过在灵魂深处还是有着农民的节俭直觉。肯定年复一年，他在树窟窿里或者石洞里藏下了他挣来的钱，有的是看羊得来的，有的是靠摸摸弄弄或者提些建议治好了畜牲的扭伤（因为他接替的一个老牧工给他传授了正骨法的秘密）。这样，有一天，在公开拍卖的时候，他买了一小块地产，包括破屋和田地，价值三千法郎。

几个月以后，大家知道他结了婚。他娶了一个以品质恶劣著名的女佣人，那家小酒店的女工。人们说这个姑娘知道他富裕以后，每晚都到他的小房子里去找他，抓住了他，降服了他，一步一步，一夜一夜，把他引到了结婚的路上。

而后，在通过了镇公所和教堂的宗教仪式之后，她从此住进了她丈夫买的房子里，而他本人仍然日日夜夜在那些草原上看他的羊群。

于是这位队长加上说：

“波里特已经和她一起睡了三个星期了，因为他没有地方住，这个小偷。”

这个警察自己也加上一句：

“他用的牧羊人的被子。”

勒加塞太太感到了一种新气愤，出自已婚妇女对淫荡的观念，高声喊道：

“是她，我对这有把握，去吧，喂！唉！那帮子偷鸡盗狗的流氓！”

可是队长并不慌忙，他说：

“等等，等到中午，由于他每天到那儿去吃中饭，我要当场抓在点子上。”

由于他上级想法的启发，警察微微一笑，而勒加塞这时也微笑了，为牧羊人会碰到的事好笑，那些受骗的丈夫总是叫人觉得有趣的。

快敲午刻了，这时队长带上他的人，在树林一角的一幢独立小屋的门上轻轻敲了三下，这儿距离村子约有 500 米。

他们面对着墙，贴近站着，免得屋里人看见，于是等着。一两分钟之后，因为没有人应门，队长又重新敲门，还是没有反应，这房子里如此之寂静，仿佛没有住人，可是那个警察耳朵尖，

声称里面有动静。

于是赛纳端火了。他不容许对权威有一丝抵制，于是用他的军刀圆头猛敲，并喊道：

“开门，执行法律！”

这命令仍然不见效，他加重喊道：

“要是您不服从，我会把锁砸了的。我是警长，不骗您！注意，勒尼央。”

他刚要说完话时，门打开了，赛纳端看到在面前的是一个通红的大脸盘的大胖姑娘，袒着胸，宽胯大肚皮，这就是牧羊人塞夫阑的妻子，一个多血质类型的兽性女人。

他走进去，说道：

“我来拜访您，涉及一件小小的调查。”

于是他看看他四周。在桌上是一套餐具，一瓶柠檬汁，一杯半满的酒，说明刚开始吃饭。两把刀并排摆着。于是那个狡猾的警察对他的长官眨眨眼。

这位说：“闻起来香。”

勒尼央很高兴地加上一句：“能判定是炒兔肉。”

那个乡下女人问道：“愿意喝杯好酒吗？”

“不，谢谢，我只要您吃的那只兔子的皮。”

她装傻，可是在发抖：

“什么兔子？”

队长坐下了，并且庄严地擦擦前额。

“行啦，行啦，女主人，您别想方设法叫我们说您靠茅草过日子。那儿，您一个人吃些什么当中饭？”

“我，什么也没有，我向您发誓，一点儿面包涂上奶油。”

“嗯，好哇，女老板，面包上涂点儿奶油。应当说是兔子加点儿奶油。好家伙！加上奶油闻起来真香，天老爷！这是精制奶油，特种奶油，婚礼用的奶油，纯奶油，肯定的，这不是家常奶油，这种奶油！”

这位警察捧腹大笑，重复说道：

“肯定的，这不是家常用的奶油。”

这位队长赛纳瑞好开玩笑，整个警察队成了爱开玩笑的了。

他问道：

“您的奶油在哪儿？”

“我的奶油？”

“是的，您的奶油。”

“在罐子里的。”

“那末罐子在哪里？”

“什么罐子？”

“奶油罐子，老天！”

“它在那儿。”

她走过去找来了一个旧罐子，底上躺着一层变了味的脏奶油。

这位队长闻了闻，摇摇头说：

“这不是那一份。我说的是用来炒兔肉的奶油。咱们来吧，勒尼央，咱们张大点眼睛：孩子，你去看酒柜，我去看床下面。”

他把门关上，走到床边想把它拉出来，可是这张床贴住了墙动也不动，从外表看来，半个世纪以来就不曾移动过了。于是这位队长弯下腰去，这一下绷开了他的制服，掉下来一粒扣子。他说：

“勒尼央！”

“队长！”

“来吧，孩子，到床这儿来，我要看床下面，可人太高了，我负责酒柜。”

于是他站起来，等着，等他的部下执行命令。

勒尼央，圆而矮，脱下了军帽，趴在地上，前额贴着地，久久地看着床下的黑洞，而后忽然猛地叫道：

“我抓住了！我抓住了！”

队长赛纳端俯身到他部下身躯上面。

“你抓住了什么？兔子？”

“不，那个贼！”

“那个贼！拉出来！拉出来！”

那警察伸进床下的胳膊逮住了什么东西了，他使出全身劲去拉。最后，穿着一只大鞋的脚出来了，他的右手牢牢地抓着它。

这位队长代替他抓住，并喊道：“大胆！大胆！拉！”

勒尼亚现在跪着，拉到了另一条腿，可是这活很苦，因为这俘虏使劲不停地踹，又尥蹶子又拱背，还用屁股顶在床的横档上。队长又叫道：

“大胆！大胆！拉！”

于是他们共同使出了全力拉，终于那根木头档子让步了，而这个人也一直暴露到了头部，可他还用它来将自己钩住在隐藏处所里。

脸最后出来了，那波里特人惊愕忿怒的脸，他的双腕还直挺挺地伸在床下面。

“拉！”队长继续喊道。

于是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而当胳膊跟着双肩出来后，双手也跟着胳膊出来了，并且在双手里捏着的是锅子把手，再在把手头上就是锅子，它盛着一份炒兔肉。

“老天爷，真妙，真妙，太妙啦！一这位快活得要命的队长大叫起来，而勒尼央则忙着查实这个人。

至于那免皮，重要的物证，最终的非常重要的罪证，在草褥子里找到了。

于是这两个警察胜利地回到村里，带着他们的犯人和意外收获。

八天以后，这事闹得谁都知道了。勒加塞老板到镇公所去和小学校长开会时，得知塞夫阑在那儿等着他有一小时了。

这个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两腿之间夹着根棍子。看见了镇长，他站起来脱掉帽子，问候道：“早安，加塞老板。”而后站着不动有些害怕也有些困惑。

“您要什么？”这个庄园主问道。

“这事，加勒先生，确实有人偷了您家的兔子，上个礼拜？”

“对的，这是真的，塞夫阑。”

“啊！好，那末，这是真的了？”

“是的，我的老实人。”

“是谁偷了这，这兔子？”

“是波里特·安加斯，短工。”

“好，好。人家是在我床下找到的，这也是真的？”

“谁，兔子？”

“兔子和那个波里特，两个连在一起。”

“是的，可怜的塞夫阑。这是真的。”

“那末，这是真的？”

“是的，那末是谁给您说这件事儿的？”

“差不多人人都在说。我听到了。还有，还有，您对结婚知道得多，因为您办这些事，您是镇长。”

“对结婚有什么事？”

“是的，关于法律。”

“什么，关于法律？”

“关于男人的法律和关于女人的法律。”

“对的。”

“那末，您给我说，加塞老板，我的老婆有没有权利和波里特睡觉？”

“怎么和波里特睡觉？”

“是的，这能是他的权利吗，按法律？而她是我的妻子，能和波里特睡吗？”

“啊不，不，这不是他的权利。”

“要是我抓住了他，我有权利揍他，也可以揍她，和揍他一样？”

“不过……不过……是的。”

“那好，就这样。我才对您说了。有一晚上，我想起来了，回去，那个礼拜，我碰到了他们，完全不是背对背的。我把波里特赶出去睡了，就这样算完了，因为我一点不知道我的权利。这一回，我一点没有看到，我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这完了，不谈了。若是我再抓住了他们……不含糊，要是我再抓住了他们！我可要让他们知道闹玩笑的味道，加塞老板，就像我叫塞夫阑一样决不含糊……”

# 一夕

克来培号船已经停机了。我双眼出神地看着那展开在我们眼前令人神往的布日伊海湾。卡比勒森林覆盖着高山；远处是黄色的沙在海上构成了一条金粉的河，太阳对那个小镇的白色房屋倾泻下一片炎热。

轻轻吹着的热风，非洲的微风，给我欢乐的心带来了沙漠的气息，北方人几乎没有进去过

的那个神秘大陆的气息。三个月以来，我在这个深沉的陌生的世界边缘流浪，在这个属于驼鸟、骆驼、瞪羚、河马、猩猩、大象和黑人的梦幻般地方的边缘流浪。我看见过阿拉伯人在风中奔驰，就像一面旗帜飘翔而过，我也在棕色的帐篷下躺过，这些沙漠的白色不羁之人的流浪寓所。我曾陶醉于它的光明，幻象，空间之中。

现在，经过最终的这次游览后就应当离开了，回到法国，重晤巴黎，那个爱听无益饶舌，庸俗的关心和握不完的手的城市。我对如此新鲜、刚刚相见的心爱事物告别时，将满怀惆怅。

一队小船绕着这条远洋轮船。我跳上了其中一艘由一个黑孩子划着的船，我很快就到了堤岸上，在那座老荞麦门附近，在加皮里城进口旁边，它那灰色的遗址，好像一个旧贵族的盾形徽章。

我站在港埠上不动，旁边是我的箱子，当我看着在碇泊地上抛锚的大船，在这独特的，比那不勒斯还要美丽，可媲美阿雅克肖、波尔图科西嘉岛的海岸前，在这沐浴在碧波中的群山环抱之前，惊奇神往的时候，一只沉重的手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回过头去，于是我看到一个长着长胡子的高个儿，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穿的白色法兰绒衣服，站在我旁边，用他的蓝色眼睛凝视着我。他说：

“您是我寄宿时的老伙伴吧？”

“可能的，您叫什么名字？”

“特列莫阑。”

“天哪！你是我学习时的邻座。”

“啊！老伙计，我一下就认出了你，我。”

于是那长胡子就擦上了我的两腮。

看来他因见到了我而十分高兴，十分快活，十分幸福，出于自我知遇之情的飞跃，我紧紧地握住了这位往昔老同学的手，我自己也感到十分高兴这样遇到他。

特列莫阑曾有四年是我在同学之中最亲密最要好的，这些同学一出校门就很快相互忘记了。那时他是一个瘦长子，像抬着一个太重的头，一个肥大、沉重的头，那脖子一会儿歪到右边，一会儿歪到左边，压住了这个长脚高个大学生的胸脯。

很聪明，天赋以出众的伶俐，罕有的心机灵活，对所有的文学学科有一种本能的直观感，特列莫阑是我们班上最了不起的奖金获得者。

在学校里时，人们深信他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可能是个诗人。因为他写诗，他还充满了机敏抒情的想法。他的父亲是潘西翁区的药剂师，算不上富有。

一拿到毕业证书，我就没有见过他了。我叫道：

“你在这儿干吗？”

他微笑着回答说：

“我是殖民地移民。”

“什么！你种地？”

“我还收购。”

“什么？”

“葡萄，我用它酿酒。”

“过得不错吗？”

“过得很好。”

“那就好，我的老伙计。”

“你去旅馆？”

“对。”

“那好，你去我那里。”

“可是……”

“就这样定了。”

于是他对一个在旁边看着我们的小黑孩子说：

“阿里，上我家里。”

阿里回答说：

“是，先生。”

掮上我的行李他就跑开了，那双黑脚板扑打着灰尘。

特列莫阑挽着我的胳膊，领着我走。首先向我问了几个关于我旅行的问题，我的印象，而看到我的热情后他好像更喜欢我了。

他住的房子是一个老式内天井的回教住房，对着路没有窗，上面是个大平台盖着，它俯瞰着邻近的房屋和海湾、森林、山和海。

我喊起来：

“啊！这儿正是我喜欢的，整个儿的东方都会从这所住处装进我的心灵！真行！你在这儿生活多走运！在这个平台上你该过的是什么样的夜！你在这儿睡吗？”

“是的，夏天时我睡在这儿，我们今晚上上来。你爱钓鱼吗？”

“钓什么鱼？”

“点着火炬钓鱼。”

“那可好，我极喜欢。”

“好啊，我们吃过晚饭去。而后我们回来，在我的屋顶上喝冰冻果汁。”

我洗过澡以后，他邀我去游览令人心旷神怡的加皮尔城。白色房屋像一道瀑布，一泻而下，进到了海里。然后在夜晚降临的时候我们回来了，吃过了一顿讲究的晚饭，我们走到了码头边。

除了路上的灯火和星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是些在非洲天上闪烁发亮的大星星。

在海港的一个角上，一条小船等着。等我们下船以后，一个我一点也没法看清面庞的人开始摇船，这时我的朋友准备好柴堆，这是他过一会儿就要点燃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由我使三齿叉。没有人能比我更强。”

“祝你好运。”

我们绕过了一条防波堤，而我们现在是在遍布高高的礁石的小湾里，那些礁石的影子映在水里，好像建成的一座座塔，于是我一下子又看出来海上鳞光闪烁。慢慢地规律地击着水面的桨每次落下去，就在水中引起了一条动荡的诡异的光辉，它在我们后面拖得远远的，而后慢慢熄灭了。我弯过身看着这条苍白的被桨击成了片片的光流，这种大海里无法描述的火，这种一个动作就可以点燃而波澜一静止就死灭的冷火。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这辉光上滑过，走进了黑暗。

我们往那儿走？我一点也看不见我的邻人，我只看见发光的尾流和桨击起的点点发光的水星。天气热，很热，阴影像也是在炉子里烤热了的，随着这两个旅伴在这只沉静的小船里所作的神秘旅行，使我心里不宁起来。

一些狗，那种棕毛、尖鼻子眼睛发亮的阿拉伯瘦狗，在远处吠叫，在这块广漠的土地上，从海岸到荒原深处游牧部落扎营的地方，它们整夜地叫。那些狐狸、豺狗、鬣狗相呼应，而很可能在离得不远的地方，某只孤独的狮子正在阿特拉斯山的溪谷里嘶吼。

忽然间，桨停下了。我们在哪里呢？一个轻微的声音在我旁边沙沙响，出现了一道火柴的火焰，于是我看见一只手，仅仅是一只手拿着这微小的火焰往挂在船前的铁格栅够过去，那上面装着木头，好像浮着的一堆柴。

吃惊的我看着，因为这景色新鲜却又有点令人不安，我心情紧张地随着这小小的火焰，它碰到了在这炉子边上一把干燥的灌木枝，它们开始噼噼啪啪着了起来。

于是在深睡的黑夜里，在灼热的沉沉黑夜里迸发了一堆明亮的火，在压在我们头上的黑暗穹顶下，照亮了这只船和两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满面绉纹的瘦削老水手，头上戴着一方打个结系起来的手帕．而特列莫阑的金色胡子闪闪发光。

他说："朝前！"

另一个划起来，在气象稳定的环境里，在跟着我们移动的阴影穹窿下，我们开始前进。

我重新俯下了身子，于是看见了海底，它在船底下面的几尺深处。随着我们的经过，展开了水下的奇异世界。和天空中的空气一样，水也养活了植物和众生。火堆的活跃的光焰一直深深地照到了岩石上，我们在由棕、红、绿、黄色的草组成的令人惊异的森林上滑过。在它们和我们之间是一面透明得令人惊叹的玻璃，一面液态的几乎看不见的玻璃，它把它们变成了仙境般的，将它引回了梦境，一个为深深的海洋所唤起的梦境。波澜是如此清澈，一点都看不出来，或毋宁说是猜度出来的，它在这些奇异的植物和我们之间安排下了某种扰人的意境，有如对现实的怀疑，使它们神秘得如在梦中的风光。

有几回，那些草一直长到了水面，好像一些头发只在船缓缓行过时才略略受到摆动。

在它们中间细长的鱼儿成行游过，逃走，才看见了却在一瞬间又消失不见。别的鱼还在睡觉，在这些水下的荆棘丛中间悬浮，发亮而纤长，抓它不着。有时一只螃蟹在朝它的洞穴里跑过去藏了起来，偶或它有一只透明蓝色的水母，像几乎看不见的浅蓝色的花朵，真正的海的花朵，让它的身体在我们的尾流中摇曳。而后忽然之间，海底不见了，陷下去了。不见了，陷到一阵厚玻璃样的雾中。于是可以隐约看到大的礁石和深色的大褐藻，勉强让火堆照亮了。

特列莫阑站在前面，斜着身体，手里捏着尖齿的被称为三齿渔叉的长叉，窥视着那些岩石、海草、海底的变化，他像一个猎狗一样目光如炬。

突然间，用一个敏捷而柔和的动作，他让它的武器的头部滑进了水里，然后他仿佛射出一支箭一样将它投出去，投得如此迅速，它及时地追上了在我们前面逃走的一条大鱼。

除了特列莫阑的姿势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我听到欢快的笑声，于是当他在火光中举起他的鱼叉时，我看见了一条被铁齿穿透了的鱼在挣扎，这是一条海鳗，在将它引到火焰上看过并指给我看以后，我的朋友将它扔到了船底，这条海里的蛇，身上受了五处创伤；它滑动，爬行、缠着我的脚，想找一个洞逃走，在船的骨架之间找到了一个咸水水洼之后，它在那儿滚动并缩成一团，已经将近死了。

于是，一下一下，特列莫阑用一种惊人的技巧，一种迅雷般的快速和神奇的准确，搜集到了成水中的所有奇怪的生物。我看着一个一个轮着，痛苦地、抽搐地从火上经过：银色的狼鱼，染上了点点血斑的深色海鳝，长着戟刺的鲂鱼，还有乌贼，这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它喷出墨汁使船周围的海在若干时候以内都是黑的。

这时，我以为不断听到在我们的周围的黑夜里有鸟叫，我还抬起头来使劲想看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尖声，是远还是近，长的还是短的。它们是数不清的，不断的，好像一群鸟成片云集在我们的头上，无疑是火召来的，有的时候这些噪声好像使耳朵发生错觉并且出自水上。

我问道：

"是什么东西这末叫？"

"这是炭火掉下去。"

这实际是火堆在海上撒下了一片烧着了的小枝，它们红着或者还燃烧着掉进了海里，发出

一声轻轻的、刺耳的、奇怪的叹息就熄灭了，有时真是像潺潺的水声，有时像途经的候鸟的短促叫声。有些树脂鼓起来成一个泡泡或者像一个大黄蜂，于是突然沉下去，破灭了。人们真会当成是一些生命的声音，一种在我们近旁黑影中游荡的生命的不可言喻而脆弱的喧声。

特列莫阑忽然叫道：

“噢！……这无赖！”

他投出了他的渔叉，于是在他举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在那些叉齿上裹着并贴在木头把上的大片儿红肉，它发颤，搅动，将它长满了吸盘的又长又软的触手在三齿叉的手柄上卷过去又卷过来。这是一条章鱼。

他将这捕获物移近我，这时我看清了怪物看着我的凸出的两只大眼，忧抑而可怕地从一个类似肿瘤的口袋里凸出来。这个畜牲自认为是自由的，慢慢地伸长它的一条肢体，我看到它将白色吸盘向我靠过来。肢尖细得像一根线，等到这只贪馋的腿钩到了板凳上，另一条又伸起来展开跟着，从这个肌肉有力又柔软的、红红松软的活吸盘里，人们能感到这个躯体所具的不可抵御的力量。特列莫阑已经打开了他的刀，他猛然一刀插进了它的两眼之间。

人们听到一声叹息，一个漏气的声音，于是这章鱼停止往前走了。

它这时还没有死，因为在这个精力旺盛的躯体里生命是顽强的，但是它的力量被破坏了，它的泵被破坏了，它不能再吸血，或吸空螃蟹的甲壳了。

特列莫阑好像要和这个垂死的动物闹着玩，从船边上剥离了它无力的吸盘，这时，突然被一种奇怪的忿怒所控，他叫道：

“等着，我来烤热你的脚。”

他一叉子将它叉住，重新把它挑起来，举到火上，在火堆烧红了的铁炉条上擦着章鱼那些肉脚的细尖子。

它们噼噼啪啪作响，卷起来，变红，被烧得缩短了，而由于这可怕的畜牲遭受的痛苦，我也一直痛到了指尖。

我叫道：“啊，别这末干。”

他平平静静地回答道：

“这对它是够好的了。”

而后他将软弱伤残的章鱼扔回到船里，它在我两腿之间铺开一直伸到充满了咸涩水的水塘里，在那儿它卷成一团，在死鱼之间死去。

于是捕鱼又继续了很久，一直到木柴将尽。

等到已经不够将火维持下去时，特列莫阑将整个火堆倒到了水里，于是由于发光的火焰而一直被悬在我们头上的夜晚落下来了，重新将我们裹在它的黑暗之中。

那个老人重新开始慢慢地有规律地划桨。哪儿是海港，哪儿是土地，哪儿是海港的进口和

大海呢？我不知道。那条章鱼还在我的脚边动，我的指甲痛得好像也有人用火烧过。突然间，我看到了光，已经进港了。

我的朋友问道："你想睡吗？"

"不，完全没有。"

"那末我们可以在我的屋顶上聊聊天。"

"太妙了。"

在我们上到了平台的时候，我看到一弯新月从山后升起。热风慢慢地吹过，充满了轻快的、几乎感觉不到的香气，好像它在途程上，曾扫集了所有被太阳晒枯了的国土上的城市和花园的气味。

在我们周围，屋顶方方正正的白色房子向着海步步降下去，在这些屋顶上，人们能看见站着或躺着的人形，他们睡了或者在星星下面做梦，有些家庭整个儿卷在法兰绒布的长衣服里，在平静的夜里休息，以解除白昼的暑热。

我好像一下子就让东方的灵魂进到了我心里：那些朴质民族以绮丽思想构成的诗魂和传说。我心里充满了圣经和一千零一夜，我听到预言家宣示的奇迹，于是我看见了在宫殿的平台上走过穿着长丝裤的公主，她在银的小炉子里燃着细香，它们的烟构成了鬼怪精灵的形象。

我对特列莫阑说：

"你真幸运能住在这里。"

他回答说：

"是偶然将我引来的。"

"偶然？"

"是的，偶然和不幸。"

"你曾经不幸？"

"很不幸。"

他站在我前面，裹在他的阿拉伯那种连头套着的披风里，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显得如此痛苦，竟使我皮肤上起了一阵寒栗。

在沉寂了一会儿之后，他说：

"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痛苦。说说它对我也可能有好处。"

"请说吧。"

“你想听？”

“是的。”

听着吧。你好好回忆一下我在学校里的情况：一个药店里长大的诗人仪止的人。我梦想著作，在得到文凭后我试过。这事我不成功。我出版了一本诗，而后一本小说，哪本也没有多卖，而后写了一个没有得到上演的剧本。

这时，我钟情了。我不给你述说我的激情。在爸爸的店铺旁边有一家裁缝，他是一个姑娘的父亲。我爱她。她聪明，得到了她的高级教育证书，她的心灵活跃多变，这些还和她的身材十分协调。虽然她已经不止 22 岁，但人家会认为她 15 岁。这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女人，面部线条身材轮廓和声音都十分纤秀，好像一张细腻的水彩画。她的鼻子、嘴、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她的微笑、身材、双手，都像是为橱窗制作的而不是为了在大气中生活的，然而她令人难以相信地活跃，灵括好动。我对她十分钟情。我记得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过两三次，在梅第西斯喷泉附近，它们无疑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知道，不正是那种奇怪的愚蠢温情使我们失去了思想而只有那些爱慕的行为了吗？人们确实变成了所梦魂萦绕的女人的占有物，于是在她身边时，对我们说来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存在了。

我们很快订婚了。我告诉了她有关我未来的计划，但遭到她的批评。她不想我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她想的是买卖，生意兴隆之时，生活就可幸福美满。

因此我放弃了编书，退而从事卖书，于是我在马赛买下了大众书店，它的业主死了。

在那儿我有过三个好年头。我们使我们的商店成了文学沙龙，那个城市的所有文人都来这儿聊天。人们跨进我们家就如进了某个圈子，大家就书本交换观念，关于诗、尤其关于政治。我的妻子经营着买卖，享受着这城里的真实盛誉。至于我，当人家在楼下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在二楼小房间里工作，它与书店有一个螺旋楼梯相连。我听见言谈、笑语讨论，有时我停笔听听。我开始秘密从事于一本小说的写作——这本书我没有完成。

常客中最勤的是蒙弟纳先生，一个吃年金的，大个儿单身汉，一个漂亮单身汉，南方的漂亮人，黑皮肤，一双会讨好的眼睛；巴尔倍先生，一位律师，两位商人，福西先生和拉巴列格先生，将军弗列虚侯爵，保皇党魁，省里最重要的人物，一个 66 岁的老头子。

买卖进行得顺利。我幸运，很幸运。

这就说到了有一天，约 3 点钟的时候我出去走走，经过圣菲里奥路，我忽然看见从一张门里出来一个女人，那姿态如此像我的那位，如果不是一个钟点以前她因为有点不适意留在了店里，我会对自己说：“这是她！”她在我前面快步走，没有转过头来，而我不由自主，惊诧不宁地跟随着她。

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她，不是，这不可能，既然她得了偏头痛，何况她到这幢房子里去有什么事？”

这时我想要对她心地清白，我赶快走，去追上她。她是不是感到了或者从我的脚步猜到了，我对此一点不知道，但是她忽然转过身来。真是她！看到我时，她脸红得厉害，并且停了下来，而后微笑着说：

“瞧，你在这儿？”

我的心都收紧了。

“是的，那末你出来了，你的偏头痛呢？”

“好些了，我走了一圈。”

“去那里？”

“加西尼里路拉哥沙德家，去定批铅笔。”

她端然地正面看着我。她脸不红了，而毋宁是有些苍白。她的双眼清澈一一唉！女人们的眼睛！一一她像全是实情，可是我隐约痛苦地感到，它们充满了谎言。我站在她前面比她自己还要羞惭，还要为难，还要发楞，什么也不敢揣测，但是深知她在说谎，为什么？我对此一点也不知道。

我只是说：

“要是你的偏头痛好了，出来走走是对的。”

“是的，好得多了。”

“你往回走？”

“当然。”

我离开了她，单独自己走到路上。发生了什么呢？面对着她，我得到了她虚伪的直觉，现在我对此不能相信；而当我回去吃饭的时候，我责难自己曾怀疑她的忠诚，虽然只是一瞬。

你曾妒嫉过吗？是或不是，又有什么关系！第一滴嫉妒心理滴到了我的心上。这是点点滴滴的火。我提不出任何东西，也不相信任何东西。我只知道她说过谎话。想起每天晚上那些顾客和职员走了以后，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或者在天气好时漫步到码头上，或者在天气不好时，留在我的办公室里闲谈，在她前面我敞开了心胸畅谈而一无保留，因为我爱她。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有我的欢乐中最重要的。在她的小手里，她掌握了我可怜的被俘获了的忠实而信任的心。

起初那些口子里，在怀疑还没有确定扩大的那些开始怀疑和苦恼日子里，我感到沮丧和冷冰冰的，好像在我们之间在孕育着一场病。我总是怕冷，真正冷，我不吃，不睡。

她为什么要说谎呢？她到这幢房子里去干什么呢？我走进那儿去想尽力发现点儿事，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二楼的房客是个地毯工人，告诉了我他所有的邻居的事，没有给我指出一点蛛丝马迹。三楼住着一个接生婆，四楼是一个女裁缝和一个修指甲女工，阁楼上是两个车夫和他们一家子。

她为什么说谎呢？对她，应当很容易对我说是从女裁缝或者女指甲工那儿来。唉！我多么想要也去问问她们！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因为怕她先告诉了她们，而且知道我的疑虑。

因此她走进了这幢房子并对我隐瞒，这件事中间一定有一个秘密。什么呢？有时我想出了

一些应赞扬的理由：如有个女工的工作虚假，有个情况有待了解。我遣责自己怀疑她。我们不是人人都有保留这种无害小秘密的权利吗，一种不应告诉任何人的第二内心生活吗？一个获得了做一个年轻女人伴侣的男人，能因此苛求她，除了事先或事后告诉他之外任何事也不想不做吗？结婚这个词是说放弃所有的独立和自由吗？没有给我说，难道她就不能到一个女裁缝家去或者去帮忙两个车夫中的一家也不成？难道她去拜访这家房屋，难道、难道不能是并无过错的事，而是出于生存本性，无可厚非，却遭了我的非议？她了解我直至于我最无知的奇癖，也许是害怕即使不引起一场责怪也会引起一场争论？她的双手十分美丽，于是我的结论是假定她偷偷在所怀疑的住房里的女指甲工修整指甲，她之所以不承认，是为了不显得奢侈，她那种有条理，讲节俭，有节制的妇女的千种小心，在经营上是出名的。很可能她认为承认这种风姿上的小花费，会减少她在我眼中的评价。女人们在灵魂里有多少精明和天生的狡猾！

可是所有我的这些推理一点不能使我安心，我妒嫉。猜疑折磨我，使我心碎，苦恼难熬。这还不是一般的怀疑，而是特定的怀疑。我自己心里怀着一种苦恼，一种可憎的苦恼，一种还掩掩遮遮的想法——是的，一种上面还盖着一层布的思想——这层布我不敢揭起来，因为在下面我曾碰到令人憎厌的怀疑……一个情夫！她没有一个情夫吗……想想！想想！这是无法置信的，不可能的……然而……

蒙弟纳的面孔不停地在我眼前出现，我看见他这个头发贼亮自炫俊美的大个儿对她满脸都是微笑，于是我对自己说："就是他。"

我自己编造了他们关系的故事，他们一起谈论过一本书，讨论过爱情的遭遇，找到了某些和他们相像的事情，于是这种相似导致了一种现实。

于是我监视他们，遭受一个男人能承受的最可憎的痛苦折磨。我买过橡胶底的鞋以便转来转去没有声音，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在我那小小的蜗牛般的楼梯上上下下好撞见他们。有时甚至我让自己脑袋在前，用手扶住沿着踏步滑下去，好看看他们于的事。而后在确认了有职员在作为第三者后，我得退着回上来，费大劲还痛苦无穷。

我不再活了，我在受罪，我什么也没法想了，既不工作，也不忙于我的事业。当我出去时，当我在路上走了一百步时，我就对自己说："他在那儿。"于是我就回来。他不在，我又出去。可是我刚刚重新走远，又想："现在，他来了。"于是我又回来。

在这些日子里天天如此。

晚上，比这还要可怕，因为我感到她在我身边，在我的床上。她在那儿，正睡着或正在装睡着！她睡了吗？很可能没有。这又是在撒谎。

我呆着不动，仰天躺着，受到她身体的烘烤，焦灼痛苦，唉！什么想法，我起了一种卑鄙而强烈的想法，想拿起一支烛和一把锤子，用来劈开她的头，看看里面是什么！我很清楚我将看到的是脑子和血的糜粥，什么别的也没有！我不会知道！不可能知道！而她的眼睛！当她看我的时候，我就怒火万丈。人家看她——她看着您！她的眼睛是透明的，梗直的——而虚伪、虚伪、虚伪！并且人家无法猜到她想的，背后的，我起过插进一根针去，弄破这对虚伪的玻璃体的想法。

唉！我太懂得异教徒审讯的历史了！我想让她的腕子在铁袖套里受扭。——说，承认！……你不愿意？等着……我想慢慢扼紧那脖子……说，承认！……你不愿意？……于是我捏紧，捏紧，直到看见她喉咙里咯咯响，窒息，死亡……甚或我想在火上烧她的十指……唉！会多高兴，我如果烧了！……说……说吧……你不愿意？我把它们拿到炭火上，会把它们的指尖烧焦……

于是她就会说……一定的！她会说……"

特列莫阑，竖起了捏紧的拳头喊起来。在我们周围那些相邻的屋顶上，那些暗影起来了，惊醒了，听着，在他们休息中受到了干扰。

而我呢，受到了感动，为一种强烈有力的关怀所吸引，我看到在我前面，在我心中，在这个夜晚里，那个我似曾熟识的小女人，这个小巧活泼机诈的金发小个儿尤物。我看到了她卖她的书，和好些受到她孩子般神情迷惑了的男人。我又看见在她精小的布娃娃似脑袋里的那些阴险的小主意，那些过分打扮的轻率女人，那些必然与小说奇遇中的英雄相关的身上洒麝香香水的制帽女工式的幻梦。和他一样，我怀疑她，我憎厌她，我仇恨她，我也想要烧她那些手指要她承认。

他用一种比较平静些的声音接着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说这些。我从没有对人说过。是的，但是两年以来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没有和任何人！于是这事在我心里冒泡就像一团发酵了的稀泥。我要把它倒出去。你算活该。

好吧，我上了当，这事比我想的还要坏，比任何情况都坏。

听着，我采用了人家的老法子，我装成外出。每次当我走远了，我的妻子就出去吃饭。我不必对你说我怎样买通了餐厅的一个侍者，好去撞见她。

他们那个小间的门应当在约定的时候为我开着，于是我可以走进去，我断然决心杀死他们。在前一天，我就仿佛看到了这事已经办完了：我进去了！一张小桌子放着啤酒杯，瓶子和餐具隔在她和蒙弟纳之间。看见我的时候，他们竟如此吃惊以致他们呆着不动。我呢，一句话不说，对着那个男人的脑袋扬过去我在军队中那根装了铅的手杖。一棍子就打死了他，他倒下去，面孔贴在桌布上！于是我转过去对着她，并且给她一点儿时刻——几秒钟——弄明白，并将她的胳膊向我扭过来，在轮到死亡之前，她会骇得发狂。唉！我完全预备好了，坚决、高兴，高兴得如醉相痴。想到在我举起的手杖之下，她会向我投出的惶惑的眼光，她向前伸出的手，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叫声，她忽然变得苍白痉挛的脸，使我事先就报了仇。我第一下不打她，她！你认为我凶暴，不是吗？你不知道那种感受，当想到你爱的结了婚的妻子或情妇，互以身委的人却委身于他和委身于你一样，接受他的双唇和你一样时的那种受罪味道。这是一件极糟心可恶的事情！有朝一日知道了这种痛苦，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唉！我感到奇怪，人与人相杀的事该更多些，因为所有曾被出卖的人，所有的，都会想过杀人，都有过这样梦想他死的欢乐，为履行了报仇的幻觉所纠缠，独自在他们房间里或者在一条冷僻的路上，做出了掐死或者毒杀的姿势。

我，我到了这个饭店，我问道："他们在吗？"这个买通了的侍者回答说："是，先生。"让我上一道楼梯，指给我一张门："这儿。"我抓紧了我的手杖，手指好像是铁做的，我走了进去。

我的时机选得很好，他们在拥抱：但这不是蒙弟纳。这是弗列希将军，那个 66 岁的将军！

我完全指望的是另一个，以致我吃惊得四肢麻痹不动。

于是后来……于是后来……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我不知道！在另一个前面我会气得发火！……在这个前面，在这个大肚皮，腮帮子挂下来的老人前面，我败胃得气都憋住了。她，这个看起来 15 岁的小女人，却委身于、溺情于这个几乎龙钟的胖男人，因

为他是侯爵、将军、退位了的皇帝的代表和朋友。不，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感受，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的手不能打这个老头子！多可耻！不，我不复有杀我妻子的意愿，而是杀所有能干出同样事情的女人，我不再妒嫉，我气极了，好像见到了可憎的事情中最可憎的。

假使说是想要个男人，决不会是像这个这样不值价的。当看到一个按这种方式委身的人时，会成为众手所指。一个老太婆的丈夫或情夫比一个贼还使人蔑视，我们是正派的，亲爱的！可是她们，她们，有些姑娘们的心地是肮脏的。她们为了可鄙的和不同的理由委身于人，老的、年轻的都行，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她们的天职，她们的功能。这是些终身的、不自觉的、甘心情愿的妓女，她们毫无反感而委身，因为她的肉体是爱情的商品，她们出卖它或者赠与给那些口袋里装着钱在马路上溜达的老头子，或者为了荣誉而出卖给淫欲的老君王，老的讨人厌的名人……

他像一个古代的预言家那样高声申斥，在星星之下，用一种忿怒的声音，抱着绝望了的气忿，嚷嚷所有那些历代王朝情妇们被歌颂了的丑事，所有那些嫁给老丈夫的处女却被尊重的丑事，和所有那些年轻妇人微笑着从老人那里接受亲吻而却被宽容忍受的丑事。

我看见了这些女人，他点名的和在他的提醒下想起的，自有社会以来就存在的这些女人。她们在这东方之夜里涌现于我们周围。那些姑娘，那些灵魂丑恶的漂亮姑娘，好像对雄性年龄茫然的畜牲，驯服于老年人的情欲。圣经里所歌颂的，那些教长的女奴仆，好像一个个站了起来：亚加，路得的女儿，棕发的阿比嘉依，用她的爱抚去复苏了垂危的大卫的逊南圣女；还有所有其他的、年轻的、胖的、白的、贵族的或者庶民的，那些属于主人的不承担工作的女性，顺从奴隶的肉体，那些为名位所眩的或者付了钱的女人！

我问道：

“你怎样办了？”

他简单地回答说：

“我走了。于是我到了这里。”

于是我们一个傍着一个不动了，久久地没有说话，在想！

……

# 那些别针

“唉！亲爱的，那些女人，真尖刁！”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她们给我开了一个可恶的玩笑。”

“对你？”

“是的，对我。”

“那些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同时？”

“是。”

“什么玩笑？”

这两个年轻人坐在林荫道一卜一家大咖啡馆前喝着掺水的酒，这种开胃酒的样子，像是用一盒水彩里的各种色彩配成的溶液。

他们年龄大致相近：二十五到三十岁。一个是金色头发，一个是棕色头发。他们有经纪人那种半拉子文雅的气派，是那种出人于国库和客厅之间的男人，他们哪儿都去，哪儿都能过，哪儿都喜欢。那个棕头发的接着说：

“我给你说过我的相好不是？那个在迪耶普沙滩上碰到的小主妇？”

“是。”

“好朋友，你是知道这事儿的。我在巴黎曾经有个情妇，一个我爱透了的，一个老交情，一个好女友，总之是惯了的，我维持不变。”

“按你的惯例？”

“是的，按我的惯例也按她的。她也和一个规矩男人结了婚，我也很喜欢他，一个很忠厚的好汉子，一个真正的伙伴！总之这是我生活所寄的家庭。”

“那怎么了？”

“好！他们不能离开巴黎，这两位，于是我在迪耶普成了光杆。”

“你为什么到迪耶普去？”

“为的换换空气，人不能总呆在林荫道上。”

“后来呢？”

“于是我在沙滩上碰上了我给你说过的那个小女人。”

“办公室头头的妻子？”

“是的，她也烦闷得很。此外，她的丈夫只在星期天来，而且他很可怕。我对她很理解。因此我们一同跳舞一同笑。”

“还有呢？”

“是后来的事了。后来，我们碰到了，我们互相喜欢，我对她说了这个。为理解得更确切些，

她又让我重说了一遍，于是她没有对此设置障碍。”

“你爱她？”

“是，有点儿，她很可爱。”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在巴黎呀！总之，在六个星期里我们很好，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回到这里。你知道当一个女人对你这一方并无错误的时候，如何与这个女人断绝关系吗？”

“是，很清楚。”

“你怎么办？”

“我撇开她。”

“可是你怎样做能办到撇开她？”

“我再也不去她家里。”

“但是要是她到你家来？”

“我……不在家里。”

“要是她再来？”

“我对她说我不舒服。”

“要是她看护你？”

“我……对她干一次下流行为。”

“要是她受了？”

“我给她丈夫写匿名信，让他在我等她的日子守住她。”

“这可严重了！我，我没有耐力。我不知道断绝的方法。我把她们兼收并蓄。有的我一年只见一次，别的每十个月，有的按约定的时候，有的在她们想到酒店里吃饭的日子。那些我安排好了的，不会来打扰我；可是我和那些新交的，常为了拉远一点而很麻烦。”

“那末？”

“这时，我亲爱的，那个小巧的入帏之宾正在火候上，热情炽烈，没有一点错，这我对你说过！因为她的丈夫整天在办公室里过，她开始会出乎意外地临时走到我家里来。有两次她几乎碰了我的老相好。”

“糟糕！”

“是的。我给每人安排了日子，规定日子以免纠纷。星期一和星期六给老的，星期二、四和星期日给新的。”

“为什么有这种偏向？”

“唉！亲爱的，她年轻些。”

“这使你一周只有两天休息。”

“这我够了。”

“佩服你！”

“这样，你想想吧，我碰到了世界上最可笑的和最麻烦的故事。四个来月一切进行顺遂，我高枕无忧，可是忽然之间，上个礼拜一全砸了。

“在说好的时间里我等我的老相好，一点一刻，一边抽着支好烟。

“我胡思乱想，对自己十分满意，当我看到时间已过，感到吃惊，因为她是很准时的。但是我相信是偶然的迟一点。然而半小时过去了，而后一小时，一小时半，我理解她因某种原因被挡住了，也许是偏头痛或者某个惹人讨厌的人。这些事情很厌烦人，这种等待……没有好处，很厌烦人并且很叫人烦躁。最后，我拿定了主意，我要出去，而不知道干什么好，我到了她家里。

“我发现她正在读一本小说。”

“我对她说：‘怎么啦？’

“她安静地回答说：

“‘我亲爱的，我没有办法，我忙着。’

“‘忙什么？’

“忙些……有事。’

“可是忙什么事？’

“’一个烦人的来访。’

“我想她不想告诉我真正理由，并且由于她很平静，我也没有为此格外不安。我打算和另一位第二天赢回损失了的时间。

“因此星期二，我十分……在等候那可爱的入帏女宾的时候，十分……激动和热情澎湃，可是同样奇怪，她不在约定时间前到达。我随时看着钟，不耐烦地跟着指针转。

“我看着它过了一刻钟，而后半个钟头，而后两个钟头……我不再呆在座位上，在房间里踱着大步走，将我的前额顶在窗户上，将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听她是不是在上楼梯。

“看着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而后是三小时！我抓起了帽子跑到她的家里。她在念书，亲爱的，一本小说。

“怎么啦？’我焦急地对她说。

“她和我的老关系一样平静地回答说：

“我亲爱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忙。’

“忙什么？’

“忙……有事。’

“可是……有什么事？’

“一个烦人的客人。’

“我当然立刻推测到她们也许全知道了，可是她们仍然这么坦然，这么平静，以致我结尾放弃了我的怀疑，而相信这个奇异的偶合，没有能想到那一方会这么样地不露声色。并且经过一小时的友好谈话，其间还被她的小女儿进来打断了不止二十次，我只得很无聊地走了。

“你再想想第二天……”

“又是那一样的事？”

“是的……再下一天仍然是。并且这样延续了三个星期，没有一点解释，没有一点东西向我揭示这种奇怪的行为，从而使我怀疑到这个秘密。”

“她们全知道了？”

“当然。但是怎么弄的？唉！在知道之前我可受够了折磨。”

“你最后怎么知道的？”

“靠信。她们在同一天，用同样的词句，通知决定辞退我。”

“还有呢？”

“还有就这么回事……你知道，我亲爱的，在女人身上她们总有一大把别针。头发上的别针我知道，我提防着它们，我对此关心，但是另外那些可靠不住得多，这些神圣的黑头小别针让我们看起来都像一样，对我们，我们这些粗傻瓜。可是她们分得清它们，就像我们能分清一条狗和一匹马一样。

“好，大概是有一天我那位入帏的在我的镜子附近留下一颗这种泄露天机的东西，插在我的壁幛上。

“我那位老相好一眼就看到了在布幛上有这颗黑点儿，大小像只跳蚤，什么也没有说就收下了。而后在同一位置留下了一只自己的给她，也是黑的，但是另一种样子。

“第二天，那位入阁的要收回她的财产而且立刻认出了那个代替品；是她生疑了，她放上了两根，交叉放着。

“那个老相好对这种电报信号用三个黑色球形的回答，一个垒着一个。

“这种交往一旦开始，她们就继续往来联系，一点也不说，只是互相窥伺。后来看来是那个老相好更胆大些，在那个小钢针上卷了一张薄纸，上面她写着：马莱草路邮局待领，C．D．’

“于是她们通信了。我输定了。你懂得这种事在她们之间不是唯一一的。她们小心进行，用了千条诡计，用了一切在这种同样情况该有的谨慎。但是老相识采取了一个大胆步骤并给另一位提出了约会。

“她们说的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成了她们交谈的主要内容，这就是结果！”

“这就完了？”

“是。”

“你没有再见到她们？”

“对不起，我还去看她们，像朋友一样，我们没有完全断了。”

“而她们呢？她们之间还见面吗？”

“是的，亲爱的，她们成了知已。”

“瞧，瞧。这不是给你开了条路了吗，这。”

“不，怎么？”

“大傻瓜，不会想法子让她们成双地重新插上别针？”

# 菘先生

穆甲恩伯爵从那俱乐部的大楼梯上走下来，因为俱乐部被暖气烘得像一座养花的暖房一般地热，所以他并没有扣上他的皮外套；等到那扇临街的门随即在他的脚跟后面关好之后，他身上也一样感着一阵厉害的寒噤。一阵像伤心之事使人发愁的急促而难受的寒噤。这一天，他输了些钱，并且好一向来，他的胃病就使他感到疼痛，不许他自由自在地吃东西。

他预备回家去，忽然想到自己那层空的住宅，那个在接待室里打磕睡的男佣人，那间有一壶供晚装之用的热水在小火炉上微鸣的盥洗室，那张又大又古老并且严肃得像一座停尸榻的床，这情形，竟使另外一阵比这冰透了的空气更为刺骨的寒威，钻到了他的心灵深处，他的肉体深处。

好几年来，他早就觉得这种有时可以压倒鳏夫们的孤寂束缚，在自己身上加重起来，从前，他是强健的、矫捷的和快乐的，每天必定运动，每晚必赴宴会。现在，他自己觉得成了笨重的了，不大把娱乐当什么大事。运动使他疲劳，半夜的消夜，甚或至于晚餐，都使他头痛，妇女

们在今日之使他厌忌，正像以前之使他快意同一程度。

他生活真是单调啊！晚间的聚会素来是一样的，相同的朋友们在相同的地点——俱乐部——相会，时输时赢而出入相抵的赌博，对于相同的事件而发的相同的议论，由相同的口里传出来的相同的思想，对于相同的问题而发的相同的戏谑，对于相同的妇女们而发的相同的讥诮：这类的单调意味，有时竟使他发生厌恶之心至于真要自杀的地步。他不能再受这种规则而空旷的生活了。那样平凡，那样不沉着，同时又那样不便利，结果他终于不知不觉地指望一些安逸而舒展的东西。

当然他不会想起给自己成家，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勇气去把自己处罚在那种麻烦事里面，在男女同居的苦差里面，在两个始终不离而相知到心领神会地步的生命的那种可嫌恶的生活里面。他以为一个人之能因见面而使他悦目，却在他还不能深知这个人的时候，却在这个人还是神秘的还没有受过考察的时候，却在这个人正处于使人怀疑和被什么遮掩住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要一个不成为家的家，这样一来，他或许可以在家里过他生活的一部分。末了，对儿子的怀念又来触动他了。

这件事，他一年以来，连续不断地思念着，觉得心上起了一个非去看看儿子不可的念头，非去认识他不可的念头。这儿子，是他青年时代在种种悲伤却温柔的遭遇里得来的，从小就被送往法国南部，在马赛附近抚育，却永不知道他父亲的姓名。

穆甲恩始则给他担负乳母的费用，继而学费，游宴费，终而一笔合乎人情的成家费。一个小心谨慎的会计师给他做中间人，从没有泄漏一点什么。

所以他仅仅知道他有一个孩子住在某个地方，马赛附近，这孩子像是聪明的和有礼貌的，娶了一个承包工程的建筑师的女儿，后来就接了他的事务。他仿佛也赚了许多钱。

为甚么他不隐着姓名去看看这个未曾相识的儿子呢？这样，他可以先考察情形，再去审度自己将来是否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找一个安适的窠巢。

他早就郑重地做了准备工作，给了一份被人欣然承受的像样财产。所以他拿得稳自己决不会遇到一种过分骄傲的冲突，并且这种思虑，这种每天必显一下的到南部去的指望，竟如同一种难搔的痒似地在他心上成了有刺激性的了。想到那个对着大海的乐趣融融的家庭，于其间他可以找着他那个青年美貌的儿媳妇，他那些张开胳膊的孙子和他那个使他忆及往年短期艳遇的儿子，于是乎又有一种利己式的异样感动缠住了他。他几乎以从前给了那样多的钱为失策，而这笔钱早在那青年人的手里繁殖起来，这件事就不许他以慈善家的身分出面了。

他想着这些事，把脑袋缩在皮领子里往前行走；末了他的主意忽然决定了。一乘马车从跟前经过，他叫住了，叫它送他回去。末了，到了那个被人惊醒的男佣人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

“路易，我们明天晚上到马赛去。我们在那里大概可以住半个月。你去预备一切罢。”

那列车开了，沿着那条多沙的洛恩江，随后穿过了一些黄壤的平原，一些浅色的村落，一大块被一些童山远远绕着的地方。

那位在卧车里安息一晚的穆甲恩伯爵醒来了，他带着烦闷的意味用自己行囊里的小镜子端详自己。南部的明朗日色，使他显出了那些尚未被他认识的皱纹：一种在巴黎住宅的半明境界里不能辨认的垂老状态。

他端详自己的眼角，自己的起了皱纹的眼皮，自己的双鬓和自己的秃顶，一面想着：

“哈，我不仅失了腴润，我已经老了。”

于是他心上的退休的念头顿然大了，并且还有一阵在他心上初次涌现的空泛指望：就是想抱着他的孙子搁在膝头上。

在午后一点钟光景，他坐着一乘在马赛租的小马车，到了一所南部乡村式的房屋跟前——那种房屋都是那样白的，建筑在夹道的乔木深处，白得使人目眩。他沿着那夹道的树荫行走，一面微笑。

“哈，这毕竟有意思啊！”

忽然，一个五六岁的顽童从一丛树荫里走出来，接着他便站在路旁，睁起那双圆眼来瞧这位先生。

穆甲恩走到他跟前：

“孩子，早安。”

那孩子并不回答。

于是这位伯爵俯着身体抱住了他吻了一下，随后，他因为被一阵仿佛罩住了那孩子全身的蒜味窒住了呼吸，便一下把他放在地下，一面喃喃地说：

“唉！这是一个园丁的孩子。”

末了他向那住宅走去。

种种洗濯了的东西，衬衣、饭巾、抹布，围腰和被单之类，在门前的一条粗绳子上晾着，另外有许多只袜子悬在许多相叠的细绳上面，整整地遮住了一个窗子，如同肉店前面陈列的种种香肠一样。

那伯爵喊起人来。

一个女工出来了，那真是一个道地的南部女仆，衣服不清洁，发髻散开，那些结成绺儿的头发坠在她的脸上，那条堆满斑痕以致晦暗的短裙，从陈旧的颜色上面，保留了一点儿不宁静的气象，仿佛乡下集市里小丑的长袍似的。

他问：

“菘先生在家吗？”

从前，他由于戏谑，把这个姓给了那个被遗弃的孩子，使他绝不会昧于他自身是在一棵白菜的——菘的——下面被人寻着的。

那女仆重述：

“您找菘先生吗？”

“对呀。”

“他在那厅子里画图。”

“请您告诉他，说是梅尔兰先生要求和他谈话。”

感到诧异的女仆接着说：

“唉！倘若您要会他，那么请进去就得了。”

于是她高声喊道：

“菘先生，有客！”

伯爵进去了。他在那个被那些半垂的板帘所暗化了的大厅子里，隐约地瞧见了那些他认为不甚清洁的人和物。

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立在一张堆满了各色物件的桌子跟前，在一张大纸上面画种种的线条。

他停止他的工作，并且走了两步。

他的坎肩是披开的，他的裤子没有扣好，衬衣的两只袖子都捋起来了，这些情形正显出他很热，并且他那双粘满泥土的短鞋，又证明前几天下过了雨。

他用很重的南部土音问：

“您是？……”

“梅尔兰先生……我到这里来，是为请教您一件建造房屋的地皮买卖。”

“啊！啊！很好！”

于是菘先生转过头来，向着他那位正在暗处编着一件绒线活计的妻子说：

“清理一把椅子出来，约瑟芬。”

穆甲恩于是乎看见了一个青年妇人，可她却像上了年纪，如同外省人，由于不当心，不浣洗，不注意种种可以驻颜直到五十来岁的妇女装饰上的—切细微末节，所以一到二十四五岁就像上了年纪一样。她肩上披着一条围巾，头发是胡乱地挽着的，又黑又密，不过像是不大梳理，她伸起那双女工式的手向着一把椅子，接着便在那椅子上面，拿开一件孩子的长衣，一把菜刀，一段细绳子，一只空花瓶，和一只油腻显然的碟子，然后拿椅子端给这位顾客。

他坐下了，于是便看见菘先生的办公桌上，除了那些书籍和那些纸张之外，还有两棵新采的生菜，一只小水盂，一把理发硬刷，一条领巾，一枝手枪，和几只没有洗的瓷杯子。

那位建筑师看见了穆甲恩的注视，便微笑地说：

“请您恕我！在这客厅里有点乱七八糟，这里是孩子们的世界。”

末了，他把自己的椅子端近前来，和这位顾客讨论。

“那末，您想在马赛附近找一块地皮吗？”

他的呼吸虽然来得远，却给这位伯爵送来那种南部居民吐出来的蒜味——这和花之吐出芬芳是一样的。

穆甲恩问：

“我刚才在树下面撞见的，是令郎吗？”

“是的，第二个孩子。”

“您有两个孩子？”

“三个，先生，每年一个。”

并且菘先生显得满腔得意。

那伯爵想道：“倘若他们全体都吐出相同的香气，他们的卧房应当是一间道地的养花的暖房。”

接着他便说：

“对呀，我想找一块好地皮，在海边，在一个空旷的小海滩上……”

于是菘先生便来说明。这样条件的地皮，他有十处，二十处，五十处，百多处，各项价目都有，并且随人所好。他口若悬河似地谈着，满面笑容，自觉满意，一面晃着他那个圆而秃的脑袋。

穆甲恩终于记起一个矮小而苗条的金发妇人了，她是略带愁意的，然而却那样温柔地说着“我的爱人”，这就是唯一活动他脉管里的血液的纪念。她曾经用狂热用痴情爱过他三个月，随后她在她丈夫——那是一个在殖民地做长官的人——不在家的时候怀了妊，于是她逃走了，躲开了，失望和恐怖使她失了主意，一直到某一天晚上那个由穆甲恩给她种下而他们从没有再会过面的孩子出世之后为止。

三年之后，她因为肺膜炎在她那个寻夫的远地方，在她丈夫的那个殖民地死了。现在，穆甲恩他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儿子，这儿子用一阵铿锵的语尾余音说着：“那一块地皮，先生，是一个唯一的机会……”

于是穆甲恩记起了另外的一种声音了，那是轻得像一阵拂人的和风似的，喃喃地所发表的就是：“我的爱人，我们彼此永不分离……”

并且，当他瞧着这个像娘一样矮小的可笑汉子的滚圆而也是蔚蓝眼睛的时候，他又记起了

那副蔚蓝，和蔼，静穆而恳挚的眼光 r，不过这却是没有神采的，然而……

对呀，越看他越像她了，声音动作都有相像之处，如同猴子像人似的；但是他是她所出的，他从她身上得了成千累百的变形的。不可否认而又使人发恼的动作。伯爵感到痛苦了，他陡然被这阵可怕而不断扩大的相像之处所打击了！那如同一场魔梦一种痛恨似的，既恼人，又惑人，并且使人难受。

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甚么时候可以一同去看那块地皮呢？”

“明天，倘若您愿意。”

“好呀，明天。几点钟呢？”

“一点钟。”

“可以。”

那个刚才被他在夹道下面遇见的孩子，这时候在门口出现了，并且用南部的土音喊着：“父亲！”

他父亲却没有回答。

穆甲恩站了起来，一种想逃想跑的欲望使他双腿发抖。那声用土音喊出来的“父亲”，如同一粒枪子似地打到他的身上。这是对于他，对于那个有蒜味的父亲，对于那个南部的父亲而发的。唉！她的气味是何等芬芳馥郁的，往日的那位女朋友！

菘先生送他出来。

“这房子是您自己的吗？”那伯爵问道。

“是的，先生，我新近买进来的。我因此颇为得意。我是一个私生子，我本人，先生，并且我不遮掩这件事。对于无论甚么人我都不承担义务，我是我本人的工作的儿子；我只对我本人负有义务。”

那个立在檐前的孩子，又用土音喊着“父亲”，不过距离不近。

心惊而又身发寒噤的穆甲恩，如同遇着一个大危险似地提脚就走。

“他会猜着我是谁，他会认出我是谁，”穆甲恩心里想着。“他会抱着我，也用土音喊我做父亲，一面还会用蒜味的嘴来吻我的脸！”

“明天见，先生。”

“明天一点钟再见。”

那乘小马车在那灰白色的大路上前进。

“车夫，到车站去！”

他耳朵里听见了两种声音：一种是辽远的而又柔和的，死者的那种衰弱而愁惨的声音，它说着：“我的爱人。”另一种，高朗，抑扬而又使人生畏，它用土音说着：“父亲。”如同一个贼在街上逃着的时候，有人喊“你们抓着他”似的。

第二天晚上，他一走到俱乐部，那位艾特雷伊子爵便对他说：

“我们有三天没有看见你了。你病了吗？”

“是的，有点不舒服。我偶尔发了头痛的毛病。”

# 密约

她的帽子顶在头上了，她的外套穿在身上了，一张黑色的面网罩在鼻子上了，另外一张，却藏在衣袋里，她预备将来上了那乘犯罪的轿车时，再拿出来罩在那第一张上面，这时她拿自己的阳伞尖，拨着自己的皮鞋头儿，因为不能决定是不是去赴这个密约，便始终坐在自己的卧房里。

然而两年以来，她已经不知道有过若干次，利用她丈夫——一个很时髦的经纪人一一在交易所办公的钟头，这样地装束起来，去到她情人鳏夫玛尔德雷男爵的住宅彼此团聚！

那座挂钟，在她的背后迅速地照着秒数摆动；一本读过一半的书，摊在两窗之间的那张蔷薇木的小书桌上；从那两只搁在炉台上面的德国小花瓶里吐出来的紫罗兰的强烈香味，和由梳妆室那扇半掩的门里悄悄飘来的马鞭草香水的轻淡香味混到了一起。

那座挂钟报着 3 点钟了，于是她立了起来。她回头瞧着钟的圆面，随后便微笑了，一面想象着：“他正等着我。他渐渐要不耐烦起来。”于是她出了门，通知了那个男仆，说是她顶迟在一个钟头前后就回——一篇谎语，下了楼，末了便步行上街冒险去了。

那时正是五月底的时节，在这种良辰里，野外的春光，仿佛将巴黎团团围住，并且从那些屋顶上征服了它，穿过墙壁侵入了那些房屋的内部，使这城市含着笑容，在那些建筑物墙面的石料上面和那些街道的沥青路面上以及车行道的铺石上，都布散着一阵快乐的气象，城市像一座渐渐成荫的树林似的，沐浴、陶醉在春光里。

哈甘太太靠着右边走了几步，打算如寻常日子一样沿着她向来叫车的那条卜罗樊司街走，但是空气里的那种暖洋洋的味道，那种有些日子竟会陡然走入我们胸臆之间的夏日心情，如此迅猛袭来，她竟因此改变了主意，没来头地被那阵想到三一寺教堂前面的公园去看树木的欲望所吸引，而转到安丁街了。她心里想道：“管他，他多等我 10 分钟吧。”这个想法，重新又叫她快乐了，于是一面在人堆里慢步走着，一面却相信他已经不耐烦起来，看钟，开窗子，听门外的声响，坐下一会儿却又立起，并且不敢吸烟——因为在和她密约的日子里，这件事是被禁止的——只好用失望的眼光瞧着那香烟盒子。

她从容地走着，完全被她所遇见的事物，被那些面孔和店铺分了心，于是越走越慢，并且几乎都不想去了，于是她在那些店铺的前面，寻觅那些使自己停步的借口。

在那条街道尽头的那个教堂前面，那座小公园的绿荫，竟那样有力地吸引她，使她穿过了那广场，走进了那园子。这本是一个供儿童游戏的地方，于是她在那些五色斑驳，戴着花边带

条喜笑颜开的乳娘堆里，绕着那方小草地兜了两个圈子，随后她找到一张椅子便坐下了，抬头望着钟塔上的那个象月亮一般儿滚圆的大时钟的面子，瞧着那支长针慢慢移动。

这时，刚好报着半点，她听着那钟塔上的丁咚之声，心房从容自在地跳跃着。半个钟头的迟延，加上走到米龙司尼街所需要的那一刻钟，和几分钟的逍遥，就是一个钟头了！从幽会上偷来的一个钟头了！她在那里刚刚可以蹲四十分钟，并且又结束了一次。

上帝！到那边去真是讨厌的！如同一个病人到牙医生家里去一样，她心里牢记着历次幽会所留下的难堪的纪念，两年以来，平均每周一次，并且一想起另一次立刻就要来，竟使她从头到脚都难过得皮都绷紧了。这并不是很痛，不象在牙医家里拔牙齿那样痛，但是那样讨厌，那样讨厌，那样复杂，那样长久，那样比甚么都难受，就是一个手术，在她看来也似乎要令人情愿一点。然而她仍然去，用很慢的小步儿向那边去，中途停止好几次，坐上好几次，逍遥上好几次，但是总向那边去。唉！她很可能再耽误这一次，但是上一个月，她已经接连给这个可怜的男爵误了两次密约，并且不敢这样近地再来一次。为什么她又回头到那边呢？唉！为甚么吗？因为她已经有了习惯，并且她没有一个理由可以给这个马尔德雷男爵，倘若他要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以前开了头呢?为什么吗？她竟不知道了！她以前爱过他吗？有这可能！虽然不很爱，只是有一点儿，而到现在已经是那样长久了。他本来不错，讲究修饰，飘逸殷勤，并且初次相见，就表现得完全符合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完美情人的标准。经过了三个月的殷勤功夫——合乎常度的时间，有体面的奋斗，充分的抵抗，随后，她才带着何等的感动和恼火，何等的惊惶而又可玩味的恐惧，同意了在米龙司尼街的那个单身汉的亭子间里，进行了第一次密约——接着就是那样多的次数。她的心呢？那时节，她那颗被诱惑、被战败、被征服的弱小的妇人的心，在第一次穿过这所梦魇般房子的房门时，究竟感到了一些什么呢？实在说，她已经不再知道了！她早已忘记了！一个人固然常记得一个举动，一个约会日期，一件事物，但是两年之后，对于很快便会消逝的心情激动就记得不多了，因为它是那样轻如浮云。唉！举例吧，她就没有忘记其它事物，象这个密约的圣殿，到那些疗养站去的爱情苦难之路，这些都如此令人厌倦，如此单调，如此相似，以致一想到即将来临的事，就使她口边作呕。

上帝！这些为到那边去而应当雇的轿车，仿佛和其它供寻常使用的轿车是不相似的！自然，那些车夫猜得出。仅仅由他们瞧着她的那种神情，她已经感觉了他们的心理，并且巴黎车夫们的眼睛，都是厉害的！您想想：无论在几年之后，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立于法庭之前，去辨认出他们曾经在黑夜里从某一条街到某一个车站运送过一次的那些歹人，并且他们每天几乎一定有和钟点那样多的数目的顾客，而他们的记忆力之牢竟能使他们声言：“这的确是去年 7 月 10 日 12 点 40 分，我由烈士街送到里昂车站下车的那个客！”所以在冒着身赴密约的青年妇人所冒的那种险时，在将名誉交给首先碰上的那个车夫时节，能不令人寒栗吗？两年以来，她因为这个赴米龙司尼街的旅行，若以平均每周一次计算，至少已在这些车夫的道伴里，使用过 100 至 120 人了。这就是在某个关键时刻，可以做为证人对她作证的人的数目！

向来她一到那轿车的里头，便从衣袋里取出另外那个既黑且厚俨如丝绒般的面网，罩在眼睛上面。这可以遮蔽那脸蛋儿，对呀；但是剩下的部分，譬如衣裳、帽子、阳伞之类，旁人既然都已看见过，能够不注意吗？唉！在那条米龙司尼街上，何等的苦恼！她以为认出了那些过往的人，一切的仆从，全体的人。每次那车子刚刚停下，她便跳了出来，于是跑一般地在那个永远立在门前的看门人跟前经过。这又是一个什么都应当知道的人，——她的住址，她的姓名，她丈夫的职业，无论什么，——因为这类的看门奋，都是巡警中的最灵敏的！自从两年以来，她早就想买通他，随便哪一天在他跟前经过的时节，送给他，扔给他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然而她却没有一次，敢于作一下这个小动作，拿那样一方迭折好的纸条儿扔在他的脚边，她害怕。——害怕什么呢？——她不知道！——她害怕倘若他不明白其中奥妙却来喊她回转去吗？害怕闹成丑闻吗？害怕使人在那石级上围成一圈吗？甚或也许害怕闹出一件捉人的事情吗？走到男爵

的门口，本来只要上半层楼，然而在她，仿佛象升到圣雅格高塔的顶上一样！一经走到那前厅里，她觉得象进了圈套似的，只要在她前后发出一点儿声响，也都使她透不过气来。有了这个看门人和这条路封住了后路，后退是不行的；倘若那时节正有一个人从楼梯上下来，她就不敢拉玛尔德雷家的铃，于是便如同向旁的处所去一般，拂门而过！继续向上，向上，向上！她可以上到第五层楼！随后，到了一切在这个楼梯间里象都重归安静之后，她才心里怀着不愿认明那亭子间的烦恼奔下楼去！

然而他在那里穿着那套很考究而也有点儿可笑的绒面绸里的便袍，自从两年以来，他一点没有换过接待她的方式，绝对没有，连一个手势都没有换过！

他一经将门关好了之后，便向她说："让我吻您的手吧，亲爱的，亲爱的！"随后他跟着她走到那卧房里，房里的百叶窗是早就关好了的，无论冬夏，大概是为考究起见，总点上了那盏灯，于是跪在她的跟前，带着一种倾倒的神情从下面看到上面。第一天，这套把戏是很可爱的，很有效力的，这个动作！现在，她以为是看着一个名角儿，将一剧拿手戏的最后一场，表演到第 120 次了。他应当换一换他的玩意儿了。

随后吗，唉！上帝！随后！就是那最难堪的了！没有，他没有换过他的玩意儿，那个可怜的小子！何等的好小子，但是庸俗一点！

上帝！宽衣解带而没有女侍伺候，真是困难的！若是一两次，还可以将就，但是每周如此，就成了可厌的事了！不行，真地不行，一个汉子不应当拿这样一种杂事强迫一个妇人自己做！但是倘若给自己宽衣解带是费事的，那么重新穿衣束带几乎是不可能的，使人烦得要大叫，气得要给那位男士一个嘴巴，这位正笨手笨脚的围着转，一边说："您要我帮忙吗？"帮忙！对呀！帮甚么忙？他会干甚么？只要看到一根针在他手里的样子就知道了。

也许就是那种时候，她渐渐嫌弃他了。每逢他说道："您要我帮忙吗！"她竟想将他杀了。并且，一个妇人对于一个汉子经两年之久，逼得她不用女仆穿衣至 120 回之多的汉子不以憎恨结束，是做得到的事吗？

肯定的，像他这样迟钝、这样不灵、这样单调的人，真是不会多的。譬如那个伟俊的葛林拔伯爵，他会用那种幼稚的神情，来问："您要我帮忙吗？"他一定会非常机灵，非常古怪，非常机智地来帮忙了。瞧吧，那真是一个外交家；他周游过世界，四处都逍遥过，大概世界上各种装束的女人，他都给她们做过宽衣解带的和重新穿衣束装的事，这位伯爵！……

那教堂的时钟报过了三刻了。她立了起来，瞧着那时钟的圆面，带着笑容低声说道："哦！他应当生气了！"随后她用一阵快一些的步儿动身了，出了这个小公园了。

她在那广场上走不到十来步，便和一位劈面给她深深致敬的绅士相遇了。她刚才正想着他，这时很惊讶地说："阿哈，您，爵爷吗？"

"是的，太太。"

于是他向她问安，随后，他在随便给她谈了几句之后，接着便说："您可知道您是唯一没有参观我那些日本美术物品陈列会的人，请您允许我以朋友的地位说话吧，对吗？"

"但是，爵爷，一个妇人不能这样地到一个没有成家的男子的家里去！"

“怎样！怎样！在事关参观一个陈列会的时节，这可是错误的！”

“不管怎么说，她不能单独一个人到那里去。”

“那么，为什么不能呢？毕竟我早已接待过多数专为参观陈列会单独而来的女客。我每天还在接待着。您愿意叫我给您说出那些姓名吗？——不——我不会说。即令是没有错的事，也应当谨慎，原则上说，只有为着不可告人的原由，而到一个正派的、出名的、有相当地位的男子家里去，那才是不合式的！”

“从根本上说，您说的话，是很公正的。”

“那么您可以来看我的陈列会。”

“甚么时候？”

“就是立刻。”

“做不到，有急事。”

“去吧，到现在，您在那小公园里坐了半个钟头了。”

“您侦探我吗？”

“我对您注过目。”

“真地，我有急事。”

“我知道真没有这回事。请您照实说您并不忙吧。”

哈甘太太免不了笑了一下，并且照实说道：

“不……不……不算很……”

一乘轿车在他们跟前经过。那位小伯爵高声喊道：“车夫！”于是那车子便停住了！随后，他将车门打开：“请您上车，太太。”

“但是，爵爷，不能，这是做不到的，今天，我不能够。”

“太太，您的做法不免有点鲁莽，请您上车吧！已经有人渐渐注意我们，您会惹起一大堆人来看；有人会以为我正在绑架，于是我们一同会被人捉住，请您上车吧，我求求您！”

大吃一惊举止失措的她，终于上车了。于是他便坐在她的身边，一面向车夫说道：“卜罗樊司街。”

但是她忽然高声说道：“哦！上帝！我忘记一件很紧急的电报了，您愿意送我先到那个最近的电报局里去吗？”

那轿车在略远一点儿的地方——沙多单街——便停住了，于是她向那伯爵说：“您能够替我买一张半法郎的电报纸来吗？我答应了我的大夫，去邀玛尔德雷明天吃晚饭，但是我却完全忘

掉了。”

那伯爵带着那张蓝颜色的电报纸回来了，她用铅笔写着：

好朋友，我很不舒服，我得了一阵使我非躺在床上不可的神经痛。简直不能出来。请您明天来吃晚饭，并且我要求原谅一切。

约翰妮

于是她将那纸上的胶水粘湿，仔细地封好，写上了住址：“玛尔德雷子爵，米龙司尼街，第240号。”然后再拿它交还那伯爵：“现在，请您放心，给我把它扔在电报局的信箱里吧。”

# 海港

## 一

顺风圣母号是一艘三桅大帆船，它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从勒阿弗尔出口开往中国海面，经过四年的旅行，它于１８８６年８月８日回到了马赛的海港。当初它在到达中国海港卸了货物以后，立即找到了新的买卖，被人包了开往阿根廷的京城，又从这地方，装上了好些运往巴西的货物。

好些次其他的行程，经受过好些次的海上损失，好些次的修理，好多个月的无风时期，好多次又遇上把它吹到航线之外的狂风，一切意料不到的事，海面上的种种幸运和恶运，曾经使得这艘诺曼第的三桅船远远地和它的祖国相隔绝，直到现在它才满载美洲的罐头食物回到马赛来。

在最初出口的时候，船上除了船长和副船长之外，一共有１４个海员，８个是诺曼第省的人，６个是布列塔尼省的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５个布列塔尼人和４个诺曼第人。那个布列塔尼人是在路上死掉的，４个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失踪的诺曼第人，却由两个美国人、一个黑人和一个在某天晚上从新加坡一家咖啡馆里用劝诱手段募来的挪威人接替了职务。

那艘庞大帆船，它的帆全数卷好了，帆桁都在船桅上构成了十字形，船身由一条在它头里喘气的马赛拖轮拖着走，这时候已经在海湾里了，水面忽然慢慢地平静下来，帆船只在余波上摇动，经过那座有名的伊夫古堡跟前，随后又经过海湾里的一切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灰白石岩下面，就开进了古老的海港。港里的船像是堆在那儿一样，它们沿着码头，船舷靠着船舷，全世界的船，大的，小的，各种型式的，各种装备的，几乎应有尽有，混杂地停在这个满是臭水而又过于窄狭的港内碇泊区；马赛本来有一份以美味著名的红烧鱼羹，这些船泊在碇泊区里，互相微触，互相摩擦，简直就象是一份“船羹”浸在一份经过调和加过香料的鱼汤里。

顺风圣母号下碇了，位置正在一艘意大利双桅小船和一艘英吉利双桅快船的中间，这两艘船在事前让出了空档使它通过；随后，等到海关和海港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船长就允许了三分之二的海员到岸上去寻晚上的娱乐。

已经天黑了，马赛一片灯火。在夏季傍晚的热空气里，一阵带着大蒜味儿的烹调香味，罩在喧闹的市区上面飘浮，人声，车轮转动声，撞击声，南方意味的欢笑声，在市区里混成一片。

那10个被海水摇荡了好多个月的汉子一下上了岸，因为久离祖国人地生疏，又因为失掉了

都市生活的习惯，所以都是迟迟疑疑的，他们排成了双行的队形，很慢很慢地向前走。

他们摇摇摆摆地走着，仔仔细细寻觅方向，探索那些和碇泊区相通的小胡同，在这六十六天最后的海程之中，性的饥渴早已在他们身上扩大，现在他们全体都被这欲望陶醉了。几个诺曼第人在头里走着，引路的是绥来司丹•杜克罗，那是一个高大强健而且狡猾的少年人，每逢他们登陆总是他做领队。他猜得着那些好地方，使得出种种独具的手腕，并且那些在港里的海员们之间常常发生的喧闹场面中间，他是不大加入的。不过到了他加入了的时候，他却谁也不怕。

那些黑暗的小胡同全是向着海岸的下坡路线，正像是许多排泄脏水的阴沟，从里面吐出种种重浊的味儿，一种从窄小屋子里出来的气息。绥来司丹在这些胡同之间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决定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过道，其中好些房屋的门上都点着向前突出的风灯，灯上的磨沙颜色玻璃用大型的数字标出了门牌号码。在各处门口的窄小的穹顶下面，好些系着围腰像是女佣样的妇人都在麦秸靠垫的椅子上坐着，一下看见他们走过来，她们全站起了，向前走了三步，直到那条把胡同分成两半的明沟边，于是切断了那些慢步走着的海员们的行列。那些海员们慢步走着，并且唱着，笑着，已经因为接近勾栏而浑身像是着了火。

偶然间，在某一家门里过道的尽头，另外一扇包着棕色牛皮的门忽然开了，那里面露出了一个脱了外衣的胖妇人，她的肥大的腿就突然在白棉纱的紧身汗裤里显示了它的轮廓。她的短裙短得像是一圈膨起的束腰带；胸部肩部和胳膊上的柔软肌肉，映着一副绣着金边的黑绒腰甲显出了一片粉红的颜色，她远远叫着：“你们来吗，漂亮小伙子？”然后，她竟亲自跑出来，在他们中间扭住了一个向自己的门口拉，用着全身的气力，如同一只蜘蛛拖着一只大于自身的昆虫一样攀住了他。那个被这种接触所煽动的汉子只软弱地抵抗着，而其余的人停住脚步来看，他们的迟疑不决之点，就是是否要立刻进去或者再延长这场使人垂涎的散步。随后，那妇人费尽气力把那海员拉到自己店子的门限边了，其他人正要跟在他后面涌进去，杜克罗是认得那一类地方的，这时候他突然叫唤道：“不要进去，马尔尚，不是这地方。”

于是那个被拉的汉子服从这道声音了，粗鲁地挣脱了自己的身体一下就冲出来，接着那些朋友们重新构成了行列，那个妇人气极了，用种种不堪的话在他们后面辱骂，同时，他们前面的沿街一带，其余的妇人受着喧闹的吸引，都走到了各自的店门外边，用发嗄的声音嚷出了种种满是许诺的召唤。这条胡同原是一个斜坡儿，现在靠坡上的那一段，全是种种由守门的爱神们合唱出来的诱惑的阿谀，靠坡下的那一段，种种由失望的姑娘们用侮辱合唱对他们发出来的污秽诅咒，海员们夹在两者之间终于走得一步比一步更像是着火了。他们不时遇着了另外一群人，好些腿上响着零丁铁件的兵，好些其他的海员，好些零零落落的小资产阶级，好些店员。随处都发现其他的新胡同点着不甚明朗的灯火。他们始终夹在这一类的“肉屏风”之间，在这一座满是窄小房子的迷宫里，踏着这一种渗出臭水的泥泞路面前进。

到末了，杜克罗打定主意了，接着就站在一所外表颇为美观的房子跟前，教他全队的人都进去。

## 二

欢会中的花样是应有尽有的！延长到四小时，那 10 个海员都饱尝了爱情和美酒。六个月的工资一下子花个精光。

在那家咖啡馆的大厅子里，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盘踞着，用一种恶意的眼光瞧着那些常来的普通顾客，这种顾客都坐在各处角落里的那些小桌子上，那些没有接着客的女招待当中便有一个做英国胖孩子打扮的或者做音乐咖啡馆的歌星打扮的，跑过去伺应他们，随后就靠着他们

坐下了。

每一个海员一走进来就选定了他的女伴，并且在整个晚会之中保留着她，因为平民是不喜欢变来变去的。他们把三张桌子拼拢来，在第一次干了杯以后，那个已经散了的双行队形，由于加入许多和海员人数相等的女伴便扩大了一倍，目下他们又在扶梯房里重新整队了。到了那一长列爱人们组成的队形涌进了那扇通到各处卧房的窄门，每一级扶梯的木板上面，都被每一对爱人儿的四只脚长久地踏出许多声响。

随后，他们为了喝酒又下楼了，随后又重新再上去，随后又重新再下楼。

现在，他们几乎全是半醉的了，高声说话了！每个人红着一双眼睛，抱着心爱的人坐在膝头上，唱着，嚷着，举起拳头敲着桌子，端着葡萄酒对嗓子里直灌，毫无顾忌地把人类的野性撒出来。在这些汉子的中央，绥来司丹•杜克罗拥着一个脸上发红的高个儿女招待跨在腿上，热烈地瞧着她。他醉得比其余人都轻些，却不是由于他喝得少些，而是由于他还怀着好些另外的念头，他来得比较温存，想着法子谈话。他的种种意思现在有点不相联贯了，想起来的话忽然间又忘掉，以至于他不能正确地回忆他本来想说的事。

他笑着，重复地说："这样，这样……到目前，你在这儿有不少的时候了。"

"六个月，"那女招待回答。

对于她，他的神气是满意的，仿佛"六个月"这句话就是品行良好的证据，后来他接着说道："你可欢喜这种生活？"

她迟疑着，随后用忍耐的意味说："大家惯了。这并不比旁的事情讨厌。做女佣或者做妓女，反正都是肮脏的职业。"

他的神气仍旧肯定了这种真理。

"你是本地人？"他问。

她摇头表示"不是"，没有答话。

"你是从远处来的？"

她用同样的方式表示"对的"。

"那么是从哪儿来的？"

她仿佛像是思索，像是记忆似的，随后，喃喃地说："从贝尔比尼央来的。"

他又很满意了，并且说："啊，这样的。"

现在她开口来问了："你呢，你可是海员？"

"对的，美人儿。"

"你来得远吗？"

“啊，对的！我看见过好些地方，好些海港和其他的一切。”

“你可是绕过地球一周吧，也许？”

“你说得对，或者不如说是绕过两周。”

她重新又显得迟疑起来，在脑子里寻找一件忘了的事，随后用一道稍许不同的，比较严肃的声音问：“你在旅行中间，可曾遇见过许多海船？”

“你说得对，美人儿。”

“你可曾碰巧看见过顺风圣母号？”

他带着嘲讽的笑容说：“那不过是上一周的事。”

她的脸色发白了，全部的血液离开了她的腮帮子，后来她问：“真的，的确是真的？”

“真的，正象我和你说话一样。”

“你不撒谎，至少？”

他举手了。“我在上帝跟前发誓！”他说。

“那末，你可知道绥来司丹•杜克罗是不是还在那条船上？”

他吃惊了，不自在了，指望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你认识他？”

她也变成很怀疑的了。“噢，不是我！认识他的是另一个女人。”

“一个在这儿的女人？”

“不，在附近的。”

“可是本胡同的？”

“不，另外一条胡同。”

“怎样的女人？”

“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

“她想知道些儿什么，那个女人？”

“她大概是找同乡人吧，我怎样知道？”

感到，猜到有点儿严重的东西快要在他俩中间突然披露出来，为了互相窥探，他俩的眼光互相盯着了。

他后来说：“我可能够看得见她，那个女人？”

“你将要和她说什么？

“我将要和她说……我将要和她说……说我看见过绥来司丹•杜克罗。”

“他身体可平安，至少？”

“正像我一样，那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汉子！

她又不发言了，集中自己的种种思虑，随后，从容地说：“它上哪儿去啦，顺风圣母号？”

“就在马赛，还用多说。”

她忍不住了，突然显出一个吃惊的动作：“的确是真的？”

“真的！”

“你可是认识杜克罗？”

“是呀，我认识他。”

她依然迟疑不决，随后很慢很慢地：“好呀。这好呀。”

“你有什么事要找他？”

“听我说，你可以告诉他……并没有什么！”

他始终瞧着她，自己渐渐越来越不自在。末了他要明白底细了。

“你可是也认识他，你？”

“不认识，”她说。

“那么你有什么事要找他？”

她突然下了决心，站起来跑到老板娘坐镇的柜台跟前，取了一只柠檬果把它破开，向一只玻璃杯子里挤出了它的汁子，随后又把清水装满了这只杯了，末了端给杜克罗：“喝了这个吧！”

“干什么？”

“先解解酒。以后我再给你说。”

他顺从地喝了，用手背擦了自己的嘴唇，随后说道：“喝好了，我听你说。”

“我就要对你说点儿事情，不过你应当允许我不要对他说起看见了我，也不要对他说起你从谁的嘴里知道的。你应当先发誓。”

他狡猾地举起了手。“这个，我就发誓。”

“对着上帝发誓？”

“对着上帝发誓。”

“既然如此，你将来可以说：他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死了，他的阿哥死了，三个人在一个月里边都害了肠热症死了，那是１８８３年的１月，到现在是三年半。”

这时候，他也感到全身的血液正在翻腾，困苦非常使得他有好半天简直找不着什么话来回答；随后，他怀疑了，接着就问：“你相信这是可靠的？”

“我相信这是可靠的。”

“谁给你说的？”

她伸起两只胳膊压着他的肩头，睁起两只眼睛盯着他：“你应当发誓不随口乱说。”

“我发誓不随口乱说。”

“我是他的妹子！”

他不自禁地说出了这个名字：“弗朗琐斯？”

她又重新盯着眼睛来端详他了，随后，由于一阵使人发狂的惶恐的刺激，一阵深刻的震栗的刺激，她很低地，仿佛像含在嘴里而没有吐出来的一般喃喃地说：“噢！噢！是你，绥来司丹？”他俩面面相觑地都不动弹了。

在他俩的四周，那些同来的伙伴始终狂吼一般唱着。酒盅儿，拳头和鞋跟的声音闹出一种噪音，响应着那些叠唱的拍子，同时，妇女们的尖锐号叫和男人们的喧嚣狂吼混成一片。

他觉得她坐在他身上，浑身滚烫，神情慌乱，紧紧地搂着他，她是他的妹子！那时候，害怕有人听见，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用那种低得连他自己也只能勉强听见的声音说道：“糟糕！我们干了些什么好事哟！”

她眼眶里立刻包满眼泪了，支支吾吾地说：“那是我的过错吗？”

但是他突然说：“那么，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父亲，母亲和阿哥？”

“三个人在一个月中间，如同我向你说过的一样。我当时独自一个人待着，除了我那些破衣裳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我们欠了药房、医生和三桩埋葬的帐，那都是我用了家具去抵的。

“以后，我到加舍老板家里做佣工了，你很知道他，那个跛子。那一年我刚好满十五岁，从前你动身的时候，我还没有满十四。我上了他的当。人在年纪小的时候，总是那么傻的。随后我又在公证人家里做女佣了，他又诱惑了我，并且带了我到勒阿弗尔那地方一间屋子里。不久他简直不再来了；我过了三天没有东西吃的日子，后来找不着工作，我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来坐酒店了。我因此也看见了几处地方，我！唉！几处脏地方！卢昂，埃勿勒，里勒，鄱尔它，

贝尔比尼央，尼斯，随后马赛，直至现在！”

她的眼泪和鼻涕都出来，润湿了她的腮帮子，流到了她的嘴里。

她接着说：“从前，我以为你也死了，你！我可怜的绥来司丹。”

他说：“我先头简直没有认得出是你，我。你从前是那么矮小，现在，这么强健！但是你怎么没有认得出是我，你？”

她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我看见的男人太多了，以至于他们在我眼睛里仿佛全是一样的！”

他始终睁大着眼睛盯住她的瞳孔，受到了一种羞惭的情绪拘束，并且这情绪强烈得使他如同挨着打的孩子一样老是想叫唤。他仍旧抱着她骑在自己的腿上，双手抚着她的脊梁，这时候他终于从注视里认识了她，认识了他这个妹子——从前他在各处海面上飘荡的时候，她正和那三个由她送终的人留在家乡。于是，突然用他那双粗而且大的海员大巴掌抱住这个重新寻着了的脑袋瓜，像我们吻着亲骨肉一般开始吻着她了。随后，一阵呜咽的动作，一阵男人们的强烈呜咽动作，长得如同波涛一样的，简直就像一阵大醉中干噎一般升到了他的喉管里。

他吃着嘴说：

“你在这儿，原来你就在这儿呀，弗朗琐斯，我的小弗朗琐斯……”

随后，他突然站起来，开始用一道震耳的声音狂吼着，一面举起拳头很沉重地在桌子上捶了一下，使得那些震翻了的小玻璃杯子都打碎了。随后他走了三四步，左右晃着，伸长两只胳膊，扑倒在地下了。末了他在地下打滚了，一面嚷着，一面用四肢打着地面，并且一面发出好些像是临终干喘的怕人的呻吟。

所有他那些同伴都瞧着他大笑。

“他不过是喝醉了，”有一个说。

“应当教他睡，”另一个说，“倘若他出街，有人马上会把他送到监牢里。”

这时候，因为他身上还有零钱，老板娘就给了他一个铺位，于是他那些醉得连自己都立不稳的同伴们，从那条窄小的扶梯上面，举起他一直送到那个刚刚接待了他的妇人的卧房里，而那个妇人坐在一把椅子上，靠着那张给他们做过犯罪现场的卧榻旁边，一直陪着他哭到天亮。

# 亡妇

我疯狂地爱过她！为什么要爱呢？这不奇怪吗？在世界上只看得见一个人，在心灵里只剩下了一个思念，在心里只有一种情欲，而且在口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不断涌起的名字，像出自山泉的水，它出自灵魂升到嘴唇上，于是讲了出来，讲了又讲，不断喃喃地念，到处念，像一句祈祷词一样。

我一点也不准备讲我们的故事。爱情只有一种，总是一样的。我碰到了她，爱上了她。就这末回事，于是我在她的柔情下过了一年，在她的怀抱里，在她的爱抚下，在她的眼光里，在

她的裙褶间，在她的诺言里，裹在、拴在、束缚在一切来自于她的安排下；安排得如此之完整，以致我不知有日夜，不知我是死是生、是在故土还是在异乡。

而现在她死了。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了。

一个下雨的夜晚，她回来淋湿了，于是第二天她咳嗽。她咳了将近一个星期，于是躺在床上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再也不知道。

有一些医生来过，写过，走了。拿来了药，一个女人让她喝下去。她的手发热，额头发烧而湿润，她的目光发亮而忧悒。她说过话，她回答过我。我们相互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全都忘了，全都全都！她死了，我记得很清楚她轻轻的叹息，她那最后轻轻的叹息真是微弱。那个看护说了声："啊！"我懂得了，我懂得了。

我再也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点也不。我看见一个教士，他说了这个字："您的情妇。"我感到他侮辱了她。既然她已经死了，人家再也没有权知道这事。我赶走了他。另外来了一个办得很好，很和气。当他和我谈起她的时候，我哭了。

人家给我提出了千百条关于她下葬的建议。我再也不知道了。虽然我记得很清楚那口棺材，人家把她钉进去的锤子声音。唉！我的天哪！

她入葬了！入葬了！她，在这个穴里。来了几个人，几个朋友。我跑了，我逃走了。我穿过路上走了很久。而后我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我出发去旅行。

昨天，我又回到了巴黎。

当我重看到我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床，我们的木器，整个儿这幢房子，这里留下了一个人死后所留下的一切。这时，我为如此强烈的回归痛苦所袭，几乎要打开窗户跳到马路上去。我不能再在这些东西中间住下去，在这些曾环绕着她，庇护着她的墙中间住下去，在它们不易觉察的缝隙里应当保存了千万个她的原子，她的肌肤和呼吸的原子。我拿起了我的帽子要逃走。突然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经过了前厅的大镜子前面，这是她叫人装在那里，为了每天出去时从头到脚看看自己的，看她的整个打扮是不是好，从脚到头装饰是不是正确漂亮。

现在我正对着这张如此多次照过她的镜子站了下来。有过这么多次、这么多次，它当留下了她的容颜。

我站在那儿发颤，眼睛定定地看着玻璃，看着平平的、深邃的、空空的玻璃。但是它曾整个儿地容下过她，和我同样多，和我热情的眼光同样多地占有过她。我仿佛爱上了这面镜子，——我去摸它——它是冰凉的！唉！怀念！怀念！痛苦的镜子，灼人的镜子，活生生的镜子，怕人的镜子，它使所有的折磨更痛苦！那些心好像一面镜子的男人真是幸福，影像从它上面滑过又自行消失了。他忘却了一切曾经容纳过的，一切曾从他前面经过的，所有他曾在感情中爱情中为之心驰神移的！而我何等痛苦！

身不由己，我走了出去，不知亦不愿地走向了坟场。我找到了她简朴的坟墓，一个大理石十字架，上面有这样几个字：

"她曾爱过，曾被爱过，于是死了。"

她在那儿，在那下面，腐朽了！多么可怕！我把前额贴在地上啜泣。

我在那儿留了很久，很久。而后我看到夜来了。于是一种奇特的疯狂的愿望，一个绝望的情人的愿望支配了我。我想在她的身边过这一夜，最后的一夜，在她的坟上一哭。但是人家会看见我，赶走我。怎么办呢？我耍了个手腕。我站起来，开始在这些消失了的人的城市中游荡。我走，我走，在另一个城市，在活着的人们的城市旁边，它是何等的小啊！虽然他们比起活着的人们来，要多得多，这些死都！对我们说来需要高楼，道路，这么多的场所，使同时在世的四代人喝到取自甘泉的水，来自葡萄园的美酒，吃到来自平原的面包。

而对于所有历代的死者，对于直降到我们一级的所有人类各阶层，几乎什么也没有，方寸之地而已，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重归于黄土，消失于记忆。永决了！

到了正在使用的墓地的端头，我突然看到废弃了的墓地。在那儿原来死了的人已完成了和泥土混为一体的过程，在那儿十字架已经腐朽，人们明天将埋葬新的死者。那儿开遍了野生的玫瑰和又粗又黑的柏树，是一个由人类骨肉滋养起来的凄凉而繁盛的花园。

而我孑然，十分孤独。我蹲在一棵绿树下。我在那儿，在这些粗壮阴沉的树枝叶中安安全全地藏了起来。

于是我等着，像一个失事的船员抱着一方漂木似地抱着树干。

等到天黑了，很黑了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隐藏所，慢慢在这块满是死人的地方漫步，轻步地往前走。

我漫步走了很久，很久，很久，我没有找到她。伸出双臂，张开双眼，让手、让脚、让膝头、让我的胸部乃至让我的头撞到了一些坟墓上，我仍然没有找到。我摸摸碰碰像一个瞎子找路，我碰到了一些石头，一些十字架，一些铁栅栏，一些玻璃的花圈，萎谢了的花圈！我用指头在字上摸来摸去地摸出那些名字。什么样的黑夜，什么样的黑夜！我找不到她。

没有月亮！什么样的夜晚！我害怕，一种在这些狭窄的小径上的令人憎恶的恐惧，在两行坟墓之间！一些坟墓！一些坟墓！一些坟墓！总是些坟墓！在左在右、在我前面、在我周围，到处都是些坟墓！我坐在它们中间的一座上面，因为我的膝头弯得如此厉害，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听到我心脏的跳动！而且我还听到别的东西！什么？一种含混的不可言状的声音！这声音是来自我神志不清的脑袋里，深不可测的的黑夜里，还是来自神秘的地下，那撒播了人类尸体的土地下面？我环顾我的四周！

我曾在这里逗留了多久？我不知道。我曾害怕得瘫痪了，我曾害怕得像醉了，准备尖声叫号，准备死去。

而突然间我觉得好像坐在下面的那块大理石板动了。确实，它在动，好像有人在抬起来。我一蹦跳到了隔壁的坟上，于是我看见，是的，我看见那块我刚离开的石头立得壁直的，而那个死人出现了，一个光裸裸的骨架子，用它的驼背把石头顶开了。我看见，我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夜正深，在那个十字架上我可以读出来：

“这里长眠着约格·奥利汶，死于五十一岁。

他爱他的亲人，诚实善良，在上帝的和平中死去。”

现在那位死者也在读写在他墓上的东西，而后他捡起路中间的一块石头，一块小小的尖石头，于是开始小心的刮去这些。他把它们完完全全地、慢慢地全擦掉了，用他的眼睛空洞地看着片刻以前还刻着字的地方，于是用原来是他的食指那块骨头的端部，他写下了发光的字，好像用含磷火柴头描下的。

“这里长眠着约格·奥利汶，死于五十一岁，他以冷酷促成了他父亲的早死，因他想继承遗产。他打妻子，折磨孩子，欺骗邻舍，有机会时就偷，死于贫困。”

等到他写完后，呆滞的死者端详着他的作品，而当我回过身来时，这时我看见了所有的坟都揭开了。所有的尸体都从中出来了，全都把亲属在那块丧葬的石头上写的谎话擦掉了，要在上面重新署上真实事迹。

于是我看到原来他们都是些折磨人的人，心怀仇恨，伪善、不忠、说谎、奸诈、诽谤、妒嫉，他们曾经偷盗、欺诈，干过了各种可耻的行为、可憎的活动；他们这些所谓好父亲、忠实妻子、孝顺儿子、贞洁的年轻姑娘、正直商人，这些被称为无可指摘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都同时在他们永恒居所的门前，写上了那些所有世上人们不知道的或者假装不知道的残暴而可怕的圣洁的真实。

我想“她”也应当在她的坟上写。这时我不怕了，跑到半开的棺材中间，在尸体中间，在骸骨中间，我向她跑去，深信我立刻就会找到“她”。

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她，无需看到她为裹尸布包住了的脸。

于是在片刻以前我曾读过：“她曾爱过，也曾被爱过，于是死了”的十字架上，我看到的是：

“一天晚上为了欺骗她的情夫跑了出去，雨淋受凉，于是死了。”

好像是在日出时分，在一个坟的旁边，人家将失去知觉的我抬了起来。

# 第四卷

## 无益的容貌

### 一

一乘架着两匹黑色雄骏马的华美的维多利亚式的车子，在一家显赫府第的大门前檐下等着。这刚好是6月月梢某日将近午后5时，晴空如洗，初秋气候，令人爽悦。

马士卡伯爵夫人走出阶前，恰好遇着她的丈夫从过车的大门走了回来。他为得瞧瞧他妻子，不免把脚步停止几秒钟，他面色有点微微地转青。她蛋圆光润的脸儿，黑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珠。她是很美丽的，很旖旎的，很出众的。她跳上车子，并不注意他，简直像没有瞧见他一样，她的神情如此出众，以致他一向闷在心里难堪的醋意，现在重新啮咬他的心了。他向车前走几步，向她招呼道：

“你去散步吗？”

她不屑地从唇间吐了几个字道：

“您看得清清楚楚！”

“到布洛臬森林去？”

“也许。”

“我能够承您允许一同去吗？”

“这车子是听您命令的。”

她说话的那种声调，他并不以为奇，他于是跳上车子在他妻子身边坐着，一面吩咐车夫道：

“向布洛臬森林去。”

跟班便随着车夫都跳上车前坐了；两匹马立刻将车子拖动，并且和寻常一样，把头一低，仿佛行礼似的，一直到转上了大路才抬起来。

这对配偶互不说话地并排坐着。他盘算怎样开始他的谈判，但是她露出一副很强硬的使他不敢开口的神情。

末了，他装做无心，把他的手向伯爵夫人套着手套的手滑去，如同无心地相触了，虽然他向来是威严的专制的，但是她用一种很激烈的厌恶的神情，把自己的手引开。

于是他喃喃地念道：

“唉，加菩尼！”

她头也不动，冷冰冰地问道：

“你要怎样呢？”

“我觉得您是令人倾倒的。”

她一字也不答，只在车中半躺地靠着，神情像被惹恼了的皇后一样。

车子正在香榭丽大道的上坡道儿向凯旋门行走。那伟大的建筑物——凯旋门——在大道的尽头，隔着满天的晚霞，露出一座其大无比的瓮门。夕阳降落到了瓮门上面，在天边撒开了一片火海。

车上的银铜装饰品，鞦辔上的宝石，灯上的饰头，反映出夕照的光辉，像两道车组成的河流，分别向城中和森林进发。

马士卡伯爵接着再说道：

“我亲爱的加菩尼呀！”

于是她也矜持不住了。怒声说道：

“请您让我安静点罢。现在我简直连单身在车上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道：

“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漂亮。”

她肯定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什么脾气都熬不住了：

“您现在发现这一点可就错了，因为我已经发过誓，决没有再属于你的一天。”

他自然惊呆了，气昏了，他粗鲁的惯性重占了上风。讲了一句：“这算什么话！”他的强暴的主子的态度，现在超过情人的态度许多了。

虽然车轮隆隆地响着，使他们的仆人一点也不能听见，但是她依然低声说道：

“啊，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话？我又看透您了。您愿意我说给您听吗？”

“好。”

“要我全对您说吗？”

“好。”

“从我变成了您强暴的利己主义的牺牲以后的心事，通通说得吗？”

他吃惊和剧怒得脸都全红了。咬着牙齿说道：

“是的。请您说罢。”

他本是一个身长肩阔火红大胡子的伟男子，漂亮男人交际界的伟男子，有足够资格算得上好丈夫和出色的父亲。

她此时便转身朝他坐，对面看着他，自从出门以来。这是第一次，她说：

“唉，那您会听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您得知道无论对于哪种情况，我都作好了预备，我都应付得了，我都不怕，对您更不在乎。”

他也瞧着她，怒从心起，低声说道：

“您今天疯了。”

“不曾。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再做您这 11 年来迫使我做母亲的痛苦牺牲品了！我要过我的交际场中的妇女生活，因为我有这种权利，因为一切妇女都有这种权利。”

他立时满脸变成青的了，结结巴巴说道：

“我简直不懂。”

“不，您一定懂得。现在上距我生育那最后的孩子只有三个月。虽然您用生育折磨我，而我依然漂亮，几乎完全保存了我的容貌。您刚才在门口看见我已经悟到这一层了，您便以为又到

了应该怀孕的时候了。”

“您简直胡说。”

“不，我 30 岁得了七个孩子，我们结婚 11 年了，您还希望这种生育可以再继续 10 年呀，以后您就不用妒嫉了。”

他抓住她的胳膊。紧紧地握住。说道：

“我不允许您再这样对我说下去。”

“我呀。我要向您讲到底，要把我藏着远没向您讲的说尽，才算完毕。并且倘若您要阻拦我，我便把声音提高，使得坐在车前的两个仆人都能听见。我先时让您上车，就是为着这么办，因为我有这两个见证的人，可以强迫您听我的话，和使您按捺住自己。听我说罢，您一直使我反感，我一直让您明白这点，因为我从不作伪，先生。我虽然不愿意，但是您仍然娶到了我，因为您有钱。您便逼迫我的父母。他们本不愿把我给您，为了这件事，他们逼我，逼得我哭了。

“所以您简直是买了我，自从我到了您权力下面，自从我做了一个隶属于您的伴侣之后，自从我开始忘记您的恐吓和强制手段，使我只记得应该做您的诚实的妻子和尽我所能地爱您之后，您便变成醋兴最浓的人，从来没有一人像您那样的，您的醋兴，是侦探式的，卑劣的，平庸的，失您身份的，和侮辱我的呀。我嫁了不到 8 个月，您什么坏事都怀疑过我了。有时您故意使我知道，这真是何等丢人。并且因为您不能妨害我的容貌和受人欢迎，以及在宴会场中和巴黎报纸上称为巴黎妇女中的一个最美者，您便想尽了法子，使我和这些文雅交往隔离，并且您想出了这个可恨的想法，使我在继续不断的怀孕境地中过日子，直到使我到达会使个个男子讨厌时为止。您不必申辩。当初经过许多时间，我一直不曾懂得，后来才猜着了。您并且为此向您的姐姐夸您自己，这是她告诉我的，因为她很爱我，并且她对您的鄙卑粗暴十分反感。

“唉。您想想我们斗气时候的事罢，多少门破了，多少锁撬开了，这 11 年以来，您把我处罚在一种什么生活下面呀，一匹牝马在种马群中的生活罢了！等到我怀孕了，您却嫌厌我了，常常一连几个月，我简直看不到您。把我送到乡间的别墅去放青、放牧养仔。等到我重新出世，鲜润俊丽青春依旧，仍然动人仍然受欢迎时，我自然希望我也能过一点社交界中有钱的青年妇女的同等生活。那时醋兴又占住您了。您又重新来用卑劣可恨的念头跟踪我，此时您在我身边，就让这种念头缠住了。这念头并不是想占有我——这一层，我从不曾拒绝过您这事——而是在想使我毁容的念头。

“加之这件如此可恨的事进行得如此奥秘，我费了多时才能渗透（我由于注意您的思想举动，自己却变成精细周密的了）。您对于您的孩子们，当我怀着他们时，您已经很注重他们和您的关系了。您用对我的厌恶，您暂时平熄的卑劣恐惧，和见到我怀孕所生的喜悦，打扮成您对他们的爱。

“唉，我已经发觉过多次您的这种高兴了，我在您眼光中窥透过，我也猜到过，您用爱您的胜利品的心理，爱您的孩子们，而不是出于爱您的血统。他们是您对我的胜利品，从我的青春、我的容貌、我的风度取得的胜利品，从旁人加于我的赞美夺得的胜利品，从那些在我四周互相私语而没有当面说给我听的赞颂的人那儿取得的胜利品，于是您因此自豪，您带着孩子们出去炫示显耀，您和他们坐着英国式的马车，到布洛臬森林游行，骑着驴子到莫南西山边旅游。您引他们去看日戏，使人家看见他们围绕着您，使大家说‘这真是好父亲呀！’并且反反复复地说……”

他野蛮粗鲁地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凶狠地捏住，使她愤恨填膺地闭上了嘴。

于是他低声向她说道：

“我爱我的孩子们，您听见吗？您刚才对我说的话，在做母亲的地位看来，实在可耻。到底您是属于我，我是主人……您的主人……愿意的时候，我可以照我的意思强迫您，并且我有法律在身边。”

他想用他的巨大有力的手掌把她的手指夹碎。她疼得受不住了，极力想把手从压碎它们的老虎钳中抽出来；但是哪里可能，她痛得喘气，泪珠儿不住地从眼中掉下来。他说道：

“现在您总该知道我是主人了吧，而且还是强有力的。”

他略微放松动了一点。她接下去说道：

“您以为我要哀求吗？”

他惊愕支吾地说道：

“自然。”

“我会在供着耶稣的龛子面前发过誓后向您说谎吗？”

“不会。”

“您愿意和我到礼拜堂去吗？”

“去做什么？”

“您自然会知道的，您愿意吗？”

“倘若您定要去，那也可以。”

于是她提高声音喊道：

“斐利浦。”

车夫略略地回着头，但是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那两匹马，仿佛只把他一双耳朵向主人朝着。她接着说道：

“到惠礼鲁礼拜堂去。”

这时，这辆已经到了森林的口儿上了的维多利亚式车子折回朝巴黎走。

在这条新定的路线上，两夫妇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车子到了教堂门口，伯爵夫人下了车便向堂内走，伯爵在几步后跟着。

她不停地一直向前走，走到唱诗班栏杆前，对着一张椅子跪下来，两手把面孔掩着，静悄悄地祷告。她祷告了很久，他站在后面，末了看见她哭了，她无声无气地哭着，如同妇女们为

着莫大的刺心悲痛一样。她全身发出一阵阵颤动，而后以轻声隐蔽的、用手指抑制住的方式啜泣起来。

但是伯爵认为这情形拖得太久了，便拍拍她的肩膀。

这种接触，如同烫了她一样，使她惊醒了过来。她回过头深深地瞅着他，说道：

“我要向你说的话就是：我什么也不怕，您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倘若您高兴，您可以杀我。您的孩子们之中，有一个不是您的。我在听见我说话的上帝的面前向您发誓，这是我对于您，对于您的凶恶的男性专制，和对于您罚给我的生育苦役的唯一报复手段。谁是我的情夫呢？您永远不会知道，您可以疑心无论哪一个。您永远不会发现。我并不是为着爱情和愉快把身子许人，但是纯然为着报复您。于是这个人，他也使我取得了做母亲的资格。谁是他的孩子？您永远不会知道，我有七个孩子，请您去辨认罢。这事我本想迟点对您说，但迟些时候，因为女子用欺骗男子的办法报复时，一定要男子知道这事，才算达到目的。但今天是您强迫我向您坦白的；我已经说完了。”

于是她从堂中穿过，向外面跑，到了临街的门口，她等候着背后那位受到挑战的丈夫的脚步声，等候着他把她撳在阶石上面揍她的可怕景象。

但是她还一点声音也没有听到就已到了车子跟前，她愤恨交集地往车上一跳，向车夫喊道：“回爵府去罢。”

两匹马便大步地奔起来。

## 二

马士卡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卧房中坐着。等候夜膳时间，正同那定了死刑的罪犯等候断头的时间一样。他要怎样办呢？他是否回来了呢？这个暴躁，任何暴力的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他怎么在想，在进行什么预备，作出了什么决定呢？府中依然静悄悄的，她时时瞧着挂钟的针，女仆为替她整理晚装，进来了一趟，不久便出去了。

8点钟报过了，差不多立刻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她说一声：“进来。”

伺候饭厅的家丁头儿进来了，说道：

“夫人，已经摆好饭了。”

“伯爵回来了吗？”

“是的，伯爵夫人，伯爵在饭厅里了。”

她心中定了一会神，想把不久前为自己打算的那场戏买的那支以防不测的小手枪带了去。但是又想到孩子们都在那里；于是什么都不带，只取了一瓶镇定神经的药。

等得她进了饭厅，她的丈夫已经站在他的坐位前头候着，他们随意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坐下了。于是孩子们也各就各的坐位。三个男孩子和他们的教师马林神甫坐在夫人的右边；三个女孩子和她们的英国保姆施米斯女士，坐在夫人的左边。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三个月，同奶

娘留在卧房里。

三个女孩子的头发，都是金黄色的，都穿着镶了花边的蓝衣，真同精巧绝伦的小磁人儿一样，顶大的那一个有 10 岁了。顶小的一个还不到 3 岁。她们已经很漂亮了，预期将来一定像她们的娘。

三个男孩子的头发，有两个是铁红色的，那个顶大的 9 岁的孩子的头发已经转成了栗色的，都是宽肩膀高个儿，好像已经有点伟丈夫气概了。全家严然是由一个强健多寿的血统分来的。

马林神甫照着没有宾客的旧例，念了祈祷词，有宾客在坐之前，孩子们并不上餐桌的。末了，大家便动手吃饭。

伯爵夫人因为受了这种意外刺激的影响，所以把眼睛低下，至于伯爵，他用疑惑的目光，从这个脑袋看到那个脑袋。一会儿审查三个男孩儿，一会儿又审查三个女孩儿，他简直闷昏了。突然他重重地把酒杯在跟前一放，敲碎了杯，杯中的红酒立刻把桌布弄湿了。伯爵夫人听了这种想不到的声音，不免微微地从椅子上把身子抬起。这是他们第一次互相瞧了一回。虽然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每次都被这种视线的交锋，弄得心烦意乱，但是不管他们多么为此恼火，多不愿意，两人的眼波不时仍然和手枪枪管一样，屡屡互相交错。

神甫觉得有一种猜不着来由的拘束气氛，试着来引起谈论，他提出一个又一个主题。但是他的尝试毫无效果，没有产生任何观点，没有引起一个话题。

伯爵夫人服从她那种交际场中的女性本能，勉强答复两三次，但终是枉然。他在心烦意乱之中，简直找不出任何字眼；并且在这个只听见银器和瓷器微微相触的饭厅的沉寂境界中，连她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使她畏惧。

忽然她的丈夫倾身向她说道：

“在这个地方，在您的孩子们堆中，您能够为着您先头说的话，开诚布公向我发誓吗？”

在她的脉管里发酵的怨恨竟使她立刻胆壮，于是对于这种质问，用与前此四目相对时的同等毅力作了答复。她举起两手，右手指着男孩子们的额头，左手指着女孩子们的额头，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拿我孩子们脑袋发誓，那些话都是真的。”

他愤然站起来，把饭巾向桌上一摔，转身把椅子向墙边一推，一言不发地走了。

她于是叹了一口长气，仿佛得了第一次胜利似的，安然向孩子们说道：

“不要在意呀，我的亲爱的宝贝。你们的爸爸刚才遇到了一件很伤心的事。并且他现在还是难过的，再过几天，他就没事了。”

于是她同神甫谈天，同施米斯女士谈天：对孩子们又说了些柔和的话，亲亲他们；这种母亲的亲昵，使他们的小心儿都舒展了。

等到夜膳完了，她和这些人都走进了客厅，她逗引起那几个年长的孩子说话，又给年幼的讲了些故事，后来大家安息的时候到了，她亲亲热热吻了他们，送他们去了睡觉之处；然后，

才独自走进卧房。

因为她认定了他还要来，所以便等着。并且这时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决定要和先前护卫她社交妇女生活一样，护卫她的皮肉，于是便把前几天买的那支小手枪，上了子弹，放在口袋里。

不知不觉好几小时过去，钟敲过好几次了，府中什么声息也没有了。只有一些车马继续在街上隆隆地响着，轻轻地远远地从墙外透了过来。

她等着，毅然愤然，毫不畏惧。什么都预备好了，并且差不多完全胜利，因为她已经找着了一件使他终身以为痛苦的事。

但直到日光从窗帷缝中透了进来的时候，还不见他来。她诧异地明白了他是不会来了。

于是她便把门下了锁，推上了保险栓——这是她装上的——然后上床歇着，睁着两眼盘算，简直猜不透他将怎样办。

一会儿女仆端了茶进来，并把她丈夫给她的信送来。信上说他要去做一次长期旅行，并且在署名的后面添了几句话，说是已经吩咐他的财产会计师，对她一切的费用，会按时拨发的。

这一天巴黎大戏院正演唱《恶鬼罗白忒》那出名剧，到了幕间休息之时，许多立起的男客都把高顶帽子戴上，衬衫的镶金宝石钮扣都在大敞口坎肩的敞口中露了出来，他们看着那些满是袒胸赤颈珠围翠绕女客的包厢。在这肉体与丝竹之声交错的境界里，那包厢仿佛成了灯光下的养花暖房，这些充满鬓影钗光的暖房中的花，正在人语乐声中为供欣赏而盛开。

有两个朋友，背朝着乐池，一面谈论着，一面瞧着成群的粉黛和在戏院内陈列成圈的真假珠宝的展览会。

这两个人有一个叫做沙林。他向他的朋友葛郎丁说道：

“您瞧马士卡伯爵夫人罢。她总是如此之美丽。”

葛郎丁这时便向对面的包厢用小望远镜瞧去，看见一位似乎还很年轻的身长玉立的妇人，她光彩焕发的容貌，仿佛把各方面视线都吸引过去了，她的面目光润得和象牙一样，五官均齐得和雕刻的偶像一样，头发乌黑，罩着一条弧形的镶满金刚石的压发圆梳，灿烂得和众星攒聚的天河一样。

等到看够了，他就用真诚相信的谐谑声音答复沙林道：

“你说得对，我相信，她真美。”

“现在她有多大年纪了。”

“您等等，我会准确对您说，我从小就认识她。她做女孩子初到交际场中时，我就看见过，她现在有……她现在有……30……30……36 岁。”

“不会吧。”

“我有把握。”

“她像是 25 岁的人。”

“她已生了七个孩子了。”

“难以置信。”

“这七个孩子通通活着，并且这真是一位很贤惠的母亲。我闲常也和这个家庭来往，真是一个和蔼雍肃的家庭，她实现了世上家庭的稀有现象。”

“这不奇怪吗，人家从不曾说她什么话吗？”

“从来不曾说过。”

“但是她丈夫呢？他有点怪，对吗？”

“是的也不是的。在他二人之间，大约有件小的冲突，大家疑心这是一件常见的家庭小冲突，然而谁也不能知道底细，但是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呀。马士卡伯爵做了这样完美丈夫之后，到现在却还是一个大顽友。虽然他是个好丈夫，但他的性情乖僻莫测而且暴躁。自从他爱旅游以后，他完全变了，但是别人说他忧虑伤感或有点什么咬心的事，他现在很露点老态。”

于是他们两人，费了好几分钟，议论这些神秘的不可解的伤心事，或者是性情不相投，或者是身体上在先前未曾发觉的嫌隙，这些都是可能在家庭中发生的。

沙林依然用望远镜瞧着马士卡伯爵夫人，说道：

“这个妇人生过七个孩儿，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对呀，并且是在 11 年中间生的。到了她 30 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她的生育时期，现进入了出来露脸的光彩时期，而且看来来日方长。”

“这些可怜的女人！”

“为什么你替妇女们抱屈呢？”

“为什么？我的朋友，你想想罢！这样的妇人经过 11 年的怀孕岁月！那是何种的地狱境界！全部青春岁月，一切的容貌，一切的成功之希望和一切娱乐生活的诗兴，都为这可怕的生育法则牺牲了，这法则将正常的妇人变成生育机械了。”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呀，你想怎样呢？”

“是的。但是我说自然界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应该和自然界斗争，因为它不住地引我们归入兽道。世上之所以有正直有俊俏，有风流文雅和理想，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是人类的脑力创造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现象引到天地万物之中来，歌颂它，表扬它，诗人赞美它，艺术家描写它，博学家解释着它，这些博学家有时虽然误解，但是他从这种现象，发现了一些

奇巧的事理，发现了一点儿风韵和美貌，未知的魅力乃至奥秘。

“上帝只创造了一些粗拙的生物，他们身上充满了病菌，经过几年的禽兽般的繁荣以后，便露出了种种丑态和人类暮年的无能。上帝之创造他们，仿佛只为淫秽的繁殖并继之以死亡，如同那些夏日黄昏的虫一样。我说‘为着淫秽的繁殖’我坚持这个说法。世上的丑恶中，有比人类生育的猥亵可笑话剧更下贱丑恶的吗？所有敏锐的心灵，对于这种话剧永远是反感的，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既然这位不怀好意的造物主所造的器官都是两用的，何以不另外寻觅一些绝对不脏也未被玷污的肢体，委之以人类最高贵最令人热衷的神圣使命呢？譬如嘴巴能以食物滋养身体，也能发表言论和思想。肌肤则能由本身新陈代谢而同时也传递我们的意念。鼻孔将生活必需的空气供给肺部，也将世上的香气：如花木树海的味儿，输人大脑。耳朵供我们和同类的交往，也使我们能发明音乐，梦境和幸福，乃至于无穷之境，并享各种声色之愉！我们真可以说这狡猾而玩世不恭的造物主，总想方设法阻止人类将男女之间的交接变得高雅美好些，合乎理想些？然而人类依然找着了爱情这东西，这不失为于狡猾的上帝的巧妙抗辩，并且人类常常能出色地用诗章予以美化，以致妇女忘记她们是被迫进行这种接触的。在我们中间，有些男人无能，自吹以自欺，发明了淫佚放荡，甚至还精益求精，这正是嘲弄上帝，予以敬奉的方法之一，对于美说来，这是一种无耻的敬意。”

“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也和畜生一样，按照法则生儿育女。”

“您瞧这妇人罢！这样一个尤物，这样一颗为炫耀美貌和接受赞美倾倒而生的珍珠，却过了十一年替马士卡伯爵制造继承人的生活。想想这件事，这岂不是一件可憎的事吗？”

葛郎丁微笑答道：

“你的言论有很多是真实的，但能懂得的人不多。”

沙林不免有点生气，便说：

“你知道我是如何理解上帝的吗？我把它看成我们没有认识的创造生命的怪机械。他在空间散播亿万数的人，正和一条鱼在海里下卵相似。他所以要创造生命，是因为这是他的职务；但是他不知他所做的事，只一味地糊里糊涂播种，他对于它那些乱纷纷的胚种所产生的复杂现象毫无观念。人类之有思想，是他的繁殖工作中的一种幸运的小遇合，这种遇合是局部的、暂时的、不可预知的，并且必定会在这世上消灭的，而又会在这儿或旁的地方，重新呈露或异或同、生生不息的新组合。由于这种偶得的智慧，我们降罪于它，是因为他，我们才来到了这个不是为我们而生的世界受罪，这个世界不是为着款待，安置，生育和满足我们这种有思想的生物而存在的，到了我们的的确确成了高雅的和文明了的时候，我们应当不停地与它斗争，反对目前大家依然称为‘天意’的那件东西。”

葛郎丁用心听着他，因为长久以来就知道他的非非之想中常有惊人奇论，便问：

“那末你以为人类的思想，是盲目孕育产生的奇妙结果吗？”

“当然！我们神经中枢的偶然功能，正和许多新混合物产生之不可预测的化学作用相似，也和因为磨擦作用或未曾预料的接触所生的电气相似，还和有生命物质的丰富多样、了无止境的发酵现象相似。

“但是，我的朋友，这种证据，无论如何，只要能观察他的环境，当然可以得解。倘若遵照有良知的造物主的愿望，人类的思想应是像它现在这样：严格、追求不息、不安分和挑剔的，

绝然与兽类的思想和听天由命的态度不同：那么难道造物主所造成这容纳今日的我们的世界，会是这种乱七八糟，乱石丛生的给圆鼓鼓的众生所栖息的饲养场、菜圃、森林菜圃吗？这种处所是你那位缺少预见的上帝派给我们的，我们得赤条条在洞中或树下过活，拿兽肉，人肉或在日光雨泽下面所生的野菜做食料的地方。

“但是，只需思量片刻，便知道这世界不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众生而造的。我们脑袋里的细胞组成了奇妙的智力。它孵化并开发了十分无力的、无知的、混混沌沌的思想，而且永远如此。这思想又从我们中间制造出了永恒还不幸地在世上飘荡的知识分子。

“你试着对这个由上帝给予一切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地球想想罢。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地专为兽类而布置一切，生长草木吗？有什么东西是为着我们的呢？什么也没有。至于为着它们，一切均备：巢穴、森林、灌木、水泉、山洞、饮料、食料，应有尽有。所以像我这样求全责备的人，永远不会有称善的日子，那些和野兽相近的人，却是愉快满意的。但是此外的人：那些诗人，娇生惯养的人，梦想家，观察家，怀疑家咧！……唉！都是可怜的人啊！

“我吃那些白菜、胡萝卜，还有葱蒜，白萝卜、红萝卜，这是因为我们曾经被迫才形成习惯的，并且还从中得了滋味，这又因为地面不生旁的东西。白菜、萝卜都是兔子、獐子的食料，正同青草和苜蓿是牛马的食料一样！我偶尔瞧见田原中的待获的麦穗，我毫不犹豫相信这东西是为着鸟喙，才从地内长出来的，却不是为着我们的嘴。我嚼食面包，就是对鸟雀行劫，正和吃鸡是对狐狸、黄鼠狼行劫一样。鹌鹑、鸽子和竹鸡，不是鹰的天然食料吗？山羊、麂子和牛，不是那些强壮的肉食兽类的食料吗？难道是为的搁在我桌上做肥猪烧烤配上生在地上专为我们拔来的蘑菇吗？

“但是，我的朋友，兽类什么事不做，也可以在世上生活。他们的饮食起居，是已经安置妥当了的；他们只须按着各个的本能去觅食植物，追攫蚊虫儿，或者自相吞噬，因为上帝从来不曾想要温存和太平的景象，他只想到过那些热衷于自相残杀吞噬的生物的死亡。

“至于我们咧！啊！啊！我们应当凭工作、努力、忍耐、发明、想像、勤劳、技能和天才，才能使得这种充满草菜岩砾的地面，变成可以居住的地方。但是请你想想，我们不顾自然的意愿，我们做的对抗自然界的事，为的是终于得以草草地安置了自己，说不上舒展，说不上合适，说不上讲究，是配不上我们的。

“并且我们越是文明、智慧和进步，越应当克制在我们身上表现的天意的那种兽类本能。

“你想想罢，我们应当发现文明，整个儿文明，这文明包含如此之多、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东西，从袜子数到电话，哪件不在其内。想想你每天所看见的，用种种方式使用的东西罢。

“我们为着化除生来的野鄙性情，已经发明一切，制造一切，先从房屋着手，然后讲到精美的食料、调料、糖果、糕点、饮料、衣饰、卧具、车辆、铁路和无数的机器，并且我们又已经发现了科学和艺术，书法和诗句。是的，我们曾经创造艺术：诗歌，音乐，绘画。一切的理想源于我们，就是人生的一切点缀品，妇女的装饰品，男子的技能也如此，这些东西终于使我们所见略为悦目，可以使我们将天意专心压给我们做生殖机械的生活，不那么赤裸裸，略略减少一些单调枯燥的意味。

“你瞧这戏院罢。难道在这里面没有我们所创造的人类世界吗？这世界难道不是那不生不灭无知无识的天命所未预料到的，而只有我们的心灵可以悟到吗？这种旖旎声色的，智慧的娱乐方法，难道不是只为我们也只是由我们这些烦闷不安分的小动物，为着自己所需要而发明的吗？

“你再瞧瞧那位马士卡夫人罢。上帝制造她原是让她在石岩中袒裼裸裎或者身裹兽皮生活，但她像现在这样，岂不更好一些吗？但是谈到本题，旁人怎知道她的丈夫既在这样一个伴侣的身边，为着什么忽然相离，又何其野鄙，在她艰苦地怀孕七次之后，去追逐那些荡妇呢？”

葛郎丁答道：

“唉！我的朋友，这也许是唯一的道理。他末了觉得镇日在家歇宿，用费太繁，于是便由家庭经济出发，走到你所提出的相同哲学原则。”

沙林正想发言，陡然听见舞台上有人敲了三下；知道这是最后一幕开场的信号。于是他们二人都把身体旋了过来，除了帽子各就各位坐下。

四

马士卡伯爵和他的妻子在这夜戏闭幕以后便乘坐马车回家。他们在车中默默地相靠坐着。陡然，伯爵向他妻子问道：

“加菩尼呀！”

“您要什么？”

“您不觉得那事已经挨够了时候吗？”

“什么？”

“就是您这六年来罚我的苦刑。”

“我没有别的法子。您叫我怎样？”

“到底请您告诉我是哪一个？”

“永远办不到。”

“请您想想吧，我一看见他们和觉得他们通通围绕我的时候，心中就不得不为疑团所困。请您告诉我是哪一个，我向您发誓，我绝不念从前的恶感，并且我待遇他和其余的孩子一样。”

“我没有权利告诉您。”

“难道您没有看到我再也无力对付这种生活，对付这种啮食着我的念头，这种不断向自己提出的疑问了吗？每当我看到他们，就深感痛楚。我要疯了。”

她问道：

“那么，您为此而痛苦万分了？”

“太可怕了。而除此之外，我还得忍受在您身边生活的痛苦。而更甚的是我感到了并知道了在他们之中有那么一个，但我却又分辨不出是谁，而他却妨碍着我去爱其他的孩子。”

她再次问道：

“啊，那么您真的为此痛苦万分了？”

他用一种痛苦申诉的声音答复道：

“当然，既然我成天向您重复说这对我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折磨。假使我不爱他们，我会住在这个房子里，住在您和住在他们旁边吗？如果我不爱他们，不是为了这个，我会回来吗？唉，您对我采取了一种可憎的方式。您很知道，我心中仅有的柔情都是为着我的孩子。对他们，我是一个旧式的父亲，正如对您我是一个旧式家庭的丈夫。因为我，我，仍然是一个质朴的人，一个本色的人，一个旧时代的人。是的，我承认，您曾使我狠狠地妒嫉过，因为您是属于另一种族、另一种灵魂的有不同要求的女人。唉，您向我说过的那些事我总是忘不了。打那天起，我不再关心您。我没有杀了您，只是因为那一来，我在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方法弄清我们的孩子中……不，您那些孩子中不属于我的那一个是谁了。我曾经等待，但是我所受的痛苦远过于您所能相信的，因为我不敢再爱他们，也许除开那两个年长的，我不敢再看他们，招呼他们，搂抱他们了，每当将他们之一抱在膝上时，我总不能自禁地问自己：‘不会是他吧？’六年以来，我待您是端正的、和气的也是殷勤的。告诉我实情吧，我向您保证，我什么坏事也不会去干。”

在车子里的黑影之中。他自信猜着她已经感动了。知道她要开口了。于是继续说道：

“我请您说。我哀求您说……”

她吞吞吐吐道：

“我犯过的过失，也许比您猜的还要大一点。但是我确实不能，我再不能继续这种可厌的怀孕的生活。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把您推出床外的法子。我就在上帝之前说谎，并且我举起手在我的孩子们头上说谎。因为我从没有失去我的贞洁。”

他在黑影之中抱住她的膀子，紧紧地箍着，如同他们在布洛臬森林散步那天的可怕的情形一样，他疑信参半的问道：

“真的吗？”

“真的。”

但是他的疑问又起了，说道：

“唉！我又将要跌到新的长无尽期的疑团中去了！您说谎是在哪一天，那天还是今天呢？我现在怎能相信您？怎么能在这样一桩事情之后相信一个妇人呢？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思考的事了。所以我情愿您说：‘是雅各或是让。”

车子已经进了府第的院子了，等到车子在阶前歇住，伯爵先行下车，伸着膀子和寻常一样，把妻子引上台级。

随后他们一起到楼上，他便问道：

“我能够再和您谈一会儿吗？”

她答道：

“我很愿意。”

他们便到了小客厅。男仆有点诧异。连忙把灯点着。

末了，他们二人单独相对，他说道：

“怎样才能知道真相呢？为着说明这事，我曾经要求过您千来回，您一直哑口无言，不容规劝，固执己见，到了今天，您才说明您从前说了谎。在这六年中，您竟能够听凭我相信这样一件事。您一定是在今天说了谎的。我虽然不知这是为着什么，也许您是为着可怜我罢。”

她诚恳地认错回答道：

“但是倘若没有这一下，我在这六年之中，也许已经又添了四个孩子。”

他喊道：

“这是一个做娘的人说的话吗？”

“唉，我对于未曾出世的孩子，根本不承认是他们的母亲，我做了目前所有而真心疼爱孩子们的母亲，已经满足了。我是，我们是文明世界的妇女，先生。我们不再是只在世上供生育繁殖用的简单的女性动物，并且我们还拒绝变成这种女性动物。”

她站了起来。但是他抓住她的手说道：

“一个字，只要求一个字，加菩尼。请您给我说明真象罢。”

“我刚才已经对您说过。我从来不曾失去过贞洁。”

他对面瞧着她，她带着碧蓝如水一般的眼睛，真是仪态万方。在半明不灭的灯光之下，她黑色的发髻绕着一条金刚石镶的压发圆梳，真灿烂得和天河相似。于是，他陡然了悟，由一种直觉作用，了悟她不仅已经不是一个只为他续嗣的妇人，却成了我们复杂欲望的神奇产物，这些欲望，在人类心中蓄积了许多世纪，离开他们的原始天作的目的而趋向一种神秘的，若隐若显的，不可捉摸的美。世上有些妇女，有那么几个妇女，她们专为我们的梦想盛开，她们满饰以文明所赋予的诗情——理想的奢侈——满饰以绕着妇人而存在的风流旖旎。这种有肉有血的雕像，既能点旺官能的热情，亦同样能点炽非物质的欲望。末了他说：

“我相信您。我觉得在此时，您并不曾说谎。”

她欣然握住他的手说道：

“那么，我们依然是知心的朋友吗？”

他牵住她的手，深深地一吻，回答道：

“我们是知心的朋友。谢谢您，加菩尼。”

不久他便走出厅外，然而一径向她瞧着，瞧见她依然还是美丽的，很为惊叹并且还觉得自

己心中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情绪，较之古旧而简单的爱情，似乎更可怕一些。

# 橄榄田

伽郎杜是普洛汪斯省①的一个小海港，正藏在比司迦海湾尽头，它的两侧各有一条大海港，那就是马赛和土伦。某一天，这条小海港口边的人望见了维博瓦长老那条小船在钓鱼之后回来，都向着海滩走下去帮助它拢岸。

①普洛汪斯是法国南部偏东一一个旧有省区的名称，南临地中海，气候较北部温暖；橄榄是它的著名农产品，此省区今分为罗恩江口及下阿尔帕斯等数州。

长老独自一个人坐在船里，像一个道地的海员似地扳着双桨，他虽然是个58岁的人，不过仍旧有那种不多见的气力。袖子卷起捋在两只筋肉坚强的胳膊上，道袍撩起团在双腿中间，上襟略略披开了一点，卷边三角帽②搁在身旁的长凳上，他头上戴的是一顶罩着白布罩子的软木制的钟形大盔③，那副模样像是热带地区里的一个健硕而且奇特的宗教家，天之生他是为了让他冒险猎奇而不是为了传教布道。

②卷边三角帽是天主教教士之身任堂长者的制帽。

③钟形大盔是一种在炎热地带不可少的帽子，形如钟，圈口甚大，使前额和后脑以及两耳均受充分掩蔽，多用软木或者通草制成。

为了把停船的地方认明确一点，他不时回过头来望①，并且为了把法国北方人如何扳桨的样子再给这些手法不高的南方海员看一回，他重新用一种有节奏的，合法则的样子使劲划着。

①欧洲人的桨是由背后向前面扳的，所以划船的人无论是一个或者多个，都把自己的背对着船头。

小船前进了，它触着了水底的沙，就如同想把龙骨②楔进沙里趁此向整个沙滩渡上去一般滑过去，随后它完全停止了，于是那五个瞧着堂长转来的人一齐走过去，对他表示亲切欢乐和同情的样子。

②欧洲人的船大多数是尖底的，尖底那根唯一通前至后的主干木材叫做“龙骨”，其余的那些分向左右两旁横伸的木材都从龙骨上生根，大致与我们的肋骨和脊椎骨的关联相似。

“喂！堂长先生，”其中有一个用沉重的普洛汪斯的地方口音说，“鱼钓得不错吗？”

维博瓦长老收了他的两支桨，除下了他的钟形大盔，换上了他的卷边三角帽，放下了他的袖子，钮好了他的道袍：这样端正了他那种乡村礼拜堂堂长的仪容和服装以后，就用得意的神气回答：

“对呀，对呀，钓得很好，三条狼鱼，两条海鳗和几条细而长的吉来尔鱼。”

那五个人都是渔人，他们一齐走到小船边，俯下身躯用内行的样子去细看那些已经不动的鱼类：富于脂肪的狼鱼，扁头而丑恶得像是海蛇的海鳗，花纹金紫斑驳皮色橙黄的吉来尔鱼。

他们中有一个人说：

“我把这些东西送到您的小别墅里去，堂长先生。”

“很好，谢谢您，好兄弟。”

长老在握过他们的手以后，就同着一个人走了，让其余的几个去照应那只小船。

他显出刚劲庄重的神气踏着迟缓的大步儿向前走。傍晚的空气虽然素来温暖，不过受到海面微风的影响究竟凉爽了一点儿，他刚刚使过那么多的气力划船，现在还觉得炎热，所以在那些橄榄树下边的疏朗的阴影里经过，他不时除下了帽子，对着空气敞开他那个蓄着浅而直立的白发的方形头颅，一个很像军官不像教士的头颅。望得见他的村子了，它结集在一条斜斜地向着海面展开变成平坦的宽大山谷中间的一个土冈上。

那正是 7 月的某一天傍晚。灰白色的大路上掩着一层尘土，令人目眩的太阳几乎落在远山的锯齿样峰头后面，对着大路斜斜地映出了这个教士的长长的影子；他那顶无从度量的卷边三角帽在附近的田里显出个阔大的阴影，阴影遇着橄榄树的树干如同攀高的游戏似的一下就爬到了树上，随即又落到地下，接着遇到第二枝树干它又再往上爬而且随即又再往下落……

在夏季，普洛汪斯的道路上素来盖着一种纤细的尘土，一种令人难于触觉的粉末，现在这种粉末在维博瓦长老的脚底下形成一种由深而浅的灰色云雾，像轻烟似地从底下掩着他的道袍的四周。他走着，现在已经觉得凉快了，用一个山区居民的从容强健的登山姿态把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双眼是宁静的，望着那个村子，那是他的村子哟，他在那儿的礼拜堂做了 20 年的堂长，那本是由于他的选择，由于特别优待得来的，他早已打算死在那儿。礼拜堂，他的礼拜堂高高地竖在圆锥型的小山顶上，四周高低不等地围着许多房屋和两个大小不同的方型高楼，高楼都是用棕色石头砌成的，在南方的这个明媚山谷中间显出它们的古代建筑的剪影，可以说是非常之像碉堡而不很像礼拜堂里的钟楼。

这一天，长老非常满意，因为他钓到了三条狼鱼，两条海鳗和几条吉来尔鱼。

对于教区里的居民，他可以表示这个新的小小胜利，尤其他是被人敬重的，因为他虽然年迈，也许在当地是一个筋肉最为发达的人。这类淡泊天真的虚荣是他莫大的愉快。他的枪法很好，用手枪射得断花茎，有时和烟店掌柜，他的邻居，旧日军队里的剑术教官比剑取乐，并且在海边，他游泳游得比谁都好。

他从前本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旧派①人物，当时很有名，很出众，这个维博瓦伯爵在 32 岁那一年，他因为一场失恋的悲伤就出家做了教士。

他是法国的毕卡尔第省②的一个拥护王室和笃信宗教的旧家子弟，几百年来，这一家人为军事和政治以及宗教提供过许多人才，他开初本想服从母命舍身教会，随后因为父命屡次催促，他就决定到巴黎去学习法律，预备毕业以后就在法院里寻觅重要职务。

不过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父亲因为在湖沼地带打猎之后得了一场肺炎症死了，他母亲伤心过切，不久也就去世。突然承袭了丰富的遗产，他就抛弃种种追求职业的计划，一心去安享富贵了。

当年他是个聪明倜傥的少年，虽然思想方面也像筋肉方面一样受着毕卡尔第的乡下贵族的遗传，因此不免受到宗教和习惯以及原则的限制，然而在正经的上流交际场里，他却是愉快的，他①此处的“旧派”，是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旧时代而言，延至 19 世纪中叶，

这种旧派人物在法国依然是很多的。②毕卡尔第是法国旧日的一个省区，在北部尖端，西临英法海峡，今分为松

姆州及迦莱和沃瓦司等州的一部分。有过一些成绩，并且以严谨富豪和被人重视的少年地位尝过一些人生的滋味。

后来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和一个年青的女演员遇见了好几回，她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青年女生，初次在沃兑蘼戏院登台就大受欢迎的；结果他钟情于她了。

他爱得十分热烈，像一个爱走极端的人那样强烈地爱着她。在她第一次登台的那天，他透过她那一段使得全场倾倒的热烈表情里看见她，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她是漂亮的，性情生来就阴狠，却装出孩子样的天真态度，那种被他称为她的安琪儿样的天真态度。她知道设法去彻底征服他，使他变成一个痴人，一个遇见女人的眼色或者衣香就像干柴遇见烈火一般精神错乱的男子。他终于弄了她做外室，教她离开戏院，并且抱着日见增高的热度爱她至四年之久，他之认识她，原是他一个朋友作介绍的，倘若他后来没有在某一天发现她久已和这个朋友发生了肉体关系，他也许终于会抛弃家庭里世代相传的荣誉去和她结婚。

一发现以后，戏剧场面就来了，因为她怀着孕，又因为他等候孩子出世来决定是否和她结婚，所以那个场面闹得非常教人害怕。

在他把种种证据，好些从一个抽斗里抢出来的信件抓在手里的时候，他用野性未驯的粗暴态度去责备她的贰心，她的不忠实，她的卑污苟贱。

不过她从前原是巴黎流落街头无人理落的孩子，不知廉耻同样也不慕贞洁，深信另一个男人也像这一个同样是掌握得住的，自身并且胆大得像个动辄可以拼命的村妇，所以那时候她就来顶撞他，辱骂他；后来在他举起拳头预备揍她的时候，她就指着自己的肚子教他瞧。

他的动作停止了，他想起自己一个后代就在那里面，就在那个玷污了的肉体里面，就在那个下贱的身躯里面，就在那个下流的尤物的肉体里面，那是自己的一个儿子哟，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于是他向她扑过去，预备一下就压杀母子两个来毁掉双重羞耻。她害怕了，觉得自己是失败了，后来她正在他的拳头底下打滚的时候，又看见他的脚预备来踢她那个怀着胎儿的大肚子，她连忙伸起双手一面阻挡一面嚷着：

“你不要踢死我，那不是你的，是他的！”

他连忙向后一跳，因为很受惊骇，他的怒气也像那只脚一般儿在半途停止了，末了，他口吃地说道：

“你……你说什么？”

她呢，对着这汉子的骇人眼光和动作，窥见了死神就在眼前，于是突然害怕得发了痴，只重复地说着：

“那不是你的，是他的！”

失了主宰的他，咬牙切齿喃喃地问：

“孩子吗？”

“是呀！”

“你说谎！”

他重新预备提起那只可以踢死人的脚，这时候，他的外室跪着竖起身子，设法向后躲避，一面始终口吃地说：

“既然我对你说那是他的，你又何必这样？倘若是你的，我和你过了许多年，难道不会早有了吗？”

这个证据，竟像真理一般打动了他的心。在这个闪电般的思想中间，所有一切理由都闪着光辉显得是正确的，不可辩驳的，决定性的，不可抵抗的，所以他被说服了，他确然相信自己不是她身上怀着的那个倒运孩子的父亲了；末了，他得了宽慰和解放，怒气几乎突然平息，就决定不去消灭那个下贱尤物了。

这样一来，他用一种比较宁静的声音对她说：

“起来，你走吧，让我永远不再同你会面。”

失败了的她表示服从，她走了。

从此，他永远没有再和她会过面。

他自己也离开了巴黎，向着太阳往法国南部走，末了在地中海海边一个小山谷中央的小村子里停住了。那地方有一个临海的小客店，很合他的意，他就在客店里租了一间卧房住在那里。他住了 18 个月，一直过着伤感失望完全孤独的生活。他在生活里并没有忘记他那个吃人的叛逆女人，她的娇媚，她的笼络，她的不可告人的蛊惑，他恋恋于她从前的陪伴和爱抚。

他在普洛汪斯省区的各处小山谷里往来流浪，那阵从橄榄树的略带灰色的枝叶之间筛出来的日光，照着他那个烦恼不休的可怜的病态头脑。

不过，他从前那些倾向宗教的观念，他那种略归宁静的初期信仰上的热忱，在这种痛苦寂寞当中又慢慢地回到他心上了。宗教，从前被他视为躲避那种不可知的生活的藏身之所。现在他觉得像是一种躲避这种欺人而且苦人的生活的藏身之所了。他本来保存着种种做祈祷的习惯。所以在伤感中间格外专心于宗教，常常在黄昏的时候走到那个昏暗的礼拜堂里跪下，堂里仅仅在唱诗台的尽头有一盏油灯的火点儿，那就是礼拜堂的神圣看护者，上帝莅临的象征。

他把他的痛苦诉给这个上帝听，诉给他的上帝听，并且向他说起自己所有的弱点。他向他要求指导，怜悯，援助，保佑，安慰，并且在他那篇日见热烈的祈祷文中，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更加激动。

他那个被一个女人之爱所毁伤的心，依然是敞开的和多感慨的，始终期待着温柔的爱情，后来，由于极力潜心委身于祈祷，由于极力用日见增长的宗教习惯去过隐居生活，由于极力倾心于忠实信徒们对安慰苦人和援引苦人的救世主而作的精神联系，慢慢地，那种对上帝的神秘爱慕竟打入了他的内心深处，居然战胜了另一种爱慕。

于是他重新采用他那些初期计划，决定把自己的残余生命献给了宗教——这生命正是他早

就应当身心并洁地整个儿献给宗教的。

所以他出家做教士了。由于家族和戚友的帮助，他竟得到任命，在这个被他偶然歇脚的普洛汪斯省内小村子里的礼拜堂做了堂长，他把家产的一大部分献给了慈善事业，以后只留下了一部分使自己能够在剩余的岁月里度着有益于苦人和救济苦人的生活，从此他就在一种实行皈依和普度同类的清净生活里安身了。

他是一个眼界不广的教士，然而性情宽厚，他是一个宗教引导者，然而具有军人气质，他是一个属于罗马教会的引导者，然而却用强迫态度把那种在人生的森林当中迷途的盲目彷徨者引入正轨—一人生的森林里迷人歧路原是由人类的本能和嗜好以及欲望造成的。但是旧日的人格却有许多依然留在他身上。他始终没有忘却种种激烈运动，种种高贵娱乐和种种武器，然而对于女性，对于一切的女性，他是用孩子们瞧见一种神秘的危险而生的恐惧心去憎恨的。

二

那个跟着教士走的水手是个纯粹的南方人，老是想开口说话。他没有敢于这样，因为这长老在他的信徒中有很高的威望，到末了他终于冒险了。

“那末，”他说，“您在那所矮房子里可是住得舒服，堂长先生？”

矮房子，就是普洛汪斯城乡内外的居民一到夏天就去避暑的很小很小的房子。长老的固有住宅本来就靠着礼拜堂，恰巧紧挨着教区的中心，而且也过于窄小，所以他在某一处的田地里另外租了一所矮房子，它和固有的住宅相距约莫有五分钟的路程。

在那个野外，就是夏天，他也并不常来居住；仅仅为了在绿野当中生活和用手枪打靶，偶然去住几天。

“对呀，朋友，”那教士说，“我在那儿住得很好。”

矮房子显然造在树丛的中央，涂着粉红的油漆，不过我们从橄榄树的枝叶的空隙里望过去，觉得树的枝叶在矮房子的身上画出好些条纹，好些形式不同格子，如同把它割成零零星星的片段似的，那一片橄榄田的四周并没有篱笆，矮房子盖在那儿很像树丛里的一个普洛汪斯产的鲜菌。

我们又望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在门外走来走去安排着一张小餐桌，每逢往返一次，她总不慌不忙地把一份刀叉，一只盘子，一块饭巾，一份面包或者一只酒杯搁在桌上。她戴一顶本地款式的软便帽，形式是一个圆锥，质地是一种黑绸子或者黑绒，顶上面缀一个白的菌子样的结子。

长老走到了一个可以传得到声音的地方，向她喊着：

“喂，马格理德！”

她停下来去看，终于认得是她的主人：

“喂！是您吗，堂长先生？”

“对呀，我给您带了好些钓来的鱼，您赶快替我炸一条狼鱼吧，做一条奶油炸狼鱼，只要用

奶油，您听明白没有？”

女佣走到他两个的面前，用内行的眼光去审度那些被水手带回来的鱼。

“不过我已经做了一份白米饭煨鸡。”她说。

“没办法呀，鱼一到明天就不像刚出水的那样好。我们来好好吃一顿吧，在我，这不是常有的事，并且罪过也不算大。”

那妇人选了一条狼鱼，她刚好要拿着鱼走，忽然转过身来说：

“有一个人来找了您三次，堂长先生。”

他不关心似地问道：

“一个人？怎样的人？”

“一个不像样的人。”

“什么！一个叫化子？”

“也许对，我却不那么说，我倒相信是一个马乌法当。”

马乌法当这名词是普洛汪斯省的地方语，意思是干坏事的人，大路上流浪的人，维博瓦长老听见这名词就笑，因为他深知马格理德是胆怯的，她在这矮房子里暂住，几乎每天，尤其是每夜，总是担心会被人杀害。

他拿几个铜元给了那个走开了的水手，他自己依然保持旧日上流社会的清洁整齐的习惯，所以就说了一声：“我去擦擦脸洗洗手就来。”这时候，马格理德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刀给狼鱼刮鳞，让那些略带血痕的鳞像小银片儿似地从鱼身上脱下来，她向他喊着：

“您留心看呀，那个汉子就在那里！”

长老向大路望过去，果然瞧见远远的有一个衣裳很不像样的人正用慢步向他家里走过来，他等候他，—面因为这个女佣的恐慌，所以他依然微笑地暗自想道：“说句良心话，我相信她说得有道理，他很像一个马乌法当。”

那个陌生人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了，双手插在衣袋里，双眼望着神父。他是年轻的，留着一丛卷起的淡黄长须，好些绺的头发都卷成圈儿拖在一顶软呢帽子的底下，那帽子是肮脏而且破旧的，它固有的式样和颜色，真地简直教谁也猜不出来。他身上穿的是一件栗色的长外套和一条在裤脚部分磨得粉碎的短裤，脚上着的是布面子草鞋；这东西使他的步儿成了一种软弱的，无声息的，使人不放心的步儿，一种流浪者的偷掩步儿。

他走到和神父家相距不过几步的地方，用一种好像在做戏的神气脱下了罩在额头上的破帽子，露出了一个枯槁肮脏而且难看的脑袋来，脑袋顶上的光秃显出了本人的疲劳或者过早的纵欲，因为那个汉子的年龄断不会在 25 岁以上。

神父也立刻脱帽回敬了，他猜着并且觉得那不是寻常的游荡汉，失业的工人，或者在两个

监狱之间来去不定并且只知道用监狱的切口谈天的惯犯。

“早安，堂长先生。”那个人说。

神父简单的回了一个“我向您敬礼”，不愿意称呼这个槛楼而可疑的过路者做“先生”。他们互相瞧着，而维博瓦长老在这个流浪者的注视之下感到自身不安定，受刺激，如同对着一个陌生的仇人似的，他已经被那种使人心惊肉跳的异样不安所侵入了。

末了，那游荡汉说：

“喂！现在您可认得出我？”

神父很吃惊了，回答道：

“我吗？一点也认不出您。”

“喔！您一点也认不出我。请您再来仔细看我吧。”

“我来仔细看您也没有用，倘若我素来没有见过您。”

“这倒是真的，”那一个带着讽刺的神情说，“不过我来请您看看一个人，这个人是您熟识一些的。”

他重新戴上了帽子，接着解开了外套的钮子。他的胸部显然是赤着包在外套里面的。一条围着瘦小的肚子上的红漆皮带系着他腰上的短裤。

他在衣袋里取出了一个信封，一个斑痕驳杂不像真实的信封，这宗信封就是一般流浪乞食者藏在衣襟的夹层里的，他们的种种证件，无论或真，或假，或由窃得，或系合法，只要可以对付大路上的保安巡警来做自由权的珍贵保护者，就都装在那里边。他从信封里边抽出一张照片，一张在往日通过的像一封信那样大小的照片，因为经过长时间及长距离的携带，所以照片已经变成了黄而皱的，并且又因为受到这汉子身上体温的热力，所以又变得黯淡无光。

随后，他把照片在他脸旁举起，接着就问：

“这一个，您可认识？”

长老走上两步去细看，这一来可教他精神慌乱面色灰白了，因为那正是他自己的照片，在往日爱情时代里为了她才拍的。

他不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那游荡汉重复地问：

“您可认识这一个？”

神父支吾地说：

“自然认识。”

“这是谁？”

“是我。”

“的确是您？”

“自然是我。”

“既然如此！现在这两个，您的照片和我的相貌，您是不是都仔细看见了？”

他早已看见那个苦人，他早看见那两个人，照片上的那一个和在照片旁边笑的这一个，竟相似得如同两弟兄；不过他还没有明白，于是吃着嘴问：

“您究竟向我要求什么？”

这时候，那乞丐用一种凶恶的声音说：

“我要求的吗，我要求您先承认我。”

“您究竟是谁？”

“我是谁？这件事请您到大路上无论问谁吧，请您问您的女佣吧；倘若您愿意，请您拿着这照片给本村的村长看，问问他吧；并且结果他一定会发笑，这是我告诉您的。哈！您不愿意承认我是您的儿子吗？堂长爸爸？”

于是那老翁用一个宗教家的失望动作，举起了那双胳膊，一面叹息地说：

“这话不对。”

少年人走近他跟前，脸对脸地说：

“哈！这话不对！哈！长老，不应当再撒谎了，您可听明白？”

他一脸的凶恶之气，双手握着拳头，并且用一种非常激烈的确有把握的态度谈着，以至那个始终退缩的神父，竟考虑他们两个人在这时候究竟谁是错误的。

然而他却又肯定地说了一句：

“我从来没有过孩子。”

那一个反诘道：

“并且也许从来没有外室？”

老翁坚决地说了两个字，一种得意的自白：

“有过。”

“而那个外室被您撵走的时候，可是没有怀妊？”

他对她的怒气，不是早在 25 年以前就平息了的吗，然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平息，不过是被封闭在他那种处于情夫地位者的内心深处而已，嗣后他又用宗教的信心和安命的诚意以及看破一切的观念，建造了几层穹顶压着它，现在，它，从前的怒气，突然冲破了这几层穹顶，他暴怒了，高声嚷着：

“我撵走了她。因为她欺骗我，并且她那时候身上怀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先生，倘若那孩子是我的，我早就连娘带子一齐踢死了。”

少年人因为堂长那种真实的怒气也诧异起来，他迟疑不决了，随后才用比较和缓的态度反诘道：

“谁告诉了您，说那是别人的孩子？”

“那就是她，就是她自己和我吵架的时候。”

这时候，那个游荡者并不来驳这几句话，只用审度一种原由的流氓式的淡漠语调下了结论：

“好！那是妈和您吵架的时候自己弄错了，并没有旁的原由。”

长老在暴怒以后比较镇定了，现在他也来盘问：

“谁告诉了您，说您是我的儿子？”

“就是妈在临死的时候说的，堂长先生……并且还有这个！”

他说到这儿，就拿出那张小的照片给他看。

老翁接了照片，于是心上十分懊恼．从容地，长久地把自己往日的小影和这个陌生的过路人互相比较，他不再怀疑了，那的确是他的儿子。

一阵忧愁使他心里失了主宰，那是一种无可形容的感慨，恶劣得令人难堪，如同因为旧日罪案而起的后悔。他现在有点明白了，猜着了剩下的事，重新看见了当年分手时节的那场粗暴的景象。情夫因为受到侮辱所以对她的性命下了威胁手段，她呢，原是个骗人的阴狠东西，当时为了要救自己的性命就对他撒了那么一个谎。并且那个谎居然收了效。他种下的一个孩子出世了，长大了，变成了这个在大路上游荡的恶浊东西，这东西的劣迹显明正像牝羊的膻气熏人一样。

他呐呐地说：

“您可愿意和我多走几步路，我们可以来多谈一下？”

另一个开始冷笑了。

“自然愿意！我就是为着这个才到这里来。”

他们现在并肩从橄榄田里向前走了。太阳已经隐在地平线下。南方的晚凉意味在野外铺上了一层不可目睹的寒冷外衣。长老不觉打寒噤了，后来忽然用一个在祈祷时候习惯了的动作抬起头来，望见四周都是那种衬着天空微微颤动的神树的灰色小枝叶——这东西曾经用它的脆弱

阴影遮荫过基督的最大的痛苦，基督的唯一虚弱①。

一段祈祷之词从他心里迸出来，短促的，并且失望的，那是不由自主发出来的，信徒们常以此哀求救世主："上帝，请您救我。"

随后他侧转头来向他儿子说：

"那末，您母亲已经去世了吗？"

① 此处有关基督的故事待考。

说到了"您母亲已经去世"这句话，一种新的伤感又在他身上苏醒了，抓紧他的心了，那就是永远无法使男人遗怀的一种肉体上的异样痛苦和他所受过的苦刑的一种残酷的回声，不过她既然死了，那末少年时代的使人发狂而为期不长的幸福本来一直只在回忆上留下创伤，现在也许还有一些颤动。

少年人回答：

"是的，堂长先生，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可是久已去世？"

"是的，有三年了。"

一阵新的疑惑侵入了神父的心里：

"那末您何以没有早点儿来寻我？"

那一个迟疑了一下：

"我以前没有做得到。我有过许多障碍……不过请您原谅，我现在不能多谈这类的事，只能告诉您说我从昨天早上起什么也没有吃过；将来您要怎样仔细问我，我都可以怎样仔细说。"

一阵恻隐之心，使得老翁整个儿受了感动，于是突然伸出了双手：

"唉！我的可怜的孩子。"他说。

他对少年人伸起那双大手了，少年人接住了他的手，让他握着自己那些瘦削而潮热的手指。

随后，他用那种改不掉的嬉笑态度说：

"既然如此！我相信我们还是一样谈得好的。"

堂长开步前进了。

"我们去吃晚饭吧，"他说。

他忽然由一种本能的、惭愧而又异样的快乐，想到了他钓着的鲜鱼加上那份白米饭煨鸡，

在这一天可以给这个受苦的孩子做一顿好的晚饭。

那个原籍是阿尔勒县①的女佣在门口候着，她放心不下，并且早已埋怨他。

“马格理德，”长老高声喊道，“您赶紧收去桌上的东西，把桌子搬到厅里去。赶紧再预备两份刀叉杯碟，赶快赶快。”

女佣惊骇地待着不动弹，一心只叨念她的东家要和这个坏家伙一道吃饭。

于是长老亲自动手来收拾那份早已为他一个人预备的餐具，把餐具送到了楼下的唯一屋子里。

五分钟以后，他和那个游荡者对面坐下了，他们的面前搁着一个满盛白菜浓汤的汤盆，盆中起了一阵慢腾腾的蒸气，在他们中间往上升起。

两只盛汤的盘子都盛满了，这时候，流浪者就一大瓢一大瓢地狂咽着那份浓汤。长老已经不觉得饿了，只用从容的态度嗅着汤里的白菜香味，听凭汤里的面包糊留在盘子的底上。

他忽然问：

“您姓什么呢？”

那个因为吃饱了肚子而满意的汉子笑了。

“既然当时找不着父亲是谁，”他说，“所以我除了用母亲的姓，用那个大概还没有被您忘记的姓做姓以外，别无办法．然而名字却有两个，那是不合我的意思的，因为就是把菲利普和奥巨①阿尔勒县是罗恩江口州的一县，州治在今马赛市。司忒两个名字连着用。”

长老脸色发白了，后来他嗓子发咽地问：

“为什么旁人把这两个名字都给了您？”

游荡汉耸起了肩头：

“您应当猜得着。妈自从和您分手以后，就想使您的竟争者相信我是他的，而他呢，本也相信这件事，差不多直到我将近有 15 岁那年为止。但是到了那一年，我已经开始过于像您了。于是他就否认我了，那个光棍。他们以前把他的两个名字‘菲利普一奥巨司忒，都给了我；所以倘若我有了好运气能够谁也不像，或者简单地是一个没有露面的第三个扒手的儿子，我今天就做了菲利普一奥巨司忒·普拉瓦隆子爵，做了参议员普拉瓦隆伯爵追认的私生子了。现在我自己只好给自己取个名字，叫做‘倒运’吧。”

“您怎么知道这些事？”

“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他们争吵，见鬼啊，那种可怕的争吵，别谈吧。唉！就是那东西教您明白人生是什么。”

现在有点东西压着神父了，那比半点钟以来使他感到和忍受的一切更难堪也更有钳制力。那就是他开始感到窒息。这作用已经开始，立刻就要扩张，终于要使他送命，然而来源并不是他听见的那些事情，而是另外的两个因素：第一是那个光棍叙述事情的方式，第二是他的相貌

加在事情上面的力量。他现在渐渐觉得在那个人和他之间，在他儿子和他之间有一条容纳种种被人视为致命毒物的秽德的深坑。这可是他的儿子？他还不能够相信。他想得到一切的证据，一切；想全部知道，想全部了解，想全都细听，想全部忍受。他重新又想到那些绕着他这所矮房子的橄榄树了，于是他又第二次喃喃地说："上帝，请您救我。"

菲利普一奥巨司忒吃完浓汤了。他问：

"不再吃什么了，长老？"

因为厨房本来在住宅以外的一部附属房子里，又因为马格理德听不见她这位堂长的声音，所以他遇着要使唤她，就把那面悬在他后面墙上的中国铜锣敲几下。

现在他拿起了敲锣的皮槌，把那圆的铜器撞了几下。最初是一阵弱小的声音，随后便扩大起来，响起来，那件被人敲打的铜器发出了颤动尖锐而震耳可怕的不平之鸣了。

女佣出现了。她皱着眉头，如同她那种义犬式的本能使她料着了她主人所遭的难题一般，恶狠狠地向那个马乌法当瞧了几眼。她手里端着那份用奶油炸熟的热香四散的狼鱼。长老用一把调羹把那条鱼从头分到尾，然后把鱼脊上的肉分给他在少年时代得来的儿子。

"这是我刚才钓来的。"他用一点儿依然浮在自己的失意上面的余勇说。

马格理德没有走开。

长老接着说道：

"请您拿点酒来，要好的，科西嘉的白葡萄酒。"

她几乎显出了一个反抗的动作，于是他不得不用一种严正的神气再说："快点去呀，要两瓶。"因为他请人喝酒虽然是罕见的乐事，不过每逢请人的话，自己也要喝一瓶。

菲利普一奥巨司忒喜笑颜开了，低声说道：

"很妙。一个好念头．我有多年没有这样吃过。"

两分钟后，女佣转来了。然而在长老看来竟长得像是了无尽期，因为现在他需要知道一切，如同一炉地狱式的烈火一般儿凶猛，使他身上的血发热了。

两瓶酒已经都由女佣拔去塞子了，但是她仍然待着没有走开，眼睁睁地盯着那个汉子。

"您不必伺候我们。"堂长说。

她假装没有听见。

他用近乎强硬的态度接着又说：

"我吩咐您不必伺候我们。"

于是她才走了。

菲利普一奥巨司忒用一种狂咽的匆促态度吃着那份鱼；他的父亲却望着他吃，因为在那副很像自己的面貌下端所发现的种种，这老翁竟渐渐的愈加惊骇愈加发愁了。那些被维博瓦长老送到嘴里的小块儿的鱼始终停在嘴里，他的喉管里是紧缩的，简直咽不下去；后来他咀嚼了许多时，一面从那些在自己头脑里涌出来的问题中间，思索哪一个是他最急于要得答复的。

他终于喃喃地说：。

“她是害什么病死的？”

“害肺病。”

“她可是病得长久？”

“将近病了 18 个月。”

“那病是从哪儿传到她身上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们都不作声了。长老在那里沉思。多少在他或者久已想知道的事，现在压住他的心了，因为从脱离的那一天起，从他几乎踢死她那一天起，他就简直没有知道过她的消息。当然，他本来没有想要知道，因为他早已毅然决然把她和往日的美满时代，一齐扔在一个不闻不问的鸿沟中间了，但是现在在她死后，他觉得自己心头忽然起了一阵想要明白底细的热烈欲望，一阵妒恨的欲望，一阵几乎像是情夫的欲望。

他接着说：

“她从前并不是独居的，可对？”

“不是独居，她始终和他同居。”

老翁惊讶了一下。

“和他同居！和普拉瓦隆？”

“不错。”

于是这个在从前受了欺骗的人算出那个欺骗他的婆娘竟和他的竞争者同居了 30 年以上。

他几乎不能自持了，只能吃着嘴说：

“他们在一块儿可是美满的？”

少年人带着冷笑回答：

“对呀，有时好有时坏，总算不错。倘若没有我，那就一定可以很美满了。我老是搞坏了他们的一切。”

“怎样？并且为着什么？”神父说。

“我已经对您提过。我在 15 岁光景以前，他本相信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他并不笨，那个老头儿，他居然独自发现了我和您的貌似之处，从此便闹了许多回。我呢，在门外偷听过。他责备妈不应当欺骗他。妈反驳着说：‘是我的错处吗？你从前得到我的时候，明明白白知道我是另一个人的情妇。’这另一个人就是指您。”

“哈！他们有时候，可是竟然也谈到我？”

“谈到的，不过在我的跟前他们从没有提起您的姓名，除了末了一回，最末了那一回，在最后的那几天里面，妈觉得自己已经绝望的时候。可见他们依然是不放心的。”

“那求您……您可是早就明白您的母亲的地位是不正当的？”

“自然！我并不天真，我，不用多说，我从来不是天真的。自从一个人渐渐认得了世事，不久便独自个儿猜着了那些事。”

菲利普-奥巨司忒不住地喝酒，双眼已经是发光的，长期的饥饿使他醉得迅速。

神父窥见了这一层，本想阻止他不要再喝，随后想到了醉的作用，可以使他变得不留心的和饶舌的，就拿起酒瓶再把少年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了。

马格理德端着那份白米饭煨鸡走过来了。她把这食品搁在桌上以后，双眼又盯住了这个流浪者。后来，她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向她的东家说：

“真得请您注意，他已经很醉了，堂长先生。”

“请您让我们安静点儿。”神父回答道，“您走开吧。”

她砰地一下关上了门，就此走了。

他问道：

“您的母亲，可曾说过我一些什么？”

“如同旁人寻常说一个被人丢开的人一样：说您脾气不好，使一个女人头疼，要是照您的意思办，一定会把她的生活弄得很困难。”

“她可是常常说这类的语？”

“常常说，有时候她还故意不明说，使我一点也不懂；不过我全猜得着。”

“对于您，那个人家怎样待您？”

“对于我吗？开初很好，后来很不好。等到我妈看见我搞坏了她的事，便把我推开。”

“那是怎样的？”

“那是怎样的？很简单。我在 16 岁光景做了些年幼无知的事，于是那些不自爱的人就送我

到一个顽童感化院里，使我不至于拖累他们。”

他现在把两只胳膊搁在桌上，把两颊偎在掌心，完全醉了；神志在酒里颠倒了，忽然一种使得醉汉变为异样饶舌来自夸的强烈欲望支配了他。

他和蔼地微笑着，嘴唇上显出一种女性的媚态，一种被神父认得出的阴险媚态。那种征服过他又抛弃了他的媚态，他不仅认得出它，而且觉得它是可憎的和迷人的。现在这孩子像他母亲的地方要多一些，不过并不是由于脸部的线条，而是由于那种迷人的和虚伪的顾盼，尤其是由于哄人的微笑的诱惑性，那正像张开嘴来泄漏其中的一切秽德。

菲利普-奥巨司忒谈起来了：

“哈！哈！哈！自从到过顽童感化院以后，我就过着一种奇异的生活，那真是一个大小说家要费大本钱才能得到手的。真的呀，大仲马有他写的那本《基度山伯爵》，不过书里面的滑稽事情并赶不上我亲身遇见过的。”

他说到这里又停住了，露出醉汉在沉思中的一种哲学意味的庄重态度，随后，慢慢地说：

“人若是要一个孩子转变得好，那就不必问这孩子做过一些什么事情，都永远不应当送他到顽童感化院里去，因为那里面坏样子实在很多。譬如我，我就学着做过一件厉害的，不过结局却不好的事。那一次是某一晚的 9 点钟，我和三个同伴略带醉意在佛拉浅滩附近大路上闲逛，恰好遇见了一辆马车，车上的人，赶车的和他的家小，都是睡着的了，那都是马狄农那地方的居民，他们从城里吃了晚饭回家去。我抓住了那匹马的缰绳，引它上了渡船，又再把渡船向着河心推①。这种玩法弄出了响声，那个赶车的小财主儿因此惊醒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只鞭着那匹马，马一动连人带车子都跳到河里去了。几个人一齐淹死了！后来．三个同伴告发了我，我当然因此吃了亏，不过当初他们瞧着我那个搞法都很笑了一阵。我们真没想到结果转变得那么坏。原来我们只希望他们洗一个冷水澡，使人笑一场。

“从此以后，我为了报复这一件不应当受处罚的事情，说句真心话，很做了一些更厉害的，那都是不必费事再来告诉您。现在我只把最后那一件事说给您听，因为这一件事使您快意，我拿得稳。我给您复了仇，爸爸。”

长老用一双感到恐怖的眼睛瞧着他的儿子，什么也吃不下了。

菲利普-奥巨司忒正要再说下去，神父止住了他。

“不用说，现在不要说，等一会儿。”

他侧转了身躯去敲那面声音尖锐的中国铜锣。

马格理德立刻进来了。

她东家用一种强硬得使她俯首听命的声音吩咐道：

“给我们把灯送过来，把你那些还没有送来的饮食也都送过来，以后，在我没有敲锣以前，你是不必再来的。”

她出去了，又回来了，在桌布上搁下了一盏顶着一个绿罩子的白瓷煤油灯，一大块干乳酪，

一些水果，随后她走了。

于是长老毅然说道：④此种渡船是不用篙和桨的，也不用驾驶的人，就是用一条系在两岸横贯河‘

面的缆子和船相连，渡河者上船以后只须攀住缆子向身边拉，便可以渡到

对岸，此故事当中并无人攀住缆子去拉，所以必须有人“推”它才可以“到河

心”。

“现在，我细听您说。”

菲利普-奥巨司忒安安稳稳地把水果和乳酪都搁在自己碟子里，把酒斟满在自己的杯子里。那第二瓶酒也几乎又空了，虽然堂长绝没有动它。

少年人继续说了，因为吃得又饱又醉弄得嘴里发腻，他不免有些口吃：

“最后那一件是这样的。那件事可非同一般。我那时已经回了家……并且在家里待着，尽管他们对我都害怕……对我都害怕……哈！旁人最好是别惹我，我呢……倘若有人惹我，我什么都会干……您可知道……他们是同居又不同居。他有两所住宅，一所是为了做参议员用的，一所是为了做情夫用的。但是因为他不能丢开她，他在妈家里过的日子比在自己家里过的多得多。唉！……妈呢，是个精细的人，是个有力量的人……她是知道掌握一个男人的！她在灵肉两方面都制住了他，一直把他保留到底。世上的男人真笨哟！我回家了，我用恐怖去制服他们了。我在必要的时候是很聪明能干的，无论是用诡计和用腕力，并且无论是谁我都不怕，眼见着妈病倒了，于是他把她安置在麦朗附近一座讲究的别墅里。那别墅是造在一个像是一座森林般大的风景区里的。那场病拖延到 18 个月光景……如同我刚才告诉您的一样。随后我们觉得接近了末日。他每天从巴黎来看妈，并且他是伤心的，真伤心的。

“有一天早上，他们一同唠唠叨叨谈了点把钟，后来到了他们叫我的时候，我正思量他们究竟有什么事可以唠叨这样久。妈终于向我说：

“我快死了，虽然爵爷不愿意，我却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就是你父亲的姓名，他现在还活着呀。’她每次说到他的时候是始终称他做爵爷的。

“以前我曾经就这件事问过她百多回……百多回……我父亲的姓名……百多回……而她却始终不肯说……我仿佛有一天，曾经打过她耳巴子去强迫她说，但是一点也没有用。后来她为了免得我再闹，就说您是因为穷得没有一文而死的，您是一个算不了什么的人，是一个少年时代的过失，是一个勾引闺女的人，没有旁的价值。她把这件事给我说得这样明白，所以我认为您已经去世，早就不念及那层了。

“这一回她却对我说：

“就是你父亲的姓名。’

“那另一个正坐在一把围椅上面这样说了三次：

“您不该说，不该说，不该说，珞西荻。’

“那时候，妈正坐在床上。我当时依然看见她，她那张绯红的脸儿和那双有光的眼睛；因为她毕竟很爱我，所以终于对他说：

“那末请您为他留点东西吧，菲利普。’

“她和他说话的时候，总叫他做‘菲利普’叫我做‘奥巨司忒。’

“他竟像一个怒气冲天的疯人一般嚷起来：

“留点东西给这个下流人，那永远不成，留点东西给这个一文不值的，这个从监牢里领回的，这个……这个……这个……’

“他之这样口吃，就是替我寻找诨名，如同他毕生只寻这件事。

“我快要生气了，妈教我不要作声，并且对他说：

“‘您可是真要教他饿死？我身上既然什么也没有。’

“他毫不惊惶地回答道：

“‘珞西荻，我每年给您三万五千金法郎到现在已经有 30 年了，这数目就是一百多万。您由于我的力量享受了有钱的女人生活，被人恋爱的女人生活，我还敢于说是有福气的女人生活。我对于这个糟蹋我们晚景的贱东西，什么义务也不必负担；并且他决得不到我一点什么。多说是无益的。您把另外那个人的姓名告诉他吧，倘若您愿意。这样的办法是令我抱歉的，但是我就此就不管了。’

“这一来，妈侧过身躯对着我了。我暗自想着：‘好呀……我就这样找着我的真父亲了……倘若他是有钱的，我是得了救的人啊……’

“她继续向我说：

“你父亲维博瓦伯爵，现在叫做维博瓦长老，伽郎杜那地方的礼拜堂堂长，地点在土伦附近。我从前为了这个人和他分手的时候，你父亲正是我的情夫。’

“接着她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但是她从前瞒住您的那个怀妊问题却没有说。您可看见世上的女人从来不肯说真话哟。”

他说到这里，自然而然地冷笑起来，任凭他那些污糟的话冲口而出。他依旧喝着酒，那副脸始终是快活的，并且又继续说道：

“两天以后……两天以后，妈就死了。我们送她的灵柩到公墓去，他和我……您说怪不怪……他和我……和三个用人……没有旁的人……他哭得像一条牛仔……我们并肩走着……简直像是两父子。

“随后我们回家了。那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呢，暗自想道：‘应当逃，没有一个钱。’我当时身上仅仅只剩下五十金法郎。我能够找得到什么去报仇呢？

“他抓着我的胳膊向我说：

“我有话和您谈。’

“我跟他走到了他的书房里去。他坐在他的桌子跟前，随后他带着眼泪唠唠叨叨告诉我，说他不愿意像以前和妈说的那样无情来对待我了；并且要求我别来打搅您——我想这个和我们，您和我，很有关系……后来他取了一张一千金法郎的票子送给我……一千……我拿着这一千金法郎做什么用……我……像我这样一个人。我看见在那个抽斗里另外有许多张，真地是一大叠。那些花纸儿的影子，真使我起了一个动刀子的念头。于是伸起手去接他送给我的那件东西，不过并没有接受那笔布施，却反而扑到了他身上，推翻了他，再扼住了他的脖子，直到使他双眼翻白才住手；随后我看见他快要断气了，就用些东西塞住了他的嘴，绑住了他的手和脚，剥去了他的衣服，把他伏着放在地下，随后……哈！哈！哈！我总算给您报了仇！”

菲利普-奥巨司忒咳嗽起来，因为喜悦，嗓子竟咽住了，并且嘴唇上面始终显出一道残忍而又快乐的皱纹。这时候，维博瓦长老重新找着那个在往日使他神魂颠倒的女人的微笑了。

“以后呢？”他说。

“以后吗……哈！哈！哈！……壁炉里有一炉好火……时候正是 12 月……因为受了寒，她死了……妈……一炉好煤火……我拿起炉子里的铁通条……放在火里烧红……后来就用它……在他背上烫了好些个十字，八个，十个，我却不知道有多少，随后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又在他肚子上烫了那末些。这难道不滑稽！爸爸。古时候在犯人身上做记认，就是这样干的。他身子像鳝鱼似的扭个不住……但是我把他的嘴塞得很结实，他毕竟没有能够叫唤。随后我拿了那些票子，一共 12 张，连我的那张一共 13 张……这数目真没有带什么好运气给我。末后我逃走了，一面还吩咐那些用人，教他们在晚餐以前不要去惊动爵爷，因为他正在那里睡觉。

“我当时很以为他一点什么也不会说，因为他是参议员，必定害怕什么话柄。然而我弄错了。四天以后，我在巴黎一家饭馆子里被人逮捕了。我终于坐了三年的牢。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没有能够早点来寻您。”

他说到这里，又喝酒了，后来又含含糊糊说起来，含糊得仅仅勉强吐得出一些字眼：

“现在……爸爸……堂长爸爸！……有一个堂长做爸爸是不是滑稽……哈！哈！应当要客气，要跟宝宝很客气，因为宝宝不是寻常的人……宝宝已经好好地干过一件……难道不是真的……好好地干过一件好的……对付那个老家伙……”

从前使长老在欺人的情妇之前发狂的那种暴怒，现在又在这凶恶的光棍之前使他忍耐不住了。

往日他在忏悔室神秘境界里，以上帝的名义饶过了多多少少的低声缓诉的污秽秘密。现在，他觉得以自己名义竟没有怜悯和宽佑的心肠了，并且他也不求救于那位救人而又饶人的上帝，因为他明白了无论是天上或者是人间，都绝没有什么保障可以援救在人间遇着如此不幸的可怜人。

他的富于情感的心上和激烈的血液里的热力早已全被宗教职务弄得熄灭无余，而现在却在一种不可抵抗的忿怒当中复活了，这种忿怒反对这个恶徒，他是自己的儿子；反对这个儿子，他既像自己也像母亲，那个卑贱的母亲从前之了解儿子正像她了解自己一样；反对这种逃不了的命运，它把这个乞丐如同一个系在囚犯脚上的铁球一般系在他这个做父亲的脚上。

他看见了，他突然明显地预见一切了，因为他已经被这个打击，把他从 25 年的虔诚清梦和

安静世界里惊醒了。

突然，他认为要使这个干坏事的人有所忌惮，非强硬地开始谈判，非给他一个“下马威”不行，于是愤然咬着牙齿向他说起来，不过没有再想到他已经是个醉汉。

“现在，您的话都对我说过了，请您听我说吧。明天早上您就走。应当到我预备指给您的一个地方去住，并且若是没有我的命令，您永远不许离开那儿。在那儿，我将来给您一笔生活费，够您花的，不过数目不大，因为我现在没有多少钱。倘若您有一次不服从，那就算是完了，那时候您定会知道我的厉害……”

菲利普-奥巨司忒虽然因为喝多了酒而稀里糊涂，却明白这种威胁意义。于是他心上固有的犯罪念头突然又萌动了。他带着打噎的动作激出这样几句话：

“哈！爸爸不应当这样对待我，你是堂长……...我不放松你……你将来也像其余的人一样，因为害怕就让步了。”

长老吃了一惊；后来，在这位老力士的筋肉里竟起了一阵不可制止的欲望去抓住这个恶物，把他像一根小棍子似的折弯，并且想向他指点非屈服不可。

于是他掀动那张桌子并且向他的胸部上顶着，一面向他高声叫唤道：

“哈！当心，当心……我谁也不害怕，我……”

醉汉失去身体的平衡，只在椅子上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地摇着。他觉得自己快要跌倒，并且又在神父的势力之下，因此就圆睁起那双杀人犯的眼睛，一面向着桌布上的一把餐刀伸手。维博瓦长老看见了这个动作，立刻再把桌子使劲一推，于是他的儿子仰着倒下去，结果在地上摊开了四肢。那盏灯也滚到地下终于熄了。

一阵受了撞击的玻璃器皿零丁之声，在黑暗中响了几秒钟之久；随后又有一阵像是软的物体在地面上匍匐的声响，再过一会就什么也没有了。

突然而来的夜色黑幕，随着那盏打碎了的灯立刻罩在他们身上了，因为来得出乎意外，并且那样迅速而又深邃，使得他们如同遇见一件可怕的变化似地因此发呆了。醉汉呢，伏在墙边，再也不动；神父仍然坐在椅子上，没入那种淹没他的盛怒的黑暗世界中间。这种罩在他身上的黑幕止住了他的激动，也止住了他心灵上的忿怒急潮；末了，他的心上起了另外一些如同夜色一般黑暗而愁惨的念头。

沉寂了，那是一种像坟墓内部一样深邃的沉寂，其中像是没有一点东西是活着的。同样也没有一点动静从外面进来，没有一辆车子在远处隆隆地响，没有一条狗汪汪地叫，甚至于也没有一丝儿微风在树枝儿中间或者墙壁上面拂过去。

这样的情景延续了很长时间，也许有一小时之久。那面铜锣忽然响了！它的响声是被一种突起的强硬有力的打击撞出来的，接着便有一阵洪大的奇怪声音，那是有件东西倒下来和一把椅子被什么撞翻了。

在窥探之中的马格理德跑过来了；但是她一下把门打开，对着眼前的深不可测的黑暗，就因为惶骇向后倒退了。随后，她发抖了，心跳气促地低声喊着：

“堂长先生，堂长先生。”

没有一个人答应，也没有一点声息。

“上帝，上帝，”她暗自思量，“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出了些什么事？”

她不敢前进，不敢转去取一盏灯来：后来她虽然觉得自己两腿发软就要当场倒下，却感到了一个非逃走非快跑非叫唤不可的需要。于是她重复地说：

“堂长先生，堂长先生，是我，马格理德。”

但是忽然之间，她尽管害怕，一种要救主人的本能欲望和一种有时使妇女们化为壮烈的女性勇气，却充满了她的受着恐怖影响的心灵，结果她跑到厨房里带着她的灯过来。

走到那厅的门口，她止步了。开始，她看见那个游荡汉躺在墙边并且是睡熟了，或者像是睡熟了，随后，又看见那盏打破了的灯，随后，又从桌子下面，看见了维博瓦长老的那双穿着黑鞋子黑袜子的腿和脚，他应当是因为脑袋撞着了那面锣就仰着躺下了。

她因为恐怖慌张起来，双手颤个不住，嘴里连声说：

“上帝，上帝，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末后她正慢腾腾地用小步儿前进，却在一点什么有粘性的东西上面滑了一下，并且几乎跌一交。

于是她俯下身子，她发现了那层铺地的红石板上面，有一种红色的流质在那里流，在她的脚底下展开，并且明显地向门口流过去。她猜着了那是血。

发狂了，她逃了，扔掉了她的灯，自己什么再也看不见，后来她窜到田地里向村子里逃。她跑着，撞着许多树木，双眼只盯着远处灯光高声叫唤。

她那阵尖锐的声音，像猫头鹰的一阵狞恶呼啸似地在夜色里飞散，并且不间断地嚷着：“马乌法当！……马乌法当！……”

她跑到了村子头儿上的几家门口，好些受了惊骇的人都出来了，并且团团地围住了她，但是她一言不发地挣扎着，因为她已经失掉了理智。

他们终于懂得在堂长的野外房子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于是组成了一群带着武器的人去援救。

正在橄榄田的中央的深沉寂静的夜色里，那座油得粉红的矮房子竟变成了看不见的和乌黑的。以前，它窗子里本有那么一点微弱的灯光，不过自从那点灯光像一只闭了眼睛似地熄了以后，矮房子一直藏在阴影当中，隐在黑暗当中，不是本地长大的人，根本寻它不着。

不久，好些火光拂着地面活动起来，穿过树木从里向它跟前走，它们在那些被日光晒枯了的草上面来来往往射出好些长道儿发黄的光，田里那些橄榄树的弯曲的躯干对着那些飘泊不定的火光，有时仿佛像一些怪物，有时仿佛像地狱里的一些纠结纷缠的毒蛇。回光射到了远处，忽然在黑暗之中晃出了一些灰白而模糊的东西，随后那座小住宅矮而方的墙壁，不久就在风灯前面重新变成了粉红的。几个乡下人拿着灯，后面跟着走的，有两个握着手枪的保安警察，一

个看守田地的警察，本村村长和那个被人扶着的马格理德——这时候她已经衰弱不堪了。

走到那个依然敞开而且怕人的门口，大家都迟疑了一阵。但是巡长抓住了一盏大提灯，率领大家闯了进去。

女佣并没有说谎。地上的血现在已经凝住了，如同一铺地毯似地盖着地面的石板。它流到那个光棍身边，使得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都浸在血里。

那父子两人都是睡着了的，其中一个的嗓子已经割断了，长眠不醒，另一个呢，酩酊得不省人事。两个保安警察扑到了他跟前，在他没有惊醒之前已经被人上了手铐。他擦着自己的眼睛，他是发呆的，酒的作用使得他糊涂了；末后看见神父的尸首的时候，他的神气显得很惊惶，然而什么也不明白。

“他怎样竟没有逃走呢？”村长说。

“他那时候醉得太厉害了。”巡长这样做了一个说明。

大家都赞成他这种见解，因为谁也想不到维博瓦长老会自杀的。

# 蝇子姑娘

他对我们说：

当我从前过游艇生活的时代，我真见过奇怪的东西和奇怪的女人！有好多次我想写一本题之为《塞纳河上》的小书，来谈谈我 20 岁到 30 岁之间，所消受的那种卖力而安闲的，快乐而贫苦的，稳健而喧哗的生活。

那时候，我是一个无财产的小职员；现在我是一个可以因片刻之欢而掷巨款的达到了目的地的汉子。从前，我心里怀着给我想象中种种期望的生活增光，淡泊难以实现的千般欲望。今日，我真地不知道什么新鲜花样能够使我从那张被我躺着打盹的躺椅上立起来。在巴黎的办公室和阿让德伊村那带河面之间那样地过活，真是简单的，有益的，而又困难的。那 10 年之间，我唯一的和有吸力的大狂热，就是塞纳河。唉！那条景美、水平、而有变化并且气味杂出的河，素来是充满了幻影和不洁之物！我自信从前很留恋它，因为它仿佛把人生的意义给了我。唉！那沿着那一带百花竞放的堤上的散步，我的无数旧友：那些蹲在莲叶上入梦的蛙，和那些遇着一只翠鸟像蓝色火焰般在垂杨后面穿过时，便从细草丛中陡然向我展开新叶的水百合！我从前不是用视官上的一种至情爱过这一切吗！这至情那时候在我身上化为一阵自然而深刻的快乐！

我也像旁人有良夜的纪念一般，在那拂晓时的漂泊如烟，先惨白而后来映着草上朝暾化为殷红悦目的薄雾里，有种种黎明的纪念；并且又有那种用一道引人入梦的微光使流水闪出银光的月色的纪念。

这一切都是不灭的幻影的象征啊，它是为我而在那个把巴黎种种秽恶输送到海里的宁静的河面上产生的。

和那些伙伴在一起真是何等快乐呀！我们那时候一共是五个，成了一群，到今日都是尊严的汉子。因为我们那时候手头都不宽裕，所以便在阿让德伊村的一家寒伧的小菜馆里，组织了一个不容易说明的俱乐部，这俱乐部只有一间公共寝室式的小屋子，我在那屋子里度过好些在我生平最为胡闹的晚会。我们除了给自己取乐和摇船以外什么挂牵也没有，因为那时候，游艇

对于我们——只有一个人例外——简直是一种宗教。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种种罕见的场合，种种似乎决不会有的玩笑，然而却就是这五个捣蛋鬼闹出来的，到今日谁也不会相信。世人现在不是这样过活了，即使是在塞纳河水面上；因为那种极力缠住我们的恼人新花样，在现代人的心灵里已经死掉了。

我们五个人只有一只船，那是费了很大力气买来的，并且我们在那船上的喧笑程度，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那是一只宽的英国式小艇，虽然略嫌笨，但是结实大方而又舒服。那些伙伴们的丰采，我一点也不会对你们描写。有一个很狡猾的矮子，绰号叫做小蓝；一个灰色眼睛黑色头发神情村野的大汉子，绰号叫做红皮斧头；还有另外一个聪明而懒惰的大汉子，绰号叫做没边小帽，那就是唯一不肯动桨的人，他藉口说是会把船弄得翻身；一个挺拔的瘦长个儿，很爱装饰，因为纪念克拉戴尔在那时候新著的一本小说，又因为他带着一片独眼镜，所以他的绰号叫做'独眼'；末了就是我了，他们给我的绰号是李子约瑟。我们用完全的亲睦态度过活，大家的共同缺憾就是少一个看舵的艄娘。一个女人，在一只游艇里是不可少的。其所以不可少的理由，因为她可以苏醒人的身心，因为她有活动力，她使人快乐，她使人散愁，她增加趣味，她给风景生色，仗着一柄在那绿油油的两岸之间溜过的红伞。不过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五个与众不同的人，却不需要一个寻常的艄娘；需要的，是一个来自望外的，奇异的，全能的和觅不着的尤物。我们试过了多次，一些掌篙的女人，都没有成果，那都不是艄娘，不过是一些爱那醉人的市酿而不受那长流和载舟之水的无用的女游艇家罢。有人把这样的女人留下过一个星期日，随后便索然无味地叫她们走了。

谁知某一个星期六傍晚，独眼给我们引了一个小尤物来了，她是纤弱的，活泼的、跳荡的、诙谐的，并且满身的奇异举动，那种和巴黎街市上的男女顽童的头脑相类的奇异举动。她很和蔼，并不俊俏，一个随处皆有的女人轮廓式的女人，那样的剪影，就是画家每逢饭后，在一杯烧酒和一枝纸烟之间画在咖啡馆的桌布上的。自然之造人有时是这样的。

那第一天傍晚，她使我们惊讶，使我们开心，却没有使我们起何种想法，因为她来得实在出人意外。坠到那样一群为所欲为的汉子堆里的她，不久便成了全局的指挥者，并且以第二天起她完全征服了我们。

尤其，她是完全醉得神经错乱的，大概她在诞生时候，肚子里就带着一盅阿白三特酒，那却是她母亲分娩时候所喝的，并且从此她就没有清醒过，因为她说她的乳娘是仗着甘蔗酒补血的；而她自身对于那种种排在酒店柜台后面的成行酒瓶，素来只称之为"圣的家族"。

不知道我们伙伴之中的谁，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蝇子"，也不知道何以把这个绰号给她，但是她和它很相称，于是乎就保留下来了。至于我们那只名叫"覆叶"的快艇，每星期总在塞纳河上那般介乎阿司臬和拉菲德村之间的水面上，载着我们五个强健快乐的汉子游弋，可是我们却在一柄花纸日伞之下，被一个活泼粗率的女人所统治——这女人视我们如同一些负担引她在水上游弋之责的奴隶，而我们都很爱她。

我们全体都很爱她，开始道理很多，后来道理只有一个。她在那只小船的艄上，简直是一座说话的风磨，对着那阵拂到水面的风无所不谈。她用那种在微风里转动的有翼机械的不断微响，无止境地谈着；并且，她轻率地说些最为望外的，最为奇特的，最为使人惊奇的事。在那个头脑里，在那个各部之不相容如同一些异色异质略加缝缀的布片儿般的头脑里，有新花样如同在一本仙女故事里一样，有高卢人式的玩意儿，有厚颜的观念，有意外的想象，有滑稽的趣味，有空气，如同在一个气球的旅行之中似地有空气又有风景。

我们对她发一些问题，去逗引她一些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答案。那个被我们用以窘她次数最

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旁人叫你做蝇子？"

她竟发现一些那样居然会有的理由，至于使我们停止划桨的动作去笑。

她也能用妇人的地位取悦我们：那个永不划桨镇日靠着她坐在舵椅上的没边小帽，有一次对于"为什么傍人叫你做蝇子？"那个寻常问题，竟回答道：

"因为那是一个斑蝥族的小虫罢。"

不错，一个嗡嗡有声而使人兴奋的斑蝥族的小虫，不是一个有光有斑而以乐人著名斑蝥，但究竟是一个使"覆叶"号全船渐渐异样颠倒的赤翼斑蝥族的小虫啊。

在那片被那蝇子所栖的"覆叶"上，真有种种顽梗的诙谐！

自从蝇子到了船上之后，独眼在我们伙伴之中取得一个有力的——高一级的——位分，一个有女人的绅士对着四个单身人的那种位分。他滥用这种特权来刺激我们，有时至于对着我们和蝇子拥抱，在晚饭后叫她坐下自己膝头上，此外并且还有许多其他不堪却使人兴奋的特别样子。

在那公共寝室里，我们用一幅帏子隔开他们。

但是不久，我已经窥见我的伙伴们和我，都应当在我们孤独者的脑海深处起了相同的推论："从何种的例外定律，从何种的不可容许的原则，何以这个仿佛绝无顾忌的蝇子姑娘，在这种时代，在这种上流社会妇人不安于室的时代，竟会忠于她的情人呢？"

我们的反省毕竟是正确的。不久我们竟都相信了。我们那时候，当局者仅仅以不怕枉费光阴的手段便都达到了目的。原来蝇子姑娘竟负了独眼，和"覆叶"号上的其他船员都发生过关系。

不用何等困难，不用何等抵抗。她在我们逐个人的第一次要求时，就负了独眼。

上帝，爱面子的人真都要大生其气。为什么那一个享着好名誉的卖弄风情的女人没有十来个情人呢？这些情人之中，那一个竟愚昧到了十分地步以致不了然于这件事呢？照流行的办法看来，要在一个有名有地位的女人身边蹲一晚，难道不像在巴黎各大戏院排演那些半古典派脚本的时候去蹲一晚吗？世人若要独占一个难于支配自己时间的妓女，就正像要享有一匹只被一个骑师所骑的赛跑的马同是一样地难——这唯一的骑师就是那心上的爱人的真影子啊！

我们以精细的安排，把蝇子姑娘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的时间留给独眼。那就是他的航行日期。我们只在其他的日期把她弄到巴黎，离塞纳河较远之处，去聚会一下，这在我们那样的游艇家，这办法几乎不算是叫她负了独眼。

那情形特别之点，就是蝇子姑娘那四个"偷香窃玉"的人绝不是不知道这种分享，并且互相谈着，有时还用许多很使人发笑而绕弯子的隐语和她本人谈着。惟一像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人就是独眼。然而这个特别的地位，却使我们和他之间发生了一种不自在，仿佛把他搁在一旁弄成孤立似的，引出了一道在我们旧日友谊上斜断的堤防。这件事在我们看来，竟给他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地位，一个可笑的地位，一个被骗的情人而几乎类乎本夫的地位。

因为他是很聪明的，富于独自暗笑的天才，我们所以偶然也怀着相当的疑虑，互相询问他是否什么也不怀疑。

他却用了一个使我们大感困窘的方式，费了点事来提醒我们。那一天我们正要到布奇瓦村

去吃午饭，大家都使劲摇着桨，没边小帽那时候的神情，很像一个因胜利而满意的汉子，他和那艄娘并肩坐着，在我们看来仿佛是过于自由地靠得过紧，忽然间他止住我们前进高声喊道：“停止！”

八支桨都在水面上横起不动了。

于是他侧转脑袋向着他同坐的女人问道：

“为什么大家喊你做蝇子呢？”

在她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那个坐在船头的独眼，用一个斩切的态度发言：

“因为她在种种尸首身上都肯休息。”

开始发生了一大阵的沉寂，一种不自在，随后大家都要狂笑。而蝇子本人却不胜狼狈。

于是没边小帽吩咐道：

“一齐前进！”

那只船便又上路了。

那个岔子算是对了口子，大家都彼此了然。

这个小小的碰巧事情绝没有变更我们的习惯，仅仅使我们和独眼之间的恳挚交谊恢复了旧观。他仍旧成了蝇子姑娘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之间的合法主权者；这个定义竟证明了他对于我们的高尚之处，并且终结了对于“蝇子”这名称上的成为问题的时间。我们也彼此满意，想到将来可以秘密地利用其余的时间，彼此绝无冲突地去尽感恩而受关注的朋友的副职。

这办法很好地度了三个来月的光阴。但是蝇子姑娘忽然对着我们全体取了一种奇特的态度。她没有从前那样快乐了，心境焦躁不安几乎动辄生气。我们不住地问她：

“你有点怎样？”

她的答复是：

“没有什么，随我罢。”

某一个星期六傍晚，独眼把消息告诉我们。那时候，我们正在一起由那店主人在店里留给我们用的饭厅里吃饭，汤呢，已经吃过了，大家正等候炸鱼，我们那位也像是心境不佳的朋友，先抓住蝇子姑娘的手，接着才说话：

“亲爱的伙伴们，我有一件最重要的消息通知你们，这消息大概会引起一些长久的讨论。并且我们在吃饭的当口可以有讨论的时间。

“这个可怜的蝇子把一个糟糕的恶消息说给我听了，同时她还托付我告诉你们。

“她已经怀孕了。我现在只加上两句话：

“既不是和她脱离的时候，又难于寻觅谁是父亲。”

开始，真是一阵惊骇，大家觉得闹了一个大乱子；后来我们彼此都带着想责备一个人的那种热望互相瞧着。但是哪一个呢？唉！那一个吗？我从没有像那时候感到造化弄人的无情程度——造化从不许一个人确然知道自己是否这孩子的父亲。

随后，渐渐地来了一种安慰，使我们鼓起勇气来，这却是由于连带责任上的一种惭愧情感发生的。

向来不大说话的红皮斧头，说了这几句初步的漂亮话：

“真是活该呀，结合就是力量啊。”

那份炸鲈鱼被一个侍者送进来。我们竟不像往常一样扑过去，因为大家多少有些心烦意乱。

独眼接着说：

“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用精细态度把全部都向我供出来。朋友们，我们都是一样有罪的。我们应当彼此携手，并且抚育那孩子呀。”

全场一致取了决定的态度。大家举手对着那份炸鱼发誓：

“我们抚育他。”

于是蝇子姑娘陡然得救了，解除了那个压迫这和蔼而心绪凌乱的多情穷女至一月之久的骇人重负了，她高声说：

“唉！朋友们！朋友们！你们都是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谢谢你们哟！”

末了她哭了，在我们跟前，这是第一次。

从此，大家如同那孩子已经出世似地，在船上常常谈到他，并且在我们伙伴之中，人人都用一种过常的协同注意，留心我们艄娘腰身的那种迟缓而有规则的发展。

有一次我们停着桨不摇去问：

“蝇子呢？”

她回答道：

“在这。”

“男孩子呢或者女孩子呢？”

“男孩子。”

“他将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于是她的想象力显示出那种最虚无缥缈的境界了。那是一些说不完的记载，一些使人发呆

的奇事，从那孩子有生之初包括到他最后的胜利。他那孩子，完全在这个非常的小尤物的天真热烈而动人的梦想里，而她呢，在我们这五个被她喊作“他的五个爸爸”之间清廉地过活。她看见他，说他是航海家，一个比美洲大些的新世界的发见者；是将军，把阿尔萨司和洛林两省给法国夺回来，随后做了皇帝，并且成立一个有许多给法国造真福的仁君的朝廷；随后又是博学家，始则揭穿造黄金的秘术，继而揭穿求长生的秘术；随后又是航空家，发明到星球上参观的方法，并且从无限远的天上给人类造了一条不可度量的道路；世上一切最意外和最奇异的想象都可以实现。

上帝，一直到那年夏尽秋初之际，她始终是和蔼的和使人乐意的，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她的梦是在 9 月 20 日打破的。我们从拉菲德村吃了午饭回来过了圣日尔曼村的时候，她忽然口渴起来，于是要求我们在佩克村前面停一下。

好久以来，她已经成了笨拙的，并且她自己很讨厌这件事。她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乱跃，也不能像她惯常做的一般从船上跳到岸上。我们尽管吆喝阻挡，她依然勉强要跳；很有十多回，倘若不是我们伸着手去抓，她早已跌倒了。

这一天，她冒失地在船没有停止之前便要上岸——这类的轻率举动，每每使那些有病的或者疲乏的壮士在这里面送命。

刚好在我们要靠岸之际，她没有使我们来得及预料或者预防她的动作，便使起劲儿朝码头上一跳。

劲儿太弱了，仅仅她的脚尖儿撞着石头的边，身体便滑了下去，这样一来，她的肚子正顶在石头的尖角上，我们只听见她大叫一声，结果竟坠到水里了。

我们五个人同时跳到水里救她起来，可怜她的衰弱和脸色的灰白竟像是死人，并且她已经感到种种酷烈的疼痛。

自然立刻把她抬到那最近的旅馆里，并且一面找一个医生到那里来。

那阵被用一种女英雄式的努力去忍受的难堪苦楚，竟延长到十来小时，结果她小产了。因愁惧交集而彷徨终日的我们，围着她手足失措。

随后有人把那死了的孩子取出来；而我们还替她担心生命上的危险好几天之久。

末了，某一天早上那医生对我们说：“我相信她已经得救了。她竟是钢铸成的一样，这个姑娘。”于是我们心花怒放地一齐到她卧房里去。

独眼代表全体向她说：

“没有危险了，小蝇子，我们都很满意。”

这时候，她又朝着我们哭一一这算是第二次，末了，她两眼饱含眼泪，口吃地向我们说：

“唉！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多么伤心的事……我永不会忘记！”

“究竟是为什么，小蝇子？”

“为的弄死了他，因为是我弄死的！唉！却不是故意的！这是多么伤心的事！”

她号啕痛哭了。我们绕着她大为伤感，竟不知道要对她说什么。

她接着说道：

“你们看见了他吗，你们？”

我们同声回答道：

“看见了。”

“那不是一个男孩子吗？’

“对的。”

“好看的，对吗？”

我们迟疑了一阵，最不细心的小蓝，决然对她说：

“很好看。”

他真失算了，因为她又开始呜咽起来，几乎因失望而狂号了。

这一来，独眼一一也许他最爱她——发明了一个巧妙方法去使她宁静，并且冒着眼泪去吻她那双无光的眼：

“你宽心一点罢，小蝇子，你宽心一点罢，我们将来再给你另外办一个。”

她骨髓里的诙谐意味陡然苏醒了，末了她半信服半嘲弄地瞧着我们，一面带着眼泪和心里的悲伤问道：

“真的可以这样吗？”

于是我们齐声答道：“真的可以这样。”

# 溺死的人

费康那儿的人全知道巴丹大娘的故事。无疑地，巴丹大娘和她的男人过得不幸福，因为她的男人生前揍她时，就像人们在谷仓里打麦子。

他曾是一条鱼船的老板。她虽然穷，他从前因为她可爱而娶了她。

巴丹是个好水手，但是粗野，常上奥邦大爷的酒店，平常日子他在那儿喝上四五杯白酒，而在下海的日子，八杯十杯，甚至更多。他说这得看心里有多高兴来定。

白酒是由奥邦大爷的女儿为客人斟的，一个让人看了喜欢的棕发姑娘，她单凭她的面貌就

把人招进店子里来，因为人们从不说她闲话。

巴丹在刚走进酒店时，只要看看她就满足了，对她保持说话有礼，按正派小伙子平平静静讲话。当他喝过第一杯白酒，他就发现她更可爱了，第二杯时眨巴眨巴眼，到了第三杯，他就说了："要是您愿意，人人爱小姐……"但从没说完过他的话，到得第四杯，他就拉住她的裙子，想抱她，于是在他要喝第十杯时，其余的几杯酒就由奥邦大爷给上了。

这个老酒商懂得所有的窍门，他让"人人爱"在桌子中间转，使得买卖兴隆；而"人人爱"当上奥邦大爷的女侍也不是没有原因了，她穿着裙子在酒客间溜达，和他们逗着玩，一张嘴善于开玩笑，而眼神却刁钻。

由于经常喝上几杯白酒，巴丹对"人人爱"的脸盘子看得太熟了。以致他下海往水里，往大海里撒网时，仍在想她，不管那是有风无风的夜，有月亮或者黑沉沉的夜，他在船尾掌舵，而他的四个伙计瞌睡朦胧，脑袋搁在胳膊上的时候，他也想她。他老看见她对自己微笑，用肩膀的动作给他斟着黄色的烧酒，而后一面说着走开："这行了，您够了吗？"

由于他经常在自己的眼睛里看见她，心里想着她，他起了要娶她的念头，这念头是如此之有力，他无法自持，他于是就提出要和她老婆离婚。

他富有，是小艇，渔网和在雷特汝山坡脚下一幢房屋的业主。而奥邦大爷则什么也没有。因此他赶紧答应了，婚礼则用最快的可能速度办了，这两家子各为不同理由急于把事情快快办。

但是婚事办完后三天，巴丹就不再懂得为什么他曾以为"人人爱"会和别的女人不同。确实，他怎能傻到去找个一钱不名的女人来麻烦自己，这个女人曾用她的高级白酒来勾引他，而且毫无疑问，她在给他的上等白酒里下了春药。

于是他沿着整个思潮头骂过去，用牙咬碎了烟斗，甩工具，满口骂尽了所有的常用词和所有他知道的人以后，他把肚子里余下的火气全吐到从网子里一条条抓出来的鱼虾上面，在把它们扔到大柳筐里时，同时还一定得对他们骂些脏话。

后来，回到了家里，只要他的口和他的手够得到他的老婆，奥邦大爷的那个女侍，他几乎毫不延误，就把她当作最贱的女人中的最贱的对待。后来，因为她忍受着听从于他，习惯于承受家长式的粗暴，他对她的平静也生气了。于是，有天晚上他毒揍了她一顿。家庭生活从此成为可怕的了。

有十来年功夫，在雷特汝谈的只有巴丹用三齿鱼叉打老婆，和不管对她说什么总是骂骂咧咧的方式。确实，他骂人自有一功，辞汇之丰富而且噪音之宏亮，在费康地方唯此一人。打完鱼返航时，他的船一在进港口出现，他从甲板上能看到他的妻子的小白帽时，大家就等着听他朝防波堤上放的第一排炮。

他站在船尾掌舵，视线越过了船帆，船头，在大浪的日子，也不顾又窄又险的航道令人担心，也不担心像山一样涌进窄航道的深水大浪，他在那些等待着渔人的妻子中间，在海涛的水沫之下，搜寻辨认他的妻子，那个奥邦的女儿，那个女无赖！

于是他一旦看见了她，不顾风浪的声音，就对她抛出一串谩骂，嗓门如此之大，虽然大家十分怜惜她，所有的人仍都笑起来。后来，当他的船到了码头，照他的说法，他一边在卸下船上的鱼，一边也卸下了他用来压舱的礼貌方式，于是在他的船缆周围，召来了港口所有的下流

人和二流子。

从他嘴里出来的话，有时像一声声炮响，又短又吓人，有时像打雷，能拖上五分钟，这一阵子粗话的狂风暴雨，竟像是天老爷的全部风暴。

而后当他离开了船边，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好奇的和爱吵吵嚷嚷的女人中间和她面对面的时候，他就从舱底取出了一舱新的咒骂和狠毒货，于是他就这样把她领回家去，她在前面，他在后；她哭，他嚷嚷。

接着，单独和她一起关上门后，为一丁点儿藉口就揍她。任何事情都足以使他举起手来，而且一旦动手，就不再停，当面对她吐露他气愤的真实动机。每打一个嘴巴，每在肩头或者脑袋抡一拳，他就大声叱咤："嗨！穷光蛋，嗨！赤脚婆，嗨！饿鬼，用你那骗子老爹的臭酒嗽口的日子，我可真给你干了件漂亮事。"

现在，这个可怜的女人生活在无止无休的恐怖之中，在连人带心都整天发抖里过日子，在糊里糊涂等着狠揍和凌辱里过日子。

这样 10 年过去了。她镇日惶恐不安，以致不论跟谁说话都脸色发白，而且除了吓唬她的拳头之外，什么也不想，她已经变得比烟薰鱼还要瘦，还要黄，还要干瘪。

有天晚上，她的男人出海了。像撒开了的狗似的狂风，发出野兽吼叫般的怒号，她突然被惊醒了。在床上坐起来，有点紧张，后来没有再听见什么，又躺下了；可是差不多立刻又听到烟囱里一种呜咽声，震撼了整幢房子；于是这声音扩散到了整个天空，好像一群愤怒的野兽呼啸狂吼横空而过。

于是她爬起来跑到港口去。别的女人也从四面八方提着灯跑来。男人们也跑着，都在看着海上那些在波涛尖上明灭的泡沫。

暴风雨连续了 15 天。有 11 个水手没有回来，巴丹是其中之

一。

在迪耶普海岬，人们找到了他的船，"年青的阿密丽"号的残体；在圣瓦勒里拾到了他的水手们的尸体，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他的。那条船壳好像被切成了两段。如果这是由于发生了撞船事故的结果，有可能是肇事的船收留了他，而且只他一个人，于是把他送到了老远的地方，因此他这位妻子长期地等着他，但又十分怕他回来。

后来，渐渐地，她习惯了她是个寡妇的想法，而每当有个女邻居，一个穷人或者一个流动商贩忽然走进她家里，她都会发抖。

然而，在他的丈夫失踪以后将近四年的一天，在沿着犹太路走的时候，她在一个新死的老船长门前站住了，人们正在拍卖他的家具。

这时候，人家在拍卖一只鹦鹉，一只蓝头绿鹦鹉，它用一种生气而不安的神气看着这群人。

卖的人喊价："三法郎！一只说起话来像律师的鹦鹉三法郎！"

巴丹太太的一个女朋友，用肘拐推推她，说道：

“您该买下这个，您有钱。它能给您做伴；它值 30 法郎，这只鸟。您随时可以按 20 到 25 法郎价卖了！”

这男人又喊：“四法郎！太太们，四法郎！它唱晚祷诗和布道赶得上神父先生。这是件稀有之物……一件奇物！”

巴丹太太加了 50 生丁，人家把那只钩鼻子鸟装在一只小笼子里给了她，她拿走了。

她把它挂在屋子里，当她把铁丝门打开喂水时，手指被它啄了，这一下啄破了皮出了血。她说：

“啊！它坏。”

然而她给了它大麻籽和玉米。这鸟用嘴理着它的羽毛，一边用狡猾神气斜眼打量它的新房子和新女主人。

第二天，天快亮了，这时巴丹太太听到一个声音，一个有力、嘹亮、轰隆隆响的声音，以最清楚的巴丹式的声音叫道：

“你快起来，坏蛋！”

她简直吓昏了，把脑袋往毯子里钻，因为过去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她的那个死鬼就在她耳朵边喊这四个字，她太熟悉了。

发着抖，蜷成一团，背绷紧，她已经在等待一顿狠打，她把脸藏在床里，叽叽咕咕地说：

“老天爷呀，他在这儿！老天爷呀，他在这儿！他回来啦，老天爷呀！”

过了好几分钟，房间里静悄悄听不到一点声音。于是她一面发抖，一面将脑袋从床里伸出来，确信他在那儿正窥伺着准备动手打。

除开一道从玻璃透进来的阳光之外，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想：“肯定的，他躲起来了。”

她等了好久，而后略略定心了一点，她又想：“应当相信是我做了个梦，否则怎么会一点也看不到他。”

她又闭上了眼睛，略微定了定神，这时从很近处突然又响起了那个发怒的声音，那个溺死的人打雷似的声音：

“老天爷，老天，老天，老天，你起来，咳！……”

她蹦到了床下，服从天性和挨惯狠打的女人的被动服从习惯使她站起来了。经过了四年，她仍然记得，而且她永远记得，她永远服从于这个嗓门。于是她说：

“我在这儿，巴丹，你要什么？”

可是并没有巴丹来回答。

于是她糊涂了，看看四周，而后又到处找，在柜子里，壁炉里，床下面，一个人也找不到，

最后她让自己一下子坐到一张椅子上，烦恼得要命，相信只有巴丹的灵魂在那里，在她旁边，他回来了为的是折磨她。

忽然她想起了阁楼，在外面架一把梯子可以爬进那里，肯定他是躲在那儿吓唬她。他该是被一些土人藏在某处海岸，早些时候逃不出来。现在他回来了，比以往更坏了。她单凭那喊叫的音色，就一点也用不着怀疑。

她抬起头朝着天花板问道：

“你在上面，巴丹？”

巴丹没有回答。

于是她走出去，并且怕得要命，连心都在震动了，爬上梯子，打开老虎窗看，可什么也没有，进去找什么也找不到。

坐在一束草上，她开始抽泣起来，同时，感到一阵超自然的穿心恐怖。她听到在她房间里，在她下面，巴丹在说什么事。他好像不那么生气，比较平静，他在说：

“讨厌的天气！……大风！……坏天气！……我没有吃早饭，老天爷！”

她透过天花板叫道：

“我在这儿，巴丹！我给你去做浓汤。别生气，我来啦。”

于是她跑着下去。

家里仍然一个人也没有。

她感到头晕，好像死神已经来临了，她该跑去向邻居求救，这时，那个声音就在她耳边又叫了：

“我没有吃早饭，老天爷！”

这时候，那只鹦鹉站在它的笼子里。用圆圆的眼睛，阴险恶意地看着她。

她也看着它，喃喃地说：

“啊！是你！”

它摇着头，接着说：

“等等，等等，等等，我就来教你学会偷懒！”

她心里在想什么呢？她感到，她明白，这肯定是他，那个死人，还魂了，躲在这个畜生的羽毛里，想重新开始折磨她，他又会和过去一样，整天骂她，咬她，叫嚣一些咒骂，好招得左邻右舍聚在这里，让他们好笑。于是她冲过去，打开笼子，抓住了那鸟。尽管它进行自卫，用爪子和嘴撕她的皮，但是她用双手全力抓紧它，自己倒在地上，滚在鸟的身上，像中了邪似的狂暴地碾压，把它弄成一团乱七八糟的肉，一件软的绿的东西，躺在那里再也不动了，再也不

说话了。而后她用一块抹布当作裹尸布，把它包起来，穿着睡衣，光着脚跑了出去，横过海浪短促拍打着的码头，挥舞着这布团团，把这像一束青草似的死了的小东西扔得远远的，吞没在海涛里。而后她回到家里，跪在空了的笼子前面，刚才的事使她失魂落魄，她一面祈求上帝原谅她，一面抽泣着，好像她刚才曾犯下了极恶的罪行。

# 验证

这是一个好家庭，朋德家庭，虽然有一点好斗嘴，常常为了一点无谓的原因口角，而后又和好了。

按他的简朴的生活标准，老商人朋德在储蓄了一笔够维持日常开销的钱后，就收业退休了。他在圣日耳曼租了一座小别墅房子，和妻子在那里栖身。

这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入，他的观念十分稳定，难以改变。他有学识，读严肃报纸，然而欣赏高卢精神，富有理性，逻辑性，和法兰西勤劳的布尔乔亚的主要性格，良好的实用感。他思考不多，但是稳健，只在经过考虑他的直感认为无误之后，才作决定。

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花白头发，容貌高雅。

他妻子性格完全是严肃的，也有点不足之处，属于急性子，作风坦率到有点近于粗暴，倔强得难以说服，对一些人保持着决不调和的仇恨。过去她是漂亮的，后来变得太胖了，太红了。在圣日尔曼他们这个区里，她还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妇女，就是说健康而不易相处。

他们的意见分歧差不多总是在早饭桌上，在某些并不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上开始的，后来直到晚上，常常还一直延伸到第二天，他们仍然在生气。他们的生活如此简单，如此局限，因而他们需要关心的负担极少，于是任何谈话的主题都成为争执焦点。以往他们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在他们要做的事之中，有些把他们的忧虑结合在一起，把他们的心连锁在一起，同时还把他们双双圈住，保留在共同的社会网中和共同的利益网中。但是在圣日耳曼区，他们熟识的人少了。应当重新结交些人。在陌生人中间创造一个新的和完全空闲的生活方式。于是，那些相同而单调的时间使他们变得爱互相挑刺，原来放心等着，希望出现的安宁幸福却没有来临。

6 月的一个早晨，他们刚准备吃饭，这时朋德问道：

“你认识住在摇篮路头上小红房子里的那些人吗？”

朋德太太大概起来的时候就不舒服。她回答道：

“说不上认识他们，不过我也不希罕认识他们。”

“那为什么？他们外貌很和善。”

“因为……”

“我今天早晨在草地上碰到那位丈夫，我们一块儿走了几圈。”

明白气氛有些不对，朋德又加上说：

“是他走到我旁边来，首先说话的。”

妻子不高兴地看着他，说：

“你还是避开他为好。”

“那是为什么？”

“因为关于他们有些闲话。”

“什么闲话？”

“什么闲话？天哪，还不是人家总在对他们制造的那些闲话！”

朋德先生错在有点儿积极。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怕透了闲话。只要那些人遭人流言蜚语我就同情那些人。至于这家人呢，我发现他们很好，我。”

她生气地问道：

“那位妻子吧，也许？”

“老实说，那位妻子也是，虽然我才见面。”

于是争论继续下去，慢慢加剧，因为缺少其它主题，只好在同一件事上穷究不已。

朋德太太坚持不谈对这些邻居流传着什么闲话，只让他听到是些坏事丽不详细说明。朋德耸耸肩膀，嘲笑和激怒他的妻子。她终于喊起来：

“行啦！这位先生是乌龟，就这！”

那位丈夫无动于衷地回答说：

“我看不出这和一个男人的名誉有什么关系？”

她好像吓呆了。

“怎么，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她实在太过分了，真的……你看不出？但这是一件公开丑闻，总做乌龟，就是缺德！”

他回答说：

“啊！不对！一个人会因为让人欺骗而成为他缺德？背叛了他而成为他缺德？盗窃他而成为他缺德？……啊！不会的！对于那个妻子我同意你，可是他……”

她变得生气了：

“对他与对她是一样的。他们都缺德，这是公认的耻辱。”

朋德很镇静地问道：

78

“首先，这是不是事实？要是没有现场目睹，谁能肯定这样一件事？”

朋德太太在她的坐椅上不安了。

“什么？谁能肯定？但人人知道！所有的人！这和脸上生着一双眼睛一样，一样的事。所有的人全知道，所有的人都在说。这无可怀疑。这是众所周知，成了个大热闹事一样。”

他冷冷地笑笑。

“有人长期相信过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还有千百件事并不少为人所知而却是错的。这个男人敬重他的妻子，他带着深情，带着尊敬谈到她，那些话不会是真的。”

她结结巴巴了，顿着脚说：

“他知道了这件事还是这样，这蠢材，这白痴，这烂货！”

朋德不生气，他讲理说：

“对不起。这位先生不傻。相反的，我看他很聪明细心。你无法使我相信一个聪明人会看不出他家里这样一件事；反而是不在场的，不在这家住的邻居对这件通奸事细节无所不知，因为他们当然是无所不知的。”

朋德太太有一个挑惹她丈夫神经的办法，那就是狂笑。

“哈！哈！哈！全一样，全是，全是抱着这种心情！除非将他的鼻子揿到这件事上面去，全世界不会有一个人能发现这种事。”

这场争论转向了。她冲口马上就说那些被骗的丈夫的糊涂，而他对此怀疑。而她对此采用了如此自以为是，轻蔑人的态度咬住不放，以致最后他也生气了。

于是这就成为一场怒气冲天的口角，她站在女人这边，而他则护卫男人。

他自负地声称：

“至于我，我对你保证，如果我被骗了我会看出来的，而且还是立刻及时的。而且我还要叫你体会体会那种味道，以至达到这种程度，没有一个医生能使你重新站得起来。”

她气得站了起来，并且朝着他的脸叫道：

“你！你！这种事你可和别人是一样地，傻瓜，听到吗？”

他重新肯定说：

“我对你保证不一样。”

她爆发出一阵十分放肆的笑声，使他觉得一阵子心跳，皮肤上也一阵寒颤。

于是他第三次再肯定说：

“我，我会看出来。”

她站了起来，始终用那种方式笑着，说道：

“不，这说得太出格了。”

于是她砰地碰上门走了。

朋德一个人呆着，很不舒服。这种无礼的挑衅式的笑法刺伤了他，好像被什么毒虫螫了，起初还不觉得，可是那种灼伤很快就起作用了，而且变得不可忍受。

他出去走走，乱想一气。他新生活方式的孤寂使他想起就压抑，看事就看阴暗面。他今天早上遇见的邻居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们握过手后开始谈天，在涉及各类问题之后，轮到谈他们的妻子了。相互之间好像有什么心事要交谈，关于和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个人，有关妻子在本质上某种不便说出来的，不明确的令人难处的心情。

这位邻居说：

“真的，可以说她们有时对丈夫采取一种特殊的敌对态度，理由只是由于他是丈夫这一事实。我呀，我爱我的妻子，我很爱她，我欣赏她，尊敬她：可是呀，她有过几次的神情表明她对我们朋友的信任和无保留胜过于对我自己。”

朋德立刻想到：“这就是了，我的妻子有理。”

等到和这个人分手后，他开始沉思。他感到心灵中有一种模糊而矛盾的混合思想，一种痛苦在翻腾，而耳朵里还残留着那种无礼的笑声。这激怒他的笑声好像仍在说：“这种事对你可和别人一样，傻瓜！”肯定，这是一种挑衅，那些一旦为男人所激怒，就什么都敢也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女人为侮蔑中伤这个男人而发出的挑衅。

因此，这位可怜的先生应当也是一位受了骗的丈夫，正和别的一样。他曾伤心地说过：“她有几次的神情表明：她对我们朋友的信任和无保留，胜过于对我自己。”这就是一个丈夫如何表达他看到妻子特殊关心另一个男人的方式——法律上称之为丈夫的盲目感情。他再看不到更进一步，他和别人一样……和别人！

而后，他自己的妻子对他，朋德，曾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讪笑着说：“你也是……你也是……”她们这些人多狂，多不谨慎。她们仅仅为了图个痛快而顶撞，却在对方心里引起了同样的猜疑！

他回溯他们的共同生活，搜查他们以前的关系，她是不是曾显得对谁比对自己更信任更无保留。他从没有怀疑过谁，他心里曾如此泰然，信任她，确信她。

但是有，她有过一个男朋友，一位亲密的朋友，曾有过将近一年，每周上他们家吃三次饭，唐克列，这个好唐克列，正直的唐克列，对这个人，他，朋德自己，爱之如兄弟，自从他的妻子不知为什么对这个可爱的汉子生气后，他自己依然偷着和他会面。

他为了思索站住了，眼神不定地注视着过去，而后蓦地升起了一阵对他自己的反感，反感

这个多疑的我，妒嫉的我，反感我们人人都有的低劣的一面。他批评自己，自我认罪，责备自己，同时回忆起了这位朋友的过从，他的妻子曾如此欣赏他的风度和她对他毫无重大理由的排斥。可是又想起别的事情来了，想起了由于朋德太太的好报复性格而引起的类似关系断绝，她是不容许一点儿冲撞的。于是他坦然地笑自己，取笑他曾经开始自寻烦恼；并且记起了那晚她妻子回来时对他说"我碰到了这位好唐克列，他问我有关你的新闻"时的那副愤恨神气，他完全定心了。

她总是回答说："当你看到这位先生时，你可以对他说：'我用不着他为我关心。'唉！那生气的样子，说这些话时的狠劲。人们真能清清楚楚感到她不原谅他，一点不原谅他……那能怀疑吗？哪怕是一秒钟？……天哪，多笨！"

然而，她为什么如此生气？她从没有说过这场不和的详细原因和她憎恨的理由。她强烈地要对他进行报复后真强烈！难道是？……不会……不会，于是朋德对自己宣称想这种事情简直是在糟塌自己。

是的，毫无疑问他是在糟塌自己，但是他无法制止自己想这些，并且他害怕地自问这种想法一旦侵入自己脑海，会不会长久据留，是不是会在心里成为一种长期折磨的因素。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好反复思考疑虑的人，他过去就是反复思考他的商业经营，日日夜夜不断地衡量得失。

他已经变得激动了，他走得更快了，而且丧失了平静。人们对"思想之神"是无能为力的，她是挡不住赶不走、也消灭不了的。

突然间，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如此的大胆，以致他在开始时也怀疑是否能实施。

每次他碰到唐克列，他都问起自己太太的情况；而朋德回答："她总有点儿生气。"再也没说别的。——老天……他自己是不是够格丈夫！……也许！……

因此他该乘火车去巴黎，去唐克列家，向他说他妻子的无名怨恨已经消失了，就在今天晚上把他领到家里去。是的，但是朋德太太的脑袋里会想什么？……怎么一场戏！……怎么一阵狂怒！什么样的丑闻！……活该，活该！……这算是对嘲笑的报复，并且看到他们突然间面对面，她没有事先得到通知，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很好地抓住真实感情。

他立刻到了车站，买了票，进了车厢，当他感到列车正载着他下贝其坡的时候，他有点害怕，在他去冒险干的事情前面感到有些晕眩。为了不要屈服后退，而单独一个人回去，他尽力不再去想它，找些别的分心事，以努力去干那件他盲目决定的事，于是他低声哼起歌剧里的咏叹调和音乐咖啡座的曲子，一直到巴黎，以堵塞他的思路。

当他看到眼前就是引导他到唐克列家去的大路的人行道时，立刻产生了一堆中断此行的想法，他在几家店铺前溜了一阵，留心看了某些东西的价格，对有些新鲜东西感到兴趣，起意去喝一大杯啤酒，这原不在他习惯之内的，等到接近他朋友的住宅时，便强烈希望不要遇到他。

但是唐克列先生一个人在家看书，他有点吃惊，站起来叫道：

"啊！朋德！多么好的运气！"

而朋德有点不安地回答说：

"是的，好朋友，我是来巴黎买点儿东西，我上您这儿来就是看看你握握手。"

“那真是厚意，厚意！尤其您曾差点儿失去了进我家门的习惯！”

“您要怎么办呢？总有些不由己愿的影响，加之我的妻子那样子想要找你……”

“好家伙……‘那样子想’……她干的可比这厉害，‘她找上门来过了。”

“那是为什么？我从不知道，我。”

“唉！什么也不为……犯傻……有回争论我和她的意见不合。”

“这是关于什么问题的争论？”

“关于一位太太，你也许知道她的姓名；布丹太太，我的一个朋友。”

“啊！真的……好啦！我想她不会再给您找麻烦啦，我的妻子。因为今天早晨她对我说起你，用很友好的口气。”

唐克列打了一个寒噤，表现得如此惊愕，乃至一阵子找不到话说。而后他说道：

“她对您说到了我……用友好的词句？”

“是的。”

“您可以肯定？”

“当然！……我做梦也没想到。”

“怎么啦？”

“怎么……我到巴黎来，我想我要是告诉您这件事，您会高兴。”

“那是……邓是……”

朋德显得有点犹豫，而后，略略沉默了一下，说道：

“我还有个想法……新鲜的。”

“什么想法？”

“领你去我家里吃饭。”

唐克列对这个建议从出自合乎情理的谨慎，有点担心。

“啊！您相信……这行吗？……不会使我们遭受……闹出些笑话来？……”

“不会……不会。”

“可是……您知道……她，朋德太太有怨气。”

“是的，可是我保证她不会再找您麻烦。我还深信看到您这样不期而来，她会大

大高兴。”

“真的？”

“啊，真的。”

“好吧！走，亲爱的。我呀，我非常高兴，失和那件事使我很难过。”

于是他们上路，挽着胳膊朝圣拉莎车站走去。

一路上很安静。两个人好像都陷入了沉思。在车厢里两人对面坐着，相视而不说话，彼此看出了对方脸色发白。

而后他们下了列车，重新挽着胳膊，好像共同联合去对付一种危险。走了几分钟之后，在朋德住宅前停住了，两个人都有点喘。

朋德请他的朋友先进去，然后跟着走进了客厅，叫来了女仆，并且问她：

“太太在吗？”

“在，先生。”

“烦您请她立刻下来。”

于是他们坐在两张围椅里坐等着。现在都为同一心愿而激动：在那位让人害怕的大人物出现之前尽快溜走。

熟悉的脚步声，一种有力的脚步走下楼梯。一只手碰到门上了，这两个男人的眼睛都看着在转的门上的铜把手。而后那门大开了，朋德太太站在那儿，在进来之前要看一看。

于是她看清楚了，脸发红，有点打颤，退后半步，而后站着不动，两颊充满了血，两手扶在门口的两面墙上。

唐克列，现在脸色发白得像要晕倒了，站了起来，听凭他的帽子掉在地板上滚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天……太太……是我……我相信，我斗胆……这真使我十分难过痛苦……”

因为她不回答，他又说：

“您原谅我吗……终于？”

于是，出于一种冲动，她伸出双手向他走过去。接着在他接住了并且紧紧握住了这双手不放的时候，她用激动的精疲力竭快要晕倒的微弱声音，那种她丈夫从未听过的声音说：

“唉！亲爱的朋友……这真让我高兴！”

至于看着他们的朋德，感到自己从头凉到了脚，好像被人浸到一盆冷水里一样。

# 面具

这天夜晚，巴黎的貂山极乐富有化妆舞会。这是因为碰上了狂欢节的那个日子①。于是那赴会的群众，便像出闸的水流进闸下的河槽一般，涌进了那条通到跳舞厅的暗廊里了。那音乐台上洪大的叫声，如同一阵音乐的雷鸣一般爆发着，震动了厅里的墙壁和屋顶，传到了附近的街上，再从那些街上传到那些附近的房屋的里面，唤醒了沉睡在人类心情深处的跳跃、和暖、寻乐的不可抵抗的欲望。

而且巴黎那些爱跳舞者，那些欢喜这种嘈杂粗野、略带放逸又沾上点儿放荡的娱乐的各阶层的人，都从本城各区到这里来了。有些是做职员店伙的，有些是拉皮条的。女人的衣裳是很不规则的，从那顶坏的棉布到那顶细密的麻纱，都无一不备——一些年老而带着金钢钻首饰的阔女人，一些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穷少女，都抱着过佳节、寻男人和用钱的希望而来。一些身着漂亮的晚礼服者在寻觅鲜润的肉体——装束不入时而滋味却可口的早熟品一一他们在这个正发着热的人群里徘徊寻觅，仿佛嗅着似的，至于那些戴面具者，仿佛在各处都被那种求乐欲所骚动了。*注：四句斋期为天主教最重的斋期，从耶稣复活节上溯凡四十日。四旬节的中

秋即此四十日的第三个星期三，凡奉天主教的各城市，均举行面具舞会及

游行。许多著名的对舞者，已经在他们腾跃动作的四周，招引了一圈众多的观众。那条蜿蜒曲折的‘人篱’，那堆圈着这四个跳舞者的男女混合人堆，像条蛇一般团团地自行连结起来，依着这几个艺术家的或进或退的情形，有时或退，有时或进。那些女人，她们的大腿仿佛都是用橡皮弹簧连在身躯上似的，用她们的下肢做出许多惊人的动作。她们使出极大的力气，飞起大腿，使得四肢仿佛是向着云端腾跃一样，随后忽然又将大腿分开，一前一后滑下去，用一个迅速的，相反而滑稽的大劈叉，使她们的中心触地。

她们的那些男伴，腾跃着，几只脚像用绒线编物的动作一般摇摆着，几条胳膊像一些没有毛的废缺翼翅一般起伏搅动，而傍人猜想他们在面具下喘不过气来。

这些男宾中有一位，他顶替了最出名的四人舞组中缺席的名角，漂亮的“孩之梦”。为了极力保持在演不倦的《牛脊》一剧中的领舞地位，扮演了怪诞的单干骑士，引起了观众的欢笑和讥嘲。

这个人是瘦瘦个儿，穿着一套漂亮的衣裳，面上戴着一个上了漆的讲究面具，一个连着一头鬈发而又有翘起的金黄胡须的面具。

他的神情，像是葛雷芬博物馆的一个蜡人的面孔，像是装饰广告上的一幅美少年式的异样而类乎虚构的图画，然而他却用一种自信劲儿舞着，不甚矫捷，却带着一种可笑的激动。和其余的人比较，仿佛是精神不佳而一面却勉强摹仿他们的腾跃似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像一只同着一群追兔子的猎狗耍着的看门小狗那样的迟笨。

许多讥讽的叫好声鼓起了他的勇气。他本人，竟被热劲儿所醉，那样狂乱的手舞足蹈，忽然之间，因为疯狂，使劲一跌，他自己的脑袋冲向了那爿观众组成的肉墙，这爿墙见着他过来，让开一道空挡，他便扑倒在地了，后来人墙又合拢来，围住了已无生气不动弹的跳舞者。

许多男人将他抬起来，搬走。有人喊道：“要一个医生呀！”一个身着晚礼服而用大珍珠做舞衫钮子的漂亮的年青绅士来了。“我是医科大学的教授。”他用一种谦恭的声音说。大众让开路等他过去，于是他走到了一间满堆着文件夹的小房间里，这房间像一个商业经纪人的办公室。

在那儿他找到了那个被众人放倒在几张椅子上面而始终没有恢复知觉的跳舞者。开始，医生想除下那面具，随后才知道它是用无数的细铁丝以一个复杂的方法缚住的，而那些铁丝，又将它巧妙地连在那发鬓的边上，并且连着那整个儿的脑袋，一并包在一层坚固的结扎网里，其中应当藏着秘密。那项颈也被一层包到下颏的假皮密封住，这层染成肉色的皮套子，又和那衬衣的领口连在一起。

所以非用一把大剪刀去剪开这一些东西不可：医生在这个令人惊奇的组合物上，从这跳舞者的肩头到面颊那儿，剪出了一条口子之后，便揭开了这条裂口，于是发见了一副憔悴灰白瘦弱而绉纹重重的老翁面目了。抬过这个假面鬈发少年那些人感到如此吃惊，没有一个人笑一声，也没有一个人说一个字。

大众瞧着这个躺在椅子上的悲惨面庞，他闭着双目，满脸白发披散，长长短短的白发，长的从额头上坠到脸上；短的，连着白的毫毛，生在颊边和颏下；而在这个可怜的脑袋旁边，那个灵巧的面具，那个上了漆的讲究面具，那个鲜润的面具，依然是微笑的。

这个人在昏睡了很久之后，居然苏醒了，但是他依然是那样衰弱，那样不舒服，以致那医生疑虑有什么危险复杂病症。

“您住在哪里？”他问。

那个年老的跳舞者仿佛像在自己的记忆力里搜索似的，随后居然回忆到了，便说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街名。所以非再仔细问明区域不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慢慢吞吞、疑疑惑惑地说出来，这些可以表明他还神智未清。

那医生接着说道：

“我可以亲自送您回家去。”

一种好奇心已经控制了他，使他想知道这个奇异的舞蹈家是谁，想看看这个腾跃的怪人住在哪里。

很快，一辆轿车将他们两个人从貂山区送走了。

他的住处，是一所外表狼狈而有一条肮脏楼梯的高房子，这就是那些孤立在两块空地中间，工程草率，窗子很多，而专供褴褛困苦的生命居住的邋遢贫民窟之一。

医生攀着那楼梯的栏杆，一种粘手的曲折木梯，扶着这个恢复了体力而精神恍惚的老翁，一直登到五层楼上。

他们敲的那张门开了，于是出来一个老妇人，她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洁白的便帽，包住了一个皱纹重叠而轮廓鲜白的脑袋，一个勤俭忠实女工善良而坚强的大脑袋。她高声说：

“上帝！他遇到了什么事？”

等到那件事用二十来句话说明白之后，她自己便定心了，并且请那医生也不必担忧，说这样的意外，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

“应当叫他睡觉，先生，什么别的都不需要，他一会儿就睡熟了，明天准没事儿。”

那医生接着说：

“但是他说话不怎么清楚。”

“唉！这倒不要紧，一点儿酒，没有什么旁的。他因为要轻便一些，便没有吃晚饭，他只喝了两杯苦艾酒，给自己助兴。苦艾酒可以使他的双腿长点气力，您想着了吗？但是却切断了他的思路和语言了。像他那样跳舞，本不是他这样年纪里应当做的事，决然不是的，想要他偶然懂点儿事，真是要失望的！”

那医生不免惊讶，便往下盘问：

“但是他已经老得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地跳舞呢？”

她耸了耸肩，这时，由于发怒她的脸已经成了绯红的了。

“唉！对呀，为什么？说到这层，不过是要使旁人以为面具下面的他是年轻的罢了，不过是要使那些婆娘依然拿他当做一个漂亮小伙子，往他耳朵里灌些迷魂汤吧，不过是要和她们的肉体，和她们的那些搽粉添香涂油的肮脏肉体去厮磨罢了……唉！这真是本性！够了，40年来，先生，我就熬受了一种由这件事所赐的生活……但是现在第一步却是要叫他睡觉，使他身体不受伤。请您帮助我一下，不碍您的事吧？每逢他这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真不好解决。”

那老翁这时在床上坐着，他的神情像是醉了似的，他那些白长发都披在脸上了。

他的老伴用那双爱怜而又生气的眼睛瞧着他。她接着又说：

“请您瞧瞧，按他的年纪，他的脑袋应算是好看的，不该装成那个样子去让别人把他当做年轻人。难道这不可怜！真的，他有一个好看的脑袋，先生！请您等一等，我在叫他睡觉以前，让您看看。”

她走到一张放着盆子、水罐、_镜子、梳子和刷子的小桌子跟前。取了那把刷子，随后又回到那张床跟前，把那醉汉的乱头发掀起来，不多久，她便整理出了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式的鬈发垂颈的面孔出来。随后她倒退了几步来尽情欣赏：

“对他这样的年纪，不是算很不错了吗？”

“很不错。”那位渐渐感到乐趣的医生说。

她接着又说：

“然而倘若您在他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认识了他！但是应当叫他睡下；不然，他喝过的那点儿苦艾酒，就在他肚子里面捣乱。请您抓住，先生，您愿意拉一拉他的袖子吗？……高一点儿……像这样……好……现在就是那裤子了……请您等一会儿，我来给他脱鞋子……对了。现在请您扶住他站着，等我来把床弄一弄……好了……请您把他放倒……倘若您以为等会儿要他费事留点地方给我，那就别想了。我非得随便在什么地方，给我自己找个角儿睡觉不可。这不关他的事。唉！浪荡子朋友，得了！”

那老翁一经觉得自己到了被窝里面，便闭上了眼睛，忽然又睁开了，然后再行闭上，于是一阵毅然睡觉的决心在他那副满意的脸上出现了。

那医生一面用一种越看越高兴的神态观察着他，一面询问：

“那末，他时常到那些化妆舞会里去充当年轻人吗？”

“无论什么化妆舞会他都去，并且要到第二天早上弄成一种形容不出的样子才肯回家来。您看见了吗，吸引他到那里去的是懊恼的心情，使他在自己脸上戴一个纸面具的也是那种懊恼心情。对呀，懊恼不能像以前那样年轻，不能再得到成功。”

现在那老翁睡熟了，并且开始打呼噜了。她用一种怜惜的神情端详他，接着又说：

“唉！他从前真是出尽风头，这汉子！成功多得教人家不信，先生，交际场里的漂亮绅士以及所有的名角和所有的将军，都不及他。”

“真的吗？从前他究竟做什么事呢？”

“唉！这件事开始便使您诧异，由于您没有在他的黄金时代里认识他。我呢，我从前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一个舞会上，因为他那时常常在各个舞会出出进进。我见到了他，便一下被他擒住了，像一条鱼给钓钩住了似的。他那时真是可爱，可爱得让旁人瞧着他就要流泪，有着那黑得像乌鸦一样的弯曲黑发，和那双大的黑眼睛。唉！对呀，那真是一个漂亮小伙子，那一晚他就引着我走了，从此我就没有离开他，一直没有离开他，一天都没有！我一切都不顾了。唉！因此他，使我看见了艰难岁月！”

那医生问道：

“你们俩位结婚了吗？”

“结过了，先生……倘若没有，他就会像对其余的女人一样，早丢弃我了。我做过他的妻子和女佣，无论什么，无论他要什么……并且为了这类的事，他使我哭过多少次……躲开他流过多少的眼泪呀！因为他总对我说起他的种种艳遇，说给我听……说给我听……先生……却不明白这些事真使我难受……”

“但是他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呢?”

“真的……我忘记把这一层告诉您。他本是玛泰尔店里的一把好手，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头等角儿……一个平均 10 个法郎一点钟的艺人……”

“玛泰尔？……是谁，玛泰尔？……”

“是个理发师，先生，大戏院的大理发师，从前把所有的女艺员的生意都包揽了的那一个。对呀，所有的那些极尊贵的女艺员，都叫昂波瓦司给她们理发，并且给了他让他发财的犒赏。唉！先生，所有的妇女们都是一样的，对呀，所有的。一个男子合了她们的意思，她便来自荐。这是那样容易的……然而听这些事又是多么难受。因为他对我无所不谈……他没有默不出声的能力……不行，他不行。这类的事，给了男子们多少快活！然而说这事也许比做还更快活一些。

“每逢我在夜晚看见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略带灰白，神气快乐，两眼发亮，我便在心里想道：‘又是一个。我肯定他在那批货里头又弄到手一个。’于是我渴望问问他，一种煎熬着我的心的渴望，但是我另外还有一种在他开始谈的时候便去阻止的要求。末了，我们便互相注视了。

“我却知道了他不会缄默，知道了他快要提到那件事。从他的神情，从他那要使我明白的带

笑的神情，我料到了那件事。‘我今天得着了一个好的，玛德莱茵呀。’我假装看不见，听不着。末了，我摆好他吃饭用的餐具，端上他那份汤，于是便坐在他的对面。

“在那些时候，先生，正如有人用一块石头，在我身上将我对他的友谊压碎了。这很难受，唉，真厉害。但是他没有领悟到，他不理解：他一心想将那件事说给谁听听，吹嘘自己，显示别人怎样爱他……然而他仅仅只有对着我可以谈这件事……您明白吗……只有我……那末，自然非去细听那件事并且当作毒药吞下不可了。

“他开始喝他的汤了，随后他说道：

“又是一个，玛德莱茵。’

“我呢，我正想着：‘可不是！上帝，什么汉子！我从前怎么会撞见了他！’

“于是他开腔了：‘又是一个，并且一个出色的……’说来总是愉快戏院的一个小女人，或者是杂艺戏院的一个小女人，并且有时也有些大女人，那些戏院里的女人中的最有名的。他拿她们的姓名，她们的家具，都说给我听，并且全说，全说么，是的，随便什么都说给我听，先生……连一些使我心如刀割的详细内容都包括在内。末了他又倒回头去，重新再来谈他的故事，从头到尾，一点也不落，他那副高兴的样子，竟使我假装笑容免得他怨我。

“这些事，也许都不是真的！他那样爱给自己装面子，所以竟很能够编造那样的事！这些事，也可能是真的！那些晚上，他假装疲倦，假装要吃了夜饭就睡觉。我们到 11 点钟才吃夜饭，先生，因为他要给人家整理晚装，便从没有早点回来过。

“每逢他说完了他的奇遇之后，便一面吸着烟，一面在卧房里散步，并且他是个有蜷着的头发和胡须的那样的漂亮小伙子，所以竟使我心里想着：‘仍然是真的，他说过的那些事。我既然为他而将我自己弄得发疯，我，因为那个汉子，为什么其余的人不会因为他而将自己弄糊涂了呢？’唉！我竟因此一面急切地想哭，想叫，想跑，想从窗口跳下去。一面却在他那不断地吸纸烟的当日，收拾那张桌子。他张开口打呵欠，为的对我表示他已经疲倦了，并且在上床以前，接连说了两三遍：‘上帝，我今晚可以好好儿睡了！’

“我不怨他，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使我受了多少痛苦，没有，他不能够知道这一层！他欢喜拿女人给自己装面子，如同一只开屏的孔雀似的。他竟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注意他，都想他。

“到了他老了，这就艰苦了。

“唉！先生，当我看见他的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我惊得一下子气都透不过来，随后却是一阵欢喜——一阵恶意的欢喜——是那样高兴，那样高兴！我对自己说道：‘这是收场的时候了……这是收场的时候了……’我仿佛已经觉得快把我从监牢里放出来了。我将可以独自一人得着他了，到了其余那些女人不要他的时候了。

“有一天早上，我们没有起床。他还没有醒，于是我一面撑起身体去唤他醒来，一面吻着他的头，这时我在他鬓边的鬈发里，发现了一根银子般发亮的白丝。何等惊人的事！我几乎没有相信这是可能的事！开始我曾经想拔掉它，使他看不见，但是再仔细看着时，便发现了在略高一点的地方，另有一根白的。一些白的头发！他快有一些白头发了！我因此心里突突地跳起来，皮肤出了一些微汗；然而心中深处，我那时候是很快乐的！

“这样地想着，是件不体面的事，但是这天没有唤醒他我高高兴兴地将家里的零星事情收拾

好了，到了他独自在床上睁开了眼睛的时候，我便对他说：

“你知道我在你睡觉的时候发现什么了吗？’

“不知道。’

“我发现了你有一些白头发。’

“有如狠狠的一击，让他如同受了我的格支似地蓦地坐起来，并且用凶恶的样子对我说：

“这是假的！’

“是真的！在左边鬓角上。一共有四根。’

“于是他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那镜子前面。

“他找不着那些白头发。于是我就把第一根指给他看，那根发生得顶低的，短而弯曲，并且对他说：

“从你的这种生活看来，对这不必诧异。两年以后，你就拉倒了。’

“唉！先生，我那时候说的真对，两年以后，旁人几乎不认识他了。一个男子真变得快！他却依然是一个漂亮汉子，但是不鲜嫩了，于是那些女人便不找他了。唉！我却因此得到了一种难堪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头！他让我看到了凶狠行为！什么也不合他的意思，绝没有什么。他丢开了固定的职业，去开一爿使他亏本的帽子店。随后，他又想去演戏却没有成功，并且他慢慢在那些公开的跳舞场跑进跑出了。末了，他居然能明智地保留了一点儿给我们现在过活的财产。这倒也够了，但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起来他过去还差点发了一份大财！

“现在您明白他做的事了吧。这简直像一种疯病缠着他。他非要自己装成年轻高兴，非要和那些有香水的和头油的香味的女人们跳舞高兴，可怜的老心肝，够受了！”

她很感慨地瞧她那个打呼的老丈夫，自己几乎要哭了。随后，轻轻地走到他跟前，在他的头发上吻了一下。这时那医生已经站起来预备走了。觉得对于这一对奇怪的配偶找不着一点儿话可说。

这时，他正要动身的时候，老妇人问道：

“您愿意把您的住址给我吗？倘若他病得更厉害时，我就去找您。”

# 一幅肖像画

“瞧，米里雅！”在我身边有谁在说。

我看着人家指给我的人，因为长久以来，我就有意想认识这位唐·璜。

他已经不年轻了。头发灰白，一种暗灰色，有点像一些北欧人戴的毛皮帽子，他纤细的胡子比较长，垂到胸前，也有点像是裘皮的神气。他在和一个女人说话，朝她斜过身去，低声说，

一面用温柔的充满了敬意和爱抚的眼光看着她。

我知道他的生活，或者说至少是人家所知道的. 他曾狂热地恋爱过几次；而且发生过一些被卷进去了的戏剧。人家谈起他像一个吸引人的、几乎不可抗拒的人。当我问起那些最颂扬他的女人，想知道他的这种威力所在时，她们在经过一阵思索之后，总是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魅力。”

他肯定不算漂亮。他没有一点我们平常认为女性心灵征服者所赋有的风度。我感兴趣地问道：他的吸引力藏在哪里呢。在心灵里吗？……人家从没有给我用到过这些字，也没有宣扬过他的智慧……在视线里……也许……或在那嗓音里……有些人的嗓音有性感的风韵、难以拒抗，像一种绝妙的好吃的味道，人们如饥似渴地想听；他们说话的那种声音，进到我们心里像蜜饯。

一个朋友走过来，我问他：

“你认识米里雅先生？”

“是的。”

“给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吧。”

一分钟以后，我们互相握了手，于是我们在两张门之间谈起来了。他的语调是正确的，悦耳的，但不含一点特殊的东西。那嗓子确实美、甜，令人喜欢，有音乐情调；但是我听到过更抓住人的更动人的。人们高兴听他，就像喜欢看一泓美丽的清流。无需费力思索去追随，没有什么言外之意，也不会激起好奇心，没有任何需要提高警觉的话可以期待。他的谈话毋宁是一种令人平静的，不会给我们燃起一种回答或争辩的积极热情，也没有那种喜出望外的赞许。

此外，反驳他和听他的都一样容易。等他一说完话，回答就自然而然地到了唇边，而且朝着他去的那些话，就好像是由他所说的话自然而然地从嘴里引出来的。

不久，我就有了一种感触。我认识他大约一刻钟，而他好像已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的一切我都久已熟悉了：他的面貌、他的姿势、他的声音、他的观念。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以后，我突然觉得他已在我的知己之列。我们之间已心扉洞开。如果他要求的话，我可能会把关于我自己一些隐情告诉他，这些平常只会告诉最老的朋友的。

显然，其中有些奥秘。隔在所有的这些生物之间的壁垒，那种随时间而相继出现，但同时又由于相互的好感、相同的嗜好、一致的文化知识相稳定的关系逐渐解开的壁垒，在他和我之章并不存在，很可能在他和他在生活中偶然遭遇的那些男男女女之间也不存在。

在半个小时以后，我们相约此后多多见面，他邀我后天吃午饭，还给了我他的地址，然后分手了。

因为忘记了钟点，我到得太早；他还没有回来。一个端正的哑吧仆人给我打开了一间漂亮而略暗的，装饰得亲切宁静的客厅。我在这里很自在，好像在自己家里。我曾多少次注意到住房对性格和精神的影响！有些房间使人总是感到自己发呆，另一些刚好相反，使人感到浮想连翩。有些虽然明亮、白色、饰金，但是使人忧郁，另一些虽然裱糊的是文静墙纸，却使人活跃。我们的眼睛好像我们的心，有它的恨和柔情，对此并不常常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它却秘密地偷偷地强烈影响我们的心情。家具、墙壁的协调，总的风格立时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精

神气质，正如森林，大海和山岳的气氛会使我们移情改性。

我坐在一个被坐垫盖满了的沙发床上，我一下子感到被这些小的绸面羽毛袋托着、垫着、支着，好像我身体的形式位置都事先在这个家具上标了出来。

然后我细看。在这间房里没有一点显赫的东西：满都是朴实而漂亮的，家具虽简单却难得，那些东方式的帷幕不像卢浮宫来的，而像是来自某个回教官闱。正对着我的是一帧女人画像。这是一幅中等尺寸的像，表现的是头部和上半身，双手拿着一本书。她年轻，不戴帽子的头发上束着一条普通的发带，略带忧郁地微笑着。不知是因为她露着头发还是她的风姿如此，自然，但从没有一个女人的画像能像房间中的这张，使我感到那么自在过。几乎所有我知道的这类像都是在表演。那些太太或者穿着豪华服装和配套的帽子，一副神气表明她很清楚自己首先是在画家前面，其次是在所有看着她的人前面，否则就采取那种穿上一件经过精心选择的晨衣的放肆姿态。

有些人是站着的人，庄严、盛装，一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长时间保持的高傲神气。另一些人在呆板不动的衣服里装腔作势；并且全部都有一点小东西，一朵花或者一件首饰，在裙袍上或者嘴唇上的一条皱褶，人们能感到这是画家为了效果加上去的，无论她戴着一顶帽子，或头上系条花带，或者只有头发，人们可以从她们猜出某种完全不自然的东西。是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但是人们能感觉到。她们好像是在什么地方做客，在某些她们想讨好的人家里，面对某一位，她们想对他显示出自己的全部优越之处；而且她们研究过她们的姿态，有时谦虚，有时高傲。

对这一幅说什么呢？她是在家里，而且是一个人。是的，她是独自一人，因为她微笑得如同在寂寞地思念某种甜蜜而忧虑的事物时一样，而不是像人家在看她的时候那样。她是如此孤独，而且在她家里，是她使得这整个儿大套间房子空空如也，绝对空虚。她独自住在这儿，充实了这儿，给这儿以生气；可以进来许多人，并且所有这些人可以谈话，可以笑，也可以唱；而她在这儿将永远孤独，带着一个寂寞的微笑，而且仅她一人，她通过画像上的凝睇予以生命的。

这视线也是特殊的。它笔直地落到了我身上，抚爱的，不动的，却没有看到我。而所有的画像都知道它们在受到凝视，并且用在看，在思索，在追随的眼光回答，从我们进来直到我们离开他们住着的房间，它从不离开我们。

而这一位不看我，什么也不看。虽然她的眼光落在我身上，直直地。我想起了波德莱尔令人惊奇的诗句：

“而你动人的双眼，像出自一张画像。”

真的，它们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吸引着我，画像上的那双①本诗见“恶之花”中“谎言的爱情”。眼睛勾起我一种奇怪而强烈的，新的惶惑。它们曾活过，或许仍然活着。唉！从这幅暗淡的画面和这双看不透的眼睛里射出来的是何等无穷的魅力，它像拂人欲醉的微风，又像在淡淡的紫、红、蓝三色晚霭下诱人的暮日，还带着些迟临暮色的忧郁。这双眼睛，这双被寥寥几笔勾出的眼睛中，隐藏着它那若有若无的奥秘。那种女人一瞥中所能显现的秘密，那种使我们爱情萌生的秘密。

门开了，米里雅先生进来了。他抱歉自己来迟。我则抱歉来得过早。而后我对他说：

“如果请教您这位女士是谁的话，是不是失礼了呢？”

他回答说：

“是我母亲，很年轻就去世了。”

于是我懂得了，懂得这个男人无法解释的吸引力来自何处了。

# 残废者

这件偶然的事，是我在 1882 年遇着的。

我那时候刚好在一乘空的客车的角上坐定，便把车门关好，希望可以独自蹲着；忽然那车门又打开了，于是听见说话的声音：

“请您留心，老爷，我们刚好在轨道交叉的处所：上车的梯子又很高。”

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你一点不用害怕，洛朗，我可以去挽那两只扶手。”

随后，便有一个戴圆顶帽子的脑袋出现了，接着有两只手拉着那些垂在车门两侧的毡条皮带之类，慢慢地将一个肥大的身体提上来，而那双脚在梯子上弄出一阵像手杖触着地面似的声响。

等得这汉子把他的身躯塞进了车厢的时候，我便望见他裤脚管里面有一只木腿的黑漆头儿，立刻那另一只相同的杵样的东西也跟着上来。

这旅客背后又出现了一个脑袋，并且问道：

“您弄好了吗，老爷？”

“弄好了，孩子。”

“那末，您的包裹和木拐都在这里。”

于是一个神气很像老兵的仆人也跟着上车来，他两只胳膊夹着一大包用黄纸或者黑纸包着并且缚得很伏贴的物件，他托这些物件一样一样放在他东家座位高处的那只网子里。随后说：

“都在这里，老爷。一共是五件：点心，玩具小人儿，铜鼓，木枪和鹅肝冻。”

“这很好，孩子。”

“祝您一路平安，老爷！”

“谢谢你，洛朗，祝你身体好！”

那汉子关好车门便走开了，于是我便来端详我的同车人：

他大概只有三十五六岁，尽管头发几乎是全白的；佩着勋绶，蓄着髭须，身体很胖一一一我们看得出这原是一个强健好动的人，残废改变了他好动的习惯，才到了这种肥胖地步。

他擦了擦额头，嘘了儿下，很正面地瞧着我说：

“烟草味儿碍您的事吗，先生？”

“不碍，先生。”

那眼光，那声音，那面目，我都熟悉。但是在哪里呢？在什么时候呢？我一定早就撞见过那汉子，和他谈过，和他握过手。这些事久了，很久了，已经在雾层里失踪了——我的神智仿佛在这雾层里摸索种种回忆，却又如同追踪一些飘浮的幻影似地始终擒不住。

他也一样，现在，用一个略能想起而不完全记得的人的一种顽强态度盯着我看。

我们的眼睛被这阵执拗接触所拘束，便都换了方向前后不到几秒钟，又都被那个正在工作的记忆力的顽强潜在的意识所吸引，重新互相对视起来，于是我说：

“先生，与其我们彼此偷着互相端详一个钟头，倘若我们一同来思索我们从前究竟在哪里会过面，那岂不好一些吗？”

那位同车者欣然回答：

“您很有道理，先生。”

我报了我的姓名，职业：

“我名叫亨利，姓朋克赖，身任法官。”

他迟疑了一下子；后来，用那种和思想紧张程度相合的眼波和音波说：

“喔！一点不差，我从前在潘塞尔家里遇见过您，这是战前的事，到现在是 12 年了！”

“是的，先生……喔！喔！您是勒瓦烈中尉吗？”

“是的……我在失掉我这双脚的那一天，已经是上尉了……这两只脚，是被一颗飞着的炮弹在半途上同时一下子刷掉的。”

于是我们又互相端详起来，现在我们有互相认识的必要了。

我毫无遗漏地记得从前看见过那个长身玉立的小伙子了，那时候，他用一阵敏捷美妙的奋励姿态，领跳种种的舞蹈，并且我记得还有人加他一个“长颈喇叭”的雅号。但是在这个明晰地显出的形象后面，依然浮着一点擒不住的东西，一件我曾经知道而又忘却了的历史，一件被人加过一阵善意而短暂的关注又只在脑海内留下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痕迹韵历史。

那历史里面是有爱情的。我因这一点而在记忆的深邃处重新找着了那特有的感觉，但是这感觉，仅仅可以和一只野兽的脚在地面上留给猎犬的嗅官去辨别的气味相比。

然而，那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明晰起来：于是一个少女的面目在我眼前出现了。后来，她的

姓氏如同一枚燃了的爆竹似地在我的头脑里爆发了：曼黛尔小姐，现在，什么事情我都记得了。这确是一件情史，不过平凡一点罢。这个少女爱上了那个小伙子，当我从前遇见她的时候，并且还有人向我谈过他们快要结婚，他本人仿佛很陶醉很舒服似的。

我举目向着那个网袋，里面装着这位同车者的仆人所搁的种种包裹，因为车子的摇动，它正在震动；于是那仆人的声音如同刚才说完似地回到我的心上来。

他说过："都在这里，老爷，一共是五件，点心，玩具小人儿、铜鼓，木枪和鹅肝冻。"

那样一来，顷刻之间一部情史已经自行编好了，并且在我的头脑里展开来。这情史并且也像我读过的种种一样，其中有时是一个青年，有时是一个少女，在身体上的或者财源上的危险之后，娶了他的未婚妻或者嫁给她的未婚夫。所以，这个因战事而残废的军官，在打仗之后重新寻着了那个在往日以身相许的少女，而她呢，坚守旧约，就委身了。

我承认这是体面的事，只是简单了一点，如同世人承认书本上的或者戏剧上的献身的结果都是简单的一样。当我们读着或者听着的时候，仿佛自己也素来有这种高贵情操，也会抱着一种热烈的欣喜之情，一怀绚丽的冲动而牺牲。但是第二天，当有一个穷朋友跑来向您借钱的时候，您的神情却并不好看了。

后来，忽然另外有一个设想，一个比较现实一些而诗意却不很浓厚的设想，代替了那第一个。也许他是在战前结婚的，在那颗给他断折双腿的炮弹未酿横祸之前结婚的，而她呢，含悲忍耐，备尽看护慰藉和维持那个丈夫的责任——可怜他去时是那样美而健的，到了归来的时候，却只剩下了那双被斩断了的腿，那已不能活动，肥胖无能，臃肿的残躯。

他是有福气的呢，或者受苦难的呢？一阵了解他的历史的渴望，一阵始则轻微，继乃增长，终竟不可抵抗的需要，强迫我去认识或者至少知道那些主要之点，这样会使我可以猜度他所不能向我说或者他所不肯向我说的那些话。

我一面思量一面和他谈着。我们交换了一些平凡的话；末了，我举目向着那个网袋，心下想着："可见他有三个孩子：点心是给他老婆的，玩的小人儿是给他小女儿的，铜鼓和木枪是给他儿子们的，鹅肝冻是给他自己的。"

我忽然问他：

"您有孩子吗，先生？"

他说：

"没有，先生。"

我陡然觉得惭愧，如同我闹了一个大岔子似的，于是我接着说：

"请原谅我。我当初无意中听见您的仆人说起玩具便想到这层。因此不假思索便自以为是了。"

他微笑了， 随后他喃喃地说：

"没有，我并且没有成家。我在预备者的地位上蹲着没有动。"

我装出忽然记得了一样。

“喔！……对呀，当我认识您的时候，您已经订了婚，和曼黛尔小姐订了婚，我记得。”

“对呀，先生，您的记性真好。”

这一来，我格外胆壮了，于是接着说：

“好说，我仿佛又记得有人说过曼黛尔小姐早已嫁给……嫁给……”

他安然说了这个称谓：

“弗勒赖尔先生。”

“对呀，就是这样一件事！对呀……我并且记得因为这件事，才听见有人谈到您内心的创伤。”

他对面瞧着我；终于脸红起来。

他那副滚圆而素被血液润作霞意的脸，那时候竟格外绯红了。

他热情地回答我——那种陡然而来的热烈态度，正是一个人每逢辩护一件事前在自己精神和心灵上感到已经失落，而又希望在舆论上取得胜利的事的时候用的啊。

“那是一种错误，先生，拿弗勒赖尔先生的姓名和我的相提并论。当我在前线上失掉双脚回来的时候，可怜！我从没有答应她来做我的妻子，从没有。本来那是做得到的事吗？一个女人之结婚，先生，并不是为着故装大度，却是为着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要伴着一个男人过活；那末，倘若这个男人是像我一般变了形状的，这女子如果嫁了这个男人，便算给自己判了一种要延到死期的苦刑了！唉！种种的牺牲，种种的坚贞，我都明白，我都赞叹，但这都是有界限的；但是一个女人谢绝她所希望的一生幸福、种种喜乐、种种梦想，去满足虚荣，我就不赞同了。我每逢听见我卧房地板上有我的木拐之类的声响，那阵由我每举一步而生的磨房咯咯之声，我就气得几乎要去扼杀我的用人。您相信我可以让一个女人去忍受我自己所不能忍的事吗？r 此外，您想想罢，我那双没脚的腿好看吗？……

他不响了。向他说什么呢？我承认他有理！对她呢？我能够埋怨她，蔑视她，加罪于她吗？不能啊！然而，这样合情合理，符合实际，看来真实的结局，不能满足我诗兴的欲望。这些英雄式残疾人竟然引来了一种我所不能，所缺少的高尚牺牲，我对此竟感到迷惑有诈。我陡然问他道：

“弗勒赖尔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带玩具就是为他们。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待我都很好。”

列车已经在圣日尔曼山的坡儿上上行了。它过了山洞，进了车站，便停止了。

我正要去扶那位残废的军官下车，那时候，忽然有两只手从开了的车厢门口伸进来：

“早安，勒瓦烈。”

“早安，弗勒雷尔。”

在这个汉子背后，有一个妇人微笑着，她兴高采烈，风韵犹存，举着那只带着手套的手向勒瓦烈道早安。一个小女孩子靠在她旁边，欢喜地跳着，两个男孩子用那种渴望的眼，瞧着那铜鼓和木枪从客车的网袋里被人传到他们的父亲手里来。

这位残废人走到月台上之后，那几个孩子都来拥抱他。随后他们便都走了，而那个小女孩因为友谊的关系，抓住他一支木拐的横撑伴着他走，如同她能够抓住她这个年长的朋友的拇指似的。

# 修女院长的二十五法郎

唉！就是，他真怪像，这位巴未来大爷，他那蜘蛛一样的长腿，加上他的小身体，长胳膊，还有他的尖头，在脑门顶上一绺火一样的红头发。

这是一个小丑，—一个农民小丑，天生的，生来就是为的演闹剧，为的使人发笑，为的演角色，简单角色，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也是农民，几乎不识字。唉！是的，那位好上帝制造了他为的是娱乐别人，乡下那些穷鬼没有剧院也没有节日；于是他就凭良心逗他们乐。在咖啡馆里人家给他会帐，让他留下，于是他就猛喝，使人笑，使人高兴、嘲弄任何人，但不惹任何人生气，这时大家围着他捧腹大笑。

他这么滑稽，因之尽管他很丑，但这些女孩子们笑得这末厉害，连她们也顶不住他。他一边嘲弄，一边在墙后面把她们拉进条沟，拉进个牲畜棚，然后格支她们、挤她们，讲着些那么可笑的话，以至她们一边推开他，一边捧腹大笑。于是他蹦蹦跳跳，做出要上吊的样子，于是她们直不起腰来满眼泪水。他选定一个时候把她们推倒，而且如此合时，以致她们当作笑话就任何事都认帐了，包括那些曾看不起他的姑娘。

却说近六月末的时候，他在近鲁镇的阿里渥先生家帮忙收获。整整这三个星期里，他用滑稽日日夜夜让那些收麦子的男人和女人开心。白天人们在割下了麦穗的场坝里看他，他戴着一顶旧草帽遮住了那束棕红头发，用瘦长胳膊拾起成熟的麦子捆成一束，而后停下来，为的是做一个滑稽姿势，使眼睛一直不离开他的那群干活人满地里哄堂大笑。晚上，他像一条爬行动物，溜进那些女人睡着的谷仓干草里，他的手乱抓，惊起了一些叫声，扰起一阵纷乱。人们用木鞋赶他，而他就像一只怪猴子，在整个房子的哄堂大笑之中四脚爬着逃走。

最后一天，收获工人的车子挂着彩带，吹着风笛，充满了笑声、歌声、欢乐和醉意，走上了白色的大路，由六匹花白马慢慢地拉着。一个穿着罩衫，帽子上戴着花结的小伙子领着车，巴未来在一些躺着的女人中间跳着醉了的森林之神的舞步，张着大嘴，在庄子的斜坡上，招徕了一些拖鼻涕的孩子，和对他出人意外的身材而惊奇的乡下人。

很快，到达阿里渥老板庄子时，他举起两只胳膊一蹦，落下来时不幸碰到了那辆长车的边上，从上面一个锄头摔下去，掉在轮子上，又蹦到了路上。

他的伙伴奔过去，他不再动了，一眼开，一眼闭，吓得脸色发白，四肢伸长在尘土里。

当人家摸他的右腿时，他叫起来，想把他扶起来时，他又倒下去。一个男人说：

“我怕他有条腿断了。”

阿里渥老板让他躺在一张桌子上，一位骑马的跑到鲁镇去找医生，过了一小时医生来了。

这位庄主很慷慨，声称他支付这个人在医院治疗的费用。

于是这位医生将巴未来抱到他的车子里，后来把他安置到一间刷白的卧室里，在那儿整复他的骨折。

他一了解到他不会因此死掉，而且他将得到看护、治疗、悉心照料、饮食，而什么也不用干，仰天躺在两条毯子之间时，巴未来快活得忍无可忍，于是他笑了起来，无声的露出了他那些坏了的牙齿。

当一位嬷嬷走近他的床时，他装出一副高兴的鬼脸，眨巴着眼睛，扭歪了嘴巴，摇摆他的又长又能听话活动的鼻子。病房里的那些邻床，虽然他们都有病，却都忍不住笑，而那位修道院长为了消遣刻把钟，常到他的床边坐一阵子。他为她找到了一些更滑稽、更新奇的笑话，而且因为他具有任何种装腔作势的本领，他装成虔敬的以使她高兴，用懂得什么时候不该开玩笑的人的严肃态度谈到好上帝。

有一天，他想起该给她唱唱歌。她高兴万分，于是来得更勤。后来为了利用他的嗓子，她拿来了一本赞美诗歌集。因为他已经开始活动了，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他坐在床上，用一副假嗓子讴歌永恒的主，玛利亚和圣灵。这时，那个善良的胖嬷嬷站着，用一只指头打拍子并给他定调子。等到他可以走了，那位修女院长建议他多留些时，好在教堂祈祷式里唱歌，一边侍候弥撒，一边也承担法衣圣器室执事的任务。他接受了，于是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看见他穿着一件白色罩袍，带着如此可笑的领班神气，跛着腿，领唱祈祷文和赞美诗，于是信徒的数目增加了，人们放弃了教区教堂而到医院的晚祷来。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终了，到他完全好了的时候，他就必得出院了。那修女院长为了感谢他，送了他 25 法郎。

当巴未来口袋里装着这 25 法郎到了路上时，他问自己该去干什么。回村子里去？肯定不能在还没有唱上一杯之前去，这事他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了，于是他走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一年进城不过一两次，其中特别有一次曾给他留下了一个富裕而辉煌的迷迷糊糊的回忆。

因此他要了一杯好白酒，一口就吞了下去润润喉，而后他又让倒了第二杯，好尝尝味道。

一旦强烈刺激的白酒碰到了他的上颚和舌头，经长期节制之后，格外强烈地提醒了所喜欢所期待的酒精感觉，那种滋润、刺激、芬芳灼嘴的感觉，他明白他要喝完这瓶，于是立刻问了整瓶的价以节省零星价格。人家算了他三法郎，他付了，而后开始从从容容地灌醉自己。

然而他采取了保持一定的清醒的方法好寻别的开心。因此他一感到到了看到烟囱弯腰行礼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挟着酒瓶，步伐蹒跚地去找妓院。

他费了点劲，找到了，先是问了一个车夫，他不知道；问了个搬运工，却不好好告诉他：问了个面包店，训了他一顿，把他叫成老色鬼；最后问到一个军人，他义务把他领到了那里，同时约定要他选那个“皇后”。

这时还只刚刚正午，巴未来走进了这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受到一个女佣的接待，她要把他赶出门去。可是他用一个鬼脸就把她逗乐了，拿出三法郎，这地方特殊消费的常规价，于是他

费劲地跟着她，沿着一条很暗的楼梯上了二楼。

他被引进了一间房之后，点名要了“皇后”，趁等她的时候，就着瓶口他从瓶子里又喝了一口。

门开了，一位姑娘出来了，她高、胖、红而且魁梧，眼神自信，一个行家的神气，她上下打量在那张椅子上躺着的醉人，对他说：

“这时候你不害臊！”

他结结巴巴说：

“怎么啦，公主？”

“不该在一位夫人还没有喝过浓汤之前就打扰他。”

巴未来要笑。

“对勇敢的人讲，是没有时候的。”

“要喝醉也是没有时候的，老酒罐。”

巴未来火了。

“首先我不是罐子，其次我没有喝醉。”

“没有醉？”

“不，我没醉。”

“没有醉，你连站都站不起。”

她怒气满腔地看着他，她的伙伴们正在吃饭。

他站起来。

“我呀，我呀，让我跳个波尔卡。”

并且，为了证明他结实，他跳到椅子上，做了一个就地单足旋转，再跳到床上，在那儿他两只沾满泥的鞋子印上了两个骇人的印子。那姑娘叫道：

“啊！脏人！”

她扑过去，对着他肚皮一拳，这末样的一拳，打得巴未来失掉了平衡，撞在床脚上，翻了一个大筋斗，再摔到了五斗柜上，拖倒了水罐和脸盆，而后在地上打滚，同时嚎叫。

这片声音是如此之响，而他的嚎叫又这末刺耳，以致整个房子里的老板、老板娘、用人和一切人员都跑来了。

老板首先要把人弄起来，可是他们刚让他站起，他就又重新失去了平衡，后来他就开始忿怒地喊叫他的另一只腿骨折了，指那只好的，好的。

这是真的。人们跑去找医生。刚好这就是曾在阿里渥老板家医过巴未来的那一位。他说：

“怎么？还是您？”

“是的，先生。”

“您有什么事啊？”

“人家把我另一只腿也弄折了，医生先生。”

“谁给您弄的，老朋友？”

“这回是一个女的。”

所有的人全听着。那些姑娘还穿着梳妆衣服，嘴上还挂着被打断的午饭的油，老板娘生着气，老板束手无策。

这位医生说：“这会成为一件不光彩的麻烦事。您知道乡政府正用一只恶眼盯着您。得设法让任何人不再说起这事。”

老板问道：“那怎么办？”

“最好，是把这个人送回到他出来的医院去，此外为他付医疗费。”

老板回答说：

“我宁可这样，比闹出事的好。”

于是半小时后，巴来来醉醺醺哼哼唧唧地回到了他一小时前离开的病房床上。

修女院长伤心地举起了两支胳膊，因为她喜欢他，并且微笑着，对于重新看到他并没有感到不高兴。

“唉！规矩人，您怎么啦？”

“另一条腿也折了。好嬷嬷。”

“啊！那您又爬上了一车草上面了，老滑稽？”

巴未来又羞愧又耽心，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这回不是……这回不是……不……不……这一点不是我的错……这是让一个草褥子闹出来的。”

她从他那再找不出别的说明，也绝不知道这次初愈再犯是由于她的 25 法郎。

# 一件离婚案

萨隧尔太太的律师陈述意见道：

审判长先生，诸位陪审官，请听我的陈述：

在诸位面前我以辩护人自任的这件案子，其涉及医学之处远多于法学之处。这件案子构成的问题与其说是普通法的不如说是病理学的。种种事实骤然一看似乎很简单。

一个具有高尚情操而又慷慨的殷富青年，钟情于一个仪态万方、令人倾倒而且妩媚动人、善良温柔的少女，于是他娶了她。

有一段时间，他作为丈夫百般殷勤和蔼地对待她。随后却渐渐疏远起来，甚至态度生硬好像对她感到有不可克服的厌恶、不能自已的反感一样。甚至有一天他还打了她，不仅绝无理由，连借口也没有。

诸位审判官，我绝不来描摹那些奇异而谁也无法理解的现象。我也绝不来细述这两口子的难堪生活和这位青年妇女所受的骇人折磨。

只要向诸位谈上几段这可怜的汉子，这可怜的疯汉子每天在一本日记土写的一些段落，就可以使诸位了然了。因为我们目前是和一个疯汉子相对，诸位审判官，并且这案情正和那位虚搁王位的巴卫国王的新死王子的痴癫病类似，一样使人感到奇特，一样令人注意。我现在将这个案子的情形称做“有诗意的痴癫”。

诸位定然还记得世人传说过的这位怪王子的事。他在他的王国里一个风景最幽绝的地方，叫人营造了一所真是“仙阙般的别墅。”景物的真实之美不能使他满意。他在哪个疑非人世的苑囿里，设想用戏院布景的方法制造了许多人造胜境，许多入目即起的变幻，许多绘制的树林，许多有瑶花琪草的小说式天国。其中有亚尔帕司山、有冰山、有草莱末闢之地、也有被日光晒得灼人的戈壁。而到了夜晚，在天然月光之下，用巧妙的电力从大小湖沼的水底发光。小艇和鹅群在这些湖沼里往来游泳，并且有一个由世界上著名乐师组成的乐队，用诗歌来陶醉这个天璜的痴胄。

但是这个王子是个贞洁的童男，他只爱梦境，他的梦境，他的天宫般的梦境。

有天晚上，他坐在他的小艇里，载着一个年轻的美人。她举是一个有名的女音乐家。他央求她唱歌。她唱了，而且她被美景、和风，花香以及这个年轻俊美王子的神采所陶醉。

她唱，如同那些被爱神引动的女人般唱着，随后禁不住如醉如痴、周身发抖地倒到了王子怀里要求接吻。

但是他将她推进了湖里，接着便举起双桨摇回到岸边，不管是否有人去救那女音乐家。

诸位审判官，我们这儿正好遇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案情。我暂且只从这本从他的书桌的某个抽屉中偶然得来的日记中，选几段来朗读一遍：

……何等地愁惨和丑恶啊，永远相同、永远恼人！我真是梦想有一个美一些的，典雅一些的和有些变化的宇宙！倘若世人所称的上帝确实存在，而且他或者并没有创造旁的东西，那末

这个上帝的创造力就何其贫乏！

始终是些大树林、小树林，与各处河流相似的河流，与各处平原相似的平原，甚么都是相像的、单调的，而人类呢！……人类？……何等凶恶倨傲而令人生厌的动物。

应当爱，如醉如痴地爱，不必见到所爱的。因为见到就成了解，了解就成蔑视。应当爱因她而使自己沉醉，如同以酒自醉，无需知道所饮的是什么。喝罢，喝罢，喝罢，日以继夜不求喘息地喝罢！

我已经找到了。我相信如此。在她整个儿的身上都有某种合乎理想的事物，它丝毫不像世间所有，它赐我的梦想以双翼。唉！我的梦境，它显示给我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那些生命多么不同！她是金黄色的，淡金色的，她的头发有一种不可形容的闪光。她的双眼是蔚蓝的。世上只有蔚蓝的眼睛才能激动我的心灵。整个儿的女人，那个在我心坎上存在的女人现在出现在我的视觉之中了，然而只在我的视觉之中。

唉！神秘！什么神秘呢？视觉吗？……整个儿的宇宙存在都有赖于它，因为它看见了宇宙，它映出了宇宙。它竟包罗了宇宙、万物和生命、森林和海洋、人类和兽类、落日和星辰、艺术，一切、一切、无所不包。它看见、采撷、占有一切；并且有赖于它的还不止此，有灵魂，有在思索的人，有在恋爱的人，有在笑的人，也有在受苦的人。唉！您瞧瞧世上女人们的眼睛吧！它们像海一般地深邃、像天色一般的变幻，那末甜美，像和风一样甜美，像音乐一样甜美，像拥抱一样甜美。而其清朗透明，可以从而窥见底蕴、窥见其心灵，是那个蔚蓝的心灵为它们点染了颜色、使它们生气盎然、使它们恍若天神。对呀！灵魂有顾盼的颜色。只有蔚蓝色的心灵才能带来梦境，它的蔚蓝取自波涛和太空。

视觉！您想想它吧！视觉！它为了丰富自己而畅饮世间生活百态。它阅尽人间冷暖、看尽古往今来、书籍图画，总之一切美的和一切丑的，以此制造种种观念。而当它看见我们的时候，它给我们以一种人间所无的幸福之感，它使我们预感我们将始终茫然的事！使我们懂得我们梦想的现实只是些可鄙的粪土！

我爱她也是因为她的翩然行止，有个诗人说过：

“飞鸟步行时，亦觉有羽翼。”

当她经过的时候，人们便觉得她和普通女人属于不同种类，她是属于一个更飘逸、更神妙的种族。

……

明天我就将娶她……我害怕……我害怕的事情太多……

两头畜生，两条狗，两只狼，两只狐狸在树林里徘徊，彼此遇到了。一只是雄的，另一只是雌的。它们交配了。它们出于一种强迫它们延续种族的兽性本能而交配了。所谓种族，无非是具有同样形状、毛片、身段、动作和习惯的族类。

一切众生都同样地干这件事，却不知其原因！

我们也如此……

我娶她的时候也曾干过这件事，我服从了这个将我们推到雌儿身边的低能冲动。

她成了我的妻子了。当我理想地寄希望于她的时候，她使我近乎实现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自从我一经将她抱在怀里的那一刹那之后，她就不过是自然用以愚弄我一切希望的生物罢了。

她曾欺骗我的那些希望吗？没有，虽然我已经对她感到腻烦，腻烦到不愿碰她，腻烦到当我的手或者我的嘴唇擦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油然升起一种无法形容的厌恶，也许不是对她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广的、更蔑视的厌恶，是对于性爱拥抱的厌恶；它如此之卑贱，对于一切有教养的人都是一种必须隐蔽起来的丑行，在谈论它的时候，只能红着脸、压低了声音。

我再也不能看我的妻子向我走来，用微笑、顾盼和胳膊来召唤我了。我再也不能了。而从前我以为她的吻会使我飞升。有一天，她因为偶然发烧，于是我从她的呼吸之中，感到了轻微飘渺的、几近不可捉摸的人身腐臭气息。我为此震惊！

唉！肉体不过是有诱惑力而又有生命的粪土而已，不过是行走的、思想的、说话的、既看又笑的、食物养料发酵其中的腐烂过程而已。而且它是蔷薇色的、漂亮的、勾引人的，它像灵魂一样欺骗人。

何以世界上只有花是芬芳的呢？那些花儿，无论是鲜艳的或是淡色的，它们的姿态色调都使我心驰神往、双目迷离。它们都那样娇美、而构造又那样精巧、那样性感而变化万千，像那些器官欲启还掩，它们的诱人远胜于樱唇，尤其是那些卷唇错齿般的花瓣，玲珑剔透，每瓣上都撒上了一层生命之精华，各各散发出不同的芬芳。

花类在世界上自行繁殖，无需玷污它们那不受欺凌的种族，它们向自身周围吐出爱情的天香，温存的芳汗，以及它们那种总有一切风流仪表、百态千姿、姹紫嫣红、娇情万种和各种令人沉醉的芬芳的无双体态上的精英……（六个月后日记的片段）……我爱花，但绝不是止于当作花，而是视之为实质的、精美的生命；我经常整日整夜地，在我那几间保存花卉如正教徒的后官密室般的花房里消磨光阴。

除了我以外，谁还认识这种温柔境界里的甜美滋味、情色两怡、令人心悸的狂喜而超出人道的神往乐趣呢！还有和这些奇花的蔷薇色肉体，鲜红色肉体，精美细腻、滋润非凡而变幻不定的洁白肉体的偎傍之乐呢？

我有几间花房，除了我和那个经管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能进去。

我常常像个世俗人溜进秘密的冶游场所一样，走进那些花房里，在那个高大的玻璃陈列室里，我先从那两行由地面斜斜堆到屋顶的半开或者盛开的花丛中经过。这就是它们抛给我的第一个吻。

它们，那些花，那些在我那条神秘热情的过道中陈列的花，都是我的侍儿，而不是我的宠妃。

它们用各自变幻不定的光辉和鲜润的芬香向我致敬。它们玲珑妍丽，右边陈列八行，左边陈列八行，并且紧密得像是两个排到我的双脚边上的小花圃。

我的心儿突突直跳。看到它们，我的目光激奋了，我的血在脉管里激盈了，我的神志奋发了，我的双手已经由于想去抚摸而发抖了。我走了过去。看到了这个陈列室深处那三张关着的

门了。我可以选择，我有三间正教徒式的藏娇之屋。

但是我进去次数最多的那一间却是养兰科植物的屋子。因为这种植物是我最中意的催眠者，那间屋子是矮矮的闷人的。热而湿的空气，使我的肌肤潮润，使我的喉管喘息，使我的手指发抖。这些异国女儿来自溽暑的地带。它们像人鱼般诱人，像毒药般致命，真是令人赞绝的奇物，它既使人狂醉，又使人恐怖。瞧这些，它们多像有大翅膀、细脚杆的蝴蝶！因为它们有眼睛呀！它们瞧着我，它们看见了我，这些不可思议的、不类现实的生命，是仙女、安琪儿、圣地仙风和热光的女儿，宇宙之母，对呀，它们有眼睛翅膀和画师无法描绘的变幻不定的色彩，种种人们能梦及的形态和娇媚。它们的两侧凹下去，芬芳而透明，它为爱情而敞怀，比整个儿女人的胴体还要动人。它们娇小玲珑的身体上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图案，将陶醉其中的心灵引进了画境天堂和理想的逸乐之中。它们在花茎上颤动，像是飘飘欲飞。它们会飞吗？会向我飞过来吗？不，而是我的心神在它们之上飘浮，如同一个受着爱情折磨的、狂热崇拜的雄性。

任何虫类也不能用翅膀去碰它们。我们——它们和我——是独自同在这所由我给它们营造好的光明牢狱里。我观赏它们，赞叹它们，我一朵又一朵地逐朵欣赏它们。

它们多么富态深沉，蔷薇般的红色——令人馋诞欲滴的蔷薇色。我多么地爱它们！它们花萼的边缘略带皱纹，色彩比颈部略略浅些，而花瓣就掩在里面，这真是张神秘诱人而触舌如饴的小口。它对这些芬芳无语的娇小尤物特有的、精巧神圣而令人赞叹的器官欲显还掩。

有时候，我选中了一朵，对它抱着一阵与它同寿的延续热情，可以延续到几日几夜。于是人们将它从普通的花廊里移出来，送到一间小玻璃房子里关好，在这房子里有一道伴着一丛从太平洋海岛上运来的热带茂草的淙淙流泉。于是我就蹲在它的旁边，因为知道它的死期已近而心炽如火，异常焦躁冲动。于是瞧着它凋落。当我拾得了它时，我嗅它、吸吮它，以无尽的温存采撷它那短促的生命。

那位律师在读完这些日记片段后，接着说道：

诸位审判官，出于礼貌的考虑，使我不便将这个可耻的理想派疯汉子的日记，奇特的供词继续向诸位读下去。但是我相信刚才读给诸位听的那儿段，已经能为诸位评定这种精神病者了。在我们这个神经兴奋过度和道德败坏的时代，这种精神病大概比世人揣测的要普遍些。

因此我认为我的女当事人，处在被她丈夫所患的奇怪精神错乱所致的特别地位上，比任何妇女都更有权提出离婚要求。

# 谁知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终于要写我碰到的事了！但是我能吗？我敢吗？这事这么怪诞，这么不可解释，这么无法理解，这么荒唐。

要是我不是对所看到的如此确信，确信我的推理能力毫无衰退，我的判断毫无错误，在我坚持不懈的连续观察中并无漏洞，我也会以为是一个简单的幻象，一个奇异幻景的把戏。总之，谁知道？

我现在是在一座疗养院里，但我是因为谨慎和害怕而自觉进来的。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历史，这儿的医生。我要写，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为了解脱自己，因为我感到它在我身上像一个无法忍受的梦魔。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是个孤独人，一个梦幻者，一种哲人式的孤独、善心、不贪吝亦不怨天尤人。我一直独自生活，因之别人在场时就不知不觉的引起我一种拘束。怎样解释这呢？我办不到。我不拒绝见人也和朋友一同吃饭。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早就长时间的在我身旁，即使是最熟悉的，也使我厌倦，使我腻烦，使我神经紧张，于是我感到一种愿望，希望看到他们离开或者让我走开的愿望在增强、在纠缠。

这种愿望超过所谓需要，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需。假使我发现我和一群在场的人继续在一起，假使我还应当长时间听（但不是倾听）他们的对话，毫无疑问我就会遇到事故。什么事故？唉！谁知道？也许单纯就是晕倒？是的！很可能！

我如此之喜欢单独，甚至我不能容忍别人与我同在一个屋顶下毗邻而居。我不能住在巴黎，因为在那里我苦不堪言。我精神已经死了，而在我的肉体中和神经中仍因熙熙攘攘在我身旁生活的芸芸众生而受煎熬，甚至他们睡着时也如此。唉！别人的甜睡比他们的语言还教我痛苦。而当我知道、感到在一墙之隔后面有些生命在按盈亏的规律断续时，我从来没有方法休息。

为什么我这样？谁知道？它的理由可能很简单：我对不深入我心的一切事情太易于感到疲倦。而有很多人属于我这种情况。

我们在地球上是两种人。有些人需要别人，于是别人能使他们散心、忙碌、休息。而孤寂使他们困乏、疲惫、灰心丧气，像攀登冰山、横过沙漠；而另外一类相反，别人使他们气馁、厌倦、拘束，疲惫，这时孤独却使他们平静，使他们沉浸于了无牵挂和思维的幻想之中。

总之，存在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有一些是赋与倾向外向生活的，另一些是赋与倾向内向生活的。我呢，我短时间的关切外部而很快就灰心丧气了，并且一旦达到了他们的极限，就感到我的身体和我的一切智力都难以忍受地烦躁不安。

其结果是我寄情于无生命的东西，而且我曾忘情于它们，它们对我说来已经是一种重要存在。房屋则变成而且已经成了我孤独而积极生活着的世界，我处于一些对我的眼睛如容貌一样引起交感的物品、家具和熟悉的小摆设之中。我慢慢的将房子装满了，打扮起来，于是我对身在其中感到高兴、满意、十分幸福，像是在一个可爱的女人怀抱之中，她那被我习惯了的抚爱成了一种平静的、甜蜜的需要。

我让人将这座房子建在一个远离大路的美丽花园之中，而且是在一个镇市的门口，这样倘若遇到我偶尔觉得有欲求时，可以到社会上去想办法。我所有的仆人都住在有大墙围着的菜园深处，在一幢离得远远的房子里。我的房子隐蔽、沉没在大树的叶丛里，在夜幕黑暗的笼罩下是一片寂静，它对我是如此之好，如此之有利休息，因之每天晚上在上床之前我必然有几个钟点犹豫不定，为的想品味一些时候。

这一天，在市镇上的剧院里，人们演出“西古”①，这是我第一次听这出美丽神话音乐剧，我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我用轻快的步伐走回来，满脑袋嘹亮的歌词，视觉里萦绕着美丽的幻象。天黑，很黑，黑到我几乎看不见大道，以致几次差点掉进沟里。从市的税卡到我家里约有一公里里，也许略多一点，慢步二十分钟的路。这时是早晨一点或者一点半，天上有一点点亮照着我前面，一弯眉月出来了，一弯下弦的惨淡眉月。上弦的新月在傍晚四五点钟升起，它清新愉快涂着一层银色，但是这升起在午夜以后的月亮是淡红的、暗淡的令人不安的，这确实是安息日的眉月。所有喜

爱晚上散步的人都可能注意过这一点。上弦月，哪怕细如一线，射出的都是一线快乐的光。它使人心中欢悦，在地上勾出清晰的影子；下弦月散出的几乎是一种临终的微曦，晦黯得几乎照不出影子。

我远远地看到我花园那黑沉沉的一堆，于是我不知从那里感到了一种不想进去的思想，我放慢了步子。天气暖和，那一大堆①“西古”是吕西罗词，雷耳配乐之四幕七场歌剧，所述为日耳曼及斯堪

底纳维亚英雄故事，首演于 1885 年 6 月。树有点像坟墓的样子，我的房屋就埋在下面。

我推开篱笆门，于是我走进了长长的桑树小径，它一直通到住房，树交叉成穹顶形成了一条高隧道，穿过了阴暗的树丛，绕过了抛弃花篮的草地拐角，在变得苍白了的阴影下面，散着一点一点色调不易分辨的椭圆形斑点。

在走近房屋的时候，一阵奇怪的烦恼向我袭来。我站住了。什么也听不见。在树叶里没有一丝风。我想：“我怎么啦呀？”10 年以来，我这样回来从没有一丝不安掠过我。我不怕，夜晚我从没有怕过。看见一个人，一个小偷，一个盗贼只会使我身上发怒，我会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此外，我有武器，我有我的左轮。但是我不摸它，因为我要抵抗这种害怕产生在我身上的影响。

这是什么呢？一种预感？当人们将要见到不可解释东西的时候，控制了他的感官的神秘预感？也许是？谁知道？

我再往前走，我的皮肤起了鸡皮疙瘩，当我到了关上防风窗的大房子前面时，我感到应当等几分钟再开门走进去。于是我坐在客厅窗下一张板凳上，我呆在那里有一点发抖，头靠着墙，眼睛朝着叶丛的阴影。在开头那些时候，我没有看到周围的任何异常。在我耳朵里有些嗡嗡声，这在我常有，有时我好像听到列车过去的声音，敲钟的声音或人群走路的声音。

但是很快这些声音变得更清晰、更确切，更可分辨了。我没有错，这不是我的动脉在我耳朵里形成的杂音那种普通耳鸣，而是一种特殊的声音，虽然很含混。但毫无可疑是从我的屋子里来的。

我隔着墙来弄清它，这种不断的声音，与其说是声音毋宁说是一种骚动，一堆东西隐隐约约在移动，好像有人在摇，在移动，在轻轻地拖我所有的家具。

唉！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怀疑我耳朵的可靠性。但是在经过把耳朵贴在挡风板上，以进一步弄清我家里这种奇怪的不安后，我变得确信了，肯定在我家里发生了某种异常和难理解的事。我没有怕过，但我是……怎样表达它……奇怪震惊。我没有扳起手枪的击铁，很清楚的估计到我不会需要它，我等着。

我等了很久，什么也决定不下来，心里清楚，但焦急得要命。我站在那里等着，一面听着那在变大的声音，它有时候变得很强，它好像变成了一种不耐烦的，生气的神秘骚乱的轰轰之声。

后来突然对自己的懦怯羞愧，我拿起了我的钥匙串，选出了我应当要的，把它插进了锁眼，我让它转了两圈，并用全力推那扇门，我把门扇推得碰到隔墙上。

这一声响得好像一声枪响，于是只听见这一爆炸似的响声的回响，我的房子从上到下一阵可怕的喧嚣。这声音如此突然、如此可怕、如此震耳欲聋，以致我退了几步，并且虽明明仍然

感到这无用，但我还是从枪鞘里拔出了手枪。

我仍然等着，啊！时候很短，我现在清楚地听到在我楼梯上、地板上、地毯上一种异常的原地踏步声，不是鞋子的，人鞋子的踏步声而是拐杖的，木拐杖和铁拐杖的，它震动得像铙钹似的。并且现在我一下子看到在我房门的门槛上，一张围椅，我读书的大围椅，摇摇摆摆地出来，它走到了花园里，我客厅里的其它东西跟着它，后面是那些矮卧榻，靠它们的短腿拖拖拉拉，像鳄鱼一样，后面是我的全部椅子，像母山羊一蹦一跳的，于是那些小凳子像兔子那样一纵一纵。

唉！真是令人惊心！我溜进一个树丛里，在那儿蹲着，一直看着我这些家具的行进，因为它们一个跟着一个，根据它们的尺寸和重量，总在或快或慢的走，而我的钢琴，我的三角钢琴殿后，跨着怒马的大跑步伐，肚皮里嗡嗡响着乐音，那些最小的东西在沙上像蚂蚁一样滑动，那些玻璃瓶子、大口杯子、它们被月光给披上了萤火虫的磷光。那些布料爬着走，在水塘上展开了好像海里的章鱼，我看见我的书桌出现了，一个上世纪少有的古董，它里面装着所有我收到的信，我的全部爱情故事，一个我曾为它如此痛苦的老故事！而且在里面还有照片。

突然间我不怕了，我朝它扑过去，我抓住它，像人们抓住小偷，像人们抓住一个逃走的妻子；可是它以无可阻挡的气魄朝前走，我虽然努力、虽然气愤，我仍然无法使它放慢步伐。由于我无望和这可怕的力量抵抗，在和它争斗时摔倒在地上。于是它在沙子上推着我滚、拖着我走，而且跟随它的那些家具开始在我上面跨过，在我腿上踏步，把腿也弄伤了。后来，当我把它放走了的时候，别的东西从我身走过去，如同一队骑兵压到一个落马的士兵身上。

最后，因为惊惶之极，我只得爬出这条大林间道，重新躲到树中间，看着那些最不值钱的，最小的，最简单的，那些我想都想不起的，而曾为我所有的东西失踪。

而后，我远远地听到了在我的住宅里响起了一片空房子开门的可怕声音。它们从房子上面一直咯咯响到下面，一直到我自己这次轻率为这一逃走打开的前厅门，终于也关上了。

我自己也逃了，朝着镇里。一直到大路，碰到了晚归的人，我才恢复了镇定。我拉了一家认识我的旅馆的门铃。用双手拍去我衣服上的尘土，并且说我丢掉了我的钥匙串，其中包括菜园子的，那是在保卫我的水果蔬菜防止小偷来访的围墙后面，我的用人们睡在一个独立的小屋里。

我爬到旅馆的床上，把被子一直遮到了眼睛。但是我无法睡觉，我一边听着自己的心蹦跶，一边等着天明。我曾吩咐人家天明时去通知我的那些人，于是早晨七点钟，我的随身仆人来敲我的门了。

他脸色看起来很沮丧。他说：

“昨晚发生了很大的不幸，先生。”

“怎么啦？”

“有人把先生的家具全部偷走了，全部，全部，连最小的东西。”

这个消息使我高兴。为什么？谁知道？我完全能保持冷静。决定隐匿情况，对谁都不说我看见的任何事，把它瞒起来，当作一个可怕的秘密藏在我的良心里。我回答说：

“这就是偷我那些钥匙的同一批人，应当立刻报警。我现在起来，稍等一会我就到那儿和你会合。”

侦讯进行了五个月，什么也没发现，既没有找到我最小的小摆设，也没有找到一点贼的痕迹。天哪！要是我说出了我知道的……要是我说出了……人家会把我关起来，关我，不是那些贼，而是关能看到像这样事情的人。

唉！我知道沉默，但是我不再给房子配家具。这会毫无用处，这种事故总会又重演。我不愿再回去，我不回去了，我决不再看见它。

我到了巴黎，住在旅馆里，找到医生咨询我的神经状况。从这个极糟心的夜晚以后，它就使我很不安。

他们要我旅行，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

我从在意大利的巡游开始。太阳对我有好处。六个月之中，我从热那亚逛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佛罗伦萨，从佛罗伦萨到罗马，从罗马到那不勒斯。而后我跑遍西西利；这个以天然景色和纪念建筑著名的美丽地方，有许多希腊人和诺曼底人留下的古迹。我转到非洲，我平安地穿过了这片平静的黄色大沙漠，那儿游荡着骆驼，羚羊和阿拉伯流浪人，那儿空气新鲜透明，没有一丝俗念缠人，不仅白昼，晚上也一样。

我从马赛回到法国。虽然有普罗旺斯的欢乐，天空变得不那末明亮了，这使我忧郁。回到了大陆上时，我重感到那种自认痊愈了的病人，却由于感到钝痛而得知病灶并未清除的特殊感触。

后来我回到巴黎。仅仅一个月，我就对这地方厌倦了。这是秋天，而我想在入冬前巡游穿过我没去过的诺曼底。

我当然从鲁昂开始，八天之内我漫不经心地、高高兴兴地在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在这个令人惊叹的非凡的哥特式古建筑的博物馆里漫游。

于是，一天傍晚近 4 点钟，当我深入到一条出人意料的路上时，那儿流着一条名叫罗贝克的黑得像墨水的河浜，原来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房屋的古旧奇特外貌上，一下子却又被一排旧货商店，一家接着一家的景象转移了。

唉！他们真是选到了好地方，这些卑鄙的旧货买卖人，在这条怪诞的街道里，这条阴郁的水流上，在这些尖的瓦屋顶、石板屋顶下面，屋顶上还有往日的风标在咯咯作响。

在这些黑黝黝的店子深处，可以看见堆在那儿的雕花衣柜，鲁昂、讷韦尔、莫司基艾的陶器，上了漆的雕刻。还有橡木的耶稣、圣母、圣人，教堂的装饰、十字塔、斗篷式长袍，还有圣器和一个移掉了上帝的饰金木神龛。唉！在这些高房子大房子的稀奇古怪的巢穴里，从地窖到屋顶阁楼，有的是各式各样性质的，好像已经绝迹了的东西，它们残存的年月超过了它们的自然所有者。它们的世纪、它们的时代、它们的形式，为的是让后代买去当作古董。

我对那些小摆设的感情在这个古董商的城市苏醒了。我一家店一家店走，两步跨过支在使人厌恶的罗贝克浜上由四块烂木板做成的桥。

天哪！真吃了一惊！在一个挤满了东西像一个旧木器墓地的隧道口的拱洞旁边，我看到了

一个我最漂亮的柜子。我四肢发抖地走过去，抖得如此厉害，我竟不敢去摸它，我犹犹豫豫伸出手去。然而，这确实是它，独特的路易十八时的柜子，任何人只要看过它一次，就能认出它来。我忽然把视线朝这条廊子更阴暗的深处伸得略远一点，我看见了我那三张蒙着小花点毯子的围椅，而后，而后更远一些，我的两张亨利第二的桌子；它们真是希罕物，还有人从巴黎跑去看过。

您想想吧！您想想我的心情状态吧！

我往前走，情绪苦恼，四肢发僵，但我往前走，因为我勇敢，像在黑暗时代一个骑士走近一处有魔力的居住地一样。我一步一步发现了那些曾属于我的一切东西，我的挂烛台、我的书、我的画、我的丝棉毛布匹、我的武器，所有的东西，只是没有装满了我信件的书桌，这些信我一点没有看到。

我走到了阴暗的廊子里，为的再走到上面一层。只有我一个人。我喊，没有一点回答，只有我，在这间曲折得像迷宫似的宽大房子里没有别人。

夜晚来了，我想要在这黑地里找一张我的椅子坐下，因为我决意不想走开。隔一会儿我就喊：

“嗨！嗨！有人吗？”

没有回答，我在那儿呆了一个多钟点，这时我听到有脚步声，轻轻的、慢慢的，我不知是在哪里。我几乎要逃走，可是我挺着，我重新喊，于是我看到隔壁房间里有一点亮光。一个声音说：

“谁在那儿？”

我回答说：

“一个买主。”

那人回答说：

“你现在来太晚了。”

我回答说：

“我等您有一个多小时了。”

“您可以明天再来。”

“明天，我要离开鲁恩。”

我一点不敢往前走，而他不过来。我看见他的灯光一直照在一张毛毯上，上面有两个小天使在战场上的一些死人上空翱翔，这也是我的。我说：

“喂，您过来吧。”

他回答说：

“我在等您。”

我站起来，朝他走过去。

在一间大房间中央有一个很矮的人，很矮而很胖，胖得像一个怪人，一个丑八怪。

他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长短不齐，稀疏发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没有一根头发！当他举起蜡烛来看我时，在这个挤满了旧木器的房间里，他的头颅看起来好像一个小小的月亮，那张脸浮肿多皱，眼神不可捉摸。

我买了三张属于我的椅子，为它们当场付了一笔大款子，同时只给了我在旅馆的房间号码。应当在明晨九时以前交货。

而后我出去了。他很有礼貌的把我一直送到他的门口。

我接着就到中央警察局，向他们申述了我的家具被窃的事和我刚才的发现。

他向曾主办这件窃案的检察官用电报请求立时指示，并请我等待答复。一小时以后，给他的答复使我完全满意，他对我说：

“我将拘捕这个人并立刻进行审讯，因为他可能感到有些疑点并设法隐藏属于您的东西。您愿去吃晚饭而后过两小时来吗？我会把他弄来，并在您面前进行一次质询。”

“很愿意。先生。我衷心谢谢您。”

我回旅馆里吃饭，吃得比我预期的还香。我仍然很高兴，终于有人去抓他了。

两小时以后，我回到等我的警官面前，看见我，他说：

“嗨！先生，没有找到您要的人。我的警察没有能逮住。”

“啊！”

我感到发晕，我问道：

“可是……你们的确找到了他的房子吗？”

“没有一点错。这房子仍旧受到监护，看管起来，直到他回来。至于他，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他平常在他的邻居家过夜，也是一个旧货商，女的，一个干巫婆的坏蛋：皮多央寡妇。她今晚没有见到他，而且提不出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得等到明天。”

我走了。唉！对鲁昂的那些路我觉得阴沉，惹人烦恼，有鬼！

我睡得很不好，每次人睡都以噩梦结束。

因为我不想显得太心焦或急迫，第二天我等到 10 点钟才到警察局去。

那个商人没有出现，他的店门仍然关着。

那个警官对我说：

“我采取了所有的必需步骤。检察官知道这件事，我们一块儿到这家店去打开门，您对我指出所有属于您的东西。”

一辆轿车把我们载了去。有警察在值岗，还有一个锁匠站在要开的门前。

一走进去，我没有见到我的柜子，也没有我的那些围椅，没有我的那些桌子，那些曾陈设在我家里的木器什么也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可是那天晚上我每走一步都不能不碰到我的东西。

那位中央局的警官惊奇了，开始时不信任地看着我。我对他说：

“我的上帝，先生，这些木器失踪和商人的失踪都令人同样惊奇。”

他微笑道：

“这确实！您昨天做错了，去买您自己的摆设还付了款。这使他警觉了。”

我回答说：

“这事我觉得难以理解，这儿原来由我的家具占着的地方现在都被别的东西占满了。

这位警官回答说：“啊！他有整整一夜工夫，很可能他还有同谋犯。这房子大概与邻屋相通。先生，别怕，我会很认真办这件事。既然我们守住了他们的窝子，这一帮强盗不可能长期逃脱。”

唉！我的心，我的心，我可怜的心，它跳得多凶！

我在鲁昂呆了 15 天。那个人不回来。老天爷！老天爷！这个人，谁能拦住他或抓住他呢？

然而在第 16 天早晨，我接到园丁的信，他是我那被抢劫一空并关闭的房屋看守人，这封奇怪的信如下：

先生：

我有幸告诉您昨晚发生的事，这是没有人能理解

的，警察也不比我们强。所有的家具都回来了，所有的

无一例外，所有的，直至最小的东西。这幢房子现在完

全和被偷之前一样。这真叫人糊涂。这是在星期五晚上

到星期六办成的。那些路都凹下去了，好像有人把全部

东西从栅栏那里拖到门口。在失踪那天也是如此。

我们等您，先生，我是您卑微的仆人。

罗丹·菲力浦

唉！决不！决不！决不！我不回那儿去去！

我把信交到鲁昂警官。他说：

“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原物奉还。我们装做不知道，这些天我们就会抓住这个人。”

可是没有抓住他。没有。人家没有抓住他而我现在怕他，好像有条放出来的猛兽跟在我后面。

找不到的人！他是找不到的人，这个月亮脑壳的人。人家永远也抓不到他！他根本不回到他那里。谁的事谁关心。只有我才会碰他，而我不愿意。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并且假使他回来，假使他进他的店铺，谁能证明我的家具曾在他那里？只有我的证词对他不利，而我很清楚，这成了怀疑。

唉！决不！这种日子没法过。我不能保守我所见到的秘密。我怀着怕那些相似的事情重新发生的想法，无法和常人一样过下去。

我来是为的找这间疗养所的医生，我已经对他讲过了。

在问了我好久以后，他对我说：

“先生，您同意在这儿留一个时期吗？”

“很愿意，先生。”

“您愿意要一座单独小房吗？”

“是的，先生。”

“您愿意接待朋友吗？”

“不，先生，一个也不，鲁昂的那个人为了报仇，可能会追我到这里……”

于是我单独的，单独的，完全单独的，自三个月以来。我几乎是泰然的。我只怕一件事……要是旧货商成了疯子……并且要是人家把他领到这个收容所来……即使是监狱也会不保险。

## 小路格

邮递员枚台力克·隆倍勒按平常时刻从露易·德·都尔的房子出发了，地方上的人亲昵地叫他为枚台力克。他踏着老式开步走的步伐，穿过了小城，首先抄过咪罗门草场走到白兰地尔边界，顺着河到卡尔勿兰，从这儿他开始分送信件。

他沿着发泡、咆哮、翻腾而后流进到草原的狭窄溪水走，在柳树组成的拱门下面走得很快。拦着水道的大石头周围是一圈圈的水，宛然以水沫为端结的领带。有的地方常常是一泓一尺来高看不见的湍流，在树叶下面、在藤蔓下面，在绿色的被覆下面，发出一阵愤怒而甜蜜的喧声，而后，再远一些，河岸变宽了，人们遇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湖，在湖中，鳟鱼在绿色的丝藻里游泳，丝藻在宁静的溪水中荡漾。

枚台力克总是什么也不看，只是想着：我的第一封信是柏亚勿隆家的。而后，是小狐先生的。因此我应当穿过伐木林。

他那件用黑皮带围腰的蓝上衣在柳树矮墙上晃过，步伐迅速均匀而有规律，他的那根手杖，那枝粗大的刺枫木棒，在他身边按着他的双腿往前迈。

他终于跨过了卜澜滴尔溪上，用单棵树干跨过两岸做成的独木桥，桥上唯一的扶手，是一根绷在分别夯进岸边的两根木桩上的绳子。

这个林场是卡尔勿兰村的村长狐先生的私产，他是当地最大的地主。这林子属于老林，全是古树，又大、又高、直挺挺地像是许多柱子，林场约莫有一两公里路长，座落在小溪的左岸，这条小溪成了它那由绿叶组成的辽阔穹顶的边界。沿溪的大树晒得着太阳，长得茂密；但是在林场里的树底下，只有苔藓，只有厚而软的苔藓，这东西在不流动的空气里散出一种湿气和落叶的轻微气味。

枚台力克放慢了脚步，摘下了那顶箍着一圈红绦子做装饰的黑制帽，并且擦了一下额头，因为虽然还不到早上八点钟，草滩里的气候已经是很热的了。

正当他重新戴上了黑制帽并且恢复了加速的脚步时，忽然望见一棵树脚边有一把刀子，一把孩子们拿着玩耍的小刀子。他走过去拾它的时候，又发现一个针箍，后来在两三步内外，又见到一个装针的筒子。

拾起了这些东西，他想：“我去把这些东西交给村长吧。”于是他重新上路了，不过，现在他睁大了眼睛，总是预期会另外找得到什么。

突然间，他木然停着不走了，好像是撞着了一根横木杠，在他十几步之前，躺着一个孩子，全身赤条条的。仰着摊在苔藓上面。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张开两只胳膊，趴开两条腿，脸上盖着一块手绢。略略有点儿血凝在她的大腿上。

枚台力克如同害怕弄出响声，害怕什么危险似的，开始踮着脚向前走过去，并且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是怎样一回事？她睡着了，也许是？随后，他想起一个人不能这样赤条条的在早上 7 点半钟时睡在凉爽的树丛下面。那么她是死的了，而他自己现在正对着一场命案。尽管他是一个老行伍，想到这层，在他腰脊上不禁一阵寒噤，这种命案在这地方是很少见的，何况还是谋杀一个女孩子，他因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身上不带一点伤痕，除了腿上的那点凝血以外，那末当初究竟怎样才弄死了她？

他很近地立在她跟前，后来他撑着那根木棒向她注视。他无疑应该认识她，因为当地的居民他全都熟悉；不过看不见她的脸儿，他就猜不着她的姓名了。他弯下身躯预备去揭开那条盖在她脸上的手帕；随即他又停下来，那只伸出去的手被一个顾虑牵住了。

在司法机关没有检验以前，他有权去移动尸体的现状吗？司法机关在他心里是个将军样的人物，什么也逃不了他们的耳目，并且，一粒失掉了的纽扣和一柄戳在肚子上的刀，在他们看来同样重要。在那条手帕下边，也许找得到一个主要的证据。结果，这物证倘若被一只不在行的手触动一下，也许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这样一想，他仍旧伸起了腰，预备跑到村长先生家里去；但是另外一个念头又留住了他，倘若这个小女孩还是活的，由于偶然，那么他不能够这样丢开她。他很从容很从容地跪下来，并且由于谨慎起见跪得和她相距颇远，而后伸出手去摸她的脚。脚是冷的，冰凉的，是那种死去的肉体所特有的骇人冷感，再没有怀疑的余地了。那种触觉，邮递员事后对人说，他当时的心几乎都翻过来了，嘴里干得简直没有一点津液。他急忙立起来，开始在林场里向着狐先生家里跑过去。

他用体操步儿跑着，木棒夹在胁里，拳头紧紧握着，脑袋朝前；于是他那只盛满了信件和日报的皮口袋，按着拍子和他的腰干儿相撞着。

村长的住处在林场的尽头，所以林场也就是他的园子，住宅某一个墙角临着一个小的水荡，这水荡就是卜澜滴尔溪在那一带形成的。

那是一座用灰色石块砌成的方形大房子，年代很远，从前经过许多次的包围，后涵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碉堡，将近 20 米高，建筑在水里。

从这座堡垒上面，从前可以监视整个的地区。大家叫它做“狐堡”，而名称的来由却不大明白；并且有人说：这块两百多年以来始终被同一家族守住的产业的主人之所以姓“狐”，无疑地也是由于狐堡的称谓。因为大革命以前，我们在外省各处时常遇见的姓狐的人，都是近乎贵族的有产阶级。

那邮递员突然一下跑进了村长的厨房里，许多仆人正吃着早饭，他叫唤道：“村长先生起床了吗？我应当立刻和他说话。”大家知道枚台力克是个有分量有威望的人，于是大家立刻明白出了一件重要的事。

狐先生听到通报之后，吩咐仆人引他进来。邮递员面无人色并且呼吸紧张，制帽握在手里，看见村长坐在一张满摊着散乱纸张的长桌子前面。

这是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凝重而且绯红，强健得像-头牛，并且虽然脾气有点过于暴躁，却很受当地人的爱戴。年纪约莫 40 光景，鳏居将近半年，他以乡下绅士的风度倚赖自己的田地过活。他那种暴躁的脾气，时常引起麻烦。使得伊洛湾的官方不能不以宽大而慎重的朋友方式替他解除纠葛。某一天，他不是曾因为长途马车几乎压死他的猎犬密抹，竟把驾车人从座位上扔下来吗？他不是又曾因为某个防止打猎的警察擎着抢从他邻居的地里穿过，便在他的肋骨上戳了一刀，因而被警察告了吗？他不是还曾因为副州长出巡到了村子里停留下来，认为那是运动选举，而他由于家庭传统素与政府为难，所以竟揪过副州长的衣领吗？

村长问：“有什么事，究竟什么事？枚台力克！”

“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子死在林场里。”

狐先生立起来了，脸红得像块红砖了：

“您说……一个小女孩子？”

“是的，先生，一个小女孩子，浑身精赤，朝天躺着，有点儿血，死了，完全死了。”

村长生气了：“见鬼，我可以打赌那是小珞格。刚才有人通知我，说她昨儿夜里没有回到她妈跟前。您在哪儿发现了她呢？”

邮递员说明了地点，解释了种种详细情形，表示自己愿意引村长到那儿去。

但是狐先生变得匆忙起来：“不必，我无须您帮忙。请您立刻替我找乡村警察，村公所秘书和医生来，以后您仍旧继续分送信件。快快，快快，您走，并且告诉他们到林场里和我集合。”

邮递员是个服从命令的汉子，得了命令便退出了，因为没被派去参加各种查证，他很生气并且伤心了。

村长也出门了，拿着他的帽子，一顶边缘很宽的灰色大毡帽，并且在自己住宅的门限边立了一会儿。他跟前展开一片空旷的草地，其中显出红的白的和蓝的三大块不同的颜色，三大畦盛开的花，一畦正对着住宅大门，另外两畦分列在两侧。再远一点，林场最前一带的树插向天空，左边，越过那片由于卜澜滴尔展宽而成的水荡，望得见那一条长长的草滩，整块的平坦碧绿的区域，被许多水沟和用垂柳联成的生篱划出了经界——那些垂柳像是一些怪物，矮矮的，肥肥的，枝桠被剪削了，粗而短的树干上，顶着一个由许多纤细嫩枝组成的颤巍巍的鸡毛帚样的东西。

右边，在许多牛栏马厩车房等一切属于产业的小建筑物后面，就是那个富庶而以养牛为业的村子的起点了。

狐先生慢慢地下完了石级，接着，向左一转，走到了水边，双手挽在脊梁后边，用慢步儿顺着溪流前进。他低头走着，不时向四周瞧瞧是否望得见他派人去寻的那些人物。

等到走进了树荫下面，他停步了，除下帽子，并且也像枚台力克刚才一样擦自己的额头，因为 7 月里的太阳像火雨似的落在地上。随后，村长仍旧前进了，又停步了，转过步儿走回来了。忽然弯着身躯，把那条滑到脚边的手帕在溪水里浸湿一下，然后盖在头上用帽子压着它。无数滴水流下来，沿着他的鬓角，落到他那双向来发紫的耳朵上，落到他那肥硕绯红的脖子上；然后一滴一滴跟着流进他那件衬衣的白领子里。

这时候，谁也还没有来，他开始跺脚了，随后他吆喝着：“喂！喂！”

一道声音在右边回答：“喂！喂！”

那医生从树荫下面出来了。这是个矮矮小小的瘦子，往日的军医，在附近一带人看来他很能干。有点儿跛，以前在服役的时期受了伤，并且用一根手杖帮着走路。

随后，他们望见了乡村警察和村公所的秘书，这两个同时得到消息，同时走过来。他们神色张皇，喘着气，一块儿赶路，忽而走，忽而跑，为的是不耽误时间，他们用劲挥动胳膊，像

是相信如果起用胳膊，能办的事一定比用腿子要多得多。

狐先生问医生："您可知道出了什么事？"

"知道，一个孩子死在树林里，被枚台力克发现的。"

"不错，我们去吧。"

他们开始并排走着，后面跟着另外两个人。他们的脚步踏着苔藓，没有一点声音；他们的眼睛向前面远方寻找。

拉琶尔白医生忽然伸起了胳膊："瞧，在那儿！"

很远，在树荫下面，大家望见了一点儿浅颜色的东西。倘若他们事前没有知道那是什么，他们是不会猜得着的。那东西像是有亮光的，并是洁白得叫人可以认为那是一堆丢下来的内衣：因为一道从树枝当中溜过来的太阳，用一条宽宽的白光斜斜地照着尸体肚子上的惨白皮肉。向前走过去的时候，他们渐渐辨得出尸体的样子了，脑袋是盖着的，向水边偏着，两只胳膊是张开的，像是钉在十字架上。

"我热得受不住了。"村长说。

接着，他对着卜澜滴尔弯下了身躯，重新浸湿了手帕又重新盖在他的额头上。

医生对这个发现很感兴趣，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一经走到尸首跟前，他偏下身去观察，不过没有去碰它。他如同细看一件希奇的东西似的，早已在鼻梁上夹好一副眼镜，边看边很慢很慢地绕着走。

他不等伸直身子就说："强奸和杀人，我们一会儿就来检验。这女孩子几乎快是一个妇人了，您瞧她的胸脯罢。"

两只已经相当壮大的乳房，由于死亡而软化，摊在胸部上边。

医生轻轻地揭去了那方盖在脸上的手绢子。脸儿露出来了，乌黑的，怕人的，舌头伸在外面，眼睛是突出的。他说："这不用多说，有人在事儿完了之后立刻扼死了她。"

他摸着尸首的脖子："用双手扼死的，并且没有一点什么特别的痕迹，没有指甲印，也没有手指头印。一点也不错。事实上这是小珞格。"

他审慎地重新盖好了手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至少已死去十二小时了。我们应当通知检察处。"

狐先生立着没有动，双手挽在背后，用一种不变化的眼光盯住那个摊在草上的小尸首。他低声慢气地说："多么可怜！应当去寻她的衣裳。"

医生摸着她的手，她的胳膊和她的腿。他说："她当时无疑是刚好洗了澡，衣裳应当都在水边。"

村长下命令了："你，白兰西卜（村公所秘书的名字），你沿着这条小溪给我去找那些衣裳。你，马克沁（乡村警察的名字），你赶紧跑到洛伊湾，并且替我请预审推事带着保安警察过来。

他们应当在一小时以内到这儿来。你听明白了吗！”

这两个人飞快地走了，于是狐先生向医生说：“什么坏蛋，居然能够在这一带干这一手？”

医生低声慢气说：“谁知道？大家全都可以这样干。特殊情况下大家都可以，一般情况下谁都不可以。这一层无关重要，应当是一个甚么游荡的家伙，什么失业的汉子。自从我们改成共和政体以来，旁人在公路上只碰见过这件。”

他俩本来都是拿破仑党。

村长接着说：“对的，敢于这样做的，只有外来的人，一个路过的人，一个无家无业的流荡人。”

医生带着一种明显的微笑接着说：“而且没有老婆。由于没有好的吃也没有好住处，他就自行筹备其余的事了。我们不知道世上真有些人能够在三不知的当儿来犯大罪。您事前可知道这小女孩失踪？”

他用手杖的头儿依着次序去触碰尸首的那些僵了的手指头，在上面点着，如同是弹弄钢琴琴键似的。

“知道。她妈昨天来找过我，时候约莫夜间九点钟。这女孩到七点钟还没有回家吃饭。我们在公路上一直叫到十二点；不过却没有想到林场。此外，更认为只有在白天才可以进行真正有效的寻找。”

“您愿意抽雪茄吗？”医生问。

“谢谢，我不想抽烟。看见这些我就有些儿难过。”

他俩立着没有动，面对着那个脆弱的年轻肉体，那样惨白地摊在光线不强的苔藓上面。一只大肚子苍蝇本沿着一条大腿散步，忽然又在血痕上面停下来，随后又走开，一直再向上走；用它那活泼而匆促的步儿缘到了腰上，攀上一只乳房，随后又下来去窥探另一只，想在这个死人身上找点儿可喝的东西。这两个人盯着这一个黑点.

医生说：“真漂亮，皮肤上面一只苍蝇。上一世纪的阔太太们在脸上粘这么一只，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现在失去了这习惯？”

村长像是没有听见，他完全坠入沉思里去了。

不过，忽然一下，他的身躯转过来了，因为一阵声响惊动了他：一个戴着蓝便帽系着围腰的女人在树下跑着。那是小珞格的妈妈，珞格大嫂。她一望见狐先生就开口叫唤起来：“我的孩子，她在哪儿，我的孩子？”疯癫得根本没有瞧着地上。忽然，她看见了，停住了脚步，叉拢两只手并且举起两只胳膊，同时迸出一阵尖锐而具钻透力的呼号，一种类似被人斩断肢体的牲口的呼号。

随后她向尸体扑过去，跪在地上，接着如同拔掉什么似的，揭掉了那条盖着脸的手帕。等得她看见了那副怕人的发黑的而且经过抽搐的面孔以后，她突然一下抬起了身躯，接着又连头带身地扑在地上，在那层密而厚的苔藓里，送出怕人的连续不断的叫唤。

她那瘦而长的身躯，被衣裳粘住的瘦而长的身躯，由于痉挛动作而发抖了。旁人看见她那

双包在蓝色粗纱长统袜子里干瘦的腿肚和露骨的足踝，正在吓人的颤动，后来她用那些多节的手指头，如同为着在泥里刨出一个窟窿去躲藏自己似的在地面上刨挖。

医生受了感动，低声慢慢地说：“可怜的老太太！”狐先生的肚子里起了一阵异样的声响；随后，他打一个大喷嚏，一个同时从嘴里、从鼻孔里冲出来的大喷嚏；接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掩着脸开始哭起来，咳嗽、呜咽，并且带着声响淌鼻涕。他口吃地说：“活……活……活……活见鬼的畜生干了这样的事……我……我……我将来要去看他上断头台……”

但是白兰西卜转来了，他神情懊丧，两手空空．他低声慢慢地说：“我一点什么也没有找着，村长先生，无论在哪儿，一点什么也没有。”

村长神色张皇，用一道掩在眼泪里的苍凉音调问道：“你找不着什么东西？”

“女孩子的衣裳。”

“那末……那末……你再去找……并且……并且……务必要找得来……不然……我不会答应你。”

这汉子知道是不好和村长对抗的，拖着没有气力的脚步又走了，同时用一道显示害怕的偷看眼光扫了尸首一眼。

远远地许多声音在树林里响起来了，那是一阵模糊的闹声，一群人跑过来的声响；因为枚台力克在分送信件的时候，沿门散布了这新闻。当地每家居民，起初都非常诧异，在街上谈起来；随后，他们聚合在一起，花了好几分钟，共同来讨论解释这一事件；末了，他们都走过来看了。

他们是成群来的。由于害怕看见那骇人情形，都显得有点矜持和放心不下。等到看见了尸首，他们都停步了，不敢再走过来，只低声说着话。随后，胆子大起来了，走近几步，又停了，重新又前进了，不久他们团团绕着尸首，小女孩的母亲，医生和狐先生，人群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圈子，这圈子游动着，喧闹着，并且在许多继续而来的人们拥挤之下再紧缩起来。不久，人们触着尸首了。有几个人竟然弯着身子去摸它。医生推开了他们。村长陡然从他的麻木境界清醒过来，变得怒气冲天，他抓着医生的手杖，去赶他所管辖的居民：“你们给我走开……你们给我走开……你们给我走开……”仅仅用了一秒钟，那道由好奇者组成的人圈远离了两百米。

珞格大嫂立起来，转过头，坐了下来，她举起双手掩住脸在哭泣。

在人群中，有人讨论案情；许多男孩子贪婪的眼睛向这个了无掩蔽的女子肉体搜索。狐先生望见这情形，连忙脱下自己的布外衣，扔到女孩子身上，于是整个肉体完全在这件宽大的衣衫下失踪了。

好奇者慢慢地又挤过来了，林场里满是人了；一阵人声的嘈杂在大树的浓阴下面升上来。

村长穿着衬衫立着没有走动，手里握着手杖，态度显然在戒备之中。群众的好奇心像是激怒了他，他重复说：“倘若你们有一个人再走过来，我一定像打狗一般打开他的脑袋。”

穷人们都很害怕他，所以都保持不敢乱挤的状态。拉琶尔白医生坐在珞格大嫂旁边抽烟，并且和她谈话，设法教她分心。那妇人立刻放下了自己脸上那双手，用一大串带着眼泪的字眼回答他，在丰富的语句之中倾尽了自己的悲痛。她叙述她的生平、她的婚姻、她的以放牛为业

而被牛角挑死的丈夫、她女儿的童年，她同女儿所过的度日如年的孤寡生活。她只有这么一个小露易丝，而现在有人害死她了，有人在树林子里害死她了。突然，她想要再去看看她，于是，她跪在地上爬到尸首跟前，从一边掀起了那件盖尸首的衣衫；随后她放下了它，自己又号哭起来。群众都是沉默的，都关心地注视这个死去女孩妈妈的一切动态。

忽然，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喊着："保安警察来了，保安警察来了！"

两个保安警察远远地出现了，骑着迈大步儿的马赶过来，护卫着他们的队长和一位满嘴红胡子的矮而小的先生，这先生坐在一匹高大的牝马身上，像头猴子似的颠个不住。

原来那乡村警察当初遇见预审推事布端先生的时候，他正骑在马上，享受他每天的散步之乐，因为他醉心于军官们的得意之事，自命为一个倜傥的骑士。

他和那位连长都下了马，接着他和村长以及医生都握了手，同时用一副黄鼠狼式的眼光瞧了瞧那件覆盖着尸首的布上衣。

等到他明白了情形之后，他先教人遣散观众，于是保安警察把人们撵出了林场，但是不久他们又在草滩出现，并且形成一道篱笆，一道由许多兴奋而蹭动的人头沿着卜澜滴尔溪的对面岸上组成的篱笆。

医生也申诉了许多情况，狐先生用铅笔记在自己的手册上。全部的证明都办好了，登记好了，讨论过了，然而却都推导不出一点线索。马克沁也回来了，他没有找到衣衫的痕迹。

衣服的失踪使大家惊讶，这只能看作是一件窃案，然而又因为那些破布头值不上 20 个铜苏，所以这窃案也就无从成立。

预审推事、村长，队长和医生，亲自分成两组着手来寻找，沿岸的树桠杈都被他们推开了。

狐先生对推事说："这个凶手竟可以藏起或者带走这些破布头，却又把尸首这样扔在露天下面众目障明之下，这是怎么回事？"

狡猾而伶俐的推事回答说："唉！唉！也许是一种手段罢？这命案不是一个老粗、就是一具惯犯干的。无论如何，我们将来必定会找到凶手。"

一阵隆隆的车轮声令他们回过头去。这一次，来的是检察官，法医和法庭的书记。于是，大家重新着手来履勘，一面活跃地谈着。

狐先生忽然说："各位可知道，我想留大家吃午饭？"

全体都带着微笑接受了，后来，预审推事认为这一天为着小珞格大家是够忙的了，于是转过头来，对村长说：

"我可以把这尸首抬到您家里去吗？您必然有一间屋子给我来停它一夜。"

村长不知如何是好，支支吾吾地说："不成……不成……说句真心话，我以为最好尸首不进我的门……因为……因为……我那些用人……他们……他们早已说是有亡魂在……在我的碉堡里，在狐堡里……您知道……我没有法儿再留下这么一个……不成，我以为最好不要把尸首停到我家里。"

这位当官的微笑起来：“可以……我叫人立刻把它运到洛伊去检验。”接着他转过头去问检察官，“我可以用您的车子吗?”

“行，当然可以。”

大家又朝尸首走过来。珞格大嫂现在坐在她女儿旁边，抓着女儿的手，瞪着那双发呆的眼睛朝前看。

两位医生设法牵走她，免得她瞧见运走那女孩子，不过她立刻明白了旁人的打算，于是张开胳膊箍住了它。她躺在上面叫唤：“您弄不走她，这是我的；这会儿是我的。有人弄死了她；我要守着她，您是弄不走她的！”

这几个人都被她扰乱了，并且打不定主意，绕着她周围站着没有动。狐先生跪下和她说话：“听我说，珞格大嫂，为着要知道谁弄死了她，非这样办不可；否则将来更没法知道；太应当把他抓出来惩办了，将来他们找着凶手之后，会把尸首还给您，我答应您一定办到。”

这番道理说动了她，并且从她那颠狂的眼光里激发出了一阵怨恨之情，她问道：“这样，他们就会抓住他吗？”

“是的，我答应您办得到。”

她站起来，决定听凭这些人来办理，不过那队长低声慢慢地说：“真是怪事，我们竟找不着她那些衣裳。”于是一个新念头陡然钻到了她那乡下妇人的脑袋里，她要求道：

“她的衣裳都在哪儿呢？那是我的。我要那些衣裳，把那些衣裳搁在哪儿了？”

大家向她说明那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没有法儿找着；这样一来，她用一种绝望的固执态度来要求了，一边哭一边说：“那是我的，我要，它们到哪儿去了，我要它们。”

大家越是设法来稳定她，她越加号哭，坚持。现在她不要求尸首了，要的是衣裳，她女儿的衣裳，固然这由于母性的爱，同样也许由于穷人的不自觉的贪，每每把一枚小小的银元看作一份家产。

后来，当那个小尸首包在几条从狐家取来的被盖里。安放到车子上的时候，那妇人被村长和队长扶着站在树下，她叫唤着：“我什么全没有了，全没有了，在世上全没有了，全没有了，连她的小便帽也没有了，我什么全没有了，全没有了，连她的小便帽也没有了。”

当地礼拜堂的堂长在这时候到了，这是一个身体已经发胖年纪很轻的教士。他愿意带珞格大嫂回去，于是他们一同朝着村子里走。在这个宗教家的甜言蜜语说服下，大嫂的悲痛减轻了，堂长向她许了成千累百的补偿。不过她仍旧不住地说：“倘若我可以得着她那顶小便帽……”目前，压倒一切的念头就是这个了。

狐先生远远地喊着：“您在我家里吃午饭，堂长先生。一点钟以后。”

教士回过头来答复：“很愿意，村长先生。正午我到府上来。”

末了，大家朝着村长家里走，从树木的枝叶之间，望得见那所房子的灰色墙面和那座立在卜澜滴尔溪边的大碉堡。

这顿饭吃得很长，大家谈着命案。全体得出一致的意见：案子是由一个偶尔过路的流浪汉在那女孩子洗澡时干的。

随后，官儿们都回洛伊去了，同时声明次日一大早再来。医生和堂长各自回家，而狐先生在草滩那边长时间的散步以后，又回到林场里来，拖着慢步，朝背后抱着双手，一直散步到天黑。

他睡得很早很早，并且到了次日预审推事走到他卧室来的时候，他还没有醒来。推事擦着手掌，神情快活，他说：

“哈！哈！您还睡着！喂！好朋友，我们有了点儿新消息，今天早上。”

村长在床上坐起来。

“究竟是什么？”

“噢！一点儿怪事。您总记得昨天珞格大嫂极力催索她女儿的一件纪念品，尤其是她的小便帽罢。谁知她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在门口找着了她孩子的一双木鞋。这件事证明命案的凶手是一个本地人，一个可怜这妇人的人。此外，邮递员枚台力克又把女孩的针箍，针筒和小刀交给我。所以，那个人在运走衣裳去掩藏的时候，遗失了衣袋里的东西。我个人尤其重视那双木鞋，这事实显示凶手的心里有一种相当的人生教养和一种恻隐的性情。我们不妨，倘若您愿意，我们不妨共同来查阅您村子里的大户罢。”

村长起床了。他打铃教人送热水来刮胡子，他对推事说道：“很愿意，不过这一定颇费时间，并且可以立刻就来着手。”

布端先生像骑马似的跨在一把椅子上面，这样即令在屋子里边，他仍然在继续他驰驱控纵的癖好。

狐先生现在向镜子里瞧着自己，整个腮帮子上全是肥皂的泡沫，随后，他在皮带上打磨着剃刀，并且接着说：“卡尔勿林的大户，姓狐，名约瑟，村长，大地主，曾经打过警察们和车夫们，脾气暴躁的人……”

预审推事开口笑起来：“够了，我们往下面看罢……”

“第二大户是贝尔唐先生，副村长，养牛专家，同样是大地主，狡猾的农人，对于一切钱财问题很精明，很兜得转，不过，依我看来，若是来作这样一件案，他是不够的。”

布端先生说了一句：“我们放过罢。”

接着，狐先生一面刮胡子一面立起来，继续检查卡尔勿林所有居民的品行。经过两小时的讨论之后，他们的疑惑落在三个颇为可疑的家伙身上了：一个是以偷猎为生的，名叫伽瓦勒；一个是钓鱼捉虾的巴盖；一个是看牛的克罗韦斯。

种种搜索费了整个儿夏天，可是找不出凶手。那些被人怀疑的和被逮捕的，都没有费劲就证明了和案子无关，末了检察处不得不停止对罪犯的侦缉。

但是，这谋杀案以一种罕见的方式烦扰了全村。它一直在居民的心里留下一种忧虑，一种空泛的畏惧，一种神秘的惊惶感觉，这不仅由于无法找得线索而起，并且尤其因为次日在珞格

家门的门口摆下了那双木鞋。可见得杀人犯也曾在检验之中旁观，无疑地他还在村子过活，打搅人心，缠绕人心，如同一阵不确定的威胁在村子上面盘旋一样。

此外，林场被人认作了闹鬼的地方，变成了教人害怕的，叫人绕路不走的地方了。以前，每逢星期天下午，居民都到那儿散步。大家在大树底下的苔藓上坐着，或者沿着水边去窥伺那些在水里来往的鳟鱼。男孩子们在某几处被他们发现又被他们整理平坦了的地方，玩着各种球类；女孩子们四五个组成一排挽着胳膊散步，用她们尖嚣的声音嚷着种种聒耳的情歌，其中出了调的字眼震动宁静的空气，并且像几滴醋似的刺激牙齿的神经。现在谁也不到那一带缜密而高耸的大树的穹顶下面去了，俨然在那儿可以常常发现什么躺着的尸首。

秋天到了，树叶落了。它们日日夜夜落着，沿着树干轻飘飘地旋着降下来，后来大家渐渐从树枝的缝儿里望得见天了。有时候，一阵狂风在树杪上经过，于是那种绵绵不断的“雨”陡然密起来，变成一阵隐约萧萧作响的骤雨，在苔藓上盖上了一幅黄而厚的毡子，踩在脚下轻轻作响。后来，这阵几乎不可捉摸的低而缓的声音，这阵从落叶所生的飘荡的、不停止的、柔和而又使人发愁的声音，像是一种哀诉，而落叶呢，永远像是那些伤心的大树流出的眼泪；它们夜以继日地为着岁杪而哭，为着温暖的黎明和甜美的夕阳同归于尽而哭，为着高爽的清风和明净的日光同归于尽而哭；并且也许为着那件被它们瞧着在它们阴影之下发生的命案而哭，为那个在它们脚边被入侵犯和杀害的孩子而哭。它们在这座空得不见人影的林场的沉寂境界里哭，在这个被人遗弃又让人害怕的林场的沉寂境界哭。而灵魂，那个死了的女孩子的灵魂，应当正孤单地在里面漂泊罢。

卜澜滴尔溪被狂风暴雨增加了水量，流得比较快了，在两道干枯的堤岸中间，在两道衰瘦而叶子脱光的柳树篱笆中间，黄浊的急流在怒吼。

现在，狐先生忽然又到林场里散步了。每天傍晚，他从自己的家里出门，慢慢下了石级，带着一种冥想的神气，双手插在衣袋里走了。他在湿而软的苔藓上长久地走着，这时候，一大群从附近飞来找高枝栖宿的乌鸦，像是一幅迎风拓展而广阔无边的丧服面罩似地横过空中，一面迸出许多剧烈而可厌的喧噪。

偶尔，它们栖着不动，对着天边的红色，对着天边血样的晚霞，在凌乱交错的树枝上标出许多黑点。随后，忽然一下，它们又飞走了，一面使人憎恶地呱呱地叫起来，并且重新又在林场顶上展开它们飞翔的那种色彩晦暗的锯齿形行列。

它们终于在那些最高的枝头上面栖下了，喧噪也渐渐停下来，同时，步步加厚的夜色在天空的黑影里和它们的羽毛上的黑颜色混为一体了。

狐先生依然在大树脚边从容地徘徊，后来，到了浓密的黑暗世界不容许他再走的时候，他才回家，如同一堆什么似的落在圈椅上，一面对着炉心伸直那双在火边长久冒气的湿脚。

谁知某一天早晨，一件新闻传遍了当地：村长派人伐平他的林场。

二十来个伐木人已经着手工作了。他们先从那和住宅最相近的角儿上动工，并且在老板亲自到场监视之下迅速进行。

最初，那些删除树枝的人缘着树干爬上去，用一圈绳子在树干上绊住自身，他们先用胳膊抱住它，随后抬起一条腿，使劲把鞋底上的钢尖扎进树干。尖头扎进了，扎稳了，那个人如同踏着一个石级似地仗着它支起了身躯，再用另一只脚上的钢尖去扎进树干，他又仗着它再支起

身躯去用第一只再来扎。

末了，每逢上升一级，那圈把他绊在树上的绳子就被他带上去一些儿，他的腰上挂着一柄亮晶晶的小钢斧。他始终往上从容不迫地攀登，俨然是一头袭击巨人的寄生动物，他缘着这条巨大的柱子笨重地上升，抱着它并且扎着它，而为的是斩倒它。

刚刚攀到最低的那些枝桠边，他就停住了，从腰上取下那柄镰形的小钢斧，动手砍伐起来。他用从容的态度，用一定的方法伐着，削去那些旁枝，末了，忽然之间，枝桠喀喇喇响了，弯曲了，折断了，在轻轻撞碰附近的树枝过程中间下落了，终于发出一声巨响，撞跌在地面上了，而所有那些零星小枝桠，还久久地抖动着。

地面上盖满解体下来的断碎木料，有人在成扎地捆起来，成堆地垛起来，这时候，那些依然挺立着的树干，像是许多无从度量的柱子，许多被小斧钢锋削过的巨灵般的木桩。

未了，到了剪除枝桠的人完成了他的任务后，他就把那个由他带到树上的绳子圈留在那细而直的柱顶上，然后仗钢尖缘着这条去了遮盖的树干降下来，这时候，那些伐木人便以声震林场的砍伐在根柢上发动攻势。

树根处的伤口很深，有三五个人有节奏地吆喝着，来拉那根套在树顶上的绳子，后来，那无从度量的桅竿便陡然喀喇喀喇响起来，接着，就带着沉闷的声响和仿佛远处放炮的震动，倒在了地面上。

于是林场的面积一天一天减少，如同一支军队失掉部下的士兵一般失掉了它的树木。

狐先生从此不走动了：他从早到晚蹲在那儿，呆板地并且双手挽在背后，来瞻望自己这座林场慢慢死亡。每逢一棵树倒下，他就举起脚踏在上面，如同踏着一具尸首似的。随后，他带着一种尽力掩饰强制忍住的焦躁态度，抬头望着第二棵，俨然是在这场屠杀结束之后，等着，希望着什么。

这时候，伐木工作接近小珞格从前被人发现的地段了。某一天傍晚，终于到了那儿。

天气阴沉沉的，天上全是云，伐木的人都想终止他们的工作，把放倒一棵庞大山毛榉的活儿留到第二天，但是村长反对，坚持立刻就来削除这棵曾经掩蔽命案的大树的枝桠并且砍倒树干。

到了除枝工人把树弄成赤条条的，结束了它的装扮，伐木工人砍够了树脚的时候，就有五个人着手来拉那根套在树顶的绳子了。

然而这棵树却抵抗着，树干很粗壮，虽然砍伐到了中心，依然像铁柱一般坚挺着。工人们一齐用一种有规则的跳跃把身躯扑到地面去拉曳那根缆绳，并且配以节奏一致的大声吆喝，这样就产生了一股又一股巨大拉力。

两个伐木工人靠在树边立着，手里握着斧头，像是两个预备再来砍伐的刽子手，而狐先生立着没有动，一手扶着树干，用一种焦躁不安的心绪等着这棵山毛榉倒下来。

有个伐木工人对他说：“您站得太近了，村长先生，树倒下来可能会打伤您的。”

他不回答也绝不后退，像是预备亲自展开那双胳膊，如同在与人较量似地去箍住这棵山毛

榉。

忽然，在这根高大木柱根部，如同一阵疼痛而引起的一般，出现了一道裂口，一直裂到顶上，略略偏移了一点，像要倒下来，不过依然抵抗着。伐木工人全兴奋了，挺直他们的胳膊，使出更大的气力。后来正当树断了倒下来的时候，狐先生忽然朝前跨了一步，随即又停止了，耸起双肩去接受这个不可抗拒的突击，这个可以把他压在地面上而致命的突击。

但是那棵山毛榉偏了一点儿，仅仅微微地触着他的腰部，把他扔到五米远的地方，他扑倒在地上。

工人们连忙赶过去预备扶起他，他已经爬起来跪在地上，瞪着一双惶惑不解的眼睛，并且摸着额头，如同从一阵陡发的疯病里醒来一样。

到了他重新立起的时候，那些诧异的人都来问他，他们毫不理解他所做的事。他支支吾吾说是自己当初有一阵迷糊，或者简直是童心复现了一秒钟光景，又说他想起了可以有时间在树底下通过，如同顽童们在马车前面横跑过去一般，又说他刚才本玩得太冒险，自从七八天以来，他觉得这种渴望在他心上扩大起来，每逢一棵树喀喇喀喇响着要倒下来，他总问着自己：一个人是否可以从一面通过而不受到撞击。这是一件糊涂事情，他这样自白，不过大家全有这种刹那间神经错乱的现象和试做这种糊涂蠢事的邪念。

他低声从从容容来解释，寻觅合适的字眼，随后他走了，一面说着：“明儿再会，朋友们，明儿再会。”

回到了卧房里，他立即坐在桌子跟前，对着那盏在灯罩下面大放光明的煤油灯，双手抱住脑袋，后来他开始哭了。

他哭了很久，随后擦干自己的眼睛，抬起脑袋瞧着壁上的挂钟。时间还不到 6 点。他想着：“我在吃饭以前是有时间的。”接着他走过去锁好卧房的门，重新回到桌子跟前坐下；他从当中的抽斗里取出一管手枪，搁在那些被灯光照着的纸张上面。手枪的钢件是刷亮的，映出许多火焰般的反光。

他在屋子里一来一往地走着，偶然停住一下又立即再走起来。忽然推开了盥洗室的门，在水罐里浸湿一条洗面巾，并且如同发现命案那天早上做过的一般，把它盖在额头上，随后他再提起步儿走着。每次走过桌子跟前，那件刷亮的武器就吸引着他的视线，诱惑着他的手，但是他自己偷偷瞧着挂钟，并且想着：“我还有时候。”

6 点半报过了。他于是拿起手枪，带一副怕人的表情，张大嘴，把手枪伸到嘴里，如同要吞掉它。这样等了好几秒钟没有动弹，指头放在枪机上面，随后，他忽然被一阵畏惧而起的寒噤所动摇，他吐出了手枪，让它落在地毯上。

接着他朝椅子上摊下身躯。一面呜咽着：“我不能做。我不敢做。老天！老天！怎样才可以有点勇气来自杀！”

有人敲房门。他惶惑地挺起了身躯。一个用人说：“先生的晚饭齐备了。”他回答：“好，我就下楼。”

这样，他拾起了武器，重新搁在抽斗里，随后朝炉台上的大镜子瞧瞧自己，来判断自己的脸是否带痉挛的痕迹。脸是红的，同素来一样，也许略略更红一点。并没有旁的什么。他下楼

了，接着动手吃夜饭了。

他用一个故意拖延着吃饭和绝不想只有影子独自陪着自己人的心情慢慢吃着。随后，等到用人收掉餐具的时候，他已在厅里抽了好几斗板烟了。

他一走到卧房里便关好了门，然后立刻朝床底下瞧一阵，打开所有衣橱，检查了所有的角落，搜索了所有的家具。以后在炉台上点燃了所有的蜡烛，后来，旋着身躯前前后后转了好几周，带着一股教他面目抽搐的惶恐忧愁，朝整个屋子迅速地望了一遍，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看见她，像每天夜里一样，小珞格，那个先被他强奸后被她扼死的女孩子。

每天夜里，讨厌的幻觉必然重现一遍。最初，他耳朵里发生一阵阵隆隆之声，像一阵机器转动的噪声，或者像一列火车在远处过一座桥。于是，他开始气喘了，呼吸迫促了，接着不得不解开衬衣领子和腰上的皮带。为着教自己的血液流畅，他走了一番，勉强看点书，勉强唱点歌，然而没有用处，他的思虑不受自己的支配，又回到出命案的那一天，并且教他重新把自己一切最秘密的详细情形，用最酸心的情绪从头到尾的种种回溯一遍。

原来在那天早上，在那可怕之至的日子的早上，他一起床，就已经觉得由于气温过高自己有点儿头昏脑胀，以至于一迳坐在卧房里，直到有人请他吃午饭才下楼。饭后，他睡午觉了；随后，快要黄昏的时候才出门，为着呼吸清新的空气，他朝着自己的林场树荫下面走去。

不过，一到门外，平原里的凝重而且灼人的空气更加压迫他了。太阳依然在天空朝着焦了的、干了的并且极待水分的地面上，洒出火热的光浪。没有一丝儿风来吹动树上的叶子。一切的蚊虫儿，一切的鸟雀，全没有声音了。狐先生走到大树丛里，就在那一带伏着卜澜滴尔溪朝着宽阔树荫下面蒸出点儿凉意的苔藓上徘徊。但是他感到并不舒服。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陌生的手箍着脖子，后来，通常在脑袋里总有点儿意识。而现在，他几乎一点什么也不思虑了。三个月以来，打搅他的只有一个泛泛的念头：续娶的念头。他感到鳏居的痛苦，精神上如此，肉体上也如此。结婚以后的 10 年之间。他习惯于感觉到有一个妻子在自己身边，惯于时时刻刻看见她，接受她每天的拥抱，他感到需要，有了一种非有她的恒常接触和经常接吻不可的强烈而模糊的需要。狐太太死了以后，他越来越觉得苦恼，却并不十分明白这是什么缘故。而事实上，痛苦是由于他得不到她的裙子整天来拂他的腿子了，和自己不能在她的怀抱里取得宁静和偎傍了。他鳏居不到半年，已经在附近一带寻找着某个姑娘或者某寡妇，以便自己服丧期满之后，把她娶过来。

他的本性原是纯洁的，不过这本性都装在一个海克利斯式的躯体之内，于是种种肉欲的想像渐渐扰乱了他的睡眠，使他失眠了。他驱逐过这些念头，念头仍旧又回来了；后来他偶尔为这种情况而讪笑了自己，一面低声说："我现在和圣安东一般了。"

那天早上有过几次这样的烦恼，忽然他产生了一个欲望，想到卜澜滴尔溪里游泳去凉凉身躯和安定血液里的热劲。

他本知道略远之处有一个宽而深的场所，原是当地居民夏天里偶尔来洗澡的地方，于是他朝那地方去了。

无数的垂柳遮蔽了这个清澈的水域，溪水流到这儿渐渐停下来，在重新流走之前必定先静止一下。狐先生走近跟前的时候，相信听见了一阵轻轻的声响，一阵绝不像是水流触到两岸的那种微弱的汩汩之声。他从从容容推开了柳树枝看过去。一个赤条条的女孩子，洁白一身穿过透明水波的女孩子，用双手拍着水，一面在水里略略舞着并且用种种可爱的姿态回旋着。那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却还未成为一个妇人：她是丰腴饱满的，全身保存着一种速成而几乎已熟

的早熟顽皮女孩子的神气。狐先生不动了，由于惊诧，由于悲伤，失去动作能力了，呼吸被一阵奇异而极其难堪的情绪切断了。他留在那儿，心房跳得像是正实现着一场性感的梦，正有一个不洁的神仙在他眼前献出这个有搅乱力而又过于年少的生命，这个在溪水清流里的农村小维纳斯——她正像另一个大维纳斯生在海波里一般，也是生在水里的。

突然那女孩子从沐浴的水里出来了，她没有看见狐先生，朝着他走过来取她的衣裳。正当她由于害怕那些有棱角的尖石子而用矜持的小步儿走近来的时候，狐先生觉得被一阵不可抵抗的力量，被一阵激动全身肌肉，迷乱自己性灵，并且教他从脚到头全发抖的兽性冲动推着朝女孩走过去。

女孩在那棵掩蔽着狐先生的柳树后面立了几秒钟，这一来，狐先生失却理智了，撩开那些柳丝扑向她，并且伸开胳膊去搂她。她立不稳了，为着抵抗，她过于惊惶，为着叫唤，她过于骇愕，末了狐先生没有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竟占有了那女孩。

后来，他从罪恶之中醒过来了，正像一个人从魔梦之中醒过来一般。女孩子呢，开始哭了。

他说："你别嚷嚷，快快别嚷了。我会给你钱的。"

但是她不听从，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他接着说："真的，你赶快静下来，你赶快静下来。"

她狂叫起来，并且扭着身子预备逃走。

狐先生陡然明白自己失败了，于是为着制止她嘴里的那些尖锐而怕人的叫唤，就捏着她的脖子。由于她使出一个生物想逃命的最后气力来继续抗拒，狐先生在她那条由于叫唤绷紧了的脖子上收紧了自己的巨灵之掌，他只想叫她不出声，原没想弄死她，却因为发疯似的使劲捏，终于在一瞬间就扼死了她。

随后，他惊骇失措地站起来了。

她瘫在他跟前了，流着血并且脸色发黑。他正想逃走，忽然在他那个错乱的头脑里冒起了那种在危险之中引导一切生物的模糊而神秘的本能。

他差点儿把尸首抛进了水里，但是一个另外的冲动却推着他去找那些衣裳，拿起来摺成一叠。恰巧他衣袋里有一段绳子，于是把衣裳扎成一扎，藏到水边一个相当深的窟窿里，地点正在一棵被溪水淹着根柢的树干下边。

随后他走开了，迈着大步儿，转到草滩上，绕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让住得很远的在本村另一边的居民都看见了自己。末了，他在通常的钟点回家，一面吃夜饭，一面向他的用人们谈这次散步的路程。

后来，他睡着了，这一宵，他用一种老粗的深沉磕睡睡着了，就像判了死刑的人有时候也得睡着了一样。直到黎明光景他才睁开眼睛，然而却害怕命案被发现，一直熬到自己素来的起身钟点才起床。

随后，他还得去参加种种检验。他像夜游病者一样做了这一切，把种种人和物通过一种梦境显现在他的幻觉里，在一阵酩酊大醉的云雾里，在那种正值灾祸竟起之际扰乱神智的脱离现

实疑虑里。

珞格大嫂的尖叫穿透了他的心，当时他几乎要跪在那个老婆子跟前嚷出：“那是我干的。”不过他忍住了。然而到了深夜，他却去找来了死人的那双木鞋，并且把木鞋带到了她妈的门外。

在侦缉过程中，他一直不得不既要指导司法机关又要把他们引向歧途。当时他是镇静的，把握住了自己，狡猾地应付着，而且微笑着。他平平稳稳地和官方讨论一切在他们头脑穿过的假定，驳斥他们的见解，破坏他们的推论。他竟装出使用某种含辛忍痛的快乐来混淆他们的搜索，来蒙蔽他们的意识，来证明那些被他们怀疑的人全是无罪的。

但是，自从放弃了种种追查工作的那一天起，他渐渐变得焦躁不安了，虽然他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却比以前更易于受刺激。陡然而起的种种声响，每每教他由于害怕而跳起来；为着一点极小的事情他可以起寒噤，偶然一个苍蝇落在他的额头上，可以教他从头到脚都战栗起来。于是一个非活动不可的强烈需要侵到他肩上，逼迫他到处奔跑，命令他通夜不眠，在卧房里来来回回地走。

这却绝不是什么有些后悔的念头窘迫着他。他的粗野的本质，是从不同意因任何感情上的内疚而引起行动上的变更的。这是个精力充沛生性暴烈的汉子，为着打仗为蹂躏被占领国家和屠杀被征服的民族而生，满腔全是猎人和战士的野蛮天性，几乎不大考虑人类生命。固然，由于政治关系，他对宗教表示尊敬，而实际上，他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所以结果是他绝不在乎另一世界对这一世界的生活行为有什么奖赏或者惩罚。他保留的全部信仰，不过是由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一切意识构成的空泛哲学；他把天主教看做对国家法律的一种精神上的制约，宗教也好，法律也好，彼此全是为着调整社会关系而被人类创造出来。

杀一个人，无论出于决斗，或者出于战争，或者出于互殴，或者由于偶然的意外，或者由于复仇，或者甚至由于诡计谋害，在他眼里也许素来就是一件娱乐和果敢的行为，并且在他头脑之中留下的痕迹也许并不比开枪打一只兔子的多点儿。但是这个女孩子的死，却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当初他干这件事情，原是在一阵不可抵抗的性颠狂里，在一种夺去他理智的性欲的暴风雨里做出的。并且在他心里，在他肌肉里，在他嘴唇上，乃至在他那些行凶的指头上，留下了一种兽类的爱；而同时由于这个被他袭击并且被他用懦夫手段弄死的女孩子，也让他产生一种惶骇的恐惧心理。所以他的念头不时地回到那场可怕的惨剧中，并且尽管他极力驱除这个幻影，尽管他带着恐怖带着厌恶想离开它，然而他总感到它在他脑子里徘徊，在他身边萦绕，并不住地等着机会再次出现。

这样，他害怕天黑以后的光阴了，害怕落在他四周的暗影了。他原并不知道黑暗何以是骇人的，不过是由于本能作用他忌惮它。光明的白昼绝不容许骇人的东西。在白昼，看得见种种东西和种种生命；也只看得见能够在光明之中显现的自然和生命。但是夜晚，黑沉沉的夜晚，比墙壁还厚，空空洞洞，无止无休的夜晚，那样黑，那样广漠；黑夜里，人们可以觉得有许多可怕的东西从身边掠过，可以使人觉得有神秘的大恐怖正在徘徊飘泊，使人认为潜伏着一个不认识的，切身的和有胁迫人的危险，那是怎样的危险呢？

——不久，他知道它了。在某一宵他睡不着的时候，他正坐在他的圈椅上边，忽然看见窗帏晃动了。他等着，不自在了，心跳了，帏子不动了，随后，忽然又晃动起来；至少他觉得它又动了。他绝不敢站起来，他已经屏住呼吸了。然而他是勇敢的，时常和人相斗，并且说不定喜欢在自己家里抓出什么小偷来。

它真的飘动过吗？那幅窗帏？他问自己，恐怕是自己眼花了。其实，那真不足为奇，一些窗布上起来的皱纹，一种褶痕的颤抖，略略近乎一阵由风吹出来的波动。狐先生定睛不动，伸

着颈脖；后来突然一下站了起来，为自己的害怕而感到羞耻，跨前四步，双手抓着窗帏并且把它拉开。开初，他一点什么都看不见，除了几块乌黑的玻璃，乌黑得如同发亮的煤块的玻璃以外，夜色，不可探测的深邃夜色，从玻璃外面一直展到看不见的天边。他朝着这幅没有界限的晦暗立住没有动；后来，他忽然望见了一道微光，一道像是远去了的微光。于是他把脸儿接近玻璃，心想这无疑地是一个在卜澜滴尔溪里偷着捉虾子的，因为时候是午夜以后，而那道微光正在林场下面沿着水边爬着走。这时他还分辩不出来，用双手掩着自己的眼睛；后来那道微光变成了一道光明，于是他发现了那个赤条条的和出血的小珞格躺在苔藓上。

他由于惶骇而痉挛了，朝后退了，撞到自己的坐椅了，终于仰面跌倒了。他痛苦绝望地这样躺了好几分钟，随后又坐起来了，并且开始思索了。他有过一阵幻觉，如是而已；一种由于一个带着小灯在夜间偷窃蔬菜水果者而生的幻觉。再加上犯罪的回忆时时向他抛出了被害人的影子，这又有什么值得惊惶。

他重新站起来，喝了一杯水，随后再坐下来。他想像起来：“我打算怎样办，倘若那件事再发生？”并且那件事是会再发生的，他觉得会这样，他深信如此。窗子已经在诱惑他的眼睛了，号召他了，吸引他了。为着避免看见它，他把椅子转换方向：随后拿起一本书勉强读；但是不久，他仿佛听见有什么东西在他背后搅动，于是他突然支起一只脚把圈椅向后一旋。窗幛还在动，的的确确，它动过了，这一回他不能再有什么怀疑了；他奔过去，接着用一只手抓着它，这么粗暴地一拉，以至把窗帏和它的横档都拉下来了；随后，他使劲把脸贴着玻璃。他一点什么也看不见。外面全是乌黑的：末了他以一个刚刚被人救出性命的人的那种快活态度呼吸了。

现在他回到座位上了，但是那个再从窗口去望的欲望几乎立即又制住了他。自从窗帏被他拉下来以后，窗子对着乌黑的旷野，成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可怕的黑窟窿。为着教自己绝不向这个危险的诱惑低头，他宽了衣裳，熄了灯，上了床并且闭了眼睛。

静止地仰着躺，皮肤发烧并且微汗，他等着瞌睡来。忽然一束巨大亮光透过他的眼皮。他睁开了眼睛，还以为自己的住宅着了火。然而却全是乌黑的，于是他撑起一只胳膊肘，去尽力辨认那个始终顽强地吸引他的窗子。在勉强设法去看的时候，他望见了三五颗星，于是他从床上下来，摸摸索索穿过卧房，用那双伸长了的手触着玻璃，把额头贴在玻璃上面。在远处，在树木的下面，那女孩的尸首亮得像是磷火一般，照明了笼罩在尸首四周的晦暗！

狐先生狂叫了一声，逃到了床上，蒙着脑袋一直躲到天明。

从这一回以后，他的生活成了不能忍受的了。他的白天简直全是在对黑夜的恐怖里过的；而每天夜里，幻视一定重现一回，他一进卧房就尽力奋斗；不过全是枉然。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拖着他，推着他走到玻璃跟前，好像是为的召唤那个幽灵似的，结果他立刻看见尸首睡在出命案的地方，伸开双臂躺着，简直就是从前被人发现时候的样子。随后死者立起了，并且走过来了，小小的步儿，正是女孩当日从溪水里出来的姿势。她走过来了，从从容容，笔直走过草坪，走过枯了的花蓝上面；随后她在空中腾起了，向着狐先生的窗子飞过来了。她向他飞过来，如同出命案的那一天向着他走过来一样。于是狐先生在这个幽灵幻影面前后退了，他退到了床跟前，倒在床上面，明明知道那女孩子已经进了卧房并且已经躲在不久就会摇晃起来的窗帏后面，他却定睛看着它，眼睛朝窗帏盯到天明，等着看他的牺牲品出去。但是她不再露面了，她留在那儿，留在那幅偶尔晃动的织物后面了。这时，狐先生那些在被盖上痉挛不止的手指头儿，如同从前紧捏着小珞格的嗓子一般，紧紧抓住了被盖。他清楚地听着报点的钟声；他在寂静世界中，听见了他的挂钟的摆动和心脏的怦怦声。他熬受着痛苦，这个可怜人，没有一个人曾经这般痛苦过。

随后，一线白光显在天花板上，报告第二天的到来，从这时起，他才觉得自己得以解放，

终于独自一个人了，独自在自己的卧房里了，末了他重新睡下。于是他在一种不安定的和发烧的睡眠里睡那么几小时，但是时常梦见睡前出现过的那个幻觉。

到了下楼吃午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如同经过一场过度劳累似的浑身困顿异常，并且由于始终惦记着那个将要在夜里出现的她，所以他的食量也很有限。

然而他很明白那并不是一种幽灵的幻影。死了的人绝不能够再来。而是由于自己那颗抱着内疚的良心，自己那颗被一个单一的思念，被一个忘不了的回忆所缠绕的良心，那才是他遭折磨的唯一根源，只有它才会引起死者形象的重现，它召来了死者的影子，它使不可磨灭的情景一直存于自己的双眼里，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医治不好的，自己永远逃避不了这个出自记忆力的残酷折磨，末了他决心不如一死了之，免得再熬受这样的苦刑。

于是他开始寻觅如何自杀了。他愿意用简单而自然的法子，可以不让人相信是自杀。因为他顾惜他的声名，顾惜祖宗遗下来的姓氏，并且倘若有人怀疑到他死的原因，无疑将要想象到那场没有揭晓的命案和那个寻不出来的凶手。最后绝不会多费时间就归罪于他了。

一个异样的想法涌到他心头，这想法就是教自己在小珞格被杀的那棵树脚下被树干压死。他因此才决定伐平那个林场和假装遭受一场横祸。但是那棵山毛榉却没肯打断他的腰。

在失魂落魄的绝望中，他回到家里，举起了自己的手枪，然而后来他却没有勇气开枪。

晚饭铃响了，他吃过了饭，随后又上了楼。于是他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现在他觉得自己在逃脱了第一次尝试后变成了懦夫。不久前，他曾经准备好了，坚定了决心，决定了计划，控制了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果敢，而现在，他软弱了，并且害怕极了，正像怕那个死了的女孩一般。

他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我将来再不敢了，我将来再不敢了。"并且带着害怕的心情，一会儿瞧着桌上的武器，一会儿瞧着掩住了窗子的窗帏。他仿佛觉得还有点儿可怕的事情。将在他生命停止以后立即会实现。有点儿事情，什么呢？也许就是他和她的相遇罢？她窥探他，她等候他，召唤他，而且在等候时机成熟来抓他，为了吸引他使之陷于膺惩之中，最后置他于死地，所以她才这样每天一到夜里就来显灵。

他开始像一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了，嘴里反反复复地说："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随后他跪下来，又结结巴巴地说，"老天，老天。"虽然对老天他并不相信。事实上他已经再也不敢去瞧那窗子了，他知道那儿藏着她的阴灵；也不敢瞧他的桌子，因为手枪在那儿发光。

等到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便用很大的声音说："这情形拖不下去了，应当教它结束。"他嗓门在这寂静的卧房里的声音，教一阵毛骨悚然的寒栗通过了他的四肢，但是由于他拿不定采用任何果断办法，他清晰感到自己的手指始终拒绝去按枪机，他又转回老路，把脑袋藏在床上的被盖里，接着思量起来。

他应当找件可以逼迫他非死不可的事情，发明一个针对自己而且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迟疑任何延宕任何后悔余地的诡计。他羡慕那些被人领到士兵把守着的断头台上的死刑罪犯。唉！倘若他能够央求一个人放枪，倘若他能够向一个永不会泄漏消息的忠实朋友，把良心上的情况自白出来，把他的杀人之罪自白出来，再从这个朋友那里求得一死的机会该多好。不过他求谁来办这个可怕的差事？求谁？他在相知的人物当中寻觅着，医生吗？不成。日后他无疑地会说出来。末了，突然间，一个奇特的想法掠过了他的脑际。他该即刻写信给预审推事来揭发自己，这个人可是他的亲密相知。在信里，他要说明白一切，自己犯的大罪，自己熬受的痛苦，自己

求死的决心，自己的迟疑不定，以及自己为加强消沉中的勇气而采用的方法。他可以用他俩久远交情的名义，央求预审推事将来一旦得到罪人已经自行正法的消息，立即毁销他这封信。狐先生相信这个法官，知道他是可靠的、谨慎的、甚至于连轻薄话也不说的。世上有那种具有不折不挠的自觉性的人，他们只受自身独具的理智管制、指挥和调节，这位法官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他作出了这个决定后，一阵奇异的快乐侵入了他的心里。现在他的心定了，他可以从从容容来写他的信，以后，在天明的时候，可以把信投入那个钉在他的庄子墙上的信箱，然后自己可以升到碉堡上去望邮递员走过来，等到那个身着蓝布罩衫的人又走了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倒栽著脑袋摔下身躯去撞那些给碉堡做基础的石头。他可以设法教自己先被那些伐木的工人看见，所以他可以攀到那条安着每逢纪念日子悬挂国旗的桅杆的高梯子上头，再用一阵摇晃去折断桅杆，于是自己就同着它一齐往下坠。这岂不是一场意外的横祸吗？他自己的重量和碉堡的高低全是已知数，结果他就可以干干脆脆地自杀了。

他立即从床上走下来，走到桌子跟前，接着就动手写信。他一点什么也不遗漏，无论是命案里的一个小情节，无论是他痛苦生活里的一个小情节，无论是他心上苦刑里的一个小情节，都全部叙述出来，而在结束处，他声称自己已经判决了自己，自己就要去执行犯了命案的罪人的判决；同时他央求这个朋友，他这个老朋友，谨防日后有人对他攻击。

写完这封信的时候，他发现天明了。他摺好了信，封好了信封，写好了地址，随后轻轻地下了楼，他一直跑到庄子角儿上那个钉在墙上的信箱跟前，接着投进了那封教他的手微颤的信之后，他又迅速地走回来，重新闩好了大门上的那些铁闩，就登上了碉堡，去等候那个将要带走他那份死刑判决书的行脚邮递员走过来。

他觉得自己是宁静的，现在，他解放了，他得救了。

一阵干燥的冷风，一阵冰透了心的风在他脸上拂着。他畅快地呼吸着，张开了嘴来感受风里的冰凉。天是红的，红得像火一般，正是冬季的红色，而整个被浓霜盖得洁白的旷野，朝着晨曦发光，仿佛撒上了一层玻璃粉末。狐先生光着头立在那儿注视这片广大的区域，左边是草滩，右边是村子，村子里那些烟囱开始冒烟，人们在做早饭。

在他的脚下，他看见卜澜滴尔溪正在那些不久就要使他粉身碎骨的岩石之间流着。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冰冷的黎明美景之中复活了，并且充满了气力，充满了生命力。光明浸着他，围着他，透着他，如同一种希望。成千累百的回忆集中向着他进攻了，他回忆着那些同样的早晨，那些脚踏在坚硬地面上发，出声响的快步，那些在栖着野鸭的水荡边的得意的打猎。一切被他爱过的有趣事情，人生中的有趣事情，都在他的记忆里奔驰，刺激他的种种新欲望，唤醒他那好动而壮健的肉体的一切生气勃勃的嗜好。

而现在他快要死了。为什么？他即将因为怕一个影子而糊里糊涂自杀？怕这种区区小事？他不是还年轻、还富裕吗？多么愚蠢，只要出去走走，散散心，作一次旅行就可以忘了。昨天晚上，他不是就因为将忧心重重的心思忙着别的事情，分了心，就没有见到她，那个女孩子了吗？说不定他不会再看见她了吧！并且，倘若她依然在这所房子缠扰他，那就不会跟着他到旁的地方去！地球宽广，来日方长，为什么要死呢？

他的目光在草滩上徘徊着，后来他望见了那条沿着卜澜滴尔溪的小路上有一点蓝的东西。那正是枚台力克带着市上的信件来，还预备把村子里的信带出去。

狐先生心中一惊，一阵苦恼掠过他的心，接着他从碉堡里的螺形楼梯上跑了下来，要去取回他那封信，去向邮差要回他那封信。现在对他说来被人看见是无关重要的，他横穿过那些在

夜间披上浓霜的野草，接着，恰巧和邮递员同时走到庄子角儿上的信箱跟前。

那邮差已经开了信箱的小木门，于是拿起几封当地居民要寄走的存在箱子里的信件，

狐先生对他说：

“早，枚台力克。”

“早，村长先生。”

“哎呀，枚台力克，我向信箱里投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要用它，所以求您把它还给我。”

“行，村长先生，可以还给您。”

后来，邮递员抬起了眼睛。他一看狐先生的模样不禁发呆了，狐先生的腮帮子发紫，眼光是昏昧的，圈着一对黑眼圈儿，仿佛是陷到脑袋里一样。头发乱蓬蓬，胡子拉碴，领结散开着。他显然夜里没有睡觉。

那汉子问：“您生病了吗，村长先生？”

村长陡然明白自己的仪容大概有些异样，因此慌张起来，支吾地说：“并没有……并没有……不过，我从床上跳下来，为的是向您要回那封信……我本是睡着了的……您可明白？”

一阵隐约的疑惑在这个老行伍的脑子里穿过了。

他接着问：“什么信？”

“您预备还给我的那封？”

现在，枚台力克迟疑不决了，因为村长的神态在他看来不是自然的。也许那封信有一件秘密，一件政治上的秘密。他知道狐先生不是共和派的人，并且他也深知旁人用在选举上的一切欺骗和一切机关。

于是他问：“那是寄给谁的信？”

“寄给布端先生，预审推事的，您知道的，布端先生，我的朋友！”

邮递员在信件中间找来找去，找到了村长向他要的那封。接着，他开始来打量它，拿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由于害怕犯什么大错误或者教村长和自己结仇，因此他觉得很困难，很困惑。

发现他的迟疑，狐先生做了一个动作来拿信并且是从他手里抢信。这个慌忙的手势使得枚台力克确信其中必有一个重要的神秘问题，于是他决定不惜代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

他把那封信扔到了袋子里，并且扣好了袋子，回答道：

“不行，我不能够，村长先生。既然这是寄给法官的，我不能够还给您。”

一阵可怕的焦急抓紧了狐先生的心，他支吾地说：

“不过您很熟悉我。并且您能够认得出那是我的笔迹。我现在再对您说，我要这封信！”

“我不能够！”

“哪儿的话，枚台力克，您知道我决不会教您上当的，我告诉您我要它有点用处。”

“不行。我不能够！”

一阵怒气使狐先生暴躁的心颤动了。

“可是，胡说，当心点。您知道我素来是不说笑话的，我，并且我可以教您从现有的位子上栽下来，老实点，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是村长，无论如何，现在我吩咐您把那封信还给我。”

邮递员沉着地回答：“不成，我不能够，村长先生！”

这样一下，狐先生失去了理智，抓住邮递员的胳膊去抢他的信件袋，不过那汉子猛地一下就摔开了他，接着朝后退去，扬起了他那根刺木粗棍子。始终用宁静的态度说：“噢！请您不要碰我，村长先生，不然我就揍您。请您留心。我照我的职责办事。我！”

感到自己已经失败，狐先生陡然变成了谦逊的，温和的，像一个哭着的孩子似地恳求起来：

“大家瞧着罢，瞧着罢，朋友，请您把信还给我，我将来报答您，拿钱给您，听清楚，听清楚，我将来给您一百金法郎，您明白，一百金法郎。”

那邮差扭转了脚跟提起步儿赶路了。

狐先生跟着他，喘着气，支支吾吾说：

“枚台力克，枚台力克，听清楚，我将来给您一百金法郎，您可明白，一百金法郎。”

另一个始终走着，没有回答。狐先生继续说着：“我将来教您发财……您可明白，您要什么就有什么……五万金法郎……五万金法郎拿回那封信……这于您有什么害处？……您不愿意……那末，十万……说呀……十万金法郎……十万金法郎。”

邮递员转过身来，板着脸，瞪着眼，说道：“话说得够了，不然，我一定到法官那儿，把您刚才说的整个背一遍。”

狐先生干脆止步了。这简直完了。他再也没有希望了。他转过身来朝家里逃，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兽一般飞跑。

这样一来，枚台力克又止步了，并且用发呆的神色注视着这种奔驰。他瞧见村长回到了家里，不过他依然等着，如同知道必然有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似的。

果不其然，不久，狐先生的高大身躯在碉堡的顶上出来了。他如同疯子一般绕着月台兜圈子；随后他攀住了旗杆，并且用愤怒的样子摇着却没有能够折断它，随后突然一下，俨然一个用倒栽姿势去泅水的人一般，他伸直那双胳膊让自己向空中摔下去。

枚台力克跑着去找救援了。穿过园子他望见伐木的人正去上工。他朝他们喊起来，一面大声报告这件意外的横祸；后来人们在墙脚边找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身体，他的脑袋已经在一堆岩石上摔得稀烂了。卜澜滴尔溪绕着这堆岩石，而在这一带溪面放宽的清澈平静的水面上，大家看见有一滩由脑髓和血液混成的粉红色的东西在流动。

# 那条破船

这是昨天，12 月 31 日的事。

我正和我的老朋友佐治·伽兰吃着午饭，仆人给他送了一封用火漆封好并粘着外国邮票的信过来。

佐治向我说道：

“你许我先看看这信吗？”

“当然。”

于是他动手拿那八页写着一笔锋芒飞舞的英国式狂草的信读着。他用一种严格的小心，用世人对于那些打动心坎儿的事而施的那种注意，慢慢地读着。

随后他拿信搁在那壁炉的搁板的一只角里，便向我说：

“注意，朋友，这是一件从没告诉过你的新奇故事，然而，一个令人神往而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唉！那真是一个罕见的元旦日，那一年，到现在已经是 20 年了……因为那时我正是 30 岁，而现在，我却有 50 了！……

“那一年，我正在这个现今由我经理的水上保险公司任视察长的职务。我本预备在巴黎过元旦节，因为我已经得了通知，知道那天有一场盛会，忽然我收了公司经理的一封信，他派我立刻起程向俄雷岛出发，那岛边搁浅了一只由我们保险的三桅帆船。那时候，约莫是早上 8 点钟。我在 10 点钟前后，便到了公司去接受指示。于是当晚，我便趁了那列可以在第二天，12 月 31 日送我到洛奢尔的特别快车。

“我在上那只开赴俄雷岛的约翰奇东号的船以前，得了两点钟的闲暇，于是便在洛奢尔的城市里兜个圈子。洛奢尔真是一个异样而很有特性的城市，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仿佛是一座迷宫，而街道两旁的人行道，都是在一些不见终点的廊房下面，这些有穹顶的廊房，和巴黎的里伏礼街是相似的，不过矮一些儿；造在这里，遗留在这里，这些廊房和这些低蹙而神秘的穹顶，仿佛是些阴谋家的活动场所，那些往日猛烈野蛮宗教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古战场场景。这真是个异端的、严肃而不引入注目的旧城市，像罗昂的那些使城市华美动人的建筑物一座也看不到，但是由于整个儿庄肃而略露阴郁的外表，加上是一座曾孕育过种种狂热虔敬的顽强战士的老城，是个加尔文派信仰盛行，并曾产生过‘四中士叛国阴谋’①的城市，于是也就引入注意了。

“我在这些罕见的街道上徘徊了一些时以后，便上了一只送我到俄雷岛去的黑色大肚子式的小轮船，它怒号似地放著汽笛开动了，从那两座守住海口的古塔之间穿过了那海湾，伴着黎希留所营造的堤岸，出了海口——我们从浪花的脚边，看见了那些像一个其大无比的项圈一般儿锁住这城市的无数大岩石；随后，它便向着右边从斜刺里驶去了。

“这天屈于那种令人思路迟滞没精打采的日子，一道灰色而寒冷的日光，被一阵像雨一般湿，

像冰一般寒，像阴沟潮气一般刺鼻的浓雾所污化。

“在这层由低矮而不祥的雾暮之下，那种海岸的滩涂不定，① 1822 年，法国第四十五军中的四名中士与烧炭党联络，试图推翻王朝未成，

于同年 9 月 21 日被执行死刑。被称之为四中士叛国阴谋。饱和沙泥的浅海的黄色的海水竟无一点皱纹，竟无丝毫动静，竟无一点生气，成了一种昏浊的油腻腻的止海。让·奇东在这海面上经过，惯例略略有点儿转侧，剪开了这幅不透明而均一的布层，随后便在船尾留出一点儿波澜，一点儿啪啪的响声，一点儿不久即归宁静的荡漾。

“我开始和那船主聊起来。他是一个几乎看不见脚的矮子，像他那只船一般儿滚圆，也像他那只船一般儿摇摆。我询问了一些关于那条我要去考察的灾船的详细情形。那是一条名叫玛利约瑟的三桅大帆船，在某一个刮飓风的夜里，在俄雷岛的沙滩上出了事。

“那船东在报告中说：‘那一次的飓风，把那条三桅帆船推送得那样远，使旁人竟没有法子叫它再行浮起，现在只有趁早把那些卸得下来的东西取下来。’所以我应当去证实那破船的情形，去评定出事以前应有的状况，判断以前曾否试过一切可能使它再行浮起的计划。我以公司代理人的地位亲往踏勘，预备以后倘若要打官司，这里先搜集一些证据。

“公司的经理，在收到我的报告以后，将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手段，去防护我们的利益。

“让·奇东船主，曾经被人要求，驾驶他的轮船，去试过那些救护的方法，所以他深知这件事的内容。

“他对我说明了那件灾难，而且说得极其简单，玛利约瑟号被一阵暴风所吹，在黑夜里迷了路线，便只好在一个白沫奔腾的海面上——那船主称为‘乳汤式的海面’——听天由命地航行着，因此便在这片撒哈拉沙漠式的沙滩里遇险了。这一带的海岸常会因退潮时沙滩的移动而变迁。

“谈话的时节，我向我的附近和我的前面注视。在洋面和沉闷的天空之间，仍有一片不受阻碍的空间，使我们得以看到远处。我们注意到了一片陆地。我问道：

“‘那就是俄雷岛吗？’

“‘是的，先生。’

“于是那船主忽然伸起一只胳膊，对着我们前面，给我指一个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并且向我说道：

“瞧呀，那就是贵公司的船。’

“‘玛利约瑟号吗？……’

“但是，是的。’

“我不免惊讶了一下。那个几乎看不见而使我把它当作一个暗礁的黑点，仿佛离岸有四五里远。

“我接着说道：

“但是，船主，您指给我看的那地方，不是应当距我们有百来寻的水吗？’

“他笑了一下：

“百来寻，朋友！……两寻都不到，我告诉您……’

“这船主是波尔多省人。他带些儿他家乡的土音继续说道：

“我们现在是潮水达到最高的时间，9 点 40 分。您可以在朵芬饭店午餐之后，两手插在口袋里，从容地从那海滩上动身，以后，我保证您在 2 点 50 分或者至多 3 点钟光景就可以去寻到条破船，而绝不会沾湿脚，以后，您可以有一个钟头三刻钟至两个钟头的光阴蹲在那破船上，但是不能多了；否则您一定要被水困住。因为那潮越是退得远，她转来越是快。这段海岸，平坦得很！您应当在四五十分光景上岸，请您信我这句话；末了您在 7 点半钟再回让·奇东，它当晚就可以渡您到洛奢尔的码头上。’

“我向这船主道了谢，然后便坐在船头，了望我们立刻就要到的那个圣马尔丁小镇。

“那个小镇，和—切给那些沿着大陆布散的成群小岛做首治用的小海口是相像的。这是一个大的渔村，一端在水里，一端在陆上，靠海味家禽蔬菜为主。岛很矮，垦植了的地段不多，然而人口似乎很密，但是我没有到村里去。

“午餐之后，我走过了一只小岬角；随后，因为潮水很快地退了，我便在沙滩上，斜断地对着我所窥见的远而又远露出水面的一块黑色岩石似的东西走去。

“我用快步在这片黄色的平地上走着，那地面仿佛是肉做的，很有弹力，并且仿佛在我的脚底下出汗。那海面，刚才还在那儿，现在，我只能远远地窥见它，它退到看不见的地方了，末了我辩认不出那条分开沙滩和那大洋的界线了。我以为置身在一种巨丽的仙境。大西洋刚才还在跟着我，接着却如同那些剧场里的布景片子掉在地下室里一般，竟在这沙滩里失踪了，而我现在算是在一片沙漠里行走了。仅仅那饱和着咸味的海水的感触和影响，还留在我的心里。我感着了海藻的气味，和波涛的气息，那些海岸的粗糙而好闻的气味。因为用快步走着，竟不知道寒气了；我瞧着那条遇险的破船，我越走近，它就越见长大，并且现在竟像一尾遇险的庞大无伦的鲸鱼了。

“那条破船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在这块平坦而焦黄的地面上，大得惊人。末了，在一个钟头的步行之后，我居然走到它跟前了。它从侧面倒下，破裂了，折断了，露出了它那些破折了的涂过柏油、钉过大铁钉、如同牲口肋骨一般的木骨。沙子已经从各处的空隙，钻到它的内部了，于是便抓住它，占住它，再也不放它了。它如同在沙里生了根似的。那前部深深地钻入这个软平而无信实的沙滩里了，至于那竖起的后艄，如同一种哀呼似的，将舷部的玛利约瑟几个白色字朝着天空。

“我从船舷的低面攀上了这条船尸；随后，居然到达了甲板上之后，走到舱里了。日光从那些撞穿了的舱门和舷部的那些裂缝里射进来，凄惨地照着那长而黑的并且充满着破碎木材的地窖似的处所。其中除了那层给这个木制的地室做地面的沙子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着手记载这船只的情形了。于是坐在一只空而破的水桶上面，利用那点从一条宽缝——从那条缝里我们可以窥见那浩翰无边的沙滩的浩大的面积——透进来的微光写着字。不时，在我的皮肤上感到一阵因寒冷和寂寞所生的异样的毛发悚立，于是我有时停止了写字去静听那条破船隐隐约约而神秘的声响；蟹类用它们的钳和爪搔着船舷的声响，各种早已在这‘死者’身体得

了位置的海里的小动物的声响，海蚬无休止地侵蚀这些久被它所钻透的朽木的声响。

“忽然我听见我身边有了人声。于是我竟像遇见了鬼神出没的现象似地，一下跳了起来。在头一两秒钟里，我真以为会看见两个预备向我诉冤的落水鬼，从这个不祥的舱里站起来。显然，不要多少时间我已经凭着腕力，攀到那甲板上了：于是我看见在这条船的前部，站着一位高大的绅士和三位年轻的姑娘，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英国的高条汉子和三个密斯。他们瞧见我这个在这无人过问的三桅帆船里钻出来的生命，一定比我害怕得多。那些姑娘里的最年轻的那一个竟逃避开了；另外两个却抓紧了她们父亲的胳膊；至于他，则呆呆地张开了他的嘴；这就是惟一使人看见他心惊的标志。

“随后过了几秒钟，他问道：

“哦，先生，您是这条船的业主吗？’

“是的，先生。’

“我能够参观这船吗？’

“‘可以，先生。’

“他于是说了一句长点的英国话，其中我只辨得出反复说过的‘有礼貌的’这个字。

“因为他正寻觅一个攀援的地方，我便给他指出一个最好的，并且伸手给他。他上来了；随后我们便帮助那三个定了神的女子。她们都是娇美的。尤其那个年长的，一个十八九岁的金黄头发的女子，花一般地鲜艳，那样伶俐，那样娇柔。那些漂亮的英国姑娘，真像一些海里的鲜果。我们可以说她们是新从沙子里钻出来的，她们的头发依然保留着那种色彩。因为她们的卓绝的鲜润，竟使人想起那些粉红介壳的色，和那些藏在海洋深处的，光彩耀目的，罕见而神妙的珍珠。

那个最年长的法国话比她父亲说的好一些；于是她给我们来做翻译。因为要详细说明这船遇险的详情，我便如同目击那场灾害一般，编造了一些话。随后，这一家人全体下到那条破船的里面了。他们一经钻入了那个仅有微光的阴暗廊房，便迸出了一阵惊喜交集的叫唤；末了，这父女四人，忽然都在手里打开了速写画册——这些画册大概本是藏在他们的宽大雨衣里的，于是他们便在这个凄惨而奇异的地方，同时动手画出四个草稿。

“他们都并肩坐在一条凸起的横梁上，那四本摊开在八个膝头上的画册上面，已经盖上了一些小的黑色条纹——这应当就是表现玛利约瑟的那个半开半阖的肚子。

“一面画着，那个年龄最大的一面和我谈着，并且还继续视察那船的骨骼。

“我已经知道他们是到比亚利慈来避寒的，这一回特地到俄雷岛来看这条搁在沙上的三桅帆船。这几个人绝没有什么英国式的倨傲态度；完全是一些简单正直的有奇癖者，是一些使英国势力蔓延到全世界的终生旅行者。那父亲，长而干瘦，那副围绕在白须圈里的红脸，俨然是一块切成人脸形状的火腿，托在两块白色皮毛的垫子上。那些女子，腿很长，仿佛是正在成长中的白鹭似的，除了那个年龄最大的以外也都是干瘦的。这三个姑娘都随和可亲，尤其是那个最大的。

“凡是说话，嬉笑，了解或不了解，抬起那双深渊般蓝色的眼睛向我询问，停止绘画独自猜

度，重新动手工作，和吐出‘是的’或‘不是的’等等动作，她都有一个那样特别的姿势，使我可以无尽期地蹲在那儿看她。

忽然，她低声说：

“‘我听见这船上有一阵细小的声音。’

“我一侧耳细听，于是立刻辨出了一阵轻微舶声响，异样的，持续的，那是什么呢？我立起来走到那裂缝边一看，于是我便狂叫了一声。海水已经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快要包围我们了！

“我们立刻走上了甲板，但已经过迟。那水已经围住我们了；并且以一阵非凡的速率，直向海岸流过去。不对，这水并不流，它像一个不可度量的油漆斑点，滑开来展开过去，蔓延过去。沙滩上仅仅盖着两三寸水，但是，我们已经看不见远景里的那条不可察觉的潮头界线了。

“那英国人想跳到水里逃走，我抓住了他；这种逃走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在来的时候绕避过那些深水荡，这时回去，我们一定会掉在那里头。

“在我们的心里，那真是一阵使人异常愁闷的时刻。随后，那个年少的英国女子说道：

“‘这船却是我们的了！’

“我竟想笑了；但是那畏惧心制住我了，一阵像这潮水一样卑劣的，丑恶的，低下的而阴险的畏惧心。我同时看到我们可以遇得着的一切危险了。意想狂喊着：‘救命！’但是向谁喊呢？

“那两个小点的英国女子靠着她们的父亲蹲着，他呢，用一种沮丧的眼光瞧着这个一片汪洋地围住我们的海水。

“末了，暮色降临了，迅速得和这洋面上升一样，一个沉闷潮湿而冰冷的夜晚！

“我说道：

“‘除了呆在船上以外，绝没有旁的办法。’

“那个英国人用他的家乡话回答道：

“‘啊！是的！’

“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蹲了一刻钟，半点钟，从实际上来说；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光阴，去瞧那种越来越浓，回旋转折，如同沸腾着，如同在这片重行被占领的沙滩上戏着的黄水。

“这些女子之中有一个畏寒，于是我们便想下舱，去躲避那阵寒风，这风虽然不大，但是很冷，风从身边刮过时，竟使我们的皮肤像遭到针扎。

“我伏在一个洞口向下一瞧。发见那舱里装满了水。我们只好靠在船尾的舵里边蹲着，好略微保险些。

“现在，黑暗世界包裹了我们，于是我们在这个由水和黑影所造成的重围里，紧紧地彼此挤在一块儿守着。我觉得那个英国姑娘的肩头，靠着我的肩头发抖，她的牙齿时时扣出咯咯的声音；但是我也感觉她的体温从衣服的隔层里透了出来，这种温度传到我的触觉上真像一

个？？？？乖？？？？一般的隽美。我们那时不说话了；完全守着静止而缄默的境界，仿佛像一群在飓风声中躲入一条壕里的小动物一般地蹲着。不过，虽然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在这种黑夜里，虽然存在着这个不可抵御并且继续增大的危险，我在那儿，却渐渐感到自身的舒服，因寒冷和危急所生的舒服，因为在这样的船板上，偎着这个漂亮而玲珑的姑娘，熬受这些黑暗而闷损的时间所生的舒服。

“我独自盘算这种舒服的和开心的异样触觉，为什么深入我心。

“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她在那里吗？她，谁呢，—个不认识的英国姑娘吗？我没有爱过她，我从没和她相识过，然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情网，被她征服了！我竟想要救她，竟想因她而牺牲自己，竟想做无穷的发痴举动！怪事！一个女人的相伴如何竟能使人这样颠倒，难道是她的文雅风度的势力将人包裹了吗？难道是美貌和妙龄的诱惑力，像美酒一般地使我们陶醉了吗？

“是不是认为这是一种爱情的触动更恰当些，那种神秘的，不住地设法连合那些生命的，一经使两性相见便试着显示自己的威力的爱，如同用水浇地使之萌芽开花一般，将一种模糊秘密深邃的情感，输入他们的心里！

“但是那黑暗境界的沉寂，天空里的沉寂，变得可怕了；因为我们模糊地听见我们的四周，有一阵轻微而无限的声响，那阵上升的暗哑的海水的微弱骚动，和那阵推着那条破船的潮流的波动。

忽然，我听见一阵抽泣的哭声。那个最小的英国姑娘哭起来了。她父亲想安慰她，于是用他们的家乡话谈着，我却懂不到什么。我猜他正给她保证没有危险，而她却始终害怕。

“我向着靠住我身边的那一位问道：

“您不嫌太冷吗，密斯？’

“‘啊！谁说，我很冷。’

“我当时便要拿我的外套给她，她竟不肯接受；但是我已经脱了下来；便不管她，拿起盖在她的身上。在这个短促的撑持里，我撞着了她那只使我全身通过一阵美妙麻感的手。

“好几分钟后，那气流变得强烈多了，潮水猛烈地拍击着船身了。我竖直了脊梁；感到一阵强风拂着我的脸，起风了！

“那英国人和我同时发见了这件事，于是他简单地说道：

“‘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这阵……’

“的确是不利的，倘若有些波浪，即令是不大的波浪，来扑击来摇撼这只那样破裂而松散的破船，那末那第一个略为强硬的浪头就一定会把它弄得粉碎的，那末自然是死路一条了。

“于是我的焦急，随着那阵渐来渐猛的海风，一秒一秒地增强了。现在，那海面起了波浪了，而每当一个浪头撞着玛利约瑟的骨架时，一阵短促颤动直袭我们的心房，我从黑暗里，看见了一些忽显忽隐的白线，那是些由海沫汇成的线。

“那个英国姑娘发抖了；我发觉她靠着我颤个不住，于是我竟起了将她抱在怀里

的痴想。

“那边，在我们前、后、左、右，有一些灯塔在海岸上闪耀着。一些白的，黄的，红的，转动的，像巨灵的眼睛一般的灯塔注视我们，窥探我们。如同一心指望我们失踪一样，其中有一盏，尤其令人生气。每过 30 秒钟便熄一下，然后却立刻又发出光来，这盏灯，真是一只在火光般的顾盼里眼睑不住地启闭的眼睛。

“那英国人，不时划燃一根火柴去看他的表，随后仍然拿表搁在自己的袋里。忽然，他越过几个女儿的头，带着一种庄严的微笑对我说道：

“先生，我给您恭贺新年。’

“那时正是夜半的 12 点钟，我伸手给他，他握了一下，随后，他说了一句英国话，于是陡然一下，他和他三个女儿，都一齐唱起那个《神佑女王》》之歌，那歌声在黑暗而沉寂的空气里腾起，穿过空间而自行消散了。

“我开始几乎要狂笑，随后我却被一种强烈而奇异的感触制住了。

“这是一点几近乎不详而又高尚的东西，这些海难者唱的歌，命定要受难者唱的歌，既近乎一个祈祷歌，也是一首更伟大，几乎可以和罗马人那篇《皇帝，赴难者致敬》之歌相比的卓绝的古歌。

“在他们唱完的时节，我便要求我身边的那一位，依着她的意思，单独唱一首长短歌，一首叙事诗，使我们忘掉眼前的忧虑。她应允了这种要求，于是她那清而嫩的声音，立刻在那黑暗世界里散开了。她所唱的大概是一件凄凉的事，因为那些音符拖得很长，慢慢地从她口里出来，末了像一些受了伤的鸟似地在波浪上翱翔着。

“海面的波浪渐渐大了，现在居然开始撞击我们这条破船了。至于我，我只想着这阵歌声。末了，我又想到那些传说中的美人鱼了。倘若有一只船在我的跟前经过，那些水手将要说我们一些什么呢？我的混乱的头脑竟在这梦境里自行迷住了！一条美人鱼！这个先前使我在这条船上勾留的英国姑娘，会不会真是一条美人鱼？会不会就在这里，在顷刻之后，带着我一同跳这滔滔波浪里呢？

“突然我们五个人都在船板上滚动了，原来玛利约瑟向右面偏了。那英国姑娘跌在我的身上，我已经把她抱在怀里，并且我以为最后的那一秒钟已经到了，竟不知不觉发了痴一般，吻了她的面颊，她的鬓角和她的头发。谁知那船却再也不摇晃了；我们这几个人也一点不动弹。

“那父亲说：‘伽蒂！’我抱住的那个女子说了一声‘噢’，并且动了一下突围而出。在那个时候，我真愿意那破船裂为两半，使我可以陪她掉到那海里。

“那英国人接着又说道：

“一个小的摇晃，算不了什么。我三个女儿现在都保住了。’

“因为没有看见那个最年长的女儿，他竟以为她掉到水里了。

“我从容地站起来，于是我忽然望见在海面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一道灯光，我叫喊起来，他们答应了。原来这就是一只寻找我们的小船，那旅馆的老板早料到了我们的疏忽。

“我们得救了。我却因此而生憾！他们叫我们上了那只划子，并且送我们到圣马尔丁。

“那英国人现在擦着双手，并且喃喃地说道：

“好宵夜！好宵夜！’

“我们是在吃宵夜。但我可没有兴趣，我却很留恋那只玛利约瑟。

“第二天，在搂抱了多次和应允互相通信之后，自然应当分手。他们向比亚利慈去了。我差点儿要跟着他们走。

“我那时痴情了，就差向那青年女子求婚。自然，倘若我们在一块过一个星期，我早就娶了她！世人有时是怎样懦弱的和不可解的！

“过了两年的光阴，我从没有听见有人谈及他们；随后我接到一封从纽约来的信。她已经嫁了人，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于是从此以后，我们每逢元旦，彼此都得通信。她告诉我，她的生活向我谈起她的孩子们和她的妹妹们，却从没有说她的丈夫！为什么？唉！为什么？……至于我，我只给她谈‘玛利约瑟’……也许这就是我爱过的惟一的女人……不是……我可以爱的唯一的女人……唉！……我怎能弄明白呢？……命运捉弄人……随后……随后……什么都过去了……现在她应当老了……我不会认识她了……唉！从前的那一个……那条破船上的那一个……何等的天生的……尤物！她信上说她的头发完全白了……上帝！……这件事真使我伤心……唉！她那金黄色的头发……没有了，我的那一个不存在了……真是伤心，这件事……”

# 隐士

我和几个朋友到过一个介乎卡恩和纳布尔雨城中间的平原，去看一个住在绿荫如盖的石屋中的隐士。

回来时，我们谈到了那些到现在竟已绝迹，而在古代则数见不鲜的，非宗教性的奇特遁世之士。我们探索那些属于精神上的原因，并且极力研究从前那些逼迫世人走入这种遁世境界的伤感本质。

忽然，我们同伴中的一个说道：

我曾认识两个遁世之士：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到现在应该还活着。五年以前，她住在科西嘉岛滨海一座绝然荒芜的山顶上的破屋里，和附近的一切房屋相离约 15 至 20 公里左右。她和一个女仆同住过活；我曾经去见过她。她当初定是一位出众的上流社会妇女。但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什么也猜不出。

至于那位男的，我可以把他的不幸际遇说给大家听听。

请您回头瞧瞧罢。你们会看见在那座远在纳布尔之后和艾士兑尔高峰之前树木森然的尖山。那山当地人喊它做“蛇山”。我说的这位男遁世者在 12 年之前，就住在这山顶上一座古寺院的四壁之间。

当我听有人谈起他，就决计去和他结识，于是在那年 3 月里的某天早上，我骑马由卡恩出发。我把马寄在纳布尔客店后，便徒步攀登这座圆锥般的尖山。山高差不多有 150 米至 200 米，山上盖满了香味扑鼻的草木，主要是那种茎草科的东西，它的香味是那样浓烈和那样袭人，竟

使人感到不自在。土地山石嶙嶙在那些卵石和野草之间，时常看见许多无毒蛇出没。从这一点看来，“蛇山”这个外号真是名副其实了。在有些日子里，人们攀登那条露在日光下面的山坡时，这些爬虫竟像是从你脚底下生出来似的。它们竟多得使你不敢前进，并且使你感到罕有的不安，不过这不是害怕，而是对玄妙的惶惑，因为这些动物是不攻击人的。我有好几次攀登安蒂克代的圣山，一座芬芳神秘，香草茂盛，蛇族繁殖，顶上有古寺作镇的奇山时，有过这种罕见的感觉。

这座寺院依然存在，至少旁人曾对我断言这曾经是一座寺院。因为我不想破坏这种情绪，所以一直没有多加考据。

一个 3 月的清晨，我借着欣赏这地方的风景为名攀登上去。到了山顶，果然我看到了几片围墙和一个坐在石块上的人。他年纪四十五六岁左右，头发虽然全白，胡须却几乎还是黑的。他抱着一只猫，放在膝头上抚弄，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我绕着那废墟走了一周，其中一部份用树枝、草类和石子围住并且遮盖起来了，这就是他住的地方了，于是，我又回到了他的跟前。

这里的远景，真是幽绝。右边，艾士兑尔尖顶高峰显得异样清晰，更远一点是无边的大海，一直延到遥远的意大利港湾和它的许许多多海峡；对着卡恩的那一方，便是碧绿平坦如同浮在那儿的莱阑群岛，最后那个岛朝着大海露出了一座箭楼环立的古堡，这古堡也像建造在波涛之中。

再远一点，就是那条苍翠欲滴的海岸了。向着那里，我们从远处望得见造在树丛里面的白色城市和别墅，串珠似地像是下在水边的鸟卵。阿尔卑斯山脉也从那里叠起，而山顶依然被积雪笼罩着。

我不禁自言自语道：“了不得，这真是绝境。”

那人抬头向我说：“是的，不过到了整天看着这个的时候，就又觉得单调了。

那末我这位遁世者，是肯说话的人，肯谈论的人，觉得烦闷的人，我便不肯放过这机会了。

这一天，我没有久坐，仅仅极力去发掘他那厌世思想的特点。他引起了我一个想法，觉得他是一个对别人感到厌倦，对于一切都感到乏味，此外，还抱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幻灭感，以及对人对己都一样的反感。

谈了半小时，我便和他告别了。但是八天之后，我又到了他那个地方，随后第二个星期又去了一次，以后便每星期如此了，所以不到两个月，我们居然成了朋友。

在 5 月杪的一天旁晚，我自信时候到了，于是带上食物，邀他同在蛇山上夜膳。

这是一个清香扑鼻的法国南方之夜。这地方百姓种花，如同北方的居民种麦一样，一切供给女人的衣服和肉体用的香水，这地方都制造，这是一个种得满园满山的无数桔树，香味扰人，使人疲惫的夜晚，它使老年人渴望爱情。

我那位遁世者露着满面笑容接待了我；由衷答应和我一同吃晚饭。

我请他喝了一点酒，他对这久已失去习惯了，这时候他兴到勃然，便和我谈起他过去的生活，照我看来他从前一直住在巴黎，过的是一种快乐的单身汉生活。

我陡然问他道："您一人在这山顶栖息是由什么新奇的观念引来的？"

他也立刻回答道："这因为我经受了一个男人所遇到的最最严重的刺激。但是我又何必把这不幸瞒着您？这件事也许会使您代我叫屈！并且……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而我又愿意知道别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和会作什么样的判断。

"我生于巴黎，育于巴黎，长于巴黎。我父母遗给我每年几千法郎的进款，并且因为有人支持，我得到了一个能使单身汉致富的安逸位置。

"在我 20 岁时，我就过着单身汉生活。这种生活您是知道的。自由的，无家庭的，决计永不娶合法妻子。我有时和这个女人过上三四个月，有时又和那个女人过上半年。下一年却不找伴侣，只在那些待娶待售的小岛群中沾花惹草。

"这种庸碌的，一一您也可以说陈腐的一一生活很合我的口胃，很合我喜新厌旧并蓄兼收的性情。我虽然有洁净的住处，然而却总在热闹街市、戏院和咖啡馆过我的生活。整日在外不归，差不多和没有房子住的人一样。在生活中，我如同瓶塞子一般，任其自漂自流。对于这种人，巴黎的城圈子就是宇宙的界墙，他们什么也不顾虑，什么也不留恋。我那时是一个大家所谓无毁无誉的好脾气单身汉子。并且我认为这个名称是正确的。

"所以我 20 岁到 40 岁的生活，就这般，说快就快，说慢就慢，毫无什么明显变化就过去了。巴黎的单调岁月过得真快，在这漫长而匆匆，平凡而愉快的岁月之中，那些构成时日的纪念没有一个留在心上，吃喝欢笑，都是莫明其妙的，向着那些可以尝的，可以吻的伸嘴，却绝不是有什么需要。那时正当年少，现在是老年了，而别人做过的事，自己一无所成，既毫无牵绊，也无所依靠；差不多没有朋友，更说不上亲人子嗣！不知不觉我就到了 40 岁了；为着庆贺生日，我独自在一家大酒馆内安排一顿精美的晚膳。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在世上离群的人，认为那天孑然自祝是件有趣的事。

"饭后便盘算应做的事。我本想上戏院，后来忽然产生了一种到拉丁区游玩的念头，那地方是我从前学法律时住过的。

"我穿过了巴黎市中心，无意中走进了一家有女堂倌的啤酒吧。

"那个照顾我座位的女堂倌，十分年轻俊俏而又爱笑。我便邀她喝一杯，她立刻答应了，她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由于弄不清打交道的男客是个什么人，她用老练的眼光瞧着我。这是一个头发金栗色的姑娘，鲜润得和蔷薇一样，丰满得把胸衣撑得圆鼓鼓。我先向她说了一些大家向这类尤物说的打趣装疯的话，后来因为她真是太妙趣横生，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带着她走……为的是庆祝我的 40 岁生日。这不费时间，也没有费事，她说她两星期以来已经自由了……后来她同意等到店中事务完了，先和我到中央菜市场吃夜宵。

"因为我怕她爽约一一未来的事是任何人无法先知的，并且从酒吧间里会跑来个什么人，往女人脑袋里刮什么风，更不能预料——于是那一晚上我就一直坐着相候。

"恰好约莫一两个月以来，我也是自由的。于是一面瞧着这初入风尘的雏儿从这张桌子跑到那张桌子，一面盘算倘若和她订个短期契约，对我岂不更妙。我告诉您的这事本是巴黎男人生活中日益流行的一种做法。

"这件粗俗事情的详情，请您原谅我吧；凡是不曾带着诗意恋爱过的人，他们选定女人不过

和在屠坊里挑选肋条肉一样，除了肉的质地以外，其他都不考虑。

“后来我便同她到她家里去了，因为我很珍惜我自己的被褥。她的房间，是一间女工住的小屋子，虽然洁净，但却萧索，高高位于六层楼上。我在那里美美地过了两个钟头。她，这个小鸟儿，有一种罕见的依人娇憨和蔼姿态。

“我要走了，和这个躺在床上休息的女人约好下次会面日期后，便走到壁炉台跟前放上一份例行馈赠，无意中我看见了一座圆形挂钟，两只花瓶和两张照片，这照片是用一种很古老的工艺固定在玻璃上的。我伸过头去想看看清楚那张照相，顿然惊讶万分一下发呆了——这是我的照片，我青年时代的照片……那时候我正在拉丁区过我的学生生活。

“我立刻拿近细看，果然没错……我不禁暗自发笑，这事儿真是料不到的，而且是滑稽的。

“我问道：‘这位先生是谁？’

“她说：‘这是我从来见过面的父亲。母亲给我这张照片的时候，叮嘱我好好保存，并且说有朝一日，这照片也许对我会有用……’

“她迟疑一会却又笑了，接着便说：‘我真不知有什么用处，唉！我想他绝不会来认我。’

“陡然我的心，跳得和怒马飞奔一样快，便把照片平放在台子上，再茫茫然把口袋里的两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压在上头，然后就走了，边走边高声说道：“过两天再见……再见……我的心肝。再见。’

“我听见她回答：‘星期二呀！’我那时候已经到了那条黑暗的扶梯边摸摸索索往下走了。

“等到我走到街上，才发现天下着雨，我便大步而漫无目的地向一条街上走去。

“我这时真弄得糊涂了，径直往前走着，拼命地回忆！能有这种事吗？——会的——我忽然记得有一个女人，在我和她断绝关系一个月以后，她曾经写信给我，说她为我怀了孕。当时我立刻把那封信撕了，或者烧了，并且从此忘了这桩事。——我真应该仔细看清楚炉台上另一张照片上的女人，但是我能认得吗？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仿佛是个老妇人。

“走到河边，我看见一条长凳，就坐下了。雨仍旧没有停。偶尔有些人来往，都撑着伞。我觉得人生真可厌，真令人反感，它充满了困苦、羞辱、有意的或者无心的丑行。我的女儿！……我刚才是占有了我的女儿……并且在巴黎，在这个阴沉、忧郁、泥泞、悲惨、黑暗却伟大的巴黎，在那些门户紧闭的房屋之中充满了相类的事：什么养汉子，乱伦和强奸幼女的事都有。我记得有人说过，巴黎桥上来往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我并非所愿、亦无所知地做了一件比这些卑劣动物还要卑劣的事，我曾经钻进我女儿的被窝里。

“我那时竟想过投水。我发疯了！我徘徊到天明，然后才回到家里思索这件事。

“于是我就按照我认为是最妥善的办法做了：我委托一个公证律师把这个女孩子叫了去，说受一个朋友之托打听她母亲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把那张被她称为父亲的照片给她的。

这位公证律师照着我的委托行事，才知道这照片是她母亲临死时给她的，告诉她说这是她

的父亲，并且在送终的神父跟前，说出了我的姓名。

“于是我依然用了这个隐名朋友的名义，把我财产的半数给了我的女儿，数目差不多有十四万法郎，但是她只能用年息；后来我就辞去了我的职务，来到这里。

“我在这一带海岸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山，便在这里栖息了……打算一直呆到……到忘记了这事的时候。

“您对我……以及我所经过的事，有什么感想呢，先生？”

我和他握握手，向他答道：

“您这个具体办法就是您应做的事。世界上有许多人并不在乎这种令人憎厌的恶运。”

他说：

“我也知道，但是我，我那时几乎为此发疯了。看来我的灵魂是敏感的，而我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而现在，我害怕巴黎，就如同信仰宗教的人畏惧地狱一样，我遭到迎头一击，这种打击，与路上行人遭到高处坠下砖石的猛击相似。我现在已经渐渐好多了。”

我和隐居者分了手。他这种故事使我十分不安。

后来我又和他会见过两次，以后便离开了蛇山，因为一过 5 月杪，我就从不在南方居住了。

第二年我再到那里，那人已经不在蛇山住了，并且再没听到有人谈过他。

这就是我的隐居者的历史。

# 珍珠小姐

## 一

那天晚上我选择了珍珠小姐做诸王节①的王后，真不知是抱着什么古怪念头。

①诸王节亦名诸王来朝节，原是天主教徒根据他们的传说而定的一个纪念节日，在近代，法国公认为是一月六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是日教徒们置酒称庆，并且在大蛋糕里藏着一粒蚕豆或者一个小的瓷人，拥戴得到这东西的男宾为“节王”，再由节王选择女宾一人为节后；但民间称庆并不一定这个星期一，大概在新年前后均可举行。所以事实上等于中国的年夜饭而没有宗教意味了。因此亦不妨译作“年夜饭”。珍珠小姐，是管厨房里那些柜子钥匙的（因为内衣柜子素来归主妇管），她通知主妇，说是糖快完了，各种罐头都吃光了，咖啡袋子里剩下的东西也不多了。

每年的诸王节那天，我必然到我的忘年之交商达尔先生家里去。他是我父亲的最亲切的同学，我在儿童时代，父亲就领着我到过他家里，以后我一直不断地去，并且将来只要我活着而且商达尔家里还有人，无疑地我一定仍旧要照样去的。

他们一家子的生活方式都是特别的：全家住在巴黎，而方式却像住在葛拉司，意勿朵或者

木松挢那类小城市一样。

他们在巴黎的观象台附近，有一所盖在小园子里的房子，在那儿，他们用外省派头过着家居生活。倘若说到巴黎派头，真正巴黎派头，他们根本不知道，也简直不想知道；所以他们和巴黎实际上相距得真远，真远！然而他们偶然也到巴黎旅行一次，远道旅行一次。照他们家里人的说法，那就是商达尔太太去采购大宗物品了，现在我把有关采购的前前后后的情形记在下面。

为了预备“防饥”，商达尔太太便来视察剩余的东西，同时在一本拍纸簿上记下好些摘要，等到写了许多数字以后，她先来聚精会神地算了好些时间，接着便和珍珠小姐共同长久地讨论。然而到末了，她俩的结论是一致的，并且确定每一种物品的数量，可以支持三个月之久的数量：糖，米，李子干，咖啡，果酱，罐头青豆，四季豆，龙虾，另外还有咸鱼或者熏鱼等等。

此后，她们又规定采购的日期，到期便坐着一辆在顶上装有一圈矮铁栏杆的轿车，到一家桥那面的新市区里的大南货店里去。

商达尔太太和珍珠小姐一同神秘地完成这种旅行，后来在吃夜饭的时候，她们都精疲力竭地回来了，虽然心里都还是感慨系之的，而且又都在那辆满载着口袋和包裹之类像是搬家大车一般的轿车里受尽了颠簸。

在商达尔一家子的心目中，凡是巴黎整个隔在塞纳河另一岸的区域都是新市区，其中的居民都是异样的，爱吵爱闹，作风不正，并且是滥费金钱的。不过他们偶然也领着那两个年轻的女儿去看戏，到笑剧戏院或者到法兰西戏院去看戏，不过上演的戏却要是商达尔先生常看的那份日报介绍过的。

那两个女儿，当年一个 19 岁，一个 17 岁；都是美貌的，长大的和鲜润的，并且很有规矩，过于规矩得如同两个洋娃娃一般，从不惹人注视。我从没有怀过念头去留意这两位商达尔小姐，或者向她们献殷勤；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是纯洁的，所以只敢和她们勉强谈谈：并且有时候我向她们招呼，一面竟恐怕弄得不合适。

至于她们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见多识广，爽朗大度，而且态度诚恳；不过他最爱的却是休养和安闲，并且早就极力帮着把家庭变成这样没有生气的，使得能够在一种静止不动的境界中间，自由自在地过活。他很爱看书，很爱谈论，并且易动感情。那种深居简出不爱社交的习惯，使得他的触觉，精神上的触觉，成了很敏感和脆弱的了。即令是那种毫不重要的事，也使他感动，使他焦躁并且使他痛苦。

然而商达尔一家人也有些交际，不过那都是在附近一带经过谨慎选择的窄狭交际罢了。每年中间他们也和一些住在远处的戚族彼此交往两三次。

至于我呢，每年在诸王节和 8 月 15 日①这两天，我一定到他们家里吃晚饭。那简直像是我的一种义务，如同天主教的信徒们每逢复活节必去领圣体似的。

①8 月 15 日是天主教的圣母节，在他们的信徒们心目中，是个重大的纪念日子。

8 月 15 那一天，他们邀请三五个朋友吃饭，但是诸王节，我却是唯一同餐的外宾。

## 二

所以这一年也像往年一样，我到商达尔家里去吃庆贺诸王来朝盛节的晚餐了。

我依着习惯和商达尔先生夫妇以及珍珠小姐吻颊，而对于鲁绮思和波菱姊妹俩，我却只恭敬地鞠躬。他们拿许多事情来问我，连同巴黎城基大街上的事故，政治动向，安南的东京州事件①的舆论，国会议员的人物等等，都包括在内。商达尔太太是个胖子，她种种观念每每使我觉得好像是一些琢磨得端方四正的石头，她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必定用这样一句话来作结论："这一切到最后总不会有好结果。"我为什么总觉得商达尔太太的观念都是端方四正的呢？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她所说的话，在我头脑之中都取得了这个形式：一个正方形，一个有四只对称直角的大正方形。世上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观念我觉得都仿佛是滚圆的和转动的，真像孩子们撵着跑的圆圈。他们对于一件事情只要一开口，我便看见 11，20，50 个大小不同的圆圈儿观念，一个接着一个从中滚出来向着天尽头走。此外也有些人有种种削尖了的观念……不过那却无关重要。

大家照着往年一样都坐在饭桌边了；那顿晚饭不待大家说一两句值得记忆的话就结束了。

轮到吃糖食点心了，这时候，有人端上了那份诸王节的蛋糕。在往年，蛋糕里的那粒蚕豆总是商达尔先生寻得的，因此取得节王资格的也总是他。那究竟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偶然抑或是一种家庭式的约定，我始终弄不明白，不过他确实在蛋糕里寻着了那粒蚕豆，结果，他总推选商达尔太太做节后。因此这一回，我刚好咬着蛋糕觉得嘴里有件很硬的东西教我几乎碰崩了一枚牙齿，就立刻真地觉得莫名其妙了。我慢慢地从嘴里取出了那件东西，于是看见了一个小的瓷人儿，那并不比一粒蚕豆大。我惊讶得说了一声"喔！"大家便都望着我了，而商达尔却拍手大声说道："是伽士东呀，节王万岁！节王万岁！"

①旧安南国境分做南圻、中圻及北圻等三部，法帝对安南的侵略是分做三步由南而北进行的，北圻是最后被侵略的部分，法帝改称为东京州；其在侵略过程中(1884 年)，法军屡败，曾引起一个时期相当长久的政潮在座的人齐声喊着："节王万岁！"我呢，满面绯红了，如同有些人略受小窘动辄没来由地脸红一样。我用两个手指头儿夹着那个小瓷人儿，低着眼睛始终没有动弹，然而商达尔接着发言了："现在，应当推选一位节后。"这时候，我勉强笑着，却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我简直没有主意了，瞬息之间，千头万绪的想象都在我脑子里穿过。他们可是想使我在两位商达尔小姐之中指出一位？这可是一个法子使我说明我崇拜的是哪一位？这可是父母们对于一种可以成就的婚姻而施的婉转微妙而不露痕迹的手段？婚姻的观念本来是不住地用种种形式，种种伪装和种种方法，在那些有年长女儿的家庭里徘徊旋绕的。于是一种自蹈危境的难堪恐惧闯进我的心里了，并且面对着鲁绮思和波菱两位小姐的那种异常矜持的态度，我又感到了一阵极端的不好意思，因为从她俩中间选出一个去损害另一个，在我看来竟像是在两滴清水中间选择一滴是同样费事的，此外，那尤其使我害怕的，就是自己在一种尴尬的环境当中冒险，任凭旁人用一些像这毫无意义的王一样巧妙的不动声色的手段，使我不由自主地被人引着走向婚姻的路。

但是忽然之间，我得了一个灵感，于是把那个带象征意味的小瓷人儿伸手献给了珍珠小姐。在座的人开始都吃了一惊，随后无疑地称许我的细心和我的谨慎了，因为他们长时间热烈地鼓掌。他们高声喊道："节后万岁！节后万岁！"

至于她，那个可怜的老姑娘，她已经失掉了自持的能力；她竟张皇失措得深身颤起来，并且吃着嘴说："简直不敢当……简直不敢当……简直不敢当……不要找我……我央求您……不要找我……我央求您……"

这样一来，我竟做了一件从没有做过的事：抬头向珍珠小姐注视了，并且思索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那家人家是见惯了她的，正像世人见惯了那些用壁衣材料做靠垫的古老围椅一样，自从童年就坐着而始终没有对它们留心过。某一天，不知为着什么，因为有一道日光射在那把围椅上，我们忽然自言自语："喔！这件家具真希奇！"于是乎就发现它的木架子是一个艺术家雕刻的，刺绣品的质地也满考究。总之，我从来没有好好端详过珍珠小姐。

她是商达尔家庭一份子，我知道的就是这点；不过原由呢？什么身份呢？——她是一个瘦长个儿，极力教自己不被人注意，不过并非不足轻重的；他们待她友善，位置在个管家的女清客之上，在一个亲戚之下。这时候，我忽然想着了一大堆素来没有留意过的事！商达尔太太叫她做"珍珠"。两个女儿叫她做"珍珠小姐"。而商达尔用一种也许格外尊敬的神气只简单地称之为"小姐"。

我开始端详她了：她有多大了？40 岁？对的，40 岁。她并不老，这个姑娘，她不过是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人罢了。我忽然被这个发现打动了。她的发髻衣饰固然都是可笑的。然而她本身却保存着简单的天然风韵，遮掩得好好儿的风韵，所以她本身并没有可笑的地方。多么古怪的女人，真的！我何以从前总没有好好儿观察过？她满头滑稽地盘着许多小发鬈，形状可笑，并且显得老气；在那种圣母式的发髻下面；我们又看见了一个被两条表示深愁的皱纹划分的大而平的额头，随后便是一双大而温和的蓝眼睛，那样羞怯，那样畏葸，那样谦恭，那双神光四射的眼睛依然是非常天真的，其中充满着幼女式的惊讶，充满着少年时代的感觉，并且充满着往日的哀愁，使得这双眼睛更加温和，更加明亮。

她整个一副面庞儿是细腻的和神气慎重的，世上本来有好些面庞儿，不必由于生活里的重大感慨或者疲劳而衰老枯萎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光彩，珍珠小姐的面庞儿就是其中之一。

那张小嘴何等可爱！那些牙齿何等可爱！然而她简直连笑也不敢笑。

末了，我突然把她和商达尔太太比较起来！当然是珍珠小姐好一些，一百倍格外好一些，格外细腻，格外华贵，格外高洁。

我的这些观察使我发呆了。有人斟了些香槟酒。我举起了我的杯子，用一种很婉转的颂扬恭祝这位节后的健康。我窥见她几乎想把饭巾掩着脸儿；随后，她的嘴唇刚好沾着了那杯颜色清淡的酒，大众就喊着："节后喝酒了！节后喝酒了！"这样使她变成满面绯红的了，并且嗓子也紧张得说不出话。他们都笑起来！不过我却看明白这一家人是很疼爱她的。

## 三

那顿晚饭一吃完，商达尔便挽住了我的胳膊。那正是他吸雪茄烟的时刻，他的不可耽误的时刻。倘蒋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时候便到街上走着吸烟；倘若有男客陪着吃过了晚饭，便一齐上楼到台球室里去，于是他一面打球一面吸烟。那一晚因为是诸王节，所以还在台球室生了火；末了我这一位老朋友取了他的球杆，一根很精致的球杆，他拿在手里仔仔细细地在它的头儿上涂着自粉，随后他说：

"该你动手，孩子！"

我那年虽然已经是 25 岁的人，不过他是瞧着我从小长到大的，所以他用"你"字称呼我。

我便来开球了；中了好几个；也空了好几杆没有中；不过我心里一直记挂珍珠小姐，这时候我忽然问：

“请您告诉我，商达尔先生，珍珠小姐可是府上的亲戚？”

他不禁诧异起来，停着不打球了，并且望着我。

“怎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珍珠小姐的历史？”

“不知道。”

“你父亲从没有给你说过？”

“没有说过。”

“哈，这才怪！唉，这才真怪！唉！她的历史简直是一篇冒险故事。”

他缄默了一下，随后接着又说：

“你可知道：你在今日诸王节问我这件事情，真是希奇！”

“为什么？”

“哈！为什么！听我说吧。这件事到目前是 41 年，到今日的诸王节正好 41 年，当年，我们家里住在洛伊勒多那地方的土城上面；不过我应当先把那所房子对你说个明白，那末你才能够懂得清楚。洛伊勒多那个城市，是造在一个山坡上的，或者更不如说，它是造在一个俯瞰着那个素以革滩@著名的地方的圆丘上的。我们当年在那个地方有一所和园子相连的住宅，园子是漂亮①草滩是利用近永的低凹地方布置草种使之畅茂的农业设置，可以使牲口在那

里故青，也可以把其中的草刈下来晒干给牲口吃。的，仿佛凌空似地托在往日的城墙上面。所以房子是在城市里对着街上，而园子俯瞰着平原。园子里另外有一张便门可以通到城外的平原，不过却在一条藏在城墙里面的秘密石级之末，如同在小说书里所常看见的一样。那张门对着一条大路，门口悬着一口大钟，因此乡下人能够从那里运送食物过来，不必在城里的街上绕大弯子。

“你明白这些部位了，可对？谁知道在那一年的诸王节，雪已经下了一个星期。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世界末日：偶尔走到城上向平原一看，它使我们的心灵都冰透了，那整个一片白漫漫的地方，全是白的，冻结了的，并且像漆一样地发光。真可以说是上帝包好了地球，预备送它回到洪荒世界里去。我告诉你，那情景真很凄惨。

“我们那时候，在家里同居的亲丁不少，很不少：我父亲，我母亲，我叔叔，我姨母，我两个哥哥和我四个表姊妹；她们都是一些可爱的女孩子；我妻子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现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三个还活在世上：我自己、我妻子，和我那个住在马赛市的大姨姊。说起来真怕人，一家人就飘零四散！每逢想起来就教我发抖！我现在既然有 56 岁，所以算起来，那时候我正是 15 岁。

“那一天，我们正预备过诸王节，并且都很高兴，很高兴！到了大家都在客厅里等吃晚饭时候，我的哥哥若革忽然喊起来：‘有一条狗在平地上叫了十来分钟，这大概是一只迷路的畜生吧。’

“他的话没有说完，忽然，园子门口的钟当地响了一下。它声音洪大得像教堂里的大钟一样，使我们想起那报丧的钟声。所以我们因此都发寒噤了。我父亲叫了仆人过来，吩咐他去看一下。我们静悄悄地等着；心里正都想着那场遮没了整个儿地球的大雪。仆人转来了，却说什么也没有看见。狗始终在狂吠，并且它的声音也没有换地方。

“我们都走到餐桌边坐下了；不过大家都有点不自在，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我们的晚饭，一直吃到了上烤肉的时候始终是平安无事的，随后我们听见了园子门口的钟又响起来，前后响了三下，长而重地响了三下，那真使我们的指尖儿都发抖了，使我们的呼吸都一下被它切断了。我们停着不吃了，手里空举着刀叉一心静听，面面相觑地彼此望着，心灵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害怕。

“末了我母亲说：‘居然有人用这样长久的工夫等候旁人再去，这真是怪事；巴底司特，你千万不要独自前去，让哪位先生和你同走。’

“我的叔叔弗朗索站起了。那是一个亥耳巨勒一类的勇士，很以气力自豪，并且对于世上的事什么也不怕。我父亲对他说：‘带一枝枪走吧。我们不知道这究竟会是一件什么事。’

“不过我的叔叔只拿了一枝手杖，并且立刻和那个仆人一同出去了。

“我们那些人，因为害怕和纳闷，大家一直发抖，既不吃东西，也不说话。我父亲极力稳住我们，他老人家说：‘你们就要看见的，这一定是一个叫化子或者一个过路的人在雪里迷了路。第一次打了钟以后，因为没有看见有人立刻开门，他便想仍然去寻道路，随后，因为找不到，他就再回到我们的门口了。’

“我叔叔仿佛去了一个钟头左右。他终于回来了，怒气冲天地骂道：‘什么也没有，见鬼，这是在开玩笑！除了那只该打的狗在 10 公尺之外狂叫，此外什么也没有。倘若我带了一枝枪，我就会打死它免得它再叫。’

“我们照常吃饭，不过大家心里都不痛快；都觉得那并没有结束，不久就会有事情来，那口钟不久还会响。

“末了，那口钟果然响了，那时候我们正切开了诸王节蛋糕，大家不约而同站起来了。我的叔叔已经喝了些香槟酒，很动怒地说自己要去宰掉‘它’，他那种怒气冲天的情形，使得我母亲和我姨母连忙跑到他身边去阻止。我父亲虽然很沉稳，而且行动不大便当（因为他老人家自从坠马折了腿子以后，一直是跛的），这时候也高声说是想知道底细，并且也要去。我那两位 18 岁和 20 岁的哥哥都跑出客厅去寻他们的枪；末了，我趁着他们对我都不注意的时候，也取了一枝汽枪，预备自己也加入这支远征队。

“远征队立刻出发了。巴底司特提着一盏风灯，陪着我父亲和叔叔在头里走。我哥哥若革和波尔都跟着，尽管母亲极力央求，但是我仍旧跟在后面，让她老人家和我的姨母以及我的表姊妹们站在房子的台阶上。

“那阵雪本来又下了一个钟点；所有的树木上面都堆满了雪。杉树都在这种惨白的厚衣之下弯曲了，像是一些白的金字塔，一些庞大的砂糖堆儿；下着的雪是细而密的，简直像一铺灰色的帏幕，穿过帏幕向前望去，只隐约窥见灌木之类在黑暗中的惨白影子。雪下得很密，我们仅仅看得出十步内外的东西。不过那盏风灯从我们前面射过来的亮光却是强大的。我们开始从那条藏在城墙空里的螺旋石级往下走，那时候，我真地害怕。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我后面走，这个人是会抓住我的肩头来捉我的，所以我竟很想转去；不过因为要转去，却不得不再从整个儿园

子里穿过，我因此不敢了。

“我听见有人打开了一张对着平地的门，随后我叔叔喊着：‘见鬼，它又走掉了！我只要看见它的影子，定不放松它，这个东西。’

“真是凄惨得怕人哟，向前面的平地看去，或者不如说是去体会，因为那原是我们看不见的；无论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或者向前，到处只看见一铺绵绵不绝的雪幕。

“我叔叔接着又说：‘听吧，那条狂叫的狗又来了；等我来让它看看我是怎么打枪的。这办法最有效。’

“但是我父亲是慈悲的，所以就说：‘最好是去找它，那只因饿而叫得可怜的畜生。它因为求救才这样叫，那只受罪的畜生；它叫得像一个垂危的人了。我们赶紧到那儿去吧。’

“后来我们开始前进了，闯进了那铺帏幕里，闯到了那纷纷扬扬的大雪里，闯到了那种塞满在夜色和空气之间的‘苔藓’里，那种苔藓，动着，飘着，落着，它落在肌肉上一面融化一面冰人，每逢皮肤和那些小小的洁白的棉絮样的东西接触一回，就如同被它烫了似地感到一种激烈而突起的疼痛。

“我们连膝盖都陷到那种柔软冰凉的粉样的堆儿里了；并且走起来必须把腿子提得很高。我们愈向前进，那只狗的狂吠便愈听得清楚，愈见有力，我的叔叔高声喊着：‘在这儿！’大家便停止脚步来细看了，如同黑夜里对面遇着一个仇人应当做的一样。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于是我赶到前面和大家站在一块儿，便望见了那条狗；看见它我真害怕，那像是虚构的，那是一条大黑狗，一条长毛狼头的牧羊狗，它在风灯留在雪上的一长道光明的尽头撑起四只脚站着。它不动弹；也不叫唤，只望着我们。

“我叔叔说：‘这未免希奇，它不进也不退。真想对它开一枪。’

“我父亲用坚决的声音说：‘不成，我们应当去牵它。’

“这时候，我哥哥若革接着说：‘它并不是独个儿在那里，它旁边还有点东西。’

“它的后面果然还有点儿东西，有点儿灰色的东西，不过是没法子辨认的，我们小心谨慎地再向前进。

“那条狗瞧见我们走近前去，便竖直身子坐下了。姿态并不是狞恶的。反而因为能够吸引了一些人，像是满意似的。

“我父亲一直走到它跟前抚弄它。它舐着他老人家的手；末了，我们才看明白它的身子系在一辆小型车子的轮子上，那车子小得像一件玩具，整个儿裹在三四条毛毯里。大家小心地揭开了那些毯子，后来巴底司特把风灯一下靠近了那辆摇篮般的车子的门，我们便窥见里面有一个睡熟了的婴孩。

“我们那时候诧异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父亲素来是心地仁厚，急公好义的，他老人家首先用手抚着那车子的顶篷说道：‘可怜被弃的孩子，你将来就是我们的人！’于是便教我哥哥若革推着我们寻来的那件宝贝在前面走。

“我父亲慷慨地发议论了：‘这个由爱情而生的孩子的可怜母亲想到了圣子，便在诸王节的

夜里到了我们门外打钟。’

“他老人家又停止了脚步，于是用尽气力，向着天上的四只角儿高声喊了四遍：‘我们收容了他！’随后把手掌放在他兄弟的肩头上，一面喃喃地说：‘倘若你对着那条狗开了一枪呢，弗朗索？’

“我叔叔并没有回答，但是他在黑影当中向胸脯上画了一个十字，因为他是很信仰宗教的，尽管他的勇气锐不可当。

“早有人解开了那条狗，它跟着我们了。

“哈！还用说，当日进门的情形，看着真有趣。最初，为了把车子抬上那条藏在城墙里面的石级，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毕竟达了目的，末了把它推进了房子里的穿堂。

“那时候，我母亲惊喜交集的样子，真有意思！而我那四个表姊妹——顶小的那时候只有六岁，就像四只雌鸡绕着一个鸡窝。终于有人把那个始终睡熟的婴孩从车里托出来了，那是一个女孩子，大约出生了一个半月。后来我们在她的襁褓里找出来一万金法郎的金币，对呀，一万金法郎！由爸爸替她存着做一份嫁妆费。所以这不是穷人们的一个孩子……不过也许是什么贵族和本处一个有产阶级的妇人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是……我们想尽了方法去猜度她的根源，然而一点也没有猜得着……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即以那条狗而论，谁也不认识它。所以那孩子不是本地的。总而言之，那个到我们门外打钟三次的男人或者女人一定很认识我的双亲，所以才有这种选择。

“这就是珍珠小姐在出生一个半月光景的时候，如何踏进商达尔家的情形。

“此外，我们之叫她做珍珠小姐还是后来的事，最初给她取的名字是：马利·西沐茵·克莱尔，克莱尔这几个字就给她当做姓用。

“我告诉你：那一次同着那个婴孩走进饭厅的情形真是古怪的，婴孩那时候已经醒了，用她那双漠然而浑沌的蓝眼睛瞧着绕在她身边的人物和灯光。

“我们仍然回到餐桌上了，后来那份蛋糕也被人分开了。那一次取得节王资格的就是我，我便如同你刚才一般选了珍珠小姐做节后。那一天，她何曾揣想到旁人献给她的荣誉。

“后来那孩子就被我的家庭抚养下来。她长大了，日子也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她是可爱的，温和的，柔顺的。大家都疼她，并且倘若不是我母亲提防，也很会养坏了她的脾气。

“我母亲是一个很看重出身与地位的妇人。她老人家同意把小克莱尔当作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看待，不过她老人家却坚持我们之间的那种距离必须分得很明显，地位必须要确定。

“自从那孩子能够懂事情以后，她老人家便教她知道自身的历史，并且从容地，简直可以说是温存地使她心里明白自身对于商达尔一家人，是一个收容下来的养女，一个外姓人。

“克莱尔用一种罕见的智慧，用一种惊人的本能懂得了这个地位；并且懂得用使人叹服的机敏，风韵和使人疼爱的态度去接受去保住那个分派给她的地位，以至于使我的父亲感动得落眼泪。

“由于这个娇小依人的姑娘的感恩而略怀畏惧的态度，我母亲非常感动了，以至于开始叫她做‘我的女儿’。有时候，那女孩子做了什么好的和聪明的事情，她老人家便用那个表

示心里感动的样子把眼镜托起搁在额头上不住地说：‘这真是一粒珍珠，一粒真正的珍珠，这个孩子！’这个名词到了我们耳朵里便加在小克莱尔身上了，她因此一直变成了我们的珍珠小姐。”

四

商达尔先生说到这里便停住了。他坐在球台上面，双脚悬空摇摇摆摆，左手抚弄台上的一个象牙球，右手随意捏着一块布，那块布原是用着去揩黑板的，每个人击球的点数都用粉笔记在黑板上面，所以我们称它为“粉笔布”。脸色略略发红，声音不大响亮，他现在为自己说话了，从自己回忆里出发，从从容容穿过那些在自己思想里醒来的陈旧的变故和往日的事情，正像一个人用散步的样子在家庭的古老园子里走着一样，园子本是自己从小受抚养的地方，其中每一枝树木，每一条小径，每一种植物，常绿的三角刺枫，浓香的月桂，垂着肥大而着手即碎的红子儿的水松，每一步都突然引得出我们过去生活里的一件小事情，一件属于那些组成生活基础的甜美而无关重要的小事情。

我呢，站在他的对面，背靠着墙，两只手支着一根毫无用处的球杆。

歇了分把钟之后，他才接着说：“了不得！她真美，在她十八九岁的时候：并且又优雅……又没有缺点……唉！美……美……美……又和蔼……又正直……又娇媚的女孩子……她那双眼睛……那双蓝眼睛……透明的……清亮的……我真从没有看见过相同的……从没有！”

他又缄默了。我问道：“为什么她没有和人结婚？”

他给了一个答复，然而却不是对我而发的，是给“和人结婚”那几个字而发的。

“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肯……不肯。然而她却早已积下了三万金法郎的嫁妆费，并且她被人要求过好几次……她自己却没有答应！在那个时代她仿佛是不快活的。当时我正娶了那个和我订婚六年之久的表妹小莎尔络做我的配偶。”

我细看商达尔先生，于是我仿佛钻到了他的脑子里，我突然钻到了一个正直的，没有怨言的心灵当中，看见了当中的委屈而冷酷的戏剧场面，这类的心灵不仅从来没有自白过，而且从来没有被人探测过，固然谁也不知道它们，就是那些处于缄默而安命的牺牲地位的局中人，亦复不甚了然，不过现在被我猜中了。

末了，忽然我受到了一个大胆好奇心的推动，便说：

“当初您应当娶她，商达尔先生！”

他惊讶了一下，瞧着我出神，末了才说：

“我？娶谁？”

“珍珠小姐。”

“那为什么？”

“因为您从前爱她，远胜过爱您的表妹。”

他用异样的，滚圆的，惊慌的眼睛瞧着我，随后支吾地说：

“我从前爱她……我？……怎样？谁给你说的？”

“自然，这是看得出的……并且也就是因为她，您才把您和那位等了您六年的表妹结婚之期，耽搁了那样久。”

他丢开了他左手抓的那个象牙球，双手拿着那块粉笔布来掩住自己的脸，接着就呜咽起来。他用一种伤心而可笑的样子哭着，眼睛鼻孔和口里同时迸出水来，如同一块被人挤着的海绵滴水一样。末了他咳嗽了，吐口水了；用那块粉笔布擤鼻涕，擦眼睛，打喷嚏，重新又从面部上的各窍里流泪了，同时喉管里发出一阵像是漱口一样的怪声音。

我惊愧交集，早已想逃走，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指望什么。

忽然，商达尔太太的声音在楼梯上响起来：“您们吸烟的大事情快要结束了吗？”

我把门打开高声说：“结束了，太太，我们就下来。”

随后，我连忙走到她丈夫身边，抓住他两只胳膊肘向他说：“商达尔先生，好朋友商达尔，请您听我说：尊夫人正叫您，请您镇定自己吧，请您镇定自己吧，我们要下去了；请您镇定自己吧。”

他吃着嘴说：“成……成……我就来……可怜的女孩子！……我就来……请你告诉她说我就来。”

他接着便用那块在石板上面揩过两三年之久的粉笔布，仔仔细细来擦自己的脸，随后，他那副脸露出来了，谁知却是半红半白的：额头，鼻子，两颊和下巴，都涂上了好些粉，那双肿了的眼睛还满含着眼泪。

我牵着他的双手引他走到他的卧室里，一面低声说：“请您原谅我，请您格外原谅我，商达尔先生，我不应该使您伤心……不过……我以前不知道……您……您现在总明白……”

他握着我的手说：“对……对……谁都有难受的时候……”

随后，他伏在他的脸盆上洗脸了。洗完之后，我觉得他还不像是可以见人的：不过我想出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正对着镜子很不自安，我便向他说：“只要说是您弄了一点灰尘在眼里，您便可当着大众尽量落眼泪了。”

他毕竟下楼了，一面还用手帕擦眼睛。大众都放心不下了；谁都想寻觅那一点绝对寻觅不到的灰尘，后来说起好些类似的例子，因此竟有人以为必须找医生去看。

我呢，已经又和珍珠小姐坐在，一起了，并且仔细盯着她，一种热烈的好奇心，一种化为痛苦的好奇心扰乱了我。她从前一定是很美的，有了那双明媚的眼睛，多么大，多么静，多么温和，好像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闭上过这双眼睛。她的装饰略有可笑的意味，那是一种道地老姑娘式的装饰，虽然没有使她变成不顺眼的，却损害了她的风韵。

我像刚才看见商达尔先生的心事一般，又在她身上从头至尾看明白了她那种谦让简单而且忠实的生活：但是一种需要冲到我口边了，一种恼人的需要竟使我想去问她从前是否也爱他，去知道她从前是否也像他一样曾经因为保守秘密的长期痛苦而受过创伤——这种痛苦就是那种没有人窥见，没有人知道又没有人猜着而只在深夜空房的寂寞里独自流露的。我仔细盯着她，看见她的心房在她那件绸衫里面搏动，于是我便独自推敲：那个温和的天真面目是

否每天夜里在湿透了的枕头上边唏嘘过，那个因为骤然发抖而动摇的身躯是否在烫人被盖的潮热中间呜咽过。

末了我如同孩子们拆散一件玩具去看内容一般，很低声地向她说："倘若您刚才看见商达尔先生哭，您一定会可怜他。"

她吃惊了："怎样，他哭过？"

"唉！对呀，他哭过！"

"那么是为了什么？"

她仿佛是很受感动了。我便回答：

"为了您。"

"为了我？"

"对呀。他刚才告诉我，说他从前多么爱您；后来娶了这位太太来代替您，在他是熬过多少苦痛的……"

她那副灰白的脸仿佛拉长了一点儿；她那双始终开着的眼睛，她那双恬静的眼睛忽然闭了，迅速得像是永远闭了。她如同一条丝带似地从椅子上滑到地上了，并且是从从容容，慢慢地躺在地面上了。

我高喊道："救人！救人！珍珠小姐昏过去了。"

商达尔太太和她两个女儿一齐跑过来，于是我趁着有人去取凉水、手巾和醒头的香醋的时候，便取了自己的帽子溜开了。

我撒开大步离开了那儿，心里感到震动，满腔的懊伤和悔恨。后来我偶然又觉得满意，如同我做了一件值得赞美而且必要的事似的。

我独自推敲："我从前是不是发糊涂？是不是有道理？"他俩本来把这件事留在心灵当中，正像世人把一粒中在身上的枪子保留在闭了口子的创伤里面一样。现在被我说穿了，他俩难道不是一定要舒服些儿？因为若是要他俩的苦恼再来旧调重弹，固然不免太晚一点，然而若是要他俩带着感慨思索往事却还是来得及的。

也许会在那种春深时节的一个晚上，他俩受到一道穿过树丛落到脚边草地上的月光感劝，将要手挽着手，并且因为回忆那种说不出的残酷痛苦彼此将要紧紧地互相挨近；后来也许那阵短促的拥抱将要在他俩的脉管里，通过一点儿素来没有被他俩感受过的寒栗，并且也许能够向这两个苏醒一刹那间的死人，撒出那种陶醉性的迅速而又飘飘欲仙的感觉，这感觉，能够使得相爱的人在片刻癫狂境界得到莫大的幸福，其余的人却毕生也得不到！

# 珞莎丽·白吕唐

在这件案子里头，真有一种无论是那些陪审员或者那位庭长或者那位检察官自己，都懂不

了的神秘。

这个姓白吕唐名珞莎丽的姑娘是一个在莽台村瓦郎博夫妇家中干活的女佣，她没被东家察觉却已经成了怀孕的妇人，并且那天夜晚，她在她所住的屋阁里面生了小孩，随后又将小孩弄死，埋在那园子的地里。

这本是女佣们弄死婴孩的常见之事。但是却有一件事情，始终是不可解的。原来那次在这个白吕唐姑娘卧房里进行检查，竟发见了一套完整的婴孩衣服，这些东西，却是珞莎丽本人花了三个月的夜工，亲手去剪裁缝纫的。她当时因为这种长时间的工作，用了抵当品购买蜡烛，现在那卖烛的杂货店的老板，亲自到庭作了证明。并且还调查到本村的那个接生婆，曾因知道她的情形，已经给了她一切的指导和一切的经验上的劝告，以备那件事在一种不及求助的时候发生之用。此外，她还在巴昔村，给这个白吕唐姑娘找了一个位置，她就料到了东家会辞去她的工作；因为瓦郎博两夫妇对于道德向来不肯玩视的。

这两夫妇也都到了庭，他们是外省式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愤愤地攻击这个污坏了他们房子的贱人，竟想不待裁判，立刻看见她斩首，并且他们写的控诉词竟成了憎恨的攻击。

那被告是下诺尔曼第地方的一个魁长美丽的女子，按她的地位而论，算是很有知识的，这时她哭个不住，并且什么话也不回答。

因为一切的事实，都证明了她早愿意保留和抚育她的孩子，大众便不甚相信她是在一种失望而发狂的时节做出了这种野蛮行为。

那庭长又费了一番心力劝她说话，来取得口供。他用一种极和蔼的态度感动她，使她了悟这一切聚集拢来审判她的人，绝不想置她于死地，而且还能同情她。

她这才打定了主意。

“瞧罢，请您先把那婴孩的父亲是谁告诉我们。”他问道。

在庭长未曾说这句话以前，她一直固执地隐瞒这一点。这时她忽然瞧着那两个刚才带着激怒来诬蔑她的东家，一面回答道：

“约瑟先生，瓦郎博先生的侄子。”

那两夫妇都跳了起来，并且齐声喊道：

“这是假的！她说谎呀。这是一个无廉耻的女人！”

那庭长叫他们不要发言，于是接着又问道：

“请说下去吧，并且请您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于是她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这几个一直被她当作仇敌和执拗的审判官看待的严酷的男人们跟前，放松了她那颗久已呆滞的心，那颗寂寞而被捣碎的可怜的心，倾吐她的苦衷，她一切的伤心事了：

“是的，就是约瑟·瓦郎博先生。当他去年告假回来的时节。”

“他是做什么的，约瑟·瓦郎博先生？”

“他是个炮兵上士，先生，那时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月。夏季里两个月，我，我那时什么也没有想过，起先他开始注意我，随后又向我说些殷勤的话，随后又整日巴结我。在我，我听其自然，先生，他常常说我是好看的女孩子，说我讨人欢喜……说我中他的意……在我，他也中我的意，确实中我的意……您要我怎样呢？……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听见这类的话，……完全孤单的……像我一样的时节。我是孤单的，在世界上，先生……我的烦恼，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没有父亲了，没有母亲了，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每每他来和我谈天的时候，使我把他当作一个回家的弟兄，并且随后，有一天晚上，他要求我同到河边走走，使我们可以高声谈天而不惊动谁。我便去了，我……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以后的事吗？……他把我拦腰抱住了……说句老实话，我真不肯……不肯……不肯……我没有能够……那时节天气那么好，而我竟想放声大哭……那天的月光……我没有能够……没有，我向您发誓……我没有能够……他便照他所要做的做了……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当他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走到天尽头……可他却拔腿走了……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我！……一直到一个月以后，我才知道！”

她又痛哭起来，以至只好给她一点时间以便使她平息下来。

随后，那庭长仍然拿教士们的忏悔台前所用的声调说道：

“瞧瞧罢，往下再说罢。”

她又重新说道：

“我到了知道我已经怀孕的时候，便去找接生婆布丹师母，对她说明原委；并且我还请教她那种不能等她帮忙措手不及时的办法。随后，我夜夜缝那些婴孩衣裳，一直到一点钟为止，每天这样；随后我又另外找了一个做工的地方，因为我很明白我一定会被人辞退；但是我要在原来这家呆到底，以便多赚几个铜板，因为我本来没有多少钱，而为那个婴孩还要钱用……”

“那末您以前并没有打算把他弄死吗？”

“唉！实在没这种想法，先生。”

“那么，何以您又拿他弄死呢？”

“请您听我说这件事罢。这件事比我所计算的来的早一些。那时我正在厨房里洗一些碗盏，它却已经在我身上发动了。

“我的男女东家，那时已经都睡熟了；我攀着楼梯的栏杆，费了很大劲才走到楼上，末了我躺在地上，躺在那楼板上面，免得把我的床弄脏。这件事也许熬了一个钟头，也许两个，也许三个，我一点也不知道了，因为我疼痛极了：随后，我用全身之力把他向外一送，我便觉得他已经出来了，于是我把他拾了起来。

“唉！对呀，我那时真高兴！照着布丹师母告诉我的话做好了一切。随后我把他放在床上，他！谁知一阵疼痛又在我身上发动，这一阵的疼痛真是叫人送命的啊——倘若你们男子们知道这种疼痛，你们这些人，就不会那样欢喜干那种事了！——我因此扑倒了，随后我又仰面躺在地上了；末了，这阵疼痛又闹了个把钟头，也许竟有两个钟头，仅仅这一阵……随后又出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婴孩……两个……是的……两个……就这样！我如同对付那第一个一样拾

了起来，随后再拿他放在床上，这个靠着那个——两个！这是做得到的事吗？请您说罢，两个孩子！我是一个只能赚得 20 个法郎一月的人！请您说罢……这是做得到的事吗？一个，行的，省俭一点，可以做得到……但是两个就不行了！那时，这件事真使我想昏了脑袋。我知道吗？我能够选择吗？请您说罢。

“我知道吗！我看见我的末日快到了！我不知不觉拿我的枕头压在他们的上面……我不能够让两个一齐保留……于是我再躺在上面。随后，我又在上面滚着哭着，一直到我从窗子看见天明才停止；他们那时已经都在那枕头下面死了。于是我拿胳膊夹着他们，下了楼，到了菜园里，寻了种菜的锄头，并且尽我的力量深深地在这边埋了这一个，随后又在那边埋了另外的那一个，没有搁在一块儿，使他们不能议论他们的娘，对这些小死人是有这种说法的。

“随后，我便躺在床上，难过得这么厉害，没法起来。有人找了医生来，他什么都明白了。这都是真的事情，审判长先生。请您照那个合您的意思的办法办罢，我已经预备停当了。”

那些陪审员的半数，时时拿手帕去擤鼻涕，以免掉泪，而许多女客却已经在旁听席上呜咽了。

庭长问道：

“您把另外的那一个埋在哪个地方了呢？”

她却转而问道：

“您找着了哪一个呢？”

“就是……那个……那个埋在种白菜的地里的。”

“那来！另外的那一个是埋在种蛇床子的地里，正好在井边。”

于是她开始痛哭了，抽泣得使人心酸。

结果，这个姓白吕唐名珞莎丽的姑娘，被法庭宣告无罪。

# 关于猫

有一天，我坐在自己门外太阳下的一条长凳上，面对着一畦正在开花的秋牡丹，看一本新出的书。这是本正派的，也是少见而又极富趣味的书：佐治·杜瓦乐的《桶匠》。这时一只园丁喂养的大白猫跳到了我的膝头上，并且它这一冲，竟合拢了我为抚弄猫而搁在一旁的书。

天气炎热，新开的花散发出清新的香气，阵阵若有若无地在空气中飘荡；偶尔也有阵阵凉风从那些我看得见的远处洁白的高峰上吹过来，它们凉得叫人寒噤。

但是太阳炽热灼人。那是一种宜于翻耕大地并使之取得生命的阳光。它使种籽裂缝，让沉睡的胚芽惊醒活跃；它使芽苞张开，让嫩叶舒展。那只猫仰面朝天躺着，张牙舞爪，在我的膝头上转辗反侧。它一会儿将爪子伸出来，一会儿又收回去，露出它嘴唇下的尖牙；它的绿色眼睛在眼窝里几乎完全让眼皮遮住了。

我抚摸着并且搬弄着这只柔软而过于敏锐的动物，它软得像是一段丝织品，随和，温存，

愉快而又带危险性。它欣喜地咕噜咕噜，并且预备咬人，因为它固然爱人的奉承，而同样也爱抓人。它伸着脖子，扭着身子，后来，到了我不去逗它的时候，就重新爬起来，并且在我那只抬起了的手底下，伸长它的脑袋。

我挑逗它，它挑逗我，因为对于它们这些动人而刁顽的动物，我又爱又恨。我喜欢抚摸它们，喜欢让它们那种丝样的毛在我的手心下拂过，喜欢从它们的毛里，从它们细腻无比能噼噼作响的茸毛里感到温暖。对于皮肤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柔和的，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比一只猫的温暖而敏感的毛皮给予人一种更微妙、更精致，更可贵的感觉了。不过这种有生命的毛片在我的手指头上，引起一番异样残酷的欲望：想扼死那只我抚弄着的畜生。我感到它有咬我和抓我的企图，我感到并领悟到这个企图，如同由猫传给我的一种流体，我从温暖的毛里用指头儿领悟到它，并且觉得它往上升，它沿着我的神经往上升，沿着我的四肢升到了我的心里，升到了我的脑袋里，它充满了我，沿着我的皮肤奔跑，使得我紧咬着牙齿。而且始终，始终，我在十个指头的尖儿上，感到一种有生命的、轻微而尖锐、轻盈的搔痒。这种痒终于钻透了我全身并且占领了我。

末了，倘若这畜生开始动作，假使它咬我，抓我，我就会捉住它的脖子，叫它翻转过来，接着把它扔得远远地，如同从前的人投掷石弹一样迅速有力，使得它来不及报复。

我记得童年时代就爱猫了，也已经有了那种想突然用自己的小手去扼死猫儿的狂暴愿望。某一天，我在园子端头的树林进口处，忽然望见一个灰色东西在深草里打滚。我走过去一看，那是一头被活套套住了脖子的猫，它因脖子被扼而在气喘，它正在作死亡挣扎。它扭着身子，用爪子刨着泥土，蹦起来，又呆呆地倒下去，随后又重演一遍，接着，它那阵急促的干喘声，变成了一阵水泵运转时的噪声，这种嗓声至今依然留在我的耳朵里。

当时我本来可以拿起一把铲子斩断那个脖套圈，或者去找一个用人或者去请父亲来。没有，我不动，后来，一边是心房在突突地跳，一边却带着一阵颤抖而残忍的快乐瞧着它死；那是一只猫呀！倘若是一条狗，那么我不会让它多痛苦一秒钟，我宁可用牙齿咬断那根铜线。

末了，等到它死了，完全死了，但还没有冷的时候，我又走过去摸摸它，拽了拽它的尾巴。

猫都是逗人喜欢的，特别逗人喜欢的。因为抚弄它们的时候，它们总靠近来蹭我们的皮肤，轻轻地呼噜呼噜地嗡，一边在我们身上打滚，一边用它们那双总像是没有看见过我们的黄眼睛瞧着我们。因此，它们的温存使人清楚地感到不安全，感到它们欢娱中的阴险、自私。

有些女人也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有些娇艳温柔并且有明媚弄姿的眼睛的女人，为了沾上点儿风流故事而选中了我们。当我们在她们身边，而她们展开了胳膊、伸出了嘴唇的时候，于是我们抱着她们，心房突突地跳了起来，品味到了由于她们妙曼的温存而起的醇美的官能快乐的时候，真感到像是拖着一只雌猫，一只有牙有爪的雌猫，一个不忠实的、狡猾的，多情的冤家，到了倦于接吻的时候她是一定要咬人的。

一切的诗人全是爱猫的。波德莱尔曾经出色地歌咏过猫。我们全知道他那首值得赞叹的十四行短诗：

炽热的情人和严谨的学者，在他们的晚年岁月，同样爱好威风而柔顺的猫，认做是家中的至宝，因为猫和他们同样怕冷而又恋家。猫既是科学又是肉欲的好友，它们追求寂静，寻求黑暗中的恐怖，黄泉界会用它们做悲伤的神骏，倘若它们在服役中肯下心低首。冥想时它们露出华贵的姿态，俨然躺在旷野里的狮身女怪，在无尽期的梦里安眠。它们肥腴的腰里满是魔窟火

星，一幅细腻砂子样的黄金色小片，闪灼地缀饰着它们神秘的瞳仁。

有一天，我曾得到一次异样的感受，感到我住的地方像是白猫的长乐官。一座有魔术意味的别墅，那里面的主人是一头这类身躯起起伏伏、神秘而令人不安的动物。它们也许竟是仅有的、从不让人们听见它们步行声音的生命。

那是去年暑天，也在地中海的这一边。

当时尼斯的天气热得没法子熬受，于是我向当地居民打听，山上是否有什么清凉的峡谷，可以去透一口气。

有人给我指点了多朗峡谷，我决定去一次。

首先应当去喀拉司那座香水之城（以后我想要谈谈在这地方创造种种花露香精的情形，而这种香精每一立升要值到两千金法郎光景）。那天黄昏以后的光阴，我全消磨在那里的一家古老旅馆里，一家普普通通的小客店，店里饭菜的质量和房间的清洁同样可疑。次日清早，我又上路了。

路线完全在山里顺着深邃的山峡走，山峡上面尖尖耸立着光秃秃荒蛮的陡壁。我正在问着自己："旁人究竟为什么把这么古怪的避暑山庄介绍给我呢？"我几乎想当晚就赶回尼斯去了。这时候，我忽然望见了前面一座十分宏大并且值得赞美的残破建筑物，侧面对着天空露出许多高塔样的碉堡和坍倒了的墙，完全是一座废弃了的砦堡式古怪建筑。那是一座属于 12 世纪的圣堂骑士会的驻节之所，当年的多朗就是这骑士会的管辖区。

我绕着这小山头，后来忽然发现了一条很长的山峡，碧绿、清凉，并且令人舒适安静。在最靠里的那一段，有好几处草滩，一泓流水，棵棵重杨；山坡上漫坡参天杉树。

在圣堂骑士会驻节所对面，山峡另一岸较低的地方，有一座住着人的堡垒，一座建筑于 1530 年前后的四碉堡垒。然而在这座房屋上面还看不出任何文艺复兴时代的痕迹。

那是一种笨重坚固的方型建筑，具有一副威严的风格，名副其实地坚著四个作战碉堡。

我因带了一个给府第主人的介绍信，他没有让我再回旅馆。

那山峡真是幽雅，是一个梦想不到的最有意趣的避暑胜地。我在那儿散步度过了黄昏，随后吃了晚饭，我就上楼，进到那间为我留下的房间里。

开始，我穿过一个客厅样的地方，四周的墙上全蒙着西班牙产的旧牛皮，随后又是另外一间，我在蜡烛的微光里，迅速地望见墙上有几副古老的妇人画像。对于这类画像，戈蒂埃①曾经吟咏道：我爱看你们嵌在椭圆框子内，古代美人们的褪了色的写真：手里握着许多淡淡的玫瑰，那真适合于百年之花的丰神！

最后，我走到了安排我睡觉的房间。

等到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仔细地观察起屋内情形。到处挂着许多有画的古代布幅，图案是许多点缀在蓝色背景上的玫瑰色城楼，和许多栖在宝石树下的怪鸟。

我的盥洗室布置在一个碉楼里。碉楼的窗口，内宽外窄，穿过很厚的墙，这本应当是箭孔，

从这些孔里射杀敌人。我关好门，上了床，后来就睡着了。

我做梦了，大凡梦里所见的，多少和白天的事有点关系。这次我梦见的是我在旅行。我先走进一家客店，店里火炉眼前，有个身穿礼服的仆人和一个泥瓦匠同桌吃饭，对这个离奇的配对，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些人正谈着新近去世的雨果，于是我加入他们的谈话。未了，我走进一间卧房睡觉，然而房门却简直关不上，后来，我忽然看见那个仆人和那个泥水匠拿着许多砖，从从容容朝我的床走过来。

我突然醒了，略费了一些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的情况。我记起了白天的种种变化，我之到达多朗，我之接受别墅主人的友好款*注：戈蒂埃(1811-1872)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这段诗为 Pastel 的前四句。待……我正要闭上眼睛，这时候我看见了，对呀！我看见了，在晦暗中，在夜色里，在我的卧房中央，约摸一个人那样高矮的处所，有一双火一样的眼睛望着我。

我拿出一根火柴，正当我擦它的时候，听见了一种声音，一种轻巧的声音。接着，我的火柴着了，我只看见卧房中央有一张大桌子。

我起来了，视察了那两间房，床下和柜子里，可一点什么也没有。

我于是想：是我醒来之后，又继续做了一会儿梦吧？我又睡着了，不过是费了事的。

我又做梦了。这一次我仍旧在旅行，不过地方是欧洲东部，在我喜欢的地方，我走到一个住在大沙漠中的土耳其人家里。那是一个很高大的土耳其人而不是一个阿拉伯人，一个肥胖和蔼，谈笑风生并且身着土耳其服装的土耳其人，头上缠着头巾，背上一大堆丝织品，一个地道的法国大剧院里的土耳其人，他坐在一张沙发上与我寒暄，一面请我吃蜜饯。

随后一个小黑奴引我走入我的卧房——梦里的事每每如此结束的——一间蔚蓝而香气扑鼻的卧房，地下铺着兽皮，在一炉好火面前，——火炉的意识竟跟着我到了沙漠里——一个穿着整洁的女人坐在一把矮椅子上等着我。

她的品貌是个最典型的近东女人的品貌。面颊上，额头上和颌骨上，有几点漂亮的痣，一双大得异常的眼睛，一个值得赞美的身段，皮肤棕黄，不过是一种热烈而醉人的棕黄。

她看着我，我想："这叫我懂得了款待的意义。在我们北方那些愚昧的国家里，在我们那些装模作样的可笑的假正经、假酸涩羞怯的国家里，那些抱着愚笨人生观的国家里，都不会用这种款式接待一个陌生人。"

我走到她身边并和她谈话，不过她用手势答复我，不像那个土耳其人，她的主人很懂我的语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她缄默不语更使我满意，我抓着她的手，并且引着她朝我的床走，后来就躺在她的旁边……不过，在这种关头，梦总是会被惊醒的，因此我醒了，我觉得我手底下有一个被我像情人似的玩弄着的柔和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过分惊异。

随后，我的思想明朗了，知道那是一只猫，一只蜷着身子靠着我的脸的肥猫，它正心安理得地睡得香甜。我听任它那么躺着，并且自己也像它那样，又睡了。

天明的时候，它已经走了，于是我真的相信我做了一个梦，因为我没法懂得它当初怎样到我的卧房来，又怎样从房里跑出去的，而房门是锁着的。

等到我概略地把梦境告诉那位和蔼的居室主人的时候，他开始笑了，并且对我说："它是从猫洞里来的。"接着，他掀开一幅帐幕指给我看，在墙上有个乌黑的圆窟窿。

末了，我才知道那地方的老房子，几乎全有那么一种在墙里穿过的长过道，从地下室通到屋顶的阁楼，从女佣的卧房通到爵爷的寝室，于是就使猫成为房屋的国王和主人。

它们随心所欲地到处周游，任意巡视它的领土，能够在所有的床上睡觉，看得见一切，听得见一切，知道房子里的一切秘密，一切习惯，一切丑事。随处都是它的窠巢，随处它都能去，这个不带声音就溜走的动物，静悄悄的徘徊者，在空心墙里的黑暗中的散步者。末了，我又想到了波德莱尔的另外几句诗①了：那是本地常住的灵异，它评价，它主持，它又鼓舞它的帝国里的一切事物；也许，它是神化，它是上帝！①录自《恶之花》诗集中，以"猫"为题的诗的第二段。

# 得救了的女人

小巧的莱纳东侯爵夫人，进来就像一颗子弹击穿了一块玻璃似的，而且她在说话之前就开始笑起来，笑得像以往的她一样：眼泪直流，对她的朋友宣布她为了报仇欺骗了侯爵，单纯只是为了报仇。而且仅只一次，因为他实在太蠢，太爱吃醋。

那位娇小的格朗吉利男爵夫人已经把她读的书扔到了长躺椅上，好奇地看着安奈特，自己也笑了起来。

她终于发问道：

"你又干了些什么？"

"啊！……我亲爱的，我亲爱的……这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想想……我可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

"怎么得救了？"

"是的，得救了！"

"什么事？"

"从我丈夫那里，我亲爱的，得救了！解放了！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

"怎么自由了？靠什么？"

"靠什么？离婚！是的，离婚！我有权离婚！"

"你离婚了？"

"不，还没有，你多傻！哪能三小时就离了婚？但是我有证据……有证据……有证据……有他欺骗我的证据……当场作案……想想看！当场作案……我抓住了……"

"啊！给我说说这事！那么他欺骗你了？"

“是的……意思是说没有……也是也不是……我不知道。总之，我有证据，这是关键。”

“你怎么弄的？”

“我怎么弄？……这样啊，我可有办法，太有办法了。三个月以来他变得叫人讨厌，完全叫人讨厌，粗暴，下流，专横，总之卑鄙。我对自己说：‘不能这样拖下去，我该离婚！但怎么办？’这不是容易事。我试着让他打我，可他不愿意。他从早到晚和我作对：我不想出去时，他强迫我出去；我想进城吃饭时，他偏要我留在家里。几个星期以来，我无法忍受从早到晚的生活，但是他不打我。

“于是，我努力设法知道他是不是有情妇。是的，他有一个，可是他为了去她家采取了千般防范。如何把他们同时抓住，这时，你猜猜我干什么了？”

“我猜不出。”

“唉，你永远猜不到。我求我的兄弟给我搞到一张这个姑娘的照片来。”

“你丈夫情妇的照片？”

“是的，这花了雅克十五鲁易。一晚的价钱，从 7 点到半夜，包括晚饭，三路易一小时。他从市场上弄到了照片。”

“照我看，他好像能采用随便什么计谋少花点钱得到手，而无需……无需……无需一定同时去搞到第一手的。”

“啊！她漂亮。这不会使约克不高兴。而且我需要她的身材，胸部，肤色等等，总之千种情况的实际细节。”

“我不懂。”

“你就会明白。当我知道了一切，我所要知道的一切的时候，我就到一个……该怎么说呢……到一个经纪人家里……你知道……这种什么……任何性质的事……什么事都代办的人家里……经办公开的也办密谋的事的……这些人……总之，你懂得的。”

“是的，大致差不多。于是你对他说了？”

“我对他说，一边指给他看克拉丽丝的照片（她叫克拉丽丝）：先生，我要一个像这个人的贴身女佣。我要她漂亮、文雅、清秀、干净。我会按值给她报酬的。要是这要花我一万法郎，算活该。我至多需要她三个月。

“他的神气很吃惊，这个男人问我：‘太太要求她是没有犯过错误的？’

“我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是的，要廉洁。”

“他接着说：‘……那末……作风方面……’我不敢回答。我只用头作了一个信号，意思说：‘不。’可是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有了一种糟糕透了的怀疑，于是我嚷起来，人都糊涂了：‘啊……先生，这是为了我的丈夫……他骗了我……他进城去骗了我……于是我要……我要他在家里欺骗我……您明白……为了抓住他。’

“于是这男人笑起来了。并且从他的眼光里，我明白他恢复了对我的尊敬。他发现我也十分精干。我打赌这会儿他曾想握我的手。

“他对我说：‘八天以内，太太，我办好您的事。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换人。我保证成功。成功以后您才付钱。那么这张照片就是您那位先生的情妇？’

“‘是的先生。’

“‘一位漂亮尤物，要个瘦的仿制品，用哪种香水？’

“我没有懂，我重复说：‘什么？哪种香水？’

“他微笑说：‘是，太太，要勾引一个男人，香水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叫人无意识地重新思念那挑起他行为的女人。香水在他的心灵里建立起一种难以理解的不安，他的这种忧虑和烦躁会唤起他的色欲。还得设法知道当他和这位女士共餐时候，您丈夫吃东西的习惯。在您想抓住他的那天晚上，您可以给他上同样盘菜。啊！我们抓住他了，太太，我们抓住他了。’

“我高高兴兴地走了，在那儿我真碰上了一个聪明人。”

“过了三天，我看见一个大个儿，棕发姑娘到我家来了，很漂亮的样子，俭朴但人又大胆，一种特殊的放荡女人的样子。她对我特别合适。因为我不太清楚她是什么人，我称她为‘小姐’，这时她就对我说：‘啊，太太可以简单地叫我‘露丝’。我们就开始谈话。

“‘好吧，露丝，你知道您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我猜想到了，太太。’

“‘很好，姑娘……那末，这件事不会让您……不会太让您麻烦了吧？’

“‘不，太太，这是我第八次来制造离婚了，我习惯了。’

“‘那好极了。您要很多时间才能成吗？’

“‘啊，太太，这完全决定于先生的脾气，等我单独见过先生五分钟面，我就能准确地答复太太。’

“‘您马上就会见到他的，孩子。可是我预先通知您，他并不漂亮。’

“‘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太太。我已经拆开过很丑的。可是我问问太太，您是不是有关于香水的信息。

“‘是的，好露丝，是马鞭草味的。’

“‘那更好，太太，我特别喜欢这种味儿，太太，您还能告诉我先生的情妇是不是穿丝内衣？’

“‘不，孩子。她穿有花边的细亚麻布内衣。’

“‘啊，那末，这是个讲究人，丝内衣开始变得庸俗了。’

“‘您刚才说的这些话很对。’

“‘好啦，太太，我就要去干活了。’

“于是她去干活了，真的，立刻，就像她一辈子都是干活的。

“一小时以后，我丈夫进来了。露丝对他连眼也不抬，可是他却抬眼看着她。那姑娘已经满身都是马鞭草味了。过了五分钟，她出去了。

“他立刻问我：

“‘这姑娘是谁？’

“‘啊……我的新贴身女佣。’

“‘您哪儿找来的？’

“‘那位格朗吉利男爵夫人给我提供的，她有很好的经历介绍。’

“‘啊！她够漂亮的！’

“‘您发现了？’

“‘是的，作为一个贴身女佣。’

“我很高兴，我感到他已经咬钩了。

“就在这天晚上，露丝对我说：‘我现在可以答复太太，这事不会超过十五天。先生很好办。’

“‘啊，您已经试过了？’

“不，太太，但这事儿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就想抱我。’

“‘他什么也没对您说？’

“没有，太太，他只问了我的名字……想听听我的嗓音。’

“‘行，好露丝。您能多快就多快吧。’

“‘太太，对这您不用耽一点儿心。我只须拖延必要的几天，以免贬低了我。’

“过了八天以后，我的丈夫几乎不再外出。我看到整个下午他都在房子里打转转，他不再急于出去。而我呢，整天在外……为的……为的让他自由。

“第九天，露丝在给我脱衣服的时候，以一种胆怯的神情对我说：

“这事成了，太太，从今天早晨起。’

“我有点儿吃惊，也有点儿感动，不为别的，而是为她对说话时的态度。我结结巴巴地问：

'那……那……这事还很顺当吧？'

"'啊，很顺，太太。其实从第三天起他就逼着我，可是我不愿事情发展得太快。太太要求什么时候作案，请事先告诉我。'

"好，姑娘。您等等！……星期五。'

"'星期五，行，太太。一直到那天之前我再也不答应，使得先生处在激情之中。'

"您有把握不会失败？'

"啊！太太，很有把握。我将刺激先生让他处在不惜代价状态，这样可以在太太给我指定的时间里让他陷进去。'

"定在 5 点钟，好露丝。'

"'5 点钟能行，太太，在哪里？'

"'啊……在我房间里。'

"'是，在太太房间里。'

"于是，亲爱的，你明白我干的了。我先去找了爸爸和妈妈，而后我的叔叔，奥维兰那位议员，而后拉伐尔先生，那位法官，我丈夫的朋友。我没有事先告诉他们我要显示的什么。我让他们踮着脚一直走到我的房门口。我等到 5 点钟，5 点整……唉，我的心跳成了什么样子。我把看门人也找上来了，为的多一个证人！而后，在那台摆钟开始打 5 点的时候，呼，我把门全打开了……哈哈！哈哈！那事正当时……正当时……我亲爱的。唉！……那脑袋……那脑袋……要是你看见了他的脑袋……他转过了身去……真笨，哈！真可笑……我笑，我笑……而爸爸可生气了，他要打我的丈夫……于是那个看门人，一个好用人，帮着他穿上衣服……当着我们的面……当着我们的面……他扣上他的背带……真是一场滑稽戏……至于露丝，真棒！太棒了……她哭……她哭得很妙。这真是个宝贵姑娘……要是你一旦需要她，可别忘了！

"于是我来这儿了……我是立刻跑来给你说这事儿的……马上。我是自由的了！离婚万岁！……"

于是她开始在大厅中央跳起舞来，至于那位娇小的男爵夫人呢，沉思着并不快活，她叽叽咕咕地说：

"你干吗不请我去看看呢？"

# 帕里士夫人

我坐在小港口奥伯农的防波堤上，靠近沙里小村子，想看日落时的昂蒂布。我从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惊异和更美丽的景色了。

那个小镇围在渥旁先生建造的厚厚的城墙里面，它一直伸进大海，伸到了尼斯的广阔的海湾中间。大海在城墙脚下砸碎了它的高浪，就用一圈圈水沫嘶喷的浪花围住了这城。人们能看见城墙上边是一排房子挨着一排房子，一直排列到竖到了天空里的一对高塔那儿。这两座塔好

像古代战盔顶上的两只角。衬托在阿尔卑斯山的乳白色上，或者说衬托在那座远远遮断了整个天边的巍峨雪墙上。

这个竖在前排山岗的蓝色背景上发光的小城，处在城墙脚下的白沫和天边上的白雪之间，在落日余辉前成了一个由赭红色屋顶组成的金字塔，它们的墙原是白的，但是在这时候是不断变幻，好像各种色调都有。

在阿尔卑斯山上面的天也是一种接近于白色的蓝色，好像表面被雪褪淡了，几片银色的云飘浮在距苍白的山峰很近的地方；在海湾的另一边，躺在水边的尼斯，延伸出去，像是山和海之间的一条白线。两条大的拉丁帆船在一阵强劲的风推动下，像在波涛之上奔驶，我看着这些不禁心驰神往。

这是那些如此罕见、如此美妙悦目的事物之一，它沁人心脾，像幸福的往事一样令人难忘。看着它，就思索，就痛苦，就动情，人们就油然倾心。那些耳朵锐敏细腻的人能感到音乐浸渗进心田里的那种高昂、精致而深沉的欢乐，懂得用眼睛去感受的人，也能从观察事物和人而体验到同样的欢乐。

我对我的同伴，一位纯地中海血统的人马蒂尼先生说：

“这确实是我得幸仰慕的最好奇景之一。”

“我见过那块花岗石的珍奇，宝圣·米歇尔山在日出时从砂海中升出来。

“我见过撒哈拉沙漠长达 50 公里的拉依阿纳切古湖，它在一轮明亮得像我们的太阳的皓月之下发光，并向月亮发出一层乳状烟云的白雾。

“我在利帕里群岛梦幻般的硫磺火山口中看到过冒烟燃烧着的巨大石花，还有硕大逾度的黄花怒放在大海上，它的花梗就是一座火山。

“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比日落时昂蒂布耸立阿尔卑斯山上这样的奇景。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令我萦怀一些往事，使我的脑袋里想起了一些荷美尔的诗句；这真是一座东方的古城，这城，应是奥德赛中的一座城市，这应是特罗阿！虽说特罗阿应是远离海边的。”

玛蒂尼先生从他口袋里拿出了“沙尔蒂导游”，读道：

“这个市原为从马赛迁来的福塞盎的垦殖地，时约在纪元前三百四十年。它得了‘昂蒂布里’的希腊名称，意思就是‘对面的城’。它确实与另一个马赛人的城‘尼斯’相对。

“在高卢人被征服以后，罗马人将昂蒂布定为一个市级城；他的居民享受罗马市民的权利。

“我们知道根据马梯阿勒的一方碑文，在那时……”

他还往下念。我制止他说：

“它曾是什么我不关心。我给您说，现在我眼下的是一座奥德赛的城。无论非洲海岸或欧洲海岸，它们两岸是相似的；但是在地中海的另一边决没什么东西会像这座城一样，会唤起我对

英雄时代的回忆。”

一阵脚步声使我回过头去，一个女人，一个大个儿棕发女人在沿着海，朝向岬角的路上走过去。

“这是帕里士夫人，您知道的。”马蒂尼先生低声说，同时将后面的字说得响些。

不，我不知道，可是抛出来的这个名字和我幻想的特罗阿牧羊人的名字一致。

“是谁，这帕里士夫人？”这时，我问道。

他对我不知道这段故事显得很惊讶。

我断言对她一点不知道；并且看着那个走过去却没有发现我们的女人。她做梦一般，慢慢地迈着沉重的、很可能就是古代贵妇人走路的那种步子。她约有 35 岁，但是依然漂亮，很漂亮，虽然略胖了一点。

于是马蒂尼给我说了下面的事。

帕里士夫人是官伯隆伯的一位小姐，在 1870 年战争的前一年嫁给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帕里士先生，她原是一位漂亮年轻的姑娘，纤秀而快活，现在却变得肥胖而忧愁。

她勉强接受了属于短腿大肚子男人一类的拔荔士先生，这两条腿总是穿着一条太大的裤子，走起来迈的是匆匆小步。

战争以后，昂蒂布只驻扎了由让·德·卡默阑先生指挥的战线上的一个营，这是一个在这次战争中受了勋的年轻军官，他刚刚得到了那四根金绦。

因为他在这个城堡里，在这个由双层大墙围着的叫人窒息的小土墩里很腻烦，从而这位司令常到海峡上去散步，这是一个公园或松树林之类的地方，大海和风从四面八方吹拂着这儿。

他在那儿碰到了帕里士夫人，她也常在夏天的晚上来，到那些树下吸新鲜空气。他们怎么会相爱的？人家能知道吗？他们相遇了，他们相互注视，而后当他们相互看不见了的时候，很可能他们相互思念了。那个年青女人穿杏黄衣服，黑色头发，白色肌肤，南方美丽而清新的语声和微笑时露出的牙齿的形象，时时浮现在军官的眼前，他继续散步但不抽而是嚼烟了_。当她的丈夫，胡子未剃衣衫不整，短腿大腹回来吃晚饭时，浮现在帕里士太太跟前的，应是穿着合身制服、金绦、红色裤子，金色胡子鬈曲在嘴上的指挥官的形象。

由于他们不断的相遇，在相见时也许就互相微笑了，又不断的一再见到，他们就自以为相识了。无疑，他对她敬了礼。她有点吃惊并且略略弯了弯腰，略略地，很轻微地，只是刚好不至于成为无礼。但是经过十五天后，她远远地，就在相互边靠边之前，给他还礼了。

他对她说话！说什么？毫无疑问是关于日出。于是他们同声赞赏，一面相互朝眼睛深处端详，而且比看着天边的时候更多。有两个星期这成了日常的托词，并且聊上了几分钟的天。

后来他们敢于一起走几步并互相谈任何问题；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为内心深处的事，为秘密动人的事，说了千言万语；在温和中、在眼光的神色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反映，它们使人心跳，因为它们比一句誓言更能表白灵魂。

后来应当是他抓住了她的手，吐字不清地说了一些那个女人猜出来了而神气却像根本没有听见的话。

他并且约定在他们之间相爱而决不用任何色情的或者粗暴的方式来表示。

她愿无限期地停留这个温情的阶段上，但是他呢，他想走得更远。于是他日益热烈地催促她，使之屈从于他强烈的欲望。

她拒抗，不愿意，好像决心毫不让步。

然而某一天晚上她好像偶然地对他说：

“我的丈夫刚出门到马赛去了。他在那儿将住上四天。”

让·德·卡默阑跪在了她的脚下，求她当天晚上 11 点左右给他开门。但是她一点不听，一副生气的样子回去了。

这天整个晚上，这位指挥官的脾气都不好；于是第二天，天刚黎明，他气冲冲地在城上散步，从鼓手队走到连排队所在；像有人朝人群扔石子一样，随意处罚军官、士兵。

可是当他回家吃午饭时，他在他的餐巾下一个信封里看到四个字：“今晚，10 点。”于是他毫无理由的给了侍候他的孩子 10 个铜板。

这一天对他显得特别长。他把一部分时间花在卷头发和洒香水上。

当他上桌吃饭的时候，有人给了他另一个信封。他在里面找到这个电报：“亲爱的，事已办完。我今晚九时列车返回。帕里士”。

这位司令如此狠狠地骂了一句，以至吓得那服务员将汤盆掉到了地板上。

他怎么办？无疑地，无论如何这晚上他仍然想要见到她；并且得到她。他将用一切法子得到她，哪怕把她丈夫逮捕了关起来。突然一个发狂的念头穿过了他的脑袋。他要了纸并写道：

太太：

他今晚回不来，我向您保证，并且我，我将在十时到您

知道的地方。什么也别怕，我以我的军官的名义保证一切。

让·德·卡默阑

于是叫人送走了这封信，他安安心心地吃饭。

将近八点钟，他派人召来了上尉格里波，他的副手，并且把弄皱了的帕里士夫人给他的电报卷在手指间对他说：

“上尉，我接到了一个性质特殊的电报，并且我对您也不能传达它的内容。请您立刻去叫人关闭并守住所有的城门，不能容许任何人，您听清了，不能容许任何人在早晨 6 时以前进出。并派巡逻队巡回道路，强制居民九点以前回家。在此时限以后不论发现是谁在外面，均应以武

力押送回家。如果您的士兵今晚碰到我，应立刻走得远远的，做出并不认识我的样子。”

“听清了吗？”

“是的，司令。”

“我指定您负责执行这些命令，上尉。”

“是，司令。”

“您愿意喝杯卡尔特香酒吗？”

“愿意，司令。”

他们碰杯喝了那种黄酒，于是上尉格里波走了。

三

马赛的列车准九点到达了车站，在月台上留下了两个旅客，然后又继续它的行程前往尼斯。

一个是又高又瘦的油商沙里白先生，另一个矮胖的是帕里士先生。

他们并排上了路，手里提着小旅行袋，要到离这儿一公里的城里去。

可是走到港口大门时，那些值勤的刺刀交叉着指令他们走远点。

他们惊惶失措，给骇糊涂了。他们走远了并进行商量，后来在相互交换了建议之后，他们小心地走回来，以便报出他们的名字进行谈判。

但是那些士兵该是接到了严格命令，他们恐吓这两位要开枪，于是这两位吓坏了的旅客用赛跑的速度逃走了，同时把压得他们太重的口袋扔了。

于是他们绕着城走，在加纳路的城门前出现了。它也封锁了，也由一个吓人的哨兵守着。沙里白和帕里士先生作为谨慎人不再坚持进城了，又回到车站找个庇护点，因为城堡周围在日落以后不太安全。

睡眼惺忪而惊奇的车站职员同意让他们在候车室里等到天明。

他们在那儿绿丝绒榻椅上并排呆着，没有照明，可是由于受惊太甚乃至想不到睡觉。

这一夜对他们来说真是长夜漫漫。

近六点半时他们知道那些城门开了，终于可以进昂蒂布城了。

他们开始上路了，可是在路上根本找不到他们丢了的口袋。

当他们还有点不放心地穿过城门时，卡默阑司令，翘着胡子眼光诡诈地亲自去辨认并盘问他们。

后来他有礼貌地向他们致敬，并为自己让他们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道歉。但是他说他应当执行命令。

昂蒂布的那些机灵人都糊涂了。有些人说是由于一次意大利人计划的袭击，另一些人说是由于皇子的登陆，另外还有些人认为是奥尔良人的一次阴谋。直到后来知道这位司令所在的联队被调到了边远地方，而卡默阑先生受到了严厉处分，大家才猜到了真实原因。

## 四

马蒂尼先生说完了。帕里士太太也结束了她的散步回来。她庄重地经过我身旁，眼睛看着阿尔卑斯山，现在那些山在太阳最后的余辉下成了粉红色的。

我很想向她敬礼，这位忧愁可怜的女人应当老在想念着这已经很遥远了的爱情之夜和那个放肆的男人，他竟敢为了她的一吻将整个儿城置于戒严之下，并累及了他的整个前程。

今天，他很可能忘记了她，至少在酒后他也不会谈这次大胆的、戏剧性而且多情的玩笑。

她再见过他吗？她还爱着他吗？于是我想了："这可真是一个现代爱情的举动，怪诞的然而英雄气概的。歌颂这位海伦①和她与墨涅拉俄斯的遭遇的荷美尔②应当有保罗·柯克③的灵魂。然而，他是勇敢的，大胆的，漂亮的，和阿喀琉斯④一样强壮，比乌利西斯⑤更有谋略。我说的是这位被抛弃的女人的英雄。"

①注：海伦(Helene)是希腊公主，以美貌著名，为墨涅拉俄斯之妻，后为帕里斯所绑架，遂以此引发希腊人进军特洛伊远征。帕里斯死后，其弟娶之，后又被墨涅拉俄斯所夺回，携至斯巴达而终。

②注：荷美尔 Homere：最著名的希腊诗人，被认为"伊利亚德与奥德赛"一诗的作者。现在常译为"荷马"。

③注：保罗·柯克 Paul de Cock:法国小说家(1794-1871)。

④注：阿喀琉斯 Achill:伊里亚德史诗中希腊最出名的英雄。

⑤注：乌利西斯 Ulysee:希腊人物，传说中伊塔刻 Ithaque 为特洛伊围城中英雄之一，木马计的设计人。现在常译为"奥德修斯"。

# 许丽乐曼

我那次在地中海沿着堤岸的步行，到本年春天刚好是两年光景了。在一条大道上洒开大步前进，一面独自想象，世上真还有比这再甜美一些的了吗？一个人在阳光里，在和风里，傍山循海而行！于是入了梦境！有多少爱情奇遇和幻影会在这两点钟行程上，从一个漂泊的心灵里经过！种种模糊而快乐的期望，随着那种暖而轻的空气，钻进了您的身体；一个人在和风里吸满那些期望，于是那些期望，便使我们心中发生了一种追求幸福的欲望，它在随着那阵与行路而起的饥饿一同加强种种迅速而有趣的理想，如同鸟雀一般曼舞轻歌。

我随着那条由圣拉斐尔到意大利的漫长道路而行，——然而与其说是长路，不如说一幕仿佛为表现宇宙间的情诗而设的壮丽的和变化万千的布景吧。并且我想到从人们休养的地方卡恩

起直到赌博的地方摩纳哥，可以说他们所以到这些地方去，几乎只是为的寻烦恼和卖弄金钱，以及在这个和风日丽下面的蔷薇和橙树园里，去炫耀一切低下的虚荣，愚笨的浮套和卑鄙的贪念，去尽情表现人类的思想是这样的卑下，混沌，傲慢和贪婪。

陡然一下，在一个每转一个山头便可遇见的那种令人神往的港口边，望见了几座别墅——不过四五座吧，面海负山，而在一个向着两座道路未辟的山谷伸展过去的野杉林前排着，其中有一座，竟使我在它的门前止步，那真是说不尽的雅洁：一座带着黄叶杂树的白色小房屋，屋顶遮盖着蔷薇。

至于那园子，简直是一块用鲜花铺成的毯子，色彩错杂，高低参差，现出一种引入人胜的凌乱风致。草地也极其腴润；每一级石阶的两端都拥着一大堆的书带草，窗子的正面垂着许多或黄或碧的薜荔；而那座盖着这所娇小玲珑房屋而又有石栏杆的露台，被一些血点般的吊钟花满绕着。

从后面，我又望见一条直趋山脚开着花的橙树夹道。

在门口，用金色小字，标出了“前尘别墅”那个名称。

我向自己问着：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仙子住在这里？一个什么样的通神的隐士，发见了这个地方并且营造了这所像是拥在一束鲜花之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房屋？

一个乡下人在略远一点的路旁锤着碎石子。我向他探听这座珍宝的业主姓名。他回答道：

“就是许丽乐曼太太。”

许丽乐曼！从前我在童年时代，早就听见世人那样谈她，那样谈这位大戏剧家，拉舍尔的竞争对手。

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受欢迎，更被人爱，尤其是更被男人爱！为她，惹过多少次决斗，多少次自杀，多少次激起反响的新闻！现在，这个动人的女人，她有多大年纪呢? 60 岁，70 岁，75 岁吗？许丽乐曼！这儿，在这所房子里！这个使法国的最大音乐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为之倾倒过的女人！我依然记得那时候整个儿法国所发出的感慨——那时候我只有 12 岁——因为她在和那位大音乐家明显地断绝往来之后，便和那位杰出的诗人逃到西西利岛去了。

她是某一天晚上跑的，正在某一本初次上演的戏中，经过观众欢呼达半小时而接续要求再唱至 11 次之多之后；她坐着邮车和那诗人逃走了。那本是那时候的常见的事；他们渡过了海，到了那个古岛，世人称为“希腊国女儿”的古岛，在那个绕着拔雷麦城而名叫金螺的广大橙树林里，享受互相爱恋的生活。

人们传说，说起他们登艾特纳火山，和他彼此紧紧抱着，俯着身躯，脸偎着脸共向那巨大的炉口——火山的旧喷口一一窥探，仿佛预备携手共同跳进那火炉里。

他已经死了，这一个，这个写过使人惊心动魄的诗句的汉子——他的诗，真深奥得使一代人头晕目眩，从此，智巧神秘地为新作家辟了一个新天地。

另外那一个也死了，那个被遗弃者。他为她写过一些依然留在世人脑海中的乐章，一些胜利和失望的，使人痴颠而又使人伤心欲裂的乐谱。

她却仍然住在这里，她本人，仍然住在这所被花枝笼罩的房屋里。

我毫不迟疑地伸手拉动她门口的铜铃。

一个矮小的男仆来给我开门，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略有笨手笨脚的孩子。

我在我名片上，写了几句颂扬这位老女戏剧家的殷勤话，和一种求她接见的有力央求。也许她早已知道了我的姓名，会开门让我进去。

那位年轻的男仆走开了，随后便转来请我跟着他走，他引我进了一个洁净整齐的客厅。这客厅里面的陈设，是路易·菲利浦时代的款式。那些家具都带着冷静而凝重的情调，一个十六七岁的身材纤小而说不上俊俏的女仆，正为着款待我而揭去家具上的布罩。

随后，我独自蹲在那客厅里。

在客厅各处的墙上，有三幅画像悬着，女戏剧家的那一幅，是她在某一出戏里的样子。诗人那一幅，是穿着从前那种紧束腰身的方襟大礼服和那种缘有花边的衬衣画的。音乐家的那一幅，是坐在一张羽管键琴前面画的。在画像上，她满头金发，风致娇娆，但是姿态却是当时的流行样子，我们从那副涡而巧的口和那双蓝眼里，可以窥见她正在微笑；画工是很细腻的，精巧的，出众的和干皴的。

他们仿佛已经在瞧着下一代。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古香古色，那些过去了的日月和那些消逝了的人。

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小个儿女人走进客厅来；老迈的，很老迈，很矮小；发髻和眉毛全是白的，竟像一只真的举动迅速而神志畏怯的小白鼠。

她伸手给我握，并且用一种依然朗润而颤动的声音说：

“谢谢您，先生。今日这个时代的男子，还记得往日的女子，真是客气！请坐呀。”

于是我向她谈起这所房屋如何引动了我，我如何想知道这所房屋的业主姓名，而在知道了之后，又如何忍不住在门外来拉铃。

她回答道：

“这样的事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跟前，先生，所以叫我极其快乐。刚才，有人拿您的名片连着名片上面的那些使人快乐的话送给我看的时候，我如同寻到了一个 20 年来失了踪迹的朋友似地，竟浑身发起抖来。现在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一个真的死人，谁也记不得，谁也不会想起，一直到我将来的确死了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各处的报纸上，就会花费三天的篇幅来谈谈许丽乐曼，还带上一些传说，一些详细的经过，一些回忆和一些特别注重的赞叹，这就是我的结束。”

她缄默了，在一阵沉寂之后接着又说：

“并且这不是要多少时间的事，现在，几月之后，几天之后，我这个矮小而活泼的老婆子，就只会剩下一副矮小的骨骼了。”

她抬头望着自己那幅正向她微笑的画像，那幅向这个老婆子微笑的画像，那幅向自身蓝本微笑的画像；随后她又瞧着那两个男子：那个蔑视一切的诗人和那个感慨无限的音乐家——他们仿佛正在说着："这个衰老的妇人向我们要求些什么呢？"

一阵难以捉摸，不可抵制而令人心碎的悲哀，使我的心都收紧了——那种消逝了的年华勾起了阵阵悲伤，它使人有如自溺于深水中的人，仍徒然在记忆里挣扎。

我从我坐的地方，望见了那些从尼斯飞驶到摩纳哥的漂亮的车子，在大路上经过。车里都是年轻美妙豪富而安逸的女人；男人都是微笑而满意的。她的眼光跟着我的望过去，懂得了我的思想，便带着一种乐天知命的微笑喃喃地说：

"抚今思昔，真不堪回首。"

我向她说：

"您从前的生活，应当是美满的！"

她长叹一声：

"美满的和甜美的。惟其如此，我现在还很惋惜。"

我窥见她预备谈起自己的事，于是我从容地如同抚摸那些疼痛的肉体一般，用尽量小心的态度来问她。

她谈起她无数的成功，种种豪兴，不同的朋友和那些胜利的生涯。我问她：

"那种最快意的乐事，那种真的幸福，是戏剧界给您的吗？"

她活泼地答道：

"喔！不对。"

我微笑了；她抬头用一种含愁的注视向那两幅画像瞧了一下，接着说：

"是他们。"

我忍不住向她问：

"哪一个？"

"他们两个。在我老年人的记忆里面，竟有点分不清楚；并且，我现在对于其中的一个竟有许多后悔之情！"

"那末，太太，这不是对于他们，却竟是对于爱情本身，您怀着知遇之感。他们不过是爱情的表演者吧。"

"可以这样说。那是何等的表演家！"

"但是当这两位拿诗歌和音乐这两种可怕的竞争品献给您的时候，您能肯定不曾有某个平凡

的，并不伟大的男子，曾原以其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心，整个的思念，整个的光阴，整个的存在献给您？您敢说自己不曾被他所深爱，或者不曾被他爱得更深吗？”

她使劲地叫了一声，并且是用着那种依然年少使人心灵微颤的力量叫的：

“不，先生，不。旁的人也许可以更爱我一些，但是不会像他们一样地爱我。唉！只有他们，因为他们给我唱过的那些爱情的歌，世上再没有谁能够唱了！他们真弄得我如痴如醉。难道任何寻常男子能在自己的音乐和词句中，找得出他们所找到过的东西吗？倘若一个人在自己的爱情里，不知道渗入宇宙间的诗歌和音乐，算得充分的爱吗?然而他们两个，却知道世人如何用声音和词句去使一个女人痴醉！对呀，在我们的热情中，也许有过超出现实境界的幻想；但是那些幻想却使人感到飞升之乐，而现实境界不过永远使人陷身红尘。即使曾有人曾更爱过我，那我也仅仅能从他们身上领略过，感觉过，崇拜过爱情。”

末了，她忽然流泪了。

她悄悄地流下了泪，这是那种绝望了的、灰心的泪。

我装作一点没有看见，向远处瞧着。几分钟后，她接着说：

“您看明白吗，先生，在世人的身上，心是和肉体同老的。在我身上，却绝没有这样一回事。我这可怜的肉体已经有 69 岁了，而我可怜的心却只有 20……所以这就是我孤苦伶仃地在花丛里和梦境里生活的原因。”

随后，我们都缄默了好一会。她已经宁静了，于是又开始微笑着说：

“您一定会讥诮我，倘若您知道……倘若您知道我如何在傍晚时消遣，遇着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对此自怜亦复自笑。”

我徒然要求她，但她始终不肯把她的做法告诉我，于是我起身告辞。

她高声说：

“准备要走了吗？”

于是我便表示我应当到蒙特卡罗去进晚餐，她却带着羞涩地问：

“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如若愿意，那会真叫我高兴的。”

我立刻应允了，她欣然按着叫人铃；随后，当她给那个矮小女仆发了命令之后，便邀我去看她的房屋。

一个满列着盆景的玻璃棚子，通向那个餐厅，并且使我们能沿着橙树的夹道由这头望到那头，直到山边。一个藏在树丛下的矮椅子说明这位年老的女戏剧家常来坐坐。

随后我们走到那园子去看花，天色看着渐渐晚了，那个黄昏的气候，真是一种使地球上的花香全部喷出来的和暖安宁的天气。等到我们坐到餐桌边时，已经是没有一线日光了。那顿晚饭吃得长久而愉快；末了我们一一她和我一一成了很相契的朋友了，等到她确知我心里为她生出何等的同情的时候。她喝了用从前人的口吻说来所谓“两个指头”那样多的酒，于是对我格外

信任和格外豪爽了。

“请您看看月亮吧，”她向我说，“我，我最爱它，这轮明月。它从前是我那些最欢乐的生活的见证。我以为我的种种纪念都藏在那里面；所以我想要那些纪念立刻回到我的心上来，只要去赏月就够了，并且……有时候，我在黄昏初过之后，叫旁人扮一幕戏给我看……那真美……美……倘若您知道！但是，这是做不到的，您一定会讥诮我……我不能够……我不敢……不……不……真地不……”

我央求她：

“请您想想吧……有什么要紧？请您告诉我；我答应决不当作笑话……我向您发誓……请您想想吧……”

她迟疑着。我握住她的手，她那双那样瘦那样冷的手，一只接着一只地吻了好几次，如同他们——那两位——从前做过的一样。她受了感动了。她迟疑着。

“您答应不笑我吗？”

“是的，我发誓。”

“既然如此！请您来吧。”

她立起来。而那个身着绿色制服笨手笨脚的矮小男仆，正给她搬开她后面的那把椅子，她便很低很快地附耳跟他说了几句话。那男仆回答道：

“是。太太，立刻就办。”

她挽着我的胳膊，引我到那玻璃棚子下面去。

那条橙树下面的夹道，让人看了就赞叹。那月亮，那个已经升起的满月，在那夹道的中央，在一条窄窄的银色黄沙小径，投下了一长条从那些苍郁的树木的圆顶之间漏下来的清光：

那些树木正开着花，它们的烈而甜的香味，充满了夜间的宇宙。并且在它们的深绿丛里，看见有成千的流星般的萤火虫飞旋往复。

我禁不住高声说：

“哎呀！这真是一幕爱情剧里上好的布景！”

她微笑：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您再看下去吧。”

于是她请我坐在她的身边。

她喃喃地说：

“这就是使人留恋生活的事。但是你们几乎不会想象这类的事，你们，现代的男子们，你们是些交易所的经纪人，做生意的人和讲实用主义的人。并且你们也不懂得和我们谈话。我之所

以说‘我们’，因为我理解这些年青人。种种爱情最初常常是从一张不老实的女裁缝开的帐单转化而成的。倘若你们以为那帐单比那女人贵，你们就跑掉了；但是倘若以为那女人比那帐单更值钱，于是乎就付帐。这是什么风尚？……多温情……”

她握住我的手，说：

“请您细看吧……”

我惊喜得发呆了……在那边，在夹道那头的月光小径上，两个少年人互相挽着腰向我们走来。他们走来了，紧紧地偎着，风度翩翩，用慢步走来，穿过那些陡然耀着他们的光浪，又立刻钻到黑影里了。他，那个男的，如同古人的装束似的，穿着一件白缎子燕尾服，戴上一顶插着鸵羽的帽子。她穿着一件宽摆裙袍，梳着一个高的发髻，完全是路易十五世初年的装束款式。

离我们百来步远的地方，他们便止了步，于是立在夹道中央，娇媚地彼此互相吻着。

末了，我陡然认出是那两个矮小的男女仆人。于是一阵使人心花怒放的锐不可当的快乐，使我在座位上扭着身躯。然而我却没有笑。我极力忍住，很不自在，但是满身却痉挛起来，如同一个被人斩去一条腿的人。

然而那两个孩子又折回到夹道的那一端去了；于是又美妙动人的了。他们渐渐远去了，失踪了，如同一场梦似的消失了。我们看不见他们了。空旷的夹道变成凄凉的了。

我也走了，我为着不想再看便也走了。因为我明白这种景象也许会拖长很久，它替我唤醒了一切往事，一切爱情的往事和过去美丽的假象。那种矫揉造作的过去，迷惑诱人的过去，它真真假假地使人欢乐，依然使那些年老的蹩脚演员和那年老的多情妇人的心弦跳跃！

# 阿玛伯勒老爹

灰色潮湿的天顶像压在广阔的棕色平原上。秋日的气息，那种潮湿的裸露着的土地的恼人气息，落叶枯草的气息，使黄昏时候停滞的空气变得更沉重、更稠密。那些农民还散布在田里干活，一边等着叫他们回村去晚祷的时间。透过那些为了给苹果园防风的树皮剥落了的树枝杈，人们可以这儿那儿地看见那些村子的茅屋的屋顶。

马路边，在一堆旧衣服上，坐着一个很小的孩子，叉开两腿在那儿玩一个马铃薯，他有时让它掉到袍子上。这时在邻地里还有五个女人，弯着腰屁股朝天地插油菜秧。沿着播种犁刚走过的大土堆，她们用熟练的连续动作，先插进一块木片的尖子，而后立即在这些窟窿里扔进略略有些儿蔫了的躺在一旁的菜秧；而后她们埋盖好它的根，再重复她们的工作。

一个男人走过来，手里捏着鞭子，脚上穿着木鞋，在孩子边停下来，抱着他亲了亲。这时一个女人站起来朝他走过来。这是一个脸红红的大姑娘，粗身材，阔肩，粗腰，一个高个儿的诺曼底女人，黄头发红肤色。

她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声音说：

“你来啦，塞赛尔，事情行了吗？”

这个男人，瘦个儿神气烦恼的汉子，低声说：

“好啦，怎么也不成，总是一成不变！”

“他不干？”

“他不干。”

“那你怎么办？”

“我怎知道？”

“去找神父。”

“我要去。”

“现在就去。”

“我要去的。”

于是他们相互看着。他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他又亲亲他，然后把他放回到女人们的旧衣服堆上。

在两个庄子间的平地线上，人们看见一架犁由一匹马拉着，一个人推着犁。它们，这牲口、人和农具在黯淡的黄昏的天顶下慢慢走着。

这个女人接下去说。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你的父亲？”

“他说他一点也不同意。”

“为什么他对这绝不同意？”

那个男人做了一个手势，指着他刚放到地上的孩子，而后他用眼光指着那边那个扶着犁的男人。

于是他说：“因为这是他的，你的孩子。”

那个姑娘耸耸肩，用生气的声调说：“老天，所有的人都清楚这是维克多的，而后来呢？我上了当！我是惟一这样的女人吗？我妈也上过当，在有我之前；而后你的妈也一样，在和你爸结婚之前！这儿谁是绝对没有上过当的？我上了维克多的当，当我在谷仓里睡觉时他占有了我，这是真的！但是后来我改正了，再也不去睡。如果他不是佣人，我肯定嫁给他了，为这我就不能理直气壮啦？”

这个男人简单地说：

“我，我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有孩子和没有孩子一样。不过这只是我的父亲反对。但这事总会解决的。”

她重新说：

“你现在就去找神父。”

“我上那儿去。”

于是他迈开那种农民的沉重步伐重新上路了；而那个姑娘双手插在胯上回去插她的菜秧。

事情是这样的：上路去的男人塞赛尔·胡伯来格是聋了的老阿玛伯勒·胡伯来格大爷的儿子，他不理会父亲的意见，要娶塞莱斯特·来韦斯格。而她和维克多·勒哥格曾生过一个孩子，那时维克多是她双亲农庄里雇用的一般仆人，出了这件事后，维克多就被主人赶出去了。

在乡下，阶级的继承观却是毫不存在的，只要这个雇工节俭，轮到他也能买上一个农庄时，他就变成和他旧主人同等的人物了。

塞赛尔·胡伯来格在胳膊下夹着一根鞭子，一步一步地提起他那粘在地上的木鞋走着，心上反复思考他的打算，他肯定想娶塞莱斯特·来韦斯格，他要她和她的孩子，因为这是个合他心意的女人。他也许不知道怎么说清楚，但是他明白这件事，对这事很有把握。他只要看她一眼就倾心了，就心旌摇摇好像因为称心满意而成为傻呼呼的了。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种心情使得他同样喜欢抱那个小的，那个维克多的小的，因为他是从她身体里出来的。

他并不怀恨地看着在地平线边缘上扶着犁的男人的侧影。

但是阿玛伯勒老爹不要这门婚事。他用聋子的那种倔性子，那种疯狂的倔强进行反对。

塞赛尔曾恶狠狠地在他耳朵边嚷嚷，那两只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

“我会好好照拂您，爸爸。我告诉您，她是一个好姑娘，强壮而且节俭。”

但老人却反复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愿看到这件事。”

而且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说服他，什么理由也不能折服他改变这份严峻立场。

塞赛尔只剩下一条出路了。阿玛伯勒老爹因为感到死亡将临的恐惧而害怕神父。他不太害怕上帝，也不害怕鬼和地狱炼狱；对这些并无概念。但是他怕教士，神父对他的意义是入土下葬，就像人们因为怕生病而怕医生一样。八天前塞莱斯特知道了老人的这个弱点，便催促塞赛尔去找神父，但是塞赛尔总是迟疑，因为他一点也不喜欢黑袍子，这对他所代表的意义是总向他伸手要布施或祝福面包。

然而他方才决定了，他一边朝修道院走去，一边想着他说明他事情的方式。

拉方神父，一个矮小瘦削从不剃胡子的活跃教士，一边等候吃饭，一边用厨房里的火烤脚。

当他看到这个乡下人进来的时候，他只回过头来，问道：

“好啊！塞赛尔，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您谈谈，神父先生。”

这个男人有点胆怯，仍然站着，一只手捏着帽子，另一只手捏着他的鞭子。

“好吧，谈吧。”

塞赛尔看看那个女佣，她在窗前拖着脚步，为她的主人在桌子的一个角落上摆餐具。他结结巴巴说：

“这是，这也是一次忏悔。”

于是拉方神父仔细地看着他的乡民，他看着他那害羞脸色、困惑神气和游移不定的眼神，就指示说：

“玛丽亚，到你房间里去5分钟，让我和塞赛尔谈谈。”

那个女仆生气地看了这个人一眼，一边叽叽咕咕地走了。

这时教士接着说：“行了，现在说出你心里的话吧。”

年轻人总是犹犹豫豫地看着他的木鞋，摆弄他的帽子，而后一下子他下定决心了：

“就是：我要娶塞莱斯特·莱韦斯格。”

“那么，孩子，谁要阻止你呢？”

“是父亲，他一点也不愿意。”

“你的父亲？”

“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说什么了？”

“他说她有一个孩子。”

“从有了我们的母亲夏娃以来，她不是第一个碰到这种事的呀。”

“和维克多一起生的孩子，维克多·勒哥格是安西姆·罗瓦赛的佣人。”

“啊！啊！……于是他不愿意？”

“他一点也不愿意。”

“就因为那，完全不？”

“他就像一头驴子，那样不肯往前走。除非您。”

“为了劝服他，你对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是个好姑娘，而且强壮，节俭。”

“而这不能劝服他？于是你要我和他谈谈？”

“完全正确。您说的是！”

“可我跟他说什么？你的父亲，我？”

“那……您在为捐钱布道时说的那些话。”

在乡下人心里，宗教的一切努力在于解开钱口袋，倒空男人们的口袋去填满老天的钱箱。这是一家极大的商行之类，这些神父是它的店员，阴险狡诈头脑机灵的店员，和人一样他们为上帝做生意，损害乡下人。

他们很清楚那些教士给人们做好事，给贫穷的人、病人、快死的人帮大忙，都是在经济前提下的。他们帮助、安慰、劝告、支持，为的是交换白花花的钱和发亮的银子。这些钱是有罪的人根据他们的年收入和慷慨程度，为圣餐、弥撒、劝告和取得保护、原谅、赦免、炼狱和地狱而付给的。

了解他的教民而且从不发怒的拉方神父开始笑了起来。

“好吧，好，我给他说说我的小故事，给你的父亲，可是你，我的孩子，你将来也要来参加布道。”

胡伯来格伸出了手发誓说：

“相信造孽的人，假使你为我帮这个忙，我肯定来。”

“走吧，这好。你愿意我什么时候去找他，你的父亲。”

“那可越早越好，今儿晚上，要是你行。”

“那末半小时后，吃过晚饭。”

“半小时后。”

“这说定了，一会儿见，孩子。”

“等着再见，神父先生，多谢了。”

“没有什么，孩子。”

于是塞赛尔·胡伯来格回到了家里，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他承租了一个小庄子，很小的，因为他和他的父亲两人并不富有。只用了一个女仆，一个15岁的小孩子给他们做汤，养鸡，挤奶，打奶油，虽然塞赛尔是一把种地好手，但他们仍然过得很艰难。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地，也没有足够的牲口，仅仅可以赚到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

老人不再干活了。和一般的聋子一样，很忧郁。因为有风湿痛而关节僵硬，他驼背，脾气怪。他撑着棍子到田里去，严峻又不信任地用一只眼睛看看那些人和牲口。有的时候他坐在一条沟边上几小时，在那儿呆着不动，迷迷糊糊地想着他曾为之忙了一辈子的事，蛋和谷子的价

钱，使五谷丰登或者毁坏庄稼的太阳和雨。他那受过风湿症作用的老了的四肢仍然在忍受地面的潮湿，70 年来就是这样，它们忍受着那低矮的草屋墙壁的潮气，屋顶铺的草也是湿的。

日落的时候他回到家里，走进厨房坐在桌子头他的位置上。于是当家人在他前面放上里面盛着汤的陶钵时，他用弯曲的五双手指捧着，这些手指冬夏一样总好像保持着盆子的圆形。在开始吃饭之前，这样烘热着他的手，为的是一点也不要浪费，不能损失一点儿从昂贵的火中取得的热气。同样也不能损失加了油脂和盐的汤，更不能损失一丁点儿用麦子做成的面包。

而后他用一把梯子，爬上那儿放着他的草垫子的阁楼，他的儿子则睡在下面，在壁炉附近一个龛子的里面，而那个女佣则自己关在一个洞穴里面，一个过去用来储存马铃薯的洞子。

塞赛尔几乎从不和他的父亲谈天，只在涉及到卖掉一批收获或者买进一头小牛的时候，年青人才常常听取老人的意见，并且用他的双手合成一个传声筒，朝着他的脑袋把理由喊进去；于是这个阿玛伯勒老爹就用慢吞吞的来自肚皮深处的空洞洞的声音，赞成或者反对这些打算。

就这样，一天晚上塞赛尔走到了他旁边，像买一匹马或者一头小壮牛那样，在他耳朵边使足了整个儿肺里的气，告诉他：他打算娶赛莱斯特·来韦斯格。

于是这位父亲生气了，为什么？因为道德？很可能不是。在乡下，一个姑娘的贞节是很无关紧要的。可是他的悭吝性格和脑海深处凶暴节俭的直觉都叫他反对儿子去养育一个不是他自己干出来的孩子。在一瞬之间，他就想到这个孩子在能干农活之前总共该吞下多少浓菜汤。他曾算过这个小孩长到 14 岁前会吃下去的面包总磅数，喝下去苹果酒的总立升数，于是他对塞赛尔发起了一阵狂怒，这儿子竟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些。

于是他用了不平常的嗓门：使劲回答道：

“你是不是没有头脑了？”

于是塞赛尔开始一一诉说他的理由，说明赛莱斯特的品质，证明她挣的钱会比孩子花的多一百倍。但是老人怀疑这些优点，却无法否定小家伙的存在，并且他不作更多解释，只是接连地回答：

“我决不愿意！我决不愿意！只要我活着，这事就办不成！”

三个月以来他们就这样顶着牛，两个人谁也不松口，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又拾起这项争论，还是同样的争吵，同样的话，同样的姿势，同样无结果。

于是为此赛莱斯特建议塞赛尔去找神父求援。

当塞赛尔回到家里时，这个乡下人发现他父亲已经在饭桌上了，因为他到修道院去了，所以使他晚到了。

他们面对面无言地吃着面包，上面涂一点儿黄油，吃过浓汤以后又喝了一杯苹果酒，最后他们坐在椅子上不动了。小女佣拿来了蜡烛用以照明洗汤匙，擦杯子，预先切好明天黎明早饭的面包。这烛光勉强能照亮他们。

重重的一击敲得那张门直响，马上门自己就开了。于是那位教士出现了。老人对他抬起了满怀疑虑不放心的眼睛，并且显然预计到会有危险，他决定爬上梯子去，这时拉方神父把手放

在他的肩上，并对着他的鬓角喊道：

“我有话找您谈，阿玛伯勒老爹。”

塞赛尔利用门开着的时候，跑开不见了。他不愿意听，他太怕了，他不愿意他的希望在父亲的逐项顽固拒绝之下成为齑粉。他宁可晚点一下子接受事实：成或吹，于是他一个人又走进了黑夜里。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没有星星的夜晚，是一个雾沉沉的夜晚，空气像是因潮湿而变得油腻腻的。在院子附近飘着阵阵不明显的苹果味儿，因为这是收摘最早熟的，在苹果酒产地称之为早花品种苹果的季节。当塞赛尔走过马厩的院墙时，从那些牲口棚的窄窄窗口里吐出了熟睡在厩肥上的活牲口的热气味；他还听到在马厩里站着的马踹地的蹄声和它们用颌骨拖出马槽里的干草的咀嚼声。

他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想着赛莱斯特。在这个单纯的心灵里，他的观念几乎还只是事物直接产生的印象，构成爱情思念的是记忆中对一个高个儿姑娘的印象：那姑娘站在一条凹路上笑，两手叉在胯骨上。

这就是他对她起意那天看到的样子。虽然他从童年时起就认识她，但是在那天早晨以前，他从没有注意过她。他们聊了几分钟，然后他就走了。可是，走在途中，他就反复想：“天哪，她仍然是一个漂亮姑娘。可惜她让维克多勾搭上了！”就这样，他一直想到晚上，到了第二天还是在想。

当他再看见她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撩拨他的喉咙深处，好像有人从他的嘴里将一根雄鸡毛一直插到了他胸脯里，并且从此他发现每次一旦在她身边，他就吃惊地感到这种神经质的撩拨要发生。

她如此让他欢喜，三个星期以后，他决定要娶她。他说不出他身上哪儿来的这股力量，但是他用这几个字来表达：“我中了邪！”好像压在他身上的对这个姑娘的愿望，强烈得就和地狱的威力一样。他对她的的失身毫无不安。总之活该，这一点并不使她有什么不好，他也不责怪维克多·勒哥格。

但是如果神父这一趟并不成功，他该怎么办？他不敢想这件事，这种放心不下太叫他痛苦了。

他已经到了修道院，于是他坐在那个矮木栅栏旁边等教士回来。

他在那儿也许等了一小时，他听到路上有脚步声，虽然夜晚很暗，教士穿的袍子使得其身影变得更暗，但他还是立刻认出来了。

他站起来，双腿发软，不敢说话，害怕知道那结局。

这教士看见了他高兴地说道：

“好吧，孩子，这事行了。”

塞赛尔结结巴巴地说：“这行了？……不可能。”

“是的，我的孩子，但不是没有费劲。你的父亲真是个够格的倔老头子！”

这乡下人重复地说："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是真的，你明天中午来找我，以便公布结婚公告！"

塞赛尔抓住了神父的手，紧紧地握着，摇它，把它都快捏碎了，他还结结巴巴地说："真的……真的……神父先生……老实人的老实话……星期天您会看见我……您布道的时候。"

婚礼是在 12 月中举行的。仪式简单，结婚人不富有。塞赛尔穿着新衣，早上 8 点钟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要去接他的未婚妻并领她到乡政府去，可是这时候太早，便坐在厨房的桌子前面，等候家里的人和应当来找他的客人。

从八天前起就下雪了，那棕色的土地，那些已经在秋季下种孕育的土地变成了苍白色，在一层大冰毯子下面沉睡。

戴上了白帽子的茅草屋里面很冷，院子里洒满了银屑的圆圆苹果树好像在开花，好像在它们美丽的花季里一样。

这一天，北方的大云块，那种带着粉末般的灰色云块不见了，蓝天笼罩着白色的大地，初升的太阳向大地投下了银色的反光。

塞赛尔从窗户口望着他前面的地方，幸福得什么也不想。

门开了，进来了两个穿着出客衣服的乡下女人，这是新郎的姑母和表姐妹，之后是三个男人，他的表兄弟，最后一个是女邻居。他们坐在椅子上，不动也不说话，妇女们坐在厨房的一边，男人在另一边，忽然之间他们显得胆怯，被人们在庆典聚会时烦人的沉闷锁住了。一个表兄弟问道：

"是到指定的时间了吗？"

塞赛尔回答说：

"我想准到了。"

"好吧，上路吧！"另一个说。

他们站起来。于是感到了一阵不安的塞赛尔攀上谷仓的梯子想看看他的父亲是不是准备好了。这个平常总是早起的老人可还没有出现过。他的儿子发现他卧在草褥上，蜷在一条被子里，睁着双眼，神色不好。

他朝父亲的耳鼓叫道：

"走吧，爸爸，您起来，现在到我结婚的时候了。"

这个聋子用带病的声音说：

"我怕不行。我冷得骨头都冻僵了。我怕动不了。"

那个骇住了的年轻人瞅着他父亲，猜想着他搞的把戏。

“走，爸爸，您得使点儿劲。”

“我根本不行。”

“那，我来帮您。”

于是他朝老人弯过身去，掀开他的被子，抱住他把他抬起来。可是阿玛伯勒老爹哼起来了：

“唷！唷！唷！真糟心！唷！唷！我一点也不行。我的背僵住了。这是因为风吹进了这该死的屋顶。”

塞赛尔知道他不会成功，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父亲生起气来，对他吼叫道：

“好吧，您不用吃饭了，我在波立特的小旅馆定了饭，这会让您尝到要倔脾气的味道。”

他从梯子上冲下来便开始上路，后面跟着他的亲戚和客人。

男人们提起了长裤子，免得让雪沾污了边，那些女人们也提起了裙子，露出了她们的瘦脚踝，灰色毛袜和瘦骨嶙峋，直得像根扫帚柄的腿。于是一个跟着一个，不说话，迈着他们的腿，东摇西摆小小心心慢慢地走，生怕在均匀平坦连绵不断的雪野里迷了路。

走过一些庄子时，他们常看到有一两个人在等着他们，于是队伍不断拉长，蜿蜒开来，顺着埋没了的道路的轮廓，像一串黑粒子串成的念珠，在那白色的田野里起伏波动着。

在未婚妻的家门口，一大群人跺着脚等待新郎。看见他来了，大家欢呼起来，赛莱斯特很快就从屋子里出来，穿着一件蓝袍裙，两肩披着一条小红披肩，头上满是橙花。

可是人人都问塞赛尔：

“你父亲在哪里？”

他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因为病痛他动不了。”

于是那些庄稼人摇摇头显出一副不相信的狡猾样子。

大家朝着乡公所走过去。在这对未婚夫妇后面，一名乡下女人抱着维克多的孩子，好像这是关系到一场洗礼，而那些乡下人，两个两个地挽着胳膊，在雪地里用大海里的小船的姿势往前走着。

在乡公所的小房子里，镇长为未婚夫妇结合了以后，轮到神父在他朴素的上帝的房子里结合他们。他祝福他们配偶，预祝他们人丁兴旺，而后向他们宣讲婚姻道德，乡间的简单有益健康的道德，要工作，要和谐忠诚，这时受冻了的孩子在新娘的背后闹个不停。

等到这对夫妇在教堂门口出现时，墓地的濠沟里响起了几声枪响。先只看见冒出阵阵急骤黑烟的枪口，而后出来了一个脑袋，他瞅着那个行列，这是维克多·勒哥格在祝福他相好的女人的婚礼，祝贺她幸福，他是用火药的爆炸来表达他的祝愿的。他邀来五六个雇农朋友来表演这

场火枪手式的齐射。大家认为他表现得不错。

请吃饭是在波立特·柯区白吕乡村旅社举行的。在集市日子吃饭的大厅里安排了 20 份餐具，在烤叉前面转着的是一支大羊腿，烤黄了的鸡鸭盖在浇汁下面，灌肠在明亮熊熊的火上嗞嗞响，使房间里充满了浓郁的香味、洒上了脂油的大块木炭的烟薰和农村食物的强烈浓重的气息。

中午时分大家上了桌；于是浓汤立刻倒到了各人的盆子里。人们脸上的气色已经兴奋起来，都张开了嘴准备大声讲笑话，眼睛都笑得起了皱纹。大家都很开心，老天爷！

忽然那张门开了，阿玛伯勒老爹出现了。他的气色不好，一副生气样子，他拖着两根棍子，一步一哼地表示他很痛。

一看见他出现，大家都静了下来。可是他的邻居玛里渥阿老爹，这位对人们的一切诡计都熟悉的快活胖子，忽然开始像塞赛尔那样用双手做成话筒大声喊道：

“嗨，老馋嘴，你可真有个好鼻子，在你家里就闻到了波利特厨房的香味！”

从许多喉咙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玛里渥阿受到了成功的鼓舞，又说：“为风湿病人干杯！没有比香肠更好的治胃药了！要保持肚皮发热请加上一杯卡氏三十六度酒！……”

男人们发出了大声呼叫，用拳头擂桌子，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在摇水泵似的。女人们则像母鸡似的咯咯略笑，而那些侍应生笑得肚子痛，不得不转过身脸对着墙。只有阿玛伯勒老爹不笑也不回答什么，等着人家给他让座。

大家把他安排在桌子中间，面对着他的儿媳。他一坐下就开始吃起来。总之这是他儿子付钱，他得有他的份。他相信他喝下去的每杓子汤，他用牙床嚼碎的每块肉或者面包，流进他喉咙里的每口苹果酒或者烧酒，最终都多少捞回了一点他的财产，在这些馋鬼在吞食掉他的钱时，他又赚回了一点。于是他不声不响以一个守财奴的固执、以他往日艰苦劳动时所具有的那种惨淡的坚持心理不声不响地埋头吃着。

可是他突然看见了在桌子端头坐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塞莱斯特的孩子，于是他的眼睛再也不能离开他。他继续吃着，视线却定在那小家伙身上。抱着这孩子的女人有时给他嘴里喂一点儿炖汤里的肉，让孩子轻轻地吮着。这个老人对这个小幼虫连续吮吸进去的几口，比其他人所吞下的总和还要心痛。

这顿饭一直吃到黄昏。而后大家回家了。

塞赛尔扶起了阿玛伯勒老爹。他说：

“爸爸，走吧，该回家了。”于是儿子将两根棍交到父亲的手里。塞莱斯特抱着她的孩子，他们靠着晚上苍白的雪光，慢慢地走着。聋子老人基本醉了，因为醉他变得更难伺候了，顽固地不肯往前走。他甚至几次三番坐下来想让他的儿媳着凉。一路上他一言不发，只哼哼，发出一种又长又痛苦的叹息。

当他们回到家时，他立刻爬上了他的阁楼，这时塞赛尔在他将和他的妻子睡觉的壁龛边布置了一张床给那个孩子。但是这对新婚夫妇当时一点也不能入睡，他们一直还听得到那个老人在草褥子上辗转，并且高声说了几次话，也许是在做梦，也许是让嘴发泄他的牢骚。即使是他，也无法让一个顽固的想法纠缠下闷声不响。

当老人第二天早晨从楼梯上下来时，看到他的儿媳在做家务。

儿媳对他嚷道：“来吧，爸爸，快点，这儿有好浓汤。”

于是她将那个盛满了冒着热气的液体的黑圆陶钵放到了桌子的端头。他坐下，一句话也不说，捧着滚热的钵缸子，按他的习惯暖着双手。因为天气太冷，他还将它紧压在胸脯上，极力让沸水的高温透点儿进去，进到他那因为冬天而僵直的身体里去。

而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棍子，走到冻硬的田里去一直呆到中午，因为他看到了还在睡觉的小赛莱斯特被安顿在一只大肥皂箱里。

他一点也不和这一家子掺和，虽然他和过去一样，还住在小茅屋里，但是他的神气不再是在那儿活着的了，他再也一点儿不关心他的儿子。他的神气处处显示出：他的儿子，那个女人和孩子都是他不认识的外人。他从不跟他们说话。

冬天过去了。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接着早春使所有的胚芽细胞萌发了，于是那些乡下人重新像勤劳的蚂蚁似的，沿着为人类培育面包的棕色耕沟整天在田里度过，任风吹雨淋从黎明工作到晚上。

年景给新婚夫妇带来了好消息：庄稼长得茂盛有力，没有发生晚冻；那些苹果树，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像雪花般地掉到草丛里，预示着秋季的果实将像雹子似的铺满地。

塞赛尔干得很辛苦，起早贪黑，为的省下一个雇工费用。

妻子对他说过几次：

“时候长了你会得病的。”

于是一天晚上，他回来时疲乏得没有吃晚饭就睡了。第二天他按平常时候起床了，虽然头天晚上没有吃东西，他却仍然吃不下饭。下午干了一半就回来休息，他开始咳嗽，在褥子上反来复去，额头烫人，舌头发干，忍受着口渴的煎熬。

后来他仍然到地里去干活一直做到日落。到了第二天只得去找医生了，医生诊断说病得很重，已经成为肺炎。

于是他不能再离开那放着床榻的黑黝黝的壁龛了。

人家听见他咳嗽，气喘，还在那个洞里翻身，为了看他，给他药，给他拔火罐，都得在进去的地方拿上一支蜡烛。这时才能在挂在那儿被风吹得晃晃荡荡的那些蜘蛛网似的厚条子下面，看到他那副满脸邋遢胡子，瘦得凹下去了的脑袋，而病人放在床单上的手就像是死人的一样。

塞莱斯特心神不安地殷勤看护着他，给他喝药，给他敷发泡剂，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时阿玛伯勒老爹坐在他的阁楼沿口上，远远地窥视在那个黑洞里遭罪的儿子。由于恨那个女人，他从不靠近她，他坐在一边，像条妒嫉狗一样赌气。

又过了六天，清早，睡在两捆摊在地上的草上的塞莱斯特起来，去看她的丈夫是不是好了一点，却听不到他从睡觉深处传来的短促呼吸声音。她吓坏了，问道：“喂，塞赛尔，你昨夜怎样？”她伸手去摸，碰到了他冰冷的脸。她大叫一声，这是那种吓坏了的女人的长号。

这一喊，那个聋子老人在他的梯子顶上出来了，当他看到塞莱斯特奔出门去求救的时候，他很快地下来，这回轮到他去试儿子的脸，于是在突然明白过来儿子已经死了时，就从里面关上了大门，想防止那个女人回来重新占据他的住处。

而后他自己则在死人旁边的一张椅子坐着。

一些邻居来了，叫门，拍门，这些他都听不见。其中一个人打破了玻璃跳进了房间，于是其他人跟着进来。那张门开了，塞莱斯特又出现了，哭得满脸是泪，脸肿了，眼睛红了。斗输了的阿玛伯勒老爹一言不发，又爬上去进了他的阁楼。

第二天塞赛尔就入葬了，在那场仪式之后，在房屋里就只有这个公公和儿媳带着个孩子。

到了平常吃饭的时候。她点上了火。做汤，把那些盘子放到桌上。而这个老人坐在一长椅子上等着，好像没有看见她。

等到饭准备好了，她冲着他的耳朵喊道：

“来吧，爸爸，该吃了。”

他站起来，在桌子一头的位置上坐下，吃空了汤钵，嚼完他上了奶油的面包，喝了他的两杯苹果酒，就走出去了。

这是一个暖和的日子，风和日暖，是整个地面上生命滋繁、悸动、扬花的日子之一。

阿玛伯勒老爹顺着一条小道穿过田野。他一边看着那些新生的小麦和燕麦，一边想着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在地下了，他可怜的儿子。他拖着跛了的腿用缓慢无力的步子往前去。因为他是完全孤独地在这平原上，完全狐独地在这蓝天下，在这正在生长的庄稼中间，完全孤独地伴着云雀，他看见它们在他头上飞翔，却听不见它们轻妙的歌声，于是他开始一边走一边哭泣。

而后他在一个水潭边上坐下，看着那些小鸟来喝水，在那儿一直呆到黄昏，后来，夜来临了，他才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喝完汤又爬到他的阁楼里睡了。

于是他的生活继续和往日一样，什么也没有变，除了他的儿子已经睡进了墓地里。

他干什么呢？这个老人？他不能再干活了。他现在只能喝他儿媳浸了面包的浓汤了。他早晚悄悄地喝着这些汤，用气忿的眼光窥视着坐在桌子另一边他对面喝汤的小家伙；而后他就出去，像一个流浪汉似的在地面上漫游，到那些谷仓后面躲起来睡上一两个小时，免得让人看见，将近黄昏时再回去。

但是重重忧虑开始纠缠塞莱斯特了。那些地需要一个男人来看管，干活。得有一个人总在那儿，在地里。不是一个雇来的佣人。而应是一个真正的庄稼人，一个主人，他得懂得这行业，为这农庄操心。单单一个女人没有法子管过来，要耕作，要跟上谷市行价，要主持牲口买进卖出。于是有些想法进了她的脑袋，一些简单而实际的想法，她日日夜夜盘算，她不能在一年之内再结婚，而却得立刻挽救迫在眉睫的利益。

只有一个人能把她从困难中解脱出来，维克多·勒哥格，她这孩子的父亲。他强壮，熟知地里的活。要是口袋里有点钱，他该是一个出色的农夫。她清楚他，在她父母家时，就知道了他的工作。

因此一天早晨，看到他带着一车粪肥经过，她出门去找他。当他见到她的时候，停住了马，于是她就像前一天见到过他那样对他说：

“早上好！维克多，一向顺利吗？”

“一直都行，你那儿呢？”他回答说。

“啊，我呀，如果我只要管家里的事，那还行，可是叫我为难的是还要看地。”

于是靠在车轱轳上，他们聊了很久。那个男人有时抓抓他帽子下的头发想一阵子，而她这边呢，两颊绯红，兴奋地说着，述说她的理由，她的那些办法，她的未来计划，最后他低声说：

“好，这许行。”

她按乡下人成交的样子张开了手问道：

“这说定了？”

他握住这只伸出的手。

“说定了。”

“从星期日开始？”

“从星期日开始！”

“走吧，日安，维克多。”

“日安，胡伯来格夫人。”

三

这个星期天是村子里的节日，在诺曼底一年一度集体命名保护神的节日。

八天以来，人们就看见在路上那些赶集的车子，由灰色或者棕色的马慢步拉着，上面坐着专门来赶集的流动家庭，摇彩的，打靶的，各种赌博的摊主，还有被乡下人称之为开开眼界的那种奇禽怪兽稀奇东西的表演人。

那些飘着布帘子的卖货车，带着一条条没精打彩的在车轮中间低着头来来去去的狗，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乡公所的广场上。而后在每个流动摊位前立起了一间间帐篷，人们从这些帐篷布幔上的一些洞里，看得见里面的一些发亮的东西，这格外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

到了节日的早晨，所有的小棚子都开开了，展出了他们的玻璃器皿和瓷器。于是那些去做弥撒的乡下人，就能天真满足地看上一眼这些简朴的铺子，虽然他们几乎每年都曾见过它。

等到下午开始时，广场上聚了一大片人。庄稼人从附近所有的村子里都赶来了，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两轮车里颠来颠去，这些车子像摇篮似的颠颠簸簸的时候，弄得那些零钱碎铁叮当响。人们在朋友家里解下套具，那些院子里挤满了奇怪的灰色破烂车辆，高的，窄的，带

钩的，像海底下的长脚动物。

于是一家一家，小的在前，步伐安详地来到大集市上，他们面带微笑，张着双手。这是些干惯了活，好像闲着都感到难为情的红色的骨质大手。

一个杂技艺人在吹喇叭，木马场的巴尔巴利管风琴向空中奏出了它断续起伏的呜咽调子，摇彩的滚筒吱啦吱啦响得像有人在撕布，猎枪的声音一秒钟又一秒钟地在响着。人群缓慢无力地在那些小棚子前面流过，像是一条流动的糊糊，还夹着家畜的骚动，和有些笨拙的牲畜偶然逃出来了的傻事。

整个儿地方都来了人，主人，雇工和佣人。

阿玛伯勒老爹也穿上他绿色的老式大衣，想亲自来看看集会，因为他从没有缺席过。

他看了那些摇彩的，又在打靶摊前停下来，判断一下别人的射击，他对一种很简单的游戏特别感兴趣，就是朝画在木板上一个好老人张着的大嘴里扔一个大木球。

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掌。这是玛里渥阿老爹，他嚷道：“嗨！老爹，我请你去喝杯好酒。”

于是他们在乡村小酒店的一张露天桌子前坐了下来。他们先喝了一杯好酒，后来两杯，后来三杯，然后阿玛伯勒老爹重新到集市去溜达。他的头脑变得有点儿糊涂，他没有来由地微笑，他在摇彩摊前微笑，在木马前微笑，尤其在屠杀游戏前微笑。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当一个游玩者打中了警察或者神父时他快活极了，这是他感到憎恨的两种权威。然后他再回去坐在小酒店前喝上一杯苹果酒清醒清醒自己。时候已经晚了，夜晚来临了。一个邻居提醒他说：

“你回去会吃不上饭了，老爹。”

于是他朝着庄子走去。一个淡淡的影子，一个春日黄昏后温和的影子，款款地投到了地上。

等到他走到家门前时，他感到从亮着的窗子看到屋里有两个人。他站住了，十分吃惊，而后他进去，于是看到维克多·勒哥格坐在桌前面，对着一满盆马铃薯，并且正坐在他儿子原来的位置上喝汤。

于是他猛然回身，想要走开。现在，天已经很黑了。塞莱斯特站起来对他喊道：

“快来，爸爸，今天有好肉片浓菜汤庆祝节日。”

于是他习惯性地服从并坐下来，轮流着看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和孩子。然后和平常一样，开始慢慢吃起来。

维克多·勒哥格像是在自己家里，不时和塞莱斯特说两句，把孩子放在膝头上亲他，塞莱斯特还给他吃的，给他斟酒，看得出是在高兴地和他说话。阿玛伯勒的视线紧跟着他们，只是听不见他们说什么。等喝完了汤（他感到自己心里如此乱七八糟，好像没有吃东西），他站了起来，不是像每天晚上那样上阁楼去，而是打开了院子的门，向田里走去。

等他走了，塞莱斯特有点不放心，便问道：

“他去干吗啦？”

维克多漠不关心地回答说：

“你不用担心。等他累了自然就会回来。”

于是她干起家务来，洗碟子，擦桌子，那个男人安安心心地脱衣服，然后他钻进了那个她和塞赛尔睡过的又深又暗的床榻。

院子的门又打开了，阿玛伯勒老爹出现了，他一进屋来，就带着一只老狗闻来闻去的神态，看着四周。他在找维克多·勒哥格，因为他没有看见他，他拿起桌上的蜡烛，朝儿子死在那儿的黑龛子走过去。在那里面，他看到了在毯子下伸直了身子睡着了的那个男人。于是这个聋子轻轻地走回来，放下蜡烛，重新又走到院子里。

塞莱斯特已经干完了活，她又把孩子弄上了床，一切都安置好了，于是她等公公回来，然后她就要躺到维克多的身边去。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不动，两目无神，举止呆滞。

可是她公公根本不回来，她不耐烦了，生气地说：

“他会让我们浪费掉四个铜板的蜡烛的，这个老懒货。”

维克多在他的被窝里回答道：

“他出去到现在快有一个小时了，去看看他，别睡在门前的长凳上。”

她说：“我去！”便站了起来，拿着蜡烛出去，还用手做成灯罩。以便黑夜里看得清些。

在门口她什么也没看到，长凳上没有，肥料堆上也没有，老爹为取暖，常到那里坐坐的。

可是，当她要回来的时候，她偶然抬眼朝着庄子进口处遮阴的苹果树望了一下，于是一下子看见了两只脚，两只人脚高高地悬吊在那儿。

塞莱斯特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喊叫：“维克多！维克多！维克多！”

维克多穿着睡衣跑过来，她竟说不出话来了，她怕再见到那情景，转过头去，只伸出胳膊指着树。

维克多一点也没有弄懂，于是他拿过蜡烛，他看见在照亮了的下半部树叶丛里，阿玛伯勒老爹用根马厩里的络头绳子把自己高高地吊在上面。

有架梯子靠着苹果树主干放着。

维克多跑去找来了一把砍柴刀，钻进树里割断了绳子，可是老人已经凉了，他怕人地拖着舌头，一副骇人的鬼脸。

##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许多溃军的残余部分就在卢昂的市区里穿过。那简直不是队伍了，只算是好

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弟兄们脸上全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全是破烂不堪的军服，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全体都像是压伤了的，折断了腰的，头脑迟钝得想不起一点什么，打不定一点什么主意，只由于习惯性而向前走，并且设若停步就立刻会因为没有气力而倒下来。我们所看见的，主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和好些素以机警出名而这次出队作战的国民防护队：前者都是性爱和平的人，依靠固定利息过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们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后者都是易于受惊和易于冲动的人，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开小差。并且在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红裤子步兵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恶战当中受过歼灭以后的孑遗；好些垂头丧气的炮兵同着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处；偶尔也有一个头戴发亮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跟在步兵的轻快步儿后面吃力地走。

好些义勇队用种种壮烈的名称成立了，他们的名称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走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本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些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并且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有长胡子都做军官，满身全是武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高谈阔论，讨论作战计划，用夸大的口吻声言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去支撑，不过有时候，他们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常常过于勇猛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普鲁士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据人说。

自从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很小心地在附近各处森林中间做过好些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遇着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他们就预备作战，现在他们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从前一切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忽然通通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到俄德枚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着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固然想不出一点办法，望着一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竟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也万念俱灰，只有两个副官陪着他徒步走着。

随后，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状态。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愁闷地等候战胜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设若被人当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浑身发抖。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关了门，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偶尔有一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由于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快点儿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略为迟一点，就有一堆乌黑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儿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人寇也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面会师；末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用着强硬而带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橐橐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颚的声音被人喊出来，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虽然全是闭了的，里面却有无数的眼睛正在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些根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在他们的晦暗屋子里都吓糊涂了，正同遇着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大地崩陷，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那么任何聪明和气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不复存在，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

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必然也跟着显出来。无论是地震能使坍塌的房子去覆灭整个的民族，无论是江河决口能使落水的农人同着牛的尸体和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无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并且俘虏那些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且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同样是使人恐怖的天灾，同样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终于在每所房子的门外，都有人数不多的支队叩门了，随后又都在房子里消失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经过了不久的时间，初期的恐怖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同着主人家一块儿吃饭。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受过好教育的，并且由于礼貌关系，他也替法国叫屈，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很不愿意的。由于这种情感，有人对他是感激的；随后，有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也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并且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干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正和从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不一样。终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莫大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地点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原是许可的。所以在门外装做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快快乐乐谈话，末后日耳曼人每晚待得更长久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时状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傲慢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咖啡馆里走，但是对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在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仿佛是一种散开了的味儿，那种外祸侵入的味儿。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它使得饮食变了滋味，它使人觉得是在旅行中间，旅行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胜者需索银钱了，需索大量的银钱了。居民们始终照数缴纳；并且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买卖人，越是变成了富裕的，那么他越害怕牺牲，越害怕看见自己财产的小部分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

然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里，靠近十字洲，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那一带，时常有船户或者渔人从水底捞起了日耳曼人的尸首，这种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的或者一脚踢死的，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却没有荣誉的声光。因为对入侵者的憎恶，素来能够教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最后，这些入侵者虽然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市区，不过他们那些沿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造成了盛名，而目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完成一件，这时候，人都渐渐胆壮了，做买卖的需要重新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发动了。好几个都在哈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所以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有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终于获得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被人定了去走这一趟路程，到车行里定座位的有 10 个

旅客，并且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星期一午后 3 点钟光景，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没有停住。

在午前 4 点半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面发抖。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清楚谁；而且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肥胖教士。不过有两个旅客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天了。“我带了我的妻子。”某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一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将来不回卢昂了，并且设若普鲁士人向哈佛尔走，我们将来到英国去。”由于品质相类，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间乌黑的房子里的门开了，一个手提小风灯的马夫时而走出来，时而又立刻走进另一间屋子里。许多马蹄蹄着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一阵向牲口说话和叱骂的人声从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接着一阵轻微的铃子声音丁零地响着，那就是报告有人正触动到马的鞧辔；那种丁零的响声不久变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候却也停止一下，随即又在一种突然而起的动摇当中再响起来，同着一只蹄铁扑着地面的沉闷声音一齐传到了外面。

门突然关上了。一切响声都停止了。

那些冻僵了的市民都不说话了；他们都像僵了一般待着没有动。

连绵不断的雪片像一面帏幕似的往地面上直落，同时耀出回光；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埋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都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飘忽模糊无从称呼的摩擦声息，说声息吗，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那个马夫又带着风灯出来了，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不很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前前后后长久地瞧了一番去拴紧牲口身上的各种马具，因为他一只手已经拿着风灯，所以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他去牵第二匹马了，这时候他才注意到那些毫不动弹的旅客，发现他们已经浑身全是雪白的，于是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他们以前无疑地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他们都赶忙向车子走。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自己都跟着上来；随后，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模糊的旅客彼此没有交谈一句话，就都坐在剩下来的位子上了。

车里的地下铺着些麦秸，旅客们的脚都藏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烧燃了这种东西，便低声慢气地举出它的种种好处，互相重复地叙述那她们早已知道的事物。

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拉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在向例的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外面问：“旅客们可是都上了车？”车里有一道声音回答：“对的。”大家起程了。

车子走得慢而又慢，简直全是小步儿。轮子隐到了雪里；整个车厢轧轧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都是汗气蒸腾的。赶车的手里那根长鞭子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向各方面飞扬，如

同一条细蛇样地扭成一个结子又散开，陡然鞭着一匹牲口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狠狠的一击，紧张地奔跑起来。

但是天色不知不觉一步比一步亮起来了。那阵曾经被一个纯粹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已经不下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雪堆儿里漏出来，云是在而密的，它使得那片平原，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忽而有一个顶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显得更其耀眼。

在车子里，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候的黯淡光线，彼此好奇地互相望着。

顶头的地方，最好的位子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睡，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

他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的，买了老板的店底并且发了财。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在相识者和朋友们当中，他被人看做是一个狡猾的坏坯子，一个满肚子诡计的和快乐的道地诺曼第人。

他的偷偷摸摸的名声是人人皆知的，以至于某天晚上都尔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使用同意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都尔内先生是个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都像要打瞌睡，就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是鸟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以种种性质的恶作剧，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笑谈而出名的；只要谈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他是妙不可言的，这鸟。”

他身躯很矮，腆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的赭色脸儿。

他的妻子，高大，强壮，沉着，大嗓子，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在那个被他的兴高采烈的活动力所鼓舞的店里，简直是一种权威。

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比较高贵的人，属于一种高尚阶级的迦来－辣马东先生，他是个被人重视的人物，以棉业起家，产业是 3 个纺织厂，曾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充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善意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的，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报。迦来－辣马东太太比她丈夫年轻得多，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品”。

她和丈夫相对，显得很娇小，很玲珑，很漂亮，身上裹着皮衣，用一种颓丧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两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力修饰自己的服装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点，根据他家庭里的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卜来韦家一位夫人怀了妊，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也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结婚的历史始终是被人认为神秘的。不过伯爵夫人的气概很大方，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并且被人认为和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儿子曾经有恋爱的经过，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的第一位，唯一保存着古老

的恋爱风气的地方，要进去是费事的。

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５０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是属于有经常收入的和稳定而有力的社会方面的，都是一些相信天主教和懂得教义的，有权有势的人。

由于偶然遇合，车里某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着天父和祷告。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似的。另一个，很虚弱，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侵蚀了它。

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全体的视线。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戈尔努兑；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却当他是祸根。二十年以来，他在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把大杯啤酒浸着他那一大嘴的火红色长胡子，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店商人，遗给他的那份财产是颇为丰厚的，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挥霍干净，末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量的革命饮料的成绩。在９月４日，他也许由于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以为受到任命做了州长，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终于逼得他只好退位。此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肯替人效劳，这一次，他用一种谁也比他不上的热心尽力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平原上掘了好些窟窿，在近处的森林里斩倒了所有的嫩树，在所有的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就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想起自己倘若到哈佛尔可以做些比较有益的事情，因为在那地方，新的防御工事立刻会变成不可少的。

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以妙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诨名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得像是肥膘，手指头儿全是丰满之至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的，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气色教人看了多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此外，人还说她是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的。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好些切切的密谈就在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道伴里流动起来，后来“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休，因此使她抬起了脑袋。这时候，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周，于是一阵深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大家全低着头了，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开心的神气窥伺她。

但是不久，三个贵妇人的谈话又开始了，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高出自由爱情的头上。

三个男人看见戈尔努兑，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接近起来，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禹贝尔伯爵说起普鲁士人使他遭到的损害，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沉着态度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迦来一辣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

很有痛苦的经验，已经小心地汇了６０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随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商量，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非常之大的现金，他现在就打算到哈佛尔去龋末后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一个友谊的和迅速的眼色互相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是有钱的，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富豪得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教金币清脆地响的，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车子走得很慢，弄到早上１０点钟还只走了四法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大家渐渐不放心了，因为本来应当在多忒那地方吃午饭，现在眼见得非在黑夜是没法子赶到的。所以到了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探索大路上的小酒店了。

吃东西的欲望一步一步增加，使得每一个饿了的人都是心慌的；然而没有人看见一家饭铺子，一家酒铺子，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之后，又有普鲁士人就要开过来，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不过他们连面包都没有找着，因为心下怀疑的农人们，生怕那些一点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什么，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午后一点快到了，鸟老板扬言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空得非常厉害。大家久已是和他一样感到痛苦的；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的强烈需要终于关上了他们的话匣子。

不时有人打呵欠了，另一个几乎立刻就摹仿他；每一个人在轮到自己受着影响的时候也都打呵欠了，不过却随着自己的个性和世故以及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举起一只手掩住那只吐出热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好几次弯着身子，如同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一样。她迟疑了一刹那，望了望同车的人，随后她安安静静挺直了身子。各人的脸上都是苍白的和缩紧的。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子吃。他的妻子如同抗议似的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动弹了。听到说起乱花钱，她素来是肉疼的，甚至于把有关这类的戏谑也当成了真的，伯爵说：“我在事实上觉得不好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同样埋怨自己了。

然而戈尔笯兑却带了一满瓶蔗渣酒，他邀请大家喝一点；大家都冷冷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滴，后来他在交还酒瓶子的时候道谢了：“这毕竟有用，这教人得点儿暖气，可以骗着人不想什么吃。”酒精教他高兴起来了，他建议照着歌词中小船上的办法：分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种直接对着羊脂球而下的隐语，是教那些受过好教育的人感到刺耳的。并没有人回答他；只有戈尔笯兑微笑了一下。两个嬷嬷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笼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坚定地低着眼睛，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

最后，是３点了，这时候，车子走到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中央，看不见一个村子，羊脂球活泼泼地弯下了身子，在长凳底下抽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提蓝。

她首先从提篮里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子，一只细巧的银杯子，随后一只很大的瓦钵子，那里面盛着两只切开了的子鸡，四面满是胶冻，后来旁人又看见提篮里还有好些包着的好东西，蛋糕，水果，甜食，这一切食物是为三天的旅行而预备的，使人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伸着四只酒瓶的颈子。她取了子鸡一只翅膀斯斯文文同着小面

包吃，小面包就是在诺曼底被人叫做“摄政王”的那一种。

所有的眼光都向她射过来了，不久香味散开了，它增强了人的嗅觉，使得人的嘴里浸出大量的口水，而同时腮骨的耳朵底下发生一阵疼痛的收缩。几个贵妇人对这个“姑娘”的轻视变得更猛烈了，那简直像是一种嫉妒心，要弄死她，或者把她连着银杯子和提篮以及种种食品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里去。

不过鸟老板却用眼睛死死盯着那只盛子鸡的瓦钵子。他说：“真好哟，这位夫人从前比我们考虑得周到。有些人素来是什么都会想到的。”她抬头向着他说：“您可是想吃一点，先生？从早上饿到现在是够得受的。”他欠一欠身子：“说句真心话。我不拒绝，我再也受不住了。打仗的时候是打仗的样子，可对，夫人？”末后，他向周围用眼光归了一圈接着说：“在这样一种时候，遇见有人为自己帮忙是很快活的。”他带了一张报纸，现在为了不至于弄脏裤子就把它打开铺在两只膝头上，接着再从口袋里取出一柄永不离身的小刀，扳开它用尖子挑着一只满是亮晶晶的胶冻的鸡腿，他用牙齿咬开了它，再带着一阵很明显的满意来咀嚼，使得车子里起了一阵伤心的长叹。

但是羊脂球用一道谦卑而甜美的声音邀请两个嬷嬷来分尝她的便餐。她俩立即接受了，在含糊道了谢之后，并没有抬起眼睛就很快地吃起来。戈尔弩兑也没有拒绝他身边这位旅伴的赠与，他和两个嬷嬷在膝头上展开好些报纸，构成了一种桌子。

几张嘴不住地张开来又合拢去，吞着，嚼着，如狼似虎地消纳着。鸟老板坐在角儿上吃个痛快，一面低声劝他的妻子也学他的样子。她抗拒了好半天，随后她肚子里经过一阵往来不断的抽掣，她答应了。这时候，她丈夫用婉转的语句，去请教他们的“旅行良伴”是否允许他取一小块儿转给鸟夫人。她带着和蔼的微笑说：“可以的，当然，先生，”接着她就托起了那只瓦钵子。

有人拔开第一瓶葡萄酒的塞子了，这时候却发生一件尴尬的事：只有一只杯子。于是只好在一个人喝完以后经过拂拭再传给第二个人。只有戈尔弩兑偏偏把嘴唇去接触羊脂球的酒杯上吮过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地这是由于表示献媚。

这时候，卜来韦伯爵两夫妇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两夫妇，受到这些吃喝着的人的围绕又被食品发散出来的香味弄得呼吸急促，都简直同当达勒一样只好熬受这类可恨的苦刑。忽然间，厂长的青年配偶发出了一声使得好些人回头来望的叹息，她脸色白得和外面的雪一样了，眼睛闭了，额头往下低了：她已经失了知觉。他丈夫急得发痴，恳求大家援救。每一个人都失了主意，这时候，那个年长一些的嬷嬷扶着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塞到病人的嘴唇缝儿里，使她吞了几滴葡萄酒。漂亮的贵妇人动弹了，张开眼睛了，微笑了，并且用一种命在垂危者的声音说自己现在觉得很好了。不过，为了教这种病状不再发作，嬷嬷又强迫她去喝一满杯葡萄酒而且还说道：“这因为饿极了，没有旁的。”

这样一来，羊脂球脸上发红而且进退两难了，她望着这四个始终空着肚子的男女旅客们一面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真想向这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夫人献出，可是……”说到这里，她害怕惹起一种顶撞就没有再往下说。鸟老板发言了：“还用多说！在这样的情况里，大家都是弟兄而且应当互相帮助。赶快吧，夫人们，不必讲虚文哟，请接受吧，自然哪！我们可知道是否还找得着一间屋子过夜？照这样走法是不能在明天中午以前到多忒的。”他们仍旧迟疑，没有一个敢于负起责任来说一声：“可以。”

不过伯爵来解决问题了。他转过身来对着这个胆怯的胖“姑娘”，拉着显出他那种世家子弟

的雍容大度向她说道："我们用感恩的态度来接受，夫人。"

只有第一步是费事的。一下越过了吕必功河的人就简直为所欲为。提篮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它还盛着一份鹅肝冻，一份云雀冻，一份熏牛舌，好些克拉萨因的梨子，一方主教桥的甜面包，好些小件头甜食和一只满是醋泡乳香瓜和圆葱头的小磁缸，羊脂球也像一切的妇人一样最爱生的蔬菜。

吃了这个"姑娘"的东西自然不能不和她说话。所以大家谈天了，开初，姿态是慎重的，随后，因为她的态度很好，大家也就随便得多。卜来韦和迦来－辣马东两位夫人本来都很懂得处世之道，现在都妙曼地显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出了那种一尘不染的高级贵妇人的和蔼的谦虚样子，并且来得娇媚。不过那个高大的鸟夫人素来怀着保安警察的心理，所以仍旧是顽梗不化，话说得少而东西吃得多。

大家自然谈到战事了。叙述到普鲁士人的种种骇人的事实，法国人的种种英勇的行动；而这些逃难的男男女女对于旁人的勇气都表示尊敬，不久大家开始说到个人的经历了，羊脂球用一种真正的愤慨，用那种在姑娘们表现天然怒气的时候往往使用的热烈语言，叙述自己怎样离开卢昂，她说："开初我以为自己能够待下去。家里本来满是吃的东西，甘愿养几个兵士，决不离开家乡跑到旁的地方去。不过等到我看见了那些家伙，那些普鲁士人，我真不由自主了！他们使得我满肚子全是怒气了，我惭愧得哭了一天。哈！倘若我是个男子汉，上前去吧！我从窗子里望着他们，那些戴着尖顶铁盔的肥猪，于是我的女佣人抓住我的双手，免得我把我的桌子椅子扔到他们的脊梁上。随后有几个到我家里来住宿了；那时候，我扑到了其中第一个的脖子上。掐死他们并不比掐死其余的人格外难！倘若没有人抓着我的头发，我是可以结果那一个的。事后我不得不躲藏了。到末了，我找着了机会就动身了，现在我在这儿。"

大家称赞她了。在这些没有表示那么猛干的旅伴的评价中间，她的地位增高了；戈尔孥兑静听着她，一面保持一种心悦诚服者的赞叹而且亲切的微笑；甚至于就像一个教士听见一个信徒赞美上帝，因为长胡子的民主朋友都有爱国主义专卖权，正和穿道袍的汉子们都有宗教专卖权一样。轮到他发言，他用一种理论家的语调，用那种从每天粘在墙上的宣言里学得来的夸张口吻发言了，末后他用一段雄辩作了结论，用威严的态度攻击那个"流氓样的巴丹盖。"

不过羊脂球立刻生气了，因为她是波拿巴党，她的脸蛋儿红得像是一颗樱桃，嘶着嘴巴气忿地说："我真要看看你们坐在他的位子上会怎么干，你们这些人。那大概是很像样的，对呀！这回正是你们出卖了他，这个人！倘若人都被你们这样胡作非为的人统治，那么只好离开法国了！"戈尔孥兑是意气自若的，始终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微笑，不过大家觉得骂街的字眼差不多要出口了，这时候，伯爵插入中间费着劲儿安定那个怒气冲天的"姑娘"，一面用权威的态度声言一切诚实的见解都是可以敬重的。伯爵夫人和厂长夫人，她们的脑子里素来怀着正经人对于共和国而起的无理憎恨，以及一切妇女对于神气活现实行专制的政府而抱的天然爱惜，都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倾向于这个难能可贵的卖淫妇了：她的情感和她们的真很相像。

提篮空了。十个人不用费事吃空了它，一面认为它当初没有编得更大一点未免可惜。谈话又继续了一会，不过自从吃完了以后却多少冷落一些。

夜色下来了，黑暗渐渐变成了深沉的，寒气在人消化食物的时候是更其使人觉得的，羊脂球尽管富于脂肪，寒气也有些使得她发噤，于是卜来韦夫人把自己的袖珍手炉送给她用，那里边的炭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回，羊脂球立刻接受了这种好意，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脚冻木了。迦来－辣马东夫人和鸟夫人把她俩的借给了两个嬷嬷。

赶车的点燃了车外的风灯。灯光是明亮而闪动的，照见辕子两边的牲口臀部的汗气像云气

一样飘浮；大路两边的雪仿佛在移动的亮光底下伸展。

车子里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了，不过在羊脂球和戈尔筹兑中间忽然起了一种动作；鸟老板的眼睛正在暗中窥探，他相信看见那个大胡子突然向旁一偏，如同沉重地接受了什么没有声音的打击。

前面的大路上出现一星一星的灯火了。那就是多忒镇。他们走了１１小时，再加牲口在路上吃了四次草料休息了两小时，一共就是１３小时了。车子开到了镇上，在招商旅馆的门口歇下来。

车门开了！一阵听惯了的声音教所有的旅客感到心惊肉跳；那正是军刀鞘子接接连接撞着路面。立刻就有一个日耳曼人的声音嚷着几句话。

车子虽然停了，不过谁也没有下来，仿佛正有人等着旅客一下车就来屠杀。这时候，赶车的出面了，他从车外取下一盏风灯拿着向车里一照，登时照明了车子内部那两行神色张皇的脸儿，因为惊惧交集，眼睛都是睁大的，嘴巴全是张开的。

在赶车的旁边，灯光当中站着一个日耳曼军官，一个非常之瘦的长个儿青年人，头发是金黄的，军服紧紧地缚着他的腰身仿佛是一个女孩子缚着腰甲，平顶的漆皮军帽歪歪地偏向一边，使人觉得他很像一家英国旅馆里的小使。他两撇长得过度的髭须直挺挺地翘起，不断地向上收束，最后只有一茎金黄色的毫毛，纤细得教人望不见它的杪末，那像是压着他的嘴角儿，牵着他的腮帮子，在嘴唇上印出一道下坠的折纹。

他用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请旅客们下车，用一道生硬的语气说：“各位可愿意下车，先生们和夫人们!”

两个嬷嬷用那种惯于听受一切征服力的圣女式的柔顺态度首先表示了服从，接着下车的是伯爵两夫妇，而厂长两夫妇跟在他们后边，随后才是鸟老板推着他那个高大的老婆在他头里走。他的一只脚刚着地，就用一种谨慎超于礼貌的情感向军官说了一声：“先生你好。”另一个却倨傲得像是能力万全的人一般望着鸟老板没有答礼。

羊脂球和戈尔筹兑尽管本来都坐在门口边，下车却在最后，而且在敌人跟前显得又稳重又高傲。胖“姑娘”极力镇定自己，使自己显得安详，民主朋友用一只具有悲剧意味而且略略发抖的手捋着自己的火红长胡子。他和她都懂得在这种遭遇中间每一个人多少代表着祖国，所以都愿意保持一点庄严态度；并且同样都因为他们同车的旅伴们的软弱样子而发生反感，所以她极力显出自己比她那些女旅伴，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来得自负，他呢，觉得应当以身作则，在整个态度上继续他那种已经由破坏大路开始了的抗敌使命。

一行人都走到旅馆的宽大的厨房里了，日耳曼人教他们出示了那份由总司令签了名的出境证，那上面是载着每一个旅客的姓名，年貌和职业的，他长久地端详着这一行人，把他们本人和书面记载来作比较。

随后他突然说道：“这对的。”接着他走开了。

这时候，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依然都还饿着肚子，就教人预备宵夜。为了安排那非得花半小时不可；于是趁着旅馆里两个女佣像是着手料理的时候，旅客们去看屋子了。屋子都在一条长的过道里，尽头有一扇玻璃门写着一个表示意义的号码。

大家终于坐在饭桌上，这时候，旅馆的掌柜亲自走出来。那原是一个做马贩子的，一个害着气喘病的胖子，他嗓子里始终呼啸，发哑，带着痰响。他父亲传给他的姓氏是伏郎卫。

他问道："哪一位是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

羊脂球吃惊了，转过头来回答："是我。""小姐，普鲁士军官立刻要和您说话。""和我吗？""是呀，倘若您的确是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

她摸不着头脑了，思索了一下，随后爽利地说："这是可能的，不过我不会去。"

她的周围发生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探究这道命令的来由，伯爵走近她跟前说："您错了，夫人，因为您的拒绝是能够引起种种重大困难的，不仅对于您自己，而且甚至对于您的全体旅伴也一样。人总是从来不应当和最强的人作对的。他这种要求确实不能引起任何危险；无疑地是为了一点儿漏了的手续。"

大家都和伯爵一致了，央求她，催促她，重复地劝告她，终于说服了她；因为谁都害怕一个冒昧举动可能带来种种麻烦。最后她说："确实是为了各位，我才这样做。"

伯爵夫人握着她的手。"这样，我们谢谢您。"

她出去了。大家等着她转来吃饭。

由于没有像这个性情暴躁的"姑娘"被人传唤，每一个人都发愁了，并且暗自预先想好些卑屈的办法，以便自己也被传唤的时候可以使用。

不过，１０分钟以后，她回来了，脸上绯红，喘得连话都说不出，而且非常生气，她吃着嘴说道："哈，混蛋！混蛋！"

全体都急于要知道底细，不过她什么也不说；末后伯爵再三盘问，她才用一种非常庄严的神气回答："不成，那和各位没有关系，我不能说。"

于是大家围着一个高大的汤罐坐下了，其中有一阵卷心白菜的香味散出来。他们固然受了惊慌，不过这顿宵夜却是快乐的。苹果酒的味道不错，由于省钱，鸟家两夫妇和两个嬷嬷都喝着它。其余的人叫的都是葡萄酒；戈尔努兑叫的是啤酒。他有一套特别的方式去开酒瓶，去让酒吐出泡沫，偏着杯子去细看，接着就举在眼睛和灯光的中间去玩赏它的颜色。在他喝的时候，他那一丛大胡子本来保存了这种他心爱的饮料的色彩，现在竟像是因为受到爱抚而颤抖起来；他斜着眼光盯着他的杯子，仿佛这样就尽到了他今生今世的唯一职责。他毕生只有两件大的癖好：一件是浅颜色啤酒，而另一件是革命，竟可以说他心里想使这两件癖好能够彼此接近，并且能够彼此交融如同水乳似的，所以他确实不能尝着这一件的滋味而不念及另一件。

伏郎卫先生两夫妇都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吃东西，男的呢，喘得像是一个坏了的火车头，他肺部呼出吸进的气太多，以致无法在吃饭的时候谈天；不过他的女人却永远是叽叽呱呱的。她讲起自己在普鲁士人初到时得来的种种印象，他们做过的事，他们说过的话，她咒骂他们，首先因为他们害得她花了钱，其次，因为她有两个儿子从军去了。她尤其爱对伯爵夫人谈天，因为和一个有地位的夫人谈天在她是受到了宠遇。

随后，她压低声音来说那些微妙的事了，她丈夫不时阻止她："你别开口总好一些，伏郎卫夫人。"不过她绝不买帐，仍旧继续说下去："对啊，夫人，那些人做的事不过是吃马铃薯和猪

肉，以后又是猪肉和马铃薯。而且千万别相信他们都是清洁的。——哈，简直不成！ 稻洳豢推 幕埃 撬拇λ 嬉饫 觥Ｉ枞裟 醇 橇 榜 煺 斓牟傺萦矗凰 遣傺萜鹄炊荚谀潜叩囊黄 乩铮合蚷敖 蚝筐要 蛘獗咦 蚰潜咦 ！ 枞羲 窃谒 枪 谥辽僦值兀 蛘咝蘼罚∧腔拱樟恕！ 遣19.挥校 蛉要 庑┛ 硕运 济挥幸娲Ａ Ｊ遣皇怯Φ庇煽闪 陌傩昭 钏 鞘顾 侵蝗パё 磐郎保——我自己不过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妇人，这是真的，不过我看见他们费尽气力去从早到晚在地面上踏过去又踏过来，就暗自说道：‘在世上正有好些人为了有益于人求得那么多的发明，另外好些人却费着这么多的气力来使自己可以害人！真的，难道杀人不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无论是普鲁士人，是英国人，是波兰人或者是法国人。’——倘若有人在一个害过他的人身上寻报复，那是错的，因为法律惩罚寻报复的人；不过到了有人把我们的孩子当作野味一般开枪去围剿的时候，既然有人把勋章赏给那些最会摧毁我们孩子的人，所以那是对的，这又怎么说呢？——不成，您看这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弄不懂！”

戈尔骛兑提高嗓门说道：

“在侵略一个爱和平的邻国的时候，打仗是一种野蛮行为；在防护祖国的时候，那是一种神圣义务。”

老妇人低着头说：“对呀，防护祖国那是另外一件事，不过人难道不应当杀绝那些用打仗来寻乐的帝王吗？”

戈尔骛兑的眼光如同着了火一样了。

“好极了，女公民！”他说。

迦来－辣马东先生深沉地思索起来。他虽然非常迷信出名的将官，不过这个乡下老妇人的常识却引起了他的思考：这么多的人手空着不做事自然就是坐吃山空的，若是用着这些人手在一个国家做事可以造成何等的繁荣，这么多的被人废置不用的劳动力，若是用在大规模的工业上真得要好几百华才用得完。

不过鸟老板呢，离开座位走到旅馆掌柜身边用很低的声音和他谈话了。那胖子笑着，咳嗽着、吐着痰，他的大肚子因为身边那个人的诙谐而快乐得一起一伏地动着，后来他向他买进了六件半桶头的红葡萄酒，到明年春天普鲁士人走了以后收货。

宵夜刚好吃完，大家乏得不成样子，都去休息了。

然而鸟老板早已看到了许多事，他教妻子上了床，自己却向房门上的钥匙洞儿里贴着眼睛向外望，一会儿又贴着耳朵向外听，这样轮番地做个不停，而目的就是要发现他所谓“过道里的秘密”。

将近在一小时之末，他听见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于是赶忙去望，终于望见了羊脂球，她披的是一件滚着白花边的蓝色山羊毛织品的浴衣，他觉得她比白天还更丰满一点。她端着一只烛台，向过道尽头那间标着很大号码的屋子走。不过旁边又有一张门也轻轻地开了，等到羊脂球在几分钟以后转来，戈尔骛兑跟在她后面了，他连坎肩都没有着，教人看见他的衬衣上背着一条背带。他们正低声谈着，随后又都停着不动。羊脂球仿佛毅然决然把守了自己的房门。不幸鸟老板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不过到末了，他们提高了嗓门，他才听见了几句。戈尔骛兑用激烈的态度坚持己见，他说：“我们瞧吧，您真没有想通，这于您算个什么？”她像是生气了，回答道：“不成，好朋友，这些事情有时候是不能做的；并且，在这儿，那是件丢人的事。”

他无疑地简直没有懂得，就问那是为什么。于是她很生气了，更提高了音调："为什么？您不懂得为什么？这时候，有好些普鲁士人在旅馆里，也许就在隔壁房子里，不懂吗？"

他不说话了。她是不肯在敌人近边受人爱抚的，这种妓女的爱国廉耻心应该在戈尔弩兑的心上唤醒了正在衰弱的品格吧，因为他仅仅在和她拥抱了以后，就蹑着脚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

鸟老板浑身都是火了，他离开了钥匙洞儿，在屋子里赶忙轻轻地一跳，戴上了棉布睡帽，就揭开了那床盖着他配偶的粗硬身躯的被盖，用一个拥抱弄醒了她，一面低声慢气地说："你可爱我，亲人儿？"

这时候，整个一所房子全是没有声息的了。不过一会儿之后，在一个难于确定的方位，可能是在地下室也许是在搁楼，又起了一阵有力的和单调而有规律的抽鼾声音，一种迟钝而且拖长的噪音还带有锅炉受着蒸汽压力样的震动。伏郎卫先生睡着了。

旅客们本来决定第二天八点起程，所以都看准钟点在厨房齐集，不过车子呢，顶棚上满是积雪，孤零零地停立在天井当中，没有牲口也没有赶车的。有人枉费气力去找他了，无论在马房里，在草料房里或者在车房里都找不着。于是所有的男人都决定到镇上去走一趟，他们出门了。走到了镇上的广场，看见礼拜堂正在广场的尽头，而两旁是许多矮房子，其中有好些普鲁士兵。他们看见的第一个正给马铃薯削皮，第二个，比较远一点的，正洗刷一间理发店，另外一个满脸的长胡子一直连到眼睛边的，吻着一个哭的婴孩，并且搁在膝头上摇着教他安静；好些胖乡下妇人，丈夫们都是属于作战部队的，用手势指点那些顺从的战胜者去做他们应当做的工作，譬如劈柴，给面包浇汤和磨咖啡之类；有一个甚至于替他的女房东，一个衰弱不堪的老祖母洗衣衫。

伯爵诧异了，看见有一个礼拜堂小职员正从堂长的住宅里出来就向他探听。那个靠礼拜堂吃饭的耗子回答道："噢！那些人并不凶恶；据说，那不是普鲁士人。他们都来得远一些，我不很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都把妻室儿女留在自己的家乡，打仗在他们并不觉得好耍，还用多说！我很相信在他们那边很有人为着男的哭哪，而且打仗正和在我们国里一样也会在他们国里造成一种困苦。在目前，本地还没有很吃苦，因为他们都不做坏事，而且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一样做工。您可看见，先生，在穷人中间真应当互相帮助……因为要打仗的都是大人物哪。"

这种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成立的真挚团结是使得戈尔弩兑生气的，他宁愿回到旅馆里闷坐，所以就抽身走了。鸟老板说了一句取笑的话："他们正在繁殖人口。"迦来－辣马东说了一句庄重的话："他们正在补救。"不过他们却找不到赶车的。最后才在镇上的咖啡馆找着了他，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像弟兄一般同坐着一张桌子。伯爵向他质问道："不是曾经吩咐您８点钟套车？""一点不错，不过我又早接到了另外一种吩咐。""哪一种吩咐？""不用套车。""这是谁吩咐您的？""老天！普鲁士营长。""为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请您去问他吧。他们禁止我套车，我呢，就不套。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他本人对您说的？""不是，先生，这是旅馆掌柜照他的话吩咐的。""在什么时候？""昨天夜晚我正要睡的时候。"

三个人很担忧地回来了。

他们去找伏郎卫先生了，不过女佣人的答复是先生因为害着气喘病从来不在１０点钟以前起床。并且他明确地禁止旁人在１０点钟以前唤醒他，除非是发生了火警。

他们想去看普鲁士军官了，不过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虽然他本来就住在这旅馆里。为了民间的事，他只允许伕郎卫先生向他说话。这样一来，他们只好候着。女客回到各人的卧房去，忙着做些琐碎的事。

戈尔弩兑在厨房里那座生着一炉好火的高大壁炉前面坐下了。他教人从旅馆的咖啡座内搬来了一张小桌子，一罐啤酒，于是他抽着他的烟斗，那东西在民主界中是几乎和他本人享受一种相等的尊敬的，仿佛它为戈尔弩兑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一般。那是一枝熏得很透的海泡石烟斗，像它的主人翁的牙齿一样地黑，不过是香喷喷的，弯弯儿的，有光彩的，和他的手很亲密，并且使得他的仪表更加神气。末后，他不动作了，眼睛有时候盯着壁炉里的火，有时候盯着那层盖在他酒杯上的泡沫；他每逢喝过了一口，就吸着那些粘在髭须上的泡沫，同时得意地伸起几只瘦长的手指头儿，去搔自己那些油腻的长头发。

鸟老板假借活动自己的腿子为名，走出去向镇上卖酒的小商人抛出了一些酒。伯爵和厂长开始谈着政治。他们预测法国的前途。一个相信要倚仗奥尔雷阳党，另一个却相信一个陌生的救国者，一个在全盘失望的时候就会出现的英雄：一个改克阑，个姌茵•达克吧，也许？或者另外一个拿破仑一世吧？哈！倘若皇子不是这样年轻该有多好！戈尔弩兑一面静听这类的话一面用懂得命运之说者的样子微笑。他的烟斗使得厨房变成芬芳的了。

报过了１０点，伕郎卫先生出来了。很快就有人询问他；不过他只能一个字也不变动地把这样的话说了两三遍：“军官对我说过：“伕郎卫先生，您要禁止明天有人替那些旅客套车。我不愿意他们没有我的吩咐就动身走。现在您听见了。这就够了。’”这样一来，他们想去见普鲁士军官了。伯爵教人把自己的名片送给他，迦来－辣马东把自己的姓名和一切头衔都添在伯爵的名片上。普鲁士人教人回答，说他允许这两位先生来和他说话，不过要等他吃过午饭，这就是说在一点光景。

女旅客都出来了，大家尽管心绪不安却多少吃了一点。羊脂球仿佛生了病并且异样的心慌。

大家喝完咖啡了，这时候，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来找那两位先生。

鸟老板也和这两位结合在一起儿了，为了增加这种运动的声势，他们又打算去拉戈尔弩兑同走，不过他高岸地声言自己从不愿和日耳曼人发生任何关系，末后他又叫了一罐啤酒就回到他的壁炉边去。

三个男人都上楼了，被人引到了旅馆那间最讲究的屋子里，那正是军官接见他们的地方，他躺在一张太师椅当中，双脚高高地翘在壁炉上，嘴里吸着一枝磁烟锅儿的长烟斗，身上裹着一件颜色耀眼儿的睡衣——这东西无疑地是从什么庸俗的有产阶级放弃了的住宅里偷来的。他不站起，不和他们打招呼，不望他们。他显出了那种属于得胜武夫的天生下流派头的绝好活标本。

一会儿，他终于用日耳曼人的口音说着法语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动身，先生。”伯爵发言了。“不成。”“我是否可以请教这种拒绝的原故？”“因为我不愿意。”

“先生，我恭恭敬敬请您查照您的总司令发给我们的护照，那上面是允许我们动身到吉艾卜去的；我想不起我们做了点什么事情要受您的严格处置。”

“我不愿意……没有旁的……你们可以下楼去。”三个人鞠了躬就退出来了。

午后的情况是凄惨的。这个日耳曼人的坏脾气，谁也不懂一点，各种各样最异样的意念搅

得他们头脑发昏了。全体都坐在厨房里，想出好些虚构的事争论不休。他也许要留住他们做人质——不过目的何在？——或者拘留他们当俘虏吧？或者多半还是问他们要一笔可观的赎票费吧？想到这一层，一阵惊慌教他们发狂了。那些最有钱的都是害怕得最厉害的，他们有的是满盛着金币的钱包，他们似乎已经看见自身受到逼迫，把那些钱交到这个倨傲的丘八的两只手里，以赎回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挖空头脑去寻觅种种合乎情理的谎语。去隐蔽他们的财富。去把自己装得贫穷，装得很贫穷。鸟老板拿下了自己那条金表链藏在衣袋里。下降的夜色增加了种种恐慌。灯点好了，这时候，在吃饭以前还有两小时，鸟太太就提议拿纸牌斗一局"三十一点"。那可是一种散心的事。大家同意了。戈尔弩兑也来参加了，由于礼貌，他事前弄熄了他的烟斗。

伯爵洗了牌来分了，羊脂球举手就拿着了三十一点；不久，牌局的兴味压低了种种分心的畏惧。不过戈尔弩兑发现了鸟老板两口子结合着行使欺骗。

正要快去吃饭的时候，伏郎卫先生又露面了，他用那种带着痰响的嗓子高声说道："普鲁士军官要人来问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是不是还没有改变她的主意。"

羊脂球站着不动，脸色是很苍白的；随后突然变成了深红，她因为盛怒而呼吸迫促了，迫促得教她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末了她才嚷着说："您可以告诉这个普鲁士下流东西，这个脏东西，这个死尸，说我永远不愿意，您听清楚，我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

胖掌柜出去了。于是羊脂球被人包围了，被人询问了，被人央求了，所有的人都指望她揭穿普鲁士军官请她谈话的秘密。她开初是拒绝说明的；但是没有多久盛怒激动了她，她叫唤道："他要的？他要的？他要的是和我睡觉！"谁也不觉得这句话刺耳，因为当时的公愤实在很活跃。戈尔弩兑猛烈地把酒杯向桌上一搁竟打破了它。那是大声斥责这个卑劣丘八的一种公愤，一种怒潮，一种为了抵抗的全体结合，仿佛那丘八向她身上强迫的这种牺牲就是向每一个人要求一部分。伯爵用厌弃的态度声言这些家伙的品行简直像古代的野蛮人。特别是那些妇人对于羊脂球都显示一种有力的和爱抚性的怜惜。两个嬷嬷本来是只在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的，早就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

第一阵愤怒平了，那时候他们照旧吃了晚饭，不过话却说得不多；大家计划着。

妇人们是早早退出的，男子们吸着雪茄，一面组织另外一种比较具有赌博性的牌局，邀请了伏郎卫先生参加，他们以为这样就便于巧妙地向掌柜询问怎样去制伏普鲁士军官。不过掌柜只注意自己的牌，什么话也不听，什么话也不回答，反而不断地重复说道："留心牌哟，先生们，留心牌哟。"他的思虑紧张得连吐痰都忘了，使得痰在胸脯里不时装上了好些延音符。他的肺叶是呼啸的，发得出气喘症的全部音阶，从那些低而深的音符数到小雄鸡勉强啼唱样的尖锐而发哑声音都是无一不备的。

他妻子被瞌睡困住的时候来找他了，他竟至于拒绝上楼去。于是她独自走了，因为她是"干早班的"，素来和太阳一同起身，而她丈夫却是"干晚班的"，素来准备和朋友们熬夜。他这时候向她叫唤：你要把我的蛋黄甜羹搁在火边。"接着又来斗牌了。大家在看见无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的时候，就说是应当散了，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床上。

第三天，大家依然是起得早的，心里始终抱着一种空泛的希望，想动身的欲望也更迫切，因为在这个很可怕的乡村客店过日子实在令人恐慌。

糟糕！牲口全系在马房里，赶车的始终杳无踪迹。由于无事可做，他们绕着车子兜圈子了。

午饭是凄惨的，仿佛有一种冷落气氛针对着羊脂球发生了，因为深夜的宁静原是引得起考

虑的，它已经略略变更了种种看法。他们现在几乎怨恨这个“姑娘”了：她没有秘密地去找普鲁士人，如果找了，就可以使同伴们一起床都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哪儿还有更简单的？并且谁会知道？她只须对军官说自己原是可怜同伴们的悲叹，那就能够敷衍面子了。在她，那原是很不关重要的！

不过谁也还没有道出这类的意思。

午后，他们正厌烦得要死，伯爵就提议到镇外的附近各处去兜圈子。每一个人都细心地着了衣裳，于是这个小团体就出发了，只有戈尔弩兑是例外，他宁愿待在火旁边。至于两个嬷嬷，她们的白天时间都是在礼拜堂里或者堂长家里度过的。

寒气一天比一天来得重了，像针刺一样严酷地扎着鼻子和耳朵，人的脚变成很痛苦的了，每走一步就要疼一下，后来走到了镇外，田野简直是一片白茫茫的，在他们眼里真凄惨得非常怕人，全体立刻转来了，心灵是冰凉的而心房是紧缩的。

四个妇人走在头里，三个男人跟在后边，略略隔开了几步。

鸟老板是了解情况的。忽然问道这个卖笑女人是否想教他们在这样一种怪地方还待些日子。伯爵始终是文雅的，说旁人不能把一种这样难受的牺牲去强迫一个妇人，而要她出于自愿。迦来－辣马东先生注意于倘若法国军队像大家所怀疑的一样真从吉艾卜开过来反攻，那么只能在多忒接触。这种思虑使得另外两个不安了。“倘若我们步行去逃难。”鸟老板说。伯爵耸着肩头说：“在这样的大雪里，您想这样办？而且还带着我们的家眷？末后我们立刻就会被人来追，不过１０分钟就会被人赶到跟前，被人当俘虏一般牵着交给丘八们摆布。”这话原是真理，谁也不发言了。

几个贵妇人谈着时装，不过某一种的拘束力仿佛得使她们都是貌合神离的。

在街尾上，普鲁士军官忽然露面了。他在那种一望无际的积雪上面，映出身着军服的长个儿蜂腰的侧影，叉开双膝向前走，这种动作是军人们所独有的，他们极力防护那双仔细上了蜡的马靴不教它染上一点恶浊。

在几个贵妇人近边走过的时候，他欠一欠身子，用一种轻蔑的神气望一望那几个男人，他们呢，都保持着尊严简直不对他脱一脱帽子，虽然鸟老板做了一个像是去揭帽子的手势。

羊脂球连耳朵都是绯红的了，那三个有夫之妇认为这个丘八从前之对待这个“姑娘”是很具有骑士意味的。现在她们偏偏在同着她散步的时候遇见他，因此都感到了一阵大的屈辱。

这样一来，大家谈到他了，谈到他的姿势和面貌了。迦来－辣马东夫人本认识很多军官而且能用识者的地位品评他们，这时候觉得这一个简直不坏，她甚至可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他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轻装骑兵军官，使得一切妇人一定因为他被弄得神魂颠倒。

一下回到了旅馆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甚至于遇到一些细微的事也说些尖酸的语句。晚饭是静默的和短促的，末后每一个人希望利用睡觉去消磨时间，都上楼休息了。

第四天，人人都带着疲倦的面目和焦躁的心情走下楼来。妇人们不大和羊脂球谈天了。

一阵钟声传过来了。那是为了一场洗礼。胖“姑娘”本有一个孩子养在伊勿朵的农人家里，她每年看不见他一回，并且从不对他记挂；不过现在想起这一个就要被人送去受洗的孩子，她

心里对自己的那一个动了一种突然而起的热烈慈爱，于是她坚决地要去参观这一场礼节。

她刚好出去，大家互相使着眼色，随后就把椅子搬拢来，因为都很觉得终于应当有个决定。鸟老板动了灵感，说道：他主张去向军官提议，只把羊脂球扣下来而让其余的人都走。

伏郎卫先生又负着这种使命上楼了，不过他几乎立刻又下来。日耳曼人原是认识人的本质的，他把他撵出了房门。口称在他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始终留着这班旅客。

这样一来，鸟夫人的市井下流脾气爆发了："然而我们不会老死在这儿。既然和一切的男人那么干，本是她的职业，这个贱货的职业，我认为她并没有权力来选精择肥。我现在请教一下：在卢昂她碰见谁就要谁，甚至于好些赶车的她也要！对呀，夫人，州长的赶车的！我很知道他，我，他到我店里买他喝的酒。今天遇着要给我们解除困难，她倒要撒娇，这个拖着鼻涕的家伙！我呢，认为他很懂规矩，这个军官。他也许旷了很久，我们三个无疑都是可以被他赏识的。但是他并不那么做，而满意于这个属于公共的女人。他敬重有夫之妇哪。您揣想一下吧，他是主人翁。只须开口说一声"我要"。就可以用他的部下仗着蛮劲来抓我们。"

其余两个妇人都轻轻地打了一个寒噤。漂亮的迦来－辣马东夫人的眼睛发光了，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了，如同觉得自己已经被军官用蛮劲抓住了。

男人们本来都在另一旁说话，现在都走过来了，气忿忿的鸟老板想把"这个贱东西"的手脚缚起来送给别人。不过伯爵出身于三代都做过大使的家庭并且具有外交家的外貌，却主张用巧妙手腕："应当教她自己决定。"他说。

这样一来，他们发动阴谋了。

妇人们交头接耳压低了声音，而且讨论得普遍，每一个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究竟那是很合身份的，尤其是为了说出最不顺口的事情，这些贵妇人都找着了种种玲珑的转折，种种巧妙的动人口吻。语言上戒备得真严，一个局外的人可以一点也不懂。不过那层给上流妇人做掩护的薄薄的廉耻之感只蒙着表面，所以她们在这种放纵的冒险之中都是心花怒放的，都是实在快活得发痴的，都觉得正对她们的劲儿，把爱情和肉欲混在一块儿，好像一个馋嘴的厨子正给另一个人烹调肉汤一样。

故事到末了真教人觉得滑稽，快乐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伯爵找着那些趣味略辛辣的诙谐，不过叙述得非常之好只教人微笑。轮到了鸟老板，他发挥了三五段比较生硬的猥亵之谈，大家都简直不以为刺耳；后来他妻子粗率地发表的意见取得了全体的认可，她说："既然那是这个'姑娘'的职业，为什么她可以拒绝这一个比拒绝另一个厉害？"和蔼的迦来－辣马东夫人仿佛想起自己若是处于羊脂球的地位，那么她拒绝这个军官可以不及拒绝旁的一个人厉害。

他们如同对于一座被攻的炮台一般长久地预备包围的步骤。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都接受了自己将要倚仗的论据，都接受了自己将要执行的动作。他们决定如何去进攻，种种可用的诡谋和冲锋的奇袭，去强迫这座有生命的堡垒在固有的阵地接待敌人。

然而戈尔弩兑是待在一旁的，完全和这一次的事件无关。

一种很深刻的注意使得大家的头脑都是紧张的，以至于没有听见羊脂球正走进来。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所有的眼睛都重新抬起了。她在跟前了，人们都突然不再发言，开初并且有某种尴尬心理阻止人向她说话。伯爵夫人是比其余的妇人更熟悉于客厅式的两面作风的，她向羊

脂球问道："可有趣味，那一场洗礼？"

胖"姑娘"依然是怀着感慨的，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场的人的面貌和姿态以及礼拜堂本身的局面。她接着又说："有时候，祷告很有益处。"

一直到夜饭为止，那些贵妇人都高高兴兴对她显出和蔼的神情，目的就是除了向她劝告以外再增加她的信任心和服从性。

一下坐到饭桌上，大家都着手来做种种接近功夫。开初那是一阵有关于献身出力的泛泛议论。有人举出了好些古代的例子：茹狄德和何洛斐伦，随后没来由地又提到了吕克蕾偲和塞克斯都斯，以及克莱沃葩蒂使得敌军将领们经过她的床上以后全体都变成忠实的奴隶。这样一来，一件虚构的历史又在这几个不学无术的家资百万的富翁的想象当中孵化出来了：罗马的女公民走到迦布埃城，教汉尼巴以及他的将佐士兵都在她们的怀里酣睡。他们述及所有擒获了征服者的妇女们，说她们把自己的身体做一种战场，做一种征服的方法，做一种武器，她们用种种英雄式的爱抚战败了好些丑恶的或者可鄙的敌人，并且把自己的贞操牺牲于复仇和献身报国。

他们甚至于用遮遮掩掩的语句，谈起英国那个名门闺女使自己先去感染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再去传给拿破仑，当时由于一阵陡然而起的衰弱，他在无可避免的约会时刻若有神助地躲过了。

这一切都是用一种适当的和蕴藉的方式叙述的，有时候还故意装出一种极端费叹的姿态去激起竞争心。

到末了，人都可以相信妇女们在人间的惟一任务，就是一种个人的永久牺牲，一种对于强横的武人的暴戾脾气不断委身的义务。

两个嬷嬷都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完全坠入种种深邃的思念当中了，羊脂球没有说话。

整个下半天，人都听凭羊脂球去思索。不过本来一直称呼她做"夫人"，现在却简单地称呼她做"小姐"了，谁也不很知道这是为着什么，仿佛她从前在评价当中爬到了某种地位，现在呢，人都想把她从那种地位拉下一级似的，使她明白自己的地位是可羞的。

到了夜饭开始的时候，伏郎卫先生又出现了，口里重述着上一天那句老话："普鲁士军官要人来问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是不是还没有改变她的主意。"

羊脂球干脆地回答："没有，先生。"

不过在饭桌上，同盟解体了。鸟老板说了三五句使人不大注意的话。每一个人都搜索枯肠去发现新的例子，然而却什么也找不着，这时候，伯爵夫人也许忽然感到一阵泛泛的需要想对天主教尊敬一番，于是对那个年龄较大的嬷嬷问起圣徒们生活中的伟大事迹。谁知有好多个圣徒做过的事，在我们看来都可以算是犯了重罪的行为；不过只要那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或者为了人类的幸福，天主教会并不处罚而都赦免了这类的罪恶。这是一种很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来利用它了。这样一来，年老的嬷嬷对阴谋带了一种巨大的支援，那或者由于一种默契，一种任何披着道袍的人最拿手的暗献殷勤，或者简单地由于一种凑巧的聪明的效力，一种可以受人利用的愚昧行为的效力。以前，人都以为她是胆怯的，现在，她显出她是胆大的、爱说话的、激烈的。这一个真没有被决疑论的暗中摸索搞糊涂，她的主义像铁一般坚硬，她的信仰心从不迟疑，她的良心毫没有顾虑。她认为亚伯拉罕的牺牲很简单，因为她本人若是接着了来自上苍的命令，可以立刻去杀父母，并且在她的见解里，只要居心可嘉，绝没有什么是可以使得主不快乐的。伯爵夫人利用她这来自望外的同谋者的神权，如同根据这种道德公理做了一个注脚似

的向她说道："结局是判断方法的标准哪。"

随后她问嬷嬷了：

"嬷嬷，那么您认定上帝容许一切方法，而在动机纯洁的时候上帝是原谅行为的？"

"谁能够怀疑这一层，夫人？一个在自己认为可以谴责的行为，每每由于使它感受的思想而变成值得称赞的。"

她俩这样继续谈下去，讨论上帝的种种意志，预料他的种种决策，替他和好些真的不大和他有关的事拉上了关系。

这一切议论都是含蓄的，巧妙的，慎重的，不过这个戴着尖角风帽的圣女的每一句话，都使那个出卖风情的女人的愤怒抵抗力受到了损伤。随后，谈话略略转换了方向，手挽念珠的女人谈到她会里的那些修道院，谈到她的院长，谈到她本人又谈到她那矫小的同伴汕尼塞傅尔嬷嬷。有人从哈佛尔找她们去看护各医院里的好几百个出天花的士兵。她描绘那些可怜的人，详细说明他们的病状。而这时候她们在路上偏偏被这个普鲁士人的坏脾气扣住不教走，所以有许多可能由她们救出来的法国士兵都难免死亡！看护军人原是她本人的专门技术，她曾经到过克里米亚，到过意大利，到过奥地利，说起自己在那些地方的战场经历，她陡然一下表白自己是个听熟了铜鼓和喇叭的女修道士，这类的修道士都像是为了追踪战场，为了在战役的漩涡当中收容伤员而生到世上的，若是说到用一句话去控制那些不守纪律的老兵，她们的效力比一个官长的来得大，这真是一个军队中的嬷嬷，她那张满是小窟窿的破了相的脸儿似乎是战争种种破坏力的一幅小影。

没有一个人接在她后面说一句话了，效力像是好极了的。

饭一吃完，人都很快地就到楼上的卧房去了，第五天早上直到颇晚的时候才下来。

午饭是吃得安静的。对于上一天播下的种子，人都留着时间让它发芽和结实。

伯爵夫人提议在午后去散步，于是伯爵按照商量好了的一样挽着羊脂球的胳膊，并且和她都落在其余那些人的后面走。

他对她说话的音调是亲切的，有长辈意味的，略略带点轻蔑的，正是爱摆架子的人对"姑娘们"说话所用的，他叫她做"我的好孩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低头和她谈判，用自己的不可争的名望和她谈判，他立刻透入了问题的中心："所以，这样一种献殷勤的事情原是您在生活当中常常遇见的，而您现在不愿接受，反而宁愿让我们留在这儿，难道想教我们也像您自己一样，来冒犯一切可以跟着普鲁士人的溃败而起的暴烈行动？"

羊脂球一个字也不回答。

他用雍容的气概，用理论上的推敲，用情感去争取她的信心。他知道保持"伯爵先生"的身分，一面在必要的时候却显出自己是讨欢心的，会颂扬的，总而言之和蔼可亲的。他热烈地称赞她可以替他们去尽的力，表示他们对她的感戴，随后他突然快快活活用"你"字称呼对她说话："你知道，我的亲爱的，那个普鲁士人将来可以夸口说自己尝着了一个漂亮姑娘，在他的国家里那真是不大找得着的。"

羊脂球没有回答，并且赶到了头里和大家一块儿走。

一回到旅馆，她就上楼到自己的卧房里去再也不出来。大家的记挂达于极点了。她将要怎么做？倘若她要抵抗，多么糟糕！

晚饭的铃子响了，大家空自等着她，后来伏郎卫先生进来报告鲁西小姐不大舒服，各位可以用饭。大家都像是感到了威胁。伯爵走到旅馆掌柜跟前用很低的声音问：“可是妥当了？”对方回答：“是的。”由于表示蕴藉，他什么话也没有告诉同伴们，不过简单地对他们点头示意。立刻，各人的胸脯里吐出一声表示舒服的长叹，各人的脸上显出一阵喜悦。鸟老板嚷道：“大吉大利！倘若旅馆里找得出香槟酒，我来请大家喝。”鸟夫人感到肉痛了，等到掌柜带着四瓶转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徒然都变成欢喜说话而且都是声音很大的了，一阵豪爽的愉乐充满了大家的心。伯爵觉得迦来－辣马东夫人是娇媚的，厂长称赞伯爵夫人。人都谈论得活泼愉快而且充满了有声有色的气氛。

鸟老板脸上忽然露出悬念的样子，而且他举起两只胳膊高声叫唤道：“肃静！”人都不说话了，吃惊了，几乎已经恐慌起来。这时候，他偏着耳朵一面用双手教人不要响动，双眼望着天花板重新再来静听，末后他用自自然然的声音变道：“请各位放心，一切都顺利。”

大家都没有能够立刻懂得他的意思，但是不久就露出一阵微笑了。

过了一刻钟光景，他又做着相同的滑稽样子，而且后来做了又做，他装模作样质问楼上的一个人，同时给了他好些双关意味的劝告。好些从掮客头脑当中想出来的双关意味的劝告。有时候，他做出一阵发愁的样子来叹着气说：“可怜的女孩子。”或者用一阵很生气的样子在牙缝当中含含糊糊地说，“普鲁士光棍，你走！”有时候人都不再去想这件事，他就用一道颤抖的声音接连好些次说道：“够了！够了！”末后他如同自言自语似的，“只须我们还可以和她再见，什么也成，所以指望这个无耻的家伙不把她置之死地！”

这类诙谐虽然都是属于低级趣味的，不过却使人感到轻松而且又不得罪谁，因为忿怒素来倚赖环境为转移，而在他们的周遭渐渐形成了的气氛是充满着猥亵思想的。

吃到饭后的甜食了，几个妇人相互间说了好些聪明而审慎的隐语。眼睛都是发光的了，人都喝得不少。伯爵开初本来保持着他那种大人物的沉着风仪，而且置身局外，现在他找着一个很使人玩味的比方，说这真像好些漂流在北冰洋的人遇着冬尽春回找到一条向南走的路。

鸟老板兴高采烈，手里举着一杯香槟站起来：“我为了我们获得解放饮一杯！”全体都站起了，都向他喝采了。那两个嬷嬷因为几个贵妇人的央求，都答应把嘴唇放在这种从来没有试过的腾着泡沫的酒里沾一下。她们高声说这酒很像柠檬汽水，然而它的味道究竟比汽水好得多。

鸟老板简单地提出了应景的意见。

“这儿没有钢琴真不痛快，否则可以弹一首四人对舞的曲子。”

戈尔努兑一直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做一个手势，并且像是沉没在一些很严肃的思想里，偶尔用一个气忿得很的动作捋着自己的长胡子如同想再拉长一点似的。末了，在１２点光景人都快要分手的时候，鸟老板正晃着身子摇摇摆摆，忽然拍着戈尔努兑的肚子一面结结巴巴向他说：“您并不开开玩笑，今天晚上，您什么也不说吗，公民？”但是戈尔努兑突然抬起了脑袋，用一阵亮得怕人的眼光向全体扫视了一周，他说：“我说你们各位刚才都做了一件很可耻的事！”他说完站起来，走到了门口又说一遍，“一件很可耻的事！”末了他走了。

开初，这像是对他们泼了一头的凉水，鸟老板吃了一惊呆呆地待着，不过随后他恢复了稳

定态度，突然弯着身子笑起来一面重复地说："他们都太大意了，老朋友，他们都太大意了。"这时候，人们都不懂得他的意思，于是他叙述了"过道里的秘密"。这样使大家重新哄堂地大笑了一阵。那些贵妇人快活得如同痴婆子似的。伯爵和迦来－辣马东先生连眼泪都笑出来。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件事。

"怎样！您确有把握？他当初想……""我告诉各位那原是我亲自看见的。""而她拒绝了……""因为普鲁士人就住在旁边的屋子里。""不可能吧？""我向您发誓。"

伯爵透不过气来了。实业家用双手捧着肚子。鸟老板接着说道："各位明白了，所以今天晚上，他并不认为她是滑稽的，简直一点也不。"

三个人又都再笑起来，直笑得心里都不好受，都透不过气来。

大家就是这样分手了。不过鸟夫人的格性是和荨麻样的，到了两夫妇刚刚躺下去的时候，她向丈夫指出了迦来－辣马东家那个娇小的坏东西在整个晚上一直假笑："你得知道，娘儿们到了心爱着军人时候，不管那是法国人或者普鲁士人，在她们看来全是一样的。这是不是一种怜悯的意思，我主上帝！"

整整的一夜，在过道的黑暗中间，如同战栗似地传出一阵阵的轻微声息，那是仅仅教人察觉得到的，像是一阵阵的呼吸声，一阵阵赤脚的触地声，一阵阵无从捉摸的摩擦声。人都显然是睡得很迟的，因为有好些光线从各处屋子门底下的缝儿里长久地漏到了外面。香槟酒真有它的效力，据人说，它是扰乱瞌睡的。

第六天，冬天的明亮太阳把积雪照成教人目眩的了。那辆终于套好了的长途马车在旅馆门外等着，一大群白的鸽子从它们的厚而密的羽毛里伸着脑袋，亮出它们那种瞳孔乌黑的玫瑰色眼睛，稳重地在六匹牲口的脚底下散步，向着牲口撒下的热气腾腾的粪里边寻觅它们的营养物。

赶车的披上羊皮大衣，坐在车子头里的坐位上安闲地衔着烟斗，所有的人全是喜笑颜开的，匆匆忙忙让人包好为了在剩下的路程上去用的食品。

人都只等候羊脂球来就开车。她终于出现了。

她像是有点不安定，不好意思，后来她胆怯地向她的旅伴们走过来，旅伴们却在同一动作之下把身子偏向另一面，如同都没有望见她似的。伯爵用尊严的神气挽着他妻子的胳膊，使她远远地避开那种不清洁的接触。

胖"姑娘"觉得心下茫然，停着不前进了，随后集中了全部勇气，她才卑屈地轻轻道出一声"早安，夫人"，走到厂长夫人的近边，那一个只用头部表示一个倨傲的招呼，同时还用一种失面子的人的眼光望着。大家都像是忙碌的，而且离开她远远站着，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一种肮脏。随后人都赶到了车子跟前，她单独地到得最后，静悄悄地重新坐上了她在第一天路上坐过的那个位子。

大家都像是看不见她，认不得她；不过鸟夫人远远地用怒眼望着她，同时用低声向她丈夫说："幸而我不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

那辆笨重的马车摇晃起来，旅行又开始了。

开初，谁都不说话。羊脂球不敢抬起头来。同时觉得自己对于同车的人怀着愤慨，觉得自

己从前让步是受了委屈的，是被普鲁士人的嘴唇弄脏了的，然而从前把她扔到普鲁士人怀抱里的却是这些同车旅伴的假仁假义的手段。

但是伯爵夫人偏过头来望着迦来－辣马东夫人，不久就打破了那种令人难堪的沉寂。

“我想您认得艾忒来尔夫人，可对？”“对呀，那是我女朋友当中的一个。”“她多么娇媚哟！”

“真教人爱哟！是一个真正的出色人物，并且知识很高，连手指头儿上都是艺术家的风度，唱得教人忘了忧愁，又画得尽善尽美。”

厂长和伯爵谈着，在车上玻璃的震动喧闹当中偶然飞出来一两个名词：“息票——付款期限——票面超出额——期货。”

鸟老板偷了旅馆里的一副旧纸牌，那是在那些揩得不干净的桌子上经过五六年的摩擦变成满是油腻的，现在他拿着这副牌和妻子斗着一种名叫“倍西格”的斗法。

两个嬷嬷在腰带上提起那串垂着的长念珠，一同在胸脯上划着十字，并且她们的嘴唇陡然开始活泼地微动起来，渐渐愈动愈快，催动她们的模糊喃喃声音如同为了一种祈祷的竞赛，后来她们不时吻着一方金属圆牌，重新再划十字，再动口念着她们那种迅速而且不断的模糊咒语。

戈尔弩兑坠入沉思了，没有动弹。

在路上走过了三小时，鸟老板收起了纸牌，他说道：“饿了。”

于是他妻子摸着了一个用绳子缚好的纸包，从中取出了一块冷的牛仔肉。她仔仔细细把它切成了一些齐整的薄片儿，两口子动手吃着。

“我们是不是也照样做。”伯爵夫人说。有人同意了，于是她解开了那些为了两家而预备的食品。那是装在一只长形的陶质钵子里的，钵子的盖上塑着一只野兔，表示那盖着的是一份野兔胶冻，一份美味的冷食，看得见一些冻了的猪油透在那种和其他肉末相混的棕色野味中间，像是许多雪白的溪涧。另外有一方用报纸裹着的漂亮的乳酪干，报纸上面印的“琐闻”的大字标题还在它的腴润的表面上保留得清清楚楚。

两个嬷嬷解开了一段滚圆的香肠，那东西的蒜味儿很重，戈尔弩兑把两只手同时插进了披风的两只大衣袋，从一只衣袋里取出了四个熟鸡蛋，从另一只里取出了一段面包。他剥去了蛋壳扔到脚底下的麦秸当中，就这样拿着蛋吃，使得好些蛋黄末儿落在他那一大簇长胡子当中像是好些星星一般挂着。

羊脂球在慌忙中起床的时候是什么也没有打算的，现在望着这些平平静静吃东西的人，她气极了，因为愤怒而呼吸迫促了。开初，一阵骚动的暴怒使得她肌肉痉挛，她张开了嘴预备把一阵升到嘴边的辱骂去斥责他们的行为，不过因为愤怒扼住了嗓子，她简直不能够说话。

没有一个人望她，没有一个人惦记她。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顾爱名誉的混帐东西的轻视淹没了，当初，他们牺牲了她，以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似的扔掉。于是她想起她那只满是美味的提篮，那里面本来盛着两只胶冻鲜明的子鸡，好些点心，好些梨子和四瓶波尔多的名产红葡萄酒，第一天通通被他们饕餮地吃喝得干干净净。末后，她的愤慨如同一根过度紧张的琴弦中断了似的忽然下降了，她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她使出了惊人的努力，镇定了自己，如同孩子一般吞住自己的呜咽，但是眼泪出来了，润湿了她的眼睑边缘，不久两点热泪从眼睛里往外

流，慢慢地从颊部往下落，好些流得更迅速一些的眼泪又跟着来了，像一滴滴从岩石当中滤出的水，有规则地落到了她胸脯突出部分的曲线上。她直挺挺地坐着，眼光是定着不动的，脸色是严肃而且苍白的，她一心希望不至于有人看见她。不过伯爵夫人偏偏瞧出来了，用一个手势通知了丈夫。他耸着肩膀仿佛就是说："您要怎么办，这不是我的过错。"鸟夫人得胜似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就低声慢气地说："她哭自己的耻辱。"

两个嬷嬷把剩下的香肠用一张纸卷好了以后，又开始来祷告了。

这时候，戈尔餐兑正等着那四个鸡蛋在胃囊里消化，他向对面的长凳底下伸长着双腿，仰着身子，叉着胳膊，如同一个人刚刚找着一件很滑稽的玩意儿一般因此微笑，末了他开始用口哨吹起了《马赛曲》。

所有的脸儿都变得暗淡了。这首人民的军歌显然使得同车的人很不开心。他们都变成神经质的了，受到刺激了，并且如同猎犬听见了手摇风琴一般都像是快要狂吠了。戈尔餐兑看出了这种情况，他的口哨就吹个不停了。甚至于有时候，他还轻轻地哼着好些歌词：至情，爱国的神圣的至情，你来领导支持我们的复仇之手，自由，我们十分宝贵的自由，你带着你的防护者来战斗！

路上的雪冻成比较坚硬的，车子走得比较快了，经过旅行中的好些惨淡的钟点，在傍晚的时候颠簸晃动个不停，再后些时，车子里变成了黑暗世界，一直走到吉艾卜为止，戈尔餐兑始终用一种猛烈的不屈不挠态度吹着他这种复仇意味的单调口哨，强迫那些疲倦而且生气的头脑从头到尾地倾听他的歌唱，去记忆每一句被他们注意节奏的歌词。

羊脂球始终哭着，并且不时还有一声忍不住的呜咽，在两段歌词的间歇中间在黑暗世界里传出来。

# 椰汁，椰汁，清凉椰汁

我听过人家描述叔父奥利维的死。

我知道当他安安静静地在大卧室的阴影里即将慢慢咽气时，为了防止 7 月份可怕的阳光，百页窗都已经关上了。在这个夏日午后，炎热，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寂静环境里，人们可以听到马路上一个小小的银铃声音。而后一个清亮的嗓音穿过越来越厉害的暑热唱道："清凉椰汁，给您恢复疲劳——太太们——椰汁，椰汁，谁要椰汁？"

我的叔父做了一个动作，好似露出了一个微笑动了动嘴唇，在他的眼光里闪亮了一下最后的欢乐，而后立刻熄灭了，永远地。

我帮着拆开了遗嘱。我的表弟雅各当然地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至于我，作为纪念品，他遗赠了几件木器。最后的一句涉及到我，是这样的："对于我的侄子比哀尔，我留下了几页手稿。在我的书桌左边抽屉里可以找到：还有五百法郎给他买猎枪，还有一百法郎他应代表我给他所碰到的第一个卖椰子汁的！……"

这可真把我完全弄糊涂了。他委托给我的手稿为我解释了这令人诧异的遗赠。

我将原文抄在这里：

"人往往生活在迷信的桎梏下面。从前人们相信有一个孩子降生，就有一颗星星发亮，它随

着他的生活盛衰，以它的发光标志他的幸运，以它的黯淡标志他的贫困。人们相信慧星、闰年、星期五、数字十三这些的影响。人们相信有些人能用毒眼给人招来晦气，说："每遇到他就让我倒霉。"这些都是确实的。我相信这些。——我为自己解释。我不相信事情或生物的玄秘影响，但是我相信完全安排好的命运。当慧星经过我们的天空时，命运中肯定会出现许多重大的事故，有很多重大事故被安排在闰年，许多显著的灾祸发生在星期五，或者正值与十三的数相重，看到某些人正好与某些事情的突变相符，等等。从而产生了迷信。它们形成了一种不全面的，表相的观察，他从重合去看原因，而不进一步溯本追源。

至于有关我的星属，我的慧星，我的星期五，我的十三数字，我的命运的射手，很肯定是一个椰汁商。

人家告诉过我，我出生那天曾有过一个椰汁商整天在我们窗下叫卖。

八岁的时候，当我跟着我的女仆到香榭丽散步，正穿过马路时，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干这行的忽然摇响了他的铃子。我的女仆那时看着远处的一队兵走过，我则回过头去看这个椰汁商。一辆发亮的双马车快得像闪电一样冲到了我们跟前。我的女仆没有听见，我也没有。我感到被撞倒了，滚到地上，碰伤了……我发现不知怎样搞的自己躺在那个椰汁商的怀里，他为了给我提神，将我的嘴巴放在他的一个龙头下面，打开龙头灌给我喝……这就使我完全复原了。

我的女仆鼻子碰碎了。要是她再看那些军队，那些军队该不会再看她了。

16 岁时，我刚置了我的第一枝枪，于是在开猎的前夕，我往公共马车站办公室走去，这时我的胳膊扶着我的老母亲，她因为风湿症走得很慢。忽然间，我听到在我后面有人喊：'椰汁，椰汁，新鲜椰汁！'声音近过来了，它跟着我们，追着我们！我觉得它好像是在对我说话，像是一种人身攻击，一种侮辱。我认为他在笑着看我。而且这人总在叫："清凉椰汁！"他就是这样来讥嘲我那发亮的新枪，我的新猎囊，我的全'新鲜'的棕色丝绒猎装。

到了车子里我还听见叫。

第二天，我一只猎物也没有打到，可是我把一只在跑的狗当兔子打死了，把一只小母鸡当作了斑鸠。一只小鸟停在一个篱笆上。我一枪把它打飞了，可是一声可怕的牛叫使我呆住了，立在原地。这事直闹到天黑……唉，我父亲得向一个可怜的农民付那头母牛钱。

到了 25 岁时，有天早晨我看到一个老年椰汁贩子，满面皱纹，背很驼，撑着一根杖，几乎走不动路，好像被他背的水槽压塌了。在我印象里他好像是一位神仙之类，类似教长、祖先、全世界所有椰汁商的大头目。我喝了一碗椰汁，并付给他 20 个铜板。一个深沉的声音，听起来与其说是发之于背水槽的人，毋宁像是发自白铁箱的声音，他说："这会给您带来好运的，亲爱的先生。"

就在这天，我认识了那位使我终生幸福的妻子。

最后，就说到有个椰汁小贩怎样妨碍了我成为一个省长的。

有次革命刚刚过去，因为要人，我被聘用成为一个公职人员。我有钱、有声望，还认识一位部长，我请求给予一次接见并表明了我拜访的目的。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同意了。

在议定的这一天（这是夏天，天气热得怕人）我着浅色长裤，戴浅色手套，穿浅色毡子带棕色沿口的半统靴。马路上热得烫人，在融化了的人行道上走时，脚会陷下去。一些大洒水车

将车行道变成了水塘。到处都有清扫夫将这种热稀泥弄成一堆堆（权且称做人造稀泥吧），于是把它们推到下水道里去。我只想着我的接见，走得很快，当我碰到了一堆这种稀泥汤时，我就跳过去，一……二……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卖声刺进了我的耳朵：‘椰汁，椰汁，椰汁，谁要椰汁！’我做了一个受惊时不自觉的动作，我滑倒了……这成了一件糟心事，糟透了的事……我坐到了一堆烂泥浆里……我的裤子变成了深色的，我的白衬衣沾上了稀泥，我的帽子在我身边水里氽着。那个发怒的，因为使劲而嘶哑的声音一直喊着：‘椰汁，椰汁！’而在我前面站着二十来人，轰然大笑得东倒西歪，看着我时做出可怕的怪脸。

我跑回家换上了衣服。而接见的时间已经过了。

手稿是这样结束的：

“我的小比哀尔，让你成为椰汁贩子的朋友。至于我呢，如果我临终时能听到他们一声叫买，我将高高兴兴地离开这个世界。”

第二天，我在香榭丽遇到一个年老的，很老的背着椰汁槽的人，看起来他很穷。我交给他我叔父的那一百法郎。他惊奇得发抖，后来对我说：“非常感谢，我的年轻人，这会给您带来好运！”

# 施圣水的人

他从前住在靠近大路的一座小房子里，在一个村子的进口。娶了当地的一个农民的女儿后，他开了一家修车铺，因为他们两人都勤快干活，积了一小笔家财。不过，他们没有孩子，这使他们十分痛苦。终于他们得了一个儿子，他们叫他做让，他们轮流地抚爱他，在他们的爱情里泡大他，他们如此之爱他，以致不能有一个小时看不见他。

当他长到 5 岁的时候，有些卖艺的从这地方走过，并且在乡政府那儿搭起了一座棚屋。

让看见了他们以后就从家里逃走了，他的父亲花了不少时候寻他，最后在一群有灵性的山羊和会表演的狗中间找到了。他坐在一个老丑角的膝头上面，发出一阵阵轰然大笑。

三天以后，吃饭的时候，这个修车匠和他的妻子上了饭桌后，发现儿子不在家了。他们到园子里去找，没有找到。这位父亲在路边使劲喊着：“让！”——夜来临了，天边充满了棕色的雾气，一切都隐进了阴暗怕人的远处。离得很近的三棵杉树好像在掉泪。没有一点声音回答，但是在空气里好像有隐约的呻吟声音。这位父亲听了很久，总觉得听到什么东西，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于是他昏头昏脑地在黑夜里不断地叫着：“让！让！”

他这样一直叫到天明，黑暗里充满了他的喊声，骇住了那些夜游的野兽，他为可怕的痛苦折磨坏了，自认有时是疯了。他的妻子则坐在门前石头上，一直啜泣到天明。

再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儿子。

于是他们在无法安慰的悲愁里迅速地变老了。

终于他们卖掉了房子，并且亲自动身去找儿子。

他们问了山坡上的牧童，路过的商贩，村里的农民和镇上的机关。但是他们的儿子已丢掉很久，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自己很可能现在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名字，于是他们哭

着不再抱希望。

很快他们就没有钱了，于是他们白天就受雇于那些庄子和旅馆，从事一些最低微的工作，靠别人的剩饭过日子，晚上睡在地上忍受风寒。但是他们由于疲劳过度变得虚弱，因而人家不再要他们干活，他们被迫在路上求乞。他们带着悲惨的面貌和哀求的声音靠近旅行人，中午在平原上，向围着大树吃饭的收获工乞求一片面包，然后坐到沟边默默地吃着。

有一天，一个他们向他申诉过不幸的旅馆老板对他们说：

"我知道有个人也丢失了女儿，后来他在巴黎找着了。"

他们立刻就上路去巴黎。

当他们走进那个大城市的时候，被它的庞大和往来行人的熙攘骇呆了。虽然他们明白他也许在这些人中间，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寻找。还有，他们怕认不出儿子来了，因为距现在已经有 15 年没有见到他了。

他们访问了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街道，在所有看到的人群聚集的地方停留，期望上天帮忙能有机会碰到某种奇迹般的命运，一种命运的怜悯。

他们常常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互相依傍而神情那么忧郁贫困，用不着开口人们就给他们施舍。

每逢星期天，他们的白天都在教堂门前过，看着人群出出进进，在那些面貌上寻找哪怕是轻微的相似。有几次他们相信认出他了，但他们总是错了。

在他们去得最勤的一个教堂门口，有一个施圣水的老人成了他们的朋友。他的身世也是很悲惨的，他们对他的同情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友谊。结果他们三个人都一起住在一所贫穷的破烂房子里，位置在离得很远的田野旁边。有几次，当他的新朋友病了的时候，这个修车人便去替代他。一个冬天来了，日子十分严酷，这个托圣水器的人死了，于是教区神甫指定这个修车夫来顶替，他听到过他的不幸。

于是他每天早晨去坐在同一地方，同一把凳子上，继续用他的背去擦靠着的那个老石头柱子。他定定地仔细看着所有他看到进去的那些人，并且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焦急不耐地等着那些星期天，因为这一天教堂里不断地挤着人。

他变得很老了，在拱门的潮湿下变得更虚弱，而他的希望日益粉碎。

他现在知道所有来做祈祷的人，知道他们的钟点，习惯，能从石级上分辨他们的脚步。

他的生活内容萎缩到如此之小，以致一个陌生人进教堂对他也是一件大事。有一天，两个太太来了。一位年老，一位年轻。这多半是母女俩。跟在她们后面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在出门时招呼她们，在献给她们圣水以后，他挽了那位年老太太的胳膊。

这个修车人想："这应当是那年轻女人的未婚夫。"

于是他一直到晚上都在从记忆里搜寻以前他在哪儿可能见过一个像这位的人。可是他想起的人现在应当是一位老人了，因为那人像是他年轻时，在老家那边认识的。

这样一个年轻人常常陪伴着两位太太，而这遥远而又熟悉的隐约相似，竟使这个施圣水的老人如此烦扰不安，他把他的妻子找来了，帮助他衰退了的记忆。

一天晚上太阳下去的时候，这三个陌生人都来了。当他们走过的时候，这丈夫问道：

“喂，你认识他吗？”

那个妻子心绪不宁地尽力回忆。忽然间她用很低的声音说：

“是……是……只是他更黑更大了，更结实了，穿着得像个先生。可是，老爹，你瞧，就是你年轻时的样子。”

这个老人吓了一跳。

这确实，他是像他，并且也像他死去了的兄弟，还有他年青时所知道的父亲。他们如此地激动，找不出什么话来说。这三个人下来了要出去了。那个男人用手指碰了一下圣水器。这时老人的手抖得这么厉害，以致让圣水洒了一地，他叫道：“让？”

那个男人站住了，看着他。

他压低了一点声音说：

“让？”

那两个女人看着他，不明了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第三次抽噎着说：

“让？”

这个男人弯下身，弯得很近很近他的脸，于是为一缕童年的回忆点醒了，他回答道：

“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

他完全忘记了他父亲的另外一个名字和他家乡的名字，但是他总是记着他曾经重复叫过多次的这两个字：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

他跪下来，脸贴在老人的膝上，哭了；并一个接着一个地拥抱他的爸爸和妈妈，他为无法衡量的欢乐而透不过气。

那两个女人也哭了，明白伟大的幸运降临了。

于是他们都到了那个年轻男人的家里，他将他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那个杂耍班子将他拐走了。三年之间他跟他们跑了许多地方。后来那个班子散了。于是有一天，一个宅邸里的老太太出钱把他留下了，因为看到他可爱。由于他聪明，将他送进了学校又进了大学。那个老太太没有孩子，给他留下了她的财产。他也找过他的双亲；但是因为他只记得这两个名字：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他没有能找到他们。现在他要结婚了，他介绍了他

那贤慧美丽的未婚妻。

当轮到这两个老人述说他们的痛苦和疲劳时，他又拥抱了他们一次，于是他们这一晚一直不肯睡，不敢躺下，怕抛弃了他们这末久的幸运会在他们酣睡的时候又逃离了他们。

但是他们已经彻底挫败了恶运的执拗，因而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逝世。

# 那只剥了皮的手

大概有八个月了，我的朋友卢易·阿尔有天晚上找来几个同学，我们喝着五味酒，抽着烟，谈论文学、美术，有时还说些笑话，当时在年青人聚会中常常是如此的。突然间，门大开了，我的一个童年好友像阵旋风一样跑了进来。他边跑边叫道：“你们猜猜我从哪里来？”有人回答说：“我打赌你是去过马卑叶舞会。”另一个人说：“不，你太快活了，你刚借到了钱，安葬了你叔叔，或者把你的表存到了我姑妈家。”第三个人反驳道：“你是企图一醉方休的，因为你闻到了卢易家的五味酒香，你上来是为的重新开场。”“你们说的根本不对，我从诺曼底的 P 市来，在那儿过了八天，还从那儿报导了我一位朋友的重大罪案，我要求你们让我讲给你们听。”说完这些话，他便从口袋里抽出一只剥了皮的人手。那只手形状可怕、黑色、枯干、很长，好像受到异常力量的作用而蜷曲在那儿，那里里外外的肌肉上面，留着一条条牛皮纸色的皮，黄色窄长的指甲仍留在指尖上，所有这些都散发着长远的邪恶意味。

我的朋友说：

“你们想想吧，以前有一次，人家出卖当地一个闻名的老巫师的遗物。他在每个星期的安息日，骑上把扫帚柄操练各色魔术，让母牛出蓝色牛奶，还让它们长上圣·安端的伙伴的尾巴①。尽管这样，这个老恶棍对这只手真是感情深厚。他说：这是在 1736 年伏法的一个有名罪犯的手，因为罪犯将他合法妻子头朝下扔进了一口井里，我认为他这件事并没有错，而后他又将给他证婚的神甫吊死在教堂的钟楼上。在干下这双重坏事之后，他就去环游世界，在他短暂却又罪恶满贯的一生里，他抢劫了 12 个旅客，在修道院里烟薰了二十来个修士，将一所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后宫。”

“那你拿这怕人的东西来干什么？”我们嚷嚷道。

“真的，我用它做我门铃的小重锤，用来威吓讨债人。”

一个很冷静的大个儿英国人昂利·施密斯说：

“我认为很明显这只手是用新法保存的印度人的肉，我劝你用它熬锅浓汤。”

一个基本醉了的医科学生用最沉着的声音接着说：

“别开玩笑，先生们，而你呢，比哀尔，要是我劝你的话，那就按基督教的方式把人体的这点残骸入土，以防它的主人来找你算帐；而且，这只手，它可能沾染了恶习惯，你应该知道那条谚语：‘杀过人的嗜杀。”

“喝过酒的嗜饮。”一位阴阳怪气的人回答道，然后他给这位学生倒了一大杯五味酒，对方一口就喝完了，于是他醉倒了，睡到了桌子下面。这结局引来了哄堂大笑，这时比哀尔举起了杯子，用手致意说：“我为下次再来拜访主人敬酒。”接着大家谈起了别的事，而后各自回家。

第二天，当我经过比哀尔的门前时，我走进了他的家，这时①此处引用费罗贝尔《圣安东的诱惑》中的故事，实指长猪的尾巴。将近两点钟，我看到他在抽烟看书。“嘿，你怎么样？”我问他说。

“很好！”他回答我。

“你那只手呢？”

“我的手，你本该看见它在我的门铃那儿，是昨晚我回来时把它挂在那儿的。可是对这用场，你想想，不知有那个傻瓜，无疑是为了跟我开玩笑，昨天将近半夜时分来敲我的门；我问是谁，可是没有任何人答应我，我就重新上床睡着了。”

这时候有人拉铃了，这是房东，一个很胖很不讲礼的人。他走进来也不寒喧就对我朋友说：

“先生，我请您立刻取下您挂在门铃绳子上的那块烂骨头，如果不这么办，我就只好请您走。”

比哀尔用十分严肃的神情说：

“先生，您侮辱了一只不该受辱的手，您应该知道它属于一个地位很高的人。”

这房东立时转身走了，和他进来时一样。比哀尔跟着他，解下了那只手，挂到他放床的暖阁的铃子上。他说：

“对这只手，这地方更合式些，就像苦修会修士说的那样：兄弟，应当死亡。它会在我每夜入睡时，启发我严肃地思考。”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离开了他回到家里。

这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我心神不定、神经质；好几次我突然惊醒，甚至有一次我以为有人潜进了我的房里，我爬起来看我的柜子里面和我的床下。最后，早上近 6 点的时候，当我正将入睡的时候，很重的一拳打在我的门上，使我惊得从床上跳起来。这是我朋友比哀尔的仆人，他衣服不整，脸色苍白发抖。他一边哭一边叫道：

“先生！我可怜的主人被人凶杀了！”

我匆匆穿好了衣服，跑到比哀尔家。那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在发议论，有的表情激动，人人发言，对这件事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论断。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房间门口，门被看住了，通报了姓名之后才允许我进去。四个警察手里拿着小本子站着，他们在检查，不时低声交谈和记录。两个医生在没有知觉的躺着的比哀尔床边谈话。他还没有死，但是一副可怕的样子，他的双眼张得大大的，扩大了的瞳孔好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定定地望着一件可怕陌生的东西，他的手指蜷曲着，他的身体自下颌开始用一张床单盖着，我把它揭开。在那颈脖上有五个手指深深插进肉里的痕迹，几滴血弄脏了他的睡衣。这时候，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我偶然看了一下他暖阁上的铃子，那只剥了皮的手不见了。于是我猜想，很可能那两位医生为了不使进这间房间的人产生什么印象而将它拿掉了，因为这只手实在骇人。我一点也没听到它现在如何了的消息。

第二天，报纸上记叙了警察所能取得的有关这件罪行的一切详情：

“昨天，一位年青人比哀尔．B 先生遭遇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他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出

身于诺曼底的名门阀第。这个青年于昨晚 10 时左右回家，他告诉仆人布汶君说自己累了要睡，因而遣走了仆人。近午夜时分，仆人陡然被主人拉得很凶的叫人铃惊醒。他有些害怕，点燃了蜡烛等着。那铃静止了大约一分钟，而后又以巨大的声音响起来，以致这个仆人吓糊涂了。仆人冲出了房间，叫醒了看门人，后者则跑去报警，约摸一刻钟，两个警察破门而入。在他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可怖景象，家具翻倒在地，一切均说明死者与暴徒之间曾有过猛烈争斗。在房间中间年轻的比哀尔．B 先生仰面卧在地上，四肢僵硬，脸色青白，双眼可怕地张大，颈部有五指深陷的痕迹。当时召来的布尔多医生报告称，袭击者应具有奇迹般的大力气，一只异常枯瘦而神经质的手，因为手指头在颈项上掐出了五个像子弹击成的孔，对作案动机尚一无端倪，亦未能设想到可能的作案人。司法部门通报。”

第二天，在同一报纸上又登有：

“本报昨日报道遭受可怕暴行的比哀尔·B 先生经布尔多医生殷勤照料两小时后得以恢复知觉，生命无虞，但对其理智深感忧虑。而犯罪人毫无线索。”

我可怜的朋友实际是疯了。七个月里，我每天都到我们安排他住的医院去看他。但他一点没有恢复理智的迹象。胡言乱语，净是些奇奇怪怪的话。和所有的疯子一样，他有一个顽固的信念，他认为自己正受到一个幽灵的追逐。于是有一天，有人十分匆促的来找我，说比哀尔情况变成更糟了，我发现他濒于崩溃。在两个钟头里，他一直很安静。而后忽然在他的床上直坐起来，我们徒然努力也按不住。他一边嚷着，一边挥舞胳膊，好像被一种骇人的恐怖所控制：

“抓住它！抓住它！他掐我，救命啊，救命啊！”他喊着，绕着房间转了两周，然后倒下，脸冲着地。死去了。

因为他是孤儿，我得负责将他的遗体送到诺曼底的 P 城，他的双亲就安葬在那里。那天晚上，他就是从这个村庄回来后，在卢易·阿尔先生家碰到我们，并给我们看了那只剥了皮的手的。他的尸体装进了一只铅皮棺材里。过了四天之后，我陪着他的启蒙神父，悲伤地在他将安息于斯的小墓地里慢慢走。这天天气晴朗，蓝天上流光灿烂，小鸟在坡地上的黑莓丛中歌唱，在我和比哀尔都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曾不止一次到这儿来吃熟了的黑莓。我好像仍然看见他顺着篱笆在那边葬穷人的尽头，从一个我很熟悉的洞里滑下去，然后直到我们两腮和双唇都被果实染成了黑色才回家。现在我又看见了那些黑莓，它们已经长满成熟的果实，我机械地摘了一颗放进嘴里。那位神甫已经打开了他的祈祷书，并用很低的声音喃喃地读他的拉丁文祈祷词。我听到在小径那头掘墓人的铁锹声。忽然间，他们叫我们，神父合上了他的书，我们走过去弄清楚干什么？原来他们发现了一口棺材，只是一铲他们就使棺盖跳开了，于是我们看到一具仰天躺着的其长无比的骨骸，他凹下的眼窝好像看着我们，向我们挑战。我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我简直近乎害怕。

“瞧！瞧瞧，这坏蛋有一只小腕被斩断了，这儿是他的手。”其中一个人叫道。

说着那人从旁拾起一只干了的大手给我们看。

“听着，人家会说他看着你，就要跳到你的胸前向你要还他的手。”另一个笑着说。

“好啦，朋友们。让死人安宁，盖上那口棺材，我们换个别的地方为这位可怜的比哀尔·B 先生安葬吧。”神甫说。

第二天一切都办完了，我交给老神甫 50 法郎，为的是给我们如此惊动了他的坟墓的那位灵

魂做弥撒，让他安息。然后我就取道回了巴黎。

# 拉雷中尉的婚姻

从战役一开始，中尉拉雷就从普鲁士人那儿俘获了两门炮。他的将军对他说："谢谢您，中尉。"于是授予他十字勋章。

因为他既谨慎勇敢，又敏锐多谋，脑子里充满策略和办法，人家交付给他百十来人，他组织了一支侦察兵，在撤退中曾几次挽救了部队。

目前，整个儿前线遭到了进攻，像海水泛滥一样，这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大规模的人浪，在前后浪之间留下了死人的泡沫。加来将军那一旅被割断了与师部的联系，不断后退，每天战斗，但有赖于拉雷中尉的英名和警惕，仍然基本完整。他好像同时无所不在，挫败了敌人的狡计，切断他们的供应，将敌人的骑兵斥候引入迷途，杀死他们的前哨。

一天早晨，将军把他叫去，对他说：

"中尉，这儿是拉赛尔将军的一封电报，要是我们明天日出之时不能到达支援，他就完蛋了。他在白兰镇，离这儿 32 公里。您带上三百人在日落时出发，这些人你沿途布置。我两小时后跟随你走。仔细研究道路，我怕遭遇到敌人部队。"

八天以来，冻得厉害。两点的时候开始下雪，黄昏时，将地面对铺满了，白色稠密的旋风，刮飞了它最近处的东西。

到 6 点的时候，这个支队上路了。

只有两个人担任侦察任务，在前面三百公尺走。后面跟着由中尉亲自指挥的十个人。其余的人排成两个长队列前进。在这小队的两翼三百公尺间距里，左右两边有若干士兵，两个两个的走着。

一直下着的雪，在黑地里给他们洒上了白粉，积在他们衣服上不化，因此在夜晚的黑暗中，他们几乎和乡野的苍白一致，看不出踪迹。

人们不时地奉命停下来。于是他们只听到落下来的雪的那种说不出的瑟瑟声音，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偶尔有轻轻的含糊而凄切的低语声。这时低声传来了一道命令，于是当队伍重行上路时，在他们后面留下了一种类似白色的幻影，它在雪里慢慢地淡下去，最后不见了。这是些机动梯队，应当是大军的向导。

侦察队放慢了步伐，在他们前方有些什么出现了。

中尉说："靠右边走，这是隆非森林，堡垒在左边。"

很快就传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这个支队停下了，等待中尉。他带着他仅有的十个人，一直侦察到堡垒下面。

他们在地上匐伏前进，突然间都不动了。在他们身上掠过一阵骇人的死寂。然而很近的地方一个清脆的小声音，年青而带着音乐韵味，打破了树林的肃静。她说：

“爸爸，我们会在雪里迷路的。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白兰镇。”

一个强一些的声音回答说：

“什么也别怕，小女儿，我对这地方了如指掌．”

这个中尉说了几个字，于是有四个人像影子一样悄悄地走远了。

突然一个女人的尖锐叫声划破黑暗冲了过来。人们带回了两个俘虏，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中尉一直用低声讯问：

“您的名字？”

“比哀尔·伯那。”

“您的职业？”

“隆非伯爵的管家。”

“这是您的女儿？”

“是的。”

“她干什么？”

“她是宅邸里的洗衣女工。”

“你们去哪里？”

“我们逃走。”

“为什么？”

“今晚来了 12 个普鲁士轻骑兵。他们枪毙了三个看守，吊死了园丁；我呢？我为这小女孩耽心。”

“你们去哪里？”

“去白兰镇。”

“为什么？”

“那里有一支法国部队。

“你们认识路？”

“清清楚楚。”

“很好，和我们一起走。”

他们重新会合了支队，开始穿过田野。老年人静静地陪伴着中尉走。女儿走在他旁边，忽然，她停住了，说道：

“爸爸，我太累了，我走不动了。”

于是她坐在雪上了，冻得发抖，看样子是打算死去算了。她的父亲想带她走，可是他太老也太弱了。他抽泣着说：

“中尉，我们拖累了你们前进。法国第一！随我们去吧！”

这个当官的下了一道命令。有几个人走开了。一会儿他们带回了几根砍下的树枝。于是，顷刻之间，一个担架做成了。整个支队奉命集合。中尉说：

“有一位姑娘要冻死了，谁愿意拿出大衣给她盖上？”

脱下了二百件大衣。

“谁愿意现在担？”

所有的胳膊都伸起了。那个年轻姑娘被裹在这些大兵的军大衣里，暖和地躺在担架上，而后让两对强壮的肩膀抬了起来，于是她像一位东方的皇后由奴隶们抬着，她的位置在支队中央，他们更有力，更勇敢，更轻快地跨出了大步。他们因为有一个妇女的参与，一个鼓动人心的女性权威参加而受到了激励，她对古老的法兰西血统曾产生过多少奇迹！

过了一个钟头，人们重新停下了，所有的人都躺在雪地里。那边，在平原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奔驰。它好像一个幻影的妖魔，和蛇一样伸延出去，然后忽而又聚成一团，而后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跃进，不断地停下和再奔驰。在这些人中间悄声地传递着一些命令，还不时发出一阵轻微而短促的，和金属撞击的杂音。那个飘忽的形体忽然朝他们伸过来了，人们看到一个跟着一个，约摸 12 个普鲁士骑兵大跑过去消失到了黑暗之中。一个可怕的闪光突然给他们指出了有二百人躺在他们前面。一声爆响迅速地消失在寂静的雪原里，所有这 12 个人和 12 匹马都摔倒了。

人们等了很久。而后重新前进，由遇到的那位老人作为向导。

最后，很远的一个声音喊道：“谁在那儿？”

一个另外近一点的声音回答了一个口令。

人们仍然等着，开始有人在交谈什么。雪已经停了。一阵寒风扫过了雪地，在它们后面高处，无数星星在闪烁。星光渐渐黯淡了，东方的天际变成了玫瑰色。

一个参谋过来迎接这个支队。但是当他问到在担架上抬的是谁时，她动了，两只小手扒开了蓝色的军大衣，像朝霞一样坐了起来，双眼比刚刚消失的星星还要明亮，微微一笑，照耀得有如方升的太阳，用一副娇小可爱的姿态回答说：

“是我，先生。”

那些士兵高兴得发疯，拍着手，抬起了年轻的姑娘，胜利地走到存贮给养的营地中央。一会儿工夫，加莱将军到了。9 点钟光景，普鲁士人开始攻击了，而后到得中午时分，他们退却

了。

晚上，这位中尉拉雷困乏得腰快要断了，他在一堆干草上睡觉。将军派人把他找来。当他在将军的帐蓬里看到将军时，他正在和他黑夜里遇到的那个老人谈话。他一走进去，这位将军便拉着他的手，向那位不相识的老人说：

“亲爱的公爵，这就是您刚才和我谈到的年轻人，我最好的军官之一。”

他微笑着，压低了声音补上一句：

“是最好的。”

而后，他转过来对着发傻的中尉，给他介绍：“隆非——凯迪沙公爵。”

老年人拉住他的手，说道：

“我亲爱的中尉，您救了我女儿的生命，我只有一个办法感谢您……过几个月您来找我……要是您喜欢她……”

一年以后的同一天，在圣·托马·达坎教堂，少校拉雷娶了隆非·凯迪沙府上的卢意斯·荷尔唐司·几莱未也夫小姐。

她带来了 60 万法郎的嫁妆，而且据说是整个一年里人家见到过的最美丽的新嫁娘。

# 米龙老爹

一个月以来，烈日在田地上展开了炙人的火焰。喜笑颜开的生活都在这种火雨下面出现了，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际，蔚蓝的天色一直和地平线相接。那些在平原上四处散布的诺曼底省的田庄，在远处看来像是一些围在细而长的山毛榉树的圈子里的小树林子。然而走到跟前，等到有人打开了天井边的那扇被虫蛀坏的栅栏门，却自信是看见了一个广阔无边的花园，因为所有那些像农夫的躯体一样骨干嶙峋的古老苹果树正都开着花。乌黑钩曲的老树干在天井里排列成行，在天空之下展开它们那些雪白而且粉红的光彩照人的圆顶。花的香气和敞开的马房里的浓厚气味以及正在发酵的兽肥的蒸气混在一块儿——兽肥的上面歇满了成群的母鸡。

已经是日中了。那一家人正在门前的梨树的阴影下面吃午饭：男女家长，四个孩子，两个女长工和三个男长工。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他们吃着菜羹，随后他们揭开了那盘做荤菜的马铃薯煨咸肉。

一个女长工不时立起身来，走到储藏饮食物品的房里，去斟满那只盛苹果酒的大罐子。

男人，年约４０的强健汉子，端详他房屋边的一枝赤裸裸的没有结实的葡萄藤，它曲折得像一条蛇，在屋檐下面沿着墙伸展。

末了他说：“老爹这枝葡萄，今年发芽的时候并不迟，也许可以结果子了。”

妇人也回过头来端详，却一个字也不说。

那枝葡萄，正种在老爹从前被人枪杀的地方。

那是１８７０年打仗时候的事。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方。法国的裴兑尔白将军正领着北军和他们抵抗。

普军的参谋处正驻扎在这个田庄上。庄主是个年老的农人，名叫彼德的米龙老爹，竭力款待他们，安置他们。

一个月以来，普军的先头部队留在这个村落里做侦察工作。法军却在相距十法里内外一带地方静伏不动；然而每天夜晚，普兵总有好些骑兵失踪。

凡是那些分途到附近各处去巡逻的人，若是他们只是两三个成为一组出发的，都从没有转来过。

到早上，有人在一块地里，一个天井旁边，一条壕沟里，寻着了他们的尸首。他们的马也伸着腿倒在大路上，项颈被人一刀割开了。

这类的暗杀举动，仿佛是被一些同样的人干的，然而普兵没有法子破案。

地方上感到恐怖了。许多乡下人，每每因为一个简单的告发就被普兵枪决了，妇女们也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他们原来想用恐吓手段使儿童们有所透露，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是某一天早上，他们瞧见了米龙老爹躺在自己马房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两个刺穿了肚子的普国骑兵在一个和这庄子相距三公里远的地方被人寻着了。其中的一个，手里还握着他那把血迹模糊的马刀。可见他曾经格斗过的，自卫过的。

一场军事审判立刻在这庄子前面的露天里开庭了，那老头子被人带过来了。

他的年龄是６８岁。身材矮瘦，脊梁是略带弯曲的，两只大手简直像一对蟹螯。一头稀疏得像是乳鸭羽绒样的乱发，头皮随处可见。项颈上的枯黄而起皱的皮肤显出好些粗的静脉管，一直延到腮骨边失踪却又在鬓脚边出现。在本地，他是一个以难于妥协和吝啬出名的人。

他们教他站在一张由厨房搬到外面的小桌子跟前，前后左右有四个普兵看守。五个军官和团长坐在他的对面。

团长用法国话发言了：

“米龙老爹，自从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对于您，除了夸奖以外真没有一句闲话。在我们看来，您对于我们始终是殷勤的，并且甚至可以说是很关心的。但是您今日却有一件很可怕的事被人告发了，自然非问个明白不成。您脸上带的那道伤是怎样来的呢？”

那个乡下人一个字也不回答。

团长接着又说：

“您现在不说话，这就定了您的罪，米龙老爹，但是我要您回答我，您听见没有？您知道今天早上在伽尔卫尔附近寻着的那两个骑兵是谁杀的吗？”

那老翁干脆地答道："是我。"

团长吃了一惊，缄默了一会，双眼盯着这个被逮捕的人了。米龙老爹用他那种乡下人发呆的神气安闲自在地待着，双眼如同向他那个教区的神父说话似的低着没有抬起来。惟一可以看出他心里慌张的，就是他如同喉管完全被人扼住了一般，显而易见地在那儿不断地咽口水。

这老翁的一家人：儿子约翰，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都惊惶失措地立在他后面十步内外的地方。

团长接着又说：

"您可也知道这一月以来，每天早上，我们部队里那些被人在田里寻着的侦察兵是被谁杀了的吗？"

老翁用同样的乡愚式的安闲自在态度回答："是我。""全都是您杀的吗？""全都是，对呀，都是我。""您一个人？""我一个人。""您是怎样动手干的，告诉我吧。"

这一回，那汉子现出了心焦的样子，因为事情非得多说话不可，这显然使他为难。他吃着嘴说："我现在哪儿还知道？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团长接着说："我通知您，您非全盘告诉我们不可。您很可以立刻就打定主意。您从前怎样开始的呢？"

那汉子向着他那些立在后面注意的家属不放心地瞧了一眼，又迟疑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打定了主意："我记得那是某一天夜晚，你们到这里来的第二天夜晚，也许在１０点钟光景。您和您的弟兄们，用过我２５０多个金法郎的草料和一条牛两只羊。我当时想道：他们就是接连再来拿我一百个，我一样要向他们讨回来。并且那时候我心上还有别样的盘算，等会儿我再对您说。我望见了你们有一个骑兵坐在我的仓后面的壕沟边抽烟斗。我取下了我的镰刀，蹑着脚从后面掩过去，使他听不见一点声音。蓦地一下，只有一下，我就如同割下一把小麦似的割下了他的脑袋，他当时连说一下'喔'的功夫都没有。您只须在水荡里去寻：您就会发现他和一块顶住栅栏门的石头一齐装在一只装煤的口袋里。

"我那时就有了我的打算。我剥下了他全身的服装，从靴子剥到帽子，后来一齐送到了那个名叫马丁的树林子里的石灰窑的地道后面藏好。"

那老翁不做声了。那些感到惊惶的军官面面相觑了。后来讯问又开始了，下文就是他们所得的口供：那汉子干了这次谋杀敌兵的勾当，心里就存着这个观念："杀些普鲁士人吧！"他像一个热忱爱国而又智勇兼备的农人一样憎恨他们。正如他说的一样，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等了几天。

普军听凭他自由来去，随意出入，因为他对于战胜者的退让是用很多的服从和殷勤态度表示的，他并且由于和普兵常有往来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现在，他每天傍晚总看见有些传令兵出发，他听明白那些骑兵要去的村落名称以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出门了。

他由他的天井里走出来，溜到了树林里，进了石灰窑，再钻到了窑里那条长地道的末端，最后在地上寻着了那个死兵的服装，就把自己穿戴停当。

后来他在田里徘徊一阵，为了免得被人发觉，他沿着那些土坎子爬着走，他听见极小的声响，就像一个偷着打猎的人一样放心不下。

到他认为钟点已经到了的时候，便向着大路前进，后来就躲在矮树丛里。他依然等着。末了，在夜半光景，一阵马蹄的“大走”声音在路面的硬土上响起来了。为了判度前面来的是否只有一个单独的骑兵，这汉子先把耳朵贴在地上，随后他就准备起来。

骑兵带着一些紧要文件用“大走”步儿走过来了。那汉子睁眼张耳地走过去。等到相隔不过十来步，米龙老爹就横在大路上像受了伤似地爬着走，一面用德国话喊着：“救命呀！救命呀！”骑兵勒住了马，认明白那是一个失了坐骑的德国兵，以为他是受了伤的，于是滚鞍下马，毫不疑虑的走近前来，他刚刚俯着身躯去看这个素不认识的人，肚皮当中却吃了米龙老爹的马刀的弯弯儿的长刃。他倒下来了，立刻死了，最后仅仅颤抖着挣扎了几下。

于是这个诺曼底人感到一种老农式的无声快乐因而心花怒发了，自己站起来了，并且为了闹着玩儿又割断了那尸首的头颈。随后他把尸首拖到壕沟边就扔在那里面。

那匹安静的马等候他的主人。米龙老爹骑了上去。教它用“大颠”的步儿穿过平原走开了。

一小时以后，他又看见两个归营的骑兵并辔而来。他一直对准他们赶过去，又用德国话喊着：“救人！救人”那两个普兵认明了军服，让他走近前来，绝没有一点疑忌。于是他，老翁，像弹丸一般在他们两人之间溜过去，一马刀一手枪，同时干翻了他们两个人。

随后他又宰了那两匹马，那都是德国马！然后从容地回到了石灰窑，把自己骑过的那匹马藏在那阴暗的地道中间。他在那里脱掉军服，重新披上了他自己那套破衣裳，末了回家爬到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他有四天没有出门，等候那场业已开始侦查的公案的结束，但是，第五天，他又出去了，并且又用相同的计略杀了两个普兵。从此他不再住手了，每天夜晚，他总逛到外面去找机会，骑着马在月光下面驰过荒废无人的田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如同一个迷路的德国骑兵，一个专门猎取人头的猎人似的，杀过了一些普鲁士人。每次，工作完了以后，这个年老的骑士任凭那些尸首横在大路上，自己却回到了石灰窑，藏起了自己的坐骑和军服。

第二天日中光景，他安闲地带些清水和草料去喂那匹藏在地道中间的马，为了要它担负重大的工作，他是不惜工本的。

但是，被审的前一天，那两个被他袭击的人，其中有一个有了戒备，并且在乡下老翁的脸上割了一刀。

然而他把那两个一齐杀死了！他依然又转来藏好了那匹马，换好了他的破衣裳，但是回家的时候，他衰弱得精疲力竭了，只能勉强拖着脚步走到了马房跟前，再也不能回到房子里。

有人在马房里发现了他浑身是血，躺在那些麦秸上面……口供完了之后，他突然抬起头自负地瞧着那些普鲁士军官。

那团长抚弄着自己的髭须，向他问：“您再没有旁的话要说吗？”

“没有。再也没有，帐算清了：我一共杀了１６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您可知道自己快要死吗？”“我没有向您要求赦免。”“您当过兵吗？”

“当过，我从前打过仗。并且从前也就是你们杀了我的爹，他老人家是一世皇帝的部下。我还应该算到上一个月，你们又在艾弗勒附近杀了我的小儿子法朗索阿。从前你们

欠了我的帐，现在我讨清楚了。我们现在是收支两讫。”

军官们彼此面面相觑了。

“八个算是替我的爹讨还了帐。八个算是替我儿子讨还的。我们是收支两讫了。我本不要找你们惹事，我！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现在你们已经在我家里，并且要这样，要那样，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般。我如今在那些人身上复了仇。我一点也不后悔。”老翁接着又说。

老翁挺起了关节不良的脊梁，并且用一种谦逊的英雄姿态在胸前叉起了两只胳膊。

那几个普鲁士人低声谈了好半天。其中有一个上尉，他也在上一个月有一个儿子阵亡，这时，他替这个志气高尚的穷汉辩护。

于是团长站起来走到米龙老爹身边，并且低声向他说：“听明白，老头儿，也许有个法子救您性命，就是要……"但是那老翁绝不细听，向着战胜的军官竖直了两只眼睛，这时候，一阵微风搅动了他头颅上的那些稀少的头发，他那副带着刀伤的瘦脸儿突然大起收缩显出一幅怕人的难看样子，他终于鼓起了他的胸膛，向那普鲁士人劈面唾了一些唾沫。

团长呆了，扬起一只手，而那汉子又向他脸上唾了第二次。

所有的军官都站起了，并且同时喊出了好些道命令。

不到一分钟，那个始终安闲自在的老翁被人推到了墙边，那时候他才向着他的长子约翰，他的儿媳妇和他的两个孙子微笑了一阵，他们都惶惑万分地望着他，他终于立刻被人枪决了。

# 一个春天的晚上

贞妮快和他的表兄雅格结婚了。他们自小认识，但是在他们之间爱情完全不遵循社会上的常规礼节。他们是一同被抚养大的，从没有想到过相爱。那个略有点风骚的姑娘确实曾多次对年青人做出纯洁媚态，她觉得他可爱，此外是个好男子汉，每次她看见了他，就全心全意地拥抱他，但是并没有发颤，那种像是使得从手指尖到脚指头的皮肤的颤抖。

他呢？他总是很简单地想：“我的小表妹真娇小可爱。”于是他对她抱了一种男人常对一个漂亮姑娘体会到的直觉的温情。他的想法没有再往前走一步。

而后有一天贞妮偶尔听到她的母亲对她的姑母（对她的姑姑阿尔培特，因为那个姑姑丽松仍然是个老姑娘）说：“我给你保证他们马上就会相爱，这两个孩子，这是摆明了的。对于我呢。雅格完全是我理想的女婿。”

于是一下子贞妮开始对他的表哥雅格倾倒。于是她看见了他就脸红，她的手在这个年轻男人的手里发抖；当她的眼光遇到了他的眼光时就垂了下来，并且她做出姿态来使他拥抱她；以致他全都看出了这事。他懂了，并且处于满足了的虚荣心和真实感情各自参半的激动里，他满怀欢喜地抱住了他的表妹，并在她的耳朵里悄悄说：“我爱你，我爱你！”

从这一天开始，就尽是喁喁情话和温存等等，是一切爱情方式的表露。他们过去的亲密使这种表露毫无拘束、毫不害羞。在客厅里，雅格当着这三位老妇人，这三姐妹，他的母亲、贞妮的母亲、他的姑姑的面拥抱他的未婚妻。他和她散步，就他们两个，有些日子整天在树林子

里沿着那条小河，穿过湿润的缀满野花的牧场。于是他们等着让他们结合的时刻，不是十分焦躁的，不耐烦的，但是沉浸在、卷在甘美的柔情里，体味着各色无关紧要的爱抚细腻味道里，如此久久地紧紧两手相捏，默默两眼含情相视，简直灵魂都像是相溶了；于是受着隐隐地尚来决心的尽情拥抱的欲念的煎熬，在他们相召唤、相猜测、相等待、相许诺的双唇上感到了一阵惶惑不安。

有时候，当他们整天都在这种炽情的温存中，这种柏拉图式的柔情里度过时，在晚上，他们就像感到一种奇怪的疲惫，于是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发出了一些深长的叹息，一些充满了期待的叹息。

这两位母亲和她们的姊妹丽松带着微笑的温情注视这场青春之恋。丽松姑姑看到时尤其感动。

这是一个很少说话，常常擦眼泪的小个儿妇人，不弄出一点儿声音，只在吃饭的时刻出来，而后回到她的房间里，总是将自己关在那儿。她一副善良衰老的神气，眼光温和悲哀，在这个家庭里几乎是算不上数的。

那两个成了寡妇、在社会上有一席地位的姐妹有点把她看作不足轻重的人。人家对待她带着一种不拘礼的亲昵方式，里面潜伏着对这位老小姐的一种略带轻蔑的善意。她的名字叫丽丝，出生在贝朗其的歌曲统治法国的年代。当人家看到她不结婚，而且她决不会再结婚，于是把它从丽丝改成了丽松，现在她成了“丽松”姑姑,一个卑微的干净老妇人，就是在亲人们中也胆小害怕，他们以一种夹着习惯性的感情，一种无所谓的善心和同情爱着她。

这些孩子从不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拥抱她。只有女佣到她房间里去。人家要找她谈话时遣女仆去找她。人家几乎像是不知道这间房在那里，她在这间房间里孤独地消耗着这可怜的生命。她没有一点地位。她不在的时候，人们从不想到她。这是个被遗忘了的人之一。即使在她的近亲中，也是不为人所知地存在着，像一些没有被查清楚的人，他们的死亡不会对一个家庭造成一个缺口或者空虚之感，属于那些既不知如何进入生活，也不知如何参与习俗，也不知如何进入他周围的人的爱之中的人之一。

她总是用无声的急促小步走路，从不出一点声音，从不碰撞任何东西，好像传达给东西一种无声无息的特征。她摸东西时接触得如此之轻，如此之文雅，那双手竟像是用一种棉絮做的。

当人家说“丽松姑姑”时，这两个字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思想上的注意。这就像说的是：“那个咖啡壶。”或“哪个糖罐子。”

那条母狗鲁特还赋有某种被注意得多的地位，人们不断地爱抚它，叫它做：“我亲爱的鲁特，我漂亮的鲁特，我的小鲁特。”人家会为它哭得厉害得多。

两表兄妹的婚礼应在 5 月末举行，那对年轻人双目盯视，双手相持，两心相映，两情相重。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直到前不久还在晚上透明的冰凌下和晨雾的寒凉下哆嗦，而这阵子一下就迸发了出来。

略略有些云的几个暖和日子，一下振起了大地的元气；像奇迹般的展开了那些树叶，到处撒开了苞芽和初花，还有那种叫人软绵绵的甜味。

后来一个下午，胜利的阳光终于晒干了那些飘浮着的水汽，发出光芒，普照着整个儿平原。它欢乐的光辉充塞乡村，无所不入，渗入了植物、牲畜和人。爱情的鸟飞翔着，扑打着双翼，

互相啼唠。贞妮和雅格为微妙的幸福逼得透不过气来，但是比惯常反而胆小，因为伴随着树木的萌发而进入到他们心里的新的悸动使他们不安，整天并排地坐在宅邸前的凳子上，不敢单独走远；心神不属地看着那边，在那边一片水上大天鹅互相追逐。

后来，黄昏降临了，他们感到平静了，心定了；而在吃过饭后，并肘靠在客厅打开的窗子上，款款谈情。这时他们的母亲在灯罩形成的圆形光辉下玩着扑克牌游戏，而丽松则为地方上的穷人织着袜子。

在池塘后面，远远地伸展着一片大树林，在那些大树仍然稀疏的小叶里，月亮一下子出来了。它透过在它的天体上勾划出来的那些树，渐渐升了起来。在它使之消失的星群中间，爬上了天空，它向大地倾泻下了飘着白色和梦幻般忧悒的光辉，这光辉对诗人和情人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令人触景生情啊。

这对年轻人先是看着，后来被夜晚的柔情，被草坪和大树叶蒸汽般的光辉所深深感染，他们慢步地走了出去，在白色的草地上漫步，一直走到了发亮的水池边。

这两位母亲结束了她们每晚的四组扑克牌游戏后，慢慢地瞌睡了，起了去睡的想法。

一位说："该去叫孩子们了。"

另一位，一眼看见了在灰白色的天边，那对影子在慢慢走着。她回答说：

"让他们去吧，外边这么好！丽松会等他们，是不是，丽松？"

那位老小姐抬起了她不宁的双眼，用她那怯怯生生的声音回答说：

"一定的，我等他们。"

于是那两姐妹上床了。

这时轮到丽松站起来了。她收起手头的活，她的羊毛和大针留在围椅的扶手上，走过去将手肘支在窗户上看那动人的夜色。

那对爱人没完没了地穿过草坪走，从水塘走回屋前石阶，又从台阶走到了水塘。他们捏着手不再说话，好像超出了他们自己，他们与从大地里蒸发出来的可以看得见的诗浑成一体。贞妮忽然见到了在那窗户里由灯光勾划出来的那位老姑娘的侧影。

她说："你瞧，是丽松姑姑在看我们。"

雅格抬起头来，他回答说：

"是的，丽松姑姑看着我们。"

于是，他们继续做着梦，慢慢的走着，恋爱着。

但是露水已经覆盖了青草。他们感到了一缕寒意。她说：

"现在我们回去吧。"

于是他们回来了。

当他们走进了客厅，丽松已经重又开始编织了，她的前额俯在她的活上，她瘦小的手指仿佛因有点过分疲乏而有点哆嗦。

贞妮走过去说：

“姑姑，我们去睡了，现在。”

那位老姑娘转过眼睛，它们红得好像方才哭过。雅格和贞妮对这一点也没有涟意。可是那个年轻男人看见了那个年轻姑娘的精致鞋子沾满了水。他觉得不放心并柔情地问道：

“你可爱的小脚一点也不冷吗？”

这时一下子那位姑妈的手指抖得这么厉害，以致她手上的活掉出去了；线团在地板上滚得远远的；于是这位老姑娘突然将脸捂在她的手里大声抽搦地哭泣起来。

这两个孩子向她扑过去；贞妮跪在地上张开了胳膊，心神震撼反复说：

“你怎么啦，丽松姑姑？你怎么啦？丽松姑姑？……”

于是那个可怜的老姑娘痛苦得弯下了腰，用被眼泪湿润了的嗓子口吃地回答道：

“这是……这是……当他问你道：‘你一点不冷……你……你可爱的小脚？……从没有人对我……从没有说过这种话，对我！……从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 盲人

朝阳怎样能给我们带来欢乐？为什么降临大地的这种光明如此充满了生命的幸福？天是蔚蓝的，乡村是碧绿的，房屋是雪白的；于是我们陶醉了的双眼畅饮了这些鲜明的色彩，它们使我们的心灵欢愉。于是我们兴起了舞蹈的愿望，奔跑的愿望，歌唱的愿望，一种心情舒适的轻松之感，一种扩展了的温情，但愿能拥抱太阳。

门前的那些盲人淡然地面对着他们的永恒黑暗，总是平平静静地处于这些新的欢乐之中而无所理解，时时刻刻都在使他们的想吠叫的狗安静下来。

日暮时分，当他们由一个年轻的男孩或者小女孩牵着回来时，如果孩子说：“刚才天气很好！”那位盲人就会回答说：“我对这很清楚，一到天气好的时候，‘鲁鲁’就在位置上呆不住。”

我认识一个人，他生活于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残酷状况下，他是这种状况下的一个殉教者。

这是一个乡下人，一个诺曼底人的儿子。他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他还算有人照顾，除开他那可怖的病痛之外，几乎没有吃过苦，可是等到那些老人去世之后，残酷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姐姐收留了他，而整个村子都把他看作一个专吃别人面包的乞丐。每次吃饭，别人就为那点粮食骂他，被人叫做懒汉，坏蛋；虽然姐夫控制了他那份遗产，却舍不得给他浓汤，只给他不至于饿死的那点儿。

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大眼白得好像是圣餐中的面包；受到凌辱的时候他不动声色，这

样吞声饮泣，以致人家不知道他是不是感觉到了。加之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温情，他的母亲一直有点儿粗暴地对待他，几乎不喜欢他。因为在乡村里，那些没有用的人都是有害的，于是乡下人愿意学母鸡，按照它们的方法杀死自己中间的病鸡。

一喝完了汤，夏天他就去坐在门前，冬天就对着壁炉，并且再也不动，直到晚上。他一动也不动，也不做任何手势；只是有时候他那受到神经质痛苦干扰的眼皮会重阖上他睛球的那个白点。他有没有心灵？思想？对他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从来没有谁问过。

几年之间，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可是他的一无所能和他的沉默不语，最终都同样激怒了他的亲戚，于是他成了一个受气包，类似一个遭罪的小丑，一个被弃于天生的残酷下的牺牲品，成了一件围在他四周的粗人的野蛮娱乐品。

人们尽其愚蠢无知地想出各种残酷的玩笑。并且作为他获得那点食物的代价，他的吃饭成为邻居好几小时的娱乐，而这对个残废人来说是酷刑。

附近人家的乡下人为了这种散心事而跑过来，户户相传，于是这个庄子的厨房里每天挤满了人。有时在桌子上他还没有喝的汤盆前面放上一只猫或者一条狗。那畜生靠它的直觉感知了人的残疾，于是悄悄地走过去不声不响地喝他的那份汤，津津有味地舐食着；而当某次舌头咂得响了一点，惊起了这个可怜人的注意时，它就小心翼翼地走开，以免挨上碰巧扬到它前面的一杓子。

于是这就引发了一场哄笑，一阵推推搡搡，沿墙挤着的观众的一阵跺脚。而他呢，从不说一句话，开始用右手拿杓子喝汤，而用伸向前面的左手守护他的盘子。

有时人家让他嚼瓶塞子，木头，树叶，甚至脏东西，这些他都没有方法分辨。

后来，人家对逗乐也感到乏味了：而且因为总得养着他，他的姐夫也因而恼火了，就揍他，时时刻刻打他的耳光，嘲笑他毫无效果的躲避或还击。这又成了一种新的娱乐：打巴掌的娱乐。那些赶车的，泥水学徒，佣人，会随时随地对他脸上扬过一巴掌，这在他眼皮引起突然一动。他不知道往哪里躲，于是变得总要伸长胳膊，以防那些人临近。

最后，人家逼着他去讨饭。在那些集市的日子。把他安置在那些大道上，于是当他听到一点脚步声或者一辆车子滚过时，就伸出帽子结结巴巴地说：“发发善心吧，求求您。”

可是乡下人是不浪费的，有时好几个星期，一个铜板也得不到。

于是这给他带来了无情的粗暴咒骂。下面说说他怎样死的。

一个冬天，地上铺满了雪，天冻得可怕，于是一天早晨，姐夫把他引到远远的一条通街大道上，让他去讨施舍；他让他整天留在那里，等到天黑了，他对他的家人说他再也没法找到他。而后，他加上一句：“呸！不用再为他忙了，是有人把他领走了，因为他冷。老天，他丢不了，明天他会回来喝浓汤。”

第二天，他没有回来。

盲人在空等了好久以后，冻得受不住了，感到快要死了，他开始走起来。他辨别不了那些掩埋在冰雪中的道路，只好任意走。他掉进了沟里，爬出来，不声不响地想去找上一户人家。

可是由雪带来的麻木感一点一点地侵袭着他，于是他软弱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

了，他在一片平地上坐下来，没法再站起来了。

不断落下的雪花在埋葬他。他僵直的身体在它们不停的积累下不见了；任何东西也不会再标志出尸体躺着的地方。

他的亲人花了八天时间装着寻找他的姿态。他们居然也哭了。

冬天是严峻的，解冻来得很晚。但是有一个星期天，人们去做弥撒的时候，那些庄稼人注意到一大群乌鸦在平原上不停地盘旋，而后像一阵黑雨一样，猛扑到同一地方，飞走了又飞回来。

下一周，它们，这些阴沉沉的鸟仍然在那里。天上是一片由它们组成的云，好像它们从天边各个角落里都聚过来了；它们还大声聒噪着落到发光的雪上，成为奇异的黑点，一面顽强地搜寻什么。

一个小伙子走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于是发现了盲人的尸体，已经被撕碎了，啄食掉了一半。他那白色的眼珠被那些长鸟喙吞掉了，不见了。

从此，在感受到晴朗日子的激动欢乐时，我总不能忘记对这个乞丐的悲惨思念和阴郁的回想，如此地被剥夺了生存的条件，甚至他的死亡也成为所有认识他的人的一种解脱。

## 点心

我们就叫她安塞尔太太吧，免得让人家发现她的真实姓名。

这是一个慧星般的巴黎女人，在她后面留下一条火的痕迹。她做诗也写小说，她有诗意般的心灵和美丽得令人神往。除了出众的人，被人通称为某些事物的王子的人之外，她不接见。在她的家里受到接待被视为一种荣誉，一种智慧的荣誉；至少对她的邀请人是如此看待的。

她丈夫扮的角色是一个暗淡的卫星。做一个明星的丈夫决不是一件舒适的事。虽然他有过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拥有他自己的价值，次一级的价值，这是实在的。结果是用的这种方式，他妻子的接待日他也接待；他有特别欣赏他的、听信他的群众，他们对他的注意超过对他的辉煌伴侣。

他专心于农业，办公室里的农业。人们有诸如此类的室内将军—一所有那些生于、活于并且死于皮圈椅上的国防部的人，不就是属于此类吗？——室内海军，到海军部看看吧——还有室内殖民者等等呢。因此他研究了农业，而且深入研究了它和其它科学的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艺术的关系——人家不是干什么工作都加上艺术作调料吗？不是连可怕的铁路桥也惯称为“艺术的工程”吗，最后，他达到了人家谈起他时说“这是一个强人”。人家在技术月报里提到他，他的妻子为他争取到被任命为农业部一个委员会的成员。

这点卑微的荣誉对他就够了。

以节约费用为藉口，他在他的妻子接待她的客人的日子里，邀他的朋友来，这样他们就混到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混到一起是组成了两组。太太带着她的艺术家、科学家、部长之类的扈从，占了用帝国时代形式装修和家具布置的长廊。先生则一般和他的庄稼人一起退占一间小些的，用来吸烟的房间，安塞尔太太讥讽地称之为农业沙龙。

这两个阵营是截然分开的。那位先生并无妒嫉，而且有时进入到学院派里，并且衷心地相互握了些手；可是学院派却绝对地鄙视农业沙龙，而且极少有科学界、思想界或其它界的王子会混到庄稼人里去。

这些接待不花钱的：一份茶，一份黄油面包就全在内了。开始时，先生曾提出要两份黄油小面包，一份给学院派，一份给庄稼人；可是太太正确地看到这种安排方式像是指明两个阵营，两种接待、两派。先生对此一点也没有坚持。由于只上一个黄油做的面包，由安塞尔太太先殷勤招待了学院派，而后传到农业沙龙。

然而，这个黄油面包很快就成了学院派最好奇的女人们观察的主题。安塞尔太太从不亲自切面包。这任务总是轮到这个或者那个显赫的客人。这个众所追求的殊荣特别任务对各人轮到的周期有时短些，有时较长：甚至有时达三个月，但很少再多了，而且人们注意到“切面包”的特权好像还连带着一系列其它的优越性，一种王权或者大大加强了的总督权。

这位执行统治的切面包人用傲慢的调子说话，一种明显的命令语调，而房屋主妇的一切优惠都是提供给他的。

在私下里，大家压低了声音在门后面叫这个幸运儿做“黄油面包的宠儿”，而每次宠幸的变动都在学院派里引起一次动乱。那把刀是根权杖，而面包是面旗帜，大家祝贺被选中的人。那些庄稼人从切不上面包，先生自己也总是落选的，虽然他从那上面吃他的那一份。

黄油面包相继由诗人、画家和小说家掌刀。—位伟大的音乐家在一段时间里切面包，一位大使接了他的任。有的时候是一个较不大出名但是文雅而且别人想和他交往的人，一个根据时代而被人用不同称呼为：真绅士、或百分之百的骑士、或者花花公子以及其它称号的人，能得幸轮到坐在这有象征性的点心前面。他们之中的人，个个在他们君临的时代向丈夫表示出特别殷勤；而后，当他退职的时刻到来时，他把刀递给另一位，并从新混迹于那位美丽的安塞尔太太的追随者和仰慕者的队伍之中。

这曾是长时期、长时期的情况，但是慧星不能以同一光芒永远照耀。世上的一切都会老。人家说切面包人的热情渐渐减弱了：据说有些人在人家递盘子给他们的时候好像显得有些犹豫；过去这种被人如此妒嫉的责任变得不太吸引人了；人家保留这责任的时间变短了，对此人们显得也不那么自傲了。安塞尔太太不惜施加微笑和亲热，唉！人家不再情愿切面包了。那些新来的似乎对此予以谢绝。那些“老宠幸”一个一个重行上台，好像是被人家暂时复位的退位王子。后来候选人变得少了，实在太少了。有一个来月由安塞尔先生切糕点，噢，奇迹。后来他也有了点对这乏味了的神气；于是一天晚上，人家看到了安塞尔太太，那位漂亮的安塞尔太太亲自主刀。

可是这件事看来太令她厌烦，于是第二天，她对一位客人如此强烈地坚持要求，以致他丝毫不敢推辞。

这些象征现在太为人熟知了，大家私下带着惊惶不安的脸色互相观望。切面包不算什么事，但是这些曾经常因厚遇而授予权力的种种特权，现在成为可怖的了，而且每当盘子端了出来，那些学院派的人就过去混杂到农业沙龙里，好像在总是微笑的那位丈夫后面有个蔽护所。于是当担心的安塞尔夫人一只手捧着蛋糕，另一只手拿着刀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迅速排到他丈夫的周围，好像是为的请求他的保护。

又过了些年。谁也不再切了，可是遵循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老习惯，那位总是被人彬彬有礼地称之为“漂亮的安塞尔夫人”的仍然每个晚上用眼光选择一个忠诚的执刀者，而每次在她的周

围就发生同样的动作：一次总逃亡，技巧的、充满了各种复杂而机智的活动，以避免轮到已经到了嘴唇皮子上朝着他过来的建议。

却说有这么一天，有人介绍一位很年轻的，一位天真无知的男人来到她家里。他不知道这奶油面包的秘密。同样当这块点心出现了的时候，当人人在逃走的时候，当安塞尔夫人从仆人手里接过了那盘子和糕点的时候，他泰然地留在她的身边。

她相信他大概也知道，于是微笑着并用一种感动的声音说：

“亲爱的先生，您愿意，盛情相惠切开这个奶油面包吗？”

他为这种荣誉十分高兴，赶快脱下手套。

“啊，这怎么说，夫人，高兴之至。”

远远地在游廊各个角落里，在朝着庄稼人大厅开着的门樘子里一些脑袋惊诧地看着。而后，当大家看见这位新来者毫不犹豫地切开面包时，大家都很快地聚拢来了。

一个老诗人高兴地拍拍这个新信徒的肩膀，在耳边对他说：

“好哇！年轻人。”

大家好奇地看着他，她丈夫自己也显得吃惊。至于那位年青人，他对大家突然对他表示的尊重感到吃惊。他尤其毫不理解那些表示出的亲切，那种明显的厚意和那位房屋女主人对他表示的无声的类似感激之情。

然而看来他终于懂了。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给他揭示的呢？人家不知道。可是当他在第二夜出现的时候，他的神气有些耽心，近乎害羞，并且不安地看着周围。喝茶的时候到了。那位仆人出来了，安塞尔夫人微笑着抓过盘子，用眼光找她的年轻朋友；可是他逃得如此之快，已经不在那儿了。于是她过去找他，并且很快的在“庄稼人”大厅深处找到他。他呢，将胳膊挽在她丈夫的胳膊下面，焦虑地在向他征询消灭葡萄藤上蚜虫的问题。她对他说：

“亲爱的先生，您能否惠爱为我切这块奶油面包？”

他脸红了一直到耳根，结结巴巴头脑不清。这时安塞尔先生可怜他了，转头对着他的妻子说：

“亲爱的朋友，你如不来打扰我们那可真是太惠爱了，我们谈着农业。还是让巴蒂司特去切您那块奶油面包吧。”

从这一天起，没有人再切安塞尔夫人的奶油面包了。

# 牧童坡

从迪那普到哈佛尔这一段海岸，是一条高约百米，直立如城而绵长不断的悬崖。间或在不同的地方，这条白色的大带子会陡然降落下去。于是垦殖了多年的高原便有一条被浅草和海藤

蔽复着的峻陡河床，向着一片砂砾满地的海滩伸延下去，在那儿它通到了一条与急流槽沟相似的溪涧。自然的力量造成了这些河谷，而风暴急雨以山沟结束了它们，同时侵蚀着悬崖的残部，冲刷出了一条直通海边的、现在用作人类通道的河床。

有时会有个孤村，在这些山沟里藏着，海风从中咆哮而过。

我曾经在这样一个海岸边的湾湾处所度过了一个暑天。我住的是一个乡下人家中，那房子是朝着海面的，使我可以从窗口看见一片巨大三角形的蓝色海面镶在那小山沟两面的绿色斜坡里。然而那片大三角水面上有时还点染着那些在日光之下远远地经过的白帆。

那条通到海边的路是随着峡谷山势去的，并且陡然在两片泥灰岩的陡壁之间，陷落似的凹了下去，于是接到了海滩上。那片海滩遍地都是被千万年波浪冲击磨圆了的光滑卵石。到达这片海滩以前，那条路竟像是一条深而且宽的车辙。

这条隐藏着的路，名叫“牧童坡”。

那末，我们来看看这个以此命名的惨剧罢。

据说这村落里从前有一个严厉而粗暴的青年神甫在村中主持教务。他是从某修道院出来的，对那些以怀刑而不畏天命的方式过活的人深恶痛绝。以他本人所受的不可调和的严厉的规律，他对旁人便也拿出一种绝不宽恕的态度，尤其使他暴怒而痛恨的就是爱情。倘若他曾在都市之中生活过，夹在那些将自然所支配的野性动作掩盖在情感和温存所组成的精细面纱之后的那些文明讲究人群中生活过，倘若他曾在那些建筑宏伟的教堂的黑影中倾听过那些虽有过失、却仿佛可因环境物质上的旖旎而得减罪的香气袭人的女性的忏悔，那末对于衣裳褴褛者在水沟里的潮泥中或者仓库的干草上的不洁配合，他也许不会发他所发的疯狂愤慨和任性狂怒了。

他把这些绝不知道爱情而却以兽类方式配合的男女比作畜生；他之恨他们，是因为他们灵魂上的不文明，因为他们本能上的龌龊贪馋，因为那些老年人仍然对这些淫邪的娱乐令人憎恶的津津乐道。

也许他也并非所愿，也许是为一些无从慰藉的嗜欲的愁闷所苦，为他那强烈反感的肉体对抗专制贞节的灵魂所进行的斗争受着无声折磨。

但是一切和肉有关的事，都使他生气，都使他失去理智；他那些激烈但满含威吓意味和愤怒隐语的宗教讲演，却使那些在教堂中偷着互相注视的男女青年冷笑，至于那些身着蓝色的长布大衫的庄稼汉子和那些身着黑色小褂的庄稼妇人，却在做完了礼拜出来时，回顾那座有一股青烟从烟囱中慢慢上腾的旧房子，互相说道：“对那种事，那位堂长先生可不说笑话。”

有一次，他竟毫无理由地暴怒到失去理智的境界了。原来他那时正到一个病人家里去。谁知，他刚好走进了那庄稼汉的天井，便看见一大堆孩子，其中有这家的，也有邻家的孩子围住了一个狗窝。他们聚精会神，一声不响地好奇地注意一件事。这神甫走了过去。却是母狗正在那里分娩。在它的窝里，已经有五只小狗，在那只亲热地舐着它们的娘的四周蠢动，当这神甫在那些孩子头上伸着他自己的头时，第六只小狗正好出现。于是那些心花怒放的顽童，拍掌大呼：“看罢，这里又是一个，这里又是一个！”在他们，这是一种戏法，一种绝无秽亵渗入其间的自然戏法，他们审察这种生育现象，和他们有时会注视苹果落地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穿黑道袍的朋友，却气得满身恼火，他竟失去头脑了，举起他的雨伞去打那些孩子们。他们都飞也似地逃跑了。于是他只和那只“坐蓐”的母狗单独相对。于是他扬起胳膊去打它。那只被链条锁住的狗，不能逃跑，而因为它叫号挣扎，他便站在它的身上，用脚去尽力蹂躏，使最后的那只小

狗也献给了世界，并且硬踏几下，将它结果了。随后他任凭这鲜血淋漓的尸体，瘫在那些啁啾的，无力的，已知觅乳的新生者中央。

他常常单独地迈开大步，带着野蛮人的神气，作些长距离奔跑。有一次，正是 5 月里的某一夜，他从一次长距离的散步回来，于是便随着那悬崖的路线向村落中走，一阵怒雨向他袭来；抬头望去竟看不到一所房屋，四处全是正在如箭急雨中的赤裸裸的山崖。

那波涛滚滚的海水，溅起白沫。那些黑色的云堆，伴着阵阵越来越大的雨在天空奔窜。那怒号的风，将那些初长成的禾苗压得向地面偃伏，并且刮得这个遍体淋漓的神甫摇摇摆摆，使他的道袍缠住他的双腿；使他的耳中和他的焦躁的心中都充满了无穷的喧闹。

他除去了帽子，斜头和风雨相触，于是渐渐地走近这地方的倾斜地段了。但是一阵那样急而强的风来了，以致他无法朝前进，末了，他忽然看见在一个养羊的场子的附近，有一座下有车轮，可以移动以供牧人巡行时歇宿的木屋子。

这是一个庇护之所，他便跑了过去。

那些处在这阵暴风雨袭击下的牧狗，见他走近牧场时也不动，于是他一直走到了那木屋子跟前。

从那屋子旁边一张短梯上去的那张矮门是开着的，使人窥见里面所铺的干草。

这神甫正要进去，却看见那黑影之中，有一对情人，扭糖股儿般互相箍着。于是，他连忙将那门关上，并且扣好，随后，他站在那“车屋”的两辕之间，屈着他那瘦弱的身躯，像一匹马似地将那车屋拉动了，他在那件被雨浸透的黑呢道袍下喘着气。接着他拉着车跑了起来，向着那陡坡、那可以杀人的陡坡拖去，那两个被扣住了的青年人用拳头狂敲那车屋木板，大概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过路人在开玩笑。

及至走到了那倾斜地段的起点，于是他放松了这轻便的房屋，任凭它独自开始在这斜坡上面滚下去。

那车屋像疯了似的，迅疾地起程了，愈走愈快，跳跃偏侧，竟像一头走兽，而两边的辕和地面不断冲撞。

一个匐伏在一条水沟里的老乞丐，看见它从他头上一冲而过，接着他便听见了从那木箱子里传出一阵骇人的呼叫。

忽然，它被一块岩石撞落了一个轮子，于是便侧着倒下来了，接着便重新像一个皮球似地往下滚，像一座拔离了基础的房屋从一座山顶往下滚，随后到了最后的溪沟边上，它便按一条抛物线的轨道蹦了下去，及至跌在溪涧深处时已经像个鸡蛋一般地被打的稀烂了。

有人将这两个、两个情人一个个抬了起来，血肉模糊，支体毁折，但是始终是互相搂着的，他们在恐怖之中，如同在欢乐之中一般，各自用胳膊箍住了对方的项颈。

那神甫不许将他们的尸首搬入教堂，也不许为他们的灵柩祝福。

到了那星期日，他在祈祷后发表训词时，愤愤地谈起上帝的第七诫，装腔作势地恐吓那些情人，并举这两个在他们本身罪恶之中丧命的贱人作为可怕的例证。

但是他刚一出那教堂的门，便有两个武装巡警将他提住了。

原来出事之时，有一个海关的密查，在一个巡察的秘密岗位里看见了这件事。神甫被判了终身苦役。

末了，那个给我说这故事的乡下人，郑重地加上几句：“我认识这神甫，我本人，先生。这真是个可怕的人，不过他不爱猥亵事。”

# 旧物

我亲爱的柯莱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一块儿读过的圣伯夫①先生的一首诗，它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因为对我说来它教给了我许多东西，这首诗常常安定我可怜的心，尤其近来某些时候，你看看它说的：

“生于斯兮养于斯，但求离世亦于斯”

我现在是完全孤独的在这间我出生于斯，生养于斯，待死来临于斯的这幢房子里，这里虽不是每天都是快活的，但却是甜蜜的；因为我在这儿，包围于回忆之中。

我的儿子是律师，他每年来看我两个月。贞妮和她的丈夫住在法国的另一头，我每年秋天去看她。因此我一个人在这里，单独的，可是包围在熟稔的东西之中，它们不断地给我谈我的亲人，还有那些已故的和那些活着的远亲。

我不太读书了，我老了；可是我不断沉思，或者更恰切地说我做梦。唉！我从没做过往日的那些梦！你回忆一下我们往日疯狂的想像吧，那些在我们 20 岁的头脑里编织起来的奇遇和预感①圣伯夫(1804-1869)是法国政论家亦有小说诗词问世，为自由主义的有力

辩护人。的幸福前景吧！

这些一样也没有实现，应当说实现的是另外的情景事物，不那么动人，不那么诗意，但对敢于勇敢地承担他们生活的人是够了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如此不幸，我们这些女人？这是由于年轻时人家太叫我们相信幸运了。我们从没有受到过有关战争，斗争，苦难的观念教育。于是，在第一次冲击中，我们的心碎了；我们敞开了心灵等待幸运的接踵光临。而来的只有一半是好的，于是我们立刻呜咽抽泣了。这幸福，我们梦想的真实幸福，我是经过学习才认识到的。它完全不是来自伟大的天赐之福，因为这种鸿福十分稀罕而且十分短促，它存在于一系列对于永不来临的欢乐的无穷期待之中。幸福，是对幸运的等待；这是希望的境域，因此这是无穷的幻景。是的，我亲爱的，除了幻想之外没有什么是美好的；而且像我这么老了，我仍然天天幻想，只是它们的目的变了，我的欲望不复是往日那些。因此我对你说，在我最清楚的时候，我以做梦度日。另外我还想干什么呢？我用两种方式做。我告诉你这些，也许将来对你有用。

唉，那第一种方式很简单，就是坐在我的炉火前面，在一张对我这老骨头合式的软的矮围椅里，于是回过头朝着那些留在后面的东西。

一生是何等的短促啊！尤其是那些一生全都在同一地方的人！

“生于斯兮养于斯，但求离世亦于斯”

那些回忆聚集成堆，紧密相连．而且当人老了的时候，有时候想起年轻的日子竟好像只有十来天。是的，一下子就溜过去了，好像一天一样：早晨、中午、黄昏；于是夜晚来了，一个不复天明的夜晚！

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看着炉火，往事重温，就像昨天一样。梦带着你走，不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重过一遍自己的一生。

常常，我幻觉是个小姑娘，于是往事烟云都记起来了，有青年时代的种种感觉，也有那些冲动，那些令人心跳的事情，一切 18 岁时的精神活动。

唉！多少次对少女时代散步的意念掠过了我的心头！有一天黄昏，我在围椅上对着我的炉火时，就是那一刹那我奇特地见到了圣米桑尔山的落日，而且紧接那后面是在于维勒森林的骑马打猎场面，同时还带着湿砂的和沾满露水的叶子气味，以及还浸在水中的那颗伟大的行星的热气和我驰马矮树丛时，朝阳湿润的微温。于是所有我当时想过的：在茫茫无际大海前我的诗兴，在树枝拂过时我激动而幸福的欢乐，我最微小的意念，所有的那些梦，那些愿望，那些感想的零星点点，统统都回想起来了。好像我依然在那个时代，好像从那刻起 50 年的光阴并未逝去。而这 50 年曾使我的血冷却下来！使我所期待的完全变了！

可是我的另一种使过去复苏的方法比这要好得多。

亲爱的柯莱特，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房子里的东西，人们什么都没有弄坏过。我们在上面，在屋顶下有一个大的杂物房，人们叫它做藏物间。所有不用了的东西都扔在那里。我常常爬到那上面去仔细观察四周。于是我发现了一堆我不再想到的小东西，而它们却唤起了我一大堆往事。这完全不是那些我们在童年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和好家具，而它们却联系到许多事情，许多悲欢往事的、回忆和我们的历史的日程。由于曾卷入过我们的生活，它们取得了一种性格，一种特殊意义；它们是我们悲欢时刻的伴侣！仅有的，唉，我们有把握不会丧失的伴侣，惟一不会如其它事物那样消亡的伴侣。其它那些会消亡的伴侣，吸引人的目光和音容面貌已经永恒的消失了。然而我在那些用坏了的小摆设堆里，这些陈旧无意义的小物件堆里，重见到了这些小东西，它们曾有 40 年光景被扔在我们一旁，从不被人注意。而当人们忽然重见到它的时候，它们就取得了一种重要性，一种往事见证的意义。它们对我们起的作用，仿佛是那种久已相识却从未相互倾心的人，却忽然在某天晚上，不意之中开始没完没了地相互倾谈，倾诉从未被人猜度到的隐衷和身世。

于是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同时心中微微受到感动。我对自己说：“瞧，这是保尔去里昂那晚上，我打破了它。”或者“啊，这是妈妈的那盏小灯，她冬天晚上去拜访问候时用的。”

在那里面也有些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它们是我们的祖父母传下来的，那些今天还活的任何人也认不出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历史，遭遇，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的主人。谁也没有见到过那曾经摸过它们的手，看过它们的眼睛，它们使我沉思了很久，这些东西！它们在我看来代表最后的朋友，已死了的弃儿。

我亲爱的柯莱特，你对这些大概还很少理解，你会笑我的愚蠢，我的稚气和我的伤感的奇癖。你是个巴黎女人，而你们这些巴黎女人，你们一点不懂这种内心生活，这种发自内心的“废话”。你们生活在表面上，你们所有的思想都是随风转的。单独生活着，我只能对你谈谈我自己。

回复我的信时，请对我谈一点你自己吧，从而使我也可以置身于你的情况里，正如明天你也可能处于我的集团一样。

但是你永不会完全理解圣柏夫先生的诗：

“生于斯兮养于斯，但求离世亦于斯”

吻你千次，我的老朋友。

爱德莱德

# 磁感作用

这正是一场男客们夜宴的尾声，在那阵烟雾里，在那种由消化作用所生的使人发暖的疲乏里，在大量由珍馐美酒的吸收混合所生的轻微的陶醉里，轮到了吸那些吸不完的雪茄，喝那些喝不完的烧酒的时刻。

有人偶然议论到磁感作用、那些多纳妥的一些戏法和沙尔戈博士的实验。陡然这些怀疑派的，和蔼的而漠视任何宗教的汉子们，便开始描述一些奇异现象，一些难以相信而据说是实现过的故事，突然转到了迷信上，坚持这类仅余的特异现象，成了这类神秘磁感作用的信徒，以科学名义为之辩护。

那时只有一个人在微笑，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年，著名的盯梢猎艳者。在他的头脑里，对万事不信的观念根深蒂固到不容讨论的程度。他带着冷笑反复地说道：“真是笑话！真是笑话！真是笑话！我们不必讨论多纳妥，他只能算是个很刁滑的变戏法的人。而于世人所谓的著名学者沙戈尔先生，我觉得他是爱伦坡那派谈故事的人之一。那些人因为尽力想像一些颠狂的奇怪情形，结果自身都成了疯子。他证明过一些没有经人说明和依然无从说明的神经系的非常现象，他每天在这个被人探索的不可名状的境界里往来，因为不能常常明白自己看见的东西，也许便过多想到那些神秘现象的宗教性说明了。并且我很想听听他谈，这会和您各位所传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这位怀疑论者的四周竟起了一阵类似婉惜的动作，就像他是在一群修道士的集合里亵渎了神明似的。

这些先生们之中有一位高声说：

“然而从前确实有过一些显灵的事。”

但是另外一位回答道：

“我不承认这类事。否则为什么没有再发生过呢？”

于是各人都举出了一件事，一些怪诞的预感，一些远距离的灵魂上的交通，一些由此一人对于彼一人所施的秘密影响。于是大众一致承认，大众声称那是些不容讨论的事，至于那个愤愤然的怀疑论者却反复说：“真是笑话！真是笑话！真是笑话！”

末了，他立了起来，扔掉了他的雪茄，把手插在衣袋里：“既然如此，我也照样，我来向您

各位谈两个故事，随后我再来解释。请听吧：

“在埃特勒达那个小村子里，这些男子们一一全是水手——每年都到新陆岛的沙滩上去打鳖鱼。谁知有一天晚上，这些海员中的某一个人的孩子，在梦里跳起醒了过来，一面大声说他的父亲死在海里了。末了，这孩子被人稳住了，谁知他睡熟了一下又惊醒了，一面狂呼，说是他的父亲淹在水里了。一个月以后，有人果然带了消息过来，说是这孩子的父亲被一个浪头卷到海里去了。那寡妇记起了这孩子发魔梦的样子，有人说是显灵，大众都惊惶不安。有人拿日期一算，于是知道了那件惨剧和那场魔梦日期差不多是符合的；因此有人断定这两件事是同日同时发生的。这是一件磁感作用的奇迹。”

那个谈故事者停住了。于是那些听故事者中的一个很受惊讶地问道：“那么您现在来解释这件事吗？”

“自然，先生，我找着了这里面的秘密了。这件事以前很使我骇怪，并且也极使我困惑。但是我这个人，您明白吗，我是不信架空的理论的。即令旁的许多人从相信着手，我却从怀疑着手，而在我绝对没有懂的时候，我仍然否认任何由心灵感应的说法，因为确信单凭我深入观察也足以说明。于是我当时便去寻找了，寻找了，末了，我在询问了一切出门去了的水手的妻子以后，结果便明白这些妇人里的无论哪一个或者无论哪一个的孩子，从来没有经过八天的光阴，不曾从梦里惊醒一面说爸爸死在了海里的。对这种惨剧的极端而持恒的害怕，使他们镇日里谈它，使他们镇日里想它。所以，倘若这些素见不鲜的预言中的一个，从一种很简单的偶然，符合了一个死亡的消息，他们便立刻嚷嚷显灵了；因为他们那时顿然忘掉了一切其它想象。一切其它推测和一切其它有关恶运的预言，已经坠在胸无主宰的境界里了。在我这方面，我参考了五十多个梦，但是那做梦的人在八天以后，竟一点也不记得了。然而倘若那个出门人果然死了，于是这个记忆立刻苏醒了，他们声称是上帝的显灵，按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磁感作用。”

这些吸烟者之中的一个高声说：“这还正确，您所说的这一个；但是您的第二个故事呢？”

“唉！我的第二个故事，说来是很微妙的。这是轮到我自己碰到的，我略略有点儿怀疑我自己的评价。世上的人从不会公正地身兼审判者和当事人的地位。请您听吧！”

我从前在上等社会的交际场里，认识一个我对她绝无幻想的青年妇人，可以按流行的说法，说我竟从来没有留心地瞧过她，注意过她。

虽然她并不丑陋，但是我却把她排在那些无意义的女人队里。总而言之，对我而言仿佛她就是有眼睛，有鼻子，有张嘴巴，有些头发，总之一副平庸的面貌，就是那些仅仅使人偶然涉意而不能使人留步，并且对之毫无情欲袭击的生命之一。

谁知有一天晚上，我在未睡以前正伴着火炉旁边写几封信，忽然拿着那支笔杆停住不写，而在那种胡思乱想的境界里，在那种遇着我们偶尔略涉遐想便微触我们头脑的幻影队里，感到一种在我神志里穿过的微风，一种心弦上的微颤，于是没来由地思想上毫无逻辑关系地，立刻清楚地看见了这个姓名仅仅偶尔在我头脑里闪过，身影从没有连续被我想过两三秒钟的妇人，那种清清楚楚的情形，竟俨然像我正摸着她，而且从头到脚绝无遮挡的东西似的。并且我忽然在她身上，发现了我一向未留意的一大堆的妙处，一种甜美的娇媚姿态，一种情思恹恹的诱惑力；她在我的心里，唤醒了那种爱情上的骚动，它使您从事于追求某个女人，但是，我没有多想，便上床了，睡熟了。末了，我做梦了。

这类稀有的奇梦，您各位全是过来人，它们能够使你们办到那些做不到的事，能够给你们

打开跨不过的门户，期望不到的快乐，钻不进的怀抱，这话对吗？

我们这些人，谁没有在这类骚动的，神经质的和狂热的瞌睡里，以非常锐敏的触觉，持有、揉捏、搂抱，据有过那个曾占领其心灵的女人呢？并且您各位可曾注意这些在梦境里的好运，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飘然若仙的极乐吗？在这样一个令人倾倒而又近乎兽性的却又俨如实在的幻象里，您各位为着占有不在场的而又热恋着的女人，曾被这些梦境推到什么样的如醉如痴的境界，它们用什么样的激奋的痉挛来震撼各位，拿什么样的了无止境的亲暖动人的温存注入了您各位的心田里。

这一切，我带着不可能忘却的热烈态度感受到了。这妇人是属于我的了，那样地属于我了，以致我从这个隽美而欺人的梦里醒来多久之后，她皮肤的余温，依然留在我的指上，她皮肤的余香，依然留在我的脑际，她口脂的余味，依然留在我的唇边，她声音的余韵，依然留在我的耳里，她拦腰搂抱我的那个圈，依然箍着我，我依然全身感到她温存里的那种狂媚。

在一天晚上，我三次重温了这个梦。

天明了，她缠住我了，占住我了，缠住了我的头脑和触觉了。那情形，竟到了使我无时无刻，每一秒的光阴，都在思念着她。

末了，竟不知道如何办，我穿着停当之后便去看她。在她家的扶梯上，我竟因激动而发抖了，心房突突地跳起来了，一阵热烈的欲望，从头到脚地征服了我。

我走进她的门了。她听见有人通报我的姓名，便直挺挺地立了起来：末了，我们的视线令人吃惊地盯住了，互相注视。我坐下了。

我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日常话，她仿佛绝没有听见似的。我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于是我猛地一下向她扑去，张开胳膊满怀地把她抱住了，末了我那整个的梦，那样迅速地，那样容易地，那样发狂似地实现了，竟使我陡然疑心会被人唤醒……此后，她做了我两年的情妇……

“从而得到什么结论呢？”有一个人问道。

那个说故事的人仿佛有点犹豫。

“我断定这件事情是……我断定是由于一种巧合，自然！此外，谁知道呢？也许是由于她一种绝未被我注意过的注视吧。而那天晚上，记忆中的这一注视便因某种神秘而不自觉的感情召唤使之苏醒了。这种召唤时常将许多被我们良知所忽略的事，那种在我们智慧之前未经窥见便溜过去的事，介绍给我们——重新回到我心上来了！”

有一个在座的人说道：“无论您要怎么说都行，但是在这件事以后，倘若您仍不信磁感作用，好朋友，您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 科西嘉的绿林好汉

那条小路在阿伊通森林中缓缓地向上延伸。那些不可度量的松树在我们头上展开一个翛翛然的穹幕，发出一阵连绵不断的悲吟，而在两旁，不论是左边或者右边，松树的那些挺直瘦长的树干，排成了一片像风琴管，从中送出这阵由于树顶迎风而生的淳朴音乐。

在三小时的路程之末，这些从生成群的长柱子渐渐疏朗起来；一棵高不可攀的圆顶松和其余的判然相离，像一把阳伞似地从顶上展开一个深绿的圆顶；随后，我们忽然发觉走到这座森林的尽头了，这就是那条通到荒野不见人迹的尼沃洛山峪的隘道下面百十来米的地方。

在那两座压着这段道路的峭拔山巅上面，几棵畸形的古树，像是从前费了大气力才长上来，俨然立在人山人海之前的步哨。我们转过身来抬头一看，就望见了整座森林在我们脚下铺开，简直是一个大得异常的翠绿盆子，周围那仿佛和天相连的一圈边缘，都是由那些将森林团团围住的赤裸裸的岩石造成的。

大家又重新前进了，10 分钟之后，我们达到了那条隧道。

于是我望见了一个惊人的境界。在另一座森林之外，有一条山沟，不过这是一条我平生从未见过的山沟，一条长达三四十公里的石质不毛之地，隐在许多高到两千米以上的山脉中间，没有一点田地，没有一棵望得见的树。这便是尼沃洛峪了，科西嘉式自由的故乡，无法接近的堡垒，侵入者从来未能撵走这里的山民。

我的同伴告诉我：“我们本地的好汉的逋逃薮也就是那儿。”

不久，我们走到这个荒野而又美得难以想像的洞天深处了。

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棵植物：全是花岗岩，花岗岩之外绝无其它。在我们视野的终极，是一片由花岗岩构成的不毛之地，闪烁着一星儿一星儿的亮光，一轮烈日，像是特地悬在这条山峡顶上的，将它晒得如同一座烤箱。有人在抬头仰望山巅的时候，觉得目眩头昏就不再望了。这些山巅全是呈红色的锯齿形，像是用珊瑚编成的花朵和枝叶，因为所有的山峰全是霞斑岩构成的；并且山峰上的天，因为这些奇异的山而改变了颜色，仿佛是紫的或是青莲色的。比较低的处所，花岗岩是灰色闪光的，而在我的脚底下，却像是被捣碎成了粉末的；我们踏在这些闪烁有光的粉末上走着。在我们的右边，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坑里，有一条湍急的短溪。大家在这种炎威之下，在这种强光之中，在这种烫人的，不毛的，荒野的，被奔腾的急流切断的山沟里，摇摇晃晃地走着——这条急流像是忙于逃遁，它并没有滋润这些岩石的能力，便在这座对于急流任情狂饮而从来没有受到渗透和润泽之益的烤箱里失踪了。

但是在我们右边，忽然发现了一个插在一小堆石块当中的木十字架。从前必然有个人在这儿被杀害，于是我对我的同伴说：

“请您和我谈谈这地方的好汉吧。”

“我从前认识了那个最出名的最叫人害怕的圣吕西，现在我来对您说说他的历史。”他回答道。

据说他父亲从前是在一场械斗之中被一个同乡的年轻人杀死的。圣吕西只得和他的姐姐相依为命。他本是一个体弱胆小的青年，身材矮小，时常害病，没有一点儿强毅的气魄。对于杀死他父亲的凶手，他并没有宣称要以意大利方式去复仇。他的家族都来找过他，央求他要报仇；但是他本人对于他们的种种恳求和威胁，只是装做没听见。

这样一来，他姐姐根据传统习惯，气愤地剥掉圣吕西身上的黑衣裳，表示他不配为一个没有复仇的亡人穿孝。对于这样的侮辱，他依然还是无动于衷。后来，他爽性躲在家里，再也不出门，不敢用正眼去瞧当地的年轻人，当然用不着说，他更没有拿起那杆还是他父亲当年装上

火药和铅子的火枪了。

好几个月过去了。他像是连这件人命案子都忘了，只同姐姐躲在家里而已。

谁知某一天，那个被大家认为是凶手嫌疑的人要举行婚礼了。圣吕西仍像是并没有被这个消息所动摇。但是那新郎走向礼拜堂的路线，大概是有意向圣吕西挑衅，竟然经过这两个孤儿的住宅跟前。

这姐弟两人正在窗前吃油炸点心，年轻的圣吕西望见了这结婚队伍就在房子前面走过，他陡然一下全身发抖，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在胸前划了十字，拿起那杆挂在壁炉上的火枪，出门了。

他在以后谈到这件事时，曾经说道：

_我现在真不知道当时动了什么念头；那简直像是在血管里放了一把火；我当时感到非那么干不可；并且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忍住，我一定得把火枪藏到科尔特村的大路上的树丛里去。

他出门之后一小时又回来了，双手空着，神气和往常一样，不快活而且懒洋洋。他的姐姐以为他又什么也不思考了。

但是傍晚的时候，他失踪了。

他的仇人同着两个男傧相，必须当天天黑的时候步行到科尔特村。等到圣吕西直挺挺地站在他们前面的时候，这三个人正唱着歌沿着大路走着，紧接着，他面对面盯住了那个凶手，大声嚷道："时候到了！"便很近地一枪，打穿了仇人的胸膛。

傧相中的一个逃走了，另一个朝着这青年重复地说："你这算干的什么，圣吕西？"随后他想跑到科尔特去求救。但是圣吕西高声对他嚷道："倘若你再多走一步，我就打断你的腿！"那人知道他一直是非常胆小的，便说："你哪敢！"接着就要走，但是他立即又倒了下来，一粒子弹将他大腿打断了。

于是圣吕西走到他身边问道："我来看看你的伤口，倘若不重，我就让你躺在这里；倘若是致命的，我就了结你。"

他检查了那伤口，认为是致命的，便从从容容填充好那杆枪请这位受伤的人做了祷告，随后便打碎了他的脑袋。

第二天，他进山了。

"您可知道他后来又干了什么吗，这个圣吕西？"

他的全家都被保安警察逮捕了。他的舅舅，那个做神父的，被认为有教唆复仇的嫌疑，也被关进牢里，并且被死者亲属控告了。但是他越狱逃走了，也拿起了火枪，和他外甥一起落草了。

这么一来，那些告发他舅舅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被圣吕西干掉了，并且双眼被挖掉，意思就是教大家明白：永远不要肯定那种没有亲眼见过的事。

他杀尽了仇人的家属和党羽。他一生杀过 14 名保安警察，放火烧过对手们的房子，并且直

到他去世，始终是那些无法令人遗忘的绿林好汉中最令人害怕的一个。

太阳落在庆托山的后面了，那座花岗岩高山的影子盖住了这条花岗岩长峪，我们加紧步伐，以便在天色尚未全黑以前赶到阿尔贝大斯那个小村子，那个'焊'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峡口石坡上的石头疙瘩。末了，我又想起了那位好汉，就说道："你们意大利方式的复仇是一种多么令人害怕的风俗啊！"

我那位同伴带着忍耐的情绪回答道：

"您说怎么干呢？各自尽各自的义务吧！"

# 守灵之夜

她死得安详、没有痛苦，像一个生活无可指摘的女人。她现在仰天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脸上轮廓平静，她仔细整理过的白长发好像在临终前十分钟还梳妆过。死者整个苍白的容貌如此凝神安泰认命，使人真正感到在这个躯壳里住过的灵魂何等温驯，这位安详的祖先曾度过多么无忧的一生，这位贤淑的女人曾多么聪明，临终何等地既无憎恨，亦无内疚。

在床边，他的儿子跪着，这是个正直不阿的司法官，还有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出家后称欧拉里修女，他们哭得发疯似的。从他们童年时起，她就以无商量余地的道德，武装了他们，教他们以无懈可击的宗教教义和不折不扣的责任感。他，这个男的，成了司法官，挥舞着法律，他无所怜悯地打击那些弱者和缺席者；她呢，那个女儿，完全被这个严正家庭的道德观所渗透，由于憎恶男人，她嫁给了上帝。

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父亲，他们只知道他曾使母亲不幸，对其它详细情形一概不知。

那个修女发狂地吻着死人垂下来的一只手，一只像睡在床上的伟大耶稣那种象牙色的手。在躺着的尸体的另一边，另一只手用一种被人称为临终人习惯的游移姿势抓着折皱了的床单，于是那方被单保持了一种织物的小波纹，好像是对那些永恒不动之前的最终动作的纪念。

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使那两个正在抽泣的头抬了起来，于是那位刚去吃饭的教士进来了。他由于正在开始消化而脸红红地喘着气，因为他在他的咖啡里狠狠地渗了些白兰地，用以抵制过去几夜和即将开始的守夜的疲乏。

他好像悲伤，那种靠死亡赚面包的宗教人士的假悲伤。他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而后以一种职业性的姿态走过去："好吧！我可怜的孩子们，我来帮你们度过这悲伤的时刻。"可是欧拉里修女蓦地站起来说："谢谢神父，可是我们愿意，我的弟弟和我，单独留在她的身边。这是我们看到她的最后时刻，我们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像过去一样，当时我们……我们还小，而且我们可怜……可怜的母亲……"她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痛苦把她噎住了。

于是那位教士安心的认同了，一边想着他那张床。

"孩子们，照你们的意思办吧！"他跪下来，划过十字，祈祷后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出去，一边低声说："这是一位女圣人。"

那个死者和她的孩子们单独在一起了。一个看不见的钟在暗影里发出有规律的轻微声音；而从开着的窗口伴着沉闷的月光飘进来了，干草和树木的萎糜气息。田野里静悄悄的，只传来了癞蛤蟆的聒噪声和偶然闯来的夜间昆虫像枪弹一样碰到墙后的嗡嗡叫声。一种无边的宁静，

一种神圣的忧郁，一种宁静的沉寂环绕着这个死者，好像从她这儿飞出去，在外边散发开来，使自然也归于平静。

这时那个法官一直跪着，头埋在床上的单子里，用一种遥远的、令人心碎的声音，从床单和被子里呼唤道：“妈妈啊，妈妈啊，妈妈！”而那个抽搐、疯癫、令人感动的姐姐则扑在地板上，用她昏迷的前额叩着木地板，发出像犯了痫癫似的呻吟着说：“耶稣，耶稣，妈妈啊，耶稣！”

于是他们两人都卷进了悲恸之中，他们哽咽、气促。

后来这一阵发作慢慢地平息了，于是开始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哭泣，好像是继怒海的暴风雨后的多雨间歇。

后来，好久以后，他们站起来开始审视他们亲人的尸体。那些昨天还是如此甜蜜，今天却如此令人心痛的意念于是又回到了他们的心灵上，勾起了许多被忘却的细节，这些亲切熟悉的细节，使得逝者又重新变得活生生。他们想起许多场面，许多语音微笑，再也不会和他们说话了的人的声音语调。他们反复看着幸福安详的她，又想起了那些她对他们说过的话和以往她要发表一番重要讲话时，她的手那种仿佛打拍子的细微动作。

于是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思慕她。于是随着他们伤心的程度，他们想到他们曾何等地爱她，而从现在起，他们感到自己被抛弃了。

她曾是他们的支持人，他们的引路人，他们的青春，他们有生以来所有消逝了的全部欢乐，她曾是他们与生活的联系，母亲，妈妈，这骨肉之情，与他们不再有了的祖宗间的联系。他们现在变得孤独了，他们不能再看他们的后边了。

那位修女对她的弟弟说：“你知道妈妈曾是多么爱读她的旧信；它们全在那儿，在她的抽屉里。我们，是不是由我们来读读它们，是不是我们今晚在她旁边重新过一次她的一生？这会像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认识她的母亲和那些我们不认识的祖父辈。在那儿有他们的信，而她曾经常地谈起他们，你记得吗？”

于是他们从抽屉里取出来十一二札小心捆好了的，按顺序摆着的黄色信纸。他们把这些遗物扔到了床上，从中选出一札上面写着“父亲”的，打开后读起来。

这是人们从家庭老旧桌里找出来的很老的信札，从这些信上散发出另一世纪的气味。第一封信写道“我珍爱的”；另一封信是“我漂亮的小女儿”；还有一封“我珍爱的孩子”；而后是“我珍爱的女儿”。于是忽然那位修女忽然高声朗读起来，向着死者重读她的故事，所有她的慈爱的纪念。而那位法官儿子一个手肘支在床上，两眼看着母亲听着。那个不动的尸体看起来像是高兴的。

欧拉里修女读着读着停了下来，说：“应当把它们都葬进她的坟墓，替这些信札做一个包袱布包上，就把它埋在里面。”说完她又拿起另外一包，那上面一个字也没写。她高声地开始读道：“我热爱着的姑娘，我爱你爱得神魂颠倒，昨天以来我对您思念如焚，苦闷得如在监狱里煎熬。我仍然感到我的嘴唇压着你的双唇，我的双眼凝视着你的双眼，你的肌肤贴在我的肌肤下面。我爱你，我爱你！你使我疯狂。我张开了双臂，我呼吸急促，为再要得到你的无边欲望而激动。我整个儿身体向你呼唤，它要你。我的嘴里还保留着你亲吻的余芳……”

那个法官站了起来。那个修女停了下来。他从她手里夺过了信，找那个签名，但是没有，

只在“崇拜你的人”这几个字下面写着：“亨利。”他们的父亲叫作勒耐。因此这不是他。

于是这个儿子，以迅速的动作翻动那札信，从中抽出另一封，于是他读道：“没有你的抚慰我无法再活下去……”于是他站起来，严肃得像是在法院里，他看着那个不动声色的死者。那位修女直立得像座石雕，眼角上还残留着眼泪，看着她的兄弟，等待着。于是他慢步走过了房间，走到了窗口，视线茫然地对着黑夜，沉思起来。

当他回过头时，看见眼睛已经干了的欧拉里修女仍然在床边站着，低着头。

他走过去，很快地拾起了那些信，把它们混乱地扔进了抽屉里，而后他放下了帐子。

于是当阳光使桌子上的蜡烛光变得苍白的时候，这儿子缓缓地离开了他的圈椅，一眼也不再看那个被他划清了界限，判了罪的母亲，他慢慢地说：

“现在我们告退，姐姐。”



# 梦

这是在一顿朋友之间、老朋友之间的晚餐之后。他们一共五个人：一个文学家，一个医学博士，和三个无职业的鳏居富翁。

他们什么都谈过了，于是都感到一阵困乏，那种在欢聚之后来临，并使人决定分手的困乏。同餐者中有一位不言不语地瞅着被星点般的煤气灯照着雾气蒙蒙的大街，瞧了五六分钟后忽然说道：“一个人从早到晚没有一点事做的时候，日子便觉得长了。”

“并且晚上也一样，”那个靠近他坐着的人说，“我几乎不能睡觉，消遣使我腻烦，谈天又总是老一套，我从没有听见一个新的意思，并且无论是和谁我不待谈天，就总感到一种强烈的既不愿说也不愿听的心情。我真不知道晚上有什么可干的。”

于是那第三个游手好闲的人说：“我可以出很高的价钱，去买一个每天能叫我舒舒服服过两小时的方法。”

末了，那个刚把自己的外套搭在胳膊上的文学家走近前来说道：“世上的人，若是能发明一个新的坏招并且把它奉献给自己的同胞，即令这会缩短同胞的一半寿命，他对于人道所尽的义务也比起那个找着什么永葆健康和永葆年轻的方法大得多了。”

那医生开始笑了，末了，他一面咬着雪茄烟一面说道：“对呀，但是这并不会自行出现的。尽管有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这问题早就苦苦追求。原始人却一下子已经达到了此中的至善之境。我们和他们几乎难以相比。”

那三个闲人中有一个喃喃地说：“这未免可惜！”——随后，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但愿一个人能睡，能不热也不冷地好好儿睡，能在晚间疲倦之后悠然若逝地睡，能不做梦而睡。”

“为什么不要做梦呢？”那个靠近他坐着的人问。

那一个答复道：“因为梦不一定总是愉快的，而且，常常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不相连贯的，并且我们睡熟的时候，我们无法体味那些最合心意的。应当醒着做梦才好。”

“谁阻止您醒着做梦呢？”那文学家问。

那医生拿去了他的雪茄烟：“朋友，若是要醒着做梦，应当有强大的力并下大功夫，结果引来了疲倦。至于真的梦，我们神游于种种美妙幻象之中，的确是宇宙间的最令人愉快的；但是却要这梦来得自然，不是勉强挑起的，并且还同时身体上要绝对安适。这种梦，我能奉献给你，不过却有条件，就是要你答应我不滥用。”

那文学家耸了耸肩膀：“嘿！对呀，我知道，印度的大麻。鸦片、酒、吗啡，人造的天堂。我读过波特莱尔的诗，并且我也尝过那种妙药，那东西却使我很不受用。”

但是那医生已经坐下来了：“不对，要用醚，只要醚，我并且要进一步说，你们这些文学家，有时真应当用它一下。”

那三个阔佬都走近前来。其中有一个说道：“请您把那东西的效力说给我们听听吧！”

于是那医生开始说起来：

我们把那些官腔都放在一旁，对吗？现在，我不谈医学，也不谈道德，只谈享乐吧。你们每天只务那些伤生毁性的过度事情。我现在给你们指导一个新的感觉，不过这东西只能施之于聪明人，我们再加上一句：只能施之于很聪明的人；这东西之危险，正和各种过度激奋我们身体的东西一样，不过却是隽美得很。我还得说明你们应当作好某种准备，就是说要有某种相当的习惯，才能充分感到醚的种种特殊效果。

它的效力，和印度大麻的，鸦片的以及吗啡的效力都不同；并且只要停止嗅它，效力便立刻中止，至于其余造幻境的药品，它们的力量却延续到好几点钟。

现在，我将尽力把人们感到过的，尽可能清楚地分析出来。但是那些感觉是那样的微妙，几乎不可揣摹，所以这事实在是不容易。

我是在患剧烈头痛时使用这药的，从那时开始我也许就有点滥用它。

我本患剧烈的头痛和颈痛，并且皮肤上异常发烧，像是一阵不安定的热症。于是我取了一大瓶醚，在躺下之后，便开始慢慢地吸它。

几分钟后，我听见了一阵不多久便化为嗡嗡之声的模糊喧噪，并且觉得我整个身体的内部成了飘飘然的了，轻得像空气一般颇有凌空飞散的意味。

随后就是一种心灵上的麻痹，一种麻睡般的舒适态度，虽然那头痛仍然不休，但是已经不再是难熬的了。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人们所同意承受的疼痛，而不是我这受折磨的身体所反抗的那些狞恶的割裂感了。

不久，我胸臆中那阵奇异而诱人的空虚感扩大了，波及到我的四肢，使它们也渐渐感觉飘飘然了，那真虚而轻得像是骨和肉都归融化，只剩下皮肤一样。有了那层皮肤我才能在这个舒服境界里安眠，感受生活的甜美。于是我觉得不难受了，痛苦消失了，融化了，飞散了。末了，我听见一些声音，四种嗓音，两组会话，却不了解那些论调。忽而不只是一些不可分辨的声音，忽而有一个传到了我耳朵里。但是我终于认出了那些声音不过是一阵加重了的耳鸣吧。我睡不成了，我醒了，我明白了，我感觉到了，我用清晰深刻的态度，异常的力量并且心情愉快地推究这种不寻常的醉态，它来自我心理功能的倍蓰增加。

那并不是用印度大麻所造的梦境，不是用鸦片所造的略带病相的幻觉，而是一种非凡的敏锐的推想力，一种观看审度和品评人生的新态度，并且确信不疑这种态度的真实性。

于是圣书上的旧画，忽然涌上心头了。我仿佛尝到了智果，仿佛一切神秘都自行揭去了外幕，我竟像处于一个新的、奇异的、无可争辩的论理帝国之下了。末了，从前成串地从我心头涌出来的种种概念，种种推理，种种论据，现在一下子都被一个概念，一个推理，一个更有力的证例所推翻。我的头成了种种思想的角斗场了。我成了一个赋有不可战胜的智慧武器的高级动物了，并且我尝着了一种因证明自身力量而生的至乐的滋味。

这个现象持续得久而又久。我始终嗅着我那只装醚瓶子的口。忽然我瞧见它已经空了。

于是我又重新感到一阵可怕的悲伤。

那 4 个齐声请求道："医学博士，请你快点开个方子去买一升醚吧！"

但是那医生戴上了他的帽子，并且回答道："说到这件事，可是不行，找别人去毒你们各位吧！"

于是他走了。

男女朋友们，您心里对您说的也是这句话吗？

# 一个女人的自白

我的朋友，您曾要求我说说一生中最激动的回忆。我现在已经老了，既无父母、也无子女；因此我认为无可顾忌，可以向您坦白。但请许诺我永不泄漏我的姓名。

您是知道的，我曾十分得人宠爱；我也经常珍爱自己。我曾经十分漂亮，而今我得说已经绮貌无存了。爱情曾是我生命的灵魂，就如空气是躯体的生命。我曾认为宁可死去也不能没有恋情，永远不能没有钟情于我的想念。女人们常常声称一生只能全心全意的爱一次。但我常常恋情如炽，甚至我以为这些激情永不会枯竭。然而它却总像是缺柴的火焰一样，自然而然地熄灭了。

现在我给您说说我许多遭遇中的第一件事吧。在这个故事里，我是全然无辜的，但是它决定了我所有的其它遭遇。

贝格拉尔那位药剂师骇人的复仇故事，使我想起了那场我原未想到过会参与的可怕一幕。

我和一个富人艾维·德·凯尔伯爵结婚一年了。这是一个世家白雷顿人。你当然明白，我一点也不爱他。爱情，真实的爱情，我相信至少需要同时有自由又有约束。强加的、由法律批准的、牧师祝福的爱情能是爱情吗？一个合法的吻永远赶不上一个偷吻。

我的丈夫体格魁梧，举止潇洒。确实有一种大贵族的风度。但是他缺少智慧。他说话干脆，说出来的论点斩钉截铁，使人感到他心里满是来自他的父母的成见，而他们又得之于他们的祖先。他从不犹豫，对任何事物都有现成而肤浅的看法，从来不知道为难，也不懂可能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人家感到这个脑袋是不开窍的，它没有一点思想活动；没有那种像穿过洞开了的门户的清风一样，使人心灵焕发苏新的思想。

我们住的宅邸位置在宽广的旷野里。这是一幢阴郁的房子，周围是参天大树，长满了苔藓，使人想起老年人的胡须。那所宅园真是一座森林，用深沟围着，被人称为壕沟。在土地的端头远远的那边，我们有两口种满了芦苇和浮萍的大塘。在将它们连起来的一条小河边上，我丈夫建了一座小棚子，在那儿可以打野鸭。

除开我们的一般仆人之外，我们有一个看园人，这是一个誓死忠于我丈夫的粗野人，还有一个几乎是我的朋友，对我忠心耿耿的女仆。她是我五年前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因为她那黑色皮肤，深色眼睛，像森林似的垂到前额的鬈发，人们会以为她是波希米亚人。这是一个弃儿，她那时 16“岁，但是看上去像 20 岁。

秋天来了。人们经常出去打猎，有时在邻居那里，有时上我们这儿来。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男人，C 男爵，开头他出奇的频频来访，后来他不来了，我对他没有再想起过，但是我发现我丈夫改变了对我尊重的态度。

他好像变成了沉默寡言、忧心忡忡，一点也不拥抱我。我为了能有些独自的生活，我强自要求将我的房间和他分开了。虽然他几乎不进我的房间，但在晚上，我常常听见一阵鬼鬼祟祟的脚步一直走到我的门前，过了几分钟又走开了。

因为我的窗户就在楼下，我常常觉得听见在宅邸周围，有人在黑暗中踯躅。我对我的丈夫说了这件事，他定睛看了我几秒钟，而后回答说：“这没有事，这是那个看园人。”

于是，有天晚上我们吃完了饭，艾维好像出于不同寻常原因特别高兴，一种带阴险意味的高兴，他问我：“您有兴趣埋伏三几个钟点，去猎杀一只每晚来偷我的母鸡的狐狸吗？”

我感到吃惊，迟疑了一阵，但是因为他用一种奇怪的固执神气盯着我，我最后回答说：“那自然，我的伙伴。”

应该给您说明白，我像一个男人一样，猎狐狸和麋鹿。因此向我建议去打埋伏打猎是完全自然的。

可是我的丈夫马上神气变得异常神经质，那一天整个晚上他都激动，愤愤地站起来又坐下。

到 10 点左右，他忽然对我说：

“您好了吗？”我站了起来。于是他给我拿来了我自己的枪，我问他：“该装普通弹还是射小鹿的子弹？”他吃惊地愣了一会后回答说：“啊！打小鹿的就行，那就够了，您选准了。”而后过了几秒钟，他用一种奇怪的声调接着说，“您可以为自己超凡的镇定自豪。”我笑了起来说：“我？那是为什么？为了能镇定地去射杀一条狐狸？伙计，您在想些什么？”

于是我们动身了，悄悄不响地穿过了庄园。整个房子都在睡梦里。满月好像将阴郁的老屋染成了黄色，它的石板屋顶发着亮。守护它的两座塔楼楼顶上是两片发光的板，没有一点声音打搅夜晚清新阴郁的寂静，它暖和而沉重，简直是死气沉沉。没有一丝风，没有一声蛙鸣，没有一声鹗泣，阴郁麻痹的气氛压住了一切。

当我们走到了庄园的树丛下时，我禁不住感到一阵凉丝丝，嗅到落叶的气味。我的丈夫什么也不说，可是他在听，在窥伺，他好像在阴暗里嗅什么，从头到脚都被狩猎的热情控制了。

我们很快就到了塘边。

那儿的灯草丛竖立着不动，没有一丝风拂过，但在水里有难以觉察的动静。偶然在水面上出现一点波动，于是从这儿漾出一圈圈闪光的漪涟，不断地扩散开去。

当我们到达该去埋伏的小屋时，我的丈夫让我首先过去，而后他慢慢地装上弹药，那一连串短促的声音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感到他有点发抖，并向我说："随便问问，这么考验考验对您是不是够了？那就走吧。"我很诧异，问道："那儿来的话，我不是毫无目的来空跑的。今天晚上您怎么这样滑稽？"他喃喃说："随您便。"于是我们呆着不动。

大概过了半小时，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来打乱这个秋夜的沉着宁静，我很低声地说："您有把握它走这儿过？"

艾维一震，好像我咬了他一口似的，并且把他的嘴巴靠到了我的耳朵说："我有把握，您听着。"

于是又开始沉寂了。

当我的丈夫抓住了我的胳膊时我都开始要睡着了，而他带齿音的声音变了，说道："您看他，那边，在树下。"我使劲地看着，可什么也看不出。艾维一边用眼睛盯住我，一边举起枪。我也自己准备要射，于是在我们前面大约三十步的地方的亮处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斜着身体快步走过来，好像在逃走。

我是这么吃惊以致大叫一声，可是在我能转过身来之前，在我眼前发出了一道火光，轰然震耳一声，于是我看见这个人就像一头中枪的狼一样在地上打滚。

我吓坏了，发出一阵尖叫，要疯了。于是艾维用一只愤怒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我被揿到了地下，然后他用有力的胳膊把我抱起来。他将我悬空抱着，朝躺在草地上的尸体跑过去，把我狠狠地扔在他身上，好像要折断我的头。

我觉得自己完了，他要杀死我了，而且正当他已经对着我的前额举起他的脚跟时，这下子轮到他被人抱住打倒了，我却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我猛然爬起来，于是我看到我的女仆巴姬达跪在他身上，像一只生气的猫，痉挛一样疯狂地抓他，揪他的胡子和扯他的脸皮。

而后，像是忽然得了另一个主意，她爬起来扑到了尸体上，张开胳膊搂住了他，亲他的嘴、他的眼睛，用她的嘴唇拨开死者的嘴唇，想从那儿找到一丝呼吸和爱人的深情拥抱。

我的丈夫爬起来看着。他懂了，于是跪到了我的脚下说："啊！原谅我、亲爱的，我怀疑你，而杀死了这个姑娘的情人，这是我的看园人让我上了当。"

我呢，我看着这生者和死者的奇怪的吻，她的啜泣和她对绝望了的爱情的倾诉。

从这一刻开始，我认识到我再不会忠于我的丈夫了。

# 月光

茱莉·鲁蓓尔太太在等她的姐姐，昂里叶·莱托列，她已从瑞士旅行回来。

莱托列一家大约在五个星期前走的，太太昂里叶让她的丈夫单独回到他们在卡瓦多的地产上去，那儿有收益要他去，她自己则到巴黎去，在妹妹家过几天。

黄昏早已降临了。那间资产阶级的小客厅在暮蔼下变得阴暗起来，鲁蓓尔太太心神不定地看着书，有一点点声音就抬起头来。

门铃终于响了，于是她的姐姐出现了，整个儿裹在她的大衣里。她们还没有看清楚，就立刻热烈地搂紧了，停下来一会后又重新开始拥抱起来。

后来她们谈起话来，互问身体、家庭和许多许多别的事情，喋喋不休，嚷嚷出一些急迫短促的字，从这件事跳到那件事，太太昂里叶则同时一边脱着帽子和面纱。

天已经黑了，鲁蓓尔太太打铃叫掌灯，于是灯一到，她就细看她的姐姐，准备再拥抱她。可是她呆住了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莱托列太太竟在两鬓上有了两大绺白发。她发上其余部分都暗黑发亮；可是那儿，只在那儿两边，像两条银河伸下来，很快就消失在那堆黑色的头发里。然而她还刚刚 24 岁，而这些白发是在她去瑞士之后突然出现的。鲁蓓尔太太不动，吃惊地看着她，已经快要掉泪了，好像有什么神秘可怕的不幸打击了她的姐姐，于是她问道：

“你怎么啦，昂里叶？”

微微地一个惨笑，一个病态的微笑，这另一位回答说：

“没有什么，你放心。你注视着我的白发？”

可是鲁蓓尔太太急躁地抓住了她的双肩，用目光检查了她一次，重新又说：

“你怎么啦？跟我说说有什么心事。要是你说谎，我会看得清清楚楚的。”

她们面对面站着，于是变得苍白得快晕倒的昂里叶，在垂下来的眼睛角里含着泪。

那位妹妹又重复说：

“你碰到什么事啦？你有什么事？回答我？”

于是，另一位用一种认输了的声音低声说道：

“我……我有了一个情夫。”

于是将她的前额贴到她妹妹的肩上抽泣起来。

后来，当她稍稍镇定了一点，当她胸口的咚咚跳平静了下去时，她立时就讲开了，如同为的向她的知心朋友透露她的秘密，倾吐她的痛苦。

这两个女人拉着手，紧紧地握着走过去，到了大厅阴暗深处，倒在一张长榻上，那个小的将胳膊搂着年长的颈子，把她抱在胸前听她诉说。

唉！我知道自己无可原谅，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疯了。小心，小妹妹，你要为你自己小心，但愿你知道我们多么脆弱，我们如何屈让，我们堕落得多快！只需要一丁点儿，很少很少的温情，有一点儿那种从你心里掠过的突如其来的忧郁，有一点儿我们在某些

时候都会有的，那种张开双臂去疼爱和拥抱的愿望，那就够了。

你知道我的丈夫，并且你知道我多么爱他；可是他是成熟而理智的，却一点不懂一个女人的心的任何柔情振荡。他总是，总是一样，总是善良的、总是微笑的、总是殷勤的，总是完美无缺的。唉！多少回，我希望他把我突然搂进他的怀里，甜蜜地款款地吻我，那种使两人混合为一，默默无言的相许：我多么希望他也有些洒脱的时候，有些弱点，需要我，需要我的爱抚，我的眼泪！

这一切都是傻事，但我们就是如此，我们这些人。对这，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虽然我从没有起过欺骗他的想法。而现今，却干了，没有爱情，没有理由，什么也没有；因为在卢塞恩湖上有一天夜里有了月亮。

自从我们一同旅行一个月以来，我的丈夫以他无所谓的平静麻痹了我的激情，熄灭了我的兴奋。虽然我们在日出时，趁着四马的公共马车奔下了海岸，在早晨的薄雾里看到了绵绵的山谷、树木、河流、村庄，我拍着双手如醉如痴，于是我对他说："这多美呀，我的朋友，吻我吧！"他带着冷冷的善意的微笑，一边略耸耸肩回答说："因为风景使你高兴，这不是一个相互拥抱的理由。"

这一下子把我一直冰到了心里。然而对我而言，好像当人们相爱之时，在使您感动的风景前面，总是应当要求格外相亲的。

总之我心里诗情激荡，可是他刹住了它们的奔放。我给你说什么呢？我有点儿像一个充满了蒸汽的锅炉而被难以理解地关上了。

一个晚上（我们四天以来就住在弗柳琅的一家旅馆里），罗贝尔犯了一点偏头痛，吃完饭就立刻上了床，于是我单独一人到湖边去散步。

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里的夜晚。圆圆的满月挂在天中；那些有雪的大山好像戴着银色帽子，满湖漪澜、微光闪烁。清风微拂，沁人心脾，使人陶然欲醉，内心无缘无故柔情万缕。可是在这一瞬间，灵魂是何等的敏感和震荡！它颤动得多么快，又何等地有力、敏感！

我坐在草地上，看着这忧郁而动人的大湖；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事！引起了我一种无法满足的爱情需要，一种对我平淡忧郁生活的反抗。为什么我从来没能在月光下的湖堤上，躺在我所爱的男人的怀抱里呢？我难道永远不能在这种好像是上帝专为温情而制造的甜蜜的夜晚，体会到人们在这种时分交换的那种深长馥郁、令人如醉如痴的吻的味道？

于是我开始像一个痴子般哭起来。

我听到我身后的声音。有个男人站着、看着我。当我回过头时，他认出了我并走过来说："您哭了，太太？"

这是一个年轻律师，他陪他的母亲旅行，我们曾遇到过几次。他的目光常常追随着我。

我是如此狼狈，以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怎样想法。我站起来并且说我不舒服。

他开始以自然而尊敬的态度在我身边走，并对我谈到我们的旅行。所有我曾感觉到的他都予以表达了；所有这些使我战栗的事物景色他都和我一样理解，或者比我更理解。并且他突然给我讲起了诗人缪塞的诗。我气都透不过来，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我此时觉

得好像就是那些大山，那湖，那月光都在歌唱一些不能忘情的甜蜜的事物……

这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为什么，进入了一种幻觉的世界……

至于他呢……我只在第二天再见到过他，在起程离开的时刻。

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于是莱托列太太晕倒在她妹妹的怀抱里，发出几近呼叫的呻吟。

这时鲁倍尔太太沉思着，严肃地，很慢很慢地说：

“你瞧，大姐，常常我们所爱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爱情本身。至于这晚上，是月光成了你真正的情人。”

# 激情

仅仅有潮汐引起荡漾的宁静海面在闪烁发光，哈弗尔全城的人，都在海堤上望着船只进口。

他们远远望着那些船，数目真是不少。有一些是大轮船，正吐着煤烟；另一些是帆船，它们被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拖轮拖着，朝天竖起它们赤条条的、宛如剥了皮的树的桅杆。

它们都从各处的天尽头，朝着吞噬这类怪物的窄口跑过来，于是，它们呻吟、呼啸，一面如同喘气的鲸鱼一般，喷出了一道道蒸汽。

两个年轻军官在这道堆满着人的船埠上散步。他们向人们致敬，向人回礼，有时还停下来谈天。

忽然，他们中间高大的那一个，保尔·亨里塞挽住了他同伴让·勒诺狄的胳膊，随后，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留心，潘琐太太来了，仔细看看吧，我保证她正向你使眼色。”

她挽着丈夫的胳膊，一个有钱的船行老板的胳膊走过来。这是一个四十来岁而依然很美的妇人。尽管有点儿胖，但是因为丰腴的好处，所以鲜艳得还和二十来岁一样。在她的朋友当中，因为她那种神气、那双大而黑的眼睛、那种名贵风度，被大伙儿称之为女神。她素来是无可指摘的，从没有一点可疑的事触及她的生活。大众都认为她是体面、纯朴妇人的榜样，庄严得没有一个男人敢打她的主意。

然而自从一个月以来，保尔·亨利塞竟告诉他的朋友勒诺狄，说是潘琐太太温情脉脉地向他注视，并且他坚持说：“你可以相信我准没错，对于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她爱你，她热烈的爱你，如同一个从没有爱过人的贞节妇人一样。40 岁这种年龄？对一个正派女人是可怕的。一旦她们有了欲念，她们可以变成痴人做出痴事来。这一位已经动心了，好朋友，她正像一只受伤的鸟儿在往下掉，她将来要掉到你的怀里的……喂，留心看着吧。”

那个前面有一个 15 岁和一个 12 岁的女孩子引路的高大妇人正走过来，瞧见这位军官时，她的脸色陡然之间变成了苍白的。她用一种绝不转移的眼光热烈地瞧着他，她并且仿佛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她的丈夫、女儿和群众。她给青年人还了礼，但是却没有低下她那副被一种异样火焰所燃烧的眼光。在勒诺狄中尉的心中终于也勾起了疑云。

他的朋友喃喃地说："这件事我很有把握。这一回你看见了吧。了得，这仍然是丰美的一脔。

但是让·勒诺狄很不喜欢上流社会的花胡哨。对于恋爱不甚追求的他，大前提是需要一种安顿的生活，满足于青年人时常遇见的偶然交往。一个有教养的妇人所需要的情感专一，种种小心，种种温存都使他厌烦。一个由这类艳遇所结的瓜葛，无论怎样轻微也同样使他害怕。他说过："一个月之末我就已经是够了，可是从礼貌上讲，我非拖上半年不可。"随后一场分别带着种种话剧、种种隐语，和那个被弃妇人的种种纠缠，真是会激怒他的。

他因此回避和潘琐太太相遇。

然而在某次夜宴上，他在餐桌上的席次就紧邻着她；于是他不断觉得在皮肤上、在视线上并且竟至于在灵魂里都受到邻座的炽热眼光；他们的手几乎彼此相接，终于几乎是不自主地相握了。这已经成了某种暧昧关系的开端。

他情不自禁的和她再见了。觉得自己被人爱上了，受到了因这个妇人强烈激情而生的、带虚荣心理的同情心的感染，他也心软了。他于是听凭崇拜，仅止于简单的彬彬有礼，希望只在情感上守着不再前进。

但是有一天，她给他提出了一次约会，说是为的可以彼此相会，自由谈谈。她晕倒了，倒到了他的怀中了。末了他被迫成了她的情夫。

这样过了半年之久。她用一种无所顾忌的、激动的、过度的爱情爱他。陷身在这种狂热的激情里，她竟什么也不想了，她已经整个儿委身于他了；她的身体、名誉、地位、幸福都被她整个儿投进了心中那团烈焰里，如同一个人为一场祭献，将自己的一切珍宝扔进了一堆祭火一样。

而他，却长时以来就对这件事已经受够了，并且很快就后悔这个作为漂亮军官轻易到手的胜利；但是他已经受了束缚、受了钳制、成了俘虏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她总对他说："我甚么都给了你，你还要什么呢？"他真想回答道："我真是什么也没向你要过，并且我现在想求你收回已经给了我的一切。"她不顾虑被人看见泄密，被人陷害，每天晚上格外火焰腾腾地跑到了他的家里来。她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使劲箍住他，在一些使他痛苦地厌恶的忘形接吻里晕倒了。他用一种疲乏的声音说："得啦，放理智点。"她答复道："我爱你。"于是扑到他的膝头上，使自己可以在一种爱慕的姿态里长久地端详他，他在这种固执的眼光下，终于恼怒了，想扶起她来："得啦，你坐起来吧，我们谈谈吧。"

她喃喃地说："不，随我这样吧。"于是心醉神迷地呆着不动。

他向他的朋友亨里塞说过："你明白，我将来会揍她。我再也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愿意了。真地非结束不可；并且要马上结束！"随后他接着又说："你说我该怎样做呢？"那一位回答道："断绝吧。"而勒诺狄耸耸肩膀说："你真是说得轻巧，一个女人用亲切来折磨你，用关心来困扰你，用温存来虐待你，而她惟一关心的事却是取悦你，惟一错误却在于不管你愿不愿而迳自委身给了你，你能将和她断绝想得那么容易。"

但是有一天早上，人们得了消息说是那团军队要换防，勒狄诺竟喜欢得跳起舞来。他算是得救了！不用吵闹了，不用呕气了！竟得救了！……问题不过是再忍耐两个月……得救了！……

那天傍晚，她到他家里来了，比往日更兴奋。她知道那个可怕的消息，不待脱掉帽子便抓住了他的双手，并且焦躁地控住了他的双手，眼睛对着他的眼睛，用发颤而坚决的声音说："你

要走了，我知道这件事。开始我真是魂飞魄散！后来我明白了我该怎么办。我不再犹豫了。我将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恋爱上的最大证明带给你：我要跟你走。为着你，我将抛儿弃女，丢掉我的丈夫、我的家庭、毁灭我自己。但这是我的幸福，好像我得以重新委身给你。这是最后的和最大的牺牲了，我永远属于你的了！"

他的背上竟冒出一身冷汗。终而被一种突发的无情暴怒，一种弱者的暴怒所控制了。然而他却极力自行镇静，并且用一种冷淡的态度，用带着温和意味的声音拒绝了她的牺牲，极力叫她平心静气，叫她从理智上着想，叫她明白她的发痴行为。她听他说着，一面用她的那对黑眼睛对面瞧着他，撇着嘴唇甚么也不回答。等他说完以后，她只对他说："难道你竟是个脓包吗？难道你竟是那种勾引上女人之后一遇见新花样便丢手的汉子吗？"

他不禁脸色发青了。于是开始说理，他给她指出这样一个行动所必然发生的种种后果：他们的生活会遭破坏，他们的社交会遭到割断……她却固执地回答道："那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彼此相爱！"

于是，他陡然发火了："这样！不行。我不愿意。你听明白没有？我不愿意，我不许你这样干！"随后，在长期积怨的鼓动下，他将心里话全倒了出来，"唉！见鬼，你不管我怎样而逕自爱我已经够久的了，只差带着你跑了。谢谢了，说句真话！"

她一个字也不回答，但是在她那发青的脸上，起了一阵缓慢的痛苦抽掣，如同她所有的肌肉和神经都被拧住了似的。末了她连道别也不说就走了。

当晚，她服了毒。大家有七八天以为她死了。在城里大家议论纷纷，替她抱屈。出于对她热烈激情的怜恤，饶恕了她的过失：因为种种极端的感情，可以由它的狂热性而看作英雄举动，经常可以使应受惩罚的人受到原谅。一个自杀的有夫之妇就不能再被视为犯了通奸的女人。很快，那个不肯和她再见面的勒诺狄中尉遭到了普遍的指摘。

大家说是他遗弃了她，背叛了她，打击了她。动了侧隐之心的团长向他的部下作了一个审慎的暗示。亨利塞便去找他的朋友说："唉！见鬼。好伙计，男子汉从来不会坐视一个妇人之死。这事儿不道地，这件事。"

另外那一位却怒气冲天了，不许这位朋友说下去，说他'卑鄙'。彼此进行了决斗。勒诺狄受了伤，并且在床上躺了好久。这事大快人心。

她知道了这件事，以为他是为了她决斗受了伤，因此更爱他了，但是她不能离开卧房，所以在那团人出发之前没有见过他。

他到了里尔三个月以后，一天早晨有个年青女人来找她，这就是他从前那位情妇的妹妹。

潘琐太太在熬受了长期痛苦和她无法克服的绝望以后，已经快要死了。她已经被诊断为无望了。她只想在瞑目之前和他见一分钟的面，仅仅一分钟的面。

睽违和时间早已平息了那个年轻人的厌倦和愤怒；现在他竟心软起来，哭了，终于去了哈弗尔。

她像已经处于垂危的境况里。大家听凭他和她单独呆着，末了他在那个因他而死的垂危妇人床边，得到了一阵可怕的伤心刺激。他痛哭了，他用温柔而又热烈，以前从不曾对她用过的嘴唇吻了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会，不会，你不会死，你会好的，我们将会相爱的……我们

会永远相爱的……”

她喃喃地说：“真的吗？你爱我吗？”而他呢，在他惭愧悲伤之中发誓，答应将来在她病愈之后等候她，吻着那个心律凌乱的可怜妇人枯干瘦瘠的手，久久地表示怜惜。

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六个星期以后，她来和他团聚了，她变得十分衰老，几乎让人不能认识了，然而却更加热恋他了。

他昏头昏脑地和她恢复了关系。随后，因为他们俨然像合法配偶那样生活，所以那位从前曾对他断绝关系不满的团长，这时十分愤慨，不满这种不合法的、不符合团内军官范例的方式。所以他预先告知了他的部下。随即采取了严惩：勒诺狄终于辞职了事。

他们到地中海边的一个别墅里住了下来，地中海那个典型的情人之海。

于是又过了三年。那个久屈辕下的勒诺狄已经服输了，习惯于这种持恒的柔情。她现在已经有些白发了。

他将自己看成一个万事皆休的人，溺在水里的人。认为他自己已经被排斥于任何希望、任何职业、任何赏心乐事之外。

某天早晨，有人送一枚名片给他：约瑟·潘琐，船行行主，住哈弗尔。本夫来了！这个一言没有发过的本夫，早就明白了世人对于妇女的绝望拼命的顽强意志是无可抵抗的，然而现在他要求什么呢？

他拒绝走进别墅里去，只在园子里等着。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不肯坐下。就是园子里小径上的长凳也不肯坐，末了他开始慢慢地简单明了地说起来：

“先生，我到这里来绝不是向您责难什么，过去的事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忍受了……我们忍受了……一种……气数，倘若不是情况变迁，我决不会到您的优游处所来惊动您。我有两个女儿，先生。其中一个，年长的那个，爱上了一个青年，并且也为他所爱。但是这个男孩子的家庭反对这门婚姻，原因是由于我……我女儿的妈妈的地位。我并不因为这件事生气，也不怀恨，但是我钟爱我的孩子们呀，先生。我所以到这里来是求您让我的……我的妻子，我希望能让她同意今天回到我家里……她家里去。至于我，为了……为了我的女儿，可以假装已经忘记了。”

勒诺狄感到心头上受了一下强烈打击，还觉得快活得要命，如同一个接到了赦免令的罪犯似的。

他口吃地说：“可以的……一定，先生……我本人……请放心吧……无疑这是公正的，完全应该的。”

他竟想和这个汉子握手，将他抱到怀里，吻他的面颊。

他接着说：“请进去坐吧。在客厅里您可能好过一些儿，我去找她来吧。”

这一次潘琐先生不再拒绝了，并且坐下了。

勒诺狄用跳跃的步子上了楼梯，随后在他情妇的卧房门外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庄重地走进去说："楼下有人找你，为的是一件有关你女儿的事情。"她立起来说："和我女儿有关？什么事？究竟什么事？她们没有死吧！"

他回答道："没有。但是有一个严重情形，而只有你能解除困难。"她再也不肯静听，便迅速地跑下去。

这时候，勒诺狄十分激动，倒到了一张椅子上，在那儿等着。

他等了很久很久，随后因为一些忿怒的声音穿过承尘板传到了他的耳边，他决定下楼。

潘琐太太站在那儿怒气冲天，正预备走出去。她的丈夫拽住了她的衣裳不住地说："但是您得明白，您毁了我们的女儿，您的女儿，我们的孩子呀！"

她固执地回答道："我不会回您那个家。"勒狄诺什么都明白了，软弱无力地走过去，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她拒绝吗？"她转过身来看着他，末了，出于一种廉耻作用，当着她丈夫的面只好您我相称地对勒诺狄说："您知道他求我什么吗？他要我回到他家里去呀！"末了，她冷笑了起来，笑里对那个几乎跪在跟前恳求的汉子报以深不可测的轻蔑。

这时勒诺狄抱着孤注一掷的失望者的决心，自己出场谈论，阐明有关两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她丈夫的和她和自己的利益。末了，等到他中断了他的议论，想寻找新论据的时候，那个计穷力竭的潘琐先生，从一种本能式的旧习惯的回变作用，用你我相称喃喃地向她说："得啦，苔尔芬，为你的女儿想想吧。"

于是她高声轻蔑地同时瞄了这两个人一阵子，随后一步冲到梯级边上，一面朝他们喊道："你们两个都是贱坯。"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们互相端详了一会儿，彼此都是一样垂头丧气、心乱如麻。潘琐先生拾起了那顶掉在跟前的帽子，用手拂去了他膝头在地板上沾来的灰尘，随后，他趁着勒诺狄引他向门口走的档儿，用一个失望的姿势向他告辞，一边说道："我们都是很不幸的。"

而后他迈着笨重的步伐走了。

# 信简

X 夫人致 Z 夫人

艾特列达　星期五

我亲爱的姑姑：

我正在慢慢地朝您这儿旅游过来，我将在 9 月 2 日到达弗列斯纳，那是狩猎开始的前夕，对此我决意不缺席，以整整那些先生们。您太善良了，姑姑，您允许这天只有您一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借口疲倦，来就餐时，不穿礼服，不剃胡子就回来。

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高兴的。可是我会在那儿，吃饭的时候我还将进行检查，像个将军一样，而且假使我从中发现谁有一点儿疏忽，哪怕仅仅一点儿，我会将他差到厨房里去，

和女仆呆在一起。

当今这些男人如此不知尊重，不知社交礼节，因此应当经常表现得严肃。现今真是个粗鄙统治的时代。当他们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竟用搬运工的骂人话互相挑衅，而且在我们前面，他们表现得远不如我们的仆人。真该到海浴场看看这些情况。他们在那儿成帮结队，对他们可以看作一丘之貉。唉！他们都是些粗鄙之人！

您试想想在铁路上的那些情形，他们中间的一位初看起来可能不错，而一上车他竟轻巧地脱了他的靴子，换上拖鞋，真得感谢他的裁缝！另一位呢，该是位有钱的暴发户（这些人是最无教养的），坐在我对面，竟毫无礼貌地将双脚搁到我身旁的长凳上。这都是社会现在认可了的做法。

在那些海滨城市里更是一连串的粗俗表现。我还得加一句话，我的反感可能是基于我毫不习惯按常规和在这儿碰到的人往来，因为如果我曾更经常地见到他们，也许他们这类人使我不快的程度也会低些。

在旅馆的接待室里，我差点儿被一个将钥匙举到我头上的年青人撞倒了；另一位从游乐的舞会里出来时，把我撞得这么重，以致我胸口都痛了，而他竟没有发觉，也没有说声"对不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我们看见他们走近草地上的那些女人，很难认为他们这时算是行礼，他们只简单地把手举到帽沿上。再说，宁可他们全都秃头也要比这样好些。

可是有一件事情惹火了我，对此比一切都更令我反感，那是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毫无顾忌的放肆程度，我曾碰到过些最令人反感的遭遇。当两个男人在一起时，他们用最粗的字眼和最讨厌的回忆，相互描述一些最可怕的故事，他们对于声音所及之处是不是有妇女的耳朵，却一点儿没有社会上的最低顾虑。昨天在沙滩上，我为了避开再听人家并非有意给我透露一个猥亵故事，而被迫搬地方。他们用的词是如此粗野，使我感到听它不仅是卑劣，而且同时也是一种侮辱。难道最起码的社交礼节会没有教过他们，在我们附近应当低声谈这类事吗？

此外，艾特列达是个流言蜚语的地方，因而是长舌妇的祖国。从 5 点到 7 点就看到他们走来走去打听诽谤和谣言，并成批成批地播弄。正如您对我说过的，亲爱的姑姑，流言和闲话是小人和心地狭隘种族的标志。它也是不再受人喜爱和得人奉承的女人的安慰。我只要看看那些被人指为最饶舌的女人，就会信服您没有说错。

有一天，我到娱乐场去参加一个音乐之夜，这是一位著名音乐家马松太太举行的，她唱得真是令人神往。我还得到机会为可敬的哥格蓝鼓掌，还有两位可爱的渥德维的职业演员，某某先生和米列。我可以在这种场合看到今年聚在这片沙滩上洗海水浴的全部人员。其中显要人物不多。

第二天，我到雅港吃的中饭。我看到一个大胡子从一个宅邸型大房子里出来。这是画家约翰·保尔·罗兰。看来他不仅把他的人物像用墙围起来，也把他自己用墙围起来了。

后来，我发现自己坐到了一个年纪还轻的男人旁的圆石上，他样子温和文雅，举止安详，在读一本诗。但是他读得太专心，而且抱着这样的热情，我得说他一次也没有抬眼看我。我可有点儿给触犯了。于是我显出并不关心的样子向浴场老板问这位先生姓名、一我心里对这位韵脚的读者有点好笑，作为一个男人，他好像有点迟钝。我想，这是个纯朴的人。可是，我的姑姑，我现在迷上了我的这个不相识者。您想想，他叫苏来·普鲁东。我走回来坐在他旁边，为了可以完全随意看他。他的脸有一个大人物的特别的安详和秀气。有个人跑来找他，我听到他的声音很温和，几乎有点羞怯。这个人肯定不会在广众之中大声讲些粗话，也不会碰了女人不道

歉。他应当是个秀气人，秀气得近乎病态，一个易受感动的人。我将努力在今年冬天让别人把他介绍给我。

别的没有什么了，亲爱的姑姑，我将匆匆结束。邮递时间已到。我亲您的手和两颊。您忠实的姪女：

柏斯·德．X

又及：我还得加一句，为的是公平评价法国的礼节，我们的同胞在旅行时，比起英国人来还是社交礼节的典范。那些英国人好像是由马厩里的用人带大的；他们如此小心想不让任何事麻烦自已，可是却总在打扰他那些邻座。Z 夫人致 X 夫人弗雷申星期六

我亲爱的孩子：

你给我说了许多全是有道理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能防止你不犯错误。和你一样，以往我是很看不起那些男人的不懂礼节，我总认为他们对我缺少礼貌，可是在年华老去细想一切的时候，并且在不再爱打扮，在观察时不将自己卷入时，我就看到了：如果说男人不是经常彬彬有礼的话，相应的那些女人总是粗鲁不堪。

我们肯定自己的一切，亲爱的，并且我们认为一切都应归属于我们，而且我们由于实际不存在、而你抱着如此热情谈到的那些所谓基本社交礼仪行为损害了心中的欢乐。

相反的，我现在发现：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相对而言，这些男人对我们是颇多尊重的。此外，小宝贝，这些男人具有的品质应当是，而且也是由我们造成的。在所有的女人都能是真正光辉的妇人社会里，所有的男人也将都变成绅士。

我们看看吧，你观察并思考一下吧。

看看两个女人在路上遇到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多么不信任的眼光，那一瞥中有多少蔑视！从头开始，从上到下，上下打量找岔子，又是怎样的一瞥！如果人行道狭窄，你相信有一个人会让一步，说声“对不起”吗？决不会！当两个男人在一条不够宽的小路上碰撞了，两个人会同时致候，自己拍拍干净，至于我们这些呢？冲过去，肚皮对着肚皮，鼻子对着鼻子，傲慢无礼地相互盯着看。

看看两个相识的女人在一个朋友门前台阶上的相遇吧，一个刚才见过。一个要去拜访。她们于是挡住了整个通道，在那儿聊天。要是有谁在她们后面想上去，不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你想她们会移动半步吗？休想！休想！

去年冬天，我在一家沙龙的门口等了 25 分钟，分秒不少。而且在我后面两位先生也等着但没有和我一样显出要变得生气。这是由于他们久已惯于我们的不自觉的傲慢无礼。

另外有一天，在离开巴黎之前，正巧是和你的丈夫一同到香榭丽的一家餐厅吃饭，为了乘凉，所有桌子都满了，侍应生请我们等等。

我这时看见了一位外表高贵的老太太，她刚付过她的帐单，好像准备起身。她看见了我，对我上下打量而一点不动。她坐在那儿不动，在一刻钟以上，套上手套，两眼张望所有的桌子，泰然地观察那些和我们一样等候桌子的。然而有两个吃完了饭的年青男人，这回是他们看到了我，匆匆叫来侍应生给他们算帐，并立刻把位置让给我，并坚持站着等他们找钱。再想想吧，

我的漂亮姑娘；我并不像你那样再漂亮了，而且老了，头发白了。

你看，是我们该学学礼貌吧，其工作之艰难，大力神亦难能为力。

你对我说起艾特列达，和在这片可爱的沙滩上搬弄是非的人。这是一片与我无缘份的，失去了的地方，可是过去我对那里是十分感兴趣的。

我们在那儿只有几个人，社交界的人物，真正的社交界的，还有艺术家，和睦友好，那时没有人说三道四。

然而，由于我们当时没有那些乏味的娱乐场，让人们在那儿摆架子，在那儿交头接耳，在那儿跳舞，在那儿腻烦之极，我们就设法找到那些可以欢度黄昏的方式。你能猜出我们这些人的丈夫中有一位想出来的方法吗？那就是每晚到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去跳舞。

人们成帮地带着一台手风琴出去，通常是由戴着一顶小棉帽的画家波艾梯文演奏的。两个人提着灯。我们成行跟在后面，又笑又闹像群疯子。

我们惊醒了农户、用人、雇农，还叫人家做洋葱汤（真可怕）。于是大家在苹果树下跟着音乐匣子跳舞。被惊醒了的雄鸡在房屋深处啼鸣。那些马在厩槽上发烦。乡村的清风满带着青草和割下的收获的香味，拂着我们的面颊。

这些日子太遥远了！太遥远了！从那时起已经 30 年了！

亲爱的，我不要你为了开猎而来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乡村粗放的欢乐之日强加世俗的梳妆打扮于他们，破坏我们的朋友们的乐趣呢?我是为此而姑息这些男人的，小姑娘。我拥抱你。

你的老姑母：

热尼维艾夫·Z

# 女人的诡计

“谈女人？”

“是吗，女人怎么啦？”

“嘿，不管为的什么目的，有理无理，要是有人想把我们套进去，真找不到比她们更机灵的魔术家了，常常只是为了耍耍手段好玩也干。而且她们使的狡计简单得无法相信，胆却大得惊人，机智无比。她们从早到晚耍手段，全都如此：最老实的，最正直的，最近情理的，都是如此。

“我们再加一句，她们有时是被迫干的。男人总是因低能而固执，并且专制又多欲。一个丈夫常常不时对家务强加一些可笑而任性的想法。他充满了奇癖嗜好，他的妻子则满足他的意愿，同时又歪曲这些癖好。她让他相信这东西花了多少钱，因为他要是知道实际的价钱比这高得多，就会大声嚷嚷。并且她总是如此技巧地摆脱困境，用的方法如此简单而狡猾，因此我们偶尔发觉了，举起的胳膊又会为这些狡计放了下来。我们惊奇地对自己说：“怎么我们没有看出来呢？”

说话的男人原是帝国时代的一位大臣，L 伯爵，人家说他很狡诈，但心地却不坏。

一群青年人听着他说。

他接下去说：

“我曾被一个卑微的小布尔乔亚女人用一种可笑而高超的方式骗了。我这就给你们说说这件事，让你们引以为戒。”

我那时是外交部长，并且有习惯每天早晨到香榭丽舍长距离步行一次，这是在 5 月时分，我走着，一边贪婪地吸着嫩叶的香味。

很快我就发现每天都会碰到一个可爱的小女人，这是那些带着巴黎产品标志的妩媚出众的尤物之一。标致？也是也不是，很成熟了？不仅如此，也许她的身材嫌瘦，双肩嫌窄，胸脯嫌高；但是我喜欢这种精致丰圆的少女，有时甚于米罗的大骨架维纳斯。

而且，她们这些女人用一种无可比拟的小步快走；单单是她们颤动的姿态就使我们骨髓里欲念奔腾，她走过时的神气是在看我。可是这类女人总有一种俨然气派，而人总弄不清……

一天早晨，看到她坐在一张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我赶快去坐在旁边。过了五分钟，我们成了朋友。于是，每天敬过礼并微笑着说：“早上好！太太。”“早上好！先生。”之后，就开始谈天。她告诉我她是个职员的妻子，生活清苦，娱乐很少而操心很多，有千万件事情要忙着做。

无意的，也可能由于有些虚荣心，我对她说了我是谁，她装成很吃惊。

第二天，她到部里来看我，她并且来得如此频繁，以致那些传达熟悉了她以后，在见到她时，就悄悄一个接一个地相互传告他们为她取的诨名“莱翁夫人”，莱翁是我的本名。

有三个月，我每天早晨见到她，却从没有一分钟感到对她乏味，她真是知道如何经常变换柔情，增加风趣。可是有一天我看到她双眼红肿，并且泪光闪闪，她几乎说不出话，心事重重，不知所从。

我求她，我央她告诉我她心里的烦恼；她终于一边发抖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怀孕了。”于是她开始抽泣。唉！我做了一个鬼脸，并且那张面孔该当和制造了类似新闻的人一样发白。你们也许不会相信这种不期而至的要做父亲的新闻，给您的是何等难受的当胸一拳。可是你们迟早会知道。轮到我时，我口吃地说：“可是……可是……你是结了婚的，不是吗？”

她回答说：“是的，可是我的丈夫两个月以前就去意大利了，而他回来还有很长时间。”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卸掉我的责任。我说：“应当立即和他会合。”她脸直红到鬓脚，并且低下眼睛说：“是的……不过……”她不敢或者不想说完。

我懂了，我悄悄地交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她的旅费。

八天以后，我接到一封她从热那亚寄来的信。又一个星期，我接到一封从弗罗伦斯来的，再后来自里窝那，罗马，那不勒斯。她写道：“我很好，我亲爱的情人，可是我现在很难看，这事没完结之前我不愿让你看见我，怕你会不再爱我。我的丈夫对此毫无怀疑。因为他的任务让

他还要在这儿长期呆下去，分娩之前我不会回法国。”

于是，约在整整八个月之后，我接到来自威尼斯的简单的这么几个字：“是个男孩。”

若干时候以后，一天早晨她忽然进来了，到了我的办公室，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鲜润漂亮，并且扑到了我的怀里。

于是我们重续旧情。

我离开了部。她到我在格来耐勒路上的旅馆里。她常常给我谈起孩子，但是我几乎不听，它与我无关。我间或给她一笔可观的整数，对她简单地说：“给他把这存下。”

又过了两年，而她越来越多的拼命给我谈这“莱翁的”小东西的新闻。有的时候她哭了，说：“你不爱他，你连看他一次也不愿意，但愿你能体会到你叫我多痛苦！”

最后，她纠缠我如此之厉害，有一天我只得答应，在第二天她带他去散步时，我到香榭丽舍去。

可是在动身的时候，一阵害怕止住我了。男人是软弱而愚蠢的，谁能知道即将掠过我心里的事呢？如果我开始爱这个由我而生出来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呀！

我已经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捏着手套了。我这时把手套扔到我的写字台上，将帽子扔到椅子上：“不，这么定了，我不去，这比较明智。”

我的门打开了。我的弟弟进来。他递给我一封当天早晨写的匿名信：“请转告 L 伯爵，您的兄弟，加赛特路的小女人厚颜无耻地讥笑他，他不妨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从没有对谁说过这个老私情．我感到惊惶，并从头到尾将故事对兄弟说了一遍。然后接着说：“至于我，我不想自己去干什么，但是如果你去打听些消息，那我将很感激你的厚意。”我的兄弟出发了，我对自己说：“她能怎么骗我呢？她另有情夫吗？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她年轻，鲜润，漂亮，我对她别无所求。她的神气爱我，而且归根结蒂，我花费不多，真的，我不懂。”

我的兄弟很快就回来了。在警察局，人家提供了她丈夫的全部情况：“内务部职员，为人端正，经历纪录好，思维力好，但所娶妻子非常漂亮，她的花费较他的低微位置似略为过分。”就这些。

然而我的兄弟找到了她家住处，知道她出去了。我兄弟花了金子价钱让看门人喋喋说了一通：“D 太太是个很好的女人，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个很好的男人，不骄傲，不富有，但是慷慨。”

我的兄弟为了要他说出点东西，于是问道：“她的小孩现在几岁了？”

“可是她没有小男孩呀，先生。”

“什么？那小莱翁呢？”

“没有，先生，您弄错了。”

“那可是她在去意大利旅行时得的呀，现在该两岁了吧？”

“她从没有去过意大利，先生，自她住进这里五年以来，她没有离开过这房子。”

我那位吃惊了的兄弟提了新问题，刺探着将他的调查进行得更深些。仍是没有孩子，没有旅行过。

我像是听到神话般的惊奇，可是对这幕喜剧的最终意义还没弄懂。我说：

“我要问心无愧。我将请她明天来这里，你来代替我接待她，要是她要了我，你给她这一万法郎，我再也不见她了。实情是我开始对她腻味了。”

你们信不信，前一晚上我曾为和这个女人有了一个孩子懊恼过，而现在却为了不复有了而感到生气，羞愧，受了凌辱。我发现自由了，解决了一切责任和一切不安，但是我却感到气忿。

第二天，我的兄弟在房间里等她。她和往常一样活活泼泼进来了，张开双臂朝他跑过去，可是看清他时，一下子站住了。

他行了个礼，请求原谅。

“我请求您原谅，太太，因为让您见到的是我，代替了我的哥哥，但这是他责成我来向您请求作一些解释的，如果他自己来办，那就会变得很难堪。”

于是他用目光深沉地盯住她，突然说：

“我们知道您没有他的儿子。”

在经过开始一刻的发呆之后，她恢复了镇定，坐了下来微笑地看着这个裁判。她简单地回答说：

“没有，我没有孩子。”

“我们还知道你从没有去过意大利。”

这次，她开始畅怀大笑：

“不，我从没去过意太利。”

我的兄弟大吃一惊，又说：

“伯爵托我交给您这笔钱，并告诉您一切都告结束了。”

她恢复了严肃神气；镇静地将钱放进了她的口袋，并天真地问道：

“那么……我不会见到伯爵了？”

“不，太太。”

她好像有点恼火，又用平静的声音接着说：

“可惜，我很喜欢他。”

看到她如此认真地扮演着她的角色，轮到我的兄弟微笑了，问她道：

“好啦，请您现在告诉我，为什么您要想出这整个儿又长又复杂的旅行和孩子的把戏吧。”

她看看我的兄弟，感到惊讶，好像我的兄弟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她回答说：

“听着，这挖苦话！你相信一个像我这样一无所有的小布尔乔亚女人，如果不给他生个孩子来照管，能将一位大公爵保住三年之久吗？这是一位部长，一位大贵人，一位头面人物，有钱又能吸引人的人。现在，这算完了。可惜，这没能一直延续下去。这三年里，我这事的成绩不算小，您对他好好替我说说。”

她站起来，我的兄弟又说了：

“可是……那孩子呢？您有过一个，给他看看的那个？”

“当然是我姐妹的孩子，她给我准备的，我打赌是她通知您的。”

“好，还有所有那些从意大利寄的信呢？”

她重新坐下，畅快地笑了一顿：

“啊，这些信全是荒唐话，这位伯爵不是毫无缘因当上外交大臣的。”

“可是……还有呢？”

“还有是我的秘密，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于是她略带讽刺地微微一笑，行了个礼，作为一个戏演完了的女演员，她不再带感情地走了。于是这位 L 公爵加上一句，作为格言：“你们相信这些鸟儿们吧！”

# 依芙林·沙莫艾

“喏，瞧伯爵夫人沙莫艾。”

“那边，那位穿黑的？”

“就是她，她在为她杀死的女儿穿孝。”

“说下去！能给我讲讲这事吗？”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既无罪行也无暴力。”

“那有什么？”

“几乎什么事也没有。人家说：有许多妓女原本生来是过规矩女人生活的；而许多被称之为规矩女人的，过的是妓女生活，不是吗？这呢，沙莫艾太太这个天生的妓女有了个生来做规矩

女人的做女儿，就这么回事。”

“我不懂！”

“我来解释。”

沙莫艾伯爵夫人是那些每年成百、如雨降临巴黎的虚有其表的外国女人之一。匈牙利的或者渥拉格①公国的或者我不知所以的伯爵夫人，在某个冬天出现于香榭丽这个冒险家区域的一家公寓房屋里，并且为任何一位新宾熟客或者碰上的人敞开了沙龙①罗马尼亚省名，原为独立公国，于 1881 年成立，历经战并，于 1918 年 5 月签

约成罗马尼亚一省。大门。

我去了。去干什么呢？你会问吧。我也不太清楚。我到那儿去和所有我们这些去的人一样，因为在那里有赌博，因为那儿的女人轻薄，因为那儿的男人诚实。您知道在这种各类伪装粉饰了的海盗社会里全是贵族，都有头衔，都是大使馆不认识的，只有间谍例外。都不三不四的论爵位，数祖宗，讲他们的生活，吹牛的，说谎的骗子，像他们的纸牌一样危险，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骗人，到头来是监牢里的贵族。

我佩服这些人。看透他们是有趣的，认识他们是有趣的，听他们说话是好玩的，常常是聪明机智的，从不像公务人员那样陈腐。他们的女人总是漂亮的，带一点外国味的风骚，还有她们过去的神秘生活，也许有一半是在教养所过的。她们通常是巧目流盼，发式新奇。我也佩服她们。

沙莫艾太太是这些冒险家的典型，文雅，成熟而依然漂亮、动人而狡黠，人家感到她坏到了骨髓。大家在她家里赢得舒畅，在那儿赌，在那儿跳舞，在那儿吃晚饭……总之，在那儿干各种构成世俗生活的—切赏心乐事。

她还有一个女儿，高个儿、漂亮出众，总是快快活活的，总是像过节日似的衣冠端正，畅怀欢笑，总是跳舞跳得奋不顾身。一个女冒险家的真正女儿。但却是一个无辜、无知、天真的女儿，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对在她家长房子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猜到过。

您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我怎么知道？这比什么都奇怪。一天早晨有人拉我家门铃，我的亲随仆人来告诉我：约瑟夫·波南沙先生要找我谈话。我立即问道：

“这先生是谁？”

我的仆人回答：

“我不太清楚，先生，这可能是个仆人。”

这确实是个仆人，他要到我家来。

“您从哪儿来的？”

“从沙莫艾伯爵夫人家。”

“啊！可是我这个家和她的没有一点相像之处。”

“我对这很清楚，这正是为此我要到府上来，我对这些人看够了，人们从那流水过，可是不在那儿留下。”

我正需要一个人，我把他留下了。

一个月以后，依芙林·沙莫艾小姐神秘的死了。下面就是我从约瑟夫那儿得来的全部详情。他从他的女朋友，那位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那儿得来。

一天舞会的晚上，两位新来的客人在门后闲谈。刚跳过舞的依芙林靠着这张门，为了吸点儿空气。他们没有看见她过来，她听见他们说话。他们说：

“可谁是那个年轻姑娘的父亲呢？”

“好像是一个饿国人，鲁滑罗夫伯爵。他再不见这位母亲了。”

“那么现在当政的王子呢？”

“这位英国王子靠窗站着，沙莫艾太太热爱他，可是她的热爱从没有超过一个月到六周的。加之，您看这个人的朋友何其多也；他们都应召而来……而且差不多全都入选。这事价钱贵了点儿，可是……呸！”

“她从那儿得的这个沙莫艾姓氏？”

“来自她惟一可能爱过的人，一个在柏林的以色列银行家，他叫沙弥儿·莫里斯。”

“好。我谢谢你。现在我知道情况了，我对这看清楚了。我就走了。”

在这个赋与了一个具有正直妇人全部直感的年青姑娘脑袋里引发了什么样的风暴？在这个朴实的灵魂里享受了什么样的令人绝望震撼？又是些甚么痛苦竟浇灭了这绵绵不断的欢乐，这动人的巧笑，这生活中狂欢的幸福？在宾客散尽之前，这颗如此年青的心里曾展开了什么样的斗争呢？这是约瑟夫无法告诉我的。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依芙林蓦地闯进了她母亲的房间里，那位正要上床，姑娘将留在门后的女仆叫出去后，脸色苍白、双眼睁得圆圆地站着说道：

“妈妈，这是我在客厅里不久前听到的……”

于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我刚给您说的谈话讲了。

惊惶的伯爵夫人开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后她使劲否认一切，编了一个故事，发誓，求上帝作证。

那个年轻的女儿迷迷糊糊地退出来，但没有信服，她侦察。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发生的奇怪变化。她成了总是沉重悲伤的，将她不动的大眼睛盯住了我们，好像要读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只知道她在思考，于是人家认为她在找一个丈夫，也许是

固定的，也许是逢场作戏的。

有一个夜晚，她不再迟疑了，她闯到了她的母亲房里，冷静地，像一个经纪人摆出一个协定的条件，她说：

“现在，妈妈，这是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一同退隐到一个小市镇去，或更好到某个乡下去；我们尽可能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你的首饰是一笔财产。如果你找到那个可以和你结婚的诚实男人那更好，要是我也找到，那就更好了。要是你对此不同意，我就自杀。”

这一次，那位伯爵夫人却打发她女儿应当去睡觉，并且禁止她今后再来这套不讲礼的告诫。

依芙林回答说：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考虑。假使在一个月内我们没有改变生活，我就自杀，既然我的一生不存在任何其它挽回荣誉的办法。”

于是她走了。

一直到月末，人们仍然总是在沙莫艾旅馆里跳舞吃宵夜。

依芙林于是假装牙痛，叫人去附近的一家药店买了几滴哥罗仿。第二天她又开始一遍，每次她出去，她也让自己收集一些剂量微不足道的尼古丁。她装到了一个瓶子里。

一个早晨，人们在她的床上发现她已经凉了，脸上一个棉花面具蒙着。

她的棺材上铺满了花，教堂里披上了白色。葬礼时来了一大群人。

“唉！真的，要是我知道（但是人们向来都不知道），我也许会娶这个姑娘，她真是漂亮之极。”

“那个母亲呢？她变成怎样了?”

“啊！她哭得真厉害，从那天起，只过了八天，她便又重新开始接待她的那些腻友。”

“人们说些什么去解释这次死亡呢？”

“人家说成是由于一台改良锅炉的机件坏了造成的。以前这种设备的事故就闹得很凶，这听起来没有一点不像是真的。”

## 警告式的呼声

我收到了下面这样一封信。想起它对于多数的读者也许是有益的，所以赶紧拿它向读者介绍。

先生：

足下时常用故事的体裁或者用新闻的体裁，处理种种我称之为“现行道德”有关的题目，现

在我拿种种感想寄给您，我以为这些东西，应当可以供给足下写一篇报导。

我没有娶过亲，现在依然是一个单身汉子，并且是一个近乎朴质的人。但是我想像世上有许多男子，就是说多数的男子都是像我这般朴质的。因为我是向来是或者几乎向来是善良的，所以不甚能够分辨我左近人的天赋欺诈，并且昂首直行，不甚注意事物和态度的幕后情况。

我们——几乎普遍如此——惯于表里不分，惯于以貌取人！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具有那种嗅觉，去揣度有些人的真实本性和另外一些人掩饰起来的本性。其结果是，由于生活中采用的特殊的和习惯的观点，以致我们处于种种大变化之中时，竟成了极度近视；结果我们总是没有相信本质，却相信了貌似，结果我们一经有人从幕后显出实情，便大嚷靠不住，并且把一切不符我们理想道德观的事，列之为例外。但是我们却没有算清这种种例外的集合体，几乎构成各样情形的总和；从而导致像我这样轻于信任的好好先生，到处遭人愚弄，尤其被那些明白这些情形的女人所愚弄。

我是从远处谈起的，目的是引向那件与我特别有关的事。

我有一个情妇，这是一个有夫之妇。我当然也像世上多数的人一样，自以为一定遇到了一件例外的事，遇到了一个初次欺骗丈夫的倒运的小女人。从前我已经长期对她献过了殷勤，或者更不如说我相信曾对她献过了长期的殷勤，相信凭着小心的和爱情的力量征服了她，并且相信用坚忍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在事实上，我确实用过了百般小心，千宗技巧，万种微妙从容行动，以求达到征服她的目的。

唉，我把上星期遇着的那件事写在这里。

她丈夫出门去了，须得几天才回来，她要求到我家里吃晚饭，装着少年男人的样子，并且叫我亲身伺候，使得就是男仆也不在场。自从四五个月以来，她早就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意思，原来她想喝醉一回，并且是醉到无所忌惮，醉到不要回家，醉到拿经过告诉她的贴身的女侍，醉到在人证前行走。她时常得到过她所谓一次“快意的麻烦”，但不要再过分，并且认为那样才津津有味。所以她终于决定要自己喝醉一次，仅仅一次，不过却是要醉透。她告诉家里的人，说是要到巴黎的左近地方的朋友们家里去消遣三四天，于是便在吃晚饭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了。

一个女人，自然只应当用冰过的香槟酒来醉自己呀，她用一只很大的杯子空腹喝着，而在吃着第一道菜——牡蛎——以前，语言之中已经开始有醉意了。

我们那顿晚饭的菜全是冷的，并且完全安排停当，一齐搁在我座位后面的一张桌子上。我只要伸起胳膊去取那些盘子和碟子，于是我马马虎虎伺候着，一面听她的的高谈雄辩。

她受着她那念念不忘的意思的驱使，喝了一杯又是一杯。于是开始向我谈有关少女的，那些无意味而又没完了没了的心腹话。她谈着，她谈着，眼睛变得迷糊发亮，舌头也放开了；末了，她种种轻狂的思想，没有止境地自行展开了。如同电报报务员所用的那些成卷的蓝纸条儿，独自在机上活动，并且俨然无始无终地，在那座给纸条儿盖上一些不能辨认的字儿的电机的轻微响动声里，自然展长一样。

偶然她不时问我：“我真的醉了吗？”

“不然，还没有。”

于是她重新再喝。

不久她竟醉了。据我看来，却不是醉到失掉知觉，但是醉到肯说真话了。

她在说过她种种关于少女风怀上的那些腹心之事之后，接着便说关于她丈夫身上的那些最秘密的腹心之事了．她说了一大篇很完整的，使人听起来很感为难，然而她却重三复四地这样藉口：“我现在可以尽情都对你说，对你……倘若不是对你，我又尽情对谁说呢！”我所以知道了她丈夫的一切习惯，一切短处，一切癖性和一切嗜好。

末了她用一种要求赞成的神情问我：“他叫人讨厌吗？……说给我听，他讨人厌吗？……你相信我腻烦他吗？……我自从第一回看见你，就立刻对自己说：‘唔，他合我的意思，这一个，我将来让他做情人吧。’随后你就给我来献殷勤了。”

因为她虽然醉了，却是还能够看，所以我就做一个头上生角的怪样子给她看，她竟开始大笑起来，一面向我说：“唉，木头，你曾经在这一层上面当心过吗？……但是在有人给我们献殷勤的时候，笨货……实在说，我们对这事很愿意……这时候应当赶快进行，否则就是叫我们候着……若是不能够仅仅从我们的注视里懂得我们说的是个‘肯’，那就真是笨手笨脚了。唉！我自信我早就等着你，笨小子！我从前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才能使你明白，我急了……唉，对呀，又是花……又是情诗……又是颂扬话……接着还是送花……随后什么都没有……再者……我几乎甩掉你了，好人儿，你从前真费了光阴去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实际说来，世人本有一半的汉子是像你的，至于那另外的一半，哈！……哈！……哈！……”

这阵笑声使我脊梁上起了一个寒噤。我口吃地说：“那另外的一半……那么，那另外的一半呢①……”

她始终喝个不停，那双眼睛几乎像淹没在那种清浅的美酒里似的，而她的头脑，却被那阵想说真话的强烈需要，被那阵想说那些醉汉有时迫切想说真话的需要所驱使了。

她接着说：“哈，那另外的一半来得快……太快……但是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在某些日子里，他们这样是不成功的，但是在其它某些日子里，他们这样却又依然有结果。

“好朋友……要是你知道那真是怪事……两种男人……倘若你知道……你看见吗，那些像你一样害羞的人，从不会揣想其余的人是怎样的……是怎样干的……他们单独和我们女人在一块时……立刻就……干……这是些不顾一切的人……他们挨了些嘴巴……这并不是假话……但是在他们这算什么……他们很知道我们女人决不会多说话。他们很懂得我们，他们……”

我用一种法官式的眼睛和一种想使她议论，想全盘知道的急切愿望注视着她。我不知有多少次，考虑这个问题：“别的男人对①“头上生角”是欧洲人的一种隐语。意思和中国的“绿帽子”相同。女人，对我们的妻子平素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只要在一个客厅里面，看见两个男人公开地向同一的女人谈天，便很觉得这两个各自先后和她对谈的男人虽然同等地了解这个女人，却会有一种全然不相同的步调。世人从第一眼便猜着了某一些人是富有诱惑的天才的，或许仅仅是比我们灵活一些、胆大一些，会在和一个合他们意味的女人谈了点把钟之后，立刻达到我们花一年功夫还不能赶上的那种亲密程度。既然如此，这样的男人，这些诱惑大家，这些进取者，到了机会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有胆子，用手用口去干那种我们这些抖抖擞擞的人认为无耻侵犯的大胆行为吗？——但是这种大胆行为，女人们也许只看作可恕的冒昧举动，看作是对于她们不可抵抗的娇媚的失礼歌颂似的。

我于是问她道：“世上有些很失礼的男人，对吗？”

她向椅子上一倒，使得自己能够更自在地发笑，但是那种笑是受了刺激的，病态的，会转成为神经刺激的，随后，略归安宁一点时，她便说：“哎哟，哎哟！好朋友，失礼的男子？……就是说他们对于无论什么都立刻……敢作敢为……无论什么……你明白……乃至还有许多其它举动……”

我觉得怒从心上起了，好像她刚才向我泄漏了一件丑恶的事。

“而你们竟答应这样的举动吗，你们这些女人?”

“不……我们不答应……我们给他们几个耳巴子……但是这却仍然使我们开心……他们比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好耍多了，那些男人……并且同着他们，我们总在害怕，永远没有安宁过……然而害怕是有味的……尤其是为这样的事而害怕。我们应当时时刻刻监视他们……就同决斗一样……我们观察他们的眼光了解他们的意图在哪里，和他们的手往哪里伸。那就是些粗人，倘若你愿意这样叫，但是他们爱我们却比你们高明得多！”

一阵异样的而又意外的感觉征服了我。虽然我是单身汉子，并且决定永远做单身汉子，但是在这种放浪形骸的密语之前，却陡然感着了一个做丈夫的怒气。我自以为是那些信任过度的丈夫们的朋友、同盟者、兄弟，而他们受了偷香窃玉者的抢劫，至少是欺骗。

现在，我依然是处于这种奇异的情绪下给您写信，并且央求您替我向世上成群的安安稳稳的丈夫大军，发出一种警告式的呼声。

然而我那时候却还有一些疑团存留，因为那个女人那时候是喝醉了的，并且可能是说谎话的。

所以我接着再问：“何以你们从来没有拿这类的意外事情说给什么人听呢，你们这些女人？”

她双目用深沉的怜悯神情盯着我，而且竟恳挚得使我在片刻时候里，以为她因为吃惊，以致酒力失掉了效果。

“我们吗……但是你真笨，好朋友！世人也会偶然谈出这些事吗……哈哈哈！你的佣人，会拿他的种种小便宜，从法郎上扣下来的铜板以及其他的种种告诉你吗？瞧，这些事，就是我们从法郎上扣下来的铜板。做丈夫的不必抱怨，倘若我们就到此为止。你到底真是笨！……并且这些事又有什么坏处呢，倘若到时候并不放任屈服！”

我很尴尬，却还是问下去：

“那么，常常有人吻过你吗？”

她用一种高岸的轻蔑神情回答怀疑这事的男人道：“还用说吗！……当然世上一切女人都是常常被人吻的……你随后同任何人去试试，就可以明白了，木头。听我的，你去吻一吻 X 太太吧……她是真正年轻的，很规矩的……去吻吧，朋友，……去吻吧……并且去抚摸一下子吧……你就会明白了……你就会明白了……哈！哈！哈……”

陡然一下，她举起那个满盛着香槟酒的杯子向着那串大挂灯掷去。那杯子里的香槟酒便像雨点似地洒下来，烧熄了挂灯上的三支烛，溅潮了壁衣，桌子也到处是酒了，而杯子的那些碎玻璃在我的饭厅里满地四散。随后她抓着那只酒瓶想如法炮制却被我挡住了，这时

候她竟用一种尖而又尖的声音叫将起来……末了神经发作了……正像我预料的一样…

几天之后，我偶然在一个夜宴里，遇着我情妇从前劝我去吻的那个 X 太太，但是事前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篇醉妇式的自白。X 太太和我都住在同一个区，因为那一夜她是单独出门的，我便提议一同回家送她到门口。她答应了这个提议。

我们一经上了车，我便独自盘算：“瞧吧，应当试一试。”但是我不敢。原来我不知怎样着手，怎样进攻。

随后，我陡然得了一种懦夫在绝望境界里的勇气，便向她说：“您真漂亮，今天晚上。”

她带着笑声答复我：“既然您到现在才第一次注意到这层，可得见今天晚上是个例外，对吗？”

我已经到了无话可以答复的境界了。对于取悦女人的战术，我决然是不行的。但是在思索了一会儿之后。我却找着了这样的话：“不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敢于向您这样说。”

她不免惊讶起来：“为什么？”

“因为这是……因为有点儿为难。”

“难于对一个女人称赞她漂亮吗？您到底是哪里出身的呢？世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总应当这样说……即令连一半儿都没有想得到……因为我们听到时总是高兴的……”

我陡然觉得自己被一种怪诞的大胆行为所鼓动了，于是抱住她的身躯，用我的嘴唇去寻她的小口。

然而我那时候应当浑身发抖，并且不使她认为那样可怕。我的动作也配合举止表现得很不好，因为她只顾把头转向一旁去避免我的接触，一面却说：“唔！这可不行……这太……这太……您来得太快……当心我的帽子吧……世人对于一个戴着我这样的帽子的女人，是不去吻的啊！”

我坐到了原有的位置上，为着这种失败，不禁愧悔交集。但是那车子在她的门外停住了。她下了车，伸手给我握，并且用格外柔媚一些的声音说：“谢谢您送我回家的好意，先生，并且请您不要忘了我的劝告。”

三天以后我又遇见了她。她已经什么都忘了。而我呢，先生，我念念不忘想着其余的那些人……其余的那些人……那些知道对帽子加以考虑并且抓住一切机会不肯放松的人……

我在前面的这封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添加，以之献给我们的已婚或未婚的男女读者诸君，以供思考。

# 孤儿

从前，苏士姑娘是在愁苦的环境中收养这个孩子的。她那时正是 36 岁，她的残废情形（她在孩童时代，从乳母的膝头，滚到火炉上面，面孔烧成了看起来让人可怕），使她决定不嫁，因为她不愿意使人为着她的钱财娶她。

一个怀着遗腹子的寡妇邻居因为生育死了，并且一个铜子也没有留下。苏士姑娘便把这新

生的孩子收留了，给他雇奶娘，教他读书，把他放在学校里寄宿，后来到了 14 岁，她又接他回家，觉得如此便有个人在空洞洞的房子之中关心她，欢娱她的晚景。

她在一所离雷恩城十二里地方的庄屋住着，家中没有女仆。自从这螟蛉子到了家中，费用便增了两倍，每年三千法郎的入款，不能支持养活三个人的用费。

她自己管理家务和烹饪，而叫那孩子做奔走和种莱园子的事情。他的性情是柔和、羞怯、沉静和亲热的。当他和她接吻而不为她的丑恶面目而惊怪时，她就觉得感受了一种深远的愉快，一种新颖的愉快。他叫她做“姑妈”，看待她和母亲一样。

夜间，他们都在火旁坐着，她预备下许多可口的东西。她调了一点儿酒，烤了一块面包，这是他们安寝前一顿很舒服的点心。她时常把他抱在膝上，把脸偎着，向他的耳边讲些亲热的字眼，她叫他做“我的小花儿，我可爱的孩子，我倾倒的安琪儿，我的宝贝”。他静静地听任她摆布，并且把脑袋藏在她的肩项中间。

他这时虽然有 15 岁了，但仍然是矮小脆弱的，带着病容。

有时苏士姑娘带他到城里，去看她那已经出嫁的两个远房姊妹，这是她惟有的亲族，因为财产继承问题，这两个姊妹对于她抚养这个孤儿，常常埋怨，但是仍然亲热地接待她，因为还希望各人得一股儿，倘若苏士姑娘把遗产匀作三股，每股定是三分之一。

她是快乐的，很快乐的，时时刻刻照顾着她的孩子。她买了许多书，给他充实心灵，并且他也能欢欢喜喜地读。

现在他不爬到她膝上去缠了，而是赶快到火炉旁边的小椅子上坐着，并且把一本书摊开。放在炉台边头的火油灯照着他鬈曲的，覆在额头上的一部分头发；他身体一动也不动弹，眼睛一点也不离开，专心看着书，把自己完全钻到书上故事里头，好像不存在了一样。

她在他对面坐着，热情地定睛瞧着他，有时看见他那种出神样子，感到吃惊和妒嫉，有时连眼泪都气出来了。

她常常一面向他说：“你会疲倦呀，我的宝贝。”一面却盼他抬起头，走到她身边来拥抱她；但是他根本不回答，他没有听见，他没有懂得她的意思，他除了看见书上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知道。

两年过去，他看了无数的书，他的情性变了。

他接连问苏士姑娘要了几次钱，她都给了他。因为他愈要愈多，她末了就拒绝了，她是一个有条理有毅力的人，并且知道到了必要的时候，非照着理性不可。

有天晚上，他苦苦向她要求，终于得了一笔大数目；但是过了几天，又重新来要，于是她摆出严正的样子，并且始终不同意。

他对此露出安分的神气。

他依然和从前一般地安分守已，整整几个钟头坐着不动，双眼低垂，在沉思的境界中埋着头。并且不和苏士姑娘说话，有时对她的询问，也只用几个简单正确的短语答复。

他对于她，始终是柔和的，很服从的；虽然他再也不和她拥抱了。

现在到了晚上，他们在火炉两边对面沉静缄默地坐着的时候，她有时不免恐惧。有时为了排除这种沉闷得和黑森林一样的境界，她总想使他振作精神，随便谈论些什么，但是他仿佛和不曾听见一样，等到她向他接连说到五六回，他还一字不答的时候，她便像个可怜的妇人，不住地浑身发抖。

他有什么事呢？在他的神秘头脑中闪过了些什么事呢？等到他这样地向她坐了两三点钟的时候，她自以为疯了，打算跑开，打算走到野地里去，避开这种没完没了的哑口对坐，并且不仅是怀疑而且观察到了存在危机。

她时常一人私自哭泣。

他有什么事呢？她有时要他做点事，他便一言不发替她执行。她有时要往城里采办些东西，他立时照办。所以她对于他毫无可抱怨的地方，一定的！然而……

一年又过去了，她觉得在这少年的神秘脑筋中，起了一种新变化。她发见了这一点，感觉到、猜测到了这个现象。什么呢？反正有！她自信一点也不会错；但是却说不出这个奇特少年的神秘思想在怎样地变迁。

在这时候，她觉得他从前一直是一个迟疑不决的人，现在却仿佛一下子下了决心。因为一天晚上，她看见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动的目光注视她，所以她有了这个理想。

此后他不住地审察她的面目，弄得她简直想躲藏起来，以避开这种盯在她身上的冷眼。

有时整晚这般盯着她，直到她受不住了，向他发话时，才转开去，她说：

“孩子，不要这样瞧我吧！”

于是他把头低了。

只等她一转背，她觉得他的眼睛重新又盯在她身上。她走到哪里，他都用固执的注意跟到哪里。

她偶尔在她的小园中散步，她立刻发现他躲在树丛里面，如同埋伏一样；或者她坐在阶前缝整她的袜子，他便在种菜的园地锄掘，一面工作，一面不住地狡猾地瞧着她。

她问他，但只是徒然罢了。她问道：

“我的孩子，你怎么了？这三年以来，你完全变了。我简直摸不着你的性情了。我求你把你心中想的事都告诉我。”

他从从容容用困乏的语调答道：

“我确实什么也没有，我的姑妈。”

有时她还坚持地问道：

“唉，我的孩子，答复我吧。我和你说话，你应该答复。倘若你知道你使我多么苦恼，那你

必定会答复我，并且也不会这样地瞧我，你有痛苦吗？说给我听听，我向你解释……”

他一面懒懒地走开，一面支支吾吾说道：

“我向您保证什么也没有。”

虽然他的外貌已像一个成年人，他却没有怎么长大，总带着孩子的神情。然而他虽很不成熟，却又很不好对付；他不健全，不知趣，是个粗坯，而且令人不安，像个迷似的：他是个不好亲近，城府很深的人，仿佛镇日里都在盘算某件危险的事。

苏士姑娘对于这事知道得非常清楚，她焦急得夜不安眠：恐惧心和恶梦都来侵害她。她躲在卧房内，把门闩上，她受着恐惧的折磨。

她究竟怕什么呢？

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她什么都怕，夜色呵，墙壁呵，由白色窗帏透进来的影子呵，无一不怕，尤其怕他。

为什么？

她有什么可怕的事呢？她哪能知道！

她简直不能这样地生活下去！她自信有一件不幸之事，一件可怕的不幸之事在威胁她。

有天早上，她秘密地出了门，走到她那两个住在城中的亲族家中去。她喘着气把这些事告诉她们。她们以为她发了疯了，于是慢慢地慰藉她。

她说道：

“倘若你们知道他从早到晚那种瞧着我的样子！他的眼睛简直没有离过我！有时我竟想喊着求救，把邻居唤来，我竟恐惧到这般地步。但是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一点坏事也没有做，只是盯着我而已。”

“他有时对你有野蛮举动吗？他的回答是生硬的吗？”

她回答道：

“从来没有过！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并且工作得很好。他现在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对此我亦不怕了。他心中一定有点事，我确实知道，很确实呀。我不愿单独和他这样地住在乡下。”

她们很为惊讶，并说人家听了这事，一定感到奇怪，而且无从索辨；于是就劝她不要把这恐惧和打算告诉别人。而对于搬到城中一层的想法又不加劝阻，因为如此，便可以希望她的遗产全数转入她们手中。

她们并且答应帮她卖掉现住的房子，另外在她们的附近地方帮她寻找一所。

苏士姑娘回家去了。但是她的神经全被这事扰乱了。稍有响动就恐惧，为了一小点事，就

两手抖个不住。

她又两次和她的亲族商量，决定再不这样孤伶伶地居住下去了，她在附近找了一所小屋，秘密地购下了。

那天星期二早上，契据已经写妥，苏士姑娘便利用剩下的时间，去预备搬家事情。

这晚 8 点钟，在距她住房一公里的地方，她乘着公共马车，到了以往下车的处所，她先叫车夫把车子停住，自己下来。车夫鞭着马喊道：

“苏士姑娘晚安，再见。”

她远远地答道：

“晚安，再会，约瑟老爹！”

次日早 7 点半钟，有个到村里送信的邮差，看见离大路不远的小路上，有一滩颜色还新的血，但想道：“这是什么醉汉的鼻血呀。”他走了不到十来步，又看见一条有血迹的手帕，他便将手帕拾起。手帕的材料是精致的，他叹惜着，走到沟边，他吃了一惊，看见一件异样的东西。

苏士姑娘躺在一堆青草上，她的咽喉被刀子割开了。

一个钟头以后，警察们，检查官和别的有职务的人员都围着尸首推测。

那两个传来做证人的亲族，把这老处女的恐惧和她最后的计划都说了出来。

于是孤儿就被拘了。自从他继母死后，他从早哭到晚，至少从外表看来，他完全处在一种极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证明这晚他在一个咖啡馆，坐到 11 点钟才走。一共有十个人看见他那时候才走出咖啡馆。

公共马车的车夫，宣布这被害人是 9 点半 10 点之间，在大路边下车的，那末在这条由大路到她房子的路线上，这命案至迟是 10 点钟发生的。

被告人自然就恢复自由了。

苏士姑娘遗嘱，多时以前就放在雷恩城一个律师手中，这遗嘱说孤儿当作合法的承继人，于是他便袭了全部遗产。

经过许多时候，村庄上的人和他断绝往来，拿他当做扣在海口的“四十天病船”看待，永远疑心他。苏士姑娘从前的住宅，大家都看作是可怕的地方。有时大家在街上遇见了孤儿，也都避之而行。

但是他总显得脾气好，性情坦白，态度和蔼，因此大家渐渐忘记那可怕的疑团了。他是慷慨的、客气的，就是遇见了最卑下的人，也无所不谈。

律师拉莫先生，是他最投契的人之一，他被他的伶牙俐齿感动了，有天晚上，拉莫在收税

委员家中席上说道：

“一个语言流畅态度和蔼的人，依照这样的人的良心，是不会闹出这样的命案的。”

这种议论一出，在座的人都沉思了一会，不觉都感动了；他们都回忆这人遇见他们时所发的长篇大论，他一般总是在路边请他们立定去听他的见解，有时在他的园子前经过时，他极力邀他们进去；他的说笑话的本事，比警察队长还强些，并且真能引人入胜，所以有人虽然讨厌他，但是和他在一块儿，总忍不住笑。

于是人们都开着门让他出入了。

现在他竟做了他那个村子的村长了。

# 乡村小贩

有多少短促的回忆，琐碎的事情，偶然的遭遇，以及被我窥破，猜到和疑及的卑微活剧，曾经将我们这个幼稚无知的头脑，渐渐引进了人生常识境界的途径。

有时候，当我在那些闲荡的道儿上，像做梦似的久久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会在回来的道上心神不属之中，偶然一下子想起了那些无关重要的悲欢往事。它们出现在我的思潮起伏之中，就像那些灌木丛中的小雀鸟，突然跳到我的脚步前面一样。

今年夏天，我曾经在那一条临着布尔日埃湖右岸的萨瓦大路上步行，瞧着那幅碧波如镜而映着斜晖发光的湖水，便觉得我幼时对于湖沼江海的水面的那种留恋的心情，又在我心里活动了，这片辽阔的水面的来去两端，一端向着罗讷河，另一端接着布尔热河，都是望不见的，我眼里只看见那些在对岸像鸡冠般涌出而直到猫齿山为止的峰峦。在这条驿路两边，一树一树的葡萄，用它们的缜密的叶子，压着它们的细巧的架子，沿着许多的田地，展开着它们的或绿或黄或红的璎珞，垂挂着一簇一簇的紫葡萄。

白茫茫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尘土扑面。陡然一个男子从那绕着圣英乐爽村子的大树丛里钻出来，他身体压在一个包裹下面，撑着一根拐杖向着我走来。①布尔日埃湖在法国的萨瓦州，和瑞士相接，风景绝佳。

等得他走近前来，我才辨明这是一个乡村小贩，这就是那些在乡下漫游，沿街售卖廉价零星货物的商人之一，于是便有一个很久远而差不多完全遗忘了的往事，在我心里涌出来，这就是我二十五六岁时，某一晚在巴黎和阿根德间散步所得的纪念。

在那个时代，我生活里的乐趣，完全寄在游艇运动上。我在阿根德的一个小旅店里租下一间房子，每晚我搭乘那列供公务员们坐的火车，这列长而慢并且遇站必停的车子。每逢到一站，便送下一群带着小皮包穿着不整齐的裤子而行动迟钝的汉子——因为他们简直不大行动，而各处办公室的椅子又是磨损衣裳的好手。这种带着一阵办公室气味，纸片气味的列车，引我到了阿根德。我的小艇早在水埠上等着我。于是我便尽力摇动了那一对桨，到附近的村落吃夜饭。随后再将小艇引入船坞里，等到月色一到了当顶的时候，才步行走回巴黎。

有一夜，我在月光下的大路上，看见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动。唉！差不多每晚我在巴黎附近的村落，总遇见许多赶晚路的让乡绅所害怕的旅客。那时，这个人背着一个包裹在我前面慢慢地走着。

我用一阵嗒嗒发响的快步，笔直去赶他，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下，随后，因为我一直朝前，他便离开大路的中央，靠着一边走。

于是我很轻快地超到了他的前面，他向我喊道：

“晚安，先生。”

我答道：

“晚安，伙计。”

他接着说道：

“您这样走，是到远地方去吗？”

“我到巴黎去。”

“这个并不远，您的脚劲儿很好。若论到我，我背上背得太多，不能快走。”

我便把步儿压慢了。

这个人何以要向我说话？他那个大包裹中装的什么？一些犯罪的空泛疑点触动了我的心灵，于是便使我成了好奇的了。每天早上的各种日报的琐闻栏里，总说许多这类的事，并且就出在这带地方，其中总有几件应当是确实的。若是只为得使看报者喜悦，断不至捏造这许多由通信员所列举的捉拿人犯的事实和变化不同的犯罪情形。

然而这个人的声音，在冒昧之中带了更多恐慌的意味，并且他的神情又在主动活泼之中，带了许多谨慎的意味。

我便问他道：

“您到远处去吗？”

“我的目的地，不会比阿士臬那个镇市远些。”

“阿士臬是您的故乡？”

“是的，先生，我是以负贩为职业的人，住的地方就是阿士臬。”

他这时离开了那条在白天里专供步行者所用的树荫下的便道，而靠近驿路的中央走。我便也照着一样。我们都拿着拐杖，一面用怀疑的眼光互相瞧着。一直等到我差不多靠近他身边的时节，我已经觉得完全定心了。他大约也是如此，因为他向我问道：

“倘若慢点儿走，不至于妨您的事吧？”

“为什么？”

“因为在夜里我不欢喜这一条道儿。我背上背了许多货物，两人同走当然比一人好些。对一

起行路的两个汉子，旁人常常不敢打劫。”

我知道了，他说的话是实话，并且他有些害怕。于是便同意他的要求，同着这个不知姓名的人，半夜一点钟，在那条由阿根德到阿士臬的驿路上，并肩而走。

“既然害怕行路危险，您何以到这晚才回家呢？”我问我的同行者。

他便向我说了他的经历。

他这天早晨背着这份可以卖三四日的杂货出来，本不想在当晚回去，但是买卖异常之好，便只好勉强赶着夜路回家一趟，去搬运那些已经和买主口头约定明早交付的货。

他还以真诚心情，得意地说他对生意经有特别能力，所以买卖很发达，并且又说他所贩的那些玩具，只须多介绍几句，便可以很容易地脱销。

接着他又说道：

“我有一家小铺子在阿士臬，由我的妻子在那里照顾。”

“哦！您是有家室的人吗？”

“是的，先生，有一年多了！我从女子中间，找了一个很可爱的。她今晚看见我回来，一定很惊讶。”

随后，他又向我说起他的婚姻。两年以前他就追求这个女人，但是她过了许多时候才行决定。

她从小便在一个十字街口照顾一家铺子，这铺子什么货都卖：丝带哪，夏季的鲜花哪，美丽的鞋结子哪，和她靠制造厂的信任弄来的许多特别商标的玩具哪。在阿士臬，大家都认识这个“小兰”。因为她常穿蓝色的衣服，大家便拿这徽号叫她。她对于所做的事很在行，所以赚了些钱。目前她似乎有病，他却以为她怀了孕，但是拿不稳。他们的买卖很兴隆，他出去巡游，主要是带些样货，拿给附近各处的小商店挑选，他成了有些厂家的掮客了，因此，他的工作是同时为着他们又为着自己。

他问道：

“那末您呢，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免有点儿窘。便说我有一只帆船和两只小艇，留在阿根德那地方。我很爱运动，每晚到那里练习划桨，有时我当晚回到巴黎，我在巴黎有一种我不大过问却有利可图的事业。

他又说道：

“了不得！倘若我像您一样地有钱，我便不欢喜夜晚在这样的道儿上走路。这带地方，是靠不住的！”

他从傍盯住我，我默念这也许是一个不肯枉自冒险而很狡猾的歹人。

随后，他吞吞吐吐地向我说了几句让我定心的话：

“请您稍许慢点走吧。我的包裹太重了。”

不久，阿士臬镇边的那些房子渐渐地露了出来。他说：

“我看看就要到了，我们并不在店铺里住：那里有一只狗守着，但是一只狗可以当得四个人。并且在镇中心的房子太贵。请您听我说吧，先生，您给我帮了大忙，因为我在这驿路上驮着这包裹，心里很不安宁。好，真的，请您到我家里，和我的妻子喝盅热酒吧，只要她是醒着的。因为她的瞌睡很大，傍人唤她醒来，她是很不愿意的。并且，倘若我没有这包裹，便一点也不担心，我可以拿着手杖，引您到镇里各处走走。”

我谢绝了，他极力要求，我仍然坚持着，他竟那样苦苦相邀，用那样真诚失望和懊恼的态度向我抱怨，因为他并不短于词令，还伤心地质问我“是否不愿意和他这样一个人喝酒。”于是末了我只好同意，跟着他从一条荒凉的道路，向着一座组成镇市边的村落的大而破落的房子走去。

走到了那房子的前面，我不免矜持了。这座石灰粉饰的高而陋的房子，很像流浪者的逋逃所和马贼的窝巢。但是他一面请我先走，一面将那扇没有上锁的门推开。他在那深邃的黑暗里，抓住我的肩膀引我到了一条扶梯边，我心中正怀着那种坠入地窖的害怕心理，蹑手蹑脚地寻找这扶梯。

等得我触到扶梯第一级，他便向我说：“请上去吧，我住在第六层楼。”

我在衣袋里摸索了一下，居然得着一盒火柴，于是我便瞧明了这条走道。他在包裹下面喘着气向我重复地说：“这真高，这真高，真高！”

我们到了这房子顶高的那一层的时候，他取出了一片用绳子吊在衣服内里的钥匙，随后把门打开请我进去。

这是一间用石灰粉刷的房间，中间搁着一张桌子，六把椅子，和一张靠墙摆着的厨用柜子。

他说：

“我去唤醒我的妻子，然后再到地窖里取酒，因为酒不在楼上。”

他走到房里的两张门前的一张叫道：“小兰，小兰！”然而小兰并不回答。他的声音便加高了：“小兰！小兰！”随后，他用拳头敲着门板，轻轻地说：“你醒来呀，真见鬼！”

他等着，将耳朵贴住锁门，末了平心静气地接着说：“算了，倘若她睡熟了，就应当让她睡。我去取酒，请您等两三分钟吧。”

他出去了。我坐下歇着。

我本来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陡然，我不免毛发悚然。因为有人低声说话，有人轻轻地几乎毫无声息在他妻子房中动作。

见鬼，我不是坠入了一个有埋伏的地方吗？何以这个小兰，刚才没有被他丈夫的叫唤和敲击门板的声音震醒呢？难道不是一种对同伙的暗号，说是：“有一件货物进了笼子，我去守门，

你们来动手吗？”不好了，那房里的动作渐渐急了，有人触动锁匙了。我的心突突地跳着。便退到墙脚站住，一面向自己说道：“快点，防卫自己吧！”于是双手抓住一张椅子的靠背，准备一场激烈的斗争。

忽然那房门开了，从门缝里伸出一双手抓住那门，使之半开，跟着有一个脑袋，一个戴着软毡帽的男子脑袋也跟着伸出来，我瞧见他两只眼睛盯住我。末了，快得我还没有得着一个施行防卫手段的时间，那个汉子，那个假定的歹人，一个很高的个儿，脚是赤的，衣裳是胡乱穿的，没有领结，手中还拿住一双鞋子，飞也似地向门外冲出去，从扶梯上溜走了，说句实在话，这是一个美男子，一个整洁的半上流人。

我仍然坐下来了，这种意外的事确是有兴趣的。于是我静候着那位费了许久时光去取酒的丈夫。歇了一回，我居然听见他走上了扶梯，而他的脚步声，不免使我发笑，这是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独笑！

他进来了，手里拿着两瓶酒，接着向我问道：

“我妻子依然是睡熟的，您没有听见她动作吧？”

我猜到了她那双耳朵，是靠住了门的，于是便说：

“没有，一点也没有。”

他重新唤道：

“小兰！波菱！”

她绝不回答，也不动作。他重新对着我，作了一个说明：

“您看见吗，当我在夜晚同着一个朋友回家喝盅儿的时候，她便不愿意了。”

“那末，您以为她没有睡熟吗？”

“一定，她没有睡熟。”

他仿佛不大高兴。

“好，我们喝吧。”他说。

于是他立时表示要将这两瓶酒慢慢喝完。这时候，我可是毅然决然地了。我干了一杯，便站了起来。他不说要送我同走的那句话了，只用一种坚决的神情，一种平民社会的男子发怒的神情，一种忍着愤激的粗暴神情，向他妻子的卧房门瞧着，他说：

“等您走了，她应当非开门不可。”

我把他端详一下，这个胆小的人不知为什么忽然成了怒气冲天的了，也许是由于一种暗中推敲和莫名其妙的预觉，一种不爱门户紧闭的被欺的男子的本能吧。

他从前欣然向我谈论过他的妻子，现在一定要去打她了。

他摇动那张锁着的门，一面重新又叫了一回：

“波菱！”

一种恍惚和醒来未久的声音，从隔板后面答道：

“干什么？”

“你没有听见我回来吗？”

“没有。我先前睡熟了，你让我安歇吧。”

“你把门打开吧。”

“那要到你一个人蹲着的时候才行。我不愿意你在夜晚引些人到家里喝酒。”

于是我走了，也和那个被我放走的人一样，在扶梯上跌了一下。末了我到了那条通巴黎的驿路，心里还想像刚才在那房子里所见的一场不朽的活剧，无论在何日，无论用何种方法，无论在何种社会，都是能发生的。

# 等待

吃过饭以后，男客们在吸烟室谈话。人们谈的是意外的继承，奇怪的遗产。于是勒·白吕门先生，这位人们有时称他为名公证人，有时称他为名律师的人走到壁炉前面，背靠着说：

“我现在正在找一个在可怕的特殊情况下失踪的继承人。其中有一件社会生活中简单而可怕的惨事，一件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故事，然而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事情是这样的。”

距现在快六个月了，我被找到一个临死的女人身边。她对我说：

“先生，我要委托给您一件最微妙、最难、也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任务。请您了解我的遗嘱，在那儿，那边桌子上。如果您没有办成，遗赠您一笔五千法郎作为荣誉费，如果您办成了那是十万法郎。要您在我死后找到我的儿子。”

她请我帮忙让她在床上坐起来，好让谈话容易一些，因为她的声音一冲一冲，气喘，从嗓子里发出哨声。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很富有的人家里。那间房间豪华，一种朴质的豪华，垫衬了厚得和墙一样的织物，看上去这么软，给人以温存的感觉，安静得好像连说话的声音都吸进去了，消失了。

那个临终的人接着说：

“您是我要告诉我可怕历史的第一个人。我将尽力一直说到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心人同时又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您得一点不漏地知道，好真心愿意全力帮我。

“请听我说。

“在我结婚之前，我曾爱上了一个年青人，我的父母拒绝了他的求婚，因为他不富。不久之

后，我嫁给了一个很阔的人。我之和他结婚是由于无知、由于害怕、由于服从、由于马虎，和那些年轻女孩子一样结了婚。

“我有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几年以后我的丈夫死了。

“我爱的那一位，他也在轮到他的时候结婚了。当他知道我寡居时，他因为身不由己而表现得痛苦万状。他来看我，在我面前哭泣，呜咽得使我心碎。他成了我的朋友。也许我不应当接待他。您愿意怎样呢？我是孤独的，这么忧伤、孤单、绝望！而且我还爱着他，有时候真是难熬他。在世界上我只有他，我的双亲也死了。他常来，他整夜地伴着我。我不该让他来得如此之频，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可是我没有那种力量去阻止他。

“我给您怎么说呢？……他成了我的情人！这事怎样弄成的呢？我清楚吗？……有人清楚吗？您想吧，当两个人被不可抗拒的共享的爱情力量推到一起的时候，能有其它可能吗？您，先生，会相信一个人能永远抗拒，永远斗争，永远拒绝所爱慕的男人用请求、祈求，眼泪、如颠似狂的语言、下跪和那些以狂热的感情提出的要求吗？而且对于这个男人，她愿意他最小的愿望也都能得到满足。她愿意承担所有他可能得到的一切欢乐，难道会为了服从环境世俗的荣誉使之绝望？这会要何等的力量，抛弃何等的幸福，什么样的牺牲？而也是什么样自私的贞洁，这不是实话吗？

“总之，先生，我成了他的情妇，而我是幸福的。12 年里，我是幸福的。而我成了，我成了他妻子的女朋友，这是我最大的缺点和我最大的懦怯。

“我们一块儿培养我的孩子，我们把他培养成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聪明，有知识和意志充沛，思想慷慨而开阔。孩子一直这样长大到 17 岁。

“他，这个年青人，爱我……爱我的情人，几乎相当于我自己之爱他，因为他受到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同样疼爱和照看。他叫他做‘好朋友’，对他无限尊敬，从他那儿得到的永远是聪明的教导、正直的榜样，荣誉和诚实。他把他看作母亲的一个忠诚正直的老朋友，好似一种道义上的父亲，导师，保护人，我该怎么说呢？

“也许习惯于从更小的时候起就有这个人，在这个家里，我的身旁，总在关心我们，因而他从没有思考过。

“一天晚上，我们想三个人在一起吃饭（这时是我最大的欢乐），我并且在等他们两个人，我自忖谁是首先来的呢？那张门开了，这是我的老朋友。我伸出胳膊朝他走过去；他在我嘴唇上印下了一个长长的祝福的吻。

“突然一阵声音，一阵摩擦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这种表示另有一个人在场的神秘感觉使我们一惊，一下子我们转过头来。我的儿子让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们。

“这是慌张不堪的一秒钟。我向后退，一边对我的孩子伸出双手好像为的向他祈求。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走了。

“我们面对面呆着，站住了，没有能力说话。我瘫倒在一张围椅里，我强烈渴望，含混而强烈地渴望能逃走，逃到黑夜里去，永远失踪。后来抽泣堵住了我的嗓子，我哭起来，抽搐得发抖，灵魂都撕碎了，所有的神经都被这种不可挽救的不幸感觉所绞痛，为在这种时刻降临于一个母亲心上的可怖的耻辱而绞痛。

“他……惊惶失措地留在我面前，既不敢靠近我，也不敢对我说话，碰我，因为怕孩子回来。最后他说了：

“‘我去找他……对他说……使他理解……总之我该看见他……让他知道……’

“于是他出去了。

“我等着，我心乱如麻地等着，有一点声音就打颤，怕得站起来，我不知道壁炉里的火发出的每个噼啪声给我的是什么样无法忍受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等了一个钟点，两个钟点，一面感到在我心里一种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恐惧在增大。即使最有罪的人，我也不希望他经历十分钟这种痛苦的时间。我的孩子在哪里？他要怎么办？

“近午夜时候，一个差人送给我一张情人的便条，至今我心里还记得：

“‘您的孩子回来没有？我没有找到。我在下面，我不能在此刻上来。’

“我用铅笔在这张纸上写道：

“‘让没有回来，您应当去找到他。’

“于是我在围椅里过了那一整夜，等着。

“我变得疯了。我真是极想号叫，想跑想在地上滚。而我一动也不动，总是等待。他会碰到什么呢？我设法知道、猜测。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的灵魂受了多少痛楚，我一点也想像不出来。

“我现在怕他碰不上，他们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一些可怕的疑虑，一些骇人听闻的假设把我撕碎了。

“您对这十分理解，是不是，先生？

“我的贴身女佣，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不断地来，很可能以为我疯了。我用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把她遣走了。她去找医生，他发现我处在神经危机的不正常状况中。

“人们把我弄上床。我得了脑炎。

“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的神智恢复了，我看到在床边只有我的……情人……一个。我喊道：‘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里？’他不回答，我结结巴巴地问：

“死……死……他自杀了？’

“他回答道：

“不，不，我向您发誓。但是虽然我努了力却没有找到他。’

“于是由于人们那种不可解释也不可理喻的怒气，我愤怒地，也是轻蔑地突然宣称：‘如果您不找到他，我禁止您再回来，再来看我，您走。’

“他走了。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我从此都没有再见过，先生，而我这样过了 20 年。

“您能这样设想吗？您能体会这种可怕的酷刑吗，我这颗母亲的心，我这颗女人的心在慢慢的，永恒地遭着撕裂的酷刑，这可憎的、没完没了的等待……没完没了……不……它将结束了……因为我就要死了。没有再见到他们而我将死了……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

“他，我的朋友，20 年来，每天给我写信，而我，我从不愿意见他，哪怕一瞬；因为我以为他要是来这儿，那会碰上正是我会看见我的儿子重新出现的时刻！……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他死了吗？他活着吗？他躲在哪里呀！也许在那边，在大海的那边，一个如此遥远的，我甚至不知其名的国度里！他想念我吗？……唉！要是他知道！这些孩子怎能这样残酷！他会理解到他给我判处的是多么可怕的苦刑吗？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他把我扔进了什么样的绝望，什么样酷刑，直到我的末日，我，这个以全部的母爱热烈地爱着他的母亲。您说说，这是多么残酷。

“先生，这些您全都给他说。您对他重复我最后的话：

“我的孩子，我亲爱的，亲爱的孩子，请对可怜的人不要太冷酷吧。生活原本就够粗暴凶残的了！我亲爱的孩子，设想一下从你离开之日起，你母亲生活中的遭受吧，你可怜的母亲。我亲爱的孩子，原谅她，爱她，现在她死了，因为遭受了最可怕的惩罚。”

她喘气、颤抖、她像在对站在她前面的儿子说话。而后她接着说：

‘您还要对他说，先生，我再也没有见过……另一个人。”

她不响了，而后用破碎的声音说：

“让我独自呆着，我请求您。我愿意独自死去，既然他们都不在我身旁。”

公证人勒·白吕门接着说：

“这样我出来了，哭得像个傻瓜，以致我的马车夫回过头来看我。”说来也是，每天在我们周围都发生一堆类似这样的惨事！

“我没有找到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按你们愿意的方式去想他吧；我呢，我说：这儿子……是个罪人！”

往事

伯爵夫人说：“我的小宝贝，你们该去睡觉了。”

这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站起来去拥抱他们的祖母。

然后他们去向神甫道晚安，他每个星期五都到宅邸里来吃饭。

神父莫杜依将两个孩子抱到膝上，将黑色衣服里的长胳膊绕在孩子们的脑袋后面，用一种父辈的动作把他们的脑袋搂过来，在他们额头上亲了一个深情的长吻。

而后，神甫把他们放在地上，于是这些小把戏走了。男孩子在前，女孩子在后。那位伯爵

夫人说：

“您爱这些孩子，神甫先生。”

“很爱，太太。”

哪个老妇人用她明亮的眼睛看着这个教士。

“那么……对您的孤独您从不觉得太沉重吗？”

“是的，有时候是。”

他不说话了，犹豫一会后，又说：“但我不是为了凡俗生活而生的。”

“您对这知道什么呢？”

“啊，这我很清楚。我生来是为的当教士，我循着我的道路走。”

那位伯爵夫人一直看着他：

“瞧，神甫先生，给我说说这事，告诉我您怎样决定放弃这些使我们，我们这些人，爱生活的一切事物，和支持我们、安慰我们的一切事物的。促使您决定离开自然的大道，那结婚和家庭的大道的是谁？您既不是个狂热者，也不是个幻想者，也不是一个忧郁的人，一个悲伤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遭遇，一种痛苦使您决定发了永远的誓？”

莫杜依神甫站起来走到火炉旁边，而后把他那双乡下教士的大鞋子伸到了火前面。他好像总在踌躇回答。

这是一个魁梧的白头发老人，他在圣·安东尼·德·罗歇村里当了 20 年司祭了。乡下人说起他时都说：“这可是个好人！”

这确实是个好人，仁慈、亲切、温和尤其慷慨。就像圣·马丁，他愿意割衣相温暖。他欢喜笑，还为了什么说不上的事就哭，像个女人，这在乡下人的硬心肠里对他也有点儿不利。

那位沙维尔老伯爵夫人在她的女儿女婿相继去世以后，为了教养他的小孙子，回到了她在罗歇村的宅邸。她很喜欢这个神父，说起他时就说“这是个好心人”。

他每星期五在宅邸女主人这儿度过晚上的时光，老年人善良、坦率的友谊把他们连在了一起。由于两人都喜欢善良单纯的人的简单关怀，因此几乎大都不用把话说全就能了解。

她仍然说：“瞧。神甫先生，该您来做您的忏悔了。”

他重又说：“我生来不是为世俗生活的。我有幸及时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我经常认为我没有弄错。”

我的双亲是凡尔及埃的服饰用品商，相当富，对我抱了很大的期望。很小时就让我寄宿。人们不懂得单是别离和隔离就能给在学校里的孩子带来多少痛苦。这种统一而没有温情的生活对于有些孩子是好的，而其余的孩子对此都痛恨。这些小孩子们的心常常比人们认为的要敏感得多，过早地把他们和所爱的人分隔开来，可能过分发展而成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变成病态的，

危险的。

我几乎没有游戏，我没有朋友，我几个几个小时地想家，我夜晚在床上哭泣，绞尽脑汁重温在家中的回忆和对一些小事、小东西无意义的回忆。我不断地想念留在那边的人。我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兴奋型的人，一点最轻微的不如意就使我痛苦万状。

因此我变得沉默寡言，内向，不流露感情，没有知己。这种心灵的刺激作用是稳定地、暗地里进行的。孩子们的神经很快就激动，人们可能关注在深沉的平静里生活的孩子们，一直到他们将近发展成熟。但是谁又能想到对于某些学生一项不公平的额外作业可以变成一件重大的痛苦，竟相当于以后一位朋友的死亡呢？又有谁能正确地考虑到某些年轻的心灵会为微不足道的事产生可怕的情绪，而在不多时间里就成了病态的、不可治愈的心灵呢？

这就是我的情况，这种可憾的性格在我身上发展到这程度以致我一辈子成了一个殉难者。

我不说出这种心情，我一点也不说；但是我渐渐变得敏感或更恰当地说变得如此之神经质，以致我的心灵好像是一个活伤口。一有任何接触就在那儿发生痉挛性的痛苦，可怕的震动继之以真正的重创。那些天生披了麻木不仁的甲胄，武装了恬淡寡欲的人有福了！

我到了 16 岁。由于这种对任何事物都感到痛苦的禀赋，我变成过分胆小。我感到对一切偶然的和命定的打击都无能为力。我害怕一切接触、接近任何事情。我警惕地生活着，好像总是处在未知的不幸威胁之下，而且总在等待它来临。我不敢说话！不敢在广众之中活动。我有强烈的感觉，认为生活是一场战争，一场可怕的战斗，在其中人们受到可怕的打击，痛苦的创伤，乃至死亡。不像所有其它人那样去充实来日的幸福希望，我只让自己保留了模模糊糊的恐惧，并且我感到一种要躲起来的强烈愿望，以避开这些我会败北并被杀死的战斗。

我学习完了，人家给了我六个月去选择一项事业。有一件事使我立时清晰地看清了我自己，给我指出了我心灵上的病态，使我看到了危险并决心逃避。

凡尔及埃是一个平原和树木环绕的小市镇。我父母的房屋在那条中央大道上。现在我的日子远离了这个我如此留恋、如此想念的居处。多少次我为它从梦中醒来，为了使这些梦逸失，使它消逝，我独自到田野里去散步。

我的父母忙于他们的商业并担心我的前途，只给我谈他们的事业和我的可能计划。他们以积极的人们的方式、现实的精神爱我，他们以理性爱我的成分多于以心灵爱我。我在自己的思想里与世隔绝地生活着，为我常常心情不安而发抖。

这时，有天晚上，走了一大段路之后，当我大步往回走以免自己会略略迟到的时候，我看见一条狗朝我跑过来。这是条长毛垂耳狗一类的狗，很瘦，一对蜷曲的长耳朵。

当距离狗十步远左右的时候，它站住了。我也一样。于是它摇着尾巴小步跑过来，一身都是怯生生的动作。它一面在摇摇摆摆好像在求我，一面慢慢地摇着头。我招呼它，于是狗做出摇尾乞怜的样子，一副如此卑微凄惨乞求的神气，使我感到自己眼睛里都含有泪水了。我向狗走过去，它逃开而又回来，于是我跪下一条腿，对它和蔼地召唤引诱。最后它到了我的手够得着的地方，我轻轻地百般小心地抚摸它。

狗鼓起了一些勇气，渐渐站起来，将爪子放到我的臂膀上并开始舐我的脸，它一直跟到我家里。

这是我第一个热烈爱着的生物，因为它回答我以深情。我对这牲畜的热情肯定是过分的，而且是可笑的。它和我像一对在地球上失散了的两兄弟，各自都同样孤独而没有保护。它再也不离开我，睡在我的床边。虽然我的双亲不高兴，它也到桌子上吃饭，我孤独地散步时它陪伴着我。

我常常在一条沟边停下来，坐在草上，沙姆立刻跑来，躺在我旁边或者膝头上，用它的鼻子抬起我的手在上面抚摸。

一天，将六月末，这时我们坐在圣·比尔·夏弗罗路上，我看见来自拉夫罗的公共马车，四匹马大跑地拉着它的黄色车厢，上面是铜顶，盖在它的顶层上面。车夫扬着响鞭，在这辆重车的车轮下扬起了一阵灰尘，而后像一阵云似的向后飘去。

当它到达我前面的时候，沙姆也许是被这声音吓了要跑到这边来和我会合，突然冲到了车子前面。一匹马的蹄子把它踢翻了，我看着它滚、翻、爬起来又摔倒在那些马蹄下面，而后那辆车子狠狠摇了两下，于是我看到在它后面的尘土里有什么东西在路上动。它几乎被切成两段，整个儿肚皮里的内脏都踩烂了，挂着，同时冒着血沫。它试图站起来走走，但是它的两支前脚只能动，只能在地上刨，好像它在挖个洞：另外两条腿已经完了。于是它嗥叫得怕人，痛得发疯。

几分钟后它死了，我表达不出我多么痛苦的感觉。我在房间里守了整整一个月。

父亲看到我为了这么点小事这样而生气了，于是一天晚上嚷道："要是你遭到真的痛苦会怎样？要是你死了妻子、孩子？不能傻到这样。"

从此这句话使我铭心刻骨，总缠着我："要是你遭到真正的痛苦会怎样？要是你死了妻子，孩子？"

于是我开始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我懂得了为什么所有这些日常的小灾小难到了，我的眼睛里就被当作大灾难那么重要；我看到我是被安排来为一切事物受苦受难的，通过经我病态的敏感，成倍扩大一切苦难的印象，从而深刻领悟一切痛苦，于是一种对生活的恐惧控制了我。我没有情欲，没有野心；我决定自己牺牲可能的欢乐来逃避种种必然的痛苦。生命是短促的，我将以服役于人来度过，我对自己说：舒解他们的痛苦以他们的幸福为乐。不直接体验七情六欲，我所承受的将只是经过他们衰减了的感情。

假使您知道现时贫困如何煎熬我，折磨我！但是这种对我原可成为难熬的痛苦现已成了慈悲，成了怜悯。

这些我随时接触的悲愁，如果落到我自己的心灵上。我是承受不了的。我无法看到我的一个孩子死去而自己不为之悲痛至死。我仍然保留了这样一种对一切事件无名而敏锐的恐惧！以致每天见到邮递员进到我家时都使我血管里发生一次战栗，虽则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莫杜伊神父不响了。他看着大壁炉里的火，好像要从里面看到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些如果他能更勇敢地面对痛苦，就会在生活中见到的那未知的生活。他用一种更低沉的声音接着说：

"我有理由，我完全不是为这个世界造出来的。"

那位伯爵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她发言了："我呢，要是没有

我的孙子，我想我会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于是这位神甫站起来再也没有说一个字。

因为那些仆人都在厨房里打瞌睡，她亲自把他送到去花园里的那张门前，看着由那盏灯的反光照出来的，他那高大迟钝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

而后她回来坐在她的炉火前面，沉思许多人们在年轻时从来不会去想的事情。

# 在死人身边

他快要死了，像那些肺病患者一样。每天，快到两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旅馆窗下的一张人行道的长凳上，面对着平静的海，在暖和的太阳光下面他不动地休息上一段时间，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地中海。有时他看一眼冒着蒸气，包围着芒通的高山顶；而后用一种很缓慢的动作，将他的长腿交叉起来，它们瘦得像两根骨头，在它们周围，裤子的布搭拉下来，于是他打开了一本书，总是同一本书。

于是他不动了，他看书。他用眼睛聚精会神地读；好像他整个儿奄奄一息的身体都在读，整个儿心里都埋在里面，忘记了自己，消失在这本书里，直到空气转凉，使他有一点儿咳的时候为止。这时他站起来，回去。

这是一个高个儿，棕黄色胡子的德国人，他在房间里吃午饭晚饭，并且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

一种隐隐约约对他的好奇心吸引了我。有一天我坐到了他旁边。为了表示一点身份，我拿了一本缪塞的诗集。

于是我开始浏览‘罗拉’。

我的邻座立刻对我用正确的法语谈起来了。

“您懂德文吗？先生。”

“一点不懂，先生。”

“我对此感到可惜。既然命运把我们安排得并排坐，我将借给您，我要让你看看一件无价之物：我拿着的这本书。”

“这是什么书呢？”

“这是我的老师叔本华的一本校样本，他亲手注的。所有的边缘上，如你所看见的，都是他的手笔。”

我尊敬地拿起了这本书，端详着这些对我不可理解的字体，但是它揭示了世界上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幻梦蹂躏者的不朽思想。

而缪塞的诗句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闪了出来：

伏尔泰呀，你安息吧；你丑恶的微笑

是不是还在你无肉的骨头上翱翔？

于是我不太甘心地将幼稚的嘲笑，那伏尔泰对宗教的嘲笑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不可抗拒的讥讽进行对比，后者对今后的影响是无法抹煞的。

让人们抗议吧，让人们忿怒吧，让人们蔑视或颂扬吧，叔本华以他的蔑视和幻灭的心情为特徵标志了人性。

他作为大澈大悟的享乐主义者，他颠倒了那些信仰、希望和诗学神话里的怪物，破坏了憧憬，残踏了对灵魂的信心，杀死了爱情，打垮了对女人的空洞信念，点破了心里的幻景，完成了怀疑主义者从未完成过的丰功伟绩。他以讥嘲贯穿了一切，并且解决了一切。即使现在厌恶他的那些人，看来也违反了他们的意愿，在他们灵魂上也有星星点点他的思想。

我对德国人说：“那末您特别熟悉叔本华？”

他伤心地微笑着说：

“直到他去世，先生。”

于是他给我谈他，他给我说的印象几乎是超自然的，他将这个人说得对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是不寻常的。

他给我讲了这位破坏者和一位法国政客，共和派空头理论家的会晤。这个政客想见他这个人。他在一家喧闹的啤酒店里找到他，正坐在一群学生中间，干瘦、皱脸，一脸令人难以忘却的笑容，用一句话就咬住并粉碎了那些观点和信仰，像条狗一口就撕烂了那些给它玩耍的布。

他对我复述了这个法国人惊惶恐怖地走开的时候喊着说：

“我想是和魔鬼一块儿过了一小时。”

而后他加上说：

“真的，先生，他的微笑真吓人，使我们害怕，甚至在他死了以后。这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小逸事，要是它使您感兴趣，我可以为您说说。”

于是他用一种疲倦的声音开始说，还时时为一阵阵的咳嗽呛住了：

叔本华刚刚死了，于是决定由我们轮流守着他一直到天明。

他躺在一间很简朴的大房间里，宽大而阴暗，在床头柜上燃烧着两支蜡烛。

轮到我在午夜和我的一位同学值班。在我们接班的两位同学出去以后，我们就坐到了床边。

他脸一点也没有变，在笑。我们十分熟悉的那条皱纹仍一直凹到了嘴角上，看起来好像他快要张开双眼，动作，说话。他的思想毋宁说他的那些概念笼罩我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从属于他的才华之中，淹没在里面，为之颠倒。现在他已经死了，而在我们看来他的统治地位好像更富于权威了。在这无可比拟的心①在拿破仑复辟时，一派较狭义的自由主义者，服从系

统化的主义理论。灵的威力中混溶着一种玄秘之感。

这类人的躯体消失了，但是他们仍然存在，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后的那天夜晚，我向您保证，他是叫人害怕的。

于是我们低声谈论他，我们记起了一些话，一些常用语，那些在“未知的生命”中用几个字表达的出人意表的箴言，真像是投进了蒙昧中的智慧之光。

我的同学说：“他好像要笑。”于是我们带着近乎害怕的不安心情盯着他不动的而且永远带笑的脸。

渐渐地我们感到不舒服，压抑、发晕。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的，但我向你保证我病了。”

而我们这时看出那尸体发臭了。

于是我的伙伴建议我们换到隔壁房里去，把门开着，我同意了。

我拿走了床头柜上的一支蜡烛，让另一支留着。我们走过去坐到另一间房间的另一头，这样可以从我们的位置看到床和死人，整个儿都在烛光之下。

但是他总缠着我们，可以说他那非物质的、无拘束的、自由的、全能而且权威的生命在绕着我们徘徊。有时也有尸身腐败的臭气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吸进了它，使人恶心，但不明显。

突然间，我们背上一阵寒噤：从死人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声音，一阵小声音。我们的视线立刻转到他身上，于是我们看见，先生，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我们两个，有什么白的东西在床上跑，掉到了地上面的地毯上，在一张围椅下面失踪了。

我们连想也来不及想就站了起来，惊呆得糊涂了，准备逃走。后来我们相互对看看，我们的脸苍白得怕人。我们的心跳得使我们的衣襟都颤起来了。我首先说：

“你看见了？……”

“是的，我看见了。”

“他是不是没有死？”

“可是他不是已经开始腐臭了吗？”

“我们怎么办？”

我的伙伴迟迟疑疑地说：

“得去看看。”

我拿起了我们的蜡烛，于是我首先进去，用目光扫视了那个大房间的每个角落。没有任何东西再在动；于是我走近床去。但是我落到惊惶恐惧里了。叔本华不再笑了！他的鬼脸样子可

怕，嘴闭得紧紧的，两颊深深地陷下去，我口吃地说：

“他没有死！”

但是可憎的气味冲进了我的鼻子，我呛住了。于是我不再动，定睛看他，吓得像在一个幽灵前面。

于是，已经拿了另一支蜡烛的那位伙伴弯下了腰。后来他一句话不说碰碰我的胳膊。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在床边的围椅下，在阴暗色的地毯上有一块雪白的，张开了好像要咬似的东西，这是叔本华的假牙。

是尸体腐烂的结果撑开了下颌骨，将假牙从嘴里喷了出来！

这天我可真是害怕，先生。

这时太阳接近了闪闪发光的海，患肺结核症的德国人站起来，给我行个礼，回旅馆去了。

# 新年礼物

沙克·郎达尔在家中晚膳之后，对他的仆人发了一道命令，允许他可以自由出外，他自己要独自坐在书桌前写几封信。

他的每年岁尾都是在写信和梦想两件事中度过的。他将这年已结束的事，失败了的事，给自己编成一本汇编。随后想起那些老朋友，于是向他们写了几封庆祝新年的贺信。

他坐着将抽屉拉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女子的照片，瞧了几秒钟，吻了一下，末了，把它搁在信笺的旁边，提笔写着：

“亲爱的依菱！你不久可以收到我交给你女仆的那件小纪念品，今天晚上我在家中闭门坐着是为了向你说……”

笔尖至此却停住了，沙克便立起来走动。

这 10 个月以来他得了一个情妇。这却不是一个常人所有的情妇，那种胡调的、剧场里或倚门而立的妇人，这是那个他爱着而且征服了的情妇。他已经不是一个青少年人了。虽然年纪还不大，他正以积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正经经地看待人生。

所以他每年编写他的交情平衡表，他刚才所编的就是它，甚么新交和已断的友情，一切和他一生有关的人和事都在里面。

他最初对于恋爱的热衷已经过去了，他用商人计算的精确方法，研究自己对于恋爱的态度，于是更进而推想他自己将来的情状。他从中发现来自柔情相待，知遇之感和千百次细微接触形成的深厚的感情并从而产生的长远而坚强的联系。

门铃陡然一响，吓了他一跳。他迟疑了一下，开门吗?但是他想在这元旦的晚上，对于走过敲门的人，无论是谁，总应该开的。

于是他拿着一支烛，穿过前厢，把铁栓卸下，旋动钥匙，将门向身边一带，却立刻瞧见他

的情妇了，她站在面前，脸青得和死人一般，双手扶在墙上。

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有些什么事？”

她说：

“你是一个人在家么？”

“是的。”

“没有仆人么？”

“是的。”

“你不出去么？’

“不。”

她便进了门。以一个熟悉房屋情况的女人的姿态一迳走到客厅，向靠椅上一倒，两手掩着脸，十分伤心地哭泣。

他在她身旁跪下，竭力将她的手分开，看着她的眼睛说：

“依菱呀，依菱呀，你有些什么？我求你将心事说给我听！”

于是她在哭泣声中呜咽地说：

“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他却不能懂得，便说：

“这样活么？……怎样……”

“是的，我不能再这样活着……在我家中……你哪里知道？……我从来不曾向你说过……这是可怕的事……我再也不能……我太痛苦……他刚才还打我……”

“谁？……你的丈夫？”

“是的……我的丈夫。”

“啊！”

沙克不免惊讶，因为他从来不曾想到那丈夫能这样粗暴。这是一个见过场面的人物，一个最体面的人物，峨冠佩剑，肥马轻裘，声誉四被；但仪表过于俨然，心情平庸，缺少真有教养的人所不可缺的真知实见；但大家却都把他当作上流人看待。

原来这丈夫看起来关切他妻子，却和一切富贵出生的人一样。他只充分注意她的需要，她

的健康，她的装饰，而在其它方面完全任她自由。

自从沙克和依菱相识之后，她丈夫也和他往来，这本是善于交际的丈夫的常态。到了沙克成了依菱的情夫的时候，他便格外和她丈夫亲密了，这就更方便些。

他从来不曾看见或者猜到过这个家庭有风暴，所以对于这次意外的泄露不免骇怪。

他问道：

“这事是怎样的，说给我听罢！”

于是她讲述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她一生从结婚之日起的历史。初次的不和纯然是没来由的，以后种种争论，便逐日在这两种不相融洽的性情中扩大了。

此后，发生了许多冲突，便形成了隔膜。虽然外人不知道，但是已经是现实了。她丈夫的举动日见粗暴，现在他竟成了妒忌的人，妒忌沙克的人并且在今天争论之后打了她一顿。

她叙述完后，又决然加了几句：“我不回他家去了。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待我。”

沙克这时在对面坐下，两人的膝头彼此相触。他握着她的手说：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要闹一个大笑话了，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倘若你愿意离开你丈夫。你要把这些错误推到他身上，这样可以保持你在上流社会无可责备的妇人资格。”

她瞅他一下便问：

“那么你劝我怎样？”

“你仍旧回家去，忍受这种生活，到你能够得着冠冕的分居或离婚之日为止。”

“你说这些话，不是一个懦夫的口吻吗？”

“不，这是理智的，合于理性的。你有一个高贵的位置，一个应该维护的姓名，和不可抛弃的亲戚和朋友。断不可因为一时的感情，将这些都牺牲了！”

她愤愤地起立说：

“啊嘿！不是，我再不能如此，这就罢休，这就罢休，这就罢休。”

末了，她两手扶着沙克的肩膀，深深地瞧着他说：

“你爱我么？”

“是的。”

“真的么？”

“是的。”

“那么你收留我罢。”

他陡然喊道：

“收留你么？在我家中么？你简直疯了！那么，你会完全毁了，你要毁到不能回头的地步了！你简直疯了！”

她以一个知道这些话份量的女人的神态从容沉着地接着说：

“听着，沙克！他不许我和你会面，我也不再使用这种演戏般的手段，偷着来到你家中。所以你应该决定是抛弃我，或者收留我。”

“亲爱的依菱，听罢，在这种情形下，先办你的离婚手续，然后我再娶你。”

“是的，你在两年之后，至早在两年之后，再娶我，你的柔情真有忍耐性。”

“你仔细想罢！倘若你住在此地，他明天就可以来抓你，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因为他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力。”

“我本来不要求你在家中收留我，而是要求你领我随便到那个地方去。我起初以为你爱我很可以这样干。现在我知道我看错了。好，就这样分手罢。”

她转身向着门走去，一迳到了厅外，他才将她拦住。他说：

“听罢，依菱……”

她撑持着，甚么也不愿听，两眼包满着眼泪，呜咽地说：

“随我罢……随我罢……随我罢。”

他勉强使她坐下，重新跪在她面前，然后一面陈述许多道理和劝慰，一面试着说明她这计划的愚蠢和糟透了的危险之处。他从柔情中，和令人信服的道理中，极力披陈一切应该说的话去折服她。

因为她冰冷沉默地等着，他便要求她，哀求她听从他的忠告。

等得他说完的时候，她简截地答复道：

“你现在大概预备让我走了？放松我罢，让我可以起来。”

“想想罢，依菱……”

“你肯放开我么？”

“依菱……你的想法真不能挽回吗？”

“你肯放开我么？”

“只请你说你的，你痛苦的想法，是否决不能挽回？”

“不能，放开我罢。”

“那么请你留下吧。你很清楚这儿就是你的家，我们明天早上就动身。”

虽然如此，她仍然立起来，强硬地答道：

“不行，这已经太迟了。我不接受牺牲，我不接受效忠。”

“坐下罢，我已经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已经说了我应说的话。我对于你，已经是尽了责任了。我已经问心无愧。请你说说你的主意。并且我照着办。”

她重新坐下，看了他好一会，然后很冷静地问他：

“那么你说罢。”

“甚么？你要我说甚么？”

“一切……一切，你为着改变这解决方法所筹划的一切。我呢，然后我再看我应该怎么办。”

“我实在什么也不曾筹划。起初，认为对于你那种盲目的举动，我应该提醒你。你既然坚持，我便要求，并且坚决要求承担在这种盲目的举动中那一份责任。”

“这样迅速地改变见解是很不自然的事。”

“听罢，我亲爱的朋友，谈到这里，并不涉及是牺牲和效忠的问题。自从我意识到自己爱你的那一天，我自己想过，世上的情人，都应该这样地思量：

“爱着女人的男子，他尽力赢得了她，占有了她，这就给他本人和她之间结下一个神圣的契约。但是问题在于必须是你这样的妇女，不是那种心房洞开的轻薄妇女。

“结婚那件事，对于社会，对干法律，有一种巨大的价值，但是从我看来，如果一般既定条件已经执行了，那道德意义就很轻微了。

“所以一个受法律关系约束而不爱亦不能爱她丈夫的妇女，她的心是自由的。一旦遇着她爱的人，便会向他委身，对于一个未经结合而这样得着妇女的男子，我认为他们由这种相互自由同意所结的契约，比较在市长面前支支吾吾说是的要贵重得多！

“我还要说，倘若他们都是诚实的人，那他们的结合，比一切被公认的神圣条件还要坚固、亲密、健全得多！

“这种妇女，冒尽一切风险，足以证明她因为懂得这个男人，因为她委弃了一切：她的心，她的身躯，她的灵魂，她的名誉，她的生命，因为她看破一切痛苦，一切危险，一切灾难，因为她敢于做出勇敢的、大胆的行为，因为她决心并准备好了向一切挑战，她的丈夫可以杀她，社会可以抛弃她；因为如此，她反而因为对于配偶的不忠实，转觉令人敬佩。因为如此，她的情夫在得到她的时候，什么也应当料到，并且不管有什么事发生，也要把她看得比什么都高。’我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在一开始时我已对你说过作为一个理智的男人应说的话，现在我剩的

就是作为一个爱你的男人身份了。请下命令吧。”

陡然一下，她用她的嘴唇把他的口封住，轻轻地说：

“这都是假的，我的心肝，甚么事也没有，我丈夫甚么也没有怀疑。但是我愿知道你将怎么，我愿得一些新年的礼物……出自你心中的新年礼品，不久前你给我的项圈以外的新年礼物。现在你已经给了我了。谢谢……谢谢……上帝，我真满意啊！”

# 恶作剧

（一个恶作剧者的回忆）

我们生活在小丑们自称为政治活动家并且俨然跨着殡仪馆人员方步的时代。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已不再演我们父辈时那种健康而朴素的丑剧，那种好丑剧，快活的丑剧。然而有什么东西比丑剧更有趣更滑稽呢？甚么东西比对轻信的人们故弄玄虚更有趣呢？比嘲弄糊涂虫，比欺骗最精明的，比把最狡猾的家伙弄得掉到不伤人的、可笑的圈套里更有趣呢？什么事情比讽刺有才干的人，比强制他们嘲笑自己的天真，或者当他生气的时候用一个新的玩笑报仇更令人愉快的呢？

啊！我办到过，我用恶作剧办到过这些。并且人家也对我这么干过，该死！而且有些是很精采的！是的，我办到过这些，有可笑的也有可怕的！我的恶作剧对象之一在受一些影响之后死了。这对谁都说不上损失。有一天我会说说这件事。但是我会十分痛苦而且要很克制地这样做，因为我的恶作剧不是合乎礼仪的，确实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它是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发生的。虽然这个被要弄的人因此而死了，但是所有的见证人现在想起来都还笑得掉泪。愿其灵魂安息！

我今天想说说其中的两件，最近我遇到的一件，和我最早加之于人的一件。

从最近的一件说起，因为这件我认为不那么有趣；这是由于我是受害者。

秋天时候，我到朋友家里去打猎，那是在皮加地的一座宅邸里。我的朋友们当然是些很有名的要恶作剧的人，我不想交结别种人。

当我到的时候，人们给我举行了一场王子式的接待，这弄得我狐疑不定。他们鸣了枪，大家拥抱着我，他们阿谀奉承我，好像抱了极大的兴趣在等着我。我对自己说：“小心点儿，老油子，人家在打什么主意。”

吃饭的时候那喜气洋洋也是过分的，过于庞大。我想：“这些人是高兴又高兴，而且没有明显理由。他们该当是在心里等着什么巧妙发展。肯定指向的是我，小心点。”

整个晚上都笑得过分。我在气氛里嗅出了一场笑剧，就像狗嗅到了猎物。但是什么呢？我处于警惕状态，心中不宁。我不放过一个字，一点意图，一个手势。

一切对我都显得可疑，包括佣人们的脸。

睡觉的钟点到了，于是大家列队把我领到了我的房间，为什么呢？大家给我道了晚安。我进去关上我的门，我站着不动，一步也不走，手里拿着蜡烛。

我听到走廊里的笑声和低声说话。无疑在窥伺我。我用眼睛观察那些墙、那些家具、天顶、壁毯、地板。我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我听到在我门后有走路声，无疑刚才有人从锁眼里看。

我起了一个念头："也许一下子吹灭了我的烛，让我呆在黑地里。"于是我点亮了壁炉上所有的蜡烛。而后我再察看四周，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小步朝前走，绕了房间一周。——没有发现——我一件一件东西检查——没有发现。我走到窗户边。那些挡风板，满铺板子的大挡风窗仍旧开着。我小心的把它们关上，而后我拉上窗帘，大丝绒窗帘，于是我再在前面放上一张椅子，这样对外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怕了。

于是我小心坐下。围椅是结实的，我不敢躺下睡。可是时间过去了。于是我终于认识到我太可笑了。要是人家像我假设的那样在监视我，人家该在一边等待准备好了的哄弄事情成功，同时还对我的害怕大笑一场。

我因此决定睡觉。可是那床对我特别可疑，我拉拉帐子，它们像是结实的，然而那是危险所在。我也许会从帐顶上受到一场冰凉的淋浴，或者，刚一躺下，连同床垫一起陷到地下，我在记忆里搜索一切记得的成功的恶作剧，我不愿上当。啊！不干。啊，不干！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为最妙的小心办法。我巧妙地抓住褥子的边缘，小心翼翼把它拉过来。它过来了，连带着床单被子。我把这东西拉到房间的正中间，面对门的进口。我在那儿尽可能地把我的床铺好，远远离开那可疑的床榻和让人不放心的暖阁。而后我熄了所有的烛，于是我回来摸索着钻进我的被子。

我呆着，至少还醒了一小时，有一点儿响动就发抖。宅邸里好像一切都平静，我就入睡了。

我该睡了很久，很酣的觉。可是我蓦地里被重重撞到我身上的一个物体猛然惊醒了；而且同时在我脸上，脖子上、胸脯上遇到一阵烫水，使我痛得大叫一声。于是一阵像是一个装满了餐具的柜子倒下来的骇人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在掉到身上的那件东西下面透不过气来，并且它再也不动了。我伸出双手想搞清这东西的性质。我碰到了一张脸，一个鼻子和一些连鬓胡子。于是我使尽全身之力，对着这张脸抡了一拳。可是我立刻挨了一阵子打，使我一下子蹦出了湿床单，穿着睡衣跑到了走道里，从那儿我看见了开着的门。

啊，我惊呆了！天已大亮。响声弄得大家跑来了，于是大家看见连鬓胡子的上房仆人躺在我的床上，是他给我送早茶来，在路上碰上了没有料到的我的床，摔倒在我肚子上，并且完全违反了他的想法，把我的早餐倒到了我的脸上。

所采取的关好挡风板，睡到房间中央的防范措施却单单让我自己干了那曾疑心到的恶作剧。

唉！人家可笑足了，这一天！

另一个我要说的恶作剧是我早期年轻时的事了。我那时 15 岁，每当放假我都回我父母家过，总是在一座宅邸里，总是在皮卡地。

那时，常常有一位住在亚眠的老太太来访，她讨厌，好说教，坏脾气，好骂人，坏而好报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记上了我的仇，于是她不断地讲我的坏话，把我最无关紧要的话和事说成了坏的！唉，这个老妖婆！

她叫做杜福太太，虽然至少有 60 岁，却戴一头特别漂亮的深色假发，在上面戴上一些可笑的粉红丝带做的小帽。人家敬重她，因为她阔气，我呢，我打心底里恨她，我决心对她的坏行为报复。

我刚读完二年级，而且特别对化学课上一种叫白磷的东西印象深刻，这东西扔到了水里自燃、爆炸、放出一阵阵难闻的白烟。为了在假期时好玩，我偷了几撮这种材料，看起来很像人家通常叫晶体的东西。

我有一个同年表兄弟。我和他讲了我的计划，他对我的大胆感到吃惊。

于是一个晚上，当大家都还在客厅里坐着的时候，我偷偷地跑到了杜福太太的房间，我抓来了一个人们通常放在床边的圆形容器（失礼了，诸位太太），我查明它是完全干的，我在那底部放下一撮，一大撮白磷。

而后我躲到阁楼里等着。很快我就听到一阵人们回套房的脚步声；而后就安静了。于是我赤着脚下来，屏住呼吸，把我的眼睛放到了我敌人的锁眼上。

她小心的收拾好她的零星东西。而后一点一点地脱去她的衣裳，披上一件长的，好像是粘在她骨头上的白色梳妆衣。她拿来一个杯子装满了水，把她的手伸进嘴里，仿佛要把舌头拔出来．从里拿出了一点白和粉红的东西，她立刻把它放进水里。我曾害怕我会参与了什么可耻可怕的神秘事。这不过是她的假牙而已，

而后她拿下了她的棕色假发，于是露出了一个小脑袋，星星点点长着几根白头发，看来如此可笑，以致这回我几乎在躲着的门后笑出声来。而后她做完祷告再站起来，走近了我的报仇工具，把它放到房间地中间，于是低下身去，用梳妆衣全遮住了。

我待着，心里直跳。她呢，安安静静，称称心心，好好地。我等着，她……我呢，也是高高兴兴的，像人们复仇时的心情一样。

我开始听到一点轻微的声音，像轻波荡漾的声音，而后立时一串沉重的爆炸声像远处一阵排枪。

一瞬间，在杜福太太脸上出现了一种害怕警惕神情。她的眼睛张开、闭上再张开，然后她一下子灵巧的站了起来，我从没有想到过她竟能如此，于是她看着……

白东西噼啪响，炸开来，充满了迅速升起的白烟，飘荡着好像古代的水上火药。浓重的白烟向着天花板升上去，一阵神秘的烟，像魔术似的令人吃惊。

她怎么想的呢，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会不会以为是魔鬼的狡计？一种怕人的病？她会以为从她身上出来的火会侵蚀她的内脏，像一个火山口那样迸发，或者像一管上药过多的枪膛爆炸？

她站着不动了，骇呆了，眼睛盯着这情景，而后她猛然发出一声我从未听到过的大叫，仰天倒在地上。

我逃走了，钻进了床里，使劲闭上眼睛，好像为的向自己证明我什么也没有干，什么也没有看见，甚至我没有离开过房间。

我对自己说：“她死了！我杀死了她！”我焦急地听着屋子里的响动。

人来人往；人们说话；后来我听见人家笑；而后我挨了父亲一顿好打。

第二天杜福太太脸色十分苍白。她不停地喝水。也许是虽有医生的那些保证，她仍在设法熄灭她认为关在她肚皮里那场火灾。

从这一天起当人家在她面前谈起病时，她就长叹一声，并自言自语地说："唉！太太，您知道，真是有些这末奇怪的病……"

然后她就再也不接着说下去了。

# 佃农

男爵勒耐·杜·特雷依对我说过：

"您愿和我一块儿到我的马阑维庄去开猎吗？亲爱的，那您会使我高兴极了，而且只有我单独一个人。这个猎区进去如此之难，而且我住的房子那么原始，以致我只能邀那些完全知心的朋友去。"

我同意了。

因此我们于星期六乘诺曼底线火车动身。在阿勒维玛站下了车，男爵勒耐指给我一辆马车，由一个白头发大个儿乡下人牵着，由一匹战战兢兢的马架着，上面放着乡下板凳。他对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装备，亲爱的。"

这个人伸手给他的主人，于是这位男爵很快地握住了问道：

"嗨，勒伯吕门大爷，好吗？"

"总那样，男爵先生。"

我们上了这辆架在两只其大无度的轮子上，任凭它们摇摇晃晃的鸡笼车。那匹还年轻的马狠狠往路旁一偏，就奔驰起来，把我们像球一样扔到天空中，每次落回到板凳上都让我痛得要命。

这个乡下人用平静而单调的声音重复喊道：

"啦，啦，拉好，莫达，拉好。"

可是莫达几乎不听，像只小山羊一样蹦蹦跳跳。

我们的两条狗站在我们笼子后面的空处，都站在那儿用鼻子嗅平原上的空气，这里面夹杂着猎物的气息。

男爵看着远处，眼神暗淡，高低起伏而忧郁的诺曼底广阔田野，像一座无边无际的公园，一个无边无际的英国公园。那些庄院四周，围着两排或者四排大树，到处是矮胖的苹果树使房屋都看不见了，在视线消失的地方，勾画出的是一丛丛，一堆堆的树木和一些矮树丛的远景，这正是田园艺术家在绘制王侯艺术产业境界时所要寻求的。这时勒耐·杜·德特雷依忽

然说：

“我爱这地方，我的根在这里。”

这是一个纯诺曼底人，高而大，有点儿肚皮，是过去那种在各地的海岸上建立王国的冒险家老种族的后代。他约有五十岁，大约比领着我们的佃农小十来岁。后面这位是个瘦子，皮包骨头，没有一点肉的乡下人，属于要活一个世纪的人之一。

在石头路上走了两个钟头的路以后，穿过这片没有变化永远是绿色的平原以后，那辆旧车子走进了一条苹果树的路，于是停到了一幢敝败的老房子前面，那儿一个老女人站在一个年轻汉子旁边等着，他接过了马。

大家跨进庄子里，烟薰黑了的厨房又高又大，在壁炉的火光照耀下，铜器和陶器都发着亮。一只猫睡在椅子上，一只狗睡在床下面。在这房子里能闻出牛奶味、苹果味、烟薰味和数不清的乡下房子味道：泥土味道、墙味道、家具味道、漫溢了的陈年浓汤、陈年洗衣、陈年居户的味道、牲口和人、东西、活物的混合味道、过去和现在的时代味道。

我重新走出来，好看看院子，很大，满是老苹果树，矮胖歪斜，挂满了果实，掉到了它们周围的草里。在这个院子里诺曼底苹果的气味强烈得和南方海岸上的桔香一样。

四行山毛榉树绕着这个围墙。在日落时它们高得像是耸入云霄，在晚风拂过的时候树梢摇摇摆摆，传出了阵阵不断的悲凉的叹息。

我回到屋里，男爵在暖着脚，同时听着他的佃户讲些地方上的事情。他讲了些婚丧生育，而后是粮食落价和牲畜的消息。那条弗拉德（一条在弗勒买的母牛）在 6 月中生了小牛。苹果酒去年不好。苹果杏至今仍没有在这地区见过。

而后吃饭。这是一顿乡下的好饭，简单而丰盛，时间长而安静。在整个儿吃饭的时间里我注意到了在男爵和这个乡下人之间那种特殊友好亲近，这在开始时曾使我吃惊。

在外面，那些山毛榉仍然在晚风的摇撼下瑟瑟呻吟，而我们那两条关在牲口棚里的狗用一种凄凉的方式哭泣号叫。大壁炉里面的火熄了。女仆已经走开去睡觉。该轮到勒伯吕门师傅对男爵说了：

“若是您许可，男爵先生，我要去上床了，我没有晚睡的习惯，我。”

男爵对他伸出手去，说：“去吧，朋友。”声音是这么诚恳，因此一等他走了我就问道：

“他对您很忠实，这个佃户？”

“不止于此，亲爱的，这是由于一场悲剧，一场很简单而惨的老式戏剧把我和他连在一起。给您说说这个故事吧！”

你知道我父亲是骑兵上校。这汉子那时是他的传令兵，现在是老头了，是个佃户的儿子。后来当我的父亲提出退职以后，他又找了这个将近 40 岁的兵做仆人。我呢，我那时 30。我们那时住瓦莱纳的宅邸里，靠近科镇的柯德贝。

那时候我母亲的贴身女仆是人所能见的最漂亮姑娘之一，金发，机灵，纤秀，真是一个喜剧中的女仆，现在不见了的旧时喜剧中的女仆。现在这种尤物一下子就变成了娼妓。巴黎属于

铁路中心，一到她们如花盛开之时就有人拐诱他们，召唤这些轻佻姑娘。她们过去是永远当普通用人的。所有过往男人，就像以往来招新兵的募兵中士，勾引了她们这些小姑娘又甩了她们，留给我们当女佣的就只有女性种族中的废品，都是些胖的、刁钻狡猾的、庸俗的、畸形的、作为钩搭对象来说太丑的。

由于这个姑娘可爱，我在门角里吻过她几次，别的甚么也没有；唉！甚么也没有，我对你发誓。此外她很正派，而我尊敬妈妈的家，这在今天那些浪荡子里几乎不管的。

这时，碰到了爸爸的随身仆人，那个老部下，您刚才见到的老佃户，疯狂的爱上了这个姑娘，那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钟情人。开头，发现他什么事全忘了，什么事也不会想了。

我父亲不断对他说：

“瞧，让，你怎么啦？你病了吗？”

他回答说：

“不，不，男爵先生，我没有什么。”

他瘦了，后来他服侍吃饭时打破了杯子，让餐具掉到了地上。人家想他神经得了毛病，找了医生来，他认为这是脊髓疾病的病征。于是我的父亲对他的用人满心关怀，决定把他送到一家疗养院去。这人听到这消息，供认了那事。

他选了一个早晨在他的主人刮胡子的时候，用胆怯的声音说：

“男爵先生……”

“是的，我的孩子。”

“我需要的，您瞧，一点也不是药……”

“啊，那是什么？”

“是结婚。”

我的父亲惊住了，转过身说：

“你说？你说？……畜生？”

“是结婚。”

“结婚？你那是，你那是……恋爱？……畜生？”

“是这回事，男爵先生。”

于是我的父亲开始笑，笑得如此过分，以致我的母亲隔着墙叫道：

“宫特朗，你怎么啦？”

他回答说：

“来这儿，凯瑟琳。”

于是当她进来的时候，他对她转述了，同时眼睛里充满了快活的眼泪，因为他的傻瓜仆人得的是爱情痴心症。

我的妈妈没有笑，而是很受感动。

“孩子，你这么爱的是谁？”

他并不犹豫地说：

“是鲁蒂斯，男爵夫人。”

于是妈妈慎重地说：

“我们会努力尽可能安排好这事。”

因此把鲁蒂斯找来了，由我妈妈来问。她回答说她很清楚让的一片痴情，让对此曾申诉过好几次，但她一点也不爱他。她拒绝说明为什么。

两个月过去了，这期间爸爸和妈妈不断对这姑娘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让。由于他发誓没有爱任何别人，她没有任何严正理由拒绝，最后爸爸用一大笔钱财礼物克服了她的抵抗。于是让他们在我们今天所在这儿，作为佃农立了家。他们离开了宅邸，因而我有三年没有再见到他们。

到三年终了，我得知鲁蒂斯因为肺病死了。后又轮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去世，于是我又过了两年未能和让见面。

最后，一个秋天近十月半时候，我有了个想法，到这块看守得很好的业地来打猎，我的佃户给我保证猎物很多。

因此一个晚上，一个下雨的晚上我来了，到了这房子里。我见到父亲的那个老兵头发全白了时，真是吃惊，因为他还不过四十五六岁。那天是倾盆雨，人们听得到水泼到屋顶上、墙上、玻璃上，倾泻而下流到了院子里，而我的狗在牲口棚里吠，像我们的狗今天一样。

当那个女佣走开去睡觉了以后，突然这个男人喃喃地说：

“男爵先生……”

“什么事，让大爷？”

“我有点事给您说。”

“说吧，让大爷。”

“这末回事……这让我心痛。”

“说吧，都行。”

“您记得清鲁蒂斯吗？我的妻子？”

“我当然记得她。”

“那好，她委托我给您说件事。”

“什么事？”

“一件……一件……照有些人的说法……一件忏悔……”

“啊！……谁？”

“那是……那是……我很不喜欢但仍得给您说……但是该……但是该……她不是因肺病死的……是……是……悲伤死的，我这就详细说，把这事办了。

“一到了这里，她瘦了，她变了，再认不出她了，过了六个月，认不出了，男爵先生。就像我在娶她以前那样，不过换了边，正相反，完全相反。

“我请来了医生。她得的是种肝病……一种肝炎。于是我买药，买药，喝药……花了三百法郎。但是她一点不愿意喝，她一点不愿意，她说：

“别找那麻烦，我可怜的让，这没什么。’

“我呢，我看清楚了她心里难受，而且有一回我看到她哭，一回，我不晓得咋办。不，我不晓得。我给她买帽子，买裙子，买头发油膏，买耳环。没有一点用。这样我懂得她快完了。

“这是一天晚上，11 月底，一个下雪的晚上，她整天没有下床，她让我去找神甫。我去了。

“等到他来了，她对我说：

“‘让，我对你做我的忏悔。我对不起你。听着，让，我从没有骗过你，从没有，婚前没，婚后也没有，从没有，把神甫先生请到这里就为的说这个。他知道我的灵魂。好吧，你听着，让，要是我死了，这是因为我没有能减轻我没有留在宅邸的痛苦，因为我对……对勒耐男爵的……友情太重……友情太重，你听着，除了友情没有别的。这把我杀了，当我看不到他时，我感到活不下去。假使我见到了他我会活下去；只是看一看，没有别的。我要你告诉他，有那么一天，我不在了的时候。你告诉他。为这发誓……发誓这……让，在神甫前面。知道他有天会知道这，就会宽慰我，知道我是为这死的……就这……发誓吧……’

“我，我发了誓，男爵先生。我信守诺言，老实人的真话。”

于是他不说话了，眼睛盯着我的眼睛。

真是！我亲爱的，在听着这个可怜的老家伙的时候，您对我那时所感受的感情是得不到概念的。我杀了这个人的妻子，但我连想也从没有想到过。而他这样讲给我听，在这间厨房里，在这样一个雨天！

我结结巴巴说：

“我可怜的让！我可怜的让！”

他喃喃说：

“就这件事，男爵先生。我没有办法，左不行……右不行……就这样办完了。”

我隔着桌子握住了他的手，我开始哭起来。

他问道：

“您愿意到坟上去吗？”

我用头表示了个‘是’，无法说出话来。

他站起来点上一盏灯，于是我们就在雨里动身了，从我们的灯光蓦然照见了丝丝斜雨，快得像箭似的。

他打开一张门，于是我看见了一些木头十字架。

他突然在一块大理石板前说：“就是它。”将灯放在上面让我好读刻着的字：

致鲁蒂斯·霍尔唐司·玛丽耐特

让·法郎朔瓦·勒伯吕门之妻

她是忠实的妻子，请上帝收下她的灵魂

我们在稀泥里跪下来，他和我，灯在我们中间，我看着雨打在白色的大理石板上，回弹成水沫，而后在冰凉的不渗水的板四周上滚。于是我思念着这死者的心……唉！可怜的心！可怜的心！

自此以后我年年来这里，并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我总愁苦得像个有罪的，而他总是一副原谅我的神情。

# 休矣

罗麦林子爵刚好穿着停当。他在那方占住他更衣室一整片墙的大镜子前，将自己最后端详一次，微笑了一下。

他虽然两鬓已近斑白，却依然是个美男子。高大，健捷，挺拔，肚子不大，瘦削的脸上带着一嘴色调暖睬。可以疑为金黄色的髭须。他具有一种高贵的、出众的气质、举止；总之，那种我说不出的所谓风度，它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甚于成千累万人的……

他喃喃地说：

“罗麦林依然在享受着生活。”

于是他走进他的客厅，有信件正在那里等他。

在他的桌上，每件物品各有固定的位置，这桌子是一个从不工作的先生所有的工作桌子；上面摆着十来封信和三份政见不同的日报。他一伸手，便如同斗纸牌的高手预备选择一张纸牌一般，将所有的信都摊在桌上；然后注意封面上的笔迹，这就是他每天早上在开拆书信以前所做的事。

对他，这是一种有指望的，费思索的和隐隐焦虑的有趣时刻，这些封固而神秘的纸片儿给他带来些什么呢？其中所包涵的是愉快是幸福或者是伤感呢？他用锐利的眼光将那些封面一看，便认出了笔迹，再加以选择，照他对其内容希望的不同，分为两起或三起。这儿，朋友们的；那儿，不相干的人的；再过去一些，不相识的人的。这些不相识的人常使他发生点儿疑虑。他们要什么呢？这些奇异而充满着思维，然诺或恐吓的字迹，是由什么手所挥就的呢？

这一天，有一封信格外吸引他的眼光。然而那封信是简单的，绝无一点异样流露；但是他带着不安的状态，带着一种心弦上的感动向那信端详。他想："这是谁寄来的？我确然见过这笔迹，然而现在却不能辨认。"

他用两个指头将那信细心地夹着，举得和他面庞一般儿高，想从信封外面去窥见其中的字，但是却没有决定拆开它。

随后他拿着那信嗅了两三下，再从桌上拿起一柄显微镜，仔细研究那些字迹。一种焦躁心使他发急了："谁寄来的呢？这一只手我很熟识，极其熟识。我应当读过多回，是的，很多。但是，这应当是久远的事，很久远的事。这应当是哪个鬼东西的呢？呸！封住要钱的信吧！"

结果，他将信拆开，接着便读了：

"亲爱的朋友，您大概忘记了我，因为我们已经有 25 年不相见了。那时我是青年。现在业已老大。当我和您道别时，我正离开巴黎，跟随我的丈夫——你称为'我的医院'的老丈夫——到处省去。您目前还能记忆吗？他，到如今，已经死了五年了；现在我为嫁我的女儿又来巴黎，因为我有一个女孩子，一个您尚未见面而年达 19 岁的美貌女孩子。我曾经将她进入社交界的事通告了您。但是您对于这样一种细微的变迁，根本没有多加注意。

"您，您现在依然是伟俊的罗麦林，有人向我说过。唉！倘若你还记得那个小荔思，您以前喊做'荔荪'的那个'荔思'，便请您到她家中，和老万士伯爵夫人——您的挚友——进晚餐吧。她在略惊而极喜的状态中，向您伸出一只应握而不应再吻的忠实的手，我可怜的小雅各。

荔思·万士启"

罗麦林的心弦不免开始突突地跳跃了。他在围椅上靠着出神，将那一封信搁在膝上，他的视觉器官被一种强烈而使之含泪的感动所拘挛，向前直视！

倘若他一生之中曾爱过一个女子，那就是这位小荔思，荔思·万士，他以前因为她头发和眼球的色彩，叫她做"灰之花"。唉！以前这是一个何等旖旎娟秀而娇艳的尤物，这位脆弱的伯爵夫人，这位充当了那个身患风湿，面发癍疹，因为嫉妒，因为由这伟俊的罗麦林所发生的嫉妒，以致突然将她迁至外省加以闭锢的老伯爵的妻子的伯爵夫人！

是的，他以前爱她，并且他以前自信也确实被她所爱，她以前亲切地叫他做"小雅各"，并

且用一种绝妙的姿势说这名字。

成千累百的久已遗忘的纪念，现在都回到他心上了，这都是辽远的，甘美而现在令人惆怅的。某一天晚上，她从某跳舞场回到他家时，他俩顺道在布乐臬公园兜了一个圈子：那时她身著袒胸的礼服，他，却是便衣。这正是春天，气候和暖。她的衣香——她的衣香和一点儿肉香——竟使那微温的空气香化了。

何等的天上良宵！及至走到那公园的湖边时，因为月色正从树枝的隙中钻出而射到水面，她不禁流泪了。他略带惊讶，向她询问来由。

她答道：

“我不知道，这是湖光和月色使我感动。每次我瞧见一些带诗味的景物，便会伤心，于是我便流泪了。”

他微笑了一下，颇受感动，觉得妇女们这种天真的感兴，所有感觉力都能使之感动的弱小嫩们的这种天真的感兴，真是憨痴而顽艳的。于是他发狂似地吻她，口吃着说：

“我的小荔思，你真是逸趣横生！”

这是何等旖旎，甜美而短促的爱情，不久，却被那老伧的伯爵，在他俩打得火热之时，一下就割断了！他将他的妻子迁到外省去了，并且以后再没有让她与任何人相见过。

当然喽，两星期以后，罗麦林就忘光了，在巴黎，倘若有人是鳏居的，总有另一个女人很快就将前一个撵走！但对这一位不同，他却为她在心田中建了一个小小的庙堂，因为他只爱过她！现在，他体会得很清楚。

他立了起来，并且高声说道：“我今晚一定去进晚餐！”随后，由于本能的作用，他转身对着他的镜子，将自身从头上端详到脚上。他想：“她应当很老了！比我老的多了。”于是他深深以能在她跟前显示自身依然伟俊，依然未老为乐事，这可以使她惊讶，也许会使她感动，并且使她对那些消逝得很远很远的日子怅惘。

他另行理落其他的书信。这些书信却毫不重要。

这一天，他镇日在这位新回巴黎的女友身上着想：她怎样了呢？像如此在 25 年后重逢，真是希罕！他还能认得出她吗？

他用妇女们那种小心打扮的态度，装饰自己，他穿上一件白的坎肩，配着黑色大礼服，这自然比黑的坎肩漂亮得多，他叫一个理发匠把自己的头发烫一下，因为他依然留着长的头发，于是他很早就出了门，显出他心中的迫不及待。

他一进那个陈设一新的华丽客厅的门时所见的第一样物件就是他本人的小像，一个他在胜利时代所拍而现在已经褪了色的小像，装在一个古锦制的精雅像框里，悬在墙上。

他坐了下来，一面静候着。末了他身后的一张门开了：他陡然立了起来，转了过去，便看见一位白发老太太向他伸出了双手。

他紧紧地握住那一双手，一只一只地换着吻了许久：随后，他抬头向着他的女友端详。

是的，这是一位老妇人，一位忍住了跟泪强笑的陌生老妇人。

他忍不住喃喃地说：

“是您吗，荔思？”

她说：

“是呀，是我，的确是我……您大约没有认清楚我，对吗？我以前有过那样多的伤感……那样多的悲愁……悲伤使我的生命枯竭了……现在我在这儿……请您瞧我吧……或者顶好别瞧……请别瞧我了……但是您依旧是伟俊的，您，并且年轻……至于我，倘若我偶尔在街上撞见您，我立刻就会高呼：‘小雅各！’

“现在，您请坐罢，我们先谈谈。以后我再叫我的女孩子，我的大了的女孩子，您等会儿可以看得出她多么像我……或者不如说我以前像她……不然，这样说还不对：现在的她和往日的我是一模一样的。您等会儿可以看到的！但是，事前我却要先和您单独相对地坐一会儿。因为我恐怕初见时在我这方面难免有一点儿感触。现在，已经完了……已经过去了……请坐下吧，朋友。”

他握住她的手在她身边坐下，但是他简直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简直不认识这一位；仿佛以前绝没有见过她。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能够谈什么呢？谈从前的事吗？从前在他和她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处所呢？对于这位祖母式的脸蛋儿，他什么也记不起了。他不久前想到那一位，想到小荔思，想到娇小的灰之花时的那些亲切，甘美，温柔，刺心而曾经使他魂销的事，现在都不记得了。她怎样变成了这一位呢？旧日的相知呢？那位爱人儿呢？那位远在梦境中的灰眼金发、曼声婉呼“小雅各”的妙龄少女呢？

他们静悄悄地相靠而坐，彼此都被什么束缚感到心烦，都被一种深沉的不自在所困所侵。

他们只谈了些浮泛琐碎而松懈的话，她于是立了起来。接着那个叫人铃，一面说：

“我叫蕾妮来。”

他听见一阵开门声，随后便是衣裙的窸窣声，一道娇柔的声音喊道：“我在这儿，妈妈！”

这时罗麦林竟如同看见幽灵一般惊呆了。他支吾地说：

“你好，小姐……”

随后，他转身向着那位为人之母者说：

“啊！这就是您！……”

这就是她，果然，往日的她，那位业已失踪而又重归的荔思！他找着了旁人在二十五年前从他身边夺去的那一位了，这一位的本身，还格外年轻一些，还格外鲜润一些，还格外带孩子气一些。

他几乎产生了一种发狂的欲望：想张开两只胳膊，重新去将她拥抱，一面去在她耳边喃喃地说：“早安，荔思呀！”

一个男仆进来报告：

“太太，用餐吧！”

于是他们向餐厅走去。

在这顿晚餐之中经过些什么呢？别人向他说了些什么他又答复了些什么呢？他完全进入那些使他发痴的奇异玄想中了。他用一种一往情深的神思，一种荒唐的病态神思，瞧着这母子两个：

“哪一位是真的呢？”

那为人之母者含笑不住地说：

“您记得吗？”

于是他从这妙龄女子的明眸中，重新寻着了他往日纪念。十几回他张口想说：“您记得吗，荔思？”一面却忘了这位向他射来的默默含情的眼光的白发老妇。

在当时这片刻之间，他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失去头脑了。他领会了，今日的这一位和往日的那一位，并不完全一样。那一位，旧日的相知，在声音相貌以及整个儿形象之中,有某种事他是今天竟重觅不着的。于是他极力专心，去追溯他旧日爱人的一切，去恢复他所遗忘的关于她的一切，去恢复这位再造青春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

那伯爵夫人说道：

“您已经失掉您从前使得满座生风的能力了，可怜的朋友。”

他喃喃地说：

“我失掉许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在他那完全受了感触的心田中，他觉得他往日的爱情，如同一只被唤醒了，将来咬他的野兽一般。它已经复生了！

那妙龄少女滔滔地议论，并且有时有许多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惯用字眼和音调，而整个儿的议论和思维的方法都相似，这种共同生活所造成的举止上以及精神上相似之点，竟使罗麦林从头至脚全身震动。一切都钻进他的体内，给他那重新开放的热爱上，造成伤口。

他很早就告辞而走了，于是在广场上兜了一个圈子。但是那女孩子的幻影，一直跟着他，缠住他，使他心惊，使他血沸。远远地离开了这母子二人，他就只看见一个了，一个妙龄的，旧日的相知而今日的重来的形象，并且他今日之爱她，正和他往日之爱她一样。在 25 年的中断之后，他这时竟带着格外的狂热爱她。

后来他回到家里，思念这件奇异而可怕的事和揣度会怎么样。

但是，当他举起一支蜡烛，从他的镜子前，从他在临行时顾影自怜的大镜子前经过时，竟看见其中有个两鬓斑白的暮年男子，于是，他陡然想起往日的他，那小荔思时代的他；他自行重睹他被爱时代的那个倜傥青年了！接着他将蜡烛伸了过去，凑得很近地审视自己，细察面上

的皱纹，确认了他以前所素未发见过的令人厌恶的憔悴。

于是颓丧的他，便坐了下来，和自身形象对面相觑，和他这可伤的小影对面相觑，一面喃喃地说：“罗麦林呀！休矣。”

# 一场决斗

战争结束了，德军暂时仍旧驻在法国，全国张皇得如同一个打败了的角力者压在得胜者的膝头下面一样。

从那座精神错乱，饥饿不堪而百般失望的巴黎市里，头几列火车出发了，开向新定的国界去，慢吞吞地穿过好些村落和田园。初次旅行的人都从列车窗口里注视着那些完全成了颓垣败瓦的平原和那些烧光了的小村子。好些普鲁士兵戴着黄铜尖顶的黑铁盔，骑在那些仅存的房子门外的椅子上吸他们的烟斗。另外好些个正在那儿做工或者谈话，俨然像是门内那户人家中间的一员似的。每逢列车在各处城市经过的时候，大家就看见整团整团的德国兵正在广场上操演，尽管有列车轮子的喧闹，但是他们那些发嘎的口令声音竟一阵阵传到了列车里。

杜步伊先生在巴黎被围的整个时期中，是一直在城里的国民防护队服务的，现在他剩了列车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了，在敌人未侵入以前，由于谨慎起见，她母女俩早已到了国外。

杜步伊本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富商式的大肚子，围城中的饥馑和疲乏却绝没有使它缩小一点儿。从前对于种种骇人的变故，他是用一片悲恸的忍耐心和好些批评人类野蛮行动的牢骚话去忍受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到了边界上，才第一次看见了好些普鲁士人，虽然从前在寒冷的黑夜里，他也尽过守城和放哨的义务。

他现在又生气又害怕地向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器把法国当老家住着不走的人细看，后来，他心灵上感到了一阵衰弱无力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感到了那种迫切的需要，那种没有离过我们的明哲保身的新本能。

在客车的那个车厢里，还有两个来游历的英国人用他们那副宁静而好奇的眼光向着四处注视。这两个人也都是胖子，用他们的本国话谈天，有时候打开了他们的旅行指南高声读着，一面尽力好好儿辨认那些记在书上的地名。

忽然，列车在一个小城市的车站上停住了，一个普鲁士军官，在佩刀和客车的两级踏脚板相触的巨大响声里，从车厢的门口上了车。他的高大的身材紧紧裹在军服里，胡子几乎连到了眼角。下颏的长髯红得像是着了火；上唇的长髭须的颜色略微淡些，分别斜着向脸儿的两边翘起，脸儿好像是分成了两截。

那两个英国人立刻用满足了好奇心的微笑开始向他端详了，杜步伊先生却假装看报没有去理会。他不自在地坐在一只角儿上，仿佛是一个和保安警察对面坐下的小偷儿。

列车又开动了。两个英国人继续谈天，继续寻觅着当日打过仗的确实地点，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忽然举起胳膊向着远处指点一个小镇的时候，那个普鲁士军官伸长了他那双长腿把身子在座位上向后仰着，一面用一种带德国口音的法国话说：“在那个小镇里，我杀死过 12 个法国兵。我俘虏过两百多个。”

英国人都显得很有兴致，立刻就问：“噢！它叫做什么，那个小镇？”

普鲁士军官答道："法尔司堡。"后来，他又说："那些法国小子，我狠狠揪他们的耳朵。"

后来他瞧着杜步伊先生，一面骄傲地在胡子里露出了笑容来。

列车前进着，经过了好些始终被德国兵占住的村子。沿着各处大路或者田地边，站在栅栏拐角上或者酒店门口说话，一眼望过去，几乎全是德国兵。他们正像非洲的蝗虫一样盖住了地面。

军官伸出一只手说："倘若我担任了总司令，我早就攻破了巴黎，那就会什么都烧掉，什么人都杀掉。再不会有法国了！"

两个英国人由于礼貌，简单地用英国话答应了一声："Aoh，yes！！"

他却继续往下说道："20 年后，整个儿欧洲，整个儿，都要属于我们了。普鲁士，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担忧的英国人再也不答话了。他们那两副脸儿夹在长髯之间像是蜡做的一样绝无表情。这时候，普鲁士军官开始笑起来。后来，他一直仰着脑袋靠在那里来说俏皮话了。他讥诮那个被人制伏的法国；侮辱那些业已倒在地下的敌人；他讥诮奥地利，往日的战败者；他讥诮法国各州的奋激而无效的抵抗。他讥诮法国那些被征调的国民防护队，那些无用的炮队。他声言俾士麦将要用那些从法国夺来的炮去造一座铁城。末了，他忽然伸出了那双长统马靴靠着杜步伊先生的大腿；这一位却把眼睛避开，连耳朵根都是绯红的了。

两个英国人仿佛对什么都是漠不相关的了，俨然一刹那间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岛国里闭关自守，远离了世界上的种种喧闹。

军官抽出了自己的烟斗，眼睁睁地瞧着这个法国人说："您身上没有带烟吗？"

杜步伊先生答道："没有，先生！"

德国人接着说："等会儿车子停了的时候，我请您去给我买点来。"

后来他重新又笑起来了。"我一定给您一份小帐。"

列车呜呜地叫了，速度渐渐地减低了。他们在一座被火烧毁了的车站前经过，列车随即便完全停住了。

德国人打开了车厢的门，随即抓住了杜步伊先生的胳膊向他说："您去替我跑腿吧，快点，快点！"

有一队普鲁士兵在这车站上驻防。另外又有好些沿着月台上的木栅栏外面站着看。车头已经呜呜地叫起来预备开车了。这时候，杜步伊先生突地向月台上一跳，尽管站长做了好些手势，他连忙跳进这辆客车的一个邻近的车厢里了。

他独自一个人了！他解开了坎肩的钮子，心房真跳得厉害，于是又喘着气去擦额上的汗。

列车又在另一个站里停住了。那个军官忽然又在杜步伊先生的车厢门口出现并且又进来了，立刻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也跟着他都上来了。德国人在法国人的对面坐下，始终带着

笑容："您刚才不肯替我去跑腿。"

杜步伊先生回答："不肯，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军官说："那末我剪您的胡子来装我的烟斗吧。"

于是他向着他面前的这一位的脸伸过手来。

两个英国人始终是镇静自若的，都目不转睛地瞧着。

德国人已经抓住了他嘴唇上的一撮胡子拔起来，在这当儿，杜步伊先生只反手一下就托起了德国人的胳膊，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座位上。接着，他气得发狂了，鼓起腮帮子，睁圆着两只冒火的眼睛，一只手始终扼住他的嗓子，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开始愤不可遏地向他脸上打个不祝普鲁士人猛力挣扎了，想去拔自己的刀，想箍住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是杜步伊先生用自己那个大肚子的重量压住了他，并且打着，不住手，不换气，也不管什么地方，老是打着。血出来了，那个嗓子被扼的德国人只是干喘，咬牙切齿，极力想推开那个气得发狂对他乱打的大汉子，但是毫无用处。

两个英国人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已经都站起并且走到跟前来了。他们都挺直地站着，满腔的快乐和惊奇，预备从这两个打架的人当中，各选一个来赌胜负。

末后，杜步伊先生被这样一个劲的死斗弄乏了，他忽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重新坐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那个普鲁士人由于惊惶和疼痛弄得一直摸不着头脑，所以并没有对杜步伊先生扑过来，后来在缓过气来之后他才说："倘若您不肯用左轮手枪来和我决斗，我就要宰掉您！"

杜步伊先生回答："只要您愿意。我完全同意。"

德国人接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到斯特拉斯堡了，我可以找两个军官来做公证人，在这趟车子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我是来得及的。"

像火车头一般呼啸的杜步伊先生，向那两个英国人说："您两位可愿意替我做公证人？"

他们俩齐声用英国话回答："Aoh， yes！！"

列车停住了。

在一分钟之内，这普鲁士人找到了两个带着左轮手枪而来的同事，于是这一干人证都走到了城墙底下。

两个英国人不住地拿出表来看，提快了脚步儿，匆匆地预备一切，他们怕的是耽误时刻，赶不上坐着原车赶路。

杜步伊先生从来没有用过手枪。

现在却被公证人把他牵到一个和对手相距二十步的地点了。有人问他："您预备

好了吗？”

他口里正回答：“预备好了，先生。”眼里却看见了那两个英国人中间的一个已经撑开了雨伞为自己遮住阳光。

一道声音发出了命令：“放!”

杜步伊先生不等瞄准，信手放了一枪，后来莫名其妙地望见那个站在他对面的普鲁士人摇晃了一两下，接着就伸起了两只胳膊，直挺挺地扑着倒在地下了。他已经打死了他。

一个英国人喊了一声“Aoh！”。这声音因为喜悦，因为使他满足的好奇心又因为快活的沉不住气而发抖。另一个英国人本来始终握着自己的表，这时候挽着杜步伊先生的胳膊，用体操步儿拉着他向火车站走。第一个英国人，双手握着拳头，双臂夹住身体跑着，一面用法国话数着步儿。“一，二！一，二！”

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大肚子，却并做一排用快步向前直跑，仿佛是一张滑稽日报上的三个滑稽角儿。

列车开动了。他们都跳到了车上。这时候，两个英国人都摘下了他们头上的旅行小帽举在空中，接着就大声喊了三次："Hip！ Hip！ Hip!Hurrah！”

随后，他们挨次庄重地向杜步伊先生伸出右手，握手之后就折转了身躯，仍然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他们的角儿上了。

# 从前

那座古代款式的宅邸，建造在一座有树木的小山上；许多高大的树木，用成荫的绿色围绕着它；我们可以从那森林的深处望得见，也可以从附近各村落里望得见宅邸的那庄园。在宅邸正前面几米的地方，凿了一个石头池子，其中有一些用石头雕的女像；另外一些依山的池子，相续地一直排列到山脚下，一道引过来的泉水，用瀑布般的姿势一级一级从这些池子里递着流下来。

从这座像过时美人般娇媚的府第，直到那些嵌着贝壳的山崖，这个百年之前的种种恋爱酣睡其间的去处，竟仍保存了它的古代的丰神。所有一切，仿佛都依然在谈着我的祖先以身试演的昔日流行的文雅态度，旧日的遗风习俗和过去的韵事柔情。

在一间路易十五世款式小客厅的各处墙壁上，都满画着一些调情的牧童牧女，一些身着百裥宽裙的美妇人和鬈发的殷勤绅士。在这儿躺着一个很老的妇人，她躺在一张大睡椅上，任凭两只干瘦如柴的手垂在那睡椅的两旁。

她那模糊的眼光，穿过那园子如同追忆少年时代的幻想似的对野外痴望着。有时候，一阵微风从那开了的窗口吹进来，带了些花和草的清香到客厅里，也使得她那些白发绕着她起了绉纹的额头飘动，使得那些往日的回忆在她脑海里升沉。

在她旁边的一个锦礅上，有一个背上披着金黄长发的少女，正绣着一幅用在神座上的装饰品。她那双眼睛充满了梦想，并且当她几个灵巧的指头工作的时候，旁人看得出她正在沉思。但是那位老祖宗转过脑袋对她说：

“蓓狄，你拿那些日报读一点儿给我听，使得我有时还可以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什么事。”

那少女取了一份日报，于是在那上面随便看着。

“报上有许多的政治新闻，祖母。应得略去吗？”

“对呀，对呀，小鸟儿。那上面难道没有爱情的消息吗？献殷勤那件事在法国竟算是死了。以致大众既不像从前谈拐带女人，也不谈冒险的艳遇。”

那少女寻了好半天。

“在这里，有了，”她说，“题目是：爱情的悲剧。”

那老婆子用脸上的皱纹表示出了微笑：“读这段给我听罢。”

于是蓓狄开始了。这是一件用硫酸伤人的消息。一个有夫之妇因为向她丈夫的一个情妇寻仇，用那东西烧了那位的脸和眼睛。她被刑事法庭判决无罪。在群众鼓掌声中恢复了自由。

那位老祖宗在她的坐位上愤愤地重复说：“这未免恶劣，这真未免恶劣！再给找点旁的吧，小鸟儿。”

蓓狄寻觅着，末了，在更后一些的地方，始终还是法院新闻栏，开始读着：《黯淡的悲剧》。原来一个年龄已经成熟的女店员，投入一个青年的怀抱；后来因为她这个情夫变了心，她为着报复起，对他放了一响手枪。这倒运的汉子成了残废，那些审判人员——都是些正人君子——出自支持凶手的非法爱情，便正大光明地释放了她。

这一次，这位祖母完全怒气冲天了，末了用发抖的声音说：

“难道你们都是疯子吗？现在，你们都是疯子！上帝赐予爱情给你们，爱情是人生里的惟一吸引人的；人类在那上面增加了对于异性的献殷勤，这样的殷勤，是我们从前时代里惟一的赏心乐事，而现在，你们竟拿硫酸和手枪混到那上面去了，这就如同在一瓶西班牙甜酒里面放下一些烂泥一样。”

蓓狄像是不明白祖母的生气：

“但是，祖母，那妇人是替自己报了仇。请您想想吧，她嫁了人，而她的丈夫却是个负心男子。”

那祖母竟跳起来：

“在今日这个时代，世人究竟给了你们这些女孩儿家一种什么思想？”

蓓狄回答道：

“但是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母！”

那位老祖宗却真气得发抖了，她的心还是生在一个讲究献殷勤的大时代里的妇女的心。

“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爱情呀，”她说，“听我说吧，孩子，我是一个看见过三代人物而又很知

道其中男女内容的老年人。婚姻与爱情绝不能相提并论。世人的结婚，为的是组成一个家庭，并且为的是用许多家庭组成社会。社会不能离开婚姻而存在．倘若社会是一条链子，那么每一个家庭就是那链子的一环。若是要焊合那些圈，世人素来要寻觅种种同样的金属。

“到了人要结婚的时候，应当合乎种种礼仪，合并财产，结合相类门第，为富有和繁殖的共同利益而工作。人之结婚只有一次，孩子，因为这是强迫的，而恋爱却可以一生有 20 次，因为这是自然叫我们这样。婚姻，是一种法律，你明白吗？而爱情是一种时右时左推着我们的本能。

“世人造了一些抗争我们本能的法律，这是应当的；但是本能却始终是最强的，并且世人不应当过于反抗本能，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而法律不过是人造的。

“倘若世人不用爱情，不尽量用爱情来增加人生里的芬馥，如同我们在那些给孩子们吃的药物里用糖一样，小鸟儿，那么谁也不愿意留恋如此的人生了。”

蓓狄惊讶起来，瞪起那双大眼发愣。她喃喃地说：“唉！祖母，人只能恋爱一次。”

老祖宗向天空举起那双发抖的手，如同依然追忆那个已经死亡的“献殷勤之神”一样，她生气似地高声说。

“你们简直成了一个恶劣的人种，一个庸俗的人种。自从大革命时代以来，世界就是无以辨认的了。你们拿一些大字眼搁在种种的行动里，拿一些讨厌的义务搁在人生的细微末节里；你们迷信平等和不竭的热情。一些人写诗来告诉我们有人为情而死。在我那个时代，诗人之做诗，为的却是教男子们知道去爱一切的女人。说到我们，哼！……只要遇着有一个上等男子合我们意的时候，小姑娘，我们便派一个小跟班到他那里去。而在遇着我们心上另有新欢的时候，便很快地把那最后一个旧情夫遣走……倘若不能，新旧二人并蓄兼收……”

那老婆子露出了一种挑衅的微笑，而在她那副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闪灼的狡狯意味，那些所信不与人同而自身另有主张的人的那种聪明而怀疑的狡狯气味。

那个脸色完全灰白的青年女子支吾地说：

“那么妇女们都不讲体面了。”

那祖母不微笑了。倘若她的性灵里保留着某种沃尔泰式的讽刺，那么她也有一点儿卢梭式的热烈哲理。

“不讲体面！因为爱，因为敢于说爱和敢于以此自夸吗？但是，孩子，倘若在法国从前时候为那些最高贵的妇人之中，我们竟有一人蹲在没有情夫的地位，那么整个宫里的人都要笑她。那些愿意用别种方式生活的妇女除进修道院以外别无办法。你们也许以为你们的丈夫毕生只会爱你们。像真有这样的事似的。我告诉你，婚姻是一件使社会能够生存的必要的事，但这不是我们种族的本性，你听明白了吗？人生只有一件美事，就是爱情。然而因为你们不明白，因此你们便给弄糟了，你们把它搞成了一些装门面的事如同一件宗教礼节，或者象购买一件裙袍似的。”

青年女子用自己那双发抖的手抓着她祖母那双干瘦的手：

“请你不用说了，祖母，我央求你。”

末了，她跪在地下，眼眶含着眼泪，向上苍要求伟大的热情，惟一不竭的热情，

如同近世诗人所歌唱的，至于那位老祖宗，那时候正低着脑袋，依然沉浸在那种讲究殷勤，洒遍了 18 世纪的诱人而健康的哲理之中，喃喃地说：

“留心啊，可怜的小鸟儿；你倘若相信这样的痴话，一定会弄成很不幸的。”

# 溺死者身上的信

太太，您问我是不是嘲笑您？您不能相信会有人从没有受到过爱情的冲击吗？唉，没有，我从没有爱过，从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我一点不知道，我从没有发现过自己处于这种心儿陶醉了，人称之为爱情的情况，我从没有在这种梦境里生活过，在这种兴奋状态里，在这种让人家给我奠定一个女人形象的傻事里。从没有一个人对我曾忽然变得比任何幸福更需要，比任何尤物更美丽，比宇宙间一切更重要，我从没有为等待或占有这样一份的意愿所追逐，所纠缠、所激动，使我如入天堂。我从没有哭过，从没有为你们中的哪一位而痛苦。我从没有为思念这样一位而彻底张眼不眠。我不知道那些使人思路和回忆辉煌灿烂的觉醒。我不知道当她要来时那种由期待而生的迷乱、软弱和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当她翩然离去在室内留下了一片肉体和紫罗兰轻香时，因惋惜而致的神圣忧郁。

我从没有爱过。

我也常常自问为什么会这样。而且真的，我也不太清楚。虽然我找到了一些理由，但它们涉及到形而上学，而您对此大概一点口味也没有。

我想是我对女人评议过多以致无法承受她们的魅力。我请您原谅这一句话，我将对此予以解释。在所有人的内心之中有道义的存在和物质的存在，要恋爱对我说来应当在这两种存在之间找到一种和谐，但我从未找到。总是两者之中有一个过于占了上风，有时是精神，有时是物质。

为了恋爱一个女人，我们有权求之于她的智慧是完全有异于求之于男性的。有的多些，也有的少些。一个女人应当心胸开阔，体贴入微、精细善感。不需要她强，不需要她思想有开创性，但需要她善良、文雅、温柔、有风情和有模拟才能，使之能在短时间内将她自己变得与共享生活的人相同。她重要的才能应该是敏锐，这种锐敏的意识使身受之感觉得拱之于心灵，它给她揭示了千桩小事，那种属于智力范畴的轮廓、外形、角度。

最常见的是那些漂亮女人的智力和她们的身材相比等于一无所有，于是这种协调中的些微不是就打击了我，而我一开始就扫了兴。在友谊之中这是毫不重要的。友谊是一种协定，其中互有损益。人们可以评议一个男朋友和一个女朋友，尊重他们的长处，忽略他们的坏处，正确地欣赏他们的价值，同时沉溺于亲密的、深厚而动人的好感之中。

而为了爱情需要盲目，全身心投进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论证，什么也不了解。应当热爱缺点，有如热爱优点，放弃一切评议，一切思考，一切真知灼见。

我无法适应这种盲目性，对非理性的吸引力有反感。

这不是全部。我对和谐的概念如此之高而敏锐；从而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实现过我的理想。您会当我是个疯子吧！请听我说，照我的意见，一个女人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心灵和一个动人的肉体，这个肉体未必和这个灵魂的完全一致协调。我的意思是说，那些鼻子属于某种形式的人

不该用某种形式思考。那些胖子无权运用和瘦子同样的语言。您，太太，您有蓝色的眼睛，您就不能和您如果有黑眼睛那样地去面对生活，判断事物和事情。您视线色调变化应当绝对符合您思想的色彩。为了感觉这些，我有警犬般的嗅觉。您尽可以好笑，事情就是这样。

然而我得承认在一天，一小时之间的爱情。我曾愚蠢地受到过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曾受过一次黎明幻景的诱惑。你愿意听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吗？

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个狂热、漂亮的小女人，她为了某种诗情幻梦，要和我在河上、在一条船上度一晚。我宁愿要一间房和一张床，然而我接受了这条河和小艇。

这是六月时分。我的朋友选了一个月夜，这样可以使头脑更发热一些。

我们在一个河岸上的小旅馆里吃了晚饭，而后在 6 点钟时上了船。我觉得这回的惊险活动很傻，但是由于我喜欢我的伙伴，我没有太生气。我面对着她坐在板凳上，我摇着桨，于是出发了。

我不能否认风景是动人的。我们沿着一条长着树木，满是夜莺的小岛走，水流载着我们在银光粼粼的河水上迅速前进。癞蛤蟆抛出它们清亮而单调的鸣声，青蛙在河边的草里大叫大嚷，流水淙淙在我们周围发出一阵阵隐约的几乎不可捉摸的、令人不安的声音，给我们一种含混的神秘恐慌之感。

温和的夜晚和在月光下发亮的河流的柔美魅力，深深渗入到了我们心里。像这样生活、飘浮，并且在身旁有一位动人美丽的年轻姑娘在遐想、在领略，真是幸福！

我觉得有点儿动情、有点儿烦恼、有点儿为晚上苍白的光和我邻座的思绪所陶醉。

她说：“您坐到我身边来。”我服从了。她又说，“给我念些诗。”我觉得这太过份了，拒绝了，而她坚持，她决定要大干一场：整个儿的感情大合奏，从月亮一直到韵律之神。我以让步告终。于是为了取笑，给她朗诵了鲁易·布伊赫的一段诗。绝妙的最后几节是：我尤其厌恶含着泪眼专唱颂诗的人他望羞一颗星喃喃念着一个人名广阔的天空对他是空虚一片除非他后面跟着里塞④或者尼隆②那些画蛇添足的人更是可爱为的使人们对可怜宇宙热爱他们为平原的大树穿上了裙子为绿色山坡前额戴上白色三角头巾

在树林偶语中梦着姑娘的人们

他们不愿独自涉过溪涧

又哪能听懂天上音乐

那是永恒自然的颤声歌曲

我等待着挨骂。但全然没有。她喃喃说：“这多真实。”我惊呆了，她懂了吗？*注：系法国诗人歌唱家在著作中所创造的轻佻女郎典型。②法国 17 世纪末文化沙龙的女名流，临终赠款莫里哀购书。此处讽刺无聊文

人羡她为财神。

我们的船慢慢地靠近堤岸，而在一棵拦住了它的柳树下停住了。我搂住了我的伙伴的腰肢，慢慢地将我的嘴唇贴近了她的颈子。但是她用一个猛然的动作把我推开，并且愤愤

地说：

“停住！您是个下流人吗？”

我试图拉住她，她挣扎，抓住了树，于是我们几乎掉进了水里。我决定小心行事，停住了我的追求。她说：“我宁可让您翻船。我真是舒心，我在做梦，这太好了。”而后在语气里带点恶意地说，“那末您已经忘记了方才您给我背诵的诗啦？”这是公平的，我不响了。

“走吧，请摇。”她说，于是我重新抓起桨来。

我开始觉得夜长和我的行为可笑。我的女伴同我：

“您愿意不愿意对我承诺一件事?”

“好的，一件什么事？”.

“安静、有礼而且稳重的呆着，如果我允许你……”

“什么？请说。”

“就这样，我想仰天在船底下躺着，在您旁边看星星。”

“我同意。”我喊道。

“您没有懂我的意思，我们将并排躺着。但是我禁止您碰我，拥抱我，最后……来……来……抚摸我。”她接着说。

我允许了。她又声明：

“如果您动，我就翻船。”

于是我们这样并排躺着，眼睛看着天，顺流而下。船儿轻轻摇动催眠着我们。在船底让我们能更清晰地听到夜晚的声音，它有时使我们颤栗。我感到在我身上一种奇怪的揪心情绪在增长，一种无边的感触，某种像是要敞开怀来紧紧的搂抱，剖开心来爱，委身相爱，献出我的思想，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我，整个我的存在给某个人！

我的女伴像在梦中喃喃说：

“我们在哪里？我们往哪里去？我好像离开了尘世？多么甜蜜！唉！要是您爱我……哪怕一点儿？！”

我的心跳起来了。我一点也无法回答，好像我是爱过她。我没有一点猛烈的欲望。这样在她旁边对我就够了。

于是我们长时间的呆着，久久不动。我们拉着手，一种微妙的力量使我们不动。一种未知的、卓越的力量，一种结合：纯洁的，亲密的，绝对的，我们人类自主相傍而不相接触的结合！这是什么？我知道它吗？是爱情，也许？

白昼慢慢诞生了。这是早晨 3 点。慢慢地一轮光辉升上了天空。小船碰上了什么。我坐起

来。我们靠上了一个小岛。

可是我变得神往，心醉神迷。面对着我们的整个苍穹的广域被照成了红的，粉的，紫的，点点映红了的云像金色的烟。河流成了紫色的，在坡上的三幢房子像在燃烧。

我朝我的女伴偏过身去，我想对她说："您看，快。"可是我不说了，处在神往之中，我再看不见她了。她也是粉红色的，一种粉红的肉色，在上面再渲染上一点天上的颜色。她的头发是粉红的，眼睛是粉红的，她的袍裙、花边、她的微笑全都是粉红的。于是我真正以为，神智迷离到如此，以为在我前面的就是黎明。

她款款地起来，向我伸出了她的嘴唇，而我发着抖，在极度狂热中感到我是去吻天，去吻幸福，吻梦幻变成的女人，吻以血肉之躯降临人间的理想。

"您头发里有一条毛虫！"她对我说，她是为这微笑的！

这使我好像在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于是我突然感到悲哀，好像我丧失了生活中的一切希望。

这就完了，太太。这是幼稚，糊涂，愚蠢。可是自从这一天起我相信我永不会恋爱了。然而……谁知道呢？

从身上找出上面这封信的青年，是昨天在塞纳河的布其瓦与马莱之间被捞上来的。一位翻阅过它的海员，为了查找他的名字，向报社送来了这文件，并交给了我。

莫铁里涅斯

# 我的二十五天

我刚进了我在旅馆的房间。这间狭窄的房间夹在两个纸间壁之间，隔壁的一切声音都给传了过来。于是我开始把我的衣服和衬衣整理进有镜子的大立柜里。当打开柜子中央的抽屉后，我立即看到了一本卷起来的练习本。我展开之后翻开来，于是念到了这个标题：

"我的二十五天"

这是一个来洗澡的人在临行时遗忘留下来的，他是我这间房的前一个住客。

这些札记也许对那些从不离他们住所的健康、聪明人有些好处。因此为了他们，我把它一字不改转载在这里。

夏圭容

7 月 15 日

头一眼看去，这地方不令人愉快。而我却将在这里住二十五天保养我的肝脏、我的胃，并且变瘦一点。这二十五天对一个来洗澡的人，相当于后备役军人的一次二十八天操练，只给他们安排了劳役，而且是重劳役。今天还什么也没有干，我安置好自己，认识一下地方和医生。夏圭容有一条在一些圆丘之间流着黄水的河，在那儿有一所娱乐场，一些房子和石头的十字架。

在谷底的河边，可以看到一幢方房子，周围是一个小花园，这是浴池建筑。一些愁眉不展的人在这幢房周围溜达，这是那些病人。沉寂统治着这条树荫下的道路，因为这里不是个娱乐站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疗养中心。人们带着信念来治疗并且治好了，据说如此。

一些有专长的人氏还肯定这些矿泉在这儿会创造奇迹。然而在出纳处周围没有挂一张感谢信。

不时有一位先生或者太太走近一个盖着石板顶的亭子，里面坐着一位面带微笑的和气女人，还有一泓在水泥喷水池里翻滚的泉水。病人和这位治疗泉水女看守人之间一句话也不用说，这位女士就会递给来者一个小杯，里面有冒着汽泡的透明液体。这位喝了，就又跨着沉重步子走开，又到那些树下继续他中断了的散步。

这个小花园里没有一点声音，树叶里也没有一丝风，在这沉寂里没有一点．应当在门口写上：“在此勿笑，各自照料。”

谈话的人如此怕他们的声音散失，因此他们好像是些哑吧在张口模仿发音口型。

旅馆里也是寂静的。这是一座大旅馆，人们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庄重地吃饭，没有一点话可以互相说，他们的姿态表现出社交礼节，而他们的脸上反映出了非同一般的信念，然而有些人的这种信念也许会难以得到实际证明。

两点钟，我攀登娱乐场，这是间座落在一座小丘上的一间小木屋，要从一条羊肠小径爬上去。可是从那高处看出去的风景令人向往。夏圭容位置在一个很狭的山谷里，正在平原和山峦之间。因此我在左边看到披满了树木的奥维涅山的头几个大坡，在有些地方露出了一些大片的灰色斑迹，这是些火山熔岩的遗骸，因为我们是在一些死火山的脚下。在右边，从山谷的狭窄新月形中，我发现了一片像大海的无边平原，沉浸在略带蓝色的雾里，以致只能猜出哪些是村落市镇，哪些是麦子成熟了的黄色土地和在苹果树荫下的一方方牧场。这是利马集，宽阔平坦，总是裹在淡淡的水蒸气的薄纱下面。

夜晚来临了，独自一人吃过饭后，我在开着的窗边写下了这几行。我听见对面游乐场中的小乐队的演奏乐曲；好像一只疯了的小鸟孤伶伶地在荒漠中歌唱。

一条狗不时吠叫，这伟大的安静大有益处。晚安。

7 月 16 日 无事。我洗了一个澡或者毋宁说是一个淋浴。我喝了三杯水并且在公园的小径里散步，在每杯之间隔一刻钟，在最后一杯之后再走半小时。我开始了我的这二十五天。

7 月 17 日 看到了两位神秘的漂亮女人，她们在所有的人之后洗澡吃饭。7 月 18 日无事。

7 月 19 日又看到那两个漂亮女人。她们洒脱，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可爱神气，使我十分喜欢。

7 月 20 日在一条可爱的有树木的山谷里作长途散步，一直到桑·苏西的艾米达基。这地方美妙，虽则有些凄凉，但是真安静，真平坦，真绿。在山路上人们碰到一些窄窄的装着苹果的车子，由两头牛用慢吞吞的步伐拉着，或者在下坡路上，把两个脑袋并在一起使大劲把车刹住。一个人戴着一顶大黑帽子，用一根细木棍在他们腰肋下或者额头上戳戳，领着它们走，当那太重的装载在陡坡上加快了它们的步伐时，常常用一个简单的姿势，使着劲，用很认真的姿势让它们突然停下来。

在这些山谷里吸进的空气是舒服的。并且如果天气很热，那些尘土里就会带着淡淡的、隐隐约约的草香和牲畜棚的气味。因为从这条路走的牛如此之多，以致它们到处都留下了一点味道。而这种气味是一种香味，如果是其它动物的气味那就是一种臭气。

7 月 21 日郊游至恩瓦山谷，这是在同名山脚由奇岩异石封锁的狭窄山口，在乱石堆中有条小溪流过。

当我行经这条涧底的时候，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很快我就看到了旅馆里的那两个神秘女人，她们坐在一块石头上聊天。

看来我的机会不错，于是我毫不犹豫的自我介绍。我的前奏曲毫无阻碍的被接受了。我们一块儿回来，我们还谈到巴黎，好像她们认识好多我也认识的人，她们是什么人呢？

我明天将再见到她们。没有比这种相遇更有趣的了。

7 月 22 日几乎整天和这两个陌生女人一起过的。说老实话，她们十分漂亮，一个是金发，一个是棕发。她们自称是寡妇。嗯！……

我提议明天带她们去洛雅，她们同意了。

夏圭容不像我到时想的那样凄凉。

7 月 23 日在洛雅过了一天。洛雅是谷底的一排旅馆，在克莱蒙一费朗的门口。人很多，大公园里到处有活动，从谷尽头的一个观景点可看到多姆山的出色风景。

人们对我的伴侣很注意，这使我高兴，伴送一个漂亮女人的男子总以为自己顶着个光环；而对处于两个漂亮女人中间的男人更有充分理由如此。没有一件事能比得过在一家繁忙的饭店里陪一个众人瞩目的女朋友吃饭更令人快活了，此外也没有一个更合式的办法来奠定一个男子在邻座人之间的地位了。

让一匹老马拉着去森林里，或者由一位丑女人陪着上林荫道。是两件最贬低人的事，足以伤害一颗敏锐的心，忧心忡忡怕别人的议论。在所有的奢华里，女人是最稀罕而且最高贵的，她们是最有价值的并且是最令人妒嫉的，因此她们也是我们最喜欢在公众妒嫉的眼睛前展示的。

在社交场中挽着一位漂亮女人，这一招就激起所有的羡妒心，这是宣布：“我富有，因为我拥有了这件昂贵的稀世之宝。我有鉴赏力，既然我觅得到这颗珍珠，也许我自己就是她所爱的。即使是在受她的欺骗，这事仍然证明了人家也评定她是动人的。”

但是在城市里陪着一位丑女是何等可耻。

而这会使人听到多少令人屈辱的事。

原则上，人家会假定她是您的合法妻子，因为怎么能接受有人会去找一个丑的情妇的想法呢？一个真的妻子可能是难看的，但是她的丑陋还意味了千百件对您不愉快的事。人们首先会以为您是公证人或者律师，这两种职业的丈夫是嫁妆富厚的丑女的专利品。然则，难道这对一个人一点不难堪吗？而且这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呼您有令人憎恶的勇气和法律责任感，所以会去抚爱这张可笑的脸和这个结构恶劣的身体，还有您很可会厚颜无耻地让这个不为人喜的人成为母亲，这很可作为笑柄的顶点。

7 月 24 日我不复离开这两位原不相识而现在开始十分熟悉的寡妇了。这个地方是美妙的，而我的旅馆是出色的。好季节。这次治疗对我的益处无穷。

7 月 25 日坐四轮马车到塔支纳湖。没有事先安排的绝妙聚会，是在早饭时决定的。离开桌子就突然动身。在群山之中走了很久后，我们忽然看到一个可爱的小湖，很圆，很蓝，清澈得像玻璃，是一个老火山口留下的。这个池子的一边是光秃秃的，另一边是树山。在树木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躺着一位可爱而机智的人，一位智者在这个维其勒①式地方度日。他给我们开放了他的住处。我得了一个念头。我叫道："要是能洗澡多好！"他说："是的……可是……服装。"

"算了，我们是在无人之境……"

于是，洗澡了！

假使我是诗人，我将如何歌颂那些年轻赤裸的身体浸在这透明的水中的难忘情景呢？高而陡的山坡围着静止的湖，像一块银币又圆又亮，太阳像下雨般朝这儿倾泻下它炽热的光；沿着岩边，金色的肌肤浸进了几乎看不出的漪涟里，游泳的人像是悬在空中。人们能看见湖底沙子上他们动作的阴影。

7 月 26 日有几个人用好像吃惊和不高兴的眼光看着我和这两个寡妇的迅速亲昵。①维其勒（公元前 70 年～B．C15 年）是罗马伟大诗人，所著民族史诗《埃

涅阿斯纪》为后世楷模。弥尔顿之《失乐园》即其一例。对军事和政治生

活从不参与，前半生生活几近隐士。以毕生心血从事于诗作及其研究。

真是有这样一些组织起来的人，他们想像生活天生就是要让人自寻厌烦的。所有那些看来是娱乐的东西，立即就成为有失社交礼节或道德。对于他们，礼仪包含了一些硬性的和极端令人不快的条例。

我谦虚地让他们观察到对摩蒙人，阿拉柏人，组鲁族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礼仪都是不一样的，而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可找到十分正经的人。

我只需举一个例子。对于男人，英国男人的"礼仪"规定是从 9 岁开始，而法国人规定在 15 岁开始。至于我，我从各民族都取一点，于是我制成了一套完全可以与圣王所罗门相比的训戒。

7 月 27 日好消息。我轻了六百二十克。真妙，这夏圭容的水。我带着这两个寡妇到里奥末吃饭。一个凄凉的城。这两个正好倒拼名字的'里奥末'和'末奥里'镇为争治疗泉水成了对头的邻居。

7 月 28 日糟糕！我那两位寡妇接受了两位来找她们的男士的拜访——很可能是两位鳏夫。她们今晚走。她们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

7 月 29 日单独一人！长途郊游步行至那曷老火山口。风景绝佳。7 月 30 日无事，我作治疗。

7 月 31 日同昨。

这块风景区到处是臭水沟。我向镇公所指出太忽视了糟糕之至的下水道，它正在污染大旅馆对面的大道。人们朝里面倒这座楼里的厨房废料。这是霍乱的温床。

8 月 1 日无事，治疗。

8 月 2 日至新堡，可爱的散步，是风湿症站。这儿的人都是跛子。没有比这些拄着杖的居民更可笑的了。

8 月 3 日无事，治疗。

8 月 4 日同昨。

8 月 5 日同昨。

8 月 6 日令人绝望。我刚称过自己，我重了三百六十克。怎么办？……

8 月 7 日在山中坐车 66 公里。为了尊重这儿的女人，我不说出这地方的名字来。

人家曾给我介绍过说这种郊游美丽而且不常举行。经近四小时的旅途后，我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村子，在一条河旁的一个令人惊叹的核桃林里。我还没有在奥维涅看到过一个如此之大的核桃林。

而且它全成了当地的财富，因为它是以区社的名义种的。这个区社以往只是一个遍布荆棘的秃山坡。当局白费力气地试图开垦，最多能勉强代养头羊。

现在靠着一些女人成了—座出色的树林，于是，它得了一具怪名字。人们叫它做：“神甫的罪过林”。

然而，该说到这个山区那些女人得到的轻佻名气。说她们比在平原的轻佻，一个碰到了她们的男子汉至少得跟她们亲个吻，要是他不亲，他就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公平的想一想，这种方式是见面惟一逻辑合理的方式。无论在城市或者田野里，自从供男人愉乐成了女人的天然使命以来，男人就应当永远向她证明：她使他高兴。要是他节制一切表示，那就是表示他认为她丑，这对她几近一种侮辱。假使我是一个女人，我决再不接待一个第一次见面对我一点不尊重的男人，因为我估计他没有注意我的美貌，我的动人之处以及我作为妇人的品质。

因此这村的男子汉经常对当地女人以行动证明她合他的情趣，并且那个神甫在没有能阻止成功这种既自然又风流的表示之余，决心利用它来为共同繁荣求利益。因此他规定凡是犯了错的女人要在社区上种棵核桃树赎罪。于是人们每天晚上看到一些灯笼像萤火虫在山区游荡，因为这些“罪人”几乎从不在大白天来履行她们的赎罪。

两年后，归村里管的地已经没有空地了；人们并且数过有三千棵以上雄伟的树围着这钟楼，它的钟在绿叶丛里敲响，号召做祈祷课。这就成了神甫先生的罪过林。

既然人们正在大力寻找使法国重行林木化的方法。森林管理当局能不能和教堂执理商定采用这位卑微的神甫发明的这末简单的方法呢？8 月 7 日治疗。

8 月 8 日我收拾行李并告别这个安宁幽静的小地方，告别青山静谷和没有人的娱乐场，从它那儿可以看到永远被微青的薄雾笼罩着的广阔利马集平原。

我明晨动身。

这本手稿到此完了。我一点不想往上加什么。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和前面一位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两位寡妇。

# 初雪

十字海角上的那条长长的散步便道，圆圆地绕着那片蓝色的水边。那远处，右边，埃士特雷山远远地伸入海里。它拦住了视线，用它那些尖锐奇特而数不清楚的峰峦，组成了那种法国南方式的美丽的装饰，封住了天边。

左边，圣菊岛和圣誉岛，都像眠在海里，露出了它们盖满着杉树森林的背脊。

而沿着这个大海湾的堤岸，沿着这带围绕卡恩全市的高山，那些成千累万的白色的别墅，仿佛在日光里酣睡。我们远远地望得见它们，这些从山麓营造到山巅，而在绿荫里显出雪白屋顶的浅颜色的房屋。

那几栋距水最近的，打开了它们的铁栅栏，向着这条临着那宁静的海水的宽大人行道。天气是晴朗的，和熙的。这正是冬季的一个温暖的日子，略略有一点儿清凉的寒噤掠过。从各处园子的墙下，窥见一些满结着黄金般的果实的柠檬树和橙子树。一些太太们用慢步儿在那通衙的沙径上走着，跟着许多赶木环的孩子们，或者和一些绅士们谈话。

一位年青的太太，从她那所大门对着十字海角的玲珑房屋里走出来。她将脚步略略停住一会儿，去看看那些散步者，在微笑了一下之后，便带着一种衰惫的神情，走到一张临海的空凳边了。她因为走了三十来步便觉疲乏，于是喘着气坐下来。那副灰白色的脸蛋儿，仿佛是一个死人的面孔。她咳嗽了，随后便将她几个透明的指头，掩着自己的口，如同去制住那阵使她精疲力竭的震动一般。

她抬头瞧着那片丽日当空和燕影差池的天了，瞧着远处的那座埃士特雷山的那些奇峰了，瞧着近处的那片那样蓝那样静和那样美的海了。

她依然微笑了，并且低声说：

“唉！我真是幸福呀！”

然而她知道她快要死了，知道她快要看不见明年的春光了，知道在一年内外，沿着这一条的散步便道，现在这些在她跟前散步的人，依然可以带着他们大一点儿的孩子们，怀着满腔的期望温存和幸福，到这个和煦的地方，来呼吸这种温暖的空气，至于自己，这个在今日尚在人间的可怜的躯壳，到那时候在一口橡木的棺材里，已经化为腐烂的东西，只剩下她那些躺在那件由她自己选为寿衣的绸制裙袍里面的枯骨了。

她不会存在了，这生命里的一切东西，却依然为他人而继续留在世上。而她，则要完了。永远完了。她不会存在了，她微笑着，并且尽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肺，吸着那些园子里的芬馥的微风。

于是她开始想像起来。

她这时独自回忆。距今四年了，她家把她嫁给了一个诺曼底的绅士。那是一个强健的青年，一个蓄着头髯，红光满面，肩宽背阔，思想窄隘，而生性快乐的人。

她的家庭为着她所绝不知道的财产上的理由，给他们结成配偶。她那时很想说：“不愿意。”

却用了点头的动作表示了“愿意”，以免反对她的双亲。她本是巴黎的快快活活而生活舒展的女孩子。

她丈夫将她引到他那所在诺曼底的别墅里了。这是一所围绕在古树丛中用石头盖的大房子。一个大的杉树林遮住正面的视线。右面，一个缺口可以使人望见那片直达远处农场的赤裸裸的平原。一条斜的道路，经过那个木的围栅正面，由此便可以走到那三公里以外的驿路。

唉！什么她都记得：她到家的情形，她第一天在她的新居里的情形，和她从此以后的隔离式的生活情形。

当她从车子下来的时候，看见了那所老房子，便带着微笑高声说道：

“这并不好玩呀！”

她丈夫于是笑了起来，向她回答道：

“这有什么要紧！在这里向来如此。你将来看吧。我在家里从不厌烦，我。”

那一天，他们的光阴，完全在互相拥抱里消磨了，于是她觉得光阴并不过长。第二天，他们又开始了，末了，那一星期，真的整个儿被温柔所消磨了。

随后，她忙于布置内部了。这件事花了一个月的光阴。日子一天天都在一些无意义而很分心的事务中，一天一天过去。她知道了生活上的一一些小事情的价值和重要性。知道了世人注意那种随时令而有几分钱涨落的鸡蛋价格。

那时候正是夏天。她走到田地边去看收麦，日光里的快活气象，维持了她心里的欢愉。

秋天到了。她丈夫开始打猎。一大早，他就带着他那梅多儿和米尔扎两条猎狗出去了。于是她独自蹲在家里，并且也不因为亨利不旭而感愁闷。虽然她很爱他，却不太想念他。他回来之后，尤其是那两条狗，备受她的温存。每晚，她用一种慈母式的亲爱去看护它们。去无止境地抚弄它们，给它们许多有趣的小名，然而绝没有想到拿这些小名送给他的丈夫呀。

他毫无变化，总是给她说打猎。他述起他遇着那些山鹬的地方；深以他没有在约瑟勒唐杜的苜蓿田里找着兔子为怪；或者因为哈律尔的勒沙白列先生的方法而生气，这一个常常在自己的田地界里往来窥伺，去瞄准被他一一被亨利巴乡惊出来的野味放枪。

她回答道：

“对呀，这真的不好。”

然而她心里却一面想着旁的事。

冬天到了。这种诺曼底的冬天是冷而多雨的。那些倾盆般的雨，向着这座像朝天的刀口般的屋顶的那些石板狂注。各处的道路，仿佛是些泥河，那些田地，仿佛是个泥沼，除了雨声之外，一点旁的声响也是听不见的；除了那些舒展如云，朝着一块田地里集中猛扑而下再复飞旋的鸦群以外，一点旁的活动也是看不见的。

一到四点钟，这种成群的晦暗而飞旋的众生，便来到这别墅左面韵桧树上栖着，一面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噪声。它们从这个屋顶飞到那个屋顶，仿佛互相争斗着，聒耳的噪着，在那些

灰黄色的树枝之间，呈显出一阵黑色的运动，这种景象，总要闹这么点把钟。

每天傍晚的时候，她闷愁地瞧着这样的景象出神，整个儿沉浸在这种坠在荒冷地段的夜色里的阴郁凄清里。

随后她便按着铃子叫人端着灯来；末了便坐在壁炉边了。她烧了一些柴块，仍不能达到烘热那些被湿气充满的房间的目的。她镇日被寒风所苦，无论哪儿，在客厅里，在饭厅里，在卧房里。总是一样冷，她仿佛觉得几乎连骨头都受了寒气。她丈夫非到夜餐时候不回，因为他不住地打猎，或者经理那些耕耘插种和乡下的一切事务。

他带着点泥污而欢乐地回来了，擦着手掌高声说道：

“天气真坏！”

或者说道：

“生点儿火真好！”

有时或者问道：

“今天有什么可说来听听的？你快乐吗？”

他是幸福的，身体很好，无所希冀。心中所指望的就是这种简单生活，康健和安稳。

将近到 12 月下雪的时候，她因这座别墅的冰凉的空气，异常感受痛苦，这座老别墅仿佛随着世纪越变越冷了，如同人类随着年龄所得的是一样的事，所以某一天晚上，她向她丈夫要求：

“喂，亨利，你应当在这里安设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那东西可以使墙壁干燥一点。我向你说句保险的话，我不能够从早到晚坐在壁炉边烘火。”

开始，他为这个在他府第里安置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的荒诞想法骇了一跳。以为这件事，比用银台面给他那两只狗做食具，似乎更不自然一些。随后，他使尽胸膛中的力气大笑一声，一面重复地说：

“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安在这里！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安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件好滑稽的事！”

她坚持地说：

“我向您说句保险的话，我已经冻的挺硬了，朋友，你不觉得这种情形，因为你总在动，我可已经冻的挺硬了。”

他始终笑着，一面回答道：

“这有什么要紧！在这里向来如此，并且对于身体这是很有益的。你将来因此体质可以好一些。我们不是巴黎人，自然！专门在木柴堆里过日子，并且，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在一月上旬的时候，一件大的不幸使她受了打击。她的父母因为一场车祸都死了。她便到

巴黎去送殡。尽是那种悲伤，单独地在她心里占据了五六个月。

结果，晴朗天气的和煦气象，竟使她苏醒了，她任凭自己无精打采而愁闷地度过了秋天。

寒气重来的时候，她才开始向着那晦暗的前途思索。可以做点什么事呢？什么也无可做。从今而后，迎他而来的生活是什么呢？有点什么事可以为她而来呢？什么也没有。什么期待，什么希冀，可以重新鼓动她的心呢？一件也没有。一位给她诊断过的医生，早已断言她永不会受孕。

这年寒气比往年更严酷，更峭劲，使她不断受罪．她向那些熊熊的火焰，伸起那双抖个不住的手。那炉烈焰奔腾的火，烘得她的脸发烧，但是一阵阵冰凉的冷气仿佛窜到了她的背上，钻入了衣裳和皮肤间的那个空间。于是她从头到脚都发起抖来了。数不清楚的一阵阵穿堂风，它们仿佛是在这些房间里盘踞着似的，这真是一些有生命的，狡猾的，像仇敌一般捣乱的穿堂风。她时刻碰到它们；它们不住地朝她刮来冰凉阴毒的怨恨，有时嘘到她的脸上，有时嘘到她的手上，有时嘘到她的头上。

她又提起那座暖气炉了，但是她的丈夫听着她的时候，好像她是在要月亮。在他看来，在巴乡别墅安设一座暖气炉，简直和发现仙家的点金石一样，同是做不到的事。

某一天，他因为卖买的事情去了鲁昂，便给他的妻子带了座小铜炉回来。他微笑说这东西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暖气炉”；并且认定从此利用它以后，便足够抵御寒气。

在 12 月的底边，她明白她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有一天一面吃着夜饭，一面胆怯地要求：

“喂，朋友，我们不能在春天之前到巴黎去住一两个星期吗？”

他吃了一惊说：

“到巴黎吗？到巴黎吗？但是去干什么？哼！那不行，想想吧！在这里，在自己家里太舒服了。你有时真有些奇奇怪怪的想头！”

她吞吐地说：

“这样一来，可以让我们散散心。”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缺什么东西使你散散心呢？看戏吗？跳舞会吗？上馆子吗？然而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你不应当期望这类的散心事情了！”

她在这段话里和说这些话的语调里，听出了一种斥责的意思，便不再谈了。她本来是胆怯的和温和的，没有反抗力的和没有意志的。

在一月里，寒气寒的更严酷了。随后，遍地都是积雪。

有一天晚上，她因为瞧着那阵由鸦群所成的回旋往复的云层，绕着那些大树展布开来，竟不能自持而流泪了。

她丈夫进来了。他很惊讶地问道：

“你究竟有点怎样？”

原来，他是舒服的，他本人，完全舒服的，从没有梦想一个别样的生活，别的消遣。他是在这个使人发愁的地方出生，在这儿长大的。觉得这里并不错，在他家里，灵肉两方面都是如意的。

并且，他不懂得一个人能够指望有些变化，渴望一些变动不拘的快乐；他绝不明白对于有些人说来，一年四季住在一些不变的地方，是不自然的事，他仿佛不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春夏秋冬的迭更，都有一些随新地点而生的新娱乐。

她根本无法答复，于是迅速地擦干了眼睛，末了，才迷迷糊糊口吃着说：

“我……我……我有点寂寞……我有点烦闷……”

但是一阵恐怖心，因为她说了这两句话，便压着他了，于是她很快地接着又说：

“并且……我有……我有点儿怕冷。”

他对于这句话禁不住发火了：

“唉！对于……永远是你那个暖气炉的理想。但是想想吧，天哪！你自从到这里以来，连一回伤风也没有害过。”

天黑了，她到她楼上的卧房里去了，——因为她早就坚持有一间分开的卧房。她睡下了。即使在自己的床上，她依然冷。她想道：

“将来就永远是一样的，永远，到死为止。”

末了她想起她的丈夫。他怎能向她说了这种话：“你自从到这里，连一回伤风也没有害过。”

那末，若是要他明白她在受罪，她就非害病不可，非咳嗽不可！

于是一阵怒气压住她了，一阵弱者怯者的愤激了的怒气。

她非咳嗽不可。那样他便会怜惜她，大概。既然如此！她可以咳；他可以听到她咳；就得去请医生；他会明白这件事，她的丈夫，他会明白这件事！

她赤着腿赤着脚起来了，于是一种孩子气的想头使她微笑：

“我要一个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并且我可以得着。我要咳的那样厉害，使他非决然毅然安设一座不可。”

末了，她几乎整个儿赤裸裸地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了。她等候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居然浑身发抖，但是没有伤风。于是她便决定使用那些非常的方法。

她蹑手蹑脚地出了她的卧房，下了那座楼梯，开了那张对着园子的门。

大地被雪盖着，仿佛死了似的。她匆匆地提起她那只赤着的脚，放到那层软而冻着的雪里。一阵疼痛如割的冷感，上升而直到她的心头了；然而她却又伸起那另外的一只脚，并且从容地下了阶前的石级。

随后她穿过那块草地前进了，一面向自己说道：

“我要走到那些杉树跟前为止。”

她喘着气一面用慢步走着，每次拿她一只赤脚踹入雪里，便屏住一口气。

她如同使自身确信业已达到了那计划的末端似的，用手摸摸那枝最先遇见的杉树；随后便转来了。她觉得自己已经那样麻痹和那样衰弱，觉得有两三次几乎要倒下去站不住了的地步。

在没有回到屋子以前，她居然在雪地里坐下来，并且抓起了一些雪去擦自己的胸部。

随后她回到屋子里了，睡下了。一个钟头以后，她觉得喉管里如同有一群蚂蚁爬着。另外还有一群，又沿着她的四肢跑着。然而她却睡熟了。

第二天，她咳嗽了，并且不能起床了。

她得了肺炎。神志昏迷，而在她的胡话里，她要求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那医生坚持要他们安设一座。亨利承认了，但是带着一种气愤愤地不愿意.

她的病竟不能医好．她那受了重伤的肺，引起了生命上的问题。

“倘若她住在这里，那医生说，她的生命会不能延到冬季。”

她丈夫便送她住在法国的南部。

她到戛纳①来了，获得了日光，爱上了海水，吸到了饱和着橙子花香的空气。

①戛纳(Cannes)为法国南部的山海州 D•Alpes-Maritimes 的一个县，南濒地中海，气候和暖，为肺病者冬季的疗养地点。

随后，她在春天的和暖气候里，又回到法国的北部去。

但是现在，她活着却害怕全愈，害怕诺曼底省那种漫长期的冬令，在那别墅里活着：一到快要好一些，她便在夜里打开窗子，一面想念地中海和暖的海滨。

现在，她快要死了；她知道这件事。她是幸福的。

她展开一张还没有被她翻开过的日报，于是便看见这个题目：巴黎的初雪。

于是她先是一颤，随后却又微笑了。她瞧着在远处的埃士特雷山，它在夕阳之下变成了蔷薇色的；瞧着那片那样蔚蓝，那样蔚蓝的晴空，瞧着那片那样深蓝，那样深蓝的大海，末了便立起身来。

随后她慢步回家，仅仅只为咳嗽而略停脚步，因为她在外面坐得太晚一些，所以她觉得冷，

有一点儿冷。

她找着她丈夫给她的一封信，拿它拆开，一面不停地微笑，于是她读着：

“亲爱的人儿，我希望你身体好，希望你不过于埋怨我们这块好地方。新近几天以前，我们遇见了一场预报有雪的严寒。我个人，我很爱这样的气候，并且你也明白我很不想烧燃你那座可诅咒的暖气炉……”

她停止读信的动作，想到她曾有过的那个主意，她的暖气炉，很觉舒服。那只拿着那封信的右手，慢慢地垂到了双膝上，一面举起左手放到了口边，如同去压伏那阵要撕破她胸膛的痼疾式的咳嗽似的。

# 拉丁文的问题

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把我们弄昏了头的拉丁文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年轻时一个故事。

我住在一个卖汤的商人家里，要在这儿读完学业。这是在中央省的一个大城市里，进的罗皮诺学院，在整个省里，以人们在那里下功夫读拉丁文而著名。

10 年以来，在所有的会考中，罗皮诺击败了市里的皇家中学和所有的县级中学，人家说它的恒久胜利应归功于一个学监，一个纯朴的学监皮格堂先生，或者更恰当的称为皮格堂老头。

这是一个头发全灰了的半老头，从这点看不出年龄，但是可一眼猜出他的历史。二十来岁的人进到任何一个学校当学监，为的是可以继续学习，一直到取得文学硕士，并接着得到博士学位。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种方式卷进了惨淡生活，以致终身当了学监。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对拉丁文的爱好，而且以一种病态的热情沉迷于它。他继续钻研那些诗人、散文学、历史学家，诠释他们，深入他们，议论他们，近乎作为一种癖好坚持不懈。

有一天，他起了一个念头，强制所有学他的课程的学生只能用拉丁文回答。并且他坚持这一决定，一直到他们能维持和他进行完整的谈话，就像他们用的是祖国语言（母语）一样。

他像一个乐队头头听他的乐师们排演一样听他的学生们，并且随时用他的尺子敲他的斜面书桌。“勒弗来先生，勒弗来先生，您犯了一个语法错误！是您没有记住那条规则吗？……”

“帕朗特先生您词句的表达法完全是法语的而不是拉丁文的。应当了解一种语言的特征。注意，听我的……”

于是年终的结果是罗皮诺学院的学生捧走了所有拉丁文翻译和演说的奖。

第二年，那位狡猾的像猴子的小个子校长（而且他还有和猴子一样的鬼脸和奇怪的外貌）让人家在他的章程上、广告上印上了，并且在学院大门上添上了：

“拉丁文特别课目——获得中学五个班五个一等奖。”

“全法中等学校统考中获两项荣誉奖。”

10 年中，罗皮诺中学以同样的方式取得胜利。于是我的父亲受到了这种成功的诱惑，让我

在我们叫他做罗猴子的罗皮诺这儿当走读生。并让我跟皮格堂老头儿上特别辅导课，条件是五法郎一小时，其中学监得两法郎而校长三法郎，我那时 18 岁，学的是哲学。

我辅导课在一间临街的小房间里上，没有想到皮格堂老头儿不是像在教室里那样给我讲拉丁文，而是用法文给我讲他的苦衷。没有父母，没有朋友，这可怜的老好人对我有了感情，并向我心中倒他的苦水。

10 年或 15 年以来，他从没有单独对另一个人谈过话。他说：

“我像是一棵在荒原里的橡树。”而后又用拉丁语重说了一遍。

别的学监腻烦他；他在城里谁也不认识，而且他没有一点自由为自己建立关系。

“甚至于晚上，也不行。朋友，这对我是最难受的。我的全部梦想就是有一间房，有我的家具，我的书，属于我的一些小东西别人不能动它们。而我什么也没有，除了我的裤子和大衣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褥子枕头！除开我到这间房子里来讲一堂课的时候，一个四面是墙把我关在里面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过一辈子却没有一点权利，从来不能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一点时间可以闭门独处，思索，考虑考虑做点儿工作，做个梦。你能理解这吗，您？唉，我亲爱的，一把钥匙，那把让人能锁上一张门的钥匙，这就是幸福，就这，这惟一的幸福！”

“在这儿，是白天时候，在教室加上这些骚动不安的小顽童，而晚上是宿舍加上在打鼾的同一批顽童。而我呢，睡在我该看着的两行睡着小淘气的床的端头，在一张敞开的床上。我从没有时间是单独的，从没有！我要是出去，我就看到路上到处是人，当我走乏了的时候，我就走进一间满是抽烟的人和打弹子的人的咖啡馆。我给您说，这是个监狱。”

我问他道：

“您为什么不做别的事情呢？皮格堂先生？”

他嚷道：

“那么做什么呢？我的小朋友，什么呢？我不是鞋匠，不是细木匠，不是帽子师，不是面包师，不是理发师。我只懂拉丁文，我，而我又没有文凭让我能高价出售。假使我是博士，那我现在卖价一个铜板的货就可以卖成一百法郎；并且很可能我卖的货的质量还会差些，因为我的头衔就足以支持我的声誉。”

有时他对我说：

“除开和您一起的时候之外，我生活中没有休息。您一点不用怕，您吃不了亏。上课的时候我给您补上，让您讲的时间比别人多一倍。”

一天，我鼓起勇气给他递了支香烟。他开头吃惊的看着我，而后他看着门说：

“要是有人来，亲爱的！”

“那来，到窗口吸去。”我对他说。

于是我们倚在对着马路的窗口上，把手团成了蛋壳形，将细细的卷烟深深藏在里面。

在我们对面是一家烫衣女工店。四个穿白色束腰上衣的女工在铺在她们前面的布单上面，将又热又重、冒出一股青烟的熨斗推来推去。

忽然间另一个女工，第五个，提着一个使她弯着腰的大篮子，出门来，去给主顾送回他们的衬衣、床单和手巾。她停在门口，好像她已经疲倦了，而后她抬起眼睛，看见我们抽烟时微微一笑，用她空着的手给我们抛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女工的狡猾的吻。于是拖着她的鞋慢步走了。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矮个儿，微瘦的苍白姑娘，比较漂亮，在没有梳好的金发下面是一对带着讥嘲的眼睛。

皮格堂老头子感动了，喃喃说：

“对一个女人说，这是什么行业！真是牛马活！”

于是他被老百姓的苦难感动了。他有一个为民主而感情激动着的心，他用让雅克·卢梭的语言淡疲劳的工作，一边在嗓子里哽咽。

第二天，因为我们又在那同一个窗口靠着，还是那个女工看见了，对我们叫道：“早上好，学生们！”用一种滑稽的小声音叫，同时用手对我们做出嘲弄的样子。

我给她扔了一支香烟，她立时就抽起来。于是另外那四个熨衣女工也冲到门口，伸出手来也要香烟。

于是每天，在街边女工和寄宿学校里游手好闲者之间，开始了一声友谊交易。

皮格堂老头子确实叫人看着好笑。他因为怕人看见而吓得发抖，怕会为此丢了职务，并且他做了些胆小的手势和丑态，完全是模仿剧里的情人，那些女工对这回答以一阵像雨一样的抛吻。

在我脑袋里酝酿了一个不诚实的念头。有一天，跨进我们房间的时候，我用很低声音对老学监说：

“您不信吧，皮格堂先生，我碰到了那个小洗衣娘子！您很清楚，那个提篮子的，我跟她说过话了！”

他有点儿被我用的语调闹得不大放心，问道：

“她给您说什么了！”

“她对我说……我的上帝……她对我说……她觉得您很好，说穿了，我想……我想……她有点儿爱您。”

我看到他脸发白，接着他说：

“她嘲笑我，无疑的。我这种年龄不会轮到这种事情。”

我认真地说：

“那为什么？您很不错！”

因为我感到他让我的诡计触动了，我没有再说下去。

可是，每天早晨，我装成碰到那个小娘儿们并且和她谈到了他；因而他终于信了我，并且给那个女工抛了一些热情由衷的吻。

然而，有个早晨真发生了这事。当我回到寄宿学校去时，我真碰到了她，我毫不犹豫地靠近她。她像认识我有十年了。

“早上好，小姐，您好吗？”

“很好，先生，我谢谢您！”

“您愿意要支烟吗？”

“啊，不在马路上。”

“您回家去吸。”

“那好，我很愿意。”

“您说吧，小姐，您不知道吗？”

“指什么，先生。”

“那老人，我的老师皮格堂……”

“那皮格堂老头儿？”

“对了，他钟情于您。”

她开始笑得像一个疯子并且叫道：

“这是玩笑！”

“并不，这不是玩笑。在上课的时候他总给我说您。我打赌他会娶您，我！”

她停住不笑。结婚这念头使年青姑娘都变得认真。而后她不信地重复说：

“这是玩笑！”

“我对您发誓这是真的！”

她提起她脚前面的篮子，说：

“好啦！我们再看！”

于是她走了。

一走进寄宿学校，我把皮格堂老头拉到一边说：“该给她写封信，他对您痴心了。”

于是他写了一封甜蜜温情的长信，充满了陈词和迂回表达的辞句，暗喻和对比，有哲学，也有学院式的温存，一篇道地的滑稽优雅的杰作。我受委托将这交给那个年轻的人儿。

她认真地带着感情读了信，而后喃喃地说：

“他写得多好！人家能看出他受过教育！他当真要娶我？”

我斩钉截铁地说：

“老天爷，他为这都糊涂了。”

“这样，他得在星期天请我到花之岛吃饭。”

我应允她会得到邀请。

皮格堂老头对所有我给他说的关于她的事十分感动。

我加上说：

“她爱您，皮格堂先生，并且我相信她是个正派姑娘。不要先勾引了她而后又抛弃了她！”

他坚定地说：

“我也是，我是一个正派人，我的朋友。”

我得承认，我没有一点计划。我是开一个玩笑，一个学生式的玩笑，没有一点旁的。我曾经猜到了老学监的天真，纯洁和弱点。我为了好玩没有想过这事会如何发展。我 18 岁，而我长久以来在公立中学里就被看作一个诡谲的恶作剧人。

因此约定了皮格堂老头儿和我坐轿车出发一直到牛尾巴渡船口，在那儿找到安其勒。于是在那儿让他们上我的船，因为那时我还划船．而后我把他们领到花之岛，在那儿我们三个人吃饭。我安排了我在场，以充分享受我的胜利。而这个老头儿的接受了我的组合，证明他完全晕了头，并这样暴露了他的地位。

当我们到了渡口时，我的小艇从早晨就系在了那里。我看到在草里，或者更恰当地说在堤岸高高草丛上有一柄大红伞，像是一朵其大无比的罂粟花。在那个下面是穿着出客衣服的小洗衣女工在等着我们。我感到吃惊，她真的可爱而且文雅虽则略为青白，举止也有一点半乡半城的味道。

皮格堂老头子对她举起帽子，行个礼。她给他伸出手，于是他们四眼相瞩，没有一句话，随即他们上了我的船，我举起了桨。

他们并排坐在船尾。

这个老的首先说话：

“这天气真好，适于在船上游逛。”

她喃喃说：

“啊！是。”

她让她的手在水里拖着，任手指激起薄薄透明一片水花。这水花像一薄片玻璃，款款地拍打船舷，沿船发出轻轻的声音。

到了在饭店里的时候，她找到话说了，点了菜：“一份煎鱼，一份母鸡沙拉。”

而后地领着我们在岛上走，她对这儿十分熟悉。

她这时讨人喜欢，孩子气同时也够能奚落人。

一直到吃甜食，没有一句话涉及爱情。我请了香槟酒，于是皮格堂老头儿有些醉醺醺了。她有一点像冲口而出自发的叫了一声：

“皮格堂先生。”

他立时说：

“小姐，拉岛尔先生向您传达了我的心情。”

她变得严肃得像一个法官。

“是，先生！”

“您回答吗？”

“从没有人回答这类问题！”

他感情激动地喘着说：

“到底，会有那末一天我能使您喜欢吗？”

她微笑说：

“大傻话！您很可爱。”

“到底，小姐，您想以后我们可以……”

她犹豫了一秒钟，而后用发颤的声音说：

“您说的是关于要娶我吗？因为决没有别的可能，您明白吗？”

“是的，小姐！”

“好吧！这行了，皮格堂先生！”

就这样这两只惊鸟由于一个捣蛋鬼的过错而相许了婚姻。可是我不相信这是严肃的，也许他们自己也是。她这时对他提出了一点心中的犹豫：

“您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四个铜板也没有。”

因为他已醉得像西连纳，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呢，我有五千法郎的储蓄。”

她胜利地叫起来：

“好呀，我们可以创家立业了？”

他变得不安了：

“我们立什么业？”

“我能知道吗？我？我们看看，有五千法郎可以办不少事。您不想我靠您的年金过日了，对吗？”

他从来没有预想到这一项，他十分烦恼地支吾说：

“我们立什么业？这事不好办！我只会拉丁文！”轮到她考虑了，把她曾有过野心的所有职业都过了一遍。

*注：希腊神话的人物，在 viregile 著名牧歌中以醉态出现。

“您不会当医生？”

“我没有毕业证书。”

“不能当药剂师？”

“更没有。”

她欢喜地叫了一声。她找到了：

“那么我们去买一家杂货店！啊，多好的机会！我们要买一家杂货店！不要太大的，五千法郎不能闹得太过。”

他有点反对：

“不，我不能当杂货商……我是……我是……我太出名了，我只知道……只……只有拉丁文……我。”

可是她给他嘴里灌了满满一杯香槟。他喝了，不响了。

我们重新上了船。夜里很黑，很黑。然而我看得很清楚，他们挽着腰并且拥抱了几次。

这可成了一场大祸。我们溜出学校的事被发现后，使得皮格堂老头被撤职了。我愤怒的父亲把我送到波台寄宿学校读完了哲学。

六个星期以后我通过了毕业会考。后来我去巴黎读法律，一直到两年后我才回到故乡。

在蛇街转角上一家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上面写的是“殖民地产品一一皮格堂”而后下面为让知识欠缺的人懂得，写上了：“食品杂货商。”

我用拉丁文喊道：

“士隔三日，刮目相待。”①

他抬起头来，丢开了他的女主顾，伸出了双手朝我冲过来：①原文为拉丁文，意思“从那时起，情况大变了！”

“啊！我的青年朋友，我的青年朋友，您在这儿！多运气！多运气！”

一个漂亮滚圆的女人，一下子离开了钱柜，扑到了我胸前。她胖了这么多，我费了点儿劲才认出来。

我问道：

“还行吗？”

皮格堂又在开始秤货了：

“啊，很好，很好，很好。今年我净挣了三千法郎！”

“那末，拉丁文呢，皮格堂先生？”

“啊！我的上帝。那拉丁文，那拉丁文，那拉丁文，您瞧，它养不活它的人！”

# 花房

勒列布先生和夫人的年纪一样。但是先生看起来年轻些，虽然两人之间他此较软弱。他们住在南特附近一个美丽的乡村里，这是他在贩卖鲁昂布疋发财以后置的产业。

这房屋围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有鸡鸭饲养场，中国式凉亭，还在房地产的端头有一个花房。勒列布先生是矮矮圆圆的快活人，属于乐天派的快活店老板，他的妻子，瘦，任性，而且总是不满，但一点没有感染到丈夫的好脾气。她自己染头发，有时读一些小说，尽管她装成不喜欢这类的作品，它们仍使得她灵魂有时发生一些幻想。也有人说她好冲动，虽然她自己从没有做过什么能以证明这种说法的事，只有她的丈夫有时候说：“我的妻子，可是个不在乎的女人！说时带着某种“的确如此”神气，引起了一些臆测。

几年以来她对勒列布先生显得有点挑衅，总是生气、僵硬、好像有一种痛苦而不能承认的秘密在折磨她。因此造成了一种不和睦。他们很少聊天，这位名叫巴米尔的太太，不断地在并没有什么明显理由的情况下，用些冒犯人的恭维话，伤人的隐语，尖酸刻薄话攻击古司达夫先

生。

他禀赋了如此易于称心满意的本质，因此他虽然在经受这种内部烦扰时低声下气，遇到别人找麻烦，但仍然是高高兴兴的。因为他深感她的火气里有一种隐藏着的原因，他也曾自问这是什么还不知道的原因使他如此日益激怒她的伴侣，但是却如此难以弄通，他终于放弃了努力。

他常常问她："我们来瞧瞧，好人，告诉我你为什么事要反对我？我感到你对我隐瞒了点什么。"

她不变的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如果我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那该你来猜。我不喜欢那些什么也不懂的男人，他们如此软弱无能，即使最起码的事情，他们也得有人帮忙才能体会到。"

挫伤了勇气，他喃喃说："我明白了，你什么也不想说。"

于是他就走了，一面去找这奥妙。

那些夜晚对他变得尤其难过，因为他们和那些和睦朴实的家庭一样，一直睡同一张床。这时她采取的就完全不止于平时的不尊重了。她选定了他们并排睡的时候对他进行最猛烈的讥讽。她首先责备他的变胖："你变得这么胖，占了所有的位置。而且你朝我背上出汗，就像猪油化了。你还以为这样使我好受！"

她找一些极小的藉口把他弄得爬起来，让他到楼下去找一张她忘了的报纸或者他找不到的桔子花香水瓶，因为是她藏起来了。于是她用一种激怒而且挖苦的音调说："你该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它，胖蠢货。"等到他在一切都入睡了的那些房里晃荡了一小时之后空手回来时，她对他唯一的谢词是："行啦！你再躺下吧，让你遛遛会使你瘦一些，你已经变得软泡泡的像块海绵。"

她随时把他叫醒，一面声称她的胃痉挛痛，还苛求他用沾着香水的法兰绒给她擦肚皮。他使劲给她治疗，怕她病了，并且建议去叫醒他们的女佣西莱斯特。这一来她勃然大怒："你怎这么笨，这个蠢男人。走！这算完了，我不再痛了，你再睡吧，胖懦夫。"

他问道："有把握你不再痛了吗？"

她硬绷绷地对着他的脸甩过去："是，闭上嘴，让我睡觉。别再干蠢事。你是什么也干不了，连给女人按摩也不会。"

他绝望地说："可是……亲爱的……"

她愤怒地说："没有什么'可是'……够了是不是？让我安静点，现在……"

于是她转身面朝墙。

然而一天晚上，她摇他摇得这么厉害，让他骇得一蹦，并且以他素不习惯的速度坐了起来。

他口吃地说："什么……有什么事？"

她抓住了他的胳膊并且捏得他叫起来。她在他耳朵里轻轻说："我听见房子里有声音。"

习惯于勃列布太太的经常惊慌，他没有过度不安，安静地问道："什么声音，亲

爱的？”

她好像糊涂了似的发抖，并回答说：“有声音……就是有声音，脚步声音……有什么人。”

他变得不信了：“有人？你这么想？我想不会的，该是你弄错了。而且你想人是谁呢？”

她哆嗦着说：“谁……谁……只有贼，傻瓜。”

他缓缓地钻进了他的毯子里：“不会的，亲爱的，那儿没有人，你做梦了，很可能。”

于是她丢开了被子，跳下床，气极了说：“你真是胆小得和你的无能一样。怎么说都行，我不会让我由于你的畏缩而被人家杀了。”

于是她从壁炉上拿下了火钳，坚决地站在上了栓的门前，处在一种战斗姿态之中。

被这种勇猛的例范所感动，也许因为不好意思，轮到他带着一脸不高兴的气色爬起来，仍戴着棉睡帽，拿起了铲子，面对面的站在这一边。

他们在极端沉寂中等了二十分钟。没有一点新的声音干扰这个房屋的安静。于是生气的太太重新上床并宣称：“我确有把握曾有过什么人。”

为了避免口角，在白天他对这场惊慌绝对不提任何暗示。

但是，第二晚上，勒列布太太用比前夜更大的劲儿弄醒了她的丈夫，喘着气她口吃地说：“古司达夫，古司达夫，有人刚开花园的门。”

受到这种连续要求的惊骇，他认为他的妻子得了梦游症，于是也努力去摇醒这种危险的睡眠，而这时他好像确实也听到在房屋的墙下有一种轻轻的声音。

他起来跑到窗前，于是，真的，他看到一个白的影子迅速地横过一条小道。

他有点晕，一边喃喃说：“是谁？”而后恢复了他的理智，振作起来：一下子，在那种围墙以内被人侵犯的业主的异常愤怒的激励之下，他宣布说：“等着，等着，您马上看得到。”

他扑到书桌边上，打开来，拿出了枪，冲下楼梯。

吓坏了的妻子跟着他，一边喊：“古司达夫，古司达夫，别扔下我，别让我单独一个人。古司达夫！古司达夫！”

但是他几乎不听她的，一下子他已经到了花园门口。

于是她赶快重新上楼，把自己紧紧关闭在卧房里。

她等了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她感到怕得要命。很可能他被杀了，被抓住了，绑起来勒死了。她宁愿听到手枪的那六声强烈的回响，知道他在战斗，在自卫。但是这极度的沉寂，乡村这种令人害怕的沉寂使她震惊了。

她叫西莱斯特，西莱斯特毫无声息，也不来。在衰歇之中，她重新打铃，几乎都要晕倒。

整个儿房子没有一点声音。

她把发烧的前额贴在玻璃上，想看透黑沉沉的外面，但除了路边的灰色线条和路旁更黑的大树丛之处，她甚么也分不清。

午夜的钟点敲过了。她的丈夫去了已经有 45 分钟了。她再也见不到他了！不行！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一下子跪下来一边哭泣。

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的声音惊得她一蹦站起来。勒列布先生叫她道："开门吧，巴米儿，是我。"她扑过去，开开门，手掌撑在胯骨上，还满含着泪水，站在他前面说："你打哪里来的，脏东西！啊！你把我单独扔在这里怕得要死，啊！要是我死了你不会着急的……"

他已经关上了门，直笑，笑得像个疯子，嘴巴把两颊都撕开了，两手捧着肚子，两眼都是泪水。

吃惊的勒列布太太静下来了。

他结巴地说："是……是……西莱斯特有一个……有一个幽会，在花房里……要是你知道……你知道……我看到的……"

她变得脸色苍白，愤慨得说不出话。"嗯？你说……西莱斯特，在我家?……在我的家里……在我……我的……我的花房里。你没有把那个男的宰了，简直是从犯！你带着支手枪居然不把他杀了……在我家……在我家……"

她坐下了，再也不行了。

他两脚一蹦，用手指打了一个响板，把舌头弹得哒哒响，并且一直笑着说："要是你知道……要是你知道……"

突然间他拥抱住她。

她让自己挣脱出来。气得话都说不下去："我再不要这姑娘在我家里呆一天，你听见了？一天也不行……一小时也不行。等到她回来，我们就把她扔出去……"

勒列布先生抓住了妻子的腰杆，并在她的脖子上种了一排吻，响吻，像以往那样。她重又不作声了，惊得四肢麻木了。而后他满怀抱着她，温存地把她朝床拉过去……

将近九点半了，西莱斯特奇怪还没有见到总是早起的主人，过去轻轻地敲他们的门。

他们还躺着，快快活活地并排说着话。她感到吃惊，问道："太太，这是牛奶咖啡。"

勒列布太太用十分和蔼的声音说："把它送到这儿来！姑娘，我们很乏，昨晚睡得很不好。"

那个女仆才走出去，勒列布先生就开始笑起来，一面格支他的太太，一边反复说："要是你知道！唉！要是你知道。"可是她拉住了他的两只手说："瞧，安静点儿，亲爱的，要是你笑得这么厉害，你会弄得自己难受的。"

于是她甜甜地吻吻他的眼睛。

勒列布太太不再是刻薄人了。有时夜晚凉快时，这两口子用偷偷的脚步沿着树丛和花台一直走到花园头上的小花房那里。他们在那儿彼此紧靠着，对着玻璃蹲下不动，好像在朝里看什么稀奇事，兴致盎然。

他们长了西莱斯特的工资。

勒列布先生变瘦了。

# 拘挛病患者

那些用晚餐的顾客。都从容地进了这旅馆的大饭厅，并且都坐下来。堂倌们着手慢慢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为的是照顾那些迟到者，并且又免得反复端那些盘子；而那些老浴客，那些常来的顾客，那些季节来得早的人，都兴致盎然地瞧着那扇大门的启启闭闭，像是想从门里看见有新的面孔现出来。

这就是各处有温泉浴场的城市里的重大散心事。大众等着在晚餐里去视察新到的客人，去猜度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想什么。我们心里都有一种需要憧憬往来，那种想得到令人愉快的邂逅，想遇到和蔼的朋友，也许还有的想爱神的来临。在这种摩肩交臂的生活中，邻居和陌生的人都有极重要的关系。好奇心已经唤醒了，同情心正等候机会，而交际的意识正在工作。

大众嫉妒心少，友谊心多，在那些温泉浴场城市相识时的特殊眼光下，大家用不同往常的态度看人。在晚餐后，在那疗病温泉于焉翻腾的园里的树下，谈上一两点钟，便会一下子显示给别人绝顶聪明和惊人才德。末了，一个月之后，大众却又完全忘了那些在初逢里认为那样动人的新朋友了。

在那里，许多持久而正当的结合也可以构成，并且比无论哪里都来得快。大众彼此镇日见面，所以熟识得很快；并且在那种渐渐长成的情感里，掺杂一些旧式莫逆的疏懒和温情。大众在日后还会保留初交时宝贵的和动人的回忆，那种洞见肺腑的初期谈话，那种难于启齿的初期疑云蜜意，顾盼传情的回忆。那种一见如故的回忆，那种仿佛彼此倾心相交令人神往的回忆。

而浴场上的凄清，每日相同的单调生活，却一步一步使这个情感的胚胎愈加成熟了。

某一天傍晚，我们也像其余的傍晚时一样，等候有什么陌生面孔进来。

谁知只进来了两个，但是很陌生的两个，一男和一女：父和女。这两父女立刻使我感到了爱伦坡所写的人物的效果，然而在他们身上却有一种意趣，我拿他们当作气数的牺牲者。那男子是瘦而长的，略有佝偻的意味，满头的白发，和他那副依然年少的容仪比起来未免太白；并且在他的态度和身分上很有点庄重意味，像耶稣教徒保持着严正姿势。那女儿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龄，身材矮小，也很瘦弱，脸色灰白得异常，神情上显得又累又乏，像是被压垮了的。我们时常会遇见许多这种仿佛为生活上的必要工作都嫌过于衰弱的人，仿佛为动一动、走一走以及做我们日常工作都嫌过于衰弱的人。她是颇漂亮的，那个女孩子有一种明朗的仙意般的美：而她的吃东西的动作异常之慢，如同她的胳膊是几乎不能动弹的。

这自然是她要到这里来利用温泉浴的。

他们二人坐在我的对面，在我坐的桌子的那一边，所以我立刻注意到那父亲一个很罕见的

神经性的拘挛症。

他每次预备触到一样物件，他的手在未经达到目的物以前，总在空中很快地画一条折线，一种发病似的往复曲折。一会儿，这个动作竟那样使我难受，甚至使我偏着头不去看他。

我也注意到那个姑娘，她吃东西的时候，左手还带着手套。

晚餐之后，我便到那温泉场的园子里兜一个圈子。这园子就在夏圭容的阿微臬州①小浴场里，藏在一座高山脚下的峡谷里，沸腾的泉水就是从这座山顶上的古代火山的深处洪炉里出来的。那远处的地方，在我们的上面，那些熄了的火山喷口，在那蜿蜒的山脉上的高处昂着它们那些削平了的头。因为沙台尔基雍正在那个丘陵地段的起点上。

更远一点，是陡峭地段；再远，就是绝壁地段。

喷口丘是最高的喷口，桑西柱是群峰最高的峰；刚大绝壁是最大的绝壁。

那天傍晚气候很热。我东南西北地随意在树荫下面的小路上走，一边听着来自俯视全园的圆丘上的音乐酒馆里传出的初奏歌声。

末了，我望见那父女两人迈着慢步向我走来。由于在温泉城市有向同店旅客招呼的习俗我向他们行了礼，于是那父亲立刻止步问我道：

“您可能够，先生，如果能的话，给我们指点一段短、平并且有趣的散步道儿，并且请您恕我们的冒昧。”

我便自荐引导他们到那个有小溪流过的山峪去，一条夹在两面树木茂密的陡坡石岩间的深峪。

他们应允了。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温泉的长处了。

“唉！”他说，“我女儿有一个怪病，谁也不知道病根。她很以种种神经上不可解的不幸为苦。有时候有人以为她染了一种心脏病，有时候以为是肝病，有时以为是脊髓病。现在有人归咎于胃，这是人身的大蒸气锅和大调节器呀，这个形样复杂、疾病多①阿微臬(Auvergne)州在法国，其地多温泉，为已熄火山之遗迹。端的娇东西。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由。我呢，相信这都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总而言之，真是叫人发愁。”

于是我想到他手上的那种很厉害的抽掣了，终于问他：

“这会不会是遗传的，您自己没有带病态的神经吗？”

他平心静气地回答道：

“我吗……肯定没有……我的神经向来是很宁静的。”

在缄默了一阵之后，他陡然又说：

“唔！您对于我的手每次要取东西便有拘挛现象，有隐刺的意味吗？这毛病是从我往日遇着

的一个心惊肉跳的感触得来的呀。请您想想吧，我这个孩子曾经被人活埋过呀！”

我那时候，除了说一个惊讶而又感动的“啊”以外，什么话也找不着了。

他接着说道：

“那件意外的事是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多时以来，舒丽的心脏就有很不规则的现象。我们以为她的心脏得了病，于是便静观变化。

“某一天，有人把她抬回来，她已经又僵又冷完全死了。原来她刚才跌倒在园里。医生断定已经死亡。我在她身旁守了一天两夜，终于亲手放她在棺材里面，亲身送她到我们一家人在公墓留下的那块坟地里。那地方是洛林州的某处乡下。

“当时我把从前给她的所有珠宝首饰和她第一次赴跳舞会的裙袍，一齐装殓了。

“您应当想得到送殡回家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我妻子早已去世，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衰弱的我，半痴地进了自己的卧房，向躺椅上一倒，没有一点意识和力量动一下。我当时不过是一部知道痛苦并且发抖的机器，一个人体的标本；我的心灵像是刻下了一道激动的伤痕。

“我的老仆人卜罗司贝一他本来帮着我装殓我的女儿，给她点缀长眠的装饰，这时候悄悄地走进房来问我：

“‘您要用点什么吗？”

“我摇头表示不要，却没有用话回答他。

“他接着说：

“您的办法错了。这于您一定不好。您要我扶上床去吗？’

“我说：

“不必，随我哟。’

“于是他便退了。

“熬过了多少钟点，我一点不知道。唉！这天夜里真难堪！真难堪！气候寒冷，我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而那风呢，一种冬季的风，冰凉的风，下冻的风，带着一种狞恶而规则的呼啸扑打着我的窗子。

“熬过了多少钟点呢？我在房里并没有睡，只感到衰弱和疲惫不堪，张着眼，伸着腿，身体是软的，死的，头脑是麻木的，绝望的。忽然大门口的那口叫人钟，过道里那口叫人钟叮当响了一下。

“我惊骇震动得如此之甚，竟至于我的椅子也咯咯作响了。那沉重的钟声，如同在一个地穴里似地在那空洞的别墅里回荡。我侧转身去看壁上的时钟。这时是早上两点。这时候谁会来呢？

“忽然那钟声又响了两下。那仆人大概不敢开门。我便端了一支烛下楼去，几乎想问：‘是

谁？’

“后来我觉得这样胆怯是惭愧的，于是从容地去了门拴。我的心跳个不住，异常害怕。我猛丁里一下开了门，望见那黑暗里，站着一个白东西，如同一个幻影似的白东西。

“我退了一下，浑身都像是麻木了；而后结结巴巴地问：

“谁……谁……谁，那边？’

“一道声音回答道：

“是我，父亲。’

“原来是我的女儿！

“我那时候，自以为是神经有病；于是面对着那个走进来的怪物，用倒退的步儿往后逃。我一面退，一面我的手如同要赶它出去似的，做出了您刚才看见过的那一种动作，从那时起，这动作便没再和我分离了。

“那怪物继续对我说：

“你不用害怕，爸爸，我没有死哟。有人想抢我那些戒指，于是斩掉我一个指头，我的血就渐渐流将起来，因此我复活了。’

“这一来我望见她果然满身是血。

“我跪在地下，呼吸迫促，痛哭起来，喉管里干喘着。

“随后，我略略恢复了思虑之后，但是却依然那样胡涂，竟不大明白这个天外飞来的奇喜，我叫她进了我的卧房，叫她坐在我的躺椅上，接着再急急地拉动铃子叫卜罗司贝来生火，来预备东西喝，并且去找援救。

“那仆人进来了，他望着我的女儿，在一种骇人的拘挛中张大了嘴，随后他便挺直地仰在地下死了。

“原来，是他掘开了坟，截残了肢体，随后他便丢开了我的女儿，因为他没有想湮没种种盗墓的痕迹。他甚至没有肯费事将棺材放进穴里，相信我决不会疑到他身去，因为我对他是很信任的。

“您瞧见了吗，先生，我们都是很不幸的人哟！”

他不发言了。

天色完全黑了，笼罩了那个凄凉而寂静的山峪，在这两个陌生人旁一阵神秘的畏惧心制住了我，一个死而复活的女儿和—个有怕人动作的父亲。

我甚么话也找不着了。只喃喃地说：

“伺等可怕的事哟！……”

歇了一会儿，我又说：

“我们要回去吗，我觉得天气凉了。”

于是我们便转身向旅馆而行。

# 巴黎一夕

沙瓦尔先生是韦农的公证人；热爱音乐，年纪还轻就已经秃了头，略有些胖，总爱把胡子小心刮得干干净净。为了时髦，戴了一副夹鼻金眼镜，而不是老式眼镜。他活跃，有礼而且快活。在韦农地方他算得一个艺术家。他弹钢琴，也拉提琴，组织一些音乐晚会，演出一些新歌剧。

他也有人家称之为一线的歌喉，但就是一线，很小的一线；可是他把他处理得如此有韵味，因此在他哼出了最后一个音符时，从所有人的嘴里都迸出了“好哇！妙哇！出色！令人钦佩！”

他曾是巴黎一家音乐杂志的订户。编辑部给他寄来新作品；而他呢，常常给市里的上层社会发出一些以这样方式表述的短笺：

“敬请于星期一晚光临公证人沙瓦尔先生家

参加‘沙依’在韦农首次试演”

由几个赋有好歌喉的职员组成了合唱队，还有两三个本地太太也唱。公证人担任乐队领队，他掌握得如此自如，因此曾有一天，第 190 团的音乐领队在欧洲咖啡馆里说到他时，说过：

“啊！沙瓦尔先生是一位大师，很不幸他没有从事于音乐事业。”

当人家在沙龙里提起他的名字时，总会有人说：

“这不是一位业余爱好者，这是位艺术家一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于是有两三个也信念深刻地重复说：

“啊！是的，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特别着重“真正”这个词。

每次有作品在巴黎举行规模宏大的演出时，沙瓦尔先生就旅行去听。

于是去年他按自己的习惯，去听“亨利第八”。他乘坐清晨四点三十分到巴黎的车并决定乘午夜零点三十五分的车离开，完全免得住旅馆。他在家里穿好了晚礼服，黑衣裳，白领结，把它们遮在他的高领大衣下面。

当他一跨上阿姆斯特丹路的时候，觉得满心欢喜。他对自己说：

“巴黎的空气肯定不同于任何其它地方。它有一种我所不清楚的使人兴奋，使人激动，令人陶醉的味道，它使您产生要蹦蹦跳跳，还想干很多别的事情的奇妙心意。到这儿一下车，就使

我一下子感到好像我刚喝过一瓶香槟。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些艺术家中间，人们过的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被选上了的人，那些能在这样一个城市中有名气的伟大人物有福了！他们的生活真了不起！”

于是他作出计划，他要认识几个这种有名人物，可以给他们谈谈韦农，并在他来巴黎的时候不时地到他们家过一个晚上。

可是一个想法立刻提醒了他，他听人家说过在外围林荫道上的一些小咖啡馆里常聚着一些已经出名的画家、文学家，也有音乐家，于是他开始慢步朝蒙马特区走过去。

他还有两小时要等。他要逛逛去。他经过那些最后的波希米亚人常去的啤酒店，一面看着那些面孔，想猜出哪些是艺术家来。最后他受到了名字的诱惑，进了“死耗子馆”。

有五六个女的将胳膊肘撑在大理石桌子上低声说她们的恋爱故事，吕西和霍尔唐司的口角，奥斯达夫的淘气行为。她们都已不复年轻了，有的太肥，有的太瘦，疲倦，憔悴了。猜起来可能都将近秃了，而她们用大杯子喝酒，和男人一样。

沙瓦尔先生坐得离她们远远的，而且等着，因为喝苦艾酒的时间快到了。

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男人很快就在他旁边坐下了，那个女老板叫他做罗曼丹先生。这位公证人心中一动。这是不是在最近的沙龙大赛里得第一奖的罗曼丹？

那年轻人做个手势把侍者召来：

“你立刻去给我招呼正餐，而后把我今天早晨定的 30 瓶啤酒和火腿送到格里厅路十五号我的新画室里去，我们要设宴庆贺。”

沙瓦尔先生立时也招呼要正餐。然后他脱去大衣露出了一身的礼服和白领结。

他的邻座好像一点没有注意他。他拿起一张报纸读起来。沙瓦尔先生从一旁看着他，心热火燎地想和他谈话。

进来了两个年轻人，穿着红色天鹅绒上衣，留着享利八世式尖胡子。他们坐到了罗曼丹对面。

第一个说：

“是今天晚上办吗？”

罗曼丹向他伸过手去说：

“我等你，老朋友，并且所有的人都会来。我约了波纳、圭梅、吉未克、风罗、赫贝、杜艾兹、格雷兰、让·保尔·罗兰司；这会成为一个了不得的庆祝会。还有女客，所有的女演员一无例外，当然是所有今晚没有别的事的女的。”

这家店的老板过来了。

“你们经常设宴吗，这种庆贺？”他问。

这位画家回答：

“不瞒您，每三月，每个季度。”

沙瓦尔先生不再闭着嘴了，用犹犹豫豫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打搅您，先生，可是我听见人家叫您的名字，而且我很希望能知道：您就是在上次沙龙里的罗曼丹先生吗？我曾对他的作品十分敬仰。”

这位艺术家回答：

“就是我自己，本人，先生。”

这个公证人于是很婉转地恭维了一阵，证明他确有文才。

这位受到恭维的画家按礼仪回答。谈起来了。

罗曼丹又回到他的庆宴，细说这次庆贺的精采。

沙瓦尔先生向他问了所有他将接待的人之后，说：

“对一个陌生人说来，如能在您这样一位有地位的艺术家家里一下子遇到这么多的名人，那对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

被感染了罗曼丹回答说：

“假使这能让您乐意，请来。”

沙瓦尔先生兴奋地接受了，心想：

“我总会有机会去看‘亨利第八’的。”

两个都吃完了饭。沙瓦尔先生争着付两人的帐单，答谢他邻座的厚待。他也付了穿红绒衣年轻人的费用，而后和画家一同走了。

他们停在一幢很长而不高的房子前面，它的二层好像是一个无尽头的玻璃房子。一排有六间画室，面对着林荫大道。

罗曼丹先上去，上了楼梯，打开一扇门，燃了火柴，点上了蜡烛。

他们进了间极大的房间，家具是两个画架和几张沿墙放在地上的素描。感到惊异的沙瓦尔先生站在门口不动。

这位画家说：

“这就是，我们有地点，但是一切都有待安排。”

后来，观察了光秃秃的高房间和陷在阴影里看不见的天花板后他声明：

“人们利用这画室可以大有作为。”

他极其仔细观察着这画室，绕着走了一圈。而后说：

“我倒是有一个情妇可以帮我们忙。要挂帘子，女人们是没有人能比的，可是我为了今天的事把她差到乡下去了，免得今晚上碍我们的事。这不是她让我讨厌，而是因为她有太实际的缺点，这会妨害我接待我的客人。”

他考虑了几秒钟后接着说：

“这是一个好姑娘，但是不好相处。如果她知道我接待客人，她会把我的眼睛都挖掉了。”

沙瓦尔先生一点没有动，他不理解。

艺术家走近了他：

“既然我邀请了您来，您就帮我点儿忙吧。”

这位公证人说：

“按您的意愿安排我吧，我听您的调遣。”

罗曼丹脱去他的上衣。

“来吧，公民，干活吧。我们首先洗刷。”

他走到一个挂着一幅猫画的画架后面，拿出一个很破破烂烂的扫帚：

“拿着，在我安排照明的时候，您扫地。”

沙瓦尔先生拿起扫帚看了一阵，于是开始不熟练的在地板上擦，扬起了一阵灰尘。被惹怒了的罗曼丹止住他：

“您真不会扫地，老天爷！注意，看着我！”

于是他开始在前面扫起一堆堆垃圾，好像他这一辈子生来就只干过这一件，而后他将扫帚交给公证人，他模仿着干。

五分钟之后，这工作室像烟薰一样灰尘满天，以致罗曼丹问道：

“您在哪儿？我看不见您了。”

咳嗽着的沙瓦尔先生走过去。这位画家对他说：

“您有什么办法动手做一个吊灯架吗？”

“什么吊灯架？”公证人惊愕地问。

“一个照明用的吊灯架，一个插蜡烛的吊灯架。”

这位公证人一点也不懂，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

突然这位画家蹦起来，欢喜得用手指打着响说：

“哈！我，我找到了，阁下。”

而后他平静下来问道：

“您身上有五法郎吗？”

沙瓦尔先生说：

“有。”

艺术家接着说：

“好吧！在我到木桶店去的时候，您去为我买五法郎蜡烛。”

于是他把穿着礼服的公证人推出了门外，五分钟以后他们一个抱着五法郎的蜡烛，一个拿着一个桶箍回来。而后罗曼丹伸手到一个壁橱里从里面拿出了二十来个空瓶子，他把这些瓶子围成圆环缚成一圈。他下楼去看门女人那里，先向那个老太太表白他画架上为她的猫所作的画像，从而取得了她的好感，然后向她借了一架梯子。

当他带着一张高脚凳回到楼上以后，他问沙瓦尔先生：

“您灵活吗？”

另一位没有理解，回答道：

“是的。”

“那好，您爬到那上面，帮我把这吊灯架挂到天花板的钩子上。然后您在每个瓶子里插上一支蜡烛把它们点着。我跟您说我有照明的才能。可是脱了您的礼服，老天爷！您那样子像个佣人！”

那张门突然打开了，现出了一个女人，双眼雪亮，站在门槛上不动。

罗曼丹眼光里带着惶恐看着她。

她双手叉在胸前站在门槛上不动，几秒钟过后，她用一种振耳的尖声生气地说：

“啊！脏嘴脸，您是为这把我放走的？”

罗曼丹不回答，她接着说：

“啊！坏家伙，您还装文雅把我送下乡去。你就会看到我会怎样安排你的节庆！是的，该我

来接待他们，你的朋友……”

她更上火了，说：

“我会朝他们脸上扔瓶子和蜡烛……”

罗曼丹用一种甜言蜜语的声音说：

“玛蒂德……”

可是她不听，她继续说：

“等会儿瞧我的，小伙子，等会儿瞧着！”

罗曼丹走过去，试着拉住她的手：

“玛蒂德……”

可是现在她已经发作了，迳往直前，她迳直地请出她的粗话篓子和她成口袋寒碜人的话。这些话从她嘴里流出来就像一条屎尿滚滚的河，那些奔腾而下的话像是抢着出来。她急促得口齿不清、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突然间一下子拉开嗓子冒出一声骂人话或者一句咒人话。

他抓住了她的手，而她根本没有发觉，她甚至像是没有见到他，一个劲儿忙着说话，发泄她的不快。而后突然哭了。从她眼睛流出来的泪并不阻碍她滔滔不绝的怨言。但是那些字成了尖而含混的发音，一些由上颚发出的音符。而后成了一些歇歇停停的哭泣，她还有两三回由于一阵哽咽而停下来，最后泪如雨下不说话了。

这时他握住了她的双腕，吻她的头发，自己也感动了。

“玛蒂德，我的小玛蒂德，你听着，让你走开是有道理的。你知道，我举行庆祝，那是为着我的沙龙奖而感谢这些先生们，我不能接待女人。你该理解，这和艺术家们一起是不同于和普通人在一起的。”

她哭着口吃地问：

“为什么您没有跟我说这件事？”

他回答说：

“这原是为了不让您生一点气；不让您难过。听着，我这就领你回去，你要很乖，你要很听话，你安安静静在床上等我，这儿一完我就回去。”

她喃喃说：

“好，但你下回不再这么干了？”

“好，我向你发誓。”

他转过身对着刚才总算挂好了烛台的沙瓦尔先生说：

“我亲爱的朋友，我五分钟内回来，要是我不在时有谁来，您会为我招待他们的，是吗？”

他拖着玛蒂德走了，她擦着眼泪，一把一把地擤鼻涕。

剩下他一个沙瓦尔先生，他完成了整理好周围的工作，而后他把蜡烛点着了等待。

他等了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罗曼丹不见回来。后来，一下子，在楼梯上一阵骇人的声音，大约二十来人众口同声地吼着一支歌，还有一阵子像一队普鲁士士兵的有节奏的脚步声。那些有规律的脚步震撼了整个儿的房子。那扇门自己开了，—群人出现了。男人和女人排成行，两个两个地挽着胳膊，且脚跟打着拍子走进了画室，好像一条蛇伸展开来。他们喊着歌剧《长胡子的女人》中的歌词：

“请进我的房子来，

保姆，大兵齐进来！”

慌张的沙瓦尔先生穿着礼服在烛台下站着，那支队伍看见了他，发出了一阵呼叫：“一个佣人！一个佣人！”于是开始围着他转，把他围在一个大声呼叫的圈子里，然后大家拉着手跳了一个疯狂的环舞。

他设法解释：

“先生们……先生们……女士们……”

但是没有人听他。大家跑，大家转，大家乱嚷。

最后跳舞停下来了。

沙瓦尔先生发言说：

“先生们……”

一个大个儿、胡子一直长到鼻子的金发汉子打断了他的话：

“您叫什么，我的朋友？”

惊惶的公证人说：

“我是沙瓦尔先生。”

一个声音叫道：

“你意思说你是‘爬白吃’的，那位骗子堆里的傻瓜？”

一个女的说：

“让他安静点，这仆人，最后他要生气的。付钱给他是为侍侯我们，不是为了嘲

笑。”

于是沙瓦尔先生看到客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食物。这个拿的是一瓶酒，那个一个馅饼，这个是个面包那个是包火腿。

那个大个儿金发汉子朝他怀里放了一块极大的大腊肠，命令他说：

“瞧，你在那个角落上安排好食柜，把食品放在右边，酒瓶放在左边。”

沙瓦尔不知所措，叫道：

“可是先生们，我是个公证人！”

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而后一阵狂笑。一位疑惑不定的先生问道：

“您怎么上这儿来的？”

他解释，说明他听歌剧的计划，他从韦农动身，他到达巴黎，他这整个黄昏。

大家坐在他的周围听讲，不时地插上两句，大家叫他“天方夜谭”。

罗曼丹不回来. 别的客人们来了，人家给他们介绍沙瓦尔先生，为的请他再讲一遍他的故事。他拒绝，人们强求。人们把他揿在三张椅子中央，坐在两个女人中间，不断给他斟酒。他喝，他笑，他说，他也唱。他想和他的椅子跳舞，他摔倒了。

从这一刻起，他什么都忘记了。然而他好像觉得有人给他脱衣服，让他躺下，并且他觉得胸口痛。

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他是躺在一个壁龛深处一张他从未见过的床上。

一个老女人，手上拿着把扫帚，生气的样子看着他。末了，她发话说：

“脏货，滚！脏货！怎能灌得醉成这样子！”

他坐起来，他觉得不舒服。他问道。

“我在哪儿？”

“您在哪儿，脏货？您喝醉了，您马上给我走开，越快越好！”

他想起来了，可他在床上是赤身裸体的。他的衣服找不到了。他说：

“太太，我……”然后他记起来了……怎么办？他问道：“罗曼丹先生没有回来？”这个看门女人生气地骂道：

“您快点滚开，至少别让他看到您在这儿！”

沙瓦尔先生不好意思地说：

“我已经没衣服了。人家给拿走了。”

他得等着，解释他的情况，通知他的朋友，借来钱，买来衣服穿，到黄昏他才重新动身。

于是当人家在韦农他的漂亮沙龙里谈音乐的时候，他极断然地发言说：“绘画是一种十分低级的艺术。”

# 报应

安端·勒叶先生娶寡妇马蒂德·苏里太太的时候，他钟情于她已经有 10 年之久了。

苏里先生原是他的朋友，他在学校时的老同学。勒叶很喜欢他，但是发现他有点迟钝。他常说：“可怜的苏里并不聪明。”

当苏里娶马蒂德·杜威小姐的时候，勒叶先生有些吃惊也有点恼火，因为他对她略有爱慕。这是一位邻居，一个略有财产、退休的服饰零件商的女儿。她漂亮、机灵、聪明。她选中苏里是为的钱。

于是勒叶抱了另一种希望。他曾向朋友的妻子献过殷勤。凭他的身材讲他长得不错，不笨，也富有。他自信一定成功，却落选了。于是他变得完全钟情了。由于和她丈夫的亲密友谊，这种钟情变成了蕴藉的、懦怯的、不好处理的。苏里太太以为他不会再抱着大胆追求的念头想她，而成了他的光明正大的朋友。这样过了九年。

然而有一天早晨，邮递员给勒叶送来了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封短简，一封心绪如麻的短简。苏里刚刚突然死于脉管瘤破裂。

他受了一次严重的震动，因为他们同年，但是几乎立刻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快感，解脱感，无限的轻松感浸透了他的灵魂和肉体：苏里太太自由了。

然而他知道应当表示出伤心的神情，他等待所需的时机，遵守着一切礼仪。经过 15 个月，他娶了这个寡妇。

人家评定这种行为是自然而慷慨的。这是—个好朋友和一个正直人的行为。

他终于幸福了，完全幸福了。

从开始时就受到了理解和赞扬，因此他们生活在最真挚的私生活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秘密，并且互相诉说他们最深的内心思想。勒叶现在以一种平静而自信的爱情爱着他的妻子，他像一个温柔和忠实的伴侣那样爱着她，她也是一样的，可信任的。但是在他的心里残留着一种奇怪的、不可理解的、对已故的苏里的恨：竟是他先娶了这个女人，竟是他摘取了她的青春和心灵之花，是他使她失去一点诗意。对死去丈夫的回忆损害了活着的丈夫的幸福，这种对死者的妒嫉日夜地萦绕着勒叶的心。

于是造成了他不断谈论苏里，问有关他的千百件私人秘密的细节，想知道他一切的习惯和性格。他并且用讥嘲纠缠他，甚至到他的入土安葬。他扬扬得意地回忆他的小缺点，钉住了他的可笑之处，着重他的缺点。

他从房子的这头到那头，随时叫她的妻子：

“嗨！马蒂德？”

“在这儿，亲爱的。”

“过来说句话。”

她总是微笑着过来，完全知道他要谈苏里，并且满足新丈夫这种不伤人的癖好。

“你说，你是不是记得苏里有一天要说服我，证明小个子总是比大个子更叫人喜爱？”

于是他接着针对小个子的死者提出了一连串讨人嫌的回忆，又含蓄地摆出一些对大个子，也就是对他勒叶有利的一些观点。

而勒叶太太也就让他满足，说他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并且全心全意地笑，温和地嘲讽过去的丈夫，以尽量取悦新的，他总是最后加上一句：

“反正一样，这苏里，真迟钝。”

他们很幸运，十分幸福。并且勒叶不断地对他的妻子用各种常用的手法表明他的爱情没满足。

然而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都因为重享青春而十分激动，一点也无法入睡。勒叶紧紧地将他的伴侣抱在他的怀里，并用嘴唇深深地吻着她，忽然间问她：

“说说看，亲爱的。”

“嗯?”

“苏里……我要同你的事不好讲……苏里是不是……是不是很钟情的？……”

她回他一个大吻，喃喃说：“不及你这样，我的猫儿。”

他在男人的自尊心上得到了满足，又说：

“他该是……迟钝的，你说？”

她不回答，只微微狡猾的笑一笑，把头藏到了她丈夫的脖子下。

“他应当很迟钝，而且不……不……我怎么说呢……不技巧的？”他问。

她让她的头轻轻动一动，表示：“不……不，完全不技巧。”

“他该使你讨厌，晚上，嗯？”他还问。

这回，她在回答时有一个坦率的机会：

“噢！是！”

为了这一句话，他又亲了她一次，并且喃喃说："真是粗野！你和他在一起不幸福？"

"不，那时不是天天都快活的。"她回答说。

勒叶感到甜滋滋的，在他心里，在他妻子的新老丈夫地位之间，他树立了一个完全有利于他的对比。

他停下了，有一个时候没有说话，后来他又来了一次欢乐的冲动，于是问道：

"说吗?"

"什么？"

"你愿意很坦率吗，对我完全坦率吗？"

"是的，朋友。"

"那好，那真的，你是不是从没有过邪念……背着他找人，苏里这个傻瓜？"

勒叶太太面红耳赤地轻轻说声："啊！"于是更紧地躲到他丈夫的胸脯里。可是他听见她笑。

"这事，真的，承认吗？他有个正合式戴绿帽子脑袋。这傻家伙！这可真好笑，真好笑！这个好苏里。瞧瞧，我们瞧瞧，亲爱的，你完全可以对我说说，对我，尤其是对我。"他坚持问。

他坚持"对我"，是着重尽管她如果有过点意思，想背着苏里搞，那一定也是和他勒叶干；而且他心里痒痒等着这一认罪。肯定的，如果不是像她这样的贞节女人，他那时就得到了。

可是她不回答，总是笑，好像在回忆件无限可笑的事。

轮到勒叶笑，他开始好笑他可以让苏里戴上绿帽子的念头！多好的玩笑！多妙的恶作剧！啊！真的，好一个恶作剧，真的！

他结巴了，完全为他的快活震动了："这可怜的苏里，这可怜的苏里，啊，是的他有那个脑袋，啊，是真的啊，真的！"

勒叶太太现在在毯子下笑得肚子痛，笑得流泪，一面几乎笑出声来。

于是勒叶复重说："来吧，承认这事吧，承认它，坦率些。你很明白这不会使我不高兴，对我。"

"是的，是的。"于是她结结巴巴，一面吐不出气来说。

"是的，是吗？来吧，全说出来。"她的丈夫坚持说。

她不再笑了，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并且抬高嘴巴一直到齐平勒叶的耳朵上，他正等着一个令人愉快的泄秘，她喃喃说："是的……我骗过他。"

他感到一阵冰凉的颤栗一直进到了骨头里，急促不清地、焦急问道："你……你……曾……

骗过……到了头了？”

她还以为他认为这事有趣之极，又回答说：

“是……彻底的……彻底的。”

他感到的震动如此之大，必得从床上坐起来，呼吸紧迫，心烦意乱，好像他刚听到的是自己戴了绿帽子。

他开始什么也不说，后来隔了几秒钟，他只简单说了一声“啊！”

她也停住不笑了，懂得她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

“那是和谁？”勒叶终于问道。

她不响，想找一个别的话题。

“和谁？”他又问。

“和一个年轻男人。”她终于说了。

他突然转过来对着她，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我清楚这不会是一个女厨子。我是问你哪个男人？你听到吗?”

她不回答。他抓起她盖头的毯子，扔到了床中央，重又说：

“我要知道跟哪个年轻人，你听见了吗？”

“我说笑话。”于是她勉强回答说。

可是他气得发抖：

“什么？怎么的？你要开玩笑？那末，你是在愚弄我？这类借口对付不了我，明白吗？我问你年轻人的姓名？”

她不回答，仰天不动，躺着。

他抓住她的胳膊使劲捏：

“你听见我吗？到底？我坚持在我对你说话时你得答复。”

“我认为你疯了，让我安静些。”于是她愤愤地说。

他气得发抖，不知道再说什么，气极了，全力推她；一面反复说：

“你听见我的话吗？你听见我的话吗？”

她为的想挣脱，突然作了一个动作，有个手指头碰上丈夫的鼻子。他一阵忿怒，认为挨了

打，一跃，一下子扑到了她身上。

他现在把她压在下面，拼命打她的嘴巴一面嚷着：

“瞧！瞧！瞧！这样！这样！无赖！荡妇！荡妇！”

而后当他气衰力竭时，他爬起来走到五屉柜前面给自己调一杯桔子花露水，因为他感到累得发晕了。

而她呢，在床上面哭，大声呜咽，感到由于她的错误，她的幸福全完了。

于是，她流着泪结结巴巴地说：

“听着，安端，到这儿来，我骗了你，你会懂的，听着。”

于是，作好了辩护的准备，有了理由的武装和策略，她抬起了头发蓬松的头，头上的那顶小帽都歪倒了。

而他呢，转过身朝着她，走过去，不好意思打了人，但是对着这个欺骗过另一个丈夫苏里的女人，自己感到在作丈夫心的深处点起了一种不会枯竭的恨。

## 令人发疹的事

温和的夜色从容地降临了。

女宾们都坐在那别墅的客厅里没有动。那些男宾，却在门外园子里的椅子上坐着或者跨着，口里叼着雪茄，团团地围住一张杯盏杂陈的圆桌。

他们的雪茄烟，在那个一分钟厚似一分钟的黑影里，像眼睛一般发光。他们刚好谈完一件头一天发生的惨案：两男三女在对面的溪河溺死了，一些被邀的客都曾亲眼看见过。

那位纪将军说：

“是的，这类事是使人叹息的，但是却并不使人发疹。”

“叫人发疹’这个老词，就是比‘可怕’还厉害得多。一个像这次一般性的惨案，使人叹息，使人动摇：使人恐怖：它却不使人精神错乱。若是要使人感到发疹，应当比灵魂上的触动更厉害，并且比一场惨死的现象更厉害，而应当或者是一阵神秘得令人毛发悚立的，或者是一阵超越常规反乎自然的怕人的触动。一个人之死，即令在种种极悲惨的情形里也不至于令人发疹，一个战场不会叫人发疹；流血不会令人发疹；种种最凶恶的犯罪，也很少是令人发疹的。

“诸位留心，我这里有两个亲身看到的例子，叫我懂得了人世可以从“令人发疹”那个词悟到的味道。”

那是 1871 年打仗时候的事。我们穿过里昂以后，正向诃德迈桥那地方败退。那队人数将近两万的队伍，预备到哈弗尔自行改编——可是那两万人都是败了的，溃了的，无斗志的，无气力的。

那时候，地面完全被雪盖住了。天色已经渐渐黑了。大家还是上一天吃的东西。因为普鲁士兵相离不远，所以都尽快地逃。

整个的诺曼底平原，在凄凉乌黑的天色下面展开，各处农庄四周的树木，在一片惨白的平原上面显露出些黑影儿。

我们在那种傍晚时的微光里，除了那走动中的队伍发出一阵混乱疲惫而规则的声音以外，一阵夹杂在食盒的以及刀剑的撞击声中的无数脚步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那些腰弯背折、龌龊不堪或竟遍身槛楼的弟兄们，在雪里用一种疲惫的脚步儿奔奔走走。

因为那天晚上冰冻异常厉害，手掌的皮肤和枪托底上的钢板都粘住了。我常看见一个兵士脱去了自己的皮鞋赤脚走，因为他的脚在皮鞋里实在疼痛；于是他每提一步就在脚印里留下一条血痕。再过一些时候，他便坐在田边去休息一会，末了终于再也立不起来了。每一个坐下的人就成了一个死人。

这些可怜疲惫的士兵，本来只想在使自己那条僵了的腿休息一下之后，就立刻动身，我们便听凭他们留在后面！谁知他们刚好停止动作，停止他们那种在冻了的肉体里几乎不动的血液的循环之后，一阵不可制伏的麻痹作用便凝住了他们的血液，将他们钉住在地上，阖上了他们的眼睛，并且在一两秒钟之间，使这个受过劳苦的肉机器瘫痪了。末了他们便略略弯曲了下来，直到额头撞到膝盖，但是并不完全坠倒。因为他们的腰和他们的肢体，都已经成了不能动的了，身体硬得像木头一样了，无论是伸是缩都是办不到的。

至于我们那些特别健壮的人却始终走着，我们连骨髓都是冰凉的，因为受着一种固定不变的动作的力量推动，在那种雪夜的严寒到可以杀人的荒原里前进，并且被伤感、被溃败、被绝望所征服，尤其是那种失群的，末日的，死亡的和消灭的恼人的感触，竟淹没了我们的性灵。

我望见两个保安警察抓住一个怪模样矮子的胳膊，这是一个年老无发而外表真使人诧异的人。

他们正在寻觅一个军官，以为这是捉住了一个间谍。

立刻，“间谍”这个名词，传遍那些溃退的队伍了，于是大家团团围住了这个俘虏。有一个人喊着：“应当枪毙他！”于是所有因委顿以至跌倒，仅仅仗着扶住枪杆才能立得稳的兄弟们，陡然起了煽动大伙儿去宰杀这个人的、激烈而带兽性的愤怒。

我本想说几句话，那时候我是个营长，但是谁也不认官长了。他们竟可以枪毙我本人。

那两个保安警察之中有一个对我说：

“到现在他整整地跟着我们走了三天，他到处找人打听炮队的消息。”

我试着盘问这个人：

“您干什么？您要找什么？您为什么要陪着队伍走？”

他用一种不可解的土话说了几个字。

那是一个怪样子的人，肩头窄窄的，眼睛里很带狡猾的意味，并且在我跟前那样惊慌的情形，真使我相信他是一个间谍，他像是很老而又很衰弱。用一种谦卑惶惑而又狡猾的神情，低

着眼睛端详我。

那些围住了我的兄弟们喊道：

“推到墙根去罢！推到墙根去罢！”

我向那两个保安警察说：

“你们能够对这个俘虏负责吗？……”

我还没有说完我的话，一阵不可挡的拥挤竟将我推翻，随后我立时看到那个被气愤填膺的兄弟们抓住的人，被按倒地下了，被人打了，被人拖到大路边且被人扔在一棵树的旁边了。他跌倒在雪地里的时候，几乎已经死了。

于是立刻有人对他放枪。那些士兵对他放过了枪又再上了子弹，带着一种原始仇恨态度继续对他开枪。他们甚至你抢我夺地去争那放枪的空档，成排立在那个尸首面前，如同世人成排立在一副灵柩跟前去撒圣水一般，始终对着它放。

但是忽然有人喊着：

“普鲁士人来了！普鲁士人来了！”

于是我从四面八方，听见了这种因惊慌而奔跑的军队的泛滥骚动。

因这阵射杀这个漂泊者而发出的枪声造成的恐慌，竟使那些放枪者自身糊涂了，他们不待明白那可怕的事是由他们自己酿成的，便一齐逃走而在黑夜中不见踪迹了。

我和那两个保安警察单独蹲在那个尸首跟前，他们因为责任关系，伴着我不敢走开。

他们搬起了那个糜烂流血的肉体。

“应当搜查一下！”我向他们说。

于是我拿出留在衣袋里的一二盒火柴交给他们。一个警察划燃了一根去照那另一个。我却立在他们的中间。

那个执行搜检的警察高声说：

“身上穿的是一件蓝的布大褂，一件白的衬衣，一条裤子和一双皮鞋。”

那第一根火柴已经熄了；便又划燃了第二根。那警察翻转了那些衣袋一面接着说：

“一柄牛角刀，一条方格手帕，一个鼻烟盒子，一段绳子，一块面包。”

第二根火柴又熄灭了。便又划了第三根。那警察在那尸首身上摸索了一大阵之后高声说：

“没有什么了。”

我说：

“给他剥去衣裳罢。我们也许能够在贴肉的地方找得着一点东西。”

而为了使得那两个警察能够同时动手，我便亲手划燃火柴去照他们。

于是在火柴易于熄灭的微光里，我看见他们替他一件一件剥衣裳，把这个尚有余温而流血的死皮囊脱成赤条条。

忽然，他们中的一个吞吞吐吐地说：

“见鬼，营长，这是一个女人。”

我真不知道如何告诉各位，说明那时候究竟是什么奇异而逼人的纳闷味道摇撼了我的心灵。我不能相信那件事是真的，便在那尸首跟前，跪在那些血迹里去看：那果然是一个女的！

两个惊愕而失了主意的保安警察呆着等侯我的意见。

但是我只纳闷，尽自揣测。

于是那个身居警长职位的警察慢吞吞地说：

“也许她是来寻找她那个在炮队当兵而久无消息的儿子的。”

另一个回答道：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罢。”

至于我，尽管见过多少可怕的事，这时却忍不住流泪了。

于是我在那个雪夜荒郊里，对着这个死女人，对着这件神秘的事，对着这个不知道姓名的横死者，体味到了“使人发痧”这个词的味道。

谁知我去年在询问福拉德上校的非洲探险队里一个剩下来的逃出性命者——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的步兵——时，又尝到了同样的味道。

这种惨案的种种详情，诸位固然知道了。但是其中有一点，也许诸位都不了然.

那位上校从沙漠里向苏丹那个地方去，前且穿过了都哇吕各部那个广大的区域，这个区域西起大西洋，东至埃及，南起苏丹北至阿尔及利亚。这一整片瀚海，素来是一片可以和古代海盗出没的海洋媲美的土匪巢穴。

引导那位上校的那些向导，是属于哇格腊部的尚巴族的。

谁知某一天，他们那队探险者正在沙漠里驻扎，那些阿拉伯人报告水源还不在跟前，他们要带着所有的骆驼去取水。只有一个人报知上校，说是他被人骗了。福拉德根本不相信，并且带着那些工程师和医士以及部下的大多数军官，随着那些取水的人前往。他们终于在泉源附近被人屠杀，且所有的骆驼都被人掠去了。

那位哇格腊部的阿拉伯事务局的上尉，本来在驻扎点留守，只得承担了指挥那些剩余马兵和步兵的指挥权，并且开始后退；而且因为缺少骆驼搬运，所以便统统丢去行李和食物。他们于是开始从镇日灼人的骄阳下面，在无遮荫无止境的孤寂境里上路了。

有一个新近归顺的部落在这时候送了些干枣过来。然而这些枣子干是甩毒药泡过的了。所有的法国人几乎一齐死了，连那个最后的军官也包括在内。

他们只剩下了几个阿拉伯马兵，和他们的司务长卜贝干，以及一些尚巴族的步兵。那时候他们还有两只骆驼。后来却在某一天晚上同两个阿拉伯人一齐失踪了。

于是这些逃出了性命的人，明白快要互相吞噬了，并且在发现那两个人带着两只牲口逃亡后，那些剩余的人便立刻彼此远离，全体在天空的骄阳之下，彼此一个一个分开来在那种软软的沙里走动，每一个人和前面的或后面的那个人的距离，保持在大约略比枪的射程远一点。他们整天这样走着，每逢遇着一个水泉，每人都等着轮到自己，只要前面最近的那位走得够远了，就接着次序上去喝一口。他们整天这样走着，在那个炙热的尘土地面上，一处一处扬起了些小小的尘头——这东西就是给远处标志出有人在沙漠里走。

但是某一天早上，这些旅行人中有一个人，突然弯过来向着他的最近那个伙伴走过去，於是大众都停住了脚步来看。

那个被饿极了的兵士看中了，并且朝着他走过去的人并不逃，而是扑在地上，并且向郡兵士瞄准。到了认为够近的时候，便放枪了。但是那一个没有给打伤，并且继续前进，随后他也端起了他的枪，一下子就杀死了他那位伙伴。

于是其余的人都从各处跑过来，找自己应得的份儿；那个杀了人的士兵就斩碎那个死尸分配给大家，末了他们又散开了。这些无法相容的同盟者，要等到下一次杀人才会相互接近，仗着这点分来的人肉，他们可以生活两天。随后饥饿又来了，那个第一次杀人者又来杀人。并且又像屠夫一般斩开那尸体，除了留下的一份给自己外，其余的都分给他的伙伴们。

末了再这样继续这种吃人肉式的撤退。

那个最后的法国人卜贝干，终于在援兵到达前夜，在水源边上被杀了。

诸位，现在能明白我从“令人发疹”这个词所悟到的味道吗？

这就是纪将军那天晚上对我们所谈的。

# 后记

莫泊桑是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之王。不仅因为他行文精湛妙绝、故事引人入胜、结局常常出人意表；而且由于它们深刻地现实地反映了从农民、士兵到贵族、富豪各类人物的生活场景和思想活动，因此虽经百余年，迄今仍然是世界普遍欢迎的读物。左拉曾在莫泊桑的葬礼上，评论莫泊桑的短篇著作说："啊，多么流畅、多么清澈甘甜的泉涌，但愿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得此开怀畅饮。"真不愧是文坛巨人的真知灼见。直到逾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莫泊桑的作品仍然为世界人民所热爱，法国贡古尔文学基金会的 A •拉卢在 1978 年出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序》中说："虽然他的胡子是 19 世纪的，但他这个人不是 19 世纪的，无论从他的生命、还是从他的短篇小说来说，莫泊桑都是一个现代作家。"

莫泊桑在中国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从 1922 年我们的父亲李青崖先生首先将他的著作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以来，经历了三代人，而译本仍然畅销不衰。即以解放后这四十年而论他选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即一版再版，仅在空前的文革浩劫以后就再版了四次之多；长篇如《温泉》《俊友》《一生》等，也都脍炙人口；在图书馆里都属于出借记录最高的译作。

这部全集共分十八集，包括了莫泊桑亲自编集发行和审定的全部作品，及 1890 年重编的《梅塘之夜》集中的五篇作品，共计 252 篇。法国《七星(PLEIADE)丛书》，按年编排的《莫泊桑短篇全集》共 301 篇，但其中有 49 篇是莫泊桑本人未曾编入他亲自编校的短篇全集的。我们逐篇核对了这些篇的内容发现莫浪桑之所以没有收编它们，主要有下面三个原因：①题材在以后重写了，并另立了篇名，编入了短篇全集中；②更宜于归入报刊专栏作品一类；③作品不成熟或不够成熟；有的甚至在他生前从未示人，而是他的亲属在他死后若干年才发掘出来的。例如《一个巴黎人的周末》是他的早年作品，而他从未收入短篇全集中。实际这篇文章的十章，几乎全部都经过扩写或重写，并编进了他自编选的短篇集中。又如《火化堆》、《蜜月旅行》、《可笑的斗殴》等，都可能更接近时事专栏作品；而《格罗斯先生》《咳嗽》等都是莫泊桑本人从未示人，或者自己明确表示过不宜编入文集的作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还没有找到他不编入全集的理由。这 40 多篇东西虽然对专门研究莫泊桑作品发展过程的人有它的特殊意义，但是为尊重作者的意愿，我们认为以不列入这一短篇小说全集的总目为宜。如有必要，可以另编单册出版。这样做，对于我国的广大读者可能也更适宜，因为这使他们既能了解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全貌，又不致浪费精力，去读一些重复的，或者作者不希望作为他的短篇小说提供给读者的作品。

我们的父亲在 20 年代开始以白话文向国人介绍文学读品，尤其是莫泊桑的著作。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先后三次由商务印书馆和北新书局接受出版，但都因战争干扰，出了若干册后就夭折了，甚至译稿也毁于炮火。当时在我们这个多难的国家里，《莫泊桑泊短篇小说全集》与读者真是何悭一面之缘。然而出于对莫泊桑著作的热爱，他始终坚信总会有这样一天的。在出版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俊友》、《一生》、《温泉》并完成了《三个火枪手》的稿约之后，他又重新埋头，再次将《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译校完，静待在百花齐放政策下，这朵异

国名芭能争艳于国内。不幸的是，他此后所遇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雹灾。在空前的文化浩劫中，他不仅以八十四岁的高龄身遭残酷迫害，更令他痛心的是文稿被劫一空，在精神刺激过甚的情况下含恨去世。他的这些稿件一直堆存在抄家的物资仓库里。直到我们的父亲终于得到平反、开过追悼哙后，才由我们家中的年轻人在存尘积垢里翻爬了三天清理出来。但已残缺、破损、浸泥粘连不堪，无法阅读。

80 年代后期，我们兄弟对这些译稿花了两年多的功夫，反复抄缮校补。其中以三弟李庠做的工作最多，他对将近 60%的译稿参照七星社丛书版本的原文校补了一遍，其中部分因为浸泥破损过度，几近补译。从 1988 年起，我们就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商议过出版《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不巧中途为与本书无关的外部原因，使安排的商谈被迫停了下来。这次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过人的胆识决心一次出齐全集，无疑是我国爱好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读者的福音，也是翻译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们更以父亲的遗愿得以实现而欢欣鼓舞，并对湖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李颢、李度、李庠

1991 年 4 月 15 日

# 编后记

1893 年 7 月 6 日，伟大的法国小说家莫泊桑走完了他 43 个春秋的人生之路。

但是，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通过自己数量众多的杰作，走遍世各地，生活在亿万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读者心中。

在中国，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翻译莫泊桑作品的人，便是本全集的译者李青崖先生。他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翻译莫泊桑的作品，并多次筹划出版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但以这样那样的原因，终未实现。今天，我们出版由他翻译，并经他后人校补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既是对莫泊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也是对这位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卓越贡献，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家毕生辛劳的安慰。

李青崖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中国最早用白话文译介外国作品的人之一。他的翻译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一些较早的译作虽然带有早期白话文的某些特征，但并不影响现代青年阅读。为了尊重译者，尊重历史，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了改正个别错别字以外，在文字上未作大的改动。

本全集是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杜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的。因此，编排次序也是依原文的 18 个分集而定。它们是《戴家接集》、《蜚蜚小姐集》、《月色集》、《山鹬集》（收在本全集第一卷），《密斯哈列蒂集》、《洪多丽家姊妹集》、《朝夕集》、《端恩集》（收在本全集第二卷），《巴仑先生集》、《贞童集》、《苡威荻集》、《狂人集》、《左手集》（收在本全集第三卷），《无益的容貌》、《小珞格集》、《羊脂球集》、《米龙老爹集》、《小贩集》（收在本全集第四卷）。除了《朝夕集》是以《波宜发司老爹式的命案》和《左手集》以《阿鲁玛——沙漠之恋》为第一篇以外，其余各集都是以第一篇为集名。读者很容易从目录上查到。特此说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译文室

1991 年 4 月

# 拾遗

此部分为李青崖译本中所没有的，但在其它一些版本中见到。特地附在一起。

# 亚历山大

那天下午四点，像往常一样，亚历山大推着残疾用的三个轮子的轮椅来到一座小房子门前。然后，遵照医生的吩咐，他得推着年老体弱的女主人去散步两个小时。

他把轻便的轮椅靠在台阶上，放在老太太最方便上下的地方，然后走进屋里。一进屋他就听到阵狂怒沙哑的咒骂声，那是他的主人约瑟夫•马朗巴尔发出的声音，他是个年老的退伍前步兵上尉。

紧接着是摔门声、推倒椅子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又归于平静。几秒钟后，亚历山大出现在门口，他使出全部力气扶着马朗巴尔太太，她由于下楼而精疲力尽。终于把马朗巴尔太太安顿在轮椅上，亚历山大绕到车后，抓住操作杆，把车朝河推去。

他们每天这样穿过这座小城，途中不时有人带着敬意问候他们。这些问候者对于男佣人的敬意或许和对女主人的一样多，因为她如果非常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那么她的男仆亚历山大，一个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兵，会被大家称为模范仆人。

七月的烈日无情地照到街上，一片片低矮的房屋沉浸在炙热似火的日光。几条狗在房屋阴影下的过道上睡觉，亚历山大略微有点儿气喘嘘嘘，他加快了脚步，想早些到达通往河边的林阴道。

马朗巴尔太太已经在她白色的遮阳伞下睡着了，伞尖不时碰到亚历山大冷漠的脸上。他们到达椴树街的树荫下，她就醒了，用温柔的声音说：“走慢点吧，我可怜的孩子，不然你会热死的。”

道路两旁长满了拱形的椴树；河岸边长满了柳树。

湍急的河水发出汩汩的声响，波浪碰撞岩石的飞溅声让他们在散步的时候可以享受到迷人的音乐和清新湿润的空气。马朗巴尔太太非常愉悦地呼吸着这里的潮湿而令人陶醉的空气，然后低声说：“啊！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但他今天却不高兴。”

“是的，夫人。”亚历山大回答。

亚历山大为这对夫妻服务已经有三十五个年头了，一开始给长官做勤务兵，后来由于不舍得离开他的主人做了一普通仆人近六年来，他每天推着他的女主人穿梭于小城狭窄街道。从这种长期忠诚的服务和日常的私下交谈中，老妇人与忠仆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感；她是出于感激，他是出于尊敬。

他们就像同等身份的人样谈论家中的琐事。谈论的主题和关心的日题都是关于上尉的坏脾气他为国效力多年，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但没有得到提拔，退伍时更无任何荣誉，这使他脾气更为暴躁。

马朗巴尔太太继续说：“他今天心情肯定不好。自从从军队退下来后，这样的情形发生得太频繁了。”

亚历山大叹口气，接着女主人的话说："哦，夫人，可以说是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离开部队前也发生过那样的事。"

"那倒是真的。他这人运气不太好。他进部队后不久由于表现勇猛，二十岁时便获得了勋章；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军衔始终没有超过上尉，但他当初认为自己退休时至少是个上校军衔。"

"可是，夫人，不可否认这是他自己的错。如果他不总是意气用事，他的上级会很喜欢他继而更加地照顾他。硬来是没有用的，如是想升官的话就得讨好上级。就他对待我们这些士兵来说，错就在我们了，因为我们总想追随他，但对其他人来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

马朗巴尔太太思索着。她想着多年来，想着她丈夫的粗暴，她是很久以前嫁给他的，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军官，年纪轻轻便得了勋章，前途充满希望。人生中犯了什么错！

她轻声说："我们停会儿吧，我可怜的亚历山大，你也在长凳上休息会儿吧。"

那是张位于小路转弯处破旧虫蚀的小长椅。每次他们到达这里，亚历山大都习惯于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他坐到椅上自豪地用手熟练地捋了捋他那漂亮的白色胡须他用手指和四个指头夹着胡须往下捋，捋到胸部时停留会儿，仿佛想再次确认下美须的长度。

马朗巴尔太太继续说："我嫁给了他；理所当然地忍受他的坏脾气；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也留下来呢，我的好亚历山大。"

他只是耸耸肩，答道："哦，我——夫人。"

她接着说："说实在的，我常常在想。我嫁给他时你是他的勤务员，没有办法，只得忍耐。但为什么后来还跟着我们呢？我们给的工资又少，对你又不好，你本可以像其他人样，安定下来，结婚，成立家庭。"

他回答："哦，夫人，这对我来说那不一样。"

然后他不再作声，但是拉扯胡须的动作就像是在敲响心中的一面大钟，就如同他要把胡须拔断；他转着眼珠，如同极度尴尬。

马朗巴尔太太由着自己的思绪继续说："你不是个农民，你有知识——"

他截住她的话骄傲地说："我学过地质测量，夫人。"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们呆在一起，毁掉你的前程呢？"

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某种性格缺陷。"

"怎么，是你的性格？"

"是啊，我一旦喜欢上谁，就会直追随他，这就是原因。"

她开始大笑："你不是想告诉我因为马朗巴尔先生的好脾气，你非常喜欢以至于想终身跟着

他吧。”

他在长凳上局促不安，显得很尴尬，然后从长胡须后面的嘴里发出嘀咕声：

“不是为他，是为你。”

老太太脸色平静，前额与帽檐间卷曲的白色刘海像白雪般晶莹美丽。听到亚历山大的话后，她转过身体，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她的仆人尖声说：“我？我可怜的亚历山大！这是怎么回事？”

他开始往空中看，然后转向旁边，再然后看向远方，就像胆小的人被迫承认丢人的秘密那样，不住地转动头终于他像个接到命令上前线的士兵那样鼓起勇气大声说：“您看，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次中尉先生的信交给小姐时，您给了我法郎，并对我微笑，事情就是这样。”

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她继续追问：“你接着说。”

然后他就像一个罪犯承认重大罪行似的，大声宣布：“我喜欢夫人，就是这样!”

她没有回答，低下头不再看他，思索着。她性情温和，富有正义感，待人亲切，处事冷静，具有同情心。有那么两秒钟，她看到这个无限忠诚的可怜人，甘愿放弃所有一切只是为了陪伴自己，说不出话来。她觉得自己快要流泪了。过了会儿，她用平静且略微忧伤的口吻说：“我们回去吧。”

他站起来，开始推着轮椅往回走。

快到村子的时候，他们看到马朗巴尔上尉正朝他们走来。刚到跟前，他就气呼呼地责问自己的妻子：“我们晚餐吃什么？”

“鸡肉和青菜。”

他发起脾气来：“鸡肉！鸡肉！总是鸡肉，哪怕是最好的东西，我也吃够了。你脑子里没有其它主意，你每天都让我吃鸡肉？”

她顺从地答道：“可是，亲爱的，你也明白那是医生交待的，那对你的胃最有好处。如果你胃好，我会给你吃很多我现在不敢给你上的东西。”

然后，他冲着面前的亚历山大发火：“好吧，如果我的胃有毛病，那也是这个混蛋的错。三十五年来他一直用他那糟糕的饭菜毒害我。”

马朗巴尔太太突然转过身体，面向这位老佣人。在这短暂的对视中，他们用眼神向对方说了句“谢谢!”

# 一位巴黎市民的星期天

顾微微译

*注：这一组短篇最初发表在《高卢人日报》上，1880 年 5 月至 8 月，每周一次，莫泊桑死后，贝伦朵夫出版社于 1901 年才首次成集出版。

# 一、旅行的准备工作

帕蒂索先生生于巴黎，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亨利四世中学以蹩脚的成绩毕业后，便仗着一位姑姑的保护，进了一个部。他这位姑姑经营一家烟店，该部的一位局长是店里的常客。

他晋升得很慢，要不是那有时引导我们命运的慈祥的偶然性，说不定到死他也只是一名四等职员。

他如今有五十二岁了，而一直到这个年龄，他才开始以旅游者的身份走遍法国的这一部分，即巴黎旧城墙的遗址到外省之间的这一地区。

他的晋升故事也许会对许多职员有用，就像讲述他的散步大概会对许多巴黎人有用一样，他们会把它作为自己的游览路线，而且会以他为训，避免某些他所遇到的倒霉事。

帕蒂索在 1854 年还只领取一千八百法郎的薪水。由于其性格所产生的奇特效果，他不讨任何上司的喜欢，所以他们都由他去永远焦急而无望地盼着长工资；而长工资，则是职员的理想。

他工作还是干的，就是不会表现自己；再说他太骄傲，据他自己说。他的骄傲在于，他从不用一种低三下四、阿谀奉承的方式向上司致意。在他看来，他的某些同事便是这么做的，不过他不想指名道姓。他还补充道，他的直言不讳令人尴尬，因为他常常攻击破格的优待、不公平，变着法儿给陌生人，给与本单位无关的人以照顾，就像其他所有的人在别处所干的那样。不过他那愤慨之声从不越过他在其中工作的那间斗室的门。用他的话来说，便是：

“我在于活①……这是双关语，先生。”

①这里“干活”一词在法文中另有像“牛马一样干活”之意。

先是作为职员，然后是作为法国人，最后是作为有条理的人，他原则上嘲笑整个现存政府，虽说他盲目崇拜权利……不过不是崇拜上司们手中的，而是崇拜另外一种。

只要一有机会，他都要守候在皇帝的必经之路上，以便有幸脱帽致意；然后他便因为向一国之君敬了礼而趾高气扬地离去。

由于经常注视君主，他便做得像许多人一样：他在胡子形状、发型、礼服式样、步态、举止等方面无不加以模仿——在各个国家，有多少人酷似君王！——他也许和拿破仑三世依稀有些相像，不过他的头发是黑的——他把它染了。于是就完全相像了；而当他在街上遇到另一位也把自己扮成皇上的先生时，他便心生妒意，轻蔑地盯着他。这种对模仿的需要很快成了他固定不变的观念，因为曾听过杜伊勒利宫的一位掌门官模仿皇上的声音，于是他也采用了皇上的语调和字斟句酌的缓慢劲儿。

他就这样变得十分像他的原型，让人简直要把他们弄混，而部里的某些人，即一些高级职员们则议论纷纷，认为事情有欠妥当，甚至是粗俗的；有人告到了部长那里，部长把这位职员召到了面前。一看到他，他就笑了起来，而且重复了两三次：

“奇怪，真奇怪！”

大家都听见了，翌日，帕蒂索的顶头上司建议给他的下属长三百法郎。他马上就得到了。

多亏了这种猴子般的模仿能力，从那时起，他便稳步前进了。就像预感到他就要飞黄腾达似的，他的上司们开始隐约感到不安，对他说起话来很是毕恭毕敬。

可是，当共和国到来时，他便灾难临头了。他感到自己被淹没了，完蛋了，因为不知所措，便停止染发，把胡子剃光，又把头发理得短短的，就这样获得了一种慈祥、温和、很不容易惹祸上身的外表。

这时，上司们对他进行了报复，因为他曾长时间地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他们都成了共和主义者，因此他们扣发他的奖金，并阻挠他晋升。他自己也改变了观点，可是共和国并不是一个可供人模仿的、具体可见的大活人，而总统们则走马灯似地换。他试图模仿自己最新的理想人物蒂埃尔①先生，结果失败了，于是他感到自己陷入了最令人痛苦的尴尬局面，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困境，他对模仿的需要全都被中断了。

①Thiers (1797-1877)，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

可是，他的人格得有新的表现。他琢磨了良久。后来，有一天早晨，他戴了一顶新帽子在办公室出现了，作为帽徽，帽子的右边有一个很小的三色花结。他的同事们大为惊愕；大家取

笑了一整天，第二天亦如此，然后是一周、一个月。可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态度终于使他们陷入了困惑。上司们也再次感到了不安。这个标记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难道仅仅是表明爱国吗？——或者是显示他对共和国的嘲弄？——又或者是某个强大团体的秘密标记？——可是，除非能得到神秘而非凡的保护，否则便不会如此固执地佩戴它。不管怎么，他这么提防大家是明智的，何况他这副始终沉着冷静地面对所有玩笑的态度，正在加剧着人们的不安。人们再次谨慎地对待他，他那傻瓜式的勇气救了他，因为，他终于在 1880 年 1 月 1 日被任命为首席文书。

他一生都深居简出，由于喜欢安宁和清静，便始终未成家，他讨厌动作和声音。他的星期天一般用来读冒险小说，和仔细地制作衬格纸，然后把它们送给同事们。他生前只请过三次假，每次一周，是为了搬家。不过有时在盛大的节日里，他会乘上一列去迪埃普①或勒阿弗尔②的娱乐火车，以通过欣赏壮观的海景来升华自己的灵魂。

他这个人通情达理到了近乎愚钝。

他很久以来一直生活得很平静，很节俭，出于谨慎而克制自己，又因为气质的缘故而为人清白。却不料他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不安。有一天晚上，在街上，他突然感到头昏眼花，他怕是一种疾病的发作。他前往一位大夫那里去看了看，花一百个苏得到了这样一张处方：

①港口城市，塞纳滨海省专区政府所在地。

②位于塞纳河三角港的右岸，塞纳滨海省专区政府所在地。“X 先生，五十二岁，未婚，职员。——多血汁，有充血的前兆。——用凉水盥洗，节制饮食，多运动。

巴黎医学院医学博士

蒙泰里埃

帕蒂索吓呆了。有一个月之久，像缠头帕似的，他在办公室里整天用湿毛巾缠住自己的额头，水滴不停地落在他的抄本上，他只好重新开始。他还不时地读处方，大概是希望从中看出一点尚未被发现的意思，希望看透医生秘而不宣的想法，也希望弄清，哪种有利的运动可以使他免于中风。

于是他请教朋友们，同时向他们出示那张令人沮丧的纸片。其中一位建议他练拳击。他马上就打听到一位教师，而且，从第一天起，鼻子就被右拳揍了一下，这使得他永远脱离了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木剑令他直喘粗气，他练剑术练得浑身酸痛，以致接连两夜无法入睡。于是他感悟了。这便是每个星期天去步行游览巴黎郊区，甚至他不熟悉的首都的某些部分。

旅行穿什么，带什么，他整整琢磨了一周，到了星期天，五月份的第三十天，他开始做准备工作。

他看了所有的最稀奇古怪的广告，那是那些独眼或跛足的不幸者在街角强行分发的。然后他去商店，目的只是为了看一看，至于买，以后再说。

他首先参观了自称是美国人的一位制靴商的店铺，要求拿些结实的旅游鞋给他看看！人家向他出示了一些用皮子加固得像军舰似的、尖头物满布得像铁钯似的一类器械，而且向他担保是用落基山脉①的野牛皮制作的。他兴奋不已，真想买它两双，可对他来说一双便足矣。他于是就只买了一双，然后用胳膊夹着走了，而胳膊很快就夹麻了。他购得一条两边镶天鹅绒的工作裤，就像木工们穿的那种；然后又购得一副上了一层油的帆布护腿套。

①位于北美州。

②由参谋部绘制的 1/80000 的法国地图。

他还需要一个盛食品用的背囊，一架用来辨认那些远处的、悬在半山腰的村庄的望远镜；最后是一张参谋部地图②，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引路了，而不必去问那些在田间躬身劳动的农民。

另外，为了更耐热些，他决定购一件著名的拉米诺商店售出的、又轻又薄的阿尔帕卡羊毛衫，根据它的广告，只须花区区六法郎五十生丁即可。

他到了这家商店。一位姿态高雅、身材修长、梳着卡希尔发型、留着女式玫瑰红指甲、笑容可掬的年轻人给他看了他要的衣服。它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出色。于是帕蒂索踌躇了，他问道：

“不管怎么，先生，这衣服耐穿吧？”

那一位故作尴尬地转过眼睛去，就像一位不愿辜负顾客信任的正派人，而且神情犹豫地压低了嗓门：

“我的上帝，先生，您是明白的，总不能为六法郎五十法丁而给一件这样的吧，比如……”

他拿起一件质量明显优于第一件的男式上衣。端详过后，帕蒂索问了价。“十二法郎五十生丁。”挺诱人的。可是，在下决心前，他又向那高个子的年轻人询问了一番。那位正定睛地望着他，在一旁观察着。

“而……这件很好吗？您能保证？”

“哦，确实如此，先生，优质而柔软！当然，不能弄湿了！哦，要想叫它好，就得这样；不过您是明白的，货跟货不同嘛。从价钱来讲，这件就够好的啦。十二法郎五十生丁，想想吧，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呢。不用说，一件二十五法郎的男礼服要更好些。花上二十五法郎，您就什么优越性都有啦。像呢绒一样结实，甚至更耐穿。淋了雨，熨一下就又成新的了。从不褪色，晒了太阳也不会退色。既暖又轻。”

说着，他展开商品，让料子闪烁了一下，并揉它、抖它、抻它，以夸耀它的优质。他信心十足、滔滔不绝地说着，用动作和三寸不烂之舌来打消犹豫不决。

帕蒂索终于被说服，他买下了。和蔼可亲的售货员一边捆扎包裹，一边仍然在说；在门边的柜台前，他继续夸张地吹嘘着那购得物的价值。一等对方付了钱，他便猝然打住了。一声“祝您快乐，先生”，并伴随着一位上等人的微笑，以表示送客，然后便拿着打开的扇子，注视着顾客离去。而那位因为两手拿着大包小包，力图回礼却不成。

帕蒂索回到家，仔细研究了他的第一条路线，便想试试皮鞋。不料那些钉上去的附属物让他直打滑。他在地板上滑倒了，便决定当心些。然后，他把所有买来的东西在椅子上摊开，注视了好久，并揣着这样的想法进入了梦乡：

“真怪，我怎么不早点想到去郊游呢！”

## 二、初次出游

*注：此小节与第二卷《回忆》类似。

整整一星期，帕蒂索在部里都没好好干。他老在遐想计划好的下星期的郊游，而一种对乡间的强烈向往陡然而至，这是一种需要，需要面对着草木感动一番。对实现去野外这一理想的渴望，在春天里纠缠着巴黎人。

星期六他早早就睡下了，而天一亮他便起床。

他的窗户朝着一个狭小而幽暗的院子，它像一个烟囱似地不断散发出穷人家的全部臭气。他很快抬眼仰望那一方显现在屋顶之间的小小的天空，于是他瞥见了一块浑蓝色，它已布满阳光，而燕子不停地在飞来飞去，但你却只能用目光追随它们片刻。他心想，从那高空它们大概能望见远处的乡间，树木葱茏的绿山坡，和广阔的地平线。

于是，他特别想消失在那清新的绿叶丛中。他赶快穿好衣服，蹬上那双巨大的皮鞋，花了很长时间来缚护腿套，而他对它怎么也不习惯。背上塞满了肉、面包、奶酪和几瓶酒（因为运动肯定会使他胃口大开的）的背囊后，他便拄着手杖出发了。

他迈着颇有节奏的步伐.（是猎人的步代，他心想），轻轻地用口哨吹着能使步履变得轻快的放荡小调。人们扭头看他，一只狗冲着他乱叫，一位路过的车夫朝他喊道：

“一路平安，迪蒙莱先生！”

可他干脆不理会，头也不回地走着，始终越走越快，把手杖抡得团团转，一副硬充好汉的样子。

在一个美丽春日的炎热和阳光中，城市在欢快中醒来。房屋的正面熠熠闪光，金丝雀在笼子里鸣啭。一种快乐的情绪传遍大街小巷，使人们笑逐颜开，让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仿佛是，在明媚的朝阳下，万物都喜气洋洋的。

他到塞纳河去坐小汽船，船将把他带到圣克卢镇。在行人的惊愕中，他走过了肖塞当丹街，林荫大道，罗西尔街，被人暗暗与流浪的犹太人相比。在上一条人行道时，他那双鞋的带钉子

的框架又一次在花岗岩上滑了一下，于是他重重地摔倒了，背囊里一阵乱响。行人们把他扶了起来。他重新上路时，便走得慢了一些。就这样到了塞纳河，他在那里等小汽船。

在那儿，在很远处，桥下面，他看见它出现了，起先很小，然后变大，越来越大，在他看来，它具有大型客轮的气派，他自己似乎即将去作一次漫长的旅行，即将漂洋过海，去见识新人和陌生的事物。它靠岸了，于是他去占位子。一些身穿节日盛装的人已在上面了，他们服饰鲜艳，帽子的飘带闪闪发亮，一张张大脸红彤彤的。帕蒂索站在船头，像水手那样叉开双腿，好让人相信，他曾经常作水上旅行。可是，因为他怕客轮激起的小浪花，便用力把身体支撑在手杖上，以保持平衡。

过了拂晓站，河面渐渐变宽，河水在灿烂的阳光下静静地流淌。接着，在两座岛屿之间穿过后，船便沿着一迂回曲折的小丘行驶，只见那青葱翠绿中布满了白色的房子。一个声音宣布到了下默东镇，然后是塞夫勒镇，最后是圣克卢。帕蒂索便下了船。

他一上沿河马路，便打开参谋部地图，以免犯任何错误。

何况，地图上标得很清楚。他沿着这条路找到了塞尔城堡，向左拐，再稍稍偏右方向走，从这条路便可到凡尔赛宫，他将在晚饭前参观其花园。

路越来越陡，在背囊的重压下，迈着两条被护腿套裹肿的腿，在尘土中拖着那双比犯人镣铐上的铁球更沉重的大皮鞋，帕蒂索气喘吁吁地走着。突然，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停住了。原来是走得匆忙，忘带望远镜了！

终于，树林到了。于是，不顾酷热，不顾汗流满面，不顾那身可笑装束的沉重以及背囊的颠簸，他朝着那一片翠绿跑去，确切来说是小跳着疾走过去，就像患喘息症的老马。

他来到绿荫下，进入一片沁人心脾的凉爽之中，面对着无数千姿百态的黄、红、蓝、紫、纤细、娇艳、长在长长的茎上、沿着沟渠盛开的小花，一股柔情油然升起。

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短粗的、细长的、造型奇特的昆虫，微小而易受惊的畸型生物，在一株株草上艰难地攀登，并压弯了它们。帕蒂索由衷地欣赏了一番大自然。可是他已精疲力尽，便坐了下来。

这时他想吃点东西。一打开背囊，他惊呆了。一瓶酒打碎了，肯定是在他摔倒之时；因为是上了蜡的防水帆布，液体被留住了，把他那一大堆食品变成了一种酒羹。

不过他还是吃了一片泡得很厉害的羊腿，一块火腿，一些发软、发红的干酪皮，喝了点发了酵的、布满泡沫的波尔多葡萄酒，那泡沫呈粉红色，看起来很不舒服。

他歇了好几个钟头，重新查看过地图后，便又出发了。

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事先没有什么能让他料到有这么一个地方。他看了看太阳，竭力辨了一下方向，思索了一番，研究了很长时间那些纵横交叉的细线，在地图上，它们代表路；于是他很快让自己相信，他完全迷路了。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迷人的小径。不够繁茂的叶丛，让一缕缕阳光透过；那落得到处都是的光点，把藏匿在草丛里的雏菊映照得闪闪发亮。

小径无尽头地延伸，空旷而宁静。只有一只孤独而嗡鸣的大胡蜂在上面飞旋，有时停在一株花上，并把它压弯，然后几乎马上又飞走，去停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它那巨大的身体像是用带黄条的褐色天鹅绒做的，被透明的翅膀支撑着，而翅膀又显得特别地小。帕蒂索兴趣盎然地观察着，却不料有什么东西在他脚下动。他起先很害怕，往旁边跳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俯下身子，结果发现是一只青蛙，它大小不过如榛子，却能一蹦老远。

他蹲下去抓它，可它从他手中滑脱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跪着向它挪去，十分缓慢地前进着，而他那背上的背囊，犹如一个硕大的甲壳，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只正在爬行的大乌龟。等靠近那小动物停留的地方时，他采取了措施，双手往前扑，结果脸扑进了草地。他爬起来时抓了两把土，却并没有青蛙。他徒然地寻找了一番，没找到。

他刚一重新站起来，发现很远处有两个人，他们一边朝他做手势，一边走来。一个女人晃着她的伞，而一个男人光穿着背心和衬衣，礼服搭在手臂上。后来那女人跑了起来，一边喊道：

“先生！先生！”

他擦了擦额头回答道：

“太太！”

“先生，我们迷路了，完全迷路了！”

他羞于也这么承认，便一本正经地断言道：

“你们是在去凡尔赛宫的路上。”

“怎么，是在去凡尔赛富的路上？可我们是去吕埃依城堡呀。”

他发窘了，却还是厚着脸皮回答道：

“太太，我有地图，我来指给你们看，你们正是在去凡尔赛宫的路上。”

丈夫走近来。他看上去一副昏乱、绝望的样子。妻子年轻、漂亮，是个精力充沛的褐发女子。等他一走到身边，她便发起火来：

“来看看你干了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凡尔赛。喂，看看先生好意给你看的参谋部地图吧。你字总认得吧？天哪！天哪！有些人真笨哪！我叫你往右走，可你偏不肯；你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可怜的小伙子好像很懊恼。他回答道：

“可是，我善良的朋友，是你……”

她不容他说完，便数落起他的全部生活来，从他们结婚直到现在。而他把哀怨的目光转向矮林，似乎想钻进其深处去。不时地，像是精神错乱似的，他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喊叫，听起来像是“蒂特”，对此他妻子似乎毫不为怪，而帕蒂索却惊愕不已。

年轻女子突然笑盈盈地转向职员：

“先生要是允许的话，就让我们同行吧，免得我们再迷路，那样就有可能在树林里过夜啦。”

他不好拒绝，便只好顺从了，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儿领。

他们走了很久，那男子始终在喊“蒂特”。夜幕降临了。黄昏时笼罩着乡间的薄雾徐徐展开，一种诗意在荡漾，那是由一种迷人而特别的凉意形成的，当黑夜来临时，这种凉意便充斥了整个树林。那娇小的女子已挽起了帕蒂索的胳膊，她继续用那张粉红色的嘴数落自己的丈夫，而那位并不答腔，只是不停地叫着“蒂特”，声音越来越响。粗胖的职员终于问道：

“您干吗这么叫？”

那位噙着眼泪回答道：

“我把我可怜的狗丢了。”

“怎么！您把狗丢了？”

“是的，我们是在巴黎把它养大的，它从没来过乡下，一看到树叶，它高兴得不得了，像疯子似地跑了起来，一头钻进了树林，我叫了半天，它都不回来。它要饿死在这里面了……蒂特……”

妻子耸了耸肩膀：

“像你这么笨的人，还养什么狗！”

可是他停住了，焦躁不安地摸着自己的身子。

她望着他说：

“嗳，怎么啦！”

“我没注意我的礼服在手臂上搭着……我把钱包丢了……我的钱都在里面。”

这回，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得，去找吧！”

他柔声地回答道：

“好的，我的朋友，我去哪儿找你们？”

帕蒂索大胆地回答：

“去凡尔赛官吧！”

帕蒂索听人说起过水库旅馆，便告诉了他。丈夫转身走了，朝地上躬着腰，焦灼的目光扫视着，同时一刻不停地喊道：

“蒂特！”

他走远了，过了很久才消失，更加浓重的夜色裹住了他。他的声音还在远远地送来那悲切

的“蒂特”，随着夜越来越黑，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叫声也越来越尖利。

这时，在树木的浓荫下，在这倦怠的黄昏时刻，独自和这位娇小的陌生女子呆在一起，而她还依着自己的胳膊，帕蒂索不由得既快乐又感动。他这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富有诗意的魅力，放松的温馨，以及大自然对我们互相亲昵的参与和掩饰。他想说些温言软语，却不知说什么好。不料一条大路出现了，右边有了房屋；有个人路过。帕蒂索颤抖着问这是什么地方。

“吉尔林。”

“怎么！吉尔林？您能肯定？”

“当然！我就是此地人嘛!”

那女子笑得像个小疯子。——一想到自己的丈夫丢了，她乐坏了。他们在水边进了晚餐，是在一家乡村旅店。她迷人，活泼，讲了无数的笑话，让她的邻座都听晕了。然后，临走时，她嚷嚷道：

“想起来了，我还没钱呢，我丈夫不是把钱包丢了嘛。”

帕蒂索很是殷勤，他打开钱包，主动提出要借给她所需要的钱数。他拿出一个路易，心想不能比这少了。她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接过钱，郑重地道了一声谢，紧接着莞尔一笑，然后对着镜子媚态十足地系她的帽子，还不让人陪她，因为她知道该去哪儿了。最后终于走了，就像一只小鸟飞走了似的。而帕蒂索则非常沮丧，默默地计算着一天的花销。

翌日他没去部里，因为头痛得厉害。

## 三、在一位朋友家里

*注：此小节与第二卷《孟其来大爷》类似。

帕蒂索讲了整整一周他的奇遇，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他所经过的地方，而周围的人反映却很冷淡，他对此很是气愤。只有一位总是寡言少语的制副本职员布瓦万先生，外号叫布瓦洛①的，始终听得很专心。他自己就住在乡下，有一个精心种植的小花园。他很容易满足，而且非常幸福，据说。帕蒂索现在理解他的爱好了。他俩一致的向往，使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布瓦万老爹为了巩固这种新产生的好感，便邀请他于下星期天去柯伦布镇他那幢小屋吃午饭。

①Boileau (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帕蒂索乘上八点的火车，找了半天，才在镇中心发现一条幽暗的小巷，其实是一个夹在两座高墙之间的泥泞不堪的垃圾场。小巷的尽头有一扇朽门，用一根拴在两枚钉子上的铁丝关着。他打开了它，于是便面对着一个令人厌恶得难以形容的人物，然而这大概是个女人。胸脯上好像缠着一些脏抹布，破破烂烂的衬裙垂在髋部周围，蓬乱的头发中鸽子毛在飞舞。

她神情恼怒地用那双灰色的小眼睛望着来访者，沉默了片刻之后，她问道：

“您有什么事？”

“我找布瓦万先生。”

“正是这儿。你找布瓦万先生于什么？”

帕蒂索局促不安起来，犹豫着。

“他在等我。”

她的样子更凶了，她又说道：

“您就是那个要来吃饭的人？”

他结结巴巴、哆哆嗦嗦地说了声“是的”。于是，她转身朝着房子，气冲冲地喊道：

“布瓦万，你的人来啦!”

矮小的布瓦万老爹马上在屋门口出现了，那屋子类似一个粉刷过的木棚，屋顶上铺着锌板，平房，像个小脚炉。布瓦万老爹穿一条白色的、有咖啡污迹的人字斜纹布裤子，戴一顶脏兮兮的巴拿马草帽。他握过帕蒂索的手后，便把他领进他所谓的花园：这在又一条泥泞不堪的过道的尽头，是一小方块巴掌大的、四周有房子的地，那些房子很高，所以这块地每天只能照到两、三个钟头的太阳。在这没有空气、由于屋顶的反光热得像炉子的井底里，三色堇、石竹、野生

萝卜和几株蔷薇在奄奄一息。

“我没有树，”布瓦万说，“可邻居的墙代替了它们。所以我有荫凉，就像在一棵树底下似的。”

然后，他抓住帕蒂索的一颗钮扣：

“给我帮个忙吧。您见到我老婆了：她这个人不大随和，唉！可您还没到最后，等着吃午饭吧。想想吧，为了阻止我出门，她不给我上班的衣服，只留给我一些在镇上穿不出去的破衣烂衫。今天，我得到了几件干净的，因为我告诉她我们要一起吃饭。这是说好了的。可我不能浇花，怕弄脏了裤子。我要是弄脏了裤子，就全完了！这下子要靠您了，对吗？”

帕蒂索同意了，他脱掉礼服，挽起袖子，开始用力搅动一种像水泵样的东西，为了放出一股像瓦拉期①喷泉水那样的细流，它像肺病患者似的嘘嘘作响、喘气，发出嘶哑的声音。得花上十分钟才能灌满一喷壶。帕蒂索大汗淋漓。布瓦万老爹指点着他：

①瓦拉期(1818-1890)，英国慈善家，继承了大笔遗产，在巴黎建了上百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喷泉。

“这儿，浇这棵……再来点……够了，浇那棵吧。”

可喷壶是穿孔的，在漏水，帕蒂索脚上得到的水比花还多，他裤子的下部被浸湿了，弄得全是泥。接连二十次，他重新开始，重新弄湿脚，在让水泵的转盘呻吟时重新出汗。当他精疲力尽，想停下来时，布瓦万老爹拽着他的胳膊，央求道：

“再来一壶吧，就一壶，然后就完了。”

为了表示感谢，他送了他一朵玫瑰，一朵盛开的玫瑰，以致一接触到帕蒂索的礼服，花瓣就全掉了，在他的扣眼上留下了一个发绿的梨形物，他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出于谨慎，他什么也没说。布瓦万则假装没看见。

可布瓦万太太远远的声音传来了：

“你们倒是来不来呀，饭烧好啦!”

他们活像两个罪犯，战战兢兢地朝小脚炉走去。

如果说花园是在阴影里；那么屋子正相反，却是沐浴在阳光下。无论什么样的闷热，也比不上他那套房子的闷热。

三只旁边摆着锡餐具的碟子，粘在一张冷杉木桌子的日积月累的油垢上，桌子中央摆着一个陶土盆，里面盛着一些筋筋拉拉的、已不新鲜的白煮肉，随便用什么汤加热了一下，汤上则飘着一些有斑点的土豆。

一只盛满了淡红色水的长颈大肚玻璃瓶，吸引了帕蒂索的目光。布瓦万有点窘迫，对妻子说：

“喂，亲爱的，今天这个场合，你难道不给我们点纯酒喝吗？”

她狂怒地瞪了他一眼：

“好让你们两个都喝醉是不是？好让你们两个在我家里嚷嚷上一整天是不是？谢谢吧，什么场合不场合的!”

他不吱声了。荤杂烩之后，她端来了另一道土豆菜，里面有一点完全变质的肥肉。等这道新上的菜被始终默默地吃完后，她声明道：

“就这些，现在走吧。”

布瓦万注视着她，一脸的愕然。

“可是鸽子呢？你今天早上拔毛的鸽子呢？”

她又手把腰一叉。

“你们大概觉得还不够吧？因为你带来了人，难道就要把家里的东西都吃光吗？那我呢，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呢，先生？”

两个男人站了起来，出了门，矮小的布瓦万老爹对帕蒂索耳语道：

“稍等我一下，然后我们走!”

接着他进了旁边的房间去穿衣服。于是帕蒂索听见了这样一番对话：

“给我二十个苏好吗，亲爱的？”

“你要二十个苏干什么？”

“很难料到会发生什么，身上带点钱总是好的。”

她吼了起来，好让外面的人听见：

“不，先生，我不给；既然那个人在你家里吃了饭，那这是他最起码应该付的。”

布瓦万回来找帕蒂索；可那位想显得有礼貌，对女主人施了一礼，结结巴巴地说：

“太太……谢谢……您的款待……”

她回答道：

“很好，——不过可别给我送回一个醉鬼来，那样我可要找你算账的——记住点！”

然后他们走了。

他们来到了塞纳河畔，对面是一个种着杨树的小岛。布瓦万柔情地注视着河水，挽住了旁边人的胳膊：

“嗳！一星期后去那儿吧，帕蒂索先生。”

“去哪儿？布瓦万先生。”

“呃……去钓鱼呗！十五号开放。”

帕蒂索一阵微颤，像是第一次遇见了使人神魂颠倒的女子。

他回答道：

“呵！……您很会钓鱼吗，布瓦万先生？”

“真那样就好了，先生！我不过爱好罢了！”

于是，帕蒂索饶有兴趣地询问了他一番。布瓦万给他说出了所有在这深色的水中嬉戏的鱼的名字……而帕蒂索仿佛看见了它们。布瓦万列举了各种鱼适用的鱼钩、诱饵、垂钓的地点和时间……而帕蒂索觉得此刻自己比布瓦万本人还内行。他们约好，下星期天一起来开始帕蒂索的学习期，而帕蒂索则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启蒙者。

他们在一间幽暗的屋子前停下来吃晚饭，那像是一家低级下流的咖啡馆，是水手们和附近的恶棍们经常光顾的。在门前，布瓦万老爹特意说了句：

“别看外观不怎么样，里面挺不错的。”

他们在桌前坐下了。刚喝第二杯阿尔让特伊酒，帕蒂索便明白，为什么布瓦万太太只给其丈夫喝掺大量水的酒了：那小个子的老好人正在失去理智，他夸夸其谈，站起来想卖弄力气，见两个醉鬼正在打架，便以和事佬的身份参与进去；要不是老板加以干涉，他和帕蒂索没准儿会挨一顿痛打的。上咖啡时，他已经醉得不能走路了，尽管其朋友曾竭力不让他喝来着；他们离开时，帕蒂索用胳膊扶着他走。

他们穿过平原，隐没在黑夜中，因迷路而游荡了很久；然后，他们一下子到了一些林立的、齐鼻高的木桩中间。原来这是一个葡萄园和它的支柱。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穿越，身子摇摇晃晃的，人像发疯似的，走来走去总回到老路上，却找不到尽头。终于，矮小的布瓦万老爹，外号叫布瓦洛的，倒在了一根木桩上，木桩戳破了他的脸，而他却反应不大，坐在地上扯着嗓子用醉鬼的固执劲儿发出一声声绵长而响亮的“拉～衣～都”，与此同进，帕蒂索狂乱地朝四面八方喊道：

“喂，来人呀！喂，来人呀！”

一位迟归的农民救了他们，让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路上。

可是，快到布瓦万家时，帕蒂索感到很惊恐。终于，他们到了门口。门在他们面前突然开启了，希瓦万太太手举蜡烛出现了，活像古代传说中的复仇女神。他一瞥见自己的丈夫，便朝帕蒂索冲过去破口大骂：

“呵！流氓！我就知道您会把他灌醉的。”

可怜的人吓坏了，抛下他的朋友，任他去倒在小巷的油光光的烂泥里，自己则拼命逃跑，一直跑到车站。

## 四、垂钓

在生平第一次要往河里抛钓鱼钩的前一天，帕蒂索花八十生丁买了本《钓鱼能手》。他在这部作品里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而他尤其为它的文风所打动，并记住了如下段落：

“总之，您是否愿意漫不经心、不查资料、不听告诫，您是否愿意成功地用那种不容有困难的征服态度，在您的右面、左面、前面，或上或下地钓到鱼？那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之时、之后去钓吧。那时候，天空微裂，射出一道道闪电；那时候，雷声隆隆、大地在骚动；于是，贪婪也好、恐惧也好，所有激动不安的鱼全都像是奔跑了起来，乱了习性。

“乘着这混乱，根据对好运作出的判断，或干脆不予理会，去钓鱼吧，胜利在等待着您！”

然后，为了能在同时逮到各种大小的鱼，他买了三种十分完善的工具：城里用的钓鱼竿，只要一抖动就可无限展开的江上用的钓鱼线，钓鲍鱼他备有十五号鱼钩，十二号是用来钓欧鳊的，而且他打算用七号来使他的筐装满鲤鱼和小鲃鱼。他没买蚯蚓，他确信这东西哪儿都能找到。不过他储备了蛆。他有满满一大罐。晚上，他注视了它们一番。那些令人厌恶的虫子散发出一种肮脏的臭气，在麸皮里乱钻乱动，一如在腐烂的肉里那样；帕蒂索想事先练练如何把它们挂到鱼钩上去。他嫌恶地抓起一条，可是，他刚把它放到锐利的铁钩的顶端，它就破裂了，里面的东西都流了出来。他连续二十次重新开始，结果都一样，要不是怕把储备的虫子都耗光，他没准会继续练上一整夜的。

他乘头班火车出发。车站上全是拿着钓鱼竿的人。一些人拿的是帕蒂索的那种，像是普通的竹子，而另一些人拿的是不带节的，空中的部分逐渐变细。这仿佛是细棍林立，它们随时相撞，搅到一起，像是在击剑；要不就仿佛是桅杆在一片宽边草帽之洋上摇晃。

火车头起动了，只见所有的车门里都有钓竿伸出；而从列车的这头到那头，顶层都竖满了。火车看起来就像一条长长的毛毛虫，而这毛毛虫在平原上蠕动。

人们在库伯瓦城下车，争先恐后地上了去贝松城的驿车。一部分钓鱼爱好者堆积在车顶，因为他们手里拿着钓竿，这辆破车便突然显得像一头大豪猪。

沿途只见人们朝同一个方向走去，像是为了到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去作一次盛大的朝圣。他们拿着的细长棍，令人联想起从巴勒斯坦回来的信徒们拿的那种。一个白铁盒拍打着他们的背。他们步履匆匆。

在贝松，江面出现了。两岸各是一排人，男人们有穿礼服的，有穿人字斜纹布的，还有穿工作服的。妇女甚至儿童，还有待字闺中的少女都在垂钓。

帕蒂索来到了长堤，其朋友布瓦万正在那里等他。后者冷淡地接待了他。他刚结识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胖先生，那位显得很壮实，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三个人租了条大船，几乎去牢牢地攀在水坝的下部，呆在漩涡里，那里可钓到最多的鱼。

布瓦万马上就准备好了，在钓竿上挂好饵后，他便把它抛出去，然后就一动不动，异常专注地盯着小鱼漂。可不时地，他把线拽出来，再抛到稍远处去。而那位胖先生呢，等把挂好饵的钓鱼钩送到河里，便将钓竿搁在身边，装满烟斗、点燃，双臂交叉于胸，一眼都不看小漂子，只注视了一下水流的情况。帕蒂索又开始把蛆弄破。五分钟后，他招呼布瓦万先生：

“布瓦万先生，行行好，把这些虫子给我挂到钩上去吧，我白试了半天，怎么也挂不上。”

布瓦万抬起了头：

“请不要打搅我，帕蒂索先生，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玩的。”

不过他还是给钓竿挂好了饵，帕蒂索把它抛了出去，仔细地模仿着朋友的每个动作。

靠着瀑布的船疯狂地摆动着，水浪摇晃着它，流水的突然折回使它像陀螺似地打转，尽管它的两端都系住了。而帕蒂索呢，虽然专心于垂钓，却仍隐隐感到不适，头发沉，和一阵莫名其妙的眩晕。

这时，大家尚一无所获：矮小的布瓦万老爹情绪激动，动作生硬，失望地摇着头；帕蒂索就像遭到惨败一样地感到难过；只有那位胖先生，始终一动不动，泰然自若地抽着烟，不去理会自己的钓鱼线。终于，感到很伤心的帕蒂索转向他，愁苦地问：

“鱼没上钓吗？”

那一位很简单地回答他：

“当然！”

帕蒂索诧异地看了看他。

“您有时是不是能钓到许多？”

“从来没有！”

“怎么，从来没有？”

那胖子一边像一座烟囱似地冒着烟，一边说出了这几句令旁边的那位震惊的话：

“要真上钩，倒叫我大大为难了。我呀，又不是来钓鱼的，我来是因为呆在这儿非常好：晃呀晃的，就像在海上一样；我拿根钓竿是为做得和别人一样。”

帕蒂索则相反，完全感觉不出有什么好的。他的不适起先是隐约的，后来渐渐加强，终于变得明显了。晃呀晃的，的确像在海上一样，所以他晕船了。

等第一次发作稍稍缓和一些，他建议离去。可布瓦万火了，差点朝他扑过去。然而胖子倒动了恻隐之心，擅自把船划了回来。等帕蒂索不再感到头昏眼花，大家便张罗着吃午饭。

有两家饭馆出现在他们面前。

一家很小，外观像可供跳舞的小咖啡馆，是垂钓者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所经常光顾的。另一家叫“椴木屋”，像一座有产者的别墅，顾客是垂钓者中的贵族。两位老板出身对立，隔着一大片空地仇恨地相望，而这片空地上矗立着渔警和守坝人的白房子。这两种官方人员，一种支持咖啡馆，一种支持“椴木屋”。这三幢独屋内部的不和，重演着整个人类的历史。

布瓦万因为熟悉小咖啡馆，便想去那里。

“服务一流，价格便宜，你们会看到的。另外，帕蒂索先生，您可别打算像上星期天那样把我灌醉；我妻子生气了，知道吧，她发誓说永远都不原谅您！”

胖先生声明，他只去“椴木屋”吃饭，因为，他断言道，这家餐馆非常棒，菜烧得毫不亚于巴黎最好的餐馆。

“请便吧，”布瓦万声明道，“而我，要去我熟悉的地方了。”

于是他走了，帕蒂索对他的朋友很不满，便跟了胖先生。

他俩单独在一起吃了饭，彼此交换了看法，谈了感想，于是他们承认，他俩是很适合在一起的。

饭后，大家重新开始垂钓。可是两位新朋友一起沿着陡峭的河岸出发，停在了铁路大桥旁，一边把钓鱼线抛下水，一边聊天。鱼仍然不上钩。帕蒂索现在也死心了。

有一家人走近了。父亲长着法官式的颊髯，拿着一根特别长的钓竿；三个高矮不等的男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大小，拿的是长短不一的竹竿。而母亲看上去很健壮，优雅地操着一根可爱的、把上饰有缎带的钓竿。父亲向他们打招呼：

“这地方不错吧，先生们？”

帕蒂索正要回答，旁边的那位说话了：

“棒极了！”

全家微笑着在两位垂钓者周围安顿了下来。这时，帕蒂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他想钓到一条鱼，只一条就行，不管什么样的，哪怕像苍蝇那么大，为的是引起所有这些人的重视。于是他开始操纵钓鱼线，一如今天上午看见布瓦万所做的那样。他让鱼漂顺着水流一直到线的尽头，然后抖一下，把钓鱼钩从河里拽出来；接着，他让它们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圈，又把它们举高几米，往水里抛。他心想，为了把这个动作做得优雅，他甚至达到了潇洒。正在这时，他刚才用一个迅速的手腕动作提起来的钓鱼线，停在了他身后的某个地方。他用力拽了一下。背后突然发出了一声大叫，于是他瞥见，在空中划抛物线的，挂在他的一个钓鱼钩上的，原来是一顶插着花的、漂亮的女帽，它因为一直呆在钓鱼线的尽头，便正好被他投放到了河中央。

他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扔下了钓鱼线，而钓鱼线跟着女帽，顺流而去。这功夫，他那位新朋友胖先生仰天倒下，开怀大笑。而那位太太，因为被摘了帽子惊呆了，气得说不出话来。丈夫非常恼火，要求赔帽子，结果帕蒂索付了足足三倍的价钱。

然后那一家子神气十足地走了。

帕蒂索又取了一根钓竿，挂蛆一直挂到晚上。旁边的那位在草地上安然大睡。七点左右时，他醒来了。

“我们走吧！”他说。

于是，帕蒂索收回钓鱼线。他发出了一声喊叫，惊讶得一屁股坐了下来。在线的尽头，一条很小很小的鱼在晃动。等凑近些看，只见它肚子中间被挂住了。一个钓鱼钩出水时，顺便逮住了它。于是他欢呼起来，高兴得不得了。他要一个人煎来吃。

晚饭时，他和他的新相识更亲密了。他得知，此人住在阿尔让特伊，三十年来一直在划帆船，从没有气馁过。他同意下星期天去他家吃午饭，同时答应好好划划“鹂鹛号”，他朋友的快速帆船。

交谈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连钓到的鱼都被他忘了。

直到喝完咖啡他才想起来，并要求给他端来。不料摆在碟子中间的，竟然是一种发黄的、扭曲的、像火柴棍那样的东西。然而，他却很自豪地把它吃了；而且，当晚在公共马车上，他给邻座们讲，他白天钓到了十四斤①可用油炸来吃的小鱼。

## 五、两位名人

帕蒂索已答应了他那位划船的朋友，下星期天两人在一起度过。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计划。一天晚上，他在大马路上遇见了他的一位平时难得见面的表弟。这是一位讨人喜欢的记者，在整个社交界很有名气。他提出要帮助帕蒂索，给他看许多有趣的东西。

“您星期天干什么，比如说？”

“我去阿尔让特伊划船。”

“得啦，划船有什么意思，还不是老一套。喂，我带您去。我要让您认识两位名人，并参观两幢艺术家的房子。”

“可是医生吩咐我去乡下的呀！”

①指法国旧计量单位，每斤合 500 克左右。

“我们要去的就是乡下。我顺便去拜访一下梅索尼埃①，到他普瓦西的宅邸去，然后我们步行去梅塘，左拉在那里住，我对他有采访任务，得问问他为我们报社写的下一部小说是什么。”

①梅索尼埃(1815-1891)，法国油画家、素描画家。

帕蒂索欣喜若狂，同意了。

他甚至买了一件新礼服——原来的那件已经有点穿坏了——为的是体体面面地去拜访名人。另外，对画家也好，作家也好，他都很怕说蠢话，就像所有从来没搞过艺术的人谈艺术一样。

他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表弟。那位笑了起来，回答道：

“呵！光说恭维话就行了，别的不用说，反正只说恭维话，这样就免得说蠢话了。您熟悉梅索尼埃的油画吗？”

“我想我是熟悉的。”

“您读过《卢贡一马卡尔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②吗？”

②左拉所著，耗时二十五年，包括二十部长篇，出场人物达一千余人。

“从头到尾都读过。”

“够了。不时地说出一幅画的名字来，时而提及一部小说，并且加上：好极了！！！太出色了！！！真是美妙之作！！！太有感染力了！！！等等。这样总能成功。我很清楚，这些人对什么都已厌倦之极，可是您知道吧，赞美话却总能让一位艺术家高兴。”

星期天早上，他们动身去普瓦西。

离车站不远，在教堂广场的尽头，他们找到了梅索尼埃的宅邸。经过一扇低矮的红漆门，进了一个漂亮的葡萄藤长廊，记者停住了脚步，朝他的同伴转过了身：

“您是怎么想象梅索尼埃的？”

帕蒂索犹豫了一番。终于，他决定了：

“是个小矮个，很注意仪表，胡子剃得光光的，具有军人风度。”

那一位微笑了：

“很好，来吧。”

一幢瑞士山区木屋式的、十分古怪的建筑物出现在左面；而在右面，几乎是在对面，稍往下处，是主屋，这是一幢奇特的建筑物，里面融合了一切：哥特式的堡垒、小城堡、别墅、茅屋、旅店、教堂、清真寺、金字塔、萨瓦奶油蛋糕，东西方东西都有，风格极为复杂，能令一位古代建筑师发狂，然而却是某种别出心裁的漂亮之物，它由画家亲自设计，并是在他的指导下施工的。

他们进去了。一些箱子把一间小客厅堆得满满的。一位男子出现了，身穿一件宽大的短上装，个子矮矮的。可是他身上令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他的胡子，一种先知式的胡子，不像是真的，像一条河，一股流淌的水，一条胡子尼亚加拉河①。他向记者打招呼：

①北美的一条河，有许多瀑布，流速很快。

“对不起，亲爱的先生，我昨天才到，一切都还乱七八糟的。请坐吧。”

另一位谢绝了，为自己的不期而至辩解了一下：

“亲爱的大师，我只是顺便来向您表示一下我的敬意。”

帕蒂索非常局促不安，他的朋友每说一句话，他就鞠一次躬，像是不由自主似的。他喃喃地、有些结结巴巴地说：

“多么富——富——富丽堂皇的住宅!”

受到恭维的画家微笑了，建议他们参观一下。

他首先领他们进了一幢外表像封建时代建筑的小亭子，里面是他的工作室，朝着一个平台。然后他们穿过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布满出色的艺术品、精美的博韦、高博兰和弗朗德勒挂毯的前厅。外观的装饰多得出奇，可到了里面却成了楼梯多得惊人。豪华的主楼梯，一座塔里的暗梯，另一座塔里的便梯，到处都是楼梯！帕蒂索偶然打开一扇门，惊得后退了一步。这是一座庙宇，是那些体面人物只用英语说出其名的地方，一个独具匠心而迷人的圣殿，格调雅致，装饰得像宝塔，其装潢肯定要耗费大量的脑力。

他们接着又参观了花园：错综复杂、起伏不平、迂回曲折、古树林立。可记者执意要告辞了，千恩万谢之后，他们离开了主人。出去时，他们遇见了园丁。帕蒂索问他：

“这一切，梅索尼埃拥有很久了吧？”

那人回答道：

“哦，先生，这可得解释一下才行。他倒是在 1846 年就把地买下了，可是房子……他拆了建，建了拆的，从那时起已不下五六次——我敢保证，进去了有两百万了，先生!”

离去时，帕蒂索对此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不仅仅是因为他那巨大的成就，他那荣誉和才华，而是因为，他肯为了一种奇思异想而花这么多钱，而一般的资产者则为了攒钱而放弃了所有的奇思异想!

穿过普瓦西，他们步行上了通往梅塘的路。道路先是沿着塞纳河往前，这地方的塞纳河布满迷人的岛屿；然后沿坡而上，穿过美丽的维耶纳村，又稍稍往下，终于进入了《卢贡一马卡尔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作者所居住的地区。

一座古老而雅致的、两侧各有一座钟楼的教堂，首先出现在左面。他们又走了几步，一位过路的农民指给了他们小说家的门。

进去前，他们打量了一番住宅。一幢巍峨、崭新、四四方方的建筑物，就像神话里的山那样，生出了一幢很小、很小的白房子，它蜷缩在它的脚下。这后一幢房子是最初的住宅，由原主人建造的。而那塔楼，则是由左拉建造的。

他们拉了门铃。一条硕大的狗——山区犬和纽芬兰犬的杂交种——开始叫起来，叫得那么凶，帕蒂索都隐隐产生了往回走的欲望。不过一位仆人跑来让贝特朗安静下来，开了门，接过记者的名片，并给主人送了去。

“但愿他能接待我们!”帕蒂索喃喃地说，“都到这儿了，却没见到他，那就太让我扫兴了!”

他的同伴微笑着说：

“您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有办法进去的。”

不过仆人回来了，没说别的，只是请他们跟他走。

他们进了那幢新的建筑物。帕蒂索激动不已，爬一座古典式楼梯时直喘气。那楼梯把他们带到了二楼。

他同时在竭力想象着此人的模样，其响亮而光荣的名字此刻正回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回响在一些人被激化的仇恨中，回响在上流社会或真或假的愤怒中，回响在某些同行嫉妒的轻蔑中，也回响在众多读者的尊敬中，和一大批人的狂热的欣赏中。于是他料想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伟岸高大、长着胡子、外表可怕、声音洪亮，而首先是不大吸引人。

门冲着一个特别大、特别高的房间开了，一排朝着平原的玻璃门窗，使它显得十分亮堂。四壁覆盖着古老的挂毯；左边是一个壮观的壁炉，两侧各有一个石人。估计这壁炉一天能烧一棵百年橡树。一张堆着书、文稿和报纸的大桌子占据了房间的中央。而这房间是这样大、这样雄伟，以致他们一进去，目光就首先被它吸引住了，然后注意力才转向躺在沙发上的人，那是一张东方式的沙发，上面可睡二十个人。

他朝他们走了几步，打了个招呼，便又回到沙发上，把一条腿在身下屈起。他身边搁着一本书，而他用右手摆弄着一把象牙裁纸刀，并不时地闭上一只眼睛审视着刀尖，而且带着一种近视眼患者式的执拗。

记者解释着自己的来意，而作家则光听先不作回答，并时而审视他一番。与此同时，越来越拘束的帕蒂索则在打量这位著名人物。

他年龄不过四十，中等身村，比较胖，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他的头部（非常像能在十六世纪油画中找到的那些），从造型意义上来说并不美，却显示出一种具有力量和智慧的伟大性格。短短的头发在十分开阔的前额竖起，笔直的鼻子像是被过于突然地剪了一刀，断然地停在了上嘴唇之上，而这上嘴唇则被一层相当浓密的黑髭须覆盖着，整个下巴布满了剪得贴住皮肤的胡子。深邃的、经常是讥诮的目光具有穿透力：你能感觉到，在那后面有一种活跃始终的思想在工作，它能看透人的心思，解释话语，分析动作，剥去灵魂的伪装。这个圆而强健的脑袋正是他名字的开头：迅速而短促，有两个跳跃的音节，而两个元音则十分响亮。

记者一吹嘘完，作家就回答他，他现在不想对当代问题表什么态，以后再说吧；至于他的计划，至今尚未完全确定。然后就不再说话。这意味着送客。两人有点尴尬，便站了起来。可帕蒂索产生一个欲望：他要这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对他说句话，随便什么话，只要是能对同事们重复的就行。于是他大着胆子，结结巴巴地说：

“哦！先生，我太欣赏您的大作了，您要是知道的话！”

那位施了一礼，却什么也没回答。帕蒂索冒失起来，又说道：

“今天能和您说话，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

作家又施了一礼，但神情却是呆板而不耐烦的。帕蒂索察觉到了，有些不知所措，他一边退下一边补充道：

“多么富——富——富丽堂皇的住宅！”

于是房主在作家那冷漠的心中苏醒了，他露出笑容，打开玻璃门窗，给他们看广阔的景色。无垠的地平线向四面八方伸展，那是特里埃尔教堂、尿泉、狼嗥山、欧特里绵延的丘峦，以及塞纳河，真是一望无际。两位来访者心醉神迷、赞不绝口。而房子对他们开放了。他们看见了一切，直到雅洁的厨房，里面的墙甚至顶棚，都上了彩釉，并带有蓝色的图案，农民见了定会惊讶不已。

“您是怎么买下这栋住宅的？”记者问。

小说家讲道，他在寻找可出租一个夏天的小破屋时，发现了那栋小房子，就是靠着新房子的那栋，对方要价几千法郎，区区一点钱而已，几乎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当场买下了。

“可是，您后来加建的所有这些，大概花了您很多钱吧？”

作家微微一笑：

“是的，不少！”

两个人离去了。

记者挽着帕蒂索的胳膊，声音缓慢地说出了一番带哲理的话：

“凡是将军都有自己的滑铁卢，凡是巴尔扎克都有自己的地产，而凡是住在乡下的艺术家，

都有自己的业主的心地。”

他们在维耶纳站乘了火车。在车厢里，帕蒂索大声地抛出著名画家和大作家的名字，好像他们曾是他的朋友似的。他竭力让人相信，他在一位家中吃了午饭，又在另一位家中吃了晚饭。

## 六、节日前夕

节日临近了。一条条街都已在微微地颤动，一如暴风雨到来之前海水表面上所发生的那样。商店都悬挂起彩旗来，为它们自己的门前，平添了一种染坊式的欢快。服饰用品商在红、白、蓝三种颜色上大做文章，而食品杂货商则是在蜡烛上。人心渐渐激动起来，晚饭后，人们在便道上谈论着节日，互相交换着看法。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哟，朋友们，什么样的节日哟!”

“您不知道吗，君主们都将微服外出，来看大家过节呢!”

“我听说好像俄国皇帝已经来了，他打算和威尔士亲王到处走走呢。”

“要说节日呀，这倒会是个真正的节日呢。”

这会是个真正的节日；巴黎市民帕蒂索先生所谓的节日是这样的：那种叫人有说不出厌恶的嘈杂的人群，在十五个钟头里，从市区的这头涌动到那头，人们穿着华丽俗气的旧衣服，显示着种种难看的体态。在这汗流浃背的人潮中，在那位系着三色饰带、在自己的柜台后面养肥、此刻正喘得直哼哼的胖大嫂身边，颠簸着这样一些人：患佝偻病的拖着妻儿的小职员，把小家伙扛在脖子上的工人，傻里傻气、楞头楞脑的外地人，稍稍刮了一下胡子、还带着马厩气味的马夫。而化装成猴子的外国人，模样像长颈鹿的英国女人，洗过脸的送水工，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小资产阶级，不伤人的，谁都可以捉弄的食利者。哦，拥挤呀，疲惫不堪呀、汗水和尘土呀、大喊大叫呀、人群的骚动呀、彻底的毁灭呀、脑子里一片空白呀、刺鼻的香味呀、不必要的挪动呀、众人呼出的气息呀、大蒜的味道呀，赋予帕蒂索先生以他的心所能容纳的一切快乐吧!

读了张贴在本区墙上的市长公告后，他作了准备工作。

公告全文如下：

“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不寻常的节日即将来临。请在你们的门前窗口张灯结彩。联合起来，共同出资，把你们的房子、街道装点得比附近的更引人注目，更富有艺术气息吧!”

于是，帕蒂索挖空心思地想，他可以赋予他的住所以什么样的艺术面貌。

一个严重的障碍摆在面前。他唯一的窗户是朝着院子的，一个阴暗、狭窄、幽深的院子，在那里，只有耗子能看得见他那三盏威尼斯灯笼。他得有一个面朝公众的开口。他找到了。房子的二楼住着一位高贵、有钱的保皇党人，他那位同样反动的车夫，在七楼占了一个临街的顶楼。帕蒂索先生认为，只要肯花钱，任何良心都可以收买，于是他便向这位甩鞭子的公民建议，他出一千个苏，而他把房间从中午到半夜出让给他，建议马上被接受了。

于是他为装饰它而操开了心。

三面旗帜、四盏灯，够不够使这个天窗具有一种艺术面貌呢？……够不够表达他内心的激动呢？……不，肯定不够！可是，他琢磨了很久，夜里又翻来覆去地想，竟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他去请教邻居，他们却对他的问题感到奇怪；他又去问同事……所有的人都买了灯笼和彩旗，到了那一天，再加上三色的装饰品。

于是他开始琢磨一个独特的构思。他经常出入咖啡馆，与顾客去攀谈，可他们缺乏想象力。后来，一天早晨，他登上了公共马车的顶层。一位外表体面的先生在他身旁抽雪茄；稍远处，一位工人在抽他那翻过来的烟斗，两个小流氓在车夫旁边胡诌。而一些等级不同的职员则花上三个苏上班去。

在商店门口，一束束彩旗在朝阳下闪耀。帕蒂索朝他的邻座转过了身。

“这将是一个美好的节日。”他说。

那位先生睨视了他一眼，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情：

“什么节日不节日的，我才不在乎呢!”

“您难道不参加吗？”职员愕然地问。

那位轻蔑地摇了摇头，声明道：

“他们的节日真让我可怜！哪方面的节日？……政府方面的吗？……而我，对政府又不了解，先生！”

可帕蒂索自己却是政府职员，他盛气凌人、语气坚定地说：

“政府嘛，先生，就是共和国。”

他的邻座并没有不知所措，而是泰然自若地把双手摊进兜里：

“那又怎么样？……我不反对这么说。共和国或别的东西，我反正不在乎。至于我所希望的，先生，是了解我们的政府。我见过查理五世，而我嘲笑过他；我也见过路易·菲力浦，我也嘲笑过他，先生；我还见过拿破仑，我同样嘲笑过他；可我从未见过共和国。”

帕蒂索始终一本正经，他反驳道：

“它是代表总统的。”

另一位嘟囔道：

“那好，让我看看他。”

帕蒂索耸了耸肩：

“谁都可以见到他，他又没有藏在衣柜里。”

可是，胖先生突然发怒了。

“对不起，先生，没法见到他，我都试过一百次了，先生。我曾埋伏在爱丽舍宫附近：他没出来。有个过路的肯定地对我说，他在对面的咖啡馆打台球；我去了对面的咖啡馆：他没在。有人曾向我保证，他要去默伦城看赛马：我便又去了默伦，结果又没见到他。到头来我累了。我也没见到过甘必大先生，我甚至连一个众议员都不认识。”

他火气越来越大。

“一个政府嘛，先生，是应当露面的，它适合干的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应当让人知道：某日、某时，政府从某某街经过。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去那儿了，于是也就如愿了。”

帕蒂索冷静下来，细细体味这些道理。

“不错，”他说，“大家是很想认识一下统治自己的人。”

那位先生语气缓和了一些：

“知道吗，我是怎样理解节日的？……得，先生，我会搞一个车队，弄上几辆镀金的马车，就是国王们举行加冕礼时乘坐的那种；然后让政府成员，从总统到众议员都坐在里面，在巴黎转上整整一天。这样一来，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国家首脑人物了。”

可是坐在车夫旁边的一个小流氓却转过身来说：

“那么狂欢节的肥牛呢，把它搁哪儿呢？”

两条长凳上掠过一阵笑声。帕蒂索听懂了这异议，喃喃地说：

“这样做也许是有失尊严的。”

胖先生想了想，也承认是这么回事。

“那么，”他说，“我就让他们呆在某个显眼的地方，让大家不必挪动就可以看他们。比如说，呆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上。我让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列队而过。这会很有特色的。”

可是那小流氓又一次转过了身：

“看他们的圆脸得用望远镜才行。”

那位先生没答腔，继续说道：

“这就好像布置旗帜一样！得找个借口，搞点什么，搞一次小型战争；然后再把军旗作为奖品奖给部队。我呀，曾经有过一个想法，还把它写信告诉总理来着，可他居然不屑于答复我。既然选择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就得搞一次这个事件的模拟活动；可以用硬纸板做一个城堡，请一名舞台布景师画上布景，并在城墙里藏起那整个七月纪念柱。然后，先生，部队便发起进攻。看到军队自己推倒暴政的壁垒，那既是精采的一幕，又是一次教育。然后就把这个巴士底狱烧掉。在熊熊大火中将出现那带有自由神的纪念柱，它象征着一个新秩序的开端，和人民从此获得了解放。”

这回，顶层上所有的人都在听，并认为他的主意很不错。一位老人发表了意见：

“这个想法很了不起，先生，它给您带来了荣誉。可惜政府没有采纳。”

一位年轻人声明，应当在大街上叫演员朗诵巴比埃①的讽刺诗，把艺术和自由同时教给人民。

①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

这个建议激起了大家的热情。人人都想发言。头脑越来越兴奋。一架音色不纯的管风琴路过时抛出了一句“马赛曲”，那工人便哼起了歌词，众人齐声喊唱迭句。歌曲那高昂的气势和疯狂的节奏也感染了车夫，他激动地扬鞭策马，而马儿则奔驰起来。帕蒂索先生引亢怪声高歌，一面拍着大腿。里面的乘客吓坏了，互相询问头顶上出了什么乱子。

大家终于停了下来，帕蒂索先生认为他的邻座是个有创新意识的人，便把自己打算做的准备工作提出来和他商量：

“灯笼和旗帜固然不错，可我想要某种更好的东西。”

那样考虑了半天，一无所获。于是，作为最后一着，帕蒂索先生买了三面彩旗和四盏灯笼。

## 七、一个凄惋的故事

过完节，为了消除一下疲劳，帕蒂索先生计划下星期天去某个地方，面对着大自然静静地坐一坐。

因为想要一个开阔的视野，他便选择了圣日尔曼。吃过午饭后他才动身。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他先参观了史前博物馆，因为他在那方面一窍不通。然后便面对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漫步场地赞叹不已。从那儿，可以远远地望见巴黎及其周围的整个地区：广阔的平原、星罗棋布的村庄、树林、池塘、城市，以及那条近乎蓝色的、起伏不已的大蛇，那可爱而温柔的、穿过法国心脏的河流：塞纳河。

在朦胧的雾气使之变蓝的远方，在难以估计的距离之外，他辨认出一些宛似白点的小村庄，它们坐落在绿油油的山坡上。想到在那儿，在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些像他一样的人在生活、痛苦和工作，他便生平第一次思考起世界的渺小来。他思忖，在空间，在尚不可感知、却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大的世界里，想必有着更完美的种族！可是，面对着这片开阔地，他却头晕目眩起来。于是他不再去想这些使人头脑紊乱的事。他迈着小步，沿着平台的宽度方向走了走，人有点无精打采，像是被过于沉重的思想弄得疲惫不堪似的。

他走到尽头，便在一张凳子上坐下。那里已经有位先生了，只见他两手交叉地放在手杖上，而下巴支在手上，一派沉思状。可帕蒂索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的同类身边呆不上三秒钟就得和他搭话。他先是审视了一番邻座，咳嗽一声，然后突然问道：

“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那座村庄的名字？喏，就在那儿。”

先生抬起头，声音忧郁地回答道：

“是萨特鲁维尔。”

然后，他便沉默了。从被百年大树遮蔽的平台上，帕蒂索欣赏着一望无际的景色，用肺部感受着在后面飒飒作响的森林的强烈呼吸：树林和广阔原野的青春气息，使他恢复了青春。他发出一串不连贯的轻笑，目光炯炯地：

“好一片绿荫，倒挺适合谈情说爱的。”

他的邻座转向他，神情绝望地：

“叫我谈情说爱，先生，还不如让我去投河呢。”

“嘿嘿！说得倒轻巧，再说又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已为此付出了过于昂贵的代价，先生，不可能再重新开始了。”

职员乐得做了个怪相，回答道：

“瞧！您要是做了荒唐事，代价当然昂贵啦。”

另一位忧伤地叹了口气。

“不，先生，我没做荒唐事，是突然发生的事件害苦了我，仅此而已。”

帕蒂索嗅到了一个好听的故事，便继续说：

“我们总不能像神父一样生活吧，那是违背大自然的。”

那人哀怨地抬眼仰望了一下天空。

“您说得对，先生；可是，如果神父是一些正常人，我的不幸就不会发生了。我反对教会的独身，而且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帕蒂索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再地：

“不知是否有些冒昧，如果要求您……”

“上帝！不至于吧。下面就是我的遭遇：我是诺曼底人，先生，我父亲是鲁昂城附近达尔内塔勒镇的磨坊主；他去世时，我和我兄弟都还很小，便由我叔叔，科地区的一位心地善良的胖神父抚养。他把我们拉扯大，先生，还亲自教育我们，然后把我俩送到巴黎去找个体面的工作。

“那年，我兄弟二十一岁，而我，二十二岁。为了省钱，我俩同住一套房，而且生活得很平静，不料突然发生了我下面要讲的那件事。

“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在便道上遇见了一位年轻女子，她好让我喜欢。她完全符合我的口味：有点壮，先生，看上去既善良、又天真。当然，我没敢和她说话，可是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第二天，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她；于是，因为我这个人很怕羞，便只是向她打了个招呼，她报以微微一笑。第三天，我上前和她攀谈了一番。

“她叫维克托里娜，在一家服装店当缝纫工。我顿时感到自己迷上了她。

“我对她说：‘小姐，我觉得离开您我已无法生活。’她垂下了眼睛，没有回答。于是我抓住了她的手，而我感觉到她也握住我的手。我堕入情网啦，先生；可由于我弟弟的缘故，我不知该怎么办。当然，我决定向他和盘托出，不料他先开了口。原来他那方面也恋爱上了。于是我们说好另租一套房，只是对叔叔要绝口不提，因为他一直会往我这儿写信的。事情就按说的办了。一星期后，维克托利娜在我家办进宅酒，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宴，我弟弟把他所结识的姑娘也带来了。晚上，当我的女友把一切收拾停当，住房便最终归我们所有了。

“我们睡了大约有一个钟头，突然铃声大作，我被吵醒了。我看了看钟：凌晨三点。我穿上裤子，急忙朝门口冲去，心想：

‘真倒霉……’

“原来是我叔叔，先生……他身披长棉旅行外套，手提旅行箱：

‘对呀，是我，孩子，我突然看你来了，而且还要在巴黎呆几天。主教给了我几天假。’

“他吻了吻我的双颊，便进了屋，关上了门。我吓得半死不活，先生。当他要进我的房间时，我差点揪住他的衣领：

‘不，别从这儿走，叔叔，从那儿，从那儿。’

“我让他进了餐厅，您看见我的处境了吧？怎么办呢？……他对我说：

“您弟弟呢？在睡觉？那就去叫醒他吧。’

我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叔叔，他为了赶一件活，只好在店里过夜了。’

“我叔叔搓了搓手：

‘那么，工作还顺利吧？’

“这时我有了个主意。

‘大老远的来，您大概饿了吧，叔叔？’

‘的确如此！不过我随便吃点就行了。’

“我冲到柜子前（里面有晚饭吃剩的东西），而我叔叔胃口很大，是一个真正的诺曼底神父，他能连续吃上十二个钟头。我拿出一块牛肉，以便拖延时间，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不爱吃的。然后，等他吃够了，我又端上吃剩的鸡，一个几乎没动过的馅饼，一份土豆沙拉，三罐奶油，还有一些我留着准备第二天喝的好酒。啊！先生，他差点没仰面摔倒：

‘见鬼！什么样的食品柜呀！……’

“而我给他，先生，给他！再说他也不抵制（当地人说他能吃掉一群牛）。

“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已是清晨五点了！我如坐针毡！我又用咖啡和所有的涮杯酒拖延了一个钟头。可是他终于起身了。

‘我们来看看你的住房吧。’他说。

“我都晕头转向了，便跟在他后面，一面却想着跳窗而去……我走进房间，准备溜，然而内心却期待着什么偶然事件。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心不由得怦怦跳起来。好姑娘把床帷合上了！啊！他要是能不打开呢？唉，先生，他马上就走了过去，手举蜡烛，只一下，就把床帷撩了起来……因为天热，我们撤掉了被子，只留下了被单，她便用它蒙住了头；可是，却能看到，先生，却能看到身体的轮廓。我四肢发抖，喉咙发紧，呼吸困难。这时，我叔叔转身对着我，咧着嘴直笑，咧着嘴直笑，笑得我惊呆了，差点没蹦得挨着天花板。

‘啊！啊！你这好开玩笑的家伙，’他说，‘你不愿叫醒你弟弟，那好，看看我怎样来叫醒他吧。’

“于是我看见，他那双农民式的大手举了起来，在他笑得喘不过气的当儿，又像响雷一般地落在了……落在了那看得见的身体轮廓上，先生。

“床上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喊叫；然后，被单下面就像起了一阵风暴！那一堆东西在动呀、动的，原来她无法挣脱。终于，她出现了，几乎是一下子就露出了全身，两只眼睛瞪得像灯笼。她望着我叔叔，而我叔叔则连连后退，张着嘴，喘着气，先生，像是快要发病似的。

“这时我全然不知所措，便逃跑了……我在外面流浪了六天，先生，不敢回家。终于，我大着胆子回来了，而家里已空无一人……”

帕蒂索大笑不已，浑身直颤，随口说了句：

“我完全相信!”

他的邻座默然了。

片刻之后，那人又说：

“我后来再没见到我叔叔，他剥夺了我的继承权，因为他确信，我乘我弟弟不在时搞了这出闹剧。我也没再见到维克托里娜。我全家都不再理我。我弟弟呢，则把我视为一个放荡成性的人，而他自己却从中捞到了好处，因为他在我叔叔去世时领到了一万法郎。然而，先生，我可以向您发誓，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有……再没有……再没有做过那种事！知道吧，有些时刻是叫人忘不了的。”

“那么您在这儿干嘛呢？”帕蒂索问。

“我在躲避女人，先生!”

## 八、爱情试验

许多诗人认为，没有女人，大自然是不完整的，而所有用花来修饰的比喻，大概都来自这一观点。在他们的诗歌里，这些比喻把我们的女伴轮流地变成一朵玫瑰、一朵紫罗兰或一朵郁金香等等。黄昏时分，当暮霭在山坡上飘浮，而所有的泥土芬芳都令我们陶醉时，那种油然而生的对温情的需要，会以抒情诗式的祈求倾泻出来，但这种方式并不完美。所以，帕蒂索先生和其他人一样，热衷于沿着那夕阳西下的小径，和什么人温存一番，柔情地亲吻一番，渴望那急切的手，以及在他的搂抱下变软的丰满腰肢。

他开始模糊地预感到，爱情犹如一种巨大的快乐，而在他默祷的时间里，他感谢伟大的上苍在人类的抚爱中搁置了那么多的魅力。可他还是必须得有一个女伴，而他却不知上哪儿去遇见她。按照一位朋友的建议，他去了“情人乐园”。他在那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女伴，类型非常齐全。然而他却十分为难，不知该在她们当中确定谁，因为他内心的情欲主要是由诗一般的冲动构成的，而那些目光火辣辣的、露出涂了珐琅的假牙、朝他抛着撩人微笑的小姐，似乎对诗并不在行。

终于，他挑中了一位年轻的新手，她看上去贫穷而又羞怯，那忧郁的眼神似乎表明了一种比较容易产生诗意的天性。

他约她翌日九点去圣拉扎尔车站。

她没来，不过倒很体贴地派了一位女友来替她。

这姑娘个子高大，头发呈红棕色，出于爱国之心，她身着三种颜色，并且穿一件宽大的连帽外衣，而其脑袋占据了它的中央。帕蒂索有点失望，不过还是接受了这位替人应征者。他们动身去梅宗一拉菲特，据预告，那里有划船比赛，还有一个盛大的威尼斯节。

车厢里已坐着两位佩戴勋章的先生和三位女士，她们想必起码是侯爵夫人，因为她们显得非常庄重。等他们一进去，这位自称叫奥克塔维的红头发大个子姑娘，便用鹦鹉般的嗓音向帕蒂索声明，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爱玩耍、喜爱乡下，因为在那里可以采花，还可以吃油炸鱼。她笑起来声音可使玻璃碎裂，还很放肆地叫自己的同伴为“我的胖宝贝儿”。

帕蒂索感到很丢人，身为政府职员，他不能不持重些。不过奥克塔维倒住嘴了，她望着旁边的女邻座，产生了一种妓女们常会有的奢望：想结识一下良家妇女。五分钟后，她认为找到了窍门，于是从口袋里掏出《吉尔一布拉斯日报》①，彬彬有礼地递给其中一位夫人。那位十分错愕，摇摇头拒绝了。红棕头发的大个子姑娘为此深感不快，脱口说出了一些语意双关的话，说什么板着面孔的女人，其实不见得比其他女人强；有时甚至还抛出一句粗话，这在那几位庄重而冷若冰霜的乘客中间所产生的效果，不过像未炸响的爆竹。

①该报创刊于 1879 年，有时刊载粗俗的故事。

总算到了。帕蒂索想马上到公园的绿荫遮蔽的角落里去，希望林中的感伤情调，能平息一下女伴的怒气。不料却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她一到叶丛中，一看见芳草，便扯起嗓子唱开了残存在其可怜的记忆中的歌剧片断，哼华彩经过句，从《魔鬼罗贝尔》转到《哑女》②。她特别喜爱一首多愁善感的诗，并用螺旋钻一样刺耳的声音，软绵绵地咏唱着最后几句：

②德国作曲家梅艾尔贝尔(1791-1864)的两部作品。

而我，为春天的归来而欣喜，

就像回到二十岁一样把歌唱。

然后，她突然饿了，提出要回去。帕蒂索一直在等待着希望中的温情，徒劳地想留住她。不料她生气了：

“我到这里来又不是为了找不痛快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只好去小勒阿弗尔港的饭馆，它就紧挨着赛船地点。

她午饭要个没完，一个劲儿地叫菜，像是要供一团士兵吃似的。后来又不能等，要了冷盘。一盘沙丁鱼端来了。她扑了上去，简直叫人以为，她连盘子都要吃掉似的。可是，她才吃了两、三条油炸小鱼，就说饱了，要去看比赛的准备工作。

帕蒂索大失所望，又因为自己也饿了，便坚决不肯起身。她独自走了，答应回来吃餐后点心。于是他开始吃饭，默默地，孤独地，不知该如何引导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来帮他实现梦想。

她不回来，他便只好去找她。

原来她碰到了一些朋友，是一帮划船的，一个个几乎裸着，面红耳赤地在那儿指手划脚，在赛船指挥部前面大声叫嚷着安排所有的比赛细节。

两位外表体面的先生估计是裁判，正专心地听他们讲。奥克塔维此时正吊在一个大个子的黑膀子上，那家伙的二头肌肯定要比头脑发达。她一瞥见帕蒂索，便冲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那位回答道：

“一言为定。”

然后她便乐滋滋地回到职员身边，目光炯炯有神，而且几乎是温柔的。

“我想坐船转一转。”她说。

见她这么迷人，他非常高兴，便同意了这一新的欲望，弄了一条小船。

可她说什么也不肯观看赛船，不管帕蒂索有多么想。

“我更喜欢和你单独在一起，我的宝贝儿。”

他心头一阵微颤……总算等到了！……

他脱掉礼服，开始用桨猛划。

一架古老而巨大的风车，横跨在一条小小的支流上，而其被虫蛀蚀的车轮，垂在水面上。他们从下面缓缓经过，当到了另一边，他们发现面前是一段挺可爱的河流，它被一些绿荫如盖

的大树遮蔽着。小河向前延伸、拐弯，向右蜿蜒，又向左蜿蜒，不停地展现新的视野，这边是广阔的牧场，那边是一个布满瑞士山区木屋式别墅的山丘。他们在一个几乎藏匿在青枝绿叶中的浴场前经过，那是迷人而具有田野风光的一角，戴着鲜艳手套的先生们在头戴花环的女士们身边，为乡间增添着故作风雅者的全部笨拙和可笑。

她快活地叫了一声：

“一会儿我们去那里洗澡！”

然后，又往前走了一段，到了一个小港湾似的地方，她要求停下来：

“到这儿来，我的胖子，紧挨着我。”

她用胳膊搂着帕蒂索的脖子，头靠在他肩膀上，喃喃低语道：

“多惬意呀！水上有多好呀！”

的确，帕蒂索沉浸在幸福中；他在想那些愚蠢的划船人，他们从来就感受不到陡峭河岸的动人魅力，和芦苇的婀娜多姿，总是练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劳累不堪，从这个小酒馆吃过午饭出来，又进那个小酒馆去吃晚饭。

可是，因为一直很惬意，他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他已是独自一人。他先是呼唤了一阵，没人应。他担心起来，便上了岸，生怕已经发生了不幸。

这时，就在那下面，他看见一般细长的多桨小快艇直朝他划来，四名黑人似的桨手，在令它箭也似地疾驶。它越来越近，在水上迅速地移动着：一位女子在掌舵……天哪……好像……是她！……为了协调桨的节奏，她用她那尖利的嗓子在唱一支划船曲。从帕蒂索面前经过时，她停顿了片刻，送过来一个飞吻，并朝他喊道：

“傻胖子，去吧！”

## 九、一顿晚餐和几种观点

国庆节之际，帕蒂索的办公室主任彼尔德里（安托瓦内），被授予荣誉勋位团骑士称号。他在前政体下服务了三十多年，而归顺现政府已有十个年头。他的部下尽管对自己的上司受到这样的嘉奖有些怨言，却认为还是送他一个镶假钻石的十字架为好；而这位新骑士也不甘落后，邀请他们全体下星期天去他在阿尼埃尔镇的府邸吃晚饭。

那房子画有彩色的摩尔式装饰画，外观看上去像家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不过它的位置却赋予了它价值，因为，铁路线横穿其花园，在离台阶二十米处经过。在那片义务种植的圆形草地上，有一个罗马式的水泥池，里面养着金鱼，还有一股喷泉，它总体上像一个喷射器，有时会向空中抛出微型彩虹，这令来访者赞叹不已。

给这个田间喷灌机供水，成了彼尔德里经常操心的事。为了灌满池子，他有时清早五点就起床了。他光穿着衬衣和背心，腆着从裤子里突出来的大肚子，拼命地用泵抽水，这样，当他下班回来时，就可以放出大量的水，而且可以想象花园里弥漫着一股清新、凉爽的气息，他为此而感到满足。

在正式宴请的那天晚上，所有的来客一个接一个地对住宅的位置赞不绝口，而每当一听到远处有火车开来时，彼尔德里先生就向他们报出它的目的地：圣日尔曼、勒阿弗尔、瑟堡或迪埃普城，而且，出于开玩笑，大家向探出车门的乘客招手。办公室全体人员都光临了。首先是副主任加比泰纳先生，首席文书帕蒂索，然后是松勃泰尔和瓦兰先生，温文尔雅的青年职员，他们只按自己的方式来上班；最后是拉德先生，他以其鼓吹的荒诞学说而闻名于整个部，还有制副本的希瓦万先生。

拉德先生被视为是怪人，一些人拿他当异想天开者或理论家看待，另一些人则拿他当革命者看待；而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个笨蛋。他已上了年纪，人又瘦又矮，目光炯炯有神，披一头长长的白发。他一向声明自己非常看不起行政工作。他好翻书，而且是个书迷，生性好斗，喜欢探索真理，并蔑视世俗和偏见。他表明观点的方式既直截了当，又不合常情，而不知何故，这些观点竟会令那些赞成的傻瓜和不赞成者全都哑口无言。人们说：“这老疯子拉德呀！”要不

就说："这没头脑的拉德呀！"他的晋升缓慢似乎给那些平庸的新贵们提供了攻击他的理由。他说话无拘无束，这经常令他的同事们胆战心惊，他们不无恐惧地想，他怎么竟然还保得住职位。

大家一入席，彼尔德里先生便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很有分量的讲话。他感谢他的"合作者"们，并答应为他们提供保护，而且是有效的保护，因为他的职权在扩大。讲到最后他很激动，他感谢并歌颂了豁达而正确的政府，因为它懂得在卑微者中寻找价值。

副主任加比泰纳代表办公室作答辞，他祝贺，道喜，致意，赞扬，并为全体唱了颂歌。这两篇雄辩的讲话招来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大家便开始郑重其事地吃起来。

直到吃餐后点心，一切都很顺利，饭桌上的寡言少语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自在。可是在喝咖啡时，大家争论起了某个问题，拉德先生一下子放开了，并开始越过界限。

很自然，大家是在谈爱情，一股骑士气息熏醉了这一屋子的官吏，大家兴奋地夸赞着女人的美貌——那是她们的优势——夸赞她们制作精美东西的才能，判断的准确性和感情的细腻。拉德先生坚决反对给予被用"美"来修饰的女性以所有这些优点。面对众怒，他列举了一些作者：

"叔本华，先生们，叔本华是德国人所崇拜的大哲学家。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除非男人的头脑被爱情搞糊涂了，才可能把那矮小、窄肩、宽髋、短腿的女人说成是美丽的。事实上，她全部的美，只存在于爱的本能中。与其说她美丽，不如说她难看更为恰当。女人对音乐既无感受力，也无领悟力，对诗歌或其他造型艺术亦如此。她们身上有的只是纯粹的模仿、托词和为取悦于人而发挥出来的矫揉造作。'"

"说这话的男人是笨蛋。"松勃泰尔先生声明道。

拉德先生面带笑容继续说道：

"而卢梭是怎么说的呢？先生？听听他的观点吧：

'一般来说，女人不喜欢任何艺术，她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也没有任何才华。"

松勃泰尔轻蔑地耸了耸肩：

"卢梭和那位同样笨，就这么回事。"

拉德先生始终微笑着：

"而拜伦勋爵嘛，他倒是喜欢女人的，先生，可他是这样说的：

'应当给她们吃好穿好，但决不要让她们介入社会。她们也应该了解宗教，但不必懂诗歌和政治，只须读虔信和烹调方面的书就行了。'"

拉德先生继续说：

"瞧，先生们，她们也在研究所有的绘画和音乐，但却没有一位作出了一幅好画或写出了一部优秀歌剧的！为什么，先生们？因为她们是第二性别，在各方面都是第二性别，她们适于靠边站，并处于次要地位。"

帕蒂索先生生气地：

"那么桑夫人①呢？"

①Sand,指乔治·桑(1626-1696)，法国女作家。

"是个例外，先生，是个例外。我还可以给您引用另一位大哲学家的一段话，他是英国人，叫赫伯尔·斯宾塞。他这么说：

'在特殊刺激的作用下，每种特别都能够显示出通常是另一种性别所特有的能力，因此，不妨举出一个极端的情况：一种特殊的刺激可使男人的乳房产奶。在荒年，有人曾见到，失去了母亲的婴儿就是用这种方法得救的。然而，我们并不把这种产奶的能力归于男性的诸多属性之列。同样的，女性的智慧尽管在某种情况下也会提供高级产品，但在评价女性时，作为社会属性也应当被忽略不计……'"

帕蒂索出于他那全部的最初的骑士本能，感到被刺痛了，申明道：

"您不是法国人，先生。法国人是爱说女人好话的，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拉德先生接受了挑战：

"我这个人身上爱国主义很少，先生，少得不能再少了。"

一股凉气扩散开了，可他继续镇静自若地说：

“战争是件可怕的事，这种屠杀人民的习俗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野蛮状态；因为生命是唯一真正可宝贵的，看到本应捍卫其臣民生存的政府，却固执地寻求毁灭生命的方式，实在令人憎恨。我这么说你们同意吗？当然同意，是吧。——那好，如果战争是件可怕的事，那爱国主义不正是维持战争的根本思想吗？当一个杀人犯杀人时，他是受一种思想支配的，那就是偷东西。当一个好人用刺刀捅死另一个好人，即一家之长或也许是大艺术家时，他又是受哪种思想支配的呢？……”

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刺痛了。

“想这种事情时，就不应该当众说出来。”

帕蒂索先生接了一句：

“先生，不管怎么，有些原则是所有的好人都承认的。”

拉德先生问道：

“是哪些原则呢？”

于是，帕蒂索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了句：“是道德原则，先生。”

拉德先生喜气洋洋地喊道：

“只举一个例子，先生，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些先生头戴丝绸鸭舌帽，在外面大街上从事那种他们赖以为生的、你们所知道的有趣职业。而你们对他们是怎样看的？”

桌旁的人一个个反感地撇了撇嘴。

“那好！先生，一个世纪前，当一位温文尔雅、对名誉攸关的问题十分敏感的绅士交上了……一位……十分漂亮、正派的名门闺秀作女友时，他便大有靠她的钱来养活自己之势，甚至不惜叫她破产。当时的人觉得这套把戏很有吸引力。所以说，道德原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于是嘛……”

彼尔德里先生显得很尴尬，便打断了他：

“你是在挖社会的墙脚，拉德先生，原则总是要有的。比如，在政治上，松勃泰尔先生是正统主义者，瓦兰先生是奥尔良党人，我和帕蒂索先生是共和主义者，我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原则，然而我们却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原则。”

可是，拉德先生嚷道：

“我也一样有原则，先生们，我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

帕蒂索先生仰起了头，冷冷地：

“我非常乐意知道它们，先生。”

拉德先生并不需要人请求：

“它们是这样的，先生们——

原则之一——专制的君主政体是一种残忍的东西；

原则之二——限制选举是一件不公正的事；

原则之三——普选是一件愚蠢的事。

“的确，投入成千上万的人，智力超群者、学者、甚至天才，去迎合某个人的心血来潮、良好愿望，在我这个头脑简单、却爱推理的人看来，是一件极为反常的事。

“可是，假定国家应该自治，那么凭一个始终有争议的借口，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国家事务管理之外，是一件十分明显的不公正的事。所以我觉得关于这点不必再多言。

“最后是普选。你们和我一样不否认，天才人物寥若晨星，对不对？为大方起见，让我们同意法国眼下有五位。仍然为大方起见，让我们再加上二百个才华出众的人，一千个有各种才能的人，一万个不管怎么说都可算是优秀的人。

“这样便有了一万一千二百零五名精英人物组成的参谋部。接下来是一支平庸者组成的大军，后面是大批笨蛋。因为平庸者和笨蛋总是构成大多数，所以，要说他们能选出一个明智的政府，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为公正起见，我要补充的是，从逻辑上来说，我觉得普选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如下。

“让一个国家的有生力量来协助政府，让它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重视所有人的权利，是

一个美好但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唯一可估计的力量，恰恰是那支最应该忽略的，即愚蠢的力量，也就是大多数。按照你们的方法，不聪明者的人数这一因素，竟成了第一位的，而才华、学问、所有后天获得的知识、财产、工业等诸因素则在后。当您能够让学院的某位成员得到一万张票来对应捡破烂者的一票，让大地主得到一百张票来对应其佃农的十票，这样您就差不多能平衡各种力量了，并得到个真正能代表国家所有权贵的国民代表。可我很怀疑你们能这样做。

“我的结论如下：

“过去，当一个人没有能力从事任何职业时，就当摄影师；而如今，却当众议员。像这样构成的权力机构总是无能透顶的，既做不了坏事，也做不了好事。相反，一个暴君，如果他愚蠢，就会做许多坏事；如果他碰巧聪明（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就能做许多好事。

“在这些政府形式之间，我不表态，并声明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是最不爱表现自己的、最无动于衷的权力拥护者，从广义上来说是最自由的，而同时也是革命者，也就是说是现存机构永恒的敌人，因为，不管怎么，它只能是极不完美的。就这些。”

桌子周围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喊声。而所有的人，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共和主义者全都不得已而气红了脸。尤其是帕蒂索先生，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转身对着拉德先生：

“那么，先生，您什么也不相信。”

另一位回答得倒也干脆：

“是的，先生。”

宾客们掀起的愤怒之声使得拉德先生无法再讲下去，而彼尔德里先生又成了主任，他结束了争论。

“够了，先生们，求求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并不打算改变。”

大家都同意这句正确的话，可一向好斗的拉德先生仍不罢休。

“不管怎么，我是有一种道德的，它很简单，而且总是切实可行的，这是一句格言，它是这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出它的毛病来，至于你们的原则，我只要摆出三点理由，就准能把其中最神圣的推翻。”

这回没人回答。可是，当晚上大家每两人结伴回家时，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同伴说：

“不，拉德先生实在走得太远了。他神经肯定有点不正常。应当任命他为沙朗通疯人院的副院长。”

## 十、公开大会

一扇门的上面，赫然写着“舞厅”两字，而它的两边，则张贴着鲜红色的大幅布告，上面宣布，本星期日，该大众游乐场所将另有所用。

帕蒂索先生一如一位老实本份的市民一样正在闲逛，同时消化一下午饭，他慢慢地朝车站走去，走着走着停下了，目光被这鲜红的颜色吸引了去。于是他读道：

争取女权国际联合总会

总部设在巴黎

公开大会

主持人：自由思想家女公民佐埃·拉穆尔，虚无主义者、俄国女公民爱娃·斯库丽娜

赞助人：独立思想自由联谊会女公民代表团，一群持相向观点的男公民

发言人：女公民塞扎里纳·布洛，流放归来者男公民萨比扬斯·科尔尼

人场费：1 法郎

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坐在一张铺着台毯的桌子前收钱。帕蒂索先生走了进去。

在几乎已座无虚席的大厅里，飘荡着一股难闻的潮湿气味，那往往是从老姑娘的裙子上散发出来的；同时还掺杂着一点残存的、质量可疑的香水味，那是大众舞会留下的。

帕蒂索先生找了半天，在第二排发现了一个空位子，一边是一位佩戴勋章的老先生，另一边是一位女工打扮的娇小女子，她目光兴奋，面颊上有类似放大的大理石花纹的斑纹。

主席团成员已全部到会。

女公民佐埃·拉穆尔，是一位漂亮的、胖乎乎的褐发女郎，她那深色的头发上戴着红花。和她共同主持大会的是一位瘦小的金发女郎，即虚无主义者、俄国女公民爱娃·斯库丽娜。

在她们下面，是大名鼎鼎的女公民塞扎里纳·布洛，其绰号叫“勾引男人者”，也是位漂亮女郎，坐在流放归来的萨比扬斯·科尔尼身边。那是位刚强的老兵，外表凶狠，他望着整个大厅，样子就像一只猫儿望着一笼子鸟儿；他那攥紧的拳头搁在膝盖上。

右面，是一个代表团，由一些丧偶的、古板的女公民组成，她们在独身生活中变憔悴，又在等待中被激怒。她们对面是一群男公民，人类改革者，他们从不剃胡子，也不理发，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永无止境的追求。

公众介入了。妇女们大部分属于看门人和每逢星期日停止营业的商人阶层。无法安慰的老姑娘型的女子（外号窗间墙）处处可见，她们一再出现在平民女子们那红扑扑的脸蛋中间。

三个毛头小伙子在一个角落里小声说话，他们来是为了置身于女人之中。有几家人是出于好奇进来的。但是在第一行有位穿黄色斜纹布的黑人。那是位卷发、漂亮的黑人，他执拗地望着主席台，咧着嘴笑着，那是一种无声的、克制的笑，这一笑，他的白牙齿便在他的黑脸上闪闪发光了。他光笑，身体却一动不动，看上去像是出神入迷、心荡神驰一般。他为什么在那儿？无人知晓。他难道以为进来是看戏的吗？或者，他那非洲人的长着短而卷曲头发的脑袋瓜里在思忖：

“真的，真的，他们太古怪了，这些闹剧演员们，在赤道可找不到这样的。”

大会开始了，首先是女公民佐埃·拉穆尔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演说。

她回忆了自有社会以来女人的奴隶地位，她的默默无闻却总是很英勇的角色，她对所有伟大思想的始终如一的效忠。她把她比作从前的人，比作国王和贵族的臣民，称她为听命于任何男人的“永恒的牺牲者”，她激情洋溢地做了个大动作，大声地说：

“人民已经有过自己的 1789 年，我们也要有我们的；受压迫的男人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囚禁者砸碎了自己的锁链，愤怒的奴隶也起来造过反了。妇女们，让我们效仿我们的暴君吧。起来造反，砸碎婚姻和奴隶地位的锁链；前进，去夺取我们的权利。让我们也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吧。”

她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坐了下来。而那位黑人，欣喜若狂，直用额头去碰膝盖，并发出尖叫声。

虚无主义者、俄国女公民站了起来，用刺耳、冷酷的声音说：

“我是俄国人，我举过义旗，这只手打击过我祖国的压迫者，我向你们，正在聆听我讲话的法国妇女们声明，我准备在任何太阳下、世界的任何国家里打击男人的暴政，并准备在任何地方为令人憎恨地遭到压迫的妇女报仇。”

响起了一片巨大的表示赞同的喧闹声，而公民萨比扬斯·科尔尼站起来，彬彬有礼地用自己的胡子摩擦了一下那只复仇之手。

这时，仪式便具有了一种真正的国际性。由强国派出的一些女公民代表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代表她们的祖国表示赞同。一位德国女子首先发言。她身材肥胖，头发呈亚麻色。她用一种发粘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道：

“当我们在古老的德国得知巴黎妇女的这一伟大运动时，我们非常渴望参加。我们的胸膛（她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它可经不住这一拍），我们的胸膛在颤抖，我们的……我们的……我说不太好，不过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一位意大利女子、一位西班牙女子、一位瑞士女子也都用意想不到的语言说了类似的话。最后，一位高大无比、牙齿像园艺工具的英国女子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自由英国也愿意参加法国妇女为争取这一女性国家的解放所进行的非常……非

常……别致的运动。嗨！嗨！乌拉！”

这次，黑人开始发出十分狂热的喊叫，作出过份表示满意的动作（他把腿搁在长椅背上，疯狂地拍自己的大腿）。两名大会纠察不得不叫他安静下来。

帕蒂索的邻座喃喃地说：

“歇斯底里患者！全是歇斯底里患者！”

帕蒂索以为是在对他说话，转过了身：

“我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好吗？”

先生请求原谅。

“对不起，我并不是在对您说话。我只是说，所有这些疯子都是歇斯底里患者！”

帕蒂索不胜惊讶，问道：

“那么您认识她们？”

“有点认识，先生！佐埃·拉穆尔为了当修女，进过初修院。这是一位。爱娃·斯库丽娜被作为纵火犯追捕过，并被确认是疯子。这是两位了。塞扎里纳·布洛纯粹是个想让别人议论自己的阴谋家。我还发现那儿有三位，她们到 X……医院的我那科来看过病……至于我周围的那几匹劣马，那就不必说了。”

四面八方传来了“嘘！嘘！”之声。流放归来的公民萨比扬斯·科尔尼站了起来。他首先转动了一下那双可怕的眼睛，然后用粗沉的、像是风在洞穴里呼啸的声音开始说道：

“有些词大得像原则，亮得像太阳，响得像巨雷，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民的旗帜。我们在它们的皱褶下曾向暴政展开过猛烈的进攻。妇女们呵！为争取独立，现在轮到你们像挥舞武器一样地来挥舞它们了。让自己自由吧，不论是在爱情中、在家庭里、还是在国家中。变成和我们同等的人吧，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大街上，而尤其是在政治中和在法律面前。成为我们的姐妹、我们宏伟计划的知情者、我们勇敢的伙伴吧。变成……不，真正做人类的一半吧，而不要只是它的一小块。”

然后他投入卓越的政治，展开了像世界那样宠大的计划，谈到了宿舍的灵魂，预言世界大同将建立在这三个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博爱。

等他一住嘴，响起了一片喝采声，大厅差点没被震塌。

帕蒂索愕然地转向了他的邻座。

“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老先生回答道：

“没有，先生，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教育的作用。”

帕蒂索大惑不解。

“教育的作用？”

“是的，既然他们能读能写，潜在的愚蠢就释放出来了。”

“那么先生，您以为教育……？”

“对不起，先生，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想说的不过是这么回事：您有块表，对吧？那好，弄断一根弹簧，把它送到这位科尔尼公民那里去请他修理。他会肯定地回答您，他不是钟表匠。可是，如果这架叫做法兰西的复杂无比的机器出了毛病，他却认为自己最有能力当场把它修好。而像他那样爱唱高调的人有四万之多，他们也这么想，而且不停地把它说出来。我说，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尚缺乏新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说缺乏其父辈曾掌过权的人，他们应是在权力思想的熏陶中长大，并接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就像打算进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年轻人接受专门教育一样。”

无数的“嘘！”又一次打断了他们。一位神情忧郁的年轻人占领了讲坛。他开始讲道：

“女士们，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反对你们的理论。为妇女要求与男人同等的权利，这无异于要求终止你们自己的能力。光是妇女的外表就表明，她命里注定不是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也不是从事漫长的脑力劳动的。她的角色是另一种，但却同样的美好。她为生活增添了诗意。她以自身的风韵、眼睛的光芒、微笑的魅力，统治着男人，而男人则统治着世界。男人有力量，这你们夺不走，可你们有诱惑力，这却能征服力量。你们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从世界存在以

来，你们就是主人，是支配者。没有你们什么也办不成。一切最优秀的作品乃是为你们而完成的。

“可是，一旦你们在民事上和政治上享有和我们同等的权利，那你们就会变成我们的对手。到那时你们可要当心，别让构成你们全部力量的魅力消失。到那时，因为我们无可争辩地是最强有力的，是最具有科学和艺术才能的，你们的劣势就会显现，而你们也就真正地变成了受压迫者。

“你们的角色是美好的，女士们，既然你们对我们来说是生活中的魅力，无边无际的幻想，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的永恒的回报。所以你们别试图改变它，再说你们也不会成功的。”

可是喝倒采声打断了他，他下来了。

帕蒂索的邻座于是站了起来：

“有点罗曼蒂克，那年轻人，不过起码是明智的。和我一起来喝杯啤酒好吗，先生？”

“非常乐意。”

他们走了，而这时，女公民塞扎利纳·布洛正准备予以最有力的还击。

# 补记

凭着兴趣，断断续续，将一些文学名著做成 PDF 电子书。

已完成的名著：

1.法国亚历山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英对照
2.英国 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英对照
3.美国玛格丽泰·米歇尔《飘》中英对照
4.美国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英对照
5.中国钱钟书《围城》中英对照
6.英国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英对照
7.英国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英对照
8.英国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中英对照
9.英国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英对照
10.英国格罗·史密斯&格罗·史密斯《小人物日记》中英对照
11.美国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中英对照
12.美国马里奥·普佐《教父》中英对照
13.法国居伊·德·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中文
14.德国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亲和力》
15.黎巴嫩卡里·纪伯伦《沙与沫》中英对照
16.法国亚历山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英对照

进行中，尚未完成的：

1.法国莫泊桑短篇小说中英对照
2.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中英对照